81.Lib
2306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元月初版

叢書集成新編

精裝一二〇冊基價二五〇〇元正

編著者　本公司編輯

發行人　高　本

發行及印刷所　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〇六〇七五七・三〇八八六一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二十號八
電話：三四一五二九三・三四一五二九九
台北郵政三四六四三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郵政劃撥：〇一〇〇四四二六號

有製版權

翻印必究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一冊目錄

史地類

明稗史		指海	一
蜀碧四卷附提要	清 彭遵泗編述		
思陵勤政紀一卷	清 孫承澤著	借月	二三
思陵典禮紀四卷	清 孫承澤著	借月	二七
明稗史—殉國			
碧血錄二卷附周端孝血疏	明 黃煜彙次	知不足	四二
明稗史—外患			
否泰錄一卷	明 劉定之著	紀錄	六八
北使錄一卷	明 李實撰	紀錄	七一
正統臨戎錄一卷	明撰人不詳	紀錄	七五
北征事蹟一卷	明 袁彬撰	紀錄	八一
正統北狩事蹟一卷	明撰人不詳	紀錄	八四
倭變事略四卷	明 采九德撰	鹽邑	八七
明倭寇始末一卷	清 谷應泰編	學海	一〇〇
明稗史—邊略			
撫安東夷記一卷	明 馬文升著	今獻	一〇七
防邊紀事一卷附提要	明 高拱撰	紀錄	一〇九
伏戎紀事一卷附提要	明 高拱撰	寶顏	一一三
撻虜紀事一卷	明 高拱撰	紀錄	一一三
明稗史—戡亂			
平胡錄一卷	明 陸深撰	紀錄	一一八
平漢錄一卷	明 童承敘撰	今獻	一三一
平吳錄一卷	明 吳寬撰	今獻	一三七
平夏錄一卷	明 黃標校編	紀錄	一四〇
雲南機務鈔黃一卷	明 張紞編	今獻	一四六
西征石城記一卷附提要	明 馬文升撰	紀錄	一五一
平蠻錄一卷	明 王軾撰	紀錄	一五五
西征日錄一卷	明 楊一清撰	紀錄	一六〇
制府雜錄一卷	明 楊一清撰	學海	一六三
平濠記一卷	明 錢德洪輯	紀錄	一六六
江海殲渠記一卷	明 祝允明撰	今獻	一六六
廣右戰功錄一卷附提要	明 唐順之撰	指海	一七五
炎徼紀聞四卷附提要	明 田汝成撰	借月	一七〇
綏廣紀事一卷	明 高拱撰	今獻	一六六
靖夷紀事一卷	明 高拱撰	學海	一六三
雲中事紀一卷	明 蘇祐撰	紀錄	一六〇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一卷	明 王世貞撰	紀錄	一五五
烏槎幕府記一卷	明 鍾兆年撰	紀錄	一五一
勘處播州事情疏一卷	明 何漢新撰	今獻	一四六
平播全書十五卷	明 李化龍著	紀錄	一四〇
戡亂輔		紀錄	一三一

東征紀行錄一卷					
北平錄一卷	明	撰人不詳	今獻	四六一	
平蜀記一卷附提要	明	撰人不詳	今獻	四六五	
綏寇紀略十二卷補遺三卷附提要	明	撰人不詳	澤古	四六七	
明稗史—拓地	清	吳偉業輯	學津	四六九	
金文靖公北征錄一卷	明	金幼孜撰	紀錄	五七〇	
後北征錄一卷	明	金幼孜撰	紀錄	五七七	
北征記一卷	明	楊榮撰	紀錄	五七九	
平定交南錄一卷	明	丘濬撰	今獻	五八二	
平番始末一卷附提要	明	許進撰	紀錄	五八六	
平夷錄一卷	明	趙輔著	今獻	五九四	
明史考					
國史考異六卷	清	潘檉章撰 吳炎訂	功順	五九六	
明史評		撰人不詳	借月	六三九	
明事斷略一卷					
清紀事本末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附提要	清	楊陸榮撰	借月	六五〇	
清稗史					
淡墨錄十六卷	清	李調元著	函海	六七二	
粵行紀事三卷	清	瞿昌文著	知不足	七三八	
清稗史—外患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一卷	清	撰人不詳	仰視	七四五	
清稗史—戡亂					
皇朝武功紀盛四卷	清	趙翼撰	讀畫	七四八	
平臺紀略一卷附提要	清	藍鼎元著	龍威	七六四	
清稗史—拓地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	清	撰人不詳	功順	七七八	
從征緬甸日記一卷	清	朱裕撰	借月	七七九	

2046/07

四庫全書提要

蜀碧四卷國朝彭遵泗憤遵泗字賡泉丹棱人乾隆丁巳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書紀蜀亂始末及一時死節士女其曰蜀碧者取蔡宏之血三年化碧意也起明崇禎元年戊辰至我朝康熙二年癸卯末有附記及楊展劉道貞錢蹯板余飛鴈傳其書大旨以沈雲祥稱獻逆殘蜀由風俗之惡故爲此書備書死難者姓名以雪斯恥而體例冗雜如載桐城二老事與蜀事無關又如賊夢梓潼神以宗弟紅來踢諸事亦太涉神怪也

敘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編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天下絕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撲焉賊一入寇秦良玉拋之向非賂陳奇瑜脫去則賊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撤夔萬之藩籬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獻賊之三入蜀也分道居戮流血成川蜀之受禍極矣當是時自縉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閭巷婦女或閉戶自焚或罵賊以死者無算也戎馬倥傯其事不必盡傳傳者又莫由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故曰哭蜀者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嶲者余嘗論其大略特未暇詳今余弟賡泉採摭成編顧爲詳悉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恩積怒於賊也而殘忍若此天實爲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歎息泣下而不能已者已故曰蜀碧者哭蜀也乘酋彭遵泗敘

自敘

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遭事面歎曰。嗟乎。自古殘忍之賊。亡甚獻忠。遭禍之烈。亦未如明季之蜀者也。蜀自獻據啓封。世有令圖。休養生息。幾三百年。士民之庶。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間雖經鄧艾播蘭之亂。元氣猶存。故張逆一入。旋即敗歸。未大創也。崇禎十年。闖賊直犯成都。西北半壁。攻撫堅城。十三年而獻又繼之。蜀始飽颺焉。原其故。文燦受結於房殺。其走挺矣。圖昌督師於荊襄。其毒流矣。捷奉拒諫於石砫。其陘通矣。士奇邊糧於守軍。其遮撤矣。圖是陷夔門。破梁萬。走營貴。收曾英。血染佛圖。炮穴重慶。逼王君恒。駢首就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監軍之例。得請即行。其能保有成都乎。不能也。腹心既潰。而求全於首領難矣。獨怪獻逆據蜀後。僭號稱帝。不思收拾人心。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教。驅奴死。寧獻死。貴戚死。劓臏死。逸地死士盡矣。及匠佛男盡矣。及婦女民盡矣。及僧道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及兵卒又焚其廝。毀其廬。墟其井。平其城。二年之內。積骸如山。流血成川。而賊之氣。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之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誰討兵柄。萬死莫贖。由後言之。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浩刼之來。自有宿也。故西充授首而後。多門之死。不可勝悼矣。夫考古之籍。推蜀之由。張儀之嗜。公孫之躍馬。濕縠之迫脅。李特之流亂。劉闢之狂躁。王建之發跡。知祥之踞據。玉珍之草竊。爭城奪地。創霸稱王。而皆無有蜀民。不被荼毒。何獻之肆惡一至此耶。蜀人不識好惡。獻心野性。固與人殊也。論者謂獻逆僭號。蜀人不與誅。斬所置郡守牧令。諮怨積怒。激而成兇。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余幼時固聞獻逆遺事。厥後博採羣書。凡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證者。彙爲蜀碧一編。以俟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四起。余壹不知心之所極。泪簌簌然而屢下也。壬戌八月朔五。丹溪生磬泉酒自敘。

積禍破敗。種種堪駭。數十年喪亂情事。括於一敘之中。故足爲此書之弁。而文章則挾幀憤而含鳴咽矣。

目錄

一卷　〇一
起戊辰崇禎元年止癸未
二卷　一五
起甲申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止本年十二月
三卷　三三
起順治二年乙酉止順治四年丁亥
四卷　五三
起順治五年戊子止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癸卯
附記十五條
楊展傳
劉湘貞傳
鐵腳板傳
余飛傳

蜀碧期昌殺賊本
後敍

蜀碧卷一

遭戊辰、
盡癸未。

戊辰 農禎元年冬十有二月、陝西賊大起。○陝西連歲大旱、平涼延安間、飢民相聚爲盜、首亂者、王子順、苗美、張聖娘、三兒、王嘉胤、黃虎、小紅狼、一丈青、混天猴、混江龍、掠地虎、上天猴、闖王、孟良、錦六等、名目甚衆。督撫討之、久無成功。其後併小爲大、李自成、張獻忠、虎視鴟張、秦楚豫蜀之間、戰無堅陣、攻無堅城、肝腦塗中原而明社屋矣。

丹棱學博何鋟云、矢啓間、蜀大旱、遵義守令擁富貴之資、猶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熾、秦關失守、曹蜀天下都城陷議罪、章出甚速、問議何事、云戰與守也。

己巳 崇禎二年歲在己巳

四川地大震。○是後不書四川所紀皆蜀事也。

庚午 三年

○先是賊既退秦楚間、藩封數陷、蜀王惟湛然不知、遠慮、成都令吳耀譽痛哭于王之朝、以告諫曰、高鼎帶衆建藩、輔非設鎮錯數年以來、踏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絕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資、猶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熾、秦關失守、曹蜀自固、香則黃牛白帝、亦屬猖厖、黑水陽平、更多歧徑、適欲坐守門庭、謂爲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西賓撲滅、獻賊逃遁、止以面兵力有虧、獻賊地利不習、今者荊襄撤其藩籬、秦關塞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以無慮、彼何爲而失守、且城如甕注、救援先窮、時及孅多、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爲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詢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散材粟以恩飢民、出明禁以絕蹂蹯、養蚕頭、蠲逋以免流離、揀募兵兵以守隘、結蘇目以資援、政教內修、

癸酉 ○秦蜀二境、鑿桥相望、賊既亂秦、蜀受無知、而羅塘劍閣間、不留警邊備、實軍儲、軸手以待賊入、何異、

備敍藏次第當事無陰南之憂也。

甲戌 錢州母豬洞銅鼓鳴、聲聞一晝夜。

○二月、流賊張獻忠始自楚犯蜀。○獻忠、陝西膚施人、本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範救免、剃梳爲洪範像事之、其爲賊也、與羅汝才同起、獻忠身長而瘦面、微黃、鼻一尺六寸、像初果侯軍中稱爲黃虎、又號八大王、二月、自鄖陽渡漢、犯襄陽、連陷紫陽、平利、白河等邑、遂入四川。

○賊陷夔州府及大寧、大昌、開縣、新寧諸邑。○賊至大昌、人皆走避、有雒悌者、獨坐堂中、正衣冠、闔門、賊入罵之、遇害。

○賊犯梁山、邑人中書涂原聲走之。○原以中書家居、賊至、集鄉勇與戰、管銃甲、伐大松、竪山徑、而用竹石飛擊之、又以毒矢射賊、中者見血立斃、賊敗退、入巴州、爲川兵所破、去攻太平、石砫女土司秦良玉將兵至夔、蜀撫劉漢臣、運長沙之米、順流濟師、賊知有備、不敢攻、太平遂解、漢臣及按臣駱崇雅、請用涂原以蜀人治蜀兵不許。

○賊攻保寧不下、走犯廣元、城上發礮石擊之、遁。○賊攻保寧、推官張一鶚、按臣劉宗祥、川北道夏時亨、共謀守禦不能下、走攻廣元、圍七晝夜、城上人發礮石擊之、賊遂遁。

方賊犯襄陵松滋、入歸巴蔓山中、荊州推官劉振纓、提施兵從戰香溪壩、平陽壩、斬獲殊衆、而楊正芳有金沙鋪之捷、李卑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鄧玘有胡地沖之捷、許成名有仙女山之捷、當時川撫若蕭石砫兵力扼巫夔、不令得入、諸鎮數力可望成功、遭施兵以援荊東下、舍之勿追、蠻關天險、無一人敢誰何、此賊入蜀之始也。

乙亥 丙子

雖勞勿擾則可易危爲安轉禍爲福苟或不然獨事誠莫知所終矣藉爲殿下危之王不能用（吳江潘人才綽閣侍讀・後殉難于蜀）

丁丑四月雅州地震馬湖四十河地震者二破州、建武、越巂皆同日震

○五月關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連陷南江通江等邑（寺退去・白成山奇・事見正史・此處從略）

○劍州大水○先一日沿灘巨石數百忽反復無定及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俱漂沒黃腸囚具架屋標者纍纍

○九月龍安地震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工科給事中吳宇英言於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壯丁死於搶擄老弱困於騷動以此城邑空虛關梁不戒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通爲功易視賊占曰地震主兵又曰地鳴者伏屍流血冀不徒設臣竊憂之（宇英・遵化人）

○十月丙寅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羌州分其軍爲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紫樹口婁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士門塔向白水侯良柱壁廣元賊至力戰死於陣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良柱陣亡・有記載首）

○賊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初五日賊分兵守二郎關屯死（時化生剛官職・）

○十月丙寅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羌州分其軍爲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紫樹口婁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士門塔向白水侯良柱壁廣元賊至力戰死於陣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良柱陣亡・有記載首）

○賊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初五日賊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陰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不屈死

○賊破劍州知州徐尚卿及州人楊于鼎等死之○先是初九日賊攻劍門州吏士寨石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疾趨攻劍州城將破知州徐尚卿召士民語之曰城不可守吾誓有死耳衆等避之我不忍去尚卿登城望不可守使節爲謀危苟宜那無計殊甚傷感尚卿自縊死于鼎舉子姪諸生令脊負出戰喬悍擊賊賊怒支解以死子姪皆被殺（尚卿・諸生剛官職・）

○賊破梓潼○十二日梓潼破庠生趙節妻魏氏被執紿賊曰家有積金寄之江邊願取以行賊喜同至圍子潭氏奮身投水死

○賊陷江油執知縣馬宏源○賊破梓潼三分其軍一往縣州一往劍亭一往江油江油陷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紳提問

○賊攻縣竹諸生王鏞及其妻趙氏死之○賊至縣州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湖風先潰攻縣竹執諸生王鏞及其妻趙氏令之跪鏞大罵不屈殺之復脅趙氏氏亦大罵賊又殺之時貢生旌奇才妻姜氏避亂西山聞賊近恐其辱也投一簪授婢曰吾不能逃汝速去萬一得生汝主白北歸來持此語之我不敢爲家門羞賊果投崖死

○賊焚新都越一日焚彭縣

○賊掠郪縣主簿張應奇死之攻溫江承簿樂繫囚逃

○賊破金堂典史潘夢科死之○鹽亭一股賊抄西充折遂寧趙渡川直走金堂攻破之夢科不屈死自

是重慶以下皆戒嚴矣

○賊圍成都二十日○蜀王之墳柏刊焉

○多十有二月總督洪承疇總兵曹變蛟帥師援蜀次於廣元○初巡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柱猶踞上皆言之朝廷深以爲憂維章守保寧良柱守廣元及廣元破良柱戰沒賊衝逼成都維章吾在其下不及援按臣陳廷謨雖檄總兵羅尚文、參永通松茂之兵來援又自以便舉訖新按臣樂士濟已至意可勉俾有詔維章良柱俱落職戴罪自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死也時輔臣劉宇亮宗人戍于縣竹告家難上逮治維章以傅宗龍代之

戊寅春正月洪承疇大敗闖賊于梓潼賊還走陝西○是役也賊陷州縣三十六蜀稍甦

○夏六月秦寇再入蜀○寇由陽平白水再入蜀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與蜀帥羅尚文謀戰守卻之

己卯保寧天鼓鳴○時成都重獄廟玉帝像自動不止

○夏五月以參政邵捷春撫蜀○代傅宗龍也

○秋八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先是十一年夏四月張獻忠僞降於殺城理臣熊文燦責賂黃金數千珠琲盈斗他貨累萬受其降及是年五月獻忠復叛攻殺知縣阮之鈿逸東大擾上命閣部楊嗣昌督師討之賜上方劍宴於平壩後殿上手觴嗣昌三卮賜以詩云驄馬驕梅令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揖寇氛從此靖遐期教養遂民生嗣用黃色金龍蟠箋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

○張獻忠寇蜀官軍敗績于湯家壩○先是左良玉縻猴山之敗（在七月・獻忠謀入秦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與安賊犯興山太平等縣屯於永寧嗣昌大巴山分水欲秦蜀之交界又從襲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闖合江從鹿耳坡高竹坪以窺大寧蜀撫邵捷春、道其兵二千人同闖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八月官軍敗績於湯家壩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明沒於陣裨將多傷

○九月方國安部將岳宗文諭頗破賊於三尖峰○時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羅汝才分其軍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萬家坡入楚（汝才綽號曹操・先聚中盧溪云・鄉音復稱曹操・曾掠令再來・汝才因假以爲號・）

○多十有二月流賊羅汝才犯蜀○（汝才綽號曹操・先聚中盧溪云・鄉音復稱曹操・曾掠令再來・汝才因假以爲號・）

庚辰金川地鳴

○夏五月石柱女土官秦良玉大破羅汝才於夔州○汝才入巫山爲良玉所扼遂犯夔州良玉師至遁去已而趨之馬家寨斬首六百級又追敗於留馬埡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北平又破之仙寺斬聚汝才大纛擒其渠副塌天等六人賊走大寧

○六月安岳紅雨落物俱赤色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麻陵○時張獻忠敗於瑞瑙山道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遁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糴米酷收潰卒養瘡傷久之自興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遁師麻陵○嗣昌

盧植自用。又煩瑣無大略。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其駐雒陵也。僧幕士依酒賦詩。一月不進。取華陰第四。卷謂可徐圖。盤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歎曰。文若其將敗乎。擁百萬之衆。戎服講經。其衰已甚。將何以戰。○闞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踩楚。其初至軍。即謀以蜀困賊。謂蜀地險遠。極邊則松潘諸蠻。吾將士力蹙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棄涪萬松雅之間。以陷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漢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掩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中。可倒賊死命。又恐蜀之門戶堅。反而決圍。凡蜀兵之強者。輒調之以飾他備。巡撫都臬趙春哭下止弱卒二萬守重慶。趙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令以蜀委賊。是世歸殺我也。爭之不能得。

○時闞昌又下檄曰。賊東走大掌大昌。由雖陵下荊襄者。我當之。西走紫興劍門。出楚大兵。從竹房逼賊於大四川走夔門。郡趙春當之。又令蜀撫秦兩省界中三十二隘口專守夔門。用楚大兵。從竹房逼賊於大寧大昌。勢如倒盤。點滴不漏。趙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堅守各隘。會隘將覃思偕、楊茂謀者不相能。思偕陰中茂還。趙春不察。立召茂選斬之。即以兵屬思偕。一軍皆怨。相率委去。賊遂從此隘入。諸隘賊散。賊直斬夔闕。從白馬渡過江。陸送州西闕縣及涪縣矣。又研齋文集。

○巡撫郡趙春移秦良玉兵至重慶。○時知綿州陸遜之能官歸。趙春迓於涪。語死。○闞昌先以大昌失事糾趙春。罪用監軍流慶大亨代之。趙春為人清謹有重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親他將加肅。為陸當酒歡曰。郡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

○九月。張獻忠陷大昌。總兵張令死之。趙春收兵扼梁山。○先是萬元吉駐巫山。郡趙春駐大昌。相距數百里。趙春用其將郡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淫地卑難持久。迺扼水秦之。覩晉巖為第一隘。而夜又嚴三黃嶺、磨子嚴、魚河洞下油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疑。賊以九月先突覩晉巖三黃嶺。窺下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遵之於譚家嶺七曜坎。乾溪。而張奏凱以專兵者。實銀三錢。闞昌聞報。咄咤。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害道。斷再戒期。親帥三檄賀人誰不至。初闞昌憂左良玉殺屈。私許賀代左為平賊將軍。已而良玉有瑞瑞山之捷。謂賀且留後命。良玉聞之不悅。二將以是怨望。元吉進曰。軍必未一。不可以戰。臺令前軍躡賊。後軍袋。路。以徐候齊師。此萬全策也。闞昌有驕色。曰。賊易與耳。焉用分兵示弱耶。至是獻忠破遵州。遵州城三隅形銳而面江。止立石跕一路可北走。元吉請以大軍自南拊其老巢。伏兵旁邀玉蟾寺。蹙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以斃殲。已而抵立石。賊營先移。秦師屯小市廟。隔水而陣。賊渡南溪。秦兵縱之。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元吉單騎至綿田鋪。賊渡縣河。入巴州。闞昌既誤監軍謀。不用。將以明年正月自統舟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疾趨追賊。毋令他佚。諸將遵臺從遵州躡賊後。賊反而東走。諮路盡塞。不可復過。于是自巴抵達及於新開。

辛巳　春正月。己丑。闞兵猛如虎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敗績。參將劉士杰等死之。○官兵追賊至黃陵。日晡

雨作。參將劉士杰環甲持矛。摧陷賊陣。賊衆披靡。後軍無繼者。賊密抽騎越竹箐中。乘高大呼馳下。士杰及遊擊郭開猛如虎之子。先提力戰皆死。如虎率牙兵麾拒。中軍馬智挾之衝突潰圍走。纛符盡失。開昌在雲陽聞敗。頓足嘆曰。吾不用萬盆軍之言。以至於此。賊遂東下。

萬元吉永川之議也。猛如虎先行。副鄉導。撫一人應者。元吉輕騎至城中。惟永寧一二人。縣令戴堯雲已先期逃。及諸將令於遠中軍陳可立柳驥牛頓山欲倡樂以覘圍。元吉令之趨賊營。道馳去。如虎所將寧國兵止六百騎。僚督李賊鎮兵。（平號鎮左驍悍不法。流言云。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盡諸軍隨良玉優游不戰。而如虎逐賊。日馳風雪中不樂也。未幾大隊西歸。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開昌之軍律如此。宜其國終亡。

元吉以開昌遽起自廢官。欲乘時會以立功名。當自保寧趨達州時。賊燒絕驛益七百里。不見烟火。單騎蠟管銑間。至江。會騎放舟。始及大軍。故一見督師。即請分兵以爲後距。開縣之敗。元吉親至戰處。發文以祭陣亡將士劉士杰等。哀動三軍。在夔門。收召殘卒。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川湖諸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纔之者。不覺慟慚流涕。而痛書日吾謀之不用也。

○張獻忠復自楚竄蜀。正月。夔府陷。○先是崇禎十六年。獻忠被江西廣東諸郡騙。再入岳州。盛有進策東下取吳越者。獻忠以左良玉駐武昌忌之。遂決議入蜀。時蜀撫陳士奇。性率傲。無他謀略。緣劾候代。良玉馳檄。衆爭不敢潰。正月。陷軍不放糧十三日。士無分遞者。賊至梅子坡山面幾。以撫兵故入之。秦良玉馳保夔府。

○賊入萬縣。貢生吳獻策被執不屈死。○獻策被執。強以爲參軍。不受。賊怒斷臂解腕而死。其子之英痛父。亦被殺焉。

時賊攻梁山。邑人高宗舟（副榜）率鄉勇守北門。城陷。疾歸家。令妻孥皆自藏。作書付僕。使間道達父所。而身統家奴二十餘人巷戰。被頂傷死。奴輩從之。又執岸生古元直妻鄧氏。氏大罵觸階而死。賊掩其屍而去。

蜀碧卷二

起甲申。止本年十二月。

甲申　是年三月十九日。賊攻拿自成踞京師。快宮殉社稷。五月。我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燕都。是爲順治元年。是歲八月。賊陷陝西。

○春正月日赤。○日中有赤氣數道。下寬上銳。自東指西。又日月無光。赤如血。仰視北斗。皆不復見。

○大星出西方。芒角閃爍不定。至獻賊滅後遁隱。○彭縣白鹿山裂。

○張獻忠復自楚竄蜀。正月。夔府陷。○先是崇禎十六年。獻忠被江西廣東諸郡騙。再入岳州。盛有進策東下取吳越者。獻忠以左良玉駐武昌忌之。遂決議入蜀。時蜀撫陳士奇。性率傲。無他謀略。緣劾候代。良玉馳檄。衆爭不敢潰。正月。陷軍不放糧十三日。士無分遞者。賊至梅子坡山面幾。以撫兵故入之。秦良玉馳保夔府。

○賊入萬縣。貢生吳獻策被執不屈死。○獻策被執。強以爲參軍。不受。賊怒斷臂解腕而死。其子之英痛父。亦被殺焉。

時賊攻梁山。邑人高宗舟（副榜）率鄉勇守北門。城陷。疾歸家。令妻孥皆自藏。作書付僕。使間道達父所。而身統家奴二十餘人巷戰。被頂傷死。奴輩從之。又執岸生古元直妻鄧氏。氏大罵觸階而死。賊掩其屍而去。

○賊屯萬縣。○江灘水漲。賊不得上。留屯者三閱月。民皆逃避。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

○夏四月。恭將曾英敗賊於忠州。○賊至忠州。英率水師迎之。用火攻。燒其舟百餘號。賊死以千計。及英

等還守涪州。賊遂悉衆屯忠州葫蘆壩。

○恭將曾英及守道劉麟長與賊戰於涪州。敗績。○賊徒健鬬者十餘萬。負賊者倍之。沿江橫陣四十里。左

步右騎。翼舟而上。時英與麟長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賊至。榮貴望風先遁。英接戰而敗。退

至五里牌。州關。賊追及。斫傷其類。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麟長走川南。

○六月二十日。賊陷重慶。瑞王常浩及巡撫陳士奇以下各官死之。○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上江

要路。士奇宿重兵以守。六月八日。獻忠入涪。分舟師沂流犯峽。而己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

據其舟。直趨

城陷。嘉婦遥遇賊射之。赴水死。其子慶麒自浙來。萬里求父屍。三年不獲。遇堰夫向臆泰告以死處。負三渡口招魂。蜀士悲焉。○何教授當城破時。坐明倫堂。鳴鼓集諸生不至。夫婦自縊。

○武臣死者劉佳印。佳印川北總兵。賊走成都。與撫臣文光華三千兵赴援。比至。賊薄城。出戰。敗退。同文光赴浣花溪死。○總兵張奏凱。綦江人。守東門。城陷死。○敍南衛世襲指揮同知魯印昌。鎮守成都。合州人。羅大尉。山東人。劉鎮潘。雅州指揮阮士奇。撫標參將徐明鼓。都司僉書李之珍。或以陷陣死。或以巷戰死。

○鄉宦士女殉難者。原任順天府治中莊祖詔。祖諮當賊入。潛衣冠。端坐於堂大罵賊。遇害。○原任東流知縣乾曰貞。賊入城。曰貞拒之。用磚斃一賊而死。○明經邸之坊。及子庠生祖福。居鄉。賊道人招之。之坊臥於牀曰。吾受國恩已久。更知誰耶。掉臂復臥。不食死。賊執祖福叱之。祖福曰。朝廷士子。豈爲賊屈乎。大罵而死。○諸生王鳴珂妻熊氏。被執。賊脅之。氏罵曰。我名家婦。肯辱身從汝。賊怒殺之。○以上成都三人。

○致仕大理寺正王乘乾。城陷。闔家投井。以身罵賊。遇害。○原任宣化府同知王履亨。被執至新橋。投江死。○生員何繼皐。以儒學官楊尤升。道諸生應考。大罵自刎死。○三人羅鳴。

閬蜀潘殉國死者。原任給事中吳宇英。原任工部主事蔡如蘅。舉人江騰龍。○四人俱潼川。不屈賊死者。內江張於濂。以彭澤令致仕歸。賊迫就僞職。不從。與妻繡氏同罵賊死。○安縣明經趙鴻儀子連士。昱。賊召入監。不應。全家罹害。○安縣監生李資生。宣大總督鑑之子也。賊逼入監。生默曰。吾爲大臣子。肯屈賊乎。以死自誓。妻董氏。年二十三。顧從夫死。並自經。○新繁諸生裴經世者。與賊將有隙。賊將欲脅而官之。監辭。爲賊所殺。○資陽諸生劉宏芳。爲賊所得。持扇行。敬於道。至西門。從容投石橋潭死。○大學士綵州劉宇亮子脊盛。從賊授之官。使回綵移家。其妻王氏曰。賊之官。汝固可作。賊之妻我斷不爲。自縊死。○什邡明經李愛芳二女。適宗室朱氏弟兄。城陷。二朱已先期出。賊大搜潛室。二女知不免。投水死。李氏姊妹相謂曰。夫死安歸。聯袂溺於江。○漢州諸生陳雲鵬爲賊搜執。欲授以官。不從。死之。

○賊略崇慶州。知州王勵精死之。○勵精。陝西蒲城人。賊破成都。州人聞風先避。其僕勸之去。勵精不可。具朝服北面拜。復西向如禮。從容於廳壁書文山孔曰成仁數語。書能登樓。以利刃縛柱而臨其鋒。貯火藥於樓下。危坐以俟。及報賊騎渡江。縱火藥發。觸刃貫胸以死。賊壯其節。斂葬之。至今所書。雨洗風凌。墨痕不滅。

○賊入新津。貢生王源長及妻徐氏死之。○源長邑人。崇禎間拔貢。獻至。揭一聯於室云。存心正大光明。夜可焚香告上帝。立身忠孝廉恥。日將被赤事明君。爲賊所執。不屈死。妻徐氏從之。○有裘氏者。諸生藍燦妻。燦死於賊。氏聞自經。

○賊略漢州。○舉人江西萍鄉陶氏。被執不辱。同兒媳張氏擥手罵賊。引頸就刃。○時張氏婦聞賊逼近。

將衣服遍身縫固。投井死。賊退數日。出其屍。顏色如生。

○賊略彭縣。士民祝不傳、魯城陞等死之。○丕傳、邑諸生。孫可望至彭。丕傳負母避入山中。被執不屈死。○魯城陞失其名。殺其母。求以己代。不許。途大罵。母子罹害。○劉吕祚亦邑諸生。匿山中。被執至成都。與撫臣文光華三千兵赴援。比至。賊薄城。出戰。敗退。同文光赴浣花溪死。○總兵張奏凱。綦江人。守東門。城陷死。○敍南衛世襲指揮同知魯印昌。鎮守成都。合州人。羅大尉。山東人。劉鎮潘。雅州指揮阮士奇。撫標參將徐明鼓。都司僉書李之珍。或以陷陣死。或以巷戰死。

○賊陷縣竹。邑人楊國柱。巷戰死。典史卜大經自縊。○國柱。貢生。可賢子也。先是。景順庚辰。賊逆獠可賢。國柱守城。召之降。則免。可賢佯諾。臨城語其子曰。賊不滿千。汝弟堅守勿以我爲念。賊忿。挾之曰。汝子國柱守城。召之降。則免。可賢佯諾。臨城語其子曰。賊不滿千。汝弟堅守勿以我爲念。賊忿。殺之。攻城不克。至是城陷。國柱率士民數萬。與賊巷戰。力竭。罵賊死。大經偕其僕縊死廨中。○時邑諸生陶修吉同妻龍氏被縛至中途。龍氏紿賊曰。我願往。何縛爲。賊寬之。夫婦俱投崖死。○諸生顧天澤妻何氏。當賊攻城。歎曰。死之遲早。到底不免。此身豈可受辱。抱幼女投井死。○邑民文仕舉夫妻同執。賊見其妻勾氏美。強逼之。氏大罵。賊磔碎其衣。罵愈厲。賊怒。支解之。其夫乘間亡去。○諸生楊元吉妻蕭氏。賊至。語元吉曰。祖宗不可無後。我勢難行。君速避。同死無益也。元吉泣去。賊執蕭氏。紿之曰。棄菁貧。今願相從。賊信爲實。防少間。躍入井死。○邑民王宗道妻袁氏。被執。迫之行。憤怒罵賊。賊殺之。○貢守學。亦邑民。以孝聞。賊圍城。其母柳氏自縊。守學收殮畢。曰。吾當從母於地下。亦縊死。

○賊略縣州。○時關南道劉宇楊妻李氏。侍郎劉宇烈妻張氏。大學士劉宇亮妻朱氏。避西山白崖溝。僞將劉文秀訪得之。三氏相謂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盜。懼辱投水死。吾誓終有死期。今日受污。異日何以見姑與夫於泉下。遂同縊。

○賊攻仁壽。知縣劉三策、孝廉賈鍾斗、諸生劉士愷等拒戰。死之。○三策、德州舉人。任仁壽令。賊至。晉死守城。多方捍禦。每對紳士云。事迫矣。吾惟有不動心三字耳。及城破。死之。○鍾斗、景順己卯孝廉。同諸生劉士愷率鄉勇共謀守禦。賊大至。力戰不勝。俱死之。○諸生龍明新復。遇兵拒賊。被執。罵賊死。○又執貢生顧鼎鉉。鼎鉉不屈。賊拔其兩目以死。○諸生陳系、陳應新、左灼俱殉難。○賊欲污左灼妻閔氏。氏大罵不從。賊殺之。○寧氏女及笄未嫁。聞賊入境。懷利刃以俟。及賊至。氏出。賊縛之。氏力以俟。勢迫。自刎死。時非研有雷應奇者。素負俠氣。賊至。曰。奈何郡縣無一殺賊者。糾義勇拒於高墳園。追至桑園。力殺數賊死焉。

○賊入汶川。原任教諭高仲選死之。○仲選、邑歲貢。原任大足縣教諭。城陷。擔其子女投江死。

○冬十月初五日。賊陷邛州。川南道胡恒、知州徐孔徒死之。○胡恒、竟陵人。官川南駐節邛州。賊分兵徇邛。恒令僕客汪光翰出調兵。幷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來援。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之驌戰死。妻樊氏、妾成氏、禹氏、之驌妾周氏、僕京兒、舁來婢女二從死。舉家遇害。惟之驌妻朱氏及幼子襄生得脫。世定後始歸。○徐孔徒、江西人。城陷。被執。賊知其才。欲生降之。不屈。怒其不順。孔徒曰。不屈固不順。降則

爲不忠吾不敢不忠也遂死之。

時賊兵屯文筆山臨士女登城環守。徹夜鳴鉦。有假寐者立斬。每日未曉。卽不許舉火。時道夜不收百許纔巷升屋。覩有燈光及偶語者收之。左右數十家皆坐

○賊陷浦江。知縣朱廷羅死之。○綿羅湖廣江夏舉人。浦城陷。舉兵巷戰。被執不屈。賊殺之。全家俱死。

○邛州舉人劉道貞、字墨仙。邛州名士。天啓辛酉舉人。賊陷邛、邛道貞走沉黎。激勵士漢。興黎州指揮使曾助合謀起兵。賊至雅州。道貞及助拒戰於小關山。大破其衆。斬首千級。賊敗走。自是嚴道以南。不被寇害。

○十六日。流賊張獻忠踞藩府。稱帝。僭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賊僭位。置丞相六部以下等官。命汪兆麟爲左丞相。嚴錫命爲右丞相。南充江鼎鎭爲禮部尙書。彭縣龍完敬爲兵部尙書。封養子大將四人爲王。孫可望平東王。劉文秀撫南王。李定國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馬元利、劉進忠、狄三品、張能奇、化龍等爲將軍。易王府正殿爲承天殿。以府門外屋爲朝房。詔民間皆稱老萬歲。又建東西二府。以可望、定國居之。命皆稱千歲。是日殿前賜各官朝服。令丞相以下朝龍。齊集朝房議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僭蜀。遯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舉人。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旭妻吳氏經死。孝廉黃招妻張氏。吠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溍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溍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節不屈。破殺時。羅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瑋遇害。

賊逾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汚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還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爲有此耶。待吾問之。登女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舉衆圍城。欲賊臨陳去地下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餞。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襲應熊拾而堙之。

○賊殺肉色光潤。稍雜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臨時者。帖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剷。刻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叅。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統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

五里外。中設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賊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旋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令其地名御營塘。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惑百姓。建太順於山。鑄像祀之。洛賊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亦入八卦亭內。○王嗣若幸亦通士。下同。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插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

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荊娘不辱死。○荊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貢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僭蜀。遯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舉人。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旭妻吳氏經死。孝廉黃招妻張氏。吠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溍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溍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節不屈。破殺時。羅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瑋遇害。

賊逾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汚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還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爲有此耶。待吾問之。登女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舉衆圍城。欲賊臨陳去地下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餞。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龔應熊拾而堙之。

○賊殺肉色光潤。稍雜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臨時者。帖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剷。刻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叅。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統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五里外。中設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賊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旋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令其地名御營塘。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惑百姓。建太順於山。鑄像祀之。洛賊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亦入八卦亭內。○王嗣若幸亦通士。下同。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插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

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荊娘不辱死。○荊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貢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僭蜀。遯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舉人。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旭妻吳氏經死。孝廉黃招妻張氏。吠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溍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溍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節不屈。破殺時。羅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瑋遇害。

賊逾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汚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還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爲有此耶。待吾問之。登女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舉衆圍城。欲賊臨陳去地下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餞。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龔應熊拾而堙之。

○賊殺肉色光潤。稍雜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臨時者。帖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剷。刻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叅。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統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

五里外。中設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賊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旋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令其地名御營塘。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惑百姓。建太順於山。鑄像祀之。洛賊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亦入八卦亭內。○王嗣若幸亦通士。下同。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插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

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荊娘不辱死。○荊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貢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僭蜀。遯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舉人。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旭妻吳氏經死。孝廉黃招妻張氏。吠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溍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溍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節不屈。破殺時。羅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瑋遇害。

賊逾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汚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還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爲有此耶。待吾問之。登女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舉衆圍城。欲賊臨陳去地下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餞。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龔應熊拾而堙之。

○賊殺肉色光潤。稍雜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臨時者。帖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剷。刻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叅。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統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

五里外。中設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賊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旋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令其地名御營塘。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惑百姓。建太順於山。鑄像祀之。洛賊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亦入八卦亭內。○王嗣若幸亦通士。下同。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插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

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荊娘不辱死。○荊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貢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僭蜀。遯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舉人。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旭妻吳氏經死。孝廉黃招妻張氏。吠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溍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溍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節不屈。破殺時。羅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瑋遇害。

賊逾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汚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還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爲有此耶。待吾問之。登女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舉衆圍城。欲賊臨陳去地下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餞。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龔應熊拾而堙之。

○賊殺肉色光潤。稍雜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臨時者。帖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剷。刻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叅。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統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

五里外。中設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賊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旋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令其地名御營塘。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惑百姓。建太順於山。鑄像祀之。洛賊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亦入八卦亭內。○王嗣若幸亦通士。下同。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插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

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荊娘不辱死。○荊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貢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僭蜀。遯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舉人。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旭妻吳氏經死。孝廉黃招妻張氏。吠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溍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溍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節不屈。破殺時。羅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瑋遇害。

賊逾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汚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還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爲有此耶。待吾問之。登女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舉衆圍城。欲賊臨陳去地下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餞。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龔應熊拾而堙之。

○賊殺肉色光潤。稍雜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臨時者。帖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剷。刻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叅。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統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

五里外。中設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賊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旋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令其地名御營塘。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惑百姓。建太順於山。鑄像祀之。洛賊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亦入八卦亭內。○王嗣若幸亦通士。下同。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插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

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荊娘不辱死。○荊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貢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僭蜀。遯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舉人。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旭妻吳氏經死。孝廉黃招妻張氏。吠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溍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溍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節不屈。破殺時。羅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瑋遇害。

賊逾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汚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還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爲有此耶。待吾問之。登女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舉衆圍城。欲賊臨陳去地下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餞。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龔應熊拾而堙之。

○賊殺肉色光潤。稍雜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臨時者。帖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剷。刻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叅。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統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

五里外。中設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賊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旋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令其地名御營塘。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惑百姓。建太順於山。鑄像祀之。洛賊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亦入八卦亭內。○王嗣若幸亦通士。下同。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插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

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荊娘不辱死。○荊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貢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僭蜀。遯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舉人。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旭妻吳氏經死。孝廉黃招妻張氏。吠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溍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溍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節不屈。破殺時。羅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瑋遇害。

賊逾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汚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還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爲有此耶。待吾問之。登女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舉衆圍城。欲賊臨陳去地下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餞。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龔應熊拾而堙之。

○賊殺肉色光潤。稍雜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臨時者。帖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剷。刻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叅。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統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

五里外。中設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賊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旋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令其地名御營塘。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惑百姓。建太順於山。鑄像祀之。洛賊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亦入八卦亭內。○王嗣若幸亦通士。下同。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插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

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荊娘不辱死。○荊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貢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僭蜀。遯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舉人。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旭妻吳氏經死。孝廉黃招妻張氏。吠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溍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溍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節不屈。破殺時。羅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瑋遇害。

賊逾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汚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還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爲有此耶。待吾問之。登女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舉衆圍城。欲賊臨陳去地下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餞。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龔應熊拾而堙之。

○賊殺肉色光潤。稍雜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臨時者。帖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剷。刻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叅。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統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

五里外。中設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賊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旋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令其地名御營塘。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惑百姓。建太順於山。鑄像祀之。洛賊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亦入八卦亭內。○王嗣若幸亦通士。下同。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插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

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荊娘不辱死。○荊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貢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僭蜀。遯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舉人。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旭妻吳氏經死。孝廉黃招妻張氏。吠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溍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溍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節不屈。破殺時。羅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瑋遇害。

賊逾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汚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還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爲有此耶。待吾問之。登女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舉衆圍城。欲賊臨陳去地下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餞。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龔應熊拾而堙之。

○賊殺肉色光潤。稍雜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臨時者。帖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剷。刻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叅。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統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

五里外。中設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賊云。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旋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令其地名御營塘。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惑百姓。建太順於山。鑄像祀之。洛賊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亦入八卦亭內。○王嗣若幸亦通士。下同。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竇可進死之。進士王起義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插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義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

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荊娘不辱死。○荊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貢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蓁死之。○永蓁。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聞賊僭蜀。遯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牀。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舁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舉人。賊遣僞官考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旭妻吳氏經死。孝廉黃招妻張氏。吠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溍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溍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節不屈。破殺時。羅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瑋遇害。

賊逾至蓬溪。邑人譚姓妻陳氏被獲。欲汚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還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爲有此耶。待吾問之。登女墻。見賊卒蝟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舉衆圍城。欲賊臨陳去地下足矣。賊縛剮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

○通江童子以抗賊死。○童子、通江人。賊犯境。邑令李存性守禦甚嚴。賊不能近。佯爲官兵。將襲城。道遇童子。紿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佯應之。且走。將及城門。大呼曰。賊至矣。賊殺之。邑令爲具葬於城西。祭之以文。○時邑人王廷輔妻閻氏。聞賊入。逃深林中。被賊搜執。觸樹求死。罵賊。賊怒殺之。舉鳥環屍。哀鳴不散。

○賊至東鄉。貢生冉璋及其子宗孔死之。舉家自焚。○冉璋、東鄉恩貢。賊至。梁家避天台寨。賊追及。同子宗孔被執。不屈死。其母楊氏。妻向氏。偕一家老稚。登樓自焚。

○劍州梓潼縣處俱陷於賊。○賊遣兵徇梓潼。諸生蒲先春妻趙氏投江死。魏元良妻趙氏投繯死。○入劍州。諸生李一鴻妻被執。賊逼之。大罵。剮其腹而死。貢生張公選女。逃至石子嶺。賊追及。登石上罵賊。賊擒其兩落盡。仍罵不絕。以刃穿胸死。○入昭化。生員賈允昌母李氏。任如永母吳氏。俱爲賊擄。並罵賊死。○入廣元。諸生李猶龍抗節不降。爲賊所殺。

○賊將馬元利下順慶。守之。

○原任禮部郎中李含乙。起兵復廣安州。不克。死之。○含乙、渠縣人。由進士任禮部郎中。丁憂里居。賊至。破家募士。得數千人。圍廣安城。幾復。適爲元利來爭。力戰被執。死焉。○邑人王樹極從含乙爲裨將。含乙敗。爲賊所獲。拚極已潰圍出。遙見之。反戈殺數人。被執。亦不屈死。

○賊陷西充南充營山諸邑。原任御史李完、諸生樊明善、陳懷西等死之。○李完、西充進士。官御史。致仕歸。賊入西充。死難。○樊明善、南充舉生。出京城破。大慟。時撫軍龍文光駐節順慶。明善衰服詣軍門曰。鼎湖新遊。臣子不共戴天。公開變三日矣。而無所施爲耶。文光深謝之。至是破家禦賊。死。○陳懷西、南充武生。賊誘之官。懷西曰。寧作明朝武生。豈爲逆賊元老。賊斬之。懸旌東門。其子哀痛而死。時西充舉生馬孫儕。見賊殺懷西。大罵。割舌死。○營山諸生王光先。當賊犯城。率義勇戰於北關。被執。脅之降。不從。遇害。○大竹武生干蘋聞賊入川。語其父曰。食國家水土。力不能報。畢命可耳。父然之。及賊至。其父拔刀相迎。殺數賊。力竭死。遂擁蘋。蘋罵不絕口。死之。○賊破儀隴。有王爾讀者。邑人王卓家僕也。賊追縛令李時開。將及之。爾讀奮身禦賊。令奔脫。爾讀被殺。

○敍州諸屬邑俱陷。○鶯連人蘇亮工妻毋氏。爲賊擄之行。至鳴鳳岡。墜其時婦女死者。南充黃氏。氏太史黃輝孫女。夫早卒。教子成名。聞賊至。泣語子曰。爾孝遊泮。我終身苦節。值兹寇亂。敢求活耶。我死。汝弗事賊。卽報汝父母矣。遂經。○西充杜氏。避賊於張村溝。被獲。詈賊不從。斷臂以死。○孝廉陳晟女年十六。未字。值賊至。隨父母走避。射洪。爲賊所得。強之行。罵賊。賊怒殺之。○貢生張尙遷女。年二十。賊據西充。與父母同執。賊結以好語。女大怒。罵賊死。○儀隴楊氏。岳池劉氏。俱爲賊所獲。不從。死之。○巴州黨生楊日昇妻李氏。被辱。投江死。

○賊掠眉州。

○賊陷夾江。孟爲富守之。○邑貢生婺應大潛於家。結鄉鄰之倡義者。以圖恢復。事露。賊支解之。子照斗、照逢、照鑾、同日遇害。父子至死。罵不絕口。三日後猶隱隱有生氣。

○賊陷嘉定。改爲府。以僞官任元祐守之。○賊入州。執庠生郭大年殺之。大年妻楊氏曰。願同夫死。遁出幼子付姑。從屬正門城上躍入江中。

○入犍爲。舉人周正、陳天祐、抗節死。○僞守任元祐促周正之官。正不從。罵賊破殺。其子成楠與少弟議。以家屬托其叔曰。臣死君子死父。其分也。遁共殫賊營。抱父屍大哭。賊並殺之。○陳天祐夫妻同執。並拒賊死。賊拘其二女。置輿中。舁經舉前。二女抗聲曰。我陳氏女也。往與父母同死一處。斷不玷我鄉里。到營門。見父母屍。踴身撞石。指賊大罵。俱遇害。

○初賊索諸生省試。邑人彭大同、張廷機、並被難。大同妻任氏。設酒祓要鄉鄰。親戚永訣。自縊。廷機妻梅氏投水死。時稱雙節云。

○賊分掠榮縣。知縣秦民湯死之。○民湯、漢陽人。賊至被執。不屈。箠射而死。

○賊陷敍州。原任湖廣布政司尹伸死之。○尹伸、字子求。宜賓人。萬歷戊戌進士。歷官陝西提學。副布政司。以節義文章自負。尤工書法。避亂山中。爲賊搜獲。大罵賊。賊重其名。欲生致之。舁至井研。罵日益厲。賊不堪殺之。妻鄒氏。妾夏氏。長子尹恩。婦楊氏。並盡節。○同邑舉人周元孝。亦以不受僞賊死。○時諸生熊兆柱倡義討賊。李師武附之。兆柱被獲。大罵曰。天運至此。任厮戕戮。賊剝皮鞔皮。歷之城門。令出入者擊之。師武被磔。○諸生魚嘉鵬、率衆殺僞官。爲賊所縛。拷訊其黨。屬聲曰。自我爲之。恨不擒斬。獻逆耳。他人何與。賊剮死。○諸生劉苞、妾正貞、王應世、俱不屈死。郭大勳閣門罵賊死。李合宗、梁爲漁、械至成都。面罵獻忠死。

時邑人總督樊一蘅方奉永明王命。入川討賊。夫人李氏。方伯文縉之女也。家居爲賊搜執。繫諸郡獄。以辱之。夫人大呼曰。我夫奉行天討。誓必殄滅賊類。繫我何懼。厲罵賊。一若妾夏氏。年二十。被執。奪刀自殺。賊怒。臠其髮於梁。支解焉。○兵部侍郎劉之綸妻楊氏。孀居。賊至逼之。夫人曰。我命婦也。豈爲賊屈。賊斷其兩乳而死。○諸生余智與妻楊氏俱執。同罵賊死。周墉有渡子者。業操舟。賊至。命之渡。不應。罔船所在。亦不應。賊脅以刃。忿怒舉槳擊賊。賊殺之。

○敍州諸屬邑俱陷。○鶯連人蘇亮工妻毋氏。爲賊擄之行。至鳴鳳岡。墜崖死。○高縣人陳徵女三姑。避落角硐中。賊破。投水死。○珙縣舉人向科。原任江陵縣里居。賊入索之。科家免。賊至。語友人曰。百年有盡。何貪生爲。投起絕澗死。○隆昌諸生劉孟雷爲賊所殺。執其妻原氏強之行。氏給曰。必見夫屍迺行。及孟死所。抱屍痛哭。大罵賊。賊怒殺之。○廩生范暎妻胡氏。抱幼女逃。破掠。舍子俱死。○賊入綿谿。邑有二王氏。一爲生員閔翼聖妻。避兵虛鄉。賊劫之。投繯死。一爲生員易衍禹妻。被獲不受污。投崖死。

○賊入遂州。紳士韓洪鼎、方旭等死之。○洪鼎州人。以孝廉任澤州牧。歸里。賊至。同原任推官韓大賓俱不屈死。○方旭、及方伯元、口譚祚、鍾子英、皆諸生也。賊掠生員至營中。有泣訴求脫者。旭叱之曰。我輩受國家養士恩三百年矣。恨不能噬賊肉以報國。尙欲覬顏求活乎。丈夫死卽死耳。乞憐何益。賊怒。支

解之。伯元亦寫賊被殺。鷹祚投水死。○子英聞賊至。歎曰。我讀聖賢書。何忍立此世乎。與其妻擒手沉于江。

○瀘州衛指揮使王萬春起兵拒賊。敗死。○萬春見賊入。所至多降。忿怒。率屯兵拒賊。轉戰數日。兵敗就擒。不屈。並其家死之。

○七寶寺僧曉容。糾衆破賊於豹子硐。○賊攻豹子硐。嗥容猶憩曰。硐中數百生靈。豈可坐視其死。糾鄉勇五百人拒戰。身先衝殺。賊大敗。硐圍解。於是簡練精悍。與之相持。先後殺賊千計。一日賊突至。遂戕所害。先是瀘有鴻名揚者。天啓間糾寇起。集義勇百餘。隨大司馬朱燮元征討。以功授松潘守將。時有邊警。名揚自詣安輯戰三百里間。築碉優十數。拒寇。累積至副將。流賊入蜀。撫鎮檄名揚戍前鋒。遇僞帥虎頭卜。數戰敗之。賊悉衆圍於二郎關。援兵不至。卒飢戰且死。名揚身被數十鎗。猶舉刀殺賊。賊爭磔之。事聞。賜蔭嗣襲焉。

蜀碧卷三

乙酉順治二年。○時賊僞據蜀。（如乙酉止于庚寅）

○春正月。舉人劉道貞以兵復邛。不克。賊滅其家。○初道貞敗賊於小關山。賊還據邛。至是道貞謀恢復。命子暾度以兵來爭。賊搜獲道貞妻王氏。熾刀械顯。令招其子。王氏大罵不從。賊分其屍。投之城外。舉家百口俱死。暾度亦以戰歿。○名。暾度事載氏有詩志。

時賊脅臨州諸生葉大賓牧邛。大賓佯受之。密通紳士軍民。相時舉事。始以計給賊將曰。蕭汇要害。聞有警。須調兵往。賊信之。分其衆千餘去。翌日。又曰。大邑緊邛。係將軍責。恐有變。亦宜調兵往。又分其衆千餘去。賊衆既分。大賓矯令殺賊帥。潰其卒三千。保護州民萬餘。奪西門而去。

○三月。故明諸臣起兵攻敍州。取之。○初。開部巴縣王應熊奉永明王命。總督川湖雲貴軍務。當辦川寇。時諸郡惟遵義爲王祥所守。未破。應熊入居之。檄召諸郡。將會師大舉。起甘良臣爲總統。副以候天錫、塔龍。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部潛命諸郡將會師大舉。起甘良臣爲總統。副以候天錫、塔龍。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部潛卒。得三萬人。是年三月攻敍州。斬賊數千級。走僞都督張化龍。復其城。馮雙禮來爭。又敗之。採可望來援。相持一月。一衞糧盡。退屯古蔺州。展退屯江津。賊遂截朱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舊兵衝擊之。賊殺

潰遁去。是時副將曾英、參政劉麟長、及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方破賊於重慶。調兵十餘萬。來奉一衞節制。

○李耕齋長祥記云。獻忠陷成都。蜀殘甲並草澤間諸忠勇。合兵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壁水。背倚甲胄。獻忠忌之。時開部王應熊駐師遵義。去中江射洪千餘里。呼應不及。王又慎惜名器。蜀之來言情與請劃什者。多不遂意。軍中將官稱官。他惟稱義士。無以臨衆。忽傳山中有王。內江王也。使人覘之。容貌頗盼。英雄異常。軍中大喜。思得王監國。不受閣部節制。其往迎王。王至。獻嗤相賀。因請覲。非王不得已任之。遂於軍中設官職。定尊卑。安養百姓。訓勵士馬。十餘萬衆。無不帖然者。軍中亦爲王建行宮。選后妃。備宮女。纂內侍。又拔戰士充御營。亡何。賊至。出師與戰。大敗。數戰數敗。軍中搖動。王迺自將兵出戰。大捷。賊益兵來。王又出戰。又大捷。生擒數百人。降千餘人。王皆編入御營中。一日。獻忠自以大隊至。對壘未合戰。御營兵噪。各營潰亂。獻自外攻擊。御營從內殺出。十餘萬兵。顚艾奔竄。蓋賊也。獻使之來僞爲王。以破壞我師者。

○雅州知州王國臣以州降賊。○國臣西安人。初通劉將馬爌。繼又歸獻忠。先與下南道胡寅不睦。將執以與賊。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而土司楊姓者。與高世仇。互相攻殺。楊之裔又欲因亂報兄之仇。降賊。遂執胡寅並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

○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成都進士朱佈尹。川北舉人鄭延禧。起兵拒賊。敗績。俱死之。○之明等合謀起兵。與賊戰於雅州飛仙關。兵衂俱潰。爲賊劉於會城南門外。延禧逃至總岡山。收兵再戰。沒於陣。

○黎州宣慰司馬京及弟亭。起兵討賊。○初。賊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於驅服。用降人爲招誘。鎔金印齎之。易其章。馬京者。漢將馬忠後也。年十六。得印鄉之地。習衆不服。時僞遊擊苗姓。率衆赴黎雅任。京密令通把調集番衆。與亭攻之。擒僞弁七十餘人。於演武廳申明大義。斬首祭旗。起兵討賊。

○馬京、馬亭及土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富庄七姓。與賊戰於龍靦川。大破之。斬其僞帥方總兵。○京兄弟起兵。命白通使及白寶黎。招致富庄七姓子弟。頭人婁黃李蔡包張鄒。士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越守備楊起泰。以觀察胡恒之檄。引兵十矣。亦率衆至。京伸以七姓畀之。而海棠壘指揮使丁應選。越守備楊起泰。以觀察胡恒之檄。引兵入援。聞恒死。遂與京兄弟合。得兵萬餘。至雅州。靦川對岸。與賊大戰。殺數千人。陣擒僞帥方總兵斬之。賊敗歸。京遂恢復黎雅。

○賊大殺僞從官。○初。孫可望自漢中還。時僞官連名狀送之於郊。可望不敢隱。陳之。獻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忽一日。殺從官三百。或言其太甚。獻曰。文官怕沒人做耶。因朝會拜伏。呼奏數十下。殿奏哦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又創爲生剝人法。若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僞兵害腿完敬。以道不治。川前法刮剔。實以蓑衣冠。以狗於市。一祭酒某。以生辰受諸生禮。僅值千錢。其誅法一如完敬。召諸生集而觀之。僞禮官江鼎鎮。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閣門自經死。右相嚴錫命。家在縣州。獻過其地。見宅第壯麗。即命斬之。

○賊大殺紳士○賊各州邑妄設僞官。查按鄉紳學校。謊云選舉。用軍令嚴催上道。不至者孥戮。並坐比隣。既集。令之由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

賊集諸生。出新製黃旗。縱橫各一丈。令皆滿幅大帥字。書欲如斗。又一雄標威。能者免死。夾江生員王志道。縛草爲筆。以大缸貯墨。潘潘三日提出。直書不爽毫髮。獻熟視曰。爾有才如此。他日剿我者必爾也。立用祭旗。○志道。字念參。夾江學生。工書（死時年二十七。余外會祖也。）

賊詭稱試士於貢院前。左右設長繩。離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過繩者。悉與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近萬人。筆硯委積如山。時惟二士年幼不及繩。留作書記。一忘其名。一嘉定歐發直也。○（後賊弄川北挾之以行。）

又詭試武生。時蓁民間畜馬。武生之至者。命集教場。出廐馬最獰劣者千餘。驅之使騎。甫乘。合營大噪。發巨炮。振金鼓。馬奔人墮。踐踏成泥。賊撫掌大笑。

○一云賊稱帝成都。以出兵數敗。擾袂瞑目。思唱蜀人會朝天闕。獲諸生顏天漢等。通書。自成大怒。因殺士於青羊宮。

○或云。獻兒時隨父販棗至內江。以嬴繒紳坊。墮溺污石柱。紳僕罵之。鞭獻父喝令以手掬付他所。時獻在旁。怒曰不敢爭。隱去。誓云。我復來時。盡殺爾等。方洩我恨。

○或云。獻忠敗於鄖陽。竄伏深山。飢寒。聞某寺僧饒錢穀。劫之。時有諸生數十。在寺肄業。皆避去。而寺僧偕舉勇者百餘人。相與謀曰。我等出歐。彼敗。終不忘情。不如嫁禍他人也。遂落諸生。出餌賊。賊大敗。死者頗衆。以是積怨士子。濺獨於蜀。

○蜀民共起殺僞守牧令判等官。○賊所破郡邑。置守牧令判等官。○初賊自僞聖論。大言云。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未盡者。斬本揭竿。糾集殺賊。一時僞官。或剿於庭。或生界之火。或投之水。幾於殆盡。

○秋七月。賊屠威龍二屬州邑。○初賊自僞聖論。大言云。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盡。命右相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刻諸石。至是與僞相汪兆麟。謀遣馬元利張能奇等。分勦威龍所屬州邑。並長吏誅之。兵到處有烟火者。將吏必斬。非偏裨不忍行刑。多日經於道路。有一縣人先期聞之。而城中居人。或知其故。預有免脫者。

○眉民陳登鼇倡義。破賊於醴泉河。又破之於東館。賊遁。○登鼇。眉州里民。泥字鐵脚板。憤賊殘酷。裂衣爲旗。招集四鄉遊民。得數千。樹柵醴泉河上。賊攻之。登鼇率衆白棓鋤鎲。一戰殺賊三百。賊懼。從間道潛移東館。登鼇復遣壯士持酒米雞豚迎於道。賊納之。祭中夜半發。賊營。壯士從中鼓噪殺出。賊大驚。說奔。復衝首數百級。賊遠遁。登鼇自是以鐵勝名。聲倡義者悉歸之。二年中無一騎敢犯境者。後爲嘉定向成功所殺。成功亦當時起兵拒賊人也。

○三月。參將楊展恢復川南。○初。賊取嘉定。置僞官守之。展起師。潛身入犍爲。擒殺僞介州人聞。爭開門迎展。僞太守逃去。展遂取嘉定。獻遊劉文秀。狄三品。來攻。爲展所敗。退回成都。展遂合遊擊馬應試。盡

○賊入洪雅。○邑人祝之茂妻楊氏。之至妻姜二陳氏。之恒妻宿氏。之郊妻王氏。少女祝氏。皆庠生祝鑑之妹與女也。避亂山中。爲賊所執。六氏拜別父母。俱投水死。

○邑人余飛率衆破賊於花溪。○花溪去縣四十里。背枕飛仙關。前面青衣水。極爲險要。賊至。飛等衆拒之。預伏壯勇數百人於山谷。而以羸弱者誘賊。賊逐入隘中。伏發。急不得出。死者男婦殺。斬獲二千人。賊大沮喪。沿江遁。

○賊攻南安鎮。千總周鼎昌大破之。奔遁成都。○賊由青衣江下夾江。攻南安鎮。邑人周鼎昌以千總率鄉部壬應熊檄。來保鄉里。豎木爲城。率衆拒守。賊攻不下。因作浮橋爲長圍計。鼎昌令善泅者潛泳水中。而縻鐵以斷橋絡。賊將卒沉水中。餘賊反奔南岸。鼎昌壁攻之。賊大敗北。其所擄掠。喪亡殘盡。奔遁成都不復至。

○賊除成都居民。○初賊陷成都。大殺三日。以孫可望諫。少止。因列兵爲通道。館閉其民。非男少婦。遣入營中。民間父子夫婦皆失散。無復聚者。已而遣兵四出。脅令歸誠。所在郡邑。建官分理。征輸雲集。殘殺日滋。民心愁畏。令謀拒賊。逐殺僞官。獻遂詐言於衆曰。有天書夜墜庭中。命我勦絕蜀人。逆者罪不細。因聯百姓十人爲一縛。驅至中闕。盡殺之。○（中闕。先一晉也。）

○多十有二月。賊殺醫僧匠役。○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楮霑其關竅。召諸醫至。考驗鍼砭。內有一穴者立死。一時業醫者皆盡。

太慈寺僧近千人。初因藏一宗室。圍寺俱斬。至是並拘會城內外寺院僧道殺之。

初蜀織工甲天下。特設織錦坊。供御用。而蜀始封獻王好學。招致天下名刻書。儲集成都。故蜀多巧匠。至此盡於賊手。無一存者。○或曰孫可望獨留錦工十三家。後隨奔遼東。今通海緞其遺製也。

○春正月初五日。賊將狄三品等屠眉州。○先是乙酉十月。賊遣僞帥狄三品等駐眉。是年正月初五日。忽下令驅城中人。集道姑巷原田壩上。至則以兵圍之。數重。凡五千餘人。悉殺之。時賊入川南。先期傳令云。除城盡勦。民不悟。以爲入城可免也。扶老挈幼。求避城中。故賊至。得聚而殺之。而城中居人。或知其故。預有免脫者。

○眉民陳登鼇倡義。破賊於醴泉河。又破之於東館。賊遁。○登鼇。眉州里民。泥字鐵脚板。憤賊殘酷。裂衣爲旗。招集四鄉遊民。得數千。樹柵醴泉河上。賊攻之。登鼇率衆白棓鋤鎲。一戰殺賊三百。賊懼。從間道潛移東館。登鼇復遣壯士持酒米雞豚迎於道。賊納之。祭中夜半發。賊營。壯士從中鼓噪殺出。賊大驚。說奔。復衝首數百級。賊遠遁。登鼇自是以鐵勝名。聲倡義者悉歸之。二年中無一騎敢犯境者。後爲嘉定向成功所殺。成功亦當時起兵拒賊人也。

○三月。參將楊展恢復川南。○初。賊取嘉定。置僞官守之。展起師。潛身入犍爲。擒殺僞介州人聞。爭開門迎展。僞太守逃去。展遂取嘉定。獻遊劉文秀。狄三品。來攻。爲展所敗。退回成都。展遂合遊擊馬應試。盡

復嘉眉邛雅諸州邑。于時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簡。候天錫、高明佐、取潼州。李占春、于大海、守浩陵。其他據城邑奉調者。洪雅則曹助及監軍范文光。松茂則監軍僉事薛天相。雙萬則譚宏、譚誼、樊一衡。移駐納谿。居中調度。與忻師應熊。會剿潼州。檄諸路到則並進。獻始畏懼。

○賊殺所獲婦女小兒。○賊以婦女累人心。悉令殺之。有孕者剖腹以驗男女。又取小兒。每數百爲一準。國以火城。貫以矛殺。視其奔走呼號以爲樂。

○賊分道搜殺四路遺民。○賊以遺民逐殺爲官。而四方兵痛日催迫。忽然曰。川人尚未盡耶。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也。於是令僞帥孫可望等。四將軍分道出屠鄉鄰。壞深崖峻谷。無不搜及。得男乎足二百變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遞階。可望等或日殺四五縣不等。黃稚手足不計。止計壯男女手足。實出酉逗。比賞格有踰十倍者。獎以爲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副後賊聆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致也。正月出五月回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女若干萬。文秀一路殺男女若干萬。定國一路殺男女若干萬。獻忠自領者。名爲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嶽、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嶽、八卦、三奇、隆興、金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忠正、龍翔、虎略、決勝、宣威、果勇等營。分屠川南川北。而王尚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眞無子遺矣。

○賊檢殺衛軍及各營新兵。○獻賊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歲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萬。自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縣亘七十餘里。屍積若喬嶽然。

○賊攻川南諸州縣。俱大敗而回。洩怒士卒。以婦女財物界衆軍。心不肯致死。移營之日。有金銀必棄。有婦女必殺。非留屯久者。或已成夫妻。有子女。軍行發令。輒大慟。毀中國一浮圖。穴其下。營壞崩之。兵之壓而死者萬人。又伐木造船數千。由山路曳入水。或數十里。或百里。稍忘而休者立死。若圖營犯法。裝大艦沉之江中。於是左右親信。各生畏心矣。南門營中大營兵幡誅。開門散走。差豹韜等四營。追及於十餘里。屍積若喬嶽然。

○王祥、甘英、以兵趨成都。○王祥、綦江人。勇悍著聞。爲九團子隘官。守遵義。賊不敢窺。至是與甘英進兵討賊。賊益畏蜀將。遂決意行矣。

○賊毀藩庫走川北。○獻自江口敗還。勢不振。又聞王祥、甘英、近晉節。決走川北。將所餘蜀府金銀寶玩及珠寶等物。用法移瑞江。鋼其流。穿穴數仞。實之。因盡殺鑿工。下土石掩蓋。然後決堤放流。使後來者不得發。百日鋼金又盡毀宮殿。堕砌塡井。焚市肆而逃。

時府殿下有盤龍石柱二。亦名盤天柱。賊行。取紗羅等物雜裹數十層。以油沒之。三日後舉火。烈焰冲天。竟一晝夜而柱枯折。

自引驍騎追之。自讓走脫。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僞右軍都督來脂張者用、入卦營涇州王明、振武營巖城洪正隆、陳興營涇陽郭允、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尙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千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勦營寶雞彭心見、決勝營周尙賢、定遠營張成中、廣武營開封王見明、龍韜營巖城商元、及忠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略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搜捕無功。坐狗庇誅殺。或剝皮死。並其家口部落。盡斬於河。

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撫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棄嚴無敢爭者。晨興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堪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嘗怒曰。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有至一兩者家坐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沉井中。或窖幽室。或鑿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卽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於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焉。

賊天性特與人殊。恒醉柔面醒暴。一日不流血滿前。其心不樂。嘗厭苦朝會。趨所御冠。舉足蹈其中。家侍者輒箠之遁快。

殺人之令。有以語犯死者。有以事犯死者。有令健卒羅織而按戶以死者。有言畢小兒夜行街巷。聽人陰誅。白晝識其門而收之以死者。一小兒聞人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具陳之獻。獻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兆也。遣命釋焉。

殺人之名。割手足謂之鮑奴。分夾脊謂之逸地。鉥其背於空中謂之雪猷。以火城圍炙小兒謂之貫戮。抽善走之筋。斬婦人之足。碎人肝以餉馬。張人皮以懸市。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馬展翅。率踰日始絕。有卽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賊盡墮州邑城。○遣僞將分墮之。

○按碟牛犬。○時令取犬牛盡碟之。毋爲後人遺種。

○蠻將楊展大破賊於江口。焚其舟。賊奔還。○獻聞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十數萬。裹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巨商也。展聞。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沉其舟。賊奔北。士卒輜重。喪亡幾盡。復走還成都。展取所遺金寶以益軍儲。自是富強甲諸將。○（名缺）

○楊展追賊於澳州，不及，封選官而還。○展聞賊遁，急引兵追之，至漢州，賊已去遠，因盡收暴葬骸骨，築為京觀，白骨之慘，用加黃壤之封。

○賊每屠一方，標記所殺人數，貯竹園中，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鼻幾大堆，所過處皆有記。

○賊遇病弱者，必割鼻斫手，斫手之介，男左女右，若跌伸者，兩手俱斫，好小兒幼女棄道旁，觀馬足或獅之蹄中，以刃迎之。

○賊酷好朋友，遇相知，徹夜歡飲不懈，及去，厚贈之，而預遣人伏中途，幾其首，歸納檀中，載之以隨，軍中獨飲不樂，令人舁檀曰，請好友來，取頭遍列席間，持巵酌勸，款洽若對生人者，名為聚首歡宴。

○賊嗜婦女小足，登藥成蜂，與愛妾酣飲其下，忽仰視云，更得一足合實，方好，妾舉足戲曰，此何如，獻云，便得立命斫之。

○一云，賊偶沾羔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疾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婦女小足，堆積兩峰，將焚之，必欲以加客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藩以油燃之，其臭達天，獻以為樂。

○賊殺人時，有我屑張姓者，為賊殺於南關外，顫慄而喉未殊，伏積屍中，夜定後，見有呵道來者，咸儀赫奕，儼如王公，既至，令吏持冊按名點屍，每一呼，死者提頭起立，點畢去，張訝其無名，起尚從者云，府都土隍也，張隨蘇，潛堰渠伏行數十里，天明，逸去，至康熙六十年尚存，頸上刀痕宛然，人呼為張頸子孫甚衆，亦有登庠者，每向人言獻時事。

○賊欲屠保寧府，屬縉紳皈山，為民請命，賊令特犬家肉以進，曰，和尚噉此者從汝，破山曰，老僧為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遂俘數僧，賊因免之。

○賊所過處，公辦民居，園林亭館，寺觀樓閣，悉為丈礫，所存者惟文昌關帝二祠，蓋關帝秦人所尊，而文昌則蜀人所奉也，故重修七曲山大廟，又建關帝祠於東，皆極鉅麗。

○或云，賊欲屠保寧府，屬縉紳皈山，為民請命，賊令特犬家肉以進，曰，和尚噉此者從汝，破山曰，老僧為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遂俘數僧，賊因免之，蜀士被鵰甚衆，後屢易皆不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丧興元年諸葛孔明記，至蕭王甘卿攻獻於西充射殺之，迺知吹簫不用竹，蓋蕭字也。

○獻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殘殺，改府曰天授，江夏縣為上江縣，鎮西王之寶，嘗題詩黃鶴樓，令其下和之，以周文江為兵部尚書，張其聲為前軍都督，李時榮為巡撫，謝鳳洲為守道，雷彥為巡道，陳六駁為學道，給偽勅印，各予實賜有差，開科取七十八人，補二十一州縣，詐收人心，未若入蜀之酷烈也。

○甲申十一月初十，賊忽驅入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殺之，舉刃時，迅雷震擊者三，獻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酒以雷嚇我耶，用三炮還擊之，是日死倀溢水，橋為之折○（誠曰，即今九眼橋）。

○獻收時，有侄某潛身削髮，隱於灌縣之三十六峰，號迺和尚，世定後，時時出遊各伯，楚錫公珩遇之，問賊蹤事，云獻忠初起，原圖脫賊，無意殺人，至湖廣，舉同盡五六，夜遁，武當山大廟金頂殿上，見主盜官持牒喝云，快去備，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殺汝，因此自負為奉天殺人云○（誠曰，獻侄兩，火藥燒瘋，變不答，賊無四十年，世人位在）。

○或云，殺諸生時，每人給一元寶金，頂於首，東入西出，斬一生，取一寶回，笑曰，從賣頭爺，殺爾還是我的。

○賊每屠一方，標記所殺人數，貯竹園中，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鼻幾大堆，所過處皆有記。

○賊遇病弱者，必割鼻斫手，斫手之介，男左女右，若跌伸者，兩手俱斫，好小兒幼女棄道旁，觀馬足或

其屍。

○夾江有僞令王某者。進新茭枝於賊。剖其中淸之以驢。獻大怒。令近侍王珂就縣署斬之。既遣。左右曰。彼鄉人也。不識好惡。罪不至死。獻遽云。你說的是。卽傳旨去。其旨爲率大承運皇帝的。曰王珂你回來。饒了夾江那個。纔知縣能。○縣之。今存。

○獻忠有號曰敬軒。在房穀受招時。自取也。見於破鄧陽日方岳宗之呼。

○有云百姓剖獻屍。見其心黑如墨。或傳其心扁而無肝。

○獻墜屍處。叢草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癰。又嘗有黑虎守墳噬人。人皆遠之。

○敍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爲賊復至也。奔走上山。行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邛部井楼間。當賊過時。有數人逃入深箐中。夜出。見一黑大人跨山而下。至死人叢。拾其頭。兩手扶裂。吸腦而去。明起視之。無頭腦矣。蓋夜叉之屬也。

○寄園寄所寄云。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一人。狀元張大受。棗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顏善弓馬。舉臣諭獻忠。成進表疏稱賀。謂盍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爲鼎元。此實大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卽此可卜也。獻忠大悅。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象之年幽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爲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喜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面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謹一切技藝。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臣陪宴。獻樂竟日。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卽首疏請臣復再拜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像。傳播遠方。使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盡獻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聖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嘶怒曰。這賊養的嘴老子愛得過不的。嗜老子有些怕。羣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嗜老子。凡流賊以殺人爲打發。如盡殺其衆。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卽刻便將大受綁去殺之。並傳令將大受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梢戮。不留一人。○少傳。此事別見。

○蜀中古跡。盡燬於賊。惟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中。賊未至。故至今猶存。

○僞平東孫可望等東走。復陷重慶。守將曾英死之。○初英起兵合州。以涪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爲左右二人。皆英腹心。倚將以勇聞。一波克復重慶。而邑紳习化神集士人助英。共結陣塗山下。水陸聯絡。四十里。獻聞之。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因遣文秀往爭之。英令占春大海逆之多功城。文秀大敗而還。于是大兵誅獻。僞平東可望四將之兵。渡而東下。時英守重慶。賊突至。佛圖關陷。英不意攻之。英中矢面顛於嶺河以歿。李占春于大海收殘卒二千。退入涪州。英福建人。以偏裨著

功襲門。累績至總兵。永明王假節封平蜀侯。威名爲賊所憚。起兵時。欲屯田於重慶控御。王應熊不許。有識者惜之。

○孫可望陷綦江。○有四姑羅氏女。年十四。其父大道引匿老鵶沱邊。被搜。投水死。○邑人錫袞妻康氏。爲賊所獲。不屈。殺之。

○督師王應熊卒于畢節。○可望等兵至。應熊力不支。遁入永寧。旋卒于畢節。一子陽韜。死亂兵中。無後。應熊巴縣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其行述具載明史。

丁順治四年。○孫可望等陷遵義。○初。賊據全川。惟遵義未下。爲王祥所守。及獻誅。可望等四僞將東走。大兵追之。以檄書引還。賊遂陷遵義。

○癸一衞再駐江七。○我師既還。王祥等入保順二郡。一衞復駐兵江上。爲收羅計。上書永明王。王以爲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階有差。時于大海據重慶。李占春據涪州。袁韜據重慶。譚詔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宏據天字城。侯天錫據永寧。馬應試據瀘州。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卿勦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陵文、以巡撫至。各署置官。於是全川盡陷永明王。

○孫可望攻永寧。知州竹冀撰死之。○冀撰。棗昌舉人。知永寧州。賊至。州人望風欲遁。時江津進士程玉明、貢生彌懋動、在州署謀於冀撰曰。州據盤江天險。扼吭全滇。棄之不守。非人臣義也。冀撰因激兵士。踴力拒守。賊大至。城陷。閣室自焚。玉明懋動俱投火死。自是黔西諸郡。望風瓦解。

○孫可望入滇南。○可望既下貴州諸郡邑。遂直趨雲南。取會城。據之。○見。

時蜀人死於滇者。遍按羅國獻、艾衍熙、王運開、及弟運閎。

國獻。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遍按雲南。衍熙。江津舉人。曲靖司李。署道事。雲南破。衍熙與國獻書。約舉兵事。是二人俱蹈室死。

王運開。字貞籙。夾江人。崇禎庚午孝廉。爲永昌推官。可望兵攻永昌。運開結同官協力禦守。以圖外應。城陷。盤衣冠向北再拜死之。

運閎。字亨籙。壬午舉人。蜀亂。往滇避禍。且以省兄。及至永昌。陷。運開死。酒口占曰。行來漸近永昌府。吾兄英魂如欲訝。弟兄不作兩截人。魂魄同歸見父母。遂投江死。滇人至今以雙忠稱之。

蜀碧卷四

順治戊子・止己亥帝祿照二年癸卯・

○先是滇賊中川賊有姚大勳、黃龍、翟蠡堰掠、巡撫陳士奇、及道臣陳其赤、葛微奇、郡守王行儉、巴分王錫、僉將趙榮貴等、設奇夾擊、斬賊一千七百有奇、生檄巢胜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賊奔股他徙、而河縣人袁韜、因姦婦事發、逃投驛馬賊馬潮、胡九思等、繼聞姚黃日事掠殺、及獻入、遂乘勢攘蓬州殘隨南部各地方、殺老幼、擄精壯、掘墓開墳、生死無得免者、數年間烏合愈衆、分爲十二大隊、時蔵飢、賊以人爲食、順治二年、我巡撫李國英大破諸賊於遂寧之蟾蜍塘、九思、潮等走死、韜以殘卒數百、奔川東歸焚一衙、

○諸賊或稱四家或稱十三家、袁韜、武大定、及變州譚文、譚詔、譚宏、巫山劉體純、鄧城胡明道、金城姚玉川、施州衛王光興皆甚著、其王有迪、放果勒、張顯、劉惟鑒、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莫可稽考、總所謂十三家賊也、

又獻忠未敗、李自成之衆先潛出關、襄宗第、賀珍之徒、偕郝搖旗、李本琛、竇守漸、李永亨等、約結十三家、出入巴渠巫峽間、則所謂西山寇也、

又各州縣鄉民號土蓆子、以打衙蓋爲名、凡背叛之有聲者、糾衆倡之、或投之水、或舁諸火、甚則磔食

其肉、官司束手、無可如何、而一時紳士家蓄奴悍僕、戕滅其主、起而相應、深山大谷中、賊棄棚、標旗幟、攻劫鄉里、以人爲糧、其惡殆與獸等、其時川南川北、提土蓆子甚於流賊也、

戊子順治五年、明年向分

○蜀大饑、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滂饑、至是蝟甚、赤地千里、糲米一斗、價二十金、久之亦無貿者、蕉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褰珍珠二升、易一飽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於是人皆相食、道路餓殍、剝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婦相賊殺、其食人之法、亦有如下羹羊饅把火和骨燜等名目、雞肋猶所最云云也、

○外王父遜菴先生云、往時避亂山中、經過一茅屋、突煙騰起、疑爲居人、直入、見釜中所煮、皆人手掌腿足等物、駭愕失聲、時幸主者出外、不然難免、

○家老僕云、宅外里許、有餓死於道者、某某謀夜定剝之、至則止存一頭、先爲人所擾矣、余兒時見親故中老嫗數人、目黃如蠟、謂之皆喫人肝所致者、

○眉州民有陳大玉劉向等、居城南外五里、賀家橋有李三樹、然而不取、計以誑行人、使之藉李掩護殺食、前後所食甚衆、庚寅年事定、被害民陳五春首於官、補大玉等斬之、是始安枕、

○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蓋腫亦大、雖如斗、有馬眼睛、雙肿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腰脅以下、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又鬼魅白晝出見、與人爭道、夜則棄於室中、噪聒不休、其名夢魂魔者、人方就枕、隱隱有物攝魂去、旁有侵者、疾呼有活、少頃雖救、昧險靨者、黃昏時面皮自脫、若剝削然、不知所之、二物來時、形影模糊、死者甚衆、蓋殺鬼之餘也、故老云、夢魂魔可以避之、痲昧險、必明火宿燕以守之、最難防備、

○又遭亂既久、城中雞樹蓋成林、人家遺犬食賊所殺人肉、多齧牙若猛獸、羣聚爲害、甚又多虎豹、形如麟魅、變復然、穿屋頹牆、城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也、自蓋入城市、避民數十家、日報爲虎所害、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供盡殘者、

○諸將相攻、○時全川未附、諸將據地自擅、故巡撫李乾德者、少遇異人、授天遁、善占驗、諸將中惟許袁韜、武大定、韜故姚黃餘孽、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乾德欲與就功、結二人爲心膂、先是李占春部將亟子金、有萬縣湖灘之戰、韜亦遮擊、入佛圖關、規重慶爲己功、長至大河、韜自以位高踞李上、占春不平、心嚴之、乾德又陰爲播弄、占春遂並嚴乾德、乾德夜坐船屋、仰視星氣、喃喃謂今夕主急兵、徒步走匿崖谷、頃之、占春發袁不克、搜乾德船、無所得、取其孥以爲質、韜聞乾德亡、大哭、既迎至、甚喜、占春是日亦歸其孥、袁武遂居重慶、占春駐涪州之西平壩、四面阻水、結萬將營、賓客多歸之、于大海、健忠州北陵河與李脐幽、遊襲守將王祥忌干李之盛、而又欲爲好於袁也、詐請占春議事、占春輕舟出、殺道者、一日夜歸其壩上、營祥時與韜兩相責望、而楊展亦與祥有隙、道子瑄新攻之、瑄新先發殺馬應試、與祥戰敗歸、因是諸將相惡、

16

○袁韜武大定歸楊展。○袁武久駐重慶。士卒飢。李乾德道人說展與合兵。因北伺。展喜納之。皆稱兄弟。

徒韜屯犍爲。大定屯書紳。厚給其貲。共犄角以防賊。

己丑順治六年。○賊猶自湖入蜀。（是後明藩相繼。）

○朱容藩自栟楛世子。建行臺於夔州。稱制拜封。○時楊爵然已進總督。范文光遏撫川南。呂大器以大

舉士來督師。皆器容藩共謀誅之。

○李乾德使降賊袁韜武大定劇楊展。○李占春素與展善。展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袁武不說。乾德怨

展過己備略。陰勸袁武圖展。三人合謀。會展將統稅介監袁於犍爲請之。展坦然不疑。以一僮隨往。既

至。三人徒爲悲讌。壯相酬勸。展連飛數十觥。大醉。昇之密室。令力士刺之。○展起家武科。以進士第三

人及第。智勇冠諸將。獻賊深畏之。川西東之起兵者。倚爲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士無鬬志矣。是時已進

僭華陽伯。

○袁韜武大定圍嘉定。展子瑭新力拒之。三月。陷之。○袁武賊殺展。以兵圍嘉定。瑭新以親丁

三百騎潰出。其妻陳氏指袁武罵曰。爾等崩來依我。我先人處以縣邑貲以多財。何負於爾。迺罔我家。

眞喪心大痴也。袁武殺之。悉併展之貲與衆。乾德遂勸袁武保據嘉定。○瑭新。原約壬午

展遇己備略。陰勸袁武圖展。三人合謀。會展將統稅介監袁於犍爲請之。展坦然不疑。以一僮隨往。既

至。三人徒爲悲讌。壯相酬勸。展連飛數十觥。大醉。昇之密室。令力士刺之。○展起家武科。以進士第三

人及第。智勇冠諸將。獻賊深畏之。川西東之起兵者。倚爲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士無鬬志矣。是時已進

僭華陽伯。

○袁韜武大定圍嘉定。展子瑭新力拒之。三月。陷之。○袁武賊殺展。以兵圍嘉定。瑭新以親丁

三百騎潰出。其妻陳氏指袁武罵曰。爾等崩來依我。我先人處以縣邑貲以多財。何負於爾。迺罔我家。

眞喪心大痴也。袁武殺之。悉併展之貲與衆。乾德遂勸袁武保據嘉定。○瑭新。原約壬午

○時州生員帥正邦母馮氏。守寡有奏。袁武強迫入貲。馮氏舉鍊自刺死。

李占春聞展被害。率兵爲展報仇。不勝而歸。曾勸與展剿賊。時亦默然而阻。樊一蘅投書責乾德曰。

嘉陵峨眉間二三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好。而收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

乾德笑以爲救時大計。迺豎儒所能知耶。然蜀紳士撫不切齒乾德者。

初王應熊既殺兵部尚書呂大器。奉永明王命來川。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楊展及于大海、胡

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宏、譚詣、譚文以下。皆受約束。大器因歷遍諸鎮。謂監軍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

踈。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儒不足仗。事尚可爲乎。後忽於石砫司夜遁走黔之獨山州。變變疽

發背卒。

庚寅順治七年。○賊與明亞名分據蜀。

○朱容藩敗死。夔陽。○容藩據夔府。自稱天下兵馬副元帥。呂大器檄李占春、于大海討之。容藩窘。遁北

依二譚。兵以攻石砫。占春來援。容藩兵敗走。死夔陽。

○秋九月。孫可望復遣兵躪蜀。○可望在滇。聞袁韜武大定賊害楊展。將圖蜀。遁上書永明王。爲展誣冤。

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自文選取遵義。

○劉文秀攻王祥於烏江。祥敗。自刎死。○文秀文選等以兵至烏江。王祥力戰不勝。自刎死。文秀降其衆。

二十萬。盡收遵義地。初獻入蜀。畏祥。不敢短遵義。前後拒守凡八年。至是敗死。聞者惜之。時已晉僭基

江伯。

○劉文秀渡金沙江。攻建昌。原任長沙知縣高明死之。○文秀遣別將取名臣收重慶。而己引兵渡金沙

江攻建昌。高明集士民拒於焦家屯。賊兵勢衆。力不敵。歎曰。我受朝廷官。豈可從賊乎。遂盡室自焚死。

○劉文秀攻陷越巂。○遂攻城。指揮王自敏妻周氏知不免。謂所親唐氏曰。前後等死耳。他日恐其逼也。

遂挽唐氏。閉室自焚。同時王氏、龔氏、朱氏、唐氏俱赴火死。曾受聘於人而未嫁者。

○劉文秀攻黎州。土千戶馬亭、李華宇等戰死。○初亭、華宇及楊起泰等。佐馬京破賊於冕。殺川。賊敗去。

沉黎不被寇者數年。京卒亭襲爲千戶。文秀至。竭力拒守。被執不屈死。華宇苦戰。爲賊擒。劓之。時年八

十四。指揮丁應選亦以年老亡於陣前。其起兵。窩匿婁黃李奈蔡包張七姓子弟頭人。俱戰死。無一降

者。○起泰亦先以老卒。

劉文秀攻陷榮經。知縣黃儒死之。○儒、福建舉人。城陷。巷戰被獲不屈。賊磔于縣之開善寺。

十四。指揮丁應選亦以年老亡於陣前。其起兵。窩匿婁黃李奈蔡包張七姓子弟頭人。俱戰死。無一降

○劉文秀襲破勿於。雅州。取之。○勿初敗賊於雅州。保據其城。與楊展相犄援。展死。勿勢孤。而劉道貞先

以病卒。范文光因遣李乾德殺展。入山不覩事。勿左右無人。文秀突至。出勿不意。取之。

○劉文秀屯兵于天生城。○城在洪雅花溪口。賊至踞之。時余棄單騎出峨。爲賊所圄。力殺十數人。死陣

中。

辛卯順治八年。○明桂明賊僭

○文秀大敗袁韜武大定於嘉定。降之。○初王自奇兵至川南。袁武拒之。及聞文秀至。撤兵還戰。六戰六

勝。有輕賊心。佩而文秀以大兵壓其前。自奇從後沂流。尾擊一戰。韜與大定大敗。悉就擒降於賊。賊遂

取嘉定。

李乾德被執。戴舟中。不食者數日。眉月波澤。語弟升德曰。吾父死於獻也。吾不可以再辱。遂僧升總董

閤家人俱赴水死。○乾德殺楊展。蜀人嘉之。其死也。無耦之者。且曰賊復入川。實彼召之。雖死。能蔽其

辜乎。

○重慶復陷于賊。○文秀既取嘉定。舉兵東下。而前破遵義。時所遣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李占春逆戰

於翠屏寺口而敗。于大海在忠州。方不支。遂共放舟出夔門。走荊楚。降于王師。諸將盡散。無一人敢應

敵者。譚宏、譚詣、譚文、皆降文秀。

壬辰順治九年。○是歲王正統蜀

○正月。劉文秀復還雲南。○文秀還雲南。令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

○三月。王師南征。下嘉定。○我師至。鎮國文選俱敗。挾曹勛走。遁撫川南范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時安

縣道詹天顏兵敗被執。亦死之。文光、內江舉人。先官南京戶部員外。天顏、龍巖人。起家遷貢生。

先是師至眉州。向成功有衆五千。據守石佛棲。大兵攻之。破其柵。成功中流矢死。眉州平。

○秋九月。樊一蘅卒。○一蘅初以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督諸文武。恢復全川。及諸將相攻。令多不

行。而袁武殺楊展。王祥敗死烏江。列鎮兵多散。所保惟敍州一郡。不得志。遂謝事居山中。再聞范文光、

詹天顏、宗化龍、相繼死。憂憤遘疾卒。

癸巳順治十年，是歲王師破賊。川北平。王師大破賊將劉文秀於保寧。文秀及白文選舉兵來攻。大兵奮擊。破其象陣。文秀等大敗遁去。

○王師平蜀○自甲午以後。蜀地漸歸版圖。而諸賊之負固者。猶出入重夔巴峽間。及順治十六年己亥。譚宏譚詣其轂謁文。文安之舉劉體純、袁宗第、李來亨等。降者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閩之。欲討宏詣。二人懼。舉所部來降。末遂大兵取重慶。敍州馬湖等處。時三郡爲賊將盧名臣所據。我梅勒章京葛朝忠、總兵陳德、楊正泰、水陸並進。攻破佛圖關。直逼賊巢。擒斬無數。降卒勝被而川之獻璧之據蜀者盡矣。

○初闖賊餘孽李赤心。竄死廣西南寧間。其子來亨代領其衆。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而先潛出夔。圖之郝搖旗、袁宗第、及劉二虎等。兵依結之。時獻黨雖盡。永忠等倘據巴東。康熙元年壬寅多十二月。我總督李國英、率旨統秦豫廣三省兵將。會四川進剿。師駐萬縣。賊棄夔州。國英兵至。道路榛莽。伐山開徑以入。二年癸卯元日。進奪羊耳山。宗第遁入深箐。我師屯七里壩。宗第屯茶園坪。山勢險絕。諸將攀藤而上。宗第敗走巴東。大兵追及巫山。逢賊其城。衆議移守夔門。督師計。巫山地勢卑狹。雖馳檄不便。可利固守。於是深溝堅壘。具炮石城下。樹梅花樁。樁外挑品字坑。賊至不得進。又於城外高處立敵樓。以防偵探。具甫備。郝永忠、劉體純合數萬衆攻巫山甚急。我兵出戰。體純等敗走。遁陝西。會獻兵至。陳家坡。擊老木寨。體純自縊。大兵乘勝追至黃草坪。永忠、宗第、皆授首。惟李來亨居茅麓山。高險難攻。我兵四面圍之。來亨出入地名通梁。路徑懸絕。我師蒙霧直上。遂奪通梁。來亨力窮勢迫。八月初六日。焚其妻子。自縊茅麓山破。馬騰雲、拓天寶、王光興、供納款投誠。至是圍孽之在蜀。所謂中山竄者悉盡。全蜀收入版圖。一統萬世。蜀人始獲享昇平之福矣。

附記

○江津曹立卿、府學生也。狷性端方。爲鄉里所矜式。煤山之變。公聞之。北向泣血。悲憤成疾。及賊據川。懸僞職。逼勒士紳。公誓死不從。疾劇。戒子族曰。吾家世受國恩。汝又弱冠登賢書。茲大節攸關之日。失身取義。止爭些子。吾一生自反無愧。可謂得全爾勉之。爲問曰。我此時若存一貪生念。便如烈火燒身。思到守身全節。即入清涼境界。矧畢而逝。

○夾江宿士敏。字元魯。崇禎丙子孝廉。賊官至邑。迫之出。佯應之。治裝赴省。至千佛巖。置馬投江。賊信其已死。不復問。已而潛過江岸。乘夜走雅州山中。易姓名。以節終。

○宋文翼。字懋飛。丹稜人。以應貢入國學。授蜀藩提史。甲申巡撫陳士奇、巡按劉之渤、重其才。授以監軍事。及獻破成都。歸隱深山不出。

○郝孟旋。川西舉人。奮起兵復雅州。復與邛州劉道貞合兵攻邛。不克。退守沉黎。後不知所終。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竟陵胡恒官川南道。光翰爲幕客。獻兵至臨邛。恒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偏楊超、參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遇害。推士驊妻朱氏泊幼子衰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隆賊。武大定駐嘉定。聞朱氏有殊色。劫致之。朱汚面毀容

以免。堅操撫孤。光翰聞之。爽然。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遂得全。自是誠服賢。或課蒭。或爲傭。獲稍贏餘。以給饘粥。廿餘年不倦。朱教子極嚴。義生亦謹。曾知自奮。能文章矣。蜀中狹路通。光翰遂躬送朱氏母子歸萬。萬於是楚蜀莫不高朱之節。譚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云。○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萬陵人。從胡公入蜀。遊義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難。遂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人漸至昆陽死。

○王承祖。劍州御史梁之棟僕也。獻據蜀之棟子田璧知不免。止一五歲兒名繩武。召承祖夫婦屬之曰。一綫之脈。盡寄於汝。其善保之。梁氏一家俱遇害。承祖負繩武及己子走。賊追及。棄己子而匿繩武巖穴中。得脫。後士賊起。知繩武所在。欲舉其貴。承祖負之乞食山中。及賊息始出。承祖爲之耕耘婚娶。延師教訓。至本朝庚子舉於鄉。

○曹椿明末名士也。獻逆後。奉永明王命。來宰夾江。其時四野蕭條。烟戶鮮少。椿至招流亡。撫餘燼。父急收士人。以時訓課。嘗兒城外大明寺考錄。僧童詩云。高樓野望影蕭蕭。盡日無僧伴寂寥。寺號大明知一統。梁朝萬歷紀先朝。治軍久已銷生鬢。課士猶然劍繫腰。濁酒一杯聊自適。平原芳草倍魂銷。時縣署燬於賊。故於此試士。公所作有鵑血集。當亡國之音云。

○李甲湖廣蒲圻人。由舉人知雙流縣。崇禎甲申。委署建昌監理廳。至榮經。值賊犯雅安。義師戰沒。甲隨師奔走。力竭死。一僕守甲喪數年。楚路通。始載以歸。

○富順盧元卿。字調元。天啓丁卯解元。累官陝西學道。闖賊陷秦。托迹黃冠。潛遁秦徽間。自題云。生平志氣凌霄漢。自許惟忠孝心。家國陸沉身板蕩。空拋血淚寄兒孫。卒葬於隴。徽人慕義祀之。

○雷雨津。字起劍。井研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嘗過楚題洞庭廟云。我是人龍君亦龍。吾今胡爲乎泥中。盥君借得青驄雨。手攬風雲滿太空。甲申從張公玉筒監軍死。○其子廷（知榮江縣）

○李俊英。南部人。府學生。姚黃賊掠南部。俊英泣謀舁衆起兵。旬日得千人。縗賊江岸。壁戰俱捷。賊不敢南。日久糧匱。其弟泣告曰。我學冒矢石。城中人相繼逃去。無儕矣。爲計當決。俊英叱之曰。事爲君父死。不爲一身生。白是毋敢言退者。賊計窘。將引退。會同舉有忌俊英者。噪而南奔。賊得從下游渡。圍之數重。俊英奮勇突圍。多殺傷。不得出。還至江岸。投水死。

○劉養貞。大邑人。以進士任湖廣漢陽府推官。陞部郎。闖賊犯都。懷宗崩。闔國。養貞爲持服。蚤暮悲號不輟。食貧鄙舍。以賣卜爲生。人呼爲劉孝子。病終於燕京。

哀蜀藩 佛

天社星墜古趾墟。杜鵑聲血石苔蕪。井花清冷無人汲。留得丹心萬古寒。

邊徼錫封憐少子。蜀王豪殿獨推崑。誰從楚路鵑魂過。猶記宜門拜劍來。

走龍蟆。短翅桃李家家發。書角聲中杜宇哀。陸海盧飛井絡昏。錦城茅屋半江村。遺宮日落牛羊過。

野市人稱虎豹尊。檀樹冥冥香徑遠。海棠馥馥翠旗繁。殿詞但有支機石。銅駝臥草根。吳偉業

○萬歷末年，民間好蓄子戲，閩來時山東築鹽宋江姓名於牌而鬬之，至崇禎時，大盛，法以百貝活城，爲勝負，曰鬬曰獻，曰大順，其後皆驗云。

○崇禎十七年正月，銅仁連界掘出古碑，有字三行，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盤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箇好世界，誠以爲武侯所遺云。

○彭瑋字子白，永川人，崇禎時以進士爲給事中，闖入京，曾降不從，自刎死。

○顧鼎臣，青城，成都人，崇禎時進士，爲給事中，闖入自刎，未絕，復被執，毒拷罵賊死。

楊展傳

蘭明總兵晉華陽伯楊展者，字玉樑，嘉定人也，長七尺有咫，性倜儻，負文武姿，尤工騎射，少應童子試，參政廖大亨一見器之，曰：此將材也，頗樊敬之，舉崇禎己卯武科，北上挾強弓大矢，驅一衝獨行，遇賊切其盡，展笑曰：爾欲利吾有耶，吾與爾鬬射，約退百步外，執號箭爲的，吾射不中，聽汝取之，賊如言，一發破其號箭，乃拜去，臨試，閣貴人有馬，見悍難調，挽以鐵輪，號於庭曰：能騎者予第，衆愕踏鮮應，展持弓矢，排衆突前，奪馬騰躍而上，縱送回旋，九發矢九中，走馬揚聲曰：四川楊展也，觀者駭服，展名遂震京師，於是成都亦至，王父耳授公子策，始駿馬道之，而身詣賊營告以故，復令人導道迫公子至新津，公子先渡江，斬舟人，沉船於水，賊遙望不得渡，以故公子免，而余家亦無所害，余因識楊侯事甚詳，觀其經理流亡，與其所以殺敵致果，洵乎文武兼才也，而取人杯酒自壞長城，西充之罪，庸可逭乎，公子之去也，投誠我師，授參將，後復父仇，擒殺落職，家居十餘年，以壽終。

○楊侯存亡，實關西蜀，此傳不徒作也，其拚塲比次，直追班馬，陳范諸公，不免以詞氣累其體矣，固是史才，森修葉盛

劉道貞傳

劉道貞，字恕仙，天啓辛酉孝廉也，其族世襲黎州指揮，獨道貞家臨邛，爲邛人，以文學顯，初時州有癸科者，趙蓬坊，唐使其鄉，又簡富民入戶，歲牧牌烟雜課，名曰免差，官不能雖，沿爲紳例，里中苦之，至道貞，盡謝去，曰：吾忍以一科累桑梓哉，州人高其德，道貞數行古直，其舉六經外，百氏內典，無所不窺，尤刻意兵家言，崇禎甲申，獻逆踞成都，道兵四出，道貞語子聯度曰：邛州控制黎雅，建昌，爲川南門戶，沿邊土司，可聯以守，情猝不及備，耳未熄，僞參將張略，地至邛，道貞策殺之，棄家走沉黎，激勵土漢，李衡等共抗賊，而身自贊軍於曹勳，曹勳者，亦黎州世襲指揮也，先奉調守成都，軍於門，賊入止焉，同黨皆斬，次及勳，勳遣呼奮起，絕其糧，還奪行，刑者刀，殺數人，泗江中脫亡，至是起師洪雅，道貞之去邛也，賊帥狄三品、王復臣再至，巡道胡恒，檄拿越都司楊起泰入援，未至而城破，恒及州牧徐孔徙死之，賊遂陷雅州，稱江下攻洪雅，勳率衆保拒小關山，山去邑西南四十里，連岡疊嶂，中一徑，蓋石錯雜，賊至不得過，盡驅騎兵薄隘口，道貞時以李衡軍來，謀道聯度等由山右伏行，渡青衣江，轉襲賊後，賊陳動，曹動自上望之，挺刀下趨賊，力斬數十騎，貞援枹鼓以從，賊返走，騎兵踐藉，聯度等自下擲短刀，仰面疾攻，絕其徑，賊衆數千，悉墮厥斬中，復臣等踐死人，竄匿深箐以免，賊入蜀後，所至摧陷，無敢攖者，至是始畏蜀人，又以動前絕糧殺行，乘所愛白馬回趨其家者三，展厲聲曰：吾不憚獻忠，豈憚他人耶，盍展破賊多自矜，又過任人，而乾德以，展遇己儕略，夜日登箱除，展不悟，佩劍獨一僮，扁舟南下，襲武迎之，僞爲悲謹者，展坦然入幄，浮大屆，

痛飲，日暮沉醉，袁武將展劍舁入別室，使勇士往剚之，展寐後曰：不交睫，晴光烟熖，射人，操刀者三至，不敢動，展值云，無畏也，遂縛展，展從知有變，佯呼曰：酒渴甚，予我水飲，值止之，遂過害，展索精五行遁術，得水可免，其死也，暫值促之云，時年四十有五，順治己丑歲，華陽伯，則破獻時，永明王所晉爵勅也，袁武既殺展，引兵圍嘉定，三月破其城，瑭新遁去，妻陳氏罵賊死，其家殘焉，時僞帥孫可望者，方振滇，聞展死，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等渡金沙江，取曹勳而襲其後，袁武方拒自奇，聞之，還與文秀戰，大敗，俱降賊，乾德赴水死，賊再據蜀，初督師應熊以賊襲殺平蜀侯曾英，走畢節，死，兵部尚書呂大器，自柳州至，永明王即命代之，大器遍歷諸鎮，太息謂參軍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踈，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神庸儒，不足使蜀事，尚可爲乎，然自展死後，諸將解體，賊復入，無敢抗者，於是烽火跡蹟，又十餘年而後定，至今談展事者，猶追念啁息，稱楊侯不衰云。

史氏升溪生曰：泗王父五吾公，少適嘉定，與楊侯公子瑭新交，公子兄事王父，及難作，匹身來陸，袁武踪跡亦至，王父耳授公子策，始駿馬道之，而身詣賊營告以故，復令人導道迫公子至新津，公子先渡江，斬舟人，沉船於水，賊遙望不得渡，以故公子免，而余家亦無所害，余因識楊侯事甚詳，觀其經理流亡，與其所以殺敵致果，洵乎文武兼才也，而取人杯酒自壞長城，西充之罪，庸可逭乎，公子之去也，投誠我師，授參將，後復父仇，擒殺落職，家居十餘年，以壽終。

○楊侯存亡，實關西蜀，此傳不徒作也，其拚塲比次，直追班馬，陳范諸公，不免以詞氣累其體矣，固是史才，森修葉盛

劉道貞傳

劉道貞，字恕仙，天啓辛酉孝廉也，其族世襲黎州指揮，獨道貞家臨邛，爲邛人，以文學顯，初時州有癸科者，趙蓬坊，唐使其鄉，又簡富民入戶，歲牧牌烟雜課，名曰免差，官不能雖，沿爲紳例，里中苦之，至道貞，盡謝去，曰：吾忍以一科累桑梓哉，州人高其德，道貞數行古直，其舉六經外，百氏內典，無所不窺，尤刻意兵家言，崇禎甲申，獻逆踞成都，道兵四出，道貞語子聯度曰：邛州控制黎雅，建昌，爲川南門戶，沿邊土司，可聯以守，情猝不及備，耳未熄，僞參將張略，地至邛，道貞策殺之，棄家走沉黎，激勵土漢，李衡等共抗賊，而身自贊軍於曹勳，曹勳者，亦黎州世襲指揮也，先奉調守成都，軍於門，賊入止焉，同黨皆斬，次及勳，勳遣呼奮起，絕其糧，還奪行，刑者刀，殺數人，泗江中脫亡，至是起師洪雅，道貞之去邛也，賊帥狄三品、王復臣再至，巡道胡恒，檄拿越都司楊起泰入援，未至而城破，恒及州牧徐孔徙死之，賊遂陷雅州，稱江下攻洪雅，勳率衆保拒小關山，山去邑西南四十里，連岡疊嶂，中一徑，蓋石錯雜，賊至不得過，盡驅騎兵薄隘口，道貞時以李衡軍來，謀道聯度等由山右伏行，渡青衣江，轉襲賊後，賊陳動，曹動自上望之，挺刀下趨賊，力斬數十騎，貞援枹鼓以從，賊返走，騎兵踐藉，聯度等自下擲短刀，仰面疾攻，絕其徑，賊衆數千，悉墮厥斬中，復臣等踐死人，竄匿深箐以免，賊入蜀後，所至摧陷，無敢攖者，至是始畏蜀人，又以動前絕糧殺行，乘所愛白馬回趨其家者三，展厲聲曰：吾不憚獻忠，豈憚他人耶，盍展破賊多自矜，又過任人，而乾德以，展遇己儕略，夜日登箱除，展不悟，佩劍獨一僮，扁舟南下，襲武迎之，僞爲悲謹者，展坦然入幄，浮大屆，

度引軍疾馳逐賊。而西川舉人郝孟旋新起師復雅。斬僞牧。合而之東。圍卬敵曰。幾克。會賊大帥劉文秀以重兵至。勢不敵退歸。天全六番招討使高克禮、楊之銘者。兩氏搏怒。高欺於獻銘弟僞欲乘亂私兄與高合。而銘方連戚都進士朱佛伊、川北舉人鄭延爵兵。共討賊。僞先導賊至。敗銘等於飛仙關。屠殺之。雅州牧千國臣以城降。州復陷。道貞時駐黎城。料土兵募壯勇。謀進取策。聞之憤恚嘔血。臥疾不起。江語動曰。吾以一書生破家討賊。意借公忠勇之氣。報朝廷三百年養士之恩。今若此。死有餘恨矣。願公勉力。無聽前功。丙戌春正月。道貞卒於黎城。公爲人廉幹縝密。時四方師起。羽檄交馳。外應內謀。事無留滯。又番漢把目等戰陣。自出金帛醵酒曲勞之。人爭爲用。嚴道以兩二年不罹寇害者。公佐勳之力也。初走沉黎。妻王氏舉家剔避西山。賊搜執之。及聶虔圍卬。瑄刀械顓沿城上。令招其子。夫人罵賊不從。賊怒磔其屍。置之城外。報家百口殉焉。後一年。聶虔單車遇賊。同孟旋力戰以死。其妻鳴氏有詩名。載卬乘。

史氏舟溪生曰。儒者習稱道德。恥談兵。臨難經綸。無所施之。以其術爲世詬病。先生用一旅師。挫險出奇。摧破巨寇。智勇之略。豈不以其學與。或謂先生躬逃編苧。視死生猶蜮。范仲淹之昧曰。討仇經有恨。學佛竟無成。嗚呼。此其所以爲先生乎。余至臨邛。訪其軼行。詠歎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劉氏之門備矣。皎皎乎潘水陳山。永終古也。

○墨仙大節。吾蜀士夫有不能盡知者。曲爲傳出。一門忠烈。炳炳烺烺。百世下令人感慨嗚咽。昌黎所云。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也。見卷一。

鐵脚板傳 附典成功

鐵脚板者。眉之鄙民也。姓陳。名登皡。生有胆識。膂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冢。師新斫竹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此鐵脚板也。登皡曰。呼我甚當。以是足不著履。行纔止及踵。終身如常。獻賊據成都。遣僞將狄三品等略眉。先期傳示云。除城蔽剿。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圍城中人至原田上。薙殺之。又搜獵四鄉居民。登皡突起。忿言曰。洗頸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寧何袖手待盡耶。遂裂白衣爲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誓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獻忠爲敵者。從我。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皡持獵械。負柴弓竹矢。赤足先趨。千人者。各執白棓相隨。據城西禮泉河。斫木列柵。標所誓白旗於前。名曰鐵勝。獲勝者。取己勝賊之裝也。遂與賊持。前後殺獲甚衆。賊大懼。取道濟移東館。登皡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僞爲投順者。迎賊帥。賊納之。弊中夜半。登皡率衆大至。鳴金鼓。火攻賊營。數百人從中噪而應之。內外夾擊。賊衆大亂。死者不可計數。遁逋去。於是眉之多月鎮斑竹王二郎塢諸村。各聚衆自守。皆名其營爲鐵勝。賊聞之不敢逼。而鐵脚板之名。大播南川。嘉定向成功亦起師拒賊者。有衆五千。欲師糈。登皡不從。率兵圍之甘溪口。登皡勢弱不敵。力戰死之。眉之人賴登皡之庇。恩其功。皆稱鐵脚板也。成功既殺登皡。駐兵石佛站。修木城。鑿磧堰。招集三萬餘人。分五營四哨。抗拒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死。其黨迺平。

史氏舟溪生曰。練登皡不忍棄梓之難。冒萬死。扞公慾。踐其所爲。一方之廣涉也。向成功可謂頑民矣。其

殺登皡。意何爲乎。毋亦好上人。忘利害。遁其鄉之風氣然與。

○白衣一書。足徵賊魄。而布慢殺賊。何智與胆俱也。古云亂世多才。信然。蔡修撰。

余飛傳

洪雅西四十里。有鄉曰花溪。背枕飛仙閣。其前大小諸山。屏峙溪口。其外限以青衣江。江遶洲渚。益不能澤。其地土泉肥衍。其人饒財穀。重去其鄉。殆天所設以衛餐居民者也。甲申。獻賊至。士人余飛聚衆謀之曰。賊來生乎死乎。曰死。順賊榮乎辱乎。曰辱。迺可免乎。曰不敢知。曰如是。飛策決矣。飛覩吾鄉地險而穀足。無匪人覬伏其間。計惟以死抗賊耳。衆曰惟命。蓋飛勇健。以俠義稱。言出人莫敢違也。飛刑牲漉酒。督衆於神曰。我等與賊義不兩全。有一人從賊者。殺其人。有一家順賊者。誅其家。督畢。戶仙壯勇。年二十及四十者。得數千人。寨阨保險。造刀仗。爲銃。壘大石數十。聚聚繫長繩。備飛擊之用。賊至。飛選勇士。伏左右山谷中。山岡遍樹旗幟。又決大渡之水灌田。而自以縱騎迎敵溪口。其時賊氣甚銳。目無飛。戰方合。飛即陽北。賊追逐入溪。左右伏發。翼而擊之。飛反戈衝突。賊大敗。顧望山間旗。疑不敢上。浩田隧走。徑狹。騎步蜂擁陷田中不能出。挽斬二千人。其遁者爲鳥銃飛石所斃。又過半。賊氣沮喪。遠徙去。飛選賊後。益修險阨。遠來則戰。去則耕。如是者二年。其後僞撫南劉文秀駐兵天生城。飛單騎出覘。破圍不能脫。力斬十數人。死陣中。衆死。衆遵其法。圍營自保。時越險擾賊。得賊諜輒殺之。賊終不能加。至今居民猶勝國時土著云。

○飛實直凜凜。有烈士風。而設奇殺敵。動合機宜。吳公差強人意。隱隱一敵國也。蔡修撰。

卉周鼎昌殺賊事

獻逆據蜀之三年丙戌春正月。僞撫南劉文秀舉兵十萬。由丹稜洪雅入夾江。欲搜西山諸路。并剿義眉。督師王應熊聞之。授周鼎昌副將。給卒千餘。俾間道援鄉。非鼎昌者。夾江南安鎮人也。比至。賊壁青衣江。連營三十里。營后堰。構浮橋。去南安一望矣。鼎昌急豎柵。列大木爲拘。隔岸飛擊。賊塘。塹賊人馬甚衆。又編亂草爲筏。筏狀如裹箠。大數圍。艤發散漫而隨突北頂。中空。旁貫以繩。擇善泅百人。人與一筏。筏鈎屢斷。藏首空中。繫繩於背。入水。筏浮其上。人伏其下。遠望如敗草飄流。不疑有人也。近浮橋。百人者。齊用鐮截絡。而以鈎分橋梁。橋解。守橋者盡溺。賊愕。急射之。矢格於草。不能入。餘兵料爲兩岸。其浮入西岸者。鼎昌促圍攻之。斬獲無遺。賊不得志。奔還南安。賴以全活。邑之來避難者千有餘家。

後敍

余覽東林沈崇祚傳後。稱獻逆殘蜀。由風俗之惡。天降大罰。嗟乎。何言之悖也。自古亂蜀者非蜀人。皆賢論之詳矣。初賊起秦中。延及晉及豫及楚及大江之南北。十年之間。朱殷萬里。矯稚逞毒。彼豈其風俗之尊。而天道無知。使爲寇者獲禍與。明自熹宗不君。逆璫煽虐。天心厭之。懷宗不務行覓大牧人心。而先後用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等爲之內外。致賊勢坐大。士崩瓦解。以底於亡。嗚呼。上賢召災。民則何罪。而謂蜀俗惡受福何與。當蜀之陷也。士大夫潔胸秒首。疑戈復仇者槩槩矣。而內之婦人女子。聯袂自沈。外之士司福恨。倡義討賊。將毋風俗之惡而能若時與。余故探其道。表而出之。使世之覽者。知降此鞠訩。非關人事。毋令吾蜀獨蒙惡聲也。

宛平 孫承澤 著

崇禎上于丁卯十二月己酉上因月食下諭曰朕披覽載籍見古昔帝王無不以敬天恤民爲第一義而其要在用人理財靖亂庶民百司各守其官萬姓共安其業於以消彌災沴鞏固邊防道必由茲遵者上天垂戒月食太甚朕仰觀元象惕懼不寧傳曰月食修刑得非無辜含冤兆民愁苦致此薄蝕與朕夙夜旁皇興爾大小臣工共圖挽回災變之策即如九邊重鎭不副所出逕黜新餉日增而猶虞其匱嗷嗷嗟怨皆在三軍欲求其充其道何由蠲芻益餉而山林之沉錮者未登啓事位累滯堪虞而各衙門散官冗吏猥濫更甚分蓬無益徒啜民膏裁定澄汰豈可不極力講求加派之徵勢非得已近來有司復設什一抽豁以貫其盜則懷保百姓寬刑省罰深已愛民實在良吏作何選擇蘇此凋敝爲今東西交警戰守迄無定謀師老財殫尙鮮成算禦侮之道其效安在況凡民貧而歲復輸吏窟而法日敝大臣憂讒畏譏不得靖共之圖小臣望氣占風已長紛囂之漸有一於此足干天和爾九卿科道務乘井誠各陳所見朕將採行之諸臣亦宜痛洗夙習共勵公忠以副

眷念。詔。令諸臣各條利弊。近科道雖有章奏。泛無定說。部院大臣。如何不見條議。逕著各陳所見。以憑裁酌。因出手諭示之。各臣即頭起。輔臣施鳳來等跪奏曰。召對之典久廢。皇上勵精圖治。朝朝第一美政。天下何憂不治。臣等不勝歡忭。上曰。卿等各修職業。以佐平康。朕與卿等非之。輔臣即頭謝。勳臣曰。朕聞除奸賞佞。人主之大權。舉力竭忠。人臣之大節。故必耕勦懲以維法守。戢覆轍以勵新。朕今爲爾文武百官明詔之。遇者逆惡罪愆。表裏爲奸。招結羣狐。盜竊國柄。上蒙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固爾諸臣所耳聞目見者也。幸天厭大奸。早正國法。盡鋤盡洗。內外廓清。卽爾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本末。朕鑒不遠。其可忽諸。自今爲始。務要滌濯肺腸。各修職業。勿得苟懷私蠹。致僨國事。勳臣之權奸舉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旣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不致忠竭節。亦非以事朕也。大要爲國節財。爲民擇吏。固圉者以封疆爲重。守土者以民生爲本。其有挾私壞公。違憲褻聽。不從國家起念。專以艱嗇妄營者。朕不時廉察。決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關國計者。遵我祖宗舊章。不得妄議紛更。其惟大法小廉。柔遠綏邇。以佐朕平明之治。特諭。

戊辰八月甲午上諭左右史記言動。及諫官隨宰相議事。皆史册美規。以後除文華商確外。召對諸臣。仍用記注及諫官二員。如議行。

上諭。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闔維在念。而邊備積弛。閫閫久困。臣工習俗相沿。尙乘情面之故。套政事奉行不實。徒誇紙上之空言。故屢召平臺。時雖面確。剋期振惕。旋之弊。一新明作之猷。第召見以時。則情意未洽。咨詢有間。或參酌未詳。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相晉接。共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辦理各有公署。宜召頻頻。恐滋紛擾。惟是輔臣職任股肱。誼協心膂。票擬擊封疆之要。而獻納關庶政之權。與呼吸聯通。斯爲最切。今後除盛暑祁寒之外。朕當時御文華。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參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爾大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靖共爾位。有官守者。恪修職業。無飾虛文。而驗實事。有言責者。殫竭悃誠。無昧自心。而恣剽說。其非關奏對。論宜剖斷者。仍不時傳宣。面垂訓察。核舉廢以程勤惰。按是非以辨貞邪。奉公有勞。頒賚之典。一洗狃玩頹靡之習。共收奮庸熙載之功。爾等欽哉。故諭。

戊辰六月十二日禮部接出聖諭。朕惟國本于民。民艱惟食。今三伏過半。酷暑不雨。秋禾將枯。農田失望。朕心晝夜憂寧。皆我君臣治理失宜。德眷于和所致。朕躬戒文華。痛加修省。爾百官除照部題修省外。仍各住公署。洗心省愆。各衙門簡舉沉閣事務。三法司清理刑獄。除關係封疆錢糧重大事情。顯然不必議者外。其餘俱查人命婚姻田土舉誣干連等項。詳加辨別結正。□稽者勒限完銷。順天府宛大二縣。各理其獄。附近州縣刑獄。著巡按御史清理。各道府州縣官。都各設法安輯地方。拯救災患。如發倉賑飢。遠糴平糶。停胙禁酤。嚴羨餘。修舉保甲。窒逃奸萌。務使旱不爲災。民不爲盜。境內祀典神祇。精虔兩禱。爲民請命。其前項條件。畿輔省直一體通行。該撫按仍將遵奉事宜。各照遠近次第奏報。朕雖端拱虛切民依。每念玉食萬方。思以禔福。儻兆爾中外大小各官。受朕仰承祖宗民胥脂日蠲災黎心寧。恕忽務須虔修實政。撫按將開載召天和。馴致豐稔。用副朕敬天勤民至意。禮部便傳與各衙門通知遵行。特諭。

壬申之春，久旱不雨。三月十三日，上召禮部尚書黃汝良等至會極門，傳諭：「今時將入夏，雨澤未敷，深軫朕懷。著禮部擇日虔求，所有應行事宜，查明開寫具奏。是日即微雨。十四日，復有旨：官分緩、大小臣工皆罷修省之命。十八日，雷雨大作。然俄頃即止。十九日，上出宿文華殿，齋居素食，期必得雨而後已。是時四川道御史路振飛有天心仁愛、聖慮焦勞、誰陳新政暫事、去俗勵精回天不然災害之來未有已之慨恐矣。

戊辰七月，上傳欽天監推算日食前後刻數，供不對。天文重事，遵等錯遠，卿等傅興他，姑恕一次，以後還要細心推算。如再錯誤，重治不饒。禮部因具疏請改修歷法，奉旨：歷法、皇祖朝曾議重修，今日食刻數復差，允宜更正。依卿等所請修改。一應事宜，再著另行具奏。禮部復奏略謂：治歷明時，古人以為重事，臣等不敢繁引。止據元史所載，以宰相王文謙、楊恕、張昇、主領裁奏于上，仍命左丞許衡參預其事，王恂、郭守敬、兼領太史院事，分掌測驗推步于下，而又博徵楊恭懿諸人助之，然猶五年而成，六年而頒行，十年而進書。五種二十六卷，後三十年間，續進書九種七十九卷，則成之甚難矣。高皇帝初定天下，興章散失，止存授時成法數卷，方為大統歷。僅能依法布算，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後來有志之士，亦止將前史歷志，揣摩推度，并未有守敬等數年實測之功力，又無前代灼然可據之證佛，所以書之而未可行，用之而不必驗也。按大明會典，凡天文地理等藝術之人，行天下訪取，考驗收用。宏治十一年，令訪取精通天文者，試中取用。嘉靖三年，科臣陳儀部觀保舉于是以戶科給事中樂頌工部主事滕洲、俱陞光祿寺少卿，提督欽天監事。然二臣終不能改守敬之舊，所以至今疑關。臣等考之周禮，則馮相與保章異職，稽之職掌，則天文與歷法異科。蓋天文占候之宜禁者，懼妄言禍福，惑人誣人也。若歷法則惟敬授人時而已，豈律例所禁哉。今議通行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草澤布衣，但通曉歷法者，具文前來，但近世言歷諸家，大都宗郭守敬舊法，比于現在監官，藝猶參術，無能翻然出于其上也。至于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經地有緯，列宿有本行，日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其會，惟西國之歷有之。高皇帝命吳伯宗與西域馬沙亦黑、翻譯歷法，蓋以此也。萬歷四十年，監正周子愚建議，欲得參用西法，果得會通歸一，即本朝歷法可以還通前代矣。

回回歷為西域馬哈麻作，元末其歷始入中國。算法親授時歷稍捷，然悟數耳，而不知歷理，行之一時，未有久而不差者。至于郭守敬之歷，能通其消長之法，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大統歷雖本於郭守敬之授時歷，然高皇帝精於觀天，而特令劉基召集天下作歷名家，赴京詳議，復自製渾天儀，觀象天文，分野諸事，誠可萬世以為典要者。自西洋之法入中國，上海徐光啓專習之，後湯若望翻利瑪竇之教，而參天經黃赤遵等儀器，竪遊新歷書一百四十餘本，日躔星球星屏闕筒諸器，然其法與舊法稍異。舊法用日法，計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用黃道距度，西法用黃道緯度之不同，欽天監官生連年肄習之，禮部因議另立新法一科，士充之。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禮部疏略：自古歷法，疏數十年改，而守敬之歷，已行之三四百年矣，小差漸積，惟日月交食，時同刻異，無大悬絕，至朔閏之差，起於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歷定分之日，即舊註晝夜

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較密。在異時亦未能保其不差。

丁卯十二月。上諭。各衙門章奏。未經御覽批紅。不許擅行抄傳。違者治罪。

上傳內閣本內。凡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皆要出格。脫不敢與並。列卿等傳與各衙門欽奉遵行。

上傳章奏冗長。不便省覽。以後各衙門條陳章疏。務要簡明。其字不出一千。如詞意未盡。不妨再本具奏。

著通政司申飭。

上諭諸臣章奏。倣古人貼黃之法。自撮節要。粘原本進覽。以便執要著爲令。

時給事中宋鳴梧有疏云。召對曠舉。再倣世廟西內當直之法。則諸訪便。一切章疏。令通政司限字。並倣宋人帖黃之法。則省覽便。又合典更宜重修。邱濬衍義補。宜刪其煩複。而增成化以後之新政。則昭代之典籍光矣。

戊辰二月辛丑。上傳祖宗設立都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甚明備。乃近來人情玩惰。廢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緊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除已往不究外。今後各衙門務將已發未發奏事件。作速複奏。不許遠限。自元年二月爲始。一切發行內外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立考成。著實遵行。部科互相查勘具奏。

上諭。近來諸載不由詞臣。纂寫不由中書者。著實查改。

尙寶司司丞李日華疏。明文教四事。一曰代言。王者詔敕。必假詞臣之手。所謂口代天言。何如鄭重者。須于奏許之中。微含訓戒。日星霜露之氣。備焉。近典誥敕者。輒狗求者之意。駢麗極工。甚有曲諛微美。代祝嘏祺。王言之褻甚矣。頃宜敕諭詞館。體裁須選唐宋內外二制爲體式。一洗陋習。一曰進言。臣子精白一心。敷陳奏對。宜何如恪愼。惟因神祖久御。柢薄臣下。罷浮章奏。開設攻訐不休。槩賜容覆。今則字字俱經。睿覽。安得不擇。二曰倦怠。著示創懲乎。一曰法言。祖宗創制立法。事事修舉。而又授之以章程。諸司執掌。以待後來之援引。惟是新衙雜陳。紛紛任其出入。吏弊一時備矣。列聖繼起。間有因時更定者。目爲條例

是日文華召對，問內外交訌何以復譬寧恥。魏藻德奏謂，以臣所見，不雖明問之中，便內外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累數百言，上爲傾耳久之。遂定爲第一。

亦可證。不然，官雖貴不證，則陳乞可請也。唐宋證議，掌于太常博士。國初令禮部行翰林院擬奏，今宜先以其議貴之太常，臣部與吏禮兵各科核定，而開臣詳加折衷，以取上裁，則事出于公，衆論可服也。五年癸未，廷試在九月十五日，是年以兵事會試改八月，按建文癸未，以貢院火，改本年八月會試，迨是科而三甞癸未也。

一舉雖有近例，然人品邪正，萬目難逃，蓋棺定論，即可與證。不宜少待，致有沉埋，則風聞可速也，至發單博訪，聽各衙門開送，固爲詳慎，而彼此稽延，終致擔擱，既有部科及太常之議，似亦無敢濫狥者，苟有不當，聽科道各官糾舉，誰敢私之，勵世磨鈍，實在此矣。

壬午六月十八日，上御中左門，諭禮部尚書林欲楫等，洪承疇督師抗節，及松杏將士死守慘殺，宜有特祭，且當親祭，欲楫奏曰，承疇家眷在天津，其將士皆遠送，甚言死節之詳，上遂令設棚東郊，親臨而祭之，故部有議證之請也而及之。

崇禎庚辰辛巳間，上重齋醮，辛巳正月，偶病，召張真人應京入都，先是，奉命祈嗣，禮不效，遣歸，到家未久，至是復召，一路招搖，聞命半載始至，上令賜宴禮部，王公錫袞、蔣公德璟，爭之，因引西僧賜宴在興隆寺例，令之宴於鑒湖宮，而遣大璫陪之，比上幸舉，應京又疏乞陪祭，禮部又斥之，不許，於壬午三月間，應京上乞口口三官徽號一疏，禮部糾之，謂褻道議，並無三官之說，近世始有之，其以天官地官水官爲陳子椿之子，有無不可知，然既經曾號，而應京復請，論旨中外，一體遵奉，其意欲以何爲，近年異教盛行，游惰奸民，棄農不務，逃入二氏之徒，脫漏戶口，消滅了根，不曾千萬，別有白蓮無爲等教，夜聚曉散，所在充塞，若復許之，其盛亂有不忍言者矣，漢末之黃巾，以妖術授徒，及應京之祖道陵，以五斗米設教，是也，道陵衹事，姑不深言，自晉及唐，其子孫並無封號，宋崇寧中，始賜號張繼先爲虛靖先生，亦並無品級，至元始加眞人，稱嗣天師，高皇帝以天眞有師斥之，且責部清釋道二教，大哉聖謨，一洗元人之陋矣，應京酒肉俗流，前春祈雪，不效而歸，此來沿途祈雨，亦不效，反以得雨誑告，蓋與誦華嚴經咒蝗者，並笑破天下之口，（時僧錄司左善世僧智朋，右善世僧華嚴經，右講僧白死）而向就戀京邸，耗蠹不貲，長愚民左道之心，短邊兵血戰之氣，無益有害，斷可知已，時禮部嘗賢者，故能循職糾正如此。

禮部覆張眞人賜宴疏云，眞人以異教，獲蒙國恩，祭會典郊祀，亦有與宴者，自天順中，有眞人不必與宴，改爲賜饌之旨，而宴禮不廢久矣，即眞人朝覲進表時，酒飯亦不與，光祿鴻臚開列則我朝所爲待眞人者，大略可知也，今奉有優待明旨，敢不欽遵，但歷稽往牒，緇雜妄擬，合無仍比處成宴例，法王佛子，國師禪師，僧官喇嘛，俱宴于大慈恩寺內，以內臣一人待之，臣等竊以爲釋道二教所爭不多，法王禪師，其名號亦重，相應比照遵行，至宴所則宜改慈恩寺爲靈濟宮，各從其類，于禮較公，又查去春應京奉命祈雪，亦特遣內臣一員主其事，則內臣待宴于例亦合，上允之，蓋初意欲宴之于禮部也，賴有此爭，所存者大矣。

壬午七月十五日，上諭文武輔臣，多有懸殊，著內閣察奏，察舊例，于武臣見給物料，於文臣止給價銀，此優卹武臣親爲弊非之義，親寶源慈禧各局所辦造冥器等項，則其爲加意可知，至於撥給夫匠在京勦

臣都督等官而實所擢夫匠左後府與順天府而碑灰之給供給本色若在外武官則原來職及
御史都成治疏請復京官月與上曰昔年科道官不遵祖制恒乘小轎廿經先帝所革今都成治态度安
閒體名竹兜好生可惡姑著降三級降外任用
按以人爲與古無此制三品以上許用月與武臣即公侯不得用也二人小與京官僭用于神廟之末
厥禁之不能止也

思陵典禮紀

孫承澤著

崇禎上於丁卯八月二十四日登極。詔曰。我國家列聖。纘承休烈。化隆俗美。累洽重熙。遠乘萬幾。我大行皇帝仁度通天。英謨憲古。勵精庶政。銳意安攘。海宇伏視維新。塤士勳思恢復。萬機總攬。六幕罹殃。方啓鴻圖。忽賓龍馭。爰膺顧命。及予冲嗣。撫臨黎兒之言。深念承祧之重。而文武羣臣及軍民耆老。合詞勸進。至於再三。辭拒弗獲。乃仰遵遺詔。於八月二十有四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即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朕以沖人。統承鴻業。祖功宗德。惟祗服于典章。庶治民艱。將來宜於通變。就爾中外文武之賢。諸子殷耳。用光昭乃緒。爰懋新猷。

上爲皇五弟。諱由檢。于天啓七年丁卯二月初三日。以信王出邸成婚。諸臣朝謁。連日大風雨。是日忽聞異而上舉止非常。聆者相顧歎異。

三殿自萬歷丁酉燬後。至天啓八月二十四日。工始粗畢。而是月二十四日。上登極臨御。儀制久疎。鴻臚寺然不知也。循例。禮部堂上官。侍班史官。詣御科員。殿班御史。先朝見于建極。而東西分侍之班未定。上衮冕已御建極矣。魏忠賢姪侯伯良卿。率遣南郊還入白。上曰。知道了。諮顧寰畢。又曰。百官免賀免宣表。禮部遍跪承旨訖。各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六科起侍班候詣恩。餘官即趨出中極左右兩小門。循殿墻而隨。

從中極殿兩旁門入迎恩。六科隨上從建極過中極。出御皇極。侍班官兩旁面謝一揖。跪上題尺。即侍立近旁。簾下簾捲。上從中徑上九級御座。旁皆祖宗朝鈑器。祭廟時。每出必用。羣璫扶掖。上悉屏去。初時座旁侍立二大璫。亦斥之下。天顏肅穆。侍臣加額稱慶。

崇禎登極。恩詔極渥。戊辰科新進士。皆于授官後。即給誥勅。前此累朝未有也。按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間。登極立中宮東宮及上慈聞尊號徽號。詔皆無文武官封贈蔭子試罷官授恩例。至景帝後始有之。然繼及兩京文武官。未及外官也。至嘉靖十九年皇子生。始有在外七品以上縣任三年無過者與陪勅之恩。

恩詔各從其類。上慈聞徽號。則有封贈父母恩。立東宮。則有廕子入監恩。冥異惰者。則有蠲逋減刑恩。登極則大赦矣。立中宮及東宮出閤皆無恩例。若建大工。平大賊。誅大奸。亦有詔皆以類行。惟蠲逋減刑。每詔有之。全在經濟有識閣臣主持之。恩不欲濫。亦不欲澀也。

即位之貴。洪武時無之。自永樂以藩邸入紹大統。始有賜上自公侯。下及京軍暨生員吏典坊廂民匠僧道諸人樂工廚皂。皆有之。然不過在京文武吏兵耳。仁宗登極。福及藩方。最爲優渥。自是不勝其費。俏即位之貴。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崩于西宮。皇太孫即位。明年己卯。改元建文。又明年壬午六月。遜位于文昌。乃革建文年號。通稱洪武三十五年。英宗正統十四年己巳北狩。八月困於土木。以景泰八年丁丑春正月。自南宮復辟。改元天順。當興民更新。勢不獲已。豈樂無因改元者例論哉。然張重華、方臘、俱號永樂。夷丹號天順。西夏號正德。固不可爲嫌也。天啓則親元法僧、梁蕭莊、南詔晟豐祐、先已用之。又郭子章傳草綱記。萬歷間。予邑人掘地得一法馬。上鑿天啓三年造。背有吉安路三字。予考天啓乃梁王琳立永嘉王莊莊稱帝改元也。然時不稱吉安路。稱白元始。考太和衙志。至正戊戌。紅巾徐貞一、陳友諒陷江西。下吉安、泰和。稱天啓。則此法馬正其時物。觀此則天啓之號。前代已四見矣。

崇禎十五年壬午元旦。上御皇極殿。百官朝賀。舉上下寶座。乘丰中立。命宣輔臣。左右諛以爲宜府臣也。五府勳臣至殿上。乃令之下。而曰宣閣臣。閣臣則延儁等疾趨而至。上猶西立。曰今日元辰。朕在宮中拜天地。拜承先殿。始出御朝。先生每。朕之師也。理當一拜謝教。遂西向長揖。延儁等跪伏在地。流涕滿面。時澤以科員導。舉威莞舞之再見。而愧臣工無以報塞也。

附紀事詩

國門元日候咨嗟。五色榮光動翠華。一自丹書隨北面。更無龍衮揖東頭。天支大運思隆棟。帝念巨川重濟舟。泰運只憑新詔樂。良臣何以答鴻求。 黃虞曠典難倫。復有崇揚到比鄰。不謂保明初訪落。還從

遵帝得忱恂。元夢監物垂垂定。聖主敦庸事事真。幾代國松當此禮。光風穠雨四門賓。師臣耆帝右尊賢。況在寔居異講筵。七聖道脩通大驍。八能占應奉階前。未須審象知惟官。不待飄風賦有卷。十四朝來無故事。安昌口古序當年。星辰從此視正華。勸獎間昌即拜嘉。縱賜千金猶有數。雖封百子又何加。忍碑長照交龍影。紗帽能添應鬢花。新注起居人見少。各傳銀管照家家。

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日。爲常朝之始。臨時傳免。輔臣具揭規正。上賜手勅褒嘉。

皇帝勅諭輔臣周延儒、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甡。朕以涼德纂服。昕夕勵敬荒寧。幾務殷繁。惩忘是懼。卿等盡心匡弼。即事贊襄。視國猶家。圖難於易。調和消彌。永易枚舉。即如本月初九日。偶因微恙。特免早朝。方愧宵衣。即勤補牘。卿等忠純體國。念篤愛君。上效典謨。惓惓於君要臣詳之義。深惟易傳。懇懇於書勤夜靜之宜。意比章弦。言同藥石。朕心忻悅。是用褒嘉。惟海宇當多事之時。而指揭粗克艱之佐。臣勞而君乃逸。內治則外自寧。卿等其益海無方。匡朕不逮。糾虔如始。共保天和。欽哉。故諭。

上嘗法唐太宗。此論尤秀勁。當時纂勒上石。

壬午閏十一月初七日。上論二祖舊制。日講朝見羣臣。裁決政事。朕今舉循成憲。除門朝照例應免日期傳免外。餘每日視朝畢。勳戚文武諸司等官。有欲奏事者。赴宏政門報名候召。不許內外官員□□。敢有壅蔽阻當者。定以奸欺論斬。

常朝舊制。每日御門決事。萬歷初。以方在諒陰。聖躬幼沖。閣臣酌議。三六九日視朝。及二年五月。禮部請復舊制。仍定三六九日。遂沿爲例。

大朝後殿石馬。其事始於世廟。久不舉行。崇禎壬申十一月初十日。冬至郊祀。次日。百官入賀。上受朝畢。更便服於皇極殿升陛上設幄。羣臣盛服侍班。閱視御馬監馬匹。每一馬各有名牌。壯士控之。由東過西。是日閱馬三百三十三匹。盤錦成羣。真所謂天閑上駟也。

丁卯十月。上御文華殿日講。是日講大學一章。尚書堯典一章。帝鑑圖說一章。上退御便殿。以御書示閣臣。諸皆贊美。上曰。書有不如法者。卿等當爲改正。輔臣叩頭謝。按故事。日講官一員直講。一員直讀。直讀者先讀五遍。上隨口讀已。方直講者進講。是日傳免進講。越三日。復傳免講。帝鑑圖說。講祖訓、通鑑二書。

丁卯十月。上御講筵畢。召輔臣黃立極等入便殿。出督師尚書王之臣疏示之。諭曰。朕覽王之臣疏。自稱曾員。又曰。朕拘顧因內臣在彼牽制。不便行事。朕欲將各邊內鎮。盡行撤回。一切兵馬錢糧。着交割各督撫鎮道衙門。封疆事重。王之臣須一力擔當。卿等可擬勅諭來看。

崇禎元年戊辰二月癸丑。上初御經筵。以英國公張維賢、大學士施鳳來、光知經筵官。大學士張瑞圖等。充同知經筵官。侍讀學士溫體仁等十六員。充講讀官。編修倪嘉善等八員。充展書官。講完。與大學各一章。賜各官筵宴銀幣鈔錠有差。

元人經筵儀節悉備。國朝皆倣其制。元以勳臣大臣知其事。明初亦惟勳臣一人知經筵。後至李文達始兼知經筵。非初制也。

國初有弘文館。在大內之西。以處博學之士。正統初。選經筵講官。兼翰林官。內批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旨赴宏文館。於是劉球等自部屬遞次經筵。

世廟時。祭酒陸深爲講官。言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撰。使得自盡其思。庶廟初李康先爲講官。亦言講官講章、宜徑達御覽。閣臣不得改易。

戊寅春。經筵講官王鏊講聰明容知一章。分疏敬信悅字。反詰太多。言時事又有白骨如林等語。講畢。上怒謂其數衍數語。支吾了事。全不能發揮本義。王出案前待罪良久。上命起來。又忘謝恩。其次講官講章。不宜輔臣改撰。使得自盡其思。庶廟初李康先爲講官。亦言講官講章、宜徑達御覽。閣臣不得改易。

辛未。羅喻義逆講章于閣。爲程溫輔令改不肯。遂至參疏。言循例惟經筵遵規。多于正講。日講則正講多。遵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愧不能表率後進。等語。乃下部議處。部議云。聖聰天縱。而喻義嘵嘵多言。遂以開任處之。講章原無定例。體仁特借以除異己耳。而部之說隨可鄙矣。

上不喜忌諱。一日講春秋。越過宰嚭來歸仲子之賵。蓋諱賵字也。上令補講。至疾病二章。從來不以進講。上皆命補講。其時王錫袞爲講官。乃以天字立義。言聖與天通。無論生死疾病。無往非天。故曰吾誰欺。欺天乎。其論甚佳。一日。王錫袞講禹吾無間然章。進規處。略去各項。獨重講血。言江南水利。極其詳盡。上傾耳聽之。

庚辰八月十二日。當開經筵。而初四日廷杖詞臣黃道周。初十日又杖救道周者戶部主事葉廷秀。上意弗懌。改期二十二日。又係憲宗忌辰。鴻臚寺請用齋錦繡。上改二十三日。

崇禎壬午八月。經筵勅諭。朕惟帝王圖治。必以務學爲先。蓋敬怠繼握於君心。而法戒備彰於古訓。講學勤政。相須尚矣。我祖宗神聖御天。率隆斯軌。朕用遵志。罔敢荒寧。爰自元年。講筵肇舉。於今十有五載。方以明徹經義。實裨治理。爲儒臣勗。乃至宿密之地。彌資啓沃之功。茲特命太傅成國公朱純臣、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周延儒、知經筵事。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陳演、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蔣德璟、黃景昉、吳甡、同知經筵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林欲楫等。充經筵講官。於戲。終始典於學。克建緝熙之猷。紬繹單厥心。爰迓皈章之福。自古帝王之學問。非徒文字之末。其本則正心誠意。厥終躋遠。綱領可尋。朕每觀羣三王。奏章六子。問治今以遡古。而實效尚稽。御理以求心。而精義未斷。卿等學在經世。志矢格君。尚其深研危微。明陳標本。以及人才國是。吏治民生。一切安內治外之圖。務求制勝保邦之要。各殫忠藎。弗騁繁華。俾嘉言得見諸施行。而上理可追於隆古。予一人實嘉賴焉。欽哉。故諭。

壬午九月二十五日。諭禮部。經筵大典。禮宜嚴肅。以後定於辰時行。供事各官。照日講例。著文選官預傳站班。不得參差遲誤。該部即行傳飭。故諭。

壬午八月。上御文華殿日講。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供有講章。而日講則止一御案。以經書置案上。講官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四維、屬次遺忘。上以矜寬之。先數日。上盥輔臣。日講

可照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所疑。可憑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因具揭帖進呈。上卽批發。令傳與講官知。是日遂用講章。在御前用牙簽指講。

壬午九月十八日。上日講。講官講論語子罕言一章。曾旅奭。春秋大水。孟子北宮黝節。上召輔臣前問。夫子論仁。如欲立欲達。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及出門使民等語。言仁做多。何云罕言。輔臣延儒對曰。此卽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德璟對曰。聖人未嘗不言仁。只門弟子悟者以爲言。不悟者以爲罕言耳。又問命與仁。如何分別。德璟對曰。總一理在天爲命。在心爲仁。上首肯。又問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便是修己以安百姓意思。輔臣極贊。以爲聖見明徹。吳甡曰。帝王學問。總只是明德新民。德璟曰。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天下歸仁頃之。上曰。近來雨暘時若。秋令甚佳。輔臣因及起廢事。公鼐葉廷秀咸勸最有清望。上額之。次日始典學。周延儒言日就月將。皆守成芳蹟。謹舉以爲時習不厭之助。

崇禎壬午十月十七日。上日講畢。與輔臣議東宮事。因出黃瓜內欽定官屬約八條。離間親親。交結有司。誑嚇詒誘。擅作威福。言動非禮。關防欠慎。內外宣別。出入營謀。以示輔臣。皆御筆也。輔臣延儒奏曰。戒飭官屬。是內是外。上曰。是內員。此朕親經歷的。向朕在慈慶宮後面勗勤宮住。極知此輩情弊。專行離間。朕朝皇兄熹宗。並不交接一言。先帝模實。被他蒙蔽。上不啻泫然。延儒曰。關防內外。未知如何。上曰。就內言。內員就是外了。延儒曰。東宮有女人服事否。上曰。向前也撥兩箇婺子。德璟奏曰。要年高六十歲的。上曰。宮中法度嚴。他也不敢。德璟曰。伴讀及典籍也要緊。上曰。典籍田存善也還好。未知北心如何。東宮後來卽位。此輩便是從龍之人。是時方有選婚之舉。又東宮年當選婚。故移宮已卜于本年十月二十七日。德璟以爲天氣方寒冷。吳甡曰。天氣正寒。稍緩何如。上欣然曰。卽俟二三月亦不妨。

皇太子端本宮。在東華門內。端敬殿之東。左爲東華門。右爲文華門。光宗皇帝青宮時所居。擬改爲端本宮。天啓末。懿安張皇后移居於此。名慈慶宮。其外爲徽音門。崇禎壬午八月。懿安薨。宮徽音門改爲前星門。內左右門改爲麟趾門。燕翼門。第二門原名麟趾門。改爲端本門。左右純嘏門。改爲養正門。體元門。改宮後泰寧門。爲凝慶門。以待東宮大婚。未幾。能遷嫌之議。竟未移居。

崇禎十四年五月。內閣傳奉聖旨。朕第三子年已十齡。敬遵祖制。宜加王號。但既受冊封。必具冕弁冀善冠服。而會典開載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禮。而十齡受封。已加冠矣。有無妨礙。卿等傳示該部。詳察典則經禮。一併議擬其奏。隨該本部覆題。奉聖旨。這先封後冠。既詳察經禮。不相妨礙。今歲冊封皇三子。照例具服舉行。至十二歲行三加禮。該部卽將冊封事宜。詳具儀注。擇吉來看。欽天監選擇本年八月十一日辰時。及二十五日巳時。上定二十五日舉行。翰林院撰擬王號。蒙欽定爲定王。至期以皇三子偶有小恙。改九月十八日卯時舉行。十二日。德輔周延儒、賀逢聖、應召到京。十三日見朝。召見中左門賜坐。命卽入閣。道二臣行禮。十八日。上以冊封定王。告於奉先殿。遣官奉冊寶。沿綵輿。至王宮門外。王具服出迎。王隨至拜位。四拜。宣冊寶。王受冊寶訖。以授內官。捧詣冊寶案。王四拜。禮畢。內臣捧節。由中門出。王送出宮

門。

一覽史以佐經。察舊儀。有續四書講經史之文。似宜於經書外。每摘簡要通鑑一段進講。于凡治亂邪正是非之際。詳細開陳。庶以古鑑今。裨益不小。

一省讀以進業。舊儀經書各讀十徧。爲蒙養聖功。伏見皇太子聰穎非常。似可省爲五徧。以餘力用之

門外。內官以節授正副使。報禮畢。是日內官引王謝奉先殿行謁告禮如常儀。畢。詣乾淸宮。皇上服皮弁服。皇后亦具服。各陞座。王行八拜禮。詣皇祖宣德昭妃前。皇考溫定懿妃前。皇兄懿安皇后前。行八拜禮。詣皇貴妃前。行四拜禮。詣太子前。行四拜禮。次日免朝。命定王從弘政門出。皇梅門前東廡坐。百官吉服。行四拜禮。

崇禎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册立永王。其禮同。制曰。朕恭繩祖武。仰席天休。長發其祥。宰本枝之昌後。封建厥福。宜茅土之流榮。謹既篤於屬親。典益隆於啓宇。咨爾皇四子慈炤。賦性岐嶷。育德溫文。璇極分暉。式展庭趨之敎。夢樓儼秀。具稟藩序之恭。陟稽古昔。兼建維城。而剖封必册拜於廟。蘇章具在。誰命宜均。是用封爾爲永王。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於戲。周書之命康叔。敬典在乎又民。漢史之頌東平。問樂莫如爲善。惟孝以永言垂訓。惟順以永配爲求。爾尙克祇怠荒。無忘忠孝。保茲帶礪。以荣皇圖。體朕訓言。用膺多福。欽哉。定王、中宮周皇后出。崇禎辛巳封。年方十歲。壬午正月出閤。永王、東宮田貴妃出。以壬午封。亦十歲。癸未八月出閤。皆命吏部選新進士爲簡討。國子助敎等官爲侍詔。充講讀。以兩房兩殿中書充侍書。整肅宮大殿內懸安。尙膳監設果品。鐘鼓司動樂。上行五拜三叩頭禮。行八拜禮。畢。賜宴。禮畢。上後隨亭。由思善門、寶寧門、慈寧門、通每遇出講。則王從皇極門左宏政門出。紅板轎。用校尉八人。青羅小傘二柄。與至尊同。而隨侍內監。背金帶也。王至皇極門下與。閣臣率講讀侍書官立于門右。一躬。俟王入書堂。至先師前行禮畢。出坐堂中。王命先生就來。一躬。卽分班內門。內閣臣左立。餘各官稍退。分左右立。一躬。出班。初講館行四拜禮。以後行一拜禮。不叩頭也。讀四書書經各五徧。講四書書經各二徧。王命先生每喫酒飯。卽出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做。閣臣至案前環觀。王親寫十餘字。俟諸臣退後寫足送閣。閣中批圈畢進呈。

皇極門外兩廡四十八間。除嘛八間外。實四十間。東二十間。西二十間。上十間爲諸王館。下十間則會典諸館也。定王書堂在西第六間。爲讀書處。第五間。暨先師孔子畫像。四配侍側。蓋摹吳道子筆也。及永王出閤。因移定王第四間。而永王在第六間。王初出閤。向先師行四拜叩頭禮。訖。以後則行一拜三叩頭禮。第三間第七間爲二王退居處。案上設四書書經句文。及集註、大學章句或問、洪武正韻、海篇直音諸書。皆紅綾殺。

思陵典禮紀卷二

光廟在御未久。宮中尙缺御容。崇禎十三年庚辰九月十二日。命於武英殿繪寫。至十月初七日完。初八日卯時。司禮監官恭請御容二軸。供安案上。上尙製善冠。黃袍。乘輦至武英殿外門橋南下輦。詣門下立。內侍騶御容常服一軸。上行一拜三叩頭禮。退東旁立。百官各具吉服。從左右進入。行五拜三叩頭禮。五府掌印閣臣大九卿。近前恭視御容。內侍恭請御容。奉安綵亭內。上後隨亭。由思善門、寶寧門、慈寧門、通慈寧宮大殿內懸安。尙膳監設果品。鐘鼓司動樂。上行五拜三叩頭禮。行八拜禮。畢。賜宴。禮畢。上後隨亭。由思善門、寶寧門、慈寧門、通敬妃、愼嬪、定嬪、裕嬪、恪嬪、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恭視御容。坤寧宮、承乾宮、翊坤宮、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皇太子具翼善冠。常服。皇三子、四子、具六合冠。直身袍。行五拜三叩頭禮。皇長女、皇二女、具翠花冠。行八拜乾。榮昌大長公主、壽德長公主、樂安長公主、各具起頂冠。鞠衣。行八拜禮。夫人牌子六局長印女史。各著紗帽袍帶。幷大小答應執事人等。行五拜三叩頭禮。

光廟元妃郭氏。在東宮時病故。及卽位。追封孝元貞皇后。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其忌辰。崇禎上以是日誕生。惟初登極戊辰。一舉賀。餘俱免。至五年壬申。禮部尙書黃汝良疏請照冬至郊天事例。次日行賀。因定

二十五日行慶賀禮。

光廟在東宮生育頗多。崇禎初。追封皇兄齊思王等。皇姊悼淑公主等。至辛巳五月。御札皇六弟、定（懿）妃生。七弟、敬妃生。十妹、（懿）皆殤。未追封。擬封六弟湘懷王。七弟慬昭王。十妹悼溫公主。七月二十日。親定皇六弟名由棪。七弟名由栩。皇十妹名徽妍。又追賜九妹名徽媚。仍祭告奉先殿。

戊辰五月。上諭禮部。朕惟皇祖之實錄。自足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能於已昭之謨常。復加揚闡。徒爾刻深傅會。偏駁不倫。朕無取焉。可將皇史宬內原藏一本。取出焚燬。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宮。所有要板。皆燬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才不以此書定進退。諸臣各扶成心。勿滋異議。共襄平明之治。欽哉。故諭。

嘉靖中。明倫大典。爲議禮諸臣發。然實出上意。若天啓中三朝要典。則出魏逆矯而攻諸君子者。迎合之中。作論斷語。尤多舛謬。倪公元璐上疏請燬之。時蔣公德璟亦力言其可。內閣於辰。深以爲然。遂擬諭焚其板。楊因興修要典者。可見公論自不可泯耳。時有赴閣爭不可燬者。忽放聲大哭。人以爲怪。

丁卯八月。聖諭。朕惟慶源有自。禮必隆於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典關教業。誼切同心。緜章具存。侯位至太傅。卒追封寧國公。萬歷中。仁聖慈聖二太后同在御。而十年加尊號。仁聖父固安伯陳景行。惟加祿百石。慈聖父武清伯李偉。進封侯。已爲異矣。十一年冬。景行卒。止贈太子太保。無謚。祭七壇。而李偉卒。追贈太傅。封安國公。謚恭簡。祭十六壇。又加四壇。嘉靖二年。玉田伯蔣輪造墳。估價二萬兩。撥給護壇地土。萬歷三年。武清伯李偉造墳。請價照蔣輪例。上以爲溥內關執奏。竟給價三萬兩。武清以外戚貴重大臣。因緣內交者有之。河中上黨二太宰。皆與之結歡。號爲同里。而上黨尤密。呼武清夫人爲嫂。與對弈。以是得再起。云江陵嘗把持武清。使不得肆。馮璜又持之于內。武清士夫不能出一語。河中王司馬鎮宣大。賂武清求入。江陵卻訓言官劾王。謂其以三千金賄要地。而不指其人。江陵調旨。令言官周旋狀。亦竟不明。蓋慮惕之使畏耳。武清李偉。皆從孝懿皇后外家。東李第舍。武清每賜。常分貲之。周旋恩澤。經理家事。一如孝懿在時。

萬歷丁丑。武清舍人。任軍事。布花氆氌。入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以聞。上命取布驗之。果紕繆不堪。上御講筵。亦召相君言狀。江陵力爲營救。上乃止。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論內閣。欲革武清之爵。上御講筵。亦召相君言狀。江陵力爲營救。上乃止。

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內侍出數之。而抵其家人於法。自此少戢。

崇禎庚辰。上與閣臣薛國觀、言及財用匱乏。國觀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再萬二騵馬各一萬。而周田近親不與焉。李氏初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復及其子國安。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更力。周嘉定乃其姻親。上疏爲言。嚴旨切責。於是李氏盡鬻所有。至拆賣其屋。內閣中書楊徐洪周國興者。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上納。將如之何。國觀知其故。密以上聞。因年終舉劾兩房官。（舊無此例。始自孫承澤、倪元璐、在東宮時。及即位。）錯息后。程廟初在潛邸。慈寧故因東李以進。程廟即位。孝懿雖即山陵。而慈寧不忘東李。

諸孫文燈、文炤、及衛聖夫人陸氏。論禮兵二部敘賚。

崇禎庚辰七月。上因皇五子臨歿之言。遂長齋。純用布素。諸臣乞用葷。不聽。辛巳六月。聖母孝純皇太后母瀛國公夫人徐氏。晝夜夢皇太后怒與鳳釜。駢集臣家。笑語如家人父子。因請除一切郊祀祭告遵謁忌日焰常齋戒外。或事加朔望蔬食。其餘不妨葷進肉味。語云。藥補不如肉補也。二十二日。上諭。聖母託夢笑語音容。儼然衆百。朕聞之不勝思慕。除郊廟祭告遵謁忌辰朔望仍齋戒外。其餘日用常膳。著於奉先殿收回祭品。葷配進用。自是始用葷。御案上用湯。初係金玉。後用磁器。是冬止用漆器。袍服俱旨止留尺五。閣部各官。皆以尺五爲則。

武清侯李偉。神宗生母李太后父也。贈太傅安國公。謚恭簡。新樂侯劉應元、崇禎上生母劉太后父也。庚辰進封瀛國公。妻徐氏。爲瀛國太夫人。

弘治初。以英宗錢皇后從子安昌伯承宗卒。有祭奠。無贈謚。慶雲伯周壽。爲孝肅皇太后兄。封尚全慶侯。位至太傅。卒追封寧國公。萬歷中。仁聖慈聖二太后同在御。而十年加尊號。仁聖父固安伯陳景行。惟加祿百石。慈聖父武清伯李偉。進封侯。已爲異矣。十一年冬。景行卒。止贈太子太保。無謚。祭七壇。而李偉卒。追贈太傅。封安國公。謚恭簡。祭十六壇。又加四壇。嘉靖二年。玉田伯蔣輪造墳。估價二萬兩。撥給護壇地土。萬歷三年。武清伯李偉造墳。請價照蔣輪例。上以爲溥內關執奏。竟給價三萬兩。

武清以外戚貴重大臣。因緣內交者有之。河中上黨二太宰。皆與之結歡。號爲同里。而上黨尤密。呼武清夫人爲嫂。與對弈。以是得再起。云江陵嘗把持武清。使不得肆。馮璜又持之于內。武清士夫不能出一語。河中王司馬鎮宣大。賂武清求入。江陵卻訓言官劾王。謂其以三千金賄要地。而不指其人。江陵調旨。令言官周旋狀。亦竟不明。蓋慮惕之使畏耳。武清李偉。皆從孝懿皇后外家。東李第舍。武清每賜。常分貲之。周旋恩澤。經理家事。一如孝懿在時。

萬歷丁丑。武清舍人。任軍事。布花氆氌。入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以聞。上命取布驗之。果紕繆不堪。上御講筵。亦召相君言狀。江陵力爲營救。上乃止。太后言狀。太后怒甚。遣論內閣。欲革武清之爵。上御講筵。亦召相君言狀。江陵力爲營救。上乃止。

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內侍出數之。而抵其家人於法。自此少戢。

崇禎庚辰。上與閣臣薛國觀、言及財用匱乏。國觀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再萬二騵馬各一萬。而周田近親不與焉。李氏初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復及其子國安。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更力。周嘉定乃其姻親。上疏爲言。嚴旨切責。於是李氏盡鬻所有。至拆賣其屋。內閣中書楊徐洪周國興者。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上納。將如之何。國觀知其故。密以上聞。因年終舉劾兩房官。（舊無此例。始自孫承澤、倪元璐、在東宮時。及即位。）錯息后。程廟初在潛邸。慈寧故因東李以進。程廟即位。孝懿雖即山陵。而慈寧不忘東李。

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痘。遂造爲九蓮菩薩下降之言。九蓮菩薩者。夢中授經于孝定皇后者也。造慈壽宮塑九蓮像于閣上。遂傳以孝定爲九蓮後身也。至是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親周。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殤折不止一人。遠都要喚去。大都上未至皇子病所。皆諸人撰造。節次傳報。上大恐。於是傳諭停止追比。復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由國親。而欲殺之以謝孝定矣。會刑科袁愷疏糾國親。遂有成何糾章之旨。而吳日列款以進。袁山東人。長齋佞佛。孤介閉門。耳目不廣。具款之疏。實於國親罪要百未聽一也。乃上意先定。于是楊馬二長班下獄。口供成案。遂令御史都督勒令自盡。國親臨死曰。吳昌時殺我。其實伊自取。天以報惡人也。當國親初罷。上令人潛伺。有何人先至其寓。中官王陛彥往焉。遂執付詔獄。陛彥舉人。試中書撰文者。從無掌房之例。庚辰閣後。轉尚寶丞。乃吳昌時之甥也。赴市時。語人曰。此家母貽爲之。我若有言。得罪名教矣。陛彥死後。見夢於其妻曰。汝二年後。看小報應。三年後。看大報應。至癸未。昌時死西市。所謂小報應也。大者何指乎。

皇祖神廟昭妃慈寧宮劉氏。於崇禎十三年正月初九日薨。上册加號賓懿惠康皇太妃。上諡奉先殿行代告禮。三宮皇太子等位。俱諡乾清宮東暖閣。俟御過乾清門。坤寧宮從中門。承乾宮從左門。翊坤宮從右門。出隨御後。同諡慈寧宮。上於太妃前慶祝八旬。行四拜禮。奉禮物。再行一拜禮。坤寧宮周皇后。承乾宮田妃。翊坤宮袁妃。各具起頂冠。鞠衣。常服。率弟行四拜禮。皇長女二女。行四拜禮。上回乾清宮。各宮方諡慈寧宮。懿安張皇后具起頂冠。鞠衣。行四拜禮。神廟端妃周。和嬪梁。光廟懿妃李。敬妃馮。慎妃邵。恭廟貴妃范。貴妃任。良妃王。及榮昌大長公主。寧德長公主。樂安長公主。俱具起頂冠。鞠衣。行四拜禮。各宮并三宮主每進盒八副。禮畢。設坐。張皇后前。周皇后。山妃袁妃。見行一拜禮。皇太子率弟妹。見行一拜禮。周端妃。傅懿妃。李康妃。馮敬妃。四位前。張皇后。周皇后。俱不行禮。田妃袁妃見行一拜禮。皇太子率諸弟妹行一拜禮。梁和嬪。邵慎嬪。兩位前后妃太子公主俱不行禮。三公主惟於張皇后周皇后前行一拜禮。其各宮俱不行禮。相見禮畢。俱回各宮各府。惟周皇后兩妃皇太子等。仍在慈慶宮候聖駕。仍詣宮請皇太妃上座。鐘鼓司作樂。崇禎上既正大位。于九月二十七日。册立元妃周氏爲皇后。諭曰。朕聞太極元撰。首闢乾坤。天地合德。乃生萬物。則君之有后。固個禮于兩儀而弼成於風化者也。朕昭受鴻圖。誕撫函夏。思順陰陽。剛柔之道。茂衍宸家。君臣之傅。嘉內德于安貞。稽懿徽于溫惠。敬從盛教。宜正隆稱。元配周妃。揚芬華族。毓慶口源。皇兄選擇。以配朕躬。夙夜無遑。而口敬戒。已受封章於潛邸。丕禮崇於御極。命以維新。四德咸脩。六宮著範。可册立爲皇后。女順克承。乾之佑。坤寧協應。地之符。特諭。於是造禮部尚書來宗道持節。英國公張維賢捧册。大學士黃立極捧寶。施鳳來行禮。

周皇后初爲信王妃。睦齋敦。亦諳樂性。在潛邸。與上甚相莊。既册立。協謀去魏逆。稱賢助。上生庚戌十二月十四日卯時。后生辛亥三月二十八日子時。少上四月耳。上雖生庚戌。是日入承。亦以辛亥起命也。

熹宗大漸。魏逆方柄事。謀迎福王。懿安皇后召信王入繼大統。戒勿食宮中食。信王從周延儒處作麥餅。

袖而食之。當后入選在第三。張皇后持拔之。顧德張。故召還其父張國紀。封太康伯。而張皇后亦上徽號曰懿安。居慈慶宮。

列朝婚期。多在十六出幼之年。英宗九歲登極。正統七歲成婚。武宗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成婚。皆在十六之年。萬歷六年成婚。亦十六。天啓十六歲登極。元年成婚。崇禎亦十六歲出閣成婚。是年登極。

崇禎五年壬申三月二十八日。皇后千秋。命婦例當朝賀。久不行。開擬二票。一免一是。上用是字。而是時京官以驛遞禁用夫馬。罕攜家者。多攜妾媵。卽問有之。亦多不習。是日惟勳臣成國公朱純臣夫人章氏等七人。文職禮部侍郎姜逢元。詹事何吾騶。兩淑人而已。然何淑人尚云候封。則未封也。又馮膳卿等三人。武職都督十五人。共命婦二十七耳。教坊司奉鑾等官。妻李氏四名口。女樂來定兒三十六名口。北日甫明。中宮已御仁智殿行禮畢。命婦卽歸。亦無頒賞例也。先十日。文書房傳諭文武命婦。從西安門北安門進西華門。赴武英殿行禮。仁智殿在武英後。中宮受朝賀之所也。

甲戌三月。命婦再朝賀。林尚書欲棐。莊少司農欽舜。二夫人與焉。復肩輿至武英殿門外下。黎明。皇后升殿。諸命婦入。排班下手立。四拜。女宮宣箋表跪。班首成國夫人入殿內致詞。命婦皆跪。三叩頭起。四立拜而出。以立爲拜。不復俯伏也。是日皇后母嘉定伯夫人。亦入班朝賀。畢。卽召入殿。皇后欲設座拜之。辭不許。皇后面有淚痕。先是二十四日上以祈雨出宿文華。是日方入。故事。東西宮備宴。邀上興中宮上座。上以齋素辭。翊日再出文華。上事皇嫂懿安皇后甚恭。每年十月初六。爲懿安聖節。許命婦朝賀。崇禎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上懿安皇后尊號。詔曰。朕嗣承大統。丕煥新猷。凡厥典章。必稽祖制。爰溯世宗至者。惟武命婦十八人耳。上命司禮監呼儀制司詰問。時道路寂靜。又楊司馬嗣昌。嚴申驛禁。官至八座。值用夫二十名。以次遞減。僅至數名。勢難騈家也。教坊司女樂。衙用一百十五人。後惟用三十餘人耳。

崇禎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上懿安皇后尊號。詔曰。朕嗣承大統。丕煥新猷。凡厥典章。必稽祖制。爰溯世宗入繼之始。特崇莊肅皇后之稱。友愛篤於因親。芳聲昭於閨史。聿恆前烈。豈敢或愆。敬惟皇嫂皇后。發祥瑤室。正位椒宮。道合靜貞。性鍾仁孝。先皇久賓內助。宗廟夙享馨香。陰教用彰。徽音嗣美。是用仰參容典。修舉隆儀。以正月二十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恭上尊號曰懿安皇后。於戲。追祖配於鼎湖。式重倪天之配。光鴻名於玉册。永垂奕世之休。布告四方。所宜知悉。

壬午正月初一日。上御殿受賀。後。朝懿安皇后。行四拜禮。時田妃薨。二子尚幼。託懿安皇后撫養。復行四拜。謝養皇子也。

丁卯。上諭禮部。元封成妃李氏。因逆瑤魏忠賢矯旨革奪。思皇兄在天之靈。仍復成妃封號。

宮禁之令。皇后正位宮中。止得治嬪婦之事。宮門外毫髮事不預。后妃以下至嬪侍女史。大小衣食之費。金銀錢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奏之而後發。內宮監不得擅傳。奏而輒之。部擅領者。皆論以死。或以私事出外者。罪亦如之。宮嬪有病。不得召醫入宮。以其症取藥而已。醫臣命婦。遇皇貴無故不得入宮中。人君

亦無見命婦之禮。天子及親王后妃宮嬪等。必慎選良家子而聘焉。戒勿受大臣所進。恐其愛緣爲奸。不利於國也。至於外臣請謁寺觀燒香禳告之類。其禁尤嚴

周皇后未尚配時。陳太史仁錫常至其家。嘉定輒令出見。及正位宮闈。曾指陳姓名曰。此吾府探花也。上曰。既是汝家翰林。莫想做得閣老。又頃太史煜。與嘉定家結親。用吳中風俗行禮。有探花製作精巧。傳達禁中。上甚不悅。未幾有降調之事。

崇禎十四年四月。追封東宮田爲皇貴妃。西宮袁爲貴妃。倣萬歷中例也。部具儀注。舉行有日矣。大璫復以永樂中坐受長公主四拜爲請。下部察議。部臣林欲楫等。以會典從洪武中所定。皇妃受封謝恩後。止云內命婦諸親以次賀。如常儀。夫於妃曰諸親。則與皇后前稱妾者不同矣。故累朝皆遵守之。惟永樂五年仁孝皇后崩。上追思甚篤。不再立中宮。故妃禮稍隆。而累朝有中宮在上。則此禮自不便行。今兩妃受封。驟行此禮。恐非愼夫人却席之意。又永樂時長公主於成婦則女弟行也。今榮昌大長公主。則上親姑也。而忽充班首。行四拜禮於兩妃之前。恐亦不安。萬歷十四年。進封鄭皇貴妃。神宗寵妃也。當時部擬儀注。亦止照洪武所定。且惟天子議禮。禮官守禮。未聞內臣議禮者。上允照洪武時例。行皇貴妃田氏謚册文。　惟崇禎十五年歲次壬午七月己巳朔二十四日壬辰。皇帝制曰。桂殿承芳。輝冠三星之首。閫宮殞秀。禮崇六列之先。惟昭德於生前。宜隆恩於身後。爾皇貴妃田氏。生有令質。早晉榮封。鸞鉦鍠祥。式衍振振之慶。雞鳴效警。時襄宵旰之勤。淑譽方宣。遒芳遽掩。望帷如在。悲空結於瑤華。辭鑾猶聞。名應高於彤管。欲章懿範。宜有褒旌。爰稽素履。證爲悲淑。蠲慧靜懷。皇貴妃。鑒其有知。尚敬寵渥。

皇貴妃田氏。生而聰慧。宏遜爲楊州把總。覺善諸盤者教之。欲爲士紳側室。以爲奇貨耳。竟得選入潛邸。後宮以崇禎十五年七月卒。生二子。一永王。一皇五子。一皇七子。皇七子隨殤。皇五子名慈煥。于崇禎丙子九月二十七日生。卒于庚辰七月初五日。年甫五齡。卒時言休咎事甚異。上痛念之。于庚辰十一月十二日上諭。皇五子悼鑒王。追贈爲獨孝悼鑒王。通元顯應眞君。禮部疏奏。歷稽職掌所載。册封典禮。皆有王號而無道號。蓋王號以世法乘儀。闡慈易名。皆古今共遵之典。道號以神道設教。元感顯通。實不可思議之妙。皇五子儼然王也。自古帝王至道。未有不以孝爲首稱。皇上以慟道治天下。表章孝經。垂訓萬世。而皇五子年甫五歲。孝本生知。誠有成立屏藩所不能及者。稱爲獨孝悼鑒王。傳之中外。洵足光昭孝治。惟是追封異君之儀。徧察會典、集禮、典彙、正續文獻通考、杜佑通典及職掌等書。皆茫無可循。臣等禮官也。禮所已行者。亦不敢輕自詭隨。萬一使歧異者以臣部爲嚆矢。而循常者復以臣部爲射的。則臣等之罪大矣。上允其議。改封爲王。此時宗伯林欲楫、少宗伯蔣德璟、祠祭郎黃潤中。楊武陵副昌之乘用。實由于田妃。是時興中宮不相見。武陵因是變上疏。陰含譏刺。宋幾而入閣矣。是後有悼鑒一事。楊在楚中。曾師諸持誦華嚴。相隔俺甸月耳。呼吸相通如此。

自外入傳呼開鄂中門。故事中門非嬪嬙不開。鑒女不時至。都尉排闥而入。有頃。鑒女至。出諍語。都尉乘醉擊之。翌日入朝奏聞。鑒女舉其窯數十人伏闕下。要而戮之。幾死。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舉。再遂棄衣冠。從間道歸里。上鑒震怒。道提騎緹之。奪其父母誥。融廷臣力諫不聽。再既自歸。上怒不解。繼竭太學。晉

相見。舉閒視昔大進。欲舞一事。神宗朝皆有之。非自朕始也。是日遂遍妃宮。慰藉再四。上初幸妃宮。謂之鋪宮。田已立爲貴妃。袁乃鋪宮。相去七八年。袁固上卻位時。與田同選者也。袁惟生一女。袁妃之父佑。視田宏遇盤勢相去遠甚。

田宏遇兩中進香回。帶茅元儀妾楊宛至家。教其次女寫字。付至宮中習妃。上見而悅之。壬午。妃薨。尋有九嬪之選。鑒爲此女也。未幾以兵警罷。至秋。宏遇死。宏遇之妻吳氏。乃娼也。妃乃吳氏帶來者。非宏遇女也。

崇禎壬午九月。上諭禮部。九嬪之設。原贊宮闈內政。祖制選擇。典禮甚備。邇因中外多事。未忍舉行。朕登極十五年。從未輕進一人。第宮中禮節殷繁。如郊廟寢殿祀膳等事。均不可缺人料理。選嬪備官。典難久曠。著卽遵照舊例。傳諭京城內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子女。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德性純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潔者。方許與選。其被刑賊役等項。及已聘定者。俱不得濫冒取罪。仍於明年舉行。該部卽行傳飭。其在內諸司也。著預辦錢糧。不得違誤。特諭。

崇禎上女公主名徽娖。癸未三月初九日。上御德政殿。召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問各有子弟。年各幾歲。意在擇駙馬也。諸臣對以子尚幼而止。

辛巳。神宗女榮昌大長公主軒媺上疏。請巡軍護衛。曾許炤例撥四十名。

崇禎癸未。例有遣念之進。奉旨遣念光廟長公主。李選侍所生。宮中呼爲八公主。下嫁駙馬鞏永固。于崇禎十不必進。其冠頂服册。及有龍鳳袍器者。悉進。因進長公主金册一道。九翟珠冠一頂。禮服一襲。龍鳳褙襖十四件。龍鳳尺頭二十匹。龍鳳屏椅九件。鳳牀六張。鳳衣鋪一架。因言今日之事。起于遂平長公主。乃近例也。非循例也。向臣悲謁鄧陽遂安延鑒大長公主墳園。及視其祠宇。其金册衣冠。宛然在列。其子若孫。濼遊世守。設其衾衣。不曾圭璧琬琰。鑒先朝之制。亦未詳進級之例也。上見疏惻然。因逭其冠服金册。並

著爲例。

國初駙馬。多功臣子。如韓國公李善長子祺。尚臨安。東川侯胡大海子觀。尚南康。西寧侯宋晟子琥。尚安成。瑛尚成寧。吉安侯陸仲亨子賢。尚汝寧。汝南侯梅思祖姪殷。尚寧國。鳳翔侯張龍子麟。尚順清。武定侯郭英子鎮。尚永嘉。長興侯耿炳文子璿。尚江都。西平侯沐英子昕。左都督袁洪子容。皆尚公主。

祖制。駙馬尚主。不用衣冠子弟。但以襲輔良家。或武弁家擇其俊秀者。尚之玉帛。與公侯等。其父封兵馬指揮文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駙馬雖貴。然出入有時。起居有節。而隨嫁之嫺母老閹。揑作威福。都尉俛首而聽節制。如中都尉與讓可鑒也。中興諸尚公主。乃鄭貴妃女。神宗極鍾愛者。仿儀甚篤。無間言。嫺媛梁益女。每行節制。母不善也。又恃宮中愛增。時與齟齬。一日漏下二鼓。都尉自外入。傳呼開鄂中門。故事中門非嫺媛不開。益女不時至。都尉排闥而入。有頃。益女至。出諍語。都尉乘醉擊之。翌日入朝奏聞。益女舉其窯數十人伏闕下。要而戮之。幾死。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舉。再遂棄衣冠。從間道歸里。上鑒震怒。道提騎緹之。奪其父母誥。融廷臣力諫不聽。再既自歸。上怒不解。繼竭太學。晉

禮一年，昔之史乘所載，若王敦恫氣桓溫敛威，眞長作恐以求免，子敬夾足以逢韶，王偃裸體於北階，何瑀投軀於深井，蓋自漢以來相沿如此矣。

萬曆中選擇侍王子弟三人入見，上以其名皇太后，太后沈金抵中焚香祝天，選其一，即以緋袍授之，送入春曹，其兩人陪入者，賜金綺罷出，送順天府庠。

禮部選駙馬，同司禮監欽天監算命，錦衣百戶視其隱，駙馬什聘者，聽其所從。

上由信邸承統，留意宗藩，條復豪故，唐王上疏言，各宮有乘輿至端禮門內者，川拜帖書大字者等款，其實未有也，部議屢上，屢駁，遂下署部侍郎陳子壯于獄，上怒甚，幾欲廷杖之，未久，唐王杖殺兩郡王，上乃不懌，尋又疏請統兵勤王，一時傳唐王之秘，遠近震動，上密令撫按抑發高墻，然各處宗人恣肆魚肉小民，地方官咸束手矣。

宗藩開科，始自辛酉，未幾又有換授大率以親王保舉，俱從行賄之後者得中，許舍人次者不失爲州縣正印，有朱簪者，以朝覲知縣上，每一味逢迎，乃召對授給事中，賜名統鎚。

舉藩宗室朱統鎚戊辰選庶吉士，有言宗室不便入館，改授中書，後其疏辨復，時周宣興新召至京，統鎚乃其辛酉所錄士也。

辛巳二月二十四日，上召閣臣及禮兵二部科、駙馬世興讓來乾清宮，禮部尚書林欲楫、左侍郎王錫袞、右侍郎蔣德璟、兵部尚書陳新甲、禮科葉高標、章正宸、李焜陰謂周正備兵科張緒彥及內駙馬至是極門，同閣臣范復粹、張四知、謝陞、魏焜乘、陳演入宏政門，中左門至後左門，門內卽平臺，上每御召對處，前建極後乾清，相隔一甬道，甬道東有景運門，西有隆宗門，中爲乾清門，門外兩大金獅，入門卽御道，譙以石欄，東有日精宮，西有月華宮，而正中御道直接丹階，階上兩金龍各高五尺許，兩銅龜大可五尺許，從宮門外過東，有東角小門，門內帖云，直侍夫人傳聖諭，東角門內不許喧譁，從東角門入小房，皆垂黃錦簾，房有兩牀，連揭三簾而入，則上坐御榻以待，卽乾清宮旁東暖閣也，小榜曰仁昭殿，座左小扁曰克己復禮，上諭曰，朕御極十有四年，國家多事，復遇飢荒，人皆相食，深可憫惻，近且流寇攻陷雒陽，福王被害，夫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親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其嘗愧死，盤淚俱下，內臣輿讓、范復粹、皆言氣數所致，上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這幾年來，何曾補救得幾分，上簡兵科張緒彥疏，及河南巡按御史高名衡疏，因召緒彥過上曰，爾前疏河南事，奏來，緒彥對曰，雒城失陷，親藩所在，關係甚重，臣見撫按塘報，俱未詳悉，臣河南人也，聞福世子已在孟縣，孟縣人郭必信自臣鄉來，因細問之，他在孟縣，親見世子孝服，因知遇害是眞，上問之長歎泣下，緒彥因奏福王先帝鍾愛，享國四十餘年，今因國變，王身死社稷，凡葬祭禮，俱宜從厚，上曰，這說得是，復粹言福王有兩閹內侍，忠義可嘉，上曰，還是地方官興御史侍班而不拜也，禮畢，禮還，仍詣太廟舉哀，免行，慶成禮，上不御殿，百官于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至文華門外，慶賀東宮，行四拜禮。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初五日，上幸行祈穀禮于大享殿及十五日以朝賀不便，疏請改十一日，辛巳爲中辛，遂允改十一日行禮，蓋自嘉靖辛卯後百年而再舉也。

見，便不是了，娟奏因其照管不來，故請再遣大將，上曰，也遣朱大典，遣便是大將，章正宸奏闖賊從四川來，兵部尚書陳新甲，旁立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蓋從川來，則實在圖昌也，是時流賊九股，楊嗣昌前奏已撫其八，只張獻忠一股，新甲曲爲掩飾如此，及獻賊全股，從川逸出，嗣昌倉皇入告，身由大江回楚，疏云賊既從陸，臣不得不從水，給事中孫承澤上疏駁之曰，賊既在陸，自宜從陸截剿，謂賊從陸，己不得不從水，猶之賊向南，己不得不往北也，上因遊獻透出巴蔓責備新甲甚嚴，且曰，卿部職司調度，當籌要嚴，須爲朕執法，不得模稜，此後如姑息諛事，皆卿部之罪，新甲引罪，上再繕案頭諸疏，曰，闖賊南去，李仙風循兵北來，明是規避，卽高名衡前報福王尚在，今報遇害也，忙亂了，因問閣臣，世子論札內言殺王僞官，河南更有何王，閣臣云不聞，上再三嘗之，綉蓬過跪奏正月初三日，賊破永寧，內有萬安王被殺，係周王參論，緣事郡王，又奏雒城失陷，凡王府宮眷內外官紳士民焚刼慘，此時賊雖出城，生者無所養，死者無所葬，傷者無所調治，皇上已發河南賑濟銀三萬兩，合無先動三五千兩，專濟雒陽收拾餘燼，以救燃眉，上曰，河南到處饑荒，別處亦都是要緊，朕再措發，卽著欽遣官帶去，諸臣遂披簾出東角門，鵠立少頃，上命內臣諭輔臣高標、及提督京營司禮太監王裕民，前去河南慰問世子，各賜銀幣有差，先是上發銀八萬兩，賑山東河南眞保，至是復發一萬兩，坤寧宮周四千兩，承乾宮田三千兩，翊坤宮袁二千兩，皇太子一萬兩，慈慶宮懿安張一千兩，慈寧宮皇祖宜懿惠康昭妃、皇考溫定懿妃，各五百兩。

思陵典禮紀卷三

辛巳十一月，上躬祀南郊，余時爲戶科左給事中，舊例惟都給事中陪祭，其餘給事中輪值供事，先期禮垣差吏送供事牌至本垣，余縣之入壇，遂恭紀其事。

十二日，上御皇極殿，傳制誓戒，百官當日爲始，散齋四日，十六日，致齋三日，十六日，上常服，詣太廟門幄次，具祭服，告請太祖祀神，易常服，御皇極門，太常寺光祿寺奏省牲，十七日，上詣太廟，以親詣南郊，大祀預告畢，還宮，十八日，上從文華出，從皇極殿左門入，至御案前立，太常卿捧視版，從中門進於御案上，上親填御名訖，司禮監官進玉帛於上，上裝於各匣內，太常寺官俱安輿中，上于香亭前行一拜三叩頭禮畢，樓安天境神庫上，旋從殿中出，乘輿從大明門正陽門詣南郊，昭亭門降輿，至內壝，瞻視廚位，又入神庫，視籩豆，至神廚，視牲畢，出昭亭門，至齋宮，各官入朝參，傳旨賜早飯，午飯免朝，十九日，元燈三筆，並起，報子時，上常服，至大次，易袞冕，乘輦，從內壝左櫺星門入，行大祀禮，陪祭各官，拜于櫺星門外，供事官興御史侍班而不拜也，禮畢，駕還，仍詣太廟舉哀，免行，慶成禮，二十日，百官朝服入，行慶賀禮，上不御殿，百官于午門前行五拜三叩頭禮，至文華門外，慶賀東宮，行四拜禮。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初五日，上辛行祈穀禮于大享殿及十五日，上辛，卽在朔日辛未，禮部以朝賀不便，疏請改十一日辛巳爲中辛，遂允改十一日行禮，蓋自嘉靖辛卯後百年，且百年而再舉也，

國初以仲春上戊祭先農。卽親耕耤田。不行祈穀之禮。嘉靖十年辛卯。始改圜丘爲大享殿。行祈穀之禮。然亦一再舉而罷。

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於上帝。注。謂以上辛郊祭天。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行耕。郊特牲曰。郊用辛。注。謂用建寅之月。以爲人君。當敬戒自新。盧植蔡邕曰。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耤是陰。故用辰。孔穎達曰。甲乙丙丁筆謂之日。子丑寅卯筆謂之辰。元日郊用辛。元辰耕用亥。洪武初。以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祀地方澤。至十年罷之。而止以正月上辛合祀天地於大祀殿。并日月星辰山川等神俱在焉。其禮甚省。其敬甚一。嘉靖九年罷之。而分爲圜丘方澤。朝日夕月四郊。其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祈穀。十年又改啓蟄日行。

祈穀二十四年。又改大祀殿爲大享殿。奉高皇帝配。名祈穀壇。然其禮後不復行。

崇禎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甲午夏至。先是上傳視祭地於方澤。所司者皆如儀。是日四鼓後鐘鳴。上乘輿從午門端門承天門長安左門安定門詣北郊。至行幄。具祭服。時略色漸開。上絺冕。章疏久之報。卯時。上步出大次。從內壇櫺星右門步入。行大祭禮。樂九奏。上升壇者五。而對越盡禮。仍至大次易常服而還。洪武初。分祀天地。至十年丁巳。改合祀於南郊大祀殿。嘉靖九年庚寅。復改分祀。建方澤於安定門外。舉南向北。以高皇帝配享。以嶽鎮海瀆陵寢諸山從祀。又建皇祇室于方澤南。以藏皇祇及從位主。正位。黑犢一。黃琮。黃玉爵。配位同。惟無玉。四從位。黑犢四。北羊四。豬四。計用犢六隻。北羊及豬各四隻。北羊者。角轉下。價高。山羊角直上。價廉。大祀不用山羊。

南郊配位。藏於泰神殿。北郊配位。在太廟。臨祭前一日。請出。入壇祭畢。仍奉入。

辛巳之冬。無雪。上遣禮部堂上官祈禱於山川壇。壇在南郊先農壇內。其文曰。惟崇禎十四年歲次辛巳十二月壬寅朔。四日乙巳。皇帝遣官致祭於山川之神曰。三冬不雪。望斷三農。憂懼靡逭。特申籲禱。惟神鑒格。速霈六花。惠徵豐登。式彰鑒應。謹告。

附五鎮及崔嶽考

北鎮醫巫閭山。在遼東廣寧衛。舜封十有二山。以此山爲幽州之鎮。東鎮沂山。在青州臨朐南百餘里。卽古蓋興朱虛地。西鎮吳山。在鳳翔府隴州南七十里。山有五峯。一曰西鎮。二曰大貳。三曰鳳應。四曰會仙。五曰望舒。南鎮會稽山。在紹興府會稽縣東南一十二里。古防山也。史記。禹會計南方。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山之東有窆石。窆石有石爲禹廟。廟之西曰中峯。下有禹寺。寺後相傳爲禹陵。陵有禹井。賀知章纂山記曰。黃帝巡委宛穴。爲赤帝陽明之府。藏書於此。大禹得而復藏之。因謂之禹穴。今人以陽明洞外飛來石下爲禹穴。流傳失眞。副南嶽崔山。在盧州府霍山縣西南五里。高七千七百七十丈。黃帝封南嶽衡山。最遠。以濟崔副之。舜及漢武皆因之。至隋始定衡山爲南嶽。廢霍爲名山。濟嶽在濟陰東平陸縣。漢武帝以衡嶽遠。乃移於灊山。登封之。故亦以爲霍嶽。

崇禎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上親祭先農壇。行耕耤禮。時十五年二月十九日。上復親祭先農。行耕耤禮。至十五日。皇太子行耕耤禮。至十六日。皇太子行耕耤禮。至十七日。皇太子行耕耤禮。至十八日。皇太子行耕耤禮。至十九日。上復親祭先農。行耕耤禮。時

余爲戶科左給事中。同科員張希夏、沈允培、左懋第、沈迅、臧明說、導觀。躬逢大典。略紀其概。

壬午二月十五日己未卯刻。上躬至先農壇。六科同禮部堂上官導駕至具服殿。易皮弁服。絳紗袍。至壇上。結黃帳。奉先農下設上拜位。上拜畢。禮畢。仍導駕至具服殿。易袞冕。黃袍。太常寺奏詣耕耤位。六科同禮部導駕至位。戶部尚書侍郎叅訓。跪進耒耜。順天府尹張宸極。跪進鞭。六科錦衣衛太常卿。導引上左手秉耒。右手執鞭。三推。步行至北中。盡地而止。耕時。教坊引紅旗兩旁唱和詞。老人牽牛。二人捧犂。二人耕。戶部尚書跪受耒耜。沿犂亭。府尹捧青箱播種者。老以□□隨而覆之。上御觀耕臺。於是大學士周延儒、賀逢聖。張四知、謝陞、陳演、東部尚書李日宣、六人耕東。定國公徐允禎、恭順侯吳維華、清平伯吳達周、戶部尚書侍郎劉遵憲、六人耕西。順天府尹陳新甲、工部尚書劉宇亮、侍郎

香油、棗、柿、葡萄、荔枝、梨、水粉諸件，用銀一百六十八兩四錢。

崇禎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上傳禮部堂上官，禮科太常寺卿來中左門，及午，賜宮餅各十五枚。上御中左門之左小廂房，有扁曰德敬殿。上返顧屏諸瑞退後，卽曰禮部等官過來。上曰：太廟之制，一帝一后，計九廟，此外祧廟亦有九，只一帝一后，因扁指數。自德德熙仁四祖外，仁宣英憲孝非九祧廟已滿，各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母后七位，既不得入太廟，亦無祧廟之主，卽宮中奉先殿亦原止一帝一后，嘉靖後有以繼后生母后入者，而以前七位尙無祭也。上意似在孝純皇太后，而又推及七位后悉入奉先殿，亦未明言也。禮臣林欲楫、王錫袞、蔣德璟奏：奉先之外，別有奉慈殿，係奉繼后及生母后處，今雖廢，尙可舉行。上曰：奉慈殿外，尙有宏孝殿、神霄殿、本愚殿，禮臣奏謂奉慈殿如未可復，或卽在神霄殿奉祀，未知可否。上曰：太廟一帝一后，朕不敢輕動，只是奉先尙可恢拓，前後加一層，亦當祧廟，亦當祫祭。德璟奏：大祫之禮，歲暮已行於太廟，似已妥當，且奉先原止一帝一后，嘉靖間以繼后及生母后七位，瑣奏曰：此萬歷初添入，上默然。此舉雖屬孝思，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賴部科上疏執奏得止。

按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卽奉先殿亦依太廟定位，凡繼后生母后皆不得入。宏治初，別建奉慈殿，以奉孝穆紀太后，于是孝肅周太后，孝莊鄧太后，皆配奉慈殿。嘉靖三年，奉孝烈武皇后祔葬康陵，改稱慈壽皇太后，皆配奉慈殿。嘉靖十五年，遷主祔各陵，而能奉慈之殿現有繼后及生母后七位，瑣奏曰：此萬歷初添入，上默然。此舉雖屬孝思，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賴部科上疏執奏得止。

按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卽奉先殿亦依太廟定位，凡繼后生母后皆不得入。宏治初，別建奉慈殿，以奉孝穆紀太后，于是孝肅周太后，孝莊鄧太后，皆配奉慈殿。嘉靖十五年，遷主祔各陵，而能奉慈之祀。隆慶初，奉安孝烈方皇后于神霄殿。萬歷三年，奉孝烈孝恪祔享奉先殿，而宏孝神宗之祭供能以故陳李二太后，皆祔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肯。

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立秋，是夜大雷雨，奉先殿內滿殿皆火，自殿東而上，甍壞棟吻次早，上御中極殿，召輔臣面諭：昨夜雷震，奉先殿東徵吻深懷警戒，業親行舉慰禮，卿等可傳諭議上祭告儀省事宜，輔臣公疏請遇災策免，上慰留，仍親書諭旨頒示中外。

辛巳四月二十五日，上召成國公朱純臣、駙馬都尉萬煜、蒙永固、宣城伯衛時春、禮部尙書林欲楫、侍郎王錫袞、蔣德璟來中極殿，各官趨入分東西班，殿外一拜三叩頭畢，上曰：陵由東小門入至堂中，北向立，執事官舉經案于御前，禮部官奏請授經于講官，祭酒跪，禮部以經立授成國公等過來，禮部過來，皆過中脫，上曰：孝陵爲高皇帝弓劍之所，關係重大，會典所載，近陵不許開窖取石，所伐柳木，煞例甚嚴，近來法久人玩，于原額四窖外，開得甚多，及燒造紅石，傷損樹木等項，雖經兩中諸臣面奏，還須特遣重臣親勘，卿等有所見各奏來，勳臣奏六人各通職名畢，大約皆言奉命往勘，不敢輕狥情面等語，尙書林欲楫奏：陵須用通曉地理者同去，卽有上林苑監丞楊應祥，顏驗塘與，可取來同看，上命卽取楊應祥來，左侍郎王錫袞奏：向臣爲南京司業，祭酒，頗知孝陵事，上令祥奏，錫袞奏：孝陵自花山以下，數句容，以上數上元，古稱龍蟠虎踞之地，最爲形勢，其龍脈自茅山來，屬燕崗武岐，華山白蟹峯，龍泉菴一帶，至陵可九十里，祖制附陵二十里內，禁例甚嚴，今新開諸窖，若碍龍脈，自當嚴禁，德璟奏：臣見宗室舉人朱統鏌曾有疏，言孝陵水口關砂諸處，亦有私取紅石，并陵後龍湫一帶，皆當查看，又

前歲有潭縣百姓金大功疏言：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二處，亦當焰硝，鳳陽陵龍脈來處，間亦有開鑿池塘者，上曰：這奏向不曾聞得，命起來，隨賜宴，坐各臣跪謝，因言時方新雨，不敢用酒，上曰：特賜酒，令內侍布席，召光祿寺官八人行酒，酒三巡，湯三復一，旣畢，出席，卽頭謝，上召德璟再奏，德璟奏：中國有三大幹龍，中幹旺氣在中都，結爲鳳陽祖陵，南幹旺氣在南京，結爲鍾山孝陵，北幹旺氣在北京，結爲天壽山長陵，這三大幹，本朝獨會其全，是萬世鎭長之福。上曰：這三大幹都從崑崙山發脈來，德璟奏：誠如聖諭，備考言南北兩戒，南戒自岷山崎峯來，負地絡之陽，至揚子江入海爲南京，北戒自黃河積石來，負地絡之陰，至天津入海爲北京，是兩大戒山河勢形，皆兩京收住。上曰：這北戒是天津收入海盤，德璟奏：北戒是太行山一帶，過天壽西山，繞京城，至天津，便是大海結聚處，就是西山一帶龍脈過處，亦不宜開石。上曰：西山一帶，亦當照管，起來。上召成國公新樂侯禮部尙書來，令命卿三人，特往南京孝陵察勘，至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一並踏勘，因賜成國公新樂侯禮部尙書路費綵段有差。上因發旨二百餘言，仍錄關防給勅，卿以行，而成國公時總督京營戎政，疏請帶戎政印往，不許，再請，許之，又以山東土寇爲梗，請帶京營兵千人，馬二百疋，護行。禮部及兵科都給事中張紹彥爭之，上命將印交協理侍郎。

臨雍重典，上已躬行，至辛巳八月，有再幸學之舉。時澤爲兵科右給事中，適值侍班，又國學監生數少，請憑順天府儒學生員赴監供事，澤兩子樸、楷，皆與焉，遂悉紀其事。

辛巳八月十八日卯初，御從長安左門出，自崇文街至成賢街，入廟。祭酒司業吉服率學官諸生於成賢街左跪迎，御至櫺星門外，降輦，禮部與鴻臚卿導上步入門，登大成門中階，入御幄坐定，具皮弁冠服出，崇禎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立秋，是夜大雷雨，奉先殿內滿殿皆火，自殿東而上，甍壞棟吻，次早，上御中太常寺官導由大成門中道入，盥洗，詣先師廟中陛上，奏迎神樂，上兩拜，遂行釋奠禮，太常寺卿跪進帛于上右，上捐圭，立授帛，獻爵，上出圭，奏送神樂，上復兩拜而禮畢，上仍至御幄，更翼善冠，黃袍，幸彝倫堂，諸生列于堂下，祭酒各官列于諸生之前，跪候，祭酒跪，迎北向立，上至彝倫堂，百官行一拜三叩頭禮，祭酒以下及諸生，行五拜三叩頭禮，有頃，內贊贊進講，祭酒南，居仁，從東階陞，由東小門入至堂中，北向立，執事官舉經案于御前，禮部官奏請授經于講官，祭酒跪，禮部以經立授祭酒，置于講案，復至中，北向立，一拜叩頭，上諭講官坐，祭酒承旨就講案，邊立，上諭官人每坐，百官承旨，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學士，一拜叩頭，祭酒講畢，退出堂外，司業羅大任從西階陞，由西小門入，一如祭酒禮，講畢，成卦，講畢，傳制官稱有制，宣諭云：聖人之道，如日中天，凡四語，祭酒司業舉觥，公侯伯諸生五拜叩頭，尙膳監進茶，上諭官人們喫茶，茶畢，監官出，百官一拜三叩頭畢，上賜五府六部都察院及衍聖公羊酒，甜食盒，上入彝倫堂後敬一亭，觀世宗所立程子四箴諸碑，又令將廟學內各碑及石鼓，俱摹搨進覽。

崇禎十四年八月十八日，上再幸國學，禮畢，至敬一亭，觀世宗所立程子四箴諸碑，遂傳禮部，將廟學內各碑俱摹搨進覽，又石鼓殘缺，亦令察補進呈，於是觀自成賢街至安定門，登城上，坐明輅至東北角樓

親閱。樓上論閣臣。朱儒周程張朱邵共六子。不宜列于先儒之內。宜有特稱。下禮部議。周敦頤首倡絕學。朱熹大集儒成。程顥、程頤、張載、邵雍皆宏闡聖眞。力闢邪說。使在七十子之列。質可入室升堂。誠宜迪稱也。工部據以回奏。舉行既畢。周尺即周鎮尺尺。著照鎮圭式造尺。

京尺甚長。御前尺比京尺止六寸。鎮圭尺二寸。比京尺止七寸三分。欽天監日晷裘尺。比京尺止七寸二分。

崇禎壬午八月二十四日。上御文華殿日講。府事邱瑜講師箋之始章。上問成英韶護。瑜對是四代樂名。上曰。子在齊聞韶。即此韶樂。瑜對即此韶樂。上復問關雎之亂亂字。瑜對是樂之卒章。上曰。當時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何等氣象。因顧輔臣。前論禮部舉知樂之人。曾有之否。對未有。上曰。古樂亦尚可復。輔臣德瑢因奏。周知樂。

壬午二月。禮部奏。蠲論太常寺有神樂觀。及給賜淨衣。取其精潔。今郊廟祭樂。亦多疎褻。如琴瑟並無指法。舞容尤乖古制。宜訪求知樂之人。細加參究。因及鄭世子所進樂書。又原任禮部尚書黃汝良樂律考。大要以黃鍾候氣實爲律歷之本。而自漢唐以來。或爲三寸三分。或爲九寸。其說不同。前議歷法時。臣等以古葭灰候氣之法。令欽天監與新局並曉。皆不甚曉。至樂舞生則琴瑟摶拊。尚未能辦。矧黃鍾乎。周時以舞教國子。令大胥舞位。小胥正舞。列節八音而行八風。蓋五行之義。皆寓於其中。至漢大樂律。則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辭。凡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大夫之適子。取爲舞生。其教之豫而選之精如此。故能發揚功德。孚格人天。而今皆伶人下賤爲之。去古實遠。宜令太常倣周漢重選舞士。不得仍以倡優充數。仍將律書正聲所錄舞圖舞節。重加翻習。庶足復三代之舊文。又輔臣奏廟堂上不宜用教坊樂。聖意亦以爲然。察會典。凡祭祀用太常寺樂舞。凡朝會宴享等禮。用教坊司奉鑾而相沿既久。練舛成習。所當嚴行申飭。至古者房中之樂。歌鹿鳴諸詩。笙奏由庚諸詩。即漢人樂府。亦特爲古雅。當時皆容必有可觀。自唐始分太常興教坊爲二。實鄭衛亂雅之始。惜古樂殘缺。未易頓議。亦宜訪求知樂之人。徐加訂定。以副聖天子復古致治盛心。

郊祀樂章。迎神奏中和曲。奠帛奏肅和曲。進俎奏凝和曲。初獻奏豫和曲。亞獻奏豫和曲。終獻奏寧和曲。撤饌奏雍和曲。送神奏安和曲。望燎奏時和曲。○廟祀紀獻則奏熙和曲。和韶樂。隆慶殿奏聖安曲。百官入門。奏治平曲。升陛設大樂。百官行禮。獻萬壽樂曲。還宮奏安定曲。○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凡命婦朝賀。設女樂。奏壽天香曲。○天子大宴。殿內侑食。一奏上萬壽曲。二奏迎天恩曲。三奏咸地德曲。四奏樂民生曲。五奏咸皇恩曲。六奏慶豐年曲。七奏集禧祥曲。八奏永皇圖曲。九奏太平曲。迎膳進膳。俱水龍吟。隆座還宮。俱萬歲樂。百官行禮。朝天子。小宴侑食。一奏本太初曲。二奏仰大明曲。三奏民初生曲。四奏品物亨曲。五奏御六龍曲。六奏泰階平曲。七奏君德成曲。八奏聖道行曲。九奏樂清寧曲。其餘與大宴同。○東宮朝賀。奏喜千秋曲。隆慶殿還宮。奏千秋歲曲。宴同。

思陵典禮紀卷四

崇禎十五年春，余在戶垣，讀光祿寺開報，皇膳每日三十六兩，每月一千四十六兩，廚料在外，又藥房鑪籠飲用糙米老米黍米在外，皇后膳每日十一兩五錢，每月三百三十五兩，廚料二十五兩八錢，懿安皇后同，承乾宮皇貴妃、翔坤宮貴妃兩宮，每月各一百六十四兩，皇太子膳并廚料每月一百五十四兩九錢，定王永王兩宮，每月各一百二十兩，光祿寺每月册奏一切內外諸費，約用二萬餘兩。

崇禎十六年癸未九月，上諭內閣輔臣，修省須有實政，庶挽回氣運，仰希天慈，如賊寇失事各案，應速結，戰守有功應速敍，此二事全賴先生每秉公擔當，如錢糧不足，亟宜節儉，先自朕躬始，若祀典豐潔，仍舊不敢議減外，朕久服浣濯之衣，此無可議，推日用膳品，減去一半，各宮分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內員車銀，減去十分之三，統俟平定之日照舊，在外衙門有可節減者，亦著照此推行，再如兵火焚殺之慘，災變死亡之慘，朕皆不能拯救消弭，殊愧君師之位，今又添嫌御之奉，乃是增過增慚之舉，其選擇之非，竟宜停止，此亦節儉之一事，其章疏沉壓過多，朕不能朝上夕下，稽誤政幾，皆朕之過，當極力披閱發行，先生每卽擬旨來行。

癸未十月十三日，上諭禮部都察院，邇來兵革頻仍，災祲薦見，乃內外大小臣工士庶人等，全無省惕，奢侈相高，貪婪營竣，爲盜不小，朕甚惡之，屢經申飭，未見遵行，崇儉去奢，宜自朕始，朕於冬至正旦等節端

陽中秋，及遇大典隆殿行禮，方許作樂，其餘皆免，至浣衣減食，已有諭旨，今用錫木磁器，以復古風，其金銀各器係關典禮者留用，其餘盡貯庫以備賞賚，內外文武諸臣，俱宜省約，專力辦賊，如有仍前奢靡宴樂，及拜謁僥遣官，箋問顯者，許緝事衙門參來拿治，其官紳與蓋遵照行，典如有恒用黃藍紬絹及士子恒用紅紫衣履者，庶民男女，僭用錦繡綺綾金玉珠翠衣飾者，俱以逾制論，凡衣袖不許過一尺五寸，凡器不許用銷金嵌金鋪螺鈿恒花架等物，及鑄造金銀盃盤，在京著五城御史，在外著撫按提學官大張榜示，嚴行禁約，違者參處，倡優奇技，加等究治，特諭。

崇禎庚辰，上傳東部，令百官燕居，皆用世廟所製忠靜冠服，賜閣臣五人各一襲，復以二襲下部爲式。

上燕弁，冠元端服，襯以深衣，素帶，元履，冠用烏紗，上分金線十二瓣，前飾玉朵玉雲各一，後列四山雙玉釋，服卽古元端制，身用元邊緣青，兩肩繡日月，前蟠團龍一，後蟒方龍二，邊加龍文八十一，領與兩袂共龍文五九，裾同襯後，其龍四九，深衣黃色，袂圓袪方，下齊負繩及踝，十二幅，素帶，衣裏青表，緣邊腰圍以玉龍九片，元履朱綠，紅纓黃結，襪用白。

世廟諭張少傅，茲者光澤王奏請冠服之式，以便遵服，朕已允其言，今思其制，當以燕弁爲準，親王用九縫，世子郡王用八縫，郡王長子用七縫，俱去簪，與五玉後山皆一扇爲之，分辨爲四，服用青身青緣，前後方龍補各一，身用素地，邊用雲，帶用青衣，綠裏，履用皂，白襪，其補子，郡王以上許繡粧，郡王長子，止許繡金爲之，未知可否，卿其詳看來聞。

臣謹按國朝定制，天子冕冠十二旒，皮弁十二縫，皆象十二月也，今燕弁用十二縫，正如其數，又親王冕冠九旒，皮弁九縫，今燕弁宜用九縫，親王世子冕冠八旒，皮弁八縫，今燕冠宜用八縫，郡王冕冠七旒，皮弁七縫，燕冠亦宜用七縫，茲聖諭以世子郡王俱用八縫，郡王長子用七縫，竊謂郡王冕皮弁，旣俱已七旒七縫，今燕冠若同親王世子八縫，恐燕服之制，獨與公服等數不合，或宜用七縫，應與冠弁之數同合，其郡王長子或宜殺用六縫，鎮國將軍以下各依原忠靜冠品官之制服之可也，又思燕弁冠服，及忠靖冠服，俱欽定名，今諸王冠服，宜更定名，伏乞裁示。

諭張少傅，卿回奏具見詳明，夫朝冠公服，止于七數，間常所用反重之可乎，郡王之冠，仍宜七數，其郡王長子旣無冕弁，只可同鎮國將軍之制可也，惟冠五縫以分等差，一如忠靖冠之製式，又其名當異於朝廷，應別天子諸侯也，或名之曰保和，或曰寧襄，學敬請用保和，從之。

南京供應機房紵絲紗羅，共三萬四千二百九十疋，上用紵絲紗羅四千二百九十疋，上用升降龍，雲升降龍，骨朵雲，升降龍祥雲，嵌八寶團龍，骨朵雲，團龍，壽嵌八寶團雲，龍，壽，界地嵌八寶，四側六側竹，朵雲，大四金蓮寶相花，六側金蓮寶相花，方勝八吉祥，寶相花，上用色，柘黃、柳黃、元色、眞紫、大紅、桶青、鸚歌綠、翠藍、玉色。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王裕民等傳奉聖諭，諭禮部并在內各監局等衙門，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宜佞越，我太祖高皇帝酌今式古，獨嚴近習之防，敎內官毋預外事，一時朝政

清明法紀嚴肅拔本澄源益甚深遠朕鑒後追前凜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或典禮博戲或竊工營錙或司膳服或辦文書都著勤慎小心料理本等職業守法奉公不許越禮制干預在外政事違者卽以亂政參奏處斷不貸該部監仍詳察衙典將各監局職掌逐一開列來奏特諭

禮部查得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內官品秩

神宮監掌太廟祭器及祭祀灑掃殿庭廡倘寶監掌御寶隨敕符將軍印信陵神宮監掌灑掃殿庭及神宮監掌太廟祭器及祭祀灑掃殿庭廡倘寶監掌御寶隨敕符將軍印信陵神宮監掌灑掃殿庭及會典不載內臣執掌嘉靖中霍冏上疏請增入會典不報崇禎上御極卽撤回各邊內監及宜興相國召至又能內操申飭內監干政交結之禁時禮部將公德瑢王公錫袞在部疏稱宮邀稽留官內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宮掌于小宰古聖垂法豫戒將來蓋其慎也太祖高皇帝實祥監于往代而取裁之其設內官也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俾不過月一石而且糾勤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誠內外之防杜假竊之漸至倘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洵哉大訓亘古不易矣雖二十五年曾造太監往諭茶馬番屬于軍民無與鈐往卽還永樂中始有遣使外夷及遣往甘肅之事洪熙中始有率兵征討賊寇及各省鎮守者景泰中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倘寄于誰等節制至正德中邊腳始置內監凡令提督禁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從非祖宗之舊矣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于先皇上剷除逆瑾婬美于後總之稟成于高皇帝訓論內臣毋預政事外臣毋行交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炎臻上報上賜旨申飭然未擬內而京營捕營外而各鎮俱屬內臣兵柄盡在掌握矣祖制內臣只垂維腰有賜玉賜犀無金銀帶也崇禎十三年夏始令照文武品級緊帶而補則另制故近侍犀玉外多光金帶

崇禎末嚴禁內侍娶妻及在外宿娼然終不能禁成化中御馬監監丞娶故南和侯方瑛妾爲妻事發謫雕巢

洪武二十八年重定宮官品職

先是五年上命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官以贊內治漢設宮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史五十餘人皆選良家女充上曰古者所設過多宜防女寵垂法將來命重加裁定遂立六局一司

尙宮局尙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繙司記司言司簿司閨四司之官屬凡六尙掌物出納文籍書印署之

司記二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司記掌印宮內諸司簿書出入錄目審而付行典記掌記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言二人正六品典言二人正七品掌傳宣奉啓之事典言掌言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簿二人正六品典簿二人正七品掌簿品司簿掌名籍廩賜之事典簿掌簿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閨六人正八品司閨掌宮閤籍編之事典閨掌閨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

以上每門設門正一人秩正四品門副一人從四品

鐘鼓司掌奉先殿祭樂及御樂并宮內宴樂與更漏早朝鐘鼓

以上每司設司正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司副各一人從五品又設長隨奉御正六品

各門掌晨昏啓閉關防出入

午門端門承天門東華門西華門元武門奉天門左順門右順門

以上每監設太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從四品左右監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從五品

以上每局設大使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從五品

以上每局廠設大使一人秩正五品左右副使各一人從五品

洪武三十年增置都知監掌內府各監衙移一應關支勘合蓋設太監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少監各一人從四品左右丞各一人正五品典簿一人正六品銀作局掌造內府金銀器用設大使一人正五品副使一人從五品

洪武二十八年定東宮設典寶典樂典膳典服典兵典乘六局各設局郎一人秩正五品局丞二人秩從五品惟典寶局設紀事奉御秩正六品親王府設承奉司掌王府諸事凡事則呈長史司並謹衙指揮使司與內官不相統攝承奉秩正六品承奉副從六品所三曰典寶曰典膳曰典服各設正一人秩六品副

尚儀局。尚儀二人。正五品。掌禮樂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四司之官屬。

司籍二人。正六品。典籍二人。正七品。掌籍二人。正八品。司籍、掌經籍教授筆札凡案之事。典籍、掌籍、佐之。女史十人。掌執文書。司樂二人。正六品。典樂四人。正七品。掌樂四人。正八品。司樂、掌率樂人習樂陳縣相擊進退之事。典樂、掌樂、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賓二人。正六品。典賓二人。正七品。掌賓二人。正八品。司賓、掌朝見宴會賜賜之事。典賓、掌賓、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贊二人。正六品。典贊二人。正七品。掌贊二人。正八品。司贊、掌朝見宴會贊相之事。典贊、掌贊、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形史二人。正六品。掌后妃奏御于君所。書其月日。

尚服局。尚服二人。正五品。掌供內服用采章之數。總司寶、司衣、司飾、司使、四司之官屬。

司寶二人。正六品。典寶二人。正七品。掌寶二人。正八品。司寶、掌符契圖籍。典寶、掌寶、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衣二人。正六品。典衣二人。正七品。掌衣二人。正八品。司衣、掌衣服首飾。典衣、掌衣、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飾二人。正六品。典飾四人。正七品。掌飾二人。正八品。司飾、掌飾、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史仗二人。正六品。典仗二人。正七品。掌仗二人。正八品。司仗、掌弓矢戈矛盾之物。典仗、掌仗、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

仗衛之事。典仗、掌仗、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

尚食局。尚食二人。正五品。掌供膳羞品物之數。總司膳、司醞、司藥、司饎、四司之官屬。凡進食。先嘗之。

司膳二人。正六品。典膳四人。正七品。掌膳四人。正八品。司膳、掌割烹煎和之事。典膳、掌膳、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醞二人。正六品。典醞二人。正七品。掌酒醴醯飲之事。典醞、掌醞、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藥二人。正六品。典藥二人。正七品。掌藥二人。正八品。司藥、掌醫方藥物之事。典藥、掌藥、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饎二人。正六品。典饎二人。正七品。掌饎二人。正八品。司饎、掌籩豆之實。典饎、掌饎、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

尚寢局。尚寢二人。正五品。掌燕寢進御之次序。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官屬。

司設二人。正六品。典設二人。正七品。掌設二人。正八品。司設、掌帷帳裀席灑掃張設之事。典設、掌設、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輿二人。正六品。典輿二人。正七品。掌輿二人。正八品。司輿、掌輿輦繖羽儀之事。典輿、掌輿、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苑二人。正六品。典苑二人。正七品。掌苑二人。正八品。司苑、掌園苑種植蔬果之事。典苑、掌苑、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司燈二人。正六品。典燈二人。正七品。掌燈二人。正八品。司燈、掌燈燭膏火之事。典燈、掌燈、佐之。女史二人。掌執文書。

尚功局。尚功二人。正五品。掌女工之課程。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官屬。

司製二人。正六品。典製二人。正七品。掌製二人。正八品。司製、掌衣服裁制之事。典製、掌製、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司珍二人。正六人。典珍二人。正七品。掌珍二人。正八品。司珍、掌金玉寶貨之事。典珍、掌珍、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綵二人。正六品。典綵二人。正七品。掌綵二人。正八品。司綵、掌綵繒錦幣之事。典綵、掌綵、佐之。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司計二人。正六品。典計二人。正七品。掌計二人。正八品。司計、掌

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典計、掌計、佐之。女史四人。掌執文書。

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宮闈責罰戒令之事。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四人。正七品。女史四人。掌執文書。

洪武二十二年。令六尚局官。減五減六。減歸其父母。從宜婚配。年高者許歸終天年。願留者聽在宮闈。及見受賜者。家給以祿。外品同。

京城阜城門外五里許。有靜樂堂。磚砌二井。屋以塔。兩通方尺門。謹閉之。非前結石鐵漏。四方通風。即宮女火葬之所也。北安門外。有屋數楹。名安樂堂。宮人有病。非有名稱者。例不賜藥。則出之。又禁城後舜貞門傍右門。承以敏具。舁出元武門。經北上門。北中門。遷安樂堂。授其守者。名本堂主工。移北安門外。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塔井中。凡宮人故。必請旨。凡出必以鍋符。合符乃遣。嘉靖末有貴嬪捐貲易民地數畝。其焚爐不願非者。悉納地中。

漢時宮中有對食者。宮人相與配合。爲夫婦也。陳皇后無子。使宮人衣上衣冠。與之戲。武帝廢之。貴以爲女而男淫。後世宮人。私與中官爲偶。其綢繆甚於夫婦。至宮人放出。仍嫁內官者。至內官私在外娶妻及狎娼者。尤比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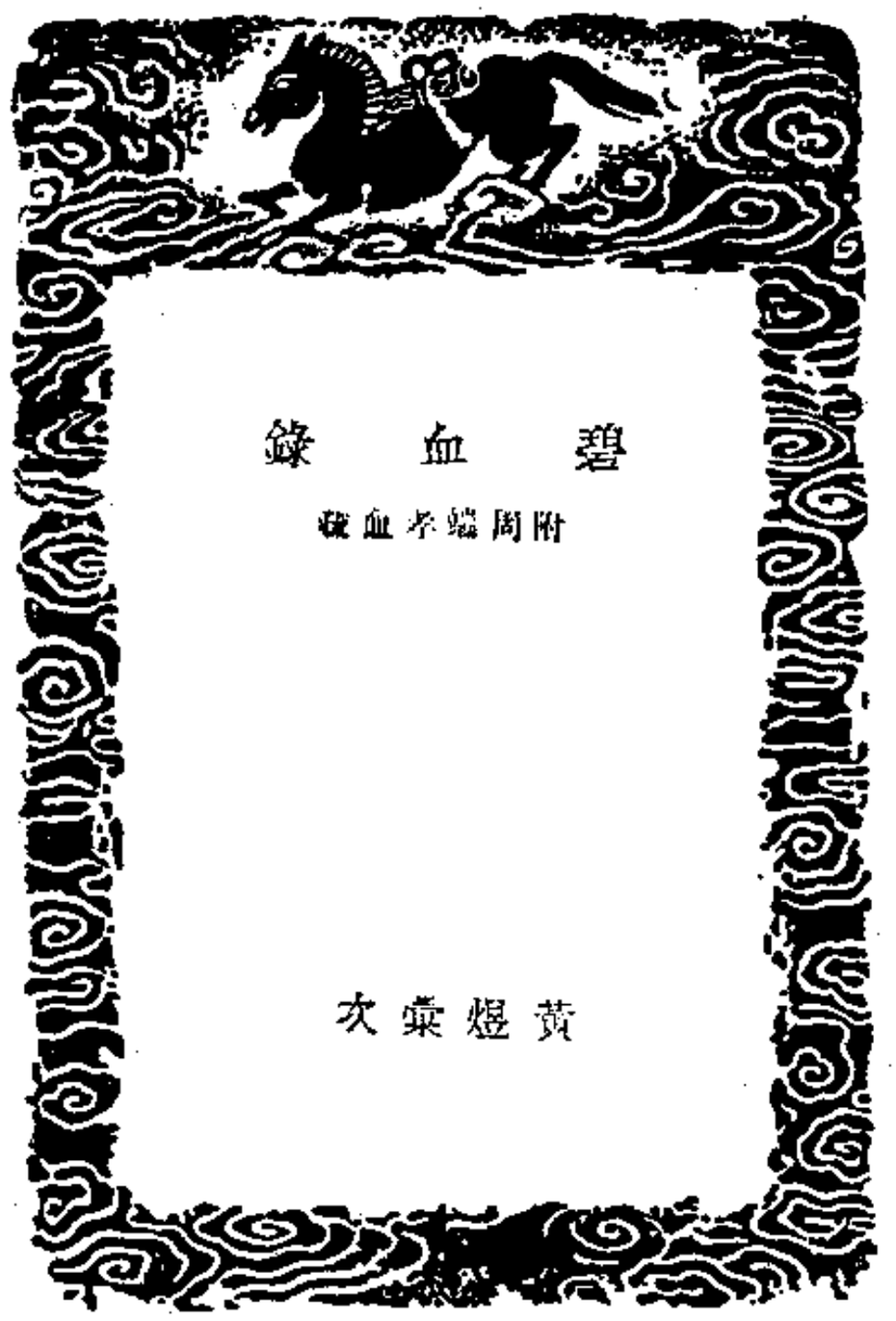
唐時宮中給使令者。皆有冠巾。謂之裹頭內人。洪武既定女職。亦給冠帶。

大明典禮。載宮人衣用紫色。圓領窄袖。偏刺折枝小葵花。以金圈之。珠絡縫。金束帶。紅裙。弓樣鞋。上刺小金花。爲紗帽。飾以花。帽額綴涵珠。結珠髻。梳垂珠耳飾。燕中婦女。足稱纖小。至選入宮。則更易而宮之。昔蘇子瞻客稱內廂酒。北苑茶。趙德麟曰。上閣衙香。儀鸞司綠燭。京師婦人梳粧與脚。天下所不及。坡笑然之。小頂戴宜和以後。婦人多花鞋弓樣。窮極金翠。蓋宮鞋尚弓。做宋也。國初宮人殉葬。其父兄授錦衣衛千百戶有差。謂之朝天女戶官。得世嗣。天順末始罷。

宮中選用嬪妃。屬禮儀房。俗名嬪子房。有提督司禮監太監。有掌房。有貼房。俱錦衣衛指揮。每季選嬪妃四十名。養之于內。謂之坐季嬪妃。別選八十名。錄于宮。謂之點卯嬪妃。倘坐季者有故。即以補之。先期宛平大興兩縣。及各衙門。搏求軍民家有夫女。年十五以下。夫男俱全。形容端正。第三胎生男女。僅三月者擇選之。仍令登婆驗無隱疾。具結赴送候司禮監請旨。差內官出合各衙門所送嬪妃。會選乃定。每日給米八合。肉四兩。光祿寺支領。每年更番什物。每季煤炭雜器。兩縣合商辦送。每過宜取。則就中選一人。易高髻新衣宮粧以進。

崇禎癸未五月。司禮監王德化本云。嬪妃例有定額。按季遞選。故取之於軍者。則錦衣等二十八衛之大小。地方之廣狹。以定口數之多寡。故衛之口數。最多者爲錦衣。額數以一百計。餘衛則十五以至十口止。城縣之最多者南城。額以一百七十計。餘則一百二十以至二十口止。每過選期。愼擇生男生女各二十口。并所乳嬰兒。存房作養。以備一季之取用。上季未用者。即行疎放。此爲例也。今宜選生男生女各以十五口爲率。少副矜恤之意。至于里甲之勒索。僉報之騷擾。事屬城司。宜嚴申飭。

故事民間婦無得入禁中者。卽諸宮女已承恩賜名稱。其母非得旨亦不入。惟三婺則時有之。一曰嬪婺。卽二縣與各衙門送選證儀房坐季婦口。若內庭將有誕喜。先鋪月子房。傳預選數人候之。內直房產男用乳女者。產女用乳男者。初亦雜試。候月餘乃留一人。一曰醫婺。取精通方脈者。候內有旨。則各衙門選取。以送司禮監會選。中籍名待詔。一曰穩婺。卽民間收生婺中。預選籍名在官者。惟內府所用之。如選宮女。則用以別妍媸可否。如選婦口。則用以等第乳汁厚薄。隱疾有無。如內庭有喜。則先期預集老于婦者。候事定乃罷。諸婺中有一經傳宣者。則出入高髻彩衣。如宮裝。以自別於庸倡。民間亦以此信而用之。醫婺穩婺事竣皆得出。惟婦口一留用。則終其身事所乳。無復出日。然食報亦甚隆。景祚辛巳。令乳皇子至七歲放出。



碧血錄

附周端孝血疏

黃煜彙次

碧血錄序

烏虖．甘陵分而名士危．東林盛而亂臣忌．自古宦寺之禍．莫不借朋黨以殺人．而濫賞刑罹．罪捕海內．東漢桓靈以逞．未有如明熹宗之世者也．然十常侍雖惡．承望風旨者．不過牢修段頌輩一二儉人．朝則閹部重臣．封疆大吏．宵諛獻媚．爲爪牙而稱義兒者．接迹於閶門矣．太學儲才之地．俊顧摽榜雖甚．而諸生三萬餘人．各持清議．明則身列成均．矯誣先聖．有請崴祀逆閹如孔子者矣．范孟博慷慨陳詞．王甫刑餘．猶爲改容．明則儼然冠紳．甘戮同類．聞二祖列宗之呼而竦如充耳矣．起立第宅．豫作壽冢．小人僭肆之常．當時納有破之者．明則陳符瑞．讓邊功．請建生祠．隨拜而恐後矣．廉恥道盡．愈出愈奇．使無數君子捐生捐明．則天柱地維．從此傾折．人心澌滅．何可問乎．此碧血錄之所由作也．錄成於燕客．首紀死忠者二十一人姓名．次載六君子獄中遺筆．次附天人合徵錄．冒以天變人變終之．客可謂有心人矣．方諸君子被逮．納溧鎰、傾貲財、周旋患難者．所在多有．然誠感恩知己．傾倒有日．客獨未謀一面．子身入都．踪跡與僕傅其筆札．以徵倖於萬死一生．此豈有所爲而爲之者耶．惜乎身處末流．雖臨天文兵法．未得見用．且幷其名沒不傳也．用晉思之．汪文言之獄．始於天啓五年十二月．明年而諸賢相繼羅難．又明年而帝崩．使先一年德陵知祚．諸賢或未必死．死亦未必如是之酷．乃天厭明德．假手閹督．迨夫人亡而邦已殄瘁．此數賢主之．彼忌紀告栽．神人致憤．亦何益哉．是編向藏唐直學士家．龔君以文將鋟以厲世．問序於

武進趙惺玉撰

碧血序

予．予惟東林之學．倡於顧高．六君子之獄．繇李實居其二．緹騎過常州．士民憤毆．一貢蘆童．手蕉刀觸其肉啖狗．名雖未彰．畢與五人並烈．逆閹遍寰宇．吾郡以知府付仲含先生力持得免．是毘陵於天下不過一隅．而與天人爭氣數者．實出九城上．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懷玉鄉之後死．與有榮施．數典不忘．迄今猶爲神往也．既應施君屬．因併書之．跋後之居是邦者．

題辭

碧血一編。紀明天啓時死奄諸忠也。前列其目。自新建萬郎中燧以下。凡二十有一人。次載六先生遺書。則廬山楊大洪、高景逸、江陰李仲達也。六先生之集。世多有。而此則皆被逮以後及獄中之筆也。其後附以天人合徵錄。有燕客所自爲傳。隱其姓名。故曰燕客。天啓五年、聞六君子之獄興。乃走燕。變服薙北鎮撫司獄卒中。得其遺書札。且備見詐顛純以非刑楚毒諸君子而致之死狀。以著爲是錄也。東里子讀之而歎曰。嗟乎。世事至此。欲圖之無亡也。不可得矣。六君子者。楊、魏、顧、三公外。一爲桐城左公浮邱。一爲武定袁公熙宇。一爲南城周公衡臺。是皆憂朝廷、嫉權奄、不顧其身而冀萬一之可以挽救者也。卒之勢不足以抗。而甘以身爲殉。彼奄黨者。唯恐其毒之不至。不足以快奄之意。不足以自竭於奄而取容。於是以古今未有之慘毒。不以加諸元惡大憝者。而乃以施於諸君子之身。呼號宛轉而君不聞。血肉狼藉而君不知。斯時之天下。一昏暗鬼魅之天下也。彼自以爲典茲祕獄。外廷莫聞。而執知其諂附憸慝之形。與其姦雖殘酷之態。卒亦有旁觀者爲之綸輦。迫其身既屬顯戮。而其醜名仍流播於天下後世而不可掩。雖然。若此輩者。不能必後世之無有。惟在人君不使之與政事而竊國命。則奄何能爲。附奄者亦何所利而爲之。而顯乃屏除其不爲奄者而使之盡爲奄也。正氣摧殘。公論消沮。盡據腹而身危。奄恃橫而圖壞。曷世而亡。豈爲不幸哉。書後又附天變雜記。但云五月六日。不著何年。考明史熹宗本紀。天啓六年、五月戊申、王恭廠災。死者甚衆。五行志。火災內所書加詳。又火異內則書六年五月壬寅朔、厚載門火神廟紅毬滾出。與此皆合。但紀作戊申。志一作戊申一作壬寅朔。而此則丁未也。災異之發。猝然而至。不應中間踰隔數日。似當以此記爲是。又有人變述略。則紀蘇、常二郡民憤擊教隨騎之事。燕客自云通天文兵法。其人蓋亦奇傑之士。而是書首列諸忠。題云黃煜彙次。予以爲當卽其人姓名。唯其邑里本末。則有未能深知耳。是書足以備監戒。勵成毅。故錄之。分上下二卷。予所定也。

乾隆四十有一年八月望前一日。東里盧文弨題於鍾山書院之須友堂。

碧血錄目

古忠義城謚奄黃　煜彙次

碧血紀死忠也。其同事而生者。不具載。

欽贈光祿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證給還原銀以旌忠直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燝字開夫。號元白。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天啓四年甲子六月杖死。遺書

欽贈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恩封四代賜祭葬蔭證給贈銀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字文孺。號大洪。湖廣德安府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三種

辨揭　絕筆　血書

欽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證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光斗、字�final直。號浮邱。直隸安慶府桐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遺書缺。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證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袁化中、字民協。號熙宇。山東濟南府武定州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遺書

欽贈太常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證陸吳子壻卿、并本官贈封都。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字孔時。號廓園。浙江嘉興府嘉善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一種
自譜

欽贈大理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字思永、號衡蓋、山東東昌府濟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遺書缺、

欽贈太僕寺少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原任陝西副使、顧大章、字伯欽、號塵客、直隸蘇州府常熟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四種
自敘　審刑曹事　雜記　絕筆

欽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直隸眞定府高邑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戍死、遺書缺、

末請卹

原任巡撫順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鄧洪字、字□□、號吾邱、江西建昌府新城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戍死、遺書缺、

末請卹

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夏嘉遇、字□□、號繩老、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三月、提問擬詐死、遺書缺、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賜銀五百兩原任四川道監察御史、夏之令、字宣伯、號郤五、河南汝寧府光山縣人、天啓五年乙丑九月、逮詔獄死、遺書缺、

欽贈

原任揚州府知府、劉鐸、字□□、號調初、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一月、逮詔獄斬死、遺書無、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賜銀五百兩原任江西道監察御史、吳裕中、字幻益、號磊石、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人、天啓五年乙丑十二月、杖死、遺書無、

欽贈

原任編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字季侯、號來玉、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逮詔獄死、遺書缺、

欽贈吏科左給事中、周順昌、字景文、號蓼洲、直隸蘇州府吳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遺書缺、

欽贈兵部右侍郎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賜原任巡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起元、字仲先、號緜貞、福建漳州府海澄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一種
訓子詩未刻

欽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賜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自沈死、

遺書二種
遺表　別同志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賜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李應昇、字仲達、號次見、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就逮詩　誡子書

欽贈太僕寺卿恩封三代賜祭葬蔭給賜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黃尊素、字眞長、號白菴、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天啓六年丙寅三月、逮詔獄死、

遺書二種
遺書　詩未刻

未請卹

原任刑部右侍郎、王之案、字□□、號心一、陝西西安府朝邑縣人、天啓六年丙寅□月、逮詔獄死、遺書無、

附
天人合徵錄　燕客草
天變雜記
人變述略

碧血錄上

楊大洪先生獄中書

逮民楊漣謹揭。爲心不欲辨、聊一白不辨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漣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封疆。公論僉以逃亡。楊罪之伸戮亦甘罰罪雖重。實非天恩。故宗日長途纍繫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累於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是滅。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一場泣。令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打問之日。任文言死案。審定固不容辨。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乃就本司不時追喊。限限狠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憲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體。不過纍我者立迫我性命耳。借封疆實罪。追贓爲緣。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以死之冤。及於同類。然則漣今日尚何愛此輪生哉。叩九閽不得。苦求自絕。明漣自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漣死則讎我之人。恐可消。而奸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冤死鄉貳。科道六人之慘。而漣亦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顧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選侍於聖母有氣殿之兇。於先帝有廷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沖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選侍移出乾清。亦謂乾清非李選侍得據之所。遷居別宮。於皇上臨政爲便。萱在瑤階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杜漸。擯之公忠耳。李侍於皇上既非嫡母。生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諸臣不孝。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乾清。可乎。即曰服滿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恐之私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鴆迫。至於皇上母子相依。終天欷慢。何窮。此在爲聖母辨誣所親見者。今在朝廷紳。難非聖母臣子。會未動念。而於李侍乎晌遍移。百法千方。惋惜無非爲內外欲殺漣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誣謂先帝三次召對。皆爲封侍飾成遺命之辱如此。不知君臣召對。生死交關。但惟恍一宮人。親先帝爲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爲發明選和。以衛病偶發。服藥無效。命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并皇上服侍人都有了與侍太后封事。既因孫宗伯言封李侍議注。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服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先帝語不及此矣。二次召對。則君臣相對。語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屬大臣以輔皇上。要緊及國家事當盡心分憂。至問壽宮後。李侍拉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進。命先帝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即拿倒御榻。今無端謂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丁寧。明加皇上以選逆之名。誣加先帝以內變之過。徒欲快奸人之恩讎。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選已死矣。貳存此一段議論。還向青天白日爲幽冥報實者考質。倘仁人君子。不忍絕選冤死之言。有以付之脩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爲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選所敢必也。若選二三乳臭之子。驚魂欲散。知無館收入家乘矣。嗟嗟。憂心爲國。妄遘死路。生有累於朝紳。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化作蔓宏碧血。留爲千日白虹。死且不瞑。但願國家彊固。聖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選即身無完肉。屍供蛆蟻。原所甘心不敢冒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也。而疑愚念頭。到死不改。還願在朝臣子。共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留心。即皇上處遺待一節。斟酌於潛邸陵聖母之隆。大廷辱先帝之盛。僅緩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衡量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罪一懸不提。死之楊

絕筆

漣。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年九月中。傳李氏氣殿聖母與飾次無禮等聖諭。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言。侍李侍有恩禮。不必又論其過惡。聖上親言脫與他有讎。當時君臣相質。眞意母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提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漣謂事關大體。即浩有失。亦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妨在其本色。而況乎其來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漣沈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豢養。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唯祠朝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聊。債家逼促。都非漣所屑及。亦終不怨天尤人矣。好笑好笑。讀書作官人。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桑趨之趨。爲兩蹊之船。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爲目前自卸。姑人功名地。豈不壯路上大乘巧大便宜事。何苦凝愚。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食朝廷祿者。好笑好笑。然吾師致身家法。先哲盡思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個個討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利。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滂臨刑。欲汝爲善則我不爲惡。父子相訣之語。漣亦謂子孫何不更勉之忠義。而作此隱語替人讀書之念如此。堯舜其心至今在。是何證據。大笑還大笑。但令此心未背死。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

血書

漣今死杖下矣。凝心報主。愚直讎人。久拚七尺。不復柱念。不爲張儉逃亡。亦不爲楊震伸樂。欲以性命貼之朝廷。不圖妻子一環泣耳。打問之時。枉坐贓私。殺人獻媚。五日一比。限限嚴旨。家傾路遠。交絕途窮。身非鐵石。有命而已。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仁義一生。死於詔獄。難言不得死所。何憾於天。何怨於人。惟我身副憑臣。曾受顧命。孔子云。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持此一念。終可以見先帝於在天。對二祖十宗與皇天后土天下萬世矣。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

魏廓園先生自譜

書年譜稿前

曾在轎中偶憶筆耕添注。恐供難認。

此稿第當藏之耳。且莫以示人。

此譜閒架小定。然事多未詳。

萬歷三年乙亥。一歲。

予世嘉興邑善鄉三十五都北區東二圖圩人。可考者。以洪武間諱伴者爲初祖。祖增於徐成三。年成三遷戍於雲南大理衛。徐氏絕。則以婿家補伍。子家乃西隸軍籍焉。宣德中。析嘉興爲嘉善。因爲嘉善人。今在大理者爲貴公派。在嘉善者爲成、顯二公派。成、顯出於海。海配金氏。眞母亦金氏。又所傳眞子遷寓成顯二公書稱叔父。與成、顯似同父兄弟也。成一支絕。顯爲予高祖。高祖四男子。仲子爲予曾大父。隱齋公。隱齋公生南川公。南川公四男子。仲子爲樾川府君。府君以子行人滿考。移贈行人。再以子選授工科給事中。以光宗登極恩贈工科給事中。已、子陞禮科左給事中。推恩贈禮科左給事中。已又以子陞吏科都給事中。又以今上登極恩來補。補贈吏科都給事中。先是爲行人時。行人尚仍八品之舊。先贈人薛不得贈。後三贈皆縱人。遵追移之命無虛日。予罪至勤綏歸

而未蒙被削恩特隆。故敍次獨詳。縣府君先都諫先妣獨人焉。先都諫既以仲子任大父里衙。家破。田廬服物。朝夕鬻。鬻盡墟墩五口。悉賴先獨人十指支。既屋廬析。而先獨人又娃于獨月。戚族以入產婦相戒。獨先獨人之四叔母子。貧而獨居。留與同居。及宿炙。衲敝爛。先都諫先獨人時對飢。其裙輔之。寒或益以短褐。不能支也。蓋是時先都諫每晝出與人象棋。而獨人捻据支吾生人之趣。都盡一夕腹痛。起据牆壁棟間火光熒熒。先獨人以爲鬼燐。疑不敢而火光緣棟上升至脊梁正中而予生。時先都諫睡夢中。聞又若見兩童子執燈導一金冠緋衣少年者入臥室。遽然起。則聞予哭聲矣。時十一月十四日亥時也。先都諫自是決意教子。身爲蒙師焉。

四年丙子。二歲。

先都諫授蒙於鄔家村。徙家相就。二姑歸於吳。先獨人腹予而紡。日溷汁漬腰以爲常。

五年丁丑。三歲。

六年戊寅。四歲。

是歲。先都諫授蒙於陶之陵巷。徙家相就。日晝予於膝。授諸弟子誦。予聞所授。孝經、大學諸書。亦日漸盛誦。

七年己卯。五歲。

八年庚辰。六歲。

是歲。先都諫課予讀。讀能強記。課偶諧。館能捷應。書引以對客焉。

九年辛巳。七歲。

七八歲時。每就枕。先都諫口授古忠孝節烈舉一二條。睡醒。卽令占昨所誦書。讀暇。先都諫假予散步。輒語先獨人絆車側。先獨人背常負痛。命予舉背。或散步。每有做官何所舉事之想。

十年壬午。八歲。

是歲。始出痘。痘急。先都諫課讀五峽。授過目輒誦。誦已。輒亦善忘。新授稍快。溫習稍苦。先都諫因命予徧授諸弟子。俾習小楷顏工。復命予徧授諸弟子做人稍爲小先生。諸弟子有時持豐晨者至。爲題咏其上。

十一年癸未。九歲。

予八九歲時。家常并日而食。或野菜和米作粥。浙粒飼予。先都諫先獨人及三姊徒菜糞耳。至課讀稍弗中程。篮杖輒數十下。不少卹。先獨人護之。每中杖已。而徒泣。南川府君見之。間爲流涕曰。一兒忍乃如此。先都諫背予向南川府君流涕曰。正復不忍耳。

十二年甲申。十歲。

予時於村塾中。頗負穎異之譽。抱女者多欲得以爲壻。先都諫意在能佐予讀者氣類。不能佐予讀者。雖富不許。而外父儀公惟賓擇壻。先都諫以爲庠士也。識昏焉。

十三年乙酉。十一歲。

儀公既急予壻。而先都諫復急予讀。先都諫時從人言。少所受業師賀正泉之緻而有益。均者因詭言貧。儀業已延賀爲師矣。先都諫因命予赴儀壻。初、儀實未延師也。去儀數百武。有尤濟宏先生。因往附學。不一月而儀徙居。從師不便。仍歸學於家塾。先都諫日有檢點之疑矣。

十四年丙戌。十二歲。

儀公館蓮花巡徐氏。予往隨學。未幾。儀甚病。主人亦死。呂尖嚴館予族。因往附學。數月。無益。

十五年丁亥。十三歲。

是歲。先都諫徙館於超巷潘之短垣。族叔月溢合孫竹亭拉朋徙十餘人。延沈玉溢先生共業。先都諫幾嗾沈師謝予。予詢之故。曰。汝日偷菜傷。予曰。既而人假。則奈何謝予一人。辭出而先都諫急縛予謝過。杖予至流血。沈師乃許卒業。既自欲行文。不可。則又私自行文。不問何題。凡所聞見。必能拈入成章焉。入秋。遷館於孫。每見竹亭遠少年從王龍溪游。與君與叔及沈師蘊說陽明、正嘉兩先生事。時學靜坐焉。是冬。南川府君卒。

十六年戊子。十四

是歲。大饑。儀公梁徙數人。予與之俱。李全吾者、儀公之女弟夫也。愛予之質。時稱說於鹿胡葉公。葉公見予文。則又大奇予文。謂宜益之好師友。問於是沈元封先生。顧授書。元封之兄心陽、則顧授燮。鹿胡先生若主之焉者。率予詣學。未幾。有試事。予試輒弗利。又弗覓舉。九月。叔父君與省試下第歸。先都諫日襄米一升。越旬日。雜蒭魚肉之腸。令就叔父學。叔父既成先都諫之志。而恐其弗遂。盡予之質而底於振成也。說書則叔父不窮說書。則令予說書。弗當。則更令說書。而終不自說書。或四五更而弗當。常笑曰。汝初說已近。吾悟汝之穎而思弗沈耳。謂作文之益。不在作文。在閱文。每閱先正一文。輒閉不令閱。先以其題。令口占一篇大意。弗善。則令更占。占數過而後閱文。又不令蓍閱。或閱半而令綴。或閱遍而令偶。於是規矩準繩。轉折淺深之妙大進。嘗宿則磨墨歌互答。如對好友。不嘗則長跪至丙夜。阿切弗假。予文章之有根基。三冬之力也。今安得如此則師哉。

十七年己丑。十五歲。

先是。先都諫屢奢時。三叔如川公曰。兄奢纖屢耳。不如以其住基傍基歸我。我以其野田易兄。至是。先都諫落折者垂二十年。族長者弗能平。勸三叔以訟。俾歸先都諫。三叔之人人貧賈者。則先都諫代輸之。乃先都諫旦得之而夕奢之。充余腹。惰嬉之餐。從金鳳岡先生於愈氏。族長者弗善也。嘲笑紳紳。予又應第餓於舉業。每一進憧痛恨欲死。

十八年庚寅。十六歲。

先都諫既貧甚。東脩所入。不足以充衣食。又極意於予之術。隨術隨固不足以入時師之目。而變殖又

弗時繼。僅復貨。藏鐘體。業陷廢。君與叔父愛予甚。時念此兒不成則已。成必越衆。數以此堅先都諫心。時偕友人讀書於邑之東塔。則載予與俱。又徙於陸莊。則與俱之陸莊。不數月。叔父病甚。就醫。予彷徨無所歸。徙家塾耳。一日。聞叔父病甚。且往候。值裘戚沈少閣謂若叔有極美意思。頗見若。若奈何弗亟往詢其故。曰若叔未子。病且革。意屬若矣。予曰。幸爲我謝叔父。家大人止予一子。予屬叔父。予父又雖爲嗣者。叔父家固康病苛瘥。自是不第愛予。且敬予。有事就而相商。如成人矣。

十九年辛卯。十七歲。

先都諫復徙館於陶之淩巷。而予從泰宇曹師學。夙仰曹師之規行矩步。稱人師。而曹師一見予文。亦卽視爲相長之友。志氣鼓舞。藻思溢發。寢寐短章。洋溪大篇。腕如其口。口如其意。一日三藝。日中脫稿。如探囊取物。曹師課藝。篇有大結。結中時有感寓。曹師每勤默容之戒。亦間發爲詩歌。是歲。先都諫任脩脯資。而傳餐屬之餞。讀書得稍成片段云。

二十年壬辰。十八歲。

予赴童子試。縣府俱有名。二月正於郡寓候道試。而怦怦心動。急馳省。則先都諫感寒疾。然猶授生徒如故。予勸且哲。遂因留侍疾。而先都諫蹶然起曰。負我負我。因自出偃小刀。減一晷五分許爲試卷豎。促予登舟。親爲解維。望余舟不見。始入寢。先都諫初不自覺其革。復爾道試固不遠也。然予心目不寧。閒徬徨寓門。而人以訃聞。先都諫以二月十五日終於正寢。予撫柩號踊。屢絕。遺脫不復返寓。跣而奔。不識路。則依官路行。謂來路可達。乃未盈六里。街兩足爲磚石刖所囓。血溼泥塗。赤屢起屢踣。行道嗟悼。一轎卒楊君賢。以車歸邑。見而隘之。挾與俱。困甚。則附其肩以行。將時達邑。急買舟歸。伺二更。得躬含殮也。先都諫彌留時。不欲聚於雖塋。意欲問之君與叔父。得尺地可葬者。而叔父故出嗣於南郊叔大父。弗得自主。又木直薄。不可以久。屋主人難之。遂要聚於祖塋。今三十四年矣。未能更葬。非先都諫志也。聚畢。人散。一母一子。徙朝夕哭。屋主人故有子。從先都諫學。因拉諸從先都諫者畢從。子於是一意爲蒙師矣。余既未冠。而諸生徒者。又故狎處。而年相若者有之。頗黠者陰號召諸生。令弗馴予約。予知之。立爲程約。弗如約者。間弗爽。而黠者佯聽之。黠者以爲予將終爲之。諸小生亦嚴事予。遙嚴黠生矣。偶一日午解。予散步於鄉場。踰以內。而踰以外。故有五聖神祠。黠者率諸生徒。燃燭祝乎。死乎一聽之。從間戶潛歸於塾。儼然坐。黠者至。予叱令跪。弗馴。予語以頃於神祠前。羅拜而祝者何言。諸生徒相顧失魄。而黠者首服其辜。自是莫敢以黠應矣。復與諸父兄約。歸而馴詵者。寤以聞。詵而儆弗馴者。密以聞。聞一棄之。實之而諸生徒之馴約。在家如其在塾也。蹊蹺之暇。間爲時文古文詩歌。俱勿專業。

二十一年癸巳。十九歲。

仍館於陶矣。李君全吾以生徒過多。恐廢業。延以訓其子壻。併拉唐、張二三生。李實貨。弗能爲館穀主。其意良厚。先獨人遷居於君與叔父之側舍中。

二十二年甲午。二十歲。

張生爲主。附以孫氏諸徒。張以椎油爲業。夜半起。予來趨。主人偵知之。每以魚餌餽焉。時纔公位督學南徼。有聲。一日。書賈挾四府考卷來售。必愛之而力弗副。賈人去頗躁。竟遺其後一帖。可五六篇。玩之。自後爲文氣機觸發。如決瀑泉。搦管拈題。意興淋漓。無所不有。迨縣試而服未闋。遂月而複試。未闋也。時覆試有未到者。案故未出。予服猶闋。而覆試者二人至。予得補考。恐縣令疑爲冒籍。更名廷鯤。以從兄弟中有庠生以廷字排行者。可弗疑也。時縣令爲陽東章師。卽於縣堂較。臨寸晷中。鼓呼號徹。而予卷以次交。迨第三人交卷。則章師手予卷而示之曰。文當如此。如此。因目屬予者久之。予欲覓初交卷者之文章師曰。不必。潛汝持卷去。補原試三題來。我前汝立補三藝以進。則又喜。又檄其童所欲首二人同余再試。則又喜。置予第二曰。慢補卷不得首子也。時夏公璞瘡艱居。少許可。見予試卷而臭味投之。因稱於高景逸吳子往府試第一名。道試第四名。補弟子員。冬十二月廿又四日。就室於錢氏。室人今三封爲孺人。予晉服御皆如常時。越二日而先孺人寄一新油綠布道袍至。三日而攜室人拜先祠。因留過歲。先孺人甚歡。

二十三年乙未。二十一歲。

館於淩生斗垣。秋。病痢劇。詰一死字於楊。萬緣都斷。意後。閱文大明快。是歲。有壬兩圖者。善子平。批予命。止了酉鄉科戊戌聯第一語而無別說。更叩之曰。趨吉避凶的話。公也不聽。仕途上寬人些。己又向人云。中後還有三十年貧賤。令科分不論。而酉戌以來。近三十年矣。

二十四年丙申。二十二歲。

館於淩。夏。君與叔父病不起。叔父平昔最愛敬予。而三從兄某。父不以爲子。兄亦不以爲弟。叔父每憐而衣食之。出入與俱。予宗故軍籍。南郊公爲長支。無子。叔父嗣。嗣遺軍田二十八畝。以供軍需。合族分受。久矣。南郊所自置產。非軍產也。而某乃欲族人而鬻。時叔父有子午孫三歲矣。舉族爲利所哄。而予以一人挺持其間。刃攢於胸。時予婦尚滯外家。先孺人念予婦。予婦亦時時念先孺人。僦十廛於城中新衙。姑婦相傍也。諍兒新產。而族人日集而噪於室。老者昔死。飢者昔食。強者言毆。言殺。無休時。疫者則又向南郊公云。我娶第惡之累甚。何敢得罪叔公。南郊公頗爲所惑。目予若轉貽之戚者。而予挺持無二意。郡縣亦俱是予言。諸訟訟者亦私有以餌之。午弟家得無敗。而予於族樹怨矣。（任事之性如此。）

二十五年丁酉。二十三歲。

館於沈生堉家。錄科。補增廣生。

二十六年戊戌。二十四歲。

仍館於淩。是時館資增十金而贏。率先孺人。先孺人歲可費六七金。餘金則買書讀之。孺人出父母襁褓之中。卽沒。舅氏紡績成家。室廬閒言。門無俗務。雖兒新慈。蓋有餘裕。長讀浩歌。樂莫樂於閒時矣。（此

二十七年己亥二十五歲。

與趙恥庵、王聽濤、朱白民、楊補凡、顧抑之、鄭小谿、鄭byte、王仲芳、王雪嶠、王文治、張船山、吳竹嶼、王夢樓、張祖望、張未谷、張秋塘、張吟薌、張問陶、張祥河、張鏡心、張子祥、張子青、張子白、張子大、張子容、張子虞、張子廉、張子奇、張子受、張子祿、張子厚、張子美、張子敬、張子和、張子安、張子平、張子文、張子武、張子仁、張子義、張子禮、張子智、張子信、張子忠、張子孝、張子悌、張子恭、張子寬、張子敏、張子惠、張子慈、張子良、張子儉、張子讓、張子恕、張子廉、張子貞、張子諒、張子直、張子溫、張子良、張子恭

置。雕落縱橫如魚鱗。復迴而東南。幷不能以三之一。東二楹環堵高稱。簷東一楹爲廚。屋勢傾而東。主人於廚下斜設一木以支。家人出入其下。日數十俯。中楹之前爲臥室。後設以置繅具。西楹之後以通行。後更有三楹。高深廣俱不能以丈。西以祠先主。中儲衣。東儲柴而已。諸簏細皆百年而上。黑黝垂垂。又址下而外崇。過雨則上漏下濕。即晴。器亦濕以爲常。己酉而後。又於徑之東側。貨一楹以居老僕主。是有數生徒及門。再典三從兄卿雲屋以居。併居諸生焉。以營典直。故家更壁。舊痕面設經課藝神徵。玉室人。醫人友人。觀之不少休。讓兒之視。從市肆賒夏布爲襯。直四分耳。徇索值。窘中不能應。每自笑。是年四月四日。洙兒生。猶在夏居也。妙芬。此悅昧亦當千古也。

四十三年乙卯。四十一歲。

元趾戴師補官文安。以書貽予。謂家人赴任過浙。挈予同行。兩世兄共事。予竊幸早北可以肆業。遂謝生徒。弗受。而急渺兒婚。幷爲濂兒訂陳賚閨婚。乃世兄遲遲來又止。二世兄來。而第遣其家僮相聞。舟過於京口。蓋世兄貧無意於予。而所借李生者。日酒食聲色相謔浪。交相怪也。未抵文安。則李先以意通戴師。使戴師先怪予。乃予新買一僕與僧。後溺溺於賭。好酒。弗能其主人也。日過午而不能得飯者時有之。予於是時作孤身萬里垂死蓉山八字觀以自持。偶有人索題壁。立齋。歌以見意。乃是歲所謂文境。又自登蕭瀟灾邑云。早多閒。與子往入都。因辭文安去。

四十四年丙辰。四十二歲。

廣寧失守。同僚議捐俸助煤米各五十金。惠元福云。雖爲魏閹。閹閹於一切傀遺。咸弗受。計東望門。都走。蔡元閩云。誰教他弗受。而予以工垣歲數有金帛之賜。計九十金。諸受賜者咸委之以識欲哲。子以弗得朝夕殺水。鄰四十金。儲買祭田八畝。而適餘五十金於蓉。得如例巡視簡儀。諸商工官皆咸以予未嘗爲吏。易之。其故嘗爲吏與未嘗爲吏者。亦徒蓋緣與其爲姦利。一日有投二錦衛陵工銀者。驗其印文皆譌。立法之。而大司空王大靈以爲發其工部磨印。數甚。又罪與旁午。諸商工官皆乘急爲姦。大司空一切弗問。令悉白予。而予稍持之。又議築重城如都城。京營長李公檟贓。既以爲長策。大司空又以爲是誠在我。議費六十萬金。按二八陌。則諸皆當入十二萬金矣。諸商工官所乾沒。不可勝計。寬在遠而虛糜六十萬金於門庭之近。非計。顧無肯擔者。予奏大司空亦途撼之。然大司空益懟予矣。又一時。皆小憩集於烏程。烏程媚客魏以自固。其所以媚客氏者。至纖。醜亦可聞。諸君子共趣而擊之。予更爲特疏。疏上。疑不測。親好亦數顧。尋傳爲知是弗受。迸帖者面覓之。未可知也。陳嘉謨亦石病革。往候。都南翁在坐。慨然曰。不久恐有廷杖事。陳師病。舉體振喊不寧。側身向外稍展。而俯其首。執予手曰。汝打不起。今後裝做狠本罷。陳師督漸中。兩試皆不甚前。而道義骨肉之感如此。時王給徹處西北面跪召東南。往朝在莽。實繁有徒。家宰實臨川之。而護之。至是偏撰撫臣缺。予糾之去。御犯必辱兒之尤。一時以爲予有發必拔號驢之概。而實犯衆怒矣。奉使頒賜。册封王妃。使竣。道當由宿少林寺。阻雪。留寺逢雁而壁石。抵中牟。瘟潛復以五百金致傀。不受。復曾勸令稍廣以助逆倘。是歲。外册卒。獨大身其喪。先是。外父母生一子而驕。奇之。外父卒。子未成人。已嬌不可訓矣。而外母護之更甚。讒驕子既甚。而所以苛求驕人者。復大不堪。衣衾之屨。歲具以遺之。立授其子供一擲之費。計朝夕供

葵水則朝夕嗚嗚哭念其子之飢具粟以遺之亦復供其一擲耳猫人不勝遺外甚不勝飢寒子愈益
騷嗚嗚苛求至於死
三年癸亥四十九歲
新正抵里□月□日陞戶科右給事中邑中苦免逋姦胥里姦軍相比而勒民民困予從史邑父母
不問官民二戶復九石八斗之賄爲例更無名之費不貲一切裁去時邑父母既不甚健又陰從而撓
之者多端雖官紳間有之所以左右邑父母者頗力後歲藁王公撫浙籍其力凡浙西酒稅之地盡
一爲仝歲可留數十萬石甲子大水米價不甚加貴云予自度取總於世已甚有休焉之志而同好以
君子道長宜出勉爲北行面時慨面欲還乃二三蠢僕撫一可遣以纖節者遂中掖鄭報又以□月□
日陞戶科左給事中遂抵都下一時仁賢顏相告初志漸隳矣多至陪祀南郊會有巡青之役京師小
民以報德爲苦面德商衙胥中貴以招商爲利於是京塲各商按例不報其外各倉塲有減面無報報
者聞者同至聞一易之新商困或即併之德商人情帖然佔價較往歲省四萬金往青役無漢予不三
月存羨金八百餘又卻青鵝之謝先事者以爲形其短殊嘵時卿典濫冒諸乞撫已一引會典裁之雖
大有力甚有口者弗顧叁滋怨矣
四年甲子五十歲
先是某者御史爲大理丞不數月遷少卿矣又不數月面臺以僉都協院時副院川鄭公元番僉院則
楊公大洪席俱未暖某欲遷僉院則踏楊爲副面遷鄭爲戶部侍郎予以一時副僉稱得人官因未膺
缺無故出鄭公於戶部人情亦不堪即吾輩任事當在人先遷官當居人後若吾輩不以恬嵐世於是
御門之頃特出面恩取忌品亦不光予自以爲朋友切磋之道宜爾面聞有二心矣遂數是歲之二月
更垣都諫程芸閣當陞序屬某□□於多間即徵以親病聞矣序當屬予面某不便予之居斯地也
急貽書於阮大鋮仝急來時阮移病未半年也阮實誕在予前面倘爲右給事中阮至面程始陞陞後
復以補某補某之後阮轉左會江北銓司缺某查屬何□□阮意屬曹履吉公論以屬宿望程我旋程
後徐當補何面阮於某格格也則又鉄面推陞周士樸出工垣缺以待阮阮大恨念圖於故所結兄弟
傳繼教嗾弗下面某又陰卻以爲是予欲之面予弗聞阮故弗善予自恨澄甚於是某之喪聞面阮補
吏垣矣阮既補予以阮故未絕於吾黨凡事誠意相商必不至大決裂乃某意既弗善予復不善阮欲
乘此兩去面更有所屬會西江諸子以鄒公既石調銓事弗得與聞爲恥阮固合章□□并合黃正賓
陳居恭共擊之面操江□□□復數數於弗得蠟遷仝國子井圖浮邱面傳檄之蔑稿具矣檄稿具面
阮始解朝予疾明家宰停數日且弗推冢宰既諾之矣乃以是日陞予十八日予陞吏科都給事中十
九日傳擬疏上時檄奄如涿鼎元右阮留涿然結繼教爲兄弟爲內應復伺親
之將言者初四日檢三十金顯純槩不用刑以用刑聞且請從輔臣言蓋卿以事值云時躬憾金之
奄於逆左以通款奄面至面懼疏下汪文言速矣聞是日孔併遽予稱旨下乃有新撥首垣不得輕孤
役者循鄭劉啓先也往就夏氏屋以居爲比鄰九年緹騎至酒漏請從遂更名姓雜諸僕中周旋獄
語予疏上又得旨著即到任供職遂以二十六日到任於二十七日鴻臚寺報名面恩乃二十八日忽

於朝儀起數率有互參未明何得到任面恩之旨舉朝駭詫二十九日予有疏席藁三十日復奉有到
任供職幷免面恩之旨然予之去志決矣徒以汪文言事未明暫奉旨且留齊楊公大洪二十四罪之
疏嚴旨切責六月初五日予具疏公糾立頓傳票降級調外語未竟復傳錦衣衛牽了關臣韓公象罣
云一刻兩傳如何遵奉讖旨罰俸面遊於邪之設中者屢矣予於是決計歸直須文言事竣面某嫉於
共事不能獨留謂予徒齮之使去則以計典近教同志者具疏留予小臣屢奉明旨謂義不當固辭遂
銳意以澄清計典爲己任會於奉旨禁餽遺之明日發崔邸之餽而人愈側目御史大夫缺藉者多營
之內予一意推揆逸先生謂人既內營推之自外疑多不下不下將廷爭焉若爭須爲天下第一人爭
耳他人不足爭也既而得旨九月朝審時楊輔請宥遂左失事得旨貸以不死於是朝審日不列情眞
第云候旨竣事大司寇傳海寧題予以恩貸出自聖意朝審日是明刑堅不書題併爲刑垣具公疏草
而議定會酋中缺遴撫尹同皐潘雲翼欲得其座師兆倘友郭先以賄入程芸閣程辭之而復至顏有
聞冢宰既不許秦人則思用惠公元龍齊人則思用周公衡臺乃冢宰則自與又絕北定一清悟之謝
公鳳高矣謝爲令予邑諸弗得者成以爲出於予嫉予甚陳九畴因爲人所用尚未顯攻予也會十月
之朔閣臣票徽旭歷則不至太廟則又後至予陪祀同陪侍四科臣糾之廣徽不能不折於予言而九
畴其鄉人因列疏攻予矣十二日予即於部院覆疏降調十五日策鑒南旋冢宰御史大夫疏救一時
供被遂沈牟兄炎洲公疏首俱遂自是少宰陳公申秦楊公大洪左公洋邱等聯逐漵譽紲紲而出國
門無盧日矣是歲枏孫生華姚五姑
五年乙丑五十一歲
予一意杜門謝客而邸報中蜚語洶洶不敢寓居倉卒與漵兒畢姻以四月十一日面遠客
至二十四日就逮士民號慟者幾萬人道姑蘇周公夢洲□盤桓舟中者積日夜以其季女與楠孫結
昏焉高先生既前候予於平望之南過錫山復送之高橋之北紀其言爲高橋別語
先君聞難後揚揚歎笑如嗚昔面一出於其淵靜悲憂填膺觀顏色愧亦歎笑不復知大陀之在後
也五月五日舟過錫山陳發交攜酒觴相餞歎笑竟日初六日凌晨遣漵歸行納采禮於周華洞儒
涉尾舟而行或爲緹騎覺也遣僱小舟先發涉別而北漵別而南草草分散不料自北竟長別也於
乎痛哉六月十二日檻車經良鄉遣奴鴻飛以此諳授涉誡勿求見十三日入都繫錦衣衛東司房
十六日午間入北鎮撫司獄越十日面楊公至二十八日許顯純崔應元奉旨嚴鞫許既迎二魏意
揚汪文言招辭而急髮之以滅口對海時遂餘餘如兩造之和質一移畝一百綽棱一夾蔵五十桎
予打四十棍慘酷備至面抗辨之語墨圌不得宣七月初一日旨下則直云六人伏辜矣仍落北鎮
撫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聞者莫不嘆魄外魏作請赴法司以解於衆面介內魏故留中以釁辜者
之將言者初四日檢三十金顯純槩不用刑以用刑聞且請從輔臣言蓋卿以事值云時躬憾金之
役者循鄭劉啓先也往就夏氏屋以居爲比鄰九年緹騎至酒漏請從遂更名姓雜諸僕中周旋獄

險。與此事相終始。壁金以入。見先君於庭以出。出則淨私喜過望。謂派賊有至四萬者。而先君獨三千有奇。假屬未誅。且金又假可徐徐輸也。及旨下切責顯純。初比榮者十棍。旨下仍切責十三日。同楊左各三十棍。先君自此途大困。顯純又限五日再比。所輸數更日增。淨愴愴懼不給矣。十六日旨下。又切責顯純。應元各降一級。淨愴怖絕叫。欲代劉執輸金之役。一見先君。劉蒼相尼。十七日。劉入。先君俯相勞苦。且辭曰。儻極矣。來刑時。鯁鯁孔俱。琢殆不能支。姑毋令晉兒知也。劉徵以淨意告先君。大驚。比輸金。楊左受嚴刑。僅四人覓免。劉出。淨又私喜過望。叩頭謝劉。謂輸盡偏有中矣。急奔定興江村。告貸於鹿大公。大公義至。高然家故清窶。展轉旁貸。僅得十五金。淨來至大公先已傳告同好。深鄉劇貨之士。索不通姓名。爭貿所有以相應。許顯純宗族多與焉。然窶之曾不盈五十金。淨且感且愧且悲。急奔至良鄉。訊十九日消息。則六公同被酷刑。一如初鞫時矣。二十一日。奔至城。則當日又同楊左各三十棍。淨狂駭懸恒。不知所為。究其故。則倪文煥以細事忤中貴。賴翟是秀以免。急攻鄴洲婿之中。及緹姻事。鄴洲答而先君之漏逢益烈。瞥覓忽嚴。倪文煥為之也。於乎痛哉。二十四日。劉入。先君不復能跪起。荷桎梏平仆堂下。劉膝行而前。見額輔垂救。因整之。背半露。掩之。羣蠅嗡麇。肩臨之問安乎曰。病病甚。亦強進粥乎曰。勿言。勿言。促我兒逸去。劉不忍哭。失聲。衆呵之出。是日又一夾。破四十棍。劉請於裏門卒。隱垣隙窺。初猶聞痛楚聲。已殊寂然。刑畢。拽入。少頃。顯純令管事官二人進獄。久之。方出。衆莫測其所為。但聞楊、左以是日報亡。二十六日。報先君以巳時亡。然終不知死期與死法也。於乎痛哉。時天暑發雷相驟。黑炭炭有露落聲。急解穢褻衣之入棺。無論仮令弗及。併不得憑身一慟也。於乎痛哉。八月初九日。不孝男學淨抹血謹識。（陽明先生詩云。為臣莫子情何限。夜夜澒嶸望故鄉。嗚呼。千古同一哀也。）

將赴浙獄。遺友人書留錄

楹陽之殺忠良也。以什伯計。有死貶所者。有死獄中者。死杖下者。有死東西市者。然皆隨刑隨斃。隨斃隨殮。雖或身首異處。猶能補綴成屍。使妻孥相抱一哭而後蓋棺。亦不幸之幸也。未有若先子之備嘗慘酷。未死而蛆蛹生肌。既死六七日。猶故緩其旨。俾尸腐牢穴中。不使一寸肌肩。猱粘殘骨入木者。足下讀書萬卷。見古忠臣之死。有慘毒如先子者哉。劃其人既死。坐貶三千三百度。其家無四壁。勢不能復必至巢卵俱傾。根蓋析而後已。淨皆中夜環走。慟極成顛。謂前此證有人焉。捷躬使義。貸以多金。使得如數以輸。及期而納。彼縱意不在贓。猶得出詔獄。入法司。使父子相哀面斃。十至不能堅也。卒以此竭。然禍源豈在此哉。蓋自國搏時胎之矣。卒小諧子於璫。謂王紀攻渠諸疏。皆出予手。予無嗜嶼之才而有其禍。自此始也。釋姦細之假者。而原參臺省怒。排劉一疑非而昌族。排修下半非叛人。而舉朝怒者十之七。子禍不可解矣。是秋、調吏部。是冬、有連疏攻予。且有以奇禍中之者。至癸亥夏。得旨。告歸。甲子秋、調起禮部。予赴命北行。而時勢大異矣。頃來一梟以出。卒不免逮訊。顛困於刑。得良方治刑坐贓罪。延其孥。清白吏子孫。其受臠有什伯於盜吏者。編善臠荃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倒行逆施。

顧塵客先生自敘

予自丁未舉第。選閩泉推官。時按臺缺。撫臺徐舉參被論候代。一切以情用事。監司而下。尤而效之。予銳意政事。過事輒壞袂爭。爭而得者十之七。然猶鬱鬱不樂。得奇疾。乘官歸。過外家立嗣事。顛任嫉怨。卒揖外父所贈以明志。家居三載。改常州教授。丁父憂。喪畢。見正人日就摧殘。慨然曰。昔賈誼不入廁圂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予向與東林疏。此正可以彰自況也。補國子博士。顛為世道効力。人皆不知。後以同事謝其功。予名亦漸彰。為人所忌矣。戊午、陞刑部。己未、以便差歸。辛酉、復入。則世局一新矣。而南昌為相。顛與言官構。予託友上書。揣其先歸主權。則相權自重。言路自清。逆而行之者。禍也。南昌欵息而不能用。予旋以試事赴西粵。歸朝則壬戌春矣。痛清與南昌小嫌。舉小疵詞之。予直言轉禍清之禍。西粵佐之。卒奪南昌之去。而予與南昌。向竟未識面也。去之丑。乃一謁之丑。南昌益欵息。時廣寧陷。重臣道將俱逮。壬紀為大司寇。必欲以大獄屬予案定。已予啓調儀司。為壬所留。時諸正人以經罪稍薄於撫。予初亦從之。然不能堅也。卒以此竭。然禍源豈在此哉。蓋自國搏時胎之矣。卒小諧子於璫。謂王紀攻渠諸疏。皆出予手。予無嗜嶼之才而有其禍。自此始也。釋姦細之假者。而原參臺省怒。排劉一疑非而昌族。排修下半非叛人。而舉朝怒者十之七。子禍不可解矣。是秋、調吏部。是冬、有連疏攻予。且有以奇禍中之者。至癸亥夏。得旨。告歸。甲子秋、調起禮部。予赴命北行。而時勢大異矣。頃來一梟以出。卒不免逮訊。顛困於刑。得良方治刑坐贓罪。延其孥。清白吏子孫。其受臠有什伯於盜吏者。編善臠荃之說。豈特不驗。且復倒行逆施。

淫淫天道。尚可問耶。令追比伊始。將就浙獄矣。先子罹禍。人不手援。豈先子既沒。猶有出而援淨者哉。即或有之。顛書不能活父。而令以自活。淨豈痴之不如速死之為愈也。嗟乎。怨哉。司馬遷羞貧賤。輕仁義。淨顛怪其經於聖人。乃令知其不妄也。貨殖游俠諸篇。豈得不傳千禩哉。先子死。當葬首陽山側。若淨死。須葬夔離塚旁。天地鄙陋。莫可共語。昔先子檻車發牢。嘖嘖奇足下不置。僑良鄉賀客傔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及扶櫬南還。又聞經緯甚悉。慨然歎足下義士。故投血佈此。知回憲無力。不能援伯夷急難。苟存此心。亦足慰先父與不肖之雙魂於地下也。臨楮哽咽。不能更書。

之瘡稍合。已而有法司定罪之命。

自敍刑曹事七條

自天啓辛酉遼陽失後。京師五城察院暨京營科道。日以捉姦細爲事。及至送刑部。其稍有影響者。大率論辟矣。其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明知其無辜。則高皮帽不問。恐得罪原參官也。已閱數月。君矣。及論辟矣。其絕無影響者。可二百人。司官明知其無辜。則高皮帽不問。恐得罪原參官也。已閱數月。君矣。及

壬戌三月。予署山東司事。查前之二百人者。率皆以飢寒瘐死。尚存五十餘人。予啓尚書王公曰。以某一人之命。易五十人之命。某尚便宜。況以一官易五十命耶。王曰。善。同事者原宥之。止留三人。一則自供甚悉。不待刑訊。一則雖非姦細。乃假印人也。一則證佐未備。俟悉開釋。送大理評允。面繳之。原參遼省有怨於札者。有怨於酈者。有怨於文移者。予悉錄讞詞。託人致之。無不咋舌曰。此老吏之筆。勿與駁也。予是以得免參論。而遼省視予爲畸人矣。

兵部尚書行邊張鶴鳴。奏杜茂。修卜年謀叛事。大率謂卜年河間爲知縣。茂僅其衙中三月。相與謀叛。乃遣茂同其大管家二管家往李永芳處。相約爲道。詞證甚具。王尚書問合屬曰。見杜茂招否。何如。衆莫敢對。予揖而言曰。此只依原招斷之可耳。王曰。尊意云何。予曰。兩人同謀叛三個月。其情必親於皆肉矣。以理言之。尚當出妻見子。豈家人小厮名字尚不知耶。今聞杜茂在外審過五六次。夾十餘棍矣。問其大管家二管家姓甚麼。他終不聽。豈茂果儘替耶。況尚往李永芳處。往返數千里。而不一問姓名。尤可異也。王大笑。司官中有欲下石者。皆怠喙。杜茂者。實陶登撫門下千總給以千金。使之募兵者也。茂頗浪費。恍惚然實。不敢復命。乃匿於薊州一寺中。被番役擒出。經以畜細。其及卜年者。蓋其得入陶轅。或卜年慮之也。壬戌七月初。司審杜茂事。王尚書問卜年當得何罪。山東司印君朱大典不能對。予曰。雖非姦細。然實是修養其族。坐以平叛族。流二千里可也。王嗟服。

七月十四。王以成修招遠限。得嚴譴。署部事者右侍郎楊東明也。不問司官。不會大理寺、都察院堂上官。徑將原招自改。於十六日上疏。大率謂卜年係□□同族。每歲拜金世宗墓。宜誅。予同寮友潘員外面折之曰。此言何從得耶。楊曰。聞人之言。予曰。刑部招但有審得云云。未嘗有聞得云云也。疏已上。本司朱大典同外尚不知。朱聞愧遽。追而返之。

七月十七日。楊升堂。提合屬於法儿前。梁讓非故事也。故事。火房議事。升堂作揖而已。楊問曰。聞建熊某者。即獲修某者也。其中機彼何以相通。老夫請問之。諸公同僉三十餘人。同聲言二事各不相蒙。無以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悉。何以有今累。因謂知吾父伯冤。立上奏主獄縣州理郡公。（縣缺。號渭陽）吾父豪連云。明年春。以童子試縣令閻詔安胡公。（諱士藍。號費甫。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卓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吾子古之知。面其恩吾家。自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第一。入學第四。舉使者。郭還一公也。（諱蕃。陝西鞏州人。戊辰進士。歷監察御史。）李台川公也。（諱時成。號台川。永人。辛未進士。）年十七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十四名。舉使者。李台川公也。

予以天啓辛酉典楚闈。以報命還里。取道新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歷天也。桐公以解首相期。聲燈旂署。以待一捷。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鹽天。至戊子。而予之擯壓已就。而吾桂平公。

獄中雜記五條

一入詔獄。雜息俱滅。聞不能視面。是即死也。何天玉云。在詔獄寫單。索飲食於外。譬如祖宗之節儉。家人送食。傳單而進。譬如子孫之祭享。非久困於獄者。烏能揣至此乎。

予入詔獄百日。而審旨始發部者十日。有此十日之生。幷前之百日皆生矣。何者。與家人相見。前之通者。皆親證也。予既明此一百十日之生。視彼先逝者已幸甚矣。復何疑哉。復門戀哉。

偶作一聯云。故作風濤翻世態。常留日月照人心。自志也。

詔獄所苦者五。栲也。夾也。棍也。杻也。鐐也。所恥者五。囚首不冠也。吾藥貼指示傷也。跣一足亦示傷也。彼高坐發號。叱咤也。我箭服聳觀也。有此十者。即撫追贓之苦。有倖生之路。丈夫猶不再辱。況兼此二患乎。予以五十死猶勝死。若無子者。予以不雜死。猶勝死牖下而無聞者。

別同志絕筆

寶陽市告了假糧十日耳。弟不用爲妻孥計。吾兄亦不必爲弟身後名計。但念古人有託孤之託。放聊復及之哀哉。

碧血錄下

緒西銘先生自錄

生平略節。拈出與兒輩知之。

吾母先產兩兄。皆痘而殤。一弟又夭。予故以獨子受憐。自提抱以至磬亂。攜之不啻掌珠也。七歲入家塾。十一歲。開筆習舉業。稍露頭角。師爲孝廉夏維卿先生。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名守緒。號晉來。丙辰進士。）見而賞之。置一等曰。是子幼。乃其史筆。予成公知。至今不忘。十五。試學臺。不雋。是年冬。大父東渠公歿。明年。家難起。其冬。吾父與二伯澄湖公、俱就禪吏。臺檄外。則復葛李公亦同日繫。李鵬在里豪。予家稱貸與豪連云。明年春。以童子試縣令閻詔安胡公。（諱士藍。號費甫。丁丑進士。）大激賞。拔第一。面問左右。此子何家產。左右以吾父對。公曰。此其家當不悉。何以有今累。因謂知吾父伯冤。立上奏主獄縣州理郡公。（諱蕃。陝西鞏州人。戊辰進士。歷監察御史。）吾父伯事得盡白。并根究其造卓者。而吾父得稱爲布衣完人矣。胡公之知吾子古之知。面其恩吾家。自世之恩也。自是府縣錄考。復連第一。入學第四。舉使者。郭還一公也。（諱蕃。陝西鞏州人。戊辰進士。歷監察御史。）李台川公也。（諱時成。號台川。永人。辛未進士。）年十七辛巳年二十。始成婚。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壬午錄十四名。舉使者。李台川公也。

予以天啓辛酉典楚闈。以報命還里。取道新水。公之墓木拱矣。登其堂。設位拜之。壬午之試。歷天也。桐公以解首相期。聲燈旂署。以待一捷。乙酉戊子。俱以二等試鹽天。至戊子。而予之擯壓已就。而吾桂平公。

（錢禧繩、癸未進士、）癸以青浦令分考取本房第一、公署其卷云、近試郡邑青矜、獨子爲快士翹楚矣、閱卷者兩司李、（吳閬興、李公、號雁、號中有、丙戌進士、）二公皆有非常之口、予終身師事之、癸亥春、以吾常理張公、（號鴻圖、號見峯、浙江、安入、庚辰進士、）吾常理張公之卷、實胎炎一時、至今猶爲士林所誦、自是子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而吾常理閔公、（號延甲、號繩水、入、己丑進士、）每試必搜予卷、設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號時顯、號新屏、丙戌進士、）吾常理張公、（號鴻圖、號見峯、浙江、安入、庚辰進士、）二公皆有非常之口、予終身師事之、癸亥春、以吾常理張公、（號鴻圖、號見峯、浙江、安入、庚辰進士、）吾常理張公之卷、實胎炎一時、至今猶爲士林所誦、自是子名益起、五試觀風皆第一、而吾常理閔公、（號延甲、號繩水、入、己丑進士、）每試必搜予卷、設之第一、而京口理南城張公、（號時顯、號新屏、丙戌進士、）遘遇加隆、諸公子孝廉、廿相遇於公車、講通家、自丙辰以後、予棲遲里中、再入京師、不復相聞、恨無從一訊也、辛酉、過鞏水、一遯閔公之館而哭之、時公舉鄉賢、學使者遞其報、予閣尹淡如丈轉屬之湖北道、竟得報、淡如答書云、使者方代、得之暫閣、此其事甚奇、然公不獨知吾文、且念吾貧窮、保持吾門戶、吾恨之未盡也、辛卯、舉使者海澄文立臺柯公、（號延甲、庚辰進士、）錄第一、復擯斥、吾年三十矣、甲午、縣試第一、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危、親病勢日甚、遂同衾被臥、遘親湯藥者月餘、母病竟不起、痛哉、先是吾父遘難之後、持血下注、中血下削、遂得瘵症、臥牀淋漓者十五年、吾母手操箔鬲、予外持門戶、父赴以得安枕席、及吾母之亡、而吾父朝夕靡恃、予忽忽不欲生、明年、乙未春、勉舉丹徒權厝於京岸之阡、請瞿文慤公誌、丙申、授館於溧里顧氏、而吾父於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異、不勝疑惶、時舉使者南昌陳公、（號子貞、號恢齋、庚辰進士、）科試第六、父腥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鳧部澹生公誌、誌皆未勒石入隧、憲俟葬日歸與稍進、以慰我二人之幽、併勒之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不能堅持而其仍其故、鴈之子孫矣、無論其仍其故、勒石不可緩也、予孫念哉、戊戌、年已三十七、而文恩益溢、發從游者西申、授館於溧里顧氏、而吾父於中秋之夕、忽得便血、急歸視之、見神理小異、不勝疑惶、時舉使者南昌陳公、（號子貞、號恢齋、庚辰進士、）科試第六、父腥望一捷、而丁酉之二月、父不起矣、連遭兩喪、生氣俱盡、復以是年冬、舉父殯與母合窆焉、請王鳧部澹生公誌、誌皆未勒石入隧、憲俟葬日歸與稍進、以慰我二人之幽、併勒之死不瞑目也、奇禍至此、人人有風水之疑、吾亦不能堅持而其亦爲人所迫也、予出一揭應之、人以爲辨而平、歸而杜門卻掃、潛圖諜子、頗自夷猶、丁巳、內計忌者復嗾予一人也、而吠吠者乘之、以腹手於其鄉人、於是有工垣劉文炳之指摘、因逐宗仁而帶及也、疏語云云、時丙辰之五月也、予方擬授檢討、候旨久不下、初疏猶稱癸丑館長、不指其名、予義不受辱、具呈引疾、懇院長南昌劉公代題、方待勘結而拜官之命下矣、時予已移出城外、而劉疏指名再及、惴恐其行之不速、

不能遏其橫流。豈非天哉。自廣事既失。經撫之議。日有紛紜。予時爲無縫鱗之論。福唐漸遠予矣。時瑞
營墳於玉泉山。遣人乞墓碑於予。予拒之。彼又再三促予以語寧事爲證。予曰。語寧曾困李獻吉。今日語
所以伸移宮。遺物之成人巧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異事。不勝憤悒。幅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
寧安在。瑞聞之。憤益張。而福自此愈深。壬戌廷試。予備受卷官。五月。題管語救。七月。補經筵展書。□月□
日。補左春坊左贊善。福以□月□日。廷遣册封諸藩。予往河南之建德。故事。藩封無過五月者。以秦藩之
盛請。不得於溫覆。故久持不下云。予以□月□日出都。十二月。至禹州。戚禮藩飽無所受。明年二月。還里。
會。楠還者一年。甲子二月。還報。□月。轉左春坊左諭德。時高邑秉銓。說意澄清。執政無所關其說。福唐以
下多不悅。福唐故堅臥以逼之。而言路之覬倒者起矣。於是遂有江西之事。及應山疏上。予遞過福唐。湘
州李公先在座。福唐曰。大洪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攫之。
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排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眞如此。恐大洪疏行。雖再得此小心
謹愼之人。在上左右。予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嘆也。福唐色變。予先起。師先送予出。其語聞於應山。應
山憤憤。福唐聞而嗇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淡其詞。但辨來晉抵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抄。予聞力
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鑾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準其退歸私寓。
山憤憤。福唐聞而嗇抵李公。大約如前指而淡其詞。但辨來晉抵大洪之短。應山益憤。即欲發抄。予聞力
謹愼之人。在上左右。予曰。誰爲此說以欺老師。可嘆也。福唐色變。予先起。師先送予出。其語聞於應山。應
止之。福唐不知也。而含怒於前語不解。先是應山疏上。言者鑾合。福唐亦密具一揭。諷上準其退歸私寓。
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則上不失恩意。下以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唐擺思有以
自解者。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自爲門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起矣。且謂應山之疏。出於吾手。不知何人
所造。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福唐歸途逢人告恕。西鑑焉我。彼與大洪二人日夜往來。正與代草之
而出之予哉。窓規喜訣。福唐亦太甚矣。而內外之欲殺者。則又以蒲州之傾心我。而疑其票留趙、楊、左、魏。
我爲之左右也。不知蒲州之奸賢讒善。自其天性。票擬何事。可容他人左右乎。蒲州之作用。誠遠遜他人。
乃斷斷無技。休休有容。古稱一个臣。蒲州近之矣。高邑豪知我譖我。秉銓之後。強半杜門。予亦不敢數數。
開有薦引。皆名流遺佚。自是夾袋中人。予第一從吏耳。不圖其亦以此招惡也。朱烏程久棄鄉曲。輸肝吾
然。以七科前翠。忘分下交。戊午之歲。操舟遠訪。扁頭之贈。詆契良深。一入朝而神情大變。梁谿爲高邑門
人所不得之高邑者。則雖梁谿不得之梁谿者。則嗾我。因巧離我於福唐。彼亦久負東林之目。思自解脫
面示離於我也。餘人論讀。所不論已。福機之來。凡百矯集。豈非天哉。左、魏之被言也。閉門寂閱。予時時過
慰之。趙、高陳、楊、左、魏、等之逐也。往往阻我勿送。予曰。人
之推。有小璫到。開扉辭曰。此人還留他送客。遂閉不下。越數日。請告傳旨。開住。抵家。而趙南星等十五人
俱開籍。提問追贓之旨下矣。當是時。吾固知其禍不止
亦不以求免而辭代草也。昔語人曰。北地之代洪洞。自其屬官耳。使北地在詞林。亦不爲洪洞其草。況應

山之疏。多有可商。使予操筆。應不如此。若應山之功之節。雖百世可滅哉。宮不早移。禍不待今。禍移宮遷
所以伸移宮。遺物之成人巧矣。辛壬之際。應山家居。見宮府異事。不勝憤悒。幅推案起曰。吾必請誅此奴。
以報先帝。癸亥之出。託少子於其友。御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因不再爲江西事。然疏之始上也。桐城管貯
決之。而示變微於我。我寧非可草草。夫難內者只爭呼吸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日內無永□。外無
文遽。可幾倖乎。桐城欻然又三日。過應山。方註籍。心疑之。疏上而逆知有今日也。皆天也。就逮須臾。諸子
皆疎劣。不知吾之本末。隨筆識記。都無文字。粗具公私之槩而已。須日久事定。方出示人。無徒取滅門也。
生平道義文章。肝膽之友。淺深不同。多海內知名。而里巷親暱。亦有學行之士。不知名者。俱不及述。予行
眞而未篤。口直而多躁。心慈而色厲。爲文有筆而無削。爲舉有識而撫眷。種種欠缺。人所共見。而不敢瞥
私背者。欺心貳友。一念亦天地神明所共鑒也。禍至於此。豈非往因。獨報之後。了無怖戀。但義不屑以三
朝作養之骯髒之狗奴獰賊之手。忍自引決。浩然往矣。天啓六年丙寅三月五日書。

就逮詩

檻車

嘗讀膚撓傅。潸然涕不禁。而今車檻裏。始悟夙根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南枝應北指。親我實園陰。

痛親

生來氣體弱。父母恪情憐。妖夢類紛若。慈顏意慘然。無心逃密網。有恨負重泉。赤岸松杉邊。諸孫好護旗。

痛弟妹

愛妹同胞篤。先容二十秋。瓣餘異母弟。禍到已彌留。原上淒風緊。車前白日愁。衰門應薄福。已矣復何尤。

慰妻

閨房偏盛德。死矣愧吾妻。百順承姑前。千辛暖蓄發。榮華悲短促。風雨泣低迷。忍死提諸子。無徒炊噎悲。

示兒

諸兒初了了。長大竟無成。世事薄如夢。貽經累後生。覆巢寧有卵。刘草豈留萌。幸得收吾骨。還須隱姓名。

慰女

吾女偪生婦。牢來禮法王。祇今逢末劫。正合戢餘殃。稍足無盈忝。長貧且祇攘。緤磐何處訴。軟語慰而娘。

別友

生平肝膽熱。掇出在人前。爲友常分謗。推賢必讓先。我心無曲折。人性有偏便。生死交應在。寧爲棄己憐。

慰妾

朝朝念佛保平安。暗裏添愁淚不乾。腸斷琅璫聲一響。堂前只尺不相看。

其二

來時自矢死旂他。貼意慵妾賴起河。昨夜飛魂慈人夢。逢頭跣足叫天郎。

其三

我是剛腸鐵石人。不爲女子惜娟娟。蓮花會上來相接。共證如來證往因。

高景逸先生絕筆

遺表

臣雖罷黜。循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風平之道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乞使者執此報盡上。

別友來

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相知統此道意。不能一一也。三月十六夜。高攀龍頓首。

李仲達先生就逮詩

都中別徐元脩

相逢暝漏共淒傷。訝我無情似木腸。有客銜冤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其二

南州高士德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應乘筆。爲人碑後勒遺文。

丹陽道中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倦民。雷霆嚴下土。風雨泣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網頌湯仁。

其二

聖德方康已。愚忠敢遽丹。慙無一字補。終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爲問南冠。

潤州別直悅滋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澆於酒。錯認黃粱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旦俄生不可期。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鶺鴒詩。白雲渺渺迷歸路。春草萋萋泣路岐。寄語兒曹焚筆硯。好將聖賢爲黃鵠。

遣悔

便成囚伍向長安。滿目塵埃道路難。父老莫忘心哮日月。兒童洗眼認衣冠。文章十載虛名誤。封事千言罪狀寬。歸寄語高堂休苦憶。朝來清淚滿供盤。

鄧縣道中即有問予名面下淚者口占一首

身名到此悲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卻怪登車揮袂者。爲予酒淚問蒼穹。

鄧縣道中有感

春申好士祇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不見彈冠碧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澤州詩後

君憐幼子甌甌泣。我爲高堂步步思。最是臨風淒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汝州道中感懷

細數知交在道遙各一方。魏齊方畔睨。阮籍益猖狂。形影悲相弔。音容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

宿利店

日暮停車盛滿衣。喧譁士語是還非。祇憐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良鄉是大兄三首

長途速快若爲歡。只尺京華不忍看。此去幽囚腸百轉。想餘揚淚對灘灣。

其二

北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從今用晦艱難甚。莫道離憂減客肌。

其三

兄自料生聊暇眼。我催料死趁灰心。雙親但有平安字。佛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堂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端。他日豪恩酬蓋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亡前一日二首

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生生願誦法華經。

其二

絲絲悔省業因徵。假息餘生有夢歸。燈火滿堂明月夜。佛前合掌禮觀音。

又六月初三日別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爲手足。鶺鴒原上了前因。

付遲之兒手筆

吾以直實。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諄數言以告汝。汝生於官舍。祖父母携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嬉戲任意。驟袞既惜。不肯服布

裰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面弗改。必致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游宦赫奕。未見吾董子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今日因服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啻聽以思。豈復有人必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陵。此宜慎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菁菁積累。且吾此番消乏太半。吾向有菅顧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嬸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侄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偏嫁於中等貧家。須與厚田百畝。至妹母奉侍吾有年。當足其衣食。婚與贈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厲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謹畫秀才。將吾所存誥稿閱繹。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吾菁生不能盡養。他日侯祖父母千百年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哀哉。

天人合徵紀實

燕客具草

善言天者。必驗之於人。人事而不能徵實於天。則七政亦具文矣。客少嗜象緯之學。長而彌篤。披霜沐露。歷歷分野。遂能於渾蓋二家。會其徵驗。乙丑春。客旅泊都下。目擊天人之異。爲記其本末。以徵天人合一之符。使後之言災祥者採而擇焉。

季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客大詫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罹者。奈何。友人聞之。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瑨也。瑨媚而衡復歸於所司。滑明之治行復見矣。客曰。非也。瑨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八次第。於天市中占其微。是此媚奴大亦奴輩。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俱被逮。

孟秋下旬四日。鼓後。客踞坐中庭。見白氣如匹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宮。掩天棓五星。不見。淚潸潸下。同坐者問故。客曰。紫宮。爲帝庭。尾箕。燕墟也。白者金象。按占當有急兵起。靈轂下。然闔家禍福如天保無他。蓋主冤徵乎。六君子行死矣。明晨面揖左魏之囚。間至。致白氣竟天之時。正獄卒承瑨命之時也。嗚呼。

仲秋下旬七日。太白午經天。客曰。是與日爭明。下與上爭權之象。今瑨之權重矣。何用爭乎。豈將趕周、顧二公耶。翌午。面周卒死。顧賊之手。顧絕命之疏。遂入。嗚呼。冤哉。周、袁二公俱於五月初到北司。顧公五月

廿六到南鎮撫。廿八日送北司。楊、左二公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問。諸君子雖各辨對甚正。而堂官亦頗純細中已有成案。第深之直書其疏以進。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楊、左二公各一百。夾扛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扶左右手。偃僂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客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黑面顦。悉上瞼血如染。楊公蓋白鬚最短之至胸事。尚俱齊整下楊居中。左居楊之左。魏居楊之右。顧居魏之右。周居左之左。袁居周之左。顯純處分兩邊獄。

初九日。比較。顯純猶作厲汝聲。副後則呼名詬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袁以病特免。

十三日。比較。午餐後。六君子到堂。顯純辭色頗厲。勒五日一限。限糧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左、顧、魏、周竟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跪下。大聲曰。汝稟歸。好生服事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妄說話。是日。各止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副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繫其上。面楊公謂甚。

十五日。爲楊公懿辰。諸君子各裹中揖賀。是日公始知瑞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飲涼水以求速死。兼貽書家人。索腦子甚苦。前此猶望生還也。

十七日。比較。楊、左各三十棍。是日。顯純辭色更惡。勒五限各完。名下所坐贓數。不中程。受全刑。

十九日。比較。楊、左、魏、俱用全刑。楊公大號面無回聲。左公聲吻吻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十棍。夥贓五十。

二十日。比較。楊、左、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顧、各二十棍。顯純呼楊公名。叱之曰。爾爺奴罪當萬死。不妄哉。銀是輿旨抗進。罪當云何。楊公舉頭欲辨。面已不能言。途俱舁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遘獄。獨楊、左、俊戶隸之外。鮮血流灘。伏地若死人。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乃舁入。左公轉回面東。顧其家人。是日雨棍。聲重楷。常。且被力狠打。故呼號之聲更慘。

二十四日。比較。楊、左、魏、各受全刑。顧、夥贓五十。刑畢。顯純呼獄卒前。厲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逢將楊、左、魏、發大監。客聞之。以問獄吏。吏嗟吁曰。今晚各位大老爺當石壁鬼方苦死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於鎮頭。葉文忠之手。葉文忠爲獄卒之冠。手狠至毒。次則顏繁。又次則郭二。劉則慎實人也。

二十七日。比較。顯公獨受廿棍。是日。獄吏納梆。規官。顯純怒罵曰。此等俱犯人也。何官之有。嗣後逢哼犯人。

二十九日。比沒。六君子之尸。俱從詔獄後戶出。戶在牆之下。以石窩之。如槨狀。大可容一人。御狗是日刑曹驗畢。當以布遮裹以葦席。束以草索。扶至窩外。吳鋼街猶尸蟲沾沾。堅地。

八月初一日。比較。

初四日。比較。顯公用夾刑。杠十五。周、楊、俊二公六月廿六日到南鎮撫。廿八日送北司。楊、左二公六月廿四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又次日之暮。嚴刑拷問。諸君子雖各辨對甚正。而堂官亦頗純細中已有成案。第深之直書其疏以進。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楊、魏一百。夾扛五十。

初七日。比較。

初九日。比較。顯公用楊刑。敲三十。

十二日。比較。袁公贓完。公家饒出橐中。故特爲起。

十四日。比較。周公贓完。

十六日。比較。

十八日。比較。

十九日。袁故。未旋面一日。先暗注大監。實孤身在園王廟。鎖頭頭紮手縛之。是日。顯純上疏云。周某病劇。上命憐醫調治。次日。醫來。顯純呵之以出。彼時周公自以贓完。裹巾結束。道過獄中。方怨顯贓相累。不得速發西曹。未嘗有意也。

二十二日。比較。袁尸出。

二十四日。比較。

二十六日。比較。顯公用楊刑。敲八十。

二十七日。獄吏具片紙報顯純云。顯大章大病。客雜輿人中竊窺之。不覺淚沾衣曰。一網盡矣。次日。而顯純遂以顯公病疏上。當獄吏揭報時。太白適經天。嗚呼。公亦不凡矣。

二十八日。周故。是日之午。周、顯二君子暨孟弁三人。共飯未舉。鎖頭郭姓者疾呼曰。堂上請二位爺講話。遂蓄械而出。行不數武。劉鎖頭從後牽顯公之衣曰。且還。今日不干爺事。內裏要周爺命耳。押周公至大監。不半時。遂斃。郭賊之手。

二十九日。比較。

九月初二日。比較。周尸出。是日。劉卒審語客曰。堂上已勒顯靠死期矣。期甚迫。柰何。客曰。能緩五日乎。曰。能。厚賄之而去。

初四日。比較。顯公棍三十。楊敲八十。

初六日。顯公發部之旨已下。閣中客知之。譟聞竟夕。恐入顯純之耳。不能留公至明晨也。

初七日之晨。劉卒復至。曰。五日之期足矣。今晚必不能相全。柰何。客曰。然。會當有變。獄卒竊笑而走。已而西曹之命下。是日。顯純復比較。據案屬色如前。呼顯公曰。爾十日後復當至此。追贓。蓋六君子之納賄。顯純不敢言。此日不酉。亦顯無生理。劉卒非妄談也。

十三日。會審都爺。會審官共十人。公座俱南向。在簷溜之下。上承以葦席。顯公北面跪。反縛辨論甚直。面十人承墻命。竟掠顯。又責公十竹板。嗚呼。瑞之虐第一至於此。是日。瑞道總記人立詞官之後。薄暮。十人旅以進名帖及獄間付去。體甚恭。

十四日。顧公勺水不飲。歿後。服毒不殊。次夜。收斂面逝。

十九日。顧公尸出於獄。衣冠俱如禮。

楊公有遺稿二千餘言。又親筆暦真一通。叩首牀褥以託顧公。獄中耳目嚴密。無安放處。藏之關聖畫像之後。已而埋臥室北壁下。蓋以大磚。後公發別房。望北壁真如天上。倩孟弁緘之以還。隨寄弁弟持歸。楊公又有血書二百八十字。藏之枕中。斃死後。枕出家人拆而得之。竟爲顏鯨所竊。鯨亦號於人曰。異日者。吾持此贖死。

魏公性不嗜食。尤不喜血肉之物。每日所供。唯雜菜一把。扁豆黃斤許。及麵果五六個而已。

魏公受刑。較之楊。左髆少。而困憊獨先。七月十三日加刑。叫聲便不能朗。十七以後。兩足直挺如死蛙。不能屈伸。

袁公素善病。到北司後。遂偃臥不能起。陰蝨大如三斗器。行履頗有所妨。然竟以病故。竟死不受一棍。唯夾棒二刑加三五番而已。其壻云。錦衣李不矜左右之。

袁公贖止六千。而每限輸納倍於他人。故受刑爲少。

周公亦善病。面黃白色。初入獄中。終日與孟弁對弈以自遣。日而具。

周公贖完日。鎮撫居其五十金。公必欲清算。且出累限納銀私籍以相質。左右管事者以支辭爲解。或云。公死之速。係此一算也。

周公困魏氓之士。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只須尺布便了。又念贖銀已完。可望生路。不思處置家事。顧公與孟弁窃笑之。而不敢明言。八月初。顧公張目視日。久之不已。笑謂孟曰。客聞鬼不得見日。今吾眥時未死。當快視之。未幾。周辜。孟正色曰。顧先生到此地位。不思大事。終日浪謔。何益。顧向周公曰。所謂大事者。身後事也。吾自七月中。便知無生理。訣別家人書。作之已久。無便付出。故尚留楊下。何至臨時乃倩習見之非關醫說。

楊公尸棺之歸。負以二騾。其子從一二客頭踏道上。知者皆爲之欷歔。

周公困魏氓之士。居獄中。常大言曰。死亦何難。只須尺布便了。又念贖銀已完。可望生路。不思處置家事。故尚留楊下。何至臨時乃倩習見之非關醫說。

楊公尸棺之歸。負以二騾。其子從一二客頭踏道上。知者皆爲之欷歔。

六君子之獄。天下皆知內外二魏爲之。其死也。則更有說焉。楊、左、魏、周時絕命。顯純盡物議歸膺。基罪曰之禍。故於楊、左分其先後時。總復讎一日。顯則偶詮綺爲之者也。彼時詮新入政府。咸瑞之特薦。故殺三公以酬京都貴人雪之。向與詮爲祀陽之好者也。

楊、左、魏、周時絕命。顯純盡物議歸膺。基罪曰之禍。故於楊、左分其先後時。總復讎一日。

鎮撫每當比較日。瑞道聽記入。坐顯純後。棍數之多寡。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面顯純又加之虐。一日。

聽記者以他事出。顯純袖手至晚。抵暮方回。始敢審問。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爰賊得伏隘下細語。顯純後恐審訊其實。勒令跪一支外。高聲回答。不許爲方言。

詔獄土地廟前樹。於六月間生一黃芝。日夜漸長。六君子畢至時。則爰然光彩遠映矣。環而視之。適六瓣。

獄卒皆駭以爲奇。或曰。此吉兆也。顧公歎曰。芝。瑞物也。而困於獄。其不祥乎。月餘。獄卒屠之。

附燕客傳略

燕客。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客於燕。故曰燕客。平生耽酒任俠。重然諾。憲富貴鄙夫。鴻窮困交。則獨喜好經世學。尤明天文兵法。乙丑春。或告客北地僞名酒及多感慨之士負笈徒往。將抵易縣。聞訪田荊其人。抵干秋渠。道中聞六君子之獄興。慨然曰。此六君子者。世所謂賢豪長者也。今死矣。請令作百世以上。聞其風。猶嗢噱憑弔。可當吾世面不識其面乎。遂走燕都。旅泊詔獄左右。易吏人衣。日逐輿夫馬間

相數狎久之混入鎮撫因得見諸公之頭末諸公亦竊知客爲有心人還言還札多默附之客一日被酒語次冤諸君子之事爲謀者所察踪跡垂及復作賈人裝疾馳而南計盜一日馳三百里方脫虎口今人閒所傳天人合徵錄客蓋以九死而得之云

天變雜記

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晝黑如夜萬室半沈東至順城門大街北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遍圍十三里盡爲齏粉屋以數萬計人以萬計壓死一帶糜爛尤甚倔屍蕩墜穢氣熏天瓦礫盈天而下無從辨別街道門戶傷心慘目筆所難述震聲南自河西務東自通州北自密雲昌平告變相同城中卻不破害者屋宇無不震裂狂奔莫行之狀舉國如狂象俱逸出遙望雲氣有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經時方散料道意火藥局失火繼擊轟細此與二百年來未有大變也欽天監占語曰候得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雷轟之聲從東北艮位上來行至西南方有雲氣漲天良久未散云云等語

后宰門火神廟棟宇纔煥初六日早守門內侍忽聞音樂之聲一番粗樂過又一番細樂如此三墜衆內侍旋怪巡緝其聲出自廟中方推殿門蹴入忽見有物如紅毬從殿中湧出艦窓而上衆北扃曰俄而東城震聲發矣

哈噠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顯靈行動勢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在推阻間而震聲轟舉矣

張家灣亦有火神廟積年扃鐍不開此日鎖鑰俱斷

有一番老見騎一馬行至泊子街地動墮馬此老頭旋眼暗自疑疾甚曰不好了我中風了急覓將傍一酒糟鼻定少頃明亮揉眼見左右伏兩人一人紗帽無翅一人紗帽盜眉細沿之俱是雪補各面面相覷而散

屯院何廷偏全家殺土長班俱死屯院內書手崔該相與持鍬鍤立瓦礫上呼曰底下有人可答應忽應聲救我諸人問曰你是誰曰我是小二姐昔辦知是本官之愛妾急救出身無寸縷一書辦脫大擺裏之騎驢而去

前門上一貿棺店初七日有一人買棺二十四口訝其多又有一人至曰吾要買五十二口主人曰沒有許多其人曰沒有便小的也搭上幾口罷主人曰你要幾口大幾口小其人曰你不要管只與我五十二口我回去自配

有一紹興周吏目之弟殊貧因兄榮選思做公弟到京方三日從菜市口買一邊紗裙搖擺途遇六人拜拽裙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無恙其人號周季宇一說頭飛去陷入牆內寸許眼睛飛在對門牆上結住猶動眉毛又黏在一處尤異

潘崇賢夫人雖同來京已十年不見面夫人住後房一帶日事持齋誦佛變起之時夫人抱一銅佛跪於天井其房一瓦不動前房十妾俱壓重土之下

北城察院此日過街門馬上仰面見一神人赤冠赤髮持劍坐一旗驟近在頭上一瞥墮馬傷額方在嗷訶東城忽寂

嘉興項家不損瓦屋壓死一兒養一騾馬騰空而去客來唁者問其僕曰你家無傷損否僕曰一個官官一個馬馬

有一人姓王在寓臨池忽心動出位一聲轟亮椅桌迸裂撿一鐵彈秤有三斤四兩

粵西會館路口有蒙師開學童子三十二人一聲之後先生學生俱無踪跡

初六日五鼓東城有一赤腳僧沿家呼曰快走快走

草廠在東城巡更人見一白髮老人走出走遍知是草場土地也

所傷男婦俱赤體寸絲不挂不知何故有一長班於轟之時驟帽衣褲鞋襪一霎俱無生者如此死者可知

有一人因壓傷一腿臥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戶者有以半條腳帶掩者有披半條獅子者有披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人又孤又笑

屬至東華門坍塌稍緩聞內閣格窗傾毀殊甚

宜府新推總兵升客至元宏寺街一聲連人和馬同提班七人竝無踪跡聞其馬乃千金者

閣相公夫人單獨奔走街心相公從閣內步奔回來親救得免家中古董毀傷殆盡

都城隍廟中道士初五夜聞殿中聲曠似聞點名之聲

王悲厥一小太監初五日早至廠見圍圖軍馬圍住趨得內邊云來一個細一個逮經宮論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逃去問之曰急上趕逆也凡此逆出瑾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盈虛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甘臥不動亦無音聲大震

大輪在路打壞者薛鳳翔房壯麗吳中偉構鉅麗傷者甚多而業可威邱兆麟牟志璽爲甚但無致死者壓死奶奶公子愛妾者難以枚舉此變幸在日間若發於暮夜當無噍類矣

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知府卓隸俱昏迷有一卓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矣乃在廟管門前夫曰廟裏邊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册

四月二十七日午後有雲氣假旗又假關刀見在東北角上其長亙天光初白色後變紅經時而滅後五月初三日又見如雖其色紅初四日又見類如意其色黑占者曰此太白蓋尤之變幻總一物也

五月初二夜鬼火見於鵬門之樓角青色熒熒如數百盞火俄而合併大如車輪

京師鬼車鳥悲夜叫及月餘其聲淒哀更聚鴉於觀象臺尤異

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飛至密雲石駙馬街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

承恩寺街有女轎八肩過旋後止見轎打壞在街心女客轎夫俱不見

元宏寺街有女轎過一卷散去轎頂女客身衣盡去赤體在轎竟無恙

新選陳州吏目紀姓者和交好初五夜陳忽得一夢爲金甲神呼去至一大衙門緊累者相屬紀吏目亦在其內聞內呼曰無腳的俱斬忽點名至陳傷一人曰此人無罪堂上主者曰縱未剛毅士民竊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感泣欲爲請命時陰雨連日出白縣可放去陳行數步忽呼轉曰便宜了他與他廣下鎖二鎖鬼卒與鎖訖夢醒明日陳正與紀同假地勘陳憶昨夢急走出戶外房倒紀已壓死矣陳無恙二鎖之故尚未驗也

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掛於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首飾銀錢俱有戶部張鳳翀使提班往驗果然

德勝門外墮落人臂人腿更多

薊州城東角震塌壞屋數百間薊州離京一百八十里初十地中擲出二人尚活問之云如睡夢

人變逃略

人變者逮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啓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屠緹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侯兒四十猴繩五百義孫之屬所肆惡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內寅、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盈虛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甘臥不動亦無音聲大震

初傳有天鑒點將錄蓋逆兒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遼有不與之恥也金磐發無所顧忌巡撫周公起元以爭繅造先削籍歸吏部貽文逆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毛一鷺繼起元撫吳檄固二十孩兒之一也沒任之日吏部即以送起元文送之鷺慨切齒遂與李寔搆擒魏給諫逮過吳門吏部與駙蹶事而吏部逮矣時武進有特走武林傀千金於李寔求逮孫宗伯慎行鄭司常鄭者曾有言孫病劇鄭已舉道而免然孫終不免戍又欲殺之淮上丁卯客鄭與文慶撰寔孟皆傳逮意令旋怖自盡如丁翰簡乾舉故事諸公於鄭里故無嫌隙直是諸兒孫借以獻媚俗所謂逐害恤云爾逮者至聲吏部囚服待罪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吾謂江陰知縣率之豹當經宮論之逮舉兵快奄擒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孫隊中此近例也使者何異人意且諭之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菴額此當了卻因命紙筆大書小篆槐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無一事矣後鄭馬常弔詩曰鍛鎗猶勒小蠻榛蓋實錄也吏部同令君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數日絕未開讀士民竊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感泣欲爲請命時陰雨連日出白縣暑氣遂百姓夾道執香哭聲于耆既入返署諸校財擁龍亭肆衣提械怒目上視遮攔毛一豎拱立左遮按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三舉諸生擔面前逃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距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壹爲請於朝撫按戰慄不許一財腳盤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財各舉械將擊諸生忽人叢中一人從人肩上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財之提械者諸財競捍之人叢中復有四人擁出一躍登堂遂與諸財殿首一人者御顏佩革餘四人者馬杰沈揚楊忿如周文元也五人持刷財此旨從何出財曰皆忠魏上公命我來於是五人大呼共聲殺爲旨者值天雨來者各以傘履咀聲震地堂下萬履齊聯諸財伏撫按腋下曰願救我撫按復趨證諸財後曰老先生畢竟是假上人邊巡俱御入署內士民喧從之一財盧案上甚壯而入後詢其黨名李關柱本非校財乃行五百金賄謀與偕來者也是日開讀不成禮撫按共確奏聞案遂結蘇驛復遇一財蓋往浙逮黃侍御尊素者繼驛其舟之伴五人者謀曰我輩特死爲國除害合以千衆下武林殺殺使焚其府以千衆下崑山殺廂衆讓之厭餘快自囚請死罪狀有餘快顏佩章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而反憤此積猾氣是我輩累之也巡撫聞其言則大喜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兒孫實嗾使之及見參按疏稿色變召阿曰財賦重在江南彼爲變奈何政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曰有兒在乃勒令撫按親捕誅魁五人者餘身自投曰業慙脇從皆我也無波及直向撫按大笑爾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撫按無如之何誅成大咩處決五人顏色不改逆璫聞之顧衛孝寔發爲激變寔怖欲死乃命新撫慣汝楨請施生祠以自解免相留成風生祠遂偏天下政府魏賢徵顧秉謙繆昌期施鳳來張

瑞剛鑿．咸手撰碑文以爲榮．未一年．天祚聖明．逆瑞授首．蘇州生祠．垂成而廢．蘇人卽其下葬五人．大僉曰．然．曰．脫稿乎．予因捧以進．公展閱．見血縷縷．則瞿然避席改容．呼童置筆．乃卒讀．既而愀然不語久之．予詢其故．公曰．若少年未諳事．且方悲憤．率臆以書．中有鼎湖勸進等語．非臣子所宜言．萬一天子之者．不啻壽壙．是宜兩存．永留忠義如綫．閱富貴場中冷眼．先是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兢逮常州郡士民聚觀者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垂肩者十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趙鵬脫履．馱甚狼狽．一賈蘇童子十餘歲．撫牌曰．我恨極矣．殺卻江南許多好人．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蕉刀．斷其片肉．擲堵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樓素惠民．撫之．須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帝卽位．予薊門三千里．刺血上疏鳴冤．時寓姚文毅公官舍．公退朝．已舉燭矣．問予曰．明日上奏乎．予曰．然．曰．脫稿乎．予因捧以進．公展閱．見血縷縷．則瞿然避席改容．呼童置筆．乃卒讀．既而愀然不語久之．予詢其故．公曰．若少年未諳事．且方悲憤．率臆以書．中有鼎湖勸進等語．非臣子所宜言．萬一天子延諮．將何辭以對．予曰．易貼黃．何如．公曰．墨書易耳．今爾十指枯矣．且柔．何予猶然曰．但得當上意．先人瞑目九京．卽先人之道．豈敢愛．因破舌取血．更書貼黃以進．原本存篋中．當是時．逆賢雖伏厥辜．而羣奸猶負嵎．微公言．事且不測．時予年二十餘．距今三十餘年矣．思之猶怦怦然．今什襲之以貽雲仍．且志公之德不敢忘也．

天啓六年．吏部周公忤璫死之．思宗卽位．誅璫及璫黨．錄諸忠士學士曰．上初立．言鼎湖得勿不可乎．曷之血盡豈有繼哉．茂蘭曰．否耳．譬上．上大泣．進卻曷名．贈三世．宦蓋異數云．諸忠諸子姓聞其事．各得乞．時人歌之曰．孝哉周子．伏闕陳指．臣父忠死．先王之制．有則官祭．誄．帝命曰可矣．再命曰禰楊、左、黃、李．惟卿是視．俾禰子孫奉此．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甲辰五月．過姑蘇．與子潔上鑒巖．歸至芙蓉．子佩子耀夜話．佩兄出血疏貼黃讀之．血光倘與燈影相射．計不見佩兄已二十六年．距京師頌寃之日三十七年矣．此時余方十九歲．佩兄方二十四歲．而人相期．所以報答君父者．正未有量．豈料今日相對．絕弊雪鬢．家國破碎．泫然者久之．

敬亭山人姜埰題

賜讀此册．而嘆忠介公之忠．子佩兄之孝．萃於一門．傳之千古．豈容有二．至文毅公眞篇之證．尤古人所難．若非文毅一言．余鑒何由得覩血書貼黃．佩兄之誠感若此也．予侍忠介公最久．親聆其談治閫奇績．有出於循良之外者．卽史之所載．亦未易有此．嘗思篇一異政錄．而格於不文．至今以爲恨事．佩兄命題册後．因幷及之．佩兄操履高潔．讀書杜戶．孝友忠信．孚於遐邇．余何敢復贅．　通家小弟文柟敬題．

袁徵曰．徵拜觀周子血疏．而心悲焉．天啓丙寅．忠介公罹兒豎禍時．同後先公側者．先愛師輩皆已逝．最相親共事．則維斗公幹九一及徵兄弟．公幹早夭．二子以忠捐軀．而先兄亦沒．惟徵獨未死．故覩疏而四十餘年慘激．如在當日．惟徵親焉．徵生晚．不及見古人．足跡所至少．未能廣交四方賢者．然追所嘗親．竊以爲心皎如日．氣如川方至．渠然以溫．如玉盧．如谷厚．如春陽之未出．其懿德無二三．如太紫之白．未有若公者也．吾師乎．吾師乎．讀古之傳．節烈何以加茲．而當世名賢亦可知已．記閒緹騎鉤公．徵慟而往．見公縣署．公神色怏然．如平生．徵爲爽然自失．越宿．隨父師再往．師候公起居．公曰．夜半夢回．唯以未克葬祖父一事恫吾心．不復能成寐．故徵以忼慨刺血．求徵疑人之胸．成先皇泣下．贈三世太常．以伸公孝思．周子之孝也．猶氣之可鼓焉者也．周子葬三世．舉大事．盡禮．極誠．必信諸爲弟妹娶嫁．各不失道．準經立身立家．施於友朋．終始不懈．以承公德．其孝也．非氣得舉之．而志克貞之．雖已．然

周端孝先生血貼疏黃册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陞太常寺卿周順昌男生員臣周茂蘭謹

奏爲孤忠已被

恩褒．沈冤尚未剖晰．特摶額號．

天．懇報父讎．以彰

國法事．臣父忤璫慘死．皆緣倪文煥誣之於內．毛一鷺因而謀之於外．殺人抵死．律有明條．而文煥

鼎湖勸進．一鷺亦管建祠媚璫．尤

祖法所不赦．伏乞

勅下部院．將提到倪文煥．卽刻處決．已故毛一鷺．還行戮毀．庶父冤得雪．

國法亦伸．謹

奏．

血性丈夫陳容書

右疏長七寸四分．闊三寸二分．凡十有三行．行．舍提祭盧．俱依元式．惟第五行元第四字．第九行吾廬字止．父冤得雪四字作一行．今省減二行．

則公之正直人知之史載之公之仁覩而筆書忘倦人不盡知之史其載之周子血書復繼之以刺於舌册傳之人知重之周子之四稱克彰於身繼述不留先公敏人知之而不知所以重之後將莫傳徵故竝爲表著於册以示後世之君子嘉徽再拜

吾嘗讀漢晉死義諸臣事略其忠節表見於後世而子孫之賢者李瑩王貞而外蓋寥寥無聞焉吾鄉周忠介以瑾難死劉廟時大白黨人冤子佩先生刺血上書奏既具矣商其舉於先外大父姚文毅文毅以語涉微嫌難之先生更刺舌血易其前稿今所存者指上血濡縗絰耿耿心目開雖說先生閉戶學道創迹公府事母以孝謹聞友愛諸弟皆受成於學慥於古之君子其委屈夏殷之流與吾嘗稱述先生之法言法行以爲後世式乙巳三月旬又三日有門生學徒數輩會文於精英堂先生出此册相示余曰此非一規也家百世師可矣塵閣不忍釋手子弟覩者各歎息敬禮者久之　後學徐晟拜手恭紀

忠介公大節既與日月竝麗河嶽比尊若夫原本天眞不經矯厲則尤卓犖千古焉長公子佩於瑾候末煖伏閤陳冤至誠仰格特徵奠數具在諸紀中逅其疏以血書上也方濺血伸痛時天地爲之變容鬼神爲之奔泣及事濟之後神人胥悅微稍有矜名意必寢而傳之而子佩謹如也何以徵之徵之其事在烈皇帝龍飛戊辰迄於辛丑已越三十餘年矣始出血書貼黃原本自紀載易書之故歸檄於姚文毅公而曰以貽雲仍云爾邈想其三十餘年前灑血伸痛時神志之專壹絕無名譽寵榮之念介於其間可知也以之紹前烈則爲眞教以之扶植人倫則爲眞種余故嚴述其徵爲後世忠孝者鵠焉文毅公泰山巖巖忠誠被於朝野故與忠介爲水乳合於子佩猶子之愛特鑿文毅而在後進其何所厝躬矣

忠介公以觸逆奄竪抗節隕身事具國史原其得禍之繇太半因送周中丞一序及崇禎初諸罹奄禍者悉得昭雪而烈皇帝憤惜名器賜謚者惟御史大夫高公副都御史楊公都諫魏公及公四人而已其所以公子茂闓子佩以血疏謚冤感動宸聽故褒恩獨優也公之得酷嗣以文章豈非天哉余嘗問子佩以公之文集則以被逮時訛傳且籍沒壺付之火今傳於世者獨此序耳子佩亦不數數爲文惟見此疏嗟乎忠臣孝子之文得一二足以傳矣安用多爲余嘗爲公作小傳例用短篇不甚詳又嘗記公誥命事今子佩復以血疏貼黃屬題余之不文得數爲忠孝之家作文字與有榮焉子佩之子靖年甫冠好書有才識他日必能以忠孝文章世其家者幷識於此以相勗

崑山通家弟歸莊頓首

崇禎初天子既誅逆奄自楊忠烈、周忠介以下得賜謚卹有差時忠介公長子茂闓以爲殺吾父者逆奄所以殺吾父者倪文煥、毛一鷺也仇人未服其辜茂闓終不可以爲人立聖人之世於是草疏發二端事皆體目相視若漢唐宋之遘不相及何況過此以往乎今子佩幸而健飯亡恙若過數十年且將不知子佩爲何如人後之人慕子佩而不得見見此草如見子佩焉則此數行丹碧者非人留之而實

仇父冤雖白而仇不誅則人子不可以一日釋古人所以重報仇之義也嘗嘗怪伍員報楚雖君臣之義有所不顧獨班宮載於左傳鞭墓載於史記而入楚之日求戮無極之黨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於父兄之墓則皆無閒焉何也員不出此是員不得爲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夫仇其君而不讎其奸人非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孝子者也吾故曰爲孝子者當如此也茂闓之孝在父冤既白朝廷加恩贈卹之後而不以爲足嘗茂闓刺指血上疏時主姚文毅公宥舍公適退朝索觀其疏見血跡淋漓紙上愾然改容既而曰上新即位而疏有鼎湖攀遞語非憒也茂闓於是更刺舌血改書貼黃以進今所存血書是貼黃原本茂闓字子佩吳人所稱芸齋先生者也今年六十八矣與其弟茂藻、茂葵皆守義執節不愧其父嘗竝得與友而先生行光高云壬子中秋易堂同學小弟魏禧敬跋并書

先忠毅與忠介公同殉璫難崇禎初元同蒙恩卹因草疏陳情請以新贈官階封及父母者實自遜之一疏始更援三品例請贈及祖父母者則自子佩兄一疏始遂俾臚典徧及同難諸家惟佩兄錫類之孝所及者宏且遠矣佩兄再刺血書疏述諸奸搆陷始末烈皇帝惻然動容兪旨下部院議罪至次年遂欽定逆案加行天下則此疏實啓之尤爲有功於世道云時遜之年方幼學少佩兄十有三歲當日伏闕呼號實遠愧之迄今游歷滄桑每相從話舊不勝家國之感茲歲甲寅因過祝佩兄七秩坐雨芸齋出其血書貼黃原稿見示遂僭述數語於後帳舉不禁泫然

同難弟李遜之敬跋

純孝也子而純忠也父嗚呼推忠介公端孝先生稱爲父子讀先生此疏忠臣之忠與孝子之孝竝見碧血丹忱淋漓片紙余小子忠介公同年死友繆文貞五世孫也把卷不釋手　繆敬持謹跋

右血書貼黃一百四十四字周子佩先生所書蓋將爲其父忠介公泌冤因姚文毅一言改繕進御此其所存原本也子佩自敘及諸公跋之詳矣予獨歎忠介泊宦清慎家居數椽僅蔽風雨遇公正輒發憤爲鄉人所愛戴而倪李兩疏乃敢於誣謾狂噬幾至東西易位黑白改色如忠介之名自當與日月相麗而彼毛一鷺與諸小人則皆東坡所謂蛆蠅糞穢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殆古今同轍爲之一嘅康熙乙卯春正月長洲汪琬敬跋於堯峯之皆山閣

此吳門周君子佩所書血疏貼黃也子佩之父忠介公當寘廟時以觸魏璫慘死至思皇御極子佩乃赴闕具血疏鳴冤欲假尚方以搥讎人之胸洵一門忠孝哉按貼黃例應與疏俱上其所以得留者因疏求上時爲同里姚文毅公所見以其中鼎湖攀進一語求中寢會繆子佩易之子佩復刺舌血重書以進故原草得留貼至今嗟乎此天所以彰孝子也古今來忠孝節烈之事何限然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後之人每每得其片楮隻字真不寶若球琳藏篋其人而不得見見其遺蹟如見其人焉此生民秉彝之恆性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夫繇寘廟至今屈指五十餘年余每與後生談及當日璫禍諸事皆瞠目相視若漢唐宋之遘不相及何況過此以往乎今子佩幸而健飯亡恙若過數十年且將不知子佩爲何如人後之人慕子佩而不得見見此草如見子佩焉則此數行丹碧者非人留之而實

天留之也。君家之子子孫孫。其尙永保之哉。

烈皇帝旣誅逆瑤。褒卹死事諸臣。周忠介公伯子剌血繕疏。請蠲父謚。給三世誥命。疏具。姚文毅公以貼黃語涉諱。扛令典贈卹止一身。無及父祖者。欲更易而難之。伯子曰。苟得請。喎血剖心非所菩。卽不得可以報我先人。遂剌血更定以呈。俞旨贈公父祖如公官。給誥命。誅瑤孽倪文煥。吳甫公曰。人非誠祖愴鮮不痛瘏盆而切。歲天之誼者。吾以謂伯子仁孝。不難於請命。難父謚。而所甚難者。曲推公顯揚之夙心。而抱遺恨以不暇。至格以二百七十年威憲。於以邀三世之恩榮。此非數眞萬億之秒分。固掌故家所欲爭。姚文毅所爲運回而莫敢邊幸者也。煌煌巽數。貢及泉壤。雖天子仁聖。亦詎非伯子之誠孝有以啓之乎。嗣是皆援例以請。不皆必得矣。然則事固非偶然也。予展貼黃原本。歎歎久之。伯子復出三代誥軸拜觀之。謂予曰。往改革。忠臣奏。俾弟茂齊。齎三十天。庶幾延津之合耳。無何。有辛王得勝者。踵門投剌。出諧以還之而去。嗚呼。亦一奇也。古有揮戈而卻日。揩腐而陽新。悲泣而摧城。浩歌而裂石。而況忠孝之大乎。亦誠而已矣。

五十又一年。年家子宜城吳甘來拜題。

戊辰改元。周子子佩先生剌血疏冤。請給三代誥命。余作寶綸篇序之矣。其易貼黃一事。詳於誥公跋語中。方先生伏闕上疏。時年僅二十四。余始五歲。越三十五年。辛丑。先生館余於芸齋。出片紙相示。血光淚痕。宛然若新。今再見之。則已髮變成鍰。更十八年。恍如昨日。先生年七十有五。余亦五十六矣。時己未暮春八日也。武水弟魏允枏謹識。

芸齋先生剌血顙冤。九重動色。邀三百年異數。於未得時。蓋有必得之理。及其遘三百年異變。於已失後。亦無或失之事。天耶人耶。鬼神耶。芸齋先生心光所持。非天。非人。非鬼神。而天從。人從。鬼神從。各各不相知。各各相到。人人具此心光。聖凡等無增減。發處不異。用處不純。則感者異。故曰。一切世界爲衆生妄想所結。卽爲菩薩願力所持。同在一世界中。世界各異。異在一世界中。世界各同。成與壞判然。是與非較然。純爲雜紛然。智不離乎一眞。忠介公之世界。以觸邪。以養直。以殺身成仁。血肉俱糜。須臾常動。蓋以壞爲用。不壞不足以爲忠。芸齋先生之世界。以繼志。以述事。以永錫爾類。指否可枯。精誠不歇。蓋以成爲用。不成不足以爲孝。人知成世界之爲世界。不知壞世界之爲世界。同一莊嚴。同一悠久也。嗚呼。王得勝何人。倪文煥何人。文煥以同朝士大夫。殺忠介公之身。褻其誥命。得勝以異代之兵子。歸忠介之誥命。是其子孫。此豈可以賢不肖之數比長絜短者。文煥入忠介公壞世界中。爲壞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壞。得勝入芸齋先生成世界中。爲成所轉。不知其然而成其成。菩薩與衆生同此世界。一則能自作主。一則不能自作主。一則用成用壞。自信其成。一則隨壞隨成。併不知其壞。而各有入成壞之中。出成壞之外者。此吾輩於心光所宜自重。而不宜自暴自棄也歟。己未天中。

書烈皇帝卽位之始。褒卹先時死諫諸臣。首周忠介公。賜贈。賜蔭。賜祭葬。賜謚。建祠賜額。典禮備矣。更以所贈之官。追給三世誥命。周以子茂蘭之請。而烈皇帝之特恩。遂爲諸死諫者子孫之倡。詩云。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其茂蘭之謂乎。初茂蘭匍匐叩謁京師。上疏鳴父冤。乞誅姦璫。復其讎。剸指血以書。姚文毅公見其有鼎湖諸語。謂非所宜。欲令易之。而以血書爲難。茂蘭曰。先人之遺體。茂蘭何敢惜。更破舌取血。改書貼黃以進。故元紙得私存篋中。宏撰曾躬手讀之。一百四十四字。光燄燄如綫。不化碧也。今五十載餘矣。既遭喪亂。所藏誥命。覓失二軸。茂蘭號痛不已。有卒王得勝得之。詢諸鄉人。悉忠介公事。乃感然顧門以還。嗚呼。人之好善。無貴賤知愚。皆同。彼魏逆不足論。倪文煥毛一鷺。猶何心邪。茂蘭字子佩。自甲申變後。高隱不出。與宏撰爲三十年兄弟之好。宏撰嘗大其復讎之義。推其志等於壬寘。則此書長存。讎稽侍中之血。有不與前旣者。況其他哉。況其他哉。華山王宏撰謹識。

自甲申變後。高隱不出。念烈皇帝之恩。與宏撰每一晉及。輒相對泣下。落標。宏撰以兄事茂蘭。歷三十年。嘗大其復讎之義。推之等於王寘。蓋寘以不事君者不忘父。父者不忘君。所遇雖殊。其志一也。河山不改。日月皆新。則此書永存。將稽侍中之血。有不得與之並傳者矣。況其他哉。況其他哉。宏撰敬。

此册題跋凡一十有五則。其血性丈夫四字。嘗隱容和尙所書。先君子鼎革後。潛心二氏之學。歸依發老人。時有五燈嚴統證事。寓居芸齋者半載。卽其時命筆者也。恐見者不解其故。謹書數語以識之。

男靖百拜

芸齋周先生復讎血疏書後

人生不幸死事。而其子爲報父讎。尙矣。然有報之而過者。有報之而不及者。有報之而不得者。有報之而不軌於正者。鐵死鞭墓上讎其君。此報之而過者也。子胥忍也。喬身陷陳。熾政是求。而讎頗來取。此報之而不得者也。濮夫是也。晉伏夜行。穴地掘冢。得而甘心。若剌客奸人。此報之而不軌於正者也。蘇不韋是也。然歷數千禩。信史美之。君子稱之。無一貶辭。無他。誠痛其志。悲其遇。且以維人道於未絕。而坊忘親之亂賊耳。而況滅血爲書。上達天聽。一言寤主。罪人斯得。報父之讎。一軌於正。而無有所過者乎。烝宗之季。瑤禍橫流。忠良荼毒。而周忠介公死事尤烈。迨聖人御寓。逆璫伏誅。追卹諸賢。備加旌錄。亦旣稱其痛而宜其冤矣。而獨芸齋周先生。以爲罔極之讎。不共戴天。尙不能明正瑤孽之罪。是豁指出血書疏申請。一書再書。十指血枯。剌舌繼之。書上。天子爲動。改容。遽如其請。而其疏之未合格者。因留於家。以示其子孫。嗚呼。此寧獨周氏一家之芳烈乎。實千百世吾吳之光也。於是文人志士。摭其書而泣。咸曰。是父是子。旣忠旣孝。垂範千秋。芸齋先生可謂能報父讎也。先生名茂蘭。字子佩。忠介公長子云。

壬戌秋九月二日　秦餘山人俟齋徐枋拜書

天啓壬戌。實惟閹豎。竟不足以回上天之眷顧。烈皇撥亂反正。而仁賢云亡。宗社頹隳。炎炎烈燄。其孰能撲。兄少爲梟破卵。梁巢無復。倚胜。血陵谷遷移。追念先人報國捐軀之痛。甘爲農夫以沒世。豈有他哉。苟得如佩兄杜門讀父書。其於家國。兩無媿矣。炎嘗乙丑丙寅之時。幼稚如蛩。益既不能

效緹縈之贖父。又不能若佩兄之刺血以證冤。今老而無成。負我所生。即見於墟日。癸亥仲冬。過芸齋。

姚江同難弟黃宗炎謹識

敬覩血疏帖黃。以淚和墨。書數語爲跋。

嵇孝先生血疏貼黃書後

自古人子訟父冤於朝。若漢之緹縈。梁之吉翂。皆載在國史。昭示後世。俾知所感發興起。用以翼世教於無窮也。然二者所遭之難。猶僅一身一家之故。幸而邀恩寬大。遂得全所生而彼令名。若夫孤忠勁節。折逆焰之烜天。抗凶鋒而舍命。爲之子者。巢傾卵破。百身莫贖。其荼毒不啻什伯。於此竭力以伸復讎之大義。豈不視若爲烈哉。周芸齋先生。嘗思宗猱極初。已奉卹贈死忠之詔。而以忠介之禍。實一盤、文煥、造謀誣捏。若不澈血剖陳。則人子不共戴天之讎。終猶隱忍。所以槃槃數千言。莫止孤子。嘗曾忌諱。牽至指枯若破而不自恤也。及乎九重動色。朝參夕可。大慈就殞。錫命重申。直洩天地神人之憤。以略國威。以崇臣紀。豈止一身一家之故。與余讀先生疏副。謂當與漢梁二史所載。後先輝曜。未可略也。嗚呼。世遷代更。當年金匱之藏。乃留是幅。藏之篋衍。至今對之。血清斑斑。淋漓紙上。有不啻嗟太息者。當非人情。由是知宇宙間忠孝之精靈。必有所憑藉以傳。而不可隳圮者。此其徵也。其先足以貫日月。其氣足以激風雷。同此一腔熱血。固若曰烈士殉名。終非篤論。余故表而出之。且以待夫史筆之紀古者。

壬午首夏通門後學彰定來書

六君子死璫禍。魏忠節周忠介尤慘烈。忠節子子敬爲父揖冤。忠介子子佩、則吾血上表訟冤。賜及三世。周公可謂有子矣。每怪俟庵者以血寫楚爽。其何功德之有。若是淋漓痛切。所當大書特書於國史者也。康熙壬午多則史館纂修官秀水朱彝尊謹書。

書徐子俟齋跋周芸齋先生血疏貼黃後

余生也晚。不獲見周忠介公死事之烈。少讀先君題筵記而想見其爲人。後讀頌天臚筆。敬芸齋先生血書一疏。低徊久之。夫非盡人之子。與而先生能孝所生之誠如此。俟齋以復讎三案鼎峙於前。而以先生孝思比盡於後。以史才而諫快心之事。色飛神旺。宜其親切而有味也。閱予小子。抱恨終天。痛心欲絕。捧誦斯文。奚容置一辭哉。易亭楊无咎。

武少時。見先君子正孝先生跋涸上徐俟齋先生書。周鑑孝先生復讎疏後。因歎忠介之忠。先生之孝。千古未有顯所謂血書貼黃原本留藏於家者。未得見也。今歲秋。先生孫鶚猶出以示余。乃得盥手讀之。疏劾倪文煥、毛一鷺、兩人奸狀。兩人皆逆合魏奄意。疏陷忠介者也。崇正初元。魏奄伏誅。而兩人尚漏網。故先生疏劾之。旨讀後。漢哲李固傳。固爲梁冀所害。冀誅。詔求固後。固少子燮乃變姓名。逃歸鄉里。燮姊戒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弟幸而獲濟。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今奄既誅矣。先生復疏申訟。請正文煥、一鷺之罪者。何歟。昔李固之死。與固爲讎者。梁冀一人而已。焉能雖昔爲冀草奏。然迫脅於冀。雖非主謀也。梁冀既誅。則固之讎已復矣。忠介之死。奄意中尚非所主名。而文煥、一鷺、陷忠介以媚奄。則與忠介

爲讎者。文煥、一鷺、較甚於奄。奄雖授首。而兩人未誅。則忠介之讎故在也。先生胥與之竝生於天地間。說。是故斃姊所言者。明哲保身之智。完遺卵以全破巢。而先生所謂者。不共戴天之義。伸國法以正家難也。疏上得請。文煥就戮。而一鷺以前死倖免。於是忠介之忠益白。而先生復讎之志伸矣。疏憂得留者。以疏有鼎湖勿進字。姚文毅公見之。恐涉嫌諱。乃更易之。而原本遂藏於家。書疏之時。指血既盡。繼之以舌。嗚呼。甚宏之血藏三年而化碧。侍中之血濺帝衣而不涸。兩公忠臣。先生孝子。其不朽於世。一也。書先生疏後者凡二十餘幅。今彙爲兩册。兩先正孝之文雖斃。徐俟齋先生事也。敬錄一通。補入册內。而武亦拜附一言於後云。時乾隆二年歲次丁巳重九後一日。通門門下晚生楊繩武拜書於古柏軒。

周端孝先生血疏貼黃原本。百餘年來。諸先輩跋語詳矣。跋中同難者四姓。一爲餘姚黃梨洲宗羲、晦木宗炎、竝太僕忠端公子。方思陵卽阼。梨洲徵君詣闕訟父冤。手鑽椎椎。詩顯純。又擢置皇考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之墓。何其壯也。至作跋時。箱篋寄餐。家國破碎。又何悲也。一爲江陰李匡生遜之。太僕忠毅公子。跋稱崇正初元。草疏請以新贈官階。封及父母。計時先生年甫十一而已。能伏闕陳情。斯固奇已。後痛玉稱制。復上疏以易名請。然則先生前後已兩伏闕而神道碑。書其後而佚其前。徵此跋。其事不幾失傳歟。一爲嘉善魏交讓尤楙。太常忠節公孫。孝烈先生學澄子。卽周忠介公女婿。當忠節被逮。過吳門時。忠介繫之舟中。許以女字其孫者。卽交讓也。一爲江陰李晉侯模、文孺、文楠、徐旦復之孫。諸先生。皆勝國遺民。諸跋中氣節激昂。性情眞篤。儼然如見古人。嗚呼。其可感也已。夫以附璫諸逆。如倪文煥、毛一鷺。得志一時。諂謾狂噬。其敗也。煨銷灰滅。至子孫羞奉爲祖宗。閭黨恥道其姓氏。而二三清流君子。雖經國難家禍。流離播遷。而忠孝清白。子孫世守。故家舊姓。通門世好。以及海內同舉共氣之士。其節義相許。患難相卹之概。依依如一日。乃至片楮留傳。見者起敬。或盥手敬容。或摩挲撫玩。時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嗚呼。其又可感也已。跋分兩册。向爲芸齋後人世守。今歸松陵趙氏。芸齋之自跋。固曰以貽雲仍。然天地間忠孝文章。原不必爲一家物也。時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十一月冬至後一日。震澤後學陳人曹森敬觀并識。

予讀周忠介公遺餘集。知公之向佛也蓋虔。其被逮後與人書。惟以冤親平等自釋。此豈溺於一朝之忿者所能臻。既觀此册。又證老人晚年。及公孫靖所述。知子佩先生。亦好爲方外之游。其於老人晉有支許之契。其家教然也。普賢行願品云。菩薩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爲布施。

乃亟剝皮爲紙。析骨爲筆。刺血爲墨。書寫經典。猶如須彌。觀公父子間。以忠孝因。回向般若行。於極極難行苦行。疾入毘盧遮那妙莊嚴海。讀是疏者。卽作梵册觀可也。讀行盡矣。竹窗雨霽。轉能夢巖。偶從戚友家借得此册。披閱歲周。謹書其後如此。乾隆四十七年除日通家後學彭紹升題。

慷玉少時。卽聞端孝先生血疏貼黃遺迹。屢欲見不可得。今年夏。晤彭進士紹升。知此疏已歸吳江同年。念將訪之而未暇。頃過桐鄉。適鮑君廷博從吳江來。攜以見示。思通鬼神。抑何幸也。疏計百四十四字。復讎之義。易書之由。一時同難子孫洎膀岡遵老。論之法備。先生當國變後。隱居不出。忠介所坐之論。終身不敢坐。所御之物。終身不忍御。殆古所謂五十袀者。故至性激發。循不顧身。指血旣枯。繼之以舌。卒能目睹父讎伏法。諸君子竝賴先生獲遂曠典。蓋養之有素矣。孝經緯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彼求孝子者。何獨不然。獨是崇禎初葳。雖承定陵叢脞之後。然流氛未熾。正士登廷。讒慝不虧。民神貽附。徒以政出閹寺。太阿倒持。元氣剝喪。國隨以去。記曰。血者。鬱血。其在此時乎。夫血。憂色也。忠臣孝子。亦不得已而見之。或化而爲碧。或凝而爲白。有不自知其然者。當忠介之下詔獄。逆燄掀治。必大寫許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公噀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中夜潛斃之。今先生之疏。經百六十年。血痕縷縷如新。蓋日星河嶽之氣。流貫於家庭。是父是子。血固多人一斗爾烏睹。爲人臣未有不盡忠介者也。爲人子未有不顯揚端孝者也。覩是疏未有不肅然昷慮、三復之、什襲之、樂得而稱道者也。然而忠介端孝之行。世卒未易覩。此予所以泚筆永歎。不禁涙揩衿而汗浹背也。乾隆五十一年閏月嘉人趙懷玉浣手敬題。

詔獄慘言（據借月山房鈔本補）

又三日。月蝕太白。客指以示友人曰。月爲陰爲刑。刑人之象也。太白主西方主義。誼士之象也。周衰順三君子。又將不免。按京房易傳占曰。刑人執政殺誼士。厥妖月食其太白。春秋潛潏巳占曰。國無政。刑人用。月掩太白。天定矣。可若何。不兩月而三君子又俱被難。

詔獄諸公。入獄後。意氣皆不減。獨袁周二公。以爲瑨深恨楊公。楊死餘猶可望免。累迫顧公勿之速絕以舒禍。顧正色曰。人故自有主張。且死生之際。豈朋友所宜勸。諸兄必相強不已。弟當先絞頸以謝。嗣後乃不復言。

顧公云。拶夾雖爲極苦。猶自可忍。惟棍則痛入心脾。每一下。骨節便神魂飛越矣。不知公自有爲之地者。故夾拶楚毒。非棍之獨苦也。

鎮撫爲朝家禁獄。列聖頒旨極嚴。凡漏洩獄情者。處以斬刑。擅入獄中者。卽刖其足。故片紙隻字及罪辭半語。出入最爲不易。自非極愼極密往來其間。鮮有不敗者也。

諸君子初入詔獄。獄卒持上下之禮頗嚴。後知諸君子不免於禍。遂席地對談。旣而坐諸君子之左右。笑謔如友朋。

顧公向官刑曹。移獄之日。故走卒見之皆叩首掩泣。蓋感公之寬仁也。

孟弁楚人亦有心計之士以邊事緊獄與諸君子善顯純知之恐渠不死異日討附璫救正人之罪援爲口實併砍蜚其命已向顯公西曹之宵下顯純惡連遂爲遠近所傳

野臣曰顯未終焉頓使人擬指甘裂氣塞淚淋按古之獄吏張湯來俊臣諸惡莫來有今日許顯純之慘毒也眞虎狼之肆威狗彘之不食恨不磔其體而醢其肉以饗六君子之忠魂以雪天下人之公憤

謹雖誅之以傳千百世之罵名聊爲六君子之子孫讀之更當何如也

召抄詔獄慘言一卷記明熹宗時六君子之禍與碧血錄中天人合徵少有異同此殆其初本也畧曰

燕客具草而不著姓氏考郡志顧副使公有弟名大武當急徵時傾身入長安駸駸倚一夕見垣中

白氣亘斗有諸君子其不免之歎證以此皆見春秋白氣云云適相脗合又於顧公非加詳其爲公弟

所記殆無疑義時事方殷故用隱自脫今讀其書不獨諸君之慘死千載猶有生氣即爲之櫜奇倜儻

以成一門忠義亦卓卓千古云虞山張海鵬識

天變邸抄（據借月山房鈔本補）

占曰地鳴者天下起兵相攻婦寺大亂又曰地中洶洶有聲是謂囚象其地有殃地中有聲泥泥其邑必亡（魏忠賢伺時（案此條係欲天打死此官　應係之下半段）

皇上此時方在乾清宮進膳殿震急奔交泰殿內侍供不及隨止一近侍掖之而行建極殿檻鴟吻飛墮此近侍驚裂而乾清宮御座御案俱翻倒

有一部官家爺於私宅中因天黑地動椅桌傾翻舉家惶惶無措妻妾抱柱而泣隨仆於地亂相聲觸遂時天漸明俱蓬跣泥面若病也

大殿做工之人因是震而墜下者約有二千人俱成肉袋

招與周姓者回數人夜飲歸共見正陽門上有人呵曰小鬼緘敕如此

否泰錄　劉定之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遜歸朔漠其末帝妥懽帖木兒既殂　太祖以其嘗君臨華夏也誼爲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遺孤據其故穴仍君長其醜類世數莫考惟知其地名亦剌其君立於　宣宗皇帝時者名普花此稱爲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鞏翰鳳鳴者哉稱丞相者二人一曰和寧王阿魯台一曰順寧王脫懽常遣使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也先悉有二人部屬其號爲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花娶也先妹以相固結今　皇帝即位以來也先每年冬遣人貢馬　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去然久之漸桀驁不恭往來通使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以其子結姻於　帝室通使皆私許也先愧怒以正統十四年延不知也答詔無許姻意也先愈怒七月初八日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　命郕王居守毋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朝政皆太監金英更部尚書王直學士高穀駙馬焦敬等共議其從　駕行者尚書王佐鄒埜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敗報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傘罩營宵宅如雨王振惡之乃以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所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逆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城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遏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召諸臣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土木而西虜騎數千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羣吏幸免者遂首赤身踰山谷連日饑餓得達關廣舉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衆僅二萬我師死傷過半矣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帛懷來城閉不可入緩而登復遣人送至　京師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　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汗狼藉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衣龍段疋等物馱以入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　闕下　命郕王總萬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始落事奉令旨施行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　命郕王居守毋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朝政皆太監金英更部尚書王直學士高穀駙馬焦敬等共議其從　駕行者尚書王佐鄒埜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敗報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傘罩營宵宅如雨王振惡之乃以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所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逆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城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遏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召諸臣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土木而西虜騎數千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羣吏幸免者遂首赤身踰山谷連日饑餓得達關廣舉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衆僅二萬我師死傷過半矣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帛懷來城閉不可入緩而登復遣人送至　京師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　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汗狼藉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衣龍段疋等物馱以入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　闕下　命郕王總萬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始落事奉令旨施行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　命郕王居守毋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朝政皆太監金英更部尚書王直學士高穀駙馬焦敬等共議其從　駕行者尚書王佐鄒埜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敗報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傘罩營宵宅如雨王振惡之乃以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所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逆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城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遏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召諸臣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土木而西虜騎數千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羣吏幸免者遂首赤身踰山谷連日饑餓得達關廣舉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衆僅二萬我師死傷過半矣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帛懷來城閉不可入緩而登復遣人送至　京師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　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汗狼藉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衣龍段疋等物馱以入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　闕下　命郕王總萬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始落事奉令旨施行　皇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爲　皇太子又數日尚書于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歷數其罪千言讀既畢　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于此不但已也因痛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中使將閫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　令旨且退衆奮欲梓英英懼言令藉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順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英脫身入順前勸解辭色稍遜給事中王竑捽順首衆爭毆之斃踏擠裂頊刻而斃或就脫順靴擊出其腦血流門閾衆皆愈怒求內使王毛等二人英使人捽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于東長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鎰奉　令旨率軍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管家等項之執振姪錦衣衛指揮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　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臣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　駕行　命郕王居守毋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朝政皆太監金英更部尚書王直學士高穀駙馬焦敬等共議其從　駕行者尚書王佐鄒埜學士曹鼐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井源敗報踵至　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傘罩營宵宅如雨王振惡之乃以　駕還八月十三日至狼山所追及遣朱勇等三萬騎逆戰皆敗死無隻騎回是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城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已遏不敢動兵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召諸臣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土木而西虜騎數千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文武羣吏幸免者遂首赤身踰山谷連日饑餓得達關廣舉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衆僅二萬我師死傷過半矣十六日　上在虜營手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帛懷來城閉不可入緩而登復遣人送至　京師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　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至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汗狼藉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衣龍段疋等物馱以入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　闕下　命郕王總萬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始落事奉令旨施行　皇太后詔天下立　皇子見深爲　皇太子又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已而尚書于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　宗社歷數其罪千言讀既畢　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于此不但已也因痛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中使將閫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　令旨且退衆奮欲梓英英懼言令藉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順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鎰英脫身入順前勸解辭色稍遜給事中王竑捽順首衆爭毆之斃踏擠裂頊刻而斃或就脫順靴擊出其腦血流門閾衆皆愈怒求內使王毛等二人英使人捽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于東長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鎰奉　令旨率軍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陳管家等項之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跪于庭共唾罵之乃宣　令旨獎諭百官各歸涖事拜謝而出明且移　郕王坐于奉　天門左受朝出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皆重簷邃閣僭擬　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者五七株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穀稱是弟林亦爲錦衣衛指揮從振死于虜林兇悍尤甚姬妾百數二十二日虜騎門大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見獻蟒龍袍　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同王賽刊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宜嚴爲備安等獻酒　上酌地飲訖虜令括城中猪羊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二萬餘兩來迎　駕既獻虜咲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剖與虜食訖遂去過猫兒莊九十九海子又行見蘇武廟李陵碑二

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　上酒歌舞以爲娛其後遂奉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者毋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鄭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有司擇日行禮衆遂相率詣文華殿門請　王出見　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世有命不可違有言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也先遣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　上爲太上　皇太后賜以冠帶綵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匹賜也先初六日　王即皇帝位遵尊　上爲太上　皇太后敕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數日也先復遣使至書詞悖慢　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荊關石亨爲武清伯總擁京師兵馬十月初也先入寇自紫荊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師城西北關外石亨營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元帥死焉時畿內降附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爲寇　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稍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司參議王福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也先營也先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擐甲胄羅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也先揮却羊酒取　勅視番字　太上取勅授福等尒小官可令胡淡于謙王直楊善等來迎　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鞚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護來宣府等處　上亦如之賴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鄭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有司擇日行禮衆遂相率詣文華殿門請　王出見　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世有命不可違有言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也先遣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　上爲太上　皇太后賜以冠帶綵段若干匹賜也先初六日　王即皇帝位遵尊　上爲太上　皇太后敕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數日也先復遣使至書詞悖慢　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荊關石亨爲武清伯總擁京師兵馬十月初也先入寇自紫荊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師城西北關外石亨營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元帥死焉時畿內降附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爲寇　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稍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司參議王福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也先營也先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擐甲胄羅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也先揮却羊酒取　勅視番字　太上取勅授福等尒小官可令胡淡于謙王直楊善等來迎　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鞚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護來宣府等處　上亦如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者毋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鄭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有司擇日行禮衆遂相率詣文華殿門請　王出見　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世有命不可違有言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也先遣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　上爲太上　皇太后賜以冠帶綵段若干匹賜也先初六日　王即皇帝位遵尊　上爲太上　皇太后敕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數日也先復遣使至書詞悖慢　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荊關石亨爲武清伯總擁京師兵馬十月初也先入寇自紫荊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師城西北關外石亨營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元帥死焉時畿內降附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爲寇　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稍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司參議王福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也先營也先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擐甲胄羅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也先揮却羊酒取　勅視番字　太上取勅授福等尒小官可令胡淡于謙王直楊善等來迎　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鞚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護來宣府等處　上亦如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者毋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鄭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有司擇日行禮衆遂相率詣文華殿門請　王出見　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世有命不可違有言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也先遣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　上爲太上　皇太后賜以冠帶綵段若干匹賜也先初六日　王即皇帝位遵尊　上爲太上　皇太后敕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數日也先復遣使至書詞悖慢　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荊關石亨爲武清伯總擁京師兵馬十月初也先入寇自紫荊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師城西北關外石亨營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元帥死焉時畿內降附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爲寇　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稍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司參議王福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也先營也先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擐甲胄羅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也先揮却羊酒取　勅視番字　太上取勅授福等尒小官可令胡淡于謙王直楊善等來迎

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居庸關出遺所掠牛羊人口于路以綴追兵　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鞚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護來宣府等處　上亦如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者毋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鄭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有司擇日行禮衆遂相率詣文華殿門請　王出見　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世有命不可違有言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也先遣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　上爲太上　皇太后賜以冠帶綵段若干匹賜也先初六日　王即皇帝位遵尊　上爲太上　皇太后敕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數日也先復遣使至書詞悖慢　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荊關石亨爲武清伯總擁京師兵馬十月初也先入寇自紫荊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師城西北關外石亨營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元帥死焉時畿內降附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爲寇　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稍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司參議王福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也先營也先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擐甲胄羅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也先揮却羊酒取　勅視番字　太上取勅授福等尒小官可令胡淡于謙王直楊善等來迎　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鞚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護來宣府等處　上亦如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　上亦如也先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者毋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馬黃羊之類來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鄭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有司擇日行禮衆遂相率詣文華殿門請　王出見　王辭讓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世有命不可違有言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也先遣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　上爲太上　皇太后賜以冠帶綵段若干匹賜也先初六日　王即皇帝位遵尊　上爲太上　皇太后敕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數日也先復遣使至書詞悖慢　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爲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荊關石亨爲武清伯總擁京師兵馬十月初也先入寇自紫荊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虜至京師城西北關外石亨營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鐵元帥死焉時畿內降附胡人留居者多乘時爲寇　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稍沮復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司參議王福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持羊酒往也先營也先與其弟及伯顏帖木兒擐甲胄羅萬弓矢　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也先揮却羊酒取　勅視番字　太上取勅授福等尒小官可令胡淡于謙王直楊善等來迎

命公卿集議推舉舊任老成富行者初十日大祭天地于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范廣等率兵巡居庸等關以虜入邊東寧夏皆有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懷來宣府等城閏正月初十日諜報虜掠西郵取慶陽府所牧駝馬牛羊以去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二月初一日大同奏敗虜于黃土嶺獲首級二十三顆馬騾一百二十三匹頭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名口器械衣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十四日宣府奏將楊俊執吉寧喜寧內侍從虜入寇　上患之太上亦以虜既退　京師解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一月初八日　詔天下百官望拜　太上聖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楊洪等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急召彬回乃得免及是彬言于　太上于虜中者數道虜入寇不已則和不可必不和則還京未有期也惡寧寧又忌袁彬嘗誘彬出營將殺之　太上覺其詐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既得書與寧飲城下磐桓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於是虜失其向導亦厭兵矣十六日以石亨爲征虜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千人出紫荊關以巡北邊其後虜涉春及夏不復大入六月二十六日也先以屢遣使議和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爲書遣其參政完者禿等來　上疑其詐召文武羣臣議以爲虜交兵既久士馬疲怨又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于誠且　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縱以詐我當推誠允奏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脫懽等以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也先營所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兵端皆因通使陳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不遣大臣來謝又復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向北後遣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等答曰太師雖名送

兵行不戢攻關掠野　朝廷豈信張關保等死于陣者益不花等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爲來和而以爲來戰故也也先曰喜寧忌　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爲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榮　太上厚恩邪乃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也先曰　太上在此我令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酒醪飲實等十二日遣人引實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　太上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以畋遊而出實爲生靈除害然陷于此者王振所致也及也先實意送朕回父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咳令進兵今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　上聖太后與　上安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見駙等曾將衣服靴帽等來予實等曰虜中屢有人走回皆不知　車駕所在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帶時御用物惟金龍繡枕在實等因自用所有食器燒酒焙肉等爲獻復欲盡取所齎米來獻　太上曰小事勿勞卿等爲朕通和乃大事李實等因極言王振貴昔擅國致寇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朕亦不能燭奸悔恨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相與飲實等乃至也先營宿十上帳內求醬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也先曰尔等念三日也先置酒以飲實等曰尔等既念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也先曰尔何不迎回實等言來迎之意也先將從之伯顏帖木兒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也先乃止九實等所與也先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共議傳酒相酌也先伯顏帖木兒貂裘胡帽其妻珠緋覆面垂肩盛酪盂肉粗塊長啜亦更互吹彈歌舞以爲樂十四日也先遣其右丞相把禿同實還貢貂皮馬匹遣其尚書土兒罕以羅綺往大同調回虜兵不復擾邊實辭

太上袖出書三通以授實其一奉　上聖皇太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論羣臣伯顏帖木兒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與　朝廷議婿者也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右都御史楊善待郎趙榮同可汗普花所遣使虔兒馬黑麻北去蓋兎剌國政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普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足而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則也先主盟意而陰使　普花阿剌所遣脫懽既與實等行普花所遣黑麻等復要善等出惟處和之不早成也實等既至　京緣邊虜兵皆退二十九日善等相見　太上遣袁彬來獵八月初二日回營與善等相見　太上親麼彬起長不離　御帳夜甚寒則以身爲　太上溫足彬嘗病　太上親麼至是從旁促善等使盡言也先專克曰既是送還有何禮物善等曰太師敬我平章昂克曰既是送還君父故送還豈先論財乎豈有不報也先曰昂克說不合理我國垂名後世尔雖則運世關乎天數矣名之曰否泰錄自以身備史也回變之年景泰紀元之年也先之以否繼之以泰其順故庚午中秋之慶亦且古所無幹旋乾坤並明日月用爰變夷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臣因所目擊耳聞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所撰袁彬傳約其繁蕪著爲此錄蓋由征之月否卦凡事之月泰卦之月

北使錄

李實 撰

北使錄

李實

正統己巳兀剌不花王及太師也先背逆天道侵臨邊陲聲息日至時太監王振竊弄國柄請　上出征迤北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極諫不從是秋七月十六日　上躬率六軍起行往征虜罪直至大同命平鄉伯領軍與虜出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鷄鳴山遇寇命成國公朱勇出戰亦敗績十五日至土木也先人馬四圍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踐虜寇大肆殺戮邀留　上駕十六日遣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殘傷裸體京師恐怖　太后命上監國立　皇太子詔告天下九月初六日　今上卽皇帝位　上　太上皇帝尊號景泰庚午六月二十六日戊戌兀剌知院參政完者脫懽五人齎番文表至請和　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往虜中議和奉迎　太上皇帝己亥卯時　上命太監興安傳　旨要於大臣中務要選如宋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三品已上官具名封進點差時實任禮科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　旨曰恁累進章朝廷素知忠節正欲遣使往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遇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與安曰諒爾不辱君命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陞指揮做通使便寫敕旨與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匹等物本上　欽改禮部右侍郎三十日欽給帳房馬匹酒脯等物初一日早辭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尔每去脫脫不花王也先那裏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賞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綵段三表裏領賞達達可汗也先太師兀剌知院勑書三道及各人彔三百兩綵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參政完者及侍郎人等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設酒初二日君虜閣給價鈔辦酒席館待初四日離懷來衛仍辦酒席館待初四日離懷來衛仍辦酒席館待初四日離懷來往北行西風寒厲馬路輕虜曉出懷來往北行西風寒厲馬路輕虜　皇駕會見人民亨太平本日過長嶺賦詩云　盤旋直上長安嶺徧覽驅驢路轉賒遥憶　上幾番回首望京華過鵶窩堡十里乏馬一匹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達賊二十餘人各張弓弩一人仗劒衝入帳邊完者脫懽急與答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速等先送先使臣平章皮兒馬黑麻赴京奏事在彼等候阿魯速等下馬作禮復送三十里別賦詩云　胡騎長驅入帳來張弓仗劒怒如雷詩知兩國通和好長吠一聲作禮回同日過雲州夜直雨赤城温泉口四十里宿荒被賊盜去馬三四匹初六日過獨石衛遇也先人馬驅車運糧不感賦詩云　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肆貪營宅地近於大臣中務要選如宋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三品已上官具名封進點差時實任禮科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　旨曰恁累進章朝廷素知忠節正欲遣使往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遇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與安曰諒爾不辱君命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陞指揮做通使便寫敕旨與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匹等物本上　欽改禮部右侍郎三十日欽給帳房馬匹酒脯等物初一日早辭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尔每去脫脫不花王也先那裏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賞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綵段三表裏領賞達達可汗也先太師兀剌知院勑書三道及各人彔三百兩綵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參政完者及侍郎人等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設酒初二日君虜閣給價鈔辦酒席館待初四日離懷來衛仍辦酒席館待初四日離懷來往北行西風寒厲馬路輕虜　皇駕會見人民亨太平本日過長嶺賦詩云　盤旋直上長安嶺徧覽驅驢路轉賒遥憶　上幾番回首望京華過鵶窩堡十里乏馬一匹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達賊二十餘人各張弓弩一人仗劒衝入帳邊完者脫懽急與答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速等先送先使臣平章皮兒馬黑麻赴京奏事在彼等候阿魯速等下馬作禮復送三十里別賦詩云　胡騎長驅入帳來張弓仗劒怒如雷詩知兩國通和好長吠一聲作禮回同日過雲州夜直雨赤城温泉口四十里宿荒被賊盜去馬三四匹初六日過獨石衛遇也先人馬驅車運糧不感賦詩云　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肆貪營宅地近於大臣中務要選如宋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三品已上官具名封進點差時實任禮科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　旨曰恁累進章朝廷素知忠節正欲遣使往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遇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與安曰諒爾不辱君命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陞指揮做通使便寫敕旨與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匹等物本上　欽改禮部右侍郎三十日欽給帳房馬匹酒脯等物初一日早辭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尔每去脫脫不花王也先那裏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賞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綵段三表裏領賞達達可汗也先太師兀剌知院勑書三道及各人彔三百兩綵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參政完者及侍郎人等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設酒初二日君虜閣給價鈔辦酒席館待初四日離懷來衛仍辦酒席館待初四日離懷來往北行西風寒厲馬路輕虜　皇駕會見人民亨太平本日過長嶺賦詩云　盤旋直上長安嶺徧覽驅驢路轉賒遥憶　上幾番回首望京華過鵶窩堡十里乏馬一匹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達賊二十餘人各張弓弩一人仗劒衝入帳邊完者脫懽急與答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速等先送先使臣平章皮兒馬黑麻赴京奏事在彼等候阿魯速等下馬作禮復送三十里別賦詩云　胡騎長驅入帳來張弓仗劒怒如雷詩知兩國通和好長吠一聲作禮回同日過雲州夜直雨赤城温泉口四十里宿荒被賊盜去馬三四匹初六日過獨石衛遇也先人馬驅車運糧不感賦詩云　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肆貪營宅地近於大臣中務要選如宋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三品已上官具名封進點差時實任禮科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　旨曰恁累進章朝廷素知忠節正欲遣使往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遇朝廷多事之秋安敢辭與安曰諒爾不辱君命　聖旨李實陞兵部右侍郎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陞指揮做通使便寫敕旨與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匹等物本上　欽改禮部右侍郎三十日欽給帳房馬匹酒脯等物初一日早辭　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尔每去脫脫不花王也先那裏勤謹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賞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綵段三表裏領賞達達可汗也先太師兀剌知院勑書三道及各人彔三百兩綵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參政完者及侍郎人等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設酒初二日君虜閣給價鈔辦酒席館待初四日離懷來衛仍辦酒席館待初四日離懷來往北行西風寒厲馬路輕虜　皇駕會見人民亨太平本日過長嶺賦詩云　盤旋直上長安嶺徧覽驅驢路轉賒遥憶　上幾番回首望京華過鵶窩堡十里乏馬一匹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達賊二十餘人各張弓弩一人仗劒衝入帳邊完者脫懽急與答話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速等先送先使臣平章皮兒馬黑麻赴京奏事在彼等候阿魯速等下馬作禮復送三十里別賦詩云　胡騎長驅入帳來張弓仗劒怒如雷詩知兩國通和好長吠一聲作禮回同日過雲州夜直雨赤城温泉口四十里宿荒被賊盜去馬三四匹初六日過獨石衛遇也先人馬驅車運糧不感賦詩云　道經獨石停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肆貪營宅地近於大臣中務要選如宋富弼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三品已上官具名封進點差時實任禮科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　旨曰恁

匹初七日過獲帽山二十里宿荒述懷一詩云　萬里宿荒傷遠遊風寒露冷正高秋山行野宿渾忘險腥飲羶食肯解愁駝馬連營輸饋餉犬羊夾道喜歌謳虜酋悔過重朝貢早奉　鑾輿復帝州初八日宿興和衛東珂邊初九日宿昌祝岡兒即海子初十日宿失剌失簿禿即也先邊寨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一日至也先營中地名失八兒禿與也先保供婦相見開讀勑書畢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爾每來賓答曰自太師父祖以來至於今日朝貢朝廷三十餘年你使臣進馬往往待以厚禮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振專權減少馬價以故勒兵拘留　太上皇帝駕槍掠人民殺害軍馬今兀剌知院上合　天道下順人心奏知可汗禀過太師特念前好同差參政完者脫懽入京奏知可汗與保姚謙去奏又將事只因陳友馬清馬雲小人上是非所以動了軍馬小人等不知二人爲他使臣也先曰說得是又曰後又差者盈不花夫人赴京奏事何故不放回因止拴了寧夏大同一帶人馬實答曰先因太師人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爲報讐見被虜者弟亦報讐人皆樂爲從軍今南朝沿邊關口軍馬多者十餘萬少者六七萬極少者二三萬俱各奮勇欲報君父之讐且軍獲一首級卽將陞賞太師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守邊官臣徒力保邊疆人家已盡遺兵火倉廩猶存助敵糧軍殺幾以圖陞賞又曰後又差李實我着人送至太同城裏因何亦不肯放回實答曰近得夜不收報說引達達百餘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知二人爲使臣也先曰說得是又曰後又差者盈不花夫人赴京奏事何故不放回因止拴了寧夏大同一帶人馬實答曰先因太師人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爲報讐見被虜者弟亦報讐人皆樂爲從軍今南朝沿邊關口軍馬多者十餘萬少者六七萬極少者二三萬俱各奮勇欲報君父之讐且軍獲一首級卽將陞賞太師差使臣若無南使同行或被兀良哈達子或守邊官臣徒力保邊疆人家已盡遺兵火倉廩猶存助敵糧軍殺幾以圖陞賞又曰後又差李實我着人送至太同城裏因何亦不肯放回實答曰近得夜不收報說

咱至大同東邊離城八十里見在殺死身屍四十
人拾得荷包一箇內有文書一紙言是太師左來奏
事人既不存未審虛實想被守邊軍士并別處賊人
殺了並不見一人到　朝廷如參政完者腕懽等到
京奏事重加賞賜禮待延宴又差我每來同兩國和
好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敢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
之又曰我又差喜寧奏事何以殺之實答曰喜寧自
幼至長受　累朝聖眷厚恩托爲心腹今齎金帛迎
取　上皇邦今太師人馬搶掠復寇寧夏朝廷已將
喜寧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爲將來不忠之戒也先
喜其言曰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與我是大舅
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裏衆人勸
我射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特着知院伯顏
帖木兒吾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每捉住我時留得
到今日慶明日着人引你每去見實答曰足見太師
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每來得好我正歡喜料你每事
務成就若不來呵我每八月十五日上馬到北京也
先把酒曰路上辛苦可勸飲數盃畢出令平章尚書
人等送壯馬一匹宰爲下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齎
達達可汗并兀剌知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
平章人等引實等去三十里朝見　上皇同少卿羅
綺指揮馬顯共進紵絲四疋及粳米魚肉棋杪燒酒
器皿等物實泣下行禮畢惟見校尉袁彬餘丁劉滿
兒僧人夏福等三人侍左右　上所居者圍帳布幛
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爲移營之具　上曰
比先我出來非爲遊獵私已之事乃爲天下生靈躬
率六軍征討逆比不意被留在此實因王振陳友馬
清馬雲所陷也先實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
紫荊關搶殺人民擁至京師喜寧不肯送回後至小
黃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　乾又要送回
又被他阻當喜寧既凌遲了陳友等不要饒他　上
問　聖母及　今上安否實奏曰安及問舊臣一一
道其姓名甚悉　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
的不怕也先曰你每認得　上皇忠爲子盡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每之思　上
皇如太師之思可汗耳也先曰然誠是思想何不迎
回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重齎金帛太師皆不發今
太師既肯差我每迎回朝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
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來迎駕
太上皇帝留在這裏又做不得我每皇帝是一箇閑
人諸事難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後只圖一箇好名兒
爾每回去奏知務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
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輕易了你每皇帝了再
不可言待酒畢送下程羊三隻十四日與也先作辭
備酒相餞曰今我差一人與你每議一人去大同調
大同并山西黃河一帶人馬說與大同宣府沿邊可
放人出郊收禾稼打柴草我的人馬也不動你一苗
差來接駕的人約在八月初五日實答曰差人不差
人奏知　皇帝請聖旨我每豈敢約期也先曰初五
日不到你每邊上人民哭苦了再三不敢約也先曰
若來遲呵可差去兩箇達達同兩箇漢人務要初五
日先到回報正差使臣遲三五日亦可若無人來軍
民擾邊我每不失信勉強與決各送馬一匹也先差
尚書土木罕同少卿羅綺往大同調回人馬差虜使
左丞把禿兒等二十七人共備馬四十二匹貂鼠皮
五十張同實等赴京奏事進貢本日辭　上皇帖木
兒侍側　上皇再三叮嚀迎復之事惟恐來遲袖出
書三封令實齎回　上曰來時來服可放在宣府使
服隨帶來路程遙遠勿辭辛苦當以國家天下蒼生
爲念賜酒飲畢令辭帖木兒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
去可着人早來圖成大事我每也要回去了實曰

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給賞慰勞送馬一匹復辭　上皇上皇曰你每回去上覆　聖母太后上覆　當今皇帝也先要者非要土地惟要蟒龍織金綵段等物可着早齎來實領命泣下拜辭起行至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一隻至中途過午送下程羊一隻當夜三更起行十六日過績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從西陽口入關至萬全左衛中飯宿宣府見彼處軍民採打柴草收刈禾粟搬運木料人皆喜悅生意殊盛十八日會視官驗馬造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至土木右丞禿馬指顧曰　上皇在彼被留南朝枉有人馬衆多不能戰實曰中國人民多如草芥土木失利出於不意未可以爲常理有盛有衰有隆有替把禿曰亦非我每勇力乃天的氣候又曰元世祖未做皇帝時與敵國戰後遣使往戰國遺鐵二袋羊毛一袋世祖怒意謂彼處說兵多於此鐵彼處戰馬多於此毛遂與二子并弟目圖往征之后諫不聽後果滅敵回至中途世祖病乃載屍還后曰二子不聽我諫敵國雖滅爾父不得復生二子告天世祖即甦遂滅金即帝位二十餘年人馬固多不足恃實曰昔項羽號霸王英雄蓋世善治軍馬漢高祖寬仁大度信任豪傑與項羽戰七十二陣漢高祖皆敗後高祖一鼓而擒之霸王遂滅有漢四百餘年天下此無多於此毛遂與二子并弟目圖往征之后諫不聽後果滅敵回至中途世祖病乃載屍還后曰二子不聽我諫敵國雖滅爾父不得復生二子告天世祖即甦遂滅金即帝位二十餘年人馬固多不足恃實曰昔項羽號霸王英雄蓋世善治軍馬漢高祖寬仁大度信任豪傑與項羽戰七十二陣漢高祖皆敗後高祖一鼓而擒之霸王遂滅有漢四百餘年天下此無多於此毛遂與二子并弟目圖往征之后諫不聽後果滅敵回至中途世祖病乃載屍還后曰二子不聽我諫敵國雖滅爾父不得復生二子告天世祖即甦遂滅金即帝位二十餘年人馬固多不足恃實曰昔

綺同尚書土木軍往大同調回軍馬軍民俱出郊採打柴草實別把禿等預先回京奏事過居庸關遇長駐　曄十二日宣府南城裏駐十三日駐宣府十四日到懷來　上皇發書二紙命中使陳容齋回十五日至唐家嶺道使回　京詔文武羣臣言避位之山隨陳容齋　勑命實等將虜使騎坐馬匹并各人戀帶弓箭俱留宣府就喂養先是已將馬匹并各人戀帶弓箭俱留宣府就喂養先是已將馬匹并各人戀帶弓箭俱留宣府就喂養先是已將

理遣回仍寫　勑書與他衙回說與也先將送　太
上皇帝實情務要分付楊善明白上緊打發回來也
先必遣人同送來到日一發定奪緣遣回已有　勑書
去了欽此

題爲禮儀事景泰元年八月初九日欽奉　勑命得
都御史楊善奏已迎　太上皇帝回京尒即具迎接
朝見儀以聞如　勑奉行欽此欽遵合行議禮儀逐
一開坐具題請旨

一禮部堂上官一員至龍虎臺迎接
一錦衣衛差堂上官一員帶領官校執　丹陛駕
并檀聲輪至居庸關裏迎接
一光祿寺差官牌尉役檀酒飯至龍虎臺及清河
二處迎接
一各衙門官至土城門外迎接行叩頭禮
一總督并各營總兵官俱於教場門口迎接行叩
頭禮畢　太上皇帝由東上北門入
南面坐　皇帝出見畢文武百官行五拜三叩
頭禮畢　太上皇帝由東上南門入南城大內
當日百官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居庸關裏接用轎一乘馬二匹　丹陛駕於
安定門裏接欽此

禮部議到禮儀開坐具題奉　聖旨是居庸關裏接
只用轎一乘馬二匹　丹陛駕於安定門裏迎接欽
此除欽遵外考之唐史玄宗遭天寶之亂避難西蜀
肅宗即位靈武尊玄宗爲上皇大帝後肅宗復兩京
迎上皇還京上皇至咸陽肅宗備法駕迎於望賢樓
上皇在宮南樓肅宗着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
樓下上皇降樓抱肅宗而泣解黃袍自爲肅宗着之
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
朕得保養餘齡汝之孝也肅宗乃受之此前已行之
盛典皆當可效之良規已茲若欽遵欽依事理只備
駕於安定門裏迎接不無失之太簡而禮節有所缺
遺便好奚無所觀瞻亦恐起宗室輕主上及下人之
議議特會官重定禮儀開坐本月十一日太子太傅
兼禮部尚書臣胡濙等於奉天門奏事奉　聖旨虜
人譎詐未全憑信欲備大禮迎接恐墮賊計因此只
用車馬迎接待伺眞僞之情但得
廟貌安親親尊讓之禮朕自處置令若　太上皇帝
車駕入東安門朕於門裏迎接行叩頭禮畢朕同文
武官員隨至南城內便殿中見　太上皇帝陛坐朕
行禮畢文武官員行禮畢欽遵朕命再不許分更欽此
本月十五日禮部題奏爲陳言事奉　聖旨尊親孝
悌某所當然近得虜營走回之人稱帶　太上皇言
太師也先果送朕來迎接之禮尤須簡畧因此悉遵
行今言太薄則譏乎朕事既行定不許妄言欽此
本日奉　太上皇帝詔告文武羣臣朕以不明爲權
奸所誤致陷於虜廷已嘗寫書朕弟嗣皇帝位典神
器奉欽　宗祀此古今制事之宜　母后皇帝命之道
也朕今幸賴　天地祖宗之靈　母后皇帝惻念之
切俾虜悔過送朕還京　郊社宗廟之禮大事既不
可預　國家機務朕弟惟宜爾文武羣臣務悉心以
庶其不逮以福蒼生於無窮朕到京日迎接之禮悉
從簡畧布告有位咸體　朕懷
太上皇帝勑諭文武羣臣　朕以眇躬昔受　先帝
遺命　祖宗洪業俾付於朕深惟負荷之恩朝夕惶
懼以圖治理去年秋醜虜做虐背恩負義拘我信使
率衆犯邊有竊神器之意　朕不得已親率六軍往
問其罪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　聖母上聖
皇太后　皇帝賢弟篤念親親之恩數遣人迎取上
頼　天地大恩　祖宗洪福幸得還　京爾文武羣
臣欲請重以迎接之禮朕厚國喪師有玷　宗廟有
何面見爾羣臣所請不允故諭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正統臨戎錄

撰人不詳

錦衣衛指揮使楊銘正統十三年二月內同父楊只隨同金吾左衛指揮使王喜往瓦剌公幹回還十四年二月內隨父同指揮使吳良齎送賞賜往瓦剌地回也先太師處五月內到於地名邊克哈扎兒本月內有也先行營叫我每使臣都近前說道你每爲大道埋來不曾來作反有我這裏差去買賞回回把我的　大明皇帝前去的使臣數內留下了我每奏討物件也不肯與我每去的使臣故買賞的鍋鞍子等物都不肯着買了既兩家做一家好好的往來把賞賜也減了因這等上我告天會同脫脫不花王衆頭目每將你每使臣存留分散各愛馬養活着我領人馬到邊上着一看比先大元皇帝一統天下人民都是大元皇帝的來我到邊上看了　大明皇帝知道我回來打發你每回去衆人啼哭當日待我每分散又將我每自己帶去輜重駝馬等物各愛馬分用了有把郎吉使平章那哈台分去的使臣吳俊等得脫扬馬去出到邊赴　京奏報七月內有也先領大衆人馬犯邊將我每各使臣腳帶木枷每人着四箇達子看守夜晚綁縛有也先到邊人馬殺槍回來又於八月復領人馬犯邊至本月二十六日轉到金山哨馬處見我每使臣叫靠前來說道你每都好了如今天的氣候上　大明皇帝來了親自見你每的這每苦楚也不罪你每了　皇帝若不見時我使放你每回去　皇帝也不信　大明皇帝到來我這裏衆會了差使臣和你每一同送　皇帝回去衆人聽說了與也先磕頭有也先傳說將我每木枷開放往各原營活的主人家去次日在金山我父子二人與原看守達子取討馬乳一皮袋壽着　爺爺見了問使臣紀信那裏來的是誰紀信回奏是原做使臣來的老哈父子近前叩頭進馬乳畢有伯顏帖木兒那營往東行有紀信拿來的駕我父子當爲達子營奉　聖旨排來看我每使臣故買賞的鍋鞍子等

使臣梁貴來見我就差梁貴同達子的使臣到家奏報又有回子撒夫剌對梁貴說你替我　皇帝前奏我在營裏拏了一箇識字的人我進與　皇帝伏侍我就着他領來看有撒夫剌把袁彬領來我問他你是甚麼人袁彬說我是識字的人後有也先起營行至宣府着袁彬等叫城有城上總兵太監等官不認放鎗要打次日起營往西行大同着袁彬叫城有總兵等官廣寧伯等親自出城來朝見將大同庫內銀兩表裏等物進來賞賜也先等衆頭目每往北行我與也先同差太監喜寧等同達子使臣赴京奏報去等語　爺爺說的話與伯顏帖木兒等言語相同後朝裏差都指揮岳謙等同太監喜寧齎送賞賜與也先處見　爺爺奏說家裏如今要立郕王做皇帝我再三言說也先誠心要送　皇帝回來你且不要立朝裏不肯信只要立　郕王做皇帝十月初三日有也先聚會衆頭目殺馬延席復立　爺爺做皇帝慶賀了進大白馬一匹初五日領人馬起營送　爺爺回京銘父子見　聖駕馬生騎不得進良馬一匹初七日到大同在東門外答話城裏總兵等官齊捧羊酒迎接當日到陽和城外館驛有守備等官齊捧羊酒米麪進次日有太監喜寧就與人馬不往大路去往紫荊關進腹裏到北京有太監喜寧忠勇伯把台同也先弟大同上領前哨馬行至廣昌也先傳說不許槍殺有部下達子私下槍殺銘回京銘父子見　聖駕馬生騎不得進良馬一匹初七日到大同在東門外答話城裏總兵等官齊捧羊酒迎接當日到陽和城外館驛有守備等官齊捧羊酒米麪進次日有太監喜寧就與人馬不往大路去往紫荊關進腹裏到北京有太監喜寧忠勇伯把台同也先弟大同上領前哨馬行至廣昌也先傳說不許槍殺有部下達子私下槍殺銘隨　聖駕不離左右尋來麪做乾糧預備爺爺應次日在於廣昌進山行走山深路險步行隨　聖駕宣叫哈銘去尋馬　聖駕拏馬在於廣昌進山行走山深路險步行隨　聖駕拏馬鼻孔流血　聖駕見銘不忍教人替換到於紫荊關外夜晚山空宿歇夜至四更　聖駕宣叫哈銘去尋馬

搭了帳房尋取馬草回還奉　聖旨哈銘你去尋馬草去了你不在時我教袁彬去尋水來我吃被達子名敏安說他逃走將袁彬打了幾刀背將銀一條十兩與了他次日收拾往西行奉　聖旨你去尋太師在那裏教喜太監來說話至卯時見人馬一字擺着往西行是銘兄來得勢重想必是也先差伯顏帖木兒同弟大同王太監喜寧忠勇伯把台等前來銘傳說　爺爺着我來叫太監說話有送　皇帝來到你的城門前你的家裏兄弟做了皇帝你的臣宰悖了你的恩不肯出來認你接你進去做皇帝因此太師領人馬回了太師說道待到陽和城裏那裏着使臣送皇帝順大路往居庸關上回去着伯顏帖木兒等同太監親兒　聖駕奏說太師誠心把台等前來銘傳說　爺爺着我來接你進去

也輕易了因此次日往西北出陽和後口夜晚下雪銘等將雪撥開搭帳房歇子一夜次日往北行猫兒莊裏邊歇一夜山大邊墻次日往卽寧海子東岸行二日至達子營夜晚銘等搭帳房了有原擄漢人逃走達子拏出要殺銘因此勸達子舞手將刀要砍高橋兒一帶搶掠去了有李鐸喜寧帶去使臣段疋衣服等物被伯顏帖木兒家人達子強分用了有喜寧來說多人的東西被他分用了　爺爺着哈銘去與他娘子說追究出來與他每太監去後是銘回奏　爺爺不中他各人俱用了去虎口奪食去一般我每如今見在困中就與娘子說了討出來時

去銘說老爺爲　爺爺上來　爺爺教老爹去太師
不肯留你老爹不要到朝裏只到邊上令見有季鐸
帶來送賞賜的高旺李成在這裏老爹計了信息回來
了達子使臣到邊上打發他進京去計
老爹背去時我如今回去　爺爺上奏央伯顏帖木
兒特知院轉與太師說銘當時回去將前情一一奏
說　爺爺說道你先去與伯顏帖木兒處說我就來
與他說話當時有伯顏帖木兒同妻出氈帳迎接到
帳內　爺爺將前情對伯顏帖木兒說有伯顏帖木
兒回奏　皇帝着太監去時太師怎麼留他他是
皇帝的人他是誰的狗　皇帝着他去他怎麼敢不
去　皇帝着我去時我也只得去哈銘你今日拏下
馬明日我同你兩箇早去太師跟前說當時　聖駕
回次日伯顏帖木兒同銘到太師處說前情當有太
師叫喜太監說　皇帝着你去送使臣到邊上去你
去不去太監回說太師要差人着我去時我去太師
說道你願去時我不留你你不願去時不强教你去
有些好歹時你也不要怨我太監說道我去銘當時
回還奏說今有大師着伯顏帖木兒差人和太監去
我每這裏伏侍　爺爺的也着一箇人去奉　聖旨
哈銘着那箇去銘回奏着高旺去銘當與高旺說你
有年紀了走過世路你到邊上着家裏事情如今這
裏凡事都是太監主張沒他時我每纔好邊上仔細小心自討分曉再三囑他去有伯顏帖木
兒當時就差那哈赤同太監去有太監在　爺爺揑
帳內歇了一夜次日早奉　聖旨差袁彬哈銘兩箇
去送銘等送至東南二三十里回還時落微雨奉
聖旨哈銘袁彬你兩箇知道麼銘等回奏不知　爺
爺說這雨不是好雨喜寧這去不好這兩是洗屍的
雨後過五七日有達子傳說去的太監口子上拏了

爺爺不信恠那說的達子又過三兩日是以有太
監家人北京奴走回說太監到在此於野狐嶺住扎
有高旺到邊與敬臺上軍人答話往來設計罷野狐
嶺臺上放砲將太監并家人猛充都拏了北京奴脫
走回了　爺爺差去使臣那哈赤北京奴回奏地的
去哨馬捉來的漢人送至　御前審問說有石總兵
到因此走回了　爺爺說喜寧這去不好這兩是洗
屍的雨果然後太監無了差銘也先處往來說話纔
的自任聽信又於本月內有也先親自來帳殿望着
言說　皇帝日頭出至日頭落處往來的人多吃了
皇帝的鹽米茶飯許多的臣宰聽見前番宮裏　皇
帝領出來大小四十萬人天地的恠怒上　皇帝上
都不得濟你如今只得了哈銘的濟了你的饑飽冷
熱他不說我每怎麼的知道他和你的身口一般我
兩箇坐着不得他我說的你也不知道你說的我也
不知道我有箇比諭　皇帝上說哈銘你不要怕你
說是我說的話一日一朝與歹人兩箇相爭落在歹人手裏止則有本他國一
箇人做伴一日天意回了　皇帝不得回他本國坐
了　皇帝位兒還管他的人烟那時止得了這箇人
的濟做了　皇帝時把這箇人忘了他不尋這箇人
也不擡舉他十分虧了這箇人的心一日　皇帝早
朝多官衆會聞這箇人把一隻手擡起仲出一箇指
頭來　皇帝在金臺上坐着說道那兩箇人是甚麼
人拏了有這箇人回說彼時只有我一箇人來後
皇帝與了他官做了　皇帝洪福光現後伯顏
你的洪福大　皇帝位子坐時把哈銘不要忘了好
生擡舉　皇帝回說官人說的是我不忘了我擡舉
他也先說這每便好也先又說　皇帝你沒下飯我
送四十隻大羊來令頭目李來進羊四十隻後行營

有被虜女人大小怨哭煩惱一日銘與袁彬及達子
也先帖木兒等同在　爺爺前奏說吃金一心願忠
有高旺到邊與敬臺上軍人答話往來設計罷野狐
嶺臺上放砲將太監并家人猛充都拏了北京奴脫
走回了　爺爺差去使臣那哈赤北京奴回奏地的
去哨馬捉來的漢人送至　御前審問說有石總兵
到因此走回了　爺爺說喜寧這去不好這兩是洗
屍的雨果然後太監無了差銘也先處往來說話纔
的自任聽信又於本月內有也先親自來帳殿望着
言說　皇帝日頭出至日頭落處往來的人多吃了
皇帝的鹽米茶飯許多的臣宰聽見前番宮裏　皇
帝領出來大小四十萬人天地的恠怒上　皇帝上
都不得濟你如今只得了哈銘的濟了你的饑飽冷
熱他不說我每怎麼的知道他和你的身口一般我
兩箇坐着不得他我說的你也不知道你說的我也
不知道我有箇比諭　皇帝上說哈銘你不要怕你
說是我說的話一日一朝與歹人兩箇相爭落在歹人手裏止則有本他國一
箇人做伴一日天意回了　皇帝不得回他本國坐
了　皇帝位兒還管他的人烟那時止得了這箇人
的濟做了　皇帝時把這箇人忘了他不尋這箇人
也不擡舉他十分虧了這箇人的心一日　皇帝早
朝多官衆會聞這箇人把一隻手擡起仲出一箇指
頭來　皇帝在金臺上坐着說道那兩箇人是甚麼
人拏了有這箇人回說彼時只有我一箇人來後
皇帝與了他官做了　皇帝洪福光現後伯顏
你的洪福大　皇帝位子坐時把哈銘不要忘了好
生擡舉　皇帝回說官人說的是我不忘了我擡舉
他也先說這每便好也先又說　皇帝你沒下飯我
送四十隻大羊來令頭目李來進羊四十隻後行營

上奏我今日放鷹得了一箇野雞我若得兩箇特進一箇來我得了一箇我自家特來　皇帝上進酒散悶進酒間又叫銘說道我有比喻你　皇帝上奏大海裏水潮時一箇大魚隨朝水落在淺水灘裏大海裏的魚怎麼在淺水裏住得這箇魚急了還要歸大海裏去潮水時候不到怎麼得到淺水根前潮水時候到時接着淺水這箇魚還歸大海裏去了　皇帝你寬心你不要心急你得時候到了時節不住自然回去了好歹見　娘娘你心憔憂出病來有些好歹沒人替你　皇帝寬心五月內送銘伴送李成齎勅到大同銘復回隨侍在于金山差銘又來大同討信回還復奏次日早奉　聖旨哈銘你知道銘叩首回奏不知道你昨夜一隻手壓在我胸前我不曾推下你的去直待你醒了翻身檯下去是你爲我辛苦困了不知道漢時光武皇帝與嚴子陵同宿嚴子陵腳壓在光武皇帝身上也只等他自翻身檯下去你到比他一般銘回奏該萬死奉　聖旨到家與你都指揮做欽此叩頭謝　恩外有伯顏帖木兒同也先在下水海子一帶住扎被擄上瞭高官軍偷馬打機要將擄臺圍困砲倒將人殺害是銘再三也先處哀告如今要差人往來和好令將擄臺砲倒時　大明皇帝一發不信有講和之意只可奏　皇帝寫　勅書叫擄上人下來齎　勅往各邊城裏去曉諭是好也先聽允就差伯顏帖木兒刺來參政等同銘齎　爺爺勅書到于各擄曉諭了後忽遇驟雨一陣霽虛一聲伯顏帖木兒等懼怕次日就領人馬回本營了六月內也先哨馬于分嶺擄捉獲夜不收李貴到于金山也先處隨差使臣送至　御前審問情由仍差銘伴送李貴到于大同放進入城銘與總兵等官荅應話又到山陰轉帶夜不收王智同見　聖駕當日又見也先有王智親說如今朝裏說沒有　皇帝說有也不信若信有　皇帝時送　皇帝到大同總兵等官見了纔信次日也先差伯顏帖木兒等自領人馬同　聖駕到大同見得大同說計請　駕衆達子知曾銘回說不曾見　皇帝也先說　皇帝爲你去了憂出病來快着人伴送哈銘去見　皇帝喜歡着當時着人送銘見　駕奉　聖旨那箇來了銘回奏楊善王息來了脫脫不花王處有趙榮湯胤勣去了道當有也先弟賽刊王說我的人在先時趕他城裏的人往東邊小門裏進去城樓上放下閘板把我的人擊了我和你說你也不信又有孛來勸說是哈銘不知道你也不要惟他有伯顏帖木兒言說我每若進去中了他的計只爭一分不曾落在狗口裏死了銘聖旨是當時就與伯顏帖木兒說前情依從行至闕山東北地名失把兒禿次日早同伯顏帖木兒到也先處有也先太師在于地名九十九箇海子放鷹銘見也先言說　上皇帝差我來那顏接我回去那顏的釣旨知道大師言說我與衆頭目每計較差使臣我每和衆頭目每計較就叫伯顏帖木兒如今這事怎麼說伯顏帖木兒回說那顏

皇帝上說銘去大同迎接使臣聽見那顏的忠心這每阿使臣來的也喜歡也先又問你見了　皇帝也曾銘回說不曾見　皇帝也先說　皇帝爲你去了憂出病來快着人伴送哈銘去見　皇帝喜歡着當時着人送銘見　駕奉　聖旨那箇來了銘回奏楊善王息來了脫脫不花王處有趙榮湯胤勣去了爺爺說楊善王息是舊人十分歡喜及問家裏詳細銘又歌一夜將總兵官郭登所說言語奏知奉　聖旨是銘當又將母親所製進白絹汗衫一件白絹底衣一件進　爺爺穿用了次日伯顏帖木兒差那哈赤同銘又回到大同同迎接使臣楊善等俱見也先也先見了楊善等十分喜歡以禮相待初五日衆會約在初八日送駕銘又奉　欽依着誰去銘回奏要差使臣送去銘回奏畢果於初八日也先送　爺爺上方存命衆達子知計復回銘奏要送　皇帝回去隨府迎接有也先說道你回去時往宣府路上去近便若差人去報喜時着來宣　皇帝上奏我誠心只　皇帝往那裏去我這裏差大同要及衆頭目每行禮進酒進鞍馬貂鼠皮襖弓箭馬會大小頭目殺牛馬做筵席請　聖駕動樂吹唱送行行一里之上有也先弟賽刊王亦領衆頭目打野盤進酒行禮又與　爺爺送行有伯顏帖木兒自備全副鞍馬弓箭撒袋貂鼠皮襖與　爺爺送行　聖駕上馬初九日晚行至野狐嶺西北差銘同達子一名往宣府報喜夜至三更到萬全城邊聲叫　爺爺分付說社稷爲重虜情多有詐總兵等官不必遠接只差官軍齊捧羊酒出關迎接管待送來的達子頭目每總兵等官聽說叩稱　明主萬歲望西北叩頭銘當時回至野狐嶺歇了次日早出野狐嶺往西北恭遇　聖駕銘回奏前情　爺爺十分歡喜當

有總兵等官差官齎捧羊酒出境迎接有伯顏帖木兒等送至野狐嶺帳房內進酒畢伯顏帖木兒將多人趕出遠站着銘　皇帝上奏說道彼時你領人馬出來時爲你的天下看你的邊城出來天地惟怒上落在我每太師的手裏我每太師與衆頭目計議天沒曾着　大明皇帝死　每怎麼害他死我每太師順天意好生敬重着我每伏侍了　皇帝一年今日天可憐見　皇帝回去今日你兄弟在家做了皇帝皇帝位子是你的你到家不要怕大小臣宰每說我爲天下爲邊城領人馬出去來天地惟怒上在人的手裏天可憐見我今日回來了緣皇帝的位子是我的你還要你的　皇帝位子坐今我伏侍你一年太師今日着我送　皇帝來我這等心裏的話奏在　皇帝心裏知道我每這裏怎保得長勝長太平比先漢王與霸王兩箇爭皇帝天下霸王與漢王殺七十二遭後天可憐見漢王一遭殺了霸王就得天下做了皇帝你若回家去坐了皇帝位時就是我的主人一般我這裏有些好歹我便奏知　皇帝爺爺出帳房宣銘跟我來銘回奏馬不在奉　聖旨就將我的從馬來跟至東北令銘擎馬劉婆兒跟來後令劉婆兒擎馬候　聖旨又宣銘銘跪在地奉　聖旨哈銘這大事都是你成了功勞是你的到家教你做大官人欽此叩頭謝　恩外聖駕行有送來衆達子進馬楊善曰叫罷奉　聖旨說他都在地上跪着進馬怎麼行得後行至野狐嶺口邊有伯顏帖木兒俺克太平章同楊善忠勇伯站在東南邊銘奏說　爺爺今有伯顏帖木兒伏侍　爺爺一年送到這裏了回來說一聲奉　聖旨是着哈銘與說多定害生受你我進口去有伯顏帖木兒聞　聖旨放聲大哭我說道我的　皇帝今日進去了再幾時得見後進關伯顏帖木兒回了　爺爺數里聽得後馬響官軍驚疑奉　聖旨着哈看甚麼人銘回奏鎖那俺帶領達子數十人緊走馬前來有鎖那俺奏說　皇帝的洪福特知院回去放開圍場得了箇野牲就差我這幾箇人來　皇帝上進就將鎖那俺等帶隨　聖駕到晚引於萬全右衛教場官廳內安歇次日到于宣府住歇一日欵宴有少監郭敏進膳將膳桌上的吃食等物奉　聖旨哈銘分與鎖那俺等擎去與伯顏帖木兒特知院俺克平章有總兵官朱謙薑全都司都指揮董越在於　御前荅應管理賞賜給賞外夷畢奉　聖旨哈銘選達子的數內好的頭樣五九馬編一級校尉袁彬陞試百戶欽此陞銘實授所鎮撫　爺爺復登實位陞銘錦衣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爺爺進早膳回奏畢起馬到衛指揮僉事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擒殺反賊曹欽等有功八月十二日陞錦衣衛指揮同知成化二年正月征勦荆襄反賊劉千斤等當先斬首有功成化三年九月十三日陞指揮使遇蒙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詔書恩與實授指揮使本年十一月內具本陳情蒙兵部覆奏本月二十六日節該奉　聖旨楊銘既有虜廷隨侍功勞職事不動欽此弘治四年三月內具本陳情奏討加陞并世襲千本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續蒙兵部覆奏奉　聖旨楊銘既父子出使并隨侍　皇祖及節次殺賊有功比與其他傳陞的不同准世襲指揮使欽此

廣信府同知鄒　濟　推官方　重　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取　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　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　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十九終

紀錄彙編卷之十八

北征事蹟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僉事臣袁彬謹題爲纂修事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孫繼宗等題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蹟有錦衣衛都指揮僉事袁彬一向隨侍必能詳知合無令其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二日臣將事蹟錄寫欲送該館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錄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事蹟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爲回回賽伏剌所虜十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崗地上衆坐達子圍着是臣達覩認的是我　英宗皇帝臣叩頭哭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你會寫字不會臣說會寫就令在左右隨侍答應本日奉　聖旨討珠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龍金二百兩銀四百兩賞也先着臣寫書與千戶柴貴回京奏討十七日隨到宜府西城角舍答話城上放短銃不得近又轉列南門有　聖旨宣楊洪范廣朱謙羅亨信着開門接我城上去城上人回說今日晚不敢開門這城池軍馬是　爺爺的楊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裏是時隨　上渡宣府河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大雷雨就陣上震死也先所騎青白騸馬兩止　上令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衆累謀欲害　上數見瑞應謀遂沮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前叩頭致敬十八日　聖旨差許寧回京奏討賞賜十九日早也先令伯顏帖木得知院來進貼肉鋪蓋皮襖二十日到大同東塘坡上　聖旨着寫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裏有總兵官劉安都督郭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事司審問來歷是脫說差人出來答話二十一日早過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不信着臣自騎馬到城下跪說我是寫字的校尉見有駕牌爲照我原籍是江西人這裏委的是　皇帝在土木時電馬盡被也先殺散了下弔橋放我進去臣入城見劉安郭登泣哭固霍珣衆官計議良久留臣在城劉安出城見　上說初六日郕王已即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奉　皇太后一致意於　上看之甚喜當時祝　天本月十五日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每日進諸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會議復往南行一日也先號令着厥殺馬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扎二十八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裏設交床一把俟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跪令人伏城上欲放下月城閘板房覺之就擁　上出門也先會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天理得知院等到城下令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等同大小官員出城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子當令臣取銀一萬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衆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衆達子二十二日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的家財及三人的蟒龍衣服酒器盡都拏來賞與也先城內衆指揮千百戶鞓衣服綵段來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擺筵席管待他至晚離城西二十里駐紮有夜不收楊總旗來與臣說今夜有五箇夜不收來密請　爺爺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　天若萬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等說我每到猫兒莊外會議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盡頭指揮盛慶等送至銀三千兩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彩段羊酒賓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箇海子二十八日下柵源縣二十九日到黑河三十日到入寶山九月十六日季鐸賫賞幷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物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郕王已即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奉　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爲東宮　皇上令臣寫書三封一禪位於　郕王一問安於　太后一致意於百官絕也先開地之心動景皇天倫之念　上看之甚喜當時祝　天本月十七日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每日進諸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會議復往南行一日也先號令着厥殺馬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扎二十八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裏設交床一把俟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跪令人伏城上欲放下月城閘板房覺之就擁　上出門也先下令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等同大小官員出城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子當令臣取銀一萬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衆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衆達子二十二日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的家財及三人的蟒龍衣服酒器盡都拏來賞與也先城內衆指揮千百戶鞓衣服綵段來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擺筵席管待他至晚離城西二十里駐紮有夜不收楊總旗來與臣說今夜有五箇夜不收來密請　爺爺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　天若萬一不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等說我每到猫兒莊外會議擬送　皇帝南歸是日晚到水盡頭指揮盛慶等送至銀三千兩二十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彩段羊酒賓食二十七日到九十九箇海子二十八日下柵源縣二十九日到黑河三十日到入寶山九月十六日季鐸賫賞幷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物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郕王已即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奉　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爲東宮　皇上令臣寫書三封一禪位於　郕王一問安於　太后一致意於百官絕也先開地之心動景皇天倫之念　上看之甚喜當時祝　天本月十七日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每日進諸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會議復往南行一日也先號令着厥殺馬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扎二十八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裏設交床一把俟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跪令人伏城上欲放下月城閘板房覺之就擁　上出門也先下令臣於　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等同大小官員出城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子當令　臣取銀一萬兩

一日至衆樂店內官喜寧說與今送 爺爺從居庸關進去初三日至陽和討了牛羊酒初四日到紫荊關北空地駐扎有通事都指揮岳謙與臣說喜寧會說達達話說他領哨馬進紫荊關殺去搶北京臣思喜寧頗知中國虛實處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岳謙所說奏聞 上曰只還着天理去初五日喜寧領前哨進紫荊關北口初九日喜寧等燒燬紫荊關殺都御史孫祥初十日過易州至良鄉縣本縣里老人等進茶食菓品羊酒十一日到蘆溝橋有果園署官以果品來進 上又令臣寫書三封奉 聖母皇太后及御弟皇帝暨文武羣臣通報虜情固守 社稷當差岳謙同那哈出到彰義門答話岳謙爲官軍殺了那哈出奔走回營與也仙說他南朝人也不認得殺了岳謙也先聽得當令達子擺一字陣直至西直門 上御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二日臣送 上登土城答話有王復趙榮來進羊酒得知院等說怎麼沒大頭目來接着你小官人出來十五日知院說哈銘會說達子話就帶回去不要放他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是日回至良鄉十六日到紫荊關連日雨雪上下艱難十八日到潭河十九日到蔚州二十一日到 駕聖川駐扎二十三日往陽和後口到猫兒莊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院妻宰羊迎 上遣畢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扎凡四十日時天寒甚臣得宿寢傍舁至中夜令臣伏臥內以兩脇温 上足上時出帳房仰視天象或指示臣曰 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也先每二日進羊一隻七日進牛一隻五日七日十日做筵席一次逐日進牛乳馬乳又進窩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暖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上叩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每宰馬設宴仙奉 上酒就自彈虎梭思兒喝曲泉達子齊聲和之得知院大同王甕罕王號奉 上酒至十二月初二三在老營起往來駐扎也先并達子每夜見 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隱若黃龍交騰其上也先欲以妹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喜寧與也先議請 上往高橋兒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冷凍 爺爺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與也先說都是校尉袁彬梭置阻住將臣賺去虜羣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月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討絲段衣服等件賞達子那哈出等又地內細了欲開剝忠勇伯密令人走報 上令哈銘有尚輅王謙許彬接到朝見畢後 上令臣宣許彬等到 上說爲我家 祖宗社稷着他官人每多費心憂念我如今幸得回還到京時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與 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雙泉鋪已夜爲重好生操練馬軍謹守城池不要顧我景泰元年其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件及也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表宰羊一隻祝告先所獻戰裙 賜臣十五日至京入 南宮十六日天地行十六拜禮至二月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鐵腳皮四月二十二日 上以久無使臣往來喜寧又潛懷二意數教也先擾邊於是令臣寫分路本差人回京若爲喜寧申理者又令臣至也先處說 爺爺有旨要差總旗尚銓太監喜寧達子那哈出回京也先依聽又密書喜寧謀救情跡函於水尺內繫高銓腿上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銓與喜寧飯於城下密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銃少頃短銃發達衆走散高銓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入城那哈出走回營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銓抱住滾下濠裏縛入城內去了 上大喜說使兩下裏動干戈害人民都是這廝如今孥了他邊上方得寧靖我南歸也可望了五月內李實羅綺馬順齎賫來與也先得知院等及其妻妾俱送 上行約半日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帶弓箭撒袋戰裙以進與衆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辭去惟得知院領部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磨刺叩頭拜別到宣府右衛城外官廳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勇帶領人馬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月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討絲段衣服等件賞達子那哈出等又有尚輅王謙許彬接到朝見畢後 上令臣宣許彬等到 上說爲我家 祖宗社稷着他官人每多費心憂念我如今幸得回還到京時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與 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雙泉鋪已夜其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件及也先所獻戰裙 賜臣十五日至京入 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試百戶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北向 上令內官監改造面陽本衛役夫千人又賜銀三百兩綵段六表裏三月內臣娶妻 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裏大順二年二月內臣生子實金二十兩銀一百兩綵幣六表裏又陸續賜大紅織金紵絲蟒龍并各色織金胸背衣服綉春刀磁器等物

右題本臣在史館時已備載諸實錄頗加損益潤色之及此又蒙袁錦衣出示乃復具錄垂後于以昭我 英皇之神功 聖德感化醜虜而袁錦衣之懽忠效勞始終遇際皆曠古所未有信乎 天意之有在而非人力所可及也臣尹直謹識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一覆訂

正統北狩事蹟

撰人不詳

楊銘初名哈銘正統中與其父隨指揮吳良同使羌刺也先一日集衆使言曰中國當我使臣臧我賞賜絕我和買吾與師往問之因鸚哥諸使分諸愛馬華言部落也吳俊獨亾去因械諸使足八月也先忽來言曰大明天子來矣當親見若等苦楚不復罪汝我將遣使與若等同奉駕歸命勉諸使械乃往見駕時紀信李虎袁彬侍　上問來者爲誰曰先遣使臣老哈父子也時伯顏帖木兒已移營而東銘父子不得留　上曰他日再來見我他日父子復市羊麪以進　上曰老哈回矣銘可隨侍我於是銘始月侍左右初駕至大同還師也先來襲至宣府伯顏帖木兒請爲前哨至雞鳴山遇我師陽奔我師逐之帖木兒報也先曰急來會師駕在此也先分兵圍我師敗之至土木也先追至　上遣火吉馬亮與講好也先亦遣使來赴未至而我營動遂殺火吉以去踩我師我師大亂　上乃下馬幅面南坐有一虜劉衣甲不與將不利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衆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刋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刋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去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上呼二人名二人驚曰是也也先乃曰我常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　大明天子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　大明天子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大輩在旁開口推其面曰去那顏只欲萬世美名衆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禹衆死傷之中鏃失不沾十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蟠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一日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老哈回矣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者也先乃以　上付伯顏帖木兒令護之帖木兒曰我當奉侍時回子撒夫剌以袁彬來見　上問爲誰曰譯字校尉袁彬　上曰虜所怒者校尉勿云校尉只稱譯字人已而將至宣府也先命袁彬入太監俱不應欲發火銃乃至大同又令彬呼城總兵廣寧赴京奏中國遣都指揮岳謙同寧來賜因言中國將立郕王爲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立　上爲天子行賀禮將奉還京至大同東門無出迎者至陽和城驛守備翀羊酒米麪來進時也先將從紫荊關入命其下無虜掠不能禁銘侍不離左右山路險惡鼻血交流比至關夜宿空山中至四更　上呼銘名喜寧議事至明日始得見曰未也候下營時議之易州百姓進米　上命賜帖木兒時有傳中國事情者又亂　上乃下馬幅面南坐有一虜劉衣甲不與將不利命名喜寧岳謙曰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至死不能留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衆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刋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去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上呼二人名二人驚曰是也也先乃曰我常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　大明天子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　大明天子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大輩在旁開口推其面曰去那顏只欲萬世美名衆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禹衆死傷之中鏃失不沾十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蟠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一日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老哈回矣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者也先乃以　上付伯顏帖木兒令護之帖木兒曰我當奉侍時回子撒夫剌以袁彬來見　上問爲誰曰譯字校尉袁彬　上曰虜所怒者校尉勿云校尉只稱譯字人已而將至宣府也先命袁彬入太監俱不應欲發火銃乃至大同又令彬呼城總兵廣寧赴京奏中國遣都指揮岳謙同寧來賜因言中國將立郕王爲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立　上爲天子行賀禮將奉還京至大同東門無出迎者至陽和城驛守備翀羊酒米麪來進時也先將從紫荊關入命其下無虜掠不能禁銘侍不離左右山路險惡鼻血交流比至關夜宿空山中至四更　上呼銘名喜寧議事至明日始得見曰未也候下營時議之易州百姓進米　上命賜帖木兒時有傳中國事情者又亂　上乃下馬幅面南坐有一虜劉衣甲不與將不利命名喜寧岳謙曰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至死不能留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衆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刋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刋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去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上呼二人名二人驚曰是也也先乃曰我常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　大明天子乃落我手問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名乃公大言曰　大明天子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大輩在旁開口推其面曰去那顏只欲萬世美名衆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禹衆死傷之中鏃失不沾十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蟠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一日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老哈回矣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曰者也先乃以　上付伯顏帖木兒令護之帖木兒曰我當奉侍時回子撒夫剌以袁彬來見　上問爲誰曰譯字校尉袁彬　上曰虜所怒者校尉勿云校尉只稱譯字人已而將至宣府也先命袁彬入太監俱不應欲發火銃乃至大同又令彬呼城總兵廣寧赴京奏中國遣都指揮岳謙同寧來賜因言中國將立郕王爲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立　上爲天子行賀禮將奉還京至大同東門無出迎者至陽和城驛守備翀羊酒米麪來進時也先將從紫荊關入命其下無虜掠不能禁銘侍不離左右山路險惡鼻血交流比至關夜宿空山中至四更　上呼銘名喜寧議事至明日始得見曰未也候下營時議之易州百姓進米　上命賜帖木兒時有傳中國事情者又亂　上乃下馬幅面南坐有一虜劉衣甲不與將不利命名喜寧岳謙曰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至死不能留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衆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

乃與喜寧計遣吳良梁貴奉勅入城張官保不得生怒乃遣岳謙往至彰義門俱被殺季鐸迎還又遣指揮吳良入城適獲內使阮驥欲遣一人同入城無應者銘請行不然吾父可也先奉　駕至德勝門之土城　景帝陞吳良等官以鴻臚卿趙榮來見　上問何不遣大臣來也先因問此何等官　上曰都是小臣也先曰大臣如何不來迎大猶認主人我奉　駕至城門不來接　上命諸人回令大臣來見大師趙榮等遵也先怒即奉　駕北去是夕　駕宿猪房喜寧隨也先去榮彬哭曰我母在城不得一見奈何又命銘召喜寧議事寧與伯顏帖木兒見言曰太師奉　駕至城門倘弟稱帝不顧臣宰忘恩不來認不來接因言太師言陽和城當自居屬關入願寬心勿憂也至陽和其下虜掠寧言於也先之弟曰太師欲奉我當奉侍時回子撒夫剌以袁彬來見　上問爲誰曰譯字校尉袁彬　上曰虜所怒者校尉勿云校尉只稱譯字人已而將至宣府也先命袁彬入太監俱不應欲發火銃乃至大同又令彬呼城總兵廣寧赴京奏中國遣都指揮岳謙同寧來賜因言中國將立郕王爲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立　上爲天子行賀禮將奉還京至大同東門無出迎者至陽和城驛守備翀羊酒米麪來進時也先將從紫荊關入命其下無虜掠不能禁銘侍不離左右山路險惡鼻血交流比至關夜宿空山中至四更　上呼銘名喜寧議事至明日始得見曰未也候下營時議之易州百姓進米　上命賜帖木兒時有傳中國事情者又亂　上乃下馬幅面南坐有一虜劉衣甲不與將不利命名喜寧岳謙曰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至死不能留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衆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

一手壁我胸我不動佚次醒乃下其手因言先武與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千陵一般銘叩頭　上曰回朝着你做都指揮也先一日自至帳殿前曰日出處至日落處皆　皇帝臣子然不得其濟只得哈十一人之力你饑飽冷暖非銘言何由知我兩人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總不知道我有一譬喻銘可將聞於上一朝天子為百姓與惡人相爭落在惡人之手本國止有一人與他為伴一日天意回復還本國復登寶位把這一人怠了也不舉用他一日早朝百官皆會這人於衆中舉其一指皇帝金臺上看見問是誰其人曰彼時只我一人也　皇帝他日回朝勿忘銘今日之功　詔說太師言是我不忘也又往西北行值　聖節也先來上壽進蟒衣貂裘延席議索朝使來迎　上曰不必索使徑去可也喜寧曰此銘之宣府被殺西行牛頭山又至八寶山大青山喜寧說遣計安蘇斌入京至也先奉駕至甘州命劉馬太監毛都督來迎奪了陝西徑去南京　上曰到彼亦不來迎喜寧曰此銘之計也又欲殺之時伯顏帖木兒往寇寧夏高橋正月元日　上上表祝天也先迎於斷頭山作年二月至東勝州上欲遣喜寧入京曰使臣往往不達須煩一行寧初難之上親至伯顏帖木兒帳令轉達也先帖木兒為言於也先乃與高旺同行銘言旺曰此事多出喜寧至邊好為之計寧竊上帳中時微雨上謂銘曰汝知乎此洗屍雨也寧果被邊人執殺之北京迎奴還上曰果然洗屍雨也寧既死銘言始得用三月大同報有石總兵巡邊也先遣賽刋王將兵三千往哨曰荷草青我奉駕至大同彼來迎乃已不然圍之大同勿令縱去及石亨從鷹門入賽刋王追之不及也先怒欲以軍法從事衆皆乞乃已四月伯顏帖木兒之妻令女使問銘曰今天向煖汝帳中燃火何為銘曰無也妻曰吾見帳上火光是天子之氣光現也五月駐金山時伯顏帖木兒與也先駐下水海子忽守墩人擾欲殺之銘曰今欲和好而殺其人中國不信乃癒勅諭諸墩銘以夜不收王智見智言曰中國不知駕在雖云在亦不信若奉駕至大同令總兵等官見之乃信伯顏帖木兒奉駕至大同大同守將設詐奉駕覺之而去恐銘欲殺之銘言實不知乃免上欲遣使入京求使臣來迎銘自請行時也先於九十九海子放鷹銘與伯顏帖木兒同往見之也先曰事當如何國萬萬入貢所遣得人成那顏萬世之名不得人壞那顏之名乃道哈談等二人曰是嘗招安兀即哈三衛者也至居庸關人疑欲殺之時脫脫不花王使臣帖木兒與阿剌知院言亦欲遣使與銘同往銘言中帖木兒送至野狐嶺帳中進酒畢命其下出令銘奏云當　上將衆行邊以為天下看邊城偶失身於我太師我太師順天意不敢少慢令我侍奉一年皇天不必出迎只齎羊酒來勞虜使城上皆呼萬歲伯顏帖木兒與阿剌知院言亦欲遣使與銘同往銘言中國萬萬入貢所遣得人成那顏萬世之名不得人壞那顏之名乃道哈談等二人曰是嘗招安兀即哈三衛者也至居庸關人疑欲殺之時脫脫不花王使臣

易袍服命銘至東華門外光祿寺一帶列人馬銘奏
去不得朝中甚嚴　上曰既去不得罷至安東門外
而別後有　旨哈銘陞一級授鎮撫裘彬試百戶天
順元年　上復辟進錦衣衛指揮僉事後殺曹欽有
功進指揮同知討劉千斤當先進指揮使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終　湖州府後學吳任臣訂

倭變事略

采九德撰

采常吉倭變事略序

國家德敷九有光被海隅百八十餘禩以來恬如一日人不知兵久矣自嘉靖癸丑歲倭夷驟動閩浙蘇松之境中患我邑數載勿靖幸而漸就殲滅然東南罷敝極矣余世居海濱目擊時變追惟往昔四郊廬舍鞠爲煨燼千隊雞豚空填溝壑既傷無辜之軀命復沒有生之脂膏聞者興悼見者隕涕矧余本支世胄盡忠效死叨蔭　國恩余也能無記述示子姓俾識時艱以善繼前人之志乎爰敢其顛末於左嘗

嘉靖三十七年歲次戊午十二月鹽官采九德識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一

鹽邑志林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鄭端胤　友人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孫采重熙較梓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夏四月二日一海船長八九丈餘泊鹽邑演武場北新塘觜約賊六十餘皆兇頭烏帶有鎗刀弓矢而無火器時備倭把總指揮王應麟率本衛驍兵數百而出賊見我兵不敢動而譯言莫通惟以小木楯置書其中曰吾日本人也來自吾地以失舵願假糧食修吾舵即返幸無吾過過則我爾死生未判也時承平久邑人相攜往觀嘻然莫爲虞日甫西彥忠率衆過船倭盡起立以燕尾利鐵射數軍皆立死諸觀者始知懼奔入城遂塞門爲拒守討矣會雨夜昏黑防少懈漏四鼓賊潰而去

次餘泊鹽邑演武場北新塘觜約賊六十餘皆兇頭烏帶有鎗刀弓矢而無火器時備倭把總指揮王應麟率本衛驍兵數百而出賊見我兵不敢動王遣陸路指揮王彥忠率軍百餘至船詢所以來

鼻曳而行自竹林廟經平湖縣地與史喬父子率兵壯遮擊喬遇害兵士死者十七人云

賊至乍浦匿天妃宮把總王應麟率兵圍之賊以神前長旛編帆絞繂既備向軍前給曰我等不敢與將軍戰乞退舍俟海潮至各願自投海死是爲兩全毋作刀下鬼我師輕信之而退賊持帆繂衝出掠哨船脫去

五月二日青村有賊四十二人即前賊同夥綠失風上青村海岸不知前賊船已焚於吾鹽沿海僉船不得由金家潭潛踰梁庄至白馬廟匿黃姓民家登屋哨望壞壁開扉以防不虞指揮滿朝率乍浦軍數十人追及逐圍之賊從屋上麾白旗招賊黨出圍朝開弓射斃之賊窘甚用門屏蔽出入處朝過之不虞白馬廟中更有賊突出朝腋背受敵奮勇砍殺以兵寡難支死焉時有千戶王繼隆百戶朱堂康綏俱被殺官軍死者二十人賊有善卜筮者每日侵晨卜筮爲謀盡勝算有詩題廟壁云海霧曉開合海風春復寒艱歡薄酒老眼倣驚瀾鬻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晴更好飛翠潑征鞍　鄭端簡公論倭奴之變多由中國不逞之徒如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者投其中爲之奸細爲之鄉導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眞倭黨哉厥後徐海王直毛烈等竝皆華人可信矣

賊屯白馬廟連四日不出南北沮絕無一行者協總指揮馬呈圖檄指揮采煉率澉浦驍兵三百合衛所軍千餘屯教場三盡夜不進蓋欲俟彼至而擒之謂以逸待勞計也時指揮王彥忠帥隆軍三百指揮徐行健帥湖兵四百俱屯教場承平日久軍心怠忽若霸上棘門然

初六日侵晨我軍星散至柴家埭炊飯賊分五六
夥而來服色裝束與我爲一衆以爲逃竄民也且
海霧溟濛天色似明未明不可細辨一夥自海邊
來者擊吾首一夥自裏塘來者擊吾尾從中要擊
者二三夥衆皆潰亂奔逃馬總被一鎗穿胷背死
余乘騎擊賊傷二賊賊恚甚斫其首腮喉處受數
刃而斃千百戶姜節呂鳳姚岑王相等咸被殺一
鼓手擂鼓促戰賊一鎗連鼓釘之地我軍夜者四
十餘人城上人下看教場惟見黯黯殺氣天若爲
慘者是戰也非賊智勇亦我軍失策耳賊穴白馬
廟綿十餘里耳我軍宿教場三晝夜觀望不前銳
氣消阻且軍宿教場官自宿柴家埭民家官軍散
處統紀絕無蓋其時倘倭把總考選指揮任之與
指揮俱爲同僚非若今日受敕參戎有相臨之分
以故把總不能束指揮指揮不肯下把總誰爲先
鋒誰爲後殿誰爲左右前後奇正之兵誰有旗牌
監督者在其陣至於三里而探五里而偵者絕無
一軍調報賊既至前猶疑爲逃竄之民迨其四面
殺人自相濟敗又何尤耶

是賊既勝意氣揚揚有稱二大王者年二十餘每
戰輒揮扇用幻術惑衆獨衣紅袍騎而行至龍王
祠祠即東關裂處邑典史李茂率勇士四百守嗣
賊發數矢不動李亦舉旗吶喊放砲示出戰狀賊
不敢逼城遵海南行抵馬家堰就袁姓民家食執
民導行自腹裏走經磧頭門歷園花塘入海寧縣
界守禦所軍出擊被殺者數百餘窟赭山數日至
錢塘鑿子門把總指揮陳善道奉軍門調遣提兵
來禦遇害陳乃參戎萬鹿園塔也方出師日家人
具餞請食陳大言曰吾滅此而後朝食一遇賊而
陷於伏矣萬將軍素奸施捨有少陵僧者自幼行
腳江湖請武藝手執鐵棍以古大錢貫鐵條於中
長約八九尺重約三四十斤嘗德萬公施欲爲其
塔報且曰吾輩不願受中丞約束願爲公滅此賊
隨集黨八十餘迎擊賊賊戰每搖白扇僧識爲蝴
蝶陣乃令軍中各發一樞花僧手撐一傘以行但
作採花狀賊二大王者望見僧即若縛手然蓋以
術破之也僧以鐵棍擊殺之并殺勇戰者十餘賊
僧欲盡滅此賊俾無孑遺我兵從征者爭奪首級
至有自相殺傷者僧怒闔其傘賊遂能應敵且四
遁矣明日擄錢塘江船浮海去

是月二十日督府王公忻檄參戎湯公克寬來守
鹽湯號武河邳州衛指揮有智勇提邳兵三百人
皆雄偉長大慣戰者且熟知倭情鹽人自是皆倚
湯將軍矣時邳兵口糧每日人各八分重湯帥也
守道潘公恩巡道姜公廷顯咸在鹽守禦城中兵
衛驍兵選鋒六百縣鹽兵四百處州劉大仲所統
坑兵五百召募湖州水兵四百各口糧一日五分
每十日一給而酒肉犒賞守巡府縣絡繹與之是
二十三日乍浦倭船七隻賊數百闖薄南城口索
糧食守禦指揮姚洪度湯帥必援城上佯許刻日
以待固先剽掠附近村落二十五日湯帥果至賊
即遁去有遠掠回者數十取民居門屏窗高公山
負固獨留湯率所部邳兵三百合鹽兵約千餘公
親冒矢石登山督戰殺賊四十餘以賊貫長矛凱
旋入鹽東門人皆頂香盆迎湯而潘姜二公設宴
邑公署中爲奏凱賀酒未三行而倭衆三十七艘
至龍王塘矣

倭船三十七隻泊龍王塘如敝天之山其帆亦如
浮空之雲軍民大駭懼湯慰曰爾衆毋恐此吾責
也吾爲爾守第遵吾約毋輕動而守巡二公俱
微服步行城上惟湯公是依公相視城垣外石砌
有凸凹可登處攜二公指示曰使石工鑿平之某
民家附外城者可虞當折卸者卸之計城垛共二
千有奇每垛軍一民二暨鄉紳舉監生員之家丁
一每五垛督一邳兵每十垛監一甲長每窩舖城
樓屯以兵民二三十人及千百戶一二員每城門
一指揮一千戶一縣僚屬守之四門皆然某門有
警坐某官某垛有警坐某官某垛有警坐某甲長
某軍民甚得邳兵監督之力守城兵民冊籍諸衙
門各一冊或差官或親自點閘鄉士夫俱城上侍
湯公守巡之側而聽命焉賊衆數千白晝攻城矢
入城中如雨弓長七八尺矢長四五尺鏃之鐵者
如燕尾鏃之竹者如長鎗城外隔河而射中城內
屋釘瓦入椽而沒鏃矢自垛隙中入者傷死十餘
人湯公開弓射殺數賊邳兵亦射數賊俱無虛矢
鳥銃擊數賊皆立倒賊雖衆咸喪膽矣是日自午
攻城至申益急時值晦夜湯命城上舉燈火如晝
梆鑼鈴鐸聲震天有項則銃砲絡繹而發凡一門
舉號則合城吶喊可聞數十里許又時時以繩懸
木運行垛外處賊登堞而上者是夕猶有賊蟻附
北城二三處俱及垛將入推墮城下而死是時以
三十七艘數千餘倭攻圍鹽邑數重若釜魚穽兎
矣不有湯公之拒守潘姜二公之協謀億萬生靈
又安賴以存也

時鹽與平湖俱中倭患銓部乃選癸丑榜中有才
名者爲二邑令壺陽鄭侯諱茂令鹽邑而平湖則
漢樓劉侯諱存德同日而任二邑始有所恃鄭侯
守城恩威兼濟籍其貧與富之家爲差別凡城守
民貧者日給米二升夜給燭五枝夜半給餅五枚

間又給衣絮銀兩則給蓑笠富者不給米絮等止給燭與蓑笠又二人給一梆十人給一鑼梆鑼之聲日夜不息親在城上撫摩勞來間有情面疲者即鞭撻之不貸謂人曰余每夜巡邏遶城走七匝天始辨曙壺陽守城之勤勞有如此

湯公令軍民取大石重一二百斤者置垛上謂賊來攻多負門板以防矢石俟至城下或有附垛上者推石下之可以斃賊使不敢近城垛之上又加築高二尺許有賊夜半上北城垛守者推石不便推賊遂墮於地後都閫劉崖張公鈇以大石不下猫竹發乃去大石而壘以碎磚處守者倦怠而賊或登垛則碎磚易傾一加手而磚與賊俱可墜地矣二公各自爲見云

賊攻城連三夕東北二門外賊造雲梯高三四丈者數十居民乘賊出掠猫覆獻諸官守巡命釋每梯賞銀三兩賊旋造旋失以城有備雖竭力攻之無益也遂開船揚帆竟往乍浦湯登城樓躍其巔望之知其往乍也顧謂衆曰乍難支矣時把總王應麟居守會大雨王下令曰毋擊柳桁試靜聽之有頃賊遂瀰漫四入而城陷矣屠戮淫劫不勝其慘傷哉此城誰之咎耶

直隸吳淞等處賊勢猖獗乃轉湯公守金山以松陽令西泉羅侯拱辰來蒞代守羅廣西人以軟職轉令有膂力熟弓馬能擲標鎗於數十步外中賊督撫知其能檄守海鹽暇日遴師生肄教射會飲談兵嘗於座上射矢不虛發擢吾郡同知未幾擢浙倉憲

五月十八日賊數十犯平湖居民死者百餘人二十日羅率兵往勦先遣哨領項姓者覘虛實項率所部數十衆抵石墩遇賊而戰殺一賊餘皆奔匿尖山祠項猶追入祠極力推門入欲擒之後援不至被殺賊復出擊項兵傷十數人次日羅引兵來賊已掠船下海而去

張都閫鉄築海鹽土城用本縣里長民夫及本衛十一屯所軍餘汛軍三民七典築先濬沿城之河使深取土築附城之地高一丈五尺下視河底其深倍之城外隍內復增一藩雖土城之下下猫竹簽鐵菱角等物賊不敢近城下鹽人以是爲張公不朽之績今於農隙時仍歲用軍民力浚隍修理無使堋塌庶無復隍之廣守土者所宜究心也

七月六日平湖流賊匿沈姓民家時金山湯公會吾鹽羅侯往勦火其廬勇士吳壽升屋逐出諸匿賊斬獲數十餘皆奔散追勦連日漸次擒獲

八月十四日澉浦東開泊三倭船賊二百人自稱君堂掠至李家圩時民多逃竄村里蕭索無所掠即開洋去

九月十二日賊船十餘隻泊乍浦湯公率兵來會吾鹽參戎盧公鐘援之殺賊賊出奇兵擊我松陽葉千戶嘉與沈隊長等四人被殺兵民死者百餘人

築城上敵樓三面可望外賊初之自壺陽也

築小東關尋廢

築南北敵臺

十月增高石城

十一月造帥府於柴家壕尋廢

十一月築平湖縣城

此上皆癸丑年事吾鹽被寇者四死者約三千七百有奇平湖乍浦各三被寇澉浦海寧多一被寇而乍浦城陷之日有避神祠屋上者潛窺賊黎明時稱於神前問許我住此城數日否不許問許我盡殺否卜又不許遂傳令止殺僅掠一日而去賊前後來寇每每過三四賊擒送官拷詢多江南人或漳人舊爲擄去者今不欲從彼入海故逃生耳又云賊議寇吾鹽輒呼尖頭村蓋望見吾邑塔頂故有是號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二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帙

鄭端胤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友人桃士麟訂閱

劉祖鍾

孫采重熙較梓

三十三年甲寅春正月倭寇松江沿海地方南翔新城二鎮尤甚所獲輜重尤多

二月賊陷新城鎮直隸督府借兵於浙盧參戎丁總戎帥師往援我衛驍兵選鋒六百又四百次之當留守城時選鋒六百從丁總戎征勅丁諱僅號東谷處州衛指揮有勇略其子尭時號少泉能振厲諸軍從征屢有功我軍多膽勇士器械精利以紅布纏頭嘗搗巢獲利多願從征中有柴鶯者歸語隣人曰吾隨丁帥擒賊丁嘗我輩六十人守船衆以爲恥諸同趨丁帥告曰吾輩願殺賊不願守船受怯名丁壯其言而遣之六十人相拜誓戒而前首衝賊鋒餘衆從之遂大勝還

初湯公在鹽時有家兵黃猛者膂力絕人先從公守漕東與賊戰於普陀山猛被圍數重身被數十鎗不死突出重圍賊亦知其名謹避之後在鹽有善極矣

四月五日有雙桅大船一隻泊教場東時盧丁在南沙賊止一船鹽人易之須臾登岸自焚其舟奪民船三隻夜泊東城外演武場人罕知者時逢城外揚旗來攻城上戒嚴遂焚小東關及民房百餘家轉掠西門吾鹽惟西市民稠貨集縱火焚劫煙焰燭天是夜攻城用長竿掠城石以雲梯攻北門軍民協力拒守不得入翌日賊居鍾孫二宦家鍾爲西皐太守孫爲白峯舉博孫出避遇賊欲加害僕以身蔽主哀言乞代延頸迎刃賊義之釋主而去自被倭以來惟是倭焚掠吾鹽爲甚鄉公

練曳出如拔草葦然水柵亦竟無用

時賊來寇多效吾鄉民裝束又類吾軍裝束混而無別遂致常勝盧丁二帥令軍中各衛墨堰臨陣塗面以相別識賊始駭懼

我軍始置竹牌高五尺濶二尺五寸先鋒用之排列於前各持腰刀向敵捱牌而進後隊皆隨牌奮擊賊爲牌格不得肆我軍每賴之取勝

南沙賊住新城鎮盧帥圍之會夜大雨賊乘之遁處爲我兵所覺懸羊踏擂鼓櫛樓以愚我云

初八日流賊二百餘經乍浦教場適處州兵四百新調至飢憊應敵遂損其半次日賊經吾鹽守廵收餘兵入城以守賊踰鹽自磧頭門執鄉民導抵衰花鎮剽掠劫農船欲入太湖未幾聞官兵追逼乃盡殺操舟人憤其載入死地也自是遇人即砍殺死者無算盧丁追及之恐賊伏田麥中命人先芟之賊以擄民爲先鋒使敵我兵而自脫去處兵有劉大仲一枝衝鋒劉驍勇連戰皆勝斬獲過半餘黨流入硤石鎮歷長安臨平諸鎮至餘杭去惟此賊深入內地殺掠甚慘數百里內人皆竄亡困苦極矣

壺陽使人促盧丁二帥一日而四五徵之且言二公本浙帥守浙門戶何貪功外境而不顧門庭之寇若此也二公日夜兼行至鹽不遑暇食遠城外即抵瑛城而日暮矣盧宿徹商舍一漳兵竊銀梧盧命斬於橋以狥士卒皆不悅軍中有漳兵遂怨盧乃陰與賊通令先設伏臨陣佯潰且助賊擊殺兵至孟家堰夾河而戰賊誘我軍入伏內四面攻殺掌印指揮李元律處州薛千戶及千總劉大仲皆力戰死之盧有馬能渡水一家丁控馬盧附馬而渡獲免至漱浦而入丁亦從之李有文武才先入邑庠屢試棘闈及官祖職即中壬子武舉第一人竟死於難不負所學矣大仲者處人最驍勇統坑兵五百來吾鹽多建戰功凡戰令部卒各帶石堰鼓十俟兵接刃令兩旁密以石塊擊賊而中間皆以短兵對敵賊知交兵不虞亂石擊面率以此取勝凡客兵食吾土者惟劉兵不愧至是死之莫不痛悼春秋血食宜矣議者謂孟家堰之役非戰之罪由淳兵貪已緣倭黨中多有淳人故也是役官兵戰溺死者總計一千四百七十五人廵道帶川劉公憲郡侯唐岩劉公怒命有司備棺載至戰場驗其傷前者殮之傷後及溺者鄉紳事錢海石捐田爲義塚瘞之邑令備牲醴爲文祭焉

此賊既勝由海鹽官塘直犯嘉興所過皆以火爲號午間至錢紿舍宅就食殺農人三四申後抵郡先是劉郡侯開報即令拆去附城民房恐緩不及事悉命火之賊至宣公橋官民出禦令兵民先登屋伏脊聚瓦石於屋上俟賊至街左右擲之兵半匿市肆間門閭皆半掩把守俟賊至擊刺之多奇中俊而劉悍百餘賊舞刀直突南街伏脊兵甸甸而下夾擊在上者擲瓦如雨在下

者於戶隙中發矢石賊奔柵楞俟出如羊觸藩不能脫兩街兵出巷戰擒殺數賊十餘皆望風奔遁俗呼爲烏鴉竹節陣謂瓦飛如烏鴉柵絕如竹節也官兵鼓譟而追直抵落緋鋪賊有失羣者匿義塚館中越數日搜獲斬之是晚由故道抵曹王廟宿焉明日復至海鹽過西門大柵橋沿烏坦塘歷八字橋宿陳家村明日出塘經馬家堰入姜家殺伯姪五人一姪孩提宿牀上殺之取血清酒飲之又明日掠朱亭村登泰駐山殺牛饗士又明日沿海塘經澉浦歷談家橫窩黃灣

十一日松江流賊數百自唐行掠舟犯嘉善縣燬民居劫庫藏進犯嘉興焚燒雙溪橋適狼兵至郡郡侯令貢餉犒兵狼兵即擊賊一兵甫薙冠猶奮身衝鋒連殺七賊兵衆乘勝追擊斬獲數十賊皆披靡棄舟走自官塘奔抵石佛寺殺鄉官侍御金鑲號豐村者時年七十餘遂宿其家

十二日賊自松江來者二百十七人經新行午後又有一百六十人來咸宿東塘橋村明日由腹地走金山入柘林窩焉越數日黃灣賊千餘掠附塘數家移時去鎮焚劫甚慘舟走自官塘奔抵石佛寺殺鄉官侍御金哨船招集其黨爲過洋計時掠未滿意又南抵海寧攻城不能破縱劫塔下徐家西自衷花歷黃岡麥墩西北抵硤石硤石聚而出禦民稠市窄不得入遂至小墅抵九都歷紫雲村角里堰談家嶺抵澉浦所過數十里無人煙海寧大姓多罹其害廟灣周氏有二庫生執之令負擔不勝釘手足於樹殺之抵朱家橋宿其家守港門賊用布漬油裹長竿燃之徹夜如晝墮處掠劫人口男則導行戰則令先驅婦人晝則縱繭夜則聚而淫之是時各地有警不相援救棄其鄉民惟守城郭如螺閉龜伏

不敢出老幼水載陸奔驚恐萬狀良可悲也

十九日中丞公始調兵分布表花等鎮要路

二十三日賊掠檇篩橋而歸道出靈泉山時省城周都閫及指揮徐行健率兵兩路追賊周自山南而下徐自山北而合徐失期周兵行至菩提寺前陣如半月形賊望見疑呼爲牛角陣以術魘之周墜馬被殺兵亡過半

五月四日晡時賊船二隻犯秦駐山掠入音樂墩及白塔山下傷病不能浮海者悉就勦焉總計四百有奇獨一船載去追不逮而止此黨賊留居吾土凡四旬有三日殺害數千人蕩民產數萬家至此始蕩滅云　愚按石墩一鞏流賊最甚天禍此虜使得船兵勦獲獻功亦彼蒼好還之報因是而知我兵船擒海賊本易爲力況有火藥諸器長技可施昔本兵虞坂楊公博上疏云防倭之法防海島者爲上防港門者爲次守城郭者爲下蓋倭奴長技利於陸我兵長技利於水也歷稽往歲用師凡克捷者俱在海戰利害較然明矣昔人論防倭之功有言擊來賊僅見什之一二擊去賊者又可以獲輜重之利而因得以支其故縱之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倍于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于縱去賊之罰斯言良得之

二十一日有三十六賊自松江來匿大六滙民家先是張參戎檄把總前後與戰皆敗

二十四日丁總戎統兵來援賊已遁去追至廣陳不及而返

二十七日復報三十六賊匿小營盤巡檢司有石城賊先積石城上丁總戎命作木梯可並登十人者凡五具次日攻城飛石如雨又命射火藥筒百金購狠兵追至松江泖橋不及而還本日又有金山流賊十七人劫農船載出平湖嚴州朱百戶率兵追次九里亭爲賊矢傷進至新豐鎮朱戰溺死賊入巡司後堂自分必死先日斬戰傷者十餘人首用門窻火煨之張參戎部下四淹兵入與

日之夜携所掠輜重四船開洋行次白塔山兵船百餘追擊時海方吐月然水氣溟濛方苦賊船之難辨也俄而見一船用門屏捍身併力舉棹旁翼二船因而知其爲賊遂以發煩破其船殺溺凡三百四十級明日海濱獲浮板托命者又三十一人及白塔山下傷病不能浮海者悉就勦焉總計四百有奇獨一船載去追不逮而止此黨賊留居吾土凡四旬有三日殺害數千人蕩民產數萬家至此始蕩滅云　愚按石墩一鞏流賊最甚天禍此虜使得船兵勦獲獻功亦彼蒼好還之報因是而知我兵船擒海賊本易爲力況有火藥諸器長技可施昔本兵虞坂楊公博上疏云防倭之法防海島者爲上防港門者爲次守城郭者爲下蓋倭奴長技利於陸我兵長技利於水也歷稽往歲用師凡克捷者俱在海戰利害較然明矣昔人論防倭之功有言擊來賊僅見什之一二擊去賊者又可以獲輜重之利而因得以支其故縱之愆識者謂宜以擊來賊之賞倍于追去賊之賞縱來賊之罰嚴于縱去賊之罰斯言良得之

二十一日有三十六賊自松江來匿大六滙民家先是張參戎檄把總前後與戰皆敗

二十四日丁總戎統兵來援賊已遁去追至廣陳不及而返

二十七日復報三十六賊匿小營盤巡檢司有石城賊先積石城上丁總戎命作木梯可並登十人者凡五具次日攻城飛石如雨又命射火藥筒百矢齊發賊不能支城遂下圍之數重刀戟森列如蝟賊入巡司後堂自分必死先日斬戰傷者十餘人首用門窻火煨之張參戎部下四淹兵入與打話遂私與賊約俾爲潰走縱之出時獲一賊道

其詳丁縛四淳兵送當道驗果得賊賄斬之賊中
故多淳人用淳兵勦之焉得不慎事乎
六月十四日太倉劉家河寇至約千餘由官塘經
崑山抵儀亭有譚姓家貯米萬石餘賊論居民每
石價四錢民往買如約由是旬日米賣盡遂犯蘇
門焚掠竟日載緝重百餘舟經吳江城外湖口兵
船圍之已令出城督戰兵中鼓勇無不一當百賊
乞生路一先鋒船殺十七賊獻首于令令有長色
入城圍門兵遂無戰心賊用計棄三四空筒及數
衣包于水兵爭奪筒與衣包賊棄船登岸兵入船
搶物賊因逸走而南抵平望鎮矣翊日湯盧夏丁
劉五帥會勦於王江涇巡檢司前勝之糧而丁總
戎麾兵渡河就食賊又衆虛掩擊失敗船復戰于
杉青閘百步橋我師敗績夏總督遇害殺溺官兵
數百人賊乘勝登北燈橋城上射死一賊退就石
條街煅劫一夜焰燼亘數里焉
九月二十一日賊船一艘四十三人泊石墩就民
家炊食次日經破塘開歷馬鞍山而東令三賊登
高哨望見草蕩官兵來邁北避出三郎廟渡東洋
橋邁與官兵接時張參戎丁總戎父子三路出兵
丁駐大步山其子率兵合擊賊一先鋒衣紅綃金
短襖舞雙刀突前衆圍之斬其首猶能匍匐數步
我兵復斫斷其手足隨斬八賊餘皆蹈水斷其橋
據沈姓民家詈我軍官軍間從他道渡河奮擊又
殺七賊追抵馬家又殺三賊時昏黑餘賊沿海北
遁丁又追殺九賊焉時羅公帳下有音秀才者帥
勇健四十餘馳馬北追為賊襲殺
時嘉興屢被警督撫議築外城費不動官銀數日
襄邵人得鼓萬金已而中止
十月初八日石墩泊一大船賊百餘詭言兵船打
水使居人不疑眾則四掠矣至十一日開洋遇兵
船復登岸十四日丁總戎僅與徐揮使行健率兵
往勦丁斬八賊徐殺五賊明日兵船生擒二賊餘
黨復開洋追抵茶子山火器破其船斬獲約八十
餘生擒十三賊赴官司訊問言如烏語莫能辨也
二十五日沙上賊數千來寇總六十八號每號約
六七十人執白旗吹螺整隊而來分八九路是日
一犯平湖一犯我十六都一犯新行鎮一犯嘉興
諸鄉村其在新行者蔓延十數里燬掠三日執民
載輜重二十七船還沙口守巢者出迎相慶以為
出掠無事且得利云十六都賊歷平湖抵嘉興載輜重百餘船北抵王江涇出東
通避賊之民反以為礙其沿海窮民又竟夜冒倭
狀劫掠海寇未除土賊繼作矣
時平湖築城至是畢工嘉善崇德桐鄉咸築城
是時客兵數千守吾鹽每日給餉五分其乍浦平
湖守兵費亦如之師旅徵發額外增稅每田一畝
出兵餉至一分三釐沿海之民膏血為之罄盡

倭變事略卷之二 終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三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軼
明黃岡吳維城彙編 鄭端胤 友人姚士麟訂閱 孫采重熙較梓 劉祖鐘

三十四年乙卯春正月朔賊數千乘歲除地方無
備出沙口焚掠而行海中徹夜火光城上人無不
見之初二日至吾鹽一賊從馬路口踰河跨土城
而坐手旗招黨賊攻城城上兵擲一磚中其首而
仆遁去復手旗麾衆退整隊伍而南行有乘騎者
有來輿者皆衣紅衣其酋長也自辰至午行始絕
賊中有舊掠袁花鎮祝婦者賊首葉麻揚獲之從
賊過南關見我開上有兵婦按轡行與賊語賊若
受其約來者遂抵破塘關是夜諸賊分宿茶院角
里堰約七八里間民家歲時酒餚賊縱飲食之無
一兵敢出城外探勦者自癸丑年來以數十賊行
海瀕千里之地殺官兵無算今賊蓋幾萬矣孰敢
有攖其鋒者宜乎斂跡固守以為得策也
初三日有避寇村婦數百襁負幼小齊渡西浦橋
值天雨橋滑皆棄兒匍匐以渡河畔稚孩屍甚多
悲號震野賊掠出袁花鎮載輜重由黃道湖抵硤
石有先鋒六騎按劒把截硤石口硤鎮值年節男
婦皆酣飲婦皆粧飾不虞寇至忽四發煙塵敲天
經三宿燼猶未熄死水火者無算遂西犯崇德崇
德因初築城未就初九日攻陷之執一儒學官一
縣尉咸殺之縣尹惶懼急踰城出折臂傷足而扶
避村落民家賊所寶在絲綿入蓆斧班家見絲綿
庫廣踊跳而喜獲鄉官太守姚汝舟劫其家衆用
千金贖還姚既脫虎口憤怨官兵迴遷不進赴軍
門控訴始督兵進勦二十三日先鋒丁總戎駐兵

方炊會大風起賊胃吾民服色至軍前詭曰冠至矣兵方卸甲置器待食卽錯愕而視賊伏起掩擊我師大潰覆千餘人由是賊勢益振掠入雙林出南潯湖兵熟於水戰邀擊頗勝賊棄輜重二十餘舟復抵杉青次日嘉興兵與賊戰止獲四賊而喪師三千沒官十二員賊得勝復還柘林

二月初八日有調來客兵一枝吹牛角聲爲號沿海北來抵吾鹽呼於北城門外守者疑而不納有頃統兵官至遞牌入始知爲山東兵官既入城兵散處城外掠姦索食不減於賊民恨無訴後遣戰於嘉興奮懦無比臨陣遁逃徒糜兵費爲吾郡羞

二十日柘林賊犯平湖置長梯攻城城上卸大石擊殺數賊因散去

三月十二日廣西田州瓦氏兵聲自都閫湯盧二總戎羅任二兵窓丁樂二總戎諸兵入城以吾鹽爲吉方往鎮一帶沿海要地兵號二十四萬屯金山揭賊巢賊聞之懼退保柘林堅壁不敢出瓦氏土司岑彭妾也以婦人將兵頗有紀律秋毫無犯四月初八日諸帥揚兵出哨遇賊擊殺九賊而覆兵三百明日瓦氏姪恃勇獨哨賊復掩擊殺瓦姪六賊而人馬俱斃瓦氏來海上銳欲建功數請出戰諸將集議軍門輒以固守爲上策多觀望不進至是其姪戰死之瓦氏遂鬱鬱不得志而思歸焉是時我軍大會勦哨兵兩戰不利賊復鼓氣攻侵我軍遣餉薪魚蓽至張堰掠去二十六舟獲糧二千餘石軍門復移文各縣備乾糧及役夫往金山刈麥以便擒賊十七日發刈麥夫二百名及黏米二十石熟二百斤送金山

二十一日賊分一枝約二三千南來金山白都司率兵迎擊白被圍數重瓦氏奮身獨援縱馬衝擊破重圍白乃得脫

二十三日賊自金山戰後歷乍浦次吾鹽至磚頭門聞激浦火砲連聲不絕復轉由吾鹽城西官塘抵與城夜散處南次於鄭墳北次於鄔家村明日炊後唱名起行一賊憤病自刎油坊中又明日吾鹽發兵北追郡城道兵南禦前後夾擊斬獲數百級二十八日賊餘黨奔蘇門次貸帶橋西北小堰有司聞報先期決去堰壞至是兩勞水湧不能渡復自故道轉窟王江涇次日虞湯任諸兵會勦軍門命丁總戎衛鋒令牌至丁父子率兵啓行過賊一家兵奮勇執牌而前兵衆從之冒刃力戰前兵方銳後陣乘之須臾賊戈甲棄地四潰而逃多伏地受刃或聰而乞哀者斬獲二千餘級獻捷軍門有鎮兵在省倉皇無措惟觀望而已

六月初六日會大風晚益急火發梅林公壽略功也

五月初三日殘寇約三百餘奔遁柘林由腹裏經烏木橋有傷不能行者即民家棟兩人舁之逸十四賊匿彭道亭初四日報縣道兵勦之一賊出哨亭外我兵攢鎗剌之賊斫一刀十數鎗奪折兵甘徒手而奔一處兵勇敢能戰突往抱持一賊其黨奮拔傷死至晚賊就擒

初五日報金山瓦氏兵勦殘賊一百五十有奇則知歸巢者無幾矣初十日柘林賊空壘而出南圍金山城大衆瓦氏緣前戰解白都司圍知其驍勇故欲劫其衆也

十一日鎮江賊五六千北沙賊五千合犯蘇門燬掠數日用餅船渡太湖擾洞庭山軍門移文各地戒嚴十八日連報北來賊萬餘蔓延在道二十二日次八團圩經吾鹽南抵磚頭門西犯袁花鎮徙八團圩二十四日經吾鹽次音樂墩夜雨散處三四里間殺傷千數人二十五日我水兵船次三官堂橋火砲聲不絕賊聞之遂吹號啓行西入袁花鎮黨

二十六日暮抵長安鎮鎮爲四方通衢其市民未四鼓卽啓門張燈以待上下河所到客船賊與潛人及所擄民伴就店家買飯飯畢遂分入客店擊殺鎮民騷動出避傷者死者塞途樂土一旦丘墟矣

二十八日寇省城犯湖州市大肆燬掠東自江口至西興壩西自樓下至北新關一望赭然殺人無算城邊流血數十里河內積貨滿千船斯時也雖有鎮兵在省倉皇無措惟觀望而已

六月初六日會大風晚益熾煙焰入城守者不能立城幾陷初七日賊掠官船冒爲夫皂等誑言軍門往嘉興擊鼓開船一路調守港水兵船來迎至落瓜橋先有伏賊在村船中賊數十登岸舉旗伏發截殺水兵二百餘人賊乘勝掠練市及水路所由諸鎮乃出平望將掠蘇州見吳江截樹橫水閘吳江兵素諳水戰棄錨重數十船而復南至十七日經嘉興先是軍門會議痛恨茲賊猖獗敢犯省城務在必擒命有司嚴絕各處河路止留一水道爲必由路相地利以爲戰場鏁門屏以習水戰至是北兵橋亦鋪木排竹筏兵刼水際報寇至總督張公經怒曰如此防守却無了日出掛甲督戰侍御胡公宗憲親自驅兵水陸並進斬獲數十前兵忽覆後兵皆溺胡公亦在溺中僅露其髮有勇士沈坤鉄燦急援出艇小舟濟去坤郡人燦砍人燦犯法繫獄有舉其能軍門釋罪編於行伍郡侯劉公出視戰所命解尸牌合六籠擔赴府查

戮

十八日賊舟入魏塘十九日歷嘉善盤據張涇滙二十四日 朝命以討罪無功逮張總督經李都憲天寵湯參戎克寬去

是時阮公鶚督學兩浙令諸生習武既而賊犯省城輒請軍門指畫兵機親自監門以防奸細未幾擢浙福巡撫侍御胡公宗憲擢浙直福建總督

初台州有徐十斤者負勇力撓民間前督學公按之學宮與之衣巾使肄業扭和文且自公餘文不足備也阮公以用武之時特傳其知所自重後督學者乘公衙文陞其廩徐入市遇捕廝者以指扣其有獸曰汝奪吾廩耶如廝驗月不給是狀復送考何事諸生假生衆坊坊人嘆之其人爲舉變狀歸解衣視血凝如瘢徐十斤云爭以貧知狀乃免

徐怒拔二幟石於街旁人是以稱求謝面又嘗偕友買舟渡江與其徒強索貨登岸徐獨踞舟中以身足著力舟有力大率如此特刺刺有聲舟人恐乞哀而止其有力

如此時後薦用於邊不知所終

七月初三日瓦氏兵回田州

是月錢塘江有一船渡賊六十餘賊遇鄉官侍御錢鯨送家衆抵家殺侍御併家衆復登岸由腹地歷徽州直抵南京各路官兵迎擊不克陣亡武職凡三十餘員兵死以萬計轉至無錫望亭官河見糧船趨之復燬數隻乃奔虎丘而盤據焉適趙通政文華奉 命祭海神過蘇州命兵勦之圍賊於祠中懸千金以購壯士有一家兵獨踰垣入窺見祠中一賊獨坐須臾起如廁乃一鎗中之而斃其黨駭亂兵衆奮擊盡殲之

九月初四日金山海口雙桅一艘賊數百初五日五桅八艘賊數千先後登犯屯柘林軍門調主客兵號二十萬進金山討之十三日白都司及姚揮洪等率兵進薄陶宅與賊戰先鋒刀三賊又以銃擊殺數十賊賊勢稍弱俄一賊長七八尺突前衝擊我師敗績姚死之將官過害二十餘人兵千餘人

十一月二十日賊六十人自大步門登岸指揮徐行健率兵出賊登山以待徐月間道登山襲之賊下山而北避破塘開復抵金水堰匿民家即火其廬徐駐師南山顧望其出而進擊之會縣遣巡捕官兵至賊亂行龍麥間直奔西南去官兵追抵橫涇而暮賊匿張姓民家時激兵隔水圍其南縣兵逵屋圍其後須臾一賊嘆目咬牙作叱咤聲舉刀對所火噴星流著地舞來衆兵攢刺中十數鎗尚能跳起四五尺餘賊闖門以避縣兵踰垣而入賊罔敢對敵有潛櫚下者有避樓中者有羅拜乞生者官兵遇即殺之凡四十九顆逸十四賊夜匿秦山之阿二十二日徐兵搜山悉擒斬之

采常吉倭變事略卷四 鹽邑志林第四十八帙

鄭端胤

友人姚士麟訂閱

明黃岡樊維城彙編

劉祖鐘

孫采重熙較梓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沙上賊屢犯沙口擄男婦巢中索贖始還二十一日尚都司等率兵薄其巢與戰敗績陣歿官十六員兵千餘

二月二十九日總督胡公巡歷鹽邑及海寧平湖澈乍沿海諸地練將卒閱城濠稽查糧餉遍月乃還

時勇士錢燦作亂燦恃援救胡公功肆惡劫掠無憚有桐鄉生員胡鶴齡者與燦善同蓄異謀謀泄桐鄉金令聞之學道畢公公在海寧歲試未竣即託疾居桐鄉觀變至是燦不自安遂斬公差及巳妻子夜匿海寧許秀才家索之急次日與其黨蔡又起事硤村脅衆數百人裂裳爲旗揭竿爲戈以逞官兵追勦遁入太湖後聞入海寇竄莫知其竟胡許死於獄

三月初四日諜報海洋賊船大至南北相望不絕海船兵官燕千戶遇戰被殘軍門發廣兵一千二百戍鹽

二十三日賊船泊金山海口桅檣一望如密竹明日沙賊出巢南次金山

二十六日水陸賊合衆約萬餘分寇各地時賊首徐海葉麻倪知嘉杭兵調松江搗巢各地無兵可恃故也海率衆先圍乍浦壞民室爲臺高於城置銃擊殺數十賊賊勢稍弱俄一賊長七八尺突前衝擊我師敗績姚死之將官過害二十餘人兵千餘人

馳赴軍門請援兵軍門擇四月四日出兵往援竟
愆期幸賊自退
軍門以海寇居島出沒無常莫得虛實有生員蔣
洲者犯法拘獄釋而遣之又以陳可願蔡時宜潘
一儒等爲輔行蔣以檄人王直爲海中雄先抵其
所說令內附直遣養子毛海峯與蔣偕至諸酋所
蔣喻以禍福誘之降奏請官職賊有洪東岡黃侃
者相與期之蔣還報道出吳淞又往說沙賊陳東
等胡公曰兵法代謀爲上角力爲下遂鎮節嘉興
圖之而賊從嘉善來前驅直逼郡城衆懼甚胡公
取酒百餘罌投以毒載之兩舟選卒之有膽而慧
者衣冠坐舟上作餉軍狀載向賊所遇賊即棄舟
走賊信不疑取飲之多死適保靖宣慰彭蠶臣領
土兵數千至胡公使人傳語曰賊善伏且知分合
我兵實爲所誘宜分奇正左右翼擊之彭不聽乘
銳直前果遇伏障賊計挫於石塘灣胡公親詣軍
管撫勉之仍指畫地形教之曰汝宜分道而伏賊
至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盡起夾擊筑不勝
矣彭如其策賊果大潰北走乎望
四月初六日賊衆至吾鹽北王橋指揮徐行健率
兵迎戰隔河而陣以鳥銃擊殺十餘賊既而伏賊
四起前後夾攻徐力戰死之兵覆百餘人
初七日經吾鹽抵硤頭門是日白都司統省兵由
海寧來至角里堰聞賊在前麾兵避之
初八日海寧兵與賊遇於西崦倉蔡尉遇害兵沒
其半時賊蔓延數十里一屯硤石一屯袁花所掠
地必掠所掠地必焚相望若舉燧然十四日硤賊
執民導至富家徧掠硤賊據惠力寺山頂懸大白
旗爲號出掠則揚旗歸巢則偃之所掠盡腐令婦
女在寺繰絲裸形戲辱之狀慘不可言

十八日賊掠皂林
十九日賊掠烏鎮
二十日河朔兵有將軍宗禮裨將霍貫道調守嘉
興遇賊戰於皂林各有斬獲賊敗去二十一日賊
登樹而望見宗等孤軍陷於水濱且無他援即縱
兵擁擊之師敗二將死焉
軍門阮公聞河朔兵敗自崇德進保郡城二十二
日至皂林與賊舟相遇賊遣二三擒民胥耆民出
迎以弛軍門之備耆民登舟審語之故阮錯愕單
舸走入桐鄉避之令水兵出戰不利賊乘勝圍桐
鄉城
二十三日賊以阮在桐鄉期必取之多爲攻城具
乘一舟於水又獲一舟於舟上而匿賊於舟中直
抵城邊急攻水門守卒以巨石破其舟賊中而斃
遂不敢近
明日賊又取木爲架高於城秤一巨木懸於中復
聯屬其木長數十丈下用車輪推而附於城以撞
擊之城幾破邑令金公令絞綿綵爲圍懸於城之
著木處俟撞至即收縛秤起而斷之
又明日賊又以大舟乘於水架小樓於舟上高踰
於城外措以木中隱以梯賊升梯上挽舟以抵於
城且擊且入時有犁頭村人善爲鑄釜者急取鐵
鎔汁俟樓近輒潑下著木木焚賊多斃
又明日賊昇銅將軍一架來守卒望見之即先以
佛狼機待之賊未發而我已先擊之如雷震矣賊
退避又以雲梯望高樓之類百計攻城不能下金
邑令以瓦礫數十擔於城上至昏黑時傾城下賊
聞其聲疑城圮十數賊爭至城墻遂卸城上巨石
擊殺數賊餘駭懼不敢近賊自是寢攻城之念專
意出掠以故阮公得越城夜去

初阮公被圍日夜望援兵不至乃募一卒厚賞
之俟兵而出遣書於德督師
十日初七日始接手教弟非敢於輕率使當時
左顧右盼遲到一刻今無恫
而據高巢穴弟恐兩浙不能
來桐鄉亟亟爲生民之計耳
原奉兄調去嘉興遺與賊
之所宜非弟之力所能調也
巢今巢賊犯湖月餘大兵
昨南門乘門賊夥洪東岡係
兄舊年今年曾令蔣洲蔡時
通貢再不加兵今又來朝
前事當此危急而不加兵其
加此禍福且不論又是宋家
也弟之輕躁不過去官不救
城之誅且晝夜攻城半月不
有末貢之急不過棄官兵之
兄將浙江地圖衙門原募義
與弟則今日之危不悔矣舊
何今遽謂之弱乎而不與解
且處兵不過三千乃今浦
調二千浙東以解餘姚之危
犯杭之路至於水兵不能隨
更無兵矣昨桐鄉外圍敵臺
雲梯雲櫓望高臺銅將軍凡
不備矣見何忍棄弟至此不
城池爲心而反以宗家奸兵
心也禍福自有天命不當推
不戰他顧冗中
布恍不忍終默

五月十九日桐鄉賊半引劄崇德西
二十二日賊解圍東行留桐鄉凡二十九日掠殘
鄉市村鎮凡數十里輜重千餘舟
二十三日賊經嘉禾舟相屬二十餘里四十餘里
遇湖兵戰而不勝棄數十舟盖飽欲得志之時惟
營歸計無心鬬格故也
二十六日賊復由故道抵硤石分三路行南入袁
花北入王店東入吾鹽時諸將有欲扼其歸路者
軍門會議兵寡賊衆與其浪戰傷兵雖勝猶負不
若雖閒其黨以計擒之爲得於是遣蔣洲蔡時宜
朱尚禮等偕行復申前約且曰願歸者聽資之以
舟願降者畱封之以職於是諸賊掠輜貨多陸行
則人不能任水行則海不能渡計正坐窘蔣等說
適慰其欲然賊亦非愚而墮吾計不過佯假連和
之路以遂營歸之心非得已也蔣還始知賊首徐

海一黨也洪東岡黃侃自海至又一黨也陳東葉麻吳四自沙來又一黨也葉陳窟沙久思歸不能渡海從說獨深六酋中徐海爲霸且主盟焉徐少爲僧有九金錢十事甚中以故見推於衆

六月初二日賊遣使來報如約入吾鹽南門有司勞以酒食送之軍門初三日復遣使温約促備舟初七日葉麻遣百餘賊駕六舟至袁花取視歸婦杭人有姿色初葉犯袁花劫以爲妻居沙久一日思鄉流涕葉憐而遣歸至是得蔣說六酋晝夜爲計會飲徐酒酣謂葉曰兄嫂幾何曰無徐曰聞有一視氏何曰去矣徐又曰佳人不易得汝兼吾當取之葉怒曰聞汝六七妻妾肯與人否徐亦怒二酋交惡自是有隙然徐善謀而葉尚勇徐憚葉佯笑而解葉恐其真取故有是遣六舟在道劫財殺人初八日既取視歸歸由道塘入常姓民家索飯掠財婦以爲言賊稍止次尚胥橋壺陽鄭厥以飲取往都鮮官適遇賊幸遇兵船濟之得免歸至巢其黨稱賀者累日

十一日賊獻錢燦首級於軍門燦入賊黨至是賊使至因索之賊乃斬他人首冒爲燦首來獻致修好之意

十三日軍門閱徐海生子彌月遣鍊工樂人賫花紅酒禮賀之明日海遣使來謝蓋連和之始互相愚弄云

十七日賊遣使各縣促船限是月二十五日泊乍浦

時諸賊與軍門通好徐洪二酋欲封葉陳諸酋爲甚歸歸之心終始不渝獨徐機械叵測較葉等爲甚其投降取封不過託言覲變歸心未露耳胡公待五酋之禮於徐獨優徐親請平湖城下納款兵備劉

帶川欲放賊入二十一日城中士宦慮賊入城爲變與劉公議左咸以鐵鍊自鎖其頸走索劉公同赴京奏辯謂其與賊交通也是日兵備家兵竝驟動城中士夫大亂胡阮二公及侍御趙公在郡聞報急趨平湖解之

時徐賊降心既決見葉等將歸所積輜重較多徐欲分其所有異四等從之獨葉不許海恨之又前酡怒有隙於是遂有殺葉心佯謝曰汝去我留固當多得潛遣親信遣書軍門以圖葉告謂其勢尚未可擒俟我假催船爲由漸收其部屬而後及其主又云我遣人與之共事彼必不疑事成當釋吾遣易汰　朝廷從之乃改勑趙南行隨調京營神銃手三千名泳州鐵棍手六千名保定箭手三千名遼東義勇衛虎頭鎗手三千名河間府義尖兒手三千名德州兵備道民兵三千名已上雄兵六枝咸從德州上船由運河而來臨清曹濮二道圍操快手兵三千名亦由運河而下河南夏時統領毛葫蘆兵三千名河南睢陳兵備道圍操馬軍三千名漢中府礦徒三千名已上雄兵六枝由汴河下船而來定保二司兵三萬容美等司兵一萬由陸路進發合各地主客兵共二十萬時諸百執事統兵參遊等官運給兵餉紀錄軍功中書郎署及輶門幕客中軍參謀不知凡幾而趙公奉　命既至會同總督胡公巡撫阮公咸駐節於鹽軍聲大振諸賊聞之惶怖憂懣徐海雖降復嘗歸計而欲封之念潸然矣

初九日徐海遣老倭賫木匣抵吾鹽教場守卒報兵備道同羅中書出老倭叩頭進匣啓之乃獻一刀勢以酒食紗幣隨送軍門

十四日都牧陳東等十三賊初軍門既收葉麻令其爲書招東東與其黨十三賊抵嘉興并收之又

陳東等掠裏河數十船移其輜重出海去道過徐海等來冠戒以河船不堪浮海因料入海島僻處議事旬日軍門聞報賊去輒進平倭疏矣不意葉陳等轉沙口南來徐海等從海口東至於是軍門復題請師謂千里之外島嶼之間情難遥度倭寇復來勢倍於前　朝廷擬遣將發兵適吾鹽生員徐藻父爲鉛山教諭避寇於外抱恨抵京乞師勦賊疏入內閣義之召見焉蓋五月六日也明日

朝廷特遣工部侍郎沈公良才視師南勦將行徐藻以趙通政客歲有祭海督勦之行乃疏請以趙易沈　朝廷從之乃改勑趙南行隨調京營神銃手三千名泳州鐵棍手六千名保定箭手三千名遼東義勇衛虎頭鎗手三千名河間府義尖兒手三千名德州兵備道民兵三千名已上雄兵六枝由運河而來臨清曹濮二道圍操快手兵三千名亦由運河而下河南夏時統領毛葫蘆兵三千名河南睢陳兵備道圍操馬軍三千名漢中府礦徒三千名已上雄兵六枝由汴河下船而來定保二司兵三萬容美等司兵一萬由陸路進發合各地主客兵共二十萬時諸百執事統兵參遊等官運給兵餉紀錄軍功中書郎署及轅門幕客中軍參謀不知凡幾而趙公奉　命既至會同總督胡公巡撫阮公咸駐節於鹽軍聲大振諸賊聞之惶怖憂懣徐海雖降復嘗歸計而欲封之念潸然矣

初九日徐海遣老倭賫木匣抵吾鹽教場守卒報兵備道同羅中書出老倭叩頭進匣啓之乃獻一刀勢以酒食紗幣隨送軍門

十四日都牧陳東等十三賊初軍門既收葉麻令其爲書招東東與其黨十三賊抵嘉興并收之又

嘗令葉爲書與東使陰謀殺徐乃不遣東面故示
徐由是徐海益感軍門不忍倍德
是日揭示附壘居民及出兵所經由處迴避十里
由是民皆震懼遠徙即不在迴避之限地方亦相
率而逃匿焉
十六日徐海遣部屬二人及率各部屬八人抵吾
鹽東關言事十七日抵滸城羅中書在焉招之入
款以盛筵收而擒之是日吾鹽亦收六賊則知五
商部佐收之亦盡矣
十八日五百餘黨見主佐俱擒各自爲心密管歸
計乘海口二應官舩夜候潮至開洋風作飄
覆吾鹽龍王塘賊約二百計移輜上岸羅中書欲
擒諸將恐驚徐海以爲不可釋之去自是遲謂徐
海曰吾屬無患矣
十九日徐海取葉麻所遺金盔銀甲遣使賫送軍
門勞以花幣答以轎傘因昇至巢湖日請來會議
之是時軍門集諸將問計以爲征勦不如計取於
是復備船隻百餘葉海口以應其求移文關會海
兵船俟賊行抵其歸路云
二十七日夕徐海移輜於二十七船將率已黨以
行諸黨恕曰汝陷予主何地今棄我而回耶因相
格殺各損百餘
二十九日軍門出兵驅行兵至賊有去而遲者有
去而尚在海口者有猶在海岸者即奮擊斬首數
百顆獲其輜毀其巢是日徐海行出海口見兵船
如蜂聚火砲之聲震海島懼而復回劄於梁庄
三十日天兵反郡城
八月初一日徐海入平湖城款四公於庭先是兵

備劄公欲放賊入鄉士夫阻之至是纂公議協限
是月二日進款而海故示強梗違期先一日率其
黨陣於外自與部佐數十入城諸官兵聯屬直抵
各衙門盛陳兵器令賊縱觀咸有長色及款四公
海頓首口呼天星爺死罪死罪趙尚書及二軍門
慰遣之緣海欲識總督通事指之海復狀如初總
督手摩其頂曰毋更作孽獨侍御趙公震怒不爲
禮謂汝害我無數百姓當服何罪海俛首伏地久
之若有退避之狀因開開放出軍門令擇便地居
之
初四日巡海兵獲四船俘斬數百湖死甚衆次日
又報海寧兵俘二十賊江南兵獲數船此皆所擒
諸酋黨也
初八日徐海寓平湖沈庄遣使持書抵軍門復乞
降且曰願買此宅及田三千畝爲贍永願投降不
渝前盟是時海既譬諸黨縱得歸必爲襲擊欲寫
吾土故掠平湖見沈屋高敞遂注意焉
十一日徐海歸計既不遂見水陸兵各處戒嚴始
悟連和爲僞又悔散黨勢孤乃以計設酒會隣遍
送飲參三四里間以年高者先民懼不敢往惟比
隣附居不能辭者乃赴焉是日合四十餘人人設
一席殺牛豐腆結鄉隣久處之盟各贈席金而散
蓋誘其父兄將以貨取其子弟也十二日亦如之
遠近壯夫赴席者至二三百人酒半出刀剪髮髡
其首咸劫爲用
十五日平湖守備官遣人邀徐海賞月不赴十六
日乍城使使至海巢拘留之十七日軍門遣使
至并斬之連和之路自此塞矣
十九日海知危在旦夕漏二鼓遣親客護送二愛
姬出巢逃遁會葉麻黨深銜海夜每伺於巢側不

得出
二十日永保等兵進薄賊巢擒四賊俘軍門二十
三日誘斬賊二十餘顆二十四日軍門督諸路主
客兵凡二十餘枝圍徐海數重賊放煩以銀塞
煩口火發銀如星飛中人中土中水如雨鳴衆皆
不能進二十五日軍門令取民家犬數百爲羣被
以戎服以當煩擊復使數人持火雜於羣中驅之
以入賊但擊前犬不知火已四發矣焚溺無算斬
獲千餘是日徐海爲譬黨偏殺二十六日搜巢於
溝渠中逐出數賊尚突出與兵鬬因而擊斃之渠
魁既除孽黨無不就擒矣
次月朔設宴百席泰凱論功行賞備銀牌旗帳等
物優恤陣亡官舍軍餘除泰功加秩外恤賚有差
指揮滿朝采煉等每員給銀三十兩軍舍姚鳳王
來張仁智等六十九名每名給銀五兩

以兵部郎中郭仁中書羅龍文督之留守朱仁南
王倫統領客美宣撫田九霄把總郭
以工部郎中陳茂禮督之遊擊曹克新
永昌沈希渭陳光祖統領我仕尚寶司
水陸家兵原任都司戴冲霄朱文把總朱
戶沈應潮領撫奉臣立功官羅希韓虎
北以副使徐洛督之參將丁僅把總樂
處兵爲奇遊以同知張文顯督之又行
中陳惟學家政汪柏督理糧餉僉事李
理軍器船隻知府盧孝達宋治知縣張
曾勇督放灰瓶火砲百戶胡潢管放發
額受供應餽餉知府溫景葵繁遵訓知
言金燕各率領兵把守關隘復差應襲
燃光生員沈遵徐源祝誕宣周大詔武
王起等前捧旗牌分投督催直隸提督
張 督發參將龔宇宣德田九霄通判
主海 尊赴慧千總車良等水陸官兵齊
職同向書姐 提督阮 臨陣親督四
賊負險不出至二十三日督令彭異商
賊檢斬係級二十一顆至二十五日賊
各該官兵鼓噪齊進直搗巢穴郎中郭
將領玉兵劃進等從南鄉突際家兵段
從東職標下正兵從西永順長官汪相
北四面放大燒巢自寅至酉連戰數十
賊大敗檢斬一千二百餘名賴莖疾馳
賊首徐海藏伏小溝各兵重圍達旦至
日辰時搜巢徐海率領倭賊數十特刀
被永順把總官汪浩田有年等就陣斬
一時盡滅俱赴浙直巡按御史趙
推官方敏部劃何全紀驗註職惟倭冠
如會飄若非內通主謀勾引豈敢連年
惟 皇上明見萬里容謂內通不可不除賊等
體 聖心加意緝訪各逆姓名惟名
今知名徐海者尤係首惡去年節曾榜
擒之人懸以重賞及陳東葉麻吳四十
賊二董一董大王亞六各爲賊首每夥
千百人亦嘗出榜募人擒補今皆仰仗
神輸是運盡歸羅網雖窮海浩渺夷種
能保其將來然 天討所臨面勾引首
盡滅則逃者有所懲創而聞者莫不震
七月二十九日進兵八月二十五日平
神建人力何至於此且適當 聖諭之
士民鼓舞歡呼康手加額頌禱萬壽
皇上保安萬民之德昭格 上玄蕩平
威遠數洽海寰非
職等所能與也

九月初八日軍門斬葉麻等五酋於嘉興北教場

附錄

三十六年丁巳秋九月二十五日海商徽人王直
者即汪五峯率其黨數千人泊舟於江口邀人貢
疏抵軍門初軍門欲覘海寇虛實遣蔣洲陳可願
等入海說直內附直果感悅如約隨遣養子毛海
峯款定海關至是直自分實協同官兵擒賊有功

無大罪犯欲軍門代爲疏請通商因上疏云帶罪
王直即汪五峯直錄徽州府歙縣民素爲陳倭
報 國以靖邊疆以弭釁況事切
海貪貨射福與人同利爲 國招
鼠賊侵擾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
立微功贖罪不能上達反罹豬淚
坐鯨鯢臣心實有不甘謝此毒誅
賊首盧七郁擒戰船直把據州江
劫掠婦女財貨使出馬踏山港傳
賊船一十三隻殺賊千餘生擒賊
婦女二口解送定海衛掌印指揮
倒門三十年大彭賊首陳四在海
絕海道衝門委寧波府推判張
獲得陳四等一百六十四名被
口燒毀大船七隻小船二十隻名
一年復賊攻圍舟山所城軍民先
把總指揮張四維會臣被解殺
皆赤心補報諸司俱許錄功中
罪逆及於一家不惟湮沒臣功亦
逮年倭賊犯邊爲浙直等處患
民反爲窩導劫掠滿載致使來賊
來遂成中國大患舊年四月賊船
誓復行海入分投搶擄幸蒙
神默啣反風阻滯久泊食盡逐劫
方發燒廬舍自相恭噬但其間先
至中國地方餘黨來風順流海上
掠高麗後歸案本國菩薩州者尚
劍骨欲擒魏上達愚衷請爲使客
相禁治通督察軍務侍郎趙逕撫
胡差官蔣洲前來賞文日本各諸
備道 天恩至意臣不勝感激願
即徵歸國効勞慕白心事但日本
近來君弱臣強不遵徒存名號而
遵烈往直乃築然請軍門特十一月也諸司謀欲
六十六國亞相雄長往年山口主
諸夷凡事牆得專主舊年四月內
境緊隘計自別以沿海九州十有
堅號諭方得杜絕諸夷使臣到日
島松浦及馬肥前島搏多等處十
夷賂物少至矣仍惡菩薩未散之
急令養于毛海峯船送副使陳可
使得預防其馬踏志山前港兵船
來今春不容貨物也臣同正使
事畢方回我浙直尚有餘賊臣惟
敢仍前故犯萬一不從即當徵兵
夷酋臣之素志事勢反掌也和
宥叛臣之罪得効犬馬微勞庶賊
長塗等港仍如廣中事例通開納
青期宣諭諸島其主各爲禁制使
設處所調不賊而屈人之兵者也
効贖萬
死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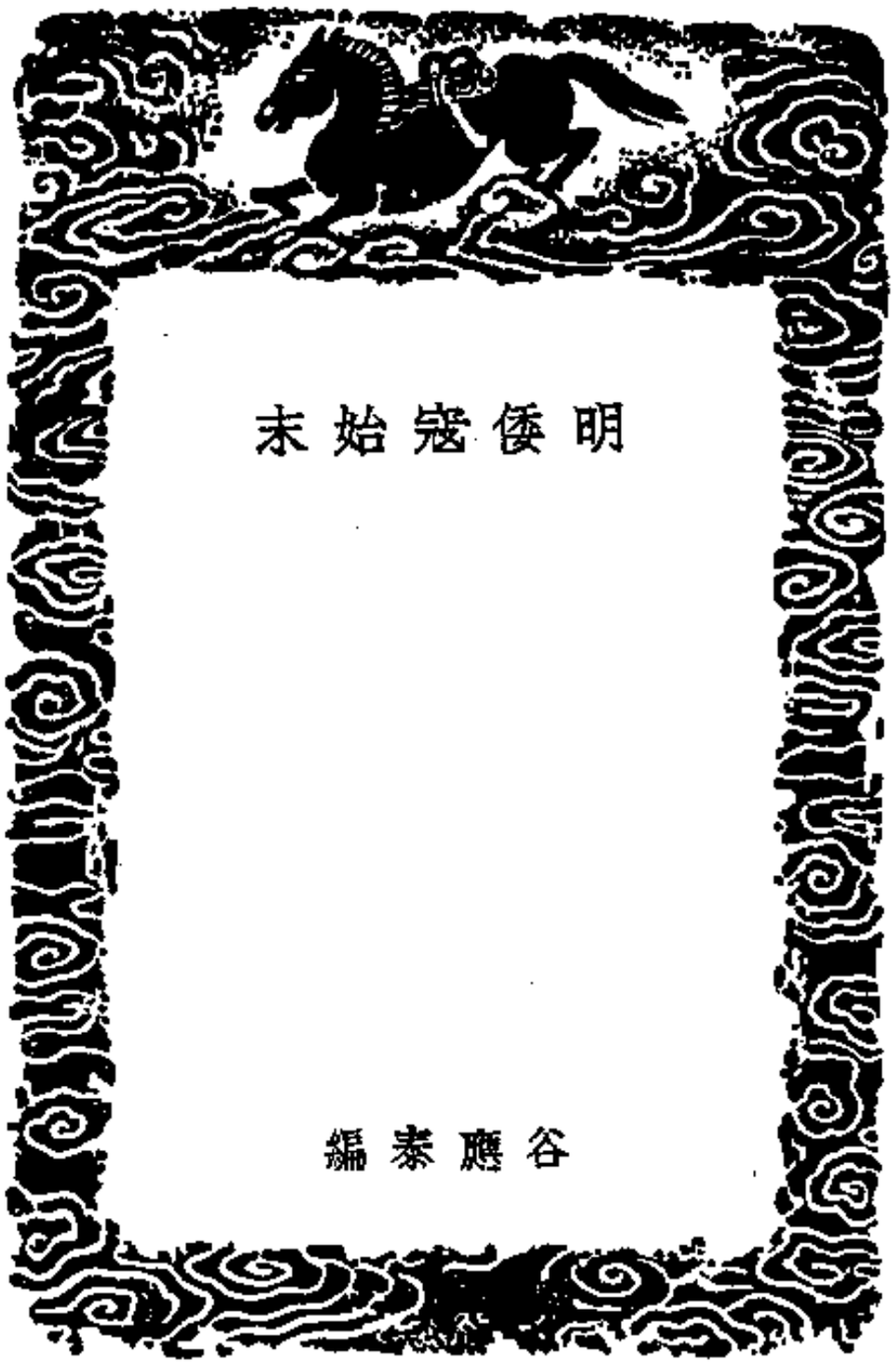
初軍門欲得直爲用以散海中諸酋乃執其妻子
招致直來將士百計招之不來人有言王千戶者
智勇多能令招之王胃爲羈疏入載蔬至直所直
見與之語識其非種蔬者因厚禮之久而定交焉

王自是驚疏無間日一夕直至王舟飲飲且樂忘
其身之在險也王宿戒舟人陰釋其纜順流而及
其岸於是軍門始得見直待以賓禮縱之歸由此
直之情與軍門通矣時徐海已除直在海 上知
爲釜魚智力俱困乃詔顯誅王直胡公得 旨秘
而不宣夜馳至寧波圖方略密調參戎戚繼光等
潛伏水陸要害而以夏正爲死間紿直曰汝欲保
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
稱降又誰信汝汝有大兵于此即往見軍門敢留
汝耶況死生有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戰死不若
降死且萬一有生焉今 朝廷用人之際不論功
罪或留汝防倭討賊乃汝轉禍爲福之秋也直偵
知四面兵威甚盛終無脫計況徐海敗沒孤立無
援因歎曰昔漢高謝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
誘我其柰我何乃復曰我部無統欲得毛烈攝之
胡公知其言曰海上賊惟直機警難制其餘皆鼠
子豈毋足慮諸將亦皆曰以犬易虎不可失也遂
遣烈往直乃築然請軍門特十一月也諸司謀欲
縛之胡公恐激變生變乃陰待以禮而竊留之設
供帳備使令命兩司更相宴之直每出入乘金碧
輿居諸司首無少遜避自以爲榮日縱飲青樓軍門
間移之觀兵因盛陳軍容以陰懾其心

三十七年戊午正月二十五日收王直入按察司
獄初直始降軍門察疏直已就擒禁錮待罪至是
按察使孟公知之恐直逸去則責有所歸輒詣軍
門謀縛直計定直見軍門軍門曰子與若已釋然
矣但孟廉使議若無狀似與若有隙不可不往謝
直不得已往謝孟曰 朝廷有旨令予收若獄遂
拘擊之直強項不屈曰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
恐苦兩浙百姓直雖繫獄其衣食队具擬於藏官

凡玩好之物歌詠之什悉不置之左右以堪其心
少有不懌醫進湯藥以調護焉
軍門以計收直黨葉碧川越旬日直黨索主不得
人人自危毛烈率衆盤據舟山岑港聲言欲爲直
報讐勢甚張大胡公分布諸將進薄之時賊絕寨
諸道止通一徑險隘難行官兵魚貫而入行將盡
賊兵自尾擊之我兵大潰死者過半
二月把總張四維兵船出哨遇賊張力戰斬賊數
十時賊方期大舉以脫直省城驟動幸有此捷少
阻賊氛舟山之役張功居首
三月風雨交作山水驟發溪澗湧溢賊於山之高
堅處相其可隄者隄之後官兵進擊決而注之兵
多漂死
五月賊與農民襍耕於舟山山阜處磽确皆成田
時有朝貢倭數十自京回軍門厚賚之令抵舟山
解散直黨至則劫而用之留數月直黨有散者貢
倭化論力也
秋九月舟山賊食盡出巢大肆掠劫各地戒嚴
冬十一月舟山賊酋毛久莫能脫直貢倭又促之
歸乃毀巢掠舟移輜而遁聞爲颶風覆焉
三十八年己未冬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斬王直於
省城官巷口直繫獄幾二年不能決軍門數請
肯定奪　朝廷以東南未平許軍門便宜行事姑
羈養之至是　詔下侍御周公監斬公通巡嘉興
聞　命即還省躬詣獄取直以小舟輿舁至法場
直出按察司見官兵聯屬茹悟就死地矣臨刑索
子至手抱持而泣直以支髻金簪授其子歎曰不
意與刑茲土若不勝其怨恨者遂伸頸受刀至死
不挽妻子沒入成國公家至今子孫尚在不絕

倭變事略附錄終



明倭寇始末

明代沿海倭亂，劇於中葉，然先已不時告警，可鑑也。洪武二年夏四月，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浙明、敎略居民，刼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衞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財及其未陣，麾兵衝擊之，斬獲不可勝計，生擒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艘。命擒德指揮副使，其官校貨綺幣白金有差，仍命德領兵往捕未盡諸寇。

三年三月，遣萊州同知趙秩持詔諭日本國王良懷，令革心歸化。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綰波而宅，自元菟樂浪底于徐閩、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國君居山城，所統五畿七道三島，爲郡五百七十有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于水，不得志，日本亦不復來貢，至是帝遣使諭降之。

四年多十月癸巳，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朝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并僧九人來朝，又送至明州、台州被掠男子七十餘人，詔賜文綺答之。十二月，詔靖海侯吳禎、延方國珍所部溫台屢元三府軍士，及閩秀山無田糧之民，皆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衞爲軍，仍禁兵海民不得私出海，時國珍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既至三郡，每挾私意，多引平民爲兵，瀕海大擾。前海知縣王士宏曰：吾曾

獲死罪，不可誣良民爲兵，卽上封事，詞甚切，上立能之。

六年春正月，德慶侯廖永忠上言：今北邊遵駐遠遁，萬里之外，獨東南倭寇負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剪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竊觀倭人狼貪，去若猰貐，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衞，添造多槽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來若猰貐，去若猰貐，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衞，添造多槽快船，令將領之，無事則沿海巡徼，以備不虞，倭來則大船禦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內寇，不可得也。上從之。

七年夏六月，倭寇膠海，靖海侯吳禎率沿海各衞兵捕至琉球大洋，獲倭寇人船，俘送京師。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叛，約日本令伏兵貢舶中，會事覺，悉誅其卒，而發僧使于陝西四川各寺中，示後世不與通。

十七年春正月，倭頻寇浙東，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海上五十九城，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

二十年二月，盜兩浙防倭衞所。夏四月戊子，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福興漳泉四都，視要害，築海上十六城，緝民爲兵，以防倭寇。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分隸諸衞。

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倭寇甯海，蒔犯廣東。

二十七年春二月，倭寇浙東，命都督楊文、劉德、商暠巡視兩浙，復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往浙訓練海上軍士，同楊文等防倭。秋八月，命吳傑同永定侯張全往廣東訓練海上軍士防倭。冬十月，倭寇金州。

三十一年春二月，倭寇山東浙東。

永樂元年，日本王源道鏡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

四年冬十月，平江伯陳瑄督海運至遼東，舟還，值倭于沙門，追擊至朝鮮境上，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

九年春正月丙戌，命豐城侯李彬、平江伯陳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師勦捕海寇。三月，中軍都督劉江守遼東，不謹斥堠，海寇入寨，殺遼軍上慫，遣人斬江首，既而省之，使歸後效。夏五月，倭寇浙東。

十四年夏五月，敕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及緣海衞所備倭寇相機勦捕。命都于山東沿海巡捕倭寇。六月，倭舟三十二艘泊靖海衞楊村島，命福等合山盜遼東金州旅順口望海堝、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洲、山頭爪牙山，敗臺七所。

十五年春正月，倭寇浙江松門金鄉平陽。冬十月，遣禮部員外郎呂淵等使日本，等辭，當論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捕倭寇將士寇數十俘獻京師，俱日本人，纂臣請誅之，以正其罪，上乃遣淵賜敕切責之。

十七年夏六月，遼東總兵都督劉江大破倭寇于望海堝。先是江巡視各島，至金州衞金綵島西北望海堝，其地特高廣，可駐兵千餘，謂諸士人云：洪武初，都督耿忠亦嘗於此築堡備倭，雖金州城七十餘里，凡寇至必先經此，嘗濱海阻喉之地，上疏請用石壘堡，盜烟燉燧望，上從之，一日賊者言，東南夜舉火

有光、江計寇將至、亟進馬步官軍赴塌上、儀備之。翌日、倭寇二千餘乘海舶直冠塌下、登岸、魚貫行、一賊貌醜惡、揮兵率衆、勢殊甚、江令駐師林馬、略不爲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江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伏起、鳴炮奮擊、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塌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盡起、繼以兩翼夾擊、進賊、衆大敗、死者橫朴草莽、餘衆奔櫻桃園空儀、官軍追剿之、將士爭勇、請入儀勦殺、江不許、特開西盤以待其奔、分兩翼夾擊之、生擒數百、斬首千餘、餘有脫走船者、又爲陳等所縛、無一人逸者、凱還、將士請曰、將軍見敵、意思安閒、惟俺士馬、及臨陣作眞武披髮狀、追賊入儀、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勢且飢、我以逸俺待飢勞、固治敵之道、賊始魚貫而來、爲蛇陣、故披髮作此狀、以鎭服之、所以戒士卒之銳氣、賊既入儀、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寇出縱其生路、卽窮師必缺之意、此固兵法、顧諸君未察耳、事聞、上賜敕褒、進封江廣甯伯、子孫世襲、將士賞費有差、先是元末瀕海盜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導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至是爲江所挫、斂跡不敢大爲寇、然沿海稍稍侵盜、亦不能覺絕、

正統四年夏四月、倭寇浙東、先是倭得我勘合、方物及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我無備卽肆殺掠、貢卽不如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倭情、已而備禦漸疏、至是倭大舉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塚、棄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嘶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慶男女、剖視中否、爲勝負飲酒、積骸如陵、于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合兵分番屯海上、寇盜稍息、

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諸道爭貢、大掠甯波沿海諸郡邑、鄞人宋素卿者、初奔日本、正德六年、與其國人源永澄來貢、其從父澄識之、告素卿、附倭狀、守臣以聞、詔不問、至是其主源義植幼、國不能制、命執臣爭貢、各強給符驗、左京兆大夫內藝與澄、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後至甯波、爭長不相下、故事、番貨至市舶司、盤貨、及妥坐、欵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而素卿狡、賄市舶太監、先閱佐貨、妄又坐設上、設不平、遂與佐相仇殺、太監又以素卿故、陰助佐、授之兵器、而設衆強、拒殺不已、遂燬嘉賓堂、劫東庫、遂瑞佐及餘姚江佐奔紹興、設追之城下、令縋佐出、不許、乃去、沿途殺掠至西壂山洋、殺備倭都指揮劉錦、千戶張鏜、執指揮袁進、百戶劉恩、又白肯玉敬奔至小山浦、殺百戶胡源、浙中大震、設員固據海勢、巡按御史歐珠、鎭守太監梁瑤奏聞、逮素卿下獄待訊、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給事中夏言上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初太祖時雖絕日本、而二市舶司不廢、市舶故設太倉黃渡、寺以近京師、改設福建浙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以濟有無之貨、省戍守之費、禁海賈、抑姦商、使利權在上也、自市舶內臣出、稍稍苦之、然所當罷者、市舶內臣、非市舶也、至是因言、奏悉罷之、市舶能而利權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甯日矣、

四年二月、宋素卿伏誅、初宗設道海島不獲、獨素卿及瑞佐下獄、會朝鮮兵徼海者、得其魁仲林望古多羅等三十三人、國王李懌奏獻闕下、於是發仲林等至浙、貢與素卿對簿、備構道貢先後、及符驗眞僞、既悉、有司以爰書上請、乃論素卿死、釋瑞佐還本國、

十八年、國王源義植復以修貢請許之、期以十年、人無過百、船無過三、然諸夷啫中國貨物、人數恆不如約、至者率邊延不去、每失利云、

二十五年、倭寇僧台、自能市舶後、凡番貨至、輒主商家、商率爲奸利、負其責多者萬金、少不下數千、索急則避去、已而主貴官家、而貴官家之負甚于商、番人近島、坐索其負、久之不得、乃出沒海上爲盜、輒構難有所殺傷、貴官家患之、欲北急去、乃出危言城當事者、謂番人泊近島、殺掠人而不出一兵驅之、備倭固當如是耶、當事者果出師而先陰洩之、以爲得利、他日貨至、且復然、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挾國主貴而來、不得直、曷歸報、必假取爾金寶以歸、因盤據島中、不去、竝海民生計困迫者、糾引之、失職衣冠士及不得志生儒、亦皆與通、爲之鄉道、時時寇沿海諸郡縣、如汪五峰、徐碧溪、毛海峰之徒、皆爭人僭稱王號、而其宗族妻子田廬、皆在錯無恙、莫敢誰何、巡按浙江御史陳九德請盡大臣黨、巡浙福海道、開軍門治兵捕討、聽以軍法從事、從之、乃以朱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兼攝福興泉漳、未至、而泊甯波台州諸近島、登岸攻掠諸郡邑、無算、官民廨舍、焚燬至數百千區、巡按御史裴紳勁防海副使沈瀚守土參議鄭世威、因乞敕執嚴禁泛海通番勾逃主竊之徒、從之、執乃下令禁海、凡雙桅餘艘、一切毀之、違者斬、乃日夜練甲兵、嚴糾察、數礟船盜、盜潤數破、誅之、因上言去外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羣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遂錯舉貴官家稟慰數人姓名、請戒諭之、不報、於是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司盧鏜、捕獲通番九十餘人、以上、執立決之於演武場、一時諸不便者大譁、蓋以時通番、浙自副使沈瀚、

秋七月，廷臣復薦巡視重臣，以都御史王忬提督軍務，巡視浙江海道及與洋泉地方。忬巡撫山東，聞命即日至浙，度所治軍府皆窘創，而浙人采鹿不任戰，所受節甚輕，不足督率吏士，乃上疏請假事權，誅賞得便宜，且欲嚴內應之律，寬招撫之條，勦撫勿拘，從之。改巡視爲巡撫，忬乃任參將俞大猷、湯克寬心腐徽猷士諸兵，及募溫台諸下邑無黠少年，分隸諸將，布列浙海各鎮，嚴督防禦。浙人恃以無恐云。

三十二年春三月，王忬破倭于普陀諸山。初，忬廉知俞大猷、湯克寬材勇，既虛己任之，而都指揮盧鏜坐鄉都御史朱紈事，尹鳳坐贓累，俱繫獄，忬知其能奏績，以爲別將，亦奏兵分帥之。日檄撫激勵，欲得其死力。倭寇汪直等結黎洋中普陀諸山，時出近洋襲官軍。忬偵知之，乃夜遣俞大猷帥銳兵先發，而湯克寬以巨艘佐之，徑趨其砦，縱火焚之。倭倉皇免，餘艘走，官軍隨擊，大破之，斬首一百五十餘級，生獲一百四十三人，焚溺死者無算，值颶風發，兵亂，汪直等乘隙乘逸去，都指揮尹鳳復以閩兵邀擊於衆頭北，衆諸洋，斬首百餘級，生獲二百餘人，先後以捷聞，賜白金文綺有差。　夏四月，汪直毛海等飭潰散，剽忽往來不可測。溫台常紹俱擾其患。參將湯克寬率兵循海塹，壞城堡，捕奔軼，斬獲亦相當。于是賊移舟而北犯蘇松郡二郡梁沃饒，賊至，捆載而去，有蹟顯者尤桀狡，率勁倭四百餘居上海之南匯川沙，迴松江，而軍餘衆圍嘉定太倉，所過殘掠不可言。王忬遣都指揮盧鏜倍道掩擊，斬逋顯餘衆，復奔入浙。俞大猷等邀殺殆盡。先是吳浙閩人習遷慢，前文武大吏復不能以軍法繩下，遂至破昌國、臨山、鎮衙、乍浦、青村、柘林、吳松江諸衛所，圍海鹽、平湖、餘姚、海寧、上海、太倉、嘉定諸州縣，忬不欲冒功，有所隱沒，隨聲走之。計倭所得，亦不償失。前後俘斬共三千餘級。東南賴之。　五月，給事中賀燦奏：閩郡根本重地，海洋密邇鎮江，京口乃江淮咽喉，瓜埠儀真又瀕運門戶，請設總兵駐鎮江，從之。　秋七月，太平府同知陳球敗倭于獨山，斬首千餘，餘衆浮海東遁。　冬十月，倭寇太倉州，攻城不克，分掠鄰境，有失舟倭三百人突至平湖海甯等縣，自獨山之敗，倭東遁，江南稍甯。惟崇明南泊失風者，凡三百人，不能去，總兵湯克寬及僉事任環駐兵守之。環屬兵三百，皆新募，勵以必死，不入與家人訣爲誓。倭入，環麾兵力戰，自午至酉，殺傷相當，倭稍却，環乘勝追擊，倭復大至，環兵寡不敵，遂沒于陣。

三十四年，柘林倭寇舟犯乍浦海甯，攻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鎗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撥兵亦不時至，副使阮鶚僉事王詡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濂自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相守不下，賊浩出沒，坏常夜追之，出其前後，弗夫佩恐有失，衣坏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坏嘗置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至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勢，徒以盡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而過，追急，宰夫而禦之，死焉坏。求其首爲流涕，親懣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寬復督邵漳等兵擊之，敗績，失亡四百人，官軍疫，不能攻，乃開陸東南隙，倭遂潛圍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澱峽岸流劫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竇山，克寬引舟師迎擊，及於高家莊，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別隊失風至興化，殺千戶葉臣卿，知府黃士宏指揮張鏊殲之。時沿海諸奸民乘勢流劫，其倭不過十之二三。

十三年三月，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皋、海門諸州縣，復於掠鹽場有漂入

青徐界者，山東大震。　改王忬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代之。忬在浙江，著盧鏜、柏柯喬激勵諸將，鄧城、劉堂、葉夜等爭奮逐北，以死殺傷節，復廣爲偵剩。凡沿海大猾爲倭內主者，悉擊之，按覈其家。自是倭不復知中國虛實，與所從向往而餘黨在海中者，亦無以藪衆火槊通往食，食盡自遁。又行視諸郡邑未城者，計寇緩急，次第城之。凡三十餘所，杭州官吏以烽火不時發，日集坊民壯陣守。多怨苦忬曰：吾斥嫉明，無盡勿及。余何先敵受困耶？令寇之一郡，悍獻至是去，以徐州兵備副使李天寵爲僉都御史代忬。忬去而浙復不留矣。初忬葺盧鏜爲參將，鎮閩，閩人故忌鏜，勦鏜兒險不可用，寇之而沿海大猾且言忬令大猷搗巢非計，欲搖動忬。忬不爲動，已而南京各官復薦鏜，乃用鏜爲參將，而以俞大猷爲浙直總兵，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總督浙福南畿軍務。時朝議方徵狼土兵剿倭，以經皆總督兩廣，有威惠爲狼土所服，故用之。敕令節制天下之半，便宜從事，開府蒞嘉。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負，中外忻然，謂倭寇不足平。　夏四月，倭寇自海鹽攻掠嘉興府城，副使陳宗夔御兵禦卻之，焚其舟，賊遁入乍浦，與長沙灣寇合，犯海甯諸縣，既而東掠入海，至崇明，夜襲破莫城，知縣唐一岑死之。倭自崇明進海鹽，州大掠六月，倭自吳江掠嘉興，都指揮夏光禦之，背王江涇而陣，倭鼓躁而前，我兵大潰，光急入舟中，流矢斃死。蘇州倭寇至嘉善，轉掠松江，出海總兵俞大猷擊敗之于吳松，所擒七人，斬二十三級。八月，倭寇自嘉興，遊屯採淘港、柘林諸處，進薄嘉定會慕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民格手六千人至，與賊遇于新涇橋，逢時率麾下先進，敗之，賊退據羅店，官軍追及之，斬八十餘人。許國恨逢時與同事不約己，乃別從間道擊賊，欲分逢時功，追至探淘港，乘勝深入，伏起大潰，溺水死者千人。指揮劉勇等死之。　工部侍郎趙文華上言：倭寇猖獗，請移駐東海以鎮之。帝命往視，寵都察沿海軍務，文華至浙，凌轢官吏，公私告擾，釜無甯日。

三十四年，柘林倭寇舟犯乍浦海甯，攻陷崇德，轉掠塘西、新市、橫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寵束手無策，惟募人鎗城自燒，附郭民居而已。張經駐嘉興，撥兵亦不時至，副使阮鶚僉事王詡竭力禦之，僅免失陷，致仕僉都御史張濂自擊時事痛之，乃上言：臣本杭人，頃復家居相守不下，賊浩出沒，坏常夜追之，出其前後，弗夫佩恐有失，衣坏衣介馬而馳，故賊不知所取。坏嘗置五載，頗知海寇始末，始以海禁乍嚴，遂至猖獗，而督撫因循玩愒，養成賊勢，夫堂堂會城，閉門旬日，已有垂破之勢，徒以盡得志滿而去，更無一兵一旅阻其去來，賊寇野心，欲如之至水濱，梁已徹丈餘，超而過，追急，宰夫而禦之，死焉坏。求其首爲流涕，親懣之，相拒數月不克，克寬復督邵漳等兵擊之，敗績，失亡四百人，官軍疫，不能攻，乃開陸東南隙，倭遂潛圍出，掠蘇松各州縣，百餘人由華亭縣澱峽岸流劫至木涇，金山衛移舟泊竇山，克寬引舟師迎擊，及於高家莊，毀其舟，斬七十三級，生擒十四人，倭別隊失風至興化，殺千戶葉臣卿，知府黃士宏指揮張鏊殲之。時沿海諸奸民乘勢流劫，其倭不過十之二三。

十三年三月，倭自太倉潰圍出，乃掠民舟入海，趨江北，大掠通州，如皋、海門諸州縣，復於掠鹽場有漂入

法以作積弱之氣，士惟力戰而後克敵，亦惟畏法而後力戰。今江南非無義勇也，迎敵九死，退走十生，何怪其有退而無進哉！軍法之行，不在行陣，而在平時，誠得必死之士萬夫，海寇百萬，不足平矣。一曰選民兵以收必勝之功。夫江南衛所已成虛設，地方有急，輒假外兵，糊口而來，原非義勇，掉臂而去，莫可勾查。臣愚以爲莫如盡散冗墓之兵，專責州縣立保伍，更番較閱，期于不擾。一遇有警，按籍而呼，其

保身家寇小至則率衆以攻之大至則堅壁以守之一曰復海市以散從賊之黨夫海市舊制原非創設向使瀕海之軍衛如故則市舶未害爲也惟武備日弛不能制變而後海禁漸嚴倭寇之食海寇由之以起惟軍民既練寇掠則懼遭斬獲交易則可保首領彼雖至愚必不以彼易此然後相機稍復海市之舊不惟散已聚之黨而瀕海窮民假此爲生又足以收未潰之人心　夏四月廣西田州土官歸瓦氏引狼土兵至蘇州總督張經分隸總兵俞大猷等殺賊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經冬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聞狼兵至人心稍安賊分衆三千過金山衛俞大猷遣游擊白泫及瓦氏兵邀之稍有斬獲趙文華至松江內爲狼兵可用具檄之使擊賊至漕涇遇倭數百人戰不勝頭目鉏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投復縱掠如故　倭犯江北淮揚諸處前後由通州之餘東場、海門之東夾港登岸流劫狼山利河諸鎮呂四餘西諸場復突入通州南門燒民屋二十餘間而去三丈浦倭賊分掠常熟江陰村鎮兵備任环督保靖土兵及知縣王秩、統兵三千攻其巢破之賊奔江陰川沙窪徧舟出海官兵縱火焚其巢賊兵一至成家墩游擊白泫劉恩邀獲之江陰賊亦出江東道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五月張經破倭於王江涇遠經及巡撫都御史李天寵俱下詔獄論死初經至浙中用將佐何卿、沈希儀、名位已抗顏不爲用而新拔士又慄狥不任兵所徵田州兵瓦氏山東槍手俱不受律逗戰敗績望大損侍郎趙文華出視師頤指淩經經自以大臣位出文華上文華悲則逗撓勦經謂其才足辦賊特以閩人避賊難故縱賊耳帝大怒會兵諫亦有言者趣官校逮補經時倭寇自柘林犯嘉興經遣參相盧鏜督狼土兵水陸攻之大敗賊于石塘灣賊北走平望俞大猷邀擊奔平望至王江涇永順宣慰官舍彭翼南攻其前保靖宣慰使彭盡臣踵其後遂大敗之斬首二千級溺死者稱是餘衆奔柘林縱火焚其巢竊舟二百餘艘出海遁自有倭患來此爲戰功第一而文華論經之疏已上矣捷聞兵科給事中夏拭亦言之上乃申飭文華秉公視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自上虞曹娥所登岸犯會稽高埠奪民居據之知府劉錫、千戶徐子懿圍之賊潛縛木筏由東河夜渡潰圍而出居鄉御史鍰鰲道於螳浦見殺賊自杭州西掠於潛、昌化至處州、淳安以浙兵迫急突入歙縣流劫至南陵擾太平操江兵扼之賊引而東犯江南鎮指揮朱襄率勇士數百人御之是時賊已至板橋襄等不知方相揚縱酒突遇盡爲所殲遂由安德鳳凰夾岡沿鄉拾掠趨秣陵關時應天府推官雒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風奔潰賊過關而去自南京出秣陵流劫溧水、溧陽趨宜興無錫一晝夜奔一百八十里至浙翼副南直巡撫曹邦輔慮與柘林賊合且爲大患乃親督兵備王崇古會集各部兵扼其東路四面壁之隨地與戰親召僉事董邦政、指揮樓宇以沙兵助勦一戰斬首十九級賊始卻奔吳舍欲走太湖覺之追及于楊家橋盡殲其衆賊自紹興高流劫杭嚴徽寧太平都犯南六埠七十八經行數千里殺傷無慮四五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邦輔以捷聞歸功俞事邦政時趙文華聞寇且滅欲攘功急趨赴之比奏則邦輔已先之文華怒會柘林賊進據陶家港文華乃盛簡浙兵得四千人文華及胡宗憲親將之營於松江之蒲橋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四道直兵分三道東西竝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十千餘人

而环有親與詔留之任事如故　八月倭賊百餘

場。東兵敗于四橋。乞罷黜。時上深以南寇爲疑。疑趙文華言。餘寇將滅爲不實。旋問大學士嵩。嵩曲爲
營解。上意終不釋。文華懼。因言餘寇指日可滅。督撫非人。一敗塗地。皆因吏部尚書李默恨臣前歲劾
其同鄉張經。思爲報復。臣纔論曹邦輔則嗾給事爰杖。孫濟媒孽臣。及胡宗憲蒸溷邦輔浙直總督。又
不用宗憲。而用王誥。然則東南涂炭。何時可解。陛下胥吁。何時可釋也。默因得肆。宜削籍爲民。邦輔亦
被逮。龍王誥以宗憲爲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夏四月。倭海溫州。同知黃鈿馳檄出迎。擬被執。倭欲設
之。索王舍爲質。鈿罵之不置。倭碎殺之。　江北倭流劫至固山山北等港。無爲州同知齊恩率舟師迎
戰。敗之。斬首百餘級。恩長子侶文、次子者叔仲逆。弟寶榮讓。姪愼寅。友良大卿。孫童俱在行間。嘉年十
八。驍勇善射。獨前追賊。至安港。恩等從之。伏發。恩及其家丁鐘鳳等二十一人力戰。皆死之。獨嘉愼寅
三人得脫。賊遂乘勝至金山。殺鎮江千戶沈宗玉。王世良于江中。　倭率衆數千。自乍浦入。欲犯杭州。
遊擊將宗禮帥兵九百禦之。逆戰于皁角林。分左右翼夾擊。三戰三捷。斬首功七十餘級。賊皆徐海等
皆降易。稱爲神兵。會橋陷。軍潰。禮與鎮撫侯槐何衡義官崔貴道力戰。俱陷陣死之。禮驍勇敢戰。所部
當手三千人皆壯士。部開府卹有差。　總督胡宗憲奏遣生員蔣洲、胡可願。使倭。偽諭渠魁令無犯
順。從之。已而可願等還。言倭渠欲通貢市。宗憲以聞。下兵部集議。不可。乃止。　倭圍巡撫阮鶚於桐鄉。
初鶚督學浙江。開武林門納難民。全活數萬人。超擢巡撫。方倭之寇嘉興也。鶚議主剿。而胡宗憲議主
撫。不相能。倭自嘉興轉寇桐鄉。氛益銳。去來實徐海麻葉領之。陳東附爲東籃。慶王弟睿記也。宗憲謀
間之。遣辯士說海。海心動。私語桐鄉守兵曰。吾已款忻府矣。城東門陳黨奪備之。是夕。海道崇德而西。
東方急攻桐鄉。宗憲說海縛麻葉。因僞爲麻葉書。致東命圍海。故遠海所。東海中白疑。始解圍去。一五
月御史邵惟忠上言。倭薄通州。圍未解。餘衆自狼山轉掠瀕江諸郡縣。而瓜儀爲留都門戶。鎮常爲乃
從將洲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罷洲。子是逮洲獄。洲乃陳論倭始末。及
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已而直果乘巨舟泛頭口數十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舟實爲颶風所
損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其觖望不遣。遣道軍門請罪。其言自效狀。宗憲待以賓禮。使指揮爲其部主給與夫出入。復出蘆米酒肉供餽。其舟人日
費數百金。且交質爲信。因具狀聞。請赦之。科臣干國禎力持不可。疏入。謂直元兇不可赦。宗憲乃密檄
按察司收直等斬之。論平倭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餘皆邏貴。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
益悲恨。復大亂。

三十六年多十一月。海寇汪直伏誅。徐海等既死。汪直復糾衆三千餘人。
也。宗憲亦徵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爲都督。置海上。通互市。乃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
撫之。而奏遣生員蔣洲往諭。與之盟。直信之。遂自詣。言能通清海波賊死命。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等
從將洲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罷洲。子是逮洲獄。洲乃陳論倭始末。及
獻經焚舟山之賊。舟夜大雪。大歛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官軍鏡進。賊敗歸。乃以檄箋捲火擲
之。賊四散。遣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宗憲伴曰。彼且縛陳東。何戰爲。海果賂誘王弟。縛東以獻。於是海勢日孤。海自念數有功。又信羅龍文
誘。約八月入謁。忻府于平湖。海先期以數百人冒而入。宗憲文華鼎坐堂上。海等叩謁。復謝宗憲。宗憲
下堂。壁其面曰。朝廷且赦若。慎勿再虐。厚犒遣之。海既出。知官兵大集。自疑。宗憲使使諭之曰。官兵防
東黨潮。毋恐。海請居東沈莊。陳東居西沈莊。又令東詐爲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勦汝矣。東黨果疑
相攻。海令裨將辛五郎歸。烏宗憲密遣廬鏜計擒之。文華調兵六千。既集。移營薄沈莊。督之急。宗憲猶
是憐海。不欲遽戰。文華迫之。宗憲乃下令。與總兵俞大猷盛陳前進。海知事變。掘深塹自守。柵數重。官
兵望之不敢入。阮鶚檄趨之。大歛乃從海鹽進攻東沈莊。破之。又追擊于梁莊。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
乘之。賊大潰。斬二千六百餘級。海倉皇湖水死。引出。斬其首。浙直海寇平。海故杭之虎跑寺僧。雄海
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至是捷書上。文華皆襲爲己有。帝命械繫首惡至京正法。時浙東仙居、浙西和
鄉二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戚敗之。江北寇流入常鎮者。總兵徐珏敗之。蘇松管紹、相繼告捷。
兵部奏文華功。帝從之。降敕令文華還京。論平倭功。加文華太保。宗憲右都御史。各任一子錦衣千戶。
餘陞賞有差。倭俘嘉興、陳東等械繫至京。禮兵部請獻俘。從之。峯臣俱賀。時倭略平。惟舟山賊據險結
巢未下。官兵坏守之。不能克。諸狼士兵俱已遣歸。而川貴兵六十人始至。胡宗憲方留防秦汛。隸俞大
猷經焚舟山之賊。舟夜大雪。大歛乃督兵四面攻之。賊悉銳出敵。官軍鏡進。賊敗歸。乃以檄箋捲火擲
之。賊四散。遣出。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

三十六年多十一月。海寇汪直伏誅。徐海等既死。汪直復糾衆三千餘人。
也。宗憲亦徵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爲都督。置海上。通互市。乃迎直母與其子入杭。厚
撫之。而奏遣生員蔣洲往諭。與之盟。直信之。遂自詣。言能通清海波賊死命。與其黨毛海峰、葉碧川等
從將洲來杭州。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罷洲。子是逮洲獄。洲乃陳論倭始末。及
言直以誠來。其未至。必風阻耳。已而直果乘巨舟泛頭口數十人隨來。泊舟定海。蓋初舟實爲颶風所
損也。宗憲使人招直。直願見洲。洲方對理。疑其觖望不遣。遣道軍門請罪。其言自效狀。宗憲待以賓禮。使指揮爲其部主給與夫出入。復出蘆米酒肉供餽。其舟人日
費數百金。且交質爲信。因具狀聞。請赦之。科臣干國禎力持不可。疏入。謂直元兇不可赦。宗憲乃密檄
按察司收直等斬之。論平倭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餘皆邏貴。然直雖就誅。而三千人皆直死士。無所歸。
益悲恨。復大亂。

三十七年春二月。倭犯湖州之鮀浦。攻蓬州千戶所。僉事萬仲分部水陸兵馬東西堵攻之。賊敵而堵兵
皆潰。顧咡千戶魏恬、高洪俱死。尋犯福州。巡撫阮鶚不能禦。取庫銀數萬兩賂之。以新造大舟六艘俾
載而去。夏四月。倭掠台州臨海之三石鎮。約數千人。總督胡宗憲擊走之。　倭攻福清。破之。執知縣葉
宗文。舉人陳見舉家並縶。賊不克。與訓導鄔中通俱罵賊死。五月。自海口出港。參將尹鳳引舟師擊之。
沈其舟七。斬首六十餘級。生擒七人。餘衆盡去。眼追擊東洛外洋。復敗之。銃傷及溺水死者甚衆。福興

患少熄。　倭攻崇安。知縣林咸乘城禦之。攻五晝夜。不克。丁壯死者數百人。倭亦失亡相當。乃引去。咸率兵躡倭鳴山。乘勝追奔。陷伏中。死之。倭分犯同安、長樂、漳泉諸處。　秋七月。以浙江岑港海寇未平。詔奪總兵命大猷。參將戚繼光職。期一月蕩平。命胡宗憲督之。初宗憲擒毛海峰誘降汪直。直至下獄。海峰遂與倭目善妙等五百餘人。焚船登岸。列柵舟山。阻岑港而守。官軍四面圍之。屢斬獲。然海中數苦罪窩賊盜高死鬬。先登者多陷沒。新倭復大至。冬十月。岑港倭移巢柯梅。胡宗憲檄督兵討之。不能克。　兵備副使谷燕掛禦海上。屢破倭。制府以提調進山東參政。

三十八年春三月。倭寇自象山河金鵝井請處。焚舟登岸。海道副使譚綸與賊戰于馬蹄。敗之。斬首七十級。　總督胡宗憲上言。舟山殘孽。移住柯梅。即其焚巢夜徙。力已窮蹙。勢易成擒。而總兵俞大猷、參將黎鵬舉逗遲不力。縱之南奔。播害閩廣。宜加重治。上命逮大猷。大猷素不爲嚴世蕃所悅。故有是洋也。宗憲實陰遣之。倭南行泊浯嶼。焚掠居民。由是福建人大譟。謂宗憲嫁禍御史李瑭。瑭劾其三大罪。瑭與大猷俱福建人。宗憲疑大猷漏言。故委罪以自掩。而大猷不善滑剌。素不爲嚴世蕃所悅。故有是命。逮廷臣惜大猷才。共假貸得三千金餽世蕃。不死。罷職。發大同立功。　夏四月。倭北趨通州。總兵鄧城禦之。不利。指揮張容被殺。倭進據白浦鎮。兵備副使劉景韶以遊擊邱陞擊白浦于干堰。如皋、海門三戰三捷。賊謀犯揚州。景韶復督陞等以火攻其老營。擊敗之。焚死二百人。賊遁入潘家莊。鑿鋭攻之。先後斬首二百餘級。初賊自南沙登岸。犯通州。至是勦絕。

廟灣倭合衆攻淮安。參將曹克新禦之。戰于姚家蕩。自寅至申。大敗之。斬首四百七十級。賊遁入姚莊。纍火焚莊。死者二百七十人。賊退入廟灣拒守。劉景韶督兵擊倭於印莊。斬首四十級。賊西走。次日復戰于新州。賊遁入民莊。我兵以火攻之。凡再戰。斬首二百六十級。賊悉焚死。獲一人脫者。時江北兵流倭悉殄。惟廟灣據險。固守不出。五月江北兵攻倭于廟灣。衝其巢。斬首四千。我兵死傷過當。復退守之。時賊督甚固。巡撫李遂以我軍鼓戰而疲。宜圍守之。賊乏食。且水陸斷其行道。可收全勝。通政唐順之以爲玩寇。乃自擐甲持矛麾兵以進。麾挑戰。賊終不出。遂督兵入險。賊盡銳東西衝殺。傷相當。自是復稍稍出掠覓舟。爲走計矣。順之知失計。乃急收兵。復水陸進擊。倭潛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瑕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

言經略三川沙倭南去。逾月。倭困窮潛附既久。劉景韶督卒填壕堙逼而陣。令水兵鼓噪焚其舟。復水陸進擊。倭潛遁入舟。官兵進據其巢。追奔至瑕子港。斬獲頗多。餘倭無幾。不復能戰。乘風開洋而去。

福建新倭大至。多習攻具。先攻福寧。破之。參將黎鵬舉、參政王凰鑒妻。覓爲賊掠去。賊既飽欲。始如平海衝。欲掠舟泛海去。十二月。倭結巢崎頭城。與都指揮歐陽深相拒。久之不出。深望見兵少輕之。直前挑戰。伏發。深與其下數百人皆戰死。賊乘勝陷平海衛。事聞。能巡撫游得旂。逮參將翁時器。參將畢高。劉顯坐觀望不救。立功自贖。倭引兵出海。把總許潮光以輕舟抄之。賊返屯平海衛。副總兵戚繼光督浙兵至福建。與劉顯、俞大猷合擊倭于平海衛。大破。殲之。斬首二千二百級。墮厓溺死者無算。福州以南諸寇悉平。

四十三年春二月。舊倭萬餘攻仙遊。圍之三月。戚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下。賊敗。遁同安。繼光躡兵追

至汪倉坪，斬首數百餘級，奔潰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略盡，圖窟悉平，其得出者逸出境，至廣東潮州，俞大猷又截殺之，遂無遺類。初倭既自浙御捕，客一犯淮揚，吳越皆不利，遂巢圖中，首尾七八載，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十餘萬，雖時有勝負，而轉輸軍食，天下騷動，至是倭患始息。

島夷卉服，首見禹貢，秦漢以來，罕被倭患，蓋以其俗愛鮮華，地多饒沃，五州七道三島五百七十三郡，率皆樂土，環以大海，君臣自保，不憂慕中國也。若乃海王充牣，居民仰食，蜃帆所指，有無懋遷，則又彼此成賴。高帝時士誠、友定遣降，竄伏北邊，南粵歲被創殘，已而通謀逆臣，伏兵市舶，帝乃閉關謝貢，示弗復通，然而創設市舶，互市不絕，計深遠也。後世識慮迂拘，放失舊典，初開橫海，腳棄珠崖，民競刀錐，吏鮮保障，秦關夜柝，楚吏晨驅，勇士蹈險，貪夫忘生，於是內地奸民，勾引潛深，海邦貴倖，藏匿不可勝計矣。貧民勢家，顓貨負直，窮蹙困頓，進退咨且，逃生水國，求食波臣，邊吏戒心，搜補始急，於是浩海不逞之徒，陳涉力耕，怨家日衆，黃巢下第，憤悲思兵，稍稍收衆，倭奇窺竊上國矣。朱紈下車，不畏彊禦，窮治黨與，少所報聞，夫廣漢索酤，先求魏相，李膺破柱，不避黃門，敢求亂本，難得河源，禍發朝堂，宜悉虎尾，紈死而朝貴與海通交相賀也，代臣長禍，海禁復弛，浙東再亂，王忬出督，援大猷于偏裨，出盧鏜于獄中，普陀一戰，幾殲渠帥，游魂四潰，旋掠江南，而忻隨處邀擊，頗多斬獲，括乃代頗，騎還易敝，大功不終，自古悲歎。此閫外有遙制之憂，中樞失內贊之力也。嗣是天亂提兵，乃棘門之兒戲，文事紀海，實天雄之師，經倭患益劇，張經再出，經以功在銅柱，因而幄奏凌轢，虔亦自大西夫耳，然視視事一月，指揮萃帥，王江涇之捷，賊兵胥遁，太史稱其兵驕將悍，或亦設人之弘語，獄吏之深文也。文華行潛，檻車入闕，蓋左豐求賂，嵩植徵逗，張諫交通，王允下獄，自古未有小人同事而得劇賊成功者，胡宗憲曲意主撫，因勦成功，而斬徐海，誘擒汪直，安武誘叔，李廣誅降，卒致恨于封侯，空銜悲于賜劍，遠雖引刃，熙無

顏見二賊于地下也，遠才望類陸，氣節小貶，側身磁趙，卵翼成功，馭乘因資，慮勤勤，杜百事朝貴甚謹，封疆之吏，固應折節乃爾耶。倭寇披猖三省，任坏救命，謀都俞大猷、兪浙皖湘光、騙馳閩海，如皆大國干城，足以滅此朝食，而乃大毀垣行，更張不一，事權牽制，流毒生民，九閫無金城之任，分宜少裴度之忠，宰臣陰喪國事，淩蔑固其宜也。中丞張濂，家居省會，身在閫城，設言時事，涕交頤，觀其疏中所稱殘難民之首，以倡縱寇之功，而督撫可知，移罰罪之典，爲賞功之命，而綸輯可知，軍法不重，人無死志，客兵掠悍，士無鬬心，而卒伍可知，嗚呼，鄭監陳閩，莫救當時之新法，然而睢陽劉在，已成今日之災害矣。

撫安東夷記

鈞陽馬文升著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
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北邊胡戎乃設陝西行都司于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于宣府又於遼東都峯口外古惠州地設大寧都司遼東遼陽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左北屬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各都司并寧夏咸號重鎮為時則

封肅王千甘州慶王千寧夏代王千大同谷王千宣府寧王於大寧遼王千廣寧以藩屏王室提禦胡虜凡有不順即命諸王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迫我成祖文皇帝遷都北平始徙大寧都司于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所亦皆入頓天求平二府地方時谷府未之國即改湖廣之長沙遷寧府於江西之南昌遼府於湖廣之荆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朵顏衛自廣寧前屯衛至廣寧遼東白雲山立泰寧衛自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富峪衛

虜之附近既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西一帶金之野人女直分為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為都指揮督統之為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於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佃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賚賜殊厚以故几遼北征討皆聽調遣無敢違越末葉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者叛入毛憐自

相攻殺宣德間
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畀居之老營者
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而夷人不過數千然亦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為常其地則遼東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道路如一宇南瀕大海三面皆夷虜至為難守其性則建州女直譎詐過於海西(海西)過於朵顏等衛蓋海西建州馬步軍能戰而朵顏三衛止長於騎射故也自北虜也先徧徼三種之胡遂皆歸之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脫脫卜花王犯遼東阿樂出犯峽西各邊俱失利而遼東被殺虜亦甚以故朵顏三衛建州夷人屢屢蜂起寇東為之弗靖者數年至景泰後始克宇謐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辛死于也先之亂

朝廷所賜誥書盡為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襲書可徵不復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合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館宴不得預上廩賞賚視昔又薄皆忿怨思亂遼東人咸知而時未有以處之積至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梟雄桀黠是以動海西之

夷擁衆入寇守臣以聞兵官武清伯趙輔左都御史李
朝廷命太監黃順德總兵官統之為我藩
秉性討之輔等既降董山則逮赴京師而(仍)(乃)驚
比行至湖廣秉輔等以為山若復歸貽患必大奏聞
朝廷遂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
雖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然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
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汗屢酋乱加斯蘭為太
師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予乃以兵部右侍
即奉
命整飭遼東邊備以防胡時成化十三年八月也九月
即抵遼東遍歷險要繕城堡利甲兵練軍士選精壯
凡所為防虜計者罔不殫心力勵人覘知我有備遂
不復發適山東左布政陳公鉞以右副都御史來任
巡撫遼東後予而至九備禦都指揮等官輒遣予理
既當決則止罰草而復俾蒞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
諸軍士不復顧忌予既防胡歸京師則以十五事上
陳而禁巡撫官罰馬於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為隆
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
原驗放夷人管指揮受其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
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係散赤

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糾邊遜將報守臣乃譯番
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
人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守開原恐
散赤哈至則真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
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
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
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
雄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
有執誅董山之怒而金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
哈于建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散赤哈以啓

之遭患為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榜示衆徒張虛聲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遠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賊出已久矣獨近邊王肯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罹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遂皆收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殺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悉遁回遂捶死也僧格于獄乃以擒梟之捷聞特太監

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

駕帖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俊侍郎張公鵬暨予比至余言彼既有使入貢却又殺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息或言宜以大官酬之予曰官不足以繹其忿且朱以李繼遂為京官遂致西夏之患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及宣至大內府公傳

言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大通事詹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郎行汪深以為恨衆皆為予懼子以事關

朝廷亦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歸論其衆使知

朝廷意乃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論以前意遣歸尋召各酋長聽宣諭書由是衆心感悅至而被殺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賞殺戮又果無切掠人畜可證今雖仰荷

朝廷招安實難於度日予遂承

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徼閱海西雖來聽撫猶思竊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為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越安以招降為名陰採於渠胜卜剌谷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越安歸云有且賊數千而馬悉應壯時分守開原太監常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逆恐勢不可撫予遂以建州事聞於朝且言夷雖暫聽撫觀其言說詞氣尚張灭側難保遼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撫兵三千名分伏鳳集堡一帶賊以為無備突北予至開原前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數十人及賊馬若伏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以為功予因并前所論及側情狀及申虜人皆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

方

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崔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以是陰益甚夷既降予處其猶豫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予孫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於內閣驗授官軍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以夷既招安易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人給令牌令旗往夷聞其聲久無一人復出者汪至開原更有子原所招出死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增里哲等三百餘人而子時在撫順汪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參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曰不可不請馬

欽差來議汪乃遣人至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與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問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犒之既又以勝黃羅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汪意猶欵再招出見送已功予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于　上予至京師

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建訐于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讜者上疏牧誠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尚書林聰往勘比回

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問彼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犒之既又以勝黃羅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汪意猶欵再招出見送已功予曰太監此來既有令牌令旗彼懼決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陽復會聞于　上予至京師

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既而兵部以失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許以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建訐于都察院汪回怒甚又有李讜者上疏牧誠汪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尚書林聰往勘比回

信等徵皆髣有諸子者汪遂密奏予下錦衣獄謫戍四川成化癸卯乃蒙

恩改都御史巡按遼東顧軍士維喜而恃

恩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魏公以處之定今邊境晏然而東人之心亦安矣美乎國計私念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為國臣甚疑懼子率公以處之定今邊境晏然而東人之心亦安矣美乎國計私念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為國之心雖一時艱危何恤然而事又天定不惟火神於遼防國事抑且不愧不怍神明有不扶持者哉然則為人臣者亦可監矣

撫安東夷記終

防邊紀事

高拱撰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邊略序

史稱趙充國破羌還所善浩星賜說曰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以拳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亦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生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予每讀至此輒廢卷嘆息以爲老臣爲國之心乃如此固非寡戾之夫務爲形迹者所能識也昔予還政府僅二年餘值邊徼多故予乃竭

力助勤爲固圉計賴

天佑

聖明西虜稽顙稱臣東虜投戈授首貴夷讋服嶺寇底寧計幸屢効而予已歸且老矣竊伏自念諸所條畫利害關

國事甚大乃不以此時一明其意將何以示後世者遂追憶略述其槩嗟乎豈伐一時事哉亦茹存往迹倘後經略者考焉有裨一二亦老臣爲

國之心也而何嫌自言哉書凡五卷

萬曆癸巳十月日中玄山人高拱自序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邊略一

高拱

隆慶庚午二月予奉

命還內閣兼理銓務時虜患孔棘邊報日至予乃悉心經畫昕夕弗遑念宣大尤緊要鎖鑰非王鎮川不可特

奏調之又議處本兵添設贊佐又取督撫數人於內備用又各備兵糧之官明嚴守之職事體稍定奄忽秋至虜方大舉亦既靈彤予乃議分布備用諸大臣背城列陣有人隨兵督餉有人防衛

山陵有人護守通糧有人俾各鎮督撫諸臣專禦虜劇殺不得聳於內顧又傳勉諸將領作其勇敢冀共收故燠之功溝冬虜竟弗至初不識謂何曾得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予每讀至此輒廢卷嘆息以爲老臣爲國之心乃如此固非寡戾之夫務爲形迹者所能識也昔予還政府僅二年餘值邊徼多故予乃竭

力助勤爲固圉計賴

天佑

聖明西虜稽顙稱臣東虜投戈授首貴夷讋服嶺寇底寧計幸屢効而予已歸且老矣竊伏自念諸所條畫利害關

國事甚大乃不以此時一明其意將何以示後世者遂追憶略述其槩嗟乎豈伐一時事哉亦茹存往迹倘後經略者考焉有裨一二亦老臣爲

國之心也而何嫌自言哉書凡五卷

萬曆癸巳十月日中玄山人高拱自序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計疏

臣惟兵部尚書卽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過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曾無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之如此而猶稱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類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旣稱邊關多事

往迹倘後經略者考焉有裨一二亦老臣爲

國之心也而何嫌自言哉書凡五卷

萬曆癸巳十月日中玄山人高拱自序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計疏

臣惟兵部尚書卽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過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曾無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之如此而猶稱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類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旣稱邊關多事

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事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禦臣不意

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贊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卽以其左侍者補之如此而猶稱用之必不乏人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稱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趨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卽人無固志

說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俟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參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然勤慤不

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事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禦臣不意

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贊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卽以其左侍者補之如此而猶稱用之必不乏人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稱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趨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卽人無固志

說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俟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參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然勤慤不

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法歷汝漠是何等苦寒一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青草於前是何等搶當顧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服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失稱職者常

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踏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既蒙罷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啮息宜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廢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

在上者所深體而

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

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

皇上眷任警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

皇上早爲設處以清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

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

聖明裁斷

勅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臨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擬行

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中分別其屬單弱節報虜勢其大臨期或不免再行調取各枝兵馬既不歸一各該督撫等官隨賊戰剿又恐

難於照顧須得一才望大臣專一經理爲便臣等看得順天府府尹粟永祿忠勇謀猷可當兵革之任合無加以憲職令其前去提督各項防護

陵寢兵馬再照大臣受

命必

面恩

面辭方敢到任出城行事今事既緊急恐誤時刻或

遇免

朝之日合無令其

廷謝即行不必

面辭庶不就延誤事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新學頗着督協理兵部事粟永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防護陵寢兵馬爲勅與他着上緊去

推薦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吏科抄出火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爲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類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

古北口黃花鎮等處地方臣等稱思調度兵馬乃兵部之任其事至大且繁今兵部止有尚書郭乾一人在任侍郎王遴提兵列營在外翁大立谷中虛魏學曾俱尚未到任恐勢劇之際一人難以獨理臣等看得本部右侍郎新學頗才略恢弘可倚大計合無暫令協理兵部事務待事寧之日回部管事其黃花鎮切近

陵寢雖有發去京管并昌平總兵人馬守禦防護尚屬單弱節報虜勢其大臨期或不免再行調取各枝兵馬既不歸一各該督撫等官隨賊戰剿又恐

難於照顧須得一才望大臣專一經理爲便臣等看得順天府府尹粟永祿忠勇謀猷可當兵革之任合無加以憲職令其前去提督各項防護

陵寢兵馬再照大臣受

命必

面恩

面辭方敢到任出城行事今事既緊急恐誤時刻或

遇免

朝之日合無令其

廷謝即行不必

面辭庶不就延誤事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新學頗着督協理兵部事粟永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防護陵寢兵馬爲勅與他着上緊去

推薦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吏科抄出火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管吏部事高拱爲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類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

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
頻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
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
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
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略素定遇有尚書
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等因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商舊乃可濟用覽
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擬行欽此照
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奉
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使
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大
理寺卿張神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栗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伏乞
聖明於內
簡用一員陞以部銜候
命下之日令其到任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
欽遵行事遵下員缺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
設侍郎即與額設者一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
既設之後兵部遂另立協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
爲額外之員自分彼此互猜嫌殊非體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十

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官今後除左侍
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任先後爲序不
得仍前爭講禮儀致乖體統至於職掌尤宜預先
分定乃得早爲之謀不致臨時倉皇苟應故事如
遇總督員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
推事例即於四臣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皆令在
部協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侍郎在部其
右侍郎三員以一防護
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護守通州漕糧次序有定
無相侵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必再行題

請煩濱座先事既有預備而臨事自可從容等因隆
慶五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張神陞兵部右侍郎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彊圉疏
臣惟薊遼山險沿邊有司難是牧民之官實有彊
場之責騎傍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
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
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
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
尚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待之既薄志意頹沮又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瘼猶爲甚
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
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
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
一日猥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
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既
係緊要而地方又皆猥猥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
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
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
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
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
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略恢弘可當大任即由
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効爲
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
者降三級別用若忽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
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既開功名之路以勸之於
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
敢不盡其力庶乎終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
又思功名之路既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
省分之名以圖俸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
慶五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張神陞兵部右侍郎
豐潤遵化平谷遷安灤寧昌黎撫寧臨榆山海衛
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
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
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薊州
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
定會寧鞏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
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
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
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徒奔侍路其各府佐貳在邊
任事者實詞亦同前議則凡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
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都司衛所軍官多是世襲
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
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四
日題初六日奉
聖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奏宜加意這所議都准行
議處邊方久缺正官疏
照得山西等處大同等府渾源州等衛門缺知州
等官共一十五員俱臨邊有事地方見今秋防在
邇正官難以久缺相應作速議處臣等照例推舉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得山西等處遼州榆社等縣知縣康朴等共一十
五員俸年考語開冊才力俱優堪以陞調後開衙
門候
命下之日本部給憑嚴勒限期移咨兵部馬上差人
轉行該撫按衙門催令星夜前去新任管事不許
便道回家亦不許枉道誇見上司違者聽各該撫
按參奏處治緣係議處邊方有司以圖彊圉事理
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計開凝陞山西大同府渾源州知州一員康朴榆
社縣知縣凝陞山西大同府應州知州一員吳守

節鄜城縣知縣擬陞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知州一
員王學孟平陸縣知縣擬調順天府昌平州密雲
知縣一員張思正博野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
代州五臺縣知縣一員王勛商丘縣知縣擬調山
西太原府忻州定襄縣知縣一員曲宦陽穀縣知
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繁峙縣知縣一員任朝
臣肅寧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知
縣一員張宗信蠡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朔
州馬邑縣知縣一員宗綸寧陵縣知縣擬調山西
大同府蔚州廣靈縣知縣一員薛希龍長山縣知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十四

縣擬調山西平遙縣知縣一員崔元吉金鄉縣知
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膚施縣知縣一員趙可化東
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安塞縣知縣一員
通許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延川縣知縣一員
毛儲元石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葭州吳堡
縣知縣一員李木恩縣知縣隆慶四年七月十二
日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

書

與宣大王總督

今歲虜報不一東西各異惟公的有定見如燭照
燃且屯兵兩界不動既免多費錢糧又得休養兵
力於東於西皆可爲重誠爲得策近稱西有動作
當不出公籌略之外佇俟長驅奏功

當寧也古云方叔元老克壯厥猷其在於今非公而
誰此時月已漸高東房尚無的報又值多雨不知
究竟何如惟有嚴備不弛是則在我者耳冗劇不
悉統容別布

與薊遼譚總督

久勞保障既著壯猷今過盤桓尤徵利器願播張

皇之武以收全勝之勳則誠萬里之長城不止北
門之鎖鑰矣戮力
王室敢謂同心弘濟時艱特資殊略寸衷佇望尺素
布懷不悉

與護守遵州劉總督

邊關多事正大夫報
國之秋
宸命孔嚴乃臣子勤
王之日特茲勤駕願早發程仰慰
九重之懷俯作三軍之氣捷彼醜虜
偉烈豈不照耀今古哉

與延綏何巡撫

非過保定聞君官聲甚茂故有此推以爲
君不可益駕
國家門戶計也然聞君稍過嚴急恐將士聞而憚憚
刑和調濟用之效事矣願君披襟度以雖將領駭
文法以撫士卒得其懽心乃可致其死力特効忠
告願君之垂聽也又西石甚知君非並用附白便好
同心協力共成
國事也不悉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二　十六

答趙總兵舟前方懷豐故有此奉

將軍久在邊境勞苦而功高倭甚知之宜安心爲
國振効
聖明在上必不負於將軍人回布意不悉

又

君乃多謀敢戰之將故是每加扶護望益所以爲
國也今勞報孔急正君出力報國之時惟勉樹奇勳
垂名青史豈不爲丈夫哉報人回草此布意不悉

示回容將

來人稟報具悉閣君整飭人馬已備奮有閫士甚

喜虜亦人耳我若敢戰彼豈能必得志哉勉之勉
之樹有奇勳
國思果不輕也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明高拱撰拱於隆慶四年再入內閣兼理吏部時
邊事孔棘拱有議添設協理戎政侍郎及議處邊
鎮諸疏彙爲此書其所條畫利害多與明史相合

伏戎紀事

高　拱　撰

新鄭　高　拱　撰
檇李　高承埏　校

隆慶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虜把漢那吉來降惟時宣大總督臣爲王公鑑川崇古大同撫臣爲方公金湖逢時胥遣官件具揭帖飛報予曰今有虜酋俺荅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以此抱憤而逃投向中國譯審是的識當如何處者且俞言易趙全事予問老酋動靜若何待孫意若何曰老酋愛其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甚老酋畏其妻罪那吉之來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擊之曰即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予喜曰得策矣乃復書曰虜酋欵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皇上盛德所孚亦公明威所格然此中國利機處須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留爲質當以他日之與那吉來降吾知爲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尚敢言歟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擁兵以來索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控制之具兇黃台吉素恨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吾孫也則彼亦必

松寨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送殺之則絕彼繫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爲可何也虜人來附吾自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夷狄爲市道交豈不見笑於天下後世故亦未可只宜將把漢那吉厚服食供用使遂所望而歆豔吾中國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奴酋既能感

那吉來降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奴酋重愛其孫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復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日之計尚可以圖老酋者令其密陳計策果遂所圖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那吉爲吾中國爲夷世受賞賚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必心悅爲吾用而那吉亦安至如老酋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果擁兵來索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那吉來降吾知爲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尚敢言歟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擁兵以來索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控制之具兇黃台吉素恨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吾孫也則彼亦必

不肯竭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蒙吾得以喘息爲備若果老酋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奴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衆仍許以有人敢警汝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爲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見多事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安此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愛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應言曰彼久作歹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歸順而又令人旁論爲之計曰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不然且無計老酋當必悟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言曰觀汝此舉可爲誠信今後汝是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既是一家汝孫可聽其

歸不爲彼此則是汝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留爲質當以他日之與爲換而失吾中國之尊縱彼不縛以獻則趙全等必不自安攜二當自此始吾乃再用計圖之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那吉厚待奶公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應之乃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宜如此且看動靜何如當再有處是時張公鳳磐四維爲吏部侍郎

鳳舜者鑑川甥也予乃語鳳磐曰此事關係重大須處得機宜乃可不者且難收拾今若果如來人言老酋愛孫甚欲得之急則吾方可厚待寵異之持爲挽制之具倘所言未的那吉非老酋所愛怒其逃而殺之不恤也當別作計較於是而寵異之反爲所笑至於易趙全等本自善計果得全便可因計散板升之衆但今卽以爲言恐事未必諧吾先失着必須眞得虜情乃可

如此爲也此書中意未盡者幸轉語尊舅氏鳳磐曰諸蓋嗣是每計事不及書者必托諸鳳多不能悉記云乃鑑川得虜情的遂以其事聞並隊處置之策請宜假那吉以冠服示優厚以榮老酋之心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洶洶本兵郭公乾閣懦惴惴悚不敢出語又有少司馬谷公中虛者從旁尼之恐之以禍俾勿從議迄不定予乃力主總督議在必行不得已遂以題

穆宗皇帝聖旨這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恤把漢那吉且與做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品賞大紅紵絲衣一襲該鎮官加意綏養候旨另用其制虜機宜着王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處置務要停當當是時俺荅聽趙全等唆誘業擁兵駐邊爲索孫計並調黃台吉兵至遠近惶

姚繼可題稱隆慶四年十月初一日虜賊二萬餘騎自平虜入境殺擄人畜巡撫大同方逢時登城見賊逼鎮城慌忙無計謀出下策隨差旗牌龔喜通事土忽智直入虜營見黃台吉說稱我太師叫這邊差一人去城上答話黃酋差賊帖木舍來見逢時引至城樓頂上密行譯審稿賞送回又授諜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黃酋果起營侵犯洪州一帶其各該鎮巡將領等官有

臨敵而僥倖苟免者有畏敵而觀望不進者事跡昭然逗應併究乞將平虜參將劉廷王候賊退事定之日究問大同總兵官馬芳行令戴罪殺賊巡撫方逢時亟行罷斥總督王崇古免究俱無容再議外爲照方逢時年力精強才猷敏練邊方允賴輿論共推今指其致款曲於虜營非有證據之實嫁禍患於宣鎮又無知見之人況虜酋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臨機設策之日夷情既不可盡洩秘計亦難卽自明但當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成自難逭其罪如於國有益自難掩其功今事未就而預責之何以能得其情若謀未諧而輒易之又

爲全國不可偏泥已見有疎未然之防亦不可忘沮人言坐失垂成之績通待事完奏請取自上裁庶人心不搖邊事有濟得

撫嚴加隄備安心處分便了一二日間當得消息正不可輒自周章先爲撓阻致乖事機本兵如指覆行之於是督撫諸官皆安得悉心計事督撫先既得優處那吉亦即遣通丁鮑崇德直入虜營宣諭仍書宣論詞語一通給付之崇德見俺荅備述朝廷不殺伊孫之仁給賜官服之恩而責問伊令黃台吉入犯之罪及告以趙全等叛逆犯法搆亂伊父子祖孫之情並許以執叛納款可得伊孫之理開示順逆曉譬禍福俺荅尚疑不信崇德乃出所賫宣論詞語示之俺荅乃大喜而屏去左右語崇德曰我本意欲進貢來都是丘富趙全到邊哄我該坐天下敎我攻掏城堡連年用兵兩下厮殺不得安生今天使我孫投順南朝乃不殺又加官又賞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中國有道侮我前日所爲若果肯與我孫我願執

獻趙全等贖罪我今年老若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邊各酋長誰敢不服再與我紮鍋布等物為生我永不敢犯邊搶殺年年進貢將來我時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隨還夷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撫審覈得實乃備上其事得

旨虜酋既輸誠哀懇且願執叛來獻其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賞綵段四表裏布一百疋其欠

封進貢一節着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蓋十一月十三日也予乃語賁奏者曰那吉是三品官可用緋袍金帶褐蓋朱旗鼓吹送之去且傳語俺荅道我說來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尋常着俺荅好生看待不許作賤他當是時俺荅已將趙全李自馨猛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獲十九日送入邊矣督撫得遣還

旨乃以二十一日遣那吉還老酋既得孫而又見榮耀乃如此相持感泣南嚮屈膝胡帽前角稽首無已蓋虜拜天則脫帽敬之至也而求封貢切鑑川以書報予且議所以封貢者暨趙全等行所予呼其使至閣諭之曰趙全等叛逆多年勾引虜賊入犯殺擄人民攻陷城堡罪惡滔天

先帝懋高爵重賞購求不得今既得之必當獻俘於朝明正其罪乃理之正且今天下假事甚多而謊言更甚多若在邊行刑則今日殺了趙全明日就是假的將曰彼趙全何可得者乃假他人作趙全欺朝廷耳當是時而欲以眞趙全示人可得乎即恐途有疎虞只防備加嚴便了彼在虜尚可縛來乃今防其逸乎遂貽書鑑川曰傑抱病神思慵憊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傑初意欲以封貢遣還一時而舉似於國體尤為光大既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為不美則傑之罪大矣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肯覆則上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為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為完美不然

明旨既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明旨無着甚不可者虜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致有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公在事感信既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使國家享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之功而誰也招降懋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被者以納降為罪誠不知此念湖能與公同心佐孝順他可謂至矣乃今為他一箇孩子將我等害他庶乎其可況留此一人則亦可以賙閭廬於國體尤為光大既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為不美則傑之罪大矣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肯覆則上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為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為完美不然

明旨既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明旨無着甚不可者虜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致有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公在事感信既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使國家享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之功而誰也招降懋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被者以納降為罪誠不知此念湖能與公同心佐孝順他可謂至矣乃今為他一箇孩子將我等

綁縛而來不如萬單無恩至此我根不得食其肉尚可與見面乎予曰汝能用多少人馬全日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夢兵多累贅不如用少輕健耳予曰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予因思曰虜得吾人卽用之知吾虛實而入犯毋得利吾得虜人乃卽殺之反爲彼藏口非計令誠宜奏於上姑緩全等死參以美食好衣而暱明告之曰今欲用汝報効然無使用之理必是放等

伏戎紀事　卅

盡說虜情各獻破虜計待汝言果効乃始用之也於是但有虜情卽以問之則吾可以得虜虛實而卽以制之不有愈於夜不收偵探無實者乎因又思曰中朝議尚洶洶封貢事尚未行今測章未正爲此出奇事恐又惹紛亂有妨後著不如已之而活口幸在乃不得一盡虜情亦可惜也於是倒曉事術極歷九人使入獄中每一人予一回隔別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閣老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獻謀言果有驗乃可用之不然汝負大罪可用耶因問以虜之所長者何所短者何其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領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各若干某強某弱某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繼息動靜皆問之日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者如令行之因甚悅各盡其說

每日暮九人者各送揭帖至得虜情甚悉至今封存焉蓋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官奏告郊廟賜朝受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乃加恩內外大小有功諸臣陞賚有差於是鑑川王公薩言封貢事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洶洶愈甚言官各上議鑑川且被排擊人爲之危予力左右護持之兵部覆仍令該鎮再議鑑川肩任愈力不爲沮與該鎮諸臣仍執前議上兵部又覆令五府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各有異辭卒依違難定

伏戎紀事

旨這事情重大所議未見停當還再詳議來說予計此至廢寢食因念曰虜人候命久不得或生變而人情乃如此則究竟謂何乃令中書官檢出內閣所藏

成祖封忠順忠義等王故事其間勅諭之詞詳賚錫之隆厚繼悉皆備乃召職方郎中王緝至閣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當議事之臣人乃始知

祖宗朝亦有此事而予乃力排衆議公言之曰今所爲紛紛者動以宋氏講和爲辭不知宋弱虜強求於虜故爲講和今虜納貢稱臣南卻稽顙而吾直受之是臣伏之也何謂和又動以

先帝所禁者官與之市而仇鸞爲奸者也然遼東不互市乎今正如遼東倒與民互市耳何謂馬市之禁又動以虜必渝盟爲辭虜往累歲內犯直至近郊殺毒爲甚豈皆封貢致之哉縱使渝盟不過如往歲之入犯而已矣而又能加乎然少亦當有三五年安則是數年之後羅如往年耳而今且得罕息秉暇修吾戰守之備備既修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卽叛固無妨也獨奈何舍此不計而徒爲紛紛乎虜

伏戎紀事　廿

致十年犯我無狀甚矣然竟無如之何今稱臣納貢叩頭數歲亦可以伸吾君父之威獨奈何不敢勝消而畏懼之至此乎且議也者可否參者也使事本是而皆以爲非是何愚者之多也今議事之臣紛紛然者豈皆審究利害爲國謀哉徒見事體重大故發言相左恐後有不盡者則以爲莫適不曾說來以是推諉該而已豈其本心然乎且吾豈不懼禍哉乃獨如國事何蓋灰寢萬言中朝悉聞之於是兵部見勢不容已乃如總督議覆上得

旨這事情你每既議處停當都依擬行於是禮部以封爵請得

旨俺荅封順義王寫勅與他還賞大紅五綵羚絲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裏蓋三月二十八日也而崇又加昆都力哈黃台吉官都督同知仍各

賞大紅紵絲獅子服一襲綵段四表裏與之勑
餘指揮千百戶六十三員時貢市議尚紛紛而
老把都死其婦頗有異志鑑川書來計事予答
之曰來論四事區畫周悉傑熟思之可從而無
他議者一可從而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
以印使其相傳爲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
虜鍋不用游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
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諸親乞賞所宜給
之然須議爲定數毋歲爲常以後不得再行添
乞庶絶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有議者也至於
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倘酋之
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稍有形迹
即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
外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
渝盟之時必以爲釁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
失策此可不豫爲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蠶利

之心而不必令入乃爲穩妥此非以處虜人乃
所以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爲
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
有異心則任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彼如
作歹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不宜委曲遷就
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於己則重己有
求於人則輕爲一酋所輕則諸酋皆輕之而被
持要索之事起款順反不得永矣況諸酋皆正

順伏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爲吾只加厚請酋而
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
不以一言相通故示絶之狀彼必自無意思
之日來論四事區畫周悉傑熟思之可從而無
他議者一可從而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
以印使其相傳爲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
虜鍋不用游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
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諸親乞賞所宜給
之然須議爲定數毋歲爲常以後不得再行添
乞庶絶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有議者也至於
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倘酋之
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稍有形迹
即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
外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
渝盟之時必以爲釁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
失策此可不豫爲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蠶利

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有恐
失榮利之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
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
爲馭虜之理就中若過爲委曲遷就求全則其
奸人之話柄破綻益爲倘酋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
機在彼勢翻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
者也各院出納之吝公還當駁論之財固不可
浪費然當清事處郤從固嗇則留之又何所用
況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利太多前已

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
天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即往西天做我佛如來
豈不快哉蓋順義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
就之僧須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
見證中有弊端耳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
虜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
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有利焉足矣不得如
前所爲如此即順義開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
家待之也時撫賞議未定黃酋又欲帶二婦人
入居山後伊親爲夷處鑑川書來計事予答之
曰虜人性本貪婪惟利是視誘之以利即死命
亦可制則撫賞定宜從厚正不必借此小費已
舞與司計並各科道言之其理既明當無苛責
者也各院出納之吝公還當駁論之財固不可
浪費然當清事處郤從固嗇則留之又何所用
況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利太多前已

言之諒自有處二事得當則虜可羈而黍矣至
於黃酋以二婦帶衆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
畢竟難作一家人況逼近山陵事亦當慮若止
頗目前之欵順而不爲他日之遠圖則今日之
完全反成他日之釁隙願公深思之大抵各酋
既順則黃乃孤雛耳即有跳梁亦何能爲不趁
此時且從且遣且恩且威以帽壘其心而定下
茲承教領悉審經已有定說與之矣審僧必須

不難哉故愚以爲此宜厚賞而遣之遂不必拘之可也時宣鎮撫臣吳公環洲兌新開府來議邊事予荅之曰處虜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來論爲之躍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庭有如鬨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已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已其機在已宋人不得

伏戎紀事　　葦

已而求和於虜其機在虜故曰講和今虜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警之而已何以謂和哉夫然當其搖尾乞憐直豢之而已何以謂和哉

又

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爲有助而公爲國之忠謀閎之智皆可具見豈不亦雄傑也哉又書來計事予荅之曰防虜事宜委曲詳悉具見留心之密鍋市一節部議與以銅鍋既利其用而不可以爲兵似亦通得撫賞窮夷宜有定數以後不得加損爲當印章則直給與之可也惟是虜使之入還須議處停當該部即覆本矣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任其飛去彼如不貢吾亦不市以示絕之之意邦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

而本兵亦好支吾丁事天下事何田濟也僕已與本兵言只着督撫議處既覈得意亦毋與司農及言官道之此後當有定議却計前又曾與鑑川書言開市時須禁吾軍民不得欺虜多得其利如此則不惟虜獲利多而又見吾以一家人待之其感又當倍也大抵見小利惜小費必不能濟大事今只以公意爲之僕則以爲三邊宜大似難異同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宜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荅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荅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熟計之於是兵部議上吉能封貢事得

之喪禮恩周俯直待彼自求我乃始客之斯爲得策若恐其不來遂加委曲則不惟爲老婦所輕而諸酋皆輕我矣況諸酋皆順而此婦獨何能爲僕已將此意告之鑑川不知近日事體果何如也又車夷有通去者按臣姚指以爲言環洲書來計事予荅之曰車夷原不甚關輕重去者亦不多人而張大若此蓋不惟武弁好妄報而監察者亦好甚言然又不惟監察者亦好甚言然又不惟與廣鍋究竟無甚利害不惟以遂虜人之望而

伏戎紀事

亦以止中朝之紛紛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則公之議皆是矣惟所行也特奎虜吉能亦欵塞乞封貢三邊總督戴才上其事謂宜封貢而不宜互市意有異同得旨才受三邊重任奎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却乃責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且不究邊着作速從實議來不許含糊誤事授官通貢依擬予乃胎總督書曰貢市一節公意謂止行於宣大僕則以爲三邊宜大似難異同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宜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俺荅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荅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熟計之於是兵部議上吉能封貢事得旨這各夷官職都依擬吉能還賞大紅紵絲衣

一襲綵段四表裏寫勑與他蓋吉能官都督同知而其餘指揮僉事者八千戶者十三百戶者六羅而三邊總督議互市疏至如宣大例上乃允之而邊事恊一矣於是俺荅率諸酋長上表謝恩貢上馬三十銀鞍一上嘉納祭告郊廟而賞俺荅大紅白澤紵絲衣一襲綵段八表裏吉能等賞如宣大例於是俺荅又擒叛逆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掞等十八人來獻得旨俺荅執逆來降誠順可嘉賞銀三十兩綵段四表裏至是三鎮市竣鑑川乃上疏叙內外文武有功官而以內閣爲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拱竭忠體國用夏變夷功當首叙宜厚加陞賞世蔭

上發閣擬票予乃具揭辭免

上不從下御札必欲加恩予乃具疏辭曰該兵部題稱三鎮貢市事完擬加臣恩有功人員首叙臣等夙夜圖畫不曾萬萬足矣而又何望乎卽臣等忘軀分當然所以仰

皇上之隆恩者曾無一而遂因以冒叨

陞蔭寔所未敢此臣等懇懶血誠罄神照察非有所爲也疏奏

之始也羣議紛亂日異而月不同幸其成計未就而先幸其敗當是時欲擬却那吉之降則縱桃松寨之辱國可徵也而恐又傳笑於四方欲擬拒俺荅之貢則斬石天爵之貽患可徵也而恐又結釁於他日臣等用是殫精悉慮仰贊宸謨成此大計但以盡此一念爲國之心卽禍福所不敢計又何敢以倖功也幸賴

皇天鑒臨

伏戎紀事

聖王明斷於上俾邊臣之謀得以有終卽今封貢互市皆已竣事三藩晏然曾無一矢之警境土免於蹂踐生民免於戕劉客兵罷餉邊費之省不下百餘萬卽胡利之入不下數十萬縱使虜酋明威輯渝盟而我中國今歲盈庭而臣等獨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夫夷狄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然矣蓋至是而事理始見臣等爲國之心始得達其願則狂顧反噬爲中國計惟當順所利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羈約者也昔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遂貪求賞賚無少效微勞然俯員輔弼乃職分當然所以仰

報

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而遂因以冒叨

陞蔭寔所未敢此臣等懇懶血誠罄神照察非有所爲也伏望

皇上俯垂昭鑒特允辭免則不惟愚分獲安而臣等爲國初心亦可以白原非有所爲也疏奏

敢有矯飾也伏望

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而遂因以冒叨

陞蔭寔所未敢此臣等懇懶血誠罄神照察非有所爲也疏奏

西或在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

止邊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赫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義請貢稱藩是天以安攘之機授我也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得以安此其一瑪國家將當金盛自可以鎮馭

四夷況彼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叫關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受則不惟阻其禦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威德於四海也故直受而封錫之可以示與圖之無外可以伸中華之榮獷之咸寘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瑪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本

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子猖獗以來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詔論修舉邊務然勞力費財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支吾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爲隨經殘撥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所積累以就一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虜既效順受吾封爵則邊境必且無事正欲趁此閑暇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

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携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此後再乞毋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閫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擡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

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埸多壘欲爲而不得則其無功猶可恕也今既無事可以爲矣而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廟堂得坐勝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基若不思社稷之深計不識朝廷之忠亦可以有終矣邊方幸甚天下幸甚奏上得旨邊境既寧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覺卿等奏具

見爲國深遠忠猷著兵部看議來行於是兵部覆皆如議時又有吉安史夷事督撫以報予各咎之書曰黃酋索史大官來見僕反覆思之必當有處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遲不受封賞物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國之忠他日審成誤國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直明言者也伏望物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趁此閑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着

實整頓有當改絃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誤仍乞賜勑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閫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擡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

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埸多壘欲爲而不得則其無功猶可恕也今既無事可以爲矣而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廟堂得坐勝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基若不思社稷之深計不識朝廷之忠亦可以有終矣邊方幸甚天下幸甚奏上得旨邊境既寧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覺卿等奏具見爲國深遠忠猷著兵部看議來行於是兵部覆皆如議時又有吉安史夷事督撫以報予各咎之書曰黃酋索史大官來見僕反覆思之必當有處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遲不受封賞物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國之忠他日審成誤國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直明言者也伏望物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趁此閑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着

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前之事雖
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
況倭苔既以心服昆都吉能既以帖伏黃酋一
枝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即逞也吾以全力應之
又何所畏不趁此時處箇定帖將來諸酋或有
起他心者而此酋乘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
必與之惡做只以理諭之陰拆其驕悍之氣彼
如不悛吾亦不理彼如無狀我即明言與絕彼
敢來犯吾合史大官之衆與之決戰孤雛摧之
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我乃施以不測之恩又
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之機在我而彼
莫可以窺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而史大官
者亦氣舒心感權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也大
抵欲堅虜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
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
乃不衰況衆既歸一人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

之日也願熟計之督撫如計行黃酋亦遂馴伏
時吉能欲搶西番甘肅撫臣廖公逢節奏恐道
出本境邊外爲患欲令宜大總督禁束鑑川以
爲言予語本兵曰禁虜搶西番理既難通而套
虜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遍令寢勿覆乃以書
答鑑川曰黃酋頗驕悍且孤枝難叛似宜借史
夷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庶諸酋之款順可
要諸久試更思如何吉能搶西番事已令本兵

立案不覆矣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搶番豈
人情哉皆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已也但明言許
其搶番又非國體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
矣又寧夏撫臣羅公鳳翔奏欲給虜官俸鑑川
爲言予答之書曰虜情詳悉爲感爲慰越此閒
暇亟修內備待內備既充則伸縮在我虜不足
計矣惟公留神且虜本非吾族類封貢市乃是
羈縻之計而初則人甚難之及見事成則又議

伏戎紀事一卷

明商挹撰挹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挹在內閣時值
諸逵之孫巴罕鋪吉（原作把漫那吉今改正）率衆來降挹決
策勝諸逵內附且定封貢互市諸約因記其前後
本末爲此書考之明史巴罕鋪吉既降總督王崇
古上言宏給官爵賞賚鋪飾與馬以示諸逵諸逵
急則使縛送諸牧不難即脇誅巴罕事泄之又不
然固而撫納此則封巴罕以脇諸逵乃崇古先
主其計挹第力贊成之而此書乃謂已先定計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誥崇古使之奉行與史不合又明史本紀謂商挹
及張居正同主是議居正本傳亦同而是書乃略
不及居正亦可見挹之矜功自伐其所紀未足盡
信也

撻虜紀事

高拱　撰

國家九邊皆鄰虜在宣大山西則有俺荅諸部在陝西三邊則有土蠻諸部西馳東擾侵我疆場迄無寧歲辛未俺荅率老把都兒黃吉台暨吉能等稽顙稱臣納貢於是七鎮咸寧獨土蠻獗強猶昔建州諸夷與之聲勢相倚時爲邊患惟遼東最輔左臂巡撫之任宜兼軍務尤在得人會撫臣去予思代者議欲用副使張學顏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或曰未聞時譽子曰此人卓犖倜儻時眼不能識置諸盤錯利器當見會侍郎魏確奉至予因問曰遼東撫臣去誰可代者確奉思良久曰有張學顏者可予曰得之矣公知人哉遂擬上詔允之於是張乃履任才既不羣擢又不次遂慨然有吞胡之志先是予因西虜臣伏題請整飭邊備下豹各邊督撫諸臣乘時修戰守之具訓練兵馬務皆精壯哨探虜情務得的確調遣應援務中機宜俾禦虜之策萬全無遺云云張遵行惟謹經畫周詳號令明肅而總兵官李成梁又驍勇多謀輸忠爲國者張乃與同心協力日爲計至冬十一月建夷汪任等聚精兵六千餘特入犯偵至成梁卽整兵馬設方略列陣以待次日虜入勢甚盛成梁迎敵身先士卒力戰虜見我兵多又精銳非常時比也戰不數合遂披靡我氣愈振無不一當百會兵四合虜前後受敵首尾不相顧大敗當陣斬首數多殘傷餘賊棄馬騰山穿林奔去成梁乃乘勝長驅直抵其巢穴各寨賊齊力拒戰我軍各用銃砲四面攻圍奪壘殺傷更多遂還師計斬首虜五百八十有八斬首祀兒太寧公提二人獲達馬六百餘匹明甲二百一十三副夷器無算陣亡軍士八名射死官馬二十二匹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二

國制斬虜首至百一十者爲大功宣撻賀茲當五倍而餘於是總督臣劉應節撫臣張學顏以捷聞並敘各有功官役

詔下兵部議兵部奏曰虜酋汪任等敢於深冬氷凍之時糾衆入犯勢甚猖獗總兵官李成梁督率官兵効死血戰始而夾剿前鋒終而直搗巢穴斬首二人近六百之多計功踰五捷之外且斬有酋首二人奪有明甲二百餘副夷馬六百餘匹其餘夷器甚多官軍損傷甚少不惟近而土蠻貝勒見之寒心亦且遠而俺荅聞之喪膽茲惟大捷允謂無前皆賴我皇上天威震疊神武布昭嘉納輔臣之議特頒勑諭督責邊臣盡心防禦以故一時文武諸臣仰承廟筭委身奮志立有奇功誠宜行令禮部行欽天監擇日鴻臚寺具儀於早朝時將差來人員引至御前宣捷稱賀以揚我皇上中興之大烈

詔允行之兵部乃又奏曰據總兵官李成梁稱總督侍郎劉應節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大申薄伐之威又該總督撫鎮官俱稱大學士高某某具題練兵馬整器械等諸事又請頒勑諭責令臣等將一應戰守事宜着實整理定廟謨於密勿之中收膚功於邊陲之上各一節爲照自遼東以至井肅九邊皆與虜隣我太祖驅逐於前我成祖犁庭於後雖天威震疊如霆如雷然二百年間竟不免侵軼之擾者在西虜則納款稱臣絕無烟塵之警錢糧節省者不貲生靈保全者無算千羽之舞眞再見於虞廷在東虜則斬首六百幾於巢穴之空獻其名王二奏其甲馬千數撻伐之威殊有光於周雅仰惟皇上聖德神功出自天授上增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四

二祖之光下垂萬世之慮臣等淺昧何所揄揚但一時諸臣効有勛勞理當甄錄在內則如大學士高某某池上夔龍機務運籌掌上禁中頗效虜情如在目中定貢市於西陲善謀善斷授方略於東服至再至三竟成偃武之休茂著平胡之績向雖連章辭免出自中誠今當懋賞式須寔闕奚典軍功難掩公論久虛仍當併論以示渥恩在外則如總督侍郎劉應節威揚闕外猷壯師中著豐功於三韓次勝奚於千里法當首論巡撫都御史張學顏鉞忠篤貞心任事功敏二撻雖

總兵劾命之忠謀出萬全咸巡撫發縱之力法當
同論至於總兵官李成梁名騰九寨勇冠三軍血
戰全勝之略數十年來罕有其儔功本殊常恩當
破格其餘文武各官既該督撫官敘論前來臣等
逐一參詳俱屬允當合候
命下將高某某特加陞賞仍與世廕劉應節張學顏
同加陞賞李成梁厚加陞賞仍超廕其子以示優
異其餘各官均宜加恩以旌有功奏上
發關擬票于乃分別功次擬劉應節陞俸一級賞銀
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李成梁陞署都督同知廕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五
子正千戶世襲張學顏陞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
遲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餘各加恩有差而
關臣恩編不擬票具揭辭免
上既允諸所擬而
手札諭令擬勑加內閣恩于乃具疏辭曰先因西虜
貢市事完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首及臣等擬加
陞廕臣等未敢擬票具揭辭免伏奉
御札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加陞廕擬旨來欽此
臣等復具疏辭免乃蒙
命允茲因遼左大捷又該兵部論敘有功人員又
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又未敢擬票具揭辭免復
奉
御札卿等運籌制虜功當首論宜加陞廕擬勑來行
欽此叠荷
溫綸
恩眷隆厚臣等不勝感戴但臣等備位台司謬蒙
皇上心膂之托竭忠効力理所宜然委的不敢言功
伏望
皇上特賜停寢容臣等照舊供職以圖報稱斯於愚
分後安所有

勑旨仍未敢擬臣等無任戰慄之至得
旨卿等宜承朕眷還擬勑來欽此予又具疏辭免
上又不允而下
手勑吏兵部竟加恩焉予又具疏辭曰先因遼左大
捷該兵部題敘有功官員首及臣等表率百寮其自處之理
歸降東虜大加挫衂成出臣等亦可以免斯為幸大
世廕等因伏蒙
發下擬票臣等即具揭辭免未蒙
俞允即又具揭辭免又未蒙
俞允茲於正月初四日准吏兵部咨欽奉
勑諭輔臣高拱張居正遽爾制虜有成恩拱加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給與應得誥命
居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餘官俱如舊還各陞一
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如
命宸惶罔知攸措謹據衷愫備
寘嚴窮惟人臣各有所職盡其職而有所建立則為
功如調度兵糧發縱指示以保固邊疆督撫之職
也躬擐甲冑率士卒戰則為守將帥之
職也若乃經略得宜虜酋款順戰陣克捷邊境肅
寧則其功焉何者其所職在此也至如臣等之職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七
果安在哉
國朝設置閣臣初止備問代言而已後乃隆以等階
委以平章重務是輔弼之臣也輔弼之臣上佐
皇上心膂之托竭忠効力理所宜然委的不敢言功
舊幾無專職而其職無所不兼必使陰陽調和紀綱
振飭百官奉職萬姓樂生禮教流行風俗淳美兵
強財足四夷咸肯然後其職乃盡盡其職乃可言
功今水旱時聞潛渠未利紀綱之廢弛者未盡修
復官寮之縱肆者未盡沐清黎庶尚猶流離風俗
痍曠之罪甚多即西虜歸降東虜挫衂不無養置
微勞然揆之職分稗萬分之一曾不足以補罪而
敢言功乎臣等受
皇上心膂之寄且屢荷
溫綸迄
加恩濫宠感徹心骨安敢矯激沽名有孤
聖眷顧其理本如此而臣等表率百寮其自處之理
本當如此故敢不避煩瀆懇切陳情伏望
聖慈俯鑒愚悃
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待罪供職勉圖報稱則不惟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八
事理得當而昌明之治臣等亦可以免斯為幸大
矣月干
天威不勝戰慄祈
請之至得
旨卿等功在社稷宜承恩眷勿再固辭予乃始拜
命先是張書來報提且稱任尚淺辭免加恩甚力予
荅之曰出塞大捷數十年所未有着非公壯猷何
以致此
上覽奏喜動
天顏且示恩於西而又立威於東
國勢乃益強矣便當
奏明宣提策勳昭示中外公安得辭也時成梁屢有
劾殺予見其忠勇奮勵恐特強輕敵乃貽張書曰
李帥威聲太著誠為可喜然從此須當自慎倘恃
勝輕事則有不宜公幸代僕一告之亦愛助之意
也時土蠻乘我用兵後謀入犯亦既露形張書來
計事予荅之曰大提策勳已有
成命今土蠻謀犯既云露形則防備宜周仍期一捷
斯
國威益振蓋土蠻自謂強於東虜故敢乘吾戚勝解

嚴而窺伺之以爲吾氣且驕吾力且疲而因遂可
以得志也今須整飭人馬愈加奮勵彼出吾不意
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衂則西北諸酋皆落膽
矣李亦有揭至子荅之曰將軍逐虜長驅有此大
捷可謂奇偉丈夫
聖主褒功恩禮隆厚豈人之所易得哉今土蠻謀犯
亦既露形須再得一大挫則
國威益振是在將軍奮力耳然須俱重計出萬全乃
可會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亦有揭至子荅之曰今
歲薊鎮軍馬較之往時關係尤爲重大何也西虜
新附而東虜尚然內窺若遂得志則有以陰落西
虜心雖得貢市不足爲罕也必須大加一挫則
不惟此虜寒心而西虜亦皆知畏貢市乃可永馬
兒西虜不動則東虜無援吾無西憂則得以專力
於東以防秋之全力專用於矢援之虜若再不得
一勝則天下之事更無可爲豈惟將軍之辱而愚
亦無面目立於
廟堂矣乃土蠻亦竟不入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北錄彙編卷之五十四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校正
上饒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四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平胡錄

陸深撰

平胡錄

雲間陸深 撰

嗚呼元政不綱久矣其亂亡之成實自順帝帝之至元二年丙子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首難光卿增城人典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衆作亂國號大金改元赤符特惠州民聶秀卿亦稱兵與光卿合棒胡陳州人以燒香惑衆作亂於信陽州破蔣德崖色夢陳州屯於杏岡時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推衆作亂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四年戊寅漳州南勝縣人李志南作亂圍州城殺守將捌思監袁州人周子旺作亂圍州城殺守將捌思監袁州人周子旺正月徐壽輝據漢陽二月張士誠據平江二月我師克常州五月取揚州十二月隨州人明王珍據成都戊戌十八年三月我師取建德路五月劉福通奉宋主韓林兒都汴梁路十二月我師取襄州已亥十九年三月方國珍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我師取衢州庚子二十年漢王陳友諒弒天完主徐壽輝稱帝於江州壬寅二十二年正月胡廷瑞以南昌降於我三月明王珍破雲南自稱龍蜀王明年己卯改至正元年冬湖廣蕲南山東兵皆起道州人何仁稱順天王而兵起者至三百餘處矣至丙戌六年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徐人貴天保起湖廣右丞汝列征衆至六萬明年丁亥冬則沿江之兵皆起矣戊子八年台州方國珍始據有土地元乃以官爵之辛卯十一年是歲徐壽輝稱帝於新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魯淵羅田人也倪文俊鄂州人韓山童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彌勒佛下生潁州人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稱周王改年號宋敗滅五年己卯杞縣人范孟被河南平章燕訪官謀拒黃河作亂官軍討誅之又明年辛巳改至正元年冬湖廣蕲南山東兵皆起道州人何仁稱順天王而兵起者至三百餘處矣至丙戌六年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徐人貴天保起湖廣右丞汝列征衆至六萬明年丁亥冬則沿江之兵皆起矣戊子八年台州方國珍始據有土地元乃以官爵之辛卯十一年是歲徐壽輝稱帝於新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魯淵羅田人也倪文俊鄂州人韓山童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彌勒佛下生潁州人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稱周王改年號宋敗滅五年己卯杞縣人范孟被

改元龍鳳都毫七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丙子正月徐壽輝漢陽二月張士誠據平江二月我師克常州五月取揚州十二月隨州人明王珍據成都戊戌十八年三月我師取建德路五月劉福通奉宋主韓林兒都汴梁路十二月我師取襄州已亥十九年三月方國珍以宋主走安豐九月我師取衢州庚子二十年漢王陳友諒弒天完主徐壽輝稱帝於江州壬寅二十二年正月胡廷瑞以南昌降於我三月明王珍破雲南自稱龍蜀王明年己卯改至正元年冬湖廣蕲南山東兵皆起道州人何仁稱順天王而兵起者至三百餘處矣至丙戌六年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徐人貴天保起湖廣右丞汝列征衆至六萬明年丁亥冬則沿江之兵皆起矣戊子八年台州方國珍始據有土地元乃以官爵之辛卯十一年是歲徐壽輝稱帝於新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魯淵羅田人也倪文俊鄂州人韓山童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彌勒佛下生潁州人劉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稱周王改年號宋敗滅五年己卯杞縣人范孟被河南平章燕訪官謀拒黃河作亂官軍討誅之又明年辛巳

陽縣陌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是時蕭縣人李二號老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君用彭早住起淮安攻陷徐州據之君用稱宋義王早住號老彭稱魯莊王八月也先帖木兒擊福通後上蔡殺韓咬兒十二年二月宛遠人郭子興與孫德崖等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八月元兵破徐州芝麻李遁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十一月均用據濠州時徐州破均用來與子興德崖合力拒守兵已解子興德崖等稱王龍鳳元年二月宋主稱皇帝劃福通居已下之而二人遂為所制既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尊送據城福通

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為皇帝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劉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遣道等各遣子入侍時遣道專擅福通殺之自為丞相稱太保六月我

太祖起兵仍稱龍鳳年號十二月宋主走安豐元將答失八都魯破福通復駐汴又敗之於太康遂圍亳福通以林兒遁走安豐丙申龍鳳二年至正十六年也

三月我

太祖克金陵丁酉龍鳳三年至正十七年也二月李武

崔德破商州攻武關直趨長安三輔震恐元將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連兵擊敗之三月毛貴攻破膠萊諸州貴福通將也八月劉福通攻破汴梁遂分兵冀地時開先生破頭潘媽長勞汝劉二王士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冬十月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為李察罕所敗與李喜喜皆遁入蜀戊戌龍鳳四年至正十八年也三月毛貴破濟南殺元右丞董搏霄初貴入據濟南立省與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搏霄方駐南皮縣營壘未定遂厄之搏

霄字孟起儒將也是月田豐破濟寧毛貴劉州豐退保東昌貴客柳林通畿甸元徵四方兵入衛五月福通攻汴守將竹貞出走乃自安豐奉林兒居之以為都六月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破遼州晉冀震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十二月關先生轉掠遼陽至高麗焚燬上都宮闕已亥龍鳳五年至正十九年也夏四月趙均用殺毛貴繼雄祖貴黨也自遼陽入益都相為讎殺我八月察罕帖木兒兵復汴梁福通復以宋主走安豐庚子龍鳳六年至正二十年也夏五月陳友諒弒主稱帝辛丑龍鳳七年至正二十一年也秋八月察罕帖木兒兵勝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將東平復為貴招豐及王士誠皆降壬寅龍鳳八年至正二十二年也春正月福漢陽及興國府都普勝福武昌曾刺察罕帖木兒殺之初豐誠降察罕推誠待之數入其帳中時以十一騎行至豐墓遂為士誠所刺蓋夙謀也冬十一月擴廓帖木兒討田豐王士誠擒之癸卯龍鳳九年至正二十三年也二月殺士其心以忝父執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元京斬之癸引兵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徃擊之夥大敗時盧州人左君弼助珍又擊敗之珍君弼皆走三月關先生復攻上都元將擊降之甲辰龍鳳十年至正二十四年也春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乙巳龍鳳十一年至正二十五年也丙午龍鳳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也冬十二月宋主

本皆死之一云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惑衆舉兵為亂亦以紅巾為號忝和志分注辛卯冬紅巾駐劄九江江西省進兵守樂壬辰至正十二年其治平二年也春正月陷漢陽郡十四日進偽將丁普郎徐明遠陷漢陽及興國府都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汚陽三月十一日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字子威汝寧人泰定丁卯進士及第與兄子秉其心以忝父執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元京斬之癸昭俱死三月歐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衡州卯龍鳳九年至正二十三年也二月殺士項普畧陷饒州徽州信州閩月十三日薪黃紅巾自引兵攻破安豐殺福通據其城

江州直抵廬陵攻破吉安卿民羅明遠復之秋七月襲杭州董搏霄復之遂復徽州九月陷長興延陵冬十月陷江陰兵自星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四帥項蔡楊蘇一也明慶寺一也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不殺不淫招民授附者看姓名於簿府庫金帛悉聽以去先是壽輝遣項普畧引兵掠徽饒猝至杭城中無備參政樊執敬禦賊死之時搏霄征安豐攻濠移兵來會七戰皆捷焚接待寺斷兵多死偽將潘大奮梅元等供降進克廣德斬饒進逼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者梟斬之首功數萬級徽州遂平十一月趙普勝周驅等擁池陽

者知樞密亦豈肯為太保耶

天完天完主諱壽輝姓徐氏一名貞一羅田人也至正十一年辛卯冬十月僭稱皇帝國號天完都蘄水改元治平元年先是瀏陽人彭和尚名翼號妖彭能為偶頌勸人念彌勒佛號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拜禮愚民信之其徒遂衆思欲為亂未有主也會壽輝浴於監塘水中體有光怪衆皆驚異遂立為帝天下應響壽輝本湖南人姿狀龐厚以販布為業往來蘄黃間然無他才能姿性寬縱權在群下建空名耳以鄒普勝為太師兵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

太平諸郡號百萬湖廣平章政事星吉募兵得三千
人進克銅陵復池州又復湖口解安慶圍友江州救
援不至中流矢卒癸巳至正十三年其治平三年也
十二月元卜頗帖木兒及四宰王牙罕沙等合軍討
斬水獲其官屬四百餘人誅之乙未至正十五年其
治平五年又龍鳳元年也春正月倪文俊復破沔陽
初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同元帥阿思蘭水陸並進
以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以火筏攻之報恩奴敗
死三月破襄陽五月文俊復破中興路元帥朵兒只
班死之六月我
太祖起兵取太平丙申至正十六年其治平六年又龍
鳳三年也九月陳友諒殺倪文俊初文俊壽輝不果
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乘衆態殺之遂併其軍自稱
平章十二月明王珍據成都王珍為文俊守蜀文俊
死王珍遂自據之蜀中郡縣皆附戊戌至正十八年
其治平八年又龍鳳四年也春正月友諒破安慶左
丞余闕死之闕字廷心進士及第城破自剄清水塘
死妻妾子女及甥皆死夏四月友諒破龍興已亥至
正十九年其治平九年又龍鳳五年也六月友諒遣
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屢為援兵伯顏不花所敗

友諒弟友德攻城益急奉國完地梯城陷之的斤戰
死的斤蠻子樞之甥也十二月天完主徙都江州友
諒自稱漢王初壽輝聞友諒得龍興欲徙都之友諒
不從壽輝固引兵發漢陽至江州友諒設伏城西而
迎之壽輝既入伏發盡殺其部屬以江州為都居之
遂自稱漢王立府設官壽輝虛位而已庚子至正二
十年其治平十年又龍鳳六年也夏五月友諒弑天
完主於采石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
及太平失利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
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撾自後擊之碎其首死一云

壽輝既稱帝湖江浙三省城池多陷沒開運臺省於
蘄春然不能制其下陳友諒既殺倪文俊遂率兵攻
金陵謀篡其位乃勒死於采石 是年五月陳友諒
既弑壽輝改大義元年則天落天定豈友諒已不用
治平矣
漢漢主諒友諒姓陳氏沔陽人也稱皇帝於采石國
號漢都江州改元大義元年是歲庚子元至正二十
年其天完治平十年宋龍鳳六年也友諒始起為縣
貼書兄弟四五人相從為盜而好兵初君倪文俊部
下時壽輝雖號為帝權皆在文俊文俊頗驕恣待其

下無恩友諒與其黨襲殺之其黨復謀殺友諒事泄
見殺於是大權悉歸於友諒矣偽封漢王欲舉兵攻
金陵至采石稱帝而後下乃以五通廟為行殿仍以
都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群下立江岸幕次行
禮值大雨至罷無儀節既而攻金陵大敗而歸營江
州為都辛丑至正二十一年其宋龍鳳七年漢大義
二年也秋八月我
太祖伐漢友諒自龍江敗還張定邊復陷安慶我
太祖令諸將帥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復安慶長驅向
江州分舟帥為兩翼夾擊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

武昌其相胡廷瑞以龍興來降乃改為洪都府王溥
以建昌吳宏以饒州歐普祥以袁州各率衆來見陳
州陳龍吉安孫本立曾萬中皆來降壬寅至正二十
二年其宋龍鳳八年漢大義三年也三月明王珍破
雲南夏五月據蜀自王初王珍聞友諒弑逆乃整兵
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自稱隴蜀王癸
卯至正二十三年其宋龍鳳九年漢大義四年蜀天
統元年也春正月王珍稱帝改元天統秋七月漢主
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征之友諒敗死子理即位甲辰至正二十四年其

宋龍鳳十年漢德壽元年蜀天統二年也春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自將伐漢漢主理降漢亡鳴呼金元
之際尚忍言哉秦諺有之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予未
嘗不降泣於斯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苟無富貴之
心而有康濟之勳斯舜禹之事已類不類不問可也
故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又曰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金元之際尚忍言哉
宋室不競金人乘之以彼悍堅拉此柔脆宜有餘力
矣元之處金戰伐彌苦弓馬戈矛之間生民之幸不
為糜爛者幾何哉渡江之師一惟勇力是恃執不憐
之殆庚申君之覆滅也嶺表首揭猶假大金卒以妖
民託宋亡之
天命真人神武不殺克成混一之功亦微有資於龍鳳
云者是可以觀人心之向往矣語云枯鯨穴蚊豈徒
以血氣然哉耶因偽僧以緑驅除抑以頌
聖人之興非偶然爾

平胡錄終

平漢錄

宋濂

史氏曰胡元亂華天地晦塞羣諸貪獸人得而驅之也友諒奮臂蓬湖提戈荊楚遂能屢破堅城卒僭尊位可謂勇矣然既戕主帥復弒天完凶及宰僚無厭人謂項羽矯殺冠軍陰弒義帝大抵同矣及天命有歸真人首出諒不能委身江漢輸款闕廷而乃犯我龍江闖我洪都盛兵東下志意驕悍此何異榮陽之圍也卒之授首鄱陽鯨鯢盡殪何暇烏江之刎乎驅爵於林驅魚於淵蓋聖王之鷹獺罔余因據國史書之又明玉珍或云汚人史云隨人故不書

陳友諒汚陽人本姓謝祖千一贅于陳遂從其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幼岐嶷比長膂力過人優於武藝嘗爲縣吏不樂會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謀殺壽輝慨然往從之爲文俊簿書椽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元至正丁酉九月文俊謀弒其主自稱平章政事友諒以重兵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不果奔黃州友諒攻安慶守臣余闕固守倘少孤爲蕲蘇章戍友諒攻安慶守臣余闕固守倘少孤爲蕲蘇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直搗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友諒進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兵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閽死士奮擊敗之友諒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兵分捍敵晝夜不得息友諒兵四面蟻集城陷闕死之夏四月破龍興路復破瑞州五月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攻邵武又遣別將攻吉安路進破撫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贛州十一月破汀州已亥三月遣兵略衢州復遣兵破襄陽路六月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後數日又攻之復大破之友諒

童承敘撰

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的斤數其罪而斬之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踰旬城陷的斤死之十二月陷杉關初徐壽輝閩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已不從至是壽輝固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擁虛位而已庚子四月友諒以壽輝自樅陽攻池州張德勝率我師往援至則守將趙思祐執城已陷矣乃設伏敗之斬首萬級生擒三千餘遂復池州

五月漢王友諒以重兵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遂直犯龍江　太祖大怒命諸大將其謀擊之于石炭山殺傷相當馮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大破之友諒僅以身免追至采石復與大戰友諒復敗而遁遂復太平初友諒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陷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請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鎚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構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水相羣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遣人約張士誠侵

建康　太祖以康茂才與友諒舊召使書策茂才曰吾家有老關舊嘗事諒今衰暮偽降約爲內應必信無疑友諒得書果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又曰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使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爲號歸具以告乃命李善長易江東橋以鐵石通宵治之友諒至見非木橋乃竊疑連呼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關者誤已茂才乃合諸將奮擊大破之降其將張志雄梁鉉駙國興劉世衍等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破走其兵後數日又攻之復大破之友諒

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以決死一戰而走未晚也劉基獨張目不言　太祖乃召基入內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太祖遂用基策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距其都五里許友

諒始知之謂神兵自天而降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入九江獲馬二千匹艦十餘萬石既而友諒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以南昌降壬寅春正月　太祖命宗從徐達征武昌宗中道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規亂　太祖曰得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因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時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蘇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　太祖曰友諒剽而輕其

志驕士誠狡而懦其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若先攻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先攻友諒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朕所以取二冦者固自有先後也會友諒殞場日感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戴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號六十萬兵載竹筏禦矢石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擂木火箭無不破之敵晝夜環攻友諒督促之意必拔文正主畫軍中分布諸將隨方應敵剪獲甚衆友諒復以所獲吉安守將劉齊朱華臨江同知趙天祐徇城下文正略不爲動已而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捨命王諳友諒營詐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殺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初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半月始達建康見　太祖具言其故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戰鬬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之糧若援兵至必可破也　太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當自取之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之守益堅敵不能破七月丙戌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逆我師丁亥遇於康郎山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縱火焚炮焚舟二十餘艘軍威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戰常遇春射却之廖永忠即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已丑諸軍接戰至晡東風益烈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火熾十里之間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溺萬餘人賊鋒盡挫庚寅永忠通海等以六舟深入鏖戰敵艦櫂蔽悉撤刀以死拒我師望六舟無所見意已陷沒有頃六舟飄飄而出勢若游龍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叱聲動天地敵氣辛卯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出欲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師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劉基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負敵舟不敢出糧且盡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欲由禁江口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向北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其平章陳榮姚天祥已下悉以樓船軍馬五萬來降定邊衆知政事臣遇泰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歷一二時遇泰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普略等皆焚死溺萬大驚解圍而遁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　上分舟師爲二十屯命達遇泰永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鎮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二三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已丑焚僞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降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素號梟猛　上親擊之將士皆死酣戰虜將張定邊請軍門降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弟友富歸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歲祀焉後普才徙滁理徙高麗

附錄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　皇上爲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厥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泳至化謳吟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僭居大號賊殺其主脩蒙衝鬬艦如蹈水火不自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　皇赫斯怒乃召羣臣于庭而告之曰陳虜不道敢屠于偷昔者蕩搖我邊方侵軼我姑孰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臧之冀其悔禍以自遄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孔之厥罪不容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普略等皆焚死溺萬泰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歷一二時遇泰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矜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衰八月虜食盡遁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大將所獲壬戌虜計窮胃死突出將上趨九江　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　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

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邁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
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
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
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
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
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
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無
光山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鑑鈎與天無極
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
備著其事撰爲詞頌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大

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旆東指
罔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
浙之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鎭中原
以莅西蜀奉爾小醜敢懌大邦集其兇頑鋒蜩斧螗
輕洩我疆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滸齊六軍
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狼豕而啄
翹其蠆臂當吾車轍　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
悛命將往征屬選舟師屬整甲兵濟屬糗糧各釐屬
誡褊光在申卑則之月禡牙江滸　皇秉巨鉞以誓

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颺火奮激旗旄揚揚解（漢江）
切艤將將矛戈洸洸鎧冑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躍
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屬逢大呼衝擊樂騰蔡駭
星流火戰鷹鼓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濛不辨咫尺
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僵仆湊驅
筍束蜡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虜魄既偏扶剣而逸
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楓江之南北火筏在流
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
我師見之千繦如龍似兎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
由辰達酉僕姑（夫名）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

枯柳大憨既除餘不能醜逋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
我禎我歸至仁誰謂峗壘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
來戶　皇曰俞哉汝俘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
凍予衣汝餧予喫昔何昏迷今始撤部奏凱而旋騎
吹鑾搖形於樂歌飾以鐲銑飲至于廟頒賞于朝帛
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
聲嘖嘖千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昇平可坐而莢惟
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　皇覃慈
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　皇明斷過事即
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毋

朝就敢肆孽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
書況玆之功俊偉赫熹換古無讓可無咏詩（雖微
賤文字是職對揚　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
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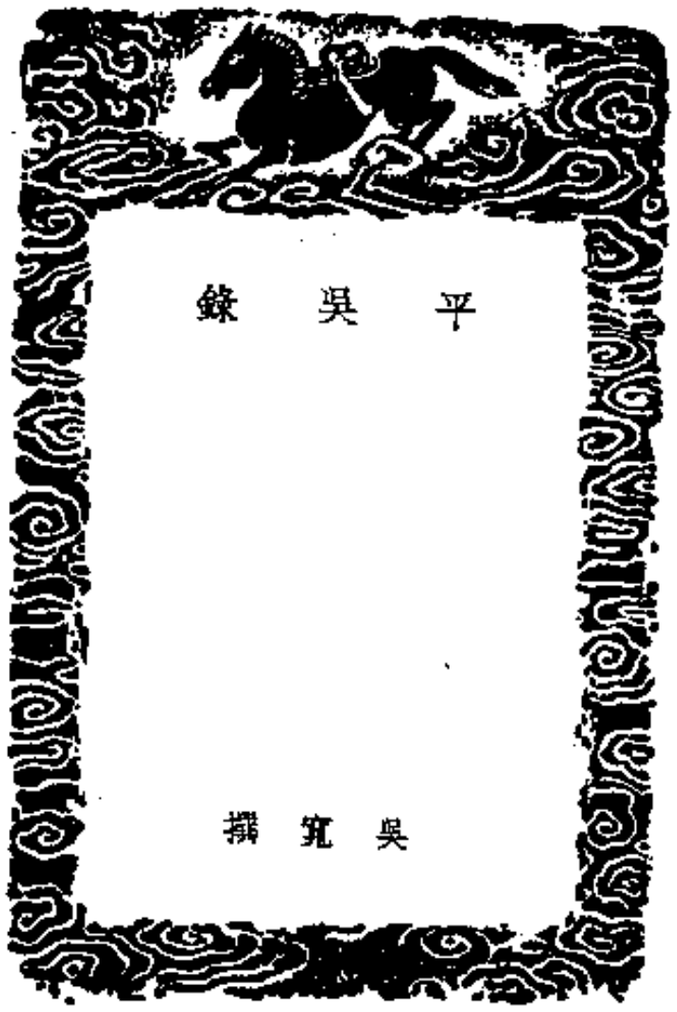
廣信府同知鄒　潘　一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八終　湖州府後學吳在旦覆訂



平吳錄

吳寬撰

元兵中國之弱入主天下追其季世政益大壞貲饑民窮四方兵起延延至江淮始無完郡

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張士誠起自泰州士誠小字九四泰之白駒場民有弟三人曰士義士德士信並以販鹽為業士誠頗有膂力重遲寡言市鹽諸富家易之多肆凌侮或召其宜不償有弓兵丘義者尤屢窘辱之士誠不勝忿即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凌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家自慶不可已乃謀起兵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行至丁溪為大姓劉子仁所捉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於是士誠憤怒必欲滅子仁子仁衆潰入海士誠始振從者萬餘人三月乘勝攻陷泰州淮南行省告變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受五月行省復遣知府李齊諭降亦不聽齊且被留久之會其黨自相戕始縱之歸未幾復殺參政趙璉遂陷興化結寨德勝湖他日行省以左丞傑哲篤鎮高郵出齊守贊社湖俄有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擾高郵元知不能制詔赦其罪使至不得入士誠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於獄斫脚斷臂叱曰吾脚如鐵豈為汝屈士誠椎碎其膝而罔之人皆多齊之節六月元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之

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六月攻楊州元丞相達識帖睦邇率兵禦之皆潰尋陷盱眙及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戰於城外大敗其衆遂分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聲脫脫初以被譖出領兵俄有詔削其官爵安置淮安士誠乘隙擊元兵大敗其勢復振

十五年乙未士誠攻高郵

十六年丙申二月士誠以淮東大饑謂惟吳中富庶可以建國乃晉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時福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攘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兵入婁齊二門鎮將脫寅率兵禦之卻人楊椿力戰而死椿字子壽本蜀人宋少師棣之後有文藝尚氣節為脫寅館客因署參謀分守婁門獨挺身禦寇破交於胸罵不絕口死之明日其妻王氏哭往軍中覓屍為賊所執不屈賊義而釋之其屍竟逆水抵張香橋柱而得斂葬於虎丘之華當椿既死忽神附王氏語曰後五日吾將取爾與男女去時男韻十五歲女滿奴九歲皆無病及期妻與男女果同一日死人皆異之又椿有門人陳普兵至其門使拜不屈且索婦女普罵之亦被數創死普字季周能詩脫寅既敗避匿於婁門十八營叢篠中為亂兵所殺當是時吳中全盛甲供錢穀如山守臣貢師泰董棄之相率遁去士誠既入卽城卽拜寺為府推其佛像據坐大殿復為隆平府立樞密院以所射三矢於棟上改平江府為隆平府立樞密院以所親信徐義徐志堅與親軍李伯昇制軍事余本官歸讌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為參軍遣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元循冀士誠降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撝持詔往諭士誠及拘之一室迫使降撝詬斥不絕口是徙吳中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復殺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丞相達識高郵語泄並被殺達識乃遷然苗軍性殘忍所過潘雪人愈苦之於是我太祖高皇帝龍潛濠城有安天下之志先二歲自和州渡江駐金陵與士誠接境數交兵是月士誠以

十五年乙未士誠攻高郵

十六年丙申二月士誠以淮東大饑謂惟吳中富庶可以建國乃晉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時福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攘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兵入婁齊二門鎮將脫寅率兵禦之卻人楊椿力戰而死椿字子壽本蜀人宋少師棣之後有文藝尚氣節為脫寅館客因署參謀分守婁門獨挺身禦寇破交於胸罵不絕口死之明日其妻王氏哭往軍中覓屍為賊所執不屈賊義而釋之其屍竟逆水抵張香橋柱而得斂葬於虎丘之華當椿既死忽神附王氏語曰後五日吾將取爾與男女去時男韻十五歲女滿奴九歲皆無病及期妻與男女果同一日死人皆異之又椿有門人陳普兵至其門使拜不屈且索婦女普罵之亦被數創死普字季周能詩脫寅既敗避匿於婁門十八營叢篠中為亂兵所殺當是時吳中全盛甲供錢穀如山守臣貢師泰董棄之相率遁去士誠既入卽城卽拜寺為府推其佛像據坐大殿復為隆平府立樞密院以所射三矢於棟上改平江府為隆平府立樞密院以所親信徐義徐志堅與親軍李伯昇制軍事余本官歸讌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為參軍遣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元循冀士誠降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孫撝持詔往諭士誠及拘之一室迫使降撝詬斥不絕口是徙吳中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復殺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丞相達識高郵語泄並被殺達識乃遷然苗軍性殘忍所過潘雪人愈苦之於是我太祖高皇帝龍潛濠城有安天下之志先二歲自和州渡江駐金陵與士誠接境數交兵是月士誠以

遣人賫書諸建康頗歸順事覺被殺於是士誠復出兵冠嘉興屢為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以其交稷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參知政事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不許請爵為三公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亦不許完者又力勸達識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八月遂授士誠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而元以達識有招安功亦加太尉伯琦被黜於吳士誠為造第宅于乘魚橋北厚其廩給伯琦日與諸文士以文墨流連因亦忘歸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擾之

太祖欲取士誠謀於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擾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爾

太祖用其言姑置之

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二年壬寅士誠倡據姑蘇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珍入安豐攻宋劉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率徐達常遇春親援之珍解圍去福通奉韓林兒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擾之

太祖欲取士誠謀於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擾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爾

太祖用其言姑置之

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二年壬寅士誠倡據姑蘇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珍入安豐攻宋劉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率徐達常遇春親援之珍解圍去福通奉韓林兒

七戚也後數日達識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花為福建平章境內皆為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遇於士誠而死人皆惜之士信既自為丞相愚妄不識大體建第宅東城下號丞相府居民趨附之者輒得富

二十五年乙巳

太祖以士誠兵屢犯我境卒欲取之十月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太祖發跡之地亦遣其將李濟擾之

太祖欲取士誠謀於劉基基曰方今陳友諒擾上游名號不正兵力且強宜先取之友諒既平取士誠如探囊中物爾

太祖用其言姑置之

二十一年辛丑

二十二年壬寅士誠倡據姑蘇

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士誠遣其將呂珍入安豐攻宋劉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率徐達常遇春親援之珍解圍去福通奉韓林兒

七戚也後數日達識聞之歎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花為福建平章境內皆為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遇於士誠而死人皆惜之士信既自為丞相愚妄不識大體建第宅東城下號丞相府居民趨附之者輒得富

二十五年乙巳

太祖以士誠兵屢犯我境卒欲取之十月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請遂不與海運始絕

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士誠遣達識特右丞苔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受士誠金帛語事之數併擊達識之短至是士信使面數之勒其自陳老病去職二人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遣取符印遷於嘉興幽之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調行臺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花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印普花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柩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計兇士誠既受封始遷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自擅如故

十八年戊戌

太祖命元帥費子賢總管張德守安吉築城固守士誠出兵來攻副將廖永安與戰於太湖乘舟深入後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太祖念其守義遣封楚國公後竟囚死

十九年己亥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京師屢饑至是因河南始平九月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來徵漕貢伯顏等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總督其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己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粮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自是歲以為常初士誠之臣服於元也其參軍俞思齊實勸之既而士誠聽諛臣之言不遵貢獨思齊語曰向為賊不貢猶可今為臣可乎士誠推案仆地而入思齊知事不可為棄官相攜而隱會稽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云思齊字中季泰州人

二十年庚子士誠闢土益廣自紹興北至濟寧上下二千餘里濠為

之盧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深入使我
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泰州令我大
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制
人而不制於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遇春駐師海安
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
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俟四
日又諭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計今觀望
猶豫不敢即出上流其為計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
我勢非有決然攻戰之謀宜遣屬來忠衆兵水寨大
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
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不戰自潰但宜謹備
之爾是日

太祖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丁
聞爾等與寇相去甚邇為甚此恐有緩急相為
策慮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疾
馳來報予駐師以待後

太祖遣建康達等遂克泰州虜其將嚴昇興等獻俘命
人悉安置潭辰二州仍各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
屢檄線布帛初衆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
完聚感悅拜呼萬歲而去泰州平達遣黃旗千戶

劉傑分兵徇興化進攻高郵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閉
城固守傑攻之不下有陳元帥者來援清傑擊敗之

十一月達進兵攻高郵

太祖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遣使即命同知
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將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
安豪泗諭達曰為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加
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當平
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即有緩急誰當為之應援者
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
其勢必獎徐義很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
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俟之已而王保保知

力以成大勛毋或輕動以失事機時李濟擾濠州名
為張氏守而觀望未決

太祖曰濠為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命右
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濟得書不報是月士誠兵寇
宜興命達令國勝圖高郵遇春守海安遣別將守泰
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擊敗士誠兵
於宜興城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士誠兵攻高郵其守將俞
將費子賢擊却之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
同僉堅守不下時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入淮援高郵
義然士誠以為陷已死地也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
馬馱沙沂流窺江陰守將以聞

太祖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
州掠西津而遁乃命庸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
軍伏於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至浮子門遇寇舟
五百餘艘遡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督諸軍力戰
大敗之後十日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守海口常遇
春督水軍以為高郵聲援既可之後勑達曰爾所請
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輕重不一及俞平章請軍甚
急蓋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如此安豐竹昌糧盡

將遁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
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又諭達曰士誠由高郵啸聚
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破之彼必來救今
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
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
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
州有士誠從子號大眼張者乃驍兵必不敢出夫軍

有備竟不至三月達自泰州進兵取高郵興化及淮
安遂按高郵先是達按宜興令馬國勝統兵圍高郵
士誠將俞同僉許遣人來降約推女墻為應國勝信
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板閉之皆被
殺

太祖聞之怒即詔國勝回達之令其步至高郵於是達
自宜興還益督兵往攻國勝憤甚令軍士夜登城一
鼓破之戮俞同僉等俘其將卒二千二百命以所俘
將士悉遣戍汴陽及州仍給衣粮有妻子者賜夏衾
五疋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既分別發

遣乃責問達等仍遣國勝即軍中搜問凡驍人婦女
者皆以軍法治之高郵既下復令乘勝取淮安四月
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驛港夜往襲之義泛海
去俘其院判錢富書及卒三千舟師進薄城下其左
丞梅思祖副樞唐英等成藉軍馬府庫出降達宿兵
城上民皆按堵命指揮蔡似華雲龍守其城遂進兵
平復遣龔希魯潛往濠州說李濟并諭把都把都亦

以城降遂議進兵浙西

太祖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氏據姑蘇數侵
掠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於是命諸將簡
閱士卒擇日啓行八月以伐張氏祭告大江之神曰
惟神奉天明命主宰大江鑒察無私代天行令予生
於濠梁乃庶民也暴因兵變遂列於行伍繼為總戎
歲月以來軍民既聚土宇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
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強暴之國恤民養軍除貪污
之政於茲十有一年矣今姑蘇張士誠據我東南之
境數來生釁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愁

伯者多予之與張不可多事於民並立以榮甚貝以
決雌雄以安黎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事在乎人其
深淵巨峯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為者茲欲授率
舟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通道進入太湖與張氏決戰
告神鑒知乃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
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四萬以行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
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
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
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

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衆數
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
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刼奪寇攘而
已友諒敗滅獨張士誠擾有浙西北連兩淮之地頼
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
故命卿等討之卿等戒帥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
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毋塞姑蘇城外慎無侵
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
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卹之諸將皆
再拜受命達為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既又召達

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衰然後進取姑蘇取之必矣
遇春循執前議
太祖作色曰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
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
太祖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指揮熊天瑞從行俾
為吾反間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快適來之謀
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
敗從張氏以輸此言堕吾計矣於是達等亟諸軍發
龍江至太湖遇春擊敗士誠兵於誠州港口擒其將
尹義陳壯遂次洞庭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其將
石清汪海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熊天瑞果

過春於西苑論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
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全其將士撫其人
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
又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鼠者
必覆其窠去鼠者必塞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
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太祖曰不然士誠起塩徒與張天騏潘元明等皆強梗
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董耀俱驚必併
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
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若出兵先攻湖州

天騏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
其同僉余瑞金院判張德義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
士誠又遣平章宋邁王晟同僉黃茂呂珍
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
屯城東之舊館築五寨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
營於東阡鎮南姑蘇橋連築十壘以絶舊館之援李
茂唐傑李成懼不敵皆遁去士誠婿潘元紹時駐兵
於烏鎮之東為呂珍等聲援乘夜擊之亦遁遂填塞
河港絶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
戰於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

人九月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去東阡鎮
覘我師欲攻姑蘇橋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甚
晡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橋志堅得兵二
千餘人是月
太祖又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
張氏必集兵以拒今命爾往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
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
者爾往宜慎方畧士誠自志堅敗甚俱遣其右丞徐
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
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

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潘元紹率赤龍
船兵屯於平梁復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
春由別港追襲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
一時俱盡衆軍散走自是舊館兵援絶餽餉不繼多
出降者十月達以所獲將士徇於湖州城下城中大
震遇春兵攻烏鎮徐義潘元紹及丗院判拒戰不勝
退走遇春追至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
奔入舊館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是夕晟亦降是
月朱文忠率指揮朱亮祖耿天璧攻桐廬降其將戴
元帥復遣袁洪孫虎暴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禄遂合

兵攻餘杭達復攻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士誠兵
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甚懈率壯士數人曜入其
船大呼奮擊餘舟皆潰遇春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衆大敗五太子及
朱達呂珍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
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
子本姓梁短小精悍能平地曜起丈餘又善浮水進
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奪氣十一
月舊館捷至父老進賀
太祖曰此民之福也自此東南可定轉輸之勞亦可少

甥吳父老汝諭百姓各力生業無作非義度可共享
太平皆拜而出舊館既降達遣馬國勝以降將徇
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
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死
左右語之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俯首
不能言其左丞張天騏總管陳昧以城降伯昇遂亦
降於是達引兵向姑蘇至南海元帥王勝降進至吳
江圍其城參政李福知州楊璽降是月朱文攻餘
杭下之初樞密院判謝再興為都督朱文正之婁父
分守諸暨與士誠連境士誠令呂珍離城數十里築
一堰水發諸暨彼漫再興屢遣人潛決之
太祖嘉其功以其次女嫁徐達俄詔回聽宣諭別遣參
軍李夢庚代守而令再興還受節制再興恥無
出怨言且曰嫁女不令吾知何異給配以諸暨全城
軍馬救援紹興先是再興弟謝五謝三共守餘杭文
忠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於張氏非
爾謀也爾乃國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
五答曰我誤計若保我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
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平章潘元明
懼遣員外郎方孟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適至

此勝負未分而即約降無乃計太早乎對曰此城百
萬生靈所係今天兵如雷震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
城下雖欲降恐無及故使孟先來請命文忠嘗之宿
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元明即日以款狀來曰嬰
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籌
復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乎榮華乃志存
乎匡定豈意邦國珍瘁王師見加事雖貴於見機民
寔同於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
今既入於職方願溥覃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
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元明及同

僉本勝率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
廉訪司印并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左以女樂導
引文忠叱去之進元明等宣
上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九得兵二萬糧二十
一萬馬六百疋執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與蔣英劉震
皆送建康并遣元明以下入 朝既而紹興守臣同
僉本思忠總管衛良佐以城降命駙馬王恭等守之
左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守將宋剛以城降及海寧
州亦降達軍至姑蘇南鮎魚口擊守將竇義走之康
茂才至尹山橋遇敵軍又擊敗之焚其戰艦千餘及

聚積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封門遇秦軍虎丘
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閶門王弼軍
盤門張興祖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秉文軍城東北
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城四面築長圍困之
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
敵樓每層施弓弩大銃於上又設襄陽砲以擊之城
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浮水天祐
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遲卒復之於閶門水柵旁送
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
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得其中彼此所遣

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
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武德衛指揮茅成
左脇中矢死成定遠人後贈東海郡公元平章丑的
長壽等至建康
太祖命有司給廩餼歸於元而誅蔣英於市以英嘗刺
殺胡大海叛投士誠命懸大海畫像刺英血祭之乃
復誅謝五等朱文忠以為前保其不死今復殺之何
以示信且恐後無降者
太祖曰謝再興是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恕乎兄弟悉
殪於市以潘原明金城歸附仍受平章官屬皆仍舊

職從朱文忠節制
吳元年丁未夏
太祖以士誠被圍諭以書曰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
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堂
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遙起圖王業據土地及
其定也必歸於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畫
策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人以全身保族若漢之鬻
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
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下
笑書至士誠不降六月士誠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
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掩
襲轉至閶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邊
截其歸路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晙
刺杞都率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
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
爾為猛將能為我取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
往擊之敵衆少却遇春因率無乘之士誠兵大敗人
馬溺死沙盆潭甚衆其有勇勝軍號十條龍皆倉夫
善戰者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鎧錦衣將其衆出入
陣中人不能測一時俱溺死萬里橋下巳而倉夫復

有應募者亦戰死其妻其氏得其屍以綿裹骨者抱
而投水以死是日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有輿入城
計忽忽無所出降將李伯昇知其勢迫欲說令歸命
乃遣客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
曰吾乃為公與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
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嗜鳴叱咤百戰百勝
卒敗北垓下天下歸於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
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穽中死
在旦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勢攻擊東擄
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

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鄭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城事撫人民練師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何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旦夕酣宴身被天下至美口井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陣不知失一地不聞縱之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爾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然徒自苦耐且公不聞陳友諒乎時有荊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於姑熟壓於鄱陽湖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侍湖州接湖州失嘉興後嘉興失杭州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城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鋒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馳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況嘗許以寶融錢俶之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抑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他日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率戰鋒甚銳遇春樂之兵小却士誠方在城樓上瞥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遏春因乘勝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長圍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擄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戰碎其首而死潘元紹出戰歸見事

急召其妻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脫有不測宿誠若等宜自引決毋為人恥最少一妾段氏晚即請死遂入室自縊六人者亦皆相繼縊死元紹斂其屍焚之以骸骨瘞後園海陽張羽為七姬椎髻以表其烈云九月姑蘇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砲以擊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礮具達令太祖以城始克慮通州驚潰令兼州指揮孫興徙取之比至而達兵已至其守將張右丞即士誠從子所謂大眼張者先以城降已而無錫莫天祐亦以城降初天祐附士誠達屢遣使諭降俱被殺至是胡廷瑞等

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昇出封門至卅中不食及至龍江堅臥不肯起及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太祖欲全其生竟自經死賜棺以塋之年四十七有二子皆幼城將破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之而逃不知所終元孫何至國廢城破身孟潘元紹參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愛陳基同會高孔內使陳基及諸將校杭湖嘉興松江等府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

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說使降之於是吳地悉平師還論功行賞封李善長為宣國公徐達信國公遇春鄧國公達彩段表禮十一疋遇春十疋胡廷瑞馮宗國各九疋湯和曹良臣各八疋東參永忠華高康茂才七疋薛顯趙庸張興祖梅思祖各六疋指揮人五疋千戶人四疋百戶人三疋軍人米一石鹽十斤

史官曰張氏據吳建國艱然自王其事勢若甚易者何哉蓋當四方擾擾民心之皇皇無所依歸能保障之者亦可得以苟安也惟當時以游談之人濟之以脆輿之卒上下逆謀迷忘遠圖終然以天兵一臨獸伏鳥散三吳故疆竟歸真主使張氏如錢俶之見幾待命不勞血戰亦足以庇其子孫何至國廢城破身為俘囚如劉銀邪雖然倔強激烈負氣而死其兄弟妻孥亦不受辱較之李重光之柔懦則過之矣故嘗以所聞故老之語及士大夫所記參以史書所載為錄以藏之後世必有攷焉

平吳錄終

平夏錄

黃標校編

東海黃標言

元政不綱群雄鼎沸蓋天命
聖人必先以驅除云爾顧有明氏曼氏諱王珍一曰字珍一曰字參隨州玉沙村人也家世務農王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鄉閭有訟皆往質焉至正辛卯歲汝潁兵起王珍乃團結里中人屯于青山衆推為屯長一曰為巡司弓兵屯長屯子即文後也明年壬辰徐壽輝亦起於蘄黃癸巳冬十一月壽輝僭大號都漉陽遣使招王珍王珍歸漢陽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飛矢中其右目人呼為叉眼子沔陽連歲饑乙未春二月一曰王珍將羊船五十艘上婆府哨糧特娶蒙古氏婦人也家世為漢參政姜珏守之王珍至巫峽貿糧皆滿丙申冬辰州人楊漣者元義兵元帥也以精兵五千屯平西寨時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招兵下西夏三月漢以兵屯江北完者都誘漣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麾下懼且怒乃虜船下流適遇王珍於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一城益有左丞相哈林禿右丞相完者都兩不相下郡無厚兵可攻也王珍猶豫未決萬戶藏壽等曰烏合困投林人困投人且公在沔陽為民也遠來糧亦為民也若分船為二以其半載糧還沔陽以其半因漢兵攻重慶事濟則為

之不濟則歸無損也王珍從之道路俄見斗船遠遁驟然完者都夜遁果州生獲哈林禿父老迎王珍入城王珍禁侵掠城中按堵如故四外降者絡繹不絕乃獻哈林禿于漢陽是歲秋壽輝以王珍為醴蜀省右丞戊戌春二月完者都來自果州屯嘉定之大佛寺一名凌雲規復東蜀義第明二樂之明二者蕃蔵人也智勇過人王珍妻以弟婦稱為明二一曰後復姓名曰萬勝明二攻嘉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刼為牛山城破惟大佛未下相持越半載王珍親率兵繼之旬日內潰入之趙資者行省參政也與完者都平章胡華友同守嘉定明二隨帥定時完

者都胡華友先遁惟資守大佛明二執資妻于江岸以招資資嘻曰殉婦不死何為汝不見平章婦者胡華友妻也城陷時赴水死語畢以強弩射殺妻復欲射其子為衆所攖不得射已而大佛陷資亦遁三人州謀與復為遊兵執至重慶王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人諭意三人曰國破家亡祈一速死爾王珍猶欲生之時傳趙參政兵將至三人者會于龍門山一曰智蔵郊李不至遣使四出告諭招安隊者日至郎遣侍中楊源表聞獲其象以獻三忠王珍乃以禮葬之初王珍攻完者都時道由瀘州蒼溪子河下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禎者守維周官為大名路經歷前元進士也能文章政事避青巾李喜亂入居深山蓋徃見焉王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此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明日遂徃見之相與講論王珍喜曰吾得一孔明也遂至舟與議國事郎舟中拜為理問官已亥遣使貢於灊陽特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明年庚子春友諒自立王珍曰陳友諒倪文俊同在徐朝為臣子今弒逆子當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峻關絕不與通為壽輝立廟城南衆推王珍為龍蜀王辛丑夏四月以劉禎為參謀朝夕侍講禎舁人從容說曰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自遭青中之虐民物凋耗明公撫養民幸蘇息人心之歸則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弒主自立明公必

試進士賜董重舉等八人及第餘出身有差置雅樂立郊社之祭冬命司馬萬勝領兵攻剌踏坎普顏達史平章走之天統二年癸卯春命司馬萬勝攻雲南由界首入司寇鄒興由建昌入指揮芝麻李由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以一當十二月八日抵雲南梁王孛羅一名把都及雲南行省蕚訪司官先二日走屯兵金馬山一曰碧雞山梁王遣使四出告諭招安隊者日至郎遣侍中楊源表聞獲其象以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服之邦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窮徼交賀遠通同欵恭惟皇帝陛下勇智如湯文明協舜儆念中華之貫灸為

不肯聽命也若不稱大號以繫人心恐軍士俱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孰與守取乎弗聽明日禎文言王珍乃咨謀於衆以壬寅年春三月戊辰即位于重慶一曰即王珍改雲南王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鄉即日以武壽為冢宰萬勝為司馬張文炯為司空尚大亨莫仁壽為司寇吳友仁鄒興為司徒劉禎為宗伯置翰林院以牟圖南為承旨史天章為學士立妻彭氏為皇后子昇為皇太子朝夕受學內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提舉司教授生徒府置刺史州曰大守縣曰縣令去釋老二教上奉彌勒更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秋廷

勝敗於關隴時招安元帥姬安禮被執至行邸問兵多寡
曰八千於是大都命集于大理是役也勝以孤軍不可深
入士多戰傷乃留建水元帥府画千戶守之遂引還重慶
天統三年甲辰司馬萬勝兵攻與元圍城三日不克而還
命司寇鄧與攻巴州克之留兵鎮守是年更立中書省樞
密院戴壽爲左丞相萬勝爲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爲都
察院鄧與爲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
門但爲平章實莫委珏爲參政鎮播州曳陵荆玉商希孟
俱爲宣慰鎮永寧黔南天統四年乙巳萬勝取與元時有
劉諶者江西人爲仁壽教官文章清古能作成後進玉珍

入蜀棄官隱居遵州子弟多從之游玉珍屢徵不就卒弟
子葬之小市壩是年冬我
太祖高皇帝遣使通聘曰胡人本處沙塞今反居中原是冠
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區區有長江之險相爲
唇齒協心同力併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政江懋
答聘天統五年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六昇襲位纔十歲
改元開熙尊母彭氏爲皇太后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
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禎代爲丞相
勝有開國功死非其罪人多不服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
戴壽討之友仁遣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
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是年昇遣使來貢
太祖命侍御史蔡哲報聘因挾一史同往潛圖其山川險易
己酉大明洪武二年也
朝廷遣使入蜀求大木昇亦遣使來貢使還
上賜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公孫述劉備李特
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
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
命故能成功遠勞致遺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
年冬十月
太祖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璟招諭昇璟至蜀諭昇禍福使同

入覲昇率於群議不能決遽復以書曉之其略曰是下
以幼沖之資擊先人之業不咨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爲
瞿塘劒閣之險一夫當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
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
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疊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
今足下彊揚南不過播州北不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
萬而欲以陡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我
聖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
足下年幼未諳事變恐惑於任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
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至矣足下可不

深念之乎且向者亂權如陳友諒張士誠猶據吳楚遣舟
塞江河積糧過山嶽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
諒授首旋師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
此以爲何如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送順之圖在足下審之
而已昇不能從洪武三年再成夏四月大將軍徐達遣傅
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
劉恩忠知院金慶祥迎降達留興旺龍鎮守七月吳友仁
冠興元興旺擊却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興旺與戰面中流
矢拔矢復戰斬首數百時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
興旺嬰城拒守發礮擂石敵兵多死時徐達在西安得報
即命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率兵三千徑趨黑龍江
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皆下遂令軍中人持一炬然于山上
友仁見列炬起大驚乘夜遁去是年又遣使假道攻興南
戴壽不奉命又遣蔡參政招諭昇不從四年辛亥春正月

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
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整
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諸將用
命故能成功遠勞致遺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是
榮陽侯楊璟都督僉事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左副

將軍整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
成都諭和等甫部伍嚴紀律懷降附禁殺掠以王全斌事
爲戒戊子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
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閏三月楊璟兵次夔
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
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鄧與飛天張等五爲
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
纜爲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攻之弗克是
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
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

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壞腹心自潰乘其
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
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來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
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
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守將平章丁世真率衆來
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真遁去遂克
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以阻我師
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下世真等復集衆拒險都
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
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德兵至漢

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有餘艘已卯舶成將進兵欲以
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
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六月壬午友德按漢州初
夏人聞王師至命戴壽吳友仁等悉衆守瞿塘以扼三峽
之險及聞階文破壽乃留鄧與飛天張守瞿城而自與友
仁悉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川何大
亨悉兵戰于成都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
德令諸將曰彼遠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洶洶可一戰克也
乃迎擊壽兵大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
陳德追擊又敗之獲其卒三千馬三百友仁走古城友德

乃以顧時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
人友仁遁還保寧丙戌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漢口欲候水
平進師恐其逗遛失事　賜璽書促之廖永忠聞命率所
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永牌于江乃自鹽山伐木開
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州郡舉等出兵拒
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陳前軍既接後軍為兩翼夾擊之舉
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甚衆辛卯永忠進兵
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
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
筒以濟饑渴衣青紗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
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夜分兩道一攻
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出
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
鼓譟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炮火筒夾擊
大破之鄒興中火箭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將達等
十餘人斬首千餘溺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道去永
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
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傅友德進兵成都夏主
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軍民二千三百餘人
詣友德降是日永忠舟師抵重慶次銅鑼峽舁等大懼或

勸舁奔成都舁毋彭氏泣曰今勢成破竹兵民皆已膽落
豈能効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爺亦不免不如早降舁遣
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不受癸卯湯和
至會永忠兵駐朝天門外是日舁面縛御璽與毋彭氏及
右丞劉仁等詣軍門降和受璽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之令
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
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舁等并降表于京師七月庚申
友德兵圍成都戴壽何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衆戴甲士列
于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弩矢火器衝之衆中矢遂走及餘
壽兵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壽等得家書聞舁已降

而室家並完皆無鬬志乃緘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明
日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三
萬壬戌友德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重慶知州尹善清拒
戰友德擊斬之判官王柱率軍民降癸亥初保寧城中
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虜為所掠乃偽為男服混
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
從王珍兵掠雲南還過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
異之稱為韓貞女乙丑明昇等至京師
上命禮官定受降禮禮部按孟昶入宋故事擬令昇等於午
門外進表待罪聽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
臣下宜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
朝見百官稱賀制授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
京師八月庚子湯和遣同德與會傳友德攻克保寧執吳
友仁械送京師蜀地悉平

雲南機務鈔黃

張統 編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五
雲南機務抄黃序 張統
書具六體雖兼著臣言大抵皆君道也故一代之謨訓功烈必言命言天臣之奉承者庸可忽諸洪武辛酉天兵下雲南自興發之始暨奠定之後其神機廟筭出於聖裁者有詔有制勅或論大將或論守臣若諸夷之酋亦有為一人而發者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蓋如此錄黃具在散而不紀統實懼焉且虞書以堯典命篇

釋者謂冊在几上象尊閣之意今謹按故事會萃衆底欽錄于冊再拜奉藏于文廟之尊經閣所冀者吾皇之道無遠弗及億萬斯年人存政舉而無墜也嗚呼唯西南之夷地方數千里皆山林幽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感而難化仰惟創業之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於一時而威德周匝於四表故能投之斯中取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乎其神也雖然伏讀御劄于以見聖人經營之勤睠焉西顧宵衣而旰食者亦屢矣逸不忘勞安不忘危吾屬有事于此者可不念厥始而慎其終乎前臣奉詔既有以善其取矣則繼之者苟能服膺而弗失夫豈不可以善其守哉此區區欽錄之意非特致敬於一時也亦非為備忘考而設也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君子其有取於此乎洪武丁卯冬十二月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臣滇北張統拜手稽首謹序

廣信府同知卿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 對讀
上饒縣學教諭吳仕旦 覆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 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五
雲南機務抄黃
臣張統
勅諭左參政張統
古之高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已所以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卿效賢人之道方始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成身之計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興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羣之材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朕之生靈是幸故茲勅諭

洪武十五年二月
制諭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都督謝熊等於雲南開設都指揮使司謝熊都指揮使掌印馮誠指揮使左封印戈潁指揮使右封印雲南諸處守鎮各衛所大小官軍悉聽節制
洪武十五年閏二月 十五 日
勅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雲南之地稽之古典氣厚風和人民尚兵上古以為遐荒中古禹跡所至以別水土故地屬梁州之域自漢隋唐三代皆中國所統曩元既有其省數出名臣望重者鎮之今將軍等率精兵前進不逾百日而取之若非名臣望重者守之愚下之輩未可托也今特命汝南侯襲思祖平章潘允明二大臣暫署雲南布政使司布政使事平定之後除官替回
洪武十五年閏二月 二十五 日
勅諭潁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往往人來皆說各處守鎮衛分好生無糧以朕遠料雲南莫若大將軍撥下止守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安其身子棄守鄉處所如東川芒部烏蒙除烏撒見守少存其餘且休占住軍都督去厮殺等我得蠻子畏服了然後將東川衛於七星關南一日半烏撒往北一日半立為一衛令東川人民供給其烏撒令烏撒人民供給務要歲足軍食七星關立一衛或烏蒙或芒部令令那處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自永寧迤南至七星關分中劄一衛令六詔并子等蠻人供給務要歲足軍食若如此道路易行軍勢排在路上有事會各衛官軍勦捕若分守諸處深入萬山蠻人生變頃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符至之日諸將當美

飲食撫軍士將諸蠻盡行平定方敢旋師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七月　二十二　日須行

勅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西平侯徐保至呈方知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圍烏撒俘獲次第見搜林菁諸蠻四散逃去然此烏蠻之地山多徑隘必深謀遠慮將禾畐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都督諸處軍士會於一處所在山林布滿搜索則諸蠻無所逃矣近人自七星關來說芒部烏撒二處蠻人黃夜持火照道挈家盡逃入霑翠地方避難符至可先着令移要蠻人獻將出來其關索嶺路非古正道又在西北西南甚是下隘人馬經行必着大軍蕩滌彼處蠻賊開通此路以接普定其芒部必當盡獲首目前來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　十九　日

勅諭總兵官征南將軍潁川侯西平侯雲南地方糧食生受各處安放軍衛務要活落調遣度使軍官軍人不致艱辛若安頓不如法大軍一回諸夷作亂人少難以制伏若差去舍人至軍中須要把逃迎軍的緣故說與各處守禦軍士知道這蠻人地面裏凡在逃軍人但下路的不曾有一個出得來都被蠻人深山裏殺了不救的將木墩子墩了教與他種田差去舍人到時可即將藍玉費聚吳復王張郭三都督這幾箇領的軍都會做一處搜山殺蠻軍勢既大蠻人方窄狹可以擒獲無糧處休教軍守止於赤水立一衛畢節立一衛七星關立一衛黑張通南亮店通北衛如此分布守定往來雲南便益其水西分中立一衛如此分布守定往來雲南便益其水西霑翠地方必會十萬之上軍數踏盡了然後方是平定此等料度皆是我坐家說的不知可行不可行軍中自從其便如勅奉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　二十九　日

勅諭總兵官潁川侯永昌侯西平侯及平涼侯安陸侯知道六月初八日貴州都司文書至京師知盤江路道尚未通行兼說目下並無升合口糧如此艱辛俺的言語安分守已當差休做歹不聽說呵俺再用符到之日將各處守城寨官軍若無糧用時且將城寨不守盡數出去會做一處將那有糧蠻人都打了取糧用休固守不肯那移久後軍馬饑荒了符到水西留四百守城看霑翠變也不變普定雲南也如此將水西普定應有軍馬都會一處每日去蠻子住處攻打要糧用他那有工夫去打我空城只這般依着如勅奉行欽此

洪武十九年九月　初二　日

又傳奉聖旨烏撒若平使趁芒部既平芒部烏蒙若半真半假來歸且虛待着東川若降亦虛待着且把軍十數萬都調毋役西蒲等處盡勦了然後復往烏蒙東川水西人在後下手當日回奏除欽奉行外

洪武十五年十月　初一　日

禮部為征南事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華蓋殿早朝欽奉聖旨征南將軍奏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并雲南土官等既降又叛因此自六月從雲南將兵由仁德府將東川牛羊收與軍計羊三萬牛一萬又烏蒙邊上經行收羊六千牛二千五百至烏撒收到牛羊五萬芒部牛羊四萬這般說呵他那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四處把事怎地服事土官教如此不至誠引將軍去路壞了好地面當初我這里用兵可為普定安替招咱每的軍藏了有罪的人去拏安替已拏了取雲南的緣故為雲南梁王使人來俺根前打細通了流官及火者每為這般征雲南雲南既定梁王自死家小都來俺行了那各處土官不曉事頭定納差發呵幾年用得了那厮每許大地方如何無一箇曉事的把事都這般不知天道人事可惜糜壞了你部家即便出榜去教土官百姓知道教聽者俺的言語安分守已當差休做歹不聽說呵俺再用心他每當不得本部備開聖意仰西南諸夷悉宜遵守毋踏前非須至榜者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並起聲教異為蒸黎各擅是致簒興民不聊生朕秣馬勵兵於江左控弦三十萬以觀諸雄弗成乃命征虜大將軍平元都爾靖華夏奠安黎庶邇年以來土不變弓馬收平野農耕有餘人皆樂福惟嗣西南諸夷密邇聲教

各安生理毋得似前阻滯如有阻滯經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自永寧至烏撒衛由可渡河亦係使客經行大道本處土人毋得阻滯人行如有阻滯經行照依地方勦捕

一雲南普定被大軍征伐者為隱藏向倉官龍小厮及招誘逃軍所以受問罪之師今後各處土官毋踏前非隱藏有罪之人

一府州縣學校宜加興舉本處有司選保民間儒士堪為師範者舉充學官教養子弟使知禮義以美風俗

一民間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設養濟院月給口糧以全其生

一各處仕宦人員流寓在彼及本處人民如有懷抱藝願仕者有司禮送赴京以憑擢用

一舊有各處官民人等因兵隔越願還鄉里者聽於戲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禍至信如四時速如影響播告諸夷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正月　初三　日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紀事奉御徐保傳奉御筆

聖旨軍中十分要仔細天象自今年六月至十一月犯畢三次主軍中有大戰防水中下毒有數謀若軍下營處須自穿井哭水若無糧時不要守城會着大軍不問蠻子在那里直要尋見擊了方守城奉御徐保口傳聖旨一雲南至畢節立界牌牌上寫着土官把事名字教他供給守禦處糧食如是地界上截了軍馬依地方勦捕不供給也去照依地方勦捕論總兵官雲南之地古與中國相去不甚遠止是山川險阻其土產不厚以此歷代馭是方簡今雲南雖得就中糧食艱辛近聞永昌侯軍先出滇叙食糧俟

養其意甚好又不知於滇叙可過幾時若軍駐滇叙不久欲還曲靖等處糧食秋收又不知幾何地里上民可供幾何通計食至明年夏麥尚有六箇月無糧然若所收不及所用大軍既回民人不供將徒縈前日之勞毋人來說亦子九寨人民密邇四川恃嶮不當差發今遍自大軍雲南一行此等中途多損傷軍士甚是不悛前過今次莫若將軍回赴時於內食踐糧食一冬將彼軍中人擒獲些出來使之畏懼又且聲勢雲南守禦來春軍回休食滇叙軍糧故茲勑諭

洪武十六年六月　十二　日

諭征南將軍總兵官頴川侯傅友德副總兵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知道近於六月中旬遣歸車里使臣遣官問問雲南老人皆說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元朝時都設官後被蠻人專其地已四十年已近因雲南大理不和其蠻又侵楚雄西南邊遠幹威遠二府梁王無力兄復至今蠻占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機密回軍一節可遲可速自當仔細若死可伐不必備大軍可回軍回時其途中亦子九寨戎縣地面五村大壩上下落鄉十池等處及金齒平羅木洞蠻露罢管下阿吕兩宗翠尾莫得阿胡阿遣等蠻助烏撒殺害軍民的這幾處大軍既回經由便路合就勢略加以威如何如可施行其事如不可便過大軍必從黃平辰沅岳州直至武昌方有船隻載歸故茲勑諭

洪武十六年六月　二十七　日

諭總兵官征南將軍頴川侯傅友德副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近有人來言及回軍一節朕即深思復料曲靖等處糧儲雖目前可以支吾其冬春未見善謀假使曲靖所下種子八百餘石驗種得糧不過收稻八千餘石止得四千餘米以守禦軍士毋軍

一月約用三斗給之不滿四月自八月食新糧起至十一月終糧盡矣欲接明年夏麥尚有六箇月無糧相接未審那軍以何充腹今符前去爾諸人議有糧軍回雲南無後患若守軍無糧大軍既回其守軍必遊軍遊日久城中必虛蠻人知其所以其患復作事難制矣以今之計大軍既出在外邊臨雲南甚有生硬地方大軍可於彼哨糧養口以候諸郡收集糧米接着明年夏麥大軍方回是其妙也不然未善符至多方穩當方可故茲勑諭

洪武十六年七月　十二　日

諭征南將軍頴川侯永昌侯西平侯舊歲命爾等率甲士三十萬南征諸夷兵臨普定如風行草上所以去後還鼻致有小疵及至入雲南之域擒首師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可渡之北席卷豪英長驅於碧雞金馬來云已駐牂牁未幾捷音催堅敵於點蒼山下而撫金沙邏邏心悅者其金齒不戰而率土以歸於是雕題之蠻聞知即遣使入貢以再而獻生口橛從百夫之種威來八俑之邦將軍其勞至矣然功並巨古勳著彤庭英風遍播於華夷今也勤勞既多欲勞以飲用柰山川嶮遠速不及赴特以朕心勞之其勑

然也故茲勑諭

洪武十六年八月　初五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為前武定府土官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賞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仰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史曹如勑施行毋怠

洪武十六年十月　初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尙天地祖宗之靈統一寰宇薄海內外罔不臣服曩因雲南恃嶮弗庭阻我聲教是用命將致討今已平定爾車里即聽一介之諭乃能向化來歸遠貢馴象誠意可嘉今因使還特遣正使左正言龐源副使定定陳均佳宣朕意併賜以金段表裏各四卿其欣承以盡朕撫安之道咸遂其生則予汝嘉故茲詔示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曩因雲南匿有罪納逋逃或我邊守命將潁川侯帥甲士三十萬問罪梁王其西南諸夷從拒敵二載餘 今已平定惟金齒之玳瑁也先忽都之爲非平緬之謀又爾平緬不特遠嶮生歸指揮王貞等事大之誠可驗矣嗚呼造禍稱兵民被其害於已首禍殃民殃將自受茲爾詔示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 月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曩者興師入黔中夷人效順悉歸版圖然其間山谷嶮昧蕃漢錯雜習俗殊異朕每即其豪長而任之不欲數爲紛更者期於安邊息民耳景東土官俄陶懷忠內附不煩王師居守從征並著勞効修朝首歲臣節益恭宜令襲守其土以靖一方特授中順大夫景東府知府爾吏曹如勅奉行毋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設爵任賢懸賞待功黜陟予奪俱有成憲惟蠻夷土官不改其舊所以順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邇者命將入黔中土官木德世守銅川量力審勢率先來歸復能供我芻餉從我大兵削平鄧川三營之地獻歲云初萬里來貢似茲忠款宜加旌擢今授中順大夫麗江府知府爾吏曹如勅奉行毋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自古帝王御遠人之道得其地則署土官以長之務綏輯夷民使安生業以廣一視同仁之化也曩者大軍平雲南國高政酋長一隅輸情納款招集民庶送著功勤朕甚嘉焉今命爾爲奉議大夫楚雄府同知於戲官成不怠而爾琛狃集從欲而咎至克盡貳職益勵前脩以副朕委令之意往欽哉

洪武十七年正月 一 二十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王師所至爲討不庭務在懷來服從即止前遣大軍平雲南凡能歸附効順者皆不失職爾阿散舊爲土官自知嚮義送款輸門資助兵費繼從征討頗著勳勞今命爾仍管兵士守護邊疆若能益加公勤及時訓練鎮靖彼方則當考功實授以示寵榷敢哉敬哉

阿散太和縣正千夫長兼試千戶職事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曩者興師入黔中夷人效順悉歸版圖然其間山谷嶮昧蕃漢錯雜習俗殊異朕每即其豪長而任之不欲數爲紛更者期於安邊息民耳景東土官俄陶懷忠內附不煩王師居守從征並著勞効修朝首歲臣節益恭宜令襲守其土以靖一方特授中順大夫景東府知府爾吏曹如勅奉行毋怠

洪武十七年正月 二十一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設爵任賢懸賞待功黜陟予奪俱有成憲惟蠻夷土官不改其舊所以順俗施化因人授政欲其上下相安也邇者命將入黔中土官木德世守銅川量力審勢率先來歸復能供我芻餉從我大兵削平鄧川三營之地獻歲云初萬里來貢似茲忠款宜加旌擢今授中順大夫麗江府知府爾吏曹如勅奉行毋怠

子買上一萬馬放在海子裏有養操練上下關都要做城子海子裏打幾隻船兩頭來往行走好生撫恤那裏百姓欽此

洪武十七年二月 二十七 日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中國之於四裔猶衣裳之於冠見木之有源分至明也故忠順者受賞昏傲者罹殃惟天道非朕敢私爾土官那直堪著邊氓祿承世守及朕命將南征輸誠款附以全其衆今年春修奉職貢萬里來朝朕甚嘉焉特授中順大夫元江府知府刀砍曰朕承天命君主華夷惟天覆地載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數茲然而聞我聲教者莫不重譯來庭朕惟推至誠以待之所以

之後疵焉於是命指揮李觀率兵撫守其觀固守忠誠今年段惠叛而能平定之朕甚嘉焉今差人往勞及首密謀總旗者爾西平侯等速爲用心撫字使知朕意如制奉行欽此

洪武十八年三月初三日欽奉御寶制諭雲南都司西平侯沐英制書到日將原撥守雲南等衛官旗照名陞用此數係是滿坐原撥數目如有一切事故備細開來止陞見在官旗小軍舊者陞小旗舊者不足新軍洪武初能者亦可陞用除補各衛數足外其餘官旗赴京如制奉行欽此

一原任指揮同知今陞世襲指揮使

一原任指揮僉事今陞世襲指揮同知

一原任正副千戶并衛鎮撫今陞世襲指揮僉事

一原任百戶今陞世襲副千戶

一總旗陞除世襲百戶

一小旗陞充總旗

一爲事復職征進官止依舊授職事

皇帝制諭車里軍民府知府刀砍曰朕承天命君主華夷惟天覆地載帝命宰民者孰知其數茲然而聞我聲教者莫不重譯來庭朕惟推至誠以待之所以

內外無間遐邇咸安也誠以天下至大生齒至繁非一人所能獨治所以所在酋長朕特各因其俗俾之位治其民未嘗設心吞併妄興九伐之師冀平雲南惟爾車里不候我師之至速遵治化朕其嘉焉所以特遣使者齎朕詔諭命爾仍守其土以安生民猥麗川平緬恣肆强暴恭併地方嘗爲爾車里之患又雲南既平復天命擅興金齒之役後納款奉貢朕重念民罹兵禍特原其罪俾守舊疆悔過自新何期稔惡不悛今歲復敢肆侮跳梁西南以爲景東之役上天昭鑒罪不容誅今特遣禮部主事劉之微舍人劉瑾

丁子良齎擎朕命陞爾車里軍民府爲軍民宣慰使爾當合司以爾刀砍爲亞中大夫車里軍民宣慰使司以安生民爾其欽承朕命恪守臣節益堅忠貞之心永保富貴之福欽此

故諭

洪武十九年九月　二十四　日

皇帝諭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參政張統曰唐虞之制外樹州牧侯伯撫奠民居人樂雍熙載諸方冊雖不備述簡略見焉當是時賢良並出所命皆仁

所以君有易位而法令不更諸侯列土千載而不易以其誠信相孚上下亦然也吁今之人不然遵善弗從縱欲如流之趨下朕起寒微出望外而統天下竭氣語疲精神諭人爲善從者罕焉是其難治也且如內而中國外而四夷今九州十二牧守既命數違號令未見其人西南諸夷自生蠻端叠興兵討平命官撫守爾張統者首行今五年矣言出則諸蠻耳入令布則誠信相孚奠安黔南亦五年矣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功居考內出九州十二牧守首惟統爲最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

洪武二十年三月　二十五　日

勑諭西平侯沐英吉安侯陸亨平涼侯費聚南安侯俞通源都指揮僉事正楚雄指揮袁義大理指揮鄭祥品甸指揮賴正孫金齒指揮李觀儲傑等近日李原名自平緬歸朕靜聽敷陳百夷事情其詞不下萬言言無倫叙及有倫叙處皆百夷說詐萬端雖數千萬言並無一語可信者由是觀之此蠻夷甚有窺伺之謀或早或晚必有擾邊之患指揮千百戶鎮撫舊軍整點見數分派各官根隨出入故勑

洪武二十年六月　二十一　日

曲靖軍民府霑益州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辰

功放肆之徒必儲傑嚴武等嚴加號令而制服之則易方乃金齒固守不然倘失機悞事則儲等不得無罪勑符到日若如命練軍卒教囚徒深溝高壘觀平緬之動靜庶可守城之道練囚爲兵驗定人數各守地方每丁實守地幾尺幾丈務要分派精明其囚軍倘有專憑口舌不法軍法即斬之符至之日將發到指揮千百戶鎮撫舊軍整點見數分派各官根隨出入故勑

洪武二十年三月　二十一　日

曲靖軍民府霑益州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辰

時抄蒙右軍都督府書填內府禮字一號勑合批差鎮撫成謹到州爲軍務事比對勑合相同該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本府僉都督王誠等　於奉天門早朝欽奉聖旨右軍差舍人前去楚州水西烏撒烏蒙鬱鄧建昌武定馬湖各各土官處說知顧肇張威胎笑諸夷國來靖江不才用大理印行令占前去去人皆非道理以致上累朝廷下被汗辱以此觀之自今以後平緬並不許一人差往靜以待之彼來有文止荅大槩數句若無文人至每與較論其差發之物並不許取如此數年楚川之地可入版圖矣不交默然不動彼無策矣故論

洪武二十年五月　十一　日

諭金齒衛指揮儲傑嚴武等九員金齒遠在邊徼土民不遵理法負固守險人各自保者多非比中原循守其地非德重名播者不足以重其地而撫其人指揮李觀名播蠻中諸夷情德所以命守金齒以掌其事爲此也所發不才之人集數不下萬餘皆奸儒猾吏累犯不悛之徒非易治制者也況所發軍官指揮千百戶鎮撫到者數亦不少此等皆恃功放肆之徒若以李觀行號令制服豈不難哉朕所用李觀用德而用名若欲行號令制服特

方去白夷廝殺我則這般要與白夷廝殺無糧難去既是東川通了他必請將白夷軍來與他每就東川廝殺却不省了我每行遠路我每自種自喫着修營寨成家在東川芒部地面上請白夷十萬二十萬軍來東川芒部納與他人糧象糧馬草料與我每戰倘的差發不當白夷差發却當說與水西等處土官這般所以命守金齒以掌其事爲此也東川芒部人祿肇人你每體藏他走在你地面裏隱下了不便與你土官早前我買馬征達達他每不肯者也況所發軍官指揮千百戶鎮撫到者數亦不少此等皆恃功放肆之徒若以李觀行號令制服豈不如今達達征取了他每不曾將馬取氣力倒通了白夷說與衆土官知道欽此本府今將聖旨事意備云

前去仰欽依施行

右軍都督府爲勦捕思倫發事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一日本府會都督張銓等官於大庖西欽奉聖旨雲南在中國西南曩者胡元分仲梁王世守其地自朕有天下凡四夷酋長能奉天命貢安生民者朕未嘗輕於征伐惟梁王不知天時人事恣欲不道容納逋逃數爲邊寇虐害生民由是命將軍潁川侯率甲士三十萬聲罪致討平地方諸夷來庭者悉令世職以撫其民獨麓川一隅始則肆侮於金齒諸將莫不憤惋欲行勦滅朕不忍再勞軍士故不加誅姑容納款彼乃弗遵聲教潛納有罪入爲邊患朕遂命將帥沿邊屯種以鎮邊疆今彼又復率衆來寇伏聞朕即發兵二十萬徑往彼處近捷書來奏以爲邊將所敗殺獲人衆數千象四十餘隻遺類遁歸狄所發二十萬衆已在途中不可止遏必欲問罪於彼爾右軍都督府行下沿邊軍民宣慰使司順寧府元江府等處土官知道教車里整飭兵象其餘土官各備兵甲聽候大軍會合勦捕今後但有麓川商賈往來各處者就行捉獲解赴京來欽此都府今將聖旨事意備云前去仰元江府文書到日火速行下所屬土官欽此施行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祿肇屯種上秋移近東川芒部屯種明年屯種直到雲南仰本府將應有的軍馬整揀精銳不甲器械齊整俱要操練聽候大軍到日會合勦捕麓川思倫毋得不許怠慢

劄付車里　元江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劄付車里一道除同前外一款

一件今年大軍俱在永寧祿肇屯種上秋移近東川芒部屯種直到雲南速將本司軍馬整揀精銳衣甲器械齊整應有的象隻或一千或二千俱要出來操練聽候大軍到來會合勦捕麓川思倫發不可怠慢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旗手衛指揮劉玉到傳奉旨意

一若彼有三萬我將四萬對住另將好軍或一萬或二萬三萬却去他來路上等着或相去一程二三日程截他歸路着緊慢就取者吉寨并打景東與他相對着的軍日夜粘住不許他退設若那厮見後面軍大攻動城寨退的緊却十分追得緊

一凡要打那一箇寨先教人看了賊周回地勢何處可安七稍砲若可安時預做下砲或二十人墜一座三十人墜一座這等砲做一百座臨行一根木頭四人可扛行者到根前圍了立起來便打

一此時馬軍不知實有多少數若有三五千止將三五千馬出在那厮後面三四程攻打後寨那象也則是嚇人如今京城見有牙象八十隻使他打人并打草人一般打則是行進沒馬一小行快人趕上詔國公和詔國公說趕不上時直到雲南與西平侯說將雲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五萬九千有零戶八萬六百有零丁除當馬站急遞鋪口使了的餘外根前射象不多時便擊得他

一若大軍到了二十萬時止將對得住的幾萬與相持着便着十四五萬去後面五六程下營攻取城寨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沐都督到傳奉旨意各項事件

一如今凡擊住的蠻人戰象休將來留在雲南教馬如今京師象很教象來雲南近日真蠻國王貢個經由古城安南題到象進貢又倫自家廣西十萬山內拏了二百三十隻京師累年安南占城暹羅甲器械齊整應有的象隻或一千或二千俱要出來操練聽候大軍到來會合勦捕麓川思倫發不可怠慢

洪武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旗手衛指揮劉玉到傳奉旨意

一若彼有三萬我將四萬對住另將好軍或一萬或二萬三萬却去他來路上等着或相去一程二三日程截他歸路着緊慢就取者吉寨并打景東與他相對着的軍日夜粘住不許他退設若那厮見後面軍大攻動城寨退的緊却十分追得緊

一凡要打那一箇寨先教人看了賊周回地勢何處可安七稍砲若可安時預做下砲或二十人墜一座三十人墜一座這等砲做一百座臨行一根木頭四人可扛行者到根前圍了立起來便打

一此時馬軍不知實有多少數若有三五千止將三五千馬出在那厮後面三四程攻打後寨那象也則是嚇人如今京城見有牙象八十隻使他打人并打草人一般打則是行進沒馬一小行快人趕上詔國公和詔國公說趕不上時直到雲南與西平侯說將雲南布政司管下的百姓五萬九千有零戶八萬六百有零丁除當馬站急遞鋪口使了的餘外的見一戶要一丁自備鎗刀根大軍下營征白夷若不肯去的等大軍征了白夷回來着總兵官領軍擊了邊了欽此當日又欽奉聖旨說與西平侯着吉安侯平涼侯在倘塘驛上下緊要處屯種那些軍來出軍着南安侯回來你說與他沒了婆子教他來欽此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敭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五終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西征石城記

馬文升撰

殘元部落有把丹者仕於陝西平涼為萬戶我
太祖既平江南克燕都下三晉兵至陝西而把丹等率衆歸
附授平涼衛正千戶其部落則散處開城等縣為百姓抽
其丁壯為平涼衛軍使自耕食彼既以養生射獵為計而
役無徵役用是殷富家有畜馬數百蹄而羊至數千足者
咸仍胡俗為樂正統己巳虜酋也先寇大同宣府脅脫卜
花王寇遼東阿樂出寇陝西土達漸遭剝掠天順庚辰虜
酋孛來毛里孩統也先餘衆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

十八九生事漸荒迨成化丙戌各酋大舉入寇土達有率
俊者獨以羊酒奉孛來孛來喜賜以馬俊遂有比從意時
都御史餘子俊陳公介然撫寧夏適都督張泰致仕居本鎮
而養生於鳴沙州遂南與上達相隣牛馬多被賊虜掠傳
聞非虜賊即固原土達張把腰等假之也丁亥春陳公移
巡陝西泰令家人狀張把腰虜掠事於陳陳至陝遂付分
巡僉事石首蘇燮逮問而張把腰已懼先是鞏昌府張通
渭縣人尸逃於把丹孫滿四等堡潛住縣遣里長追捕遂
為滿四等所殺竟不知其由至是縣亦上于陳公逮之滿
四等雅素縱決不知官府無奈何會新任靖虜參將

都指揮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鳴傑索各土達馬正應銅
等物滿四等因誅於後而俊實奸黠遂偏誅從北虜時把
丹曾孫滿璘者四之姪也襲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揮僉
事有司移文平涼衛捕張把腰滿四等甚急其衛指揮曰
逼督滿璘以應解者璘懿人也了不知俊四等已有叛意
遂率火鎮撫弟火四等二十餘人陰携鉄索刑具往捕之
四等知之候璘至殺絡璘所率散各家具食盡殺之因劫
璘四等數人叛入石城石城者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
十仞無徑路上者俱屯編而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城
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絕小城護之前

有小山高亦數仞如聳辟狀兩傍空處并後面悉築墻亦
二丈五六尺各留一小門僅容單人馬過之不知何代人
造此以避亂者城外皆亂山形甚惡人至此毛髮聳然滿
四等常圍獵至此熟知其險可據遂居之已而李俊往訪
未字合泥上達知其 仗義者分守衆將劉清領軍自靖
虜來與戰不利報至陝鎮守太監劉祥寧遠伯任璽與都
御史陳公會遣都指揮刑端申澄率陝西各衛兵往捕戰
於城下申澄死之刑端遁歸官軍大潰事聞遠近驚駭兵
部請以陳介任璽并寧夏總兵官義伯吳安總督軍務
毛鋭參將胡愷各率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陳與吳素
不知兵貴不候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環攻滿四等堡
黽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即出兵架梯順鎮而行去石城十
里許砲聲甚急營中皆驚子尚未寢走
告門至天明視之乃賊留文書一紙云客我
御史陳公會遣都指揮刑端申澄率陝西各衛兵往捕戰
於城下申澄死之刑端遁歸官軍大潰事聞遠近驚駭兵
部請以陳介任璽并寧夏總兵官義伯吳安總督軍務
毛鋭參將胡愷各率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陳與吳素
不知兵貴不候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環攻滿四等堡
黽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即出兵架梯順鎮而行去石城十
里許砲聲甚急營中皆驚子尚未寢走
告門至天明視之乃賊留文書一紙云客我
御史陳公會遣都指揮刑端申澄率陝西各衛兵往捕戰
於城下申澄死之刑端遁歸官軍大潰事聞遠近驚駭兵
部請以陳介任璽并寧夏總兵官義伯吳安總督軍務
毛鋭參將胡愷各率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陳與吳素
不知兵貴不候延綏兵至自固原急趨環攻滿四等堡
黽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即出兵架梯順鎮而行去石城十
里許砲聲甚急營中皆驚子尚未寢走
告門至天明視之乃賊留文書一紙云客我

形勢兵分六路項與二劉并子及巡按御史任佐姜孟倫
右布政使余子俊左參政龍勝也中路延綏鎮守太監秦
綱都御史王鋭參將胡愷副使鄭安也酸棗溝伏羌伯毛
忠鎮守陝西都督白玉御史鄧本端也木頭溝參將劉清
夏政布政司右參議嚴忠也打剌赤盜夏副總兵林勝參
議崔忠也紅城子陝西都指揮張英肇鳳府同知羅璟也
羊房堡期三日諸路並出精兵先嘗賊且探地勢適大舉
比至城外賊覘知就來迎敵延綏官軍恃勇首失利陣亡
右人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下千數大銅將軍亦二座
者二十餘人而賊之傷死者亦多衆益惧至十三日會兵
復往探山勢水頭賊復迎敵佯敗去官軍逐至城下時賊

尚多居城外者官軍忽之貪取財物賊遂斂衆入城伏兵
伯毛公曰賊能有幾多速進兵勦之官軍四攻上山賊極
力拒敵毛公攻其東山路險隘不能進賊奮死擊之官軍
退敗墮崖死者衆而毛公亦被害賊被鎗砲死者不可勝
計斬獲數百顆予時在中軍領馬軍五百餘帶草萊欲燒
賊柵西路之賊乘勝復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總兵劉

公被圍于城下官軍潰散劉公亦中流矢家人李四人項公斬其卅退怯千户丁某以徇官軍俱役登山予亦調度所領兵破堅壁列以振聲勢敗軍猶欲遁予號令敢有在逃者斬之中傷者移置山下衆稍定不敢退俄劉

公子斌來報曰家父被圍乞阻敗軍予曰第入視汝父少項項公至憂懼失色予從容言勝敗兵家常事況今日之戰賊死者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不北徙無深慮者徐可再圖奏報朝言伏羌伯忠義奮發身先登山斃于流矢賊勢已窮懼甚語所遣舍人陶玘等至京但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　朝廷久望捷報奏至即令宣捷陞

士兵千餘人出馬前鋒入於殿後每被賊襲至夜方至予後言於項公曰孫軍門擊之太早故也候中軍兵行遠山上兵方擊項公從之自此賊不得上山中軍兵結陣而回賊竟不敢襲其後獨延綏軍與賊鬥相對日被攻圍中傷者衆勢不能支予又言於項劉諸公曰彼處當發兵衝其脇賊必折

督軍矢至面無敢避者賊亦多傷但不能得其首級耳日將暮遂擊兵衆至山下則用守城大將軍銅鏡往城中擊之死者不知其數然天氣嚴寒軍士不敢燃火賊堅壁不出追暮始回軍中頗嗟怨縮相謂曰攻則攻之便我輩早還終日受寒何日得了予聞之又言於諸公曰頻兵日久恐生他變即黃河一凍北虜入套我軍豈能久駐其時賊

乘間突出奔入河套與之合則貽患有不可言者莫若攻城破之可必衆不敢決時城中有一人代滿指揮送鋪陳馬足到營有識之者曰此陳都堂牢子張馬六也陳公軍敗遂從賊予問曰爾可回否馬六惧不敢對因留詢城中

事彼既不吐實　復譬張欲脫我軍遂遣人給送回固原寧家即於山溝內殺之石城外有壕深丈餘人馬不能至城下予思欲用土填之乃取各城上圍牙木數千縛成大橋置之廂車軸上斬即隨人亦可用以攻城至期遂推至壕邊抵其前以遮矢石命軍士數百人每人負土一袋以填壕須臾壕平車至城下以竿察城果高二丈五六尺賊乃開稽所立木柵縣大石以防予因欲舉此臨城衆恐傷人予曰豈有攻城不傷人之理諸公終猶豫不決乃止賊用是益惧漸有出降者予與項公議曰此輩不可容也遂

給帖令旗牌手送出營任歸家自此逸出者日衆賊雖嚴法禁之終莫能遏我軍圍困日蹙賊既無馬與水漸有逃散意乃令曉事語人四外招之時回回楊虎力騁勇素有謀略四倘為謀主見勢不可為遂以十二月十六日晚出

聽招至大營時予方會諸公議事虎力至心甚恐予曰汝既聽招而來不必惧劉據戎椽刀與哲言曰爾若能生擒滿四或殺死來獻　朝廷有榜文賞白銀五百兩金一百兩陞爾指揮遂以銀示之送出帳房外屏人問曰何日可戰虎力曰只在明日倘落雪人有水難以為力但滿四最怕神鎗至日若戰不可放鎗即彼退去矣予又曰何處可戰虎力曰只在東山口子復曰賊兵精銳尚多爾可計

移其兵上山方可信項公亦厚慰之乃墟去次日至五鼓
子與項劉二公整兵而出至山下其東山口係延綏兵所
守地而機又不可預泄乃謂延綏參將胡愷曰爾營兵速
日傷損寔多中軍兵可代爾守一日胡應曰諾于即命擊
其兵移中軍兵于山口令人於高山一視之見有騎白馬
出城者乃四也既而東山上果有披戴明盔甲精銳數百
人項公方信之劉公恐其子文者尚在彼不利欲麾兵進
于曰不可兵一進彼必退矣如此者三探者忽來報曰今
日厮殺賊衝往上射于此之曰賊多詐王公銳等漸覺之
麾下悉前兩軍相戰良久彼此殺傷相當我軍因奮勇鏖
戰賊遂大敗俄報滿四等已為郭觀生擒少項送至軍前
爭功者不已予手刃欲殺之衆方散予與項劉諸公議曰
四既就擒城中破胆乘勝逼城崩之必矣劉公曰既得四
且罷若進兵恐賊堅守卒不能平遂以四歸營官軍大悅
予乃舉火牌千數面行各遍并陝西各府知之以安人心
賊有馬騾千餘匹南斗俱驍勇過人四皆待以心腹次日復率其
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乃以擒四等捷聞且止援
兵有　勅獎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一日城中復立平涼衛
達官鎮撫火敬為主以拒官軍先逸出者即殺之項公令
諸營各遣夜不收數人夜偵於城下賊北行即報南行勿

追蓋欲散彼之黨易成擒耳劉揆戎議欲任城中餘賊皆
散去不追項公遽予議曰賊自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
官軍死者數千人今若縱之後稍不遂意即又叛矣終為
陝西患論法不可赦乃日探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賊度
不能支一夜潰出四散而去因悉檄諸營兵捕之擒斬數
千級惟滿四姪太平令人能最驍黠逸去詢其黨滿洪云
能熟知青山洞用火熏之方就擒并搜其家屬百餘口諸
營官軍日搜山有得賊五百餘人幼男婦女不下數千盡
分給官軍收選取十三歲以下者數百以俟取用楊虎力
家口亦被獲虎力日望救之予令旗牌手引虎力遂一認

之俱給還而其親戚以虎力被擒有亦衆釐以其預有功
也惟滿特為逸者百十人走彗帶山置帳房數千頂居之
累招不下項公命攻之亦不克于與項公議曰此亡命殘
賊不足盡殺能得之第石城之險非衆莫前後所築城垣
恐後有叛者必據此何衆公遂令萬人悉平之至於陣亡
官軍之骸骼久暴於城外則令石布政余公子俊收聚起
之築釋其驚疑衆皆叩頭俯伏曰誓不敢為亂遂奏給復
三年以安其心復榜示賊之選壯者千名隨軍皆俯首樂
從願効死力以報復再奏復指揮滿璽官陝西西安左衛
帶俸以終後事忠師旅既靖西方底寧于年方四十有四濫
膺巡撫重寄於兵事擊拳之際得借項公等同心戮力凡
營居野外者六十餘日親犯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
馘醜殄平巨寇迄今三十有六年歷歷若前日事故因項
公後人求論次其先烈而并及其始末之詳於此使觀者
有以知兵禍起於細微戰功係於謀畫則省思患於未萌
圖成於臨是亦有志建功為國者之一鑑也豈直備史氏
之略著一時之績而已乎

西征石城記終

馬端肅公三記序

中國真安四夷賓服君子於斯時也以無事處之而才美不外見與常人等閒有寘頑之徒敢肆陸梁梟獍之夷攻阻聲教君子於斯時也以一身任之而艱險無所避期於濟事成功而後已故其功業益著名位益隆而非常人所可及也惟我　皇明奄有四海內夏外夷咸歸統御超成化丁亥陝西土達滿四據石城作亂挂帥官軍任事者弗克支　朝廷乃權鈞陽馬端肅公爲右副都御史代之至則與都御

公忠同心協力及勦平爲地方底寧成化丙申東夷滿都魯僭號犯順公以兵部右侍郎奉命而往宣布國威虜酋自屈服不戰而還既而邊官啟釁東上不靖公被　命復往夷人帖服已之者以私忿中傷謫戍西蜀越五年復有巡撫遼東之　命弘治四年以來西戎恰密國師被土番侵奪藩籬失守公時爲兵部尚書獨建大議御以恩威而恰密復四土番悚息夷族畏安所謂與滅繼絕者公其以之功成事定乃揆三事始末而自爲之記蓋即裴晉公纂遠蔡鄶用兵謀略上進詞付史官之微意歟夫人知公之屢建大功其才有大過人者而不知其有所本也先聖嘗曰才難朱子恐後人不識才字乃釋之曰才者德之用也蓋有德以爲之本則爲眞才非特知能技藝之美而已不然聖人亦何取於才邪由是觀之公以身徇國榮辱以之卒能捍大患以成大功庶幾乎聖人之所謂才矣考之公以淮士取高第歷中外僅六十年官至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諡端肅其聲名在夷夏功業在朝廷德澤在黎庶自有史官大書特書以垂後世夫豈待此三記而後功業顯著也邪雖然使其恒處天下無事之時不

西征石城記

過隨行逐隊而已耳與常人豈相遠哉滿戎山西侍御同郡任公以公當代元老勳德懋著記不可泯迺何所不可哉時都憲公以耆宿雅望撫茲重鎮憂平遜虜方焦勞邊務一見卽曰凡有閫外之寄者不可以不知此也侍御公因刻之且命譜記其閫末如右然則二公惓惓之意非爲端肅公一人私實爲天下國家至深遠慮也是爲序

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夏五月旣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功陞從一品俸致仕河東七十二翁陶琰序

又

惟古名臣碩輔遭國多虞能當大事捍大患力者若裴晉公於淮西寇衆公於澶淵韓忠獻范文正於鄜延昭大烈於時垂耿光於後雖職任事勢之不同要之超絕之見斷定之才匪躬之忠咸有大過人者至本朝大寧宰鈞陽馬端肅公亦其人之流哉公歷事　景廟　英宗　憲宗　孝宗及　今上皇帝凡五十六年剛方純正通悉出時奇勳異勣昭赫人耳目者不可一二數若平石城撫東夷克復哈密其尤著者也自今觀之石城以強悍之虜戰具特險固守難於徠平公膺撫巡重寄親臨戎伍

出奇制勝不兩月而衆渠授首東夷狡詐百出以恩則失威威則失信兼之權軒扇衛難於安輯公以欽命重臣推誠布公盡心經畫比事定人安而身擾奇禍土番犯順玲密幾亡其事在班師封數千里不毛之外難於通制公當本兵重任力主克復之議率於成加絕域成數十年難成之功其識見其才力其忠誠方之裴寇韓范可謂異世而同符矣易用丈人則師貞吉詩矢文德則肆國治端肅有焉三大事公常自爲記特御任公於端肅爲同郡嘗持是記於巡撫大都宣平谷張公且曰端肅公三記雖一時一事之顯末耳夷情向背邊方利害戰守機宜一日可悉今過園孔棘或彷彿公而振作之謀猷處公而施設何所不可哉時都憲公以耆宿雅望撫茲重鎮憂平遜虜方焦勞邊務一見卽曰凡有閫外之寄者不可以不知此也侍御公因刻之且命譜記其閫末如右然則二公惓惓之意非爲端肅公一人私實爲天下國家至深遠慮也是爲序

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夏五月旣望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奉勅督理學政弘農辰許讀識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五　五

又

公鈞人也鈞嘗松高之陽相距僅百里維嶽降神周有申甫生焉公生我　皇明不殆于松嶽降神乎哉公幼穎異正學崇養廿六登進士乃拜御史尋陞閩臬長入大理卿以中丞巡撫關陝陝司馬中遭險謫尋起臬長　司馬大冢宰　特進少師兼　太子太師入仕　五朝凡五十六年正德丙寅公年八十有一懇　以骨骸乞　請俞允　優詔馳傳還鄉　錫典異數歸四年公乃考終壽八十有五計　聞輟朝營塋論祭贈太傅謚端肅而　恩禮全焉此公階進始終大略也公歿歷中外忠言嘉謀拾遺補袞者罔非可述何取於三記爲哉蓋三記邊方大務也公旣立功壽　爲之立言經世之志有不容泯者茲讀西征石城記見公敷　仗　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東夷記見公開　皇仁爲夏綏之文讀興復哈密記見公開　皇圖大一統之規摹文武兼資安攘胥得舉出公之遠猷堅二績而無績見焉卽外政而內政知焉誰謂德望才業若茲而學問文章可考見之爲是公其生焉與申甫同要其成也翰屏宣布又與之同宿德元老文武是憲其在周者記匹休以振於

今若公者眞可謂社稷之臣與侍御任公出公同鄉之晚暮尚興起取三記銕之梓以正曾孫公之知紀梓行歲月莫切於正乃順承以卒其志若大書特書不一書於公者有太史氏實錄光昭松高之神而人品之再重也夫

正德庚辰春三月庚寅朝議大夫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奉

勅督理糧儲前監察御史麻城汪正謹序

西征石城記

馬文升

明馬文升撰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加少師太子太師端肅其謚也事蹟具明史本傳此三篇皆所自述一曰西征石城記紀成化初爲陝西巡撫與項忠平滿四之亂事一曰撫安遼東記紀成化十四年遼東巡撫陳鉞冒功激變而文升奉命撫定之事一曰興復哈密記紀宏治初土魯番襲執哈密忠順王而文升持議用兵進許進等討平之事三記本在文升所著

集中此其析出別行之本也

案此三記皆文升所自述宜入傳記類中然三事皆明代大征伐文升特董其役耳實朝廷之事非文升一人之事也故仍隸之雜史類焉

平蠻錄

王軾撰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

平蠻錄

王軾

欽差提督軍務南京戶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王軾謹題爲捷音事先節該欽奉　勅該貴州鎮巡官奏普安蠻賊福佑夷婦米魯成狡土官夫屬謀奪官職地方近又聚衆拒捕敵殺官軍兇惡逾甚今特命爾前去提督軍務照依兵部議奏事理博采衆論講畫方略會計錢糧着量地方遠近官兵多寡隨宜徵調會合勦殺各該鎮巡等官俱聽節制一應軍馬錢糧等事悉從便宜區處倘須親臨調度申嚴號令相機殺賊土兵所得賊人財物畜産就本兵官軍斬獲功次送巡按御史紀驗明白以憑陞賞欽遵又節該欽奉　勅送賊米魯等糾衆據險將鎮守內官及三司方面等官刼虜殺害損折官軍朕念生靈荼毒賊惡貫盈不可不痛加勦滅各兵至日爾宜斟酌調遣宣布恩威明示賞罰令其奮勇効力會合勦殺務俾逃賊授首地方獲寧斯副委任欽此欽遵臣到貴州仰遵　勅旨博采羣策調度兵糧商確攻戰計畫已定卽於弘治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進

至查城齊集調到軍兵會同鎮守等官申嚴號令明示賞罰謀取衆長兵分八哨參將趙成督領清浪備禦官軍并永順兩江口等處長官彭世英等土兵從大盤江右哨進兼督調各哨都指揮張泰李堂領普定等衛官軍并酉陽宣撫冉舜臣等土兵從小盤江布哨進都指揮崔鐸漢子領永寧等衛官軍并播州黃平安撫司同知楊才等土兵從右盤江中哨進兵備副使周鳳督同都指揮黃宗等官軍并督領泗州城頭目王傑班繼黃珮等皆土兵從岩布河後哨進左慮大兵壓境各該城池并盤江恐賊窺伺分委都

指揮楊芳洛忠王湘魏紀司繼先各嚴加固守總兵官曹愷統兵於盤江東岸剏營通振通行督責巡按監察御史戴乾右布政黃璉右參政羅安參議王果僉事龔嵩朱儀俱隨軍計議往來督哨軍需賞勞仍委左布政使黃璉經理軍儲餽餉分委左參政羅安參議王果區畫并知府任儀羅瑛隨同儹運又恐各哨別委舒燮行令僉事龔嵩朱儀隨同御史戴乾巡察及行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昆巡撫右副都御史陳金親詣交界地方督率三司都指揮劉桓孫輔李增左布政使李韶參政張朝用參議王臣包裕僉事王懋中各整兵備糧運謀設策將在彼軍兵亦分爲四哨從亦資孔羅雄州亦佐縣抱長江四路進入兩會合一鼓齊攻臣領都指揮李佐等軍兵親詣調度居中節制遇有各哨報到勦敵時出奇兵策應致仕署左都督王通及監軍紀功監察御史黃珂適至軍前王通贊畫謀略黃珂欽遵原奉　勅內申嚴號令明正賞罰事理嚴督各哨軍威益振隨該參將趙晟開報正月二十九日兵往查城先選驍勇官兵一萬員名取路前進將賊首米

七顆各賊因見我軍勢盛抵敵不過竟夜奔過大江投衣毛口等寨聚衆長牛皮古營賊要來截殺二月初五日親率軍兵設法置造排筏歷二色等器至初八日督令都指揮張泰李堂等率領軍兵奮勇蹈水過江殺退賊衆就陣斬首一百三十四顆餘賊去丟棄鎗刀奔命潰散本月十一日又督軍搭橋過江連日哨搜六壘山菁節斬賊首級二十九顆探得餘賊奔入箭迷山高險難攻累令鄉導誘撫不肯下山十三日督發軍兵分路齊上與賊對敵就陣斬首三十五顆各賊怕死情願投降照舊當差十九日統兵大

盤山剏營瞭見營賊藏河西哨下把截拒敵當督指揮劉得等率領軍兵沿河樟船過渡與賊對敵斬首一十七顆餘賊奔散二十日督軍搭架浮橋二座修砌它斷路道二十餘處二十一日領軍過江哨通保甸谷禹章等舖路直至安南衛解圍進城人心忻悅連日督發軍兵出哨仰古定王山寨遇賊迎敵各兵齊擁向前殺敗衆陸續斬首級五十一顆二十三日又督軍兵哨攻阿蒙山寨斬首一十六顆二十四日攻打大規模寨斬首一十九顆二十九日分兵打攻賊首阿舊寨遇賊出敵斬首四十四顆俘獲賊首阿舊

母妻三月初二日移兵進至阿傍寨剏營督軍前去攻打阿保利硬寨斬首二十六顆初三日復搜阿舊塞山等并哨攻營領寨共斬首一十五顆初九日起營至江西坡遇賊出沒追赴追入等斬首二顆就於新興營十一日發軍出哨及狹等斬首十二顆二十四日統兵蹈塘探賊隔通普安道路二十五日就攻福佑爲惡家奴弟三寨斬首六顆四月初二日督軍攻打猪咽大竹山等哨蠟科等共斬賊級四十顆本月二十三等日哨搜葦下汝索山等生擒及賊一名曾船佑當惡六壘官下阿舊等七寨克破斬首三十

賊爲男婦大小五十八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四十名口燒毀賊房倉二千餘間得獲賊牛馬猪羊生畜果殺無算又准總兵官曹挺開報督令先在盤江東岸劉營官軍並西陽保靖等　處土兵自二月二十等日節次修造浮橋過江巴山虎壁二色等蠻出奇正之兵用間謀之謀克取阿滿扯鮓亨雒等寨并渡奪盤江攻搜阿以汝索等山箐硬寨擒賊級共五百一十五顆跌蛙落水及被火燒死者不計其數俘獲男婦一百名口奪回被虜旗軍男婦一百八名口得獲猪羊馬數萬燒毀賊房倉二百五十餘間又准致仕署右都督王通開報率領軍兵自三月初一日過盤江進抵安南衛因各哨官兵告稱普安蠻賊克狠難敵累以計謀嚴諭將士所向克捷會臣選差鄉道李受等多方設計前去蓋塘賊寨取出被虜太監楊支又節督指揮葉臺等領兵攻克阿黑阿雞步索等二十餘寨斬首二百四十七顆燒毀賊房倉不計其數又據督軍兵備副使周鳳呈報領兵從砦布河進哨探得蠻賊萬餘在長牌嶺高頂據險立棚山陡難攻二月二十日多方設法督率軍兵後騰蠻附併力齊進賊徒接戰自寅至申擒斬賊級一百四十四名顆跌蛙死者不計其數兵戰乘勝長驅又追斬首二十七顆十三日率兵直抵安南衛賊方遠遁圍困已解連發軍兵三次哨通盤江官路接濟軍兵本月十七日又督土兵三萬分路攻打三寶阿黑紫塘大童雞廷等寨蠻賊拒敵軍兵奮勇殺散擒斬獲首級九十七名顆二十六日移營到阿舊寨山下遇賊對敵斬獲首級一十八顆三月初一日督兵四萬從地名者羅移營至廖旗等阿望地方瞭見蠻賊數千駐劄高山迎敵亂下雷石琴箭軍兵奮勇登山殺敗斬首四十二顆餘賊奔散初二日又督兵攻打石頭魯泥坎者必康等寨首賊阿鳥騎馬率領賊徒拒敵副使周鳳親自矢石射中阿鳥墜馬臨陣斬獲首級軍兵乘勝斬獲餘賊首級三十一顆初三日又督兵攻打普喇次雙蘇羊場以立堡所宗賊寨擒斬賊級一十九名顆初四日又督軍兵搜廖旗等遇賊五百餘騎迎敵軍兵奮勇斬首一十八顆訪得蠻賊藏匿俄山峒據險樹柵當督頭目王傑班繼率兵二萬壽見賊峒四面攻圍三日克破斬獲首級一十一顆俘獲男婦六名口奪獲被擄男婦十一日又督兵哨至蘆塘賊婦米曾等賊衆三千餘徒迎敵交戰數合頭目黃蠻奮勇臨陣殺獲不知名賊首級四顆餘賊潰散十五日發兵攻打法泥敗寨斬獲首級一顆餘賊遠遁移兵至安南十戶所解圍當督都指揮魏紀安南千戶所統領官軍并營長阿葉達等土兵日月不等攻打阿克剌汝查等寨并搜龍場楊溪石關口等山箐與賊敵戰軍兵奮勇殺敗擒斬賊級共二百一十三名顆又督指揮黃宗指揮周英帶領攻圍馬尾龍寨蠻賊阿宗等因惧我兵大振自令通事儒黑等將節年爲惡首賊阿舊綁縛解官乞免已罪就給旗牌安插乃楊芳又將福祐管下大頭目賊波衣設計擒獲解官又准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金咨報本年月日不等准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金咨報察御史黃珂行文各催督會同總兵官勦國公沐昆親詣平夷衛交界地方將所調武定等府州縣等上官知府王嘉慶稅新等指揮等官李素等軍兵各并召募勇士四五萬數整點齊備依期前行令左布政使季韶參政張朝用僉議張兵節次攻打馬尾龍阿雜龍猪洞阿馬坡軍下等寨擒斬賊級共一百五十一名顆四月初十日公同都指揮楊芳致仕都指揮李政賊一名米朵通前擒斬級共一千一十一名顆俘獲男婦一百三名口奪回器械三百件被虜旗軍男婦一百三十五名口得獲賊牛馬猪羊二萬三千餘匹燒毀賊房倉五千七百間又據坐營都指揮李政呈報率領總營精銳軍兵往來督戰截殺二月二十三日攻搜盤江等箐并攻克阿哥阿朗白旗革下五十三寨軍兵奮勇敵賊殺敗斬獲賊級二百六十一顆俘獲男婦三十五名口獲挨牌鑼弩三百件牛馬猪羊不計其數燒毀賊房五百餘間又據都指揮楊芳呈報月日不等節次領兵與賊交戰奮勇殺敗擒斬賊級三百六十六名顆俘獲男婦賊一百名口奪回被虜旗軍男婦一百七十四名口又據都指揮路忠呈報節次督領安南等衛官軍與賊交戰斬獲賊級五十一顆俘獲賊男婦六名口奪獲被擄男婦四十口又據都指揮王湘領官司勳陳瀕指揮陸儒趙綱并營長何贈等呈報節次把路搜箐擒斬賊級共六十四名顆又據都指揮楊芳呈稱率領攻圍馬尾龍寨蠻賊阿宗等因惧我兵大振自令通事儒黑等將節年爲惡首賊阿舊綁縛解官乞免已罪就給旗牌安插乃楊芳又將福祐管下大頭目賊波衣設計擒獲解官又准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金咨報本年月日不等准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金咨報察御史黃珂行文各催督會同總兵官勦國公沐昆親詣平夷衛交界地方將所調武定等府州縣等上官知府王嘉慶稅新等指揮等官李素等軍兵各并召募勇士四五萬數整點齊備依期前行令左布政使季韶參政張朝用僉議張播副使包裕會事王懋中都指揮孫輔劉桓或分哨督軍或區畫糧儲本年二月初一日兵至曲靖衛地方駐劄賊首福佑等正攻打平夷千戶所城巡隨即發兵追勦該所已被攻破本月初四日賊首米魯福佑等領兵會合矢蘭等寨賊兵攻打平夷衛後所大河扼勒等屯堡隨督軍兵與賊對敵將福佑親男阿晉臨陣殺傷身死福佑痛恨又令伊營下火頭阿唐用射傷落馬擒獲餘賊潰散隨將賊

勦矣蘭汝陀驢槽黑納婆衣等寨菁俱各克破擒斬賊級四十九名顆俘獲賊男婦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名口本月十五等日賊首福佑領賊兵將樂民千戶所城池圍困攻打甚急督令官兵會合到彼賊兵俱退遂解圍本月二十二等日又督令軍兵攻打黨惡阿剛綁密徒蜌鬼者黑松林等寨菁夜被福佑帶領兵攻劾土官阿驥等土營各兵奮勇向前擒斬賊級八名顆俘獲賊男婦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四名口藥箭射傷賊死者不計其數次日土官知府鳳英等督兵將福佑追至陡蜌硬寨與伊對敵當將伊有名賊徒阿古束斬首餘賊擒斬一十九名顆移兵至平夷衛本年三月初三日僉書王懋中等訪得福佑已歸本寨督令知府等官王嘉慶等領兵襲其後土官知府等官鳳英等領兵扼其前先將本賊臨近諸東木衣塊新等寨一一攻打絕其後援射傷賊徒一百有餘斬賊級二十九名顆俘獲賊男婦一十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一十六名口餘賊奔走入菁本月初五日等日各官督兵攻打本賊硬寨舊男脅心一呼而至　本賊聞風先遁擒斬賊級五十一名口本年顆俘獲賊男婦六十七名口本年奪回被擄男婦六十二名口奪回被擄男婦六十一名口當將本賊上下二寨房屋盡行燒毀彼有福佑親信賊首襪車迸在多羅菁藏躲土官鳳英緝知發兵將阿襪車擒獲其平夷衛附近賊黨仍肆縱橫又督併左布政使李韶副使包裕都指揮孫輔日逐領兵出哨將亂石難克散卜華洗落則叢撿甲木古阿哈阿史密希濟鐵池弭勒黑泥母鮮撒俄等寨巢一攻打破擒斬賊級共二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男婦一百二十三名口本月十五日雲南按察司副使王臣公差回任訪得本官才優識遠行委領兵并分紀驗功次本月十七等日三司領軍官員訪得叛賊福佑等俱迸往馬尾龍等寨藏躲隨即發兵追攻前到地名你工千下營探得烈名蜌洞有賊在內躲緊門設排柵三重前有大河蜌勢險惡各官督兵設法攻破斬首一百顆又訪得賊首米孕并蠻賊阿宗弟阿敵等聚集賊徒俱在地名阿匝龍藏躲各官又督兵前去各賊預於本寨監口用石壘砌險惡尤甚軍門攻破斬首三百顆俘獲賊男婦三十一名口本月二十六日都指揮孫輔督兵前到馬尾龍寨江邊駐劄本月夜賊婦米曾令伊親信首賊李聽帶領賊伴一十五人前去羅雄等處探路要行迸走當被伏路巡哨軍兵緝知舊勇向前將李聰等六名擒獲斬獲首級九顆本月二十七等日三司官員督兵追攻馬尾龍寨賊首米曾福佑等率兵拒敵土官知府鳳英等齊心併力奮不顧身將福佑并伊妾適固及賊婦米曾首賊張保容張定王得俱臨陣格殺身死俱得獲身屍并節斬首級共五十五名顆俘獲賊婦六十七名口本年四月內僉事王懋中又訪得福佑管下首賊阿塊傷阿塊里節次準領賊兵攻打賊攻城池屯堡差遣土舍海岳營長阿保陞等領兵搜捕至諾東山等行見各賊行兇拒敵阿保益等舊勇向前阿塊里格殺斬首阿塊傷生擒本月初八日領軍左布政使李韶副使王臣包裕僉事王懋忠都指揮孫輔劉桓因見馬尾龍十分險峻攻圍七日未克責令知府鳳英等與本寨打話招諭彎賊阿宗依聽將節年主謀叛逆江西客人龍清監生洪子華張僖福佑妻揑受男阿雜米曾使女阿燦俱送出營龍清仍肆兇惡當被鳳英格殺斬首與同洪子華等俱獲本月日期不等節次哈阿史密希濟鐵池弭勒黑泥母鮮撒俄等寨巢一攻打破擒斬賊級共二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男婦一百二十三名口本月十五日雲南按察司副使王臣公差回任訪得本官才優識遠行委領兵并分紀驗功次本月十七等日三司領軍官員訪得叛賊福佑等俱迸往馬尾龍等寨藏躲隨即發兵追攻前到地名你工千下營探得烈名蜌洞有賊在內躲緊門設排柵三重前有大河蜌勢險惡各官督兵設法攻破斬首一百顆又訪得賊首米孕并蠻賊阿宗弟阿敵等聚集賊徒俱在地名阿匝龍藏躲各官又督兵前去各賊預於本寨監口用石壘砌險惡尤甚軍門攻破斬首三百顆俘獲賊男婦三十一名口本月二十六日都指揮孫輔督兵前到馬尾龍寨江邊駐劄本月夜賊婦米曾令伊親信首賊李聽帶領賊伴一十五人前去羅雄等處探路要行迸走當被伏路巡哨軍兵緝知舊勇向前將李聰等六名擒獲斬獲首級九顆本月二十七等日三司官員督兵追攻馬尾龍寨賊首米曾福佑等率兵拒敵土官知府鳳英等齊心併力奮不顧身將福佑并伊妾適固及賊婦米曾首賊張保容張定王得俱臨陣格殺身死俱得獲身屍并節斬首級共五十五名顆俘獲賊婦六十七名口本年四月內僉事王懋中又訪得福佑管下首賊阿塊傷阿塊里節次準領賊兵攻打賊攻城池屯堡差遣土舍海岳營長阿保陞等領兵搜捕至諾東山等行見各賊行兇拒敵阿保益等舊勇向前阿塊里格殺斬首阿塊傷生擒本月初八日領軍左布政使李韶副使王臣包裕僉事王懋忠都指揮孫輔劉桓因見馬尾龍十分險峻攻圍七日未克責令知府鳳英等與本寨打話招諭彎賊阿宗依聽將節年主謀叛逆江西客人龍清監生洪子華張僖福佑妻揑受男阿雜米曾使女阿燦俱送出營龍清仍肆兇惡當被鳳英格殺斬首與同洪子華等俱獲本月日期不等節次哨小竹山法那矣蘭汝陀驢槽黑納婆衣等寨菁俱各克破擒斬賊級四十九名顆俘獲賊男婦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五名口本月十五等日賊首福佑領賊兵將樂民千戶所城池圍困攻打甚急督令官兵會合到彼賊兵俱退遂解圍本月二十二等日又督令軍兵攻打黨惡阿剛綁密徒蜌鬼者黑松林等寨菁夜被福佑帶領兵攻劾土官阿驥等土營各兵奮勇向前擒斬賊級八名顆俘獲賊男婦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四名口藥箭射傷賊死者不計其數次日土官知府鳳英等督兵將福佑追至陡蜌硬寨與伊對敵當將伊有名賊徒阿古束斬首餘賊擒斬一十九名顆移兵至平夷衛本年三月初三日僉書王懋中等訪得福佑已歸本寨督令知府等官王嘉慶等領兵襲其後土官知府等官鳳英等領兵扼其前先將本賊臨近諸東木衣塊新等寨一一攻打絕其後援射傷賊徒一百有餘斬賊級二十九名顆俘獲賊男婦一十九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一十六名口餘賊奔走入菁本月初五日等日各官督兵攻打本賊硬寨舊男脅心一呼而至　本賊聞風先遁擒斬賊級五十一名口本年顆俘獲賊男婦六十七名口本年奪回被擄男婦六十二名口奪回被擄男婦六十一名口當將本賊上下二寨房屋盡行燒毀彼有福佑親信賊首襪車迸在多羅菁藏躲土官鳳英緝知發兵將阿襪車擒獲其平夷衛附近賊黨仍肆縱橫又督併左布政使李韶副使包裕都指揮孫輔日逐領兵出哨將亂石難克散卜華洗落則叢撿甲木古阿哈阿史密希濟鐵池弭勒黑泥母鮮撒俄等寨巢一攻打破擒斬賊級共二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男婦一百二十三名口本月十五日雲南按察司副使王臣公差回任訪得本官才優識遠行委領兵并分

使黃璉李韶巡政羅安張朝用巡議王臬張璠副使
周鳳王臣包裕僉事龔誉高朱儀王懋中都指揮李政
楊芳洛忠張泰季堂崔鐸侯宇王相司繼先魏紀剛
桓孫輔李增知府任儀羅璞王嘉慶稅新指揮李佐
等或督率兵將致克捷之功或紀驗功次息軍中之
獎或親臨戰陣極其勞瘁或整理錢糧盡其心力此
皆功勤顯著者也不敢不錄除將生擒從賊會審斬
首并原獲首級俱發梟掛俘獲賊屬男女幼小堪用
者養候老弱不堪者變賣奪回被虜軍民男婦給親
完聚獲到牛馬豬羊給兵充賞器械入官有功等項

官軍人等行紀功監察御史及用過賞功銀兩等項
行雲貴二布政司各造冊 奏繳其招撫過脇從夷
民行各該州衛安插復業漏殄逃匿殘賊行雲貴鎮
巡官處設法擒捕務令盡絕有功再行紀驗其賊首
米魯福佑首級并福佑妻男與情重米孕阿舊波衣
過得洪子華張信等俱發都布按三司會問取招一
并解京及於本年五月十一日班師外緣係提音事
理具本專差 齎捧謹具題

廣信府同知都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西征日錄

楊一清 撰

予在寧夏時嘗默憶被　召以來道里月日聞見之槩筆錄之以備遺忘事定復將所處置與夫咨問之徽亦漫及之事體所關庶他日有足徵者耳既而　勅召還京此紙藏之巾笥未嘗以出諸人比部事稍閒偶取而觀曰是不可棄乃略加證正併以北還途中事續焉以識本末通謂之西征日錄

郎泌水李叔淵以公務道鎮江亦晤予行開　勅于府堂一清拜稽號讀之始知寧夏賊臣都指揮何錦周昂丁廣軍挾　宗室安化王寘鐇以叛殺鎮巡太監都御史總兵等官僞封官爵鑄章印傳檄召調各路兵馬將謀入寇　廷議推予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肅各路軍務督諸鎮守臣撫諭征剿叔淵曰先生之責不亦艱且大哉予曰　主憂臣辱某敢不効死初五日具本差鎮江衛百戶胡宗隨使者齎進謝恩且報起程期日初陸日雨中渡江至揚州泥淖深不能陸行發舟夜過邵伯湖初七日至高郵風逆猛甚舟不可動乃由陸冒雨將趨天長行田塍間馬屢蹶夜黑不辯路宿田舍初八日過天長行百餘里村雞初鳴暫憩鋪中初九日渡河至泗州望　祖陵叩頭而去又行百餘里路黑雞三鳴暫憩民店初十日過虹縣宿靈壁十一日至宿州雨初霽自渡江至是凡五日皆風雨與馬恒陷深淖中是日聞　朝廷祇告　天地宗廟前寘鐇屬藉下　詔正名討罪　命御用監太監臣張永總督軍務臣一清就彼提督軍務涇陽伯臣神英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統率京營兵三萬會合陝西諸鎮兵馬分道進剿各　賜璽書得專制以軍法從事且　命戮止渠魁脅從罪人張公乃罷遣所部兵歸京營獨率麾下數百人兼程而來初所與為亂者懼不免出危言相恐以功贖罪者得從賞格薄暮行宿百鄙道驛十二日至永城伏覩　詔條寬征緩刑伸雪冤滯革近時紛更苛察之政喜曰賊不足平矣行二站宿石榴園驛十三日過歸德至寧陵前衛阻河不可夜行乃用小舟夜至睢州十四日過杞縣至陳留縣渡口舟不能進乃復索轎馬十五日雨中由徑路至汴城諸司皆不及知止接官廳以戎務不敢朝　王報名急辭三司以下官吏謁畢即行宿中牟縣十六日過鄭州宿滎陽十七日過汜水鞏縣宿偃師十八日過河南府不入城止西關清風館午飧畢行二站至義昌驛宿焉是夜監鎗陸太監閻會於驛知總督張公已到周昂丁廣

撫恤不許聽人警禁誣指官軍體統素定各遵約束不許互相猜忌敢有捏造流言煽惑人心及以下犯上不遵紀律者治以軍法剋行按察司刊印百餘道二十七日遣千戶王臣齎送鎮巡官轉發各該地方張掛曉諭二十八日遣官迎張公于潼關于發陝城至咸陽河畔遇張公先所遣旗牌官王獻楊義輩自寧夏還問之云鎮巡績將原謀黨惡夜不收申居敬等六十人猶獲但餘黨尚多二十九日過興平至乾州慶陽王主事綸盤庭王舉人元凱武功康狀元海次第會焉予以離陝且數歲恐今昔殊勢問為政寬

猛之宜綸謂今大亂之後當撫之以寬手滑之戒不可不知元凱亦曰先生往日御軍賞重罰亦重今恐未能如昔日之賞可如其罰乎海從傍笑曰今昔勢殊理則一夫亂固有以激之者先生未嘗負西人寧忍負公宜無改舊政姑息之風不可長也予以為然三十日晨起驛報 勑使至予迎於郊至察院開讀又齎內府公文欽賞白金三十兩大紅織金緋豸胄背行絲二表裏望 闕叩頭畢行至永壽縣雨如注曹總兵父子來見道計賊事甚詳六月初一日胃雨至邠州初二日王獻復來過邠云見張公於潤南聞夏人不安出給紙榜百餘言大意與予前告示同遣獻馳往曉諭是日將趨慶陽至涇河河漲以木筏渡水沒鞍乃復艤岸回邠州取平涼道以往是夜宿宜祿驛初三日宿涇州平涼舊部曲以昔所選中軍人馬來迎疲驚居半精采大非昔比予問其故皆泣曰自公去鎮戍征戍不得休息芻糧不時給或經歲無糧又科出銀物供需索壯士饑而逃今多補役兒數馬瘦死殆盡今皆追補者也予為之憮然初四日過白水至平涼不入城止高平驛 韓王以下各遣官勞問固請一見辭之遂檄平涼衛都指揮陶文

率前部曲官兵百餘騎以從晡時發高平積雨途泥深數尺乃舍轎上馬渡涇河行四十里雨益急路黑不能進將宿安國遣運所屋頹且漏風凜凜薄人乃出宿客店中初五日過鬼亭驛徑趨固原平涼夫馬儲甚而固原之人不屬予之即至也皆不及迎去城二十里州衛官數人迎伏道左有懼色予慰之曰我本行速於汝輩乎何尤又行數里兵備黃副使繡來迎慕至城南關都給事中段豸查盤邊餉歸適至此亦出迎入宿總制府段來見留共晚食能道延寧事初六日發固原聞寧夏鎮巡官將寘鐇眷屬并何錦輩俱械送北行欲以獻俘為功予以為功且人心未定廢置少疎恐生他變又上命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廢置少疎恐生他變又各犯有原謀脅從情狀不一不審鞫得實一槩解京莫適為証將無可活者矣乃遣官齎鈞帖馳往止之如已渡河則收繫靈州以待是時張公已宿平涼聞之怒亦遣旗牌官往止之莫宿鎮戎千戶所沿途皆牧馬營堡牧卒壯老填衢訢訢曰自公之去我輩疲於力役疲於科取不得牧馬馬死輒追急人無完膚迎予至交代即回實托陳為心腹半兒往者不能存將盡激變以為我處之言已哭聲震地予姑應之曰西事方劇徐當為爾處分初七日至平涼千戶所有城翼然城之外有關室廬櫛比烟火數百家貿易交征先是鎮戎至韋州二百里奉無人烟處處騎突入莫之阻遏予巡撫時始申令蕭敏前議奏增築土城置所設官吏編集新軍給地耕牧為長守計凡今成蹟予實經理之隱然為固原一屏障自是處騎不敢越之而南恐我兵議其後也予午食畢將發張公所遣官朱德谷大克數馬瘦死殆盡今皆追補者也予為之憮然初四日過白水至平涼不入城止高平驛 韓王以下各遣官勞問固請一見辭之遂檄平涼衛都指揮陶文

鎮巡將王府官春不待吾至先發過河可乎予云論法誠不可但各官無別意只因人心驚疑恐生他變予孫者一聞好消息便當奮急報以寬父母之憂豈有隱而不報之理張公曰固然初十日予先行至韋州陳侍郎遣官齎送符驗一道總制軍務關防一顆令予收領具本題知先是予總制之命瑾屬於衆議不得已而從之然慶予必辭故奏遣脅冀其成功將柄用之寧夏副總兵仇鉞閻綱參將保勳迎謁道左皆故部曲予以仇新建大功稍優禮之二將進曰鉞匪公薦拔則況處常流安得至此鉞頻首謝初鉞在寧夏部領中以驍勇聞予察其忠實可用薦充游擊將軍統新募義兵三千員名聽調敍功十一日會陳於小鹽池驛報張公將至予偕陳迎之郊至驛中相見張公詰陳前事陳欲釋其怒遂言老太監之來風聲甚大雖未獲人心始安不然事變未可知張公曰今早尚差人齎來揭帖亦有是言吾豈欲以是為功吾性非貪功者且欲陳仍回寧夏陳辭以為既與楊總制交代似難復回予曰渠已得代復回無名張公曰諾予與張

只是要封侯封伯予曰譬如人家父母心上有事為子孫者一聞好消息便當急報以寬父母之憂豈有隱而不報之理張公曰固然初十日予先行至韋州陳侍郎遣官齎送符驗一道總制軍務關防一顆令予收領具本題知先是予總制之命瑾屬於衆議不得已而從之然慶予必辭故奏遣脅冀其成功將柄用之寧夏副總兵仇鉞閻綱參將保勳迎謁道左皆故部曲予以仇新建大功稍優禮之二將進曰鉞匪公薦拔則況處常流安得至此鉞頻首謝初鉞在寧夏部領中以驍勇聞予察其忠實可用薦充游擊將軍統新募義兵三千員名聽調敍功十一日會陳於小鹽池驛報張公將至予偕陳迎之郊至驛中相見張公詰陳前事陳欲釋其怒遂言老太監之來風聲甚大雖未獲人心始安不然事變未可知張公曰今早尚差人齎來揭帖亦有是言吾豈欲以是為功吾性非貪功者且欲陳仍回寧夏陳辭以為既與楊總制交代似難復回予曰渠已得代復回無名張公曰諾予與張

公遂偕西行陳東歸慶陽而所謂揭帖者不及見不知其何說也是夜宿石溝驛十二日至大沙井總兵官楊英見又行二十里鎮守太監張弼來迎北至靈州東關巡撫都御史馬炳然來迎見畢皆前迎張公子宿守備衙張公宿州衙子往會事鎮巡按巡等官謁見張公數其擅發宗室宮眷衆衆歸咎於陳子謂此非細故業已會行錯則皆錯豈獨陳侍郎一人之過是時寘鐇父子宮眷并何錦申居敬輩俱分繫于戶所獄并驛遞空倉數處張公約住視之寘鐇指諸兒孫訖無不被問之鎮巡云府第物皆沒官別難措置張公曰不然彼固有罪系出　宗枝當生致之廟闕豈可令其瘐死命各取其所收衣鞋被褥數事給之何錦見子哭曰我公不去鎮錦輩豈得至此子數之曰　朝廷何負汝輩敢為背逆錦曰本鎮官兵遵鎮巡誅求逼迫怨深入骨故得乘之為亂實欲為下人息肩子曰既欲作好男子何不奏發其罪待　朝廷誅之錦曰彼動以劉瑾為詞發之無益徒自速禍張公微笑時瑾焰猶烈宁不敢有言申居敬等皆大號曰我輩昔皆公所選戰鋒精兵為官司剥削所苦又誤聽周昂之言至此實不與反謀願寬其族張

公又命守臣選壯健女婦數十人伴監其妃嬪及諸官人不許男女混處據鎮巡公移逮上當千餘人子慮其事同情異宜有區別又恐有律不該連坐之人混逮其間乃會張公檄鎮守撫按督同三司官審取各的確供詞分別首謀共謀隨從等第稽冊按籍諭其族隣老長於是堂姪以下千塚許嫁之女并顧工人役出之凡百餘人惟申居敬等六十家及平虜城官舍徐欽程保等一十一家法當連坐子謂申居敬等一聞周昂逆謀即有棄從之意殺人切財乘機為亂若欲比諸脅從則情重法輕但舉事之日方預其

謀義兵一動當即戕止比之元謀首惡似有不同徐欽程保等聽調從逆但事後方入城不曾相助殺掠俱止宜逮其身而繫其家屬以俟請誅正犯而徙其妻子庶下法司議從所擬全活者百餘家初調事者報賊黨未獲尚多張公在途調取固靖關州官軍三千員名并陝西遊兵三千至是俱集靈州夏城復驚老稚婦女走避山野留壯者持刀居守子告張公曰地方已不用兵調來人馬徒費糇糧宜即散遣之張公笑曰始至人心未定當示之以寬今恩澤已單衆志既定所當誅者纔十數人耳無他顧慮況好生者天子之德執法者人臣之義吾儕受　命專制須權

大變之時迫脅為亂者何止數千但節奉　詔勅惟首惡不宥脅從之徒悉與放免今何錦周昂丁廣三首惡既已擒斬寘鐇等眷屬已拘解又擒斬同謀正犯百十餘人亦足彰天討正國法此外漏網雖不能無只可一切置之不問若再行尋究則人人自危縱不敢稱兵相向大衆一呼逆往山後奔中如何收拾吾輩此來正須安靜地方為主若激成他變何以復命又將應捕人犯得錢縱釋此法不可恕子曰某亦聞之但無實可據恐是讐人怨家流言相傳大功既成則小節似不必深究且反逆之徒皆得以為從釋放而以暗昧不明之事追究一二有功將官非惟體面不宜又似與反賊報仇張公首肯久之曰然然初公總督　命下西人震慴畏罪然雅性靜重所過秋毫

其輕重豈可膠於一定以遣恩將來張公曰諸乃密諭鎮巡捕得倡揮馮經等悉伏厥辜傳而上之興論稱快張公一日又曰訪得總兵楊英仇鉞乘機將安化府第金帛并犯家財物取以自私各數萬兩楊英又將應捕人犯得錢縱釋此法不可恕子曰某亦聞之但無實可據恐是讐人怨家流言相傳大功既成則小節似不必深究且反逆之徒皆得以為從釋放而以暗昧不明之事追究一二有功將官非惟體面不宜又似與反賊報仇張公首肯久之曰然然初公總督　命下西人震慴畏罪然雅性靜重所過秋毫

退乃大集官吏旗甲鄉老士庶宣布　皇上恩德問其疾苦禁所與為虐者將犒革之衆踴躍歡呼咸以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覩天日一日子告張公曰恩威當並行不悖大變之後堂陛陵夷不復知上下之分恐漸不可制維時造偽符手刃大臣者我紋主將而奪其家者有遺姦焉將無以善後宜密令所司捕之張公笑曰如脅從何且與先生靈州之言異矣子曰始至人心未定當示之以寬今恩澤已單衆志既定所當誅者纔十數人耳無他顧慮況好生者天子之德執法者人臣之義吾儕受　命專制須權

其輕重豈可膠於一定以遣恩將來張公曰諸乃密諭鎮巡捕得倡揮馮經等悉伏厥辜傳而上之興論稱快張公一日又曰訪得總兵楊英仇鉞乘機將安化府第金帛并犯家財物取以自私各數萬兩楊英又將應捕人犯得錢縱釋此法不可恕子曰某亦聞之但無實可據恐是讐人怨家流言相傳大功既成則小節似不必深究且反逆之徒皆得以為從釋放而以暗昧不明之事追究一二有功將官非惟體面不宜又似與反賊報仇張公首肯久之曰然然初公總督　命下西人震慴畏罪然雅性靜重所過秋毫

無犯與將士同甘苦行不乘輿者不張蓋日給公廩數升餘雖尤褚塗蔬無所取用恒以己貲散給摩下徒隸廝役無不沾惠駐靈州及夏城兩浹旬所隨從貴近數十輩部曲五百餘人寂然遵約束無敢譁者居人若罔聞知又嘗語及　慶府事子謂　慶王當實鐇反逆之時不能密諭諸王併力戰守及播告本鎮官兵協謀討賊顧日往朝賀行君臣禮將祖宗所賜寶纛儀仗送與僭用又傾其所有金銀幣帛資給亂兵失諸侯維藩之義且事起交結變生飲宴間當為後防遂會奏以聞請　勅切責警戒及申明禁例

過行天下以杜交結之獎防禍亂之萌又以寧夏東路與武營密邇河套武備單弱請以寧錫典伏所官軍編充與武營戎伍皆荷命允遂削　慶府護衛逮其承奉長史等官于京皆論戍邊七月初二日張公北還渡河于以會戚事未竟送之靈州初三日至石溝將屬寶寧夏事情各遣官會奏初四日別於驛中欲郤餞之以雨而止比行謂于曰先生賢勞不敢隱蔽于曰不然其病廢之餘具述先生賢勞不敢隱蔽于曰不然其病廢之餘朝廷以戎事起用義不敢辭強自鞭策昨在夏城病脾不能食賴公藥而愈茲幸地方無事使須上疏乞骸骨公善為調護使得早歸江南無他望也張公笑曰吾平生不敢欺　君遂上馬去于遂靈州差指揮符深進徼提督軍務物專行總制事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雲于昔時多所釐革故敝壽踵作且益甚焉至是紛相訴訐于以大亂之後為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戚科徭十之二禁泛濫接遞以郵人馬初八日閱土漢官兵於教場初十日巡視各邊堡閱舊築邊墻自紅山至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惜成功之難嘆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俠誰經略了餘忠之句十二日復入夏城遵奉　勅諭同鎮巡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然後約法定令以從人便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繁重而私後貿閑為奸居多且屯軍地去糧存以為恒患逃逋累積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逐累積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逐以自封殖法之當行莫急於此於是鎮守太監張弼聞之退出所後正軍三百名總兵楊英仇鉞以下退有差軍史鐫監鈐火監馬良各有退革共二十餘人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仇鉞盡歸之官以助邊儲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

次撥用無得脫者賦後始均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上之不能悉記其大者如請蠲寧夏各路旱傷稅糧以郵困窮溥賞賚恩典以安反側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鳳迸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蠲郵其兒男以勵臣節改調管糧參政等官及復設按察司僉事監理邊儲極論各城堡糧儲缺乏請發內帑如舊例以免派買累民之患皆與瑾意相忤比瑾敗誅該部覆奏皆報允可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但人才難得用之他鎮猶有可觀乞將楊英取回調用并薦副總兵仇鉞威名素著參將保勳志節兼優游擊將軍史鏞才略出衆皆可大用十八日大閱鎮守西路參將馮禎迎於途固令楊英史鏞從是夜宿大壩次日夙興廣武營協同孫隆來迎徧邊墻而南分達賊自沙窩出可百十騎猝與相遇遣馮禎孫隆追之于按兵徐行入廣武賊奔北出邊墻日已暮還旗牌戒無窮追收兵回營二十六日宿棗園堡二十七日至寧夏中衛馮禎分守且久莊旗卒伍精采非他

鎮可及于嘉獎之次日閱武教場禎于馮大經騎射馬第一時莊浪涼州守將節報虜寇犯邊河西城堡多失守道路不通二十九日于發中衛渡河導草地而東野宿兩日八月初一日至靖虜宜欲調延寧陝西三鎮兵馬分道而進驅逐出境遂遜然後修復沿邊舊守墩臺城堡以圖經久無患莊浪參將魯經告急乃選靖虜蘭州建兵一千令指揮陳松統領馳往援之兵至而賊遁自固原至蘭州城糧草所在缺乏河西充空虛軍士多稱腹生怨語可徑行許為具奏議處九月初一日至靈州馬都御史先在被候交代于接管巡撫文卷三邊軍務惟徵

骸骨公善為調護使得早歸江南無他望也張公笑曰吾平生不敢欺　君遂上馬去于遂靈州差指揮符深進徼提督軍務物專行總制事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雲于昔時多所釐革故敝壽踵作且益甚焉至是紛相訴訐于以大亂之後為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戚科徭十之二禁泛濫接遞以郵人馬初八日閱土漢官兵於教場初十日巡視各邊堡閱舊築邊墻自紅山至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惜成功之難嘆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死俠誰經略了餘忠之句十二日復入夏城遵奉　勅諭同鎮巡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然後約法定令以從人便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繁重而私後貿閑為奸居多且屯軍地去糧存以為恒患逃逋累積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逐累積數而湖地草灘半為將領所據逐以自封殖法之當行莫急於此於是鎮守太監張弼聞之退出所後正軍三百名總兵楊英仇鉞以下退有差軍史鐫監鈐火監馬良各有退革共二十餘人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仇鉞盡歸之官以助邊儲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官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

次撥用無得脫者賦後始均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十數事上之不能悉記其大者如請蠲寧夏各路旱傷稅糧以郵困窮溥賞賚恩典以安反側乞旌罵賊而死都指揮楊忠李鳳迸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蠲郵其兒男以勵臣節改調管糧參政等官及復設按察司僉事監理邊儲極論各城堡糧儲缺乏請發內帑如舊例以免派買累民之患皆與瑾意相忤比瑾敗誅該部覆奏皆報允可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但人才難得用之他鎮猶有可觀乞將楊英取回調用并薦副總兵仇鉞威名素著參將保勳志節兼優游擊將軍史鏞才略出衆皆可大用十八日大閱鎮守西路參將馮禎迎於途固令楊英史鏞從是夜宿大壩次日夙興廣武營協同孫隆來迎徧邊墻而南分達賊自沙窩出可百十騎猝與相遇遣馮禎孫隆追之于按兵徐行入廣武賊奔北出邊墻日已暮還旗牌戒無窮追收兵回營二十六日宿棗園堡二十七日至寧夏中衛馮禎分守且久莊旗卒伍精采非他

宜議未決于笑曰官聯職任本出　朝廷總制巡撫皆無不可若許歸休老計之得者也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于上疏以為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日肆槍攘又恐河東之後大賊踏氷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窮搜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於事而徃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尋伏藏逆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遺書冒道極論其事竟寢不行十七日得吏兵二部咨有　旨命巡撫寧夏都御史馬炳然還鄉終制而不補其缺令于專在寧夏居住撫馭蓋陰奪總制之權也于遂發固原復詣寧夏過鹽池商人遮道訴稱公昔堂鹽法時每引一道許載鹽六百石車腳填委商得厚利今拘以禁例每引止許載三百石車腳不至輦商坐視無可為者又言前此撈鹽積多輸運不及輒為暴雨所衝于嘆天地自然之利官不善取而自棄之顧為私販之資是誠可惜然以御史有專職未可徑行許為具奏議處九月初一日至靈州馬都御史巡撫文卷三邊軍務惟徵

調軍馬重事仍聽節制初六日予餞馬都憲於郊還至行臺忽報前所差齎奏章百戶復來予驚問其故云八月二十九日至陝城聞瑾賊已被執下詔獄事多更變歸請進止予驚喜謂天啟 聖衷罪人斯得更化之機在是矣但前疏已定義無可改因復遣之初七日承差牛學至自京得邸報知一清被 勅召還京初八日陝西鎮守官差人齎公文抄蒙內府揭帖欽奉 聖旨賞臣一清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羊一隻酒十瓶某拜稽受 命即以羊酒饗諸部曲至暮而罷榮 君賜也然明文未至恐曠日廢事初十日予入夏城仍經理巡撫政務十二日得部咨乃行二十日拜勑於固原屬疾火舊疾舉作不能兼程且前上乞休疏未報迤邐而東以俟 命途中復上疏請開鹽課以實邊儲及疏薦西方將官楊宏馮禎時源陳珣安國輩并堪任游擊守備者各數人又薦左布政使悉忠當瑾賊氣焰薰灼之時獨無附麗干謁二十六日至涇州得邸報被推爲戶部尚書舉以寧夏撫定功加太子少保賞白金五十兩紵絲伍表裏十月初一日過陝城初五日出潼關痰大作失聲十五日至衛輝復上疏申前請乞致仕是日劉司徒用

齊會於衛源驛道戶部事甚詳十八日會叢侍郎及戶部委官袁主事者三人於宜溝盖前所奏缺之戶部覆請得 旨命叢以戶侍兼憲職往督理之二十四日至邯鄲縣得部咨知所上乞歸第一章不允隨生張知府潛開住郭御史郭迎見送至臨洺驛二十九日至保定府又得部咨所上乞歸第二章復不見允仍催促赴京十一月初一日至安肅縣門生王侍郎寅自易州山廠來會初四日至都城宣武關外假宿永慶寺中痰嗽猶未止公卿大夫士枉顧無虛日終爲病所困不能趨 朝又上疏備陳前後懇悃乞

恩放回休致溫言褒荅不允延醫問藥又十餘日稍愈入宿東朝房十九日赴鴻臚寺報名二十二日謝 恩二十五日 賜玉帶於左順門見是日到任始治部事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一終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制府雜錄

楊一清撰

初予致政家居強長史晟書云先生之在位也不患於難進而患於無復起之機比起廢西征過西安見之曰某不幸復起柰何晟曰朝廷以戎事起公安得不出但功成之後宜早退以全晚節耳強汝南人予提學時爲真寧訓導以文學見知前所言非道義不及此顧予西事前定旋被 召命屢辭不

月十九日抵鎮安素嚴明以藏廩空虛軍政廢弛乃與總兵約申嚴禁令追徵積年負欠屯糧追補馬匹被鞫提者多無完膚大理少卿周東清查屯地又復嚴急錦昂等遂激衆爲亂諸臣皆遇害四月五日也寧夏奏事者皆實被害之人遂揚言於朝謂亂乃惟學東所激而成聽者不察和出一口後李美俱沾邱典惟學既被陰錄又以言者追奪之且錦等蓄謀已非一歲惟學豈能使之作此併公移比之陂創私用者有間矣作惡者何人而惟學乃代伊受禍寃哉蓋亂臣賊子必假藉事

端以爲口實故錦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可逞是時惟學雖寃亦不能免也

何錦之亂鎮巡既被殺副總兵楊英領兵在外錦招之不肯入其所部兵聞亂而潰英僅以身遁錦又紿遊擊將軍仇鉞入城而奪其兵時陝西總兵曹雄在固原聞變即趨至境上首遣都指揮黃正統遊兵三千入靈州以固士人之心約會隣境將官刻期進討又遣兵戍寧夏中衛及廣武營以捍其所必攻密燒大壩搭帰之草以攻其所必救與靈州守備史鏞謀奪取河西之船盡泊之東岸錦聞而懼領兵出守大壩以防決河雄乃議令史鏞潛通仇鉞書謂河東大兵已集以其日渡河俾鉞爲內應鉞卒成大功顯名天下而發踪指示之功何可少哉竟以締姻劉瑾得罪身死家籍良足悼已功名之士固自有幸不幸者存而世之見利忘義托身匪人者亦可鑒也夫

曹雄長子謙讀書善吟作有機略世事多曲中又樂爲義衆陝西故李秦政嘗孔主事琦家貧甚得如此時瑾焰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妻子不能存活雄上疏請邱其家以勸薦官從之瑾腹心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盖出謙意具其筆也高御史佩先被逮 詔獄貧

無鉢兩之資謙助之路費令人送至京又資給其家類此者尚多然英華太露好惡太明自特其才智頗輕世傲物故人多忌之雄通好劉瑾初若避嫌然至締兒女姻則甚矣謙慮不及此不能力止之卒以黨惡被收繫爲怨家所已筆死獄中傷哉

予致仕家居時

廷議有見推者謙以書來曰此何等時也而先生可復出哉宜致書所厚切勿道及起用二字又曰近日陝西人才連如而起山川之不幸也獨不留三五輩以爲後地耶彭濟物不見登用天其有意於將來矣夫以謙之明於料人忠以處人如此而所以自料自處顧若是不尤大可惜哉

靈州邊堡壁間有詩云堪笑書生無勇略演營習陣日紛紛問之乃總制才尚書所作後聞諸邊將云才公見予下操軍令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未幾閻鬱在邊檄陝西寧夏兩鎮總兵自與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搗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矢

隆馬身被數刀而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與武慟哉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諱脩採止爲內應鉞卒成大功顯名天下而發踪指示之功何可少哉竟以締姻劉瑾得罪身死家籍良足悼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哉才之死固已功名之士固自有幸不幸者存而世之見利忘義托身匪人者亦可鑒也夫

曹雄長子謙讀書善吟作有機略世事多曲中總督張公敷言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壞得如此時瑾焰方烈張公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妻子不能存活雄上疏請邱其家以勸薦官從之瑾腹心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盖出謙意具其筆也高御史佩先被逮 詔獄貧

寧夏有沃饒之利故稱樂土自撫馭非人橫徵暴歛紛然雜出軍始不堪命迨亡棱踵見存者日益困敝至逆瑾時極矣上下交征歛取財物爲脫禍計盤糧科道所歛銀四千兩鎮巡倍之官軍倖屢易糧經年不得給千戶何錦指揮周昂恕入骨始悛異志錦頗通文事乃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鎮巡俱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至如前苛虐都御史安惟學自陝西布政權巡撫正德五年二

曰此外不許分毫侵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
姪男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賞曰不愁伊無有也
予曰彼亦參隨之數難分彼此若謂其有將聽其
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商諸事有
所論列予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昔　帷幄
腹心重臣公今在外宜存形跡不宜輕起釁端張
公厲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
在　帝左右公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
之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
公首肯久之後乃知瑾亦頗闖張言將謀不利幸

其歸速不及有所為卒除焉究於呼吸間然亦危
矣　程宗在天之靈實默相之　主上之剛斷又
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砲不能致
遠兼不善用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
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銳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
用予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國皆
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為長物耶詢諸軍中必
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甚曩在陝城教場
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宏請先取二將軍
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
遠及三百步營中皆震慑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
大膽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敢輕用乃市鐵募
工於固原鑄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
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扎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
退　後邊城所在肆習用以為常至是花馬池參將
閻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衆出城下用公所發鐵
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
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乃議令二騎駕一銃
凡用八騾可駕四部出獵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

急刼營潰圍不過數壯士之勞而可當千萬夫之
力矣因思往年宣府張秩二遊擊被虜圍之數重
經二三宿使營中有此豈至全軍覆沒哉
各邊演習營陣止按舊規而行不知變動予謂地利
有險易賊勢有強弱人馬有多寡若不知活變過
警安能濟用乃參酌舊規間出新意令隨機應變
如衝三疊陣畢再衝旋陣下一條邊營畢變三才
營又變五行營又合為四門斗底營當分而分當
合而合分而不鈌合而不亂或人馬方行驟報賊
至倉卒之間就於脚下站立拒敵務使彼此人馬

莫可動搖
演陣下營務使人人常存戒心就如賊在目前軍器
什物常防遺落馬匹常防奔逸毋容外人得入恐
係姦人刺客如一面受敵三面皆當提防敵來無
懼色敵去無惰容久久慣熟臨敵不過如此莊塘
夜不收軍人務尋達人達帽莊作真達賊形狀若
無真達衣只翻穿皮襖乘風拍馬直衝營陣脏朦
難聞聲勢克惡使我馬慣見遇賊自然不驚是不
但習人亦且習馬其衝擊方向悉聽營塘馬官臨
期驅使或東或西或來或去或衝其前倏擊其後

使官軍應接不暇以上皆予總戎務時軍令才尚
書之見喆者以此知兵者或以為然姑識其槩以
俟後之君子
將領三軍司命安危所係苟非其人則急去之在其
位則不可忽且侮予在制府雖衛所庶僚平居未
嘗妄召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苟奸法
干紀則亦未嘗假貸故解任之後遺愛恒多才公
嘗怪參將閫綱遊擊陳善都指揮郭遜不能殺賊
襆其衣冠加之巾幗婦服令周遊營陣三人皆有
時名坐是諸將解體出塞之役心知其非無一爭

者比聞其敗各按兵不救且其心焉是時變起倉
卒雖救無益而人情向背可知已
法曰兵無選鋒曰北凡官軍一隊之中勇怯能否必
須區別若混為一途非惟人心懈怠兵勢不揚且
臨敵接戰怯者先迯羣衆被其動搖壯勇亦為所
累故選鋒為兵家第一義然人才難得舍短取長
皆有可用大將之門兼收並蓄庶無遺才予先年
總制通行各邊大小將官各於該管衛所城堡官
軍夜不收內逐一試驗揀選武馬出衆膂力兼人
有膽氣有智略四事兼備或三事兼優者定為第
一等四者之中二事可取者為第二等一事可取
或二事粗可觀者為第三等若四事俱無足取但
不係羸弱疾病者為第四等其老弱幼小疾病者
定為第五等一等選備奇兵二等三等選備正兵
四等專備守城守俟雜差撥用第五等不堪之人
責令選勾精壯戶丁代補騎射之外各採所長如
善御兵車者善放銃砲者熟於弩彈牌刀牌矛者
善用鉤鎲斧鉞鞭槊者但一藝精熟皆可備二等
三等之選此外仍須廣詢博訪有知天文善占候
者識地利山川道路遠近險易者善書善算者攻巫

譬者自房中來習知房事者善胡語者腳健善走者眼明善瞰者形影說謊善窺探者有雖無他長賦性直憨決烈不顧生死者以至百工技藝之人苟有一長俱令開報閱視無異各造冊巻籍定與操習條約立爲賞罰規格隨宜器使各得其用行之一年自覺人心奮勵精采一新後子鮮任南歸此事旋廢今部曲猶能道之方圖聚行而　召命下矣姑識之

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戰之時量力馳用庶幾人馬相當戰功可立若平時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馬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怯懼雖有猛將安能成功予行令各將官將所部馬隊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慎選精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第一等身力雖小頗能馳驟者作第二等身力雖大行步遲鈍者作第三等若身首短小又不善行及瘦癯老瘦者作第四等一等二等專備騎征三等以備雜差四等責令易換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坂足力不倦駐坡驀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將十無一二兵不練而强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不能行而今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蹴然笑者幾希矣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二終

平濠記

明 錢德洪緒山輯

初、贛州在官吏審門阜、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訶覘、不待言出于口、凡意向顏色之間、賊必先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離兵靡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其後一出而成功、

公至豐城、聞濠變、面欲遁流趨吉安、舟人聞寇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賂于舟中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誅其耳、遂發、溯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屬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公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勤王之事尚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舉朝廷密守先知、而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以俟襲殺、復取俊人數萬、各與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繳當給衣絮中、將發、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族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卻佯怒、家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寇濠還獲俊人、果于給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逾數日、公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舉濠罪惡、始悟爲公所欺、公既拔南昌、知濠兵將還救、證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迎擊、出其不意、攻復省城、偶遇于某處、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文定等、自精兵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復省城、偶遇于某處、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文定等、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銳、若卽斬之、兵無統領、俟各督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奔死以戰、大敗之、

此事年譜不載、以爲先生失計也、何所失、不料濠亦取間道出奇兵也、然能不以小艇摧氣、反因而激勵其麾下、轉敗爲功、則是卽短見長、而可以垂法于行師矣、

江彬等初至、公往見、彬瞥設席于傍、令公坐、公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彬衙之、出詣諸公、公以常行交際證證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

公見張永、與之語、知其忠、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寇濠不軌之謀、已逾一紀、旬月就俘、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及彬等欲加害意、既而公赴召奔龍江、關忠等又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羣服入九華山、永聞、又力言于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衆欲爭功、欲幷棄其官入山修道、蘇是上益信公、（黃綰記）

此條載年譜中、然歸功總督、則止據中間綸巾野服、則舉止中窾、故永得因以進言而解上疑、此譜所未及詳也、併著之、

公於豐城聞變時、參謀席濟、舊爲在侍、相與計議、恐寇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徐使迎留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楊火牌云、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仰沿途軍衛有司照數預備粮草伺候支應、若臨期缺慢、定依軍法斬首、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勤事、已密于兩廣各處提調兵馬、潛來襲取寇濠、將發聞、席濟問曰、留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可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公笑曰、得一時耳、縱之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既判、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趨一方民命、殘一方民渠一疑、彼事去矣、既而歎曰、寇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日雖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刼利誘、苟合命、庶兇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寇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遂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果疑、擺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兩雄、兩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致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準兵部咨、本部題奉聖旨、許泰、都永分領邊軍四萬、從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竝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竝進、剋期夾攻南昌、毋得彼先此後、本職先往福建公幹、因過留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令邊前敵、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線疑、皆是先發制人之謀、當時必以留王兵未舉動、令其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來官兵不知的信、有擾事機、以本

職計之。若甯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恐難猝圖。須接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其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甯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密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廿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遞狀。皆要立功報効。可見甯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敗必不久。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六萬已到贛州。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已到黃州。本職起兵十萬。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共計見有十一二萬。蠻已足用。但得甯王早離江西。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備開緣由。煩請酌定一應進止機宜。選乘駕曉事人員。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寫成手本。令濟等選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費。以前事理。陽作買物。備細密切。說與令渠潛蹤隱跡。星夜前往南京及淮揚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寄訪素通宸濠之人。厚加結納。令密報甯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提。果獲手本。將差人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又疑劉李不信其謀。又與誼光計議。假寫回報士實書云。承手教。足見老先生報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于不得已。身雖陷于網羅。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論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無一失矣。然恐無益于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大作濠追兵將及。夫人公子在舟。公呼一小漁船。自縛赦令。濟馮持米二斗。鮮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馮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馮思之不得。夫子命取籬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馮揭籬蓋以示。城中遂釋疑。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馮心喫危迫之時。暇捨乃如此。（曹謂既）

甯藩一事。識先生者有二。曰始通甯府。後知事不可成。從而剪之。又曰。甯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當時至形諸章奏。有識皆知其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移宮入贛。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咨訪累月。乃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所能測也。逆藩當時所憚獨先生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故致憚摧于先生。而先生亦示以不絕。機有所待也。嗣留棄芳。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先生用。先生開示以意。芳叩首踊躍。待報而發。逆藩亦屬意于芳。惜以厚貲昭芳。芳不御。有以聞于先生者。先生憮然久之。搏案起曰。今日親襲當爲成敗禍福不計也。及起兵。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擯以往。鄱湖之戰。逆藩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實有力。先生語芳曰。吾請于朝。以官假汝。如何。芳叩首曰。芳士人。不樂拘束。願作富家翁耳。先生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紫文記）

文非先生門下士。不惟信先生之心。兼欲使天下皆白先生之迹。又欲使後世識制叛之機。用耍之妙。文亦有心人哉。

德洪昔在師門。咸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發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甯王逆戰于湖上。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具。是時前軍正挫卻。某某對立變視。三四巾告耳。如非聞此。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者。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告聞都諫之曰。昔先生與甯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

子皆不聞。亦斯意焉。然不著其顛尾。後世將不知反掌取逆之故。雖有忠誠體國之士。或臨事而易視。惟觀其成功者如是。則一切謀計。皆所以濟其忠誠。在他人爲陰謀者。在先生爲變化。隨時而有以資體國之智慧。雖存之以杜奸。未爲不合也。

公應變如神。不可測識。方破省城時。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鑾濠于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省城已破。膽從之衆。欲竄無路。見水浮木牌。爭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翼日伍文定等方督兵殊死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甯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鼓噪。遂大潰。濠兵既屢敗。氣促思潛遁。見一漁船。隱蘆葦中。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覓送軍中。諸將尚未知也。

漁人縛送。與擒疏所載頗殊。蓋濠泣別妃嬪之後。遁就漁舟。則知縛王送所轄使耳。疏中不便詳述。與不破反間諸謀同意。又蔡文遞貽州父老言。濠爲葉芳所擒。當時芳出濠不意之故。濠窮而思遁。鑾王冕預備漁舟伺候縛送。實芳促之之力也。

公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哭告。風稍定。頃之。舟人讙躁回風。濟馮取香烟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濠追兵將及。夫人公子在舟。公呼一小漁船。自縛赦令。濟馮持米二斗。鮮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馮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馮思之不得。夫子命取籬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馮揭籬蓋以示。城中遂釋疑。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是濟馮心喫危迫之時。暇捨乃如此。（曹謂既）

甯藩一事。識先生者有二。曰始通甯府。後知事不可成。從而剪之。又曰。甯府財寶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當時至形諸章奏。有識皆知其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余移宮入贛。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咨訪累月。乃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所能測也。逆藩當時所憚獨先生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故致憚摧于先生。而先生亦示以不絕。機有所待也。嗣留棄芳。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先生用。先生開示以意。芳叩首踊躍。待報而發。逆藩亦屬意于芳。惜以厚貲昭芳。芳不御。有以聞于先生者。先生憮然久之。搏案起曰。今日親襲當爲成敗禍福不計也。及起兵。芳密使人告曰。吾以款彼也。今日之事。生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擯以往。鄱湖之戰。逆藩望芳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實有力。先生語芳曰。吾請于朝。以官假汝。如何。芳叩首曰。芳士人。不樂拘束。願作富家翁耳。先生遂入宮。籍所有以獻。餘以予芳。滿其欲焉。（紫文記）

文非先生門下士。不惟信先生之心。兼欲使天下皆白先生之迹。又欲使後世識制叛之機。用耍之妙。文亦有心人哉。

德洪昔在師門。咸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發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昔與甯王逆戰于湖上。南風轉急。面命某某爲火攻具。是時前軍正挫卻。某某對立變視。三四巾告耳。如非聞此。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者。此智術將安所施。又告聞都諫之曰。昔先生與甯王交戰。時與二三同志坐中

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皆聞陳惟諜逃歸向誰之言曰。昔見有侍于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何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勝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勝。又誰與發謀出慮。又問今人有不知學問者。盡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制應事。孟施舍所謂守氣也。若人眞皆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于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眞體。自能應變無窮。此曾子所謂守約也。又皆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亦非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作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可以安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旣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沒緊要事上。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爰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具見。獨于用間一事。昔皆槩聞。秦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面訪龍光。始獲聞諸牌甞疑。幷所聞于諸同門者。悉彙而錄焉。

江海殲渠記

祝允明撰

江海殲渠記

長洲祝允明著

丁卯以來逆瑾竊柄括天下財入私囊書血涸竭莩蔡滿
閭徼者走險以貲所在團結兼鉅者曰四川賊山東
劇西賊河南賊呼吸而聚多者至十餘萬屠城邑破宮
逼殺撫按假名號攻宗藩戕命官
逆橫行天下人死不可計所不及者闔廣重貴而
已　朝廷遣調京邊大將勁兵協以文臣四出分討千
攻百戰久漸撲滅山東賊最後平時壬申孟秋
通州之狼山吾蘇自倘周亡復不被兵至是賊已

江海殲渠記

急遂與六七等合夏出剽掠離合不常六月甲申虎自山
西十八騠入武安劫縣庫虜居民轉掠楊義店而過是日
劉六以百騎攻破青州之日照敵殺兵快劫獄掠市又二
百騎轉寇諸城之營上集乙酉千騎入威縣劫囚敵殺民
快轉掠臨洛集入曲周劫掠以二百餘騎也章丘之馬頭
鎮虜殺燒掠丙戌千騎破武城劫庫獄焚民居遂入清河
劫掠丁亥七百騎入故城殺虜燒掠戊子五百騎掠景州
東西關已丑掠交河之泊頭鎮轉掠吳橋之運當及德州
之新安店庚寅千餘騎攻破阜城縣燒毀虜掠辛卯千餘
騎入文安劫倉庫獄遂趨霸州殺掠壬戌二百餘騎掠武

江海殲渠記

定百餘騎掠長山之集家橋房鎮店甲午百餘騎攻臨淄
敵傷吏民乙未寇博興丙申留二十騎
騎掠利津之清水等社九十騎掠壽光
毋二店戊戌千餘騎攻樂安之丁家口
遂渡河流劫辛丑千騎破陽信燒官民
騎攻崇安百騎破海豐劫四三百騎攻
騎燒劫臨朐之上莊等社壬寅二百騎
甲辰二千騎破青城殺民兵傷官吏虜
千餘騎寇齊東諸村落燒殺虜掠又二
鎮店乙巳攻章丘流劫石家莊張官店
城之堰頭鎮又百餘騎破恭安燒棄關又五百騎攻棄
七月己酉朔千餘騎破齊河城燒官廨
戊千騎破高唐放囚殺虜又三百騎
新寨二店劫四掠民辛亥七百餘騎
子破吳橋燒官民居殺掠又千餘騎
間分劫鄭村次日復攻城沿途殺虜
南宮城燒官宇庫獄劫囚乙卯千騎
傷劫庫燒虜丙辰破棗州劫倉庫放囚
巳六七彥名虎諸光并集以二千騎
燒恤壽官民吏商死者無計知縣段豸死之賊狂談轉熾

江海殲渠記

巳未六七彥名圍景州庚申千餘騎破阜城官民居殺掠
辛酉千餘騎攻獻縣燒掠殺虜遂駐交河壬戌攻興濟丙
寅劉六以五十騎破順天之大城縣燒官民居殺掠遂掠
固安之紅村市指揮史王死之壬申彥名以所部六十騎
破青縣燒官民舍劫倉獄甲戌二千騎破靜江燒官民居
劫庫獄掠虜虎以二百騎過河東燒漕艦殺其士丙子虎
以千餘騎圍滄州至于八月己卯方辭去自桑園六平而
劉七瞠至復圍之癸未始解滄被圍七日沿河結橋梁掠
死傷不可數計燬漕舸三百艘民舟無算是月戊寅朔李
參將瑾擊賊於日照斬首七十級庚辰虎以千餘騎寇平
原殺掠東西二關又千餘騎入東光殺虜辛巳千騎攻破
吳橋殺人燒官民舍火達曉壬午千餘騎攻陵縣虜知縣
郁昕妻女彥名三百騎攻滄州稱報讐掠辛應亖丙戌宋
指揮賞擊賊於固安之鄭哥莊斬首四十二彥名在靜海青縣
遊擊宋振於日照斬首二十彥名在靜海青縣
掠得船二百餘將入海陳少卿天祥與張副總俊大破之
於信安鎮斬首二百一十生擒百一十巳丑過滄州乃與
六七自桑園寇陵縣由稼陵開而東虎自平原由高唐曙
德清而西隨地寇攻壬辰宋參將振擊賊於慶雲之板橋
營斬首三十辛丑許副總擊賊於阜城之半壁店斬首百

江海殲渠記

有九十佟百有十甲辰御遊擊擊賊於景州之鐵橋集斬
首百五十癸卯巳來大名張同知珣等各擊賊共斬首二
百二十初馬都御史中錫被命捕賊六七之在山東也值
大水無所得而馬方布招安之令六七遂北詣馬以受招
問之馬不能察聽焉六七殺人縱橫自如而我軍欲擊賊
者馬輒止之人情駭憤由是賊勢益暴　朝廷遂馬去
以陸都御史完代之陸公以是月辛丑受　勑視師丙
午陛辭而行自是以後陸公為政於是廣召募拘馬藏械
潭城隍時宋千戶等寇范縣九月戊申朔遣馬副總禎與
許卻等襲楊虎大破之于宋門店龍化集等處凡斬首一

馬莊東奔登州海套雖屢衝隨所在魯聚官兵而後無陸公
聚諸路兵仰劉李温蔡四帥以及各州縣等禪將民兵畢
至分道屯襲彌布遠近陸公臨機運策以授諸將莫不合
宜四月初河南賊來寇定遠太安哨騎東到果酒驛傳
寢丁丑陸公所集諸路兵與六七彥名等大酔過於萬淺
波古縣集等處諸軍奮擊盧戰大破之斬首二千三百及
傷死者三千有奇俘百有奇而逃散又千餘諸首渠狼狽
六七彥名獨挾三百餘騎皆極驍猛遭圍而逸間道馳至
河西務其勢無前京師發兵莫能禦賊復越臨清而
南壬辰都指揮楊鵬擊賊於徐之崔里集斬首七乙未張
剌線後擊賊於武清之標伐屯斬首四十有奇戊戌趙風
子管四兒王麻子等二千餘騎將自白洋河渡指揮周正
阻禦乃回薄雄率夜至武城知縣蘇霖與典史袁浩提兵拒
守已亥與賊戰浩中箭墜馬死之快手張堂等殺賊六人
任孜等手殺二賊後被賊殺之剖其腹李子成陷重圍指
已盡應鞭亦傷數賊竟破圍而出餘兵亦共殺數人賊乃
自竹園村過小支河北去庚子至邳之新安進運馬家淺
雙溝頻欲渡不得癸卯後由靈虹西南而去是日劉温二
副爺通判韓守愚等敗擊於鴈縣等處斬首二百四十唯
存二百餘賊潰而南奔五月丁未渡黃林庚戌夜渡邳縣

三百人遂奔河南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棄馬登舟沿江
掠聚其黨復盛至七百人壬戌以後時原許李三帥破之
於貢縣等處共斬首四百四十乙丑賊至陽邏圍風丙寅
都御史馬炳然携家赴官賊遇之於爛泥鋪脅與俱至南
京馬炳然罵之遂遇害虜其家人既而劉六為風折檣擊死
於水其幼雛數人亦死唯劉七彥名浙泥劫掠是月丙午
以後同知劉文龍等擊之於崔家村共斬首二十
乙丑以後指揮張勛金事許逵等擊之於滄州之汪家鋪
等處共斬首二百七十生擒四閏五月甲申以後許金事
等又擊賊於海豐之大治河等處共斬首四十生擒七已

丑劉七彥名等與衆突來瓜州殺掠過揚泊於通州之狼
山常熟之福山港遂突駕江面縱橫上下逼泰如皋京口
濱江之區咸被創殘張都憲繕隄數道將校守吏
防衛過截通泰如皋泰興周家橋邱莊諸要害地募兵數
門高郵寶應石莊諸要害地募兵數千分屯應援稍易聚
集缺堤拘簡善泅者日夜警備六月朔日以後許白玉二
副總等擊上江賊於龍化集等處斬首二百九十六生
擒八劉七彥名在江不安舟居日上通州海掠與其黨韓
三等謀得馬寔亂淮北海州已酉張都憲得五報章申嚴
防禦拘藏馬扈賊計窘辛亥乃慕海門而上甲寅復越瓜

州過南丙辰過采石泊蕪湖之月子河莫申在海門之東
七里港誘入海由張網海口深入裏河不果又泊緑上乙
丑在斷腰墩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東趨遲新黃盛陸
入光州固始境泛九江安慶七月己卯至石灰河江口為
金參將輔所破遂徙銅陵壬午及越瓜洲而南踰周家橋
甲申在天生夾姜家嘴陸公在鎮清以六月戊申受
劉副總帥遂東辛酉總官任璽帥大同兵副之卻遊擊帥
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與守兵齊集日加未與賊戰
我軍聲鼓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踰山顛古垣為高控險
槍矢瓦石雨下塵敵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偏僧行居人
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日加申劉
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奉春美鏡徽等並馳突戰

分軍為三劉在山北卻在山南皆賊眉踵行而上手拖繩
啜且上且攻盾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死數人者不
退遂奪其垣賊墜崖死者無數其餘先已具舟舡山下以
備萬逃至是覓婺谷下山欲上船而船中人已滿不容入
進退無地劉副總軍列崖下百矢齊發官艦中驟矢并集
劉七勢急遂赴水死彥名為宣府遊兵千旗張鑑取首劉
副總擒斬餘賊殲截沉水賊級有四而北者高雲追斬之
嵩殺之自西洋港起者副領孫文傳鏡執之斬首二十九
俘二十又犯江陰縣丞余彥雲捉之縣人以鐵菱角布賊
外淖土中縱牸畜賊爭起掠豕悉陷著鐵菱角不能起擒
數十人後更不敢近城丁亥賊泊狼山下其黨以失地利

相尤或潰逃去劉七與其妻妾子女丁氏阮氏號三婢乘劉醉逸
入通州守兵執之丁丑賊余狼山寺奴特書來索捍不與
遂率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賊退入船是夕大風發數
群掀播墨夜不息風烈甚數十年所無賊船皆解散粗定
僅存八船其衆顛踣不知賊
自相擊撞嘔泄臭穢狼藉互為怨詬已有自戕之謀蘇人
有應募獻計用火攻其名木先鴉蘸硫及火於
如烏喙持之入水以喙鑽船而機發之以自運轉轉透船
可沉試用之已破一船乃米
捕察知之謂江南兵能水中
山圍聚或下崖散遁縣為通州諸處守兵所覺指揮劉英
胡鎮千户王詔通判高昇等邀逐擒斬不絶庚寅斬首六
十俘四十七辛卯俘十七大抵通州最與賊切齒而守吏
亦特嚴整壬辰陸公在江陰會諸將議授方略其夜三更
劉副總帥遂東辛酉總官任璽帥大同兵副之卻遊擊帥
宣府兵與諸從校並進癸巳
我軍聲鼓震天風火交熾賊披靡踰山顛古垣為高控險
槍矢瓦石雨下塵敵賊初不識山路火勢既偏僧行居人
逸出賊或從之上下得路而我軍方奮勇四前日加申劉
副總引其部將張椿蕭澤高雲奉春美鏡徽等並馳突戰

虜賊亦累捕殺降散衆盡疏聞文武大小將校兵士等
陞賞有差

四庫全書提要

廣右戰功錄一卷。明唐順之撰。順之字應德。一字義修。武進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天啓中。追謚襄文。事跡具明史本傳。此錄述右江參將都督同知沈希儀討平廣西諸蠻事。順之工於古文。故敘事具有法度。明史希儀本傳。全採用之。惟錄稱希儀爲陣淮人。而史稱貴縣人。稍有不同。蓋希儀世官指揮。史據其銜籍言之。而錄則仍其本貫也。其書已載荆川集中。此爲袁褧摘出。錄入金聲玉振集者也。

廣右戰功錄

明　唐順之撰

紫江沈公希儀。字唐佐。世官奉議衛指揮。其先臨淮人。嬰官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未幾。調征永安。嘗以數百人捺陳村寨。賊踞立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淖中。馬陷。以吻柱淖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趨淖刼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右。夾馬一酋。距弩十步外。公捩顓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顓寸而過。刃着於鐙。鐙然斷鐵。公射鏢者中缺項。殪。左挂弓而右擊刀。斫刀酋於鐙。酋斃。後騎至。取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頫車折齒殪。弩者恫失弩。僂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胷。既連斃三酋。後騎至。取其首。公以二酋讓後騎。而囊斷頫者自爲功。餘賊環而入箐。追兵戰於箐中。斫酋若干級。毒弩中公膊。潛軍而遁。驗功。或以斷頫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頸而待斫乎。命紀之以功。邊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猺以某隘開告。而導公入丁嶺。公策之。斫所開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販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牽以導。巢而熟猺亦以公斫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大破之。賊奔。公獨逐一酋。酋騎而走。崖窄。釋騎跳而下澗。公騎跳而下澗。澗深沒頸。馬浮而岸毛盡濕。束濕馬於樹。緣澗而求酋。酋泅而逃。鬬水中影射之。血纓水上。入水斫之。後騎相屬至。匪望見公提人頭立水中。匪鮫不可跳。乃尋路從公。則賊遁已遠。公乘濕馬與諸騎追之。納斫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渡

江而東。遣諜者告。公倉卒舉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槳。去蛟龍、滑石、峒灘各數里。諜者又告。賊他面歸。將及江。公以爲滑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蛟龍灘闊。成列而濟。衆難猝矣。吾欲奪其闊面攻之狹。公多與其諜。因處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面室廬妻子。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籤以爲綠。剡頭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晨卒數十人守之。燃柴數束。煙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灘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濟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艘葦中。賊弊於中洲。以護濟。且半。公以艦乘灘急衝之。兩岸軍躁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亟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齒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檄兵數萬人。憚府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鋸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詭面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詭奏誅之。一日。憚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柰何。公柰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龍。而璋心恨與。至是詗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參將老沈所。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猺爲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獞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猺間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鬬。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俘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讙。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諮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謂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閫闑動色情。性賊在豬嵩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勦。則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藪伺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前隆厓谷。不戰而燃煽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人爲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問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詗賊。衆咸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饗饗傳送。餧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菁。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面遵必順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劉蟄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還。則公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假貿。游嬉城中。無禁。諸猺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

受縛矣。憚府復不聽。而徵兵殺十萬征之。既而失利。憚府以罪罷。新憚府餘姚王公至。其所以撫定兩省。公多與其謀。因處公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面室廬妻子。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而編籤以爲綠。剡頭成數百旗。插之蛟龍灘。令晨卒數十人守之。燃柴數束。煙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灘滑石。公分兵兩岸。而濟以小艦。載勁卒數十。伏艘葦中。賊弊於中洲。以護濟。且半。公以艦乘灘急衝之。兩岸軍躁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當艦。公舍艦跳水。斬鏢酋。人騎皆踣。洲上賊辟易。賊濟者西奔巢。未濟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濟。洲賊亟艦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後行擠墮淵。溺死無算。其前行齒俘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復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檄兵數萬人。憚府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然尚橫鋸兩陣中。守隘不肯散。公使人詭面以勝告百戶。百戶亦使人詭奏誅之。一日。憚府召公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助猛柰何。公柰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與。至是詗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公使人紿曰。是新參將老沈所。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懼。因熟猺爲解。熟猺者。界漢人生猺獞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盛。附賊。以爲常。於是熟猺間說於公曰。請爲兩家解鬬。公度賊尚勁。乃且聽其說。而謂熟猺曰。返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俘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爲獻。賊收衆奔山頂。而空隘以通百戶兵。公兵與百戶兵。牽連行至城。城中人讙。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公以爲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諮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公始。先是賊勢張甚。而熟猺及城中黠吏民多爲賊謂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閫闑動色情。性賊在豬嵩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勦。則口語沓沓。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爲備。或伏巖藪伺官兵至。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爲鄉導。往往爲賊。誤我入死地。前隆厓谷。不戰而燃煽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實。與民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公以爲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諜。而使官府人爲諜。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猺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猺。吾不問若。更與若銀。爲販本。若試爲我詗賊。衆咸諾。乃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饗饗傳送。餧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深菁。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秘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面遵必順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劉蟄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還。則公軍亦不知公自何得之也。公始至柳。令諸猺得出入假貿。游嬉城中。無禁。諸猺時入府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詗賊。後賊發其火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問謂諸猺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猺叩頭不敢。

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猺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婆婢濃之以酒。人數大飽。察其婦中其夫皆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猺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猺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猺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猺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猺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猺婦。以爲夫人愛己。諸猺婦皆快快心漢。賊其夫使報賊窠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猺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猺竟不肯言。則諸猺婦自以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公用兵風雨來去。既得賊時。舉輕騎剿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言爲繩。繞記劇賊家。示諸軍所捕繩之內。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老弱婦女牛畜無一及者。遂出巢數里。遁平地。慶賊援所不至。則停軍審究。其爲劇賊家婦女牛畜者收之。其雖猶于劇賊家。而係鄰家與鄰巢者還之。諸猺得完室家與見還者皆喜。是爲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則投斬不爲賊者以充級。故賊嘗我罪。我雖爲賊。時得脫。或保孥貲。汝輩雖不爲賊。時見殺。或孥貲爲猺自今我發乃有顏面嘗賊矣。公入巢有助賊賊者。既還軍。遣諸猺檄之曰。若索何助賊賊。吾勦若。無救。頃之搜其巢。盡藏之。自是凡所鹵劍。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鹵則所過他巢。或刀耕而門關。既還軍。則檄曰。若索何刀弩而門關。今悉若五牛。不者且剿。自是所歷百數巢。竟無一人敢刀弩而門關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期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率以詣賊。使徵所掠。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救頃之。搜其巢。盡藏之。自是凡所鹵劍。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賊戰者。鹵則所過。他巢或刀耕而門關。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徵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賀。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鍛諸猺妻。刃捩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刼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厭扶諫懼變。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盡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賞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蘿紛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脰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涸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巢。惟能使猺攻猺。則屢酋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峝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溶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猶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溶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溶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娶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拳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潛既誅。其酋楊智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

耶鬼耶。諸猺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膽落。或易面爲好猺。猺而柳城四旁一百子率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猺家以耕。或索鷄酒於猺。猺不敢不與。公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猾幾盡。而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猺賊。舊中知府脚者也。兇猾甚。先是。嘗七捕之不能得。至公亦七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剿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刼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盡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嘗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刀狰獰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縶。痛縶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攜其心。公又使熟猺謂諸猺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猺四五人來投。公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衆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掠久矣。已而怨相謂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猺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殺牛犒諸猺而去之。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豈失妻子。計夥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猺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廣吾妻子。面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刼之。三印可必得也。官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猺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徵巖洞中。而使熟猺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賀。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鍛諸猺妻。刃捩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猺諭諸猺曰。諸猺且刼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於公曰。吾厭扶諫懼變。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盡諸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賞熟猺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蘿紛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猺閉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脰慄。諸猺既熟公威信。公嘗調一巢往征他巢。雖懼讐。然不敢不往。牛畜盡俘以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爲少耳。公亦盡以所俘牛畜賞諸猺。其後復調而與之期。會天大雨。諸猺懼失期。乘雨涸溪水沒者六人。公勞苦之。命沒者人三牛。付其家。其餘皆遣還之。自廣西爲將。如韓觀山巢。惟能使猺攻猺。則屢酋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思恩峝金之變。初思恩府土官岑溶叛。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酋二人徐五韋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猶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亦不能定也。當破岑溶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恩。思恩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姣。因託言岑溶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擁金以歸。鎮安因娶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五千人以拳金。將攻城郭。復故地。諸夷多欲爲響應者。勢洶洶。而先時潛既誅。其酋楊智者。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賓州兵素弱。故倚打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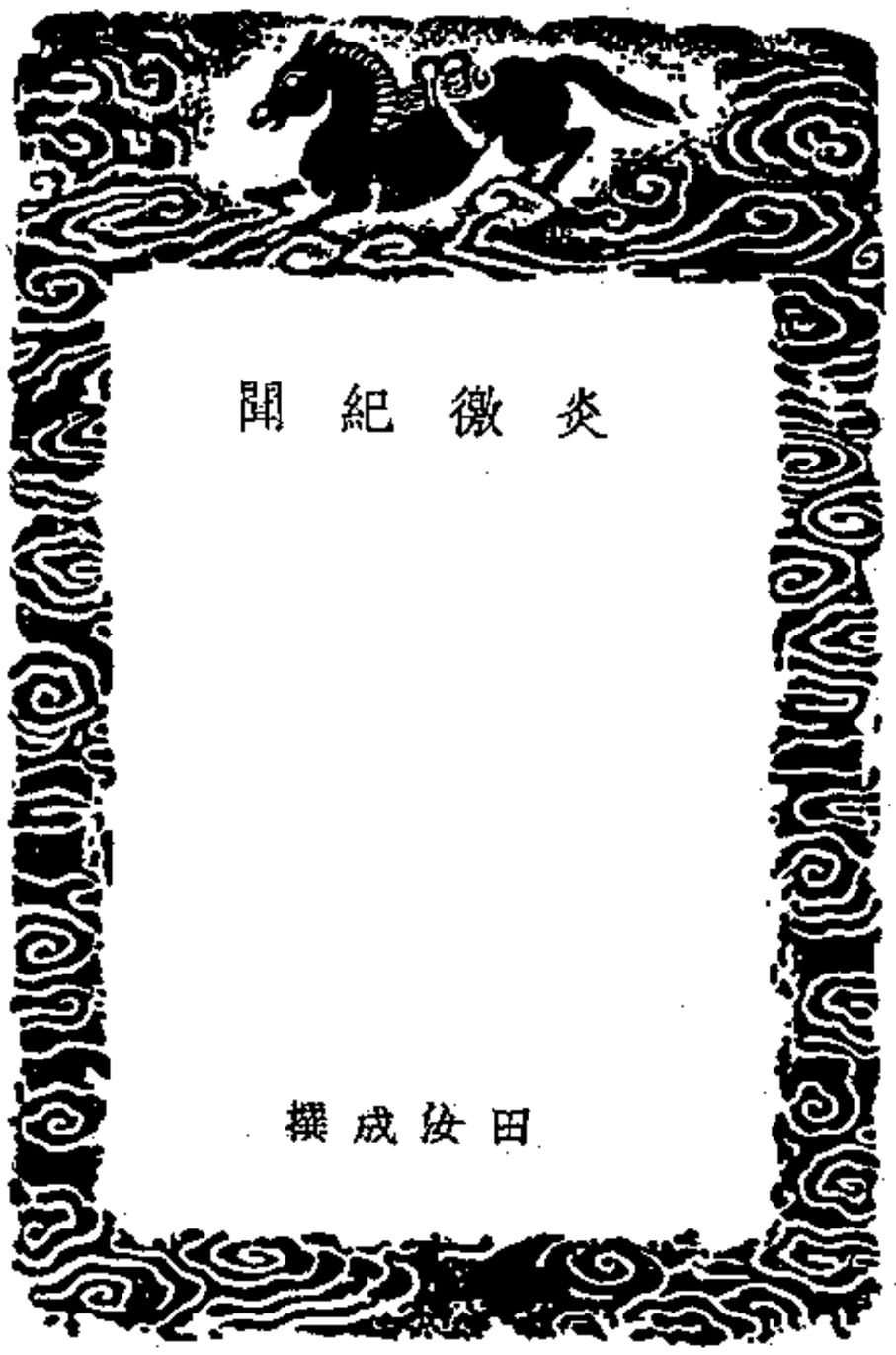
至是留欲往投金以還。時公與兵備。皆在賓州。留入言於公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公方虛岑金之危思恩。未暇並留之。在肘腋也。留言獨心駭。以爲金去賓州數百里。而留應之。妻裹相屬。賓州危矣。賓州危。則陽喉梗。陽喉哽則廣右擾騷。而何有於思恩。此事大。不可急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第往。我嬸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落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公因叩留曰。聞鎮安墊金甚堅。何因出乎。留詭曰。百計逃耳。公低聲作自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而呼留至密所曰。爲我一言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若欲殺人劫城。任汝自爲之。金能聽我言。可以默訴我及諸土司。留唯唯。公遂與留銀十兩。而以花紵方帨之。納留懷中。爲我寄金。得官後。爲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公復給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金方窘匱。安能辦此。公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帖爲信耳。自是益信公無他腸矣。留出。公又呼還。謂之曰。我幾忘之。輦貴徐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無墮彼計也。留謂金。且如公言。金大喜。眞謂倚公可得官矣。因率其兵五千人。謂賓見公。至城門。門者懼。而報公。請無內金。公怒罵曰。金非賊。奈何不內。戕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衷甲見公。公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公。公復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公戲曰。汝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況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公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公復爲金計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公曰。第寫帖子。吾爲汝致。公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火之。於是遣金謂兵備。始金叛而留且往。兵備甚懼。公潛與兵備計。此事大。禍叵測。公夷情未熟。一語蹉跌。敗矣。不若一以聽我。兵備唯唯。及見金。但言吾視金有福相。以徼勳之。且曰。此事一聽沈公。明日公謂金曰。汝幸牢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公。公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賄簡則客殺金。是貴五殺金。非關我事。今一以付留。可無哮。金也。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爲備。公復遣其姪重金幣與金同飲食臥起。金自是心死於公矣。公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在南寧。將誘金至南寧。乃縛之。乃請兵備先往。密語巡按以故。公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汝訶。公爲金作訴稿。漆抹四五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背衣。雜操吏中而先我馬。令五千人後行。金如公言。路中欲食。公與金同席。語金曰。貴五以重賂賂吾庖。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公言。而益以公爲愛已。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公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皆言汝叛。雖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人。而選心腹健卒二千人以往。是汝不撤衛而坐。忌人言也。金以爲然。選二千人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公謂金曰。汝至南寧。久候。而諸從人衣糧。懼不給。不若以千人輕於此。而以千人從爲便。金亦以爲然。從金至南寧者。纔千人。金入見巡按。巡按好語慰之曰。吾爲汝奏。明日巡按遣人至金營。犒其從人。金大喜。復謂金曰。思恩去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衆且散矣。金復遣其半衆行。金所遣千人。皆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而獨五百人尚散處城中。公欲縛金。而又以爲五百人者。迫

死而猥鬨。則殺傷幾何。更欲爲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至。則從金者又千人矣。公知金未可動。罷歸於巡按。公且往南寧。而以金從。可於路圄金也。至思龍驛。忽報草徐將萬人在陽。以迎巡按。而陰襲金。金聞而跳。公與兵備巡按聞之曰。禍矣。公謂巡按且陽爲不知。而聽希儀徐圄之。公出。呼草徐罵曰。汝妄得揑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之。是時金尚駐近地靚伺。而草徐部中。亦有爲金耳目者。金聞公言復還。公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公。公曰。岑金耶。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貴五無如汝何矣。金驍馬入賓州。公復於巡按曰。金入賓州矣。巡按兵備至。是始有面色。自金往南寧返賓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公。居數日。草徐復私公曰。請甘心於金。公又怒罵草徐。亦莫測公計所出也。公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圄金。然是時。金衆尚千餘人。與楊留所統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外。公與兵備計。公可遣楊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公謂金曰。楊留殺手百人。盡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公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公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柰何。今去柳且近。汝何不與留偕至柳。而借還。金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死黨。驍健。會金於路。雖馬而墜。公以機貴其酋五六人曰。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扶之。五六人皆病倒臥。然尚以公愛金故。被扶。不敢恚公。金至柳。入參將府。公命夫人見金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聰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金益喜。設酒勞金。與其酋。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臥。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與金兵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猓兵二千人。足以嵐變。公將縛金。先以猓兵三百人。護巡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參將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擅誅。又擅貴五。過意當不樂。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猓兵縛之。黎明遣人召留於城外。猓兵夾舉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公。公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銀十兩勞留。取紅紵挂留。留愕然。公曰。汝爲之。而汝不知乎。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金至此。吾安得縛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公已。汝爲之。而欲誅衆乎。公遽又欲以疑留於其黨也。留擐不能言。其黨三十人皆股慄。公復曰。吾且爲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按。巡按勞賞之如公。勞城外二百人牛酒。而令留率之還賓州。遂令留齎牌。散遣金衆之在賓州者。曰。所誅止金一人。留既惶恐。見紿。又與同行者猶已賣金。相譬見殺于路中。日夜踣踣爲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金死。益無所扶者。醉而縛者。解。巡按府而撲殺之。思恩復安。當是時。使公不先款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公在南寧。賓州縛金。則困獸之鬬。何所不噬。使公聽草徐甘心於金。則兩客相鬨。而主受其釁。惟公緩之又緩。以漸脫金于五千人之手。若劍弩然。待其爲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公之算。而草徐諸土酋。亦益謂公不可測也。公見怀府於梧時。鹽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參將千人。逆之不能。怀府以命公。先時公亦峽峽中大酋侯公丁酋揚公。公寄六羊令公丁牧養。至是道人取羊於公丁。公丁奉羊至。謝公命諸鹽船牛酒犒公丁與其從人。謂公丁護船上峽。公丁舟居公舟尾。命其黨乘小舟護船。謂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殉矣。公因命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至武宣。來返時。孫參將與左江兵備。開公

丁在公舟，欲乘間捕之而密言於公。公曰：此斷不可。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焉用之？此斷不可。公居常有所徵召，雖其深嫉絕罔，未嘗不來，其來雖桀猾宿惡，未嘗輒殺其可論者論之，其不悛者，必遣還巢而後捕之。故公以此語兩人，兩人猶豫未決。公乃揭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大感泣去，而公所遣班首護鹽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公以報忤府，忤府笑曰：孫參將千人，乃不如沈參將一班首十八年七山之役，奪兩參將於虎口，功尤奇。公膽勇機警，善撫士，其私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爲耳目者，其出兵多斬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公嘗笑曰：人以貨財積貯路而博官，吾以貨財博官，豈爲非計哉？其征陳村時，染危疾，所部皆自戕於神前以祭公，刀穿手，矛刺股，鈎刺脊，繫鐵鎖我之痛毒，諸體皆徧，最後至者一人，無所施，乃簡貫喉爲祭。其得士心如此。蓋余宦游而得當世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樂蹇，西則何麟南則公震與卿。余來之蹟，而識公與永，永魁磊長貌，面紅，特沉毅，見人類首下視，寡言笑，公短面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公與余稍談及廣西事，余是以得撰次之。公戰功尚多，余不盡書也。公爲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淮槩齷齪不能展，嗟嘻，若公者，猶爲未盡其用哉。

余讀荊川集而偉紫江之將兵，喜荊川之敍述，乃知二公。皆所謂絕倫者也。戊午之歲，朝廷以海氛起，唐公於兎園贊畫武功，屢建奇績，因知輔翼吾明者，咸有人焉。在用與不用而已。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唐公之謂乎！集中摘出廣右之說，附入邊防類中，覘文豹者，孰謂不在於一斑也。

嘉靖己未歲除日，汝郡袁夔記于蘇亭。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炎徼紀聞四卷、明田汝成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廣西布政司右參議。事迹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其博學工古文。尤善敍述。歷宦西南。諳曉先朝遺事。撰炎徼紀聞。卽此編也。皆凡十四篇。首紀王守仁征岑猛事。次紀岑璋助擒岑猛事。次紀趙楷李寰事。次紀黃瑤諧立東官事。次紀征大藤峽事。次紀奢香事。次紀安貴榮事。次紀田琛事。次紀阿溪事。次紀阿向事。次紀普南諸夷。次紀猛密孟養。次雜紀諸蠻夷。每篇各繫以論。所載較史爲詳。前有汝成自序。稱自涉炎徼。所聞諸事。皆起於撫綏缺狀。賞罰無章。切中明代之弊。其論田州之事。歸咎於王守仁之姑息。論黃銓之事。歸咎於于謙之隱忍。亦持平之議。不蹈門戶之見。史稱汝成分守右江時。龍州土酋趙楷、潘祥州土酋李寰、各弒主自立。與副使翁萬達密討誅之。勞灘賊侯公丁、馮氣、斷藤峽羣賊與相應。汝成復偕萬達設策誘擒公丁。而進兵討峽賊。大破之。又與萬達赴蒼後七事。一方逆蜡云云。則汝成於邊地情形。得諸身歷。是特據所見聞而記之。固與講舉遷貿。而談兵事者。迥乎殊矣。

原序

余承乏滇臬者、十餘年。而官屬所經。半涉炎徼。炎徼之政。少催科獄訟之擾。其本然蹇突。簸心駭目者、多夷情。而夷情之尤擊肘者。在乎土酋獷悍。抗敗王略。敎尤習熟。逆節比起。法令格閡而不行。駸駸乎尾大不掉之患。雖欲繩糜。漸不可得。以治理論之。中原易而遠方難。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也。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若谷永守鬱林、而爲濟內屬。李崎撫蠻南、而遠夷悅服。若我朝沐英鎭雲南、而滇省按堵。黃忠宣公治安南、而交人不忍違叛。皆由此選也。今之仕者、卓犖中原而脈遠方。一閱除書。有遠方之命。卽索然沮喪。無復用世之志。衆鈞者因而循之。遠方之吏。半出遷謫之科。不然。則模楞觚掾者也。夫遷謫者、抱憤躁之懷。模楞者、無統御之略。措鈍鄉于盤錯之交。難乎其解矣。譬諸一身。中原、心腹也。遠方、四肢也。四肢有疾。而委之庸醫。醫攝生者。固如是乎。故遠方之吏。非廉、不足以彰威。非信、不足以立約。非才識、不足以排難解紛。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練兵機也。自余涉炎徼。而所聞若干事。皆起於撫綏缺狀。賞罰無章。不肖者、以墨守敗績。賢者、以避嫌徵名。二事殊轍而同敝。卒致干戈相尋。蔓延荼毒。下竭生民之貲。上貽廷議之軫疑。良可歎也。聞述所聞。著爲此書。凡一十四篇。大方伯希齋陳公、見而喜之曰。其事核。其言詳。不虛美。不隱惡。是可垂而行也。且再三強余序諸首簡。以宣著作之本指。夫公之有取於是書者、豈直以文字之葩哉。無乃以其有關於政紀也。況公行有節鉞之賜。萬一開府南陲。展是書而覽之。則鑒

書慎令之餘。或少裨於幕議云耳。是爲序。萬曆三十七年夏五月後塍田汝成撰。

炎徼紀聞卷一

明　田汝成撰

岑猛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自祓漢舞陰侯岑彭後。宋元間、世爲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爲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爲知府。生二子。長猷。次猛。宏治六年九月、猷以失愛狱溥江中。土目黃騶、李楙、發兵誅猷。既而騶楙有隙。騶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汪溥。慮楙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撤猛。濬方憂舉行兩江。騶遂賂濬。脇猛分地畀騶。始共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楙拒不納。騶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勦猛。濬不從。瓚遣副總兵歐磐、市政使程廷珙、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協靈。不可居解。是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楙。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爲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爲田州府同知。猛撫柚思民。兵威復振。稍稍恣勞郡自廣。復冀軍功序遷知府。爲重。乃言督府征調、願先鋒。而督府族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歡。舉猛者舒荛。會江西華林蜀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爲之謠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遁柴棘。頃之、

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指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願。怨望益蓄。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擅賂如昔時。於是沒罰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破轢諸土官。平生睚眦必報。必報而後已。或言猛蓄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比儀猛。猛益其貲。猛愈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悉慎。疏猛且蓄必反狀。詔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鏌代之。鏌雅知猛撫反必。欲不舉。而鏌子漾、亦以事誅。詔勿征。時巡按御史謝汝儀、與鏌有隙。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鏌詢從官御之。汝儀大怒。廋得漾事。誣漾納猛萬金。鏌恇恐。乃再疏請征猛。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鏌僧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恩。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設詭計。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婿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乃甘言誘猛走歸順。焚殺之。斬首獻官軍。語在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邦佐、出後其族武靖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倘室子芝、襁匿民間。諜見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疏請流官治田州。上從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納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爲汝儀而左布政使嚴納、僉事張邦信、又素不爲鏌所喜。紿謂言猛實不死。歸順爲以脅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阯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且蓉不保。靖江諸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勃鏌、罔上寇謀。慢夷無策。圍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上大怒。以顧奇切責鏌落職。而東部侍郎桂萼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上從之。敕守仁便宜行事。時守仁家居。鏌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紿郡吏發檄東西交竄之。頃之。兩廣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鏌大怒。疑左右脅撓所誤也。呼曰。吾事敗矣。竟僵。守代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股栗聽命。而守仁顧益韜晦。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蘇受。蘇受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無殺蘇受意。使人言蘇受須納萬金。乃命蘇受大悔懼。言督府誰我。且倉猝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告守仁。守仁大驚。遂旦不寐。使人言蘇受毋信讒言。我必不殺若等也。蘇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蘇受復言軍門左右祗候。須盡易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蘇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數之。論杖一百。蘇受不免。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慓。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拂鬱。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于峒守。民膏竭于轉輸。官吏罷于奔走。地方兢机。如破壞之舟。深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黷憤。以臧一隅。無論不克。縱使克之。思且不守。況田州外捍交趾。內屏各郡。深山絕谷。猺獞盤踞。蠭誅其人。曩日雖欲改土爲流。謹爲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莊謀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爲州治。官其子邦相爲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盡蘇等爲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繼

12B

其糧。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爲總兵，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既
罷田州之役，遂移兵舉盧蘇等，攻入斷藤峽，破之。復上言盛稱蘇受等功伐，時兵部侍郎張璁及桂萼等已
深銜毀守仁，庚田州非是，上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爲提督，富奏言田州蠻土險阨，外屏兩
省，若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我獨當之，弘治間，岑溪絕後，改設流官，二十年來，叛者數起，糜費財力，不可
勝言。田寧之事，爲鑒不遠，思恩是也。臣議以爲田州宜降州治，不必再設府治，以疎遠夷，朝議許之。乃以
岑邦相爲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敕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纔十五六，佑兒子耳，之而盧蘇自
矜興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蘇
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求代，遂已與邦相有父子恩，鐍鑰必臘，比行，邦相治具供帳，值值二
百金，佑大怒，潛詣盧蘇，盧蘇曰，仔滅無狀，主公何不庭捷之，佑言盧變盧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
以他事下捷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悲恨。蘇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彥之
子芝、磐亂矣，佑搜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賜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
之役，徵佑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以行，而邦相復供帳甘言謝佑，行毒酒中，既能而邦相覺芝亡，追捕弗及，
佑以之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斋芝，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瘡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蘇遣其黨黃
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盧蘇。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
遂入問疾，蘇伏甲寢中，諸土目曰，布伯何疾苦，幸強飯自愛，蘇曰，賴公等之盛，疾苦何足憚，惟旦夕首領
不保耳，諸土目曰，布伯何故出此言，一州人，誰不延頸願爲布伯死者，蘇曰，噫，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
同心綏須臾死，足矣，諸土目曰，盧蘇語言非是，皆應曰，誰敢不同心者，蘇因指羅玉、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
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興，執玉慶座中斬之，因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猶子芝，實岑
氏嫡裔，不於此時樹立，後難圖矣，諸土目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留妻子爲質，即日以甲士
千人，封諸土目，偕攻邦相，焚其屍，行略都御史諸，言邦相病死，撫後芝，當襲
立，謹率州人合辭以請，諸遂縱芝歸田州，疑其事不問，於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猛、泗
城州土舍岑施卓、鬮州土舍韋昌輩，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盧蘇以僕殺主也，合兵勦邦佐，敗田州，
入之，殺掠萬人，盧蘇僅以身免，而歸順州，順州土舍岑璋、蘇壇也，蘇急，求救於璋，璋遂乘虛擒鎮安，其實助之
引兵去，盧蘇追躡擊之，其實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諸乃遣人詮其實等曰，邦相實病死，何與
璋，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諸已愛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諸前議，將以邦相病死
聞，上曰，田州遭革遽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盧蘇故，問罪興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於是
副使唐曉，左參議陳大璵，當期議曰，盧蘇敗略稱亂，弒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當直錢
以聞，乞令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贈田，唐部下，盧蘇因乘怨而殺之，朝議
果詮蘇不問，於是兩江士官，咸拊膺嘆曰，殺人不抵，弒主無刑，吾輩手足皆腸，曾縣僕妾矣，十七年，藤峽
之役，兩江士官咸集，而盧蘇與其子鳳以兵從，鳳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興，蘇鳳故逗遛不進，且阻良輔軍

於他所，而父子自爲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鄺萬達，萬達密與副總兵張經、及汝成、謀
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剽貨耳，盧蘇之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以令吾輩？
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經、汝成曰，僕等抱心久矣，與公協謀，幸甚，然爲之奈何？萬達曰，向武州土舍
黃仲金者，盧蘇之宿讐也，近聞有恨於盧蘇而黨於岑芝，召而誘之，無不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
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於萬軍之中，令其軍帖然不動，經等遂與歃血爲
盟，而誘之，乃爲哲於蘇罪亂狀，言於督府曰，田州頭目盧蘇，驕逆猛撻，亂若蜂兩江，猛誅，蘇復結土官耕
兵，再謀不軌，迫逐守臣，攻陷旁郡，姚中逐討之而未殄，王新建撫之而有待，豈期新建薨故，大憝遂誅，海
內拊腕，蘇猶心益肆，悔艾罔聞，敢以睚眦之讐，弒其主邦相，往時諸夷猶知主僕名分，忌不敢犯，於今則
滅裂綱常，厲階爲梗，茲者藤峽之役，分道進攻，紫荊諸巢，實其吭背，須得銳甲，乃可成功，初以蘇慫剏之
誰，必盡死力，分隸首隊，令有悛心，不意豺狼之資，傲很如故，觀覘軍令，違限五晨，及至屯軍左次，便地賣
路，縱賊幾敗岡功，若不殲此老奸，則兩江士官，誰肯用命，況倡議發難，實自其心，腹黃仲金爲之，非某等
所能強迫也，仲金識事體，聽其言有奇氣，內訌外猜，萬萬無疑，不然，彼亦豈肯蔑身家而規奇禍，輕然諸
以曾黨與哉，事出有名，機不可再，惟明公圖之，都御史經、聞皆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取
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旁牌星馳營中坐鎮，於是機事洩，而盧蘇夜遁，萬達頓足歎曰，惜哉，惜也，
論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嘆取夷之失策也，國家以上官治南蠻，蓋周人驅以戎
索之意，自韓愈數公之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弔其民，
誰曰不可，應期始以私望，當猛大逆，何以服其心也，盧蘇倡亂，抗敗王師，雖入護不宥，新建伯受鉞專征，
總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詭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將蓋也，予適侍側，言田
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參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
蘇受大慈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迫乎盧蘇再叛弒主，犯諸酋之怒，當是時，諸實以一札詰之，正名
其罪，可不遵旋，嬰斗糧而此獠窮粉矣，蘇奸罔上，失諸夷心，彼其人，事復順國家，大體哉，若夫紘、佥、汝
儀、邦信、龍妬參合，經人以還，直苛姑息夫，不足貴矣，予又聞員外郎吳鵬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蓋桂
萼之力居多，云萼自以還時際主，致位宰輔，非立奇功，不足以重後世，會安南有亂，萼可傳檄取之，乃陰
以宣指授守仁，若專爲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竟忤萼指，直於奏尾稍稍及之，萼遂悲憾，曾
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憤，詆其名，嗚呼，使其然，譎祕又何如也。

岑璋

岑璋者，儋順州土官也，多智略，善養士兵，冠右江，時岑猛以不法獲罪，督府奏猛反狀，請令諸土官能擒
獻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畀其半地，寫助者，連誅之，敕曰可，既而都御史姚鏌、將舉兵，盧瑄以姊翁，密猛，召
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知璋女失寵，慨猛有隙，乃對曰，願公按兵旬日，當探領要以復也，鏌許諾，希

儀既出、而部下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召趙臣問計曰、吾欲投璋以破猛、若何、臣對曰、璋多智而遲疑、誠直語之、必不信、可以計逆、難以力役也、希儀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歸順、壁壘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入鎮安則歸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璋必邀臣、則所以臣以死逋洩端倪、可動也、希儀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謂璋所、璋見臣來、竟迎曰、久不見君、君亦甘念我來耶、臣故默然若不豫色者、璋曰、趙君嗔乎、臣曰、肺腑之交、契闊之想、安所嗔也、稍語須臾、嘆息而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愈猛默然、璋曰、怪哉趙君、軍門過督我耶、臣曰、不然、璋曰、豈璋受侮鄉譬、將誅勦耶、臣曰、不然、璋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潛然泣下、璋亦泣曰、嗟呼趙君、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祕厄我、臣乃言曰、與君異口騈心有急不敢不報、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謂君以婦翁藏猛、將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慙、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赤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函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儀許之、遂以白鉞、鏤大喜、不復疑璋、而專意攻猛、勒兵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璋、張佑、程鑒、張經等、將之、而參政胡堯元等、分知其二、不知其三、主家簪纓而禪者、九世矣、保首領者、幾人也、猶爲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疑哉、語曰、屠狗王夫、屠惡疾也、而猶憐王者、誠憫生而惕褊也、楷知談劇切已也、不憚而能談、亦逃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諭楷、楷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己、不如徵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寶也、督府大喜、令寶以千五百金賄楷、益以膜田三十一村、楷既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輦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臘羹容自薦、寶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爲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日荒悍、營宮嫂男子王良、以爲閹者、楷召良激之曰、汝是使人謂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隘擾功、以萬人搭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醴、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餽犒飲、每牛加帛、繫之一梯、佾列十醴、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得臨喜、遂屯不進、璋復梯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給巾幗服、雜佩上首、揮塵尾、道遮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咋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曰、集流矢、淌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逸酋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遣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裹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今人爲猛草奏、促猛出印質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餌猛、酒酣、詭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護、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恕、呼曰、從隨老奸矣、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冒猛屍、舁櫬諸軍、諸軍鼓噪支解、爭擘殺十餘人、飄馳軍門、則猛首已烏一日矣、諸將大悲恨、途淫毀璋、而布政使嚴廷等、復書璞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餞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鐫落職、而希儀等俱不論功、

論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持之、趙臣啓之、沈希儀主之、而功皆不錄、何以勸後來也、兩廣威令、寖不行於

土官、什九類此、將生無遠略、有司惜小費、急則倉皇授許、已則辟咡食言、瑣瑣賊賊、興讎娶嫉、覬負不顧彼其人專情軍國重計哉、

趙楷　李寶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萬戶府歸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猛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嫉兄淳有二子、長和次楷、州人推和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畴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鑒、隆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深然之、遂以腰僕拿隊之子璋、說云、遣腹翰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奸、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裹言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之議、乃更立源孽子寶、楷遂畤命、其臣張談、切諫楷曰、我土官雜襲爽風、股略王法、徵兵不待符檄之合、虛囚不煩律例之讞、盼睞則部生殪尾、揮鞭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楷重於所專、而威加於所積故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不知其三、主家簪纓而禪者、九世矣、保首領者、幾人也、猶爲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疑哉、語曰、屠狗王夫、屠惡疾也、而猶憐王者、誠憫生而惕褊也、楷知談劇切已也、不憚而能談、亦逃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諭楷、楷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己、不如徵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寶也、督府大喜、令寶以千五百金賄楷、益以膜田三十一村、楷既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輦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臘羹容自薦、寶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爲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日荒悍、營宮嫂男子王良、以爲閹者、楷召良激之曰、汝是使人謂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隘擾功、以萬人搭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醴、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餽犒飲、每牛加帛、繫之一梯、佾列十醴、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得臨喜、遂屯不進、璋復梯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給巾幗服、雜佩上首、揮塵尾、道遮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咋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曰、集流矢、淌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逸酋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遣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裹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今人爲猛草奏、促猛出印質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餌猛、酒酣、詭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護、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恕、呼曰、從隨老奸矣、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冒猛屍、舁櫬諸軍、諸軍鼓噪支解、爭擘殺十餘人、飄馳軍門、則猛首已烏一日矣、諸將大悲恨、途淫毀璋、而布政使嚴廷等、復書璞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餞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鐫落職、而希儀等俱不論功、

論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持之、趙臣啓之、沈希儀主之、而功皆不錄、何以勸後來也、兩廣威令、寖不行於

土官、什九類此、將生無遠略、有司惜小費、急則倉皇授許、已則辟咡食言、瑣瑣賊賊、興讎娶嫉、覬負不顧彼其人專情軍國重計哉、

趙楷　李寶

趙楷者、廣西龍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萬戶府歸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猛女也、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嫉兄淳有二子、長和次楷、州人推和當立、楷妬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畴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鑒、隆敢異議者、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深然之、遂以腰僕拿隊之子璋、說云、遣腹翰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奸、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裹言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之議、乃更立源孽子寶、楷遂畤命、其臣張談、切諫楷曰、我土官雜襲爽風、股略王法、徵兵不待符檄之合、虛囚不煩律例之讞、盼睞則部生殪尾、揮鞭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楷重於所專、而威加於所積故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不知其三、主家簪纓而禪者、九世矣、保首領者、幾人也、猶爲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疑哉、語曰、屠狗王夫、屠惡疾也、而猶憐王者、誠憫生而惕褊也、楷知談劇切已也、不憚而能談、亦逃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諭楷、楷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己、不如徵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寶也、督府大喜、令寶以千五百金賄楷、益以膜田三十一村、楷既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翼、復求輦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臘羹容自薦、寶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爲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日荒悍、營宮嫂男子王良、以爲閹者、楷召良激之曰、汝是使人謂猛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猛既入處、左右無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璋日詭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交南、不敢輒犯、請事軍門矣、猛聊喜慰、而胡堯元等、嫉希儀獨破隘擾功、以萬人搭歸順、璋先覺之、遣人持百牛千醴、迎軍三十里、曰、天兵遠勞、謹餽犒飲、每牛加帛、繫之一梯、佾列十醴、堯元等怪璋暇整、而諸軍得臨喜、遂屯不進、璋復梯茅舍千間、一夕而訖、諸軍安之、璋乃給巾幗服、雜佩上首、揮塵尾、道遮諸將叩首曰、死罪死罪、咋猛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璋邀擊之、猛曰、集流矢、淌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糾逸酋反、幸緩五日、當搜致也、堯元等許之、璋遣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白、請君裹之、猛曰、固所願也、安得屬草者、璋曰、易易耳、今人爲猛草奏、促猛出印質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設酒餌猛、酒酣、詭猛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庇護、請自便、無波及也、猛大恕、呼曰、從隨老奸矣、遂仰鴆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冒猛屍、舁櫬諸軍、諸軍鼓噪支解、爭擘殺十餘人、飄馳軍門、則猛首已烏一日矣、諸將大悲恨、途淫毀璋、而布政使嚴廷等、復書璞陰壞其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餞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鐫落職、而希儀等俱不論功、

論曰、岑猛之伏誅也、岑璋持之、趙臣啓之、沈希儀主之、而功皆不錄、何以勸後來也、兩廣威令、寖不行於

村立縣治、附太平府。

李賓者、廣西憑祥州土官縣子也。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爲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賓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珏爭立。珍挈印奔況村、況村土官黃恭以其女黃孟婁之。珏遂據憑州舉。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士舍黃泰、以其女黃孟婁之。珏遂據憑州舉。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士舍黃泰、以其女黃孟婁之。珏遂據憑州舉。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士舍黃泰、以其女黃孟婁之。珏遂據憑州舉。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士舍

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鄧其印。珏奔蜡梆、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綰、客憑祥。說李珍曰、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鄧其印。珏奔蜡梆、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綰、客憑祥。說李珍曰、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鄧其印。珏奔蜡梆、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綰、客憑祥。說李珍曰、

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脇思明、則父子矣。竊爲公恥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說云廣寧孫也。父珏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芳

疑不助也。賦爲主公緩頰探之。往見黃泰曰、南海之浪、有不禮其妻而淫於他妻者。其妻見之父兄、間而弗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女、是不有其父也。不禮其妹、是不有其兄弟也。若者忍之。是不有其先人也。辱先人、謂之不孝。是垢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寶曰、主公無盧。黃泰不助珍也。寶遂約李滿、蘇寄枝、將爲亂。思趙琪窘外甲也。以兵劫琪曰、吾欲云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

之盟而縶之。紹賢等、未也。舉大事而猶內顧。譬之啓鑰無資、難以入矣。寶曰、諾。而李珍之妾酌玖者、有淫行。寶乃遣刺客趙應爲爲珍謂酌玖曰、主君凱子有私人。遣我夜伺子。酌玖惶恐曰、奈何。趙應曰、不如亡也。主君猜忌久矣。不亡必死。酌玖頓首曰、幸公生之。應許諾。寶盱無備。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沈醉。乙夜、趙應縛酌玖穴垣亡。

黃起開門。而寶等擁兵入。執珍寢所、斬之。李清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置不至。寶遂持黃孟並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鬨殺者數十人。明日、寶酒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縛殺。都御史蔡是夫腹誹者。猷坐中鬨殺之。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反。因厚賂寶爲誓道。曰、急緩機鉅。告我。變聞。都御史蔡經大驚。屬副使翁萬達。萬達曰、是未可以力取也。此賊擁強兵。當險隘。外迎反寇。急之且爲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也。乃遣人論寶曰、天子將有事於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皆官可立取也。寶遂自寫曰、願效力萬達麾下。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論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辯白。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寶。心事乃白耳。泰謹諾。八月、遣指揮僉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縛之。擒李寶、李滿、蘇寄枝等。論死。即日、榜其罪曰、罪止寶等數人。雖父子不及也。一州怙然。已而李珏、李時芳、復爭立。汝成以分守至左江。會萬達鞫之。而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云當立。奸民農球等、復控督府。詳時芳、與李

逸子廣寧孫也。萬達、汝成、力判白之。乃論時芳死。黜珏。而立李珠之子佛嗣珍。

論曰、廣西、古蠻蜑之地也。明興、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寖其土。夷索以蕃。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

焉。練節闊目。恢而不弛。寓約束於假借。洪武、永樂、皇稜大抗。四隩既同。時稟鯨觀。寧懲兼誡。莫不重足屬跡。以待徵令。宏治已前。恬熙世際。詳內略外。諸酋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中會其昭。下乞上愈。無慮異議。正德中、櫛奸檄訌。大猷綏之。紀綱斕漫。邊機幕議。非賂不行。開府監司。因以爲利。啓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汶汶。閣上逢私。墨者以章。賂收類。賢者以避嫌。微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乘其前人。以沮請寄。淹久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微兵鞏宄。又以甘言誘之。罷役論功。視然食約。至彼觖望。長傲誨侮。此其魁尤。道乎逆節滋蔓。侵陵噬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接驗。叱咤相凌。安可弭也。詭遇之變。皆以繼及末明。嫡孽爭立。拘嗾不誅。多歷年所。揮金塞隙。貽屬國觀哂。於鑠仁夫。剋非雄桀。市不徙隧。笑談殺伏。剪削禍本。賢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櫟。其所經略。區勉。則予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室道謀。說而不繹。賢墨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黃琮

黃琮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酋土官弟琪、以世嫡爲思明府知府。正統中。琮以捍禦功、授台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薄州者八年。振威境內。梟秦二年八月、琪之嫡子錄、怨不得襲。琮以計授之。聚兵五千。

國府執珙及兄鈞等弒之。已而又圖奪嫡。乃盛發錄罪。使其子灝、陽聞於官。若欲爲珙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勒貢之。琮坐罪當死。時純皇帝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琮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爲主之。將復疏。

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強之。翱不得已。亦署名。上如所請。於是憲宗出就沂邸。大臣皆進官行賞有差。翱等賜元寶。頓足扣案嘆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證夷耶。吾儕媿死矣。琮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誥命。極其褒奬。進都督。充參將。勢燄熏灼。人多趨其門。棠致仕。未幾。見濟薨。證愍竪太子。

英皇復辟。憲宗復位東宮。時琮已死。命發棺戮其屍。

論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苗縣公卷舌而不談。殆有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亦云。景帝大漸時。苗縣草疏乞復辟。欲上而不果。是殆爲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苗縣豈其備耶。所見或有一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爲功。苗縣不爲開陳大體。何也。其後鍾御史同、章儀制綸。廖少鄉莊。相繼請復儲。被杖瀕死。酋之道烈。可勝誅哉。

炎徼紀聞卷二

斷藤峽

斷藤峽、俗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透潯州、碕磯磽排、灘瀧洶湧。南崖萬山、盤礴六百餘里、西北聯貴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抵貴縣、依山而下、包桂平、潯平、南抵藤縣、浸淫苔梧、大抵藤峽面勢、以桂平大宣鄉崇善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而右貴縣之龍山、左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巢嶼崖列、不可殫名、而西羅綠、東紫荊、後根姿、老鼠、白面、橫石、寺塘、桂州崖、德女關、九層樓、尤極險隩。入者綠木叢篠、往往迷徑而返。峽以南、山稍廉辟、而牛腸、大岾、大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邊雖通、自紫荊折而稍東、爲茶山、爲力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爲永安、又東爲陵龍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荊折而東北、爲沙田、爲林峒、通老、折而稍西、爲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爲長州、象州、修仁之境也。自紫荊折而南、爲鵬化、爲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爲五屯、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猺僮盤踞、各有宗黨、而鐙湖、侯、盤、四姓、爲之渠魁。山多殺、土沃而敏耕。諸猺皆側耕危種、不服租庸。茶山羅運之隩、僻阻溫暖、沉窒雲結、蠶證迴繞、絕壁臨溪、手挽足移、十步九折。其幽厓奧谷、是生猺人、雕題高結、狀若猩狨、散育莽中、不室而處、飢則拾橡栗、射狐鼠、雜蜂蠆蟻蚯、卉衣血食、言語侏離、難四姓諸猺、亦莫能重譯也。諸猺慫悍難曉、好殺輕生、憚見官府、往往通向猺老、結

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自稱曰糸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爲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爲中界。諸賊往往和通、互爲死黨。力山之人、善以毒藥傅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隘、立而環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盡、故軍旅所集、野陋而知急、則猺猓林中、不可疏捕。廣西之諺云、寧有一斗米、莫泝藤峽水、蓋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景泰中、猺酋侯大狗等作亂、嘯聚萬人、攻墮郡縣、戕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猺、爲之聲應、其勢益張。守臣憚恐、率以廿官噢之。賊愈驕縱、變閒、會京師有乞先之戒、未遑也。天順中、詔有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甚不可得。久之、僉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賀平、來賓、鬱靚風起、所至邱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臣莫保朝夕。遣皇帝即位、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搆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爲功、長其禁驁、聲諸騈子、愈惜愈啗、非流血擊之、其狂不止。竊見浙江左參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僚、罕與倫比。陛下賊以討賊、賊之斯人、可遣而順。上然之、乃以雍爲左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爲征蠻將軍、右都督和勇爲遊擊將軍、太監盧安、陳宮、監視軍務、督偏裨都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察御史劉夔、汪森、而閫外之事、一以閣雍。敕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兩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破、盜賊蜂屯、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隨在撲之。候其困結、乃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扇禍也。大藤峽、爲廣西腹心之患、會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潛流、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蔓所謂救火焉而嘘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搗其腹心。元惡既殲、餘必投刃而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討滅之。雍失機指揮李璞等四人、將士殷栗。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而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翼不翦、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南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一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密箐重嶂、人不旋踵、三時瘴癘、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歲兵舉久振、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待其自斃耳。雍曰、不然、峽山遊閑、歧路紛糾、輪囷六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彼殺我疫、脾睨之奸、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衆勝之謂也。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已褫魄、不若因而襲之、可立破也。乃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以總兵歐信、左參將孫麒、高瑄、都指揮王璞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爲五道、攻其北。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以都指揮白全、楊珙、張剛、王玘、彭倫、夏鑑、柴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南分爲八道、攻其南。以左參軍孫震、指揮程文章、千戶李處等、巡守左江、及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鎮以督諸軍。雍復令總兵桂州橫石諸厓、令都指揮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石門、道袍、盧反、紫荊、竹蹉、良胸、古營、牛腹、大岾、等寨。賊皆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抗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反正、復自林峒來援。賊大潰、生擒候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明年正月既

堵、班師。紹其流冗千餘人。編爲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亙兩匣。諸蠻蟻渡。若徙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也。提問上大寮。貲贖有差。蕆乃上言。臣聞猺獞之性。習緣而惡法。苟悖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帥僅已翦除。餘孽尙逋千數。頓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撤以流官。非以王法。恐致沸潰。再起讎隙。事請討之。詔曰可。已而閱徼武皆落職。會且亦去。右侍郎蔡經代之。十七年正月。集諸司問計曰。諸君度峽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公曰。往歲七山之賦也。亦已少矣。沈希儀曰。欲翦滅此。非八萬人不可。蔡公曰。往歲酉山之賦也。不既多乎。副使翁萬達曰。二君之論。皆是也。竊聞之。兵法有伐有伐。而兩廣軍政。有勦有征。襲而取之曰勦。明以攻之曰征。由張君言。則勦也。由沈君言。則征也。雖然。今日之舉。賊偏我久矣。勦之無得。從沈君便。蔡公然之。會有安南之議。未遑也。已而公丁等益橫放恣。縱諸人苦之。萬達嘗狀督府。乃檄副舉而巡按御史鄒堯臣。贊畫甚力。遂會安遠侯柳珣。以軍事屬萬達。且曰。苟得渠魁。則餘可略取也。百戶許雄者。素通猺爲姦。萬達廉其跡。以死劫之曰。能擒公丁。乃貸。雄惶恐頓首。願效力自贖。萬達故言。公丁誠驍款良猺也。公等家誣構。乃捕繫誑公丁者數人。責以啓釁。公丁果謂人列冤狀。萬達陽許白之。又畀雄百金。予貸諸猺。因以本業捐公丁。公丁大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支郡。而汝成守左江。萬達以計屬汝成。汝成敬諾。復召雄申飭之。雄乃紿公丁曰。若爲獠人指名久矣。吾爲若危之。分守公新到。何不自陳。冒寇盜事他猺所爲也。公丁信之。隨雄來見。復列冤狀。汝成曰。聞之誠冤。且慰而遣之。夠廂民被殺者。家出殮公丁。一市皆閔。游徼迹逮入獄。面證雄論其寫。曰寇優事。公丁言他猺爲之。須夠實乃坐。若等誠爲公丁冤。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救。無以一公丁爲讎本也。諸蠻唯唯。

日暮。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猺莫不提刀應援。臣以爲南蠻之俗。悍見流官。衆懷舊穴。纍者還歸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比照遷江屯所。就於本土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爲之酋帥。以福孫仲瑛爲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磡。有蠻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斂。雖入上皆嘉納之。乃設武靖州於潯州。以岑鐸知州事。而五屯千戶所及諸巡檢司。皆如舊議也。自是民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尤甚。橫江龔人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耳。可委而咽也。乃令商舡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就水濱受去。江道稍疏。金遂自以爲功。疏其事。請名曰永通峽。詔從之。未幾。諸蠻緣此征商無算。稍不愜。卽殺掠之。必賂求乃免。於是商人爲之語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獲。葬江中。誰其作者。嗟陳公。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田寧之役。振旅潯州。父老言於守仁。以二萬人勦之。斬首六百級。自是峽南稍平。而峽以北遞起。武靖州知州岑邦佐、賀曲竇。根觜卽靡沸。姑舍之。何如。萬達曰。不可。紫荊不過。則賊通府江。安可舍也。經持論益急。督府惑之。汝成乃言曰。妄聞慕義藤峽之役。將以猝勦舉之。不識果否。竊謂猝勦之策。大非今茲所宜。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掩襲而取。庶可成功。迺者消息寖疎。而軍事未集。諸蠻自度不免。疑果益深。必且峙糧深巢。以備伏匿。而桂州屋、九屑樓、諸所。尤爲隅塞。紫荊山沙田。林峒山道。又與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搜。恐無所得。況猝勦一失。必損軍威。益至猖狂。益招玩悔。他日一方之禍。更有可疑。夫盈度不可以制軍。惜費不足以成事。成不佞謬踞於此。審矣。願明公熟察之。督府乃下三司會議。左布政使祝續、按察使陸鉷、都指揮同知余恩等。咸是萬達汝成。遂一如所議云。時十八年正月也。萬達旣部勒諸軍。復言於督府曰。峽

以南岡劇賊也。稱今兵力不可併。乃姑緩之。以俟後議。督府從之。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潛灣。越武墌。攻紫荊、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卉以七千五百人。由三等村渡蓼水。攻二壘、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岡諸巢。柳湍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沽袍、大非、李俊、洪泥、梅嶺諸巢。凌浦以五千人。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諸巢。周維新以七千八百人。由白沙灣。攻藤冲、竹塘、刜塘、綠水冲諸巢。蔡文紬以八百人。攻藤峽。溯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右軍則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廂、從流而下。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而東。攻羅漆上峒。戚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漆中峒。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漆下峒。兩北夾擊。賊大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兩奔。諸軍膠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由老約、遮敞、毋結巢。成化間、結巢桂州屋、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子遺者。今直湊走屋散。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恐餉退。必遽。今東奔者、已入羅運山矣。經、萬達、遂移兵攻羅運。撤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續出其背。賊乃刊巨木寨隘徑。道布蒺藜。簽縣石樹杪。急則縋之。走坂如丸。伏機弩毒鏃。戕莽中。觸者應弦而斃。我軍皆以計發奪之。斬首百級。賊大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土目盧蘇、復受賊賂。欲軍縱之。賊遂沒盧山中。險不可蹤。捕得生口言。韙考四日。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蓋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鏘部兵二千。父居羅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莊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里云。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猺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之。斬首五十七級。先是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置其妻子牛馬者。時部將獻策。欲搜捕之。萬達曰。不可。殲餘孽而擾良民。兵家忌計。吾且將留此以顯示諸猺。使知良民之利。當堅其向化之心也。乃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畢役。招其餘黨三百二十人降之。而江南胡姓諸猺。投順者千人。藤峽悉平。萬達、汝成、相與獻議于督府曰。督田築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決。然立法貴于愼始。更俗在乎隨時。猺岱細酋。夷情博識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略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猺之亂。萌于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甿。剷其故宇。終爲負固。難以革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鬱水。聚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迄河源。亦托處平原。遠離汎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隸渡賊。納賄分贓。切以睚眦之怨。慫慂諸猺。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擒斃雖紀。羣推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峯岡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勞。遠離汎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隸渡賊。納賄分贓。切以睚眦之怨。慫慂諸猺。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擒斃雖紀。羣推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峯岡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比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盤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徙擁兒殘。圯類哇人。聽于猛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隳有孑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猺家以爲部落。夫三縣猺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羅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貪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浚剝萬端。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寫奸。恣意馳驅。遠離汎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隸渡賊。納賄分贓。切以睚眦之怨。慫慂諸猺。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擒斃雖紀。羣推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峯岡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比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盤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徙擁我地。嘗之貲扰。已爲不可。況占管非所就率之猺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貌賊而反以通賊。焉可宥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踞。比照邊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琛、覃東目。以獞民爲土兵。以其地稅爲月糧。以供軍食。浔梧諸郡。賴以屏蔽。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調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遵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邊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推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柱平貴縣猺家、屬之提調。編爲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參將。每歲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將領。平南所屬大同、鳳化二里。猺土錯處。民獞雜處。積年稱亂。控禦爲難。議者欲于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則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如賀江

不通。督之裹糧而卻蹶。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戍以旦兵。然主客之形非偶。虛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招寇侮。益重民艱。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爲擬輸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羣兒已翦。殘黨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況墟市既立。貿易既通。則爽落之甿。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啓侮。但要灘浪灘、兩處猺獞人。既徙平地。則遂曠衢穴。恐有客賊樂之而賓旅往來。不爲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靡肯憤今。一勞永逸。則宜革衆寇之例。杜賈販之媒。兩處灘碕。各立營堡。戍以官兵。散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絡。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益遷向化良猺。雜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曰、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制稍疏。府衙公移。猶多壅阻。應援爲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于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參將提調。益于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衆成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灘蓋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鏘部兵二千。來任州舉。尋復移置崇善大宣二里之間。爲鬱水北岸。乃紫荊、竹踏、梅嶺、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表連大同。鳳化。可以控制諸猺。潘衙郡治。其後岑鏘死。子玳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千人。爰居森土。彙處其民。以縱嗜慾。旋因父猛作亂。創賊徙園。民以爲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州之役。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遣知本州。邦佐復任以來。怙惡不改。奮身兇殘。圯類哇人。聽于猛虎。部民無罪而赤族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隳有孑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猺家以爲部落。夫三縣猺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羅民耕守。原與該州無干。邦佐乃貪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浚剝萬端。奪其田而賣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寫奸。恣意馳驅。遠離汎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隸渡賊。納賄分贓。切以睚眦之怨。慫慂諸猺。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數其罪狀。擒斃雖紀。羣推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峯岡難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爲民衛。比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盤已逃亡。則兵不足資矣。乃徙擁我地。嘗之貲扰。已爲不可。況占管非所就率之猺兵。而吞併其有。以資淫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貌賊而反以通賊。焉可宥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踞。比照邊江事體。設立屯所。就以其酋覃仲琛、覃東目。以獞民爲土兵。以其地稅爲月糧。以供軍食。浔梧諸郡。賴以屏蔽。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國初調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遵江千戶所。則止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邊江事例。改爲武靖屯田千戶所。推選賢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柱平貴縣猺家、屬之提調。編爲保甲。且耕且守。辦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爲吏目。協同管理。其左江參將。每歲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將領。平南所屬大同、鳳化二里。猺土錯處。民獞雜處。積年稱亂。控禦爲難。議者欲于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則固可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議。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如賀江

集猺爲伍。不費軍儲。況軍官不識。可以更番。異于土官。控禦而制遠。弭盜以安民。是力省于邊江五屯。而功倍之。實地方永利也。五曰、清猺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潛亡。遁棄田土。糊爲墟莽。其後興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兇猾網。倚肆攘竊。諸民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宜司議允招收歸德、思恩等處猺家。徒溥讓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齒日繁。引類招朋。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猺私置。亦混猺田。奸猾更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猺住種。或將兒戶田稅。脫寄猺名。影射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抵賞之。所以民田日削。民差日重。非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查清查册額。履畝丈量。立石四隅。或以植木鎔澗。爲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備書一册。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衙則編米五斗。册內猺丁。但有物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賣私田及承佃絕業。原非册內開載者。遇造黃册。俱附莊本甲。名爲畸零猺戶。與民一體糧差。不許推除別甲。其現在猺丁。編爲保長保甲。勵之武靖千戶所。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册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曰、處款兵以恤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足爲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款十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正戶。搭尅貼戶之費。轉雇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照依丁糧多寡以爲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更。逐于府江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遼邊三百餘里。萬山參錯。曲徑盤雲。草樹萋迷。蘊蓄禾麥。藂客竊伏。土著者少。而外變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魅。一有警急。即猺宜嚮導。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非城、平樂、懷集、荔縣、修仁、荔浦、永安、五屯、茶力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稽粟。以能者主之。熟其險道。深其窮易。援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拒。營巢負險。然後徙以外兵。譎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驅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刊木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踈。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營縱而遥法。戀而易欺。衙所之官。世寧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爲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經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爲之掩恩埋奸。逶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宜露宿惡傭。以醜詞。登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奸。御史以加俸一級。各賞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副總兵經、銀五十兩。紵絲四十兩。紵絲四表裏。參政士元、副使廷振、署指揮僉事乾、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經等俱進秩一級。御史巡臣、副使晚、各銀二十兩。參將希儀、銀一十五兩。指揮王良輔而下。俚賞有差。

論曰、自予涉嶺右。按隴農。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略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爲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逸。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隔大野。面勢雖迂。猶可邏遏。所慮者、東莽耳。然南紫荊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扼此一隅。而三面迫盤。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

炎徼紀聞卷三

奢香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龍翠之妻也。龍翠之先火濟者、蜀漢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珠、宋普貴、元阿畫、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大鬼主。龍翠、仕元四川行省左丞、從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高皇帝嘉之、以龍翠爲貴州宣慰同知、得各統所部。而龍翠兵獨強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煜、鎮守貴州、以殺驟懾羅夷、夷畏之、號爲國王。龍翠死、奢香代立、煜欲盡滅諸羅、都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煜械致奢香、棰撻之、欲以激怒諸羅爲兵釁。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亦死、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部羅曰、無譁、吾爲汝訴天子、天子不過、從

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法邊之圍。華公又復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臥。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瀦傜者。不聞掩斬以宣國威。惟增黠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揭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舉。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暨閫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舉鄉二子友、愛友鼐而長。輝以妾故。特愛之。旣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劍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嫡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紊之以啓釁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愛友之心終不解。俾客張淵、日懲逋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而成破與仲主爲仇。卽使弊彼以興此。不過轉移故物耳。且貽口實於後人。何不別爲孟主地。使貴而朋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公部幾也。山嵩險遠。慫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韓宣、重安長官張通。計之將以疏請。宣曰。天霸諸苗。方耕服役。皆順民也。奈何以賊誣之。輝大怒。立杖殺宣。遍惶恐殷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賊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於瓚。瓚乃盛陳有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獍。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煽上諸苗。斯果等、忿天霸以撫事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怨於淵。淵謀殺愛。不克。二十一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右參政謝士元、副使霍廷蕙、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播州。詣愛家。置酒高會。翌日。觀擧。通州民裘社士元等。因坐擧宮觀之。愛復攜酒以往。調導楊禮者、介士也。艴然譙曰。觀擧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略等威而款下。罔。爲明公恥之。士元等、大慚而起。淵自知不容於變。乃賊友、誣愛通苗。越境爲亂。報之貴州守臣。而致貴擧人路義、令通路上下。安撫宋韜獲之。以報愛。愛乃易服於義。僞以人往義信之。謂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聽曰。播州非我轄也。幾復書於友。言非奏聞不可。愛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友、淵大懼。乃經疏愛。皆言夢時誼登天。天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也。又容立雷呼門、金水橋、以捉宮禁。廷議大駭。乃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御史等官、鞫之。淵以妖言坐死。士元等落職。義創籍。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寘保寧。無何。友鴆篡友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鴆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於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鬬醯。蚤商播凱。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安一夷酋上書。誣人以逆。何以有此。張瑄欺君曲法。遊禍百年。蔓延荒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諸凱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禁鬱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嗣。膂力絕倫。被甲三重。運三丈矛。躍地而

論曰。二宣慰之就檻也。神謀睿算。亦已周矣。發單輕、持尺札、入夷落。桑蔭未徙。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何其善哉。酒今猶滅草竊。直眇小耳。符檄紛紜。張皇漏洩。蓋承平狃縱。貴翻不章。上不圖危。而下不習武也。

楊輝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爲安撫使。洪武初、納款。授宣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恬富負險。代恣豪舉。鄰二子友、愛。友鼐而長。輝以妾故。特愛之。旣欲奪嫡。而安撫宋韜。長官毛劍等。不從。曰。楊氏家法。立嫡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紊之以啓釁階。輝不得已。乃嗣愛。而愛友之心終不解。俾客張淵、日懲逋之。因說輝曰。主公欲貴孟主。而成破與仲主爲仇。卽使弊彼以興此。不過轉移故物耳。且貽口實於後人。何不別爲孟主地。使貴而朋立。是使孟主創業而傳世也。輝曰。爲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公部幾也。山嵩險遠。慫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則事爲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韓宣、重安長官張通。計之將以疏請。宣曰。天霸諸苗。方耕服役。皆順民也。奈何以賊誣之。輝大怒。立杖殺宣。遍惶恐殷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疏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賊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於瓚。瓚乃盛陳有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獍。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爲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煽上諸苗。斯果等、忿天霸以撫事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怨於淵。淵謀殺愛。不克。二十一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右參政謝士元、副使霍廷蕙、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播州。詣愛家。置酒高會。翌日。觀擧。通州民裘社士元等。因坐擧宮觀之。愛復攜酒以往。調導楊禮者、介士也。艴然譙曰。觀擧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略等威而款下。罔。爲明公恥之。士元等、大慚而起。淵自知不容於變。乃賊友、誣愛通苗。越境爲亂。報之貴州守臣。而致貴擧人路義、令通路上下。安撫宋韜獲之。以報愛。愛乃易服於義。僞以人往義信之。謂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不聽曰。播州非我轄也。幾復書於友。言非奏聞不可。愛得書。以報四川守臣友、淵大懼。乃經疏愛。皆言夢時誼登天。天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也。又容立雷呼門、金水橋、以捉宮禁。廷議大駭。乃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御史等官、鞫之。淵以妖言坐死。士元等落職。義創籍。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寘保寧。無何。友鴆篡友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鴆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遂流禍。請立安撫司於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爲安撫使。而相宣慰。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鬬醯。蚤商播凱。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奪嫡之私耳。安一夷酋上書。誣人以逆。何以有此。張瑄欺君曲法。遊禍百年。蔓延荒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諸凱別省耳。貸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禁鬱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嗣。膂力絕倫。被甲三重。運三丈矛。躍地而

起。纔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爲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賜產。而諜倍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爲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誅之爲賊以應命。於是遠苗亦復懼而投之。以爲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訌官苗以收鷸蚌之利。宏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劻之監軍總陣。曾爲溪解。鏞知不可與其事。乃自往滿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僉禮之。即以時事通。禮禮條答。而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推阿溪爲大。若絕而不言。何也。通不對。再叩之。竟默然。鏞曰、吾所以屈待若者。謂能辦大事。非行篋等也。今若此。因盾人耳。當人人帶銃砲。長徼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第徼聞剌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俄頃盡。通爲賊巡徼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爲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徼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乘驚起。皆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徼下。失足墜匡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圍。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鬬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賈路走。賊阿向者。共其寡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粟。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圍月餘。阿向復糾烟土黑苗據圍。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時汝成以按察僉事。備兵思石。聞之。乃獻計於克宅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糇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當異應。往者一二鳥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奸者。皆內儲糧糒。外蔽嶔嵎。包藏十有餘年。乃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爰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謹呼而起。非有勞塞渠魁。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甕缶。鑑升斗之糈。蹙尺五之道。束縛而登。無異啁豗。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剌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楊旗、張空拳、瞠目而前。以攖羣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嚴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餘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儉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盤陬夷落之地。舉皆中原。譬之貔寇於洞房。委巷之中。搏蟲無所爲力。故征盤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寨以困之。間之得地。若我邇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尋食屠翻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爲梁之塗。重營密柵。勁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疲疫之屍。槀磔壑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墜也。相持既久。覘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慢防。刁斗失鳴。則劫營之患。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匄殘息。目前雖可安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盾見肯人狃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於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圖之策。不可不拒也。殘數者。雄略必有成算。而疏屬之議。敢効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於事平之後。經理猶煩。失飢口雖微。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密箐。礙道迫脅。兵不得橫鋸。人不得並蹻。迺道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媳山之變。亦甚橫。幸蒙前列。刊木擊蛮。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事證。則今日飢口之議。假不當出媳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編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閔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道也。既不

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竭。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調水西兵勦之。宣慰使安萬銓、率酋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圍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僅容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爲猿猱登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鉄鉤。傅手足爲指爪。人腰四徼一劒。約至樹穩足。即垂徼下引人。人帶銃砲。長徼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第徼聞剌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俄頃盡。通爲賊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徼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乘驚起。皆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徼下。失足墜匡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上圍。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鬬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賈路走。賊阿向者。共其寡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粟。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圍月餘。阿向復糾烟土黑苗據圍。盡殺官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時汝成以按察僉事。備兵思石。聞之。乃獻計於克宅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糇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當異應。往者一二鳥獍。負其窟穴。草竊爲奸者。皆內儲糧糒。外蔽嶔嵎。包藏十有餘年。乃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爰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謹呼而起。非有勞塞渠魁。通謀結納。擁羣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跧伏其中。無異甕缶。鑑升斗之糈。蹙尺五之道。束縛而登。無異啁豗。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剌也。失此二者。爲必敗之形。而欲攝楊旗、張空拳、瞠目而前。以攖羣虎。是曰刀鋸之魂。不足嚴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日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餘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儉輸潛輓。以給其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爲生也。夫盤陬夷落之地。舉皆中原。譬之貔寇於洞房。委巷之中。搏蟲無所爲力。故征盤之略。皆廣列伏候。扼險而趣。高四寨以困之。間之得地。若我邇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尋食屠翻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爲梁之塗。重營密柵。勁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疲疫之屍。槀磔壑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墜也。相持既久。覘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晨昏慢防。刁斗失鳴。則劫營之患。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匄殘息。目前雖可安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盾見肯人狃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於前車。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圖之策。不可不拒也。殘數者。雄略必有成算。而疏屬之議。敢効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越俎之嫌也。至於事平之後。經理猶煩。失飢口雖微。亦牂牁之巨阨也。崇山密箐。礙道迫脅。兵不得橫鋸。人不得並蹻。迺道一二眇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媳山之變。亦甚橫。幸蒙前列。刊木擊蛮。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事證。則今日飢口之議。假不當出媳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編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祧。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迺今閔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道也。既不

阿向

阿向者、都匀府部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搆釁。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屯爲亂。圍圍十

能宣布德化。俾彼投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爲失賊之臣。與叛逆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土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視倘削籍。移其族屬。編之氓伍。開設縣治。衙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閎。重加懲創。庶威振恩宣。協人心而伸國法也。克宅、聞甘不省。集三司問計。參將李宗祐曰、是未可以猝破也。蠻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狃以爲常。故巢魁無必死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覘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勝也。迺今諸賊。德于劉蜀之餘。恬嬉而集。衆殊死以待我。我軍新能。負擔未免勞勩。未舒強馳而起之氣。故不作。以衆死之餘。乘強便之軍。難以濟矣。克宅笑曰、君何怯也。吾將策一騎。勒千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言何易。公獨不聞窟窮者勿逼乎。一盜橫戈於市。卽萬人辟易。非一盜能倡萬人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爭。敗有所不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迺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擊虛。乘勝者馳。挫銳者拔。倍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敗且完壁儲餉。益難爲功。宗祐曰、不然。兵法有之。好謀而成。非敵無敵。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騶之役。卒狃莫敖。定陶之師。覓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爲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魯縞也。克宅艴然曰、李君一何菅蒯我也。乃強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賊遂據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職。敕安萬銓勦之。萬銓乃招阿向。許以不死。貸王仲武均其田而亂始息。

論曰、軍旅之交。披敵衆勝。將無紀律。貪功以邀。縱以逸德。則玉石俱焚。然第以戒攻城邑、勦村堡者言耳。猾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此其中事復有良民哉。首罪未擒。而禁殺逸賊。自貽伊戚。驕憤駢集。復誅興師。損威辱國。蒼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嗟乎。將帥民之司命。存亡判於呼吸之間。每一發兵。頭鋻爲白。安得斯人而與之談哉。

炎徼紀聞卷四

雲南

雲南、古梁州裔壤也。在大禹西南。百夷叢集。其巨族。曰僰人。曰爨人。曰麼梦。曰禿老。曰梦門。曰滇人。曰和泥。僰曰白夷。曰上雒。曰羅舞。曰撒摩都。曰麼察。曰澁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峨昌蠻。曰魁羅蠻。曰傅琴蠻。各有部落。莫考所起。其先哀牢夷有婦人名沙壹。居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有感而妊。產子九人。是爲九隆。其後子孫繁衍。分爲九族。散處山谷。遂爲巨姓。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可數千里。以兵威定。會秦擊楚大亂。蹻遂以衆王滇。至漢武帝時、滇王請降。置益州郡。而哀牢夷不附。後漢光武二十七年。渠帥賢栗、求內屬。奉朝貢。明帝永平中、渠帥柳貌、率衆內附。以其地爲哀牢、博南二縣。今之永昌府是也。自是哀牢始通中國。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唐、閣羅鳳、反。鮮于仲通、將兵八萬討之。次曲靖。閣羅鳳、遣使謝罪。願還俘掠。城姚州。仲通不聽。閣羅鳳、遂戕西洱河。唐兵大敗。死者十萬人。仲通僅以身免。閣羅鳳、遂臣于吐蕃。揭碑國門。明叛唐非得已也。時楊國忠當國。乃謂天下兵、命李宓征之。天寶十三載、閣羅鳳誘宓兵、深至太和城。堅壁不戰。唐兵糧盡。飢疫死者十七八。宓引還。閣羅鳳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竟不能克。前後死者三十萬人。自是南詔與中國絕。會安祿山反。閣羅鳳因之。略勞小國自廣。改元長蘇。閣羅鳳死。孫

異牟尋嗣。清平官鄭回者、唐故西瀘令也。降於南詔。以中國法教異牟尋。乃僭立五緉、四酋、改九爽、三託、之官。王自稱曰元。猶言朕也。稱其臣曰爽。猶言卿也。官之大者曰清平官。以決國事。猶唐之宰相也。時吐蕃入寇。常以雲南兵爲先鋒。又重賦斂。蓄其讎隙。南詔苦之。鄭回因說異牟尋。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韋皐。遣人招異牟尋。遂謝絕吐蕃。復臣於唐。德宗貞元十年。遣使賜南詔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之。冊使者出元宗所賜古工漱女曰。先帝所賜龜茲。唯二人在耳。昭之。吐蕃與回鶻戰。調南詔萬人。異牟尋陽以三千人應之。而自將萬人。躡襲吐蕃大破之。遂斷鹽橋。韋皐復出兵助南詔。吐蕃苦唐詔特角。竟不能報。四傳至豐佑。入寇成都。取諸經緯。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去。自是南詔工技文繡。與中國埒矣。豐佑死。子世隆立。僭稱皇帝。國號大理。據寇西川。招交趾。兵威大振。僖宗乾符二年。高駢鎮西川。以兵擊之。世隆始服。蓋前後爲邊患者二十年。中國爲之虛耗。世隆死。子隆舜嗣。唐以安化長公主妻之。一傳舜化貞。而爲布燮鄭買所弒。鄭買者、鄭回十世孫也。篡蒙氏自立。國號大長和。三傳至鄭隆亶。而爲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所殺。立其清平官趙善政。代之。國號大天興。未幾。干貞擅政。自立。國號大義寧。石晉天福元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以兵討干貞、滅之。段思平者、段儉魏之六世孫也。生有異兆。于貞忌之。思平逃匿猜野桃食之。核有文曰。甫昔思平。折之曰。甫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此日舉兵乎。遂鳩黑蠻等三十七部討之。是夜、思平夢神斬其首。又夢玉瓶去耳。爲王。鏡中有影。如人有敵。破則無影。無形。則無敵矣。三夢皆御醫解之曰。公爲丈夫。去首爲天。玉瓶去耳爲王。鏡中有影。如人有敵。破則無影。無形。則無敵矣。三夢皆

吉兆也。思平乃決天福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滅楊氏而有其位。國號大理。死、僞謚太祖皇帝。四傳至思聰。爲宋太祖建隆三年。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雲南。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自是雲南遂不通中國。而段氏得以睨隣境。以長世矣。大渡河者。今四川黎州是也。段氏七傳至思廉。爲其臣楊義貞、所弒。番候高智升以兵討義貞、滅之。復立段氏之裔正淳爲帝。賞罰政令。皆出高氏。段氏擁虛位而已。宋紹聖間。正淳遣使入貢。求經籍。得六十九家。自是雲南多文學之士矣。又十傳至興智。而爲元世祖所滅。仍以其裔段實、爲大理總管。導授宣慰使。至元五年。以盤子忽哥赤、爲梁王。都鄨。令之雲南府。是也。至大德間。中原板蕩。梁王與段氏有隙。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僭號于蜀。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走威楚。諸部悉叛。大理宣慰使段功。以兵擊明玉珍敗之。梁王深德段功。以女阿盛主婁之。奏授功雲南省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而梁王曲意承事。以故功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巢府一章。促之曰。風捲殘雲。九州再冉。遂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幃屏。春雨紛紛。促蜀錦半開。猶悲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悲生。猶鬼哭。功得詩即歸。已而復往。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郎復來。將吞金馬。碧雞矣。梁王疑之。密召阿私與功曰。我有大過于爾家。爾父待我甚厚。何得有此。主再三言。終不聽。明日。梁王邀功東寺演梵。令番將格殺之。主聞變。失聲哭曰。阿奴不聽吾言。果有今日。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守者萬方。主悲憤作詩曰。吾家住在崑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

心縣明月照清天。清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謂我一生路裏彩。（番繡被名）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華言可憎也）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濤不見人。押不盧花顏色改。（押不盧花北方起死回生草）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嶂雞音）西山鐵立霜滿瀘。（鐵立松林也）而功之子寶、女僧奴、俊不忘報讐。僧奴將適趙昌華。黎氏。出手剌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是年、高皇帝即位。金陵。改元洪武。而梁王尚據蒼洱。與元主相通。復奏舉寶爲雲南左丞。未幾。明玉珍復侵蒼洱。梁王惜兵大理。寶答書曰。殺虎子而逐喂其虎母。分狙渠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即玉帛。爲釣魚之香餌。繡閨寂女。設掩雉之網羅。卒章已亡。兄弟罄絕。止遺一奴一奴再贅華黎氏。奴又可配阿權妃。如此事諾我。必借兵。如其不然。待移金馬山爲點蒼山。昆明池爲西洱池。時來矣。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寶聞高皇帝龍興。奉表歸款。上降詔答慰之。寶尊卒子明。以洪武十四年。襲爲宜慰使。王戌春。上遣顧川侯傅友德、西平侯沐英、將兵破蒼洱。梁王把都焚死。段明懼。乃馳書友德等。其略曰。大理、乃唐突絕之外國。善闡、實宋羌亞之餘邦。地莫能酬中國之都邑。民莫能列中國之盤屯。征之而徒勞。甲兵。覓之而海納鱗介。乞依唐宋故事。頒降雲南王印一顆。大統歷一本。律令一部。比年小貢。三年大貢。則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之分。各安勞逸。友德、英、怒。捷辱其使。諭令速降。明再上書。其略曰。善闡危如燈天。大理險倍投海。計如漢武習戰。僅苴蓋州。莫能全土。雄若世祖駐蹕。只緣善闡。分裂餘區。自古以講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既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迫乎糧盡馬死。將獨兵離。爲天下笑。書後附以詩。有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雲南守獨難之句。友德等大怒。督兵大進。明兵大敗。擒俘京師。雲南悉定。分置府縣。比之中州矣。凡裔夷、自仁果時立國。傳世三十有四。蠶氏自細奴邏立國。稱王九世。稱帝四世。歷年二百五十。鄭氏自買立國。傳三世。歷年二十有六。趙氏、楊氏、俱不世祖駐蹕。只緣善闡。分裂餘區。自古以講和爲上。全師爲奇。大國既有其兵。小國亦有其備。迫乎糧盡馬死。將獨兵離。爲天下笑。書後附以詩。有方今天下平猶易。自古雲南守獨難之句。友德等大怒。督兵大進。明兵大敗。擒俘京師。雲南悉定。分置府縣。比之中州矣。凡裔夷、自仁果時立國。傳世三十有四。蠶氏自細奴邏立國。稱王九世。稱帝四世。歷年二百五十。鄭氏自買立國。傳三世。歷年二十有六。趙氏、楊氏、俱不段氏自思平立國。傳世二十有二。歷年三百一十有五。又段實爲宣慰使。傳十世而我朝混一。論曰。嗟乎。雲南在古荒服。聲教弗漸。自庶及宋。則僅然僭竊。睥睨巴蜀。元雖開省設官。而羈縻瓜分。以縱麾蓋之。迨乎我朝。幅員混一。奠罄羅甸。成籍版圖。可謂盛矣。第其蠕域隔寨。聲夷雜居。時恬則蟻聚蜂屯。有事則狼跳虎噬。蓋負險使然也。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順寧、沃壤。元江、臨安、南通交趾。金齒、騰衝、西擁　闕　瀾滄聯絡永寧。麗江、曲靖、遮北而東。彈壓烏蠻。四境領要。指掌可規矣。諸夷之魁。則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州、鶴慶、並以兵力稱雄。向背攸一。蓋自蠶川伏法。而滇境稍寧。惟尋甸一帶。兵衝漸煉。諸羅殺尼。木邦猛密。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禍。弁在撫綏闕狀。處置乖方。莫可救矣。至於滇南北上。不必假道貴州。萬一衝決。何以越之。聞滇池有徑可達馬湖。武定可達建昌。川陸具存。即檄震慑。刊山通道之策。所宜亟講也。

猛密　孟養

猛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木邦、自國初納款授官。與八百、緬甸、車里、孟養、井爲木邦利府。陶猛司銮領之。陶猛者、猶華言頭目也。宣慰使早標。以其女髮早弄。妻司銮。早標死。孫早乾立。嗜酒好殺。攘早弄妻以猛密叛。然猶未敢公伐木邦也。成化初、南甸伯毛勝、守雲南。猛密寶石。詐

得自貢。不聞木邦太監儉能、尤婪索無厭。曩早弄、遂怙勢縱橫。略地自廣。十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猛密。曩早弄、大懼。時大學士萬安、龍幸用事。而周賓五者、江西人也。通猛密。謂曩早弄曰。無憂。萬閣老貪聞天下。又得權結昭德宮。與萬皇親最厚。若遣人賂重寶投之。不止不征。且得授官地。木邦矣。雞早弄從之。遣人多齎金寶投安。安許之。召職方郎中劉大夏、咲以美遷。俾往撫處。大夏辭曰。某愚懦。不任使。安遂舉都御史程宗往。以意授宗。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吳誠、宗同年也。嘗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嗾汝。敢復忤之。誠愛遊。不知所爲。發疾卒。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撫。猛密。驅曩早弄出迓。令曩早弄所遣安使歸。已悉安意指。益倨傲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須坐講。宗許之。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南。聞變。欲勦。科以計解。蓄稍瞞貴州按察司副使。思祿既遣暫渡江。遂不可制。復曰。我不得遂。涉須都堂過自斃。我宗不得已。至南牙山。就見曩早弄。坐定。互講良久。曩早弄曰。我猛密之於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略木邦地界之。爲設安撫司。以司亞子孫。世襲其職。木邦人訴辯宗。宗箝辱之曰。朝廷並土分封。汝專得專耶。無狀。聞萬安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時滇刑都尚書。曩早弄甚立。遂盡奪木邦之地。早弄益猛。止由是孟養、諸番大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早弄。舉言必滅猛密。會敬皇帝即位。安宗斥罷。按察副使林俊、復稍稍削猛密地還木邦。曩早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世讐殺矣。

孟養、故宣慰使司也。正統初、宣慰使刀窩玉脅僞。不能鎮輯諸夷。部下貴姓會思仁、遂擁衆據川、叛孟養。略取其地。刀窩玉與永昌死。無子。思仁雀張。遂居騰衝。據瀾江。自稱曰法。法、夷王號也。事聞。睿皇帝命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往征之。師次潞江。思仁遣其將孀檢、守江。我軍不得渡。先是刀賓玉、菩道思仁。質晟府。晟兒子壽之。乃遣使詭降思仁。思仁陽許諾。以故晟無渡江意。孀檢、數挑戰。益急。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獨率麾下夜半渡江。擊孀檢、走之。乘勝逼思仁上江。圍之。夷兵烏集。政以旂牌取敢于晟。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左右力諫。晟乃以少兵往。復逗遛。政知晟無援意。遂追其子瑛、過江遣曰。汝急歸。吾死今日矣。瑛叩首泣請同歸。政拔劍叱之曰。無多言。將官死、分也。遂策馬馳夷兵。馬顛、夷兵擲刺爲泥。一軍皆沒。無孑遺者。晟聞敗。棄江上積餉。披甲委、雜衆奔永昌。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能、以狀聞。上遣使者問狀。晟自知不免。乃遣人語使者曰。吾主將也。失律喪師。不敢移罪他乞。無問。遂以冷水噀酥餅、發病卒。時廷臣、皆以競川稱叛以來。國家爲糧之費百鉅萬。士馬死者。無慮數萬。宜放棄微外。以蹶吏民。上猶豫未決。太監王振、方徧倖用事。力勸上征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益湖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擊思仁。思仁敗之。思仁奔緬甸。乃割思仁所略孟養地界緬甸、賜思仁。緬甸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歸驥。送京師斬之。緬甸以其子銀趕葬。居守孟養。頃之、荒川夷、復據思仁少子思祿、攻銀趕葬。敗之。復有孟養之地。驥等、盡師老、餉道益艱。賊終不殄滅。遂舍思祿。許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興立石壁金沙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論功、以王振從子一。授鎮衣衛指揮僉事。賜封誥。追伯。貴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政。威遠伯。謚忠毅。及。定遠王。謚忠敬。晟、政之敗。在四年。驥征。始九年。訖十三年。乃罷。思祿雖無官。其發僧爽中。無異王者。成化中、太監覆能、鎮守雲

南。大墨于諸夷。思祿乃以祖母綠帶、及諸珍物餌能。能召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祿遂稍縱橫。宏治初、謁以金牌信符。給徵外土酋。時孟養宣慰司廢除久矣。兵部偶忘之。以循號頒給。思祿遂以牌符號召諸夷曰。天朝復官立我。諸夷信之。遂略取旁小邑。自廣。幷猛密、木邦、事久不平。參政毛科者、性素輕脫。以平猛密自任。誠言須孟養兵乃可。科遂檄兵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得官。與之。則見弱。乃以贏兵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殺我。我姑以一命兌之。遂介馬來衛。孟養兵原無鬬志。大敗。猛密設伏邀擊。殲什七八。科恥以身免。思祿大怒。遂遂奪渡金沙江。攻猛密。取鎧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南。聞變。欲勦。科以計解。蓄稍瞞貴州按察司副使。思祿既遂暫渡江。遂不可制。大舉士謝遂科同鄉也。科復挾遂勢、干獻民。獻民復奏舉科。曰。臣聞使功不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朝議許之。復以科爲雲南按察使副使。科遂勦獻民、請兵大舉。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絕城小醜。本無叛情。第爲鄰惡挂誤。以干天法。願入慴莫十七寨賊罪。得比米魯。乞以一子爲官。復宣慰如故。大學士劉健、欲許之。以爲思祿有官、猶可制。即無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遏復以科故。勦劉公弗許。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論曰。猛密孟養之亂。譬諸蕓草。根以中官。而滋以閣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撰忠敬王廟碑。其言亦與文達略同。益美文過。爲家狀所蔽。第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稽也。

蠻夷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蠻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氐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寨自相治。大抵慓忮猜鷙。絕禮讓而昧倫。惟利所在。不顧廉恥。喜則人。怒則殺。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糜爛助之。即抗到不悔。諺云。苗家讐九世休。言其不可居解也。其人魋結砧髽。跣足穴。踞荊棘。捷如麋鹿。衣左衽。或無衿裙。緊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雞尾於頭。負箇抱衿。過便輒掳掠。猶突營中。不可疏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爲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沿淫不禁。仲春、剡木爲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箕踞。未婚男女。吹蘆笙以和歌。淫詞謔浪。謂之跳月。中壹者、男負女去。論班媵爲聘貨。贓縮貧而通者、遞歲索之。即變種種、長子孫、不償也。飲食惡草。以蓉灰和秫粥。釀爲臭漬。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醃。蛆蚋蠕啖。以爲珍具。矜宮室者、則曰蕃酷。栖世矣。歲時召親戚攜鍋。鼓。鬬牛于野。割其負者。祭而食之。大慟若喪。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世刊寸木。刻以爲信。爭訟不入官府。即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

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爲一籌。多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負於某。某人服則收之。又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于某。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寡。以報所爲講者曰。某事某事。其人不服。所爲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決。若所收籌多。而度其人不能償者。則勒所爲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貰負者償之。以牛馬爲算。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算亦如之。言語侏離。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證于親串。與鴻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酒稱。人曰歹。自稱亦曰歹。猶晉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鬚記子午。言日亦如之。歲首、以多三月。各倚其一曰。開年。占卜以雞骨進之。視其璺以斷吉凶。或折茅爲兆。病不服藥。祷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嫉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之俗。婚姻略同。而喪祭異。善爲蠱毒。蠱無形而毒有物。中之者能殺人。或言蠱有神。熠燿若月。以昏暮流人家爲祟。以其日作蠱。浹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哇之。否則神將薀殃於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崖、鑿竅而居。不設棚第。梯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輟犁。鑿竅以饋。轉發土。壅而不耘。男女雜笙而偶。免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隕尸。明年、擇吉葬。一曰橫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往往有之。則比屋號泣曰。鳥猶戀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爲九名九姓苗。狙詐而鬟跛。以元日爲把忌。杜門不出。二七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筍。謂以漁獵爲業。元宵、蠲午、架鞦韆。羣戚。遂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期。父母之死。則焚其衣服。殆其牛馬。云若葬。仲家、椎鬟跣屈。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箸。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二十餘幅。掩膝以綵布一方。若綬。仍以青衣髮之。在室奔而不禁。嫁之夜。之肉。葬以傘蓋。幕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爲娛。士人或掘地得鼓。即譯張言諸爲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即百牛不惜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住往竄食宋蔡。俘其民人。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氏風俗略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褐。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率親戚、簇擁送之。謂之奪親。既歸。旦則遲暨于舅姑。夕則燀湯請洗。三日而罷。封而識之。若馬鞍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婚。

龍家、蓋徒雜蠻氏之裔。說爲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番。悉睢愎譭。難與約束。好依深林叢莽之間。徂伺掠奪。急則風竄。貧而善蟄。富以杯漢爲人奔命。貴通貧。杪忽不能容忍。近溪者、雜入尾濫。擷魚鱉猪若蝸獺。尾濫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冇者、以蓋故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好旋踵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終身無所取售。人死、以杵舂椎塘、和歌哭。椎塘者、白也。皁之幽當。緇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龍家、與狆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綰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笄束之。在窜谷西保之間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裹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束髮綰以背帶。旒報旁通。醜不恶也。

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舞。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同帷牖。潛合如奔。很而多疑。忌湘賊也。白髮雖之俗略同。而飲食惡草。盛無柸盤。爨以三足釜。灼毛醢血。無論鼠雀蛇蠏。蠕動之物。搤而燔之。攪食若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取之。以爲美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喪定者。爲阿和。俗同白雞。以販茶爲業。

犵狫一曰犵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腳。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觸之、則糜沸而起。得人片肉尼酒。頃捐軀與之蹈奔。湯火以布一幅。橫圍腰間。旁無襞積。謂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爲花犵狫。紅布者、爲紅犵狫。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葬。盛之厓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圭。羅樹其側。號曰家親。殿在平伐者、爲打牙犵狫。剽悍尤甚。善斂百物之毒。以染箭刃。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以賄永訣也。在新添者、爲巂頭乾狫。男女蓄髮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犵狫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鬱。得獸、即咋食如狼。林狫、其俗與犵狫略同。掘地爲爐。層火環臥。不施被席。以牛衣藉之。死則男女擊家。俛尸而瘞之。云爲死者避壓也。

狨獞一曰橫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往往有之。生理苟且。荊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筍。謂以漁獵爲業。元宵、蠲午、架鞦韆。羣戚。遂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期。父母之死。則焚其衣服。殆其牛馬。云若葬。仲家、椎鬟跣屈。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箸。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二十餘幅。掩膝以綵布一方。若綬。仍以青衣髮之。在室奔而不禁。嫁之夜。之肉。葬以傘蓋。幕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爲娛。士人或掘地得鼓。即譯張言諸爲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即百牛不惜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住往竄食宋蔡。俘其民人。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氏風俗略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褐。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率親戚、簇擁送之。謂之奪親。既歸。旦則遲暨于舅姑。夕則燀湯請洗。三日而罷。封而識之。若馬鞍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婚。

龍家、蓋徒雜蠻氏之裔。說爲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番。悉睢愎譭。難與約束。好依深林叢莽之間。徂伺掠奪。急則風竄。貧而善蟄。富以杯漢爲人奔命。貴通貧。杪忽不能容忍。近溪者、雜入尾濫。擷魚鱉猪若蝸獺。尾濫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斑衣。以五色藥珠爲飾。冇者、以蓋故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好旋踵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終身無所取售。人死、以杵舂椎塘、和歌哭。椎塘者、白也。皁之幽當。緇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龍家、與狆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綰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笄束之。在窜谷西保之間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裹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束髮綰以背帶。旒報旁通。醜不恶也。

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冉家、邛雚冉氏之裔。今酉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家丹家蠻話之曰南客子。其俗散處于沿河、佑溪、婺川之間。跋扈不馴。倘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土人不死者、又爲飛蠱。一曰放生一曰金蠶。青鬼崛而毒人。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類于飲食內之。令人心腹絞痛而面目青黃。吐水而脈沈。舍黑豆、腹而皮脫。嚼之不腥。曷以白礬。其甘者餉治之。以歸魂散。雄硃丸。在胸膈、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聚而成村者、爲峒。其酋長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法相尙。堵來就親。女家于五里外結草屋與居。謂之入寨。兩家各以鼓樂迎男女至寨。盛兵爲備。小有言、則兵刃相接。成婚後。妻之媵婢迓煮。堵卽手殺之。自入寨、能多殺媵婢。則妻爲長之。否則謂之慍。半年而後歸夫家。人遣出而歸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迓。脫婦人帖體衣貯之籃。以前導還家。言爲行人收魂歸也。親始死。被髮、持瓶罌、慟哭水濱。鄰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爲不孝。

獠人、古稱天竺、豎首、僬僥、跋踵、穿胸、儋耳、狗軫、旁脅、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鼻飲、花面、白衫、赤裸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儋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以其黨沿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爲活。雜食蟲豸。以鼠子宋毳者、啖以厓蜜。嚼之跳躍。鄉鄉有聲。號曰蜜卿。以爲珍具。無版籍部勒。每村推其長有智者、役屬之。號曰郎火。父死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歲首、則郎火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而祭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而二月旱。餘俗大略與獠蠻同。而好殺尤甚。父子有隙。手刃者先之。若殺其父。走避于外。得狗以謝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報讐相鬨。必食其肉而臥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剝其面而籠之竹木。鼓噪而祭之。以徵福利。

黎人、隋蠻也。今爲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稍同編民。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指山。山之中、皆黎族蟠踞。聚而成村者、曰峒。峒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椎結。挾刀控弩。婦人、戴簪笠、烟衣。有裙而無袴。春時、弄女戲鞦韆以誘散子。搖手踏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遍兩臉爲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爲錦。釀酒多雞。榴花、地產水沈、龍涎、犀、象、翡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唉生牛肉、以表哀痛。葬則舁櫬而行。前以雞子擲地。不破、卽爲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嘉肴。款曲。卽親串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留款爲忤。便握刀相戕。時時剽掠省界爲害也。

蜑人、瀕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篷水濱。謂之水欄。以漁釣爲業。辨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汞水採珠螺。以繩引石。縋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刀磔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老遐。散處南海。其人深目鋸喙。以採藤捕蜥爲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云盧亭云。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遷遷、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遞作、奠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而匡飭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鯨鯢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淺禮樂之教、刑罰之政、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風氣人文、和依周轉、振古以還、四隅之地、西北爲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于朝鮮、卽爲嘉城、而淮徐之區、指爲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革祝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于江淮之間、空其地、其時固叢莽狐兎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閉于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文風漸被、若旋風之披拂、首西北而終西南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奧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吏之日乎、

紀錄彙編卷之五十六

經廣紀事

高拱 撰

高拱

廣東久遭寇亂敝甚予爲計處吏治頗殫心力又推股石汀爲總督經略其地遂以底寧凡予所等畫不能悉記惟疏書一二尚存特錄藏之備故實云

疏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　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勸疏

遷略五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很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甲科者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廷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即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貝所出之地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蠱人此其一也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閭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固不可以勝劾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若者既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其於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蠱可漁之利而共圍於無可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敵將安極查得往歲用之乃竟不肯多取進士議者爲當於此等去處

選去殊爲可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陞如其奏職無狀必須盡數參來處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容臣等參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割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況於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尚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題行續請

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皆稱絕徼近年皆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脉流通頂踵皆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在

上者所明照而

君上綜覈之意爲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爲一人用此道也伏乞

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臣等照得撫按官薦舉太濫日益而歲增者往時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墨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墨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於是良民皆化而盜賢之病痞者然始緣客火爲逼血脉聚而爲痞其路既通而又逼之不已則痞日積而血脉日微實有難於救藥者也臣誠爲

國家先會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苟蒙

俞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兌而監生以下不與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妥集於堂陛諄切戒勉諭以選擇任使之意教以弭盜安民之理而歆以功名上進之路蓋欲爲

皇上奠此一方易亂以爲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勸懲係於黜陟而

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既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力勤

職稱上等者或且不得於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隳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處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拿問者即便拿問應參奏者即便參奏不必待復

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弭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

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超陞如此則賢才雖衆然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於相礙而體恐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嘗不肯以自衆庶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於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徧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滋衆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爲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是

議革廣東巡撫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蘇士潤各題稱要將近設廣東巡撫改爲提督西巡撫暫令調度仍將總督兩廣巡撫兩廣軍務兼理廣東巡撫事惠潮兩府仍宜復屬南贛兼管各一節除新設廣西巡撫待後事寧另行議擬其廣東巡撫既經科道條議前事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廣東巡撫裁革原任巡撫能汝達行令速赴浙江到任管事原任浙江巡撫谷中虛不必候代其見任總督兩廣軍務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遷改爲兩廣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兼巡撫廣東不必拘定駐劄但遇有盜地方便宜勦滅候事寧之日仍住梧州移咨該部換給勅書關防原降給者俱行

奏繳其惠潮二府軍民政務先因彼此推避故議專屬廣東以便責成

欽依欽此今未經彼中詳議難以懸斷姑仍照舊管轄以免前奏如此則兩廣之事體歸一而遠徼之地方有賴矣隆慶四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廣東巡撫依擬裁革着李遷兼管換勅與他

議處廣東兵備知府等官疏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要選用兵備等因奉

欽依欽此欽遵抄出到院看得本官所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近來推用邊海各兵備官本部不拘見任起廢京職外官但皆遴選務在得人以稱任使其職務克舉歷俸一考撫按勸其否其賢者查例超擢如副使范大儒等撫按奏者本部者即行罷斥如僉事黎元等其無撫按奏要將王化立功贖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士民告留迺出一時權宜相應會議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王化由舉人歷官副使屢著軍功乃獲超擢獨以性氣粗率遂蒙

棄非禁繁多年未與歸結今該巡按御史楊標條議前來又經都察院會議擬合無將王化權復一職令其戴罪殺賊臣等謹議得惠潮多事地方需才爲亟今王化往歲軍功既多可紀近日賊私又屬可疑況地方有復用之望而按臣有特請之章相應量復一職但府佐官輕難以鎮壓一方及查惠潮見缺兵備一員似宜仍用於此合候

命下將王化量起廣東按察司僉事就駐劄惠潮地方管理兵備事務令其仰體

朝廷使過之仁俯竭人臣盡瘁之義益堅初志勉贖

下之閒覩如秦越何以弭盜安民共成化理哉今據巡按御史楊標條議前來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將廣東巡撫裁革原任巡撫能汝達行令速赴浙江到任管事原任浙江巡撫谷中虛不必候代其見任總督兩廣軍務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遷改爲兩廣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兼巡撫廣東不必拘定駐劄但遇有盜地方便宜勦滅候事寧之日仍住梧州移咨該部換給勅書關防原降給者俱行

奏繳其惠潮二府軍民政務先因彼此推避故議專屬廣東以便責成

欽依欽此今未經彼中詳議難以懸斷姑仍照舊管轄以免前奏如此則兩廣之事體歸一而遠徼之地方有賴矣隆慶四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廣東巡撫依擬裁革着李遷兼管換勅與他

議處廣東兵備知府等官疏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要選用兵備等因奉

欽依欽此今未經彼中詳議難以懸斷姑仍照舊管轄以免前奏如此則兩廣之事體歸一而遠徼之地方有賴矣隆慶四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廣東巡撫依擬裁革着李遷兼管換勅與他

議處廣東兵備知府等官疏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要選用兵備等因奉

欽依欽此欽遵抄出到院看得本官所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近來推用邊海各兵備官本部不拘見任起廢京職外官但皆遴選務在得人以稱任使其職務克舉歷俸一考撫按勸其否其賢者查例超擢如副使范大儒等撫按奏者本部者即行罷斥如僉事黎元等其無撫按奏要將王化立功贖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士民告留迺出一時權宜相應會議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王化由舉人歷官副使屢著軍功乃獲超擢獨以性氣粗率遂蒙

奉

聖旨是

、議留副使王化立功贖罪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炯題稱勘得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化先年督勦和平龍川地方行參千戶等官朱如拳等把截要路乘機索受銀兩事有指實已玷官箴擬以贓罪情法俱當但王化屢立戰功斬獲數多況今賊復猖獗苦無將才累據長樂平遠人民告稱得化復任當能滅賊則化之勇敢當先臨機應變委尚優於諸將今無將王化權復一府佐職銜或充爲事官令其領兵前去惠潮地方殺賊限以二年果立有奇功准與贖罪一體敘用若或不効仍坐罪革職等因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院看得王化先年督勦和平龍川地方多事彼中士民奏要將王化立功贖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士民告留迺出一時權宜相應會議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王化由舉人歷官副使屢著軍功乃獲超擢獨以性氣粗率遂蒙革非禁繁多年未與歸結今該巡按御史楊標條議前來又經都察院會議擬合無將王化權復一職令其戴罪殺賊臣等謹議得惠潮多事地方需才爲亟今王化往歲軍功既多可紀近日賊私又屬可疑況地方有復用之望而按臣有特請之章相應量復一職但府佐官輕難以鎮壓一方及查惠潮見缺兵備一員似宜仍用於此合候

命下將王化量起廣東按察司僉事就駐劄惠潮地方管理兵備事務令其仰體

朝廷使過之仁俯竭人臣盡瘁之義益堅初志勉贖

四年三月初九日題十一日

舊程限三年內果能勦賊安民立有奇功另行叙
用如或因循塞責罔所報効撫按官從重參究等
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
議處知府侯必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廣東
監察御史趙煥題臣按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
於隆慶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呈稱願告致仕除具
本恭
奏及將印信關本府同知楊汝聰收掌仍截日住俸
不支等因到臣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按其近日與
本府推官來經濟相許者度之不過以今休為名
暗引黨已為援不附已者一槩波及之以售其必
報之恨耳臣謹述其事之始末為我
皇上陳之則其險詐欺罔之情自可見矣訪得先任
已故熊巡撫大征曾一本駐劄潮州因府
標兵幾死批行來推官究問將府皂責治乞侯必
登逐以此恨恨來經濟後熊巡撫擒獲曾一本
官審驗必登當堂倡言曰是假是真下人承望風
旨次日飛帖遂徧城市熊巡撫以此抱念成疾欲

移出城避之司道固勸遏止此二臣相嫌之始原
任監軍道副使江一麟之所親見者也臣又訪聞
侯必登私議來經濟收匿橋稅隨容行該道陞任
會事楊芷查訪揭稱查得該府原解底簿係無印
草本似難憑信及面加細審各犯所供情節似有
成制主使之情且思來推官以甲科筮仕未必不
自愛以至於此已經駁回再問來報本道待事寧一
方固不敢妨息以廢法亦焉敢媚人以殺人等因
臣見其含糊不明又行分守參議許天琦查議橋
稅蓋因以襲來經濟之事也即據回稱查該府填

報循環考之隆慶二年分白同知抽銀四千八百
餘兩三年分來推官抽銀八千五百餘兩四年分
春夏二季陳同知抽銀四千三百餘兩備呈到臣
隨批稅以來推官抽數為額臣以為此事明矣至
七月內來經濟得報行取就據該府揭稱匿稅一
事係隆慶三年內告發彼因有礙未敢成招至四
年內赴省聞來推官反誣職徇大使潘銓之私情
不結前事所以蒙熊巡撫獎諭並無一操守字樣
等因十一月內又揭稱蒙分巡兵備道牌奉本院
牌提潘銓一干人卷遵將犯人李班等解赴本道

審究外向因來推官在外未經彼此開釋昨同一
應禮節並無敢少緣未道及前事乃于結內略言
其端意其悟而他處本官不就近辯明致煩提問
等因又據來經濟揭稱隆慶三年內蒙委管廣濟
橋橋務因本年四月白同知病故本官親筆批據
取鹽稅銀助喪不報循環濟亦將陳和商稅銀八
兩助訖親筆批單付稅課司存案委亦不報循環
見今一單係濟親筆輒生情團陷說寫私簿侵銀
二百兩以上切思查橋姦弊必弔印記日收底簿
查對其中有報有不報則有侵有不侵明矣乃今
獨寫一匿稅私簿豈非有意為之哉且以太守之
尊挾虎狼之威拘商照簿認稅孰肯有不認者乎
顯係挾讐團陷捏阻行取等因并將侯必登親筆
批收鹽鍋不報循環二揭到臣又據分巡潮州道
會事金杜揭稱准布政司照會查知府侯必登是
否患病應否准放休致任內經手錢糧有無明白
見報不勝驚異本道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侯知

府習儀二十六日拜
賀長至今節午時相別出巡歩履俱為無恙何忽以
病告而呈文又在本道未行之前何本道一不聞

知耶至本日未時方接得本府公文一角內稱患
病乞休又書十一月十三日呈詳字樣本道與該
府共住一城至于告休交代本道略不與聞及行
查後始知該府呈詳本道又逆書月日何本官之
不誠心直道詭謫一至此也推原其故乃本官因
與來推官互相搆隙其始也惟欲誤來推官之行
取使不得與選不意來推官盡發其平日奸險貪
汙之迹于人自以為衆論所不容乃托病告歸然
其傾陷之術不但行於僚友即八月內該府呈詳
通判華涇患病告休本道批候兩院詳行該府不
知何故聽其徑歸今乃申白金銀事批文回籍本
道經歷二十餘年寧獨於此尚有所昧耶本道駐
劄潮州五越月矣凡批案不知幾十百行並無一
起回報屢提吏比一吏不解罪徒則彌滿囹圄而
怨聲徹于道路本道每一放告在監家屬抱訴者
輒百十餘起不得已行楊同知清查本官又持之
不發至今並無一字回報
朝廷以為民也本官僻傲成性陰險成謀
朝廷設官分職以為民也本官僻傲成性陰險成謀
終日之所營營者非揭帖則私書而無干之訐日
擾于庭使能用此以及民事何至于積案盈庭罪

徒滿獄哉苟如是亦何以稱
朝廷之
恩滋天下之良二千石哉當本道初到任之時有識
者人人為危之蓋以本道之褊心直躬不能御狙
詐陰譎之秘必有以中之者今數月之間盡見其
為人始信人言不妄等因到臣再三覆查卷案參
詳前後情節容訪之輿論之公面稽之當時親見
之臣在侯必登則為先任熊巡撫之提問皂隸而
移恨于同僚在來經濟則自以為持法不阿竟不
受屈于堂官此二臣相嫌之源人人所共見共聞

者也其後任能巡撫奨勵侯必登不及據實二字
益因伊差人餽送長夫銀五十兩心甚鄙之彼時
會對司道明言其過見任副使李渭所耳聞目見
者也今乃該罪於來經濟則侯必登之誣也若橋
稅一節侯必登私餽人六十七兩寒來經濟私餽
人八兩零皆有親筆填日無可說矣其私薄稅銀
二百餘兩若係經濟入七之贓即罪當罷斥抑或
有囫圇之情亦當與之辯洗侯必登因見提爭人
卷不遂如其願遂詐病
奏擾則險詐爭方之極大傷子

國體者也除來經濟聽布按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其
奏外為照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負小有之才悻悻自
好遇事智之量事事伸張初至擒白鬥之賊功可
嘉矣而熊巡撫之擒復曾一本則倡游言以亂真
心何險也杜屬官之餽守似潔矣而于熊巡撫之
陞任則送長夫以求榮行何污也時可獵名則百
方求刺李重門之收遞私書與臣之收貯匿名揭
帖可查也計在揭口即峻刑繩人大使潘銓之濫
罰百金與指揮劉與倫之死于杖下者可據也錢
糧應徵不徵惟事違道干譽詞訟應問不問豈憐
環隅衙宄收吏役公堂以監充私費捐者不為縱
瘡瘢殘喘之民者罔敢不遵承吏
勉思滌洗一二以奉揚
德意雖欲招致亦不敢辭豈知禍踰淮分病遂侵
尋本年八月內以來感患瘴癘繼生奄瘍醫治失
方毒流在足動履艱難目今巨冠反側之時而臣
臥病在床痛官廢事上負
聖明之特恩下失黎庶之過望此臣所以痛心疾首
而臥不寧席者也若不昧死陳乞則悞地方之事
必多而臣之罪愈重臣之憂愈甚而病愈深僅存
殘喘不待積毀而銷即欲釜肝腦以仰報亦將無
所從矣懇乞
聖慈軫念艱危之地難容羸病之夫
勅下吏部速將臣罷斥回籍別選賢能來守茲土則
一方生命仰再造于
堯天而萬里微軀獲免填于瘴海矣臣無任激切祈
命之至等因奏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查得隆慶四年六月內該本
部題為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
奏賞明係奏亂法紀似此不忠之臣應在不赦之例
所當亟行罷斥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侯必登速
賜罷黜庶
朝綱振肅而改節之臣無所容其奸矣惟復剏奏
聖裁等因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准抄出送司案查本官於隆慶
六年二月內奏為患病不能供職仰負
天恩乞
賜罷斥以免貽累地方事奏臣原籍雲南廣南衛貫
應天府上元縣人由進士除授江西南昌府推官
陞授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歷陞本部武庫
司署郎中隆慶二年內陞任前職隆慶四年六月
內欽
聖恩特升吏部題
請加陞從三品服色俸級仍舊管事隆慶五年正月
內又蒙
欽賜宴賞竊念臣以一介孤寒自領鉅郡方憂莫寧
尸素之罪記意濫叨希曠之
恩此微陋之極榮古今之難遇者也臣懼孤恩負
聖化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詳議得知府侯必登等
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勸事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
登公廉有為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
耕稼為生議將本官先加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
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等因題奉
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
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欽此又
查得隆慶五年正月內本部議覆南京科道官王
禎王嘉賓等題為申飭朝
覲考察重典以勵庶官以隆
聖化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詳議得知府侯必登等
賢能卓異已經題奉
欽依照例奨賞外隆慶六年二月內本部題為缺官
事照得廣東按察司缺僉事一員合當推補查有
原奉
欽依加從三品服色俸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
年資頗深例應陞任但地方多事正賴本官幹理
若遽之他處委屬不便相應就近陞補議將本官
陞補廣東布政司右參政仍兼僉事職銜管理前
項地方事務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給憑移咨轉行去後今該前因通

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煥題參
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挾嫌相搆妄行奏擾乞要罷
斥一節爲恕廣東地方偏地皆盜民不聊生實起
於有司之貪殘而成於蒙蔽因循之日久本部于
先年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撫綏窮困制伏
豪強弭盜安民地方利賴特爲奏
請加三品服俸以示激勸後巡按廣東御史楊標至
京臣即問彼處有司賢否標曰知府侯必登有守
有爲任勞任怨民賴以安但不肯屈事上司所以
問之百姓人人愛戴問之上司人人不喜至朝

覲時又加查訪僉同本部遂有卓異之薦然侯必登
資俸已深潮州士夫在京者恐其陞去每向臣等
保留曰潮州不可一日無侯必登也又有潮州舉
人監生及在官納鮮人等數十人遮道告曰侯知
府年久該陞若遂陞去百姓無主必皆隨之而去
此人情如此臣等思得官久不陞何以示勸會潮
州兵備員缺遂將侯必登擬陞參政帶憲職管潮
州兵備事益所以慰士民之心爲地方計也今該
巡按御史趙煥論劾前來其中論詞多出守巡等
官揭帖夫言既盈耳監察之官因
不容默然詳其

論詞並其中揭帖語意乃是侯必登素不能奉順
上司巡按及守巡等官既皆銜之會又與行取推
官來經濟相訐而推官乃巡按所信用行取之官
乃兩司所趨附于是守巡等官遂明有左侯右來
之意侯必登忿其不勝遂具本差人赴京乞休守
巡官既知侯必登恨已聞其有奏以爲必有相攻
訐之辭遂具揭巡按激而爲此又恐遲則侯必登
之說行而已反出其後故如此其急也而不知侯
必登本中止自乞休並未沿及他人向使知其不
相沿及又豈有此論哉今觀劾詞首云府官挾嫌

相搆妄行
奏擾大壞
聖朝綱紀又云侯必登告致仕臣不知奏內何事但
據其近日與來經濟相訐者度之不過以乞休爲
名暗引寬已爲援不附已者一概波及以售其必
報之恨耳其金柱揭云本道褊心直躬不能御狙
詐陰譎之秘必有以中之者此其情自可見不然
兩司知府官自行具本乞休者亦多矣何以皆無
劾者而今獨劾一侯必登謂之大壞
朝綱乎且據劾詞內稱侯必登與來經濟相訐在上

年七月則是事已久矣又稱來經濟事待布按二
司會問明白另行具
奏則是今尚未明也若止惡其相訐何不即劾於始
訐之時若是劾其所訐之事又何不少待於問明
之後而顧急遽於侯必登上本之日乎況彼此相
訐事尚未明則是非固未定也劾則俱劾止則俱
止又何匿來經濟不劾而止劾侯必登實有難於處者欲
亦自可知然事既如此侯必登其理
凝其去則不惟失百姓之心而將來任事之臣何
以自勉欲擬其留則上司既不相容留之何以
展欲擬行勘則無事可勘欲擬罷斥則即據劾詞
既未明指所壞何法又未明指所貪何贓不得而
議罷也但訪得侯必登心既好勝氣又過剛雖惠
及于民而不能善事上官雖威行于盜而不能善
處寮案恃長縱傲以短招尤雖非重愆亦有薄咎
合無將侯必登仍以新陞職銜量調別省令其痛
自省改其來經濟事須要明白本部移咨都察院
轉行廣東巡撫都御史另委隔別衙門官從公勘
問不得曲徇偏向務見的確具奏發落仍令省論
各布按守巡等官見今廣東盜賊縱橫正破格整

飭之日兵糧缺乏正協力幹濟之時毋得仍守成
心尚循故套崇姑息而摧振作獎軟熟而抑剛方
當知任事爲忠不可徒誅罪於人當以救民爲急
不可徒取便于已如有違者本奏重治斯於事理
兩得其平而撥亂反治之功或可望于一二也等
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
改參政陳奎兼潮州兵備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廣東按察司缺僉事一員
專管東莞以東自惠州海豐直抵潮州閩境一帶
地方帶管整飭嶺東道兵備兼管分巡南路一帶
所轄潮州府屬饒平大埔海豐各縣事務監督柘林碣
海普寧及惠州府屬海豐陽潮陽揭陽惠來澄
石二寨平時則操練兵船稽察奸弊催督錢糧遇
有警報會同各該參將督率各寨兵船出海勦捕
以靖地方合當推補案呈到部看得廣東地方多
盜而潮惠尤甚先任潮州知府侯必登能弭盜
安民是以本部即擬陞潮州等處兵備令其彈壓
地方今既被論調去地方失望非得有才力肯任
事者不可以繼其後照得新任山東布政使司右

參政陳奎原任廣東副使才力有餘敢于任事且
廣東民情事理皆所諳熟堪以彈壓潮州等處地
方合無將本官改廣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以僉
事職銜管理前項地方事務候
命下之日本部給憑令其作速赴任仍咨該部照例
請
勅以便遵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
十七日奉
聖旨是
書

荅廣東趙巡按

聞憲節已到地方良慰廣中狼狽已甚惟有處分有司是第一義乃今入選者已無科甲之人只待會試後方可為之又須秋冬間始可到任便是閱歲稽旬遠方之難及固如此無可令人奈何然有君在地方須當極力振飭務洗從前苟且之政以拯此疲民庶有吏生之望凡有當行事宜不惜見教即當為君行之草草不悉幸照

荅兩廣嚴總督

先承書教諄切如得聒對已多感慰繼又辱示倭奴猖獗然有公在鎮誠何足慮顧此非一朝之積所謂因循姑息廢弛痿痺正是向來久貽之病若非一大振刷終亦若斯而已公素負大志宏略今當盤錯正利器可施之日凡可改弦易轍破苞安民者不妨見教便當為公行之古云倀誰在矣張仲孝友僕固不敢望於張仲然力為主持於內俾豪傑得以成功於外同心戮力共翊

王室則寸衷固自許焉而曷敢有一毫之不盡哉方弘靜者當留在地方劉穩已用之廣東矣來書乃索此人可見心之同也其諸藩臬守令等官有可用于廣者在地方者或不宜者或他處之人有可幸一二示之即為措處官皆得人事自可辦也又僕昔曾具

題議處廣中有司今又為議處薦舉以激勵之原稿特錄上幸刻成冊二司守令各給一冊使彼知廟堂相待之意如此當必有勸也又稿三通亦守令所宜知者附之後可矣冗甚放筆布復不倫幸亮

又

前使回曾具啟布意諒達左右廣東地方狼狽皆因法度廢弛人心玩惕所致非大破格整頓必不能易亂以為治幸公在鎮僕當力助必為

主上收拾此方復如先年之舊而後已諸所當行者不妨見教即當為行之也知府侯必登前所以寵異之者以其能守已任怨沮盜安民故特獎以勵人心今且被論則任事之臣反為狗舊套者所笑而地方之事其孰為振作乎初意欲直留之又恐自茲難于展布故稍為處分而又為之明其意蓋恐廣中有司遂以必登為戒而不可以馳使也然其實必登被論之由不過如僕疏中所云而已一覽自當知也幸以此意徧示諸地方官使知

廟堂之上所以念廣東者如此所以顧地方顧百姓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倭而自灰無志之人亦不得快倭而自幸也

又

兩承手教疊疊數百言地方事舉在目中知措置得宜處之有備廣不足憂矣惟公任便行之其地方官僚不知果能副用否如有不堪便當更換務期寧此一方而後朝食公不妨頻見教也人回索書急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又

承示處置廣中事宜委到周至平定在目中矣大抵天下之事在平為之出於實而處之中其機則未有不濟者然非公其孰能兼之方布政所言非特廣東益處處皆然也因公有實心故彼有實言耳今處處有兵處處有糧威伸縮在我以勦以撫皆可成功寇誠不足慮也番夷市舶一節尊論極是彼并蛙之見何足計哉其人者便當調去即以其人補之此外有司官有不堪用者亦須見教僕當與公戮力協心必為

主上奠此一方苟可以為公助者纖毫不敢自惜也人行急草草不倫幸亮

又

廣東事理前已略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既復剿後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平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逼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為招撫之說以苟且于目前於是我以撫欵彼而彼亦以撫欵我東且撫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

頻而使之如舊亦甚難矣非公在彼既能經略非僕在此既皆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層巢終無寧日矣公有雄負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冗中放筆無倫不能盡意惟照亮千萬

又

倭賊已平足徵雄略仰服仰服以賊治賊不勞不費而成功尤為上計僕昨所以力言招撫之非者為往日之舊套言也若使彼之歸款非偽而吾之處置得宜則盜亦可用唐李愬之平淮蔡即用淮蔡之人可鑒也但威足以破其胆而恩足以結其心使果為吾用而立功朝不可者不然則直有勦除而已此在公斟酌為之僕非有成心也來疏云已令本兵照覆不為異同至所謂立章程定法制尤為確論惟公所行也冗中草草不悉幸亮

又

渠魁既得地方既平一省憂紓皆公之力而計其所費又甚省約非有經濟弘猷而又出諸為國之忠赤何以能此公真

社稷之臣非時流能伍也憶昔識荊即仰公為大用之器以今觀之誠為不爽矣僕素無他長惟有一念為國之心死不敢易柱石如公敢不為國愛護改公其暢意行之惟以濟國事為主餘更無他慮也

又

承書問多感大疏言地方事甚明讀之敬服數十年造亂之鄉一朝靖謐誠為可喜然善後之計更須深圖種種停妥乃可望於久安有公在鎮必獲良策凡所當行者不妨見示當為行之人回草草布復不悉惟照亮

又

公有報

國之忠心有勤亂之雄略指揮一定叛究遂平此數十年不能得者乃不勞而致功在

社稷誰能右之其善後事宜惟公處分更無掣肘願益展弘猷屬其永久是所望焉人回草草不悉

答廣東楊巡按

厚書問知憲節已抵地方為慰所論云云憂深意切必須力為處分務解倒懸為當不然恐遂至於不可為也僕于廣中事日夜在念凡有可言者不妨見教即當為行之人回草草布復冗甚不盡

能悉意惟心亮幸幸

與南京姚監察

貴省狼狽已甚僕誠欲為

主上奠此一方實日夜在念處置不遺餘力不知能竟遂此心否外書稿三通奏覽此其近者前此尚多不能悉具也人行迫草草布復不悉幸亮

答兩廣胶總督

公雄才淵略亮節真心實僕二十年來所敬仰者嶺表多艱遂勞節鉞曾未期月立致輯寧俾數十年猖獗之徒悉歸

王化數千里作逆之處盡服

朝廷公之功在

社稷何其偉也僕曩在政府雖不無少効贊襄然愛莫能助顧何力之有為而公乃歸功於僕則何敢當人回草此布謝餘情如海莫克具陳臨楮不勝悵怛統惟心照不宣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駅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中封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紀錄彙編之五十五

靖夷紀事

高拱

邊略四

隆慶庚午予還內閣兼理銓務先是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讐殺撫臣以叛逆聞動兵征剿弗獲且將成亂予深念之時撫臣者去予欲得人以代而太僕少卿阮文中者沉毅可屬以事乃推爲都御史巡撫貴州

制曰可於是文中來謁事予語之曰所爲用君貴州者爲處安國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國亨事謂當上告

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禦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何者

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眞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

君父在上既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竟容輕貸而違拘何以爲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實而虛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窮究其讐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無叛逆之情自可見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斯方爲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圖之矣阮至貴訪得其實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略然狃於浮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之書曰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略今來論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眞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此則所

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況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抰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

朝廷之力即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不肯出聲言恐軍門以勤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智兵來掩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阮乃上疏請兵糧爲征勦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嘻阮子誤矣安國亨所爲不出者疑畏深也今明旨既下事在必行是眞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

彼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即眞乎且彼夷酋耳而勞師費財即族滅之何爲況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愚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爲眞而我亦終當以假爲眞也時在閣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環牀走子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失威曰然則當如何子曰令撫臣疏請兵糧征勦而安國亨亦有奏辯辯評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果無叛逆實則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則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亨聞勘官且至必以爲

吾身在勘軍門當不敢殺我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聽理則不叛逆自見而乃治其本罪當亦其心亂或可戢也昏曰善子召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

請而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往勘子復面授方略而又作書貽阮曰安氏之亂前已爲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爲征討計僕願不敢以爲然夫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

聞於

上欲從之則發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

威其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勘爲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國則開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遲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欺我則即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即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爲真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剿一自相讐殺無敢犯我之土夷誠不敢以爲然也科臣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略其聽勘俞事楊應東昔曾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爲題請惟公馳策之也乃安國亨聞

朝廷勘其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者哉然所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今既有

旨勘則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乃可出聽理明吾非叛逆也蓋逸人即告之語達京師先是阮開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楡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賠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館毋子

一倒夸宣慰職銜與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諭而國亨母子狐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夷犯人王實吳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有占恡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在蘭州與奢効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夷目以朵楊生阿烏等比伊父兄弟男子姪率衆衝敗官兵奔過浮橋淹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插於阿傀織金二處疏館安插於附將安國貞頂替頭目以後再不敢搆兵讐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亨即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寬安智猶堅執不從聲言必欲殺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機置之人智始伏遂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夷目漢聰等五百餘名並軍器輜重俱皆負出城赴臥這織金等處安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芥小醜叨承世官豺雄類於豺狠說謊同於鼠橫行暴虐不守

王章大肆兇殘戕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結之孽召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孽寵嬖徘而私通婦女信羣小而載美干戈安智避難潛逃尤極窮追之慘官兵追巢討罪致多拒敵之傷迹其甘蓮多端誠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

明旨悉以部咨行之多官酌平輿論反覆兩首頗末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屬諸瞼昧殺叔起於讒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夷俗償賠而羣犯就擒繼思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慧知永怙終安智疏窮捕之原固而有歸因解忿即今遵此五章尚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懷雪弟之寃而播美官兵繼奉安捕之後而屠掠夷目跡亦彰於肆惡罪不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蕩析之中不失爲骨肉報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念回巢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喬吳瓊阿弟王實吳彩吳雀駕劉禮等或投夷扇亂或拒敵刖姦自其機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梭其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據法加以上刑結夷生事者

引例分其贓遣要皆反覆憲章推原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御

命會勘先聲所至進首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

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梟示王喬吳瓊固監會審詳決王世等臣編發煙瘴地面充軍安國亨祿氏惡卒務卒白孺等姑置不死省令國亨退閑待立有奇功另處其糧馬公務貢成伊男安民同祿氏代管仍委官二員一任大方一任臥這以過二三家隕墮事寧之日敕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如

或國亨敢再懷隙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警機兵
報復俱聽臣等遵照
明旨行會總兵官動調四省大兵夾勦改土設流以
爲殊荅長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
既與國亨相忤難以屬管准與毋疏窩回原管地
方安神令伊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
詔下兵部議議上得
旨安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剿戮既投見伏罪遣
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一死安國亨着革了
任閑住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也着伊子
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搆亂定行剿治不饒
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叙功曰巡撫都御史阮
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兇之罄服多言指授雖
出諸
黃閣之臣百爾經營寔竭其赤心之義并其餘官舍
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
旨重賞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館奏又
復辯前事乞改土設流浮言且藉藉起予計貴州
至京遠甚今
前旨下幾月餘安能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

潛住京師隨便爲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
司抄發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
係罷閑官承有罪亡命投智者持金久住京師謀
事今本是代爲者智尚未知也乃間發充軍去浮
言遂息先是巡寇者念據險擁衆萬餘人僭號稱
王設官拜將宮室服用擬諸
乘輿時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夷患苦垂三十
餘年有司匿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剿除之書來計
事予復之曰此賊稱亂既久
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剿除之可謂忠矣謂

度既周方略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君成之阮遂
發兵征勦至是擒者悉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穴
土地悉歸州衛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遁逃淵藪而
夷酋方觀亦皆震慴阮奏上其事以爲
聖武布昭
天威遠震密勿稽垣指授所致兵部覆上
詔陞賚阮及各有功官有差而阮則啓敘先後事歸
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既已底定可免百
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勳勦除數十年僭王之
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

雲中事記

蘇祐撰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叛總兵官李瑾距癸未甫十載蓋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　面命巡按宣大九月十三日辭　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日至宣大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豈變不虛生邪又明日代王遣內使入　奏過告之故既而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揭二云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叛之衆得已罪亦難辭伏望　皇上軫念大同一鎮禍變再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　國典斯宗社撫疆之福若大持守故當非臣所知也總督劉公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洶洶莫定及見余疏衆論是之即日下兵部議覆則　命劉公與提督郤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　黃榜敘賛從余監軍覈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濟已擊二十餘人械繫東來其王亦兒首惡也餘皆衆機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公乃會郤先將兵而西比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　黃榜又已出曉論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脅從悉從罔治應思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憤之心天日可對亦獨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由已肯帖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督露丞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爲也既余見對如總督述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癸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輒授爲賊亦罔問後罷而瑾來代凡軍伴上下班則更侯之　甚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奈何似亦不善應嗾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止類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醉總兵以下獨遊擊龔蕙騎馬再向前諸軍簇蕙馬回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瑾聞變乘屋下射飛瓦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曰瑾死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其都察院大門及巷房時已向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藉者因肆槍掠四門則驅具奏之詞任其指畫悉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嘯胎之既成轉乞救宥事不效往年撿選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擅擿指揮事其後議者顧罪瑾而宥振失是非之本心矣初官軍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襲故變因訛言洗城大軍今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衆惑且懼由是一城盡變四門晝閉遂謀抗　王師前軍甫至東關參將曹安已死於乘城之砲南關亦即出兵接戰復拒城矢石如雨郤永與遼東遊擊武淳滕南關參將段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面攻城而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馬昇舊中軍時以事係鎮撫獄楊林晉夜不收把總時爲郤永旗牌官聞變後方聞黃鎮華任泰將王安郭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爲頭領凡誘虜出戰皆其指授既而撲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和不得入見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督方謀水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軍日夜求生之心實什之七八千戶李椿張著者兵部差官也因其入城則命以縋縋曉之又咸無不日夜望郤則時時揚兵欲攻而城中固不信　黃榜且疑兩千戶實已余問語總督則又曰君按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既不合事尚能濟徒貽詬矣乃復還陽和與撲公遂有請余單騎入城之　奏而余亦察兩節制久暴師無功乙　天語旌旸羅峰見余諸奏每語人曰御史當大用及見是乃不以爲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著撰之得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大非大過人之材罔攸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兌仲冬盛德在木木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並史識之既而賊誘大虜至城下內外夾戰我師失利虜雖去聲言且復來又數日爲二月四日節在驚蟄語並史曰古無乃應乎門既闢果大同兩人至其一向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藉者因肆槍指揮事其後議者顧罪瑾而宥振失是非之本心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　題并首惡易行查究意蓋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其略曰變雖成於激起姦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與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違脇制法徒羈縻略存紀綱恩屢布宣盜見姑息據齋揭帖人口報巡撫大門并悉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知縱云變由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之重已就追驅具奏之詞任其指畫悉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嘯胎之既成轉乞救宥事不效往年撿選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遂擅擿指揮事其後議者顧罪瑾而宥振失是非之本心

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朱篆尚爲賊遊說邪且曰朝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汝乃一旦助逆招虜若自爲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乎王靈因來近案對狀既前泣訴曰城中實怨此七人恨未能即殺之得庫金二百慕賞可濟又實欲內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固存陷之慮城且亡矧倉庫耶儻謀成賞不吝恩信　黃榜具載尚侯多言乃印給批遣使馳去蓋薦既去城中閒罕地鑿城益懼因怨此七人曰奈何駢死思圖之矣時詹郎中榮戴遊擊蕉並機警軍士素不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

馬昇微察其情求自脫乃以情告無乞宥罪殘餘黨以應　黃榜廉察其實乃語詹因延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不知也時楚職方書李戶部文芝適戍以木攻至在劉公所翻因紿曰城中惑言不信　黃榜曰　朝廷將盡殲之茲遣二部使察真妄聞奏死無日矣詹曰公言如是巡臺謂何則又說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又曰二部使可即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誰輕就見侯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偕副總兵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面定約楊林　其狀亦因馬

昇乞死諸若許之次日東圖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鎮等三人傳首東來而雙當入城撫定劉公既得去張侍郎瓚時督餉在突命來代業相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至城下躡爲已功不顧劉矣父老生儒亦相率詣陽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偕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按治也慈母哺失乳之子樊公足矣余雖不才天子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閱月非雲中何栖栖也大門朝闢則夕以入夕闢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歸既而門大闢張朝入余夕入城上相望者循逸遝也余乘

左右頃水漿香者不可勝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不以心誰非叛者且蔡人即吾人況一時之變乎出是聞者詮無它遂盡散去次日詰之曰　黃榜取七人馬昇楊林自効死免罪可諉也王安郭全何以具奏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明日具本具報曰即當有勅勅御史矣既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微福以慰軍士凡王府奏例下之禮部時桂洲夏公言爲尚書黃公紀爲侍郎綰以

奪也踰兩月不定蓋先意云諸勘官亦莫能與爭而招擬實不合至於邀截實封侵欺銀兩等項詞皆文致不知法鮮麗也既會奏去余與樊公書曰彼兩人去甚難非先解其任既當逆黨三十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日恐有變也乃累以臺劄來到爲言余曰咨猶劄也咨已備矣無庸候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偕撫臺至帥府審諸服辯後

無曰論刑有杖人者哉吁決廢久矣既罷例爲譏張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西門出巡塞因携楊林行歷左衛平虜井坪朔州而南自杜巡察後不塞行十四年獘誰與稽復轉而東至應州則去大同爲近乃呼林進語之曰爾知所以生乎叩頭曰公活我余曰否斯　朝廷之恩信也汝勿疑但汝亦迫於勢非初心既已有之又從而殺之殺一人而失大信其誰肯爲頴已保首領又陰人怨忌乎人將生事媒蘗汝汝難免矣林泣曰願公卒生之復曉之曰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斯無真足

恃可一力士縛汝出斬首矣終不可者爲大信也可歸語昇共圖之林復泣曰奈都臺何余曰爲汝致書既歸稍豫不決樊公詰問之乃各以情告既即遣人代之調衛之命下矣後兩人輒復悔指延旬餘迫而後行樊公致書曰彼兩人去甚難非先解其任既當遷不可留又不肯卒去則當迫之迫之將無變乎凡此皆執事力也古人云盃酒擇兵權今盃酒且不費矣後漁石唐公在刑曹會奏劉止奪秩家居鄉降級其初謀逆王弓兒等諸叛亦已伏誅大同一鎮遂安百萬生靈生息自如不知者往往猶有吠聲之疑余

輯解之曰嗟毋庸異視大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矣則怨心生小人曰畏我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生疾審聽之可也或亦有因而固問之者歲月云邈亦不暇悉因憶録之用備遺忘於是乎記

廣信府同知鄒　潛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録彙編卷之四十三終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四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王世貞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兼右僉都御史來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其人多括蒼諸郡民家子頗選而故趙尚書來代稍稍爲戰功餉資至糜縣官廩不訾故趙尚書來代稍稍爲裁縮然稍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汎汎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爲急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因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複請以新錢半之當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於兩臺使者居間幕府幕府吳中承善言營守吾郡用循吏治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爲惡語囂以恫喝止吳公吳公益持之堅顧僅兩臺使言之諸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媾其黨噪於治餉食事王許之門許之跳踉入幕府吳公匿宅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者萬伏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鮮然猶青吳公自書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

黠魁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出入必媛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詣吳公及兩臺使者吾二人寃爲之請受法它毋與也然兵皆匣刃待矣諸公詗知其狀姑好語慰籍之莫敢誰何而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賊且選楩則兵益驕而它鎮皆胍決擊振而起顧獨張公貴臣自令至填撫江南上谷皆以談咲埽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公出而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公勒還里候勘公既拜命即促裝朝辭而吳公候代於苕霅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杭十萬室丘民蟻聚幾與馮翊扶風遍來文罔漸密日相厲以濕柬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極諸土著戶捐錢槖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必以身受後諸受後者既惰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騷失募亦怨上震人丁仕卿倚處素舞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芟靡旦今跨禍檔子揚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咈息而獨奈我何諸大猾稍稍動而會仕卿坐宅法臺使者杖而囊之三木諸大猾遂噪衆奪之亡賴子薑得爲所欲爲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後者相率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禾而警至公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一營無故耶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曹毋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公曰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貿器與甚巷哭聲達旦公秉燭坐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劑益甚公怒曰余奉命戡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戡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悞夫驅女死而不使汝一飽女寧無快快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亡賴子亂成矣且無它勞不可以女曹例爲我盡力討捕之毋多殺多殺不女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女即二黠魁謝死罪公咲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柰乎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來約遂前薄亂民敗之於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萊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即行劑所就俘纍纍友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在焉公前已要臺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猶謀爲應者甫及門而遁惟恐跡之矣公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裁朘太甚苟欲以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公談咲自如以五月朔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宅麗柵樵揭長竿裂所掠袒衣幟之衷白刃而衢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儲胥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

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公飛魚衣及白金文綺以示褒異公念此悍卒猶未譏法急之則或生變假宅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施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子之冠帶榮於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黠魁者始貫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一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斂給妻子貴衆欵贈嘉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衆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公既諮達大度治軍雖不嚴法而不爲煩苛衆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我然其氣不

無寢溢往往遨遊廛市間兒子視其人而加武斷焉人亦惴恐相奉承莫敢誰何公既已廉得各營倡亂者名屬春汎復當發七營哨公乃命治兵監司徐君顧君董建牙普師南嚴而遊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滿若吳章成若盧州詣臺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至曰女故自斬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媮食而驕於衆又脅其資既免而不反案夫復何言又斬之九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盡僇女女自揣當死不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國衆人人股栗已伏地泣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公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女主名而故隱之念衛者尺寸勢耳且不欲食吾言二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者公也即公不遺我尺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吏民耄倪謹且呼曰我曹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全浙之士民俄聞之俱加額曰浙自是無警矣余山人方臥病緒聞之客起而歎曰夫豈唯全浙吾吳自是無警矣夫豈惟吾吳環浙而省者皆無警矣吾不能

宅及當浙兵之初變而宅幕府追則爲檄廣額外優以嫆兵兵醉飽倨謂市人若曹不父事我即一旦悔何及蓋至宿昔猶惴惴今而後知有天子三尺者誰力耶當公之疏再上上大悅進公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願君兩徐君而下憲臺有差而追褫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爲當云

弇山人曰吾少長於張公一歲郎署時從六七君子慷慨談說千古積一世皆有餘銳焉公獨沈深雅靚藏用不露乃今信之矣夫市民之鼓亂也狂刃若蝟公單車直入恬然而無撓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直膽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起浙不佞嘗爲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直能不負不佞哉詩云君子如怒亂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遏已斯公謂矣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四終

廣信府同知鄒 泩 重校正
推官方 亨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烏槎幕府記

鍾兆年撰

鍾秉文烏槎幕府記　鹽邑志林第四十四帙

鄭端鳳訂閱

黃岡樊維城編輯　後學姚士麟訂閱

劉祖鐘

豐陽馮先生任東廣平侯夷及海寇峒賊大小數十戰屢犯危難卒就大功譚者至今偉之余曾季讀書先生山園兩郎君出一編示余則皆兵行時事跡爲烏槎營中幕客所記顧爲詳悉因與研席友朱君元弼稍點次之而仍其名曰烏槎幕府記傳之好事備異時國史採錄其他條上督府及指授將士務論各賊諸文牘惜堪燭難整不能銓寫存當季應敵制勝方畧至今爲恨竟先生以兵謀多陰闕不欲示人犯道家忌耶然觀於所以設間用降南陽三河衆頭寨諸策引而伸之出奇可以無窮即不言方畧方畧具是矣丙午冬仲門人鍾光升秉文謹識

先是先生在江右忤嚴氏有參海東粵之行蓋因粵中倭夷海寇峒賊方交發大盜張璉又起而流扵三省我官破城聲勢張甚故也時軍門鄭年老性怯賊題分巡屬惠先生以嶺外向來貪黷成風盜端此起今欲平寇在先保民爲禁貪殘平賦役上不得有非禮之受下不敢爲無名之供至今諸省一條鞭按權法議皆始自先生以是厚固基本得用其勵撫在事三年具知賊中緩急動靜郡劭進賢張公泉起家度嶺先生晉上僚議張公覽之嘉納遂演信先生可任徧檄三省調兵十萬前討雖分哨有五進止機宜則先生一人主之卒之數建奇功諸寇悉就盪平時　世廟宸念聽切左兵楊公搏令驛騎五日一報事稔知先生勞最擬推督撫同鄉忌者沮之僅擢福建參政云諸功次備列於後

塘湖地在海陽縣南倭數千據之日久四出擄掠將窺潮州府城先生選鋒銳三千督參將鍾坤秀逐之鍾廣西人不知兵中伏失利先生扶一騎走八十里夜從倭中出取問道潭城舉檄而上城中士女惶惶謂城且必陷先生登陴召集鄉士紳晝守信地先生當南關嚴示軍法嫗令諸將卒分布已定五鼓倭至城下督攻南關先生披甲手一劍警以城爲存亡副將以下皆股栗奮勇百倍倭衆矢射城上人則以旗麾取之戰至日昃凡九十餘合斬倭酋百十餘我兵乘勝益奮賊喪氣却遂解潮城之圍逐出海上覆其舟多溺死者

南陽潮郡東南大鎮民衆萬家富商大賈湊集倭垂涎久之先生諜知其謀聞有奉金者爲鄉官兵書翁萬達黠奴頗知兵犯罪繫獄先生出之獄中用其策製九龍箭射倭令海陽縣捐商人木列柵爲城隊遍通判翁夢鯉督民兵三千伏要路犄角應援時麥方熟令農人速刈之斛水盈田中集令扵三省我官破城聲勢張甚故也時軍門鄭年老性怯賊題分巡屬惠先生以嶺外向來貪黷成風盜端此起今欲平寇在先保民爲禁貪殘平賦役上不得有非禮之受下不敢爲無名之供至今諸省一條鞭按權法議皆始自先生以是厚固基本得用其勵撫在事三年具知賊中緩急動靜郡劭進賢張公泉起家度嶺先生晉上僚議張公覽之嘉納遂演信先生可任徧檄三省調兵十萬前討雖分哨有五進止機宜則先生一人主之卒之數建奇功諸寇悉就盪平時　世廟宸念聽切左兵楊公搏令驛騎五日一報事稔知先生勞最擬推督撫同鄉忌者沮之僅擢福建參政云

政云諸功次備列於後

塘湖地在海陽縣南倭數千據之日久四出擄掠將窺潮州府城先生選鋒銳三千督參將鍾坤秀逐之鍾廣西人不知兵中伏失利先生扶一騎走八十里夜從倭中出取問道潭城舉檄而上城中士女惶惶謂城且必陷先生登陴召集鄉士紳晝守信地先生當南關嚴示軍法嫗令諸將卒分布已定五鼓倭至城下督攻南關先生披甲手一劍警以城爲存亡副將以下皆股栗奮勇百倍倭衆矢射城上人則以旗麾取之戰至日昃凡九十餘合斬倭酋百十餘我兵乘勝益奮賊喪氣却遂解潮城之圍逐出海上覆其舟多溺死者

南陽潮郡東南大鎮民衆萬家富商大賈湊集倭垂涎久之先生諜知其謀聞有奉金者爲鄉官兵書翁萬達黠奴頗知兵犯罪繫獄先生出之獄中用其策製九龍箭射倭令海陽縣捐商人木列柵爲城隊遍通判翁夢鯉督民兵三千伏要路犄角應援時麥方熟令農人速刈之斛水盈田中集令田塍一線路難行而九龍箭又層疊分布一時齊發如雨賊倉皇奔竄盡陷足田泥中翁夢鯉兵急起與先生兵合擊之奪其舟沉溺死殆盡生擒其倭五百名自江南中倭以來捷未有如此者時方急倭不次用人部檄先生超擢嚴相卿薦賊僅獲白金紵幣之賜賞不酬勞識者爲之歎恨云

大城所在饒平縣南瀕海與福建詔安接界倭屯詔安日久饒平土人避倭悉携家所城居倭覘歲夜城守必僱用竹梯越城入據之我兵環攻失利實衝之又失利先生計用海賊許朝光林道乾以大烏艚船數十駕佛郎機大銃每銃著鐵彈斗許卒至城下出賊不意擊之煙焰蔽天圍城屋宂皆震賊驚起逃遁盡棄輜重於路斬級數百解大城之圍是役也先生素以威信爲海賊中傾服故用之立功先生威信素孚伯宣奉命如此

三河鎮在大埔縣當潮惠之間澗直商販諸貨物皆集此最稱富饒倭二千餘據其地賊背山面河有不可勝之險官兵相持日久迄無成功有南陽王伯宣者海寇也先生知其可用爲手書數字遣許朝光林道乾招之立功先生威信素孚伯宣奉檄即至軍前投見先生喜降階慰勞賞以牛酒授以旗牌遣官督令召集精兵千名衣帽鞋韈俱作倭裝夜用輕艘駛至三河先散布鐵烏菱角於地選勇士數人從後山登奪據高嶺發號吹螺賊以爲我軍從天而下驚皇奔走盡踏藉烏菱角足积白辰至午更進選出連合數十陣我兵氣益壯倭不能支賊乃稍稍降於道因解三河之圍大埔寇患副使相貽書報謝曰王伯宣兵可謂鐵中之錚錚者矣其人卒以事追論前邊同逆璉磔於市

張璉者詔安和平間大盜也聚衆數萬僭稱王號改年設科取士僞署十三道都督閫老翰林等官築城八十餘占據三縣地流劫江省殺副使汪一中聲言長驅江淛取南都中朝議論紛起時分巡僉事齊邁病悸去諸司相顧錯愕莫敢任先生從衆中起言曰此不佽所守地不可以累諸司請兼任守巡兩道侍御蔡特起揖謝諸司亦合揖謝比三省會兵水陸七哨烏槎哨居中兼制六哨又山谷嶮峻林木茂密前進爲最難先生請獨當其難領烏槎哨賊知先生督此哨兵力强勁用木石夜

潛爲城堵截所進路先生以王總兵寵專督本哨務而身自周流諸哨與諸將商確機宜指揮方畧計招賊黨郭玉鏡等潛通問謀而璉遂成擒獲改元黃金鑄印一條記一賊級六千六百餘征璉之舉先生督五哨兵十萬從廣城發計餉每日給米一升狼兵利輕齎多支銀程鄉橋絕停一日又程鄉連南七日行山谷中遍無人煙璉豫發賊截山路諸將務文言軍乏食難進冀免逗留罪先生奮身率數十騎前進賊憚先生威聲去數舍且井心督餉欲諸哨兵得前進兵中竊竊言乏食且井心督餉欲潰而散去先生聞言則迂道數里夜至一村落疾呼爾民來村落人避兵野宿草莽聞聞呼聲舉火前來窺之先生曰吾引兵至此饑矣有酒米羊豕諸物急取來吾厚與汝值村落人稔先生德爭出所有擔負來不移時得米數百石羊豕百數分遣健卒犒各哨得濟餼而兵心以安隨道人赴三河趣取餉餉未幾至璉知之夾河發火箭射之着船即焚紅光燭天左右愕曰事去矣獨奈何先生曰吾有以處之身自更服取漁船絕流先登用一卒僞爲總兵官張蓋揭榜吹皷角呼兩涯賊覘

聽有詔招撫若等賊衆羅跪聽撫爭獻牛酒犒師運艘乃得過始箭射者皆助力爲擊舟先是馬援程鄉橋斷驚馬先生溺焉至是又兩遇險幾不免布政陳敬亭貽書萬尚書履菴吳中丞悟齋薦書俱有出入賊中生死不避等語

大埔蕭晚賊中稱爲蕭雪峰與饒平張璉程鄉林朝曦稱立僞自稱三王師集饒平三巢俱震恐先生曰兵法攻瑕則堅者瑕雪峰視璉猶叔也則先計取雪峰懸千金賞購用鄉官饒副使謀以舉人吳與言故雪峰佃主令往說降之俄頃談笑間而璉之右臂以孤吳功成不願受賞聞於　朝立掉

楔旌之

璉就擒一月餘黨有受僞署都督爵者皆倡言山聯絡百餘里旁峻中垣如石城有田可耕不仰官家意叵測糾合諸賊數千屯據棗頭山寨棗頭給於外諸哨兵累攻不克時先生已凱旋督撫張公言非公不能了此復命先生往先生兼程至饒平以爲此餘寇法當用撫撫不聽然後勦之於是召集諸大家論曰日璉所脇從者非爾家田僮佃僕乎以爾往諭當不疑若速呼來呼來於是賊首

數百各投牒願聽撫先生給諸大家旗八面從八路躡足登棗頭山衆受撫下山者三之二其勇健强悍者從高崖投石下擊官兵示官兵無泰我何先生發令合諸哨兵用疊陣法更番迭進飛礮擊之聲震山谷土官黃仲金奮先入衆軍從之斬馘千餘巢穴悉平

三巢賊酋李文彪賴清規巢峒聯絡萬山北抵江西龍南信豐南抵廣之和平中一道可六七十里屈曲盤旋爲天設之險以故贛州特設軍門提督三省專以控制諸巢此賊僅可剿剔或因而撫馭之即陽明先生剿頭之捷亦止用勝剿法他可知矣時吳興陸公鎮爲軍門慷慨任事欲蕩平此賊先生堅執謂不可單騎親至各巢招撫之初入巢諸賊俱屬勿操戈夾道以待先生宛轉開諭遂各棄兵歡呼矢永不反叛今當其地之中建撫民館設通判一員駐劄教之詩書以其子弟寄名籍學宮日漸月磨漸且革面懷音如中土民不異矣本兵楊博議及粵事演以此爲得策云

勘處播州事情疏

何喬新

題爲隱匿賊情謀陷城池欺罔　朝廷擅作威福僭禮犯分枉殺人命毒害軍民謀害期親許傳妄造妖言謀爲不軌邀截實封阻當仲訴變亂成法爲奴貪淫酷暴敗倫傷化魔魅不道等事節該欽奉　勅兹特命爾同錦衣衛指揮劉綱備詞前去四川會同鎮守太監劉雅巡撫右副都御史劉璋巡按監察御史何鈞親詣播州撫提事內干證人犯并

弔應查文卷將各奏內事情從公逐一審勘明白干凝宜慰使楊愛宣撫楊友都指揮楊綱參政謝士元副使崔庭憲及事有應面證者就便撫提楊友楊愛并行提楊綱等面證虛實有應委官勘檢者行取附近湖廣三司堂上官公同勘檢贓物家財等項應追理者追理僭用器服等物應入官者入官被攻城寨從長處置應否開設府縣學校亦就定奪有罪人犯依律議擬情輕者各照常例并土俗事例先行發落情重者牢固監候若楊友等挾讎妄奏各有不實亦要具情問結通行奏來定奪欽此欽遵又該臣等題

爲勘提處置夷情事節該奉　聖旨恁到播州事當對證明撫提楊愛楊友面對虛實即省發聽候不必監禁欽此又據四川重慶府申抄蒙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　案驗准本院咨該本院題該播州宣慰司長官張淵弟張深奏爲僭擬宮禁名號交結　親王潛謀不臣縱爲不法等事本院看得所奏事情與楊友等先奏情詞多有相同欲行侍郎等官何某等通提併勘問結果確唐王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張深既係楊愛原奏同謀人數遣差的當人員押解去交付何喬新等併問欽此又

准本院咨該播州宣化長官司長官何清弟何洙奏爲謀爲不軌殺殺人命橫取民財欺罔不法等事該通政使司官奏本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本院看得所奏情詞與楊友楊愛奏詞內姓名事情多有相同備抄各詞轉行臣等併勘又准本院咨該本院題該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楊愛等奏爲姦黨欺罔謀害土官殺死人命擾亂地方邊夷等事及草塘安撫司安撫羅賛容山等又長官司長官張經張通毛釗楊玉鄭旭輪署司事舍人李勳等各奏稱宣撫楊友兄弟及何清等奪占地方擾亂蠻夷引惹邊釁激變夷民等情本院看得各奏情詞與楊友張深等先奏事干一連欲行侍郎等官何等會同鎮守巡撫等官劉雅等併勘中間奏有虛詐亦就撫提問結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准本院咨該本院題該宣慰使楊愛奏爲欺誑　朝廷妄捏賊情違法謀害土官懼罪擅帶軍夷出境不守地方城池等事看得所奏與楊友等先奏事有干連合行差官齎文交與各官併勘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扒詞轉行臣等行據湖廣都布按三司委官都指揮僉事洪廷

臣將勘過緣由連人犯呈解前來除被攻城寨及應否開設府縣學校另行處置外會同　欽差鎮守四川太監劉　巡撫右副都御史劉　巡按監察御史何　問得犯人張淵招認播州宣慰司隨司辦事長官洪武初年有播州沿邊安撫司安撫使楊鐘率屬投順　欽蒙改安撫司爲宣慰司陞楊鐘爲宣慰使撫治民夷楊鐘病故伊男楊昇孫楊綱曾孫楊輝相繼襲職宣德正統年間楊綱不合買到土民吳慶長壽黃保福僧義保九保小進保大朱保元保閣劉爲火者在家使喚景泰天順年間有楊輝亦不合收買土民并苗人曾保王壽陳玄郎何宸玄大進保唐奴福庸范蠻羅保福元觀音張沉何勝昌王福善宋慶祥王永貴石超祖張保吳誠四保張永富楊善琴童王慶仁壽李馬龍章及已故王景德祿壽雲壽郎童壽小鄧郎福壽私自閣劃使喚有吳慶等明知於例有違各亦不合在伊家任過景泰三年正月內有寨老袁昱等思得本州稅糧遞年運赴貴州興隆等倉上納搬運本色艱難告願折納輕齎銀兩楊輝准令各里每米一石折收苗銀一兩類解該倉買米上納彼時苗蠻反叛　欽差總兵官靖遠伯王驥領兵征

勦楊輝輸粟以助軍餉蒙　賜勑獎諭本年十二月內楊輝要表彰　朝廷恩典起立坊牌上寫　勑賜二字景泰六年四月內楊輝訪知馬湖府土民李鑑等在於本州地名花蛙溪偷砍杉木數多楊輝帶領土軍人等將李鑑等趕散遺下杉枋二千餘塊令冠帶民人閻昂借倩赤水等里人民運至水次差頭目銀一千三百餘兩交與楊輝收訖天順三年間楊輝因妻余氏無子又娶田氏爲妾天順八年七月十七日田氏生男楊友本年十月初九日俞氏生男楊愛

以後田氏又生男楊敬楊敖楊敷俞氏又生男楊孜
成化三年八月內本司長官何庸病故戶絕有伊族
姪何熙慶不合捏稱係何庸嫡長男告襲前職楊輝
不合准信拘集親族里老審取結狀備申四川都布
按三司覆勘具　奏准令冒襲前職成化五年閏二
月內有忠州等處逃民劉欽等在於鎮州長官司管
下糾聚坎等處偷空鈔鑛蒙四川布政司左參政陳
述等督同楊輝將劉欽等趕散棄下黑鉛約有五百
餘擔當將前坎填塞楊輝自合將前項黑鉛入官不
合令人運至地名三溪寄頓土民趙月升家成化六

年月日不等有陝西樂戶劉壽劉鑑郭福亮張順爲
因本處艱難各不合逃來本州趁食住過成化七年
九月內俞氏病故楊愛年方八歲田氏掌家妬悍要
將伊男楊友承襲百計謀害楊愛有火者長壽極力
保護得免於死成化九年十月內楊輝差舖布眞并
頭目王標趙進將黑鉛四百擔裝至蘇州等處變賣
得銀六百兩帶回交與楊輝收訖餘有一百擔仍在
趙月升家頓放成化十一年間楊輝得患暗風病證
聽信田氏巧說楊友係是長子合當襲替是淵不合
阿順勸楊輝將楊友替職有安撫宋韜長官毛釗等

溫田豐侄楊夔各亦不合要圖陞官密與楊輝謀說
大壩山地方原屬本司與容山重安地方相近今被
生苗占據莫若請兵征討克平之後就將容山重安
所管夷寨分割另立宣撫司着大官人做宣撫都不
好等語楊輝喜允差人拘喚容山長官司長官韓瑄
重安長官司長官張通各帶印信前來本司商量成
化十二年正月內韓瑄張通來到本司楊輝分付各
官着令各申生苗占據大壩山地惑重安容山夷寨
爲惡不納糧馬等因打韓瑄回說各司土民一向納
糧當差不敢妄申楊輝怪怒喝出是淵與何清各又

二長官司就將楊友俞溫何清等爲安撫長官張璿
不合聽蠱朦朧具　奏於大壩山地方設懷遠長官
司將俞溫爲長官田豐爲左副長官徐泰爲副長官
又將容山長官司原管難西等二十五寨捏作丹章
容洞地方開設宣化長官司將楊夔爲正長官何清
爲副長官馮敬爲右副長官又將重安長官司原管
飢離等五十二寨捏稱係瀘溪總會去處開設安寧
川等處總兵等官征勦大壩山都掌事寧之日差人
報斬獲首級十顆陞任本司宣撫又要將淵保陞宣
撫同知因衆論紛然不曾舉保前項衙門止有懷遠

長官司在大壩山地方丹章容洞係湖廣所屬苗寨
不服招撫張璿又行具　奏起倩軍民於凱雜寨築
立城郭及將播州長官司土軍一千五百名撥去防
守楊友授職之後一向隨伊父楊輝任過不曾到任
止是徐泰馮敬在於宣撫司替伊禽押楊輝又將識
字土吏向蕊陳敏馮鎰撥去彼處書辦是淵與何清
馮敬要得阿順田氏謀害楊愛將楊友襲任宣慰使
楊愛得知記恨在心因淵等係伊父楊輝寵信不敢
聲言本年四月初二日湘川驛驛丞周琳九年考滿
是淵央求楊輝委弟張洪署本驛印信彼因本驛

缺少鋪陳及缺馬走遞有弟張洪責令馬夫徐昱蕭
底等每馬一匹買補上中下鋪陳各一副及令馬戶
韓益之等共出銀一百兩該買馬七匹本年月日不
等有弟張洪不合將前項銀兩侵欺入已不行買馬
又將上等鋪陳三十副共該價銀一百八十兩盜取
回家及將站戶楊道戶丁善奴強占在家使喚本驛
官吏因見楊輝寵信淵兄弟不敢告官有弟張深倚
張洪聲勢亦不合將本驛馬夫張留三女三眞強奪
回家使喚後三眞走回伊父家躲住一向跟尋未獲
成化十三年二月內蒙巡撫都御史張璿因見宣撫

司築城未完軍夫缺糧支給具　奏將本州各司成
化十四年十五年分該納稅糧六千七百九十六石
撥去彼處上納有楊友委頭目劉大榮趙鎮何忠公
同徵收除完納外仍欠四百二十四石二斗六升各
民因見米價高貴情願每糧一石納銀一兩五錢
劉大榮不合倚恃楊友信任每石勒要銀二兩共
計一千二百七十二兩七錢八分除買糧上納外餘
有銀六百三十六兩三錢九分劉大榮盡行侵欺
入已本年三月內蒙四川布政司將銀三百兩發本
司轉送容山長官司羅米支與兵夫起蓋宣化長官

司衙門彼時容山長官司缺官委何清署掌印信照
依時價每銀一兩買米二石五斗共該七百五十石
何清每斗不合加收一升共米八百二十五石本司
又委何清徵收清平倉改撥稅糧三百一十七石一
斗五升何清又每斗加收一升共米三百四十八石
八斗六升五合前後共該米一千一百七十三石八
斗六升五合除陸續支米四百八十石與兵夫外餘
米六百九十三石八斗六升五合俱係何清侵欺入
已本年十月內蒙巡撫都御史張瓚看得宣撫司守
備築城土軍苗獠人等數多撥去糧少又行令布政
使馬馴會事張子言將先年征進餘剩糧銀并折色
毬穆等物共折糧三萬六千石發與楊輝收領支給
有楊輝行令安撫宋韜等按月支與築城守備軍夫
俱已盡絕楊愛不曾經手後巡撫都御史孫仁聽得
道路傳說前項糧儹支銷不明行仰分守等官查究
本司將支銷數目造冊繳報訖本年失記月日有革
龍思南宣慰使田宗非係男田貴與伊堂兄田忠嫂
冉氏俱從遼東配所逃回播州地方躲住楊輝因與
田貴等關親亦不合容隱在地名水車壩莊所住過
成化十四年正月十二日楊友與伊父妾五兒各不

合通姦楊輝知覺要將五兒打死有五兒懼怕潛於
本房內自縊身死楊輝又要將楊友殺死楊愛苦勸
楊輝含忍不曾追究本年二月內有頭目王宋保在
於安靜守備是淵因見土軍逃回數多不合對王宋
保嚇說係伊受財賣放要赴楊愛處稟知追究王宋
保帕打將茴銀一十兩送淵收接入已本年五月十
三日有弟張洪取伊小姨雲秀即趙氏來家習學女
工明知趙氏先已聘與土民楊壐爲妻不合將伊姦
污又將民人蔡二保水田三畝占種見伊要告發將
說一處以後往來通姦不絕楊壐訪知將情赴播州
長官司告發追出聘財給還楊壐將趙氏斷與伊母

宋氏領回改嫁有弟張洪仍將趙氏不引回家姦收
爲妾本年八月內有土民李堂將屋塞一段賣與淵
爲業議作價銀二百兩陸續止還過銀一百四十兩
仍欠六十兩是淵恃強負賴不還本年九月內楊輝
將莊田一百四十五處蔡園二十六處蠟蜡二十八
處猓塲一十一處魚潭一十三處作四分均分與楊
友楊愛楊孜楊敏因是楊友楊愛年長俱有職事分
與金銀器皿等項親寫分單爲照楊孜楊敏年幼俱
無職役止將金壺一把金臺盤一副金盂一口金鍾二
把金盃一副銀碗一雙銀盤一個銀盆一個銀壺一
把銀

西厥校尉訪出拿送錦衣衛鎮撫司究問何楫又不
合隱情妄招係貴州新添長官司通事何受致蒙准
信奏送貴州道問擬審允遞發巡按貴州監察御史
再問定奪行至中途何楫因花費前項金銀懼怕楊
輝追取就行脫逃赴京又假寫楊輝書信問在京客
人朱安借銀四百兩到於樂人劉四兒家花費無存
本年五月內有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儒學訓導越雍
卽越熙雍丁憂回伊原籍貴竹長官司守制楊輝訪
得本官學行頗優請到本州令楊友楊愛從伊讀書
作課後越熙雍服滿赴京除授　唐府教授本年八

月失記日期有男張采不合與淵妾五眞通姦是淵
將五眞打死張采躲避以後不曾追究本年月日不
等有本司頭目韓璽不合騙取土民李文明等牛二
十七頭又將銀三十二兩八錢借與土民白如清等
多取利銀七十五兩七錢被李文明白如清等告發
楊愛行提韓璽到官責對明白追出牛隻利銀給還
各主問擬發落訖成化十七年二月內楊友又不合
節次與楊輝妾梁眞并使女佛眞通姦楊輝得知將
梁眞佛眞殺死捉拏楊友要行打死就將草料逼伊
喫食有楊愛與伊母田氏再三哀告方纔疎放本月
失記的日有弟張演不合發掘土民趙添祖墳二所
將屍骸撇移別處起蓋房屋在上本年三月內田氏
病故楊輝將楊敬分與楊友撫養楊友撫養楊敬祖張秀已故將伊
養本月失記的日弟張演因見叔祖張秀已故將伊
妾楊氏調戲求姦楊氏要告當得宗族勸阻本年七
月內楊友倚勢將本州文昌宮下常住水田八畝鋤
毀禾苗起蓋房舍有住持道士劉守堅哀告楊友喝
罵不從本年十月十三日有宣撫司軍人周川保不
合串同生苗阿夜將江西臨江府新喻縣不知名楊
客殺死劫去貲本銀兩有寨長全仁魁赴楊友處報

知楊友差人縛拏周川保到官明知本犯罪雖應死
自合問擬申詳待報處決却不合喝令總旗郭欽不
合依聽用刀將周川保砍死本年十一月內本司攢
造黃冊令里長白誼吳永信追收各里人戶造冊盤
纒等項銀一百兩藏放在司被不知名人偷去有楊
輝差淵弟張洪挨捕間是淵妻謀播州長官司長官
王炳職事分付弟張洪將白誼吳永信用刑拷打逼
令誣供王炳偷去前項銀兩各人不從有弟張洪又
不合聽淵主使將吳永信等連日拷打俱各傷重纔
方疎放回家至本月初七日吳永信因傷身死伊家
將屍燒化訖白誼醫治痊可是淵又行喝使楊輝將
王炳發去安寧守備在彼病故成化十八年正月內
本司委淵管造黃冊有楊輝要將東書等里土民李
恕隆等撥與楊友管轄又恐變亂黃冊令李恕隆等開作死絕各戶田糧飛報大溪內外二寨後
楊愛查出前弊就行改正訖本年二月內蒙四川布
政司差雜造局副使駱鉞等齎送官銀二千五百兩
着落本司收買足色好金五百兩差人解司類進
楊愛就將前銀派發所屬黃平等安撫司白泥等長
官司收買好金令淵弟張深頭目蘭希純令吏劉淳

分投催收有弟張深與蘭希純劉淳指以成色不足
爲由除正數外各又不合勒要各司加耗金多寡不
等共金一百三兩九錢九分內將一十五兩分與蘭
希純一十兩分與劉淳其餘俱係弟張深強收入已
本年四月初一日弟張深等將收過散碎金五百兩
送赴本司有楊愛將金印封完備差吏張深解赴布政司當官開析少四兩五錢并燒熔
陳昇解赴布政司當官開析耗足色金四十兩剳仰本司作急買完
折耗足色金四十兩剳仰本司作急買完
本司因無處易買行令各安撫長官司共
八十兩抵還前銀仍差弟張深解赴該司

批迴不期陳昇訪知前情具狀赴楊愛處首發拘弟
張深并蘭希純劉淳到官審問明白追出原分金完
足封收在庫各人問擬發落訖有弟張深懷恨在心
本年九月內松坎驛馬夫蔡宣不合畏避走遞艱難
迎在本州地名竹菟寨隱情躲住有弟張演得知就
將蔡宣并姪蔡賢捉拏到家逼令各人認係本家雇
工人蔡宣等無奈只得共湊茴銀二十兩與弟張演
收訖方纔疎放本月十六日楊輝令本司頭目王標
藏秉文護送楊友前去安寧到任有楊友因見安寧
城外苗賊時常往來仍與王標等回還本司任過每

遇　聖節千秋節冬至正旦仍往彼處行禮本年十
月內蒙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仁奏　准
土官衙門不許妄捏地方事情徑自具　奏仍仰所
屬腹裏關隘去處盤詰把截及通行所屬土官衙門
遵守本月十八日楊愛因水西羅鬼所管蠻人將本
司儒溪赤水等里人民殺虜不服講斷自行帶領官
目人等親詣彼處會同水西宣慰使安貴榮講斷間
恭遇　萬壽聖節就於水西驛行禮本年失記月日
本司差頭目文錦前往南京進繳黃冊就令與松坎
驛馬夫猶敬順帶杉枋一十五片前去變賣收買鋪
陳文錦等將杉枋貿銀三十八兩各不合侵欺分用
捏稱前項杉枋被水漂流有頭目李斌訪知赴本司
首發就拘文錦等審問是實追出前銀給付本驛置
買鋪陳將文錦等量情發落訖成化十九年正月內
有楊輝患病沉重分付楊友楊愛楊敬楊敷長成
將孝義莊等處莊田撥與楊敬海龍坦等處莊田撥
與楊敷後楊輝病故是淵令妻宋氏帶同使女閻真
前去弔喪利楊愛使女宋真偷出女裙一腰送與閻
真接受不期楊愛知覺搜出前裙宋真相打潛於本
家茶房內自縊身死本月十二日楊敷得患傷寒病

證身故楊愛兇是淵與楊友通同暗行毒死一命詢訪不得的確楊輝病故之後楊愛方纔管事思得自祖以來置有大水田一所在柳川冉川屯平大足黃魚平山先峰洪江米田迫平毛陂石梁雷木崔家橛溪羊泥川等莊并獵場魚潤茶園蠟壁遞年各領頭目劉應清楊福傅成蒙裕李乾李宗賢蒙福席臣成顏章玄楊瑞林羅其何迫斯朝何熙淳吳從義牟忠傅宗政韓善訓琰海秀閻成李福受劉琰徐讓吳裕閻昂李紹楊宗蘇吳淵席黃潦吳淵與提督家人有養學牡布種田禾麻麥黍豆紅花之類并採取魚鮮打捕野獸以供家用每遇收成之時又令火者福僧觀音王壽長壽何宸玄福唐黃保元保吳慶大進保義保范蠻九保會保大來保小進保羅保福元唐奴并童壽祿壽福壽壽童往來各莊照管楊愛管事以來得長壽顏珪有功於已專一信用淵與何清等機置伊父要立楊友因此疎棄不用是淵與弟張洪張深張演并何清怪恨要得謀害楊愛仍將楊友襲職有顏珪因見楊輝存日將所屬各驛馬戶分與淵及何清并伊宗族弟侄作個戶使喚苦被各家剝削多致逃竄勸楊愛更改舊規楊愛准聽將各家役占

馬戶盡行清出止當本等差徭淵等得知出林顏珪之計各懷怪恨顏珪亦不合要人敬畏時常對衆楊說某事是我勸宣慰行某事是我對宣慰說以此人皆趨附淵等愈加不平本年二月內有本州里老張洪等連名告稱凡遇　進貢等項公差人員逐年俱於各里點差人夫津貼盤纏節被差去之人分外勒取數多情願預先認納銀兩免致臨期逼迫楊愛准聽照依有司均徭事例上戶納銀十兩中戶納銀四兩下戶納銀一兩五錢備造手冊委頭目周從貌照依等第徵收在官遇有公差人員量計程途遠近將

前銀支給本年五月內楊友思得何楫替伊營求宣慰不成又將金銀等物花費具呈本司有楊愛批差頭珪與淵弟張深等赴京到於樂人劉四兒家將何楫捉獲回司監追費用過金銀并原借朱安銀兩本月初二日有王景德因與楊敏遊戲將楊敏推跌落水王景德懼怕迯往重慶府地面躲住本司差皂隸熙雍舊識前去探望越熙雍整理酒飯相待何喜等王勝賢翟拳聞有堂弟張淮與舍人程邁遇見祝回於茶房內自縊身死本年十一月內楊愛差長官何喜舍人李勳齎本赴京行至南陽府何喜等因與越解送楊愛處責打三十發與伊父王志領回本月初五日有民人宋胡赴本司告稱民人李源槍搶家財本司差總旗餘丁朱留拘拳聞有李源迯往伊妻兄

裴椿家藏躲裴椿不合將李源藏匿在家隨又轉送迯避本月初九日有土民謝武赴本司告稱被民人王懷智勒要銀兩等情楊愛令已故儒士王瑩男王坐拘審有王坐不合索要謝武金一錢被伊告發楊愛將王坐送長官程善勸問本月二十八日朱留緝獲裴椿捉送楊愛處追要李源不獲楊愛不合喝令皂隸楊景亦不合聽使用棍責打二十省發寧家本年六月初三日王坐弟王均要赴本司訴理有把門皂隸羅庸阻當王均不合將羅庸叫罵因而互相採打喧鬧楊愛聞知將王均捉拳到官責問王均倚父

蘭布純閻允亨程善說知前因楊耀等詢問楊愛委無謀害情由勸諭楊友回家訖本年九月十六日弟張演因伊妾秀貞在家炒鬧要得責打本婦氣忿在於茶房內自縊身死本年十一月內楊愛差長官何喜舍人李勳齎本赴京行至南陽府何喜等因與越祖迯走不知去向三貞玉貞俱與家人石朝祖通姦要行追究石朝身死又有伊使女勝娘亦與家人王祖師通姦楊友遇見當時用鎗戳死本年失記月日有本司同知羅宏下家人谷雲南即荀雲南因結構岩底等寨蠻人搶奪土民羅興富等家財事發本司提拏監禁有何楫在監教唆荀雲南妄訟係偏橋衛軍役又替伊寫書一封寄與土民朋證借銀打點被羅宏家人楊卿搜出前書具告本司行查明白將荀雲南量情責罰發與羅宏收領成化二十年正月內長官袁機男袁

損倒死被居忠告發本司行提袁瑩監追償銀買補馬匹走遞就行釋放本年三月內楊愛將銀一百兩差張淮前去雲南收買寶石等物有張淮買得各色碎寶石七件犀帶三條并孔雀翠餌回家交與楊愛令人辯得寶石犀帶令張淮領回變賣價銀九十五兩送還將寶石犀帶有假止留孔雀翠餌美銀五兩楊愛收訖本年七月內田忠病故伊妻井氏問田貴計要先年借去銀兩段疋不與將情赴播州長官司告乞追給本司委署吏目事仁水驛驛丞李鑑審得田貴係遵東安置人數皇送本司批差老人楊廣宣

與弓兵關鄭邏送綦江縣聘遞遼東都司查發安置
楊廣宣開鄭等各不合通同在家延住本年八月內
楊友因與楊愛不和纔將伊弟楊敏楊敖并妻妾家
財搬往安寧住過止留楊敖在楊愛處撫養本年十
二月內本州僧綱司都綱智全副都綱炯徵各患風
疾不能舉動有今在官僧人永章和未到官僧人智
各不合要得營求保住前職對本司署印僧人可用
央說前情可用不合聽允虛恐該部參駁擅稱智全
炯徵俱各病故智和永章相應任職等詞具申宣慰
司有楊愛明知智全炯徵見存不合朦朧具結將智

和等申送四川布政司轉送禮部蒙將智和除授都
綱永章參查未報俱遇蒙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
日 赦宥楊愛又不合不將 勅書進繳楊友何熙
慶妣鑑王裕何文楊嶺智和永章可用又各不合不
行將情首官改正吳慶長壽黃保福僧義保九保小
進保大朱保元保曾保王壽何宸玄大進保唐奴福
庸范蠻羅保福元親音張沅何勝昌王福善宋慶祥
王永貴石超祖張保吳誠四保張永富楊善琴童王
慶仁壽李馬龍章各又不合不行首官定奪弟張洪
與趙氏又各不合仍前苟合住過劉淳先已問革又
不合時常到於本司替寫文書劉壽劉鑑郭福亮張
順各又不合仍在本州躲住不行回還原籍當差本
月失記的日蒙巡撫四川副都御史孫 查得本司
申稱播州長官司副長官李昂得患風疾正長官王
炳先已病故伊男李勳王堉俱該襲替案行川東道
轉行本司查勘如果相應徑自具 奏本司查得李
勳王堉俱係應該襲替兒男遵依案驗徑自具奏未
曾襲替本月二十八日梁章等挑擔鐵器經過本驛
門首有驛丞王贊看見要行捉拏着役梁章等抗拒
不服反將本官辱罵王贊不耳具申本司批差頭目

給軍騎操該司具本令楊玉領回起程閒楊玉因患
傷寒病證具告本司轉差黃平安撫司同知楊鼎頭
目張檜代替齎 進楊鼎張檜各不合依聽頂名齎
本慮恐中途脚力難討各騎長行馬一匹到於重慶
府上船行至南沱驛被風打破船隻前馬淹死楊鼎
等得人救出將本齎 進訖本月日期不等有楊友
與劉大榮因見年久不曾征進各又不合將原領官
布五百疋通同侵欺陸續賣與過往不知名客人共
得銀一百五十兩內將二十兩分與劉大榮其餘銀
兩楊友盡收入已本月失記的日有楊愛因見伊父

何熙恭拘拏間本月二十九日楊廣宣等將田貴解
至綦江縣安穩鋪遇晚宿歇不期田貴規俟解人睡
熟乘機脫逃不知去向楊廣宣等隨赴本縣安穩驛
回字本月初三日楊愛思得何楫費用係應該給主
之賸例該追給何楫不肯承認反行辱罵有楊愛不
忿又不合喝令皂隸李神亦不合聽使用大提打訖
三十至本月初五日因打傷重身死本月初八日何
熙恭拘提梁元等到司楊愛因怪梁元等躲避差役
毆罵官長喝令皂隸苟兆亦不合聽使用大提各打
四十當令戶首梁黃領回本年四月十二日梁元因
打傷重身死本年月日不等有梁元男梁瑀梁三梁

原立坊牌年久損漏重新修飾思得先奉 勅書內
有以旌爾義等字樣就於坊牌橫額添寫旌義之門
四字本月初三日楊愛思得何楫費用係應該給主
之賸例該追給何楫不肯承認反行辱罵有楊愛不
忿又不合喝令皂隸李神亦不合聽使用大提打訖
三十至本月初五日因打傷重身死本月初八日何
熙恭拘提梁元等到司楊愛因怪梁元等躲避差役
毆罵官長喝令皂隸苟兆亦不合聽使用大提各打
四十當令戶首梁黃領回本年四月十二日梁元因
打傷重身死本年月日不等有梁元男梁瑀梁三梁

錘及伊弟梁隆因患溫疫病證陸續在家病故本年
閏四月十二日夜有楊輝妾貫氏在桃溪莊住坐被
李用之手執喉刀一把將本婦房門空開進入偷盜
問家人梁成玄知覺登時用鎗殺死次日早貫氏到
於楊愛家說知前情將屍擡出召人識認有李鑑圖
恐怕楊愛追究不敢認領就擡往地名籬壁坎埋訖
本年六月內有頭目柳靖男柳春因與土民杜齊賢
爭奪水槽被杜齊賢將情并柳春調戲父妾袁氏等
情具告本司行提到官問擬發落訖本年七月內
唐王要買壽器聞知越熙雍曾在播州教書本州出

產紫杉材板差校尉張琳將銀五十兩前來本州收
買及分付越熙雍寫書一封令伊男越美同張琳送
與楊愛託伊王張收買堪用材板就將前銀照依時
價轉買紫杉板二副交與張琳帶回訖本年八月內
是淵與弟張洪張深張演男張采要謀殺楊愛密與
楊友說知楊友喜允淵因余溫素與楊愛不和對伊
說知前情俞溫不合聽允本月初七日淵令已死軍
丁黃成叫朱留到於淵家樓上說與謀情就將商銀
兩楊友盡收入已本月失記的日有楊愛因見伊父

未留各不合聽允接受前銀淵又令男張采取出雖
一隻酒一壺刺血對天立誓飲酒各散因無方便一
向不曾下手後淵遇見僉溫說起前情令僉溫虛恐事
發連累推托不允本年九月內淵使女菊花與
人馬奴各不合私自通姦本年十月初八日夜有長
官程善彼賊人周師倫盜銀壹盞等物轉寄與江西
客人鄭彥林藏放程善知具告本司行提問鄭彥
林隨將銀壹盞等物送還程善收訖本司將周師
問擬發落本年月日不等有胡廣丹章苗首苗老半
蒂領苗賊攻打湖廣令弓翁花慕又將安寧所管半
加并平茶公羊地五凱宅凱塘五寨放火燒毀房屋
虜去人畜有寨長吞保與總旗謝從祿等報知楊友
討軍策應楊友要得來機擊取土軍到彼守備有徐
泰馬壁劉大榮與頭目楊光明候正綱騎慶隆
趙政趙敏各不合撥置楊友把納苗老平僭號狮王
大聚苗衆圍困丹溪等堡復來攻打本城軍寨棚欄
留在且久危困莫保等詞徑申合干上司蒙鎮
撫巡按官行仰四川都布按三司轉行都指揮
楊剛即楊綱右參政謝士元會事陳璉會勘問陳璉
丁憂去訖改委副使程庭重會同勘報楊友又不合

故違巡撫都御史奏　准事例輒將前詞具本差頭
目何廣齎至貴州丹洞鋪遞奏有重安長官司將楊
友徑奏情由具申本司楊愛遵依前例差頭目姚三
節姚善明沿途挨查到於河南地方失記名鋪內將
前項奏本取回差人齎赴巡按四川都御史劉　處
行令分巡分守等官查勘一向未報本年十一月內
有楊愛批差頭目猶璉家人楊昭往江西吉安府廬
陵縣仁塘村緝拿強盜周鐸陳華不獲楊昭等在於
吉安河下搭船回還遇見今在官民人曾循道亦在
彼處搭船楊昭等詞問曾循道說稱諸陰陽風水

要往湖廣等處與人看地有楊昭對伊言說我家老
宜慰葵後人說風水不利你與我同到本州尋得好
地遷葬自有相謝曾術道聽允不合越關跟隨楊昭
病具告本司有楊愛不合准腿轉差何昱向崧與頭
到州楊昭對楊愛說知前情令伊四散尋擇好地一
目何子淵齋　進何昱向崧何子淵谷不合具頂猶
瀟等姓名齎本赴京本月二十六日有楊友批差總
旗趙昱齎捧本年　冬至并成化二十三年　正旦
表箋赴本司轉送四川布政司類
進有趙昱不合在家延住本司不見齎到差禁王
成母鄭尹二前去催促趙昱方纔赴司有何熙慶并
該吏楊崙羅仁壽查得趙昱違限月久稟知楊愛將
趙昱發本司經歷金順處問擬違限笞罪的決苞仍
令趙昱將表箋齎進趙昱因見違違不肯前去本司
批差長官趙經代伊齎送布政司就於趙昱名下追
商銀一十四兩給與趙經收作盤纏并雇人擡表等
前本年五月內有遵府失記名孫儀賓家人孫全央
華陽縣民人李遵前來本州問楊愛收買黑鉛楊愛
明知趙月非家寄放黑鉛一百擔係應入官之物不
令輒將前鉛隱情賣與孫全得銀一百三十兩入已
本月初八日容山長官司將何清侵支錢糧等情具
申四川布政司蒙行仰宣慰司徑自查追有楊愛明
知何清係是土官例該奏　請不合故違輒便收監
追併本月日期不等節蒙巡撫等官行催楊綱等將
楊友所申賊情作急勘報有楊綱等繞方行委重慶
府衛指揮使徐繼通判孫佐與同知羅宏督同楊友
等前去各寨體勘本年六月內楊綱謝士元到於本
州楊友差苗人頭月總六等齎文赴各官處投稟有
謝士元與侄楊友申報賊情多有不實當將總六責
打四十發回本司楊友不念對徐繼等言說三司大
人不肯親臨勘報反將齎文頭目拷打不知意要如
何徐繼等用言勸解本月二十日是淵與弟張洪張

深男張采并何清未到官弟何源何淳謀說顏珪常跟着宣慰人難下手莫若先將顏珪殺了有弟張洪張深男張采并何源何淳各不合聽允本月二十三日何淳令伊家人馮三叫伊令在官妻弟馬隆并原跟何清民人黃璽到於淵家言說今宣慰封銀一百五十兩討人要謀顏珪你每若肯用力將這銀子充賞就將這銀二包與馬隆黃璽看過各不合許允有男張采將身穿青布褶一領銀二兩六錢鐵鞭一條銀五錢交與馬隆令伊雇人併力又將銀五錢交與黃璽做神福有馬隆等四散尋人彼時有江西民人

傅禿子不合越開在於本州買賣馬隆與伊說知前情請伊同做神福喫酒傅禿子又不合回說你得方便却來尋我不去喫酒馬隆又與軍人許先石開羊謀說前情各人懼怕俱推托不允本年七月內楊友將伊父妾玉香取去安寧轉嫁與湖廣都司都指揮禽事許英爲妾有玉香父張順不知改嫁情由疑是楊友姦占伊女爲妾本月初八日翟庭蕙亦到本州次日翟庭蕙與楊綱謝士元同到楊愛家看祖訓碑楊愛安排筵席相待令人喚樂戶劉鑑郭福亮又各不合依聽到伊家彈唱勸酒至第三日翟庭蕙文廟行香楊綱謝士元陪去行禮已畢彼有本處軍民照依年例迎賽壁山土王裝扮義夫節婦過街人馬喧闐男女混雜有楊綱謝士元翟庭蕙自合迴避各不合在本學儀門下坐看楊愛因見各官因見訓導楊排桌面四張椅到彼處要行勸飲各官致蒙准信通將前詞混同徐繼等勘過緣由開報鎮守巡撫等官蒙轉行各官將馮敢等提問仍行楊愛將在逃土軍督發前去安能守備有謝士元等各又不合一向因循不曾施行本月初十日有楊愛生子朱留王成密對淵說如今宣慰有子那事快莫做了是淵回說既是如此先與你的銀兩我也不取切莫漏泄朱留等應允是淵回家慮恐各人漏泄前情密與弟張深張演男張采同謀要將朱留黃成等殺死免致漏泄有張深張演張采各亦不合聽從本月十一日晚弟張深張演男張采詐說要往朗山莊上取米帶同黃成三奴跟隨前去行至洪江大膏張深又不合將黃成捉去林內用刀砍死將頭丟棄洪江水內被水推流不知下落張演張采在傍不曾下手次日晚有三奴來到地名水磨塘遇見朱留說知黃成被殺情由就約朱留逃出潛躲有張深等人至始知執事避難而行赶去將三奴捉拏回家當夜一更時分是淵將使女菊花家人壽童赶出叫三奴進屋裏用索勒死今伊兄馬奴等撞出墻後埋訖朱留惧他們通將前情具狀赴本司首發差人緝拿問是淵與弟張洪張深張演男張采聞知事發就行脫逃經過謝家金竹等寨恐

怕本司差人追赶又對各寨苗人詐說宣慰見請四川三司在州聚集軍馬要來殺你各苗有苗人聽信聚集人衆把截道路本月十七日淵等走到安寧城內思得事已發露密與楊友商量要行誣奏楊愛遮掩前罪楊友許允淵又令伊寫書一紙寄與命溫開稱弓長兄弟到備道閣下所舉頗似丈夫之志其後又更初心不過首鼠兩端我與弓長商確大事已遂與命溫被把渡舍人毛鉉捉獲連書解赴本司本月二十三日楊愛差人押帶朱留與黃成義兄黃鼎到

各官致蒙准信通將前詞混同徐繼等勘過緣由開報鎮守巡撫等官蒙轉行各官將馮敢等提問仍行楊愛將在逃土軍督發前去安能守備有謝士元等各又不合一向因循不曾施行本月初十日有楊愛生子朱留王成密對淵說如今宣慰有子那事快莫做了是淵回說既是如此先與你的銀兩我也不取切莫漏泄朱留等應允是淵回家慮恐各人漏泄前情密與弟張深張演男張采同謀要將朱留黃成等殺死免致漏泄有張深張演張采各亦不合聽從本月十一日晚弟張深張演男張采詐說要往朗山莊上取米帶同黃成三奴跟隨前去行至洪江大膏張深又不合將黃成捉去林內用刀砍死將頭丟棄洪江水內被水推流不知下落張演張采在傍不曾下手次日晚有三奴來到地名水磨塘遇見朱留說知黃成被殺情由就約朱留逃出潛躲有張深等人至始知執事避難而行赶去將三奴捉拏回家當夜一更時分是淵又寫書一封與淵說稱安寧人至始知執事避難而行菊花家人壽童赶出叫三奴進屋裏用索勒死今伊兄馬奴等撞出墻後埋訖朱留惧他們通將前情具狀赴本司首發差人緝拿問是淵與弟張洪張深張演男張采聞知事發就行脫逃經過謝家金竹等寨恐怕本司差人追赶又對各寨苗人詐說宣慰見請四川三司在州聚集軍馬要來殺你各苗有苗人聽信聚集人衆把截道路本月十七日淵等走到安寧城內思得事已發露密與楊友商量要行誣奏楊愛遮掩前罪楊友許允淵又令伊寫書一紙寄與命溫開稱弓長兄弟到備道閣下所舉頗似丈夫之志其後又更初心不過首鼠兩端我與弓長商確大事已遂與命溫被把渡舍人毛鉉捉獲連書解赴本司本月二十三日楊愛差人押帶朱留與黃成義兄黃鼎到

於洪江大膏尋見死屍一軀無頭有黃鼎言說黃成左腿有一箇瘡疤當有里老人等將屍翻轉令黃鼎看驗黃鼎看得本屍左腿委有瘡疤認係伊弟身死放聲大哭又於淵家墻後尋出三奴身屍驗係勒死回報本司行委經歷金順審供明白將朱留等監候問擬楊愛通將前情具奏秋送兵部轉行都察院案候問本年八月初四日是淵寫書一封楊友將銀金相犀帶一條交與皂隸韓唐亦不合依聽前去貴州請熟識舉人路義轉免彼處鎮守巡撫等官奏稱苗夷猖獗及楊愛把截道路等情行至中途被安撫宋

楊愛赶退及用巫師魘魅綴令長官張通扇惑苗夷
反叛築城未完欺罔誑奏及差頭目謝淵家人羅天
鳳等四路把截有參政謝士元都指揮楊綱副使雒
庭蕙前來體訪被楊愛與顏珪將金銀買屬各官勝
龍參駁及將　勅書出則背隨擺列儀仗騎坐金鞍
私造火器旗纛金瓜鉞斧常調總旗趙旭等號爲圍
子手侍衛親軍詐傳　勅旨擅立金龍門又打金印
內鑄上輕車都尉章五字及將袁榮察辰羅昂杜忠
厚候明捏事監禁欲陷其死并將苟章候明一家扒
劊又將裴椿及梁元梁瑀梁隆梁三梁鍾各打大棍
一百俱各身死令舊吏周從雒乖巫師侯王等魘魅馬
瞰身死徐泰布御腐斷強捉李用之往庶母貫氏莊
居殺死圖賴貫氏與李用之通姦貫氏親往伊家辯
理楊愛俱罪陰令程善問允亨用財買免又將田貴
捏故令老人楊廣宣關節等解到問頭舖殺死又將
父妾將眞馬眞欺奴與馬眞奴生一男密地壓死令
唐奴收埋擅開尚甕家等處鐵冶二十四處令僞太
監曾保燒煉熟鐵專造軍器擅置機院將民人趙其
文仁張川保等一百餘戶充機匠以僞太監
王壽管領織造龍鳳蟒袍又於白田壩擅立商稅局

起調軍馬三千餘衆假以水西送喪陰欲演習武藝
擅立教坊以僞太監吳慶掌事以良民張永壽吳從
義爲左右局使扮捉良民龐兆期女勝眞福眞等一
百餘名充女樂令樂戶劉壽教習雜劇每遇節旦楊
愛身衣龍袍夫稱國主天王妻稱地主擅立局院以
僞太監黃保管馬院大進保管大廚小廚二局又將侍女宋眞強姦本女不從楊愛剝
去衣服綁縛左地將黑雄狗百般凌辱以致自縊身
死又將各里人民科派上戶八兩中戶下戶不等掊
赴入已各民稅糧設計攬納多收折色銀兩軍民人

等有犯贓罪每銀一兩追銀二兩及令僞太監王壽
驅役良民康冉唐一蕭榮祖考巧打二龍戲珠金盆
織造龍袍其臥房則有金龍遶柱珍珠簾幕獨古家
財將父原收金五千兩銀一十五萬兩并珊瑚樹十
株珍珠簾四幅玉圭二笏走盤珠四斗并金玉遶禁器物及養老莊田子粒六萬餘
石馬五百餘匹牛二千餘頭徽揚茶園添林杉山猪
羊等項不計其數等項虛詞令淵開寫奏稿是淵說
稱這等情詞不足聳動　朝廷莫若捏他妖言詩句
顯出他不軌之跡楊友言說你就替他做兩首詩句

寫在本上是淵明知有例造妖言者正犯處死全家
發烟瘴地面充軍隨任又不合故違捏稱楊愛會言
我夢騎龍上天　上帝謂我曰南方帝子來也楊愛
又曰人相我有天下分我若得志共享太平又作詩
曰陰雲終日蔽長空咫尺衙門有路通霹靂一聲震
天下南方須起赤鱗龍又曰古今豪傑賢謀身虛度
光陰二十春不向蜀中興事業却來俯伏屬猪人以
粉板寫之掛於睡房金龍柱子上等語添入本內寫
成奏本及將遞振錯寫作搖撼財輕義重錯寫作財
輕重重字樣擅用本司印信令楊光明齎赴通政司
投　進扒送都察院蒙本院奏差刑部錦衣衛堂上
官前來四川會同鎮守巡撫巡按官員勘提及將楊
愛所奏情詞行移各官併勘有弟張深又不合誣奏
親王及誣楊愛等重罪仍將楊友所奏虛實情詞添
捏楊愛僭擬　朝廷俯立五門牌扁正庭僭稱宮庭
內立鳳呼門僭設金水橋睡房貼金描畫臥床雕刻
龍鳳身穿星斗龍鳳衣服於玄妙觀設本命金龍牌

差頭目閻晟將銀五百兩金五十兩金帶一條送與
雒庭蕙楊愛設宴相待各官每席送金花一朵伊妻
田氏用綵段針線鞍鞋金盞銀臺贊見俱各接受又
差何喜李勳等潛往陪府交通本府宴賞何喜等回
還備道　王待厚意楊愛潛爲姦計令楊鵬帶戰馬
二匹進貢　唐王有本府亦差校尉張琳舍人越美
送楊愛密書一封大小書五部不知是何文籍武書
彩色表裏二副楊愛叩首跪拜接受與張琳等設宴
回寄　唐王密書一封與張琳越美每人銀五十兩
又科銀一萬餘兩預備夫錢令僞太監長壽王壽家
更王從仁等遣辦軍器又差頭目王景收買羅段以
備賞勞變亂舊章將舍人王埙李勳徑自奏請襲職
訪得曾循道能觀天象暗曉兵機迎請到州拜作軍
師日看兵書夜觀星斗又於雷水塑立楊輝神像龍
章鳳式見存又差長官馮琪舍人楊才來京打聽消
息擅開銀場遞年煎銀萬千餘兩黑鉛數萬餘觔起
集人夫每年砍花杉板一萬餘副一半買蜀來往官
員一半發往蘇州等處變賣僞太監王景德要赴京
陳訴楊愛捉回凌遲碎剮及惟舍人程遲不拏王景
德故縱強盜周師等將伊劫掠及將伊販去廣東安

置又惟堂兄張淮銀赴王景德遲延令伊領銀一千
兩前往雲南收買石澤生象張淮止買得寶石犀帶
等物回還楊愛收訖仍將張淮追銀一千兩販去地
名赤水萬里營覊管閣住又因布政司差人齎銀前
來買金楊愛將銀收在伊府令長官楊廣等科追殷
實大戶赤金二百餘兩加耗四十餘兩楊愛只將低
金混搀解赴布政司煎折楊愛又將伊追陪淨金四
十兩又令伊領銀二千兩收買石澤等物止買得珍
珠寶石猫精等物回還楊愛又行杖併陪銀一百兩
又指稱先年解金經折爲由令校尉楊辰高春擒拏

壽執稱楊愛令伊教習雜劇是實並無枝剮良民婦女充女樂及身衣龍袍及事內人證俱執稱 勅賜坊牌係楊輝起立楊愛止是脩飾添寫旌義之門四字不曾詐傳 勅旨檀立金龍門及打金印內鐫輕車都尉等字蟒龍衣服係楊輝存日令人於南京等處收買本州原有鐵戶八十六戶遞年自行煉鐵營生楊愛並無檀開尚褰家等處鐵冶二十四處折糧銀兩係楊輝存日准行楊愛不曾攬納多收折色馮敬徐泰俱因病身故並不係楊愛令候玉等魘魅身死楊愛本家養有牲畜馬匹俱係家人李孝敬等看管遇有做造器皿起蓋房屋俱係雇倩人匠並無擅開大廚小廚等項院局播州長官司原額商稅欽貫遞年責令頭目藏晁清千福宗照數徵收春秋祭祀買辦祭品作數支銷楊愛不曾剋落入已亦不曾於白田壩擅立商稅局廒平日止是打造龍糙首飾趙其江文仁止會織造布疋蕭榮祖止會琢磨假玉作網圈之類並不會打造二龍戲珠金盆織造龍袍本司受理一應詞訟止是照依夷俗講斷有願納米贖罪者責令或出牛羊或出麻布或銀一二兩凡遇一應公務作數支銷並無多收銀兩入已安寧城郭

俱已築完楊愛並無欺罔誑奏及楊愛親叔楊耀執稱楊愛襲職以來遵守法度並不敢僭逆天稱國王天王妻稱地王止是頭目以下因見長壽顏珪有寵以此稱長壽爲老爺顏珪爲大人楊愛違例不令佐貳官封記印信是實用使之時俱令羅宏知會並不曾在於私家倫使王景德病故身屍見有楊愛不曾將伊斫剮趙高僧女玉眞見嫁土民王勝宗爲妻楊愛不曾姦占爲妾本司上軍除分發各司備禦見存楊嘉貞起蓋畫圖一千三百名並無埋沒軍役亦無擅立總旗校尉千戶名目水田柳川等處俱係楊愛田莊並無設立屯

頭屍已潰爛衆執生前委係弟張深用刀砍死三奴頸有縊痕生前委係淵用索勒死王景德身屍渾全無事焉寧親至楊愛住宅內看得並無喊呼門金水橋中庭扁作忠孝堂亦不曾睡房俱無貼金描畫及金龍遶柱臥床亦無雕刻龍鳳其祖先堂承恩堂并小廳左右角門俱有飛簷轉角放印亭重簷圓頂楊愛并伊伯母田氏住房及中廳前俱有月臺臺下各有水池池中各搭石爲橋周圍俱有青石闌干俱係楊昇存日起蓋西邊又有玉皇祠中塑 聖像左右二柱各有木刻金裝龍一條係元朝天統元年楊愛六世祖楊嘉貞起蓋畫圖貼說呈報前來又審楊耀并伊親族及楊友母舅田宗善同詞執稱楊愛祖父以來並無珍珠簾走盤珠玉圭等項是的楊玫委因陽寒病故不係淵等用藥毒死看得長壽僧保黃保義保大進保王壽醜庸吳慶醜僧大朱保元保九保俱各年老見患風癱瘸跛等疾責令醫生崔承和看驗是實不堪起解可用執

稱先於成化十八年八月初十日被賊人偷去度牒已行告官挨訪不獲及審弟張深等執稱父張鈺風癱在床已成篤疾止有何清奏稱楊輝自正統十四年以後詐作蠻人攻破地方將稅糧停徵三千一百餘石遞年追收剋落入已一節本司文卷散亂難以憑據另行布政司查報定奪除將長壽等暫發羈候審得何清王坐并梁鳴妻易氏裘椿弟裴林執稱何得銀一兩直鈔八十貫招結是實張深等七十一名不願檢驗蒙委忠州知州陳棄葵內江縣知縣陳銓各帶吏仵押發統親黃鼎馬奴王志相驗得黃成無

田府分福僧等俱係楊綱楊輝閻劉火者亦無僞稱太監都從名色田貴係播州長官司起解中途脫逃楊愛並無剛財謀殺曾備道止是尋看風水並無夜觀星斗楊愛因伊授業師越獄寄書替唐王收買賜與綵段書籍材板並無交通情由 唐王亦不曾將伊欺蔑又綵鸞先已改嫁舍人羅昇楊愛並不曾審得何清王坐并梁鳴妻易氏裘椿弟裴林執稱何得銀一兩直鈔八十貫招結是實張深等七十一名不願檢驗蒙委忠州知州陳棄葵內江縣知縣陳銓各帶吏仵押發統親黃鼎馬奴王志相驗得黃成無

銀三十兩主無見在俱合追入官楊永原占劉永堅地基并楊昌福等水陸田地責令退還原主管業占役站戶孫羊等退出當差楊愛原奉 勅書一道合追 進繳追出智和原給度牒合送該部查銷楊愛違式房屋石橋闌干行令拆毀改正吊來文卷發回各衙門備照議得張淵所犯除謀殺人造意并故殺雇工人威力主使人殴打致死等罪張深除從而加功并誣告人死罪未決等輕罪外張淵合依造妖言者律斬張深依豪勢之人強奪良家女姦占爲妾者律絞俱秋後處決楊友除本犯應死而擅殺等輕罪

外依官物當應給付與人已出倉庫而未給付但有
人守掌在官若有侵欺者計贓以盜守自盜論四十
貫律斬楊愛除因公歐人至死等輕罪外比依軍官
犯罪應請　旨而不請旨當該官律絞俱雜犯照例
納米楊愛仍盡因公歐人至死本法無名追埋塋銀
一十兩給付死者之家張洪張演何清顏珪何熙慶
俞溫劉淳趙氏劉壽劉鑑郭福亮張順王裕姚鑑何
文楊嵓小進保何宸玄唐奴范蠻羅保福元觀音長
壽黃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慶福僧九保大朱保元
壽黃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慶福僧九保大朱保元
保王壽福庸俱除革前罪名何清若奏楊愛令闔鄭

等將田貴打死得實閻鄭令坐以謀殺人從而加功
者絞今虛依誣告人死罪未決者律張洪依以威力
主使人歐打致死者下手之人為從論減一等律張
演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者律顏珪周從鄰宋良陳
源楊大俱依受財不枉法無祿人一百二十貫之上
罪止律朱留依卒謀殺本部五品以上長官已行者
律俱減等各杖一百徒三年李勳依奏事詐不以實
者律減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苟兆楊景李神趙文林
俱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律減等各杖八十何熙慶俞溫
劉淳王裕姚鑑何文楊嵓趙氏菊花何熙慶向松楊鼎
郭欽劉壽劉鑑郭福亮張順韓唐羅昂唐寨可用智
和馬奴小進保何宸玄唐奴范蠻羅保福元觀音長
壽黃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慶福僧九保大朱保元
家發煙瘴地面充軍隨住何清顏珪周從鄰宋良李

勳何熙慶俞溫劉淳王裕姚鑑何文楊嵓向松楊鼎
郭欽楊綱謝士元羅庭蕙楊光明駱慶隆趙榮小進
保何宸玄唐奴范蠻羅保福元觀音九保元保俱照
例納米陳源楊大荷兆楊景李神趙文林俱照例擺
站各完滿日馬隆黃寀傅禿子曾循道何洙劉壽劉
鑑郭福亮張順韓唐羅昂唐寨馬奴俱民人可用智
和俱僧人各的決趙氏菊花俱婦人各單衣決罰長
壽黃保義保曾保大進保吳慶福僧大朱保王壽福
庸俱廢疾人依律收贖朱留係自首發田豐犯在革
前俱免罪張通程善王坐袁瑩戴景清于福宗侯王

深謀害楊愛之初既同立誓殺死黃成之際又實加
功姦占婦女欺壓良家誣奏　親王肆無忌憚楊友
本以騃童冒功授職姦淫父妾雖係革前奏倫之道
有虧謀奪弟職輒欲殺害手足之情安在楊愛寵信
所私疎遠骨肉何清雖係屬官不候奏
王均等固為有罪輒便因公而毆死張洪署管驛事
而侵盜官錢聽兄王使而毆使人命何清欲謀陞官
而捏詞以陷韓瑄張演欲扶庶孽而結黨以圖楊愛
顏珪以刀筆賤役恃扶助私勞雖有贊畫革奪之勤
難掩招權納賄之罪楊綱謝士元羅庭蕙官居方面

勑情重者牢固監候奏來定奪事理未敢擅便除將
張淵等牢固監候楊友楊愛照題奉
欽依事理省發聽候長壽等鞫候周從龍等照依見
行并土俗事例發落供明張通等先行摘發賊物候
追完差官另解外開坐具本專差小旗武振親齎謹
題請
旨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　覆訂

紀錄彙編卷之一五十一終

平播全書敘

上之二十有八年、御史大夫兼司馬督府李公、帥師平播、已馳露布、獻俘闕下、上嘉悅、令從公次第諸文武功、及區畫善後事、咸備疏具上、諸大夫以公經略西南、文告檄書、與先後諸疏、皆足詔來祀、垂不朽也、以屬守南大參王君編次、爲卷凡十五、鏤成、謂不佞悌久在行間、與覩其盛、不可無言以弁其端、悌也不類、曷足識公之大、獨念是書也、鳴主上中興之盛、錄平蜀將吏之功備矣、出師才百十四日、蹋兩郡二千里封疆、奏二百餘年所未得志於西南夷盛事、紀之太常、自有國家祚土分茅疆與、撻矣、公也不自功、且無樂人鳴其功、亦何庸敘、唯是元機籌算、石畫潤猶、所繇速於底績、足以泣鬼神而舒宵吁者、有其本之、文檄不載也、悌日率輕鋒、不披吐萬一、以彰往鑑來、嗣茲何攸焉、夫鑒武之師、朔方以靖、元菟之提、閩國以全、播不聞乎、而敢述顛行、雖其井觀巇負哉、然猶會也、豈自紿若爾、固有所恃矣、今天下曷易言播也、曷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商道勝焉中興、舉一鬼國、尚淹三年、孔父所謂儉也、史稱楚頃襄王、遣莊蹻略巴黔、漢武帝遣唐蒙開夜郎、然蹻卽王滇、自爲聲教、蒙入雋關、猶閉昆明、唐之南詔、乍臣乍叛、罷敝中國、蓋漢唐之盛已然矣、楊媽取播於南詔、而世守之、八百年來未以易也、無論宋元、卽我明運方開、皇稜大抗、百蠻君長、重足縮風、日所出入之鄰、靡不獻琛納寶、然傳類川舉二十四將軍、南下黔關、其所削平、自段明而外無聞焉、鎮黔馬都督燁、威鄒羅夷、不獲自完首領、正統間鎮川之役、用兵五十萬、三往十

閱年、而思磨猶懷孟養、嘉靖初思田之役、始勦終撫、而盧蘇黃道天誅、令婁威闔播會戡之所自道也、白石口而後、淩黔巒危三川、脫復滋蔓、諸蠻生心、滇南數千里、非國家有矣、此豈小故也哉、公崛冠魁海內、振鐸梁晉、稱絕唱、入貳朔政、銀臺旋以中丞節撫遼、至則有鎮武之捷、誠首膺千數、進武司馬、於是公文武兼才、爲世推轂、無兩矣、移資歸來、東山之望、勃勃中原、以播之弗靖、西南鼎沸、主上採輿望、特從田間起公、授總督川湖貴州節、得便宜行事、賜尚方劒、偏裨以下、不用命者誅以徇、文武無大小遠近、惟部署兵馬錢糧器械、惟調度、公酒提三尺、擁六傳、建三路節制於鎮水之陽、賊擣且勦、又欲張威挾撫也、遂堵城鐵將、漁州且空城以避、勢甚岌岌、公陽爲詰責緩之、而陰積糧治器、程量軍實、選將集兵、課期分路、計定方移節漁州、登壇誓師、入路徂征、時喊欲衝突乎、閩未易夫、悌由洗河來、度棧閣、遵錦江、延見父老、旁及輿皁、言播甚悉、問不人人難播也、謂婁山諸險、五丁莫開、海龍阨高、千仞難踰、僞以徒費兵力、終歸一撫耳、悌曰唯唯否否、及抵渝侍公、吉語日聞、捷音狎至、曾知名渠魁、非獻首轅門、則稽顙戢下、破闕克嶼、如振落發蒙、則何也、公膚敏裕達、急戎機、則倚馬數檄、坐策千里、當蹶會、披狐兌、則魑魅詰躍、莽羅螳長、爭前驅、先徵調、則秦、趙、滇、廣、齊、魏、燕、士咨戎行、治芻餉、則舳艫衛尾、絡繹肩趾、效飛輓、犒卒伍、則牛酒魚鹽、薪蒸糗糒、充宿飽、拯疾厄、則醫藥湯散、金創按摩、濟緩急、壯軍威、則五帥武師、八路斬關、揚旛虎騰、兵勢、則總一監司、歃血督盟、申要束、而又陷陳摧鋒、縣重賞、破闕克垝、崇世官、大將受餌縱敵、賊師觀望、資以死、中軍勒限取其元、賞信若萬戶及躬、割必若三尺在頸、至於二帥墜後、閒月未拔、不難移前兵攻後、捐萬金使貪、所繇速拔二城、盡戚俘馘、倘有逸於疏外者、繼之太庸無物、空洞有容、巖巖千仞、不可攀、決決萬頃、不可揣、轉圜齊任、掬縱有神、所以本也、故自出師訖成平、疏數十上、撤百千下、隔千里而面諏、洞幽微於觀火、軍法稗百之嚴、綜理武鄉之密、宅心子儀之寬、決策管公之斷、納降曹彬之仁、而文章肖謫仙、勛業紹衛公、又其家世淵源、由來者遠也、昔淮陰謂漢高曰、臣多多益善、今播之役、兵逾二十萬、分之八路相雄、合之遞攻蓄銳、經歷以推、爲旅百萬、多多益善、奚以尚茲、存茲法也、夷無橫也、是書也、爲可無傳也、竊觀國家威靈遠軼漢代、漢時丞相、多自列侯出塞、大帥、晬手萬戶、流光史册、不謂滥觴、今中文階、不侯芽士之爵、亦時有之、威寧等封、雖以首勝、靖遠世蔭、實自征蠻、粵考靖遠譬謂、思綠所服也、未幾、輒渡金沙、以攻猛密、石爛江枯、閩之水濱耳、自公平播、百蠻君長、狐兔舍悲、鯨鯢不波、唐交趾之外國、宋菩薩之餘郡、無敢越志、詎在拓地二千里哉、傅類川而後無功矣、成功之後、公欲然若無屏居、苦伏深自擯斜、翩東土重事、又懇牀裁定之、痛嚴愜慈、往往以朵頤之威、發悲愴之調、至令人不可讀、國爲奇勛、家爲死孝、公之謂矣、酬勛有無、奚知焉、第西南之人、譚險肖象、引領國恩、我皇快於志而託聲、重留恃府閫其難、爲封疆不朽、其不遲烈、黔川也明甚、閩蜀山河、以懋西南半壁、爲公拭目之盛也不盡矣、若曰師保、我公四世、其同賜嗣事也、何庸尸祝焉、昔周大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征伐玁狁、蠭荊來威、公也以之、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以豫齊邁、蜀驗之、又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有我

平播全書序

播州故戰酮地。介在川湖貴竹間、扼險繩鍰舊矣。唐乾符中楊端者、取播地南詔、世官茲土。歷我朝率衆內附、遂以宣慰茲州。領三安撫、六長官如故。大都視爲徼外部曲、取羈縻而已。迨至酋孫應龍、懇易世賢。魏雄黠武、國家寧倚之起戰功。乃不勝驁第怀酒之昵、鐵及無辜。諸夷落重足上變、告訐不法事。先後勘論有年。議者引匈奴雖強、不當漢一大縣語。否則謂洞蠻齒梗、蟻聚蚊布。我且東西多事、有如以尺檄定之、何用覩兵。欲假勦以啓撫、而酋不聽。是用撫與勦兩無當。酋益鴟張以圖勦、而酋又

平播全書後序

本朝西南夷部落以百數，當有事，以其聲教阻絕不甚治也。自上即位，盛威四暢，收建武、討松州，類有成績，論者以爲美談。而播事起，輒皆以爲難，不輕護勛。然閫事成功、赫赫可稱，斯固未易言矣。李公既定播酋，還，因出記數百篇，以視嘉謨曰：此軍中參檄皆記也，可論而存之否。嘉謨退而序曰：歲年書成，藉以爲西南夷、遠於王化，山川深阻，瘴癘林菁，非人所居，雖好兵者，未能旅進也。其中播最大，地方二千里，民悍而財富，逆命用之敢於衡命，震懾天下，使天不悔禍，事未可知，以其權力較之思州黃川，譬如象馬之於雞豚，大小莛楹，何論建武二夷，然公也，討之不數月而平，嘉謨親在軍中，備見行事，今讀是書，凡握算之奇制勝之略，雖不可以言盡，然是以窺其萬一也。頃已列狀上聞，國家報功，每撫所恆，搢紳先生，非有軍功不侯，然史牒具存，以功而對，如靖遠新建之倫多矣。思州小醜，未旅蠲誅，金沙受盟，旋即不順，刻祖猶以冠服用兵，當蠲小故，不難裂土而侯之，況討播，功益較然，足以垂之萬世，以是受百里之封，開河山之誓，豈爲溢乎？后之君子，觀其書，想見其行事，洋洋乎其盛也已。夫思威賞罰，軍之寶物也，言辭號令，政之要體也。播有事以來，醞釀葛然，此依彼附，期於牽掣，其得失可鏡已。及公受命，奏捷羽檄，旁午於道，使者項背相望，每一紙下，搢紳先生，莫不鼓舞稱慶，無論其他，皆入歡之左腹，披袞導御，孰敢差池。上既神聖，善於任使，每奏上，輒報可，先是東征之役，蔡情鼎沸，公車日受封事以百數，今茲蓋無一言，一二老成，唯交相勉勵，慕府檄下，無論官應，即世庶大長老，絕無知識者，莫不鼓踴捧誦，人人以爲能得其意。世之居一官，建一事，造作新奇以金流布者多矣，豈其若是，故無變而飛者，制其實也。不整而入者，選其美也。古今一揆，實智者得而操之，又惡可以強致乎？昔太公望佐武王滅殷，其君臣論說，著於六韜，諸葛孔明相蜀，號爲忠武，遺誡心法，備著其稱，兩君子依踏明聖，言有持循，故足以傳於後世，以昭公再抑當有說，夫用兵之難，久矣，約論是編，詳其意旨，可略而言，蓋有事有變而能居者，故機緘已新，存備可以弛敵，豹括漸乖，鑒銅可以反正，衆口囂囂，不復恤也，亦有隱而難知者，因敵爲形，形生而能盡，緣物爲事，舉小而能周，鉤鉤錯錯，不復存也，亦有用而不恃者，世夷悍帥，乘時之敝，而圖其捷，則血盞抑揭，必爲我使，譬之善醫，天雄烏喙，可以爲效，而不爲毒，天下從而信之，不復疑也，又有近而趨卒者，遽讓間行，處實而蚤，百變而不吝，神至而難尋，譬之說者，以蜜說甘，及其窮也，又以甘說密，狀若連環，以爲鼓舞，衆莫不從不復攜也，亦有繁而必整者，材用甄收，廬中以塵，事端雜至，隨衆可同，故集衛散兵種種諸事，四方皆以爲難，而顧盼舍然，罔不大定，不復稽也，又有讓而不汙者，廢有不甄，廢有不舉，行之容容，爭者銷而罷者化，疑之以示天下無間焉，不復抗也，以是數者較之二君子，其書具在，審處實之規，采情形之辨，酌輕重之倫，明古今之致，其大槩可辨已，是編之傳尤信，西南用兵數役，皆有典籍可攷，未有若斯之赫赫絕準者，嘉謨謹膺，專足知公，姑論其略如此，時事方殷，公爲社稷之鎮，是書之行於世，古人所謂珠玉金石不足喻也，輒爲天下識之，萬曆辛丑元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前郎王嘉謨謹序，并書。

謹按四庫全書提要云：播州楊氏，自唐乾符中據有其地，歷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萬曆初楊應龍僞官襲使，特險作亂，詔起李公化龍，巡撫四川，尋進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進討平之，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因裹軍中前後文牘，編爲是書，前五卷爲蓮軍時奏疏，六卷爲善後事宜奏疏，七卷爲咨文，八卷至十一卷爲牌票，十二卷至十四卷爲書札，十五卷爲批詳，爲祭文，明代用兵，大抵十出而九敗，不過苟且以求息事而粉飾以奏功，惟平播一役，自出師至滅賊，凡百有十四日，成功頗速，史稱化龍是役，可與韓雍鄖崇埈，其出師次第，雖載其大綱，而情形曲折，則不及此書之詳且，錄存其目，亦足資參考也。末有萬曆辛丑四川布政使參議王嘉謨後序，稱身在軍中，備見行事，蓋所言猶爲實錄云。此書所載之文，不必出李公之手，皆書記吏胥，稟命而作，於事之始末，賊之情形，統籌全局，胸有成算，處處安排，著著中肯，雖非出自李公，紀事亦可謂詳明矣。世之讀是書者，慎勿以其文頗詞俚，而忽之也。原刻前有數紙，今摘其切於當時情事者錄之，以冠於篇。光緒十三年六月中旬王灝謹識。

平播全書目錄

卷一　奏議　一

報到任疏
請設中軍疏
報播酋屯兵疏
報播酋陷城疏
條議貴州移帥增府佐募兵疏
請留陝銀取雲南銀充餉疏
請能開礦疏
添設神將疏
再報播酋情形疏
防兵鼓譟疏
請內帑增將兵疏

更調府佐縣令疏

卷二　奏議　四七

二運大木勘德疏
懸賞規則疏
糾勤逗遛將官疏
設監軍兵備等道六款疏
調補監司道官疏
增復府佐疏
疑處將官疏
增楚省監軍將材糧餉開款疏
瓦酋州官疏
擒獲奸細疏
議處貴竹儲將借給餉金疏
播酋犯貴屯堡并催兵餉疏
給由疏

卷三　奏議　九一

初報捷音疏
留總兵劉綎勦播疏
地方災異疏
查參失守龍泉司官疏
報進兵日期疏
二報捷音疏
合江客兵交割疏
克桑木關烏江關三報捷音疏
查參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保留方面官員疏
查參黔路將弁復失將官疏
請停援括疏

贈錄戰將王芬等疏、
辭陞疏
糾參庸駿文武官疏
糾勦有司疏
卷四　一
奏議
攻剋娑山崖門等關四報捷音疏
剋破龍爪等關五報捷音疏
六報捷音疏
丁憂疏
大報捷音疏
告病疏
請襲蜀王助餉疏
議留免覲疏
三繳告歸疏
獻俘疏
露布疏
查參黔路失事疏
乞省程布政等疏
乞卹陳監軍疏
卷五　一一三
奏議
敍功疏
卷六　一一三
奏議
播州善後事宜疏
四乞歸疏
五乞歸疏
敍助兵餉疏
黔省善後事宜疏

六乞歸疏
乞優處府佐疏
糾參黔帥疏
七乞歸疏
川省蠲免疏
八乞歸疏
請補播州缺官疏
繳寶劍疏
節算軍餉疏
進播州圖疏
請卹典疏
卷七　三八一
奏文
奏貴州撫院防播
奏浙江山東借兵
奏陝西各鎮借兵
奏兵部計將官
奏湖廣撫院防倭
塘報播事
奏湖廣備糧餉
奏貴州貴安彝臣
奏雲南調兵
奏黔省撫院趁時鑄米
奏催湖廣買餉米製火器
奏貴州巡撫增設防兵
奏貴州防石砫
奏河南催兵將
奏貴州防守思石地方
奏廣西調兵
塘報播事

咨貴州集兵
咨湖廣儲集兵糧
塘報夷情
咨湖廣備兵
咨湖廣撫院移駐沅州
咨貴州征催雲南兵
塘報播事
咨催福建廣西解餉貴州
咨湖廣再備糧餉
再咨湖廣催軍餉等項
咨湖貴整備兵糧總候舉事
咨四川省夏檢林貿弓箭
咨湖廣防犯
咨貴州防犯
咨貴州督撫多調土指集
再催湖廣官兵
咨催湖廣官兵同黔兵併力舉事
咨貴州整兵進勦
申飭湖貴加謹防護與偏地方
咨覆湖廣
咨湖廣支銀協濟貴州
咨兩省約期進兵
咨湖廣催兵運餉
發銀思南雜米
咨湖貴分解濟糧接支
咨調湖廣進兵
行查烏江河渡失事
調漢兵咨貴州備餉
咨湖廣備濟糧折銀解充軍餉
咨覆貴州照批行湖廣助餉

破國塘報
撤各省官兵回奇
回覆楚省
咨賑民夷
查議善後
監省善後

卷八　四四三

牌票
行總兵萬鎧移駐重慶
行貴州司道防奢
調天全兵
約東官兵
防奢報復
議官造軍器
設保甲
酌行整備精兵應調
論楊奢
行湖省防奢
查勘播府州縣防禦事宜
買餉
檄萬總兵
行上東下面敍瀘三道防守
再論楊奢
防禦綸城
行巡下南敍瀘兩道移駐
行各分巡道募兵防守城池
行道募勇兵
牌牌三論楊奢
調取西南倉穀
催買馬

諭民收稻不必逃避
行守巡道募兵查奸細
責成道守南川江津
行巡下南道隄備
行合江防守
調狼兵救合江
查議湖貴兩省備禦事宜
行貴州貴南各道防守興隆等處
行荊南道調施州兵
行候代總兵沈尚文防守
催貴州議兵糧火器等項
爲永寧杜寨禍源
責安疆臣防守
緝擊奸細
行貴州思仁守巡隄防
查送楊可棟屍棺
行貴州布政司趁時鑄米
行貴州沈總兵及思仁道防禦石阡
禁兵騷擾
行巡東南二道放糧規則
行三省禁硝黃鹽斤入播
發將兵守南川
責成永寧自衛
查南川江津倘
責成製造軍器
申飭東南四道防備
行督倘道往重慶理倘
行川東守巡道備兵馬糧草
行按察司兼理監軍事務
行巡下南道督永寧兵

宣諭
行湖廣布政司料理兵糧
申飭道鎮防守
催湖北守道督餉
行總兵劉綎援合江
給投降長官袁年王繼先
行守巡荊南道調施南兵
行總兵劉綎隄備重慶江津
計處軍餉
申飭道鎮加謹防禦
牌牌傳諭陝兵不許沿途騷擾
操演官兵
再委文職押兵
行湖廣操演官兵
調永順保靖兵
再催湖廣布政司備倘製器
獎勵安疆臣
申嚴保甲密查奸細

卷九

牌票
責令安疆臣審世續乘虛招集
建昌張二將嗣宇
行令各將官查私記鏟釘
製買船隻
給播州生員王逢論夷獻圖
行反沅兵備道召五司官兵
資劒諭言
招降播地叛苗
申飭三省道鎮嚴加防備
獎勵永寧官兵

申飭川東道鎮防備
議酌二照事權
行東西四道查議運餉人夫
行三省申飭詐偽
發兵基江
再申飭三省邊防
督勵安撫臣撝集
行湖廣布政司催兵糧
約束客兵
委總兵劉綎防守基江
調施南兵入黔
查催糧料烘炒等項
撫諭告示
行貴州道府招撫苗夷
行二省各道驅逐播賊
再催湖北督餉
行六盤軍招降
投降執照
質妻子投降執照
禁止恐嚇
動銀募運餉夫
禁邊民劫殺降夷
行湖貴總兵應援思石
申嚴南川防守
總兵以下將領各乘馬
行思仁等道查龍泉情形
酌定運夫行四道
行道鎮會議催運交收事宜
安置降夷
通行水陸二路防賊逃遁

鞫馬千乘
再催貴州布政司兵糧
發令南川幷湖貴各監軍道
行總兵劉綎進基江
安置降夷合各降夷
行兩省約期進兵
分道督陣員役
徵責總兵陳璘
發劒
行各道幷委官料理各司職事
行擧楊惟中
禁殺降
再催三省道鎮至期進兵
爪探湖貴進兵日期
責成奢世續臨陣
犒再御龍
行道鎮破酋狡計
行湖貴道鎮分定官兵營地
行湖貴二省照川中懸賞
令催安酋二十司進兵
行高推官專督土兵

卷十

牌票
行令各道徑自料理軍中事務
行四兵道督催運夫
行川東道鎮申飭基江軍情
行道鎮禁兵爭行運坐之法
行劉綎總兵截殺
行四兵道催兵糧
曉諭進兵

查勦銀雨招撫投降蕩寨
行劉錞防賊衝突
行安銅臣一意進兵
再催各路進兵
申定衝鋒賞罰
獎總兵劉綎首捷併催兩省進兵
禁軍兵不許執揹運夫
督勵運餉官夫
催總兵劉綎進兵
催督安銅臣進兵
申諭兵將
行五分守勦倉穀碾米
獎賞克洞官兵
催各路進兵
查通省庫銀解充軍餉行守巡道
行湖北道運糧
再催綦南進兵
催永甯合江進兵
催進兵
催湖貴進兵
布散實格
催南川進兵
催永甯進兵
查合永二路兵情
再催湖貴進兵
催偏橋龍泉興隆進兵
告示發總兵劉綎
催安銅臣進兵
催永甯路進兵
勦務農業禁兵騷擾

再催南川路進兵
行總兵陳璘由白泥進兵
催總兵劉綎進兵
行湖廣催餉究革管糧通判
再催湖貴進兵
俘獲賞格
貴成長年干濕先於本地方設餉
委黃通判管偏橋糧運行督餉道
催彭元錦進兵
獎馬千乘
獎戒陳璘李應祥二總兵
催龍泉進兵行思石道
催綦永進兵
再催各路進兵
行參劉效節楊惟中
再禁殺降
獎賞破桑木關官兵
再催綦路進兵
以地畝稅糧派軍餉
以丁糧派夫價
催總兵劉綎進兵
催各路進兵
再催各路進兵
再催永甯進兵
行龍泉路官兵相機戰守
申飭龍泉招降報功奸弊
綦江路糧餉不繼行墾參將駐鎮
諭催永甯進兵
催永甯兵
請賞安銅臣

行重慶府發銀賞龍泉功
催綦永二路進兵
催湖北道運糧
給施州衛指揮唐一麒加衙劄付
賣水西進兵
行奚安驅提兄弟
行守下南道督夫
催湖省道鎮何兵搗巢
行監軍道奚賞破關
申飭軍中匿婦人

卷十一

牌票

修築江衛門候親征駐劄
點發乏糧行餉道
奚賞水西鎮雜官兵
催彭元錦進兵
行道鎮禁納降縱賊
催各路奪心搗巢
行巡下東道改道運餉
行陳李二總鎮合勢進攻
諭責劉總兵協力殺賊
行陳李二總兵防賊逃入九股
行各路會合舉事
發陞官空劄
行道鎮協力進勦
催合江餉米行巡下南道
行守東道監軍
行守東道督餉
分布四面攻剿
行總兵劉綎進兵

再催破園
行各路報功級不得過一日
行各道查敘功次
牌催兵攻園
再催各路攻園
查各兵私相兌糧
行合水西縱私用命
催陳李二總兵入園
行水西兵不得全占園後
令降民復業
行道鎮攻園勿准詐降
再催攻園
營中禁約
委中軍官監督攻園
查水西通賊
查賊詐死趙兵搗巢
催解各路中軍官
行守東二監軍查逆賊身死攻園搗巢
革吳廣駐衙
查議運糧撤兵行守東二監軍道
再申飭殺賊
再催攻園
攻園條件
行湖貴鎮道申飭給示條款
禁取破園財物
查革蔡知府監紀
奚總兵劉綎
催總兵陳璘攻園
再行分地攻園
行三省監軍攻園招降

查妥報功
開計申飭
申飭輪攻日期
破賊賑鎮法
策勵吳廣勿幅借口之端
查妥報功
行車節道退兵攻圍
用計破圍
行道從元散發營井中途安置
稽查衙米
選錦破圍
申飭監紀職掌
行周圍柱領兵守播
委守東道綜理善後
鎗鋼鼎錦文發各土司
立鋼標
行高惟富販恤降兵
查處獻俘銀兩
發還吳總兵解獻銀器
止陳總兵進獻銀物
發回陳總兵解獻銀器

卷十二

書札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田東翁大司馬
郭青螺中丞
又
內閣沈相公
莫副使爺

二
重慶府
陝西各邊督撫諸公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莫副使
又
蔡副使宇邁
陳鍵台中丞
莫副使
王曉江中丞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又
支筠亭中丞
劉總兵綬
來副使三鵬
劉總兵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曾景默中丞
詹參政啓東
萬總兵鑒
來莫二副使　萬總兵
徐僉事仲佳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來副使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吏兵二科
莫副使
又
萬總兵
莫副使
萬總兵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谿大司馬　職方　兵科
少司空趙伯宇公
來副使
又
萬總兵　來英二副使
內閣沈道二相公　楊后谿大司空　工科
萬總兵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谿大司馬　兵科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谿大司馬　兵科
來副使
劉參議一桓
又
李參政維禎
來副使
又
莫副使
李副使廷謨
田東谿大司馬
莫副使
萬總兵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谿大司馬
來副使
劉參議
來副使
洪副使澄源
劉參議
楊小林少司馬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谿大司馬　科道
張監軍棟
劉總兵　來莫二副使
平播全書　日錄

劉參議
徐僉事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谿大司馬
徐理齋中丞
張監軍
楊濟寰中丞
劉參議
徐僉事
支節亭中丞
史副使
劉參議　莫副使
史副使
劉總兵
易按察使登瀛
楊監軍寅秋
內閣沈道二相公　田東谿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徐僉事
來副使
張監軍
沈按察使季文
楊監軍
史副使
又
庶副使洋
郭青螺中丞
又
沈按察使
支節亭　郭青螺二中丞
沈按察使
張參政文耀
劉總兵　來莫二副使
平播全書　日錄

徐僉事
來副使
劉參議
童總兵
魏參議養蒙
郭青螺中丞
又
陳總兵璘
楊監軍
田東翁大司馬
內閣沈[廸]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陳鷹翁大司農　戶科　職方
少司空趙留宇公
湖貴撫院監軍總兵守巡
楊監軍
張監軍
陳總兵
支節亭中丞
論劃總兵曾希彬
塘報書
支節亭中丞
貴州張監軍存意
郭青螺中丞
劉總兵
陳總兵
劉參議
馬湖蔡知府宗憲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陳總兵
劉參議
胡監軍
劉參議
劉總兵
徐僉事
郭青螺中丞

卷十三
詔札
內閣沈[廸]二相公

內閣沈[廸]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思南陸知府銘
沈按察使
陳總兵
高推官
李總兵應祥
陳總兵
童總兵元鎮
高推官
論遊擊王之翰
論參將吳文傑
徐僉事
謝監軍　劉參議
徐僉事
湖廣胡魏二監軍
內閣沈[廸]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總兵
郭青螺中丞
朱方總按院
陳總兵
劉總兵
馬湖蔡知府宗憲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陳總兵
劉參議
胡監軍
劉參議
劉總兵
徐僉事
郭青螺中丞

支節亭中丞
劉總兵
史副使
內閣沈相公
郭青螺中丞
雙流知縣鄧宏烈
江津知縣陳大經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劉總兵
吳總兵
路副使雲龍
劉參議
又
劉總兵
陳副使與相
楊監軍
張參政　三道同此
謝監軍
湖廣川南道鎮
論水西漢把陳愚
論水順司官慰彭元錫
蔡知府
郭青螺中丞
支節亭中丞
劉參議
劉總兵
高推官
貴州張監軍
劉總兵
貴州三司

史副使
劉參議
劉總兵
劉參議
徐僉事
吳總兵
劉總兵
吳總兵
高推官
劉總兵
陳總兵
支節亭中丞
洪副使
張參政
劉參議
三省鎮道
郭青螺中丞
張同知懿
張參政
蔡知府
楊監軍
張監軍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謝監軍
張監軍
劉總兵
張同知懿
高推官
張監軍

年	號	公	卒	曰	謚
陳	總兵				
張	監軍				
吳	總兵				
蔡	知府	韶州同世職			
內閣	沈	一相公	田貴溪大司馬		
謝	監軍				
吳	總兵				
劉	參議				
高	推官				
謝	監軍				
文	苗亭中丞				
張	監軍				
湖	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蔡	知府				
李	總兵				
魏	監軍				
洪	副使				
楊	監軍				
劉	總兵				
張	監軍				
李	總兵				
張	監軍				
楊	監軍	止副使			
張	監軍				
梅	參議	二監軍			
內閣	沈	一相公	田貴溪大司馬		
宣	沿	海	參	議	圖

楊 監 軍
宋 芳 魏 傳 御
郭 吉 蝶 中 丞 宋 芳 魏 傳 御
史 副 使 劉 參 謀
趙 吉 同
史 副 使
楊 又
監 軍 浩 副 使
卷 十 四
許 礼
吳 總 兵
鄧 知 縣
劉 總 兵 史 同 知 朔 兵
吳 總 兵
史 同 知
陳 總 兵
劉 參 謀
張 監 軍
陳 總 兵
劉 參 謀
又
熊 參 謀 李 奇
張 參 政
分 巡 武 昌 道 兼 理 糧 儲 事 應 京
總 兵 監 軍 監 紀
魏 誠 罪
吳 總 兵
史 同 知
史 副 使 劉 熊 二 參 戎
內 閣 改 二 相 公 田 玉 簽 大 司 馬
倪 參 政
陳 總 兵

卷
許 礼
吳 總 兵
鄧 知 縣
劉 總 兵 史 同 知 朔 兵
吳 總 兵
史 同 知
陳 總 兵
劉 參 謀
張 監 軍
陳 總 兵
劉 參 謀
又
熊 參 謀 李 奇
張 參 政
分 巡 武 昌 道 兼 理 糧 儲 事 應 京
總 兵 監 軍 監 紀
魏 誠 罪
吳 總 兵
史 同 知
史 副 使 劉 熊 二 參 戎
內 閣 改 二 相 公 田 玉 簽 大 司 馬
倪 參 政
陳 總 兵

卷
史 同 知
倪 參 政 劉 總 兵 史 同 知
高 推 官
郭 吉 蝶 中 丞
史 同 知
艾 楠 等 中 丞
史 同 知
高 推 官
馬 總 兵 高 推 官
張 參 政
陳 總 兵 魏 監 事
張 監 軍 劉 參 謀
楊 監 軍
劉 參 謀
高 推 官
劉 總 兵 史 同 知
張 監 軍
劉 魏 監 軍
劉 參 謀
陳 總 兵
辰 常 兵 備 道 十 面 使 應 募
史 同 知
洪 副 使
劉 總 兵
倪 參 政
史 同 知

張按察使
梅參議
總兵　監軍
郭游擊中丞
梅同知
張監軍　張按察使
史副使
沈按察使
魏監軍
內閣沈二相公　田貴妃大司馬
又
江撫石中丞
劉參議
張按察使
張監軍
監軍道
吳總兵
劉總兵
論官爵安國臣
陳總兵中丞
蔡知府
單監軍
鄧總兵
謝監軍
蔡知府
三省藩道
張監軍
易按察使
吳總兵
張參政

江撫石中丞
監軍道　張按察使
謝監軍
劉參議
洪副使
魏監軍　辰沅道王副使
張監軍
沈按察使
史副使
張按察使
鄧知事
張按察使
劉總兵
史副使
張監軍
陳總兵
高推官
張監軍　張按察使
謝監軍
內閣沈二相公　田貴妃大司馬
又
張按察使
沈按察使
楊監軍
史副使
張按察使
劉參議　徐金事
張按察使　六監軍
陳總兵
劉參議

察知府
內閣沈二相公　兵科　駁方
謝監軍
張按察使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胡魏二監軍
湖貴撫按
郭青螺中丞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思仁道陳副使
李次翁大司馬　賈參楊小林二少司馬　徐理齋王晴江汪登原劉用齋劉右川貴景默六中丞
胡監軍
又
史副使
卷十五
批詳一百八十二則
祭文三首

平播全書卷一

奏議

報到任疏

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化龍謹奏。

爲到任事。臣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奉旨往籍養病。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爲欽奉聖旨事。四川巡撫員缺。比照兩廣事例。改銜總督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軍務、兼理糧餉。該本部等衙門會推疏名類請奉聖旨李化龍。著以原官起改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寫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臣望闕焚香、叩頭謝恩訖。續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久病庸臣、驟膺新命。懇乞天恩俯容辭免。以安分義。以重地方事。奉聖旨西方有事。特設督撫。李化龍著兼程前去到任管事。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爲狡酋殘暴。撫恭等事。奉聖旨楊應龍輒敢糾酋殺官。奸生悖逆。可惡。著即催督撫李化龍、郭子章、及劉綎。著遵旨一併星馳到任。調兵進勦。不許延緩滋亂。除供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爲播酋大叛。官兵飛報緊急軍情等事。奉聖旨是。這叛酋圍劫事情。著該撫按殿勦

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李化龍謹奏。
爲到任事。臣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奉旨往籍養病。萬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爲欽奉聖旨事。四川巡撫員缺。比照兩廣事例。改銜總督四川湖廣貴州三省軍務、兼理糧餉。該本部等衙門會推疏名類請奉聖旨李化龍。著以原官起改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寫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臣望闕焚香、叩頭謝恩訖。續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久病庸臣、驟膺新命。懇乞天恩俯容辭免。以安分義。以重地方事。奉聖旨西方有事。特設督撫。李化龍著兼程前去到任管事。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爲狡酋殘暴。撫恭等事。奉聖旨楊應龍輒敢糾酋殺官。奸生悖逆。可惡。著即催督撫李化龍、郭子章、及劉綎。著遵旨一併星馳到任。調兵進勦。不許延緩滋亂。除供依擬行。欽此。又准兵部咨。爲播酋大叛。官兵飛報緊急軍情等事。奉聖旨是。這叛酋圍劫事情。著該撫按殿勦

明　長垣李化龍著

具奏。李化龍并郭子章、鄺部裏馬上差人催他到任。俱限於五月內接管行事。欽此。又准吏部移送新題
敘科一道。關防一顆到臣。臣接領欽遵。彙程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入四川境。隨准前任巡撫右僉都御
史譚希思咨送原領符驗關防一顆。另疏奏繳外。為照臣化龍才術知淺。
不足之數。另行陳請議處。再乞內府製造符驗一道。令旗十杆。令牌十面。頒發臣收掌應用。先年巡撫所
收旗牌。另行奏繳。再照軍興之際。不時差人。原有勦合火牌。見在不多。亦行該部再給大勦合四十道。小
勦合六十道。火牌八十張。通前用完。再請。統乞敕下該部覆請行臣。遵照施行。緣係循例請設兵將。以重
事權。以資戰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本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
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偏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錢糧等項。都依擬行。軍旅重
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徇情顧面。因循虛假。各鎮亦宜用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賓、沐浙等都馬上行文
與他。俾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練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
部知道。

請設中軍疏

題為循例請設兵將、以重事權、以資戰守事。臣本書生、不習軍旅。頃因西方有事、皇上特設總督、俾兼三
省軍務。遍採廷推、起臣於田間而任之。控辭不獲。且奉嚴旨。臣惟人臣之義、事不避難。途間著擔家、兼程
抵任。已於五月二十八日入境、交代受事。六月初十日至省城、延見吏民。臣幾內人也。去蜀遠在四五千
里、不知蜀事。入其地、乃知蜀蓋偏安弛備之國。自開創以至於今、非一日之積也。其中沃野千里、四面皆
溪山。士司環而居之。蜀故無兵將。止借土司為兵將。諸凡征討、止調土司。此蜀有忠順者。有桀驁者。甚至
孰知內地虛實。卑然驕蹇。不奉漢法。至與官兵相抗。則今日播州是已。夫居重馭輕、王道之經。尾大不掉、
立國所忌。假令鎮城有主兵一二枝、諸所征調、不倚土司。未必至是。故鎮城之應設兵將、自昔已然。不獨
今也。今臣業已為總督、兼三省。又當多事用兵之際。兵將之設、尤不容已。查得各邊總督、俱有中軍官、主
傳宣。以備總兵為之。又有標兵二三枝、備調遣應援。以遊擊領之。臣今事任相同。相應照例設立中軍副
總兵一員、領兵遊擊二員。總兵部銓除。標兵二枝各三千。應臣於本省及別省名將。臣又查得各邊督撫、
俱有欽頒令旗令牌、以便行事。今蜀中巡撫衙門、舊有符驗一道。令旗十二杆。令牌十二面。但原係欽頒
巡撫收掌者。臣衙門既已改設。旗牌亦宜易給。以新耳目。以重責成。臣又查得先年總督那珍、所領救守
內云如川貴兵力不敷。即將湖廣土漢兵、就近調取。其浙江福建雲南兵將、俱聽調遣截殺。及近日兵部
覆請貴州總兵事任、亦奉旨雲南廣西一體應援撥勦。今湖廣已為臣屬。應得徑行調遣。其浙江福建雲
南廣西原未議及。但浙福兵雄天下。雲廣瘴地和比。必須並得調遣。乃便行事。亦應照前申明。至於陝西
一帶、各邊俱係勁兵。又去蜀最近。雖�attr>
督撫酌量衝緩。就近借調一二枝。則力逸功倍。又與彼地防
又山東有召募南兵、原為防倭。今告於難散。正在戍守。若借以防播。尤為兩便。以上事宜。通應題請。伏乞
敕下兵部查議。如果臣言可行。乞賜覆請將臣標下銓除中軍副總兵一員。領兵遊擊二員。俱以熟練勁
敢。知兵將官為之。浙江福建雲南廣西將領、及土漢官兵、客臣酌量事勢緩急、量行調取。文到之日、所司

即行遣發山東及陝西一帶、亦得借調。臣臨時定與各督撫計議相應、必不敢虛彼實此。其新設官軍、應
給糧糈公費之類、容臣查例、行布政司支給。各兵應用銅銀、容臣查川湖二省、應動錢糧勦支。一面奏聞。
不足之數、另行陳請議處。再乞內府製造符驗一道。令旗十杆。令牌十面。頒發臣收掌應用。先年巡撫所
收旗牌、另行奏繳。再照軍興之際、不時差人。原有勦合火牌、見在不多。亦行該部再給大勦合四十道。小
勦合六十道。火牌八十張。通前用完。再請。統乞敕下該部覆請行臣。遵照施行。緣係循例請設兵將。以重
事權。以資戰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本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
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偏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錢糧等項。都依擬行。軍旅重
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徇情顧面。因循虛假。各鎮亦宜用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賓、沐浙等都馬上行文
與他。俾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練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
部知道。

報播酋屯兵疏

題為土酋糾領苗兵、劫掠內地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為急報夷
情事。六月初八日。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本職赴夔廳交代。行至涪州。於五月二十四日准房遊擊
手本。據播州逃出綦民趙明口報。楊應龍糾點戈甲。分付苗兵。收拾飯米草把。聲言要打綦南等處。又據
松坎民張檜、亦報同前事。頃請回縣計議等情。於三十日回縣。本日據驛丞杜連呈申稱。播目張漢清、已
於二十八日劄兵松坎。令各地方速備乾糧蠟布。候本司劄下調用。又據松坎民張倫報稱。關外發出苗
兵十餘萬。四下潛伏。要乘內兵未齊之時。拼命來戰。六月初一日。又據驛丞杜連呈稱。播文二角。一申兵
巡道。一申本縣。拆看內稱苗兵之出。驅他意也。止欲明我地界。取我叛奴等情。申報到府。又准房遊擊手
本為夷情事。本年五月三十日。據安穩驛丞杜連呈報稱。本月二十八日。播州坐蠻張漢清、提調郭俊、領
兵劉營地名苗兒坪。稱言前來尋取播州奸奴令狐培。并逃出投民。各軍在彼住劄等語。塘報間六月初
一日。又據偵探陳士玄等報稱。三元壩劄兵二大營。相離安穩五十里等情到營。看得楊酋狡詐百端。陽
為尋取叛民。陰懷拾掠地方。其謀為不軌者。雖未可量。而效前取袁子升之故智必矣。前後劄兵三營。欲
領兵前去拒堵。約我兵二千餘名。又綦江通播道路數處。不惟寡不敵衆。且虛顯此失彼。即目統兵四堺
口設營處所。劄兵防範外。所有應調官兵、速發下營。立候分布等因。塘報到府。轉報到道。該本道一面差
人齎牌、諭酋調回責令撤兵。一面移文房遊擊、酋果入犯、盤兵拒堵。彼若止劄營播地、我兵不得輕進去
後。看得酋狡猾叢蹙。今此之來、果謀先發制人。未可知。果止威力挾我。未可知。我兵在綦者、不滿三千。南
川止於六百。江津止於四百。彼若全力攻我。約酋兵可得二萬。衆寡不敵。既已可慮。酋之悖逆如此。已如
火將燎原。若非急行調集、披髮纓冠而往。尤恐後時。今日之事、真所謂時刻不容再緩等因。六月十一日。
又據該道呈為夷勢猖獗、請兵應援事。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本月初三日。據丁山里民高仕倬、李
漢、塲民李萬璋、安穩驛丞杜連呈報稱、楊酋發兵萬餘。一營劄苗兒坪。一營劄點腳塲。地
方居民、罄盡透散。牛馬財貨、恣意搶虜。聲言不日攻打綦江等情到縣。請乞速發新召萬縣精兵下縣、以

備應援等因、又據該縣申稱、本月初三日申時、據偵探操兵向朝縣等回稱、播酋統兵萬餘、直攻赶水地方、逐河卸卸民房、搭渾渡過居民姿境而逃等情到縣、若得赶水離縣五十里、半日可到、房遊擊欲出兵堵截、虛城無兵難以堅守、暫劄營城下、所有應援官兵、總乞速發、以救燃眉等因、據此、除萬縣兵并府城兵共八百名、行張良賢領發外、合行飛報等因到道、查得綦江縣城一日至赶水、由赶水一日至安穩、出安穩即播州界、此乃往最由之大路、又自播州由小路、不由安穩、即可抵赶水、本道向恐兵屯安穩、播酋潛劄赶水、抵截咽喉、故議房遊擊暫駐綦江縣、令播兵攻於直入赶水、此乃內地、非播州界矣、此酋狂逞、公然叛逆、何辭自解、乞賜調兵遣將、前往救援等因、六月十二日、又據該道呈、為飛報夷情事、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本月初三日三鼓時分、據鄧坎村蕪正李芳等走報、本月初三日早、楊應龍差婁國、婁政等、統苗數千餘、馬兵百餘、至鄧坎村安慰劄住、聞言欲打劫鄧坎并南川等情到縣、看係楊酋乘亂為亂、劫房地方、本縣雖有官兵六百、但衆寡不敵、乞發兵將督勦、以救燃眉等因、又據防擦南川指揮唐宗舜報稱、相同、行間又據綦江縣申、為夷苗劫掠官民事、本月初四日、據巡檢黎廣元申稱、初三日辰時、忽被苗兵數百人、一湧到鎮、驚散居民男婦牛馬財物、任意殺虜、李時明申稱、附驛居民、即播兵劄營赶水、觀音寺、橫行劫掠、盡已逃避、卑職家眷、驚慌涕泣、亦避對河杜會家等情、本日聞報後、房遊擊親率兵至黃金坪地方、各苗亦退止赶水、不敢前來、卑縣若得逆酋自擬必死、不能捐生、且兵衆力弱、一時難撓其鋒、而居民又畏酋如虎、不能立足、舉千地方大變等因到道、若忽被苗兵數百人、一湧到鎮、驚散居民男婦牛馬財物、任意殺虜、將本司衙舍、盡行打毀等情、又據驛丞李時明申稱、附驛居民、即播兵劄營赶水、觀音寺、橫行劫掠、盡已逃避、卑職家眷、驚慌涕泣、亦避對河杜會家等情、本日聞報後、房遊擊親率兵至黃金坪地方、各苗亦退止赶水、不敢前來、卑縣若得逆酋自擬必死、不能捐生、且兵衆力弱、一時難撓其鋒、而居民又畏酋如虎、不能立足、舉千地方大變等因到道、若得播酋敢於狂逞、既親統大兵、擾我綦江、而又以偏師、分犯南川劫掠、居民牛豬倉穀、皆為所有、公然反叛、難以再宥、乞賜選將召兵前來應援等因、同日又據遊擊房嘉寵塘報、內稱、酋兵劄營赶水、橫行劫掠、盡已逃避、卑職家眷、驚慌涕泣、亦避對河杜會家等情、本日聞報後、房遊擊親率兵至黃金坪地方、各苗亦退止赶水、不敢前來、卑縣若得逆酋自擬必死、不能捐生、且兵衆力弱、一時難撓其鋒、而居民又畏酋如虎、不能立足、舉千地方大變等因到道、若得播酋敢於狂逞、既親統大兵、擾我綦江、而又以偏師、分犯南川劫掠、居民牛豬倉穀、皆為所有、公然反叛、難以再宥、乞賜選將召兵前來應援等因、同日又據遊擊房嘉寵塘報、內稱、酋兵劄營安穩等處、楊應龍父子已出黔腳壩、分撥各兵攻打綦江地名鹽井河、安穩等處俱被燒劫、牛馬穀、石盡劫、人口俱逃、又稱張樣等領兵已入赶水、巡檢居民逃走、卑職親督丁兵、前去魚涼河截殺外、乞速發兵救援等情、同日又據彼馬灘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呈、為地方事、准建武遊擊楊敏政手本、據坐鎮五韻僉指揮王繼祖報稱、六月初七日卯時、聞夷地銃響、隨據偵探軍兵走報、播夷萬餘出大魚灘、在斫木找筏渡水、去僉未及半日等情、又據該探偵兵官張萬祿報稱、下赤水夷目袁年吐稱、楊應龍果往綦江、差趙總管帶軍三四百、將火牌設帖、仰丁山赤水仁懷等處取兵劄磨刀溪講說開路、既不拆僕退兵、楊應龍親帶人馬打入合江、僭死不免一遭、今趙總管果到等情、又據袁年申報前情相同、及抄牌報道、除行各官兵加謹隄防外、合行呈報等因、十四日又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婁國忤酋數千到鄧坎村、至初五日打劫居民、有邊勇鄉兵截殺、斬獲首頭一顆、餘退五里劄營等情、十七日又據遊擊房嘉寵塘報、本月初八日據偵探家丁報稱、楊酋發兵劄住地名母渡三溪十三營、約兵八九千、見在劫掠鄉民、卑職當同張良賢、率兵前去堵截、果見劄營是實、欲渡無船、與之隔河對敵、當時銃礮打死射中數多、重傷至晚、次日恐酋分兵侵縣內、留家丁三十名、軍兵二百名、設伏坐塘、餘兵帶回、入綦江計議、刷船截殺、隨據家丁百總張喜等報稱、瞭見播兵百餘、由上流來捕、我兵搶過對敵、斬獲首級三十名顆、生擒五名、其餘奔山入箐等

因、十八日又據重慶府呈、據南川縣申稱、播酋於初七日劫東鄉村、被兵敵殺、斬獲首頭四顆等因、同日又據遊擊楊敏政呈、據永鎮堡百戶張承宗報稱、楊應龍差陳提調、前至箐口王繼先調兵一千、又於偕溪調一千、并起赤水等處、欲攻五韻堡、馬街子等情、又據指揮王繼祖報稱、播兵在地名龍門里劄有四營、隆綿添增、其數難約、鄉兵保甲、聞酋勢大、俱願送父母妻子、家屬移、十一日播兵在磨刀溪對山立營、要講播界情由、又據楊應龍差苗兵投遞手書到、職看得楊應龍統苗酋等、客、假投手書、計在緩兵、好究莫測等因、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本月十二日、據新房居民陳希忠、張之俊、趙可元等回稱、楊酋帶兵六萬、親劄一大營在官壩、其餘俱散劄在三溪母渡小河壩等處、日則縱苗搶劫、夜則各收本營、房去人口、老弱者、令其守營、少壯者、令其般運、婦女任從姦淫、不從者當時殺死、營內豎立大黃旗一面、上書撫亡勦叛、又小旗五面、招諭綦民、有歸降者、即免勦殺等情到縣、看得逆酋所為、不止虎噬一方、直欲鯨吞全蜀、且綦邑乃酋第一層門出路、把截不謹、縱之出柙、勢必難禦等情、到府、除行各士司備兵隨調外、事在燃眉、合行轉報等因、十九日又據彼海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呈、准遊擊楊敏政手本報稱、十三日亥時、據五韻堡指揮王繼祖、把守官劉海等揭報、本日午時、官兵於界上、與夷會講、說稱要將各處官兵撤回、又要楊遊擊回營、如無回書、要劄合江殺食用、等調兵齊打至合江、少不得是這一遭、又據哨報、隊長窦老三稱、本日卯時、入哀年營哨、看見上下夷兵、劄八箇大營、不知其數、午時、與播目陳世賢等、至磨刀溪橋上會講、他說五韻堡是我家放馬場、此處寺是我家佛堂、馬街子是我口口、惟江北綫是你合江地方等語、看得各有新以索舊、撤兵拆堡為言、漸次添兵、恐宣在內犯、且各僉官兵、又奉明文調發松潘防勦、各兵心愈懶武等情、到道、除行堅壁清野、慎加防堵外、合行通報等因、同日又據合江縣申、據指揮王繼祖揭報前情相同、及稱卑縣兵力單弱、建武馬湖蠻兵、萬總鎮又調建武兵往松潘、彼心益搖、乞速止之、以保城池等因、二十一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龔容呈、據南川縣防禦指揮唐宗舜申、准南川縣手本、據快手徐淵報稱、婁國領兵千餘、破劫東鄉村、卑職於初八日領兵前去堵截、初九日彼先發苗兵百餘、過河前來劫殺、至午時各官兵奮勇截殺、斬級二十二顆、彼苗復追各兵、黑夜難敵、將首級盡棄、止獲五功、被苗勦去人口數十餘名等因、又據房遊擊塘報、六月初六日、擒獲播苗袁志剛、郭林審據吐稱、楊應龍說、如今朝廷不容我、只得捨命出綦江、拚著做、當時他妻子勸留不住、舉刀斫殺、楊朝棟、楊應龍親領兵出點腳壩、楊燕塘、分兵二萬往貴州地方去了、楊應龍於前月十七日、點兵六萬、分為三路、一路張漢清、張樣、陸罕、郭俊領兵由松坎出苗兒坪、安穩赶水、一路婁國領兵由婁家里出真州、一路楊應龍親領兵出點腳壩、楊燕塘、丁山老馬寨約至插旗山會合、連日天雨水漲、楊應龍沿路行不得、復回苗兒坪、我每檣遇家兵擒拏、其餘苗兵、渡河奔走插旗山等楊應龍到齊、先講地方事後、撕殺等情、又據綦江縣申報、六月初六日、據快獄鄉勇李仕孝等、擊獲播苗王尚邦、陳寺兵到縣、審據供稱、楊應龍已親自統兵數萬、在於苗兒岡劄七營、赶水劄七營、又於插旗山母渡等處劄營、放言要即日統兵到縣、與厉遊擊講話是的、本縣查得插旗山母渡、止離縣二十五里、即時可到、今酋狠狂、捨命而來、居民驚惶、是散內兵力寡難敵、危急在於斯

須等因、又據南川縣申報、據指揮唐宗舜報稱、楊應龍差苗兵數千、馬兵二百餘、前來東鄉村住劄、聞言欲劫虜東鄉南川等情、若得東鄉去縣、不滿二十餘里、今播酋猖獗、意欲乘虛爲亂、但兵不滿六百、勢處危急等因、又據江津縣申報、六月初七日、據管溪等里鹽亭陶榮等報稱、探得楊酋來提頭目楊貞母杜各處目把、督苗數萬、出劫綦江江津合江、未知來否、本縣城鵝、因水泛衝頹、今暫立欄柵、一面脩築、今報夷情民心倉皇等因、又據重慶府申報、六月十五日、據綦江縣申、本月十三日、據扶歡鑾被害居民崔良用、廣天辰等報稱、楊酋見內兵出戰、復加兵到、意圍城、見今殺死居民老幼男婦、堆屍滿野、流血成河、江內日夜漂出男婦身屍、不計其數、情慘寃極等情、到縣、若得酋勢日猖、酋兵日加殺戮、無辜赤子、四野號哀、莫能救援、恐孤城兵寡、倘一旦危急、噬臍莫及等因、到府、查得綦江五里、上三里鄰播、俱被播苗劫殺、本府城外大江漂流死屍、日有百餘、有無頭者、有斫手足者、有大小三二人拴縛一處者、無辜赤子、遭兇酋毒手、彼蒼豈縱之使然耶、酋於三溪河外、多劄空營、又使苗呼房遊擊面罵之、此多方以誘之之計也、除移會房遊擊鎮守外、應調之兵、應發之倘、應遣之將、宜及時施行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楊酋之初欲出兵也、其妻田氏、與幼子環侍泣諫不從、甚欲拔刀斫殺、此其兒心狂還爲何如者、今兵入內地、號稱六萬、雖係虛聲、然二三萬、乃其力所能辦者、大營劄於苗兒岡、猶曰播地、乃一聲劄於赶水、則入綦江界一日、已在百里之內矣、又分偏師一犯南川、一犯江津、吾方以文告緩彼、而彼即以申文諜我、此其包藏禍心、直爲叵測、又查酋自五月二十七日已到苗兒岡、今二十餘日、無所進攻者、其意欲以遊騎客兵、誘房遊擊深入而取之、一也、又素聞我兵將等

民家小房去四十餘人。殺死八人。刀砍傷百餘人。準因前來。隨牌行該道及總兵、叮嚀各將領軍兵。今我防兵數少、寡難敵衆。惟宜堅壁固守、以待援兵。毋輕率剿殺、爲敵所誘。如被圍城緊急、自當出奇制勝、務保萬全去後。先經臣於六月十三等日、檄調龍安參將柴向仁、雅黎遊擊吳文傑、并遣差旗牌官標兵等役、每日分投於通省貴州江安等有司、鎮雄永寧等土府、調集漢土軍兵、馳赴重慶分布防援。一面行布政司動銀、分發州縣、糴穀碾米、運至重慶聽用。又經備將東南各道、并重慶綦江等府州縣、各節報楊酋統兵入犯緣由。已於本月二十六日具疏題報訖。今據報到前因。爲照酋自招撫以來、氣日驕、威日熾、假以擒擊逃奴爲名、鄰播一帶縣邑、咸被其毒。然向來止日把領兵以出耳。未嘗親統多兵、公然內犯也。即有搶虜、亦止橫行郊野。風雨飄忽、一飽即歸耳。未嘗攻城殺將、屠燃若一敵國也。乃今且入我城、殺我驛卿。見威虐焰、不可嚮邇。豈天有意稔其惡而然耶。臣一入省城、即聞警報。徵調四出、驛騎交錯、所發援兵、三萬有奇。乃道阻愆期、兵非素練、徒爾熱中、何能湊手。且徵兵之檄方行、破城之報已至。臣且奈之何哉。今重慶日告急矣。遵州南川江津一帶、且震動矣。臣已申嚴各城、益飭守具、以待援兵。顧全蜀兵力、已自可見。利鈍之數、尙不可知。即使借調他方、投袂而起、猶或可及。一有遷延、坐失機會。臣恐其爲報讎之師、而非救急之役也。裹瘡飲血、析骸易子、臣不敢不爲諸臣勉之。批亢擣虛、張疑設伏、臣不敢不與諸臣圖之。惟望皇上重念全蜀、頒賜拯救。救下兵部、將臣前疏所請、刻行調發。熊蟬戰守、夫久病而蓄艾。亡羊而補牢。雖無補於前、尙有待於後。行之稍遲、禍如發矢、不可追已。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除俟兵倒稍集、臣卽隨其向往、相機防禦、并委官前去查揭損傷官軍實數、與印信倉庫獄囚另奏外、緣係急報播酋陷城殺將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本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欽依不爲諸臣勉之、批亢擣虛、張疑設伏、臣不敢不與諸臣圖之。惟望皇上重念全蜀、頒賜拯救、救下兵部、將臣前疏所請、刻行調發、熊蟬戰守、夫久病而蓄艾。亡羊而補牢。雖無補於前、尙有待於後。行之稍遲、禍如發矢、不可追已。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除俟兵倒稍集、臣卽隨其向往、相機防禦、并委官前去查揭損傷官軍實數、與印信倉庫獄囚另奏外、緣係急報播酋陷城殺將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本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欽依

條議貴州移師增府佐募苗兵疏

題爲貴竹陷危、敬陳安邊四策、以佐緩急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內、准兵部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蕭重望題前事內開、一清尺籍、一議督鎮、一拓疆圍、一乃今狂酋肆虐、事勢陷危、以故應周桑梓、策計安攘。除事隸別部者、聽其徑自議覆外、所有事關本部者、相應開列前件覆議、上請定奪等因。又准戶部咨同前事、俱題本欽依備咨前來。除移文黔省撫臣、及通行貴州布政司、會同按察司、覓議去後。續據二司通詳、及撫臣移咨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理湖北川東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貴州古夜郎雜處之地、夷漢雜居。所宜因俗爲治、難盡以文法束縛之者。第事貴審時、勢須通變。當常譜之會、則法窮自宜闕疏。值勁勁之秋、則經理無嫌微密。今御史以事關桑梓、上言時宜、誠綢繆屬戶至計。所有列款、募苗兵移大帥、更裨將、增府佐、與貴成清查積逋錢糧等件、均屬目前急務。既經該省二司詳議允當、又該臣等覆查相同。應合照款開列前件議擬具題。伏乞敕下戶兵二部、再加查議。如果相應覆議上請、行臣等轉行遵照施行。緣係貴竹陷危、敬陳安邊四策、以佐緩急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葉承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清尺籍募苗兵。御史蕭重望議謂貴州各衙所額軍脆怯、欲汰去老弱、句補逃亡。又應責成各長官司召募苗兵等因。本部覆議。應行總督撫按、著實清查、揀壯勇汰老弱。務足原額、以備緩急。近日該省疏內、紅兵苗兵、臨敵潰損殆盡。今議召募而復及於懦。能恤勞、深得鼓舞之術。亦應併行督撫按官議處妥當。應徑行者徑行。應奏請者奏請。前件臣等看得清尺籍募苗兵一節。今貴州貴前黃平等二十衛所、額軍雖少、尙有十分之七。但各軍士、俱係洪武年間額充。至今子孫、相沿頂補、不惟老弱者不堪從征。卽少壯者亦止備數。頃者飛練之役、衝軍半覆可鑒。已苗兵僅悍、堪以禦敵。但貴中司帑匱乏、所不足者募金耳。

計。所有列款、募苗兵移大帥、更裨將、增府佐、與貴成清查積逋錢糧等件、均屬目前急務。既經該省二司詳議允當、又該臣等覆查相同。應合照款開列前件議擬具題。伏乞敕下戶兵二部、再加查議。如果相應覆議上請、行臣等轉行遵照施行。緣係貴竹陷危、敬陳安邊四策、以佐緩急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葉承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清尺籍募苗兵。御史蕭重望議謂貴州各衙所額軍脆怯、欲汰去老弱、句補逃亡。又應責成各長官司召募苗兵等因。本部覆議。應行總督撫按、著實清查、揀壯勇汰老弱。務足原額、以備緩急。近日該省疏內、紅兵苗兵、臨敵潰損殆盡。今據報到前因。爲照酋自招撫以來、氣日驕、威日熾、假應徑行者徑行。應奏請者奏請。前件臣等看得清尺籍募苗兵一節。今貴州貴前黃平等二十衛所、額軍雖少、尙有十分之七。但各軍士、俱係洪武年間額充。至今子孫、相沿頂補、不惟老弱者不堪從征。卽少壯者亦止備數。頃者飛練之役、衝軍半覆可鑒。已苗兵僅悍、堪以禦敵。但貴中司帑匱乏、所不足者募金耳。

私意糧撥儘有未便、亦明白開言具奏定奪。

前件臣等查得黔省本蠻衝之區、而平清偏鎮四衛、又屬於楚、永播烏鎮土司、又屬於蜀、假應割屬黔中以便控制。但今地方多故、一更改間、彼此互相推諉、恐致誤事。俟當謐之日、通行三省另議、伏乞聖裁。

一督糧道、議留貴州一省、兼藏川湖協濟錢糧、在四川有司全完而土司與湖省所屬節年未完數多等因。本部覆議、恭候命下移咨四川湖廣各將每年協濟貴州糧銀、務要盡數催徵完解、儻仍前後時通負、經承各官、聽貴州撫按參治。如經收人等乾沒侵隱、額解員役在途邊延、依律究治、立限比追。

前件臣等查得貴州原額官軍募兵糧餉、議於川湖糧銀內支給、共銀六萬八千有奇。募兵錢糧按季支領。合省二十衛所、官軍應支糧餉、尚有半年未給者、有八九箇月未給者。紙因湖廣長衛郴零府州縣錢糧、節年拖欠銀六萬二千三百七十六兩四錢九分有零。四川土司、在烏撒烏蒙東川等府、共欠二萬四千六百餘兩。在播酋楊應龍、共欠二萬三千五百餘兩。今應龍已無望矣。其餘拖欠地方、除臣等另文行催外、即使如數解足、僅可補支官軍與舊募兵之糧餉。今值地方多事、新募勁兵、必須增餉。如蒙允念黔省物力難支、乞照撫臣別疏所請、蠲廣等處、准借庫銀三十萬兩、接濟軍餉、庶可支持。伏乞聖裁。奉聖旨該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依擬行。

請留陝銀、取雲南銀充餉疏

題爲查復改解銀兩、接濟軍餉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紙牌、照得川省每年協濟陝西軍餉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先是前院會題松潘防虜將□□經費不貲。議於前銀內自二十五年起、每年留三萬兩在川防虜。止解七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協濟陝中。業經部覆奉旨欽依遵行訖。二十七年三月內、戶部咨稱松潘虜警已息。取解原留銀三萬、照舊運陝。行司議稱虜尚未退、將兵未撤。原留銀兩、仍應再留等因在卷。今該本部院檢查、看得前銀留用、專爲防虜。虜既未回、將兵見在防守。該司照舊議留三萬兩、自是相應。第目今事勢、又異往昔。播酋內訌、破城屠將。東南一帶、處處應防。應募精兵、不啻數萬。所費餉銀、亟應預處。今該司庫貯、既無幾何。內帑又難輕議。所行摘解陝銀七萬、以本地之銀、留本地之用。自是事理之當然者。又查雲南先年兵興、節次借過餉銀四十萬兩。原議事寧解還。除先解十萬兩、以作採木支用。近又還十萬兩、以作四川協濟貴餉。仍有二十萬兩未經解回。今川省多事、比之先日滇南、不啻數倍。即尋常應相借、況久借豈應不還。仰司會同按察司計議、防播官兵糧餉、與軍中應用製造火器衣甲貫馬等項。大約用銀若干、該司庫貯堪充軍餉銀兩、有無足用。儻若不足、應於何項措處。陝西濟邊銀兩、應否全留。雲南原借未還餉銀、應否取還。逐一議妥通詳、以憑會題奉此。該本司左布政使程正誼、會同按察司署印副使盧洚、看得云云。等因到臣。卷查先准戶部咨前事內、稱四川布政司、每年協濟陝西四鎮軍餉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萬曆二十五年、該四川撫按題稱松潘召集官兵防虜、經費不貲。要將前銀內每年議留三萬兩、以充兵食於太倉、每年照數補解陝西。待事寧照舊起解。該本部看得川省防今已寧。前留銀兩、須自二十七年起、仍解陝西接濟等因。前來。備行該司查議。隨據回稱

松潘地方、切鄰北虜、近日住牧界外、窺伺內地。未嘗一日忘情於松。今年暮春、羣虜一日忽情於松。五名額。正控弦踏羽之時。即此防守之兵、誰肯議撤一人。原留陝銀、乞仍留用等因。通詳前撫臣移咨間。茲以播事孔棘、牌行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議照川省自有虜警以來、歲川餉糧、每多浮額。去先年無事之時、已過冀矣。加之採辦大木、設防播酋、通省庫藏、搜括一空。東那西洛、以應目前。且時下播患正殷。今自六月報警之後、日每調兵運餉、羽書交馳。以故防守漢土官兵、所支本折、與買備糧糗製器買馬諸費更繁。該司只得於正項內借支應用。蓋事端初起、已若此矣。查得貴夏朝鮮用兵費內、帑至五百萬。今川省用兵、不滅二處。紙因內帑空乏、倘未敢分毫議及。若本地之銀、又供他餉。目前經用、憑何取給。即曰陝西額餉、不容短少。然今無事地方、尚可搜補。即如各處之兵、移調川省、則原設餉銀、自可別用。通融接濟、在一查盤之間耳。藍今日之四川、即昔日之陝西。此理甚明。據議協濟陝省前銀、委應暫留。至於滇南原借蜀川銀兩、除已還、與解貴州抵川協濟之數外、尚有二十萬兩未還。今滇南當靜、別無他費。即不敢望分外借給、亦自應值還原數。不然、我有事則晉之以圖功。彼有事則啗之於度外。無論披髮纓冠之談。即鄰比報施之常、亦萬不俾矣。所有前項二事、併應具題。伏乞敕下戶部、再加查議上請。將四川每年協濟陝西四鎮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暫留川省、接濟軍餉。待播事結局之日、遞年照舊仍解陝西。其雲南原借四川未還銀二十萬兩、乞敕雲南撫按、嚴立限期、令該布政司如數差官、解四川布政司收貯聽支。庶時艱得以急濟。而防播殲虜、均有攸賴矣。緣係查復改解銀兩、接濟軍餉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戶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

請罷開礦疏

題爲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臣受命總督三省、防勦播酋。祇畏簡書。冒暑入蜀。甫至則報酋已親統大兵、佞犯蜀境。臣方調兵遣將、督雲兆會。無何又報酋已攻下綦江、漸逼重慶。臣且十道徵兵、寢食爲廢。目今兵漸集、勢漸張。酋亦且割兵境上、莫測向往。而我兵徵將寡、烏合之衆、僅足自守、無能撲滅。此積疲之勢、非止一朝。臣不敢不勉竭庸駑、力圖底定。乃臣有所大憂者、不在兵糧、不在叛逆、而在內地之人心。此如厝火積薪、而寢處其上、不能一夕安者也。夫巴蜀僻在一隅、夷漢雜居、易動難安、自昔記之矣。治蜀者必須鎮以靜定、綏以寬仁、乃足以和民而懷遠。固圄而安疆、順今寇在門庭、急於焚溺。勢不得不興師動衆、又不得不勞民傷財。小民困已難之矣。然猶可曰此伏道之使、生道之殺、上爲不得已之役、而下爲不得已之供、樊以大義、動以至情、猶可使也。乃至有得已而不已、是以搖民而貴敵。如徵稅開礦之事、及今不止、隱禍且大。臣亦何敢撫害。夫礦稅之事、奉有成命、差有監臣、而臣與按臣、且有調停之責、有阻撓之戒、以故臣一至地方、即與按臣會行該司查議。定爲規條、立爲則例、期於如額、以稱上指。即礦洞亦令隨便開採。各有司止爲防守、撫得阻撓。臣爲陛下理財裕國、以爲無遺憾矣。乃節據各府縣申報、多謂播酋內訌、土民流散、商貿不行、坐派稅銀、何從出辦。重慶等處、且謂城門已閉、委官已回、將

來計數要稅、何處賠補、則臣於是乎技窮、而無所之矣。夫蜀、敝國也、半爲山嶺、半爲土司、其稱沃野可耕者、僅千里止耳。今東南一帶、兵所不至、亦爲荒墟、西北一帶、方且招兵買馬、運糧製器、不從鬼輸、皆須民力。此何等景象、何等時勢、而尙堪民乎。不知兵戈擾攘之地、頗沛流離之秋、士著者已不安其家、懋遷者皆輟入其地、商不足則不得不取益於民、以待盡之民、供意外之取、其不轉徙而爲寇者幾何。方欲招客兵、而先自散其民、方欲搬粟、而且更借之兵、卽有孫吳、何能爲計。此臣所爲焦心勞思、太息而不禁者也。至於蜀之破山半在夷地、卽在蜀者、亦用力甚難、獲利甚少、益不是爲有無者。臣以爲當與權稅並罷、便然猶奉旨在先者也。臣近日又接鄖報、見應天衙百戶范倉一本、爲恪遵制等事、奉聖旨、這所奏貴州地方稅課、幷士產名馬、有裨國用。准差奏內內官監左監丞張慶、督率官兵、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欽此。欽遵。臣一見之、不覺驚愕失措。夫貴州何地、此時何時、而尙可爲此舉乎。蓋貴州原非省會、止以通滇一線、因開府立鎮、雖名曰省、其實皆高山峻嶺、軍民無幾、尙不能當他省一大府、有成兵政、則協守副總之設、不容已矣。重慶雖有總兵、頗向來綦合二窩、落落晨星、一當羣苗、已成不守、其邊播一帶州縣、可數百里、必須陳兵設將、各守信地、互爲應援、則濾涪等處參遊之設、又不容已矣。今據該司所議、松潘仍設副總兵、良是。然必加以協守職銜、令沿邊一帶將領、皆聽指揮調度、臨敵之日、得按軍法、庶便行事。仍遙受節制於總兵、以全專閫之體。其重慶設領兵遊擊一員、平時訓練軍士、有事移駐南川、或隨總兵戰守、隱然以身使督之義、亦爲策之得者。乃若濾州涪州、均與播境接壤、查昨年逆酋以撫擊部民、徑入濾之小市、又以獻木爲由、黔亦臨涪、且二處鄰封、如江津、如彭水、俱高山峻嶺、歧路甚多、皆自出沒巖喉、應添參將二員、一駐濾州、則江津納谿五獻、與永當等界、俱屬信地、一駐涪州、則彭武長壽江口、與酉陽等界、俱屬信地、有警隨宜移駐、又與合江南川遊擊、各爲犄角、居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此皆目前建設、必不容已者。俱應如議、至於各參遊、與所部軍兵、悉由總兵指揮分布、其總兵應有處置供給、一切操賞門下員役、日用工食、俱應仍照萬鑒、原在建武腹裏事例支給。新添參遊各官、俱照壩底合以發勳陛下。惟是四川貴州、去播甚遠、受禍甚慘。民心最危、時勢最急。臣若隱默不言、恐禍機竊發、不可收拾。當是時而言之、則晚矣。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貴州撫臣郭子章、按臣宋興祖、直陳艱危情狀。乞恩陛下、伏望將貴州中使、或令姑儘見收稅銀、少辦方物、暫取回京、待播事甯靜之日、另議。庶兩省士民、雖在湯火、倘免燖溺。臣得以大義勉之、令爲國家效死禦寇。或庶定有期、太平可望矣。臣無任激切仰望之至。緣係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

添設裨將疏

題爲播防壁盡正殷、廑思隄備尤急、乞賜復增副總、添設裨將、以重事權、以安邊鎮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祇牌、照得松潘原有副總兵一員、統設東南北三路、自二十四年間、因達酋突犯漳腦等處、官兵斬馘去後、疲廑時懷報復。潛住東路、出沒無常。兩院會題、議改建武總兵、駐劄松潘、就近提調三路將領軍兵。其副總設去、改撥遊擊駐守建武、各有責任。關係顚重、頃接邸報、兵部具題將總兵萬鑒陞任前京

員缺、卽以總兵劉綎填補。已經奉命旨俱劉綎既奉命催兵防播、勢必駐守重慶一帶、松潘僻在一隅、恐不能遙制。應與瀘合滻設將兵事宜、一併從長查議。爲此仰司會同按都二司計議、松潘副總員缺、應否增復。待播事完日議處。如當議複、該衙門應用事理、俱照前額議給。其瀘合江津彭武一帶、卽今事勢若此。應否再添將兵、至於松潘總兵、既駐守重慶、本官供給、與部下員役、在松額支糧餉、作何支解。議妥通詳、以憑會題等因。奉此。該本司左布政使程正矩、會同按都二司署印副使盧洴看得云云。等因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議照松潘設在西極、當番塹錯雜之區、向來止有番警、原無防患。止設一副總兵、督兵防守。自火落赤移住洮河之外、切近松邊、時有出沒。松邊遂爲戰場。故以建武總兵移鎮彼中、以重彈壓。將副總報捷、今播酋造逆狂逞、野多驍悍、守隘堅城、則播防之重、什百松潘。不得不移總兵於重慶、亦其勢也。顧重慶距松潘、東西相隔、幾二千里、調度稟承、智所不及。松邊各將、漫無統紀、豈成兵政。則協守副總之設、不容已矣。重慶雖有總兵、頗向來綦合二窩、落落晨星、一當羣苗、已成不守。其邊播一帶州縣、可數百里、必須陳兵設將、各守信地、互爲應援。則濾涪等處參遊之設、又不容已矣。今據該司所議、松潘仍設副總兵、良是。然必加以協守職銜、令沿邊一帶將領、皆聽指揮調度。臨敵之日、得按軍法、庶便行事。仍遙受節制於總兵、以全專閫之體。其重慶設領兵遊擊一員、平時訓練軍士、有事移駐南川、或隨總兵戰守、隱然以身使督之義、亦爲策之得者。乃若濾州涪州、均與播境接壤、查昨年逆酋以撫擊部民、徑入濾之小市、又以獻木爲由、黔亦臨涪、且二處鄰封、如江津、如彭水、俱高山峻嶺、歧路甚多、皆自出沒巖喉、應添參將二員、一駐濾州、則江津納谿五獻、與永當等界、俱屬信地、一駐涪州、則彭武長壽江口、與酉陽等界、俱屬信地、有警隨宜移駐、又與合江南川遊擊、各爲犄角、居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此皆目前建設、必不容已者。俱應如議、至於各參遊、與所部軍兵、悉由總兵指揮分布、其總兵應有處置供給、一切操賞門下員役、日用工食、俱應仍照萬鑒、原在建武腹裏事例支給。新添參遊各官、俱照壩底合以發勳陛下。惟是四川貴州、去播甚遠、受禍甚慘。民心最危、時勢最急。臣若隱默不言、恐禍機竊發、不可收拾。當是時而言之、則晚矣。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貴州撫臣郭子章、按臣宋興祖、直陳艱危情狀。乞恩陛下、伏望將貴州中使、或令姑儘見收稅銀、少辦方物、暫取回京、待播事甯靜之日、另議。庶兩省士民、雖在湯火、倘免燖溺。臣得以大義勉之、令爲國家效死禦寇。或庶定有期、太平可望矣。臣無任激切仰望之至。緣係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

添設裨將疏

題爲播防壁盡正殷、廑思隄備尤急、乞賜復增副總、添設裨將、以重事權、以安邊鎮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祇牌、照得松潘原有副總兵一員、統設東南北三路、自二十四年間、因達酋突犯漳腦等處、官兵斬馘去後、疲廑時懷報復。潛住東路、出沒無常。兩院會題、議改建武總兵、駐劄松潘、就近提調三路將領軍兵。其副總設去、改撥遊擊駐守建武、各有責任。關係顚重、頃接邸報、兵部具題將總兵萬鑒陞任前京

員缺、卽以總兵劉綎填補。已經奉命旨俱劉綎既奉命催兵防播、勢必駐守重慶一帶、松潘僻在一隅、恐不能遙制。應與瀘合滻設將兵事宜、一併從長查議。爲此仰司會同按都二司計議、松潘副總員缺、應否增復。待播事完日議處。如當議複、該衙門應用事理、俱照前額議給。其瀘合江津彭武一帶、卽今事勢若此。應否再添將兵、至於松潘總兵、既駐守重慶、本官供給、與部下員役、在松額支糧餉、作何支解。議妥通詳、以憑會題等因。奉此。該本司左布政使程正矩、會同按都二司署印副使盧洴看得云云。等因到臣。該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議照松潘設在西極、當番塹錯雜之區、向來止有番警、原無防患。止設一副總兵、督兵防守。自火落赤移住洮河之外、切近松邊、時有出沒。松邊遂爲戰場。故以建武總兵移鎮彼中、以重彈壓。將副總報捷、今播酋造逆狂逞、野多驍悍、守隘堅城、則播防之重、什百松潘。不得不移總兵於重慶、亦其勢也。顧重慶距松潘、東西相隔、幾二千里、調度稟承、智所不及。松邊各將、漫無統紀、豈成兵政。則協守副總之設、不容已矣。重慶雖有總兵、頗向來綦合二窩、落落晨星、一當羣苗、已成不守。其邊播一帶州縣、可數百里、必須陳兵設將、各守信地、互爲應援。則濾涪等處參遊之設、又不容已矣。今據該司所議、松潘仍設副總兵、良是。然必加以協守職銜、令沿邊一帶將領、皆聽指揮調度。臨敵之日、得按軍法、庶便行事。仍遙受節制於總兵、以全專閫之體。其重慶設領兵遊擊一員、平時訓練軍士、有事移駐南川、或隨總兵戰守、隱然以身使督之義、亦爲策之得者。乃若濾州涪州、均與播境接壤、查昨年逆酋以撫擊部民、徑入濾之小市、又以獻木爲由、黔亦臨涪、且二處鄰封、如江津、如彭水、俱高山峻嶺、歧路甚多、皆自出沒巖喉、應添參將二員、一駐濾州、則江津納谿五獻、與永當等界、俱屬信地、一駐涪州、則彭武長壽江口、與酉陽等界、俱屬信地、有警隨宜移駐、又與合江南川遊擊、各爲犄角、居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此皆目前建設、必不容已者。俱應如議、至於各參遊、與所部軍兵、悉由總兵指揮分布、其總兵應有處置供給、一切操賞門下員役、日用工食、俱應仍照萬鑒、原在建武腹裏事例支給。新添參遊各官、俱照壩底合以發勳陛下。惟是四川貴州、去播甚遠、受禍甚慘。民心最危、時勢最急。臣若隱默不言、恐禍機竊發、不可收拾。當是時而言之、則晚矣。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貴州撫臣郭子章、按臣宋興祖、直陳艱危情狀。乞恩陛下、伏望將貴州中使、或令姑儘見收稅銀、少辦方物、暫取回京、待播事甯靜之日、另議。庶兩省士民、雖在湯火、倘免燖溺。臣得以大義勉之、令爲國家效死禦寇。或庶定有期、太平可望矣。臣無任激切仰望之至。緣係直陳地方艱危之狀、以希特恩、以消隱禍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

添設裨將疏

題爲播防壁盡正殷、廑思隄備尤急、乞賜復增副總、添設裨將、以重事權、以安邊鎮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祇牌、照得松潘原有副總兵一員、統設東南北三路、自二十四年間、因達酋突犯漳腦等處、官兵斬馘去後、疲廑時懷報復。潛住東路、出沒無常。兩院會題、議改建武總兵、駐劄松潘、就近提調三路將領軍兵。其副總設去、改撥遊擊駐守建武、各有責任。關係顚重、頃接邸報、兵部具題將總兵萬鑒陞任前京

總、添設裨將以重事權、以安遊鎮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堯化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再報播酋情形疏

題爲再報逆酋情形、並議處失策臣工、以正國體、以飭兵防事。案查播酋楊應龍、統苗攻破綦江、殺戮將兵緣由。臣於六月二十八日具題訖。本月三十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稱二十一日據播州宣慰司批差任三斬文、投稱淮本司原任宣慰楊應龍、潮稱、飛練勦邀、並未越境。致蒼江軍門加參、逼殺防禦官兵。而房遊擊亦不肯容。不得不睜對頭。乞將潛府匿縣奸奴何郭卿等數十名、差官交割、并將次男身屍、恩賜葬禮給領、存沒銜恩。若容譖奸奴、富挾澳唐職世之罪、甘於瞑目等因。七月初二日。又據副使莫容呈、據打探快手陳忠報稱、二十一日辰時、播兵齊圍城。令一通事、與房遊擊馬知縣同講話。何故殺他商賈、投文人役、叫發還本頭等講。未及頃刻、兩來銃箭相衝。不意貓倒火磚自發。播兵擁奔上來。我兵俱收投河。各民家被殺。房遊擊敗於南水門、首級割去是實。張良賢、胡守備、未否逃殺。胡順堯、孟百戶、捉房上營。房家一妻二男。張家一妻一男一使女。發馬知縣取印領訖。馬知縣衙內士民男婦、止有三百多人。幸令旗來傳叫、不要殺馬知縣衙內人。獄囚將門撞開俱逃。死罪李朝選投上營。已擬有兵管。止宋起孝一人自投馬知縣。二十二日令三日把領兵、勒令馬知縣做文與楊宣慰看改過方申報道府求安撫方差余林等齎報。本日下晚又令二日把來查庫銀止一千八百零。後勒令馬知縣、與各民寫一認結狀。出銀二千兩、犒賞軍兵。二十三日白牌一面。差三日把招論各民安插。收一印信勘領。又白牌一面。差一日把。令馬知縣支米糧與軍兵。又差三日把來講話。叫將奏民發還伊男屍邊播。添設兵將撤退等語。二十四日。又差目把李旭等三人來取庫銀一千八百兩上營去。亦要馬知縣到播州作當。叫各民與赴陳奏安撫。後各民苦講哭訴。各願赴訴。寫一認狀。官吏士民畫押與去看。方不要馬知縣去。二十五日云認狀并文書不好。將三目把鎖項。又將文勒令改過去看。另寫用印與去。就將馬知縣男并男子二人扛擡去訖。叫馬知縣與訴安撫撤兵方去。各目口稱要打南川重慶江津往回等語。本日又發兵將倉殺米盡行燒燬。兵各壞擊李渡鎮潛住蠻奴等情。各呈稟到臣。除陸續批行外。查得該酋申道文內、稱發何邦卿已死之屍、及于春一名、并取伊男原屍一節。向未見該道府申報。一面隨行查訪。是否真僞。一面摘將綦江縣所報播酋、攻城劫庫殺廒官民、并沿邊插號豎碑立界緣由。塘報兵部。備據該道呈送原差入播諭酋指揮李光前、赴臣衙門詢問前情委果是實。該臣看得逆酋之殘我內地也。可謂不遺餘力矣。驍將礮嚴城堅壁。慘慘烏徒之民。皆原齒刃。而莫必其命。彼其陳兵三溪。而媛蜀以相加也。豈真愛我而不攻哉。越國深入。踰險渡江。頓兵於堅城之下。彼固亦有所忌也。當是時我誠無兵無將、無可爲守。廟嚴行文告、以折其不遜之心。亟集兵防、以遏其方張之勢。稍稽時日。自可保全。事機之會。間不容髮。奈何其周章失措、而計心爲失策之事也。夫屍棺之歸、雖經群允。顧求而與之則直。挾而與之則辱。加幣焉則過矣。至欽依人犯、綰而與之、則又過。並生者之家屬而與之、則又益過。國體一辱、不可復全。十氣一褒、不可復伸。當是時在城鎮道

乃得入城。見今逼要打南川龍泉二處。將二處倉糧盡要燒燬。使進勦之兵、無所資食。方纔入司等情。同日又據重慶府呈、據綦江縣申稱、二十一日播酋親統苗兵六萬圍城。與房遊擊、張良賢、將百戶生擒胡提調、孟百戶、其城頭火起。各兵難立。一時潰下城牆。苗兵直入。當即殺死房遊擊、張良賢、殺死吏目卓快、及避難街民一百餘。各官逃亡。不知所之。殺死兵民、不計其數。一時堆屍滿街。打入縣堂。殺餘。打入後堂、將什物一掃劫去。次打入監房、將各囚放出。各令投順去。次打入官庫、先將外庫銀器劫將內庫銀、留數百兩。兵看守圍裹。自夜達旦。二十二日早。差出把總李旭、何漢良、將官庫貯銀檢過二千餘數。持去。仍恨要庫子及避難街民湯禮等、立一領契。逼本縣用印。將銀二千作賞兵之費。次即打倉。衆兵各依倉就食。復懸牌內云、本司率兵到綦、路遠不便運例。暫將綦江縣庫貯銀兩、倉貯米穀、盡數借支。撫奏民及楊可棟屍柩。要發本縣。會話。要改勦爲撫。又要取各得阻難取罪。二十三日放火燒城內官民房。約有百餘家。二十四日。與本縣

府縣、文武如林、乃視若等閑、漫然相付、獨何心哉。臣今方奬率諸臣、共圖殄定、即諸臣亦倣兵治餉、緝奸緝防、夜以繼日、猶苦不足、蓋以寇黨爲桑榆之收、以盖其東隅之失者、臣亦欲徐觀其定、忘於無言。廼川東人心不知有法久矣、自合江獻囊子井、賈中獻繼承恩、並此而三、不於此時別白言之、從此各官、遂以媚賊爲排難解紛、以辱國爲達權通變、以是上者下爲屈己安民、行見紀懷成風、豪傑解體、戰不力、守不堅、其不肯而爲或者、幾希臣以爲兵戈擾攘、籌應實難、固不可遂事苛求、致難展布、第指威偈宜、所關非小、尤宜一處、以杜將來、合行題請、伏乞敕下吏兵二部酌議、擬請將獻囚送監、幷裴城失守有罪官員、姑行令戴罪管事、以責後效、待事定之日、通計功罪、並論一面行巡按御史、將前後情節、通行查勘、分別議處具奏、定奪施行、庶士氣可振、國法可彰、便過之效可收、叛氛之息有日矣、緣係再報逆酋情形、並議處失策臣工、以重國體、以飭兵防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謙齎捧題請旨、奉聖旨、吏兵二部議了來說、吏部覆奉聖旨是、馬效武著革了任、巡按御史提問、冀容等革職聽勘、梁銓依擬降一級調用、其餘有罪官員、著撫按再查明具奏、欽此、又該兵部覆奉聖旨是、逆酋敢行稱亂、亦因處置失宜、今各官尙循襲敵愾、苟且支吾、蔑棄法紀、玩視朋旨、但只畏賊、不知畏法、何由討逆正罪、靖亂安民、著嚴加申飭、惟法是舉、不許縱容巧玩、再致失策、內行查一事、還立限與他、不許徇情淹隱。

防兵鼓譟疏

題爲郡城偶值兵變、旋已平定、查參文武臣工、以明法紀、以圖安攄事。本年八月初四日、據巴縣申稱、本月初一日辰時、有陝兵二百餘名、通城沿街、搶奪財物、復入府縣頭二門亂打、當卽打傷生員羅士俊、吏書吳起宗、劉遐齡等六名、平民李守法等三十九名、殺傷游成名、劉燦、任邦政、李祥、並劫文中軍家財、餘街民不知其數、財又不足言。理合申報等因。本月初六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塘報、八月初一日巳時、據巡捕官傅言、萬總兵差家丁六七十名、將府縣門打入、衆鄉官往萬總兵處、勸其取回各家丁、沿街打搶、至本道門首、口稱凡係道府人役、便要打搶、幷剝奪衣服。本道隨喚房遊擊、張良賢將家丁、投在本道門下者、論令傳示各兵、有話可來面稟、何事行兇取死。一面取石砫西陽兵進城、一面差人持帖與萬總兵言、何事叫家丁反亂。萬總兵隨坐令旗喚回訖。除搶奪殺傷、查明另報外、至本日午時、萬總兵來顧。本道詢其所以、云此事我不知。去後、又據各鄉官來稟、言黎明聞有聲息、卽拉衆往柴遊隆處、央其轉達萬總兵、速差人傳諭、柴不肯行。強之方去。衆鄉官隨至總鎮門首、看門人拒不肯通。及相見時、方傳令、則各家丁已打搶散矣。先是七月二十九日、據名色把總高逢盛、晏朝海等報、招到建武兵本道發府查驗。多係有名無人、用錢一二十文、雇巳縣人應名。該府革退二百餘名、本道親驗、革退一百七十餘名、將代應者責治、發刑廳審問。事完、隨據理刑廳差快手稟稱、領兵官許忠因恐府認出、替身、持刀將快手毆打。本道隨牌許忠責治、發理刑廳審問。卽往拜萬總兵、彼盛怒、稱要許高推官、幷與相打。本道笑言、何至於此。查兵爲非公事、於官何與。小嫌不必介意、遂別。不意次早、卽有此事。本道自疑或係建武退兵、細訪並無建武一人。據萬總兵亦稱建武兵營劉城外、係其家丁所爲等因。又據重慶府稟稱、總鎮把總官

高逢盛等、各送召募建武兵册到道。發府點驗、募兵二千有零、本道委官、在城門數實在人數、僅一千七十名。次日據册點驗、有老弱不堪者、有名無人者、與巳人冒籍建武者、共一百七十餘名、汰去、實發、出示照實在兵領糧、刑廳卓快及街市人認出冒籍二十四人、稟刑廳有領兵官許忠、欲刀砍認冒籍者、刑廳將許忠送道責監。初一日忽總鎮家丁一二百人、進府大門、至刑廳外、將打毀牌匾等項、又入縣門、打傷吏書數人、又至道門、打毀排柵、直入堂上。有本道家丁欲射、各退至中軍文之粹家、將家財盡劫、沿街鋪而貨物、搶去無數。石砫酉陽土兵進城、各家丁方纔散訖、打刑廳快手、將死者二人、傷者數人、府堂快手、傷者二人、街市傷者一二十人。總鎮家丁、初到、與道府無嫌、所點建武兵不作亂、而家丁乃敢狂逞中間以私忿主使、可驗見矣。等因。本月初八日、又據鎮守總兵官萬鰲呈云云等因、通報到臣。該臣看得今日之逾城、亦所謂危急存亡之秋也。四封之內、殺氣干雲。百里之外、羣盜滿眼。方且烏合萬餘土漢之兵、聚之一城、用以遏敵勢而定民心。此其勢亦孔棘矣。初臣開綦江既破、意欲馳入重慶、督兵城守、而諸臣僉議以爲今賊所以狂逞者、以吾且行勦。故先發制人也。督撫至渝、賊以爲勦在目前、狂逞必甚。乃我之兵力、僅可嬰城。以重臣擁麾之地、而賊蟲在郊、計無所之。則虎豹之勢、雖在省會、而心則未嘗一時不往來於彼。遠重洛之間也。然亦以爲一城之內、武則有帥有將、文則有道有府。使其協和輯睦、以固其交、厭薪嘗膽、以脩其備、則輔弱爲強、因敗爲功、桑榆之收、且可以補東隅之失。奈之何其計不出此、而復有今日之事乎。夫招兵方亟、而設譟隨之。此其釁蓋自建武之兵始。乃爲亂者非建武兵、而陝兵也。又總兵之家丁也。則總兵亦何辭之與有。夫招兵而有虛冒、此營伍之弊也。點兵而有摘發、此道府之事也。雖從官責監、體面少損、然爲法受辱、亦所當然。乃悻悻然見於其面、至欲揮臂以相加、則過矣。彼家丁者、行將屬去、心已無卹。乘釁而起、夫何所忌。幸而多兵相制、未有殺傷。儻至橫絕路隅、開門延寇、當是時爲鑒者、卽百其身、其足贖乎。夫家丁作亂、歸在將官。卽有私忿、或未肯甘心主使。但未事何不早爲消弭。間變何不速爲禁止。或其憤懣不平之極、遂有不暇慮其他者乎。卽曰正法、何足補過。臣於是不能爲鑒解也。倘有恨其賊私數多、及通賊納賄之事、臣謂事後投揭、或出讎口。方在查勘、未卽參論。顧卽見事論之、招兵虛冒、卽以應敵。家丁不法、何況大衆。主帥如此、尙望其折衝禦侮耶。臣於是益不能爲鑒解矣。柴尙仁身爲偏裨、左右大將。一旦變起倉卒、自宜挺身爲解。而遲遲其行、強而後可。意欲何爲。均應參論。參照總兵萬鰲、碌碌無奇。沽沽自喜。或憤朝生客氣、頓弛不振軍威。元戎何在、幾成孱弓倒戈之形。首惡雖憊、已在焦頭爛額之後。與議豈宜儻且。亂萌尤可塞心。柴尙仁當機泄泄、排難遲遲。豈曰快睚眦之私、徒以重將領之過。此二臣者、俱應革任回衙者也。至於道府官、平日不無周章。此事原非其罪。自應免議。況以查兵行法之事、而議及之、亦不可以爲訓。但副使莫容、失事獻囚、已屢經參劾矣。知府張輿行、隱匿殺戮、已降級管事矣。總之物望頗輕、故召侮。倘易且逾城何地。此時何時。而可以才望不孚、屢經指摘之人、久居其間。蓋在容則品卑孤介、識乏融通。平時之失策已多。此日之指威更甚。在張輿行則素彰隱蔽之聲。近著敗亡之效。難圖末路。合卻改絃。以上二臣、俱應量行改調、以昔後效者也。

除繳後失事情節、及干礙人員、仍俟查明另議外、合先題請、伏乞敕下東兵二部、照例議覆施行、奉下兵
缺、速選有才望知兵事者推補、庶法紀可伸、國威少振、內變不作、平賊有日矣、緣係都城偶值兵變、旋已
平定、查參文武臣工、以明法紀、以固安攘事理、未敢擅便、謹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齎捧謹題請旨、本
聖旨、東兵二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劉綎著改南京右軍都督僉書、員缺便會推來用、萬鏊、梁問仁、革
了任、并李光祚等、行巡按御史提問、與各項贓罪、俱查明具奏、李化龍著和機移住、調度三省道鎮官兵、
併力協謀、決盡殄賊、合用錢糧、戶部上緊處發與他、其漏洩處播事情、逗留、還著緝事衙門、訪拿重處、俱
依擬、

請內帑增賞兵疏

題爲夷氛甚熾、天討宜彰、懇乞急發帑銀、以佐軍興、並議增調將兵、以圖底定事、本年八月十二日據兵
巡上川東道副使龔容報稱、據南川縣申本月二十六日、偵探應捕李一壯向啓、快手汪加忠回報、據東
鄉村逃回民劉禮稱說、楊應龍差婁國、盜把總、張提調三人、原領各名下苗兵各三百名、假稱調理播界、
一面偵探內地動靜、一面劫虜人財、令縣屬地方、如東鄉、綠水、鄧坎、長壩、明堤、五村、俱交連播界、煙斷火
絕、萬種生靈、逃竄已盡、難以復業、其自把於本縣地名平潭河、鑿一播字、殺一人一豬祭碑、又於本縣地
名河坎石龍上、鑿播州界三字、又殺一人一豬一羊祭碑、祭畢鳴鑼大叫、各村、俱要投播、方許安插居住、
不然、定將房屋燒燬、人民盡殺不留、有本縣地名溪園槽居民、保甲牌內人戶、通報陳啓宗、藏良資等三
十餘家、畏勢難敵、逐自投順、圖奪劉營、其立意真僞、皆不可知、至於東鄉一帶地方、熟穀、俱被掠收、於播
地名官壩、豎立倉囤、共一十七眼、有家小黃、數百看守、等因、本月十三日、又據該道報稱、八月初九日、據
高推官、星解、奸細李朝選親弟、在楊兪源、係通播重犯、李朝選親弟、在楊兪源、何廷瑞名下、何廷瑞令朝選前來、偵探
內地情形、因被擊獲、本犯稱楊應龍自破綦江之後、即割綦、婁山關外、今又移營松坎、何廷瑞割於黃兒
溪、停子頭、紐麻李傳等處、抵水西止、地方邊境、與播州相連、見今兪兵、已過烏江、近貴州二日路是的、已
該女土官奢世續、行令各邊長官頭目、照界嚴加防禦、合行申報等因、本月二十五日、又據貴州按察司、
住民李思顯、造大船一隻、在三溪河基江投兪、各民將民房樓板拆去、脩造小船百十隻、在河兩岸、見今
陸續脩造未已、李思顯已於八月初一日、搭船出探事情、未知今在何處等因、同日又據貴州布政司帶
管、分守思仁道左布政使應存車呈、據石阡府申報七月初八日、據龍泉坪長官司報稱、本月初二三四
日、連據各哨把總報稱、播酋破劫石雞門、又於馬頭山點兵數日、但言伺候楊應龍令箭至日、每兵草鞋
一雙、飯米三升、不知何幹等因、有得石阡孤城、切近播境、爲一通衢衝突、無將無兵、何以防禦、合行飛報、
同日又據塘報、千百戶胡維城、吾鳳鳴、各報稱、本月初九日、有房遊擊舍人、組獲細作李朝諒、口稱楊應
龍欲回國、因妻山氏出來、不知爲何事就住下、今見在松坎地方、離綦江三日路、兵約有三萬、楊應龍有
叔稱楊相公、領兵在黃兒岡、沿途脩倉、囤積糧糇、又據操兵王加重稱、楊兵在官壩、打土厥、逐日尋糧上倉等情、八月十五日、又據塘報千戶
圍、造倉積糧、楊應龍在三溪口、造船二百隻、又稱在扶歡壩新脩一
胡維城報稱、有綦江被虜兵王加重稱楊兵在官壩、打土厥、逐日尋糧上倉等情、八月十五日、又據塘報千戶
初維城報稱、有綦江被虜兵王加重稱楊兵在官壩、打土厥、逐日尋糧上倉等情、八月十五日、又據塘報千戶

子婦等、俱出來住在關上、剳兵三十九營、約有十萬之數、將房去軍兵、使教士兵放銃、製火藥、儘教不會、
將我兵就殺、又說要脩一條小路、進南川、又脩一條小路、從黃荊界石場進界
界石、則重慶南川、涪州、李渡、木洞等處、路路可通、又稱播州關外、掘溝設塹、又
婁、又在取板溫要造大船等情、同日又據參將王夢吉、遊擊楊敬政各報稱、八月初一二日、節據指揮王
繼祖報稱、哨探軍兵何江、小任二韓通等、探得各酋、仍在龍門里、大魚灣二處、初三日、又據本官楊報、據
軍兵張七雷友、探得路上人言楊應龍差夷目二人、來上下赤水撥營、又袁年將驢子二匹、獵犬二隻、等
二張、差人送往播州、不知何幹、未知真實、初四五六七日、節據本官楊報、據軍兵李孝得、許大全五等、探
得各酋、仍在上赤水大魚灣二處等情、本月十六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爲狡酋應叛、連兵猖獗等事、
據石砫宣撫司申稱、本月初三日、據家丁劉時伸報稱、播酋楊應龍知旗令到司取兵、於七月初九日、造
細作冉廷德、於忠、鄧伯鯨等家、密酋叛意、馬邦岌等、令被召兵乘機攻劫本司、馬蠶等遂召亡叛百餘人、
竊聚於鄧都杜良臣等家、於十一日抄劫官莊、冉廷漢將家財牲畜、盤殺等因、同日又據敘馬濾道呈、准
建武遊擊楊敏政手本、據守永鎮堡百戶張承宗呈報、七月二十六日、據安溪堡地方楊宥龍口稱、二十
五日、有王繼先差夷目張月仲、王枝川、陳八兒、王友貴、馬舟容等、帶兵百餘、至地名土洞河東一帶、割夷
田殺、口說要來房人、況係播夷、未知意欲如何等情、本日又據塘報、余世英稟稱、有安溪壩羅志渡民劉
海恢等二十名、在於河東耕種夷田、割殺、被王繼先夷人張月仲等、綁房去訖、本月二十三日、又據敘馬
灘兵備道報稱、八月十八日、據永甯衛差去百探旗軍方朝選報、七月十六日、楊酋擁兵一次、剳至赤水
五畝田滔壩、揚言欲借路、要往先鵝洞祭祖、剳兵數日、仍棄喊、巢各軍無分晝夜、周流本屯地界、哨探、止
聞播兵蜂擁、未知情形何如、本日又據永甯宣撫司報稱、查得播兵自六月內、入犯綦江之後、出沒莫測、
本撫自合江縣起、至河東赤水、叭灘、土厓、茶壩、井壩、穩艾壩、安羅二村、白牙園、乾竹、臺崖、孔找崖、等口、沙
溪、停子頭、紐麻李傳等處、抵水西止、地方邊境、與播州相連、見今兪兵、已過烏江、近貴州二日路是的、已
該女土官奢世續、行令各邊長官頭目、照界嚴加防禦、合行申報等因、本月二十五日、又據貴州按察司、
住民李思顯、造大船一隻、在三溪河基江投兪、各民將民房樓板拆去、脩造小船百十隻、在河兩岸、見今
陸續脩造未已、李思顯已於八月初一日、搭船出探事情、未知今在何處等因、同日又據貴州布政司帶
管、分守思仁道左布政使應存車呈、據石阡府申報七月初八日、據龍泉坪長官司報稱、本月初二三四
日、連據各哨把總報稱、播酋破劫石雞門、又於馬頭山點兵數日、但言伺候楊應龍令箭至日、每兵草鞋
一雙、飯米三升、不知何幹等因、有得石阡孤城、切近播境、爲一通衢衝突、無將無兵、何以防禦、合行飛報、
同日又據塘報、千百戶胡維城、吾鳳鳴、各報稱、本月初九日、有房遊擊舍人、組獲細作李朝諒、口稱楊應
龍欲回國、因妻山氏出來、不知爲何事就住下、今見在松坎地方、離綦江三日路、兵約有三萬、楊應龍有
叔稱楊相公、領兵在黃兒岡、沿途脩倉、囤積糧糇、又據操兵王加重稱、楊兵在官壩、打土厥、逐日尋糧上倉等情、八月十五日、又據塘報千戶
圍、造倉積糧、楊應龍在三溪口、造船二百隻、又稱在扶歡壩新脩一
胡維城報稱、有綦江被虜兵王加重稱楊兵在官壩、打土厥、逐日尋糧上倉等情、八月十五日、又據塘報千戶
初維城報稱、有綦江被虜兵王加重稱楊兵在官壩、打土厥、逐日尋糧上倉等情、八月十五日、又據塘報千戶

播水口、崖底本莊、總楊軍門重案上、劫思石府衛備鎮等處各情到司、就經遣牌、責令各該屯目把隻兵
防禦外、合行星報等因、各具報到臣、該臣諮行、同巡撫湖廣、貴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

貴州兼湖北川東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巡按湖廣監察御史曹楷、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議照逆賊楊應龍、恃其富强、廿心反逆、戮將破城、了無忌憚、近且占據內地、脩倉貯穀、因糧於我、又復立石鐫碑、殺人以祭、蓋已無人心、無天道矣、昔宋襄用僖子于赴子魚曰六畜不相爲用、而況於人乎、得死爲幸、其後一年而死、蓋自古殺人祭神、未有不死者、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乃賊復猖然狂逞、出沒於川貴之間、如鬼如風、益復造艦數多、將闢水陸並出、流毒三省、遠近爲之震動、人臣雖將、將則必誅、是何可少假時日乎、臣等僉議會須滅此朝食、乃無後患、顧節訪賊之情形、實亦非可易與者、賊初用兵時、不過二三萬、且皆五司七姓五十四里之人、自連年訐搆、撫勦無常、賊遂內自猜疑、多方設備、招集九股惡苗、給以殺戮五司之土地、貴以搶掠各省之婦女、又擅立三十六統制、三十六巡警、十三親管、各有頭目、各有兵衆、每一人名下、多者二三千、少者一二千、總之不下十四五萬、羽翼已成、居然勁敵矣、我所以待之、豈宜淺鮮、談者謂宜集兵二十萬、夫二十萬兵、豈易集、餉豈易供、然非十四五萬、亦未易相當也、昔成化時尚書程信勦都蠻、用兵十八萬、四年而無成功、萬曆初年撫臣曾省吾平九絲、用兵十四萬、一年而成功、今播州之衆、幾倍都蠻、海龍之險、不下九絲、應龍兇狡知兵、又非以前烏合之寇可比、是可草草舉事乎、近該臣化龍議調陝浙兵、與慕川兵共二萬四千、臣子章議招三萬、蓋勢窮事急、糧餉不充、且爲目前防守之計、冀就中取事耳、今賊益滋蔓、久更難圖、必須大集兵糧、頓臨樸滅、臣等熟計四川宜用兵六七萬、湖貴二省、各宜用兵四五萬、總之可十五六萬、方保全勝、近奉明旨、雲南廣西福建陝西浙江等處兵、各得調用、即十五六萬之數、自可收足、無容更議調兵、非難、處餉爲難、兵至十五六萬、即人日給三分、一年須百五十萬、三省者非能辦此也、貴州原無毫釐之積、臣近查其布政司庫銀、稱可動支者僅僅七千、令人心悸、四川先年頗有積蓄、自連年採木事起、搜括一空、今止有當年額糧、各有正項、止可暫借、難以久假、湖廣者尚未查到、然大約在川之下、貴之上、三省物力、不過如此、將何以支數萬人之食乎、近見太倉空乏、計臣無措、臣等不敢經請、臣化龍止求留餉濟之需、還借滇之數、僅三十萬耳、然秦中之餉、今年者已解、滇中之銀、恐未能即還、臣子章止求於各省借給、總之亦抽風捉影、未可保其必得也、近見邸報、該兵部覆奉聖旨、兵餉著戶部悉心議處、與他勿待來請、不許支吾了事、欽此、仰見聖心垂念遠徼、賊不是平矣、第恐戶部計無所出、止令各省搜括、萬一各省復乏、求之不應、往返請乞、便誤時月、脫有庚癸之呼、其可令賊閒且見乎、臣等以爲今日之事、在四川宜先發五十萬、仍留陝西餉銀、及催漢中還銀、以爲接濟、在湖廣宜先發三十萬、仍俟臣可大查本省各項錢糧、有應留用借用者、徑自題請、在貴州原無積蓄、亦無可留借者、姑先發三十萬、以上應發錢糧、半取之太僕寺、半取之河南、淮安、南京、福建、兩廣等處、以爲半年之餉、刻期解到、應克有濟、至於各處調到軍兵月糧、仍在原籍支給、川湖晉三處、每日止照近日協遼事例、給與行糧、蓋卽每兵日給三分、而前項解等徑自議處、應乎糧足兵精、敵愾之勇自倍、揣前角後、蠖屈龍蟠之命難逃、逆賊不足平、太當可計日矣、繇係發之數僅支多半年蓋矣、至於以後、如事不即結、或再行請乞、或量行徵派、統候部議還行、此三省糧餉之大略也、而將與兵亦有所當設處者、夫今部播總兵四川有劉綎、貴州有童元鎮、各制一方、撫容更議

矣、惟是湖廣湘平偏鎮四衛、供邊播境、湖漂一路、更當逆賊在鉾之衝、連年逆賊招誘生苗、多從偏橋往來、恣行搶掠、莫可誰何、近該臣等議將貴州總兵移駐偏橋、隨偏橋去賊巢近、然去貴州省城遠矣、貴州去賊巢不及三百里、一渡烏江、朝日可至、與偏橋相望四五百里、中隔平越興隆、哲通賊之路、今春飛檄之役、實自平越、賊若分犯各路、直逼省城、此非一總兵之力所能禦也、且貴州總兵之於偏橋、猶兼制之地也、湖廣兵餉、宜得湖廣總兵、會同湖廣巡撫、調發方得精神相貫、應付如期、乃貴州撫鎮俱以兼制之衝用之、此在居平猶可、寇在門庭、動大兵發大餉、欲求臂指如意、桴鼓相隨、不亦難乎、先年湖廣原有總兵且以候伯爲之、後以承平日久、暫議裁革、今非無事時矣、原無者亦應議增、況原有者自應議復、臣等以爲武昌去南界遠在二三千里、即聲援亦難相通、何況調度、臣可大宜移駐沅州、該省仍設一總兵、無事駐劄沅州、有事移駐偏橋、其貴州總兵、無事駐劄省城、有事移駐平越、統轄事宜、另議、庶幾兩地密於張羅、而逆酋已坐井中、此萬全之算也、其湖廣原無兵馬、今欲創設四五萬、召募既難如期、土兵亦難全恃、臣等查得近年備倭、沿江一帶、皆設兩兵、如揚州二千、鎮江二千、新生洲二千、淮安三千、江北廟灣二千、南京新設六營、亦可揀選三千、此皆見有糧餉、無煩召募者、今海氛久息、備而不用、宜行文各處撫臣、量給行糧、遣發、即以原將統領赴偏橋一帶、聽總兵分布防守、不足者、方調湖省各土司、及武岡麻陽等處民兵、殺手務足三萬以上之數、其外處調到兵、月糧仍於原籍支給、湖廣亦照前例、止給行糧、事寧仍各歸原地防守、蓋將止復其原有兵、半取之素練、莅便計也、臣等又查得貴州所屬石阡思南二府、婺川一縣、去貴省遠可千里、而各府縣從來無一兵一將、止有龍泉一守備、領兵千餘、控制其衝、而兵微將寡、又無城可守、賊每欲聚而焚之、無龍泉、則思石婺川、隨其後矣、臣等以爲宜於石阡設一參將、婺川設一遊擊、各領兵三千、一以爲本城之防守、一以爲龍泉之聲援、其兵將不必另設、即以新設湖廣總兵調來之兵將移駐、此皆貴州地也、然在偏橋之西、去湖廣總兵近、而去貴州總兵遠、防守之事宜、全聽湖廣總兵提調、貴州總兵、亦得遙制、庶體統事勢、兩得相安、至於偏橋四衛、向雖屬貴州總兵統制、今既有湖廣總兵、自有專轄、不必更屬貴州總兵矣、抑臣等猶有說焉、近見邸報、兵部題本內、稱廣西總兵陳璘、馬上催促由湖廣取道、直趨粵西、粵西鄰夷、有誤纓冠之義、計陳璘當不日至湖廣矣、璘素有威名、近征倭更著戰功、粵西無事、將非所急、臣等以爲宜卽改爲湖廣總兵、卽令於湖廣候旨到任管事、其廣西總兵、另行推補、將見逆賊開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其有不襯魄而奪之氣乎、至於雲南總兵、應移駐落益州、廣西總兵、應移駐洒城州、庶乎聲聞相及、援犄爲便、以上事體、統應題請、伏乞敕下戶兵二部酌議、覆請將前項糧餉、急行解發、將領急行增設、兵馬應調者、行各該地方撫臣調發、總鎮應移者、行各處總兵、並行移駐、新設將領、應給救印等項、查例議給、應得廢弊等項、臣等徑自議處、應乎糧足兵精、敵愾之勇自倍、揣前角後、蠖屈龍蟠之命難逃、逆賊不足平、太當可計日矣、繇係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懇乞急發餉銀、以佐軍興、並議增調將兵、以圖底定事理、未敢恒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戶兵二部知道、兵部覆奉聖旨依擬、行內協助餉銀、戶兵二部、屬次互

相執奏蘭係軍需、恐致妨誤不小。著都察院會同二部、廬心定議來說、欽此。戶部覆奉聖旨、是兵貴倫急。這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機宜行。著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徵右、巧避貧漁等弊。毋致累苦窮民。兵罷之日、即行具奏減免。

更調府佐縣令疏

題爲遵宣更調有司官員、以新吏治、以濟時艱事。准兵部咨該本部覆奉聖旨、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的、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欽此。爲照郡縣之吏、最爲親民。居平以爲怙恃。臨難以爲保障。蓋其重也。西川越在遐陬、人不樂就。缺缺者十常四五。又向來因俗爲治、法網頗寬。濫職者十常二三。天下無事、共以舒徐寬大、柔懷遠民。即愚智同途、未爲深累。乃一旦變起倉卒、遠隔震駭、臣等躁用軍興法、督責有司。有司非倉皇失措、則潛避後時。即欲以法裁之、而多不可勝。且其才具各別、用非其數、雖有嚴刑重罰、未易改也。今即欲除之銓司、惜之異省、日引月長、何裨目下。惟是於百城之內酌衝綏、析才品、互爲調補。各用所長。庶幾克濟。蓋天語昭然、已明見萬里之外矣。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將通省地方查算。以邊播用兵者爲最衝。臨江運餉者次之。臨官道過兵馬者又次之。或縣缺未補、或人地不宜。皆宜急處。又將府州縣各官、逐一比量。除人地相宜、應照舊供職外。有人浮於地、及地浮於人者。宜加衝。若是者、非遷轉。任久而仍其地者、宜加衝。若是者、非得二三十人。謹爲皇上陳之。如保甘同知梅雙、馬湖府通判張問禮、合州知州張懿、雅州知州鄧崇雅、長壽知縣葉聯芳、萬縣知縣周作樂、射洪知縣周文郁、彭山知縣蕭時鳴、太平知縣潘應相、大昌知縣高雲鳳、通江知縣劉昇、營山知縣向日丹、梓潼知縣傅遇高、丹稜知縣樂纘同、閬中知縣張纘茂、才本平常、性尤迂執、文移信束書指點、行稟即行、詞訟任原被縱橫、撫告不准、徵收秤頭雖重、而所得無幾、蓋門吏牢慣、封閉理問贓罰多、而入已有限、蓋官役不銷原票、一靠莫展、百弊叢生。梁山縣知縣徐博卿、以酣爲節、知縣魏祖與通江縣知縣劉昇互調、以上各官、隆者俱係優隆、調者俱係優調。但府州官俸深者、劑阻內遷。縣官俸深者不得行取、不無少望。然地方有事、就近借才。事寧之後、不妨優處。內有萬縣知縣周作樂、吏治最優、擬地最苦、但基江重地、非此人不足以當之。事寧另當優異。又烏蒙府不係急缺、向來隆此缺、才似疏通、而性氣過激、志欲振刷、而精神不充、越訴輒駁於杖頭、未完盡束之高閣、鄉民不敢入縣、是非亦非優轉。係劉之瀾願優於才、不理於口、故令轉此官、暫於軍前效用、事完亦另行優處。其各官應處者、

淫刑、衝役常如負芒、或曰動火。久之恐成酷吏。罷之惜其清操。眉州降同知管州事盧豪、性百成痴、狐鼠滿前、文移全欠剿裁、或至舛錯、或至停閣。錢糧不能清楚、半係抵假、半係侵欺。溺愛則皁隸殿死人命、反罪屍親、健忘則上司問以未完、但稱張曰荒唐。政事土木形骸、以上五員、亦應以不及論。內張纘茂徐博卿應改教。邱宗周應降閒散。鄉一鳴應降一級調用。盧豪應以原降州同知別用者也。德陽縣知縣史戴道、初以虛牆貿聲、後以恣肆敗檢。詞訟滋行科斂。致小民含怒於心。條鞭多取秤頭。令排年黏帖於市。姦雙從窩之妻、被盜其印、掩隱主簿之口。多賂以金。皆是兵火之區、當此涅昏之政。此一臣者、所當照不謹例開住者也。東川軍民府通判梅廷誥、官已落落。才亦平平。祇緣二豎相陵、因致半身不遂。蒲器間藥無能強起殘軀。嘆老嗟卑、猶自樓遲簿宦。何宦可以臥治。何地不可休官。若覓其不自溺之心、恐致有不可知之事。此一臣者、所宜照老疾例、行令致仕者也。綦江縣知縣馬效武、才力孱弱、政事模稜、賊起不能思患預防、城破不能守死善道。雖文臣難責以搤腕之事。而令甲原自有失守之條。此一臣者、所宜革任趨勤候另案歸結者也。臣等謹遵照近旨、將前項府州縣各官、酌其資俸、量其才地、德行調補。如成都府同知見缺、以長壽縣知縣葉聯芳陞補。其葉聯芳之缺、即以夾江縣知縣郭維屏調補。郭維屏之缺、即以眉州學正劉應命陞補。重慶府同知見缺、以保甯府同知梅雙調補。梅雙之缺、以合州知州張懿陞補。張懿之缺、以射洪縣知縣周文郁陞補。成都府威茂管糧通判見缺、以大邑縣知縣黃杞陞補。重慶府通判鄧學思應調簡。其缺以縣竹縣知縣蕭時鳴陞補。該府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應調簡。其缺以南溪縣知縣羅應雲陞補。其羅應雲之缺、以瀘州判官寇克順陞補。雙州府通判林大任應調簡。其缺以達州同知高數仞陞補。烏蒙府通判見缺、以岳池縣知縣劉之瀾陞補。眉州知州盧豪應降調。其缺以馬湖府通判張問禮陞補。忠州知州報補鄧以誠、久不到任。應以建始縣知縣倪伯麒陞補。瀘州知州報補胡篤卿、久不到任。應以雅州知州鄧崇雅調補。其胡篤卿到即任雅州知州。漢州知州郭到任。應以彭山縣知縣王大才陞補。其王大才之缺、以岳池縣主簿何琦陞補。綦江縣知縣馬效武革任聽勘。以高縣知縣周作樂加重處府同知銜、管綦江縣事。其周作樂之缺、以高縣知縣趙應奎調補。江津縣知縣報補蕭朝陽、久不到任。以蓬溪縣知縣陳大經調補。其蕭朝陽到即任蓬溪縣知縣。黔江縣知縣見缺、以太平縣知縣潘應相調補。昭化縣知縣見缺、以射洪縣教諭劉懷宇陞補。榮縣知縣邱宗周應降閒散、以丹稜縣知縣樂纘同調補。廣元縣知縣卿一鳴應降用。以營山縣知縣向日丹調補。德陽縣知縣史戴道應閒住。以梁山縣訓導任思永陞補。中江縣知縣張纘茂應改教。以梓潼縣知縣傅遇高調補。梁山縣知縣徐博卿應改教。以大邑縣教諭王廷玉陞補。碧江縣知縣龍襄、與大昌縣知縣劉昇互調。以上各官、陞者俱係優陞、調者俱係優調。但府州官俸深者、劑阻內遷。縣官俸深者不得行取。不無少望。然地方有事、就近借才。事寧之後、不妨優處。內有萬縣知縣周作樂、吏治最優、擬地最苦、但基江重地、非此人不足以當之。事寧另當優異。又烏蒙府不係急缺、向來陞此缺、才似疏通、而性氣過激、志欲振刷、而精神不充、越訴輒駁於杖頭、未完盡束之高閣、鄉民不敢入縣、是非亦非優轉。係劉之瀾願優於才、不理於口、故令轉此官、暫於軍前效用、事完亦另行優處。其各官應處者、

臣等已會行吏任應赴新任者、已行令限文到十日內到任。倘起倘有有缺無補者、馬湖府通判、東川軍民府通判、綵竹、太平、夾江、射洪、高縣大邑、晉池、蓬山、建始、丹稜、梓潼各縣知縣、達州同知、遵州判官、岳池縣主簿、眉州學正、射洪大邑縣教諭、梁山縣訓導、吏部皆宜查理相應人員、速爲銓補、嚴行依限到任。其原係縣缺、今擬調補者、該部卽已補有人、亦不必改除、徑令赴川到省。臣等另查相應員缺、擬補報部。蓋此地所患有地無人、不患有人無地也。尙有原缺未補者、如南充縣、富順縣、鄰縣、東鄉縣、等處、皆宜急補。其兩充富順、俱係大縣。尤須風力甲科、乃能彈壓。再查各地方官久不到任者、俱係兩廣、福建、浙江等處、去川絕遠。卽疾驅之騎、亦須二三月始達。各官攜家乘舟逆水、何能卽至。經年無官、弊蓋坐此。今後宜將近川如陝西、湖廣、雲貴、卽河南亦尙易至、以此近便地方人才除補。其絕遠如兩廣地方人員、不必銓除。致人地兩下不便。尤須多選甲科、以資驅馳。以上事體統應題請。伏乞敕下吏部議覆如果臣等所言不謬、照擬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庶內治旣修、外攘益裕。區區逆賊、不足平矣。緣係遵旨更調有司官員、以新吏治、以濟時艱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黃可美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該本部覆奉聖旨俱依擬。

平播全書卷二

奏議

二運大木物懲疏

題爲採辦二運告竣、分別勸懲、幷乞恩暫賜停緩、以蘇民困、以濟兵興事。卷查四川採辦、奉部文先採十分之六、限以六年、分作三運。至萬歷三十年報完。該頭運本於二十五年十月起解後、官民卽竭力分採二運、已於二十七年九月內起解訖。除起解期日另疏題報外、據布政司幷督木道冊報、各道屬府州縣衛兩運完過木枋根塊、中間多寡有無、什伯倍蓰。內有前後一人通管者、通融均計、功罪自不相掩。有前官蒙賞前面去、後官接管者、按數交收、勤惰更復昭然。總之以六分爲率。每運二分爲額。多者居最、不及者殿之。隨查官帑有無虛冒、閭閻有無騷擾。互相參酌、分別勸懲。臣謹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題標、具疏上請。除分數不甚懸殊、別無弊端應獎戒者、臣等徑行獎戒外。其前運無過官、今完五分以上、及接幷運面終始相成、或初策面績效已著、掄材居最、官、分完五以上。如成都縣陞任知縣施所學等各官、或再運面受事能終、俱應優敍、以備紀錄。其兩運俱無過、其完至六分以上。如巴縣知縣文立經等各官、三年採辦多勞、兩運指據並著、雅稱物曲之利、是驗人官之能、亦應通敍、以備紀錄。其頭運完一分以下、住俸官、二

運總完四分以上、如雅江縣知縣喻言章等各官、雖無所加於常數之外、亦無所虧於原額之中。後數可觀。前獘克蓋、均應開復原任之俸、以示鼓舞。內蔡用明、喻言章、黃日昇、後運完至七分以上、仍應摘敍備錄。其陳敬夏頭運降俸、原以撥民有賤、不止爲分數不足之故、仍當待其考滿日定奪者也。其通管兩運官、共完不及四分。蓋山縣知縣王道翼、威遠縣知縣劉芳聲、平武縣陞任知縣李察、南溪縣知縣羅應寅、江油縣知縣王以寧、彭山縣知縣王大才各官、始事已見意荒、小德不聞警惕、廢事如此、忝公謂何。兩運有礙、推處無說。但誤事雖甚、撥民未聞。當贖削其級、姑存其官。內劉芳聲、李察、王道翼、完共三分以上。當降一級、管事雖應寬、王以寧、王大才、完共一二分上下。當降二級、管事不論其在任、陞任、隨任、騰降後當住其陞邊、待考滿日議奪。其原以頭運住俸者、徑當開去、從降級後開支者也。會川衛前後將及四分指揮方泰、姑免輸、建昌衛前後一分以上指揮、今陞會鹽守備施勳、前所住俸、徑當開去、姑准開復。鹽井、寧番、越嶲三衛一木俱無。指揮張維潛、李紹武、陳文龍、除前住俸徑副外、再當罰俸一年示懲者也。其接管官不及二分、合前運尙不及四分。鹽符縣知縣張明卿等各官、分之則一無可稱、合之則兩不相補。工多虛廢、政亦平常。亦應姑各罰俸一年示戒者也。又查得渠縣知縣柳東、心多潦草、事每張皇、僉夫以六兩派以二十兩收、九百名之茹苦可念。採木二運之工未已、三運之夫已派千萬戶之負累堪憐。政謝夫西門豹之投、民苦於東野畢之御。資陽縣知縣詹淑、性本剛愎、事每因循。供應派之疲民、何忍其財力俱盡。盛氣加之僚友、豈所謂道義相成。小民何以堪之。他政無足言矣。鹽亭州陞任知州周炳、態雖不惡、貪墨有聞。頭運不及一分、二運亦難兩補。山中不給官價、俾義民合戀冷磧、水次不查退木、致遺材甘朽夷陵。向有許其贖者、多至百兩有餘。卽云贖之口乎、或有一於斯矣。已經敗露、枉自彌縫。仁澤縣丁憂知縣麥鎮鼇才資閎茂、舉動乖張。一百八下、鄙猥人、是何號令。五十夫入山採木、各有倫遷、時進之公私竊取者、不下數千木價之見在追補者、尙存三百。牌謂自足之政、營營苟得之徒、以上西宮、在柳東、詹淑、當以不及量調簡僻、周炳、當以不諳例劃住。麥鎮鼇、當以貪例爲民者也。自州縣而上、分理者七小總、總理者各道府也。小總則夔州府同知儲信、成都府通判宋家宦、重慶府推官高啓校、各府則成都府知府周懋卿、順慶府陞任知府饒景暉、重慶府知府張輿行、保寧府署印同知梅璽、各道則分守川西道陞任參政范涞、陞任參政李維楨、分巡川西道副使陳與相、分守川東道陞任參議郭士吉、俱當在紀錄之列。其最無功者、則建昌兵糧道副使勵汝學、建昌監理通判李復宗、寧越撫夷通判張正蒙、俱當罰俸三箇月示儆。其原任建昌監理通判鄭友諒、原降俸二級、不准復、仍移文見任處所、待三年考滿日議復者也。自此而上爲各總之總者、則督木道布政司也。查得離任督木道右布政使周一經、爲政有規矩準繩、論材是樸、枏杞梓櫸、算而錙銖毫芒、必照盡利、則窮崖幽谷、皆春陸任督管督木、參政李維楨、品格揆木天之選、藻鑑稱匠石之長、掄選則良工獨苦、故蔽江皆參天礙日之材、博識信大雅不羣、卽一節見清廟明堂之器。布政司左布政使程正誼、博物卓矣、工師庇民居然大廈、識足以程物士、故選擇悉當、而銖細各獻其長、明足以辨官材、故任使咸宜、而公私交相爲利。已見萬牛回首、行若八柱承天。以上三臣除周一經已經

加衙致仕外程正誼李維楨當特加盧揚以備錄用者也臣等又據司道册報總算合省本數頭運完僅二分二運完幾四分緣頭運事屬創始山水崎嶇夷情反覆官民皆未得託足寓目往往有空費工力而囤險阻夷覓委棄滯壅之中者二運則道路慣熟決擇便利工夫未甚力等工倍該司道照議定規則如法折算總計兩運收報之數以各州縣分計自一分以至十分甚相懸絕而以合省通計截長補短似已足六分之額其規則俱查嘉靖間殿廟大工減三事例以次遞減非敢鑿空創始大都本有頭二三號減以三折一減以二折一二折一者浮於元號圖尺幾三之一三折一者浮於元號圖尺幾四之一雖是以小抵大實則以多抵少即部收之寬嚴未卜而有刊定之晉册在併齊備查度亦不甚大繆其本號合式者雖少然又部派本數先有定額隨後減採六分寬限六年又許互相准抵通融折收豈非以巨材難得督撫加參將長官及知府知州加遊擊將軍仍各給飛魚服色的親子弟准遞加官職領兵頭目准授長官或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

一不論漢土官兵軍民人等有能奮勇先登入樓山關崖門關大灘關苦竹關板角關三渡關黃灘關烏江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有能奮勇先登打破播州城者陞五級賞銀三千兩龍岡雖本身不能擒斬應龍而大衆驗係真正當先者陞七級賞銀五千兩

一應龍手下軍師黃七孫時泰等謀士何漢良李旭藏貴張玉彭道張漢清何廷瑞陳太等督軍總管楊兆麟郭通緒楊珠楊明等內司總管何邦寧田一鵬田良玉等提調巡警尚守忠趙仕登謝朝休張漢武羅剛朱敬袁守剛陳大恩石勝等苗頭總管吳金鑌吳金富石朝貴曹萬書嚴等焰袁年袁鎣王繼先等及其餘但係領兵議事之人若有能率衆來歸或攜家歸附者以前罪惡盡除不問原有官者仍以原職守土原無官者授以指揮千百戶職銜令立功自效若能擒斬應龍者除照兵部原格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願爲土官者聽分其地世守內有楊氏親枝除擒斬照格陞賞外投降者仍量授土職承其宗祀

一應龍妻田氏子朝棟等能將應龍縛獻或致死獻出其屍准免本身死罪使得承奉其祖宗香火仍照部格量與優恤

一管囤僞內官葉喜受閻懷石等及一切守囤之人與賞當頭目妻子能率衆拒囤以待官兵不容應龍走入者僞官照先登擒例給賞餘人照例陞賞若能擒斬應龍者除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

一應龍桃溪非丁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人戶及節年招九股惡苗及紅腳黑腳等苗有能自己束身投出者並不殺害係播民者仍管原業係苗民者量其遠近給以路費及照身批文發回原籍有能率衆舉義擒斬應龍來獻者與官民一體陞賞

一五司七姓之人有能擒斬應龍者有官者照土官無官者照土兵各破格陞賞仍賞銀一萬兩不拘原題三級之例

一原格斬獲擒置同謀親信用事緊關從賊者將領遞陞二級官丁准照庶功頭目陞賞查例斬獲原功

必須預行題奉聖旨臨時與兵部所頒非行懸示方可鼓舞衆情齊一衆志定規格開具上請伏乞敕下兵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緣係酌議軍前賞罰事規以一衆情以圖全勝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開坐專差齎捧謹題請旨

計開

一不論大小文武漢土官兵軍民人等但有能擒斬楊應龍正身者除照兵部原擬及今增定賞格陞賞一外仍加賞銀一萬兩功級驗明當卽給與

一各土司如水西安酋臣永寧奢世續西陽冉御龍石砫馬千乘以至天全平茶邑梅等大小衙門有能督率部兵擒斬楊應龍者除照兵部原格陞賞及瓜分地土外其本官係實授者量加參將長官及知府知州加遊擊將軍仍各給飛魚服色的親子弟准遞加官職領兵頭目准授長官或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

一不論漢土官兵軍民人等有能奮勇先登入樓山關崖門關大灘關苦竹關板角關三渡關黃灘關烏江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有能奮勇先登打破播州城者陞五級賞銀三千兩有能奮勇先登打破海龍囤雖本身不能擒斬應龍而大衆驗係真正當先者陞七級賞銀五千兩

一應龍手下軍師黃七孫時泰等謀士何漢良李旭藏貴張玉彭道張漢清何廷瑞陳太等督軍總管楊兆麟郭通緒楊珠楊明等內司總管何邦寧田一鵬田良玉等提調巡警尚守忠趙仕登謝朝休張漢武羅剛朱敬袁守剛陳大恩石勝等苗頭總管吳金鑌吳金富石朝貴曹萬書嚴等焰袁年袁鎣王繼先等及其餘但係領兵議事之人若有能率衆來歸或攜家歸附者以前罪惡盡除不問原有官者仍以原職守土原無官者授以指揮千百戶職銜令立功自效若能擒斬應龍者除照兵部原格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願爲土官者聽分其地世守內有楊氏親枝除擒斬照格陞賞外投降者仍量授土職承其宗祀

一應龍妻田氏子朝棟等能將應龍縛獻或致死獻出其屍准免本身死罪使得承奉其祖宗香火仍照部格量與優恤

一管囤僞內官葉喜受閻懷石等及一切守囤之人與賞當頭目妻子能率衆拒囤以待官兵不容應龍走入者僞官照先登擒例給賞餘人照例陞賞若能擒斬應龍者除陞賞外仍加賞銀一萬兩

一應龍桃溪非丁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人戶及節年招九股惡苗及紅腳黑腳等苗有能自己束身投出者並不殺害係播民者仍管原業係苗民者量其遠近給以路費及照身批文發回原籍有能率衆舉義擒斬應龍來獻者與官民一體陞賞

一五司七姓之人有能擒斬應龍者有官者照土官無官者照土兵各破格陞賞仍賞銀一萬兩不拘原題三級之例

一原格斬獲擒置同謀親信用事緊關從賊者將領遞陞二級官丁准照庶功頭目陞賞查例斬獲原功

頭目者、應陞三級、賞銀一百五十兩、掲帳脇從者、准照苗功計數倍賞、查例苗級一顆、賞銀五兩、今加倍
應賞銀十兩。
一應擒頭目人等、各係本省、及外省人氏、各有籍貫、俱已查明、若冩格懸示、兩月之後、既不能擒斬、又不
肯投降、直至拒敵交兵、爲賊盡力、其家即係謀反之家、賊平之後、即移文原籍、將父兄子姪人等、盡以謀
反家屬捕誅。
一各土司有陽順陰逆、逗遛觀望、不肯盡力、即係附反之人、賊平之日、移師伐之。
一各將領如定有信地、不行赴守、定有師期、不行赴敵、及一切逗遛觀望、捏縮退怯等情、查照所犯輕重、
應收監者收監、應斬首者斬首、若軍士有犯、徑行斬首、奉聖旨該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糾劾逗遛將官疏

題爲逆賊狂逞有日、諸將觀望成風、據實糾參、以肅軍令、以靖夷方事。臣聞事莫重於討逆、法莫嚴於治
軍。播賊大逆不道、自干天誅、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令督三省之兵進討。臣書生也、自惟懷鉛握槧之長、非
有躍馬彎弧之素、豈能身犯矢石、與逆賊相從事於顚行。惟是仗九重之威靈、申三尺之明法、用以警齊
遛革其職、令充爲事官、仍守合江、待到時臣驗其稱否。如不能守、徑自更換別用。候兵日有功得以贖復、
有罪仍行重處者也。嗟乎、朝廷之待將領、亦不薄矣。世其官、世其祿、獲功則有陞廕恩榮之典、死事則有
恤錄廕食之報。此亦何負於若曹、而若曹利則爭趨、害則爭避、臨難則求抽身、小小建豎、
則以爲報之薄、小小奔馳、則以爲用之苦。甚至妄肆狂言、坐索高價、如物希彬之類者、是尚知三尺法爲
何物耶。夫賊亦有何滔天以待有功、有何恤錄以憫死士。獨其所遣領兵者皆貿其妻子於圍而又身自
持刀監押之。其人降則擺沒其家、敗則擺戮其身。以故致死向敵、無復他志。今朝廷館生人殺人、能榮人
辱人、能貴人及於十世、能夷人及於九族。乃反不能如賊獲一賊之利、則推法之不行故耳。臣謂以後大
小將領、但有臨之不來、使之不勦、及一切偃蹇恣肆、捏縮逗遛情態、臣權其輕重、輕則革其職任、徑行更
代、重則一面收監、一面具奏。該部亦宜多發大小聽用將官於軍前、以爲不時更換之用。庶乎軍令既嚴、
羣情自奮、平定逆賊、當不遠矣。統乞救下兵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幸甚、緣係逆賊狂逞有
日、諸將觀望成風、懷實糾參、以肅軍令、以靖夷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高廣勳、賫捧謹題
請旨。奉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本部覆奉聖旨、監元鎮改貴州總兵、原旨著便馳赴管事、不必候代。如何至
今未到、若命嚴監軍機緊急、恣意逗遛、本當擊問、姑念用兵之際、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管總兵事、立
功贖罪。沈尚文握兵未代、責任在身。如何託病閉門、提兵三千、只發百人赴急。好生藐視邀法、全無忠義
之心。著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星夜枷鎖來京究問。曹希彬、梅鼎臣、俱革職行督按官嚴提問報。李應祥、
准以原官、起貴州總兵聽用。國家養士甚厚、酬功不薄。望濳不時之用、各官平居驕蹇恣肆、遇警畏縮逗
延、巧擇便利、專閫推諉、負恩玩法、於心何忍。軍法尤宜嚴飭、以後故不遵的、賜劒從事、毋得姑息容奸、餘
俱依擬。

監監軍兵備等道六款疏

九月初六日到任、有信地有邊限、星馳視事、何說之詞。其同領兵東征將官、回川已久、見在委用、乃希彬
畏難避事、行至夷陵、堅臥不進、且投一揭帖、高自稱許、謂其爲將三十年、身經數百戰、皆有成功、聞常勝
之家、難與虛敵、每每以此爲戒、故不敢輕進。其放言無忌、一至於此。尙知有人間羞恥事耶。及查其生平、
原無甚戰功、止以口舌得官。朝鮮一行、因人成事、不俓於而自功、了無忌憚。不知今日平播、守須實守、戰
須實戰、豈可以空言虛詞借耶。梅鼎臣、係臣標下練兵遊擊、奉聞令坐鎮酉陽、則忻然而往。夏間令防守
彭水、則懇懇求歸。後賊破綦江、令守南川、則往來府城、回翔江上、竟未一至南川之境。當是時兵微將寡、
原無可恃、臣恐強驅之去、不死則降、故亦任其進退、不復催逼。彼一時也、近調兵漸集、以萬人付之鼎臣、
令其入守、彼尙提留不進、強之再三、始以一文報行、則後訪之原未到南川、止到木洞耳。夫木洞者、當賊
破綦江、南川人驚而逃盡、縣官計無所出、因移庫獄於府、而身止木洞、以其近江、易於避賊耳。今將官而
亦欲避賊耶。此二臣者、在梅鼎臣已革其任、但彼原不知戰、雖過責之、合姑令回衙、帶俸差操、在曹希
彬東征新回、又盧張自肆、若遂革其任、彼以爲沒其勞、屈其才、強行揭辯、後日且得鎖拿復進、宜先以逗
遛革其職、令充爲事官、仍守合江、待到時臣驗其稱否。如不能守、徑自更換別用。候兵日有功得以贖復、
有罪仍行重處者也。嗟乎、朝廷之待將領、亦不薄矣。世其官、世其祿、獲功則有陞廕恩榮之典、死事則有
恤錄廕食之報。此亦何負於若曹、而若曹利則爭趨、害則爭避、臨難則求抽身、小小建豎、
則以爲報之薄、小小奔馳、則以爲用之苦。甚至妄肆狂言、坐索高價、如物希彬之類者、是尙知三尺法爲
何物耶。夫賊亦有何滔天以待有功、有何恤錄以憫死士。獨其所遣領兵者皆貿其妻子於圍而又身自
持刀監押之。其人降則擺沒其家、敗則擺戮其身。以故致死向敵、無復他志。今朝廷館生人殺人、能榮人
辱人、能貴人及於十世、能夷人及於九族。乃反不能如賊獲一賊之利、則推法之不行故耳。臣謂以後大
小將領、但有臨之不來、使之不勦、及一切偃蹇恣肆、捏縮逗遛情態、臣權其輕重、輕則革其職任、徑行更
代、重則一面收監、一面具奏。該部亦宜多發大小聽用將官於軍前、以爲不時更換之用。庶乎軍令既嚴、
羣情自奮、平定逆賊、當不遠矣。統乞救下兵部議覆、行臣遵奉施行。地方幸甚、臣幸甚、緣係逆賊狂逞有
日、諸將觀望成風、懷實糾參、以肅軍令、以靖夷方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高廣勳、賫捧謹題
請旨。奉聖旨兵部看議來說。本部覆奉聖旨、監元鎮改貴州總兵、原旨著便馳赴管事、不必候代。如何至
今未到、若命嚴監軍機緊急、恣意逗遛、本當擊問、姑念用兵之際、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管總兵事、立
功贖罪。沈尚文握兵未代、責任在身。如何託病閉門、提兵三千、只發百人赴急。好生藐視邀法、全無忠義
之心。著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星夜枷鎖來京究問。曹希彬、梅鼎臣、俱革職行督按官嚴提問報。李應祥、
准以原官、起貴州總兵聽用。國家養士甚厚、酬功不薄。望濳不時之用。各官平居驕蹇恣肆、遇警畏縮逗
延、巧擇便利、專閫推諉、負恩玩法、於心何忍。軍法尤宜嚴飭、以後故不遵的、賜劒從事、毋得姑息容奸、餘
俱依擬。

監監軍兵備等道六款疏

題爲預陳軍前緊要事宜伏乞聖明速賜處分以裨戰守以圖全勝事近因逆賊楊應龍大逆不道自取誅夷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俾副各省之兵恭行天討凡軍中事宜節經部科之所催陳與皆之所議斷不啻犁然具矣顧軍機最重軍事最繁凡一切大小機宜有裨戰守仍須議處者時時有之臣惟不文斷能倚馬惴詞逐事陳請誠將近日應行事務爲一疏上希聖斷伏乞敕下吏戶兵工各部查照疏內事理逐一議覆得旨行臣遵奉施行臣恐事機終係預陳軍前舉宜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賫題進請旨

計開

一近該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題設監軍等道該吏部覆於川貴二省各設監軍二道旋推叅政副使等官張棟楊寅秋等計當不日到任惟是湖廣亦係用兵地方與川貴事同一體倘因未設總兵故監軍道臣亦未議及今該臣等議復總兵又該兵部先已題允業以陳璘充之則目前防守最日進兵皆獨當一路監軍之設必不容已陛自外省恐遠不即至查有分守上荊南道叅政胡桂芳才略有餘胥俾已久應監按察使令監軍事倘少一員姑以湖北兵備近玉應霖兼之其湖北守巡二道仍專司糧餉兵馬不得有誤大舉伏候聖裁

一四川省城有分巡川西道向來止管分巡不兼兵備彼時承平無事會省之內全無武備已非所宜況今軍興之際一切驕軍騷馬等項皆兵備道責任都行之分巡道有類帮管殊非事體且各省會城分巡皆二司以監理於其中查監司者上以承撫按之德意而下達之得人則一路受其福監司非人則一路蒙其禍若監司缺人則撫按之命令無由下達小民之疾苦無由上通一路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在居平無事然且不可況多事之邦軍興之際乎今西蜀不爲無事矣如陳與相以調用而川西分巡缺胡宗尚李廷鎮來三聘以被論之魏養蒙魏養蒙改之傅良謀傅良謀者吝文以爲參議邸報以有一缺夫一省之司道幾何而公出未回者一已補未來者四被論候處者三曠缺未補者一其左布政新任未補無論也此即從容查諮亦且不足況羽檄時飛四郊多壘徵兵理餉日不暇給獨以三五監司代攝其間一人之身印累累而綬若若其與濟者幾何臣等欲聽銓部除補恐綬不相及欲調之各省恐遠不濟事謹於本省及鄰近省分方面中查其賢俸相應賢能久著堪以填補者得數人焉如本省副使馬朝陽參議史旌賢陝西參政張悌河南副使王嘉謨直隸真定知府秦鄰晉陝西鳳翔知府汪應泰以上各官才守兼優堪旨並茂或治兵理餉樹屏翰之績於一方或分符專城擅循良之名於各郡並爲緯武經文之器堪勝投艱道大之司臣等第其才地參其俸資妥相擬議合將馬朝陽陞參政分守川北道史旌賢見委督餉合陞副使兼參議兵備監道仍兼督餉張悌以原官參政調守川東道王嘉謨陞參政分守上川南道秦鄰晉陞副使兼參議兵備監道仍兼督餉張悌以原官參政調守川東道王嘉謨陞參政分守川北道史旌賢見委督餉合陞副使兼參議兵備監道仍兼督餉馬朝陽陞參政分守川南道秦鄰晉陞副使兼參議兵備監道仍兼督餉張悌以原官參政調守川東道王嘉謨陞參政分守上川南道秦鄰晉陞副使兼參議兵備松潘道至於守西巡北二道除傅良

一陛下既以討賊之事專責於臣則當局者止臣一人即各省撫鎮止司一方至於監軍守巡各道則參

遊守等官止司一事凡有應行事理應商搉者商搉應詳議者詳議皆須以臣爲定往見以前征討之事軍前文武等官往往不安疆守安生機械或於都門投遞揭帖或於道路布散流言暴己之長則以無爲有掩人之功則以是爲非以致黑白不分主持不定如先年寧夏近日朝鮮可爲明鑒合無嚴行申飭以後再蹈前轍在內聽科道在外聽按臣及臣不時參論重處庶事權歸一庶布爲易伏候聖裁

一逆賊從來廣布金錢恣行結納利其有者初但爲之延譽後乃爲之庇奸如先年薛亨之所糾舉近日本兵之所參奏其百分之一耳今已罷在不赦計即素有往來之人亦必改心回面幸其一日就死滅口之爲快誠恐尚有喪心病狂者入其籠絡爲之顛倒是非熒惑耳目以鶩徼倖萬一苟免滅亡若其計得行則三軍解體平定無期西南之禍計不旋踵可爲寒心伏乞天語申嚴開諭使天下曉然知君臣之義順逆之途令即有利口叛邦之人不至爲賊遊說自入叛黨然後大義昭明盾功可奏伏候聖裁奉聖旨該部知道吏部覆奉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兵部覆奉聖旨逆舍罪惡滔天更無可赦軍中機宜悉皆責成總督各官協謀共勦不許參差若有妄生機械流言遊說顛倒是非熒惑耳目的在內聽部院科道在外聽總督撫按不時參來重治毋容姑息

調補監司道官疏

題爲道臣員缺數多懇乞頒賜推補以濟時艱並酌議綜覈有司以蘇民困事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今國家立法綜覈吏治至詳密矣有撫按以總之於上有守令以分之於下而又有藩臬二司以監理於其中查監司者上以承撫按之德意而下達之得人則一路受其福監司非人則一路蒙其禍若監司缺人則撫按之命令無由下達小民之疾苦無由上通一路之害有不可勝言者此在居平無事然且不可況多事之邦軍興之際乎今西蜀不爲無事矣如陳與相以調用而川西分巡缺胡宗尚李廷鎮來三聘以被論之魏養蒙魏養蒙改之傅良謀傅良謀者吝文以爲參議邸報以有一缺夫一省之司道幾何而公出未回者一已補未來者四被論候處者三曠缺未補者一其左布政新任未補無論也此即從容查諮亦且不足況羽檄時飛四郊多壘徵兵理餉日不暇給獨以三五監司代攝其間一人之身印累累而綬若若其與濟者幾何臣等欲聽銓部除補恐綬不相及欲調之各省恐遠不濟事謹於本省及鄰近省分方面中查其賢俸相應賢能久著堪以填補者得數人焉如本省副使馬朝陽參議史旌賢陝西參政張悌河南副使王嘉謨直隸真定知府秦鄰晉陝西鳳翔知府汪應泰以上各官才守兼優堪旨並茂或治兵理餉樹屏翰之績於一方或分符專城擅循良之名於各郡並爲緯武經文之器堪勝投艱道大之司臣等第其才地參其俸資妥相擬議合將馬朝陽陞參政分守川北道史旌賢見委督餉合陞副使兼參議兵備監道仍兼督餉張悌以原官參政調守川東道王嘉謨陞參政分守上川南道秦鄰晉陞副使兼參議兵備松潘道至於守西巡北二道除傅良

諫補一缺外、應查其未補者何缺、該部徑查查併相應之人、一併填補、以上各道、除本省外、係外省者、即勒限行令前來到任、係邊方者、多春之間、府不入犯、亦令不必候代、有遷延不至者、令臣等參究、其應捧來回如熊宇奇陞補未到如王道增等、該部仍移文行催、勒令速至、應監司不至之人、軍興大有利賴矣、抑臣等尤有說焉、政事不綜覈則不理、人情不激厲則不興、故惟賞與罰、聖主所以礪世磨鈍、而啟羣一世者也、向採木之事、止於勖衆勞民、猶且每一運完、司道有司、各有舉劾、況兹興師討逆、調兵買馬、運糧治器、何項不取之小民、何事不經之有司、有司智愚賢不肖、人各不同、諸凡勤慎公廉、事集而民不擾、興夫昏柔怠緩、徒擾於民、無濟於事、一切情弊、萬有不齊、若非振激勸之權、何以集羣策、屈羣力、而收牢定之效乎、合候舉事之日、除軍前功罪另議外、其通省司道、及各府州縣官員、容臣等查其料理軍興事務、有無遲誤、有無騷擾、分別賢不肖、會行舉劾、與應參者亦準作正薦、應乎甄別有方、羣工競勸、西事之平、可計日而待矣、統乞敕下吏部、議覆施行、臣等等甚、緣係道臣員缺數多、懇乞頒賜推補、以濟時艱、並酌議綜覈有司、以蘇民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增復府佐疏

題爲地方多故、需人甚殷、乞賜復設府佐員缺、以便料理事、據四川按察司兵巡下川東帶管巡上川東道僉事徐仲佳呈、奉臣紙牌、照得重慶府同知久缺、業經會題、以保寧府同知梅雯調補、已行布政司、轉行本官遵照、間頃聞重慶府近有新任同知王隆已到任及查前題疏中有云若係懸缺、今已調補者益、充軍事例發遣、後該布按二司議詳、發於防播處所、立功贖罪、胡汝寧、係石泉守備、調赴綦江協守各行、遵照間、本年六月十七日、據重慶府呈、准房嘉龍塘報、本月初三日、據丁山里邊勇高仕倫等報稱、楊應龍父子已出在點腳壩、分兵三路、初八日、又探得楊會發兵劉住地名毎渡三溪十三蠻、賊即會同張良賢、統率官兵、隔河對敵、當時銃礮打死射中數多、拒敵至晚、次日盡裸會分兵從歸內、留家丁伏守、百總張喜等、瞭見播兵由上流來圍、一處對敵、斬獲苗級三十名顆、生擒五名、其餘奔山入箐等因、六月二十四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准房嘉龍報稱、本月十六日、偵探得播兵萬餘、在枉水屯劄二十四營、賊會張良賢、督率守備胡汝寧、同官兵二千員名、於十七日三更時分、發家丁張喜等百餘、令張良賢爲先鋒、其餘官兵爲掎角、已時抵蒼東溪、撞遇播兵、一處對敵數陣、就陣斬獲苗級一十二顆、弩銃銃箭俱全、追赶落水、死傷不計其數、其餘奔竄去訖、在我全勝、止將夷丁鐵兒箇赤、家丁房寧、戰馬二匹、當陣倒死等因、先後具報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重慶原係蜀之依將死殺、士死敵、房嘉龍值逆會之變、身爲將領、奉命守城、則綦江固死所矣、顧逆會頻年以來、逆節遽著、勳撫無常、尚未有顯言誅之者、自飛練之役、殺人如麻、流血成淵、惡極罪盈、始有進勦之命、然鳩集兵、尚須日時、嘉龍身爲偏裨、託之待命、觀望遲延、豈非常情乎、而嘉龍則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且既已名其爲賊、豈復宜與之俱生、蓋滅此朝食之志、自其由潼臘調綦江、業已定矣、故會以賄來、則郤之、以使來、則斬之、懸賞招降、張榜征討、其視應龍、居然極中之棘、豈其不知彼已而甘與爲敵、忠激於心、義形於色、直欲捽逆賊而拏戮之、一何壯也、張良賢、以松邊名將、屢破有功、詎誤調戍、領兵協守、至綦纔數日、值應龍逆謀既就、悉師以出、二將遂列陣相迎、自爲掎角、轉戰於三十里之外、良賢殺入重圍、出而復入者三次、後以勢不相當、始議城守、終以孤城無援、奸細爽之、遂身與城盡、亦足悲矣、初聞賊欲破城、有爲嘉龍計者、欲移家他方、身自爲守、嘉龍毅然曰、我爲主帥、一移家人心遂搖、城誰與守、死則圖門死耳、

殷府佐員缺、以便料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褒應將官疏

題爲播賊突衝孤城、將官血戰陣殁、乞賜照例贈廕、以慰忠魂、以勵羣心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奉臣紙牌、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報、播酋楊應龍統兵、於六月二十日、逼近綦江、遊擊房嘉龍、幷張良賢、領兵出敵、頗有斬獲、苗兵退去、至二十一日、酋復統苗破城、於城內大戰、二將一齊陣亡、守備胡汝寧、入水溺死等因、蹤經本部院節次題報、但各將志急效忠、祇緣孤軍不能城守、一時死節、情實可傷、仰司會同布政司查有何例、議妥通詳具報、真胡汝寧應否併議、本此、又蒙巡按趙御史牌同前事、依行布政司回稱云云、到臣、卷查房嘉龍原係四川松潘漳臘遊擊、該前撫臣調赴綦江領兵防守、續又具題將本官加陞參將職衔、隨該兵部、覆奉欽依、將本官陞補綦江參將、移咨到臣、又查得張良賢、亦係原任漳臘遊擊、因部兵與永寧禦房土兵互相鬥爭、本官同部兵擠傷土兵五命、引因爭威逼人致死、非一家三命以上、發邊衛充軍事例發遣、後該布按二司議詳、發於防播處所、立功贖罪、胡汝寧、係石泉守備、調赴綦江協守各行、遵照間、本年六月十七日、據重慶府呈、准房嘉龍塘報、本月初三日、據丁山里邊勇高仕倫等報稱、楊應龍父子已出在點腳壩、分兵三溪十三蠻、賊即會同張良賢、統率官兵、隔河對敵、當時銃礮打死射中數多、拒敵至晚、次日盡裸會分兵從歸內、留家丁伏守、百總張喜等、瞭見播兵由上流來圍、一處對敵、斬獲苗級三十名顆、生擒五名、其餘奔山入箐等因、六月二十四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呈、准房嘉龍報稱、本月十六日、偵探得播兵萬餘、在枉水屯劄二十四營、賊會張良賢、督率守備胡汝寧、同官兵二千員名、於十七日三更時分、發家丁張喜等百餘、令張良賢爲先鋒、其餘官兵爲掎角、已時抵蒼東溪、撞遇播兵、一處對敵數陣、就陣斬獲苗級一十二顆、弩銃銃箭俱全、追赶落水、死傷不計其數、其餘奔竄去訖、在我全勝、止將夷丁鐵兒箇赤、家丁房寧、戰馬二匹、當陣倒死等因、先後具報在卷、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重慶原係蜀之依將死殺、士死敵、房嘉龍值逆會之變、身爲將領、奉命守城、則綦江固死所矣、顧逆會頻年以來、逆節遽著、勳撫無常、尚未有顯言誅之者、自飛練之役、殺人如麻、流血成淵、惡極罪盈、始有進勦之命、然鳩集兵、尚須日時、嘉龍身爲偏裨、託之待命、觀望遲延、豈非常情乎、而嘉龍則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且既已名其爲賊、豈復宜與之俱生、蓋滅此朝食之志、自其由潼臘調綦江、業已定矣、故會以賄來、則郤之、以使來、則斬之、懸賞招降、張榜征討、其視應龍、居然極中之棘、豈其不知彼已而甘與爲敵、忠激於心、義形於色、直欲捽逆賊而拏戮之、一何壯也、張良賢、以松邊名將、屢破有功、詎誤調戍、領兵協守、至綦纔數日、值應龍逆謀既就、悉師以出、二將遂列陣相迎、自爲掎角、轉戰於三十里之外、良賢殺入重圍、出而復入者三次、後以勢不相當、始議城守、終以孤城無援、奸細爽之、遂身與城盡、亦足悲矣、初聞賊欲破城、有爲嘉龍計者、欲移家他方、身自爲守、嘉龍毅然曰、我爲主帥、一移家人心遂搖、城誰與守、死則圖門死耳、

比城破、乃自殺其妻、而後以身殉城。張良賢見城不守、欲刃其妻。其妻曰、倘自戕、吾亦圖賊而死。遂持刃向賊、乘其被縛、既就執、賊衆義而釋之。嘉龍之子亦俱無恙。此豈非忠臣義士自有神明陰相、爲護其家、令不獨全其名乎。二將已矣。今城守漸完、勁兵畢集、逆賊授首、當必有日。恨不令二將捧戈其間、然要以殄賊之罪、甚賊之罪、起儒夫之志、激壯士之肝、自二將之死始、亦曷可無此死也。胡汝寧計無復之、投水而死、等死耳、初不以一矢相加遺、尚獲戰死之名。夫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奈何其不善處死。蓋其爲國捐生、亦自死於王事。獨未至轟轟烈烈如二將耳。看得原任參將房嘉龍、原任遊擊今充成領兵張良賢忠搶貿日氣可成虹。提一旅以捍危城、率孤軍而當大敵。斬將搴旗、□代之英風不泯。成仁取義、千年之俠骨猶香。宜有特褒、用酬奇節。合無恭救下兵部、查照節年事例議覆。將房嘉龍照原官加贈三級、張良賢復原官、量贈二級。各廕一子本衛百戶世襲。仍於綦江地方立祠、有司春秋致祭。比於巡遠之雙廟、其胡汝寧、通候查明、止照陣亡事例施行。應大義昭明、舉情褒勵、平定有期、奏凱可冀矣。緣係播賊突衝孤城、將官血戰陣歿、乞賜照例贈廕、以慰忠魂、以勵羣心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增楚省監軍將材糧餉開款疏

題爲播惡已盡、大征宜頓、遵旨議、增兵餉、併舉用將臣、以彰天討、以戢禍亂事。准湖廣撫臣支可大會議有明旨。特諭湖廣與貴州各兵、俱准添補、又令湖廣增兵一萬、計餉一年、已經題請復額編征、惟得六七萬兩之數耳。近復內稱、先該臣於楚省防播、協征備

裁。

一應用將領。竊惟楚故用武之地。謀臣猛將。古不乏人。而今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材也。況茲征播之師。實係干城之寄。雖衙所江防武弁如林。而素不習戰。奚可便之選嘗一面乎。臣等隨行各司道多方諮訪。所謂將領。無論投閒廢棄。舉其謀勇兼資者。今得三人焉。武昌衛原任四川行都司僉書吳時喬。材貌俱雄。韜鈐夙裕。西蜀功多。保障專閫力可折衝。原任鎮南兵遊擊柳邦奇。學書學劍。乃武乃文。氣陵雲霄。虎千羣。胸藏甲兵數萬。襄陽衛原任四川遊擊王一桂。虎視鵰盤。略優戎行。如飛電。譚孫吳若懸河。以上三臣。或以病歸。或以過棄。然皆已試將材。爲衆推穀。可復當之行間。以應登壇之選者也。乞敕兵部再加查議。如果其材可用。合無將吳時喬、柳邦奇、王一桂各以原官。責令提兵振旅。分布沅州偏鎮等處。俱聽總兵陳璘督部進戰。俟平播功成。分別敘用。則分閫得人。而敵愾有賴也。伏候聖裁。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俱依擬行。

互調州官疏

題爲遵旨更調州官。以安地方。以濟時艱事。准兵部咨該本部覆奉聖旨。司道官凡係用兵處所的。吏部就近更調有才略諳機宜的去。府縣官許該撫按於本省內揀選調用。欽此。該臣已將本省府州縣有司官員。第其才品。查照資俸。會同前任巡按御史趙標。逐一擬定地方更調具題去後。近又查得重慶府所屬涪州。乃川東水陸交衝之地。而播賊出沒之區也。目今軍糧稽草。治兵繕器。安內攘外。百務交叢。此非尋常才調。可以勝其任者。該州知州陳良模。向當初至。頗亦覺其不宜於繁劇。倘意其久之。儻或練習倘堪器使。乃今既數月矣。酬應頗通。事務漸歷。卽買米運糧。種種皆無成效。久之。恐誤軍興。於地方不便。於本官尤不便。蓋本官者。平易近民。安靜不擾。若用之簡僻無事之邦。不失爲清淨寧一之治。惟此時此地。大不宜耳。及查得巴州知州陳敬裒。賦才爽朗。莅事精勤。巴州僻地。未藝所長。用之涪州。乃爲相稱。應與陳良模互相更調。爲便。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二官者。一則地浮於人。一則人浮於地。仍舊。則敬裒有曠足不展之嗟。而良模有練知深之患。互調。則巴州草和平安靜之福。而涪州無廢免徒發邊衛。永遠充軍發遣。吳二弟監。故張五十。吳三兒仍監候。九月初六日。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據葛彰司生員安齊。於九月二十八日擊獲四牌夷犯李貴到職。審得本犯係播州髮苴坪住人。本年同李信、幷苗頭石勝鳳、石富父子。逆竄宋東等。到葛彰司。將三渡落田等屯軍民財畜。盡行劫去。被害良民楊再禮等。識認是李貴兄弟。後因外兵四集。李貴等將男婦出外投親。本月二十九日。據參將劉敬節呈。把總王嘉賓於梭洞要隘把截。本月二十一日。有九股兒苗數百人。播經過本洞地方。潛兵對敵。斬獲苗級二顆。蝻明等因。十月初一日。據帶管都清兵巡驛傳道副使尤陽類呈。據偏橋衛呈。據楓香小水等屯軍餘謝義高等稟稱。九月二十二日。被白泥司土舍楊七等。統兵攻圍各屯。殺死軍人李珠等四名。捉虜軍人鄢廷臣等家財牛隻。當有鄰近侯家屯舍餘侯世元等。忙豫鄉兵救護。陣斬苗級一顆等因。本月十二日。又據分守新鎮道右參議梁鉽呈。據防守清平重安江把總楊國宏。於

日在陳旺家獲駝。被官兵於牛圈內搜獲。將王表監候等因。本月二十九日。又據平越衛申報。本衛管下水洞夷酋阿龍等稟報。本年五月內有飛練殺官反酋盧阿反、與我大架寨相殺。阿亮將盧阿反射著重傷。二箭未死。又殺他大老虎阿寅等。小軍六十餘人等因。八月初四日。又據防守偏橋原任清鎮守備令聽調吏目熊稟據偏橋衛報。本年七月十九日。被白泥司土舍楊通定楊七等、統領黃岑等寨數百攻圍本屯。提虜男婦。有鄉導屯老劉念還等稟稱。前賊必往梭洞過河回寨。乞發兵堵截。等因。本月十七日。又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據本府水口渡住民彭希順等擊獲細作馬良貴到職。供係楊應龍差來石阡探聽。楊應龍將四牌夷酋葵老明家口、狗入播州。要出攻劫各處地方等情。將馬良貴監候等因。本月二十一日。又據都管都清兵巡驛傳道副使尤錫類呈。准參將劉效節移解擊獲奸細杜老多到道審稱。係四川人。般在播州地名大竹籠住坐。於七月二十一日。謝朝俸論令來黃平探聽軍兵多少回話。又稱楊應龍打破蓁江。廢了些兵。水淹死些。今要來打黃平屯堡。割了田禾。然後打城。又撥朱老二來煞謝朝俸。今被兵楊再東擊獲。審據楊再東稱。老多原爲再東在畢牌後再東偷走回黃平。今遇老多來黃平探聽。在街撞認擊獲等因。本月二十二日。該臣訪得貴州省城居住舍餘吳堅父子、交通播州。牌行都布按三司。擊獲舍餘吳堅。問得犯人張五十、係貴州前衛舍餘。招稱五十先年不守本分。潛住夷寨買賣。就不合故違禁貴等處。但有漢人交結夷人。互相買賣惹釁。始害地方者。聞發邊衛充軍事例。卽潛住播州。投見楊應龍。有貴州衛未獲舍餘吳堅。卽吳應舉。與已獲男吳二弟、吳三兒、各習盤神像。張五十引去播州。見楊應龍母令塑羅漢觀音等神像。去久未回。至二十七年四月內。吳應舉令吳二弟、吳三兒回家看視。八月初一日。吳二弟與吳三兒因爭分祖遺弓張。互撲。吳二弟罵吳三兒不知你將父殺在何處。吳三兒回說。你也同去。如何說我。彼此撲罵。致將通播事情傳聞。貴州十民恐吳堅將來爲內應。投揭撫院。八月二十二日。蒙行三司擊獲五十與吳二弟等到官。發貴陽府、引例問擬。五十與吳二弟等各免徒發邊衛。永遠充軍發遣。吳二弟監。故張五十。吳三兒仍監候。九月初六日。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據葛彰司生員安齊。於九月二十八日擊獲四牌夷犯李貴到職。審得本犯係播州髮苴坪住人。本年同李信、幷苗頭石勝鳳、石富父子。逆竄宋東等。到葛彰司。將三渡落田等屯軍民財畜。盡行劫去。被害良民楊再禮等。識認是李貴兄弟。後因外兵四集。李貴等將男婦出外投親。本月二十九日。據參將劉敬節呈。把總王嘉賓於梭洞要隘把截。本月二十一日。有九股兒苗數百人。播經過本洞地方。潛兵對敵。斬獲苗級二顆。蝻明等因。十月初一日。據帶管都清兵巡驛傳道副使尤陽類呈。據偏橋衛呈。據楓香小水等屯軍餘謝義高等稟稱。九月二十二日。被白泥司土舍楊七等、統兵攻圍各屯。殺死軍人李珠等四名。捉虜軍人鄢廷臣等家財牛隻。當有鄰近侯家屯舍餘侯世元等。忙豫鄉兵救護。陣斬苗級一顆等因。本月十二日。又據分守新鎮道右參議梁鉽呈。據防守清平重安江把總楊國宏。於

本月初三日午時被苗賊衝突劫殺、督兵斬獲苗級二顆、生擒一名阿利、連人星解等因、十月十六日、又據參將劉效節呈、據黃平安撫司土同知楊位呈、據目把劉桂等報稱、十月初六日、播酋楊應龍、總管楊必不救、而漸散其黨、未必非鼓舞人心之一助也、伏乞皇上敕下兵部覆議、行臣等將郭天祿、杜老冬等、明正典刑、張五十、吳二弟等、遠戍邊方、將阿宜、阿保、史良將、李朝陽、王嘉賓等、分別獎賞、應刑賞既明、士卒益奮矣、緣係將官陸續擒獲姦細、斬獲助播小苗、類敍奏報、以作士氣、以消姦竊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鄭一安齎捧謹題前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是、

議處貴竹協剿借給餉金疏

題爲播賊狂逞未已、貴竹物力難支、伏乞聖主處協剿將、給餉金、並議貴成分任、以振軍威、以奠全勝事、萬歷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據原任鎮守四川總兵官劉綎呈、據偵兵防守南川原任遊擊王之翰報、據把總劉湜忠等探得楊應龍見在點兵三日、令各帶米三升、火把三束、欲出犯境、至初五日夜一更時分、酋果發兵二萬、劉在地名官壩、與南川綦江相連、盡將連界人民房屋燒燬、其東鄉兩山人戶、見勢重大、蚤夜般逃一空、又有逃出播民游七、來與東鄉邊勇范玉正報說、楊酋自領萬兵、欲出婺川、眞州、如婺眞有兵、必是來攻南川、十五日、又據江津縣申、據棋盤三教等堡黨正詹袁塘報稱、探得楊應龍、令目把□領等領兵萬餘、於地名丁山壩劄守、離棋盤等堡四十餘里、不知出何地方、又據哨探王時益報稱、酋令提調何廷順領兵一萬、劄守扶歡寨、又據塘報官朱自強稱、據播州逃難人王時探得、楊酋發牌一張、內稱爲出巡事、往困雞奴諶害、揑登妄奏至設防守、豈肯甘心本司的、於本月十九日、點選十三雄苗兵百萬、出外清理疆土、各立界限牌、仰丁山小溪等里、提調坐寨周承榮等、即將各里頭目苗兵操練、聽候調用、儘有囫撓、等一對頭牌至松坎驛緻抄報前來、二十三日、又據塘報官岳鳳鳴報稱、楊應龍差心腹頭目、傳諭各邊夷目叫他各人面降心逢待大兵擁於深集、仍起部兵、近貴者、即劫貴州、近湖者、即劫湖廣、近川者、即劫四川、各所運之糧、仍令四面蔡起攻打州縣、本身自敢劉總兵弟男分拒貴湖永寧要路、又稱近日南川酋劉之兵、俱是本人盔營、夜間令人放火、白日撫兵、二十四日、又據本官報稱、探得永寧宣撫司長官王堯王甫松等領兵防守本撫連界播地三鍋莊柏楊坪、本月初三日、播目楊正兒領兵蠻船十五隻前來、偷路攻打鄒柳屯堡、王堯等率兵截路、斬獲首級六顆、箭傷漂流河水者、不計其數、四路追趕、已入播界、二十八日、又據監軍道非總兵劉綎副總曹希彬各塘報、探得播賊分付目把、不要雜忘、待夷兵養就銳氣、一同衝出、徑到重慶、又稱賊見南川有官兵、要暗發兵三四萬到彼、又連日發有蘇絮棉甲及分付官壩頭目、暗地探聽南川官兵劉有幾營、且不要與鬪、待看何如、略將些兵哄他起鬧、然後纔動手、叫新官出兵州、干戚出官壩、齊攻南川方往別處、同日又據總兵官劉綎呈、據防禦合江副總兵曹希彬、據塘報劉慶報稱、前去播屬淮門里長官袁年處探得、袁年差人赴楊應龍處、聞說、應龍分付各領兵頭目說、你等不可離間心腸、前日殺了綦江、此是你等之意、若朝廷征我、我就投首、你等爲從、又豈饒過你、你不要亂聽外司過惑、可將部下夷兵養就、殺些官兵、使各路把守漢土官兵

俱各退散。等朝廷再起人馬復來征我、又有四五年。那時別尋道路。十二月初六日、又據貴州布政司呈。
據防禦黃平指揮徐登階稟稱。十一月十九日未時。探兵李孝報稱。播兵數萬。由白泥出小大章劄營。至
申時。又據夷目阿保等報。播兵五萬。由楠皮灘過渡出菁菜坪。到白泥劄下。又據夫郎兵等報。播苗在附
近興隆臺城、劄三大營八小營。申時又發探馬五隻來黃平大路。長沖哨探有大翁鋪軍民慌慌般移等
語。查得各起稟報兵情。乃黃平四面隘路探報。人役俱在本日本時。如出一口。且黃平在播苗夷巢之中。
防兵不過五千。據報苗兵甚多。恐衆寡不及。事勢然眉。伏乞速令安貼臣遣兵由沙溪入播襲後。應與隆
黃平之急少緩。同日又據按察司呈。據興隆衛東城堡軍人李萬等飛報。播兵數萬。徑出後洞。圍殺白田
乾溪水口黃眼等屯。燒房人口房屋。即今糾合窄山九股等處叛苗。攻打興偏黃平。本月初七日。又據寫
衝報。播城栽兵攻東坡爛橋。欲攻衙站。隨執水刻。上寫播州把總隆、論興隆通衛官民。吾今督兵數萬。追
尋叛逆。行至東坡、被流徙集兵千餘截殺。勢不得已、定決雌雄。近查姦徒馮權、張慈、何以悟、潛入興隆、偷
等早要發出。以免刀兵。如執迷不發、親統大兵臨衙。玉石不分等語。今播賊屯兵雕城五里。日集添兵。卜
阻重安。下拆偏橋黃平。中攻興隆。徑通九股。以為大逆。詐將發兵救援。初八日。又據上巡東道井總兵官
各呈。據防守南川遊擊王之翰報。據塘報朱友向等報稱。播州夷人猶朝、與夷頭愈應龍有隙。朝遂糾合
苗民趙賓等百十餘人。偷打應龍寨。分激動官壩何提調。遂統馬軍五十二匹、苗約二千、前來燒劫綦江
民羅啓初、南川東鄉邊民方華山等、數十餘家為應龍復讎。當得原差在彼塘報官兵、聚集邊勇、追趕放
礮。各苗退散。及查播惡猶朝、與愈應龍有隙。致動省兵。殃及綦南居民。且幸賊發有塘報官兵數十、往東
鄉哨探。得以趕援。致省兵旋退。即欲提兵前去。第恐張皇、不免挑釁。且苗兵懼怕、已經走回官壩去訖。除
整兵以備不虞外。本月初九日。又准貴州撫臣郭子章咨。據興隆衛申報。播兵攻圍東坡。聲言攻打興隆
黃平衙所。又據都清兵巡道并黃平所申呈。俱同。又據分守新鎮道呈稱。播賊將東坡等處攻殺。各兵劄
營於十里橋。阻塞偏鎮。音信不通。乞發官兵應援等因。除調各衛所官兵、及安貼臣鎮兵前去救援去後。
該本院看得貴州見在之兵。已有二萬九千零。近調雲南兵七千、廣西兵一萬、湖廣永保兵一萬、分駐各
衙為遊兵而尚未至。今東坡之賊不退。則楚黔之路不通。京餉六萬、尚阻於辰沅。廣西福建二十萬之餉、
即至亦不能入本院意欲於川中借十萬。即以廣西十萬金解補。演中借銀十萬。即以福建十萬金解補。
已經具題外。合行移咨。檄行四川布政司、將庫貯餉銀借九十萬兩。差官解赴貴州濟用。候咨福建軍門
轉行福建布政司。同日又據貴州按察司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呈。據新添衛呈稱。本月二十七日亥時。蒙防禦中越蔡參將、差兵魏萬一等執飛稟稱。播兵數萬、已將王辦規劫
王辦懼言。往新添攻打屯寨等因。行衛加謀防範間。隨據本衛那押夷民報稱。播兵數萬、已將王辦規劫
盡。容且干巉山小路逼近新添三十餘里。乞發雞兵數千、把截馬鬃嶺要路。并賞千名防禦卑衛等情。又
據本官稟稱。賊之先發、以疲我奔命。犯黃平殘東坡。睥睨興隆城池。總之欲網捜九股生苗。歸巢為援耳。
近聞大勢已撤。止留小營十數。每營約七八千名。懼我兵之躡其後也。梁參議同徐同知於本月二十四

日、已脫興隆出偏橋。彼中雖未有的報。而都清等吏與梁少參同時出城來省者。其言則的。若新添之報。
或是近苗劄劫。假播聲勢。第有警何敢不報。又據鎮守貴州總兵官童元鎮稟稱。職服役代後。適值中頭
報苗賊出劫。遂就近入銅仁哨探。度圖趨省。會撫按司道商搉機宜。各等因。到臣。該臣已將永寧獲功
長官王邊等。扯加犒賞。及歷經中伤川湖貴州三省監軍守巡兵備等道。各路領兵將領等官。并永寧土
官奢世續。水西宣慰安疆臣一體遵照。嚴加隄備。多方偵探。賊如入犯。則和機戮殺。設若不動。則敛兵固
守。稍俟湖廣南省兵糧畢集進勦。去後。該臣若得賊自六月間殘破綦江以來。興兵遶逸。已半年於今矣。
臬上赫然震怒。大發海內之兵。責臣以征討之事。臣感激恩遇。勉竭庸愚。且夜淬礪。東向面闕之以士兵
難以全恃也。故斷大發邊腹之兵。以三省難以自給也。故請多殫內外之帑。以招苗之路。宜絕也。故請留
偏橋之帥。以監省之力不足也。故請貴全楚之供。蓋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必俟物力齊、兵將集、萬全無事、
然後一舉而撲滅之。計少假時月。賊當無能自脫者。賊見此舉動、亦知事在不疑。顧困獸思鬬。尚冀一逞。
乃四川兵力已足自固。故賊一犯永寧。而卒以北再窺南川。而竟不進。遂轉而之貴州矣。貴州為招苗之
路。賊所必由。總兵、衙者已去。新者未來。兵力尚單。衝突容易。故猖然狂逞。一以招苗為羽翼。一以示武於
遠邇。蓬致道路不通。土民震恐。先據貴州司道連報賊勢披猖。臣計遠水近火。不能相及。今發川兵往援
已遲。何況外省。因一面行二省鎮道嚴行備禦。一面行安貼臣、奢世續、發兵直抵其巢。而貴州撫臣亦發
安氏省城防守之兵萬餘。令王嘉猷將之往援。播州非水西之敵。計當斂退。近據監軍楊寅秋所報。賊勢
假已少斂。道路假已漸通。除再嚴督二省鎮道、督兵夾勦。嚴查各處焚掠、男行賚報。其外省兵、惟河南二
千已到陝西各邊六千已先後入境。尚有浙江雲南廣西兵、業已數次行催。據該省撫臣劉元霖陳用賓
楊芳各報。已經督發。計當不日可至。顧臣力之所能為止此矣。乃尚有所當踏者。三則。黔帥之當處也。黔
帥之當議也。楚省當事諸臣宜戮力同心以襄大業。而不當以緩急分爾我也。夫沈尚文、童元鎮、皆黔中
大帥也。貴州總兵先年苗事急、則當駐銅仁。近年播事急、則當駐偏橋。臣等已於七月間、已題貴州總兵
移駐偏橋矣。沈尚文雖經革任。尚候代八月有餘。曾一步至偏橋乎。乃童元鎮、猶可異矣。臣等續議湖廣
總兵駐偏橋。貴州總兵駐興隆平越。今賊犯興隆矣。童元鎮已到、猶駐銅仁。託之乎有苗警。即有苗警。豈
復有大於興隆者。而可以棄之不顧乎。即如今四川總兵、不於重慶到任。而向之松潘。託之防警。可乎不
可乎。當羣苗充斥之時。居然避信地而他之。不知元鎮誠何心也。臣以為二將之罪惟均。而元鎮以新總
兵、雖係總兵避事之蹊。尤是駭冀。假宜將尚文重處。元鎮方在事。若再革之。無論日下無人可代。彼與沈
尚文先後釋重負而樂遨游。不曾登仙。他人必有垂涎效尤者。宜姑如臣原參。革其職充為事官。令竭力
討賊。若敢以被參為詞。稱疾杜門。或畏懼不任。即容臣徑自提調。擇一裨將代之。此不但為元鎮一人。亦
以警後此而效尤者。所謂儒帥宜處者此也。年來用兵。西事至費銀二三百萬。東事不下於東西二賊也。臣僅以百萬請。而戶部難之。川貴止各發寺銀數萬。尚未到。湖未有給焉。貴州
所發外省銀四十萬。在演楚者二十萬。已成烏有。閩廣有無。亦未可知。貴州撫臣、計無所出。乃請於川中

借十萬、又指閩中之十萬爲值。臣明知川中非可借人之時。顧事已至此、殆肉補瘡、何所復客、已行布政司措處陸續發解。然計此而後、兩省均受其敝矣。川中卽可派徵、黔中何以措處。卽部文曰三省通融。然蜀之派、值十二萬。楚之派、值二十餘萬。此亦何堪通融乎。黔中止以撫衙、故未敢多募兵。今實兩廣西之兵、且至數千里遠征。士兵豈能枵腹而應敵乎。不獨外患、且有內憂。萬一脫巾而呼、盧不在賊矣。事固有以小客而成大費者。臣竊懼之。宜令戶部酌行議處。必須閩廣二十萬、俱爲舊數外、更鑄以別省見銀一二十萬、庶可支持目前所謂黔衙當處者、此也。偏橋、楚地也。其軍食糧於楚、其官支俸於楚、貴州但遙制之耳。故偏橋之備、宜全屬楚。夫楚止備偏橋、則於其地留萬人不已足乎。顧偏橋、走全楚之道也。偏橋不守、則禍中於全楚矣。故宜以全楚之力夾勦、而後楚可長無後患。臣所計該省集兵三四萬行勦、乃代楚人自爲計、非令代二省舉事也。第見楚中各道、若舍己而耘人者。臣行備三萬人多半年之食、而止備米三萬、則三月猶未足。而尙未運至也。臣行募調兵三四萬、而尙不及其半。且守偏橋者、尙不及五千。臣不得已、經調永順兵一萬、保靖兵五千、及令招募鎮溪、辰沅、靖州兵五千、及五司鏈兵共湊三萬以上。否、今川兵將起貴兵亦漸有次第。獨楚中之兵外調者、既經亦不知能如額否。卽兵至、亦不知食可常給否。今科議以爲不宜本省者、又未能保其果否足數、不日二省兵齊、待之則日費不貲。舉事則一隅有缺、當爲全師之累矣。且陳璘不日當至。合之何以措手。夫兵、尙可以催促而來、可以鼓舞而用。惟本折糊餬、非可以空言虛辭借者。今內而該部稱乏、外而該省稱苦、已無望其助黔。其何計以張楚。臣初以皇上旣假臣以便宜、卽宜徑自多方催調、何敢更有慮濱。乃數月以來、外省兵且漸至。惟楚中紙敝墨渝、輪蹄交錯、寂然無一實效。臣爲之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日夜憂之、計無所出。不得不於共事者、有厚望耳。除臣一面嚴行催調、及行撫臣多方措處、必令無誤師期、更乞天語叮嚀該省大小文武官員、俾知三省一體之義、七楊總管統兵前來翁崖高漆劄營。聲言我今日來報信。我主楊太爺已經分各處搭完浮橋。大兵的於二十七八准來攻你平溪、浪洞、黃平、興東坡、黃道、柳塘等處。我兵在此劄營。只等大兵四路齊到夾攻。卑職分兵四路哨探。播兵日夜經過不絕。播酋詭計甚多。請乞加兵各處隘口把截。事在然眉等因。本月初四日、又據清鎮守備王之棟、幷偏橋衙指揮舒繼祖揭報。播賊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將劉效節及通判王三策指揮徐登階報。據防守得勝關百戶薛應時稟稱。十一月二十五日、被播賊楊萬過河屯劄各處。聲息攻城。乞賜添兵策應等因。本月三十日、據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稟。據凱里楊鑾報稱。野洞七寨苗俱要反出。由狗窩攻打清平城等情。又據趙嶺報稱。七洞等苗已攻打猓猓。欲與七寨由草塘司入楊老、攻打平越清平、俱有定約。伏乞憫念孤城、添兵防禦等因。十二月初二日、據防寺黃平參將劉效節及通判王三策指揮徐登階報。據防守得勝關百戶薛應時稟稱。十一月二十五日、被播賊楊萬過河屯劄各處。聲息攻城。乞賜添兵策應等因。本月三十日、據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稟。據凱里楊鑾報稱。野洞七寨苗俱要反出。由狗窩攻打清平城等情。又據趙嶺報稱。七洞等苗已攻打猓猓。欲與七寨由草塘司入楊老、攻打平越清平、俱有定約。伏乞憫念孤城、添兵防禦等因。十二月初二日、據防寺黃平參將劉效節及通判王三策指揮徐登階報。據防守得勝關百戶薛應時稟稱。十一月二十五日、被播賊楊萬過河屯劄各處。聲息攻城。乞賜添兵策應等因。本月三十日、據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稟。據凱里楊鑾報稱。野洞七寨苗俱要反出。由狗窩攻打清平城等情。又據趙嶺報稱。七洞等苗已攻打猓猓。欲與七寨由

元鎮逗遛太久。著戴罪管事。能上緊殺賊、卽與題報。若再推諉怯懦、不必待他失事。總督便遵照洗尙文例、一面扯解送京。一面另委賢將、暫署黔篆。其副將以下不用命的、卽以賜劍立斬徇衆。毋令參差不整。總督遵旨行。毋得疑提、視爲虛文、致誤事機、罪有攸歸。

播酋犯貴屯堡幷催兵剿疏

題爲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勢甚陷危、懇乞聖主嚴催兵剿、以抒然眉事。本年十二月初十八日、准貴州撫臣郭子章會呈。十一月二十九日、據新添衛報稱。本月二十八日亥時、蒙防守平越原任參將今充爲事官蔡兆吉稟稱。播兵數萬、攻陷王辭囤劉兵、聲言往新添攻打囤寨。該衛官兵晝夜謹守城池。隨據本衛所管哨唬夷民報稱。播兵萬餘、已將王辭燒劫盡空。且玉辭逼近本衛。乞賜發兵應援等因。同日又據帶管新鎮按察司驛傳道副使尤鍚類報稱。據防守平越爲事官蔡兆吉、駐鎮知州李珏稟稱。平越衛劉家堡民舖應祖報稱。見賊楊總管、董提調、郭提調、管領賊兵過雍水河。稱要打我江山地方。又發捕帶一把火燒木劍一箇。去播州起兵捕土快來等因。同日又據監軍右參議張存德報稱。據平越衛呈報。本月二十七日午時、據管理王辭把總安榮報稱。突被播賊數萬、四路攻打本辭。榮當統苗向敵。賊勢重大。難敵。被賊攻破頭寨。殺死寨苗男婦不計其數。放火大燒倉房。衆苗擁榮衝死奪回。退據偵探人役報稱。播苗數萬過河屯劄各處。聲息攻城。乞賜添兵策應等因。本月三十日、據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稟。據凱里楊鑾報稱。野洞七寨苗俱要反出。由狗窩攻打清平城等情。又據趙嶺報稱。七洞等苗已攻打猓猓。欲與七寨由元鎮逗遛太久。著戴罪管事。能上緊殺賊、卽與題報。若再推諉怯懦、不必待他失事。總督便遵照洗尙文例、一面扯解送京。一面另委賢將、暫署黔篆。其副將以下不用命的、卽以賜劍立斬徇衆。毋令參差不整。總督遵旨行。毋得疑提、視爲虛文、致誤事機、罪有攸歸。

播酋犯貴屯堡幷催兵剿疏

題爲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勢甚陷危、懇乞聖主嚴催兵剿、以抒然眉事。本年十二月初十八日、准貴州撫臣郭子章會呈。十一月二十九日、據新添衛報稱。本月二十八日亥時、蒙防守平越原任參將今充爲事官蔡兆吉稟稱。播兵數萬、攻陷王辭囤劉兵、聲言往新添攻打囤寨。該衛官兵晝夜謹守城池。隨據本衛所管哨唬夷民報稱。播兵萬餘、已將王辭燒劫盡空。且玉辭逼近本衛。乞賜發兵應援等因。同日又據帶管新鎮按察司驛傳道副使尤鍚類報稱。據防守平越爲事官蔡兆吉、駐鎮知州李珏稟稱。平越衛劉家堡民舖應祖報稱。見賊楊總管、董提調、郭提調、管領賊兵過雍水河。稱要打我江山地方。又發捕帶一把火燒木劍一箇。去播州起兵捕土快來等因。同日又據監軍右參議張存德報稱。據平越衛呈報。本月二十七日午時、據管理王辭把總安榮報稱。突被播賊數萬、四路攻打本辭。榮當統苗向敵。賊勢重大。難敵。被賊攻破頭寨。殺死寨苗男婦不計其數。放火大燒倉房。衆苗擁榮衝死奪回。退據偵探人役報稱。播苗數萬過河屯劄各處。聲息攻城。乞賜添兵策應等因。本月三十日、據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稟。據凱里楊鑾報稱。野洞七寨苗俱要反出。由狗窩攻打清平城等情。又據趙嶺報稱。七洞等苗已攻打猓猓。欲與七寨由

三跳。威逼恩等講取思石婺川龍泉地方。今已知朝廷旨意、先是進勦、今又是勦了來。說到此田地。左右是死。不壞、也是壞了。四川水西烏州白泥黃平已分兵敵殺。你龍泉思石婺川若不先下手勦蕩、將來大兵容易入境。此番定然是實。等情到職。及查見今偏橋興隆被圍聲接取九股生苗、裏應外合等因。同日又據盆軍參議張存蕙呈報。本月初六日。據興隆衛呈據鄉導陳八報。據臺蠻寨苗老九、傳出播州把事木劉說。是本衛詐哄連和。我大兵已齊、不日攻圍偏橋黃平。你興隆既要免剿、可備銀二千兩退兵。待我打了偏橋黃平各兵見於棱洞立營、割兵數萬。勢要攻圍城池。剿在然眉萬分緊急。除調官兵分布掃投、其殺傷官兵及失事員役查照另題外。等因。移會到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燮元、看得播酋楊應龍逆節滔天。自分罪在不宥。又計點中衛所郡縣數千里而遙。所在單弱。漢土官兵分布城守。不足抗禦。乃糾集生苗分道突犯。先梗塞餉道、次偪攻城池。為先發制人之計。初據興隆偏橋二衛報稱。攻破東坡爛橋等處。殺虜軍民、慘毒異常。今則鎮遠衛告殺虜許花屯僕矣。平越新添告王師圍被據矣。黃平告楊七統兵翁崖矣。龍泉告何漢良劄兵三跳矣。在在皆賊。處處告急。楚兵三萬、滇粵永保之兵三萬、聲息至今杳然。辰沅道兵備副使王應霍、尚在沅州。總兵童元鎮、安代一月仍駐銅仁。俱未投足到偏橋興隆參將陳寅、婺川參將王鳴鶴、俱泄泄未知進止何在。貴之陷危、甚於累卵。其尤急者。偏橋興隆之間。東坡爛橋重安三處、實為楚黔之交。而滇粵之咽喉。此地一為賊據、則楚不得入黔、滇不得出楚。匪獨無黔、且并無滇。此必爭必守之地。非大集勁兵、勢必不守。臣等會議得東坡爛橋重安三處、每處當設重兵一萬、共三萬。應飛道路可通、咽喉不塞、而後可以議及大舉。先是臣化龍處及黔省兵少力單。已調廣兵一萬、滇兵八千、協同戰守。滇兵已報入境。廣兵尚未即至。今據前因。又已一面令行多方招募防守。題此三萬之兵、又在原議兵數之外。先所議餉繼三十萬。而借之各省、若有若無。據臣子章所報。實到黔中者、尚不及數萬。此亦何怪其兵力之單弱也。先是臣子章借銀。咨到臣化龍。當日行四川布政司、即以十萬解發。復行湖廣、以十萬解發。以濟目前。蓋二省該部議徵派通融支用者。故臣亦通融處之。然二省之協助力止此矣。若開廣之銀不繼、異日主客兵集、糧且不貲。將何計為之通融乎。據撫臣所議。乞救下兵部。急催楚兵三萬、以救偏橋重安三處。以固思石一帶。催滇粵永保兵三萬、以救興黃貴陽一帶。容臣等再募兵三萬、分屯東坡爛橋重安三處。以固要害。而通喉舌。題臣以為募兵、則撫臣之力所可為也。調兵催兵、則臣化龍之力所可為也。臣已四出遣使、十道徵兵。計當目下可至。題臣不虛撫兵、虛撫餉耳。不虛目前之餉、虛兵集之後。事不結、餉不繼、患且不可為耳。至於三省將領、除總兵尚先後可到。其偏裨如陳寅、王鳴鶴、盛方威、金事銀、諸人、略無影響。臣亦無處查催、何以應急。何以濟事。統應具題。伏乞皇上敕下兵部。嚴催各省餉銀。並乞敕下兵部。嚴催各處兵將。俱令及時速至。但得目下兵將齊。糧餉足。獎帥三軍。躬行壇蕩。殫丸小寇。必不令久逭天誅。不然。叛方東衝西突。我扞禦者露肘。守且不固。戰於何有。且不知事之所終矣。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緣係播賊分道突犯。全黔勢甚陷危。懇乞聖主嚴催兵餉。以救然眉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郭

榮祖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

給由疏

奏為給由事。竊照臣見年四十七歲。直隸大名府開州長垣縣人。由進士、萬歷二年八月內、除授河南府嵩縣知縣。八年十月內、陞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十年七月內、陞本部營繕司郎中。本年十月內、陞布政司左參議。十八年東部驗封司郎中。十四年六月內、陞河南按察司提學僉事。十六年十二月內、陞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本年十二月內、陞太僕寺少卿。五月內、陞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二十年十月內、陞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本年十二月內、陞山東按察司提學副使。二十年十月內、陞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本年十二月內、陞太僕寺少卿。二十二年四月內、陞通政司右通政。本年五月內、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聖旨李化龍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寫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除臣欽遵於本年六月二十九日、前赴遼東地方、到任管事外。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為房叛入犯。主將督兵奮勦、大收奇捷事。因二十二年十月內、房犯鎮武堡。斬獲捷功奪獲駝馬夷器等件。准吏部咨該兵部題奉欽依陞兵部右侍郎。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照新衙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照舊管事。二十三年九月內、為主將出塞擒巢獲捷、乞賜勘錄、以昭激勸事。因本年正月內、十方寺堡境外斬獲功次。該兵部題奉欽依陞俸二級。賞銀五十兩。大紅紵絲四表裏。欽此。欽遵訖。二十五年四月內、為房勢漸張。危邊可慮。伏乞議處久病撫臣、以伐狂謀、以安重地事。該吏部題奉欽依回籍調理。臣欽遵於本年五月十七日、與新任巡撫都御史張思忠交代回籍訖。二十五年六月內、為房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固治安事。因巡按御史李思孝題覆奏報。本鎮修守效勞。該兵部題奉欽依李化龍賞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欽此。亦欽遵訖。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為欽奉聖旨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聖旨。李化龍著以原官起改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寫敕與他。欽此。備咨到臣。除臣欽遵於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管事訖。及照臣於萬歷二十二年五月內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本年六月內到任管事不計外。自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陞兵部右侍郎、至二十五年五月十七日、又二十七年三月內起補前職。自本年閏月二十八日到任起、扣至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止。通前連閏實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已滿。臣係在京正三品官員。例應赴部給由。緣奉敕總督前項地方、見在與師征勦播賊、招難離任。如蒙乞敕吏部查例上請、定奪。緣係給由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讓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李化龍著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總督

平播全書卷三

奏議

初報捷音疏

題爲防兵鳴勦、屢挫賊鋒恭報捷音、以慰聖懷事。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八日、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原任鎮守四川總兵官劉綎、防守南川分守松潘副總兵周國柱、原任遊擊王之翰呈、據酉陽宣撫冉御龍申、奉臣憲牌臣憲牌節據塘報、差人探得播賊於十一月初五日發兵二萬、劉在地名官壩、與南川綦江相連、將連界人民房屋燒燬、其東鄉兩山人戶見勢重大、晝夜般運一空、又稱播賊自領萬兵、欲出婺川、眞州、必來攻南川等情。看得逆賊親統大兵、爲謀甚狡、牌仰冉御龍督率部下目把土兵人等、於南川郭外、登高拒險、枕戈以待、如遇賊來、相機撲滅、前後夾攻、固不可容賊衝入、亦不宜爲賊深誘、奉此、隨該冉御龍一面分布土兵把守隘路外、又於正月十三日、蒙總督院部監軍道、并南川路監紀官高推官明文、照得播酋逆天大兵進勦、師期在迩、乃酋竄郭倭、何廷顯等、啓不長死、糾聚苗衆、向據綦子山等處、肆行劫掠、法應相機翦除、以開平定之勦、管惟今日時不可失、牌仰該司即照牌內事理施行、蒙此、該卑職親統部下苗撻夷兵、并把總冉大周等、於本日申時、直至地名乾壩乾溪口、偵探情形、擒過苗賊三名、詰

人、前來哨路、我兵截殺一陣、賊遂奔敗、乘勝追趕、賊據官壩險固、時已十四日辰時、賊知我兵逼近、堅壁拒敵、棱杆礮石如雨、勢難仰賊、遂將兵分十股、四面夾攻、又用奇兵一枝、自後衝殺、各賊首尾不顧、我兵前後奮勇、斬關直上、賊衆潰散、跌崖死者無算、當陣斬獲首級三百零三顆、生擒十餘名、內卑職營陣親斬大功一顆、審據生擒犵苗阿保、驗係應龍叔爺舉呼楊老祖部下衝鋒目把、詐朝用等、擒斬功級內八顆、驗係天家管苗楊把事、犵苑幸把事、木猪苗長李把事、儒把事、盧把事、又楊把事、苗頭阿番李保屬官楊正生、部斬四顆、報效生員冉維當親斬一顆、部斬三顆、冉必和親斬一顆、作養保靖土司應襲彭象乾親斬一顆、部斬一顆、內一顆係張提調男又生擒犵苑苗一名、阿保男婦僧人十名口、奪獲皮盔甲五十件、長刀八十把、弩五十張、箭五筒、牛馬二百五十二隻、陣傷兵三十名、陣亡二名、又把總冉大周營陣親斬把關賊首一顆、審據俘獲民婦王氏、僧海誨、認係何老祖首級、就身搜出何廷顯、爪探天兵消息稟帖三紙爲實、親男冉良森斬級一顆、審據生擒黑挖認係賊黨郭老祖、即郭顯首級、就身搜出本賊爲明月由統制印牌二紙爲實、并生擒犵狫一名蔡亞三、次男冉良範斬級一顆、部斬六顆、以上俱願紀、族兵冉大宗等共斬級四十顆、俘回婦女三口、奪獲盔甲十一件、槍五根、刀四把、馬二匹、被傷兵十二名、等因到職、隨公同運餉劉通判、周副總、王遊擊、於教場驗明、內有幼功二顆、剳除外、實止首級三百零一顆、生擒男婦九名口、僧人一名、全活被虜婦女三口、奪獲馬三十四匹、水黃牛二百二十頭、皮甲三十二領、皮盔二十九頂、刀八十四把、弩五十張、箭五筒、槍五根、被傷兵四十二名、陣亡二名、俱查驗明實、除擒獲男婦與全活婦女、并首級等項、聽該司徑自解驗、合行呈報等因、具報到臣、批行監軍道、會同兵巡上川東道驗明、照洛行賞外、案照先於正月初四日、據參政張棟報、據副總兵周國柱、遊擊王之翰報、據石砫宣撫司宣慰馬千乘申稱、先奉臣憲牌、照得播賊猖亂、警報不常、本部院隄備之約、已不啻再三再四矣、今歲杪在迩、元旦屆隨、誠恐將士藥樂酣飲、賊反伺隙入寇、昏夜之間、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安能與之相角、其不取敗者幾希、牌仰道鎮轉行到職、務要比常加嚴隄備、賊如不動、則斂兵固守、設若入犯、則併力合攻、候本部院約期大舉奉此、遵依即差總管秦邦屏、馬廷培、馬邦山、譚朝國等、統領士兵一千五百名前去、分任信地、鄧坎割營把截、以防入犯間、忽於正月初二日夜三更時分、播賊發兵、不知其數、前來衝劫、比因昏夜、遵守號令、堅壁固守、不敢出關、挨至天明、酋兵益肆狂逞、逼近挑戰、我兵只得奮勇一擊、衝殺上寨、攻破金竹伏土葛泥、青崗砦、榜山、虎跳關等處、斬苗頭梁俊等二十七級、生擒苗頭梁本先、梁廷耀、婁趙國、陳嘉付、張昌旺等、五名、乘妻秦氏、報效頭目馬忠、領兵秦邦學等、斬獲苗級三顆、生擒壯苗三名、梁廷邦、陳加桑、方起用、俘獲男婦二十三名口、奪獲苗刀棓弩三十五件、邊勇范文輝、斬獲壯功一顆、餘賊奔逃、輜重傷士兵、邊勇陳嘉得、將正武六名、等四、具報到臣、批行監軍道、會同兵巡上川東道驗明、照格行賞外、又於正月初六日、據貴州布政司、并監軍道參議張存意、駐鎮貴中通判王三策各呈、奉臣憲牌、照得播賊糾合九股生苗、攻破東坡猫橋干溝殺房、屯軍結聚不散、假此情形、勢必狂逞、仰道會同總兵黃元鎮、或設法解

散。或用計鵰勦。務要賊巢歸集。驛路通達。又本貴州撫院紙牌、照得逆酋雖已斃退。而東坡兩山阻深。官路上下不通。此必山中尚有屯聚者。豈容坐視。合行搜山摘勦。行道備行參將劉效節。漆調防守黃平安順州把總張鶴翀、鎮溪所土官指揮向世樽、子百戶吳國輔、孫之褒等。帶領漢土官兵。會期約於初十日齊至興隆東坡一帶官道。將兩山屯劄苗賊夾攻。摘勦賊級一十八顆。生擒惡苗九名。俘獲男婦三十七名口。騾馬二匹。鐵甲一領。并器仗。各賊奔逃大江等處。當差鄉導都保、鄭去翁谷龍耀、由威溪三寨傳官。殺伐。彼各寨苗頭、金虎石倉傅亂等。前來歸順。瀘谷守東坡一帶道路、姑饒不殺。各苗承認擔保。將牛一十二隻、以求退兵。各賊不敢深求。收兵回衙防禦。各等因、轉報到臣。除將有功員役、應賞者分別獎賞。應殺者聽候斟殺。被傷軍兵、量行優恤外。該臣看得賊自破蓁江以來。彼方志得意滿。非張虛聲、以惘喝外方。而我亦轉餉集兵。不動聲色。以專候大舉。益兩相持而莫為先發者久之。乃至冬月行盡。賊見臣移鎮入瀘。自知罪在不赦。勦在必行。設馬石鳴張家突之態。以用中有備。未敢長驅。乃貴池倘虛。輒悉猖獗東坡爛橋。已摧狂鋒。龍鑿思石、甘傅等報。皆乃一面移文貴省撫鎮勦苗。以清輿黃之道。集兵以厚龍鑿之防。一面催調施州衛平茶司各土兵、及建越兵、共萬有三千。自川入貴、助為防守。一面行沿邊防守土漢官兵、相機鵰勦。以杀賊之勢。而釋貴之圍。乃無何而報捷者紛紜至矣。貴州之斬獲、雖不甚多。然自是而生苗不復入播。官道得以無阻。我得專意行勦。非小補也。而川中南川之役。初面斬級者三十。破其金竹鐸七寨。繼而斬獲者三百。逢破其官壩大營。雖兵力未齊。未敢深入。以成破竹之勢。乃積窮之後。初有此捷。人始知賊無足畏。各有戰心。賊亦知外兵漸強。或可少戢其猖狂之勢矣。是役也。撫鎮司道。籌畫多方。漢土官兵。感激用命。至南川二捷。皆推官高折枝、監督鼓舞。所由致然。其功均有不可泯者。但臣今方傳檄三方。會期夾勦。大事未就。易敢先敍。徵功。直以運賊半歲以來。如火然水決。居然有燎原滔天之勢。一旦翦滅。如彼其多。亦是以少寬皇上西顧之懷。而慰快海內念亂之志。故不敢不以上聞。伏乞敕下兵部、俟事完之日、統行議敍施行。緣係防兵鵰勦。屢捷賊路。恭報捷音。以慰聖懷。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楊照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留總兵劉綎勦播疏

題為天討方張。師期在邇。乞留調用大將、分路進勦。以便責成。以收全勝事。據原任四川鎮守總兵、今改提督南京大教場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劉綎呈稱。云云。等因。隨該臣看得本官係全蜀大將。正當用兵之際。新將未到。例應候代。況本官雖以履任踰延。有議。然自受事以來。綜理一切戰守機宜。頗盡心力。即今大舉在邇。相應留用。一面行令本官照舊。任事。一面牌行監軍兵巡憲道。查議去後。隨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兵巡上川東道參政張文耀呈稱。照得原任四川總兵劉綎。提戈豁武。家傳黃石之經。揮雨沐風。數歷青海之塞。百戰車西南北。洞腑勇於機謀。發彎弓則連中三貫。乃慕府報南移之命。竊思臨敵易大將。恐為兒戲。棘門而便宜擊樓。闌更樹威名荒徼。合無將本官以原官管理方軍務。仍令協同總兵官吳廣。先國後私。同心共濟。事必勦此而後朝食。相

期。綰中以事非農。星乞具題等因到臣。卷查近進兵部咨、該臣題為郡城僞值兵變、旗已平定、查參文武臣工、以明法紀、以圖安攘事。又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標題為夷患方殷、兵變忽作、查參貧險軍帥、并議文武臣工等事。又該刑科右給事中陳維春題為西蜀鬨亂相仍、人心惡弛可慮等事。俱經本部覆議。令候命下。將劉綎改補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員缺便令推來用。欽此。除欽遵外。今張前因。該臣看得將兵者期於戡定禍亂、不嫌挑簡。將將者要在鼓舞豪傑、無妨顛倒。綎將家子也。其父頤稱時名將。功名著於蜀中。綎結髮從戎。屢經戰陣。征播之役。特奉專道上以報國下以承家。綎所宜踴躍而趨。宜何如其急者。而遷延道路。數月方來。責以速迅。即當之於理。亦不為過。乃陛下猶念其東征之勞。榮以南遷之命。議者謂處之尚輕、是矣。顧綎武人也。連年東征西討。動必及之。若謂天下有變、一日不可少此人者。遂矜而自功。淹速自便。於人情亦有之。即在事諸臣。亦以為似已不可使者。維時臣亦薄之。直以吳廣未至、例須留之候代。乃自其候代以後、而人又多言其可用也。以為可用者有二。其一謂綎父子久在蜀中。即蜀人與播中人頗憚其威名。今當平播、亦不可少。其一謂綎未改南以前、其氣頗盛。將驕卒惰、兵家所忌。必不可用。自改南以後、擺失事機。又懼蹈危機。恐招功名又恐犯議論。乃悔前慮後。裹一當速貪、而盡洗生平之為快。蓋前此使功。今且使過。皆不可少也。臣頗是其言。比臣至渝見綎。察其辛伍器械、頗多精利。似留心者。既進而與之深言。諭以留用之意。綎乃感激嗚咽。謂半生騙馳、頗效微勞。今不自意、被不美之名以去。誠得一當速貪、願食其肉。疑其皮。以問執人言。而少寧官謗。死無所憾。臣乃知綎果可用也。夫天下之將才多矣。亦何必綎。顧綎有可用之才。又有效用之志。且川省邊播分東南二路。得二大將分管進兵。成功尤易。則綎亦烏可不留。顧臣又有說焉。綎欲效用而臣不留。則臣負綎。臣既已留綎。而綎不能為臣了播事。則綎又負臣。臣負綎猶可。綎負臣且令臣負國。此不可之大者也。臣今與綎約。如綎而一意滅賊、立有奇功。臣不難從優議敍、以酬勞勦。如綎而止襲一當播事、以塞人言。模棱觀望。因人成事。甚至為所不可為。有如向來悠悠之議。則其負臣負國也滋甚。臣直暴白其罪。請以尚方從事。綎即恨臣。臣且甘之矣。臣得便宜從事。先發後聞。已令綎管川東一路。吳廣管川南一路。會期進勦。幸敢以聞。伏乞敕下兵部議覆。允臣所請。將綎即令以新銜領兵勦播。俟賊平之日。聽令赴任。另行論功敍錄。地方幸甚。緣係天討方張。師期在邇。乞留調用大將、分路進勦。以便責成。以收全勝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楊照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劉綎屢經參論。已著革任戴創。既該總督說進兵在邇。分布已定。一力保來。姑准充總事官、領兵勦賊。著他奮勇報效。一體敍賞。如再負恩縱誤事。重罪不饒。

地方災異疏

題為災變異常。人心洶懼。懇聖主急講弭救。以蘇民生。以回天意事。據威茂兵備道副使盧洋呈云云。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天體無聲。鳴則為異。地道主靜。變則失常。至於高山如流。面下趨平地無因。而上湧則反。古以來所未有者也。獨中三面皆夷。不時內訌。二十餘年來。兵戈擾攘。未有息

月之日頃自播酋猖亂、若毒生蠱、我皇上赫奮內之力、興問罪之師、臣等臨事而懼、尚未知底定之期、而玉蠻蜀之望山乃至坍塌傾裂、遠近驚駭、此皆臣等奉職無狀之所致也、除臣等痛加修省、以圖消弭外、竊念事天以實不以文、若徒懷恐懼之心、而不求拔本之策、無益也、天之視聽在於民、若求之蒼蒼之表、而忽此焚焚之衆、是欺天也、臣請先言蜀民之苦、而後爲之請命可乎、夫蜀當旋酸之餘、又經採本之役、無按丁以徵銀、又照戶以編夫、點發之初、不能逃匿之死亡、有司則繩牟在外、政事則凡百廢弛、以致錢糧逋負、而無人包陪、盜賊竊發、而莫可究詰、加以瘟疫傳染、十室九空、是蜀蜀之民、皮骨僅存、而膏血已盡矣、目今征播士馬、約十餘萬、兼古稱大軍所至、荊棘生焉、其苦不言可知、至於般運糧草、東南派夫、西北貼銀、蜀人即困累且死、亦須竭力爲之、頃又奉聖旨、催糧一石、加派銀一錢二分矣、夫蜀之子遺、止有此數、剝膚剜心、重重不已、人情洶洶、業已萬分難支、又豈堪礦稅之擾乎、蜀在萬山之中、罕通舟楫、自兵興以來、商旅不行、各州縣派有額數、不得不取之於行、而於行皆困窮饑餓之夫、日求升合、以贍妻子、而朝廷又從而奪之、以致物價踴貴、民不聊生、奈何不相率而爲盜、此在無事之時、然且不可、而況用兵之際乎、至於山僻州縣、民無貿易、有欲派丁糧者、有欲稅閭架者、紛紛申詳、臣亦計無所出、此等舉動、何可令播酋見耶、礦洞雖有界在夷方、彼番苗雜居之地、原不知有法紀、見今防守兵勇、俱調征播、諸夷乘虛、逼至狂肆、頃據威茂道報稱、孟董寨番入境殺人、上川南道報稱、土司馬應龍、聲言入犯、此其大羊反側之秋、朝不保夕、而我卻以開礦啓釁、儻諸夷騷然而動、與播酋相倚角、則天下之大事去矣、近據馬湖府報稱、開礦四月、所費無限、煎銀不及一兩、則礦利之微、蓋自明甚、又何必勞民傷財、以作無益耶、總計礦徒所得、每年不過三萬、我皇上不惜數百萬金錢之費、以勦播酋、而卻以內帑三萬之入、斂怨而釀亂、不亦妙乎、夫礦稅之舉、原爲大工、而大工之費、以木爲基、蜀人既竭其力以採木、而又竭其力以辦礦粗、無論疲民不堪、而以天下之大勢論之、亦甚不均矣、況天變相尋、山流未息、上天譴告之意、若有所待、何可視爲泛常、而莫之省憂耶、伏望我皇上上體天心、下憫民命、急罷礦稅、取回內臣、庶乎民生稍蘇、而天變可弭、即播酋聞之、亦將奪氣、而酋之黨與聞之、亦將曰朝廷專力征勦若此、必有擒逆酋以自贖者矣、緣係災變異常、人心洶懼、懇乞聖主、急罷礦稅、以蘇民生、以回天意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聖旨、未下。

查參失守龍泉司官疏

題爲播賊侵擾黔境、攻陷土司、查參失事人員、以肅軍政事、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據貴州右監軍道、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張存意呈稱、本年正月十六日、據思南府申本月初六日、據防守本府煎茶溪關把總李惺三、俱各殺死房去、喻時與兵一百五十名、當斬死五十名、餘一百名、用木靴穿襲、一路由龍洞哨、一路由穿巖哨、一路由三跳哨、繞去把總董才一、郭明選、并兵一百二十名、一由綏陽哨、網去把總李文燦、將永靖營大毛坪等各哨房、盡行燒燬、官兵殺傷大半、及稱要攻龍泉思婺思南、事勢已急、彼中兵力不敷、原議發調到陝西馬兵一枝應援、於時陝兵方至、馬力已疲、計至彼中、已不能戰、徒損馬耳、因急催原委雙流縣知縣邵宏烈、將所調湖廣施州衛土兵八千、盡發彼中、山大田所黔水縣、直趨婺川應援、又恐兵未即來、一面行總兵陳璘、及偏橋副總兵陳良玭發兵防守、一面傳總兵監軍道、行委江南川一帶防兵、突入播州地方、竭勦婺寨、以牽其內顧、仍行該府縣文武官吏、竭力固守、以待援兵去後、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又據思南府申、據龍泉長官司應襲士舍安養極報稱、本月初

一日寅時、播酋數萬、擁至龍泉、就將本司并鳳凰山營、俱圍剿數層、一湧進入、已將士官安民志吏目劉玉蠻死、總爺去訖、遍失本司印信、楊守備於初四日、徑至鸊鵜溪湖底河下潛住、本備守又帶兵、復見住鸊鵜溪未回、播兵尚剿龍泉附近地名魚跳、不知何爲等情、據此、查得楊惟中失事、番入鸊鵜溪避剿、本府即知就於本月移會楊惟中帶兵、回守龍泉立功、以圖一創、至初九日、惟中回稱、龍泉切近播境、深居虎穴、逆會近來狂逞、勢焰愈猖、本職部兵不滿二千、彼會兵馬、動稱數萬、衆寡難支、本年正月初四日、本備出調分守道、面議地方事宜、行令把總李君寶、協同土官安民志料理地方、行至地名煎茶溪、於初五日、接報逆會楊應龍督兵、出犯龍泉、本職星馳急回、至地名沙灘、分兵殿後、堅持其千把總李君寶等、督兵與賊對敵、自卯至午、彼兵勢衆、約有數萬、我兵寡少、難支、被賊在陣縛去士官安民志吏目劉玉蠻、死傷官兵、查實另行呈報、我兵殺死苗賊亦多、急難割取首級、彼會稱言、欲要長驅直入思南等語、本備帶兵聚劉鸊鵜溪堵截、虛實情詞、希圖倖免、據此、查得本備標下官兵一千八百名、俱係自行遴選召用、糧餉按月徑自發支、此外又有湖廣永靖哨把總胡效忠標下月糧、本府亦按月聽支不缺、其前被殺房鎗落馬頭綏陽等哨、亦龍泉所轄、隨該本府稟白帶管分守道郭參政、發把總丁文明兵五百名、黃明備兵五百二員名、又發陸希管兵三百三十二員名、前去煎茶溪日頭崖等處、相機接應去後、至正月初五日、楊惟中一旦離逝、逢使逆會乘虛侵犯、致失司印、流禍至此、今據各所報前情、應合通報、除行駐鎮石阡都司錢中選、督兵前去應援、及另文申請大兵外、據此、該本道看得龍泉、乃思石二府咽喉、孤懸賊境、士馬單弱、自趙仕登授首以後、逆酋搖知天討難容、帆救乘虛衝突、節該本道呈詳兩院、行令添兵固守、續奉本部院許發陝兵施兵、俱一時不能齊集、彼賊勢猖狂、固非數千兵所能捍禦、而鄰鎮隔越、又非一二日所及救援者也、及查副總兵陳良玭、駐鎮偏橋一月、頗有調停、守備楊惟中堅守龍泉二年、並無失事、但讀原奉題議、思石龍泉、皆良玭應援之信地、況當賊衆入犯、司治官印賴惟中協力以相保、今據該府備禮前來、反復參詳、在陳良玭以急守偏橋爲詞、而屢催不去、同舟共濟之義則疏、在楊惟中以公出思南爲解、而戀留不去、事不避難之忠未盡、情若可原、法難并貸、等因、呈詳到臣、據此、卷查先據帶管思仁道布政司左參政郭廷良、思石兵巡道副使路鉱、龍與石阡府并龍泉司土官安民志節報、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播日何漢良、朱敬等、統領賊兵數萬、一由錫落關、將把總喻時興、哨官习榮賢、楊廷貴、與馬頭山把總李惺三、俱各殺死房去、喻時興兵一百五十名、當斬死五十名、餘一百名、用木靴穿襲、一路由龍洞哨、一路由穿巖哨、一路由三跳哨、繞去把總董才一、郭明選、并兵一百二十名、一由綏陽哨、網去把總李文燦、將永靖營大毛坪等各哨房、盡行燒燬、官兵殺傷大半、及稱要攻龍泉思婺思南、事勢已急、彼中兵力不敷、原議發調到陝西馬兵一枝應援、於時陝兵方至、馬力已疲、計至彼中、已不能戰、徒損馬耳、因急催原委雙流縣知縣邵宏烈、將所調湖廣施州衛土兵八千、盡發彼中、山大田所黔水縣、直趨婺川應援、又恐兵未即來、一面行總兵陳璘、及偏橋副總兵陳良玭發兵防守、一面傳總兵監軍道、行委江南川一帶防兵、突入播州地方、竭勦婺寨、以牽其內顧、仍行該府縣文武官吏、竭力固守、以待援兵去後、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又據思南府申、據龍泉長官司應襲士舍安養極報稱、本月初

五日、逆酋楊應龍、統兵數萬、五道並出、有叔土官安民志親領衆兵五百出戰、因衆寡不敵、退圍城內、前司治並印信、民志固辭數而、綑去東曰劉王變、並妻媳子殺死訖、一切殺虜俱不忍言等情、看得播酋數萬、已圍龍泉、深入受水、逼近本府、止有三十餘里、勢甚危急、本府戍守之兵、僅一千餘名、恐不能支、施南兵八千、尚未見至、且帶管守道、業已上省、而同知推官、俱以公事他出、惟本府一人、誓與士民、矢心共守、未覓何狀、又據守備楊惟中呈稱、龍泉過近播境、部兵不滿二千、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逆酋恃衆突出、殺虜城下名色千把總四員、兵三十餘人、至今年正月初四日、卑職衝例出謁郭參政、面議地方事宜、行令把總李君寶、協同土官安民志料理地方、行至地名煎茶溪、初五日辰時、據報逆酋怦兵出犯龍泉、星馳急回、至地名沙灘、分兵殿後、堅持等因到臣、若得賊寇龍泉、已非一日、守備楊惟中身膺重寄、職在設防、正當兩軍對壘之時、不行揮戈相向、卻乃假以衝例赴道、擅離信地、致賊長驅直入、攻破司治、紺殺官兵、失事重大、且守巡該道、均有地方之責、不行親臨彈壓、委而去之、是何情弊、據法通應參究、但念用人之際、姑且從寬、一面行令戴罪殺賊、一面嚴查失事員役、另報間、本月十八日、又據防守婺川管參將事、原任守備徐尤悔呈稱、本月十一日、據本縣石牙關防禦土舍謝正民報稱、探得播酋點選苗兵三萬、只在三五日內出境、攻犯婺川、圍占思石二府、本關兵微、緊要窠乞發兵堵截等情、轉報到臣、若得龍泉既破、婺川陷危、調發官兵、俱尚未到、萬一失陷、既應進兵、更當恢復、一面將調守武隆彭水平茶土兵五千名、建越官兵五百名、行令坐營孔繼祖統領前去救應、一面再行總兵傅倫各路防勦官兵、處處和機進攻、以衆賊勢、便其內顧、以解此危圍、本月二十五日、又據分巡思石二道、及思石二府復申、楊惟中先期徑至鸊鵜溪、將家容移送潮底河下潛住、以致誘苗入境等因、該臣若得本官身爲將領、定有地方、乃賊未來、輒挈家而走、擅離信地、遂爲逆賊所乘、士官安民志率兵夾攻、身罹鋒刃、所部軍民、無兵救援、悉遭荼毒、皆由本官坐視、以致大失軍機、決應拏究、會行該省撫臣牌仰該道、即將楊惟中嚴拏解道、監候依律招參、以憑處治間、本月二十八日、又據三使路安龍星稱、龍泉爲思石鄰播屏障、特設守備統以重兵捍禦、撫非爲保固地方計也、今守備楊惟中素負虛名、臨事畏縮、以致印官被其殺虜、城寨由其失陷、據法委應參究、但兵事方殷、用人正急、今據本官既稱情願恢復龍泉贖罪、以待大征、假應量請殺酌、或於任法之內、姑開使過之仁、容令戴罪督兵、前往龍泉恢復、以爲大征之地、幷於煎茶溪等要隘處所、防禦立功、以贖前罪、等因到臣、批行去後、今據前因、該臣若得逆賊楊應龍顓虢知兵、其於批允揚盧、攻瑕滑堅、戰守機宜、圖之稔矣、當臣發成都抵重慶也、計賊自知罪無所逃、必且東衝西突、冀得一逞、以暫固拏蕾之志、而預窓我軍之磨、於是傳檄三省、催發兵糧、陸接於途、日以數四、即湖貴撫道、亦非不日有報章、各稱料理、而地遠備多、猝難齊一、至如龍婺思石一帶、去三省各千里而遙、兵力素虛、援兵難至、逆賊居中、狼瞻於此地首計心焉、而龍泉遂不免矣、據所稱地係土司、原無城池、漢土之兵、不滿三千、賊親率大兵、以壓之、衆寡不敵、亦雖責以全勝、顧將死官也、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死、舍此之外、寧有良策、今士官安民志、以五百孤軍、當數千強虜、致命遂志、豈不烈哉、楊惟中素有虛名、擁兵二千、相機戰守、以待援師、圖

兵刃一接、亦可自解、乃先事亟去、自保其家、此何心也、豈後僉設兵二千、止擒伊保、護妻子之地耶、當事報初傳、臣即一面催兵應援、一面發兵蹻勦、據監軍楊寅秋揭稱、近據吳洪等塘報、賊破龍泉、移兵欲攻婺川、因蜀兵報警、遂撤兵回、查賊以初五日破龍泉、以初六日撤兵回、則所云爲兵報警、即前川正月初一日金竹寨之捷、有以牽之也、不數日而再有官場大營之捷、賊遂宝伞、不敢南向、而施州之兵、且及黔境、向使惟中但守三日、即龍泉至今、與思婺並存、亦不可知、嗟嗟、一將全身、萬民委命、臣於惟中恨不食其肉、寢其皮矣、龍泉係貴州總兵地方、近該臣題允屬湖廣偏橋總兵就近管理、但童元鎮遠在貴陽、陳磷方入沅州、於勢俱不相及、即副總兵陳良玭、亦有應援之責、然偏橋方在危急、本官僅堪自保、本地將領已避、何可嫁罪他人、俱應免議、帶管兵備分守參政郭廷良、以初四日送印、以初五日失龍泉、殘破若此、綱紀謂何、似難與未接印之兵巡副使路雲龍並論者、參照守備龍泉都司楊惟中、狡詐止博虛名、恇怯全無實效、擁三軍而遠避、奚取於擐甲操戈、保八口以自完、安在其折衝禦侮、已失重地、何得苟全、宜從守備不設之條、尚有臨陣在逃之律、此一臣者、所宜提問正法者也、分守參政帶管思石兵備事郭廷良、處置薄之區、指揮非不稱菩、值殺賊之慘、防禦終是未周、雖謂代庖、遂可逃責、此二臣者、所宜益加嚴治者也、及照龍泉初報失事、臣已行該道將楊惟中拏問正法、後據該道稱、惟中欲以恢復自贖、臣因彼中別無將官、撥兵難以猝至、恐賊遂長驅思南、因姑令質其妻子於獄、限以十日內恢復龍泉、以待大兵、蓋因賊勢方張、別有失陷、不便進勦、故爲是不得已之計、要之本官縱有復龍泉之功、亦難盖贖其失龍泉之罪、仍應提問定罪、除殺傷官兵、虜掠人民、查明另報外、伏乞敕下吏兵二部覆議、將楊惟中行巡按御史提問正法、將郭廷良調俸示戒、其童元鎮等姑行免議、應罪當面人服、法行而功奏矣、至於臣化龍有遙制之權、無保全之效、失職已甚、負罪爲多、但方在進兵、未敢求罷、除席藁待罪外、緣係播賊侵擾黔境、攻陷土司、查參失事人員、以肅軍政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黃可美、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報進兵日期疏

題爲播賊造逆、奉天征討、恭報師期、以張聖威、以一衆志事、臣惟播賊楊應龍、逆天造反、殺將屠城、蠭上赫然震怒、興師問罪、不以臣爲不肖、乘兵柄而授之、又頒尚方之劍而賜之、委任甚專、責成甚重、亦既數月於今矣、當臣之初受命也、計惟除首之惡、義不遑顧、滅此朝食、豈俟兵糧稍集、可以守矣、未可以戰也、乃復被已未宜輕易、乃不動聲色、以緩其勢、急集兵糧、以厚其防、既而兵糧接於途、日以數四、即湖貴撫道、亦非不日有報章、各省之兵力始充、器械始備、糧運始齊、湖貴二省、極力催發、亦漸有端緒、外省調兵、亦漸有至者、臣計此時、不但自困、可以圖賊矣、乃遂移駐重慶、就近調度、而是時各省兵亦先後至、參將周國柱以固原陝西兵、遊擊佘世威、羅最都司哈光顯以甘肅兵、遊擊任承勛以河南兵、俱十二月至、參將李經以延綏兵、十二月至都司、封建以浙江兵、守備趙賢輔以山東兵、坐營王芬以天津兵、管守備事指揮沐棠以雲南兵、守備白明達、土知州岑繡勳以廣西兵、俱今

年正月至。總兵馬孔英以宿夏兵、二月至。其三省所調土司兵、酉陽、石砫、永寧、天全、鎮雄、平茶、邑梅、水西、各久在防守。烏蒙、施州、散毛、容美、永順、保靖、烏羅、獨山等、各報已起行。計二月初俱可至。而先是臣行本省司道及二省撫鎮司道、所議分路分兵、分定文武諸臣。漢土官兵、亦以正月初先後報至。大約分爲八路。在四川爲四路。一路綦江、以原任總兵劉綎爲主將。而以參將麻鎮遊擊楊敏政、都司程賦、周敦吉、守備趙賢輔、周以德、坐營王芬等隸之。參政張文燈、督兵糧兼紀功。而以同知史朝貞等佐之。一路南川、以總兵馬孔英爲主將。而以參將周國柱、李經、遊擊任承爵、王之翰、守備馬民英、都司葉當春、坐營孔繼龍、士官宣撫冉御龍、馬千乘、長官楊光祖、楊光斗等隸之。僉事徐仲佳、督兵糧兼紀功。而以推官高折枝等佐之。一路合江、以總兵吳廣爲主將。而以遊擊余世威、羅基、都司哈光顯、封建趙應科、吳從周、劉承職等、隸之。參議兼僉事劉一相、督兵糧兼紀功。而以馬湖府知府蔡宗憲等佐之。一路永甯、以原任副將曹希彬爲主將。仍聽吳廣節制。而以參將吳文傑、王夢吉、守備江萬化、周大謨、土官宣撫奢世續等隸之。參議史旌賢、督兵糧兼紀功。而以州同趙世德等佐之。外有臣標下中軍副總兵楊登山、及參將余德桑、遊擊旋踵、逯及閻門、永絕其副。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有人負國而不知、聰明謂何。有人負國而不誅、正直謂何。有人負國而不知之誅之、有不得、有不平、一之謂何。夫神護國祐民、以食其報者也。神不明則士不奮。士不奮則賊不滅。賊不滅則民不安。民不安則兒年殺禮於神。亦有不利焉。敢盡布之。明神惟明神其圖利之。臣又惟軍中之事、三令五申、宜有告誡。乃爲軍誓、照得我國朝方制萬里、四海一家。舉士之猶悉偏裨、統領官軍、各有分地。各有分守。各有分防。各有分剿。各有分勦。各有分擒。各有分殺。各有分捕。各有分追。各有分斬。各有分獲。各有分功。各有分罪。各有分賞。各有分罰。各有分生。各有分死。各有分存。各有分亡。各有分利。各有分害。各有分得。各有分失。各有分成。各有分敗。各有分勝。各有分負。各有分榮。各有分辱。各有分貴。各有分賤。各有分貧。各有分富。各有分壽。各有分夭。各有分吉。各有分凶。各有分禍。各有分福。各有分災。各有分祥。各有分妖。各有分孽。各有分善。各有分惡。各有分美。各有分醜。各有分香。各有分臭。各有分甘。各有分苦。各有分辛。各有分鹹。各有分淡。各有分酸。各有分澀。各有分滑。各有分燥。各有分濕。各有分寒。各有分熱。各有分温。各有分涼。各有分清。各有分濁。各有分動。各有分靜。各有分明。各有分暗。各有分晝。各有分夜。各有分晨。各有分昏。各有分朝。各有分暮。各有分春。各有分夏。各有分秋。各有分冬。各有分東。各有分西。各有分南。各有分北。各有分中。各有分外。各有分上。各有分下。各有分左。各有分右。各有分前。各有分後。各有分內。各有分外。各有分遠。各有分近。各有分高。各有分低。各有分長。各有分短。各有分大。各有分小。各有分多。各有分少。各有分厚。各有分薄。各有分重。各有分輕。各有分深。各有分淺。各有分廣。各有分狹。各有分闊。各有分窄。各有分直。各有分曲。各有分方。各有分圓。各有分平。各有分險。各有分易。各有分難。各有分簡。各有分繁。各有分疏。各有分密。各有分新。各有分舊。各有分故。各有分今。各有分古。各有分來。各有分往。各有分去。各有分留。各有分止。各有分行。各有分坐。各有分立。各有分臥。各有分起。各有分伏。各有分跳。各有分躍。各有分走。各有分飛。各有分潛。各有分游。各有分浮。各有分沉。各有分出。各有分入

守本部院但約束期會、指授機宜、臨陣出奇、並不申制、主客土漢官兵、盡聽節制、但有抗犯、悉按軍法、若主將驗憑、剛愎逗撓、縮朒、爲賊所侮、憤事殃民、則有尙方之劍在、一監軍道亭有專敕、責成甚重、內督本部、外督各營、軍中大小事體、無所不得問、若事任情專已、强人以難、玩愒模稜、失事之會、是謂自溺其職、本部院何敢私焉、一督餉道職專糧運、十餘萬人、張口待哺、須當有一二月之儲、乃得宿飽、不然臨渴掘井、何有及焉、乃若收放不時、糠粃不揀、斛斗不符、軍得虛名、民受實害、此當與無糧同、則非所望於該道者、一守巡道、防守地方、樓櫓兵馬、器具、百務所當、嘗胥畫圖之、猶恐日不暇給、至於進攻之後、紀驗功次、督發糧運、尤須事事親理、無但託之委官、儻有疏漏、所關非細、悔曷及已、一大小將領、專爲討賊而設、賊不平、何面目見人、何顏色回鄉里、若平時不束軍士、致劫掠爲害、加等罪之、若臨陣分有信地、定有師期、當進不進、當攻不攻、甚至臨陣而退、長難而逃、或亂行而納敵侮、諸凡此類、無論大小、俱以賜劍從事、一主客官兵、養之千日、用之一時、必須奮勇克敵、爲國分憂、方稱男子、若器械不修、行陣不明、但闕冒餉、不圖立功、甚或無事劫掠以充囊、臨陣長縮而先退、但犯重情、各將領俱得斬之以徇、一一切小委文武官員、食祿蠹職、自是本等、況非後饗戮、尤宜勉圖、若因循玩愒、長縮退避、致誤公事、或不潔不公、致招物議者、事發審實、輕則細打、重則以賜劍從事、一各省土司官、象養二百年來、朝廷之恩、天高地厚、今逆賊得罪朝廷、正爾尊嵩忠報效之時、尙有無知苗獠、唱爲免死狐悲之說、不知免狐同類、何得相比、若平時不能束兵、致搶掠爲害、臨陣不能鼓勇、或惴怯不前、又一以一二陣寡責、不待賊平、騙兵而去、如此之類、皆謂之不忠、曾播州之緒也、賜劍具在、斷不敢私、臣又惟軍中之事、明賞救法、乃可用衆、乃爲軍令、照得將將者、必賞罰明信、而後可以服英雄豪傑之心、將兵者、必紀律森嚴、而後可以獲戰勝攻取之效、本部院欽承上命、討逆退方、自非三五申令、以齊烏合之情、何能億萬同心、以奮鷹揚之氣、所有條誡、特用申明、法在必行、將無逭令、各宜審計、應免後艱、計開、一定有師期、後期不進、當開刀而不開刀、當合哨而不合哨者、主將以下皆斬、一臨陣退縮不前者、當時立斬以徇、一前鋒破敵、後鋒割級、賞功之時、以前後鋒分三七給賞、若前鋒貪功割級、致賊奔逸、或爲所乘者、斬、一爭搶割級者、斬、一臨陣在逃及詐稱疾規免者、斬、一別隊別哨、若被攻圍、應救援而不救援、致有失陷者、領兵官隊長皆斬、一將卒有私讎至臨陣以相報復者、斬、一妄殺平民、及將老幼婦女、或投戈乞降之人、濫殺充功者、審實處斬、一臨陣爲賊所卻、貪取財物、及賊未殺盡而卽入其家取財、致敗者斬、一賊衆可出軍而不出者斬、一哨探之人不覓賊來者斬、一割營內地、焚人房舍、淫人妻女、搶人財物者、俱以盜論、審實處斬、一洩漏軍情於賊者斬、一放火及失火致延火藥者斬、一兎扣軍糧、致失士心取敗者斬、一指以招降、索取投錢、搜檢財物、隱匿婦女、致阻遠人向化之心、壞其從賊之志者斬、一將吏受賊枉法、及論功定罪故不以實者斬、一訛言惑衆、妄說陰陽卜筮、神鬼災祥、惑人者斬、一俘獲賊屬子女、及被虜男婦、隱匿入己、不卽報官者、細打一百、徒於是日誓告發令訖、卽行湖貴二省撫鎭、期以二月之初三日亦如臣督告、臣又惟兵將漸齊、人心已一、可以約期行事

奏、乃密行本省鎭道、及二省撫鎭司道約期、行令各照分定信地、奮率文武將吏漢土官兵、的於二月十二日一齊並進、開刀勦殺、除再屢行申飭外、合先期去後、該臣看得逆賊楊應龍、天造反、罪不在赦、人人知之、顧遊談之士、所稱決勝之策、往往不一、蓋有難易、遲速兩端、以爲易者、謂應龍小豎子耳、播州一隅之地、在海內如黑子著面、且其衆叛親離、人無固志、大兵一舉、至則燼耳、勦之宜速、而不知困獸猶鬬、賊故知兵、又以威劫其下、用命者多、蜂蠆有毒、謀何容易、白石飛練、已事昭然、以爲難者、則以其據險負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至擬之南倭北虜、爲甚謂不宜與爭鋒、止多集兵面四守之、可坐困也、顧坐困須多兵、費財、何以善後、夫兵猶火也、不戢自焚、而九邊矣、且不在播、夫兵貴拙速、未聞巧之遲也、蓋臣每顧念於難易遲速巧拙之間、神馳心碎、腸一日意外之成、自受事以來、日分而食、夜分而寢、忡兵餉、治器械、輪蹄四馳、星霜條易、數月於茲、始有次第、又念三月以後、草青馬發、雨多河漲、便難舉事、須至秋冬、後來事勢、都不可知、瞻前慮後、師期須當以二月定、又先經兵部與臣趙過賞格、及臣所爲論檄而雜言、分行各監軍道、多方開示招論、而各監軍亦殫心畢志、四路招降、節據開報川貴二省、所收投降者、不下數千、而賊之心腹逆黨李旭以間死、趙仕登以計斬、其外司長官鄭蒙、駱麟、王繼先、袁年、陸續出降、送妻子爲質、以表忠順、賊恐人心逐離、努力破龍泉以張威、而不虞金竹宮壩之捷、又有以覘羣酋之魄、而奪之氣、亂而取之、實惟此時、謀之二省撫臣、及三省道將、咸以爲可、故臣遵奉屢旨、成師以出、以皇上神武威靈、計賊當不日授首、臣恐不肖、無能爲役、惟是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竊以自盟、賊亡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竊願效於昔人、徇國之義、他何敢知焉、臣謹具疏、先以師期上聞、無任悚息瞻望之至、緣係播賊逆逆、奉天征討、裁報師期、以張明威、以一衆志事理、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高廣勳賫捧、謹具題知、奉聖旨覽奏知道了、兵部知道、

二報捷音疏

題爲王師進勦、連破劇賊險洞、招降脅從、奪氣、再報捷音事、本年三月初一日、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准原任四川鎭守總兵官劉綎報稱、奉臣軍令、遵依於二月十二日出師進勦、綠綦江一路、自東溪入播地方、俱係窮山峻嶺、深箐茂竹、內如楠木、山羊、簡、臺等洞、皆天造地設險固、爲逆賊頭目穆烱楊其昂、杜等、盤據其中、必須勦除、乃堪前進、又准監軍道手本內稱、奇命各洞惡目楊兆麟、張漢清、郭通緒、母杜、穆烱、周保祖等六提調、共統兵八九千、先來東溪一帶地方剳營、又於松坎地方修戰二路、探應大兵出日、應龍親統苗兵四萬、前來迎敵、隨該本鎭行令坐營都司周敦吉等、領兵由土廩等塢、攻山羊洞之右、以旅哨官陳策等接應、把總趙奇等領兵由兩河口等塢、攻楠木洞之左、以守備陳大綱等接應、又令守備周以德等、由土臺等處、攻二洞之中、本鎭親統守備徐珊等應援、并行都司王芬等領兵、從江津山丁山里、楊木田點腳塢、攻簡臺洞、以絕楠木洞之援、分定發行、十四日到李漢塢前哨、望見賊衆來拒、天晚彼此剳營、十五日黎明、與賊大戰、我兵連贏數陣、當陣斬獲寨長顏曰李曰貴、陳榮等、功級一百零六顆、生擒賊首賊從朱子眞新苟等二十八名、各賊奔回楠木洞、我兵乘勝追趕、連破二關、各賊奪用強弓硬

弩、滾木礮石死拒。洞門難克。該本鎮親詣洞前相度地形。中嚴號令。懸賞銀三百兩。督令劉可睿等部下衝鋒兵士一面於洞前找廟對敵。一面於洞上伐木運草、堆積洞下、舉火然燻。又申索找梱、從上放下。內安馬銃手攻打洞門。連三晝夜。務期先登者、當行重賞。臨陣被傷者、併加優恤。因而兵氣愈振。加之火焰入洞、煙逼各賊魂消。勢難抵敵。於是三洞先後盡破。在楠木洞生擒賊首二十二名。斬獲賊級一十六顆。俘獲男婦三百四十九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三名口。在山羊洞斬獲首級六顆。臨陣乞降賊首二顆。俘獲男婦六百三十一名口。在簡臺洞各賊拒敵甚堅。都司王芬等奮勇打開洞關四重。生擒苗賊三名。斬獲賊級三十九顆。俘獲男婦五十六名口。招降男婦五十四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十一名口。燒其敵樓倉屋、致糧二千餘石。奪獲槍刀弓弩、器械、牛馬、牲畜無數。陣亡提調余嵩、兵王勇等四十一員名。重傷官兵封舉仁等四十八員名。輕傷官傅貴、兵秦守等三十四員名。本月初三日、又據總兵劉綎呈稱、本職自破三洞之後、整兵進取。至二十九日戌時、據各哨役鄉導報稱、逆會酋子楊朝棟等統苗數萬、分三路大出。一由落嫂瑤埋伏。一由羅天溪、衝我羅古池營壘。一由松坎前來迎敵我師。應龍親統諸巢之賊、劉於頂山團內各處及令朝棟分兵一枝、由兆陽水小路出點腳壩、先劫都司王芬之營。復攻本職大營。本職先慮王芬孤懸、令來合營以便策應。於是連夜傳令守備徐珊等八員、各帶兵劉於羅古池、幷松坎一帶地方、設伏以待。有警殺回應援。以周以德等九員接應。又密令王芬發兵於營外鶯鉗埋伏。賊來擒勦。以周敦吉等六員接應。至初一日丑時、楊朝棟等果先來犯。本職親率官兵、幷各家丁日本降夷達子、與賊大戰。從寅至午、三路夾攻。率收全捷。共計生擒苗十五名。斬級一百七十三顆。俘獲賊婦八口。又稱本日遊擊陳策等督兵搜山。共生擒苗賊六名。斬獲牛馬六隻、槍刀弓弩十一件。又據貴州布政司呈、據石阡府申據把守葛宋瀛、陣關把總馮碧等飛報、播苗點兵、前來攻打本關。碧與附近把總王應龍督率彼處鄉兵、幷歸順苗民、裨心裔勇。追至白泥司、斬獲賊級四顆、幷將彼處糧倉、燒燬百餘間、房屋不計其數。又據該司呈、據平西長官司申稱、本月初七日雞鳴時分、被播賊由河渡越江至馬場、將宣慰宋承恩、幷親枝各舍、包虜去訖。殺傷守把土兵。賊勢兇勇難敵。又據按察司呈據理刑張推官、審得生擒姦細二名、內一名梁守富供、係偏橋衛客人楊君五家丁。二十六年被播目何義虜去。跟隨楊應龍族人楊統、名爲老虎罪。在內與舍修國。今應龍說宋宣慰不與同心。令楊朝棟、楊三田二領兵一萬前來新土、將宋宣慰虜去。同生同死。已先於各莊取男女陪嫁等情。又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准防禦浩州都司葉富等報據把總劉應武等、招降過播州頭目何顯俊等四十三戶。男婦共一千餘名口。又據該道報准南川領兵遊擊王之翰報據石砫司宣撫馬千乘、真州司土舍駱麟各報稱、招降過三江里夷民羅桂賓等三十九戶。男婦共五百五名口。何汝仁等招降過石壩莊夷民周子陽等二十一家。男婦共三百餘名口。張廟等三戶。男婦共五十八名口。趙家里播民任思旦等一十五戶。男婦共一百四十二名口。王永貞等三十家。男婦共二百三十名口。周正法周崇政等男婦五十一名口。又據土舍駱麟同舍把駱慶祿等、招降過播目陸弼祥等九戶。男婦一百二十二名口。唐宗富等一十五家。男婦共一百四十七名口。共三百四十五名口。又據貴州宣慰安疆臣呈、奉牌諭遵依、行據防守邊界地方李稍塘目把丁良茂等、招降過播目熊老虎、陳阿元、飛老虎、阿絲干等、連散戶婁小共一百一十三房。安插本司內地居住各等因塘報到臣類報間。今據前因。除將獲功官兵應賞應紀、聽紀功道呈解按院驗數、及投降夷民轉行守巡等道隨宜安插、陣亡官兵、酌量優恤。其被脅宜慰宋承恩、原係逆賊應龍之壻。有謂承恩通同佯敗投入者。除候查明另報外。該臣看得播賊造逆數年於今。然甲午與師、賊之外司諸人、率皆望風投降。以故兵不血刃、而抵婁山。何其易也。其後時勦時撫、旋撫旋叛。賊得以修怨釁兵、橫肆屠戮。向時投降之人、婁後歷遭墳墓不保。今爲之守土、與夫食土之毛者、非其心腎之寄。則其刀鋸之餘也。懷其私惠、勦於積威。各有效死勿去之心矣。至於蓁江一路、諸苗身負堵城之罪、知干不赦之條。窮者據洞自保。強者嚴陣相持。百里之外、即爲戰場。其爲險難、尤倍各路。賊又夙怨劉綎之威名、欲苦捏其鋒、以嚇各路。故遣親子、率勁兵遠出間道、與之相角。所賴天威有赫。將士用命。旬日而破三洞。一鼓而走蓁苗。至今賊子擁衆而來、痛哭而去。向日威棱、一朝都盡。亦足快矣。查各路投降、已及數千。斬獲已踰五百。計此後勢成破竹。行見斬關逆賊、滅亡當必有日。但今天雨淋漓。草林苔濕。屐履險陵。官兵一時勢難並進。稍待晴霽、乃可長驅。夫今之行勦、則於滅賊。賊不滅、即殺者益城。益野。降者成衆。成都。未爲奇也。臣自進過河、行至地名礦子山、遇賊伏路。我兵相與敵殺。當陣斬獲賊級五十四顆。把總冉大周等斬首一十四顆。奪獲槍刀弓箭、盔甲三十餘件。又據湖廣監軍道參議魏養蒙呈、准偏橋總兵官陳璘手本報稱、官兵以來、淹及二旬。皇上必且關心海內、尤爲屬目。軍中情形、會須報聞。除一面嚴催三省兵將剋日抵關

遵照節期、分路並進。十五日前哨至黃溪寨、遇賊接戰。官兵何棟等奮勇向前。生擒苗賊五名。斬獲首級二顆。俘獲賊婦八口。又稱本日遊擊陳策等督兵搜山。共生擒苗賊六名。斬獲牛馬六隻、槍刀弓弩十一件。又據貴州布政司呈、據石阡府申據把守葛宋瀛、陣關把總馮碧等飛報、播苗點兵、前來攻打本關。碧與附近把總王應龍督率彼處鄉兵、幷歸順苗民、裨心裔勇。追至白泥司。斬獲賊級四顆、幷將彼處糧倉、燒燬百餘間、房屋不計其數。又據該司呈、據平西長官司申稱、本月初七日雞鳴時分、被播賊由河渡越江至馬場、將宣慰宋承恩、幷親枝各舍、包虜去訖。殺傷守把土兵。賊勢兇勇難敵。又據按察司呈據理刑張推官、審得生擒姦細二名、內一名梁守富供、係偏橋衛客人楊君五家丁。二十六年被播目何義虜去。跟隨楊應龍族人楊統、名爲老虎罪。在內與舍修國。今應龍說宋宣慰不與同心。令楊朝棟、楊三田二領兵一萬前來新土、將宋宣慰虜去。同生同死。已先於各莊取男女陪嫁等情。又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准防禦浩州都司葉富等報據把總劉應武等、招降過播州頭目何顯俊等四十三戶。男婦共一千餘名口。又據該道報准南川領兵遊擊王之翰報據石砫司宣撫馬千乘、真州司土舍駱麟各報稱、招降過三江里夷民羅桂賓等三十九戶。男婦共五百五名口。何汝仁等招降過石壩莊夷民周子陽等二十一家。男婦共三百餘名口。張廟等三戶。男婦共五十八名口。趙家里播民任思旦等一十五戶。男婦共一百四十二名口。王永貞等三十家。男婦共二百三十名口。周正法周崇政等男婦五十一名口。又據土舍駱麟同舍把駱慶祿等、招降過播目陸弼祥等九戶。男婦一百二十二名口。唐宗富等一十五家。男婦共一百四十七名口。共三百四十五名口。又據貴州宣慰安疆臣呈、奉牌諭遵依、行據防守邊界地方李稍塘目把丁良茂等、招降過播目熊老虎、陳阿元、飛老虎、阿絲干等、連散戶婁小共一百一十三房。安插本司內地居住各等因塘報到臣類報間。今據前因。除將獲功官兵應賞應紀、聽紀功道呈解按院驗數、及投降夷民轉行守巡等道隨宜安插、陣亡官兵、酌量優恤。其被脅宜慰宋承恩、原係逆賊應龍之壻。有謂承恩通同佯敗投入者。除候查明另報外。該臣看得播賊造逆數年於今。然甲午與師、賊之外司諸人、率皆望風投降。以故兵不血刃、而抵婁山。何其易也。其後時勦時撫、旋撫旋叛。賊得以修怨釁兵、橫肆屠戮。向時投降之人、婁後歷遭墳墓不保。今爲之守土、與夫食土之毛者、非其心腎之寄。則其刀鋸之餘也。懷其私惠、勦於積威。各有效死勿去之心矣。至於蓁江一路、諸苗身負堵城之罪、知干不赦之條。窮者據洞自保。強者嚴陣相持。百里之外、即爲戰場。其爲險難、尤倍各路。賊又夙怨劉綎之威名、欲苦捏其鋒、以嚇各路。故遣親子、率勁兵遠出間道、與之相角。所賴天威有赫。將士用命。旬日而破三洞。一鼓而走蓁苗。至今賊子擁衆而來、痛哭而去。向日威棱、一朝都盡。亦足快矣。查各路投降、已及數千。斬獲已踰五百。計此後勢成破竹。行見斬關逆賊、滅亡當必有日。但今天雨淋漓。草林苔濕。屐履險陵。官兵一時勢難並進。稍待晴霽、乃可長驅。夫今之行勦、則於滅賊。賊不滅、即殺者益城。益野。降者成衆。成都。未爲奇也。臣自進過河、行至地名礦子山、遇賊伏路。我兵相與敵殺。當陣斬獲賊級五十四顆。把總冉大周等斬首一十四顆。奪獲槍刀弓箭、盔甲三十餘件。又據湖廣監軍道參議魏養蒙呈、准偏橋總兵官陳璘手本報稱、官兵以來、淹及二旬。皇上必且關心海內、尤爲屬目。軍中情形、會須報聞。除一面嚴催三省兵將剋日抵關

滅賊外、謹將連日交兵功次、招降情狀、撮其大凡具題。伏乞敕下兵部、案候事竣、類覆施行。臣無任瞻仰皇慄之至。緣係王師進勦、逃破險賊、招降脇從緣由、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傅時才、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覽奏知道了。著該督撫鎮道、上緊刻期會勦、務靖夷氛、以安地方。

合江客兵交鬬疏

題爲客兵交鬬、互有殺傷、酌議將領、以明法紀事。本年二月二十日據四川鎮守總兵官吳廣呈、奉巡撫都察院李批據合江縣申稱、二月初一日巳時、領兵遊擊羅星、余世威、都司哈光顯、拜客回館、有廣兵一人、攔撞羅星馬頭。北兵喝罵。當時撕撮、兩兵聚合。各用槍刀礮銃、賊殺一處。自巳至午、卑職卽同都司吳從周、同知李廷謙前去解散。各自散去。查驗廣兵圍燒袁廷采房屋一所。殺死陝兵一五十名。重傷三名。帶傷三十餘名。廣兵被礮打死三名。重傷五名。帶傷四十二名。隨將死者安埋。傷者令醫調治。又准遊擊余世威、羅星、都司哈光顯各塘報。三賊進縣回拜。被廣兵一夥、無故將馬頭撲打。後面兵來、擁出城門。甘肅兵士、閉門靜坐。忽然礮響、殺聲大震。各披盔甲攻圍、擁到歇處。將門戶打開、殺死家丁一十五名。銃傷軍丁九十四名。自期法紀可明。平賊有日矣。緣係客兵交鬬、互有殺傷、酌議將領、以明法紀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傅時才、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吳廣等罰俸三箇月。

克桑木關烏江關三報捷音疏

題爲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本年三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止、節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淮川貴征播總兵官馬孔英、報據南川統兵參將周國柱、李經、遊擊王之翰、守備萬民英、監紀推官高折枝各報、據前部領兵石旺宣撫司宣撫馬千乘報稱、二月二十四日、兵至地名清溪、哨得播賊何金友、何金數、蟲頭李武、聚苗數百。於播境羅桿寨、鳴金吶喊、擺戰隘口。本司發兵二枝前去衝鋒。至二十六日一更時分、一擁抵巢。各城猿備槍弩、向前迎敵。我兵奮勇直進、四圍包裹。賊力難支。當斬何金友等壯級三十七顆。各賊敗走。追至前村、復來格鬬。又斬李武等壯級五十三顆。又追至土坪石板溪、斬首一十六顆。其一百零六顆。奪獲苗弩槍刀五十餘件。俘獲苗婦二十餘口。馬二匹。牛六隻。及稱本司宣兵、聽任前錄、連勝三陣。止重傷士兵秦喬等五名。又據領兵四陽司宣撫冉御龍報稱、二十八日、兵至播境地名十二茅坡、撞遇賊熊趙四彬、領苗伏路。我兵奮勇敵殺、斬級二十三顆。其一百零六顆。奪獲槍刀弓箭一十八件。被傷士兵吳海等四名。又據領兵參將周國柱、李經、守備萬民英、督領河渚家丁、眞州鄉兵、於三月初一日辰時、行至地名紅花灘、遇苗賊三百餘人、坐草一弄、擁出截戰。我兵奮勇向前敵殺、斬獲苗頭汪列、幷散苗僧苗愉吾等首級八顆。生擒汪二一名。招出投降男婦劉玉等一十八名口。奪回被虜幼男婦女李氏等十名口。招撫四會同主將傅命、眞州清溪一帶、撫勦已定。速宜率師前進。但此去經過長磉、望草、風坎、封甯、大灘等隘、俱係勁敵。必須先破諸賊、然後合兵取桑木關。方爲全勝之策。等因。本司職任先鋒。遵依統領部下兵馬五千。於三月初一日先行。諸營繼後。是日抵土坪劄營。哨得賊屯望草。至初三日五鼓。遣兵前去進攻。行至長磉。忽遇播目寨長冉海元、王廷佐、巴智文等、統苗萬餘、預於隘河布陣迎敵。皆騎戰馬。勢若飛騰。我兵分兩翼、奮力渡江。前哨秦加衡等、與賊首先交鋒百合、刺苗落馬。當陣斬獲首級八顆。賊衆大敗。拋棄丈

舉一軍而盡法之、亦不爲過。但人衆難以槩處。且部下亦有殺傷、則斬首畢以謝秦兵。固法之平、情之當也。吳廣身爲主帥、倡起釁兵。初雖不在行間。機乃全無處置。將兵若此、紀律何存。幸而追於公議、最斬一人。尚足服三軍之心。杜後來之釁。亦所謂不遠之復乎。近日多兵相聚。鬬鬬時有。但隨時懲處、自可貼然。如南川則陝兵與酉陽兵爲酒食相激、殺酉兵二人。曲在陝兵。臣卽令參將周國柱、將陝兵之起釁者、鎖死一人。重處則總兵劉綎標兵、與監軍道家丁爲買草相爭。鬬至監軍之署。曲在標兵。臣卽令綎將爲首一人梟示。哨官甲長、綑打五人。於是三軍相戒、不塞而慄。其士兵間有爭鬬殺傷者、乃夷俗常事。解之卽散。論之卽止。難強繩以漢法。俱不足煩聖聽。惟是合江一事、軍兵殺傷頗多。將領行法稍遲。相應具題、以肅軍紀。伏乞敕下兵部查議、除各兵已經處分、及有無搶奪財物、聽臣行監軍道查處外。其總兵吳廣、咸著承差傅時才、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吳廣等罰俸三箇月。

甲。我兵乘勝追入龍鳳關。連殺數陣。隨躡趕至望草二十餘里。各賊復聚、添兵接應。只得拚命對敵。致將頭目冉蓋殺死。重傷秦加南、張朝啓等數十人。正值困乏難支。當得我兵秦加月等從傍奮勇直衝陣角、破賊奔潰。生擒苗頭蔡明巴智文二名。斬獲苗甲兇器數多。遂壩長礮占據望草切照本司士兵與賊交鋒。追殺二十餘里。功雖不多、頗效血戰。及據推官高折枝稟稱。長礮至午未。又以火器齊打。燒燬寨房。賊兵抵敵不住。我兵乘勢直衝上圍。賊衆倉亂、棄圍奔逃。又爲伏兵截殺。共計生擒惡賊四名。俱係重傷斬獲壯級一百二十八顆。重傷我兵五名。輕傷十一名。奪獲槍刀器械數多。又據兵巡下川南紀功道參議劉一和、幷贊理監紀知府蔡宗憲、各呈報相同。又據湖廣監軍道參議魏養蒙報。准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報稱。二月十五日。兵至白泥分爲三枝前行。未十里。右兵前哨遇黃溪寨苗賊接敵。官兵陳棟等奮勇向前。生擒苗賊王松等五名。斬獲賊級二顆。俘獲賊婦八口。左中二枝於申時直抵白泥。各賊棄巢遁走。該遊擊陳策等率兵踰躍追蹤。時天色將暮。傅令搜山。把總吳應龍、李元敬、張金、張文掛等各部兵。共生擒苗賊六名。斬獲首級二十二顆。俘獲男婦十名口。奪獲弓弩槍刀十一件。牛十一隻。又據參議魏養蒙報。准總兵陳璘報稱。二月二十七日、親統諸部官兵、進次龍溪地方。深菁密林。去四牌不遠。下令諸軍。益加戒嚴。隨據前哨報稱前面有伏。即傳令箭。躬督遊擊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白元潔、王之棟、陳九經、保靖司應襲土舍彭象昆等。統率各兵。喬勇向前。各賊起伏。趨來迎敵。時方雨霽。又轉順風。用噴筒火箭。鳥銃百子銃。亂發夾攻。賊見兵勢難當。隨即登高據險。矢石如雨。有把總胡世華部下隊長謝漢月。臨陣先退。本職親於陣前目擊。即時斬首。諸兵喬勇御敵。各賊披靡。通計斬獲首級九十一顆。得獲賊仗顏多。及照四牌之賊。素稱狡黠。今官兵見斬不用命者。故喬勇直前。斬近百級。首挫賊鋒。功可嘉尚。相應獎賞。以示鼓舞。又據貴州征播總兵官李應祥呈稱。三月初二日據副總兵陳寅、奉令統領土官蒙詔、土舍莫勞、領兵把總安世珍等。探得四牌叛賊、聚集堵戰。職等黎明直抵播地。旋水賊悉布陣庇兵。當先。藥弩亂射。當有我兵鼓勇。火器銃彈齊發。槍牌抵敵。大獲全勝。斬級八十一顆。俘獲器仗不計。又據原任參將蔡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領兵把總猶鶴等。奉令前往天都關進攻。有賊據險。即出截戰。當該官兵喬勇直前敵殺。賊即敗走回圍。官兵架放百子銃火箭。一齊攻打。登寨。斬獲賊級七十三顆。又據原任守備伍萬鍾、奉令統領官兵、攻勦三百落囤叛賊。山箐險峻。恃困堵截。官兵仰攻。被滾石棲杆。不能遽上。隨該原任守備柳國柱等、統兵一枝。從後路儹上。火槍銃礮齊發。賊力不支。前後夾攻。當陣斬獲賊級六十一顆。等因到職。先該偵得逆賊楊應龍、選差張文相等、起集四牌三囤、幷河內賊兵、抵敵官兵。及要邊糧等情。隨該本職統督官兵。酌定緊要、挨次前進。令據攻破險囤。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一十五顆。俘獲賊屬一十七名口。賊仗器械五十三件。此先後奪氣。走落元兒之廚。而據其魄矣。又據貴州鎮軍道按察使楊寅秋報。准貴州總兵官蒼元鈺報稱。統督都司張秉忠呈據泗城州知州岑紹勳、督兵指揮李懋棣稟報。初三日本官率兵前去蝦子渡。用火箭射焚隔岸賊房四間。初四日又奉督官官男岑宴漢、統同卑職家兵張宗護等。前去河渡用火箭射焚隔岸賊房八間。來二倉。射死

川南監軍道參政謝韶報。准四川鎮守總兵官吳廣報據統兵原任副總兵、應科吳從周呈據千總曾大等報稱。奉令攻打穿蛋圍。道依於三月初一日黎明至彼。望見賊囤、周圍險峻。賊兵聚衆屯劄。查係提調郭通緒、令把事苟會管劄。衆議分兵四面攻打。中軍千總鄧子龍等十員。領兵一枝。土司總管劉國用等八員。領兵一枝。各抵囤下。賊兵雄據囤上。矢石如雨。我兵銃弩仰攻。自早戰

賊徒三名，射傷二名。本夜伏兵關下襲塘，至五更時候，過賊二十餘徒，往於隘岸巡邏。當即浮水前去，對賊血戰，斬獲賊級一十八顆，又據守備陳宗龍、白明達、阮仕奇各差人飛報，本協軍總鎮親臨烏江，分布哨渡，整備船隻銃弩火器，定限十一日，齊力渡河進勦。賊兵千餘，四山伏草出沒，沿江發矢，叫喊狂犬。本日辰時，該雲龍督率壩陽兵，明達仕奇率永順兵，奮勇爭先搶渡，關額險絕，水勢凶惡，賊衆乘高崖坎拒敵，矢石俱發，急難修築。官兵用竹牌遮蔽，搶上岸邊，鳥銃對打，壩陽、永順兵先登，各賊破山潛竄，在衙烏江關，斬獲賊級共十九顆，奪獲鎗破腦包長刀鏢槍不計。登時焚燒烏江關附近關邊賊寨，燒毀一空，煙蔽十里。永順兵陣亡一名，被傷五名，壩陽陣亡苗兵千總一名，被傷四名。飛報前來，隨該卑職會同左監軍楊按察使，親抵烏江關山頂，將各哨分割山頭，據高阻險，督兵齊力搭架浮橋，以通老營。催督水順、結到兵、盡發策應。一面星飛催督酉澄把事王嘉猷兵，馳赴馬山驛出落岡水，催羅龍等集鄉導熟知地利，偵探賊巢，麻水、把截鬼圍路溝，催河渡各哨兵，乘勢渡河攻打河渡關。先取倘稽馬，以分賊勢。擒角勦殺，共收全捷。理合飛報。又據雲南廣南府知府黃宇報，准統兵參將謝崇海，雲南坐營中軍張澍，督陣贊畫黃鵬報稱，十二日酉時，發兵奪占河渡關，燒溝各寨，當陣生擒二名，斬首十五顆，又准中軍張澍報稱，六營官兵往河渡督象，奮勇渡關，生擒播賊三名，斬獲首級八顆，又頂皮小功二顆，陣亡被傷，并所獲賊仗等情，到臣。除將獲功官兵，應獎應賞，應紀聽紀功道呈解，按臣驗發及外，合先呈報。又據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報稱，南川縣申投降夷民，轉行守巡等道，隨宜安插，陣亡軍兵，酌量優恤，及將生擒賊犯，批行縣示外，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鄒子章，巡撫湖廣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看得初賊聞王師進勦，懼關外之人，不為盡力，或因而投降，乃將其頭目及稍稍精勇之人，質其妻子，羣之圍上，約以戰不力或逃降，則屠其家，以故人人死守，無復他志，即臣等招降之檄，分發如雨，而應者尚希，比兵臨賊境，則擐甲操戈，相向而死，敵者爭先，人矣。蓋真勍敵，未易與也。所幸三省諸軍，激於討賊之義，理直氣壯，所向無前，臣等又時以法令嚴督之，各將領進希爵賞之榮，退畏尚方之及，賈勇先登，所至披靡，報捷之使，項背相望，至於南川貴陽二路，則直搗大灘、桑木、苦竹、烏江、河渡諸關，自是賊失其險，且褫其魄矣。初臣與各路主將約，有先奪關者，則深溝高壘，據關以守，直待諸路抵關，和期齊入。今兩路已據關以待，計各路當取次而登，進關之後，賊或集其死黨，背城一戰，則我師聚而殲之，過太山壓卵之形，或擐其妻子拒鬬自保，則我師環而攻之，亦隨家釜魚之勢，賊即狂狡多方，或未能終逆天誅也。所有數日進兵情形，理合具題，伏乞敕下兵部，案候類覆施行。緣係三省征播大勝，勦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周之冕，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查參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題為楚省分兵勦苗失律納侮，乞賜究處，以直法紀，並議遙制事宜，以一軍政事。萬曆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據湖廣按察司整飭辰常黎靖兵備副使王應霖呈，據黎平府推官邱獻可呈，蒙本道紙牌，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據五開衛銅鼓守禦千戶所申，據本所操舍馬朝告稱，同弟馬臣等往永從縣生理，行至地名皮林擒鬼坡，陡遇苗賊，各執槍刀，將弟馬臣殺死，綠由批道。又據該衛左所軍餘蚩應高告，名親家屯羅廷鵬等男婦八十五名口，興屯僕李叔生等男婦九十名口，又據餘慶司土官楊鯨、招得青

沙寨苗民安壩阿唯等男婦一百一十七名口，二關三關苗民吳老孫等男婦七十八名口，石橋寨苗民阿元等男婦七十一名口，各給旗號免死票照，立圍安插，以示不殺之仁。又據兵巡上川東紀功道參政張文燿呈，奉臣批據該道并管分守川西道事副使傅良謀呈，近准原任四川鎮守總兵官劉綎手本開稱，本鎮於本年二月十四十五等日，在於李漢場、與賊大戰，及攻剋柑木山羊等洞，所有生擒賊首賊從，合行差官押解重慶府監候等因，該二道會同於三月十二日，盤取各犯，前到演武場，從公鞫審，得各犯頻年助蠻殺虜生蠱，蓄毒之慘，不可勝數。今王師大舉，尚敢拒敵，阻截運道，尤見兇殘，內沈坤等四十三名，情極叵測，法應速正典刑，以洩軍民之憤。蔡角等四名，雖係種類，但原未臨陣，似應緩決，并於各犯名下詳註，審過管通，開款呈詳。該臣批各賊窮兇極惡，流毒蠻南一帶地方久矣。王師所至，猶然抗敵，當陣擒獲，何所逃死。仰守西紀功道會同標下練兵遊擊官將沈坤等四十三名，押赴市曹，斬首分發蠻南二處梟示，以快民心。蔡角、王明熊興望、馬明尚姑監候再審。此繳。依奉備行重慶府，將賊犯沈坤等四十三名，綑發市曹，該本道於本月十八日，會同標下遊擊江萬例，督同該府知府傅光宅，通判逋時鳴，重慶衛指揮潘脣，推高淩洪，將各犯押赴令旗下各斬首訖。其首級，行府分發蠻南二處，受害地方梟示。蔡角等四名，監候覆審外，合行呈報各等因，到臣。除將獲功官兵，應獎應賞，應紀聽紀功道呈解，按臣驗發及投降夷民，轉行守巡等道，隨宜安插，陣亡軍兵，酌量優恤，及將生擒賊犯，批行梟示外，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鄒子章，巡撫湖廣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看得初賊聞王師進勦，懼關外之人，不為盡力，或因而投降，乃將其頭目及稍稍精勇之人，質其妻子，羣之圍上，約以戰不力或逃降，則屠其家，以故人人死守，無復他志，即臣等招降之檄，分發如雨，而應者尚希，比兵臨賊境，則擐甲操戈，相向而死，敵者爭先，人矣。蓋真勍敵，未易與也。所幸三省諸軍，激於討賊之義，理直氣壯，所向無前，臣等又時以法令嚴督之，各將領進希爵賞之榮，退畏尚方之及，賈勇先登，所至披靡，報捷之使，項背相望，至於南川貴陽二路，則直搗大灘、桑木、苦竹、烏江、河渡諸關，自是賊失其險，且褫其魄矣。初臣與各路主將約，有先奪關者，則深溝高壘，據關以守，直待諸路抵關，和期齊入。今兩路已據關以待，計各路當取次而登，進關之後，賊或集其死黨，背城一戰，則我師聚而殲之，過太山壓卵之形，或擐其妻子拒鬬自保，則我師環而攻之，亦隨家釜魚之勢，賊即狂狡多方，或未能終逆天誅也。所有數日進兵情形，理合具題，伏乞敕下兵部，案候類覆施行。緣係三省征播大勝，勦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周之冕，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

查參楚省勦苗失律官員疏

題為楚省分兵勦苗失律納侮，乞賜究處，以直法紀，並議遙制事宜，以一軍政事。萬曆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據湖廣按察司整飭辰常黎靖兵備副使王應霖呈，據黎平府推官邱獻可呈，蒙本道紙牌，奉巡撫貴州郭都御史批，據五開衛銅鼓守禦千戶所申，據本所操舍馬朝告稱，同弟馬臣等往永從縣生理，行至地名皮林擒鬼坡，陡遇苗賊，各執槍刀，將弟馬臣殺死，綠由批道。又據該衛左所軍餘蚩應高告

稱、兄蕩應魁挑鬬、轉至容潘坡、被苗殺死等情行府選委能幹官員、約會參將黃沖等委官、公同查勘殺死人命、是何惡苗、係何姓名、爲因何故、逐一根究、下落合獻首惡正罪、蒙此、就經移會參府、行委千百戶張正蒙、武繼文、哨官邱明、李高、幷本府委官吏目典史楊大棟、梁態、帶領鄉導、會同永從縣、和機勘處、隨據各官稟稱、遵語該寨、不期各苗、仍前糾衆、據險、操戈戕路、拒敵、當將軍兵王邦等、殺死八九名、官兵見苗勢衆、擊回到縣、又據該縣稟報相同、具由通詳、蒙分守湖北帶管辰阮兵備道詹參政、分巡湖北道林僉事、貴州新鎮帶管都清道梁參議、俱批仰府、和機勘處、又蒙辰沅兵備道王副使、牌、奉巡撫湖廣支都御史批據本府、幷五姓參將黃沖等呈、據永從縣申稱、蒙委官勘處、皮林寨人命事情、被各苗不畏法紀、阻撓勘官、擅殺軍兵、今復猖狂、合款揚言攻劫縣治、乞賜轉詳、以解倒懸、緣由申府、備申兩省撫按、批允牌行本府、卽查皮林寨惡苗、有無殺死軍舍、抗拒委官、及揚言攻劫永從縣緣由、卽令應否調遣官兵、相機勘處、查明速報、又蒙本道批據本道呈、爲叛苗黑夜攻屯劫殺大變事、據該衛三卄屯舍餘傅國明等告稱、隘被皮林各苗、圍屯攻劫、放火燒燬八家、殺傷軍餘楊大付、家財牛禾等物、一場盡空、生靈遭害等情、批府移會該參勘處、該本道覆看得上皮林寨、叢衛苗夷、迺敢殺人、抗斷通糧、虧縣方今大征之際、一撩則甲胄如雲、撼斬衿易、但恐大兵纔境、玉石不分、姑念大生稱類、不忍波及株連、仰府一面出示曉諭該寨各苗、各宜省悟、保守身家性命、速將殺人首惡、獻出認罪、照依輸納錢糧、脇從諸番、俱皆罔治、敢有抗違、據實詳道、親提大兵躡勦、寧庭墟穴、聽類不遺、穴鼠釜魚、追悔莫及、一面安撫永從縣屬、安枕寢居、無容他慮、仍申論五洞苗民、各安業土、上納秋糧、毋聽惡寨、糾合爲非、自取敗亡等因、遵奉傳諭各苗、始焉不服、任從進征、等情、又經移行黃參將查議、回稱切照該寨惡苗、先殺軍舍二命、復殺軍兵九命、肆惡已極、理法難容、剋今糾衆附勢、抗納秋糧、合款揚言、欲行攻劫等因、詳報到道、又准參將黃沖寄手本移報、相同、該本道會同守巡二道、看得皮林寨惡苗、始而截路殺人、繼而抗勘殺兵、幷傷五開衛款丁多命、可謂窮法無忌、然奉三院明文、止於挾勘首惡、撫安脇從、誠慎之也、迺五靖參將黃沖寄、不堪土民辱詈、卽動官兵進勦、輕信鄉導、逃竄之言、致墮苗賊埋伏之計、倉皇奔潰、糜爛衆多、如此失律喪師、豈容覩顏在位、應合參處、黎平府推官邱獻可、永從縣知縣龍一膠、所屬苗民猖獗、亦非恩信素孚、均應貰成招撫、以散賊黨、以安地方、其惡苗俟播平之日、另議勦處、參將事務、另文詳委原任遊擊呂應陽、暫署、及通詳湖貴撫按外、量乞照詳等因到臣、隨批卽令勦播、其餘小小苗孽、宜一切置之、白刃交前、不顧流矢、勢則然也、皮林寨之事甚微、黃沖寄何人、可任專征、至撤勦播之兵以分之、卒至失律喪師、一軍皆沒、豈不惜乎、此等事、從來不以一字相貽、直待失機至此、乃始呈報何也、黃沖寄革任總參、急擇才勇閑將代之、仍面行各衛所州縣、一體申嚴防守、所殺官兵、的數幾何、查明速報去後、續據該道呈詳、參將黃沖寄、既已失事、該參事務、應令委官暫署、查得原任浙江遊擊呂應陽、韜鈐素諳、堪以代理、等因、呈詳前來、除批呂應陽准委用外、該臣看得上皮林之事、在諸苗誠無所逃罪、顧逆其始事、止於截路殺死二人、此盜之白晝搶奪者耳、後以兵挾勘、而敢殺八九人、此盜之拒捕殺人者耳、誠以盜治之、難略其首惡、雖散其黨與、一

察王御史批、惡苗劫殺、法所當誅、如議行、仍候撫院詳示行、繼、又蒙巡按貴州監察宋御史批、惡苗肆害、逐殺官兵、非一大創不可、候撫院詳行、繼、蒙此、就經牌行黎平府、會同黃參將查議、糧餉集兵、和機挾勘、安撫脇從去後、隨准黃參將移稱、除劃行守備轉行衙所等官、帶領哨兵款兵、幷鎮算哨守備邊上將、於原調征播哨兵一千名內、摘撥三百名前來外、頃錢會同挾勘轉報、又准靖州守備張世忠手本、奉本道牌准黃參將移稱、頃行張守備帶兵、星夜前來五開、聽從本職防禦惡苗、共安地方等因、又奉參將牌劄、仰備卽將該哨在營各兵、不必撥發偏橋、更班率赴五開、且共防守、以壯威勢、合移查照、隨該黃參將督率守備衙所等官、帶領鎮算五靖哨兵、幷五開衙所款兵、擇於二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同職前往永從縣駐劄、撫綏皮林等寨諸苗、當出火牌傳諭朝廷恩威、令獻首惡、餘黨罔治、但各苗肆惡怙終、執迷不服、各官兵於初四日、自縣詣該寨、和機挾勘、值道路崎嶇、羊腸險峻、至本日午時、纔潰兵走報、黃參將督兵行至擒鬼坡、被該寨惡苗、糾集下皮林、峒洞多苗、幷無管生苗、裝塘埋伏、俟官兵經過、各苗蜂擁齊出截殺、將守備張世忠、幷五開衙指揮、趙國玉、劉繼光、千百戶張治新、李承熙、邢德、唐世臣、莫自是、楊天時、江應棚、閔宗羣、胡順化、馬騰雲、孔開韶、孟卿、孔凌善、馮時選、哨官邱明、李高、及靖州哨領兵千戶楊啓賢、莊世恩、陸懷忠、哨官劉紹、向龍、珊登時殺死、幷戕殺多兵、亦未查的等情、報府、至酉時、黃參將亦奔至永從縣中、初五日、各苗蜂集縣前、周圍環繞、意欲攻縣、勒要退兵銀一千兩、稍有不從、卽攻城劫官奪印、本府聚襲知縣、見事勢危迫、多方善諭、令附郭赤溪寨衣巾土生楊永祿、勸化諸苗、又據五靖哨退兵、寫送木刻乞借銀五十兩退苗、以保多命等情、隨於該縣借出秋糧餘花一千斤、幷隨帶犒賞銀牌銀花共七十餘兩、給與衆苗、後勒寫給印信承管文帖、幷豬酒、方行解散、初六日、本府與黃參將、聽知縣、方得回府、次日子時、惡苗又將五開衙水井燕窩長寨三堡等處、盡行燒劫等因、詳報到道、又准參將黃沖寄手本移報、相同、該本道會同守巡二道、看得皮林寨惡苗、始而截路殺人、繼而抗勘殺兵、幷傷五開衙款丁多命、可謂窮法無忌、然奉三院明文、止於挾勘首惡、撫安脇從、誠慎之也、迺五靖參將黃沖寄、不堪土民辱詈、卽動官兵進勦、輕信鄉導、逃竄之言、致墮苗賊埋伏之計、倉皇奔潰、糜爛衆多、如此失律喪師、豈容覩顏在位、應合參處、黎平府推官邱獻可、永從縣知縣龍一膠、所屬苗民猖獗、亦非恩信素孚、均應貰成招撫、以散賊黨、以安地方、其惡苗俟播平之日、另議勦處、參將事務、另文詳委原任遊擊呂應陽、暫署、及通詳湖貴撫按外、量乞照詳等因到臣、隨批卽令勦播、其餘小小苗孽、宜一切置之、白刃交前、不顧流矢、勢則然也、皮林寨之事甚微、黃沖寄何人、可任專征、至撤勦播之兵以分之、卒至失律喪師、一軍皆沒、豈不惜乎、此等事、從來不以一字相貽、直待失機至此、乃始呈報何也、黃沖寄革任總參、急擇才勇閑將代之、仍面行各衛所州縣、一體申嚴防守、所殺官兵、的數幾何、查明速報去後、續據該道呈詳、參將黃沖寄、既已失事、該參事務、應令委官暫署、查得原任浙江遊擊呂應陽、韜鈐素諳、堪以代理、等因、呈詳前來、除批呂應陽准委用外、該臣看得上皮林之事、在諸苗誠無所逃罪、顧逆其始事、止於截路殺死二人、此盜之白晝搶奪者耳、後以兵挾勘、而敢殺八九人、此盜之拒捕殺人者耳、誠以盜治之、難略其首惡、雖散其黨與、一

獞走數旬徼之力是矣。即欲問罪仲威、一勞永逸。亦須播事既定、設其餘勇、亦自遁刃有餘。何必頓兵糜餉。曠日持久也。詳其始末。禍蓋獨起於該府推官邱獻可之易言兵。而參將黃沖嘗之輕舉妄動。幸功而貽禍也。夫當以萬數。不爲不多。三千兵豈易敵之。而率爾深入。一何急也。通永衛所兵疲敵脆。弱各省皆然。今所特者、乃該衛款兵千五百。與其餘之客屬合者。且撤征播之兵三百。並止偏橋上班之兵以益之。一何易也。陷入伏中。略無知覺。一何愚也。二十世官三千甲士。駢首就戮。又何備也。主將奔回城門登閉。縣花千斤。銀七十兩。盟之城下。而與之。若非衣巾士生之緩頰。幾有牽羊繫頸之舉。又何其備極醜態也。蓋黃沖嘗自以爲憂苗無幾、一鼓下之。張武功而受上賞。亦足以明得意矣。而不自知其兵不可用。與己之不能用兵。舉數千人之命。嘗試以博功名。於心安乎。夫將有備者。每捉敵而不出。然猶足以全軍。亦有勇者、或與卒而併命。然亦足以立節。沖嘗於二者何居焉。此宜蹤失機本法。寘之於理。始足償二十武陵之冤命。而慰三軍之幽魂者也。若邱獻可者、不知兵又不知將。俾一鄉以快雄心。而不意其流禍至此極也。顧其事在將領。將不足任。彼亦無如之何。此宜量行議處。以警文臣之喜事者。永從縣知縣一體、始事既鮮綢繆。臨事又失覊馭。損威貶體。貽恨一方。亦應並議罰治。以警庸備者也。若該道副使王應霖、地僻。并分兵把截渡口。發兵應援。線由到司。餘會同總兵、星催鎮雄隨兵策應。及督泗城濱兵剳營外。至十九日。據統領雲南中軍官張澍報稱、十五日賊兵數萬前來潰兵沅江宿州。羅平迎敵以衆。先衝陛其先鋒。賊道走斬馘。詎料無援。兵象奮不顧身。淹溺督陣官何天慶、名色把總甘崙、方朝宗、楊玉、王彥緯、哨長許應援。奮身衝鋒。各手砍逆賊數人。中鎗而死。餘各陣亡。領兵指揮胡殊、王之瑞、馬時亨。督陣贊畫黃龍、千戶賀勳。劉應祖。百戶鄧先業。把總周貴、安時大。冒陣而出。賴馬浮江。僅以身免。收回餘卒。同剳守老營。卓城撫戢餘兵。暫退養銳。具報到院。除行張澍領兵剳守及再調滇永各兵進勦、并行查死傷官兵另報。合行移知。同日又准該院咨稱。三月二十日准總兵童元鎮手本移稱、本月十七日寅時、據統督永順哨原任參將楊顯亷稱、十六日午時、永順兵出哨至雅水。偶遇安兵。彼此約會盟誓。共圖攻取。各有旗幟目把質當。意在十八日起營。本鎮正疑慮間。隨准左鎮軍面會。此必賊詭謀。頗傳令諭。遞據壩陽守備陳雲龍走報。探得播賊馬步兵不計其數。前來衝突。即同鎮軍飛騎臨河。親督抵敵。連對三陣。至第四陣賊勢益衆。所執旗號。即昨會哨貿當旗幟。永順中哨懿亂。壓令督陣等官拔刀、不能禁止。壩陽兵相繼奔渡浮橋。當有一人走過。欲斷橋纜。隊兵俱各浮水。不能水者淹沒。守備陳雲龍等、亦尚未知下落。砍纜之人、當時拘獲。審名簡宣。經會鎮軍面審另解。該本鎮召集各兵、另行相機進勦。理合馳報。除行童元領集兵戰守、并添調雲南水順精兵進勦。及將解到細作、發按察司審明詳報。其殺傷官兵、候查明至日另報。合行咨報。又據總兵童元鎮呈報相同。又據按察司楊寅秋揭稱、查得烏江河渡、雖共一路、賊巢鬼囤長官隔斷、六十餘里。南關峻嶺壁立。距河險惡。三月十一日攻剋烏江關。十二日攻剋河渡關。該賊會同童總兵計議、兩路進播治。計程僅七八十里。賊必併力一向我兩軍復隔越。今鬼囤既拔。擒斬幾二百名顆。急應合哨攻打長等。庶兵勢不分。策應爲易。就於十四日移會各哨、揭報軍門督行間。十五日泗城土官岑繼

禎爲保留給由方面官員事。據四川按察司呈、本臣批據本司建昌兵糧道副使顧汝學呈稱云云。議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考得四川按察司建昌兵糧道副使顧汝學。清慎有韜。恬淡無營。遠夷頓爾向風。黎蠻翕然順化。稱賊。茲當三年秩滿。例應給由。應令赴部考績。第本官管糧、盡皆夷猓。今川省方有征播之役、各道兵備官。俱宜在任、彈壓地方。以杜諸夷乘虛窺竊之端。委難離任。相應照例題請保留。除批該司行令暫俸管事。仍造冊差人齎發外。伏乞敕下該部將副使顧汝學、照加考察、題請施行。緣係保留給由方面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周之冕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

查參黔路得勝復失將官疏

題爲黔路失律喪師、得勝復失、據實查參、以肅軍政事。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巡撫貴州都御史郭子章咨、據左鎮軍按察使楊寅秋報稱、本月十五日戌時、據河渡統兵都司張秉忠飛報、十四日夜。因擒姦細。搜出公文。已知賊來衝營。預令部兵、加謹慎防。一面請兵應援。十五日未時。播賊數萬突然而來。雲南官兵、先殺一陣。敗走過河。泗城官兵、初尚剳住。以俟交鋒。後盧糧餉積在老寨。尤恐有失。遂卽收兵、回守糧餉。并分兵把截渡口。發兵應援。線由到司。餘會同總兵、星催鎮雄隨兵策應。及督泗城濱兵剳營外。至十九日。據統領雲南中軍官張澍報稱、十五日賊兵數萬前來潰兵沅江宿州。羅平迎敵以衆。先衝陛其先鋒。賊道走斬馘。詎料無援。兵象奮不顧身。淹溺督陣官何天慶、名色把總甘崙、方朝宗、楊玉、王彥緯、哨長許應援。奮身衝鋒。各手砍逆賊數人。中鎗而死。餘各陣亡。領兵指揮胡殊、王之瑞、馬時亨。督陣贊畫黃龍、千戶賀勳。劉應祖。百戶鄧先業。把總周貴、安時大。冒陣而出。賴馬浮江。僅以身免。收回餘卒。同剳守老營。卓城撫戢餘兵。暫退養銳。具報到院。除行張澍領兵剳守及再調滇永各兵進勦、并行查死傷官兵另報。合行移知。同日又准該院咨稱、三月二十日准總兵童元鎮手本移稱、本月十七日寅時、據統督永順哨原任參將楊顯亷稱、十六日午時、永順兵出哨至雅水。偶遇安兵。彼此約會盟誓。共圖攻取。各有旗幟目把質當。意在十八日起營。本鎮正疑慮間。隨准左鎮軍面會。此必賊詭謀。頗傳令諭。遞據壩陽守備陳雲龍走報。探得播賊馬步兵不計其數。前來衝突。即同鎮軍飛騎臨河。親督抵敵。連對三陣。至第四陣賊勢益衆。所執旗號。即昨會哨貿當旗幟。永順中哨懿亂。壓令督陣等官拔刀、不能禁止。壩陽兵相繼奔渡浮橋。當有一人走過。欲斷橋纜。隊兵俱各浮水。不能水者淹沒。守備陳雲龍等、亦尚未知下落。砍纜之人、當時拘獲。審名簡宣。經會鎮軍面審另解。該本鎮召集各兵、另行相機進勦。理合馳報。除行童元領集兵戰守、并添調雲南水順精兵進勦。及將解到細作、發按察司審明詳報。其殺傷官兵、候查明至日另報。合行咨報。又據總兵童元鎮呈報相同。又據按察司楊寅秋揭稱、查得烏江河渡、雖共一路、賊巢鬼囤長官隔斷、六十餘里。南關峻嶺壁立。距河險惡。三月十一日攻剋烏江關。十二日攻剋河渡關。該賊會同童總兵計議、兩路進播治。計程僅七八十里。賊必併力一向我兩軍復隔越。今鬼囤既拔。擒斬幾二百名顆。急應合哨攻打長等。庶兵勢不分。策應爲易。就於十四日移會各哨、揭報軍門督行間。十五日泗城土官岑繼

保留方面官員疏

勳、擒斬楊應龍塘報六名、搜出說帖偽大衆前來衝突、把總葉明遠知風、先逃過河、本日午時、賊擁步騎數萬、先衝雲南兵子營騾象連戰數陣、賊俱損傷、賊將象奴射倒、矢石交衝、象負回頭反觸、又丟火磚不如法、營中火起、陣勢遂亂、溯城自保、不趁救援、賊登高勢便、原任謝參將部兵先走、滇溯兵不支、各奔回對岸老營、因浮橋兵多糧斷、士兵浮水過河、不能水者淹死不下千餘、陣亡督陣官何天慶、溯城把目黃勇等八名、滇兵頭目、非死未知下落十數名、當該溯城統領官都司張乘忠、督率溯城土官、舊任三板橋、保守渡口、滇兵因無土官、當各漫散逃回、就經傳令、督行坐營張澍、收拾回屯、劃佐防禦、十七日賊乘勢衝突烏江、先日永順兵哨至通木山等地方、遇賊數萬、冒稱水西隴澄兵、前來會哨、歃血盟誓、各換旗幟號頭、各留頭目貿營、十七日辰時、又差細作五名、手持令箭、稱水西王把事差來、陳守備營中會哨、陳守備偽將姦細、細縛、賊已近營、永順兵雖號萬名、原無定數、又先日哨聽各兵、半未回營、即時分哨迎敵、賊衆我寡、又別一枝賊兵、從刀靶水包出、所執旗號、即係先日所換旗幟、永兵慌亂退奔、陳守備壩陽兵相繼奔投、過河及半、姦細砍斷橋纜、陣亡原任參將楊顯、壩陽守備陳雲龍、廣西守備白明遠、原任守備阮仕奇、溯廣領兵指揮楊應芝、把總張一仕、賈文忠、張踴、淹死兵士約七百餘名、星飛催調標蔡營等兵二千餘名、拒河固守、賊兵退回、除收集永順及土漢兵、繕治衣械、合泗城屯營劉佐激勵、共圖再舉、理合揭報各等因、塘報到臣、案照先爲三省征播大勝、蕩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據總兵童元鎮、監軍楊寅秋、報稱三月十一日、守備陳雲龍督率壩陽兵、白明遠、阮仕奇、督率永順兵、奮勇爭先、剋破烏江關、斬獲賊級一十九顆、十二日參將謝崇儒坐營中軍張澍督陣、賈文忠、張踴、生擒三名、斬首十顆、各等因、隨會同溯貴二省撫臣支可大、郭子章、具本於本月二十一日題報訖、今准前因、該臣會同貴州撫臣郭子章、看得王道出於萬全、王師貴乎持重、彼逆奮雖狂獗乎、其地直彈丸耳、今且集各省之兵、環聚而圍之、此以八服一、蓋十全必克之道也、惟是相機而進、待時而發、以彼之無所不守、當我之無所不攻、雖有勇智、將安所施、初臣之誓師進攻也、期以進則齊進、攻則齊攻、既而各路以遠近不同、及梗道之容賊、堅瑕不一、自不能如期抵關、臣隨爲一單開數款、授之各總兵與監軍內第二款云、一賊當百各處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懼、今宜到關時、劃一大營以爲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各路鎮道、守此勿失、如南川路破關、以初九日、龍泉路破關、以十五日、各堅守至今、會師並入、蓋其情也、乃烏江路以十一破關、稱疾足矣、據關自守、稱得勞矣、謂宜深溝高壘、堅壁以俟、又須瞻前顧後、扼要防姦、庶其稱有備之兵、成撫敵之烈乎、獨奈何玩忽不戒、一敗塗地也、臣謂烏江之敗、有六失焉、初臣計賊兵動號數萬、我兵雖分八路、必不能一齊到關、若奪關之後、據關而守、彼或以全力衝之、衆寡不敵、不無可慮、故臣所派八路兵、皆三萬餘、此無容更分矣、該路兵止宜聚於烏江、其河渡則張疑以牢可也、乃分而爲二、相去遂遠、我分彼合、衆寡懸絕、爲賊睥睨久矣、其失一也、兵既分矣、幸而得關、宜令兵以守、以待大軍、無容更入矣、而河渡方且攻關、烏江亦未治矣、其失二也、關在前、江在後、是背水陣

也、法宜死戰、而見賊輒走、其失三也、欲覓退步、必須守橋、應幾可前可卻、乃無一夫之守、姦細得而斷之、其失四也、換旗合哨、非倉卒事、既知有姦、即宜嚴備、而悠悠忽忽、遇敵先亂、是宜死而反觸、又丟火磚不士漢錯雜、緩急莫指、一失恩取、豈得調和、積弱成爭、自分奏越、符離之事、殷鑒不遠、其失六也、此六者、兵家所忌也、有一於斯、足以致敗、而皆犯之、宜其及矣、今各路兵日日報捷、且取次入關、通阔、連奇授首、當必不遠、即少此一路、撫妨進取、獨是張逆賊之氣、寒戰士之心、劬師耗財、損威辱國、有足恨者、且開喪失、淹沒幾至數千、已行嚴查、未到、其在事將領、無所逃罪、顧陣亡者已過半矣、見在惟總兵充爲事官童元鎮、都司張乘忠、原任參將謝崇儒、娶南領兵中軍官張澍四人而已、童元鎮身爲主帥、才謝丈人、東隅之失已多、桑榆之收無望、合須一處、以謝三軍、張乘忠、謝崇儒、張澍、各帥一旅、以贖四征、東伍撫能、放士授敵而不畏、將望風輒靡、不能致人而致於人、坐使全軍幾覆、誰之過與、雖謂三軍大敗不可斬也、以上各將、俱應重究、但張乘忠同事已經陣亡、張澍過敵、初猶盧戰、相應姑免、以責後效、謝崇儒部兵先奔、以致大潰、則罪無可原者也、監軍按察使楊寅秋、既有忤兵之責、難辭失律之愆、但士不用命、難罪文臣、且向來之指據多勞、更末路之圖回可望、所應量行議處、仍俟通論者也、除亡失的數、與失先奔將士、仍候查明另行外、緣失事頗大、合先奏報、伏乞救下兵部議覆、請旨將童元鎮革任原缺、另行推補、仍與謝崇儒行巡按御史、將兩處失事情節、查勘明白、定罪具奏、楊寅秋量行罰懲、俟事完通論、庶法紀以明、軍威可振矣、若臣化龍鸞度無方、損失有逃、無所逃罪、惟聽聖主處分而已、緣係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據實查參、以廣軍政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思忠、賫捧謹題、請旨施行、等因、奉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案呈、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該督師薊遼兼理軍務兵部尚書臣孫承宗、題前事、奉聖旨、前因、欽此、欽遵、移咨到臣、案行該臣、查議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咨稱川省錢糧、坐派有定額、出納有定規、然邇年正支之外、積有餘積、故先年每遇剿省軍興、當得借用、乃年來搜求部庫、一空、所存無幾矣、採木之事未停、征播之事復起、當是時、臣行布政司查見在庫銀、僅餘百萬、除年例正支外、其爲節年積餘據勘者、不及六七十萬、臣竊危之、因請大發內帑面未得也、正太僕寺解到七萬、然已

借貴州十萬矣。請得停止解回銀、先已解去矣。請得借還借演銀、而演銀已轉運貴州矣。則川省蓋毫無假借於外方也。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川省用兵、不止十萬。加以買馬製器、轉運糧賞、事事創爲、緊費不貲。蓋至今日而司庫之積、蕩然一空也。豈惟司庫、即各州縣當賊破綦江時、遠近惶駭、各圖戰守、修城鑿池、招兵買馬、於時急在燃眉、多先動支、而後申詳。臣近因司銀不繼、行各州縣、以軍銀堪充軍餉者、解發軍前充餉。而各州縣所報、有六七十兩者、有二三百兩者。千金之貯、不數十見。由是觀之、此外又安有餘銀、安有無礙者哉。今兵已入關矣、賊扛上國矣。然其險不易攻、攻不易剋、環而守之、未卜何日方了。賊一日不平、兵一日不撤。兵一日不撤、費一日不止。即賊平而功級之費、散兵之費、犒賞之費、善後之費、賊種之費、百孔千瘡、難以彈計。尚不知出之何處。今內帑動稱匱乏、已必不敢望頒發。外省各羅掘已盡、不得假借。臣方處難下之勢。當維谷之時、能之則一死豈足塞責。圖之則終舉何以拯危。倘稍當緩而起坐、當食而輟箸。設一夜而半白、年未衰而先老。百感交叢、不自知其稅駕之所也。今聖旨已下、中使有行。儻遂逼歷州縣、蠲數授捐、以重富蠲爲無術。以外府盡入內供、則本折兩無、士馬奚賴。楊腹之衆、股中而呼。經年調發、一朝潰散、垂亡之逆賊、卷土而來。伺隙所矣。陛下之四川、可再得乎。是一隅而以西南半壁之天下爲戲也。夫年來用兵、甯夏、朝鮮、並此而三矣。甯夏發內帑六百餘萬、朝鮮發內帑一千餘萬。今川省未有數十萬之發也。乃並其地方之積餘、一埽而歸之內帑。設往日之兵馬、皆須動給發糧、而今日之兵馬、可以任其生死乎。豈邊地應急、外調應存、而梁益黔楚數百萬之生靈、數千里之封疆、可置之度外乎。此臣之所最不解者也。嗟夫！川民亦可憐矣。採木者陟崗壓澗、已死復生。運餉者冒瘴衝炎、既生復死。當賊者身首橫分、室廬爲沼。不當賊者、租庸十倍、雞犬不寧。川有司益又可憐矣。自採木事起、而經年在山、日征播事起、而經年在播。勤能者一身而百委交叢、遲鈍者一誤而一官不保。今幸賊勢漸衰、完局可望。小民覓有旦夕之安、有司希得息肩之日。陛下縱不能大發金錢、早悼竣役、又奈何拋其骨、絕其吭、收其佚軍之資、貽以不了之禍。令遠近士民、囂然喪其求生之心。欲籲天面無從也。臣爲此懼、不敢不以上請。伏乞救下內監、止司稅務、暫免搜括、爲三軍留數日口食、爲三巴留一線生路。則地方幸甚、臣幸甚、臣無任哀懇仰望之至。緣係軍需正急、庫藏已空、懇乞聖恩、垂賜停免搜括、以佐征討、以靖禍亂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鄭榮祖齎捧謹題請旨。

瞻錄職將王芬等疏

題爲逆賊糾衆爭圍、纂路先敗後勝、懷智報聞、乞賜特旌死事廂領、以勵臣節、以作士氣事。本年四月初九日、據基江路忻餉紀功參政張文熾報、准原任南京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今充爲事官劉綎手本報稱、本職於本月初一日、分布官兵於地名白石口劄營、候各路兵馬約齊進勦。間初三日辰時、忽據哨役飛報、逆賊楊應龍領衆數萬、潛由遵邑、蜂擁而來。本職即率各營兵馬、分頭迎敵。自辰至午、賊兵愈添、我兵奮勇血戰、連圍數十陣。銃礮弓弩齊發、賊兵稍卻。都司王芬、守備陳大綱、士官楊愈、皆創不顧身、乘勝追至青龍關、被流矢所斃。本職視率中軍士九思、家丁千把總劉可春、劉招孫等、併力追勦、直過青龍

關。歷戰十數合。賊衆大敗奔潰。時已天暮。焚其關寨。收兵回營。又該遊擊周敎吉、守備周以德等、相繼直追至養馬城方回。三路官兵、斬獲功級三百三十六顆。被傷及墜崖死者甚多。奪獲戰馬七匹。盔甲器械三百九十六件。陣亡跌傷破傷官兵、册送紀功官查驗轉報。惟是審據生擒苗賊吐稱、楊應龍因見本路官兵入關、隨同逆子楊朝棟、楊惟棟幷親族楊珠等、統領伺上刻老虎兵、幷各種苗夷、分爲三路。應龍與二子各統三萬、幷論各苗、自稱我等生死、只在今日。必要決一死戰。又令楊珠等統兵抄往後山奪占婁山關、堰將官兵四圍包住。番力敵殺、使不能出。不期天兵嚴防等語。爲照狡酋以傾巢之寇、併力本路。自謂阻據婁山、斷我歸路。必使三軍盡一生還。若非仰仗天威、將士用命、殺敗賊衆、則我前後左右、皆爲勍敵。圍困其中、誠莫知所終者。又據監紀同知史朝貞揭報相同。及稱初三日之戰、天全招討司土官楊愈、叙南衛百戶孟倫、督陣旗牌官郝大仁、皆死於陣。至於散兵之亡者、以數百計。綠衆寡主客不敵、若先敗而後勝、不足爲虛。各等因、據報到臣。除將陣亡官兵、分別收驗、及酌量優恤、仍候委官查明、至日另行具奏外、該臣看得賊負夜郎以自雄、東撫長江之流、西據綦山之阻。則婁山關固其前門、所欲以死生爭之者也。劉綎一旦而入婁山、其能甘心坐待、不與一角乎。綎以二十九日入關、賊以初三日始來、其贏羸呼集、事稍屬氣、欲一戰而得志焉、居可知矣。王芬自入關以前、累戰皆捷。遙顛自得、視賊如無。甯請居前鋒以當賊。當日與陳大綱、楊愈立營。獨當松門埡之衝。去大營遠在數里。賊覺明而攻之。遂以一子營面當其全鋒。衆寡不敵、困至衝潰。所部兵且戰且卻。多爲獸散。而芬等以各係將領、挺身立關。遂爲流矢所中、死焉。比綎聞而提兵赴之。銃礮齊發、賊勢頓靡。又以周敎吉周以德分左右翼、衝出其後。賊遂大奔。追之數里、斬級三百、同知史朝貞所謂先敗而後勝、蓋實錄也。川兵自開刀以來、轉戰數百里、未嘗少挫。乃茲當一子營、殞二守備一士官、且損官兵數百。不可不謂失利。王芬等之營、去大營數里。奈何以孤軍受敵、不可不謂失算。賊來宜有偵、戰宜有報。援桴而趨之、宜捷於影響。奈何前軍已敗、而後趕之、不可不謂失援。綎固自負知兵者、乃有此失乎。所幸一戰破敵、追亡逐奔、殺傷大當。斬馘數多。蓋自是戰以後、賊遂不敢復向婁山、則亦足以褫其魄而奪之氣者。且綎自打三洞、戰九盤、關外之功甚著。今且捍關逼圍、壓海龍之門而壘、論當日則勝是稱敗、通前後則敗少勝多。且今功在垂成、宜觀其後。即有損失、似應免究。獨王芬陳大綱諸人、力戰有功。委命疆場、所宜頒加卹典、以勵羣心者。爲照保定坐營加銜都司王芬、負膽假斗、有膂如戟。高散金委士之風、厲撫劒酬恩之志。不辭馬革、誓埽狼煙。東征加銜守備陳大綱、久在戎行、夙稱健將。頻年東討、方掛扶桑之弓。此日西征、竟作睢陽之厲。此二臣者、所宜特加贈官、仍與世廕。更爲立廟婁山關、以旌其忠者也。天全招討司副招討楊愈、原出太原之裔。居然世將之風。萬人獨往、氣熊熊不二心之臣。九死不移、愧夷猶持兩端之輩。此一臣者、所宜超加贈官、仍徑令其子楊時和承襲、以示優異。並附祀於婁山之廟、以爲士司死國之勸者也。其百戶督陣旗牌等官、則候事完勘明、類報優卹。綠盔事有關激勵、合行具題。伏乞敕下兵部議覆、將劉綎俟事完通論。王芬等先行褒異、應忠烈之英靈不散、將戴德於九原。營伍之感激撫寧、可收功於百戰矣。緣係逆賊糾衆爭圍、官軍先敗後勝、據實報聞。乞賜

特旌死事將領、以勵臣節、以作士氣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郭榮賫捧謹題請旨、本兵旨兵部知道、本部覆奉聖旨、各官忠勇死戰、都錄宜優、千芬贈都督僉事、廕一子實授百戶世襲、楊愈贈署都督僉事、廕一子實授百戶世襲、楊時和先准承襲父職、餘俱依擬、

辭陞疏

奏爲天恩隆重、揣分非堪、懇乞聖主辭免新命、以安愚分事、萬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爲給由事、該臣奏爲前事、該部覆奉聖旨、李化龍著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照舊總督欽此、欽遵備咨到臣、竊念臣本智生、無他志略、向偶承乏遼邊、淹及三載、無所短長、自知不任、兼之病廢、因乞身而歸、無何復蒙聖恩、起之田間、授以兵寄、洊及一載、更少建明、即今督兵入播、與賊相持、尚未知事之所底、由前則守邊無功、由後則撫局未效、臣之曠官溺職、已可見於前事矣、三年考績、幸免幽黜、已屬望外、更加以不次之擢、不已過乎、夫右都御史二品之崇階、而總憲之重任也、位尊則非薄德所宜居、體大則非小器所能任、臣即厚顏而承之、將使退方爵士、逖聽遠覽之人、且謂海內即乏材、奈何以猥瑣無似之流、畀以總持風紀之寄、不亦輕朝廷取遠人之侮乎、夫因事而授官、人主之所以明法、量能而受事、人臣之所以明義、如以爲臣在行間、用以彈壓將吏、則原銜以兵武被盧賊、不曾足矣、如以爲計資而程勞、則資滅及之、勞於何有、甚非臣之所宜蒙也、是用引分揣己、控訴具辭、伏乞陛下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舊銜總督、庶不至踰分以濫恩、亦可安心以圖報矣、緣係天恩隆重、揣分非堪、懇乞聖明、辭免新命、以安愚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考績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吏部知道、

糾參庸狡文武官疏

題爲滅賊在即、庸將爲祟、據實糾參、並議處庸將府官、以明節制、以靖妖氛事、臣惟播賊大逆無道、自干天誅、陛下不以臣爲不肖、令會師進勦、臣初受命、如芒在背、計惟數萬惡苗、猖獗思逞、三省物力、落落難合、利鈍之數、寧復可知、乃今進兵三月矣、幸而以天之道、陛下之威靈、八路同攻、三軍用命、蕩其土宇、焚其盧舍、殲其兇黨、宥其降人、彼逆酋者、失千里之封疆、棲窮絕之孤岡、我軍四圍而環攻之、如鼠在穴、如魚在沼、籃之潘之、網之烹之、惟其所爲、更無他慮、臣日惟嚴飭諸路竭力催運、期無乏絕、所冀旦夕、一鼓蕩平、擒斬元兇、俘馘羣醜、臣惟有直登海龍頭、燕勞將士耳、乃何意事且垂成、功在漏刻、突而有總兵吳廣者、喪心病狂、怯戰譁降、坐延時日、而老師費財也、臣請先言其怯戰譁降之實、而後及其他、初賊見我兵入關、知兵力難敵、則每路各遞投降公文三五封、劉綎則鎖其使於營中、吳廣則厚犒其使、與之期日而遣之、臣恐諸將爲所給、乃移文營中、謂賊窮之降可受、賊父子決無降理、降必有詐、不可不防、自後賊使來、當斬其使、焚其書、第急攻之、當無不下、又恐劉綎或以有資與之通也、則直之數曰、爾何故納其使於營、受其降文、欲通賊耶、吾且以尚方取而首、綎得檄大哭、指天自明、械其人於臣軍門、臣謂綎不通賊、廣無庸也、乃賊知綎已不可通、獨廣可恿、因專力通廣、廣遂欲乘此獨受其降、以專功而徼利、則日與約、降、更不言攻圍事、四月二十五日、賊以楊永用至廣營約降、時方接臣檄、不得已、斬永用而攻之、奪其關

五有殺傷、賊見事急、復以楊文舉來約田氏降、廣猶受之、至二十九日、衆方約攻、廣曰、撫庸也、各營且來受降、於是臣所遣督攻按察使張悌、監軍參政張棟、總兵劉綎、馬孔英皆至、至則擁上人曰、田氏來降久之、但見一婦人、於圍上三十六步之下、拜表痛哭而已、且令諸文武至彼受降、廣卽欲赴之、監軍張棟曰、彼無一介之使入營、大將可輕身往耶、張悌亦力止之、始不行、因令人取其表觀之、皆支詞蔓語、歸罪於人、非實降也、棟等因批令田氏擒斬龍者、當如賞格、而圖遂爲判定限三日、至三日而杳無降音也、衆復議攻、時久雨、計天晴卽令攻矣、乃初五日而楊朝棟又詐爲應龍仰藥死申報、廣又信之、卽差人往驗、屍賊以假屍令驗、歸報、廣益信之、復約諸文武驗屍、時諸文武以臣督攻急、但約攻、至初七日天稍晴、衆往攻、會雨作復止、廣獨按兵不動、既有自圍上奔來者云、田氏非降、欲以緩攻、屍乃楊珠前一日川兵攻圍火礮所斃者、賊欲借之、而以詐死埋名完局也、自是一軍皆笑、廣所爲、而會臣與按臣所切責通賊之檄如雨、所督攻圍之人、項背相望、諸將益治攻具、至初十日天稍霽、急攻之、始燒二關、奪三山、賊依舊集諸苗死拒、而投降仰藥之事、盡付之無何有之鄉矣、嗟夫、廣年已六十、老在軍中、詐降詐死、狡會事急、計且爲之、豈以廣而有所不知、則以怯戰之心、奪之耳、初臣見諸將、久不入關、因與約曰、至三月之終、而不入關者斬、其部將大將以巾幗辱之、時湖貴二將以烏江新敗、軍心頗搖、不能卽入關、四川三將馬孔英已據關久矣、劉綎得檄疾驅、以二十九日入關、廣聞之始以初一日發兵打崖門、至初三日乃身自入關、至則營水牛塘、賊與戰三日、力卻之、然自是有懼心矣、其投揭與臣、謂諸將未至、而獨令彼入、爲臣愚之、臣酬之曰、廣長賊若此、得無悔其入耶、蓋自是乃絕口不敢議攻也、且廣之孟浪風狂、殆不止此、初臣分布二監軍、張棟、監川東路、謝詔、監川南路、初入關時、詔尙以病留湖外、棟先至、移文三將、分布夾攻、廣手其檄抵之於地曰、爾川東監軍、何得管我事、我川南無監軍耶、不用其約、夫攻賊自本等事、監軍有約、卽宜投缺赴之、何問川東川南、而惡語相侵、何無禮也、自爲約約三將以十七日攻、至十六日而背之、又止告蓁江路、不告南川路、致令發兵以孤軍被殺者六十人、又不發兵救之、次日間蓁江發兵、乃發纔出門、輒止曰、吾保本路無失足矣、比聞二路奪婺馬城、破海門關、又與監紀知府蔡宗德飛使報功、擬爲己有、爭之不已、查之再四而後明、何其較也、臣恐諸將不齊心、令按察使張悌、以五月初三日期集神嗣、廣獨不至、三請始來、來則曰應龍欲限十日來降、衆折其非、則曰事不成、我不過回家守我指揮二道罰公爲大將、事不成何得歸、則曰我在行伍多年、親見某時某事某總兵去、某總兵來、何得不歸、嗟嗟、大兵討賊、海內震動、夫糧縻騷、雞犬不寧、臣指據督併、羣疑食久廢、卽稍有人心者、恨不滅此朝食、廣身爲大將、獨欲敗其事、歸守指揮、朝廷養士、固若是耶、何事悖也、臣計破圍之後、諸軍必爭圍上財物、儻爲賊所餌、勝返爲敗、卽賊已盡、而我軍以爭財相殺、賣禍、更費收拾、數數行之、軍中令破圍之後、封府庫、禁搶劫、又爲手書、遍告道鎮、令其公同檢視、將賊之財物封識看守、造册呈詳、聽候批發、奏報給賞、不得縱兵悉掠、致取嫌疑、廣得之、拂然曰、此事必不能從、但取成功是矣、身爲大帥、不思止亂、先爲釀亂之詞、甘其有所垂涎於中耶、何無恥也、每對人言、吾無心做總兵、今至此地位、歸亦足矣、又言

吾爲四川正總兵、賊應舀我擒、誰敢爭、我卽與相殺、盜軍分布割後山不割水西兵割之又欲奪之曰不讓卽殺之時以橫語覘部將左右之人耳多不全臣恐以狂暴起變數數誡之如不聞何其酷虐無忌憚也、蓋廣以裨將致位大帥心高意滿但欲全身而歸經戰之後其心已灰不勝其保身之念比見賊滅在旦夕又欲事出其手不勝其貪功之心保身之念與貪功之心合故聞戰則懼聞降則喜賊得以乘其間而入之不知賊至今日已自知必不得免覺有降理上國不一月倘可支持亦豈有輒自盡理不過借以恐廣欲延至瀑暑以耗我糧老我師覺得俸免廣遂入其餌而以自斃盤盤被通賊縱賊不赴盜軍之約亦不用臣之命有將如此倘可恃耶夫廣無足責也知府蔡宗憲發身科名致位方面所宜公忠報國宜何如者以贅理盜紀日在營中廣之剛愎縮朒無能改於其德而日與之比周爲姦廣爭功亦佐之爭功廣約降亦佐之約降十七日甫發兵而卽移檄劉綎求救曰本路兵已至發馬城、窺急來援不知綎兵時已割發馬城、水合兵猶未至也張棟移書責廣失約而宗憲爲之爭辯不已至投揭於臣及按臣之前臣發其前後棄揭自相矛盾者示之乃噤口約降之事日與廣營中經營未至大害此一臣者所當照才力不及例降調閑散以責後效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唯一革職爲民陳尙賢降調閑散另選精明廉慎者代之庶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劉唯一著革職爲民陳尙賢依擬降調閒散

銀五分豆每石扣銀一錢是亦不可以已乎受詞問理罰贖亦有司之常也每月旣放告三次每日又准狀數張得賄取贖太多乎各行之貨物各役之工食執非民脂面半櫻之費中是可爲孰不可爲楊倫等五人張月照等數人原非良盜而遽斃之杖下是可忍孰不可忍彼華輩而爲利若惟日不足民脂膏而供貨賂曰時日害喪此一臣者所宜照貪酷例革職爲民者也平武縣知縣陳尙賢身入晚景自登來日無多時遊醉鄉每曰人生能幾借富民以償京債已非法矣又換行而給食公乎私乎改工食以充軍餉已在庫矣復出借以收息官耶吏耶詞訟有告卽准顚倒不能問也徒令差人之腹果然工食盡收作官脂膏收而不肯散也求免省徒之口難矣市物已用官價又每給以半值飭愈用非刑或至斃之終夜其事之積如山其門之沸如市其民知有吏不知有官其官知有己不知有民但其任未及期年其守未至大害此一臣者所當照才力不及例降調閑散以責後效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唯一革職爲民陳尙賢降調閑散另選精明廉慎者代之庶吏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劉唯一著革職爲民陳尙賢依擬降調閒散

平播全書卷四

奏議

攻剋婁山關門等關四報捷音疏

題爲大兵連破重關漸逼賊圍再報捷音事案照先爲三省征播大勝蜀黔更破險關再報捷音事該臣將蜀師攻剋桑木關黔師攻剋烏江河渡二關各功次具本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題知間又爲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據實查參以濟軍政事該臣復將黔路失事緣由具本於四月初三日參題訖所有三月二十二日起至四月初二日止三省官兵連日與賊交戰情形功次應合據實爲皇上陳之據龍泉路湖黃監軍參議魏從蒙督餉紀功副使陳與相路雲龍報據監紀思州府推官吳天佑成都府僉流縣知縣鄧宏烈報准統兵副總兵陳良珙報據領兵參將王一桂指揮唐一麒報稱奉令於三月十三四等日督率施南散毛忠峒忠建高羅大旺鹽盞爛順東流喇撒等司裹官撫安撫等官覃宜等土兵五千攻打板角關與賊大戰於十五日奮勇剋破共斬賊級二百零九顆生擒一名俘獲男婦一十六名口馬一匹器械不計陣傷土兵四十九名各司官兵據關劉守至十八日申酉戌三時又報楊洽統馬步四萬名爲老虎兵二路包圍關隘次日寅時參將王一桂指揮唐一麒督同施南等官分兵迎敵從寅至未血戰百合我兵雖少戰氣百倍又斬賊級一百七十九顆奪獲器械甚多陣傷土兵三十九名又據副總兵陳良

山本八十兩復以累民因運木加派夫價二百金盡以入己征播發銀糴實此不得已之役也竟每石扣

楊何坐棄提調何文明等首級九顆、生擒王金受獻出到營、以裘眞賊、併帶次子安祥及把事安甫等二十餘人、投見到鎮、就行犒賞、隨審各民、約有壯丁三千、幷男婦老幼、共計一萬二千餘名口、俱願跟隨士官奢世續隨給本官統領安插訖、又據總兵吳廣報、據督陣官徐登報稱、地名楼底陳家嶴、有賊一夥、將進播州、登即督長官袁初等兵、固守照嶴、袁鼎同頭目袁國佐、袂袁龍珠、親兵哨官楊富等、領兵分投打破陳家嶴、營陣斬獲壯苗首級二十三顆、生擒寨主王好國、俘獲男婦一十餘名口、餘賊被傷、逃入深箐、我兵被弩射傷五名、又據參議劉一相報、據楡溪長官袁起龍、袁見龍報稱、奉委譯運糧餉、有親管龍珠、在於麻子壩、黑嶴口、過賊交戰、共斬賊級一十三顆、生擒男婦一十六名口、招降吼灘夾目趙宗端等男婦三百餘名口、又據參政謝詔報、准總兵吳廣報、據都司吳從周等報稱、奉令督率漢土官兵、前去馬鞍山剳營、各賊埋伏四起、我兵奮勇追賊四散入箐、當陣斬級四十二顆、生擒六名、烏銃傷死賊馬二匹、器械百餘件、因天暮不敢窮追、審據生擒何應兒等吐稱、頭目郭通緒、久將馬鞍山一帶夷民妻子、拘在小水田安山圍、約六七千餘人、殺牛祭旗、賞軍、要與官兵對敵勝負何如、然後入關、又據參政謝詔報、據知府蔡宗憲報、准總兵吳廣手本、報據領兵遊擊司懋官、都司封建、趙應科、吳從周、千總鄭子龍、曾太、張子明等各報稱、於二十九日奉令征勦眼山圍、兵到磨槍埡、就過督軍總管郭通緒、舉衆二千餘徒、蜂擁接戰、有前左二營官兵、當陣斬獲郭通緒首級一顆、搜出身上揚應龍說帖一張、各項書信數張、就被降人黃月興等識認是的、又據各兵斬獲首級四百餘顆、奪獲器仗不計、二十七日發兵攻崖門關、以圍進取、隨據哨探塘報稟稱、前路圍山圍有賊把截、本日卽移本山迎珠屯營、復報賊屬男婦、在大山老林中藏匿洞內、賊兵潛據圍上、抗阻官兵、不容入圍等情、及照此圍係黨賊何漾領兵據守、崇稱築營、副將曹希彬、參將吳文傑、督同守備江萬化、周大謨等、與宣撫司總管劉圖用等、長官劉讓等、各領精兵齊至賊圍、示降免誅、各賊負固抗敵、標矢如雨、自卯至午、銃礮大震、火器盛山、賊兵抵當不住、我兵直前上圍、奮勇攻殺、當陣斬級一十八顆、生擒六十五名、俘獲峒箐男婦四十名口、奪獲槍刀絮被標弩器械六十四件、牛二十三隻、我兵輕傷十餘名、傳令撤兵、回營休息、牛隻均賞各營官兵、二十九日、趁生遂斬提調羅世恩首級、幷男婦萬餘獻出投降、又頭目羅剛、部下賊首劉宗成、張桂枝、孫桂山、袁傑等、亦望風扶老攜幼、率衆百餘、羅拜馬前投見、又該知府蔡宗憲、看得趙圭因兒郭通緒等授首、卽斬羅世恩獻出、幷劉宗成等投降、則外關悉平、兵威大振矣、初二日、又據本官報、准總兵吳廣報稱、本鎮於三月二十一日、自二郎壩發兵三路、盪蜈關外村圍梗化、約以三十日諸啃俱抵崖門關、四月初一日辰時、本鎮馳至關前催督、未時據副將曹希彬等報稱、遵令是日黎明齊至關下、各賊擁衆萬餘、出關拒敵、職等督率中軍千總田把總猶鶴鳴、奮勇接殺、當陣斬獲首級二百二十三顆、生擒謝王保等二十六名、其餘跌崖燒燬不計、俘獲賊屬大小男女七十八名口、內有賊首謝朝俸第三妻藍氏、男謝世保在內、奪回被虜婦女六口、器仗三百三十一件、又據報准總兵李應祥報稱、三月二十一日、檄令副總兵陳寅、督率土舍楊治隆、中軍孫仲謨等、領南丹平州土兵、於夜半山橫皮灘渡河、伏於山後、把總陳定等、領獨山

劉國用、傳廷鑾招降過播民張萬才等家男婦、八十五名口、猶承教等三百餘家男婦、七百餘名口、曹都子三老等男婦、三十餘名口、馮時濟等男婦、二十七名口、劉復蒂等男婦、一千餘名口、各懼官兵殺害、俱來投降、隨帶酒肉飯食、犒送我兵、疑其有毒未食、復善等因自食之、遂准投劉國用等收降、各安插水衢地方暫住訖、又據偏橋路湖廣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副使王應霖、呈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手本、內稱二月二十七日、督兵攻打龍溪山捷報之後、次早發兵追至袁家渡、各賊對敵不過、我兵擒斬賊級一百二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十四名口、牯牛一百零一頭、賊仗六十四件、官兵陣亡四名、被傷二十七名、又稱三月初一日、自袁家渡收兵、回劉龍溪老營、初六日、督兵於乾溪坪、與賊接戰數合、互有損傷、各兵奮勇衝鋒、兼用火器、賊敗、當陣斬獲賊級五十九顆、奪獲賊仗十件、沙水牛三十二頭、俘獲賊屬二十二名口、陣亡兵一名、被傷兵七名、餘賊逃竄、恐有埋伏、不敢窮追、十五日下令各兵收辦竹木、密遣死士、連夜搭造浮橋、十九日、率衆渡江、卽差哨役前去偵探、擊獲一賊到鎮、供稱楊應龍先發銀來、每人犒賞二兩、督令張佑、何漢良、謝朝惸、石勝倫等、率老虎軍萬餘、見劉七牌野豬山、伺我兵渡江、出奇邀敵等情、本鎮親督官兵、衝枚直趨、二十日、黎明行至苦楝坪、遇賊對戰、我兵將百子銃、發煩鳥銃、噴筒、西瓜礮、火爆、火甎齊發、黑煙蔽天、聲震如雷、賊衆大敗、當陣斬級二百餘顆、各賊抵敵不過、倒戈奔命、逃入深箐險囤去訖、二十日、收兵回營、屯劄休息、就據永順司宣慰彭元錦報稱、本司目兵由嚴門渡江前進、偵探得地名苦菜關屯有賊兵、約三千餘衆、乞速發兵攻勦、隨該本職下令遊擊江騰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陳九經等、各領部兵前去與同永順官兵奮勇合擊、從巳殺至申時、賊衆大敗、當陣斬級二百餘顆、投崖跌死者不計、餘賊俱往箐林遯去、陣亡土兵二名、殺傷及礮石打傷土兵二十二名、奪獲牛馬、給賞被傷兵士、祭發騎坐、又發兵攻打竹家嶴、當陣斬級一百餘顆、俘獲男婦賊仗、陣傷官兵、查明另報、又據平越路貴州鹽軍參議張存意、督餉紀功參政郭廷良、副使尤錫類、參議張文奇、星准統兵征播總兵官李應祥手本、據副總兵陳寅、原任參將蔡兆吉報稱、奉令統率土官蒙詔、楊治隆、張元虎、楊燧、各把總吳文秀、如淵、柳國柱、伍萬鍾、中軍張奇盛、把總吳文秀、龍水囤、賊衆下囤拒敵突戰、官軍統猶鶴、楊通、吳守現等、漢土官兵、於三月初七日前去攻勦四牌高囤、龍水囤、賊衆下囤拒敵突戰、官兵前後夾攻、幷用火器衝擊、賊力不支、共計斬獲首級一百六十二顆、生擒苗賊三名、俘獲賊屬二十一名口、器仗八十三件、輕重傷兵二十九名、陣亡九名、迄今官兵屯劄界河、內四牌賊首謝朝俸等、巢穴、及盤據有名險囤、俱已攻破勦滅、合就移報、又據報准總兵李應祥報稱、參將蔡兆吉、於三月初九日、自乾坪營、由毛坪、白龍、十二日抵青岡囤、四面石壁等林、惟有峻路一條、賊設險關二層、據高瞭見官兵、蜂擁前來、當該前哨衝鋒把總猶鶴鳴、奮勇接殺、當陣斬獲首級二百二十三顆、生擒謝王保等二十六名、其餘跌崖燒燬不計、俘獲賊屬大小男女七十八名口、內有賊首謝朝俸第三妻藍氏、男謝世保在內、奪回被虜婦女六口、器仗三百三十一件、又據報准總兵李應祥報稱、三月二十一日、檄令副總兵陳寅、督率土舍楊治隆、中軍孫仲謨等、領南丹平州土兵、於夜半山橫皮灘渡河、伏於山後、把總陳定等、領獨山

州兵於袁家渡本鎮親督商民瞭等於水旋渡保靖宣慰彭養正、凱里土官楊燧、守備伍萬鍾、汪如淵、於疆界河麥將蔡兆吉、領把總猶鵬等於孫家渡各該官兵一面攻殺一面搭橋抵夜該本鎮傳令各哨官兵就於賊岸劄營一齊衝殺首尾救應賊衆敗走共斬獲賊仗九十二件諸葛銅鼓二面奪獲被虜男婦一十七名口輕傷兵三十四名重傷兵五十一名陣奪獲賊仗九十二件諸葛銅鼓二面奪獲被虜男婦一十七名口輕傷兵三十四名重傷兵五十一名陣亡領兵哨官劉廷宗兵馬長子等十七名又據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報准統兵奉將朱鵬鹘報據貴州宣慰司宣慰安疆臣皇稱領兵目把陳恩、張昆、李輔同駕色丁良茂、沙卒等於三月十三日寅時督率各兵分路進取有播賊苗頭王阿賽督苗把守新關我兵阿秋、阿二得等奮勇登墻上關發弩射死五十七人殺傷四十三人隨發火箭燒關賊逃深箐我軍破欄平塹決堤取間道破傳頭石壁一帶關隘又頭目阿五等打破大紅關及兩路口一帶坑塹射退苗賊阿架等殺死三十四人餘賊俱逃頭目柯阿簡等劄破胡石口各關攻破黑水關射殺守關衆賊李從正等四十三人我兵衝傷六名俱同阿秋阿五等兵於本日申時齊到水坎五里叠山口屯劄又據宣慰安疆臣報稱目把陳恩等於十五日巳時攻破板山囤射殺賊兵一百二十人苗頭十二名本道義民官李武帶兵併力進囤斬苗頭阿王一名苗賊阿二阿右二名俘獲賊兵二名楊多受鍾宜餘賊奔竄各目登囤傳諭召撫在囤兵丁老幼婦女六百房計一千四百三十五名口隨近聚住待事定安插原業又據安疆臣報稱目把陳恩、張昆等於十八日奉楊監軍令令楊應龍父子敵散河渡島江官兵責令恩等護撥以白楪得奮魏良海等督兵一枝徑往地名青塘水等路堵截應龍歸路遁於衙塘水正遇賊回各目兵截殺一陣殺死偽內官一人賊頭苗兵一百二十餘人鞍馬五副棺弩刷刀獲甲腦包八十五件楞櫈一搭連生擒張受等一十九人餘賊萬衆倚箐據險各目兵不敢搜山又據安疆臣報稱目把陳恩、張昆、李輔等於十九日夜四鼓賊兵前來劫營我兵奮勇射殺數多生擒彭四等六名得獲槍弩獲甲腦包十五件我兵亦多重傷本日又據安疆臣報稱目把柯阿簡阿五陳恩等揚稱各目分兵三哨進攻至楊亡水遇偽提調楊廷章劉惠領賊兵由兩小路抄出衝擊我兵大殺一陣頭目阿戶等部斬一百五十三人頭目以簡等部斬賊六十七人苗頭五人雲南武定府頭目李保親斬苗頭一人部下人斬苗兵五人餘賊逃竄我兵中傷二十三人隨即督兵壹渡楊亡水本日申時兵目俱抵浪頭壩離落濃水大關三里劄營合行飛報又據安疆臣報稱目把柯阿簡阿五陳恩張昆李輔等督兵於十六日戰勝楊亡水進劄浪頭壩聚衆議得落濃水雄鎮前跨深溪後倚大箐楊應龍設立深溝險塹三層鹿角排欄環築重繼當發兵一枝由上落濃水抄出欄村一枝由下流壹山抄金鼓塘伏下大兵從正路直攻關內舉礮彼此夾攻方可取勝各目應允回營至夜頭目柯阿簡領兵由上落濃出張村抄剿頭目那拱等同督兵官領兵出壹山地平壩偷渡抄出關後三哨各放礮壹發賊兵棄關奔走本枝目兵追趕殺賊三十五人千戶王三錫百戶呂大業姚可興各親斬苗賊一名餘由小路回州訖當令前鋒將一重關門破毀將溪水修搭浮橋我兵盡渡於欄村三哨會合至八里水大水田劄營發兵一枝攻燒橈溪衝後山母氏囤發兵一枝出毛壹山大夫壩與鎮雄兵會合約期

分路進攻外看得楊會特關盤障倔強負固今照落濃關爲播咽喉險倍各陡賊失落濃是失播矣今本關已破元兇寨心授首可卜也復觀其大水田非宅制度壯麗亭榭潛越非常不惟雕刻彩飾龍鳳等物即臥房一樣黃色牙牀三十六張欺僭可知又據烏江路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督餉紀功參議梅國楨量准鎮守貴州總兵充爲事官董元鎮手本據鎮雄府土官龍澄揚稱十三日本府督把事王嘉猷領兵三萬在大水田堤藏接路先叫我苗兵五千來衙營是實當將本賊斬訖就經與漢把王嘉猷較議明揚坐大水田擒巢暗督兵由野里坎陳世田小路破大夫關徑抵馬坎截其後路去訖除將斬獲苗頭五顆解赴監紀官驗明轉報各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看得賊自先世以來雄據播州延袤千里踐山爲關扼西北之吭因江爲池絕東南之衝自以爲天險不拔之基誰得而睥睨之者以故肆其雄心日益狂逞東南則破五司之堉路黔楚之境烏江內外溝貴四十八屯督使爲播地招引紅腳黑腳生苗居之設爲四牌七牌統制諸所名爲硬手用以戰勝攻取所向無前西北則使凌墓合百里之外皆以自封立碑定界以爲永業婁山崖門諸關皆極力鑿削陡絕天成自謂可出而不可入也乃諸文武將士慮於陛下之天威激於討賊之大義智謀勇功殫竭無餘競勝爭奇感激用壯坐使畏誅者投戈乞降逆天者駢首就戮奪其關隘據其腹心大水田永安莊橋溪衙皆賊所爲世修莊院僭擬侯王者今且據之焚之蓋已浸淫乎及白田壩海龍囤矣查各路有據關者有入關者祇有偏橋一路見攻長坎等三囤未下其餘業以堵清惟是環播之地山大箐深未易合哨故不能一擁而至賊巢要之合哨夾攻當不出旬日之內且臣按閱圖讀賊地關外十六關內十四今之形勢已覺鄉促儘所謂其亡也可立而待者乎惟是兵形無定兵機多端蜂蠆有毒困獸猶鬬日慎一日曷敢百招降數萬各路之功如指諸掌而臣一不敢爲之敍功祇欲實其成觀其後耳先是臣有軍令以應俊合哨爲急貴州烏江之失安氏之兵居然撫蓋貴竹人多咎之曰語藉藉臣已飛檄切責之而會報功之檄翻覆至臣亦且勉以後功而不深求其前事蓋亦責其成觀其後之意也統乞敕下兵部案候恢播平議施行緣係大兵連破重關漸逼賊囤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揑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問華齎捧謹題請旨

勦破龍爪等囤五報捷音疏

題爲大兵抵巢夾攻連賊據囤自保滇事有期再報捷音事本年四月初三日起至十八日止連日與賊

交戰情形、并所獲功次、敬爲皇上陳之。據南川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僉事徐仲佳報、據監紀推官高折枝報、准征播總兵官馬孔英、報據參將李經、坐營孔繼祖等各報稱、三月二十九日、領兵經過白土金子九杆麻塘清水偏崖梅子等處、遇賊對敵、斬獲首級三十四顆、生擒苗賊四名、俘獲男婦三名口。奪回被擄七名口、戰馬二匹、器械不計。又據參政張棟報、據推官高折枝報稱、皁職於四月初六日與各將官、竹同漢土官兵劄營朗山、初七日過雨霧不便前進、暫劄彼中、據哨探兵報、朗山口四路山箐有賊壘伏、隨會同馬總兵發各營彊樺遊兵、前去各箐攻打、各苗四出拒敵、我兵奮勇、當陣斬獲首級一百一十六顆、生擒頭目李旭姪李夏保、并服洪、夏坤、羅保四名、俘獲幼男婦女二十口、牛馬一十九隻、繳刀弩箭不計、輕重傷兵二名。又總兵馬孔英報稱、十一日兵傑、提調劉勝、把總冉大周等報稱、四月初八日、兵至長灘、飛木、羅水、滴水、葫蘆、高坪、箐處劄營、過賊伏路截糧、我兵奮勇追殺、當陣斬獲首級共一百四十二顆、生擒苗頭三名、又據總兵馬孔英報稱、十一日兵劄木水、賊先使許瑞、趙天澤、詐降、本職會同高推官審出、斬於令旗下、料賊夜必劫營、即令宣慰冉御龍馬湖兵、出奇應援、敗走、官兵乘勝追擊、龍爪囤賊俱竄、即上囤訖、至十六日本職與劉總兵會議、會多詐謀、海龍囤須候各路兵齊、剋日並進、但養馬城、爲囤據險、四面深箐、賊必埋伏堵截、應先勦滅、以便合攻、遂於十七夜、密令中軍官鄭子龍、傳諭坐營都司趙應科、及副將曹希彬、吳文傑、封建、司懋官、吳從周、江萬化、周大謨等、於十八日寅時、督率漢土官兵、直搗養馬城、賊果據城拒敵、四山埋伏內衝外包、我兵進攻、或當其鋒、或邀其伏、本職同蔡知府督兵策應、士氣益奮、戰不移時、攻奪其城、斬級不計、又據參政謝韶、報據督陣旗牌官虎文爵報稱、十八日攻破龍爪囤、養馬城、鐵柱關三處、見將海龍囤圍住、中軍鄧起龍亦報稱、十八日攻破養馬城、起龍領兵攻左路、南川攻右路、劉總兵攻中路、直抵鐵柱關、會勢窮力迫、指日可擒、合行飛報、又據綦江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參政張文燦、報據監紀同知史朝貞、報准原任南京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今充爲事官劉璽、報據領兵指揮杜應兆報稱、三月二十九日統督太平石砫土兵、并千總提調吳世堯、黃惟中等、入婁山關、攀險攻打石子囤、隘口設排柵五層、立敵樓三座、弩槍下發、官兵奮勇、排闥而入、各賊遮攔不住、奔二層排柵、又奔三四層排柵、剋破直搗當陣斬獲賊級二十三顆、生擒九名、俘獲賊婦二十口、招降高志經等一家男婦七名口、奪獲馬牛一十六隻、槍弩三件、又據總兵劉璽報稱、本職自三月二十九日、剋破婁山關以來、復取石子囤、招降香爐囤、暫劄白石口、永安莊、至四月初三日、逆賊父子統領諸苗、抄由小路、四面衝來、官兵迎敵、與之鏖戰、大敗而回、我兵乘勝進劄四渡水、迤南今見南川之劉高坪、永當之進水牛塘、本職之據關子山、與賊抵囤爲壘、聲勢震天、煖火相照、官則竄身無地、一連投文三角、猶爲盧文請命之辭、臨守備周以德、徐堃等、挑選勁卒、於初十日、由瓢子崖、直抵海龍囤前、賊果撤抵不及、爲官兵直搗、垂獲功級一十五顆、俘獲男婦二十餘名口、奪獲牛馬三十二隻、器械三十餘件、招降過男婦二千有奇、又據總兵劉璽報據、遊擊周敦吉報稱、十八日子時、本合分發三路官兵、奮勇大戰、得獲龍爪囤前兵據關迎敵、各賊分投打進、銃礮震天、勢如破竹、其黎軍囤、海雲囤一帶、齊下、復攻至養馬城、又聚兵迎敵、官兵死戰、

械等件不計、又據提調張曉報稱、督率永當司目兵彭受等、於初四日攻打李伯牙大囤、當斬獲逆賊楊六等、生級七十一顆、追進入箐、棄戈投降男婦一千名口、又據總兵吳廣報稱、兵至水牛塘、五臺山、及養馬城前棋布營棚、與龍爪海龍二囤對劄、初四五六等日、賊分三路、每路約二萬有奇、連來挑戰、我兵迎敵、殺戰數刻、擒斬多功、至初七日、酋發三人、投文求降、狡瞞督臺、本鎮預料其詐、傳諭各營官兵、倍常堅壁謹備、初八日早、逆賊之子楊朝棟、六棄賊兵三萬衆、蜂擁前來、挑命直衝各營、本鎮隨令各兵、守營者守營、接戰者接戰、副將曹希彬等、各領兵奮勇殊鬬、或衝其前、或擊其後、自寅至未、血戰數十合、各賊倒戈大敗、當陣斬獲首級四十五顆、鳥銃打傷不計、投鎧深箐者、難以找功、奪獲槍弩等器七十餘件、陣亡啃官一名、重傷兵六十名、輕傷一百餘名。今我兵已劄龍爪囤腳下、去海龍囤不十里矣、環而賊壘勢在虎背、及觀囤下、昼夜皆布幔旗劍甚多、自本日大敗、撤兵回囤、布幔盡撤、無形、變詐莫測、又據總兵吳廣報稱、四月初一日、攻破崖門關、初三日、剋入龍爪囤、右劉督水牛塘、初八日與賊血戰、監紀蔡知府督馬湖兵、出奇應援、敗走、官兵乘勝追擊、龍爪囤賊俱竄、即上囤訖、至十六日本職與劉總兵會議、會多詐謀、海龍囤須候各路兵齊、剋日並進、但養馬城、爲囤據險、四面深箐、賊必埋伏堵截、應先勦滅、以便合攻、遂於十七夜、密令中軍官鄭子龍、傳諭坐營都司趙應科、及副將曹希彬、吳文傑、封建、司懋官、吳從周、江萬化、周大謨等、於十八日寅時、督率漢土官兵、直搗養馬城、賊果據城拒敵、四山埋伏內衝外包、我兵進攻、或當其鋒、或邀其伏、本職同蔡知府督兵策應、士氣益奮、戰不移時、攻奪其城、斬級不計、又據參政謝韶、報據督陣旗牌官虎文爵報稱、十八日攻破龍爪囤、養馬城、鐵柱關三處、見將海龍囤圍住、中軍鄧起龍亦報稱、十八日攻破養馬城、起龍領兵攻左路、南川攻右路、劉總兵攻中路、直抵鐵柱關、會勢窮力迫、指日可擒、合行飛報、又據綦江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參政張文燦、報據監紀同知史朝貞、報准原任南京右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今充爲事官劉璽、報據領兵指揮杜應兆報稱、三月二十九日統督太平石砫土兵、并千總提調吳世堯、黃惟中等、入婁山關、攀險攻打石子囤、隘口設排柵五層、立敵樓三座、弩槍下發、官兵奮勇、排闥而入、各賊遮攔不住、奔二層排柵、又奔三四層排柵、剋破直搗當陣斬獲賊級二十三顆、生擒九名、俘獲賊婦二十口、招降高志經等一家男婦七名口、奪獲馬牛一十六隻、槍弩三件、又據總兵劉璽報稱、本職自三月二十九日、剋破婁山關以來、復取石子囤、招降香爐囤、暫劄白石口、永安莊、至四月初三日、逆賊父子統領諸苗、抄由小路、四面衝來、官兵迎敵、與之鏖戰、大敗而回、我兵乘勝進劄四渡水、迤南今見南川之劉高坪、永當之進水牛塘、本職之據關子山、與賊抵囤爲壘、聲勢震天、煖火相照、官則竄身無地、一連投文三角、猶爲盧文請命之辭、臨守備周以德、徐堃等、挑選勁卒、於初十日、由瓢子崖、直抵海龍囤前、賊果撤抵不及、爲官兵直搗、垂獲功級一十五顆、俘獲男婦二十餘名口、奪獲牛馬三十二隻、器械三十餘件、招降過男婦二千有奇、又據總兵劉璽報據、遊擊周敦吉報稱、十八日子時、本合分發三路官兵、奮勇大戰、得獲龍爪囤前兵據關迎敵、各賊分投打進、銃礮震天、勢如破竹、其黎軍囤、海雲囤一帶、齊下、復攻至養馬城、又聚兵迎敵、官兵死戰、

連關數十合，直追到水關，打破登馬城，又攻剋龍鳳關、海門關、鐵柱關、登雞城，又奪獲海門關牌、論官兵勢大難止，欲乘勝追上海龍關，但天暮收兵，就彼剳營，本鎮親自調度，相機暫守，此戰擒斬甚多，奪獲頭畜，俱計，并被傷官兵，通候查明另報。今將牌論一併解報。又據指揮傅朝政報稱，招降過播夷一十七戶，男婦共計七十六名口，指揮杜熊兆，招降過播民李朝相等一十八家，男婦一百二十七名口，石砫兵陳璽等，招降過播民王耀等五家，男婦七十名口，又據偏橋路湖廣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副使王應霖、督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報據守備白元潔報稱，統領五司土兵，於三月三十日前去沼潭哨伏，瞭見青蛇碣磯長坎各關，馬步苗賊約有三四千，下關蜂擁過河，卑職挺身統帶部兵，不滿一千，前去迎敵，我兵奮勇，對火銃銃敵，督箭齊發，殺至長坎關下，打死穿紅執旗馬賊二人，斬獲首級二十二顆，餘賊不計其數，賊將馬賊二人，身屍，鉤落馬上去訖，又據總兵陳璘報，據遊擊江朥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陳九經、白元潔等報稱，四月初八日，兵至沼潭，目擊七牌賊徒，盤據青蛇碣磯長坎保子各關，蜿蜒插天，巢壘甚布，等因到職，又調取藏罪守備楊惟中帶兵前來，復思各關左通三渡石連板角，關關相連，互相雄峙，若同日並攻，限於兵力，若向攻一關，則三關來援，再三籌度，粉來其可，遂行副總兵陳良玭、都司錢中選，督發指揮把總劉之屏、梁廷祿等，官兵，在於荊條流河渡取道，前至關後夾攻，又行參將王一柱，督官兵將板角關讖守，以防各賊奔逸。初十日，喚集大小將領，密授方略，及懸以衝鋒重賞，分別奇正，安置已定，先遣守備楊惟中、白元潔、陳九經、白元潔等，挺身白刃，血戰先登，前路統兵遊擊陳策、江朥龍、都司吳時喬、守備楊惟中等，永順宣慰彭元錦，舍把彭宗惠、彭勉忠、張良鈞、保靖應襲土舍彭象崑，忻漢土官兵，并守備李大諫帶領家丁，由前路斬入，四面擁進，賊勢大敗，斬首一千餘級，是關也險峻非常，破之不易，相持半月，夷滅一朝，是皆仰仗天威，致各官兵有進死之榮，無退生之辱，而始剋之，除將斬獲功級，賊屬器仗，與陣亡陣傷官兵等項，俟收兵查實另報，又據總兵陳璘册報，自三月十九日渡烏江起，至二十九日止，陸續招撫過苗民一百九十一家，男婦共計六百八十名口，又據龍泉路湖黃監軍參議魏養蒙、張存憲、督餉紀功副使陳與相、路鑒龍報，據監紀推官吳天佑、知縣鄧宏烈，報准總兵陳璘、報據參將王一柱報稱，指揮唐一麒，於四月初九日，同督陣官岳志德等，統兵前去播地哨探，行至川崖，有賊酋田良玉，領兵數千迎敵，我兵奮勇，追至青山關，賊兵矢石如雨，官兵一擁，攻打上關，斬獲首級數多，查的另報，我兵重傷二名，輕傷五名，又據指揮蔣從賢報稱，督同千把總唐顯威、李佑、薛瑞等，領兵進至黃沙岡，被賊衝敵，我兵舍戰，共計擒斬苗賊五十五名顆，俘獲男婦一十二名口，投降男婦三百九十三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七十一名口，取出偏橋衛荊條等屯原被播賊拘囚軍餘男婦四百三十名口，槍弩兒器一十二件，僞受餘慶司土官毛宗賢，青紺傘一把，又據參議魏養蒙報，准總兵陳璘、報據副總兵陳良玭、守備陳九經、督千把總鄭導、吳嘉隆、周思聲、李佩等，招撫過四牌、七牌、小水、浪乾、長坎、平塘、水尾、火燄等處，投降苗民張四、蔡向陽、方華石、廣富、崔朝現，刮勝貴，趙正方，薛萬祿，文興枝等，男婦共一千三百一十八名口，又據參將王一柱報稱，招撫過播目楊統下弟楊海，并妻妾子女一百零三名口，又據烏江沙溪二路貴州監軍按察使楊寅秋，督餉紀功副使洪澄源，參議梅國楹報，准貴州鎮守總兵充爲事官童元鎮，參將朱鵬齡報據宣慰安疆臣報稱，漢把千嘉猷，陳思等，前同鎮雄府土官隴澄，連破苦竹關、石子關，直抵賊巢大水田屯劄，至三月二十九日，逆賊楊應龍因見鎮雄，斬其來使，首其餽儀，遂盡起該司苗兵七萬，父子親領，由高壇關衝來拒敵，該水西鎮雄合兵，從辰至未，與賊大戰，斬殺頭目五十餘人，內有僞內官五人，各路共殺賊兵萬餘，其餘奔潰，乘勝追趕，上關入箐四散去訖，所獲破甲棉刀，不計其數，我兵損折百十餘名，重傷三百餘名，及據監軍楊寅秋呈，據鎮雄府土官隴澄揭稱，三月二十六日，據無知頭目，引播差二人，賫書儀并蘇二匹，赴營投見，當拆來書，驗係楊應龍妻田氏，餽送下程禮單，該本府

看得楊應龍父子罪通滔天，大惡兇殘，本府奉命征討，孥在擒渠擒斬，以謝天人，焉敢私受汗名，以瀆臣節，證將引進頭目細打四十，將來使二人斬於營門縣示，并傳諭大小三軍，同心戮力，共擒兇殘外，今將傀送贓子二匹、金鍍銀壺二副、折程儀二十兩、著段二端，并原禮單，差人齎上，乞賜鑒明貯庫，以白此心，仍乞通知諸路將領，各搗忠赤，進勦，又據該府押解生擒賊犯二名到職，審據二犯，供名羅才、羅慶、播州大夫壩住，從海龍囤下來，有管旬差他探聽水西營兵若干，被鎮雄探兵擊獲，有應龍差小黃吳比、金萬富等，前來鎮雄送禮物，當將吳比二人，梟斬是實等情，又據督剿紀功副使洪澄源呈，據宣慰安疆臣申稱，本司兵住大水田，賊龍職敗之後，查有心腹提調尚義、黃繼枝、管督板山落潮馬站一帶苗兵，前三月二十九日，於高堡母氏囤交鋒，二賊亦在衙鋒，該本司用間諜之計，許令尚義、黃繼枝、來營計議退兵，賊龍同婁田氏果信，隨差二賊并坐寨頭目夏文茂及從黨張元等，共二十四人，跪降文一角，禮單一封，金臺鎧二副，折段銀八兩，鞍馬二副，槍刀弩箭等項，到河，除伏兵於河口，將二賊并從賊擒拏審實，同原禮器械降文，鞍馬，批差漢把李輔領解告投外，看得尚義、黃繼枝，名充提調，心實豺狼，向與應龍父子，內處心腹之任，外作牙爪之威，自渠為患以來，飛練裴江東坡龍泉，皆其謀孽，烏江河渡等處，皆其衙鋒，至於酋黨雖多，此二豎則黨中之稱最者也，先奉院道密諭，心切遵承，一向不能如意，今仗計發，逼其譁盆惡極，以致生擒，天實奪其應龍之左右手矣，等因，申解到道，覆審得播犯尚義、黃繼枝，委係渠惡，楊應龍父子心腹，夏文茂、張元，并隨從二十一人，俱皆酋黨，今幸計擒，應合解審，除將各犯并禮物鞍馬，解赴貴州兩院審驗外，理合具報，又據平越路貴州監軍參議張存意，督飭紀功參政郭廷良，副使尤錫類、袁應文，參議張文奇，具征播貴州總兵官李應祥手本，報據副總兵陳寅報稱，三月二十四日，撥發隨征官兵包佑等，伏路，擒獲唐榮智等，稱係偏橋毛坪屯軍，本屯男婦約一千人，遣附播白泥司土官楊正邊、楊通漢父子，凌虐痛害，榮智等皆欲昭其皮骨，伊弟楊正愛屢諫不從，願為內應，臧審非詐，於二十六日，令中軍係仲讓、旗鼓徐一夔等，於二十七日夜，唐榮智等先入賊營，吹角為號，官兵一齊擁入，時楊正邊正在鼾睡，被伊弟楊正愛同榮智等，將正邊并妻宋氏，男楊通漢俱縛，又斬首惡楊七部下黎金六等首級四顆，正邊所屬男婦三百餘名口，本屯男婦九百一十三名口，隨帶牛馬乞降，分發郁勻獨山等處安插，及該總兵李應祥看得白泥司土官楊正邊，與男楊通漢，白宜恪守世土，納糧當差，迺敢糾同楊七、楊珠，投附叛酋楊應龍，攻圍偏橋，殺虜東坡，紮金關，打漩等寨，翁登等屯，流毒最慘，擒獻雖遲，至於楊通漢年貿雖幼，馬上便捷如飛，偏橋與隆人號白鶴子，及肘鉗押出營門，面通漢猶說可惜我在地下被擊，據其言語狂悖，乃見心性兇殘，隨將楊正邊父子，解貴州撫院，轉發按察司監候訖，又據監軍張存意呈，准總兵李應祥報稱，疆界河邊，播州老鷹圍圍首石勝俸、王志虎、王志龍等，率妻子萬餘人來降，本鎮傳諭，朝廷令不殺降，但黃灘關未拔，汝等果是真降，須生擒守關頭目，立功贖罪，勝俸等磕頭稱頌效死力等語，十二日寅時，據衝鋒官兵，敲奇勝、李師沆、吳文秀、宋世臣、王嘉倫、商民勝、汪世才、杜廷武、易之誰、土官楊健等，領兵齊渡黃灘河，攻其關之前，新降播目王志虎、石勝俸、王志

龍、王賓、王倫，倘習中等馬步兵，山墳林暗渡河，襲其關之後，從辰至午大殺賊敗，追路至張王壩、透出關二十里，至晚收兵，李師沆、營陣生擒有名首惡王大安、張奇盛，生擒首賊王愛，官兵通共擒斬賊級八百五十六名顆，奪獲賊屬牛馬、被虜器仗、輕傷重傷陣亡兵士，通候查明另報，又據為事官蔡兆吉報稱，招降過苗民男婦邱伯芝、徐受等一百八十名口，各等因，塘報到臣，除將擒斬功次，聽紀功官驗明復解，按臣親驗陣亡軍兵，隨宜優恤，俘獲投降男婦人等，轉行守巡道，分別安插外，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支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賊之廿心造逆也，自以為撫千里之雄封，據河山之極祖，加以鄰比相助，狐兔情深，即王師進勦，其如我何，一戰勝之，當且灰心，從而發威雷鋭，乘時鵲起，天下事一何可知哉，何意於今，而大謬不然也，自四月初三日以前，各關俱破，蜀兵進入關外，未下者，長坎、碼磧、青蛇、三大囤耳，保子等囤，不足言也，乃今而盡為陳璘攻破矣，施州兵久破板角關，直候璘至同入，李越兵亦以孤軍難進，且苦食於黃灘關之外，今黃灘亦破，且擒斬多人，計三關者，不日相率同入關，以外無復著手處矣，為蜀兵自入關之後，更番迭戰，賊每不支，初八日永合兵破之於水牛塘，十二日南川兵破之於高坪，十七十八日，蜀兵盡會南川路衝鋒奪關，綦合二路艦之，因破其龍爪囤，發馬城，海雲囤，直搗其鐵柱關，而連營其下，以逼之，計賊所有，止一海龍囤，直據之以苟活旦夕耳，初賊結好水西，比軍起時，以脣齒之說動之，水西意不能無惑，而惕於天威，又不敢不出兵相角，顧其戰不甚力也，烏江之事，兼多蓋語，臣移檄詰責之，水西不自安矣，而會賊偶殺其搜山之頭目陳起禮者，隴澄大恨之，賊且差人備禮謝過，澄遂立斬其使於營門，賊憤甚，即治兵相攻，大蝦而去，先是臣令安疆臣絕播州之交，疆臣強應之，實未絕也，臣謂監軍楊寅秋曰，疆臣實絕播州者，可執尚義、黃繼枝來，蓋二人為沙溪頭目，賊所用以通安氏者，至是疆臣欲執之以取信，既賊之後，因謬為好語謝之，求救前好，賊雖疑之，然意幾得復行成也，遣二人並二十餘人往，疆臣盡執之，自是二氏之交絕矣，此亦天之所以亡楊氏，而保全水西，令其以忠順永世也，國為險地，亦為絕地，川兵已盤其門，湖貴兵至，四面攻之，即欲為假息遊魂，曷可得哉，除再催各路官兵，刻期會哨，四面夾攻，上緊破關擒賊，捷音至日，另行具奏外，緣係大兵抵巢夾攻，逆賊據國自保，蕩平有期，再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郭榮賫齎奉謹題請詩旨。

六報捷音疏

題為官兵攻圍，賊勢已窘，再報捷音事，本年四月十九日起，至五月初十日止，連日與賊交戰情形，所破功次，敬為皇上陳之，據合江永寧二路川南監軍參政謝詔，督飭紀功副使史旌貴報，據監紀知府徐宗憲，同知胡世德報稱，四月十六十七十八等日，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參將吳文傑，舉領提調官張曉，并永寧長官彭受、王輔松、張昌、劉國用等，督兵攻打大洪關，大山箐，又會合綦江官兵，分路攻打養馬城，追至海龍囤腳下，當陣斬獲首級，共二百五十一顆，二十日參將吳文傑、督兵攻圍行至樂搖地方，長官劉國

用擒獲指苗李金兼傳朝廷二名。供稱楊酋發提調鹿翠父子領惡苗千餘、在圍後洗衣塘大山等上、把截等語。二十一日黎明、官兵齊至前營、直衝賊營、鹿翠父子率衆拒敵、我兵四面奮勇、斬開木柵、劉國用、總兵李標下守備周以德、李爲瑚、徐鼐、千總易朝臣、莫如將等兵、與史同知分布當陣親斬鹿翠、劉讜親斬翠子首級、提調郭天俸等、斬獲賊級共計百餘顆、賊奔山箐二十二三等日、副總兵在原占左山、與本道守道蔡知府在上發吳從周兵、漸兵、在山下攻打關左城外山坡、周國柱、羅景、李陵兵及略有餘、晏朝海、滕太然兵、同曹希彬、吳文傑、杜熊兆等、在後圍領大礮邊兵、永甯兵、廣兵、及畢節道洪副使督水西兵、一併攻打圍後、破壁振天。前左右三處、一時攻打、賊四面受敵、力不能支。午時後官軍初等、追賊至永靖關、當陣斬級共一百零九顆、陣亡隊長一名、輕重傷兵數十名。又據知府蔡宗溢報稱、二十四日、賊詐傳次早遣叔求降、該職遣照磨諭、不許總信詐降、即會同吳總兵傳令後山永合將官、當兵總令夾攻。二十五日卯時、賊果遣叔楊永用、詐稱二十九日酋妻田氏出降等情。職同吳劉二總兵、當將永用立斬關前、懸首圍左、賊即擁衆出戰、我營放礮爲號、馬湖土官文安民悅天恩等、率兵奮勇攻打、衝破鐵柱朝天二關、斬獲首級二十五顆、又據副總兵曹希彬報、據長官張嵩、劉國用報稱、五月初二日、兵至地名銅鑼關、忽見賊兵一夥、由箐林突出迎敵。我兵奮勇衝殺、當陣斬獲領兵頭人一名、并散級一十三顆、餘賊遁去、彼時在頭人身上、搜出硃票一張、知係有名賊首趙仕登弟趙仕真首級、隨喚降人識認、果係頭人、又據參政謝諾報、准副將曹希彬、參將吳文傑報稱、五月初十日寅時、分布永合洩土官兵、及會舉節道、并朱參將、介催水西土兵、分投四面夾攻、仍同部院旗牌督陣等官、分哨嚴催齊上監紀趙同知、周副將、羅遊擊、同二職、并守備江萬化、周大謨、坐營孔繼爵、武舉薛來徵、吳登光、臨陣監督、白寅至午不剋。二職示諭三軍有能攻奪山頂者、賞銀五百兩、登圍者賞銀五千兩。隨將解道懸賞銀內動支五百兩、當陣分給漢土官兵、鼓激先登。各兵踴躍、倍勇衝殺。礮手以滅虜大礮火器、排列放打、戰至未時、賊兵勢雖敗潰、我兵乘勝、先奪朝嵐險山追殺、直逼賊門、尙在交戰。除將衝鋒登險漢土官兵姓名、并擒斬功級、另行查敘、又據南川路川東監軍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僉事徐仲佳報、據監紀推官高折枝報、准征播南夏總兵官馬孔英手本報稱。四月十三日、酋差從弟楊順龍、假名詐降、被朱應元認出、驀解到職、會同高推官細審、供係逆酋楊應龍、差出詐降、稟探我營中事情、并供同差姦細尙多、因是於各營獨索、又獲一十六名、俱審的確、時聞楊酋欲夜劫營、留之必爲內應、同楊順龍隨押赴令旗下斬首訖。十五日又據播目田良玉、赴職投見、稟稱原約逆賊妻兒田一鵬等、五十一名內應舉事、先差親屬楊光耀密出投赴高推官審鵠營內、聽候行事、不料擬十八日舉事、分殺楊珠楊明等計洩、良玉等連夜緣崗而下、徑來投順、其餘逃散。又據參政張棟報、據推官高折枝報稱、十七十九至二十四等日、各營漢土官兵劉又據遊擊余世威報稱、二十五日、奉令統領各營兵馬攻打鐵柱關、官兵衝勇打入關城、有總提賊兵頭目楊珠、統賊萬餘、路來戰、本職排衙大礮、賊殺一舉、將楊珠打死、又據總兵劉璡報稱、得獲小男八元十生二名、各稱是日楊酋見得關前左邊官兵攻打得緊、喝令楊總管統軍殺出、那時楊總管纔到陣前、就被官兵當心一銃打死、搶過去了、節情及照本賊是日督兵攻打之時、各營監紀官、俱見一賊身披銀鏡黑甲一頭目、賊衆難以找級。今據八元十生所報、正與前稱在陣打死頭目胡合及副生擒黎甫卿等、執稱內總管係是楊珠、管理內圍兵馬、爲楊酋手

參將任遊擊哈都司、萬守備督陝兵西陽石砫平茶毛兵、劉勝兵、與高推官分布本路兵、在前左攻打、吳總兵率標下守備周以德、李爲瑚、徐鼐、千總易朝臣、莫如將等兵、與史同知分布本路兵、在前右攻打、總兵在原占左山、與本道守道蔡知府在上發吳從周兵、漸兵、在山下攻打關左城外山坡、周國柱、羅景、李陵兵及略有餘、晏朝海、滕太然兵、同曹希彬、吳文傑、杜熊兆等、在後圍領大礮邊兵、永甯兵、廣兵、及畢節道洪副使督水西兵、一併攻打圍後、破壁振天。前左右三處、一時攻打、賊四面受敵、力不能支。午時後、隨報圍後兵、奪取圍山賊營三座、直抵後門把守。我兵即移圍山劉營、安立排柵、前關石砫兵當前、馬總兵千總馬積、冒傷先登鐵柱關正樓之側、左水關樓、則劉總兵部兵先登、賊大敗走、打死甚多、餘俱令取關、即折鬆燒樓、不取首級、多被拉去。二樓一時俱然、順風煙衝圍上、滿圍哭聲震動山谷、是役也、雖未得圍、足塞賊膽、可擬剋期奏功、而劉總兵親在樓下、四門馬銃、供伊射打、賊死數多、而胆一泡、又自登關城。調度燒樓折城、殆親冒矢石矣。此本道親見、恐各營所報異同、故先撮大略馳報。查先破水關鐵柱關、蓋止到關下、或登城復出而賊猶然有關、今燒樓潰牆、賊始失險、擬越三十六步、急攻飛虎關、賊逼倉忙、圍後可入。又據推官高折枝報稱、南川路官兵攻鐵柱關、斬首二十餘級、攻後圍奪其三山、斬級五顆、餘尙未報。又據參政張棟報、據原差方時中等、前去趙家里、銅鼓坪、木窯、黃魚江官莊等處、招出降民頭人吳先照等、二百一十七戶、男婦一千七十四名口。又據邑梅司領兵長官楊正廷報稱、奉文護衛、差舍把田應穩等、率兵於風坎山小邏溝二處林箐內搜獲播民張伯春等三十六戶、男婦二百零八名口。僧人廣明等三十六名。又據推官高折枝報、據宣撫冉御龍報稱、發兵一枝、執旗前至地名金川壩、發老欄炭局、招回上年六月播賊殺虜江長生員陳鳳鳴、陳三策、并已故舉人周膚宗妻萬氏等、計家二十五戶、男婦共四十五名口到營。隨差典史蔣紹、押回原籍、給各親屬收領完聚訖。又據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參政張文耀報、據監紀同知史朝貢報、准總兵劉璡手本報稱、職於四月十七日率兵三路攻打海龍囤至十八日、據遊擊都司守備千把總周敦吉、余世威、羅景、趙賢輔、哈光顯、周以德、徐珊、劉光洩、吳英、李爲瑚、王九思、劉可奉、熊俊等、各報稱與賊大戰數十陣、攻破賊柵十數附。先登奪獲龍爪、養馬、木杉、望軍、海雲、龍門等城關囤、斬獲首級共四百七十顆、生擒十名、當陣投降二十三名、俘獲男婦二百八十三名口、奪回被虜一百二十八名口、器械一百三十七件、牛馬二百二十九匹。官兵二十四員名、輕傷五十七員名、陣傷馬三十六匹、射死馬二匹、供令獲功員役解赴紀功道覆驗訖。婦女共四十五名口到營、隨差典史蔣紹、押回原籍、給各親屬收領完聚訖。又據參政張棟、督餉紀功參政張文耀報、據監紀同知史朝貢報、准總兵劉璡手本報稱、職於四月十七日率兵三路攻打海龍囤至十八日、據遊擊都司守備千把總周敦吉、余世威、羅景、趙賢輔、哈光顯、周以德、徐珊、劉光洩、吳英、李爲瑚、王九思、劉可奉、熊俊等、各報稱與賊大戰數十陣、攻破賊柵十數附。先登奪獲龍爪、養馬、木杉、望軍、海雲、龍門等城關囤、斬獲首級共四百七十顆、生擒十名、當陣投降二十三名、俘獲男婦二百八十三名口、奪回被虜一百二十八名口、器械一百三十七件、牛馬二百二十九匹。官兵二十四員名、輕傷五十七員名、陣傷馬三十六匹、射死馬二匹、供令獲功員役解赴紀功道覆驗訖。又據遊擊余世威報稱、二十五日、奉令統領各營兵馬攻打鐵柱關、官兵衝勇打入關城、有總提賊兵頭目楊珠、統賊萬餘、路來戰、本職排衙大礮、賊殺一舉、將楊珠打死、又據總兵劉璡報稱、得獲小男八元十生二名、各稱是日楊酋見得關前左邊官兵攻打得緊、喝令楊總管統軍殺出、那時楊總管纔到陣前、就被官兵當心一銃打死、搶過去了、節情及照本賊是日督兵攻打之時、各營監紀官、俱見一賊身披銀鏡黑甲一頭目、賊衆難以找級。今據八元十生所報、正與前稱在陣打死頭目胡合及副生擒黎甫卿等、執稱內總管係是楊珠、管理內圍兵馬、爲楊酋手

是。今被打死、黨羽漸除。成擒有日。又據參政張文彬報、准總兵劉綎手本報稱、五月初十日、該賊親督遊擊周敦吉、守備周以德、徐璉、李爲琚、千把總劉招孫、劉興勤、曹相等官兵、奮力攻打、紅銃轟震天、賊下梭杆濕木礮石死敵。我兵以竹木挨牌遮護、井用雲梯、一擁躥上、攻奪鐵柱關、掀挖城垣五處、每處約長五六丈、燒燬三屆城樓二座、房屋數處。仍分千總吳英、合哨官川兵攻打飛虎飛龍等關。見該二道井監紀吏同知親在陣前監督。彼日後山三路官兵、與陳總兵及貴州漢夷合攻。已奪三山、攻破土牆二屆。天晚收兵回營。標下官兵斬獲功級三十七顆。陣亡兵五名。被傷五十二員名。行令獲功官兵、解赴督理監紀吏同知查驗、制解報數。即今賊勢窮迫。又據偏橋路湖普監軍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副使路雲龍、僉事東千應霖、陳與相呈、據監紀推官吳天爵、知縣鄧洪烈、報准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手本、報據領兵原任守備徐允爵報稱、九杵四月十一日、奉令帶同官兵進攻白田壩。行至中途、遇賊埋伏管林之中。覩見我兵聲號放銃、前後圍轉廳援。血戰三次。非斬首三十七顆、又據副使路雲龍報、據推官吳天爵呈、准指揮胡效忠關稱、十三日、督兵前去攻打。纔安木至新上墟坪、楊佘差人帶兵般運家財皮箱上岡。身背黃包獃、撞遇來追。本職開弓一箭、射中倒地。有弟胡效尹、後子胡加官、斬取首級、奪獲包獃。把總楊昌連等、共斬首級一十五顆。本職又擒苗賊一名包茶、奪獲兇器十件、牛馬三十隻。招出降民龍可仁下男婦五十六名口。當將包獃劉衆開驗、內紅袋一箇、彩龍紅筒、裝有玉璽敕命一通。等因到職。隨將解到首級逐一驗明外、開閱敕命、係洪武十七年七月初二日頒給播州宣撫使司、鎮夷長官楊允中及查楊允中根因據播民何邦道供稱、播州初時設有隨司辦事長官四十八員。止有龍譜無地方。無印信。楊佘盡殲彼倒。或係收藏。又據副總兵陳良玭報稱、十七日據偵探飛報、邏擊朱敬、領苗數千、駐聚青山囤等。候兵進關包截等語。職即督令指揮劉自西等領兵一枝、前去攻截。十八日朱敬與我官兵交戰、大殺兩陣。當有土官向日明部下土兵楊啓祺、吳八一、奮勇衝鋒向前。將朱敬當胸一槍、隨有土千戶張銘下土兵吳老四、斬獲首級。奪回雌雄盔甲一副。護項一箇。銀廂大小刀二把。銳肚一條。護膝一雙。鞾鞋一雙。標槍一杆。紫馬一匹。吳老四等乘勝追殺。又斬頭目賊級三十餘顆。陣亡兵一名。被傷兵三名。隨據部下把總楊騰龍等識認。委係朱敬首級。又一顆。係謀士李旭弟李深首級。搜有楊應龍給票一張。俱係賂要有名首惡。又據總兵陳璘報稱、探得大小三渡兩關。

巉崖方得剿賊圍後山頂營前一土山係賊檔汲之路賊屯勁兵數千據守迎日陰雨大霧咫漆待晴攻取致蒙左監軍與坐營副將所剿

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看得逆賊楊應龍恣逞淫威、甘爲叛逆、破城結巴三五處、殺官軍百數萬人、以致震驚西南、搖動海內、彼時此賊險絕、以爲人迹必不可至也、乃今非過息上神武威靈、百蠻震慴、輔臣紆籌於廟廊之間、本兵授策於荒徼之外、坐使萬人同心、三軍用命、兩日之內、連剋三城、盡破險關、固而元兇自盡、逆黨就擒、擒獲惡苗、盡行磔刃、削株撅根、靡有子遺、從此四封千里、盡入皇圖、尺地一民、盡歸王化、三省永無狗吠雞鳴之警、四海遂折邊山驅澤之姦、臣等待罪地方、殊爲多幸、欲候查明功次、一體具奏、恐致耽延、且天長萬里、事下狹旬、海內之臣、目方殷、皇上之關心更甚、合先馳報、以慰聖懷、緣係仰仗天威、破國滅賊、飛報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王化遠齎捧謹具題知。

告病疏

奏爲播事已竣、臣病甚危、懇乞聖明、亟賜放歸、以活殘喘、以養親非事、臣忝不肖、誤蒙皇上任使、督兵勦播、正在攻圍、忽報丁憂、已經具疏仰陳、求代守制、自發疏後、旋卽滅喊、又經報捷去後、臣封疆之臣、例應候代、不敢卽去、方欲乘此候代之日、督併文武諸臣、經營彼功及善後事宜、報命闕下、卽移駐境上、俟有代者、當卽奔歸、乃數日以來、感病殊甚、初猶以爲乍聞親喪、哀踊過度、病亦其常、久當少愈、乃日益久、病益深、今且食飲漸廢、行坐失常、日惟有伏苫而臥耳、臣幼而讀書、國卿忘家、君卿忘親、亦習聞父師之訓、豈其臨事而敢背之、顧在今日、力已竭盡、精已銷亡、卽欲勉強支持、有萬萬不能者、蓋賊雖已滅、然目前諸事、皆須臣手自經理、凡散遣兵馬、查算錢糧、留屯置守、設官善後、一日之間、千頭萬緒、乃又復忽自念身爲人子、親在不能事親、死不能歸、老母在堂、倚帷而望、時一痛至、涕泗橫流、左右皆泣、不能仰視、人有如此而身不病、病不危者乎、哀過甚則病、而重之以哀、欲節哀、而內有必不能抑之情、欲節勞而外有必不能卻之事、愈勞愈病、愈哀愈病、卽今臥不能見人、以字達之、手不能作字以口授之、人至於此、所不傷生滅性者、其與幾何、至於傷生滅性、臣不足惜、臣家亦無足惜、惟是夜郎千里、初入版圖、後事之收拾、前事之經營、一不當機、便至廢壞、行且掩文武之成勞、貽西南之大害、臣之罔其足食乎、此臣所以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也、今該部不知已推人交代否、卽推亦不知卽能速至否、人亦有言、死亦可忍、臣忍死矣、伏乞皇上垂念臣情、矜憐臣病、頒下吏部、將新督臣如未推、卽速行會推、如已推、卽嚴催速至、令臣早得生還、不至誤事、此非獨爲臣、實爲西南、爲天下也、臣無任激泣哀鳴之至、緣係播事已竣、臣病甚危、懇乞聖明亟賜放歸、以活殘喘、以養親非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顯恩齎捧謹題、請旨。

議留免覲疏

題爲議留朝覲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云云、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川省各府州縣、正官朝覲、自有定規、乃臣子述職大典、若非有萬不容已之事、豈敢輕議所免、但本省時有不同、事當通變、前此播賊未滅、正佐各官、或責之儲糧治器、或委之押夫運餉、或隨營監支、或隨營贊畫、卽全省盡留、尙恐不支、茲幸逆酋就平、事雖稍省、然措據經營、半載於茲、方得息肩、良亦苦矣、卽今若不分別緩急、一概奏留、不無有妨大典、一概不留、在他郡別邑、猶或可支、至若重鎭馬濾四府州、與所屬州縣壤接播境、近日起派運夫、疲憊已極、前項瘼瘵之民、全賴正官、加意撫摩、愛養休息、若令赴朝、以一署官、安能調劑而蘇起之、且順慶府既無正官、同知馬性和、與蓬州知州毛乘光、內江縣知縣楊應登、一向在營供事、卽今留守兵將、尙須供應及查磐例、正官議免朝覲、該佐貳官代入、今各佐貳官、亦俱在軍前有事、未得結絕、蓋難離任、假當併免、理合具題、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事體相應、特與題覆、將知府卿光宅、劉三樂、蔡宗憲、同知馬性和、知州鄧崇雅、段文侖、陳敬衷、毛乘光、葉騁芳、知縣陳大經、郭維屏、黃日升、吳位、閔宗聖、楊應登、幷宜省縣正官到日、今次俱暫免入覲、各府州縣、止令首領官、帶同該吏、各齎冊與同成都等府正官、照磨赴朝、行臣等轉行遵照施行、緣係議留朝覲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

三懇告歸疏

奏爲播事善後有緒、孤臣病苦不支、三懇天恩、早賜代歸事、照得臣以督兵勦播、幸而平賊、適值家艱、已經具報求代、尋而疏病、又復疏陳去後、近接吏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題、稱播酋楊應龍、負固稽誅、勢窮計蹙、自縛乞降、臣等會議、應否准其投降、以息兵革、以保地方、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到臣、臣卽會同巡撫都御史李化龍、議照播酋、罪惡貫盈、天誅地滅、臣等受國重恩、義不與賊俱生、誓必擒獲、以報君父、今幸天威震疊、神武無敵、不數月間、連剋三城、殲渠魁、擒逆黨、臣等不勝欣躍、卽今善後事宜、已有緒矣、臣之病、亦已入骨、臣之心、已如灰、臣之命、已如絲、臣之家、已如棄、臣之身、已如死、臣之不死、以有待也、臣之有待、以有未了也、今則了矣、臣不死、則皇上卽當提報、將臣解顏於廣平、而復關心於處暑、以爲臣之去、尙在可緩乎、臣自五月以來、計賊授首、當在旦晚、諸凡撤兵留屯、敍功善後、業已不次通行三省、應預備者、合早預備、應議處者、合早議處、以故平賊三日之後、兵卽撤歸、今所留防守隘口、彈壓地方者、除烏江沙

察御史崔景榮、議照播賊猖亂、奉天征討、師行糧從、頗稱浩繁、惟茲蜀王、捐金犒士、足徵屏翰精忠、助餉除覓、永作山河帶礪、天漢高品、帝室名賢、卽今華醜盡殲、地方平定、宜彰盛美、以表忠賢、相應題請、伏乞敕下禮部覆議、特賜敍錄、論褒嘉、仍容臣等備辦花幣羊酒、恭送王門、以彰盛寵、盛典、統候聖明裁定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蜀藩義助軍需、請乞賜敍褒奬、以表忠賢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張顯恩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蜀王捐祿犒軍、忠貞懋著、著寫敍奬勵、仍行該撫按官備禮送府、以示襄勷、禮部知道。

議留免覲疏

題爲議留朝覲官員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云云、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川省各府州縣、正官朝覲、自有定規、乃臣子述職大典、若非有萬不容已之事、豈敢輕議所免、但本省時有不同、事當通變、前此播賊未滅、正佐各官、或責之儲糧治器、或委之押夫運餉、或隨營監支、或隨營贊畫、卽全省盡留、尙恐不支、茲幸逆酋就平、事雖稍省、然措據經營、半載於茲、方得息肩、良亦苦矣、卽今若不分別緩急、一概奏留、不無有妨大典、一概不留、在他郡別邑、猶或可支、至若重鎭馬濾四府州、與所屬州縣壤接播境、近日起派運夫、疲憊已極、前項瘼瘵之民、全賴正官、加意撫摩、愛養休息、若令赴朝、以一署官、安能調劑而蘇起之、且順慶府既無正官、同知馬性和、與蓬州知州毛乘光、內江縣知縣楊應登、一向在營供事、卽今留守兵將、尙須供應及查磐例、正官議免朝覲、該佐貳官代入、今各佐貳官、亦俱在軍前有事、未得結絕、蓋難離任、假當併免、理合具題、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事體相應、特與題覆、將知府卿光宅、劉三樂、蔡宗憲、同知馬性和、知州鄧崇雅、段文侖、陳敬衷、毛乘光、葉騁芳、知縣陳大經、郭維屏、黃日升、吳位、閔宗聖、楊應登、幷宜省縣正官到日、今次俱暫免入覲、各府州縣、止令首領官、帶同該吏、各齎冊與同成都等府正官、照磨赴朝、行臣等轉行遵照施行、緣係議留朝覲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題請旨。

三懇告歸疏

奏爲播事善後有緒、孤臣病苦不支、三懇天恩、早賜代歸事、照得臣以督兵勦播、幸而平賊、適值家艱、已經具報求代、尋而疏病、又復疏陳去後、近接吏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題、稱播酋楊應龍、負固稽誅、勢窮計蹙、自縛乞降、臣等會議、應否准其投降、以息兵革、以保地方、等因、題奉欽依、備行到臣、臣卽會同巡撫都御史李化龍、議照播酋、罪惡貫盈、天誅地滅、臣等受國重恩、義不與賊俱生、誓必擒獲、以報君父、今幸天威震疊、神武無敵、不數月間、連剋三城、殲渠魁、擒逆黨、臣等不勝欣躍、卽今善後事宜、已有緒矣、臣之病、亦已入骨、臣之心、已如灰、臣之命、已如絲、臣之家、已如棄、臣之身、已如死、臣之不死、以有待也、臣之有待、以有未了也、今則了矣、臣不死、則皇上卽當提報、將臣解顏於廣平、而復關心於處暑、以爲臣之去、尙在可緩乎、臣自五月以來、計賊授首、當在旦晚、諸凡撤兵留屯、敍功善後、業已不次通行三省、應預備者、合早預備、應議處者、合早議處、以故平賊三日之後、兵卽撤歸、今所留防守隘口、彈壓地方者、除烏江沙

溪二路、添六路各一神將領兵三千、共一萬八千、而已其應撤之兵、在湖貴者、臣已移咨該省撫臣、徑自遣歸、在四川者、已陸續到重慶、臣督併道府隨到隨發、計不數日、當即去盡、至於改土爲流一節、其應設府縣、規模已定、應用文武、材品已晰、臣已一面行令以次入播經理、惟是非關三省、須與各撫臣議處、詢謀僉同、然後併敍功疏上之、計不出一月、而事已大竣矣、臣在此已無所事事矣、若後來修城、招流移、闢田土、則需以歲月、後之人當自有任之者、亦自無難、而亦無用臣之過計爲也、乃臣之所慮、則惟恐朝廷之上、不知此情、該部不即推臣、不即代、俾臣以千辛萬苦之身、九死一生之病、兀坐官署、號天踊地、以日爲年、僅一旦溘先朝露、則臣之家計、臣何忍言、孱臣得撫爲臣塞心、皇上得無爲臣動念乎、夫南北風氣、原不相習、疲勞之人、瘴癘易染、自六月以來、監軍參政張棟、以積勞道死、軍前效用湖廣照磨張居仁、以染病客死、二臣皆北人也、彼皆一事之勞、一時之病、而已若此、矣、臣之病苦、臣之憂危、亦何待臣自言、惟望皇上早賜生全、無令他日爲臣惜之而已、爲此具疏特懇、伏乞皇上速下該部、亟推代者、如已簡用有人、亦乞嚴旨催來速代、庶病臣可望苟全、天恩等於覆載、臣無任流涕哀號之至、緣係播事善後有緒、孤臣病苦不支、三懇天恩、早賜代歸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看得、劉臣元、以明國法、以彰天討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奉臣紙牌、照得播賊楊應龍、興兵造反、自取誅夷、所有官兵溝平巢穴、得獲脅從、與在囹內生擒、叛黨、既經監軍紀功等道、審驗已明、覆審無異、通應獻闕、請旨正法、但賊犯頗多、途遠不便、似宜分別重輕、酌量起解、仰司即便會同布政司、幷在省各道、將重慶府解到賊屍一顆、幷賊犯田氏、楊朝棟等、一干叛黨、逐一再加審驗明確、分別某某情罪大應解赴闕、用彰天討、某某情罪稍次、應監候會審、就近處治、取具歸一供詞、備由呈詳、以憑會題等因、該本司按察使沈季文、會同布政司左布政使盛世承、管分巡川北道事按察使周嘉謨、分守上川南道參政王嘉謨、提學道副使莊燝華、分巡川西道副使秦鄰苕、審驗得賊屍一顆、幷賊犯田氏、楊朝棟等一百四十一名口、與已故吳阿元、楊眞瑞、毛氏元諒、楊國翰、楊林六名口、通共一百四十七名口、俱於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五鼓時分攻破海龍囤、當被官兵擒獲解出等情、參看得逆賊楊應龍、楊朝棟等、以數百年之世家、據方千里之土地、罔思忠順、敢肆兇殘、始猶自恣毒其人民、繼遂漸縱吾疆界、自石口之掩殺、逆我顏行、合江城之要求、遂彼狡計、撫之而益無忌憚、防之而愈肆猖狂、劫傑屠城、積骸徧野、戕官殺將、流血成渠、震驚西南半壁之天、煽禍海宇全勝之力、幸仗皇靈、特成凱奏、元兇殞命於私室、羣黨駢首於合門、堵穴聚庭、一紓華夏之氣、滌穹赫室、始盡叛逆之刑、生擒諸犯、俱係逆黨、悉宜解赴闕廷、聽候天誅、惟是途長人衆、難以盡解、況人同叛逆、情有重輕、委應酌量起解、如田氏、楊朝棟、楊以棟、楊催棟、楊良棟、楊勝棟、楊城棟、楊奇棟、楊眞惠、楊當蓁、楊兆龍、楊從龍、楊世龍、楊國棟、楊成棟、楊聯棟、田氏、田氏、田氏、楊氏、楊氏、共二十三名口、則尙之一門妻

獻俘疏

題、爲仰仗天威、勦平播逆、循例獻俘、幷解進得獲器械、伏候裁斷處分、以明國法、以彰天討事、據四川按察司呈、奉臣紙牌、照得播賊楊應龍、興兵造反、自取誅夷、所有官兵蕩平巢穴、得獲脅從、與在囹內生擒叛黨、既經監軍紀功等道、審驗已明、覆審無異、通應獻闕、請旨正法、但賊犯頗多、途遠不便、似宜分別重輕、酌量起解、仰司即便會同布政司、幷在省各道、將重慶府解到賊屍一顆、幷賊犯田氏、楊朝棟等、一千叛黨、逐一再加審驗明確、分別某某情罪稍次、應監候會審、就近處治、取具歸一供詞、備由呈詳、以憑會題等因、該本司按察使沈季文、會同布政司左布政使盛世承、管分巡川北道事按察使周嘉謨、分守上川南道參政王嘉謨、提學道副使莊燝華、分巡川西道副使秦鄰苕、審驗得賊屍一顆、幷賊犯田氏、楊朝棟等、一百四十一名口、與已故吳阿元、楊眞瑞、毛氏元諒、楊國翰、楊林六名口、通共一百四十七名口、俱於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五鼓時分攻破海龍囤、當被官兵擒獲解出等情、參看得逆賊楊應龍、楊朝棟等、以數百年之世家、據方千里之土地、罔思忠順、敢肆兇殘、始猶自恣毒其人民、繼遂漸縱吾疆界、自石口之掩殺、逆我顏行、合江城之要求、遂彼狡計、撫之而益無忌憚、防之而愈肆猖狂、劫傑屠城、積骸徧野、戕官殺將、流血成渠、震驚西南半壁之天、煽禍海宇全勝之力、幸仗皇靈、特成凱奏、元兇殞命於私室、羣黨駢首於合門、堵穴聚庭、一紓華夏之氣、滌穹赫室、始盡叛逆之刑、生擒諸犯、俱係逆黨、悉宜解赴闕廷、聽候天誅、惟是途長人衆、難以盡解、況人同叛逆、情有重輕、委應酌量起解、如田氏、楊朝棟、楊以棟、楊催棟、楊良棟、楊勝棟、楊城棟、楊奇棟、楊眞惠、楊當蓁、楊兆龍、楊從龍、楊世龍、楊國棟、楊成棟、楊聯棟、田氏、田氏、田氏、楊氏、楊氏、共二十三名口、則尙之一門妻子、兄弟、姪孫、姊妹、兒婦、叛逆之家、自當無分長幼男女、若楊七、楊淳、則尙之近族、倾兵爲逆者、宋承恩、馬千騏、張世爵、田一鵬、田飛鵬、則尙之至親、相助爲逆者、何漢良、何廷玉、馬忠、孫時泰

已自盡。妻子家屬與同謀叛黨、一時全獲。本日辰時、職等三道、會同湖貴監軍按察使胡桂芳、楊寅秋、參議魏養蒙、張存德、督兵副使尤錫類、總兵劉綎、吳廣、陳璘、李應祥、馬孔英等、俱齊集圍後樓上、點驗逆酋家口并將酋屍一軀、擒至樓左。八道五鎮、出樓相驗。時酋初死、相貌猶生。見得驍雄之狀、迥與衆殊。衆手共指、衆口共詈。呼妻子田氏、楊朝棟等來視。一見痛哭、盡不自勝。五司七姓之黨人、強半俱在。訊之無不謂此真楊應龍、面深快其死也。身屍無假。家口皆真。隨該總兵劉綎、吳廣、陳璘、馬孔英、李應祥等、各降綸音、將酋屍一軀、并賊犯田氏、楊朝棟等一百四十七名口、解赴本部院審驗。隨奉欽牌、看得逆賊造反流毒、不遺種類。真足以洩人神之憤。而仲國威、但酋屍叛黨、未審真偽。邊難准信。合再審驗。牌行本道、會同在府各道多官、從新覆勘。要見楊應龍身屍是否真偽。田氏、楊朝棟等是否正身。逐一審驗明確。一面具由詳報。一面起解赴省、聽候獻俘。依奉、又該本道仰體本部院憤重再三至意。復會同東南督餉紀功參政張文燦、副使史旌賢、參議劉一相、僉事徐仲佳、知府傅光宅、同知史朝貢、推官高折枝等、齊集公所。行取逆犯田氏、楊朝棟等各到官。將楊應龍身屍、開棺洗面。仍復審視。據見在各伊家口、與各頭領、并播州生員、原奏士民、合詞僉稱身屍極真。具結在卷。覆驗楊朝棟母子妻女、及同謀黨類、與各內使人等、俱係正身。詳審所犯事由、共稱楊應龍委以兇殘、致干奏叅。不遑勘問。擅殺官兵。白石口之事。叢恩放回。益無忌憚。飛練蓁江、連遣屠掠。自取天兵增滅。械繫再無別情。該五道看得楊應龍倚恃險闢。壻嘆負嵎之虎。開奮絕陶。足喙坐井之蛙。禽獸宜淫。豺狼肆虐。用滿溢天之罪。致勦勳地之師。去年六月念一日入犯蓁江。今歲以六月念一日解俘重慶。好逗不爽。審驗極真。倘無毫髮之可疑也。據法賊屍與各逆黨、俱應懸首梟街。獻俘郊廟。但罪有首從之分。則惡有重輕之等。假應正解賊屍、并渠魁惡黨。其餘逆狀稍次者、宜候再審明確。就近分別治罪發落等因。并據貴州按察司管解楊兆麟等一十四名。及稱數內阿黃文之宗、楊正邊三名。在途病故。取有所在官司結文前來。俱經發仰按察司監候。及將田氏楊朝棟等覆審詳報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鐘、看得逆酋楊應龍、楊朝棟等、幺麼小醜。荒服遺酋。荷天朝浩蕩之恩。養成豺狼梟鴟之性。謀動干戈。叛我天常。恃彼地險。重壘城已逃法網。自石口幟逆顏行。罪已不止於無將。法猶姑處以不治。不思天地之德無所不容。乃謂虎狼之窟。眞爲可恃。狂謀益甚。虐燄愈張。廣招叛亡。爲腹心。大收苗夷。爲爪牙。刻木立信。斬山設關。殺人盈野。盤城舉事。無天無地。震動西南。既起飛揚者之志。繹騷東北。更歆覬伺者之心。臣下陰憂。宝上旰食。而逆酋方且哆大言以張疑。布姦人而行間。招延遊士。結好鄰封。堅壁清野。常以逸而待勞。秣馬礪兵。動以少而覆衆。豈欲懲深負固。效子陽之自帝一方。固且招地開疆。慕元昊之抗衡中國。何意清平之世。發此大難之端。幸遇我皇上天威震讋。神武布昭。文武同心。將士用命。八路之軍聲沸地。三捷之儲峙連雲。遂乃破其重關。因而圍之三市。彼猶設三覆以待。我則盡九地而攻。霆擊電擊。風雲之勢無前。鳥驚魚懼。狐兎之巢若墟。元兇計盡無之。甘投繯而自縊。羣黨伎窮已盡。舉束手以

就擒。剖腹而實之鹽。可憐故主。引頸而縶以組。共指新官。軍師謀士。累累被逮。繡女閹人。紛紛過市。蓋非士擐戈、盡敵而遂。故黎臣黷武、舉族以行。可謂倒株撅根。真是犁庭埽穴。從此三省拋家失業之民、得歸故里。且便四方揭竿輟耒之徒、暫戢雄心。蓋免之作惡。實百世未有之福。亦百蠻未有之福。此真足以仰副廟謨、嘉彰天討。下洩一方之憤。上紓西顧之憂者也。所據逆酋楊應龍、原係元兇正犯。身屍一軀。法應解獻於國門。生檻田氏楊朝棟等、俱係同謀爲逆人犯。並應伏誅於闕下。但犯同叛逆。情有重輕。既經兩省二司各道重複會審明確。委應分別起解。除監故途故外。內將酋屍一軀、并賊犯田氏楊朝棟等六十九名口。如法枷鎖。同隨行使女張秀等四口。選差敍州府同知史朝貢、遊擊江萬册、守備萬民英、指揮高凌漢、千戶李同芳、百戶潘機助、范希正、管押赴闕。及將得獲欽賜誥敕印信、并銅鼓器械、據各總兵解到。共計二百八十六件。於內揀得銅鼓驗係漢時古器。盔甲、鞍轡、刀弩、槍箭、擇其完整者。共得九十五件。與誥敕印信五件。併交各官隨本進徵。其餘賊犯楊守龍等七十九名口。發四川按察司牢固監候。按臣審明。另行具題。并將不堪器物一百八十六件。發成都府收貯外。伏乞敕下兵部議覆。銅鼓器械、及誥敕印信、付內庫交收。田氏楊朝棟等、行法司會審。如果情眞罪當。恭候欽請照依律例分別正法。楊守龍等行巡按御史會審明確。分別重輕。徑自具奏。就近發落。其楊應龍身屍、仍應剮碎。與同各犯首級、應否傳示天下。以爲士司負長叛逆者之戒。統候聖裁。緣係仰仗天威。勦平播逆。循例獻俘。并解進得獲器械。伏候宸斷處分。以明國法。以彰天討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開坐專差承差。苟增敬捧讖。謹

旨。

計開

一元惡逆賊一名楊應龍身屍一軀。查逆酋實係四十九歲。原籍山西太原人。先世有名端者。唐乾符中面詔反。蹤糾兵破走之。遂盤播地。歷宋及元。世有其土。至我朝洪武初、納土歸降。仍給之。授宣慰使。屬安撫司二。長官司六。其地東西南北可千里。西北壅山爲關。東南附江爲池。林木蔚茂。田畴豐美。蓋奧區也。應龍生而雄猜陰狠。嗜殺無忌。初娶於張。龍虎山張天師之族女也。無寵。別居之。妾田氏最幸。田氏讒張氏誣以姦。應龍怒。命人殺之。並及其母弟。滅雘之在播者。撫遺類。自是益復以殺立威。州人小有睚眦、輒誅滅之。所殺傷無數。州人不堪其苦。所屬五司與七姓之民、及張氏家奏訴之。並告之貴州撫按以聞。下四川撫按按問。遣至縶之重慶獄。將坐以大辟。會有倭警。徵兵援朝鮮。應龍詭言、欲起兵以征倭自贖。許之得脫。歸而有詔止其兵。應龍益無忌。復逮問之。不復來。益爲嫚語。謁撫臣發兵挾之。應龍不與戰。誘之深入。至白石口。縱兵盡殺之。事聞。遣總督經略至。則應龍謝爲不知者。委其事於諸苗。時東西方用兵。勢難窮治。因就撫之。應龍益橫。所居飾以龍鳳。僭擬至尊。令州人稱己爲千歲。子朝棟爲後主。徙遷州人子女爲婢。州人民間有女十三歲以上皆獻之。謂之量身。須不用乃嫁之。不量身而嫁者罪至死。嘗一日而閱割三十二人。其兇殘不道類如此。有衰子隆者、其頭目也。畏其禍逆。合江應龍遂領兵掠合江。逼其城。城上人縋而與之執以去。至則縛之。先割其肉。炙之令自食。然後磔之。以其肉食諸苗。初白石口

之卑五司七姓、智助兵馬至是修前郤、盡逐殺其人、有逃避不獲者、脅迫之、逼偏橋、得羅承恩碟之、如裹子陞、有全家獲之者、取其妻女、對其父與夫、令諸苗淫之、或裸而坐之木上、鑿射之以爲笑樂、或燒蛇令從陰入其腹、人蛇俱斃、盡掘其墳墓、燒屍而揚其灰、益廣招諸苗爲羽翼、五司七姓之地、並其妻子、盡以與苗、不足陵湖貴四十八屯、益之、州人有稍殷厚者、因事誅之、沒其家以養苗、自是一州皆苗、精悍摧鋒者、無慮數萬、其苗皆食藥肉、乘肥馬、僕從自隨、人人以爲親己、頗爲之死無恨、以故用兵、所向克捷、二十七年春破飛練、殺人以萬計、獲楊都司號而斬之、是年夏破蒼江、殺房參將張遊擊、盡取一縣貲財子女、以去、少壯老弱者殺之、投屍於河、自大江流下、江水爲赤、時勦旨已下、應龍悟不爲意、曰勦撫任爾、但恐逸我關來、不能出我關去耳、時徵兵未集、應龍益爲掠以張威、冬焚東坡、燬橋王嶰、湖貴道梗不通、明年春正月焚龍泉、都司楊惟中避去、殺土官安民志、復欲入思南石阡、即川兵已破其官寨、斬首三百乃歸、無何官兵以八路入、逼其子朝棟領兵二萬、直走蒼江、曰爾焚蒼江、入南川、諸有積聚盡焚之、以歸彼無能爲也、至則爲剿絕所破敗歸、始有戒心、發兵爲守禦計、無何川兵四路入關、乃頓足嘆曰、吾誤矣、吾誤矣、吾破蒼江逾旬重慶、直搗成都、取蜀王入替、何事不可爲、乃今坐受死哉、先是應龍出蒼江、人傳其所張旗、幟擒亡勦叛、後有自其營歸者、言親見其旗、非亡、乃王也、至是乃知其意在成都云、初結水西爲援、縱之深入、時水西已無意助之、久駐大水田不去、復以事斬其使人、應龍始覺其貳於己、憤甚、治兵攻之不勝、復爲川兵四路夾攻之、盡察其蒼馬養難諸城、乃父子相棄而上、聞川兵攻之急、詐死不見信、思州宣慰之裔、永樂年間思州改土爲流、其族多流入播、自唐宋來、思田播楊、並雄西土、世爲姻婭、故酋父子兄弟、率娶田氏、

一賊弟三名、楊兆龍、年三十九歲、酋第三弟、管清平路兵馬錢糧、破龍泉、圍黃平、劫飛練、嘗兆龍、領兵犂戰、楊從龍、年三十八歲、酋第四弟、管金蔵路兵馬錢糧、最爲淫惡、虜蒼江婦女以百數、楊世龍、年三十六歲、酋第五弟、管周水路兵馬錢糧、驍雄有謀、軍中號曰五相公、桑木關邀餉道、世龍與楊珠同領兵、珠敗、世龍先遁、

一賊姪四名、內一名楊國翰、監故、兄存三名、楊國棟、年一十八歲、兆龍子、楊成棟、年二十歲、從龍長子、楊聯棟、年一十六歲、從龍次子、

一賊妹二口、楊氏、年四十七歲、田一鵬妻、楊氏、年三十七歲、張世御、門扁曰、半朝天子、其志豈在小哉、向使不早撲滅、稍需歲月、羽翼已成、不爲安祿山處緒父子、則爲公孫述李特王建之流、漢唐殷鑒、豈其在遠、幸而剛腸、逃李特王建之流、漢唐殷鑒、豈其在遠、幸而剛腸、孫、其一子死重慶、七子俱在俘、二孫俱被執、一死一在、諸逆黨多戰死、不死者並在俘、

一賊婆一口、田氏、小名雌鳳、年四十五歲、酋妾、淫妒異常、酋嬖之、謀奪嫡、萬曆十四年間、唆酋逐妻張氏、卑家、十五年正月十五日、酋飲酒田氏兄田一鵬家、醉、田氏故激酋、張氏卑家有外遇、酋乘醉嘗遣人取、張氏併其卑者、盡居其家、以致張氏叔張時照等、奏訴北關下、五司七姓、素受酋虐、咸起而附和之、亂由是起、若田氏者、其楊氏之禍水、而西南之妖孽也、

一賊子七名、楊朝棟、酋長子、年二十六歲、襲土官、管宣慰司事、故自二

十四年以來、播中文武俱屈朝棟名、先是白石口之戰、王師、朝棟偶不與謀、酋每疑朝棟不從其叛、至普州集兵飛練、朝棟遂親領苗往劫、以明其與父同志、故酋決意爲逆、不數月、即有蒼江之敵、乃大兵雲集、天討既加、朝棟猶不席藁踏死、復躬入蒼界拒敵、爲總兵劉綎所敗、及楊之圍上、詐降詐死、哲朝棟主之、子父濟惡、兩世爲逆、蓋昔之安邦綵、今之哱承恩、罪不容於死者也、楊以棟酋三子、年二十二歲、素領莊丁虎苗、從父作逆、楊惟棟、酋四子、年二十歲、兇殘更甚、酋左右僕役、承應少不當意、即手刃之、日所殺數人、逆酋甚愛之、嘗曰、賴我類我、楊朝棟出蒼江路、惟棟實率悍苗衝鋒、九犨子之敗、棟爲劉綎所獲、乃不敢復出戰、圍困之後、圍上人但諜下投事洩者、無論男女、皆惟棟手刃所殺、蓋不止五六百人、彼纔窮冠耳、殺人如麻、殆性惡者與、楊良棟、酋五子、年一十八歲、大兵進討時、始領莊丁虎苗、監防部民投順內地者、楊勝棟、酋六子、年一十五歲、楊揚棟、酋七子、年一十歲、楊奇棟、酋八子、年九歲、

一賊女一口、楊貞惠、酋長女、年一十九歲、許聘貴州洪邊宣慰宋承恩、纔時未婚、承恩之堅於從逆、不顯其雖宗千餘年宗祀、則貞惠之以若貞惠者、是又洪邊之鵜水也、

一賊孫二名、內一名楊元壽、僅三箇月新死、止存一名楊嵩壽、朝棟長子、年五歲、

一賊兒婦五口、田氏、年二十六歲、朝棟妻、田良玉女、田氏、年一十九歲、以棟妻、楊勝棟妻、田飛鵬女、田氏、年二十歲、勝棟妻、田飛鵬女、五田氏、卽衙惟棟妻、田一鵬女、田氏、年一十八歲、良棟妻、田一鵬女、田氏、年一十八歲、

思州宣慰之裔、永樂年間思州改土爲流、其族多流入播、自唐宋來、

父子兄弟、率娶田氏、

一賊弟三名、楊兆龍、年三十九歲、酋第三弟、管清平路兵馬錢糧、破龍泉、圍黃平、劫飛練、嘗兆龍、領兵犂戰、楊從龍、年三十八歲、酋第四弟、管金蔵路兵馬錢糧、最爲淫惡、虜蒼江婦女以百數、楊世龍、年三十六歲、酋第五弟、管周水路兵馬錢糧、驍雄有謀、軍中號曰五相公、桑木關邀餉道、世龍與楊珠同領兵、珠敗、世龍先遁、

一賊姪四名、內一名楊國翰、監故、兄存三名、楊國棟、年一十八歲、兆龍子、楊成棟、年二十歲、從龍長子、楊聯棟、年一十六歲、從龍次子、

一賊妹二口、楊氏、年四十七歲、田一鵬妻、楊氏、年三十七歲、張世御、門扁曰、半朝天子、其志豈在小哉、向使不早撲滅、稍需歲月、羽翼已成、不爲安祿山處緒父子、則爲公孫述李特王建之流、漢唐殷鑒、豈其在遠、幸而剛腸、逃李特王建之流、漢唐殷鑒、豈其在遠、幸而剛腸、孫、其一子死重慶、七子俱在俘、二孫俱被執、一死一在、諸逆黨多戰死、不死者並在俘、

一賊族舍二名、楊淳、年五十歲、酋親族舍、人善使長槍、慣馬戰、每酋親臨戰陣、淳必率衆衝鋒、前後傷折官軍不少、楊七年二十一歲、酋族舍、卽酋大總管楊明子、酋平日叛逆、實成於楊珠楊明二賊、圍困時、楊珠中礮死、酋上人心惶惶、率謀下投、獨明父子各領親兵、爲酋盡夜隄防、又每戰必力、合酋得久遊釜中、多損我兵糧、則明父子之罪逭矣、明就擒自盡、七仍宜置之極刑、

一賊妹夫一名、張世得、年三十三歲、妻酋第三妹、原籍江西、卽龍虎山張氏之族、張楊亦世爲姻婭、酋向

殺妻張氏、卽世爵從姊。張氏之族謀讎楊氏。世爵獨爲之用。且盡力焉。聞其妻爲之泉也。

一賊墳二名。宋承恩酋長女壻。年二十二歲。係洪邊宣慰應襲。往酋戕官軍白石口時。貴州撫按、卽行文恩絕婚楊氏、勿涉其餘。波。承恩陽諾陰違。竟不之絕。二十五年。安疆臣爭新貴縣。實承恩從中鼓煽。冀合安楊之交。其謀狡矣。勦事起。承恩爲酋調事貴州。十日一報。行路知之。獨其伺賊、撫敢言者。既師期近。乃破房上倒、得撫以乎。彼以附賊、爲得所繫援也。皆意撫知。自取敗亡宜矣。馬千騏。酋次女壻。年一十八歲。係石砫宣撫司宣撫馬斗解次子。斗解妻冉氏、嬖愛千騏。謀奪長子馬千乘應襲。故爲婚酋、以求援助。蓁江之破。千騏實率其石砫心腹、爲酋先登。伊胜冉氏、時逆人四方助酋打點、使酋得志。千騏母子、必亂石砫。千騏就擒正法。石砫之禍階絕矣。不獨擒一播黨也。

一賊婆兄弟二名。田一鵬。酋妻兄。年四十七歲。原籍貴州思南府。充酋內司總管。總管高安路軍事。其所置產近眞州。田氏兄弟每至眞州。州人必擇其室女少婦之有姿者侍寢。一民婦成婚纔數日。以姿貌被選。其夫有難色。卽召至立斬之。蓋眞州人恨田氏、無不欲食其肉者。田飛鵬。卽一鵬弟。年四十四歲。充酋內司總管。其謀。

一賊心腹謀士三名。何漢良。播州赤水里人。年五十二歲。充酋外司大總管。總管諸苗。爲人狡猾善說。酋倚爲心腹。歷年負固逆節。實其主使。去年漢良統苗破飛練。執楊都司。喚其不跪而殺之。天討不加。故酋遂無忌憚於房參將。造禍西南。喪十數萬人命。若漢良者、雖寸斬不足以謝西南人之忿也。何廷玉。播州人。年四十二歲。充酋辦事總管。掌衙門一應文書。凡酋中文內地、悖慢娶挾、皆忠爲之。

一賊軍師一名。孫時泰。年四十二歲。浙江餘姚縣人。因籍順天武清縣入學。充增廣生員。爲武清縣不容鄉賦。鬱鬱思亂。客遊京師。見四方多故。蓄謀益叵測。酋破蓁、知罪在不赦。思求知兵之士爲謀主。時已漸黃七先在播紮營。時泰因應時泰、酋當造心腹文章、從京師聘入播。充爲軍師。首勸酋乘大兵未集、入據重慶。酋內顧根本、不卽從。各路兵逼關。斂兵一處決戰、亦出時泰意。蓋王偉徐道復之流。目無宇宙。幸酋羣賊、不盡其謀。假令事事從之。卽終就滅亡。諸所勞費、不知當若何也。

一賊領兵逆黨十六名。楊烜。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先是二十三年征播。烜與族兄楊偉、同投內地。已撫而不勦。烜遂殺偉以自解於酋。酋使充小溪里頭目。多收內地流賊。蓁江邊地。無日不被其劫掠。卒至釀成破蓁之禍。及大兵進討。爲總兵劉綎破其巢穴。獲其妻子。乃不得已投見。已蒙貴賚、給有花牌。仍陰與酋通。陷王都司全軍於白石口。此一賊者、罪不下於應龍云。貴。播州人。年五十歲。充酋親兵總管。主督戰重慶。酋內顧根本、不卽從。各路兵逼關。斂兵一處決戰。貴陳前指揮。董督。播州人。年四十八歲。充陣。撫論平日。卽酋樓閣兩月。前後門日拒戰。傷損官軍千餘。皆貴酋內顧根本、不卽從。各路兵逼關。斂兵一處決戰。貴陳前指揮。董督。播州人。年四十八歲。充酋四牌提調。江外五司。皆其荼毒。飛練之劫。酋爲罪魁。大兵既臨。詐降南川。營。仍復暗與酋通。子姪往來國上不絕。官軍整而執之。陳大才。播州人。年三十九歲。充酋沙溪提調。破蓁先登。受酋賞五十兩。國上拒

敵官兵、多其部苗。袁。僭。年二十四歲。播州赤水里人。與酋赤水里頭人袁子隆、同族世讎。二十三年征播。子隆猶先投順。已撫而不勦。僭遂據千隆於酋。子隆奔避遵州。僭充赤水里頭支解之。連年合界殘劫。則僭之爲也。楊輿。播州人。年五十二歲。充酋丁山里頭目。連年爲害江津蓁江邊地。釀成破蓁之禍。楊輿。播州人。年三十五歲。充酋松坎提調。最近蓁界。蓁安稔、東溪、百姓數千家。十餘年被其殘劫。人人恨不生食其肉。羅江元。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酋坐寨。管蓁山外三元壩苗千餘。時出蓁南合江地方爲害。袁五受。又名袁守貴。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酋西平提調。烏江河渡兩兵敗劒、皆五受領苗衝突。已又潛管擾貴州糧運。爲土官岑紹勳所執。張守欽。播州人。年四十二歲。充酋龍沙提調。與袁五受同衝退烏江河渡兵。又同劫貴州糧。爲岑紹勳所執。彭永譓。播州人。年四十一歲。充酋領兵頭目。有膽氣善戰。每酋拒官兵、必永譓領苗衝鋒。前後傷折我兵頗多。周五巴。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酋仁懷里提調。又充稅炤坐寨。連年蓁合邊民被劫掠。皆五巴之爲也。何茂春。播州人。年四十五歲。充酋小溪里頭目。與重慶江津縣箚溪里接壤。恣行陵掠。箚溪里民、十年拋棄家業、不敢一夏文茂。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酋沙溪里坐寨。同伺義納髒水西、併爲所執。馬騰騰漢視名馬秃子。年四十八歲。原籍重慶江津人。兇狠有膂力。先年犯事逃。播投充領兵頭目。誘酋族人支解人。五十四里百姓紛紛逃竄者、皆騰漢爲之。破蓁。騰漢手刃房參將。受酋賞五十兩。人人能道之。若騰漢者、卽寸斬猶未蔕其辜。楊通。漢。年二十七歲。係白泥司下里長官應襲。二十六年酋攻白泥司。通漢統部苗附酋、反戈攻正長官楊以誠。致以誠逃竄。白泥苗盡爲酋用。已圍黃平、劫飛練。白泥苗助滅尤力。五司官無不讎酋、獨通漢附之。

一賊任用逆黨七名。許廷忠。播州人。年四十七歲。充酋辦事把總。主聚斂財貨。播民被其暴橫多矣。何玘。播州人。年四十七歲。充酋辦事把總。主清理土田。奪民業以安苗賞。玘啓之。倘義。播州人。年三十二歲。充酋沙溪統制所提調。最爲心腹用事人。屢爲酋通賂結連四鄰。三月二十九日酋娶水西。營敗。復使義挾禮賂往謝過。爲水西所執。陳大恩。播州人。年三十六歲。幼充酋心腹小童。酋蟠重慶時。大恩代收重慶賂。已盡緣脫去。充管事提調。圍破走投水西。破安驅臣解出。張玉。播州人。年五十一歲。充楊朝棟管事總管。興奏民。張鄀兄弟也。鄀譬酋玉乃陞從酋父子。鄀玉又不時密相往還。此其故有不可解矣。彭道。播州人。年三十二歲。酋心腹謀士。大兵初棲酋國下。道卽詐降總兵吳廣。爲酋作間。已見國破。復逃去爲水西所獲。王積仁。播州人。年五十一歲。卽已散附郭長官王積祿弟。先年積祿見酋有逆萌。懼及禍。奏願改土爲流。爲酋所惡。積仁欲奪積祿職。從而交構其間。竟使積祿不良死。而積仁遂爲酋心腹用事。充長官奏。破蓁時。積仁坐縣堂。毆馬知縣、蓁人無不切齒者。

一賊招納亡命逆黨二名。吳進達。年四十一歲。徽州歙縣人。僑寓京師。放子母銀。播人往來京師、居停其家。因相結識。爲酋通餽神於四方。養成叛逆。楊華。年二十八歲。原籍南京工部營繕所人。久寓北京。爲酋耳目。去年京城大索奸細。華逃入播。仍假兵部旗牌、爲酋張聲勢。

一賊僞內侍五名。葉進喜年三十一歲。掌海龍囤。更收支錢糧。提幸用事。官罪之攻圍也。破城之日。喜猶率兵拒戰。人皆見之。王守樽年四十二歲。掌通州司設。祿壽年二十五歲。掌管親兵。每拒敵官兵。祿壽時出督陣。高忠元年三十二歲。主四方打點。慶元年二十六歲。充酒漕坐槳。

一賊苗子三名。內一名吳阿元盛故。見存二名。吳阿仲年四十五歲。播州人。充管老虎兵。吳阿舟年三十五歲。播州人。充管老虎兵。

五歲。播州人。充內老虎兵。

一賊親婦二口。張氏年四十歲。田飛鵬妻。何氏年二十五歲。

一賊使女四口。蒙秀年二十六歲。任秀年四十歲。元秀年四十七歲。齊璽年三十四歲。

一獃俘器物。共一百件。誥命三道。敕書一道。播州宣慰司銅印一顆。諸葛銅鼓十二面。大皮盔四頂。大皮甲四領。馬鞍四副。鐵劍二口。倭刀一把。苗刀三十把。花槍二十根。大弩十二張。箭筒六箇。內箭共七十枝。

奉聖旨。兵部知道。欽奉聖旨。是。逆犯田氏。楊朝棟等。著送法司擬罪。刑部覆奏聖旨。逆犯楊朝棟等。著便處決。楊應龍劉尸。張世恃寧發遣。朱承恩著放回籍還職。仍將各犯首級。傳示諸夷。昭布天下。俾俱依擬。

露布

奏爲露布事。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欽遇平播事竣。臣謹稽首頓首上言。露布者。伏以辰象麗天。七緯則井參之紀。方輿略地。八紘則夷夏之防。故陰慘陽舒。天綱所以陶鑄。而文經武緯。詰后所以殿萬邦。道如此乎相成。世賴茲而常治。垂衣而理。爰開弧矢之威。肇干以來。不廢徂征之舉。黃公元女。策費玉門。赤熛紫虛。符昭金匱。洎乎皇風既降。猶然遠略時聞。漢魏呂嘉。隋教訖於嶺表。唐俘蒙儉。威棱愜乎天面。是雖晚近世之作爲。孰非大聖人之家法。匪云得已。允有成功。悲惟皇帝陛下。道契書繩。祥協載玉。憲紫微而立極。璧錢四神。登翠嬀以握圖。星飛五老。昇平三紀。雲火靜其橫氛。受胙九宗。風雨漂其濊澤。委任心膂。妙選爪牙。兵以不殺爲威。德用無爲而治。剿方叛蠢。要城旋就誅夷。海外渠魁。越國甘從縶束。宸衷寄閫之禮三推。憶鼎鼐而重廑捐棄。柄分黃鉞。下天上之將軍。案有丹書。合地中之義旅。命五丁於蜀都。召三戶於楚人。集漢唐樓船下瀨之豪。連韓魏裨將奔頭之衆。秦稱孔武。羅孟賁夏育之朋。浙號多才。搜窮越華吳之士。擐揚修謀於齊客。喜建功勳。駿磐偏重於燕臺。爲憐慷慨。有嚴共武服而旂旄央央。如漢如江。啓戎行而威靈濯濯。成來奏技。衆不從軍。又以方制師行糧從兵。貴馬騰士飽。爰開庾廩。共極卉車。譬策編於蒙莖。轉輸酌乎鈲釜。艦艫銜尾。粟盡海陵之倉。組練生光。山積漁陽之甲。兵同時雨。衆悅若雷。臣乃於正月十五日。擁衣登壇。啟血矢誓。官忠義以作士氣。思齒劍者投袂並興。縣賞購以一人心。懷澤刃者超距競起。乘憍驕而梁益之天成寇。軍聲動而巇峨之水飛波。克日長驅。嚴兵待發。臣又於二月十二日。五申戒衆。八路徂征。在四月以蓋江南川。台江。永寧。爲四路。總兵官吳廣。劉綎。馬孔英將之。面監軍以參政張棟。謝詔。督餉紀功以參政張文耀副使史旌賢。參議劉一相。僉事徐仲佳。在貴州以烏江。沙溪。平越。爲三路。總兵官李應祥將之。面監軍以按察使楊寅秋。參議張存意。督餉紀功以參政郭延良。副使洪澄源。尤錫祉。參議梅國楹。在湖廣以偏橋爲一路。總兵官陳璘將之。面監軍以按察使胡桂芳。參議魏養蒙。督餉紀功以參政啓東。副使王應霖。路雲龍。陳與相。集蒼蒙於一時。宣天威於九伐。媿隊防元戎之令。以帥面滅。練士雜夷漢之師。在和面克。風鴻威知勦。草木都化爲兵。賊勢已危。狂氛未戢。淫凶遂熾。天誅其鑒。既安忍面無親。鬼瞰其家。甑恣行面播虐。殺人如不舉。害衆若弗勝。徇墜委之言。妻甘堵胎。倒三覆面設奇。若嫫鴻毛。輒一鼓面制勝。諸路並斬關而入。一時多解甲而降。裹山嚴門。萬夫不守。湄潭河渡。一葦可杭。兵逢環於白田。衆已焚其赤社。曲房別館。一炬撲燔。班馬鐘車。閨門咸竄。於是巢穴漸定。羽翼半摧。獸既窮而搏人。鹿方急面走險。賊乃重招逋竄。共保巖隈。百仞陽高。築距堙而不及。利資火牀鐵刷之狀。是尙恣睢乎部曲。已面輸檄乎縣官。數卑嫚書。屢馳密諜。謂九重爲遠。聲不憚於吠

堯。以千里自封。財殫難於使鬼。重慮城計脫狌。狂已逭。旣誅。自石口謀動平支。寧辭越志。從此悉其玩弄。因面梅彼譖張。宰割一方。睥睨諸省。收藏亡命。逋逃徧四海之盜。糾結生苗。聲勢致南川之震。氣豈忘躍馬。雄心不憚稱孤。犯乃無將。志不在小。皇上俯憐愚譯。厥油鴟慈。征誅尙緩於後夫。撫馭屢申乎邊吏。網開三面。聿宏卵育之恩。劍縱九頭。倍肆鴟張之志。度劉飛線。鬼哭千家。燬燼蓼江。屍橫百里。惜嬰兒以填。塹。谿谷。刳孕婦以決雄。雌。萬艦號地。稗冤。四境徧天。匈命。檄蘇何計。閒閻動。鼓鼙之哀。羽檄交馳。城郭。咸妖氛之氣。一時慴。少。慮欲效尤。幾種夷酋。半懷觀望。業已驟騁乎西南半壁之天下。行且震慴乎東北一帶之人心。亂形已成。逆圖漸逞。金湯。是河搖曳。重隘。胥吁。焦勞。佇望。鄉清。宜資。卓犖。面臣以章縫。束品。樓遽短材。偶謬。起於田間。途。謬膺乎軍。旅。控。四蜀。而兼。綏。湖貴。柄在專征。奉三錫。而濫。乘鉞旄。義當滅。賊。臣。感。恩。過。願效。驅。馳。憤同。泣。劒。甘裹。革以從戎。心切。枕戈。計除。兇而報國。但期。平定。敢愛。髭。眉。顧民力凋瘵。而未蘇。又武備。廢弛。而不振。賊強。臣弱。難。希。揣縱之風。一日。數。驚。易。斷。平安之火。於是。殫。竭。朽鈍。奬。率。權奇。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謹。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

一偏延敵。壁壘高而難攀。自謂天險可乘。兼有偪儲足恃。狼云得計。祇自速亡。爰命六師。圍之三面。螫弧屢發於列校。鼙鼓加聲乎千金。攻極力殫。莫能飛越。假偏裨復令按察使張悌入營督戰。重戒總兵吳廣、副將吳腹、毋與賊通。衆志彌堅。賊困益蹙。連句稽誅。共洗攜貳之妖。益殲蠢蠢。雪壯王師之氣。勢將翦滅。事已垂成。而臣適遭罔罟。遽傳背耗。寸心塗裂。乍悔鴻遐之虞。節命留。更切始終之慮。望雲渺渺。向日炎炎。事難適夫兩全。身惟捐乎一死。勉循軍令。益勵兵威。旬月迭攻。豈皆不忌。小嚴結聚。知盡滅以非遙。異鳥翔巢。信賊平其有兆。卒徒覬奪。燼壁平頹。彼力盡於枝梧。此骨騰而距躍。楚歌四起。騅不逝以悲心。越甲重來。犬長號而人夢。徒揮金而召死士。竟掩袂而別妖妻。縱飛走以無門。悲蟻蟲之和弔。天亡已定。矢劍烏江。人力難施。役縻荒谷。快大兵之無集。盪舉族以就擒。剖腹不減然臍。斬首同看繫頸。錦入彩女。解玉佩而成俘。劍客謀臣。抱兵符而就斃。電擊風馳三十萬。巢穴倏爾成空。摧枯拉朽指揮間。根株盡然盡拔。宅軍之山頓褰。祥洞之水已丹。飛虎飛龍。堅城如墉。養雞養馬。故壘空留。止餘草木之腥。撫復萌芽之肆。訊執已夜梁落。首功不啻邱陵。纍京觀可示來孫。勒銅標證誇已事。紅旗十里。依依六月班師。翠輦千重。蕩蕩三方底定。前歌後舞。鏡吹半雜於巴渝。繡帽錦衣。勝氣全高乎玉壘。戎翟因而奪氣。流汗走偃。將軍從此開顏。告成欲至。弊弓飲羽。息北士之呻吟。解劍賈刀。憩農夫之耕耨。百蠻稽顙。萬姓謳吟。重念湔灘之難。更勗圖維之力。因地形以爲頭理。招士著而墾氓裂。倒戈法於漢官。拭目快威儀之視。化髻張面勿撓。熙熙乎坐春臺。太牢享而有餘。栩栩然圖蝶夢。本因亂而制治。實用夏以變夷。何敢言勞。期不辱命。此蓋神武有赫。厚德用威。遠克鬼方。奉役不逞於三載。罔符帝德。成功僅臉於七旬。民未大勞。師無再役。還千秋之疆土。重勒鼎銘。威四海之類氓。坐銷金甲。獻俘請廟。更承元緯之心。上薄明堂。旅受綠圖之福。臣撫任暗天。仰墨望闕。稱慶之至。爲此具本、謹具露布以聞。來聖旨覽奏。露布、朕心喜悅、知道了。該部知道。

查參黔路失事疏

題爲黔路失律喪師。得關復失。據實查參。以杜軍政事。據貴州按察司并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呈、差指揮王行恩、管解官犯董元鎮到臣。案照本年六月初九日。准兵部咨。該臣并貴州撫臣郭子章。接臣宋興祖、兵科左給事中桂有根各題。同前事。該本部議將董元鎮失律喪師、法所不貸。著令撫臣郭子章、并按察司及左監軍道、將董元鎮差官賜劉勘處。斬軍前。用昭法紀等因。覆奉聖旨。董元鎮著逮問。欽此。欽遵。備行到臣。該臣隨即移文撫臣郭子章、并按察司及左監軍道、將董元鎮差官解臣衙門。以憑extract解赴京。聽凡等會審。明白定擬。具奏。去後。今據前因。除謝崇得候該省速將董元鎮勒限起解。并以賜劍一口差官捧送撫臣郭子章、督行按察司將謝崇得就近處斬

在三臣固不敢有所覬覦.節被戒之下.一物不遺.何可使勞臣有不被之澤耶.我皇上德通帝王.即投珠抵璧.何所不能.而忍於兵馬倥傯之時.重守臣無心之罪.我皇上明並日月.即都蔑視.何所不照.而忍於軍功告成之日.棄三臣勝服之勞.臣督撫一方.又受命勦播.在三臣罪有可原.功有可錄.皆宜頭爲暴白而申雪者.若不詳陳於皇上之前.則功罪不明.勦慫無據.無論臣職司謂何.抑何以慰碩任事之臣乎.伏望我皇上開天地之心.懷包荒之益.惻程正誼遺時不幸之苦.鑒王道增、劉三才、原非遺皇之人.並念其焦勞兵事.共成平播之功.將程正誼量加陞治.王道增近被陝西論劾降級.而論功亦當敍陞.或復陝西之原職.或復四川之原職.則皇恩浩蕩.賞罰昭明.有畀者雖小必懋.有功者雖微必錄.豈惟三臣感恩圖報.天下臣民、皆戴之如雨露.提之如雷霆.爭相勸戒於大公無我之世矣.緣係平播酬功宜滯.諸臣微罪可原.懇乞天恩.容過錄功.以昭聖德.以勵臣工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齎捧謹題請旨.

乞卹張監軍疏

題爲監軍方面官員、積勞死事、懇乞星卹、破格卹錄.以勵勞臣事.據四川布按二司按察使僉分守川東道事張悌、右參政管分巡上川東兼整飭兵備道事張文熠呈.奉臣憲牌.仰道官吏.即便會同備查監軍等事.具有變.賊平棟逗至蒙渡.去綦江二百餘里.病亟.軍政間疾.諮諏諄諄.不休.察之但云齊上.齊上.猶攻陶時語也.卒之日三軍盡哭.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夫播寇之平.以天之道.皇上之神武.幸而集事.臣子何敢言功.三省文武.華夷義從.咸在軍中.亦非一手一足之烈也.顧兵有當機.事貴能任.有識者能以意爲之權.則用力省.成功速.以棟之才氣.撫夔、蜀志滅賊.卒能成功.繼之以死.其所樹立.固自超軼絕倫矣.棟有二子.皆在襁褓.其妻已先歿.世旅楓東歸.更爲零落.臣心痛其嗟惋.憐不借國恩浩蕩.嘘其既塞之骨.則稚妾幼子.尙不知其所終.而盡忠死事之臣、將有不瞑目於地下者.夫死生常事耳.錫棟之死.原以衝煙觸瘴.諸苦備嘗.督戰紆籌.寸心幾嘔.鞠躬盡瘁.志決身殲.挨之人臣之義.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殆兼有之.卽朝廷酬功卹死之典.亦安可處其薄耶.照得已故監軍布政司右參政張棟、忠貞報國.慷慨臨戎.決策除兇.方遂靖綏之志.殫心畢命.頓成裹革之忠.賊未亡而誓不俱生.視武侯之未捷先死者.已無遺憾.族已革而言猶對壘.視宗澤之空呼過河者.大爲有功.至其不跪不隨.無忝勤事致身之義.就中任勞任怨.克成開疆拓土之勳.丹衷與銅柱齊標.青簡照玉關不朽.論功爲最.卹典當優.所據附官應子立祠各項.既有朝鮮事例可援.又經兩道查議.非濫.相應比例上請.伏乞俯賜下部覆議.明白查給施行.庶勞臣可酬.忠義有勸.臣不勝舉.舉.緣係監軍方面官員、積勞死事、懇乞聖明破格卹錄.以勸勞臣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齎捧謹題請旨.本聖旨該部知道.

時棟起家監軍.慷慨請以身任.棟素有才名.又敢決明斷.臣雅重之.凡密謀軍事、棟皆與焉.既進兵時、播人勁於賊之積威.自爲戰守.我兵舉步.皆成荊棘.以故臣於諸文臣.尙未敢督之深入.棟獨知衣匹馬.從諸軍後.其入關最早.且素性方嚴.待諸將雖昆弟絕.時劉綎以宿將自雄.氣張甚.獨於棟以嚴見憚.惟所顧指.以忌賊戰.督捷卒之破賊.川東之力居多.云播多大山茂箐.溪水皆有瘴癘.時淫潦三月.死者相枕.賊據險不下.益修守備.棟與按察使張悌力主分日進攻.親自督戰.六月初五之役.手白梃立陣前.賊矢石如雨.人人皆震.棟不爲動.是時棟已病.諸將每多觀望.不肯力戰.賊調知之.臣又適遭家難.使徵棟等.事月有變.賊平棟逗至蒙渡.去綦江二百餘里.病亟.軍政間疾.諮諏諄諄.不休.察之但云齊上.齊上.猶攻陶時語也.卒之日三軍盡哭.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夫播寇之平.以天之道.皇上之神武.幸而集事.臣子何敢言功.三省文武.華夷義從.咸在軍中.亦非一手一足之烈也.顧兵有當機.事貴能任.有識者能以意爲之權.則用力省.成功速.以棟之才氣.撫夔、蜀志滅賊.卒能成功.繼之以死.其所樹立.固自超軼絕倫矣.棟有二子.皆在襁褓.其妻已先歿.世旅楓東歸.更爲零落.臣心痛其嗟惋.憐不借國恩浩蕩.嘘其既塞之骨.則稚妾幼子.尙不知其所終.而盡忠死事之臣、將有不瞑目於地下者.夫死生常事耳.錫棟之死.原以衝煙觸瘴.諸苦備嘗.督戰紆籌.寸心幾嘔.鞠躬盡瘁.志決身殲.挨之人臣之義.以勞定國.以死勤事.殆兼有之.卽朝廷酬功卹死之典.亦安可處其薄耶.照得已故監軍布政司右參政張棟、忠貞報國.慷慨臨戎.決策除兇.方遂靖綏之志.殫心畢命.頓成裹革之忠.賊未亡而誓不俱生.視武侯之未捷先死者.已無遺憾.族已革而言猶對壘.視宗澤之空呼過河者.大爲有功.至其不跪不隨.無忝勤事致身之義.就中任勞任怨.克成開疆拓土之勳.丹衷與銅柱齊標.青簡照玉關不朽.論功爲最.卹典當優.所據附官應子立祠各項.既有朝鮮事例可援.又經兩道查議.非濫.相應比例上請.伏乞俯賜下部覆議.明白查給施行.庶勞臣可酬.忠義有勸.臣不勝舉.舉.緣係監軍方面官員、積勞死事、懇乞聖明破格卹錄.以勸勞臣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劉佐齎捧謹題請旨.本聖旨該部知道.

平播全書卷五

奏議

敍功疏

題爲天威遠震、逆寇蕩平、遵旨覆敍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攝事。據四川布按二司分守川東帶管川東監軍道左參政謝詔會呈。卷查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初二日、奉總督李侍郎憲牌、照得播賊楊應龍惡逆滿盈、自犯無將之戮。人神共憤。應興問罪之師、及查三省進兵之路有八、而蜀居其四。川東基南二路、監以參政張棟、面基江路則以原任總兵今充爲事官劉綎爲主將、以都司周敦吉、趙賢輔守備周以德、陳大綱、徐珊、李爲瑚、坐營王夢尊隸之、兵巡上川東道參政張文耀、督餉紀功敍州府同知史朝貢、管理監紀夔州府通判尹紹堯、合州知州段文德、長壽縣知縣郭維屏、大竹縣知縣何躍龍、儀隴縣知縣袁燒、隨營收支。南川路則以總用總兵馬孔英爲主將、以管副總兵并監紀事官遵照。今平播功成、在事大小文武官員、例應查敍。查得張棟會同總兵劉綎、遵差鄉導、跟同降民朱應元等、與部院原發行格論旨、免死照票、持赴播地、遍行曉諭、破散逆黨、隨由綦江東溪發哨、探得黑山峻嶺、深箐懸崖、在在伏城、截奪糧運。而銅鼓、嚴村、團堡、係賊巢、若不填除清道、何以直搗長驅。隨經呈允部院、行令坐營都司周敦吉、王夢尊、守備周以德等、率兵進勦。於正月二十一日攻克丁山銅鼓、生擒賊首母興等九名、斬級一十五顆、俘獲一十三名口、奪獲頭目僞印一顆、器械一十二件、馬牛五匹、隻、二十七日攻克嚴村團、擒斬四十三名顆、俘獲二十三名口、全活被脅男婦十名口、奪獲新村、斬級六顆、二月內奉到師期、議行大勦、節據鄉導、并綦江等處被害人民報稱、柑木山、羊簡臺等洞、皆大造地設、陡絕險惡、爲上蓋濕藪、先年永寧播州二十司、屢次攻打、皆不能克、連年常用迫脅、增勦江津南川洛州合江地方、殺戮生靈、虜掠男婦、不可勝計、且於丁山里、秦家灣、桐梓園、李漢壩、貓兒岡一帶、聯絡劉螯、賊衆不下二三萬計、日間截路、夜則劫營、遇大兵則負入深林、及兵過則從後邀奪、該總兵劉

道參議劉一相、督餉紀功馬湖府知府蔡宗虛、贊理監紀敍州府同知李廷誠、採備府同知張從、瀏廣歸州知州孫鶴年、新繁縣知縣魏光薛、榮縣知縣梁潤同、南溪縣知縣曹希彬爲主將、仍隨吳廣節制、而以參將吳文傑、守備江萬化、周大謨、永寧宣撫司土官奢世續等隸之。敍馬瀘兵備道副使史旌賢、督餉紀功嘉定州同知道世德、贊理監紀順慶府同知馬性和、原任資陽縣知縣殷淑、內江縣知縣楊應登、資縣知縣奎世孝、隨營收支。仰道即便會同該路總兵、的於二月十二日開刀勦殺、直抵播州等因。已經移行四路文武等官、各照分定道路、將捌兵馬依期進勦去後。又該總督李侍郎看得餉務至重、一切監收兼支、督綦江縣事、重慶府同知梅夔、管綦江縣事、多官。又添委重慶府同知周作樂、通判邏時暘等、佐餉務。管巴縣事、合州知州葉聯芳、江津縣知縣陳大經等、領佐武等官、督運夫。委鄭廉鎮遊擊楊敏政、都司程斌等、護運道。俱赴綦江路、達州同知李潤、涪州知州陳敬裏、判官馮郁泰等、佐餉務。忠州知州倪伯麒、銅梁縣知縣陽思讓、南川縣知縣柯文等、督任承恩護運道。參將金書銀、守備葉營春、守城池。俱赴南川路、涪州知州鄧景雅、富順縣知縣柯文等、督領宜室縣丞曾一科等、各佐領等官、俱赴合永二路、沿途催督夫運。又以參將王夢吉、守備劉承職、張本各領兵護餉。隊副昌領兵守大魚口、以防賊出野猫等處截糧。副便史旌賢、不妨本路督餉。仍總司四路水運。分守下川南道右參議熊宇奇、總催永合二路運夫。重慶府知府傅光宅、不妨府事。仍總司南二路、一切糧餉出納。標下中軍副總兵楊登山、代管中軍參將余懋榮、則傳宣機務、哨探軍情。遊擊江萬化、則練兵應援。總提八路塘報。千總李報國、馬千里、羅執令旗令劍、總領八路督陣。紅旗官蕭國寶、高貴、鄒國安鎮國、楊仲乾、何天慶、苗志德、嚴臣等三十二員、各請發中分投監陣催督。因又奉本部院憲牌、仰道即將發來領奉旨直、實格、論旨、書冊、免死照票等件、傳入播民、及各親黨、一體遵行。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節次憲牌行道嚴督將領等官、照依盟約、刻日進勦、及防姦細撫降人等、因俱經移行四路總兵、并監紀等官遵照。今平播功成、在事大小文武官員、例應查敍。查得綦江路先該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會同總兵劉綎、遵差鄉導、跟同降民朱應元等、與部院原發行格論旨、免死照票、持赴播地、遍行曉諭、破散逆黨、隨由綦江東溪發哨、探得黑山峻嶺、深箐懸崖、在在伏城、截奪糧運。而銅鼓、嚴村、團堡、係賊巢、若不填除清道、何以直搗長驅。隨經呈允部院、行令坐營都司周敦吉、王夢尊、守備周以德等、率兵進勦。於正月二十一日攻克丁山銅鼓、生擒賊首母興等九名、斬級一十五顆、俘獲一十三名口、奪獲頭目僞印一顆、器械一十二件、馬牛五匹、隻、二十七日攻克嚴村團、擒斬四十三名顆、俘獲二十三名口、全活被脅男婦十名口、奪獲新村、斬級六顆、二月內奉到師期、議行大勦、節據鄉導、并綦江等處被害人民報稱、柑木山、羊簡臺等洞、皆大造地設、陡絕險惡、爲上蓋濕藪、先年永寧播州二十司、屢次攻打、皆不能克、連年常用迫脅、增勦江津南川洛州合江地方、殺戮生靈、虜掠男婦、不可勝計、且於丁山里、秦家灣、桐梓園、李漢壩、貓兒岡一帶、聯絡劉螯、賊衆不下二三萬計、日間截路、夜則劫營、遇大兵則負入深林、及兵過則從後邀奪、該總兵劉

天。雖日有斬獲、第難展上。今攻具已備、若移兵圍後、又發驃賞銀二萬、以鼓先登、六月初一日、本道同監軍道榮、入營集各道鎮會議、將裴江路兵改攻圍後、其劉總兵選兵移後、連日大雨如注、初四日午時稍霽、本道會同六監軍、四總兵、議定次日以總兵劉綎、貴州總兵李應祥攻圍後、隨促綎回營整兵、於初五日子時、發周敦吉、李為垻、龍正通、王九思、陳寀、吳英、劉夙岐、把總徐敬學等、領兵劉海龍壩、以截內黨、發徐珊領劉汝朝、周希受、羅向辰等、由圍後右路進、發周以德、領高欽、傅貴、王金惠、田萬年、指揮杜龍兆等、由圍後左路進、劉綎親督劉光漢、陳策、劉天遂、劉天龍、劉欽、何忠、百戶余新等、由圍後中路進、合貴州李總兵下官兵、質明齊攻。本部院標下參將余德桑、千總李報國、馬千里、率旗牌藍國寶、郭三省、曹華等、陣前催督。賊據險城、弩矢如流、木石如雨。我兵小卻。本道城令三軍、指揮旗鼓、劉綎躬冒矢石、親打銃噸。我兵刻定先登者、省數潑梨被、踴躍爭先、呼喊震轟、震動天地。賊不能禦、遂棄頭城。我兵據之、即時拆倒、進攻二城。賊以死拒。我兵且卻且進、火噸火箭、箱噸鳥銃、灘盛齊發。賊不能支、棄兵奔退。我兵遂克石城。隨亦拆毀。時已過午。我兵即營城基之上。是夜苗兵潰散。次早合各路官兵攻入三城。內即縊死。妻子為俘。圍困賊屬、無遺噍類。劉綎部兵、擒獲有名賊首楊明田飛鵬等二十二名。內田飛鵬、張玉、周五巴、楊七、偽內侍王守榜、楊明田、偽內侍王守榜、楊明田、偽內侍王守榜、楊明田

十四顆、擒獲朱子禹、梅黑歌、李偉等九名、奪獲器械五十八件、牛馬四匹、隻、又奉本部院牌、仰監軍道催督漢土官兵、併以三月二十日會哨白田壩、直搗海龍囤、早奏捷音、等因、即行各將領周國柱、李經、督率漢土官兵、羅人豪漢太然、余武、龍論、鄧葵、駱麟、楊正楝、楊正侯、冉世楠、秦邦屏等、於十二、十四、十七、八等日、遇賊分水寨、白土岡、桑木壩、黃魚江、金子沙刀二岡、交槍大戰、前後共擒柳阿老等二百一十七名顆、生擒苗頭柳天富、俘獲三名口、奪獲馬一匹、器械三十三件、收降王正錦等男婦二千四百四十四名口、十八日總兵馬孔英、帶家丁五百名入營、十九、二十一、二十四等日、周國柱、李經等、令千把總高倘江、李庫、李科、李茂春、百戶小愷忠等、各選精兵、入賊重地、朗山口、白田壩、哨探、遇賊長灘河、苗子三壩、偏崖等處交戰、斬級三十九顆、生擒七名、奪獲器械二十一件、收降王朝梁等男婦、四百二十一名口、二十六日、高折枝會同馬孔英、留王之翰領兵、守白土寨、以衝糧夫、平茶邑梅兵、守桑木壩、南川大兵、進劄金子壩、是日會遣總管楊珠、同弟楊推龍、率苗三千、劫白土寨營、王之翰卻走、殺糧夫九名、楊光祖開營、率兵策應、賊始退劄桑木壩口、高折枝會馬孔英、率兵逗救、與賊力戰、萬民英部下把總武定邦、連發火箭三壺、中賊人馬皆倒、劉勝兵從傍殺入、賊遂大敗、與二十九日馬千乘兵、共斬級七十九顆、與夾目王恕兵、生擒李應、阿舉、李受等、二十五名、奪獲馬三匹、器械二十八件、四月初四日、總兵馬孔英、復督金子壩、初六日進劄朗山口、連日劉勝、小愷忠、馬千乘等、哨兵遇賊梅子溪、朗山口、擒斬二十七名顆、奪獲馬二匹、全活被虜封完余氏等八名口、又朱應元、招降張璽等男婦、四百八十六名口、又朱應元、招降張璽等男婦、四百八十六名口、初七日、哨報朗山左營、有後應賊始退劄桑木壩口、高折枝會馬孔英、率兵逗救、與賊力戰、萬民英部下把總武定邦、連發火箭三壺、中賊人馬皆倒、劉勝兵從傍殺入、賊遂大敗、與二十九日馬千乘兵、共斬級七十九顆、與夾目王恕兵、生擒李應、阿舉、李受等、二十五名、奪獲馬三匹、器械二十八件、四月初四日總兵馬孔英、復督金子壩、初六日進劄朗山口、連日劉勝、小愷忠、馬千乘等、哨兵遇賊梅子溪、朗山口、擒斬二十七名顆、奪獲馬二匹、全活被虜封完余氏等八名口、又朱應元、招降張璽等男婦、四百八十六名口、初七日、哨報朗山左營、有後水園、拔之、擒斬一百零五名顆、奪獲馬牛一十九匹隻、俘獲男婦二十五名口、全活被虜陳三元等一十一名口、收降陳良仲等男婦一百八十名口、是日歸丞朱化龍、同總領指揮王正國、百戶盧鳴春、舖獲姦細千宗智等三名、解監軍道、是晚斬訖、又哨得朗山口面前有飛木水、長灘河、七盤寨、滴水崖、竹流水、湖廣團至營近地長灘、清溪、蒙子橋、直抵高坪、岩深等寨、賊處處伏賊、高折枝會同馬孔英、列兵三路、分左右翼、搜剿而前、初八九日進兵飛木水、把總陳九思、總領任承爵、幷馬千乘、冉御龍等兵、遇賊長灘七盤滴水崖竹流水等處、擒斬楊廷伏等一百一十五名顆、俘獲陳乾等四名口、奪獲馬二匹、收降會寨長趙嘉遠等男婦二十六名口、播民楊林等男婦三百一十六名口、全活被虜劉朝棟等六十一名口、初十、十一日、漆太然、冉御龍、駱麟、楊光祖等兵、遇賊湖廣團、長灘、清溪、蒙子橋等處、斬級一十六顆、奪獲馬一匹、器械九件、收降播民胡順等男婦三十名口、是日連會遣心腹頭目許瑤、趙天澤、赴營詐降、欲作內應、當時密與斬首、隨令冉御龍、伏兵四山、急防劫營、待至三更、會遣總管楊珠等、果率惡苗數千、襲劫西營、伏發、斬級五顆、擒苗蹇洪、冉御龍全兵衝出、追至海龍壩、天明、十二日、馬孔英、率中軍金汝卿、千戶周宇等、擬成知縣趙以俊、與周國柱、馬千乘、楊光宗等、各亦領兵策應、在追至養馬城大戰、擒斬夏元等一百零三名顆、俘獲七名、奪獲馬四匹、器械八十六件、全活被虜男婦九十五名口、是日及十三日、任承恩、饒鈉兵與把總冉良、楊光祖、等兵、遇賊溪源接戰、擒斬五十四名顆、奪獲器械六件、日暮又統獲會弟

楊順龍等盔細、一十四名、審實斬首、內氣健奪、十四、五日、周國柱、李經、冉御龍、楊正楝等兵、搜剿遇賊、擒斬二十四名顆、奪獲器械四件、招降李友生等男婦二百零二名口、十六日、高折枝會同馬孔英、發西陽平茶延綏兵、從土地壩、徑攻養馬城、石硅當夏、固原邑梅及劉勝兵毛兵、從喇叭水、超水西營、前攻海雲閣、賊兵夜衝西營、爲西兵所敗、天明十七日、西兵與延綏兵、直殺入養馬城、追至海龍囤第二層關、斬級八顆、西兵因盧勢孤先退、延綏兵亦退、致賊乘勢復出、陣亡延綏兵五十九名、酉兵二名、十八日、合紮扛路兵、復攻進海龍關、連破海道海門關、賊奔囤上、我兵即劄囤側、自是酋以鐵柱關爲守、不復得出關矣、非計擒斬一百八十三名顆、俘獲苗婦九口、奪獲戰馬二匹、全活被虜余思臣等一十名、收降裘長楊鑑等男婦八十三名口、是日部院中軍副總兵楊登山、率家丁入營、率本部院、看得川兵四路入關、半月來、見攻取、牌行本道、催行馬孔英、周國柱等、督率漢土官兵、於本月十九、幷二十四、五、及五月初二、初四等日、攻打鐵柱關、幷搜勦伏等賊、斬級四十一顆、全活被虜男婦一十一名口、收降羊大朗等男婦六百零八名口、武生王承宗家丁白有功等、於望高收降王正舉等男婦一千八百一十九名口、又該本道、奉委在營、會各監軍催督各營將領、面選攻具、併力一心、於初十日、率兵德遍鐵柱關門、南川兵用火弩火箭、燒燬關樓、豎梯登城、督進關內、與賊巢戰、自辰至酉、銃礮斃賊甚多、關城排柵、盡行拆毀、當陣斬級十顆、十一日、又奉本部院督行監軍道、如過十日不能破陶獻酋者、先將各將領中軍官、紐解軍門處斬、總兵官聽參等因、隨經、監軍道催行將領、遵照該本道議、選南川路漢土精兵、以一萬繞賊陶後、以萬與裴江路兵、合攻陶前、約定前後夾攻、一鼓滅賊、十五日、本道同推官高折枝、親統前兵、列陣陶後、賊出隘山迎敵、石硅兵首先衝路、奪賊一山、酋兵陝兵毛兵、士兵繼之、與賊交槍接鬬、鏖戰十餘合、連奪二山、銃礮藥箭、斃賊無數、進止漸級五顆、而陶上人人失色矣、二十日、本道與監軍道、高推官、議選敢死先登之兵、人給賞銀十兩、內選南川路五百名、隨發懸賞銀五千兩、軍中銅鑼、爭欲先登、又該二道議、合陶之前後、日夜攪賊、使之疲敝、稍待攻具悉完、一鼓滅之、二十一日、賊夜潰石硅營、伏兵斬級一十六顆、二十二、五、六等日、發攪陶兵、擒斬飛龍飛虎關守賊阿元等十二名顆、收降陶投降會寨長趙嘉遠等男婦二十六名口、全活被虜劉朝棟等六十一名口、初名、六月初一、二、三、四日、發攪陶兵、斬飛虎關守賊六級、查出會寨、降提調董盤收監、收降陶投降會寨、略紹、坐寨郭通遮等、一百零七名、初五日二道、看得攻具已備、賊勢甚窘、催行周國柱、余世威等、各同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柳汝植、張雷、沈應時、來有功、鴈光先、余世俊、余世英、趙斌、郭武、與等兵、與劉縉兵攻賊後門、推官高折枝、與馬孔英、督領指揮千百戶武舉等官鍾允升、趙邦維、鍾景星、馬如繡、馬騰霄、李成現、黃銘、杜應魁等兵、攻賊前門、是日前後兵殊死賊、後門克賊土石二城、斬級一十八顆、奪獲器械一百件、當夜會坐寨楊正榮、引男婦五十名口、降、報會欲領寨苗衝出陶石、高折枝、馬孔英、覺夜陶前有兵嚴守、次日四鼓、即合酉兵從右、石兵從左、陳兵毛兵、布茶兵從中、大呼轟雷齊攻上陶、燒燬飛虎關賊營、鳥鎗陝賊、不復思鬬、會呼心服、皆棄營去、馳視前後、燈火遍山、兵鑼如沸、無路可脫、遂擒二妾、入寨同縛、是日本路生擒孫時泰、宋承恩等一十一名、斬級一千一百六十四顆、俘獲一

百九十一名口。因脅死自縊、解還縣賞銀五千兩。貯庫爲照。我兵督師開刀、已復圍月。各路相望。莫利先入關者。推官高折枝以文吏而攝將權、先入關以風各路。自三月初八日直斬桑木關而入、越三十日裏山崖門相繼克關者。南川路倡之也。關是再勝。金子壩而脅氣奪。連勝高坪而脅膽寒。屢勝海門等關而脅猶狐疑。以四月十八日、蜀合四路之兵。賊成壞下之圍。若如是時乘犄未周、前後急攻。賊迅雷不及掩耳。無俟諸路兵至而困已拔矣。適酋降酋死、多計緩兵。賴本部院洞燭其姦。南川路兵力主於戰、則不中賊餌。而脅計無復之也。誰之力哉。且也選募壯士、銷探虎穴、獨當鬨前。賊無逸路。擒發陝兵、佐秦江路兵、同破南城。徹夜防脅。質明無一得脫。南川路之功不細矣。以上通計。本路克關鬨寨三十七處。斬獲搶紀功級三千二百一十八顆。內賊首六十一顆。賊從三千一百五十七顆。生擒一百八十三名。內宣慰應襲宋承恩、軍師孫時泰、土舍馬千騏、脅心腹何廷玉、何把、陳大才、詐僞旗牌吳進忠、楊華、詐降提調蕭螯心腹內使葉進喜、總管王積仁、罪惡深重、俱應獻俘。苗頭蔡明、賊蒸裏高王成、張萬受、吳應鑾、僞小內使已卯、石泉、見在監候。其助逆容山司副長官韓應時、先逃南川縣監。今與楊阿三、楊木老、阿用、陳灰、田元、吳金福、高祥、吳阿元等。各解中途染病、或在陣被傷、陸續身死。巴智文、王廷孝、鴉世元等。先經審明斬首訖。把截桑木壩、山井窩、刀子管、蛇皮管等處要路、防賊出沒劫糧。其浙兵一千名。長官袁初兵五百名。武生軍頭王亭元、李文柱、留營招降有功。姑應免死。其餘擊獲從賊審無重情者、俱益責、與王亭元等各發真州南川地方安插。招降男婦八千七百一十三名口。俘獲賊屬四百二十二名口。安插被虜民婦二百二十名口。奪獲牛馬三百零七匹。隻器械七百二十七件。此南川路所紀之功也。又查得永合二路、先該參政謝詔、會同總兵吳廣、副總兵曹希彬、親督漢土官兵、於二月十二日分哨進勦。先剳大營於郎二壩。爲攻取地。隨據成都府知府周燝卿、敍州府知府劉三樂、將所造軍火器械、幷所買藥材、陸續解入營中。該鎮道審議、播州關以外、賊窟錯相倚附。而淘洪安羅三寨、鼎足而居。可以力拒二郎壩之前。進擊潤壩之後。其五岔關山眼山木艾等處。又皆糧運經由之路。若不先剪其羽翼、安潰腹心。於是計令曹希彬、及吳文傑、吳從周等。俘永當宣撫司目把劉國用、熊應山等、幷熟識鄉導、齎本部院賞格諭言、約五千餘峽。幷收降白旌、前後各寨、用間招撫去後。二月十五日、據宣撫司宣曰胡文案等、探得賊提調郭通緒、聞大兵將進。起取大溪小溪等處。墨苗屯剳龍水地方迎敵。我兵乘其營壘未定、當夜襲擊、各苗奔潰四散。我兵追趕。生擒老虎兵張廷富、嚴方二人。奪獲器械三十七件。二十五日。劉國用、李長年、與名色守備傅廷璽等。招出淘洪灘長官羅國顯、安村長官安璽各部下、羅國顯等招出淘洪灘長官羅國明

首羅剛部下劉宗威、張桂枝、孫桂山、袁傑等、各帶男婦萬餘羅拜乞降。把總蔣元鎮、又招降董守明等三十餘名。三十日、鎮道召集各將會議、郭通緒授首。嚴門已無統領、可以急取。海蓉曹希彬、密令鄉導劉誰、潛安民等、潛探把關情狀。夜半回報。曹希彬同吳文傑、卽督江萬化、周大謨、鄧起龍、千戶胡惟喬、百戶吳天奇、曹應奎、孫繼善、千總郭天俸、劉宏緒、羅起鳳、狄仕進、陳華、何仲德、幷劉國用、張嵩、傅廷鑾、熊應山等、帶領精兵大隊手星夜銜枚急進。至則守關苗兵、俱各睡熟。江萬化等先登、砍殺多苗、守兵方覺、齊起對敵、勢不能禦。有從山腰吹角號叫者、各賊亂奔。我兵追逐。大賊齊發。斬獲把關頭目楊保、及壯苗首級一百六十九顆。封建司懋官、吳從周、趙應科、領廣浙馬湖合江竹太、周登、王大經、索信、悅天恩、艾德懋等兵、繼至。斬級一百二十六顆。各奪獲器械等件。燒燬關各山寨房一萬餘間。各兵乘勝直衝至婆馬城之前。時暴雨二路官兵、雖已入關。尙未及到。貴州偏橋兵馬、猶在關外。四月初三日、與賊戰於紅盤水。斬級八十顆。初四日戰於土崖。斬級三十一顆。初五日戰於分水關。斬級三十五顆。初六日戰於水牛塘。斬級三十八顆。提調張曉、永甯目把彭受、王堯等兵、亦於初四日攻破李卜堙大圍。斬獲楊六等首級五十九顆。撫降男婦千餘。初六日攻破綿麻山長岡圍。斬級一十二顆。逆酋見得本路孤軍深入、連戰數日。意欲乘疲衝蹙、快於一逞。以阻各路官兵前進。初八日黎明、酋騎海青四明玉頂天馬、手提偃月刀、親督楊朝棟、楊明等、擁衆三萬、突來衝營。張黃蓋二把於高阜。遍山搭起帳房。其勢張甚。曹希彬等各督兵幷死鏖戰。賊衆更番而出。喊聲震地。且戰且罵。廣兵憊甚。格鬬家丁吳喜、被賊砍去頭蓋一片。猶轉躍殺死三賊。而下。衆兵隨亦攢退。賊復占據三山。賊詔急令趙世德速出懸賞銀五百兩、劄付一十張。仍出白牌二面。宣諭各將卒利害。惟時曹希彬、急呼劉國用、王應奇、各與銀一大錠在手。高聲招呼衆兵。齊上齊上。衆兵蜂擁而進。賊擺勢猛、復奔下山。共斬級四十六顆。十一日遵督周良才等搜山。生擒苗賊一名。斬級二顆。曹吳各將、奮率漢土官兵。衝伐竹木、盡夜豎柵立營。周三圍山之上、裹布星列。莫非我兵。連酋圍中、家室雌雄。往來出入、歷歷可指。官兵營房、離圍城僅二箭之地。而賊汲水樵採之路、從此斷絕、不能出趕步矣。賊失此山、途於城頭架起敵樓。城腳安放釘板。沿途暗布鐵菱角等件。晝夜防守。節奉本部院牌催、刻期破圍擒酋、掃蕩巢穴。不許坐觀成敗、致誤軍機。又蒙按院、牌催各將領、乘此破竹之勢、立刻擒酋。不許久持圍下。又准守東道按察使張悌手本、該各鎮道會議、卽於本月十四日爲始。前後協力併攻。使賊首尾、不能相顧。等因移會。十四日該道同南川監紀推官高折枝、督領前營兵後衆十五日合兵攻圍。賊衆更番出戰。矢石如雨。官兵奮勇衝擊。自辰至暮。賊敗入城。鏃銃打死數多。不能取級。共斬級七顆。吳從周下把總將元鎮、諭前攻飛龍關。斬級二顆。十六日張按察使高推官、復引兵竭攻前門。十七日、我兵分路齊攻。賊亦分三路迎敵。曹希彬下苗兵、與廣浙兵衝前。水甯土兵繼後。連戰數合。酋用邪術、令婦女數百人、排立高處。去衣執箕、向我兵扇簸。而賊鋒甚厲。我兵卽以狗血潑之。廣兵牌手羅一逵、潛入陣中、連殺四賊。各賊遂披靡入城。斬級一十六顆。十八日官兵挑戰。酋圍前門來救。盡驅合圍苗賊出敵。被鏃銃傷死者衆。賊自此閉門、不敢再出。止於牆頭堵豎小敵樓。從板孔中飛石放鎗。晴聲。我兵不得近牆。十九日

兵前進。搜捕賊屍二十四名口。二十二日、至白沙水。賊兵四出。飄聲大震。官兵殺退。追至永靖關。賊伏復發。廣兵馬湖兵、山探等取道應援。合兵大戰。共生擒二名。斬級七十四顆。賊潰奔。我兵追殺。吳廣標下親兵斬級一十五顆。二十三日、參將盧芳威、招降小溪里等處稚姬等五十一名。張曉、影受、領兵至後山合哨。二十四日、攻破各寨。斬級二十九顆。二十九日、攻破新土寨。斬級二十二顆。二十五日、本路留攻前門。漢土官兵、會合暮南二路官兵、攻打鐵柱關。封建司懋官、吳從周、趙應科、督千戶吳承宗、劉國雍、千總應元、周光華等兵。併力衝關。將關門樓房、盡行燒燬。營陣。斬級六十一顆。五月初二日、永甯長官張捷極等、領兵哨探。遇賊於銅鼓關接戰。斬獲賊首趙士登弟趙士眞、幷從賊首級共一十四顆。曹吳二將、由水牛塘攻開後路。且戰且守

二更時分、賊來衝營、各兵奮死拒敵、曹希彬左手中傷、藥箭廣兵斬級三顆、賊始退回、二十日各將領兵攻乞土城、羅國用、袁鼎等兵乞開一洞、破城開門擁衆出戰、千總甘太吉安黃尚明、劉宏緒、楊忠義、長官袁初錦、各領兵衝殺、斬級二十一顆、連日賊堅壁不出、又值雨霧、不便攻打、二十二日、偏橋總兵陳璘從左檔移兵圍後、賊見璘兵初至、乘夜來衝、永合兵出營包截、斬級三十一顆、二十九日、因賊藏避險樓、我兵屯聚、易於受敵、鎮道計議、採取竹木、安置柵棚、附近漸逼城牆、柵上亦豎敵樓、令兵有所遮蔽、依據、便於從陳射打、造就攻城雲梯、飛樓等件、得柵可以守護、賊見勢逼四路衝出、各兵抵敵、斬級八顆、本夜一更時分、復來劫營、用大鐵矛鉤搭柵壓、不能拔、我兵從柵內亂放箭銃、將賊傷死無數、直至天明方散、伏兵斬級五顆、是夜把守後圍高安湖提調舒自清、率妻子十一名口來降、時守東道按察使張悌、川東監軍道參政張棟、原任總兵劉綎、貴州總兵李應祥、先後移兵來會、初四日約集川貴湖廣各鎮道定議、分日輪攻、初五日屆劉李二總兵、初六日屆吳陳二總兵、各照日攻打、以破圍得賊爲期、初五日劉綎李應祥督兵攻打、克破土城、連破月城、薄暮吳廣曾各將、親引中軍千把總詣本道吳廣厲聲起曰、明日莫將作何部署、哨道作何策應、險夷作何偵探、器械作何繕治、洞智先登、作何激勵、糧運作何料量、師涉作何預計、俱經詳允、竭盡夜料理去後、烏江河渡、逼播治七八十里而近、又該賊秋預議、必探水西哨抵落濛水、探平越哨渡龍場河、及川中婁山關巢穴、方會哨齊騙、若獨以一哨客敵、賊必併力一向、前事可鑒、俱於十二月具詳三院、允示遵行、間本年二月督師後、水西把事王嘉猷、領防守烏江兵、自順三月初三初六等日、攻奪烏江關、緣猶向與賊脣齒深交、既顯破關絕奸、自難膠執前議、就經蠲貸獎率、尋以水源逗遛猶期、壩陽守備陳雲龍、同永順兵、不依主將令、於三月十一日徑奪烏江關、斬獲賊級一十九顆、永順彭宗舜、彭牯牛等、於鬼圖斬級六顆、俘獲四口、焚燒關樓、附近關邊賊寨、燒堵一空、沿係孤懸、恐難屯劄、星飛督催鎮雄府土舍隆澄、把事王嘉獻兵、馳赴昌明驛、出落灘水、掎角策應、十二日就該統兵遊擊謝崇爵、雲南曲靖州等土兵、標募兵、都司遊擊張奕忠、督領滇土知州岑紹勳等兵、各乘勢渡江、攻克河渡關、前後擒斬首從叢細、共斬級一百五十七顆、生擒二十六名、俘獲五名口、賊知我兵各路未進、於十五、十七日、併力前來衝突、兩關不守、官兵追逼猖

本日各自分兵三哨攻破落濃關會割大水田將桃溪衙逃禁房屋燒燬二十三日督同義官李武楊澄
清等生擒賊陳元等八名據報前後殺賊三百八十六名米見斬級功報督解生擒苗賊楊四元都哥張
受彭四等一十七名又准畢節道移解生擒陳元等八名千戶王三錫王有聲李武等斬級五顆轉解驗
明訖又據隨澄揭報師次大水田發兵攻打長管賊拒敵殺死督兵把總陳啓禮幷隨軍十餘命當各兵
奮勇追殺賊七十餘名賊首楊豹阿寡等五名將賊首首級五顆具解軍門委驗訖三月二十六日播賊
應龍差小壹吳比金萬富贊送書儀禹二隻金銀盞盞二副折程二十兩衣著段二端赴營投見當拆來
書驗係楊應龍婁田氏餽送禮單當將來差斬示禁門餽送儀物同禮單齎解乞賜驗明貯庫等情及將
生擒探鵝賊犯羅才羅邊幷解前來審出前情無異又據安籃臣報稱三月二十九日逆賊楊應龍父子
因見鎮雄斬其來使首其餽儀親領苗兵七萬分作五路前來迎敵該水西鎮雄合兵自本日卯時至申
時盛戰斬殺賊首僞提調頭目五十餘人內有僞內官五人各路共殺賊兵萬餘屍橫遍野前五十人內
有一人全身綢段金銀器械查係賊子惟棟待查的又報外我兵損折百十餘名重傷三百餘名輕傷五
百餘名就據土官灘希舜當陣擒獲馬兵何老吐供相同隨准畢節道洪副便移解拒敵當先騎馬出陣
斬賊首級一百零一顆生擒者蘆一名轉解軍門行委三司會同委官知州龍時躍王應昌辨驗訖又據
安籃臣報稱逆賊心服提調尚義黃繼枝管押板山落潮馬寨一帶苗兵三月二十九日二賊親在衝鋒
逆酋亘細事機皆其內參外贊先奉院道密諭遵承間就該本道用間諜計令二賊來營商議遇兵逆賊
果信隨差二賊同坐寨頭目夏文茂等二十四人齎詐降文一角另具禮單開送金銀器盞二副折段銀
八兩鞍馬二副槍刀弩箭等項前來當伏兵河口將二賊幷坐寨頭目夏文茂從賊擒獲審實將原詐降
文同原禮物移解到道轉解審驗有黃繼枝自盡身故相應照例解驗明白賊從逃去三名又據安籃臣
報稱兵劄大水田被賊據守金刀坑團阻截兵糧四月十一日發兵攻打賊恃力拒我兵奮勇齊登殺死
賊首阿富等六名苗賊三十四名餘賊幷死拒捕隨經招降旗幟該團男婦出團乞降共約一百二十五
房收獲銃刀牌一面同賊級六顆解驗訖又據安籃臣報稱四月十三日督兵直抵播州治桃溪口、
獅子橋各賊奔潰隨將衙宇家廟新川後川等衙逕禁房宅圌州賊黨民房悉行燒燬一面於十五日發
兵直出播復烏江老軍圌賊兵截伏當令馬軍衝殺賊潰投管次日黎明到圌我兵奮勇奪占前後殺賊
一百二十餘名生擒五十九名招降二百六十二房哲於果哈地方安插節次擒賊招降俱該畢節道洪
副使朱麥將移報相同先是職秋祇奉三院盡撥移行新任都司徐成幣撫標募士漢仟中軍馮邦濟把
總王眞操習火器銃礮手等兵催調廣西龍英歸順等州思明府等兵行委指揮羅萬鈞督押前來雲南
守備沐棠把總署守備事陳用賢催調雲南標募沅廣等兵行委原任守備童龍幣撫雲南安時泰敘州
廣南等兵移行原領兵遊擊都司張秉忠幣撫湖城等兵移行督糧道梅參議分發糧餉起集運夫駝馬
分委署安知州龍時躍定番知州王應昌運發養龍河渡麟次輓輸委劄既備器械畢集鋭氣載揚就經
會同黃總兵督發各新舊土漢官兵於四月二十一日齊劄河渡臺巡按貴州監察朱御史牌申飭將領

招納降民以分賊勢不得殺降冒功致干天和等因遵行出蒙撫院行委威清參政王邦俊前赴河渡督
發糧運量總兵將新募銅仁陳邦揚等原挑選成西親兵陳大綸等共八百名交發徐都司督黃龍部領
會哨進勦時賊首僞提調張守欽袁五受阿萬雙堂王廷爝同已獲男王承受等嘯聚長管萬丈林等處
職秋同大衛都司戴守禮皇帶家丁馳抵烏江哨出刀靶水狼飛渡直抵播州海龍壩隨據水西把事王
嘉猷將前報奪復烏江生擒苗頭阿吶阿利幷楊佾婆弟何雒富等四十一名鎮雄把事陳阿宦將奪復
烏江生擒苗賊麻老虎阿倫等九名苗頭首級六顆俱經審驗申解訖餘級未解又據安疆臣報稱三月
二十二日漢把劉景貴陳阿九等招撫過隨都猴場把事石盡忠等一百零七房同日漢把羅一龍陳顯
龍同協捕指揮白璋等招撫過高坡管張王壩苗頭阿端鄒承謀等六百三十二房又據報四月十五日
頭目阿卜著遮勒進克海雲閘殺賊一十三名招降民二千二百餘房又差目把魏良海胡文魁阿戎等
伺兵進攻泥壩黃竹養雞等圌殺守圌苗賊二十四名招降民棄等二千八百餘房幷川江客民九百
餘房賊龍原府草塘司官民四百二十七房俱安插鄰近地方免亂兵殘害等情賊級未見解報隨准盡
總兵張都司手本報據泗城土官岑紹勳報稱奉令攻復河渡關協據賊關二十六日寅時至河渡西岸
該本州應襲岑雲漢同督兵指揮李懋樑幷陣官胡邦奇龍英州應襲趙政立思明府等目兵併力奮擊
當陣斬獲四十三顆招撫過降民梁雲等一百二十九名口安插洪邊地方又准徐都司手本報稱二十
六日督率把總羅龍等招撫過賊黨王雲等一千四百三十七名口安插銮耳大山涼水等地方又准徐
都司手本報稱五月初二日督把總土同知羅龍楊遇春徐大綬等生擒賊首龔堂苗頭謝友貴潘廷貴
楊承顯坐寨頭目黎民倫董三苗賊僞阿闌幷董三家人等共六名首從共十二名首級一顆招撫過賊
黨康五元彭一等五百五十五名口又准報都司手本報據泗城土官岑紹勳指揮李懋樑於初十日督
兵勦捕長管生擒僞提調賊首龔五受幷提調土廷爝男王承受從賊八名斬級二十三顆十一日泗城官男岑雲漢督兵於
清潭攻打關口生擒賊首龔五受幷提調土廷爝男王承受從賊八名斬級二十顆招撫殘賊宋榮廿茂
王積厥等男婦二千四百七十二名口安插雷水長山地方又據鎮雄把事李萬年報稱萬年等接護左
監軍渡烏江遍播哨至石子垭賊伏深箐突出拒敵該陳阿宦督兵截殺斬獲賊級一十七顆次日護至
岑狗嗣賊放箭拒殺宦等斬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從一名戴都司督家丁生擒四名指揮羅萬寧斬賊級
一顆就於長溪劄營處所解監軍審驗轉解訖又據安疆臣劄養馬城關口攻打前門
鐵柱關大路該司府分撥頭目魁阿等砍伐後圌箐林楊山壁巖探尋小路三十餘里直抵海龍圌後賊
見我兵劄近前背連日棄城衝殺我兵合永雷官兵自左槽開路進抵後箐山頂營劄二十日係賊樵汲
哨喉賊屯勦兵據守營後黎明攻擊賊擁衆死戰該頭目發已等誓死殺賊不計從寅至未方將賊兵衝退
萬善等乘霧抄賊營後黎明攻擊賊擁衆死戰該頭目發已等誓死殺賊不計從寅至未方將賊兵衝退
占領二山賊兵劄右橋圌總兵劄左陣亡阿白等十五名中傷烏鮮等三百餘兵本月二十四日總兵李
應祥接管印務督率烏江河渡等兵又蒙雲南撫院行委參將盧承勳督發募兵前來該賊寅秋督發徐

都司、帶領安時泰、陳邦揚等兵一千名、渦城龍英等土兵六千五百
餘名、合水西鎮雄苗同、劉後圍、領奉憲令各道鎮、剋日輪攻後圍、因各路占據已定、無處屯劄、會於中流
青四布、該職會秋舟同洪副使、宣諭水西鎮雄將所刊通奪占石懵山坎一帶叢雜、盡識官兵屯劄、各官
目於二十八日自願遠嫌、移出海龍壩口把
月初四日、三省道鎮兵議、總兵劉綎、李應祥於初五日總兵陳璘、吳廣於初六日各照期分打、劉李二總
兵合哨、分左右信地、劉總兵攻土城門以左、該職會秋舟同李總兵、右監軍參議
張存意、副使尤錫類、將右路信地、分撥三枝、以都司徐成、督河渡哨守備童龍、領廣西把總陳邦揚、陳大
綉、雲南把總陳用賢、安時泰等兵、平越哨副將陳寅等、哨下把總劉恩、安世禎、吳國輔、孫之璽等兵、奪鳳
凰嘴、由右營進、都司張秉忠、督平越哨把總
岡右崖壁截殺、都司戴守禮、督河渡哨把總
吳文秀等兵、由中營進、督行安撫臣隨營分
龍、河同副將陳寅、議得鳳凰嘴險、賊兵屯據死守、必須衝鋒、奪占鳳嘴山頂、先得地勢、方可攻取土城、
該三道即發懸賞銀二百兩、分給各兵、初五日五鼓會同劉總兵、各照畫地齊攻、賊抵死在於鳳嘴拒敵、
黎明我兵猶呼、一擁衝殺、賊兵奔潰、退走土城內、我兵乘高直大銃烏銃火箭火礮俯瞰齊發、賊立腳不
住、登時攻倒土城、一面拆卸、一面打開土城、
劉山、拔刀麾兵前進、退縮者立斬、鏖戰至巳、
而上、河渡哨陳邦揚、親斬十三枝冠帶管事
級一顆、當係投降僞內官葉正陽識認、賊從首級四十七顆、當陣奪獲百子銃一門、賊奔墜墜死、及銃死
不及投級者、不計其數、將月城拆倒、將土城
中、應龍父子親領苗、仡壁出城、衝突三次、每次我兵用佛郎機百子銃等項、直對城門齊打、賊被傷退回、
天晚兵已疲飢、三道再懸犒賞、各兵感躍齊心、就於月城劄守、舉放號火銃礮、道鎮露坐嚴警、賊兵膽落、
在城叫噭乞降、至次日黎明、陳吳二總兵照依分定日期接攻、賊倒戈奔潰如蟻、各路兵一齊登城、擁入
內城、賊酋楊應龍將臥房發火、同愛妾縊死、
田氏、楊良棟妻田氏、楊奇棟、楊勝棟妻田氏、
首何漢良、山一鵬子六老、同僞內官便女、一
驗的、俘獲賊親屬、公同點明收繫、城樓、宣慰司印、田氏擄帶在身、驗交陳總兵暫行收執、續獲賊男楊
朝棟、楊惟棟、供見在地解、各該有名賊首、除
管楊兆麟、僞提調晶瓊、彭永森、僞內官張元、
獲大提調尚意、畢寨頭目夏文茂、張守欽、袁
瑞、四名、節該領兵官、將擒斬賊首從移解前來、審驗轉解兩院、轉行按察司審驗去後、計前後徐都司部

領、常龍等兵、共斬獲首從賊級二百七十九顆、生擒賊首從七十
屬二百零三名口、張都司部領渦城龍英等兵、共斬獲首從賊級七百七十六顆、生擒賊首從二十八名、
招降七百四十名口、俘獲賊屬五十七名口、該都司部領馬化麟、家丁等兵、共斬獲首從賊級四十二顆、
生擒四名、俘獲賊屬七名口、通計河渡烏江一路、共斬級一千一
降三千七十名口、俘獲二百六十七名口、又據安撫臣隨營報稱、奉令把截海龍壩口、初六日、惡酋奔突
衝出泥壩、同等路、該職督率目把陳恩、王嘉猷、柯阿簡等、奮勇截殺、生擒酋賊王貴等、一百零七名、俘獲
酋婦十口、初七日賊伏等奔出、目把周愷、陳恩等、生擒酋賊播賊、除審放外、實在六十三名、俘獲賊屬四
十一名口、又據畢報、奉左監軍審驗、紐擊原殺墓江房、遊擊兒犯、馬騰漢、及賞格有名播酋解報、該目把
阿石、陳德、擒獲馬騰漢、又目把丁良茂、李元玉等、擒擊賞格有名大提調陳大恩、門子王邦紹、即王邦兆、
該本道先後轉解兩院、轉發按察司訖、又據報稱、前後招出龍安水提調鍾祿、馬院提調朱鶴、管猴提調
朱鵬、馬放坐寨陳大富、雖係投降、原係有名賊首、不敢隱匿、又招出管事僞內官丁朝元、管板山同僞內
官劉元、管泥壩同僞內官葉善元、俱原悔罪投降、但係淨身男子、非土司敢用等情、先將鍾祿、丁朝元、劉
元、葉善元、具解前來、隨奉督撫憲牌、行查賊子楊惟棟前報斬級、今何擒獲見在、隨據安撫臣畢稱、大水
田砦勇殺賊萬餘、賊首約五十餘名、內有一名少年、裝束迥異、軍中有認係賊子惟棟、時未敢信、飛報院
道、文內待查的又報、次日擒獲馬兵何老、供少年被殺者、係賊第四子惟棟、押發賊屍枕藉中辨驗、據執
相同、方行找級、同何老幷解院道、審供一口、後左監軍圍下招降
僞親信門子何元保、狀貌裝束、俱與惟棟一樣、時欲檢驗、尋因圍破、今何老見監可審、原報見案可查、抑
或天氣炎蒸屍變、亦係何老誤認、並非其殺、等情、通計前後斬獲
其已解驗賊級一百七十二顆、已解驗生擒賊首從三百五十四
名口、又據畢節道移稱、初六日本道隨督兵指揮徐楚功、千戶
於濫泥茅坪把截、初六日賊酋衝出、各兵奮勇、生擒酋賊三十五
功救命一流、賊級二十三顆、又據中軍劉詔、報稱、督率隨營兵於海龍壩口把截、同親兵斬獲二十六顆、
解赴本總兵、移行紀功陳知州、就近審驗外、通計河渡烏江沙溪、共斬級三千三百六十六顆、生擒賊首
從四百七十三名、招降共三萬三千七十名口、俘獲二百六十七
俱審供、叶其確、斬獲首從賊級、俱認的實、試驗明白、招降暫於附近地方安插、事定議後、俘獲婦僞入官、
係被脅者、查發親屬領回、另行册報、查得楊酋逆節滑天、提封據險、不下千里、而遙、而迫近黔省烏江河
渡之間、八十里而近、我一投足即事地、彼一鼓翼即越境、兵分則衆寡不敵、不分則咽喉不守、不進見爲
示怯、進則苦於寡援、方賊之俘力一向、阻我烏江河渡之師也、人
震鼓鼙、安其心而作其氣、遂有大水田之捷、首擒賊鋒、方兩關之即克不守也、人謂解嚴之後、不復設
行而西矣、賴督撫軍門徵兵屬甲、奠率新舊之兵、決命賈勇、破渡險關、猶能執訊獲醜、從諮路深入賊阻、

方水西安兵之遠嫌拔營移劄也。人劄安兵解、而河渡之孤壘、不得圖陳奇圍電擊矣。賴忻撫軍門焦勞主持、以威信劄爽命、以輪攻中軍令、以騷賞勵士心。六月初五日、黔兵得合川東棠南哨、齊騙先登、一鼓而奪鳳凰嘴、直薄而克土城月城。賀劉賊不戰俱戈、遂平鳳凰、禽斬天授、夫豈人謀等因。又據貴州右監軍布政司右參議張存意呈稱、平越哨宋奉師期之先、適遭東坡劫殺之慘、與隆幅橋平潰之間、官道不通者三月。該本道何同帶管守巡道尤調使、遵軍門密令、集兵大勦、墟落遺種、軍民稍稍樂業。道路漸漸嘉清、僉謂賊衆蠭屯、非鄉導不能入、非掩襲不能取。時劄李總兵傳令副總兵陳寅、中軍孫仲謨等、揭示免死令票、并報效賞格、招出脅民蕭仁德、盧榮智等、計擒曰泥土官楊正邊、楊通漢父子、并其妻子三百餘名口、及本部貴州宣慰使安位、差頭目王嘉獻、張昆、領獵兵一千名、至今米糧發錄。及奉部院撫院劄文分布、一路由興隆黃平直墟白泥草塘等處、一路由平越平壩乾溪乾坪直墟四牌等處、自二月十二日起、至本月終止。我兵漸進、賊亦漸退、搜山擒斬、俱屬零星、驗明册賊外、首記其發輒開鋒之勞、則三月初二等日副總兵陳寅、統領土官蒙詔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把總猶鶴、安生等、有天邦晟、家丁陳定等、不漲水圍之克。爲事官蔡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把總猶鶴、安生等、有天邦國之克。原任守備伍萬鍾、統領把總呂守現、李正中、阿亮鎮、繼以百戶李師流、中軍官張奇盛、率領把總華統、吳文秀、宋世臣、汪世才等、前後夾攻、有三百落圍之克。通共剿獲賊級二百一十五顆、俘獲賊屬一十七名口、賊仗器械五十三件、而部署守備王如淵、劄兵清剿、令把總張鶴翀、許澄龍等、帶兵搜山、直抵四牌、草塘、松坪、招出播民楊世融等塘家二十九名口出降。令充鄉導報效。以上俱於三月初六等日、呈報訖。次進其乘勝長驅之績。則三月初七等日、副總兵陳寅、統率土官蒙詔、舍把莫勞、家丁陳定同、守備汪如淵等、漢土官兵、拒賊於四牌高圍之下。坐督守備柳國柱、中軍張奇盛、統率把總吳文秀、百戶李師流等兵、由後路、把總華統、宋世臣、朱運昌、千戶張翀等兵、由前路、與陳寅部兵策應。倫攻於四牌高圍之上。爲事官蔡兆吉、統率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張圖、把總猶鶴、楊通富、安宇、戎茂才、同督陣官馮伏、繼以守備伍萬鍾、統率土官楊燧、把總呂守現、呂廷融、金世隆、劉朝臣、劉承胄等、由小路堵截放銃、直墟龍水圍之穴、通共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二顆、并賊仗八十三件。而蔡兆吉、復令把總猶鶴等督兵、於十二日黎明、抵等岡圍攻打、共獲賊級二百二十三顆、生擒謝玉保等二十六名。俘獲賊屬男女七十八名口。奪獲器仗二百三十一件。被虜男婦六口。以上俱於三月十七等日、呈報訖。查是面軍壁已大扳矣。所限者、長河一帶之水耳。深溝斗岸、賊衆堅拒、非船筏不得渡。非火器不能抵。時則李總兵親督中軍張奇盛、百戶李師流、沿河恕三眼百子鳥銃、到岸放打。責令造船指揮鄧元海、協造土舍金世忠、并差指揮周宗堯、曹選、星夜刻期催到船隻、繼續分發各渡頭。於是副總兵陳寅、先令中軍孫仲謨、土舍楊治隆等、黑夜引南丹等兵、偷渡棉皮灘、潛伏山後、以爲策應。乃親領把總家丁陳定等、由袁家渡、守備伍萬鍾、汪如淵、領千戶李朝陽、把總張希軫、杜廷武、汪世才、督陣官高連等兵、由猿猴等兵、由吳奎孫家二渡、各浮水搭橋、奮勇登岸。首尾屯劄。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二十九顆。俘獲賊屬一百二十三名。奪獲賊仗

九十二件。諸葛銅鼓二面。奉回被虜男婦一十七名口。此皆三月二十一日以前事。而長江不守、乞降者頗多。該本道會同李總兵、揭旗招撫、戒勿妄殺。惟時爲事官蔡兆吉、先納巨賊李得祿等獻船二要、以爲先聲。而男婦六百八十二名口降。守備伍萬鍾、責差把總薛應時等、嚴禁諸索。而男婦九百零六名口降。其餘牛馬器械家夥等物不計。守備汪如淵、招致地里塌李彪等、宣諭恩信。而男婦二百三十六名口降。其餘牛馬器械家夥等物不計。悉陸續發內地安插。此收拾江外之大概也。至是而賊膽已半褰矣。所特書黃灘千仞之關耳。屏崖壁立、賊衆死據、非鄉導不能入、非掩襲不能取。時劄李總兵傳令副總兵陳寅、中軍孫仲謨等、揭示免死令票、并報效賞格、招出脅民蕭仁德、盧榮智等、計擒曰泥土官楊正邊、楊通漢父子、并其妻子三百餘名口。及本部貴州宣慰使安位、差頭目王嘉獻、張昆、領獵兵一千名、至今米糧發錄。及奉部院撫院劄文分布、一路由興隆黃平直墟白泥草塘等處、一路由平越平壩乾溪乾坪直墟四牌等處、自二月十二日起、至本月終止。我兵漸進、賊亦漸退、搜山擒斬、俱屬零星、驗明册賊外、首記其發輒開鋒之勞、則三月初二等日副總兵陳寅、統領土官蒙詔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把總猶鶴、安生等、有天邦晟、家丁陳定等、不漲水圍之克。爲事官蔡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把總猶鶴、安生等、有天邦國之克。原任守備伍萬鍾、統領把總呂守現、李正中、阿亮鎮、繼以百戶李師流、中軍官張奇盛、率領把總華統、吳文秀、宋世臣、汪世才等、前後夾攻。有三百落圍之克。通共剿獲賊級二百一十五顆、俘獲賊屬一十七名口。賊仗器械五十三件。而部署守備王如淵、劄兵清剿、令把總張鶴翀、許澄龍等、帶兵搜山、直抵四牌、草塘、松坪、招出播民楊世融等塘家二十九名口出降。令充鄉導報效。以上俱於三月初六等日、呈報訖。次進其乘勝長驅之績。則三月初七等日、副總兵陳寅、統率土官蒙詔、舍把莫勞、家丁陳定同、守備汪如淵等、漢土官兵、拒賊於四牌高圍之下。坐督守備柳國柱、中軍張奇盛、統率把總吳文秀、百戶李師流等兵、由後路、把總華統、宋世臣、朱運昌、千戶張翀等兵、由前路、與陳寅部兵策應。倫攻於四牌高圍之上。爲事官蔡兆吉、統率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張圖、把總猶鶴、楊通富、安宇、戎茂才、同督陣官馮伏、繼以守備伍萬鍾、統率土官楊燧、把總呂守現、呂廷融、金世隆、劉朝臣、劉承胄等、由小路堵截放銃、直墟龍水圍之穴、通共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二顆、并賊仗八十三件。而蔡兆吉、復令把總猶鶴等督兵、於十二日黎明、抵等岡圍攻打、共獲賊級二百二十三顆、生擒謝玉保等二十六名。俘獲賊屬男女七十八名口。奪獲器仗二百三十一件。被虜男婦六口。以上俱於三月十七等日、呈報訖。查是面軍壁已大扳矣。所限者、長河一帶之水耳。深溝斗岸、賊衆堅拒、非船筏不得渡。非火器不能抵。時則李總兵親督中軍張奇盛、百戶李師流、沿河恕三眼百子鳥銃、到岸放打。責令造船指揮鄧元海、協造土舍金世忠、并差指揮周宗堯、曹選、星夜刻期催到船隻、繼續分發各渡頭。於是副總兵陳寅、先令中軍孫仲謨、土舍楊治隆等、黑夜引南丹等兵、偷渡棉皮灘、潛伏山後、以爲策應。乃親領把總家丁陳定等、由袁家渡、守備伍萬鍾、汪如淵、領千戶李朝陽、把總張希軫、杜廷武、汪世才、督陣官高連等兵、由猿猴等兵、由吳奎孫家二渡、各浮水搭橋、奮勇登岸。首尾屯劄。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二十九顆。俘獲賊屬一百二十三名。奪獲賊仗

九十二件。諸葛銅鼓二面。奉回被虜男婦一十七名口。此皆三月二十一日以前事。而長江不守、乞降者頗多。該本道會同李總兵、揭旗招撫、戒勿妄殺。惟時爲事官蔡兆吉、先納巨賊李得祿等獻船二要、以爲先聲。而男婦六百八十二名口降。守備伍萬鍾、責差把總薛應時等、嚴禁諸索。而男婦九百零六名口降。其餘牛馬器械家夥等物不計。守備汪如淵、招致地里塌李彪等、宣諭恩信。而男婦二百三十六名口降。其餘牛馬器械家夥等物不計。悉陸續發內地安插。此收拾江外之大概也。至是而賊膽已半褰矣。所特書黃灘千仞之關耳。屏崖壁立、賊衆死據、非鄉導不能入、非掩襲不能取。時劄李總兵傳令副總兵陳寅、中軍孫仲謨等、揭示免死令票、并報效賞格、招出脅民蕭仁德、盧榮智等、計擒曰泥土官楊正邊、楊通漢父子、并其妻子三百餘名口。及本部貴州宣慰使安位、差頭目王嘉獻、張昆、領獵兵一千名、至今米糧發錄。及奉部院撫院劄文分布、一路由興隆黃平直墟白泥草塘等處、一路由平越平壩乾溪乾坪直墟四牌等處、自二月十二日起、至本月終止。我兵漸進、賊亦漸退、搜山擒斬、俱屬零星、驗明册賊外、首記其發輒開鋒之勞、則三月初二等日副總兵陳寅、統領土官蒙詔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把總猶鶴、安生等、有天邦晟、家丁陳定等、不漲水圍之克。爲事官蔡兆吉、統領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把總猶鶴、安生等、有天邦國之克。原任守備伍萬鍾、統領把總呂守現、李正中、阿亮鎮、繼以百戶李師流、中軍官張奇盛、率領把總華統、吳文秀、宋世臣、汪世才等、前後夾攻。有三百落圍之克。通共剿獲賊級二百一十五顆、俘獲賊屬一十七名口。賊仗器械五十三件。而部署守備王如淵、劄兵清剿、令把總張鶴翀、許澄龍等、帶兵搜山、直抵四牌、草塘、松坪、招出播民楊世融等塘家二十九名口出降。令充鄉導報效。以上俱於三月初六等日、呈報訖。次進其乘勝長驅之績。則三月初七等日、副總兵陳寅、統率土官蒙詔、舍把莫勞、家丁陳定同、守備汪如淵等、漢土官兵、拒賊於四牌高圍之下。坐督守備柳國柱、中軍張奇盛、統率把總吳文秀、百戶李師流等兵、由後路、把總華統、宋世臣、朱運昌、千戶張翀等兵、由前路、與陳寅部兵策應。倫攻於四牌高圍之上。爲事官蔡兆吉、統率土舍楊治隆、土官張元虎、張圖、把總猶鶴、楊通富、安宇、戎茂才、同督陣官馮伏、繼以守備伍萬鍾、統率土官楊燧、把總呂守現、呂廷融、金世隆、劉朝臣、劉承胄等、由小路堵截放銃、直墟龍水圍之穴、通共斬獲賊級一百六十二顆、并賊仗八十三件。而蔡兆吉、復令把總猶鶴等督兵、於十二日黎明、抵等岡圍攻打、共獲賊級二百二十三顆、生擒謝玉保等二十六名。俘獲賊屬男女七十八名口。奪獲器仗二百三十一件。被虜男婦六口。以上俱於三月十七等日、呈報訖。查是面軍壁已大扳矣。所限者、長河一帶之水耳。深溝斗岸、賊衆堅拒、非船筏不得渡。非火器不能抵。時則李總兵親督中軍張奇盛、百戶李師流、沿河恕三眼百子鳥銃、到岸放打。責令造船指揮鄧元海、協造土舍金世忠、并差指揮周宗堯、曹選、星夜刻期催到船隻、繼續分發各渡頭。於是副總兵陳寅、先令中軍孫仲謨、土舍楊治隆等、黑夜引南丹等兵、偷渡棉皮灘、潛伏山後、以爲策應。乃親領把總家丁陳定等、由袁家渡、守備伍萬鍾、汪如淵、領千戶李朝陽、把總張希軫、杜廷武、汪世才、督陣官高連等兵、由猿猴等兵、由吳奎孫家二渡、各浮水搭橋、奮勇登岸。首尾屯劄。通共斬獲賊級二百二十九顆。俘獲賊屬一百二十三名。奪獲賊仗

即守備楊惟中之誤也。迨夫千師分布之後，各有客兵擒斬之績，俱經册報外，紀其大者，三月十五日該指揮胡效忠、將崇賢、率千把總劉廷俸、唐鼎威、李佑、喻長貴朝舉等攻打革羅水寺龍黃沙圍，斬級一十六顆，生擒二名。十六日該指揮將崇賢、率千把總楊廷耀、李明龍、許從龍、梁廷綬、李廷機、黎廷宦、百戶薛瑞等攻打餘溪莊，斬級三十三顆，擒獲從賊一名。此則我兵發帥宣威之一奇也。而其餘伏路搜獲客功，亦附焉。三月十八日該把總李廷李君寶、陳效忠等，率兵打磐腳圍，斬級二十顆，奪回婦女三口。十九日千把總周世祿、戴天球、李君寶、率兵打保子圍，斬級二十六顆，生擒二名。十六日該指揮將崇賢、率千把總楊廷耀、李明龍、許從龍、梁廷綬、李廷機、黎廷宦、百戶薛瑞等攻打餘溪莊，斬級三十三顆，擒獲從賊一名。此則我兵發帥宣威之一奇也。而其餘伏路搜獲客功、

認是的該鎮屬山中藏匿何多。復差役喊鳳巢哨官嚴縉前去。又招出羅廷合等男婦八十五名口。李叔生等九十名口。土官楊峻招下青河寨苗民安壩阿雖等一百一十七名口。土官楊峻招下石橋寨苗民阿元等七十一名口。鄉導李文龍等招苗民吳老孫等男婦七十八名口。土官楊鯨、又招下苗民抹朗珊等四十一家。計二百五十八名口。偏橋衛總旗廖仕登目把阿抵、招下苗民阿知等一十五家。計三十八名口。指揮許繼祖、招下白塘楓香等屯軍餘苗民鄧尚連等。共二百七十四家。計一千零八名口。審發安插。二月十七日。奉本部院據差官鄭其嚴臣史會王倫、甕督備陣二道。即移行總兵陳璘、申令諸將。益加戒嚴。二十七日申時。遮至龍溪山林木蓊鬱。四牌往望。哨報有伏。即令遊擊陳策、都司吳時喬、原任把總白元潔、守備王之棟、陳九經、保靖土舍彭象崑等。統兵銜枚疾趨。頃之伏賊四起迎敵。我兵將火箭銃銃亂發。衆賊奔高據險。矢石雨下。總兵陳璘身先迎戰。有七營隊長副漢月、臨戰先退。即斬以殉。諸軍股慄。吳應龍等奮勇銜鋒、挾牌而上。士兵把總吳嘉隆等繼進。賊遂大潰。該鎮標下官丁弁、廣兵、當陣斬級二十九顆。土兵吳嘉隆部斬八顆。彭象崑部斬六顆。把總白元潔部斬五顆。陳九經部斬五顆。餘賊退走四牌保兒岡陣。偽哨官一名。兵三名。奪獲賊伙二十七件。次早給發土官兵前追。又發廣土官兵隨後合哨。行至近岡。賊伏中起。將田向二兵包圍三重。總兵陳璘即發衝鋒銀一百兩。交付遊擊陳策齎帶陣前懸賞。廣兵把總吳應龍等。直衝賊陣。內打外攻。一時賊馬鴛銃。驚所驚。倶各傷跌。各兵向前斬殺。數賊。被傷奔據岡頂。會天晚相對屯劄。層巖運蟻。不能包截。入夜賊從山後潛道。箐深路黑。難以尾追。黎明發兵四路跟踪追及。元家渡河邊。各賊窮蹙。轉槍接戰。我兵向前衝殺。各賊對敵不過。從浮橋上逃去。隨後合哨。行至近岡。賊伏中起。將田向二兵包圍三重。總兵陳璘即發衝鋒銀一百兩。交付遊擊陳策齎帶陣前懸賞。廣兵把總吳應龍等。直衝賊陣。內打外攻。一時賊馬鴛銃。驚所驚。倶各傷跌。各兵向前斬殺。數賊。被傷奔據岡頂。會天晚相對屯劄。層巖運蟻。不能包截。入夜賊從山後潛道。箐深路黑。難以尾追。黎明發兵四路跟踪追及。元家渡河邊。各賊窮蹙。轉槍接戰。我兵向前衝殺。各賊對敵不過。從浮橋上逃去。浮橋不能多渡。即泅水而逃。又慮我兵躡後。須臾將橋攢破。賊以致泅水負傷溺死者無數。是日收兵。各哨共獲斬賊徒賊級。驗實一百一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奪獲沙水牛一百零一頭。賊仗六十四件。陣亡兵四名。被傷官兵三十一名。生擒賊細作張恩生、田廣、內張恩生係楊朝棟差來打探軍情。擄獲楊舍守海船圖。遣子朝棟、統兵三萬。要出攻打偏橋鎮遠沅州。回打石阡。就在四川轉圍堅守。今見兵至、始退過江待奪。等情。總兵陳璘傳令當軍乘銳渡江。取次攻勦。固和度沿江南岸陡絕。惟龍門之下。一線差平。隨劍木為舟。引繩橫貫江面。造浮橋一、渡將半。完間。奉本部院牌開。該鎮獨破四牌惡苗。嘉其首功。動。騷賞銀三百兩。獎賞。該鎮官兵。忽報乾溪半壩深箐之內。藏有賊徒。隨發遊擊等官陳策、吳時喬、白元潔等部領官兵。督同永順宣慰彭元錦、目兵於三月初五夜銜枚疾趨。刻定初六早勦殺。黎明賊據高坡。瞭見兵入。即欲起奔。聲陳策、當即發號統兵追前。各賊迎戰兩合。我兵奮勇衝鋒。賊始潰敗。當陣斬獲賊級。驗實五十八顆。奪獲賊仗十件。沙水牛三十二頭。俘獲賊屬二十二名口。陣亡士兵二名。被傷士兵七名。餘賊潛遁深箐。當即收兵。回五里隘屯住。分遣塘報。四往各山。緝探前賊。實紉四牌。餘賊。為援殺敗之後。盡逃過江。隨即督完前造浮橋。於三月十九日渡江。生擒一賊李二。供報楊應龍大發金錢。每賊給與二兩。便張帖何漢良、謝朝俸石勝俸、統黑老虎軍萬餘。見留七牌野寨山。伺官兵渡江。即來邀擊等

情。時已酉刻。該鎮即傳令各偏裨、整備銃礮火器、兵分兩路。連夜疾趨。二十早黎明。行至苦棟坪。將近野豬山。道狹且險。前鋒守備陳九經、把總劉一清。忽與賊遇。一面放火器與賊交鋒。一面傳報後軍。遊擊陳策、都司吳時喬等。各統兵銜前力戰。賊勢大敗。當陣擒斬賊級二百一十七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一十七名口。賊仗三十二件。各賊抵敵不過。棄戈奔命。逃入深箐去訖。是日收兵回還。餘屬老弱少休。適永順宣慰彭元錦、探得菁葉關屯有賊兵三千餘衆。意在合黨。總兵陳璘、即督遊擊江朝祖、陳策、都司吳時喬、守備陳九經等。各統部兵前去。會合彭元錦夾攻。於二十一日早。一齊至關。賊將關口堵閉。據險關內。亂放矢石。與我兵接戰。遙時。賊為銃礮所傷。始漸退去。彭元錦、率衆先登。身被四矢。於是各兵齊進。打開關門。突入。各賊蜂擁迎敵。自巳至申。賊衆始敗。奔向深箐逃遁。彭元錦部兵當陣斬獲賊級一百九十七顆。江臘龍、陳策、吳時喬、陳九經等部下。共摘斬一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百五十二名口。賊仗二十七件。投崖死者無算。陣亡士兵二名。殺傷及矢石所傷二十二名。二十四尊。又據把總周思愛、張金、防守龍溪地方。督兵搜山。共斬級三顆。時報點兵於烏江河渡失利。賊中姦細、倡言楊應龍親統老虎軍十萬。專力攻楚。一時將領。莫不疑懼。以退守為請。二道恐訛言惑亂軍心。當移會總兵陳璘、楊論官兵、喬勇討賊。飛報本院。以懲調度施行奉此。依奉移行總兵陳璘、嚴督將領偵探賊情。相機進勦。隨據鄉導朱明祥、鍾明顯、把總吳嘉隆等。共招引張四、綵向陽等。一千三百五十七名。赴道鎮投見。審實給發旗號免死、隨便安插。野豬山餘賊。退併青蛇、長坎、馬環、保子四團。合力拒敵。三月二十六日。總兵陳璘進營排本橋。使白元潔、統兵前去。沿溪、覘賊動靜。揭稱四團絕險。而青蛇尤險。相傳曾經六征弗克。元潔領兵不滿一千。賊見兵寡。發三四千賊徒下團過河。元潔督兵奮勇。距河迎敵。將火箭銃礮齊發。賊衆難當。我兵乘勝過河。追至長坎團下。銃死穿紅旗賊二人。餘賊不計其數。賊將身免。鉤搭馬上走訖。當陣斬獲賊級二十二顆。各賊逼回團上自固。隨調龍泉路為事官楊惟中。帶兵前來協哨。四月初八日。總兵陳璘、驅至洞潭。午時發兵哨伏。會天雨大作。探得四團左通三渡。右聯板角。相距甚遠。彼此可援。若止攻一團。則三團相助。再三審度。遂令副總兵陳良珙、都司劉中選、督兵指揮劉之屏、梁廷祿等。兵在前。以重賞。分別奇正。布置已定。督令找搭浮橋。本日申時。先遣楊惟中、白元潔、陳九經、各選精兵。於深夜繞至團腳埋伏。十一日卯時。該鎮親督遊擊江朝龍、陳策、都司吳時喬、各統兵。并領到守備李大諫、帶領家丁。鼓噪而進。各賊下團迎敵。連戰數合。當有把總戴宗茂、朱萬乾、冒死衝前。各斬一賊。即時各賞銀牌一面。餘兵奮發。四面敵殺。各賊奔潰。當陣斬級三十九顆。餘賊退據高阨。據木擂石。弩箭如雨。天晚收兵。一更時分。復發陳九經自元潔等領兵。仍去壁伏。又發兵一枝。堵截青蛙團口。十二早。總兵陳璘復躬督

諸兵、奮力齊擊、各賊仍前拒敵、自巳至未、大戰三合、木石如雷、我兵用竹木牌簇抵敵、多被打碎、有把總吳應龍、李元敬、吳嘉隆等官兵、猶不顧身、向前將百子發煩鳥銃火箭亂發、打死各賊、墜跌深崖而死者不計、賊始大敗、三陣連破、當陣斬級五百一十四顆、俘獲賊屬四百名口、賊仗七十五件、牛五十五頭、餘賊逾向深箐潛走、獨有青蛇陣四面斗絕、無路可通、其險更甚、但三陣既破、青蛇陣之賊、益覺孤危、時本官兵未到、賊復扭石拒敵、大戰數合、我兵競用挨牌、蔽其矢石、直薄陣下、斬去排柵、殺入第五重陣、各兵猶前、將噴筒火箭西瓜等礮、向賊攻打、賊始大敗、當陣斬級四百四十五顆、俘獲賊屬四十名口、賊仗十四件、方登高屯兵、遊擊江騰龍報至、是日寅時攻打小三渡關、關口僅闊三尺、簽簽棚比、難以前進、隨取茅草填墊、又令守備李大諫、帶兵由左山取道、王之棟帶兵由右山小徑進、兩面夾攻、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珪等兵、自關前正路、併力齊擊、賊應接不暇、攻破關門、斬獲首級三十五顆、餘賊被擠、退據一壘、分兵包圍、用火延燒、賊乃衝出接戰、我兵又斬級一百六十四顆、其餘潛遁、又據水順保靖土舍彭象崑、舍把彭宗惠、張良弼、把總張鵬舉、曹仁佐、土官羅承恩等、防守把隘、督兵搜山、斬獲賊級三百九十二顆、就該守備陳九經、督同鄉導把總陳紀、哨官楊韜、與五司把總劉一清、土官楊鯨等、招下青蛇等陣木村鐵絲壩等處苗民、大小男婦四千零六名口、開報前來、審發該地方安插、各官兵乘勝直向海龍囤、五月初六日、總兵陳璘、躬董官兵、直薄囤左劉營、協同川貴各兵、相機攻打、十二日楊賊突出飛虎關迎敵、永順司土兵衝前、斬獲賊級四顆、為事官楊惟中、守備陳九經等、各兵自水坑邊直上、斬級七顆、賊奔回囤、十三日復發兵進攻、楊賊率黨、出巢拒戰、藥矢如雨、傷我官兵、當有楊惟中、幷接管屬右營把總戴宗茂、奮勇向前、奪發號礮、各賊怯退、我兵趕前、斬獲賊級六顆、陣亡兵一名、二十二夜二更時分、各賊潛出來衝陣九經營毫、本官督兵、戰至四鼓、把總劉一清、奮勇當兵、血戰衝殺、斬獲賊級四顆、餘賊奔回、遊擊陳策、守備王之棟、副將督兵往援、遊擊所部把總葉占春、斬級一顆、王之棟兵、斬級五顆、二十三夜、為事官楊惟中、劉守河溪、賊是夜竊出偷營、督兵截殺、斬級三顆、二十五夜、賊復來偷營、都司吳時喬、督把總向日葵、幷為事官楊惟中、斬級一顆、二十六日、白元潔伏塘目兵、又於囤下箐林、斬獲賊級二顆、俘獲婦女幼男各三口、時三省官兵攻囤踰月、卒難破取、看得囤後稍平、勢有可圖、二道與總兵陳璘計議、於囤左豎立排柵、劉至囤後、與有備比、以防夜衝、賊又在敵樓、亂放藥箭、拒我官兵、總兵陳璘、因營鐵牌一百餘面、步步挨前、逼近賊囤、相雖丈許、我兵得地、賊之弩箭、不能放射、我兵遇夜放猛板於猫外、賊人夜出偷營、每為斫傷、我兵得地、賊之弩箭、不能放射、我兵遇夜放猛板於猫外、賊人夜出偷營、每為斫傷、火器擊賊、自後賊不敢輕出、至初四日、該三省監軍、公同各鎮總兵官議允、分定日期、責成攻打、六月初五日、湯劉李二總兵、初六日、副陳吳二總兵、至是先夜兩道會集總兵陳璘、幷副總兵幷白元潔、陳九經、都把總吳應龍等兵、自申路進攻大三渡關、俱結石為岡、架木為樓、兩山峭壁、險阻難伏、該鎮躬遊擊等官王一桂、陳策、江騰龍、宋大斌、都司吳時喬、督把總秦智、向日葵、幷為事官楊惟中、督把總李君寶、陳效忠、陳嘉禮等兵、由關右進、其小三渡、則遊擊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珪、薛維御、由中路進、守備李大諫、督把總王可大、馮碧等兵、由關左進、守備王之棟、督把總宋守忠、兵由關右進、定分信地、重懸選鋒銀兩、下令於二十三夜三更時分、衝枚前進、次早寅時、各到關前、舉礮吶喊、當有大三渡一賊、騎坐黑馬、頭頂紅盔、身披鎖子銅甲、統老虎軍突出迎戰、我兵奮勇、大發號礮火器、打死數十賊、餘退回盤關、斬放石棚、自卯至巳、兵不能進、陳策於關左覓一小徑、舉藤而上、各兵踹尾而登、賊弩亂發、策身被數矢、家丁陳勝奮前、斬獲賊級二顆、都司吳時喬、為事官楊惟中、俄從右山、督兵緣崖而進、兩軍夾擊、賊力遂分、總兵陳璘、分督白元潔、陳九經、領兵

中路擁進、賊三面受敵、我兵斬柵、賊遂敗走、當即乘勝追至第三重關、賊勢窮迫、退入第四重關、因兩翼官兵未到、賊復扭石拒敵、大戰數合、我兵競用挨牌、蔽其矢石、直薄關下、斬去排柵、殺入第五重囤、各兵猶前、將噴筒火箭西瓜等礮、向賊攻打、賊始大敗、當陣斬級五百一十四顆、俘獲賊屬四十名口、賊仗十四件、方登高屯兵、遊擊江騰龍報至、是日寅時攻打小三渡關、關口僅闊三尺、簽簽棚比、難以前進、隨取茅草填墊、又令守備李大諫、帶兵由左山取道、王之棟帶兵由右山小徑進、兩面夾攻、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珪等兵、自關前正路、併力齊擊、賊應接不暇、攻破關門、斬獲首級三十五顆、餘賊被擠、退據一壘、分兵包圍、用火延燒、賊乃衝出接戰、我兵又斬級一百六十四顆、其餘潛遁、又據水順保靖土舍彭象崑、舍把彭宗惠、張良弼、把總張鵬舉、曹仁佐、土官羅承恩等、防守把隘、督兵搜山、斬獲賊級三百九十二顆、就該守備陳九經、督同鄉導把總陳紀、哨官楊韜、與五司把總劉一清、土官楊鯨等、招下青蛇等陣木村鐵絲壩等處苗民、大小男婦四千零六名口、開報前來、審發該地方安插、各官兵乘勝直向海龍囤、五月初六日、總兵陳璘、躬董官兵、直薄囤左劉營、協同川貴各兵、相機攻打、十二日楊賊突出飛虎關迎敵、永順司土兵衝前、斬獲賊級四顆、為事官楊惟中、守備陳九經等、各兵自水坑邊直上、斬級七顆、賊奔回囤、十三日復發兵進攻、楊賊率黨、出巢拒戰、藥矢如雨、傷我官兵、當有楊惟中、幷接管屬右營把總戴宗茂、奮勇向前、奪發號礮、各賊怯退、我兵趕前、斬獲賊級六顆、陣亡兵一名、二十二夜二更時分、各賊潛出來衝陣九經營毫、本官督兵、戰至四鼓、把總劉一清、奮勇當兵、血戰衝殺、斬獲賊級四顆、餘賊奔回、遊擊陳策、守備王之棟、副將督兵往援、遊擊所部把總葉占春、斬級一顆、王之棟兵、斬級五顆、二十三夜、為事官楊惟中、劉守河溪、賊是夜竊出偷營、督兵截殺、斬級三顆、二十五夜、賊復來偷營、都司吳時喬、督把總向日葵、幷為事官楊惟中、斬級一顆、二十六日、白元潔伏塘目兵、又於囤下箐林、斬獲賊級二顆、俘獲婦女幼男各三口、時三省官兵攻囤踰月、卒難破取、看得囤後稍平、勢有可圖、二道與總兵陳璘計議、於囤左豎立排柵、劉至囤後、與有備比、以防夜衝、賊又在敵樓、亂放藥箭、拒我官兵、總兵陳璘、因營鐵牌一百餘面、步步挨前、逼近賊囤、相雖丈許、我兵得地、賊之弩箭、不能放射、我兵遇夜放猛板於猫外、賊人夜出偷營、每為斫傷、我兵得地、賊之弩箭、不能放射、我兵遇夜放猛板於猫外、賊人夜出偷營、每為斫傷、火器擊賊、自後賊不敢輕出、至初四日、該三省監軍、公同各鎮總兵官議允、分定日期、責成攻打、六月初五日、湯劉李二總兵、初六日、副陳吳二總兵、至是先夜兩道會集總兵陳璘、幷副總兵幷白元潔、陳九經、都把總吳應龍等兵、自申路進攻大三渡關、俱結石為岡、架木為樓、兩山峭壁、險阻難伏、該鎮躬遊擊等官王一桂、陳策、江騰龍、宋大斌、都司吳時喬、督把總秦智、向日葵、幷為事官楊惟中、督把總李君寶、陳效忠、陳嘉禮等兵、由關右進、其小三渡、則遊擊江騰龍、督把總周思珪、薛維御、由中路進、守備李大諫、督把總王可大、馮碧等兵、由關左進、守備王之棟、督把總宋守忠、兵由關右進、定分信地、重懸選鋒銀兩、下令於二十三夜三更時分、衝枚前進、次早寅時、各到關前、舉礮吶喊、當有大三渡一賊、騎坐黑馬、頭頂紅盔、身披鎖子銅甲、統老虎軍突出迎戰、我兵奮勇、大發號礮火器、打死數十賊、餘退回盤關、斬放石棚、自卯至巳、兵不能進、陳策於關左覓一小徑、舉藤而上、各兵躡尾而登、賊弩亂發、策身被數矢、家丁陳勝奮前、斬獲賊級二顆、都司吳時喬、為事官楊惟中、俄從右山、督兵緣崖而進、兩軍夾擊、賊力遂分、總兵陳璘、分督白元潔、陳九經、領兵衝殺、應龍聞知、即同愛妾周氏何氏、懸梁自盡、左右放火焚燒、囤總兵吳廣、守備陳九經、打開樓門、直叠

其上。吳廣爲首。陳九經爲從。衝火取出金屍。白元潔、親獲賊婦裴田氏。幷宣慰司印六顆。四角俱全。遊擊陳策、親獲逆子楊惟棟、哨官嚴箱、擒獲楊以棟、報效武生盛國用、擒獲楊良棟、幷僞內官四處。舍人鄧光洋擒獲楊奇棟、幷良棟乳母老趙秀與家人阿十。中軍指揮馬一龍、擒獲楊勝棟。舍人孟鄰卿、擒獲逆賊孫嘉謨。舍人許英、擒獲僞內官。雙鬟。逆賊孫嘉謨。幷逆賊女其惠。又擒朝棟女性編。朝棟妻田氏。陳九德、擒獲逆賊女其瑞幷楊良棟妻田氏。僞內官。陶鳴陽兵雷四、擒獲逆賊女其編。幷其乳母任秀。軍人嚴編、擒獲楊以棟妻田氏。名色把總陳駭、擒獲楊勝棟妻田氏、僞內官金牛。指揮祖浩。生擒賊首何漢良。報效承差區良相、擒獲僞內官天保。軍人區志綰、擒獲僞內官黃奴、曾元。指揮牛桓、擒獲僞內官楊富、幷逆女其惠乳母善秀。名色把總陳駭、擒獲僞內官閻元。官桂、盧藏。名色把總蕭聲。擒獲逆酋便婢元秀、篆秀。家丁劉宦、擒獲便婢善緣、齋嬤。家丁鍾位、擒獲朝棟妻乳母金蓮、幷蕭壽乳母祖秀。家丁華世春、擒獲性編乳母李氏、奉壽乳母顏氏、喻宦林新、擒獲其瑞乳母奉鳳、便婢五奴。舍人鄧楫。擒獲楊勝棟家人同生。共擒斬一千三百九十五名顆。俘獲賊屬二百二十三名口。又奪獲僞驕騎將軍鎗關防一顆。賊仗三百二十五件。諸葛弩三箇。陣亡兵五十七名。陣傷兵三百四十八名。當即於國上會同三省。道鎮、將楊應龍全屍、幷印信、與酋妻田氏等審驗明白。續據守備李大謀、督把總龍鳴時、王可大等、幷永保土兵、勦搜各山。斬級七十六顆。以上共計擒斬賊徒賊級六千零七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一千七百二十四名口。投降招撫其九千六百四十八名口。賊仗六百七十七件。牛一百八十八頭。餘將賊首楊應龍全屍、賊妻田氏、幷逆子楊惟棟兄弟及各妻田氏等、賊首何漢良、幷宣慰司銅印一顆。已該總兵陳璘差遊擊宋大斌、把總白元潔、領解本部院取獲批迴。續據總兵陳璘審出賊屬楊惟棟妻田氏。田一鵬妾何氏。幷獲鎗關防一顆。諸葛弩一箇。長槍一百四十四件。斬馬腰刀大弩。共一百八十一件。除長槍發平溪衛寄貯。其田氏、何氏、腰刀、大弩、俱經該鎮差官解赴本部院審驗訖。此白泥一路所獲之功也。又查得統領龍泉一路官兵。副總兵陳良玭、統率偏將參將毛一桂、都司錢中選、原任守備徐允禧、立功守備楊惟中、撫寧守備朱桂芳、中軍指揮徐時達、旗牌官葛倫、鄒朝中等。至期各由龍泉司攻勦。除點兵功次、遵照貴州巡撫郭都御史憲牌、聽該省查敍不開外。二月十六日。陳良玭劄禁受水。令塘報官趙志定。把總陳大順、領兵哨伏茶子園。擊獲播賊胡興仁、審係巡撫及哨探四路官兵消息。又於大灘擊獲姦細王原。審係楊酋統兵提調趙仕登管下。差出偵探各路官兵多寡。進兵日期。回報領兵應敵。至二十六日。鄉導王宣朝、招出統制叢守剛下提調趙正芳、盧順、周廷貴等四十四名口。初八、十一日。哨官唐文燦、黎世文等。招撫出播民田興順等八十六名。夷苗一十六戶。二十二日。陳良玭、令參將王一桂、中軍官張篈、指揮唐一麒、竹同散毛司土舍覃可容。發兵哨探於七名口。三月初九日。苗賊燒劫青岡山。報效生員朱承化、生擒一名。三月十三日。陳良玭、令參將王一桂、督發施南散毛忠建、三司宣撫覃宦、覃玉鑑、田天爵、忠峒、高羅、大旺、三司安撫田大豐、田皐、田養民、蠟壁、東流、二司長官田洪、田遠忠、鏞順司親舍向明德、喇哈六寨十百戶向權、峒長向景忠、向敖、向明湖、向世奇、向化枝各土兵。攻打唐保所播賊酋羅淳等對敵。部斬五顆。奪獲賊仗十件。馬一匹。俘獲賊屬一口。

即日陳良玭、密令王一桂、督發施南等九司六寨土官覃宦等官兵、指揮唐一麒、中軍百戶張篈、千戶趙承烈等。於十四日攻打關崖隘。賊兵拒敵。矢石如雨。我兵奮勇前後夾攻。克破險隘。十五日寅時。嚴督官兵、乘勝攻破板角關。當陣斬級一百八十七顆。生擒頭目龍潘祥。墜崖而死者不計其數。同日千戶孫應期、百戶張篈、塘報官趙志定、鄉導黃仁普、朱承蓮等。招出標頭劉大魁、宋正隆、董國相等四百九十名口。十六日。陳良玭、密令把總王世恩、領兵偵探。黃竹關把守苗兵俱赴板角應援。所存無幾。當日乘隙攻燒。先登關隘。招降丁月明等五十七名。十八日。千總周世祿、報效吏員應期、招撫出播民四百四十三名口。又同指揮劉之屏等、取出屯軍黎世華等六百五十四名口。是日馬步苗兵萬餘。至板角關前兩路包圍。當令參將王一桂、統率指揮唐一麒、中軍官張篈、千戶孫應期、同施南九司六寨土兵、分哨迎敵。自寅至未。斬級一百七十四顆。十九日。令千總周世祿、把總臧天球、鄉導黎世文等。攻打資子園。共斬三顆。二十日。令把總陳大順、丁應等。領兵攻勦葛漏沖。斬級七顆。招出播民林正變等二十九戶。二十七日。令小中軍金鰲陳其可等。領兵伏哨於黃沙園。幷板角關口野兒磜。斬級四顆。取出屯軍周璧等、一百七十八名口。報效知印陳其忠、同把總朱承中等。招降把守苗竹關兵龍廷堦等、三十三名。千總周世祿、招出播民廖朝祿等、六十七名口。四月初六日。千戶孫應期、中軍官張篈、指揮唐一麒、撫出楊應龍族舍楊海等、一百零三名口。初九日。陳良玭、令參將王一桂、督率中軍張篈、指揮唐一麒、千戶孫應期、同施南九司六寨土兵、前後並進。攻勦川崖青山二園。斬級一百四十一顆。四月十一日。陳良玭親自督兵、攻打趙生坎。分兵夾進。中軍指揮徐時達等。領賀國欽、江天濟、舒學乾等。從後路攻打。指揮劉自西、領向日明、張廷罡等。從前路攻打。酣戰自辰至酉。賊敗。斬級五十六顆。當夜收兵於保子園下。至十二日。乘勝長驅。攻過長坎險。園斬級五十八顆。奪獲賊仗八件。俘獲男婦一百一十六名口。十四日。陳良玭、督同中軍官徐時達、金嶠、指揮劉自西、陳其可、把總丁慶、各領兵攻勦劉木洛、驟子坎。斬級二十六顆。生擒頭政等一十六名口。十五日。陳良玭、令參將王一桂、督發施南土兵出哨魚溪。會賊衝突。斬級二顆。生擒三名。奪獲賊仗五件。紅旗一面。巡警朱敬、統領播賊數千、蜂劉青山園上。陳良玭、先於十七日。密遣塘報從前路攻打。酣戰自辰至酉。賊敗。斬級五十六顆。當夜收兵於保子園下。至十二日。乘勝長驅。攻過長坎險。園斬級五十八顆。奪獲賊仗八件。俘獲男婦一百一十六名口。十四日。陳良玭、督同中軍官徐時達、金嶠、指揮劉自西、陳其可、把總丁慶、各領兵攻勦劉木洛、驟子坎。斬級二十六顆。奪獲賊仗十一件。招撫安順

八名口、俱經審發安插、又令守備朱桂芳、茅岡土官覃宗伊、分兵攻勦雞壅阨、斬級一十一顆、招撫男婦一千
餘名口、生擒二十二名、俘獲賊屬一百九十五名口、奪獲賊仗二十一件、先後陣亡兵九名、陣傷兵二十八名、前後斬級八百二十六顆、生擒二十
九名、通共擒斬八百五十五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八十九名口、招撫并取出被虜軍民男婦、共一千
六百二十八名口、奪獲賊仗八十六件、馬二匹、此龍泉一路所獲之功也、該二道會同長沅兵備道、查得
白泥龍泉二營征兵功次、除楊惟中長坎圍、部斬一百五十七顆、查係殺降冒功、已經刪削不敘外、其餘
官兵功次、以擒斬則六千九百三十三名、招降一萬二千一百七十六名、奪
獲賊仗七百六十三件、牛馬一百九十匹頭、俱係紀功委官紀驗實數、鑿鑿有據者、看得楊斧握節、與國
咎、萬姓荼毒三省震驚、孰不以爲非可以歲月克者、乃自出師以來、亩三月有奇、而元兇授首、黨與遂
憏、千年虎狼盤踞之窟、一旦墟焉無遺、上足以伸中國之威、下足以洩生靈之憤、其他狡黠土司、猾悍蠻
亩、無不落魄亡魂、西南半壁、天下可永無虞矣、朝廷威福、本部院方略所致、固非文武將吏、敢貪天功爲
己力者、惟是各官兵鏖鋒行間、勞苦萬狀、不可不查敘也、等因、各遵照先該江西真人府
下舍餘張時照等、并播州里民何恩等、各奏稱土舍楊應龍殺死伯母嫡妻等命、潮洞民人爲太監奪占
幼婦爲妾、殺死長官、抄沒親叔、又於白石口拒敵官兵等事、節該兵部覆奉特旨、這總督侍郎邢玠勦
處、事完具題本部覆奉欽依、移咨前來、欽遵外、萬曆二十六年間、節該前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譚希思
題、爲夷目投田播蠶等事、前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王明題、爲土舍萬曆殺所內地等事、兵科給事中侯慶
遠題、爲按舍叅評事兵等事、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題、爲目前防播勦倭第一急務等事、前巡按四川監
察御史趙標題、爲播事勦處無期、狂肖殺所日甚等事、二十七年間、該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江東之題、
總督事權原重川貴又係特設、李化龍著用心率勵、賜劒准給發、不用命的許先斬後奏、兵部知道、欽此、
爲狂舍肆行劫所等事、又該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支可大題、爲叛舍集兵猖亂等事、節該兵部覆奉聖
旨、楊應龍違旨斷柄兵、合當防勦、這所議都准行、著各省撫心、相機行事、欽此、又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
題、爲島倭所清、土夷紛播、乞敕部議、相度道里遠近、分設督撫重臣、以消隱憂、以維大勢事、該吏部覆奉
聖旨、士舍肆橫、四川巡撫准改總督、著便推素有威望堪任的來看、欽此、又該吏部題、爲欽奉聖旨事、奉
部如數即便先發、以後不時開請接濟軍中用人舉事、務要詳審精實、一一濟用、不許濫收蔓土遊徒、及
僥倖輕舉、糜財無益、奏民、著盡數發回各督撫衙門、從宜鼓舞勦用、仍須密訪詐冒反覆等情、不許潛留
京師混擾、如違、著該衙門嚴行驅逐、欽此、又該臣題、爲再報逆舍情形等事、前按臣趙標題、爲播兵壓境
等事、科臣張輔之題、爲蕾聲業已橫潰等事、本部覆奉聖旨、逆舍敢行稱亂、亦因處置失宜、今各官當衝
襲敵奎苟且、支吾蔑棄法紀、玩視明旨、但只提賊、不知提法、何由討逆正罪、靖亂安民、著嚴加申飭、催決
是舉、不許縱容巧玩、再致失策、內行查一事、還立限與他、不許徇情欺隱、欽此、又該都察院左都御史温
純題、爲逆舍猖獗、天討難容等事、奉聖旨、俱依擬著實行、不許諸人因而飾虛雜私、以誤大事、劉綎屢有
旨了、還著他星夜兼程赴任行事、欽此、又該工部左侍郎趙可懷題、爲患在剝膚、敬陳一得等事、奉聖旨、
銀兩准解發、軍興爲急、編派著照丁糧出辦、毋以優免、累貧小民、欽此、又該臣題、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

早值報、原議招兵、何故至今未備、敢敷衍玩縱、莫此爲甚、該科便參罰了來、你部裏即速馬上差人著李化
龍嚴督所司、慎加防禦、准便宜行事、不許有誤機事、一面速行料理兵食應付、其劉綎世受國恩、又今被
功在邊、特寄重任、待之不薄、何爲遷延逗遛、不爲朝廷盡力、便馬上嚴催他去、若有別情、著他早奏將來、
毋得誤事不便、欽此、又該臣題、爲循例請發兵將等事、本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標新設、車櫓宜重、這編選
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兵馬、議處糧餉等項、都依擬行、軍務重大、必須事事從實、不許徇情顧面、因循
虛假、各鎮亦宜同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賓、沐叡、陳璘等、都馬上行文與他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揀
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這立限與他、欽此、又該臣題、爲急報播酋陷城殺將等事、奉聖旨、蔡貴江失守、事
甚急可憂、著該總督率同勦兵、相機防勦、不得仍蹈前人玩縱輕率等弊、合行事宜、作速奏來、陝西延綏
甘肅兩鎮兵、具准如數調發、仍著練選精銳、剋期赴援、軍火器械、給與隨營應用、各鎮官同心協濟、不
得有分彼此、洩土諸兵到日、仍著劉綎提督、伊素稱忠勇、欲以功名表見、你部馬上再行論催、著他奮身
報國、延綏入衛兵還再議來、餘俱依擬、欽此、又該臣會同按臣趙標題、爲播防肇釁正厥等事、兵部題爲
軍務事節奉聖旨、是、川貴用兵、雲南兵將、許總督裡自催調、領兵參遊而下、併聽節制、監軍司道、准設、著
精加選調、務裨實用、不許採取虛名、及因循資次、乘機借用私人、其備用將領兵事、增設總兵中軍、俱依
擬、戰守機宜、著督撫慎加相參而行、不從中制、有能擒斬楊應龍首級來獻的、不論漢土官民人等、破格
酬功、你部裏還明白議擬隆賞等級來行、風示天下、欽此、又該科臣張輔之題、爲叛賊臨城殺將等事、本
部覆奉聖旨、徵兵救蜀、已有明旨、但恐路遠、不能即至、這本欲兵部定限責發、說得是、還馬上差人守催、
務將見在熟練精兵選去、若託故遲延、以疲玩察責、事發各鎮同罪、劉綎、吳廣、陳璘等、都著催他兼程去、
總督事權原重、川貴又係特設、李化龍著用心率勵、賜劒准給發、不用命的許先斬後奏、兵部知道、欽此、
又該四川餘蜀長官等司長官毛守尊等奏、爲逆舍悖旨不道、擒苗殺官等事、本部覆奉聖旨、楊應龍世
受朝廷豢養恩厚、犯罪以來、又屢蒙曲救、不思感激改圖、御乃稔兵犯順、若毒生蠆、攻破城池、戕殺將士、
奸生極惡、滔天、頑宜誅勦、朕心獨斷、更無豫疑、一切用兵事宜、除已行未盡的、陸續奏來、兵餉著戶兵二
部、如數即便先發、以後不時開請接濟、軍中用人舉事、務要詳審精實、一一濟用、不許濫收蔓土遊徒、及
僥倖輕舉、糜財無益、奏民、著盡數發回各督撫衙門、從宜鼓舞勦用、仍須密訪詐冒反覆等情、不許潛留
京師混擾、如違、著該衙門嚴行驅逐、欽此、又該臣題、爲再報逆舍情形等事、前按臣趙標題、爲播兵壓境
等事、科臣張輔之題、爲蕾聲業已橫潰等事、本部覆奉聖旨、逆舍敢行稱亂、亦因處置失宜、今各官當衝
襲敵奎苟且、支吾蔑棄法紀、玩視明旨、但只提賊、不知提法、何由討逆正罪、靖亂安民、著嚴加申飭、催決
是舉、不許縱容巧玩、再致失策、內行查一事、還立限與他、不許徇情欺隱、欽此、又該都察院左都御史温
純題、爲逆舍猖獗、天討難容等事、奉聖旨、俱依擬著實行、不許諸人因而飾虛雜私、以誤大事、劉綎屢有
旨了、還著他星夜兼程赴任行事、欽此、又該工部左侍郎趙可懷題、爲患在剝膚、敬陳一得等事、奉聖旨、
銀兩准解發、軍興爲急、編派著照丁糧出辦、毋以優免、累貧小民、欽此、又該臣題、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

等事。本兵旨揚應祖稔惡當誅。既前因其頗立微功、姑從撫處。恩德甚大。迄睒不思報效。卻乃稱兵犯順、殺將破縣。背天叛國。豈有再赦之理。已經覆旨進勦。著速奉行。其餘該部看議來說。欽此。本部覆奉聖旨。西方有事。特設督臣。一應討逆進止機宜。調遣兵將。分布攻守。悉聽便宜行事。關係緊密的、不妨先發後聞。將吏臨敵逗遛、并失機情重的、亦許先斬後聞。朝廷賞罰明信。責在按臣嚴查的實。毋徇偏聽、致有參差。督撫鎮道、宜矢心協謀。毋分彼此。逆酋憤以賄賂爲巧計。但能舉受者以功論。若隱忍收受、即係通賊。重處不饒。欽此。又該臣題、爲帶城倡值兵變等事。奉聖旨。劉綎著改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員缺便令推來用。萬鎧、柴向仁革了任。李光榮等、行巡按御史提問。與各項賊罪、俱查明具奏。李化龍著相機移駐。調度三省道鎮官兵、併力協謀。決意殄賊。合用錢糧。戶部上緊處發與他。其淪沒處播事情逆寔。逗遛緝事衙門、訪擊重處。餘俱依擬。欽此。又該臣題、爲逆酋狂還有日。諸將觀望成風。等事。奉聖旨。童元鎮改貴州總兵官。原官著他馳赴管事。不必候代。如何至今未到。君命最重。軍機緊急。悉意逗遛。本當擊問。姑念用兵之際、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管總兵事。立功贖罪。李應祥、准以原官起用。貴州總兵聽用。國家養士。甚且酬功不薄。望濟不時之用。各官平居驕蹇恣肆。遇警退縮。遷延巧擇便利。專圖推諉。負恩玩法。於心何忍。軍法尤宜嚴苗。以後有故逗不遵的、即以賜劍從事。毋得姑息容奸。仰依擬。欽此。又該臣題、爲項陳軍前緊要事宜。等事。本部覆奉聖旨。是。逆酋罪惡滔天。更無可赦。軍中機宜、悉皆貴成總督。各官宜協謀共勦、不許參差。若有妄生機械、流言遊說。顚倒是非。熒惑耳目。的在內臺部院科道、在外聽總督撫按、不時參來重處。毋容姑息。欽此。又該臣題、爲播賊分道突犯。全黔等事。奉聖旨。貴州孤危。著總督上緊與各鎮撫應援。兵馬若少。准再酌量調募。另給糧餉。與他。廣西蠻南湖廣各兵、俱要齊赴信地戰守。不許逗遛。觀望。童元鎮堵策勵。及應擊應援。總督務遵照。便宜行事。朝廷既不中制。務須相時審勢。處置得宜。毋貽後患。欽此。又該戶部題前事。奉聖旨。是。糧餉用兵緊務。難來重處。朝廷不中制。該督撫宜協心力任。相機行事。欽此。待奏報報轉。部省應解的、著總督遵照。便宜催取。該撫按不許執留短少。致誤軍機。以後不敷、任總督便宜徵發借助。不必一一奏請。仍先檄貴州、免令告貧。若有抗違不遵的、指名參來處治。欽此。又該臣題、爲播賊狂還未已。貴竹物力難支。等事。本部覆奉聖旨。川貴相機道將、俱已近播彈壓。惟湖廣兵將不前。法所不貸。著督撫選差的當官。赶解會同貴州撫臣郭子章、湖廣撫臣支可大、迅爲三省征播大勝。弭釁重破險關等事。又該臣會同撫臣郭子章題、爲黔路失律喪師。得圖復失等事。奉聖旨。童元鎮失律喪師。法所不貸。著督撫選差的當官。赶解來京。審問究罪。湖廣督臨陳先逃。即以賜劍處斬。張棄忠、張澍、姑准戴罪殺賊。責立後功。仍嚴行申飭大小將領、俱要奮身力戰。毋網覆轍。取罪不饒。安疆臣著遵照前旨。宣諭及劉綎等各將、聯絡並進。併心滅賊。毋得有分彼此。驕妒觀望。以致大軍久頓不解。成功、賞格具在。有違國法。決然決無少假。李應祥、著充總兵官。換劉綎與他。餘依擬。欽此。欽此。又該貴州撫臣郭子章題、爲播寇突出。充黑等事。奉聖旨。吳廣著准總兵銜。充爲事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欽此。又該臣題、爲征播機會宜乘。督臣調度宜重。懇乞聖明亟賜敕諭。嚴飭將官。宜請勛兵倘。豈得託言遠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中候先奉題、爲征播機會宜乘。督臣調度宜重。懇乞聖明亟賜敕諭。嚴飭將官赴任遠限。乞賜究治。等事。幷條列六款。俱該部說的是。軍旅事大。李化龍正值督兵決勝之時。當從權移孝。力圖報國。待滇平賊巢。處置悉備。方聽回他每知道。欽此。又該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題、爲將官赴任遠限。乞賜究治。等事。幷條列六款。俱該

兵部覆奉聖旨。是。劉綎著回原衙。軍機緊要。一應調發錢糧兵馬、及遷轉文武官員。凡經題准的、著通行各該大小文武衙門。急急火速奉行。如違指名參來。俱加等重處。決不輕貸。三省將吏兵士、著總督振肅紀綱。申嚴號令。仍須審度機宜。以全取勝。如有輕強敗度、及提縮巧避。與輕棄妄動、違誤節制的、都依軍法從事。不許姑息。致妨大計。欽此。又該臣題、爲天討方張。師期在邇。乞留調用大將。分路進勦。等事。奉聖旨。童元鎮陳良玭、姑記這遭。候事完旨。劉綎屢經參論。已著革任。戴罪。既該總督進兵在邇。分布已定。一力保來。姑准充爲事官。領兵勦賊、著他奮勇報效。有功一體敍賞。如再負恩、驕縱誤事。重治不饒。欽此。又該臣題、爲播賊陸犯黔境。攻陷土司等事。貴州撫按、郭子章、宋興祖題、爲播賊殘破孤懸。土司等事。奉聖旨。童元鎮、陳良玭、姑記這遭。候事完通議。楊惟中本當擊回。革去見任。聽衛。取死罪招由。先爲事官。戴罪管事。近來軍紀不嚴。明旨申飭。不曾不許徇情回護。如違一併治罪不饒。欽此。又該臣題、爲播賊造逆。奉天征討。恭報師期等事。又該按臣崔景榮題、爲兵馬既集。進征在邇。敬陳一得之見。等事。奉聖旨。用兵深戒妄殺。尤當敬慎始終。不但進取之時、須有擒角。卽克勝以後。時時宜整隊而防。以嚴重爲主。毋得徒事姑息。及疏脫縱弛。致墮狡計。已禁戢各將、不許爭妒參差。暴掠驕擾。進止務遵節制。違者雖有功、亦以罪論。總督還預定方略。詳申法禁。使人有所遵守。但不得過爲掣肘。令失機會。不用命的、遵照屢旨行。該奏報的、從實奏來。威福朝廷大權。寔嚴自有斟酌。功必不遁。罪必不宥。以必得罪首爲期。苛細亦所不計。餘俱依擬行。欽此。臺臣李時華題、爲師期伊邇。謀貴萬全。等事。奉聖旨。軍中事機旨悉付總督。朝廷不從中制。今正進兵。著李化龍愼重周詳。勿得率易偏廢。嚴申法紀。齊合衆心。如有觀望逗遛、妒害機武的、卽時處置。重則以賜劍。先斬後奏。毋務姑息。欽此。又該科臣桂有根題、爲勦播安邊。不容再誤。等事。奉聖旨。是。西征機宜。著督撫遵照屢旨。用心行事。朝廷既不中制。務須相時審勢。處置得宜。毋貽後患。欽此。又該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爲看詳章奏。賊勢漏履。舊轍。等事。奉聖旨。童元鎮、等、李應祥等、俱已有旨了。進勦除兇。歷經申飭。大兵既集。著鎮密機宜行事。務須聯絡三省。互相犄角。不用命者、任總督從重處分。不得徇情姑息。妨誤大事。欽此。又該臣會同貴州撫臣郭子章題、爲黔路失律喪師。得圖復失等事。奉聖旨。童元鎮失律喪師。法所不貸。著督撫選差的當官。赶解來京。審問究罪。湖廣督臨陳先逃。即以賜劍處斬。張棄忠、張澍、姑准戴罪殺賊。責立後功。仍嚴行申飭大小將領、俱要奮身力戰。毋網覆轍。取罪不饒。安疆臣著遵照前旨。宣諭。及劉綎等各將、聯絡並進。併心滅賊。毋得有分彼此。驕妒觀望。以致大軍久頓不解。成功、賞格具在。有違國法。決然決無少假。李應祥、著充總兵官。換劉綎與他。餘依擬。欽此。欽此。又該貴州撫臣郭子章題、爲播寇突出。充黑等事。奉聖旨。吳廣著准總兵銜。充爲事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欽此。又該臣題、爲征播機會宜乘。督臣調度宜重。懇乞聖明亟賜敕諭。嚴飭將官。宜請勛兵倘。豈得託言遠旨。支吾推諉。著通行與中候先奉題、爲征播機會宜乘。督臣調度宜重。懇乞聖明亟賜敕諭。嚴飭將官赴任遠限。乞賜究治。等事。幷條列六款。俱該部說的是。軍旅事大。李化龍正值督兵決勝之時。當從權移孝。力圖報國。待滇平賊巢。處置悉備。方聽回

籍守制、著兵部馬上傳諭知之、切勿以刻杜門、致妨機務、欽此、又准兵部咨該臣題前事、奉聖旨、覽奏、
求歸守制、固孝子至情、但賊勢垂亡、兵機尤急、關係西南倚託最重、近該部科公論請留、朕已有旨明悉、
宜抑情遵命、視國如家、事完終喪、有期、慎勿哀毀妨誤、不准所請、該部知道、欽此、除將節次奉到旨意、轉
行三省文武、一體遵依外、先是擅舉命入川、賊知罪在不赦、已統兵深入、有擒王勦叛之說、遂破綦江、且
逼重慶、地方洶洶、皆謂有長驅之患、於時日前兵力、略無可恃、臣乃以計縻之、一面調兵、一面移文請貴、
若永寧絕之者、賊果信之、卽具文求撫、且不西向、臣因得以徐調漢土諸兵、急爲之備、其時賊氣張甚、川
人畏之如虎、臣發成都兵、直出門、欲投錦江、不復旋踵、又聞綦江城守兵見賊來、譟而走、多投水者、止餘
二將、與其家丁、遂及於難、臣念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狐兔有情、自非召客兵不可、因請調陝浙諸省之兵、
又念外兵之費甚侈、往來途次、且生擾、是不可多、因於每省鎮止調一二千、多者三千、共數省實僅僅二
萬、其餘仍三省及滇粵土兵也、然西南人見外兵來、莫測多少、以爲天下之兵皆至矣、自是漢兵之氣壯、
而土兵之心亦折、撫不棄爲我用者、時賊雖知調兵、然以爲蠻嘯之如往日、非實事也、臣亦止在成都
積糧治器、若無事然、不復東、賊亦不疑、比兵且集、臣移駐重慶、賊始知必勦、頗肆衝突、然我兵漸益、未易
得志也、臣又念兵以一路進、既道狹不能容、一有前卻、不可復振、因分爲八路、又念路分而兵少、賊厚其
陣以衝之、敗矣、因令每路皆三萬以上、每一路皆可以當其全師、又念剿外賊黨多、不可勝誅、會兵部頒
賞格至、首重招降、臣益推廣之、但投戈者、皆赦不誅、臣又念兵無實、士不往、會兵部賞格首言得賊者、卽
以其家資與之、臣益推廣之、克蠲破圍各縣貢、貢各以千萬計、既川兵入蠲、臣又恐其人自爲心、若九節
度之師然、因復委按察使張悌入總監之、殺牲渡盟、務必得賊、臣又恐賊事急詐降、得以遷延至暑雨漸
深、我兵不能久、因令但急攻之、有稱降者、斬使焚資、撫爲所給、時潮貴之兵、亦至圍下、臣欲入營親盟之、
會開先臣之訃、臣恐營中遂懈惰不可用、因不待成服、跣而草檄、示以例應候代、照常督兵、有慢令者、尙
方具在、令代中軍余德榮等、再往監之、臣又念賊圍後易攻、圍前難攻、時諸將壁陣下者、各有分地、因令
以勁兵一枝壁其前、其餘併力於後、臣又恐諸軍士爭走賊財物、或至亂行、致有他虞、因移文再四申禁、
臣又聞營中流言、水西目把、倘不絕賊、恐漏軍情、因移文令其退劄、水西土官懼、撤其兵退面引嫌曰、吾
不欲爲亡播之續也、時久雨、兵士日在泥淖中、至六月之初四、而天忽晴、初五日遂破其二城、初六日遂
登其圍、賊以滅亡、總計八路、生擒賊首賊從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斬級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顆、俘獲賊
屬五千五百三十九名口、招降播民一十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名口、全活被虜男婦一千六十四名口、
奪獲馬牛七百六十七匹、隻、器械四千四百四十四件、是役也、自賊破綦江、至勦滅可一年、自進兵至滅
賊、百十有四日、當八路對壘時、士漢兵既參差不齊、諸將領亦彼此觀望、播人劫於賊之積威、人自爲戰、
未易卽克、我各路又糧運艱難、時有脫出之呼、臣日夜催督、走使馳檄、至數百千、卽兩省撫臣、各路鎮道、
亦靡不忘寢忘食、或至頭須爲白、總之諸文武知廟堂之意、必欲滅賊、故鼓之卽應、勞之不怨、誅罰之亦
無敢囁嚅者、向使一月而賊不滅、暑雨久、瘴疫深、我兵自潰、無問賊矣、該臣會同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

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支可大、巡撫偏沅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議照國家方制萬里、目所出
入之邦、悉爲郡縣、獨西南諸省、不廢土司、蓋亦因俗而治、與之相安云爾、二百年來、此輩犬羊之性、不
甚馴擾、亦時有之、然未有若播酋楊應龍之公然叛逆者、則何也、蓋其地險、其兵強、其財力足以使鬼通
神、其聲勢足以呼羣嘯黨、加以年來方隅多事、東西用兵、九伐之旌、未遑南指、彼遂時時狂逞、亦時時得
志、井蛙之見、謂縣官眞無奈我何、諸酋不遑如楊珠、楊明、何漢良、孫時泰、霍鼐其雄心、或時有以公孫躍
馬、尉佗自王之說進者、賊亦念騎虎者勢不得下、將曰等死、吾且舉大名乎、於是乎恣其狂悖、淫慝以還、
而破城殺將、鵲起西南之勢成矣、夫天下非小弱也、九州四海、兵非脆糧非乏也、向賊遠形未著、皇上不
忍遽覩之兵、曰吾且舞干、吾且解網、姑俟其悔禍而與之和安於無事、乃不謂兇人之性不移也、始天怒
赫然、斷在必勦、夫斷而敢行、鬼神避之、況此幺麼者乎、蓋自進勦之旨下、倘方之劒頫、然後海內熊虎之
師、如雲而來、京坻之粟、蔽江而上、智士陳謀、勇夫效力、火燎毛、山壓卵、賊卽欲不灰飛煙滅、亦豈可得已、
臣等曾卽諸路之功而評敍之、在四川、則栟木三峒、賊窠以爲三窟、謂天險不可升者也、婁山關、賊前門、
我所必由、賊所必爭者也、海龍囤、賊以爲天造地設、人迹所必不能到、兵力所必不能加者也、三戰而三
克之、賊力竭矣、不亡何待、夫賊窠自戰其地、猶易與也、惟賊父子親在行間、則諸賊人人致死、難與爭鋒、
該路到處與賊父子對壘、最快者、九絡子之戰、賊悉其精銳以付朝棟、令之從綦江進、從南川回、此其回
中、倘復有官兵乎、劉綎一戰而走之、自是播人爲之破膽、尤快者、諸軍蹙海龍囤下、連月不拔、綎至一日
而克其二城、賊遂滅亡、至今羣口囂囂、然竟無敢沒其先登之烈者、法兵無選鋒曰北、綎於諸路、其選鋒
乎、則綦江路之功也、臣嘗言破賊、關外宜招降、蒯多不可勝誅也、關內宜疾戰、謂師不可老也、安羅陶洪
三寨生口以數萬計、勝兵以數千計、令官功者以大兵初入、必且多殺以報捷、勝之則傷仁、不勝則損威、
矣、而該路率受其降、兵不血刃、自是一戰而斬郭逵緒、再戰而入崖門關、三戰而屢捷於亦牛塘、賊計無
復之、遂父子相哭而上國矣、當其戰水牛塘時、川兵雖入關、去國尙遠、湖貴兵在關外、絕不相聞、吳廣以
孤軍去國數十里而結營、犯兵法之所忌、而卒以得志、自非其令嚴而戰力當不及此、後雖以講降誤事、
然有激而奮、竟以成功、逆賊父子、盡獲其手、終不失爲全捷、則永合路之功也、南川路最險最遠、去國可
六七百里、賊以爲官軍必不能從此進、當馬孔英之未至也、高折枝以一書生、請自將土漢兵以往、此固
已雄偉不當矣、乃師期一月之前、先擒官壩祭、以塞賊膽、而撤回其龍泉之兵、且以解思石之危、其事甚
奇、其功甚大、比進兵從眞州入、眞人則簞食壺漿以迎、播人則棄甲曳兵而走、居然有三代時風氣象、時
諸將方欲候各路消息方入關、折枝虓然曰、若是則誰爲當先入者、策馬而前、衆隨其後、竟以三月初八
日奪桑木關而據之、臣用是以催各路、倘有以四月入者、以五月入者、令諸將皆折枝、諸路皆南川、滅賊
當更早、抵關而馬孔英至、則文武相得、如樂之和、自是日日約各路攻圍、有應有不應、甚或以相譏詈、而
折枝不顧也、分攻令下、諸將爭走後門、該路獨壁前門、夫後門我易攻、賊亦曰誰爲宜

當賊衝者，蓋亦先入關之意乎。破囤之役，後門以二路更番，前門以一路搏戰，日夜揮戈，人百其勇，坐使賊自盡而逆黨無一逸者，總之倡諸路之先，作三軍之氣，令黔帥不得以賊強我弱借口，而竟以奏功，臣於該路文武，蓋心折焉。則偏裨一路，江外爲四牌，江內爲七牌，皆五司遺種，九殿皇澗色於絲綸，大學士沈一貫，道推先登，功在中興，坐廟廊如周鼎商彝，威望樹八荒之表，紆謀策兼

命臣等將諸臣功次，從公敘錄。臣卽心知非諸文武之功，亦何敢不遵明旨，而量爲品敍，除內閣大學士趙志皐一德調元，純忠許國，計安社稷，鼓鐘怡九廟之靈，亂定西南，夷夏仰千秋之伐，相業光昭於史册，

房謀杜斷，精神折萬里之衝，緬茲淮蔡之勳，允賴幄帷之算，此在寇夷，自有特眷，非臣所敢擅擬，如兵部尚書田樂，蓋世勳名，當朝耆碩，聖庭紫寨，匪裘之棟落幾塞，授策青兗，鎧嶂之妖氛立埽，側勝在廟堂之上，成功於指顧之間，戶部尚書陳蕖等，當日時艱，焦思國計，左徵右發，調度甘腴，後時，酌盈濟虛，指據閫遺餘力，匪藉士飽馬騰之效，曷收執訊獲醜之勳，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等，望登綴階，名高螭陛，鎖垣抗疏，屢憾忠藎，以陳讜議，鐵鑠分籌，迅埽妖氛，而獻捷，職方司郎中張主敬，素握元經，熟嫻黃石，入參兗樞之謀，讚指應和，見智囊，出料壁，陳之機宜，擘畫錙銖，此卽酬功，自有殊恩，臣亦不敢擬議，如巡撫貴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學貫古今，才通文武，決策騶門庭之豹虎，而左提右挈，良工具見其苦心，潛機羅堂奧之犬騰，而陽縱陰操，偉伐尋收於指掌，閫卷且圖尸祝，廟廊共仰羽儀，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艾可大，三湘七澤之區，是十閫五攻之神祕，不以城鎖君父，餘滅楊幺，凡克敵示子孫，仍封楚觀，惟茲戰勝而攻取，允賴度始而厚終，巡撫偏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江鐸，邊才推重，家學繩承，奉詔叱馭，甫來，時雨滂戎轅之提，誓衆揚麾西指，迅震摧賊壘之堅，匪直開府之威名，允稱世承之忠孝，前四川巡按御史趙標，山崎澗涵之度，文經武緯之才，籌兵食之機宜，計周先事，申勸懲之約束，早奏廟功，調發悉精於前敵，將士畢遵其成算，今四川巡按御史崔敬，桑純誠體國直亮匪時，離申令於島蠻，深如曉箱鉦玉斧，明誅賞於龍國，皎馬秋月，淸冰壺，駐淵之節未移，平播之功立奏，貴州巡按御史宋興祖，剸裁立解，覽牌謀略，平倾肝膽，梟巢斗絕，戢孽避威，風之鷇，免窟煙銷，墻迹提神羊之觸，借寇恩戴貴竹，平蠻仁覆，紛檢，湖廣巡按御史王立賢，經濟討謨，淵圖識度，澄淸江漢，聲靈夙鶩於有苗，墻蕩封疆，籌策獨周於邊徼，一路風傳驄馬，三軍氣鼓當蛇，繇各臣與臣，同爲憲臣，亦不敢餒外，其三省在事大小文武官員人等，謹照撫道文册之所品題，參以臣耳目之所覩記，第其功次，酌其陞賞，一一爲皇上陳之，總統大帥，在四川，則原任總兵今充爲事官劉綎，沈雄氣壓萬夫，忠勇身經百戰，臧運脅於虎負，而種種出奇，鼓大衆以驟騰，而多多益善，克國功應居首，平蠻結已無前，鎮守四川總兵今充爲事官吳廣，昂藏七尺，膽略過人，每臨陣，則目光如炬，髯張如戟，所向無前，人稱吳髯，又稱吳大刀，蓋其勇冠三軍，而名震敵膽也，自入川以來，提兵數萬，轉戰千里，出入萬山叢箐之中，如履平地，每遇賊，則短兵相接，手刃數人，以故賊膽落，而我軍氣增，每戰，則身先士卒，而我軍無不奮勇爭先，以故所向克捷，此

一破圍城，一獲賊首，俱立有奇功，相應復其原職，仍與陳璘、李應祥、馬孔英一體重加陞廕者也。監軍司道，在四川則參政謝詔，三仕蜀洞識機宜，裁護軍素饒奇策，當羽書紛糾之際，區畫敏如承蜩，處夷情按譜之秋，操縱皆若觀火。在貴州則按察使楊寅秋，才閎識定，應遠機沈，指揮於兵食之間，紓籌心為最苦。縱橫於戰守之際，決勝略更多奇。參議張存意，志意恢閎，機略駿暢，履危蹈險，躬冒矢石之衝，絕苦分甘，士感續醪之惠。在湖廣則按察使胡桂芳，膺節兵甲，氣壯山河，運籌於幄中，殫威勵勁之力，執鞭弭於閫後，佐成底定之勳。參議魏養蒙，素稱八面才猷，雅抱一腔忠義，裹糧裹甲而親臨將壘，為國忘軀，茂草舍而直適脅巢，渾身是膽，續委監軍四川按察使張梯，警雷呂韜石略，擐甘范曄韓騶，披戎服而鼓八校之威，勁邁輕裘緩帶，臨虎帳而督一戰之捷，功成城堵，穴犁庭，以上諸臣，在謝詔、楊寅秋、張存意、胡桂芳、魏養蒙，則提衡文武，衝冒險艱，月大帥以至卒伍，皆其指揮自出，兵以至滅賊，皆其籌算，在張梯臣因病久不破，續委監軍各路，戎騎入營，敢血晉衆，援桴親鼓，一戰成功，其勞績均為殊異，相應一體超陞厚賚，且諸臣才品表表一時，內多貴望，已崇勳庸，久著者，仍應於邊腹巡撫員缺推用，以竟其施者也。督理兵糧司道，在四川則參政張文熙，筆陣采煥雷霆，劍匣光搖參井，聚米而指畫山川之險，真如熟路輕車，纓冠而力拯水火之危，何論盤根錯節，固使吏莊貴，綜軍興而獨煩心計，料兵食而兼監首功，堪京之稽靡窮，粒皆繇辛苦，水陸之輸咨至，陳陳盡收，經營參議劉一相，樸度直追古人，清貞迥超流俗，開烏道以轉登天之運，心力俱勌，募魚船而餉市地之兵，頭須為白，食事徐仲雒，才調夙擅於廉時，經畫時張於會計，揮毫落天雨之業，無容流馬稱奇，轉餉壯雲屯之客，不道籌沙用譏，在貴州則參政郭廷良，彊直自遂之性，能卓立而弗移，奮發有為之才，每必行而莫撓，列郡之輸將常給，三軍之貲糈宏多，副使洪澄源，忠信可孚豚魚，方略能馴鴻冢，抗旌指授，蹉山澗而采入蜂屯，裹糧躬親，凌風霜而快聞烏幕，副使尤錫如，才思練達，德性溫和，坐鎮平越之危城，克堅墨守，連破黃灘之險寨，更轄良譬，參議梅國楨，志在平夷，謀周籌國，量盈縮之數，而供需接踵於天丁，裁衷益之宜，而部卒經呼於庚癸，在湖廣則參政詹啓東，表裏相符，才誠兩合，飛芻輓粟，皆當目於川陸之間，林馬厲兵，卒收功於儼運之轡，副使王應霖，篤實輝光之器，精明渾厚之才，臨沅水而振紀綱，風清一路，駐偏橋而核功罪，令遵三軍，參議薛士彥，清節自將，經術為理，手揮繁綵，調劑裕軍國之儲，身瘼艱危，冒險破洞蹉之瘼，以上諸臣，或逐戈矛之士，探卵梟巢，或馭負戴之民，轉粟馬道，或往來黃寨，彈壓諸夷，或主下江關，分劑三省，均有勞績，俱應優陞厚賚，及查湖貴二省督兵理餉，每路以二人兼理，又史旌賢本路之外，仍兼四路水運，諸臣勤苦，更為殊常，以故出聲之時，半成白首，仍應合照加陞，以示酬勞者也。先後與事司道，在四川則參政馬朝陽，駁夷方略，素閑，滅賊籌惟更遠，邊防慎固，內地情以無虞，火器分驍，外悔因而克禦，參政王嘉謨，雕龍竹書之業，倚馬草檄之才，諳兵事熟若探囊，撫非石畫，料賊情符如合券，豈是虛誣，副使蔡守愚，端凝面有卓識，沈毅而又盧裏，當徵發之紛紜，事無遺算，處兵食之倥傯，應以從容，副使顧汝學，爽豁胸襟，核張才調，宜旌分隊，丕揚撫庇之威，雲錦成章，舉中驥黃之選，副使傅良謀，器宇真醇，材猷安練，素精吏

治，規畫若往下計謨，夙歷巴澠，疲縻得制夷長策，副使盧洋，威嚴以馭諸夷，仁明以澄庶政，幕中參畫，豈無雀往下計謨，夙歷巴澠，疲縻得制夷長策，副使盧洋，威嚴以馭諸夷，仁明以澄庶政，幕中參畫，豈無蓋雀處堂之謀，塞上勒兵，有虎豹在山之勢，參議施宇奇，行業比圭璋之潤，操持同金石之堅，劉北遠征之軫初施，萬姓春回吹黍，川南董餉之檄初至，三軍惠威投醪，參議康夢相，練達雅尚深沈，亮直不修緣飾，初輔軒之戾止，賊簇方張，奇羽檄之交馳，民安若堵，原任副使來三聘，斷覓輔夔之器，行雲流水之才，營頒洞之秋，最頻酬應值去留之際，尚多綢繆，在貴州則參政王邦俊，心貌俱古，聲實並隆，當屏翰而布藩條，惠周蒂屨，奉節書而司軍餉，計切供需，副使陳與相，作牧西川，夙諗夷方之情偽，提衡貴竹，時稱幕府之模譯，嚴保障而四境若安，調勤儲而三軍無乏，楊履副使路雲龍，器最宏深，理證精遠，心游淡泊，操尚迥出風塵，力任艱危，膺茲大捷，軍國，副使袁應文，方正不阿，綜明有度，萬鎮畢集，戰士勇氣倍增，一鑑高懸，首膀梟酋，悉歸，參議張文奇，功名無福於治郡，獻為益顯於臨戎，破虜山川，殫悍回獷之苦，區戡兵食，常懷夙夜之憂，原任參議梁銓，英英氣榮，矯矯才名，保障興隆，善擒敵情於掌上，邊迎道路，尚留遺愛於師中，在湖廣則參政楊道會，品格孤高，器能經備，蒲風規面標物範，江漢仰其儀刑，振武備而飭軍容，羅施鄉其威烈，副使張喬松，性純行方，識敏才達，廉察有體，民儲望風自安，徵發如期，軍政計日而理，副使韋守誠，丰神俊峙，器抱淵停，振肅紀綱，摘發獨持，體識答兵食，批導成中機宜，原任副使楊現，性直而無流心，才通而有勁節，調施南之兵以助戰，功著斬嗣，轉江陵之粟以廣軍，籌兼裕餉，參議黃齊賢，守正不回，裁決每優於繁劇，在公無撓，措注尤急於供須，期會徵發以如宜，擢陷廓清之允賴，參議韓光曙，機曹展采，智略可使於安危，潛省分猷，饒宜必審乎緩急，羽檄馳而兵糧畢集，士氣振而績用告成，參議張天德，盡府自練孤標，潛垣時流閎識，念軍興而加意於不毛之地，九法維熙，思餉匱而下令於流水之源，萬夫奏數，食事林煩，幹才老練，事體精詳，督兵不脈煩勞，有嚴有翼，論苗能安反側，不震不驚，奠事鴈應京，甫下車而蒐卒乘，振兵威於會城，既本撤而積芻糧，裕軍儲於絕壘，成保大定功之業，徵揆文奇，襄歷文，則通臨敵境，料理武之猷，以上諸臣，在傅良謀、王嘉謨，則親在行間，參贊謀議，在王邦俊、張文奇、襄歷文，則兵糧，在路實龍，陳與相，則始事，餉施南之兵，入關有效，在施宇奇，則續至，督永合之餉，破圍成功，在馬朝陽，廓汝學，蔡守愚，則治器買馬，大裨戎行，在盧洋，康夢相，楊道會，張喬松，韋守誠，楊現，黃齊賢，韓光曙，張天德，鴈應京，則催餉調兵，有裨軍政，在來三聘，雖以播事破論，而候代二月，猶據負戴之民，轉粟馬道，或往來黃寨，彈壓諸夷，或主下江關，分劑三省，均有勞績，俱應優陞厚賚，及查湖貴二省，降級，而保全與陞，功效難泯，俱應分別陞賚，內傅良謀，施宇奇，應陞級，王嘉謨，路實龍，陳與相，林煩章，俱應陞俸，仍應賞銀，其餘應一體賞賚者也。總理兵糧，四川，則布政司左布政使曾省吾，兵事委積，餉萬鑓，而晨炊宿飽，壁壘無譁，征繕遍四封，而近悅遠來，閫閾皆藏，按察司按察使沈季文，揮塵玉屑紛霏，前客澤光，蠟炬得賊情之要領，護內有兵，盡圖盡地利之險夷，目中無房，貴州則布政司左布政使應存卓，數歷晉深，旬宣望重，提衡將吏，店然歸峙川流，綜覈軍儲，炳若燭照數計，按察司按察使易登瀛，熊蔓綱而貞度，吏蠶澄清，明象刑以詰姦，凜夷震韜，制勝紛拏之表，計安震撓之餘，湖廣則布政司左布政使胡心得，惠綏三楚，即賦車結馬，而民不知兵，師長百城，且弊絕風清，面吏皆奉

法。保餘永賚重寧。剋平雅糖良規。右布政使洪有復、才足以道大投艱。志在於謀平斷國謀。西事而紓等策。盡中陰符。操右轄而總賦與。當懸利器。按察司按察使薛三才。鄭印器負國楨。經緯才標王佐。舉六條而調俗。駿異北之典章。宣七德以理戎。節征西之車馬。以上諸臣。雖在會省。然皆擘畫兵食。籌算軍機。自非效鄧侯之守於關中。何以成淮陰之謀於坡下。均應優晉。內沈季文自臣觀事。即悉心圖賊。諸所籌畫。如招降人。證火器。儲糧餉。察地理。以至進兵之路。道。職守之機宜。凡千百其說。皆鑿鑿有用。且曾帶管巡西道一切軍興之需。皆先諮道而辦。蓋臣閱人多矣。憂國奉公。知無不篤。假當以季文爲最。且其資望已隱。潛心義府。重舟師而克嚴紀律。督夷卒而大振威棱。加銜守備陳九經。執符不落風塵。弓治頻操世業。名實已定。所宜亟於邊服。巡撫員缺推用。以竟其才者也。各營領兵。及入關鑒運將官。在四川。則參將管副總兵事周國柱。扛鼎雄風。叱咤千人可敵。落鵰妙手。張弛萬里自開。已樹銘山勒柱之功。堪繼伐虎斬蛟之將。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多智善夷。餉於禮喉。富矢石而嚴門之舉。晚先登。蓋勇具備。橫戈慷慨。克收城穴之功。拔幟飛揚。允稱登壇之選。參將朱鶴齡。雄姿邁衆。斧斤而後國之荊榛大闢。參將吳文傑。警敏兼能任事。闢爽夙號知兵。揖賈餘戰具。而鎧甲一新。裹創遇賊。衝而鋒棱不挫。參將余德榮。才精明而多算。氣軒舉以直前。議移後圍之師。途授元兇之首。參將王夢吉宅心抑長。御卒廉平。鏤水陸之輪輿。而東馳西驀。防猱苗之出沒。而夕惕日乾。參將藍芳威。兼程以赴功堪穴。都司戴守禮。騎射兼長。邊疆久歷。攻剋拔下。每奮勇以前驅。偵探賊中。常額危而後殿。都司莊志傳。間關萬里。矢旗指於天狼。絡繹三師。王旅闕如虓虎。戮視廊廟之烈。丕揚猛悍之威。守備汪如淵。英風超距。猛氣逼人。興隆之堅守無瑕。四牌之戰功足紀。原任守備黃龍志。既不辱勇。尤可取擬。金鉦而直進。百雉無堅。援甲胄以合攻。三狐遂獲。原任守備徐光御。胸富甲兵。腹藏枝略。屢卜師中之吉。一奎閣上之庭。用彰壁垒之威。以上四十六員。俱宜一體陞賚者也。隨營登理監軍及紀功。四川。則馬湖府知府蔡宗堯。握郡符而典兵。有謀慨臨戎之志。蹈士夷而破敵。多敲馘獎率之功。後效已收。前愆可贖。敘州府同知史朝貢。招降勦逆。獲長。講武摛文。推擇士卒。身衝鏑鏑。司紀驗力。揭勇勤。重慶府推官高折枝。盤錯雄才。神明朗識。當機料敵。握勝算。捷於轉丸。伏戰臨戎。殲逆脅易於拉朽。嘉定州同知趙世德。繕器甲。最號精工。簡驍雄。更貴衡鑿。借箸每多籌畫。驅功不脈詳明。貴州。則雲南廣南府知府黃宇衡。良之聲遠播。監紀之任。除長。功過明而部伍歸心。敘散公而士夷飽德。永寧州知州陳聖佐。懼夫意在給軍。轉輸功成敵氣。濟急用而事事俱有調停。紀識功而人人絕無妄冒。思南府推官吳天佑。器宇宏深。風規穎秀。小大之獄必慎。已裕一戰之機。俘獲之功不遺。尤彰摧勝之績。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紀驗每臨京觀。查核能辨真贋。大梢文事武備之避。在湖廣則副總兵陳良弼。分六師以遠雄。武元戎以蠲武。斬關先入。而所懾無前。乘勝北驅。而大勛克集。參將王一梓。落落奇標。縱橫輿略。散財結士。懷殺家紓難之忠。設伏張疑。得先發制人之術。參將王鳴

鶴。業擅戎韜。學綜兵要。帥淮潰之勁卒。飛渡長江。曾楚寨之精騎。首登絕壘。遊擊陳策。屏氣則鬼神無聲。奮呼則山岳搖動。一心報國。踏白刃以如歸。百戰輕身。殷朱輪而躍馬。原任遊擊朱大斌。材官傑出。驍氣絕倫。舉介先節制。提兵轉鬬。積壘著於憧鋒。下令招降。心尤存於止殺。原任遊擊朱大斌。材官傑出。驍氣絕倫。舉介先驅。直抵虎狼之窟。鼓行力戰。佇殲螻蟻之巢。原任都司吳時喬。憤才卓犖。指畫誰沖。屬元甲以即戎。威生草木。推赤心而待士。德比椒蘭。都司于繼勳。疑危相關。舉援是倚。守而能固。軍城和以安恬。出必有功。野戍曾無竊發。守備王之棟。勇可冠軍。持戟抗方張之寇。志期盡殲。飛騎趨左次之營。守備朱桂芳。智逐武陵。潛心義府。重舟師而克嚴紀律。督夷卒而大振威棱。加銜守備陳九經。執符不落風塵。弓冶頻操世業。名實已定。所宜亟於邊服。巡撫員缺推用。以竟其才者也。各營領兵。及入關鑒運將官。在四川。則參將管副總兵事周國柱。扛鼎雄風。叱咤千人可敵。落鵰妙手。張弛萬里自開。已樹銘山勒柱之功。堪繼伐虎斬蛟之將。原任副總兵曹希彬。多智善夷。餉於禮喉。富矢石而嚴門之舉。晚先登。蓋勇具備。橫戈慷慨。克收城穴之功。拔幟飛揚。允稱登壇之選。參將朱鶴齡。雄姿邁衆。斧斤而後國之荊榛大闢。參將吳文傑。警敏兼能任事。闢爽夙號知兵。揖賈餘戰具。而鎧甲一新。裹創遇賊。衝而鋒棱不挫。參將余德榮。才精明而多算。氣軒舉以直前。議移後圍之師。途授元兇之首。參將王夢吉宅心抑長。御卒廉平。鏤水陸之輪輿。而東馳西驀。防猱苗之出沒。而夕惕日乾。參將藍芳威。兼程以赴功堪穴。都司戴守禮。騎射兼長。邊疆久歷。攻剋拔下。每奮勇以前驅。偵探賊中。常額危而後殿。都司莊志傳。間關萬里。矢旗指於天狼。絡繹三師。王旅闕如虓虎。戮視廊廟之烈。丕揚猛悍之威。守備汪如淵。英風超距。猛氣逼人。興隆之堅守無瑕。四牌之戰功足紀。原任守備黃龍志。既不辱勇。尤可取擬。金鉦而直進。百雉無堅。援甲胄以合攻。三狐遂獲。原任守備徐光御。胸富甲兵。腹藏枝略。屢卜師中之吉。一奎閣上之庭。用彰壁垒之威。以上四十六員。俱宜一體陞賚者也。隨營登理監軍及紀功。四川。則馬湖府知府蔡宗堯。握郡符而典兵。有謀慨臨戎之志。蹈士夷而破敵。多敲馘獎率之功。後效已收。前愆可贖。敘州府同知史朝貢。招降勦逆。獲長。講武摛文。推擇士卒。身衝鏑鏑。司紀驗力。揭勇勤。重慶府推官高折枝。盤錯雄才。神明朗識。當機料敵。握勝算。捷於轉丸。伏戰臨戎。殲逆脅易於拉朽。嘉定州同知趙世德。繕器甲。最號精工。簡驍雄。更貴衡鑿。借箸每多籌畫。驅功不脈詳明。貴州。則雲南廣南府知府黃宇衡。良之聲遠播。監紀之任。除長。功過明而部伍歸心。敘散公而士夷飽德。永寧州知州陳聖佐。懼夫意在給軍。轉輸功成敵氣。濟急用而事事俱有調停。紀識功而人人絕無妄冒。思南府推官吳天佑。器宇宏深。風規穎秀。小大之獄必慎。已裕一戰之機。俘獲之功不遺。尤彰摧勝之績。清平縣知縣劉啓周。紀驗每臨京觀。查核能辨真贋。大梢文事武備之避。在湖廣則副總兵陳良弼。分六師以遠雄。武元戎以蠲武。斬關先入。而所懾無前。乘勝北驅。而大勛克集。參將王一梓。落落奇標。縱橫輿略。散財結士。懷殺家紓難之忠。設伏張疑。得先發制人之術。參將王鳴

勞。入漢壁面罐七兵。能奏折衝之績。雙流縣知縣鄧宏烈。才識敏悟。志在策勳。重施南之兵。身先士卒。被板角之勝。膽落夷酋。何同縣知縣陳原道。器識高明。言行修潔。雅習吏事。令攀既著於鴈翠。兼暢我機。茂績益彰於戚繼。沅州儒學學正袁惟慶。竹歷亭湍。素懷利器。建議接運之法。足食固以足兵。弭馳戎馬之場。勞心抑且勞力。綏州府儒學教授謝師啓。業擅麟經。機諳豹略。贊畫多文人之致。核功得壯士之心。以上十三員。隨營紀錄。各有勞績。內察宗憲。史朝貞。高折枝。趙世德。各專一路。協贊總兵行事。綠川兵分四路。相去頗遠。而一監軍又不能監押二路。故四臣者。名爲贊理。實分監軍之任。如馬孔英未至。則高折枝領兵破關。吳廣誤事。則察宗憲與之同罪。委任責成。原自隆重。不止一辦驗首級而已。且川兵皆以三月終入關。諸臣監押兵將。日日與城對壘。值雪陶破。勦苦爲甚。自應特酬。查察宗憲。先被參降俸。至頗有煩言。但功過相準。仍應復俸。高折枝始終播事。大有軍功。且五年推官。隻經首薦。應卽以請要京職推用。史朝貞、資俸已久。才品不凡。趙世德、雖係州同。原以郎署左遷。二臣者。應於部屬員缺推用。鄧宏烈、以川官親調楚兵。同守黔地。間關數千里。跋涉五六月。其爲危苦。不可勝言。板角之戰。實爲奇捷。應加同知銜。仍管縣事。黃宇、王應宜、以紀功兼督兵餉。勞亦倍常。陳聖佐、吳天佑、劉啓周、陳源道、袁惟靜俱勤勞日久。應紀錄優撰。謝師啓近轉王官。應查照軍功非例、另行議處。其以上各官、仍通應原資者也。總理糧餉及隨營收支。在四川、則重慶府知府傅光宅。以元龍湖海之品。膺棄公鎖鑰之司。綜理不遑。米鹽務革劒刀之俗。運用至當。履艱實增草木之兵。順慶府同知馬性和。倜儻異才。精明淵識。水運陸運。主辦而路積如山。本支折支。鉤稽面弊。端若洗。敘州府同知李廷謨。管台江一路之餉。餽收支不爽錙銖。查運夫四萬之佳來。跋涉殊爲煩苦。民勞無怨。兵食常充。重慶府同知徐庭綬。思南府同知王陞。政才爽豁。心計精明。使民樂趨。政無册於東漢。致士宿飽。思何窺於脫巾。重慶府同知梅夔。明識洞如懸鑑。長才提若轉圜。談戎機川河實流。理餉務如指掌。行旅宿飡。庚癸之呼徹耳。而水糗陸供。定番州知州王應昌。精察密而民財不匱於漏卮。轉輸時而軍食無宜於梱誤。妹多勞悴。掉有治才。湖廣川辰州府通判黃隆高。聆時儲器。適務宏才。川民之力而得其心。足兵之食而作其氣。荊州府通判楊兆仁。爽豁胸襟。慷慨張主調。查理船戶。不辭櫛沐之勞。催督糧。克效轉輸之績。辰溪縣知縣張守緒。才能周務。政必宜民。當孔道而調停有方。往來無擾。承劇委而處勞不避。饋運爭先。以上二十四員。在傅光宅、當臣建牙之地。又值軍興百務煩冗。倍於曾城。本官從容酬應。綽有餘裕。支放本折。以百萬計。略無潛滯。時參畫謀議。匪濟實多。且其貴望雲深。士林推重。應卽陞俸級。並加賞賚。著也。在外料理軍需。及督運官。在四川、則成都府知府周懋卿。敍州府知府劉三樂。夔州府知府李時春。管紮江縣事。同知周作樂。成都府通判張堯臣。重慶府通判雷時鳴。台州知州段文郁。當巴縣事。知州葉騏芳。忠州知州倪伯麒。達州知州蔣盛仁。涪州知州陳極衷。調到湖廣歸州知州孫鶴年。銅梁縣知縣陽思誼。江津縣知縣陳大經。永川縣知縣吳位璧。山縣知縣陳應麟。大甯縣知縣何躍龍。咸陽縣知縣袁煥。大足縣知縣黃日升。酆都縣知縣葛宗禹。安居縣知縣周朝聘。定遠縣知縣楊瑞麒。南川縣知縣湯自強。墊江縣署印知縣郭漢。武隆縣知縣陳壬道。黔江縣知縣潘應相。梁山縣知縣汪廷玉。萬縣知縣趙應虞。東鄉縣知縣朱之杜。當順縣知縣柯文納。綿縣知縣王希程。合江縣知縣王墅。陸昌縣知縣劉昇。江安縣知縣朱宗盛。長甯縣知縣雷志舉。屏山縣知縣曾朝符。筠連縣知縣朱萬元。珙縣知縣顏燦。高縣知縣王漢。慶符縣知縣張明卿。興文縣知縣曾守庶。達州同知李潤。涪州判官馮遠泰。宜賓縣署印縣丞曹一科。署新寧縣印東鄉縣儒學訓導馬瑞羲。在貴州、則鎮遠府知府張叔鼇。思南府知府陰鎔。石阡府知府江至道。都勻府知府鮑獻祥。貴陽府同知徐庭綬。思南府同知張羽鴻。貴陽府通判劉鳳儀。思南府推官揚應第。普安州知州龍時躍。施秉縣知縣袁尚紀。銅仁縣知縣陳廷策。印江縣知縣張鎔。鎮遠縣知縣文加兆。婺川縣知縣葛堯元。新貴縣知縣鄭一麐。在湖廣、則武昌府知府徐應賢。荊州府知府沈子來。衡州府知府何懋官。常德府知府馬水亭。辰州府知府原本峻。長沙府通判陳廣西。上思州知州議宦催餉彭世增。德安府通判蔡思順。常德府通判陳桂芳。靖州知州殷和中。夷陵州知州陸枝。澧州知州沈育大。河陽州知州吳洪緒。沅江縣知縣潘思譜。辰補縣知縣梅友竹。沅陵縣知縣喻纏祖。武陵縣知縣朱瑩。龍陽縣知縣喻政。原任長沙縣知縣康卓。攸縣知縣胡汝政。湘陰縣知縣楊思程。江陵縣知縣靜國用。枝江縣知縣周仲士。巴陵縣知縣余自強。天柱縣知縣朱梓。以上八十五員。綽餘治賦之才。均篤急公之義。辦軍需則晨昏措據。廿卅手版足以若飴。督運夫則暑雨馳驅。使殺聲一縣之人。萬餘皆往運例。遂以一運而給一月之需。尤徵卓異術良之政。應候行取優處。袁煥近轡王官。仍應加銜致仕。以酬其勞。若也。親履行陣。衝矢石。督糧儲頻而能整。任事誠心不貳。當機朗識無偷。貴州、則貴陽府推官張應選。軒爽雄才。英明卓識。催餉不辭越俎。快掌爲勞。均輸早得馳擔。焦心爲最。鎮雷州知州李珏。雅有道氣。更饒吏能。赤白之囊盈前。而百隸永平衙功陞副千戶王九思。掌號南京濟川衞千戶陳鑒。掌旗鼓官直隸前屯百戶陳簠。四川建昌

所功陞千戶王珠、四川富川衛副千戶王臣、江西南昌衛功授副千戶吳英、湖廣靖州衛功授副千戶易朝臣、江西南昌衛功授鎮撫游汝璧、直隸吳淞所功授百戶王文忠、四川敍南衛功授百戶曹柏、貴州都勻衛功授百戶莫如御、江西南昌衛功授百戶劉招孫、江西南昌衛功授百戶劉一清、揚州衛百戶方元壯、征倭劉授指揮僉事、陳九德、金華所指揮應龍、吳嘉隆、李元敬、戴宗茂、周思灼、丁慶、李君寶、曹仁佐、臣標下總管八路督陣官、基江路鹽國寶、左仲威、故廷貴、白世英、南川路高貴、韓均美、李希陽、安世倉、合江路都總安鎮國文運開、王可興、永寧路許連、李棟、賈仕芳、韓嘉會、烏江路何天慶、胡邦奇、楊敖、姚可興、沙溪路郭承勳、王三錫、呂大業、雷志德、平越路楊守乾、高連、李機、晁、鴉伏、偏橋路嚴臣、王倫、鄭其史、會以上二百八十一員、長技官敵萬人之英流、雄風號令四方之猛士、居當面鳴劍抵掌、誓投湯蹈火以死酬、當敵則驍將、當陣則健兵、當事則謀臣、當難則義士、夾江縣主簿周有德、彭山縣主簿吳國藩、岳池縣主簿朱朝輔、漢州吏目左鉅梓潼縣典吏李楚、營山縣典史喻廷龍、梁山縣典史劉國文、犍為縣典史張時逢、定遠縣典史梁以仁、浦江縣典史施雲鳳、內江縣典史喻文學、資陽縣官劉孟銑、黃陂縣丞官王安民、王真、思石稍領兵中軍鎮撫葉定遠、興隆衛指揮胡效忠、千戶王嘉言、試百戶越其進、薛瑞、把總李君寶、黃明儘、千總周世祿、任湖廣偏橋路中軍湖廣辰州衛指揮馬一龍、常德衛指揮徐時達、施州衛指揮唐一麒、偏橋衛指揮蔣崇賢、襄陽衛百戶張徽、都勻衛冠帶小旗鍾伏武、辰州衛指揮劉自西、常德衛千戶張夢麒、四川黔江所千戶孫應期、百色把總南昌衛百戶劉一清、揚州衛百戶方元壯、征倭劉授指揮僉事、陳九德、金華所指揮應龍、吳嘉隆、李元敬、戴宗茂、周思灼、丁慶、李君寶、曹仁佐、臣標下總管八路督陣官、基江路鹽國寶、左仲威、故廷貴、白世英、南川路高貴、韓均美、李希陽、安世倉、合江路都總安鎮國文運開、王可興、永寧路許連、李棟、賈仕芳、韓嘉會、烏江路何天慶、胡邦奇、楊敖、姚可興、沙溪路郭承勳、王三錫、呂大業、雷志德、平越路楊守乾、高連、李機、晁、鴉伏、偏橋路嚴臣、王倫、鄭其史、會以上二百八十一員、長技官敵萬人之英流、雄風號令四方之猛士、居當面鳴劍抵掌、誓投湯蹈火以死酬、當敵則驍將、當陣則健兵、當事則謀臣、當難則義士、夾江縣主簿周有德、彭山縣主簿吳國藩、岳池縣主簿朱朝輔、漢州吏目左鉅梓潼縣典吏李楚、營山縣典史喻廷龍、梁山縣典史劉國文、犍為縣典史張時逢、定遠縣典史梁以仁、浦江縣典史施雲鳳、內江縣典史喻文學、資陽縣官劉孟銑、黃陂縣丞官王安民、王真、思石稍領兵中軍鎮撫葉定遠、興隆衛指揮

縣典史張希伯、西充縣典史林元晃、德陽縣典史黃廷文、彭山縣典史繆富昌、金堂縣典史劉承恩、富順縣典史朱道柱、汶川縣典史蔣一浙、雲陽縣典史徐嘉慶、書神縣典史李希賢、興文縣典史吳成人、平亮驛丞黃鉞、沼澤驛驛丞朱化龍、松坎驛驛丞張二南、播州長官司吏目徐黑、貴州都指揮僉事楊師夔、李棟材、夏應龍、陳尚策、白璋、李國忠、蘇通、許維垣、朱承勳、許應泰、劉化龍、吳東俊、薛紹宜、金汝陵、張維、奚國柱、趙清、陳堯年、婁聯璧、高位、郭維藩、林起鳳、蕭清國、千戶楊希堯、劉子尊、鎮撫張國壯、陳三德、百戶魏國忠、龍思孔、沈應麟、煙夢堯、王國葵、冷璧、趙之奇、把總李國俊、湖廣都司經歷錢雲奎、鎮遠衛經歷陳九齡、辰州衛經歷錢夢龍、常德衛經歷李一俊、永順司經歷唐元、常德府知事陸之後、思南府照磨周伯湖、沅陵縣丞黃正衡、澈浦縣縣丞謝旺、石阡司吏目林中式、隆里所吏目丁一浩、銅鼓所吏目金豪、都坪司吏目舟文光、永定倉大使顧有成、晃州巡檢澈沅州衛指揮林奇材、偏橋衛指揮許繼祖、以上八十六員、歸宿風餐、直犯嵐煙之瘴毒、泥途雨霰、寧辭潦暑之炎蒸、芒鞋類苦、奔馳、草野即餐、茨舍、千里之間關最險、半年之顛頓堪憐、亦應敍贊者也、三省都司、四川等處都司千廷光、陞任僉書溪章、貴州等處都司僉書楊宏書、以上五員、略壯籍鈐、才優保障、慮大羊之橫發、而隄備固若金湯、當熊虎之遠征、而器械精於簡練、凡盔甲道路輜輦之氣、實緣將卒羅參井之端、俱應賞贊、內淡章署印、練鎮遠之兵、楊宏吉赴調、監參參之旅、俱於播事有勞、並應賞贊、各處城守將官、四川、防守南川參將金秉鉞、防守綦江參將龐鎮、防守鎮城參將關盛原任都司李宗望、防守江口原任都司婁當春、防守江津守備張本、防守大灣原任守備陳嗣昌、貴州、防守省城守備杜鳴鴞、以上九員、振威武以聯渙散之心、因根本以布堰援之勢、凡大兵有戰必勝、賴諸將以守禦攻、俱應賞贊、內麻鎮先有誤運之失、後有守城之勞、仍應並賞、湖廣偏沅副總兵李湧文、廣東惠州參將鄧鈿、以上二員、不遠千里而來、雅見勦王之誼、偶缺五旬之舉、藥觀飲至之期、亦應量賞者也、臣標下中軍副總兵楊登山、驍雄夙擅雲中、驍譽遙傳海外、千里儲糧、奉生萬竈、五申戒衆、功就十圍、練兵遊蠻江萬仞、魁梧有貌、儀儘不羣、束義旅以防江、十萬戶之安全有賴、走奇兵而破圍、五百人之擊刺無前、偏沅撫臣標下中軍遊擊沈宏猷、家承茂勳、胸懷壯略、蹈金戈而功收破虜、趙玉帳而績奏平戎、貴州撫臣標下中軍指揮劉旌、素練戎機、常懷壯志、諮議多參幄算、攻圍遂折夷衝、湖廣撫臣標下中軍把總李正富、偉貌不羣、壯心自許、力破繁弱、桓桓神闌外之雄、術曉陰符、數數籌幕中之畫、以上五員、俱應敍賞、內楊登山、江萬仞、皆北邊驍將、向以勦播入川、今播事已平、仍應於北方沖邊陞用、臣標下旗鼓官指揮孫光啓、千總官朱繖、姜寬、張廷相、執機令官、趙科、岳鳳鳴、張繼忠、把定國、余新、楊芬、杜陰商、劉璉、朱啓、江應兆、李廷相、徐希堯、高灼、傳報官、楊茂、潘之玉、嚴聚德、朱自強、提塘官、張應斗、在京傳報、武堦官胡維城、吏阮以敬、晉賞官鄒學孔、王之藩、李夢麒、張夢明、貴州撫臣標下旗牌官、商時芳、朱萬春、印鎮國、白其心、贊畫官、王之衆、斬馘而獻者近千、自將屯二鄉之營、壘釜而炊者半歲、冉御龍、馬千乘、遠戍久屯、已效盡守之力、輸輸奪棄、尤多血戰之功、且千乘之裘、秦氏、另自領兵報效、其不愧其丈夫、安隱臣隨澄、大水田之鏖戰、潛石安邦、李逢元、劉汝補、翁歐忠、林監精、蔣文豪、湖廣撫臣標下督盡、盟塘衙鎮石安邦、李逢元、劉汝補、翁歐忠、林監精、蔣文豪、湖廣撫臣標下督盡、盟塘衙

鎮撫文應龍、貴書武舉陳國鈇、偵探把總常俊、領兵把總丁勝、千總韋國敬、武舉劉憲東、丁世美、武生丁當世、義編周應捷、韋紹侯、偏沅撫臣標下統領家丁原任潁州守備劉光廉、旗鼓官候缺守備張懋傑、湖中軍帶德衛指揮陳應甲、統領忠順營兵馬百戶盧希孔、督盡靖州衛千戶翟豹、生員劉可大、領兵九錯衛指揮陳一豸、五開衛平茶所千戶倪宏化、鹽城所鎮撫魏一舉、九錯衛百戶滕國梁、名色把總陳滔、謝純、劉國禎、何奇德、沈徽猷、陳邦授、提塘傳報舍人蘇苞、李夢麒、武生林惟賢、以上九十八員名、才能任事、勇可即戎、或傳令不差、慶軍動旌旗之色、成料敵必審、借箸貲帷幄之謀、凡成功於七縱七擒、總多功於摹力摹策、通應一體賞贊、內胡維城、當逆酋破蔡江時、聲言援重慶、取成都、沿江士民、紛紛逃竄、鎮城差人出門、未敢舍即不敢前、繼城被差重慶傳報、獨忽孤舟、入合江抵江津、宣威令、固人心、勉之死守、比至重慶、偵探夷情、指畫方略、於鎮道多所匡贊、繼委入京傳報、時方禁傳抄播事、本官縝密詳慎、不疏不洩、大裨軍機、於播事實有勞績、應加鎮撫職銜、以寄別用者也、應議貼復官貴州都司僉書張秉忠、雲南中軍官令陞遊擊張尚厚、原任守備陞都司僉書今立功宣伍萬鍾、貴州宣慰使安疆臣、各以東隅之失、俱蒙左次之辜、新授新綸旋開、挫厥銜愆可蓋、在張秉忠、張尚以河渡之失被參、伍萬鍾以偏橋之失立功、相應誠願行賞、內張秉忠功浮於過、相應原官、伍萬鍾、蔡兆吉、應俱准復職者也、原任湖浪參將劉效節、先據湖廣鎮道皇、稱其臨敵退怯、臣已行令革職、聽參、後准貴州撫臣咨、稱其防守有勞、臣復行令戴罪倘可少贖逗遛之罪、應令復職、姑免參究、原任守備今革任史良將、一年出守無逃、諸苗敛跡、惟謹、亦應議賞者也、各省士官、四川永寧宣撫司女土官奢世續、目把張當、劉國用周愛、傅廷鑾、長官袁初、酉陽宣撫司宣撫冉御龍、目把冉大周、石砫宣撫司宣撫馬千乘、目把秦邦屏、平茶司長官楊光祖、邑梅司領兵目把劉世懋、真州長官司應婁鄭葵、駱麟、馬湖府土官悅天恩、夏德懋、鎮溪所土指揮張大忠、田萬年、貴州宣慰司宣慰安疆臣、土舍陳澄、目把陳恩、柯阿適、土官溫希舜、宋顯印、婁南武定府土舍李保、泗城州土舍岑紹勳、龍英州官男趙政立、獨山州土同知蒙詔、播州宣慰司土舍羅龍、平州司土官楊治安、南丹司土舍莫勞、鎮溪所土官張元虎、雍水司土舍猶鶴、鎮遠府土同知何守德、土舍莫勞、鎮溪所土官張元虎、雍水司土舍猶鶴、鎮遠府土同知何守德、土舍丞常國柔、湖廣永順宣慰司宣慰彭元錦、保靖宣慰司宣慰彭象崑、施南宣撫司宣撫覃宣、散毛司宣撫覃玉鑑、忠建司宣撫田天爵、忠峒司宣撫田大豐、高羅司安撫田阜、大旺司安撫田發民、蠟壁司長官田洪、東流司長官田盡忠、酉陽司安撫覃朝宗、容美宣撫司土舍田宗武、桑植安撫司土舍向承周、鎮溪所土指揮向日明、土千戶張銘、張金、土千總張廷昆、實授百戶張文倚、鎮溪縣峒官向日葵、茅岡隘土指揮僉事宗伊、播州白泥司土官楊鯨、餘慶司土官毛守將、以上六十一員、共圖報效、各晉賞官鄒學孔、王之藩、李夢麒、張夢明、貴州撫臣標下旗牌官、商時芳、朱萬春、印鎮國、白其心、贊畫官、王之衆、斬馘而獻者近千、自將屯二鄉之營、壘釜而炊者半歲、冉御龍、馬千乘、遠戍久屯、已效盡守之力、輸輸奪棄、尤多血戰之功、且千乘之裘、秦氏、另自領兵報效、其不愧其丈夫、安隱臣隨澄、大水田之鏖戰、潛石安邦、李逢元、劉汝補、翁歐忠、林監精、蔣文豪、湖廣撫臣標下督盡、盟塘衙

賊服心。桃溪衛之焚燒亂酋手足。且二子之母與氏、私發軍餉千石。大有稗於黔省。俱應破格重賞。加給服色、以示優寵。內馬千乘。係應奏土舍。仍應查照事例。免其赴京。禮令承襲者也。有罪應議。官原任遊擊充爲事官。今提問楊惟中。介胄才庸。斗筲器小。龍泉失守。已干閫教之條。長欵殺降。益重不辭之譴。相應行法、以正其辜。原任遊擊令綠事王之翰。親陣害面觀魄。甘爲狼奔鼠竄之流。間抱戢而拋戈。妄見虎鬪之時、死於何所。應得卹典。亦應倣查明。並給者也。供事吏役。除湖貴二省。聽各該撫臣徑被外。臣衙門。京擬奢吏方一昇布政司。遼到寫本吏。應給元。曾延春。各經管兵糧章。姿效勞日久。合照東西二征事例。方一昇係三考。俟役滿赴部之日。准免考試。應給元。曾延春。係見參。俟外縣滿日。准免南京一考。俱徑咨吏部。照依本等資格陞選。以酬其勞。其餘在事官役。不能盡錄。臣酌其徑行奬賞外。伏乞敕下該部。查府衛項應陞、應錄、應賞、應准贖、應提問、應免考。各員役。通行巡按御史查勘明實。徑自具奉施行。應賞罰明而人心允服。恩威著而地方有賴矣。再照連年東西川兵餉錄之數。以今比之。不無少溢。緣今日之事。原求捷速。勢須用衆。若事定而概削不錄。恐人多缺望。後難再使。又三省相去寫遠。不便往來咨議。故止照册餉之。然議陞亦自不多。餘不過紀錄賞賚。不爲不儉矣。其湖廣一省。偏沅撫臣已離沅州。而東。相去更遠。葉尚未至。臣以平播已經半載。難以更遷。因照該省撫臣與監軍道所報文册。查其所稱。應餉者餉之。大都有事於閫下者。臣知其各在該省供事。應官勞逸勤惰。未能盡知。或偏沅撫臣疏內。間有增減參差。仍應以其所餉爲據。緣該省方在用兵。賞小爲明。人始知勸。亦鼓舞之一端也。至如臣者。身膺疾病。家遭閔凶。偶以讀才。屑茲百任。無能伐謀於先事。卒至勳衆而勞民。焦焰爛額。何功可稱。老師費財。卽得奚補。且播州之役。原以皇上明斷。雅意中興。故內而閣部科臣。協衷以運籌。外而撫鎮吏卒。感激而用命。臣不過一移檄一申令之力耳。遂足功乎。若既因人而成事。復貪天以自功。卽死有餘愧矣。伏乞敕下該部。免敍。應臣分不踰。臣心可安。臣不勝大願。緣係天威遠震。逆寇潛平。謹旨核敍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舍人王國楨。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該。

兵部勘覆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八日奉聖諭。傅輿內閣。說平播功大。乃是平定一國。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如何輕敍。陞賞。內無一當。對侯伯世爵。使朝廷威鎮華夷。激勸大典。不盡宣揚。何以勵忠勞之臣。血戰之將。傳行天下後世。彼時欲卽出。恐奸佞之名。借言鼓鑄之罪。諱匿良善。故以遲緩耳。先生每可體候意。詳擬收衆來看。欽此。隨該內閣揭。奉本年十月初七日奉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允宜敍賞。季化龍陞兵部尚書。加少保。給與應得誥命。應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給與應得誥命。應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三表裏。支可大准復原官。還職。照舊巡撫。給與應得誥命。應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祖景榮。來興祖。故。溯廣布政司照磨。張居仁。調至標下。聽用。病故。貴州指揮徐登階。錢英。廣西總兵坐營官。陳輿。基前把總。張應元。俱在營病故。茂州衛指揮田賦。出營回途病故。以上七員。勤事忠肝可羨。旅魂豪骨堪憐。相應從厚追卹。內張臯、先管合江路糧運。河道初通。中多灘險。本官親自臯涉泥塗。督夫催運。得以不誤。比事

平。臣以其任勞任怨。特令經理播州。時已積勞成病。遂入播而洗。出播而死。臣憫之。如悲親戚。閔宗聖、以押夫入山。染瘴而出。抵縣而死。臣過綦。昌。通縣之人。泣請祀於名宦。此非獨勞臣、亦循吏也。張居仁、素有才名。臣調之標下。貲其謀議。時與談論。頗悉機宜。乃以風土不習。久之病死。家在趙。婁。孥在楚。身死於獨。亦足悲矣。三臣者、勞俱可錄。死俱可憫。卽不敢望監軍特典。亦應賜以京職。以勸死事。其楊大烈在事幾時、死於何所。應得卹典。亦應倣查明。並給者也。供事吏役。除湖貴二省。聽各該撫臣徑被外。臣衙門。京擬奢吏方一昇布政司。遼到寫本吏。應給元。曾延春。各經管兵糧章。姿效勞日久。合照東西二征事例。方一昇係三考。俟役滿赴部之日。准免考試。應給元。曾延春。係見參。俟外縣滿日。准免南京一考。俱徑咨吏部。照依本等資格陞選。以酬其勞。其餘在事官役。不能盡錄。臣酌其徑行奬賞外。伏乞敕下該部。查府衛項應陞、應錄、應賞、應准贖、應提問、應免考。各員役。通行巡按御史查勘明實。徑自具奉施行。應賞罰明而人心允服。恩威著而地方有賴矣。再照連年東西川兵餉錄之數。以今比之。不無少溢。緣今日之事。原求捷速。勢須用衆。若事定而概削不錄。恐人多缺望。後難再使。又三省相去寫遠。不便往來咨議。故止照册餉之。然議陞亦自不多。餘不過紀錄賞賚。不爲不儉矣。其湖廣一省。偏沅撫臣已離沅州。而東。相去更遠。葉尚未至。臣以平播已經半載。難以更遷。因照該省撫臣與監軍道所報文册。查其所稱。應餉者餉之。大都有事於閫下者。臣知其各在該省供事。應官勞逸勤惰。未能盡知。或偏沅撫臣疏內。間有增減參差。仍應以其所餉爲據。緣該省方在用兵。賞小爲明。人始知勸。亦鼓舞之一端也。至如臣者。身膺疾病。家遭閔凶。偶以讀才。屑茲百任。無能伐謀於先事。卒至勳衆而勞民。焦焰爛額。何功可稱。老師費財。卽得奚補。且播州之役。原以皇上明斷。雅意中興。故內而閣部科臣。協衷以運籌。外而撫鎮吏卒。感激而用命。臣不過一移檄一申令之力耳。遂足功乎。若既因人而成事。復貪天以自功。卽死有餘愧矣。伏乞敕下該部。免敍。應臣分不踰。臣心可安。臣不勝大願。緣係天威遠震。逆寇潛平。謹旨核敍八路從征文武官員功罪。以明賞罰。以資安攘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舍人王國楨。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該。

兵部勘覆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八日奉聖諭。傅輿內閣。說平播功大。乃是平定一國。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如何輕敍。陞賞。內無一當。對侯伯世爵。使朝廷威鎮華夷。激勸大典。不盡宣揚。何以勵忠勞之臣。血戰之將。傳行天下後世。彼時欲卽出。恐奸佞之名。借言鼓鑄之罪。諱匿良善。故以遲緩耳。先生每可體候意。詳擬收衆來看。欽此。隨該內閣揭。奉本年十月初七日奉聖旨。朕賴將士之力。討平播逆。以申靈誅。開疆展土。奇勳。懋績。允宜敍賞。季化龍陞兵部尚書。加少保。給與應得誥命。應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一百兩。大紅蟒衣一襲。郭子章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給與應得誥命。應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祖景榮。來興祖。故。溯廣布政司照磨。張居仁。調至標下。聽用。病故。貴州指揮徐登階。錢英。廣西總兵坐營官。陳輿。基前把總。張應元。俱在營病故。茂州衛指揮田賦。出營回途病故。以上七員。勤事忠肝可羨。旅魂豪骨堪憐。相應從厚追卹。內張臯、先管合江路糧運。河道初通。中多灘險。本官親自臯涉泥塗。督夫催運。得以不誤。比事

陞實授都督同知加陞實職二級世襲仍與劉綎遇缺推用吳廣李應祥伊坦俱准世襲本衛正千戶李應祥仍照左都督張棟楊貢秋各贈太僕寺卿蔭一子入監讀書謝詔等四員各陞二級仍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仍與洗季文易登瀛各候巡撫員缺推用張悌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候開視并敍張文耀等十三員各賞銀二十兩馬朝陽等二十四員徐成等四十二員各賞銀十五兩蔡宗虛等四員高宇等十一員王應宣等五員各賞銀十二兩傅光宅等十五員周懋卿等三十九員張叔雍等十員徐堯華等四十二員各賞銀十兩內張文耀等四員與傅良謨各陞一級王嘉謨與李廷誼等十員各陞俸一級史旌賢劉一相郭廷良楊國樸陳與相張文奇等六員與蔡宗虛史朝貞馬性和各遇缺推用高折枝趙世德鄧陞部屬用自杜熊兆以下其七百十二員各賞銀八兩陳良弼等張秉忠等各賞銀六兩安龍臣龍澄伊坦風氏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風氏仍加賞銀十兩彭元錫等五員各賞銀十五兩吳一極等岑紹勳等張嵩等張世臣等各賞銀八兩彭養正等覃宗伊等各賞銀五兩安龍臣龍澄仍候地界勘定另加優異內紀錄陞級陞俸及襲陞酌處起用優恤候賞開伍復職等項俱依擬此功固成於將士實賴在廷先今謀謨協忠翊誠處置中款其舉長策遠計敍賞尤宜首及田樂擔當力任膽心弗固善後之策安可不亟爲之講乎先是臣於平播之初即照便宜行事委重慶府推官高折枝監兵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候旨召用陳策趙世卿堆餉有方各賞銀四十兩大紅紵絲三表裏張養蒙協理陞解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王象乾綏輯新土賞銀五十兩大紅飛魚服一襲著上緊勦完地界回部管事遇大享擺樁久效改兵部尚書准復原蔭仍加一級世襲賞銀八十兩大紅蟒衣一襲其先今前任司官及勦功御史各賞銀十五兩張主敬等開寫職名來看該司官申用懋回寺供職遇巡撫員缺推用賞銀十五兩餘各十兩欽此

平播全書卷六

奏議

播州善後事宜疏

題爲播地湯平經制宜定敬陳善後切要事宜伏乞聖明採擇以永奠遐方事臣祇奉皇上誠遠播事戎馬之役倘爾告竣一切奏凱獻俘及議敍文武效勞人員俱已次第具題應酒天戀矣顧播夷地也其人夷人也身椎跣而手刀劒蓋已八百餘年於茲矣皇上既拓疆土而混一之則必取鱗介而冠裳之辮人民土地而版圖之然而綜理弗周則制度缺官屬不備則任使難法令弛則覺侮易萌恩澤壅則人心弗固善後之策安可不亟爲之講乎先是臣於平播之初即照便宜行事委重慶府推官高折枝監兵備道事委保寧府同知張鑑攝知府事各入播經理去後隨准兵部咨爲欽奉聖諭事該本部題條爲十事內開一計善後謂宜亟行督撫衙門備查播州一地某處與某處連區某地與某地接畛作何分隸某處應設某府某州縣作何安置某地應設何將作何統轄及一切善後合行事宜悉心計處所有千遠作何安插空閑處所作何招徠務令獷悍不毛之地盡入範圍撫馭之中被我衣冠服我聲教奠安絕徼以舒西顧等因題奉聖旨元兇既殲凡脇從率衆的都免誅治流移的招他復業卅許憂強乘機兼併還典優加賑恤以安新定地方兵馬久戍勞苦酌量應撤的次第撤還永靖諸苗橫恣逋誅就著撤回兵馬勦

處、不必待奏可即便宜行事軍中一應有功人員、俱從公敍來。其餘皆依擬。該督撫悉心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該臣備行三省撫鎮司道會議去後。各據回覆到臣。大段主於改土設流。而就中經制委曲。亦有不可盡一者。於時臣已稍憂抱病。不能畢劃。但聽各委官以便宜處置。聽候新督臣到日。裁處題請而已。乃今沒蒇緜延。倏逾數月。新督臣杳無視事之期。而各官之奉委者。未經銓莊。終不專一。乃同知張鑾白田壩與府同城。指揮使一員。同知二員。僉事二員。鎮撫一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所屬前後中左右五所。每所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百戶四員。所軍各一千。共五千。衛所官於從征有功者。酌量陞授。不足者於鄰近願入者。調取移實之。其邊隅逼鄰土司地方。各設屯田。每軍照頑制二十四畝。再加六畝。爲多衣布花之費。共三十畝。即自種自食。不必納糧於官。又復領出紛紛。滋弊。各開屯處。除養屯兵之外。餘田仍照民地起科。上納本折於各州縣。爲衛官俸廩。及不時軍興之用。每年冬十月、十一月、春正二月。農隙各屯官時加操練。又以十月十五日、二月十五日。齊赴兵備道大操三日。驗其武藝較其強弱。而明賞罰焉。此爲老弱者汰之。一屯老弱多者、並革其官。軍人之田、即另募壯丁補伍。照軍得實用。異時即募兵散盡。此五千軍、與主兵三千、自有八千可用之兵矣。該衛名伏乞欽定。其衛印與經歷司印、亦乞先行頒降行使。各所五印。俟官軍定日、另行題請。至於貴州衛所已多。且黃平原有一所。不必增設。以滋冗濫。伏候聖裁。

一設兵備。播地三面環夷。干戈甫戢。當此經綸草昧之始。設立有司。可以招撫流亡。或未能長駕遠馭。而蠲久安。布置將領。可以備禦倉卒。或易於生事徼功。而開邊釁。欲以內修戎備。外懾夷心。整肅軍政。監兵備官一員。註衛四川按察司。請給敕書。兼志爲地方長久之計。則兵道不可不設矣。合無添設分巡兼兵備關防。於播州白田壩新建府城駐劄。專一整飭新復鄰縣、并重慶衛忠路二所、永寧酉陽石硅平邑等土司、兵務。兼理有司錢糧獄訟。其重慶府巴縣、綦江、南川、涪州、武隆、彭水、切鄰地方。悉聽管轄。以便行事。黃平新設一府四縣。雖劃屬貴州。但人心初附。田土毗連。與貴州水西宣慰司、並聽節制。至於該道俸薪等項。查照敍馬遵兵備道事規。暫於重慶府屬州縣編派。俟播地田賦定後。改編於新設州縣。凡該地方切紹集兵民、修築城堡、布置邊防、儲積糧餉、疏通驛遞、禁伏豪強、諸事。聽其隨時督理。俟二三年間田均食足。兵治民安。政教修舉。遠近懷柔。即破格大用。以酬其勞。庶重地無慮。安插有賴。伏候聖裁。

一設將領。照得播酋於夷閒八百餘年。風俗獷悍。法令扞格。所從來矣。今地方雖經蕩平。而頑孽潛藏。漢夷錯雜。招出樹黨、越界侵田。時所必有。米可便謂晏然無事之秋也。儻非得一大將、提重兵鎮壓之。欲其俛首帖心。惟吾有司之約束。其將能乎。今議播州留兵一萬。黃平留兵三千。粗足防守。然必得一大將鎮之。始可無事。查得先年克平九絲。議留總兵一員、鎮守其地。今建武視播稍緩。即一參遊足領之。合無將軍門標下新添設練兵遊擊一員、改駐建武防守。原設總兵、移鎮播地。應留各兵挑揀家丁三千。貫馬三百。內總兵標下家丁二千七百。馬二百七十。以坐營千把總領之。兵道員下家丁三百。馬三十。以一中軍領之。有事俱聽總兵提調。名爲正兵。此外兵七千。酌量分布於白田壩、真州、桐梓等縣、播川等驛、防守。內以一遊擊領三千。以二守備各領二千。各用千把總分領之。有事征戰。無事即爲築城鑿池、建郡縣、驛遞、

計開

一復郡縣。播州南極羊洞。西連婺道。東西廣一千二百二十里。南北袤一千四十里。漢唐故爲郡縣。在川貴之間。亦一都會也。至唐乾符間、陷於南詔。楊端取而據之。今逆酋既平。相應改土復流。以變夷俗。及照播州白田壩。沃壤數百里。即播州遺義縣地。當復府治。設縣附焉。桐梓當黃南之衝。走川貴道也。當爲一設。將領。照得播酋於夷閒八百餘年。風俗獷悍。法令扞格。所從來矣。今地方雖經蕩平。而頑孽潛藏。漢夷錯雜。招出樹黨、越界侵田。時所必有。米可便謂晏然無事之秋也。儻非得一大將、提重兵鎮壓之。欲其俛首帖心。惟吾有司之約束。其將能乎。今議播州留兵一萬。黃平留兵三千。粗足防守。然必得一大將鎮之。始可無事。查得先年克平九絲。議留總兵一員、鎮守其地。今建武視播稍緩。即一參遊足領之。合無將軍門標下新添設練兵遊擊一員、改駐建武防守。原設總兵、移鎮播地。應留各兵挑揀家丁三千。貫馬三百。內總兵標下家丁二千七百。馬二百七十。以坐營千把總領之。兵道員下家丁三百。馬三十。以一中軍領之。有事俱聽總兵提調。名爲正兵。此外兵七千。酌量分布於白田壩、真州、桐梓等縣、播川等驛、防守。內以一遊擊領三千。以二守備各領二千。各用千把總分領之。有事征戰。無事即爲築城鑿池、建郡縣、驛遞、

驛之用。糧銀照依舊例支發。徐俟建置綾工之後、除家丁三千馬三百外。餘軍以次議撤。有願附籍當軍、及貧民當差者聽從其便。千把總俱於附近衛所官內選用。其黃平留兵三千。仍設一參將領之。總聽防播總兵官節制。斯將兵之錯置得人。而邊境之姦萌自息矣。伏候聖裁。

一急選調。郡縣既復。應設正佐官員、分理庶務。緣地方初定、需人爲急。若非揀擇自近、亦何濟於目前。臣等再四諮詢。如龍安府同知劉安仁。與朗特達之才。果敢眞誠之品。器宜磐錯。力裕勛勤。堪任新設播州知府。重慶府同知王陞。爲蒙府通判劉之瀾。雅抱練達之才。均有循良之政。俱堪新府佐貳。劍州知州陳應槓。才稱老練。事有調停。南溪縣知縣寇克順。彭山縣知縣何珣。並有才華。夙聞牧愛。原任資陽縣知縣詹淑初。以木務論調。繼留征播管餉。實心幹濟。頗效勤勞。宜寘縣丞曹一科。才思開爽。秉號曰能。以上各官。俱堪各州縣正官。但草昧經營。人不樂就。應從優陞。用示激勸。且劉安仁十年州郡。久著廉能。王陞、劉之瀾。輸餉有功。陳應槓資俸已久。應以劉安仁即爲播州新府知府。王陞加運同銜管同知事。劉之瀾加同知銜管通判事。陳應槓加同知銜管州事。知縣寇克順改附郭。何珣改桐梓。詹淑改綏陽。縣丞曹一科。陞仁懷。各知縣。臣又查得附近地方佐領等官。頗有幹才。堪以乘事者。如經歷楊體寬等數員。俱應爲新地佐領之用。重慶府經歷楊體寬。應改新府經歷。本府知事何逈。應陞新附郭縣丞。長壽縣若任其冒占。而不爲限制。不惟告擾紛紛。徒滋多事。恐將來田地闕而人民少。不能成府縣之規。且應龍在事以來。予奪任意。生殺自由。強凌躬衆。暴寡。凡業戶而田塹者。皆席應龍之龍。而魚肉細民所得也。此蠹初用事。後得罪。有逃避他方。至今方出者。有身爲奏民。起釁釀禍者。有其身已戮。其家已滅。而一二遠族。尙思承產者。雖爲屬階。致此紛擾。卒令天朝以二十萬之師。費百萬之餉。殺人數萬。方得剿定此土宇。而猶令此輩竊據以自封。即應龍地下。亦不服矣。今應將播之舊民號楊保子者。查果眞的。無論原業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中下搭配均給。若一處皆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大率純下田不得多過一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必不能爲楊保證。亦自易辨。無問其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認。斯詐冒不行。爭競可息。至遵下撫主民田。應另行招人承種。納糧當差。應龍官莊。並楊兆龍、田一鵬、何澳良等。諸擴斬過有名頭人莊田。盡數沒官。應三省之民。願占籍播州者承種。其領地之人。查照時值。減行上納。以充目下建立城池衙門。歸傳諸費。亦定爲限制。平人不得過五十畝。指揮千百戶不得過百畝。俱於丈量時定糧定值。令不得挪移。州縣官收過絕產價值。給付印契。登入循環簿。聽兵備道稽查。轉報撫按查考。經該官吏。如有乾沒。從重治罪。應定經制之中。又得夫裕用之意。伏候聖裁。

一設學校。播故有學。宋元世俊茂期興。如丹從周、猶道明、白鎭之流。俱登進士。蜚聲上國。自逆龍禁錮文字。寇讐儒生。以蒸報爲禮義。視蠢醜爲名教。每自稱爲秦始皇。蓋坑儒焚書。以愚黔首。亦略相似。身爲鬼魚。有由然矣。今干戈既戢。文教宜先。節新遭大兵、不惟士人殷沮。抑亦物力未贏。若紛紛建設。徒以悉虛費之資。開奔冒之門。於宏文雅化無當也。今照府治綱紀。諸邑暫爲風化之首。白田黃平。舊有學宮。補葺亦易。特師儒久虛耳。當於二府原學、各補教授一員。益之訓導二員。以聯生儒。至博士弟子員。無論附郭

領司獄倉庫等衙門。應用吏役。聽布政司註撥。伏候聖裁。

一丈田糧。環播幅幀千里。田地無慮數千萬畝。及考其舊時額糧、止歲以五千八百石輸貴州。蓋夷方賦稅。原自輕減。至應龍出而後巧取民財。定爲新法。名曰等資。每田一畝、徵銀數錢。初猶斂其財以招商。後並掠其地以養苗。而賦法蕩然盡矣。今既改流。自當純用漢法。以定田賦。合責成藩道府、親率州縣官、插定疆界。沿邱履畝。逐一丈量。分爲等則。造冊呈報。以定賦法。節額糧輕重。蠲無定規。查克平九絲丈量田地。分別上中下三等。每畝上田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今宜倣之。以清播田。第播地山水間雜。不止三等。尙有上上下下者。宜逐項分析。最上者一畝可當下田一畝。則待臨時斟定。難以預計。丈完總計田地若干。糧若干。徵本色若干。折色若干。候二年之外。起科。除是一年夏秋二稅。銀力二差。一切雜派外。餘解布政司充邊餉支用。其承丈各官、果能執法不撓。精敏不爽。事完從重優陞。若乘機作弊。委用不效者。兵備道不時參呈。以憑究處。應賦稅一清。公私皆賴。伏候聖裁。

一限田制。播土蠻民、自逆酋受戮之後。大兵征討之餘。僅存者十之一二耳。遺棄田地。多無主人。惟册籍不存。疆界莫考。復業之民、往往冒認影占。原少而報多。原瘠而報肥。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畝。尙有冀名流徒。假播籍而希冒占者。夫王者之師。弔民伐罪。人既得孑遺之民。自當存恤。顧無知小民。何能之有。若任其冒占。而不爲限制。不惟告擾紛紛。徒滋多事。恐將來田地闕而人民少。不能成府縣之規。且應龍在事以來。予奪任意。生殺自由。強凌躬衆。暴寡。凡業戶而田塹者。皆席應龍之龍。而魚肉細民所得也。此蠹初用事。後得罪。有逃避他方。至今方出者。有身爲奏民。起釁釀禍者。有其身已戮。其家已滅。而一二遠族。尙思承產者。雖爲屬階。致此紛擾。卒令天朝以二十萬之師。費百萬之餉。殺人數萬。方得剿定此土宇。而猶令此輩竊據以自封。即應龍地下。亦不服矣。今應將播之舊民號楊保子者。查果眞的。無論原業肥瘠。俱人給田三十畝。上中下搭配均給。若一處皆上田。皆下田者。臨時酌給。大率純下田不得多過一百畝。純上田不得少過二十畝。其原非播民。必不能爲楊保證。亦自易辨。無問其曾否寄住。皆不得妄認。斯詐冒不行。爭競可息。至遵下撫主民田。應另行招人承種。納糧當差。應龍官莊。並楊兆龍、田一鵬、何澳良等。諸擴斬過有名頭人莊田。盡數沒官。應三省之民。願占籍播州者承種。其領地之人。查照時值。減行上納。以充目下建立城池衙門。歸傳諸費。亦定爲限制。平人不得過五十畝。指揮千百戶不得過百畝。俱於丈量時定糧定值。令不得挪移。州縣官收過絕產價值。給付印契。登入循環簿。聽兵備道稽查。轉報撫按查考。經該官吏。如有乾沒。從重治罪。應定經制之中。又得夫裕用之意。伏候聖裁。

一設學校。播故有學。宋元世俊茂期興。如丹從周、猶道明、白鎭之流。俱登進士。蜚聲上國。自逆龍禁錮文字。寇讐儒生。以蒸報爲禮義。視蠢醜爲名教。每自稱爲秦始皇。蓋坑儒焚書。以愚黔首。亦略相似。身爲鬼魚。有由然矣。今干戈既戢。文教宜先。節新遭大兵、不惟士人殷沮。抑亦物力未贏。若紛紛建設。徒以悉虛費之資。開奔冒之門。於宏文雅化無當也。今照府治綱紀。諸邑暫爲風化之首。白田黃平。舊有學宮。補葺亦易。特師儒久虛耳。當於二府原學、各補教授一員。益之訓導二員。以聯生儒。至博士弟子員。無論附郭

外縣。但入學便之選者。增新四縣隸白田學。黔新四縣隸黃平學。待各縣人文漸興。物力稍紓。酌各立學未晚。眞州既改爲流。其地方殷富。人物頗華。亦須建一學宮。設一學正。以示維新之化。學校既立。擾鎭有地。明以人倫。風以禮讓。彼其才能輸起者。足以備國家徵辟之選。而移風易俗。無難不然。而身被章縫。手執箾籥。亦足以潛消邪心。興起善念。月劘歲漸。不自知其化於謌讓之內矣。凡此。皆要於此。伏候聖裁。

一復驛站。播州各驛。自逆酋閉關負固。驛官不敢赴任。過客不敢經行。站戶逃徙。館舍頹壞。十數年矣。茲者地方底定。道路大通。驛站之設。勢不容已。查得播州舊額。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烏江、白泥、仁水、沿潭、峯岑、黃道溪、白泥各驛。俱設馬四十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烏江、白泥、仁水、沿潭、峯岑、黃道溪、白泥各驛。俱設馬三十匹。夫五十名。烏江、仁水、沿潭、峯岑、黃道溪、白泥各驛。俱設馬各二十匹。夫各三十名。烏江、仁水、沿潭、峯岑、黃道溪、白泥各驛。俱設馬各二十匹。夫各二十名。各驛官見在者。行令赴驛任事。缺官者。照缺額數。應照衙僻爲準。湘川驛附郭。爲四路最衝。應設馬四十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川、永安四驛。地衝路險。應各設馬三十匹。夫五十名。烏江、仁水、沿潭、峯岑、黃道溪、白泥各驛。俱次衝。應設馬各二十匹。夫各三十名。烏江、仁水、沿潭、峯岑、黃道溪、白泥各驛。俱次衝。應

聞已三疏懇恩乞歸、尋而病日增劇、廣有不測、即自重慶、馳歸成都、一就家口調養、一便攜家葬喪也、乃不意意路奔馳、前病愈甚、於八月初旬至省、日昃頭岑岑然不可支持、至數日偶因奠臣父之主、一哭仆地、遂不能起、家人扶掖入室、移時乃蘇、從此日惟偃臥、更不復知人事、又數日神而爲癒、初尚一日一發、繼乃間日一發、每發則寒如擁冰、熱如抱火、痛楚躁擾、不可名狀、既止則又憊臞昏憒、偃臥如尸、不見不聞、但有人形而已、如此者迄今且三月矣、體瘦如柴、氣微如絲、食不能一器、坐不能一瞬、一人不能見一字、不能審、此與家中枯骨無異、尙可居於人世乎、日於病憒中時接邸報、令人誦之、知皇上允臣回籍守制、則深以爲幸、已而又知廷推前後四臣、未奉俞旨、則深以爲憂、夫臣例應候代者也、而川省又兵戈甫息者也、以時則如彼、以病則如此、乃久無替人、即地方不能保、且夕無事、何況臣身、即臣身不能保且夕無事、何況歸而葬臣之父、事臣之母、臣有腸已斷、無淚可揮、但神傷心碎、仰天乞哀而已、揆情度勢、臣似必不能候代、然又不敢輒自逃歸、以干憲典、而貽皇上西顧之憂、只得再以上瀆、伏乞皇上軫臣至情、憐臣危病、頒將原推四臣、點用一人、前來交代、萬一臣得生還故里、豈徒臣一身一家之幸、亦西南百萬軍民之幸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具本專差承差李朝恩賫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奉聖旨吏部知道。

❶五乞歸疏

奏爲病已垂危、勢難候代、懇乞聖恩、頒賜放歸、以保殘骸事、臣自播事告竣、聞訃丁憂、繼而感病、已屢次上請、隨奉聖旨允臣回籍守制、俱無人交代、方在守候、會前病益劇、偃臥三月、不知人事、於時不能草疏陳告、已經按臣代題、已又自行具疏上陳、去後、近見邸報按臣疏到、該部具擬未奉明旨、臣更不勝憂恐、不勝瞽急、謹再以真情陳瀝、惟陛下哀憐垂聽、臣丁憂官也、禮父母之喪、無不解官持服者、況臣已奉旨回籍守制矣、遷延不去、半年於今、生者不歸、則死者不葬、亡者以卽土爲安、經年停櫬、臣亦何心、又臣母自臣父未亡時、業以感病、比遭弦變、病益不支、臣既未得歸、則選擇良醫、資送於家、託之療治、乃今具稟到臣云臣母之病、非藥石所能愈也、蓋起於憂思、臣不歸則病不起、嗟乎、人誰無父、人誰無母、臣於臣父、臣母之病、非藥石所能愈也、蓋起於憂思、臣不歸則病不起、嗟乎、人誰無父、人誰無母、臣於臣父、已抱終天之痛矣、陛下又令臣忍心於臣母乎、脫有不測、臣何顏見人、何心在世、且疾病人所時有也、而臣之病獨異、蓋決蔵以來、所經大勢大苦大哀大痛大變大變、皆人所未嘗一時並見、一身並值者、心卽鐵石、亦當銷鑠、身卽草木、亦當枯朽、蓋臣舊宵之病、朝露之質、臣自知之、他人或未之悉耳、夫臣之奉旨回籍、已數月矣、下手交代、又已推上四人矣、此四人者、負謀王斷國之才、抱緯武經文之略、功在邊陲、名聞夷夏、但得其一、卽足以奠安西南、露覆夷漠、陛下奈何遲之而不允也、凡臣所言、皆實事實情、非有假飾、非有欺誑、伏乞陛下俯賜矜憫、將原推四人者、亟用其一、俾早來交代、如陛下果以此官可缺、此用可遲、亦乞察臣至情、憐臣危病、容臣將旗牌印信、暫發布政司收貯、與疾舁喪、臣貪先年撫臣、亦有即喪不奉聖旨、是廣西土司官兵准調發赴志傳務棄川黔督撫及總兵官節制、分布進止、不許專擅行事、致失機宜、欽此、又該貴州撫臣郭子章題爲播寇突出、充斥輿隆黃平之間等事、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總督經自催調、領兵參遊而下、併聽節制、欽此、又該兵部題爲軍務事節、奉聖旨、貴州撫按指名參來重處、欽此、又該臣題爲叛賊臨城殺將等事、節奉聖旨、徵兵救蜀、已有明旨、但恐路遠、不能卽至、這本欲兵部定限責發、說得是、還馬上差人守催、務將見在熟練精兵選去、若託故遲延、以疲玆蹇責、事發各鎮同罪、兵部知道、欽此、又該撫臣郭子章題、爲播患孔殷、貴陽伊邏、敬陳防危之勢等事、兵部覆奉聖旨、貴州湖廣各兵、俱准添補、湖廣堪動發糧、准先動後題、而因循虛假、各鎮亦宜同心助力、毋得坐視、陳用賓沐叡、陳璘等、都馬上行文、與他知道、山東防倭等兵、著精揀好的差忠勇將官領去、還立限與他、欽此、又該兵部題爲軍務事節、奉聖旨、是、川貴用兵、雲南兵將、許總督經自催調、領兵參遊而下、併聽節制、欽此、又該科臣張輔之題、

務要湊解、俱不許短少遲誤、貴有所歸。清楊總督撫酌量調度、還通行與各省直知道、欽此、隨該本部咨行各邊各省督撫諸臣、幷移咨到臣、俱經欽遵分投催調間、續准總督陝西三邊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李汶咨稱、挑選精兵一千員名赴援、又准巡撫陝西右都御史侍郎賈待問咨、委參將周國柱統領兵馬一千六百員名、幷解盔甲一百副、火磩五位、三眼槍三十杆、鐵子一千箇、鉛子一千五百箇、火藥一百五十斤、火線一千條、又准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燿咨、委都司趙應科領兵二千九百八十五員名、幷帶鳥銃一百三十門、鉛彈二十斤、藤牌一百面、火箭二萬枝、往蜀、又行肇慶府、借支銀四千一百三十四兩、與總兵陳璘募兵一千九百三十八名、往楚、又差鎮撫張國等、解銀八萬兩助黔、又准巡撫留夏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時喬咨、遞總兵馬孔英、統領兵馬五百五十三員名匹、又准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甘如春咨、委遊擊任承爵等、領兵二千員名、又准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咨、委參將余德榮、領兵五十名、幷帶湏珠磩四十位、三眼槍六百杆、鉛子九千顆、鐵子八百四十顆、又准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劉易從咨、委守備趙賢輔、領兵一千一百六十二員名、又准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劉元霖咨、委都司封建、領兵三千四百九十八員名、又准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汪應蛟咨、委坐營王芬、統領力士南兵五百三十七員名、幷解大弓四百張、火箭四百把、大火箭九千二百七十枝、小火箭二千三百四十二枝、鉄碰四百八十斤、又准巡撫甘肅右僉都御史徐三畏咨、委遊擊佘世威等統領兵馬二千員名匹、幷帶湏珠磩二十位、三眼槍六百杆、又准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魏光緒咨、委都司李經統領兵馬二千五百六十五員名匹、幷帶滅虜磩一十二位、火磩四十二位、三眼槍五百六十五杆、又准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用賓咨、稱備移總兵沐叡、發中軍張澍等領兵七千、馬千匹、象數隻、往黔進征、該鎮親統二千員名、屯都曲靖、本院駐劄霑益、發援、又准處補川餉銀七萬七百七十五兩九錢、助黔、又准巡撫廣西右副都御史楊芳咨、稱備移總兵李如樟、選委都司韭志傳、守備白明遠等、領兵二萬往黔進征、該鎮移駐泗城州應援、又解餉銀三十萬兩赴黔協濟、又准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劉一儒咨、領兵二萬往黔進征、該鎮移駐保定、又解滅虜磩六十位、大鉛子六百箇、小鉛子一萬八千箇、火繩一百八十條、藥線三千條、火藥六百斤、馱轎架三十六副、木郎頭六十把、木送子六十根、銃藥升六十箇、鐵銃二十四把、藥線六十箇、鐵錐六十把、鐵鏈六十把、藥匙六十箇、鐵錐六十把、鐵鏈二十四把、三眼槍六百杆、鉛子一十八萬箇、藥線一十八萬條、火藥一千八百斤、盛鉛子皮袋六百條、盛藥皮包六百箇、揚杖六百根、藥線筒六百箇、鐵錐六百把、又准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金學曾咨、解軍餉銀十萬兩赴黔、又准巡撫鳳陽右僉都御史李三才咨、發淮陽兵三千、令原任副總兵王鳴鶴、領赴黔、進征、又解軍餉銀十萬兩赴川、各協濟等因、隆續移咨到臣、隨將兵馬器械發去軍前、如破竹、巡撫陝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待問、胸蟠武庫、甲兵、望重北門、鎖鑰、遣虎頭之上將、威名、風壇乎妖氛、部魚麗之雄師、器具、星迴於組練、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燿、表表簪紳、清望、我我嶽海殊勳、麾部曲而雲捲、荅梧、聲洲千羣、鵝鵝、飭儲胥而光臨、紫電、魂飛、孤壘豺狼、巡撫甯夏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時喬、河洛千尋、砥柱、賀蘭萬里、長城、移將士於衝逸、慫著忠勤之大義、授機宜於密幄、借收殷定之廣功、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甘如春、雄才間世、干鏌、頑望中朝、鼎石、指麾、梟將、最、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大節匡時、國九折之坂、而夷險如期、發縱羽林、破絕嶺之巢、而衝堅稱最、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魏光緒、是宏才經濟、時難、分幕府之材官、赳赳威揚於疆場、撤幟門之軍實、蠢蠢氣壯於干城、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劉易從、陵獻俘注嚴廊、鴻略澄清海岱、騙三齊之健卒、旌旗日耀雲屯、策兩浙之冠軍、鐮策風生電擊、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劉元霖、銓衡風深清朝、節鉞波恬滄海、義旗西指、狼水陸而虎賁之士三千、宿

兩、河南撫臣曾如春、解到餉銀九萬兩、江西撫臣夏良心、解到餉銀三千三百餘兩、應天撫臣陳惟芝、解到餉銀一千九百餘兩、郧陽撫臣鄭國仕助餉萬金、及稱雲南致仕總兵官黔國公沐昌祚、助銀二千兩、貴州原任巡撫科給事中今爲民陳尚象助米一百石、士官禮思明助硝一萬斤、武舉張鶴翀、鼎甲章氏、士官安大順、各助米一百石、監生宋仕通、趙希伯、袁任、生員沈繼祖、閻於宬、桑來鶴、程宏路、諸官陳名猷、各助銀一百兩、等因、又該臣查得先因逆賊卒起、蜀無碩磺、差人別省收買、急不能至、聞陝省多產此物、向臣過漢中地方、見南鄭縣知縣崔鐵方、談吐精明、志在滅賊、該縣與蜀相鄰、因發銀令之買辦、本官晝夜拮据、收買數萬、陸續解運、自始事以至賊平、用之不盡、各有申文在卷、通查到臣、該臣看得逆賊之敢於稱亂、非其奸生惡死之心、果與人殊、而敗國亡家之禍、甘以其身嘗試也、彼所自恃者、山川之險要、兵甲之精強、物力之豐盛、而所習見者、川蜀之武備不修、貴竹之帑藏如洗、以爲舍惟不爲耳、一旦裹糧下甲、從中而起、郤縣官其如我何、蓋漢孰與我大、從古夜郎王之見、固若斯矣、不知忠義之性、人所固有、亂賊之熏、法所必誅、當方內泰甯、天王大一統之日、而一夫橫行乎其間、其誰不投袂而起、仗義勤王、思立功名於萬里之外、又況天怒赫於雷霆、天語揭乎日月、激信臣精卒之心、而作義士仁人之氣、是故各省直邊鎮諸文武大吏、各以兵會、多或至於數千、各以趲從、多或至於數萬、即下至數千之士、圄卷之人、亦皆捐升斗、出滑涎、以爲萬一之助、夫然後知國家全盛之力、而治教休明之驗也、夫大加小順、討逆、衆趨募、得全全昌、理有固然、無足異者、其三月而舉之、削株撅根、靡有遺種、非幸也、宜也、夫國家儲糧治兵、以備不然、即文武大吏奉王命、討不庭、轉餉發兵、自其本分、亦非有所希冀於後也、惟是帝王之所以鼓舞一世者、令惟其行、賞惟其厚、諸臣既以奉陛下之令、竭力畢舉、以克有成功、陛下當必有所以優厚之者、臣亦何得不一據實爲明言之、除各省原委統兵有功將領等官、另本題敍、並解助兵餉銀兩、另册奏繳外、照得總督陝西三邊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李汶、身膺四海安危、才應萬邦文武、傅散則飲飛雲集、雄邊之貔虎生威、衡枚而輕騎踰險、固之鯨鯢落膽、巡撫順天右都御史劉一儒、郎李頤、襄然山斗具瞻、屹矣華夷偉望、諸器擅火攻之巧、焚險膏餘、比燎毛、六師張雷厲之聲、殲元兇勢、如破竹、巡撫陝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賈待問、胸蟠武庫、甲兵、望重北門、鎖鑰、遣虎頭之上將、威名、風壇乎妖氛、部魚麗之雄師、器具、星迴於組練、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戴燿、表表簪紳、清望、我我嶽海殊勳、麾部曲而雲捲、荅梧、聲洲千羣、鵝鵝、飭儲胥而光臨、紫電、魂飛、孤壘豺狼、巡撫甯夏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楊時喬、河洛千尋、砥柱、賀蘭萬里、長城、移將士於衝逸、慫著忠勤之大義、授機宜於密幄、借收殷定之廣功、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甘如春、雄才間世、干鏌、頑望中朝、鼎石、指麾、梟將、最、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魏允貞、大節匡時、國九折之坂、而夷險如期、發縱羽林、破絕嶺之巢、而衝堅稱最、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魏光緒、是宏才經濟、時難、分幕府之材官、赳赳威揚於疆場、撤幟門之軍實、蠢蠢氣壯於干城、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劉易從、陵獻俘注嚴廊、鴻略澄清海岱、騙三齊之健卒、旌旗日耀雲屯、策兩浙之冠軍、鐮策風生電擊、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劉元霖、銓衡風深清朝、節鉞波恬滄海、義旗西指、狼水陸而虎賁之士三千、宿

一議近易諸屬、楚黔接壤、撫屬錯綜、如黎平府永從縣、近楚之沅州、去黔千五百里而遙、反屬於黔、平清偏鎮四衛、近黔之鎮遠、去楚二千餘里而遙、反屬於楚、即云犬牙相制、翻成彼此推諉、頃者酋犯偏橋、而楚不能捄、比者苗犯黎平、而黔不能捄、即黔有播患、而黎平永從無一夫一粒之助、非不欲捄助也、鞭之長不及馬腹、勢也、合無以黎平一府永從一縣、改隸湖廣鎮遠偏橋平溪清浪四衛、改隸貴州文武官軍、俾糧、議於公用、悉仍其衛、則軍民合爲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即有寇警、誰能諉之、伏乞聖裁、

一議裁將留兵、頃者播患方殷、黔之將不得不增、今日逆氛漸平、黔之將不容不減、清浪參將、原駐於楚、非黔專官、無容議矣、黔中下六衛、無一重將、何以彈壓、則興隆參將、似不當裁、都清守備、當仍其舊、龍泉既有守備、則鎮川參將、石阡都司、鎮遠增陽普安遜西三處、既有守備、則畢節參將、鎮遠參將部下留兵一千三百爲二營、興隆參將部下留兵一千二百、則守城守備當裁、播賊雖平、苗寇未靖、總兵標下留兵一千二百、內分其半爲一營守平越、隸參將部下、分其半爲一營守興隆、隸參將部下、以爲下衛之保障、增陽兵三百、分其半移隸安莊貴陽留兵一千分爲二營、以爲省會之爪牙、第查兵三千五百餘名、每年約費三萬五千餘金、貴州無從出辦、相應於腊餉內暫支、俟二三年後、地方大寧、徐徐議撥、鎮川參將至鴨鶴、陳良壁、俱將楚兵撤楚中去留、舉節參將朱鶴齡、都司錢中選、守備杜鴻鳴、合無免其赴部、另補別缺、至於總兵駐劄、昔在銅仁、以故沈御文之杜門、當元鎮之託身、眞爲兔窟、昨若越人、節經兵部題准駐劄貴陽、夫非於銅仁疏而貴陽親也、貴陽近播、而銅仁去播遠也、總兵官似當仍駐貴陽、待年餘大定之後、以春夏駐貴陽、秋冬駐銅仁、永爲定例、無許偏安一隅、伏乞聖裁、

一議四川協濟、黔省土瘠民貧、不及中州一大縣、其歲供之費、往往取給於楚蜀之協濟、查四川烏撒鎮雄東川烏蒙等四府、每年協濟貴州本色糧一萬四千三百兩、查每年解納、不及十分之三、播州協濟糧銀、每年三千一百六十四兩七錢、楊酋拒命、逋負不納、自萬曆十八年、至二十七年、未完銀約二萬九千八百三十餘兩、酋陽每年協濟銀七百兩、自萬曆十九年起、至二十七年、共欠三千九百六十餘兩、徒負協濟之名、無益軍興之實、此往撫事日猶不可、況今逆酋誅定、地方多難之時乎、祇緣四府酋陽襲職不由貴州、渙然不相統轄、即錢糧逋負、既無可罰之條、又無可降之官、至於隄催隄負、末可如何、以臣等之愚、四府酋陽、即不能割隸貴州、至其襲職起送、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批允、而後襲、則彼猶有所畏憚、此一策也、不然、請乞嚴旨責成四川布政司、立法嚴催、催完總解、裁入職役、無得秦越相視、又一策也、不然、請責烏蒙通判、駐鎮本府、督催四府協濟、請責重慶府屯糧歲用、責之收支、一方之詞訟刑獄、責之問訊、一驛之馬匹節銀、責之料理、文武官評、責之填報、士習民風、責之表率、庶行苗俗、責之化誨、衙署不必建置、取之本衛之公館、俸薪不必編派、取之各屬之缺官、管糧府佐、督催酋陽協濟、其給由陞遷、四川撫按、會同貴州撫按考覈、視協濟之完欠爲殿最、必完及分數批允、乃許離任、又一策也、合此三策、而欲錢糧悠悠難必之協濟、以充嗷嗷待哺之正供、欲保貧軍之不轉爲溝中瘠也、必無事矣、伏乞聖裁、

一議販恤殘民、楊酋煽亂、流毒三省、黔屬咫尺、尤切剝膚、兩年之間、一犯偏橋、再犯黃平、三犯飛練、四犯東坡、而下六衛殘五犯龍泉、而思石燬六犯河渡、而貴陽震、其未犯地方、大兵經過、荊棘叢生、轉輸糧餉、則有運夫之苦、防守城池、則有保兵之役、男停其耜、女廢其杼、鼠竄蛛網、道路邱虛、小寇竊發、饑孚盜野、

陰雨連月禾稼不登元元啾啾莫必其命邊者大兵未定瘡痍未起若不重加周恤則死者之冤氣彌天生者之號泣塞路恐播之餘燄一呼而號召之在在皆賊也爲今日計止有議蠲議賑二事然貴州錢糧蕩蕩亡幾何一議蠲則衙所官軍勢必枵腹待哺惟有賑恤一款似當急議而倉庫已竭無從發粜合無於臘前內存留若干行守巡各道責成貯有司查緊糧害之輕重流離之多寡定爲賑濟之差等庶恩周郡屋民不流離伏乞聖裁

一議增築外城貴州在昔爲荒服至元始立爲順元路初屬四川改屬湖廣又改屬雲南原非重鎮即設城郭不名金湯本朝始立爲貴州布政司屹然與楚蜀滇鼎行矣第地方既褊人民未蕃國初建城率因元舊而城址狹隘牆垣卑薄因陋就簡攀援可登二百餘年以來比鄰生齒既繁且稠與城中埒頃者楊酋糜言渡江直走貴陽關外居民奔齊入城填滿城圖寄住街市無屋可庇無地可廛翹翹而危曉曉而懼當時士民即有增築外城之舉顧時倥傯不暇議工又乏金錢誰與爲貲及今賊既滅矣燕雀處堂亦呴呴然樂矣臣聞存者非存在於虛亡樂者非樂在於虞樂在於虛殘貴州本苗夷四戰之地非百年無事之國稽之史册聞之父老未有五十年不用兵者今播州即平皮林未勦東坡雖迪九股尚存儻復有楊酋者出而後爲之所則晚矣在昔淮安揚州廣州餘姚俱因倭亂之後增築外城倭無所掠遂不敢近若貴陽得援此例築一外城內固衙壘外增新壘即有烽燧民不遷徙此尤地方之利也點中南達滇蜀下制長沅上下二千餘里衛所諸城極卑極薄不足以當富室之一衝今既不能一一增高而省會又無嚴城脫有緩急直破竹解籜耳念及於此則國家藩屏之長利也查得外城估計約三萬金儻於贖鍰內動支一歲可完一勞永逸一費永安惟此時爲然乎夫徹桑未雨喬艾未病及雨且病則無及矣伏乞聖裁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六乞歸疏

奏爲孤臣危病已久地方事勢甚急乞賜點用以保邊方以全子道事臣聞計臧疾不能候代已五次疏請不知能徹天聽否乃今病日久事益急更有不容默默者蓋向來臣難憂病不支尚有按臣在事爲之經理也今按臣崔景榮復於十二月十七日聞凝十八日起身回籍矣夫一方之事全在撫按如網之有綱裘之有領乃今一時俱缺不知臺臣何所寄承萬民何所仗恃此急乎不急乎從來候代之官雖云照常行事然止總大體擁名位以鎮屬人心而已自不能一一照管也況臣久病垂危則身不能事事近又赴境上候代則勢不能事事遠臺長艱莫之體察軍機夷情緩急隔闔此急乎不急乎且非獨於此也營卒味之始必須增設兵備憲職方得內修戎備外震諸夷夫創修衙宇城池興復學校驛遞或訓練士馬以振威武或建立鋪舍以司傳遞或清理疆界丈量田土或緝柔軍民安輯反側及欽遵明旨賑濟等項事宜俱關喫緊該臣先後行委推官高折枝親詣播地專攝兵備事務逐項修舉查議停妥開款呈詳具題間隨據本官稱病具辭已經批行入播視事去後續據本官又具呈稱職本北人不便南中風土自吏蜀以來昕夕奔馳日惟往來危峯瘴流間以致感冒風寒時發痰火累藥不效久欲求歸獨念播賊猖狂地方戒嚴王事孔棘誼無避難勉强服勞本年二月從戎入播六月始還八月又入播九月盡始還風餐露宿臥雨眠霜使瀉氣交流兩足遂成風瘡每日出血數升漸且成痿日夕幽憂痛窮焦苦飲食減少痰火更甚今十一月初二日因奉本部院憲牌催發浩來賑播爲是職親詣浩料視米船忽然悖眩倒跌舟中不省人事延醫診視皆云心胃內傷非旦夕可愈職思身與官孰重力疾服官使身不可救藥豈人之情況今見奉憲檄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益非奄奄病軀能勝若不量力而輕負重任豈第稽勞成瘁病不可醫身不可保將恐方千里新開疆土不能以時綏懷安集其如地方何是乞俯憐微衷下賜點補以全子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賫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本聖旨吏部知道

乞優處府佐疏

題爲有功府佐因病乞休乞賜議處以勸勞臣事據四川重慶府申奉臣批據本府推官高折枝呈爲夙病忽發不能供職懇乞俯容休致以延殘喘事內稱思病乞要休致由詳奉批播州新定經理維艱以本官有才有守任勞任怨選擇而使兼部得人何事復有此請耶且播平已逾半載彼中需人甚急方在題請何可言他仰重慶府諭留仍令作速入播視事毋再遷延繼該本府知府傅光宅看得本官以征播在營身親戰陣苦心勞力血氣爲傷象之衝胃煙嵐坐臥泥水成功還府兩股出血水許多此同府官所共見者涪州查米遂感瘴暈是的播州新創郡邑百事蕆脞本官才委有餘而病誠不便假應俯從調理以全其志別議擢用以酬其功等因到臣卷查先該臣看得播賊猾平疆土廣闊應建郡縣以司治理第經營草味之始必須增設兵備憲職方得內修戎備外震諸夷興夫創修衙宇城池興復學校驛遞或訓練士馬以振威武或建立鋪舍以司傳遞或清理疆界丈量田土或緝柔軍民安輯反側及欽遵明旨賑濟等項事宜俱關喫緊該臣先後行委推官高折枝親詣播地專攝兵備事務逐項修舉查議停妥開款呈詳具題間隨據本官稱病具辭已經批行入播視事去後續據本官又具呈稱職本北人不便南中風土自吏蜀以來昕夕奔馳日惟往來危峯瘴流間以致感冒風寒時發痰火累藥不效久欲求歸獨念播賊猖狂地方戒嚴王事孔棘誼無避難勉强服勞本年二月從戎入播六月始還八月又入播九月盡始還風餐露宿臥雨眠霜使瀉氣交流兩足遂成風瘡每日出血數升漸且成痿日夕幽憂痛窮焦苦飲食減少痰火更甚今十一月初二日因奉本部院憲牌催發浩來賑播爲是職親詣浩料視米船忽然悖眩倒跌舟中不省人事延醫診視皆云心胃內傷非旦夕可愈職思身與官孰重力疾服官使身不可救藥豈人之情況今見奉憲檄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益非奄奄病軀能勝若不量力而輕負重任豈第稽勞成瘁病不可醫身不可保將恐方千里新開疆土不能以時綏懷安集其如地方何是乞俯憐微衷下賜點補以全子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鄧一安賫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本聖旨吏部知道

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外官有病卽准致仕例、也所以爲擇官而避難者戒也、然亦有不可以例論者、蓋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格處之、若高折枝者、何如人哉、折枝爲推官已五年往矣、其執法之堅、守己之介、決獄之明、任事之勇、備在撫按薦章、姑且勿論、自播事初起、綦江始破、重慶之人、梟賊奔走、莫必其命、時道府皆不足倚、折枝以一推官、獨挺身倡率、效死勿去、文武士民、倚以爲重、當是時、微折枝在城、卽城內當自潰、後值進兵、請自領兵當一路、以一文臣率官兵、而當元戎之任、尤爲異常、至其破官壩營、以解思石之危、奪桑木關、以爲諸路之倡、蹙海龍囤兩門、以收滅賊之效、諸凡戰功、臣敍功疏內言之已悉、無容更贅、既出營、臣卽委之撫後、什以病辭、臣強使之、折枝不得已、復挺身而往、時播地新經戰伐之後、死屍相枕、血肉狼藉、慘雲霧塞、行路酸心、而折枝奔走指揮乎其間、招流移、分田土、修驛舍、安軍兵、漸有次第、而病遂不支矣、然則折枝之功、始終在播、而折枝之病、始終亦以播、夫人臣不難出萬死一生、爲國家夷難闢土、乃而成功、而以病棄之、無乃非人情乎、折枝與同知張鑒同入播善後、鑒已病死、折枝復以病歷、則爲國任事者、非死不足以取信、此志士所以灰心、豪傑所以解體也、查折枝歷俸五年、屢經首薦、卽在當格、亦應推陞行取、臣近日敘功、亦擬於在京潛要衙門推用、但其病勢已深、孤身宦邸、難以久待、似應稍破常格、卽爲推補、使得回籍調理、從容赴任、則不但以彼長才、不就廢棄、卽國家緩急有事、就使使之、尙可得其尺寸之用、非無補也、伏乞敕下吏部查議、如臣等所言不謬、卽將本官於在京相應員缺推陞、遵下原缺、另行銓補、應用世者、帥者、辭嚴義正、明示必褒、以爲二臣卽有不肖之心、亦必畏是不前、臣可以相安於無事矣、至今十一月內、又接到陳璘公文一角、內一稟、稱臣父之變、欲親來弔奠、因水阻不前、既致奠臣家、又開人終辭、今具祭儀少申微忱、內一揭、開文一軸、香一炷、豬羊席帛之類、共折銀四十兩、臣念朋官折銀充奠、甚非禮體、但既以行奠而來、亦難過責、因受其文一軸香一炷、其折禮仍令原差帶回、仍以數語答之、述其不受之意、臣以爲第卻其禮、亦可相安於無言矣、比近日臣有家人自原籍來、得臣母舅與臣家書、則言陳劉二總兵、先後差官至臣家、供云行奠禮、緣臣父臨危時、曾有追贈言、臣臨行時、與言、別事不要緊、惟賊未滅時、播州差人不可令一字及門、賊旣滅時、朋官差人不可令一字及門、臣母舅守此戒約、以故二將差官不令至門、其劉綎差官、令人語臣母舅白臣母、言其所齎謝禮銀一千兩、金一百兩、玉帶一束、祭禮銀二百兩、懇求許其送進、臣母堅拒、嚴言豈有以千金行禮者、亟逐之去、不將之送縣、其人不得已去、仍至按臣崔景榮家送禮、按臣之父、亦嘗而逐之、遂去、其陳璘差官、知劉綎禮未受、諭之卽回、未云數目、亦未至按臣之家等情、臣聞之、不覺汗浹背、髮指冠、仰天椎心、而泣下沾襟也、夫臣至不才、無足比數、然是陛下節鉞之臣、而遇方遠人所觀瞻而承式者也、奈何其以賄汙之、夫金以百計、銀以千計、其取數也多、其爲賄也重矣、臣豈有遵行耶、奈何其以重賄汙之、臣聞君子不家於喪、古參之賈、黔婁之金、仁人孝子必蓋心焉、臣父生平以清白教臣、卽垂危而不忘臣之言、以戒敕於家、其爲臣名節計、亦以至矣、奈何其身後、而假喪禮以重汙之、曖乎、以臣之不才、而辱之及於親、臣之罪於是乎通於天矣、夫璘、臣所請證者也、縱、方爲世大詬、臣所排羣議而留之者也、今幸而成功矣、蓋璘德臣甚縱

紉參點帥疏

題爲黔帥投賄汙人、義難受辱、據實糾發、乞賜議處、以明臣節、以警官邪事、臣以一介書生、窮冠登朝服、事陛下幾三十年、生平砥礪名節、頗爲士大夫所信、坐是農桑、游蹤九列、目今幸逢播役、持服東歸、自惟餐葬先臣、供養母氏、長爲農夫以沒世、庶幾爲萬幸完人矣、乃不意有無知武弁、投賄行私、汙人名節、義難忍辱、不得不據實陳之陛下之前、臣自去年六月入蜀、時值兵戈擾攘、地方陷危、臣嚴禁所屬文武司道總兵等官、一切下程等項、槩行停止、於時上下俊傑、亦自無以一棗及臣門者、臣今年五月內、聞臣父之喪、發哀成服後、旋思所屬文武官員、感以臣值此大故、舉行奠禮、臣卽卻之、此大故、舉行奠禮、臣卽卻之、未免勞費、因卽移文所司、嚴行禁止、於時州縣有司、不敢舉行、其鎮道大吏、尙以臣終天之戚、仍具禮行奠、臣謂祭文無不受之理、因各受其文一篇、餘盡卻之、時四川總兵吳廣、備禮親奠、貴州總兵李應祥、備禮差官送奠、臣俱止受其文一軸、尙有原任四川總兵劉綎、與吳廣同城、獨不行奠、湖廣總兵陳璘、與李應祥事體相同、亦不遣奠、臣甚多之、謂二臣獨能守臣之約如此、而不虞其有他腸也、比臣抱病、自重慶返成都、行至中途、接到劉綎公文一角、內一稟、稱臣父生平以清白教臣、卽垂危而不忘臣之言、以戒敕於家、其爲臣名節計、亦以至矣、奈何其身後、而假喪禮以重汙之、曖乎、以臣之不才、而辱之及於親、臣之罪於是乎通於天矣、夫璘、臣所請證者也、縱、方爲世大詬、臣所排羣議而留之者也、今幸而成功矣、蓋璘德臣甚縱

業已專官代叩潭府、少紓積誠、留于節鉞、伏乞海涵等因、內所稱差往北直隸頒賜應付、蓋先是平賊之後、綎卽差人具稟向臣言、值此大捷、總兵官當差人赴京打塘報、緣見任總兵各有火牌、擬係革任無火牌、求給一張、又云、差人由水路去、求填湖廣河南北直隸、臣卽填與之、仍謂其人曰、報功只報功、卻不可揭害別人、渠輩是非、爾將官好爲此事、須說知之、其人應而去、蓋臣以爲果赴京報功、而亦不虞其有他事也、及見其稟帖稱往奠臣家、始不勝驚駭、乃答之云、來揭念及先人、甚感、但專官代叩潭府之說、萬非所宜、不孝家下並無一人、止託縣官差人守門、大小事皆白之縣官、卽使至、亦不得遽況不孝方在此哉、功、而將軍乃差人於家行奠、不孝生平誰交際、避嫌疑、備致剝有舉動、則將軍一場辛苦、又成空矣、君子愛人以德、惟將軍體之、若已差人、卽當趕回、庶免多事、此肝膈之言、必須體諒、無至遺悔、仍面諭其人云、傅與爾總兵、彼若送禮於吾家、吾必參之、其人亦應而去、既臣到成都、復接到陳璘公文一角、內一稟、大槩亦敍其感臣厚拔之意、末云、軍中聞太封君仙逝、不勝傷悼、維時身在敵壤、心急逆奔、故弗獲匍匐凡筵、一申弔唁、伏念本職荷特達之知、恩同覆載、推太封君本原之自、義比生成、除差官卽日起程、馳赴和府致奠、兒筵外、爲此具稟、伏乞台慈俯垂鑒諒、等因、臣於時已臥病在牀、仍口占答之云、先君之變、諸將誰爲交際乎、此賄也、非禮也、不孝生平謹交際、尤避嫌疑、果爾者、彼此不便、寧將軍已之、凡臣所以答二帥者、辭嚴義正、明示必褒、以爲二臣卽有不肖之心、亦必畏是不前、臣可以相安於無事矣、至今十一月內、又接到陳璘公文一角、內一稟、稱臣父之變、欲親來弔奠、因水阻不前、既致奠臣家、又開人終辭、今具祭儀少申微忱、內一揭、開文一軸、香一炷、豬羊席帛之類、共折銀四十兩、臣念朋官折銀充奠、甚非禮體、但既以行奠而來、亦難過責、因受其文一軸香一炷、其折禮仍令原差帶回、仍以數語答之、述其不受之意、臣以爲第卻其禮、亦可相安於無言矣、比近日臣有家人自原籍來、得臣母舅與臣家書、則言陳劉二總兵、先後差官至臣家、供云行奠禮、緣臣父臨危時、曾有追贈言、臣臨行時、與言、別事不要緊、惟賊未滅時、播州差人不可令一字及門、賊旣滅時、朋官差人不可令一字及門、臣母舅守此戒約、以故二將差官不令至門、其劉綎差官、令人語臣母舅白臣母、言其所齎謝禮銀一千兩、金一百兩、玉帶一束、祭禮銀二百兩、懇求許其送進、臣母堅拒、嚴言豈有以千金行禮者、亟逐之去、不將之送縣、其人不得已去、仍至按臣崔景榮家送禮、按臣之父、亦嘗而逐之、遂去、其陳璘差官、知劉綎禮未受、諭之卽回、未云數目、亦未至按臣之家等情、臣聞之、不覺汗浹背、髮指冠、仰天椎心、而泣下沾襟也、夫臣至不才、無足比數、然是陛下節鉞之臣、而遇方遠人所觀瞻而承式者也、奈何其以賄汙之、夫金以百計、銀以千計、其取數也多、其爲賄也重矣、臣豈有遵行耶、奈何其以重賄汙之、臣聞君子不家於喪、古參之賈、黔婁之金、仁人孝子必蓋心焉、臣父生平以清白教臣、卽垂危而不忘臣之言、以戒敕於家、其爲臣名節計、亦以至矣、奈何其身後、而假喪禮以重汙之、曖乎、以臣之不才、而辱之及於親、臣之罪於是乎通於天矣、夫璘、臣所請證者也、縱、方爲世大詬、臣所排羣議而留之者也、今幸而成功矣、蓋璘德臣甚縱

德臣尤甚。其爲此舉、以報德於臣所不可知。且當臣敍功之時、一面送禮、一面投揭、冀以中臣之心、而爲彼長值亦不可知。願愛羊愛禮、人各有志。二臣欲以貨貽報臣、臣亦欲以名節報陛下。奈何其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欲貽之以不臣之名、而貶其節耶。至於敍功一事、則臣自出師之日、已誓之於天矣。曰實牲代裘、徵孝子有心、必不忍舍彼而取此。因是輾轉仲介、遷延重疾。久變爲瘵、不死、僅一間耳。幸而數旬以來、稍有起色。而片心如焚。千迴百轉、每一念生、輒至昏憒。此省城道將諸臣、所共見聞。臣何敢欺也。臣六次具題、皆伏枕口授。頗極哀懇。未蒙省察。吏部數次催請督臣、未蒙點用。聖鑒高明、豈能窺測。臣再伏思。陛下業已許臣回籍。其所未允、代臣者耳。臣禮當奔喪、無復可疑。守禮而行、無復可憚。陛下試觀古今、烏有不奔喪而可爲人子者。縱有不可爲子、而據以任使者。臣如守宿留之迹、體卷阿之慈。素衣錫而閉門、持槃匜而待命。何以異於不奔喪者。如此、則父子之倫、豈而不明。禮法滅、倫理斁。中國化爲夷狄。人類變爲禽獸。奈何以臣一身、蹤積勞之後、蒙不次之恩、當此不測之實、而開天下後世議論之端。爲陛下聖治累也。昔吳起、魏之名將。母死不歸。曾參絕之。溫嶠力扶晉室。克致中興。絕裾不返。卒得罪於名教。臣心傷其事。身遭其故。豈能自已。而不哀鳴於君父之前乎。屬者按臣崔景榮一聞父喪。即日就道。臣於垂死病中、每一思之、拊牀慟絕。又以爲承明聖非常之眷、而奉延以犯人道。必不可教之罪。縲紲以成盛世。必不可有之事。拙於報恩。甘於在醜。臣何於大不幸之中、獨遺其窮若是之極也。臣心已碎。臣情極苦。伏望陛下哀之察之。即於吏部所推四臣、點定一員。俾其前來交代。臣歸而即死、猶生之年。報皇上天覆地載之恩。世世不足盡也。不然、臣即能負臣父、不能負倫理。即能戀皇上、不能甘罪戾。臣願以旅牌印務等件、封付四川布政使司。臣還家席藁待罪。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緣係病臣久不奔喪、關係名教非小。懇乞聖明速賜放歸、以全倫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秦學仁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川省獨免疏

超爲播事告竣、民隱堪憐、懇乞聖恩酌議獨恤、以廣皇仁、以蘇積困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憲牌、照得播賊猖亂、調兵征勦。師行糧從、所需甚急。如上東下南二道、萬曆二十七年分上南下東并西北四道、二十八年分各所屬州縣、始以額徵稅糧、有每石改運本色火米七分之派。撥以全省地畝、復有照糧每石加徵一錢二分之派。又以丁糧在上東下南二道、雖不徵銀、有出夫運餉之派。在上南下東西北四道、雖免出夫、有紮運腳價之派。此外又有器具之造作、物料之取用、百務叢集。悉出民間。運議之苦、不可勝言。今逆賊既平、前項加增之民、若非破格獨恤、何以慰更生之望。仰司即會按察司僉查上下東南西北六道。要見何道最苦。何道稍次。即今作何獨恤。遂一分別酌議停免。務使小民目前可免微輸之苦。用蘇朝廷浩蕩之恩。其獨免之數、應以何項抵補。俱要一併議報、以憑會題施行。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牌亦同前事。蒙此查得上下東南西北六道、所屬州縣、前項牟分夏稅秋糧、每石改徵火米十分之七。後雖以賊平停止。然在上東下南二道、則已全完。在上南下東西北四道、頭運二運、亦已次第運赴軍前。敢以此自處。皇上亦必不以此處臣。此蓋無貿不肯知之者。何也。父子之親、根於天性。奔喪之禮、達於上下。爲人子而不奔父母之喪。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皇上尊祖敬宗、孝治天下。豈於倣臣區區此心、而不之

察。自平播以來、已半載於茲矣。臣於七月自滄入成都。悲慟傷悼。竊謂逆賊之擒、皆皇上之神武。戡定頻除。三方撫恩而臣也命薄數奇。不足居成功之美。幅遇災生。所天摧阻。反覆熟思。使以勦名易奉養以盡牲代裘。徵孝子有心、必不忍舍彼而取此。因是輾轉仲介、遷延重疾。久變爲瘵。一病不起、幾三踰月。臣之不死、僅一間耳。幸而數旬以來、稍有起色。而片心如焚。千迴百轉、每一念生、輒至昏憒。此省城道將諸臣所共見聞。臣何敢欺也。臣六次具題。皆伏枕口授。頗極哀懇。未蒙省察。吏部數次催請督臣、未蒙點用。聖鑒高明、豈能窺測。臣再伏思。陛下業已許臣回籍。其所未允、代臣者耳。臣禮當奔喪、無復可疑。守禮而行、無復可憚。陛下試觀古今、烏有不奔喪而可爲人子者。縱有不可爲子、而據以任使者。臣如守宿留之迹、體卷阿之慈。素衣錫而閉門、持槃匜而待命。何以異於不奔喪者。如此、則父子之倫、豈而不明。禮法滅、倫理斁。中國化爲夷狄。人類變爲禽獸。奈何以臣一身、蹤積勞之後、蒙不次之恩、當此不測之實、而開天下後世議論之端。爲陛下聖治累也。昔吳起、魏之名將。母死不歸。曾參絕之。溫嶠力扶晉室。克致中興。絕裾不返。卒得罪於名教。臣心傷其事。身遭其故。豈能自已。而不哀鳴於君父之前乎。屬者按臣崔景榮一聞父喪。即日就道。臣於垂死病中、每一思之、拊牀慟絕。又以爲承明聖非常之眷、而奉延以犯人道。必不可教之罪。縲紲以成盛世。必不可有之事。拙於報恩。甘於在醜。臣何於大不幸之中、獨遺其窮若是之極也。臣心已碎。臣情極苦。伏望陛下哀之察之。即於吏部所推四臣、點定一員。俾其前來交代。臣歸而即死、猶生之年。報皇上天覆地載之恩。世世不足盡也。不然、臣即能負臣父、不能負倫理。即能戀皇上、不能甘罪戾。臣願以旅牌印務等件、封付四川布政使司。臣還家席藁待罪。臣不勝戰慄哀懇之至。緣係病臣久不奔喪、關係名教非小。懇乞聖明速賜放歸、以全倫理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秦學仁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川省獨免疏

超爲播事告竣、民隱堪憐、懇乞聖恩酌議獨恤、以廣皇仁、以蘇積困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奉臣憲牌、照得播賊猖亂、調兵征勦。師行糧從、所需甚急。如上東下南二道、萬曆二十七年分上南下東并西北四道、二十八年分各所屬州縣、始以額徵稅糧、有每石改運本色火米七分之派。撥以全省地畝、復有照糧每石加徵一錢二分之派。又以丁糧在上東下南二道、雖不徵銀、有出夫運餉之派。在上南下東西北四道、雖免出夫、有紮運腳價之派。此外又有器具之造作、物料之取用、百務叢集。悉出民間。運議之苦、不可勝言。今逆賊既平、前項加增之民、若非破格獨恤、何以慰更生之望。仰司即會按察司僉查上下東南西北六道。要見何道最苦。何道稍次。即今作何獨恤。遂一分別酌議停免。務使小民目前可免微輸之苦。用蘇朝廷浩蕩之恩。其獨免之數、應以何項抵補。俱要一併議報、以憑會題施行。又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牌亦同前事。蒙此查得上下東南西北六道、所屬州縣、前項牟分夏稅秋糧、每石改徵火米十分之七。後雖以賊平停止。然在上東下南二道、則已全完。在上南下東西北四道、頭運二運、亦已次第運赴軍前。敢以此自處。皇上亦必不以此處臣。此蓋無貿不肯知之者。何也。父子之親、根於天性。奔喪之禮、達於上下。爲人子而不奔父母之喪。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皇上尊祖敬宗、孝治天下。豈於倣臣區區此心、而不之

倉臨潛則動支爲難各省空虛則挪借尤難惟是東征時曾於北直并浙省地畝加派以濟一時應行四川將通省夏稅秋糧共一百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四石零每石加銀一錢二分每歲可得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零第以時窮勢蹙不得已而用以濟急公候事完減免等因覆奉欽依移咨備案行司遵將二十八年分稅糧照數加派解充軍餉訖又奉兩院案驗准戶部咨該工都左侍郎趙可懷奏爲恩切剝膚等事該本部議行四川撫按轉行該布政司將運糧事宜酌盡州縣大小派運若干其腳價等銀編派見在丁糧不論應否優免一例徵銀在官雇夫運納等因覆奉欽依移咨備案行司內開上東下南二道去播稍近則就近派夫轉運免徵腳價上南下東西北四道距播窵遠則徵銀解作募價免行派夫等因遵照通行各道分別派夫徵價領納轉運應支訖又奉兩院案驗准戶部咨爲播遷湯平遵旨奏免加派錢糧以蘇民困事該本部議將二十七年十月內加派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零遵旨減免等因題奉欽依移咨備案仰司通行道府州縣一體遵照等因俱經奉行外今奉前因該本司左布政使盛世承會同按察使沈季文議照播賊犯順興師致討一切緊要軍需所費不貲查止奉內帑發銀七萬餘兩并鳳陽解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兩其餘無一不取給於本省亦無一不出自民間在上東下南派夫轉運負重涉險衝冒瘴癘轉於溝壑者甚衆其苦稍減在下東上南及西北四道火米夫價在在催督無不瘢肉剝膚以佐公家之急其苦稍次今仰仗天威一鼓蕩平而措瘡洞瞰之衆元氣已索然盡矣及查萬曆元年川省大征九絲事竣蒙將該年以前小民拖欠各項錢糧悉從蠲免萬曆十四年以征勦松潘事完蒙兩院題將該年夏稅秋糧免三徵七今征播之後較之九絲松潘其難其苦不啻數倍照例請蠲委不容緩及查二十七年分秋糧上東下南二道改徵本色火米十分之七與折色三分及上南下東西北四道本折兼徵俱已盡完撫容議減二十八年分稅糧上南下東西北四道改徵火米十分之七上東下南二道夏秋銀米并正稅之外每石加徵銀一錢二分一應全蠲一應減免但二項俱因騎徒流離之衆偕城陷時倉於上奏剿數年之間數役並舉而百姓流移如今日者臣何敢不披瀝以請查自萬曆二十四年奉有採木之命凡五年於茲小民之竭蹶而趨折膛而斃者言之令人酸楚至二十五年天災流行則死且徒漫平矣迄二十七年礦稅並興則財與力俱殫矣而不謂復有征播之役也自臣祗奉聖旨役在蹂踏凡軍前一應器糧糗糧衣甲器仗火藥器具與夫礮運岔運派去派價編夫編馬及諸所取辦必不容已之費錙銖孰非民財涓滴孰非民力赤子膏血幾何堪茲無已之役嚮者肉反裘負薪臣有不勝其恫者矣頃者仰仗皇上威靈醜賊游竄絕無巢穴間水火而登衽席在此一舉乎惟是兵革之後閭閻消索物力凋殘析骸易子之民骨肉不保流離阪蕩之地田舍爲墟扶傷捜死之家啼號未息鑪非破格垂憐廣施蠲恤則殘喘遺民不死於賊不死於兵又死於賦耳查得川省先年征勦九絲及建越馬湖等處事竣之後該前撫按諸臣循例請乞蠲免荷蒙俞允往牒可稽今上播事親前事不啻百倍之蠲恤之議在今日更不容已者合無將四川萬曆二十九年分稅糧內上東下南二道歲額糧銀三十三萬五千零二兩米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一石七斗零米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一石二斗實徵六分該銀五萬九千六百一十七兩八錢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石八斗西北二道歲額糧銀二十九萬一千四百零一兩米三萬六千四百八十四石蠲免三分應該減銀八萬七千四百二十兩三錢米一萬九百四十五石二斗實徵七分該銀二十萬三千九百八十兩七錢米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八石八斗共蠲免銀二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五錢米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七石二斗五升每米一石以六錢計算該折銀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八兩三錢五分共該蠲免減徵銀三十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四兩八錢五分又蠲免加派地畝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俱司庫近因軍餉支用殫盡各府州縣支解銀兩亦各搜括無遺前項蠲免之數其該銀四十三萬六千五十二兩無可抵補查得征兵四路支解軍餉存貯不等在蜚南二路共解有銀三十三萬在永合二路共解有銀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八十五兩四錢在成都保順潼川建昌等府州縣衛亦有支解銀四萬五千四百二十八兩六錢通共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不足抵補又查有嗣建協濟貴州銀十萬兩因彼時起解未到於川省借過銀十萬解用原擬以嗣建之銀補還今行取解至日抵充湊蠲其本年稅糧并加派地畝未完等銀俟今冬追完收貯聽支伏乞軫念民瘼早賜會題庶疲民得蘇等因呈詳到臣案照先爲簡舉已行該司會議去後今據南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川民連經疲困蓋更僕未易縷悉所爲目之水火莫甚於蠲地方之急急於救故水旱則蠲採辦大木則蠲地方多故而興師則蠲蓋蜀人家累厚藏必極忠順一遇地方有事則竭力急公死亡不避逮至事寧而民亦俱困騎徒流離之衆偕城陷時倉於上奏剿數年之間數役並舉而百姓流移如今日者臣何敢不披瀝以請查自萬曆二十四年奉有採木之命凡五年於茲小民之竭蹶而趨折膛而斃者言之令人酸楚至二十五年天災流行則死且徒漫平矣迄二十七年礦稅並興則財與力俱殫矣而不謂復有征播之役也自臣祗奉聖旨役在蹂踏凡軍前一應器糧糗糧衣甲器仗火藥器具與夫礮運岔運派去派價編夫編馬及諸所取辦必不容已之費錙銖孰非民財涓滴孰非民力赤子膏血幾何堪茲無已之役嚮者肉反裘負薪臣有不勝其恫者矣頃者仰仗皇上威靈醜賊游竄絕無巢穴間水火而登衽席在此一舉乎惟是兵革之後閭閻消索物力凋殘析骸易子之民骨肉不保流離阪蕩之地田舍爲墟扶傷捜死之家啼號未息鑪非破格垂憐廣施蠲恤則殘喘遺民不死於賊不死於兵又死於賦耳查得川省先年征勦九絲及建越馬湖等處事竣之後該前撫按諸臣循例請乞蠲免荷蒙俞允往牒可稽今上播事親前事不啻百倍之蠲恤之議在今日更不容已者合無將四川萬曆二十九年分稅糧內上東下南二道歲額糧銀三十三萬五千零二兩米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一石七斗零米二萬八千一百二十一石二斗實徵六分該銀五萬九千六百一十七兩八錢米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石八斗西北二道歲額糧銀二十九萬一千四百零一兩米三萬六千四百八十四石蠲免三分應該減銀八萬七千四百二十兩三錢米一萬九百四十五石二斗實徵七分該銀二十萬三千九百八十兩七錢米二萬五千五百三十八石八斗共蠲免銀二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五錢米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七石二斗五升每米一石以六錢計算該折銀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八兩三錢五分共該蠲免減徵銀三十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四兩八錢五分又蠲免加派地畝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俱司庫近因軍餉支用殫盡各府州縣支解銀兩亦各搜括無遺前項蠲免之數其該銀四十三萬六千五十二兩無可抵補查得征兵四路支解軍餉存貯不等在蜚南二路共解有銀三十三萬在永合二路共解有銀一十七萬一千三百八十五兩四錢在成都保順潼川建昌等府州縣衛亦有支解銀四萬五千四百二十八兩六錢通共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不足抵補又查有嗣建協濟貴州銀十萬兩因彼時起解未到於川省借過銀十萬解用原擬以嗣建之銀補還今行取解至日抵充湊蠲其本年稅糧并加派地畝未完等銀俟今冬追完收貯聽支伏乞軫念民瘼早賜會題庶疲民得蘇等因呈詳到臣案照先爲簡舉已行該司會議去後今據南因該臣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景榮議照川民連經疲困蓋更僕未易縷悉所爲目之水火莫甚於蠲地方之急急於救故水旱則蠲採辦大木則蠲地方多故而興師則蠲蓋蜀人家累厚藏必極忠順一遇地方有事則竭力急公死亡不避逮至事寧而民亦

下東二道、密邇用兵、地方疲勞、波及爲最、懇免四分、西北二道、奉文派徵腳價、民財耗竭已多、懇免三分、此外在通省又每糧一石扣除一錢二分免派、以補前徵過地畝之數、其前項懇免及加派之數、約該銀四十三萬六千五十餘兩、議於四路并各府州縣衛支應軍餉銀五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內、除二十萬、留備播州善後之用、餘扣三十五萬六千三百九十六兩三錢、并貴州借過四川銀十萬兩、移行該省於福建原解協濟銀內取還、抵充湊數、其徵派未完稅糧地畝等銀、俱該司今多追完貯庫正支、脫或各州縣間有完不及數者、卽於明歲應懇數內、扣徵抵補、不拘三分五分之例、聽布政司於該年開徵之時、分別會計施行、則皇上霈澤之盛、既除所以害民者、而兩路之恩、又急所以養民者、邊方窮民、享太平於有象、而祝禱於無疆矣、伏乞敕下戶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早爲上請施行、地方幸甚、臣不勝激切懇禱俟命之至、緣係播事善後、民隱堪憐、懇乞聖恩酌議蠲恤、以廣皇仁、以蘇積困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余陳治道齎捧謹題請旨、奉聖旨該省供億用兵、百姓疲困可憫、所請蠲恤、戶部便覆議來看、欽此、本部祗奉聖旨是、

八乞歸葬

奏爲萬象皆春、孤臣獨苦、泣血籲天、乞賜代歸、以全子道事、臣久不得代、七疏陳情、計已次第仰徹天聽、乃近閱邸報、止見下部、未見處分、臣惴心動骨、無以爲計、只得冒死再請、臣聞毀行之士、聖主必下其品、戮倫之朝、哲士以覘其邦、五倫孰大於親、百行孰大於孝、親終而居盛守禮、此人道之常、何足爲孝、然非此巖之則無人道矣、人而不以人道自處、是曰人禽鄉里所不親、月旦所不齒也、臣之卽訃自去年五月至今、幾一年矣、夫禮有奔喪、爲在外者設、有不得卽奔、爲羈於故未卽行者設、乃至經年而不奔喪、此何事何禮乎、去歲自夏歷秋及冬、日月雖深、猶一歲間事也、今又一歲矣、甲子已更、燧火已改、天摧地折之人、猶然旅食他鄉、優游官署、與緇常不殊、此尙可以爲子、爲子耶、不可以爲子、尙可以爲人耶、夫滿堂皆笑、一人向隅而泣、則舉座爲之不樂、於今春也、元氣流惠、風轉草木、羣生之屬、皆欣欣向榮、獨令臣抱心抆地、以日爲年、踏風木而自傷、望枌檢而不見、永死不得、欲生不可、病百日、幸而不死、有告臣者曰、上或以獻俘敍功、設官善後、諸事未備、不令卿歸、臣爲之懼然驚惕、力疾勉圖、向前諸舉、次第報完、陛下亦爲之宜捷告廟、昭示四方、謀反造逆之兇黨、已翦首卽刑、闢土開疆之庶官、亦交臂受事、從來候代之官、亦止擁名器、示彈壓耳、於政事、不一一親也、臣獨揮涕含酸、胥匪經理、止爲冀得竣事、早博一歸、主父偃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臣之心事、其殆類此、乃今天地悅神人和、夷漢協心、中外罷兵、獨臣糜棲狼狽、死生無據、居然自如、不知陛下何令臣獨苦至是也、夫以臣爲微勞可憐、則宜少恤其私、令得復其養生送死之常、如以臣爲罪戾、則宜亟賜罷斥、令在去就之間、死生之際、俾在世有不孝之子、在官有無親之人、名爲地方久累、乃許之歸、而不爲置代、令在去就之間、死生之際、俾在世有不孝之子、在官有無親之人、名許先斬後奏、欽此、向來祇候頒給、值今兵將雖已漸集、而人心尙懷觀望、伏乞敕下該衙門、將科臣炤允賜劒早行頒降、本部馬上差人齎付督臣李化龍、欽遵行事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隨該司禮監於文華門、傳奉欽賜督臣寶劒一口、裝捧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惟尙方寶劒頒賜軍中、凡以警飭人心、卽將天

造逆者以爲口實、任事者以爲殷鑑、則不直不孝、亦且不忠、陛下必不忍令臣至此、臣草此一疏、殆絕數四、惟望陛下哀憐而早代之、不則推有委而去之、伏苦待罪而已、臣據地痛哭、不知所云、緣係萬象皆春、孤臣獨苦、泣血籲天、乞賜代歸、以全子道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諫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請補播州缺官疏

題爲播地缺官、乞賜酌補、以營新造事、照得播州初平、臣已遵旨議改二府一州八縣、及應用文武官員、酌量題調、一面具題、一面行令入播任事去後、近接大計郎報內開、該府新擬加銜調用同知王陞、以原任知州不及降二級、新擬加陞通判劉之瀾以原任知縣不謹闕任、新擬眞州知州陳應楨以原任通判不及降三級等因、該臣看得三臣者、臣取其才具、尙堪驅使、因調之入播、不爲撫慰、吏部竟其政行、各有瑕疵、因汰以酌典、亦非撫因、但大察重典、三臣既在閫住降調之列、自當離任、無容更議、惟是郡縣初設、經營伊始、卽今丈量田地、安插軍民、營造城郭、急須得人料理、所有原缺、若待銓除、豈不誤事、相應徑行該補、以濟急需、該臣查得湖廣歸州知州孫鶴年、才優幹劇、民頌廉平、去歲用兵之時、臣訪其才器不凡、調之軍前效用、諸有委任、咄嗟立辦、後以積勞成病、不終事而遽任、未盡其才、同事者至今服其幹濟、用之播地、甚爲相宜、慈流縣知縣鄧宏烈、心田忠赤、幹理勤渠、甘督施南兵破板角關、臣已優敍其功、擬加銜久任、今宜改任、始盡其長、長潭縣知縣郭維屏、宰邑大得民學理、餉克濟軍興、臣嘗第各路小委官、謂不辭勞怨、不避險艱、當以維屏爲最、其政成面賓深、似足爲優陞行取之儲、願此地此才、幸而相值、爲地擇官、無以易此、臣竊妄爲議擬、謂孫鶴年、宜陞播州新府同知、鄧宏烈、宜照原銓加同知銜、管新府通判事、郭維屏、宜加同知銜、管眞州知州事、蓋播州開創之初、地荒民散、人不樂居、自非資級稍優、常憎不無觖望、失盤錯之地、資人經理、常宜令有樂用之氣、庶幾鼓舞從事、不苦獨賢、若官不加進、舍逸就勞、當有人向隅而泣、則舉座爲之不樂、於今春也、元氣流惠、風轉草木、羣生之屬、皆欣欣向榮、獨令臣抱心抆地、以日爲年、踏風木而自傷、望枌檢而不見、永死不得、欲生不可、病百日、幸而不死、有告臣者曰、上或以獻俘敍功、設官善後、諸事未備、不令卿歸、臣爲之懼然驚惕、力疾勉圖、向前諸舉、次第報完、陛下亦爲之宜捷告廟、昭示四方、謀反造逆之兇黨、已翦首卽刑、闢土開疆之庶官、亦交臂受事、從來候代之官、亦止擁名器、示彈壓耳、於政事、不一一親也、臣獨揮涕含酸、胥匪經理、止爲冀得竣事、早博一歸、主父偃曰、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臣之心事、其殆類此、乃今天地悅神人和、夷漢協心、中外罷兵、獨臣糜棲狼狽、死生無據、居然自如、不知陛下何令臣獨苦至是也、夫以臣爲微勞可憐、則宜少恤其私、令得復其養生送死之常、如以臣爲罪戾、則宜亟賜罷斥、令在去就之間、死生之際、俾在世有不孝之子、在官有無親之人、名爲地方久累、乃許之歸、而不爲置代、令在去就之間、死生之際、俾在世有不孝之子、在官有無親之人、名許先斬後奏、欽此、向來祇候頒給、值今兵將雖已漸集、而人心尙懷觀望、伏乞敕下該衙門、將科臣炤允賜劒早行頒降、本部馬上差人齎付督臣李化龍、欽遵行事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隨該司禮監於文華門、傳奉欽賜督臣寶劒一口、裝捧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惟尙方寶劒頒賜軍中、凡以警飭人心、卽將天

討。故一出而宿賊平。再出而朝鮮定。此俱榮牒之可鏡將。介播酋狡獪。戮將屠城。窺逼門庭。患在腹心。仰
蓋聖慮。俯允所請。照例頒賜。以重事權。務要矢滅此朝食之
申國威。下雪民怨。庶幾仰副皇上倚任之殷。而媲美於東西也。合咨前去。煩將頒賜銅鍍銀收欽遵行事。
及轉行大小將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差官齎捧賜劒一口到臣。該臣即於是日恭設龍亭。焚香望
闕叩頭祇領。隨督行三省文武等官。一體遵照。及將兵馬錢糧催徵齊備。於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
約會出師。差官齎捧欽劒。馳至軍前。隨營監陣。欽遵行事。至本年六月初五初六兩日。官兵急攻。仰仗天
威。圍破賊滅。兵撤事竣。捧繳到臣。臣惟播酋造逆。致干天誅。臣以一介書生。獨蹈三播文武之上。方苦才
微望劣。衆未服從。加以我弱賊強。人懷觀望。迫調發募集夫武勇。乃心志更險。於山川。雖三令五申。備極
鼓舞。顧此區區彼界。終涉參差。幸遇皇上重念軍令之嚴。特頒尚方之賜。白旄黃鉞。威勵九天。雪鍔霜鋒。光
搖萬里。臣於是舉揚主命。激勵羣情。申嚴後至之誅。大鼓前驅之勇。於是三軍股栗。萬衆心寒。受命則忘
身忘家。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對壘則百戰百勝。滅人之國。收人之城。用能淨塵澄煙。重開炎徼。坐消氛祲。
永奠西南。蓋惟令嚴九重。所以功成六月。此臣所爲撫太阿而揚休。捧合光而頌德者也。今照兵事告竣。
所有賜劒。理合奏繳。伏乞敕下該衙門照數查收。以昭中興修文偃武之盛。緣係軍務事理。爲此具本。專
差官胡維城賫捧進繳。謹具奏聞。計賫繳賜劒一口。萬曆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錯算軍餉疏

題爲征播事竣。造報動用軍餉。以備覆覈事。據四川布政使司呈。造報征播軍餉錢糧。自萬曆二十
七年六月起。至二十八年九月止。蓄江南川合江永寧四路。與所屬府衛州縣。總計支發戶兵二部。幷本
省外省。蜀府義助。及派徵未完地畝夫價等銀。共二百四十七萬五千八百零四文。內實辦米豆草料戰馬烘炒藥餌
七絲八忽九微一塵四纖四沙。銅錢一百七十三萬一千八百零四文。內實辦米豆草料戰馬烘炒藥餌
魚鹽薑蒜。及製造軍火器具。幷漢土官兵行月二糧。安家犒賞。驛遞功賞運夫腳價等項。計用銀一百五
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兩六錢零三毫四絲三忽五微。各項內有積出扣回還官銀。三萬三千七百二十
五兩零九分七毫六絲四忽八微。又施南八土司官兵八千餘員名。安家行糧犒賞。幷三箇月本折糧銀。
共二萬四千八百五十兩。各兵應援思蠻。羣從龍泉進兵。功屬湖貴紀錄。糧係川省代供。此項餉銀。應在
二省算除外。實止用過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四百一十五兩五錢九釐五毫七絲八忽七微。銅錢一百六
十六萬五百五十六文。前項扣回幷支腾在庫。及見徵未完。共銀九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兩九錢七分
七釐三毫二微一塵四纖四沙。買運改運碾運及蜀府義助各本色米。共四十四萬九千九十七石七升
七合八勺三抄一撮一圭一粒。內支過三十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一石一斗四升四勺。內支過一千二百
千五百二十六石一升一合三抄一撮一圭一粒。烘炒三千二百二十三石六斗三升。內支過一千五百
二十二石三斗。實腾一千七百零一石三斗三升。炒米一萬五百零五石一斗九升三合。內支過五千六
百一十五石八斗二升。實腾四千八百八十九石三斗七升三合。黃豆胡豆共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一石

一斗四升四勺。內支過一萬二千八百五十三石五升五合。實腾一萬六千九百
勺。粟穀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三石九斗六升二合。內支過四千一百五十七石九斗五合。實腾七千三百
三十六石五升七合。乾魚一十五萬三千五百一十斤。內支過七萬三十九斤。實腾八萬三千四百七十
一斤。食鹽三十六萬九千三百三十四斤。內支過一十二萬三千六百六十
六百七十一斤半。生鐵四萬三千四百四十斤。內支過三萬七千一百五十八斤。實腾六千二百八十二
斤。乾蔴五萬四千八百一十九斤。內支過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斤。燒柴
一十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斤。馬草八萬五千三百一十五束。二項盡支藥餌一萬三千三百一十五斤。零
七兩。內支過一萬二千八百四十二斤一十兩。實腾四百七十二斤一十三
過八百八十匹。實腾一百五十一匹。盔甲槍刀。銃砲弓箭。絲弦挨牌。鉛彈硝黃等項。共一百零五萬五千
五百七十四件斤。內支過七十一萬零四百四十三件斤。實腾三十四萬五
腾糧料戰馬器具。硝黃。若照原值變價。可得銀七萬八千二百六十五兩零。逼充之外。實止用銀一百三
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九兩有零。至於運夫一節。原議東南派夫。西北徵銀。各從其便。其後銀未完而賊
已滅。若將夫價槩行免徵。則東南獨勞。西北獨逸。苦樂甚屬不均。故議將未完夫價。並加派丁糧銀一並
追完。總於二十九年通省大糧槩行蠲免。以均勞逸。已於請蠲疏內題明訖。茲以二項見徵未完。幷扣回
支腾在庫。總計。節後官兵支用幾何。變價幾何。存腾幾何。通行查明另行銷算。若有餘腾。還官正支。本司
會同按察司重覆磨算相同。中間並無侵冒等弊。理合具乞造册奏繳施行等因。册由到臣。案照先該臣
題爲循例請設兵將等事。該兵部覆奉聖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這編選標兵。推補將官。調用各省
兵馬。議處糧餉等項。都依擬行。欽此。又准戶部咨。爲患切剝膚。敬陳一得等事。該工部左侍郎趙可懷題
戶部覆奉聖旨。銀兩准解。軍興爲急。編派照丁糧。毋以優免豪損小民。欽此。又准兵部咨。爲遵省悖旨
不道。揚茜拒敵。官兵等事。本部議將太僕寺庫銀四萬兩。支給四川都司。淡章齎至四川總督衙門交收
等因。覆奉聖旨。是。著各官上緊押解前去。不許違限誤事。欽此。又准戶部咨。爲請發庫銀防播事。該本部
覆議。播酋爲患。撫按題請兵餉。本部議將二十六七兩年額解陝銀。題留彼處募兵防禦。既稱解陝。合將
太倉銀七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解川等因。覆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爲夷氛甚熾。天討宜彰等事。
該本部議將四川稅糧加派銀十二萬兩。通融支用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爲君詳章奏等
事。該戶科都給事中李應策題。本部議將湖廣二十七年本色漕糧二十一萬二千二百六十石三斗。耗

尖米一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一石六斗二升若、存留本省、挺充楚蜀貴州三省軍餉等因、奉聖旨是、欽此、又准戶部咨、爲楚演助餉勢難如期等事、該本部議、將鳳陽銀十萬兩發四川等因、奉聖旨、川貴待餉甚急、你部裏便馬上差人星夜嚴催鳳陽廣西如數解彼濟用、不許執留遲延誤事取罪、還立限具他、欽此、又准戶部咨爲議動贖鍰以助軍餉事、該四川按臣崔景榮題、將本院項下批追贓罰銀兩、助充軍餉等因、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移咨前來、該臣隨將戶部咨解銀七萬四百三十五兩二錢、兵部咨解銀四萬兩、鳳陽撫臣李三才咨解銀八萬五千五百六十兩、湖廣撫臣支可大咨解酒糟折銀三萬兩、蜀府義助銀二千兩、按臣崔景榮解贓罰銀三萬五千兩、幷行四川布政司徑支庫貯銀一十三萬六千四百八十二兩一錢三分一釐七毫、又支解川東道銀六十四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兩四錢三分四釐八毫三絲三忽三微、解川南道銀五十二萬六千六百九十六兩三錢七分四釐、解川西道銀二千一百五十二兩一錢五分二釐、又支借貴州以福建協濟解補銀一十萬兩、各府州縣解銀四十二萬五百三十一兩一錢九分九釐四毫二忽六微一塵四纖四沙、成都府支造銀盤花牌綾段紅布等價銀四千兩、各州縣加派地畝賦稅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二錢八分、又加派運夫工食銀二十五萬七千三百七十六兩七錢一分四釐九毫四絲三忽、通共二百四十七萬五千八百零六兩四錢八分六釐八毫七絲八忽九微一塵四纖四沙、錙錢一百七十三萬一千八百零四文、俱經一面派徵接濟、一面動支分頭買辦糧料等項、及轉運軍前聽支間、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初五初六兩日、三省合兵輪攻、圍破逆賊授首、妻子爲俘、班師凱旋之後、該臣備牌、照得播酋造逆、舉天征討、卽令賊黨平、官兵供撥所據用過錢糧例應銷算、但興師雖在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方行進兵、然自二十七年六月以來、卽值此役、其中調募主客官兵、分布防守、買辦糧馬器具、預備聽支、陸續動用、無月無之、是防勦雖或不同、經費原係一事、通應一併清查、檄行四川按察司、發馬邊兵備道總理水陸四路督餉副使史旌賢、備將一應錢糧、毋分防勦、逐數清查、册報、隨據該道議、將綦江南川二路、幷重慶府屬委本府同知梅燮、合江永寧二路、幷瀘嘉眉邛雅州委順慶府同知馬性和、成都府屬委本府推官王宗賢、敍州府屬委本府通判陳仕麟、夔州府屬委重慶府通判江騰鯨、保寧府幷潼川州各屬委本府推官方象成、順慶府屬委本府推官陳博、供分投親詣四路、及各府州縣、清查前來類造、間副使史旌賢、聞報離任、改行四川布政司分守上川南帶管清軍督糧道右參政王嘉謨接管造報到臣、猶恐不的、又經駁行該司再加覆駁去後、今據前因、除湖貴二省用過錢糧、聽彼中徑自奏報外、該臣看得播酋造逆、致干天誅、於時兵餉兩虛、無從措手、卽蜀省幫襯、向稍充實、年來亦以二運採木、靡費不貲、正項之外、所存無幾、臣蓋日夜憂之、荷蒙皇上軫念遐荒多方經畫、儲餉調兵、絲至縷輳、以故不假歲月、克致蕩平、臣稟成廟算、奉揚天威、享而竣役、可勝仰戴、所有用過錢糧、據該司造報本色糗糧、前開已悉、無容復賚、查得四川一省、用過餉銀、除扣除還官、除照變價及協濟二省不計外、總計四路官兵、行月二糧、運夫工食、及一切買馬製器諸項雜費、實用過一百三十八萬七千一百四十九兩有零、及查湖貴二省、先據送到造報錢糧文册、共用過一百餘萬、彼兩省共

計四路、與蜀相等、經費之數、似少參差、緣四川自前議六月城破蓁江、卽調發多兵各處防守、至進兵之時、已支半年之餉矣、比至進征川省所調、皆陝西三邊之馬兵、浙江河南山東之步卒、其糧餉原厚、皆以一人彙二人之食、迨事完撤還、給以路費、遠者三月、近者二月、皆計程計費、實然有餘、以故遠省客兵、歡然就道、此其支費固有難以槩從省約者、然皆臣嚴督經管司道等官、事事籌算、時時黏蜚、正支之外、絕無別項浮費、以故罷兵之後、計所腶存尙近百萬、臣之處心良亦苦矣、及查扣回支賸、及派徵未完銀九十八萬五千五百四十兩有零、先經臣題、將見在者、入疏具題、於內動四十三萬六千五十餘兩、抵今年蠲免之數外、又議動二十萬、爲播州營建之需、今查播州善後所費實繁、查卽萬兵之餉、一年已需數萬、加以驛遞之夫馬、官吏之廩糧、匠役之工食、小民之半種、彼中尙一無所出、種種皆取辦官帑、儻一年之後事未卽就、兵未卽撤、費豈便已、則卽以三十萬待之、未爲多也、卽今又解發三萬兩、協濟湖廣征勦皮林、計此三項、已該七十餘萬、則所餘者、儻二十萬有奇、而功級之銀、尙未全領、借支之項、尙未全補、拖欠之數、尙未全完、則此二十萬者、亦未可謂目前之長物矣、蓋此番舉動川省原以全力從事、兵之徵調甚多、餉之協濟甚少、始傾府庫以平賊、繼竭物力而善後、東拆西補、殊費支吾、掣襟露肘、僅而全濟、卽免告急於司農、求補於內帑、亦已幸矣、比之貴州原仰哺於外省、繼扣還於度支者、原難例論、臣固亦不敢不申明之也、除行該司嚴併追納、以備接濟、總俟工程告完、若有積餘、照數還官、聽接管督臣另行銷算、造册奏繳外、所有前項用過兵糧、起止年月、支存數目、理合開造黃册進繳、青册送部、伏乞敕下戶兵二部、再加駁查、行巡按御史都盛施行、緣係征播事竣、造報勦用軍餉、以備覆駁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差承差荀應增齎捧謹題請旨、

進播州圖疏

奏爲播地初開、微獻輿圖、以盡審覽、以抒愚忠事、臣不自量、受命勦播、以天之靈、幸而竣役、深惟此州之地、不入版圖已八百年、陛下旣取而郡縣之矣、顧其地遠在西南、去天萬里、山川土物、類異中華、讖命工人繪爲一圖、上呈御覽、儻蒙陛下於萬幾之暇、時賜省閱、亦得以習知其軀理、宏宣夫政教、萬分之一、不爲無補、顧臣爲此圖、尙有私衷、不敢不盡於陛下、臣惟逆酋拒命、自外生成、陛下以仁聖神武、赫怒臨之、如發蒙振落、何足爲難、顧其地山川險惡、林箐深阻、諸將吏曾櫛藤附葛、冒炎觸瘴、與蠢兇角一旦之命、十生九死、備而勝之、故披是圖也、陛下可以知將吏之苦、此邦之人、不沾王化、垂及千載、今一旦被日月之光、沾雨露之潤、如出谷遷喬、一何厚幸、顧其人原是弄服鳥語之倫、同處獸虎蟲蛇之內、向來生計、不過捫磴穿崖、刀耕火種、爲力甚苦、求活甚難、而逆酋且慢之以威、劫之以刀鋸、民皆重足一迹、莫必其命、蓋今之所爲開治建城者、皆昔之火宅鬼窟也、故披是圖也、陛下可以知小民之艱、夫臣子之義、事不避難、勞不言苦、臣何敢復爲將吏多贅、惟是爲小民者、今雖初出湯火、漸澄清洽、然殺戮之後、地多曠土、招附之初、人無固志、安之固易、於見德、慢之亦易、於思亂、譬之新生之木、爬搔稍過、則生意萎然而消、久放之豚、束縛太急、則野性悍然而起、夫難平者、事也、難得者、地也、惟以仁義取之、以仁義守之、則三代之

上理、而太和常在宇宙間矣。臣願陛下流涕悼之澤、布寬仁之令、明示守土之臣、安之勿擾、緩之勿急、令一方小民、翕然知有生人之樂、慈色相告、又湛然念其已往之慘、涕泗橫流、庶幾常心歸化、無復反側、西南半壁天下、永永無患矣。臣無任瞻依仰盼之至。謹將所給地圖隨本上進。

請卹典疏

奏爲孤臣代歸有期、循例陳情、懇乞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臣愚不肖、誤切聖恩、總督軍事、適值臣父之變、舉旨在任督兵。旋以軍旅事竣、蒙允回籍守制。茲且得代奔歸、仰惟天恩隆重、非臣頂踵所能圖報、何敢再言所私。顧國有卹典、不敢不據例上請。臣世本農家。臣父棟、以臣盧忝仕途、節次受封七品五品職銜。後以臣巡撫遼東勦虜微勞、復蒙特恩加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比臣起官今職。接俸三年考滿、該吏部查得臣父已受過三品封典、例不重封。止臣蒙恩陞右都御史、則臣父蓋係實授三品封。又經臣考滿應封、以臣見任二品時病故者也。查得大明會典、并卹典條例內一款、凡兩京二品以上文官、并父母妻三品文官、并父母曾授本等封者、俱照例祭葬。又一款、凡侍從眷宮軍功等項、遇有加項陳請、仍移文兵部覆實。如軍功必躬履行陣有勞、方與具由題請。若止曾受官、未經實效勤勞者、不准。其特恩所加祭葬、大約於本等品級內量加一等。如軍功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或有軍旅身歿勤勞茂著者、卹典自宜加厚。禮部臨時擬議奏請定奪。爲照臣自東陲以來、辭親從仕、垂二十年。臣父未嘗就臣一日之養。惟是鎮撫遼東督兵三載中、病而歸得、居子舍、然甫踰一年、復有今役。受事未久、卽有臣兄之喪。於時臣父遂苦侍養無人。臣身又以從征難返、彙之賊勢頗大、勦事頗難。臣父上憤國難之未平、下傷游子之遠役。愁思焦勞、卒先朝露。總之數年以來、臣之指揮、止在行陣。兵凶戰危、臣嘗其勞、臣父與其憂。卽壯夫亦嘗中攖。況衰年胡以久恃。憂國捐生、臣父亦復何恨。所苦獨臣心耳。乃臣聞計以來、又以軍事編留、一年於此。奔喪營葬、付之杳茫。帳有蛛絲、庭惟鳥迹。此士類所爲傷心、路人所爲殞涕者也。卽今南北少事、方寓安然。平定之效、頗當聖心。露布北馳、天顏有喜。臣獨宗祊剝落、形影伶仃。謁地踏天、無以爲計。卽論理、則家國非偷。然在臣、則君親並重。蓋不能不望恩於陛下矣。臣父已實授三品封、又經臣考滿。本等卹典、例自應得。但稽之令甲、軍功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臣卽幺麼非類、而見卹二品、經年在事。軍旅勤勞茂著、得從厚議卹。臣卽究散無勞、而從征兩地、頗效奔走。軍功躬履行陣、與加恩臣卽框怯不立、而暫兵數載、未離行間。據例原情、似宜少沾尺寸。且夫一往而不返者、親之終也。一缺而難補者、孝之禮也。臣非生於空桑、乃在生不養。臨終不敢、既沒不歸。風木徒傷、雲天無望。孤園已百行莫贖之愆、終身不解之恨矣。惟冀栓楸之際、少借恩私。寵岑之間、略存光寵。倘得以其浩蕩無涯之恩、少澄其沈餘。終天之痛耳。伏望陛下俯察情苦、曲賜矜憐。敕下禮部備查往例、兼覈微勞、酌議卹典、稍從優厚。兼臣父倘得少安魂魄於地下、臣亦得暫寄親思於人間。臣卽病苦衰殘、無能補報。衝寒冒暑、鳥鞠有心。今生已矣。倘有來世、惟陛下哀憐裁察。臣謹泣血籲天以請。

平播全書卷七

咨文

咨貴州撫院防播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邇來狂悖大非往昔。親自統兵屯劄於蜀黔地界、擾害居民。被處防禦官兵、又屢單弱。業經調遣總兵官萬鑒馳赴外。查得此酋近日又復集兵擾犯黔地。愈肆垂涎。已行各該道將查報訖。若該省一應設備與當興革事宜、本部院難以遙度。相應移會、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將鄰播一帶去處、目前防禦官兵、有無足備、應否增添與歧路設險扼隘、挖塹偵探、收保城守、并通省時宜興革事干奏請者、陸續希稿見示、以憑會題。倘有經行事件、亦希備細移送軍門、以便查考。幸勿遲緩。

咨浙江山東借兵

爲土酋肆逆、蜀地陷危、請乞益借兵力、以資防禦、以保封疆事。本月二十一二等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并重慶府及參遊等官各報稱、播酋楊應龍於六月內點兵六萬、分爲三路入犯綦江內地。先講地方、事後撕殺。乞發官兵、立候分布防守。又據報稱楊應龍親自統兵數萬、在貓兒岡等處劄營。又在母渡入犯、離縣止二十五里。今守兵止有三千、勢甚至急。各等因、節報到部。爲照楊應龍恃其地利之險、兵力之強、睥睨全蜀、無足以當其鋒者。其蓄志欲逞久矣。年來假以擒叛奴、一犯合江、再犯綦江、殺掠之

333

慘、節經奏報、然猶未敢悉師以出也。自貴州叟師之後、自知難道天誅、途窮還於一決、乃親統大兵數萬、復犯蓁江、恣行殺戮、結營不去、益增生兵、蓋欲殲我兵將、占我邊隅、然後略地攻城、惟其所向、此其爲志、端不在小。蜀地原無兵馬、向來征討、止調土司、而土司之中、惟此酋爲最強、往日已事、可爲殷鑒。本部入蜀未及旬日、召募訓練、一無所施、不得已、遣總兵萬鑒、趙欽統領土兵數枝、接濟顧強弱之勢、已自可知。儻我兵稍挫、賊勢益張、遊弋之區、且在全省、茲所關係、豈細故哉。查得浙江南山東之兵、天下稱勁、年來東征、全賴其力、今東征竣事、業已歸農、召募用之、極爲相當。除另差官齎銀召募、但此中事已然眉、被處旋行召募、騰日遲久、無補急需。查貴鎮有防海及標兵二枝兵將見在、今海波已澄、備而不用、合行借調、除具奏外、蓮朝廷之上、見此情形、無不允發之理。但待報遲發、尤恐後時。合先咨請、希將前兵、令驛將統領、全貧撥發、前來應給路費、量行支給、待此中解銀補還、若貴鎮兵不可缺、不妨徐募、已撥東征之兵填補、移緩就急、兩不相妨、昔寇夏之變、浙中調常撫院曾遠遣三千兵赴援、大義精忠、日星並耀、料貴院體國奉公之心、決不憚披髮纓冠之往、請勿遲緩。

咨陝西各鎮借兵

爲土酋畢逆、蜀地阽危、請乞量借兵力、以資防禦、以保封疆事。本月二十一二等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并重慶府及參遊等官各報稱、播酋楊應龍、云云同前。查得陝西各邊兵馬、素稱驍健。本部向撫借調、緣秋防在即、未敢具陳。顧今事勢已急、計無復之、只須量借除一面具奏外、諒朝廷之上、聞此情形、猛不尤發之理。但待報遣發、尤恐後時。合先咨請、希將貴部院所屬四鎮、每鎮量撥二三千、倉皮中驍將統領、各帶甲馬器械、量給行糧、速遣入蜀、俟本部一面解銀補還、入蜀以後糧料、本部一面預備、又查得延綏一鎮、儲有入衛兵馬一枝三千、年來借調東征、不係本地防守之數、今東征已畢、劃鎮無事、更希全營發來、要在十月之間、畢至蜀地、方爲有濟。昔年有調苗兵勦賊者、胡騎一呼、踏爲平土、酋所特惟生苗、非陝兵不足以殲之、亦知秋防在目、彼此皆急、顧貴鎮地大兵多、摘撥一枝、如九牛一毛、無足加損、其在蜀地、則救焚拯弱、宏濟爲多、料貴部院體國奉公之心、決不憚披髮纓冠之往、請勿遲緩。

咨兵部討將官

爲播酋猖獗、蜀事阽危、乞多發將才、以備戰守事。照得播酋不道、擾我封疆、蓁江被殘、重慶告急、全蜀事勢未知所終、此亦危急存亡之秋也。蜀原無兵、故亦無將、近雖調發土司之兵、而土官紀律不嚴、未必用命、雖亦多方招募而爲合之衆、須得良將統領、始可收功。至於別省調兵、彼中雖有驍將、未必便肯遣來、臨時須有更改、亦不可不預爲之備者。即如名題請、但本職於九邊將帥、未能全知、又恐諸將中有事故不一、不能應手即至、返致誤事。相應咨請、爲此合咨本部、煩將後開本職所訪聞謀勇足備可用將官、轉咨各處督撫衙門、即給與應付勘合、抵蜀之日、自當從優給賚、俟各將到後、本職隨其才器、分遣督兵、事寧之後、另議陞賞、仍行各處督撫衙門、此番所留將才、不許教焚拯溺、不得以本處有急爲辭、遲留不發、致誤事機。至於後開各將、或近有顯過落職、

難以重用、或本部所知、另有長才大器、在諸將之上、而本職所不及知者、亦乞隨宜改易、止在得人、或各將有見居重地、勢須題請者、亦乞查照咨文、徑爲題請、仍希將所遣發過將官、先咨知會、以便行催、須至咨者。

計開

薊遼總督標下副總兵戚延春。
薊遼總兵標下遊擊葉邦榮。
大同井坪城參將饒煜。
延綏入衛遊擊王國棟。
原任保寧參將郭有光。
河州革任副將周國柱。
河西原任參將佘世威。
山西原任東路參將佘德榮。
寧夏副總兵馬孔英。
洮岷副總兵魯光祖。
西寧參將王國柱。
京營遊擊陳奎。
原任京營參將閻登瀛。

咨湖廣撫院防酋

爲緊急軍務事。近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報稱、播酋楊應龍、於內地肆劫掠要攻綦城。又聲言添酋入犯重慶等處、等因、到本部院。除行見調赴重慶總兵官萬鑒、同該道加謹提備、并一面調取漢土官兵、馳至該府一帶分布防禦外、爲照播酋楊應龍、狡詐異常、近見明旨重殲、遂致疑畏日深。跳梁益肆、即今縱橫無忌、不知意欲何爲。查楚省適鄰偏橋一帶、均爲內地標喉、未然之防、頗應料理。爲此合咨貴院、煩請速於有勇兵處所、無論漢土、急募數千、於鄰播要區、分布防守、仍戒嚴將領、有司衙所、比常加謹隄備、用保無虞。應造器械軍火甲具行司、專官製造、應動銀兩、與集兵合用糧餉、該司一面酌定通詳、一面造發馳赴慎守。仍請希將貴戚過將領等官、緣由、并委過募兵職官姓名、先行移送軍門、幸勿遲緩。

塘報播事

爲緊急夷情事。照得播酋楊應龍、統苗攻破綦江、殺戮將兵、緣由已於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具題訖。本年七月初四日、據重慶府申據綦江縣報稱、六月二十一日、播酋親率兵苗六萬圍城、與房遊擊張良賢對陣、亂拋火石、城頭火起、各兵雜立、一時潰下城牆、苗兵直入、當即殺死房遊擊張良賢、將百戶

生擒胡提調孟百戶，其餘各官逃亡不知所之。殺死兵民不計其數。一時堆屍塞街。打入縣堂。殺死吏書皐快。及避難街民一百餘。見本縣印同家眷十一口。正衣冠端坐在堂。北殺死義男一人。義女一人。打入後堂。將什物一堆劫去。次打入監房。將各囚放出。各令投順去。次打入官庫。先將外庫銀檢劫。將內庫銀留數百兩兵看守圍裹。自夜達旦。二十二日早。逼出把總李旭何澳良。將官庫銀檢過二千餘數持去。仍根要庫子及避難街民湯禮等立一個契。逼本縣用印。將銀二千作賣兵之費。次即打倉。衆兵各依倉就食。復懸牌內云。本司率兵到綦。路遠不便運餉。將綦江縣庫貯銀兩。倉貯米穀。盤數備支。無得阻難取罪。二十三日。放火燒城。城內官民房約有百餘家。二十四日。與本縣會話。要改勦爲撫。又要取各寨民及楊可棟屍棺。要本縣親子馬兆斗親自許銀。到營一路隨帶。放火燒倉。次即燒營。鎖押目把十餘人進縣。直入後堂。舉本縣毅然以死自許。彼亦不能困辱。二十五日早起。先退入三溪。仍將前項逐一繳由。因苗兵阻截。片紙隻字難以上通。將去男婦不計其數。并所屬巡司東安二驛。家眷除查明另行申報外。等因。擬合申報。又於七月初九日。據敍馬盧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報稱。本月初一日亥時。據五畝堡指揮王繼祖揭報。本日午時。聽夷放銃。未時據哨探軍兵李啓等探得夷目趙林鶴、統袁謨、袁鼎、袁年、王繼先等兵。又吼灘小溪等處兵。見有千餘。在龍門里劄說等播兵到齊。就要一衝五畝堡等情。本時又據探報隊長奚老三報稱。探得楊應龍封刀一把。要殺趙林鶴。稱綦江已攻了。緣何不打合江等情。初二日夜四更時分。又據塘報張廷舟報稱。三更時分。趙林鶴統袁謨等兵分爲三路。黑夜難知其數。一由大油溪。一由虎卷子。一由勝刀溪。俱向五畝堡衝來。王指揮督率軍兵堵遏。因馬邊兵尚未到。見得勢力不敵。退至小寨坎。夷兵將五畝堡團住。大吶要擊王指揮。當時將近居民房燒燬。又叫收草燒堡等情。又據王指揮差人謝乾報稱相同。除本職督率官兵堵邊外。查得馬邊兵舉瀘州調撥各兵。連夜撤出。已過馬街河。合就移報。又據合江縣申報相同。除本道一面差人持牌曉諭馬邊兵。不許擬剋。著令衝勇與王繼祖出哨。幷行令楊遊擊相機策應堵遏。用保撫處。一面催發宜賓兵。督赴瀘州應援外。理合呈報。七月十八日。又據分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報稱。七月十三日。據綦江縣申。本月初十日。據本縣三溪住民羅可勳、羅枝、羅從友、羅守用、係生員。羅舟、羅雍、羅于澤、羅允、羅鴻義男告稱。楊酋自破城之後。一向劄營三溪母渡等處。又於初八日將三溪田地沿邊插旗爲號。播界自某處起、某處止。額一石碑。豎立界口。號令官壯。且將各民房拆毀。改作倉廒。搏去男婦數百餘口。劫去財物數萬餘金。該本縣看得逆酋肆行無忌。混占民地。拆毀民房。將使一方之民。居住無賴。夷殘破餘黎。何由復業。等因。申報到道。各轉報到職。看得逆酋初出。聲言攻打綦合、直取重慶。比綦江既破。劫奪倉庫。廒掠人畜。未免逼回數日。因之內地兵將漸集。聲勢漸壯。賊鋒遂延不進。乃分遣生苗焚劫堡寨。又越播境五六十里之外三溪地方。插旗豎碑。將內地民居。占爲官莊。狂逞已極。悖逆益甚。除督發土漢官兵分布鄰播州縣、聯絡防禦、及行湖貴二省遵播一帶道將各嚴督軍兵把截險隘、以防潰決突犯外。合行塘報。

查湖廣備糧餉

爲恠撫地方事。照得湖廣偏橋、清浪、鎮遠、平溪、等處、俱與播酋切壤。應用謀勇將官精兵防禦。業經移咨貴院及徑行布按二司、及湖北辰沅等道。計議將兵及糧餉機宜等項。不啻再三。俱未見回覆。殊爲可慮。頃楊酋犯綦之狂。仍在集兵。聲言要犯湖省地方。則偏橋等處。亟應防守。緣添設兵將。備哨糧餉。本部院此合咨貴院。煩行湖廣布政司、動支行文既久。計此時分。市停安。惟是本色糧米、尤當多備。理合移咨。爲此合咨貴院。煩行湖廣布政司、動支軍餉銀兩。趁此秋成之際。收買本色糧米。要足官兵三萬名半年之用。專委督餉一道。貴威各屬。克期糴完。運赴鄰播應守地方。聽候支給官兵。幸勿遲緩。仍請將委用督餉專道、幷分催各官、及買運米數、收貯地方各緣由。備咨軍門查考。併再檄催司道、將節行會議各項事宜、速議明悉。作速通詳。以憑施行。

查貴州貴安驛臣

爲恠撫地方事。萬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容呈。據涪州申。爲四路阻寇邀截奏章、節次差役、實難安堵事。本月十二日。准播州宣慰司批差頭目云云等因。到本部院。爲照播酋楊應龍、近日狂逞大異往昔。既叛犯黔省官兵。復攻陷蜀中縣治。戮將屠兵。聞者駭愕。豈非天道好還。此賊殺戮多端。天欲稔其惡而斃之耶。伊自知惡積罪大。欲以恐嚇官兵。乃令頭目部落楊口仝稱。貴州水西助兵一萬。攻我綦城。先據各衙門節報前情。本部院久知鳳氏母子。素懷恭順。較之楊酋、何啻霄壤。斷不信以爲真。且曾見邸報。黔省按院題疏。亦有安疆臣效順之劃。乃令該酋以結親之故。託言水西聲勢誇兵稱勝。但知自張糧援。不顧恩讎。鄰封機械變詐。不可方物。誠可痛恨。若不詢求虛實。將來墮疑黨奸。何以服心。應合移查。爲此合咨貴院。煩請轉行司道。詰詢安疆臣及伊母鳳氏、曾否與楊酋添兵助虐。有何深恨夙隙。將此逆情。剴剔於渠。若前所云。皆非眞實。是何播目揚言。始安氏母子陰受無窮之羈。仍令疆臣速示譯審頭目及鄰播部落。毋得輕聽播酋詭計誘惑。厚賄結心。暗幫爲虐。倘後日久論定。情形必露。伊時再悔。噬臍何及。希將詢過有無前項情由。移送軍門。以憑施行。

查滇南調兵

爲土酋肆逆。蜀地陷危。請乞借兵防禦。以固封疆事。本年六月十一日。本部院入蜀省受事。隨據兵巡上川東道及將領等官盤報。播酋楊應龍、集兵內地。侵掠騷擾。本部院即檄行道將等官、嚴加固守。無爲輕敵。及一面四出徵調漢土官兵、計議防禦。又遣總兵萬鑒、馳赴重慶。分布防守堵截。節道狡酋於二十二日。親督大兵直抵綦城。與將官決戰。遂致綦江城陷。官兵被戮。勢甚披猖。爲惡殊慘。緣此酋頻年爲患。三省不寧。頃自貴州喪師之後。自知難逭天誅。遂僭逆於一決。此其爲志、謀在不小。原蜀中紮撫營兵。雖松潘開鎮、兵數不多。即今秋防防登。猶自不敷。以故向來征討、止調土司。而土司之中、惟此酋稍強。各土司無能與之抗者。惟是貴省元江、普州、羅雄、武定等處土兵。素稱驍勇。堪以禦敵。且查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內。准兵部咨爲播患方殷。軍機至重等事。該本部題稱川貴湖廣地界相連。殆若犬牙交錯。合無於貴州總兵、請敕貴任湖北川東地方。凡有事調遣、不許抗違等因。閏四月內奉聖旨。貴州方在用兵。總兵官所

轄、准照巡撫事例、湖北川東參將、守備、軍衛、土司、俱聽節制、有事調遣、不許抗違、撫事只照常行、故寫敘、貴廣西雲南與貴州接境去處也、著協力拔擒、不許互分彼此、欽此、今照敵院叨總制三藩軍務、勢不得不借調前兵、用資戰守、爲此合咨貴院、煩念演蜀鄰封、正當披纓拯溺之際、請將前項士兵、責成該管土官、挑選二萬、再加調練、候本部院另文調取之日、令各備鉦利器械、再請行委該勇將官一員、督同該管土官、管押各兵前來、聽令分布、其行糧、煩查演中用兵則例、前轉行過土司、選兵緣由、希先見示、以憑查照臨調、解給施行、幸勿延緩、

咨黔省撫院趁時解來

爲軍務事、照得播酋近雖稍靜、倘戎心無厭、爲謀叵測、前又脅聲言要犯貴州龍泉等處、在我防禦自宜周密、近准貴院回咨、地方設防、應布將兵、與扼險隄備、漸有次第、雖兵尚不足、隆綰募調、猶易爲力、惟本色糧餉一節、乃目前急用之需、諒貴院久已計處、先該本院節行貴州布政司、預計買備、及令製造器械火藥等項去後、未見回報、什否酌行、今據該司揭稱、庫貯堪動軍興銀兩數目、不上萬計、與雲南應還川省解黔銀兩、應否動支糴買粗米、亟應乘時酌處、又查該省往規上納事例等項、備中間如係折色、或照川中近例、可以暫改本色、亦應亟行、庶得濟用、爲此合咨貴院、煩行該布政司、將庫貯見存、并雲南解還銀內、應動若干、趁今時熟通詳、速委官員、照依時估多買米穀、製造、如法收貯近便倉廒、若事例等銀、應否隨宜改上本色、俱聽酌處施行、其應製軍火器具、亦速行司、查照原行製造、仍將實過米數、軍火器具、先行咨由移送軍門、幸勿延緩、

咨催湖廣買餉米製火器

爲軍務事、照得湖廣偏橋鎮遠清浪平溪等處地方、與播界比鄰、應用將兵防守、須時刻不可懈弛、軍中所需日食糧米器具等項、節經移咨貴院、及牌行布按二司、湖北守巡辰沅等道、計議去後、俱未回報、又於七月內移咨、請行該布政司、動支軍餉銀兩、趁時收買本色米石、計足官兵三萬名半年食用、責令委官買運應支去後、亦未回報、今照防守事在孔亟、該省調發官兵、舉集彼中、應用本色糧餉、貴在先期布置、又軍中利用必須火器、不知該省製造若干、擬合一併查催、爲此合咨貴院、煩睹速行該司道、查照原行將三萬官兵足用半年餉米、動支官銀、專委督餉道、貴成賫官、剋日買完、運赴鄰播相應地方、聽候支用、此時秋成、正宜糴貯、不得遲緩、後時誤事、其軍火器具、最爲要務、應委慣造員役、不分晝宵、多方製造、至於偏橋等處分布將官軍兵、業已不次移咨貴院、節未見如何安設、仍煩督行該道、及將領統兵等官、一面整搠防守、一面設險偵探、仍將分布將兵、買完餉米、製完器具、各數目、咨報軍門、以憑查考施行、幸勿遲緩、

咨貴州巡撫增議防兵

爲緊急軍務事、准貴州巡撫郭、咨、准本部院咨、查分布將兵、隄備鄰境播酋緣由、隨准開款回稱、貴州防兵共三千、已到一千七百、未到一千三百、平越衛有兵一千六百、已到一千一百、未到五百、興隆衛有兵

三千一百、已到二千二百、未到九百、偏橋衛有兵五千、已到二千七百、未到二千三百、俱未到、龍泉地方有兵一千二百、已到一千、未到二百、等因、到本部院、查得會省重地、所稱防兵、止有三千、黃平龍泉、深入播地、各止兵千餘、且有未到者、即今飯食舉動若此、似應再加增設、及查思仁石阡婺川等府縣、俱切近播地、未知應否設兵、相應再行會議、爲此合咨貴院、煩酌酌議、將省城黃平龍泉等處、應否再增軍兵若干、思仁石阡婺川各處、即今有無官兵防守、且彼處二府一縣、去省城爲遠、又隔湖廣偏橋地方、止一龍泉守備、聞其地又無城郭、兵止有千餘、恐不足爲一方保障、應否再設兵將、希一面分布、一面移知軍門、以便議題、其未到軍兵、會否催到、一併移知、希勿延緩、

咨貴州防石阡

爲地方事、本年八月十三日、據貴州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左布政使應存卓呈、據石阡府申報、七月初八日、據龍泉坪長官司報稱、本月初二三四日、連據各哨把總報稱、播苗破劫石羅門、又於馬頭山點兵數日、供言伺候楊應龍令箭至日、每兵草鞋一雙、飯米三升、不知何幹、看係地方事情、合行申報等因、看得石阡孤城、切近播境、萬一逆酋衝突、無將無兵、何以防禦、合行飛報緊急、乞賜道將隄防等因、報道、具呈本部院、據此、除行總兵官加謹隄防外、案照先該本部院移咨貴院、煩請查照先今事理、行令貴省司道、將鄰播一帶地方、專司信地官兵、將防禦事宜、注意講求、比常萬分隄備、仍令各參遊守備等官、各帶多兵、往來鄰邊處所、巡警免酋窺知內地虛實、又不許爲彼誘敵致貽後患、諸凡一切未盡事宜、相應分布應備事件、□早爲施行去後、隨准開款回覆前來、查得鄰播去處、俱已設兵、雖多寡不一、稍可隄備、惟石阡府既近酋境、未見分布何項官兵防禦、今據前因、看得播酋縱兵屯聚、難免衝犯石阡要路、宜速緊防、爲此合咨貴院、煩酌議何項官兵、於石阡府防禦、或已分布、或調取未至、作何料理、可保無虞、希速回覆、幸勿遲緩、

咨河南催兵將

爲軍務事、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川省督撫奏播逆猖獗、及添設將兵等項、已該臣部覆奉聖旨、欽遵外、所有備用將領、查得河南去川貴湖道路頗近、而彼中舊有毛葫蘆兵、精悍可用、臣頃過河北、見有額兵官任承蔭、甚爲驍雄、堪以戰陣、及查本官、係原任掌印署正留守、近因歸廢、充爲事官、合無准其益復遊擊職銜、即令選帶毛葫蘆或本營自練兵馬、隨便器械、不拘數千、如日統領星馳前去、川貴總督劉茂、隨地勦殺、合用安家行糧、河南撫院查照調兵事體、一面速行處給、一面奏請銷補、等因、奉聖旨是、備用將領兵士、增設總兵中軍、俱依擬、欽此、備咨到本部院、若得播酋楊應龍自攻陷綦江縣治、戕殺將兵之後、自知罪惡深重、難逭誅討、日在挖塹修船、謀爲巨測、所需將兵、不啻燃眉之急、既今本部題允、將遊擊任承蔭帶毛葫蘆兵前來備用、但未見起發應合移催、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檄行該道府、將前項毛葫蘆兵、及本營自練兵馬兵、挑選驍健三千名、務要

人人愼戰。一可當十。各帶衣甲器械。責令住承揭統督。如兵衆多。再委勇將一二員。分隊管束。晝夜到川。及總兵萱元鎮分布。以資急用。其各兵例有安家。照部議就於該布政司支給。具奏請補。但須官兵盡到。以濟急用。至沿途束兵號令。頒其官兵行糧。多不安靜。仍乞選一風力文職。監押內。借用散給。俟川貴一一補還。希由回報施行。往時廣中狼兵。行路日期。支過銷數目。一併見示。以憑咨部。幸勿遲緩。

咨貴州防守思石地方

爲督催地方事。近據貴州思石兵巡道呈。據石阡府經歷司呈報。七月二十六日。據龍泉司申稱。播酋在於馬頭山偏刀水都等處劄營。不知動靜。又將先年李保等造叛地名黃沙坡要路。挖爲溝壕。又據石阡司報稱。七月二十三日。被播目楊七等統兵七百。在鎮夷關外濫泥山燒劫。殺死張廷華父子。并鄉民七命。合寨牛馬財畜。盡行劫去。房掠男婦四十餘人。隨統鄉兵趕退。山稱不日打關破府。此關近乾溪三里。離府止三十里。又據石阡司呈報。播目四牌謝朝俸、石辰三、於本月二十三日統兵千餘劄營崖門。揚言集兵過江。下壩水口。崖抵本莊。築橋軍民屯寨。上劫思石府衙偏橋等處。各緣由到道呈報。本部院看得石阡府經歷司呈報。播目集兵劄營淘塘之路。又聲言過江打關馬頭山偏刀、濫泥山崖門等處。俱係思石二府所屬地方。今播目集兵劄營淘塘之路。又聲言過江打關。至白泥止。一帶路道。令路傍人民、欲修各寬一丈。又點兵數千。各遣原帶包巾飛帶紅甲。妝扮似官兵一樣。令偏箪鞋三雙。米七升。不知何爲等情。本月十一日。又據平溪洞民人唐偉奇稟報。播目謝朝俸、點兵七千。各備倣米五升。腦包五斤。蘇破八斤。草鞋二雙。鋤刀并鋒利器械點完。不知何爲。又據哨探楊春稟報。白泥楊七、召到苗兵二三千。本地民兵二千。將附近民房、拆起馬房一百間。候播州兵到。又據興隆衛鄉導陳大林稟稱。石勝倅身穿大紅服色。在於撞頭寨阿傳家歇。隨帶五十餘苗過九股糾搜各寨。諸夷倘近千人。等因到職。看得黃平偏城偏僻。四面受敵之處。環列省夷包裹。近召兵六百名防守。舉文減去三百。實存三百。與龍泉募兵二百名。實威營一百名。哨兵二百名。在所食糧軍人三百名。總共千餘。不足防守。十八日。又據清鎮守備史良將揭報。本月十七日。據偏橋衛揭稟。據鄉兵莫六文大昆走報。鶴亭山許五奔稱。惡苗千餘。鳴鑼張旗。攻打本屯。放火。鄉兵對敵。奈苗勢重。難以抵敵。轉報本衛。催兵救護等情。先據施乘哨把千戶侯仲尉差兵報稱。播酋砍牛糾苗。欲於七月十四五六日。駈來攻劫偏橋等語。各職。即報。即蒐本備。蒙督同各隘倒掛張路。修城挖壕。各官兵緊備堵截。各苗見得官兵到彼。漫散去訖。查得鶏壁山被燒。葉朝明等二十二家。殺傷軍舍鄉兵朱五等十七名口。內重傷三名。輕傷一十四名。當即安論各家調治。衛城。幸保無虞。等因。又據鎮遠衛指揮尹節何天寵稟。後撤兵之害。雲南巡撫會同總兵沐叡。料合義旅。還委愼戰將官統領。於貴州地界。邀脅廣貴各兵。截其巢穴。廣西總兵陳璘、馬上催促由湖廣取道。直趨粵西。剿捉。不許棲路粵東。有誤機冠之義。其餘前項之兵。果有安家銀兩。供總該鎮借給。即行川湖補解。行糧計日給發。一切軍興。麻費糧餉。督臣徑自議處。通行各鎮。省慴指揮門、一體遵照施行。等因。殺本奉旨。該鎮督撫新設。事權宜重。云云。除欽遵外。看得播酋自攻陷綦江縣城之後。惡逆益張。叛形日肆。即今川中雖調集滇七軍兵。爲數頗多。其強弱之勢。難以頓言。今既題調。特以貴省兵馬調用。應合移請。咨發。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欽依內事理。逃將紫慴戰征

勇健精兵。挑選一萬名。令見任總兵將官。或副將一二員。分隊管束。晝夜到川。及總兵萱元鎮分布。以資急用。其各兵例有安家及行糧等項。希照部議覆奉欽依。於該布政司庫貯銀內。借用散給。俟川貴一一補還。希由回報施行。往時廣中狼兵。行路多不安靜。仍乞選一風力文職。監押前來。庶免他患。尤見一體之誼。此係萬分緊急軍情。即日出師事理。幸勿遲緩。

塘報播事

爲塘報夷情事。萬曆二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據貴州清浪參將劉效節呈報。七月初六日。本職經過東坡站。親見高岡苗人糾聚。到查來由。據該站官軍稟稱。時常三四十人身騎大馬。往來搥頭搥臘等寨。不敢盤詰等情。初七日。又據黃平各官稟稱。播酋聲言攻打大黃任地。編橋白計。常帶白夷貳口等處。初八日。又據偏橋衛指揮張棋極等揭報。偏橋到職。管下白泥寨苗頭李宋執竹木刻來屯報稱。播州馬兵五十步兵五百。見劉翁角隘。使令搶腦寨苗頭謝保計、明來我白泥。取討過山錢。又叫我寨苗歸服。他放路過。如不歸服。即就殺轄等語。又據軍人雷文揚報稱。播州頭目趙仕登、將沿溪洞民人唐偉奇寨報。播目謝朝俸、點兵七千。各備倣米五升。腦包五斤。蘇破八斤。草鞋二雙。鋤刀并鋒利器械點完。不知何爲。又據哨探楊春稟報。白泥楊七、召到苗兵二三千。本地民兵二千。將附近民房、拆起馬房一百間。候播州兵到。又據興隆衛鄉導陳大林稟稱。石勝倅身穿大紅服色。在於撞頭寨阿傳家歇。隨帶五十餘苗過九股糾搜各寨。諸夷倘近千人。等因到職。看得黃平偏城偏僻。四面受敵之處。環列省夷包裹。近召兵六百名防守。舉文減去三百。實存三百。與龍泉募兵二百名。實威營一百名。哨兵二百名。在所食糧軍人三百名。總共千餘。不足防守。十八日。又據清鎮守備史良將揭報。本月十七日。據偏橋衛揭稟。據鄉兵莫六文大昆走報。鶴亭山許五奔稱。惡苗千餘。鳴鑼張旗。攻打本屯。放火。鄉兵對敵。奈苗勢重。難以抵敵。轉報本衛。催兵救護等情。先據施乘哨把千戶侯仲尉差兵報稱。播酋砍牛糾苗。欲於七月十四五六日。駈來攻劫偏橋等語。各職。即報。即蒐本備。蒙督同各隘倒掛張路。修城挖壕。各官兵緊備堵截。各苗見得官兵到彼。漫散去訖。查得鶏壁山被燒。葉朝明等二十二家。殺傷軍舍鄉兵朱五等十七名口。內重傷三名。輕傷一十四名。當即安論各家調治。衛城。幸保無虞。等因。又據鎮遠衛指揮尹節何天寵稟報。本月十三日戌時。據鉄沙住民田應高、劉應魁報稱。有播州楊應龍、令楊七帶領百十餘人。馬到容山剁牛會話。糾搜苗數十。稱言攻打地方。不知何爲。等情。又准鎮遠府手本。據大塘哨皇報。本月初十日。據鄉通縣朝忠等不次報稱。先日江外前往白泥三千多苗。各散回寨。近日又被播酋時差目把殺人。復入容山等處。剁牛會集。欲打鶏壁山又打巴關哨一帶地方等情。本月十七日。又據施乘縣筏山哨把總千戶侯仲尉揭稟。本月十四日夜。數百餘苗前來縣城外。高聲吶喊。放言叫軍民遠搬出地方與他等語。隨該本哨發兵出敵。見得苗勢蜂擁。放火器攻退。看得縣城空虛。兵少分布不過。地方緊務。莫報到職。本月二十一日。又據偏橋衛指揮

張拱極等揭稟本月十八日午時據本衛大洪屯軍人曹璉等報稱原攝苗千戶王光祚領大洪屯田去
石收禾忽被偏橋司土官楊國恩下部屬憑苗謝保播倚播勢脅去隨經官兵追趕取回訖看得近日楊
應龍親自領兵攻犯綦江四牌隘口謝朝俸石勝俸楊七楊振邊夏提調等領兵從黃屯隘遠隔不過三
十里近止二十里又邀搜九股苗山狂苗多三五百名少一二百名經過官道引入白泥超國聚兵攻打
衛城欲令官兵截過恐惹挑釁姻偏橋告急之困旦夕不安等因又據重慶府駐鎮通判王三策呈報本
年八月初三日據把總李朝陽稟據哨探兵楊再巧報稱鄰境地名通草塘馬路不知何人砍伐通窩大
路又據傳播目謝朝俸在於草塘地名江界河栽搭浮橋四路集兵不知意欲何為等因九月初二日又
據貴州按察司帶管思石兵巡道按察使易登瀛報據思石守備楊惟中呈報密查得播地高崖所都上
壩修建營房二百餘間聚劃多兵楊應龍調取各路營兵前赴州宰殺牛馬豬羊將養江聚來五司七姓本酋
梟示歃血同盟聲言要攻黃平龍泉思石一帶地方勢甚危急又據偵探兵謝勇報稱播酋紛紛點兵各
酋聲言先攻龍泉思石復攻黃平各處苗夷如出一口并據鄉導探報播酋於八月初一日祭旗發狷初
三日發兵七月二十四日楊酋差親丁叫三十六所巡警家丁上州又招拽九股生苗共兵十萬楊應龍
親統黃平一路往龍泉思南又稱龍泉司治顏係播州故土必要占奪賊勢甚是猖獗除呈報貴州衙院
外合行稟報等因又據石阡府經歷陳廷範申稱本月初九日據石阡司巡捕吏目林中試呈據本司所
轄地名水口渡住民彭希舜彭希堯彭登播州細作一名馬良貴連人解司審據供係四川人先在石阡
充當斧手住居水口二十餘年至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良貴卻過江投夷頭莫老明引見趙仕登領
住彼聽差至三月十五日趙仕登領兵二百五十欲得過江追擒毛守證先令良貴與白書兒董政葉貴
四人預先看船到於江邊白書兒乘一便船過江悔心逃訖趙仕登隨到隔江劉營我解要殺過江希舜
親父彭大聰同鄉民楊科陳金德張仁四人誤聽求和趙仕登陽許不殺彭大聰楊科陳金德張仁四人誤聽
覓船一隻裝牛過江偷逸不料趙仕登當將楊科砍殺將陳金德三人擒去播州俱被殺死詳細後日無
本頭各等因呈報部院節經移行申飭司道將領等官隨備去後為照播酋反逆殊可痛恨惟是調募軍兵分布把截最為急務頃接部咨已將湖廣白蠟商稅二
萬黃平等處其為叛逆殊可痛恨惟是調募軍兵分布把截最為急務頃接部咨已將湖廣白蠟商稅二
項共銀一十一萬三千餘兩演中原借川銀內撥十萬兩俱解濟黔省軍餉本部院隨即差人往滇楚二
省催發前來外料在目下可抵黔中既有兵食即可取行調募應合移咨為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節行
調募軍兵事理速行各該地方土司如安邑臣蒙天眷獨山州等處土司可調或有司衙所驍健軍民可
募通共挑選四萬並經本院已行文廣西撫院調取狼兵一萬一面催到如蒼元鎮倘未抵任希速差人守催一面揀選謀勇將官分投督領鄰播地方緊要處所分布聽合施行
其調兵在途行糧在川計程每名支銀一分五釐到營坐糧每散兵一名日支銀二分四釐每月七錢二
分內除一錢一分關支本色米三斗餘支折色銀此皆本省士兵則例若外省客兵仍應征厚加給或該
省別有則例聽從便宜但須早調齊足毋迎延誤事頃將調募過兵目分布把截地方一併咨報軍門
以憑查考施行

劉大魚潛又據蒸正朱玉報稱袁年令部夷各備重九斤紅絮被一牀重六斤腦包一頭要在二十七日
點齊趙林鴻說九月初一日要來下赤水袁年處井起集各里夷兵欲於九月十三日出來攻打又據敍
馬潘兵備道副使李廷謨呈據報稱楊正榮領五千夷兵在夷地溝村劉營修統鎮所等因
又據永寧參將吳文傑呈報九月初七日差人探得楊酋發兵不知數目於初一日經渡桑木回大河等
永寧宣撫司石寶棄屯劉口稱先打永寧赤水分兵攻打敍瀘納谿等處舁兵搪抵不住乞發兵救援又
據兵巡下川南道呈據永留土司守邊頭目壬甫松等報稱八月十九日播舍楊兆龍張洪等領兵十七
營據將本撫緝巖山等處盡行燒劫殺擄男婦千口要借路攻打貴州赤水又據塘報雷得勝報稱探得
播目王繼先令夷人各帶重三斤白腦包一頂重九斤白梨被一牀重六斤腦包一頂要在二十七日點齊又
有領兵官王承祖報稱楊應龍令王繼先造船三百隻今繼先止造一百隻艤一百五十隻楊應龍又
發簸箕百餘網出要山崗等因各報到職看得逆酋自知惡重罪深難逃天誅遣發苗夷蜂屯蟻聚川湖
貴州鄰播地方無處無城明欲水陸並進恣行搶殺大逆不道神人共憤除嚴行各該道將等官督率兵
馬時勒偵探相機戰守俟再查有無聲息另奏外合行塘報

咨貴州集兵

為緊急軍務事節據貴州思石兵巡道呈報播賊楊應龍調取各目赴州宰殺牛馬歃血同盟聲言要攻
黃平龍泉一帶又招九股生苗十萬楊應龍親統往龍泉思南又稱龍泉係播州故土要來占奪等情又
據石阡府報稱播酋令田相公領兵三萬攻思南趙仕登領二萬攻龍泉楊朝棟領二萬出袁家渡攻
石阡楊應龍領三萬出烏江往思石約會等因又據分守新鎮道都濟地方民人王老三在播走回說楊
應龍領兵來攻黃平又據思石道報稱楊朝棟分投出思石婺川龍泉等處造船一百隻只要攻思石又
據分守思仁道報稱楊酋帶兵去接九股苗兵往平越調營去貴州講理倉糧取在省并龍里等處七姓
本頭各等因呈報部院節經移行申飭司道將領等官隨備去後為照播賊到處稱兵要犯龍泉思石思
南黃平等處其為叛逆殊可痛恨惟是調募軍兵分布把截最為急務頃接部咨已將湖廣白蠟商稅二
項共銀一十一萬三千餘兩演中原借川銀內撥十萬兩俱解濟黔省軍餉本部院隨即差人往滇楚二
省催發前來外料在目下可抵黔中既有兵食即可取行調募應合移咨為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節行
調募軍兵事理速行各該地方土司如安邑臣蒙天眷獨山州等處土司可調或有司衙所驍健軍民可
募通共挑選四萬並經本院已行文廣西撫院調取狼兵一萬一面催到如蒼元鎮倘未抵任希速差人守催一面揀選謀勇將官分投督領鄰播地方緊要處所分布聽合施行
其調兵在途行糧在川計程每名支銀一分五釐到營坐糧每散兵一名日支銀二分四釐每月七錢二
分內除一錢一分關支本色米三斗餘支折色銀此皆本省士兵則例若外省客兵仍應征厚加給或該
省別有則例聽從便宜但須早調齊足毋迎延誤事頃將調募過兵目分布把截地方一併咨報軍門
以憑查考施行

咨湖廣儲集兵糧

爲軍務事。准湖廣撫院支咨稱。該布政司呈。奉文調兵三萬。預買半年糧米。計每名日給米升半。總約八萬有奇。依行長當長衡四府。備查各屬儲積倉穀。應糴米可得若干。仍於司庫動銀五千兩。買米一萬。共約三萬有奇。委官運貯辰沅近播地方。以待出用。餘少米石。又俟陸續湊處解運接支。至於火藥器具等項。俟查處完日。另行回報。又稱。督餉專任分守湖北道董理相宜。惟軍餉無處。不得已。查將全書撥減銀米。題請復派。又請留各項錢糧。自是餉有面緒。慕調官兵。俱已行道調度。無庸事極等因。到本部院。准此。爲照播賊作亂。荼毒三藩。本部院奉命專征。要非得已。仰賴貴院集兵應敵。儲餉應支。足徵共濟之義。但稱所調之兵。雖有四萬之上。內施州散毛等司一萬。未准議及之前。業已徵調入川。應聽此中分布。京營鎮江等兵。不知部議允否。二枝之兵。俱難算數。若楚中進攻。實非三萬以上不可。即今見在者。止保靖麻陽一二萬。若二處不數。另於有兵去處挑選。務足前數。應克貔敵。其監軍以分巡荊西道魏參議。督餉以分守湖北道屠參政。俱各相宜。第本部院頃將分守荊南道胡參政議加按察使。管理監軍。業經具題。所有貴省監軍。亦應查照川貴事規。額設二員。協同兼理。共識兵務。至於火藥器具。如川中單開名色。皆軍中不可少者。與夫見貯之糧。止有三萬。計數不多。難數千斗之食。乾糧炒米烘炒蜜鹽等項。俱應多備。庶免臨渴掘井之虞。爲此除行司道外。合咨貴院。煩請分投差官齎執令旗。前去保靖麻陽鎮箕鎮溪等處。各將額擬調漢土官兵。并本部院添調精兵共三四萬員名。責令將領與土官目把人等。管押星馳前去沅州。聽監軍胡魏二道。與同總兵官陳璘到彼。分布近播險隘。嚴加防守。聽候本部院約期進勦。如陳璘尚未到任。希照近行委原任總兵李應祥星馳前去代理。見貯糧米三萬石。亦即行督餉僉參政督責原委監運各官。火速運至沅州。收候轉運。營中應支。其單開火藥器具盔甲等件。有者發去軍前備用。無者上緊併工添造解發接濟。至於不足糧餉。與夫盔糧等項。本折軍餉銀。既經具題。諒必俞允。亟宜先行動支。應分投收買者。一面責成收買。應轉解聽支者。一面發去聽支。此在督餉道一力經理。以佐急用。多劃貴院兵糧。既有頭緒。夾勦殊不爲難。惟新迅速。庶克有濟。宰勿遲緩。

塘報夷情

爲塘報夷情事。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據貴州分守思仁道報。據思石守備楊惟中報稱。有國夫敖迎蟹。在播州修圍回說。酋子楊朝棟。背生癰疽。差人修砍大路。直抵錫落哨。楊應龍領苗兵。要攻思石。黃平。又據鄉導李報報稱。楊應龍喚取各夷頭巡營苗獠家小上州。八月初六日點兵。初八日歃血酒佔。木到。楊應龍帶兵去接九股苗兵一萬。說要攻打黃平。決將羅妄撫往平越劄營。親赴貴州講理豐濟倉糧。又說。貴州城內井龍里等處。挾取七姓本頭等因。又據分守親鎮道報稱。差兵宋仲義報。被播目謝朝佈統苗。將栅木山把截苗王老五。丁鐵匠等家。盡擄男婦三十餘口。綁去王老五。老三。老七。三人。鎖至謝朝

佈家空房內。當有兩個客人去報謝朝佈說。黃平新築高牆。內外挖壕。各處割兵。要來殺你。謝朝佈聽知欲來攻敵。至夜。王老三等走回報說。四牌見有兵十七營。楊朝棟於八月十二日起馬。十七日領兵來攻黃平等因。又據思石兵巡道呈。據把總曲文燦報稱。楊酋差夷目羅阿智等。夷都引屯包拽家小上州。八月初八日。剮牛祭血。初九初十十二等日。發兵往五司。楊朝棟造船一百隻。要分投出劫思石鎮川龍泉等處等因。又據永寧參將吳文傑報。據赤水衛申稱。播酋統兵二十七營。各撞舡隻籠寨。出劫永寧宣撫司申。據守邊頭目王甫松等報稱。播兵由大紅關等小路。各執布撚擁出。攻趙渡河後宅大小鹿鄉等處地方。隨集羣兵對敵。殺死播賊十三人。奪獲鞍馬架被四十餘件。又據永寧衛申報。探得楊酋領兵屯割宣撫司石寶寨。花毛田等處。口稱要打永寧赤水。攻打附近鎮遠等處等因。十二日又據兵巡上川東道報。據偵探營兵報稱。蓁江縣鄉兵高仕偉。糾集鄉勇將播酋殺死三四十人。慴其報仇。高仕偉逃躲不知去向。又南川縣鄧坎村韋文寶。糾集鄉勇殺死播酋四五十人。原村余早。糾集鄉勇殺死播酋五十七人。其南川鄧坎桐增紅篆等寨鄉民。殺牛飲血誓與播苗對敵。除查明另報外。等因。十三日又據貴州分守思仁道呈。據守備楊惟中報。將地方燒劫。捉擄男婦。不知其數。土司弊兵與賊對敵。殺死播賊溺水者。約有三四百人。卽今播賊越過趙渡河。要來攻打石寶等寨。聲言徑由晉口衝出合江等因。又據總兵萬鑑揭。據防守遵州參將王夢吉報稱。偵探播酋造舡百餘。每隻可坐百人。篾纜無數。大如茶鍾等因。又據敍永縣知縣何從良巡警朱敬等。由偏刀水出錫落關。抵龍泉。聲勢甚是狂大等因。十七日。又據防守合江遊擊楊敏政報稱。探得播兵到於永寧土司地名後山等處。盡

該省偏橋鎮遠清浪平溪等處、皆係信地、川兵多將廣、一時擁聚重瀘合江平越養龍等處、地狹難以
棲劄、若分布四散應進之地、又恐賊疑慢、若有衝突、偏鎮一帶、將何阻遏軍糧所係、似難再緩、合再移
咨、爲此合咨貴院、煩爲照依節行、速催布按二司及該守巡兵備等道、將原行應調集漢土軍兵四萬、并
楊州鎮江等兵、不次差人分投催調前來、如新設總兵陳璘、已舉命旨、想在目下到任、如尚未到、且暫另
委將官統領、分布於鄱播路把截、聽令進攻、其行月二糧、希速行司將應解川銀一十六萬有零、并通
省應堪動銀米隨缸解運、若盔甲槍刀弓矢銃砲等件、卽今造完各若干件數、如未完者、必爲嚴立限期、
比併速造、前項事件、淮在多初一一辦足、以便約期行事、少有一事未齊、難免淹滯、三軍日食甚夥、早得
一日行事、得省一日之費、幸勿再緩、先將調到軍兵、運積糧餉、修製器具各數目、希由移逕軍門查考、

咨湖廣撫院移駐沅州

爲緊急軍務事、案查先准兵部咨、已經備移貴院、希將應解蜀銀、令留楚用、若無見在撫諭通省正項糧
餉、并應堪支者動支、調集精兵四五萬、并應買糧餉運於鄱播地方及將揚州鎮江等處營兵徑爲催調
去後、又經屢次徑行該司道、迄今未知前兵調集共有若干、糧餉買運若干、斯時蜀黔兵糧、大有次第、惟
楚中司道、泄泄延緩、事事運備、近日又准兵部咨、爲敬陳戡播末盡事宜等事、本部覆御史涂題內稱、平
清偏鎮等處、乃入黔要害之區、雖設總兵、而無與於餉、且白泥飛棘正播門戶、本部移文貴院、照各逸巡
撫移駐防邊事例、移駐沅州、選將練兵、督運糧餉、務要兵精糧足、聽總督調發舉事等因、通與本部院具
題、邀搜苗兵數百人播、將白田僅軍民劫擄一空、有哨兵張林田保等、衝勇斬獲首級三顆、殺傷二十餘
人、十月十八日、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呈、准副總兵曹希彬報稱、探得上赤水袁順、差人謂袁年至紅巖會
話、又有一楊委官、隨帶有部兵五十、不知所行何事、一董委官、一行十人、於九月二十八日、往仁懷里去
訖、又據永甯宣撫司長官陳希儒報稱、播酋要於十月初三日、親督苗兵數萬、由高洞赤水直抵合江、欲
犯內地、二十五日、又據下川南道呈、准參將吳文傑手本、據永甯宣撫司報稱、探得播寇統兵三十七營、
止將三營見劄找嚴修園、餘俱退劄花苗田、又稱楊酋另統苗兵六十營、專要來打合江、二十六日、又據
叙馬湖道呈、准副總兵曹希彬都司吳從周移報、探得楊酋差官三人、帶兵不知其數、前來仁懷里、與夷
目袁年等、各要兵一千、要犯合江、又令各兵把截報口、不許放人出入、又據敍州府安邊同知李廷謙呈、
據永甯哨領兵官彭洲報稱、探得楊酋統兵三十餘營、劄高洞仁懷夾口等處、聲言攻打合江一帶、又據
永甯參將吳文傑申、據永甯宣撫司守邊目把王市松報稱、探得播酋差提調叅丑兒、領兵數千、指紅百
十餘隻、要行暗渡過河、是甫松等加兵堵截、二十七日、又據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呈報、探得楊酋自蒼
江回、拒立險隘一十七箇、修挖塹坑、令楊七楊總管統兵劄住白泥、糾拽九股生苗、共一百九十八寨、出
入東坡官道、劫擄軍屯、人民受害、又聚集各寨夷頭、大張聲勢、將杜橋等寨包擄去訖、殺死張大張三二
命、但黃平城池、難謂有官兵、恐彼乘我寡、難以抵敵、十一月初二日、又
王之翰報稱、眞州民張廷瑞墨帖飛報、楊應龍統兵出關、數多、不知何往、又據縣民楊巨賓楊坤探得楊
酋點兵三萬、令兵各備乾糧七日、竹簽二根、又據兵快吳正東楊傑報稱、探得楊應龍委於十九日發軍
門、以照咨部施行、

塘報播事

爲塘報夷情事、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據貴州守巡貴寧道呈、據永寧衛塘稱、播酋楊應龍分兵
十八營、將宣撫司內宅地方攻打、該司目魁王市松、見在點軍把截、倘未過河、又據赤水衛呈、據白撒所
申報、播酋發兵二三十營、每營抬紅十隻、要借路過前去攻打赤水舉節永甯、及往敍瀘納谿燒糧、十月
初二日、又據敍馬湄道呈、准參將吳文傑移、據永寧宣撫司申報、楊應龍預令邊目羅岡等、打造河缸百
十餘隻、籠攢百十餘條、統兵劄在邊界、揚言要打石寶等處、近抵永寧、又據防守五畝堡指揮王繼祖報
稱、探得楊應龍牌差夾目楊總管前來上下赤水、令上赤水夷目袁誤、帶信與下赤水夷目袁年、叫備下
線腦包紅梨、破在二十八九日要齊、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及防守遊擊楊敏政各呈報相同、初六日、又據
分守川東道報、據播酋差游應朝等八人入境、託名進表、實探軍情、已經差官押解賫陽簡州、聽候聽處、
又據萬總鎮報、據哨官鄧朝相於綦江地界、獲播人顏京、王先賢、楊猺、及隨行辛受、王奇、七老六人稱、
係楊應龍差往各衙門投文、隨與萬總鎮史參議會議、播酋旬日之內、兩次差人往來、狡詐莫測、必有叵
探隱情、發仰巴縣暫羈聽處、又據楊敏政呈報、九月二十九日、據播州下赤水里夷目袁年、差通事王朝
龍投稱、本月二十四日、本司道火牌一面、差委到里、操點丁山小溪仁懷赤水等里軍士衣甲軍器戰馬、
聽候親臨調用、初八日、又據貴州清浪參將劉效節報、據興隆衛申稱、播目五十餘人、身帶長刀、徑往九
股邀搜苗兵數百人播、將白田僅軍民劫擄一空、有哨兵張林田保等、衝勇斬獲首級三顆、殺傷二十餘
人、十月十八日、又據兵巡下川南道呈、准副總兵曹希彬報稱、探得上赤水袁順、差人謂袁年至紅巖會
話、又有一楊委官、隨帶有部兵五十、不知所行何事、一董委官、一行十人、於九月二十八日、往仁懷里去
訖、又據永甯宣撫司長官陳希儒報稱、播酋要於十月初三日、親督苗兵數萬、由高洞赤水直抵合江、欲
犯內地、二十五日、又據下川南道呈、准參將吳文傑手本、據永甯宣撫司報稱、探得播寇統兵三十七營、
止將三營見劄找嚴修園、餘俱退劄花苗田、又稱楊酋另統苗兵六十營、專要來打合江、二十六日、又據
叙馬湖道呈、准副總兵曹希彬都司吳從周移報、探得楊酋差官三人、帶兵不知其數、前來仁懷里、與夷
目袁年等、各要兵一千、要犯合江、又令各兵把截報口、不許放人出入、又據敍州府安邊同知李廷謙呈、
據永甯哨領兵官彭洲報稱、探得楊酋統兵三十餘營、劄高洞仁懷夾口等處、聲言攻打合江一帶、又據
永甯參將吳文傑申、據永甯宣撫司守邊目把王市松報稱、探得播酋差提調叅丑兒、領兵數千、指紅百
十餘隻、要行暗渡過河、是甫松等加兵堵截、二十七日、又據駐鎮黃平通判王三策呈報、探得楊酋自蒼
江回、拒立險隘一十七箇、修挖塹坑、令楊七楊總管統兵劄住白泥、糾拽九股生苗、共一百九十八寨、出
入東坡官道、劫擄軍屯、人民受害、又聚集各寨夷頭、大張聲勢、將杜橋等寨包擄去訖、殺死張大張三二
命、但黃平城池、難謂有官兵、恐彼乘我寡、難以抵敵、十一月初二日、又
王之翰報稱、眞州民張廷瑞墨帖飛報、楊應龍統兵出關、數多、不知何往、又據縣民楊巨賓楊坤探得楊
酋點兵三萬、令兵各備乾糧七日、竹簽二根、又據兵快吳正東楊傑報稱、探得楊應龍委於十九日發軍

數萬、每兵備乾糧七日、又在土官諸溪取牛五十隻賞軍、及差頭目帶人五十、在黃桑壩起軍、其貴州七
官鄭英避住婺川、鄭紹德逃往貴州、駱齡避猪羊台、并百姓擄男帶女、搬出南川各處去訖等因、各轉報
到職、除嚴行川貴各該道將等官、督率兵馬相機戰守、不時偵探、俟再有無聲息另報本職、仍一面移駐
川東重慶地方、就近調度外、合行塘報。

咨催福建廣西解餉貴州

爲播酋外逼貴筑等事、近准戶部咨、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張題、奉聖旨、兵餉著料理實濟急用的
去欽此、抄出移咨到部、查得貴州募兵糧餉、節該本部題、取雲南銀二十餘萬、湖廣銀一十一萬、福建銀
一十萬、廣西銀一十萬、俱嚴行速解貴州軍前支用、各該衙門、自應如數速解、共濟艱危、況福建廣西銀
兩、曾係見在貲數、科臣張鶚翼前因、相應再行嚴催、合候命下移咨福建廣西各巡撫、督催該布政司將
即貯銀兩、差官、如數星夜解赴貴州交割、即有不敷、必須多方湊辦、如若推諉稽延、致誤軍機、聽貴州撫
按指名題參重治、仍咨四川督撫知會等因、題奉聖旨是、這銀兩著便行與各撫按嚴催解赴貴州應用、
不許推諉稽延、致誤軍機、欽此、移咨到部、院案查先准戶部咨開、福建、廣西、湖廣、雲南、各省協濟貴州前
項銀兩、隨經移文貴州撫院、差人徑赴請發去後、在湖廣雲南俱已解給貴州、惟廣西前銀、候久未見解
發、今准戶部咨查前餉、合行差人請發、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參念貴州兵馬舉集、勦播在迫、即速檄行該
布政司、查照本部節次題請奉旨嚴催事理、將庫貯銀兩、湊支十萬兩、差官管解貴州軍前交割、以濟燃
眉、仍責令差官星馳前去、勿得在途就延、有誤軍機、希將起發日期見示、以憑咨部、此係數萬兵馬、蛘待
餉用緊急軍務、一有脫巾之呼、彼此俱屬不便、料貴院體國恤鄰之心、當必有倍萬恆情者、幸勿遲緩、

咨湖廣再備糧餉

爲緊急軍務事、近准貴院咨稱、楚省已調漢土官兵四五萬、合川本色糧餉已有三萬石、供運偏橋等處
聽支等因、准此、爲照興師征討、期已逼迫、今川貴應運糧餉、頗有次緒、第楚中僅止貲糧三萬石、若以一
兵日給一升、止足前兵五六十日支用、將來師期既難底止、不免有庚癸之呼、查得湖北一帶應徵大糧、
設若比照川省改徵本色、運赴軍前、及將各州縣見貯在倉稻穀、亦行儹米、通爲運赴、但得濟其急用、未
知貴院曾否有行、爲此合咨貴院、煩爲轉行該布政司、並湖北守巡等道、將湖北一帶應納大糧、改徵本
色、徑運偏橋等處聽支、或再將各州縣在倉稻穀、急令儹米、集此中、須足四五萬兵數月食用、庶兵食
兩足、得免脫巾之虞、此係三軍急需咨務、幸勿遲緩、希將發運實數、回覆查考。

再咨湖廣催運餉等項

爲緊急軍務事、近准本部院咨、准行湖廣布政司呈、該偏橋等處、征播官兵、應用三萬石支糧
餉、移行反常等府查備、折於司庫動銀買米一萬、共約三萬石有奇、委官運貯、以待需用、餘少米石、陸續湊
買、軍火器具、見在查處等因、備咨到本部院、屢行移將該省兵馬四五萬足支數月餉米、作速買備、及查
議湖北一帶大糧、改徵本色、或將各府州縣倉穀碾米再運、軍前、并調漢土官兵、與合用乾糧炒米烘炒

魚鹽薑蒜、及將軍火器具、另開一單、查酌製造、務足數萬軍兵支用、去後、未知司道曾否相承料理、今照
師期逼近、川貴諸務盡備、只俟楚中兵餉器械、質當一至、即行分布、蠢東南兩路、雲集兵馬、每地幾萬、無
處屯積、欲運爲難、應合再咨、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先今咨內事理、希再差官前往保靖麻陽鎮筸鎮
溪等土司、并近調永順各將、前擬并本部院添調精兵、務足四萬、責令各土官統領、水陸分布、至於見貯餉米三萬、即行督餉道、責成分運、各官火速催運沅州、收候轉運營中聽支、其前
發單開軍火器具等件、見有者、希爲發去、無者、晝夜打造、不足糧餉、與乾糧等項、折色軍需、必在今多各
備完、起運聽支、此係萬分緊急、三省約會舉事、軍機所關、幸勿遲緩、仍將各項兵餉器具、齊足數目、陸續
咨報查考。

咨湖貴整備兵糧聽候舉事

爲軍務事、照得調到兵糧、久已盡集、師期計在目前、所有分布機宜、面遞計定、庶便責成、今楚中先後徵
調漢土官兵、運貯本折糧餉、修製軍火器具、各該司道、經承半載、月日已久、諒必備具、第入播道路、歧徑
甚多、未知貴院酌以路分幾路、兵分幾枝、領兵偏裨將領等官、作何統督、均當預定妥確、以一戰守、爲此
合咨貴院、煩查征播進兵道路、總共若干、漢土官兵、分爲幾路、進攻某路、應用某處兵馬若干、委何將官
統領、某兵強勁、當爲先鋒、某兵稍次、當爲殿後、某爲左右應援、某爲登高遠哨、強者定爲衝鋒、稍次者定
爲後應、窮者留爲守城、作速責成道鎮、分布明悉、只候約期舉事、再照師行糧從、軍中急務（楚中省稱）、即
令運積者、見委何官監收、貯在何處地方、若轉運營中夫役、或派於里甲丁糧、或動銀召募民間、與原行
預備乾糧烘炒炒米魚鹽薑蒜之類、斯時各已買備若干、均希一一細開回覆、此係三省立待約會大舉
齊進事理、幸勿再緩。

咨固原雷夏檢林買弓箭

爲軍務事、照得征討播逆師期逼近、所有軍前急需軍火器具、蜀中雖委官無分盡皆監造、尚多未就、近
據總參等官面稟、臨敵長技、惟弓矢爲最、而弓矢強勁、在陝中爲良、只有雷夏甘肅固原三鎮弓矢健利、
足堪戰陣、隨行布政司、會同監軍道議得、雷夏上號弓五百張、每張價銀六錢、共該銀三百兩、上號箭二
萬枝、每枝連鐵頭價銀三分、該銀六百兩、甘肅上號弓五百張、每張價銀七錢、共該銀三百五十兩、上號
箭二萬枝、每枝連鐵頭三分、共銀六百兩、固原上號弓五百張、每張價銀七錢、共該銀三百五十兩、上號
箭二萬枝、每枝連鐵頭三分、共銀六百兩、應動官銀、委官領解前去收買、隨買隨解、不必候齊等因、前來、
批行依議去後、爲照前項弓矢、司道所議雖經差官買解、第酌定價值之低昂、辯驗弓矢之眞贋、似難取
憑、必須仰精貴院委官協同代買、庶克有濟、亦免愆期、又查軍士用箭、或止中號、未必用上號之體、亦須
貴院酌定價值、貨物相當、乃無浮冒、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定委文職或武職官員、同差來委官、將解
來前銀、代爲收買上號弓五百張、上號箭連鐵頭二萬枝、若價有贏餘、通融收買、若價值稍增、隨便酌處、
餉被中倉卒無見貨者、請將該局并營伍中見有米、留其價值、照數發來、以濟急用、幸勿遲緩、希將收買

數目見示查考。

咨湖廣防犯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川中征播兵糧、業已巢穴。惟是中事體、尚未大備。深爲可憂。乃逆賊自知天討必加。聲兵四出。不曰晴攻南川、則曰要犯重慶。形迹大彰。勢必一逞。本部院卽日建牙重慶督師。將先懸賞後。潮攻。倘或逆賊知其必死。先發制人。幷命衝突。在川中兵馬、足當一面之寄。在烏江等處、亟宜多方布置。以遏其鋒。偏橋等處兵馬糧餉、尙無信音。將何堵截。萬一乘虛長驅。致誤事機。咨將雖委。合再申飭。用保無虞。爲此合咨貴院。煩請督行監軍二道、卽日移駐偏橋鎮遠一帶。會同辰沅兵備道督同參備王之臣等、一面將先調鎮筸沅靖鎮溪等處官兵二萬、分撥隘路、整搠以待。一面將續調麻陽浦黔新化永順等處土兵二萬、作速差官分投催促。前來合營分布。聽令。賊如不動、則已。如或衝突、則併力夾攻。務使斂迹歸巢、毋容滋蔓爲害。一面速備乾糧烘炒諸物。俟本部院約期進兵。共成大舉。幸勿遲誤。

咨貴州防犯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川中云云。同前。爲此合咨貴院。煩請督行漢土領兵將領等官。速將所部兵馬及軍火器械衣甲等項。整頓停當。分發隘路劄營。時刻加謹防守。差人偵探。賊如不來、則審精養銳以防衝突。賊一入犯、則併力擒斷。以挫其鋒。務須進止愼重、毋爲狡賊深誘。仍嚴行速備乾糧烘炒等項。聽候令到進攻。諸凡緊要機宜。諒貴院自有石畫。毋容多贅。

咨貴州督勵安疆臣講集

爲飛報萬分緊急地方事。本月初六日。據貴州布政司呈。據防禦黃平指揮徐登階稟稱。十一月十九日未時。探兵李孝爽顧阿保等各報稱。播兵數萬、由白泥出小大章劄營。又由楊皮灘過渡。出苦菜坪到白泥劄下。又報播酋在興隆撥頭坡劄三大營八小營。今又發探馬來。黃平長沖哨探。有大翁鋪軍民驚慌搬移等語。查得各報兵情、如出一口。且黃平在播巢之中。防兵五千、衆寡不敵。事勢燃眉。伏乞速令安邊臣遣兵由沙溪入播。設後。應與隆黃平之急少緩。同日又據按察司呈。據興隆衛東坡僉軍人李萬等飛報。播兵數萬、徑出後洞團殺白田乾溪水口黃眼等屯。燒搶人口房屋。卽令糾合容山九股等處叛苗攻打興隆。黃平東坡烟橋。又執木剡上寫把總隆愈何以銜等。爾等早爲發出。以免刀兵。執迷不發。玉石不分等語。卽令屯兵離城五里上阻重安。下拆偏橋中攻興黃徑通九股。以爲大逆。請將發兵救援。又據監軍道張參議呈報相同。各等因。到部院。據此。看得播將謹歸。今據前因。合再咨催。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摠行事理。差人分投守催原調各土司土兵四萬名。星馳到偏鎮地方分布。仍差人催趲監軍二道、及總兵陳璘、卽日移駐彼中。會同辰沅兵備道整飭漢土軍兵。或貴州官兵、併力擧事。仍行該司將本色食米折色銀兩照依節行。一一買運適中倉庫收貯聽支。此係萬分緊急。不可再遲事理。幸勿延緩。仍將兵到及運發過本折糧餉、一併咨報軍門查考。

咨貴州盤兵進勦

爲軍務事。准貴院咨報稱。烏江河渡二關官兵失事緣由。前來。隨經移行貴院。一面備查殺傷官軍、以便

勿遲緩。

再催湖廣官兵

爲緊急地方事。本年十二月初十日。准貴州撫院咨。據都指兵巡道呈。據興隆衛申報。播兵攻圍東坡。聲言攻打興隆黃平衙所。又據分守新鎮道呈。播賊將東坡等處攻殺。合兵劄營於十里橋、阻塞偏橋鎮遠、普信不通。該衛士民、慌惚無計。乞發湖廣四萬之兵。卽日出偏橋夾攻等因。到部院。看得播賊揚應龍、因見川中兵馬畢集。自知誅不可逃。乃又糾九股叛苗劫害東坡。震及偏橋鎮遠一帶。實因湖省官兵未集、糧餉未備。狡賊窺知。因而乘虛披猖。其爲奸詭深有可虞。所據黔省催發援兵、應合再行咨催。爲此合咨貴院。煩爲查照節行事理。轉行該布政司、將四萬官兵日費本折糧餉。除前詳呈報銀買外。餘運倉儲三萬石、一面移行督餉道。速赴相應地方收貯。聽候轉運外。其不足之數、卽便區處。或將湖北倉穀再動碾米。或查全楚庫銀湊發。火速買備。折色銀兩。解赴軍中聽支。仍催監軍二道移駐偏橋鎮遠。會同辰沅兵備道、將原報調到鎮筸沅靖鎮溪等處官兵二萬名。分撥隘路、加謹阻邊。俟各兵齊備。卽日三省大舉行事。如或播賊仍在偏橋東坡地方、聽該道督率將兵相機撲滅。仍一面差人將續調麻陽浦黔新化永順等處土兵二萬、及近日烏羅長官差人具册報效土兵二千名。分投催促。前去偏鎮一帶劄營。聽令併力進攻。務要剋期到彼。不得仍以空文支吾。一應軍火器具衣甲等項、造完者作速起解營中分發。未造者、上緊製造。此係播賊攻劫東坡偏橋信地。告勞軍務。文到卽日差官催促分布。幸勿再遲。

催湖廣官兵同黔兵併力擧事

爲緊急軍務事。據貴州監軍道呈稱。東坡與隆、實楚黔必爭必守之衝。今播九股苗復屯五里橋峙睨興隆。我兵嬰城固守。官道何時通。坐困何時解。意合土兵鵐勦。應於東坡通衢劄營扼敵。仍乞嚴督湖廣辰沅各道、調發楚兵督陳總兵領赴偏橋。則三處之兵聯絡策應。與隆黃平之勢不孤。官道血脈、無虞於梗塞矣。等因。具報到部院。案查頃准貴州撫院郭咨稱。播夷糾合九股攻劫東坡。震動偏鎮。軍民驚惶。晝夜不安。請發湖兵四萬。守偏橋一帶。以便三省合力進勦等因。咨報軍門。隨經移咨貴院、督行監軍二道及總兵陳璘、催發土兵、幷行布政司查照節行。實運本折糧餉、與夫軍火器具、解發軍前聽支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播賊明知川中將兵已集楚中。偏橋兵力單弱。故爾糾苗攻劫東坡、以及偏鎮。不過乘虛入寇。計耳。今貴州欲斷苗患。議行鵐勦。湖省既有信地、法當椅角相援。乃屢督設備、更無音耗。萬一地方有失、責將誰歸。今據前因。合再咨催。爲此合咨貴院。煩請查照。摠行事理。差人分投守催原調各土司土兵四萬名。星馳到偏鎮地方分布。仍差人催趲監軍二道、及總兵陳璘、卽日移駐彼中。會同辰沅兵備道整飭漢土軍兵。或貴州官兵、併力擧事。仍行該司將本色食米折色銀兩照依節行。一一買運適中倉庫收貯聽支。此係萬分緊急。不可再遲事理。幸勿延緩。仍將兵到及運發過本折糧餉、一併咨報軍門查考。

咨貴州盤兵進勦

爲軍務事。准貴院咨報稱。烏江河渡二關官兵失事緣由。前來。隨經移行貴院。一面備查殺傷官軍、以便

查參一面收潰敗殘兵、以資戰守、去後、連報烏江之失、乃不戰之過、蓋官兵背水結陣、其勢在我、賊如不來、則按兵不動、設若一至、則併力一擊、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奈何不察、虛實、誤疑賊兵赴援、昧背城之戰、乏賈勇之能、先自腐風逃竄、致賊乘勢追擊、坐取大敗、辱國損威、深可痛恨、除失事文武、已行查究外、及照見發通判、犬來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方今各路俱已入關、直抵白田壩、兵將驍勇、糧草雲屯、滅此小醜、勢如拉朽、所據該路兵馬雖有此失、自當逢凶化吉、因敗致功、不宜灰心、致沮士氣、及以示寬恤之意、俱經備行夔州府動支、差官解交知縣鄧宏烈、眼同各土官、饗犒散給各官兵收領、分其馳赴思南府駐劄、聽合分布外、今准前因、合行回覆、爲此合咨貴院、煩移查照、作速差官催督各兵、兼程徑赴思石、聽貴州監軍道分布、其湖省行糧、不必重支、若已支給、仍照數扣回、以免混冒、幸勿遲緩、仍希回覆查考、

申飭湖貴加謹防護與偏地方

爲萬分緊急地方事、本年十二月十六日、據貴州左監軍道按察使楊寅秋呈、蒙巡按貴州御史朱批、據防禦黃平苗浪參將劉效節呈稱、十一月二十七日、據上塘堡哨探屯老周喬兒報稱、二十五日、有鮮延野洞高坡各寨叛苗、於破塘寨馬場劉牛講話、點集兵馬、說播州發大兵已到四牌、准在初二三來打黃平與隆偏橋地方、劉營拒截官兵、免入其內、運日各寨建立大陣伺候進兵、又據土舍羅承德冀稱、草蠻有一人先被播兵擄去、今隨播州郭總鎮來四牌點兵逃出、說四牌已將攻城器具齊備、初四准來、實九股并鮮底等寨、攻打城池、等情、詣乞添兵固守、庶免臨時緩不濟事等因、蒙批事已危急、監軍道速議行、蒙此、該本道移會思石下路右監軍道張參議、并查總兵查行外、合先呈報、等因、到部院、看得播賊楊應龍、自知天討難逃、整點兵馬、拚死衝突、勢所必至、故本部院不次申飭、正防此舉、今觀欲犯黃平與隆偏橋地方、不過明欺彼中兵力單弱、斷然一逞、所據戰守二端、在今日不可不審力堵截、其保無虞、爲此合咨貴院、煩請即行二監軍、并辰沅兵備等道、及總兵陳璘、各駐劄偏橋新鎮思石等道、及總兵普元鎮、各駐劄與隆黃平嚴謹關隘、防守城池、整搠兵馬、多方哨探、賊如不來、則當川操練蓄銳以待、設或入犯、二宜行、該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貪瀆等弊、毋致累害窮民、兵罷之日、即行具奉減免、備咨前來、已經通行三省欽遵去後、爲照播賊猖亂流毒三藩、調兵合勦、業有成命、惟是賊勢衆大、歧路甚多、故用兵不得不多、而糧餉不得不裕也、奈何點省窮荒、特甚儲蓄絕無、及至乞諸鄰省、又不克濟、以此該部不得已而有加派之請、議合三省通融支用、無非同舟共濟之道、目今進兵在邇、師貴宿飽、未有騙拂腹以赴敵者、本院既奉有明命、義難坐視、及查川貴用兵、各近十萬、湖廣止四萬、所據二省前項加派銀兩、相應酌以進兵之多寡、爲用銀之等則、從公分析、通融支用、共濟時難、爲此除行四川布政司、動銀五萬解發貴州協濟外、合咨貴院、煩爲轉行布政司、暫於庫貯別項銀內、借支十萬兩、火速解發貴州協濟聽支、一面行屬徵派、內將十萬補庫、其餘一十六萬有零、聽該省軍前支用、此係立等待用事理、幸勿遲誤、仍希將支發過緣由報查、

州衛開稱、官兵行糧則例議詳列款前來、業經本部院酌定、以指揮一員、川例日支銀九分、准加倍支一錢二分、宣撫每員每日照川例准支二錢四分、安撫每員、川例日支二錢、應襲舍人每名日支六分、頭目舍把武生親舍每名日支五分、提調、旗甲、哨算、班頭、押陣、官醫生、軍伴、門卓、吹鼓、大小頭目、銃手、家兵、伴當、軍牢、各色匠役、殺手等項、及土兵、姑照川例、坐糧每名日支二分四釐、其衣糧安家之類、川中從來無此例、俱該衛土兵、比之本省頗遠、姑每名折給銀五錢、以示寬恤之意、俱經備行夔州府動支、差官解交知縣鄧宏烈、眼同各土官、饗犒散給各官兵收領、分其馳赴思南府駐劄、聽合分布外、今准前因、合行回覆、爲此合咨貴院、煩移查照、作速差官催督各兵、兼程徑赴思石、聽貴州監軍道分布、其湖省行糧、不必重支、若已支給、仍照數扣回、以免混冒、幸勿遲緩、仍希回覆查考、

咨湖廣支銀協濟貴州

爲夷氛甚惡、天討宜彰、懇乞急發餉銀、以佐軍餉等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准戶部咨該本部院、并湖廣兩院各會題前事、該本部院看得播酋肆逆、蔓延震鄰、剿扈、禍漸延蔓、屯師集餉、俱應豫待、今該督撫諸臣、并議上請、不分彼已、深得同舟之誼、顧竊欲五十萬、楚欲三十萬、貴欲三十萬、總計一百一十萬、除兵部該三十三萬、應徑發外、本部該七十七萬、除四川於湖廣取銀一十七萬、陝西十三萬、其三十萬、貴州於雲南二十三萬、止實解過七萬餘兩、湖廣一十一萬、廣西、福建各十萬、共三十八萬、催督軍前支用外、數尚不敷、目今太倉縣罄、勦支爲難、各省空虛、挪借尤難、反覆思維、計無從出、惟是照依東征事例、地畝加派、以濟一時、除貴州地里硗确、委難徵求、查湖廣通省稅糧、每石加派一錢二分、每歲可得銀二十六萬二百二十三兩零、四川通省稅糧、每石加派一錢二分、每歲可得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零、行令有司、於條鞭之外徵輸、以佐時急、再照加派所入、楚得其全、蜀得其半、貴處其不足、然貴之所難、兵俱新增、餉無宿儲、需銀暫切、則酌盈濟虛、相應不分畛域、通融支用、況總督兼制三省、調度兵食、自有權衡、總之期於戡難、不爲病民等因、覆奉聖旨、是兵興餉急、這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權宜行、著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禁有司豪右巧避貪瀆等弊、毋致累害窮民、兵罷之日、即行具奉減免、欽此、備咨前來、已經通行三省欽遵去後、爲照播賊猖亂流毒三藩、調兵合勦、業有成命、惟是賊勢衆大、歧路甚多、故用兵不得不多、而糧餉不得不裕也、奈何點省窮荒、特甚、儲蓄絕無、及至乞諸鄰省、又不克濟、以此該部不得已而有加派之請、議合三省通融支用、無非同舟共濟之誼、目今進兵在邇、師貴宿飽、未有騙拂腹以赴敵者、本院既奉有明命、義難坐視、及查川貴用兵、各近十萬、湖廣止四萬、所據二省前項加派銀兩、相應酌以進兵之多寡、爲用銀之等則、從公分析、通融支用、共濟時難、爲此除行四川布政司、動銀五萬解發貴州協濟外、合咨貴院、煩爲轉行布政司、暫於庫貯別項銀內、借支十萬兩、火速解發貴州協濟聽支、一面行屬徵派、內將十萬補庫、其餘一十六萬有零、聽該省軍前支用、此係立等待用事理、幸勿遲誤、仍希將支發過緣由報查、

咨兩省約期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同梟獍、貪狼拒敵王師。三省並爲逢袂、殺戮將領、萬姓悉被虔劉、慕極滔天、罪已淪於不道。封豕豺蛇、殘地犯境、人神共憤、效尤可懼。王法不原。本部院奉命總督、職在專征。且朝廷賦以征勦爲期、則主將當以蕩平自督。卽今糧草處處減集、兵馬在在整加之文武同心、中外協力、既衆議已僉同、應整師而問罪。合就約會、共伸大舉。爲此合咨貴院、煩請移駐近播地方、奬率貴省文武將吏、漢土官兵、的於二月十二日各照分定道路同日並進、開刀勦殺、至十八日各抵播州師期已定。各宜奮勇擣忠、布昭聖武。犁庭墟穴、蹙盪務出於萬全。震盪天威、殲定期收於一戰。永清三省之妖氛、共洩四海之憤恨。用命衝鋒、直前奏績者、賞格具在。斷不食言。違命逗遛、畏縮罔功、及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賜劒森嚴、決不姑貸。希速通行遵照。仍乞具覆報查。

咨湖廣催兵運餉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湖廣偏橋征播官兵、與本折糧餉、節經本部院督催半年。司道覩爲緩務、迄今無一就緒。以致該賊乘虛燒殺偏橋屯堡東坡居民、卽今出沒無常、情形殊不可測。在四川貴州將兵業已聚集本部院去歲建牙重慶、分布調停、親征定擬師期、約會併力進勦。祇因偏鎮一帶、無兵無餉、有礙二省舉事。數十萬兵馬坐食等候、誤事甚非渺小。其糧餉一節、先該戶部題允存留湖糧、以濟三省軍中之用。近接邸報、倉場總督趙一本事關國計、等車舉聖旨。這本說湖廣湖糧、係干京都軍儲、不宜奏留。爲此項湖糧仍充三用兵之費、著速揭戶部覆議來看、欽此。爲照此項湖糧、既奉覆看必不能濟。惟是節次行催買運、并倉儲彌米、湖北秋糧改徵本色、乃原行專責措辦之非該司亟應運發、以濟燃眉之急。若再遲延、大事去矣。三省安危所係、合再差人守催。爲此合咨貴院、煩請移咨貴院、煩請查催未到者、差人分投前去守催。晝夜督到偏橋一帶分布、仍須人人驍勇、堪充敢戰兵等官、散給戰兵、以便對壘。其本色糧米、速催布政司並起發原造衣甲器具火器火藥、解給總鎮及領兵督餉道將買完、并倉穀造米共三萬石、委官督夫運至偏鎮相應地方收貯、轉運營中支給。其該司近報長衡荆岳辰常靖等七府倉穀、作速行令碾米解運。仍再設處多方糴買。務足四萬官兵一年之需。脫有遲誤、責在該司。其折色銀兩、與烘炒米豆鹽等項、俱照原行製造起運。勿得再遲、有誤軍機。卽目春雨水泛、不便進攻。耗費官儲、干係重大。希將兵餉到營的確數目、備咨軍門、幸勿再遲。

發銀思南糴米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流毒、三省興師征勦。一路由龍泉進攻、已將施南平茶等司土兵、并建趙等兵、共計一萬三千五百員名、行委參將王一柱、坐營孔繼勛等統領、前赴貴州思南防禦、并聽令進勦去後。爲照此役係本朝旨令兵共伐。事屬三省、非一四川事也。是兵從黔進、糧當黔備、不問可知。但該省厘稅素乏、措處爲難。若再責之預備、恐致誤事。所據三箇月本折、相應通令川省出辦。除已預支一月折色外、合再買備二月本色、以便兼支。及查每兵日給食米一升、共計該米八千一百石、每石價銀五錢、共該銀

四千五十兩。合行就近平糶、應免搬運之勞。除行重慶府動支銀四千五十兩、差官管押前來外、爲此合咨貴院、煩爲轉行分守思仁道、卽將解到前銀、轉發思南府貴成掌印官、照數分發行戶收買乾凈好米八千一百石、或運龍泉、或運施南、或運龍泉、委應該道督同該府轉運軍前總委官、隨營支放。其各兵到彼、每兵卽各先給米一升、以作上月本色。至近日倘過預支糧銀、每名多銀七錢、准作下月折色。餘聽另行解發。只此三月支盡、以後若有不足、則聽該省偏辦。幸勿違誤。

咨湖貴分解湘糧接支

爲楚滇助餉、勢難如期、懇乞聖明下部別處、以濟軍興事。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准戶部咨、該貴州巡撫都御史郭、并巡按御史宋具題。本部覆議、取回建廣西銀、及稍近該科臣李條陳本部覆請、留湖廣二十七年分、應該解京湘糧三十七萬餘石、亦聽總督派撥三省通融支用去訖。等因。奉聖旨是。欽此。移咨到本部院。准此。案照湖省解京湘糧三十七萬餘石、先該都給事中李泰抵三省軍餉、續該倉場總督趙題稱不宜奏留。下部覆議、今開部文內云。聽撥三省通融支用。是此項湘糧仍充三省軍餉矣。及照八路進兵、蜀當其四、黔當其三、楚當其一。前項湘糧、卽當以用兵之多寡、爲分派之等則。但偏橋迤西一帶、既屬楚中節制、則龍泉一路兵糧、應在彼支。相應均分、以濟急用。爲此合咨貴院、煩將前糧三十七萬、每省各分一十二萬餘。貴一萬餘石、存貯候支。內該省者、運至偏橋龍泉、貴省者、聽運貴州。川省者、幸差官管押從水路挽運四川重慶、轉發資中各總支用。仍要行令所司上緊刷撥、或動支官銀、雇募在三月以裏到重慶、此係大軍張口待哺事理、幸勿遲緩。先將起發數目日期、咨報查考。

咨覆湖廣進兵

爲請議進兵事。准湖廣撫院支咨、仰乞裁定、令湖貴三總兵各以全力獨當一路、專督兵將相機進勦。庶見委任責成之意。等因到部院。爲照貴院議以偏橋迤西思石龍鎮則屬總兵陳璘、興隆黃平則屬總兵李應祥、烏江養龍則屬總兵童元鎮、各專一路、分布甚當。但查偏橋龍泉三處、各係一路、直抵播州、紙緣與隆偏橋兩兵、初入白泥之地、路經四牌、此中助篡生苗、盤據作梗、必須兩兵先將裡苗合力勦盪、墻壕運道、然後分道而進。至播方得會哨、非謂沿途一路面僨往也。及查龍泉一路兵止二萬、用副總兵陳良弼督之、亦足抵任。所據陳璘李應祥、仍聽會同了此四牌之苗、方行分路爲便。劃宣兵業已進營。既難中制、亦難遙度。應聽二將便宜計議行事。不宜臨敵更易。應免覆咨。仍移文總兵陳璘遵照施行。

行查烏江河渡失事

爲緊急軍情事。准貴州撫院郭咨、據左監軍道呈、據河渡統兵都司張秉忠報稱、本年三月十四日夜、倘被奸細搜出公文、知賊衝營。十五日未時、播賊突出、比時雲南沅江軍州羅平等兵迎敵、賊遁。料無援兵衆淹溺。督陣官何天璽名色把總甘靖等四名、哨長許應拔、砍賊數人、中槍面死。餘各陣亡。領兵指揮

胡珠、王之瑞、馬時亨、督陣曾世貴、張千戶、張勳、劉應祖、百戶邵先業、把總周貴、安時泰、領陣而出、其餘死傷官兵、查明另報、又准咨據總兵童元鎮手本、據原任參將楊顯猶稱、三月十六日午時、據永順官兵出哨至雅水、偶遇安兵約有四哨、其四哨攻取各石旗號、目把賀富、意在十八日走營、道銀疑慮詭謀、亟將令箇、適據霸陽守備陳雲龍報、賊兵不計其數、前來衝突、官兵連對三陣、第四陣賊兵益多、所執旗號、即昨晚哨探當旗幟、永順中哨、難亂、不能禁止、霸陽兵相攜奔渡浮橋、一人走過砍斷橋纜、隊兵俱各浮水不能水者、淹沒、守備陳雲龍等、不知下落、殺傷官兵、候查明另報等因、咨報到部、院、爲照烏江河渡二處、既得斬關而入、自宜堅壁據守、以待諸路官兵進勦、然後併力長驅、方爲上策、乃始而好細之供報、則不作提防、繼而狡賊之詭謀、則不知整察、且扼險不能固守、據橋梁之把截、此皆在事各官、玩於鄰之震忽也、方今各路俱已入圍、直抵白田、兵精糧足、滅此小醜、勢如拉朽、所據該路兵馬、纔有此失、自當因敗爲功、不宜灰心、致沮士氣、合咨貴院、煩行監軍道鎮、奠率兵馬、收集殘卒、多方鼓舞、加意撫綏、如黎南洞城寨陽永順等兵、應添補者、就便添補、應另調者、火速另調、一留省城彈壓、一屯烏江、順守務俾內外備禦、威武用張、則聲勢聯絡、似可以壯持角之勢、又足以杜竊伺之奸、於時勢弱則保境自完、勢強則捲土直入、擒惡掃巢、共奏奇績、慎勿灰沮來便、

調滇兵咨貴州備餉

爲緊急軍務事、本年三月二十七日、准雲南撫院陳咨稱、本院復又陸續調發精兵五千餘名、選委都司張先璧統領、前詣黃岔信地分布、防禦播賊衝突、且以出奇、本院於三月十三日、移駐曲靖境上、奠率官兵、共圖擒角滅賊等因、到部院、看得滇省發兵五千、移節曲靖應援、足見同舟共濟之誼、滅此朝食之懷、但貴州烏江一路兵馬單弱、需兵萬分緊急、滇院帶行精兵五千見屯黃岔、去黔不遠、與其立幟遙爲屏障、不若踵戎共奏偉績、頭應起發到黔、以援彼中緊急、及照沐總鎮旻率明旨、責成帶兵援勦、至今咨撫骨耗、應合一併移催等因、備此、前由、已於四月初一日、移文委人前往撫院陳處發前兵、并促沐總鎮帶兵前來應援外、所據滇兵到黔糧餉、應合移咨盤備、爲此合咨貴院、煩爲查照、速行督催道將滇兵五千本折糧餉、作速計處停妥、聽候官兵入境、即便接支、仍一面差官持令前去督催、剋日抵黔協勦、勿得延誤、須至咨者、

右咨貴州撫院、准此、

婁山桑木嚴門等關，直逼會入龍巖鬧外，四圍形險峻，滾木礮石、交雜如雨，仰攻甚難，而又將心不齊、句
餘未下，復舉本部院申嚴倘方之劍，大發懸賞之銀，按院移駐重巖，就近監陣，仍各撤本道入營，輯和諸
將，敢血盟神，刻期平賊，該本道馳赴軍前，會盟誓師，圍之前後，往來策督，已於五月初十日圍前攻毀鐵
巷隘，把守者俱無有，遂同二妾自縊，妾一不死，田氏、楊朝棟率宅眷百餘口一同出投，為陳吳所執，另置
一室，取出逆會堯火始發，八道合奏民彭廷諤、周世巖驗的是實，各路斬俘，報
平是役也，指據已易，三時而成功未踰四月，兇會逆黨，擒斬殆無子遺，如會子
小田氏、朝棟二子，會長女、次女、三女、會族兆麟、世龍、兆龍、會親田一鵬、宋承恩、馬千驅、會寨何漢良、葉嘉
受、馬忠、何廷玉、何朗、孫時泰等，尚有未報者，黃七則下巖自縊，俘其妻，似無多逸者矣。又據海龍都司
趙賢輔、監紀同知史朝貞報，擒苗百餘，惟左右尚未報至。十餘年謀逆狂逞之寇，八百載富強縱肆之家，
據其兵力謀誤器械，衣甲，獨冠西南諸夷，即水西終以不能必取，自退今圍於四旬，舉於二日，人力不至
於此矣，此哲宗廟社稷之靈，廟堂帷幄之勝，而本部院腐心嘔血，發策決機，一
腔忠義，無一刻不激發於
三省道鎮之間，九月鏖戰，無一事不措置於八路兵食之內，而賊與將士受成
延緩之愆，至煩再監，亦得借以竣事，有厚幸矣。除擒斬功級，查明另報，等因，又據川南監軍參政謝詔報
稱，本月初六日，該各鎮道分定永合二路進攻日期，本道先日會同四川吳總
道議定，於是日五鼓分道進攻，官兵奮勇登城，殺退苗兵，直衝賊巢，逆會楊應
火候，吳總兵督兵從火燄中奪出會已氣絕，當日生擒會子楊朝棟，妻田氏，
龍、楊勝龍、楊國棟、楊斌棟、山有秋，幷謀士藏貴，彭道，總管田一鵬，頭目張讒，趙
會三省鎮道，及贊理監紀等官，入城喚集奏民彭廷諤等，降民羅國明等，同會
僅解驗外，等因，又據貴州左監軍按察使楊寅秋報稱，逆賊楊應龍據囤，環攻日久未下，僉議併力攻打
後囤，各路占據無地屯劄，職操駁水西將，首奪右槽山坡一帶營解，於五月二
二日，川貴劉總兵、李總兵、各先後督兵到囤屯劄，初四日，三省道鎮畢會，共議劉
吳廣於初六日，各照期分打，劉總兵攻土城門以左，李總兵攻土城門以右，該
三路，以都司徐成領守備童龍等兵，奪鳳凰嶺，都司張秉忠等兵，由左嶺進，都司
溫城龍英等七兵，於囤右崖壁截殺，副總兵陳寅督獨山州等兵，於前門朝天等關截殺，
兵於仮開蓬水把截，初五日五鼓，職等會同劉總兵畫地齊攻，賊抵死在於鳳
一湧衝殺，賊奔潰退走土城，我兵乘高俯瞰攻賊立腳不住，登時攻倒土城一面，
雨，職同總兵在高山搖旗吶喊，督兵前進，職至已未，綠城接梯，高招先登，各兵用
魚貫而上，陳邦揚親斬冠帶管事，盧鳳鳴首級一顆，中軍指揮羅萬善親斬何提
賊七十五顆，賊奔嚴突死，及銃死不及找級者，不計其數，將月城樓同劉總兵即
城死敵，自午至申，披堅出城衝突三次，每次我兵用佛郎機百子銃、鳥銃等項，直對城門齊打，賊傷退回，

天晚、兵已疲困。該賊會同右監軍張參議督兵、尤副使再懸犒賞、鼓高招手銀一錢、每兵銀五分、各兵歡躍齊心、就於月城劉守賊兵脫落、在城叫喊乞降。直至黎明時、陳吳二總兵照依分定日期接攻、賊倒戈奔潰。各路兵一齊登圍、擁入內城。四面縱火、賊酋楊應龍、將臥房發火同愛妾縊死。要將自焚。時五路總兵官奢摠賊衙、賊妻田氏、賊第三男楊以棟、妻田氏、第五男楊良棟、妻田氏、第九男楊奇棟、賊妾子楊勝棟、妻田氏、賊長女貞惠、次女貞瑞、三女貞福、楊朝棟妻田氏、長子松齡、次子春齡、女性福、賊首何漢良、田一鵬、子六老、偽內官十名、使女十三口、家人五名、俱同時擊獲。五路道將賊屍撮至城樓、喚伊妻男五司奏民同驗眞的、付陳劉二總兵收驗、俘獲賊屬、眼同點明、收置城樓、宣慰司印、田氏攜帶在身、面交陳總兵收執聽解。賊男楊朝棟、賊弟楊兆龍、走出吳總兵見獲在營。其各該有名賊首、原後圍攻破、賊奔前門、或斬級、或生擒、俱未漏網。宣慰宋承恩、已經本哨把總沈安相擊獲、被前路兵搶獲、見在除本日生擒斬級俘獲、及我兵陣亡輕重傷、查明另報等因。又據貴州右監軍參議張存意報稱、先該三省八道奉本部院憲檄、議得大兵攻圍賊圍、一月未破、師老財匱、庶有究竟。申飭各哨輪班攻打、約以六月初五日貴州平越河渡哨、與四川綦南哨、同日協攻。至日該本道同督兵尤副使、偕獨歸一己。況原節奉本部院憲牌各路、歃血同盟、各出精銳、更番攻取、得賊之後、勿問出自何人、大家論功。若致偵事逸賊、且當連坐、昭然在案。今幸萬牛、是本職之功、即吳鎮之功也。又何計哉。況衙錄血戰、傷周以德營、爲吳總鎮統兵擂鼓打傷、千總陳俊被獲、見在本職但期滅賊、以報九重、而謝人言。敢復說功、而登。連克重城、賊衆披靡、死相枕藉、應龍勢窮力竭、本夜自縊身死。朝棟以棟、權棟、伍一鵬等、棄投職部、乞命。職隨即傳令各兵、本職於初五日分布官兵、四路攻打、將士奮勇一鼓、專攻。如亦不效、甘任其咎。當該二道縣官衙錄

軍之指畫。議司道之協謀。監紀之贊襄。及在事文武諸臣之效力。故能便元兇就戮。國穴蕩平。上紓宵旰之憂。下慰衆黎之望。除將楊應龍身首、及生擒賊酋、即行解報。其斬獲賊級、俘獲賊屬器仗、及有功員役、陣亡輕重傷官兵、查明另報等因。又據總兵李應祥報稱。本月初五日辰時。督率各兵攻倒土城。已經馳報外。至巳時分。又該二道鎮靣官兵擁入。直薄會巢。楊應龍自知不免。當即自盡。生擒伊妻田氏、男楊朝棟、楊朝棟幼男松壽、及奏內有名黨惡何洪良等。就擄田氏於懷中。取出該司宣慰司銅印一顆。當同監軍道驗收。轉解川貴監軍各道審驗。應龍全屍候解外。其擒斬功次、除查實另報外。各等因。備報到部。院案照本年六月初九日。據分守川東道按察使張悌、及三省監軍參政張棟等報稱。總兵劉綎、李應祥、吳廣、陳璘、馬孔英等、各督官兵於初六日攻破海龍囤、逼賊自盡。及生擒賊子楊朝棟等。建報到本部院。緣事體重大。關係廟堂懸念。欲候報齊、恐致耽延。已撮其大槩。當於本月十二日具本題知去後。今據前因。看逆賊自盡。全屍見在。已經查驗的實。逆賊妻妾子女、及同逆黨屬。已經生擒。外

湖監軍守巡等道條議前來會題間。適本部院感疾伏枕、未得題請。近聞邸報、該山西道御史李貝題議建二府。又准計院會稿亦議建設二府。與論既已僉同。卽應如議舉行。及查製撥一節。以黃平設府。餘慮白泥雍水重安設縣。此中尙有草塘容山。雖未就出稽之輿圖。似亦在內。幷龍泉設縣。俱應屬之貴平。隸於貴省。但賊滅之後。已及四月。若不及時修舉、恐地曠人稀。日久生變。一有他虞。反爲不便。除白田壩建府、松坎建縣、與阳溪等處。凡係播州五十四里之地。及眞州一司、俱聽四川分屬。已經委官推官高折枝。同知張遵知縣寇克順何珩、分投往彼料理外。所有黔省應委守巡參備知府知縣等官。勢不可緩。合行移知。爲此合咨貴院。煩將貴平錄慶等司應建郡邑、速爲委官及時董理。共圖治化。仍將選擇過文武職名、幷查草塘容山二司屬何縣治、希由併示。以憑稽查施行。

該職擊獲苗衷袁志剛郭林二名。吐稱楊應龍於前月十七日點兵六萬。令仲子楊朝棟分兵二萬。要往貴州。又分三路、由松坎眞州等處入犯綦江南川。勢必死戰。等因。到本部院。爲照播酋楊應龍集兵四出。復要擾犯內地。明是狼戾虛實。故爾挑釁。作歹。今據報。酋已兵艱黔省。未審果否入犯。應合行查。爲此除牌行總兵官董元鎭外。牌仰該司官吏、卽查播酋五六月內。曾否兵犯該省。有無殺搶掠據。實查明回報。如果該酋今尙屯兵彼中。作何設法解散。毋令軍兵、聽其誘激、致損軍威。亦毋受然無備、縱其搶掠、致傷民命。仍轉行思石等道、及總兵官、與參遊守備等官。各將所轄信地。督率原有防禦軍兵、晝夜加謹隄備。毋容時刻懈弛。倘有緊急情形。馬上差人馳報。毋得遲違未便。

調天全兵

爲督撫地方事。據布按二司會議。呈奉本部院批。據總兵官萬鏊奉調防播。乞要詔調松潘峽兵三百三十六名。雅黎遊擊吳文傑部兵三百名。天全七兵一千名。邛州嘉定民兵各一百名。督當依擬調取。隨發分布等因。到本部院。除各處前兵另行外。所據天全土兵、合行調發。爲此除差官齎捧令旗令牌。前去天全徵發外。牌仰建昌道官吏、卽行天全正副土官。將部下土兵、挑選一可當十、有馬慣戰、精兵一千名。該道查驗堪用、卽行點發。就令該管掌印土官、統領到期徑赴重慶、聽該道同萬總兵分布防守。其行糧該道照依舊規。每兵一名、日支銀一分五釐。馬一匹、日支草料銀一分。以彼處起程日期爲始。到彼支月糧住止。計程照日臨期扣算。合於邛州庫貯銀內動支。差官解交統兵官給散。如由水路、應用船隻。該道卽行備設。各兵務要恪遵紀律。經過處所、不許擾害居民。如違、照軍令處治。仍具官兵姓名文册、幷起程日期報查。毋違未便。

約束官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酋公然親統多兵、要犯內地。應徵調官兵、前至重慶一帶防禦。誠恐經過、騷擾地方。合行示諭。爲此示仰領兵各官、務要嚴束各兵。恪遵紀律。行則魚貫。止則林立。凡經過地方。必須秋毫無犯。待事完之日。從優犒賞。敢有故違軍令、生事擾害居民者。許被害人、稟告管押官。於旗牌下按法施行。如各官縱容不治。許赴州縣告申本部院行移。以軍法從事。決不輕饒。特示。

一軍兵強宿姦淫婦女者斬。

一軍兵擅取民間一草一粟一豪一菜者斬。

一兵行雖亂部伍者斬。

一作割經行燒毀人房屋者斬。

一強買物件、恃衆打人生事騷擾者、俱細打一百。

防奄報復

爲督撫地方事。本月十七日據遊擊房嘉龍報稱。播酋楊應龍、近日公然親統大兵入犯綦南。兵堵截。回營有伏兵擁過播賊百餘。一處對敵。斬獲苗級三十名顆。生擒五名。等因。到本部院。除功級查

平播全書卷八

牌票

行總兵萬鏊移駐重慶

爲督撫地方事。本月十二日據兵巡上川東道三祥報。准遊擊房嘉龍移稱。播酋楊應龍、公然狂逞。親統大兵慢我綦江。又以偏師分犯南川、勘擾居民等因。又據按察司報。據重慶府綦江縣申稱。楊應龍親自統兵數萬、在於苗兒岡赶水創營。要與房遊擊講話等因。詳到本部院。爲照楊應龍親統大兵、擾犯內地。連據急報。殊爲可恨。當今國家全盛之時。豈容小醜縱橫若此。所據總兵大將有鎭守全蜀之責。合行防禦。爲此牌仰總兵萬鏊。文到卽便統領惜戚家丁、移駐重慶一帶。併川南地方。督併原有官兵、加謹防守。度其事勢緩急、相機而行。應調軍兵、一面徑自調取。合用糧餉、一面計算的確、移文布政司通詳動支。本官到彼、務須振揚威武。設策提防。以保萬全。毋得輕率寡謀。爲敵所誘。致損軍威。亦毋得安然無備。任其剽掠。致傷民命。此在本官審時相機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行貴州司道防奄

爲督撫地方事。本月十七日據遊擊房嘉龍報稱。播酋楊應龍、近日公然親統大兵入犯綦南。

明。另行給賞外。若得按詮爲計甚遠。今我兵雖衆前殺。彼必含嗔抱忿。抑或陽爲失利。使我輕離深入、中彼奸謀。黔省蹂進可爲股肱、又恐彼乘我之虛。長驅入犯。合就嚴行隄備。爲此牌仰兵巡上川東道官吏、兵、萬、參、即便轉行該邊蓁南一帶將領軍兵。量甲鄉勇。甚哲併力提防。把截不許時刻疏虞。毋因小勝驕志。爲敵所誘、致損軍威。亦無坐視侵犯、致貽民害。惟在相機勦止。來則儘力撲滅。去毋深入窮追。如或故違、三尺具在。先將申飭過遵守隄防緣由、飛報查考。毋違。

議官造軍器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楊應龍、邇來親統大兵、擾犯內地。勞甚猖狂。應合防禦。所有軍前急需軍器火器。先據萬總兵詳報各數前來。已批該司去後。但查應造、不止所開之數。如槍刀火器、別名甚夥。應委廉幹職官。同前一併刻期製造。合行查議。爲此。除已調取守備劉天倖、前來會同製造火器、又行成都府屬併五衛揀取匠役外。牌仰布政司官吏。即行巡西道。於成都等府佐貳中議委能幹一員、會同劉天倖、專製軍前一應軍火器具。仍備查應用某項器械、可爲暫用。某項火器、堪以殺敵。各該若干。大約用銀若干。於何項動支。專付何官管簿收支。發買何項材料。計期幾旬可以竣事。或計幾日。一送本部院閱驗。一送該司道稽覈。務必堅利迅速、堪以禦敵。遂議通詳具報。以憑施行。此係緊急待用。毋得遲遼未便。

設保甲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楊應龍、邇來猖狂大異往昔。既親統多兵入犯綦江。擾害居民。又差遣夷目屯劄合地。講要撤兵。明在窺我虛實。挑誘劫害。應合隄防以保萬全。但東南兩地鄰播州縣。歧路頗多。難以寸地設兵。所有保甲自衛之法。卽平時無事、尤須注意力行。矧今師旅煩興之際。豈宜晏然。自若亟應舉行。爲此牌仰兵巡上下東道官吏。卽行鄰播一帶州縣掌印巡捕官。各將境內原有保甲每十戶編爲一甲。設一大牌。上書總甲部院明文。下列人戶姓名。家口若干。何項生理。又約幾甲編爲一黨。亦設一牌。總開姓名。各令備製弓矢槍刀器械。在城、每鋪。在鄉野、每村每保各設一鼓。備大鑼一面。立有力量者充爲鼓正甲長。若遇奸宄出沒、或盜賊生發。急爲鳴鑼、齊聲相應。與同官兵併力撲驅。獲有賞級報官、一體給賞。毋得聽其計誘深追。致失事機。亦無佳儻逗遛觀望。尤不許無故深入播境、生事啓釁。罪各有歸。捕盜官仍不時親詣鄉村查點。各具編立過黨名各總。計人戶若干數目。先用花名文册。徑報本部院查考。以甄印捕官風力。若掌印官虛應故事、不行編設、止剏空文。巡捕官或因而生事害人。轉行驅擾。定行擊問。俱毋逭遠未便。

預行整備精兵聽調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州土酋楊應龍。近來狂悖異常。侵犯日熾。親統大兵屯劄綦江毋波三溪。擾害居民。又遣頭目趙總營集兵於合江榕刀溪。講要拆堡。陰遣生苗恣行搶掠。合當進勦。查得該道所屬、素有慣戰士漢雄兵。合先預備聽用。候差官令到、或另文至日。卽發。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將後開土漢兵數、責令各土官逐一揀選。年力技藝精強、衣甲器械堅利、一可當十、堪以衝鋒破敵者。錄名在官。著實操練

停當。檄文一至。土官親自統領管押。卽日起程。至重慶一帶、聽令分布。毋容以老弱不堪者、充數廢閙。查出罪之。仍取各土官遵依不違。并有無是數甘結。該道具由繳查考。此係文到卽行。刻期卽至事理。緩令各兵各備腦包。梁被。錄利器械、束裝以待。行糧聽給。毋得遲違未便。

計開預整聽文應調兵。

一調建武高琪等縣、召募慣戰都磐弁兵三千名。

一調宜賓縣石固兵四百名。

一調馬湖蠻夷長官司土兵二千名。

一調敍州馬湖降夷五百名。

一調黃郎馬氏土兵一千名。

一調永甯土婦下土兵五千名、又添二千名。共七千名。

右行敍馬瀘兵備道。

一調永甯衛左後二所桿子手三百名。

一調鎮雄府土兵一千名。

一調烏撒軍民府土兵一千名。

一調烏蒙軍民府土兵一千名。

右行巡下南道。

一調建昌各衛、應召募兵五百名。

右行建昌道。

一調茂州土兵五百名。

右行威茂道。

一調資陽縣勇兵五百名。

一調資縣勇兵五百名。

右行巡西道。

一調安縣石泉壩底鄉勇、幷龍安土軍五百名。又添五百名、共一千名。

右行安縣道。

一調東鄉開縣弩手各三百名。

一調萬縣兵一千名。

一調墊陽縣南岸土兵五百名。

一調奉節縣南岸土兵五百名。

一調建始縣土兵五百名。

右行巡下東道。

一調西陽宣撫司土兵一萬名。
一調平茶長官司土兵三千名。
一調邑梅長官司土兵一千名。
一調石砫宣撫司土兵五百名。
一調石砫司土司知土兵五百名。

右行巡上東道　共調兵三萬名咨。

諭楊會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進勦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勦。此其人尚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尚有可生之路。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強。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令彷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斂退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猖狂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無得殺害。兩國交兵、不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差過官役、諭過情由、一面回報毋遲。

行湖省防會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進勦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勦。此其人尚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尚有可生之路。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強。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令彷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斂退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猖狂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無得殺害。兩國交兵、不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差過官役、諭過情由、一面回報毋遲。

行湖省防會

爲督撫地方事。節據防播參遊等官報稱、楊酋近日糾兵六萬、一犯川中、一犯楚黔等因、到本部院。看得湖省衝所、逼近播地、歧路甚多、變者該省道目統兵入犯、如履荒徑、且借弁開門延寇、大損國威。今酋復滋狂逞、防禦宜嚴。目前該省有無動靜情形、防守將領、未見一字申報。深屬可虞。應合行查。爲此牌仰湖廣布政司官吏即便移文彼中該道、并將領衙所等官、遠查楊酋時下有無入犯地方有無失事、防禦官兵有無足恃、應否增添、與夫設險扼隘等項事宜。應調傳者、陸續詳報。毋容坐視、致失事機。儻彼中有大小緩急兵形、即刻馬上差人飛報。仍行令各將領衙所等官、每半月一次、將各管地方有無事體結由馬上遞報。如有違慢、定以匿情擇解軍法治罪不貸。該司先將行過緣由報查。

查鄰播府州縣防禦事宜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勦、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勦、是朝廷尚未盡絕之也。轉論爲調、正在此時。本部院入境、審其必因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令其無故與兵、闖處屯劄、甘心必犯內地。豈其踢已重、令必欲併一線之路壑之、而彼不自知耶。即應調兵行勦、但恐朝廷德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入、如盡撤回巢、尚得瓦全。若復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自文。合再曉諭。爲此牌仰分巡上川東道、即便差官、速行曉諭。儻彼有不自之宪、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弄干戈。自取天誅。該道速諭之。差官諭過情由、先行回報。毋遲未便。

防禦論城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勢甚猖狂。已殘內地城池、防禦時不可疏。該府城池、雖稱天險。查勘形勢、西南通遠南紀等門、甚爲卑矮。且路達省會、兩應設險提備。查得昔年蔡伯貫爲亂、各士夫舉盆生員吏承有

力之家。俱照地界。責成墩口。晝夜防守。今恐人心不一。法令不行。彼此因循。致誤軍機。合發令旗。庶徼悉頑。爲此除差人矯執前來外。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將府城守墩之人、不拘士官生員吏承及有力之家、各出壯丁。備鎗利器械弓弩磚石。日夜在於城上墩口、加緊隄防。掌印巡捕官、時刻查點。仍將重慶衛見任指揮千百戶。各編定一信地隄備。如遇差占必撥頂補。至於通遠一帶緊地。多用武官軍兵嚴加守禦。通將一切城守事宜。盡心料理。責成員役人戶姓名報查。如有誤事避難、及臨事不用命者、該道即以軍法從事。其江津南川、悉照此作速移文舉行毋忽。

行巡下兩敍瀘南道移駐

爲緊急夷情事。照得播酋深入內地。攻劫搶掠。已爲極慘。合江一路、乃酋平日巢犯。目今據衆大逞。該縣尤爲喫緊。雖有官兵防守。必資該道與兵備道督率庶保無虞。合行貴敍。爲此除會按院外。牌仰巡下兩敍瀘道官吏、即便移駐相應地方。會議設策。務將此路保守無虞。該道係專敕地方。本部院已於六月十七等日不次申嚴防守。至再至三矣。慎勿避難觀望。虛文回塞。明例昭然。誰其貸假。仍將移駐地方并日期、飛報查考。以後仍將彼中情形。一日一報。勿忽勿緩。

行各分巡道募兵防守城池

爲緊急軍情事。據巡上東道報稱。楊酋糾結苗兵、深入內地。攻劫搶掠。勢甚披猖。等因。到本部院。恐此酋率苗滋蔓別處。爲害不小。頃應募兵防守。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火速行令各州縣。將城垣矮薄處所、上緊星夜修理高固。以防突攻。仍動支庫銀、隨其多寡。各募本處精壯勇兵、協同原編操兵、并居住人民。無論士夫、均派協力。萬分加謹。晝夜防守城池地方。其各鄉人戶、俱令設險。近城人戶、盡收入城。仍查有除透可疑之人、俱驅逐遠去。不許容留。其應用錢糧、聽一面先動支用。不必候呈允。耽誤事機。其省城起、至重慶。一路州縣召兵防守。尤爲要緊。不許延遲一刻。如視常怠緩者。軍法具在。定不輕貸。各屬將募兵姓名、并修守城池緣由具報。以憑查考。

行道募勇兵

爲恃撫地方事。近報播酋楊應龍。統兵入犯內地。聲勢甚大。所有鎮城。應集勁兵圍綵。以備緩急。爲此除會按院外。牌仰該道官吏、即行後開州縣。照數召募精兵。令各備器械。一面在該州縣操練。聽候另文、取赴本部院驗發。領兵官圍綵施行。其行糧等項、就於該州縣庫貯堪動銀內照例支給。此係立等事理。毋得視爲泛常。如違。官吏提究不貸。

川西道屬

保寧州三百名。	溫江縣二百名。	仁壽縣二百名。	井研縣一百名。	郫　縣二百名。	
崇慶縣一百名。	灌　縣二百名。	新繁縣一百名。	什邡縣一百名。	縣竹縣一百名。	
漢　州三百名。	金堂縣一百名。	犍流縣一百名。	新都縣二百名。	安　縣二百名。	
德陽縣一百名。	羅江縣一百名。	新津縣二百名。	彭　縣一百名。	以上共三千名。	

柄牌三論楊酋

爲恃撫地方事。本月二十九日。據兵巡上東道呈詳。備抄楊應龍申文。內稱被房參將、張遊擊、無故加兵殺搶。又隘七姓蠻奴。殺絕投文人役。又將差委日把許文志等屠殺。不得已親自會話。二官不分皁白。出兵交戰。幷獲何邦卿等。登惑揭帖。乞賜備述。等因。轉報本部院。批播州係累朝尚主。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仇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尚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既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兵歸巢。靜聽處分。尚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論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聞訴。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即日批道轉諭去後。誠恐傳宣不到。又恐應龍愚昧、聽奸唆撥。不知部科覈咎順逆兩途。以定斷案德意。合再傳諭。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便差人速諭應龍。禍福兩端。孰爲輕重。俛思朝廷三尺。不可屢干。即令各目收回夷酋。行歸巢穴。專聽兩省按院查勘完日。會題定奪。如或痴迷貽禍不悛。宜亟思之。毋徒晚悔。若果有難自急宛。許據實徑申兩院。處分。該道仍將本部院今批情節。一一回報施行。

調取西兩倉穀

爲督撫地方事。據巡上東道稟稱。播酋孔亞諸將川西川南沿江一帶有穀者、行令用船順流至重慶接濟。俟事完補還。等因。到部院。看得重慶防兵應用糧餉。所需甚迫。各倉見貯穀石。應合借運。爲此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即行巡西巡上南二道內所屬州縣。查儲穀每處若干。該司查照循環、酌量定數。行令文到日。差人用船裝送重慶收貯軍中應用。各將起解數目日時馳報。如有遲違。掌印官參治。承行吏書革役究罪施行。

催買馬

爲軍務事。照得應買戰馬。先據該司議價通詳。分行各州縣收買。及稱各馬到營之日。每馬每日給銀二分。作草料工食等因。具報部院。已經久行作速完報去後。止據雙流等縣、申報買完。其餘並無音耗。事關軍機。合行查催。爲此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即便查照原詳議定事理。將各州縣承買馬匹。剋期如數買完解驗。以便起發軍前應用。毋得再遲未便。

諭民收稻不必逃避

爲督撫地方事。近聞川東一帶民人。因播酋入犯。率多委棄已熟稻田、不肯收斂。只行逃避。恐播酋未必至而居民生計先失。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即便出示。曉諭鄰播一帶州縣軍民人等。各將田禾收拾。仍聽該道及所司差人偵探。果有警息。暫入城中。不許張皇拋失家業。致誤生理未便。

行守巡道募兵查奸細

爲督撫地方事。先該本部院牌行各守巡兵備道、轉行各屬州縣。召募精兵、赴各該衙門防守去後。爲照聽募兵士。多係無籍之徒。如東南近播一帶。又有土民素與播酋交好。乘此募兵。攙入其中。透漏消息。應

合殿行查駁。爲此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即便移行各守巡兵備道、將原行召募兵役、務要殷加慄選、取具殖甲鄉佸結狀、果係民家、原與土夷素無交結者、方許收充。各有司印捕官、亦須廉訪毋得誤收應役、自取愆尤未便。

資成道守南川江津

爲緊急軍務事。近據巡上東道、幷萬總兵各稟稱、南川士民聞播酋驟息、誠云縣民十去八九、所存者、惟縣中卑快、誠云士民空城逃去、無一存者。俯賜速催兵將前來等因。到本部院。查得六月十三日、據萬總兵詳請龍安參將柴尚仁、幷原任都司范希正、守備陳嗣昌、張本在、范服陳本部給與應付、隨本官赴重慶、與參將柴尚仁、遊擊吳文傑、通已催取其漢土軍兵、本部院無日不遣差官兵、分投四出。徑至各土司催調。計此時到彼已多。今南川江津、既云警報。應將先到者、即發去救援防禦。應合再行。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總兵萬鎧、即便速將先到土兵、分投馳至南川江津等處防禦。仍查五將官因何遲延不到。有無避難情弊。一面速令何將守南川。何將守江津。瀘州等處、用何處兵星馳發去。其附近川東土司、與該道所屬土司一日一次差人前去守催。至於一應隄防府城、尤爲緊要。及邏播一帶事宜。查照節次牌內事理、參酌隨宜處置施行。毋得運遠未便。

行巡下南道隄備

爲緊急軍務事。據遊擊楊敏政、幷合江縣申報。播兵於七月初二日三更時、分兵三路攻圍五岐堡。領兵指揮王繼祖退出小寨堡。勢甚迫切等因。到本部院。爲照合江防播、近奉聖旨、專責巡下南道料理。本部院調發馬湖宜賓等兵三千守瀘州。又調永寧土兵七千五百守合江。土司乃該道所轄。未見催發到彼。各兵行糧、節經允行動給。亦未見呈報支領。今合江日日報警。未見該道具報。不知應援各兵、幷否調到。應合行查。爲此牌仰該瀘道官吏、即便督行楊敏政、及領兵官軍、將地方居民城池、高分加意防守。前項已調各兵、再差人守催。星馳前去策應。客兵行糧、募兵工食、即日照例於抽兵工食內支。倘不足、於合江縣解司錢糧內支給。完日造冊呈報。毋得疏忽。致誤軍機。今本部院又發參將王夢吉、帶兵五百名、又鎮遠營軍五百名、前來防守合江。又調大鏡帶兵五百名、赴瀘州防守。先該彼瀘道呈詳。至今幷否到州上緊備赴。其應就便調發俊兵、聽該道隨宜遣發。一面申報。其瀘州素號富饒。會久垂涎。該道駐劄在彼、尤當加意防守。無致疏虞未便。

行合江防守

爲軍務事。據合江縣申報。楊酋發兵入犯五岐堡等因。緣由到部院。爲照該縣防守、除見在將兵外。又調建武標兵六百名。永寧土兵七千五百名。一日一次、差人守催去後。計日可抵該縣。惟是本官協同楊敏政、奏準軍兵及原設鄉兵殺手、併力隄防。爲此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遊擊楊敏政、督同見在官兵、晝夜偵探把截。堅守城池。各堡居民、責令搬入城中。毋得張皇失措。急速差人守催建武永寧各兵、星夜到合、併力堵截。各兵行糧、就於該縣徵解司糧銀內照數支給。一面具報。該縣同楊敏政、出示曉諭居民、共守城

垣、毋得遠逃失所未便。

調王夢吉遊擊兵救合江

爲緊急軍務事。七月初七日據合江縣申報。播酋楊應龍、親統多苗攻陷綦江縣治。今又聲言要犯重慶。又欲偏師入犯湖廣貴州地方等因。到本部院。爲照該酋詭詐百端。爲謀甚秘。案查案於六月十五日、牌行該司、將鄰播一帶、比常加謹隄備。幷查地方曾否兵犯。有無殺搶搶掠。又一次行司催查。幷議應否增添兵將防禦。與設險把隘。每半月將緩急情形、馬上飛報。又一次會合守巡各道、將所屬土司下土兵、某處可調若干。作何挑選。調發作何責成戰守。又一次移咨撫院行司。專官製造軍火器具、集兵整飭。又一次令將該司與合屬倉庫錢糧、備查堪濟軍興實數。供當通詳去後。迄今未見具報。曾否遵行。卽今酋勢甚迫。事同燃眉。本部院遙在川省。聲聞甚遠。所有該省比鄰播酋專司信地官兵、無憑稽考。合應查明、庶便責成。爲此牌仰布政司官吏、卽會按都二司、幷鄰播各道。要見某州縣衛所。最爲要緊。某處次之。緊隘者卽今見在兵馬若干。應否增添。係何將領。在彼駐劄。屬之何道專管兼管。若會復踏轍突然入犯。當在何處預集軍兵。得免貽患。逐一備細造册詳報。仍將節次行查。與諸凡細微開載未盡事宜、及首先集調土兵、召募勁兵、應動糧餉、幷趁時熟預積儲糧、與具報緩急兵形、照依原行逐起通詳。以憑施行。今差入門庭。勢同呼吸。該司與各司道、注意將應調兵馬、應積糧餉、上緊整辦。以便防禦。此係萬分緊急軍情。毋再遲遠未便。

行貴州貴寧各道防守與隆等處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防播事宜。節經牌行貴州布政司、移行湖北貴寧等道、查議防守將兵糧餉、把截通播緩急隘徑、與夫製器具偵情形、等項去後。不次行催。未據呈報。今本部院查得與隆、清平、平越、新添、龍里、五衛、及貴平所、龍泉司、土溪、清浪、鎮遠、偏橋、等衛、俱切近播州地方。亟宜添設將兵防守。以保無虞。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查該省有何項緩地軍兵、可以抽調。或新召募。將前項近播衛所土司、每城設兵三千。選選諜勇將官一員、統率防守緊隘。如無原設將官。或乏以閑將委用。一遇有警、併力堵截。平時不宜輕動生釁。其各官兵糧餉、於何項銀內動支。倘有不及。作何區處。至於鄰近各府衛地方。應否再設兵將、以備應援。逐一詳議妥確通詳。以憑施行毋遲。

行荊南道調施州兵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狂逞。爲患三省。所據湖廣偏橋一帶、切鄰播界。亟應設兵劄守、以備緩急。查得

前總督部院那、行該道、於施州各土司、挑選土兵聽用、今照播防孔棟、應合棟調、爲此牌仰荆南道官吏、即便行令住鎮施州同知、及守備官范光遠、新舊掌衙印官指揮周經、唐一麒、各照二十三年定擬各土司兵數、再查即今某土司兵力稍次、應減若干、某土司兵力稍强、比前應增調若干、某土司兵數、應用何人統領、速令各土司點整齊備、以待調用、一面先將兵數、册報、并查有何雇發糧、堪以動支、各兵月行二糧、及該省用兵糧餉、係何則例、逐一查議明悉、作速通詳、以憑施行、毋得遲遠。

計開施州衛各土司兵

施南宣撫司土兵三千名。　容美宣撫司土兵二千名。　龍潭安撫司土兵五百名。

散毛宣撫司土兵一千名。　大旺安撫司土兵五百名。　忠峒安撫司土兵五百名。

忠孝安撫司土兵五百名。

行候代總兵沈尚文防守

爲軍務事、照得播酋之後、日在積兵製器、近日伊子楊朝棟遊說興酋、謂貴州集兵已占白牙壁地方、酋回要犯黔地、又前此川東擒發播夷九受審供、酋要侵犯貴州龍泉等處、因見川防將兵聚集、酋又乖誕貴州勢所必有、該省提調將兵偵探把截、責在總兵沈尚文、本官員缺、雖有電元鎮填補、但未交代、目前地方事務、原是本官專責、成例具在、合行申飭、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行防播一帶將領、衙所印補把守大小等官、襲率所部軍兵、各將通播隘路、萬分加謀、盡宵隄備、縣賞相應之人、時勤遠偵、聲息、遇有苗兵出沒、相機堵截、如或遠避、且勿窮追、一應練兵製器、修壕挖塹、俱要悉心料理、仍備詳本部、以憑裁酌、本官毋以一隅自疏、致誤軍情重事、倘有功地方、本部院自有優錄、如或疏虞、責難他諉、速具遵奉繳由報查、毋得遲違。

催貴州議兵糧火器等項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黔省防播將兵糧餉等項、久已牌行該司查議去後、又經數次行催、未據詳報、近查播酋爲謀叵測、要犯龍泉等處地方、事勢孔亟、防禦不容少懈、合再查催、爲此牌仰貴州布政司官吏、查照原行、從長計議、鄰播地方、要見某州縣衙所最爲緊隘、原係何道專管、見屯兵馬若干、原是何處將官統領、應否再添若干、某處稍緩、用何官兵把截、平時如何懸賞偵探、有警如何發兵應援、精兵不足、某處驍勇可以召募若干、應用餉糧、動支何項、脫有不敷、如何設法、某處土司土兵、可以調用若干、某處謀勇將官、可以徵來任事、其糧餉已買若干、趁此秋成、應再多種、還責何官管理、應運何倉收貯、務要盡爲安置、毋致臨時缺乏、至於軍中利用、全在火器火藥等項、該司會同都司、悉心計議、應造若干、上緊動支官銀、委官眼夜買料製造、不得遲延、有誤軍機大事、但係戰守機宜、俱當謀始成終、與夫一應未盡事理、各司道別有奇謀良策、一併開款詳報、此係緊急軍務、應催未報事件、勿得再遲未便。

爲永甯杜塞禍源

爲緊急夷情事、據總兵萬鏊呈、據永甯參將吳文傑呈報、七月十五日播兵屯割永甯地方、後溪峝勢緊、

急請乞將兵應援等因、到部院、爲照永甯土官、素忠於國、乃播酋猾狂、螫毒鄰司、第查土婦奢世統、與世襲有夙恨、世統已受啜金、退住水西、見在疆臣處依牧、誠恐世統乘機貿求疆臣部落、潛來助播劫殺、應合戒諭、爲此牌仰安疆臣、即便恪守三尺、毋得陰助播兵、自干法紀、仍譯諭奢世統、遵奉斷案、安分住牧、毋得妄意縱兵、劫殺地方、自取滅亡、本官仍禁戢部兵、不許聽伊誘惑、與入叛黨、均爲不便。

責安疆臣防守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背負皇恩、披猖殊甚、既戕黔省官兵、又攻川中縣治、近又聲言要侵犯貴州龍泉等處地方、大逆無道、凡爲臣子、孰不痛憤、查得貴州宣慰安疆臣、與伊母鳳氏、屢效忠勤、且天朝流餉、養士豐厚、至極今值逆酋犯順、正其效忠宣力之時、況川省酉陽石砫、永甯天全平茶邑梅等土司、各已發兵數千、防守信地、貴州一方責任、全在本官、以爲藩屏、亟應整搠士兵、加謹防禦、乃見輸誠、爲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所部官舍目把士兵、將貴州鄰播一帶地方、實心實力加意宵晝防守、毋容播州一苗入犯、有犯即擒斬解送該省院道、轉報本部院、定將有功目兵、照格給賞、本官從厚優異、如聽播酋惑亂狡計、坐視殃民、偏有損失、即係縱寇、從前忠順、付之烏有、國法森嚴、豈能假借、速具遵奉結由報查施行。

緝獘奸細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酋陷城斬將、罪惡多端、近見官兵防禦、仍有奸細透漏聲息、蓋緣內地官民、利酋金錢、結交心腹、在先日隨其往來、有司莫知究詰、近日雖行禁戢、仍在私通書信、或用目把裝扮漢人出外、在於各衝門隘探消息、或買別土司下目把土民、或作投兵投文、隨其出入無禁、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皆播酋詭謀、官司亟宜捕緝、爲此牌仰按察司官吏、即便移文守巡兵備等道、通行有司衙所印捕等官、密查前項奸細、或內地軍民、交通寄信、或別土司上人、代伊打探、或充入募兵之內、俱要的確查訪、如果有據、擧送該道府審明呈報、有功官員、另行優綏、如或故縱、另於別衙門發覺、定行按擧究治、決不輕貸。

行貴州思仁守巡提防

爲督撫地方事、本年八月初四日、據分守思仁道呈、據永靖把總呈報、播酋同子楊朝棟、於六月初旬統兵三路出綦江等處、二十八日僞巡簽七人、各殺牛剳諭、設關造圍修路、待酋四川回兵、要犯偏橋思石府衙、將軍民盡同上圍龍泉永靖指揮廖同生死、各巡簽自知罪難容誅、大家驚亂、立意殺廖、以作投背等情、又據守備楊惟中呈報、播酋四處剳營、將黃沙坎等處通衢挖斷小路閉塞、夷目袁守剛點兵、往馬頭山各備飯米、要往眞州墜川等處、夷目超士登、統兵至穴塘坎、要來殺人也哨等因、到道呈報本部院、看得該邊防守、應用將兵糧草、與夫偵探把隘製器設險等項、牌行司道查議、又經行催、不啻再三、迄今未報、殊爲可慮、今據呈報前因、查得該酋在川曾聲言要犯龍泉等處、該道偵報、亦有此息、酋雖說議、此言未必盡盡、該邊隄防將兵、最宜加謹守禦、除行總兵官沈尚文防禦外、爲此牌仰思仁守巡道官吏、即便嚴行都司管思石守備事楊惟中、永靖把總指揮胡效忠、及該邊防守大小等官、各督率所部軍兵、將

鄉播一帶地方、無分畫宵為分把截、一應掏壕挖塹、據險把隘、積木泥石等項、但可以扞禦播苗衝突、供要悉心料理、仍聽將相應之人、遠偵聲息、倘遇苗兵出沒、務要相機堵遏、該道仍查照原行、將所轄近播緩急地方、某處應用防兵若干、此時見在軍兵若干、應再調募某處某兵若干、用何謀勇將官、統領、火器火藥應製若干、一一計議調停、上緊詳報、以憑施行、此係緊急軍機、如或遲違、貴有攸歸。

查送楊可棟屍棺

為剿撫地方事、據巡上東道呈抄、播酋楊應龍申該道公文內稱、七月初七日蒙差官傳諭、施天地好生之德、優禮臘儀、給賞次男棺柩回鄉收葬、又蒙發奸奴何邦卿、係已死之屍、于本年一名原係為從等情、到部院、查得何邦卿原在府監追贓未完人犯、并未具報病故、乃突然送屍、恐有隱情、于本年併送、是何原委、面臘儀之說、未審虛實、又聞何邦卿原係縊死、不知何故、事干國體、通應行查、為此牌仰按察司官吏、即查何邦卿因何縊死、何故送與播酋、于本年一名、與楊可棟屍柩、何故一同送入、所稱優禮臘儀、是何儀物、何人備辦、逐一秉公查明、據實參呈詳報、以憑施行毋遲。

行貴州布政司趁時糴米

為軍務事、照得播酋近雖稍靜、但戎心無厭、為謀叵測、前又曾聲言要犯貴州龍泉等處、在我防禦自宜周密、今地方設防分布將兵、漸有次第、惟本色糧餉一節、乃目前急用之需、節行貴州布政司、預計買備及令製造器械火藥等項去後、未見回報、曾否酌行、今據該司揭稱、庫貯堪動軍興銀兩數目、不止萬計、與實商應辦川省解黔銀兩、俱堪動支、應糴糧米、亟應乘時收貿、又查該省往規上納事例等項、儘中間如係折色、或照川中近例、可以暫改本色者、亦應亟行、庶得濟用、為此牌仰布政司官吏、查照先今牌內事理、即將庫貯見存銀、并雲南解還內、應動若干、趁今時熟通詳、速委官員、照依時估多買米穀、製造如法、收貯近便倉廒、如事例等銀、應否隨宜改徵本色、俱聽酌處施行、其應製軍火器具、速照原行製造、仍將買過米穀製造過軍器改納本色等項緣由、先行查報、毋得遲緩未便。

行貴州沈總兵及思仁道防禦石阡

為軍務事、本年八月十三日、據貴州布政司帶管分守思仁道左布政使呈、據石阡府申報、七月初八日、據龍泉坪長官司報稱、本月初二三四日、連據各哨把總報稱、播酋破劫石繼門、又於馬頭山點兵數日、但言伺候楊應龍令箭至日、每兵草鞋一雙、飯米二升、不知何幹、看係地方事情、合行申報等因、看得二人、止因打搶人財、即照軍法就彼斬首、脇從數人、俱各鞭打、已為明鑒、目今仍有軍兵經過州縣、或分布住劄去處、誠恐復蹈故轍、合再示諭、為此示仰舉調漢土兵知悉、自後如過途次經行止宿、及分布住劄守處所、敢有故違後開軍令、許被害人把連所在官司、就便擒解本部院、以軍法從事、其各處居民、亦不許乘此勒捐、不容求覓借宿、違者併究不貸。

一、凡兵經行離亂部伍、搶取民間一木一菜一蔬一雞者、斬。

一、求覓借宿、或分布處所、擄取軍民財物、姦淫婦女、及燒人房屋者、斬。

一、拾奪搶掠、但傷人者、斬。

一、強買貨物、恃衆蹧蹋、生事騷擾、及與軍民相爭者、俱痛打一百。

行巡東南二道放糧規則

為怦撫地方事、照得東南二道、漢土軍兵鱗集、數至幾萬、每月支給銀兩、數亦萬計、近據巡司詳稱、往歲大征、集兵處所、支給糧餉、俱聽監軍督餉二道發放、通候事完、方併銷算、彼時征勦番猓、兵糧輻輳、不過數月、竣事之計、今見在防禦官兵、分布四散、所需歲月、既難底止、而其中收除、豈盡無虛、在各該道嚴放、諒有成算、在本部院查考、漫無可憑、相應查議、通一不惟逐處官軍、一覽在目、抑且日後銷算、蓄有確實、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防播漢土軍兵、每月應支本折銀米、置立循環文簿二本、開列管、收、除、在、四大總數、中有新收者撒下、要見某月日調到某處軍兵若干、於何日到伍收糧起、若將官召收奉何衙門准允、曾否委官點過、次列開除、如有逃故、亦要見糧於何日截支、次列實在、仍逐處撒開、分別見在某處防守若干、俱不必花名、其支放、每月不得過初四五日、其簿二本一樣、每月倒換一次、以憑查驗、毋得遲違未便。

行三省禁硝黃鹽斤入播

為怦撫地方事、照得販賣硝黃入夷、與越境與販鹽斤、俱有明禁、近查得有等奸商、利棍、貪圖厚利、或就中通報內地、峒長息一帶地方、將前項犯禁之物、違法賣與、徒知罔利、恬不畏法、其間情弊更未易數、或假此挾帶諸夷出入、貽患地方、殊可痛恨、合行嚴禁、為此牌仰三省邊播守巡道官吏、即便嚴行鄰播州縣衙所、印巡、及將領把守關堡等官、嚴禁軍民人等、不許擅將硝黃鹽斤、賣與播夷、引惹邊釁、如有違禁、仍前販賣、許巡緝員役、官兵、據實擒拏到官、審確、依軍令斬首、有功之人、賞銀十兩、係官員、仍行優敘、若播人遠赴收買、或託鄰封土司代買、僻地交送、俱要嚴行禁緝、追奪一體、從重究治、施行毋遠。

發將兵守南川

為緊急夷情事、據守東道報稱、據南川縣申報、偵得婁國等點苗兵三千有餘、俱備紅色腦包、紮被槍刀、野銀等物、要來侵害南川等情、到道、呈報本部院、為照播酋攻陷綦江之後、南川江津人民、望風逃竄、業

已不次牌行道鎮、分布將兵、前去二處防守、隨據萬總兵議、將梅遊擺帶行鎮遠營五百名東開萬寨、奉建等縣鄉兵共三千一百名、邑梅平茶各一千名、俱守南川、續又具報、要將前兵住守重慶、仍以酉陽土兵六千、發守南川、今照酉陽續報、八月十一日起行土兵四千有零、將到重慶、該司士官冉御龍、秦稱忠勇、有志報效、應合超發防守、爲此牌仰守巡上東道官吏、即行遊擺梅鼎臣、將酉陽續到土兵四千餘名、重慶府一千副、行守北道、敘州府一千五百副、應用軍器火藥、隨便帶行、本官務殫心盡瘁、時勤偵探、倘有播賊出沒、相機堵截、毋得輕躁深入、亦不許疏虞誤事、文到即便起程、勿得遲留、有負委用、末便、其冉御龍原領兵二千、仍令本官自願將兵一同防守南川者、亦從其使、或前兵不足、應再摘發續到別兵、併力固守、該鎮道便宜施行、具起行到縣日期飛報查考、

責成永甯自衛

爲怪撫地方事、照得播酋背負皇恩、目取誅夷、凡懷忠義勇者、孰不痛恨、查得土官奢世續母媳、應效忠勤、且天朝流錫得土、豐肥至極、今值逆酋犯順、正其效勤宣力之時、況水西安撫臣節報、自願備集兵糧、肩承保土安民、修器設壑、隨處擒認、今永甯一方責任全在奢兵、倘有內鄉無數精兵隨在、應合責成防禦、爲此牌仰永甯掌印土官、即便督勵所部勁兵、晝夜防禦、如修壑設險、積糧練兵之類、一一整備、至於永甯衛、與相聯一帶地方、處處隄防、時時偵探、如或賊勢衆大來犯、一面馳報、以憑再發兵將應援、若或故違、軍令具在、先具遵奉緣由飛報、

查南川江津餉

爲軍務事、照得南川近告警息、大有可虞、雖經飛行鎮道、遣發健兵、專委遊擺梅鼎臣前去防禦、洞未審彼中竹香集有糧餉、足敷軍兵五千幾時食用、及照分守川東道有特司糧糗之任、且見在渝城料理、亦應行查、幷酌定運法、以免枵腹之虞、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查南川卽令發去漢土軍兵若干、除折色聽巡道照衙規動支、委官前去放散外、要見該縣付經貯有糧米若干、可足防守軍兵幾時支用、如或不足、卽令作何轉輸前去、就責縣官監守出納、務須兵到餉續、幷將江津縣見貯在倉糧餉實數、卽令應否併運、逐一速查明、悉上緊具報、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責成製造軍器

爲軍務事、據布政司呈、奉本部院批、據該司呈、議估造防播軍前應用鉄甲、腦包、梟鏃、長柄鳥銃、三眼火銃、等項、各該價值銀兩、於本司庫貯銀內動支、分發成、龍、保、順、敘、馬、灤、嘉、眉、邛、雅、潼一十二府州分投承造等因、具詳部院批行外、看得前項軍中器具、關係目前急用、分行督造、委屬相應、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將轄屬地方、會同總兵官多方計議、倘會狂肆如昔、蝯聚而至、水陸作何堵遏、何處安置伏兵、設以火器、如何夾攻、何處應屯一枝、明布排柵、列戚營伍、如何扼險、到處偵探、到處隄備、目前內得厚集、必加狂縱、急宜詳愼、以期聚殲、限文到四日內、備將設備過事宜、逐款詳報、以憑施行、毋違、

行督餉道往重慶理餉

爲軍務事、先據布政司呈、奉本部院批、據督餉道呈、議軍餉各款由詳、已行該司、覆議通詳到部院、除允行外、爲照防守將兵、業已量減、今南川涪彭江津等處、見在渝城分兵前去、所需日食糧餉、勢必該道親

腦包、每頂用青布三尺七寸、白布三尺三寸、棉花十二兩、毡四塊、耳揜一條、線五錢、青綠線一錢五分、價值幷裁縫工食一錢六分三釐、

一分造鉄甲腦包衙門　供照該司發來式樣、

成都府二千副、　龍安府三百副、行巡西道　保甯府一千副、

順慶府一千副、行守北道　敘州府一千五百副、　馬湖府一百副、行紐遷道

夔州府一千副、行巡下東道　嘉定州八百副、行守上南道　眉　州五百副、行守上南道

潼川州一千副、行守北道　邛　州五百副、行巡上南道　雅　州三百副、行巡上南道

一造梟被每件用藍布裏面幷花共重五斤、長五尺五寸、濶五尺、價銀三錢四分、

一分造梟被衙門、

隆昌縣五百件、　富順縣五百件、以上行巡下南道、榮昌縣五百件、行巡上東道、

一長柄鳥銃一千五百桿、每桿價銀七錢、發敘州府督同守備劉天俸、率家丁製造、行紐遷道、

又劄天俸前次領價回該府、打造三眼銃一千桿、每桿價銀四錢零八荒、火藥一萬箇、每箇價銀一錢、鈷先造一千箇、聽該道府一併督催完報、併行紐遷道、

申飭東南四道隄備

爲緊急地方事、本年九月初二日、據貴州思石兵巡道呈、思石守備楊惟中報稱、會於地名高崖都上壩、惟建營房二百餘間、聚劄多兵、楊應龍調取各巡警赴州、宰殺牛馬豬羊、將奏江擊來五司七姓本頭鼻、示歃血同盟、聲言要攻龍泉思石一帶地方、勢甚危急、又報於八月初一日祭旗、初三日發兵、又報酋差三十六所巡警家丁上州、又招九股生苗、共兵十萬、楊酋親統黃平一路往龍泉司治、原係播州故土、必要占奪、又據石阡府報、擊獲播州細作馬良貴審稱、頭目趙仕登差來羽船、比伊領兵隨後到江、楊酋分差伊親田相公領兵三萬、欲攻思南、趙仕登領二萬、欲攻龍泉、楊朝棟領二萬、出袁家渡攻葛彭石阡、楊應龍領三萬、出烏江、亦往思石會合、有良貴乘楊奎等便船過江探聽、適遇彭希舜擊獲等因、轉報到本部院、據此、看得播酋叛逆、自知天網難逃、遇又親統多苗、欲攻黔省各處、兇心愈熾、詭計愈深、倏云要犯黃平思石、倏云屯劄貓兒岡、詐出詐入、變幻不可方物、今川南一帶、雖稱隨處分布、將來蜂擁並至、皆不可知、水陸圖防之策、亟宜究心隄禦、合再叮嚀申嚴、爲此除行總兵萬鑒外、案仰布政司各守巡道官吏、卽將轄屬地方、會同總兵官多方計議、倘會狂肆如昔、蝯聚而至、水陸作何堵遏、何處安置伏兵、設以火器、如何夾攻、何處應屯一枝、明布排柵、列戚營伍、如何扼險、到處偵探、到處隄備、目前內得厚集、必加狂縱、急宜詳愼、以期聚殲、限文到四日內、備將設備過事宜、逐款詳報、以憑施行、毋違、

356

理。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親詣重慶、將買運糧倘、上緊催督、照依原擬、如兵行南川、倘亦發隨、但須以兵隨食足、不致枵腹、仍督同各該文武等官、將收回之處、如法整理、其糧米且運赴相應地方、以待臨時起發、一切事宜、該道隨宜料理回報、務期到處有倘、戰守不致缺乏、間有應詳者、具詳、應徑行者、徑行、先將、起程日期報查、毋得遲違。

行川東守巡道備兵馬糧草

爲軍務事、案查先該本部院牌行分守川北道、查議陝兵入境、合用行糧馬匹草料、即宜詳報批行、接察司覆議到本部院、又另牌行驛傳道、併議前來、俱經批行去後、爲照浙省兵馬、數五六千之上、并河南二千、目前可到、惟應用入境行糧、并隨行馬匹草料、與將領等官乘用馬匹、廒糧等項、亟應預備、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將浙兵并河南毛振蔴等兵、自巫山入境、至重慶經過一帶驛站、合用行糧草料等項、照依單開款目、以浙兵六千名、河南二千名、廣兵三千名、各計算、逐一斟酌、安設停妥、上緊詳報、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計開

一、浙兵以六千名計算、河南兵以二千名、廣兵三千名計算、并南將應用廒糧行糧馬匹草料等項。

一、自巫山高唐驛起、至重慶府止、計若干站、每兵每站銀三分、內支米一升五合、折銀七釐五毫、柴三斤、折銀七毫、其折銀八釐一毫、仍該補給銀二分一釐九毫、其馬約算幾千匹、每匹每站支銀二分、內支黃豆二升、折銀八釐、粟穀一升、折銀二釐五毫、草一束、折銀二釐、加煮豆粟一斤、折銀二毫、共折銀一分二釐七毫、仍該補銀七釐三毫、俱於入境之時、委官府佐一員、某人總理、其食米馬料、黃豆粟穀、分作三次支給、其燒柴馬草、安置沿途歇宿驛站市鎮人戶、聽委官驗兵驗馬支給、如願倒折色者、卽與支給

一、總管府佐一員、某管五站、或六站。

一、分管知縣或府縣首領三員、管米燒柴馬草。

一、統兵將領、及職官、自有原來應付符驗廒糧夫馬外、查得本省見行則例、參遊中火下馬飯、各三錢、各邊守備中火下馬飯、各二錢、今統兵參遊都司留守守備、體統漸隆、下馬飯中火、亦當酌議、應除行糧銀各照先年征勦議允規則、於境上總委府佐官處、計站數若干、總支折色封送、其經過各驛、若令自備飯食、似有不便、其參遊都司職銜、查照中火宿食、每次以一錢五分、留守守備職銜一錢、至把總千百總以下、人數太多、驛傳不給、已有原派行糧、不必再備飯食、施其隨便食用、以上俱不許再索廒給口糧下程、如有違者、許總管官指名申報、另處、其官兵等原來馬匹、間有倒損者、委官查驗是實、給以執照、逐站撥馬遞送。

一、原定協濟馬匹、專爲有應付員役而設、如原無馬者、又無應付例、不與外、應令總委官、刊刻小票、用以私記關防、仍於排號境上查點給發、一人支給一張、逐站計撥遞送、各官兵行糧、既於境上支給、不得重冒驛遞廒糧、若無委官執照印票、俱不准特強混騎馬匹、如有違法、送統領官、以軍法處治。

一、安置燒柴馬草、以便造飯止宿、令各委官逐一查驗各軍民房屋、量其大小、先行安置燒柴鍋篦、每一家、或一十名或二十名、令其造飯歇宿、不許逃避、仍令各總督官、俱先將各該管驛站處、寺觀、公館、民房、預行派定、某寺觀容兵若干、公館容兵若干、某民房容兵若干、俱大書號帖於門、就令各站給散糧米、併押運官兵到彼、與同統兵官、將各兵僉其寺觀公館、照數點入安歇、如客止不盡之兵、方許點劄民房、敢有恃衆逼強、不聽查點約束、爭入官房民舍占宿、并短價強買民間一米一菜、淫污婦女、擾害居民者、或該管查出、或被害之人及同伴舉首得實、量其事情輕重、許管押官公同原來統兵官、照依軍法處治、各店戶故意刁難、仰勒高價、及先行逃避者、許管押官開名送該管衙門查究、招詳該道發落、至於渡口預備船隻、除有浮橋處所、移行該道轉行各州縣、作速整理安搭、如無浮橋地方、卽責之該管官多備船筏、每處約用二十隻、擺設渡口、聽在伺候、不許重雇、每日量給工食銀三分、兵盡卽止、若船隻一時難備、拗其水勢淺緩、可以安搭浮橋者、尤爲妥便。

一、支給升斗、將布政司發解斗行令、照式置造一樣幾張、印發各委官支放、事完銷算。

一、陝兵自省城起、至重慶止、一帶或水或陸、會同驛傳道、照原行另議詳報。

行按察司兼理監軍事務

爲軍務事、查得前接邸報、兵部題奉欽依、川中添設監軍道二員、料理一應事務、除行該司差人守催、及將一道先行守東道、來副使帶攝外、爲照省會時下應行事宜、如預備兵糧、修製戎器、操練軍馬、積穀包荒、兼之陝浙等省調到官兵、鱗集甚衆、諸凡布置、必須再得一道帶管、庶有責成、在驛傳道、應令肩理、但該道有六道事務、已屬繁冗、又帶巡西刑名更多、查得按察總司、堂務頗簡、相應委代、爲此牌仰該司官吏、卽將監軍道事務、暫行帶管、聽本部院有行兵糧戎器等事、一一料理、俟監軍至日、徑自交代施行、先具接管遊行緣由報查、毋得遲違。

行巡下南道督永寧兵

爲軍務事、據永寧宣撫司報稱、播賊劉兵二十七營、要來攻劫本撫地方是實、等因、又據巡下南道報稱、播目趙提調、領苗兵住劉羅之渡、要出內地、又稱、見屯苗於花毛田坎路、造船製器、要與永寧土司仇殺、本道覆查前報、永兵敵殺播夷、情形果實、等因、案查先據該道并將領各報、永寧土兵把截播路、與賊對壘、斬獲首級、奪獲器具、收回擄去人口、且稱落水墜磯、不計其數、已經批行獎賞及查驗功級詳報另行陞賞去後、今據前因、看係播賊憤兵思逞、志在報復、恐該土司戰守不力、致有疏虞、合行專管督戰、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選差智勇官員前去、嚴督該司土官把目精兵人等、各牢守隘口、如遇播賊入境、儘力勦殺、有功人員、該道稽查明白、不時詳報、以憑獎賞、仍候類奏陞賞、其該土司原撥守納谿土兵一千名、并被脅先發守江津兵內、再撥二千、及鎮雄等兵、速催前赴永寧、聽該道并吳文傑分布、併力防禦堵遏、用保無虞、毋得遲違未便。

宣諭

爲軍務事。照得楊應龍殘害播民。興兵造反。朝廷發天下兵馬五十萬。前來征勦。原只誅他一人。爲民報讐。誠恐播州之人。不知趨避。又且爲彼哄誘。扼敵官兵。以致大兵所至。玉石不分。是朝廷教民之仁。反成害民之舉。今將朝廷德意。一一實諭明白。凡播州大小之人。各宜深思趨避。毋稍無常。惟人所召。臨歧不斷。後悔何追。各宜深思。須至諭者。

計開

一諭楊應龍。你是一箇土司官。自你祖宗來。爲朝廷臣子二百餘年。但凡你家獻木征勦。有些小功勞。朝廷便有大陞大賞。何曾虧負了你。只爲你滅絕天理。傷殘民命。淫亂綱常。被人奏了朝廷。方纔提問。你又不出。發兵拒你。你哄進白石口。反殺了官兵二三千。這一時。已是你反了。只爲東西用兵。沒工夫征你。所以曲赦你罪。把你撫了。你只道朝廷怕你。越發無禮。今年秋練殺了貴州官兵萬餘。蓑江攻了城池。殺了將官。殺擄百姓數萬。這明明是你造反。豈有再赦之理。今朝廷發天下兵馬五十餘萬。一總督。二巡撫。五總兵。六號軍。專來勦你。你就有翅也飛不去。你一箇土官。殺了數十萬人。就萬剮凌遲。也是不虧。只可惜你的祖宗。絕了香火。你的妻子。斷了根苗。你若自知罪大惡極。天地不容。或自盡以謝朝廷。或單身自縛軍前。請罪。或將大頭目及主謀領兵之人。多斬縛些獻出。任從朝廷處治。那時節。就是你已犯了天條。一身免不得死。你的妻子還留得在。陪土蠻雜保全。墳墓還不發掘。你到九泉之下。也還見得你的祖宗。你若再不悟。可惜你的性命妻子。與別人換了功名富貴。我說的是不是。你試思之。

一諭田氏、楊朝棟母子。從古說。大義滅親。蓋世間只有朝廷爲大人。若得罪朝廷。雖其骨肉至親。能除了他。也是忠臣孝子。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今楊應龍反了朝廷。罪在不赦。你做他妻子的。當上思朝廷法度爲尊。下思祖宗香火爲重。將他殺了。獻出軍前。我已有頒行題過賞格。免你死罪。得舉你祖宗香火。這是與朝廷爲忠臣。與你祖宗爲孝子。豈不流芳於百世。不然。大軍一至。你們與他同死。孩茅身免不得死。你的妻子還留得在。陪土蠻雜保全。墳墓還不發掘。你到九泉之下。也還見得你的祖宗。你若再不悟。可惜你的性命妻子。與別人換了功名富貴。我說的是不是。你試思之。

一諭田氏、楊朝棟、母子。從古說。大義滅親。蓋世間只有朝廷爲大人。若得罪朝廷。雖其骨肉至親。能除了他。也是忠臣孝子。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也。今楊應龍反了朝廷。罪在不赦。你做他妻子的。當上思朝廷法度爲尊。下思祖宗香火爲重。將他殺了。獻出軍前。我已有頒行題過賞格。免你死罪。得舉你祖宗香火。這是與朝廷爲忠臣。與你祖宗爲孝子。豈不流芳於百世。不然。大軍一至。你們與他同死。孩茅也不留一箇。萬世說你們是賊妻賊子。豈不哀哉。我說的是不是。你試思之。

一諭楊瑞龍、楊兆龍、楊祥龍等。並楊氏一族之人。你家祖宗。與你立下基業。是千年不毀的。今楊應龍造反。致的大兵進勦。莫說天兵所至。玉石不分。就是你內司外司人。連年被他殘害。恨你一家入骨。那時誰肯留你。你們得他益慶便宜。與他同死。豈不哀哉。你們若及早下手。把他殺了。或擒住獻出。賞格上明白。就著你們世爲土官。常享富貴。你們又祖九泉之下。也喜歡你們。我說的是不是。你等試思之。

一諭田一鵬、田良玉、田種玉等。你們是楊應龍至親。當時與他用事。誰人不知。今應龍已罪在不赦。朝廷大兵進勦。你們一家人。都是與他同死。有甚好處。你們若及早將他謀死。或綑縛獻出。定照賞格。你們就做他的官。豈不勝似合族之人爲他受死。叫人指指說是反賊的親戚。我說的是不是。你等試思之。

一諭五十四里、八十八局、八路十二莊、十三親管、五司七姓、內司外司、頭目提調、坐寨人等。婁國、張謨、鹿翠、羅剛、穆炤、母杜、王繼先、袁年、鄭奕、駱朝賓、趙仕登、朱敬、張漢清等。楊應龍節年殘害播州人民。一語之錯。便至斬首。一事之忤。便至傾家。也不知殺死多少好人。霍污多少婦女。先年奏民訐告。也是出乎無奈。他又不知自反。朝廷饒得他。他還饒不得百姓。把你播州祖代生養良民。殘盡撅了。灰骨揚了。子孫殺了。妻女汚了。地土賞了苗子。妻女配與別人。死者無葬身之地。生者無還家之期。何苦來將肉喂狗。將頭吃酒。撫按奏了。朝廷也怒。將道府官提問了。還都是替你播州百姓做主。替你播州百姓祖宗伸冤。你播州百姓也是人生父母養的。如何無一些人心。反替他出力。與朝廷做對頭。抗拒天兵。你們只見他眼前撫奈著一兩句好話哄你們說。他再不害你。不知今番若再饒了他。他得了活命。依舊和你們算帳。舊性兒不久發了。家家還出等寶。人人還納綵銀。但有盜犯。照舊殺戮。你們的妻子。還是

平不得已。今賞格內明許將功贖罪。你們若將他殺了。獻出首級。決然賞格。將你們就做官。與他的官以前就有天大的罪惡。也都赦了。今他定然哄你說。你們與他同惡相濟。既脇他。定不饒你。不知首從不同。途功罪可相準。且說與你們眼前的事。今松潘副總兵周國柱。原名是雒寫氣。當初被劉東陽遊反。將他用在營中。他明知朝廷恩不可負。只是一時撫奈。且跟從他。御賜與官兵相約。大兵一進時。他在劉東陽身邊。將東陽一刀殺了。開了城門。獻了首級。仔撫報知朝廷。當日加他都指揮使。帥遊擊將軍。今管副總兵事。不日就做總兵。見領陝西三邊勁兵三萬。來勦應龍。何等正大光明。眞是忠臣義士。你們今日殺了應龍。只周國柱便是樣子。我說的是不是。你等試思之。

一諭十三姓苗夷。仲家苗。黑苗。犵狫苗。木老子。婁苗。花苗。栗家苗。九股苗。你們原是貴州鎮仁鎮遠等處良民。楊應龍當初招你們來。只說叫你們替他當兵。與朝廷出力報效。或與各土司讎殺。原不曾與你們相約。同反朝廷。不想他誆得你們來。假以人家妻子。與你們守著。初時只哄你們替他做賊。後來逼哄你們同他造反。不知朝廷可是好惹的。今朝廷怒了。發天下兵馬五十萬來勦他。你們如何反得過朝廷。那時大兵一至。連你們都殺了。有甚好處。且如官兵替朝廷殺賊。勝了的。大陞大賞。榮華富貴。敗了的。蕩頂封官。子孫世襲。你們替他出力。勝了。賞甚官爵。敗了。有甚恩典。你們種的地土。是人家的。自占人田地。天也不容。你們守的妻女。是人家的。他到底不與你一心。得手時還暗算了你。我今指與你們一條明路。你們若有本事。殺了楊應龍。或是他妻子。獻了首級。就照賞格。叫你們做他的官。你們若無本事殺了他。不如急早回家。各安生理。我有招降官。斷不害你。返給與盤纏執照。永爲良民。豈不勝似替反賊當兵。子孫也落箇賊名。俗語說得好。喘乾不肯去。只待雨淋頭。他家的墳裏鬼哭。祖宗也怕了。你們如何不回心。即說他與你們剝血說。盤還是哄你們的。反了朝廷。天地不容。鬼神不祐。到底做鬼也不信。我說的是不是。你苗夷試思之。

一諭五十四里、八十八局、八路十二莊、十三親管、五司七姓、內司外司、頭目提調、坐寨人等。婁國、張謨、鹿翠、羅剛、穆炤、母杜、王繼先、袁年、鄭奕、駱朝賓、趙仕登、朱敬、張漢清等。楊應龍節年殘害播州人民。一語之錯。便至斬首。一事之忤。便至傾家。也不知殺死多少好人。霍污多少婦女。先年奏民訐告。也是出乎無奈。他又不知自反。朝廷饒得他。他還饒不得百姓。把你播州祖代生養良民。殘盡撅了。灰骨揚了。子孫殺了。妻女汚了。地土賞了苗子。妻女配與別人。死者無葬身之地。生者無還家之期。何苦來將肉喂狗。將頭吃酒。撫按奏了。朝廷也怒。將道府官提問了。還都是替你播州百姓做主。替你播州百姓祖宗伸冤。你播州百姓也是人生父母養的。如何無一些人心。反替他出力。與朝廷做對頭。抗拒天兵。你們只見他眼前撫奈著一兩句好話哄你們說。他再不害你。不知今番若再饒了他。他得了活命。依舊和你們算帳。舊性兒不久發了。家家還出等寶。人人還納綵銀。但有盜犯。照舊殺戮。你們的妻子。還是

當子的、你們的性命、還是他的、世間獄也獄不過你播州人、你們何不將他殺了、就得做他的播州宣慰使不然早投出來、替朝廷出力報本、大小也討得箇官做、他如今將你妻子監在養馬城養雞城、這是甚麼道理、朝廷用人、封妻廕子、應龍使人質子當妻、你們妻子在裏面、憑他與手下人姦污、有甚清白、有甚割捨不得、你們幹了好事、得了官爵、做了良民、怕沒妻子、朝廷爲你們做主、你們自家返做不得主、豈不可憐、豈不可笑、我說的是不是、你們試思之、

一諭四方流寓播州商民、你們先年近日、流寓播州、或因經商、或因避罪、或因備工、或因被擄、或因遊學、原是良民、豈是從他做賊、不想楊應龍日日殺人、朝朝弄兵、你們受了多少殘害、耽了多少驚恐、今日他題移文院司各道、一面調取、及支官銀買備半年餉米備用去後、令照川貴兵集、不日相機行事、不知楚中糧糗起運若干、誠恐迴緩、應合再行査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查照先令牌行事理、將該省四五萬官兵、足用半年糧米、會行布政司、委官分投運赴兵屯鄰近地方收貯、聽候接濟、倘不數用、移文該司、再勘四川留楚餉銀、分發便道州縣、嚴限買運、該道移駐辰沅一帶、督催不得遠憑檄文、致誤催儹、仍分委才能職官、晝夜監督、其米豁乾糧、亦須剋期備辦、牽委承理各官、如或因循怠事、著實懲治、倘有牽公勤慎、趨事先竣、該道揭報、以憑優處施行、此係郎目、與師軍機緊急事理、毋得再遲未便、

行總兵劉綎援合江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十八日、據兵巡下川南道報稱、播賊點兵數萬、親統要由高洞赤水直抵合江、乞發火器多兵應援等因、又據塘報官岳鳳鳴報稱、十五日五鼓、僞千戶吳承祖報稱、曹副總兵、吳都司、差舍人史文富等稱、播兵大約三萬、由木廣高洞等處攻打合江等因、各報本部院、爲照合江爲川南要緊地、全省水路咽喉、今播賊統兵謀犯、情形已露、雖彼處有兵、但寡衆不敵、必須應援、庶保無事、爲此牌仰本官、即揀有能將官一員、帶領勁兵一枝、不拘幾千、各攜原有器具、多發慣用火器軍兵、無分晝夜、馳赴合江、會同曹希彬、吳從周、多方設策隄備、堅守城池、不可爲賊所誘、墮彼奸謀、如賊逼臨、相機行事、至於掏壕挖塹、設險埋伏、查照節行再加整備、先將發過將兵數目、起程日期、具報、其重慶江津、遞納、永寧等處、尤須一體申飭、萬分隄防、恐賊聲東擊西、少有疏忽、責難他諉、毋得遲遠未便、

給投降長官袁年王繼先

爲督撫地方事、據播州土司赤水里長官袁年皇稱、先祖世傳忠孝、止因二十二年、故父袁子升、奉調出兵進播、不意奉撫父升於次年歸葬、二十五年內、被播捉去苦死、近年遂設兵將、年思本里接壤內地、素沐王化、父因應調冤死撫辜、年能自新恪守紀律、豈容槩累、已申合江及楊遊磐處立約、自後播州聲息、年即抄報、今本里遭罪倒懸、莫解、居民驚惶、如坐湯火、每欲悖衆投奔有司、保全殘喘、恐蓄糅根阻害、赴烈無門、伏望招順賜牌照身、仰年操練該下土兵、在彼造册具報、聽令遊行、等因、又據仁懷里長官王繼先、具報、連年被播讎懷、將親妻子升擒拏非命、播惡自犯天討、誠恐一榮難辯、乞賜給文、付下操練、聽候大兵至日、出力報效等情、各具詳到部院、案查節據巡下南道、并遊磐楊敏政各申、皇、爽曰袁年王繼先二人、率領所部土人妻小、乞要投順安插等因、前來、俱經批行審詢來歷、果否出自眞誠、一面密行查訪

有調到漢土軍兵、切慮防守疏虞、合再戒嚴、爲此牌仰守巡上東道兵總下南道、整飭兵萬、整飭郎使傳令川東道一帶各該將領及土司領兵官舍目、把督率所部軍兵、晝夜加謹隄備、仍不時差人偵探該賊情形、如遇突出、相機併力堵截、如彼詭計誘敵、不可窮追務在緩急得宜、進止鄭重、固不可容賊狂逞、亦不得强梟失事、此在該道嚴飭不時戒備、用保無虞、毋得遲慢未便、

催湖北守道督餉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播酋叛逆、奉旨征討、楚蜀偏橋等處、均應進兵、該省約用精兵四萬、先該本部院具題移文院司各道、一面調取、及支官銀買備半年餉米備用去後、今照川貴兵集、不日相機行事、不知楚中糧糗起運若干、誠恐迴緩、應合再行査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查照先令牌行事理、將該省四五萬官兵、足用半年糧米、會行布政司、委官分投運赴兵屯鄰近地方收貯、聽候接濟、倘不數用、移文該司、再勘四川留楚餉銀、分發便道州縣、嚴限買運、該道移駐辰沅一帶、督催不得遠憑檄文、致誤催儹、仍分委才能職官、晝夜監督、其米豁乾糧、亦須剋期備辦、牽委承理各官、如或因循怠事、著實懲治、倘有牽公勤慎、趨事先竣、該道揭報、以憑優處施行、此係郎目、與師軍機緊急事理、毋得再遲未便、

行總兵劉綎援合江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十八日、據兵巡下川南道報稱、播賊點兵數萬、親統要由高洞赤水直抵合江、乞發火器多兵應援等因、又據塘報官岳鳳鳴報稱、十五日五鼓、僞千戶吳承祖報稱、曹副總兵、吳都司、差舍人史文富等稱、播兵大約三萬、由木廣高洞等處攻打合江等因、各報本部院、爲照合江爲川南要緊地、全省水路咽喉、今播賊統兵謀犯、情形已露、雖彼處有兵、但寡衆不敵、必須應援、庶保無事、爲此牌仰本官、即揀有能將官一員、帶領勁兵一枝、不拘幾千、各攜原有器具、多發慣用火器軍兵、無分晝夜、馳赴合江、會同曹希彬、吳從周、多方設策隄備、堅守城池、不可爲賊所誘、墮彼奸謀、如賊逼臨、相機行事、至於掏壕挖塹、設險埋伏、查照節行再加整備、先將發過將兵數目、起程日期、具報、其重慶江津、遞納、永寧等處、尤須一體申飭、萬分隄防、恐賊聲東擊西、少有疏忽、責難他諉、毋得遲遠未便、

給投降長官袁年王繼先

爲督撫地方事、據播州土司赤水里長官袁年皇稱、先祖世傳忠孝、止因二十二年、故父袁子升、奉調出兵進播、不意奉撫父升於次年歸葬、二十五年內、被播捉去苦死、近年遂設兵將、年思本里接壤內地、素沐王化、父因應調冤死撫辜、年能自新恪守紀律、豈容槩累、已申合江及楊遊磐處立約、自後播州聲息、年即抄報、今本里遭罪倒懸、莫解、居民驚惶、如坐湯火、每欲悖衆投奔有司、保全殘喘、恐蓄糅根阻害、赴烈無門、伏望招順賜牌照身、仰年操練該下土兵、在彼造册具報、聽令遊行、等因、又據仁懷里長官王繼先、具報、連年被播讎懷、將親妻子升擒拏非命、播惡自犯天討、誠恐一榮難辯、乞賜給文、付下操練、聽候大兵至日、出力報效等情、各具詳到部院、案查節據巡下南道、并遊磐楊敏政各申、皇、爽曰袁年王繼先二人、率領所部土人妻小、乞要投順安插等因、前來、俱經批行審詢來歷、果否出自眞誠、一面密行查訪

去後未報。今催各目差人具訴。乞要賜牌照身一節。相應俯從。爲此牌仰本目。即便在彼操練兵士、造册送報。聽令征進。若二目能令夾目土人擒斬立功事理。密關應龍父子首級來獻。定照欽依陞賞事例、世爲播州宣慰。仍賞銀一萬兩。如逆二司自取誅戮。該目先將播地險要一切機宜、密報本部院。以憑施行。

行守巡荆南道調施南兵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施南容美等土兵。已經牌行該道、轉行荆州府、支給行糧、起發赴楚備檄分布去後。近查各該土司、相距偏僻道路遼遠。不便馳赴。相應改徵入川。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原調施南容美散毛等七土司、行令各該土官、查照前牌兵數、各挑選齊備、貢令就便入川、徑赴涪州、聽候分布。其行糧照依川中各士兵事例、每名日支銀一分五釐。以本地起至涪州止計算。已行夔州府照日勘支。差官徑解各該土司。如銀到彼。該道差官一二員前來、會同彎省差官前去、面交各土司土官收領放散。至於安家一項。原無開載明白。曉諭遵守。文到、該道即令各兵彙程前赴涪州。不許遲延。其偏橋兵馬、聽該道通詳歷次所行事理、於附近土司上緊調發施行。毋得遲違。

行總兵劉綎隄備重慶江津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播賊糜言要犯合江、屢經牌行本官應援去後。彼中隄備、固宜萬分加謹。但逆賊爲謀甚狡。恐係聲東擊西之計。或撤我官兵相向合江。而自出重慶江津之間、與本官決戰、亦未可知。所有重慶江津一帶、尤須查照節行萬分隄備。爲此牌仰本官、即將重慶江津南川等處各信地、萬分加謹防守。一面設思奇正、相機處置。如遇賊來、多方設策併力戰拒。務使渠魁授首、片甲不還。仍須處處偵探、用保萬全。先將戰守機宜、密報部院、以憑施行。毋得違遠未便。

計處軍餉

爲軍務事。照得征播官兵本色糧餉、節經本部院督行布政司議詳。一起支銀三萬兩、發西南北買米六萬石分解東南一起又支三萬兩、發巡上東買穀十二萬石。二起議將重慶所屬州縣秋糧、改徵大米一十三萬四千八百七石五斗。一起支川東道屬州縣倉穀三萬石。一起支西南撥江州縣倉穀五萬二千九百有零解該府。一起支銀一萬兩、買米二萬石貯省各備支。以上共計該米三十一萬石有零。然當時隨身平昔慣便技藝。但未知操練何似。即今興師計在目前。合行演熟。爲此牌仰本道官吏、即便行令統兵將官士官。各將原領所部兵馬、移文總兵官、聽本官逐日預將交戰陣法、時刻操演。進止機宜、緩急戰勢、逐一教習。務俾將領與千百把總隊長、盡熟部兵形面武藝。軍兵皆知本管號令。至於馳騁馬戰、打放火器、尤須勤練。訓講奇法。俟本部院即日臨論按閱試。分別勤惰、以憑勦懲施行。毋得違遠未便。

再委文職押兵

爲軍務事。照得重慶等處、漢土官兵雲集。統率雖有將領千百把總等官、自宜恪遵軍令。無敢違犯。業經於成都各衛、揀選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將士司土兵、每一名、或五六百名、分布去後。應

申飭道鎮加謹防禦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初二日據本總兵劉官塘報。防禦南川遊擊王之翰差人偵探播賊。有眞州民張廷瑞、密帖飛報。楊應龍統兵出關。數多。不知何往。又據縣民楊巨資楊坤探得。楊曾點兵三萬。令各備乾糧七日。又在土坪窖溪、取牛竹簽三根。又據兵快吳正東楊傑報稱。楊曾委於十九日發兵數萬。備乾糧七日。又在土坪窖溪、取牛五十隻賞軍。又差頭目帶人五十在黃桑場起軍。有眞州百姓、擔男帶女、搬出南川各處去訖。除賊發石牌司兵五千、前去南川協守。合行飛報等因。到本部院。爲照播賊連旬以來、不露情形。詭謀端在不小。據報點兵數萬。各備乾糧竹簽一節。度賊惡狀。勢必東犯南川、衝突武涪一帶。南出合江、綦江之間。抑或知我大帥已至。率衆儘力向渝決戰。皆未可知。今南合兩處、爲全省門戶。喫緊要地。均應多方隄備。合再申嚴。爲此牌仰本道官吏、即將該屬東南一帶、但鄉播處所、比常萬分隄備。嚴責各該官兵、晝夜巡偵。一遇警報。即催總兵官、星馳督兵前去相機應援。仍令隨處官兵、毋容時刻懈弛。各不許甲胄枕戈以寢。不許遠離城郭、轄與交談。暫且固守城池、以保萬全。至於南川、合江、江津、尤須多發勁兵。多揀慣使火器人役前去。毋得違誤。責有攸歸。若有緩急情形、不時馬上飛報。

柄牌傳諭陝兵不許沿途驕慢

爲軍務事。照得陝西甘肅延綏各鎮官兵、奉命入川征播。各兵行止宿食、自有將官千把總統領。應當遵照本部院節行軍令。沿途秋毫無犯。近據漢中府申稱。固原征播兵馬已過。將官千把總家丁人等、或邊不許遠離城郭、轄與交談。暫且固守城池、以保萬全。至於南川、合江、江津、尤須多發勁兵。多揀慣使火器人役前去。毋得違誤。責有攸歸。若有緩急情形、不時馬上飛報。

柄牌傳諭陝兵不許沿途驕慢

爲軍務事。照得陝西甘肅延綏各鎮官兵、奉命入川征播。各兵行止宿食、自有將官千把總統領。應當遵照本部院節行軍令。沿途秋毫無犯。近據漢中府申稱。固原征播兵馬已過。將官千把總家丁人等、或邊延數日、索取折乾。或細打召募、橫騙騸忌。或沿途宿娼、縱兵搶奪。各驛官民驚畏。馬夫皆爲逃散。除批行按察司嚴究正法外。誠恐後到官兵、仍前恣肆。不無均罹法網。合再禁諭。爲此牌仰陝西甘肅延綏各鎮領兵等官、查照本部院節行牌令事理。將所部兵馬、嚴加約束。若再如前縱兵騷擾搶奪財食、綁打夫牌等項事情。查訪得實。先將該管官員、無論大小、俱照軍令從事。爲惡軍兵、重則梟首、輕則割耳細打。決不貸言。再行傳諭。毋得故違特示。

操演官兵

爲軍務事。照得近日調到本省外省漢土官兵、鱗集於東南兩路、爲數甚多。雖各有所長。馬步戰法、帶有隨身平昔慣便技藝。但未知操練何似。即今興師計在目前。合行演熟。爲此牌仰本道官吏、即便行令統兵將官士官。各將原領所部兵馬、移文總兵官、聽本官逐日預將交戰陣法、時刻操演。進止機宜、緩急戰勢、逐一教習。務俾將領與千百把總隊長、盡熟部兵形面武藝。軍兵皆知本管號令。至於馳騁馬戰、打放火器、尤須勤練。訓講奇法。俟本部院即日臨論按閱試。分別勤惰、以憑勦懲施行。毋得違遠未便。

再委文職押兵

爲軍務事。照得重慶等處、漢土官兵雲集。統率雖有將領千百把總等官、自宜恪遵軍令。無敢違犯。業經於成都各衛、揀選指揮千百戶等官、各將士司土兵、每一名、或五六百名、分布去後。應

再選委文職一員監押、庶紀律嚴明。號令一新。爲此牌仰兵巡下南監軍巡上道官吏、即將重慶、涪州、敍府、瀘州、江津、南川、彭武、合江、納谿、永寧等處漢土軍兵、每處再行選委文職一員。先將姓名星報、以憑批行。責令會同原領將官士官監押、嚴禁各遵紀律、安靜守法。每日專聽將官操練戰陣、聽候調遣施行。毋得故縱遊蕩生事害人。責有所歸。

行湖貴操演官兵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本省征播官兵、據報業已調集。但須操練精熟、庶可期於萬全。即日約會興師事在萬分緊急。所據兵馬戰法、合行申飭教演。爲此牌仰貴州監軍將領等官、各將調到兵馬、每日弔赴操場、教演奇正戰法。必使耳目習熟、旗鼓、馬步習熟進止。仍各藏所長、或用槍刀弩矢、或用棍棒格馬、或偷營劫寨、或打放某項火器。逐一多方教習。分別巧拙、酌加獎賞、用示鼓舞。如領兵等官、視常怠忽、即按軍法從事。此係軍機所關、臣下舉事、幸毋遲緩。

調永順保靖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負國厚恩、雄據絕地、統兵犯順、流毒三省。本部院奉命專征、誓在殄救、除甘遵遞逐延捱固順天津朝鮮諸鎮、雲南廣浙山陝并川貴等省、漢土官兵家丁三十餘萬、俱已徵調到途分布外。查得永順宣慰司宣慰彭元錦、保靖宣慰司宣慰彭養正、忠勤素著。部下目把土兵勇敢直前。相應調用。備前錄爲此除發令旗差官前來外。牌仰分守湖北道官吏、照牌事理、即剋選委謀勇將官二員、分投前去永順保靖二司、著落宣慰彭元錦、彭養正、各將部下土兵、逐一挑選。彭元錦下七千名、彭養正下五千名、其一萬二千名、俱要年力精壯、武藝高強、各備鮮明衣甲、鋒利器械、責令委官、督同土官、親自管押、沿途務要安靜、秋毫無犯。如有故違、即按軍法、定限月終馳至偏橋劄營、聽候總兵官陳璘、到彼分布戰守。仍論令二宣竭忠報國、建立奇勳。有功之日、本部院定照題准事例、特與敍蔭。隆恩不盡、爽信。就中如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去。毋容泥冒充數、致誤大事。於道屬府州縣地動銀內、一面酌量支給、一面具由通詳該省南院施行。此係萬分緊急事理、毋得因循諉事。責有所歸。先具選調兵數、起程日期、飛報查考。

再催湖廣布政司備辦製器

爲緊急軍務事。近准湖廣撫院咨、據該司呈、本省偏橋鎮處、征播官兵三四萬、已備糧餉三萬石、解運聽支等因。咨報到部。院查得該省備餉三萬石、不足前兵兩月之食。已經牌行該司、查照本部院屢行事理、備足半年餉米。并議湖北一帶州縣、將應徵大糧、照川中事體改徵本色。及查倉穀碾米、運赴軍前聽支。去後。第恐該司仍前遲緩不無有誤事機。即目川貴大舉、楚中信地、撫兵無餉、深屬可慮。合再差人守催。爲此牌仰該司官吏、查照先今牌行、將四萬兵馬、足支半年糧米、除兒有三萬石、移行督餉道、一面起運外。其餘不敷之數、或動支庫銀、或將湖北有司大糧、改徵本色、或碾各倉稻穀、與折色銀兩、俱要剋期運赴軍前。聽候支給。其軍火器具、查照前移撫院轉發軍開數目、已造者、上緊起發。未造者、日夜製造。目下三省協力進攻。一有遠誤、責難他諉。速將完解過本折糧餉、軍器等項數目、具由星報、以憑施行毋遲。

獎勵安疆臣

爲軍務事。照得貴州宣慰使司宣慰安疆臣、心存報國。志在安邊。愷鄰俊之猶飜、則展陳始末、辨白最明。防叛逆之披猖、則指糧盜器、隄備甚密。滅賊之心、大堅已見。勤王之念、不問可徵。卓有父風、堪膺世命。忠臣孝子、孰有過焉。即今大舉在迩。相應先行獎勵、以示激勸。爲此牌仰貴州布政司官吏、即便動支官銀、打造銀牌一面、重十兩。銀花二枝、重三兩。再賞紅綠段四匹、會同守巡貴當二道、差官用賬、設樂送宣慰安疆臣收領。以示本部院獎之意。外勦銀一百兩、犒賞領兵目把人等。仍論令本官承奬之後、踴躍盡節。殺搠兵馬。凡鄰播一帶信地、目前尤加防備。如遇播賊出沒、乘虛進擣、有功之日、定照兵部并本部院題准事例、特與奏請隆恩。效勞獲功、目把一體照格優敍陞賞。決不爽信。具奬勵過緣由報查。

申嚴保甲密查奸細

爲慴撫地方事。照得保甲之法、專爲彈壓安民、譏察漢夷奸細。若印捕等官極力奉行、即古人寓兵於農、副、督率各甲人戶、盤齊原有旗鑼銃砲槍刀弓矢鈀頭木棒等項器具、各要鋒利。倘有舊朽不堪、樂賊、速其爲保障。深屬有裨。先該本部院入鎮之初、業已通行去後。今隨事考成各有司、勤謹奉行者固有。怠忽沈閣者亦多。即今播賊猖亂、官兵大舉、奸細出沒、猶然如故。所有原行保甲、及禁賊事宜、合再申嚴。爲此牌仰該道官吏、通行所屬府州縣衙所、各將境內原編保甲、查照舊規、逐一鉅舉。責令城市鄉村黨甲正令更換。仍以每十戶爲一甲。甲一大牌、開列甲下人戶、輪流直宿巡守。如遇賊出、即鳴金放砲、各家一齊救援。其近播去處、若有防守官兵、仍同併力追殺。猶有苗夷功級、無論官兵鄉兵、一體從優給賞。如有偷安、呈報所司嚴行究治。仍責巡直官兵黨甲、密查漢土軍民人等、間有不務生理、潛入播夷、傳報消息、或播人出外窺探兵馬情形、及漢民圖利窩藏、通同爲奸、貽患內地。許各甲人戶、互相舉首、擊送該管衙門、查實、具由轉解該道、嚴行訊審招詳報奪。如巡直員役、因循避縱、不行盤詰、及各甲不行首正、事發一體連坐。仍以奉行勤惰、定有司賢否。該道宜著實申明、務期奸細斂足、盜賊潛消、脫有疏虞、均屬未便。各具遵奉緣由報查毋違。

牌票

賈令安攏臣奉世總乘虛搗巢

爲軍務事。十一月十九日、據塘報官朱自強報稱。近有哨探人、於本月初十日在於綦江簡水鎮抄得楊酋一牌。內稱本司因讎奴譯害、捏聲妄奏。至設防守挑濬速腦。本司豈肯甘心的。於本月十九日、點選十三種苗兵出外清理疆土。各立界限。仰丁山小溪松坎等里提調坐寨周承榮等、將各里頭目苗兵聽候調用。牌至松坎、婿緻等情、轉報到本部院。據此、看得播賊楊應龍、自知罪大惡極、難逃誅殛。乃見我官兵到處害集。誠在旦夕。遂倘張皇無措、西突東奔。但狡賊奸謀最巨。變幻莫測。揣或出其不意。傾巢狂逞。皆未可知。倘衝犯是真。而應設策乘虛攻搗。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速將所部兵馬上緊齊剿。仍各多備乾糧。一面多差伶俐人役遠入偵探。如播賊委果出犯川中內地。本官每地卽親統大兵乘虛截斷歸路。面搗巢穴。有功之日、定照先行牌諭緣由、賞格事宜、從厚優叅。特與奏請、覃錫隆恩。獲功自把、一體陞賞。倘或畏縮不前。坐視賊勢猖獗。貽誤軍機。定行重治不貸。仍將領過兵馬數目、作速飛報查考。

建房張二將祠宇

爲播賊突衝孤城將官血戰陣歿。乞賜照例贈廕。以慰忠魂。以勵羣心事。近該本部院、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崔、看得。原任參將房嘉寵、原任遊擊、今充成個兵張良賢、忠搗昌日。氣可成虹。提一旅以捍危城。率孤軍而當大敵。慨將寨旗、一代之英風不泯。成仁取義、千年之俠骨猶香。宜有特褒。用酬奇節。誠將房嘉寵照原官加贈三級、張良賢復原官、量贈二級、各廕一子本衛百戶世襲。仍於綦江地方立祠、有司春秋致祭。等因。業已會題去後。爲照二將生前奮志應楊、死後舍身馬革。每一思及、深用惻然。所據建祠一節、著待明旨至日方行。何以慰忠魂、而激勸羣心也。相應亟行。竪立、用昭祀典。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速照牌事理。卽便選委能幹職官一員、帶領匠作人等、親詣綦江縣。會同該縣掌印官、就於城中相度地形、速將題建二將祠宇一所。應用木石等料、及匠作工食等項、一面估計冊報。一面勤支官銀、分投監辦。爲江修理。務要形勢宏闊。不許卑狹苟且。完日繪塑二像、如法安置。發人看守。春秋以時致祭。扁題表忠祠三字、以示觀瞻。至於二將屍柩、在張良賢、或難諸落。若房嘉寵者、必須多方根尋。務在得獲。就於城外擇其風水完聚去處、營墳一所。用棺裝殮、以禮安葬。立一碑記。用垂不朽。庶祀典昭、而幽魂慰矣。須候完日、具由報查。俱毋違錯。未便。

行分各將官盜私記腰釘

爲軍務事。照得東南征播稗將等官、奉委領兵行事。軍中緩急機宜、勢必具文傳報。但各官原無印信、每每申呈。俱係白紙。眞僞之間、殊無可辨。應令製造釘封、庶可杜其假詐。爲此牌仰四川布政司官吏、備行東南二道、及在省領兵副總參遊等官、一體遵照。今後申呈軍機事務公文、具用腰釘。上蓋某職某人腰釘封記。數字。其文用篆刻殊印。不用眞寫。免滋奸弊。通候播事完日照舊、俱毋違錯。

製買船隻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滾江一帶、州縣運餉運器、及渡送官兵等項、俱用船隻。但有司額設無幾。勢必奪取商船。船戶因而狐假。河泊不安。相應酌議。量造。庶得官民兩便。爲此牌仰督餉道官吏、卽行衙門各掌印官。動支官銀、收買河船。或另製造。每州縣約買若干。酌量大小定與數目。或全買。見成。或半買半造。無拘大小。俱用新板堅固。棚墊全備。堪盛重載。每船召募水手一名或二名、常川在船。聽候裝送糧餉。或渡送官兵、或運軍火器具一應物料等項。不許別占、有誤傳送。此該縣掌印官如法奉行。剋期完報。倘有因循違誤。聽該道揭報。以憑重究。先將應支官銀買造船隻各數目、具由詳報施行。仍一面料理。毋得遠誤未便。

給播州生員王遠論夷獻關

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殘成性。暴戾非常。殺戮五司官民。貽患已久。神人共憤。卽日整罪致討。用安漢土軍民。頃據該土司生員王遠呈稱。願招夷目獻關開路。及稱沿潭三里八牌夷目人民。原屬伊父王其賢管理。提調父子願往招諭。待後投見將官。乞將伊等家小委官執令保固。仍令本處夷兵、同爲前鋒。乞賞明文。遵照前去等情。據此。爲照本生心存嘯賊。志在懇忠。所據稱要招諭夷

民、方圖擒勦、相應先貢、以觀後効、爲此牌仰本生、即同伊父王其賢、前去沿澄等處、開諭夷目安阿留、潘助邦、任老三、傅舟、羅廣武、李祥道、任朝菱、任祥等、曉以禍福兩途、先取各目投順甘結回報、若各目人等、果出眞誠歸順、俟大兵經境、令伊等投見將官、獻二渡關之後、定先委官將各目人等家小保固、不許一兵擾害、仍令盡將三里八牌夷兵數千、或爲鄉導、或作先鋒、俱在本生父子悉心調度、節切曉諭各夷、毋懷二心、自取誅戮、本生同衆行事、務在縝密、毋得洩機、有功之日、照兵部及本部院題講陞賞恩例、仍破格從優具奏施行、如有違誤、或損棱儅事、三尺具在、決不輕貸、

行辰沅兵備道召五司官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背國辱恩、猖亂造反、劫殺五司、蔡番七姓、神人共憤、王法不原、卽今徵調天下漢土官兵、夾攻征討、滅在旦夕、訪得餘慶、黃平、草塘、白泥、重安、五司官民、雖遭殺戮、遺種尙多、或寄命偏橋、辰沅等處、及潛住黃平等司者、不知其幾、當懷報恨之心、成有滅賊之志、合行召集、用爲鄉導、以備前鋒、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卽便分投差人、前去偏鎭

備、多方偵探、賊至則併力截殺以示敵、賊去則嚴兵固守以待時、既勿馳其挑戰以輕出、更勿中其詐敗以窮追、一意慎重、共保萬全、此後但有警息、不時飛報、俾毋遠誤未便。

議酌二將事權

爲調選精銳、分任責成、以便進勦事。據鎮守四川總兵官劉綎呈稱、播酋楊應龍、逆命犯順、自知天討難容、招集苗兵、修固設險、以抗王師、公然傳檄、欲出奇找尋一對頭、似茲樂禍、誠爲一大敵矣、況職與奇貴同大征、職之戰陣、奇策知之、今既發牌點兵出犯、必自統敵以向職、職之戰與守、尤宜加倍、始克有濟、惟是標下官兵、僅止五千二百五十九員名、與中軍周以德并千總易朝臣等下兵、其近七八千爲數甚少、難克制勝、合無容職於前兩次征倭、酌原隨征克猶厥等得勝、奇役兵內、揀選精勇者、連前共足三萬之數、自備軍器、添加選練、候本部院照視、派定一路、任憑指揮、親統進勦、成功之日、自有公論、倘不成功、甘當認罪、如兵選不精、器械不利、不以實心報國、不惟明有令典、抑且幽有鬼神、尤當痛之等因、據此、案照先該本部院咨、得該鎮原爲勦播而來、既因在途就延、致臺省多議、遂有調南之命、咨由自取人府押、年月用關防鈐蓋、本官給又吐稱、奉總督軍門發銀給劉總兵、差伊買鹽賞苗、本道驗視牌內字迹、彼處不敢擅便、乞批執照過關等情、當該本道面審、奉委根因、又據執出紙印花欄令牌一張、內云、總兵官劉牌仰把總何世卿、領領銀二千四百兩、發買小鹽、前至鎮遠施秉給散苗兵云云、九月十二日提督差訛詐問應到矛盾、恐係詐冒、除將彼鹽船隻封委巡捕員役看守、及將何世卿拘留稿候外、伏乞查閱卷案、曾否轉委劉總兵令買前鹽、若無本官名目、即係詐僞、請領速令、容本道查法究擬、另詳等因、到本部院、批本部院、並未發銀劉總兵處買鹽賞苗、此係播賊因鹽禁太嚴、無從市買、故爲僞牌盜買者、一旦盤獲、令人伏然、仰將原鹽盡數沒官、何世卿嚴行究招、詳報去後、爲照播地所缺者、鹽也、無鹽則無命、其來遠矣、故本部院、屢禁不許鹽布與硝黃入播者、一欲絕其養命之源、一欲杜其交結之奸耳、乃逆脅因見禁例嚴密、無從市買、僞造假印假牌、令黨惡何世卿詐冒官差、公然執持出境、直至楚中盜買私鹽二萬二千有奇、覓船裝載、經過常德、而世卿欲越關津、遂具手本、徑赴分巡湖北道投見、希圖驗放、若非該部院、批本部院、並未發銀劉總兵處買鹽賞苗、此係播賊因鹽禁太嚴、無從市買、故爲僞牌盜買者、一旦盤獲、令人伏然、仰將原鹽盡數沒官、何世卿嚴行究招、詳報去後、爲照播地所缺者、鹽也、無鹽則無命、其來遠矣、故本部院、屢禁不許鹽布與硝黃入播者、一欲絕其養命之源、一欲杜其交結之奸耳、乃逆脅因見禁例嚴密、無從市買、僞造假印假牌、令黨惡何世卿詐冒官差、公然執持出境、直至楚中盜買私鹽二萬二千有奇、覓船裝載、經過常德、而世卿欲越關津、遂具手本、徑赴分巡湖北道投見、希圖驗放、若非該道注意詰出、幾爲賊詐、第逆賊既能僞造總兵關防令牌、擅判畫押、又指軍門轉行差道、可謂極惡神奸、真無所顧忌者、誠恐僞造關防假牌假差、不止總兵與本部院兩處、而諸衙門印記等項、誠亦難免、則凡差遣牌票往來文移、皆不可不慎、至於所買者、恐不止於私鹽一事、布匹硝黃等項、良必有之、合就通行申飭、用甫軍令、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通行所屬府衙州縣、并巡司等衙門、及各隘領兵將領等官、一體遵照、除尋常事情外、凡軍干偵探軍機、或在境內或在境外差人收買應禁軍器、或鹽布硝黃等項者、或係公移、或係牌票、俱要詰問明白、辨驗無僞、方准驗放、如有文移失體、語言矛盾、及稱買貴士司苗兵等弊、如何世卿者、即係詐僞、就便拘拏解究、有功員役、分別獎賞、如或因循怠忽、不行繳詰、及縱容爲奸者、事發自干重典、決不輕恕。

發兵基江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基江自殘破之後、欲守無兵、況戰乎、故從容議、不設隄防、賊遂欲乎不敢狂逞、此綏兵之計得矣、今照三軍畢集、九伐在邇、所據該縣城池、亟應豫圖、先用文武材官、統領重兵鎮守其地、庶幾兵糧漸積、可以舉事、爲此牌仰（遊上東道官吏）即便（總）兵熟加酌議、防禦兵馬、應用幾何、某處某枝、共該若干、應

下東四道所屬州縣、免行派夫每糧一石、徵銀若干、在官解作募夫工食、以上東下南二道、免行徵銀、重慶所屬派夫六萬、彼處所屬派夫四萬、專令轉運、銀限年終徵解重慶收貯、聽支、夫限次年正月中旬差人管押、馳至二處、聽督（撫）（道）分派轉運、中間若有編派不足、在川東則於綦南等處、在川南則於高琪陸縣、或又於揀下募兵之內、多方召集、倘再不敷、或於他道鄰近州縣酌量派足、悉聽便宜從事、其合用行糧布袋等件、查照前牌施行、此事關係順重、務要留心計妥、毋貽後議、方爲完策、俱毋遠錯未便。

行三省申飭詐僞

爲請查差官兵僞以進軍令事、本月初一日、據湖廣分巡湖北道呈、十一月初四日、據總督經略軍門標下把總何世卿、親執手本、赴道稟稱、奉提督劉差押小鹽二萬二千有奇、前去僞鎮土司犒賞苗兵、截至彼處、不敢擅便、乞批執照過關等情、當該本道面審、奉委根因、又據執出紙印花欄令牌一張、內云、總兵官劉牌仰把總何世卿、領領銀二千四百兩、發買小鹽、前至鎮遠施秉給散苗兵云云、九月十二日提督差訛詐問應到矛盾、恐係詐冒、除將彼鹽船隻封委巡捕員役看守、及將何世卿拘留稿候外、伏乞查閱卷案、曾否轉委劉總兵令買前鹽、若無本官名目、即係詐僞、請領速令、容本道查法究擬、另詳等因、到本部院、批本部院、並未發銀劉總兵處買鹽賞苗、此係播賊因鹽禁太嚴、無從市買、故爲僞牌盜買者、一旦盤獲、令人伏然、仰將原鹽盡數沒官、何世卿嚴行究招、詳報去後、爲照播地所缺者、鹽也、無鹽則無命、其來遠矣、故本部院、屢禁不許鹽布與硝黃入播者、一欲絕其養命之源、一欲杜其交結之奸耳、乃逆脅因見禁例嚴密、無從市買、僞造假印假牌、令黨惡何世卿詐冒官差、公然執持出境、直至楚中盜買私鹽二萬二千有奇、覓船裝載、經過常德、而世卿欲越關津、遂具手本、徑赴分巡湖北道投見、希圖驗放、若非該道注意詰出、幾爲賊詐、第逆賊既能僞造總兵關防令牌、擅判畫押、又指軍門轉行差道、可謂極惡神奸、真無所顧忌者、誠恐僞造關防假牌假差、不止總兵與本部院兩處、而諸衙門印記等項、誠亦難免、則凡差遣牌票往來文移、皆不可不慎、至於所買者、恐不止於私鹽一事、布匹硝黃等項、良必有之、合就通行申飭、用甫軍令、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通行所屬府衙州縣、并巡司等衙門、及各隘領兵將領等官、一體遵照、除尋常事情外、凡軍干偵探軍機、或在境內或在境外差人收買應禁軍器、或鹽布硝黃等項者、或係公移、或係牌票、俱要詰問明白、辨驗無僞、方准驗放、如有文移失體、語言矛盾、及稱買貴士司苗兵等弊、如何世卿者、即係詐僞、就便拘拏解究、有功員役、分別獎賞、如或因循怠忽、不行繳詰、及縱容爲奸者、事發自干重典、決不輕恕。

發兵基江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基江自殘破之後、欲守無兵、況戰乎、故從容議、不設隄防、賊遂欲乎不敢狂逞、此綏兵之計得矣、今照三軍畢集、九伐在邇、所據該縣城池、亟應豫圖、先用文武材官、統領重兵鎮守其地、庶幾兵糧漸積、可以舉事、爲此牌仰（遊上東道官吏）即便（總）兵熟加酌議、防禦兵馬、應用幾何、某處某枝、共該若干、應

委何官何將統領先去備禦某處某枝、尚有若干、應以何官何將管束、聽候調遣兵馬到彼、務要多方安劄糧草運彼、必須設法安屯城垣圖隘坍塌者、火速葺理、合用錢糧、一面動支興工、一面具由通詳、慎勿膠柱致誤軍機、至於賊如不來、城內城外作何分布、賊或入犯、在此在彼作何應援、務須長慮卻顧、其保萬全、稽俟糧草運有次第、約期大舉施行、此係最急、速速議報、毋容遲緩未便。

再申飭三省邊防

爲佳節屆臨、再飭邊防、以戒不虞事、照得播賊犯順、警報不常、本部院切慮攻心、又慮攻城、其隄防之約、申飭之令、已不啻再三再四矣、目今歲杪、元旦屆臨、固人間至慶之會、然兩軍對壘之際、非將士燕樂之時也、萬一酣飲而不知酩酊而不覺、賊反倒臨入寇、昏夜之間、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安能與之相角、其不取敗者幾希、合再嚴加申飭、爲此牌仰該鎮道官吏、限文到即刻移文各路領兵將領等官、各一體遵照、凡目下窖藏之杪、新正之旦、此等月日、最宜謹慎、一切防備之策、比常務須加嚴萬倍、熟思顧慮、少爲夜飲、常懷敵愾之心、共效徙薪之計、凡城池堡隘去處、則晝夜隄備、以遏攻圍、糧草器械等項、則時刻守禦、以防焚劫、賊如不動、則斂兵固守、以養銳、賊若入犯、則併力合攻、以張威、務期各保信地、共收萬全、候本部院酌定師期、不日大舉施行、至於營中火燭與火藥之類、俱要謹慎、以防疏虞、敢有不遵禁諭、或長飲不知偵探、妄安忘其設備、致誤軍機者、救劍具在、決不敢私、各宜慎之、勿自速戾、通具遵行緣由報查。

督勵安疆臣撫巢

爲飛報萬分緊急地方事、本月初六日、據貴州布政司呈、據防禦黃平指揮徐登備稟稱、十一月十九日未時、探兵李孝夷頭阿保等各報稱、播兵賊萬、由白泥出小大草劄營、又由楊皮灘過渡出苦菜坪、到白泥劄下、又報播苗在興隆搥頭坡劄三大營、八小營、今又發探馬來黃平長沖哨探、有大翁鋪軍民擾慌搬移等語、查得各報兵情、如出一口、且黃平在播巢之中、防兵五千、衆寡不及、事勢燃眉、伏乞速令安疆臣、遣兵由沙溪入播援後、庶興隆黃平之急少緩、同日又據按察司呈、據興隆衛東坡堡軍人李萬等飛報、播兵數萬、徑出後洞、圍殺白田乾溪水口黃眼等屯、燒燬人口房屋、即今糾合容山九股等處叛苗攻打興偏黃平東坡煽橋、又執木刻、上寫把總隆論、以僭等、爾等早爲發出、以免刀兵、執迷不發、玉石不分等語、即今屯兵離城五里、上匝重安、下拆偏橋、中攻興苗、徑通九股、以爲大逆、請將發兵救援、又據監軍道張參議呈報相同、各等因、到部、據此、看得播賊楊應龍不知滅在旦夕、尚且壑兵四出、爲計愈狡、精銳愈深、及照水西宣慰司兵精將勇、甲播萬倍、本部院有祕計、令爾宣慰安疆臣母子、與目把人等、就中取事、向未見動、未審因何觀望若此、即今兵出黃平、內必空虛、若能率兵數萬、晝由沙溪直衝腹心、以襲其後、賊必首尾不救、勢必成擒、豫庭塌穴、功收此舉、合再督勵、爲此牌仰宣慰安疆臣照牌事理、限文到即刻點兵數萬、親自統領、晝同日把、直由沙溪徑進、或搗其巢、或襲其後、務入豺虎之穴、盡堀犬羊之羣、解黃平之衛、建拓土之業、功莫大焉、定照兵部及本

部題准事例、從實具奏、將胜子踐嘉隆恩、劃撥播地世守、目把人等、授以指揮實職、仍重加懸賞、決不食言、如或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不知該司作何收拾也、慎之慎之、速速毋忽。

行湖廣布政司催兵糧

爲軍務事、案查節行湖省布政司、調集彼中漢土官兵四五萬、分布鄰播關隘、一面買備半年糧餉、隨運適中地方、并委官打造軍器火器、又經節次行催去後、未見報到、兵糧如何徵調、器具如何修製、即今川貴調到漢土官兵、俱已畢集、糧餉器具、諸事皆齊、本部院即日建牙重慶、與帥計在目前、只慮楚中齊備未足、難免牽制、況蜀兵今已十萬之上、日費本折不貲、早進一日、得省錢糧若干、事勢燃眉、難再稽緩、且聖懷西顧甚殷、萬一以該省兵糧遲誤震怒、則將誰諉、合行再催、爲此牌仰該司官吏、即便查照先今事理、轉行各該道、將兵糧二事、并軍火器具、作速備辦回報、以憑施行、毋再遲延未便。

約束客兵

爲軍務事、照得陝西三鎮、并河南等省官兵、業已聚集、沿城人馬衆多、爭端易啓、惟是禁令森嚴、庶可杜其後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兵將官、各照所部軍兵、嚴加約束、凡買食買物、俱要兩平交易、無事在營操練、熟習弓馬槍刀、有警即赴截殺、務要奮勇先登、倘有不守紀律、在於街市生事、或騙人酒食、或強取米菜之類、即押赴令前、按法綑打、如情節深重、仍斬首施行、該管將官失於鈐束、一體連坐不貸。

委總兵劉綎防守綦江

爲緊急軍務事、據兵巡上川東道呈稱、綦江雖已殘破、然城郭民居、尚堪整頓、爲我老營、以備屯糧之資、萬一狡謀復還、化爲憑墟、則我數萬士馬、難免野棲、數萬餉糧、豈能露積、請乞先發精兵一枝、令驍將一員統領、前去防護等因、到部院、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該縣殘破之後、應用文武材官統領重兵鎮守、已經牌行該道、并監軍及劉總兵會議去後、未報、今據前因、爲照綦江係我編氓、發兵操禦、勢不容已、第恐逆賊聞知、并命衝突、實未可知、必須大將坐鎮其中、庶得角力、及照總兵官劉綎、素負勇略、爲賊所憚者、相應行委前去彈壓、則先聲所至、賊膽頓寒、爲此牌仰本官、一面先行料理、候本部院至該縣坐鎮、賊來則併力截殺、賊去則設伏勦擒、勿使跳梁、稍俟糧草運有次第、約期大舉施行。

調施南兵入黔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猖亂、勦兵征勦、查得貴州思南府龍泉司、係通播大道、應用官兵三萬由此夾攻、但該府無兵可恃、若不酌處、萬一乘虛衝出、假非完策、所有本部院徵調施南土司官兵八千名、不日經過黔武地方、相應免行入川、就近改從該府進播、不足之數、聽候另行調補、爲此牌仰思仁道官吏、即行思南府遵照、如施南官兵八千員名到彼、論令暫且住候、聽由龍泉道入播分布施行、除行糧已經川省解給外、其坐糧每日該銀二分四釐、本折兼支、俱要多方備預萬兵半年之費、如有不敷、速詳該省兩院借

處接濟、此係軍機重情、如或遲誤、責有所歸、幷查該府及婺川防守官兵、見有若干、一併具由回報、一面多處糧料、以憑另行調發馬步官兵、仍暴撫院知會、毋得違誤、

查催糧料烘炒等項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征播官兵、業已分布進攻、所據隨營倒米烘炒米蠶豌馬匹豆料等項、哲時下急需、先經節次督催、幷取各州縣已未完數目造冊、庶查去後、未據册報、誠恐運誤、合再嚴催、爲此牌仰布政司官吏、查照單開先今各起、辦允買運及收徵本色倒米各項數目、要見某衙門原買某項軍需若干、已完運貯某處若干、有無實收可憑、未完若干、因何不行起解、又秋糧改徵本色、幷各倉稻穀、應運原定各若干、見徵何處、未完若干、即今收貯重運一帶濱江屯兵地方、某處有米烘炒蠶豆料各若干、炒米應於某衙門炒、備一一稽查、如有未完、即便分投差人守催起運、仍分別完欠、備造文册一本、呈報以便徑行查催、其烘炒炒米、該司具議呈以兵六萬計、故催造烘炒三千、炒米六千、今官兵既多一倍、應否再備、上緊急議、分行產麥州縣、動支官銀再造烘炒若干、一面先行、一面詳報、不許遲延未便、

撫苗告示

總督部院示、照得播賊楊應龍、始於飛練、繼於蓼江、殺戮官兵、荼毒萬姓、神人共憤、王法不原、致廑朝廷奮怒、調發天下兵馬五十餘萬、即日進勦、滅在旦夕、乃逆賊尚不知死、復行劫掠東坡爛橋干囒、更欲入犯黃平興隆偏橋、諭恐九股苗夷不知順逆、誤聽煽哄、糾合爲害、連累僭亡、不無可憫、合行撫諭、爲此示仰偏橋興隆黃平地方九股苗夷知悉、播賊楊應龍、罪惡深重、朝廷必勦、既無可生之路、又無招撫之條、滅在旦夕、乃逆賊尚不知死、復行劫掠東坡爛橋干囒、更欲入犯黃平興隆偏橋、諭恐九股苗夷不知順逆、誤聽煽哄、糾合爲害、連累僭亡、不無可憫、合行撫諭、爲此示仰偏橋興隆黃平地方九股苗夷知悉、播賊楊應龍、罪惡深重、朝廷必勦、既無可生之路、又無招撫之條、各安生理、保守身命、毋聽煽哄、黨惡助爲非、中有眞心投降、及衆所推服者、許同差去撫苗官員、引見該道、量加獎賞、或給以冠帶、管束地方、其有誤入賊巢各苗、又諭令潛行逃出、歸依出首者、聽其自新、並不追問、有能報效殺賊者、有功之日、定照兵部幷本部院題准事例、加官受賞、決不食言、設或執迷不省、大兵到日、玉石不分、悔之晚矣、思之愼之、特示、

行貴州道府招撫苗夷

爲軍務事、爲此除發告示前來曉諭外、牌仰該府道官吏、即便添差機變能官人役、同本部院差官指揮曹仁佐前去九股地方、撫抅各苗到官、逐一傳諭、播賊已犯必誅之條、絕無招撫之路、各安生理、保守身命、毋聽煽哄、黨惡助爲非、中有向化投順、及爲諸苗所推服者、引見該道、即加犒賞、仍給以冠帶管束地方、其有誤入賊巢願歸者、聽其出首、許令自新、並不追究、有能率衆報效、併力殺賊者、有功之日、定照兵部幷本部院題准事例、加官受賞、決不食言、設或執迷不省、大兵到日、玉石不分、悔之晚矣、其應用賞需、幷製造旌帶銀兩、即於鎮遠府稅課銀內、一面酌量動支、一面通詳施行、該道仍暴撫院幷巡道知會、俱毋違錯未便、

行二省各道驅逐播賊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頃糾各苗、攻破東坡爛橋王囒、殺傷鎮遠許花等處屯堡、仍合惡目何

漢良、率兵屯割偏橋興隆、接取九股生苗、裹應外合、結聚不散、及照偏橋通東通西、乃黔省交衝之地、脅相連之所、節行二省道鎮等官、發兵分布、慎防突出、已不啻再三再四矣、今寇入門庭、患在肘腋、未審兩地文武各官、作何防禦、作何驅逐、擬合嚴查、爲此牌仰該鎮官吏照牌事理、即會同總兵童元鎮、備查賊兵前攻東坡等處、黔省官兵曾否敷應、今屯偏橋等處、二省官兵曾否交錄、今既割營不散、或合兵夾攻、或設法驅逐、與夫九股生苗依附賊黨、裹應外合、或多方難散、或用計鵬勦、俱要同心僇力、拯溺救焚、以靖地方、各體率公之心、毋懷秦越之視、限文到三日、務將各苗驅散、驛路通達、如或彼此觀望、逗遛不前、致僨事本部院定行據法參究、決不輕縱、各具賊兵解散及有無失事緣由報查、仍移文都督兵巡道、守湖北督餉道、一體知會施行、俱毋違誤未便、

再催湖北督餉

爲緊急軍務事、據分守湖北督餉道呈稱、本文催督兵餉、已經買完米一萬石、又動銀買米五千餘石、接運前去等因、到米一萬五千五十石零、陸續起運、近又再催倉儲得米一萬石、又動銀買米一萬二千、一年該米一十四萬石、今該省前後具報、止有米四萬五千、不敷五月之食、萬一師期難定、數萬兵馬楊腹、干係誠爲不小、合再催買、爲此牌仰湖北督餉道官吏、查照節行、將四萬官兵一年之餉、除已買及倉儲碾運、聽該道催運偏鎮一帶收貯聽支外、尚少之數、或動道屬庫銀糴買、或再碾倉穀起運、多方設法、星火措辦、至於乾糧烘炒炒米蠶豌等項、俱要運赴彼中聽候支給、此時川貴即目舉事、不比往昔、尚可稍待、況播賊已破東坡爛橋、劫府鎮遠偏橋一帶屯營、俱係楚中信地、即今各苗騙之不去、見在彼中屯營、阻塞三省官道、此是何等景象、當事文武、豈可泄然怠緩、自貽伊戚也、該道專司餉務、責有攸歸、脫有違誤、均屬未便、速將糾買餉米的確數目、具報查考、毋違未便、

行六監軍招降

爲廣招降、准免死、以全億萬生命事、照得逆賊楊應龍、殘害播民、興兵造反、朝廷發天下兵馬征勦、原只誅他父子二人、脅從罔治、頗播州之人、雖曾與賊謀事、領兵原是在他手下、屈於勢力、要非得已、本部院仁政、疑畏不出投見、萬一大兵一至、玉石不分、榮加誅戮、有所不忍、合行刻發免死小票、聽給收照、以全衆命、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密切分投差人、直去播境、傳諭應龍手下軍師黃明敬、孫時泰等、謀士何超仕、婿謝朝俸、張漢武、羅臣朱敬、袁守卿、王大安、石勝俸等、各里頭目婁國、張讓、程烜、袁鑒、鄂伊妻田氏、弟瑞龍、兆龍、從龍等、管囤內官葉喜受、閻懷石等、桃溪距丁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人戶節招九股苗及紅腳黑腳等苗、俱許投降、並不加害、如有傾心向化、願來投順者、俱見忠義、先給免死小票執照、待彼果有眞心、又將妻子親屬送質、至日另給後票收執、安插得所、自今

伊始、盡洗舊惡、聽立新功。有功之日、照格陞賞、決不食言。如或詐降、及句引姦細爲害者、盡誅不貸。

投降執照

欽差總督軍門照得播賊楊應龍、與兵造反、朝廷發天下兵馬征勦。原只誅他父子二人。脅從罔治。今某既傾心向化、願出投降。是徵忠順。應准免死及塘報名色。凡遇播民逃出投生者、輒恣行劫掠。不行報官。以致陷溺之民、進退無門。上失天地好生之德。下負部院招降之意。殊可痛恨。除已剿不究外。今後但遇播民出外。帶有的親父母妻男子姪、或攜有牛馬家財、真心投降者。塘報人役、即報知所在各該縣寨印官、與同將領等官。虛心查審。別無僞情、詐即收留安插得所。如有棍徒將出降之人、乘機劫掠。阻絕來路。審實定行梟示。若中有詐降之人、乘機出外探聽聲息。即係奸細。一面收監具報。務要查審的確。固不可容奸輕入。又不可阻其歸降。此在文武各官調停而行。毋得違錯。特示。

行湖貴總兵應棲思石

爲萬分緊急地方事。本年正月初一日、據貴州兵巡思石道呈、據石阡府呈、准龍泉楊都司手本內稱。播酋楊應龍、叛心狂逞。大肆猖獗。已無天日。稱言各巡警不破龍泉思石、想是與外司交通。已將杜勝祖李超全家抄殺。勦令何漢良、督同巡警、統領大兵數萬、攻打思石龍鸞地方。事果燃眉。較與往時警報、甚屬不同。難容頃刻苟延。但本府孤懸僻地。將少兵單。設若突至、留難堵敵。請乞速移鎮仁邑各總鎮帶調精兵、星夜前來急救。合行飛報等因。到部院。若得逆賊楊應龍、頃者方破東坡爛橋王囊旋復攻圍偏橋黃平。今則又欲入寇思石龍鸞。且先殺巡警以懲怯懦。則激何漢良力攻之計、昭然見矣。及照貴州總兵童元鎮、湖廣總兵陳璘、欽奉節命、駐在專征。若二將同心僇力、提兵合勦。勢如拉朽。且均有地方之責。難容坐視。合行督屬。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即率部下兵馬馳至思石地方。督同彼中防守官兵、多方分布。相機戰守。務要大挫賊兵。保全境土。上紓朝廷西顧之憂。下解軍民水火之厄。論功酬報。僇賞具存。如或逗遛不前。致令焚劫村落。失陷城池。國有常法。何敢相貸。慎之慎之。先具起程日期。飛報查考。

申嚴南川防守

爲軍務事。近據坡報官報。稱有綦江縣民李國二李守龍報。三十日午時接黃加言書信稱。楊朝棟正月初二日出寨子山。此行必有事情。聚兵不時。臨境難以離動。今是夜走報。乞馬上飛報南川綦江加兵。且黃加言口稱初二初三出有的信等情。報道本部院。看得該賊父子、自知滅期。計在旦夕。方寸潰亂。故隨處揚兵。如待烹釜魚。東衝西突。計無所施。據報前情。事勢近境。合行申嚴。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南川地方警報事情。嚴責彼處土漢官兵、同心僇力。決策進勦。分布把截。通播隘路。前後掎角。爲勢。不時差人遠行偵探。該道仍令起兵剋期一面發令、責成西石二土司官兵。如賊果出。相機撲滅。倘再報情形夥衆、本官即馳赴援敵。如當捕殺之時。官兵逗遛不前。即押赴旗令下正法施行。若將官應敵失策、致賊滋蔓。爲害。賜劍具在。決不姑息。先具遵行緣由報查。

總兵以下將領各乘馬

禁逸民劫殺降夷

總督部院示。逆賊楊應龍、兇暴淫虐。嗜殺無忌。數年以來。播州之人、如在水火。近聞大兵征勦。紛紛擾擾。出降去逆效順。便是良民。明旨寬仁。原許勿治。近聞有先年投出播民。及播邊一帶棍徒。往往指以報讎。及塘報名色。凡遇播民逃出投生者。輒恣行劫掠。不行報官。以致陷溺之民、進退無門。上失天地好生之德。下負部院招降之意。殊可痛恨。除已剿不究外。今後但遇播民出外。帶有的親父母妻男子姪、或攜有牛馬家財、真心投降者。塘報人役、即報知所在各該縣寨印官、與同將領等官。虛心查審。別無僞情、詐即收留安插得所。如有棍徒將出降之人、乘機劫掠。阻絕來路。審實定行梟示。若中有詐降之人、乘機出外探聽聲息。即係奸細。一面收監具報。務要查審的確。固不可容奸輕入。又不可阻其歸降。此在文武各官調停而行。毋得違錯。特示。

行湖貴總兵應棲思石

爲萬分緊急地方事。本年正月初一日、據貴州兵巡思石道呈、據石阡府呈、准龍泉楊都司手本內稱。播酋楊應龍、叛心狂逞。大肆猖獗。已無天日。稱言各巡警不破龍泉思石、想是與外司交通。已將杜勝祖李超全家抄殺。勦令何漢良、督同巡警、統領大兵數萬、攻打思石龍鸞地方。事果燃眉。較與往時警報、甚屬不同。難容頃刻苟延。但本府孤懸僻地。將少兵單。設若突至、留難堵敵。請乞速移鎮仁邑各總鎮帶調精兵、星夜前來急救。合行飛報等因。到部院。若得逆賊楊應龍、頃者方破東坡爛橋王囊旋復攻圍偏橋黃平。今則又欲入寇思石龍鸞。且先殺巡警以懲怯懦。則激何漢良力攻之計、昭然見矣。及照貴州總兵童元鎮、湖廣總兵陳璘、欽奉節命、駐在專征。若二將同心僇力、提兵合勦。勢如拉朽。且均有地方之責。難容坐視。合行督屬。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即率部下兵馬馳至思石地方。督同彼中防守官兵、多方分布。相機戰守。務要大挫賊兵。保全境土。上紓朝廷西顧之憂。下解軍民水火之厄。論功酬報。僇賞具存。如或逗遛不前。致令焚劫村落。失陷城池。國有常法。何敢相貸。慎之慎之。先具起程日期。飛報查考。

申嚴南川防守

爲軍務事。近據坡報官報。稱有綦江縣民李國二李守龍報。三十日午時接黃加言書信稱。楊朝棟正月初二日出寨子山。此行必有事情。聚兵不時。臨境難以離動。今是夜走報。乞馬上飛報南川綦江加兵。且黃加言口稱初二初三出有的信等情。報道本部院。看得該賊父子、自知滅期。計在旦夕。方寸潰亂。故隨處揚兵。如待烹釜魚。東衝西突。計無所施。據報前情。事勢近境。合行申嚴。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南川地方警報事情。嚴責彼處土漢官兵、同心僇力。決策進勦。分布把截。通播隘路。前後掎角。爲勢。不時差人遠行偵探。該道仍令起兵剋期一面發令、責成西石二土司官兵。如賊果出。相機撲滅。倘再報情形夥衆、本官即馳赴援敵。如當捕殺之時。官兵逗遛不前。即押赴旗令下正法施行。若將官應敵失策、致賊滋蔓。爲害。賜劍具在。決不姑息。先具遵行緣由報查。

總兵以下將領各乘馬

爲軍務事。照得將領乘馬、例也。但北方則皆乘轎、此亦稽習相沿、無足異。惟進勦播賊在即、將領當身先士卒、須預習鞍馬、方便征進。若此時倘拘從容、日坐月輿、直待進兵方乘馬、彼時人馬不相得、何以克敵制勝。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便轉行各路領兵將領等官、一體遵照。自今以後、各宜乘馬習戰、不得復擁肩輿。直至賊平事定、方復其舊。若以乘馬勞、不如坐轎逸、則當早平逆賊、坐享其逸、不亦可乎。其總兵體統、原重轎馬隨便。供毋違錯。各具遵行緣由報查。

行思石仁守總道查龍泉情形

爲萬分緊急軍務事。本月初四日、據貴州清軍督糧帶管分守思仁道郭參政呈稱、十八日播苗四面抄殺。將川礦鐫落三跳綏陽各哨據指揮胡效忠部下逃出紅兵張開仁、鄒紹勳報稱、十八日播苗四面抄殺。將川礦鐫落三跳綏陽各哨官郭明遷、喻時興、蕭才一、冉文燦、同各哨兵、盡行撤去、候同別兵一齊開刀。楊守備、胡把總、見被圍在風凰山、不知這半日作何抵殺。又據獻木關探兵周萬陽等報稱、把總李冠領殘兵數百至營、傳言思南鄉官進察院、不與代辦、決要拋死大做一番。至思南過年、又據龍泉守備楊惟忠呈報、二十二日、據土官安民志報稱、播酋大營白牌內云、綦江黃平二路兵進蟹急赴集各所巡營苗兵前去救援。見聚三跳水天平等處、二十三日突至龍泉土缺河、與營哨官兵敵殺數陣、見在相持等情。除本道道防守思南把總王應輔責備兵共一千名、令守備徐元爵領赴龍泉救應外、合行轉報等因到部。案查先據兵巡思石道路副使報稱、播賊令何漢良統兵欲犯思石龍婺。隨該本部馬上把總李冠領殘兵數百至營、傳言思南鄉官進察院、不與代辦、決要拋死大做一番。至思南過年、又據龍泉守備楊惟忠呈報、二十二日、據土官安民志報稱、播酋大營白牌內云、綦江黃平二路兵進蟹急赴集各所巡營苗兵前去救援。見聚三跳水天平等處、二十三日突至龍泉土缺河、與營哨官兵敵殺數陣、見在相持等情。除本道道防守思南把總王應輔責備兵共一千名、令守備徐元爵領赴龍泉救應外、合行轉報等因到部。案查先據兵巡思石道路副使報稱、播賊令何漢良統兵欲犯思石龍婺。隨該本部馬上做行湖貴二省總兵陳璘童元鎮、各帶部下兵馬、幷催原調施南土兵八千名、改發思婺兩處。各星馳前來策應。續據該道報稱、播兵來攻龍泉。又經馬上做催前項官兵、火速前來救應去後。今據前因、除再催前項官兵馳赴外。看得思仁道所報賊兵已將川礦錫落三跳綏陽各哨官兵、盡行殺擄。楊守備、胡把總、見被圍困。士缺河見在相持。則龍泉孤城、勢如累卵。萬一龍泉有失、思婺必然震驚。添兵防禦、設法驅逐、誠不可時刻少緩者。今寇在門庭。而思石道、與思南府、婺川縣、各壤接川境。本部院駐劄重慶。急走不過四五日之程。乃臘之十八日地方失事。至今二旬之外。因何杳無一報。泄泄至此。據法即當參究。但未審之人。如有故遠。查出一併究罪。該道將布置邊緣由呈報毋遠。

安置降夷

爲軍務事。照得播地夷民、一則被酋虐害。一則畏我兵誅。傾心向化。襁負而來。相應安插、用示優恤。爲此牌仰巡上川南道官吏、即便置造白旗二桿。而上書招降二字。一樹於江北渡運所。一樹於佛圖關外。將已至者、逐一安置得所。未至者、聽其來降。該道再委堪用武職官二員、分投帶兵在彼巡緝。但有來降、就便安插隨寓宿食。一面譏察來歷。不許容留奸黠。投順各民、如奉各衙門曉審。方許差兵管押進城。審完仍回降所住劄。非奉調取、擅便入城。先將委官重治。降民以軍法細打。委官及手下人役、不許恐嚇索降之人。如有故遠。查出一併究罪。該道將布置邊緣由呈報毋遠。

通行水陸二路防堵逃逋

爲警陸路。以防逃逸事。照得大兵一進、勢必瓦解。誠恐逆賊一竄。希冀苟免。或統兵假道衝突。或變名易服、充作經商。或削髮披緇、詐爲僧道。預密逃計。實未可知。訪得播之歧路雖多、無如九股爲最。一自沿地由銃水草塘出平越衛地方。一自板角關由龍泉司長崔思石地方。通偏橋衛施秉縣進察山司、俱入九股。實係播州咽喉之地。加之此中熟苗數萬。一用爲鄉導引路。而入此地。四出漫散。即難窮追。合行嚴加把截。庶免逃逋。爲此牌仰貴州監軍道官吏、即便轉行各路領兵將領等官、一體遵照。各將前項九股關隘道路、照依分定信地、多撥軍兵嚴加把截。凡一應往來軍民人等、勿拘經商僧道。但有面生可疑、及異言異服者、俱要用心盤詰。如

一十二萬之兵三月之食也。所據二道征兵、各計六萬。則運米之夫。每道止用三萬可知。及照師期逼近。糧糗當隨。比查自貴州一路由綦江、一路由南川、一路由合江、一路由永寧、俱係水路。至彼進營。又當和度地里、酌量轉運。剿征兵糧。既有行坐之分。則運夫工食、亦當有勞逸之等。合再通行遵照。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將貴州收貯餉米、照依原行雇募船隻、撥給人夫。一面運綦江南川合江永寧伺候。至於到彼轉發營中陸運人夫、遵照今定止用三萬派行。重慶府所屬州縣、上緊召募齊備。內將一萬五千分撥綦江。一萬五千分撥南川。一萬五千分撥合江。一萬五千分撥永寧。各聽侯發運。不許違誤。多派之數、悉行停止。以免拘擾。仍酌量道路之險夷、以定還夫之多寡。既不可過多以勞民。又不可太減以誤事。惟求人力便益。糧運發遣。其應給工食。行則全給。坐則半給。庶勞逸妥當。而征夫不致耕口矣。此外糧餉。如有不足、聽候臨期遞加。不在此限。具派募過人夫發運過餉米數目報查。仍移守道知會。

行道議會議護運交收事宜

爲軍務事。照得軍前餉米運夫。俱已酌定通行遵照去後。所有護運交收二事、尚未講求。事關重務。合行會議。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守巡各道將川東川南四路兵巡上川東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守巡各道將川東川南四路進兵運餉事宜、逐一計議。要見轉運餉米。行則作何護送。止則作何隄防。可免他慮。米運到彼部者。作何交割。復運受者。作何收貯聽支。俾得兩便。與夫未盡事宜、從長計議妥當。具由通詳。以憑施行。必使人夫無恐糧運稽疏。俱毋遠錯。

有梟獍大奸巨惡、或叛賊私通而能擒獲摘獻者、定行照格陞賞、決不食言。如或坐視息玩、不行盤詰、以致叛賊私通、及受財賣放者、事發定以賜劒行事、斷不輕容。各宣慎之毋忽。仍移文思仁思石都清新鎮普市守巡各道、一體遵照、具遵行過緣由繳查。毋得遲遠未便。

犒賜千乘

爲優犒首功士官、以鼓敵愾事。照得石砫宣撫司宣撫馬千乘、守禦邊城、紀律嚴肅、防逆入寇、則枕戈以待時、遇賊衝鋒、則騙兵以向敵、故擒斬者五十餘級、而蹂踏者六七險砦、功奪諸司之先、首破叛賊之膽。忠勤雅負勇猛足稱、且婁秦氏隨營報效、功亦可嘉。俱應獎犒、以鼓敵愾。爲此除部下有功目兵、當即照功支賞外、牌仰本官、即將解發銀花四枝、共重一十二兩二錢。銀盌四箇、共重一十二兩、色段四匹、共重二十兩、銀牌二面。本官夫妻均分收領、以示軍門優犒首功之意。本官承奬之後、務要奬率三軍、竭忠報國、成功之日、自有厚酬、慎勿始勤終怠可也。

再催貴州布政司兵糧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貴州兵糧、整備年年之上、迄今尚未就緒。甚屬重疑。今照師期逼近、大舉齊進、勢同燃眉。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司官吏、即便行基南合江江津等處、貲成掌印官、將投降夷民除已安置得所外、如有蕆聚未便、或目前以次來降者、審無詐僞、俱發江北地方散處中間、裹有骸窶可以倚口者、聽其自贍。貧乏無所倚覓者、即行該州縣掌印官查明、酌其人口多寡、計給粥米。於收貯稻穀內動支給發。仍司官柔遠有方降人得所者、事完優處。若安插失所、致有意外之虞者、定行重處。具安插過數目緣由報查。

行兩省約期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兇同梟獍、很過豺狼、拒敵王師、三省蹂爲塗炭、殺戮將領、萬姓悉被虐劉、惡極滔天、罪已逾於不道、孽盈貔地、犯豈止於無將。城野難塡、人神共憤。倣尤可懼。王法不原。本部院奉命總督、駐在專征、且朝廷斷以征勦爲期、則主將當以蕩平自誓。即今糗草處處錢集而兵馬在在雲屯。加之文武同心、中外僉力。既衆議已僉同、應整師而問罪。合就約會。共伸大舉。爲此牌仰該鎮、即便奬率文武將吏、漢土官兵、的於二月十二日各照分定道路、同日齊進、開刀勦殺、至十八日各抵播州、師期已定。各宜奮勇擐忠、布昭聖武、整庭堦穴、謀慮務出於萬全、震盪天威、殲定期收於一戰。永清三省之妖氛、共洗四海之憤恨。用命衝鋒、直前奏績者、賞格具在、斷不食言。違命逗遛、畏縮罔功、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賜劒森嚴、決不姑貸。

分遣督陣員役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八路攻播。每路應用督陣官兵各四員名。官執紅旗、兵捧令牌、各一面、隨營催督進勦。庶幾人有鬬志、事功可集。合就分定通行。爲此票仰執旗官某、捧牌兵某、一體遵照、至期前去某路隨營督陣。凡我漢土官兵、但遇與賊對壘、即捧旗牌奮力催督、令直前衝鋒破敵。如有怯懦不前、退縮不進者、即報監軍總鎮、聽於令旗下登時斬首以殉。如各官徇情阿縱、隱匿不報、以致失誤軍機者、一體梟示不貸。

檄貴總兵陳璘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播賊披猖、致煩天討。凡爲臣子、孰不欲投袂而起、滅此朝食。頃據湖廣總兵官詳稱、職過武岡州、據守備宗孟開報、本年四月初六日、據探回人稱、奢酋調集各寨土兵五十名、送職閱驗、送道館選。則楚兵之集合可見。又稱楚糧未見何處、器械未見完備。職所統廣兵三營糧食已缺、恐到彼復稱未備。乞請各兩原召募兵、即不得四萬、亦得三萬。準因到部、除批行外、爲照湖廣兵糧、本部院自昨歲六月內、以來檄催文移、不啻千言、差過人役、往返無數、今查官兵數目、近於正月十六日辰常兵備道報稱、已召募過漢土官兵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一員名、鎮箚哨兵一千名、見在偏鎮防守。又本部院徑調永順宣慰司兵一萬名、保靖宣慰司兵一萬名、烏羅長官司二千名、并徐慶等司願報效雜兵三千名、是前後已有兵三萬九千有零。其餘連鎮箚麻陽溆浦等處加調者、其約四萬之上矣。其糧餉一項、湖廣布政司報稱、動銀糴買、并擡倉穀、已有三萬餘石、分守湖北道報稱、節奉明文、遵照動銀糴買并動倉穀十分之三擡米、共計七萬三千餘石、陸續見運鎮遠等倉收貯、是糧餉已有十萬石之上矣。又稱買完過二萬斤、盡一萬斤、魚一十二萬斤、又發銀七百兩、於沅州辰州等處收買糯米、以作乾糧之用。其軍火器具、靖蹋等衙門及修完者、已運沅州聽令取用。各等因、在卷。乃今本官未查確實、原次具文申稱兵糧何在、豈其入境之初、止聞人言、便禦周章失措耶。或先爲此文、託之不備、以爲將來委過之地耶。夫應龍小豎子耳。本官所當、又只八路之一耳。倘來廣東精兵、已及二千之上、本處土漢官兵、不下四萬有餘。撫院親臨、各道畢集。何所不備、而必欲招廣兵。若三省之中有遮將、則招遮兵。有閩將、則招閩兵。是以環播三十萬之兵將、坐食以待一二將領之招募兵也。事當何時決、賊當何時滅乎。本官當令號將、海外皆知其名、決不以應龍虛聲、遂爾退怯。當由未至沅州、未見兵糧實數、故爲老成持重之慮。但事以標爲而失、亦以重發而誤。即今師期已發、春水將生、若再遷延、便是夏日、狂賊得勢、平定無期。思之寒心。合行嚴諭。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便遵照將所部兵馬、已到者設法分布、未到者作速行催。照依頒定師期、責成信地進攻。仍諭領兵偏裨將領、及漢土官兵、務俱齊心協力、埽穴犁庭、有功之日、定照賞格施行。如或仍前推委不行、懈怠軍機者、本部院惟知執法從事、決不寬假。毋得違違未便。

發劒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欽承主命、總督三藩、提七省之雄師、征一方之反賊、該兵部具題賜劒、以重事權。奉聖旨賜劒。有不用命的、許先斬後奏。欽此。除欽遵外、爲照事關三省兵分八路、人心渙散、法在便宜。除將欽賜尚方寶劒、留在轅門、遵旨行事外、所據六監軍六總兵各專生殺之權、咸有便宜之令。相應仰體聖意、各發一劒、以便行事。爲此除將寶劒一口、發總兵官收候外、牌仰該道、即便會同總兵官監軍道、一體遵照。安營營中、凡有隨敵遊雜、不肯用命、應夾攻而不夾攻、應應援而不應援者、即押至令旗下、以賜劒行事。毋得違錯。

行各道并委官料理各司職事

爲軍務事。照得軍旅之事、非一才一力所能辦者。故上藉監司以綜理之、下賴百執事以分任之、然後華

策萃力、輻湊響應、而厥功可立奏也。播賊楊應龍、逆天違反、與師問罪、進勦在邇。頃將川中四路軍前應用監軍督餉紀功等道、贊理監紀、督運糧餉大小文武等官、俱經案行司道轉行遵照去後。今訪軍前實心奉行者、固無不豫、至若視爲末務、不行幹理者、尚爾愕然無知。萬一推延誤事、責將誰諉。所有原行分管職掌、合再通行申飭。俾知遵守、庶便責成。爲此。

一行東南監軍一道。劉仰該道官吏照劄事理、即便遵照專理監軍職事、凡軍中運籌決勝、破陣搗巢、出正出奇、用間用諜、或計擒元兇、或離散黨與、或弊東擊西、或將計就計、與夫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諸如此者、在該道與主將臨事相機應變而動。非本部院所能遙制。以至官軍賞罰、將領功罪、軍中一切大小情弊、應徑行者、徑行。應揭報者、揭報。仍督同贊理監紀官同知史朝貞、推官高折枝、知府蔡宗憲、同知趙世德、計議而行。俱毋違錯未便。

一行巡上東巡下南巡下東巡馬道。爲此、劉仰該道官吏、即便遵照專理基江南川合江永甯一路、催督兵馬、紀驗功次、兼分督糧運執事。凡軍中合用本折糧餉、轉運夫役、俱要催督接濟。必使運夫不致失誤、軍餉得以疏通。至於擒斬功級、如遇官兵解到、須發贊理監紀官辯驗。其的係幼小婦女及無小功俱倒去外、其餘壯功、分別應賞應紀、填給按院印發功票、一面行賞、一面呈報施行。毋得違錯未便。

一行基江南川合江永甯贊理監紀官重慶府推官高折枝。敍州府同知史朝貞、馬湖府知府蔡宗憲、嘉定州同趙世德、劉仰本官、即便專理基江南川合江永甯路監紀二事。凡軍中運籌決勝、進止機宜、悉聽贊理擒斬功級、老幼真僞、悉聽辯驗。應紀應賞一切奸弊、悉聽裁酌摘發。百凡機務、仍呈監軍紀功二道、計議而行。務須計出萬全、功收一戰。本官邊才、於斯見矣。俱毋違錯未便。

一行運收糧餉官、重慶府同知王陞、烏蒙府通判劉之潤、涪州州判馮泰運、協理達州州同李潤、放散、資此劉仰本官、即便督同築縣主簿周有德、建爲縣典史張時逢、青神縣典史李希賢、汶川縣典史將一浙、自南川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監收監支。嘉臧二官、各聽往來驅便。凡遇各府州縣轉運糧餉到營、逐一驗視。乾圓潔淨者、即便照數隨營收貯。聽候軍兵隨便本折兼支。照册放散、不許短少。仍多方遮蓋、不得泡爛。其有糠粃不堪、及短少者、許令鬬籤潔淨、秤數收貯。行令原解州縣、照數運補。至於一收一支、俱用平斗、毋容增減。各官俱聽巡上東巡下東道提調。其銀米或有不敷、該道催發接濟。此處米或支盡、或移營就便隨同官軍以漸而進。至播州止。有託故避難、推病推諉、致誤軍機者、定行從重究處。決不輕貸。

一行督夫運餉官達州知州毛秉光、巫山縣知縣陳應式。爲此劉仰本官、即便督同播州長官司吏目徐里、雲陽縣典史徐嘉慶、新甯縣典史熊子元、松坎驛驛丞張二南、自南川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嘉臧二官各聽往來協同檢查催儹。凡遇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遊擊任承勛、帶領軍兵公同管押。晝則沿途防護、夜則加謹巡邏。一程徑送一程。計至營中交與運收糧餉官收貯明白。循環往來。隨同官兵以漸而進。運完停止。俱聽巡上東巡下東道提調。如運夫或有逃逸、不行送到官兵、

或有偷惰不行護運者、據實揭申該道轉呈本部院、以憑重處。若各官間有託故避難、捏病推諉、致誤軍機者、亦行重究不饒。

一行運收糧餉官、夔州府通判尹紹堯、協理合州知州段文郁放散。爲此劄仰本官、即便督同彭山縣主簿張大化、簿夏子賢、梁山縣典史劉國文、渠縣主簿陳迪、梓橦縣典史李楚、長壽縣知縣郭維屏、散給自綦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監收監支照前云云。

一行督夫運餉官、大甯縣知縣何躍龍、儀隴縣知縣冀煥、爲此劄仰本官、即便督同鄰水縣主簿張大化、仁水驛驛丞李兆慶、營山縣典史喻廷龍、烏江驛驛丞徐承智、自綦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幕職二官、各聽往來協同稽查催僧。凡過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都司程試帶領軍兵云前。

一行運收糧餉官、敍州府同知李廷讙、新繁縣知縣魏光祚、爲此劄仰本官、即便會同大邑縣主簿王家士、蒲江縣典史施雲鳳、金堂縣典史劉承恩、內江縣典史張希伯、自合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監收監支照前云云。

一督夫運餉官、榮縣知縣樂龍同、彭縣知縣鄭須德、爲此劄仰本官、即便督同仁壽縣主簿吳國藩、彭縣典史羅富、昌安縣典史倪婵、德陽縣典史黃廷文、自合江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幕職二官、各聽往來協同稽查催僧。凡過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帶領軍兵云前。

一行運收糧餉官、瞰蠻府同知馬性和、資陽縣原任知縣詹淑、爲此劄仰本官、即便督同漢州吏目左鉅、峨眉縣典史張東陽、非研縣主簿吳時霖、平羌驛驛丞黃銳、自永甯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云前。

一督夫運餉官、資陽縣知縣葉世孝、內江縣知縣楊應登、劄仰本官、即便督同茂州判官梅子鳳、岳池縣主簿朱朝輔、夾江縣主簿熊伯仁、西充縣典史林元兆、自永甯起發處、一路營中住劄。本官專一督夫運餉。幕職二官、各聽往來協同稽查催僧。凡過各州縣轉運餉米到彼、即便約會參將王夢吉帶領軍兵云前。

行肇楊惟中

爲軍務事。案照先據管思石守備事都司楊惟中呈稱、卑職循例出諭郭參政、面議地方事宜。行至地名煎茶溪、正月初五日、逆酋兵犯龍泉、綁去士官安民志。除死傷官兵查實另報等因、到本部院。已經牌行該道、將本官姑饒死罪、聽立功保守思石地方去後。今二十五日、又據分巡思石及據該府復申、楊惟中先期徑至鸚鵡溪、將家眷移送潮底河下潛住、以致誘苗人境等因。該本部院會同貴州撫院郭、爲照本官身爲將領、定有地方。乃賊未來、輒望家而走、擅離信地、遂爲逆賊所乘。士官安民志、率兵交攻、身罹鋒刃。所部軍民、無官兵救援、悉遭荼毒。皆由本官坐視以致大失軍機。法應擊究。參此牌仰思石道官吏、即將楊惟中嚴拏監候。一面備查該司殺傷人數官兵的有若干、漢土居民共去若干、龍泉司印、見在何處。及將本官失機情由、據實依律招參、以憑處治。其龍泉地方、一面責令參將陳良玭、王一桂各多發勁兵戍守、仍行思石二府速備糧餉、聽候進勦施行。先具監候緣由報查毋違。

禁殺降

爲軍務事。照得石柱酉陽土兵、近日得功、原係攻破金筑險寨官壩大營。該本部院指授監紀通府機宜、用以塞賊之磨旋。使被害之人、早得出降。非澄爲也。乃各領兵官不知緣故、遂因此縱兵搜索、截殺降人。日報零級。殘民命傷天理。是豈邦民伐罪之意。除查明另究外、應合申飭。爲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官吏、轉行各禁領兵將官、禁論漢土大小官兵。各宜靜守邊界、聽候令到、方許進勦。有投降者、查實引赴該道查明、發內地安插。即以功論。如再縱兵殺降、不但不論功、審實仍以違令處斬。決不輕貸。毋得故違。未便。

再催三省道鎮至期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征勦播賊。信地已分。師期已定。及令整搠兵馬、屯積糧草、束裝以待至期並舉去後。第恐大小文武、視爲泛常、致誤大事。合再嚴督。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兵官、將該路兵馬整點齊備。糧草屯積停當。與夫軍火器具等項、一一整齊。至期督率大小三軍、一齊並進。所謂疾雷之下、不及掩耳。斬關而入。在茲一舉。若或至期御稱兵馬未齊、糧草未就、遂巡不進、逗遛不前、致誤軍機者、

戒守。仍行思石二府速備糧餉、聽候進勦施行。先具監候緣由報查毋違。

禁殺降

爲軍務事。照得石柱酉陽土兵、近日得功。原係攻破金筑險寨官壩大營。該本部院指授監紀通府機宜、用以塞賊之磨旋。使被害之人、早得出降。非澄爲也。乃各領兵官不知緣故、遂因此縱兵搜索、截殺降人。日報零級。殘民命傷天理。是豈邦民伐罪之意。除查明另究外、應合申飭。爲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官吏、轉行各禁領兵將官、禁論漢土大小官兵。各宜靜守邊界、聽候令到、方許進勦。有投降者、查實引赴該道查明、發內地安插。即以功論。如再縱兵殺降、不但不論功、審實仍以違令處斬。決不輕貸。毋得故違。未便。

再催三省道鎮至期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征勦播賊。信地已分。師期已定。及令整搠兵馬、屯積糧草、束裝以待至期並舉去後。第恐大小文武、視爲泛常、致誤大事。合再嚴督。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兵官、將該路兵馬整點齊備。糧草屯積停當。與夫軍火器具等項、一一整齊。至期督率大小三軍、一齊並進。所謂疾雷之下、不及掩耳。斬關而入。在茲一舉。若或至期御稱兵馬未齊、糧草未就、遂巡不進、逗遛不前、致誤軍機者、

爪探湖貴進兵日期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勦播。主將偏裨與監軍等官、信地已分。師期已約。業經通行至日並攻去後。第恐各路大小官員、視爲兒戲。至期觀望不進。有誤大事。合就差人分投爪探。爲此牌仰本官、即便馳赴（湖廣偏橋鎮）（貴州興隆衛）一帶地方。密探某路某兵若干。是何將官統領。至期觀望不進。逐查明白。據實先行飛報。既不許受賄徇情。又不許藉口差探。乘機生事擾害官兵。查出罪不輕貸。

責成奢世續臨陣

爲軍務事。照得永甯原報土兵、係宣撫奢世續節申、自願領土出兵報效、協同勦擒。本部院屢經行牌整備聽令。至期進攻。又經厚行犒賞以示鼓舞。去後。今照師期已定。三省官兵、是日一齊開刀進勦。但恐兵不精利。徒以老弱充數。何以使強敵披靡。又或本官不親行。但使目把統領。何以使部卒用命。若待不能成功。或致僨事。然後行法究治。即於本官不便。然於國家亦何利焉。相應再行申飭。爲此牌仰本官、即將部下土兵、行令目把劉國用等嚴行挑選。必人人精壯、一可當十。本官親自統率、躬赴播境劄營。聽主將號令。至期開刀進攻。直搗賊巢。壻穴犁庭。用收奇捷。彼時論功行賞。自有特異之典。如或託諸部目、不行親督陣前、有誤事機。訪出重處。愚劒具在。定不輕恕。

犒賞御龍

爲軍務事。據酉陽宣撫司宣撫冉御龍、井把總冉大周各申解。督率目兵、百零一名、類到部。據此行據監軍道驗明。除將部下有功目兵、當即照功行賞外。若得宣撫冉御龍、壯懷

激烈、紀律嚴明、志滅窮兇、則奮勇先登、大破險寨於二日、恩聯勁卒、則優力轉戰、首建奇捷以多功、賊膽因之頓塞、忠勤自茲表見、把總冉大周、心存報效、力在捐忠、擒斬亦多、功可嘉尚、俱應獎犒、以鼓厲爲此牌仰本官、即將解發銀花二枝、共重二十兩、銀盤二箇、共重二十兩、銀牌二面、共重二十兩、銀盃二箇、共重八兩、色段二匹、送給本官、又重一兩銀花二枝、色段一匹、白銀八兩、賞冉大周各收領、以示軍門優犒之意、本官與冉大周承獎之後、務要奏準三軍、踴忠報國、搗穴犂庭、成功之日、自有厚酬、懷勿始勤終怠可也、

行道鎮破奢寇計

爲軍務事、據貴州左監軍道報稱、紐獲楊奢老虎兵劉命才劉恩供稱、應龍聞知各省大兵分作十二哨進播、應龍與心腹韭局家丁、內親管估剌共一萬七千人、同上海龍團拒守、本團實在倉米大小三四千間、其未上剌外親管苗兵、并里民兵、於養馬城養雞城李三窩等處硬剌營寨、應龍號兵二萬、於干溪頭鋪剳一大營、拒川路、楊朝棟號兵二萬、於橈溪墳頭剳一大營、拒水西并烏江兵、伹氏號兵一萬、於毛坪剳一營、防永寧錢龍團後路、令太監劉元、提調顏和羅留元、尚意等、集六統制所轄漢夷民、赴板山團、改水西獵兵、令總管何漢良、統集湖灘夷漢、拒馬鬃等團、敵思南龍泉偏橋兵、令僞安撫楊珠、并楊留陳、該省應合一例舉行、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於軍餉銀內動支、每路發一千兩或二千兩、秤封停當、差天恩楊三等統集西平貴水司地黑壩夷漢士兵、敢河渡江界牛場平越兵、令夷頭羅剛等、領安羅三寨苗兵、拒合江永寧之兵、另以兵十名、立爲一隊、內三名用長槍、三名用弩、三名用剳刀、一名用鞘馬刀或撈鉤、另總用兵一百名、披虎皮、常川教演、遊哨馬軍等情、轉報到本部院、爲照該賊久知我兵四集、亦知滅期不遠、分兵拒險、拒我進攻、觀其收人心腹莊下上團固守、又教各兵假辦虎形、懸嘯馬軍、一則儘力死拒、一則退團以守、此狡賊勢所必有者、惟目前破敵之方、制勝之策、頗應預謀、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將播賊分營屯兵拒我攻勦、與教兵被拒虎皮等計、并賊所用長槍刀弩等器、逐一多方譯算、查照近發進兵須知事宜、參酌熟講、彼用何項狡計、我以何策破敵、務須密論三軍、俾人人悉知其計、以鼓臨敵勝氣、仍通行各將領知會毋違、

行湖貴道鎮分定官兵信地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八路攻播、蜀任其四、黔任其三、楚任其一、除川省四路業已分布外、所有湖貴二省文武官員、前雖有行、尙多缺略、茲者官兵在在大備、應再酌定申明、庶便責成、如貴州一路從烏江進、則貴陽兵三萬餘、總兵童元鎮、參將謝崇俸、守備陳雲龍、沐燦中軍張澍劉岳、土知府隴澄、知州岑紹勳等主之、一路從沙溪進、則水西兵三萬餘、參將朱鶴齡、宣慰安疆臣、千戶王安民等主之、此皆貴州左監軍楊寅秋督也、一路從黃平進、則合興隆黃平越兵三萬餘、總兵李應祥、副總兵陳寅、參將楊勛劉效節、守備汪如淵、宣慰彭元錦等主之、此貴州右監軍張存德督也、一路從龍泉進、則偏橋兵三萬、施南兵八千、總兵陳璘、副總兵陳良玭、參將王一桂、都司發中選、守備王之棟徐允僖、宣慰彭養政、宣撫覃宜覃玉鑑、安撫覃大豐等主之、此湖廣監軍僉憲楊寀督也、其宣慰彭元錦、查先該本部院調兵一萬、由偏橋進、今據貴州撫院咨稱、調該司兵五千、已駐興隆、如該司兵五千、已駐興隆、則尙有五千、應進偏橋、本官宜

自領一路五千、責成忠勇目把、督領一路五千、以上三總兵、陳璘在偏橋、李應祥在平越、童元鎮在貴陽、劉綎在綦江、吳廣在永寧、馬孔英提騎兵往來接應、勇將強兵、星羅基布、其有虎豹在山之勢、加之副總參遊宣慰宣撫等官、左右聯絡、掎角、儻有首尾、率然之形、區區小醜、不足平矣、目今師期已在眉睫、毋容頃刻少緩者、所有酌定信地、合再通行遵守、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總兵官、轉行部下、分定副總參遊都司守備官、宣慰宣撫知府知州安撫長官等官、各一體遵照、分定信地、點兵馬、整搠器械、連夜決策、束裝以待、至期黎明、一齊開刀入陣、勦殺施行、師期已定、道路已分、如或畏怯不前、違期不進、致誤軍機者、賜劍具在、決不輕貸、如獲泉賊勢宋退總兵陳璘、即發壞將一員、帶領勁兵一枝、星馳前來、合思石等兵、一齊直搗、一面先行勦逐、一面隨後進兵、無容滋蔓、各具遵行緣由、飛報查考、

行湖貴二省照川中懸賞

爲軍務事、照得征播懸賞條例、業已奉有欽依、通行三省、一體遵照去後、今照官兵屯營播境、即日壕穴鞏寇、然非重賞、無以鼓三軍之勇、除川省各路、已經解發官帑付監紀等官、隨營懸示、克敵犒賞外、所有該省應合一例舉行、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於軍餉銀內動支、每路發一千兩或二千兩、秤封停當、差官解去軍前、交與管餉官收貯、遇有險寨險隘、及大枝勁賊、官兵如肯用命者、酌量懸示、不拘三五百兩、約以當先用命、著有成效者、即便給賞、期人心見利必趨、而逆賊可以不戰自屈矣、具支解過緣由、呈報查考、毋得遲違未便、

令催安奢二土司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猖反、奉命勦伐、三省合兵、同日進勦、已經酌定師期、轉行領兵流土等官、一體遵照、至日果事、及盡該司兵不精利、驍敵撫能披靡、官不親行、部卒不肯用命、仍行申飭嚴加挑選、督至播境聽令、去後、今照師期旋臨、正耀武揚威之日、豈容觀斬寇之時、合行督進、爲此除差官齎捧令旗前來外、牌仰土官奢世職、即便督令目把陳國用等、前部下士兵三萬名、親自統率、照依分定信地、於二月十二日開刀勦殺、十八日直抵播州、及照此役、總兵官六、偏裨無限、宜慰司三、宣撫司五、而土知府知州招討安撫長官、則又無限也、各擁雄兵死士之衆、均懷懼忠奔賊之謀、已非一朝一夕矣、若該司存狐疑觀望之心、蓄鷸蚌相持之計、恐爲他人所乘、如近日惡目趙士登者、李佩謀之不早、而爲曾文舉以計取之、目今佩帷垂首、喪氣已耳、本部院指授立功、在此在彼、何足爲異、當恐如李佩一失、既於本官付託不效、即於國家尺寸無補、將何報稱、以答主命、宜早決之、毋自誤矣、慎之慎之、

行高推官專督土兵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猖亂、奉天征討、進兵逼近、撲滅可期、但推南川一路、漢土錯雜、南北相悅、人情既多槩蓋、將官更難覈處、若不專官約束、何以驅用命而肅軍紀也、爲照推官高折枝、恩信素孚、士人推服、況當見在監紀、相應就近行委、爲此除差官齎捧令旗前來外、牌仰本官、即將西陽石砫二司土兵二枝、聰

其提調、時加鼓舞、以堪敵愾。凡軍中一切進止機宜、仍約會總兵將領計議而行。若有難破之寨、難登之險、或大枝勁敵、勢難仰攻者、則懸重賞、或三五百兩、功成之日、即移管餉官照格行賞。俱聽便宜行事。至有不用命及雖次亂紀者、紘則綁赴監軍道、以尚方從事。急則本官會同將領士兵、徑於令旗下施行。本官務要大展謀猷、早奏威績。庶幾不負任使。其將領等官、如有驕拗或畏縮不前者、據實揭報、以憑重處施行。

平播全書卷十

牌票

行令各道徑自料理軍中事務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征播師期、業已酌定。軍中一切事務、既不可缺、又不可遲。若件件請詳、然後乃行。往返耽延、坐致遠誤。相應暫破拘礙、用從權變。爲此牌仰該道官吏、照牌事理、今後除機密重情、法應計議者、仍聽通詳外。其餘一應小事、應用忙迫、如委用文武、調撥兵馬、轉運糧餉、計處運夫、起發軍火器具火藥、雇覓匠作人夫等項、但係軍中緊急事件、一面徑自酌行、一面具由呈報、不必呈請、致滋往返、耽誤誤事。統俟兵務完日、仍照舊規施行。通融故遂未便。

行四兵道督催運夫

爲軍務事。近據各委官報稱、各處運夫、多有一人包攬數名、及將領到米糧資空身前來、直至交米州縣、方行買納。米貴減無米、多束手無策、輒至逃避。等因。看得運夫一節、屬行正官經理、申嚴再四、今乃不行經理、申嚴再四、今乃不行

官、責有風力佐武者領管押前來。如佐領不堪、掌印官即將印務交與教官、親自督押前來領運。刻期交納。以後若仍有包攬逃走等弊、致誤軍機者、先將掌印官整問。其餘以下員役、定行以軍法重處、決不輕貸。該道立剋催行毋違。

行川東道申飭綦江軍情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初六日卯時、據總兵官劉綎呈、據標下領兵防禦綦江都司周敦吉等報稱、楊鈐親統苗兵二萬、由大路松坎安穩、楊珠領苗一萬有餘、由小溪里程紹地方、只在初七日來犯綦江、等情到職。看得所報雖未委盧實、在我分布宜周。除將撇兵馬、分剳險要、如果入犯分投截殺、及行防禦江津將領、隄防楊珠稅紹等賊。嚴加哨備。遇警聽令夾攻。務獲萬全。等因到部。看得逆賊頃者出犯龍泉、因被我兵破其金竹官壩、巖圖等寨、遂倉撤回內顧。連日略無動靜。已甚疑之。蓋狡賊探知湖貴各路兵勢稍緩、特欲併力綦江、誠明由正路誘敵、或暗從間道攻襲。幷死一逞、以挫我銳。此先發之術、昭然甚明。所據防禦誘餌之計、當在此一舉以奪其魄。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刻傳諭綦南江津各路將領等官、多方哨探。加意隄防。將撇兵馬、議定計策、或挑戰以誘其來、或設伏以斷其後。機會可乘、則併力一擊。時當有待、則少俟並舉。事緩指麾將領截殺。事急、該鎮發軍火器具火藥、雇覓匠作人夫等項、但係軍中緊急事件、一面徑自酌行、一面具由呈報、不必呈請、致滋往返、耽誤誤事。統俟兵務完日、仍照舊規施行。通融故遂未便。

行道鎮禁兵爭行連坐之法

爲軍務事。照得各營官兵奉命勦賊、聚首一處、便是一家。遇有些小爭說、當聽同夥老成曉事者叶和勸解、即宜冰消瓦釋。有何難受。便至鬨鬬不顧身命、大功在前、各將好歹、氣力殺賊。有名有利、到家父母妻子望見歡喜。今爲小忿私鬬喪身、豈不失算。又無美名。此本部院深於各兵有所不取者。合行戒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各路領兵將領等官、一體出示曉諭各營官兵知悉。今後但有二人相毆、不論是非、各綑打一百。聚至十人以上者、搞將起來兩人、亦不論曲直、並斬以徇。若事起散兵、仍罪坐甲長。事起甲長、罪坐隊長。事起隊長、罪坐哨長。事起哨長、罪坐千總。事起千總、罪坐將領。定行連坐。各按軍法從事。斷不輕貸。

行劉總兵截殺

爲緊急軍務事。本月初八日卯時、據總兵劉綎報稱、本職於初六日抵綦江、隨據哨役王時報稱、播酋出犯東溪等處。本日申時、又據監軍道差役口報、據見播酋有步兵千餘、馬兵五六百、已出俱披紅絮被、各執長槍等情。抵晚又見號火傳至有警。看得楊酋自出之情、雖未委的、然賊出情形已真。除於初七日發兵前去東溪迎敵、并劄老營相機進勦外。理合據報。又據川東監軍道稟報相同。各等因到部。案照初六日據報、酋兵必於初七日出犯綦江。當即牌行分兵截殺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此賊甘有傳言、但探得該鎮在於何處、必要決一勝負。據此是知該鎮已劄綦江、故酋出此地、欲挫該鎮銳氣、實未可知。但今各路俱將進兵。彼酋親出、則前有勁敵、後有警報、正其奪氣之時。一戰擒之、未可知也。今毋論出與不出、然

賊兵既已大至、自宜整兵迎敵、爲此牌仰該鎮、即刻督令部下大小將領、相機戰守、賊如果來、若銳氣甚熾、則堅壁以待疲困、然後分兵擊之、設若初來來整、即指麾整師併力勦殺、驅逐入巢、不必牽延時日、致滋狂逞、此該鎮初出綦江第一功也、愼之愼之。

行四兵道催兵糧

爲軍務事、照得勛播興師、已在目下、師行糧從、理所必然、乃近日訪得糧尚未運至邊城、夫尚未催至邊地、至於委用分管糧運各官、往往恣行推諉、如隆峯松已到面稱病、如段文郁中途而復返、遠者遷移不來、近者故委不定、臨事避難、習以爲常、轉相效尤、牢不可破、異日誤事、即以重法處之、彼避事之人、亦自甘心於國事何利焉、合行申飭督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馬上差人嚴催各委官、務要齎到原派地方、再催各經管官、將原派夫役、亦齊到原坐地方、伺候進兵隨運來糧、在各州縣者、速運至近播城邑、以便轉運、該道仍與監軍道及總兵官大小將領、不時計算、或緩或急、或增或減、多歧官夫、亦應分隨、或軍士應自行帶糧、或運夫應各帶兵器、一切事宜、原行未備者、徑自酌處妥當、要之計、不知承恩與朝廷孰輕孰重、萬一不察顛倒、不辨是非、牽制怠緩、致誤軍機、恐非臣子之義、亦非身家之福、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便查照原行欽遵明旨、一心任事、親自統率兵馬、火速自抵播州、務將黨惡盡數誅斬、元兇就擒、一以見該司官員報國之忠、一以表不負本部院與貴州責成至意、如或藉口同僚、有賸加兵、狐疑不進、觀望不前、縱賊長奸、致誤軍機者、即係通同詭套、難肯信之、是蹈播州之漸也、愼之愼之。

再催各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於二月十二日起馬、親統天下兵馬五十萬、分十八路並進、前往播州、擒擊逆賊楊應龍、凡該州地方、溪土官民九種十三姓楊保人等、投降者、全家免死、拒敵者、九族皆誅、擒斬應龍父子來獻者、照格隆賞、的不食言。

查勦銀兩招撫投降苗寨

爲軍務事、照得興隆等處九股夷苗、近日羅拜投降、實出真誠、懷委官指揮曹仁佐稟稱、招過四十餘寨、本官自備銀五十五兩、買備花紅牛酒之類、賞過各苗、即今見在招撫、所據合用銀兩、應合動給、爲此牌仰新鎮道官吏、即查各願撫處寨苗、是何寨分、如果出自真誠、該道即於都勻鎮遠等府縣庫地動銀兩酌量勦支若干、打造銀牌、買備花紅牛酒、另委一官同指揮曹仁佐前去各苗寨撫處、事完將動過銀數、委過職官、撫過苗寨、册報查考、此係緩柔遠人至緊首務、併得遲遠未便、仍呈該省撫院知會。

行劉帥防賊衝突

爲軍務事、據普理綦江監紀官同知史朝貞稟稱、審據生擒苗羅受吐稱、楊應龍命叫杜穆烟周保祖等六提調、共統兵九千人、先來割營東溪、又於松坎地方修截路二條、探聽大兵出日、親來綦江迎敵、幷命等寨所獲功次、此係未進大兵之前、賜勦容功、照級賞賚斬級之人、今大兵既進之後、與賊對壘之時、當甚局不振、合就查催、爲此票仰該道官吏、即查該路官兵、既已依期併進、正揮戈躍馬之日、爭旗奪鼓之秋、緣何軍中絕無消息、連日未見捷報、不知是何情形、牢延時日、一面嚴督上緊搗巢、一面定計先擒元惡、星火飛報、以慰舉舉、如或再行延緩觀望不前、及輕率寡謀、爲賊所誘、致誤軍機者、有賜劍在、愼之愼之。

申定衝鋒賞賚

爲軍務事、照得賞格內開、苗級一顆、賞銀五兩、今加倍賞銀十兩、已經懸示外、爲照近日克破金竹關墻等寨所獲功次、此係未進大兵之前、賜勦容功、照級賞賚斬級之人、今大兵既進之後、與賊對壘之時、當以衝鋒破敵爲第一等功、不分有無功級、首當優賞、得級者次之、應人心奮勵、苦樂適均、合就通行申明、爲此牌仰該道、即便轉行各該領兵將領等官、一體遵照、今後每營先定衝鋒之人、果能奮勇當先、破陣致挫賊鋒者、擒斬功級、或係有名首惡、或係脅從餘黨、直俟收兵解驗明白、聽委官照格給賞領回、聽本營領兵官通計功賞若干、分別定數、衝鋒者重賞、斬級者最賞、以示激勸、如衝鋒雖定、而臨陣之時、未甘破敵、皆由對敵散兵自獲功級者、則全賞斬級之人、衝鋒不與、不許妄冒混爭、及徇情不均、如違各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

一長驅直衝、而莫能堵、或從歧路夜入、而襲其後、不但該鎮前後受敵、恐府城爲之震驚矣、此在該鎮愼之毋忽。

行安龍兵一意進兵

爲緊急軍情事、十六日據塘報千戶潘之玉報稱、二月初八日、有貴州宋宣慰母大哭進城、赴院道報說有子承恩、在洪邊劄營、被楊佟發兵擄去、隨從兵士千餘、盡被殺傷、又據武舉周英單騎飛報初六日內兵來戰、一陣散去、初七日五鼓、不知苗兵何時已渡洪邊河來圍營、周英覺早、即時上馬逃回、說承恩被捉是實、省中嚴謹城門、士民甚是驚惶、等因到都、看得宣慰宋承恩、素非逆賊敵手、而使之孤軍劄於比鄰之地、此亦設備者之疏於計也、本官身膺重責、既不度益、又不隄防、致賊夜渡圍困、若撫臣之境、破寨被擄、實出自取、何足爲異、但承恩原係逆賊之壻、賊中伴輸詐敗、希圖取事、實未可知、矧安疆臣與宋承恩雖有同僚之誼、據其時事、恐亦難與爲之援者、即今大兵已進、立等獻俘、若持姑息之心、更懷觀望之計、不知承恩與朝廷孰輕孰重、萬一不察顛倒、不辨是非、牽制怠緩、致誤軍機、恐非臣子之義、亦非身家之福、爲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即便查照原行欽遵明旨、一心任事、親自統率兵馬、火速自抵播州、務將黨惡盡數誅斬、元兇就擒、一以見該司官員報國之忠、一以表不負本部院與貴州責成至意、如或藉口同僚、有賸加兵、狐疑不進、觀望不前、縱賊長奸、致誤軍機者、即係通同詭套、難肯信之、是蹈播州之漸也、愼之愼之。

獎總兵劉綎首提并催南省進兵

爲軍務事。本月十八日卯時。據提調葉江總兵官劉綎報稱。十二日出師東溪。進隨報楊酋添兵七千。助守海龍囤。本官兵進勦。十四日本職到李溪墩。前哨擒見賊衆。提調楊兆麟率領烟鹿罕等。拒敵干師。就經分布標下官兵。進勦楊兆麟等。皆釜中之魚也。乃今四日之上。未見克破。第恐賊兵出救。不無牽制。法在速剿。不宜久待。爲此牌仰該道（道）即刻督率將領三軍。多方分布。一面大張必勦之威。一面開布投降之路。等定方略。相機擒勦。一應機宜。悉聽便宜從事。若此賊不滅。是日天晚。彼此割營。十五日黎明。與賊大戰。從卯至未。我兵連贏數陣。攻打二洞。當陣擒斬寨長顯目。并賊級。及俘獲婦女牲畜頗多。各賊奔回栟木洞。見在圍困找廂攻取。必期盡滅。以便長驅。等因到部。查自大兵並進之後。數日以來。通無動靜。又經三次督催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八路齊進。獨該鎮首破賊鋒。功稱第一。孰有讓焉。自此賊膽已落。諸寨震撼。破竹之勢已成。堵穴之功可必。但栟木洞雖已羅圍。尚未克破。隨恐人心易驕。賊淮難測。既憊困歐復鬬。再防賊兵出援。法貴速圍。用收成績。爲此牌仰該鎮（道）官吏、即便督率官兵將栟木洞一面循勇速攻。以收全捷。一面多方設伏。以斷救援。堵此羣醜。長驅而進。蕩定方略。早殄渠魁。寧軍民向隅之悲。紓朝廷西顧之慮。此該鎮竭臣子之忠赤。亦本部院之所最望者。慎之慎之。

一行五鎮軍兵。自此賊膽已落。諸巢震懾。所據各路官兵、頗宜乘此瓦解之勢。共收堵勦之功。合行嚴催。爲此牌仰該鎮（道）官吏、即便切責將領官兵。務要彼此協力。早夜圍攻。直搗賊巢。盡殲羣醜。零軍民向隅之泣。紓朝廷西顧之憂。如或再行怠緩。牽延不進。本部院以牽行之遲速。爲功罪之斷案。倘方嚴重。恐難追悔。慎之慎之。

禁軍兵不許執揹運夫

爲軍務事。照得運夫之役。專爲轉輸以供官兵。肩擔臂負。登山越嶺。艱苦備極者。乃運至營中。輒回中途。而遇進營軍兵。中有不遵紀律。擾衆恃強。將人夫戲路拘執。或搜取隨帶盤纏。或勒令挑負行李。以致未進之夫。或甘懼逃回。或借此中止。致誤軍機。深可痛恨。除已往外。合行嚴禁。爲此牌仰領兵將領（領兵官）官吏、即便轉諭各營諸將。各司士官。一體知悉。方今入境分道進剿之前。目下後分發軍士進營。務要嚴諭各守紀律。如有仍前用強執揹運夫。搜去盤纏及勒令挑負行李。以致違誤軍機者。許領兵官、即將違犯軍兵。登時斬首以殉。如領兵官徇情不舉者。本部院爪探員役報至。定將本官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

督勵運餉官夫

總督軍門示。

一。掌印官不親自押夫運餉者。罷職不敘。

一。押運員役包夫者。斬。

一。運夫脫逃者。斬。

一。運夫違限一日以上。細打一百。三日以上者。斬。

一。運夫違限三日以上。脫逃三人以上。押運員役細打一百。違限五日以上。脫逃十人以上。皆斬。

一。軍兵搜奪回夫盤纏及勒令背負衣械者。斬。

催總兵劉綎進兵

爲軍務事。頃據該鎮報稱。兵至李溪墻。與賊楊兆麟程烟鹿罕等對敵。連破二洞。擒斬多功。餘賊奔回栟木洞。見在洞前圍困。以俟找廂攻取。必期盡滅。以便長驅。據此。則楊兆麟等。皆釜中之魚也。乃今四日之上。未見克破。第恐賊兵出救。不無牽制。法在速剿。不宜久待。爲此牌仰該鎮（道）即刻督率將領三軍。多方分布。一面大張必勦之威。一面開布投降之路。等定方略。相機擒勦。一應機宜。悉聽便宜從事。若此賊不滅。是日天晚。彼此割營。十五日黎明。與賊大戰。從卯至未。我兵連贏數陣。攻打二洞。當陣擒斬寨長顯目。并賊級。及俘獲婦女牲畜頗多。各賊奔回栟木洞。見在圍困找廂攻取。必期盡滅。以便長驅。等因到部。查自大兵並進之後。數日以來。通無動靜。又經三次督催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八路齊進。獨該鎮首破賊鋒。功稱第一。孰有讓焉。自此賊膽已落。諸寨震撼。破竹之勢已成。堵穴之功可必。但栟木洞雖已羅圍。尚未克破。隨恐人心易驕。賊淮難測。既憊困歐復鬬。再防賊兵出援。法貴速圍。用收成績。爲此牌仰該鎮（道）官吏、即便督率官兵將栟木洞一面循勇速攻。以收全捷。一面多方設伏。以斷救援。堵此羣醜。長驅而進。蕩定方略。早殄渠魁。寧軍民向隅之悲。紓朝廷西顧之慮。此該鎮竭臣子之忠赤。亦本部院之所最望者。慎之慎之。

申諭兵將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楊應龍、大逆不道。興師征勦。將肯東面西北之豪傑。兵多逸腹土洪之貔貅。遠者萬里而來。近者千里而至。一時聚首。驟世奇逢。以此堂堂之師。赳赳之士。麾旌所指。不日就擒。眞足以雪衆憤而伸國威。各路將官、共襄厥功矣。但恐八路入蜀之後。會合播州之間。將權不一。軍令多弛。萬一爭功爭財。自相起釁。甚非所以盡天討而安蜀分也。及照本部院奉命專征。駐在安民。如將官恪遵職業。樹有勞績者。固與之敍功。若故違軍令。自作不典。者亦與之定罪。然俟其有過而罪之、不若禁使勿犯之爲愈。合行嚴諭。爲此牌仰該道（道）官吏、即便轉諭各營諸將。各司士官。一體知悉。方今入境分道進剿之前。目下抵播首惡就擒之後。毋爭功起釁。爭財相殺。毋懷私而乘機報復。毋恃強而縱肆欺淩。俱靜聽本部院乘公敍錄。其沾微賞。如或故違不遵。毫削功勞。仍重加參究。決不輕貸。

行五分守勦倉穀碾米

爲緊急軍務事。照得征播官兵、俱已進營。節報攻破險洞。擒斬俘獲。漸有次第。推軍前糧餉。雖經儲積頗厚。要在有備無患。斯爲得策。今查通省府州縣預備等倉稻穀。數年以來。未經勦賑。實相應酌量勦支碾米。以濟急用。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行後開府州縣。將見在稻穀。無論預備常平社倉。俱即勦支三分之二。星夜碾成熟米。係沅江等處。一面先行起解。不沅江者。相距不滿一二日之程。一面陸運水路地方。以次轉運。仍各照後開坐定去處。撙解軍前支用。其應委職官、與陸路合用人夫、水路合用舵隻。俱要先期備辦伺候。以便隨起發行。仍令各衙門文到之日。先將見在穀數、及應碾米數。先行飛報查考。毋得遲違未便。

獎賞克洞官兵

爲獎賞首破險制官兵、以鼓敵愾事。連據監軍井巡道報稱、總兵劉綎、劄準兵將克破栟木險洞、擒斬多功、等因。塘報到部。爲照栟木洞、係秘炤等賊黨所據、風稱險惡、從來奢效忠、楊應龍所屢圖之、而不能一造其城者。乃本官奬率三軍、銜不顧身、一鼓而攻破之。大振我軍之威、立破逆賊之膽。功居第一。捷報無健、所據本官之決勝萬全、及將士之鼓舞用命、均有可嘉。相應奬賞、以鼓勇進。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發來共重二兩銀花一樹、紅段一匹、綠段一匹、又動支縣賞銀五百兩、內將二十兩、折充銀盌杯盤、倒花段送交該鎮。除銀四百八十兩、拋撒該鎮分散部下官兵各收領。有死傷者、仍厚爲優恤、以示本部院旌異首克險制懸賞之意。具支送過緣由報查。

催各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八路官兵、會合進勦。今已十日之上。昨據總兵劉綎報破栟木等洞、又經本部院勦支犒賞外。其餘查無一聞。爲照各路戰將雄兵、無慮數十萬。乃今有以沿途小伐塞責者、有全無一功具報者。悠悠曠日、老師費財。殊非長策。合行申嚴督催。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便嚴催部下將領官兵。務要同心僇力、奮勇爭先。剋期會合、搗惡擒巢。萬全取勝。以慰衆望。毋得逗遛觀望、賊日持久。自貽伊戚。以毋妄聽誘引、輕率寡謀、墮失機宜。慷慷軍令具在、本部院寧不覓假也。慎之慎之。

查通省庫銀解充軍餉行守巡道

爲軍務事。照得征播官兵、分路並進。節報剋破夷洞、擒斬頗多。第七省官兵、日費糧餉、不可勝計。目今司儲已支大半、而師期難以遽料。錢糧宜當預處。檢查通省府州縣在貯銀兩、拋充軍餉者、數雖無多、亦可濟用。擬合通行清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道屬府州縣、速將貯庫實在錢兩、除正項留備聽支外。其餘各項錢糧、不拘多寡、盡數查出、開造清册、一面通詳、一面起解重慶府收貯、聽充軍餉之用施行。軍情重大、立等待支、毋得違錯未便。仍移文布政司知會。

行湖北道運糧

爲軍務事。本月二十六日、據塘報報稱、十八日生員李佩兵一千見在偏橋候監軍道過堂領糧。督餉道尚未到衙。陳糧總兵所統之兵、已進者缺糧飢餓呼天叫地、無可奈何。其餘未進者、向監軍道告討、竟無措處。等情到部。爲照該省官兵四萬、一年糧餉、節行轉解偏橋收貯聽支。催督之文、何止百次。乃該省當事各官、半年之上、所幹何事、無糧不住兵、自方重之令。今官兵已進者、既乏接支之策、而未進者、又無起發之糧。坐令枵腹、寧不寒心。該道職專督運、責任匪輕。其坐視誤事之咎、眞不知所終者。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將領等官、監紀官、各將本部院節奉分發旨意、賞格、諭言、等件、火速盡數取至軍前、或於對壘限文到即刻、星馳至偏橋駐劄、督理糧運。將已進者、火速發去、放散接濟。未進者、登時支給起發入營。仍多方催督、加倍儲積、轉運不絕。中以偏關支如或仍前泄泄、致有脫巾之虞、失誤軍機者。本部院只知有軟令在、慎之慎之。

再催速兩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兵難遙度、事總中機。然未有不入虎穴、而能得虎子者。該路官兵、安營既定、養銳已久、似應相機進取、不宜老師費財、合行催督。爲此牌仰該道、即便督率將領從長計議、速定方略。如事勢未便、則持重以待時。機會可乘、則速發以趨利。其未動也、要使敵不能測。其既動也、要使敵不能拒。一戰收功、萬全制勝。此本部院所拭目而盼者也。慎之慎之。

催永寧合江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永寧合江一路、兵臨六三萬、開刀之令、將近二旬。將領諸司、絕無一路與賊相持、而攻戰機宜、大與各路不同。耶師旅重事、泄然至此。似此將領、按法即當重處。但念用兵之際、姑記嚴催。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便會同參將吳文傑等、務期同心僇力、決策薄罰。督勵三軍、奮勇血戰。設法破隘、相機擣巢。早奏奇功。共懋爵賞。如再觀望逗遛、及輕率寡謀、墮賊所誘、致誤軍機者。尚方具在、決不敢私。慎之。

催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合兵、八路討逆。約於本月十二日一同入關、十八日各抵播州。及將軍誓軍令、俱經通行遵照去後。爲照播本蕞爾之地。賊係烏合之徒。往以八路齊下。勢如泰山壓卵。逆賊縱有蟄虎之雄、豈能飛身救應。矧把關者、不過依附鼠輩。當此大敵、自當潰敗。即今已成破竹之勢。當收犄角之功。法在宜前。不宜殿後。合就督勵。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刻切責領兵將領等官。如剛隘既克、不必停留。一面選差鄉導多方哨探。一面督率精兵、相機進勦。倘遇大枝勁敵、務要併力血戰、左右夾攻。直搗虎狼之巢。毫無增犬羊之衆。早奏奇功。共懋上賞。毋得觀望不前、致誤軍機未便。

催湖貴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勦征播會師期久過。川省各路、已經深入敵境。日與接戰、連報斬馘之功。乃湖貴二省、寂無聲息。近聞各總兵將領監軍等官、或高坐會城。或結營近地。擁兵自保。寸步不移。明欲令逆賊盡銳以攻川兵、坐觀成敗。存心如此、何以濟事。本應按法重處、用肅軍威。合再催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即剋嚴督三軍、戮力攻戰。務須斬關而入。殲厥渠魁。懋賞之典、自不相吝。如再逗遛觀望、坐失事機。定先拏中軍、後拏將領。監軍兵糧等道、一體從重參究。決不輕貸。

布散賞格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刊發旨意、賞格、諭言、告册、條款、等件。分發監軍、總兵、將領、等官。總計多者、數幾五六百、少亦不下二三百。在前或謂相隔窎遠、礙於傳遞。目今官兵已入播境。此項賞格諭言、若不及時通發、置之高架、不但徒爲無益。而蠻內良民何能得知。是自閉其門而養寇爲敵也。爲此牌仰該道、限文到即便轉行將領等官監紀官、各將本部院節奉分發旨意、賞格、諭言、等件、火速盡數取至軍前、或於對壘之時、擲去過陣、或用俘獲之人、放歸寨去。但可以得通傳遞之法、悉聽施爲。俾悟來降者、加意察其眞誠、即准歸順、不許加害。庶逆結之黨、可以潛消。狂狡之賊、可以孤立矣。慎之慎之。完日具散給過緣由數目報查。

催南川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該路前哨官兵已劉喬溪後隊軍士料以漸進其邑梅之兵若已齊到即當合哨同心斬關而入且逆賊父子目下併力棊江關內必然空虛自應乘機取事不宜曠日持久使賊反增堅守非上策也爲此票仰該道官吏文到即會監軍道幷軍前文武等官共議桑木關或用攻克或行賠盤嚴督三軍鼓力同心上緊攻取長驅直入殲厥渠魁懋賞之典自不相吝毋再觀望坐失事機未便

催永寧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該路前哨官兵已劉二郎壩其後隊軍士若已到齊即當乘銳斬關而入且逆賊父子目下併力棊江關內必然空虛自應乘機取事不宜曠日持久使賊反增堅守非上策也爲此票仰該道官吏文到即會監軍道幷軍前文武等官共議桑木關或用攻克或行賠盤嚴督三軍鼓力同心上緊攻取長驅直入殲厥渠魁懋賞之典自不相吝毋再觀望坐失事機未便

查合永二路兵情

爲軍務事照得合江永寧二路官兵進營已久捷報無聞連日塘報或云劉士斌或云劉二郎壩或稱軍士缺糧採蕨而食或云逆賊劉兵一十七營於洶壩及至差人偵探盡是空營種種情形皆莫可測擬合嚴查爲此牌仰兵備道即便會監軍道即查該路官兵見劉何處糧餉曾否到齊軍士有無接濟逆酋所劉營兵是否有無或是張疑以惑我兵或係設伏以誘我進逐一哨探的確酌定方略可戰即戰應守則守務期計出萬全功收一舉毋得曠日持久老師費財致誤軍機未便先具細查過前項情形繳由飛報查考

再催湖貴進兵

爲軍務事據撫猺奸細供稱逆賊所憚者劉總兵水西兵除此二路餘皆不足挂齒意要結好水西攻壑劉帥本部院未以爲然乃昨初一日逆子楊朝棟果自領兵三萬直出棊江幸劉帥大挫其鋒斬首數百嚴查爲此牌仰兵備道即便會監軍道即查該路官兵見劉何處糧餉曾否到齊軍士有無接濟逆酋所劉營兵是否有無或是張疑以惑我兵或係設伏以誘我進逐一哨探的確酌定方略可戰即戰應守則守務期計出萬全功收一舉毋得曠日持久老師費財致誤軍機未便先具細查過前項情形繳由飛報查考

催安疆臣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水西宣慰安疆臣奉命征勦播賊身膺重寄責任匪輕本部院屢經加獎不次切責已不啻再三再四矣乃今進兵二旬之外川省各路連日接戰擒斬多功破洞克關兵逼內地長驅搗巢計在旦夕眉睫而該司擁兵數萬奢無一功不知平日誇能之說希望之請將何指也明有首鼠兩端之情坐觀成敗之迹昭昭在人耳目矣兵貴神速無取拙遲合再督勦爲此牌仰本官文到即自度力量如能建功報國除暴安民則即日督率目兵奮勇先登共殄渠魁仍取其一力平播進兵廿結回報本部院以表眞誠倘不能幹此大功止欲因人成事亦要明白直說毋得怯懦支吾致誤軍機未便

催永寧路進兵

爲軍務事據永寧監紀官蔡知府稟據土官袁初探得楊酋統兵三萬出洶壩抵二郎壩官兵楊朝棟領兵不知多少出貓兒關拒松坎官兵等情報到據此看得逆賊因懼劉帥威名故爾遣子朝棟出犯棊江雖被劉帥殺敗即今尙在此中劉營未退又知湖貴俱在觀望不進以致賂誘內應之心盤兵親出似非盧詳勿問大衝棊江洶壩而寨東壑西勢必一逞所據合永二路官兵既已整搠齊備法應乘機進取不宜曠日持久爲此牌仰該道文到即督令部下將兵多方設伏賊果來則併力逐敵賊未動則相機破關關門一克諸道並進長驅搗巢馘斬渠魁盡殲惡逆該鎭仍親率將士隨後接應務要計出萬全功收一舉早奏奇勳共受上賞此本部院之所跂足而望斷不肯少負血戰之勞者諒之諒之

勸務農業禁兵騷擾

爲及時務農以安民生事照得東作方殷正民間播種之時但恐附近地方小民近棲戎馬之擾懷或因運輸之勞煩疲於應命耕力不前三春一失九秋何望擬合行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進兵附

近地方小民近棲戎馬之擾懷或因運輸之勞煩疲於應命耕力不前三春一失九秋何望擬合行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進兵附近地方小民近棲戎馬之擾懷或因運輸之勞煩疲於應命耕力不前三春一失九秋何望擬合行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查照節行幷令牌內事理督勵將領奚率三軍長驅前進克剋破陣擒惡搗巢功收萬全在茲一舉如或仍前逗遛不前致誤軍機定照前牌施行決不輕貸

告示發總兵劉綎

總督軍門示

一播州苗兵有能擒斬楊朝棟來獻者賞銀一千兩官授指揮使

一播州苗兵有能擒斬楊惟棟來獻者賞銀一千兩官授正千戶

一播州苗兵有能擒斬楊明楊珠來獻者賞銀五百兩官授副千戶

一播州苗兵有能擒斬田景鵬鹿翠穆媚楊其母杜周五巴楊兆麟何樣等來獻者賞銀三百兩官授試百戶

一播州苗兵有能把住婁山關不容楊朝棟等走入者事成之日賞銀一我兵有能擒斬以上各頭目者賞銀授官亦如之

一各頭目有能自斬親信用事之人親來降者賞銀授官亦如之

催安疆臣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水西宣慰安疆臣奉命征勦播賊身膺重寄責任匪輕本部院屢經加獎不次切責已不啻再三再四矣乃今進兵二旬之外川省各路連日接戰擒斬多功破洞克關兵逼內地長驅搗巢計在旦夕眉睫而該司擁兵數萬奢無一功不知平日誇能之說希望之請將何指也明有首鼠兩端之情坐觀成敗之迹昭昭在人耳目矣兵貴神速無取拙遲合再督勦爲此牌仰本官文到即自度力量如能建功報國除暴安民則即日督率目兵奮勇先登共殄渠魁仍取其一力平播進兵廿結回報本部院以表眞誠倘不能幹此大功止欲因人成事亦要明白直說毋得怯懦支吾致誤軍機未便

催永寧路進兵

爲軍務事據永寧監紀官蔡知府稟據土官袁初探得楊酋統兵三萬出洶壩抵二郎壩官兵楊朝棟領兵不知多少出貓兒關拒松坎官兵等情報到據此看得逆賊因懼劉帥威名故爾遣子朝棟出犯棊江雖被劉帥殺敗即今尙在此中劉營未退又知湖貴俱在觀望不進以致賂誘內應之心盤兵親出似非盧詳勿問大衝棊江洶壩而寨東壑西勢必一逞所據合永二路官兵既已整搠齊備法應乘機進取不宜曠日持久爲此牌仰該道文到即督令部下將兵多方設伏賊果來則併力逐敵賊未動則相機破關關門一克諸道並進長驅搗巢馘斬渠魁盡殲惡逆該鎭仍親率將士隨後接應務要計出萬全功收一舉早奏奇勳共受上賞此本部院之所跂足而望斷不肯少負血戰之勞者諒之諒之

勸務農業禁兵騷擾

爲及時務農以安民生事照得東作方殷正民間播種之時但恐附近地方小民近棲戎馬之擾懷或因運輸之勞煩疲於應命耕力不前三春一失九秋何望擬合行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轉行進兵附

近縣分、曉諭四境人民知悉、各要趁時耕種、及早栽插、以冀秋成之望、應免楊腹之虞、如從征軍兵、散有恤勳居民、草木牛騾、絡繹等物、抵換者、許被害之人、徑赴監軍該道、或委官處、寫告照、依軍法、輕則細打、重則斬首施行、毋得姑縱未便、

再催南川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南川路領兵官撫馬千乘、頃進神衛壩、兵至赤巖、遇賊拒道、則獲斬首級四十五顆、宵撫冉御龍、令進清溪河、兵至磁子山、遇賊伏路、則殲斬首級六十八顆、看得二司官兵、勇冠三軍、所向無敵、本部院近日又將平茶邑梅等司官兵、調發合哨、其虎而翼者、翅四司官兵、素稱克和同心戮力、今初薄城堅、即著奇擬、賊膽頓破、滅此可期、相應乘機進取、不宜曠日持久、爲此票仰該道、文到即督四司官兵、決策奮勇、斬關搴旗、獻渠馘、盡斬梟懸、該鎮仍親率將兵、隨後接應、務期計出萬全、功收一舉、早奏奇勳、共受上賞、此本部院之所跂足而望、斷不肯少負血戰之勞者、諒之諒之、

行總兵陳璘由白泥進兵

爲軍務事、近據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呈、送該路進兵圖畫冊到部、內將偏橋、龍泉各分一路、就中路道之險夷、苗民之順逆、撫勦戰守之機宜、安禁剳寨之地利、貼說精詳、明如指掌、本部院雖閱之餘、不覺牓在目中矣、除龍泉路、已經分行副總兵陳良玭等進勦外、查得該鎮自偏橋起、由楓香大唐白泥草坪大小烏江、餘慶至湄潭、取道抵播州、甚得要領、可以持術矣、乃偶聞該鎮舍白泥攻三渡正道、而從思石蓮龍泉、若果如此、誤之甚矣、蓋緊要者、無如白泥一帶、此中四牌諸苗作梗、必該鎮與李總鎮合兵先勦此苗、以清運道、然後乃可長驅、方爲上策、若舍此而他往、萬一各道並進、賊勢危急、糾合諸苗、由此乘虛衝出、則偏橋不保、大事去矣、失機之罪、誰其任之、且龍泉、小徑也、一陳副總、提二萬之衆、破一板角、尙有餘裕、安用彼大將多兵爲哉、該鎮奏請鈐、何始而如此深謀、繼而如此淺見、甚負倚望、不勝焦思、矧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卽本部院奉命總督、尙不中制、誰敢犯而肘也、爲此牌仰該鎮、查照原議、一心任事、毋爲人結、督率三軍、仍從白泥進攻、會同李總鎮、先將四牌諸苗勦殺盡絕、然後分路長驅、直搗播巢、務將渠魁就縛、蕩與悉擒、大展雄武之才、早奏蕩平之績、論功酬報、俾賞具存、中間偏裨有不用命、糧餉有不接濟者、指名揭報本部院、應參究者、卽行參擊、應賞者、卽行具示、決不輕貸、蓋賊日持久、師老財匱、法在必行、非本部院所能主者、愼之愼之、毋始後悔、

行湖廣催餉究革糧通判

爲緊急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部院查得陳總兵所部兵馬、屯營播境、乘兵飢倦、呼天叫地、無可奈何、隨經牌行該道、一面催運、一面查究去後、未報、今又訪得該鎮官兵進攻白泥搜山之後、官兵仍無糧食、飢餒不堪、總兵差把總韋金太等六十人、奔至鎮遠、與管糧通判周以敬處、請糧、本官竟不肯發、爲照該路糧餉、節經本部院催督運貯偏鎮聽支、不知該道因何不行起發、至於通判周以敬、既司餉務、當知人生一日無食、必不能生、乃三軍告匱、餉竟不支給、致令枵腹號泣、有人心者、決不若是、如此誤事、豈容尸位、按法卽應擊究、姑先革職示懲、爲此牌仰分守湖北督餉道官吏、卽將通判周以敬、先行革職、聽候參擊、餉務另委才能官員管理、該道查照屢行事理、前來督同管餉等官、將見在糧餉火速起運發中聽支、未到分投催促解去接濟、該道如再不著實總理、官兵仍前缺食、致誤軍機、本部院惟知有三尺法也、愼之愼之、具遵行緣由、連發過來數、不時馬上飛報、以憑查考毋違、

再催湖貴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總督三省、奉敕會兵征勦播賊、欽奉上命、賜以尙方寶劍、如有不用命者、先斬後奏、欽此、遵將八路兵馬、定限二月十二日開刀、十八日直抵播州、如違以賜劍尙方重重矣、乃今師期已近、彌月催督、不曾五申、止據川中各路所報、剋調破寨、擒斬亦多、招降甚衆、而該省各路官兵、不但無功可報、抑且杳無一言、觀望不前、坐違原限、據法卽當遵旨從事、俱念用人之際、姑再立限、少示寬假、期收厥功、爲此牌仰該[illegible]官吏、自今爲始、督勵兵將、定限三月二十日、同到白山場會哨、三軍並集、八道齊攻、入虎穴必得虎子、搗龍悶定畅會頭、如仍前畏怯逗遛、不行入關者、該道以婦人髮髻一頂、女衣一身、用鼓樂迎至總兵營內、卽將該營中中軍官、綁赴本部院轅門、按以尙方行事、若至月終、卽擊領兵官一棍過、至三月二十五日不到海龍悶下者、將中軍官綁解轅門、按以尙方行事、例施行、決不輕貸、蓋賊日持久、師老財匱、法在必行、非本部院所能主者、愼之愼之、毋始後悔、

俘獲賞格

爲軍務事、據兵巡下川東道呈、據南川贊理監紀推官高折枝具呈、議稱、征播漢土各兵、俘生擒一名、解驗的實、首賊、賞銀二兩、從賊一兩、婦女每口五錢、幼男女每口二錢、給賞以示鼓勵、具呈到道、覆議應從所請、備行本官遵照、如過發兵擒出賊衆男婦幼小等功、俱要審實、將有功軍兵分別於懸賞銀內動支、其男婦人口隨便安插等因、具詳到部院、批允去後、看得擒獲男婦賞格、據議委屬相應、合行一體遵照、爲此牌仰重慶府官吏、查照前項擒獲男婦賞格、俱石奉發到府、卽便分別犒賞、其俘獲婦女幼男、或照往例變賣以充賞、務此在該府酌行詳報、毋得違錯、

賣戚袁年王機先於本地方遵錄

23-A
378

爲軍務事。照得赤水（某）里長官（某）王（某）先（某）年，眞誠向化，志節可嘉。除給劄付冠帶及頒賜銀牌花紅旌獎外，查得軍中轉輸糧餉，路從本官所管地方經過，相應行委護運，庶保無虞。爲此牌仰本官協同（某）土（某）目（某）先（某）李長年，將部下夷兵嚴加操練，分發長灘等處一帶地方設伏把守。凡過官兵管押糧運經過，務要晝夜隄防往來護送。如有播賊出劫，殺戮搶擄者，必須盡行擒斬，本官既已擧好歸順，自當傾心效用，上答天朝之厚恩，下盡己身之職分。通候事完，具題授職，以永終譽。如或裹應外合，作奸犯科，自取誅夷，未便，慎之慎之。

委黃通判管偏橋糧運行督餉道

爲軍務事。照得糧餉爲三軍之命脈，卽平常無事之時，尙不可缺，況征戰乎。乃湖廣偏橋一路兵馬，已經入哨開刀矣。所賴人人宿飽，方克用力，乃劒者督兵六十，遠隔總兵魏（某）軍遲照師期，於前二月十二日入哨，彼中告領預支，應順給而不順給，致使隨到隨赴鎭遠關領月糧，應支發而不支發。今者永兵、萬衆，經過彼中，一戰之功累百，廿苦同於士卒，乏糧腹往來，怨聲載道，令人寒心。但途次既不准支，而營中又不解發，不知司餉者，欲何爲也。除將理餉官通判周以敬，牌行革職聽參外，合行催督。爲此牌仰該道，卽便轉行通判黃隆高，再多委能幹官三五員，照文到卽到馳至鎭遠偏橋一帶地方，查照原行，速將該路糧餉運夫，已到者火速轉運營中聽支，未到者上緊催發。軍前接濟。今後凡遇總鎭監軍有行支糧者，卽便給發，必使運道疏通，師得宿飽，事完之日，論功優敍，決不食言。如或怠緩誤事，致軍有脫巾之虞，如周以敬者，自干罪戾，未便。

一牌行（某）監軍（某）總兵，爲此，除行督餉道及通判黃隆高等，嚴行催督外，牌仰該道官吏，卽便不妨督兵事務，多方徑自催併。今後該營糧餉，或轉運不繼，或支用將盡，一面徑行關領，務使糧運疏通，師發宿飽。凡賊有不滅，責在該鎭，糧有不繼，責在委官。愼之愼之。又若委官抗違不遵，致誤軍機者，據實揭報，以憑參問，罷職，決不輕貸。

催彭元錦進兵

爲軍務事。頃據塘報，永順宣慰彭元錦統兵一萬，已到偏橋入哨，及稱師有紀律，兵多精勇等情到部。據此，則前此所云盤撓以待，信不誣也。及照本官連篇延白，是徵誠寇之誠，提兵遠來，尤見勤王之念，謀欲並著忠義，慷然此士司中之拔萃者也。但兵貴神速，機在相時，不宜曠日持久，老師費財，合行督勦，以收厥功。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乘其初至，銳氣正盛之時，勉總鎭調遣，奠率軍兵，賫定方略，首破三渡關次，取海龍囤，大展宣效之誠，早奏蕩平之績，所謂入虎穴而得虎子，搭龍囤以斬龍會，勿食斯言可也。捷報至日，定行照格具奏，褒以隆恩，決不相負。慎勿畏怯不前，未便，慎之慎之。

奬馬千乘

爲軍務事。連據監軍道並監紀宣報稱，石砫宣撫司統兵宣撫馬千乘，自出師以來，奮勇先登，屢建奇捷，首挫賊鋒，等情轉報到部，看得本官壯貌雄姿，丹心豹略，經百戰之場，身先士卒，面所向無前，提一旅之師，躬入高深，而當之立碎，賊鋒屢挫，勳績居多。此士司中忠義之出類者，相應加奬，以風忮惡。爲此牌仰該道，本官，卽便轉行宣撫馬千乘，限文到卽便整備兵馬，嚴定方略，或合同諸營，或單取一路，先克桑木關，卽搗海龍囤，擒元兇，殲羣醜，大展建伐之威，用奏蕩平之績，功成之日，本部院破格具題，將本官襲以隆恩，其妻秦氏，特加封誥，並該司功高諸士司，理合處揚，以旌能者，決不相負。惟一意立功，毋負軍門所

望者，愼之愼之。

奬戒陳璘李應祥二總兵

爲軍務事。連據塘報，鎭守偏橋總兵官陳璘、親統兵馬，依期出師，二月十五日兵至白泥，行未十里，遇賊接戰，率兵向前，奮勇迎敵，換斬賊級三十五名顆，俘獲男婦一十八名口，二十七日，官兵進次龍溪深箐，密林，去四牌不遠，前哨報有埋伏，督兵趨敵，時方雨霽，又轉順風，火器亂發，賊兵難當，登高拒險，矢石如雨，隊長謝漢月，臨陣先退，本官親斬陣前，諸兵奮衝，各賊披靡，通計斬首九十一顆，等情，轉報到部，爲照湖廣總兵陳璘，奮虎威而躬馳陣上，四牌之捷，無雙，鼠竄而立殲軍中，一戰之功，累百，廿苦同於士卒，忠赤出於性成，且無秦越相視之情，更多同舟共濟之義，真武將中之英傑，無能出其右者，合行加奬，以風忮惡，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卽便決策定謀，再將七牌殘寇，盡行誅勦，以消逆道，然後提兵並進，破三渡關，搗海龍囤，擒渠魁，殲羣醜，大展智勇之才，早奏蕩平之績，捷音至日，本部院定行破格具題，隆以賞，的不相負。軍中一應機宜，悉聽便宜從事，決不中制，惟該鎭一力竭忠靖難，除暴安民，是所最望者，諒之諒之。

爲軍務事。迎據塘報，鎭守偏橋總兵官陳璘、親統兵馬，依期出師，二月十五日，兵至白泥，行未十里，遇賊接戰，率兵向前，奮勇迎敵，換斬賊級三十五名顆，俘獲男婦一十八名口，二十七日，官兵進次龍溪深箐，密林，去四牌不遠，前哨報有埋伏，督兵趨敵，時方雨霽，又轉順風，火器亂發，賊兵難當，登高拒險，矢石如雨，隊長謝漢月，臨陣先退，本官親斬陣前，諸兵奮衝，各賊披靡，通計斬首九十一顆，等情，轉報到部，爲照湖廣總兵陳璘，奮虎威而躬馳陣上，四牌之捷，無雙，鼠竄而立殲軍中，一戰之功，累百，廿苦同於士卒，忠赤出於性成，且無秦越相視之情，更多同舟共濟之義，真武將中之英傑，無能出其右者，及照貴州總兵李應祥，身爲大將，責任匪細，白泥乃信地也，應並進，而不並進，期約已途，四牌係勁敵也，當夾攻，而不夾攻，策應何謂，一籌莫展，寸步不前，律以畏縮之條，卽應參究，重處，合再姑記，嚴加切責，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卽到統率部下兵馬，直搗海龍囤，擒渠魁，殲羣醜，大紓神人之憤，以慰軍民之冤，有功之日，定加優敍，如或仍前畏怯不前，觀望不進，致誤軍機者，定行重加參究，決不輕貸，愼之愼之。

催龍泉進兵行思石道

爲軍務事。照得龍泉一路，將多員、兵二萬、可謂精而且廣，儘能併力奮勇，直搴板圍，苦竹，何異探囊取物，乃率師已進龍泉，去三關不遠，風聞播賊有老虎兵三百，欲來衝營，遂卽紮壘避住，夫以三百之賊，不能接戰，萬一有警於此，則當縮頸面奔，良恠惱至此，殊可痛恨，誤國殃民，借事不小，據法卽當重處，姑再行催，爲此牌仰該道，限文到，移文參將陳良玭，督率漢土官兵，和機拔營前進，直抵關前，或用計襲取，或奮勇夾攻，既破之後，卽割營關上，會同各路之兵，共搗龍囤，擒渠魁，如或

許前畏怯不前、過期不克者、定以軍法從事、慎之慎之。

催蒼永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南川路官兵、已過盤羣、去桑木關止二十里、進關卽抵播壩矣、所望各路並進、以分其勢、共成堵穴之功、乃該路自九盤子一戰、穿巖塞一克之後、至今寸步不進、止令南川一路、以孤軍當賊、恐賊來不能逃、逗遛之罪、合就督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統率三軍、長驅直進、搗白田壩、取海龍囤、盡擒惡黨、悉拔根株、斯爲勝算、如仍前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不但取巾幗之辱而已、慎之慎之。

再催各路進兵

爲軍務事、本月十二日卯時、據南川總兵監軍等官報稱、初八日克破桑木關等因、到部院、看得該路官兵、效死克敵、首破險關、功居第一、除行旌獎懸賞外、爲照逆賊所恃者、關也、今我官兵一鼓而首破其一、賊膽喪矣、其餘諸關、自是解體、且官兵卽據其關、虎視播州腹心之地、此士崩瓦解之勢、當不戰自焚、爲此票仰該道（該道官吏）文到卽日督率官兵、遵爲江三渡嚴門板角婁山黃灘等關、奪白田壩、搗囤擒惡、俾賊首尾莫救、在茲一舉、毋得仍前疑畏退縮不前、及不能克取者、決照聖旨從事不恕。

行擊劉效節楊惟中

爲軍務事、據湖廣右監軍道呈、准總兵陳璘移稱云云等因到部、看得逆賊所恃爲敵者、白泥與四牌之生苗也、人多兇悍、猖獗爲難、是以責成兩省令攻者、誠重之也、本部院原定師期、以二月十二日開刀、乃總兵李應祥、高坐會城、不行依期遵兵、已干法紀、幸今日報有一捷、姑勿論已、若參將劉效節者、既承調遣、分有信地、胡爲始見敵衆則藏、繼見敵危方出、應夾攻而不夾攻、應策應而不策應、若非陳總兵身先士卒、親冒矢石、決策制勝、則損威不小矣、緣該省將官、率多怯懦不前、失事重大、悟不知畏者、蓋因龍泉守備楊惟中、避賊失地、覆軍損官、已經擊問止因一時缺人代管、遂令戴罪殺賊立功贖罪、惟中來監本法、以致效節旋復效尤、及查惟中近日雖報有功、多係投降零級、原非斬關擒渠、卽有亦難准贖、所據二官一則失地覆軍、一則臨陣退縮、俱干軍令、法當擊究、爲此除差官斷捧令旗前來外、牌仰監軍道官吏、限文到卽擊參將劉效節、守備楊惟中、各到道、添差職官、牢固管押、解赴軍門、以憑按法施行、其一官所管兵馬事務、卽呈撫院選委謀勇將官二員、火速交代接管、具由報知、不必呈詳、此係失誤軍機重情、毋得徇私貿縱未便。

再禁殺降

爲軍務事、照得王者之師、惟在除暴安民、不欲窮兵黷武、祇緣應龍父子、叛逆不道、自取誅夷、節奉明旨、所誅者、罪止渠父子二人、脅從罔治、今大兵並進、斬關破寨、已衝腹心、然出於勢屈、素知畏法者、孰不落膽喪魂、羅拜乞降者、自是接踵而至、如近日落紅安羅等村投降夷民羅國鳴等、暮川燕子巖等處、一帶投降夷民約計萬餘、已經安插得所、卽同內地良民、訪得有等領兵將領及土司官目、明知容其投降、係殺降、希圖冒賞、乃查不行嚴禁、佯爲不知、甚或通同故縱、匿不發覺、傷天理、滅良心、莫此爲甚、及查律

例、擅殺降人、并被擄逃回人口、冒作賊功者、俱以故殺論、本管將官、失於鈐束、降級調衛、甚者罷職充軍、臧在令典、昭如日星、夫何若固關知、悞不爲異、貓鼠朋奸、深可痛恨、合行嚴戒、爲此牌仰該道（該道官吏）卽便統率三軍、長驅直進、搗白田壩、取海龍囤、盡行擒斬、本管將領士官目把、以故縱論罪、決不輕恕、各具遵依緣由報查、仍移文總兵官知會毋違。

獎賞破桑木關官兵

爲獎賞首破險關官兵、以鼓敵愾事、據川東監軍道報、據南川監紀推官高折枝報、該總兵馬孔英塘報、初八日夜、據前哨官兵報到、各土司兵及毛兵、剋破桑木關等因、到部院、看得逆賊所恃者、關也、乃我漢士官兵、夜造其關、奮不顧身、一鼓而破之、大振我軍之威、立破逆賊之膽、功居第一、勇敢無雙、且今已立赤幟於關前、徐當就烹、猶魚於釜底矣、所據將官之決勝萬全、及軍士之鼓舞用命、均有可嘉、查得賞格內開、一漢士官兵有能奮勇先登入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除陞級聽候并敍外、合先獎賞、以鼓勇進、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於縣賞銀內動支銀一千兩、解去營中、聽推官高折枝會同總兵馬孔英、將首挫賊鋒奮勇先登入關官兵、酌量人之勇怯、兵之多寡、分別等第、登時給賞、其有死傷者、仍加厚爲優恤、以示本部院旌異首剋險關懸賞之意、具支賞過緣由報查。

再催蒼路進兵

爲軍務事、據蒼江路監紀官同知史朝良報、據鄉導報稱、十二日哨探至箏子壩、見彼處播民自播州回取飯米稱說、楊應龍傳令初八日點苗出關、親領一枝、由新開徑路小水九里出白節巷來九盤子敵戰、分一枝往望草眞州絕南川偷道、據報情形、亦有近似、果然、則賊出巢空可乘、似當急發一令、促永合二路乘虛併進、使賊顧巢不然、九盤子各營、尙可以逸待勞、南川之師、不亦危乎、箏因到部、看得賊若出關分兵敵戰、必不傳令令人知之、今使取米者、曾知之、此虛聲也、縱使果來、亦必顧家、兵力能分、則領出者亦必不多、自當直前迎而破之、無有不克、乃信其虛聲、高坐九盤子、爲以逸待勞之計、反欲他路乘機進兵、何其怯也、若使兵尙在蒼江城、使可坐蒼江待之乎、應合哨不合哨、軍令具在、將欲嘗試、尙方乎、合行函催、爲此牌仰該鎭、卽便催督三軍、到期前進、席捲關隘、不必過忌、致滋疑畏、如再逗遛不前、中軍將領等官、定照軍令以尙方從事、決不爽信、慎之慎之。

以地畝稅糧派軍餉

爲夷氛甚熾、天討宜彰、懇乞頒發餉銀、以佐軍興等事、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內、准戶部咨、該本部院會題云云等因、奉聖旨是、軍興餉急、這四川湖廣地畝加派、准權宜行著、總督於三省通融支用、仍勅有司嚴查冒濫等弊、毋致累害窮民、兵能之日、卽行具奏減免、欽此、移咨前來、隨該本部院、看得蠻民自採辦以來、連歲兵荒、民不堪命、意者播事早完、其題請免不欲加賦於民、遂留案候來發、乃今征勦之師

雖已進攻。而凱旋之期實難遽覩。今餉費無窮、財用有限。若不預爲會計。萬一臨渴掘井、其何能濟。所謂部議兩項加派地畝賦稅、合行起徵。爲此案仰布政司官吏、即便查照題奉欽依內事理。限文到日通行所屬府州縣掌印官、出給告示。諭令小民遵照明旨。於正賦之外、照依原額每糧一石徵銀一錢二分。共是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二十五兩。定限四月終旬盡完起解。在川東川北三道、解重慶府。在川南川西三道、解瀘州。各貯庫聽支接濟軍餉。各有司仍編簡明由單、給與花戶、俾知照數辦納。如經管官吏、并解戶豪右人等、巧避貪瀆、以致累害窮民者、或訪出、或告發、定將正官徵加參究。吏書解戶、從重問遣。決不輕貸。通候部寧停止倘凱旋在即。前銀未支。即作下年應納正數。仍題請蠲免、以示蠲息。此係專以地畝稅糧起科。毋得派及人丁混徵擾民。未便。仍移文分守督餉各道、一體督催施行。

以丁糧派夫價

爲思切夠用、敬陳一得、以圖萬全事。萬曆二十七年九月內、准戶部咨該工部左侍郎趙題議四事。內一款。酌加寬恤、以固人心。大軍一興、征調轉輸、勢必不能。罷其力役。但須就中調停、加意撫字。如運糧一節。酌計一縣該運若干石。腳價若干兩。即於通縣丁糧不論應否優免、派銀若干。交納有司雇夫委官督運等因。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先是本部院行據督餉道議得、川省從征官兵大約一十八萬。該運夫一十二萬。酌以丁糧一例編派。貧者出夫。富者出銀。貼助。聽其自相募應、以便衆。輕易舉。允行間、適接侍郎趙前疏。看係行令徵銀雇夫。彼時欲行徵派、慮恐納解不前。隨計算運夫一十二萬。師期三月。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行則全給。坐則半給。每月二十日爲行。十日作坐。計每月該銀七錢五分。三箇月該銀二兩二錢五分。十二萬人共該銀二十七萬五千兩。上東下南二道、去播稍近。則就近派夫轉運。免徵腳價。上南下東西北四道、距播爲遠。則徵銀解作募價、免行派夫。一面備支軍餉募運。一面總候起徵填補。今查軍前餉需支放將盡。所有前項夫價、原係題奉明旨應徵之數。應合查議起徵。爲此除會按院、將上東下南二道編夫之苦、難以派及外。案仰布政司官吏即查運夫一十二萬。該工食銀二十七萬五千兩。要見上南下東西北四道所屬州縣、共該額糧若干。人丁若干。每糧一石、該派銀若干。通共該銀若干。務足原借過軍餉二十七萬五千兩之數。會計明白。一面先行各該府州縣掌印官、出給告示。諭令小民遵照明旨。於正賦之外、照依本等項下丁糧如數辦納。定限四月末旬盡完起解。一面具由通詳。不必允後方無。不濟者。乃令進兵一月以上。該司別無創立之功。且聞執拗不聽調遣。逗遛不肯向前。似此驕悍。養之何益。本官職在監臨。因何坐視不加策勵。委用謂何。合行督責。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轉行曹希彬、即便各有司仍照舊規編徵。備明由單、給與花戶。俾知照數辦納。如經該官吏、并解戶蹈襲衙弊、恣意重秤、多加火耗、指勒刁難、累損小民者。或訪出、或告發、定將正官嚴加參究。吏書從重問遣。決不輕貸。此係不論優免、專以丁糧起科。毋得影射混徵擾民。未便。仍移文分守督餉各道、一體督催施行。

催總兵劉綎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綦江路、近日又添甘陝鎮雄各處兵馬近萬。則兵力不爲不重矣。乃亦按兵不動。大都以

稔悍來降爲進止似矣。但此賊或言來降。或言爲質。又或必待大兵入關方投。即此邏延不決。親身未至。明示號計。偷生或俟奇兵併力出戰。決非真心聽撫。若就輕爲聽信。恐至墮其奸謀。是以我之有制。而反不能克彼之無制矣。爲此票仰該鎮、限文到即差的當人役。再去偵探此賊情形。如其眞降。令其即日來投。免汛帷幄之先謀。銷士卒之銳氣。設或仍前延調。則分別順逆、率師前進。相機蓋勦。蓋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何必拘拘以此擺爲輕重。而牽制也。軍令具在。他檄森不重豫。慎之慎之。

催各路進兵

爲軍務事。據貴州左監軍道報稱。當總兵督水西兵擬十一日打烏江關。推以江漲。改十三日進。有永順兵、以牽令在先。遂不肯待。同壩陽兵一枝渡河。曾不移時。萬軍畢渡。焚燒險關十里。煙燄前哨。已出刀靶水泥溝石坎之險。盡已蓆布屯劄。士氣騰躍。勢已破竹。等因到部。看得永順壩陽之兵、不滿二萬。而飛越遄急之水、克破至險之關。何其壯也。快哉快哉。若永寧偏橋平遠黃江龍泉以重兵七萬、反不能破一婁山關。令人聞之、嘗愧死萬萬矣。合行嚴劇。爲此牌仰該道、領限文到即日移催吳廣劉綎總兵李應祥副將曹欽程參將朱燾輪童元貫陳良弼等、星夜前進。火速徑搗賊巢。蓋烏江一破。距播地僅八十里。今此路官兵齊衝腹心。逆賊父子魂魄皆喪。安能出兵迎敵。只幣向前。勿再疑畏縮顢也。速速。

再催各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沙溪烏蒙烏撒烏蒙元江龍泉路之鎮壁良哨一帶兵不進。該本部院立限三月二十日進白田壩。至期不行人關者。該道以巾幗冠服迎至鎮本官該鎮本官之營。將本官該鎮本官。中軍官細打一百棍。過至二十五日不到海龍囤者。中軍官綁解轅門斬首徇衆。若至月終。即擧領兵官一例施行。蓋法在必行。軍中無戲言者是也。今計限期已屆。誠恐至期畏縮如故。該道徇情不行。是廢法也。合就嚴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催鎮壁良哨、朱論輪童元貫陳良弼等、務遵軍令。的擬二十日破關到白田壩。至期不進者。即將中軍官綁解轅門、以徇方行事。如該道徇情不行者。參究不貸。

再催永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副總兵曹希彬、原任永甯閱歷既久。中間士夷之情性、人心之向背、無不周知。故本部院不以本官見舉參提、特委專督該司土兵。蓋知本官與該司官目恩信相孚。上下相應。必然言聽計從、事無不濟者。乃今進兵一月以上。該司別無創立之功。且聞執拗不聽調遣。逗遛不肯向前。似此驕悍、養之何益。本官職在監臨。因何坐視不加策勵。委用謂何。合行督責。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轉行曹希彬、即便遵照原行、專督永甯一司土兵取路直進。凡該司一切事務進止機宜、悉聽本官督同官目協心計議。上緊進勦。早奏奇功。以慰憫望。如再仍前新口含糊。推奸誤事、致失機會者。本官不但無復功名之望。且行有倘方之及矣。慎之慎之。具遵行繳由報查毋遲。

行祖泉路官兵和機戰守

爲軍務事。據龍泉路監紀知縣鄧宏烈報稱。本月十五日統施南散毛忠嗣等兵、與賊大戰。克破板角關。擒斬多功。乞賜發兵接應。又據參將王一桂呈報相同等因。到部院。爲照十一日據報。永順司官兵、恐途軍令不待他助。前約壩陽之兵、飛越爲江。立破此隘。本部院方行獎賞去後。乃今該路又報。施南三司與賊力戰。旋又斬獲。是四司皆有滅此朝食之志。自非忠義所激。與心任事、昌以至此。除另行獎賞外。及照破關既難。守關亦難。目今烏江一路兵馬三枝、已衝腹心。而東山磯門三渡黃灘諸淵。每日攻打。不日當克。此時逆賊膽落魂消。自顧不暇。安能提兵遠出。但困獸思鬬。不可不防。合行隄備。爲此牌仰該道官、即便移文施南兵備副使王一桂、督率在營大小兵將、逐一分布。某兵據關屯劄。某兵在關前。某兵在關後。又某在歧路之左。某在歧路之右。分定信地。立營固守。賊如不來。不可妄動。設或來衝。相機戰守。或前後策應。或左右夾攻。悉聽便宜行事。如應策應而不夾攻。與夫深入窮追致墮誘計者。實有所罰。少俟哨探我兵諸路並進。然後驅兵直搗其堵巢穴。擒斬渠魁。早奏捷音。共受上賞。仍諭宣撫覃宣等。務要用心任事。始終如一。功成之日。斷加優厚。決不相負。俱毋違誤未便。

申飭龍泉招降報功奸弊

爲軍務事。照得龍泉一路官兵、自二月十二日出師以來。頓兵不動。以致各軍擾所舉事。日以劫掠殃民。慘更過於播寇。又訪得招撫夷民。有先係此營撫出。至中途爲彼營強者所奪。要去報功者。有趙甲招出。人口無兵接引。爲餒乙官兵擒過。遂指爲奸細。或擒或斬。以爲功者。人自爲心。惟功是睹。且把總所獲之功、不鳴之於參守。參守所報之功、不聞之於主將。曾係徑報。以致零星不禁。人人俱能殺人。而不必真奉將令。其於體統。蓋甚謬矣。合行申飭。爲此牌仰思石道官吏、即便移文副總兵陳良玳、幷監紀推官吳天賜者。合行查催。爲此牌仰該司官吏、即查播賊兩次出兵河渡烏江。該司因何不發兵救應。坐觀成敗。又因何不行乘虛直搗。縱賊歸巢。與夫付否有無兵馬在內。曾話等情。詗出一口。是何緣故。即今應否進兵乘機取事。以明心迹。逐一明白回報。以釋此疑。毋得含糊支吾未便。

行重慶府發銀賞龍泉功

爲飛報血戰大捷等事。據委官雙流知縣鄧宏烈呈稱。施兵八千、自三月十三四五等日攻破險隘。連日戰陣。殺賊無數。至十八日申酉戌三時、據三土司飛報。本日寅卯時、播酋統馬步四萬名。爲老虎兵。二路包圍關隘。我師參將王一桂、指揮唐一麒、督施南等司官撫等官、分兵迎敵。從寅至未。血戰百合。我兵雖少。殺賊萬餘。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未暇斬級。同路將官、遠隔四十餘里。絕無一卒應援等情。連報到職。爲照施兵戰氣百倍。以一當百。奮勇驍雄。王唐二官親冒矢石。屢戰屢勝。賊衆喪膽。官兵效力。例應獎賞等因。到部。近據各司報稱。官兵於十五日克破板角關。斬獲多功。方擬行賞間。今據前因。看得施南散毛忠嗣三司官兵八千員名。奉調前來。協同湖貴二省官兵、由龍泉路分道進勦。出師已逾一月。率皆逗遛不前。惟施南官兵方報已破險關。復大戰得勝。忠勇過人。實爲奇捷。和應獎賞。以鼓勇進。爲此牌仰該府官吏、即於庫貯贓賞銀內動支五百兩。差委能幹官員管押。前赴兵巡思石道告投。轉發知縣鄧宏烈、聽本官公同參將王一桂、分散施南三司有功官兵收領。以示本部院優待剋關大戰縣賞之意。具支發銀數報查毋遠。

議催永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永甯二路、調到撫司土兵數至三萬、不爲不多。本折各已支給、不爲不厚。乃今擁刀一月之上。未覩尺寸之功。明係觀望逗遛。有違軍令。且該土司與別司不同。禰家孤兒寡婦。別土司不時欺害。

催蒸永二路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貴州近克烏江關。將以爲喜。乃連日以來。被賊詐敗誘敵。復假水西兵馬換旗。不作準備。便起紅卒。途致衝破。此勝敗係兵家之常事。不足爲訝。但本部院曾有密諭。凡入關之後。俱要割定。待各官一幅破格隄貫。此後要須鼓勇殺賊。長驅直搗。擒斬逆賊父子。更有非常恩典。斷不相負。

貴水西進兵

爲軍務事。照得宣慰安疆臣。提兵伐播。一克三關。土官陳澄。追兵勦播深至大水田。即者莫不稱奇。賊窮因之已落。滿擬破竹之勢已成。犂庭之功可必矣。不虞河渡烏江之師。偶有少挫。此勝負乃兵家常事。固不足爲輕重。但據塘報。有謂該司差人換旗者。有謂水西獵兵在內者。本部院不能無疑。近據該省撫道稱係逆賊詭計。始爲釋然。蓋疆臣母子。夙有許國之忠。而陳恩叩見轅門。亦有報效之志。豈有自食其言。而速欺天不韙之罪。或者逆賊反間。他人忌妒耳。第該司兵與烏江兵相去不遠。彼路失事。該路全不見救援。且賊兵經過新站。土官陳澄亦未見阻截。終招妒功之嫌。難免私通之議。合行督勵。爲此牌仰本官。即查逆賊既衝河烏二關。過新站營前。該司因何不行發兵救應阻截。是何目把失誤。有無猜弊。即令巢穴作何進取。逆賊作何成擒。必須早奏屢功。以免曠日老師。大都此賊不滅。恐該司心事終不能明也。慎之慎之。

行獎安疆臣兄弟

爲捷報事。本年三月十三日。統率目兵攻破黑水關大紅關。又於十六日同鎮雄府土官陳澄攻破洛蒙關大水田。官兵距播州僅十里。乘勝搗巢。逆酋當以暮授首矣。等因。到部院。看得二官持重有謀。量敵善戰。深入賊地。冒矢石而連克多關。直逼虎巢。趨山溪而壺飧。犂穴醜伊母鳳氏。性稟貞淑。躬履戰場。有繼夫之大志。有勤王之真誠。賢母賢子。難兄難弟。誠可嘉尚。雖近日烏江河渡之失。不免有坐視不救之譏。而提兵徑搗大水田。若履無人之境。此人所難者。相應旌獎。以鼓勇進。爲此牌仰該道。即便轉行宣慰安疆臣、土官陳澄、并伊母鳳氏、各道照承獎之後。益勵忠猷。嚴督軍兵。擒賊父子。以樹崇勳。照格題請。以酬陞賚。流芳百世。實惟此時。不可失也。慎之慎之。

行守下南道督夫

爲軍務事。照得合江路前後編派運夫三萬。永寧路四萬。計數似已足用。乃夫既倍加。糧尤不繼。師未飽宿。頻頻督催。在在告匱。其故爲何。蓋因官兵進營漸遠。路險轉運艱難。加之管押員役。不行體恤。以致人夫任意遷延。大率坐此。查得綦江路近因轉輸不繼。復於原議二萬之外。再加一倍始獲流通。所據二路運夫。亦應一例議增。雖克濟事。除行巡下南兵備馬道二道。各於原議州縣酌量派增外。爲照三路官兵。始則會集幹壩地方。今則徑進屯門。直搗海龍囤。所當糧餉。不啻然眉。雖有兵還二道。分任其事。然兵多路遠。一人一手。指據難周。及照下南一道。總屬分守轄屬。則二路戎務。皆其職掌。催夫督運。均有責任。今宣兵並進。惟二郎壩缺人料理。相應專委催僧。共圖滅賊。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親詣二郎壩。嚴督催管運等官。催僧糧餉等項。一日一次。督夫運入營中接濟。以免三軍枵腹。如有州縣等官。仍前怠忽。即據實揭報。以憑重處。佐領委官。就便行提戒勵。該道將每日起運過米數。馬上飛報。不許有誤。未便。

給施州衛指揮唐一麒加銜劄付

爲軍務事。照得領兵征播。湖廣施州衛指揮僉事唐一麒。於本月十五日獨領施兵打破板角關。又孤軍守關。賊來敗走之。連日大戰一十五陣。斬獲賊級四百餘功。具報前來。令人大快。爲照本官英姿遒舉。壯志超羣。衆人勇猛。冒矢石而立破險關。料敵精明。越山嶺而盡殲羣醜。此在諸領兵官中。功爲第一者。合

偏湖省道鎮會兵擒巢

爲軍務事。照得川省官兵、南川路、以前月二十六日入關。婁山路、以前月三十日入關。永合路、以本月初一日入關。卽今日日與賊大戰。擒斬甚多。賊已窮急。滅亡不遠。乃各路尙多觀望不進。以三省八路之兵。令川兵獨當其鋒。剋期久遠。法紀何在。除另行外。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道、鎮、本官、文到督勵官兵。卽刻星馳前進。會合白田壩。擣海龍囤。共擒逆賊。綁縛闕廷。大彰國典。此係川兵立等會合萬分緊急事理。如再觀望遲延。定擊各鎮中軍官。遵奉敕劒行事。決不食言。

行監軍道獎賞破關

爲獎賞克破險關官兵、以鼓厲氣事。照得婁山（北路）、龍（南路）之險。逆賊之所憑恃者。乃據（劉）總兵率同將領等官、併力克破。大振我軍之威。頓寒逆賊之膽。亦幸賴大暨於關內。遊鯤就烹於釜底矣。良田將官之決勝萬全。軍士之鼓勇用命。查得賞格內開。漢土官兵、有能奮勇先登入關（婁山關門）關者。陞三級。賞銀一千兩。餘陞級聽候。幷敍外。合先獎賞。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於懸賞銀內動支一千兩。解去營中。聽（同知史朝貞、知府蔡宗堯）會同（劉）總兵、將首挫賊錄功。勇先登入關官兵、酌量人之勇怯、兵之多寡、分別等第從公給賞。以勵三軍。其有死傷者。仍厚加優恤。以示本部院旌異剋險之意。具支賞過緣由報查。

申飭軍中匿婦人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原頒軍令內開。一、剳營內地、焚人房舍。淫人妻女、搶人財物者。斬。一、俘獲賊屬子女、及被擄男婦、隱匿入己、不卽報官者。細打一百等因。通行頒示嚴且切矣。今訪各營奉行頗謹。惟該路軍兵、不以殺賊爲事。往往利其所有。他不暇及。卽擄掠妻女一事、填滿營房。縱其姦占。肆無忌憚。耗己之銳氣。增賊之憤敵。深可痛恨。且狡酋詭計多端。專一安排婦女。或聚之於奈棗之內。任其行姦。或散之於大道之間。餌其收取。一墮其計。卽被挫衂。如近日烏江河渡是也。本管將官、知而故縱。法當通行擧究。按法行事。姑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遵義）官吏、卽便移文總兵轉行將領等官。各將本營軍兵姦占妻女、逐一查出。審問姓氏。備造一冊。解赴重慶府點驗變價充犒。如有隱匿不發。本部院密訪得出。定行指名摘拏。梟示。仍將本管將官、一體重究。決不輕饒。今後從征、務要奮勇殺賊。毋得仍前再行擄掠。致墮賊計。干犯軍令未便。

平播全書卷十一

牌票

修葺江衙門候親征駐劄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四合。滅賊甚易。但恐諸將不肯齊心夾攻。未免曠日持久。老師費財。今本部院擬不日親臨營中督陣。剋期進勦。所有駐劄衙門、合行修理。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卽行綦江縣堂印官、將本部院駐劄衙門。作速量加修理齊備。牆垣須要高厚。週圍蓋以荆茨。至於入播一帶路道。亦要上緊修砌平坦。以便經行。合用錢糧。一面動支興工。一面具由詳報。毋得違誤未便。

黔路乏糧行餉道

爲軍務事。照得南丹獨山平州豐甯等官兵、奉調前來征勦播賊。節據塘報。頗有戰功。各兵近自三月十三日起、因無裹糧、延至二十七日豐甯官兵盡皆歸去。平州三去其一、南丹去其半。爲照師行糧從、自古記之。乃該路監司承委官員、獨不思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而使之栖服對壘。以致各兵半月無糧。相率而去。萬一各兵盡散。逆賊乘虛突出。其債事豈淺淺耶。在各委官固不足惜。而該道責任頗重。不知何以解也。殊可駭異。擬合行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查該路官兵既無糧餉、承委官員因何不行轉輸。該道

因何不行催督、各兵既多星散、繳何不行阻留、任其自去、逆賊未滅、該路倘何夾攻、作何收拾、一面逐一查明、據實回報、一面速前往營官兵多方撫恤、給與糧餉、如或仍前視爲末務、不肯經心督催接濟、以致復有脫巾之冀者、責有攸歸、末便、

獎賞水西鎮雄官兵

爲進獎衝鋒官兵、以鼓忠勇事、據貴州左監軍道報、據烏江沙溪二哨把事王嘉猷陳恩報稱、目兵直抵賊巢大水田屯劄、連日攻圍長嘴等囤、至二十九日、逆賊楊應龍父子、因見本府斬其來使、首其體儀、親領大兵前來迎敵、該水西鎮雄合兵大戰敗走、死者不可勝數、又據塘報、備具下程銀兩、田氏以臺鑒段匹、暴頭差人送澄不受、星解貴州撫院查驗、各等因到部、看得宣慰安疆臣、土官龍澄、深入巢穴、屢立戰功、雖擒首級之來獻、實多矢石之交加、至於斬使激戰、足見超距之勇、而餽儀不受、尤徵清節之風、此士司中所難者、相應嘉獎、以示旌異、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便會同巡節道、於縣賞銀內、動支一千兩、內將一百二十兩、分爲三分、每分四十兩、折花段銀牌、送給宣慰安疆臣、土官龍澄、并伊母鳳氏、其餘八百八十兩、分給目把陳恩王嘉獻等、及水西鎮雄散兵、作牛酒各收領、以示本部院并撫院旌異忠勇衝鋒官兵之意、仍行令查審忠勇、以殲元兇、大膽懋賞、其支給過緣由報查、

催彭元錦進兵

爲軍務事、據水順宣撫彭元錦報稱、卑職始以糧運愆期、師行已遲、沿途又苦夫馬缺乏、朝夠不前、比至進營、兵皆食盡、復令各兵轉往偏橋運米、賊日持久、疲於奔命、以致閒住龍溪、寸功未建、懇乞頒賜濃徽、限以斬關渡江等因、到部院、看得本官夙負忠勇、深諳機宜、即其盛盛之條陳、可知趙趙之徽猷、乃因糧餉不繼、遂致速還、言及至此、殊可痛恨、近該本部嚴文督催、茲已就緒、合行督勵進取、以收厥功、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即便統率部下兵馬、聽總兵陳璘分布調遣、上緊斬關渡江、直抵白田壩、會合諸哨、齊心併力、攻取海龍囤、共擒逆賊、上報朝廷、下蠲賦分、早奏奇功、懋膺賞實、川省諸路、俱已合營、立等共畢、慎勿愆延失其時也、慎之慎之、

行道鎮禁納降縱賊

爲軍務事、照得兵已入關、賊亡只在旦夕、若各路齊力夾攻、逆賊行且坐斃、乃賊見事急、詐以文來乞降、明欲一緩我師而圖之、一懸其下而用之、此時即當斬使焚書、示以必勦、則衆苗膽寒、瓦解、夫何地可容、乃各營文武官、不能決斷、有加以稿賞而約期者、有優納其使而留營者、使賊得緩其下人、謂行且見撫、死守以待、似此舉動、明係縱賊、可爲深恨、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宜申嚴軍令、戒約兵將、合力夾攻、期於滅賊、其有投降者、除賊之黨與及播之苗民、原宜潰窟、照格施行外、若逆賊自己遣使具文、及稱出妻見子等語、并不得據信、若使人到營、或斬或解、不得放回、致透漏消息、令賊得以欺人負固、且懈我軍心、又觀其初二日使人於綦江營、初三日兵來、初七日使人於合江營、初八日兵來、明係慫我、以後但有賊使來、更宜悟加謹嚴、以防接戰、若仍前往來不絕、是假不拒來使之名、爲納賊通播之地、三尺具在、

催各路齊心擒巢

爲軍務事、照得川省大兵、既已深入賊巢、連營拒賊、必須同心協力、彼此應援、方克有濟、滅恐各將自分兩我、坐視觀望、有誤軍機、其日即按法定罪、何稗於事、合行申明、爲此牌仰該鎮、自今以後、各營既已合哨、必須彼此應援、如我去攻賊、則或擠其前、或角其後、或擊其左、或擊其右、各照信地齊進、不可參差、如賊來攻我、則正哨對敵、鄰哨接應、近者要其歸、遠者擒其團、務使聲勢相倚、不可坐視、以後有功則大家論功、有罪則大家論罪、若本營雖稍有失、而應援得力、使別營成功者、本營仍以功論、若本營仍心懷嫉忌、情分兩我、已無應援不力、使別營有失者、本營仍以罪論、法在必行、必無假借、自示之後、若仍前故違、見超距之勇、而餽儀不受、尤徵清節之風、此士司中所難者、相應嘉獎、以示旌異、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便會同巡節道、於縣賞銀內、動支一千兩、內將一百二十兩、分爲三分、每分四十兩、折花段銀牌、送給宣慰安疆臣、土官龍澄、并伊母鳳氏、其餘八百八十兩、分給目把陳恩王嘉獻等、及水西鎮雄散兵、作牛酒各收領、以示本部院并撫院旌異忠勇衝鋒官兵之意、仍行令查審忠勇、以殲元兇、大膽懋賞、其支給過緣由報查、

催彭元錦進兵

爲軍務事、據水順宣撫彭元錦報稱、卑職始以糧運愆期、師行已遲、沿途又苦夫馬缺乏、朝夠不前、比至進營、兵皆食盡、復令各兵轉往偏橋運米、賊日持久、疲於奔命、以致閒住龍溪、寸功未建、懇乞頒賜濃徽、限以斬關渡江等因、到部院、看得本官夙負忠勇、深諳機宜、即其盛盛之條陳、可知趙趙之徽猷、乃因糧餉不繼、遂致速還、言及至此、殊可痛恨、近該本部嚴文督催、茲已就緒、合行督勵進取、以收厥功、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即便統率部下兵馬、聽總兵陳璘分布調遣、上緊斬關渡江、直抵白田壩、會合諸哨、齊心併力、攻取海龍囤、共擒逆賊、上報朝廷、下蠲賦分、早奏奇功、懋膺賞實、川省諸路、俱已合營、立等共畢、慎勿愆延失其時也、慎之慎之、

行道鎮禁納降縱賊

爲軍務事、照得兵已入關、賊亡只在旦夕、若各路齊力夾攻、逆賊行且坐斃、乃賊見事急、詐以文來乞降、明欲一緩我師而圖之、一懸其下而用之、此時即當斬使焚書、示以必勦、則衆苗膽寒、瓦解、夫何地可容、乃各營文武官、不能決斷、有加以稿賞而約期者、有優納其使而留營者、使賊得緩其下人、謂行且見撫、死守以待、似此舉動、明係縱賊、可爲深恨、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宜申嚴軍令、戒約兵將、合力夾攻、期於滅賊、其有投降者、除賊之黨與及播之苗民、原宜潰窟、照格施行外、若逆賊自己遣使具文、及稱出妻見子等語、并不得據信、若使人到營、或斬或解、不得放回、致透漏消息、令賊得以欺人負固、且懈我軍心、又觀其初二日使人於綦江營、初三日兵來、初七日使人於合江營、初八日兵來、明係慫我、以後但有賊使來、更宜悟加謹嚴、以防接戰、若仍前往來不絕、是假不拒來使之名、爲納賊通播之地、三尺具在、

入播以來，略無建功，四月初一之戰，令偏裨孤軍遠劄，爲賊所襲，一營皆沒，本部院向以倘有遺虜，未即誅責，乃數日以來，按兵不舉，坐視成敗，且受賊使連日不絕，未卜何意。初四日以後，賊日日與永合兵戰，既未見該容應援，十二日賊單衝南川營，亦未見本官合哨，豈以已有敗著，幸人之同之耶，抑以本自畏賊，一賊而不復振耶。即今天熱雨多，久在賊巢，萬一奸細得行，別營受累，即本部院引罪，所不待言，本官六扛之能著，在邸報尚能保其身家否耶。本部院與本官，不但共事，亦且同鄉，何惜盡言，以貽後悔，爲此牌仰本官，文到即便督心報國，奮勇殺賊，身爲盟主，與二路剋期齊進，務須一鼓成功，以謝人言，以膺爵賞，即本部院亦與有榮施焉。如再遷延觀望，或別有機關，令逆賊苟延，同事受累，本部院先以軍法從事，而後上聞，決不甘心爲所愚弄也，須至牌者。

行陳李二總兵防賊逃入九股

爲飛報軍情事，據南川監紀推官高折枝報稱，四月十一日，提獲石砫司馬千顒幼僕張文道供稱，千顒同播賊在圍，聞大兵去圍不遠，文道遂於初十日逃出，稱應龍計窮，欲統兵徑殺出白泥地方，逃入涮廣金峒九股苗聚兵等情，據此，看得川中各路官兵，已圍海龍囤，乃逆賊計無所之，欲奔九股聚兵之說，較與本部院堤防之約，大略相符，雖我官兵星羅棋布，諒不致漏網，然隄防之策，豈容少解，爲此牌仰該鎮督率部下官兵，一面克圍入關，共圖殄賊，一面申飭各該關堡把守官兵，奮育加謹隄防，仍申諭投降九股等寨苗，如遇逆賊逃逆，務要登時縛獻，以憑照例授官加賞，不許容隱，如或疏虞，致賊漏網，責有所歸。

行各路會合舉事

爲軍務事，照得官兵入關，逆賊上囤，綦江路、劉關子山，永合路、劉水牛塘，南川路、劉蒙子橋，道埋相距，不過十四五里，勢成掎角，即湖貴稍後，亦足以角力矣，但困獸思鬬，死灰復燃，必拚死一戰，而後甘心入囤，此勢之所必至者，萬一將領各自爲心，秦越相視，兵士不肯齊力，彼此參差，即非勝算，所賴三路會合，並舉，方得萬全，合再申嚴督勵，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行該鎮督率漢土官兵，時時會合，同心舉事，圍團捲巢，共擒大憨，早奏捷音，以慰本部院拭目佇望至意，如或各懷猜忌，參差誤事，或彼出兵，而此不應，或此被攻，而彼不援，或遠放銃砲，以了事，或故張賊勢，而後期，有一於斯，定以軍法從事，須至牌者。

發隆官空劄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已入賊巢，擒斬逆賊，應在目下，但凡人之情，鮮威不興，激士之心，有激愈奮，節經發過縣賞銀兩，雖多，恐功名之士，不重財利，必須縣示官爵，方可責其用命，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將發去空劄二十張，轉發永合綦南二路監紀官各十張，責令在營會同總兵官，如遇大敵當前，願衝鋒以挫狂鋒，又如間道可乘，願出奇以破賊圍，諸凡至險至難之事，可期一舉成功者，即與本人定約，先照功賞大小，於空劄內填定姓名職銜，貢之用命，如遇成功，當即給授，仍候事完之日，題請實授，應加陞者，照格加陞，毋得過於吝惜，致誤事機，亦勿得徇情濫給，致壞名器，每給過一張，即將姓名功蹟緣由開報，用不盡者，事完繳銷，

計發去空劄　指揮三張，千戶三張，百戶四張，守東道二十張，

行道鎮協力進勦

爲軍務事，照得川兵四路入關，已經半月之上，未見報有攻取消息，賊恐老師費財，坐失機會，漸入海峯，取事更難，且賊顧知兵，萬一停囚長智，列有作用，或夜襲，或詐降，或劫糧，或反間，一爲所中，大事去矣，彼時即將各將盡置於法，亦何濟於事，合行申諭，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今自渝抵播，方數百里，本部院亦難遙定期會，聽各總兵，與各監紀官，就近約期進攻，或持前角後，或設伏張疑，或以正合，面以奇勝之，或以少待衆，以衆攻之務要信誓必明，期會不爽，合數萬人之心爲一人之心，合數萬人之力爲一人之力，必期雪恥除兇，一勞永逸，懋功懋賞，自有令甲，若遷延不決，觀望不前，已有失而宰人之敗，已有功而忌人之同，以使賊登堨之任，爲行險徼幸之圖，致誤大事，明有國法，監有神誅，上方之劒，且將試矣，

催合江兪來行巡下南道

爲緊急軍務事，據巡下南道揭報，水陸運過米數到部院，查得該道督發，自三月三十日起，四月十五日止，共運過兪米一千七百七十九石五斗，吳總兵統領入蔡官兵，計三萬以上，日支米一升，共該三百石，半月該四千五百餘石，今該道止發一千七百七十石，不敷六日之食，尚有九日，何以爲炊，如此發運，衆兵安得不餒，險圍何由而破，四路兵馬糧餉三路，皆有盜餘，唯合江一路，時時告匱，再四行催，未見力行，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督行各該委官，催儹人夫，船隻，水陸多方起運，每日發行糧米，務足三萬官兵一日之食，倘有不足，必致楞服，況兵臨賊圍，日夜接戰，如此不得宿飽，何以責其用命，倘各委官仍前怠忽誤事，聽該道指名揭報，以憑重處施行，毋得再違未便，

行守東道監軍

爲軍務事，照得川兵四路，已逼囤下，釜底之魚，滅在旦夕矣，但哨雖合，尚有彼前此不前，期雖約，亦多甲進乙不進，似此參差之形，明有觀我之勢，即今若不及時斷定，萬一日延一日，海菩多雨，取事更難，而老師費財，事久生變，坐失機會，眞英知所終者，查得按察司管分守川東道事，張按察使，久膺邊疆，素諳戎務，且播地實我專責，相應行委綜理，爲此牌仰該道，即便不妨原務，兼程馳赴營中，會同監軍張參政，謝參政，劉總兵，吳總兵，馬總兵，專副將等，及各監紀等官，共集公所，務要上下協謀，文武同心，仍憑神明啟血盟誓，議定方略，糾合三軍，刻定日期，一齊並舉，互相夾攻，遠近接應，直搗巢穴，擒斬渠魁，計出萬全，功收一舉，上報朝廷，下盡臧分，早奏奇功，共懋褒賞，如或仍前參差不進，逗遛不前，或坐觀成敗，致誤軍機，誤國殃民者，即據實揭報前來，本部院先以尙方行事，然後奏聞，的不爽信，且各官既遠置營，必殃及子孫，神靈不祐，豈云草草，該道須要大展謀猷，任怨任勞，矢心報國，忠悃忘家，慎勿疑忌遠嫌，有孤委託，未便，

行守東道督餉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四合。環攻賊巢。日當糧餉。最爲喫緊。今照在外則有錢漕道總理轉運。已有次序。而營中尙乏一道綜理其事。以致分委官員。無所稟受。風紐不均。殊欠調停。合行專督。其濟時艱。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親詣營中。專一總理四路糧餉。仍會同川東張參政。徐僉事。川南史副使。劉參議。如某營轉運不前。上緊設法輓運。某路人夫不齊。火速差人催儹。務俾師得宿飽。又如彼有餘此或不足。則通融借支。待至另補。無致貽三軍枵腹之虞。該道毋忌勞怨。有負委託未便。

分布四面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八路大兵。已入播州。圍海龍囤。逆賊授首。應在目下。但恐三省文武。心志不齊。號令不一。或有相爭相妒。坐失事機。甚至相害相殺。甘爲敗類。反使逆賊乘隙逃走。或衝突爲梗。皆不可知。彼時卽將漢土文武各官。盡戮以法。亦何益已。爲此牌仰該編官吏。卽照後開分定方位。屯劄營寨。約期來攻。出奇應變。任其所爲。不從中制。惟是不許爽期會。不許亂方所。近鄰者必須應援。同哨者無分彼此。事平之日。除得賊者。照格優異外。餘哨卽不得。並以功論。一體陞賞。若或別生機械。損人利己。或包藏禍心。通賊取事。或故縱賊逃亡他所。或教誘賊攻害別哨。事發。不論漢土官兵。俱以軍法從事。王法無私。尙方可畏。各宜愼之。

計開

四川綦江路、南川路、攻圍前門之西北。

湖廣偏橋路、平越路、攻圍前門之東北。

四川合江路、永寧路、攻圍後門之西南。

貴州烏江路、沙溪路、攻圍後門之東南。

以上圍前圍後。如路窄者。任其兵出精兵、台哨策進。如路寬者。任其各出大兵、分道遞進。但不許覬望逗遛、及通賊泄機。致有他虞。違者定以尙方從事。凡會期、監軍道與總兵官俱畫押爲憑。不得參差。以四川鎭道爲首。不得援越。致難邊守。若別有緊要機宜。大家商同卽徑行之。不必拘於成案。亦不必往返請命。但不許夾雜私意。致誤大事。則自有軍法在。

行總兵劉綎進兵

爲軍務事。據同知吏朝貢揭稱。劉總兵自負謂擒賊事只須三日可了。然必欲軍門一目擊之。而後甘心焉。據總兵劉綎亦稱。賊已危困。功在垂成。伏望節鉞速賜降臨。早建蕩平之勳等因。到部院。據此。爲照征播之役。日可萬金。一向老師費財。令人心灰目斷。今旣賊已危困。蕩平之期。只在三日。該鎭卽宜一鼓平賊、報捷轅門。以收完局。何故遷延不決。必欲候本部院目擊而後爲快。本部院就近調度。自可急足相聞。卽今章疏之奏報。文移之催儹。非營中可辦。馬上可了。勢不能卽至。至亦不在三日之內。何故舍其至易至簡。面坐延時日乎。恐傍起生疑。謂該鎭力能平賊。不肯早決。通播留播之議。紛紜而起。非算也。萬一停留播酋。照文武各官。武職有殞心率公。奮勇討賊者。有故違軍令。失誤軍機者。文職有轉輸如期。出納無弊者。有僞逗不前。收支欠明者。應敍應論。必須每一路掇爲一册。分別功罪。詳註考語。限滿蕩平之日。卽行呈馳齎報。以憑覆敍具題。用昭勸懲。旣不許遺漏參差。又不許徇私冒濫。一秉至公。以彰盛舉。其領兵等官。或係曾賊。或係名色。毋分本省外省漢土等官。俱要詳具衙門。其正賊衙。以便查敍。毋得掇遠混開。致

賊。今文到可三日。報來可三日。平賊可三日。總計十日之內。專候捷音。如再支吾遷延。軍令具在。

再催破圍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六帥。欽承明旨。提八路之雄兵、攻一圍之小醜。半月以來。連催數次。旣不併力夾上。而又無偏師直衝。日延一日。無勦無靜。總之借口滋木碉石之加。略無批吭搗虛之策。假此畏首畏尾之爲。豈是多算多勝之道。曠日持久。老師費財。若再姑息。事無抵止。相應立限期速成功。爲此牌仰六路軍門、總兵官、監軍道官吏。自今爲始。督勵該路兵將。日日殺法攻打。或運土石相度墊壘。或伐竹木栽搭雲梯。或合兵齊進。或本路自取務要破圍獻俘。掃蕩巢穴。如過初十日尙無成功。不能入圍擒賊者。該道卽將該鎭領兵中軍官綁縛解來轅門。以憑處斬。總兵官聽參。蓋卽旨嚴斬。非本部院所樂爲也。該道監督兵務。責任匪輕。愼勿徇情庇護。械默不言未便。

行各路報功級不得過一日

爲軍務事。照得軍中斬級。當日戰能。一查可知。原無難事。近日各路報功。惟南川路每次首級皆當日報明。其餘三路。全屬含糊。有先報捷功。數日後方報首級數者。有竟不報數。直至紀功道文到方有數者。有稱斬獲不計者。如嚴門之戰。數日方報。白石口之戰。亦數日方報。且前後兩報。數目不同。今十八之戰。止南川路報功三百。綦合二路。竟無功級之數。殊不可曉。若非無功妄報。必係搜索充數。如此用兵。法紀何在。合行嚴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行各營。以後功級。當日卽報數目。不許混稱斬級。不計。亦不許延至十日半月方行補報。及數目參差。違者俱不准算。仍將各該將領兵官。治以冒濫之罪。

行各道查敍功次

爲軍務事。照得官兵四合。賊已上圍。環而攻之。蕩平不日。眞足以雪衆憤而伸國威。所據各路從征漢土官兵。節次攻克過關隘。擒斬過功級。招降過人口。雖經屢據塘報。但查中間所報。率多互異。多寡不等。有礙查敍。係干題奏。難以草草。合就先行清查。以免臨期遲誤。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會同紀功監軍道。備查該路漢土官兵。要見興師以來。何官何兵。克過某關某寨若干。擒斬拒敵。器械若干。招降逆黨若干。全活被脅人口若干。與夫把截隘路。籠運糧餉。防守城池。但有功次可錄者。俱要備細查據的確。按順月日。先主將監軍督餉紀功各道。次監紀管餉并監收監支督夫督運領兵偏裨。大小等官。以及部兵功次。與隨營陰醫雜流等項。照依舊規。一例鋪敍。總造一册。仍另造簡明小册。一併聽畫。毋照文武各官。武職有殞心率公。奮勇討賊者。有故違軍令。失誤軍機者。文職有轉輸如期。出納無弊者。有僞逗不前。收支欠明者。應敍應論。必須每一路掇爲一册。分別功罪。詳註考語。限滿蕩平之日。卽行呈馳齎報。以憑覆敍具題。用昭勸懲。旣不許遺漏參差。又不許徇私冒濫。一秉至公。以彰盛舉。其領兵等官。或係曾賊。或係名色。毋分本省外省漢土等官。俱要詳具衙門。其正賊衙。以便查敍。毋得掇遠混開。致

牌催兵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逆賊楊應龍。前爲出柙之虎。向肆誅梁。今乃釜中之魚。何難烹煉。八路官兵既已冲容。樂須要併力同心。盡殲三窟。萬姓之冤。大仲撫將屠城之憤。法在速剿。時不可緩。合就恠勵。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統三軍。刻日馳赴播州。會同蜀中諸將。奮勇扞忠。堅心竭力。搗巢破剿。輯和行陣。設策擒惡。獻俘。盡殲秦趙。毋令漏網。分閫授。立俟捷音。不復多贅。如再不相體諒。過遠三日。不行捷報者。即參中軍官。與申軍令。又卑矣。慎之。慎之。

再催各路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八路。環攻一圍。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以我之有制。克彼之垂亡。誠能益奮忠勇。鼓舞兵士。或合兵齊進一路。或分道各取一隅。或前行而後繼。或左攻而右援。試探虎穴。未必不得虎子者。今乃互相延挫。頓兵不動。蓋非持重之計。實畏險阻之艱。不知圍雖險而無兵可持。敵雖固而窮蹙可圖。不就及時翦除。使之偷存喘息。非長策也。本當行參主將中軍官。并道中轅之棒。姑再督催。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統三軍。刻日馳赴播州。會同蜀中諸將。奮勇扞忠。堅心竭力。搗巢破剿。輯和行陣。設策擒惡。獻俘。盡殲秦趙。毋令漏網。分閫授。立俟捷音。不復多贅。如再不相體諒。過遠三日。不行捷報者。即參中軍官。與申軍令。又卑矣。慎之。慎之。

再催各路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八路。環攻一圍。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以我之有制。克彼之垂亡。誠能益奮忠勇。鼓舞兵士。或合兵齊進一路。或分道各取一隅。或前行而後繼。或左攻而右援。試探虎穴。未必不得虎子者。今乃互相延挫。頓兵不動。蓋非持重之計。實畏險阻之艱。不知圍雖險而無兵可持。敵雖固而窮蹙可圖。不就及時翦除。使之偷存喘息。非長策也。本當行參主將中軍官。并道中轅之棒。姑再督催。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統三軍。刻日馳赴播州。會同蜀中諸將。奮勇扞忠。堅心竭力。搗巢破剿。輯和行陣。設策擒惡。獻俘。盡殲秦趙。毋令漏網。分閫授。立俟捷音。不復多贅。如再不相體諒。過遠三日。不行捷報者。即參中軍官。與申軍令。又卑矣。慎之。慎之。

查審兵私相免糧●

爲軍務事。訪得永寧宣撫司土官奢世續。遠住石寶。擁兵自衛。且日北縱今目兵與逆夫私相免支。及搬運孑女牛馬爲事。若參中兵士既不給糧。則何充腹。又不督戰。安望成功。假此剝下自潤。全無公家之急。以致上下交怨。咸合不行。徒擁虛名。全無實用。方今大兵四合。逆賊上圍。環而攻之。不足破矣。所據該司之兵。留之無益。假應先撤。以免糜費。但未委盧實。合就行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查宣撫司官不給糧。不督陣。擁兵虛冒。私免作奸等弊。無則責令上緊攻圍擒賊。速奏大功。以膺上賞。有則悉聽該道酌量具詳。先將此兵撤回。以省煩費。毋得違錯。至緊至緊。

查審兵私相免糧●

爲軍務事。訪得永寧宣撫司土官奢世續。遠住石寶。擁兵自衛。且日北縱今目兵與逆夫私相免支。及搬運孑女牛馬爲事。若參中兵士既不給糧。則何充腹。又不督戰。安望成功。假此剝下自潤。全無公家之急。以致上下交怨。咸合不行。徒擁虛名。全無實用。方今大兵四合。逆賊上圍。環而攻之。不足破矣。所據該司之兵。留之無益。假應先撤。以免糜費。但未委盧實。合就行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查宣撫司官不給糧。不督陣。擁兵虛冒。私免作奸等弊。無則責令上緊攻圍擒賊。速奏大功。以膺上賞。有則悉聽該道酌量具詳。先將此兵撤回。以省煩費。毋得違錯。至緊至緊。

行令水西絕私用命

爲軍務事。照得水西土司。及鎮雄土府兵馬。近已築立戰功。深入賊地。忠順之心已明。形影之疑益釋。不但黔省賴其兵力。即該司亦得享其勳名。誠可嘉尚。但今合兵圍剿。功在垂成。計須萬全。合行申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轉行該司府。即便嚴督部兵夾攻取事。務全終始。以保令名。其部下獵兵苗兵。或有爭功爭能。與川湖黔各營官兵及別司土兵相鬬者。必以軍法裁斷。無令以小忿妨壞大事。其土漢目把人等。或有與賊中相往來者。亦必以軍法杜絕。無令以小利漏洩軍機。即賊子賊妻。或以親故之誼。希求護庇之私者。亦必斬使貸罪。立絕私交。以全大義。勿爲所賣。致損功名。此皆目下緊要著數。本部院切切諄諄。不止爲地方。亦爲該司也。不然。倘有弓蛇懷影之疑。又有投杼接劍之事。即本部院確然相信。外間喫虛之口。安能家置一喙乎。行百里者半九十。該司必能達此矣。須至牌者。

行令水西絕私用命

爲軍務事。照得水西土司。及鎮雄土府兵馬。近已築立戰功。深入賊地。忠順之心已明。形影之疑益釋。不但黔省賴其兵力。即該司亦得享其勳名。誠可嘉尚。但今合兵圍剿。功在垂成。計須萬全。合行申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轉行該司府。即便嚴督部兵夾攻取事。務全終始。以保令名。其部下獵兵苗兵。或有爭功爭能。與川湖黔各營官兵及別司土兵相鬬者。必以軍法裁斷。無令以小忿妨壞大事。其土漢目把人等。或有與賊中相往來者。亦必以軍法杜絕。無令以小利漏洩軍機。即賊子賊妻。或以親故之誼。希求護庇之私者。亦必斬使貸罪。立絕私交。以全大義。勿爲所賣。致損功名。此皆目下緊要著數。本部院切切諄諄。不止爲地方。亦爲該司也。不然。倘有弓蛇懷影之疑。又有投杼接劍之事。即本部院確然相信。外間喫虛之口。安能家置一喙乎。行百里者半九十。該司必能達此矣。須至牌者。

催陳李二總兵入關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官陳璘。向日以來。連將青蛇鴨礮。前後攻克。擒斬甚多。本部院一喜功可嘉。尚一喜會哨可期。乃川中四路。與沙溪烏江二哨。前則殺賊大敗。今則圍困海龍。若得該鎮提兵合擊。可以計日成擒。胡爲半月竟不見來。萬一停圍長智。別有他變。咎將誰歸。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統三軍。刻日馳赴播州。會同蜀中諸將。奮勇扞忠。堅心竭力。務搗發巢之穴。擒誅豺豕之酋。亟早獻俘。共收全捷。如再延挫。還遲不進。致誤軍機者。定參領兵中軍官。按以偏方從事。該鎮參究不貸。

催陳李二總兵入關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官陳璘。向日以來。連將青蛇鴨礮。前後攻克。擒斬甚多。本部院一喜功可嘉。尚一喜會哨可期。乃川中四路。與沙溪烏江二哨。前則殺賊大敗。今則圍困海龍。若得該鎮提兵合擊。可以計日成擒。胡爲半月竟不見來。萬一停圍長智。別有他變。咎將誰歸。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統三軍。刻日馳赴播州。會同蜀中諸將。奮勇扞忠。堅心竭力。務搗發巢之穴。擒誅豺豕之酋。亟早獻俘。共收全捷。如再延挫。還遲不進。致誤軍機者。定參領兵中軍官。按以偏方從事。該鎮參究不貸。

行令西兵不得全占圍後

爲軍務事。據參中塘報稱。各路兵馬俱在圍前。水西兵馬獨在圍後。等因。到本部院。爲照八路進兵。水西兵馬不過八路中之一耳。圍左右無路可攻。獨前後有路。乃三省七路兵三十萬俱在前面。水西一路兵獨在後。是欲以一路而專七路之功。非事體也。且該土司目把人等。多有與播人相往來者。恐招烏江之疑。更爲忠順之累。相應查處。爲此牌仰守東道。即會同貴州鎮道。行令水西鎮雄兵馬。止照各路事體。同貴州兵馬攻一路。不得全占圍後。不許別路進攻。仍遠劄營。致時向前。能攻時退劄。不得時常往來。致取嫌疑。以干軍令。

行令西兵不得全占圍後

爲軍務事。據參中塘報稱。各路兵馬俱在圍前。水西兵馬獨在圍後。等因。到本部院。爲照八路進兵。水西兵馬不過八路中之一耳。圍左右無路可攻。獨前後有路。乃三省七路兵三十萬俱在前面。水西一路兵獨在後。是欲以一路而專七路之功。非事體也。且該土司目把人等。多有與播人相往來者。恐招烏江之疑。更爲忠順之累。相應查處。爲此牌仰守東道。即會同貴州鎮道。行令水西鎮雄兵馬。止照各路事體。同貴州兵馬攻一路。不得全占圍後。不許別路進攻。仍遠劄營。致時向前。能攻時退劄。不得時常往來。致取嫌疑。以干軍令。

令降民復業

爲查復向化夷民。以安生命事。照得播州五十四里。與八司夷民。連年以來。既遭叛賊虐害。又值兵戈擾攘。淮退維谷。聚散靡常。以致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妨廢農業。數載於茲。今照各路合兵圍剿。滅在旦夕。播地既已蕩平。惡苗悉行征勦。所據歸順良民。相應發回復業。以全生命。但前者領兵等官。與塘報等役。假以招降爲由。乘機搶奪子女。搜檢家財。降民茹苦。莫敢伸言。即今道回歸農。若非委用得人。安靜行事。萬一復有縱肆者。參於其間。指口安插。百端恐嚇。索要財物。此等窮民。何以堪命。合行併禁。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選委廉能職官一員。嚴禁不許多帶塘報人等。管令單騎躬詣降民屯劄處所。將該道所轄松坎、眞州、仁懷、桃紅、龍泉、白泥、沙溪、偏橋、抵海龍團地方歸順良民。逐戶清出。悉心查審。除逃跟原招眞苗。不許容留。姑准免死。一一遞解回籍外。凡係前項地方里分夷民。論令各回原土定插。照舊住坐。趁時耕種。不許拋荒。務要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如有恃強霸占。爭奪擾攘。及仍前逃苗爲奸爲盜者。定行誅勦不宥。委官須要安靜行事。毋得帶領塘報多人。致滋擾害。事完論功敍錄。各將安插復業過夷民男婦姓名。備造各册。一存本衙門。一報本部院收查。俱毋遠錯未便。

令降民復業

爲查復向化夷民。以安生命事。照得播州五十四里。與八司夷民。連年以來。既遭叛賊虐害。又值兵戈擾攘。淮退維谷。聚散靡常。以致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妨廢農業。數載於茲。今照各路合兵圍剿。滅在旦夕。播地既已蕩平。惡苗悉行征勦。所據歸順良民。相應發回復業。以全生命。但前者領兵等官。與塘報等役。假以招降爲由。乘機搶奪子女。搜檢家財。降民茹苦。莫敢伸言。即今道回歸農。若非委用得人。安靜行事。萬一復有縱肆者。參於其間。指口安插。百端恐嚇。索要財物。此等窮民。何以堪命。合行併禁。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道。選委廉能職官一員。嚴禁不許多帶塘報人等。管令單騎躬詣降民屯劄處所。將該道所轄松坎、眞州、仁懷、桃紅、龍泉、白泥、沙溪、偏橋、抵海龍團地方歸順良民。逐戶清出。悉心查審。除逃跟原招眞苗。不許容留。姑准免死。一一遞解回籍外。凡係前項地方里分夷民。論令各回原土定插。照舊住坐。趁時耕種。不許拋荒。務要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如有恃強霸占。爭奪擾攘。及仍前逃苗爲奸爲盜者。定行誅勦不宥。委官須要安靜行事。毋得帶領塘報多人。致滋擾害。事完論功敍錄。各將安插復業過夷民男婦姓名。備造各册。一存本衙門。一報本部院收查。俱毋遠錯未便。

行道鎮攻圍勿准詐降

爲軍情事。五月初八日。據川東監軍道塘報。四月二十九日。北時。據合江鎮紀知府蔡宗堯稟稱。曾遣鄉導劉庸劉語乞以田氏於二十九日早具表投降。請諸文武會議乃可。該本道於是日早會同總兵劉綎、馬孔英、并各將領監紀等官。齊至圍邊。吳總兵營前。比有田氏差降表。道鎮稟帖。又部狀一紙。各等情。轉報到部院。看得逆酋應次以妻子乞降。計已數數。茲伊母子、若果眞心投誠。自宜照賞格擒斬應龍。投降軍前。方可准信。今乃遣其擁兵自衛。空言支吾。且悲過天盡一語。非賺人入彀。機之以兵乎。如此舉動。既不破其奸謀。又不發兵相向。反爲自限三日。何其愚也。至蔡知府

行道鎮攻圍勿准詐降

爲軍情事。五月初八日。據川東監軍道塘報。四月二十九日。北時。據合江鎮紀知府蔡宗堯稟稱。曾遣鄉導劉庸劉語乞以田氏於二十九日早具表投降。請諸文武會議乃可。該本道於是日早會同總兵劉綎、馬孔英、并各將領監紀等官。齊至圍邊。吳總兵營前。比有田氏差降表。道鎮稟帖。又部狀一紙。各等情。轉報到部院。看得逆酋應次以妻子乞降。計已數數。茲伊母子、若果眞心投誠。自宜照賞格擒斬應龍。投降軍前。方可准信。今乃遣其擁兵自衛。空言支吾。且悲過天盡一語。非賺人入彀。機之以兵乎。如此舉動。既不破其奸謀。又不發兵相向。反爲自限三日。何其愚也。至蔡知府

稟帖內云、眞則受之、以圖後舉、是何主意、豈尙欲緩兵養寇耶、事在后睡、豈宜展次失策、合行切責、爲此牌仰監道、今後再不必聽其空言詐降、以緩時日、惟奠率三軍、照依分定前後門路、一意進攻、仍晝夜隄備、以戒不虞、左右設伏、以防衝突、倘入彼者、兵豈神速、此本部院日夜拳拳跂望者、若將領監紀等官、不行上緊攻賊、假借受降、故延日時、卽以通播重論、悔勿再延、

再催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上圍兵不滿萬、人人知之、征播兵無論三省、卽四川三繼兵所領、已是實在精兵十四萬、以十人擒一人、亦可立盡、乃自賊上圍以來、止是四月二十五日一攻、軍令不嚴、反致損失、因而軍士心灰、將領膽寒、更不復言攻圍事、賊知其情、使人約降、明欲緩兵取事、本部院先已有斬使焚書之文、不知何故不遵、反墮其計、遂立寬限、以懈軍心、在營文武如林、無識者、旣欲事功、自利、有識者、亦皆袖手傍觀、又縱容賊使往來、盡得營中虛實、逗遛遷延、日復一日、累累行文差人守催、武職之跋扈者、旣傲睨自尊、文職之儒謹者、又辭給自信、不知各文武與賊何親、與朝廷何讎、而甘心墮九仞之功、貽三省之患、獨不慮有倘方之劒耶、除近日縱賊失機著有顯迹者、查明摘參究治外、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道、卽便移文總兵官、及各監紀、并各鎭將領、卽將上圍兵馬、作速分投攻打、務要一鼓盡破、以圖報效、如或仍前因循、玩視軍機、致誤大事、定將該道官吏、及各將領、從重論功、若致借事逃賊、或別有失誤軍機、除所由自當重論、卽別哨亦不得言功、且當連坐、各宜深思、毋致後悔、

營中禁約

總兵軍門、今將營中禁約事宜、開列於後、

一、千把總軍士有私領婦女出營、寄住別處者、以臨陣在逃處斬、將官連坐、

一、軍兵有告假出關、買牛殺賣、希圖厚利、致虛營伍者、以臨陣在逃處斬、將官連坐、

一、小委文官及千把總有索運夫銀錢方收米者、分毫以上、卽斬、總運官不能覺察、連坐、

一、軍兵有私收運夫銀錢折米者、斬、運夫同罪、總運官不能覺察、連坐、

一、攻圍之時、軍士但取牛馬婦女財物者、卽斬以徇、將領縱容者、連坐、

委中軍官監督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總督三藩文武、會勦一賊、動三億萬之雄師、費幾百萬之傾帑、兵糧可謂寡、集文武可謂風動、正宜盡累朝之通寇、建千載之奇勳、則功在旂常、名垂竹帛矣、胡爲入關已及四旬、攻圍將及一月、不次催督、竟不能下、豈果圍之難破、賊之難制、蓋由官兵視爲泛常、人心懈怠、不肯用命故耳、卽今若不申嚴飭方、以示懲一戒百、恐催案如山、徒勞無益、而曠日持久、老師費財、萬一別生他變、將何結局、爲此牌仰本官、卽便馳去營中、會同監軍各道、并總鎭及領兵將領等官、每日責令督陣官監押官兵、照依坐定門路分投攻打、前後夾攻、必期剋日破圍、擒斬元兇、務要同心協力、不許妨害嫉妒、成功之日、一體優敍、如有畏怯不前、觀望不進、不肯用命者、不拘中軍領兵將領等官、許本官指名揭報、以憑奏解、

憧門、照例梟示、決不輕饒、仍一日一報、以憑勦惰、本官務要秉公執法、以副委用、如或徇情故縱、一體連坐不貸、

查水西通賊

爲軍務事、據營中申報、稱安兵自到後山、日與逆賊通事來往、萬一前以死報、後以生道、官兵不能禁之、我兵衝入圍中、罪人不得、何以完報、伏乞嚴行水西勿爲藏奸、賊可蕩平等情、到部院、照得水西官兵、棄稱與賊有脣齒之交、令人不能無疑、乃近日御傀儡、操賊使、更又大戰敗之、向來心迹、一旦了然、且本部院籌計逆賊造反、法在盡誅、該司與之來往、甚屬無謂、故愈不信、胡爲今日兵臨國下、復有此說、擬合行查、爲此牌仰監軍道、卽查水西官壞司官兵、旣已精白一心、芳聲初著、因何復又受賊通賊、屯兵圍下、往來不絕、意欲何爲、逐一查明、追究下落、若安插臣原無此事、或係自兵盜法交通、亦要查究示懲、一面捨巢獻浮、一面具由申報、如或仍前逗遛交通、及破圍之後、不行擒獻、賊有逃道者、實有所歸、該司卽首口恐亦難辭者、

查賊詐死搬兵搶巢

爲軍務事、據總兵吳廣稟稱、五月初六日、圍上有人來報、酋於初五日亥時、服毒而死、令之送屍赴驗、又云會圍俱要具祭、方行送出等情、轉報到部、爲照逆賊楊應龍、詭詐多端、變幻莫測、蓋因四月末旬以來、總見斬其來使、不准詐降、攻打愈急、自知難支、故作此狀、將誰欺耶、且酋既死、田氏母子、與一圍賊蒸、自宜隨卽將屍送驗、自縛下圍請死、緣何藉口牽延、以緩我師、非假屍搪抵、詐死誘敵之計乎、大兵三十萬、日費不止萬金、自宜一鼓蕩平、豈可招降、卽今若延日不剪掃巢穴、追捕元兇、擒其妻子、藏其黨類、盡投豺本、恐逆賊詐死埋名、潛林伏菁、將征旌未返、變亂隨生、圍衆欺君之罪、誰則任之、況逆賊造反、罪應誅絕、原無妻子投降、保全酋士之說、今兵臨圍下、逗遛不進、卻與說降、詐之尙士、卽係受賄縱賊、除參論外、合就督責、爲此牌仰該道、卽便移文總兵吳廣、及各營監紀、并各鎭將領文武等官、毋分賊屍眞僞、獎率三軍上緊攻圍、擒捕逆酋、仍將田氏母子大小兒女一家人等、并脅從黨惡賊犯、拒敵者殺死、生擒者綁出、盡解軍前聽候、俘獻務要一壘盡絕、寸草不留、設或逆賊巢死、詐驗不僞、事屬吳廣首報、卽取本官甘結各紙、一報本部院、一收在道領監紀各衙門備查、以後賊或復出、或變亂生、責在本官、一面承認再勿逗遛不前、致誤賊計、其水西土司、不許縱賊奔逸、止責成該道約束、如有逸犯、罪歸該道、各將領毋得借口邊遠、致誤軍機未便、

催解各路中軍官

爲軍務事、近該本部院於本月初二日牌行各道鎭、督兵攻打破圍獻俘、如過初十日不能入圍擒賊者、將各鎭領兵中軍官綁解轅門處斬、總兵官聽參去後、今又逾期四日、仍未克圍擒、倘一籌莫展、日推一日、結局何時、所據各中軍官、法難寬宥、合行催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將主將中軍官、文到卽便綁解轅門梟斬、其總兵官、俱令戴罪殺賊、聽參、毋得延縱、

行守東二監軍查逆賊身死攻圍指揮巢
爲軍務事、頃據總兵吳廣報稱、逆賊楊應龍、於本月初五日亥時服毒而死等情到部、隨差得田氏所云、明係假詐牢延、以緩我師、牌行監軍總鎮將領等官、怪率三軍、上緊攻圍、擒斈獻俘去後、案查先該本部院密切有行、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若賊自縊、必要有屍、自焚、必要有骨、若查無踪迹、是賊逸也、逸從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搪充者、以官員人等說謊論、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衆驗視明白方准、不得信口搪報、以亂其實、違者罪之、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圍上、驗視賊之財物家貲金銀衣器、各另封鎖、造册登記呈詳、以便批發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識册報、仍各撥兵委官看守、不得縱兵悉掠、致取嫌疑、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等因、通行外、遵照外、爲照前項四款、頗爲詳切、乃斈因見官兵攻圍緊急、自知滅在旦夕、果作此態、令人駭異、但未審道鎮曾否相信、合再申明詰問、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分守川東及川東川南監軍二道、幷四路監紀等官、逐一詰查、即如所謂逆斈真死、要見此賊、見潛何處、或所逸何方、田氏母子大小兒女一家人等、與斈從黨惡賊犯、曾否盡數擒斬綁縛獻出、賊圍有無攻克、官兵曾否屯守、家貲器物、曾否封記、係何官兵守護、以上事事必須逐件完明、方爲全功、少有一事不明不結、或係僞師在內通賊受財、容令詐死埋名、縱斈脫逸、或主持招降全爵、欺誑抗拒、延緩我師、致懈軍心、原有他庶者、一面行牽三軍、破圍擒巢、一壕盡勦、一面就將通賊奸人、毋分文武、據實參呈、應擊問者、登時擊問、應參題者、即行參題、以爲國衆欺君之戒、決不輕饒、此本部院與道鎮身任其責、不得徇情庇護未便、

革吳廣老衙

爲軍務事、照得鎮守四川總兵官吳廣、原以本部院中軍官拔置大帥、統領官兵征勦播酋、受恩不爲不深、承委不爲不重、本官宜思主辱臣死之義、堅滅此朝食之心、身先士卒、首縛元兇、蕩平播土、襄安西南、方爲盡職、方爲稱任、乃自開刀以來、招降頗多、入關以後、戰功亦著、本部院未嘗不移文嘉奬、竚望成功、何期小器易盈、微軀自愛、自四月初八日經戰之後、頓起偷生之心、全無滅賊之志、逆賊知其心灰意懶、因遂假意行成、本官貪其香餌、墮其深塹、遣使往來、接兵不動、致賊今日詐降、明日詐死、懈我軍心、增賊實備、日復一日、老師費財、先是本部院聞其已中賊計、移檄申禁、斬使焚書之文、昭然具在、本官視如故紙、略不遵行、又知其專功自利、大失人和、特遣分守張按察、便赴營會同鎮道將領監紀等官、插血盟誓、同心滅賊、本官高臥營中、三請方至、至則首稱楊應龍要限十日、又稱事不成、我不過回家做指揮官、此皆高耳高目、共見共聞、營中塘報、人人開報者、不知本官於賊何親、於國何讎、而傲視賊屯、甘心縱賊、查得本部院所奉敕書云云、欽此、今本官所犯、照屢奉宣從重處分、先斬後奏、照敕命宜先取死罪、招由臧罪殺賊、今三省四總兵領兵二十餘萬、卽止此一人、亦不爲少、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向來征戰、亦有徵勞、姑且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戴罪殺賊、爲此除行總兵吳廣遵照外、牌仰該道官吏、卽便移文本官、以後宜盡改前過、力圖新功、與各營總兵將領官、合哨應援、專力攻圍、與各路監軍幷監紀官、同心戮力、一意滅賊、若十日之內、克圍擒賊、蕩平播土、准復其官、仍以功敍、若仍前執拗剛愎、逗遛退縮、或怨望生事、更起別端、倘方具在、王法無私、須宜深思、毋致後悔、

查議運糧撤兵行守東二監軍道

爲軍務事、照得逆賊逆反、興師弔伐、卽今逼圍上圍、功在垂成、但兵多道遠、運糧恐不給、應否將糧運至中途、營兵來接、或將多兵量分一半、卽爲運糧之兵、以代運夫之力、或將穴兵漸次徹行撤散、以省糧運、三者孰爲可行、合再查議、爲此牌仰該道、卽便密會總兵官酌議妥當、應徹行者徹行、應量詳者量詳、其賊已平、仍須重兵彈壓、各總兵標下及應留之兵、仍須每路萬餘、以備搜山、及計議善後事宜、明白方行班師、再爲遣發、不可一時散盡、俱毋違錯、未便、

再申防殺賊

爲勦播等事、案照近准兵部咨開、楊斈謀叛、詭詐多端、其酋爰肯假其說者、不下數人、倘勢迫力窮、輒施狂盛之計、少不加察、首惡漏網、而大兵撤回、狡猾復出、則地方之物力徒竭、而天朝之威力難振、是在道將親統大兵、直逼賊穴、併論晝夜、分投攻打、必圍破而後已、不許輕忽苟且、至於楊氏親枝心腹爪牙頭目人等、悉行勦絕、一壕蕩平、務使種類不遺、以免日後爲一應龍頭目人等、若賞格懸示兩月之後、既不能擒斬、又不肯投降、直至拒敵交兵、爲賊盡力、卽以謀反論、一面擊究、一面參題、決不輕貸、盡誅各等因、俱經申諭去後、爲照進兵以來、已逾三月、在逆賊勢窮詐死、已不出本兵所料、在賊黨負固不悛、又久違賞格明條、目前之計、惟有一意遵旨盡勦、此外再勿復有招降等說、致懈軍心、合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卽便親統大兵、直逼賊穴、併論晝夜、分投攻打、必圍破而後已、不許輕忽苟且、至於楊氏親枝心腹爪牙頭目人等、悉行勦絕、一壕蕩平、務使種類不遺、以免日後爲患、自今申戒之後、兵不進、賊不滅、及更復有他議者、不拘文武、以通賊論、一面擊究、一面參題、決不輕貸、

再催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吳廣、剛愎長縮、縱賊遺患、不稱任使、本應從重以軍法處分、念用人之際、姑革職充爲事官、責令立功贖罪去後、及照各路領兵官、向來進兵各有路道、今日攻圍各有信地、功罪自有實冒、彼此原不節制、奈何數日以來、以一人之喪心、爲諸將之借口、大家懈惰、全不進取、至於監軍道、原爲監理軍務、贊襄督標、本部院託重非輕、奈何慘覩坐視、既無督併之文、亦無參辠之檄、未效鷹鷂之逐、笑取監督之司、各管理監紀官、逐隊隨行、戢口結舌、坐視升中之敵、雖同局外之觀、難有如無、溺賊已甚、通應參究、姑再哲貴、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卽便嚴督各路兵將、查照分定信地、剋期夾攻、務得巢穴、並殲除監、立奏蕩平、方稱倚注、其將領貴理等官、有恢奸飾詐、避事縱賊等弊、不時揭報、以憑重處、如再疑畏觀望、以致僨事、罪有所歸、必不相貸、

攻圍條件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五總兵二三十種將領兵二十三萬。圍一孤城。圍上僅數千殘苗。無計勦除。坐延時日。利令智昏者。則信其詐降詐死爲眞。且懼言就中取事。提賊如虎者。亦但以雨多糧少爲詞。更不虛愈禁之使勿犯也。合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修行總鎮監紀等官。一體遵照。自今以後。再勿聽其假詐。推一意進兵破圍搗巢。不拘逆賊、與田氏母子。楊氏宗枝。務從窮盡。一概盡誅。寸草不留。仍以生擒爲上。斬首次之。以便殿最。至於賊獲之後。道鎮與監紀官。公同至圍。驗視賊之家資寶物金銀衣器等件。登記封識。撥人看守。仍即飛報本部院。以憑分別進獻。并批賞有功官兵。以表功勞。如有不遵紀律。恃強擾害更無一點實心爲國。可見朝廷養士。倘不如應龍養苗。其可媿恨。今市井之氓。亦不能加於撫恤之人。倘方之劍。亦不能遍於貧生之衆。特此申諭。倘襄猛省。所有條件開示於後。各宜遵行。須至牌者。

一。賊黨詐降。正賊不許降。況賊自入關以來。屢以詐降害我官軍。今後但有與楊應龍田氏楊朝棟約降者。即係逆黨。乘其勦之。

一。霧雨不可攻。即治攻具。天晴無雨、及雨小撫寫。即合攻。失期者。以黨逆論。

一。川兵水西兵。圍困已久。信地已定。偏橋龍泉平越兵方至。當與各監軍會同議定信地。不得用強混搶。致有爭競。

一。各路監軍。久不到營。不知所司何事。姑行帶管。平越路總兵已至。監軍未至。即以該省監軍楊按察使代監之。偏橋路總兵已至。監軍未至。即以四川監軍張參政代監之。監軍不得推託。總兵不得違拗。如本部院示衆。其家資寶玩。公同驗封明白。飛報本部院。以憑分別進獻給賞施行。如有隱漏藏匿。及將官不許乘機爭財。務要商靜林立。各守隊伍。如有喧譁騷亂爭功爭財者。不分官兵。聽鎮道登時綁赴令旗前斬首示衆。其家資寶玩。公同驗封明白。飛報本部院。以憑分別進獻給賞施行。如有隱漏藏匿。及將官不行約束。縱容軍兵別起釁端者。定將勦賊大功盡削。仍行重加參處不貸。

一。凡分布約會。務出公心。會議事體。以少就多。有衆議的見可行。而一二人執拗不從。即係賊黨。大家火速開報。即以軍法從事。

一。凡約會剋期。大家詗謀會同。其移文移單。則以分守川東道張按察使爲首。庶免推託。

一。兵多糧遠。恐後難繼。各營兵有陣亡者。即開除。有病弱者。即汰去。大率一路於原領兵數。去三分之一。亦不爲少。多亦無用。且難備也。

一。各監軍即各差人嚴催運餉。不得專靠督餉官。

一。今日之事。西南半壁。天下所係。成事者。即係忠義爲國。壞事者。即係奸邪誤國。成事者。豈必手刃逆酋。但盡力攻擊。期會不爽。即是壞事者。豈必助賊爲逆。但專功妒功。自私自利者。皆是一向營中情態。本部院分毫皆知。異日當據實陳叙。必不使巧僞者居先。拙實者居後。慎之慎之。

以上條件紛紜。只爲大家不肯攻圍。遂許多區處。又恐事久變生。諸路前功盡棄。後禍更不可知。若齊心齊力攻圍。圍破功成。豈不快哉。惟願不付之空言云爾。

行湖貴鎮道申飭秘示條款

爲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與師伐播。賊計多端。未破之前。恐中逆奄奸謀奸計。既破之後。恐我官兵爭功爭財。於是約爲四款密示云。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云云。仍以罪論等因。通行訖。近有四川總兵吳廣。不遵密約。受其假詐。延緩我師。已經查駁參究。合其藏罪殺賊去後。爲照

查革禁知府監紀

爲軍務事。據合江監紀知府蔡宗憲稟稱。田氏投表後。初六日又據楊朝棟詐申。楊應龍初五日亥時身死。比職與吳總兵欲因課行間。朝棟母子。初八日扶櫬出關候驗。因與復入。職請諸道鎮天晴驗之。就中取事。則朝棟母子及諸黨惡。必授首過半。隨即急攻。應龍可得。乃諸文武人各一心。必不待驗。亦欲即攻。明攻非不正正堂堂。然不免費力屠多。或賊會事急。一時逸出。及自投巖火。且彼近獲有毒南兵衣甲。偽混我兵而逸。孰能識之。此職等不必然之慮。似未可盡以爲非。今欲再間。然不可復得矣。案照近據本官稟稱。田氏乞哀。即其來果真。所重亦不在此。但欲借其熏就中取事。可可容圖之。若會計衝突逸遁。勢必不能。惟水西意不可測。但得與官兵合攻後路。無少參商。則成功在旦夕矣。逆會表文。漫撫僅器。不敢望上。二十五日。因會乞降。職與吳總兵業斬差來楊永用拒絶矣。今田氏果來。姑容觀釁而動等因。又據總兵吳廣迎報。田氏母子出降。及稱逆賊於初五日夜服毒而死等情。節經逆知詭詐殿行急攻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逆賊若果懼誅。真死。田氏母子。自是連夜遶屍軍前。舉國下關投降。以求緩死。猶豈其遽。乃報死既不送驗。據圍又不納降。其詐死抗拒。昭然顯著。乃知府蔡宗憲、總兵吳廣。不知有何高見。必欲驗屍招降。果何爲也。即如所謂朝棟詐申。欲因課行間。待其扶櫬出關。欲就中取事。則係支吾逃遁之詞。既係詐申。賊又何肯母子扶櫬出關。若母子扶櫬出關。則賊已盡得。何又云授首過半。賊母子及黨惡既已授首。又何用急攻。且連日天多淫雨。幸一晴霽。止可急攻。乃必待天晴

驗屍。不知兩中獨不可驗屍乎。賊恐攻之、故每遇天晴、便設一計。今又自定天晴驗屍、是又代賊設計也。又云恐賊救之嚴火。今所假賊不投嚴火、有何不可。又云衣甲相混逸出、即驗屍何保其不逸出。句句矛盾、無一中機之語。蓋緣該營文武官以專功之心、中反間之計。日爲賊用、而不自知。以致堅延半月。略無功效。師老財費、喊此之由、見事已敗露無可遮掩、卻東支西吾、茫無定向。又云、今欲問之不可得。是知其計無復之而歸過於人。此等存心、尤爲可恨。今討賊日費萬金。後此事且不可知。豈爲營官設法貪功之地。本應參究。姑從曲處。爲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即將知府蔡宗憲、原管監紀事務、即日革去責令統率馬湖官兵八千、攻圍殺賊、立功贖罪。如或不效、定行併論。從重參處。決不輕貸。其監理事務、該道代之。紀功事務、轉行同知趙世德彙管。毋得遠誤。未便、各具遵行緣由報查。

獎總兵劉顗

爲軍務事。據川東監軍道塘報。總兵劉顗、親自攻圍。手放大銃四架。致火蒸其面起一泡。爲照本官素稱忠勇。矢志滅賊。今手自發砲、致傷其面。殊足嘉獎。又足憐念。爲此牌仰守東道、即便將懸賞銀用訖封十兩。簽書樂餌之資四字。親自送至本官營中。以見本部院相勞之意。仍令本官以後益復親履行陣。嚴督攻擊。破賊之日。定以元功論敘。

催總兵陳璘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官陳璘、廣東芳聲未艾。海外威名甚殷。茲者欽承明命。征勦播酋。首克三圍、猶如拉朽。再破三渡、勢若燎毛。逆賊困之喪膽。一路逢圍潰奔。本部院竊計該鎮一至、合兵夾攻、圍不足半矣。間爲旬日以來。亦以招降爲事。不展一籌。頓兵不動。令人跋然。不意該鎮素稱老練。習過孫吳。熟諳箱鈐。何所不解。乃今一旦聽信僞帥所愚。略無滅賊之心。自干不忠之誚。此本部院所不取者。合行督勵。爲此牌仰該鎮、限文到即便會同各路監軍總鎮及將領等官、挑選精兵。依照分定信地、刻期並舉。前後衝擊。左右夾攻。務要破圍獻俘。以靖逆亂。如或仍前聽信吳廣所愚、再行招降、延緩我師、致誤軍機者、不但盡棄前功。本部院定行從重參究。決不輕貸。

再行分地攻圍

爲軍務事。案照先據總兵吳廣塘報。會同各鎮及監軍道、議定各分信地夾攻緣由。到本部院。據此。看係會同分布必是妥當。已經牌行各鎮道遵照去後。隨據分守監軍三道呈報。衆謀僉同。一概內所分布、比前塘報稍有異同。本部院亦以爲兵形無定。軍機何常。既經衆謀僉同、定是大家遵守。亦不必更行申明。反亂視聽。乃近日查得總兵吳廣、先日所投塘報。原不曾約會各鎮道。止是自己欲前後俱占、以圖專功。及測廣總兵陳璘到。又不由大家分布。徑引之與己同劄。以致信地不均。葉南二路、至有可用之兵、無可攻之地。吳廣卻又爲賊所愚。與監紀蔡宗憲、日日約降。更不約攻。陳璘又爲吳廣所愚。亦不議攻。止逼賊延日。不知朝廷遣將發兵、欲以何爲。除另行參究外。擬合再行。爲此牌仰該道、文到即行會各營。以後止照三道信地夾與各鎮何議定。衆謀僉同。單開信地攻打。不必拘定本部院前行。如近日湖貴兵各到該道

即會三省監軍道、與各鎮總兵官、大家再一議定信地。插立牌橛、令各畫地面守。如賊從何處越逸、即各認其罪。其進攻之時。應某枝爲正。某枝爲奇。某爲當鋒。某爲應援。主照原議、將湖貴兵一同派入。俱隨同分布。或別有攻取之術。牌內開載不盡者。任從大家公議公行。並不中制。若既定之後、參差不遵。或當議之時、執拗不定。即係賊黨。乘其招之一面報來。以憑參究。以後一切軍機、俱要公同商定。其商議事體、以四川分守川東道爲主。以各監軍俱有分定營伍恐爲人借口有偏私之嫌。該道爲本部院所專委、無分定營伍故也。倘該道以一人獨主爲嫌。仍以四川貴州二左監軍道協同主持。一入關獨早。一官秩獨崇。各有所取也。其各路監軍不妨各監本路。主於各鎮總兵、止宜照大家議定遵行。不得借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說、爲專己自私之地。蓋徧時征討、以一總兵爲主。自應權歸一人。今五總兵勢均力敵。莫能相下。若各是其見。各私其功。成何事體。本部院方居四路之中。便於贊催糧運。既不能即入山。今託重於鎮道。又專委於守道。所望秉公心。共成王事。若復以私心浮氣、恣憑胸臆。或以私己專功。搆亂事權。致九仞之功、虧於一簣。此豈朝廷養士之報。本部院託重之心乎。國法無私。書史可畏。一盡心永享忠臣孝子之名。一失足永陷賊子亂臣之黨。同舟之言、不憚其苦。幸共亮之。須至牌者。

行三省監軍攻圍招降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勦播。以二十萬兵馬圍一孤囤。曠日持久。竟不能下。訪求其故。蓋緣初圍囤時、爲賊所愚。信其詐降詐死。全不攻擊。致賊得以招降。欺其下人。防守益固。後知其詐。又一味攻擊。凡有投降者、出亦不准信。即殺以冒功。以故囤上之人、自分必死。大家抗拒。以致兩敗俱傷。智勇俱困。雖久之賊當消磨盡絕。然我之勞費、亦已甚矣。不知朝廷征播。原爲討賊。逆賊之罪、止於一家。況首惡不宥。脅從原免。明旨昭然。賞格具在。即今投降之人、如王繼先、袁年、羅國明、羅國顯、安鑾、陳仕賢、田良玉、圍宗傳、楊光耀等。或給之冠帶。或給以優養。本部院毫不爽信。營中何故食功妄殺。致干天和。且將官原以滅賊爲功。不以首級多寡爲上下。況殺降如楊惟中、已經參閒。又何必邀截降人冒報首級爲也。合行曉諭。爲此牌仰該道。文到即便通行各營。徧軍前樹立招降大白旗一面。責令鄉導降夷人等、遍加傳諭。多方招撫。除逆酋并妻子田氏楊朝棟等一家、必勦無赦外。其餘左右一切軍師提調巡營目把苗夷親族人等。俱許納降。但係乘其衣甲器械、獲身下圍投降者。不分男女。審果不僞。即准免死。給票執照。發出安插。不許藏阻。及擅行妄殺。違者抵死不饒。其有能將逆賊楊應龍楊朝棟田氏、或擒或斬、真正身首來獻者。定照格陞賞。決不吝惜。本部院以信御厥諸夷。的不爽約。慎勿疑畏。各營仍一面攻圍。一面招降。不得以招降便廢攻圍。亦不得指攻圍妄殺降人。蓋即兩軍對壘。應敵者殺。投戈者免。自不相妨。各營仍須文武同心。公平進取。勿得如前私招私攻。中賊之計。此延時日。自取罪累。未便。

查妄報功

爲軍務事。據巡下南紀功道報。據監紀知府蔡宗憲報稱。五月初十日辰時、賊隨道鎮親督四路官兵、前後左右圍攻賊囤。鐵柱飛虎二關、城樓城墻、焚拆殆盡。賊兵屢合屢敗。被銃打傷甚多。止存飛龍朝天太

平三關另行設法攻打。又稱副總參遊曹希彬等官兵、已獲後路對面小山。趕至城門邊把住。廣兵、馬湖兵、土城兵、共斬級四十餘顆。又據該道報。據都司吳從周報稱。初十日寒冷夾攻。自旦至晚。第日血戰攻破頭關。又進二關。燒進城樓二座。推倒城牆四十餘丈。但日暮兵疲。三關更險。只得收兵。其後路齊攻。亦已奪山進逼關城之下。各有斬級。聽候類解各等因。到部院。據此。查得初十日之戰。節報經本部院參互審質。即據營中往來差人。及大小官。役人等口報知。是日總兵馬孔英、參李經任承勛哈光顯萬民英等、督陝毛西石平蔡劉勝等兵、與推官高折枝、在關前。總兵劉綎、參周以德李鶚瑚徐旭昌朝臣吳如勛等官兵。與同知史朝貞、在前左。總兵吳廣在左山。與川東分守監軍、及知府蔡宗澈在上發。吳從周兵漸兵在山下攻打關左城外山坡。周國柱羅乘、率陝兵駱有餘娶朝海漆太然兵、同曾希彬吳文傑杜熊兆等在後援。傾大砲。遊兵、永甯兵、廣兵、及畢節道督水西兵、一併攻打關後。此是日分布之大略也。前後左右、一時攻打。四面受敵。賊不能支。如前關、則石砫兵當前。馬總兵千總馬積圍傷先登。斬杜關正樓之側。左水關樓、則劉總兵部兵先登。賊大敗走。即拆燒樓。一時俱潰。此南綦三路血戰之勞。若吳從周兵衆方進。見彼賊下。便即閃走。以致左右不能獨立。三道三退。參將斬執旗督陣者。何郡也。乃蔡宗澈與吳從周自不思付。混稱克破二關。燒樓拆牆。誇誕裝飾。何其大謬不然。關後官兵、奪取關山。直抵後門。把守。移劄四山。安立排柵。功亦奇矣。但非一路之力。乃獨稱廣兵馬湖之兵有功。又稱親督四路官兵。前後左右圍攻。賊圍果能分身應之。抑止在關前協同發襄乎。至若吳從周前門。既無攻打之功。後路與伊何預。亦復混報。此又厚顏無恥之甚者。大抵該路文武、別無創立謀獻。惟以筆舌爲事。觀其目前賊圍未破之前。膛膛揑功若此。俟其既破之後。爭功爭財。必爲各路倡率。合行查究。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二道、秉公嚴查。初十日之戰。要見鐵柱左水二關、與燒樓拆牆及關後奪取三山的係何路何哨官兵攻克。何路何哨官兵未攻。或雖攻打、退怯無功。蔡宗澈曾否前後左右俱到監督。吳從周後路與伊無干。因何亦行混報。中間是何情弊。又查各路止報克鐵柱關。合江一路、並報克飛虎關。即今飛虎關有無。見在官否爲何人克破。逐一查明回報。以憑施行。此後各路官兵、或係同攻。或係自攻。俱聽該道與監軍二道據實開報。毋得仍前虛揑混報。查出取究未便。

聞訃申飭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稔逆賊之將亡。憤諸將之不振。方在秣馬脂車、入營督戰。忽於二十二日、接得家報。有先侍郎府君之變。蓋緣討賊無功。債事殃民。以致家門之禍。延及至此。呼天搶地。已死復生。自念身爲人子。降親從仕。醫藥不親。含殮不與。有子若此。不如無生。即欲刎頸穴胸。從先人於地下。已血念夫不可死者。有二親未葬。不可以死。賊未滅。不可以死。然欲葬親。必先滅賊。不然用兵經歲。老師費財。始禍西南。海內必尤其失策。臬上必鄙其不效。自分身無處所。況能歸而葬親乎。除即日上疏、請官交代。仍照往例丁憂候代。官照常行事外。擬合催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即便奠舉三軍。克日攻圍。一鼓搗賊。早奏蕩平。庶本部院得借口復命。式遄其歸。是該道不但有功於國家。有功於西南。其一錫福於本部院。更

無涯也。本部院即世世銜之。當止一錢勞酬功之典。如其遲延如故。結絕無期。甚至通賊縱賊、爲所不可爲、以犯明法。南平大蠹。本部院即在帳旨必且便宜行法。照綸登堂。手尚方而親誅之。決不令其債事誤國。且誤本部院使忠與孝兩無當也。須至牌者。

申飭輸攻日期

爲軍務事。據川東監軍道梁梯云云。案照先據總兵吳廣塘報云云。又雜申明去後。行據川貴督兵監軍七道呈稱。三省大兵、齊集圍下。今困賊月餘。未覩寸功。日復一日。彼此推延。作何結局。該七道公議。圍前圍後。分日分哨。至期各領部下漢土官兵、猶勇攻打。務要同心併力。庶可奏功。除行各總兵官遵照外。但事干軍國。誠恐各鎮有專功懷利者。仍前推諉。不肯協力成功。伏乞本部院嚴行申飭。庶有責成。計期五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共五日。俱攻圍後。綦南貴州攻圍前。以牽其勢。如圍後成功。各路準此。萬一勢難卒克。綦南半截二哨、繼攻圍後。三日。綦南半截二哨攻圍後。永合偏橋二哨攻圍前。以牽其勢。等因。批行乾。今據前因。爲照吳廣前報。會同分布。本院以本官係鎮守總兵。必然秉公服衆。語意粗心大膽。私己專功。今前後分攻。已近一月。攻圍既不能下。講降賊又不降。所謂不效之師。正宜改絃易轍。以遠嫌疑。則六道之議。以五路攻五日。三路攻三日。更番迭進。無非均勞逸。品殿最。期成功之速。滅賊之早。誠大公之論。平心之處。有何不可。合行督責。爲此牌仰該道。即便集思廣益。開誠布公。照依分定日期。督率兵將、前後輪攻。不問五日三日。效則通以功論。不效併以罪問。設或不遵衆議。即不效其歸猶輕。遠衆議又不效。即本部院亦末如之何也已。敕將森嚴倘方具在。斷不敢上下雷同。自貽伊戚。其遵行緣由報查。

破賊厭鎮法

爲軍務事。據營中報。賊凡遇我兵放銃。即令婦人脫去中衣。向我兵以羞之。我兵以羞之。破不得中。此厭鎮法也。合行破解。爲此票仰分守川東道。即便移文監軍二道知會。以後遇此。令軍中即斬黑狗頭。以血洒之。法立破。

策勵吳廣勿輒借口乏糧

爲軍務事。據總兵吳廣稟稱。李寀先原招兵四百九十二名。發守前門。以糧食匱乏。全營逃散。及稱半月以來。竟無升合到營等情。爲照李寀先、被該鎮一百六十棍打死。其兵無主。自應逃散。至於營中之米。有餘不足。原以相補。該營米向來有餘之時。任從兵士開市貨賣。略無掊節。以致近日淫雨衝搖。糧阻兵飢。輒以逢賊衝出爲詞。且自開國以來。一月之上。何不攻取。逐日講降。直至師老財匱。中賊之計。又欲以兵餒爲詞。縱賊衝出。如此兵將、爲賊而設耶。爲地方而設耶。爲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官吏、即便一面移文督餉道催運入營。一面督兵上緊攻圍。其營中有病衰弱不堪之兵、一一驗法出。勿令坐食虛耗糧米。其各將領向來折乾耗糧之弊。責令盡行改圍。如有虛軍冒糧空耗國儲、及坐食講降不行攻取、甚至假以撫食賊之藉口、縱之逃散。希圖能兵留賊。以遂其納賄貿國之奸者。不論是何文武。必誅不貸。

查妄報功

爲軍務事。連日接得營中塘報。任意鋪張。無一實事。無一實話。如此扶同欺隱、不知賊何日得平。事何日得結。如川南監軍道報稱。五月十四日攻圍馬湖。營報效生員張正印斬級一顆。夫馬湖兵八千。祭知府督領、半年以來。費糧幾萬。何無一人向前。獨一報效。何處人氏。何將官統領。又據該道報初十日之戰。所開頭領名字、不下百餘。又稱賊擁萬兵來敵。夫賊圍上殘苗無多。人人見之。況是日前後夾攻。永合一路。何遂有萬餘迎敵。我兵頭目百餘。所領兵當不下數萬。何安兵先退。官兵亦退。彼退而我不退。有何不可。又報十七日分七路行兵。夫圍後止一路。如何分七路。若路已填平。何不七路並進。直破其城。又據總兵陳璘報稱。十三日夾擊海龍圍。守備楊惟中、奮勇向前。斬級六顆。夫陳總兵所領一路兵三萬。將數員。皆何在。而獨一貧生。伯死之楊惟中、龍泉抱頭鼠竄。擄妻以逃。坑死萬人。幸得脫死。又日日殺降要功。長坎圍下。一日殺降人三百。心尚不足。今又來圍上冒功。又稱斬級六顆。不知是降人首級。是病死人首級。不然是日廣兵與賊對坐、並未交戰。何處得級。該鎮止欲爲之安功脫罪。獨不慮爲三省三十萬官軍所笑耶。即今師老財匱。運餉之苦。家戶騷然。大將日日擁兵坐食。未見寸功。但催戰便稱無糧。卻又日日說謊妄報。文官抄謄敘紙。更不經目。不過爲之傳報而已。不知自古以來。有如此而能成功滅賊者乎。本部院前之髮立斷裂。不知各文武何以安心。何以消日。將來何以自免。合行嚴查。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文到即將上項情節。一一實對。要見是何人作弊。何人說謊。其生員張正印、如係冒功安級。即依律招解。楊惟中已行拏問。陳總兵不許占怪不發。致以敗軍之將、冒級冒功。沮我士氣。以後大家要出良心。存公道。幹實事。說實話。無令朝廷養士。不如逆賊養苗。又近日聞營中於各處找零人首級、及病死糧夫軍兵之首、亦爲所竊。又有養降人以待殺者。一遇攻圍、便以報功。觀永合路一向如此而能成功滅賊者乎。本部院前之髮立斷裂。不知各文武何以安心。何以消日。將來何以自免。合行嚴查。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文到即將上項情節。一一實對。要見是何人作弊。何人說謊。其生員張正印、只約降相屍。別營兵著一鉛彈打賊。尚濕然。聞黑。乃日日有報首級。定是此類。曾希彬等、又每報陣亡輕重傷、至數百人。此皆邊上熟套老奸巨猾所爲。不知此盜可以做幸脫罪乎。一併先申明之。俟再犯發問。

行畢節道退兵攻圍

爲軍務事。據貴州畢節兵巡道稟稱。受賄之說、流布道路。職不敢明指其有。亦安敢遽保其無。惟逆賊、則原未逸也。連日猖攻。彼兵死鬬。我兵傷損甚多。非逆賊孰驅之。新令急而賊以逸。謹敢任者。克圍有日。賊能盡免俘降之口乎。諸目狡而多智。斷不爲此。禁搶擄、禁搶擄、自今日第一要緊務。顧犬羊之性。非盡可口舌化誨。能必見利不動乎。今惟令退兵一舍。嚴防奔逸。而以圍後讓兵剳營攻打。繼之攻圍功也。守亦功也。不惟釋多口之疑。抑可杜競爭之漸。安氏自爲計、與賊等爲安氏計、似無出此者。等因。到部院。除禁嚴爭搶擄、業已申飭外。爲照賊自上圍。官兵四圍。本釜中之魚。安能他逸。乃今環攻月餘。竟不能下。果賊難破。實由我之人心向背不一。不肯同心併力耳。今勿論通賊受賄有無情弊。所當迴避。即屢攻不效。亦當改絃易轍。以責別將。聽立新功。安得犒日株守。虛糜老費。據議退兵一舍。嚴防奔逸。而以漢兵剳攻、深得伐謀妙算。相應依擬合就通行。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移令川湖貴州監軍等道。行令水西兵馬勦退一舍。嚴防奔逸。聽前路三鎮官兵剳營攻打。成功之日。不問攻守、一體論功。併敘決不分別。惟持角相應、共奏凱旋。是所跂望者。倘毋遲誤未便。

用計破圍

爲軍務事。據降民田良玉稟稱。圍前左邊水巷、右邊婆婆巷、又寶峰山左側、各有小路一條。共三處可以棄上。前日玉等由此脫逃等情。據此。諮詢萬曆元年、圍九絲城不下。時有議者、謂此山形勢似虎。若擊其腰、賊破。遂級中攻。自九月初一日起。令奢兵攻其頭。郭成兵攻其尾。連打八日七夜。賊力甚疲。壺將精銳者、撤據兩頭。懈怠中守。次日重陽知。暨此夜飲酒。必然睡熟。三更時分。令降夷幺兒引平茶衝鋒兵五百、棄緣附葛魚貫先登。次石砫兵、次吳鎮兵、相繼而上。斬其把隘數人。舉礮一聲。諸營吶喊並進。城中亂竄。登時蕩平。此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驗也。今前後攻打。不爲不急。既左水巷、右婆婆巷、與寶峰山左側、各有小徑。大都此圍似與九絲彷彿。頃良玉等既能依附而下。則我兵亦可以棄緣而上。既九絲竹用夜半偷上成功。則今日猶不可倣此計而襲取乎。合行查議。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總鎮幷監紀將領等官、逐一密切計議。以上三路、既可下。必能上。如是可取。則避遲能爬山越嶺飛簷走壁勇士數百。束裝伺候。前後連攻數日。待其賊勢疲憊。三路防守稍懈。著令各兵三路棄緣而上。圍聚剳定。拌死敵住。舉礮爲號。則賊膽盡塞。前後解體。諸路並進。務勇接應。此圍可破。大功可奏矣。如是畏怯不前。不思計破。日惟放銃吶喊。老師費財。將何抵止。奈何奈何。

行遵查元敬發營幷中途安置

爲軍務事。照得卽今盛暑之際。營中軍兵攻圍。途間並夫往來。每以中暑生疾。殊可憫惻。合製益元散藥徧發。爲此票仰重慶府官吏。卽便動支官銀。差人分投收買甘草三五百斤。滑石二三千斤。多撥醫生。速合爲末。製成益元散。每營各發五六百斤。以濟三軍解渴。又自安穩驛起。至圍下止。成二三十里。高阜處所。堆以停歇飲水之處。立一草舍。安置瓦碗木桶畜水。每處責令一人管藥料理。以便運夫食飲解暑。疾具支過銀數、發過藥斤、報查毋違。

稽查餉米

爲軍務事。照得四路兵馬。逃亡既多。沽去亦衆。則兵減。夫不減。宜乎運糧有餘。卽獲宿偫。胡乃盈稱不足。喋喋聒報。其故何哉。若非領兵等官。差人中途邀截折銷。必係軍兵糴役私相免貿。而幷頭運夫、借此息肩。上下蒙蔽。加之收餉委官、日久因循。不加盤刷。止憑吏書通同作弊。私收免帖。報數了事。遂濫不問。以致糧米到營者少。大都坐此。卽今若不立法稽考。則餽餉有限。偷川無窮。脫有不支。將何接濟。分守川東道。原係總理糧運。仍應專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查照原行。轉行管餉官。今後起解餉米運到營中。卽具數報道。該道驗過。給與一票執照。方許支餉。官照票收納。如無照票。及之弊、或可少缺。至於各路漢土軍兵中有病弱不堪、及完員完食法應陸續撤去。以免糜費。與夫逃亡事故。各名下月糧、卽日住支。如有不行開除、捏稱並無逃亡、及仍前折銷免

支給、粮回官粮倘有毋分官兵人等、指名趕究、應梟示者、登時梟示、應細打者、即行細打、慎勿輕貸、先將汰過名數揭報。

還鋒破圍

爲軍務事、照得圍困日久、屢攻不下、非人不衆、蓋因兵無選鋒耳。茲欲選鋒、必汰病弱、省此之糧、增彼之糧、庶克有濟。合就查議、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會同東南二監軍道、將綦南永合四路漢土軍兵、逐一挑選、膽勇過人、技藝精熟、情願先登破圍、衝鋒殺賊、一可當十者、每路數百名、每人懸賞銀十兩、脫有損傷、外加十兩、醫恤。毫不可少、次者留營防守、其餘病弱不堪者、即行汰去、以免糜費、務必破敵、在此一舉。文到火速舉行、再不得疑畏觀望、老師值事、未便。具挑選過衝鋒、汰撤過弱兵各名數、飛報查考。

申飭監紀職掌

爲軍務事、照得監軍者、監督將官、運籌決勝、有進無退之謂。紀功者、稽覈將官報驗功級、有無應紀應削之謂。至於監紀委官、一則贊畫監軍、一則勤勵紀功、承委分任、摘弊發奸、此監軍與委官之職掌也。今乃有大不然者。如監紀官、此日將官本未與賊交鋒、人所共知者、不但不能催幅臨陣、且事後聽其所慫恿、依違成風、扶同報賊、將誰欺乎。又如一日雖與交戰、原無功次、亦人所共見者、不但不能駁問功從何來、復若干定爲一分、召人耕種、免其征賦、如川北軍站故事、責令當差走遞。如事體穩便、人情樂從、則精名取與鋪張揚報。監紀謂何。再如頃者營中官軍擄掠女子無限、竟不一言。逃亡軍士極多、竟不一報。將官冒功、冒糧、奸弊蝟集、竟不一發。且無功佐之爭功、有過與之隱弊。以若所爲、非監紀、乃將官之坐營也。深可痛恨。合再申嚴。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移文監軍二道、申嚴監紀等官。自今務要監督將領等官、親率軍兵、打賊圍、每日有無與賊交戰。或身先士卒、或提怯不前。有功則報有功、不得冲埋。有過則報有過。成法當然。決無憑惡不悛、仍加治罪、以警其餘。查明回報。至於奢民原係造釁起事之人。今播賊雖平、然殺人命數十萬、費錢糧數百萬、皆此輩釀成之禍。今即准其復業、或原有貨產者、方許告官查明、量給以見結在官、以便承認。期垂永久。或掣肘難行、即作何徹派、必須議定、設處疏通、以免阻滯。查明回報。

一、播地既平、一切旧土、供應盡行沒官、召人耕種、稍待二年後、照例起科辦納糧差。近聞有等無知愚民、冒認播州各處舊改爲流、則此五驛亦當改流。其各驛應用夫馬供億、或將此中一帶田地丈量、計算約種若干、定爲一分、召人耕種、免其征賦。如川北軍站故事、責令當差走遞。如事體穩便、人情樂從、則精名取與鋪張揚報。監紀謂何。再如頃者營中官軍擄掠女子無限、竟不一言。逃亡軍士極多、竟不一報。將官冒功、冒糧、奸弊蝟集、竟不一發。且無功佐之爭功、有過與之隱弊。以若所爲、非監紀、乃將官之坐營也。深可痛恨。合再申嚴。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移文監軍二道、申嚴監紀等官。自今務要監督將領等官、親率軍兵、打賊圍、每日有無與賊交戰。或身先士卒、或提怯不前。有功則報有功、不得冲埋。有過則報有過。成法當然。決無憑惡不悛、仍加治罪、以警其餘。查明回報。至於奢民原係造釁起事之人。今播賊雖平、然殺人命數十萬、費錢糧數百萬、皆此輩釀成之禍。今即准其復業、或原有貨產者、方許告官查明、量給以見結在官、以便承認。期垂永久。或掣肘難行、即作何徹派、必須議定、設處疏通、以免阻滯。查明回報。

行局國柱領兵守播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雖云甫平、地方已見大定。近議於各總鎮標下、共留兵三萬、似覺過多。撫所事事、相應專委偏將一員、統領防守、以省究食。及照管松潘副總兵事、參將周國柱、謀勇兼資、堪以彈壓、合行委用爲此。除行三監軍四兵道、四總鎮、每路止留本處兵三千、共一萬二千、餘兵盡數撤回外、牌仰本官即便統領前兵一萬二千、專一在播分布防守、倘敢夾漢、用費保障。此後建置衙門、修築城垣等項事宜、悉聽會同各道與委官計議而行。毋得違錯未便。

委守東道綜理善後

爲衆議善後事宜、節行該道幷三省監軍兵備總鎮、及監紀等官會議去後、連催未報。蓋緣功成之後、監軍有督兵之責任、勞以致瓦相推諉、日延一日、剿國破賊滅、拓土千里、用夏變夷、貽範萬世。若非慎始、安留保終、及照分守川東道張按察使、本以八面之才、可當三藩之寄。況近日督兵八路、流土錯服、上下歸依、前項建置

西宣慰實撫長官各以上中下製造給之其上銘文俱照後式鎸完之日呈請頒發先以每等一件呈驗。

貂至牌者。

計開銘文

惟皇恭北惟水朝東惟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封惟敬天念祖盡以不肖厥咎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爲不信視楊應龍爲曆二十八年六月吉日欽差總督川湖貴軍門右都御史李化龍。

立銅標

爲軍務事蒙仰兵巡上川東道即便轉行重慶府動支官銀收買銅斤委官作匠如法鑄造高一丈三尺者銅柱一根將後開銘文鐫入於上豎於海龍囤之顛入石三尺上露一丈用鐵鞏土以垂永久具勘支過銀數鑄立過緣由報查。

計開銘文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人告訌天王赫怒遣整六師以誅不供百十有四日蓋俘摯醜遂滌其宮設庶治之方三千里始入皇封駁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化龍。

行高推官賑恤降民

爲軍務事照得播州招撫投降民夷雖經監紀等官安插撫恤其何以遂安養生存之計查得涪州合江二處撤兵之後積賊積久此際會按院及將烏江沙溪二路行湖廣各撫院每路動米一萬石賑濟外牌仰本官即將播州近日大征招撫投降民夷盡數查出大約以夠米一萬石爲率每戶給與三斗以示賑恤凡與涪州相近者造册逐戶經送涪州管餉官近蒸江江津合江者逕人徑送合江管餉官各於積貯各州縣解州餉米內照數動支給領事完將支用餉米數目及賑恤過民夷姓名造册通行呈詳以憑會題施行

查處獻俘銀兩

爲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院部牌行八路監軍總兵道鎮凡賊滅之後務要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其賊之家貲俱要封識登記呈詳以便分別給賞奏報去後續據各道鎮塘報圍破之日賊之家財盡被亂兵搶掠無存及本院部再三行查始據該鎮止報起解前項賊婦銅鼓刀弩等項並未開有在巢搜得銀鍋銀盞等件酒今日久又突有搜獲賊贓之申竊意此物若果得之圍上何不言於未追之前倏爾報於既追之後或係扣減軍糧功賞旋爲造作湊合充數以掩縱兵搶掠之罪亦不可知且未經該省撫院幷監軍等道驗實轉報尤難准信爲照地方蕩平大功已定賊之家財有則留之地方以充軍餉無則亦不失賊之家財盡行給與之旨若強勉造作以圖進獻無論軍士血戰功賞不可扣除而此等舉動亦不可爲訓也他日地方有事何以用人爲此牌仰該鎮道官吏即將原報賊婦二口幷銅鼓刀弩等器上緊催督起解川貴俘犯已去旬日遲則追之不及恐致誤事其今次文內所報銀鍋銀盞等件未解則已若已起解即行趕回仍查是否賊之贓仗如係賊贓爲何前起不言今次方報如非原物今當作何議處徑與該省監軍兵備會議妥當務要與人情事體兩無妨礙呈詳該省撫院徑自施行毋得違錯未便。

發回陳總兵解獻銀器

爲軍務事據鎮守偏橋總兵陳璘呈差指揮趙繼勳等領解官兵在巢所得銀鍋銀盞等項銀器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除另差人管解前赴外合先呈報等因據此案照先該本院部牌行八路監軍總兵道鎮凡賊滅之後務要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其賊之家貲俱要封識登記呈詳以便分別給賞奏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各鎮道原報圍破之日賊之家財盡被亂兵搶掠無存及本院部再三行查始據該鎮止報起解前項賊婦銅鼓刀弩等項並未開有在巢搜得銀鍋銀盞等件酒今日久又突有搜獲賊贓之申竊意此物若果得之圍上何不言於未追之前倏爾報於既追之後或係扣減軍糧功賞旋爲造作湊合充數以掩縱兵搶掠之罪亦不可知且未經該省撫院幷監軍等道驗實轉報尤難准信爲照地方蕩平大功已定賊之家財盡行給與之旨若強勉造作以圖進獻無論軍士血戰功賞不可扣除而此等舉動亦不可爲訓也他日地方有事何以用人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原報賊婦二口銅鼓四面銷造此牌仰該鎮道官吏即將原報賊婦二口幷銅鼓刀弩等器上緊催督起解川貴俘犯已去旬日遲則追之不及恐致誤事其今次文內所報銀鍋銀盞等件未解則已若已起解即行趕回仍查是否賊之贓仗如係賊贓爲何前起不言今次方報如非原物今當作何議處徑與該省監軍兵備會議妥當務要與人情事體兩無妨礙呈詳該省撫院徑自施行毋得違錯未便。

發還吳總兵解獻銀兩

爲軍務事近據總兵吳廣開報破囤所獲器械及搆內有銀盆二箇銀盤十箇共重一百兩等因到院部簽未審此物是否果在囤上搜得或係該鎮因見行查旋行造作者今進獻者止於器械各件獨將此物搪入其中似周欠雅擬合行查爲此票仰巡上東道即查該鎮所報前項盆盤一百兩是否在囤所獲如係該鎮造作仍給還該鎮收領取領報查毋遲。

止陳總兵追獻銀物

爲軍務事據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呈本本院部差牌邊將賊婦田氏何氏並諸葛波四面刀弩一百八十一件鉛鋼防一顆於八月初七日差把總徐學曾等管解赴投又准左右監軍手本亦開前事連日會同拘集各舊領兵把總哨官再三查審責令回營嚴加查搜得各兵在巢所得銀鍋銀盞等項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除另差人管解前赴外合先呈報等因據此案照先該本院部牌行八路監軍總兵道鎮凡賊滅之後務要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其賊之家貲俱要封識登記呈詳以便分別給賞奏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各鎮道原報圍破之日賊之家財盡被亂兵搶掠無存及本院部再三行查始據該鎮止報起解前項賊婦銅鼓刀弩等項並未開有在巢搜得銀鍋銀盞等件酒今日久又突有搜獲賊贓之申竊意此物若果得之圍上何不言於未追之前倏爾報於既追之後或係扣減軍糧功賞旋爲造作湊合充數以掩縱兵搶掠之罪亦不可知且未經該省撫院幷監軍等道驗實轉報尤難准信爲照地方蕩平大功已定賊之家財盡行給與之旨若強勉造作以圖進獻無論軍士血戰功賞不可扣除而此等舉動亦不可爲訓也他日地方有事何以用人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將原報賊婦二口銅鼓四面銷造此牌仰該鎮道官吏即將原報賊婦二口幷銅鼓刀弩等器上緊催督起解川貴俘犯已去旬日遲則追之不及恐致誤事其今次文內所報銀鍋銀盞等件未解則已若已起解即行趕回仍查是否賊之贓仗如係賊贓爲何前起不言今次方報如非原物今當作何議處徑與該省監軍兵備會議妥當務要與人情事體

管解前去沿途迫趕交與遊擊江萬仞領解赴京去訖。及將其餘不堪喊仗。發仰成都府收貯外。今據前因看得前項銀鍋等器。已行免解。無容收貯。合行發回。爲此除將今解銀器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照依估納與差官趙繼勛等領回外。牌仰該道官吏。卽便查收。照依原行牌內事理施行。具收領過緣由報查。

平播全書卷十二

書札

內閣次輔二相公

入境詢問。楊會自敗黔師之後。別無舉動消息。但恐見督兵進勦之旨。自知難逭天誅。先發制人。快於一逞。亦未可知。然此會必不敢遠離巢穴。卽有侵軼。料無大事也。惟是兩敵相當。先能自守。方可攻人。而此中向來惟以宣諭爲主。兵將一無所備。守且不能。勦於何有。此時收拾。業以後時。而總兵劉綎。茫無消息。不知何日可到。僞其已過都門。乞台臺命大司馬馬上差人一催督之。其餘軍體。俟咨詢已定。必須審彼己情。爲先後著。未敢漫言也。臨啓無任瞻仰。

內閣趙次輔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初龍之受事也。見有貴州之事。知會惡難救矣。然以爲今兵餉未集。王程甚迫。急難措手。且當徐圖。使彼若仍襲故套。其文強飾。且當明許自新。而陰伺其便。害以歲月。自可得志。乃不意龍甫至。而酋已先反矣。不知黔事若何。卽以蜀論。沃野千里。諸土司環而居之。居重馭輕。正宜晏然無備。乃成都境內。無將無兵。所恃爲兵餉者。土司耳。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何怪乎土酋一起。而東手無措也。今黔蜀兩地皆被兵。而酋獨自將侵蜀。重兵壓境。意殊叵測。卽募烏合之衆。調土漢之兵。取應目前。然衆寡強弱。兩不相當。惟循自全。無鬬戰矣。丈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了此當自無難。願難起貧卒。得無少勞神慮否。茲專人上候。並以謝事。伏惟台照。臨楮依依。

又

播事向來欲緩圖之。以內備未修。難問外事也。乃酋激於督兵進勦之旨。我當甫至。業已反矣。此天促其亡。無足爲異。獨向來此中當事者。以招撫可恃。一切無備。而黔中又且往還之酋。自空其國。今卒然有變。何以措手。乃知重發輕爲。其爲誤事均也。於今只須急於修備。保守地方。城池爲上。村落次之。此中已沿

知所底。爲今之計。惟調邊兵二枝。浙兵二枝。馬步萬餘。以爲主兵。則獨人之氣自倍。土司皆爲我用。彼不得志。自當歸巢。然後環而圍之。歷貴爲賠。不移時而內變作矣。此計處逆酋之大略也。但眼下無兵。必須死守。龍已差人於陝鎮借募。向西來時。酋以和北。亦有許者。故近日別疏所請地方遼多。所重惟在陝浙。其餘則地方鄰近。必令各土司以兵守隘。乃可促其亡耳。至於調遣之時。必自有斟酌。決不肯多調發以糜糧餉。乞台臺俯賜准行爲望。

田東翁大司馬

酋見近日貴州發疏及旨意。乃曰朝廷已不容我老楊。我老楊只得拚死做了逃領兵以出。妻子泣諫不從。此其意亦叵測矣。西川兵將無可用者。惟一房嘉謨。又有勇無謀。不能制馭。今酋大兵已至綦江。若綦江不守。則全蜀震驚。甚可慮也。川兵士兵。皆非其敵。酋常言。若陝兵來。我還讓他。若川兵。不必來。我持一竿可驅幾萬也。今調陝兵已遍。然他處益難矣。弟過陝時。王喈江公已許爲我募三千。但召募更遲。今已發使借延綏人衙兵三千。不知其在否。又一面令募矣。又於李次翁處。乞將各鎮兵每鎮借發二三千。料沒多亦須有少。此惟望部文主持催促之。蓋逢游擊掠。不過數日卽出。此酋若得城郭爲據。則西川之憂所不忍言。所謂急中有急。陝兵之調。萬不容已。惟台臺留意焉。浙兵於劉用卿公處借一枝。此時浙中無事。定是肯發。又山東之南兵防海甚閑。無用。若發來。甚爲有益。乞台臺發發來。限以時日甚便。大抵今所難者。惟是目下全無兵。而各處紛紛徵調。酋益疑忌。益狂逞。先發制人。無以禦之。然不明言。則各省無明文。難以調動。所以前小疏。只照原敕混請。不定某枝某枝。今台臺覆疏。亦只可云某處某兵無用。可摘發防禦。不必急言進勦。渠以爲事緩。尙未必拚死做也。若渠拚死做。目下眞是可慮。伏惟台臺留神爲禦。劉綎略撫甯息。深爲可恨。乞嚴催之。若北兵北將。須更得一北總兵。如麻貴之類。兩下爲之方可。然此時無一兵。又不可虛設總兵。俟數日後。看形勢再圖之也。

郭青螺中丞

語有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天下不爲無事矣。大要難起方圖。事過猶捄。苟幸無事之方。則漠然忘之矣。不知黔事若何。卽以蜀論。沃野千里。諸土司環而居之。居重馭輕。正宜晏然無備。乃成都境內。無將無兵。所恃爲兵餉者。土司耳。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何怪乎土酋一起。而東手無措也。今黔蜀兩地皆被兵。而酋獨自將侵蜀。重兵壓境。意殊叵測。卽募烏合之衆。調土漢之兵。取應目前。然衆寡強弱。兩不相當。惟循自全。無鬬戰矣。丈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了此當自無難。願難起貧卒。得無少勞神慮否。茲專人上候。並以謝事。伏惟台照。臨楮依依。

邊智當、不知點中何似、若已猖獗、必須奏報、幸以稿來、其報則止說其搶掠之狀、而後以撥濟數語結之、不必多說處當、致洩事機、或奏或塘、無所不可、統惟台裁、

內閣趙沈二相公

酋自知罪狂不赦、益復先發制人、龍入墟之先、已陳兵境上、比報至方、四出徵調、而陷城之報至矣、房張二將、素稱驍勇、一朝陷沒、全蜀爲之喪氣、而彼且猖獗未已、聲言欲取重慶、龍已發總兵馳往、而火急徵兵運餉以繼其後、計數日之間、城守粗備、或可恃、戰必不能、非得陝浙二處見兵、地方終屬可虞、乞台鑒諭大司馬急督發焉、雖秦中邊腳雜輕議調、然腳之大舉、止用自守、非久當出、若此酋據蜀、鴟張何極、且彼中四鎮、但是行摘調、不過逃亡未補之數、而集少爲多、所裨於蜀大矣、惟台鑒鑒裁、臨啓無任仰望之至、

莫副使答

每接來書、令人閱歎、使節伏義、自是賢士大夫家法、吾輩行事、要令天下後世人無異議、目前禍福利害、安足問哉、然聖人無死地、彼其隨機應變、當自有餘、亦願與門下共圖之而已、此中人情、眞是難保、須時時體察、而又行以鎮靜爲宜、大要只是撫兵則人心惶惑、但得兵數千、人心皆定矣、今調發已及半月、四方之兵、當有至者、先儘各處漢兵、如原係忠勇著聞者、亦可用之、其不可保者、則令駐劄城外、或發之隘口、以我將官相監防守、再多者、發之各縣、處處有兵、人自氣壯、賊自氣奪矣、彼中鄉先生多有識者、凡事無妨商量、此同舟遇風之時、不患其不爲左右手也、

二此酋以經賊者

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勦旨、亦未必擊定必勦、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勦、而圖外之事、原不中制、疑不俟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酋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斂師而去、即此數端、尚有可撫之機、酋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重、又有嚴旨、酋復狂逞、亦未可必、酋若有心窺撫、即有嚴旨不動也、那崑老來時、何曾無勦旨、何曾畢竟勦得成、我算伎倆、彼豈不知耶、大抵酋若從此斂戢、大家尚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酋亦不信我、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致意、俟兵衝稍集、僕亦欲東、當面請教、此不一一、

重慶府此酋以經賊者

酋之要撫、非真心耶、抑係我耶、川中兵力、該府所知、酋撫無可爲計、然欲明白題撫、則又難開口、以新有事已領、昨據守道報、賊欲向城、故急令發兵、不意東鄉又遭一番荼毒、奈何彼既犯搶、我即防守、亦自當事、且亡羊補牢、亦已後矣、不必虛其以爲詞也、自今有兵在城、或自後亦不敢城外竊掠、即彼來攻、四千人亦是以守、況又有應援之兵乎、不然、彼狂賊萬一乘其空虛、突入城內、即朝入暮出、亦是破城、守備不

陝西各邊督撫諸公

發兵事、已奉啓、知必勢神虛、惟是逆酋自知不免、狂逞當無所不至、所當兵將、眞如救焚、且秋防已舉、煙荒後、即無用設守、移緩就急、總之國事知必無客也、陝兵多悍而不就約束、所重易擾、川人畏之、聞風逃避、乞台下選一風力文武官、嫻令約之、幸甚、東征之役、各省調兵、皆不開糧、川省突然用兵、餉銀急難凑手、昨撥例具題、欲得止給行糧、料必見允、敢預以告知、益下亦必見亮也、事勢窘急、百凡仰借、伏惟垂照、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賊近以客酋稱蜀之邊境、而大勢犯湖貴、蓋欲深入其地、一則搶掠以備食用、一則招苗以資戰守、二省兵食、急難湊手、其偏橋一帶、生苗出入無忌、久之恐釁出蓋爲播用、湖省之憂、更甚於貴省、陳璘今不知何在、昨已題改湖廣總兵、必須嚴催赴偏橋駐劄、而童元鎮防守平越興隆貴陽一帶、乃無應也、伏惟台臺垂察、昨見戶兵二部、各發倘銀、庶幾可濟燃眉、但兵部馬價二十萬、俱爲實數、尚患其少、戶部以楚助蜀、以滇助黔、俱皆虛數、昨得雲南撫院書、調兵止許四千、行糧亦稱難備、仍令四川解銀往、方可發兵、則十萬之助、必不可得矣、湖廣白蠟等銀九萬、自十七年起、至今止明是帶徵、解太倉餘銀十六萬、假是存留、必尚拖欠、即令借別項銀、恐亦無二三十萬堪借之銀、今貴州無地無賊、不敢調兵、只爲無餉、若再運時月、何以支持、今湖廣既設總兵、四川亦不敢窺湖廣之助、已查二省撫院、將前湖廣之銀、暫且二省分用、然必無實數、亦成詿儌、此必再於太僕寺動銀三十萬、三省各發十萬、有銀省分、如前所請借兩廣輔建河南等處、共湊三十萬、三省再各發十萬、以後不足、川湖二省、量行加派錢糧、貴州則二部協助、尚爲易處、今日方奉到咨、未暇具題、先以上聞、倘蒙從中行下、俾各省督撫遵奉、則兵無乏餉、賊不足平矣、統惟台臺垂照、

莫副使

酋既以申星來、亦即隨宜以文告答之、撫妨推誠開諭也、但連旬餘、調兵已集、府城斷然可保、我守既堅、彼氣自奪矣、目前之計、只須夜以繼日、經營戰守、乘虛搗巢之說、尚未可恃、貴州大敗之後、人無固志、彼決不敢主張、安氏爲此雖已再說之、恐終不從耳、聞酋造舡、此信頗眞、須隄防之、大礮火箭、皆可燒舡、宜早備也、調兵既多、尤要處當、房屋銀米之類、皆須預爲區處、早定委官、以時給散、勿令一人失所、若便其少有閒曠、便搖衆心、爲害更甚於無兵矣、慎之慎之、

又

得報、門下蒙謂良爲慚然、顧四人之中、獨從其薄、亦足以明公道矣、此當以爲福、不當以爲戚也、南川之事已領、昨據守道報、賊欲向城、故急令發兵、不意東鄉又遭一番荼毒、奈何彼既犯搶、我即防守、亦自當事、且亡羊補牢、亦已後矣、不必虛其以爲詞也、自今有兵在城、或自後亦不敢城外竊掠、即彼來攻、四千人亦是以守、況又有應援之兵乎、不然、彼狂賊萬一乘其空虛、突入城內、即朝入暮出、亦是破城、守備不

設、何以自解。今日已有儆言。逆酋狂逞、殊未可料。當處處設防、無謂其不來也。小閫甚爲明悉。向來諸人獻閫、無及此者。倘留恬武穆出之袖中者、非此耶。第今日進兵、必須萬全。白石口飛練並綦江而三矣。安者、今糧餉未充、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士、兵欲浪戰以決雌雄、是飛練與綦江之緒也。必無幸矣。此原不知兵之說、無足論也。若遲久之說、蓋主堅固坐困、必用衆、用衆、即酌中乎、亦須川六萬、湖貴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和守數年、老師費財、且虞他變。蓋數營平金城之計、而不知營平先散兵後屯田、今之兵非可散、而糧無可屯。故不相當也。大抵今日之事、在張坐困之局、局而已定、而後相機急趨之、衷緊要、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滇兵、廣兵、湖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衆有懼心、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縱之且逸。況彼殘虐有年、誰肯爲之死守者。當是時、而後懸賞以購之、不得、則進兵以逼之。十二萬人分爲四路、可攻可守、可進可退、不逼不速、惟吾所爲。而令彼必不能得志於我、法所謂衆則分之是也。如此者、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事矣。若如是而猶有遺慮、則天也。人定勝天、當再閱之耳。川省進兵之道二、綦江遠、永寧近、而皆險甚。湖貴進兵之道各一、皆近而少平。他日先入、當在湖貴。故須以二總兵領二枝、互爲掎角而齊入、蓋雖不佞、川兵、自足相當。乃爲勝算。若如他年貴兵失期、川師不支、則難矣。兵已移調、近又得朋旨促之、應不後期。然須年內俱齊、則木落天乾、應易舉事。糧餉三省皆急、而貴州尤甚。蓋別處尚可借、貴州無可借也。三十萬之發、目前少遲、便當束手。統乞臺下垂允、幸甚。

蔡副使守愚

蘇甲照布政司行造者、倘不隔矢石、昨令以花五斤、布二屆、紙百張、爲一件。方隔矢石、其價則須少增。今各處所造、如尚未完者、可令照此爲之。倘得其一半之用、已完者、亦不必改造。又費事也。須小袖長袍乃可。原廠袖亦宜易之。統惟留意焉。

陳毓台中丞

頃承台命、滇中兵少、未敢再瀆。茲承台教、業以萬兵相借。先發六千、不留從天而下、賊亡有日矣。感何言。川中有陝浙之兵、加以本地兵、可得數萬。原擬以黃南廣西二處兵濟貴州。今即六千、亦可增黔中八分氣勢。乞台臺徑發之彼中。已行令彼中備餉矣。行糧既蒙處給、坐糧自於所在地方支給、無更累滇中之理。但乞兵行之前、台臺約鎮守各先發二牌、一至貴州緻、一至四川重慶緻、言沐府提兵六萬、親來行勦。庶賊黨寒心、可不攻而自破也。賊將來必至內潰。兵惟蚤發爲宜。沐鎮守聲言入川、而移鎮烏撒、則賊即有朝不保夕之勢。蓋賊惟畏該勦聲勢、不知其虛實也。惟台臺轉達之。外備二千、發之川中、亦見處處有滇兵更爲萬全。此中坐籌自有、無煩台慮。不幸值荊人之戚、因留使者七日而後發。伏惟鑒原。尚容嗣布。

冀副使

昏之退、或別有譯算、所不可知。然我惟益修守備、常如賊至、自可無虛也。安氏據巢之說、貴州不肯、昨已奉告。今恐師老財匱、欲早賜處分。與貴州商議者、欲據巢耶。欲逐進勦耶。以如此兵力言勦、恐不滿應龍一笑耳。兵不可廢、則餉不宜惜。宜專心料理糧餉、令師得夙飽、庶目下安心、且將來可用。有兵無兵、其苦一也。不佞向固言之矣。二官留此用之。草草不盡。

王靖江中丞

蜀地告急。危於累基。計無所之。於是乎驍騰雲之騎、效包胥之哭。良非得已。猥蒙吾兄不棄、慨然許可。事欲遣發。事欲召募。同仇之誼、事益非高。弟獨何心、而不刺骨爲殷乎。脫破綦江之後、廣掠數日、未卽長驅。弟姑以計緩之。而火急徵兵。尋見稍稍有備、未敢卽向渝城。然其兒錐唐蛤、不可嚮邇。斷斷非川兵所能支也。計今惜兵之疏、想已得諗。卽他不可知、而入衛一枝、必無不許。料此時廣已犯過、自不妨以精人健馬相借耳。

內閣趙　沈二相公　田東籬大司馬　兵科

今之談播事者、有遲速兩端。遲則欲當以數年、而速則欲決於目下。夫兵貴拙速、然亦未有不能拙而速者。今糧餉未充、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士、兵欲浪戰以決雌雄、是飛練與綦江之緒也。必無幸矣。此原不知兵之說、無足論也。若遲久之說、蓋主堅固坐困、必用衆、用衆、即酌中乎、亦須川六萬、湖貴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和守數年、老師費財、且虞他變。蓋數營平金城之計、而不知營平先散兵後屯田、今之兵非可散、而糧無可屯。故不相當也。大抵今日之事、在張坐困之局、局而已定、而後相機急趨之、衷緊要、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滇兵、廣兵、湖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衆有懼心、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縱之且逸。況彼殘虐有年、誰肯爲之死守者。當是時、而後懸賞以購之、不得、則進兵以逼之。十二萬人分爲四路、可攻可守、可進可退、不逼不速、惟吾所爲。而令彼必不能得志於我、法所謂衆則分之是也。如此者、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事矣。若如是而猶有遺慮、則天也。人定勝天、當再閱之耳。川省進兵之道二、綦江遠、永寧近、而皆險甚。湖貴進兵之道各一、皆近而少平。他日先入、當在湖貴。故須以二總兵領二枝、互爲掎角而齊入、蓋雖不佞、川兵、自足相當。乃爲勝算。若如他年貴兵失期、川師不支、則難矣。兵已移調、近又得朋旨促之、應不後期。然須年內俱齊、則木落天乾、應易舉事。糧餉三省皆急、而貴州尤甚。蓋別處尚可借、貴州無可借也。三十萬之發、目前少遲、便當束手。統乞臺下垂允、幸甚。

又

湖廣總兵之設、必不容已。蓋應龍所招生苗、皆自偏橋出入。貴州總兵者、專坐此處、則不能顧別處矣。嘉靖時、湖苗反叛。曾設總督於沅州。事平而後令貴州兼制。今若無湖省專官、止令貴州以強弩之末、疲然遙制、久之羣苗爲播所誘、見掠掠有利、處處蠢動。恐害流全省。甚禍又不專在播也。然則今日卽撫鎮並設於沅州、亦不爲過。況總兵平湖廣有專閫、而後以一省之全力、當人播之一路。貴州亦然。四川力稍大、獨當二路。此如萬箭射招、無非中者。乃爲十全必克之道也。或疑以一士司而紛紛建設、得無多事、不知今日播酋、乃倭虜之勢。今日播事、乃治亂之關。蚤撲滅、則禹內降心、稍遊蔓、則他方環起。此豈事在得已者乎。夫建宣撫事、惟其當耳。當則百不爲多、不當則一不爲少。幹恩之議、惟台臺裁察、幸甚。

支簡亭中丞

兵餉事、原欲候教到方請。乃日久不至、而偏橋一帶羣苗如蟻、恐致失陷地方、遂僭議之。湖省總兵、必不容已。陳璘不知何在。今方自朝鮮來、赴廣西任。只在江中乞差人作之。卽留之湖省一面調兵、候旨到任可也。兩面隸一帶應調之兵、應行應天鳳陽二撫院、亦乞早行去。此兵皆須年內齊、又施州衛土兵中路散毛等司、弟已令備一萬。內惟覃面化一枝不可調、以其爲楊應龍之親也。不日調至偏橋、譚處本折衝銀、皆須早備。永順保靖之兵、精者亦可得一萬。麻陽武岡柯家兵並十三哨殺手、不知可湊一萬否。再益以兩直隸之兵、無慮四萬。一總兵將之。其於平播、綽綽有餘矣。此不獨爲守地方專爲進勦而設者。總兵用陳璘、其孚應祥仍令前來。弟令之領川兵當一路也。湖廣大省、錢糧自多。專領京運、必不濟事。但可借

用者、卽乞借之。可留用者、卽乞留之。兵無糧、一日亦不可居。本色米亦乞運至沅州一帶地方、仍乞預派定。他日入播運夫、自偏橋入播地近而路平、亦不甚費力也。湖北三道、誰爲可倚、卽乞定爲忭倫監兵。如本道缺官、或不甚知兵事、卽乞於別道選委之。省城各道、人皆裘表、卽於內定委、前至辰沅一帶、會同各道行事。尤妙。大駕於年內亦須到沅、庶便調度。施州衛土兵、不知去湖近、去川近。弟再查明調發。其餘土兵、則乞調之偏橋一帶、仍令知郭青翁。彼係兼制地方、又相近、知之更眞也。彼所以不敢調兵、只爲撫酋。餉則惟望吾兄處之。貴州自顧不暇、況能爲湖廣計乎。第一餉事要緊。萬惟留意不盡。

劉總兵擬

遼將軍將抵重慶矣。乃九月朔尙在荆州耶。夔門上水、所謂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者、無乘舟之理、取陸而前可也。郭守道東行、係兩月前事。未必驛丞逃躲至今。且楚蜀一帶、久有行令水陸兩備以待之矣。賊卽狂狡、堅城可據。戰守在我、何慮焉。大蜀境卽急以文來、庶便奏報。賊近修郤於永甯、爲其所破、狂鋒漸挫矣。當此時而猶棡敵、所謂天奪其魄者、何足長也。草草。

來副使三聘

木洞乃避兵之處、梅遊擊在此何爲。天下有避兵將官耶。異矣異矣。吳從周已用之合江。江津發程戍守之。此處別無將官。有卽發去。綦江之城、更空於南川、目下亦不必守也。逆酋逃表人、只可止回。若已押來、又肘鎖之、則斷無回理。可徑送來處之矣。此不可膠柱也。賊修路三條、是出來否。不曰兵來不除道乎。但須萬分譴備之耳。

劉總兵

綦江報至、主上震怒。問朝惜悅。大發海內之師、十道俱來。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將軍受命、半年有餘矣。遲延不進、以至於今。都下人心、甚爲不平。萬一蹉時、誤時務者在後傑、非將軍誰當此者。日夜兼程前進。若至渝城、可否商來計事。當以賊勢緩急決之。諸俟面議。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昨按君送稿來。有一勦之外、別無他說。議論不一、人心渙散等語。蓋憤逆賊之無狀、而欲翦此朝食。其誠甚正。第用兵之道、百相詐也。百相欺也。惟當機而發之。如矢離絃、一發卽到、則善矣。今兵將南撫守且不足、戰於何有。若但日日報皇爲進勦之狀、徒益引其狂逞耳。無論進勦、卽待間懸賞、亦俟兵到、兵不到、亦無應者。總之外人但可觀其結局。廟堂亦止責其成功。兵機固有難於顯言者。恐都中從此又滋議論。故敢及之。伏惟台照幸甚。

曾督默中丞

川中情事、具在報疏、不敢復贅。惟是計無所出。告急之使四出。不啻下申胥之泣、嗷嗷雲霄之指矣。而有應有不應。卽應者、亦姑徐徐云爾。未有投袂而起、義形於色、恨不一日而手援之、如臺下者。此之高誼、直薄雲天。自當與天下共祝頌之。獨區區一人一方之感德已哉。河北人勇而知義、毛葫蘆堅悍其可摧堅、二起皆勁兵也。而又皆不佞撫治民。此之爲助、豈直一臂力乎。感戴感戴。謹已厚爲供具待之。差官回、草草附謝。

盧參政啓東

兵事突起、卒然無備。在所皆然。不直楚也。今上已赫然震怒。大發兵餉、無所復惜。其餘士太倉空虛、猶不免括之本省。尙望盡力顧百凡發糧、皆得徑動、則亦綽綽有餘矣。昨已具題湖省添一總兵、集兵四萬、駐劄偏橋。此專爲進勦之用。他日成功、當在此路。門下糧餉、乃其專司。望及早計處。本折二餉、皆令充溢。則食足兵精、舉獲全勝。而鄧侯之功、首屈門下矣。多兵難以屯之一處。須四衝地方分劄。以便臨時分布。勿謂各衝去播遠、以爲不必設兵。此乃藏兵待用、非專設也。幸善留神、必無誤事。萬萬。播兵之來、動以數萬。而近日楚省募兵、以一二千爲說。此不論逆酋一笑。若如此、不如不募耳。望早與兵道言之。草草。

萬總兵鑒

永甯之報、急於星火。乃近有人自彼來者、又略無聞知。且云貴州按院於彼巡歷、又何也。豈又類前番耶。此無論虛實、而濾合防守、必不可緩。合江兵已足。瀘州雖少、倘隔江、昨發敍州二千入納谿、又三千赴永甯。不知湊手否。鎭雄之兵、久已調道。但一處有到、卽可恃賴。且永甯兵不在播州之下、亦自可恃也。若發重慶之兵以援永甯、則萬萬不可。將軍且宜靜鎭、亦未可輕去渝。僕久欲東、而諸司相議、皆以爲今且宜守。未可輕戰。僕一動、反速其來。而又無能戰之兵。一不相當、全省震動。卽按院亦云然。乃近見守道字來、急欲挑戰。豈彼處兵已可用乎。幸將軍以實教之。若可戰、僕卽往矣。不然、若只嬰城固守、則鎭道督萬兵亦自有餘、何用僕也。

來莫二副使　萬總兵

再御龍有文、欲遣領其兵守南川。亦是。又欲得絮甲、不知有此物否。卽有、或可量給之。萬人之甲、不能全給也。彼土兵往日之甲、亦只自備耳。昨議酉陽只以綿到之兵守南川、而以酉陽在府之兵發出。須將平茶邑梅再留天全一枝、原議發江津者、俱留守重慶、方可。不然重慶兵太少、甚不宜也。賊有人來。恐是欲發兵、先以此人試探。須萬分加謹備禦。第一要緊在重慶。萬不可忽。賜嘱。又報城有盤口大簸纜。恐欲爲渡江之用。卽松潘番賊渡江皆用此。賊征過松潘、恐知之也。大酋守河、急宜多備火藥尤不可不加意儲備、愼之愼之。

徐僉事仲佳

守南川之議、行之久矣。何至今而兵糧尙無著落也。火器火藥、城守之必需者。並其衣甲槍刀而撫之、則何以向敵。令人駭駭二十日之糧、轉瞬卽盡。可爲寒心。若以此背賦、不止於不能保守地方而已。幸急議處之。若有膽勇將官、能以輕兵一枝、嬰城固守。而其餘屯之木洞等處、沿途以爲應兵。何如。不然則急速

糧餉。而以萬兵振城。亦自無庸。此須與王之翰確議之。士兵即用之。亦須爲計萬全。乃可使。不然一失其心。或挫其鋒。後且不可用。統惟速計妥確。一面行之。一面詳報。可也。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川省不但無兵。亦無一知兵之人。如重慶之事。大敵在前。召募兵士。半容假冒。將領之職。司何在。道府查究。固其宜也。然又株連蔓引。籠楚囚禁。營悍兵側目之時。豈可爲苛察繳繞之舉。蓋文臣亦與有咎焉。第所行者法。難以過責耳。二人殊死。已足正法。約束不嚴。罪專在將。革任回衙。亦足以蓋其罪矣。道府倘許其多贖。既出譬口。自難盡信。龍方欲覈取將領。得其死力。豈可以揣計無濟之語。形之白簡。惟台鑒垂察焉。重慶危城。道府大吏。眼前諸司。無人堪此。惟台鑒擇人而使之。臨啓不勝仰望之至。

來副使

來教都領。得報巡道已有旨。然須令照常行事候代。無遂閉門。致搖人心可也。巡下南暮年值此。殊爲可惜。令人悵悵。人之意見。自難相同。但處此多難之時。須大家克己相下。事有不可。不妨相商耳。不直行監軍之事甚是。不但此時。軍中事原不可直行。蓋將無回令。若行之率易。倘有不妥。便難收回。以後須事事應敵舟中。日不暇給。恐不可即於鄰國也。萬帥已陞。自當離任。然又無不候代之理。彼雖住劄松潘。但其斟酌。當而後發。則妙矣。兵無用者宜去之。而亦不可盡去。前已奉告。蘇甲已分道。火器解重慶已多。想未查耳。今再送去。然須要練好。要等放之人。不然無益。幸頭查之。賊今方犯貴州。彼處告急。所以此中無消息。若其旋兵。恐又至此。今日防河守城。乃第一義。且無言戰。兵既少。又無將。士兵豈可獨任。必候劉將到。議之。巫山忠州之事。竟是何如。查實教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川人畏播酋如虎。故提兵所至。諸所要索。無不如意。矣民起釁釀禍。死有餘辜。但執而與之。則法體反非。今不一言。恐他日開門延寇。習以爲常。而大事去矣。賊方壓境。不便易官。故羅薄罰以觀其後。統惟台鑒。

莫副使

據巴縣報。令人駭異。陝兵總鎮家丁也。何得有此。豈以本官陞任。遂不受其約束耶。幸不大至猖獗。然亦不可使聞於鄰國矣。宜與總鎮計之。法其首惡。而宥其脅。從覓簡。不可過求。不可稽延。不可驚人之情。不可啟人之釁。必不可同處再急見教。姑以兵馬責之道府。而且令之回松候代。亦無不可。

萬總兵

三捷俱悉。楊富等爭打軍中常事。無足爲甚。該道不日且行。亦無足多辨也。兵何常之有。練之則可用。逸之則生事。在所取耳。火器火藥。俱發守道。應取用者用之。然亦須有節算。數行文支來不時查考。若任其自支放盜賊來反無火器矣。各邊惜火藥如金玉。各道俱有衙環。正恐賊來無備故也。酉陽兵今在何處。如在涪州。則南川宜另摘發。如已去南川。涪州亦宜摘發。但重慶非萬兵不可守。恐亦無兵可摘。須催邑梅鳥蠻等兵耳。吳文傑已留之永甯。即令用鎮雄兵。若彼處無警。亦可調來守江津也。合江兵已足。只將不堪耳。已差催曹希彬將軍可再催之。若再遲。必須參處。聚問。不重處。不足以警衆也。即以此意示之。要緊在偵探。幸留意無忽。

莫副使

來教俱悉。今賊方窺我虛實。正宜矯情鎮物之時。鄧宣前事既已。可一切置之。經營戰守。庶不分心。不然應敵舟中。日不暇給。恐不可即於鄰國也。萬帥已陞。自當離任。然又無不候代之理。彼雖住劄松潘。但其移守重慶。已經奏報。且與劉帥爲代。自當在重慶守候者。似難議撤。且劉帥有窺蜀之意。總兵敢加客道府者。昨陝兵若毫有傷犯道府。彼且身無處所。即今亦且盤桓待罪。並無他詞。門下可當心密之。且與好相處。撫多慮也。高推官非諳之強敵在前。奸民在傍。且彼五日京兆耳。何事不能忍須臾耶。同舟之情。語逾過苦。惟亮之。

萬總兵

賊窺永甯。兵勢甚盛。吳文傑帶兵不知幾何。川西川南兵。原調雖多。不知到者幾處。且遲合納谿。俱近永甯。俱宜厚防。若重慶但有兵四五千外。亦可發之滋合等處。相機進止。或救永甯。或截江口。此據上策。亦以防重慶也。惟將軍熟思其使行之。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職方　兵科

松潘近與火落赤爲鄰。亦重邊也。防播總兵。必住重慶。相去可二千里。一柄固難兩持。一人又難兩顧。協守副將之設。必不容已。其人則須有家丁有威望者。魯光祖取其家丁。戴延春馬孔英取其威望。惟台裁擇用之。播賊近逼撤蓆江之兵。然又留屯境上。修倉積糧。將以犄我。邊播州縣。撫所不應防。撫所不患募。今所議設先後八將。人各三千。總二萬四千耳。若川兵則更倍其數。亦不足。若桑梓之兵。則即此亦是以守矣。更益之以川兵七千。即勦亦舉而措之耳。兵或調或募。久近不同。終須必至。惟糧餉無處。急宜查覈解陝。邊每年十萬。借濮餉尚欠二十萬。若秦中免解。濮中補還。目下倘可得三十萬。餘再議處。惟台鑒留神主持爲望。蜀民已在水火。若監民則旦夕斃矣。當時耳。此時此地。權稅開礦。亂已不遠。可更速之乎。急行停止。非獨保二省。亦以爲天下也。更惟台鑒留神主持爲望。

少司空趙甯宇公

人來、承教誨諄諄千言、盛下之爲桑梓慮何其切、而爲不佞謀何其忠也。賊初破蜚江、若殘走渝城、半日可下、今則萬萬不能矣。此所謂社稷之鎮、而盛下之庇也。不佞久欲至渝、但該鎮道先以招撫結賊、已綴其兵、若復至、恐反速其來。謀之按君、甚謂不可、故且俟之。若大將到、客兵來、不佞即建旗鼓而臨之。恐盆中之魚、未有不授首者。第未知天意何如耳。要之廟堂主持一定、凡事無不可爲、何況小醜。則椎盛下從中圖之。此賊若再覓假數年之內、且無西川、何況渝城。此不佞實言、非倖功而漫議也。今日川兵、必不可用。蓋從來征討、止用土司川兵。原未見敵、又爲逆酋積威所劫、心膽已碎。昨發之戍守將領而無人色。軍士欲投河而死。白石口基江之事、可爲明鑒。土司兵多持兩端、且亦非苗兵之敵。然則不借客兵、何以了此。在宋吳氏兄弟、用以抗金。蓋緣百戰之餘、人久習練。若今日即曰簡練、豈遂堪用。蓋兵士練膽爲上。練技次之。須上陣數番、自然膽壯。若只在教場中操練、即三年五載、亦無益也。故調秦兵浙兵、取其經戰。再調滇兵廣兵浙兵、取其與逆酋不相連。有外兵、則本處土兵、亦無敢持兩端者。然後人人可用、分道而進。賊不足平矣。夫兵視機速、未聞巧之遲也。大兵四集、如山壓卵。加以蹙賄、內變必作。罪人一得、大事即了。若曠日遲久、且有別變。不見近日渝城兵變乎。滿城文武如林、無一可倚。武官則臨大敵、而猶爲鼠竊狗偷之態。文官則殿大衆、而猶行苛察繳繞之法。季氏之憂、不在顓臾、直令人仰屋竊嘆耳。業已具稿會諸公大請兵餉。不日疏至、惟盛下主持。懇懇。

來副使

賊向貴州偏橋等處。一爲擄掠。一爲招生苗、以防我新將至而接戰。此理勢之可料者。永甯告急。已行敍府發兵援之。必不可分重慶之兵援永甯也。彼亦勁敵、豈易下哉。來教言戰太易。非吾所望。無論萬帥未曾經戰、即慣戰之將、一手豈能獨拍哉。諸裨將原未經戰、又膽落於賊。驅之強戰、必有他虞。則西南之事去矣。僕所取戰將、非久當至。今但自守、彼必不敢深入。即深入、而我亦有兵相機戰守。即不大勝、亦不大敗也。但目前不至大敗。後圖之易易耳。門下初議甚妥。故僕敢以重託。乃今輒不自堅其說。當由爲不知兵者所迫耳。凡用兵宜智深而勇沈、不萬全不發。若徼倖一切、爲少年搪鉾之計。僕所不取。望熟思之。總兵有文言、衣甲器械火藥之類、一不給與、而止責其戰。彼豈能空手向敵。門下胡不一料理之也。南川之守、以糧爲主。糧不至、則兵不能久。士兵一失其心、再不可用矣。慎之慎之。

又

我兵尚少。且新將未至、又無慣戰之裨將、決無據苗兒岡之理。總兵若至南川、則重慶人心恐搖、亦非計也。酉陽兵亦自足守。南川平茶兵再調來、亦足以守涪州。但平茶結調兵、急難卒至。若酉陽兵已至南川。尚慮涪州之單弱、即於重慶城內摘撥一二千亦可。必不可多摘矣。酉陽與平茶邑侮、有無嫌隙。若有隙、可令解釋小嫌、以成大事。無則已。士官須獎諭之。乃可使也。此外惟江津可慮。已調吳文傑僭敍州兵五千去。但未能即到。只得俟之。此時只可守、尚未可戰。俟月餘、則可以戰矣。兵將俱無足倚。不可強逼之戰。慎之慎之。僕欲東而司道以爲未可。試相議以爲何如。草草。

萬總兵　來吳二副使

向云沿守宜自內而外。謂賊已斂迹、不宜勤兵以挑之也。若賊欲發兵據城。即蓁江亦不可令再入。況南川乎。彼雖空城、亦是縣治。賊若再入、即是又破一城。本部亦無以自解。況鎮道乎。原議梅鼎臣守南川、吳文傑守江津、久奉詳允。彼時無兵、故止託之江上應援。今有兵矣。文傑脫身永甯。鼎臣藏身重慶。有將如此、何所用之。今宜令鼎臣領酉陽續到兵守南川。文傑仍取回守江津。蓁江俟異日信地一失、自有正律、不相假也。本部亦不日東矣。

內閣趙沈二相公　楊后翁大司空　工科

川民之苦、大者乃在採木。即播酋亦不是過。蓋播之害、有方有時。木之害、則家戶被之。所謂殺人以刃與政、無以異也。二運幸完。皮毛俱盡。獨有骨耳。重以播事、骨化形消。其何日之有。若更起三運、其有人乎。即使鬼爲之、亦勞神矣。今木運已多。殿工未起。少停之以待事寧、似無不可。以天之盛、台鑒之底、萬一徼幸逆賊就擒、夜郎千里、不啻鄧林。驅道民而斬伐之、杞梓楩柟將蔽江下也。即十殿又何難焉。天不遂亡蜀、安知不有是事。爲民請命、不自知其言之支。伏惟台照。幸甚。

萬總兵

楊正宗是何人、所探報何若此眞也。彼中人有可以爲偵探之用者。各以名聞。有出入賊巢久者、遣一二人來面問之。賊欲甘心永甯、必有一戰。向日吳文傑初勃欲以自見、近乃寂然。豈所謂見小敵勇大敵怯耶。便中示之。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部議賞格極爲妥當。然此時大將未到、客兵未齊、賊之死黨尚衆、未敢懸也。黨孔解矣。內有一二未備、及行兵節次、賞罰、謹酌議具題。俟可懸則與部議一同懸之。若機會可圖、即宜自別省來、不能即至。故求於該省用之。統惟台鑒垂察。允行。幸甚。

內閣趙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東征諸將不爲無功。然亦史策所時有也。此曾逢矜而自功、不可懵運。若在定三秦收兩京之上者。劉綎十步一息。稱疾稱苦。百般作態。今且入蜀、姑置之以觀其作用。曹希彬尤而效之。徘徊江上。隱居放言。自以爲當勝之家。未聞臧宮馬武、以此向人也。沈尚文不處。則簒代將官無一可使。童元鎮似是提城。但平在目前。更之反速。故且抑而使之。亦覓未知其作何狀耳。逆賊亦無甚遠略。但其自爲謀者忠。而諸將爲國謀者不忠。不威不懲。中人常態。惟台鑒垂察。幸甚。

來副使

會又差人來具文。其意益不可測。其詞甚卑。蓋緩我而欲突出。不可知。更宜嚴備。各處城守、宜百分留心。

南川糧宜早運之、恐其斷吾道耳。烏蒙鎮雄兵、當再催之。天全兵亦加調。陝兵亦已將到。出此月、則百無慮。惟目下極緊要。須日日小心、不可時刻懈也。再御龍凡有所請、皆勉從之、以示鼓舞。須令其守法束衆、乃可。再大周行奬、須該道有文可也。酋今次差人、仍照前押送來。不可發之夔州、反啓其疑。前功盡廢矣。

行且再有文去論之。此不一一、

劉參議一相

永寧一向警急、不敢開口撤兵。今欲撤回二千、想亦實不得已。彼既有急、我不能助、而反留其兵、恐失其心。且兵皆念家。若永寧不守、則五千人之心搖矣。彼既欲得二千、即以二千付之。合江之衆近萬、去此一千不爲少。惟建武兵一千、昨已批令楊破政領去。今既永寧兵分、則此兵不可再分。並敏政且留之合江。若恐曹希彬到、而彼之江津、則呈一詳來。留其兵。或只以三五百付之可也。蓋以川南之兵將守川南、自是當然耳。王繼先、袁年皆觀望之游。合江人與之有親者甚多。可說之令歸我。則賊自不能越而過合江。此一著勝兵一萬。可急圖之。賊十月內必犯永寧。謹備之。

草草。

又

永寧兵所議非奸細。前有文申請顯明。今二家見相讎殺、尙慢推不出何故。若欲推出何難。將領愴不曉事、一至於此。眞是可恨。須鎮雄兵到可議之也。賊前爲永寧所敗、今治兵不已。殊有可慮。永寧兵雖勁、終不如播兵。且攻守之勢不同。若併力一處、即不能當矣。今宜急助之守。吳文傑欲撤納賂士兵一千、可以發之。近又發敍兵二千守納谿矣。又調彼兵三千、先欲守永寧。後以永寧撫警、故守江津。今永寧復急、只得兩頭。且發一千於江津、而以二千發之永寧。其兵爲程賊所傾。今正在起行。可分也。即與敍瀘道言之。今日是川南大關係。永寧不守、則川貴路絕。不可不慮。袁年之父爲賊磔死。渠恨不刺刃其腹。以中國不能庇之、故不能絕之耳。王繼先之母袁氏、即袁年之家女也。袁年與王繼先、即令招二酋內附。能招來、則繼祖重陞用之。二酋不附賊、則合江安矣。可急圖之。田賦方在重慶。回當發去草草。

李參政維楨

初冬舟行。木落水平。三峽失險、亦自快事。來教舉舉地方事。深感。招兵牌之說、更無影響。此中人多造言。近有爲不佞懸賞逆酋一檄文理亦不惡。倘之賊巢、逆酋爲之落膽。其文乞哀。可爲一笑。酋未反時、原是一土司。久住該府。即士民與之往來。亦自常事。惟今年奉旨以後、乃爲賊耳。何得追論往事。令人人自危。此蓋舊巡道、撫大慶而好深求。流禍至今。可恨也。便中幸爲明之。

來副使

逆酋又差人來具文。蓋爲僞檄所嚇耳。此何人所爲、亦大有意。惜世襲總兵之說、露出腳手。遂爲賊矛破。大抵此時、賊知撫生路。恐當出而一逞。宜嚴備之。不佞又恐劉總兵初到、我兵未齊、未可即與之戰。再爲一檄、以緩其出。試爲一文、兌一人達之。蓉江人自有願去者。只令無洩吾機事可也。去則言其差人送來

省下審問矣。若賊撫變動狂逞之形、副檄不用亦可。須相機爲之。但可緩賊、不必避嫌也。

又

承教各款、種種皆貿用。督要著。何門下棣於兵事若此、不佞自是得一右手矣。諸所經畫、有已行者、有未行者。今即圖之。惟進兵不宜速。尤爲老成之見。川中文武兵將上下、無知兵者。彼爲欲速之說、非有成算。蓋無兵則艘寇。有兵則又艘兵。即今當事中亦有若此者。何怪其他乎。金城屯田、坐困先著。今若守定此、賊亦可坐困。何用急急也。

莫副使

昨守道文來、亦恐分布不周、故行查議。今得來教、良是。聚則有餘、分則不足。此二語者、足以盡今日之兵勢矣。蓉江已破之城、目下自難議守。南川已空、亦不須急。江津宜發兵、簡不知近日復有調到者否。武隆彭水去播若是之遠。該道何以急之。豈以水路近乎。今守道至渝、幸開誠共議。此同舟遇風之時、自宜若左右手相扶者。苟可善事、不必自己。若應見教者、不妨走使相商。苟有不可、即十易之不爲過。諸葛武侯不云乎。違覆而得中、若棄敝屣而獲珠玉。劉印銷印、豈有成心。僕所患者、諸公雷同附和、事後則相與有所主。原不自我。若違覆則來之不得者。勿以爲煩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願與諸公共勉之。吾推舉問正須今日多難之時用之耳。草草。

李副使廷謨

合江江津、俱屬要地。三千兵恐尙不足爲守。非多也。宜急發行糧、令速赴信地。逆酋駐兵境上、向往更不可知。倘其以虛文緩我、而突然復起、何以應之。地方生靈可念。發糧撫足深惜。聞合江募兵、以無糧大有鼓譟言。宜早爲之處。若必不可用、不如撤退。如尙可用、須給之糧。遲疑不決、一有脫巾之呼、事更多矣。幸留意焉。

田東翁大司馬

前於陝西調兵、方有廢報。李次翁回書以爲必不可借。其詞頗決。不佞計發甚遲。吝文已悉。且今之酋所招苗兵、頗悍而整。召募烏合、亦難取勝。必須慣戰之將、慣戰之兵、一戰破之。則土崩瓦解。內變必作。自成擒矣。次之難不大勝、亦不大敗。兩強相拒、尙可就中用計、終於取勝。若再有差池。則氣難復振。大事去矣。不佞所以必欲用秦兵、用漸兵、又欲用見兵、與戰將。蓋以今之時、非可嘗試之時。今之事、非可嘗試之事也。延綏寧夏二鎮、已尤發三千三百。若餘三鎮每借一千、便可了此。但不佞一借不應、難於啓口。若台臺肯賜主持、實爲撫垣之賜。不然、唯有召募耳。其浙兵、山東兵、東征兵、亦均乞用原營見兵。一則有部伍可戰。一則有糧餉。此支行糧、尙可省費。而行糧坐糧、又須照內地調兵事例。議定題請發下。若照征倭例、則不能支矣。要之彼遠征異國、事自難相比也。蜀固無兵、餉亦不多。而點中更束手無措。目下以太倉如洗。內帑難望。故且請留秦餉、取漢例。其實秦餉尙是實數。漢餉尤在涉虛。且卽使俱到、亦不足用。俟於點楚查來、然後再請。或太僕、或內庫、必須先請發五六十萬、乃可濟事。夫兵視

擾速、未聞巧之速也。兵餉已集、我氣正銳、彼氣自奪、就中取事、不三月而事可決矣。若曠日遲久、師老財匱、其費更多。且有他虞、不佞熟思其便、乃以舉師伏惟裁決、更乞秘密勿洩爲望。

莫副使

永寧爲川貴要路、永寧危、則兩省之路不通、而川南可以長驅、故救永寧、亦以自救也。重慶若有兵可守、即如近日忠州之事、又誰敢之。總之逆酋造反、無人治之、乘遂尤而教之耳。分布節、仍須門下至瀘與鎮道合議之。巡道之意、重在守重慶以固根本、亦是正論。今日之守、宜自內而外、賊乃不登、不然內地無備、突發多兵守綦江、賊以爲且進勦、合兵來攻、又成往事矣。故今日之兵、宜厚積內地、待各處皆可守、而後一齊去爲宜。總須與鎮道議行、糧餉事、且照此中例給之。彼無說自可相安、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若欲從厚、兵尚多、事尚長、將來何以給之。用兵即不宜計餉、亦不可太過。如東征之餉太多、今內地遂難用兵。若當時爲國家遠慮、亦應再有斟酌耳。湖西陽兵所過、甚是騷擾。已刻告示發禁矣。經過之處、聽道自可禁之。查衛撫士兵經過臨賞事例、似難開端。若必不容已、試議一規則來看何如。平茶司兵、已行文矣。

劉參議

兵無餉、一日亦不可用、況士兵素非吾所優養者乎。前道調兵至境、飛去不廻。途耽延數日、可爲深恨。昨已行藩司解銀五千、至可均給之。今再令發去、以後宜先來量請、莫待臨時也。抽兵銀今已抵正餉、宜設催之。川南一帶把總等、皆報有兵、不知何故。宜細查之。如果堪用、亦令在籍候調。如不堪用、即明諭解散、無令聚之一處生事。逆酋即措兵水西、水西亦必不應。彼雖土司、亦看風勢、未有事已至此、而猶甘心爲賊用者。遮合一帶秋糧、即可令收本色以爲軍餉。前已有行、宜查之。合江以萬人坐食一處、恐米不給、即有銀亦無從置也。幸留意焉。

來副使

烏縱諸調、未論眞僞、且答之曰、即當逢之軍門。關但整兵聽調、然後再查。可用方以見教也。此土司既屬銅仁、自當聽貴州調用。彼所以不投貴州而投四川者、以貴州作事甚密、全無征討之聲、而四川此機已露耳。彼所謂不可力敵、宜以計縻者、亦曾問之否。天全兵已到一千、見守重慶。永寧兵已到六千、見守遵合。烏蒙調在後、其到雖遲、然無不至之理。若平茶邑梅之未至、或是未發行糧耳。重慶道府、一向以事急倉皇、諸事多無頭緒。又益以文武不和、其精神全用於搶訐、軍事益疏。從來給散發糧、無一字相聞。昨屢查之、方遣一揭來、則已發過數萬、尚有二萬、復行藩司以二萬解去矣。大計已決、非自今日、但發將雖倚新將未至。當剳兵境上、酋亦久住松坎、若更顯行、益復激起。只須且如來教所謂、強爲鎮靜收拾民心而已。水西別有施爲、此後必不爲賊用。水西之助、鳳氏、非田氏。逆酋之妻、則田氏也。初意此豎可百萬、今以川東已事計之、恐百萬猶不足。即以百萬論、此中官帑或可借湊其半。楚中何無積蓄、恐不能也。久已行查、尚未報來。必須該有有文、方可具題。自難急如意耳。目今所調各兵、無論漢兵不可用、即土兵亦非播苗之敵。兵將不齊、決不可妄施計策。緣機挑發、目今急務。惟望門下速至瀘城、調和文武、分布兵將、偵探

萬、則貴州方可足招兵之費。此無論攻與守、皆不容已者也。伏惟台臺垂照。

來副使

川兵近京、已行發躁。此自難用。去留任之、不必問也。易動難安、原是土風。於通州每人領糧九兩、豈曰不厚。即如近日忠州之事、又誰激之。總之逆酋造反、無人治之、乘遂尤而教之耳。分布節、仍須門下至瀘與鎮道合議之。巡道之意、重在守重慶以固根本、亦是正論。今日之守、宜自內而外、賊乃不登、不然內地無備、突發多兵守綦江、賊以爲且進勦、合兵來攻、又成往事矣。故今日之兵、宜厚積內地、待各處皆可守、而後一齊去爲宜。總須與鎮道議行。糧餉事、且照此中例給之。彼無說自可相安、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若欲從厚、兵尚多、事尚長、將來何以給之。用兵即不宜計餉、亦不可太過。如東征之餉太多、今內地遂難用兵。若當時爲國家遠慮、亦應再有斟酌耳。湖西陽兵所過、甚是騷擾。已刻告示發禁矣。經過之處、聽道自可禁之。查衛撫士兵經過臨賞事例、似難開端。若必不容已、試議一規則來看何如。平茶司兵、已行文矣。

劉參議

兵無餉、一日亦不可用、況士兵素非吾所優養者乎。前道調兵至境、飛去不廻。途耽延數日、可爲深恨。昨已行藩司解銀五千、至可均給之。今再令發去、以後宜先來量請、莫待臨時也。抽兵銀今已抵正餉、宜設催之。川南一帶把總等、皆報有兵、不知何故。宜細查之。如果堪用、亦令在籍候調。如不堪用、即明諭解散、無令聚之一處生事。逆酋即措兵水西、水西亦必不應。彼雖土司、亦看風勢、未有事已至此、而猶甘心爲賊用者。遮合一帶秋糧、即可令收本色以爲軍餉。前已有行、宜查之。合江以萬人坐食一處、恐米不給、即有銀亦無從置也。幸留意焉。

來副使

烏縱諸調、未論眞僞、且答之曰、即當逢之軍門。關但整兵聽調、然後再查。可用方以見教也。此土司既屬銅仁、自當聽貴州調用。彼所以不投貴州而投四川者、以貴州作事甚密、全無征討之聲、而四川此機已露耳。彼所謂不可力敵、宜以計縻者、亦曾問之否。天全兵已到一千、見守重慶。永寧兵已到六千、見守遵合。烏蒙調在後、其到雖遲、然無不至之理。若平茶邑梅之未至、或是未發行糧耳。重慶道府、一向以事急倉皇、諸事多無頭緒。又益以文武不和、其精神全用於搶訐、軍事益疏。從來給散發糧、無一字相聞。昨屢查之、方遣一揭來、則已發過數萬、尚有二萬、復行藩司以二萬解去矣。大計已決、非自今日、但發將雖倚新將未至。當剳兵境上、酋亦久住松坎、若更顯行、益復激起。只須且如來教所謂、強爲鎮靜收拾民心而已。水西別有施爲、此後必不爲賊用。水西之助、鳳氏、非田氏。逆酋之妻、則田氏也。初意此豎可百萬、今以川東已事計之、恐百萬猶不足。即以百萬論、此中官帑或可借湊其半。楚中何無積蓄、恐不能也。久已行查、尚未報來。必須該有有文、方可具題。自難急如意耳。目今所調各兵、無論漢兵不可用、即土兵亦非播苗之敵。兵將不齊、決不可妄施計策。緣機挑發、目今急務。惟望門下速至瀘城、調和文武、分布兵將、偵探

賊情稽查緩緝即對重慶人只以防守招撫爲言彼中人多有爲賊耳目者豈有機宜時時見教西陽兵恐無一萬之數不知亦有三五千可當鋒者否各處城守要緊恐賊以劉綎將至而突出以示強耳但新將至則我氣自壯賊氣自奪方可漸須圖之目今正僰族息鼓包苴忍取之日無兩强也此字秘之秘之

洪副使澄源

西南夷見播酋無狀尤而效之其禁羈反覆無足異者今但當專力楊氏楊氏滅則諸夷膽落矣安酋廢馴供之額漸不可長此酋今方歸化可乘此切責之令必受命渠惕於大義當無不從不然此中道阻則兩省之軍機滯矣宰留黃焉水當與賊爲讎可使以義若門下一臨其地則綱紀益固不止自守漸可圖賊矣赤水烏撒皆賊後門不可無防也恩恩布復不一

劉參議

賊有必犯合江之勢已行劉帥摘重慶兵三五千援之益以瀘州援兵不下萬三千人陝兵且至即催之前去賊三萬乃其虛聲此時不敢空國而出也惟益勵二將併力固守但得完城即以功論宰嚴論之責年壬糧先各差人來投文已密給以照此終得其一臂之力者但目下不可令其明來或陰納其質可也鎮雄兵初三日發此時當至須再催之賊若至合江則瀘州已震於鄰兵亦不可全發去須酌之其吳文傑亦當上援已行之矣

楊小林少司馬

西蜀不天逆賊爲梗計無所出告急門下震慨然允許賊已喇心闢見樞府不允以爲別自有意來敢再瀆乃蒙高懷雅誼情急在原特爲題請報大將之權發出疆之旅此等舉動即當古人中亦不多見況今世乎不佞龍鹹與三巴士庶骨刻而心藏之非諛也主上急於西顧大疏料無不允得旨之日即乞發行

舉事之期不遠、須著實加意、兵不在多、亦不妨多、若多而能一舉成功、則我反少、更妙在人耳、今川南募兵調兵更幾何、須以實數開來、山東所調來、亦南兵、非山東人也、曹希彬陞、眞否、見報當有文去、此不一一。

徐僉事

不佞初入蜀時、京師人卽寄書來、言劉帥不可用、爲其生事好以虛兵冒賞餉、不得、則脅之鼓譟以挾官府、若用之、後必有悔、不佞以爲在遼左時、曾見其人、恂謹悲順、略無跋扈之態、此必有欲謀其總兵者、所倡言耳、不之信也、比至蜀、見其條陳內、首爭糧餉、蓋以感軍心、後其家人來、又丁寧之、不知其敢冀之否、乃按院以參之矣、今又有此、奈何不令人以爲口實乎、既稱宰牛歃血祭旗飲酒、亦不必查究、但恐都門聞之、又有別說、則不便矣、渠父子世爲總兵、富貴已極、武流倜目、奈何其不自謹敕也、人多言其兵無實數、卽從容選補、亦自無妨、不必一概多招無賴之人、以致生事起釁、則連彼亦收拾不得、因小失大、豈智者所爲乎、因指摘以自表見、方是有心人所爲、古來眞正英雄豪傑、必自戰兢惕厲中來、若照以前一片驕氣、豈但無補、必且有敗門下旣與爲同鄉、宜盡言相告以實成就之、無但爲輓美交也、近日渠有文來言餉各處報兵五萬餘、請俱發行糧、調來選三萬用、不知此二萬發回、能保無譁勸略之事否、此亦殊欠思量、又昨該道所呈軍器册內、馬兵三千、步兵七千、其應用器械、多至三萬餘、如鳥銃三眼銃、鐮耙狼筅長槍之類、當一人不能兼二器者、不知是如何算來、以後皆細與揣酌之、時日無多、須件件踏實、乃克有濟也、既有此一番、渠須緊緊做之、剋期見效、卽因敗爲功、乃其終身受用處、是在門下夾持之耳不盡。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初下蓁江、若長驅直擣、卽成都亦且不守、無論重慶、當是時更無別策、惟有招撫耳、龍故行一牌、爲怪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進勦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勦、此其人尙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尙有可生之路、令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擔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強、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仝榜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迷行斂退、盡數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猶豫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卽便差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兩國交兵、不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又牌前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勦、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勦、是朝廷尙未盡絕之也、轉禍爲福、正在此時、本部院入境、意其必因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仝其撫放興兵、隨處屯劄、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陰謀已重、仝必欲併一線之路、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入、如蓁江破時、人已逃盡、庫獄皆移、已爲空城、但恐賊據之、故以二土司萬餘之兵守之、卽來亦足相當、若重慶則萬萬無虛、今者且下且入重慶、明彰天討、以前後倆可不必用、亦可不必言、惟是一向苦心緩賊、形神欲瘁、其不卽入重慶、尤是緩賊要著、而外人不知、內有招撫結賊一節、恐滋多口、又未可明言於人、乃今言者不已、不得不盡白於台臺、亦欲台臺知賊之意終可以計滅也、今播人聞調天下之兵、殲儘撫地、龍復密行招誘賊之心腹牙爪、牛已外向、大兵一集、必且瓦解、向非借客兵聲勢、不但賊不懼、卽其左右視信之人、亦不懼、卽有奇計、將安所施、此則在廟堂主持、無爲惑觀之說所搖、卽賊不足平矣、伏惟台臺

不甚信、不能無希冀焉、遂撤兵回、而以文來訴冤、且索奏民姚柏之領、其詞甚驕倨、龍批云、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屠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覩部獲、猶欲兩省按院行勦、此其爲伊留意、尙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已、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旣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敏衆歸巢、靜撫處分、尙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總何衙門、聞斷伊男身死見在何所、查明另報、賊得之、以爲兵部眞有開豁之意、遂差人行賄本兵、而靜以待之、不復出矣、重慶鄉官又恐破城報到、必有嚴旨、賊復閃出、具書該道、令龍設策彌之、且請龍急入重慶、離調前任總督一意行撫、故可徑駐重慶、今龍若徑駐重慶、彼必來求賞撫、何以待之、許之則後難收拾、不許則當卽狂逞、卽重慶可全、而各城難保矣、故爲一書答該道云、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處、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處、而當事者又關說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勦旨、亦未必擊定必勦、蓋只欲嚇之使來撫耳、然縱欲必勦、而關外之事、原不中制、攘不佞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距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舉、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酋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敏師而去、卽此數端、尙有可撫之機、酋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酋復狂逞、亦未必然、蓋酋若有心望撫、卽有嚴旨不動也、那是翁來時、何曾無勦旨、何曾畢竟勦得成、我等伎倆、彼豈不知耶、大抵酋若從此敏戢、大家尙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酋亦不信我、內地惟是調兵粘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致意、俟兵餉稍集、僕亦欲東、當面請教、此不一一、此皆總是假話、只欲惑賊、仍令該道徧送鄉官看之、故洩於與賊相信之人、使達賊巢、以爲爲伊調得上司私書也、賊遂深信不疑、亦時時以入犯之虛聲挾我、而竟不出、各城遂皆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今則賊雖已知必勦、然兵餉已集、自可無虛、且賊終爲前私書所惑、尙以節來旨意爲挾撫也、酋近日謂安邑臣曰、川貴軍門、批我文甚、意思甚好、我且待之、此可知矣、蓋龍之所以一向不東行、原爲一東行、則賊卽出、重慶難無羞、而別城可虞、不東行則賊不但不敢輕犯重慶、卽各城亦且不敢輕犯、歷觀自六月以來、止四張虛聲、竟未敢一攻城、止一犯永寧耳、以永寧係土司故也、今報欲犯南川、亦不知若何、然南川自蓁江破時、人已逃盡、庫獄皆移、已爲空城、但恐賊據之、故以二土司萬餘之兵守之、卽來亦足相當、若重慶則萬萬無虛、今者且下且入重慶、明彰天討、以前後倆可不必用、亦可不必言、惟是一向苦心緩賊、形神欲瘁、其不卽入重慶、尤是緩賊要著、而外人不知、內有招撫結賊一節、恐滋多口、又未可明言於人、乃今言者不已、不得不盡白於台臺、亦欲台臺知賊之意終可以計滅也、今播人聞調天下之兵、殲儘撫地、龍復密行招誘賊之心腹牙爪、牛已外向、大兵一集、必且瓦解、向非借客兵聲勢、不但賊不懼、卽其左右視信之人、亦不懼、卽有奇計、將安所施、此則在廟堂主持、無爲惑觀之說所搖、卽賊不足平矣、伏惟台臺

徐理齋中丞

應龍、小豎子耳。何能知兵。知兵則不反矣。一彈丸之地。四周皆王土。大兵雲合。懸賞爲購。即左右鄰比、當有爭先取事者。必無幸矣。所恨以前當事。不提之如虎、則視之如無。破壞決裂。以至於斯。今一旦而欲剗刈蘊崇之、豈可以旦夕計效哉。初以招撫緩其出、利用靜攜以大兵協其心、利用多本地之兵不可使。須借外兵之恒戰者。此必不可易者也。弟不即入重慶。蓋假撫緩之俟兵植耳。乃都門不知。便爾曉曉來教。決之於心。委之於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仰承雅愛。簡發兵將。感何可言。人旌先此復謝。

張監軍

劉帥有志立功。甚善。既有兵一萬三千。即於土兵及見兵內挑選一萬七千。何不可之與有。必欲一一自募。乃爲可用乎。僧陵君並將六國。猶何人哉。撕其故不可知矣。昨已有字許之。只慮其言之不效。不知異日何以相見也。代生員皆並論。賊文俱佳。而答書尤妙。賊得之。當必歎其下人。而求一逞。不可不嚴爲之防。彼不能遠出。只令以大礮爲守。且裝與戰。彼自無如之何。懸賞告示文册俱備。只以偏橋無兵。故少遲之。恐其計無所之。四出劫掠耳。須數日後可懸。今當先發數十本去。聽密行之可也。此中將領、畏賊如虎。又往往爲賊用。他日進兵。兩北二省將官。倘背調停。須面議也。諸可爲間者。不妨用之。仍一面報知。庶免貽肘。不然。鄙意且欲令王永與等爲間。而論文已若此。若不知。不謀事耶。來教所謂偏裨用間。必報主帥知之。有味乎其言之也。兩川之守。宜與劉帥議之。須得一健將而又知進退者。可函商之。永甯自守其地。不應給糧。昨照五路防守、各發五十金犒之。亦自足也。揭內言請兵添協並呈覽。未見何語。豈道之耶。

楊漪寰中丞

海內之兵。如蠭而至。以天之靈、臺下之庇、逆賊授首當不遠矣。惟是廣西狼兵一萬、貴州恃以爲命者。而迄今杳無音耗。坐是四川亦未敢進兵。蓋掎角之勢不全。亦兵家之所忌也。事一日不決。則巴溢之蹂躪一日未已。臺下爲桑梓計。當必有惻然動念者。望刻下憤發。仍令遄至黔中。官帑無一錢。戍兵皆待哺。外省廣西所借十萬。尤須發在兵行之前。不然一至脫巾。不可言矣。總之兵餉皆須年內外至。遲則誤事。不小。萬懇萬懇。

劉參議

鎮雄兵、果是如何。若果不受節制、不妨發回。不然平時擾民、臨難不用命、何益乎。烏蒙兵若更甚、亦可權宜阻止。近新報黃郎馬氏兵多至八千。永甯內司兵昨已認二萬。已令整備。本地再加選募、亦可得一二萬。則安用此土兵而令之爲害也。曾希彬初時高臥夷陵。投揭言事。謬自貴重。以爲將三十年。身經百餘戰。未嘗敗北。今以常勝之家、雖與虜敵。故不敢輕進。僕窺其詭詐無證。已參令待罪管事。今即陞。恐亦未得赴任也。近細訪之。言其人平時溫和小心。不類此等舉動。然則前揭、乃代筆者之不知事。而彼爲所誤。可爲一笑。且開其在永甯久。甚得人心。且知夷情。故令之來標下與計事。欲別委用之。可即以此語之。應彼心安耳。王夢吉亦知戰否。申于朝真可用。但恐亦非戰將也。即具文來留之可矣。

徐僉事

城有何兵。妄稱百萬。獨不慮五十四里之人。突乎。知其方寸亂矣。固懲猶鬬。須防其突。重涪南江武彭一帶、皆宜嚴防。主將索賄。士官不可復用。宜就近擇人代之。已批總兵矣。不佞目下即東。諸俟面盡。

支節亭中丞

承教應天鳳陽二撫院不肯發兵。想吾兄調兵時、二院未見會旨、自不敢發。非獨不肯也。然弟亦尚未見會旨。若果有旨發兵。彼自當速發來。無待吾輩之促矣。今吾兄但當備餉以待之。若無旨、吾輩強之亦不來。若有旨、吾輩不催亦自至也。若備餉而彼不來。則餉自有用、不爲虛費。弟俟到果有旨方促之。不然亦任之。蓋今已遲。即來恐無及也。昨弟恐誤事。已發旗牌二次。於永順調兵七千。保靖調兵五千。計冬底春初可至。偏橋乞兄亦差官催之。仍一面備本折之餉。此外再調募二萬以上。共足四萬。則足用矣。進兵只在正月。萬無再遲之理。弟目下即至重慶。乞兄早駕。陳璘即未至。弟已行李應祥代事。若不來。即參之。幸以語之可也。部中既允加編。則已有項下。不問何銀。皆可借用。近又有搜括庫銀之旨。乞將應借用銀、作速解至沅州等處。以備軍興。不然恐以爲無礙而括去。則愈難矣。此目前要緊事也。無論代事及正總兵之乏。亟行知會。萬懇萬懇。文武官雖至而無兵。兵並督餉監軍等道。若年內不至沅州偏橋等處、弟即參之。名雖至而無餉。兵倘雖集、而器械火藥等項一有不備。亦害事。決不可再遲。昨湖北守巡道文來、皆支詞謾語。略無實事。弟固不敢強人以難。亦何肯坐受耽誤。潘司亦數米而炊。不見所發何銀。所借何項。恐賊以川貴有備而衝出。即利害不小。不但不能成功而已。總爲兄慮之。恃在同舟、特以奉告。弟六月至今、日不暇食。夜不交睫。亡室有病而不暇治。專爲一播事耳。惟兄留意無忽。

史副使

糧運事。昨略一計之。米一石。夫三名。十四萬米、應用夫四十八萬。不啻駑駘。此誰累累道途、集之東南二處。何事不有。誠可虛也。且只爲三斗米、而奔走一人於數千里之外。計費人可三金。又當以百萬計。此與採木不同。彼散而此聚。彼以歲計。此以月計故也。固算當願之三月運三四回。則一人當運米一石。而人可省三之二。但不知有無妨礙。又思之或只派於近播府縣、如重夔敘瀘。而遠處徵銀貼之亦可。又不知人數可足否。不虞逃散否。此宜亟議。過馬上差人來商量。事已迫。不可不早也。見在米俱宜從水運至重慶二處、宜嚴催之不遲。

劉參議　莫副使

兵既集、行當進攻。糧運急矣。督餉道、派夫通省、固是有把聲之法。然來途甚遠。運米甚少。所謂三十鍾而致一石。且一省騷然。多人駢集、甚未便也。今欲派之近處。恐無著落。而易逃竄。思之播事一日不了。則近播之民一日不安。則調遠兵以進攻。而驅近民以運餉。亦未爲不可也。如近日合江南川江津綦江之民、皆欲聯什伍爲守。夫守危事也。而尚甘之。若止令運餉。則其樂從可知。部意欲鄰播州縣募民爲運。最邊播者、僉出夫最多。稍近者次之。最遠者免之。其夫或稍給以食米之價。大抵川南運夫可萬。萬川東運夫可六萬。每夫一日與之行糧分半或二分。此可行否。若可行、門下即派數言

戍之。此道福全省。非細事也。事在燃眉。幸亟留意。古人云。覓一分民受賜一分。今日覓一分民受賜百分。奈何不加之意乎。懇暢懇暢。

史副使

轉餉一事。僕連日思之。當食而廢箸。當寢而起坐。古人云。憂心如醉。憂心如搗。此之謂也。夫以四十八萬人而裂之二城之下。進兵無期。宿食何所。進兵有期。錯足何地。其爲不可行明矣。今減爲十萬。川東得其六。川南得其四。亦尚覺多。然難以再減矣。但夫來太遠。則費亦不貲。夫來太早。則費亦不貲。昔人云。覓一分則民受賜一分。今可更思其所以覓之者否。部意若錄遵之西。順慶之南。供川東。亦可足用否。若近者出夫。遠者量徵銀貼之。亦兩便也。昨綦江募兵。應者數千。且不願給糧而守。若給以工食而運糧。其樂從可知。川南投兵者。誤錯於途。一呼可得數千。今試與巡下南巡上東二道商之。若彼能募夫。即不能全募。或近播者募之。稍遠者派之。再遠者出銀貼之。但募得近處一名。即覓得遠處數家。亦是小民無益之福。且近地人運糧。路道既熟。心亦不懼。遠處人運糧。路道既生。心亦多疑。此不可同日語也。若兵交而不解。遠人懼而逃。近人則惟恐其不勝。而不肯逃矣。此又可坐照者也。今宜概行州縣。且爲十萬之派。而待另文到。即發行方。再酌其便。而調停之。乃爲萬全。蓋進兵極早在正月。遲乃二月。先調近者運之。而後調遠者繼之。自可及也。若只議之有司。彼夫出門。而事舉矣。異日有患。即參舉百有司。不是以解吾謀之罪也。此非細事。關故諄諄。幸亟留意。無忽。口袋宜用線織者佳。但急不能得。宜用雙布。仍令人備一厚油紙以防陰雨。交之何處。宜用篋兜收之否。俱宜早計早行也。

劉總兵

比日知將軍治兵備械。日夜不遑。甚以爲懲。若將軍用心如此。賊無足平也。招兵事。昨已有行。須得苗兵爲佳。若只尋常兵。亦與向所招等耳。幸留心焉。招降一節。今且宜密行。如真牟王繼先等。兩月前皆已受牌而去。但外人不知耳。若人知之。俾與應酬而害其家。則徐人以爲外不足恃。而且堅其內附之心矣。如此那攢終成兩敵。東征西討。所用若何。腹心之憂。奈何惜此。伏惟台臺垂念主持。幸甚。劉綴近似知罪。俟酌駐潦。從容觀之。以定任使。此時吳廣來到。渠亦自應候代也。陳璘聞有牌到偏橋。計當與吳廣先後至。亦在新年內外。沈尚文自銅仁安車而去。童元鎮續至。亦離坐銅仁。此皆有題過明旨。令駐偏橋者。即陳璘已至。渠亦當在平越與隆之間。駐銅仁何爲。今朝廷之令。已不行於總兵。何況督撫。若處元鎮。別無替人。只得裁抑使之。如更不遏。勢須更換。此須各禆將俱至。又須預先題期。盤總兵非可輕易者。故不敢以便宜概行之也。屢偵播內羣情靈搖。又密行道將以賞格招降。亦多投結外附者。總觀其成。未敢預酒。然總兵尚多未至。自難遽議進兵。大都龍之意。寧退無速。寧後無先。寧以潛貽噬臍之深悔。恐道將中有貪功求速。遲者。寔無主其說。外剡完賞格二本。皇覽。內誰所題格內人名。即有與前不同者。緣近查其少有改易。故輒更之。恐失事機。故不待舉旨先發示也。統惟台鑒。

徐僉事

分布事。俟面議。此時可謂無將。然韓白英衛。間世一出。自不必借才異代也。人各盡其心。事無不可爲。渝中兵日招集。餉不時給。再有脫巾之呼。恐難終諼曰無此事。二道時時酌議。便宜區處。勿以呈詳往返。致有紛紜不一。

來副使

天討罪。賊且抱頭奔國之不暇。而敢出兵乎。今宜騙安氏之兵。直搗其巢。兵至沙溪。而黃平偏橋之眾盡奔歸矣。安氏一欲附忠順之美名。一欲獲陞賞之厚賚。一欲不絕鄰封之交。尚存香火之情。必待我與之爲鷸蚌。而後坐收漁人之功。此等作用。可以欺天下乎。幸與郭青翁商議。所以使安氏使安氏。必先令安氏絕賊。安氏一與之絕。賊當破膽。不敢一步離其巢。然後探虎穴。得虎子。惟其所爲。無不如意耳。賊自把有倘議黃襏之二人者。若安氏漢把能擒以獻。先賞以指揮劄付。幸論之洪邊送親事。必不可聽。彼假以送女令親信出入省城。成何事體。且賊不久當滅。宋宣撫能甘心與之偕亡乎。當令自以他事辭之。若安隔臣更不能爲我守省城。則安在其爲忠順哉。廣西狼兵。雲南土兵。不日且至。當差人迎而催之。至當無虛賊也。大舉的於春首。百凡留意無忽。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賊知罪在不赦。頗欲肆行衝突。又恐外兵難破。內人不附。故虛喝四川而不敢進。因突犯黃平與隆之間。乘其兵力稍虛。主帥不至。一以招苗自固。一以示強挾撫。其計益拙。其勢益窮矣。今川中秦兵已入境。浙兵尚未到。然土漢之兵。已足自保。惟是貴州。惟恃安氏而糧餉不充。不敢多調其兵。惟用以防省城耳。通東地方。不能相及也。今賊到始調撥。恐兵至而賊已去矣。雲南廣西兵。年內外當至。至則貴可無虞。惟偏橋一帶。貴州既難遠顧。湖廣又綴禍之。龍不得已。多方爲之纂調。計正月中。城偏可及三萬之數。龍當量發馬兵助之。第兵猶可備。糧餉告匱。府乾否敝。督策難前。萬分無奈。須明言之。惟望廟堂主持。嚴責頓備。庶舉閫帥期。倘無誤也。川中自餉已難。貴州又來告借。義在同舟。卻羅雀掘鼠。亦須均分。已以五萬給之。如此那攢終成兩敵。東征西討。所用若何。腹心之憂。奈何惜此。伏惟台臺垂念主持。幸甚。劉綴近似知罪。俟酌駐潦。從容觀之。以定任使。此時吳廣來到。渠亦自應候代也。陳璘聞有牌到偏橋。計當與吳廣先後至。亦在新年內外。沈尚文自銅仁安車而去。童元鎮續至。亦離坐銅仁。此皆有題過明旨。令駐偏橋者。即陳璘已至。渠亦當在平越與隆之間。駐銅仁何爲。今朝廷之令。已不行於總兵。何況督撫。若處元鎮。別無替人。只得裁抑使之。如更不遏。勢須更換。此須各禆將俱至。又須預先題期。盤總兵非可輕易者。故不敢以便宜概行之也。屢偵播內羣情靈搖。又密行道將以賞格招降。亦多投結外附者。總觀其成。未敢預酒。然總兵尚多未至。自難遽議進兵。大都龍之意。寧退無速。寧後無先。寧以潛貽噬臍之深悔。恐道將中有貪功求速。遲者。寔無主其說。外剡完賞格二本。皇覽。內誰所題格內人名。即有與前不同者。緣近查其少有改易。故輒更之。恐失事機。故不待舉旨先發示也。統惟台鑒。

徐僉事

分布事。俟面議。此時可謂無將。然韓白英衛。間世一出。自不必借才異代也。人各盡其心。事無不可爲。渝中兵日招集。餉不時給。再有脫巾之呼。恐難終諼曰無此事。二道時時酌議。便宜區處。勿以呈詳往返。致

有紛紜不一。

來副使

五司人怨雖深、而力甚微、止可以爲鄉導、若用以攻堅、則誤事矣、逆夫正在議處、沐國且至、非處機括也、
草草、

張監軍

來教俱領、用間雖難、然此等小醜、卽顚倒之亦何害、不足多慮也、鴻兵路分、尙須酌議、江津非入播之路、止宜防守、合江仍通綦江路、今直達播州者、川中惟三路、永寧、綦江、眞州、眞州則由南川進者、更將少可慮、若南北相兼、亦尙可支持統俟面盡不一、

沈按察使季文

圍播圖、令人躍然、聚米爲山、宛復是過、蓋廟不但在普目中、且在章中矣、今湛湛從事者、既稍墾不闢、卽湛湛自喜者、又得失相半、安得數翟有心人如門下、與之共滅此賊乎、煩照此一樣進二十張、各省撫鎭道將要緊者、各給一張、其路道手摺亦乞多造、然後縮小刻一板印刷、發給行間、卽賊見之、當昨舌死矣、悉悉、

楊監軍

途中接教、一何其詳悉周到、事事當機也、蓋事在蜀者、似已有備、二省日日行催、紙盡墨敝、至今竟不得用之、此自可徑用者、不必題也、招兵三萬、亦可徑行、無須更請、請則遲矣、貴州其要領、點省貧窮、難過貢之、然亦覺因循偷安、坐誤時日、楚省則但以紙上文字往復、令人恨恨、昨不得已、具疏言之、何濟於事、來教所謂難盡法何益者也、今當再催之、卽十得五六亦可矣、楚省且不論、貴省於此處招苗、童元鎭一呼、可得數千、挾之以出、何有於賊、而逃避撫已、不知城破、彼能免耶、愚而無知、何以爲人、但得大小將到、卽當處之、今且催之出、再不出、卽提之矣、總意調安氏兵三萬守省城、而以貴州向來二萬有餘之兵、分布於以東興隆黃平等處、或可自保、今不恢且發鎭雄兵三千去、此水西之弟、而賊深矣、與隆黃平龍泉、恐又有失、則吾謀何以自解、此當亟亟圖之、不可後也、楊內起用二將、卽以二牌原咨所請者也、又調到施州兵、當從婺川發龍泉、俱遠水近火、尙不相及、聞支筒亭兄已來沅州、彼必有自爲偏橋計者、但偏橋警急、九股路絕、賊卽可圖矣、弟思之勦苗終不如招苗、恐其處處蠭勦故也、第弟亦臆說、若丈見之真、則撫勦惟所爲矣、屯重兵三萬、以斷賊招苗之路、此必不可緩者、無回廟堂從不從、廟堂原不中制、何必待命也、如蜀中弟原題兵六七萬、而今調至十四五萬、不然賊豈有不來者、多兵而早了之、與少兵而遲了、功相萬也、大衆在眼前、乞丈無吝多兵、雲南有夷變、兵來尙遲、惟廣西可亟催之、五萬卽已解、須令安氏以兵防之、草草不備、

又

黔中危急、弟日夜憂之、計無所出、業以十道道使催促兵將、顚踬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奈之何、昨以一檄移安疆臣、令發兵守省城、並一二枝之與隆、且以千金爲牛酒犒其兵、仍厚賞其母子、想可得其力者、又將施南衞土兵八千移之思南、以應梭龍泉一帶、計正月初亦可至矣、偏橋則數行楚中備之、振王兵備言兵已漸集、可保無事、仍行令二總兵退苗、約以文到三日而苗不退者、卽當及之、想當致死向敵、苗或可散、而後可圖大衆也、曹仁佐持諭帖去諭之、仍令該道動銀爲備牛酒、不知有銀否、昨差人來言、前次臨安兵百金、布政司淡三日乃完、令人駭愕、以窮瓢陋巷之家、而欲爲斬將搴旗之事、其可得乎、弟久已行司、先解銀五萬去、今想將到、又移一咨於楚中、令以十萬給黔、此部咨奉旨者也、門下但日日發使催

就近派夫、自是不易之理、不然以神宣威萬萬語處、來川東運糧、豈但千里傭糧士有飢色而已、推是糧餉可以責之納道、運夫必當責之守巡、方爲妥當、何者、專與不專也、且川東川南、相去遠者、遂於千里、卽該道督水運、尙可逃洞、若催陸運、自當親臨、兩地難周、豈不誤事、今定爲就近派夫官徵銀給以工食、仍照

該道原派一石三名之數、仍用里甲、川南止用銀遞二處、川東止用重慶一府、卽道但催一名水運、俱至重瀘二處、守巡則分催二處陸運至綦江至水寧以至播州、督其責也、有夫無米、責在卽道、有米無夫、責在守巡、目下無銀且借大木餘銀用之、事完派補、如此則不戾該道原行、而近者以得銀爲幸、遠者以免役爲安、上下兩利矣、不佞熟思、其便無以易此、若再有不妥、不佞亦當任其責耳、已行之二守巡處、昨詳可徑停之、事在燒眉、無再不決之理矣、閬川南夫至納谿、而撫米運俱在守候、可亟催水運無運、諸佚面盡、

盧副使泮

克平九絲時、地數勦、曾克庵公查以副武功成、俱有此異、今之平播事更大、故異亦甚、玉壘山崩、應在平播無疑也、第臣子入告、須以災言、亦春秋之意耳、千里餽糧、事所不便、已已之、止令納銀、小民不啻更生矣、已有徼借貴道入川東、幸蚤至以一臂助我、

郭青螺中丞二首

賊深矣、與隆黃平龍泉、恐又有失、則吾謀何以自解、此當亟亟圖之、不可後也、楊內起用二將、卽以二牌用之、此自可徑用者、不必題也、招兵三萬、亦可徑行、無須更請、請則遲矣、貴州其要領、點省貧窮、難過貢之、然亦覺因循偷安、坐誤時日、楚省則但以紙上文字往復、令人恨恨、昨不得已、具疏言之、何濟於事、來教所謂難盡法何益者也、今當再催之、卽十得五六亦可矣、楚省且不論、貴省於此處招苗、童元鎭一呼、可得數千、挾之以出、何有於賊、而逃避撫已、不知城破、彼能免耶、愚而無知、何以爲人、但得大小將到、卽當處之、今且催之出、再不出、卽提之矣、總意調安氏兵三萬守省城、而以貴州向來二萬有餘之兵、分布於以東興隆黃平等處、或可自保、今不恢且發鎭雄兵三千去、此水西之弟、而

之。彼必不敢不與。永保兵、俱係用之偏橋、乃楚中數也。黔中則全靠滇兵、廣兵與募兵六千、而但不至。奈何。廣西甚近、可急催之。弟已有二使在彼、尚未回也。來人行十二三日纔到重慶、可謂極速。士司驛多失應付、可責安磁臣令催之。彼此時而勒捐公家、可謂忠順乎。草草草不盡。

沈按察使　參

至渝城、終於調度爲便。順川中狗鼠雖狡無足多憂。貴州警報如嚮、令人應接不暇。奈何。承教略道機宜、種種當心百務鞅掌之時、誰能助我一臂者。惟門下耳。李旭欲外向、面機洩、全家殺盡矣。此賊益自速其亡也。省下所造諸物、火速發來。差人押解。舟行爲便。一物自有一物之用。幸致意右轄公。草草。

支節亭　郭青螺二中丞

賞格所以不輕發、以我不明言征勦、則賊亦且以事緩玩其下、而不敢肆行衝突。我尚得以候兵集而大舉耳。今賊已知罪無所逃、束衝西突。此時而不發賞格、反自誤矣。宜大張告示、明懸賞格、書册紙諭、遍地發去。彼人人解體、號令不行、而後可坐困也。師期不出一月、便可速募多兵、以圖大舉。此時更不可惜錢糧。懇懇。

沈按察使

陳恩、老成習事。連日跋涉之、頗覺輸心、似可大得其一臂之力者。此等人、不曾吳楚之劇孟、得之喜躍。然一敵國云。乃門下業以破格犒之、固知大君子之見、出諸常萬萬矣。諸凡打造征省者、乞急催之。鉛彈鐵鎗皆少。門下徑行添造之。諸可佐軍與者、亟亟爲之。無妨便宜也。草草。

張參政文燧

得教知已。榮澈爲慰。戎馬在郊、卽宜靚事。成都之行、可無庸也。渝城兵多、自宜分布。分布者、政所謂駐之要路、以減其勢、使軍民兩便耳。而議者謂分布早有師老之嫌。蓋以分布卽爲進兵、誤矣。法其宂、分其勢、正今日之急務。門下初至、而留心若此。僕何慮焉。

徐僉事

劉帥果有滅賊之志、則吾之留未爲不是也。帥自能辦賊。乃往日條陳、原爲寬重、反至紛紜。乃知世間只有一箇忠誠。外此皆落坑陷塹耳。雖然如此。今卻又十分性急不得。急行無好步。王道須萬全也。今月惟招誘一節、爲十分緊要。然外司久已歸心。惟其親信之人、能招爲內應、方妙耳。如袁年七繼先等、皆自十月內密領本部牌去者。今明受其母於重慶。彼處去賊巢近、恐應龍知之、反害其家。不可不慎。今凡招一人、須能保全之。人乃歸心。若事未成而先受害、則後來者懼矣。漢不日至渝城、大懸賞格。明示宣諭。彼中無不瓦解者。然後大兵齊進、曾未有不授首者也。進兵必不可過春期。幸與帥言。今日夜圖之。不日而蓋。

來副使

來教字字著實。謂賊突出而擊我之必敗、誠然。然川中亦不能卽出。蓋彼之不能來、猶吾之不能往也。惟湖貴爲可慮耳。三人容細問之。草草。

劉參議

川兵宂汰之無妨。此與千金買駿不至。彼但一爲之耳。今乃日日糜千金買死馬之骨、縱使積骨如山、可得爲馬否。以無用之兵、食易竭之餉、可爲寒心。幸力圖之。

萱總兵

逆賊狂逞。貴竹陷危。將軍久不至。不得不一言之。朝廷擾攘、以示法耳。賊平、且以功論矣。東坡爛橋之事、彼中多咎將軍不出銅仁。今可急移駐偏橋、與隆、與楚中持角逐賊。不然人言可畏。軍政具存。僕卽愛將軍、不能私也。今所調兵、廣西一萬、雲南七千、水西三萬、屬貴州用。永順保靖各一萬、烏羅二千、屬湖廣用。而二省召募者不與焉。陸續當至。至卽鼓舞用之。大征在卽、宜先過偏橋與隆之賊、乃可從事。且以此觀將軍矣。

魏參議登蒙

監軍借重、已奉明旨。此宜盡夜圖之。爲可速也。賊雖外示狂逞、而內實窘急。川中賞格久發。其下皆有離心。大兵促之、無不亡之理。今所慮惟偏橋之兵未集。恐其事急衝出、流害全楚。故且遲之。然進兵必不過二月。過此則雨水連緜、河不可渡矣。水順保靖兵、各調一萬。久已有行。門下急急差人催之。又激浦鎮陽十三哨等兵、共三萬。分投差人催來。必於二月之朔、齊至偏橋、乃可不誤。陳墺勇將、將此三萬人鼓行而前、乃一勍敵。自無難也。此舉所係甚大。且兵貴拙速、不聞巧遲。萬望留意爲禱。

郭青螺中丞

昨得惜銀之教。當日行布政司先發五萬。卽令原來承差催之。限半月到黔、當無誤也。若道窮不通、仍須五萬。再以一信來卽解去矣。若道已通、則且莫還川。但有到者、且留用之。後到者相還未晚也。童元鎮已參之。又以一人守催動身。門下亦可著人催之。此輩貪生畏死。不顧羞恥。昨劉綎亦三承差限定、方肯起身。若與之說門面話、彼亦無所用恥矣。昔曾催庵與劉顯書云。將軍著不親到地方、但差人領兵去、本院必參將軍。顯得之。痛哭而行。彼亦撫鎮也。門下何所吝於萬金。弁乎。近得監軍報。賊必欲克黃平。奈何。如不得已。卽令安氏且以萬兵守黃平偏橋。賊決不敢與之相犯也。若以別兵守、賊盡銳攻之。尚不可保。何如。如九股苗既被地方、惟有勦耳。勦而後撫、亦無不可。但須止勦一枝之爲害者。其餘不可槩及之。恐處處蠢動。則大可慮。是在將領加意。若不必可勦、則卽以兵以防之。而斷賊招苗之路。尤爲急務。統惟門下詳審之。賊既已無所忌憚、則賞格不妨分行。但須令安氏發重兵守定省城。弟近已於陳恩言之。渠回日卽起兵六萬矣。門下可先檄其二三萬守省城以東、則萬全之慮也。偏橋諸處、難留楚中。乞門下一面料理防守。萬萬。內江道中草草。

又

近貴州承差來言。十三日起身、賊尚於東坡劉大營也。然則何時退乎。昨不得已、令安氏起兵三萬防省城。三萬出沙溪以疑之。第安兵入省、必須糧餉。恐不能當此。奈何。蓋弟恐賊急而奔省城、故以安兵當之。

若糧少或安兵不可全恃、又在門下酌之。多少當徑行也。廣西狼兵一萬、不知至否。雲南兵先到者幾何。查運兵半越一路、省城一路、沙溪一路、洪邊一路、貴州兵、恐不能分四路、則以沙溪聽之安氏。洪邊出奇兵數千、而半越省城二路、須各用正兵三萬。雲南廣西不及二萬、尚須四萬。則貴州前後募調兵與安氏之兵、可以足之矣。惟又分派之。若兵多、洪邊亦爲正兵亦可也。將官李應祥、盡元鎮、各領一路。劉效節、止可守黃平。其新起用二將、亦續到者爲誰。作何分布。亦乞示之。偏橋一路、屬之楚中。自有陳璘。思南婺川龍泉一路、則以施州衛土司兵八千當之。不足之數、已行該道查三處原有兵若干。不足者、當再補之。亦務足三萬以下之數。則糧料必須該府出之。乞丈亟行。陰知府備之可也。弟恐彼中道不通。已遣人徑行該府。惟丈再以聞。使催之。惟偏橋一路兵糧、俱與貴州無干。若地方亦自相關、尚不可不照管也。思南少一將。楊惟中難當大任。陳寅何如。此中當再遣一將耘之。並以楊惟中協之。亦可。但恐陳寅王鳴鶴皆不可卒至。陳寅又或東路用之。奈何。劉綎已留吳廣已到川中。似可無庸。惟廣二省耳。

陳總兵璘

將軍已至。賊當破膽。眞從天而下也。四川之兵久集。時時擾其邊境。又以賞格招其脅從。投降者纍纍於途。惟倭潮貴兵集。師刻期入矣。潮省已爲調兵二萬。今將軍復領廣兵三千。足可當潮兵一萬。永保一土司兵。素稱勁率。鼓舞使之。錢糧器具。已行所司給之。然士兵各有器械。漢兵用亦無多。想自能給也。火器之類、各衛亦有。可以用之。川當四路。貴當三路。湖止當偏橋一路。爲力甚易。幸將軍努力爲之。師期必不過二月。蓋三月以後、水發瘴生。甚爲不便。且川師已老。貴師亦集。自不能便待也。由偏橋至酉源入播。路甚平坦。可以長驅。逆賊多爲陰溝暗箭以陷人。宜慎防之。近賊狡還。垂涎思石。宜亟救之。將軍即宜駐偏橋、庶可招徠降人。規恢進取。逆賊多詐。近將領多有受其欺者。不可不防。草草。

楊監軍

貴州一日而三報警。令人心急如焚。已專人發施州之兵、從婺川入。發鎮雄之兵、從永寧入。然不能即至也。黃元鎮陳璘、今在何處。已差人促之夾擊。亦未易即達也。總之鞭長不及馬腹。其勢則然。所恨者、水西之兵、不肯爲我盡力耳。不得已。令蓉江南川之兵、各撥其境上石砫之兵、遂一日而破其七寨。攻其所必救、賊庶幾舍貴而之川乎。川尚足以當之。無慮也。貴州但得少暇。即當集兵以俟大舉。凡用兵者、不亡即斃。不死即求生。敗即圖勝。罪即圖功。如環無端。不可一時自暇逸也。聞雲南之兵已到。廣兵想亦不遠。此二兵至、即爲正兵。蒙天眷之兵、亦不懸平越一路無慮三萬。黃南已有施州八千。彼中再湊二萬、亦可得三萬。永保之兵、總聽安氏。則四路各有正兵矣。鼓行而前。畎何能一一支持乎。彈餉之夫、宜及早定。川中亦至今方有定議。蓋此中從未用兵。一夥秀才、自不相習。撫恤也。熟食無如炒米。每軍自帶五日之糧。彼中路近、即可足用。運闕之後、夫隨而運可相及也。平越則盡元鎮領。龍泉不知誰陳良弼何如。乞彼中即商量就見教。難再往返也。進兵的不可過二月。至三月則雨水連綿。不便矣。幸亟圖之。

前承教賞格有許之過者。龍細閱之。無甚抵捂部格處。惟有加賞銀一萬兩、及入關各賞一千、與入播之三千、克圍之五千耳。總之不及三萬也。查有確處懸賞。登九絲城賞銀三萬兩。擊大頭目一名五千兩。後平茶土官先登。獨得九千兩。其二萬兩、餘衆分之。則重賞濟事所從來矣。蓋官帑多虛。後往往有不與者。獨賞銀無不與。故川人所重。惟此不得不以比激之也。今亦不敢改此款。惟聞播人及土司、恐其子殺父而降。復爲土司。未肯盡力攻之。故面改以其子投降。止於免死。承其香火。不言及爵土也。再以二册呈覽。安氏之賞、亦止照常。昨陳恩來、龍面問之。渠止言但得成功之後。量與一二長官之地足矣。不復言貴州撫院所許。想知龍之不許而不敢言也。龍亦再三開諭之。渠唯唯聽命。因稿賞其官兵。命之盡力防守貴州。蓋用而不用。不用而用。渠自無不盡心者。事成之後、彼自當聽命於上。撫足慮也。今若一味拒之。則彼與之合勢。事更難矣。吳廣蓋慮勇良將。甚快人意。但性太急。又不知川中地利。而劉綎且憚瘴癘貪功。甚欲自效。比之前日。似兩人然。今進勦在即。部意欲兩用之。分路而進。良議定當。再以聞。昨得敵縣王考功書。言。臺下令其嘯龍勿惑人言。敢不心領。顧龍之區區一念。自起家時已定矣。若不欲誅此賊。則必不來矣。裴晉公有言。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龍不自竊以自鉛。

內閣次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陳應翁大司農　兵科　職方

自龍入溆城以來。兵威頗振。賊氣漸奪。加以期張賞格。密行間諜。以故逆黨淘懼。降人接踵。賊之第一心腹李旭者。首欲外奔。賊魁而盡誅其家。又以蓉江之事、起自畢國。悔恨而攜之至死。勢已衰矣。今而後、蜀無虛賊。惟有國賊耳。所苦黔楚之兵力。急難卒振。而二大將一未至、一至矣。以兵力單薄。遷延於銅仁。賊遂突出興隆偏橋之間。焚東坡。斷官道。招苗自固。與黃清偏龍泉諸處、各嬰城告急。而該省始議招兵。然晚矣。先是龍屢行招兵爲備。而該省直以餽糧不足辭。不得已。以川省給糧。調來施州土兵八千、鎮雄土兵三千、發之往戍。復催雲南廣西一萬往援。又調永保土兵各一萬、往戍偏橋。即令陳璘到日。督之進勦。然俱不能卒至也。聞應龍已不敢出關。蓋所聞貴州者、其在邊四牌苗、結連外苗耳。數亦不多。已行令集兵相機勦之。而蜀中蓉江南川、各令出兵擾其境。應賊本於北顧。或可解貴州之急。大抵攻其所必救。彼勢自不能久俟。有解散之報。當再以聞。然貴州當事、虛在目前之無兵。若龍之所慮。則以招兵已無救目前獨慮招調之兵不日至。而餉不足以給之也。川中已借給十萬。此後毫不能加矣。若廣西雲南編建之餉。復不以時至。則奈何。此中山川險惡。道途阻修。即自蜀餉黔。文到即發。往返在一月之外。況他省乎。若非仰借明旨一嚴催之。終致誤事。伏惟台臺、吳廣以二十八日入溆。陳璘亦且至沅州。李應祥入京。追之不及。其餘偏裨、泄泄不至。亦無庸行催。計貴州之當退、演廣之兵令。即宜進勦。而將領往往若此。殊可慮也。統惟台臺裁行幸甚。

少司空趙寧宇公

三運木。仰仗台庇。幸得龍採。此固盛下流惠桑梓之雅意。然令不佞得以少蘇疲民。專力征討。幸何祉。

賊盛賊多月入渝城美哉江山之固此一世之雄也如此形勢向來幾爲逆賊所據念之令人凝立兵威頗振賊氣漸奪投降之民接踵而至無慮賊矣推測貴兵將未齊少遲進勦然亦不能久稽也客兵俱發之邊播各城總鎮亦目下發去計數日後渝城止不侵標兵與原守城兵耳蓋兵在各邊城內自無用多兵以援閫閫也運餉夫議定止於近處召募遠處量徵銀以給之亦自無多運來收米向來不得其人頗爲民害今亦各立以章程總之凡可以濟軍與而蘇民困者不敢不勉力圖之惟耳目所未及才識所不到則禦邊下不時教之願望願望

湖貴撫院監軍總兵守巡四川監軍總兵守巡

我輩受命討賊賊不滅何以自解多日天乾極可舉事無奈二省兵未齊只得待之計至二月主客兵集正應及其銳而用之且貴格頻後賊當盡有外向之心李旭被殺人人自危法曰亂而取之此逆賊天亡之時不可失也所定師期不先不後適當其可過此則雨落水發撫了期矣各路並進賊即全勝之時亦且應接不暇況其上有懼心下有離心有不成破竹之勢者乎開刀之後有進無退一有疏虞踢劍具在幸三令而五申之法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當日爲行間誦之可也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白刃在前鼎鑊在後流芳遺臭請擇於斯同舟之言無復兩可幸惟亮在

楊監軍

每得書爲之快然用兵事其來貫魚一些姿險容不得乃從來二省往來上下文移只一味之乎者也紙上支吾竟無一實事所以至今茫無實效使川中十餘萬之兵坐食待之殊爲可恨若早如吾兄事事料理半內即可完矣今師期雖不可迫然至三月則水發蛇虫皆能爲害軍士苦熱何以向敵蓋必無出仲月之理計正月已盡外兵必撫不來即不全到然水西兵自足當一路又有新召募苗兵萬五千人亦足當一路若少再招之三四萬無所不可貴州極有兵川兵皆半是黔人也止用之一月入播之後即遣還所費幾何川中銀已解十萬去楚中又令解十萬本色亦可取給目下黔中但能支兩月之食以後責成楚中必不誤也水西一向牢籠今事已至此只得破格鼓舞之若成功之後彼自知法度何敢蹈搶州之績宜勿示以疑致廢前功貴州去播地近易於相通但多方差人傳賞格入關內自有漸之以降者如趙仕登其明鑒也急行之無失萱元鎮李應祥各令當一路龍泉一路以一能將如王鳴鶴陳寅之類領之即陳良弼亦可昨已發施州兵八千赴龍泉而該府以無糧爲解不知川中調來兵遂可遠役川人以餉之乎乞急與計策言令該府縣備餉無致脫巾面呼則難收拾矣倘有一二枝欲發今亦不敢發去鎮雄兵亦不敢發恐其無糧而搶掠也事在眼前萬惟留神懇懇

張監軍

今日得陳璘揭語多磊落落終是丈夫劉帥似不及也以數語激之當勿然飛動乃可使矣貴平事大有端緒當令謝道准其兵以安遠人之心此中更有大機括節無有具陸賈之舌可使者耳諸帥後即追鎮道行真州事勢可及也事在眉睫而無可趁手之人以相臂使者安得如吾兄與楊臨泉數輩共殫此

醜如反掌耳草草

陳總兵

播州過二月即不可入故昨相議將軍若至二月不到亦須進兵不能待矣今將軍乃以歲暮至沅此天之所以亡賊也此時雖招廣兵亦何可及水兵亦已不用今直用湖廣土司兵耳永保兵天下有名往年平黃賊多用之重以募兵不下四萬將軍若撫而用之此無敵之勢也師期在即幸日夜圖之無曰我至未久若賊臨城下可不與對壘曰我至未久乎賊黨已有離心不甚用命況數道並進豈能分身相救此將軍唾手成功之時不可失也思石砫婺一路最近偏橋貴州總鎮遠不相及故昨期請兩鎮並得管轄其地兵將俱乏已爲調施州兵八千幸再少助以兵以一裨將督之即可當一路以分賊之勢與偏橋相爲應援乃萬全之勢也楊應龍一毛賊今以六總兵共擒之已是可羞若再不能擒豈不可羞之甚將軍東征稱首功此番亦須首敍乃副盛名僕有狀目而俟之耳

支簡亭中丞

日月不居轉眼春仲此後水發河漲一步不可入播境矣我輩半年以來寢食俱廢所規度者謂何而臨機坐失發虎遺患千里長人何時是了念及國法可爲寒心今不俟誓不與此賊俱生已於正月十五日誓師發二大將於境上乞門下亦即奬率三軍約誓督發先令齊力養氣以需後令一齊進攻此後止發期會更不問物力之備不備也事在燒眉百惟鑒計萬懇萬懇

論副總兵曹希彬

論曹希彬你有稟帖來說鼓舞永常人大小頭目踴躍向用我已知之又說與立合同不知何事但士夷性貪賞格已定你卻不可分外妄許他致後日難應是我失信即到水西便如永常剋血說誓都不妨只是鼓舞他用力便了卻不可隨意許他他若亂說你說自有賞格逼事我不敢專主恐你許得過了後難應也你切記之其犒賞銀如已到可面給之如未到叫人看守你回日另差人去賞也罷隨宜行之此諭帖你自知之裘黎與士司人看故諭

塘報官

賊知罪在不赦恣行狂逞然不敢向川而向貴以貴州之兵力未齊也自川援貴道阻且修因令川境兵吞出以擾之石砫兵已報斬獲酉陽兵復有報至百級尚未查明姑俟後報此後賊當撤貴州之圍以向川川兵力能折其路少延時日永順湖廣之兵可齊約期並進環而攻之賊無幸矣天氣向熱水發瘴生俱有可虞方日夜力圖之必於春月了此不敢留賊以疑君父也臨啓無任鼠悚之至

支簡亭中丞

師期已定計兄當不日至沅州矣貴州無力自完龍泉已成不守若吾輩不助之亦難透應援之責弟先發所調施州土兵八千往近又發所調平茶土兵五千往爲之守婺川思南自給以餉恐黔中無餉兵亦不能居乞兄亦行陳總兵發萬人往則婺思之勢壯而普酋之膽乃可識進取也若石阡通近偏橋

想又不待言矣。貴州本折俱無。吾輩須各衡其兵、乃不誤事。萬萬大抵楚兵已近四五萬。即摘萬人以援思石、尚自足進一路。而龍泉一路、原題屬陳總兵管者。則兄亦不得不加之意耳。陳總兵謀勇俱足、允稱能將。但須凡事應付之、乃盡心。其所請錢糧亦不多。惟加意。懇懇

貴州張監軍存意

貴竹自有兩監軍、面氣增百倍。乃知長城萬里、端只在人。來教種種當機、令人心賞。貴州非無兵、苦無衛耳。亦非無餉、苦不早計耳。只如借餉當中若早言之、則三萬勝兵即可立至。何至有東坡之失。今龍泉又見告矣。頃以施州土兵八千撥之。尚未至。而城已陷。今復促之。敢婺川思南、又發平茶五千、建越五百、以一將將之而往。折色銀已給以一月。第恐無處糴買。而彼中本色、亦從未備也。可奈何。煩門下力催之。但有一二月本色之供、即可了此賊矣。約期已發、勢難中止。然播中三月以後、雨多水漲、處處阻礙、不可復入。再延歲時、無貴州矣。此亦破釜沈船之時、不可不亟亟也。幸門下力圖之。彼中去播近、易於招降。大縣賞格、密行招誘。人人倒戈、自可不煩兵而下。奇正並用、端不出此。萬代瞻仰、與門下共之。幸留意焉。無忽。

郭青螺中丞

師期已近、乃忽有龍泉之事。令人懊惱不已。楊惟中自以爲善用播目、乃一旦狼狽至此。始信作僞之不可久也。弟先欲道馬兵去、一路來援。鈍不堪。計至彼中、當多發於道者。因催施州土兵八千來。今駐龍婺以當之。乃兵未至而龍泉破矣。奈何。今恐婺川思南有失、城勢益張、我氣益奪。因當日發平茶兵五千自武隆往。計五六日可到。倘賊尚未甚狂逞、倘可以保婺川思南。若石阡、則去偏橋近、已行陳總兵援之。當無慮也。此時益多招兵、一以候大舉、一以保地方。不然彼勢急而衝、一有所失、我氣自奪矣。龍泉事頗大、不可不報。門下有福、可急發來。此事無妨大舉。不可以此使有退阻。惟日夜料理爲望。酉陽兵自南川入、破其一大營、斬首三百。蓋弟原令以牽其援貴州之兵者。計此後或當稍退。則思石無慮矣。援思南兵三起一萬三千五百。弟各給以一月折色。但本色不能多帶去。乞門下速行府縣、爲偏本色。若折色、再一月。彼中若無。弟亦發去也。曾希彬來、二兵用命、大舉事十八九成。惟力圖之。懇懇。思仁道此時他之。楊惟中不守信地、勞瑁之不可曉者。似不容無一參。弟恐彼處無將、且令惟中免死守思南。然一面議處。無不可也。惟速示之。萬萬。

劉總兵

平播之事、將軍但能了此一生心事、不辭自明。誰能施其謗口乎。若目下行後、亦不必有過慮。僕既以兵事付之。將軍但責成功、決不以人言爲輕重也。惟是播時相機、早建大功。無失良會。此非獨爲國。亦以自爲。將軍必能審此、無事多言。桑子山江津二處事、皆成鳥有。令人恨恨。乃知搥先一著之說、的爲不誣。昔人有言。機會之來、豈有窮乎。惟將軍留意焉。

陳總兵

將軍、今世之偉丈夫也。本部何幸得與共事。缺爲面謝、良以爲恨。今將用兵事宜、隨其所便、悉以之

當促膝。惟將軍留意焉。

入播之路有八。蜀有四路、不必言。黔有三路。曰貴陽。曰平越。曰龍泉。楚有一路。曰偏橋。今龍泉一路、爲楚鎮守管。則黔楚各得二路。然龍泉偏橋相去甚近。分而爲二、合而爲一、無所不可。此在用兵者臨時酌定、非所能遙度也。今播賊不比倭酋。皆萬人一心者。須以力敵。播賊止應龍一人。遣逆。卽妻子亦不與同心。其下人皆有畏死求生之意。況賞格隆重。人人動心。宜遣舌辯之人、處處招降。若其首降、隨便給以執照。當有不煩兵而下者。偏橋指揮曹仁佐、龍泉守備楊惟中、皆素知播人頭目之情。可令招之。惟中失守信地、應死。結餽死令立功。若能招得大頭目獻捌入播、方可原免。不然、死終不免也。可與言之。

播賊無火器。攻之須用火器。令該鎮帶來。有硝磺、有火器、便是長技矣。

播賊於險路多挖斷。又爲賊坑。上覆以土。下安竹簽。宜詢問鄉導而進。無墮其計。或用水牛前行亦可。

思石偏橋婺川進兵時、酌量留兵守城。餘分道而進。若人裹一日之糧、然後運夫隨之、亦自不誤。彼處路近故也。

彼處苗頭阿萬任老三等、皆欲投降。提調張黑敖等、皆與賊有夙恨。皆可用熟腳招之。但受降如受敵。須加詳審。不可爲所欺也。

賊用兵、好伏兵於數十里之外。乘夜突衝。人不及備。凡進時、夜營宜慎防。

將軍所進、只一路。用兵無多。但一料理、卽可齊備。有所需者、與該道索之。若不能急備者、隨宜處之。但求濟事而已。若但曰彼不應付、致我不趁手。此是後來委過之談。至於委過、則已無功可稱。勳名安在。不足言矣。況又有必不可委者哉。

沈按察使

頗京等所言、無一事不切實。如云官壩易取、今已破矣。剿堤鋪排、正如頗京等三路行兵之說。乃遲疑不發。而令御龍自南川先進。一鼓而賊已奔。斬首三百。所遺資糧、八千人舉之不盡。南川邊人俱有所獲。一大快也。其一營兵、實只有二三千。可見頗京等之言不妄耳。貴州之撫備不止一端。固是無錢、亦是因循。若早借、則早給之矣。銀已解去十萬。今又發兵一萬三千。爲之守思南婺川。木折皆我供之。亦無可奈何也。楚中兵糧、略有端緒。而陳璘尚以無備爲言。求緩師期。已切責令之如約。所定師期、正如來教也。大約黔中似已全備。二省只可五六分。若待之到底亦不得完全。只得如此舉事。所謂以魯之衆、加齊之半、亦可克也。未知天意若何耳。

史副使

用兵重事、誰保萬全。兵連禍結。不知何日可了。前言免派夫銀。望梅止渴、殊近於戲、非遂可爲據也。若兵事不解。則東南之苦役不休。東南不休、則西北之派銀難免。此時面議及西北之不派、東南之不徵、不亦太早計乎。至於剿免各項錢糧、尤爲駭人聽視。今方借餉各省。請餉內帑。又經部議加派餉糧。乃無端面議剿免。不水、不旱、不處、不能兵、不善後、胡途及此。炊米熟而議抽薪、非所以爲計也。若地方人聞此議、則

嘵嘵然動不平之議。東西南北之人。俱不可使矣。萬勿復言。師期不數日。催夫爲急。經理進兵運餉事尤急。正使偉夜作。瞥亦止得二十餘日。望專心理事。調停人情一著。且放下。正使好事者妄生妻非。然異議方興。大事已畢。乃爲破手。不然。恐無補於往事。而又反廢夫日前也。各夫給米。原爲入山以後。蓋無處買米耳。若在重慶落合。則去家既近。米尙可買。彼事頗支折色矣。此等事皆須訪問。斟酌人情爲之。未可臆決。若苦於無米。不如給銀。僕所慮正在入山以後耳。幸與該道虛心議定而行之。不必再有往返。今只恐運夫不集。有誤入山。僕日夜慮之。不能成寐。幸留心焉。

高推官折枝

二兵交閱。徽公幾至多事。彼將官素有軍紀者。何至憤憤若是。已行監軍道查究。亦當有處也。若將官自能處首禍者。亦自可了。但恐其不能處。則不若查明處之。漢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亦何事乎多言。

內閣沈二相公

西蜀多故。民不堪命久矣。乃地震山崩。雖然亦見天災人禍。可爲寒心。天鼓鳴於東南。似是天聲遐布。應在賊亡。亦不可知。惟是川之西北權稅採礦。雜遝紛擾。山崩地震。正當其間。恐當有揭竿斬木而起者。應不獨在播也。夫德陋則後服。道衰則先叛。蜀人易動難安。自昔記之矣。多方消弭。如鼠穴猶恐不及。奈何以多事擾之。伏惟台臺力賜主持。頓回上意。以奠遐方。地方幸甚。

平播全書卷十三

書札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劉將逗遛驕蹇。罷之爲宜。第其父子久竊虛聲於蜀中。固弱細民。無不知有劉大刀者。卽士大夫能洞見其底蘊而小民無知。則以其來爲喜。去爲悲也。人情不甚相遠。計應龍狡賊。必且輕之。然播民之見。亦川民之見。當必以其來爲懼。去爲喜矣。道將士民。皆以爲宜留。故不能不順其情。然兵分四路。將分二方。各司其地。若兩省然。競進爭功。更濟於事。貴州新衙二將。亦如此用之。大抵昔人並將者。同領一軍。同攻一城。故以兩不相下爲嫌。乃今分路分兵。則多多益善。故不可以例論也。伏惟台臺裁察幸甚。

思南陰知府鎔

思石去賊不遠。一向因循無備。動以貧弱爲辭。卽貧家逢可不防賊乎。今事已至此。奈何。楊惟中棄軍而逃。失機僨事。已行拏問。今惟有死中求生。以保地方。施州衙兵八千。平茶兵五千。建越兵五百俱發去。當急備本色。已發銀去買。隨急急收買。若再委之無處買。則土兵無食。必且劫掠。不可不知也。若賊已去龍泉。卽令我兵各割鹿泉裝川。而思南運餉給之。惟一意求濟之臺。不可推委。盡元鎮在貴州省城。臺不可

望。已行陳璘發陳良弼來川中領兵爲王一桂、孔繼祖三將俱至。地方決可保。則當由龍泉進兵勦賊矣。幸與閫之無後。

沈按察使

播目來。戎衣大帽。還顏自得。乃知用兵之事。臭腐神奇。眞無定也。已發監軍道令鼓舞用之。賊勢已急。但爲備於關內。貴州之兵已漸集。大舉當不誤矣。

陳總兵

師期已定。決無改移。此時楚兵已集。正可長驅矣。近雖有龍泉之失。然楊惟中領兵先送其家眷。止餘五官安民志。以五百兵而當數千之寇。何能自存。惟中已擊問。民志當增。應同歸於死。但有流芳遺臭之不同耳。前曾有啓。欲將幅橋思石合一路而進。今得貴州撫院所開路道亦如此。蓋偏橋思石龍婆之兵。總之會於渭漂而入關也。兵既多須分奇正。正兵由大路進。奇兵由小路偷入。張疑設伏。隨機應變。只在人耳。若龍泉有苗據。則宜令大兵先取之。此時逆酋內兵。一步不敢出關。在關外者。不過散苗。能降則降之。不能降則勦之。如擺枯拉朽。何難之有。川中發去施州衙土兵八千。原爲應援思南者。此兵甚勁。與永保同進勦時。令之衝鋒。賊必不能當。此一路有永保施州土兵。必能得其力。幸鼓舞用之。土兵全在鼓舞。不可挫折。以取其怨。將軍熟於兵事者。當自知之也。兵多須有統紀。凡事聽將軍專決之。本部必不中制。將軍天下奇男子。一生忠勇名在海外。茲所當不減八路之一。何足爲難。但洗耳以聽捷音耳。

高推官

此中之人好詐反覆。乃其常態。外方人初至。不知而信之。遂致黑白不分。事體決裂。從來如此。前車既遠。可爲則鑑。而在事文武。爭以招降自奇。不知但爲此輩使耳。閱來揭爲之一笑。以後應處者。卽處之。應言者卽言之。不避忌。不遷就。庶無至僨事。乃所望也。

李總兵應祥

將軍與萇將軍並用。此部議也。事定之後。將軍之總兵自在。得來揭似必欲卽算而後來者。此非當事錯重之意。古之純臣。先公後私。今國家多難。卽草澤之人。咸思仗義勦王。將軍受總兵之銜而來。何所不足。乃必欲受代而後任事耶。如以爲無兵。則調募已多。以爲無救。印則今之廢閑將官給劄領兵者不少。何況欽除總兵。此必不可也。師期已定。賞罰自明。幸殫力從事。勿貽後時之悔不盡。

陳總兵

將軍到未久。於彼中地利夷情。曙於指掌。乃知世間事。但得有心人。速早無不可爲。令人快然。令人但見賊破龍泉。便以爲不易與。卽龍泉之失。楊惟中原未與戰。若遇將軍。彼且片甲不返。能望勝乎。昨已行文犒惟中誅之。而該道有文來。言渠自願恢復龍泉。因緩其死。限以十日。十日不得復龍泉。將軍卽報來。仍誅之也。不然。何以謝萬民乎。大抵彼中一帶夷人。皆有求生之心。但未進兵。不敢出耳。議選賊令何漢良攻龍泉。漢良恐攻之。則不使投降。但於關外放火而去。賊知之。因將漢良收監。復令楊珠來封刀逼之。乃

始攻破耳此可以知賊中人心矣近川兵攻官壩其頭目郭輝等驅苗使戰詰曰此是天兵與當時土司讎殺不同我等不敢對敵皆散去輝等不得已自領親兵相當皆爲我兵斬首至百餘此又可以知賊中人心矣今楚中土兵若到聲勢自大諸苗不死則降若土兵未到一面催取一面進兵後多火盞多鑼張疑設伏令之不測多少賊亦無不降者但須臨於受降勿爲所欺耳士兵所喜犒賞莫惜餽糧今大兵供進不日賊平即費亦不多已力與該省撫道言之鉛彈若無人家酒壺錫器皆可爲之大礮則鐵石子皆可凡事皆從捷法急圖之勿緩有司此一夥秀才終致誤事可恨也

督總兵元鎮

龍泉之失罪在楊惟中將軍但遙制耳向以將軍來迎不得不少有指揮近聞該省撫道極道將軍任事之勇極力惟毅僕爲之喜而不寐是非無定毀譽何常將軍能立金石之功僕不敢不爲延丹書之譽戰士之鋒端文士之筆端蓋互相發以相成也惟將軍留意焉

高推官

陝會軍門據處已妥但須令各將與土司歃血爲盟永不相讎可也進兵仍分二路或前或後爲妥將領可用者少正爲之悶悶公乃慨然欲自將以前吾門之士遂有可與行三軍者豈不快哉即爲一牌並發令付之惟公所向不爲中制但須事事慎重務保萬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聖人之所貴也糧運事恐夫尚少並爲經理之草草

論遊擊王之翰

論原任遊擊王之翰汝先年領兵湖潭失事已是撥人止因地方多事聊以使過後聞汝處上官又多物議即欲行法緣進兵在邇姑責後效今當進勦合行曉諭爲此仰本官以後宜知上人器使之意盡心圖報務立功名不得仍前苟且誤事若不實心幹事徒爾觀望行私不受本管節制或不聽監軍調度得邀功即邀功得避事即避事本部院雖在數百里外大小將領心行功罪一生品格無不周知況汝近在目前乎若有誤大事通前論罪必不假借尚方之劍先斬後聞汝所知也特諭

論參將吳文傑

論參將吳文傑永甯兵稱雄勁地近播州今日大征是汝唾手功名之日近委副將曹希彬去非是分汝之權乃以助汝之勢汝宜與之和同行事共立功名每見將官有彼此相嫉多致誤事不知功成則共享其利功不成則共受其害不但不忠亦不智矣汝宜以此爲戒永甯土官土兵宜鼓舞使之用命自有賞罰毫不失信其分兒周兒等頭目若不擒賊成功使每人截一頂鈸髻來見我說與知之特諭

徐僉事

運夫不足昨以奉告再加八千若少即再加亦無妨此時進兵如船到江心補漏已遲然勝於不補慎不可膠柱而鼓瑟也

謝監軍　劉參議

黃郎兵既至亦不宜多沈此兵未容發之一日臨時用之即目餉亦不多且土兵亦未可以大小論要其氣勁不怕死所使耳合江之事殊駭聽聞其過專在廣兵吳總兵氣盛志驕其下尤而效之此番再不處則再不可使且自始之禍矣幸與言之懸賞銀初撫定數此令先撤去耳但多懸無不可所少非財也彼中有投降者此時若查的即可收若不查即當處無用兩可矣草草

徐僉事

南川衙事一至於此令人嗟嘆此該道駐劄之地何不一親督理而任其所爲乎目下發兵何以措手萬一誤事財能毫相假借本部所調來兵數萬皆一一過堂今運夫總之萬餘而該道不一經目何得不重狼狽此後宜胼手胝足下行有司之事不宜深居高拱但行文移拯溺救焚自不得以常格拘也只此相囑再不瑣瑣矣

湖廣湖魏二監軍

楚中百事延緩但以文移支吾可爲痛恨若軍門下與陳將軍發關前一日作數日之事恐並其城池失之況勦乎如永順兵彼欲得十六日行糧守道只與以八日此時即寬與數日何妨而爲此拘拘也講錢糧索應付乃土司當然但大處節制之此小處若一一掃節則不能使之奮加意鼓舞用之若能得其心自能隨我驅使實用漢兵彈壓如川省南川一路二萬省土司兵萬推官以一偏生將之攻險陷堅無不如意今且欲直到海龍囤而止矣各處調來兵此時發去已遲昨已發施州兵八千從思南去矣此地近題過關陳將軍正門下所監可調令合營也今日得湖北兵道揭言兵已集一萬七千錢以施州兵廣兵則二萬七八千矣永保烏羅一到即可四萬此亦勁敵何謂弱乎幸如期鼓行而前賊可立蕩無虛也所議四款俱中機宜內亦有見行者招降爲第一要投順者多則不煩兵而下矣誰是受降如受敵幸留意焉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龍一抵渝城賊自分死期不遠遂倘衝突若此即其先年嘗與人言朝廷若不饒我我須拚死殺出逢州打州逢縣打縣不知殺到甚麼去處方了今日之舉正合前言彼蓋以龍鑾思石兵力稍薄欲甘心焉以援兵不能即至故不免失龍泉以搗巢穴之虛歸故猶得全思鑾使陽惟中只拒守三日賊以上邊兵緊亦必撤回惜其不能耳但初已行擊間即欲以倘方致誅乃該道謂別無一將倘欲留之以捍府城龍不意賊已撤去恐其長驅思南乃姑言以拒守今須開明定限要之終不能逭處薄之而不深入黔狼兵行且至永順保靖計日亦可至偏橋約會已定至期環而攻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今未敢預言也龍經營半年不能得賊之要領而先失一土司無所逃罪死生進退統候台臺裁酌臨時皇悚

劉總兵

報倘欲出關迎敵論理此時賊假不敢親出若或天速其亡即親出亦不可知但我不可不嚴爲之防耳

宜遠行哨探、審其多少、相機擊之。少則迎其前、多則擊其歸。全在此一陣。萬分留心、樓不可失也。賊無十日之糧、必不能遠出。遠出亦必不能久住。但嚴陣向之、無不勝者。一面傳南川江津、俱爲應援。賊少則攻、賊多則守。皆隨其便可也。

郭青螺中丞

師期久寒告至、令差人未回也。童元鎮在思石。得無誤進兵、或取回、或令從彼道。無所不可。惟在臺下、弟不能一一遙制之也。無論大將偏將、皆可進兵。皆可爲主將。不然、八路安得八大將乎。若誤師期、則斷不可。卽有一二枝兵未到、亦無妨。蜜八路齊進、卽可強弱不同。彼必不能當。若有參差、卽獨強者、亦有利鈍。此不可不加意催督也。開刀以後、如縛龍擒虎、一步緊不得。一時閙不得。卽不食不寐、也說不得。幸萬留意。龍泉之事、弟不能無過焉。不敢不待罪。又不敢求去、以非其時也。失一地方、該道不可無任其責者。於理宜坐蔣道。故於大疏、小有異同。不然、恐科中參駁耳。凡此事宜留題。以後宜令差人自川中去、與楚中路一也。何如何如。

宋芳巖按院

討賊之事、用中頗有端緒。惟二省未備、待之至今。猶之乎未備也。計再待兩月、猶之未備耳。且恐別有失陷。加以時過師老、舉事益難。不得已約期進矣。以天之鑒門下之庇。倘曰以魯之衆、如齊之半、猶可克也。則幸甚。願申嚴紀律。鼓舞衆情。不無望於門下。幸垂惠焉。小稿數種、統奉台覽。幸教之不一。

陳總兵

師期已定。此中劉吳二帥、已督兵赴邊收捕。近邊營寨、以便如期長驅。所至披靡。無敢攖其鋒者。惟見外陷。加以時過師老、舉事益難。不得已約期進矣。以天之鑒門下之庇。倘曰以魯之衆、如齊之半、猶可克也。則幸甚。願申嚴紀律。鼓舞衆情。不無望於門下。幸垂惠焉。小稿數種、統奉台覽。幸教之不一。

陳總兵

師期已定。此中劉吳二帥、已督兵赴邊收捕。近邊營寨、以便如期長驅。所至披靡。無敢攖其鋒者。惟見外司頭目、並所遣內司監督親信人、相繼出降。此可以知賊之潰深矣。將軍此時、想已整偏橋之旅。軍中投石超距之狀、端可想見。先鋒所至、草木皆兵。賊有望風倒戈耳。偏橋原與龍泉爲一路。昨已奉告將軍總偏橋之師令陳良批領思石之兵。合王一桂施州之兵、由龍泉進。總會沼潭雄兵三萬、斬關而入。誰能當之。若遮思石單弱、則留兵龍泉張疑以守、亦一奇也。李將軍將平越黃平二路、與將軍相爲掎角。今不知到否。如其未到、將軍可並此路將之。一面合黃平墻白泥。一面合平墻四牌。而後渡江界河。剿朱家屯。則龍泉已在包圍而播州易於探囊。又一奇也。若李將軍到、則仍令督平越黃平二路、自不妨耳。兵難遙度。不佞亦只略具大都。至隨機應變、擇利而趨。將軍自有圓機。不佞安能一一於千里外臆決乎。惟是無誤開刀進勦之期。與各路互爲聲援。則氣勢自壯。賊卽人百其身、亦不能分而應之矣。兵合則強分則弱。各路齊進、則弱亦強。參差不齊、則強亦弱。不可不知也。進兵牌多寫幾面。先傳入以驚人心。或爲數萬免死木牌。先投於內。空處令人執以出。卽免殺。或豎招降旗。投戈空身者免殺。降一人少一人之敵。又不可不知也。懸賞銀令撫道多發。無所不可。總之俟將軍自有妙用。不佞但聽捷音。入播之後。賊若上囤。收捕稍定、宜戒妄殺。攻囤出奇。百凡加意。三十萬兵衛一處、宜嚴紀律。切戒爭鬪。統惟將軍留意無忽。

劉總兵

此番之賊、想是在邊各目、報前日之讎者。觀其逢人卽殺、可知其賊不多。大兵一退、當盡殺之。則後來無敢攖其鋒者。若是關內發來兵、亦痛殺之。留數人、或割其兩耳。或剜其一目。令之歸報、則關內之賊寒心。此第一陣撕殺、十分要緊。不佞擬日以觀將軍作用矣。

馬湖蔡知府宗漢

黃郎兵與鎮雄兵相毆、誤殺永寧兵。則鎮雄永寧合而擊黃郎兵、亦事理之固然者也。此不可遂謂助播。若廣兵擬殺陝兵多至十五人。亦可曰與播有連乎。今只宜就事論事、爲之解紛息爭耳。若彼此深求之言、勿聽之以搖人心也。目下惟副意鼓舞黃郎兵、令之前進。白骨盈野、黑骨頭播人素膽落於此種。惟留意無忽。

思南府吳同知天祐署石阡府印

思石二府兵八千。糧萬石。雖單弱哉、亦足以自守矣。今惟有自川發去施州兵八千。二府可並倒之、亦無多也。公職專督餉。幸以時給發。無至有脫巾之虞。大兵入播、卽以夫運糧而尾其後。此必不容已者。龍泉卽不復、亦無妨於進勦。要之三省兵十道、並進。賊亦無暇爭龍泉。蓋不待復而自無不復也。若思石二府、稍留兵自足以守。賊豈有舍巢穴不守、而遠出攻城者。第城守之計、自不可疏耳。彼中撫鎮、想自有調度。惟公多方謀劃。無誤兵行爲望。

陳總兵

得來揭知楚中事事無備。第一兵少而弱、爲之憮然。然此正月十六日發者。計至師期、尙有一月。永保之兵、卽加調者不能卽至。而原調者亦必可來。來則可用之兵、已有萬餘。加以施州之八千。廣兵之二千。可用之兵、已在二萬之上矣。餘兵雖弱、尙可二萬。計二萬中亦必有一萬、可爲後隊。一萬可充城守者。以一大將將三萬兵、鼓行而前。何虛賊也。且平越與隆一路、地里甚近。鉦鼓相接。緩則分。急則合。以五六萬兵合而爲一。卽此自足平播播州。況此外尙有六路二十餘萬大兵乎。火器火藥之類、著緊用處亦自不多。將軍身親督之。中夜不寐。僕爲之快然。舊器卽有不堪、挑揀用之。此中卻饒此物。所恨道遠期迫、不能送去。然計一月之內、想已粗備也。大抵貴格久懸。賊中已有瓦解之勢。又八路並進。大兵三十萬。賊自是應接不暇。將軍但盤兵面前。或出奇。或張疑。或設伏。或招降。彼精兵無多、皆以守囤。其餘留無戰心者。亂面取之。蔑不濟矣。但須詳審安定。發必當機。又於頭一陣大鼓三軍、必期一勝。則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賊何能爲計。此時應已得登。而僕猶云云。亦道其常。且盧之遠。故設之詳也。歷來公文。四次俱已到。俱有回字。想俱入覽。此不一一。

劉參議

調陝兵於永甯、謝監軍之議也。若欲陝兵已相安、動眞不如靜矣。鎮雄馬湖二兵、亦具如該道所分布。昨有文去、亦是活法。兵難遙度、亦難遙制也。此事初起。總兵若能斬一虜兵、以謝陝兵。三軍自當帖然。一有偏護、遂效尤至此。諸葛武侯曰吾心如秤。不如秤、必不足以行三軍。惜吳帥知不出此。今難再行法矣。但

當譯其後耳。軍中相聞當事何必認罪。此小家數舉動、非所望於高明。不佞所慮惟在糧。但餽餉不乏、即爲萬全。他無間也。幸留意焉。黃年陳世賢往彼。可急遣來。欲問以賊中事耳。

謝監軍

永寧一路之兵多至四五萬。幾加原議一倍。則運夫宜增。豪或令多支折色。宜有定議。而該道路無一言何也。運道進二郎壩十日之程。既稱險遠。須有處置宜蓋計之不時相聞。溢合兵相殺事已定。各分路而進、不必更易。永寧兵既願進一路、亦從其便。但紺賊一路、不防播兵突出、抄我之後否。亦須計明。鄧通緒若投降、即可受之。開讓剛欲出降。爲播兵將家小取至圍上。並分兒妾人俱拏去。是否並實之。若如此。須防之也。永寧土司受我厚犒。當此重任。而言語不當。至取甘結。豈尚欲觀望耶。宜嚴督之。軍法甚重、不可干也。奔世綉必令親出。令水西鳳氏亦出。彼禁鬻何所特乎。運夫聊萬望留意。如少即將原州縣再加一倍取之亦可。成照該道原派盡用之亦可。此須與餉道時時言之無誤。

劉參議

新帥偏護營兵、致土兵相效而起。徵門下悍大寬平、靜以鎮之。幾有別事已與直指言之。而門下以爲歉乎此帥廉勇足錄。而褊急可慮。恐營中無人調停之。奚知府既督一軍、便不能專傍總兵。故復令梅同知去。名爲督陣、實令與總兵相傍。令以潛圖融消其褊躁耳。恐蔡守疑其相侵。可以語之。如梅子更不任。亦即見教。雙回。毋令生事。事生也。陝兵守五畝堡。不免以有用、置之無用。今浙兵到。可令隨營而換以次者。守五畝。其陝兵即令乘浙兵船來。下水一日可至也。當夏馬總兵至此。兀坐城中。撫一兵相付。俟陝兵來、即令領之。策應裴南。蓋楊小翁原題。欲以本官總領陝兵。亦正相應耳。合江夫集。此心稍放下。倘未知永當如何。敘府兵亦取來。此中護餉者。乃開以守遵州。何也。

劉總兵

舉事之初。最宜詳愼。周敘吉爲賊所欺。幾致大衂。可爲痛恨。若此後無一戰功、則軍威已挫。即招之人亦不應。況勦乎。且此等小醜梗道。何以長驅婁山。料彼衆不能四五千。而袁營糧烟。已貳於我。約會江津之衆、彼此夾攻。即可壕清矣。幸留意焉。

徐敘事

法令不行。起於姑息太過。川省有司慢事徼上。習以爲常。其流之弊、至於逞誤軍興。可嘆也。一日得二公移。洗述長以失誤軍器、解夫提問。新津令門下以失誤運夫參處。大足令若司道任怨。若此何法不行。何賊不平。僕有樂觀其成耳。敬謝敬謝。

郭青螺中丞

承教。督師條約已領。弟止言其大都。此乃更入細微。即傳之各將營中矣。陳璋正苦兵少。若與李應祥合而爲一更壯。但恐道里延長。歧路甚多。偏賊從別路衝出。包我兵之後。奈何。前承教。即以二紙移陳帥。令相機分合。今並錄覽。蓋兵無定形。分布已定。千里之外、更稟其肘。恐彼反以爲苦。莫若只總其便宜舉事、

擇利而行可也。楊惟中曾擊之後。又有該道文來言。欲仍守龍泉。弟因彼中無一將官。恐思石有失。故復允之。昨見旨意。令弟無疑。提不肯輒將致失事機。此疏至。恐又得嚴旨。然其實此番赴應龍親來。推中即當之。只有死耳。今即殺其死。亦不爲嚴法也。施州兵八千。已於初一日自彭水行。計初五可至婺川。初七八可至龍泉。正及師期。平茶兵未發。恐彼中無糧。致有別事故也。兵既進。只得令抵死向前。更催水西爲要多方招降。但得入關。三十萬人便可踏爲平土。幸萬分留意。懇懇。弟爲此事。鑿鑿白矣。

支簡亭中丞

承台教。魏爲施州八千兵餉事。此兵弟原欲同永保兵俱調爲楚用者。後聞人言。該衛兵去蜀止數日。入蜀便、入楚不便。弟以楚中永保兵已多。故從便調之從蜀入黔。爲黔中用。蓋從兵之便也。乃黔院以龍泉一帶、新題屬楚。將敏制。途欲奪楚之餉。而思南府官、又以該府本折俱無、不能給餉爲詞。弟意委餉於楚、則遠不能至。委餉於黔、則貧不能供。若留之蜀而不發、則思石一破、慘酷可憐。若發之兵而不餉、則設車一呼、驛騷可慮。不得已。一面發兵。一面發餉。蓋三月折色、俱從蜀給。止令思南用蜀之銀爲買本色。而近倘報兵止有一日之食。已再催供應。若其不給、便當參處。弟之心良亦苦矣。黔以撫餉、遂至無兵。若目前不進勦。暴及秋。黔當無堅城矣。何云有備乎。黔近播而不能自完。楚力頗完而兄在遠。各道又鮮有加意者。弟不得已。一貴成各道。非爲黔。亦爲楚也。倘兄不以爲罪。則幸甚。今師期與矣。以天之靈。殲此逆酋。則幸甚。若不即結。更當像力同心。共滅此賊。黔即不能無推委。然亦力不能給。我輩但可助者。不妨助之。即得一日早了。則三省之禍。萬世之伐也。惟兄亮之。

劉總兵

得捷報。令人快然。此八路第一功也。大兵四合。賊據窟洞。立見撲滅。若果真心投降。納妻子爲質。亦可容之。令招頂山之賊。但須萬分審察。若妻子不真。無受其欺。聞應龍已將各賊妻子拘之養馬城。則此亦難得真妻子。或即其本身拘執之。但不殺。令以招降亦可。若但我力可取。彼心不可知。即當殺之。事機之竹、間不容髮。幸與監紀官詳議行之。務保萬全可也。糧運如不給。即發兵一二千迎之。不可全靠麻鎮。恐致誤事。幸留意。

吏副使

三月之外。糧餉不繼。此自當慮。豈可必於成功而姑爲之乎。若曰三月之外可慮不在餉、則兵精糧足。此外更有何慮。縱使別有可慮。亦俟事起再圖之。縱使不佞以功不成被譴。亦不可貽後人以難也。楚中酒糧已有旨不發。只須自爲計耳。總之就近與監軍道總兵商量行之。一面增夫。一面減兵。一面講本折兼支。隨方逐圓。要在不誤事。惟多方留意爲禱。

內閣沈相公

連奉台翰第九第十次書。指授機宜。纖悉具備。不出廟堂之上。折衝俎之間。此西南億萬生靈之幸也。祖即不才。豈不知感。進兵事。別有開陳。不敢再贅。恭叢台論。大將加意失意。無聊者。應爲劉疑。當元鎮。大

功不可專倚一土司、應爲水西敢不祗循。但擬於去歲十月到。於時吳廣杳無音信。又別無一裨將可倚。只須照例留之候代。渠因而懼禍貪功。頓蠶復用。練兵治器。日不暇給。人情翕然以爲可用。即龍閱其兵械、亦果可用。遂許留之。其後吳廣以逼年至。地利人情。皆不甚諳。亦請留之。願與分路而進。龍遂具疏留之。前已上啓。近見報已革其任。然分布已定。只得令之邇兵。渠驟能全無一意捉禍。今用之。即未可必其獨立大功。至於通播貽患。可必其無。蓋彼當一路。若有不任。自當治其罪。若徒禍於人。誰肯甘之。彼鎮家倚播有禍。況肯釜通播以速其禍乎。即以形迹之間決去之。亦無不可。惟是目下無人當此路。不得不用之。亦爲人士之公議也。至於童元鎮、據該省撫道皆甚言其可用。又李應祥不入黔而坐於楚地。具文來請。必欲即其乃來。此又近於劉綎初來氣象。恐使功倚不如使過。故亦並用之。總之周播四面近三千里。分路而進。若兩省然。將雖多、而反以爲利。不以爲害也。若水西之用、則有大不得已者。渠助播蓋有年矣。今若欲滅播而不與其功。且明示以外之之意。彼必以爲平播之後、必且及彼。而助之愈力。今名爲調天下兵馬。其實浙三千、陝六千、廣三千、河南二千、山東一千、天津五百、共萬五千有奇而已。此外皆三省土司兵。即雲南廣西亦土兵也。水西知吾漢兵之不多、而內助播外搖土司則狐兔之說、牢不可破。土司之戰不力。洩兵之技立窮。事且去矣。今之用蓋不得已也。惟是該省初以播勢難支、許之稍過。顧展後來難處。近其目把陳恩到。龍數問之。亦只言事平之後、但願加銜分地而已。龍問之曰。加銜自有旨意。賞格。爾欲分地、遂欲分播州城乎。恩曰。何敢爾。但近水西地方、得一二長官地足矣。龍曰。此亦無大事。爾何過慮。恩曰。但各目把言。朝廷費許多大錢糧兵馬。功成之後、豈肯以地與人。龍曰。固也。然朝廷原有瓜分其地之旨。若爾成功、亦須瓜分些、以全此信。蓋朝廷所以制馭土司、惟此一節。若今日失信、且如異日安疆臣若反、再以土地許人、人不信了。渠俯首唯唯而去。遂亦起兵。大抵瓜分之說、既有明旨。渠若得賊、須分一二、以完此信。即倍此約、彼亦必不敢有他。唐人有言。吳元濟既擒王承宗破膽矣。蓋今之難、惟恐人心不一、糧餉不繼。功不即成。若功成、不患難處也。龍日夜籌之。忘寢食者久矣。輒敢瀆陳以紓台慮。伏惟崇照。臨啓無任仰望之至。

郭青螺中丞

招降給賞、此原議之所不及。補行甚宜。已通行矣。黃竹分布。惟平越兵力尚薄。大將又新至。殊爲可慮。今日得報知已有三萬。顧烏合之衆。倘多。未至者亦未足恃也。若將宣相機出奇。招降納叛。以巧取勝。亦自成功。恐李帥不及此耳。施州兵八千、至婺川止有一日之食。可爲寒心。鄧知縣調思南告饑。臣子急公、義當如此。今之爲有司者。高人而已。婺川私卽一年不能當該縣一日也。當益展微貲。以成大事。金石之業。在茲行矣。施州兵餉、貴州湖廣兩相推諉。可爲痛恨。本部恐至誤事。昨已發三月本色價銀。行思南府買米發一月折色給之。今再發一月去。以後按月發去。無可奈何。只得如此。當以信義諭諸土司官。官兵吾不負彼、彼亦當不負吾也。若思南道府再不羅買轉運、有誤本色之供、即具文來參處之。聞王一桂不能約束土兵。何以爲將。宜令勉力並聽陳良琥節制。至關當約會南川、真州、金子壩之兵、同進。氣力益盛。受降一節、尤須小心。賊甚狡。或詐降以欺我。或開關而誘我。大要自己嚴爲防守。令土兵撫貧小利、搶掠散亂。則賊即詐、無能爲矣。諸所請火藥等器、皆已發去。若營中無用鳥銃百子銃者、即轉送之陳總兵。彼或有用也。

江津知縣陳大經

栟木洞到楪榕堡、總百三十里。何謂到縣六七百里也。王芬爲前鋒。杜熊兆合後。楊敏政即宜護運。不然大兵已出、又何必擁城自守乎。若楊真母柱諸賊未絕。則王芬等宜劃點腳壩、以扼其吭。若諸賊已盡。則王芬等即隨劉總兵分布。直抵婁山關。楊敏政盡率諸兵護餉。不過量留三五百兵城守而已。本部已調陳副昌來守城。楊敏政令之一意護餉可也。其支餉官、自當隨營支散。無待計矣。總之軍前之事、在將官相機進取。難以遙度。若文武同心、各求自盡。則無事不可爲也。軍中事宜、不時飛報。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知難逃天誅。肆行衝突。再不舉事、恐遂撫貴州。只得力與之角。況川省之兵久屯。糊貲之兵新至。歲方旱、河尚乾。天時人事俱似相成。剋期進攻。衆謂得算。第未知天意若何耳。龍以餉力俱重任。但以身殉、無所復慮。伏惟台臺主持。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劉總兵

卽日得報。栟木洞已下。更快人意。又得川兵監軍襄。賊於西路抽兵來蓁江路接打。維剛亦來。前有報安羅之賊來合楊兆麟等。當不謀也。宜百分讒慎備之。步步爲營。火藥火器、不可發之太早。以致不繼。浙兵、萬縣兵、皆可用者。其江津兵去縣太遠。糧運艱難。若楊真母柱之賊未淨。不可令之前去。以貽後憂。只宜把守可也。統推隨宜處置。務保萬全。軍士勿以小勝而驕。宜發銳隨精。以當大敵。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軍斬首九足以謝陝兵矣。不然。禍未已也。遵州兵鑓調之永甯。何以是三萬之數。今鎮雄兵驕悍、決不可與永甯兵同處。除此之外。馬湖八千、浙江二千、陝兵二千、吳從周等兵五千、廣兵三千、建武等兵二千、總二萬餘耳。永甯五千、原在合江者、今何在乎。賊若止二萬。我兵亦須三萬以上。乃可保全勝。此須與永

寧兵同處。除此之外。馬湖八千、浙江二千、陝兵二千、吳從周等兵五千、廣兵三千、建武等兵二千、永甯五千、原在合江者、今何在乎。賊若止二萬。我兵亦須三萬以上。乃可保全勝。此須與永寧兵同處。除此之外。馬湖八千、浙江二千、陝兵二千、吳從周等兵五千、廣兵三千、建武等兵二千、永甯五千、原在合江者、今何在乎。賊若止二萬。我兵亦須三萬以上。乃可保全勝。此須與永

418

留兵合哨破之、然後斬關而入可也。卿可謀爲萬全、不敢輕舉妄動、自是正論。但須早至幹壩、扼險出奇、乃可入關。至幹壩、當以一軍智小水田、爲綦江路聲援可也。劉帥兵少、又無土兵、賊又撤別路之兵以向之、必須厚爲之備。聞其自己捐銀、以調袁初之兵、蓋非得已。且調止一千、又云須在軍門原調之外。此卽可與之。此一家之事、永留兵多、自宜分以相助。萬勿分彼此也。幹壩到播川驛不遠、須揚兵以爲之助。聞曾副將自知之。陳世賢已到、袁年已黃稿發回。彼不欲同川南進兵、防袁初竄巢之也。王繼先不出、恐亦此意。然既投降、無不納質者、須令其出妻子或自投見。已遣袁年論之矣。若果有二心、當再以聞。草草。

路副使鑿龍

賊破龍泉、殺人劫財、欲已足矣、志已滿矣、豈肯移兵移巢以守之乎。恢復之說、就其言而姑允之。令以捍思南耳。楊惟中輒以此自命、試問綦江破後、自去年六月、至今年正月、方遣兵入其中、是誰恢復之。小人不恥不畏、不斬眞是失刑。若非立功、終難逃死、可以語之。以彼處無餉、故平茶邑梅兵不敢發去。已從其州入矣。思石兵若從苦竹關入至金子壩、亦可與眞州大兵合哨。蓋兵可助、餉可助、而運夫不能遠去。故於蜀地入、就運夫耳。至合哨、則蜀亦黔黔亦蜀矣。陳良玭顯知兵、當督勵之、令其立功。但須謹愼無爲賊所欺。此時想已入境、卻無令其覘窺取罪也。

劉參議

合江雖宜進婁山、但吳帥提潤川南、自無與劉帥同入婁山之理。所差者永合既欲合哨、則合江之兵、宜分一半令一偏將之入婁山、但當時處不及此耳。袁年白晳美丈夫、貌無死法。宜其出降。陳世賢妻子自在園上、安得有眞者。彼觀時勢而效順、自應取其新、不可逆其詐。王繼先眞有觀望之意。但業以賞其母、人皆知之、卽處之、恐搖投降者之心。故寬之。袁年回、想渠無不出、卽不出、亦必不爲害。蓋應龍遠不能庇彼。吾朝發而夕可擒之。彼胡能爲哉。吳帥甚苦糧運、幸著實催之。非用重法、難濟大事。川東包夫人打死者數矣。以一大將將五千人深入夷地、至於絕糧啜粥、採蕨而食、備極醜態。尙冀降人之不親望、有是理乎。凡分布事宜、略與商量。彼方延頸望後兵、而絕無至者。鎮雄兵已不敢合往。馬湖兵又與叛道、陝兵又衝該道。餘慕兵又多守隘、則自五千之外、誰爲暫用之兵。若非與永甯合哨、便是以將予敵。不知二萬之數何在。以此用兵、尙冀降人之不親望、有是理乎。有司中誤糧運者、以名來、當立斬之以警衆。王婺恐難了此。邵崇雅不知能發水運否。寇克順卽當早用之。金人云、待爾家議論定時、吾已過河矣。奈何奈何。

又

永甯綦江南川三路、運夫皆增募、三道皆在各縣催發。尙苦不給。今合江一路兵頗少、但糧不知到否。運夫不知足否。該道又不在合江、威茂又別道、不知頭尾。事事可慮。師期久過、吳繼兵尙來備糧、全不見進兵影響。該道與綦守、又擁兵自保、不敢過王纘先之門。永甯三萬之兵、當以候總兵俱不進、是以一二枝而遂襲兩路之兵也。兵貴神速。今在內地、遲延若此。令人思之夜不成寐。今該道只宜一意催夫運糧、兵急催付吳總兵、綦守不能將兵、卽以合江將領將之。令彼盛之。火急行之。撫再商量誤事。其合江一路通

婁山關者、亦留兵防守其隘口、以防零賊衝突。然有袁年爲之嚮、亦不必宿重兵也。今劉總兵日日與賊交戰、已破數洞、南川兵已深入敵境、夷人望風投降。獨此路事事不備、若閉門屋裏坐者。可爲寒心。幸留意無忽。

劉總兵

連日進兵事、不知若何。程烱楊眞毋柱之賊、不知已埽清否。尙有鹿犁周五巴楊兆麟何楙等、在爬頭等九壩莊等處、皆有小路通貓兒岡檀梓驛者、則貓兒岡、點腦壩、必須有一兵防守、方可免於包截。王芬之兵、若令爲一路、自趙羊水爬頭管抵婁山關、恐兵少糧亦難繼。若令屯劉點腦壩等處、以防衝突包裹之賊、假爲兩便。不知可否。軍前之事、惟將軍主持。倘有所見、姑以相商耳。但此時恐各賊俱盛、又當放心前進、無事他疑矣。

陳副使興相

施州兵自蜀入守黔地、而欲給餉於楚。楚人難之有以也。蜀已發銀、黔須買米、運米無再靠楚人、荷戈擾鉢之士、能束腹而候議論之定乎。用兵若塹、奈何不爲賊所笑。施州土兵、頗難鈐馭。但須先足其食、方可行法。師行糧從、更須一軍護餉。無爲賊所襲也。運官運夫稽誤者、須以重典督之。故發令去、便於行法耳。軍中事、時時報知不盡。

楊監軍

賊據宋承恩、原爲成婚、世間憑媒緣有若此者。眞所謂以師婚也。賊方於桃溪架屋栽花、以迎新婚。其女且打鞦韆、而承恩以初三哥師、十二進兵、皆報之。安見其有二心乎。水西發兵否、彼問遊且不絕、偵報亦時有。山鬼伎倆、何時是盡。只須催督之耳。陳璞進龍泉、渭潭爲正、以李應祥一枝兵、幾不能軍、故令之隨宜分合。想當不誤。水西烏江不同哨中之不可測者謂何。便中當及之。閒雲南兵甚不佳。沐總兵空行之牌亦不至。陳鐵翁又云、遣象兵來。亦不知到否。師期久過、急擾勿失。幸留意焉。若大兵入關得賊、貴州去之甚近、兄宜頭入其中、以定人心。布軍令、無令過殺、以傷天和。黔驢此後事宜、時時報知可也。

張參政　三道同此

兵行之初、運夫不齊、遂以乏糧借口。連日嚴催、急於星火。計已無不至。此後卻當計兵計米、常令有數日之食。不先不後、適相接續。此則在委官多方計算、方得妥當。不然、無則數日不給、有則一擁而至、飢則食之、飽則棄餘。雖積粟如山、何濟於事。今宜查一路兵實數、卻計應給之數。大約每月人二斗、則三萬人該六千石。人三斗、則該九千石。今發過幾何。自幾日支起。可至幾日止。其後運逐漸發去者、又可至幾日止。日月計算、無令乏絕。亦無令拋棄。乃善事也。至發米收米、一運二運、各須有印信單目開白、或該道給以空印紙令填亦可。與總委官議爲畫一之法行之。一面見教。草草。

謝監軍

十二開刀令、已數日矣。十八抵播、今過三日矣。劉總兵日日與賊接戰、已破數洞。南川兵深入敵境、夷人

望風投降。獨永甯一路、全無影響。倘未報到二郎壩、何況幹壩、何況綏門、以此用兵、將欲坐觀成敗乎。若有說則可。若無說則是諸公落永甯殺中、而不自發也。與總兵仆何在。永合二處兵、皆兒監之。何不從長商決、而耽延時日。爲急以見教。無令人焦勞無已也。

湖廣川南道鎮

大兵已舉。有進無退。賊即有武騎千羣、亦豈能分身應之。一路小苗、見大兵來、無不降者。有不降者、即撲滅之。如燎毛耳。共搗巢穴、削株撅根、在此一舉。天子賜倚方之劍。調天下之兵。若遲久不決、致有他虞、即不安無以自解。況諸公乎。幸殿督之。計出萬全。功收一戰。此不俟所日夜懸望者也。軍法重後期之誅。奈不深深乎。

論水西漢把陳恩

論陳恩爾勤以忠順恩信爲言。今恩信甚明。忠順何在。師期已過。按兵不舉。何以自明。爾當計不絕此舊、爲行計也。須至進兵、方可絕之。今已進兵、猶未絕也。情見觀望。何計之行。爾官若負若思。告之朝廷、豈肯善罷。楊應龍是何等氣勢。何等兵力。而今若此矣。宜審處之毋忽。

論永順司官壁彭元錦

論宣慰彭元錦。爾家先世以來。南征北戰、多立功名。海內之人、無不知之。今播賊逆天、動兵征討。爾宜嚴督軍士、務殲元惡、以建殊勳。懋官懋賞、自有甲令。歷來文武、忠義藹然。每一披閱、輒爲色喜。今天下兵馬、各省士司、皆在此處。古人有云。義氣常淩豪士前。功名肯落他人後。此軍門所望於爾者也。故諭。

蔡知府

陳世賢若非逆賊心腹、則不用之爲提調矣。姑獎賞之、以風後來。亦雍齒且侯之意也。王繼先事、已付之該道。馮元容在彼所言何事。問之乃不能道一詞。但云總先一條草人、何能爲者。想到此受其哄之賄而變其詞乎。播人情態、太抵如此。凡用之、即宜防之。若元容者、變詐閃爍、即不用之亦可也。

郭青螺中丞

湖省潮糧三十七萬、三省分用。後見報倉場疏留。得旨下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未覆倉場本、原糧仍許發者。可爲一快。已移咨支領爲三省各分十二萬。乞查下差人守催之。陸續發來。近便地方轉運。無所不可。幸無遲也。兵進數日、略無音耗。烏江一路兵二萬、得無少單。蜚兵聞不佳。狼兵不知可否。永順兵雖滇、尚恨其少。若水西指其中堅、萬無足慮矣。乃察其情形、尚在觀望。今卻不可仍與好面皮。須多方置備之。又多差人監押之。不然、騎牆觀望猶可。且陰爲之助播也。以其強。其擾黔也。以其弱。入路進兵。播且不保。黃推留意。運夫極要緊。弟數日寢食俱忘。始有次第。幸彼中路近然不可不加之意也。劉綎將基江路叛目、漸已捕治。眞州一路、望風而降。消息頗佳。惟望三省齊力。賊無難授首。萬乞留意。仍不時見教爲望。

支節亭中丞

湖省潮糧三十七萬。先經戶部允發三省支用。後見倉場疏留。本旨下部。以爲無復望矣。近得部咨。似已

不糴倉場本、而仍照原議發用者。謹以咨請。乞兄作急督發。近當者發貴、近川者發川。湖州一府糧、不知幾何。若令沿江湊撥十二萬。過江而上。人變門、達重慶。即一月可至。若遠則過五月。糧唐如衆、一步不可上矣。萬望並發爲禱。進兵數日、略無音耗。不知若何。幸就近督之。惟糧運爲苦。而陸運又苦中之苦。弟忘寢食者數日。四路糧運、始有次第。不知彼中若何。三省既均分十二萬之儲。則湖省須倘、酒泉路、此更不可易也。惟台裁。

劉參議

監軍道有揭來。言進兵之路、自二郎壩分爲二路。裹裹夾攻。巖門隅下之更易。即令如議行矣。酬西路別有機括者云何。何不以見教也。鎮雄兵議定、急以助王繼先將官、則八千人尚不足自衛也。如彼隨營意懶、即令梅同知前去。此子固沾沾自喜。但多易耳。吳帥之兵終少永甯之兵又難分也。但可發者、即發之去。無留之令其苦難。蓋彼尚不知鎮雄之不可發永甯也。知之登壩哦矣。劉議兵是合江數。急以付之。凡將官用兵、我總但可與商量。不可大張主。即督撫亦然。恐該道不知此意。故敢悉心以告不宣。

劉總兵

閩安穩松坎一帶、賊人欲投降、恐綦人害之。只得死拒官兵。此寇終成灰滅。但目下梗塞不便。今發告示去招之。有投降者、即押之重慶。應綦人不得害之。而運道無虞、兵可長驅也。告示須於敵境張之。一切賞格、多方傳入。幸留意無忽。

高推官

連日得揭報。見營中法度嚴明。軍士和叶。僕爲之喜而不寐。知公乃眞可與行三軍矣。惟是糧餉一事。令人心碎。至忘寢食。蓋一向行文催促急於星火。乃不意有司延玩之甚也。近分守道已入南川。各有司皆領夫親去。想無不到之糧矣。萬一不足、則不可不一計算。但飄然而去。須就近將糧分俵軍士。令各自帶數日之糧前行。然後令糧夫回取於路。仍連珠爲聲、以便接應。但至關割住、則糧以次到、而兵得宿飽。乃可再裹糧而入關也。就中如有破竹之勢、可以因糧於敵、非所預知。惟是自爲萬全之計、不可不如此。此大利大害所關、不可不萬分留意。兵如太多、即留一二營劉於路上爲幫援。亦可免餓運不給之患也。統帷周酌。要在濟事。萬帷留意無忽。劉總兵兵、亦各自帶糧去。蓋此乃自己性命、自是要緊。開楊酋突土兵無紀律。好搶掠。云但以一二莊財物婦女委之、即可盡藏之矣。此亦不可不令知之。而收斂防慮也。

貴州張監軍

永順勁兵也。數至一萬、可以橫行播州。豈可但守東坡而已。調守烏江。是破賊錄。是誾得算、非失策也。苗之助播也。以其強。其擾黔也。以其弱。入路進兵。播且不保。黃當坐而觀之耳。即有他慮。三五千尋常兵、即可防之。多用傘蓋火器。以振軍聲。彼莫測虛實。即不敢動矣。至白泥四牌、必須合兵堵清。則在該道與二帥圖之。綦江之兵、十戰十勝。已淨蟠關外之苗。南川兵所至、望風投降。無格鬬者。永甯聚兵八萬。平壩破

巢旦夕殄矣。彼中此時想已得志。惟嚴恬之無至後期入關。軍中事、時時見教不一。

劉總兵

初聞楒木洞之破、以爲亦常事耳。近聞其洞甚險。乃永寧播州所倚之不能得者。今一舉而破之、亦以奇矣。將軍宣勞將士用命。良快人意。今發縣貲銀、聊爲牛酒之講。幸擇其尤衝鋒者以給之。死傷者倍之。庶人知鼓舞。前可無堅敵也。即日淒風凍雨三軍淋潤。可憫。本部恨不能以身代之。奈何奈何。

貴州三司

督師成禮、知諸公之重其事矣。逆賊未滅、糧餉不給。不佞恨不能割肉補瘡以實行伍。禮儀燕享之費、且令帶回充餉。若以天之誅諸公之旄。逆賊授首。能兵息民。即勉爲諸公舉一觴。所不惜也。草草。

史副使

調兵事、昨已告。此無大關係。即有誤言誤聽、亦不足較計短長。大家地方、大家兵馬、在彼猶在此也。今二道所急、不在兵在餉耳。兵過三萬。自可常勝。即有增減、任之將官。惟是兵進愈深。餉轉愈難。一運之後、夫或有苦難逃避者。自永寧至二郎壩、又至最門。又至婺川城、爲路各幾何。幾日可一轉夫。與兵是否相當。作何預計。此宜時時計算。今兵馬已足。本折已足。只運餉不絕、成功便易。一成之後、大家受用。其餘閑氣、一切擲之矣。以後望日日以運糧事相報。令不佞少紓焦勞。其餘爭是爭非、不佞再不復言。亦望勿言及之也。永寧是三軍家當。防兵二百、何以放心。逆賊曾有燒糧之說。二百人即巡警盤詰亦不足、況防守耶。土同知王好善兵四百、及程上策黃甲李酉麟等兵、可留千餘於城。護餉之兵、即二千亦可也。惟酌行之。

劉參議

合江糧運。近訪一水路、如果可行、省力五倍。可即一面查看行之。今日勦王繼先畢竟不妥。彼有險固。楊應龍從來不能得志。今一旦闖之。彼什報兵五百、必有一二千人。若知之而據隘自守。運夫一人不敢赴土城矣。即今吳總兵已向永寧借糧。若再停運三五日、一軍皆當餓死。即使付之分兒。彼正攻圍交兵。逗夫亦不敢行。猶之乎病運也。縱使彼覬望、亦必不敢明白劫糧。昨稱糧運有警。或是分兒父子、故爲此舉以害之。亦不可知。今只當將計就計。籠絡之以求糧運無阻。勦非所急。若不得楊應龍。此虛即殺千萬何益。或今恐該道不放心。因差一官行一牌去。責令繼先來重處。令其兵即守地方。護運夫。彼若出、即可撫處。即不出、亦必承認護運。可以坦然矣。一面行水運以備不測。令該道只宜日夜籌算運糧事處處行催。州縣官不可分心他鶩也。

劉總兵

楒木洞之捷雖奇。然所斬獲者、外司苗民。所招降者、裹江人戶。原是應龍所不照管、不著疼熱者。今已休兵五七日矣。正宜乘此前進。席卷老賊。直斬重關。賊自瓦解。若只以驗功等事遲延不進。各路既入、將軍獨後。何以自解。則今日之斬獲、反是賊以餌我疲我。爲我蓄留了事之計矣。此不可不慮也。江津兵既合。

婁山抵合江、乃正路也。此不可無防。三道俱在邊城。催糧、倘苦不給。而該道必欲至二郎壩何爲。此一事斷須相從。無再以便宜論。若人人皆可便宜、則事去矣。今川南有敗形四。兵將不和、一文武不和、二人各自賢、三以衆爲政、四吾疑之至髮白齒焦。而諸公猶若平常無事。然且奈何。陝兵雖竟作何處。二千雄兵、調自數千里外。我餉不貲。可惜也。鎮雄兵亦宜有定議。然此猶小事。只糧運萬分緊急。李廷誼王學哲庸才、不能事事而該道又欲棄之他往。吾不知所終矣。

徐僉事

運米營中。當寬然有餘。但數萬雄兵安心討賊、無憂匱乏。至哉言乎。安所得此語而稱之。不佞爲之嶷頤數四。自是無慮南川路矣。聰之門下、不爲中制矣。川東俱略有次第。獨川南可憂。奈何。

吳總兵

劉將軍已度松坎。陳將軍已塘白泥。將軍尚未報過二郎壩也。幹壩嚴門、何時可至。安村羅村、曾否歸降。吾日夜望之。眼穿腸斷矣。用土兵、宜時時拊循之。恩威並用。不可一味屈威嚴。使其雖心、則難用也。僕昏恐將軍性急輕進。今進取卻甚從容。然又不可一味從容。恐失事機耳。糧餉何如。不乏絕否。報之。

劉總兵

連日無移營消息、何也。張漢清之賊不多。可一舉殲之。即可到頂山矣。節報賊欲出來包截、此是以虛聲嚇我糧夫。然亦不可不備。俘獲人口、宜盡解之巡道。不必候史同知。恐久之不便關防、致誤正事。此一小捷。便來延數日。後將何以舉大事乎。李旭之不死、天也。賊當終滅於旭手耳。鹿罕小寇、何足爲有無。然乃此處誤傳、非賊之計也。陳將軍已塘白泥。有報矣。

吳總兵

營中消息若何、何不見報一二。安羅各村、已投降否。曹副將於彼中夷情甚熟。凡事可以商酌。再與監軍道商量。無不妥。其別道亦不必事事與言。恐反致掣肘、不便行事也。戒暴怒。審機宜。務使上下情通、人人用命。即賊不足平矣。陳世賢仍令原官帶回。即發之曹副將、令彼用之。以招來降人。將軍不必留之左右。蓋播州人與川人合。惟川人能用之耳。糧已足否。時時報來。

高推官

漸近敵境。百凡宜愼。頭人來降、更宜審詳。無爲所欺。若漢人寓播、而喜亂行詐者。不妨誅之。勿以姑息始害。進兵路道、册寄覽。賊中聲息、杳然無聞。居然有背城借一之意。從此以往。日如對敵。約會入關。虎穴得子、端可必矣。

劉總兵

即日紅旗來報。將軍破楒朝棟之兵。若果如此、良快人意。但賊若以親子個兵來衝、此是欲決於一鄒者。若不得意。須糾衆再來。可嚴備之。務以全取勝。則茲一役也。將軍之功、真第一矣。竚俟後報。

陳總兵

楚中糧運向慶其誤、特以其題、乃竟誤也。今想已到。如尚未也、即具文來參之。不可存體面、令三軍忍飢。赴敵。將領、夫馬自備、成何事體。事有大於此者爲何事。統駕來當一體參之耳。楊惟中到底不幹實事。昨不知何處找得亡人首級、遂以恢復龍泉自命。楊楊得意。不知此遂可以免死乎。今以此人付與將軍。但須勉之立功。立功不奇、死不免也。昨得新旨。令本部院毋得疑畏不行法、致失事機。昨處此子頗過疑。若仍前說謊不實做、終須斷耳。四牌七牌、此時想已堵盡。便可剿大營於關上、約會齊入矣。劉鎮守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事。想將軍更有等而上之者。望望。

支簡亭中丞

承教楚兵以四萬計。乃陳帥有揭報、見在臨行止九千人何也。兵如此其少、更苦無糧、此何以故。望嚴催之。運夫須令正官自押、乃不誤。楚中力非不足、苦無法耳。行兵須用重典。有司誤事者、徑革其任。佐貳以下、不時懲治。又須多差人守催。無以騷擾爲慮。蓋一勞永逸、不得不如此。所謂快道使民生道殺民者也。施州兵八千、弟已全出三月本折以楚兵守黔地。又楚師信地、而蜀爲之出餉。弟只恐士兵無糧、生出別事。又要收拾耳。大抵土地者、朝廷之土地。錢糧者、朝廷之錢糧。大家儘力支持、何分彼此。該道所云、全是小家子說話、不必聽之也。若三月之後、師猶不解。則望兄姑供一季。蓋黔力如不贍、致有別事、少不得始累二省。但社稷有遑、此賊或未必至彼時猶不了耳。蜀中餉來將竭。十二萬潤粟、仰楚中如大廈。望留神盡發爲感。

洪副使

安氏兵不舉、或欲觀鷸蚌之勢也、所不可知。或尚存狐兔之情也、所不可知。是在門下嚴督之。更以忠順之厲、觀望之漏、開督之。彼其幕下多智人、如陳恩等、皆號爲讀書能文章者。乃不能明義理、識時勢、則亦謂之讀書不識字矣。若宋承恩之昏、無足爲有無。彼即逆賊所自撰、或其黨代撰者也。安氏自不爲所惑。但無令失之太巧則佳矣。劉帥一戰而走楊朝棟、斬首千餘、亦一快也。

張參政

降夷至六百九十餘、宜轉發之江北遠地。豈可令在營中、宜急取解也。腊受一人、何必正法。殺人多矣、豈須此纔。令背負示論賞格招降、乃善策也。但恐已覓綦江之虛。可放去否。酌之酌之。今日報劉帥大捷。果爾則門下發縱指示之功、豈淺淺哉。

劉參議

楊朝棟兵至綦江路、一戰而敗。奔回復割糧右地、與官兵相拒。此其不肯遁去明矣。向傳賊欲力敵劉總兵、以攻各路。今敗而不遁、其兵必多。又聞貴州賊報、賊父子俱領兵出綦江。則應龍又在婁山關調度者。此亦劫敵也。劉總兵兵止三萬、調兵甚急。門下所畫策、正合機宜。今宜先發馬兵取江津、間道入東溪、以應援之。其鎮雄及袁初等兵、以後繼發。俱令由江津來。相機前進方妥。蓋彼大兵既在婁山、則宜合力攻退、方可分爲奇正。長驅直搗。此機萬不可失也。其內地之路、處處相通。奇正分合、撫不如意。總之不戾於門下原指。袁初等兵、即以李長年領之。鎮雄兵須藍芳威。如未到、即張本等且領來亦可也。吳總兵報安羅二村俱降。嚴門之外、兵不血刃。則益無事多兵矣。但糧運則不可不爲留意耳。

三省鎮道

三省兵三十萬、與逆賊環向、而爭播州。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與袁曾之官渡、劉項之鴻溝。固已萬萬不侔矣。乃各路久踰師期、遲疑不進。此非獨武弁貪生畏死也。文臣苟幸省事。欲乘人之捷、而居其功。若曰進兵。倘一路成功。未必爲首功也。一路敗罪。且此路獨當之矣。若大事不就。自有總兵、非他人之責也。此等心事、無甚難知。不知事若不就。僕且人人數其觀望逗遛之罪。告之於朝。使嚴法焉而後自即刑。不以大吏遣。不以卑官分也。不然。朝廷設撫鎮司道。豈皆欲坐觀成敗、而獨令一總兵之爲指據乎。此月不完、此疏必上。幸與諸公言之。撫院處亦盛以告。不然今日不言、即他日言之晚矣。

郭青螺中丞

宋承恩不勝其伉儷之念。身自投賊。此何足爲進勦之輕重。無用急急上聞也。士司鼠神頭鬼臉。我輩被其作使、駭駭不休。彼反以爲得盛矣。水西按兵不舉。反欲盛下幸其營。若不能殺賊。即忿壘如山、何足言乎。昔陳恩與弟言。勿賭伊往來、使得行計。弟曰。事常若任之。若定有師期、豈得不進。渠曰。若有師期、則不敢不進兵矣。今師期久過。蜀中日與賊戰。而彼但割其內地。三月初一日。楊朝棟親與劉綎接戰。兵敗痛哭而歸。人皆見之。彼以爲松坎之說非也。乃至今日方上討賊之疏。此非獨欲玩我。猶如土木、更欲弄朝廷於股掌耳。數日後。弟欲上一疏。則此事。臺下幸勿以爲訝。昨見報廣西助滇餉三十萬。今閩中十萬、黔已到楚中。弟已令以十二萬本色餉黔。仍爲催折色十萬。昨蜀中已送去十萬。則目前事勢、黔富而蜀貧矣。龍泉施兵八千、黔楚皆不認餉。弟只得認之。昨方伯君來言。蜀藏已竭。自給亦難。不能餉黔也。弟爲之茫然自失。放鳳陽之銀、未敢發去。然已差人催廣西矣。附白。

張同知薑

合江運事、狼狽一至於此。若非該縣留心稽考、極力撙當、此一路兵俱當餓死。何論討賊乎。水運事、本部自去年八月間已查考明白。並在可行。而該道略不議及。所以專官前去舉行。今該縣亦同此見。本部眠始帖席矣。已於嘉定合州等處、差官刷船三百。到即收以發運。若其可行、並永寧一路亦從此去。尤便事也。幸力圖之。吳總兵兵至月半。糧當盡。奈何。幸其兵尚未至三萬。若及二十以前到、尤可及也。過此無米、則可發之甚矣。力圖之。力圖之。

張參政

栟木洞之下九盤子之捷、皆天也。以此觀天道、知賊不足平矣。南川兵已深入敵境、不可更分也。於川南調兵一萬益之。數日內可陸續至也。賊必不能親至大戰。蓋遡初十、則各路兵皆深入、彼自應接不暇矣。但綦江路、不可不厚積而嚴防之。已行劉帥堅壁勿戰、以老其師。待其退而進擊之。帥亦習兵者、當不錯

也。彼當漸兵爲甚。當發與之留別兵守城可矣。運夫致殞。情殊可傷。以後令米至即收。若趙奇者、可一懲之。當以其詳見教草草。

蔡知府

有自營中來者。言親見該府、短衣草履、上下於山巖之間。二千石朱牌皁蓋、至貴倨矣。一旦而冒煙嵐、衝風雨、與士卒分其勞役。僕爲之惻然動念焉。頗丈夫定傾保大、經營四方。此爲實事。彼下帷坐車中、如三日新婦、此爲鬚眉女流耳。卽以彼易此、志士不爲也。今想已至二郎壩。過此以往、則爲賊地。衝鋒破敵、非文儒事。此一軍止宜付之將領應敵、而該府自在大營行監紀之事。庶事有專責。兵得實用。賊必不敢出巖門關。謂應龍自到二郎壩者、未必然也。楊朝棟則實至點腳壩、已爲劉總兵破之。斬首數百、痛哭而歸矣。

楊監軍

八路進兵。每路兵各三四萬。原欲以一路卽可當播州。全師更剋期齊進。以八加一、此泰山壓卵之勢也。今湖貴接兵不進、而令川獨當其鋒。已非貴又不禁安氏之往來、而令此時猶與之通信。此非之非者也。向來所云通信不絕、欲以計除賊耳。今通信半年矣。所行何計。所殺何賊。逆賊父子親率兵與川中二總兵角。若不倚安氏爲泰山、何敢空國而出。若此。楊朝棟兵敗松坎、痛哭而歸。至今猶在兆陽水。若曰行計殺賊、此時卽可乘虛擣入。更待何時行何計乎。他日官軍殺賊、至必不能存之時、則拖之以收漁人之功。

若官軍一不勝、則竟與連和。曰吾且行計也。以一土司、玩弄朝廷於掌股之上。以爲撫天日乎。數日後無消息。吾欲明言於朝一處之。以戒觀望。然此猶士司常事也。烏江一哨、雲南兵、狼兵、永順兵、本處土兵、不爲少矣。略不見一出奇制勝。此又何也。蓋帥豈亦有四十八枝頭目可以自固耶。冀矣冀矣。省城路甚近。糧運極便。乃無夫何故。郭青翁宜只在省下督運。不宜入安氏營。徒費時失事也。弟一月以來、與四兵道不寢不食、僅能了一運糧事。卽黔安得以泄泄了此。幸力圖之不盡。

張監軍

安雞桃紅三村俱降。安鑾仍斬一提調一坐寨、一苗三級。獻功自贖。羅洲女已送出。本身未至。有云吳帥留在內作用。有云彼尙未肯卽出。總之終不卽降、亦已持兩端矣。只可任之。卻不宜如巡下南之多疑也。王繼先來見。眼雖昏、口甚辨。其心機大過袁年。亦棄丈夫也。在舟中尙長吁云。誤我誤我。蓋見吳帥舉動草率易、恐非賊敵。而慮之耳。至此聞楊朝棟破破、想當死心。今不自振厲、而責人覘望可乎。卽留之。此處事寧放歸矣。

職方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外人易視播賊者。以爲大兵各路並進。羣賊應接不暇。脅從之衆、非死卽降。彼逆賊獨坐窮山、直成擒耳。卽龍分而之意。亦以爲然。乃旣進兵而知其不爾也。唐人有言。吳少誠拒命三十年。淮蔡雖在中州、實同夷狄。況播州原自夷地。應龍又以積威劫之乎。大抵播州之人、自以爲賊用命。殺將堵城。罪犯大逆。卽投降、恐不免一死。又以年來勦撫無定。往日歸降之人、業以自速其禍。今日之事、莫知所終。而賊又質其妻子。一有前卻、立見誅夷。故不得不爲之死守死戰。諸路皆然。蓋江者爲劉綎激於人言。急欲建功。故身先士卒、累戰皆捷。蓋雖諸路亦時有小捷。而功則惟綎爲多。且奇至三月初一之戰。尙有傅其殺賊子一人、名以棟者。恐未眞。不敢入報也。自是以後。降者皆多。賊勢漸衰矣。惟是零賊藏匿箐中。恐梗糧道。必須壩盡、乃可深入。而連日天雨泥濘。雖以長驅直擣。必須舒徐而進。不無少費日時。然當亦不至長夏矣。三省道里險遠。人不協心。催兵催糧。焦勞欲死。所不敢言。惟是以天之鑒、銷滅此賊、卽與之偕亡無恨。則惟台鑒少垂察焉。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劉綎無他、唯有貪耳。然其貪、亦不盡用之肥家也。日出兵蓽江。龍湖其軍資器械、一一精好。良馬三百、騾騾驍健。悉皆領於官也。栅木洞之戰。左手執銀、右手執劒而呼曰。用命者領吾銀。不用命者領吾劒。一時赴鬬而死者四十餘人。三月初一之戰。夜中發其偏裨接戰。勝負未分。曾明身白衝營。舞大刀立斬數人。賊衆呼曰。劉總爺來矣。一時崩潰。尙有傅其殺賊子者。恐不的、不敢入報也。當是時卽伯夷成羣、陳仲子作隊、安所用之。乃知古人使貪使詐、良有以耳。水西敗盟、眞是可恨。向來推誠鼓舞、乃僅得其觀望。若使示之以疑、必助播無疑矣。犬羊之性、重在脣齒。不知有君。亦其固然。今但俾爲不知。催之用命。但使止於觀望。亦吾之利也。又恐其覘鷸蚌之勢。收漁人之功。彼時自有明旨賞格、亦無難處。惟是都門省議論而但責局事者以成功、則幸甚。然非所敢必也。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謝監軍

三寨旣降、隘門已在掌中。快甚快甚。糧運若更如期、則兵得宿飽、可以長驅矣。據藺國明言。彼在內日侍逆龍。若知上司之意如此、卽可懈之。可惜通之不早。及今尙可圖之。曾副將有何籌算、可與商之也。大兵此時想已劄關上乎。南川已深入得捷。西路必須進兵以牽之。不可延緩、致彼受衆三寨人甚多、何以爲養。宜爲置處。不可令不得所而悔其降。羅剛有消息、急報知。不萬。

張監軍

劉總兵見報有文來。已行牌留之。疏已久發。彼方騎虎、自不得去也。永寧兵退二百里、蓋播人妄言。亦因留在內作用。有云彼尙未肯卽出。總之終不卽降、亦已持兩端矣。只可任之。卻不宜如巡下南之多疑也。王繼先來見。眼雖昏、口甚辨。其心機大過袁年。亦棄丈夫也。在舟中尙長吁云。誤我誤我。蓋見吳帥舉動草率易、恐非賊敵。而慮之耳。至此聞楊朝棟破破、想當死心。今不自振厲、而責人覘望可乎。卽留之。此處事寧放歸矣

單心功反爲罪矣宜力圖進取勿再有躁令各路且將入關無令更有逗遛之議也火器等項俱發綦江甚多就近取之草草

張問知檄

運事經歷甚可謂良工苦心此事但一刻放鬆營中必有受其飢者不可不汲汲也水運甚便據該道所報劃船近二百本部院所取又三百若五百船齊到則運永甯一路假亦可供所省運夫又不少宜力行之令江米止萬石將來恐不給宜催各處之來到者隨款皆有條理宜時時營中稽查之收支不誤來去如期則餉無不足矣夫價作如何支給須有節縮不可冒濫並報聞

高推官

昨得報知兵至盤草此賊地也出真州境矣自是以往處處皆賊宜步步愼重若長驅直擣恐去之太遠賊從間道發輕兵而斷吾糧道甚爲不便又各路倘未報抵關則此一枝兵不可獨入關前有單騎抵關劃大營探望各處一齊進入今即不能全候齊亦須二三處同入已催各路若至月之二十日不入關者以巾幗辱其將計彼時當有抵關者方可取次前進也古云深入敵境利在速戰此爲孤軍無援因糧於敵者言今吾兵衆糧足自宜以全取勝特此相告幸與諸將熟計之草草

張監軍

承差催進兵八路通行不專爲南川也此承差初五日方到南川初六日去而酉兵望草之潰在初三日今來揭稱承差飛馳催高推官進兵兵遂遄望草去關止半日程與賊相迎酉兵見勢大遂潰幾不敗也則是以酉兵之潰爲承差催之豈事情乎當發使催兵不佞止知南川兵尚在真州不知其已近播地事催者自催各道就近監理自宜以時消息之乃今日恐遂深入則是只遮其進而該道略不止之也若此則安所託重於監督乎大抵今日之事大利大害自是不佞當之若就中機宜必須大家殫心從事若略不引手止從傍評論此惟按院宜然吾輩局內人皆不宜爾也劉綎一路止調鎮雄陝兵二枝乃吳帥所不要者當初提時遠近相傳以爲應龍必益兵來遮東道與吏同知日日爲請即城中人皆以爲宜厚其防兵豪寧可多備自初六七後即日日促之前進今且差人守催之矣大抵穆炤楊真鹿罕之賊未清亦自難遽以長驅今番乃南川深入之過未可便責各路觀望也以後南川之事須加意料理一如身在營中時時以持重爲高推官言之若劉綎再不進功且爲罪自不相假草草

貴監軍

羅國明已到獎賞訖安慰尚未到何也想其人多智安插乎此時卻不可惜費若三寨不下即斬首一百已發銀千兩矣已行令以百金賑淘洪村若少徑加之至二三百無不可安村羅村若已歪即照此給之或銀或米惟所便也南川兵已過望羣去桑木關繩兩舍永甯兵亦不可不劃嚴門吳帥志欲淩雲今者得無過於持重乎巾幗之辱行及之奈何奈何

劉總兵

初一之戰賊已破膽報復之說壯無的據南川兵已抵關此中亦當前進連日晴明正可乘機穆炤若是真降卻可令來見若是詐降以緩我兵不可墮其計中也只是東溪應劃一營留兵爲守以防包截而移軍苟兒岡則張漢清之兵在龔中然後塘平之後直趨鬼巖蒔閒道過婁山此又爲第一功也不然此路兵雖經屢戰倘未入播境一步若南川路進關獨當賊鋒則又不免有逗遛之議矣惟將軍裁之

三省鎮道

一進關時關內關外賊必有稽坑竹簽之類宜用水牛前行或以椎椎地探之寸寸而進不可長驅

一賊常晝夜日防守幾時是了不如放一枝入關與之併力一戰破其一路各路自懾令宜到關時劃一大營以爲家然後以輕騎探望各路俱到關方一齊殺進賊自不能分身應之成擒必矣

一臨關時賊使人僞降或雖空身來降而預埋藏兵器於外或雖有妻子而多係房掠他人不干己者但得吾受其降即就中取事此亦易見若老弱男女參雜壯丁無多此真降也可分別防之處之

一賊若事急或斬一級類己者稱係手下擒斬應龍來獻此亦不可即憑信儻吾防守須倍加謹嚴各哨營隊齊入空其巢穴俘其妻子審問的確真僞自見矣

一賊若上團即分地屯劉迭行攻擊卻不可分爭信地須俟各主將監軍處分

魏監軍

陳將軍良將也楚中百無一備而毅然獨往亦足嘉矣然自十二日出師至二十七日始壩四牌又何遲也今已得勝破竹之勢自當迎刃而解宜令渡江壩七牌入關綿播州川中四路不日入關彼若後期何以稱焉糧餉甚乏殊爲可慮門下宜代催之吾輩一生事尚有大於今日者乎不以此時奮不顧身勉自策樹而拘形迹牽文法後此悔之何及宜力與餉道言之

貴州撫道

自進勦迄今整一月矣楚蜀之兵處處接戰獨貴州三路晏然不動若無事然以爲守便宜乎豈有自始至終略不動身者則直討便宜耳蓋平越路觀望烏江烏江路觀望沙溪而沙溪路原自觀望不欲進兵是安氏誤貴州貴州誤兩省也尤可異者原行陳璘與李應祥合勦四牌矣應祥竟不至並劉效節亦不至也夫貴卽貧弱各省代之則所爲助兵助餉者何所用之今八路進兵止以五路進而三路之不進者並在貴州卽事成亦不便敘事不成不知貴州何以自解今止宜促水西如水西竟不動則二哨亦宜自戰其地只當七路進兵亦尚可了恐不宜聚各省之兵餉供水西之納交也事急辭迫特此奉啓敢仗威鎮一嚴督之但長夏之前苟得結局則幸甚不然事且莫知所終吾輩亦莫知所終也外雜報數紙率覽

謝監軍

吳帥談兵其氣甚銳乃今逗遛不進豈有他意耶可察之以報卻向送來關言南路夾攻嚴門諒爲得策

今明又以一路進八萬人進一羊腸鳥道、只進兵亦須三四日、何論交鋒。此又何也。彼中相去遠、須專決而頓圍之。若遷延不決、是以兩路爲一路、而貴亦未得收一路之用也。則八萬人之穴食、何所用之。曹希彬有何意見、豈欲嘗試倘方耶。多少漢土官兵、落一南川書生之後、可嘆也。

高推官

得報知已奪桑木關、勦播之功、重在克關。今爲第一功矣。但入之太深、各路未齊、殊有可虞。只宜深溝高壘、厚立拒馬以自守、待各路抵關、方可齊入。尤宜時時以奇兵照管糧運、恐賊以輕兵絕糧道、則可虞更甚矣。昨已專人奉告、今再申之。賊顏知兵、亦甚重關。乃昨克關甚易、此必有窒。不可以爲易與而忽之。前有報欲誘進一枝決戰者、戒正此窒。不然則以關道包截抄劫、事舉宜防、毫不可忽也。已一日三差人於各路催兵。但耐守三五日、即可保全勝矣。

李修吾中丞

以一小醜驅勦天下、乃知涓涓不絕、將成江河、誥非虛也。五萬銀已到、不霑雪中之炭。後五萬、更乞蚤發爲幸。王鳴鶴有文已不來、則餉當全發矣。見報知彼中且有揭竿斬木之衆。時舉若此、宜其生心。以吾兄之雄略、直須折箠撻之。此宜削株撅根、爲之於早。無令滋蔓難圖也。此中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但入虎穴、得虎子、尚有待耳。差官回、草草附此。漢世祖曰、每一發兵、頭須爲白。奈何奈何。

議風岐制府

自有播事以來、三省兵餉、事事取之兩廣。是兩廣代三省受役也。乃盛下又多方加意。酬應如響。即所自爲兩廣計、當不是過。此之高誼、今世可多得哉。直須於三代以上求之。衙恩戴德、事直不佞。即三省吏民、家戶尸祝之矣。黔人稽粟以待大兵。楚人偫金以酬積德。具如來命、致之二省。第恐楚方苦於徵寡、未即奉還。須俟異日、何如。兵已進、擒斬千計、招降萬計。頗有破竹之勢。惟道險雨多、入虎穴、得虎子、尚有待耳。敢附報、以紓台懷。

劉總兵

昨文已批行、且有牌矣。留蘧計到京已久。數日後當有旨下。此何等時、而欲決去。若必欲去、則本部必參非虛言也。南川路已深入、此一路豈可不進。宜照節次催文、盤兵前進。萬無再有舉動、致賊蹈之、反大不便。論功罪、決於此時。幸熟思之。今差官口傳諭意、幸無忽。

論坐營都司周敦吉

論周敦吉、汝隨總鎮屢建奇功。初一之捷、尤快人意。但今已十三日矣。撅壁自守、一步不入播境。向言逆賊應龍、初七八十一二必來報復。今何在乎。今南川兵深入敵境、已奪桑木關。綦江一軍、尚未敢望見貓兒岡、何況松坎。何況烏山。何況楊梓。何況婁山。若南川兵稍有利鈍、則是關虛。初虛張以催人、後逗遛而誤事。何以自解。尚方之劍、可嘗試乎。功罪無常。論論自取。軍令一下、首及中軍。爾所知也。若能提兵前進、再建奇功、則一月三捷、懋賞懋官、豈能衛負。故諭。

蔡知府

投降之人、至一萬以上、則老幼婦女、當不下六七千。豈有以六七千家口、寄命人手、而爲變者。若其果至、使是眞心、無可疑也。雖曰受降如受敵、至於事在不疑、亦須推誠。若人人而疑之、則無事可爲矣。穆炤之妻子俱獲於川東。方在川東請降、何故又報之川南。此人多詐。若非本身來、必不可信。無爲所欺。馬湖兵當任從總兵調度。已行司遊擊領之。該府只隨營監理、不必臨敵也。蓋文職臨敵、則兵馬只可自護。反爲不便耳。禁妄殺、正監紀之事。該府宜一面申明、且勞功不算。按院有行。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草草。

貴州張監軍

昨據偏橋塘報云、陳將軍進掃四牌。李將軍遂期不至。方以爲恨。有文切責大將。比後一日、而得捷報。乃知李將軍欲一取單于耳。快甚快甚。監兵索駑。此舉不但援勦播州、亦可壓服水西。豈不快哉。此時想已抵關。幸矣。心殫力竭之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萬代瞻仰、在此舉矣。

吳總兵

將體甚尊。將權甚專。川南之事、專託將軍。即本部院亦但約期會、授方略、至於分布之事、亦不能一一遙制也。近得彼中文官議論、甚爲紛雜。恐驚將軍之肘。故特行申飭。可但一意悟兵進取。無爲所阻撓。馬湖兵一枝、專責成司懋官。不許蔡知府阻當。浙兵一枝、專責成封建。不許梅同知阻當。蓋此二枝兵、皆因其難馭。故令文官押之進營。非遂欲文官用兵也。若文官可領兵、則不用設將領矣。馬湖黑骨頭白骨頭一枝、尤爲播人所畏。若蔡知府遲以自衛、則此一枝衝鋒之兵少矣。凡將領不聽調度者、任從細打。若文官有阻撓者、急以揭來。當更置之。永寧一路、亦只責成普吳二將。不許鎮州同阻當。蓋彼只資理監紀。非遂欲分大將之權也。但將軍處文武官、亦須和平相與。凡事與監軍道商議而行。不可倘氣。昨即袁鑒來降、細之一編。彼頭目也。既來降、何必細之。如此之類、皆關軍機。今當入關。尤爲要緊。事事留心可也。

郭肯螺中丞

楊惟中止欠一斬。故劉效節甘心避賊。姑息一二偏將、使法令不行。三軍解體。倘大事垂成、又復決裂。則三十萬官兵、數百萬本折付之枉費。西南天下且不可知。吾輩即死不足塞責也。今日之舉、甚非得已。效節之兵、煩吾丈商擇能者領之。無令誤事。若惟中之兵、已令交徐尤將矣。盼盼不盡。

吳總兵

將軍以二月初六出兵。曰、恐誤師期也。今四十日矣。一步不入播境。將以何待。以爲兵少乎。二路合一路、七萬之上矣。以爲糧乏乎。兩路水陸齊供、轉輸如雲矣。以爲道梗乎。三村投降、兵不血刃矣。若是而猶裹足不前、直怕賊耳。賊信可怕。然南川路已據桑木關。彼亦人耳。非有兩鼻四目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此路寧選其歸乎。欲行法於中軍、且少俟之。幸函決擇無忽。本部甚倚大將。甚任大將。正爲此事、專責大將耳。

劉總兵

自二月初一日至今半月矣。路無移營消息。但云賊將出關來。賊若一月不出。便可一月不進乎。裹糧坐甲。惟敵是求。若聞賊將出而不進。則必待賊盡而後可入關乎。南川路固皆男子。綦江路未必皆婦人也。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此路之罪更重。然而名出其下萬萬矣。欲擊中軍來處。且姑待之。幸加決擇無忽。

謝張二監軍

南川兵劉桑木關以日爲年。日望各路齊進。而綦江永合路、邊延玩惕。略不關心。豈彼一路皆男子、此一路皆婦人耶。若彼路以孤軍受困。則應合哨而不合哨。軍令具在。毫不以相假也。文到而不進兵者。以援一賊論。女衣一套、鼓樂送之營中。無以姑息坐受其累。草草。

高推官　馬總兵

連日以孤軍深入爲憂。又聞賊欲藏我糧道。今查有南坪大堰一路、可急防也。此外宜防處俱可防之。已發申帖催各路、不日齊抵。則無慮矣。萬分留神。囑囑。圖一紙附覽。

劉參議

來教謂賊聲東擬西。何視賊之大而自待之淺也。賊此時尚能以奇兵搗虛合。則三五年前已無四川矣。鎮雄兵既不願入綦江。路卽令藍芳威領之。從野猫子進。惟餉事則煩門下專任之。無令他日有前卻也。此路進兵、則合江安於太山。李長年之兵、仍令速赴南川。離餉高推官已發關而據之。當護餉兵如救焚溺。勿再往返。草草。

張參政

劉帥已遣官諭之。若再作態、直參之耳。以一裨將把守貓兒岡。便不進婁山關。豈遂不能滅賊乎。纔建小功勞。便爾百般撒嬌。乃知小人都不可與作緣。陝兵向爲賊兵殺傷。方且憐之。乃爾生事。當治之。既此路進兵、則合江安於太山。李長年之兵、仍令速赴南川。離餉高推官已發關而據之。當護餉兵如救焚溺。勿再往返。草草。

張參政

劉帥已遣官諭之。若再作態、直參之耳。以一裨將把守貓兒岡。便不進婁山關。豈遂不能滅賊乎。纔建小功勞。便爾百般撒嬌。乃知小人都不可與作緣。陝兵向爲賊兵殺傷。方且憐之。乃爾生事。當治之。既擁雜賊、不如令之隨潰。免爲民害也。李奇泗何人。乃闖。既江津兵、該道何不徑擊治之。卽行文矣。曾兵假是虛聲。果來耶。當迎而禁之。事體紛紜。千頭萬緒。乃知每一發兵頭須爲白非誣也。各渡口船隻有否。周知太辽進。奈何。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副將曹希彬。汝棄帖來稱不可輕進轄下。須待各路兵到相當。又言差人去催安兵、爲齊到聲勢。此言不爲無見。但待各路到。是也。待安兵齊。非也。安兵原是觀望。聞柯阿箇又受了楊應龍金銀無數。以故按兵不進。今我兵進。尚不能保他兵進。若欲待他兵進而後進。則無進兵之日矣。至於各路兵亦難待齊。彼此觀望。不知誰是該先到的。且八路之中。惟有永甯合江兩路合一路兵至七八萬。尚不肯先進。誰肯先進乎。況南川一路、已奪了老君關。今永甯卽奪了婁門關。已是第三功了。更候何人。豈仍欲候綦江一路耶。綦江一路、劉總兵因見了何衡之報。具文來辭。本部又行文留他。以此往返路計二十前後方可抵關。今該路以十一二破關。則只與南川路相應。各路尚未得齊也。然貴州三路、一催可至。至則婁門婁山板角三渡。亦取次入矣。到下惟是奪關而據之。則關爲我用。以戰以守。無不如意。其快事也。計此月終。無不滅賊者。僕直狀目俟之耳。懸賞不可失信。南川路已給之矣。

賊也不以爲羞。過時惟有劒耳。

吳總兵

按院所云。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此爲初時進取相機進止之說也。今已開刀四十日。各路有破關者。豈可坐而待之。此宜長驅直搗。無庸更遲回矣。安羅二村、人至二萬。若出則無地可容。此宜賞其頭人之妻子於內地。而令仍居其所。以自守。蓋吾兵已至幹壩。則賊亦不能遠出害之也。此須得其誠心。乃可。若其僞未明。自難放心。在將軍酌之。若以此事稽遲進兵。恐落賊緩兵之計。又不可不察也。或以一將與一文官安插之。而驅兵前進。亦可。統惟隨機應變。要在不誤事。非能一一遙度。陳世賢已發回合江。卽令赴將軍處。草草。

張同知

水路一通。運事大便。爲之一快。若非本部力主於上。該廳力行於下。未易有此也。但恐各處未完米不到。有誤轉運。今可開來。本部徑催之。草草。

汪登原中丞

川省久不用兵。軍器一無所備。近雖日夜僭造。急不能多。過承垂念。自遠解發。劈之中流一壺、且當千金。草之。何況艨艟巨艦乎。咸甚咸甚。未完者、仍望自水路發來。無妨多多。益善也。差官回、附此上謝。

劉參議

從來士兵、不甚奉將令。惟賴有監軍耳。吳帥既不能服士兵。謝道卽當一力擔承。而悠悠忽忽、玩日愒月。此何以故。便中力爲言之。僕亦專責之矣。梅同知之遣。其所以前已舉告。乃本官至合江送回一條陳云。職之責任。似不減於大將。而權不兩持。又云。既在彼、須自由。不然安能以無所表見之身云云。不佞諭之。茫然自失。謂此狂人也。若在彼只日與大將爭權。而事去矣。故亟喚之回。大抵軍中貪人、詐人、奸人、庸人。皆可用。惟狂人不可用。爲其以兵爲戲。而僥倖於一擲也。今來教謂陣前當用此人。恐亦見其表耳。今如教令催水路糧。卽以佐監軍謀議。必不可令握兵。彼胥欲以兵爲戲也。鎮雄兵原以五千。欲從間道出奇。業已少之。今三千得無太少。問藍芳威、渠言不患少。彼能用寡。卽任之矣。今彼已去。可在彼議定。卽發行。治糗以隨。因糧於敵。此二言者、倘爲可虛。蓋糗不能多。而敵無可因。則事去矣。須仍爲運給之。無以省事爲主。軍事必不得從省也。別教謂當機立斷。直同指掌。所指何事。幸再教之。草草。

楊監軍　帶總兵

自開刀來。各路報捷。獨烏江路甚爲寥寥。亦知其去賊巢近。必有待也。乃今一戰而渡江奪關。豈不快哉。安氏卽覩望。見此景象。豈得全然不動。恐從此賊遂亂矣。此中自南川路破桑木關之後。卽四出催慴。各路計二十前後方可抵關。今該路以十一二破關。則只與南川路相應。各路尚未得齊也。然貴州三路、一催可至。至則婁門婁山板角三渡。亦取次入矣。到下惟是奪關而據之。則關爲我用。以戰以守。無不如意。其快事也。計此月終。無不滅賊者。僕直狀目俟之耳。懸賞不可失信。南川路已給之矣。

吳總兵

兵久不進、豈士司兵不肯用命乎。此最要在鼓舞之、不可一味厲威嚴。曹副將素得其心、可專責成之也。安插降人、當專託監軍與監紀各官、不必遠商之二道往返數日、即誤事矣。軍中必須調和人情、乃克有濟。將數萬人、又與將數千人不同、須人人得其心、乃可用其命。此宜克己下人、撫一些客氣乃可也。常虛切責世綺。當令曹希彬開諭之、若再觀望、或雖進而不盡力殺賊、即當盡法處之。追印龍職矣。將軍宜從權鼓舞之。人可以德感、不可以威劫也。劉帥已提兵長驅、不日即抵婁山、蓋穩炤已降、一路無阻、自是入虎穴得虎子之勢。將軍南路合一、提兵八萬、愼不可落人後、留心留心。

蔡知府　趙州同世德

南川路兵不進、萬推官策馬前行、士漢兵只得隨之。遂不數日而克險關。綦江路兵不進、史同知集諸將於營中、向上四拜、曰委官將舌已敝、而將軍略不動。請從此辭。赴轅門待罪也。劉帥倉皇拔寨而起。今永合二路兵七萬、不爲不多矣。開刀以來、四十餘日、時不爲不久矣。文武如林、列營數百、覓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監紀官亦未聞作何催督也。無乃溺其職乎。夫有一官、則有一官之事。未有無事而設官者。若設官而不事事、則無所事設官矣。特此爲問。具以質對。

內閣趙　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自楊朝棟敗歸、不敢更出關迎敵。惟分兵守關耳。然無所不守、則無所不寡。故我兵至、輒不能當。遂據其關。惟是各路或有零賊爲梗、未得齊到。而其先抵關者、亦守約束、不以孤軍單入。可無虛也。劉綎戰後休兵、方圖進取。忽得革任回衙之報、只得具文來辭。又復移文留之。往返之間、耽延數日。吳廣亦待之同進。故此二路、遂不能抵關。乃知隘敵易將、眞非策矣。今已整兵前進。總之此月終可齊到也。賊中投降者雖多、而死守者亦自不少。若不進兵、而但投降、必無濟於事。精威所劫、眞可畏哉。若不滅此賊、遑以數年、西南天下、端不可知。信乎非兵無以立國、而以和自恩、不獨行之夷狄爲不可也。臨發不勝皇悚。

謝監軍

聞吳帥逢人即罵。全無禮體。以此將領七司、皆心離而色輕之。不用其命。以故師久不前。此事兄必知之。何不一篤之也。若此人剛愎不可教。即當親自責成裨將、鼓舞士司、俾之用命成功。奈何道旁作舍、日延之耳。曾其妾與子、方是作用。而渠且欲給之完聚、豈不惑哉。已再與商之矣。遽合逃兵之事、想當有之。當一日、今貴州俱已進兵、而此中反落其後。尚云待劉帥。此蓋爲將領所貪、士司所憚、所不自知也。若劉帥有不測、則彼遂終不進乎。播州兵不過三四萬。彼擁精兵七萬、猶一步不敢前。萬推官何人哉。降者若眞、此時必出。此時不出、必是僞降。日日待之、何所底止。如此用兵、不但以軍旅爲兒戲、且以法律爲弁髦矣。轉眼入夏、進退維谷。天地雖大、何以自容。他日莫謂不佞不言也。曹希彬即受辱、主將亦應先國家之急。何故甘心陷之、以壞我事。行斬之矣。可以示之。又聞劉國用欲得一守備衙。何不設來。此有何大事、而令之阻軍機乎。當者事之賊也。奈何奈何。

吳總兵　甲

聞將軍善罵人。動則曰忘八忘八。何必乃爾。彼七司兵、衷種也。須寵絡使之。若使心離、則不爲我用、反爲

我寧矣。神將雖刷官、亦各有門面。將軍不付爲神將乎。劉帥一帖之誤、恨之至今。奈何輒辱神將也。亦不思矣。又即不許各營以揭帖來、尤爲無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即人君不可、而況於人臣。以上事亦偶爾風聞、全非營中人牌謄將。莫又過疑而罵之也。播州兵可用者不過四五萬。今各路殺敗已多。所餘無幾。將軍擁精兵七萬、若人人得其心、用其命、破之有餘。所言待劉帥者、此將領士司思將軍寬將軍耳。今各路已進。逗遛之罪、胡軍自當之。即與劉同罪、彼且以爲快矣。今將軍亦不必露此意。但和顏悅色、以激其糧盡。此何難之有。今日之事、所謂伏道使民、生道殺民、萬不容已。若只以蛤息延捱、三軍一呼、且有別神將士兵、俾之搖巢威功、則萬全無害。若仍前好剛使氣、使人人離心、事必大誤。不止不能成功而已。督中有親信人、可與商之。即知吾言之不妄矣。

劉參議

賊兵劉溫水、是三月以前報。即楊朝棟之兵、自溫水出點腳壩、截劉總兵者。非欲出合江也。袁年來投降時、彼尚不敢出合江、況今日乎。鎮雄兵既用之糧餉須爲議妥。若待其行、而令陳副昌督兵把住、彼以無糧遮兵、陳副昌能與之戰乎。非長算也。王墊似亦不可入此路。以此路太險、兵又不馴、恐難收拾耳。惟酌之。陳世賢無足爲輕重者。去留任之。彼何敢入關入關、賊殺之矣。

高推官

每得公移、爲之快然。賊兵雖不多、然我不可易視之。須以石爲庞、方是萬全。且今梁兵二三十萬、而止以一枝與之角。尚有利鈍、反搖衆心。故愼之又愼耳。若公見之極真、亦任便宜。然必須求萬全、爲妥也。兵入播地、功級豈有假者。該道拘泥之過、當爲言之。田老先生常言、克播之役、須當斟草除根、無留禍種。來稿所言、可謂得之。草草。

謝監軍

此時降人無甚可疑。彼關內之人、皆破死。即求食亦當出矣。可盡心安插之。勿與人議。彼皆局促之見。從之則誤事多矣。賊勢已衰。兵宜速進。大帥不能用衆。兒宜一面調和此君。一面設策兵將。凡事果斷剛決而行之。則風行電塵、功在目下矣。不然雨多水漲、糧運艱難。進退維谷、何以自處。念之念之。

支節亭中丞

陳帥從白泥進而李帥不會。已非原約。乃遣偏將來、而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可爲痛恨。已行察解。並行李帥渡江合營矣。惟是陳帥兵既深入、糧運不繼、致令三萬人飢餓將死。幾有反戈之事。將來事勢、尚不可知。餉道所司何事、而狼狽至此。弟已通行二監軍及兵備道共催之。然須有章程、乃可循。不然、則亦無處下手矣。蜀中運夫、皆取之近便州縣。有派三五千者、有派二三千者。日給銀二分。令正官押來入山、如採木之事。又四路以四兵道分催、乃催催不誤。今楚中不知若何。若事尚未就、可一面照舊催運。一面於湖北州縣起夫接濟、尚可及也。不然、事且不知所終矣。

張監軍

綦江兵已行。弔崖子之防、當查行。此宜兩路共爲備可也。困獸猶鬬。況酋以知兵而率敢死之寇。當事事

留心。務圖全勝。高推官自謂料敵之審。然臨事而懼、聖人所以行三軍也。惟是當機而發、一發洞胸、則妙矣。

湖北守道　兵道　二監軍

從來未聞兵、先問糧。今梁三四萬之兵、而不給以糧。俾之叫天呼地、採蕨而食。自古有是事否。楚地大人衆。只用二三十州縣。每處起夫千名、令掌印官親自押來。日給二分。有銀則給之。無銀則令戶族自貼。算其糧差。此何難之有。今日之事、所謂伏道使民、生道殺民、萬不容已。若只以蛤息延捱、三軍一呼、且有別神將士兵、俾之搖巢威功、則萬全無害。若仍前好剛使氣、使人人離心、事必大誤。不止不能成功而已。大家利害所關、誰是袖手旁觀之人。特此相魄。幸惟留意。凡事徑行。冀待星辰兩院。遲則無及矣。

蔡知府

馬湖兵、豈可令遽倒。誰爲此計者。孟浪哉。可亟抽入營中也。兵已發而糧粒無支、此何以故。已嚴催之。料水運不日到。想有濟也。今大家同舟。濟則俱濟。覆則俱覆。何事不得言。而有出位之說。此世俗之見、非所望於賢者。以後宜大其心胸、以匡濟時艱爲主。無爲俗套所縛。萬萬。

李總兵

陳將軍進白泥、掛四牌、是爲黔中堵隘者。將軍不與合兵、直以偏師會之。劉效節又臨陣而逃。即後來有功、非原約矣。今陳帥已進龍泉。將軍宜渡江界入黃灘。若不能獨進、仍須與合兵。不然、一味坐待其進而尾之。則舉動不雅之甚矣。謝朝佈等若投降、則甚省事。第聞賊近又得志於滇兵。恐此輩又長其雄心。未即降也。是在將軍善圖之。然莫令遂其緩我之奸、則佳矣。

魏監軍

陳將軍智勇足備、眞良將也。楚得此將、不能爲之足兵足食、以共成功業、致令其告飢於千里之外、是尚謂國有人乎。永順兵只是欠餉、所以不進。夫楞服應敵、即我兵亦不甘心。易可貲之士兵。兵連禍結。勢難惜費。今該省勦則算一年之費。不知兵已深入。若轉運不乏、則兵精糧足。旬日內即可了此。何事一年。若只如此悠悠灑灑、即十年何益。我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於此時此事而不盡心。何時何處盡心。幸力圖之。無令三軍脫巾面呼、投戈而走。令人以爲忠於賊也。

史副使

通省倒事、豈不知其要緊。只是四路陸運、一日歇手不得。此時交代、甚爲可慮。所以只得抵死相託。其通省事、雖曰故委。實欲自備之耳。從來用兵之難、莫難於今日。凡事皆須眞米實數、一筆塞蹤不得也。賊勢已促。我兵已勝。幷命相搏。一兩月即可了此。若稍有回護、便如上水船、拽至九分、忽然放手。我日悔之晚矣。留芳遺臭、我輩共之。身家乃其小者。幸留意無忽。

楊監軍

速報烏江河渡之失。令人仰屋竊嘆。然勝敗兵家之常。勿以此遂灰心。宜盤兵嶺近地、而添調土兵。彭元

錦之兵爲所殲、必不甘心、既兵亦尙有一萬來到、可速催之、卷土重來、未可知也、賊三月初棊江之敗、其子幾不免、尙能養威至今、得志於我、我大兵如雲、豈遂以一失自阻乎、必不然矣、聞烏江之戰、初已勝之、後賊改服而來、稱係安兵、遂爲所給、是否、果爾、則安氏眞不可知也、此時彼不能搶巢、亦宜應援、而兄弟兩人、高坐不動、何以自解、彼常與各土司言、奏先勦兵、須大兵勝、乃可助之、今日如此、彼必助播矣、可且祥爲不知、以切責之、而以其的情見教爲禱。

張監軍

來教料賊無能爲是也、但我不可以其無能爲而輕之耳、南川兵至逼賊巢三十里而不動、此非人情也、欲以驕我、誘我待入其巢而後背城借一、以爲必勝之計、此亦未爲非算也、蓋賊之用兵、原只威劫、非身在行間、未易取勝、綦江之役、已不能出、又不敢出、又不敢用他人、而託之親子、託之親子亦敗、則不能遣兵赴敵可知矣、若至白田壩、彼方親督一戰、此最宜防之、須三四路入、然後彼無能爲也、聞播人言、進關後、各路尙未易會哨、蓋相去各三四十里、有大林箐、亦難差人、須於關外約就期會齊入、相望犄營乃妙、則須就近調度之、烏江河渡、皆以土兵無紀律、深入爲所給而致敗、今我不可不百分圖全、高推官少年、摧鋒之說、未可全信、各路進兵在目前、奈何不能須臾待乎、土司兵常有爭頭功之說、不可任之、須與說曰、但滅賊、誰非有大功者、何必頭功也、板角關之兵最勁、可以約之、但亦無令單入、向因各路按兵不動、而南川獨入、故差人守催、今入關在即、反令之持重、但時加鼓舞、不復急催矣、以時消息、則在該道之善用之也。

李總兵

該路報功獨多、將軍之增添羣蠻、亦多勞矣、人命關大、愼無令及平人降人、以各路間有此風、故以相戒也、烏江之失、似是土司爭功、自相陷害者、非戰之罪、亦非賊之強、無以爲意、若彼處不能進、只令留兵自守、而以其餘合此路同進、則勢併力多、萬無可慮矣、與莊將軍商行之、賊所苦、只是併兵、我兵併、則彼無能爲、料此時想已過江、須與三渡關同入、無單枝見弱、又不便也。

張監軍

關有眞州之行、甚以爲慙、因思有相商者數條、用備軍前採擇、

一、播人恆言關內男女可十萬、成兵者可五六萬、精兵可三四萬、此從來相傳之說、今自開刀以來、雖屢有斬獲、然皆關外人、關內人惟與劉總兵一陣出關者萬三千人、回者多半、則關內實有三萬兵矣、向來處處設守、自是不足、今我兵入關、彼必聚而敵之、若三萬必死之寇、亦自勦敵、何謂弱也、今宜三四路齊入、彼自無能爲、若以一路當之、猶非勝算。

一、降人雖多、遠者無慮、我兵近關、而關內出降者必須恒防、且如賊把關甚嚴、我爲千方百計覓人、入內行計、今關內出降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爲賊使出者、況水之戚、朱序一呼、尙能倒戈、況今日乎、聞該路向令降民立營、與吾兵對劄、甚爲非計、今宜先發遣降民入內地、無令近營可也。

一、關外擺塘、與各路相約齊入至關內、不便相約矣。

一、關上仍宜劄大營以屯糧爲家、糧失必不敢入關也。

一、沿途橋船、皆宜點檢、撫使運夫阻滯、有失糧運。

一、通播小徑、皆宜令護劄兵嚴防、以杜劫糧。

一、眞人宜愼殺之、勿失其心。

一、入關勿輕合哨、近烏江之失、乃賊假水西兵來合哨者、卽水西兵亦宜防。

一、先約永甯兵直抵閩下、彼若與綦江南川兵戰敗、則不能歸閩、可擒之矣。

一、龍泉一路、可相約同入、以壯吾力。

一、賊若稱擒斬應龍來獻、不可全信、彼常養數十假者代死也。

一、各兵入播、賊若上圍、火急報來、以便調度。

劉總兵

兵已至石虎關、賊望風而退、計此時當至婁山關矣、以前當勇往直前、以後卻宜安詳周愼、臨敵不得不關也、計賊原不多、而近日各處告敗、則精兵尙不足二三萬、若川兵四路齊入、便有如山壓卵之勢、況以將軍之威望、奪其魄乎、關外一約會同入、賊不戰死、卽當上圍矣、張撫清鹿翠諸賊、已降否、若不降、又不敢入關、恐爲糧道之梗、必須途中留兵爲備、莫但靠鎭雄兵、彼其兵、恐反梗糧道、令只令進吼灘一路、以通爲禪勢、且堵零賊也、關內宜劄大營屯糧、然後可進可退、仍須發兵接糧、此宜事事算到、方妥、投降之人、宜愼防之、卽秘炤亦百分留意、必事平此舉方可信耳。

楊監軍

焦江之事、可爲深恨、然莫以此遂自阻、只管整理敗殘兵馬、鼓舞振作、以圖恢復、一面催調雲南廣西永順之兵、不旬日可足原數矣、如此方可以塞土司之謗、而知國家物力之大也、水西只管騙使、且密告以外關悠悠之議、令自爲計、且以消其邪心、卽不得其力、無論已、洪君似頗方毅、可令善馭之、草草。

洪副使

連得黔省所傳、情形大異、令人駭然、得教則尙在疑信之間、猶可折簡使也、大抵此賊、而矯命難謂無之、若顯然爲逆、名利兩失、恐其不敢亦不肯、惟以恩信紀法、時申戒之、料夷狄之邦、無不可行也、背水爲營、既不力戰、又不守橋、自是我軍之旋於計、而監委之他人、部意終不謂然、何如何如。

魏監軍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陳總兵身爲大將、手握重兵、不能便宜進兵、而爲人束縛西搜、幾如招商店中之衙、世有此理乎、爲陳帥言、不依任將、金石不移、雖敗撓其權者、卽以柱後惠文彈治之、此時想已入播、有文從棊江路來、二日卽可達也。

詹副使

兵已入播州。去路更遠。卽二夫一兵、亦不宜吝。只要目前完事、便是一勞永逸。若少有鬆懈、則前功盡棄。卽渾身是口、說不得也。將官當此時、乃國家安危所係。全要文職官扶持。若與之爲讎、是讎國也。人臣而讎國、可乎。龍泉路雖屬思石道。然楚兵自宜楚餉。思石道所餉者、施州衞八千兵向日黔楚皆不認。不佞不得已、發川銀爲之買米。責成思石道運之而已。非黔餉也。今四月終、卽滿以後、仍須楚米餉之。蓋楚有滑米。自應濟黔。卽以算十二萬之數亦可。若委之於黔、則彼必不能。此楚兵也。楚將信地也。川中已餉三月矣。可當當餉之乎。惟高明察之。

梅參議

大兵旣入播州。糧餉十分要緊。須多方輓運、當使不乏。此鄭侯之功也。路旣遠。夫須多。若至三百里之外、須一兵一夫乃濟。幸國之此一勞永逸之時矣。

劉參議

陳世賢、以其爲袁年之親也。故令同進兵。若曰卽令年監之耳。若以爲不可保、則卽發來羈之、不宜用也。其家人靜元、正月入播。是未投降時事。二月終方出。今云李元、豈卽此人復道之入耶。四周皆我兵。恐亦難入。幸示其詳處。此輩如孤豚耳。何所復難。惟恐駕諸降者、故且牢籠之、不爲信義也。貴兵新敗。我輩更宜坦然示以不疑。若先自疑、則彼覘之矣。然貴兵原不足爲有無。今川兵皆已進剿。會且上圍。無用湖貴也。惟宜日夜供糧餉。貴竹人議論滑。謂其有妒功黨逆之意。不佞以爲妒功有之。黨逆倘未可知。若然則鎭雄之兵得無可疑。蔡守遂囤水西、而疑及永常。如此則酉石之外、無一可恃之士兵矣。要之事自有機。國自有法。人自有心。正不宜如此多疑。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戚者也。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黔人多言水西陽順陰逆。以故賊密不告。我敗不援。猶有狐兔之心。今卽報彼深入、亦未易得其力也。然亦且慮賊之。令其支吾。而我就中取事。若直責之、則彼且憚而勢愈合。更難處矣。黔撫與之歃血爲盟。一向以爲必可信無疑。龍以爲黔撫忠智人也。必且有據。必且爲駕馭。故龍不敢不以爲台臺告。恐有言及者、以偏俾酌。然犬羊之性、終慊天威。須牢籠之中、不廢督責。庶可消其邪念也。統惟台臺鑒察。

貴僧道梅參議國樑

賊圍外之令不甚行。卽有戰者、亦遲黨自戰其地耳。水西之兵威頗盛。無格鬬者宜也。惟報功無級、逼巢無戰、則不可聽耳。詳其意蓋以勦給我。以助給賊。欲兩下觀勝負而投足者。惟使之面劾之、則不蹈烏江之轍矣。來教比令鄙意。敬謝密之密之。

楊監軍

貴兵原宜一路進。分而爲二、其力已薄。安得不取悔。今若恢復河渡、以報讎之兵、乘事機之會。桑檢之收、蠲可望矣。惟力圖之。草草。

宋芳巖侍御

烏江之事、昨已上聞。得敎甚感。感。背水爲陣。兵旣潰、溺自多。但水國之人、多善浮者。亦自多所全濟耳。惟士兵一敗、自有散歸者。難定數也。三月內、劉總兵破楊朝棟、斬級止近二百。而賊中實亡兵士六千。賊中傅以爲殺二萬人。此可以觀陣失之難於定數矣。蓋陣敗而兵士借此逃亡。各處皆然。顧飯已破矣。卽多少安足計乎。惟是此一路雖敗、無損全師之勢。今各路業以入關。卽此路仍卷土重來亦可也。人多鉏谷士兵、自有散歸者。難定數也。三月內、劉總兵破楊朝棟、斬級止近二百而賊中實亡兵士六千。賊中傅以爲殺二萬人。此可以觀陣失之難於定數矣。蓋陣敗而兵士借此逃亡。各處皆然。顧飯已破矣。卽多少安足計乎。惟是此一路雖敗、無損全師之勢。今各路業以入關。卽此路仍卷土重來亦可也。人多鉏谷士兵一敗、自有散歸者。難定數也。三月內、劉總兵破楊朝棟、斬級止近二百

家有罪、譬之同舟遇風、救則俱救、濟則俱濟、若胡越相視、待其既沒而後訴之河伯、水府曰、是某之罪也、何益矣、不佞代湖貴出龍泉一路之餉、亦求濟事而已、人是朝廷人、錢是朝廷錢、彼力不能爲吾幸可以兼之、何苦不一引手、以濟朝廷之事情急詞迫、蒙之至瑞亦不外是、惟高明察之、守道中路總催、不能爲門下代矣、

又

別揭所開二路難易、已悉、然此不足言也、今二路已合爲一路、一旅脫巾、三軍立散、賊若不滅、該道能殺功乎、但千言萬語、止於免參而已、丈夫行事、先以免參自期可乎、若鄙意、則謂但宜多方處置、求覓然有餘、可乞諸鄰、則成不獨成、是大同無我之度也、不但鄰邦、卽本路扣算太窄、兵將亦無樂用之氣、夫軍法、興吏治不同、七兵與漢兵不同、秦越人之已疾、老人小兒婦人、因證立方、夫然後可以起死人而名聞天下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微門下誰寵者、草草、

楊監軍　洪副使

水西從來寡待之、渠亦有忠順之名、自烏江失事之後、黔中傳言、至不可聞、令人疑慮之甚、乃昨有叛角關解投降一人到、蓋賊中老虎軍也、問以播事云、安三劄大水田、賊遣人問以我家與湖無讎、何故如此、答曰、爾家得罪朝廷、上司要我進兵、我敢不進、終不然你姓楊的幹的事、叫我姓安的幫你當了罷、其人痛哭而歸、安三卽隨發遣臣也、果爾、則安氏固無他意、不必疑之矣、播州差人言姓張、水西人必知之、門下可徑問之見報、兵法曰、二心不可以使人、疑志不可以用軍、若人有逆志而遂之、固不智、若人有忠心而蔽之、亦不祥、惟門下留意無忽、

平播全書卷十四

書札

吳總兵

昨報取嚴門關、甚以爲喜、今不知進兵否、然劉將軍初三日與播兵大戰關內、城兵倘多、想嚴門倘未進也、今細訪播州之人、以爲嚴門路小管大、輕兵可入、重兵難進、況六萬之衆、魚貫而行、若有敵來、何以接戰、此所謂雖衆無所用之也、且彼此約期、終難得濟、到底兩下成孤軍耳、與其合於關內、不如合於關外、今宜留兵守嚴門、而親統大兵從小水田入婁山關、與劉將軍連營並劄、互爲掎角、酌量進止、仍一面分兵接南川路之兵來、則三路大兵合而爲一、連營百里、逆賊心膽俱碎、不戰而屈矣、其嚴門兵、聽曹希彬、吳文傑、出奇取事、若彼處成功、亦將軍之功也、永寧兵分其一萬來與馬湖廣浙及募兵爲三萬入婁山、仍留二萬與二將之一萬、共爲三萬守嚴門、則兩下俱有餘矣、再三籌度、勢須出此、惟將軍熟思而速圖之、幸甚、

鄧知縣

川兵俱進關矣、施州兵久屯板角、恐老則難用、陳總兵又無進關之期、待至何時、此兵本折、皆川中供之、

即令與川兵合哨亦可。不然恐久而糧絕人疲、是自潰也。今該縣宜會同各兵將、徑赴真州大灘關等處、與南川兵合哨。仍先達知高推官、彼中路遠、不知就中事體何如。有別項阻礙、亦徑自斟酌行之。其餽糧以前長支者、結免扣除、以酬其血戰之勞。以後仍照例支可也。兵難遙度。凡事宜取便行之。一面差人來報。

劉總兵　史同知朝貞

既入敵境、步步宜防。松樹壋、柴山墝、乃白國上關大道。今賊俱在關下。我便當倚關爲營。外防衝擊。內防包截。一面通糧運。一面會永合。剋日夾攻。賊必上國矣。若白田壩、今已爲空地。到彼何爲。且已爲水西放火報功。有何隄防乎。今大兵前劄板橋而止。以孤軍當松樹埡、相去十里。銃聲不聞。宜賊之生心也。今宜急劄近關。俟會兵攻圍。其南溪口諸處、皆有間道。可出關外斷糧者。尤宜隨防。但糧運不絕。營糧已固。只二三路兵齊、勢卽大振。賊將安往。今已行吳帥同來合哨。彼處路近、通信爲易。惟南川路稍隔絕。彼軍孤又不可深入。已調施南兵與合哨。當亦可旬日內至也。只要齊力、不可造次。要嚴防守、不可少疏。工夫至此已是八九分。只不失算、便保全勝。賊有文來支告、皆是緩兵之計。不必照管。亦不必回答。蓋回答之文、有一些活路、彼便執之以堅其下。若是無活路語、彼又躁之不與人看。總無益也。只多散賞格。多發告示諭文、以解其黨爲宜。愼之。

吳總兵

既得巖門、養馬城不遠矣。若破養馬城、賊之頭人妻子俱出。必有擒以投降者。初三日堰山關內劉帥與賊大戰。追奔三十里。若巖門兵入、賊無歸路矣。乃未見接應何也。聞彼處路險箐深、不便進兵。若大兵難進、卽宜分兵守之。而從小水田來入關、合婁山哨。已有文去。惟將軍圖之。又有報羅蹲欲圖逆賊、而將軍以餉須要活的。活的固可。如不可得、卽死的亦未爲不可也。當令曹副將與土司頭目圖之。凡土司之功、不可令軍士爭奪之。一有爭奪、彼以後再不肯用命。非徒無益、且有害也。入關懸賞。已發行其壁級剳付。須查明填給。不然、可與誰乎。破關之後、工夫已至九分。百凡愼圖。劉帥孤軍深入、將軍必須照管。不然、彼如有失、亦不能辭其責也。聞小水田路尙不通。先日曾有行令以一軍接應。今不知如何。百惟留意無忽。

劉參議

蜀兵入關、逆舍上圖、此環而攻之之時也。聞川南路火器火藥甚少。今以川東所製急送去。至卽多覓人夫連夜扛擡入營。期以三日夜必到爲佳。糧餉急供之。今日便累死也說不得。所謂一刻千金者也。草草。

又

運夫如不足、卽當增募。事已至此。卽招怨耗財、亦所不顧。若但曰事不成而不敢選罪、然何益乎。顧以不俟計之夫至三萬而不足、此非不足之患、而不均之患也。逃者不能盡究。而往往者才免獨累。延捱者且苟一時之安而勤動者已受無涯之苦。彼此相視、以爲固然。卽再增募。愈多而愈不足也。令宜極力清查。極力催發。罪責正官。俾之行法。庶以身使衆、以衆使指。且告以賊亡在旦夕。一來便可完事。若不來。卽賊平之後、仍根株究治。長柄大牌、處處驗給。當人心悚動而可望子來也。催力圖之。

熊參議字奇

若夫少米多、往來不絕。又不便也。以上車螳千緒萬端。須理會有頭緒、尙可收拾。而要則在正官到。在夫價給。在往來遞。在收支快。如此尙可將就完事。不然、以後且莫知所終矣。鎮撫兵卽糧撮之甚。如必不可用、且留之少選發回。卽執官亦可無令去。不然、恐入山而劫掠運夫、反梗糧運。是在門下酌而斷之。無令悔恨無已時也。

張監軍

劉帥於三十日進婁山關。至初三日將起兵赴白田壩。賊兵忽來大戰。先將王芬、陳大綱營衝破。二將戰死。劉帥方知。急赴接應。大戰自辰至午少歇。又自午至申、賊遂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級甚多。尙未報數。彼雖報賊數萬。聞來人言、實只二三萬。可見賊之精銳止此矣。劉帥銃傷甚精。多打死。賊皆馬上馱去。亦勁敵哉。向來所以不敢南川兵、蓋專待此。若南川兵遇之危矣。今已劄營關內、以待各路。南川兵或可相機合營乎。第不知關內路道何如。須令探問明白。王芬營與劉帥止去五里。賊以一兵隔之、不令相聞。故至於敗。是日賊親張黃傘督陣。疑爲周敦吉之軍所得。束傘而走。想已籍落矣。高推官說賊似已奄奄氣盡者。聞此得無咋舌搖首乎。

陳總兵

水西伎倆殊不可曉。夷狄之性。或欲庇鄰、或欲專功、皆不可知。然亦止陰謀、未敢顯然助逆也。烏江之失。自是我兵見賊而走。以致奸細斷橋擠之於水。蓋背水爲陣。不立營寨。四散搶掠。賊一乘之、遂潰崩潰。可盡歸之人乎。劉帥入婁山關。初三日賊暗來衝突潰一子營。劉帥頭提大兵當之。苦戰一日。賊大崩潰。斬首數百。氣已奪矣。今將軍宜頓來合哨。我兵合氣自壯。彼士司觀望之心自息。卽不爲我用、亦不爲我害也。永順二司兵、可善馭之。楚中無此兵。則愈孤矣。烏江之失。所沈頭永順兵以數千計。彭元錦當以此讎水西。乃反效其所爲耶。可以此微動之。來人口稟長坎青蛇瑪瑙三關已克。七牌盤塘得糧無數。可供二十日之食。卽此可以入關滅賊矣。此天贊也。望之望之。

劉參議

蜀兵入關、逆舍上圖、此環而攻之之時也。聞川南路火器火藥甚少。今以川東所製急送去。至卽多覓人夫連夜扛擡入營。期以三日夜必到爲佳。糧餉急供之。今日便累死也說不得。所謂一刻千金者也。草草。

又

運夫如不足、卽當增募。事已至此。卽招怨耗財、亦所不顧。若但曰事不成而不敢選罪、然何益乎。顧以不俟計之夫至三萬而不足、此非不足之患、而不均之患也。逃者不能盡究。而往往者才免獨累。延捱者且苟一時之安而勤動者已受無涯之苦。彼此相視、以爲固然。卽再增募。愈多而愈不足也。令宜極力清查。極力催發。罪責正官。俾之行法。庶以身使衆、以衆使指。且告以賊亡在旦夕。一來便可完事。若不來。卽賊平之後、仍根株究治。長柄大牌、處處驗給。當人心悚動而可望子來也。催力圖之。

熊參議字奇

兵入關矣賊上國奔呼吸之間便關成敗此面論往已事如救火追亡人也纔說鈷待明日便不可圖之

張參政

吳總兵已駐養馬城與二總兵會哨訖賊已上國國下之賊無能枝梧者大事定矣料旬日間有佳音也

史同知

二周弁乃劉帥之左右手也此何時而可撤出亦孟浪矣已止之總兵之兵誰可徑撤劉帥亦自不應也

分巡武昌道張僉事應京

衝所軍州縣民快亦兵也但驟而用之鮮益有損以衆未嘗戰耳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也然教又不在武場而在戰陣所謂習慣如自然者也今宜汰其老弱揀其精壯日練習之而稍試之戰陣經三五戰則可用矣楚有苗患將來用兵未已幸留意焉

總兵　監軍　監紀

兵已入巢賊已上國計當不日授首今將攻國以後事宜開列幸大家相商行之

一賊國上不知有兵若干如兵少則宜急攻如兵多則宜作斷路口使其不能下而徐攻之彼知無生路不敢到官理必有之是兩誤也竊意夫須出之瀘州糧可假於別處今不若將此一州緩其糧而急其夫或不必傾與夫價如運糧一石至營者即准算其糧一石蓋即以糧價爲夫價也聞該州米價一石至銀一兩則此數正相當而民以速運爲快必有不待督責而自急者事易易矣惟速議行之如有不便不妨明言也此法行必有包運及折銷等弊則在嚴查之有犯竇之於死必不敢矣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嶽大司馬

合江一路糧餉運夫多半在瀘州又欠運來至二三萬此一時糧與夫並進各民有欲應夫者反以欠糧不敢到官理必有之是兩誤也竊意夫須出之瀘州糧可假於別處今不若將此一州緩其糧而急其夫或不必傾與夫價如運糧一石至營者即准算其糧一石蓋即以糧價爲夫價也聞該州米價一石至銀一兩則此數正相當而民以速運爲快必有不待督責而自急者事易易矣惟速議行之如有不便不妨明言也此法行必有包運及折銷等弊則在嚴查之有犯竇之於死必不敢矣

史副使　劉熊二參議

合江一路糧餉運夫多半在瀘州又欠運來至二三萬此一時糧與夫並進各民有欲應夫者反以欠糧不敢到官理必有之是兩誤也竊意夫須出之瀘州糧可假於別處今不若將此一州緩其糧而急其夫或不必傾與夫價如運糧一石至營者即准算其糧一石蓋即以糧價爲夫價也聞該州米價一石至銀一兩則此數正相當而民以速運爲快必有不待督責而自急者事易易矣惟速議行之如有不便不妨明言也此法行必有包運及折銷等弊則在嚴查之有犯竇之於死必不敢矣

和以襄大事僕與日當百拜以謝國家中糧少僕食不下咽已將各有司革職住俸責令日夜催徵以後或可不誤蓋合二路糧有餘永安莊所得賊糧甚多可借而食之也百惟留神不盡

史同知

二周弁乃劉帥之左右手也此何時而可撤出亦孟浪矣已止之總兵之兵誰可徑撤劉帥亦自不應也

分巡武昌道張僉事應京

衝所軍州縣民快亦兵也但驟而用之鮮益有損以衆未嘗戰耳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也然教初三之戰觀賊連日不出可見未爲無功但我亦大有損失頗覺長賊之氣今須求萬金以絕賊本爲望吳帥兵苦乏食蓋彼處路遠難供也若永安莊有米可以給之二帥不甚和而此一舉劉帥切身之利害甚大該總可令其結好以共此功即云不佞之意可也軍中多婦女甚非所宜見在者宜發出關後有獲者即縱之以懈賊亦可亟宜留意

史副使　劉熊二參議

合江一路糧餉運夫多半在瀘州又欠運來至二三萬此一時糧與夫並進各民有欲應夫者反以欠糧不敢到官理必有之是兩誤也竊意夫須出之瀘州糧可假於別處今不若將此一州緩其糧而急其夫或不必傾與夫價如運糧一石至營者即准算其糧一石蓋即以糧價爲夫價也聞該州米價一石至銀一兩則此數正相當而民以速運爲快必有不待督責而自急者事易易矣惟速議行之如有不便不妨明言也此法行必有包運及折銷等弊則在嚴查之有犯竇之於死必不敢矣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嶽大司馬

烏江難經失利各路進兵自如關外賊黨漸已竄盡川中四路俱已入關點中沙溪路亦已關入所來抵關者貴之平越楚之偏橋陳李二帥耳偏橋以糧運不給平越則慮於烏江而卻步總之旬日內亦無不入也帥初入未即合哨賊輪日併力於各路接戰往往敗歸天成所臨自是奪氣行且逼關夾攻賊即不授首亦必上關不下矣上關則終歸於盡但盜窟之間耳惟是九例爲山功在一簣日夜督厲必求萬全天意人心料不相遠內所報水西戰功係貴州移文亦止據其自報耳來經斬級終屬可疑惟目下有報水西與賊大戰賊復大敗者則審問頗的蓋事勢如此彼亦不得不爲我用也尚俟續報統希裁奮

詹參政

川兵盡入關楚兵獨以乏糧不得進事已至此無可如何只得極力催之運夫亟與之價彼尚不敢逃也凡用兵不可太惜費蓋費多而早完比之費少而遲完者大不相同前已言之矣彭元錦有文告糧假是並折色亦欠之者此子近爲賊殲其軍於貴州一弟死焉疑慮方深正可使之如彼再調兵來不妨供之運夫如無見銀即令民間私糴而詐以減免正糧無所不可事完自當破格憐之耳聞軍中艱苦之狀不絕何以資其用命幸力圖之若今番令賊逆逃吾輩即死不足塞責也草草

陳總兵

昨差人來言瑪瑙青蛇等國已破矣近聞乃猶未也此人敢國讎說謊可恨可愧願以鄙意度之此三國恐目前未易下也蓋自貴州失事之後我氣反奪賊氣反盛兼以賊願其妻子有必死之心久與相角恐至

攻可守則守機柄在我要之以合哨爲急此時想與葉兩二路持角相應矣師克在和當三大將如樂之

挫銳而耽時。不無可慮。不如因而招之降。其脅從者散還之。而頭人令立功自贖。或易爲力也。但受降如受敵。須謹備之。即諸賊久已願降。而將軍未至。猶適爲主往往將其講事之人殺之。以至於此。今宜相機處之。無令失時。生員王遴奏民周世融。皆原係彼中人。可以問之。願兵難遽度。在將軍審處之耳。川兵四路已入關。賊已無能爲。而此輩又不能歸播。亦易爲招。然此三國未下。將軍終難長驅。恐其議吾之後也。

謝監軍　吳總兵　趙州同

報田氏出降。此詐也。逆賊心高氣傲。其妻張氏一有淫聲。立令人碎其屍。田氏若降。知落誰手。彼戰不勝。當一火焚之。而後自殺。豈有任其投降之理。初二日約降。劉帥至初三日卻大兵來。今之約降。非欲劫營。即欲緩兵。非欲緩我合哨。即欲乘來降而衝營取事。必不可信。而信之且約降期。萬一臨時以一民婦乘幡來。何以應之乎。大將領兵。惟敵是求。各路方會哨。而此約降。何以齊力攻賊乎。今後當一力攻賊。其頭目及賊苗約降。或可信。仍須防之。若賊父子妻妾約降。決不可信也。前宜愼重。後宜隄防。糧道必通。哨探必謹。若稍有驕惰。則九仞之功。虧於一簣。即死不足塞責矣。

劉總兵

我兵深入敵境。全在各路合哨應援。前綦江路初三日與賊戰。合江路初八日與賊大戰。綦江路已久駐關內。有成約矣。乃竟不關應援。何也。問來人言。是日若北路有一枝兵包截。賊可盡殲。本部爲之頓足長嘆而已。今日將軍利害。比他人不同。蔵裏播賊焚東坡。京師喧傳以爲是將軍害陳帥。今日吳帥有失。將軍即百口無以自解矣。左右掾曹諸人。恐有誤我事者。不可全信其言。以後望盡釋舊隙。力建大功。此亦將軍之利。不止爲國家也。不然。恐不知所終矣。穆炤欲用之幹一事。可差人伴送速來。草草。

史同知

穆炤殊未可信。人多言其降。爲應龍所使。今應龍三使人於劉帥營中。專爲此子。已令之通賄於帥之家人。寫字來退兵矣。又言王芬之敗。亦炤所使。令劉營遠地。可密查之。仍密以此示劉帥。今查之事。渠身家性命所關。勿爲人所賣也。穆炤令託以取來用。可密令以的當人伴來。此字火之勿洩。

楊監軍

安楊二氏。先世原爲敵國。安曾求親。楊氏不從。求以女嫁之。亦不從。蓋自負爲太原詩禮舊家。而安爲獵鬼。恥與同盟也。其後楊氏奏民事起。畏安氏。不得已令子客拜於時安國亭老且死。龜臣立幼不省事。其日把多受其金。故每爲之用。而不知自陷於逆黨。然彼初亦不知楊氏之造逆至是也。去年破綦江後。以所得子女送之。初一次受之。鳳氏不知也。第二次送之。鳳氏知之。大罵。謂此破城所得。豈可輕受。罵其人面獸心。即此老婦亦有識矣。勦事起。楊氏深結安氏。安氏與約曰。若官兵到桃溪。止少不得借我一焚。以完前作。蓋前日報焚桃溪。正此約也。今年春鳳氏三使人勸之。應龍叱之曰。彼老婦何知世事。龜臣亦使人說之勿反。曰彼孺子何知。難俾拒之。而實陰結之。四十八枝頭目皆有禮。又送以一三足銀鼎。動其心。

臨發兵又厚餽其士把。即漢把亦只得依違其間。不能自主。且懼禍也。臺臣以在外府、始皆不與其事。又急於立功。其人性頗直。故直抵大水田。已非初約。至殺其使而激之怒。遂附相攻。亦天也。近又聞楊氏以金銀十擔行成者。安氏應之曰。且看各路。則事尚在猶豫。此宜直諭臺臣曰。賊已立大功。得榮名。無爲曰把所賣使勢而無功。則臺臣必且發其事。而且把無如之何。乃可得其全力也。夷人信鬼。驅臣喪目喪女。其日把多以負楊氏盟勦之。今可直謂之曰。此天之所以餓二心也。不改此心。且有別禍。彼無不信者。統惟留意王賜鶴已催之赴貴陽矣。

劉參議

昨吳帥有稟來。言該道欲照南川例。八月給米二斗。軍士不肯。此不可行也。此例發於高推官。止行之南川路。蓋該路皆土兵。其數原不足。米多則無用。故以折銀爲例。即其同路陝兵募兵、仍支三斗。若合江路漢兵多。即土兵亦土兵。而近其家。以得米爲利。亦不肯支二斗。今仍支三斗。綦江路全支三斗。點過足數者。若月給二斗。必不足用。宜其不肯。今只宜催速來。不可減軍食也。連日見李同知報來。全無起運之米。心急如焚。計此後又必有數日絕食者。於時深入久駐。野菜已盡。何以自活。不可不急處也。今賊萬無復出之理。近地一帶守隘護餉之兵。皆可不用。移而送之二郎壩。主巖門一帶防護。零賊斷糧。應爲有用。急行之。王鑒諸非庸弛。必宜更易。今不得已且用之。即賊平。而此地仍須得一健令也。彼處事而編民。宜民之稱之耳。鎮雄兵李萬寶與安慶潤不和。畏其殺害。自投瀘城。稱兵一千。點之止四百八十。其他想類此。可一查之。問安慶潤旋招補。即告以不必補。只減數可也。李長年兵報一千。點只六百九十。汰其不堪者。只四百九十。川南調來兵。到此只得一半。可見彼中募兵、一人皆兼二人之食矣。及今時時點查。不爲過省一人即省一人之食。添糧不如減口。凡理財者。自其臺盤而積之皆有用也。何如何如。

張監軍

賊勢已急。只要我應之不失著數。則無不平者。最急在合哨。合哨則衆寡不敵之甚。以戰以守。無不如意矣。此時賊兵實不滿三萬。而我川兵實已十四萬。蓋五倍之矣。何憚彼哉。惟是陳總兵尚攻長坎等處之賊未下。不能入關。第令可破則破之。不能破則與相守。而以計降之。勿令輕舉。致之背安氏此時。更無助賊之理。我川兵可唾手取賊矣。惟悉心調度之。高推官亦有文來。令緩從婁山關運。可就彼分布妥當。亦即入婁山關調度可也。

陳總兵　魏監軍

連日得報。長坎諸國之賊來下。此來易以力角也。彼妻子在上。勢必死戰。我軍士孤疑。恐有怯心。一不相當。大事去矣。今川兵已入關。圍國賊無不知者。賊知之。其求生之心更急。我從此而招之。甚易易也。既降則可長驅入關矣。若彼不降。則宜厚集精兵而與之相拒。或令之自相攻。或乘隙而夾攻之。必計算萬全。乃可得志。不然。寡謀之無使入關添賊勢。亦未爲無功也。關彰元錦已出宜厚撫其口把用之。又聞桑植容美之兵將到。不知可用否。昨課聽差人言三國已下。故調施南兵入關合勦。庶知未下。復差人止之。今

想仍在彼。若此數枝土兵合、乃可圖賊。大抵要相機戰守、不可輕易。致有不便爲佳。惟力圖之。草草。

張參政

大兵已在賊境。久駐恐有他慮。不如一舉撲滅之爲快。各將不肯向前。恐克期不定、致有參差。故不得不欲抵關親督、非得已也。一面收拾諸凡俱不必齊照。草昧之時、豈宜粉飾。中軍坐營官舍之類。草行蹇宿、何所不可。不必爲之經理、爲衆地之累。別教已領、並復。

馬總兵　高推官

在賊內地。須與蔡合二路劄營相近。彼此應援。不可在孤懸之處。恐賊來衝。而彼處應援不到也。陳李二帥、外賊未清、尚不得來。只川中三路合哨、自足制賊。冀望湖貴。恐至誤事。又湖貴未入關、則火燒州平天坎之賊苗。恐夜有從後偷營者。宜四面照管。或移營近蔡江路、而糧即從婁山運。萬全也。三路既合、聲勢已大。只不以一路當賊。賊自無不滅者。克敵制勝、只在此時。圖之。

支簡亭中丞

川兵已盡入。賊雖東支西吾、已斃狼狽。陳帥爲諸酋所苦、不能疾入關。亦只得聽之。向之八路、乃全無可恃。仍是川兵獨當賊耳。王鳴鶴已調令赴貴州。已不能軍。又此將爲郭青翁所題。今又索之急也。亦可爲楚省餉矣。草草。

史同知

聞劉帥以松坡之敗、頓有怯心。初欲移營關外、俟秋圖之。後懼有不測而止。果爾則渠且身無處所矣。賊已無多。川兵十四五萬尚不能滅賊。若一有人言、豈但爲沈尚文已乎。彼所畏死耳。顧死於敵、即死猶香。死於法、即死猶臭。死一身耳。死於法、並其家且不保矣。況賊已垂亡。我已必勝。進而向敵、固萬萬無死法也。又聞省多布金錢於其左右。而穆炤黃三鎧、皆爲之蠱惑遊說。恐帥不察、爲人所賣。並以累該應。可密與言之。參

高推官

壯哉此戰。遂能抵海龍囤上養馬城也。賊當破膽矣。吳帥尚日與賊戰。劉帥自初三一戰至今。僅僅自保。故能復讐。已嚴檄責之。若再爾、則尚方及之矣。賊言投降俱係詐。每投降書而兵即隨其後。受降宜愼。若言酋降、並其妻子降、皆不可信。以本部計。此酋非囤門自焚、則先殺其妻子而後自殺也。今惟有合哨夾攻耳。

郭青螺中丞

二稿已領。弟再以楚蜀事入而報之。不敢沒安氏之功也。若以後功次、丈仍令使者從此中來。一同報之。或弟處發稿總報之爲宜。昨支簡亭丈以丈宋行、遂急急報去。亦送稿來。則一功而兩處報、重複且不雅。恐都門有議也。王鳴鶴如到、徑可令代童元鎮。昨弟尚以一牌行元鎮候代。以彼中無人。兵柄不可一日無所屬也。嚴芳威才略志氣俱可取。而不甚穩。行當發去。安氏兄弟、弟行文以千金充活兩人之橐。而隨

澄卻贖一節。又令該道製一忠清紅旗與之。令出入戒於馬前。諸所鼓舞、不遺餘力矣。第恐犬羊之性、終不可測。昨無端而請糧。彼受門下萬金之給、入之囊中。顆粒不以享士。器械錢糧豈可投之於壑乎。已行該道切責之。大抵此輩要恩威並用。早破其奸、方可。烏江關之破、只爲少一檄先防其炉功。若說破、則不敢矣。圍銀已差人迎之。令徑解黔。川兵圍囤已久。李應祥遲疑不進。何故。先是丈議會陳帥與之全壩四牌七牌。彼既違約。今陳帥爲七牌所苦、不得進。彼亦不與夾擊。弟以一牌切責之。而彼反極詆陳帥。此人敗屣、不下劉綎。何以處之。敬請教。

史同知

劉帥關外之戰。頗力。關內殊覺不振。假以初三一挫而銳氣頓盡者。連日接其稟帖塘報。皆妝點一片虛詞。全無實事。又謂頓催各路並進。尤爲可笑。今川兵十五萬。連營十里。尚不合哨。不應援。不出良心公道。爲圖滅賊。反講口舌相排擋。則湖貴即來何益哉。此不過坐延時日。幸人有敗。或爲賊留一線生路而已。不知本兵已有以待之。一有參差、奇禍立至。今不能借人以助己。而反衿己以誇人。何其愚也。可善開諭之。如覺迷而不悟、則亦只有法耳。高推官一二千之說。即是劉總兵八九萬之說。此皆不足爲憑。亦不足爭辨。總之賊兵原只四五萬。今敗殘之餘、不過二三萬。彼凡應敵、必留一半守囤。此其多寡居可知矣。三總兵領十五萬精兵坐守。不敢向敵。而自家譟關飾虛挾詐。無所不有。不知朝廷高爵厚祿養人何用。尚不如逆賊養苗。至今猶爲之盡死力也。人各有良心。心各有公道。幸與時時申明之。若此事不成、本部徑以尚方行戮。而後待罪。豈肯爲人所賣乎。吳總兵所領兵。恐飢苦戰。甚爲可憐。有米當借之。毋立而視其死也。

張同知

既發之米。算爲實數是也。但自縣至營。動須一二十日。彼口與腹。亦肯算爲實數乎。此宜沿途設法催徵。日夜周流無滯。乃今以一册算數了事。事益不可爲矣。

蔡知府

今日之事。吳帥可謂全勝。蓋關外宜招降、關內宜力戰。此大機宜也。陳帥撲雖屢報首功。至以千計。而不善招降。遂令關外之苗、據囤不下。反躡入關。劉帥襲雖關外再勝、足寒賊膽。而入關不戒。爲賊所襲。子營衝。裨將殞。後雖勝之。不能掩敗也。吳帥關外以不殺爲威。招降數萬。兵不血刃而入險關。入關則又先居高陽。與戰皆克。且身先士卒。嚴飭軍法。致三軍栲腹應敵。無敢後者。雖古名將、何以加茲。第近日假以深入爲悔。反謂我過之。則可笑矣。今惟有合哨爲急。劉吳二帥原有隙。當此之時。宜令戚同盟。各出公道心相援相濟。又須時時開譬之。令以公事爲重可也。初八之戰。劉帥不援。已嚴不給。爲之食不下咽。瀘州守已革職。且令押夫入山。又令募南二路借米二千。高推官有義氣。必不相負。妙米魚鹽之類。久已發去。何未解到。再祷。當參該道耳。營中事時時報來。任勞任怨。正在此時。無復疑慮。草草。

吳總兵

開刀南月、止南川龍泉烏江三路抵蜀、各路無至者、因移檄以巾幅爲旗、蓋五路通行、不止爲永合一路也、劉帥遂於三月二十九日入婁山、將軍遂於初一日入娑山、本部方喜以爲二帥尚有丈夫之氣、乃將軍以入蜀爲悔乎、聞入蜀後、裨將有具稟請回者、將軍怒而欲斃之、今奈何反成疑龐也、賊兵不滿三萬、敗殘之餘、勢已不振、我兵只永合二路、已自七萬、不曾倍之、但申軍令、鼓士氣、賊其如我何、劉帥搬弄機械、器稱合哨、徑不以一兵應援、已敗其罪而責之、俟看其將來作用何似、聞廣兵戰甚力、有以一人戰三人、而蠻賊之者、可重賞之、蠻賞正爲今日也、又聞土兵之戰不力、豈曾吳二將欲坐觀成敗耶、據實報來、糧運不繼、蠻心如焚、已將瀘州守革職、再不繼、當參該道、聞夫役已源源而往、但恐不即至、已行令綦南二路各借米一千、劉帥或不肯、高推官有義氣、端不負也、可發軍徑於二路取之耳、賊謀甚狡、恐衝我守關兵、或絕糧道、宜多方備之、夜劫詐降、尤宜在念也、

劉參議

吳帥有稟來催糧、其詞甚哀苦、令人惻然動心、恐數日後當不能支、則禍在兵將、而罪在文官、必須先檄郡知州李同知、而後參之、恐亦不能不累該道也、奈何、張同知報一册來、稱運過米數可支至五月、但後出門使算數、彼豈能飛而食之乎、該道宜速催之、無宜坐待、是待禍也、運糧一石、准米一石、亦似可行、而遵守難之、不知民間以爲何如、諸凡宜速計、萬萬、

高推官

劉帥取其松坪之收、不無率人同己之意、以故兩哨有戰、皆不應援、已嚴檄切責、直數其罪、且令史同知開譬之矣、既在同事、又入賊巢、凡事宜包容之、且令爲我用、昨曾兵之文雖佳、然語多護諸、彼不能無恨、此非成大事者之長算也、駁得其道、狙詐成作使、幸留意焉、

劉總兵　史同知

四月初三之戰、我軍殲二將領一士官、兵士數百人、千把總且勿計、此其敗亦不小矣、雖旋即勝之、斬獄逐奔、然首級無多、不足以相當也、當日即欲趨奏以爲功、在垂成而論罪、恐都門又生議論、故少待之、今半月以上矣、既無應援別路之功、亦無本路擒取之事、不知何以相準、昨塘報中、援拾牽綴、全無事實、至以陰平裏賊之事相比、更不相等、此不足取信於本部、況可取信於按院乎、今爲該路計、無他、惟是虛心克己、結好兩路、或併力夾攻、或相機取事、只要目下成功、無論何人成功、皆是該路之利、若再遷延時日、捏報支吾、甚或坐觀成敗、別路有失、則百口無以自解、而部科且起而申前說、將不知所終矣、本部從來在邊、事事實報、寧爲將官任罪、必不爲將官朋欺、此天下人所知也、慎之慎之、

張監軍

昨有文來、云自土坪發、今想已到蓉矣、賊勢已衰、三路皆敗不過、再一夾擊、必上圖無疑、而我之將領不齊心不合哨、不應援、久之恐反爲賊所乘、非細事也、今在彼可先調和諸文武、令之同心共濟、彼此應援、

御日月撲亂之、彼將自救不暇、其下面小閫、如龍爪菁竹養馬之類、或取之、或降之、則勢孤而心搖矣、劉帥經撞志氣似灰、可以利害動之、高推官只是出語不謹、如前會兵之檄、逸於譏誚、安得令人樂爲之用、此皆不可不一論之、今令守道去盟之、歃血爲盟、但其到尙遲、推力圖之不盡、

魏監軍

聞陳總兵已打破三閫、獨有青蛇未下、業已在彀中矣、該道尙未知耶、蜀兵三戰三勝、見攻海龍閫、逆賊坐而待死、振能爲也、想總兵到下入關、該道便可相從、軍中事宂、百務經心、知勞神慮、至於憂讒畏譏、則不必然、此國家大事、吾輩但得了此、卽死亦甘心、況其他耶、韓魏公定策兩朝、人曰事不成奈何、曰事不成不遇族耳、古人當事、族且不畏、今人遇小小利害、便爾疑畏、所以事鮮有成、卽成亦不光明耳、願與該道共勉之、草草、

劉參議　帥

餉乏事急、不可以一途取、若守株待兔、決西江以活轍鮒當求之枯魚之肆矣、借夫甚便、川東見用之、城市排門夫、貴州見用之、蒸江路至用及饒餉守城之兵、此皆可通變以救目前者、惟在行雲流水、當機立斷、不必商量、歧路回車、千里坐失、此善喻也、船運米雖多、而夫卻少、昨見一運米一百八十石、用夫九十人、若到彼下船、陸運六轉、此一百八十石、一月猶未能盡至營也、宜於水次盡處預屯多夫以待、至卽一擁入營方佳、此最要緊、李萬寧所領鎮雄兵已發回、陽爲發之、緝麻地方、至彼以一文徑令回、彼去家近、自樂歸、又不爲害、若先知其不用、則一路騷擾矣、婁慶潤等兵、亦當如此打發、須後令、安營未到、此時賊已垂亡、彼降安得不真、羅剛已爲賊囚禁久矣、

陳總兵

四閫已下、其三青蛇雖險、如在掌中矣、或招或勦、惟其所爲、但求皇下、七牌既淨、便可長驅入關、蜀中諸大將攻海龍閫已久、只待將軍收功、時哉不可失也、

辰常兵備道王副使應霖

謂脅得志於黔、併力於楚、非也、川兵入關、賊已上閫、環而攻之、不日且滅、何力之併乎、湖湘徐遠、原自不多、以楚兵膽怯、遂致通誅、今各閫亦已下矣、兵入關、糧更急、須倍常儲運、無令乏絕、容美施州之兵入關、自在陳帥麾下、永順兵如不可使、任陳帥去留之、蓋賊且亡、亦無須多兵也、但我留不可以無糧、蓋減其兵、兵須將官自爲管束耳、

史同知

向以劉帥入關半月、坐觀成敗、故切責之、近乃報有小閫之功、差強人意、但聞將領不和、彼此相猜、今在賊巢、豈可若此、宜與蔡守高推相結而匡正之、令同心戮力、擒前角後、方有濟也、蜀以三將擁兵十餘萬、不能克一閫、而令水西垂涎其間、不亦可羞之甚乎、

洪副使

水西、觀時勢者、彼見楊氏將亡、安得不爲絕交、此其所以爲水西也、若興兵之初、即以大義滅親、斷然長騙、則忠順之名、萬世不磨矣、惜乎其不出此、蓋士把誤漢把、而漢把誤疆臣也、所幸不遠之復、尙足自解耳、賊有敢死兵二萬、此尙襲初出時景象也、今已散去、想不及數千、已上閉自保、直坐而待斃耳、尙襲原非投降、豈得免死、此等人皆宜爲獻俘之用、勿失之、草草。

劉總兵

今日之事、賊滅、則大家有功、賊不滅、則大家有罪、至於將軍利害、更比他人不同、前日約南川兵會高平、而竟負之、自是不是、監軍道之言雖甚、然自是正論、不可以爲有成心也、彼一言半語、便受不得、如功不成、賊不滅、科部千言萬語、紛然而起、將軍又於何處分辯乎、今將軍與永合南川路皆不和、又與監軍不和、難調盡是別人不是、今日史岡知揭來言賊三日可克、但必欲本部親見之、此器若令他人聞之、不又以爲狡乎、既三日可克、即宜克之、何必待本部親見、凡幹事說話、都要從實、與人留要和和、帥克在和、念之念之、本部亦且南矣、若本部至而賊不滅、徑以尙方從事、不欲親見之也。

詹參政

近有自營來者、言糧率不繼、又三圍已克、亦可因糧仰我之運糧、仍須盤常、不可靠其因糧致誤事也、黔中一府尙不如各省一縣、夫亦不多、只可貴之供施南八千、及黔兵之運耳、楚兵之在龍泉者、恐不能供也、當與該道議妥行之、且兵既入播、則糧只就近一路運爲便、即板角一路、亦可改之從三渡關運、不必經由龍泉矣、惟黔運用思南夫者、方由彼耳。

史岡知

南川失利、該路撥之、是矣、既撥之、即曰乘勝取關可也、卻又於襄帖報撥南川、於塘報報分布克關克城、兩下皆占便宜、如此舉動、欲人之不惧不爭得乎、凡事皆宜實做、事可證人、不宜欺人、劉帥似不知此意、該臬且與箴之可也、帥克在和、今劉帥以一人之身、與吳總兵、張監軍、高推官、皆不說話、世間人豈皆不是乎、若各路盡去、劉帥能自成功乎、即今日能自成功、前日能獨進至今日乎、成則大家有功、不成則大家有罪、而劉帥利害、又與他人不同、奈何其不自知、至今猶欲與人相爭專功、而不認錯也、既云三日可得賊、即宜得之、何必要本部親見、近於戲矣、本部几兩若至而賊不滅、徑行法耳、不能待親見也。

張按察使悌

入營甚速、令人快然、賊已無能爲矣、今所慮惟是各將領心不齊、又有無恥之人、攘功避事、無所不爲、該道到彼、可以天理良心之語激發之、仍令設處同盟、庶可少杜其詐、又攻圍無定向、兵多易爭、今分爲八處屯劄、定爲前後夾攻、庶可得賊、而無爭搶之患、惟酌行之、所開三款俱妥、即隨宜行之、昨將領有倡爲請本部入營親覩取賊之說者、此欲延日留賊、以逢其私、可徑催令上緊完事、無令以此借口、有事不時報來可也、草草。

梅參議

向見陳恩知安氏無他、恩雖不甚明淺理、尙能識時勢也、凡人之情、無害而後求利、無失而後求得、若不計得失利害、而一意冥行、以速危亡者、惟楊應龍爲然、此乃悶氣所鍾、不多得也、執此以擒安氏、知其終無他、虛況今日乎、烏江之事、安氏幸災有之、加功尙不可知、彼將士恥敗自文耳、劉綎入蜀、賊勁之鋒一子營後力戰乃勝之、綎恥其先愒、亦以安氏貸詞、僕謂之曰、安楊已破面矣、無庸借口也、後知其二十九日之戰、乃愧而禁口、烏江兵將、皆遠不及婁山、將不在行間、兵亂行而掠、敗固宜然、將誰尤焉、今播賊已爲川兵殺盡、賊止率其賊屬保圍上耳、安氏初以無糧退、見川兵勝、復回攻圍、欲以分功、自當任之、不必疑也、貴州近爲安氏敍功、卻又邀於節張、馭夷自有中道、最與尙不可、敢恐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密之密之、有機事時時教之、必不洩也。

總兵　監軍

暑已深矣、賊已散矣、一撮烏合數千人耳、上六大將領、三十萬大兵環而守之、莫敢先發也、從古以來、有此事否、今三日不完、期五日、五日不完、期十日、十日再不獲賊、則何以自解乎、計文到無不滅賊之理、今亦不必預列攻取之法、止將賊滅後事宜、開具於後、幸大家商行之。

一、今日之患、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若賊自縊、必要有踏、若杳無踪跡、是賊逸也、逸從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搪充者、以官員人等說謊論。

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衆驗視明白方准、不得信口搪報以亂眞實、違者罪之。

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圍上、檢視賊之財物家資金銀衣器、各另封鎖造册登記、量詳以便批發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識册報、仍各撥兵委官看守、不得縱兵悉掠、致取嫌疑。

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

郭清螺中丞

平越哨之功、同劉沙溪哨頻報之矣、既破黃灘關、便可長驅圍下、乃猶割營不進何也、爽狀謂賊上圍、便費歲月、以弟計之、彼圍周圍不數里、吾二十萬之衆、力可移其山、恐無俟歲月、但恐遠遠割營、如應祥輩者不少、則須以歲月計耳、安氏至此時、不得不爲我盡力、以後錢功、望無過於爲彼鋪張、恐難於收局也、密之密之。

梅岡知

前該處隆只算數貲、成州縣官面考其成、本部固知其有今日矣、運夫日領官價、便如雇工人一般、只當按日計工、則營中米自有餘、今不以日計、而以月計、又令足數而止、設有不足數者、何以相補、若事已誤、只貲州縣官亦無及、今宜改前法、仍處處人人計日算工、自可無誤也、此事至大至緊、須拼手脚足爲之、若只總其大綱、則此中袖手之日、即營中枵腹之日矣、行百里者半九十、兵在關內、無可因糧、宜百分加意可也。

張監軍　張按察使

連日詢問圍前難攻圍後易攻水西只在後面想是渠知此路水窪人亦知之但二土司兵相見即相殺可以滅兵隔其中自不妨也前面找箱放大礮火箭於圍上以打其人燒其房後面填壕過兵不兩三日賊成擒矣只用攻圍法賊自可得招降亦難待其內變不知何日恐我外面兵多有別事則又費收拾只早以力取之爲得也蚵窠蚵窠蹋頓不和甚至欲治兵相攻者豈欲爲賊助一臂力耶教之教之

史副使

各處米來足爲一快然當此青黃不接之時來無不應即有司之勤事可嘉而小民之茹苦亦已甚矣今惟有催之早完俾一省之民早出湯火耳營中不喜食火米小民又苦出火米曾有一文查之該道亦未報今所徵火米乎白米乎今改之已無及只得一問又米至三十餘萬此其爲折色幾何皆下年有倉口之糧錄也今徵米折色何以補之仍望計算見教宣撫兵有不安處可就彼查禁之彼土司提法但差人一說彼自斂手如墨帖進營之事該道一聞即宜禁之今亦行一檄曾責之也守道駐大灣便彼何不來一講當與商之播州風氣似無可慮問其人五六月亦涼卻勝此中也今諸監軍監紀皆在彼不以爲苦可知亦善地矣

沈按察使

烏江之事水西幸災有之加功未也將吏恥敗自文借爲口實人信之舉國若狂矣然亦賴有此不佞借人言責之而水西大懼遂殺其使而與之戰近又計誘其心腹執而獻之又斬其通播之把目而梟之王嘉猷之營以王嘉猷亦通播也人情若此不已急乎向日有以用水西爲慮恐後難處不佞答之曰無慮也不曰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乎今果然矣陳恩之稟亦急於自明之意門下所答甚爲得之今賊已上圍圍亦可攻不再待其內變也方促諸將攻之所恨者諸將各有爭功之心恐反壞事駕馭此輩更難於勦播若其不剿惟有劒耳欲與門下一面計善後之事不知可得一來否附問

魏監軍

三圍既破此時尙無入關之報何也二省人畏播如虎乃並死虎亦畏之如賊已上圍自保猶云其第三子守三渡關海龍圍下皆我兵其第三子他日何以上圍乎播州衝兵日日在三渡關內勦掠尙復有一人守關乎既入關則偏橋龍泉合而爲一兵可四五萬永順兵如不用命竟發回而他日參彭元錦逗令之罪可也蓋攻圍無用多兵楚中糧運又難可徑與大將議行之陳帥破青蛇圍之法可移之以破海龍圍幸急入若令他人得賊而此路猶在關外豈謂無功然終不得與海龍圍下諸道鎭同日而語也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以入路進賊勢難應援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江兵此二枝於入路中稱最勁矣然皆先敗而後勝之可見賊亦勁敵未易與也水西初敗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簡之二子俱重傷但土司恥敗不盡報耳初四日以後戰合江兵連二日不分勝敗至初七日

投文詐降吳廣亦詐應之而嚴爲備至初八日擡土來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衆苗而督之曰爾輩不爲我盡力我今上圍任官兵殺爾矣衆苗曰合江手硬葵江銃狠委難相敵明當敵南川耳至十一日詐降南川十二日劫營先已審出伏兵待之復敗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圍矣十六日川兵四路始會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圍下各有殺傷日暮據其關十八日葵江兵至盡塌其圍下周圍之子圍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水西者今圍下已無苗賊惟率兵保圍然無足慮也田一鵬楊兆麟等五十一人刻血爲盟謀內變已差人告高推官衙有執照矣內一人楊一元者泄其事賊盡縛之殺其妻子事遂不成然自此心服盡潰父子相疑今但督兵四面攻之彼事急不自焚則爲人所執必不能逃也水西原是觀望後以烏江之事人多歸咎於彼之擾弄龍直移文責之遂懼而與之戰又誘執其頭目又率兵隨川兵攻圍若急急焉表其忠順者所謂吳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膽者也夷人情事自是若此彼不爲我害即佳況且爲我用乎今而後但當問緩急無復庸利鈍然龍亦且謹之又謹以圖萬全賊一日未死未敢一日安枕臥也臨楮可勝悾悚之至

又

賊已上圍勢在必亡善後事宜誰先開款呈覽伏乞批示以便遵行幸甚

一先雖有旨不必改土爲流明係鼓舞各土司使之用命今賊已滅矣若不改土付之何人應於播州立一府一縣一衞內立一道一總兵彈壓之其周圍地方隨便立一二州三五縣隨宜設立要在安當以七分屬貴州以三分屬四川蓋貴州辦薄以此補之而近四川者又須從四川治爲便也

一五司爲禍之首已爲賊殺絕其存者查係原長官的派於設流之後隨其強弱或加以土吏目土巡檢之名去其長官名色使他日不至生事

一係楊氏族人除勦殺外有殺不盡者遷之圍廣地方不復令得留播地使後人有興復之議係苗人者除勦殺外徐歸之原土不令留播爲害惟五十四里之人得留但其人亦不多必有贖土應查其四方流寓之人應發回應存留者存留如再不足或附近地方遷民以實之

一投降之人原有賞格今雖失信如袁年王繼先袁銓安慥羅國明等原係長官各有地土大兵未動先已投降今既改流亦難令仍長官之舊若降爲應民又非初議或授以千百戶之職發之別衙所合世其官議者必以爲此皆賊黨賞之太重但彼若據地相敵未免費力攻取如偏橋路三圍不下陳璘至今不得入關則投降之功不下戰勝從來賞功有此款未可廢也但尙未知諸人意向若何臨時再酌處之

一旨意有土司編氓應龍者即承其僭土之說原爲未動兵時彼能自己承領不費朝廷之事也今已興人動馬耗費錢糧無算播州兵已盡地已平賊只在圍上他日縱使土司中有乘機選會得其首級不過如呂馬童之類只得賞格中應典足矣必不可拘於前旨

江總石中丞

陳帥攻三圍其功甚奇畢竟是老將知兵也關外已潰計必入關攻海龍圍矣去之漸遠糧運益難萬惟

留神料催。但一二月糧運無誤。賊無不盡之理。若此時少有乏絕。則兵不能久屯。九仞之功、虧於一簣矣。
關外尚可因糧。關內無糧可因。此須我並自己下手做。莫付之司道也。弟日日只是催糧。所以川兵得早入關。萬望兄同此也。會稿請教。乞同上之。再一疏、則事舉矣。

劉參議

廣兵虐運夫。何不早言。今當令大將禁其後來。而不貲其前事。彼自相安也。劉昇所言、是實事。魏光華所言、則彼無才不能料理耳。奢氏之玩、即當皇之院道。移之士官。奈何飲血成病。此人似不堪此任。宜早更之。前孫知州來、及近按君來、知黃道爲運事備極勞瘁。誠憐念無已。然亦無可奈何。古云綢繆盡瘁。今日乃知之耳。僕自有事以來。夜忘寢。日忘食。五宣百悃。且忘其爲我有也。亦無可奈何耳。幸事有九分。只努力一二月、自可了。幸共勉圖之。嘯嘯。

張按察使

連日營中寂無一報。不知所幹何事。今無他法。只是日日攻之。更番迭進。使彼日不得食。夜不得寢。以大礮碎其樓櫓。以火箭焚其房舍。彼精神已疲。心膽俱碎。不亡何待。乃各將或欲行其私。或欲卑其功。人各有心。坐淹時日。不知此事一成、大家有功。此事一壞、大家有罪。何其愚一至此。可力憐曉之。自到之日。即歃血訂盟。日日夾攻。十日而不下者、未之有也。水西於此時可保不助播。但恐其爭功妒功、妨害官軍及永寧兵。則須明諭之也。已有行於楊監軍洪兵道。內有公文言之不盡者、須與張監軍面會二君、一密官之。入城之禁已行。須在彼徑行申明令、各大將自爲法禁乃可。不即遠行一撤、亦未必有益。望之望之。

張監軍

賊如釜中之魚。烹煉直須時耳。連日略無音耗。何也。彼圍周圍皆有高山。有反高於圍者。何不架礮及火箭打入而焚之。後面有路。既可挖斷、亦可填平。湖貴兵此時想已到。三十萬之衆、即海亦可填、何況山澗乎。日日更番攻之。晝夜不息。彼倉皇無計、非內變則自盡矣。此時賊說出降、決無此理。不可信也。彼不死而付之他人乎。此皆支吾延調、欲以老我兵力。人生即之乎。即田氏之降、尤不可信。彼不令其與同死者。絕不可信。以墮其計。水西累有戰功。此時既不可卻之。在彼又恐其壞事。已行文約束之。可面會楊道、洪道、與之密言。令止防閉其爲害。卻不可如前過於作使。令後來難處也。諸將亦各有妒功之心。須調和而防禁之。此時更一刻放鬆不得。幸力圖早結。萬萬。

監軍道

後路易攻。水西占之。可與楊洪二君言令論之。彼能取則取。如不能取、則與官軍迭攻其地。無至久占誤事。何如何如。

吳總兵

播賊造逆。問罪興師。皇上託重於本部。本部託重於將軍。此原欲翦草除根。薄平爲效。非如前倭北掠、一戰取勝、逼之境外、即可結局也。將軍自出師以來。降安羅村。斬郭通緒。遂破殷門關。戰水牛塘。經百餘日、

未嘗敗北。多獲首功。僕已重之嘉之。節經奏之皇上。只待功成優敍矣。乃今久在圍下。茫無成功。數次催促。益爲辭語。且曰。非不能成功。恐成功而不見知。與撫功者一般敍錄耳。嗟乎。是何其言之不忠也。將軍起布衣。至大將。高爵厚祿。延之子孫。朝廷之恩、天地非大。江海非深。即捐軀報國。尤恐後時。倘安問人之知不知、功之敍不敍乎。將軍爲四川總兵。即使他將成功、亦將軍之功。今不能借人成功。反與人爭功。不但不忠、亦不智矣。三月十七日攻圍。既以許約二鎮、旋自背之。具來稟帖可證也。既背之又不令南川知。致其如期發兵。至於折損。又不早救之。十八日方至。反與監紀官馳書催人。爲爭功之地。別事可混賴。該鎮之稟帖見在。亦可混賴乎。禪將與土司皆手足爪牙。本部數數教以好爲彌縫。乃至令錦衛怒罵。致其解體灰心。土司更不爲用。且如本部之待將軍良不薄。若一二事不如意、恐亦不能無責望。能保下人不責望於將軍乎。則又何以鼓舞用命也。今勦曰我做總兵不要緊。要去就去。嗟乎。官至總兵而去、亦不爲輕富貴矣。但恐功不成、則身敗名滅。欲去亦不得耳。與將軍同休共戚。事已至今、不得不盡言相正。以後望將軍但以朝廷之恩爲重。己之功名爲輕。和同列鎮、奬率官兵、極力擒賊。功若猶然逗遛觀望。本部亦安能爲之諱乎。一賢不加。前勞盡棄。褊重於地、是在將軍決擇之也。

劉總兵

既各鎮與監軍會議定攻圍。即照此攻之。彼係監軍、自應與將領設法攻打、乃其職掌。非代本部也。本部只是查功罪而行賞罰。若日日留欲候號令而行。則遠不相及。豈軍政乎。將軍自開刀以來。一切攻取、未嘗奉命於本部。乃今功至九仞、反事事請命何也。本部但取完事。不問其他。任鎮道爲之。前日各鎮爭養馬等城之功、不滿本部一笑。乃將軍亦與之同爭。尤可笑。將軍自進征來。剋三洞、戡九盤。打裏山。節節功次、皆已報聞。然只待賊平乃得敍。若賊平、則前日之功已受用不盡。若賊不平、則前日之功皆成虛餅。止宜論罪。不宜論功矣。又聞將軍必欲自己得楊應龍。尤可笑。今如萬人逐兔。安保我得。有此心腸、不免用計。不免妒人。反生出許多不好事來。今即不問何人擒應龍、將軍豈遂爲無功乎。若以爭功妒功而害事、則並前日之功而掩之。反爲不可。今日將軍只一意大家和同進攻。期於共成王事。天自不負人。不必苦苦相爭也。天太熱。雨又多。運夫又疲。本部心急如焚。而諸將爭一城一關之功。更不著實幹事。令人憎惜。若將軍亦不體本部之心。更何望焉。

論宣慰安疆臣

論安疆臣隨澄。近日報到時氏圍之戰。倘議等之擒。具見爾兄弟忠順。本部院已爲爾兄弟報功。乃近日營中塘報紛紛駭聽。有云爾家占住後山。不許別營攻打。有官兵及土司兵到、多被擒殺。有云官兵打圍。爾兵反吶喊爲賊助勢。有云爾兵不時上圍、與賊往來。此等事、想是爾目把不知事者所爲。料爾兄弟不知。然壞爾家事不小。爾兄弟宜禁絕之。不然倘官兵或土司兵一有損失。烏江之勝又起。本部院何以爲爾庇乎。今日爾報功文內說。十八日官軍失利。爾兵應援。當日官兵四路合攻。賊逐上圍。原無失利之事。

爾兵亦不甘應援本部院塘報蔡中不斷絲葛曾知此又是爾目把欲覆他人之功嗾自己之勢者殆於不可六總兵提兵三十萬蓬背無故而當尖利之名以後文移宜令險恩點檢過莫令不知事之人壞了爾家大事楊應龍初時豈肯甘心造逆只爲目把不知事將他家業壞了其餘目把尚多放肆不知事之言因爾兄弟一向忠順我也不計較他以後爾凡事謹慎保全名淺故諭爾知

陳總督中丞

四月之初川兵四路齊入賊三路三北逢上岡自保今堪而攻之雖未可卽下然釜魚籠鳥終就刀俎似已無足慮矣倘有臨其逸出者有台劄與鎮守在彼彼卽逸出猶可得況勢不能逸乎援黔之兵此時又不須多董酋勢已窮卽此中宂兵亦已漸撤若當益則與水西不相能故此中前亦未敢調今自不必遣也鎮守旣至自可相忘並附以聞不盡

蔡知府

吳帥有稟自四月十七發者內云十六日本賊同蔡知府與劉總兵面議必候各路到齊彼此約日並進事爲一鼓成擒不爲顯此失彼以故本賊十七之約又欲候諸哨同盟另行刻期則自十六日已欲變十七日之約矣今該府寂稱四月十七日永合兵候基而兵會攻賊囤未至此何說也旣變其約止二帥相會馬帥處亦當逆知乃竟不與言致其十七發兵失利是永合路誤之也旣誤之卽當援之是日倘未發兵至十八日早基江發兵永合卽嚴譬方發兵幾出門又以雪大止之不止此本部堂官李報國在營親見回報今本官見在可面質也本官云是日早在永合營辭歸至婺馬城遇基江兵則永合卽發兵已在基江之後矣另又以一帖請基江應援此又何說也南川兵十七十八皆在囤下此本部所差塘報皆見今又云期而不至不知何在此又何說也以爲期而不至則陝兵殺死六十人馬一百餘匹是誰殺之乎有約而背之又不告人又不應援次日又不早發兵永合失律之罪卽糧變不足數矣監軍道所司何事何得不一資成倘可缺缺望之耶吳帥剛愎自用動則罵人自言欲去身爲大將不能滅賊何得輕去該府不能匡正之而反比周之又做效之耶該府自謂不爲功名誰爲功名者本部不愛身家以塗此事豈肯爲人作體面望熟思之賊若滅去就任諸公賊不滅卽本部不得輕去何況叙道又何況以下者今該路推有急圖滅賊以功贖罪耳前事已不能遽盖無復背酔也

張監軍

塘報言田氏上降表又是緩兵之計賊或欲偷出亦不可知總之堅防之急攻之爲要若密圍之乃第二義盖賊甚狡故難圍也各營兵多有宂而應裁就彼與總兵商量只作接糧或搜山之名暗暗發回令賊不覺方可久之運糧甚難亦爲可慮弟欲前去親督又恐不能一時成功在彼反覺勢盡欲不去又杳無了期奈何奈何

劉總兵

昨以日久無功又恐爲賊所紿故以一檄切責聞將軍得檄痛哭欲自殺也何至是耶聞曾確庵公平蜡

錄亦曾有責望公家先將軍之事亦得許大哭事正類此今番之舉與九絲罪事相類獨少此一耑今有此想平賊不遠矣惟將軍圖之

謝監軍

頃聞曾慧甚以爲盧知已喜勿樂又已入營可保全勝矣今賊已窮促惟急攻之爲宜乃吳帥外示剛暴中實偏怯蔡守又無實見惟爭競些小容功近且受賊之欺但與約降賊至此時尚有降理乎永甯從言投水西遠屯不進三萬人養之何爲水西豈敢明窓官兵近已嚴論之想不復更作前態矣若永甯兵舉覺不敢則調之前路而以綦南兵換之後面何所不可幸與東監軍道議行之停留長智事久有變萬不可更延遲也

蔡知府

田氏乞哀爲緩兵耳應龍必不以其妻委人所辱今遂冀其真降耶亦太痴矣廿五日約至廿九而出廿九又約至初三而出至初三又不知約至何日老我師而徐爲之備賊計得矣二十萬大兵中賊計而日日遷延宋人以和自斃者非耶今但更番迭攻彼不死則降若但約期而待終無降理恐將個有所歸遇也愼之愼之

三省鎮道

一連日賊使往來營中將官不知防閑彼見我或有一二處糧運不到者必以爲機盖兵當歸故死守不下不知今已將一省發糧盡派本色一省丁糧盡派運夫便是一年也吃不盡有賊中人可以此告之一賊之身與妻子必無降理必不可信其餘則人人無不欲降者乃宜令其親黨招之用之人若疲癃老幼娘女正可留之以耗其食不必一槩驅招正中其計

一湖貴兵此時無不到之理便不到我川兵十餘萬亦不少若使川兵成功自當獨破川將何賴彼哉今如湖貴兵至卽與同攻如未至不必借口等待卽將川兵分爲班次日日迭攻我之技長彼之技短但不中其餌爲所誘巢覓彼有傷損我無傷損彼傷一人卽少一人不數日而盡矣

一攻賊之時一面招降有投降者卽賞之定不可殺害仍先立盟誓或寫之紙或寫之木卽令進攻之兵帶回時乘之令彼兵拾而觀之日日如此此又一法爲小木牌寫字其上云播兵執此出投各營兵敢有殺害者償命以此牌乘之圍路令執出卽不殺則投者多矣其投者卽類解出關以絕後患不可用之隨營以無家小難辨眞僞也

一火器惟攻賊時可用若無故放之賊知是常套亦不爲懼若藥甚多後將不給不可不慮也

一後路旣可壞卽宜壞之永合路兵不能獨壞各路兵卽助而壞之亦卽合兵攻之十萬兵入狹一木一石堵剗之間江河亦滿今永合路旣不能壞而攻之又不能與衆同之永甯兵又以水西借口觀望日復一日該路迹欲專功皆自慰也獨不慮壞國家之事反爲罪之魁乎

張監軍

得二十二二十三日兩封塘報內所處攻圍事情妥除信地已據吳帥所報分布訖餘卽應行之將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況監軍乎若不得預軍事則何以監爲昨已有文令總監四路及湖營亦會行之事可行
者一面行一面報付之新塘馬三日可達也再十日
乎據高推官所報水西尙無他腸亦無過望若如此、卽推心鼓之與之共功庶牧局爲易吳帥至此時而
欲退之去甚非人情何以服其心然功全歸之又恐難處須斟酌裁處之如以資濟潮得其利而又免其
害爲佳耳

易按察使

田一鵬等之事不成、其五十一人、殺者逸者三之一、餘尙不知存亡多有投川營者賊已亡在旦夕乃川
將與水西各屯其下面無能攻之者陳李二將且遂巡關外一步不前猶報其剋關之功也國家養將士、
尙不如應龍養苗尙有爲之死者可爲痛恨一尙方劍安能盡誅此輩乎草草

吳總兵

得二十七日之揭乃言安疆臣不謹信地事者此軍機事宜差人馬上遞來何故付之解官遂延十四日
方到豈不有誤軍機乎此事至今想監軍道已有處近聞安氏關荊棘走泥塗關道四十里彼豈肯以路
讓人莫若與之同攻該鎭爲此事已與之有隙或以南川路兵同之可也偏檣兵如已到則就彼令與廣
兵合尤妙但須要以和相處讓功讓能莫記舊仇莫說閒話方可與和若自己欲專功欲勝人而望人以
和雖爲撫氣之人不和必矣陳將軍年長官大於該鎭爲鄉望若欲合哨必須讓之莫聽文官言欲居其
上以爲敍功之地則萬萬不可數日前情形可見也一功半級動欲相爭爭出詐物事徒自取累耳水西
兵至此時決無助播之事一向得其力豈可臨成功時便欲逐之去人謹堪之又時時說要殺他他豈肯
引頸受刃乎永甯是本省土司任從打罵只得忍氣吞聲彼是別省土司只屬本部管然本部亦未可便
輕言殺之也凡事宜三思而行言宜三思而發若一味任性必害大事悔之晚矣若與陳將軍相處必須
小心不可照劉將軍處之劉將軍能讓人陳將軍必不能讓人也再煩再煩

張參政

僕非但欲至綦江也三總兵領十餘萬大兵守一隅撫能下之且日日爭些須之功殺成敵國故欲親詣
其地一試尙方而收局焉又恐國果險非可卽下者本部非可倏去倏來之人而營中久居又百事不便
一亡國之會而負不可知之罪於身卽愚如應龍亦不爲此況安氏乎惟縱賊一
會必自居功無肯縱者恐其目把有貪厚賄而欺其主以潛脫之者蓋彼計獲之則
利歸其身獲人重利計且爲之則須合時時登察防閑可也第一冀與官軍爭功
刃則烏江之謗又紛然而起卽甚愛彼者不能爲之解矣若破國之後該道只照
府庫禁搶席第一先禁雞鬼彼無知而生事恐累安氏並累該道餘非所急來教謂以防奔逸則可先坐
非所望也只如此足矣近有報應龍死者恐係詐死緩兵之計卽今日之舉主於平播殲其渠魁收其地方
卽完局彼卽詐何爲乎

江撫石中丞

賊且滅矣算恩今在沅州乎偏橋乎兵入蓬深糧運蓬遠一有股巾之呼大事立變甚可畏也盤吾兄就
近嚴催之弟日來惟搥調火藥匠與運糧夫二事便忘寢忘食所倘存者一息耳奈何奈何

監軍道　張按察使

播賊造反奉行天誅凡在逆黨罪俱無赦況其妻子豈應苟全何物大膽奸人受其賄賂、許以俘士按兵
不進貴令獻屍卽果獻屍官兵可不上陣乎妻子卽得保全乎將士可以復旌乎是討逆者變而爲逆也
今彼必借口賞格不知賞格明有懸示兩月之後不投降盡行誅夷之文今以脅從人多不可勝誅欲散
其黨故不復一切繩之耳若其妻子親族心膂頭目久拒天兵豈宜復赦而不才文武利令智昏喪心病
狂略無忌憚言之令人切齒該道身膺重任宜明示法紀大振軍威百道俱攻務必元兇就擒蘇類盡殄
倒株撥根永遏亂略方爲全功璽之不朽不然任彼遷延長賊智慮將來且有不可知者莫謂不佞今日
不言也

謝監軍

吳帥與蔡守按兵不攻日日約降先是曾有詐死緩兵之約流傳別語尙不可聞今報賊死詐也此事將
來豈有一場勘問兄不亟入營爲主且受其累夫興兵以平播也誅其君殲其黨收其地方爲完局今中
道而按兵講降名耶利耶公耶私耶監軍乃一軍之主非可傍觀了事者他日莫謂弟今日不言也

劉參議

鎭雄兵去否如不去可云軍門欲行重究前殺本人事恐頭人不得歸家彼當急急去也此軍皆漢人與
深寇無幾又爲龍澄儉去昨率萬貲之兵至永甯猶欲於餉道支五月糧差官不肯強押之行出門散盡
止餘二十六人回府其散者皆川南漢人也彼止爲圖至永甯運糧故勉強到彼不得則走矣鎭雄兵大
率皆此類各省助餉難於移山本地徵糧苦於吮血而吾儕不能覺察合此營坐耗萬餘糧不得了思之
愧憤欲死奈何奈何

洪副使

自水西御後山而營中飛語如雷初言其恐害別營兵僕謂反者之效已可見矣被此時而反乎今不害
別營兵矣又言必受賄縱楊氏及疑匪者顯以理度之彼與楊氏非親也此時卽親亦須以大義滅之匿
一亡國之會而負不可知之罪於身卽愚如應龍亦不爲此況安氏乎惟縱賊一
會必自居功無肯縱者恐其目把有貪厚賄而欺其主以潛脫之者蓋彼計獲之則利歸其主而脫之則
利歸其身獲人重利計且爲之則須合時時登察防閑可也第一冀與官軍爭功爭功必相仇相仇必相
刃則烏江之謗又紛然而起卽甚愛彼者不能爲之解矣若破國之後該道只照前行同各鎭道到彼封
府庫禁搶席第一先禁雞鬼彼無知而生事恐累安氏並累該道餘非所急來教謂以防奔逸則可先坐
非所望也只如此足矣近有報應龍死者恐係詐死緩兵之計卽今日之舉主於平播殲其渠魁收其地方
卽完局彼卽詐何爲乎

魏監軍　辰沅道王副使

楚兵此時入關、亦太遲矣。入關之後、無用多兵。鳥雞兵止可運糧、乃入之以耗糧耶。永順兵既不可用、即宜發回。土兵不通人性、不可以漢法治之。若其生事、須責成土官及其頭目鈐束。今彭元錦已回、只責其頭目、曉以利害、禍福而散之。昨已有一牌行至軍中、趁此可道之也。如徐散去外、所存無幾、願留殺賊報讎者、卻可留之。在與總兵商行之耳。

張監軍　三

賊欲以持久緩我。故狡計屢出。我軍中與蔡二狂愚、墮其計中、稽延半月。已罪不容誅、自投法網矣。但彼時先許受降、後許臨屍、大家假有半信半疑之意。恐孫時泰在圍故掌大笑。不獨笑二狂愚、笑大家不能急斬其使而破其奸、且與之講話、自失機會也。今別無可言、只有急攻一節。緊攻三日、圍無不破、圍破而天下之事畢矣。原是挫速之局、豈能變爲巧遲。但有以遲求巧之心、奇禍立見。不止二狂愚之失計已也。功不論何人成、計不必何人出、但得了此以後、百事皆易處。幸著實曉諭諸將、無令仍有專功之心、或復循二狂愚之覆轍、則事去矣。吳廣只令居一處、莫令占兩路。已有牌行之矣。楊監軍如到、即令監李應祥之兵、陳璘既與吳廣同營、即令川中監之。如魏監軍到、亦同監之。另有牌可照行也。施州兵與陳良玭是龍泉路、原屬陳璘信地。此兵皆楚餉也。如施州兵無糧、可借與之。益此兵是原調川中借與楚中者、無奈何、只得照管。諸凡應行事宜、各行牌去。要緊處、只在速攻。一破圍而天下之事畢矣。至囑至囑。

沈按察使

賊今不能逃、以馬死也。亦不能久、以糧少水少柴少也。但我之糧運亦大費事。湖貴更不如川中。久之亦恐有變。惟急攻之三日決可下。而吳廣蔡宗盛心病狂、講降誤事。今將吳革其職、蔡革其監紀、並參之。此月中或可望平賊矣。來教俱佳。而以各縣之麻繩爲竹橋之用、尤妙。向來思之不及。即當發行。乃知留心世務者、便頭頭是道耳。謝謝。

史副使

霖雨不休、運夫爲阻。須多方圖維。可橋則橋、可舟則舟、可筏則筏。若付之無可奈何、則一月運陰、三軍餓死矣。差官問疾苦、無益也。各州縣解到麻繩甚多。皆在澧州。可取爲搭橋之用甚便。宄兵正可汰之。如永甯土兵三萬、即汰其半亦可。急與監軍言之。添糧不如減口。今日之謂也。

張按察使

連日天晴、豈亡賊之期耶。今更無他事、惟有時時合攻。賊無不盡之理。更不可客賞。即今再解一萬去。如前一萬用盡而後銀不至、即借營中士司銀用之。彼各有功級銀在也。攻具甚佳、隨意爲之。但如此數日、賊自了。百惟留意。無忽。湖貴想無懸賞銀、即共用之。但取先登、無問何處也。

鄧知縣

施南兵踏捷、正可用以攻圍。乃以無糧散去。湖貴各官、誤事至此。真可恨矣。所留兵即隸南川嗜給領用之、國左右有小路、夜潛登之。當皆不覺。蓋間之昨新出降田良玉等得之。施南兵正可行此事。宜宣功甚多。若更了此、當陞爲宣慰。彼時無意乎。可密諭之。莫令他夷分其功也。

張按察使

攻賊須齊攻。一日一營路不甚寬。用人不多。我更番、彼亦更番。惟齊攻、則但可上者即有人。彼無能爲矣。蓋賊多不過萬人。我每營三萬。每日一營但出三千人。則我營十日總一轉。而彼已日日人人受敵也。兩亦可攻。夜亦可攻。若只待晴、則先代之平淮蔡、先年之平九絲、不以雪以雨耶。吳廣已參之。此外有何總兵支吾誤事、不論本省別省俱報來。時時參之。令須人人著肩決不令人多撕窟。使他日因人成事者、亦濫錢其間也。田良玉言夜攻方可得。但須以千金墓死士乃可。又上城之後、須有後繼乃可。統惟圖之。劉帥尚可激勵成功。近科有安輯臣劉綎並屬觀望之說。此言甚屬可畏。彼不立大功、何以自免。可刪語之。草草。

劉總兵

昨得京中小報內有抄來兵科本。蓋因烏江失事條陳者。其中語直以將軍與安民並稱。可畏哉。向監軍道審語徵及之。將軍更忿然不平。僕謂彼是好意。一言半語、便受不得。若功不成、部科紛然議及、何處分辯。今爲江失事已先波及。況曰功不成乎。將軍可以惕然省提、毅然圖前矣。吳帥已不足倚。正將軍收功之時。當與監軍分守同心一德、早結此局。蓁南二路兵已七八萬。即更番迭戰、亦可了此。不然、一失此機、後論何極。他日思吾言晚矣。

史副使　甲

從後路運兵、不三日真是可了。而老酋無端、中道講降、敗乃公事。今十日了之、已出意外。況三日乎。永當原自爲一路。曾希彬以提問之人、領兵四萬、日費數千金。更不一圍進攻。但日以花言巧語支吾誅總兵。尚是運疑。副將以下、何難徑誅。可亟語之。無令以身試劒也。糧實不及。奈何奈何。

張監軍

吳總兵分布塘報。其上明審會同各鎮監軍監紀。俱有姓名官銜。僕以爲此公同分派信地、但彼打一塘報耳。故即行遵照。其後三道衆謀僉同之揭到。查止大同小異。以爲想係大家商過更定者。亦必照行。不必又行矣。不意彼原係自撒奸而虛報。會同後、卻又不同。衆人之分布、據彼剛復。只是專己妨人、以遂其私。乃前塘報、又是舞文手段。則蔡守之爲也。今二帳俱遂。再行文申飭之。然往來十日有餘矣。可恨之甚。彼若再不依急報來、一面參、一面誅其中軍官。不必待僕到。僕行豈能急。待到不六月半乎。連日所申明條戒。至再至三。營中但一遵行、事無不了。惟是此物爲祟。亦地方劫運。可明日張膽而爭之。一面時時報來。莫與惜體面。此物原不可以人理待也。施南兵何至一時散盡。湖貴舉動若此。若非川省、則賊橫行中原矣。借糧之行已久。若本路有則借、無則已。豈可拾糧。可徑處之。聞各酋糧夫逃至。想亦不苦少矣。今已有行並監四路、有事可徑行之。若恐掣肘偏執、與守道同行之。事出公行、彼自無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天下無不了之事矣。即二省亦並得制之。他日功成。三省之功、皆其功也。有不可以人理處者。當如段秀實以匈擊泚之法、乃見力量草草

陳總兵

以二十萬大兵、圍一孤圍不下。初僕以爲將軍老於兵事、俟其到、當一鼓平也。乃今到數日矣。略無處置。但聞與吳帥同坐營中。使人約降而已。即各鎮約攻、亦全不照應。且令軍士坐而放鞭以了事耳。是豈所望於將軍乎。吳帥爲賊所恐。業已憤事。將軍奈何與之同溺乎。將軍在軍中久。知人情。達世故。賊遣逆至此。可全其妻子在其間土否。誰可撫此事、不與之同逆乎。各鎮勢均力敵。自當總監軍會同分布。今吳帥勖曰。除非軍門來、方使勖我。不知自來用兵、一總兵不攻、以待之乎。本部行文、總如故紙當之。只挾之親來分布。是又楊應龍之故態也。將軍老矣。一生忠義、一世威名、豈善保之。勿爲人所恐。草草

高推官

連日營中事體若何。見報攻圍獨南川路官兵多中傷。想各路袖手者多。可恨可恨。吳蔡中賊之間、反爲之用。業已懲之。今師已老。宜急圍奇計破之。田良玉所開一單、亦有可採。與監軍圍之。若後路可上、大家從彼上之。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莫與此猖惜體面。亦不必避嫌也。營中事不時報來。本部欲一往督之。又恐外面糧運稽遲。入山太遠、催督不便。然又放心不下。奈何奈何

張監軍　張按察使

不孝孤有親之喪。已不得稱人。即生猶死。所不即死、文內已詳之矣。今所慮、只慮此事不完、身無處所。不得歸而葬親。從此有誤我事者、便以不共戴天之讎視之。不傳刃於其腹不已。幸爲督中文武一誦之也。

謝監軍

前難攻、後易攻、人人知之。永合占易攻之地而不攻、又不令人攻、亦人人知之。今來揭反顛倒其辭。謂前功已成。不敢貪人之功爲己力。所未解也。自占後路一月矣。以前何幹。今聞易地方安木城。方找賊。既安木城找賊。即乘三日之約攻之。何堅不下。乃毫不容人攻一日。是謂挈我不下、必不容人之下之也。信地機宜之說、殆不如是。事功妨妒、武人常態。士大夫豈可墮其術中、而爲之用。蔡守、儉人也。必不可聽。勿以自累。慎之慎之

內閣沈相公　田東霸大司馬

賊上國已二旬。雖云險固。然天下無不可破之險也。惟語將齊心用命夾攻、會當授首。向來所防、惟水西與劉綎。今水西見風行船、已爲我用。劉綎畏死貪功、蜂賊甚力。以爲賊在掌中。乃突而有吳廣者。以專功之心、中間謀之計。反爲賊用。邀至延遲。罪真不容於死。廣從來剛愎躁急。非大將器。以其果於用法。欲借其力以平賊。而後易之。乃今一旦至此。令人恨不即食其肉。龍所奉旨撫諫大將之文。只得照從重處分之旨、革其職。如再不悛、須以便宜收之。當再以聞。大抵賊已窮促之極。觀其詐降詐死、情態已見。自處吳

廣後、人心皆爲振旅。即一鼓平之、未可知也。統俟嗣報。伏惟台鑒。

又

龍之家事、蓋在疏中。蓋去年之冬、即應告歸終養矣。於時事勢無可歸之理。計即告亦必不准。只得勉強督兵。意以春夏平賊、秋冬可歸家也。乃賊未平、而值此變。即椎心泣血、亦何益已。川中去京師遠。即得代速、亦當三月、方可出境。停柩之父、衔哀之母、方寸已亂之子、何以延此三月。此等情事、即行道聞之、亦當心死。況以身當之乎。伏惟台臺主持。急推代者。仍令早來受事。此非爲龍計、乃爲西南半壁計也。若賊已是必亡之形。更一月不下。亦當病死餓死。縱是睢陽義旅、亦止可餘遜遠數人。況逆賊乎。無足煩台慮矣。臨楮無任泣血哀懇之至。

張按察使

若攻圍久不下、仍是約降。約降者、非約楊朝棟田氏及應龍。明言此三人必不赦。而約何漢良孫時泰黃七等。即與之以印信牌文。可與各營文武明講過做此事。事成即免其死。應陞賞者、仍陞賞之。方是光明正大之事。向來合江營只約田氏母子、反堅棄人之心。已不是。又習各營欲冒功。愈爲不通。今可大家商同公道做之。然一面約降。一面攻圍。不可指此誤事也。以攻爲正。以約爲奇。奇正相生。斷可成功。黃七之父已去。成功即在此人。不可知。幸與各鎮道商之。只莫令水西知之。則洩之應龍、壞事矣。纔能於內放火者。賞之百金。即令其差出之人歸而爲之。但火起即以爲功。其糧候自不能久也。畢已久。師已老。全不用計。一味苦攻。亦非長算。圖之圖之。

沈按察使

不孝孤窓極罪愆。禍及其親。連日昏迷惑亂。來教未及答。今所教攻車雲梯之製、即取金堂命趙營爲之事。事已至此。一切軍務、仍須嚴催之。不孝不敢以一家之罪過、而妨大事。望諸司憐此意也。不然即交代尚須二三月。可兀坐而待之乎。水西實不能攻圍。若能攻、則攻之久矣。蓋其兵亦只虛聲無實用。向來所報、皆是裝飾。今在圍下一籌莫展。要之圍實難攻。我二十萬大兵、火器如山、不能得志。彼一二萬土兵、又無火器、何能爲。今即許之以地、亦無益也。昨已處吳廣。廣甚憤勵。後當效命。但文武同心、事即可爲矣。病中草草。

楊監軍

近報安氏以酒裸裝火藥送賊。又令以乘雨衝營。果爾、則是貴州四川自爲敵也。其罪不下楊氏矣。一向川中道路有言。弟皆以爲妒口不信。今稱同貴州張尤二道公審。果爾、則水西倘可一日留乎。聞彼亦欲退而避嫌。想以無糧託言以爲名者。若如此、即好爲逭之去可也。洪道一向苦心正氣。乃遇此非類。真是無可奈何。廻其餽馭之功、自不可泯。若及今而去、不至決裂。則大家尚爲全功。何如何如。弟已爲天地罪人。只忍死以待。此事旦夕完、則移駐候代矣。惟我兄留意焉。

史副使

糧不足、爲折乾者多、而永常其尤也。聞永合二路兵、在營不及原數之半、而運夫則加數倍矣。營中米則開市貿之、米少則大將擾愬而呼、此等物事、不知委之何用。令人恨不食其肉。昨巡下面道查出一折乾把總、已行營中斬之。永常兵若有冒濫、該道自當查實、如昨鄧起龍之揭所言、即移文二將汰病躺三五日可了。又報來踏文、又行去、不過半月乎。兵道以哲兵爲言、何事不可行、而斤斤請命。今之帥老財智、正坐各道任事不前。令人仰屋嘯嘆而已。藍芳威已行令搭橋、餉米應停應緩、即當行之。但須催運速者、俱運到。蓋既無多餘、則須顆顆皆到方不誤也。添糧不如減口、營中實數、可徑查之。

張按察使

用兵自有次第。前日大兵入關、賊初上國、我勢方强、彼志不固、百道俱攻、旬日可了。所謂亂而取之者也。乃悍帥無知、爲人所愚。按兵不攻、以致今日賊守既固、我力已疲、即欲攻之、亦必催器具、資兵力、乃期必勝。而悍帥又以得罪爲懼、騙無備之士、肉薄而蟻附之。此不過以其爲同功一體之人、敗則俱敗、故昧良心而仲私說。其心豈知有朝廷乎。世道若斯、可爲一慨。今惟一面招降其黨、一面急攻其國。自無不下。攻則以百計攻之、勿但恃力。招則以百計招之、勿拘一途。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攻城書册附去、內衆梯巢車等、皆有可用。推商行之。只令婁子坐於巢車之內、以鳥銃打之。彼城上人不敢立、國上人不敢行矣。諸凡此類、可推廣之。有出降者、可以衣冠假之爲招。披花紅銀牌迎之。閣下彼齒子見利、命亦不顧、可合盡下也。

劉參議　徐僉事

不孝得罪天地、死不足贖。所強顏視息者、正欲以候代之日、督兵滅賊、然後歸而葬親。庶其尚得寢事、不然、勳事不完、聖怒及之、身且不保、何能葬親。今忠與孝已兩成費餅。惟是以門下之庇、但得苟完此事、苟全此身、歸而以一掬土掩化者、即長赴幽冥、無所復恨。惟望嚴催糧餉、無至乏絕、此百生之幸也。承垂問、心骨爲銘、卒卒舉謝、寸心盡矣。

張按察使　六監軍

不孝日望提音、不啻認死。乃連日來、塘報亦且杳然。豈果棄威定計耶。抑亦玩日愒月耶。今必有無論將官、以不孝聞訃反、因而懈弛。不知及不孝之在、而完事也。不孝彼錄時、向日功勞、必爲之搶揚。向日罪過、必爲之遮蓋。一場辛苦、倘不辜負、若事久變生、不孝且去、後來者從前之事、原不干己。彼不以彼功爲急、而但以隱罪爲慮。加以三省按君、俱有監軍之任。事久不結、何得無言。恐人人得罪、未知諸將之所稅駕矣。此不孝所日夜慮之者、非獨以自慮、亦爲諸將慮也。幸爲諸將一明其說。若其不信吾言、而玩愒如故、則不孝必一聲其罪而去、不以煩後人齒類也。竚俟竚俟。

陳總兵

公移用嚴罪字、本部院無此行也。豈以久不滅賊、有所不安於心耶。但能滅賊、何罪之戮。以後可無用此字。所言監軍道手本云云。此處並無此報。不知其所以。或其誤也。不然則其故也。恐將軍之疏於防、而假此以相警戒也。然以鄙意論之。此皆不足介意。今大題目、只有滅賊。大關節、只有乘本部院候代之日而滅賊。蓋此時滅賊、本部院尚能爲諸將彼功。凡在行間、皆向來之手足心肺也。必且護其短而揚其長。大家成一段佳事、豈不美哉。不然、玩日愒月、久無成效。本部院行且代去。後來者始事原不相關、不以彼功爲心。但以隱罪爲慮。且三按君皆監軍。人各有心。人各有口。彼時只求目前景象、尚不可得。諸將且救過不暇、能論功乎。故竊以爲今日一切形迹、皆且放下。即睡面亦任自乾。但一意滅賊、則萬全之算也。劉吳諸君、見不出屠龍、難以語此。將軍睿秋高、人情世故閱之稔矣。曾見有師老財匱而能成功者乎。曾見有師老財匱、而能全者乎。今永保旆南等兵、散去者已二萬矣。大衆一散、能復合否。他日無功、可盡委之管餉官否。將兵者亦有一二延捱逗遛之罪否。彼且計何日開刀。何日入關。何日抵閩。中間月日、可盡曰無糧否。即他人不言、本部院能默默無言而去否。恩讎付之身外。人已盡之兩忘。同心同力、以求滅賊、以求早效。無至有後時之悔。此不但爲國家計、爲本部院計、即諸將自爲計亦無出此。不然、大家所言監軍道手本云云。此處並無此報。不知其所以。或其誤也。不然則其故也。恐將軍之疏於防、而假此以相警戒也。然以鄙意論之。此皆不足介意。今大題目、只有滅賊。大關節、只有乘本部院候代之日而滅賊。蓋此時滅賊、本部院尚能爲諸將彼功。凡在行間、皆向來之手足心肺也。必且護其短而揚其長。大家成一段佳事、豈不美哉。不然、玩日愒月、久無成效。本部院行且代去。後來者始事原不相關、不以彼功爲心。但以隱罪爲慮。且三按君皆監軍。人各有心。人各有口。彼時只求目前景象、尚不可得。諸將且救過不暇、能論功乎。故竊以爲今日一切形迹、皆且放下。即睡面亦任自乾。但一意滅賊、則萬全之算也。劉吳諸君、見不出屠龍、難以語此。將軍睿秋高、人情世故閱之稔矣。曾見有師老財匱而能成功者乎。曾見有師老財匱、而能全者乎。今永保旆南等兵、散去者已二萬矣。大衆一散、能復合否。他日無功、可盡委之管餉官否。將兵者亦有一二延捱逗遛之罪否。彼且計何日開刀。何日入關。何日抵閩。中間月日、可盡曰無糧否。即他人不言、本部院能默默無言而去否。恩讎付之身外。人已盡之兩忘。同心同力、以求滅賊、以求早效。無至有後時之悔。此不但爲國家計、爲本部院計、即諸將自爲計亦無出此。不然、大家不知所終。他日思吾言晚矣。

劉參議

乾銷之弊、其來已久。昕此二犯、足杜後來。倘恨開之不早、運夫照起夫地方增募直而更番甚苦。川東南番者數矣。夫價但有文移、何難銷算。只要明示各夫知之。無令麦胥乾沒、謗歸於官。此最緊要者。鎮雄兵見播州垂亡、喪氣而歸。非妥慰調之、果忠順也。慶遠如可得、倘當捶死。可密圖之。安氏兵已行撤去。不令攻圍、以絕他患。趙應元即發鎮雄無用。徒爲彼添一漢把耳。當另圖所以使之者。草草。

蔡知府

該府與吳帥失策誤事、揭報矛盾。本部院未行文以前、數以書請責。該府不辯也。以爲該府亦自知其錯能服善矣。乃至今而突長其說。詳之、蓋止爲通賄二字。夫爲通賄而辯、則只曰原來通賄、自有公論、如吳帥之說足矣。奈何並從前是非而欲淆亂之乎。揭內所重、在受金五十萬。夫五十萬之說、不但高推官無之、即蔡南從來無之。惟川南監軍奠帖昔有此語。本部院且笑其迂。以爲此何足辯。五十萬金、何處寄頓。今該府諄諄辯此、不更迂耶。夫本部院所行不才文武、通賄受賄、盜開該路數使降人李朝陽、及奏民司仁愛等、往來圖上。數得賊金、以惑亂軍情、故明行戒諭、令人絕交遠嫌。今乃疑及高推官、又牽扯曹吳二將。曹吳二將畏賊有之、通賊則未聞。未可引以樹黨也。至於從前失機誤事、及捏報佈非、如十七日已背約不發兵、而曰待蔡南兵攻圍不至、如田氏之降、明曰田氏果來觀望、而後改之曰知其詐降、力阻其事。如賊報死、明報該道以且當議定應行事宜。恐各路又有先報者。而今改之曰曾奠二道必不可信。若以爲必不可信、則任各路報之。又何恐恐然畏其先報耶。此等反覆、一切盜之不言。而但以受降相詭之事、藪推之各路文武。夫初受降者、誰也。初受詐死之文者、誰也。至十三日而猶驗屍、驗兵放彈猶禁之者、誰也。既請各路來、又嘖各路不止之。何若不請之爲愈乎。夫痛疽各路、即本部院與兵當宜格、及照來明旨、

何當撫受降之說。今但有爲賊所脅者。可藉引之以分過乎。今各路求攻圍後不得。而曰各路俱不敢攻。後、永合路獨從後攻。張監軍責十七日失期。而檄以十八日之發兵相抵。此等議論。不可以揑三尺之童。而可以欺本部院乎。夫軍中立功爲標。道府原自相糾。今該府疑心飾詞高推官。已非猶道。乃歸過二道。而曰魍魎魍魎之窟。曰奸邪之藪。曰虎狼之威。鴟蛇之口。詛咒嫚罵。不一而足。世間有此文移。有此體統乎。吳帥勦欲殺人。該府勦欲罵人。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慣乎其不加之播酋。而但施之內地也。本部院雖至不才。然三尺之法。與三尺之劍。明主業已付之矣。若漫無主持。而令人人得以撒潑放賴。鳴神罵鬼。則湖驗已甚。安所用之。該府如以爲非是。則請更仲其說。當爲達之北闕下。一別白之也。

內閣沈二相公　兵科　駱方

播事。仰仗台臺威靈。幸底平定。自二月十二日開刀。至今三月卷二十餘日。在運速之間。然亦勢窮理極之時矣。若諸將齊心用命。何不至此時。然使剿撫不累遣挫折。吳廣不新經處分。即再遲一月亦未知若何。不知此豎何苦必欲人顛倒之。乃始效力也。顧此番事體。尤有大可幸者三。水西素有通賊之名。今番用之。萬非得已。然終有扼虎進狼之慮。自圍圍後。龍乃日以通賊縱賊移檄切責之。渠懼而撤兵以去。曰姑以避鋒明心。實慮於兵威。虞波及也。渠以五月二十八日撤兵。我師以六月初五日破圍。功成而彼不與自是不敢邀殺士之實矣。此可幸者一。諸惡苗若散處林箐。終難收捕。尚有後憂。今梁之國上。無處奔逃。我兵上圍。則以誘言。但係苗香者。即殺之。途無遺種。此可幸者二。賊父子或夜逸潛匿。尚我搜尋。尚延日時。而今或就擒。或自盡。巢毀卵破。妻孥爲俘。良快人意。此可幸者三。各營功級。尚未查明。惟南川路報獲前斬一千五百。計逆黨尚無餘種。業以下令止殺及撤兵。並議留兵與善後之舉。統俟續報。惟是龍日來圍事家艱。千哀萬苦。形骸斬盡。神氣無餘。更遲日時。當求之枯魚之肆矣。懇乞垂恩俯憐。急催代者速至。臨啓無任哀號悲鳴之至。

謝監軍

吳帥已爲奸細所惑。如落陷穽。一處方如夢覺。遂有此功。法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兄試思若李朝陽後來文事之類。彼皆以爲奇貨可居。再與講降。豈有今日乎。蓋必兄輔便發審而後賊之望絕。我之氣厲。則弟前日所以致恨於二子者。是耶非耶。永寧馬湖之兵。當盡撤去。浙兵亦當發回。其價高而費大也。去此則總兵標下。只有廣兵三千。或再於曹吳二將下共留三千。湊六千留防足矣。惟酌行之。二路功次。與文武官應敘應議。及地界招降人口之類。須目下完報。立等題敘。勿遲。地不可一寸與人。勿借土司安爭也。賊屍並俘獲之人。俱當解來。賊之家貲。遂至搶劫無餘。可爲深恨。此非所不懷人意。獨此耳。舉有議及之者。未免爲諸將累。奈何奈何。

張按察使

不世之功。成於一日。快設。微貴道之力。不及此。此當與海內共明之耳。最快者。賊子賊國。盡得無遺。更爲全美。查賊第四子。不見下落。南水西報殺之妄也。今又不見何故。開此子勇而好鬬。豈今方爲亂兵所殺乎。須查明。不然恐後人以爲逸去此子也。凡賞格有名人。皆可追求下落。有無下落者。仍以名捕之。若見後、永合路獨從後攻。張監軍責十七日失期。而檄以十八日之發兵相抵。此等議論。不可以揑三尺之童。而可以欺本部院乎。夫軍中立功爲標。道府原自相糾。今該府疑心飾詞高推官。已非猶道。乃歸過二道。而曰魍魎魍魎之窟。曰奸邪之藪。曰虎狼之威。鴟蛇之口。詛咒嫚罵。不一而足。世間有此文移。有此體統乎。吳帥勦欲殺人。該府勦欲罵人。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慣乎其不加之播酋。而但施之內地也。本部院雖至不才。然三尺之法。與三尺之劍。明主業已付之矣。若漫無主持。而令人人得以撒潑放賴。鳴神罵鬼。則雖結也。留兵不可太多。亦不可太少。須酌之。應撤者。即撤去。無濡滯一日。即有一日之費也。

內閣沈二相公　兵科　田東谷大司馬

賊之滅亡。舍門已無噍類。加以兵將志在爭財。秦民志在復讎。盡毀其室。發其藏。撅其墳。赭其山。真所謂剪草除根。靡有孑遺者。今當留萬兵屯其中。以一將守之。以防林箐蠻聚之奸。然後改土爲流。建城設官。次第舉行。則萬金之策也。議設一府一衛三五州縣。當易以聞。總之句日後撤兵。留屯敍功。善後事可畢嫁。惟是龍以非常之痛。當非常之勞。奄奄氣盡。無復人理。初所自矢。謂但得賊滅。即與之俱亡。無恨。乃今父死未葬。母老無倚。又覺此身未易捐棄。頑哭則恐哭死。而又不能禁其哭。勞則恐勞死。而又不能免其勞。惟有早得代歸。尚可存如綫之緒。則不無望於台臺。萬惟垂恩。而催代者。此龍一家永世之感也。不然身且日瘏昏迷。事當日就廢亂。蹊身蹊家。以至誤國誤天下。尚忍言乎。情苦辭急。有涕如雨。不知所云。

胡總二監軍

來揭以先登屬之蔡江路。謂搶財不止永合路。俱是公論。然留二張以功不盡出蔡南而忿嫉。非也。二張之拒解功。謂其初六日再四喚審。定不肯發。直至初八日而後解來。故屢之耳。且一向有行。以謝監軍有疾不來。張監軍並監四路。至於張守道則總監八路者。又何苦必欲功出蔡南也。攻難分日。然剿撫以先登破其二城。賊膽已寒。因而內潰。初六之功。自因初五之功成之。則得城之後。即應公同審驗解報。乃吳陳二帥私之營中。以爲奇貨。直待二道與議。方始勉從。即此自是可惡。何待搶劫而後爲有罪乎。國前難攻後易攻。吳廣自以爲正總兵。擅行分派。自占後路。又引陳墉與同。以排蔡路。卻守之四十餘日不下。已不能攻。又不讓人攻。只與講降。蓋破圍之後。而墉納合其營打報官嚴聚德爲之遊說。謂圍不可力攻。當以招降計取也。今竟何如。而猶欲抑其功。損其空名。謂有人心乎。此番若非本部革吳廣之職。二張具輪攻之景。則今日尚不知何如。乃昔道因二將一偏之說。而痛詆二道何也。且二張連日所投揭。深以諸兵將搶掠財物爲恨。而又以國體事體爲言。謂必不可深求。其言比之貴道。更深切著明。亦未待過縱吳帥。今來揭云云。蓋爲此弁所歎耳。此事若孤久在事。必一一明其功罪。曰某也功罪相準。某也功浮於罪。某也罪浮於功。某也有功無罪。某也無功有罪。今賞罰當實。以示後世。方爲正法。第今去著開其端。恐後人不能收拾。徒成聚訟。故只得從寬敍之。然而非不孝孤之意也。王文成江西之事。同事之人。半得罪。何害其爲功。謂盛業之續。不無瑕玷。此正奸弁爲掩耳偷鈴之計。恐嚇我輩。以行其私者。勿爲所惑可也。

湖貴撫按

破陷滅賊、昨恩恩具疏題、知稿已呈覽、近據各路塘報、所言驗賊之屍、及擒賊之家屬惡黨、更爲分明、因類爲報發塘、應令京師曉然知賊已撲滅無餘種也、此番平賊、諸凡無恨、惟是賊之家貲、歷行上國卽行封鎖、嚴禁搶掠、而貪恐之弁、中令不嚴、致乘機搶散一空、今大事已定、又難追求、惟此尙有追恨耳、善後之策、不知若何而可、不孝計代事、尙須兩月、旣無所事事、又不敢逃歸、只得爲之經畫妥當而去、惟望下悉心教之、萬懇萬懇、

郭青螺中丞

不孝以播事已平、可以寫貢、欲卽以印送之門下、徑自奔歸、上疏以聞、乃得旨令勦平賊巢、處置善後、計固緒、則奈何有此一番、又只得在此候代、不敢卽去、必急如焚、日惟忍死、人情若此、豈不悲哉、今擬草一善後疏、待大教不至、又恐來時有貴商量處、今直開陳諸教、不孝之意、欲於白田壩設一府一衛一縣、湖潭設一縣、松坎設一縣、黃平鎭州二司、俱改爲州、且共設一府一衛二州三縣、待後來人多、而州縣以地遠不能處、無妨添設也、始意欲盡處貴州兵單餉寡、不能彈壓、恐有他釁、或謂安氏僭擾、貴州力不能制之、或謂經營緒造、尙須二三年、費尙須幾十萬、人尙須幾萬、責之貴州、則不能、若以地歸之貴州、而諸緒造盡屬之四川、則不順、不孝反覆思之、亦自有理、今欲且以白田壩一府一縣、並眞州一州、松坎一縣、屬川、以白田壩一衛、黃平一州、湄潭一縣、屬貴、仍題定將來完全之後、仍以府屬貴則何如、眞州黃平二司、原皆有土官、但眞州係先從賊、而後投順者、今改之、彼亦無詞、但須仍存其宗祀、與以一土州判吏目之衙、不知黃平司土官在否、與此相同否、所以改黃平爲州者、以草塘葸水白泥諸司之人、必須得一州方可管也、其五司亦有土官、原爲應龍勦滅盡者、今不知有存者否、若有存者、亦與之以土衙如前、彼亦無詞、彼若欲仍舊爲長官、則必不可、蓋此事皆彼釀起、不並誅之已幸、可有他望乎、且彼原奏改土爲流、今豈可易其說乎、以上事宜、統乞逐款示下、

內閣沈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龍不病於對壘之時、而病於平賊之後、彼時事急無暇病也、蓋昔乃忍病、今則忍死矣、當龍開計之前一日、已林馬脂重、艱及於門、欲入營督戰、次日得報而止、然憤營中懈弛、因揮淚而移文、以死自誓、諸文武得之、無不感激奮勵者、而監軍張棟爲甚、初五日之戰、終日不食、身自搖旗吶喊以督軍、劉綬三登猫而三墜、倘不敢退、棟之議其後也、是日遂破圍、又一日而棟病、十日而死於途矣、棟之死、蓋代龍也、行且厚爲請卹、然何及已、播地大定、建置事、已有次第見行、推官高折枝、同知張鑑、在內經理、大小文武官、俱已酌定、數日內當有疏聞、第不知此時已推代龍者否、前有事時、其無暇病、今無事則愈衰、愈病愈衰、衰病相尋、不至骨化形銷不已、此台鑒之所隱也、若諸苦情、則疏已備矣、事急辭迫、不知所云、

胡監軍

來教報捷事、云未入楚省提報、不孝尙記得當日克國之後、劉綬先報到、不孝以其人善說謊、不以爲憑、欲待三省鎭道報齊、而後具奏、待至十一日止、川貴二省報俱到、湖廣竟無至者、因念事已眞、恐太遲、且叅驗各報大同小異、只得報之、內亦止云分守川東一報於上、內有專功一路之詞、仍令收以公之三省、其後止云川南及貴州各報相同而已、湖廣原無報到、故各報相同、未入其名、以此係奏報、不敢以無爲有也、然報內所云、初五初六功次、五總兵六監軍姓名具在、一目而三省同功、了然可視矣、至疏方發、而湖廣二監軍之報至、又數日而陳總兵之報方至、然其文內所言、亦與前大同小異、且與所改定者縣合、無他說也、此緣綦江一路差多、馬死、人皆步行、劉綬擺步撥多、所以先至、川貴鎭道到湖日久、差人皆熟其路、所以至亦早、湖廣則到國不久、路生、而兼之公人、素不用命、以爲常、所以至獨後也、若來教所疑弱道將忘功、則無此事、無論蜀監軍各道、皆請寄省事之人、卽撫官爲此、獨不畏我乎、夜於牌催四事、原行差人於國下送去、至則各省鎭道已散、只得廢回、又改從官道去、所以催牌至而原行返不至、並無遮截之說也、大抵吾輩爲國宣力、但取事完、何論彼此、惟各總兵則說謊爭功、乃其常態、故五總兵所報五樣、皆自以爲功、卽李應祥亦云彼先登而劉綬繼之、況其他乎、從來云吳廣得楊應龍之屍、天功止論擒斬、得死屍已不足爲功矣、乃近陳璘又具一文、以得屍之功、其子爲首、吳廣爲從、比詢問當日之人、並無此說、是又不平白說謊耶、不孝所以發報不用劉綬之報、以此、今觀二張所報、原爲二省通報矣、又何必督過之深也、張分守乃謹厚小心之人、張監軍性氣頗乖、主角太露、人多嫌之、然其滅賊一念、天日可表、初五督戰、叫不絕聲、竟以病死、此當憐之、不宜誣之也、陳璘恨之入骨、只爲言其搶財一節、然今各將搶財、喧傳道路、能禁他人之不言乎、此事當初弟恨鎭道遠節制、欲槩參之而薄其功賞、近查之、財物亦不盡

黔之貧弱、誰不知之、然龍泉一路、借兵於楚、借餉於川、第借黔人一運之耳、不孝所以爲黔亦至矣、乃至併餉米亦不給之、至介絕食而逃、則有司之因循、眞可恨也、何兵不思歸、何土兵不潰掠、何川中士兵數

入總兵手、蓋兵與將亂搶之者、今一言之、諸將之禍不測、不可爲訓、後來撫以使人、故只得盖之耳、至於敍功一節、自有天地鬼神臨之在上、固不主各省一偏之說、亦不任不孝一已之見、只參驗情形、從實從寬、期於各得分願而已、此自不孝大關節處、豈肯爲一二道將所慫慂於不公不明之罪、且楚將不孝所置也、楚兵不孝所調也、楚餉不孝所催至、龍泉一路、則皆自願本折以供之者、事直如此、卽兄之監軍、亦不孝所單題也、何苦而盡沒其功乎、今陳璘必欲盡以三鎮之功、爲一已之功、異日不遂其欲、必造言曰、彼雖倂三省、實撫四川、不得不偏四川、又劉綎係其保留、不得不偏劉綎、此小人常態、弟亦任之、但欲揚亂是非、則必參之矣、來教謂弟無謂劉總兵初五一攻之後、敗遂易與、不知無劉總兵初五一攻、陳吳能進而殿滇乎、又謂查楊應龍之屍、與妻子獲自何人之手、則可遂盡歸功於陳吳、而盡綎於不錄乎、李應祥卽自願爲劉總兵之副、彼一大將實在行間、可遂盡之乎、陳總兵雖未嘗敗北、然彼所將之兵、至國下已散其七八、止餘廣兵及募兵數千、可遂與川中四路數萬精兵抗衡乎、此皆不必言、偶一及之、以明公道耳、弟倘恐諸將後來爭功、已將三省道鎮塘報、總類爲一報、送至京師、內一字不遺、令想已見、可釜無遮截之疑矣、草草此復、詞多無緒、惟亮之、

又

川貴功册已齊、只候湖廣、望早教之、弟忍死以待此事完、卽之境上矣、近得部文、責成甚嚴、謂不可冒濫、日接陳帥一文、多將不在事之人、至楊惟中久行提問者、亦入其中、甚非事體、可一稽盛之、弟前實以搶財事欲參論、蓋惡諸將之公然遠節制耳、後思之、恐後來人遂以克敵爲被、難以用兵、且恐中臺上所忌、致諸將有不測之禍、故只得置之、其實此輩原算到將來難以盡法、所以略無忌憚若此、眞可恨也、

史副使

破傜之級、委難諸賞、但事關三省、不宜大有更張、故徑裁其半、然本省止千餘、所省已萬金矣、今若竟非眞正、卽徑裁之不算可也、營中供事官、若有功應陞應賞者、

平播全書卷十五

批詳

一件飛報夷情事、重慶府申報楊應龍帶兵萬餘、劉安穩詳、

批、土酋情形若此、乃內地向來晏然無備、何耶、仰上川東道、會同總兵官、加謹防禦、應調土兵、徑自調遣、應酌餞糧、查於府庫見在者、徑自那動、一面詳報、萬總兵、高推官、何日至彼、並查報、

一件地方事、遵擊楊敏政呈報楊酋手書、其情詭詐由詳、

批、楊應龍有何冤情、只宜具文控訴、今統兵侵犯、詭曰講明、將誰欺乎、仰敏馬瀘道、嚴督該參、加意防守、無致疏虞、責有所歸緻、

一件地方事、遵擊楊敏政呈、報楊應龍目兵欲出合江劉毅、攻打合江縣照驗、

批、楊應龍天朝臣子、若果有地界不明之事、止應申請詳示、何至督兵侵擾、豈非甘叛逆以速天誅耶、仰楊敏政以此情詰責之、松潘兵准留防守、仍移文該道、查給行糧、新召勁兵、亦調取操練防禦、無使滋蔓、貽害地方緻、

一件堵截事、巡上東道呈防守南川指揮唐宗舜、種功給賞銀兩由詳、

批。我兵微有斬獲、威勢亦振。全賞半賞。如議支給。一級賞銀一兩。得無太輕。再一議之。衆寡不敵、難以輕戰。須來則殺之。去不窮追。爲宜。是在該道相機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發兵應援綦江、及發工匠木筒等項由詳。

批。賊勢已深。防禦剋不容緩。萬總兵東行已久。此時想至重慶。仰該道與之協心防守、務保萬全。已發令旗於總兵處。應調兵將、徑行調取分布。該道不時策應。發丁匠等、俱已催發訖。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報楊酋增兵、欲與房參將死戰。查永川松坎、及巴縣艾家壩等處。民頗悍勇、可當募選。及調酉陽冉御龍兵二千由詳。

批。據議俱中肯綮。俱如議速行之。冉御龍向來威我恩德。欲出兵一萬、以勦播酋。令正其爲國宜力之時也。諭令奮勇當先。事定當奏聞、別加獎賞。水西兵亦酋發矣。此繳。

一件急報等事。巡上東道呈報楊酋領兵攻破綦江縣由詳。

批。自警報之後。本部院所調遣東援之兵、不啻二萬以上。云不發一兵、何也。即時日迫促、就近當有至者。仰行總兵官查明速報。隨到即派防守、不必齊也。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綦江失陷、官兵陣亡。重慶危在旦夕由詳

批。酋所招生苗幾何、而有八萬。所言八萬、詐也。勿輕信以搖人心。各處土漢兵、已調至四萬餘。向來原無預備、豈能一呼即來。今已數日、想陸續隨遣近至矣。但有至者。隨宜分布、相機戰守。守城須以土著人爲主。今賊尚未至、宜差人密偵向往。事事先知、早爲之計。一應情形、不得飛報毋誤。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報播酋取要隘民屍棺由詳。

批。播州係累朝僭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必一旦殲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尚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發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既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收衆歸巢、靜聽處分。尚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揭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報差指揮李光祚、傳諭楊酋。俟取回文至日另報。驗。

批。前以房弟龍方與對壘、而斬其使人。殊非兵機。故有此行。今渠已破城殺將。若縱令以具文爲詞。差人往返、覘探虛實。更爲不便。以後仍加意嚴防。即有齎文人、亦勿令深入內地。只爲之轉文可也。是在該道酌行之。繳。

一件飛報軍情事。巡上東道呈請催調兵將、并糧餉由詳。

批。兵將已四出嚴催。今當有至者。該道即行總兵官、分布防守。糧已行各縣發二萬石、順流放去。非久當至。亦須預計安頓處所。內稱來事。今當力圖、無貽悔於後日、乃爲勝算。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速發兵將、到則來救援由詳。

批。綦江已矣。重慶南川江津等處城守之具、趁今播兵未退、併工加修。務爲必可守以待敵。庶免他日張皇失措。若賊至而舉動紛紜。去而玩愒時日。則城終難保。非算也。仰道速督舉行。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綏馬瀘道呈報岡門堡被焚。合江難劉衆兵將永甯兵暫屯瀘州由詳。

批。此堡單薄何人所焚。仰道查報。逃脫舉動、殊不可知。我只得嚴兵爲備。不可以山鬼伎倆爲作止也。若合江不能容兵、任從移之瀘州。是在該道相機行之。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以後募兵、俱要呈詳本部、仍行申飭將官由詳。

批。各將官原無招募文移。今倉卒召兵、恐有奸細。又蹈貴州故事。所關非小。以後非奉本部院明文、不許招兵。非經該道查驗請詳、不許支餉。該道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上東道呈犯人周華等招詳。

批。本以周甫六之故、致內地城破將斃、殺人如麻。乃叛華即夷之人、竟從輕比。各犯從甫六久矣。豈遂略不知其主之所爲哉。今即發配、仍入播耳。是縱之去也。仰另究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巡上東道請餉銀令於本司庫貯各項糧銀內、借支二萬兩、解巡上東聽發重慶接支由詳。

批。兵至二萬、作何分布。銀至二萬九千、以前作何支用。向後作何稽查。該道府並來見呈詳。近地、亦宜一面行事。一面詳報。況今又非昔時比乎。仰行令查明、徑自詳報。銀准解發。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查過播酋修建倉樓由詳。

批。逆酋不設險而修路。此其欲分兵以犄我可知。仰分布兵馬、嚴爲之備。向後情形、不時飛報。繳。

一件解發防播兵餉事。布政司呈、請支解貴州軍餉銀兩由詳。

批。取之黔南。解之貴州。四川何利焉。安在其爲處遠借餉也。但貴州空乏已極。姑准差官解發。仍移文黔南該司補還二十八年應解黔省工食、亦准扣抵。仍移文貴州該司知會。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漢土官兵月糧由詳。

批。已行布政司解發矣。兵已及門、不爲請餉。致令脫巾而呼。成何法體。向來事多因循、殊爲可恨。兵至一萬三千、不爲不多。恐有老弱無用者、一查汰之。另詳。

一件乞恩察苦豁命報效事。防播提調武舉胡順堯呈稱、奉調防守綦江、被楊酋破城綁縛上禁。蒙差指揮李光祚到營。見卑職苦極。向酋保職歸城。卑職舍忿裹伸。與酋誓不俱生。乞賜精兵千餘、直入酋穴、斬楊應龍之頭由詳。

批。胡順堯敗軍之將也。不戰死而生降、逃法爲幸。乃又求討俸糧。又求來標下。至云得精兵千餘、直入酋穴、斬楊應龍之頭。不知當日綦江二營將三千戰士。彼何束手就擒耶。小人無恥。令人切齒。仰總兵官捆打四十。不許管事。繳。

一件病勢日增。辭事。巡上東道呈本道思病致仕詳。

批、近以滄城文武不和、恐有他變、故令守道至彼、調和其間、非有他也、分兵雖有前詳、已行鎮道共議、頃該道揭至、業已允行、此復何嫌何疑、而以去就爭之乎、倡地在川、例爲重、移送印信之事、非今日所宜言、仰照前規事、以副一方之望、賊自當勦、但今日誰爲大將、誰爲偏裨、某兵持前、某兵角後、仰議妥通詳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總兵劉綎、量調副將吳廣、遊擊楊康等、皆職習知其人、謀勇作用、足當一臂者、乞取前來分布由詳、

批、吳廣已爲本部中軍、不日提廣兵到此、其楊康等一面咨部、及移文各院守取訖、仰該鎮仍星夜前來、即令劉到兵已近四萬、攻雖不足、守已有餘、須分布嚴密防守、無患而後可圖進取也、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劉總兵呈、請於東征得勝兵內、選募精壯五千、備量本部、彼見播事稍寧、隨劉內開、候請軍門裁處、自入蜀以來、並無糧餉、乞速賜委官該州給散、俾得兼備隨身衣械、以慰拮据之望由詳、

批、東征兵素飽與餉、且行糧至九月乃終、今纔八月、安得發盡、大敵壓境、明旨旌催、急於星火、而該鎮欲暫止荊州練兵、此恐不可聞於鄰國、亦不可聞於都下也、已行布政司解銀六千兩前去、仰作速提兵前來、勿令傍觀者再起別議、此繳、

一件軍務事、石砫宣撫司申稱、奉調土兵三千、赴重慶城西劄營、乞念本司兵力、不當一面之寄、再請調二三千隨分一路、前驅搗巢由詳、

批、據申不但忠勇過人、亦且機宜諳練、土司中得一馬千乘、是可當勝兵數萬、本部院深所嘉賞、仰將該司健兵再整三千、聽令調發、此繳、

一件繳賞辭糧等事、石砫宣撫司申、本司護印正妻秦氏、將兵道賞銀二十兩、繳道、幷請前後土兵五千三員名支給糧餉外、外報效兵二百六名、不煩槩給由詳、

批、土司兵多、有盧名冒餉者、秦氏以一婦人、能指貨給兵、辭賞報效、此其賢、加人數等矣、仰巡上東道先動銀六兩、打造銀牌一面、上書女中丈夫四字給之、以示旌異、待有功之日、將其夫妻並處於朝、另有恩異、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重慶府貴平通判王三策、申報地方播情由詳、

批、該地方防守事宜、節經移文貴州行查數四、至今始相聞、若非有意、想尚泄泄視之耳、可恨可恨、已行該省添兵防餉、仰本官協同將兵、竭力固守、如衆寡不敵、不得浪戰損威、但全城卽以功論、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宣慰安疆臣申辯、並懇助兵楊佘爲居由詳、

批、安國亭昔年欲擒楊應龍、本部院久知之、此其深怒積怨、至死不忘、若楊佘得志、安兵豈有安枕之日說、助兵之說、的知爲禍、本部院原不深信、據申更覺了然、安疆臣年在幼沖、明於大義、土司中當爲首出、本部院深所愛重、仰益道照近旨、竭忠盡節、懋建殊勳、朝廷不負功臣、天地不虧正氣、是在本官勉之耳、此繳、

一件懇恩俯允召兵、以效微忠等事、參將曾希彬、量請於永甯等處、召募土兵五六千教練、以俟調征由詳、

批、曾希彬以綦江將官調合江、已有信地、自應兼程前來、督兵防守、今佯爲不知、揑文支吾、託之召兵、若將官人人如此、不知國家優養備曹何爲、設敵如虎、臨事避難、猶云常勝之家、不虞臧宮馬武笑人耶、今合江兵已萬餘、守自有餘、仰作速前來防守、本部院原不責以浪戰、無過揑慎、如再託病支吾、定參揑整究、

一件糾夷殺命事、思南府申報擊獲奸細馬良貴、審稱楊應龍統兵要打龍泉思石由詳、

批、賊勢如此、卽今已一月有餘、該府守備單弱、尙復有完城乎、仰布按二司、速量該省撫院、調二省就近土兵防禦、有無失陷、仍行該道查明速報、

一件地方夷情事、巡下南道呈、議免調取烏撒府土兵由詳、

批、兵隨印轉答應、知府何可發兵、此前道之誤也、事已至此、姑兩罷之、令各聽後令、不然、恐自相仇殺、又多事矣、須明諭之、無令生疑、繳、

一件急報地方事、巡下南道呈、請委官防守地方由詳、

批、王夢吉守遵州、周大謨佐之、有警應援、合江楊敏政守合江、吳從周佐之、有警應援、納谿應援處所、亦同借地功罪同論、仰通行知會、此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播酋令陳提調、復來羅之渡攻打附近地方、乞發兵應援、幷發火器由詳、

批、永甯係該參駐劄信地、況有土司兵可以協守、仰行令協力防禦、務保撫寨、火藥火器徑行支給、須以戍樂著止焰硝何益、須設專官製造、乃可應急、先以委過火器官報、

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南川縣、報播兵劫擄東鄉村由詳、

批、向日賊突破綦江、南川人空城而逃、故棄之不守、此無可奈何之權計也、今兵衆已積、可終棄乎、若容城可爲長策、則無用設守備不設之事矣、仰照舊行發兵防守、如不足、不妨增兵、一面詳報、賊方倡巢犯貴州、回日必再犯川東、於鄰邊撫劄、防我襲之耳、非遂終不復出、可置之度外也、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布政司呈、覆議督餉道條議蓮餉等項由詳、

批、據議已妥、俱准照行、內水運一節、官盜經理、然此非工夫三分之一耳、水運所至、重瀘涪三城、以後方費處置、仍行該道另摘詳、應顧行者顧行之、應密行者密行之、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勿令賊返得以擬我也、此詳該司收之、無使奸細錄去、此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永甯土兵藏匿播酋奸細由詳、

批、永甯係忠順土司、發兵報效、何故藏匿奸細、致生事端、仰行該司長官陳希儒、查明速報、此事亦不過一二人所爲、士兵各有身家、自知順逆、何必過爲疑慮、仍令照舊防守、繳、

一件申報軍情事。巡下南道呈。報播酋攻打永甯宣撫司雷鳴村等處地方獲功由詳。

批。播兵縱橫內地。如入無人之境。永甯兵獨挫其鋒。奢世續軍令嚴明可知。仰該道先發紅段二匹。銀牌一面。重八兩。銀花二枝重二兩。給賞世續。其餘兵頭目並首級查明。速詳賞格。一並議報。

一件督撫地方事。貴州宣慰安疆臣申稱。奉令督兵防鄉播一帶地方。并領兵二千赴省。保障未盡機宜。請乞指示由詳。

批。據申本官為國宣力。殊可嘉尚。仰益振兵威。務獲全勝。一切機宜。照論牌行。本部院且樂觀其成。此繳。

一件軍務事。守東道呈。議定立偵探人役。專官統領。分布爪探由詳。

批。哨探乃中軍緊務。向來所以不專設者。以賊勢方張。我兵未集。恐此輩反為賊用耳。據議梅得胄鑒。王佐等俱准收用。仍會巡道。查相應官員呈委總管一切。給賞事宜。俱如議支給。事完通查類敘。黃平新通判移文申飭。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地方夷情由詳。

批。袁年之父袁子陛。被楊應龍招安。潛來何以見伊父於地下。即夷人必不解也。閱年為王擊祖之親。仰即令本官密諭。令不得忘親從逆。此繳。

一件地方軍情事。巡下南道呈。請兵防守永甯等處由詳。

批。永甯告急。撤兵自衛。亦非得已。納谿一千。俱准發河西防守。仍須湊兵二三千。則近發敵遠。遠兵防永甯者。摘一半附之可也。賊志在報復。行吳文傑督奢世續。併力堵截。務保為全。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湖廣布政司呈。議聽備征播兵餉由詳。

批。該省近已覆殺總兵。又經內題沿江諸處。調兵一萬有奇。須於本省再備兵三萬。方足以當一路。十司雖有狐兔之情。亦知順逆之勢。在鼓舞用之耳。施州各司。可得一萬。永順、保靖、麻陽、武岡各兵。可得二萬。仰行各道查調。一面通詳。楚既用兵餉。錫銀俱准留用。不足者徑呈撫院另處。一切兵糧。年內須齊。諸凡事宜。一面徑行。一面詳報。

一件地方事。屬常黎靖道呈。報苗犯東坡偏橋地方。已分發官兵應援防範由詳。

批。逆酋狂逞。焚東坡。劫偏橋。事不為不急矣。湖貴二總兵。官不為不高。聲勢不為不大矣。到任者裹足不前。未任者逗遛不至。不知城池失陷。在事文武官。有一能逃其罪者乎。劉白西馬一龍等。既奉調遣。亦宜沅州而止。又何取於應援也。仰該道差人露牌。嚴行催督。文到三日。而苗不散。路不通。賜劍具在。死法死敵。等死耳。榮辱大義。惟諸將決擇之。繳。

一件督撫地方事。巡下南道呈。報楊酋操練兵馬。長官袁年投降。似非真意由詳。

批。賊既練兵。自宜嚴備。袁年與賊義不共天。投降非偽。但此時納降稍早。然不可不密結其心。是在該道酌行之。此繳。

一件軍務事。守上南督餉道。呈買運永甯官兵偏米由詳。

批。今方議買米。銀尚未發。文尚未行。此刀終安能遂運一萬石。派夫集夫。非一日之事也。且一萬石。止足三萬人一月之食。後將何給。臨時再呈派運買辦。不益難益遲乎。仰布政司會同餉道。從長議妥二日內報。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武陵撥江巴大等縣錢糧。改充軍餉由詳。

批。各縣糧銀。如議留該府充軍餉支用。既不解司。恐該府緩於督催。該縣怠於徵收。以致拖欠不完。更為不便。仰行川東守巡道。嚴限一月內取該府庫收繳到。方可抵此。繳。

一件緊用兵馬器械事。總兵劉綎呈。請馬兵器械由詳。

批。文內種種。俱切實用。至欲速國進勦。尤見滅賊之志甚銳。若該鎮用心如此。本部院何慮焉。各項器械。已行各衙門解至軍前驗試。未完者一面買造。主客兵已調至數萬。前以該鎮言廣兵可用。故調之。今廣浙之兵。皆將至。又以為征膺征倭兵。勇敢倍之。征倭之兵。即川兵也。今川南招募已多。惟所調用。且前在倭備萬人。今挑選二三萬。何處得來。查明另報。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監軍道職掌由詳。

批。各處官兵。無論主客。俱聽該地方守巡道。點驗及發放錢糧。監軍道挂號。及稽查虛冒。其餘俱如議行。若將官啟忌不法。有司稽遲。漠事。監軍並各道。不時參呈。處治。通行各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劉總兵呈。請調到官兵行糧由詳。

批。今川中土漢主客兵。已來到不下十萬。未見議作何分布。止議增調何也。且調來方選選不中者又發回。無論行糧枉費。而鼓譟騷擾之患。種種可虞。湖貴二省。方苦無兵。今輦調之川中。仰監軍道東二道。會同該鎮議妥另詳。鎮溪所調赴重慶兵。係何衙門。明文取來。有無塘用。並查報。

一件緊急軍務事。遊擊王之翰呈。請發漢兵數千互相調度由詳。

批。王之翰請發驍將漢兵。其不能獨當一面可知。仰總兵官量撥精兵。為之犄角。周以德如見在標下。即行令前去督防。繳。

一件逆酋悖旨等事。守東道呈。報五司官民流落。召集苗夷衝鋒由詳。

批。五司為賊所破。不能軍矣。但其創鉅痛深。猶所謂楚之三戶足以亡秦者乎。姑以為鄉導可也。用以行勦則疏矣。仰黃平通判召集。隨其多少。編為隊伍。令作楚兵鄉導。繳。

一件調選精銳分任責成事。川東監軍道呈。請行令劉總兵將見二萬操練其少兵。一面令到期調選。以足三萬之數由詳。

批。兵貴精不貴多。精則二萬已足。不精即三萬無益也。仰行令將見在兵、嚴行操練、以備進勦。不足則建武募兵。及平茶等兵。或別有調到者。該道即行揀選。如數前往。湖貴方被兵、不必遠行招募。庶彼實此。本部院日夜冀之矣。牛酒行糧等項。照例議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南道呈。土官袁起龍集兵由詳。

批。土兵未動。難議支糧。仰行令監兵聽調。臨時自有優養。賊黨已搖。宜多方密行招誘。方可久示持重。恐失事機。是在該道圖之耳。繳。

一件軍務事。川東監軍道呈賊兵劫殺夾口壩、須得勦兵八九千、前去綦江立營由詳。

批。綦江屢行申寧至今尚無成說。若賊復得而焚之。是又一番破城也。已行總兵官督發前去。兵行之後、新縣官即可赴彼視事。糧運即應隨發。仰該道通行移催。繳。

一件軍務事。布政司呈議動支銀兩、召商採買柴薪由詳。

批。如議行。此須召商得人。無令市棍花費本銀、無濟於用。是在掌印官留心。本部院且以此許官矣。此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布政司呈議軍前理餉紀功官員由詳。

批。各官既經議妥。俱准委用。土司冠印官提調於省城。二監軍分督於東西二路。大征事重。各須盡忠竭節。殫力從事。功成自有信史不朽。不在目前優敘。如避難偷事。責各有歸。通行申飭知會。繳。

一件播酋猖獗等事。布政司呈添造軍器、并支發已未完數目由詳。

批。據議武備略具。亦足以待敵矣。准動支上緊催買製造。務在時月之間、盡數報完。完日先將經管官、分別勤惰呈報、以憑獎戒外。盔甲尚未議及。仰行嘉定道州同一面估計。一面打造。另詳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布政司呈議軍前理餉紀功官員由詳。

批。各官既經議妥。俱准委用。土司冠印官提調於省城。二監軍分督於東西二路。大征事重。各須盡忠竭節。殫力從事。功成自有信史不朽。不在目前優敘。如避難偷事。責各有歸。通行申飭知會。繳。

一件播酋猖獗等事。布政司呈添造軍器、并支發已未完數目由詳。

批。據議武備略具。亦足以待敵矣。准動支上緊催買製造。務在時月之間、盡數報完。完日先將經管官、分別勤惰呈報、以憑獎戒外。盔甲尚未議及。仰行嘉定道州同一面估計。一面打造。另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巡湖北道呈議兵務由詳。

批。遠在門庭。南兵即發、亦以後時。況方在道傍之議。必無望矣。本部院後行調永保兵二萬。麻陽等兵五千。五司報鏃兵三千、及十三哨殺手之類、可足三萬以上。仰火速差人催齊。付之總兵。亦足以當偏橋一路。進勦事在燒眉。不可遲也。速報速報。

一件軍務事。分巡湖北道呈議兵務由詳。

批。遠在門庭。南兵即發、亦以後時。況方在道傍之議。必無望矣。本部院後行調永保兵二萬。麻陽等兵五千。五司報鏃兵三千、及十三哨殺手之類、可足三萬以上。仰火速差人催齊。付之總兵。亦足以當偏橋一路。進勦事在燒眉。不可遲也。速報速報。

一件申飭運餉事。宣等事。巡下南道呈議編派運餉夫役由詳。

批。原行並無五商月之說。今一路夫價至三十六萬。計四路當至百萬。比之通省派夫更重。是一解不如一解也。仰照另牌行。繳。

一件軍務事。分巡湖北道呈議兵務由詳。

批。遠在門庭。南兵即發、亦以後時。況方在道傍之議。必無望矣。本部院後行調永保兵二萬。麻陽等兵五千。五司報鏃兵三千、及十三哨殺手之類、可足三萬以上。仰火速差人催齊。付之總兵。亦足以當偏橋一路。進勦事在燒眉。不可遲也。速報速報。

一件申飭運餉事。宣等事。巡下南道呈議編派運餉夫役由詳。

批。原行並無五商月之說。今一路夫價至三十六萬。計四路當至百萬。比之通省派夫更重。是一解不如一解也。仰照另牌行。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發運馬料由詳。

批。該府見在料、如議運送該縣支用。該縣所申原恐誤事。遂至倉皇失措耳。何遂以去就爭之哉。固知不為不算。知縣乃其本管署官之難。何以稱焉。寇在門庭。日不暇給。以一撫要緊文移、輒爾曉曉若此。不知一日能辦此幾紙公文。非所望於宏濟艱難者也。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發運馬料由詳。

批。該府見在料、如議運送該縣支用。該縣所申原恐誤事。遂至倉皇失措耳。何遂以去就爭之哉。固知不為不算。知縣乃其本管署官之難。何以稱焉。寇在門庭。日不暇給。以一撫要緊文移、輒爾曉曉若此。不知一日能辦此幾紙公文。非所望於宏濟艱難者也。繳。

一件慎收降事。東監軍道呈委將官、各隨帶兵招降、並安置降夷由詳。

批。各官如擬委用。降人審實。俱發江北州縣安插。量支倉穀。有司官招攜有方。降人得所。事完優處。安插失所。致有他處、定行重處。又訪得以前招降官、多需索降人銀至三五兩不等。名曰投降。此貪獘夫伙所不忍為。與楊應龍何別焉。以後有犯、治以軍法。下人作弊、罪坐本官。通行申飭。繳。

一件慎收降事。東監軍道呈委將官、各隨帶兵招降、並安置降夷由詳。

批。各官如擬委用。降人審實。俱發江北州縣安插。量支倉穀。有司官招攜有方。降人得所。事完優處。安插失所。致有他處、定行重處。又訪得以前招降官、多需索降人銀至三五兩不等。名曰投降。此貪獘夫伙所不忍為。與楊應龍何別焉。以後有犯、治以軍法。下人作弊、罪坐本官。通行申飭。繳。

一件酌定運夫等事。巡上東道呈派定運夫由詳。

批。如議行。民間切身利害。須為著實籌算。方便一分。即受賜一分。如近日南川之夫、又來涪州運糧。皆非算也。邇來民不堪命。所不忍言。幸留意焉。繳。

一件酌定運夫等事。巡上東道呈派定運夫由詳。

批。如議行。民間切身利害。須為著實籌算。方便一分。即受賜一分。如近日南川之夫、又來涪州運糧。皆非算也。邇來民不堪命。所不忍言。幸留意焉。繳。

一件軍務事。思南府申請行令調發施南土兵八千名、至綦川就便徑抵龍泉。不必到府、免滋往返。至於糧餉、按月差官解給由詳。

批。速賊狂逞。該府危於累棊。本部院發銀調兵、為之防守。原行餞糧不敷。徑詳該省兩院、措處接濟。今文內略不見有措處呈請之意。止令本部院空運解發。川人豈能遠赴黔中餉兵乎。臨渴掘井。人以為迂。今並非亦不掘。掘甚哉。其可嘆也。仰速照原行、徑詳該省兩院措處。兵准行令劉綮川龍泉二處、亦速行令預備糧餉。若致脫巾而呼。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軍務事。思南府申請行令調發施南土兵八千名、至綦川就便徑抵龍泉。不必到府、免滋往返。至於糧餉、按月差官解給由詳。

批。速賊狂逞。該府危於累棊。本部院發銀調兵、為之防守。原行餞糧不敷。徑詳該省兩院、措處接濟。今文內略不見有措處呈請之意。止令本部院空運解發。川人豈能遠赴黔中餉兵乎。臨渴掘井。人以為迂。今並非亦不掘。掘甚哉。其可嘆也。仰速照原行、徑詳該省兩院措處。兵准行令劉綮川龍泉二處、亦速行令預備糧餉。若致脫巾而呼。責有所歸。此繳。

一件軍務事。統領河南兵馬遊擊任承禋呈、稱營兵由上水壞船、淹死吳從鑑等十四名。請給恤典由詳。

批。各兵萬里遠征。未靖蟻煙。先斃魚腹。言之令人潸然淚下。應得恤典。仰監軍道議詳。委宗堂等覆舟殺人。仰行巡上東道嚴究招報。

一件軍務事。統領河南兵馬遊擊任承禋呈、稱營兵由上水壞船、淹死吳從鑑等十四名。請給恤典由詳。

批。各兵萬里遠征。未靖蟻煙。先斃魚腹。言之令人潸然淚下。應得恤典。仰監軍道議詳。委宗堂等覆舟殺人。仰行巡上東道嚴究招報。

一件飛報計斬播賊首惡事。石阡都司發中選呈、報餘慶司寄住偏橋生員曾文學父子及李佈等將首惡趙仕登、并家奴慶生等、用計殺死。斬首三顆、梟加級賞由詳。

批。中川計殺李旭、黔中計斬趙仕登。賊之心腹手足頓失。不足平矣。仰右監軍道、將曾文學先給發去劉付冠帶。功次查明速報。

一件飛報計斬播賊首惡事。石阡都司發中選呈、報餘慶司寄住偏橋生員曾文學父子及李佈等將首惡趙仕登、并家奴慶生等、用計殺死。斬首三顆、梟加級賞由詳。

批。中川計殺李旭、黔中計斬趙仕登。賊之心腹手足頓失。不足平矣。仰右監軍道、將曾文學先給發去劉付冠帶。功次查明速報。

一件逆會威劫等事。川東監軍道呈各土司、不許以招邀降功生事、阻絕降民由詳。

批。調土兵原為殺賊。非令招降也。乃因而為利。致降人失所。是助播為虐。漸豈可長。以後止許聽令征進、不許妄招害民。其以前劫奪子女、並給原主。如占慳不發。罪之。仍移文川南監軍道通行土司兵、知會兩川招降事。聽高推官會同將領行。該縣防守土漢兵、聽周國柱嚴束候勦。俱移文知之。繳。

一件逆會威劫等事。川東監軍道呈各土司、不許以招邀降功生事、阻絕降民由詳。

批。調土兵原為殺賊。非令招降也。乃因而為利。致降人失所。是助播為虐。漸豈可長。以後止許聽令征進、不許妄招害民。其以前劫奪子女、並給原主。如占慳不發。罪之。仍移文川南監軍道通行土司兵、知會兩川招降事。聽高推官會同將領行。該縣防守土漢兵、聽周國柱嚴束候勦。俱移文知之。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請申飭領兵各官、不許妄行牌帖招諭。惟發兵進勦。山川險阻。頭牌票易於詐假。且其禁兵聽征。不得妄行招降。違者罪之。通行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請申飭領兵各官、不許妄行牌帖招諭。惟發兵進勦。山川險阻。頭牌票易於詐假。且其禁兵聽征。不得妄行招降。違者罪之。通行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議各土司、不許妄招降夷由詳。

批。文臧主招。安武臧主征。進各司其事。所以相成。若領兵官一槩招降。無論自相殘殺。即下人之需索難免。安插不妥。則流人之怨慢易生。更有他處、尤為可慮。以後各領兵官、止宜盤令不嚴。則下人之需索難免。安插不妥。則流人之怨慢易生。更有他處、尤為可慮。以後各領兵官、止宜盤兵聽征。不得妄行招降。違者罪之。通行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議各土司、不許妄招降夷由詳。

批。文臧主招。安武臧主征。進各司其事。所以相成。若領兵官一槩招降。無論自相殘殺。即下人之需索難免。安插不妥。則流人之怨慢易生。更有他處、尤為可慮。以後各領兵官、止宜盤兵聽征。不得妄行招降。違者罪之。通行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抽驗法馬由詳。

批。如議行。抽驗之法、於革弊誠好。為地要。但須於數日之前、並為分散、以便分鑒。無令各兵以守候為苦。反稱不便。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抽驗法馬由詳。

批。如議行。抽驗之法、於革弊誠好。為地要。但須於數日之前、並為分散、以便分鑒。無令各兵以守候為苦。反稱不便。此繳。

一件查究事。東路管餉通判劉之瀾申犯人盧旺所夫賣餉由詳。

批。遠餉勞民。誰不知之。所以必如此者、正以防近地之不足耳。若如此報所為、坐見米價騰貴、軍士榜掠矣。非關軍機。法難輕縱。仰查究報。押夫官明知故縱、並連坐之。繳。

一件查究事。東路管餉通判劉之瀾申犯人盧旺所夫賣餉由詳。

批。遠餉勞民。誰不知之。所以必如此者、正以防近地之不足耳。若如此報所為、坐見米價騰貴、軍士榜掠矣。非關軍機。法難輕縱。仰查究報。押夫官明知故縱、並連坐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總兵駐劄合江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請總兵駐劄合江詳。

批。總兵總管一鎮。今分一路。已自拘方。難更資之坐守一隅。無事駐鎮合江。有事隨宜居中調度可也。仰移知之。繳。

一件緊急軍務事。陳總兵是、請舍行兩廣軍門、召募廣兵二三萬、以楚兵統之。應可濟事由詳。

批。楚地兵糧俱已備集。各道所報、文案昭然。逆賊狂逞。經歲。於今春水漲生。進兵已緩。若待招廣兵而後從事、非需以歲月不可。是決西江之水、活涸轍之鮒也。兵貴拙速。未聞巧遲。歧路回車。千里坐失。崇山幽都。何可偶也。仰照另文行。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是、議動銀發南川收貯聽支由詳。

批。逆賊狂逞。生民如在水火。在事文武、宜披髮纓冠、而往救之。乃至議及甑釜裙襦之類。可謂拙讓而敝火、雖拜而解鬪矣。然亦自有等風痺不知痛癢上官。此時尙以儒文不備實人者。又何怪乎議縣之倉卒失措也。據議已妥。俱准照行。傳銀數照發。縣貴銀候另行。餘俱如議。仍通行各衙門知會。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是、劉總兵統召募漢兵八百有奇、准收支糧由詳。

批。曹操南征。兵八十萬。周瑜禦之。所以成赤壁之捷。亦不過三萬而已。今取一士貪。八路之一。用兵三萬。比少一二百名。尙欲再選。此等舉動。何可使聞於賊。姑准收糧。各項夫役。俱在其內。不必更取備於有司矣。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是、報條議兵將部署料量糧運等項、開款由詳。

批。各款條議。纖悉俱備。可謂良工苦心。惜乎其稍遲也。川省諸所已備。貴省不知已備否。如未備、併工爲之。自有捷法。如穀不能成米。在城每一家散五斗。一日可爲米數千石。如衣甲。散銀各家一副。一日夜亦可得數千件。如造船不及。卽搭筏自可渡軍。如運來撫夫。卽以稍弱軍爲之。仍各執兵自衛。如撫火藥。散硝磺營中。隨帶木臼自舂。諸凡此類。皆可應急。該道通行各道照、運夜備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地方事。分守思仁道姑令守備楊惟中、巡上東道、立功、恢復龍泉由詳。

批。楊惟中避賊失地。已經擊問。候稍情願恢復。姑先取死罪招由。質其妻子於獄。如十日之內、能復故地。進兵者另議。如係支吾、卽行監禁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是、請發施南官兵八千名糧倒接濟由詳。

批。各款條議。纖悉俱備。可謂良工苦心。惜乎其稍遲也。川省諸所已備。貴省不知已備否。如未備、併工爲之。自有捷法。如穀不能成米。在城每一家散五斗。一日可爲米數千石。如衣甲。散銀各家一副。一日夜亦可得數千件。如造船不及。卽搭筏自可渡軍。如運來撫夫。卽以稍弱軍爲之。仍各執兵自衛。如撫火藥。散硝磺營中。隨帶木臼自舂。諸凡此類。皆可應急。該道通行各道照、運夜備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地方事。分守思仁道姑令守備楊惟中、巡上東道、立功、恢復龍泉由詳。

批。楊惟中避賊失地。已經擊問。候稍情願恢復。姑先取死罪招由。質其妻子於獄。如十日之內、能復故地。進兵者另議。如係支吾、卽行監禁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新鎮道是、運餉夫役、進兵隘要、應用藥餌等項、開款由詳。

批。逆賊狂逞。蔓延。思石危如累基。各將領應應援。面不應援。應固守。面不固守。致令殺人如麻。失地百里。擁旄建節之夫。不如一士官安民志。見危授命。可恨可畏。仰一面嚴行將領、勒日恢復。照罪。仍督行思石道勦明、從重招參。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是、報條議兵將部署料量糧運等項、開款由詳。

批。各款條議。纖悉俱備。可謂良工苦心。惜乎其稍遲也。川省諸所已備。貴省不知已備否。如未備、併工爲之。自有捷法。如穀不能成米。在城每一家散五斗。一日可爲米數千石。如衣甲。散銀各家一副。一日夜亦可得數千件。如造船不及。卽搭筏自可渡軍。如運來撫夫。卽以稍弱軍爲之。仍各執兵自衛。如撫火藥。散硝磺營中。隨帶木臼自舂。諸凡此類。皆可應急。該道通行各道照、運夜備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地方事。分守思仁道姑令守備楊惟中、巡上東道、立功、恢復龍泉由詳。

批。楊惟中避賊失地。已經擊問。候稍情願恢復。姑先取死罪招由。質其妻子於獄。如十日之內、能復故地。進兵者另議。如係支吾、卽行監禁詳報。

一件軍務事。分守新鎮道是、運餉夫役、進兵隘要、應用藥餌等項、開款由詳。

批。逆賊狂逞。蔓延。思石危如累基。各將領應應援。面不應援。應固守。面不固守。致令殺人如麻。失地百里。擁旄建節之夫。不如一士官安民志。見危授命。可恨可畏。仰一面嚴行將領、勒日恢復。照罪。仍督行思石道勦明、從重招參。繳。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道是、報條議兵將部署料量糧運等項、開款由詳。

批。各款條議。纖悉俱備。可謂良工苦心。惜乎其稍遲也。川省諸所已備。貴省不知已備否。如未備、併工爲之。自有捷法。如穀不能成米。在城每一家散五斗。一日可爲米數千石。如衣甲。散銀各家一副。一日夜亦可得數千件。如造船不及。卽搭筏自可渡軍。如運來撫夫。卽以稍弱軍爲之。仍各執兵自衛。如撫火藥。散硝磺營中。隨帶木臼自舂。諸凡此類。皆可應急。該道通行各道照、運夜備之。猶可及也。繳。

一件地方事。分守思仁道姑令守備楊惟中、巡上東道、立功、恢復龍泉由詳。

批。楊惟中避賊失地。已經擊問。候稍情願恢復。姑先取死罪招由。質其妻子於獄。如十日之內、能復故地。進兵者另議。如係支吾、卽行監禁詳報。

忠奸情節等因由詳。

批。楊宋爲婚。士司常事。無足異也。惟逆賊應龍、既已得罪朝廷。事在必勦。而宋承恩猶與之往來不絕。卽曰不論洩軍情。其誰信之。雖然。朝廷之恩。天蓋地容。本部院之約。撫順討逆。卽今賊中頭目、源源投降。俱准安插立功。況宋承恩原係土官。豈以其曖昧之迹。遂絕其血食之祀。准免前罪。且容立功報效。若能悔通田氏朝棟及左右人等。斬應龍以獻。無論照格陞賞。應龍之女。仍給與之。公義私情。兩得之矣。此繳。

一件乞委賢能佐領等事。南川縣申。再多委官員、協力各官、收支倒糜。來由詳。

批。解米之人。守支已非事體。至令此時卽運至金子壩、幾於病狂。斯時也。而有斯令也。傷哉。南川之民、其塗炭乎。仰督領道付同巡上東運行處妥。繳。

一件士兵相鬨事。巡下南道是、報鎮雄馬湖土兵相殺由詳。

批。士兵遠調。原爲討賊。乃不思一朝之忿。勦至操戈相戕。未有尺寸之功、已著跋扈之狀。領兵官紀律不

嚴、本應重坐、念進勛在即姑不深究、仰行令以後解紛息爭、立功贖罪、如再蹈前非、定行處斬、領兵目把、等州縣正官、先住俸戴罪、責令親自督夫速米、候事完類參、任意、寧有罪人犯、嚴究解、仰守東道查行、緻。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鄒宏烈申稱、各官兵到婺川縣、未有糧餉、且思石二府、俱各數少、乞行設處由緻。

一件地方多務等事、驛傳道呈、龍場養濯等驛、申請協濟由詳。

批、雇行該道府預備糧餉、又發銀令貿備、本部院所以爲思南至矣兵至而止有一日之食、是倘可以爲國乎、地方之不失陷者、幸耳、仰分守思仁道、嚴行措辦轉運、進勛之期已過、如誤大事、責有所歸、此緻。

批、雖非一時可修、若待勛成而後運糧、運矣或有見船可用、或一面造船、一面搭棧、一面搭橋、仰邀上東道、督行該縣、與麻參將協力爲之、松坎播界、在營中隨宜處置、何待申詳、此緻。

批、播賊向來妄稱九股助逆、明欲忽瞞諸夷、曹錢盧既稱九股原未助播、又欲誑江勛賊、忠順可嘉、准給劉冠帶、約束苗外、賞三兩銀牌一面、銀花二枝、紅段一匹、用示優待、若能截殺黃岑等苗、及撫化土官有功、另行陞賞、楊國臣謝思忠等、行令再行招諭、事完通緻、此緻。

一件查究事、南川管餉通判劉之淵呈、犯人汪意等包貼運夫由詳。

批、輸運事關重大、各有司漫不經心、任從猾役包貼、致誤事與、罪不容逭、俟應提問、姑責後效、文內銅梁

一件緊急軍情事、總兵陳璘呈、報思石二府、無餉接濟、乞行思石道轉行二府催辦由詳。

批、湖省兵糧、自去年八月催價、以至於今、非一日矣、景象若斯、令人駭愕、經管各道、非以空文支吾、則以閑言評議、令人仰屋竊嘆而已、事已然、眉仰該鎮多方召募、催督有推委誤事者、不問是何衙門、從實揭報、以憑參究、救焚拯溺、勢難延緩、該鎮任其勞、本部院當其怨、他無所顧也、此緻。

一件地方事、貴州遊擊楊惟中呈稱、發兵裝塘、一鼓衝鋒、陣斬首級五顆、賊奔入關、功難無疑、實解婺川之危由詳。

批、楊惟中殺軍失地、詭稱恢復免罪、今一步不敢入龍泉、又以零級、輒稱解婺川之圍、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可恨可恨、仰分巡思石道嚴查究報。

一件軍務事、貴州按察司呈、偏橋長官楊國等、撫留九股苗頭曹錢盧父子等、相應從優賞、或給冠帶、約束苗外、賞三兩銀牌一面、銀花二枝、紅段一匹、用示優待、若能截殺黃岑等苗、及撫化土官有功、另行陞賞、楊國臣謝思忠等、行令再行招諭、事完通緻、此緻。

一件查究事、南川管餉通判劉之淵呈、犯人汪意等包貼運夫由詳。

批、輸運事關重大、各有司漫不經心、任從猾役包貼、致誤事與、罪不容逭、俟應提問、姑責後效、文內銅梁

等州縣正官、先住俸戴罪、責令親自督夫速米、候事完類參、任意、寧有罪人犯、嚴究解、仰守東道查行、緻。

一件軍務事、委官知縣鄒宏烈申稱、各官兵到婺川縣、未有糧餉、且思石二府、俱各數少、乞行設處由緻。

一件緊急軍務事、楊惟中呈、報本職乘銳與賊連戰數捷、追入苗巢、已經恢復龍泉、掩埋骸骨、召集流離、以俟大兵由詳。

批、壯哉楊惟中、遂乘銳直復龍泉也、龍泉稻骸滿街、賊所厭棄、得無與鬼戰乎、仰思仁道查報。

一件重地師旅方殷等事、督餉道呈、議派夫竊免發糧、以濟軍興由詳。

批、東南派夫、西北徵銀、此法紀人情、共稱便者、非有所偏累於其間也、今勛敵對壘、兵刃未接、天下之事、未知始終、西北尚未定議免派、東南豈可預定免徵、今但當竭力平賊、勿生別議、以搖人心、令小民反不可使、則事去矣、緻。

一件再陳一得等事、總兵陳璘呈、條議軍機五事由詳。

批、大將得輒偏裨、偏裨得斬千把總、及哨隊長、俱如所議、懸賞賞功銀、業以有行、當再令多發、防邊事例、止以血戰爲功、不以損軍爲罪、今後亦止取獲賊、不問其他、若不得賊而徒損軍、則亦無所逃罪、文法自不必一一拘、若乘機取事、當敘其功、逗遛後期、又當議其罪、亦難以槩論也、仰通申飭遵行、以圖全勝、此緻。

一件緊急軍務事、守東道呈、請徵論支發東路官兵餉銀由詳。

批、該府發各州縣銀何其速、發該道所取銀何其遲、蓋彼有常例、此無常例故也、速督行該道、所取銀何其速、發該府發各州縣

可任專征。至撤勦播之兵以分之。卒至失律喪師、一軍皆沒。豈不惜乎。此等事從來不以一字相聞。直待失機至此、乃始呈報何也。黃沖審革任聽參急擇才勇閑將代之。仍面行各衙所州縣、一體申嚴防守。所殺官兵的數幾何。查明速報。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報招撫過九股苗頭汪外望稍等由詳。

批。苗人皆吾人也。向來撫馭乖方。致逆賊利陷威劫、反爲彼用。該鎮一旦招撫盡入版圖。豈不快哉。劉合明准暫爲管轄。俟各苗報效有驗、即給劄授官。令永歸王化。該鎮小賞銀幾何、而盡爲撫苗之用。仰監軍道查補繳。

一件軍務事。重慶府申請查夫價銀兩由詳。

批。凡各州縣發銀。該房吏書、俱有一定常例。所以不及請詳、擅自作數分發者。利令智昏耳。此何等大事、亦了無忌憚。張忠定治蜀。一錢斬吏、有以也。仰仍盡法究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淘公灘降民二千一十八名口安插石寶寨。係運夫經過地方、恐有疏虞、誠安之別土由詳。

批。夷民歸化。多至二千。揣家以出、必無他慮。若安插失所。反有他慮。仰會同監軍僉議二道議妥。一面盡行賑恤、無致飢餓於我土、以阻後來者之路。繳。

一件遵明旨廣招徠等事。總兵陳璘呈招撫過夷苗由詳。

批。今日征勦。止誅逆賊應龍。其餘頭目親信之人、但肯投降、即准免死立功。況各寨苗夷平各苗既願歸化。即當教其往罪成興維新。仰移行監軍道、各給免死帖文、隨便安插。如能殺賊立功、重加陞賞。張鵬舉等紀錄通殺。此繳。

一件急缺征兵糧食事。陳總兵呈征兵急缺糧餉、請催發接濟由詳。

批。該省餉事。自去年督催、以至於今。節據該道回文。皆稱必不誤事。今兵至白泥、顆粒不給。豈欲以兵與敵乎。千里饋糧。師不宿飽。況告飢於千里之外乎。嗟嗟。事去矣。事去矣。敗兩雄兵。不見敵而飢死。悠悠若天。此何人哉。仰督餉道一面回報。無令撤兵就糧也。

一件請議進兵事。陳總兵呈報進兵道路由詳。

批。該鎮進偏橋路。陳良玭進龍泉路。本部院分布久定。已經奏聞。公移私劄。不啻數四。該省餉道、止因糧米不備。遂欲移兵就食。擅行議撤。是又一軍門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該鎮自當便宜行事。何故千里請命、坐失事機。仰照原行速進。如後期誤事。責有所歸。三渡關、即偏橋入播之路。苦竹隘、即在坂角之西。設伏張疑。任陳良玭行之。該鎮仍調度萬全。不得狐疑取罪。此繳。

一件地方孤懸無援等事。湖廣布政司呈請題留在庫歲衝司等項銀兩、并嚴催解司湊餉、通候播事寧日處補。其加派餼糧、免分貴州由詳。

批。播賊一破偏橋、直走銅鎮。全楚勢且不保。今日利害、三省共之。何謂湖省用兵、本爲黔蜀也。二省助黔、

奉有聖旨。四川催派銀十二萬。已借十萬給黔。湖廣派二十餘萬。可以一萬寧貴乎。如曰該省發兵四萬、則四川發兵十五六萬。非撫事也。施州兵以楚兵用之。楚帥信地、亦四川倘之矣。酒糧已屆京倘。豈得遂作楚數。廣西已倘黔三十萬矣。湖省助黔非十萬不可。仰作速解發。無致誤事。繳。

一件軍務事。管蔡江事周同知呈請議加設馬匹應遞由詳。

批。該縣掌印官到任久矣。及今方議馬匹。何見之晚也。此地里民、造夷未起。何墟走遞。近已發各處馬五十匹。當再發五十匹、想亦足矣。所議事體、甚覺拘攣。非撥亂之才也。仰巡上東道速議報。

一件仰仗威猷官兵奮勇攻破堅陣險關等事。總兵李應祥呈報官兵攻打四牌、并天邦關三百落等關、斬獲功級由詳。

批。貴兵素弱。賊易視之。乃今一舉而破三關。斬首二百餘級。振積弱之勢。塞苗之膽。豈不快哉。仰監軍道查明議敘。仍行令益奮忠勇、直搗賊巢、以成全捷。繳。

一件軍務事。分巡貴寧道呈請速檄貴令安插臣、戴罪與疾、督兵進勦、撫批。天下與兵誅播。水西一軍、獨逗遛不進。豈其日把之告於利乎。抑亦安插臣拙於計也。與疾討賊。自有故事。仰該道嚴督進兵。無爲彷觀者所疑。王法軍令。未易干也。繳。

一件軍務事。發遞道呈請發縣貴銀二千、給吳文傑曹希彬等支用由詳。

批。軍中既需縣貴。卿便隨便支發。千里請詳。豈不誤事。仰作速發去。以後緊急事務、須以徑行、無拘文法誤事。繳。

一件軍務事。東監軍道呈南川進桑木關一帶設營、首尾聯絡護餉由詳。

批。大兵深入。急在糧餉。防護單弱。豈爲萬全之策。如議楊登山在眞州居中調度。任承恩在湾溪、王之翰在園村南川。各領所部兵防護。兵如不足、就近便宜撥給。金秉貳守城、葉當春防守江口。遠者各以軍法從事。該路兵行已遠。聽該道就近調度。將領回撓。參來重處。餘俱如擬行。繳。

一件頓獲賊級事。左監軍道呈報渭城州官兵、於蝦子渡河渡關河邊、斬獲功級共二十顆由詳。

批。貴州士兵。素以精強自命。乃臨敵執訊獲醜。首在演兵。此豈得無汗顏。仰查明額報。

一件嚴究渡虐罪囚事。按察司呈犯官鄧學思等由詳。

批。防播亦多方矣。何汲汲於艷獄囚。蓁江罪囚出獄、以城破耳。破城者非獄囚也。艷之何爲。各官舉動若此。其不爲賊魚肉幸矣。鄧學思等姑依擬發落。官收繳。張與行聽別卷另結。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開銷糧賞銀兩由詳。

批。賞不踰時。爲有功也。事當無事何以賞爲。卽有應賞者、本部院已行之矣。各道之賞。是亦不可以已乎。將來師老財匱。脫由一呼。欲再行賞難矣。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之謂也。姑准開銷。但恐不便奏繳耳。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委官協運糧餉由詳。

批。廠餉所慣遇怯有誤餉運已行參解准行楊敏政程試共理饋餉之事。當地貢成無致有失仍移行楊敏政留兵千餘以一千總領之防守江津。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都司王芬等斬獲新村楊木田賊級共六顆。應否准銃准削由詳。

批。峯級不算。罰未見對。徽輒報斬。恐有妄殺平人冒功之舉。故禁之耳。若打洞對陣。兼證明白。即無功級。先登者仍應議賞。何論斬獲功級多少。查原詳並未到部院。何處失逸。查明詳報。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都司王芬等斬獲新村楊木田賊級共六顆。應否准銃准削由詳。

批。遵州當秋收之時。官不催徵。民不輸納。今青黃不接之時。米安得不貴。價安得不高。此州運夫甚多。不爲一處。恐米與夫兩事皆誤。但無令各處以爲例可也。仰巡下南道查議報。

一件軍務事。同知張鑑呈詳委官專管遵州。幷究斃押夫省察由詳。

批。遵州運事之壞。一至於此。兵在敵巢。一旦絕食。不戰而潰。奈何奈何。仰巡下南道、行令銃州府劉知府、賴來遵州、幹理收放。邵知州資令親自入山押夫。況蜜賢二日內解報。俱速行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運餉事宜由詳。

批。如議行。內扣銀買米。設法順帶。恐亦有難行者。須令張同知通融爲之。不必拘於成法。致礙軍機。本部院但取不誤事耳。不以一切之法責人也。繳。

大勝由詳。

批。施兵以少擊衆。機順數多。良快人意。仰候另文獎賞。及催楚兵合營。聽本官督進。士兵易騙。賊謀最狡。仰令益加謹慎。以保萬全。功級驗明。止將兩耳及小功解該道查驗。不必遠解。此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犯人孫孝招詳。

批。此事自去年有行到今。只爲餉米一事耳。前云移付工房。今云除餉米另行造册齎報外。竟未見册也。不知該吏閙鼎。何益於事。州官昏庸至此。將何以佐軍興。仰將掌印官提究招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安樂二縣運夫由詳。

批。舉大事當有一定規模。移短運以充長運。所濟無難。並短運者逃避不來。所失多矣。彼中夫至三運。苦累垂死。不妨令自行更班。無拘原行。各路皆已數變其法。乃通濟也。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犯人孫孝招詳。

批。此事自去年有行到今。只爲餉米一事耳。前云移付工房。今云除餉米另行造册齎報外。竟未見册也。不知該吏閙鼎。何益於事。州官昏庸至此。將何以佐軍興。仰將掌印官提究招報。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議安樂二縣運夫由詳。

批。舉大事當有一定規模。移短運以充長運。所濟無難。並短運者逃避不來。所失多矣。彼中夫至三運。苦累垂死。不妨令自行更班。無拘原行。各路皆已數變其法。乃通濟也。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報。施南等司官兵。攻破板角關巖隘。捣斬甚多。另報由詳。

批。士兵奮勇克關。功有可嘉。至十八日賊合兵來攻。又以孤軍破走之。此足愧諸將之觀望者。以後但宜申令嚴防包截。會齊入壩。不可過相責備。以挫其銳。仍速催陳總兵合哨並入。以收全功。此繳。

一件飛報攻破險關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施南等司官兵。攻破板角關巖隘。捣斬甚多。另報由詳。

批。士兵奮勇克關。功有可嘉。至十八日賊合兵來攻。又以孤軍破走之。此足愧諸將之觀望者。以後但宜申令嚴防包截。會齊入壩。不可過相責備。以挫其銳。仍速催陳總兵合哨並入。以收全功。此繳。

一件飛報提苦事。石砫司申報。十七日曾同各官兵攻破金子園寨。乞速催諸路並進。以援本路深入武官扶岡敢冒賂無清查。可爲痛惧。仰仍通行查報。

批。招降一人。孤賊一黨。全民一命。甚善事也。仰查明原招之人。事完通銃。開兵有竊斬降人。以充級。甚及於行客者。大干軍紀。法在不赦。該道時時覺察之。此繳。

一件飛報提苦事。石砫司申報。十七日曾同各官兵攻破金子園寨。乞速催諸路並進。以援本路深入

批。據報師已出險。前爲坦途。置塗長驅入播耶。仰監軍道就近調度。令相議進止。無以孤軍入巢。繳。

一件逆天倡亂。逃殺生母等事。巡上荆南道呈禁窟寅化不得妄查出兵由詳。

批。窟寅化助播之事不可知。但其見播賊滅亡無日。而急於自白。亦其畏王法。守臣紀一念之良心也。第與馬千乘難以並用。姑令守分自保。再有征調。自當用之。識知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請再編夫相拭協運由詳。

批。一兵一夫。卽遠無不可供。而猶苦不足。此有司不能約束。逃亡太多之故。再派不無累民。事急勢須出此。姑如議嚴行催發。如再違誤。正官擊問。繳。

一件仰仗天威官兵奮勇等事。思石兵巡道呈報。官兵攻打關巖圍。斬獲功級由詳。

批施兵以寧壁衆屢報斬獲功殊可嘉第孤軍久屯亦有可慮仰速催楚省所發容美桑植之兵前來應援陳總兵日久不進殊非事體併委人守催前來合哨策緻

一件軍務事巡上東道呈查過麻鎮失誤運餉緣由詳

批麻鎮提住運遲致三軍絕食若非該鎮疾馳入關困糧於敵其不致脫巾之變者幾希既幸軍機未至大誤姑饒死革職充爲事官守城及護餉如再誤事通論前罪此緻

一件請找給安家行糧犒賞事婺川縣參將王鳴鶴呈請找給行糧犒賞由詳

批內地調發與出征絕國者原自不同安得以東征爲比議添五錢是亦不可以已乎此兵已調發貴陽路仰貴州左監軍道會該參議妥通詳

一件緊急軍務事巡下東道呈犯人譚孟仁等招詳

批招兵重事也軍印官不清理委之佐領佐領不清理委之書手詎騙錢物尚可諉曰不知册內公然造念其初犯該道姑提戒知縣責十板主簿責十五板喻天榮失誤軍機罪不止於徒配通提從重究報

一件飛報大破賊兵事宣慰安疆臣申報三月二十九日本司與鎮雄兵於母氏圍與賊大戰殺死賊首提調五十餘人又殺死第三子楊惟棟由詳

批該司兵從入播未經接刃本部院甚以爲疑今一戰大敗其衆令人快然已發千金充犒並行該省量給犒銷今川兵已入圍岡仰益鼓舞兵衆奮勇夾攻坐收全捷以膺懋賞此緻

一件軍務事左監軍道呈有楊應龍妻田氏餽送陋規批戡亂澄杜私交絕利藪申討賊之義豈不殺然烈丈夫哉使向來當事友各士司皆立心秉節若此焉至通賊得逢其貪結之私致成滔天之禍也已另行獎賞仰該道再製大紅段旗一面上書忠清二字給之令每戰樹於馬前以作士氣此緻

一件飛報大捷事左監軍道呈報水西隴兵二十九日大戰殺逆賊僞內府提調把總苗頭五十餘人斬其子楊惟棟由詳

批烏江之役貴人於安氏有竊鈇之疑今一戰而心迹自奏是役也誠逆賊兇渠之餽保水西忠順之名順逆之報鐫鉄不爽皆天也功次查明類報事平自有深典賊兇渠兇即敗退不難忍恥行成仰益勉勵戮臣弟兄嚴督目把撫爲所感務建全功以保榮名膺上賞緻

一件申嚴第一軍令禁止殺降事兵巡思石道呈請嚴禁殺降冒功乘機劫財等弊由詳

批准泉一路主將久不到陳良此威令不行致各營將士往往殺降要功致賊寧死守不下可爲深恨某以行擊丁文明王義此風或少息乎該道所議良是惜太晚耳如議嚴行禁戢有犯者照例參究軍士徑於令下斬首即今川兵大入賊已上岡關內外假息遊魂免死爲幸不能奔衝該道無妨就近隨營彈壓清理不即焚香告天無益也緻

一件酌議運夫以免偏累等事巡下東道呈議運夫由詳

批夫議更番固稱長便但起夫之處多則微銀之處少該路已用三十三州縣倘不足用也更於何處徵銀充價乎且用兵亦未必至十月今既給價只原州縣量再起夫不足者以附近州縣撥之不必起至三十州縣之多也再議速報

一件軍務事宣撫安疆臣申稱自誓師以來節次攻打關岡並稱烏江河渡官軍之失因本司地方相去甚遠又無聲息可聞安能飛越援救等因由詳

批一戰奪氏岡再執倘義黃繼之安氏兄弟報國之心明於皎日本部院自是推誠相信無復疑也仰畢節道論令嚴督力戰以應懋賞緻

一件軍務事畢節道呈安疆臣兵食糧應否給與由詳

批貴州征討舉用水西之甲從不給糧非自今日頃以勦播事重特倚破格該省所給已逾萬金即本部院二次發牘已二千之上花帑盜等皆各土司所撫也安氏母子既已得金即應發來倘士卒奏肩功乃中道而議糧是以一戰勝敵憤上司之犒賞而以無糧退兵存鄰比之私情誰爲疆臣罪此計者不但不忠於朝廷亦不忠於安疆臣矣仰該道會同該參及監軍道嚴論之如必欲按兵索糧及怯敵退兵查實另報

一件計擒叛賊心腹事安疆臣申報本司計擒獲賊心腹提調倘義等由詳

批倘義黃繼之逆賊之二心腹以當沙溪一路者也久令安疆臣圍之今一旦誘執令人快然疆臣此心可對天日誰謂水西觀望乎仰監軍道會同畢節道審明倘義黃繼之再查一二坐寨緊要者固監留以忠於朝廷亦不忠於安疆臣矣仰該道會同該參及監軍道嚴論之如必欲按兵索糧及怯敵退兵查實獻俘餘盡梟示可也緻

一件軍務事定遠縣申報宣解過倘米積出羨餘米三百石由詳

批該縣既完正倘又報餘米又不急於表暴先報本府令報道令報兩院始以次申報又何其略無自多之心也仰督倘道先行縣動銀四兩充獎仍候事完通報緻

一件輸殺助倘事太平縣申教官張以開關稱係永寧衛人原籍積有殺一百石願充軍倘由詳

批卜式倘知輸粟助邊今兵連禍結民窮財盡無一人倡義助倘者張以開以一橋官有此舉可以風矣仰督倘道行令運至合江應支仍候事完議敍緻

一件點哨失利賊將狂逞懇乞增兵加倘滅賊報讎以收桑榆成績事永順宣慰彭元錦呈請再調本司兵一萬名卑職外自備糧倘於前起之外再備報效兵八千名即督發進勦由詳

批永順兵名聞天下乃播賊以計殲之一軍皆沒其不共戴天之仇也該司此舉自不容已但今播賊川兵殺盡賊止率其戚屬上岡自保仰本官速督在楚見兵前來合勦令健士上岡獲賊取心以祭死者豈不快哉若待取兵同恐曠日持久爲人所得矣亟岡之緻

一件天鑒叛奴欺愚擅惜堵殺十族百姓逐父殺母等事石砫宣撫司前寧印女土官譚氏申稱氏男

馬千乘譯氏通播庸情由詳。

批。覃氏通播黨逆罪不容誅。令不知監圍賊首、因罪爲功。及賊探總者、仰巡下東道嚴究報。

緒人何爲。乃令其以賊爲親、以子爲讎。此來投文、想亦爲誅打。但事干軍機、賊恐各鎮有專功懷利者、仍前推諉、不肯協力成功。伏乞本部院嚴行申飭。庶有實威由詳。

一件軍務事。分守思仁道呈施州兵糧所少折色銀兩。查在川省支辦期內、或仍於川省發補。或令楚省接支。或於黔中取給由詳。

批。此兵原屬楚省支餉。向以賤論不定、川省代爲俯耳。已支者、不補還足矣。未支者、自應於楚餉補足。何論期也。仰照行。繳。

一件盤恩備逆請官署理事。遵上東道呈。新復松坎等五驛夫馬供應由詳。

批。議議已妥。但此各州縣方起運夫、官民俱無暇日。復令徵銀供驛差、反至遲誤。計算各項之費、一年該銀四千八百餘兩。姑准於官銀內先支一半。就近招人買馬應差。庶事濟而民亦不擾。委官俱擬用。此繳。

一件多方議處等事。布政司呈、蜀府無米可糴、止量行助餉、但不必受由詳。

批。蜀藩既稱無米。準買事爲可再強助米五千。既有王命、亦何可不受。但此事自本部院發之。今不受。銀輒爾文移。非料該鎮不能辦。此又監紀官之狡計也。姑不深究。以後照七道公詳批允事理。分日易地迭攻。周而復始。如再執拗作梗、擅自分布、及坐視縱賊、並差人於賊中往來。即以通寇論。尚方具在。慎之慎之。繳。

一件多方議處等事。布政司呈、蜀府無米可糴、止量行助餉、但不必受由詳。

批。蜀藩既稱無米。準買事爲可再強助米五千。既有王命、亦何可不受。但此事自本部院發之。今不受。銀輒爾文移。非料該鎮不能辦。此又監紀官之狡計也。姑不深究。以後照七道公詳批允事理。分日易地迭攻。周而復始。如再執拗作梗、擅自分布、及坐視縱賊、並差人於賊中往來。即以通寇論。尚方具在。慎之慎之。繳。

一件申明兵將獨入苦戰、徑逼賊圍事。高推官呈稱、十八日石砫等兵、並綦江路兵、攻破養馬城養雞城海龍囤等關。割參養雞養馬城若永合路、則絕無一兵至。乃該路反捏報爭功、坐收人已成之功、相應申明由詳。

批。賊已窮促。亡在旦夕。不能同心戮力、剋日滅賊。而文武官、轉相朋比。爭一關一城之功。甚至飾虛架僞。如鬼如蜮。身自爲賊。何以伐人。尚方之劒不試、果不足以滅賊。仰東南二監軍道、會同守東道、查明速詳。繳。

一件申明兵將獨入苦戰、徑逼賊圍事。高推官呈稱、十八日石砫等兵、並綦江路兵、攻破養馬城養雞城海龍囤等關。割參養雞養馬城若永合路、則絕無一兵至。乃該路反捏報爭功、坐收人已成之功、相應申明由詳。

批。蜀藩既稱無米。準買事爲可再強助米五千。既有王命、亦何可不受。但此事自本部院發之。今不受。銀輒爾文移。非料該鎮不能辦。此又監紀官之狡計也。姑不深究。以後照七道公詳批允事理。分日易地迭攻。周而復始。如再執拗作梗、擅自分布、及坐視縱賊、並差人於賊中往來。即以通寇論。尚方具在。慎之慎之。繳。

一件軍務事。巡下南道呈、把總袁成祖凌店運夫、乾銷米價、乞行究處由詳。

批。該鎮爲賊所愚。欲專受降之功。慢盟厲叛。縱賊至今。今見賊詐大露。撫可遽飾。卻變爲就中取事、三統爲號。一鼓並進之說。既有此議。何不明告各鎮道、一面白之本部院乎。以前竄揭具在。何嘗一字及此。今輒繆文諱罪。

都、令以青衣大帽領兵、事完定奪、魏光燾久不入營、致壞糧運、仍照前行提問、通行各營知會、緻。

一件軍務事、貴州左監軍梁鼎二道呈、查論過水西鎮雄司府土官、據稱並無通賊之情、不敢妄行望功、但求免罪、請示或躍回遠剳把截、或徑擊回由詳。

批、本部院通賊之禁甚嚴、近將領有以招降誤事者、已經處治、乃該司目把、猶襲故常、安得不滋紛紛之議、既欲撤退避嫌、難見悉順、開已於五月二十八日回兵、當聽之俟功完、自當論功優敘、近又有傳其招據播土播民爲己業者、或係謗言、亦當謹慎、有功非難、居功爲難、楊氏之禍、始於無上、必慎防弓蛇杯影之疑、撫但執狡免走狗之說也、仰論知之、緻。

一件遣際惡俗、孽由自作、等事、播州應襲同知、土舍羅天龍呈請、乞念忠順報效從征、懇恩仍授撫夷同知、將原名下應管莊田、乞另賞劄付給領、遵照聽上司節制由詳。

批、羅時豐一門爲逆脅盛、安得有子、且彼酋鼠竄失守宗誠、朝廷取土地於逆賊之手、羅天龍何人、冒開許多地土、欲將何之、狂妄之罪、殊不下楊酋矣、仰監軍道會同紀功道查議報。

一件懇恩電賜血戰微功等事、石砫宣撫司申請、俯念微功、懇收懸賞銀五千兩、賜還羅網場姜池土地方、明係叛逆、罪不容誅、仰巡下南道馬上差人查看、如已占據、從實速報、以憑參勦毋遲。

民內撥一二所給本司管業由詳。

批、所謂瓜分地土者、謂不用朝廷人馬、土司能自取之也、今調天下大兵、土司因人成事、微恩已幸、輒妄冒開許多地土、欲將何之、狂妄之罪、殊不下楊酋矣、仰監軍道會同紀功道查議報。

一件懇恩電賜血戰微功等事、石砫宣撫司申請、俯念微功、懇收懸賞銀五千兩、賜還羅網場姜池土地方、明係叛逆、罪不容誅、仰巡下南道馬上差人查看、如已占據、從實速報、以憑參勦毋遲

之地耶。該道酌奪呈請、候矣。候矣。今付否扣留、查明速報。

一件、以病忽發等事、推官高折枝呈稱、忠病不能供職。今見本委攝播州兵備職任、事務重大、奎非奄奄病纏、能勝乞容休致調理由詳。

批、播州新定、經理維艱、以本官有才有守、任勞任怨、選擇而使、衆謂得人。何事復有此請耶。且播事已逾半載、被中需人甚急、方在題請、何可言他。仰重慶府論留、仍令作速入播視事、無再遲延。繳。

一件、地方事、巡下南道呈永寧宣撫司地方、以河爲界、近因防播官兵布御邊險、請行委職官先正疆界由詳。

批、仁懷赤水、自前代來、即爲播地。乃五十四里之數。王世光妻袁氏繳到誥命可查。今該道云仁赤地方、原屬播州、有何證據。以河爲界之說、恐亦難憑。永寧惡目、自播州乖亡之時、即擅證女官、混中邊界、爲異日爭占之地。今果然矣。該道以爲俾復原業、不知果的爲彼原業否。紐麻山、李博堖、皆發兵據級取之、彼皆以爲己業。是朝廷三十萬大兵、皆永寧紀綱之役、而三省大撮大哲、總爲土司營家事也。是誰開邊釁乎。仰該道會同川東守巡二道、作速查明邊界、以杜後爭。限半月內報。

一件、議處甦困事、督餉道呈重慶府條議餉米等項開款由詳。

批、征播之役、不得已而用民力、萬苦千辛。今人酸鼻、乃賊平兵解、所司尚不爲一處、追銀追米、催火不寧。不知生民何辜、遭此厄也。可嘆可嘆。諸議俱准照行。仍速移文、仰早遵守、無令小民久在湯火。繳。

一件、軍務事、永順宣慰司統兵冠帶舍把彭宗惠等量稱、各兵原因乏食之苦、始非私逃、懇乞明示、斬回由詳。

批、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搶糧。此軍政也。該司兵一缺食、即肆行搶掠、不告而去。有制之師、豈若是乎。既已滅賊、姑不深究。准撤回、無再生事取罪。繳。

祭文

祭諸葛武侯文

維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五月戊申朔、越二十五日壬申、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率川東監軍道左參政張棟、兵巡上川東道右參政張文燿、暨重慶府衙縣文武官員、謹以牲醴庶羞之儀、致祭於蹔都督同知劉綎、蹔都督同知張良相、二位之神曰。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識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夫逆賊楊龍、淫慾以遏奏毒生蠱、原野腴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封豕之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誅言誅之者何也。惰者以私、墜者以賄、苟就一切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蓋誅言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捽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尊命賤、所從來矣。逆逆賊卷土而來、相與從事於顛行。將軍不沮不懾、擁孤軍以抗強敵。又得謀勇具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間。一戰東漢、再戰四堰、奮一呼、萬夫辟易、斬將搴旗、潰圍絡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士散、覓至以身殉城。然其英風義烈、猶足吐懦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以奇矣。且自二將軍死、而後賊負不可赦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張、四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令守蜚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通。必且爲賊諱。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鵬起、席卷川巴。李特孟知、前事不遠。即不然、而殺人者可以自全。將使人憤閉鼎之心。戶比齒焉之迹。僭擬成風、綱常墮地。不及十年、人其戎乎。瓦解陸沈、豈足爲喻。蓋二將軍之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即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塞責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聖以生無棄名、死無如未生、且逭之矣。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事既迫。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蔭以延世。千秋頌祝、比於睢陽。嗟嗟。可不謂重耶。化龍等既入滄城、督師勦逆。高二將軍之義、乃爲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蜚城之厲鬼、以殺賊、而死乃益重也。嗚呼。尚饗。

祭張監軍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在庚子、七月壬寅朔、越祭日丙辰。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李化龍、謹以剛鬣柔毛清酤庶品之儀、致祭於欽差監軍征播四川布政使司右參政、還樸張公之靈柩前曰。嗚呼。部誰有之。人死留名。誠得死所。雖死亦生。惟公誕河山之粹氣。鍾燕趙之精英。負奇每悲歌慷慨。臨事輒憤悱不平。當其守山海、備關州、蓋若丸泥封關。稱北門之鎖鑰。亦莽嘯劍抵掌。絕大漠以橫行。既逆酋之發難。遂枝策而西征。和門數語。肝膽立傾。語時事、腐心動色。恨叩九閽之無路。談叛逆、嗌眦立髮。願揮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蒞重圍之險。乃匹馬而監御月之營。倡明天日。威振雷霆。望之者鵠候風聲而避。歸之者簞食壺漿以迎。既抵蜀。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而倡九地之攻。義形於色。即衆怒聚猜。其奚恤。威加於敵。遂灰飛電墜。以成功。蓋開初五之戰、公獨搖旗助賊。與賊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不下。卒至勞形而敵精。蓋夫功以此立。病以此成者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其機可乘而輒失。盼屢叛而無功。甘袞虎而遺患。誰築室而返耕。縮朒者爲賊所愚。至不以一矢和加遺。庸儁者、縱恣烈掠。等三尺若一髮之輕。即走卒爲之氣塞。何況受命

祭房强二將軍文

維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二月乙亥朔、越日、欽差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糧餉、巡撫四川地方、兵部

而豐鎬之兵又況乎三月之間山風水雨之與居、困苦飢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憊耶、憂耶、不然、胡爲乎以瓢瓢凌雲之氣、不數日而失藏山之樂、鼎鄰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赤膽忠心之士、豈與山原之道殣同命、世之容容碌碌者何限、往往飽富貴而享功名、顧塵顏蘭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下猶有生氣、曹蜍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足爲生、節當五月望後、護師漸老、余且斬車秣馬、欲馳入柳營、而親取衡命者之首、乃以家計而不果於行、獨酒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義憤、即大衆不輯感動、公獨搏膺頓足、矢諸天日、遂以一日而克鴈門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何心面不掩泣返袂、揮汍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徇國之節、而半以洩吾不平之鳴、嗚呼哀哉、尚饗、

東征紀行錄

撰人不詳

播景有苗弗靖予奉
命率師撫勦以成化十三年丙申秋九月二十日發蜀
城從眉嘉敘瀘舟行凡十有二日達重慶府自重慶
陸行九日抵播州整飭兵旅凡二十有三日自播州
三日達餘慶長官司又一日達白泥長官司又一日
至黃平安撫司駐劄行事又四十五日始事竣首尾
九一百奇三日惟行役有誌古人是重況典戎大事
又可無紀因自重慶師行至班師之日凡所經歷山
川與應事接物之緊各備書之且各系以小詩一首
用備他日閱覽吉行不載也
本年十月初八日重慶發軍渡江而南登城南高山
整肅士馬將佐以下壯氣可掬馬上口占四絕句云
長子帥師吾豈敢誤承兵柄付書生南山高處行軍
令龍虎雄才聚柳營又鳴笳疊鼓發渝南手挽三軍
駕兩驂料得東苗諸部落馬前不信是張騫又大酋
山谷悠眺梁
聖主寬仁浩莫量詩示小臣毋妄殺賊魁擒盡更擒王
又十萬貔貅入播來秋毫無犯市門開此行本為安

遵計說與諸苗莫浪猜是日宿百節驛依山而行陂
平相半人不覺勞驛在溪橋之口面燕尾山水聲泪
泪雲山疊翠亦有佳趣更成一詩百里長途險復平
肩輿緩步踏歌行明朝綠是崎嶇道入播初經第一
程初九日過白渡驛宿綦江驛是日途次大風有寒
意行境有山巍然在東起自重慶城南為真武山中
為雲象在百節為燕尾在白渡為鳳冠在綦江為太
公皆一山發踪綿亘二百餘里矗矗起伏不絕漫不
識其所關也有詩紀之峰巒突亂白雲封綿亘東來
幾萬重形勝不同名亦異只堪瞻覩不堪從初十日

宿東溪驛是日微雨過綦江三十里有山名魚梁高
不可名土人謂此山直抵播州千里不斷東行百餘
里皆高山懸崖曲折艱於趨陟而西山樹木蓊鬱翹
翠可愛亦足以豁幽懷也峰巒溪谷連至播陽形勝有餘行部惡宦情到
日宿安穩驛是日過桂崖與九盤坡隔壬都皆羊腸
道若下井登梯居人綦播相參語音不可省九盤曲
折白雲邊下視平途井底連始信前人不欺我分明
蜀道若登天十二日宿松坎驛即古夜郎故地蓋李
白所貶處去驛不三舍有縣治遺址及竹王祠基尚
存是日過清齋木交二坡甚崎嶇不可盤行者宣慰
使楊愛率其部屬遮至境上貴州鎮守總兵巡撫三
司亦遣指揮二人至途間懷古有詩按節三苗過夜
郎名空在猶有祠基說
即緋徊因笑謫仙狂人亡邑廢名空在猶有祠基說
竹王十三日宿桐梓驛其日過九龍山山有合抱青
桐萬樹周圍九山環遶一山在中土人謂之九龍夲
珠又過楓崖崖如削壁上有懸石如楓形土人嘗斫
有水具在內人近視之輒出奇怪殊荒唐可笑為之
詩曰顛崖懸石形如楓怪誕相傳鬼物封盍起一山
環九嶺土人號作夲珠龍十四日宿播川驛俗謂鬼

崖又謂此山其日過滴泪三坡坡皆陟數里遶還陡
峻輿夫拾級而上泝汗如注予亦步登不里武如重
負在足喘息莫之前又過大小二箐雖不高險而廣
萬大茅樹陰交合竟日不見天色殊是淒楚已而廣
東朱巡撫時僉遣百戶劉昇至詢之舊事歷歷非前
日有可感者紀行有詩何代人稱滴泪坡陂陀一望
更嵯峨輿夫蠲暍頻揮汗拾級行行費力多十五日
宿永安驛俗名四渡水是日過欖山多磶碡圓尖獨
立如樓連珠數十不止故名中道兩山相峙樹木蓊
鬱曲逕百折望之殊覺無路而遶還七十餘里皆能

容八人肩輿亦可愛也抵晚楊宣慰又率屬來迎道
上有言兩山對峙樹交加一逕潛通百路險翳翳不
知天色暝馬蹄薄驛日西斜十六日抵播州為湘川
驛是日山勢自永安驛至播已漸低路可通車居民
富庶有江南氣象楊宣慰父子率其土兵萬人布營
壘於十里之郊砲馬交作軍容甚都抵城宿宣慰司
謾賦一詩山到湘川勢漸平田連阡陌戍連營居人
萬井青山外雲水中間是播城十七日與楊輝宣慰
計議行軍事宜彭參將遣指揮許昂至十八日馬布
政馹張僉事子言至彭參將丹遣百戶議兵事至十

九日貴州都指揮許昂遣平越衛江指揮議進止二
十日陳蒙爛土舊土官張見子來慶率其子與部屬
三人泊天鵝苗平寨首保阿利遣其部苗阿添皆至
納款示以軍威曉以利害給以榜文火牌各苗遂叩
首刻木願以諸寨來歸勞撫而去三十一日出演武
場觀兵犒師條示行軍進止之宜三十二日定行軍
次第二十三日遣典史侯祥往貴州議造鎮撫毛額
往酉陽約束土兵二十四日徼雨頗寒水加漲綿二
十五日遣指揮劉忠率合州江津等處兵快千三百
人為先啃因喜叛寨多聞風納款賦一律識之萬里

遐荒古夜郎提兵十日駐封疆攻鐘伐鼓破奸淤事吹
大眺苗斬息征儒者師師真自媿遠人遵化正宜傷
試憑一紙詔安撤盡取苗圖獻
聖皇二十六日遣千户劉泰率巴縣永川各縣民兵千
三百人為次哨二十七日微雪宣慰楊輝父子率其
部屬土兵八千餘人楊漕啓行為三哨再給榜遣千
户劉顯全頭目楊廣入夭霸深寨招安二十八日自
調不謹遂成採薪之憂通夕不寐枕上口占自訟自
喻瘦卿即病若為情伏枕支頤百感生藥鴈不除通
夕火漏籌數遍五更聲謬膚厚幸宜承劄檢點平生

頗自明斗柄來朝當建子也知剥盡復元亨二十九
日遣指揮李鑛率長寧鏢手千人為四哨貴州都司
差指揮高賢賫文至三十日遣指揮宋楨率江安鏢
手千人為五哨是日二哨官先發十一月初一日貴
州巡撫鎮守總兵遣指揮楊椎來議進止初二日恭

遇

萬壽聖節率屬行禮畢誌喜有詩蒙雲扶日上蓬萊
萬歲君王壽域開大地歡聲同鼓舞九天佳氣共徘
瞻依身在遐荒外忠愛心從炙背來天保詩成備雅
曜臨風欲獻娭澈才是日都指揮李璋輕騎先發為
招撫之計已而茂州孫岑將差百户陳祥賫文至初
三日原差賫榜招撫頭目何清回備陳招安之由與
冊章審秀又叛山苗向撫之意隨差千户都貴促三
司前進招安初四日晴初五日閱武且犒戎縣鏢手
初六日遣百户王永慶率嘉定等州縣民快千二百
人為六哨是日住播已二十日燈下獨坐忽成老母
之思為之悵快不勝懷抱賦詩自訟獨坐悲身事高
堂有老親音書勞歲月定省曠昏晨霜髮能欺我塵
纓解網人式激使在論掩卷益沽巾初七日激雨遣
百户張永讓率武縣鏢手七百人為七哨三司既先

發而米塩戎馬之事萃於一身殊覺屯邅因賦一律
自喻且以喻同事者僻壤誰薈軍門自挾指牙概
朝布令夕斗夜聞擊殺伐非吾志懷柔是本題二苗
雖異種一視總黔黎是日石砫宣撫馬瀼率土兵至
初八日犒石砫土兵柳貴回自白泥初九日率師發
播東行馬上有口占曉總三軍發鳴笳吶喊齊瘴烟
隨日散牡氣碍雲低羽蕭金輝目花鬃鐵養啼往苗
因落膽投款莫猜疑其日循山依澗而行不堪崎嶇
中道登高山立馬四望萬山在目莫知所窮火地水
田殊無隙地蓋土人不事工商竭力耕作然也晚宿

仁水驛立馬高山望遠天層峦下馬踏如在井中行一澗
井深山秉不見人居見竈烟初十日宿澗潭驛其日
甚寒高樹雪片凍合不解望之真瓊林玉樹而行次
深箐高山草莽蔽日茫若無路凝聆山次鑵烟如雲
詢之則土地肥饒地利甚厚人樂居之且無訟無盜
蓋遡於播中諸處遠矣喜而有詩不問征苗且問民
水田山地兩宜人鄉無盜賊民無訟疑道涓潭別是
春十一日至鷩溪驛宿餘慶長官司其日過土門嶺
異一般土着號徉横十四日宿黄平安撫司黄平十
户所在焉其日過大章大小二箐餘皆高嶺長坡迤
邐斜險不可行三司官楊宣慰與貴州許副都司各
率官兵中道相迎日西抵城西舍黄平路行行到日

搏艱設輿梁皆以桐槽笕纜貫縛為渡倚岸即登山
高路從天落騎者皆舍馬步登更十餘里為崖門高
峻益甚行者呼喘流汗淡背至絶頂歧回首延佇萬
山皆下而猿猱之聲叫號鳴閙之殊為凄楚蓋自
甚江以東路之崎嶇山之峻險莫有踰於此者山之
西有路通草塘安撫司不百里尚設關隘土人守之
過江而東皆草塘舊征苗寨自鷩溪至本黄土人居
者絶少惟崖門有偏橋二也居人在焉而本黄在曠
野草莽之區四無人烟寒寂為甚驛官如寓客居僅
茅屋三間而已詩以紀之鷩溪東指是平坪百種崎

嶇未易名鳥道真從天際下馬蹄如在井中行一潭
江水人難涉萬仞崖門鬼亦驚自是客懷禁不得徐
猱啼樹更凄清十三日宿白泥驛白泥長官司在焉
其日過小烏江與小舸箐路甚崎嶇土人號徉横多
住山趾近驛皆偏橋與隆黄平三衙所也田頗為當
畏途複道繞羊腸深箐長林走虎狼山水不同人亦
異一般土着號徉横十四日宿黄平安撫司黄平十
户所在焉其日過大章大小二箐餘皆高嶺長坡迤
邐斜險不可行三司官楊宣慰與貴州許副都司各
率官兵中道相迎日西抵城西舍黄平路行行到日

西箐依山趾去坡與樹梢齊疲馬逢高驟寒後到處
啼却憐荒服地何事走輪蹄十五日以大壩諸寨父
招不報為愛五駿時乃具衣冠焚香啓積卜以靈祺
得二上一中三下之課其象為天陰雲升陽從下興
君子治亂小人畏懲解之者曰陰氣陽位如雲之升
盛陽在下將登九五除逆禁暴兼和自消小懲大戒
北而南差我不可名循山趾行二十里為茅坪歸從
次口東進深谷幽箐竹樹蒙密路在翠微絶頂上下
此卦臨人宰制及長吏得之最佳笠畢予乃喜曰事
當濟矣遲明楊宣慰果率父叛新服苗頭寨長寄保
兩難如此者又二十餘里始出坎而東西兩山壁立相峙水如建瓴急流奔湍怒號激

主刻日各歸原巢其免殺伐因曲原之犒賞遣歸咨
營萬卒聞寄保納款皆咲言啞啞吾黨亦為之解顧
兵法所謂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者有矣於是益信靈
旗報人之不爽也賦詩識喜遙持節鉞到黃茅嶂道
斯行殺氣高龍虎三軍初入境大酋萬酋已投刀變
烟瘴霧隨風散封豕長蛇望墜逃從此播東康定去
千戈高閣不須操其日彭參將差指揮張英來迎十
六日貴州都指揮司整至自都勺舍人劉清佳高自
京回十七日犒酋陽邑梅土兵十八日十九日徹甫
指揮李鎮安撫宋韜等率漢土軍兵六千三百人進
軍安莊日灣溪會當等四十六寨寨長阿保等六十
有五人詣軍門獻牛二頭并以戈弩納款投服各刻
木發誓悉還原占田寨狼乞罷勦犒賞撫遣而歸詩
以識之天壩田初復灣溪寨亦歸大酋能聽命戈戰
不勞揮次第施仁政權宜息殺機却慙琼淺術萬里

仗
天威平苓土兵至二十日指揮劉忠遣人賫文至錄手
千六百人前進寨將韓忠遣人至二十一日大雲都
指揮李璧率官兵五千七百一十人通統漢土軍兵
二萬二千八百二十有一人入灣溪撫勦不服苗寨

二十二日宣慰使楊輝率土兵九千人入重安行事
湖廣都指揮鐵堅偏橋衛指揮張齡至二十三日以
楊宣尉等率師東征欲其善始慮終殊切委權乃集
古詩句為八章勉之騶騑彭爰方發行既敬既戒
憂心京京又整我六師其會如林風夜匪懈毋發嘶嘶明又驅
臨又肅龍旂征蹐躍用兵上帝臨汝毋貳爾心
好人好合子操矣戎有良翰方叔元老又駟牡騤騤
烈烈征師以謹醜厲無綏詭隨又哀我人斯民亦勞
止豈不夙夜行邁靡靡又征人伐鼓外禦其侮持盈
守成繩其祖武又敬慎威儀讀戒祖考世執其功南

遣驛丞朱敏佳清浪是日以天壩苗賊敗誓將事攻
勦後卜靈棋得三上二中三下之課其象為在上方
直下人供職有志不遂所求皆得姑記以俟抵驗遣
百户程俊入軍營初四日重慶衛指揮左貴率官軍
東進初五日遣土官同知楊鳳入灣溪初六日程俊
自灣溪回馳報連日攻勦削平諸寨斬俘數千人已
而捷報疊至軍門歡聲如雷殊可快也是日孫參將
黃參議差百户錦欽楊椎賫文至初七日遣長官張
淵入營議事其日楊鳳回自灣溪得客山新附四十
三寨與冊章寔秀新附三十四寨納款之由冊章並
六洞山苗素無官府鈐束者今一旦得之亦可喜也
初八日都指揮許昂差人至初九日百户程俊入重
安舍人王洪回自荆襄遣指揮楊雄至二十七日犒勞
夜一更漏下十刻迅雷閃電交作良久自西北而東
南如此者二非時而雷良可畏也初十日大軍移營
入天垻十一日遣舍人陳教賫文往湖廣且令順問
老母起居十二日百户程俊入重安布政司差吏目吳
朱敏回自清浪移入清平十三日十四日彭都督差

土是係二十四日兩二十五日三十六日長至禮成
有詩長至年年在異鄉不禁此日寓遐荒愴懷壑裏
經三月蕭條甘中見一陽天運如車頻自轉客懷與
日共為長浮生碌碌年華邁元坐書窓思渺茫是日
軍營三十一日二十二日以駐黃平日久懷抱岑寂
因院壁所函崆峒壽意賦題其上曰駟車兩月駐黃
平世路千戈惱客情何似崆峒諸老子等閑騎鶴下
瑤京是日張淵回自天垻回聞已撫寨首寄保等背約
敗誓將為別圖二十九日劉顯回自天垻二十五日都
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劉顯回自天垻三十日劉顯
賫程俊回二十六日三司與楊宣慰差人馳報自率
師入抵灣溪舟章大垻諸苗或撫或勦彼皆望風披

安長官馮琇回自天垻備言諸苗聽撫之由十七日
長官張淵入垻茂州孫參將差指揮顧恩賫文至十
八日十九日發戎縣錄手回二十日百户楊雄回自
軍營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以駐黃平日久懷抱岑寂
因院壁所函崆峒諸老子等閑騎鶴下
平世路千戈惱客情何似崆峒諸老子等閑騎鶴下
瑤京是日張淵回自天垻巡按貴州李御史差來差
至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劉顯回自天垻三十日劉顯
賫程俊回二十六日三司與楊宣慰差人馳報自率
師入抵灣溪舟章大垻諸苗或撫或勦彼皆望風披

靡地方克平以是日班師仍晉指揮僉事仍賜誓券
之計以防剽竊鳴笳疊鼓振旅而歸因原其行師首
尾集詩傳句為十章枚古人短篇之意用識其事云
其詩曰旂旐央央載飛載揚式遏寇虐不敢怠遑一
章檀車煌煌武夫洸洸憬彼四牡四牡孔阜我行既集
車既破我斧赳赳武夫仍執醜虜四章出車彭彭如
雷如霆赫赫厥聲遒觀厥成五章擊鼓鼕鼕其鏜干戈戚
揚以謹無良以綏四方無此疆彼界其敢不來王六
章我車既攻駕言徂東邇此群醜在泮獻功七章赫

赫業業一月三捷伐彼淵淵在泮獻馘八章迺陟南
岡既廼導既長徹我疆土告成於王九章謀皷逢逢以
奏膚公於疆於理
天子之功十章右旂十章一章六句九章章四句是日
貴州鎮守巡撫總兵遣指揮楊雄至二十七日犒勞
回軍二十八日發黃平二十九日過白泥道中有樹
合抱勢干雲霄焉上枝葉披離以詩用紀歲月嗚呼
疊鼓擁班師不用磨崖更勒碑手拏苗圖歸
聖感萬年樹上護題詩三十日抵餘慶長官司設公
宴至十五日寒甚遣百户楊雄入營十六日大雪重
寓公寂百感萃懷悵然有作斷句征驂度蕨陰感時

閔已設蹲踞過來歲月應難復老至聰明漸不如浮
世幾何常作客暇荒萬里獨馳車過知故國高堂上
白髮慈親正倚閭成化丁酉元日偪指大禹之年為
五旬檢點平生多為讓妄望道茫茫孔子所謂五十
無聞轗軻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應日負恥心者
寸皆備之矣拜
天舞蹈之餘輒有口占自訟萬方民物共欣欣又見春
光滿紫氛回首五旬成漫浪浮生百歲喜平分光陰
荏苒年華改道德墟此髮雪紛遙想故山風致好級
時容我息勞筋初二日湄潭道中積雪初消險途泥

淖因念自為播東之役倏忽良久民庶有飛輓輦
之勞士卒有眠霜卧雪之苦茲得凱旋舉有堂親之
念晝夜行征雖風霜勞苦有所不憚既喜其歸又復
閔之因集詩傳句為四章以達其意且以自閔云駟
牡騤騤雨雪霏霏二事就緒式遄其歸一章
旟旐肅肅宵征君子於役式遄其行二章六轡
安匪徐僕夫況瘁胡寧忍予三章執轡如組王事靡
盬征夫捷捷適彼樂土四章右駟牡四章章四句初
三日過仁水驛抵播州做裝吉行口占自諭且以諭
人也蕭蕭行李戒征途除却衣冠一物無祇恐傍人
錯指畫誤將意欵誇明珠右紀行一通自出師至班
師回播至此外皆吉行在所不錄然所紀皆日用常
事若為瑣屑漫浪無所關紹至於山川道里之變能當
米鹽戎馬之徵調風俗氣候之不齊雲物之變
情之好深夫役之驅馳艱高履險可驚可慢之事亦
可槩見一二大抵播為古夜郎地去蜀二千餘里人
情風俗與蜀頗同而夫與六洞諸地則三苗種落去
播又千里王化不覃實封豕長蛇之區其地險而深
拗其人悍而貪殘蛇蠱酖毒家以為常拂之必中中
之必死吉人怒獸殊無倫理資長鎌大鎗為利以吞

併占奉為能剜自據有天漂休簪田寨垂三十年所
司頻年招撫莫之或聽總戎大帥亦嘗兩入其地竟
莫能闢其蹊徑雖欲為招撫羈縻之計亦不可得今
以書生帥師撫勦而兵戈所至之境皆望風披靡投
戈授首不敢仰抗若幷中之虎縛中之魚乃使數千
家被逐苗民得以唾手光復舊物而我全師凱旋者
豈兵力所能屈服哉蓋群醜積惡深重
皇天悔禍鬼神默佑其往而又
聖天子威德無遠弗屆之所致云爾小子何敢自門其
功邪夫自興師以來執戟之士肚雪眠霜輦輸之民
勞筋苦骨繹騷一方糜費公帑驅馳焦勞百端叢脞
頼用事之孔艱而成功之不易傳所謂民亦勞止汔
可小康者是已惟諸苗豕心朝誓暮悔卒無常信未
可遽同吾人氣指順使此在馭之者何如耳馭得其
道不失其心彼固馴服雖冤戎為父子苟待之不以
其信發之不以其時或朘削之肆行或徵求之無度
雖禮義之民不能保其不有而亦況彼
草裳血食之蠻豸哉尋故於紀行之後謹贅興師討
復之難苗醜靡常之性與有司撫馭之道如此用以
自閔且以曉司馭者豈徒為日曆云乎哉

東征紀行錄終

北平錄

撰人不詳

北平錄

洪武元年秋七月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至通州元主聞報大懼集三宮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出奔上都達等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時上都侍紅籠山為藩紅籠山侍上都為援皆不設備常遇春使人覘知之即以銳騎銜枚具糇粮晝夜蕉行八月破紅籠山及上都元主遂遁去沙漠駐應昌府冬十月捷至詔改上都為北平府二年故元將擴廓帖木兒以兵犯蘭州時元臣擁兵者皆次第降附惟擴廓帖木兒乘大軍之還復烏合其衆時為西北邊患自以家世封王故又名王保保三年春正月復命徐達為征虜大將軍李文忠為左副將軍馮國勝為右副將軍及鄧愈湯和等征沙漠

上問諸將曰元主遁番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則當何先諸將皆曰王保保之寇邊者以元主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庶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者吾意欲分兵為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定西搗定西以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取之必矣事有一舉兩得者此是也諸將皆悅服受命夏四月徐達等兵至蘭州王保保時已引去達等乃追至定西大敗其衆斬首無算王保保遂棄走漠北五月李文忠等兵至應昌元主前一月已殂其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僅以數騎北奔去乃獲其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悉送京師六月捷至中書省上言宜獻俘 太廟

上以帝王之後有所不忍止令其具本俗服見至日上服皮弁御奉天殿百官具朝服侍班侍儀使引見行五拜禮見皇太子行四拜禮后妃朝坤寧宮命婦具冠服侍班禮畢俱賜以中國冠服并給第宅廩祿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詰曰昔帝王之有天下必封前代子孫使作賓王家其來尚矣元失其政四海紛爭朕以武功削平群雄混一區宇為天下主而買的里八剌實為元之宗孫此者遣將北征爾祖已殂既克應昌爾乃來歸朕念帝王之後委質古制錫以侯封俾其夙夜恭慎稱朕優禮之意以元主不戰而降克順天命今殂特誕曰順帝且以其后妃不能耐著自以家世封王故又名王保保三年以征討未暇故兇北狄但知食肉飲酪勿中書省臣務使其飲食居第適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冬十一月徐達本文忠師還至龍江

上親出勞於江上達等奉 車駕還宮越明日乃率諸將各上平沙漠表達表曰乾坤宣五德之運歷數在於一人帝王開萬世之基功業超於百代干戈載戢既同欽惟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丞相率文武百官列於丹陛左右

上召諸將諭之畧曰汝等其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舊之三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有非人力之所致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然而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其次第皆朕所自

定至公而無私如左丞相李善長雖魚汗馬之勞然
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乏闕右丞相徐達朕起兵
時即從征討四方摧疆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
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余悉據功定封書云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掌其不酬
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皆頓首悅服遂頒
行爵賞封公者六人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
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
相進封韓國公食祿五千石綺帛各百疋開平
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

右丞相進封魏國公食祿五千石綺帛各百疋開平
王常遇春子常茂封鄭國公馬國勝封宋國公李文
忠封曹國公鄧愈封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柱國並食祿三千石綺帛
八十疋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封中山侯唐勝宗封
延安侯陸仲亨封吉安侯周德興封江夏侯華雲龍
封淮安侯顧時封濟寧侯耿炳文封長興侯陳德封
臨江侯郭子興封鞏昌侯王志原封六安侯鄭遇春
封滎陽侯費聚封平涼侯吳良封江陰侯吳貞封靖
海侯趙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慶侯俞通源封南
安侯華高封廣德侯楊璟封滎陽侯原
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潁川侯胡均美封營章
侯韓政封東平侯黃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寧侯
梅思祖封汝南侯陸聚封河南侯
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其食祿及綺帛各有差
並賜誥命鈔券乃詔天下曰義者有元失馭海宇紛
爭朕自布衣奮身行伍親群雄之無力遂率衆渡江
撫太平定建業避恃練兵征討四方者幾二十年荷
皇天宗社之眷山川百神之助諸將效謀六軍用命遂
致華夏清寧蕃夷臣伏一統之業爲予一人今者班

師振旅定功封爵朕重念諸將士委身暴露艱苦之
狀欲加重賞則天下守鎮之兵及京師護衛之士不
下百萬而民之資力有限是用計倉庫之所儲度民
力之所具均其等第崇爵祿頒金帛以勞將臣仍精
古制定勳爵俾其子孫世襲軍士則各賞銀十兩錢
六千文朕之此言通於天地昭布中外咸使聞知乃
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勞
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機不敢斯須自
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
等今皆安享爵位優游富貴不可忘艱危務要保全
子孫使知祖父勳勞如此庶幾長久之道爾諸將皆
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宴安然不知憂患之來皆
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循蹈於未然猶可圖之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
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遂之至憂
患乘之今日與卿等宴飲極歡恐天下之人不知艱
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
上退御　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燕語曰今成一統
之業皆汝諸功勞達等稽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
雲之會每奉成算出師致討其次第如指諸掌及其
成功不差毫釐此天錫

陛下聖智非臣等能與也
上曰最者四方紛亂群雄並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
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強
者不能自責剿者喜於戰鬬而皆無救人之心徒為
生民之患其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毒富則傲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則暴而無恩朕獨無
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
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
士誠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譎而多詐
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

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
友諒則其所以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
一步以為之援也向若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併力堅
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徹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
疲於應敵事有難易此朕之所以取二寇圖自有先
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
勸朕遵平群寇始取元都謀禦隴蜀皆未合朕意朕
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當前
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潼關之兵若
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
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攻其而
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勢
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尤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
等未下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鬬
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
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持餘
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稽首
謝

北平錄終

四庫全書提要

平蜀記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敘明洪武四年。遣湯和等伐蜀明昇出降事。後附劉基平西蜀頌一篇。末有袁褧跋。稱定遠黃金開國功臣錄。載平蜀事於顧川侯傳友德、德慶侯廖永忠傳中甚詳。惟平章楊璟與明升書。乃詳於斯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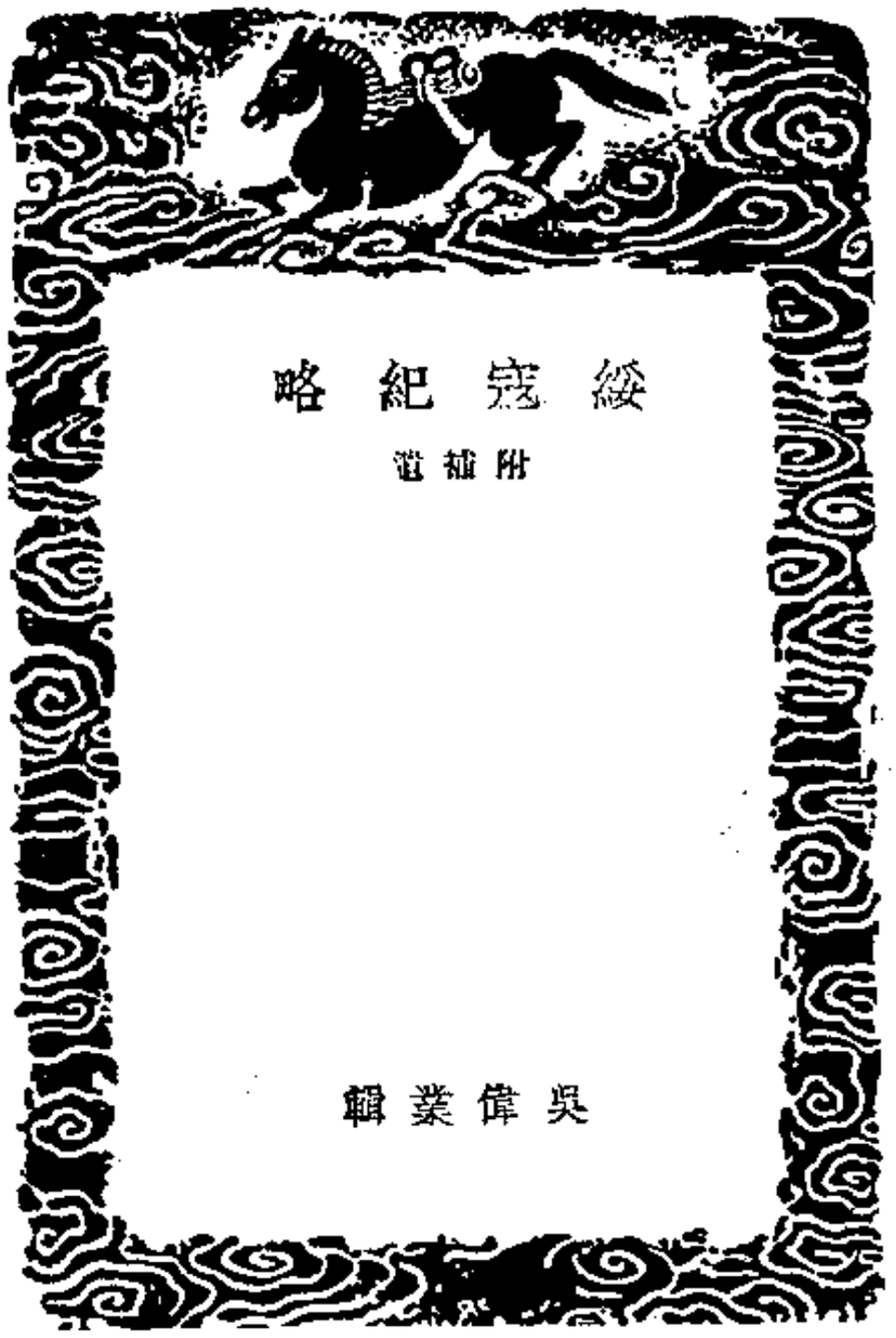
平蜀記

洪武四年春正月丁亥。上親視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顧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副將軍。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先是崇陽侯楊璟。以上命至蜀諭以禍福。卒於軍議不能決。璟還復以書聽之曰。璟聞古之爲國者。同力度德。量義不足則不敢抗。德不足則歸順。苟故能保身家於南全流名譽於無窮。禍及子孫。族姓長久。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沖之資。席先人之業。據石巴蜀。默然在位。不咨至計。而聽臺下之議。以瞿塘劍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據蜀最強。莫如漢昭烈。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皆取之南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處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準彼。相去萬萬。而欲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苗之據不滅。有夏之國不亡。靈蓏魚鼈之鄉。不至足下矣。我主上仁聖神武。這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意。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狂瞽之說。失這大之利。故復這璟。面諭懇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這舟寨江河。積糧過山岳。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都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陳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

命有在也。足下視此。以爲如何。友諒之子。嶽歸江夏。王師致討。勢窮出降。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茅土之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偪蜀一隅。假息旦刻。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至。悔不自知。瑄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爲足下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爲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時。老母弱子。獨不痛心乎。禍福利害。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審之而已。昇不能聽。至是乃命和等征之。瑄本偏生出身。故通於文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猶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嚙噬。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必當克。但師行之際。在甫十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率可以爲戒。卿等愼之。三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初友德陛辭上密語之曰。蜀人聞吾兵西伐。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師。彼必謂地險而兵難至。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則門戶既毀。而心腹自潰。兵貴神速。但忠卿等不勇耳。友德受命。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潛使人覘知階文守備果弱。於是引兵直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蜀平章丁世珍率衆來拒。友德擊敗其衆。生擒其雙刃王等十八人。世珍遁走。遂克階州。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踞白龍江橋以阻我師。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文州亦克。五月湯和兵進攻瞿塘關。以江水暴漲。駐兵大溪口。是月傅友德兵亦至漢江。以水大不得渡。乃令軍士。造戰艦百餘艘。然蜀人雖失階文。猶恃瞿塘水自固。及聞我師造舟進取。益懼。友德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月日。投漢江順流而下。蜀中見之。益之解體。其逐相戴禧大尉吳友仁等。方悉衆守瞿塘。以阨三陝之險。及聞階文破。乃分兵守瞿塘。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城下。因迎擊之。兵大敗之。遂拔漢州。以濟寧侯顧時留守。而自將趨成都。上聞湯和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進師。恐其逗遛慢事。遣友德馳至。乃下詔責其畏怯。恐失機會。廖永忠聞命。即率所部舟師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於江。知友德已克階文。乃白白鹽山伐木開道以進。永忠師至瞿塘關。以山水峻急。且蜀人設鐵索飛橫橋於關口。舟不得進。永忠密遣壯士數百人。昇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人持粮糒。帶水筒。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軍。分爲二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盛火器而前。黎明。蜀鎧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噪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而進。發火砲夾擊。大破之。遂焚三橋。斷其橫江鐵索。生擒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明日湯和兵亦至。永忠乃與之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七月庚。永忠自夔州抵重慶。次銅鑼峽。則昇大懼。或勸奔成都。其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今大軍勢如破竹。人皆膽碎。豈更效力。然終亦不免也。不如乞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請降。永忠以和未至。不受。踰旬和至。會兵城下。是日昇面縛銜璧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撫慰之。是月傅友德兵圍成都。戴壽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於陣前。友德命前鋒以弓矢火箭衝之。象中矢卻走。踐兵蹴籍。死者甚衆。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其家。皆知重慶已降。而宋家皆完。遂無鬬志。遂錄府庫圖籍。軍門降。九月湯和等遣人逆明昇。昇降表至京。詔省部議受降禮。省部言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降。及子弟官屬至闕下。皆素服紗帽。進待罪表。俯伏于地。通事舍人掖昶起。賜昶等再拜。三呼萬歲。閤門使承旨。賜昶等襲衣冠帶。昶等再拜跪受。各就次易服。然後入見於崇元殿。閤門使引昶等入。蹈舞稱謝。宣徽使承旨。宣喚昶等再拜。陞殿至御座前。賜坐。太祖親撫問之。昶還位。與其官屬皆蹈舞再拜。呼萬歲。出中書門下。率百僚稱賀。今擬明昇朝見禮。上御奉天殿。明昇於午門外跪進。待罪表。侍儀使捧表入。宣表官宣讀訖。承制官出制傅昇等皆俯伏于地。侍儀舍人。掖昇起。北官屬皆起。跪聽宣制。釋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承制官傳制。衣服冠帶。侍儀舍人。引昇入丹墀中。四拜。出。丞相率文武百官行賀禮。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治國政。所爲肆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伏地上表待罪之禮。是日。明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稱賀。授昇爵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第宅于京師。時金蜀已下。惟吳友仁尚據保寧。冬十月。湯和遣江夏侯周德興。會傅友德等克保寧。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一月。湯和等師還。各上所佩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及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十八。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匹。

平蜀記不知何人所撰。予觀定遠黃公金、開國功臣錄。載平蜀事于穎川侯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傳中甚詳。若平章楊璟與明昇書、乃詳於斯記也。廖公傳後載皇祖御製平西蜀文。末有傳一篇文之語

五言次第。眞殿將之明鑒也。嘉靖乙巳清明日汝郡袁褧記。



綏寇紀略

附補遺

吳偉業輯

四庫全書提要

綏寇紀略十二卷。國朝吳偉業撰。偉業字駿公。號梅村。大倉人。崇禎辛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入國朝。官至國子監祭酒。是編專紀崇禎時流寇。迄於明亡。分爲十二篇。曰運池渡。曰車箱困。曰眞寧恨。曰朱陽澗。曰黑水擒。曰穀城變。曰開縣敗。曰汴渠轅。曰通城擊。曰鹽亭誅。曰九江哀。曰虞淵沈。每篇後加以論斷。其虞淵沈一篇。皆記明末災異。與篇名不相應。考朱彝尊曝書亭集有此書跋云。梅村以順治壬辰。舍館嘉興之萬壽宮。輯綏寇紀略。久之其鄉人發雕。是編僅十二卷而止。虞淵沈中下二卷未付梓。本傳亦稱明史開局。求天下野史。盡上史館。於是先生是本出。予鈔入百六叢書。歸田之後。爲友人借失云云。意者明末降闕勦進諸臣子孫尚存。故當時諱而不出歟。此本爲康熙甲寅鄧式金所刻。在宋開史局之前。故一闕虞淵沈中下二卷。而彝尊所輯百六叢書。爲人借失者。雖稱後十八年。從吳興書賈購得。今亦不可復見。此二卷遂佚之矣。彝尊又稱其書以三字標題。仿蘇鶚杜陽雜編、何光遠鑑戒錄之例。考文章全以三字標題。始於繆襲魏鐃歌詞。鶚光遠遂沿以著書。偉業敍述時事。乃用此例。頗不免小說纖仆之體。其回護楊嗣昌左良玉。亦涉恩怨之私。未爲公論。然記事尚頗近實。彝尊所謂明之於朝。雖不及見者之確切。而終勝草野傳聞。可資國史之采輯。亦公論也。

序

昔者勝廣起而炎漢成。赤眉橫而銅馬帝。拔隊既動。晉陽始甲。黃巢大亂。香孩乃生。紅巾競作。濮陽遂隆。帝王之興。必有先驅。陬魚陬narrow。勢自然也。流寇兩見於明代。在正德者。旋卽煙消。在崇禎者。遂致屋社。設者歸其咎於有君無臣。然所以有君無臣者。抑揚故哉。且寇非曹馬比也。其衆烏合。其勢點散。以洪承疇之棘。盧象升之忠。曹文詔、曹變蛟、左良玉之勇。而或以聲徼。或以輿尸。豈惟天命。蓋亦人事有未盡焉。余悲夫三百年全盛金甌。一旦瓦解。拱手而莫可誰何也。求其故而不得。得梅村此記。敍詳且核。行文更嫣婉健合龍門遷法。後之覽者。倘深六馬之戒。毋以蟻穴爲可忽。致決堤滔天哉。

康熙甲寅。逸民鄧式金書。

綏寇紀略目錄

卷一　〇一
滹池渡
卷二　三九
車箱困
卷三　五一
眞寧慢
卷四　六九
朱陽潰
卷五　八九
黑水擒
卷六　一〇九
殺城變

卷七　一三二
開縣敗
卷八　一五七
汴渠潰
卷九　一七五
通城擊
卷十　二一一
鹽亭誅
卷十一　二三三
九江哀
卷十二　二四九
崑洞沉

綏寇紀略卷一

清　蒲東吳偉業駿公纂輯

滹池渡

崇禎元年戊辰三月二十日。昧爽前。金秦天赤如血。五六七月。西安有孽火入人家。色青。光焱焱然。廣輪盈尺者數十。旋于地若鬬。不濫炎。民禳鷄犬厭之乃去。自四月至七月不雨。八月晦雨。霜殺稼。冬大雨雪。木冰。歲大饑。秦以延綏專夏甘肅貸三邊。延綏據河爲塞。戍衍千二百里。築三十六堡。分險列戍。沙磧不生五穀。窗民計口仰食。縣官承平恢憊。算崇禎改元。上距萬歷四十七年。延綏額缺額者。至一百三十八萬。天啓中。秦撫喬應甲。延撫朱童蒙。皆奄黨也。應甲貪婪狂易。法紀潰弛。四封之內。攻亭長殺長吏而莫禁。

武之望奏。固原兵變。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兵劫固原州庫。總兵發中選無軍紀。得免論。巡按御史吳煥、糾巡撫胡廷宴、曉眊不視事。與延撫岳和峯、以邊兵饑民互相推諉。所奏報俱不實。致成大患。兵部尚書王洽、惜駁其事。以聞。刑給事薛國觀奏言。淳化綏德等處。流賊千百爲羣。由喬應甲縱盜釀禍。得旨報聞。二年己巳正月。鄜陽撫治梁應澤奏。陝西賊王大梁一名大梁王。三千人入洛陽。偪漢中。十二月二十六日。漢南賊大梁王、渡漢陽。剛當巡道劉應遇討白水賊王二斬之。餘黨乘入資。固原逸兵掠渭陽富平。鄜陽、官兵襲敗。鄜撫告急。商洛道劉應遇、執獲之。乘夜冒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道斬二百餘級。劉應遇追漢南賊于大石川。所將卒斬王大梁于陣。圍其餘黨于伏羌之五丁峽。將盡殲之。寧羌知州陳元增失防。賊逃去。劉應遇揭毛兵入漢。合川將吳繼爵兵擊賊于留壩。賊被殺。納手降。賊不盡。賊退漢陰。聚衆。遁入神道嶺。道斬二百餘級。把總李標奇。追至大石川。斬五百級。把總李應世亦斬。十一月。京師戒嚴。延綏總兵吳自勉入援。侵行糧軍中。道逃歸爲亂。延撫張夢鯨恬恚死。自勉沿途逗遛。故縱兵擊賊。賊以死。副將賀虎臣七月。王二作亂。已巳。監首韓世友、加之銜。吳自勉爲延綏總兵。四月。階州叛兵周大旺等作亂。副將賀虎臣捕得伏誅。督糧道參議洪承疇、率鄉勇圍左掛于雲陽。幾成擒。暮大雨作。道去。三月廿一日。賊自黃龍逼三水。遊擊高傑邀之城入馬蘭山。四月九日。復犯耀州。承疇合官兵邀勇萬餘人。分十二營。隨賊于雲陽。幾獲之。乘夜冒雨。潰圍走。淳化。入神道嶺。道斬二百餘級。劉應遇追漢南賊于大石川。所將卒斬王大梁于陣。圍其餘黨于伏羌之五丁峽。將盡殲之。寧羌知州陳元增失防。賊逃去。劉應遇揭毛兵入漢。合川將吳繼爵兵擊賊于留壩。賊被殺。納手降。賊不盡。賊退漢陰。聚衆。遁入神道嶺。道斬二百餘級。把總李標奇。追至大石川。斬五百級。把總李應世亦斬。十一月。京師戒嚴。延綏總兵吳自勉入援。侵行糧軍中。道逃歸爲亂。延撫張夢鯨恬恚死。自勉沿途逗遛。故縱兵擊賊。賊以死。副將賀虎臣七月。王二作亂。已巳。監首韓世友、加之銜。吳自勉爲延綏總兵。四月。階州叛兵周大旺等作亂。副將賀虎臣捕得伏誅。督糧道參議洪承疇、率鄉勇圍左掛于雲陽。幾成擒。暮大雨作。道去。三月廿一日。賊自黃龍逼三水。遊擊高傑邀之。

賊。賊滿天星降于楊鶴。降叛去。洪承疇命守備賀人龍勞降人酒。降人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五月。王承恩擊宜川賊。敗之。闖王虎金翅鵬降。金翅鵬即王子順之姪王成功。餘賊走宜君。一部竄寨遣賊于唐毛山。四戰皆捷。斬一千四百餘級。兵部尚書梁廷棟革職。吳甡至延安。以西安推官史可法行賑救。如詔書。從事人便之。秦三年旱。至是始雨。六月。孤山副將曹文詔、追斬王嘉允于山西之陽城。兵部議撤西兵還秦。以固原兵新至。請先命楊嘉謨歸甘肅。而留楊麒俟徐邁上報可。七月。點燈子率六千餘衆。東渡山西。賊李老柴、獨行狼、陷中部。時有受撫賊田近蓮者。以六百人守馬嗣山應之。署事同知鄭師元奉楊鶴檄。委任招撫。賊至不成備。以喪其邑。練國事王承恩率兵先後攻圍之。賊上天龍、馬老虎、獨行狼、復掠鄜州。楊鶴王承恩擊走之。上天龍等以二千人降。給事曹履泰、孟國祥、各矣連賊歌師之弊。御史吳甡亦言招安之弊。在史書今宜以先勦後撫。寧定策如果投戈釋甲。抱族乞降。則勦之中亦自寓撫之意。而實以勦聚。如或詐復逃。聚掠不散。則撫之時亦自有勦之用。兩不因撫廢勦。人皆其言。八月。賀虎臣擊斬慶陽賊劉六。以曹文詔爲臨洮總兵。九月。曹文詔殲靳點燈子于晉中。班師。神一魁竊寧塞以叛。賊郝臨庵掠同官、耀州、宜君等處。賊上天猴掠宜雒。時合縱。賊頗虎、羅天星、一丈青等五部。惡掠宜雒。副將趙大允駐韓城。去賊營二十里不救。士人論之出。編斬五十級。論之則皆婦女首也。給事劉晏謂都大允革職。十月。楊鶴革職逮訊。練國事戴罪自贖。榆林道張應治同總兵王國、楊嘉謨次之。副將四營。世職。初以副總兵駐防。而甘肅已撤副將。及都司孫承宗留。已推副將。功陞甘肅總兵。還因從前。乃補鎮門總兵。王承恩楊麒又

于賀家灣。賊左右斬美者以獻。非殺由成大紅頭等。副將李卑。屯司戈稳。兵大集。賊益虎。復乞降于守鑾白邦政。八月。左掛以賊白汝學、攻綏德州謀內應。爲參將卜應第所覺。不果。九月。按臣李應期與承畛文煥定計。命遊擊左光先、守備白邦政、就綏德誅之。邦政即按臣帳下剄王左掛首登雲等五十七人。餘黨在他境者。聲點燈子。即燈四兒名。初起于清澗之解家溝花牙寺。還于延南。猝突韓城宜雒。往來秦晉。沿河州縣多苦之。秦撫練國事以四年三月二十日于中部、在中部縣事。縣金吾。西大尤夾攻。新六百餘級。四百人。斬三百餘級。十一日于柳村、十二日于上峪口、乘勝累尅。斬級七百有奇。賊以七月二十二日夜半渡河入晉。督師延撫及曹文詔艾萬年追之。八月初三日。大敗之于桑落鎮。又敗之于花地窪。霖露山。賊退屯石樓縣之烏龍寺康家山。與綏清澗河三十里。綏德知州周士奇、守備孫守法、伏兵于含峪。以降丁智思賢爲導。九月十八日夜。守法渡河襲之。點燈子出不意。裸身提刀欲戰。思賢識其聲。直前砍之乃斃。都司王世虎、守備姚進忠、前于霖露山陣歿。語有之。涓涓不絕。乃成江河。當賊初起。匹夫瓦合。偏強山谷間。其偏裨大呼。首事作難者。不過嘉允、左掛、張三數人耳。而皆已撲滅。中外大臣以爲苟得始事者之首。天下無事矣。縱有餘孽。州縣當就擒。豈知後起之盛。蔓不可圖哉。李老柴獨行狼之攻中部也。有受撫賊田近老者。以六百人守馬欄山應之。署事同知鄭師元。楊鶴委以招撫。賊至不成備。以斃其邑。縣國舉王承恩先後攻圍五月。賊突不得出。慶陽賊郝臨庵。劉道江來援。會文詔殺點燈子。凱以歸于秦。與張福臻合兵。參賊。福臻先誘李老柴生致之。老柴一輝。福臻遣部司王維誠李一輝。逼出福智之。一鼓而下中部。傳老柴縣都市。中部縣名。縣北一輝。縣北。執老柴縣。盛谷。副將張宏業、遊擊李明輔。遇賊戰沒。不沾泥。原名張存孟。初從魚河川出不意。襲安定城。其後爲王承恩所聯。偕舉醜檄。立川城外。五月初二日。王承恩勦之。賊舞鐘聲。四年四月結三營于交月等送款。不沾泥乎勿噴。虎。與相繼叛。不沾泥。原名張存孟。初從魚河川出不意。襲安定城。其後爲王承恩所聯。偕舉醜檄。立川城外。五月初二日。王承恩勦之。賊舞鐘聲。四年四月結三營于交月等送款。不沾泥乎勿噴。虎。與相繼叛。

吳參賊。福臻先誘李老柴生致之。老柴一輝。福臻遣部司王維誠李一輝。逼出福智之。一鼓而下中部。傳老柴縣都市。中部縣名。縣北一輝。縣北。執老柴縣。盛谷。副將張宏業、遊擊李明輔。遇賊戰沒。不沾泥。原名張存孟。初從魚河川出不意。襲安定城。其後爲王承恩所聯。偕舉醜檄。立川城外。五月初二日。王承恩勦之。賊舞鐘聲。四年四月結三營于交月等送款。不沾泥乎勿噴。虎。與相繼叛。

新堡。賊首。黃龍。黃龍。吸篆。吐萬。四年四月結三營于交月。金鎗。鎗金。龍。虎。龍。虎。謂天。謂天王

二十五日，承疇坑真猺猺剽悍者四百口，餘稱面還之。此智五猺會全秦之力百戰而克之者也。若夫譚雄之于安秦，薛紅旗、一斗城之于安定，二十六日還去。五年十月十九日，撫標四川胡營、延慶陳奇增委總兵王承恩赴勦，城首鬠六斬一事，城以四年閏十一月十四日夜賄安定入之，插先鋒花情部等為獻，君恩所殺，插先鋒即紅旗與申在庭、馬丙貴之于霞州荷葉坪，四城與奸民任之荷葉即延慶張相綾輸道堤一面至將指攻之七晝夜，城敗通賄潛水坎等處，斬化處內貴等首級，皆旋起旋滅，何足數哉。

山西自河曲保德至蒲津千五百里，與秦中接，撫河身最狹，秦賊自神木過河，三年春，大掠于襄陵、吉州、太平、曲沃之間。四月二十八日，攻入蒲縣、潞安，官軍遇之于徵子嶺，一軍俱殺。巡撫仙克謹在清源，為標軍脅永福所剚，不殊。巡按御史王相設以間，克謹免。以七月十八日，率職總勛，八月，梁統殺百餘救之，宋統殺何得代為不平，百餘行白侯，用宋統殺為巡撫。七月十二日，統殺殺任賊自榮圍清渡河入寧鄉，又入大寧，統殺移鎮汾州。八月二十六日，以御史羅世錦為山西巡按。統殺移軍保德。偕秦師共圍府谷。王嘉允大困，縛其黨四人獻之，統殺乞降。已而手殺家口，劉家塢、山神堂、立三營，謀渡河西入，統殺不不能難也。十一月，竹師大敗于河曲。總兵王國樑遇賊，戰蒸紅衣磴。我兵自亂，為所乘，河曲陷。王嘉允據之。宣大總督魏雲中言：兵糧缺者二十月，天寒，士卒凍餓，放潰。宜速給布花補額。倫章下所司。科臣馬思理請辟王國樑、井遇賊先逃，參將李春芳以聞軍紀，報聞。兵部尚書梁廷棟以王承恩未還，王國樑新敗，兩軍之帥皆失其官，請用杜文煥提督山陝臨寧四鎮兵討賊，而以道臣葉廷桂白貽清為監軍。文煥偕曹文詔馳至河曲，賊墜守，官軍絕餉道，困之。會聞寧鄉陷，文煥家破，宗人殲于賊，遂置文詔圍城，而昇裘西救兵部調保定尤世祿為山西總兵，世祿勳階在文煥右，乃亦命以提督，倫文詔共圍河曲。世祿麾下多將材，自汪士任以下十餘人皆敢戰，又用饒勳領黔兵以佐之，乃王嘉允以三千人出掠，方裕昆敗績于櫻桃鎮，又白雄遇賊戰歿，虎大威尤勝，龍等重傷，世祿廬張首功，塞上意。以此威望大損。世祿後八年五月，兵部推為宣大總兵，兵未（當自豬糾之曰：世祿軍嵐谷女樂，在山西以一部神之室女逢之帳中，皆入恨之入骨）

安猧民作亂于壺關、高平、陵川。魏雲中罷，以二十四日，從岳陽入屯，曹長子境（此賊犯之始）二十七日，從高平之長平，取山徑至沁水坪上村（正德間，賊亦于是日至坪上）從橫山西南行，入陽城縣之北鄉，知縣楊鎮原固守，賊從李郎長灣村而入，南由官兵尾賊不能擊。點燈子自秦入晉，犯霍莊，霍莊在沁水東北，張忠烈公鈐父五典，築以防亂，鈐子道濬、道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忠烈妻崔氏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于家不愈死于野乎。媼率僮僕守，發矢石傷賊。四日退。壁北道王壁生、長之曰：夫人城。六月初二日，王嘉允在陽城南山夜飲，醉虐其下，左右殺之，以其首獻。嘉允僞署右參將白（王杜降，左乘紫金樑（名王自用）復糾衆起兵三十六營，號二十萬，三十六營，八大王、八大干、橫地王、扣紅旗、黑役神、曹操、亂世王、搖地天關將、滿天星、老獨猾、李貢、王翻家、破甲錐、八金剛、混天王、蠟子塊、關王、不沾泥、張妙手、一陣風、七里虎、大天王、九條龍、四天王、點燈子、上天猴、丁頭子、青天王、映山紅、搖山虎、神天蛙、油裏滑、乾烈鞭等）八月，曹文詔率游擊戴震、副山西平陽道郭竹徵、追點燈子二十七日至吉州寧鄉縣。三十日，至河津稷山，文詔西從黃花塔進，竹徵東由馬皮峪進。賊窘急，文詔單騎至北營，盧降。賊目陳卿先、白愿真等以七百人歸命，點燈子越山北逸。九月，乃于康家山就擒，伏誅。十月，尤世祿稱病，廷議以曹文詔代之。上以秦寇未靖，不許，以三重總兵孫顯祖為寧武總兵，顯祖以繼家丁為標臣，與文臣論其由（顯祖為大帥，且繼文臣為非體，故謹任，後復為三屯

鹿蓋寺、石塔、杏峪，斬獲甚千人。十一月，賀人龍、李卑、艾萬年、三將以關中之兵至，鼎臣佯撤入龍令自從，而陰令潛師由介休盤石以進平陽，艾萬年入黃蘆嶺，李卑入文峪口，分道決圍。張宗衡以三將受撫臣節度也，怒而撤之還。三將惶惑無所聽命，撫何。賊大隊轉入磨盤山，山方廣六百里，阻正虎據交文以窺太原，荊滿川上天龍據吳城，以窺汾州。紫金梁率十餘萬以秦兵、豫兵、毛兵、蠭聚澤潞東南，乘虛突犯東北，從沁州武鄉以陷遼州。尤世祿病閑，張宗衡強起之，與李卑賀人龍同援遼州。自遼州以往，崎嶇險仄，賊以數百騎，一日而三至。宗衡不為備，賊已去，諸將多殺掠良民以為功。李卑獨不可。晉人稱之。二月，

忻代山中，加討所用挺重三十斤，長九尺，馬上舞之，鋭不可當。正瞋目大呼，虎大威迎射，一矢中項，乃殪。加討之黨曰賀宗漢（即活地草），聞之懼，偽乞降于寧州劉光祚。伏兵山隘斬之。是爲八年乙亥春三月。晉中三大盜俱斃。先是曹文詔之入晉也，論功僅中賞，率不則宜還之秦，其改大同也，以前在洪洞與劉御史之子相失，而御史適按豫，遂指拾糾之，文詔殺賊太行山中，御史和見于懷慶，是日鼎伸收，賴文詔力戰大破賊，甫解甲，而御史錯言輕重不得，文詔拂衣起，面叱之。廷議謂文詔怙勝而驕，緣功大不能難，量移大同。大同尋有南縣失事，遂致其罪，當吳牲按秦，以盧陽之戰知文詔，奏功于朝，又爲其部將馮舉、曹鼓峻等比撫晉而文詔已論戍，乃上疏追論其功，承嗣亦請貰文詔，責後效用自助，上乃以文詔還之。然賊已滋甚，不可爲矣。蓋文詔有大將才，在大同及得罪，不與討賊者兩年，賊從畿南豫以復入于秦。

畿南之被寇也，六年正月初四日，賊騎闌入西山，距順德百里。大名道盧象昇率兵禦郤之。二月，賊以左良玉兵挫于武安也，從小山澗入真定，非隘道遠，從化、撒守將李定、王國雄、李嵐救之，國雄中賊伏，崖馳救，士卒傷殆盡，國雄潛圍出，賊分其伍爲二，北向者西犯平縣，東窺固關，南向者剽河北盧柏諸府，科臣孟國祚曰：畿南咽喉重地，順德爲大，平原千里，直走京師，非有河山爲之蔽也，今晉有曹文詔張應昌，豫有左良玉鄧玘，賊將何之乎，昔之秦破于晉，晉敗于豫，今轉而敗之順德矣，請通州兵二千馳救，許之。四月，沙河臨洺告急，按臣衛景瑗、請昌平兵二千拔之，報可。真保巡撫丁魁楚以四月二十一日移鎮順德，丁魁楚，癸酉進士，時以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總兵楊國柱、張人鳳、副將王威老遼，劉翻其軍，故全部八百人，其餘皆騎面爲賊追回一百九十人供遼，賊從山後奔入邢西，梁甫扼于黃寺八方之間，賊不能東，會京營奉旨赴畿，賊悉逃入武安、陽邑、滏會勛，西山義勇糾其父子兄弟紓家難，自請殺賊，二十八日，自順德至內邱，由臨城抵郝庄，賊衆數萬，屯城等處，爲圍結鄉勇所擊，皆死，偏搜山谷，直抵丹井，畿南之境，幾于無賊，或云畿南討賊，有監視內臣，撫小西天山中，梁甫屯龍門，距賊三十里，大名道象昇、駐內邱西，東黃寺井陘道從化，駐臨城西，五月初三豫有左良玉鄧玘，賊將何之乎，昔之秦破于晉，晉敗于豫，今轉而敗之順德矣，請通州兵二千拔之，報可。真保巡撫丁魁楚以四月二十一日移鎮順德，丁魁楚，癸酉進士，時以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總兵楊國柱、張人鳳、副將王威老遼，劉翻其軍，故全部八百人，其餘皆騎面爲賊追回一百九十人供遼，賊從山後奔入邢西，梁甫扼于黃寺八方之間，賊不能東，會京營奉旨赴畿，賊悉逃入武安、陽邑、滏會勛，西山義勇糾其父子兄弟紓家難，自請殺賊，二十八日，自順德至內邱，由臨城抵郝庄，賊衆數萬，屯城等處，爲圍結鄉勇所擊，皆死，偏搜山谷，直抵丹井，畿南之境，幾于無賊，或云，畿南討賊，有監視內臣，撫小西天山中，梁甫屯龍門，距賊三十里，大名道象昇、駐內邱西，東黃寺井陘道從化，駐臨城西，五月初三日接戰，明日又戰，賊走臨城西山，初七日，游擊董維坤破圍于冷水村，梁甫分兵救之，別設報于石城南，之。四月，沙河臨洺告急，按臣衛景瑗、請昌平

武安。犯磁州。初十日。陽邑陷。參將芮琦、守備王繼統死之。十四日。左良玉勝之于涉縣之西坡。賊望風兵旗幟皆遁。然諜嚮中州益甚。二月。左良玉兵挫于武安。賊以三四萬從趙寨而東。都司蔡如蕙襲之于急呼河。中軍曹鳴鶴馬撞相策應。至郁原。闖率遁。賊鳴鶴與戰勝之。天曉。結兩營相犄角。平明。鳴鶴提刀衝突。戰至巳。賊益多。火藥盡。移營合擊。營開爲所乘。二將及裨將姚應愚皆死。鳴鶴將種。尪健善鬬。擲持軍觀望不力。故敗。兵千餘悉沒。賊得氣愈熾。走輝縣。知縣申張宪儉有備。賊乃聚衆于輝之百泉書院。三日。循衛邑而北。屯據林縣之山谷。元村、道村、饑民揭竿相望而起。樊尚燦龍以太常寺少卿元嘿代之。有旨。元獸同巡按劉令譽、查前撫失事。三月。賊再入河內。十七日。左良玉逐賊于輝縣。賊從十八盤黃端口南下。奔河村。入修武清化。游擊越效忠登屋避賊。賊執而戕之。陶希誰故儲將。賊追急。馬蹶落塹而死。左良玉救武安。二十日。襲賊于萬善驛。二十八日。大戰于柳樹口。再獲其首惡。賊乃西奔。四月十九日。馬鳳儀邀賊于臨洛關。二十六日。左良玉破賊于武安。獲賊將。囚之。逸。追之復得。曹文詔與黎城之賊戰。涉縣之圍解。先是豫中有毛兵。有鄭兵。不過七千。賊犯潼懷失數百。犯武安亦如之。犯濟懷失千人。至是再犯武安。三犯清化。（效忠希之敗。額兵折亡殆盡。鄧玘川兵。又以石砫土司馬鳳儀之兵益之。玘以六千人戍邊化也。久客思歸。再復登州。有功。詔獎其成勞。勉以便道殺賊。許功成之日還蜀。鳳儀從遵永調防固關。登州平保兵還鎮龍固守禦。有人改以赴中州之急。禮給事中張鏡心有河南四路宿兵之議。遂命良玉、玘、鳳儀。當其三。豫撫盤頓毛兵當其一。然毛兵屢敗。不可以用也。賊竄石甫。營于孩兒村。鳳儀以孤軍在侯家庄被圍。孫宏謨楊芳等（撫中人保撫中軍。不能救。）石壯兵俱沒。五月。鄧玘擊賊于濟源之蔣陽山。射紫金梁。殪之。或曰。王自用自病死。其衆散他部以去。十二日。賊十餘萬逼磁州。玘救之。賊攻彭城鎮不得入。鄧左二將會師于彭城。賊在湯淇。去衛輝十五里。十六日。二將勝之于清池柳莊。賊乃退入林安山中。川將楊遇春邀賊于大峯口。二十五日。賊至林縣。遇春先躡毛營丁守賢擊之。兩陽兵殺獲功殿。遇春中賊伏死。賊得其旗幟。誘守賢并殺。復攻獲功勿動。賊始輕鄧玘爲不足憚。二十九日。曹文詔率五營兵。夜襲賊于偏店村。賊敗走。縱崖谷無算。鄧玘亦于荊谷村追及。僧良玉同逐賊沙河。賊自邯鄲南逸。六月初六日。賊圍湯陰。鄧玘被困于土樓窩。良玉救之始脫。豫撫以輝縣急。一日夜走二百里。穿賊中馳入城。揮諸將追賊。當是時。賊負太行山爲阻。晉苦所偏者多。豫實單虛。不能幷力。豫七大夫謂以洪承疇移駐潼關。兼制晉豫二撫。與晉交詔。鄧玘、張應昌三鎮兵爲便。上曰。勦賊撫鎮專責。別設總督。反滋諉卸。不如重兩撫事權。副總以上奏請。參遊以下軍法從事。俾節活。以至于此。不撫忍盡誅之乎。是不然。洪督師先在關中。寬豪猾。薛豪虐招徠。一十八寨。意未嘗不在撫也。西川鐵角城二役。散遣固已萬計。斬首幾及千人。豈不悞于殺已降。顧此曹從罷日久。佔亂反覆。納之則成其計。誅之則喪其膽。威信既立。接踵降誠。未始堅彼執迷。寔足開其善意。此已然之效也。如鶴者、取盜雖併輕視賊。上特命倪謖王樸爲總兵。以京營兵六千行。豎以太監楊應朝監軍。賜二帥弓矢千王

百。戰馬三百。皆選騎可用。倪王以中官請編偏裨。貲驗方邱。李繼貞爭之曰。倪謖敗歷邊疆。在京營六年。諳大帥尚未爲過。王樸乃王威子。原無實歷。副參之任。累次敍加。多從其父分功。推京營備遊牢戴。以府衛出征。其誰輕之。又求加總兵。恐無以厭人望。左良玉、李卑、皆身經百戰。位次反出其下。恐聞而解體。宜益加左李二將以都督僉事。署總兵。庶無和臨之分。有以安其心焉。上深領其言。命從之。于倪王、則中官以爲有成命。不欲奪也。七月。河北道袁樞、追賊于濟源之南鎣。走之。鄧左二將再破賊于官村。于沁河。于清化。于萬善。左軍武安八德之提。抱之于隘所。斬獲尤多。曹文詔又擊之懷慶之紫陵村。遏九州駐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要路。賊不得達。八月六日。賊焚溫縣之西關。九月。遏左二將及京營軍。壁有斬獲。十月。賊之奔晉者復返豫。京兵尾其後。遏左挫其前。遏兵勝之于平店石岡。京兵勝之于石坡牛尾。賊大困。十一月。官軍于武安之柳泉、于猛虎村、再破賊。賊張妙手、賀雙全等、三十六家、說詞乞撫。道臣常道立信之。因太監楊進朝以請。會天寒河冰合。廿四日。賊從毛家寨策馬徑渡。是爲滏池縣之馬蹄窩。防河中軍袁大樸遏敵死。河北諸軍鏖云。追之半渡。因冰解不及。自此三晉、畿南、懷慶、彰德、衛輝、三郡不受賊蹂者十年。而遂有甲申之事。

舊史氏曰。子嘗觀璽書許公邊鎮圖。稱嘉靖七年。延綏蘆鹽軍民幾致蹂亂。爲非策。蓋居延本嬴秦所開河南地。漢唐用之控帶荒徼。宋設重鎮專制夏人。土風粗獷。邊人不知作業。用之則爲我兵。棄之則爲我寇。自昔然矣。嘗崇禎元二之間。朝廷若豫憂秦地。俾主計者盡補三邊十年之偏。而出內帑數十萬金以收召趨延環慶之饑民。三年可成勁旅。即國家獲其死力。豈徒西陲無警已乎。胡爲棄此孑遺。立視顛仆而莫救。彼皆河朔健兒。長大帶劍。豈能如嬰兒之絕哺乳。老鼠之轉溝中。故王嘉尤白梃作難。清水營木瓜園蠭午景從。神一元振臂大呼。新安僅柳樹澗雲合響應。其後兵擊不解。乃至竭天下之財。以填黑水之壑。而究無濟于事。中原幾無寧宇。惜乎用之有遲速。而治亂之形異也。楊鶴提關陝十道之兵。掃除兇醜。賊鳥獸散。賊勢將自離。不以殄滅爲期。顧與劉廣生日事招撫。賊初嚴督撫若神靈。匍匐不敢仰視。今者厚賞貲。設飲食命坐。熙熙然與之言。盧傷其意。其聽者或疑此謾我也。稍稍前進。則又不敢遽去。其意若曰。曩者我實負其背。非亡命走險。庸得若是乎。里語曰。不索何獲。吾儕小人。今日方知作賊之利也。即鎮兵亦見而慕之。投所支月餉于地。詬曰。奈何不早爲賊。夫人心動之甚易。靜之甚難。若火方燎。不撲滅之。又益崇焉。于誰責乎。或曰。賊本荒裔愚人。飢寒乞活。以至于此。不撫忍盡誅之乎。是不然。洪督師先在關中。寬豪猾。薛豪虐。招徠一十八寨。意未嘗不在撫也。西川鐵角城二役。散遣固已萬計。斬首幾及千人。豈不悞于殺已降。顧此曹從罷日久。佔亂反覆。納之則成其計。誅之則喪其膽。威信既立。接踵降誠。未始堅彼執迷。寔足開其善意。此已然之效也。如鶴者、取盜雖併輕視賊。上特命倪謖王樸爲總兵。以京營兵六千行。豎以太監楊應朝監軍。賜二帥弓矢千王。空名告身數十道與賊。昭告大神以要盟。是真以張角爲大賢良。而交質子于巡撫也。夫既難可鳩。而告

忌有莠。彼且飽颺颺矣。吾勿鋤而去之。慈母寢操箠之心。壯夫失解腕之智。欲以制猛虎於決牆。得長鯨于縣釜。豈不謬哉。昏人之言曰。賊虐始于秦。而衆於我。（逆按羅世錫陷岩子時以陽信寨給事中兼監軍山西與賊相持於潞澤之間。故云衆於我。君賜曾人也。衆曰。謂設成縣之潞鎮。關之四寨。）夫孟門鎮先有盜千人。（永寧州之孟門鎮有盜千人。勾陝西大寧州之孟門寨口之盜合二千餘人。）而壺關狼民繼起。此可盡謂之秦賊乎。自烏鼠至于勾注。文弛武玩。其病則一。胡廷宴仙克謹以釀亂繩之。未始有輕重也。士大夫沿承牢籠習。媚拜群祝。諂灸而至公卿。其出膀節鉞。率坐不閱堂。頤使鈐下。廣侯示威。重莫適勤念兵事者。微獨此也。烏程相密勿大臣。戚守機宜。主上從之。取計與與化。受命撫晉。酬謁西朝。乃相國揖之曰。流寇蘇疥之疾。不足多慮。是時賊已蹙底柱。涉河津。當國老謀猶置之度外。此扁鵲視齊桓侯之疾。在于肯綮。而左右爲與李應期所糾相合。杜因此下吏。吳與應期。先後以撫糾制府者也。其事安所考信。姑兩存之。

三年十月。驗方李繼貞請賑延綏疏曰。昌上以數萬金發而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皆供。所獲不止數十萬金發也。利益莫大焉。彼地斗米銀四錢。發銀不如發粟之有濟。宜先發四五萬金。用蓋薄得人運之法。就近糴粟。輸至軍前。更勸省直設納事例。及贖鍰俱輸粟入邊。不許折銀。酌量腳價低昂其值。使輸者稍有饒益。則輸必多。可以撫饑。可以賞功。而依賊之民必漸散。賊不就降。即就縛耳。

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再罹延撫杜鎮疏曰。賊勢燎原。延撫洪承疇。秦帥杜文煥。各以本地爲急。西隴不復東顧。疏請撤王承恩還鎮。夫入衛西將之宜撤回。臣部籌之久矣。不獨王承恩宜還鎮延綏。雖楊騏亦當還鎮固原也。不獨二將宜還鎮。其部下之兵。亦宜隨之西還。非以逸之。乃所以用之。順其西歸之性。使之殺賊。賊平乃許歸鎮。必爭效命。秦中撫鎮既得西來兵將之助。勇氣自倍。賊當消沮。而後乃可勦撫並用。撫非撫賊。撫我饑民之從賊者也。已從賊者。雖多猶有限。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限。當此斗米四錢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禁其束手就斃乎。撫臣請留站銀。止可權給饑軍。安能及民。宜如神廟四十四年。特遣御史賑荒東省之法。一以宜布德意。一以安輯流亡。必得三十萬石之粟以往。在附近州縣稍熟地方。質有司設法糴買。運至近賊處所。盜心賑濟。賊就撫者。給以耕種。推誠安插。如此則民之已化爲賊者。將還化爲民。而將化爲賊者。且永不爲賊。賊蕩漸散。賊勢自孤。必有斬元惡以獻者矣。此費應在戶部。戶部有則宜立發。無則亦宜力請。若戶部不請。臣又不代爲請。日復一日。殘破愈甚。將費數百萬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竄。東作盡廢。延西平汾之百萬錢糧。歸烏有矣。雖增兵增將。何救于事哉。度今日平賊之費。與他日平賊之費孰多。今日借出之費。與他日有出無入之費孰得。當有不俟臣言之非者矣。疏入。上乃令王承恩還鎮。遣御史吳甡。以十萬金往賑。御史論旨。而潞王以下捐助五萬金。粟麥二萬石。然所救不及十之一。四年七月。因遣楊嗣昌謨遣鎮李繼貞再疏爭之曰。前賑臣時乘寧寨陷保安。已又鑱合水。圍慶陽府。余與戰慶陽城下。斬首無算。賊僞降。總督楊公鶴信之。下令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斗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勅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音。雖內帑不宜惜也。余時初登朝。李談及世事。輒太息曰。賊初起。得十萬金就款。已題寧寨安插。宣兵妄殺一賊者。用兩兵備。余嘆曰。賊破陷寧寨。挾我而逃。今借名城爲盜資。我宗人可與賊逼處此土乎。遂以其族行。幸爲制府所中。乃得罪以去。觀此紀。則嘉允已死于黃甫川。而陷河曲者。乃其黨王家川爲兩人。杜公檢中世將。其論西事必核。頗于督撫所奏報獨殊。余疑之。後讀李少司馬爲職方所覆奏。有云。文煥身爲大帥。王嘉允之級。眞僞不辨。信其已死。懈于追擊。然則杜公臨事已誤。其著書示後。猶謹前不改耶。梁大司馬爲人有幹濟才。咨詢補三邊缺餉。幷余問秦中貧殘有司。非前後數公可及。其奏杜文煥爲大將。假事權。用西人以辦西賊。不爲無見。杜自謂勦撫異同。受忌中傷。而吳與化所勘延川殺良狀。以杜部將李崇榮、殺逃難民冒孟孝等一百九十九名口。與李應期所糾相合。杜因此下吏。吳與應期。先後以撫糾制府者也。其事安所考信。姑兩存之。

三年十月。驗方李繼貞請賑延綏疏曰。昌上以數萬金發而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不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皆供。所獲不止數十萬金發也。利益莫大焉。彼地斗米銀四錢。發銀不如發粟之有濟。宜先發四五萬金。用蓋薄得人運之法。就近糴粟。輸至軍前。更勸省直設納事例。及贖鍰俱輸粟入邊。不許折銀。酌量腳價低昂其值。使輸者稍有饒益。則輸必多。可以撫饑。可以賞功。而依賊之民必漸散。賊不就降。即就縛耳。

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再罹延撫杜鎮疏曰。賊勢燎原。延撫洪承疇。秦帥杜文煥。各以本地爲急。西隴不復東顧。疏請撤王承恩還鎮。夫入衛西將之宜撤回。臣部籌之久矣。不獨王承恩宜還鎮延綏。雖楊騏亦當還鎮固原也。不獨二將宜還鎮。其部下之兵。亦宜隨之西還。非以逸之。乃所以用之。順其西歸之性。使之殺賊。賊平乃許歸鎮。必爭效命。秦中撫鎮既得西來兵將之助。勇氣自倍。賊當消沮。而後乃可勦撫並用。撫非撫賊。撫我饑民之從賊者也。已從賊者。雖多猶有限。未從賊而勢必從賊者無限。當此斗米四錢之日。慈父不能有其子。而能禁其束手就斃乎。撫臣請留站銀。止可權給饑軍。安能及民。宜如神廟四十四年。特遣御史賑荒東省之法。一以宜布德意。一以安輯流亡。必得三十萬石之粟以往。在附近州縣稍熟地方。質有司設法糴買。運至近賊處所。盜心賑濟。賊就撫者。給以耕種。推誠安插。如此則民之已化爲賊者。將還化爲民。而將化爲賊者。且永不爲賊。賊蕩漸散。賊勢自孤。必有斬元惡以獻者矣。此費應在戶部。戶部有則宜立發。無則亦宜力請。若戶部不請。臣又不代爲請。日復一日。殘破愈甚。將費數百萬不能收拾。而人民逃竄。東作盡廢。延西平汾之百萬錢糧。歸烏有矣。雖增兵增將。何救于事哉。度今日平賊之費。與他日平賊之費孰多。今日借出之費。與他日有出無入之費孰得。當有不俟臣言之非者矣。疏入。上乃令王承恩還鎮。遣御史吳甡。以十萬金往賑。御史論旨。而潞王以下捐助五萬金。粟麥二萬石。然所救不及十之一。四年七月。因遣楊嗣昌謨遣鎮李繼貞再疏爭之曰。前賑臣時乘寧寨陷保安。已又鑱合水。圍慶陽府。余與戰慶陽城下。斬首無算。賊僞降。總督楊公鶴信之。下令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音。雖內帑不宜惜也。余時初登朝。李談及世事。輒太息曰。賊初起。得十萬

金便可濟。吾爭之經年始見從。今賊勢已十倍于前。非三十萬石不可。主上以國用匱乏。慎惜金錢。遲下手韶。命詣使所斟止此。如以懷水救車薪。庸有濟乎。李精練有識。其先幾料得失。歷歷若指掌。上召見。賞其有執。撫天津有效。時倚爲大司馬。時寇勢已不可爲。李公亦大病。臨殁猶以國事爲念云。

辛未二月。上召輔臣、九卿、科道、及各省監司、于文華殿。上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曰。河曲之城。何以賊到輒破。喬林曰。賊來背攻。有饑民爲內應。故失守。上問陝西參政劉應遇以近寇所在。應遇曰。一在延安。一在宜川。上曰。寇亦吾赤子也。不可純以勦爲事。王左掛既降。何又殺之。應遇曰。彼降仍掠。不得已而戮之以示警。時上方勵精求治。于輔瑞時。遍諮地方得失。河曲之失守。左掛之詐降。皆有關安危。諸臣不能奏方略。答問問。終于勦撫不定。廷議混淆。負天子發憤元元之意焉。

按臣李應期有秦中流賊旋撫旋叛疏。上命確查。新按臣吳甡疏曰。延慶歲年缺餉。又連年旱荒。盜賊蜂起。東路則王嘉允攻府谷。渡河入晉。西路則神一元破寧塞。破柳樹澗。破安遊。破保安。一元死。其弟一魁繼之。又破合水。圍慶陽。晉臣楊鶴以本年三月移鎮寧州。招撫一魁。安插寧塞者四千有奇。尙有未盡餘黨。如郝臨福劉六等。衆不下數萬。甘臣五月初旬繼離寧州。而保安餘賊已分掠環縣真定之間。延安四載奇荒。邊軍倡亂。煽聚米綏清澗。各鄉村被掠。脅從甚衆。幾于無民。去年秋冬之間。諸盜如點燈子、盤齊王、不沾泥之類。延由蔓野。莫可嚮邇。檢中州縣。既無可掠。遂流劫延南。延撫洪承疇方收拾東西兩路。于延南力不能及。撫臣練國事初任西安。屯卒單弱。不能制賊。三月間。掠宜川、雒水、宜君、中部等縣。點燈子衆號數萬。自山西過河而歸。據黃龍山一帶。聲勢甚熾。臣遵旨勦征。延北士民始有更生之望。惟西安北界韓城、白水、澄城、蒲城、郃陽、宜君、中部數十州縣。最受荼毒。殺典史、千總、都司、中軍、運糧委官、鄉村殘破者數百計。男婦殺死者數萬計。五月。總兵王承恩、檢林道臣張鵬臻、始統勤王兵五千餘。南下勦賊。屢戰捷。賊望風潛遁。乃督臣楊鶴移鎮耀州。下令招安。諸頭目掠取已飽。有赴轅投誠者。督臣給賞花紅。鼓樂迎導。造花名冊。予路費錢。待之殊厚。亦有臨陣抱旗乞降者。如滿天星、州來撫者。督臣給賞花紅。鼓樂迎導。造花名冊。予路費錢。待之殊厚。亦有臨陣抱旗乞降者。如滿天星、等。檢林道臣張鵬臻、收入行伍隨征者。亦不下數百。賊黨見大兵在南。遂北歸延川、安定、清澗、綏德、米脂、吳堡、葭州故地。解散者一二。嘯聚者千百。鄉村打糧。士民有官賊之譏。點燈子聚衆五六千。在清澗之解家溝花牙寺。名爲就撫。近復有渡河之報。慶陽郡臨褥劉六等。亦受道臣周自強之撫。餘黨披猖于環合。今又攻陷中部矣。

上之命吳甡賑濟也。延長見受賊脅。同知趙鶴宣布德音。其脅立解。清澗有降賊黨雜等四百。給散一如宦軍。米脂從賊者十之七。聞賑還歸。收入里籍。凡三千人。安見賊之不可款附乎。楊鶴之于神一魁。給賞花紅。鼓樂迎導。索馨副則予以官。求安插則定其地。奉之惟恐不及。有潰關道胡其俊者。賊獨頭虎已出其壇。追送九十萬錢。名曰餽贓。又因其索酒犒槩肉。傳致給之。當賊初起。輕胡廷安之安坐不

擊。謂此吾省城賢主人。關中傳以爲笑。余嘗疑其太甚。由今觀之。信乎其不虛矣。

吳甡化愷曰。予在慶陽。曹文詔以其兵至。時文詔以兵事與制府齟齬。予問之制府。得士心而不用將軍何也。文詔曰。洪制府爲人。煦煦小仁。御士以寬。無雄略英斷。可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年頗有功。而幕下將吏。不開敘錄一人。此駐蹕所以困于鹽車也。予問其所部可當一面者爲誰。文詔以馮舉曹變蛟六七人對。予許特疏奏薦。文詔感激思效。破賊慶陽。前後斬數千級。賊謀走平涼。竄鳳翔。由棧道奔漢中。煽蜀。予至鳳翔。文詔勦賊實難。山中累大捷。賊不敢入漢中窺伺者。文詔功居多。予請之朝。加文詔都督同知。而馮舉曹變蛟等皆重用。文詔每振甲督師。輒告其下曰。當有以報吳使君也。夫洪制府倚文詔如左右手。而與化猶謂未盡其用。觀其慶陽軍中從容杯酒之語。似胸中磈壘窒鬱。豈遂以身許洪公哉。其後開關轉戰。洪公推盈不待言。而文詔報之死。兩人相得。固非旁觀者所能測量。與化追憶其生平酒後衷言。後知僕射短長。有關獨取。因以信古來奇材壯士受知立事之難。而尊征使戡者。當念將將之不易也。

秦人曰。崇禎元年。清澗有一書生孟長更。于本處石油寺日則讀書。夜則點燈抄寫。鄉人訛言長更在石油寺。若黃巢造兵書作反。長更不能自白。恐官司捕之。遂倡衆作亂。因長夜點燈。逼迫至此。衆號爲點燈子云。秦人刑科給事中薛國觀疏曰。賊之恣也。由喬應甲撫秦。置劫盜不問。實釀其禍。當魏璫竊郤關中諸將子。追贓令亟應甲、狂易有心疾。咆哮關怒。噬者痴狗。顧于探丸器少。熙熙畜之何哉。夫盜賊小人。一氣所出。胡廷宴本閹黨也。其名在逆案中。瞰旺龍懷。適與兒暴者同害。人皆知思陵遣遏百六。而不知逆閹竊柄七年。于建牙大吏。遍置私人。其政事衝決。法令廢弛。足以蘊災而召禍。此可爲太息者也。

鄒漪曰。懷宗皇帝英明勤儉。不可謂非令主。乃其受病。獨在憤惜金錢。大學云。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當賊之初起。不過數萬。飢民從之者無幾。若早聽李賊方言。解散可待。乃爭之經年而始行。賊已瀰山漫谷。此區區十萬金。猶以杯水救車薪。庸有濟乎。祖綠廉堂之上。以延綏視延綏。未嘗以全秦視延綏。以故忠言不用。謂賊旦暮可平。豈知涓涓不塞。漸成江河。後雖欲圖。有岡之而不可得者矣。甚矣。時之勿可失也。夫人主富有四海。內帑所積。除御用外。何非長物。猶記吾師李宮允明睿之言曰。先時發出一錢。可當兩錢之費。急時與人萬錢。不敵一錢之用。旨哉斯言。可爲鑒戒。即如諸藩之陷。何莫不由乎此。楚府之亡也。獻忠見其庫中金百萬。笑曰。有如此貿財而不設守。朱翊鈏子真庸兒。秦府之俘也。天寒冰結。不肯人給一綿衣。綿府之醳也。惟謹錄鎗牡。坐視軍民疾首蹙額而莫之救。獨府之陷也。成都令吳繼善請發帑金散朽粟。王不聽。面諷之守汴梁。捐金至一百二十萬。殺一賊者予一元寶。以故人心成城。攻凡三次。圍至九月。卒不能下。

成收利鈍。其效彰彰。嗚呼。只坐一悞。遂成背潰。有國有天下者。不皆然。御史姜思睿有疏云。貪小利而

綏寇紀略卷二

車箱困

癸酉冬十一月。山西河北賊。乘冰渡河而南。滹池陷。伊陽、（十二月初一日。賊二入伊陽縣焚掠。）盧氏、（初二日。破盧氏縣。）俱不守。蔓延于歸汝、南陽、光固、信陽之間。（十五日。掠南陽府之南召鎮平南內鄉。唐縣二千餘屯。杏花山。千餘屯。沙平。二十三日。掠鄧州。豫病矣。）禍先中于楚。則何也。豫之疑賊在兩河之間。楚之疑賊在千里之外。豫久而知警。（竄山。往信陽州。）楚遠而兆戒。以形則豫破而楚逸也。以實則豫堅而楚瑕也。豫撫元默。率左良玉、湯九州、李卑、鄧玘之兵。（玘。二十五日。掠南陽府之西召鎮。平南內鄉。唐縣二千餘屯。杏花山。千餘屯。沙平。二十三日。掠鄧州。豫病矣。）待之境上。嘗雒以北。名城數十。完守入保。賊以故邏勿攻。竄入盧氏山中。盧氏崇山造天。牙錯趾錯。礦盜盤阻。鳴吠相呼。賊因其嚮導。循山間走。直抵內鄉。內鄉接壤鄧州。浙水從浙。可以犯鄧。從鄧可以犯襄。而部檄所轄。則治院也。爲四省分地。舊制。固以徼奸人闌入。承平弛玩。威不足以行所部。雖名一軍。僅與道（初四日。賊入盧氏。知縣王奏。）將等。（初六日。賊入盧氏。知縣王奏。）額兵百。（額兵六千有奇。）實兵百。（實兵四千八百人。）而逃者四百。（逃者四百人。合額兵不過九百。）不足當他鎮之十一。（屬城庫薄。特險與陋。不備不戒。賊于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逸河。遂以十二月二十二日。破鄧。西二十五日。破上津。七年甲戌正月二十九日。破房縣。破保康。直走空虛無人之地。捷若風雨之至。鄧撫蔣允儀束手無策。上書請死而已。楚撫唐暉。又以賊之在秦也。東至於洵陽、白河。西至於興安、石泉、漢陰。西至于西鄉、洋縣、漢中府。又西至于鴻縣、寧羌、略陽。非地窄與楚蜀爲界。各省大兵。盡在楚蜀。勢必逼入漢南。秦督承畴。早鄙然疑之。（承畴。正月二十五日。從子承疇疏曰。三月十五日。賊自四川來。分四五營。其有數萬。距寧羌州七十里。州去漢中甚近。臣至洵州。調兵分赴寧羌堵勦。賊遂由陽平關過河。奔紮昌臣。以十二日過白水江。二十二日至秦

將楊正芳。二十四日。大賊。（數千騎。復自鄖入。）據山。（金魚口。）與元佶。（前一日。）護獻陵惠郎爲質。留許成名。楊正芳之兵于荊州。承天。未肯援鄖。鄖事且日急。（賊以正月二十六日。陷竟安。二月初五日。陷興山。歸巴萬山。稱楚。）撫臣支大綸。（大綸川入鄖。）兵部侍郎。（兵部侍郎。）兼督師。（督師。）急檄。（檄。）其子上津之撫。（上津之撫。）家坪。（家坪。）得二百十六級。（得二百十六級。）又楊世恩。（楊世恩。）斬首三百七十六級。（斬首三百七十六級。）楊世恩。（楊世恩。）蚺溪。（蚺溪。）七月初一日。（七月初一日。）先設伏蚺溪。（蚺溪。）遏竄。（遏竄。）斬首三百七十六級。（斬首三百七十六級。）楊世恩。（楊世恩

州。調兵防守。賊合兵入兩當。二十四日。襲破鳳縣。分爲二股。一向漢中。太守斷棧道。守鷄頭關。賊不敢過褒。取僻路由漢王山犯城固洋縣。又一股由鳳縣徑奔寶鷄汧陽。求撫臣陽許納降符鎮。臣以兵襲之。又曰。賊在平利洵陽間者數萬。自四川巴州通江入西鄉者二三萬。前自棧道犯城固洋縣者。又東下石泉漢陰之間。此數股賊畢會于漢興。而旁突于商雒。秦事大可憂也。宜軍主客三千。不當賊之十一三邊四鎮之倘。盡出于西鳳漢興隘衆。賊情如此。倘何由辦。爲今之計。必將陝兵之在他省者盡歸陝。而後可以救重地。必將陝倘之撥他省者盡供陝。而後可以濟軍興。蓋承畛居兵間久。決機沉審。知賊不可撫。亦不易勦。故持論若此。會以甘鎮有逸警。赴援啓行。而奇瑜見楚賊既盡。急引兵而西。輕賊不足平。有驕色。興安之界巨車箱峽。賊李自成等陷入其中。李自成者。米脂人。與安塞人高迎祥。亡命金鄉爲羣盜。迎祥在晉中爲闖王。自成與之共事。率楚豫始誘結李過、李牟、飛彭、白廣恩、李雙喜、顯君恩、高傑等。以顧盼自雄。李過高傑等善戰。顯者恩善謀。車箱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從北顛頹大石擊賊。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既絕。春夏大雨兩月。賊弓矢俱脫。馬乏芻死者過半。若恩爲之謀曰。吾輩萬里遠掠婦女輜重。何不以之餌官軍。伸處窮山絕坂之中。可文降而狡焉以逃也。因奇瑜左右奸弁以爲請。奇瑜輕心。詫大功可立就。時許八月約降。凡錯愕默上軍門者。三萬六千人。取其名爲渠首者正法。餘勞還歸農。以去。侈然自負處分神速。兒徒數萬。一朝解散。天下自此無患矣。夫賊已弄兵潢池。朝廷宏恩。開設誉路。亦必縛首慈納甲械。俾負罪落。而後設方略。蹤縻之。分永無反奇瑜不知兵。焉有虎狼之衆。不一大創而又手繒伏者。賊一出棧道。放手殺掠。連破鄠游等七縣。大賊數萬。自略陽來與之合。尋分而爲二。一至長平破涇陽。一至鄜寇盩厔、臨潼、平涼。在在旁午。奇瑜貽歸罪于管鹏知縣李嘉臺之殺安宮。而謂新附易搖。邊幸賊之立就。時許八月約降。凡錯愕默上軍門者。三萬六千人。取其名爲渠首者正法。餘勞還歸農。以去。侈然自負處分神速。兒徒數萬。一朝解散。天下自此無患矣。夫賊已弄兵潢池。朝廷宏恩。開設誉路。亦必縛首慈納甲械。俾負罪落。而後設方略。蹤縻之。分永無反奇瑜不知兵。焉有虎狼之衆。不一大創而又手繒伏者。賊一出棧道。放手殺掠。連破鄠游等七縣。大賊數萬。自略陽來與之合。尋分而爲二。一至長平破涇陽。一至鄜寇盩厔、臨潼、平涼。在在旁午。奇瑜貽歸罪于管鹏知縣李嘉臺之殺安宮。而謂新附易搖。邊幸賊之立就。時許八月約降。凡錯愕默上軍門者。三萬六千人。取其名爲渠首者正法。餘勞還歸農。以去。侈然自負處分神速。兒徒數萬。一朝解散。天下自此無患矣。夫賊已弄兵潢池。朝廷宏恩。開設誉路。亦必縛首慈

向慶陽。一趨鄜陽。一出關赴河南。元獻于五月初自汝州修驛虛氏。左良玉、猪正斗、兵駐花園關龍駒寨。其大隊尚在閿。破五六月間。商雒幸無事。至十月。綠營還漢中。急奏。趙鄜陽者二十萬。前啃報犯鄜于是陷洛南。商雒內鄉。從南陽犯內鄉。從盩子口而還。鄧州、河南在在告急。津而後隊未發。漢南綿地八百餘里。鄜寨兵盡行。所留不過二千餘人。楚帥許成名爲調撥入秦。楊亚芳綠救鄜陣列。正芳在鄜撫止千人。張上遂亦以額兵隨賊勢飄忽。緣均光踏隨。梁。漢江水淺。策馬徑渡。上自荊門。下及黃德。賊向日所不至者。無不蹂焉。童關自七年春襲賊。至冬。一股從鄧州據林關入。一股從光化蘇子口入。一股從新野新店鋪入。將襄陽鋪、雙溝鋪、大里岬、磁寨、堰抵渾池者。爲過天星。闖王從商南趨河汝者。爲老回回。從雒南上津、踏鄜陽徐家廟。抵鄧州者。爲橫天王九條龍。共七十二營。十一月癸巳。陷陳州鹿寶。辛亥。陷鹿氏。十二月初三日。左良玉兵至峽石。過賊。在磁、在鄜竹止六百人。賀人龍是月于中庄等處。斬八百三十一級。○十二月二十五日。左良玉兵至峽石過賊。在磁、在鄜撫止千人。賊犯汝州官兵獲百三十六級。○八年二月初二日。于禹州得百十五級。楚帥許成名爲調撥入秦。楊亚芳綠救鄜陣列。正芳在鄜撫止千人。張上遂亦以額兵隨賊勢飄忽。緣均光踏隨。梁。漢江水淺。策馬徑渡。上自荊門。下及黃德。賊向日所不至者。無不蹂焉。童關自七年春襲賊。至冬。一股從鄧州據林關入。一股從光化蘇子口入。一股從新野新店鋪入。將襄陽鋪、雙溝鋪、大里岬、磁寨、堰抵渾池者。爲過天星。闖王從商南趨河汝者。爲老回回。從雒南上津、踏鄜陽徐家廟。抵鄧州者。爲橫天王九條龍。共七十二營。十一月癸巳。陷陳州鹿寶。辛亥。陷鹿氏。十二月初三日。左良玉兵至峽石。過賊。在磁、在鄜撫止千人

條龍爲游徼往來策應。恐西軍不敵。益以射塌天、改世王、爲橫混後繼。壬子。殺牛馬祭天誓師。賜諸賊飲。俯都督已定。有亡自賊中來告狀。賊者曰。嗚呼。賊亡命山谷間。偏強且夕。未嘗見大敵。聞天子赫怒。摹校練國事疏曰。楡林、甘肅、寧夏、天下勁兵處。大盜起于延綏。楡林兵力不足。調甘寧夏兵以成功。自鄭重親征。意其當殷衆震讋。瓦解耳。顧散爲梟逆。厚約結以旅拒顏行。中原之禍。將未艾乎。往者賊走楚而豫又以爲功。賊走秦而楚以爲功。乘賊奔逸之餘。從容尾蟄。張牖捷。遵文法。枝止此耳。自賊再猖獗于秦。陸梁狂猘。多方以謀我。卽秦帥亦莫知所出。以楚事觀之。楚以鄖竹先中寇禍。烏林關既捷之後。前釋甲而賊之返自秦蜀者。日滋月長者是乎。烽火肆帙。援師減半。比前事爲尤棘。然猶足以遮捍圜陵。播桂于萬一。而象昇竊以其暇。出一奇以蹙賊。良山去年之賊。由豫入楚。而直達於鄖。今冬之賊。由鄖入楚。而所窺在豫。豫雖有左良玉、陳永福、陳洎邦、喬國桂之兵。而賊之分爲七十二營者。今之將二三十萬。蜂屯蟻結于伊嵩宛雒之間。蓋七年以後之遠。不復遵兵。名都劇郡。諸將所分駐者。賊偏爲之走集。以肆其憑陵之害。若僻陋如鄖竹者。不足乎攻。嗟乎。此楚豫賊情。相去浹月之間耳。前之鄖陽最危。而賊勢尚弱。今之鄖陽稍寬。而賊勢愈強。深溝之力不固。而搗虛與攻堅之局異也。論者歸咎于陳奇瑜、奇瑜撫駕馭之才。治兵一言也。比過鳳翔。賊見連破七邑。撫局大壞。而欲歸獄于功臣勞士。以蓋其愆。此何以掩三秦百萬之口乎。

瑞王常浩奏。臣自就封。次年卽有流賊之禍。賴文武諸臣。始臻平定。不意晉賊渡河。竄入漢興。本年正月十五日。知洵陽已破。逼近興安。隨破紫陽平利。白河三縣矣。督臣洪承疇提兵遠起。單騎布甲。出入禹山。分毫不擾民力。至漢月餘。因兵餉不足。臣助銀三千兩。又貿勞賊完銀四千餘兩。此時撫臣練國事移兵商雒。按臣范復粹馳赴漢中。賊始逃奔四川。近境稍靖。不謂鳳縣又報陷矣。後川中之賊。復入秦州。湖廣之賊。再入興安。六月間。遂自興安入西鄉。犯郡界。幸游擊唐通張疑設伏。不敢渡江而北。逼近漢城。目今東有洋縣之賊。督臣陳奇瑜見議招安。北有鳳縣之賊。盤據山谷。西有沔縣、寧羌、略陽。所在騷動。臣在萬分孤危之中。不能知其所終也。

附記

興安之界曰車箱峽。賊李自成等陷入其中。居人徑其顛。顛巨石擊賊。又投以炬火。賊多死。用石塞其大路。不得脫。賊行數萬金于諸將。以詐脅陳奇瑜而免。賊至鳳翔西關。以督撫檄求入。守臣紿以門不敢啓。繞而上三十六人。皆殺之。奇瑜勤治實勉知縣李嘉彥。井逮鄉紳孫鵬等。及士民五十餘人下之

獄。叛兵楊國棟乞撫未決。撫臣練國事設伏鄠縣之夾水溝大敗之。賊竄峭國棟以降。

練國事疏曰。楡林、甘肅、寧夏、天下勁兵處。大盜起于延綏。楡林兵力不足。調甘肅寧夏兵以成功。自鄭夏畏師于鹽川。甘肅畏師于涼州。防邊不足。能分以勦賊乎。楡林兵馬止三千。爲陳奇瑜帶之別省。今賊三面入秦。臣所將者。不過臨洮固原有限之兵。且素弱于三鎮。輪班防秋。又當西邊。則兵愈少矣。又請室自理疏曰。賊從晉豫入商洛漢興。又從漢興入平涼西鳳。皆招安誤之也。若非臣力主勦。有扶風之捷。則西安危矣。實爲諸生被逐。韓爌等曰。賊在漢中。江陵其南。山峙其北。西通棧道。東接鄖陽。官軍十餘萬。舉數年蔓延之寇。困入其中。賊以詭降得遁。一出棧道。卽破鳳縣。殺唐三鎮鄉官辛思齊家一百八十口。八百連營。橫蹂撐柱。四十村區。化爲煨燼。八月十四日。突至益門鎮渭河南。連屯蟻結。烽火燭天。幸知縣率士民固守。忻撫亦于閏八月十八日至縣。面加獎譽。賞以十金。未嘗有殺官剋餉之一言也。比過鳳翔。賊見連破七邑。撫局大壞。而欲歸獄于功臣勞士。以蓋其愆。此何以掩三秦百萬之口乎。

瑞王常浩奏。臣自就封。次年卽有流賊之禍。賴文武諸臣。始臻平定。不意晉賊渡河。竄入漢興。本年正月十五日。知洵陽已破。逼近興安。隨破紫陽平利白河三縣矣。督臣洪承疇提兵遠起。單騎布甲。出入禹山。分毫不擾民力。至漢月餘。因兵餉不足。臣助銀三千兩。又貿勞賊完銀四千餘兩。此時撫臣練國事移兵商雒。按臣范復粹馳赴漢中。賊始逃奔四川。近境稍靖。不謂鳳縣又報陷矣。後川中之賊。復入秦州。湖廣之賊。再入興安。六月間。遂自興安入西鄉。犯郡界。幸游擊唐通張疑設伏。不敢渡江而北。逼近漢城。目今東有洋縣之賊。督臣陳奇瑜見議招安。北有鳳縣之賊。盤據山谷。西有沔縣、寧羌、略陽。所在騷動。臣在萬分孤危之中。不能知其所終也。

綏寇紀略卷三

巽寧憲

制鳳陽爲中都。其嚴重視京兆。中都留守司轄八衛。一千戶所。有班軍。高墻軍。操軍。又護陵新軍後所。增設無慮六千人。護以一巡撫。一太監。巡撫督漕駐淮。兼護泗陵太監。即其地爲鎮守。當賊之再入楚豫也。楚按臣余應桂預策賊必闚入淮陽。宜及未然爲之備。南兵部尚書呂維祺爲奏申飭江防。尤以鳳陵單外爲憂。天子下其議。大司馬張鳳翼無他規略。惟請勅鳳撫、東撫、操江。嚴備要害而已。淮撫者楚人楊一鵬。病且旺。閣臣王應熊以主司故常優假之。引疾不許。巡按御史吳振纓。爲程相同里。厚善此兩人。未爲憂。公稱職。太監楊澤虐而不忌。以制劒其軍民。有衛指揮侯定國者。怙澤勢而恣。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叛兵殺定國于西關。投譬道上曰。將以明年上元勾賊。在事慢弗省。八年正月初七日。汝寧賊攻潁州。其支賊以初八日。由固始夜薄霍邱。三日霍邱潰。殺知縣[illegible]。一日破潁州居之。尹少鰲、周士寬往府、鄉官張鶴鳴、教官周逢泰等于初七日獲奸細、供賊定于十一日夜舉火內應。初十日。知州通判策論方略。城下。知州事尹夢鰲手刃賊。通判趙士寬巷戰。皆被創。投水圜門死。[illegible]拔金營幕死士力盡亦死。[illegible]于河。[illegible]氏先後縊二女閨自縊死。潁有衛尺籍隸河南。自指揮同知[illegible]李從師、王廷俊、等城守死者七千戶孫[illegible]、教官周逢泰、[illegible]、鄉官張鶴鳴、教官周逢泰等于初七日獲奸細、供賊定于十一日夜舉火內應。初十日。知州通判策論方略。城下。知州事尹夢鰲手刃賊。通判趙士寬巷戰。皆被創。投水圜門死。[illegible]拔金營幕死士力盡亦死。[illegible]于河。[illegible]氏先後縊二女閨自縊死。潁有衛尺籍隸河南。自指揮同知[illegible]李從師、王廷俊、等城守死者七千人。死。教官周逢泰等。[illegible]陷落。[illegible]池。賊以爲死而舍之。州人故兵部尚書張鶴鳴。年八十二。賊擁至[illegible]。賊檄前屬賊而死。及同紳劉道遠、田之穎、李生白、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傑。皆遇害。進士韓獻策父韓光祖罵賊而死。生員死者七十七人。[illegible]于世。[illegible]等。[illegible]之。[illegible]韓延策母武氏、婁李氏、[illegible]官鹿獻陽妻王氏、戶部主事李盧白[illegible]韓氏、以下共三十七人。[illegible]面刻女[illegible]氏、[illegible]氏等共八人俱具在兵給事林正亨查[illegible]六十六名。陰[illegible]軍殺死二千二百八十四名。[illegible]軍一百九十六名。[illegible]七百五十五名。[illegible]軍八百餘名。舉人時思[illegible]百戶胡國俊妻女杜氏殉[illegible]。賊大書徽志爲古元旗。龍皇帝。掠陵盜所遺。擊手小閣十二人。縱酒奏伎。先期秦賈著市錦綵一二疋。爲注。要見于塾爲嬉笑。三日。有賊張盼子者至。揮其衆去。過紅心驛。焚之。再燕池河大柳。淮撫所調馬癈之兵不至。略舉屯澤梁。左次避賊。南兵部尚書呂維祺。職方郎陳洪謨。道臺將薛邦臣以兵壁金椒。趙世臣守浦口。賊走定遠。焚竊游。去金椒十八里曰石牌橋。詣神祠卜所向。不吉。碎其像去。李自成西行。與曹過二賊合。返歸德。睢州。而獻忠南趨盧州。裸婦人數千。嘗城下。少愧沮。即縱以入。踞北城樓。歌呼飲。知府吳大樸令壯士挾飛礮外擊。賊首與樓俱碎。城得全。攻巢縣。破之。[illegible]夜[illegible]縣知縣[illegible]。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覲其滿以待。賊馬足陷巷戶。出長矛刺之。殺千人。抵廬江。士民具幣求免。陽許之。丙夜襲之陷。二十四日。圍廬江。二十[illegible]燒。殺教官典史鄉[illegible]。廬江。二十六日。夜雨大作。[illegible]城。[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獨松潘副將秦翼明抵河間，使速山歸德趨鳳陽，翼明以其事聞。鄧玘近由麻黃往安慶，命劉榮圖馳赴泗州趨猴山，副將王佐才以兵設防，毋再誤陵寢。劉澤清倪龍各以其地守要害，鑾湾上特敕馬鳴世斂鹽艘于南岸防江，呂維祺時以憂省拾遺中考功法落職為民，改川南都察院右都御史范景文為南兵部侍郎，而朱大典主帶兵楊御藩駐陵左，大典督皇城，帶兵御藩陵左，大典督陵右。游兵千人營陵後，爭粗定，潛金吾騎逮一鵬，振纓澤至，下之獄，兩相以其私測旨，幀左右之。借孫帥不邀擊為分過，給事中何楷等以為言，上明聖，決意誅之，科臣林正亨街上指周視曾城，察方中封處自常。賽外有密開為圖以獻，而一鵬棄市，振纓在繫須冬論，一死，仍奮袖有新敕下傳永淳駐已前，鄖用言者，并逮陳奇瑜程治，遣鶚始也。奇瑜經寇棧兵又以總兵解圍，報有新敕下傳永淳駐已前，鄖用言者，并急，桐先有民變，給事中孫晉，桐人，時有匯譜安解熊明遇，曾文衡，山東巡撫，承畴駐汝寧十日，又遣翟文諮至也。江北鳳廬之變，有由潁翟入光固，遣楊臣鳳，翼于朝房，口言其鄉恐權寇，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謂督師者曰，公中權無帥，即緩急云何，承畴笑曰，吾以佚曹文詔至，玉往南陽，而催取尤翟文之千四百人以自隨。翟文諮，張應昌，來自晉中者，已次近境，尚未至，時傳檄勤王，諸將如曹文詔、張應昌、來自晉中者，已次近境，尚未至。曹文詔、張應昌、而楚之鎮窘石柱兵，蜀之白杆羅綱壩兵，遠隔數千里，乃即麾下見兵，隨賊所向分擊，命賀人龍翟重亭往鳳陽，鄧玘往麻黃，左良

軍中以督師爲知人。承畴四月十二日次汝州，召北俠佐大會曰：「督師成集，西安望救，當先定要東，吾意急入關。秦固形勝之國，地勢險阻，賊今依深山，多徑道，秦有兵則出豫楚，豫楚有兵則走之秦。我東西奔命，疲日費財，是敵道也。求其邊定，豈不難哉。天子赫爲震怒，給精兵誅不赦，謂五月足以決期平賊。承畴仗節而西，督必有以報命。若秦將士疾聲而豫楚弗心分部以鑓迎要害，傑賊得鳥獸竄逸，則功敗垂成，誰執其咎也。吾出關半載，具知隘口扼塞處。今日之事，當與諸將定分地，乃爲奮曰：「左良玉、吳村、瓦屋、內渐之要道也。汝與渤九州以五千人扼之，陝西巡南縣往正東瓦回裏，可徑趨內鄉，讓平以逸南陽府，往東南吳村，可徑趨淅川以逸鄧子口鄧陽府。曰：「尤世威，雒南有關草川朱陽關者，汝與徐來朝以五千五百人謹守。曰：「世威，汝所將勁旅也，鑓陝賊所出入，汝勿懈。陝西鎮南縣往東北饒鎮關北朱陽，可徑趨盧氏永寧諸隘口，汝據豫撫襲隘州，往正東關草川南朱陽，可徑趨盧氏永寧諸隘口，汝據豫撫襲隘。」曰：「陳永福、盧氏永寧諸隘口，汝據豫撫襲隘。」其率千八百人以從。曰：「鄧玘。」曰：「尤翟文。」曰：「張應昌。」曰：「許成名。」各以所將兵防楚。楚之漢江南北、上津、鄖西、平利、竹溪有一賊勿戒者，惟汝罪。從漢江以北，石泉、漢陽至洵陽，入上津鄖四，可徑趨鄖陽府，入鎮安山陽商南，可徑趨淅川內鄉南陽府，從漢江以南四縣興安，入平利竹溪，可徑趨鄖陽府。曰：「尤世威，汝與徐來朝不得入山，兵譯于庶氏。樊城兵變以赴傭。鄧玘死，鄧玘縱鄖國鄖府，是役也，兵之分于豫者，一萬四千有奇，分于楚者，一萬一千有奇。審地勢，量兵力，可以完守無恐。承畴移會，言撫吳、秦、山西總兵尤，既而徐來朝不肯入山，兵譯于庶氏。樊城兵變以赴傭。鄧玘死，鄧玘縱宗勛勦河，無使一賊越渡河東。既而徐來朝不肯入山，兵譯于庶氏。樊城兵變以赴傭。鄧玘死，鄧玘縱

鵬、文韶、艾萬年、並敢鬬、文韶尤爲賊所憚、關外豫楚諸官軍聞之、皆爲奪氣。六月中、陝四鎮安撫陳奇瑜、七月初賊逼近山陽上洛光化等
真、夫賊本困于饑寒、而吏不恤、稔惡雖久、猶可洗滌兇穢、復爲良民、一旦盜長陵坼土、則滔天之罪、勢不
能以自逭矣、中外文武大臣、受國厚恩、觀望釀寇、致使流毒上及山陵、擾法極死、豈獨楊一鵬已哉、主上
自以得罪祖宗、素服避殿、三日大臨、蓋以憂天下同仇之氣、而諸將擁婦女、掠寶玉、與賊交關爲奸利者
日甚、其蓋心王室、折衝厭難、此一承畴耳、朝廷惟其勞苦、覓其御轡、尚恐不足以立事、乃使之左支右絀、
前顧後踣、介馬馳秦楚豫之郊、而責以六月爲軍期、此雖四境之內、州郡討捕者、尚恐不足以殄滅、而欲
使之登地數千里、衡難四五十萬之強寇、誰任密勿、乘國成、不爲主上分別言之也、授鉞專征、便宜奏請、
付託非不甚隆、然國家將驕卒玩、軍政不修、于今百年、即祖陵失事、而武臣無一人就戮者、無以厲其餘
矣、督師所能斬斷者、僅自偏裨以下、諸大帥蓋高班、相與爲等夷、其受節度、亦空文羈縻耳、若遽以賜劍
齊之、將環視而起、誰復與共事乎、地云五省、不過一秦、衆云七萬、不過一旅、左良玉陳永福之在楚豫者、
不能效鞭箠使也、孫顯祖左光先在秦而有分地者、不得越疆鞮從也、其名爲戡下、如賀人龍乃前督之
敗將、張全昌爲將來之降賊、不足以授指蹤、腹心牙爪、皆文韶、艾萬年、劉成功、三人而已、文韶六戰鏖戰、
西濠大捷、論功當封、顧以他事待罪、昏撫吳甡從戎錯認、起盛激自裔、隨州之邀擊、商雒之窮追、身不解
甲者兩月、其勤至矣、承畴之功、皆文韶爲之也、一朝敗沒、幷艾萬年而失之、宜督師仰天慟哭、知士氣之
阻傷、而天討之稽誅也已、鄧玘貪將也、亡吾一軍、曹文韶大將也、死于百戰、君子于八年討賊之都、書曰、
樊城兵變、鄧玘爲其下所殺、誉貨也、王師敗績於真寧、湫頭鎮、總兵曹文韶死之、動事也、易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傳曰、撰甲執兵、固即死也、其兩人之謂夫、

附紀

太康伯張國紀之祭告鳳陽祖陵也、于乙亥九月初十日、從黃河舟行、路經單縣、爲布文綬戲下將官
吳尙文等二千人白晝陳兵遮阻、口索過關銀一百兩、國紀不從、衆兵毀棄飲福香品、殺死水手校尉
多人、兵垣糾之曰、太康懿親、鳳陵欽遣、香品法物、此而可刼敓、又何者不可刼敓乎、且其所立之關爲
何關、百兩之例爲何例、兵橫至此、而欲以立軍紀戢亂萌、不可得也、
楊一鵬爲戚都推官、登嵫嵋山、有狂僧踞佛坐、睨楊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還歸、哭數日夜、吾撫
其頂而止耶、楊追憶兒時語、大懼禮拜、臨別囑曰、我鳳陽人、三十年後、見汝于淮上、楊之爲淮督也、得
賊信、治文書亟而野僧募鑿軍門鼓、稱賊嵫萬世尊致書、楊遲以詰朝請見、僧大詫曰、過今夕不及
救矣、質明索之、不知所在、發函得七言詩四首、其一勸早遁、二三四首則西市語也、楊臨死合掌稱好
師傅、後兩詩不傳、疑爲國亡讖云、
鄖撫盧象昇疏曰、臣當發兵未集、先以毛兵新兵各五百名、石砫兵六百名、更番偵覘、練習火攻、分布

鄖津要害、而躬提健卒數百、往來襄宛光均之間、幸寇復入秦鄖、選得以無恙、今寇舞商州鎮安山陽、
有復犯豫楚之勢、夫賊在西鳳平固、可由棧道徼階以入漢商、賊在南維鎮山、可由內淅鄖津以入襄
宛、臣甚憂之、先經督臣洪承疇調度、張應昌由宛鄧、尤翟文由德黃、馬步兵二千六百人、從鄖西上津
山路、出洵陽以趨興安、又以楚鎮許成名、算兵三千六百人、取道保康房縣、抵竹溪爲之後勁、至光化
黨子口、若無兵扼防、而總兵秦翼明領川兵二千、于五月十一日、續奉秦督臣調到、最爲得力、總兵鄧
玘遇害、其標下副將賈一選、周繼先、報現存馬步兵二千六百五十二人、未動、五月十六日、調至鄖中、
臣爲申嚴軍律、發往豐陽關、暨川關防守、夫秦督汝州定分兵之議、實望一時文武大吏倡予和汝、共
襄成算、以予視之、惟鄖撫奉指麾于千里之外、若左右手、且磁稱督臣深籌確畫、洞中機宜、爲不可及、
兩人才智相倖、忠猷契合、于此一疏見之矣、既而戮力中原、同心推讓、有古皐甫諸朱儁之風、惜乎其
功之弗成也、
楚撫庞阿有治臣增兵之請、以鄖兵衛鄖、而撤楚兵防楚、樞臣以寇在門庭、非議增之時、請再調算兵
二千、施客兵二千、以援之、兵科給事史可鏡疏曰、賊之入楚者、兵雖多調、撫禆予楚、如鄧玘、
曹文詔張全昌、非自北而南者乎、川將如張令之援略陽、侯良柱之援漢中、從洪承疇會兵變而來辦
賊、非自西北而東南者乎、總之兵在後、賊在前、未有不以楚爲壑者也、楚驍將楊正芳殞矣、楚而不屯
重兵、賊走荊襄承德、何以當之、今惟調川東兵數千、取道巫陽夔陵、遲達荊南、而臣鄉算兵、人咸習戰、
不妨多調數千、山辰長而趨荊門、楚事庶可撫恐耳、時按臣余應桂已調茅岡隆兵五百、澧州練兵三
百、而庞阿發撫標兵千二百人趨郢光、襄可爲有備、賊以十二月初四日犯上津、初五日犯鄖、三日官
軍擊退、西津被圍七壹夜方去、又自嵩縣均州來者、犯內鄉唐縣、棗陽、楚事可爲甚棘、應桂之疏曰、臣
觀流寇此來、似不專爲楚而爲豫、憂不獨在豫也、豫兵勢已重、賊必徑突盛鳳以窺江淮、未踰月而其
言大驗、八年正月、應桂之疏又云、賊入豫中、自南陽以至汝寧者十之七八、在楚者十之二三、豫之視
楚尤急矣、撫臣兵一萬二千、而鄖兵不與、襄樊有道將所練鄉兵、可保無虞、德之應隨、賊尙莖延、亦由
將吏恇怯、鎮臣許成名、自房竹移駕子口、由光化移樊城、步步向內、並未見賊、觀此奏似乎楚境稍寧、
諸將宜各用命、不欲爲張皇孔急、以調兵厲衛、若應桂者、所謂奏報以實者也、
秦按臣傅永淳之糾秦撫李喬曰、賊之歸秦也、遇霖雨、崎嶇萬山絕谷中、至藍田之七盤坡、撫臣邀其
歘而擊之、可殲盡、乃乘夜潛歸、軍心大懈、賊氣愈驕、皆此一縱階之厲也、有旨落職議罪、夫七盤坡古
之武關、朱陽古之函谷、皆一人設守、萬騎莫攻、昔人所謂天險、今賊入則由武關、秦兵不能擊出則由
函谷、豫兵不能禦、地利將安所恃乎、可爲三嘆、
鄧玘以川兵戍遵化、復登州、遠人久役、勞敝思歸、固知其不可留矣、朝廷不得已于討賊、勉以成功之

日。便道西還。兩年之間。自河北以達漢南。不遑弭命。稽功而驟長征。則怨。既驟且怨。能無亂乎。七年七月。其下爲中軍校尉所辱。一舉盡甲。焚櫜而噪。手刃三人。給餉二千二百金乃定。玳亦上書自言。臣以六千人出夔門。今無存者。僅千有二百。如必欲臣留者。請發馬步兵各二千。馬五百匹。以成一旅。信陵君之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遂救邯鄲存趙。夫征伐大事。未有不順人心者也。今以西土之人。掌北門之管。瓜期不代。馬革無歸。生者褰裳。死者骨原野。巴人寶女。望祭征夫于萬里之外。奈何不早爲之所乎。玳之暴橫剝軍。樊城之變。升屋騎危。顚于隧炭。爲衆所燕。傳曰。不戢自焚。宜其及已。夫叟兵天性難制。而況所來絕遠。采薇之詩不云乎。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古者加念征夫。行役之人。勤而莫愮。坐令客軍內潰。主帥受戕。雖之過與。誦河上翩翔之章。不能不致恨于圻父也。

或曰。曹文詔戰將。非大將也。大將居中權。持重不動。文詔百戰百勝。一敗而裂。此輕敵之過乎。予曰。不然。古者置大帥。背後有節。可以殺人。麾下積黃金。參其出入。其行師有前茅。有左右翼。帳下設長弓勁弩爲之衛。故可坐制勝。先朝承平右文。武臣貧地。積輕。世胄如尤世祿、杜文煥、親信健兒。皆離父私財。豢養而倪龍王樸之在京營。士馬皆選。又倚籍中官。未嘗深入赴利。其他拔足行伍之中。致身大將。無斬斷以爲之威。無金錢以爲之用。過有敵則挺手鬬。或不幸則死之耳。烏足怪乎。或曰。左良玉、與文詔俱起者也。左累收復振。率致封侯。何與予曰。良玉擁兵觀望。又縱其下大掠。以充軍資。招徠降衆。張形勢以成跋扈。要朝廷。濫爵賞。此豈文詔所欲同者耶。自其隸馬世龍麾下爲軍鋒。入秦收王嘉允殲點。豎養而倪龍王樸之在京營。士馬皆選。又倚籍中官。未嘗深入赴利。其他拔足行伍之中。致身大將。無斬斷以爲之威。無金錢以爲之用。過有敵則挺手鬬。或不幸則死之耳。烏足怪乎。或曰。左良玉、與文詔俱起者也。左累收復振。率致封侯。何與予曰。良玉擁兵觀望。又縱其下大掠。以充軍資。招徠降衆。張形勢以成跋扈。要朝廷。濫爵賞。此豈文詔所欲同者耶。自其隸馬世龍麾下爲軍鋒。入秦收王嘉允殲點。燈子。西濠銅川橋一戰。手所摧破者數萬。花園寺疾馳中伏。顚于死者幾矣。不知所爲逗遛也。過河敗十戰。功高賞薄。遣譴漏赦。朝受命夕辦嚴。追賊于隨州商州。累晝夜不解甲。不知所爲怨望也。生平推定邊有譬兵之變。潛去二百人。撫之即定。部將如馮標、張天祿、賈登芳、趙國佐等。推腹心共功名。當稱其師。行有紀。所過秋毫無犯。白廣恩之降也。文詔令變蛟共游處。廣恩見制府。不肯解所佩刀。制府疑欲殺之。文詔曰。殺廣恩。賊心益危。且廣恩才可用。願以身保之。其收攬狡獪。豈出良玉下哉。朝廷不付以重兵。多其賜予。取平賊將軍印佩之。願謂起自徒中。立責後效。制府分兵守險。塹瓶口而蹙之。醯徒致疾于我。文詔憤王誅之不加。痛同事之摧敗。猛氣益涌。遂以其屬馳賊軍而死。夫李廣北平。公孫爲泣。賈復傷創。光武大慙。國家之于曹將軍。非徒不能加之膝也。又從而摧抑之。迫促之。身歿之後。下詔褒忠。惓惓于金湯川之一捷。雖復周處鎮高寄。雲陽之逗撓。文詔有弟曰文耀。同收河山。陳烈忻州。變蛟松山不食而死。一門沒于王事。君子聞盜賊而思將帥。若曹氏者。可弗壹乎。

張大將軍曰。崇禎五六年。曹文詔逐賊山西。所向披靡。因小故得罪于洪洞鄉紳劉某之子。劉賊豫按

勦之。常勦賊太行山中。豫帥良玉蜀帥玳皆會。蜀兵大敗。文詔從山而下。斬級無算。時豫按在懷慶相見。文詔尚未解甲。恨其功爲所抑。語不合。面叱之。由是朝內操文詔短長。猶以功大。僅調鎮大同。而以勦賊付秦帥李卑。賊得息肩。勢復橫。自文詔真寧陣亡。變蛟能繼其功。由秦而蜀。由蜀而漢中商州。賊雖無處不戰。無處不捷。至潼關原之捷。而賊殘盡。及移師東事。而賊之餘燼一合而煽原。豈非天哉。雖時勢使然。當國者亦關于計矣。

綏寇紀略卷四

朱陽潰

崇禎八年秋七月初五日。告敗疾狂聞。時慶陽之寇。乘勝傳烽下火。照西安城中。臨洮平涼諸賊。又十四五萬。我師如左光先張應昌等。皆還在漢中。檄徵未集。曹變蛟袁文韶散卒。鳩他將見兵。隸戲下者纔二千餘人。不復能軍。承畴張疑設伏。力遮涇陽三原之衝。堙根決戰。賊見督師之不可動也。乃由耀州走朝邑。渡渭入華。謀突潼關。承畴以十五日次華州。賊復由朝邑折而北奔澄城。郃陽。而全營混世王等聲向渭城。承畴登夜馳于十七日入西安。漢中諸將之兵亦至。（張全昌兵自情水折回，已到涇陽催赴者城合勦。）議乘擊。賊奄至西安東偏。我兵疲未出。詰朝恐賊之東逸也。先令張全昌、曹變蛟、俊道走渭華格其前。承畴親至紅鄉溝。遏賊游擊李效祖自永鎮。力戰賊始卻。登山陰規越關而下。承畴從藍田取山路。出其背擊之。二十二日。賊覺。遁商雒山中。承畴又命張全昌趙光遠提兵三千。截潼關大峪口。遊奕及閿鄉靈寶界。其耀州之賊。已破澄城。（澄城知縣毛培書初任，公出上司，七月十五日城陷，圍郃陽不下。）承畴還師救之。始解去。趨平[illegible]。顧商雒欲追擊。無兵可分。上書言狀。朝廷加曹變蛟副總兵。示激勵。厲軍鋒。而令延綏總兵王承恩。以五千人受虢令。益甘寧兵五千。鎮算二千。收回蜀兵九千。莫卒乘。補士伍。以會督師之乏絕。軍勢幾于復振。

夫襄樂欲頭雖敗于中盧陳雲津尚堵于外豫楚完寧賊來能越秩堵勦之局猶可得而收也而尤世威徐來朝之潰則突出成先守閿鄉之隘徐來朝即古函谷漢武移其守于新安斥故關爲宏農千百年來險塞既闢民人之所走集百二之險蕩爲蓁庚包原陵藪澤而爲守千里連營兵法所忌謀國者莫之戒也徐來朝兵首變強令設防比賊至跳身遁一軍盡亡來務不知何往尤世威經時暴露師大疫二十八日猶超失利世威與游擊劉肇基羅岱智扶傷其衆左次自潰八月二十七日賊在朱峪河偕盧氏界尤世威於二十六日偕副將盧一刀面晤中箭劉肇基右臂中一刀賊遂越盧氏奔永寧豫撫元曜候代未謝事八年六月初十日都御史代徵左良玉自內鄉陳洽邦馬良文等自雒陽援盧氏維時楚撫已改盧象昇山陬任僅元曜革任候代而嵩嵐道宋貞舜爲鄧撫許成名于七月解任用秦翼明爲湖廣總兵鄧撫以翼明之兵遽于豐陽關隆賊不得過豐陽關道陳胎先兵賊在豐陽關連戰又遣陽後有小徑單川口可通鄧西鄉塘登游擊周士恒率兵六百人守之秦翼明率兵夜襲破之賊從后山連破六日拜豫撫命未至按臣金光宸疏陳危逼上于是不聽秦而聽豫且憂江淮河北之爲豫楚綫也召諭戶兵二部以淮撫兵二千三百楊御蕃兵千五百抵南畿要害護祖陵以蘆用文兵五千走彰懷倪寵兵三千牟文綬兵二千赴齊豫之交相機勦遣劉澤清推孤山副將未行令暫防曹濮馬爌移鎮潁亳陳洪範所募鎮兵四千遊東總兵祖寬兵三千先後馳援河南念秦寇在商雒者入豫餘數十萬尚在澠陽三原洪承疇勢不能舍秦入豫命楚撫盧象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等處軍務用道臣于豫則藏東晏于楚則苗胙土于江北則史可法爲監軍其承天兵三千巡按御史余應桂居守如秦寇盡入豫則承疇勦西北象昇勦東南如賊復入秦則象昇入關合討初老獨獨久伏商雒豐齊王捕地王蝎子塊後至共出關其留秦爲關王圖將二股于是知其中李自成爲特勁云

闖王四走武功扶風圍將東走寧州固州民衆各七萬承疇兵止九千人賊走浦同東騎而闖王西走鎮兵可追官軍圍山一戰同州再戰各有斬獲乃折而西闖王陽將令爲一八月初五日秦賊李自成陷鄜延知縣趙濟昌初七日張應昌左光先與戰斬四百四十九級獲其軍師劉某李自成遁歸溫陽屯醴泉之石鼓趙村別部屯七里原爲淳化耀州交境十四日官軍乘夜渡渭河于王橋頭被賊小挫二十四日賊將高傑不得志于自成竊其妻那氏以降游擊孫可法挾以破賊在富平馬家村乘夜出奇襲賊二百取立效爲信豫撫陳必謙推官湯開遠引之同左良玉抵鹽寧官軍襲賊于鹽寧六十里之澗口焦村焦村即朱陽關地也必謙三年以前號寇自畏官軍逼來勢強壯有伏路諜遠以防變左有崖阻右有南澗掎角一壯丁即給一良馬授以美裝一人逃出即殺其管隊一陣退縮左亞之亞與故人皆爲亂力死鬬賊聯三大營待秦賊至而遣秦賊李自成在乾州陣失其弟詭乞撫于監軍道劉三顧三顧知其譎弗受

之初六日豫賊自嵩華趨鄠郿攻富縣知縣苗之庭敗之城下李重鎮頓不進事緩用解圍奏提

張獻策私人豫撫陳必謙遣之偵賊於五日午行一百三十里宿富縣解已三日矣重鎮不知賊營值十里陳自不動第三日發馬撥八十名殺賊五人擒二人離營二十里宿邑村落爲營白節城至汝寧以六日走百八十里遇遊騎探知此司馬疏謂必謙爲吝寶爲苟來云○上以豫撫疏召對閣臣宋黨孟綽撫尤徐病潰之兵以雷鋪司馬欲留尤徐之中撫撫令全撤徐兵而尤聲值緩病兵留千二百人以尤將劉肇基羅岱領之若津兵則即城便奔一聲噪徐來朝劣而貪兵月糜餉八千餘金一撤而中州編根拔矣左良玉躡賊于郟之神垕山賊連營數十里番休更戰良玉收其卒而止趙柱被困幾不脫初七日江北賊與朱子鳳所領廂滑兵五百人遇于犢遠之龍崗集子鳳力戰死之劉良佐楊振宗能郤賊官軍亦傷不利十一日豫賊于潁州南召集糧筏渡淮陳永福追及之我師大克賊不得濟撫以額上溫近鳳泗組織收編故別命永福出境二百餘里堵禦是日豫賊攻信陽州官兵敗之于北關及中山鋪斬三百餘百戶葉正芳力戰被執罵賊死二十日秦賊破扶風殺知縣王國訓二十一日豫賊恨密令再破之城下謀必殘其城城陴而士惡攻圍三晝夜令乘堙殺賊三百餘人河南府監紀推官湯開遠趨左良玉自鄖援之乃去左將騎湯將步其勢與武臣同是月豫賊自光羅趨黃安麻城自麻城趨羅田西犯蘄水楚撫盧象昇以九月初九日開總理命初以全楚主客兵一萬八千人分之以三千誼陵寢一千六百人守鄖四千四百人備襄陽光化其援隨應孝感則算兵千五百人參將馮時早領之援麻黃蘄州則算兵辰兵二千人都司周元儲領之鎮臣秦翼明川兵四千算兵一千駐隨州而象外自率楊世恩、雷時聲三千人赴光山羅田迎擊十月象昇至羅山再檄李重鎮陳永福入楚而整齊王從信陽走孝感應山其衆特從象昇命李重鎮雷時聲陳永福以二千人自麻黃而西秦翼明以二千人自羅信而南楊世恩鄧祖禹以二千人自麻城而東夾勦或告以宜急趨宛洛者象昇曰賊大勢在豫而前鋒皆向楚吾不能舍楚而示賊以瑕也楚宏余應桂疏曰秦督新敗急上調楚軍兵入秦此謂驅豫撫臣屯襄疆藩籬也今賊在汝許楚疆告急詳賊發發從召唐汝入境撫臣亦發周攜先以五千人備隨州之厲山大洪山一戰而賊已東下矣象昇命李重鎮陳永福入楚而整齊王從信陽走孝感應山其衆特從象昇入關合討初老獨獨久伏商雒豐齊王捕地王蝎子塊後至共出關其留秦爲關王圖將二股于是知其中李自成爲特勁云

鄖陽巡撫盧象昇疏報賊情形

鄖陽巡撫臣盧象昇爲賊情形緊急懇乞天恩速賜調援以保殘疆以救殘楚事臣自入鄖以來日夜料理兵馬糧餉以圖剿賊而賊之情形不可不急報者謹敷陳之

賊自入秦以來分爲十三營于鹽寧號數萬南光祿卿陳必謙爲豫撫必謙以六月廿六日拜命未至按臣金光宸疏陳危逼上于是不聽秦而聽豫且憂江淮河北之爲豫楚綫也召諭戶兵二部以淮撫兵二千三百楊御蕃兵千五百抵南畿要害護祖陵以蘆用文兵五千走彰懷倪寵兵三千牟文綬兵二千赴齊豫之交相機勦遣劉澤清推孤山副將未行令暫防曹濮馬爌移鎮潁亳陳洪範所募鎮兵四千遊東總兵祖寬兵三千先後馳援河南念秦寇在商雒者入豫命李重鎮雷時聲陳永福以二千人自麻黃而西秦翼明以二千人自羅信而南楊世恩鄧祖禹以二千人自麻城而東夾勦或告以宜急趨宛洛者象昇曰賊大勢在豫而前鋒皆向楚吾不能舍楚而示賊以瑕也楚宏余應桂疏曰秦督新敗急上調楚軍兵入秦此謂驅豫撫臣屯襄疆藩籬也今賊在汝許楚疆告急詳賊發發從召唐汝入境撫臣亦發周攜先以五千人備隨州之厲山大洪山一戰而賊已東下矣象昇命李重鎮陳永福入楚而整齊王從信陽走孝感應山其衆特從象昇入關合討初老獨獨久伏商雒豐齊王捕地王蝎子塊後至共出關其留秦爲關王圖將二股于是知其中李自成爲特勁云

衆薄隙之閿鄉。蓋秦賊至是凡三出朱陽關。惟自成最後別股已下淮楚。而張獻忠等久盤踞蘆、豫。迎祥自成與合。左良玉總之蘆、豫東。劚寬總之蘆、豫西。不能支。劚寬圍逼蘆、左良玉逼大營。衆以數之。賊伏輜騎潰中。請左軍左持重不動。遂大突入突。初四日。陝城陷。賊以初五日陝東五。賊東下。維汝汴。皆空虛。金光宸檄牟文綬之兵。溯歸入汴。豫撫陳必謙監軍道盛東旻、分率左翼二軍。兼行救維。賊已攻維。開兵至。面去。高迎祥李自成走假師鞏縣。張獻忠走嵩汝。左良玉出雒追迎祥自成。撫臣頭李雲翼、劚寬分隙獻忠救汝。監軍道盛東旻、督左軍。東十二日。劚寬敗賊于嵩縣之九鼻山。劚寬予十二日。向汝州。將至佛店。探報賊辛店。葛家莊。時宿四更。督副將崔宪勇、衙校侯駝、參將劉遇昌、守備劉之綸身先士卒。躍馬欲入。賊整齊不下。劚乃伏三軍于山谷。偽退面誘之。賊果以三股分遏河南道。賊東曼編。攻盛唐陝之路。於十一月初五日抵永寧長水鎮。盛之路於十四日。又與劉肇基、羅岱、大敗賊于汝州之圪料鎮。盛之路於十四日。又與劉肇基、羅岱、大敗賊于汝州之圪料鎮。監軍分遣河南道。賊東曼編。攻盛唐陝之路。於十一月初五日抵永寧長水

大風，賊不虞官軍至，蹙之武穆廟中，砍一銀甲賊，或云闖王，非也。二月初二日，賊攻密縣不利，走登封。初八日，王進忠周維墉敗之于登封鄧城鎮，賊走石陽關，與伊嵩之賊合，故總兵湯九州從軍自效，以千二百人由嵩縣深入，敗歿。（左良玉從宜君路，與九州在爽勁之勢，不意良玉中道遇賊，九州見勢不敵，乘黑枝營，為賊所乘，只敗，賊一走裕州，一走南陽。）知南陽非何騰蛟設守有方，略必讓驟兩晝夜，以十六日至南陽，賊在安皐山下，騰蛟具糗糧，必讓中夜鼓噪，鼓超陳永福陳治邦于帳中，衝枚傅賊壘，收窖挾囚，還面象升由葉向裕，祖寬亂大樂，羅倩等大戰于七頂山，藏李自成精銳幾盡。（賊死逸略盡，以去冬攻光州時，紅娟比之十九日，象升至南陽，哲衆曰，我逐賊至此，諸君勞力，無令得逸。江北折入豫中，強弱大不相侔，理臣力也。）命祖大樂趨唐縣新野，備汝寧，祖寬趨光化，備鄧，撫臣提親軍繞出鎮平，而已建大將旗鼓由正道，期至鄧州，進取，使人告于襄陽曰，賊疲矣，東西搗穴，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楚撫夢尹，郎撫翮舜，慢弗應。漢以南無一兵陣而待者，賊于三月，從光化之羊皮灘渡矣。（歸兵三千，祖舜以五百戍南陽，又有張大節，賊雖入鄧，襄其在內漸山中者，大小共七營，倘二三萬，象升移軍搜討，騎兵利野戰，不利阻隘，率之入山，騎不用命，祖大樂之兵強于祖寬，其人稍悉讓，兩家所部，皆緣邊鐵騎，又養良落河為摧鋒，嫉闖而狠戾，二將常倚以立功，寬部五百人方過河，噪而逸，其在大樂軍者，一千二百，飲食嗜欲，不與中土同，非可以法令使也，往者官軍多秦人，臨陣以鄉黨相勞苦，拋生口，棄重重，即縱之去，邊兵不通語言，交手即殺，然所過蹂廬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見賊遠颺，淹句剔未可定，自以為客將，無持久心，）象升移軍搜討，騎兵利野戰，不利阻隘，率之入山，騎不用命，祖大樂之兵強于祖寬，其人稍悉讓，兩家所部，皆緣邊鐵騎，又養良落河為摧鋒，嫉闖而狠戾，二將常倚以立功，寬部五百人方過河，噪而逸，其在大樂軍者，一千二百，飲食嗜欲，不與中土同，非可以法令使也，往者官軍多秦人，臨陣以鄉黨相勞苦，拋生口，棄重重，即縱之去，邊兵不通語言，交手即殺，然所過蹂廬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見賊遠颺，淹句剔未可定，自以為客將，無持久心，（將吏視賢香扇，作親識人事，金錢救賊，意象外諭以朱龍橋殺熟集之勝，宜勉竟大功，始俛而聽令，進至黨子口，仍按甲不動，與素恇怯之李重鎮同跋，四日，以三千人戰安定，中賊伏以殪，延撫高斗光不能救，鎮兵精銳殲焉，過天星之叛也，侵綏德，襲安定，執華亭令郭養民，奪其印釋之，謀入山西，沿河水漲不能渡，登黃鹿山，乘高呼噪，聲振通谷，距嚴關不百里，承疇以追賊東還，于五月二十八日出關，與象升會而定議，既同拜表，不及俟報，用便宜先遣祖寬李重鎮二軍，隨秦督西行，而象升計豫楚諸將，惟左良玉差強，其衆率中州人，故獨得久留，寇亦騎忼難用，因以孔道與代其偏將趙柱，令駐靈寶防雒東，祖大樂未行，分其軍駐雒南，以備內渙，部署江山，遏遠近，禁賊渡，乞檄，楚中通運，但禁私販，龍駒寨南華不宜，并禁渐川，遏官兵咽喉也。）上初田中州累捷，甚悅，既知祖軍殺良甚多，自成謀于綏德渡河入晉，為定邊副將張天禮所持不果，延綏總兵俞冲羿，狙于高梁之捷，五月下旬

巢自亭清泉山永福由烏道暗進清泉山谷左右一由西北
磁匿夜深歸之賊覺遂拔營分三股往東南而下明日又破之于興化寺賊一由江北張經店一由西北
內潛三鼓俱到興化寺賊分其軍爲四路進之從中藏伏兵齊出磁子坪一由江南朱家舖來犯
賊死戰自夜至二十六日午時首尾不能相顧遂入東南深山僻谷一帶賊既不得志于內浙提象昇駐

黨子口不敢東下天雨糧絕于淤村縛筏謀再渡漢江爲永福所覺擊之半濟遂遁入山中賊混十萬不
天勳張妙手老獨獨等營于淤村據明牛渡我兵伏沾泥難次第擒
漸之賊係老獨獨混十萬營七營乘三萬賊水福以二千餘渡之半與之爭衝四十餘日副將王進忠游
擊周維墉坐守內鄉關隘堅不出去淅川百里而近暑不離汛七月初六日象昇提兵入襄陽賊聞之從淅川以犯汝雒內地八月豫撫

必讎以初四日移軍唐泌舞陽撤左良玉陳永福兵從汝寧趨賊所過殘破
由泌陽轉趨確山衝西平口而出汝寧賴以無患此
尋抵汴梁大賊仍遁登密其道舞陽者爲楊四所敗楊四者舞陽土寇也與確山之郭三海爲黨其部最

強太梁道中軍尹先民招之勦以殺賊自贖北吳渡之役殺賊至二千餘人然其心未可信也舞陽九山而
用壓輪自隨旁睨他騎距躍輒上奪其刀便以擊賊好輕身獨將所親信藥大營趨利自其守大名挑軀
臨洛關瀕于死者數矣此兩人雖偏生苟獲盡其用豈出威寧新建下哉中樞責承畴以分兵曰督師兵
七萬三千以三萬人分豫楚隘口而尤世威徐來朝以之潰逃以二萬人分三秦各郡而曹文詔艾萬年
以之敗劒固也今使承畴不分兵不守險此七萬人皆帥以自從將中原不瓦注乎各撫不束手乎秦地
之險遠者不既脫棄之乎即不然豫楚諸路撤防盡以壁于朱陽關關窄隘而鑒永以南鄖淮以北其何
以禁賊之無闌出也承畴曰豫楚堵于外秦兵勦于內象昇曰臣與督臣有勦而無堵有戰而撫守兩人
公忠一體願其持論不同何也曰督撫空名轄五省就各撫之兵以爲兵各撫之餉以爲餉勢不得不就
各撫之兵餉以爲堵爲守此豈承畴殺賊之本指哉襄平漱頭敗朱陽關潰在圖外未容指授乖方而籠
樞者貽之誤也兵食大計楮梧奏請不思暫發永寧徒云用少擊衆證人死地而不助以貲力及其形見
勢詘天下曉然知空拳不可搏虎一葦難以堙河即當守亦推尋失策捐几恨之象昇乘其間得以嗢心
肺抒憤遽猶不敢顯言亦曰臣等止知一戰已耳語有之後起者精也而首事者時也在承畴可以爲而
不敢言象昇則可以言而爲之已無及然象昇能言之亦未能盡行之也各撫以疆事爲首鼠言路以廟
算爲蝸螘此曰督理何不援彼曰督理何不戰主豫者曰救汝雒主江北者曰救安廬主楚者曰救德黃
隨襄史稱周亞夫下七國請以梁委之孝王太后愛子守便宜不救今賊攻一亭陷一壘剽掠用事者鄉
里則譁然從之彼亦家在圄中憂念妻孥耳倘復知有國事乎董用文牟文綬之防河也馬嬾倪龍楊御
蕃之護陵也志在便文自營巧遠節度遊將如李重鎮蜀將如秦翼明逃愾這撓策之不前左良玉拊循
延撫諸將潰卒多歸之者有勦殺才然爲人深沉持兩端無意殲賊來其佐健有氣挺身便闢惟有祖家
軍耳汝南歸德二捷中原稍患少紓誰之力乎其部卒雖爲百姓所苦亦爲強寇所畏朝廷若加封侯之
賞大示鼓舞而後以軍令齊之譙仲頫倒士氣自振今賞既淹月閱又踰時人言既入譙讓相尋彼見吾
爲之氣索事勢如此臣能伸兩臂捍賊耶八月初四日上念勦寇官軍離家日久地方荒涼衣食棲止必
血戰之勳僅與坐甲觀望者伍恬功失意漸平本圖無復向時殺賊之志矣陳必讎之旗捷也以隨理臣

男督左官分駐督撫軍前以兵數酌行協賞未幾必讎爲巡按御史楊純武所劾其議曲星文入兒
池一帶必讎遲許之候兵集而後合擊初不以爲信也副將王進忠者收賊武俱在賊營賊一隊能固成文以撫誘進忠入賊營而殺之巡按楊純武以輕騎必讎面議○必讎本旨
解任回籍在九月十二日與鄖撫議剿舜哲以不稱能用兵部左侍郎王家禎湖廣右參政監軍道苗胙土代之自象
昇歸朝關兵回鎮賊亦大舉入秦中原不以殄寇爲事廷臣屢以爲言上念總理難其人顧祝諮大吏無

可屬惟家禎初仗鉞旋瑕末踏即令豫撫攝焉

外史氏曰以余所聞洪承疇貌不踰中人膂身勤職每軍行頓舍未嘗蹔寢中夜治文書張燈達晷溫卹
士卒圄所疾苦杆水乾飯與下共之得秦人之心嘗倉卒裹糧非及貸之于民民爭投簞鉶爲滿有一老
婦壺漿不前仆于道人問之曰我爲洪軍門送乾糧來也象昇生長江南特以氣聞負膽決便弓馬臨陣用
用壓輪自隨旁睨他騎距躍輒上奪其刀便以擊賊好輕身獨將所親信藥大營趨利自其守大名挑軀
臨洛關瀕于死者數矣此兩人雖偏生苟獲盡其用豈出威寧新建下哉中樞責承畴以分兵曰督師兵
七萬三千以三萬人分豫楚隘口而尤世威徐來朝以之潰逃以二萬人分三秦各郡而曹文詔艾萬年
以之敗劒固也今使承畴不分兵不守險此七萬人皆帥以自從將中原不瓦注乎各撫不束手乎秦地
之險遠者不既脫棄之乎即不然豫楚諸路撤防盡以壁于朱陽關關窄隘而鑒永以南鄖淮以北其何
以禁賊之無闌出也承畴曰豫楚堵于外秦兵勦于內象昇曰臣與督臣有勦而無堵有戰而撫守兩人
公忠一體願其持論不同何也曰督撫空名轄五省就各撫之兵以爲兵各撫之餉以爲餉勢不得不就
各撫之兵餉以爲堵爲守此豈承畴殺賊之本指哉襄平漱頭敗朱陽關潰在圄外未容指授乖方而籠
樞者貽之誤也兵食大計楮梧奏請不思暫發永寧徒云用少擊衆證人死地而不助以貲力及其形見
勢詘天下曉然知空拳不可搏虎一葦難以堙河即當守亦推尋失策捐几恨之象昇乘其間得以嗢心
肺抒憤遽猶不敢顯言亦曰臣等止知一戰已耳語有之後起者精也而首事者時也在承畴可以爲而
不敢言象昇則可以言而爲之已無及然象昇能言之亦未能盡行之也各撫以疆事爲首鼠言路以廟
算爲蝸螘此曰督理何不援彼曰督理何不戰主豫者曰救汝雒主江北者曰救安廬主楚者曰救德黃
隨襄史稱周亞夫下七國請以梁委之孝王太后愛子守便宜不救今賊攻一亭陷一壘剽掠用事者鄉
里則譁然從之彼亦家在圄中憂念妻孥耳倘復知有國事乎董用文牟文綬之防河也馬嬾倪龍楊御
蕃之護陵也志在便文自營巧遠節度遊將如李重鎮蜀將如秦翼明逃愾這撓策之不前左良玉拊循
延撫諸將潰卒多歸之者有勦殺才然爲人深沉持兩端無意殲賊來其佐健有氣挺身便闢惟有祖家
軍耳汝南歸德二捷中原稍患少紓誰之力乎其部卒雖爲百姓所苦亦爲強寇所畏朝廷若加封侯之
賞大示鼓舞而後以軍令齊之譙仲頫倒士氣自振今賞既淹月閱又踰時人言既入譙讓相尋彼見吾
爲之氣索事勢如此臣能伸兩臂捍賊耶八月初四日上念勦寇官軍離家日久地方荒涼衣食棲止必
血戰之勳僅與坐甲觀望者伍恬功失意漸平本圖無復向時殺賊之志矣陳必讎之旗捷也以隨理臣

然委任陳永福。亦其知人之力。中樞以爲薰人異已。于必誅妄請將走功狀。多被駁退。而又與羊皮攤縱賊南渡之節。撫同致其間。卽檄走將安所勸焉。方事之殷。猶承畸象昇可倚。承畸入賊驍騙。疾呼將伯。始得象升之助。冀左提右挈。相與戮力成功。象升一歲中。初分全楚。繼受專征。將士蠭調。暫而又移之于豐中九原。南北東西。不遑奔命。是猶頹闔相東野子之御馬。足已鑪而鞭箠不止。求其無破轅而折軸。不可得也。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毋乃類是乎。嗟乎。當寇患交切。國家猶急任人哉。

附紀

盧象昇疏云。州縣庫藏如洗。折色萬難措處。本色糧料無資。勦兵所至。率多閉門堅守。惟以身聽拳擊。臣以功令責之。則曰倒銀原無款項。從何設處。凡勦寇用兵之地。卽兵荒糜爛之地。偶有一二完邑。所輸無幾。不足以供防兵。況勦兵乎。賊行甚速。且無定向。窮兵力以追之。尙虞不及。今支領芻糧。卽便隨手立辦。定稽半日之程。稍遲一日。再遲二日。斷無及賊之理矣。據臺省勦以尾擊責。臣等持論非不甚善。但均一勦也。有追之者。必更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扼之。始無潰決之患。若前無堵者。旁無扼者。止賴一追。卽有縮地之法。遠出其前。而賊巧于避兵。轉身他向。仍然尾賊也。卽欲不尾。不可得也。嗟乎。廷臣多不知兵。好爲大言。以詗責在事。卽此尾擊一語。亦何嘗滿公車。秦督充耳置之。盧公注頗與辨。趙充國云。兵者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惜爲主上別白言之。盧公意在于國。非爲身也。不則潞州之捷方問。何不修言威靈。而反陳尾擊之非。逸大臣告主。夫豈盧象昇薦侯宏文疏曰。原任高平知縣侯宏文。以守制道阻。徭寓襄陽。見臣叱馭郎騙。遂投袂而起。散私財以募死士。介馬從征。臣欲以言其功。彼輒長揖告去。臣比叨總理。宏文大義規勉。意氣慷然。因言及中原步兵。不能追賊。臣思得滇黔之人用之。宏文願以孤身奔走萬里。爲臣奉檄往募。有臣如此。敢不聞于主上乎。上從其請。命爲監紀。已而盧公移任宣大。宏文率所募兵。重趼至楚。爲後事者所陷。以致京師。搏之於市。楊嗣昌疏曰。以賊攻賊。今人人言之。而亦有行之者。文如孫傳庭。武如左良玉是也。良玉招降陝數十萬。而與傳庭相攜。真論盜賊推心置腹。陝賊中能敢死不北他營者。初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稱。賊渠九十人。闖王爲最強。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賊竊比。宜合天下之力。懸重購。必得其首。第獲闖。餘賊不足平。傳庭激勵威靈。作以獻。餘燕復推其弟逆思爲長。後羅跡奇。引救切。非苟然者。未幾。督師死主事。宏文于十四年論戍。予痛夫謀夫沮抑。異才不用。又重督師之能得士于閫外也。故表而出之。

綏寇紀略卷五

黑水摍

當盧象昇之移宣雲也。其與洪承疇同殺賊者。又得孫傳庭云。傳庭代州振武衞人。長身七尺二寸。魁塞沉毅多大略。榮撫甘學闖駭不解事。賊至不證兵。手記下都寘侯縛治。左右紿以親往。則緩服盛輿從逕之。薄暮宿一堡。聞人馬聲。其下將棄之去。前驅傳曰。督師來。相見愕眙。告以賊難扼。輒飾急還走。襲城門以領焚。譙鑰鑰牡。不敢張曰視賊。秦士大夫譁于朝。九年三月。能學闖。推用傳庭往。傳庭沒秦。嚴徵發期會。一用軍興法。秦人愛之不如承疇。然其才自足辦賊。（原注。陳奇瑜勦賊兵勦寇二千之衆。賊兵數十萬。而與人書云。秦撫孫自謀。初入財卽數千餘。此純理視爲必證者。）九月二十八日。提兵三千入山勦寇。全軍覆沒。北必誅老官王。（督師楊嗣昌。）○案盧有檄兵三千。向從勦餉。撫派傳庭在事。親出屯保。鎮十萬。兵卽不復。闖之子大貴。此與楚按臣余應桂自招賊。降所謂實心在事之人也。闖王高迎祥已陷洪中之石泉。由陳倉子午出。將搗西安。傳庭以七月二十日。戰于盩厔之黑水峪。當陣生得迎祥。及其偏將黃龍。偽總管劉哲三人。檻車膠致京師。搏之於市。楊副昌疏曰。以賊攻賊。今人人言之。而亦有行之者。文如孫傳庭。武如左良玉是也。良玉招降陝數十萬。而與傳庭相攜。真論盜賊推心置腹。陝賊中能敢死不北他營者。初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稱。賊渠九十人。闖王爲最強。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賊竊比。宜合天下之力。懸重購。必得其首。第獲闖。餘賊不足平。傳庭激勵威靈。作以獻。餘燕復推其弟逆思爲長。後

敗入鄖賊中而秦人咸云賊在黑水峪過大雨野無所掠十萬餘衆半饑餓高迎祥病瘁臥石穴中一女子指之曰此闖王也遂擒之嗚呼秦中野如赭民饑賊亦饑其羸困無盡耳曾謂百萬之寇左右無寸刃乂手婺殷以就執者此如功之言何足信哉（御史謝陛疏云九年春西牛峪失利賊衆及各回邊無餘萬）當胙土之始受事也賊入其郛者七營營萬人襄陽樵汲道絕賊將張某者貌面肥多智數七月十二日對五丈木于郊之江神廟紫尺書其抄以示城中曰吾欲見軍門口罪便事胙土大喜命兩將延迎入盛供帳以饗之從賊皆醉期以八月定降乃命郡通守祝錫範一總腰一主簿抵其壁賊俯首受書酒不遑爲謝曰若治浮梁于漢上俾我全軍濟而後議之可也胙士猶豫奉其眞開城門爲互市賊陽陽出入貿易守者莫敢譏宜城令撤弓刀礪石藏諸庫曰無令賊疑我襄陽總兵秦翼明自言以二千餘騎與闖塌天等賊十萬戰于豐陽于界山于均州于觀音關于鄖陽于七星店眞武山大小數十闔雖未嘗敗北賊益強終不能破（翼明與賊八大王從均州入老回回從新野入二十餘萬之賊不下二十餘萬）理臣以楚士大夫史可鏡等言其高臥洋梁置全楚度外有旨切責乃道兵救襄陽大戰于牌樓開亦不能一創賊也楚按臣余應桂疏糾翼明今水潦將涸不時進兵勢且縱賊北渡賊果于十一月從經漢灘眞土過江安姑翼明諜于漢江淺處設防以李同陽劉大鼎之五百人守廟灘畢無事賊覓于羅漢灘深處渡知設有防而深無備也當胙土罷以陝西右布政陳良訓代之命王威爲延綏總兵雷火火其城樓鎮人大擾漢中賊破襄城（四川通城土賊且蠶乃助工瑞藩乞師千蜀蜀帥侯良柱救之趙部侍郎劉宇亮乃宇揚之弟以入都道過侯帥範以大義良柱乃命游擊侯應輔都司劉貴率兵一千四百五十人宇亮奢之以救漢中）十二月二十三日總理玉家禎家丁三百人大譟燒洋梁西關掠黑尾營殺五十餘人家禎夜鎖急登城慰諭之遍加賞賜俾往南陽勦土寇楊四始定十年丁丑春正月辛丑朔日食免朝賀丙午賊老獨獨等趨江北時海內羣賊混天星使帜商雒李自成蠭擁西安過天星鵝張汗隴獨行狠蝦蟆滾南蝎子塊雄視河西與西羌作約而老獨剽等久占鄖襄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以其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可二十萬長驅沿流東下薪黃六合悟寨、望江、江浦、在在震慴烽火及于儀揚樞臣以江淮天下要地陪京神陵宮闕之會而風鶴兵二千新調浙兵三千蕪湖召募二千牟文綬兵二千鳳廬二撫標兵率不滿二千操江水兵兩標標兵皆盜賊無步伍鳳陵、泗陵、孝陵、周處設牢合之無過數千而總理王家禎專任揆衡其兵亦不滿萬未視師勝之道不得已請以留都防禦責之南樞臣范景文江防責之操江都御史王道直臨淮侯李宏濟孝陵責之南和伯方一元鳳陵責之總兵楊御藩泗陵責之類州道而淮撫分標兵協守吏可法、鄭二陽、杜宏域、許自強、程本枝、馬士英、各整所部軍互策後江撫祝九江、浙撫防獨栓應撫分其兵守京口其處分非不嚴且密亦可謂之急矣安池道吏可法提兵禁太湖城外以身當賊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賊薄太湖北禁城外賊從間道突至石牌鎮三十日前鋒哨大石磯距安慶二十里巡按張煊告急安慶爲應撫張國維分

地而江北之浦口六合亦其所艱賊本分兩路來犯從楚來者由黃梅入潛山太湖以逼皖桐從豫來者由光固入定遠滁州以圖浦六國維先發川沙寶山劉河吳淞諸營兵令張慤居張天賤率以赴皖至是下流警急江浦知縣李維樾六合知縣鄭同元維守國維提新募兵二千人命永生洲副將程龍中軍守備將若來陳于王統之以分戍兩邑而安慶石牌之報亦至賊在白兔河修攻具謀必取桐城知縣陳爾銘守猥甚力參將潘可大救之賊從舒城去而復來連營百里國維以道回遠不及請濟師權宜分六合守兵合之蕪湖新旅（分孤守六合強人侵王定遠所將四百人從監于四百人聊往應然無益也）南樞臣范景文讓賊以正月二十四日犯至滁州朱龍橋出偪山道藕塘直奔神策門謀東窺二月賊略繩絙取竹木騈言縛筏渡江陵京大震景文先期以池浦爲兵部屯儲地遣提督杜宏域以新營兵屯江外而金立功、閻雄邊丁佐之其都城居重大計有神威營三千守紅墻內外屯于大教場陸營兵一千護大傘門五顯松近郊之守組完舟師則龍江關以水操營駐焉（江防係撫臣職掌新江營則兵部所輸精助臣提督三營水操營佐之）景文下士喜奇計坐客多譚兵顧臨事無所用高皇帝所留五營四十八衛備存尺鐃成祖江營戰船亦久廢景文慨然思整飭謀于南計臣錢春春曰南儲出者四十七萬入綫二十三萬軍士時廩呼庚癸還復故額乎景文嘆息而止臨淮侯前以援和事與景文相失勳臣多蠹疏賊急謀爲大言燈籌溝二里溝、獲舟山、咸有布營又自稱以舟師逆於老洲頭權陽鎮（正月十四日賊至權陽鎮楚官舍浦米權城權所輸也）然都未見一賊江以北、淮撫朱大典以護陵故多宿兵亦屢有捷劉良佐號驍果善戰有詔令大典與理臣合擊而撤中州左良玉、徐州馬爌之軍救皖正月二十日攻破賊于桐城之羅唱河三十日劉良佐戰于大安集二月四日戰于廬州二十里舖七日戰于六安州之茅墩（初六日監軍同知楊正蕙督游擊楊振宗都司張士儁、陸宗美、守備袁思有陶城鎮之戰初八日楊正蕙有沙河之戰）左良玉勦南陽土寇楊四、侯取民、郭三海、曾授首率師抵六安與賊遇都將羅岱孔道與乘勝疾趨初五日、初八日比戰皆大破賊十一日賊走岩山深入潛山之天堂方寨潛山知縣朱家相與賊戰被執賊檻送見其意和之賊亦西道二月初三日向黃山集縣仍歸岳路陪京解嚴江北之警少息是月也秦撫孫傳庭報藍田兵變傳庭黑水峪捷後再破賊于渭南豫賊勢不敢西向又破賊于咸陽北原秦賊不敢闖潼川以搖西安威名熾鉄于承疇矣正月十八日夜半南雒道中（未戰新舊將臣道勦南洛賊逆發難藍田道北雒王第郭友才約賊共爲名城內應事早覺不果）藍田縣路庫放囚連引混十萬等倒戈與大軍鬬（逃兵許忠劉雖杰等九百人據雒橋都司張一貫九年十五日與千總賀汝雄合謀叛形已成事聞）檄勵忠應杰乃與混十萬取道渭南遁去（賀左于二月初六日移師初九日抵咸陽初十日遁）傳庭上捷自劾以兵逃伍缺爲憂上爲其變負卒弗詰第促發回入衛川兵四千令速赴軍前而已（有旨督促饑疲首逃及自拔東歸者許收免以別額遣藍田縣官及逃卒領回雒查編）先是秦人吏給事劉含輝爲上泣曰秦督止戰兵八千缺餉已四十餘日臣詢之

同鄉某人計偕者曰。西安斗米值銀四錢。衆兵衆餉。督臣無以應。則奸言姻姻勸論。非請益堅。帳頗盛曰。必不能遍者。聽若。聞多有散而去者。合一萬又云。撫臣孫傳庭初城人馬四萬。今城堅兵一萬。予之者。宋憲初城人馬四萬。今城堅兵一萬。予之者。楊角可證。蓋關中大饑。朝議以爲城饒可勦。而不圖兵與民以饑故。皆化而爲賊。承平故驕之以恩。愈加無勦。及傳庭稍厲威。即挺而進。逸三勝之氣。坐此沮索矣。楚賊之羅汝才。蠻賊之曹操。應城、九年十二雲夢、孝感、黃陂、竹谿縣。巡撫王夢尹猶以緝石窟之賊。秦督明、楊世恩、各殲一賊渠。鄧明臣一賊渠。世恩殲新來虎。白羊山之戰。賊分爲四面逸。窘得償前過。遂塘報老回回等十餘股。陽邏等九股。入楚。圍陽邏種創圖城。八大王整齊王。自羊山。被我兵大創。西作四股。一從羅田去。一從圍風去。一從蘄水去。一從岐亭去。亡何。世恩之兵潰于裏隨。隨州繼陷。知州事王盡死之。賊至麻城。務廿撫梅之煥舉子弟固守。修其洗刷戰具。賊覘者一人。竿其首示之。閻境乃免。賊在黃岡。故吏部侯清等。率父老搏顙于撫臣請留。十三營之賊。棄殊于黃。殺黃人暴骨如莽。侯清等公疏云。自九年十二月初九日。賊以破應城之衆。井渡麻、黃全隊。分道趨黃岡、新洲、三臺、陽邏、四北一帶。良之被殺者六七萬人。城守止黔兵五百人。糧且盡。垂陷不急救。廷議以爲夢尹罪。議用按臣余應桂代之。科臣羅喜儒疏論總理王家禎。奉詔討皖賊。提師未嘗一出中州。家禎強奏辨。且上方略曰。逸城自麻城分面爲二。東行者山商、固、潁、黃、英、霍、六安。徘徊舒城、廬江、桐城、安慶之間。又半月東轉。窺于潁黃商城太山之中。西行者復轉入黃陂孝感。而視其塵。西向應山隨張。若南可以復入應城京山。若北可以犯信陽。此近日賊之情形也。臣于在西楚賊。即檄監軍張大經。率副將龍在田、游擊李光、都司許名臣等。以鎮兵九千追之。在東江北之賊。則檄左良玉由六安、牟文綬由潁川。劉昌祚由蘄州視賊所向急擊。臣仍留駐光州。南以扼潁黃商城。東以策應鳳泗。西以防信陽新野從入之路。雖勦撫羅忠次第餘孽。居適中之地。隨時布置。策誠便。上以皖有左良玉馬孃。所將各三千人。兵力亦厚。姑允其請。意蔡兆善也。應撫國維赴皖。議築太湖城。因浦下帳警。命他將守。而躬提程龍、將若來、陳于王之兵西上。曰賊據皖久世桐皖方發一枝犯潁、固往援。如各良方。潁

劉洪起等復被擒獲。余應桂以護陵有功，超擢楚撫，繼按楚者，爲禦史徐之垣、應桂之守獻陵也及二載捐贖鍰千餘萬金，爲發兵費，至是既受畀全楚，以獻陵至重，復不遽委之垣、應桂獨肩二任，難于展錯矣。江賊呂瘦子等煽動時事，孔棘，湖南北皆亂，視前二載愈甚。之垣非撤亂才，

謂之無糧。秦督撫威名夙著。有方面之謀。史可法崎嶇危疆。空拳智刃。余應桂捐金養士。功在獻陵。不可謂之無才。闖昌由邊臣召見。一月之間。以知兵領天下。他大僚拱手充位。不敢復言。賊于此時開誠心布。長算。求主上寬假靜策。相天下形勢之地。設十數大鎮。招募流移。訓飭士馬。以圖十年之耕戰。即賊何患不平。乃闖昌計不出此。持論喘喘。附會苟且。倖成。賊服君料其子括之必敗也。曰兵危事也。而括易言之。夫易言不可。況詐言之者乎。秦穆公悔敗。深戒截截善諞言。又反覆于姐娘有技之一個臣。以爲子孫黎民之殆。君子重首禍。毋喘以此責闖昌也。

附記

工科劉曰俊疏曰。招安之失策。乃回原籍三字誤之。鄉里之人。見賊非毋而不敢與居。則善而不冥與伍。在彼亦面目難施。輒悔而中敗。臣在里中。親見蝎子塊面。凱諸賊情狀。開口便以難回原籍爲辭。惟願在軍前立功。又見鑽天鶴住居臣邑西關。極爲安妥。且屢資其力。以保不虞。由前規後。倘被賊非賊。與守所可辦也。必另設一法。以賊攻賊。以賊招賊。推誠感格。收拾解散之爲便。曰俊秦人。其談賊情頗詳。後張獻忠住蘄城。羅汝才居房竹。不回原籍。曰俊實先發之。終不若劉國能之立功軍前也。禦朱榮之擒葛榮。敕其務從隨宜安插。百萬之衆。一朝而散。何膏不回原籍所恃戰勝之氣有以致之耳。熊文燦無專征才。以致于敗。豈招安誤之哉。

黃子威曰。孝感以丁丑九月。賊兵天明突至。攻裘急。至午刻已將陷。有喻勇士者。從衆後奔而登城。賊已露及樂墀。喻持一磚擊先登一賊。與之俱墜。而同斃。餘賊退而城全。後七年至癸未正月。而後破孝感。所以得倫安七年。皆喻勇士力也。

河南府監紀推官湯開遠上言。皇上于撫臣則用慫慂一法。于鎮臣則用優遇一法。所少者分別之一法耳。如撫臣或失事也。有怯縮不前。有抗撓自命。有兵食充而才力不及。有才力濟而兵食艱難。有在事而料事無周。有初任而綢繆不及。有將士用命。而調度失宜。有布置已周。而左右遙指。此可概以嚴譴盜之乎。武臣故專閫也。有紀律頗嚴。有淫掠無忌。有爭先赴敵。有觀望逗撓。有養士費財。有腹削軍馬。有計功索賞。有虛級僞張。此可概以寬假容之乎。聖諭以諸臣中未始無才力。乃舉甘褫革而不冥做不敢做錢銀。臣思其故。其不冥做者。則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也。其不敢做者。則以不做之罪猶輕而做之罪更重也。皇上宣與諸臣更始。寬文法。厚責成。反覆于功罪之間。必求其分別。既已分別而不概收。亦分別而不概棄。則人心勸。事功立。疏聞。奉嚴旨責令回話。開遠再奏疏云。臣聞帝王靡屬天下。止有賞罰。然無分別之賞。賞不足勸。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臣不敢漫引。姑舉事關辦遠者。即秦晉本無賊。而致有賊。本可撲滅之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宴、劉廣生、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數臣者。何以當日處分。視後皆悔輕。如棘國事。無嘿承其梅敵。舉肘之匪。空拳之搏。雖無救燎原。其勦勞

可錄。何以處分較前更重。臣歷數近日皇上爲辦寇而誅督臣逮督臣者一。逮撫臣擬撫臣者二。按臣亦與覈論而并逮矣。道府州縣則不可勝計。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乎。臣任中州。再以中州一二事陳之。按臣曾偶當衙撫艱去。力除寇鋒。指斥八千金。神有一誅且逮者乎。臣任中州。再以中州一二事陳之。按臣曾偶當衙撫艱去。力除寇鋒。指斥八千金。濟師料理防河。苦心拮据。值元嘿澄任。置懷方叱駁歸汝。未嘗纖毫失事。竟從逮配。將來撫冥做敢做之按臣矣。道臣視萬齡。在河北經營兵食。寢食俱廢。疽發于背。猶履戎行。而致倒籍。將來無冥做敢做之司道矣。宜陽令史宏謨。寇從澠池突至。偵偏有衆。孤城得全。即今歲六安州之守。本官之力獨多。士民之公揭。料臣入之錄疏。坐令概革。將來無冥做敢做之州縣矣。永寧鄉紳張論。父子捐貲募士。夙夜登埤。其子鼎延代父乞恩。皇上即慎重名器。何至并其子之官而奪之。將來無冥做敢做之鄉紳矣。臣伏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俱經確核。皇上所謂確核者。以議處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核糾舉有按臣也。皇上試思下之銓部。即議降議削議革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考功之法論者乎。下之法司。即議杖議配議遣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司寇之法繩者乎。至稽查糾劾。在按臣不過舉失事姜聞。有推原功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算。及前後著數。一一分晰爲皇上告之者乎。非諸臣之不冥爲分別也。知皇上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罪。故不若不分別之爲愈也。開遠臨川人。若士子。有異才。兩疏最爲愷切。既上。上慰錦衣逮治。後釋爲安滁備兵。

陳益吾與楊翠屏書云。浙川爲西南盡境。豫鄧秦三省咽喉也。必謀實以兩營。住兩營值三千有奇。又以宛中大疫。將吏俱病。賊乘虛以九營精騎奄至。平昔所忌惟陳永福。必欲取之。永福與督陣秦將江櫃。以二千之衆。隔戰八晝夜。又值大雨。兵士皆立深淖中。火藥弓箭皆濕。撤兵還浙少休。伺原夜拔其營。賊狼狽入深山。憤而并內鄉之賊。數道竝進。欲掩縣治。永福先與餒繼功江櫃入山。分路伏隘。衝鋭攻之。遂報二十六日之捷。其勞亦可錄矣。必謀獎勵永福江櫃二弁。而優賞新降立功李虎李潮二賊。以風示賊衆。買運火藥鉛子火箭弓箭。連夜給發。以濟漸軍之用。此時理臺亦可詆浙。必更有一番鼓舞妙用矣。夫寇之入漢中也。總督臺以舉夏之變。遠赴西陲。得報遲而應著稍緩。兵發而賊已入險。遂不及殲。比督臺飛檄請兵。必謀亟與理臺議。發祖寬李重鎮入關協勦。蓋一以應秦中之急。一以省豫中之餉也。祖兵前在鄧中。歸思已自搖搖。入秦非其志也。理臺爲之疏敍將領戰功。而兵卒亦稍有操縱。反覆于功罪之間。必求其分別。既已分別而不概多方告誡。始得成行。而延賊闖將過天星等數萬。突至朝邑。逼近潼關。以阻河水深不得過。而秦兵左右擾之。遂登黃龍山。今祖李均酉入甚爲合宜。左良玉并管三營兵馬。乘共七千有奇。而驕惰玩敵。理臺決去十之三。以羅倩替李三才。孔道與替趙柱。各管一營。令孔道與駐盩厔。以備雒東。而祖大樂營兵分駐雒汝就餉。并備內漸逼出嵩陽之賊。此宛雒賊情兵勢之大概也。然豫

中軍有大可憂者三。其一爲舞陽葉縣褚州土寇。舞賊楊四。幷糾西遂華賊。四出焚掠。此時頭宜一大創之。欲用客兵。則驕不聽。使且舞褚等無供億。而主兵盡堵浙川。餘俱寥寥不能辦賊。此可憂者一也。因糧輸餉。與內庫折色。本省僅得三萬有奇。部咨以抵逢用新餉。倘且不數其省直捐輸。奉旨蠲解。督理軍前。與必議分毫無涉。而九年新餉。奉旨不許那用。逋者頓處。大兵雲屯罷寇。本折日費千金。各屬虛憂如洗。以思歸之士。借缺餉之名。一朝決裂。爲禍甚大。此可憂者二也。襄大梁襄宜兩營兵將。雖爲民間所苦。亦爲賊中所畏。然其勢必不能久留。王周二營已再噪矣。李重鎮既非將材。兵亦難馭。其隨襄兵求歸。情勢必然。則今冬實實防豫中堵勦之兵。除主兵外。只此左羅孔三營耳。左弁稍爲賊所輕。其兵亦引賊之媒也。羅孔新入營。尙未整頓。倘秦鄖大寇潰決而來。何以禦之。此可憂者三也。又與王總理書。錄書云。豫人與某望公。如望歲矣。此時寇雖倡勢輕。左良玉得小捷。而羅岱亦在新蔡間。可以無虞。宛賊初有老獪獪整齊王、混十萬、銀四、賀雙泉、等大小七營。惟銀四一股爲土賊。餘之幾盡。而老獪獪等。以其親暱諸將。東西夾勦。連擊之于神靈、唐河、大石橋、後坡。敗奔入浙川。大小老獪獪整齊王等六營。糾漢中新到西營八大王渡江。合勢突走鄧唐入楚。必讓發陳永福、孔道與江撫、等追襲之。裹陽城下。城將破矣。救至獲全。其時左羅尙在內鄉。支抵混十萬與漢中新到蛤蟆仙黑蝎子于大山。亦薄斬獲。而羅岱告警。故函豁歸救。左羅去而混十萬等又猝從深山逕出。過馬口山。下鎮平。必讓亟證陳永福等往鎮平以禦之。永福以功不得陞。內懷怏怏。故獨樹後坡殺賜之戰。不肯盡力。止推孔道與當先。其兵向來頗有紀律。比來沿途甚擾。有白秋拾集之舉。比從南陽發往鎮平。以前二事詰之。跋扈自如。一抵鎮平。高坐關廂。縱兵肆掠。既不入山。又不發撥。混十萬馳騎攻西關。孔道與竭力堵禦。陳江二營不出應接。孔弁因此箭傷頗重。初時永福與發繼功。以二千孤旅。與老獪獪混。十萬等大小七營鏖戰。月餘而三捷者。將氣銳也。今賊已去大半。又增孔弁一營。宣氣稍阻。不肯一矢相加遣矣。左鎮以五六七月間。整頓兵馬。大有氣色。故混十萬稍忌憚之。羅岱亦戰將也。而羅漢白河兩捷。頗有殺良之議。然其材未可輕棄。逆寇雖有數十股。其中兵精權謀者。惟闖賊翁臺。宜聚天下兵馬。當勦闖王一股。闖滅則餘寇喪膽。自可次第削平耳。此時高迎祥已擒。其會闖賊。指事自成也。汝南土寇。楊四郭三海最橫。楊四所倚爲腹心爪牙者。劉恩恩之驍悍。倍于楊四。面楊四弟楊五楊六。頗與恩爲讎。大梁巡道中軍尹先民赴鄧。必讓語以從中州主客官兵。左良玉雖加整而悍佞自如。每道臨二官苦求發兵。罷騎先行。良玉不得已而隨之。昨賊在舖。良玉在鍾。以九月初四日。尙盜酒高會。至初七日發兵。十五日始移營。賊已先一日西去矣。大石橋之股。夜半乘賊零股而襲之。既追及混十萬。賊挽精銳壓陣。良玉撫能難也。其所領官兵三千。馬一千。猶懼如此。至必讓所領陳永福外。孔道與一千五百。係趙柱督管。與羅岱所領朱三才二營。皆初年打收使者。營中好馬僅數十匹。盡被趙柱盜去。必讓多方撥處二百匹。而令二弁汰弱卒。選壯丁。漸補每人非二十金不可。欲借五千金與之。無一應者。至新募官兵千餘。即陳治郭先年敗兵。暫付與督陣參將江標署管。馬僅三十一匹。其何以戰。

綏寇紀略卷六

綏房變

熊文燦黔之遵州人。五溪好役屬僚丁嶋戶。故自謝知兵。既貴。僑楚之靳水。其督兩廣也。以閩海招撫功。即其術用之粵寇劉香。而惠州三道將受縛被執。策不效矣。撫何香死。得褒賞益重。徵裘稱富貲。而撫官南方久。珠璣蓋葛。孔雀犀象。日餉遺權貴人。冀長制交廣翡徹。曰吾爲督撫。幸效朱公。朱公者。川湖督夔元十年以護西南事著也。上初疑劉香不死。且不識文燦何如人。遣某璫名廣西採辦藥材往視之。璫至。熊厚儀饋盛帳。且留飲十日。璫喜語次。微及中原寇亂。嗞嗟無人爲朝廷盡力。熊時有酒。擲案照曰。此行開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賊至是乎。璫起立曰。某非往廣西採辦者也。衛上旨觀公。公信有當世具。非公不足了此事。某請復命。召且旦暮至。公宜思辦寇速裝。熊殊不意。悔失言。隨設五難四不可規自脫。璫笑曰。此數事某見上立請之。若主上通行無所吝者。卽公亦不得謝矣。熊制窮。卽侍郎。及奏事機速。不關銀臺司。皆此璫本謀也。熊之僑靳水。與禮侍郎姚明恭爲姻婭。大司馬楊嗣昌新得上意。懼討賊。規引一人以自解。姚附嗣昌爲相知。上所重者兵事。豫欲倚熊以就功名。言之楊曰。此有內援可藍。逢奏用焉。熊得詔。先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爲己軍。而盛募勁人及烏蠻精習火器者一二

千以自護。弓刀鎧仗甚整。兵月辦嚴過猶。道虛由。謁所導容謔和倘和尚迎謂之曰。公誤矣。熊愕眙屏人間狀。和倘曰。公自度所將兵足以制賊死命乎。曰不能也。然則諸將有可屬大事。嘗二面。不煩指揮而定者乎。曰亦未知何如也。公於此二者既不能當賊。而上特以名使公。厚責且急。其月日一不效。恐禍及身矣。熊却立良久曰。吾欲撫之何如。和倘曰。吾固知公策必出於撫。撫之誠善。顧流寇非劉舂比。慎之。熊長跽佛前曰。得無恙。願以餘年入道。請留山中十日。諸將不可。既行。鄧湖西有流星如火。熊。赤光燭水。風作。船檝折。軍資士伍多漂沒。占不利。左良玉宿將。專進止。提空名奉節制。其下與勞兵不和。語曰。制府自有親軍。安所用吾。翟殺賊。熊不得已。托以商人不能水士。證之。止留輜下。兒五十餘人。而左軍實不爲之用。嗣昌言之上。上以馮舉。當有才之邊兵五千人屬之。文燦氣稍振。嗣昌偕四正六隅之說以討賊也。謂鄖襄縮要害。請撤鄖撫。以總理兼之。勅旨既行。而皖寇急。用形勢駐總理於皖。於鄖撫又議留。奏請前後抵牾。兵都給事凌義渠駁之曰。鄖撫在文燦必不可彙。陳良訓必不可不罷。宜改總理救蜀。選賢能以速鎮之可也。上允其言。用藏東晏爲鄖撫。於是駐皖之論定。而劉元斐盧九德以禁軍至皖。文燦之受事也。神志惝怳自失。疏言兵事宜知彼己。馮舉當有才之五千人力不敵。再請邊兵。且以清野困賊。語尤鄙曰。臣至潁賈。見被賊近一藏。面野有雞聲。倉有稻粱。沿江饒給。盜之招也。若盡遷民與粟。閉之城中。俾賊無所掠。當自退。中朝見者。無不嫵笑。鄖昌亦建議非之。上覽其奏。怒曰。文燦特簡受事。師期將蹙。不能一有所出。請邊兵當發而後往。是玩寇也。命藏罪。鄖昌立引救。予以前調真保山西之兵各三千人示不逆所請。又以順上意。非再勤邊兵爲兩薄而劉盧兩中官所將禁旅數有功。十年十二月之戰。斬級千有七百。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襄陽大破賊。總兵黃得功敗戰。塵光圌圄。四日三敗之。得級二千九百有奇。有旨敍賚。文燦未嘗不在行。欲引之爲己績。上意頗弗許。時天下設三制府以討賊。朱大典、熊文燦、皆有中人共事。善候伺當宁意。便奏請。大司馬以聲勢相倚伏。獨洪承疇去京師遠。無援。積勞久。忠信自結於上。又能得秦士大夫心。廷論多歸之。秦寇蹂蜀。蜀撫王維章不能禦。陷三十六州縣。圍成都二十日。蜀士之填相刋。輔臣劉宇亮宗人。臧於綿竹告家難。上逮治王維章。以演中傳宗龍代之。宗龍道遠。而蜀帥羅岱文新受事。蜀士大夫遼闊萬里憂家。交口怨承疇縱賊。詞臣馬之驌、南道御史劉希伯、力以爲言。楚蜀相比。而鄖昌方尊任文燦爲可任。蜀士大夫抑承疇者。即所以右熊主鄖昌也。秦撫孫傳庭頗自許雄略。嫌制府愛惜百姓爲小仁。未能定兵食大計。於所上封事徵及其端。秦士大夫終以洪爲歸。傳庭所爭者國事。公忠一體。兩人初不知所爲酬隙。而鄖昌以爲得傳庭以支西寇。則承疇可得而排也。言於上曰。今豪諫言臣不易置。朱大典雖前失五縣。念有護陵功。即欲更用。視中外諸臣誰可者。文燦在事甫三月。洪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繼文燦願急。而承疇縱寇宜有舉劾。莫冇一言。孫傳庭近有疏摘其愛瑕。且屢爲臣道之矣。惟上裁察。非時蜀寇復由徽階以返秦。鄖昌意上必認承疇。即文燦以將受事。可撫罪。軍期孳以覓。上知承疇久勞。非文燦遞疎者比。又熊爲鄖昌所慕。逆探其情。左右之佃他人。陰爲之地。變色曰。督理二臣俱貴戚。及時辦賊。奈何以久近薪之口乎。人以此服上明聖爲不可測矣。當是時。撫楚之賊有十五家。其後劉國能、劉天、劉場、張獻忠降。改稱十三家。馬進忠、馬守應、馬光玉、老回回、李萬慶、羅汝才、曹操、惠登相、惠天星、賀一龍、革里眼、回養成、左金王、及順天、順義王、九營十八將。已解衣伏斧鑕。見陳卬而乞命。洪範爲之請。威曰。是犯淫掠者三不可赦。獻忠縛最後。年少俯幹魁頓。洪範目而奇之曰。若必不可原者。請特貸此兒。威笑而頷之曰。諾。十七人者伏法。獻忠鞭一百免。亡而歸闖中。爲羣盜。獻忠天性兇黠。然追思舊恩。每假必祝之。數語其下曰。陳總兵活我。洪範不之知也。洪範宿將。功名在遼永登蓬間。中廢。衰絰中人復起。始與左良玉同討賊。年老矣。會獻忠新敗。豫將羅猺射之中額。其下大饑多散去。知官軍中有陳將軍。喜曰。此是吾故人耶。詢之良是。乃飾名姝。曾美珠、文幣以進曰。獻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及報。公豈遂忘之耶。今遇於此天也。願率所部降。隨馬足自效。洪範固欲建大功。聞之大喜。言於文燦。承制命暨軍道張大經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道王瑞旒、謀於左良玉。謀獻忠至而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良玉同討賊。年老矣。會獻忠新敗。豫將羅猺射之中額。其下大饑多散去。知官軍中有陳將軍。喜曰。此是吾故人耶。詢之良是。乃飾名姝、曾美珠、文幣以進曰。獻忠向蒙公一言以免。有大恩不及報。公豈遂忘之耶。今遇於此天也。願率所部降。隨馬足自效。洪範固欲建大功。聞之大喜。言於文燦。承制命暨軍道張大經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道王瑞旒、謀於左良玉。謀獻忠至而執之。文燦固以爲不可。每假必祝之。數語其下曰。陳總兵活我。洪範不之知也。洪範宿將。功名在遼永登蓬間。中廢。衰絰中人復起。始與左

百有奇。賊之損耗。蜀人功非秦將士力也。承疇云。賊是秦兵。聞兵至即遁而出蜀。夫賊苟畏秦。當秦兵之入蜀。松潘可以東西奔竄。何遂趨江油龍北。逆秦軍而與之偕出。此謂之畏乎。否耶。故無功有罪者。承疇是也。總理熊文燦兼辦豫楚江淮之賊者也。自安慶出師。一月不奏功。軍書稽緩。臣固請旨督責。比舉陽光山二捷。軹賊以數千。劉國能張獻忠乘虛偷就戎索。漸以招納其餘。豫楚事始可就。故有功無罪者。文燦是也。副吕毀譽悉意。語失持平。且以常道立論首功。引朱大典與承疇同過。而特寬之。謂出承疇上。白黑無所別。即上亦知之。特以秦蜀事應有責成。不得已用其章。鐫承疇尚書官保。曹左二將。各奪五官。仍討賊。而工給事吳宇英。從而盛毀之曰。陛下用一張任學。天下知勦。歲一洪承疇。天下知憨。其傳會如此。賊在秦蜀界者。李自成爲強。其次一斗粟、一座城、一連營、及八隊六隊諸賊。洪承疇由階文返轡逐之。前驅至禮縣。覘者曰。賊由松潘走隴洮。衆昌乃引而西。窮馬力追之。賊已出長城入西羌界。曹變蛟率張天祿、賈皇芳大戰於羌中。左右搏擊。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賊還入寨。變蛟再大戰於洮河。方騎沓入奏。而孫傳庭以賊零隊東犯靈陽。突實難。徵商雒之兵不至。有急書聞。兵都給中姚思孝。思孝知承疇者也。亦言西安根本。洪以戰洮河誤之。疑非策。五月。祖大弼報順及降者計數千。秦忻捷書頓至。上曰。吾固知承疇往洮河非避賊。今果有桑檢收。宜益自効。六月。楊嗣昌晉東閣大學士。仍典中樞。召吳甡爲兵侍郎。以御史徐一范爲河南巡按。太監劉元斌、盧九德、報遂平解圍。斬獲三千餘人。秦寇由蜀帥羅尚文謀戰守。秦蜀不相責望。嗣昌毀不行。楚賊大戰於申宜者移日。蔣遇賊鄧寧間。身自陷陣。獲其渠皆俘之。餘黨尚盛。豫賊馬進忠馬光玉敗宛雒之衆。將其輜重簑張而西。叩關思入。關吏傳遞曰。賊來甚衆。將士或失色。傳庭按劍怒曰。逆徒自來送死。其衆前鬬。傳庭募士擊之。賊拔營可勿擊耶。乃辭承疇東出關。嚴陣以待。賊狃於便利。驟見大軍而遊。恃其衆前鬬。傳庭募士擊之。賊拔營還走。傳庭意豫撫必移軍犄角。而理臣僭鄖楚三撫或營其前。或絕其後。則我之取泥猧。可以百全。既久期不至。而秦將士亦疲。乃收其章。傳論商雒朱陽關草諸隘。撫令得入而已。科臣李清、李希仇、御史羅超鳳、皆以尤文燦及道立坐失事。而豫士劉之鳳等力言招撫非策。上亦見關中兩臣剿撫有成畫。文燦期不至。而秦將士亦疲。乃收其章。傳論商雒朱陽關草諸隘。撫令得入而已。科臣李清、李希仇、御史羅超鳳、皆以尤文燦及道立坐失事。而豫士劉之鳳等力言招撫非策。上亦見關中兩臣剿撫有成畫。文燦絕非其比矣。九月。熊文燦次於襄陽。賊分踞鄖襄諸險。諸將屢請曰。數月來招撫不決。今將東愬蹂致命。乃令秦人獨擅其功耶。文燦謀分其兵。乘便掩襲。盧九德曰。不然。兵分則力薄。一處失利。全軍必搖。莫若厚集一路。并力擊之。勝則倍乘瓦解矣。衆曰善。乃以道臣張大經、貴州舉人、武昌同知、監紀陞任、監左良玉陳洪範之軍。通判孔貞會、監滇兵、副將龍在田之軍。擊賊於雙溝營。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初盧象昇調龍在田之兵以剿賊。於九年九月內至襄。不象升以入援行。鄖撫陳良謨請收之。蔣奉旨屬之文燦。數有功。因禁旅至襄、親病懨求還里。上不許。賊羅汝材率其衆九營去之。均州李萬慶、率其黨三人逸於光固。白文言者。獻忠知之。公移文鄖撫東曼。肆其黨爲曰。公等疑我。以余詐爲微語甚悖。文燦以之再糾應桂。且曰。有以持之也。十月。洪承疇謀於文燦出陝以東。雙溝之捷爲第一。其後汝材萬慶降。獻忠不遽叛。皆此捷有以持之也。南中人譯傳獻忠反。如應桂等倡流言撓撝。奈國事何。上乃下其書於刑部并按之。文燦知上將以安新附。於應桂必重論。而獻忠衆黠。終盜反殺。此事可以歸獄。非成則已。收其功。不成則彼開其釁。朝士沒冤

應桂。而謂文燦已甚。嗟乎。賂人以自免。適趨禍耳。七月。豫撫常道立報功不以實。上命巡按御史徐一范核其事。道立持軍不整。儲遺供頓。邑索千金。久駐襄城。陽言遮捍睢許。實貪其無賊。冒議裕州。潛師馬泌間。待賊入桐柏山而後動。賊有殿軍未盡。候者傳曰賊至。懼而頓。左右報之始上。奔避民舍。兩酋相聲。陳永福曰。無恐。命嚴陣以待。賊果不犯。乃定。初本依總理以持祿。既爰撫局必敗。後且并坐。欲先事微見異同。張鼐提以誑羅於上。自明有意殺賊。於理臣所策不甚附。大司馬嚴之。即令劉鼐中官案勘。而袁諫因發其所報首功。及月日不相中。禮給事中解學尹推舉隱情曰。臣知道立之始也。以捉賊之心轉而捉罪。糧也。以貪財之念不免貧功。又曰。理臣以一臨之疎。委咎於楚撫豫撫。以全局之壞。歸怨於理臣。此人者。劉昌前兩月特奏其功。疏在御前。不能有以對也。先是上見文燦爲人多易。敢大言而無實。遣刺事臣不忠之計。欲以免後責逃餘咎。無同心并力爲國立効之意。上以道立趑趄如此。何以得用命。推求舉者。劉昌前兩月特奏其功。疏在御前。不能有以對也。先是上見文燦爲人多易。敢大言而無實。遣刺事者詗之。具得其狀。下詔書譴讓之曰。三軍所重。推威與斷。熊文燦事權在握。諸將多逗遛養寇。鄖縣之被賊者。相與隱匿不言。不能嚴賞罰。行剿撫。在軍中徒盛氣燄罵。恣睢浮淺。何以御人。且進止機宜。輕言寡斷。軍之所大忌也。如不懲改。欲以身試法耶。上於奏疏。用硃書封發人所上章示之。并以論曹左二帥曰。賊勢五月不能平。賊展期一年。一年廷臣言秦將吏失亡多。皆有狀。脫以行間暴露良苦。姑貰其罪。今洪承疇五月不至。而秦將士亦疲。乃收其章。傳論商雒朱陽關草諸隘。撫令得入而已。科臣李清、李希仇、御史羅超鳳、皆以尤文燦及道立坐失事。而豫士劉之鳳等力言招撫非策。上亦見關中兩臣剿撫有成畫。文燦絕非其比矣。九月。熊文燦次於襄陽。賊分踞鄖襄諸險。諸將屢請曰。數月來招撫不決。今將東愬蹂致命。乃令秦人獨擅其功耶。文燦謀分其兵。乘便掩襲。盧九德曰。不然。兵分則力薄。一處失利。全軍必搖。莫若厚集一路。并力擊之。勝則倍乘瓦解矣。衆曰善。乃以道臣張大經、貴州舉人、武昌同知、監紀陞任、監左良玉陳洪範之軍。通判孔貞會、監滇兵、副將龍在田之軍。擊賊於雙溝營。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初盧象昇調龍在田之兵以剿賊。於九年九月內至襄。不象升以入援行。鄖撫陳良謨請收之。蔣奉旨屬之文燦。數有功。因禁旅至襄、親病懨求還里。上不許。賊羅汝材率其衆九營去之。均州李萬慶、率其黨三人逸於光固。白文言者。獻忠知之。公移文鄖撫東曼。肆其黨爲曰。公等疑我。以余詐爲微語甚悖。文燦以之再糾應桂。且曰。有以持之也。十月。洪承疇謀於文燦出陝以東。雙溝之捷爲第一。其後汝材萬慶降。獻忠不遽叛。皆此捷有以持之也。南中人譯傳獻忠反。如應桂等倡流言撓撝。奈國事何。上乃下其書於刑部并按之。文燦知上將以安新附。於應桂必重論。而獻忠衆黠。終盜反殺。此事可以歸獄。非成則已。收其功。不成則彼開其釁。朝士沒冤

傳庭曰。自吾與賊戰於羌中。戰於洮河。比再遣馬科賀人龍追之於陽平白水。李自成勢窮蹙。必奔溢關。

公能於其地設爲三殺以待。俾各蠭面致之。可一戰擒也。傳庭乃於滾關原依邱阜蔽林木。每五十里而立一營。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齊入伏中。亂相踏籍。我軍驍雄跳盪。無不一當百。飛走路絕。遂無所逸。其幸免者。或棄刀與騎。進逸漢南之山中。村塢山民。又預奉督撫教令。用白梏遮險。遇輒梏殺。秦賊遂盡。降者猶數十萬。委使如邱陵。或分隸鎮將。或散歸農畝。李自成妻女俱失。從七人逃走。是時。曹兵最強。各鎮兵皆依之以爲固。賊聞曹將軍至。即破膽不敢復進。變蛟每戰。輒數日不食。與下同其甘苦。又能收降人爲之用。皆得李自成中軍周山厚湛之。倚爲親信。臨陣。山必以身當賊曰。我在。若何敢爲。即銷愕散去。初奉上手敕。副將張天祿賈虎芳言於變蛟曰。上怒諸曹切。今秦賊有八。吾輩任其三。衆帥任其五。庶功罪有分。爲不告之督師。變蛟曰。賊不出三月盡矣。安用告爲。已滾關原一戰。遂奏蕩平。計期尚在兩月。諸將以此皆服。是月也。總督則倘傅淑訓謝事。即家起張伯鯨爲戶部侍郎代之。　十一月。京師有急。上召孫傳庭洪承疇入援。面囑汝材懍於變溝之敗。率九幫賊從鄖陽漵渚亂流而渡。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繼政求撫。繼政移咨總理文燦許之。文燦疏言。臣於射革順個四股主剿。其餘九股主撫。今汝材臨賊已眞。請敕罷授游擊將軍。從征備調。得旨允行。汝材猶豫不決。房縣知縣郝晉奉單騎至其營。與汝材及其下有功者。分別盤授。張獻忠能率衆倒功者。視此。督餉侍郎張伯鯨、以寇漸平。餉重。請汰兵。部亦允。

張任學同其中軍羅岱以下官。報八戰八克。任學不知兵。假小利塞咎。尋以偕失事貶秩。上召副昌問曰。賊以陝撫丁啓睿何如人。副昌曰。秦督撫承疇傳庭與之共事久。皆稱其才。必可用。上頷之。因進曰。知人實難。鄖撫戴東旻前在河南監左良玉軍。爲著師勞。臣今撫鄖。功效不進。上曰。苟知其不可宜核之。因諭誰可任保督者。時孫傳庭以病請。忤上意。思易之矣。副昌曰。傳庭材可惜。雖有罪宜激使自贖。今易　史可法丁父憂。戴東旻解任。以淮陽道鄭二陽爲皖撫。監軍道汪喬年爲鄖撫。　戶侯鄭世璵之興與其屬倶下吏。械繫之。　河南盧氏舉人牛金星以不法事論戍邊。金星通賊有實。主者嚴獄故誠死。是月也。滇督副將龍在田大破賊於固始。獲殺三千五百。信陽道宋一鶚偕莒晉勝賊。賊中面死者千人。　總兵左良玉破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進忠降。良玉同副將劉國能再破賊李萬慶於張家林七里河。萬慶降。賊順義王爲其下所殺。先是汝南道言射賊李萬慶西行。熊文燦檄左良玉移軍新野。山郭灘趨南陽。賊保唐縣。姚梁相拒。我兵分爲三。金聲桓、白我志、傅宏邦居左。李侑、何日德、何大傑、陳光裕居右。王修政、許謙亨、甯崇節居中。左翼迎頭截擊。賊敗突入三山。追殺五十里。王修政武力絕人。將中軍乘勝趨利。挾雙矛躍丈五溝。馬足陷於淖。羣賊爭刺之。傷於胸陸。猶手刃數十人。迺殪。每乘官軍之勝。檄梅面擊之。謂之打倒翻。官軍不知墮其計。修政一軍殲焉。文燦收三營。卒面止。再檄良玉盤賊。至內鄉。賊在赤眉城四平岡。依山結壘。順書率服。良玉謀之文燦。恐其爲誘兵。乃調豫將陳永福、羅岱、齊將金聲桓發鄧州。歷南陽會於賈。來調將劉國能趨進。山張兵從府第出。燒南城樓。刼庫殺職官數人。挈其貲投李萬慶。萬夢蘭逃以免。三十日。李萬慶營於麻城之

東淺河。　十二年己卯正月朔。李萬慶於信陽之游河與官軍決關。初六。監軍武昌道袁繼咸、率援營兵。黎馬光玉等於白雲寨。却之。初十日。李萬慶營於應山之四望山。黑山寺。翌日移於德安之予石畈。馬光玉營於黃陂之木蘭山。柏木港。楚撫方孔炤、提兵逐賊於木關。十七日。馬光玉等在信陽州營於北關杆。店。又西移平昌關。苑營。官軍與戰。勝之。　十九日。上命洪承疇總督薊遼。督師保定。山東河北。俱原官。　編修張緯奏。改授兵科都給事中。　二十五日。豫撫常道立革任。　二十九日。以寧夏巡撫鄭崇儉、爲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山西參政李仙風、爲河南巡撫。　二月。楚撫方孔炤、提兵逐賊於木關。山大破之。以陝西按察使樊一蘅、爲寧夏巡撫。　總兵左良玉、率新附劉國能入援。至眞定。詔賜良玉銀三十兩。還師河南討賊。　以御史王僕按陝西。高名衡按河南。保督孫傳庭初入援。獨先至。不得朝京師。率軍事得公證。至是忤中官。降旨切責。洪承疇在道軍多逃。以是月二十九日。始抵三河。有詔逆勞。左光先以下三軍人有賞。而命承疇來陛見。傳庭快快。益不悅。　左良玉援兵過壩頭吳橋大掠。太監盧九德疏其罪。上以千軍紀大壞。令戴罪務擒首惡正法。　三月。上念劉國能從征立效。手詔諭兵部。予以官。其下有功者。分別盤授。張獻忠能率衆倒功者。視此。督餉侍郎張伯鯨、以寇漸平。餉重。請汰兵。部亦允。

張任學同其中軍羅岱以下官。報八戰八克。任學不知兵。假小利塞咎。尋以偕失事貶秩。上召副昌問曰。賊以陝撫丁啓睿何如人。副昌曰。秦督撫承疇傳庭與之共事久。皆稱其才。必可用。上頷之。因進曰。知人實難。鄖撫戴東旻前在河南監左良玉軍。爲著師勞。臣今撫鄖。功效不進。上曰。苟知其不可宜核之。因諭誰可任保督者。時孫傳庭以病請。忤上意。思易之矣。副昌曰。傳庭材可惜。雖有罪宜激使自贖。今易　史可法丁父憂。戴東旻解任。以淮陽道鄭二陽爲皖撫。監軍道汪喬年爲鄖撫。　戶侯鄭世璵之興與其屬倶下吏。械繫之。　河南盧氏舉人牛金星以不法事論戍邊。金星通賊有實。主者嚴獄故誠死。是月也。滇督副將龍在田大破賊於固始。獲殺三千五百。信陽道宋一鶚偕莒晉勝賊。賊中面死者千人。　總兵左良玉破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進忠降。良玉同副將劉國能再破賊李萬慶於張家林七里河。萬慶降。賊順義王爲其下所殺。先是汝南道言射賊李萬慶西行。熊文燦檄左良玉移軍新野。山郭灘趨南陽。賊保唐縣。姚梁相拒。我兵分爲三。金聲桓、白我志、傅宏邦居左。李侑、何日德、何大傑、陳光裕居右。王修政、許謙亨、甯崇節居中。左翼迎頭截擊。賊敗突入三山。追殺五十里。王修政武力絕人。將中軍乘勝趨利。挾雙矛躍丈五溝。馬足陷於淖。羣賊爭刺之。傷於胸陸。猶手刃數十人。迺殪。每乘官軍之勝。檄梅面擊之。謂之打倒翻。官軍不知墮其計。修政一軍殲焉。文燦收三營。卒面止。再檄良玉盤賊。至內鄉。賊在赤眉城四平岡。依山結壘。順書率服。良玉謀之文燦。恐其爲誘兵。乃調豫將陳永福、羅岱、齊將金聲桓發鄧州。歷南陽會於賈。來調將劉國能趨進。山張兵從府第出。燒南城樓。刼庫殺職官數人。挈其貲投李萬慶。萬夢蘭逃以免。三十日。李萬慶營於麻城之

500

馬拜見國能面言情。遣其副朱國強見左曰陳欲歸命久。有于汝虎者。故許州叛黨。恐見誅。倡異惑衆。願縛之以爲信。二十三日。反接汝虎降。而處於內鄉城下者四千人。初諸賊自潼關。爲孫傳庭所挫。混賊馬進忠稍衰。止推射革順獨四部。而射爲尤勁。既進忠與萬變相繼服。馬士秀杜應金之反於許州者。再自歸。諸營轉相恐動。有劉喜才者。乃夜取順義王之首。歸於信陽道。宋一鶚。餘烈推許可變主其衆。文燦疏言。臣兵威震慴。降者接踵。十三家之賊。惟革左及羅光玉三部未伏。厥率可歲月破也。五月上以四川參政鄒捷春撫獨。獨故撫傅宗龍。召入爲兵部尚書。而楊嗣昌解樞務。還內閣佐理。嗣昌揚揚德色。以詭文燦爲知人。一時公卿且謂天下無賊。無何。張獻忠於穀城反。獻忠之初入穀城也。新野丁舉人之妹婿於河南。在塗爲獻忠所得而生子。獻忠即邑紳松江守方岳貢之處第以頓其孥。方爲守有清名。獻忠移書謂之曰。使人人不愛錢如公。獻忠何自作賊。丁舉人入與相見。理撫厚遇之。結獻忠心。有韓者王又天善星學。監軍道張大經客也。文燦徵大經入穀城爲監護。以又天從。獻忠取已與其子千支示之。又天再拜賀。屏人請曰。此貴不可言。獻忠輒心動。穀城舉人王秉眞者。俠奇士。出入軍府無禁。諸生徐以顯者。陰譎無賴。進獻忠以孫吳兵法。造三眼鎗、狼牙棒、埋伏連弩、圍營方陣、左右營諸法。在穀城二年操演。賊僭號用爲左丞相。獻忠大歡樂之。顧用其計。謀穀城。城下有河。洪河所匯處。獻忠立關梁徵其稅。月率校數千金。陳洪範軍士猱發武營關防於草中。請即以給獻忠。兵都給事張縉彥持不可。於是獻忠益驕。要挾無厭。知穀城事阮之鍾風以禍福。曰公獨不見劉將軍乎。此赤誠之效也。之鍾雖不肯。上書以百口保公。朝廷宣麻詔書。待公以不死。輓車奉餽。絡繹在道。有何疑忌。而復自蹈不義耶。獻忠積猜恨。醜言譬罵。之鍾疑憤成疾。題壁云。讀盡聖賢書。籍成此謂何心。竟自知不免云。末書穀邑小臣阮之鍾拜隅。悲辭。自是不出視事。五月初六日。獻忠毀城剗隍。放囚。之鍾飲弩鴆未絕。賊令馬元利索印。之鍾搖手不與。旁兩賊揮刀刃之。之鍾死。家人出印。賊縱火焚衙舍。之鍾恢弩爲雄。陳洪範所遣將馬廷寶、徐起祚、助防穀城者。獻忠咨之去。文燦審疏聞。張縉彥駁之曰。張獻忠包藏禍心。無愚智皆知之。文燦受賊給。罪日爲之謀。頒階開賞。而於殺人越貨之賊。巧辭匿飾。有發覺其謀者。屏弗使聞。今賊一逞其孽。斷隅墜。血。竄入錫穴之中。爲總理者。宜自庸及。濮分兵追捕。比見御前所下密奏。至謂獻忠鈔奪。齊發理臣之任事不力。必如張大經請月餉之粟以屬其貪。是可從乎。不可從乎。乃若攻州奪郡之雄。面曰漏刃破膽。奔山騰谷之勢。面曰鼠竄路窮。擁強兵。負異志。而曰反形未露。不便先罔。居名城。殺官吏。而曰假命須臾。無難縛取。恢衙不倫。獄牘已甚。臣不能爲理臣解也。上乃盡削文燦所領官。冠帶辦賊自贖。倘昌疏言。國家改設重臣。兵餉必從新區畫。方當左支右吾。萬難更始。故就見聲走與安漢中。逼秦豁。文燦請以楚撫孔炤防剿。鄂當陽。鄖撫楊嗣昌議。同金事騎逮治。張獻忠據房縣。寇殿兵於其境。而秦忭嗣儉主提師合擊。秦三鎮兵多隨洪承疇北行。惟紫時華中道還甘肅。當儉以變蛟謂。上不可。當儉撤延寧兵及時華。皆不至。李國奇駐秦川。經洋隨抵咸陽取道。近當儉以十三日於西安以才令赫袁宰召民收保。山城粗完。羅汝才依之。以撻甲耕屯爲觀望。獻忠曰。吾必約汝才同反。然厉

不破。汝才反不決也。景春子諸生鳴鑾。力萬人。激聞殺城變。謂其父曰。吾城當賊衝。最卒二百何以守。援甲過汝才營曰。君不念香火盟乎。協從亂。汝才唯唯。鳴鑾見其曰動。曰此不可信。歸而與守備楊道選授兵登陴先轟賊前驅上天誓於城下。遣間使縋城求援於文燦。凡十四往不報。五月二十五日。獻忠騎大至。守者乘堞。瞰見獻忠兵白幟。汝才兵赤幟。俄白與赤交馬語。白乃蹙其衆分之。一從北遶而西。攻西城。一從東遶而南。攻南城。曹營。白貴黑雲華策馬呼曰。但以城讓我。皆開門相見。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強大經檄、論降。景春怒罵之。勿應。鳴鑾且戰且守。相持五日夜。發大礮下。賊多死。賊負板穴城。城將崩。鳴鑾積薪爇鐘油下灌之。鐘又壑。獻忠傷左足。殺其所愛馬。兵民益奮。景春用間入賊壁。陰證獻忠所臥帳。密計夜襲擒之。鄖陽衛指揮張三錫者。文燦向所進。以處分降衆者也。宿與汝才通。三錫守北門。汝才之舊屯在其外。二十九日。汝才遣人揚言。官兵撤圍門相見。保無他也。獻忠又以強經欲得景春分其衆。使汝才說景春降。不應。獻忠問曰。倉庫有物。城豈爲汝陷乎。賊怒。殺宋典史。又殺一守備。欲以懼景春。不爲動。與其子鳴鑾俱被殺。養僕陳宜亦死。是時道路傳九營俱反。均州新附之衆。懼見討。自疑。又以獻忠強。爰爲所幷。會議日中不決。王光恩獨銜曰。丈夫自立門戶耳。今獻忠反。我輩亦反。是下之也。卽公等能。我恥不爲。諸校皆憮然。應曰。善。願左右飲牲盟。光恩遂嚙將指出血曰。此不堪歃耶。王國寧亦出其指血。惠登相、嘗國安、楊友賢以次從。均州之通房竹者。要地三王國寧願守分水嶺。嘗國安顧屯江廟。惠登相顧占白菓樹。約曰。獻忠至者。卽逆擊勿使得佚。六營中惟三營爲賊知。壬午。李自成從白羅汝才渡江。攻陷襄陽。執其軍政郎中張我彩。以萬人來攻。凡七十晝夜不能入。城下賊益四十五座。高平城。築圍內壕。五月三日。我師用火箭燒其壺治。盡。城賊踏壕等來攻。凡四晝夜。三月。又益兵萬餘人。不能破。五月。又合賊武穴益二人。運城下要盟。嘗元卽城下斬之。賊退。嘗楊七晝夜。溝深土城。自守。十二月六日。我師運沙土城。先期造人入其營。舉火內外夾擊。賊嘗急。請東門運出賊帥踏隨標。餘投嘗元之功。凡是月也。上以登撫楊文岳爲保督。李昌齡爲延綏總兵。六月。馬鴈、馬科、李國奇、官撫民。四人先後充總兵。頻天津。科山海。皆以前討寇功。國奇陝西。撫民寧夏。國奇尋以兵亂。鐫級收成命。孫傳庭鼓東晏各下獄。孫托疾欺罔。東晏梗撫議。同金事騎逮治。張獻忠據房縣。寇殿兵於其境。而秦忭嗣儉主提師合擊。秦三鎮兵多隨洪承疇北行。惟紫時華中道還甘肅。當儉以變蛟謂。上不可。當儉撤延寧兵及時華。皆不至。李國奇駐秦川。經洋隨抵咸陽取道。近當儉以十三日於西安

501

出師。士馬單弱。倚秦劉軍如左右手。國奇以一千人趨命。而步卒八百殿。大噪於略陽。斃瑞王國祖一萬兩。國奇既以事見殲。七月。上乃用故總兵張天禮於陝西。代左光先。梁甫於臨洮。代曹變蛟。曹左所將卒在劉思歸。變蛟逃者四十三人。光先逃者六十一人。馬科亦秦將。逃者百人。皆選將挾兩馬而馳出境。云投賊。崇儉以六月二十三日至咸陽。踰月抵興安。關中惟賀人龍兵最強。崇儉畏其跋扈不用。時上方憂秦督爲失職。猶冀文燦復殺城之恥。故且勿治。而張獻忠以七月二十二日去房縣。二十六日。左良玉借豫將羅岱率兵追之。良玉易岱爲前軍。而己隨其後。去房八十里。爲羅漢山。軍乏食。摘樹葉爲糧。賊伏兵山坳中以待。岱與副將劉元捷分兵進。劉從左。羅從右。兩山草木稠雜。伏四起。岱馬足挂於藤而止。抽刀斷之。蹶而復進。棄馬登山。賊圍急。岱旅中有矢數十。發之。賊多傷。矢盡。被獲。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餘萬。士卒死者萬人。事聞。良玉以大帥輕進折衄。貶秩三等。張任學失中軍。益不足任。姑落職。文燦首爲殺城事。而再奪國軍料理候代。上早有意誅之矣。　八月。太監劉元賓、總兵孫應元、黃得功、副將周遇吉等。大破賊馬光玉於浙川之吳村王家寨。許可變胡可受以其衆於浙川降。初光玉於吳村詭乞撫。陰與渡漢江以應獻忠。浙川令郭守邦知其中許可變胡可受有異意。遣邑諸生王作霖挑與語。可變隨霖夜至。處之東關。胡可受爲光玉所持。約未定。應元得功從鄧州趨內鄉。掩賊背。遇吉與副將張一龍刁明忠分路別擊。文燦遣陳洪範以兵來會。二十四日至小黃河口。參將馬文翥、偏裨曹雄、張召、等力戰。胡可受敗。登山而呼曰。始與許王約降者我也。將軍至。今歸命。遇吉遂駐馬受之。而應元得功以二十七日。進兵王家寨。南北兩山。賊分壁其上。石壘木樵。相聯不絕。應元率參將馬文翥戰其南。得功率副將林報國戰其北。豫兵嚴遏鎮平之華陽關。賊不得逞。大敗。斬首九百五十有八。光玉遁走。元斌以九月四日至浙川。露檄除南人罪。予官。選銳卒四百給以糧。疏入。修其功。謂大非穀城比。時楊嗣昌既受詔督師矣。文燦聞發代。憂於見及。而喜有此捷也。顧謂陳洪範曰。賴公浙川之功。可以紓死。洪範聊應謂然。文燦之革任。糾自豫按高名衡。有盜軍孔貞會者。文燦所表用。名衡再核之。重言其以撫恐理臣也。嗣昌在道中。儳而與之爭。且微探上指輕重曰。流寇支蔓。不可勝誅。熊文燦受命以恩信納降。料理楚豫江淮。十得六七。獨獻忠再叛。入蜀憧惑。遂搖西附。以敗垂成之功。今以一言廢置。并所用之人而背叠之。庸得爲通論乎。文燦則自裴辨曰。臣以十一年春。舞陽大捷。提兵逐賊。首尾兩年。斬馘二萬。散脇從十萬餘人。其魁帥如劉國能、馬士秀、杜應金、皆受朝命爲官。而馬進忠、李萬慶、劉喜才、許可變、胡可受等。已傾心革面矣。獻忠僞狡。鄉化未醇。臣固疑其難制。屢去多京帥告急。邊兵盡行。苟不聽其約。直蹴行而前耳。臣恐中原擾動。不得已而許之。俾國家撤備於漢東。而後可搗梧河北。今廷論之責臣者。誰有知之者哉。初上以玉案失事。於督撫諸臣不少假貸。武臣中如祖寬、倪寵、李重鎮、皆楚豫宿將也。寬有朱龍橋之功。寬重論。文燦知上用法嚴。恐不免。故先自言。上以臨敵易帥。且遲之。比廢嗣昌到軍。而收者已出國門矣。文燦之

入也。道經新黃。姚明恭初附嗣昌。薦文燦者。得相且歸矣。文燦與之言。亦以已未必誅。迺陳洪範與殺城之謀。中官爲之請得移病。文燦緊急。某璫名廣西。採辦者已前死。遂棄市。而余應桂貰罪復用。藏東晏莖死獄中。文燦止一子。依明恭。張獻忠破新水亦殺。奎臨云。

外史氏曰。殺房之釀亂也。周矣。十三家之賊。半就戮。而劉國能李萬慶等始終弗武。此非楊鶴之金鎖關。陳奇瑜之車箱峽也。且中原寇禍。論大勢惟此時爲少衰。觀乎張伯鯨減餉汰兵之請。亦可以見矣。得毋文燦尚自有功乎。曰否否。昔漢武之下南越也。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楊僕爲樓船將軍。樓船將精卒。揉粵鋒以數萬人。伏波僅得歸人千餘。道遠失期。徐而與之俱進。其至番禺也。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日暮。粵人不知伏波兵多少。樓船力攻燒敵。反敗而盡入伏波軍中。又因降者以知呂嘉建德所在。購得之。以此益封。其校尉智侯。而樓船僅以陷堅得封而已。請取今事比類觀之。孫傳庭曹變蛟沼南之戰。咸陽北原之戰。此樓船之陷蕝甌。破石門而燒番禺城也。劉國能之於陝州。李萬慶之於張家林。馬光玉許可變胡可受之於浙川。此粵人不知伏波兵少。盡殿而入其軍中者也。文燦亦何力之有焉。語曰。天道十年一變。賊發難以來十年矣。前賊之長計在奔。得志在掠。可變隨霖夜至處之東關。胡可受爲光玉所持。約未定。應元得功從鄧州趨內鄉。掩賊背。遇吉與副將張今也關箱聚落之殆盡。剽略無所得食。而部隊之分者漸以合。捆載之輕者亦以重。聚謀改計。欲於由川陝塞之處。規取二三大郡。以資其儲糧。休其士馬。迺見我之備未盡弛。彼之力未能克。則且前且卻。以睥睨乎其間。故彼之伏而思逞者。謀甚狡而氣甚壯。此時事之大可憂者。詎得謂賊勢之少衰哉。若夫我將吏之擁兵飽寇。因循者。擁十年之久。而異才忠憤如曹變蛟黃得功輩。稍稍間出。賊固已不能無忌。且賊秦人也。自其波三晉。過河南。奔走萬里。必以秦爲歸。今秦師大克。不敢復叩關西入。彼轉鬬數載。功業無成。而鄉里道斷。能無倦而生悔乎。其初則於饑寒。而懼於誅戮。今見朝廷果有意招之。且內料同類猜嫌。勢必自相斬殺。何不盜乘此時臣事天子。而顧甘心爲賊。故劉國能李萬慶之去逆效順。較之殺房之徒。其撫同其心不同。如徼取得宜。必轉而爲我用。非僅不叛已也。此又時事之大可爲者矣。夫合天下之謀。盡十年之力。以圖賊。今其可疑與可爲者。決機於十一十二之兩年。苟得其人。即剿功可成。而撫局得就。乃不幸付之貪庸躁忮熊文燦之手。以至於甚敗。嗚呼。洪承疇、孫傳庭、其不主撫者也。然此兩人者。在關中而殺房安。去關中而殺房叛。則撫皆固舉足有輕重。若文燦者。詎足爲有無耶。朝廷之失。在用文燦。而則撫誰成之。秦督撫。又移之辦它事。危亡之局。實決於此。噫嘻。孰非天爲之哉。

綏寇紀略卷七

謝縣收

楊嗣昌、字德武、陵人也。與父鶴先後舉進士。天啓中、逆璫魏忠賢、兵部尚書崔呈秀用事、鶴以南驛巡撫放爲民、嗣昌爲戶部郎移病、父子習蠭衙歸。楚人多稱之。烈皇帝立、慘大慈、大學士黃立極在內閣、首條奏閣蓄憸中斷。上新卽位、以輔弼大臣有翊戴功、優容之。鶴鳴奏爲兵部尚書、於崔魏交至深、亦得弗坐。六卿皆閣寫也。天子新節用擢員、華亭錢龍錫等六人、大半起謫籍、未至、在直者俱執中之說以和持。自劉鴻訓從長山近先入、爲上分別黑白奏之、異論者稍稍詘。天子思任老成、手詔召淄州韓爌爲首輔、而國事始定。鶴鳴以人言罷、改刑部尚書王在晉代之。在晉太倉人、有當關召勞。鴻訓力稱其謬、邊練職、爲人醇謹無他略。時楊鶴以左僉都御史召用、而嗣昌病良已、入朝、定州知州陳新甲、亦由遞官、同日廷見。崇禎元年五月之二十九日也。鴻訓尋以他事、與在晉皆被譴、而韓爌柄國、大起廢籍、以工部左侍郎王洽爲兵部尚書、洽臨邑人、由忤璫召拜。舉朝以爲賢、狀未許以知兵也。當崔魏時、詞臣最著節者、江南錢謙益、姚希孟、文震孟、江西姜曰廣等十數人、既溝破隙、狀負公輔望、而史館倪元璐黃道周有重名。天子夢想賢傑、再以眷地推擇閣員、臺諫舉謙益居首、禮侍郎周延儒、御書溫體仁、皆不得與。延儒綠召對承

恩、稱體仁銳身出、惜料場事詆益。且爲駕短排去之。延儒體仁相繼晉用。其間邊人不戒。兵尚書洽有罪下獄死。左侍郎申用懋攝部務、并爲其事定、自劾免。方倉卒時、戶部郎梁廷棟一言當上意、驟用以督撫薊遼、故總督張鳳翼宦竟遠出。廷棟右、尋召之、俾殿其後守關門、而令廷棟入代用懋爲兵部尚書。時流寇已大起西北、楊鶴改左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不能討賊、乃主撫。廷棟鄢陵人、目偏盲、伉健有智謀、在部與職方李繼貞論賊事、調度頗合、卒不能有所戡定。他陰事蜚語聞、上怒其懷詐負恩、途落職、而楊鶴撫賊不效、致於理。嗣昌已從關內道巡撫永平矣。席藁請身代父。上爲其子故、骫法減死論、鶴請室疏謝、略曰、朝廷未嘗講究兵食、徒以重任責二三臣、臣本書生、力過其任、故顚蹶至此。今纂臣又謬舉臣之子嗣昌、鎖鑰關門、臣既不効於前、子豈能効於後。兵者危事、非一人智力所能辦也。大司馬虛位難其人。江西熊明遇、在遼廟初爲九卿、至是由南刑部尚書改任。以秦督承時所謂寇衂不殺、召詰責、明遇惶恐不能對。龍之次第川張鳳翼、鳳翼選懦不學、顧老吏頗熟諸將姓名、善候伺人主意、得爲兵部尚書最久。當是時、流寇已蹂畿輔、擾中原、且上犯山陵、天下洶洶、指目二三執政。延儒早謝事、體仁總機務爲首臣、在上前遇兵事、不敢可否。上嘗有所訪逮、輒推謝曰、臣夙以文墨待罪禁林、上不知其盤下擢至此。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恐無知、自瀆票擬勿效耳。兵食大計、獨上神聖裁決。而鳳翼既當職無可避、得楚豫急奏、輒頓首省戶下曰、臣疲夜治文書、調兵食、非不盡狗馬力、如將士不用命何。惟上死生之。天子輒哀憐、以爲此歸誠無私且久、故不忍遽。肰亦不甚重也。初上之任相也、盧己體仁總機務爲首臣、在上前遇兵事、不敢可否。上嘗有所訪逮、輒推謝曰、臣夙以文墨待罪禁林、上不知其盤下擢至此。盜賊日益衆、誠萬死不足塞責。顧臣恐無知、自瀆票擬勿效耳。兵食大計、獨上神聖裁決。而鳳翼既當職無可避、得楚豫急奏、輒頓首省戶下曰、臣疲夜治文書、調兵食、非不盡狗馬力、如將士不用命何。惟上死生之。天子輒哀憐、以爲此歸誠無私且久、故不忍遽。肰亦不甚重也。初上之任相也、盧己禮遇之甚。自劉鴻訓錢龍錫相繼得罪、不能無疑。而體仁伺間用朋黨中之。又自以排廷論、取中旨得相。日夜忠賢翰諸臣之傷己。其才且賢者、必害之以事。抑勿使前。取巍篤謹愿無能之人布腹心。引與同列。苟以充位塞爭。且假之形己長而固寵。故體仁用事八年、他相非病免物故、卽以他事去職。上寢脈薄館閒侍從、謂儲緩不習事、而祖宗朝內外得並和、於是外寮爭以他途進矣。淄川張至發者、以兵侍郎拜爲特恩。木强無所長。體仁窺上意于將歸、進其黨薛國觀、由大常少卿入。國觀狠戾而陰沉不及體仁。又不熟掌故。每調旨、體目不能下筆。案吏皆莞笑之。上又疑京朝官起家清要、不更吏職、惟封疆勞苦之臣、練習機宜、間察諸督撫。獨楊嗣昌在宣大可用。方以艱歸、卽家拜兵部尚書、且倚以和。非它司馬比也。嗣昌爲人、不如其父鶴。鶴得罪由秦按臣興化吳甡劾奏。甡本同年生。鶴出獄無怨言。曰吾儒生不嫻軍旅、與化以國事劾我、何嫌乎。嗣昌自緣邊臣進於朝士無識介。特以父喪獰惰。憂天下嫻己。又上倚之辦寇。一不稱而廷臣用故事責我。且無計自全。以此左郤右顧。積猜多忌。識者竊疑之曰、此復爲體仁矣。當體仁之用事也。忮而專。臺諫有異己攻之者、內衛灰骨。所龍斥甚衆。獨慈谿馮元飈得爲都給事中。而東陽張國維撫江南。數以事觸體仁。賴上知之。故非斥。此兩人同鄉里。時浙東稱爲多賢。諸詞臣惟文震孟重和。值體仁在告日。上出不意驟命之。已而顯爲難。不兩月罷。震孟初入直。慨仁有禁擬必諮正。有改必從。盧公虛位乃爾。何云奸局。官何香編

曰是人使攜兵深何可信遣歸田而仁知其林見寬孟敬陽泄其不用遣還扣窓大呼以請破御盟仁暗不覺未覺許都誠譽婦被謝家密陰利陽智矣民覺孟方爭之不得日官官以革職為榮憶仁持其論入奏并曰質希孟元璐皆為體仁所中傷而黃道周數疏數起官至少傅事潔慮無比於審無所不聞天下望以為相道周性忠直好面折廷諍時相多舒緩發望浮沉取大位道周慕之不忍為天子一日開文華延詢臣間以用人理財策道周據古今條對甚切上亦名重之呼先生者三知其博洽故以見聞和折辨宅幹林楊廷麟楊士聰等多所指陳其大者論考選考選害賢守令以材望者訪備近臣而吏尚書田唯嘉欲從之取賕不得捫先期撮其尤者補部主事名為移隆乘不服於上前發之且及他奸私并相至發妥關狀上乃命在召者得一切賜考核張綰產等授翰林袁諫官綰產為秦中清淵三原兩縣令清淵僻處賊巢環面攻之者百萬率鄉勇死守幸不沒調三原壯邑扞禦仍有功移隆已歷司農郎上自識而用之闖昌之為中樞也陳新甲用知兵顯亦以道喪起復為宣大總督道周慨者念國家即無人奈何數以盡衰從政始後世笑既然思論之仰視焚蕊遠行太白晝見闖昌所慫慂事滋失策顯謂馮元飆等天象如此此人必決國宜率同列固爭道周前名對時輔慤被譴詞幾不免矣中夜讀書至宋臣真德秀傳拊几歎曰古人立朝一月三十六封事而吾儕默然已乎每見詔書有不便輒屏人削牘不起草手自書之有一字更定曰此誠不足以格主屏弗奏其欲糾闖昌也為數劄子論邊事蔵事其一言奪情并論新甲未上也上傳部院舉閣員時至發行惟嘉遂吏部尚書商周祚初視事諸君子浸向用馮元飆謂枚卜無出道周上者獨苦其好言事疏入或陽忤即推且弗用道周重國事於己進退固弗恤元飆等遣所知日守之曰公得政所挽回者大奈何必以口舌爭即慳宰相獨不為天下計乎以此久不發上初用詞臣言去一相一家宰諸大僚多側目比論和上意默有所屬故再三暇廷推以觀之周祚素所無執持乃致方內多傲仰廣胥旰咨皆在臣蒙皇上又貰其罪而用之臣敢不竭其駑駘之力繼之以死上曰卿行軍以何者為先闖昌曰兵難險度容臣馳至襄陽條方略上之闖昌又請合剿與練二餉為一用緩急為期會上恐因變制滋遲滯不可闖昌因言戶部為京運不足借賦之半以充今派練餉及補缺額餉共五百萬經制有餘可還舊額資軍費上從之闖昌曰兵事煩倚監軍以辦寇今其人多不可用上曰卿自擇可者闖昌曰若張克儉宋一鶴皆其選也闖昌曰賊勢初散今合先後不同張伯鯨遠駐池州轉輸遼緩致方內多傲仰廣胥旰咨皆在臣蒙皇上又貰其罪而用之臣敢不竭其駑駘之力繼之以死上曰卿行軍以何者為先闖昌曰兵難險度容臣馳至襄陽條方略上之闖昌又請合剿與練二餉為一用緩急為期會上恐因變制滋遲滯不可闖昌因言戶部為京運不足借賦之半以充今派練餉及補缺額餉共五百萬經制有餘可還舊額資軍費上從之闖昌曰兵事煩倚監軍以辦寇今其人多不可用上曰卿自擇可者闖昌曰若張克儉宋一鶴皆其選也闖昌曰賊勢初散今合先後不同張伯鯨遠駐池州轉輸遼緩

夏上以蜀撫傅宗龍為兵部尚書遣闖昌於內閣闖昌辛於解機務幾得以功名終宋浹日而張獻忠反闖昌自念上數貴我罪殺城事熊文燦又其所慝再負國討賊之任將安歸上亦漸悟闖昌之盡疎言過其實終不足任顧已擾綦議而用之庶一出行御邀萬一功有以謝天下闖昌知之乃自裹請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上諭闖昌曰朋者邊陲不靖卿雖虛瘁不免為法受罰朕比因俊發還卿前所奪官卿引愆自貶堅請再三所執甚正難相聽許朕惟春秋之義以功贖過方盜降徒干紀西征失律以卿才識戡定不難可馳傳往代出郊之事不復內御特賜尚方劍以便宜誅賞卿其委剪盜賊早奏膚功詩不云乎無德不報賊平振旅朕且加殊錫焉言猶上二劍被詔日隨時闖昌上書請對駕日上乃召閣臣溥國觀等東尚書謝陞戶尚書李待問兵尚書傅宗龍來平臺闖昌避興閣臣齒需再命而後入見舉上問待問曰楚軍及豫皖二撫告缺餉卿部前已發乎方專征度何遽而足待問曰督餉臣伯鯨軍興是其專責徵臣關掌文書而已今輔臣係皇上特遣宜就臣部題留款項設處開支多寡伏候進止上問宗龍曰張獻忠舍豫楚而寇秦三路見兵幾何人宗龍曰臣至部閱實其數近十萬人矣上問陞曰闖昌行以何術陞曰臣以為宜用督師輔臣上召闖昌前曰朕以寇亂煩卿遠行朕不忍卿去左右闖昌曰微臣質不稱職致方內多傲仰廣胥旰咨皆在臣蒙皇上又貰其罪而用之臣敢不竭其駑駘之力繼之以死上曰卿行軍以何者為先闖昌曰兵難險度容臣馳至襄陽條方略上之闖昌又請合剿與練二餉為一用緩急為期會上恐因變制滋遲滯不可闖昌因言戶部為京運不足借賦之半以充今派練餉及補缺額餉共五百萬經制有餘可還舊額資軍費上從之闖昌曰兵事煩倚監軍以辦寇今其人多不可用上曰卿自擇可者闖昌曰若張克儉宋一鶴皆其選也闖昌曰賊勢初散今合先後不同張伯鯨遠駐池州轉輸遼緩

戶部舊額一百二十萬練餉一百二十萬剿餉一百二十萬內皆加二舊額於秦撫項下解遼戶部外實半留銀一百一十三萬二千三百八十六兩舊以備協濟數目不開秦撫二萬八千兩許之酌得十分之四酌有饒餉二萬舉事于理臣項下派三十萬兩秦督派十四萬兩楚撫派十萬兩豫撫派八萬兩皖撫二萬八千三百八十六兩內不數銀十一萬三千六百

揚帶酌體命左右岩以飲之者三樂作一小黃門奉黃封立於旁發之御製七言詩一章（御製詩頒降今將上詩增入）上笑曰朕為卿贈行其詩比之於周方叔漢亞夫闖昌跪而誦之拜且泣妥巢者兵尚書范景文削其籍前御史成勇金吾騎逮訊面闖昌權益重宅相不敢與俾矣闖昌既相之次年

於國門、朕當卿早飲至、爲勞旋之宴。九月初一日、楊嗣昌奏、臣昨交剿商撫相機條款、業經具題、奉上面諭、剿撫自有機宜、不可必、撫必生遷延、剿必生變動、一年曠日持久、百姓何堪、此時惟有速練精銳、速備糧餉、一舉而殲渠魁、方爲上策。臣等仰體聖明、已將一年曠日持久、百姓何堪、

方，賞罰明信，所以勞勉切至。發御前賞功銀一萬兩，賜副將昌斗牛服御廐良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國門，而瑪瑙山露布告捷。上大悅，時陳新甲由宣大總督入爲兵部尚書，召見賀楚捷。上先免嗣昌良玉戴罪，再發五萬金、錦幣千端，爲軍賞。令新甲定諸將功格，而急趣進軍。是月也，楚將張應元汪之鳳乘勝逐北，十六日，及之於水右壩，斬馘九百，獻忠又走竹溪千江河，蜀將張令方國安十九日與戰，復破之，張令者，故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爲賊所憚。獻忠乃由千江河之十二溝，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菁薄綿亘，賊彌山漫谷，依阻其中，張令於二十七日，分其軍爲五路，負勇爭利，賊衆我寡，方國安支軍後距，取僊道得脫，而令深入被圍，居絕坡之中，猛氣彌厲，挽強持滿，屢奔賊營，應絃以斃，菹衆，而水遠士渴，賴天雨得濟，圍終不解。鄖襄道張克儉檄軍入蜀，謀於秦督崇儉曰：張令健將，奈何棄之，急呼張應元汪之鳳從八台山進，賀人龍從滿月嶂進，三月八日，過鎮入坪，楚兵先至，張令方與賊鬬，呼聲動巖谷，內外合勢，賊乃解去。應元之鳳功居多，是役也，張令以五千人，當賊數萬，相持十三日，力戰得不沒，所殺賊亦已數千，雖救自諸將，人皆服其勇云。嘗是時，獻忠既遁興歸山中，竄自鹽井竄興歸界上，（鹽井屬四川，○賀人龍字國奇，高傑等以三月初九日追賊及之于鹽井，其日再及之于鹽井，共斬首一千二百八十四，黃壩斬首三千。）四月左良玉大軍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諸軍憚山險，圍而不攻，賊重賄山氓，市鹽鍋米酪，其人有反爲賊耳目者，獻忠收散亡，養瘢傷，氣乃稍稍振。久之，自興房走白羊山而西，西郎羅汝才入寧昌道也。初汝才之在寧昌，其地阻江爲險，汝才與過天星，分兵出羊頭坡，覘渡（三月二十四日，大昌，參將劉貴擊之半濟，尋犯巫山，三月二十一日，石砫女將秦良玉、監兵雒門百子溪扼渡，再縛筏巴霧河，四月初四日，秦翼明以三千人設守大昌，游擊楊茂選力戰郤之，既屢挫不得渡，潛求附於獻忠，獻忠之走白羊山，即巫巴深險處，掩息旗旄，轉入轉西，汝才之聲援漸近，既至，遂與之合，獻忠剽悍，雖累敗不以氣下汝才，汝才分七馬以資之，語次頗憂江險爲難渡，獻忠曰：不然，立馬江岸，有不前趨者斬之，其下爭死鬬，我師劉貴等皆退，賊乃由魚住溪渡江，結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陣於紅炭崖青平寨，歸巫之田綾焉。督師在襄陽聞之曰：二賊合，西郎必斃，急引其軍出夔陵，夔陵與巫山接壤，荊楚之門戶，先是宋一鶴鎮當陽，以漏兵劉元斌控荊門，以禁旅地勢相爲犄角，督師檄兵三萬餘人，張伯鯨解陶至者八十七萬，檄府如袁繼咸、萬元吉、皆奇士有智謀，故總兵猛如虎，以白衣從征自效，文武將吏一志專力，賊且旦夕可滅，乃圖昌虛候自用，又煩辟撫大略，其上疏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流連名勝，結好形家者徧，過楚剎邱陵，指輿替以訪其驗否，舉纏於馬上算之，萬元吉以爲不急廢務，狀亦未敢強諫，躬親文簿，過於米鹽，反營於土地嶺，而賀人龍逗撓不至，楚兵多新募，不習鬬，獻忠悉銳來攻，應元等苦戰不決，賊分兵從後山下，突入其營，官兵譁，賊乘之合圍，應元中流矢，突圍出，收其兵稍稍集，賊度巴霧河，猶力與之爭，之鳳走他道，所將澠映等沒於陣，餘士卒從東平散回巴霧川之鳳苦戰久，山行道渴，飲斗水而臥，血凝腿面死，賊退屯固渡坪，元吉馳赴楚軍，命應元衆領其衆，楚蜀兵勢皆危，嗣昌惟以受降爲得策，九月，過天星關

（疑宜正核其縣上機宜之當否可也，駐襄陵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圍蟇已旱，公賦下教都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歎曰：文若其將敗乎，擁百萬之衆，被服講經，其衰已甚，將何以戰，五六月間，曾過郭越巴霧河侵開縣，（開縣失陷，鄭嘉棟斃之于仙寺嶺，賀人龍擊之于馬溝溪，各有斬獲，二百七十九級，羅汝才同小秦王等東奔，而過天星特過開縣而西，賀人龍李國奇又折回追之，（過天星之衆過開縣，爲開六月廿日，營是時，諸將士馬，居山谷中，撞窶蓐瘕霍，疾疫物故者十二三，京兵之在荊門，雲兵之在施坪，楚兵之在馬蟇坡，久屯思歸，多衆夜亡去，關河旱蝗人相食，土寇蠭起，秦有哲阿蒼賊，破名城，殺長吏，豫有李際遇等賊，河汝之間多從之，嗣昌乞恩請罪，上爲發帑金五萬，軍前營療醫藥，二萬頭恤饑民，于嗣昌傳旨切責而已，王鑿永綠諫不合，解任，代以監軍道袁繼咸，繼咸，秦督崇儉老不任事，謝病，上不許，俾率鄭嘉棟歸秦，留劉賀李三將討賊，秦之長武，楚之羅田，蜀之新寧大竹，皆告陷，嗣昌不得已，規以便宜招撫，爲論帖萬紙，散之賊中，革左全營自歸，未幾，殿去，王光恩素有善意，并說北入營俱降，見閣部猶豫不能專決，久之，八營之降者復叛，七月中，羅汝才小秦王混世王等，自蜀折回興山，楚兵之備興遠者，副將王允成、王之綸等，京營總兵孫應元等，以十四日擊之豐邑坪，大有斬獲，賊之折回也，尚有萬天星一連營，舒洞曰，初開古爐寨，賊在興山，連營總兵孫應元等，以十四日擊之豐邑坪，大有斬獲，賊之折回也，尚有萬天星一連營，共五股，賊在興山，連營舒洞曰，初開古爐寨，股賊在興山，連營總兵孫應元等，以十四日擊之豐邑坪，大有斬獲，賊之折回也，尚有萬天星一連營，共五股，賊在興山，連營舒洞曰，初開古爐寨，賊走自草坪，賊酋邑坪，京楚官軍躡走之，惟貿邑坪，斬二千三百餘級，生擒五百餘人，亦竭蹶山之亞也。）十六日，小秦王混世王降，惟汝才伏去，嗣昌見楚地不足憂，決策以八月二十六日，出師入蜀，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踉楚，其初至軍也，即謀以蜀困賊，勢不得不先困蜀撫，恐蜀之門戶堅，反而致死，凡撫蜀下之強者，輒諷之以傷他備，撫鄧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恃秦良玉張令爲左右手，張令忠勇善戰，軍中號神營將，秦良玉自將兵三萬，授夔城，過夔一步，即其石砫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能宣歸，撫遣之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見左右男妾十餘人，扶能御其下，視他將加嚴，爲陸酒，歎曰：郗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郗同死耳，陸請其故，秦曰：郗公移菜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十四里，而道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勢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殲領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開部驅賊入蜀，無異智皆知之，郗公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拼敢即我，而坐以設防，此援軍之道也，（時又有降賊自言於郗公曰：衆降幾日矣，而公不從我計，有疑我心，半郗曰：軍機大事，汝新從賊，安知賊用汝，賊曰：吾作賊久，恨失身，欲手國家，圖報効，故背以自歸公，若疑我，我乘之可珍滅，倘有它，賊以軍權接濟者，難百萬衆，無能破之矣，郗然其說，賊益喜，即連從我，吾則當早用吾計，賊大衆，盡可擒，郗即仰從其策，賊益喜，山中賊所寨，盡文往返，動稽時日，比至而情形已變，又須另請調度，所以有經年不戰之兵，其將所自爲出奇，制勝瑣瑣，山一戰，若遵督撫之令，即左良玉應守興安，無此捷功矣，臣以爲奢撫之貴成，而撫不必人人而授之）

小秦王泥世王之既降也。亦請降衆內徙。副昌徙小秦王於房縣。過混於竹溪山中。初副昌之用蜀困賊也。蜀險且曠。再遠則松潘徼外諸番。皆精將士力。戮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而棄。蕩蕩松雅之間。上嗤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漢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摧墜其後。驅入松潘諸番。在豫楚取蜀。爲陣。在蜀又取徼外爲犄。策固當。乃賊謀尤狡。視副昌喜諛。詭言提督師天威。諸部悉捧馬足。督師盧降者與行營雜處。非便。輒發內地安插。以遠之。先時兵圍賊久。而大軍反爲賊所圍。副昌不悟。川東道屢四奏。浩萬松雅之有瑪瑙山之功。副昌禮重之如故。顧謂賀將軍且當後命。賀不得意。具以前語告左。左深以內恨。面人龍褊中。顯謂其衆曰。閣部不足爲。盡力當獻忠之敗瑪瑙山而走也。追急。遣賊馬元利操重寶說左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獨不之思乎。公聽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猶專。無獻忠。即滅不久矣。左心動。實縱之去。獻忠在山中。得收集潰亡。左兵驕玩。久不之擊。督師數移文責讓於左。賊窺知其故。於所過要路。故署其壁曰。某日候戰。又不到。欲挑兩人覺而乘之。左愛閣部之聞而按之也。順旨請亟戰。不到。人龍屢破賊有功。私許以人龍代左爲平賊將軍。賀大喜過望。已而良玉奉約東。初副昌憂左良玉跋扈。人龍屢破賊有功。私許以人龍代左爲平賊將軍。賀大喜過望。已而良玉

獻忠令汝才與之持白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未抵襄陽，先遣劉興秀等二十八騎，僞爲官軍，持軍符令箭，日晡叩城門曰：督府調兵守者令符信。齊開入。夜半，賊從中起，放機橋納大衆，城陷，鄖襄道張克儉、推官鄢曰晟死之。襄王被執。獻忠坐王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潛伏法，王其努力踏此酒，逐害之。嗣昌出蜀，抵荊州沙市之徐家園，方圖告敗，曰：上待我厚，謀再舉，俄聞襄陽破，遂不復食。適李自成陷雒陽，福王先以正月遇害，報聞至，於是撫膺大慟曰：無面目見上，以後事付元吉。伏藩死焉。上聞其死也，且恨且憐之，得元吉所上死狀，歎曰：督師功雖不成，志亦堪憫，宜用義徵之而已。上覽表晞噓，亦以監軍有勞，敗非其罪，後之君子，追論其事者，於君臣朋友之間，有三歎焉。嗚呼！嗣昌一生心力，不專用於辦賊，其議論奏疏，亦可謂之能臣，而機變有餘，忠誠不足，國事僨而身亦從之。小雅節南山之詩曰：不懲其心，覆怨其正。此乘國破者所當引以爲戒也。

附紀

嘗嗣昌之討賊於楚蜀也，湊中大旱，土寇蠭起，長武被陷，環縣以僞殺縣官，皆岌岌爲長武之續。賊首賈阿婆、閻子貴三鴉、等爲雄。賈阿婆名賈腦，閻子貴名閻應元，鴉同其黨渠魁百人，自楊虢川赴料峪關，漫充總兵趙光遠率諸軍追之。賊初據關山嶺，繼據張家後山，皆爲我軍所奪。監軍道伍右文，催諸將趙大允、魯文彬、黨威、疾擊之於西雒峪。閻子懼而逃於牛圈子，賈阿婆謀走於娘娘山西，遮我師。登之，先伏山之左右以待。文彬、威夾擊驅賊，賊勢急奔山。大允迎頭截殺，賈賊在陣被擒，閻子來救不及，東西奔潰，凡擒斬共一千七百有奇，連磬則伍右文力戰則趙大允爲上，魯文彬黨威次之。秦撫丁啓睿以聞。

李長祥曰：閣部之駐蘇陵也，下檄曰：賊東走大寧、大昌、山寨陵下荊襄者，我當之。賊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賊西入夔關，蹈蜀撫鄧捷春當之。蜀之險在夔門，夔門而大寧、大昌與竹溪、房縣聯界，有三十二隘口，閣部以爲隘多而力分，不如厚集兵勢，以專守夔門，夔大寧大昌以昭賊，我師四面應之，以決勝。鄧撫曰：令甲，失一城者撫坐之，且有諸隘口不守，而使賊得入，是閣部殺我也。欲分兵出關，堅守三十二隘，閣部乃命猛如虎以兵至夔關助扞禦焉。時張令死矣，四川總兵爲方國安、陸將楊茂選、堅恩俗者，有驍名而不相得。思偕譖茂選于鄧撫曰：通賊，捷春召令計事而戮之。即以茂選之兵總理，相率譟去，賊遂從此一路入。既入諸隘亂俱潰，賊乘夜斬夔關，夔將士倘臥未起，遂搶亂。方國安兵敗，收殘卒數百騎過達州，達州設守嚴，獻忠從白馬渡過江，盡達之西關，值三千人已而閣部亦率其兵至，有數萬人，相守旬日，未交鋒，獻忠僞爲閣部之旗幟，穿其營道去，閣部引兵追賊，已過蓬溪綿州而攻成都，郭往澄州，而閣部追及賊，又掣其兵轉至達州，閣部與之戰而大敗，按全蜀形勢，夔門去達州八百里，而開縣在其中間，長祥達州人，親拒賊設守，其言極推重嗣昌，而專以撫爲失策，雖持論稍偏，未必無所見也。

內江王于藩曰。當武陵禍師。獻忠由大寧大昌開縣達夔州以入綿竹界。遂過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說守。賊至。文大敗之於東瓜崖。殺其渠魁曰曹四。獻忠乃偃旗鼓疾走成都。成都城雞形。其下皆整石。惟北角樓用土塡築少脆。賊夜至。穴城數處。將穿矣。登之城中出蓋卜蠻者與之戰。獻忠大敗。殺其卒萬人。乃遁走。其後甲申八月之九日。成都陷沒。賊仍從北角樓以入。盡殺蜀人。所以報董卜蠻之怨也。

都濟曰。世之議武陵者。指摘幾無完膚。予心以爲太過。及觀其中樞裘議。又未嘗不服其才。亮其心也。武陵背上四正六隅一疏。謂下三策以書死之功。了數十年不結之局。及爲督師。建間盤議。點滴不漏。謂滅獻一股。以全勝之力制圖。可無餘孽。若果其言得行。釜魚阱獸。賊自可平。無奈撫臣鄧捷寨未必同心。鎮將左良玉全不効命。卒致剿局無成。中原糜爛。救潞王。鑒名城。而督師以身殉之。其亦異於後之受賄偷生。狐鼠伏法者矣。特以處分漳海一事。爲不理於衆口。然觀獻忠初納降時。遣順將薛姓者入京。朝士無不樂其厚利。而不受。獻忠錢者。止武陵一人。亦可見其清執矣。迨其後兩世之棺。遣賊發掘。裒王之死也。賊語之曰。吾欲斷嗣昌頭。而嗣昌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貽潞伏法。則賊之致恨於武陵者極至。不可以見武陵之心耶。夫元和討賊。全倚裴度。建興恢復。獨任武侯。武陵受上知遇。亦欲爲國宣勞。獨是薦熊文燦爲首功。繡洪承疇爲首罪。功罪混淆。人心不服。而開縣之敗。由不用萬元吉之言。此則有難爲武陵解者。然予友李翰林長祥推許不啻口出。而杜貢士濬亦言其才可用。豈阿私所好乎。至以加餉殃民爲武陵罪。則剿寇需兵。用兵需餉。前督師盧象昇。早已建議請行矣。後之君子。未嘗設身處地。而苛求不已。恐未可爲定論也。宜乎上諭有云。功雖未成。志亦可憫。武陵亦可瞑目於九原矣。

綏寇紀略卷八

汴梁　吳殳

洪武三年。大封諸子。列聖相承家法。建置維屏。訖于季代。二百八十餘載。或除或絕。存者三十王。太行以西曰晉、曰潞。雁門以東曰代。冀懷以北曰遼、曰魯、曰德。海岱曰衡。洞庭以南曰岷、曰榮、曰吉、曰桂。豫章以西曰益、曰淮。蒼梧界蟲徼曰靖江。此十六王者。所封食絕河山。或僅以免。卽先後被兵。中十餘年獲休息焉。君子于其亡也。始之嘗終之嘗。非不一嘗而足也。大梁瀕洛入汝。惟四王。周、高皇帝第五子。封開封。定王橚以下。十傳而蠡王之子恭枵紹封爲周王。庶、高皇帝第二十三子。封南陽。定王揮以下。九傳而裕王之子聿鍵紹封爲唐王。崇、英宗第五子。封汝寧。簡王見澤以下。七傳而昭王之子由栩紹封爲崇王。祐、神宗第二子常洵。封洛陽。爲福王。又封其次子由崧爲潞王。庶、高皇帝第二子。封西安。愍王樉以下。十四傳而□王之子存楠紹封爲秦王。逋、高皇帝第十四子。封慶陽。改寧州。又改寧夏。改隴州。莊王櫟以下。九傳而憲王之子識鉉紹封爲肅王。隆、高皇帝第十六子。封開原。改平涼。憲王松以下。十一傳而敬王之子寧堉紹封爲韓王。瑞、神宗第五子。常浩。封漢中。爲瑞王。自鄂遷郢之新卷。惟四王。楚、高

皇帝第六子封武昌昭王楨以下八傳而恭王之子華奎紹封爲楚王襄仁宗第五子封長沙改襄陽憲王嘉堵以下八傳而靖王之子翊銘紹封爲襄王翃宣宗第七子封建昌改顧州憲王曒堉以下九傳而定王之子慈靄紹封爲荆王惠神宗第六子常潤封荆州爲惠王梁山跨劍閣惟一王蜀高皇帝第十一子封成都獻王椿以下十三傳而悼王之子至尉紹封爲蜀王寔初起西延閬鎮反盧肅國被邊地脣齒而臨洮寧夏之兵疾討賊不與于亂惲特固原爲捍蔽秦有金城之固瑞有雲棧之阻秦將吏既破賊則桐封以草竊爲不足憂崇禎之六七年賊渡河再入關往來豫楚而窺蜀諸侯王之被兵者其鬼神以震慴糾其禍祀田疇以菑棄其耔耘民人則辛苦墊隘罔敢寧居聘問則淹滯雍閼失于勤會卒至乎枝葉凋本根撥底斃亡而莫之救也蜀其形勢楚賢絕大江則綏周秦蜀通都居重則緩荆處斬春非上游肅涘河之陽慶賀蘭山下遠則亦緩唐與藩負秦嶺距關崇涉于淮泗韓據涇渭西控隴瑞綰梁益出傒中襄忠通庸據面樓之江七王不幸當天下之衝場日駭大懼社稷之顛隕以恥王室故數以賊情上聞瑞王之言曰臣賴先帝休德獲奉西藩未期年而寇至比晉賊再渡河關入漢興七年正月十五日破詢陽紫陽平利白河繼陷督臣洪承疇來救單騎布甲披荆棘入險阻搜捕山間寇臣助幡軍及賑饑錄七千餘兩賊始奔遁近境以舉既而鳳縣再陷蜀賊入秦州楚賊上冀安六月自興安西鄉犯郡界游擊唐通遊漢江力拒不能渡賊方東鈔澤北據鳳西擾沔縣寧羌南鄭孤城在萬山絕谷中賊四面至覆亡無日臣于肺腑至親近也于藩封至僻陋也于寇盜至危迫也惟陛下哀憐蜂王之言曰賊以七年九月初五日攻平涼東西兩門交急賊已從東關之北擊而上都司李雄孝劉添祿手擊賊殺七人賊之挪其首城下賊乃轉而東自辰瀕旰行始盡崇信盤臺涇州相繼失又轉入平涼之郭爲李撫孝所御而鎮原華亭咸被圍平涼屬城十破其五邠乾汧隴鄰封鈔略殆遍聲言娶虎四境即平涼在掌握無所逃國初設平涼衛屯田巷道列三百牽宦二百軍三千有奇今僅存尪羸苦寇急增設一參將兵三千人即潞州衛屯糧充餉臣頗以韓毗潞邀親親之恩焉初賊繞過河入豫楚也雒稍偏宛汝荆襄各有警而荆州當陽先陷故惠王舜命告急南陽城庳湍唐王指千金謀修築太守陳振豪弗授功又與王因他事齟齬王以爲言上震怒逮振豪下之理王請以陳永福爲崙將亦援潞事以比上弗許八年冬賊再犯南陽王又奏曰臣有莊田數百頃爲朝廷恩賜及臣祖父之所封殖以十月十一日之交賊燔燒聚落儲備略盡守舍輔國將軍顯煜過害其母梅夫人重創死賊往來瓦屋石橋臣祖墳園廁尺繫臣心腑且夕燬寧南陽恃鄰而不警備臣出私財蓄火藥布渠答賊是以避鋒犯而焚我郊保今七月不雨二麥未蓺臣鄉沈家沖饑民揭竿有平林下杜之志可爲寒心又曰臣府護衛千二百人近衙以其半爲汴梁班軍番直給撫臣以下由使甚無謂也惟明詔念臣困尼以全軍見還臣得輯睦恩周墟墾拆遠斥堠無恐上報之曰南陽班軍番直祖宗朝定制已久朕不敢變諸可以爲王捍禦者不

愛于王當上之從信郎入也篤宗廟厚同姓以崇重諸侯之禮郡縣吏非是上輒恤天下法以右王上又數召見宗人遴其才擢之官欲以通宗蔽之窮而變其制裘後上嘗言事得乘傳至京師日益衆誠非所宜言上亦沒厭之不能有以禁也上發金匱藏得高皇帝制曰宗室子孫入爲中朝官者得以其階換授有司議議者曰將軍中尉皆一品如此即三公九卿一朝而盈廷者數百人非所以爲法上拂然曰親親任賢若之道也何不可卻其奏再詳之有朝士顯謂儀制郎吳之屏曰君胡不以有唐故事告上乎夫入爲卿士出爲牧伯此三代制唐室諸侯王錄官借職不必以其階如曹成王者傳稱其爲臺軍則史可考而知也今宗人坐縻國儲奈何不講求通變于當世可施行者而專以囿陋逆上意吳愕咍弗應宰相大僚撫一人贊皆識國體者以此久不決禮侍郎陳子壯署部事主裁奏遂欲以守官堅執爲名高各潞皆知上意所向懷廷論切非敢爭而唐王獨貽書子壯相駁難王索辨博喜文詞其皆稱說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顓非及知特以諸侯屬籍氣特異同爲足畏而已上尋惡子壯疏詞強部下之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王王亦沒驕薄公卿爲不足重當高皇帝時諸王得巡行所部革除後網漸密京師所當吏握其事禁私車將從輕婿出師送喪至諸墳園非詔令不許南陽既寇衛八年後彌甚王皆望烽火接天思海內且大亂終日守空宮對僕隸拊髀太息曰安能鬱鬱効婉涓死此下乎中州督撫大臣見諸潞各以輕重逼寇思周王好行其德福王日閉閣飲醇酒崇王奉浮屠戰守事皆聽將吏所爲而南陽日陳兵自衛得材武稱然王血氣方剛恣自用又不能卹其宗人過寢涅上聞非真有淮南濟北之心伍被開章之計也上既撓羣下重骨肉漸間諸王佔恩德驕盈不自簡東南陽要害地而王建請轉廣嘗辭不遜順失藩臣禮頗側擾擾之際恐有赤眉樊崇平陵方望詿誤王以成狂狡之謀意不能無織介會都門有急王請提軍入援事不行廷臣輒文致其罪上乃下詔廢爲庶人禁錮之自此諸藩慄息不敢復言兵事矣上爲討賊需餉歲百萬民力大屈有司捐薪俸有紀錄民入錢佐軍者假清卿秩優之下詔褒美風示海內焉武清侯李誠銘者慈聖皇太后姪也先朝待外戚有恩太后每天下距穹金錢私其親烝煩失御累朝所積無嗇省有傳其在李氏宮省事秘人莫知侯有孽子

名他人子爲子。後嗣王姊張大主索貲財不能滿。宗人相告言。楚藩王孫子。取外家人子一人以進。乃授封鎮山王者也。
晉王長女福郡主。爲討盧洲不軌。又宗人嘯聚五百金被劫。郡主請覓不獲。恕而釋之。上嘉其事。
四國俱完。他王雖高帝子。不及也。文皇靖難後。自言我子不得與先帝子等。祿不及十之五。累墾所封後
親盡漸以疎。卽恩澤亦浸薄。惟神宗四子。上權父最親。端惠桂在熹宗朝始之國。開鄭之日淺。士紳而多
故。天下皆憐之。獨福王在兄弟中莫得以爲比。福王、神宗之愛子也。母鄭貴妃最幸。王皇后無子。光宗于
兄弟居長。繫中外心。上意亦素定。鎮貴妃早貴顯天下。有出鄭氏上者卽觖望。雖至尊亦兩難之。仗廷諍
力稍自強。浸等乃日爲離間。譖大臣調護萬端。充良既卹命而四子同日出閤。恩寵惟均。凡以爲鄭氏也。
福王大婚。費三十萬。營洛陽府等。二十八萬。上非貴妃不寢食。妃一子。雖長猶不離抱。開其將遠離。日夜
泣。請之國日期者。數十百奏。豈弗省。最後妃弟子鄭養性亦言之。雖弗至誠。願以太子名號久正。上春秋
高。久病。不乘此時早就邸。爲王富貴計。何庸復待乎。妃亦心動。言之上。不能戀戀母子情。獨辦治國裝宜
厚。上喟然從之。當是時。海內全盛。上所造稅使礦使數十人。月有奉。日有遣。廣南明珠、演蜀丹砂、窓青寶
石、陵墓磁、陝西異繡文毳、蜀重錦、齊楚礦金礦銀。他搜括羸羨億萬計。名入主私。財入貴妃掌握。擬后十
之九以資王。諸宮人中使竊言曰。王本共天下。此不足計也。上爲下詔賜莊田四萬頃。所司爭之力。得減
半。中州瘠土。苦不足度山東湖廣界以充王。又奏乞江陵故相所沒產。江都至太平沿江荻洲雜稅。并四
川鹽非榷茶銀自益。舊制。王府田聽民占而徵其賦。王左右糾王多規肥饒地。入府爲永業。既則作詭承
奉諸官。假履定步畝爲名。乘傳列旌旗笳吹。所至索輿皁餘屬無算。田之良楮。租之多寡。皆懸其口。常過
汝州報殺人。山東江楚之間。富家疑攏奪。農夫疲供億。天下騷動。其論福府食鹽也。于洛中設邸開中。使
至淮揚。支王鹽一千三百引。乾沒要求輒倍。中州窮食河東鹽。有令旨。非王店所出不得鬻。淮商開中既
納。昏引復滯。九邊軍餉無所資。上悉其故。命換給長蘆。然去洛陽遠。以爲不如河東便。弗冘改。自慈聖登
遐。未兩月而愛子去膝下。上忽忽不樂。瑞王年二十有四。婚未成。惠桂閻相亞。無選擇命。羣臣交章叩閽
舉疑過。而福邸信使通籍中左門。一日數請。朝上夕報可。四方奸人亡命之徒。探風旨走利如鶩。閣不畏
死。張差龐保劉成之變。緣是而生。然兩宮慈孝無間。王亦專奉己。無所睥睨。訖于三朝。繼統。骨肉晏如。原
本。順宗家法之善。而光廟因心篤愛。爲卓絕已。及當禍中。王失神考久。貴妃亦前歿。內官宮媼爲王中詗
京師者。多失勢老病死。河南大亂。王于國家蟠聳地近。在宮中時幾奪宗。獨性不喜賓客。智謀奇計之士
冀進乎前。所奸惟婦女娼樂。中外爲不足忌。然終用收。十三年。河南大旱蝗。人相食。王謹錄蕃牡不憂念。
宗人百姓援兵之過洛者。口語籍籍。或詈道中曰。王府金錢百萬。賑梁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手。南大司
馬呂維祺在城中聞之。惟以大計勸王。王不用。先是秦大破李自成于潼關原。餘衆散略盡。自成竄漢南。
秦兵蹙其北。左兵扼其南。資不知所爲。伏一年有餘不復出。食且盡。謀自經。養子李雙喜止之。是年秋。自

成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突圍走。由鄧均向伊洛。河南饑民相率歸之。復大振。十二月。李自成
陷永寧。殺萬安王采鑾。熊耳以西。民保聚山澤者。連拔四十八寨。遂陷宜陽。十四年正月壬寅。黃鎬四溷。
曰昏無光。河南分守道王允昌率邑紳弊懶。總兵王紹禹。偕劉羅二副將。引其兵抵洛。王召三將入賜宴
加禮。出糖醯犒軍。十七日。紹禹請以兵入城。王鑰阻者三。不可止。劉羅二軍背東南關而舍。薄暮有叫呼
聲。東舊燒十門。洛云逐賊。抵七里河與之合。十九日。賊至。羅用其火軍反攻東城。見乘隙有固志。獲保者
訊。應實報曰。城守嚴。禹太守一。傻守南。王兵備允昌守西。張知縣舉守東。王總兵暨衙推官靖。主行檄而西北
陬爲衙分地。賊命其下向西北攻二十日。王見事急。出千金募士縋而出。用矛以入賊營。皆時賊漸退。夜
半。王紹禹親軍反。從城上呼賊和笑諧。執王允昌。屬刃于其頸。口噤齕索。紹禹從旁解。軍以手推之曰。
此豈老總兵當言時耶。揮刀殺守壕者。燒城樓開北門。賊入。王逸匿民舍中。明日。賊踏而執之。道過呂維
祺。年已邁。爲賊反接。舁其首視王。謂曰。王死生命也。名義至重。無自辱。王瞠不語。薛遇害。賊縛王宮醜飲。
禹王于俎。汋其血。雜鹿醢啗之。曰此福祿酒也。維祺大罵。賊殺之。有兩承奉伏王屍哭。賊捽去。承奉呼曰。
王死某不願生。就若乞一棺收王骨。卽盡粉不恨。賊義而許之。桐棺一寸。戴以下車。南人卽其旁自經。東
關迎恩寺僧道濟者。鄭貴妃所創度。以替王入道者也。乘賊間。舁其視止廡下。阿而哭之。葺理李春茂、典
膳張守賢、典樂劉文魁、縋城道。世子亦走免。遇宦兵。疑腰有寶物。殺其家。裸縛道旁。得一護衛軍。垂挽過
河。盧于孟縣。訪求福王妃倘在。相見不復識。抱持哭。初賊之入王府也。珠玉貨賂山積。裝纔竟。負任以入
盧氏山中。發王府中金及倉粟。大賑饑民。時杞縣人李嚴、衛者宋獻策、起從賊。教自成爲好言紿衆曰。王
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故殺之。以爲若曹。令饑者以遠近就食。男子二十以上。願從軍者。月食四十
金。趙敗能爲將者倍之。從我可富貴。無爲窶手死。民奔走赴之者百萬。燒王宮。火三日不絕。用雒陽掾邵
時昌爲總理。俾守城。資糧之去。爲豫撫李仙風。于二月十日至河南府。取時昌及從逆張旋吉以下十
數人梟縣之。稱帳復功。其道府推知等官皆在。惟白倘文死。不得其尸。云已爲饑民所噉食矣。叛將羅秦、
劉見義、不知何以見獲伏法。王紹禹初傳死于兵。後膠致京。磔于市。事聞。上震悼。輟朝三日。泣謂羣臣曰。
王皇祖愛子。遺家不造。遺于閔凶。其以特牛一告殿定陵。特羊一告于皇貴妃之園寢。河南有司改殯王。
具弔祭。世子在懷慶授館餽餼。備囚氅之禮焉。上敕御前銀一萬坤寧宮四千、承乾宮三千、翊坤宮三千、
太子一千、又慈慶宮、慈安宮銀一千、慈寧宮、皇極宮、寧壽宮、皇貴妃鄭氏銀五百兩、考滿定例妃五百兩、著王
照妃銀三百兩、著王府長史司、典膳所、承奉司、倉大使、副使、會同該撫、該按、查照例數、動支王府金錢、
給與世子、焉呼。春秋之義。大責帥。以上相率征之。重而親王不以其道
終。君子謂怪帥之罪無所辭矣。夫洛陽周王城。自漢以來都之。三川天下之中。地四達。善戰將所必爭。闢
昌乃專力于鄭。襄而緩備于京洛。賊因抵瑣踏瑕。而王紹禹羅泰之軍。得以勁子噩。乃道路所傳。有謂兩
王繼絡。禍弊而裹隨之者。上與輔臣弗信也。闢昌之將行。言于上曰。臣請以襄陽爲根本。其規度襄陽城
也。例深溝方濶而三環之。造飛梁。設橫柢。陳利兵而譏訶。非符要合者不得渡。闢昌雖移駐夔峽。軍實甲

仗在焉。諸將左良玉以下。并營于城中。江漢間列城數十。倚襄陽爲天險。賊之得志于洛陽也。移師汴梁。百道攻城者七晝夜。周王出庫金五十萬。資守陴者。而特懸賞。有殺一賊者。予五十金。士踴籍大呼擊賊。賊未退。同時南陽、汝寧、睢午道被敵。唐新立祟。惟墉宮垣以守。上諭指念弊石。諸宗曰。秦猶遠。楚與豫接。壞而荊僻處江介。一州嘗有庶心。襄陽宿重兵。卻惠鄖在鄖中。可無恐。況襄王乎。一日御武英方進炙。嚥咄顧左右間汴梁云何。忽宗人孫傳襄府輔諫王有表。上推案起曰。果爾。襄王眞不免矣。輔諫王奏曰。臣睿澄襄王之次子也。臣潛奉國厚恩。世守赤社。不意二月初四日夜半。南門火。一城騷沸。傳曰盜軍道家丁反。臣父殿廬火亦起。融風吹之。延燔萬屋。臣睡夢中。聞人馬聲。飛鏃著臣頭。曰見城中兵。亦與格鬬。天明賊大至。太守王承胤。保臣及臣弟進賢王睿淦突圍出。臣遣人探父動定。始知初五日。被賊執至西城樓殺死。放火燒城。肢體貨爐。捨頭髓骨數寸以歸。臣一慟殆絕。臣宗弟貴陽王常法。于西城門外被殺。臣兄已故世子宮棺盡焚。殺死闔陽王母夫人徐氏。太和王妃鄧氏。宮人李氏等四十三口。臣父國寶、內官府被新聲。梁園士女絃歌之。溷溷乎盛世之聲焉。高皇諸子。獨獻王好學。帝呼爲獨秀才。妙選名儒侍講幄。繕寫購藏。圖書甚富。而周有中原文物之盛。比肩儷美。稍欲加尚之。萬歷初。周鎮國中尉睦櫂爲宗正。招延通儒。講貫經義。以教同姓諸生。作五經稽疑。帝系世表。竭四十年之力。訪求遺書。牙籤識別。登萬二千五百餘卷。自大內祕本所未有者。西亭、竹居、悉井鉛讐勘。西亭卽中尉。竹居者其子也。王卽趙宋故宮爲寢城。南有繁臺遺址。四方賢士大夫曳裾來游。比于相如。嚴助。宅王小子侯。雞鳴狗馬。多發少年之戲。獨汴梁宗人贈文詞。被服綢雅。左右列放鹵樽壺。丹青竹素。在昔高皇剖符之日。備物典策。申之以訓詞。分之以彝器。百年有道。宏長詒謀。燕翼子孫。多彬彬三代之風。詩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其周宗之謂乎。倘宦于路。竊其文卷。傳箭以入城。嗣昌所稽五省餉金弓刀火藥數十萬。及守兵數千人。皆歸賊。洛陽國諸而襄陽郡資。兩藩陷。闖獻遂不可復制。嗣昌在重慶。聞亂。返荊州。將謁惠鄖。王命閽者謝曰。先生顯見寡人者。請先朝襄王。嗣昌慚。乃縊。是年東宮田貴妃薨。妃上所愛幸。生兩男。皇五子早殤。永王年少。上成天下亂。憐愴骨肉傷懷。有老宮人及見定陵。問以宮中往事。稱神宗晚年。王皇后稀進見。福王僻之國。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三歲來入朝。大漸時。顧視貴妃。用洛陽爲念。因言孝恪皇太后病篤。光宗請旨得往省。孝恪目已盲。兩手捫太子欲有告。光宗遽曰。皇父鄭娘娘待兒子厚。今鄭娘娘長御隨以來。孝恪悟其意。囁指曰。我所苓備極天下苦。兒知之足矣。復何言。遂訣。光宗卽位之三日。懸母號像。對之拜且哭。會宴總無人謂貴妃時事者。果母子當寤寐天下耶。以今觀之亦何益。上爲秘歟。起周皇后居坤寧宮。宮禁禮重。太子定王既出閤。非上命不得朝。一日上坐便殿。太子前致請。案上有急奏。河南寇以某月日破某城。而上嘆曰。若不知得幾兒而母而動關我乎。今後弗復泥常也。宮中所奉宣德康昭劉太妃者。神宗妃嬪中推誰厚。撫愛諸王。上以主慈寧宮。禮之如太母。常朝歲節畢。見上就便坐。俄欠伸倦別榻。太妃戒勿從。命侍衣謹視之。左右植立以俟。頃之上猘。起擲衣冠謝曰。神廟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宵衣旰食。未嘗交睫。心煩意亂。廢餐。自以年才踰壯。爲國事靡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惭然不自持一至此。大

妃爲之流下。上亦汍瀾者久之。諸宮人莫能仰視。（劉太妃以十五年上之憂汴急也。尋聞國解。乃由王故鄖年八十有六。）上之憂汴急也。尋聞國解。乃由王故得全。則大喜。既下詔褒王。且加勞曰。此高皇帝神靈。憫宗室子孫。維城莫固。啓王心而降之禍也。又以其意諭秦蜀楚諸藩曰。王不鑑洛陽已事乎。苟能如周王。城何患不完。寇何患不滅。先是肅王親廟不戒于火。新主轝象皆亡。賊登皇圖山。涉乾鹽池。入屬藩國界。荊王見堦左。詭降欲與爲好。召入宴。盛帷帳陳女樂。具百人之饌以犒兵。見者皆憂其啓寇心。（荊王接賊小帥。邀酒縱樂。坊中如此。世界且圖樂耳。其它王初固遠不及寇。皆以事來省難。比李青山蠭戾于濟北。呂瘦子跳梁于湖南。蠭干益王。端王十一世孫。定王由木之子。亦稱。建昌妖人密教。實繁有徒。江湖海悟亡命蠭起。而臨藍平涼。乃云宗人通賊。（長沙賊內有碧城主。閻置。楊吐虹等。爲賊內應。）上以爲此同姓深恥。皆由諸王平昔不能樹之以德。蓋之以教。故窮奇變發。棄親即異。生其禍心。諭天潢支屬。惟周爲睦。故俺俺以周王爲宗室儀表。周自定王啓土。憲守其共德。而加之以文。東書堂集右法書。手自臨摹勒石。暇則製樂府。被新聲。梁園士女絃歌之。溷溷乎盛世之聲焉。高皇諸子。獨獻王好學。帝呼爲獨秀才。妙選名儒侍講幄。繕寫購藏。圖書甚富。而周有中原文物之盛。比肩儷美。稍欲加尚之。萬歷初。周鎮國中尉睦櫂爲宗正。招延通儒。講貫經義。以教同姓諸生。作五經稽疑。帝系世表。竭四十年之力。訪求遺書。牙籤識別。登萬二千五百餘卷。自大內祕本所未有者。西亭、竹居、悉井鉛讐勘。西亭卽中尉。竹居者其子也。王卽趙宋故宮爲寢城。南有繁臺遺址。四方賢士大夫曳裾來游。比于相如。嚴助。宅王小子侯。雞鳴狗馬。多發少年之戲。獨汴梁宗人贈文詞。被服綢雅。左右列放鹵樽壺。丹青竹素。在昔高皇剖符之日。備物典策。申之以訓詞。分之以彝器。百年有道。宏長詒謀。燕翼子孫。多彬彬三代之風。詩曰。世之不顯。厥猶翼翼。其周宗之謂乎。倘宦于路。竊其文卷。傳箭以入城。嗣昌所稽五省餉金弓刀火藥數十萬。及守兵數千人。皆歸賊。洛陽國諸而襄陽郡資。兩藩陷。闖獻遂不可復制。嗣昌在重慶。聞亂。返荊州。將謁惠鄖。王命閽者謝曰。先生顯見寡人者。請先朝襄王。嗣昌慚。乃縊。是年東宮田貴妃薨。妃上所愛幸。生兩男。皇五子早殤。永王年少。上成天下亂。憐愴骨肉傷懷。有老宮人及見定陵。問以宮中往事。稱神宗晚年。王皇后稀進見。福王僻之國。出宮門召還數四。期以三歲來入朝。大漸時。顧視貴妃。用洛陽爲念。因言孝恪皇太后病篤。光宗請旨得往省。孝恪目已盲。兩手捫太子欲有告。光宗遽曰。皇父鄭娘娘待兒子厚。今鄭娘娘長御隨以來。孝恪悟其意。囁指曰。我所苓備極天下苦。兒知之足矣。復何言。遂訣。光宗卽位之三日。懸母號像。對之拜且哭。會宴總無人謂貴妃時事者。果母子當寤寐天下耶。以今觀之亦何益。上爲秘歟。起周皇后居坤寧宮。宮禁禮重。太子定王既出閤。非上命不得朝。一日上坐便殿。太子前致請。案上有急奏。河南寇以某月日破某城。而上嘆曰。若不知得幾兒而母而動關我乎。今後弗復泥常也。宮中所奉宣德康昭劉太妃者。神宗妃嬪中推誰厚。撫愛諸王。上以主慈寧宮。禮之如太母。常朝歲節畢。見上就便坐。俄欠伸倦別榻。太妃戒勿從。命侍衣謹視之。左右植立以俟。頃之上猘。起擲衣冠謝曰。神廟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宵衣旰食。未嘗交睫。心煩意亂。廢餐。自以年才踰壯。爲國事靡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惭然不自持一至此。大

必拔。上先起孫傳庭督秦督。至是更用侯恂。舉援勦官兵救汴。左良玉隆于近境。憚賊弗敢擊。汴梁食盡。人相食。九月十五日。河流驟決。其聲如雷。水沸騰數十丈。王露次閿鄉。七日。忻師侯恂率總兵卜從善以舟師逆王。王與二妃、世子、後宮貴戚三十餘人。乘夜達堤口。止于河北柳園坊、太康伯張皇親之第。人民枕藉死者累萬。或乘高縛筏。衝緬泛渡。以水濁悍。非栰維屋角。即身槁樹顛。游涌而逸者。十不得一。城中淤泥反土。信宿填滿。水由渠渠分三股。一直衝破汴城。至二十二日。水將與城齊。西分二股。圍住賊營。吹臺遶東。○或云賊由馬家口決河溜城。○河決後。改從祀岡。店邑。亳州。以入淮河。賊竟往西南一帶。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禹導九河。元冥勿職。魚鱉成若。玉帛來同。道乎三后之季。汾洮弗宣。穀洛交鬬。瀍蛇起陸。百川沸騰。自古記之。周爲國之分子。奄宅土中。析圭之後。麟趾發祥。臨庚告瑞。古稱魯衛。今有周京。何意狻猊蛩尤。跳宕赤縣。而支厥肆虐。河伯助殃。頓使士女化爲沙蟲。廟社淪于陷井。十王之典章物采。故家之禮樂詩書。無不昏墊洪流。墮沉息壤。可不痛哉。初李白成非能知水亡人國。效王宮之溜大梁者也。彼恃其累勝。下唯陳掩宛洛。苟得一都會。則擱然欲自王。及見汴特其後。中原之勢。尚未有所分也。十一月某日。白成乃下汝寧。殺文忻。取崇王及世子行。賊圍急。有通聲王中貴逃王（賀謂降者。文岳欲杜賊望。曰。誰爲此言者。諸手刃之。王亦猶豫。賊令驗降卒。州邑之未下者。王不肯。逐于襄陽。遇害。并世子慈煩。俱死。尚有王之弟河陽王由材。王之次子慈熾。亦與難。）而以兵隨襄陽。編清王以社稷之鎮公子。兵至走免。是賊再克而襄再亡也。襄不言陷。言易也。惠王尤不長。（惠王諱常潤。）以全郢之重。郎與沅二撫之左右我。而不能一矢加賊。奉王以次于湘潭。天子以上游形便。有司之過。俾王失守。不得已下韶罪勗勞焉。十六年正月□日。張獻忠陷靳州。荊王先薨。賊下令圍王宮。誰掠其所見妓樂。靳人初疑王爲誨盜。果驗。左良玉畏自成之偪。過武昌。以軍事謀之。楚王又畏良玉之偪。而恐其弗行也。嚅不應。良玉辭而下。王乃自慕承天德安之潰兵給以餉。用長史徐學顏領之。謂之楚新兵。獻忠破漢陽。五月二十九日。于煤炭洲以二十艘輕軍濟渡。楚新兵開門降賊。參將崔文榮、長史徐學顏死之。故相賀逢聖、正衣冠投于水。王爲獻忠所得。遣貴倘百萬。賊縛王置所乘舡。舁而沉之江。惠王之走湘潭也。舟過風于陵陽磯。楚士大夫從拏于王者多漂沒。王僅以免。張獻忠陷長沙。吉王惠王走衡州。獻忠陷衡州。吉惠桂三王走永。（桂王諱常瀛。惠王同母。）獻忠追三王于永。湖南巡按劉熙祚、遣人護三王入西粵。以身當寇。入永州死守。城陷不屈。遂殉難。時湖南諸郡。岷以他事遇于亂。榮先薨。（榮憲王子。慈照、榮順□封□年薨。）武岡常德。皆屬面降。豫楚十二王皆沒。而蓀傳庭以十萬之衆折于河南。李自成西入關。西安皆潰。秦王有帙道之辱。獨劉妃慟哭。以國破家亡不如死。長史章世炯自縊。自成入據秦府。僭僞號。檄林諸將猶苦戰。力不敵。三邊覆沒。夔巫同燼。平涼受圍。四月執韓王屠之。賊渡河陷汾州。懷慶編郡德昌王（諱由樞。宏光再走免。與太妃相失。河北山東諸王。避寇南下。賊攻太原取晉。（晉藩王十一世孫。僅王長子來桂以萬歷四十一年襲封。）入大同取代。（代藩王九世孫。僅鈞以萬歷十四年襲封。）白成以三月十七日至京師。向彰義門坐。其左右兩人。人有識之者。曰

此晉王代王也。夫紀侯去其國。春秋是之。蜀之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謂之失位。所以存滅國。復舊封也。先朝以空名奉骨肉。實奪之權。故處天王伯叔之位。勢乃制于跲首。詩曰。荀今尸今。流離之子。于諸王又何尤焉。禮國君死社稷。君子于褒洛也則著之。于秦晉也則徵之。城郭壞。宗廟隳。若是而王存焉者稀矣。白成既以犯京師國亡。而獻忠于岳陽渡江。由荊門走蜀。蜀錦綺百貨甲天下。而世傳蜀王能作黃金。自獻王得鴻寶之書于內府。子孫善黃白冶化。然皆積不用。王特其都爲金城石郭。蜀士大夫以蠶叢本不通中國。此道絕處。弗復多憂。成都令吳繼善江南人。才辨閎達有謀。見賊據秦隴。楚而北都之間不至。痛哭于蜀王之朝。以蓄諫曰。高皇帝秉建藩輔。非置緩錯。數年以來。蹕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眞有敗道失德。見絕于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資。狃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閣循黃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于夔關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藩庑。黑水陽平。更多蔽徑。乃欲坐守門庭。謂爲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賊肯撲滅。獻賊逃遁。止以關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荊襄撤其藩籬。秦隴寇其脣齒。擣虛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于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寧踰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爲而失守。且城如孤注。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爲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遊戈卒。散朽粟以煦饑氓。出明禁以絕厮養。蒼頭。錢稽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夷目以資援。政教內修。聲勢旁震。則可易危爲安。轉禍爲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縞爲殿下危之。蜀世有共德。王亦賢。見其事太切。不無動。特以祖宗之法。不與兵。不與民事。而蜀據陳士奇迂緩不達時務。巡按御史劉之浡。稍强執失人心。嘗再三告以高皇帝之制。于諸王寄以討賊。委之保邦。萬一不戒。以至失守。王縱不愛身。獨不愧國家。不念祖宗何。終弗從。五月而審知國信。七月而夔門傳賊遽至。成都一日數驚。國人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王不知所爲謀。以其宮人遁于荒宮。家亦從拏以出之。浡持不可。乃已。八月四日。獻忠傳城下。王始出其金繒之市。購戰守者。莫應。賊攻圍三日夜。以巨礮穴城東北隅而震之。城崩。遂乘以入。王遇害。劉之浡罵賊死。吳繼善閉門死者。三十六人。同時成都府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祥俱死。嗚呼。蜀竟亡矣。當獻忠初入蜀。而瑞王先以漢中瓦解。奔竄于重慶。爲賊所執殺之。天無雲而震者三。（瑞王好佛。從不近女色。巫監以下皆化之。吳氏有解。瑞府福者。焉舉行之。賢賴大賊早除。王死于重慶也。見一道紀。直神天王。王端坐其中。冉冉而上。人謂之兵解云。）瑞王在宮中。衣服禮秩降等。兄弟王薨地。而已王酖地。曰。苦兵。秦將吏不能救。貢蜀帥以援。故其急也。錯蜀而卒死于蜀。悲夫。

綏寇紀略卷九

通城蠡

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五月十日丁丑卯刻有星自西北流東北大如盂赤色有光翌日癸巳夜犯房宿六月陝西地震七月十八日乙酉雷震朝日壇風拔樹大雨雹涌水南京妖人劉元緒謀反詭稱闖地李王分其徒十二天十二星十六佛將以長至日李王出世事覺誅之八月二十一日丁巳李自成生于延安府米脂縣雙泉堡之艾家與府旛人張獻忠同歲父李守忠也隸行太僕爲馬戶守忠之父海海之父世甫家頗饒守忠娶金氏而無子既以姪李自立爲後矣歸于華山夢神告之曰以破軍星爲若子而生自成父母異之呼爲黃來兒六歲教之識字大能記憶誦當兒願跳躑不可禁守忠曰黃來兒後當富貴其如顏戾何長名鴻基改自成從延安人羅君彥者學刀槊頗盡其技守忠金氏先後死李過者兄子也相與爲傲逸蕩亡其父哲乞貸于邑之艾氏艾著姓有爲府同知者邑人呼艾老舉人以自成負其子錢也執而挾之自成圖殺無貲數犯法米脂令妥子資者械而游于市將置之死得脫自成娶韓氏故倡也縣役蓋君祿與之通自成殺淫者偕李過亡命甘州投甘督梅之煥所部參將王國爲兵國奉調澄過金縣兵譟自成紳縣令宋偁并殺閹遂反安塞人高迎祥故馬賊逃兵李成龍科爲亂饑民王嘉胤之一名大梁因自號大梁王迎祥自號闖王馬著鬥裘馬賊且特起也自成于高爲甥員往從之自將七千人立一隊號曰闖將其在山西也有圖場天入隊圖將皆張姓不知其名自成不甚著池池既渡河迎祥乃獨雄諸部而車箱峽已困復逸官軍稍稍知賊帥中有李自成矣初自成西窺鄜陽破竹山竹谿房縣官兵追及之賊走紫陽入漢中連雨四十日馬乏芻多斃弓矢俱脫自成大困于車箱峽詭乞降總督陳奇瑜受之自成既過峽棄輜出險入鳳翔掠隴州勢復振衆至十餘萬副將賀人龍張天禮爲所敗歛兵守隘州自成竄之四十餘日洪承疇撤左光先赴援與人龍合擊大破之自成鳳陽之陷也張獻忠與自成皆在焉獻忠得陵監所教譽手小奄十二人每飲酒令之奏樂自成求之勿與因以請獻忠毀樂器而後以其人歸自成殺之兩人由此相失自成興迎祥再入秦自成從終南出大掠富平寧州副將艾萬年與自成同里有夙嫌賊攻益急萬年曰我早知自成無貲今必不利于我出帑大賄敗而被執罵賊死無何張全昌賀人龍皆爲自成所挫衄總兵曹文詔百戰將于眞寧陣亡迎祥自成兵益強出關爲祖大樂所敗迎祥自成攻滁州盧象昇祖寬大破之朱龍橋遂走登封密縣復歸秦九年二月自成走慶陽邠寧四月自成犯常昌北境左光先曹變蛟破自成于固原之沐家營自成走慶陽環縣五月自成圍綏德州六月自成犯朝邑七月黑水峪之戰秦撫孫傳庭生俘高迎祥磔之都市賊黨以自成梟雄也共推爲闖王然自成在關中自關別爲一軍與迎祥死起而纂領其衆也是月也自成犯階徽八月自成陷隴州山中九月出汧隴犯鳳翔于渭河渡渡十年正月自成犯涇陽三原四月據階成十月自成僭過天星由七盤關入蜀于是陷寧羌昭化劍州梓潼江油崇寧彰州縣十一年正月官兵破賊于梓潼賊分隊還秦自成走白水六月官兵至陽平關自成由陽平白水謀再入蜀不果當是時秦之白水階徽官兵分汛堵扼賊既不能轉而西北曹變蛟渡河邀賊去路賊又不得由江面東惟南逸西鄉突出漢中乘賊舁江斬千餘級總督洪承疇傳庭共盤自成于潼關原大破之自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潛遁走十八騎者劉宗敏田見秀谷可成張世傑李彈昌任繼榮任繼光王虎劉文炤等竄伏峪函山中爲小盜不復出尋督師入陝總理主撫獻忠汝才約降我師無偵候獲賊諜者或云自成死已而發房叛自成喜出招其徒復大集秦督鄭崇儉提兵圍之曰圍師必缺不若空武關一道俾之逸而設伏于商雒郎均可一鼓擒也自成乘間走遂入楚依張獻忠獻忠欲圍之覺再遁走闖部在襄陵聞而以檄諭之自成出證語屈強時賀左二將再大捷獻忠破麻自成爲我師困于巴西魚復諸山其轄重在赤甲塞山不能進困尼數草間自屏營子李雙喜止之劉宗敏者鑿山人鍛工也有勇力自成嘗離其大營僭宗敏步入道旁叢祠中惟後兒軍張鄧者從後僞對俠賊中所稱小張俠也自成知宗敏亦有歸命意太息曰人言我有天下分若盞卜之于

神。吉卽從我。不則兩殺我以降。宗敏曰。諾。納其刀于腰再拜。三投之省吉。起而殺其兩妻曰。吾今死生從若矣。軍中壯士。亦有殺妻子願從者。自成燒屯。擄輕騎間道而奔河南。河南旱。斛殺萬餘。人心蠭動。杞縣舉人李嚴者。初名信。襲廟大司馬李精白子也。（精白原籍鎮州。）性倜儻非常。脊出家粟千石賑荒。人德之。爭稱李公子。李公子父在黨也。士大夫咨與游。信挾以爲憾。因亂請之督府。用扞衛鄉里。權宜竊兵柄。以報其所不平。（傳云。授安遠杞人士仇之。緣他事文致爲通賊。中州時討紅娘子。嘯依女也。慢倩嫡妻之紅娘子來救。嚴不得已而從。後乘閒竊印爲杞人所執。開門納賊。）今亦憑其市名得衆。遂執而錮之。獄民之德之者。曰李公子向活我。今有急。適殺令破械出之。李公子之在獄也。思自成既爲衆所擁。嘆曰。今日反決矣。遂往投自成。自成聞其名。禮重之。改名嚴。僞署制將軍用事。盧氏牛金星者。亦舉人也。以屢勘被斥。與其邑醫尚綱善。綱好挾妓遊。遊晉爲賊得。賊得醫者輒不殺。綱尤親幸。介金星以見自成。自成奇其雅。與謀議帳中。車優及女隸者。亦寵氏人。常在帳中供奉。車優逃歸。過牛之叔。具言金星通賊狀。舉宗唾詈之。亡何。金星私歸竊妻子。宗人執首官。以車優爲徵。坐斬。後得減死論。聞自成之出河南也。謁見于牙門。自成得之大喜。僞署宏文館學士。初自成無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塢壁不下。宜招衛以收人心。唱爲迎闖王。不納糧之謠。教兒童傳歌之。相鼓動。而金星進所善卜者宋獻策。身長三尺餘。上識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過城不殺。因以所掠散饑民。民多歸之。號爲李公子仁義兵。傳聞者或傳以爲自成。不知有李嚴也。自成以十三年之十二月二十一日。自南陽來破宜陽。殺其令唐啓泰。二十四日。移軍攻永寧。永寧先有邑紳猶撫張論者。以川將徵守。論病死。其子逮部郎鼎延。率家僮捍禦。有功。會獄徒牛可敬魏之明勾賊。面守城。都司馬有義潛遁。賊以二十七日四鼓焚城。殺知縣武大烈。鼎延陛智井免。自成殺萬安王于永寧之西關。兵大振。攻偃師縣。一日破之。知偃師徐日泰罵賊。爲賊臠割。至死不絕聲。河南總兵王紹禹者。貪而無

走也。乃名其碑校李本實、楊從義、董朝宦、陳尚才、孔臣思、所將六千人。即文岳所留營處。重穿壕結壘。將必死。文岳是夜奔項城。次日奔陳州。賀人于初九日晡時。得宗龍小帖。取二將來救。不信曰。此書從賊中來。肅知非僞耶。呼洗邱令開門。令乘墜咤曰。若不往救傅竹師。人城何爲者。不許。乃同奔文岳于陳州。自成見宗龍無救。于圍外綿兩壕圍之。十一日。我師糧盡殺馬。十五日。馬亦盡。十六日二更。開營突圍。遂大潰。宗龍以十九日未至項城八里被害。賊意稱傳家將。擁之趨城。宗龍大呼曰。此賊也。身是傅竹師。不幸被擒。手城上連用礮擊。協領按計。賊刀斫傅在脇傷。扶兩日削鼻。礮聲起。賊退。家人盧三負其屍。入城乃紿。言人殺之于天喬年圍敗。仰天嘆曰。傅公死。討賊爲無人矣。我自知以肉餧猛虎。然不可不出以持中原心。督師次陳縣。聞襄城新破。惶惑未敢進也。襄城諸生李永祺、舉父老出迎官軍。時李自成方發葉縣。殺副將劉國能。頒圍者良玉于襄城。國能之守棄也。力戰不能支。城陷。賊殺其令張我翼。面好謂國能曰。若我故人也。何不服。國能按劍罵曰。我初與若同反。今則王臣也。奈何從賊。遂過害。左良玉假城之圍。不戢。汴人苦之。遂獲罪焉。賊不得志于汴梁。攻陳州。副使關永傑力戰被執。知州侯君耀罵賊。皆死。邑紳崔泌之、舉人王受恩、等手刃賊。嚙齒大罵。賊怒而屠之。少長無或免者。唯州、太康、鄢陵、考城、西華、商水、遇害者。轠藉邑紳通政使李夢震、宜大巡撫張繼世。各于其地。婁城殉。鹿德者。轠爲州。後困亂。故獨無潘封。不啻兵。知商邱梁以樟者。故郎撫夢澤子也。邑舉人徐作霖、吳伯奇、伯允、相與集鄉勇爲守禦。賊攻圍七日夜。以二月二十七日。築壞入。作霖伯奇伯允死。以樟被兵。尋救甦。遁于淮南。家四十口悉以燼。巖封杞縣空城逃。開臺亦繼陷。魯山令楊昌秀、郟縣令李貞佐、寶豐令張人龍皆死。貞佐尤烈。賊入城。屬聲曰。驅百姓死守。知縣耳。妄殺何爲。賊襪衣冠。倒懸諸樹。貞佐大呼。請訴上帝。賊斷其舌磔之。母喬氏及妻皆死。三月。李自成復圍開封。其下以前力攻而挫也。懼而逃者日數千人。自成乃下令圍而勿攻。持久示必克。上先期赦孫傳庭罪。召見問曰。卿度幾何人可破賊。傳庭頓首曰。陛下幸貰臣死。臣星馳入關。得精銳五千人足矣。既西行。偵汴事者曰。賊暴且數十萬。臣縱得士死力。詎可一當百。以時勢料之。非練兵二萬。倘百萬不可。上省章大怒曰。卿面奏云何。而前後不副。努力練所發兵。足倘一月。即檄甲出關。毋得逗撓取咎也。賀人龍兵潰。再逃陣失主帥。且豪在米脂。與自成同鄉里。諸賀多在賊中。傳庭在道。故爲疏請曰。人龍臣舊將也。頗貫其罪猶可用。上若不得已而後許。傳庭至西安。人龍從數十騎來謝。傳庭面貰數。叱壯士收縛即剉之。分其兵隸諸將。或曰貰數。數有功。與左良玉破名相埒。以及于篤。賊中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天開縣之遺。陳州之逸。誰何爲之。耶其在關爲賊。抑者甚也。上既以慘人龍徼布告行間。釋故倘書侯袍于獄。良玉舊帥。起爲怪。發帑金十五萬。犒左營將士。激勵之。拔中州有司。蘇京王漢王燮三人爲御史。京監延寧甘固兵。趣孫傳庭出關。漢監平賊鎮。及保甘楚蜀兵。防候御保汴。燮監陽懷東晉兵。部勒諸將過河。誅賞攻行。文武迭用。中外赫然。知上意決于必戰矣。于是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會師于朱仙鎮。良玉以賊勢方盛。宜相形勢爲緩攻。大威等誠不合。既進軍。臺伸背潰。上傳旨責楊德政正法。德政妄謂棟魏以毒害天下。又調軍善遇。卒大擾。人人快之。○

李自成再圍開封。開封者。宋故都。金人所重築也。厚可十丈。次亦八九丈。賊每攻城。不用梯衝。倣古法專取土壅爲首功。貴一甲士取一甎。得者即歸營解甲臥。惟後還者必漸取。甎已穿穴。穴初僅容一人。漸至十人。百人。次第傳土以出。過三五步置一士。柱重絙繫之。穿巢萬人負絙而繼之。一呼而柱折。城崩矣。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于城上鑿爲橫道。聽其下有取土聲。儲毒礮以擊。處。環試火攻法。以藥置甕中。火震甕裂。名曰大小放進。當其衝者。無不糜碎。十五年二月十三日。汴城之圮者二十七處。將進火而攻之。自成下令曰。令日必拔。刻精騎數千。其勞。踏鼓噪。俟城摧擁以入。賊之穴城也。土石之積于外者邱陵然。已而火作。內土墜。外土浮。內未及穿。火反外礮。瓦土之濕者及于天。數千騎蹙焉。迺駭而遁。城之未穿者。亦尋支耳。嗚呼危矣。是役也。陳永福之功稱最。撫按以下。有詔獎其勞。雖楊文岳。亦得剛陳州之恥。惟丁啓睿不能外犄角。引其軍入城。幾爲賊所乘。城既開。而歷下散去。且軍不戢。汴人苦之。遂獲罪焉。賊不得志于汴梁。攻陳州。副使關永傑力戰被執。知州侯君耀罵賊。皆死。邑紳崔泌之、舉人王受恩、等手刃賊。嚙齒大罵。賊怒而屠之。少長無或免者。唯州、太康、鄢陵、考城、西華、商水、遇害者。轠藉邑紳通政使李夢震、宜大巡撫張繼世。各于其地。婁城殉。鹿德者。轠爲州。後困亂。故獨無潘封。不啻兵。知商邱梁以樟者。故郎撫夢澤子也。邑舉人徐作霖、吳伯奇、伯允、相與集鄉勇爲守禦。賊攻圍七日夜。以二月二十七日。築壞入。作霖伯奇伯允死。以樟被兵。尋救甦。遁于淮南。家四十口悉以燼。巖封杞縣空城逃。開臺亦繼陷。魯山令楊昌秀、郟縣令李貞佐、寶豐令張人龍皆死。貞佐尤烈。賊入城。屬聲曰。驅百姓死守。知縣耳。妄殺何爲。賊襪衣冠。倒懸諸樹。貞佐大呼。請訴上帝。賊斷其舌磔之。母喬氏及妻皆死。三月。李自成復圍開封。其下以前力攻而挫也。懼而逃者日數千人。自成乃下令圍而勿攻。持久示必克。上先期赦孫傳庭罪。召見問曰。卿度幾何人可破賊。傳庭頓首曰。陛下幸貰臣死。臣星馳入關。得精銳五千人足矣。既西行。偵汴事者曰。賊暴且數十萬。臣縱得士死力。詎可一當百。以時勢料之。非練兵二萬。倘百萬不可。上省章大怒曰。卿面奏云何。而前後不副。努力練所發兵。足倘一月。即檄甲出關。毋得逗撓取咎也。賀人龍兵潰。再逃陣失主帥。且豪在米脂。與自成同鄉里。諸賀多在賊中。傳庭在道。故爲疏請曰。人龍臣舊將也。頗貫其罪猶可用。上若不得已而後許。傳庭至西安。人龍從數十騎來謝。傳庭面貰數。叱壯士收縛即剉之。分其兵隸諸將。或曰貰數。數有功。與左良玉破名相埒。以及于篤。賊中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天開縣之遺。陳州之逸。誰何爲之。耶其在關爲賊。抑者甚也。上既以慘人龍徼布告行間。釋故倘書侯袍于獄。良玉舊帥。起爲怪。發帑金十五萬。犒左營將士。激勵之。拔中州有司。蘇京王漢王燮三人爲御史。京監延寧甘固兵。趣孫傳庭出關。漢監平賊鎮。及保甘楚蜀兵。防候御保汴。燮監陽懷東晉兵。部勒諸將過河。誅賞攻行。文武迭用。中外赫然。知上意決于必戰矣。于是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會師于朱仙鎮。良玉以賊勢方盛。宜相形勢爲緩攻。大威等誠不合。既進軍。臺伸背潰。上傳旨責楊德政正法。德政妄謂棟魏以毒害天下。又調軍善遇。卒大擾。人人快之。○

虔文威後在汝寧以攻秦中原賊回死于陝化幕　其事在良玉傳中汴外援既絕敵圍日固劉澤清以朱家寨去汴八里提五千人南渡依河爲砦疏水環之謀以次結入營可達大堤築而道饋粟城中劉本逗怯壁壘未成賊引衆來爭恒擾奔進趨不及濟我師多聚于河北日夜望秦兵出關不獲以時至開封之檄採斷人相食羅汝才衆亦饑謀他徙自成出餘糧餼之重爲盟誓以東城所掠爲分地乃留不去九月十五日三更河決開封自成前後三攻汴士馬斃者無算積憤謀必拔長圍半載師老勢屈久懷灌城之謀顧以子女珍寶山積不忍委之洪波追秦師已東恐汴圍一踵陽懷東晉之兵必踵其後將變腹背受敵方圖改算會汴人有計決河以灌賊者時城傍羊馬城周王募民新築者皆堅厚爲高岸而賊營直傅大堤我兵以爲河決則賊可盡而城中無恐故嚴守京高名衡從之旱爲自成所覺援師方盤朱家寨口賊已移營高阜多設巨筏艦艦艦所掠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天大雨經旬不止黃流驟漲兩口一時並決離開百里丁夫荷鍤者隨堤漂沒賊營亦沉萬人河流直衝汴城自北門入穿東南門以出流入渦水汴人舊溺死開封初受圍官以城守閱民得百萬戶圍後民之死于疫與饑者十之二倘得八十萬戶水至周王從後山逃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憫而止分兵掠潛江京山諸縣途破荊郡進漢賊以其賢戒勿殺幽之寺命寺僧譙視之漢乘間裂裳爲帛以自繯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謂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憫而止分兵掠潛江京山諸縣途破荊郡進漢賊以其賢戒勿殺幽之寺命寺僧譙視之漢乘間裂裳爲帛以自繯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夢蹂荊襄陵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賊先驅逼漢陽左良玉遣之南下黃陵亦爲囚威所劫從偽令焉惟鄖陽以降將王光恩同鄖撫徐起元設守自成百道攻圍終不能下自成初攻鄖不下于五月三日撤營迴師往援迎敵秦兵自成入秦後再破襄陵荊門州沅撫陳睿謨至荊奉惠王走湘潭睿謨平咽賊有功荊州非所轄奉旨故至遲滯以行自成以十八日入荊州湘陰王儼鄀全家遇害二十八日攻獻陵陵軍棚木爲城從城內射賊賊發薪燒之木城穿遂毀享殿三十日攻承天十六年正月初二日陷之總兵錢中選被創歿楚撫朱一鶚、署守都司沈諤崇、竣遇害知鍾祥事逮漢賊以其賢戒勿殺幽之寺命寺僧譙視之漢乘間裂裳爲帛以自繯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謂有異術能佐自成取天下請發獻王梓宮俄大聲起山谷如雷憫而止分兵掠潛江京山諸縣途破荊郡進漢賊以其賢戒勿殺幽之寺命寺僧譙視之漢乘間裂裳爲帛以自繯欽天監博士楊永裕投賊自夢蹂荊襄陵方國安諸將退屯漢口賊先驅逼漢陽左良玉遣之南下黃陵亦爲囚威所劫從偽令焉惟鄖陽以降將王光恩同鄖撫徐起元設守自成百道攻圍終不能下自成初攻鄖不下于五月三日撤營迴師往援迎敵秦兵自成入秦後再破襄陵荊門州沅撫陳睿謨至荊奉惠王走湘潭睿謨平咽賊有功荊州非所轄奉旨故至遲滯以行自成以十八日入荊州湘陰王儼鄀全家遇害二十八日攻獻陵陵軍棚木爲城從城內射賊賊發薪燒之木城穿遂毀享殿三十日攻承天十六年正月初二日陷之總兵錢中選被創歿楚撫朱一鶚、署守都司沈諤崇、竣遇害知鍾祥事逮

好酒色。股栗粗糲。與其下共之。羅汝才妻妾數十。被服紈綺。帳下有女樂數部。嗜酒稟羊豚。日奉自成常嗤之曰。此老傖多啫好。不足數也。汝才冶衆數十萬。倚山西岑廉吉珪爲記室。能用其謀。自成之兵長于攻。汝才之兵強于戰。兩人相須如左右手。所陷河南五十餘城。鹵獲自成十之六。汝才十之四。其下稍爲自成部衆所侵。歷以驕貽易其善馬。遂不平。汝才雖權時推奉李兒。特藉故當自呼曹操。呼自成老瘠輒燒夷之。無意守。既渡漢江。長驅入荊。念天下莫予難者。謀先守荊襄。次守承天德安。漸以及于汝寧。而擁衆所侵。歷以驕貽易其善馬。遂不平。汝才雖權時推奉李兒。特藉故當自呼曹操。呼自成老瘠增設衙帥十有三人。襄陽者。賊之腹心根本地也。設襄陽衙。左右威武將軍高一功馮雄各領三千人爲久戍。又有楊彥昌守襄陽。荊州、襄之上游。設通達衙。用任光榮爲副將軍。配以六千人守荊州。鄂陵、楚蜀之門戶。分通達衙。左右威武將軍閻養成牛萬才兵千四百人。佐以都尉張體水師六百人。共爲守。守荊門州者。都尉棄雲林。本鄖縣諸生。所將止六百人。則以荊門有鍾陵爲之蔽也。馬守應于巳武。改用威武將軍王文耀。配以荊州兵六千。守澧州。承天特設楊武衙。以果毅將軍白旺守安陸。左軍南會道惠登相攻德安白旺已棄城走。復與嘉兵戰。而獻陵。我師所必爭。即左營都尉馬世奏爲分駐。又以威武將軍謝應龍守漢川。防大敵。旺又拽入城。旋旺部下兵爲嘉擒。此五營二十左帥之沂流西上也。汝寧衙威武將軍韓華美守信陽。北衛孔道。均平衙果毅將軍周鳳梧守馮鄭二州。西備關中諸鎮。既以磐牙屯據。乃改襄陽曰襄京。修故王宮處居之。楊永裕勸以即真。牛金星不可而止。自成外雖疑永裕議。而心善之。頗采其言。以設官分職。設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于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府尹。州曰牧。縣曰令。易印爲信。僭改崇王曰襄陽伯。郡陵王曰棗陽伯。保寧王某爲宣城伯。肅寧王衡授爲順襄伯。馮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揚武州。其所授僞官。自左輔牛金星。右弼宋獻策以下。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戶政府侍郎江陵蕭應坤。禮政府侍郎招遠楊永裕。兵政府侍郎米脂李振邦。刑政府侍郎江陵鄧巖忠。工政府侍郎西安姚錫允。郎中則戶政府徐邱王家栻、從事則戶政府閻森定、郭附龍、游容運、楊四畏、禮政府劉濟夢、楊輝烈、兵政府傅朝升、邱之陶、施鴻鵬、刑政府安民興、工政府蔣芬之、陶尊改爲兵政侍郎。後死于襄城。尚有宣令司張翔紀功司李定一。而紹興徐作者。知書數。不受職。在外則荊州防禦使洛陽孟長庚。府尹長葛張慶機。襄陽防禦使鄖縣李之綱。府尹盧氏牛佺。佺、金星子也。南陽防禦使鍾祥吳大羅。府尹江陵劉蘇。汝寧防禦使江陵金有章。府尹江陵鄧墜。又揚武州防禦使陳盛。信陽州防禦使張士政。潁州府黃有理。南陽胡那彥。汝寧鄧士□均天吳□岡守丞。

體純。前營制將軍袁宗第。前營左果毅將軍謝君友。前營右果毅將軍田虎。後營制將軍李過。亦自成諸子也。左月砂。年少聰敢善戰。後營左果毅將軍馬重僖。又有騎驍騎校後營。此五營二十二將者。凡進戰視中權所向。四營制將軍。各率其偏裨以從。其次則分地以定衙帥。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輒燒夷之。無意守。既渡漢江。長驅入荊。念天下莫予難者。謀先守荊襄。次守承天德安。漸以及于汝寧。而增設衙帥十有三人。襄陽者。賊之腹心根本地也。設襄陽衙。左右威武將軍高一功馮雄各領三千人爲久戍。又有楊彥昌守襄陽。荊州、襄之上游。設通達衙。用任光榮爲副將軍。配以六千人守荊州。鄂陵、楚蜀之門戶。分通達衙。左右威武將軍閻養成牛萬才兵千四百人。共爲守。守荊門州者。都尉棄雲林。本鄖縣諸生。所將止六百人。則以荊門有鍾陵爲之蔽也。馬守應于巳武。改用威武將軍王文耀。配以荊州兵六千。守澧州。承天特設楊武衙。以果毅將軍白旺守安陸。左軍南會道惠登相攻德安白旺已棄城走。復與嘉兵戰。而獻陵。我師所必爭。即左營都尉馬世奏爲分駐。又以威武將軍謝應龍守漢川。防大敵。旺又拽入城。旋旺部下兵爲嘉擒。此五營二十左帥之沂流西上也。汝寧衙威武將軍韓華美守信陽。北衛孔道。均平衙果毅將軍周鳳梧守馮鄭二州。西備關中諸鎮。既以磐牙屯據。乃改襄陽曰襄京。修故王宮處居之。楊永裕勸以即真。牛金星不可而止。自成外雖疑永裕議。而心善之。頗采其言。以設官分職。設上相。左輔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從事等官。于要地設防禦使。府曰府尹。州曰牧。縣曰令。易印爲信。僭改崇王曰襄陽伯。郡陵王某爲襄陽伯。保寧王某爲宣城伯。肅寧王衡授爲順襄伯。馮州曰均平府。承天府曰揚武州。其所授僞官。自左輔牛金星。右弼宋獻策以下。吏政府侍郎石首喻上猷。戶政府侍郎江陵蕭應坤。禮政府侍郎招遠楊永裕。兵政府侍郎米脂李振邦。刑政府侍郎江陵鄧巖忠。工政府侍郎西安姚錫允。郎中則戶政府徐邱王家栻、從事則戶政府閻森定、郭附龍、游容運、楊四畏、禮政府劉濟夢、楊輝烈、兵政府傅朝升、邱之陶、施鴻鵬、刑政府安民興、工政府蔣芬之、陶尊改爲兵政侍郎。後死于襄城。尚有宣令司張翔紀功司李定一。而紹興徐作者。知書數。不受職。在外則荊州防禦使洛陽孟長庚。府尹長葛張慶機。襄陽防禦使鄖縣李之綱。府尹盧氏牛佺。佺、金星子也。南陽防禦使鍾祥吳大羅。府尹江陵劉蘇。汝寧防禦使江陵金有章。府尹江陵鄧墜。又揚武州防禦使陳盛。信陽州防禦使張士政。潁州府黃有理。南陽胡那彥。汝寧鄧士□均天吳□岡守丞。

醜類。以報君父。言未畢於口而絕。怪師取僞道過河入晉。（原注：晉庶藏垣曲虛實。）諸將亦將其卒而至。火車營步兵俱纔。馬兵之脫者猶數千。氣傷沮不復振。高杰曰。三軍父母妻子在西安。今戰敗思歸。而強之守關。此危道也。不如棄關專守西安。憑堅城以人自爲戰。傳庭叱曰。若賊已進關。則西安屬賊。秦人尚爲我用乎。十月初七日。自成率大衆攻關。自廣恩猶苦戰。高杰以廣恩貴已於智。恩以致敗。擁兵不顧。賊從商山遠出其背。爲夾攻。力不敵。關破。傑奔延安。廣恩奔固原。陳勇奔秦州。高汝利奔漢中。賊遂破華陰。傳庭收散卒。固還保渭南。賊追及。傳庭與參軍喬光朴躍馬大呼而沒於陣。如渭南。楊暄、僧訓導蔡其城守。渭南。堺人王命諧潛通賊。開東門。城陷。暄死之。是日賊支軍陷華州。初九日。屠商州。商雒道黃世清不屈死。初十日。陷潼。十一日。逼西安。主城守者爲王根子。而孫可□□□練總兵專護秦王。衆寡不敵。留川兵之歸蜀者五千人助防。兵無冬裝。勒秦王以入。給一綿衣。弗應。天寒。傅鑒智結爲冰。根子射書城下。開東門納賊。城遂陷。□□雜衆中逸去。巡撫都御史馮師孔、按察使黃炯、長安知縣吳從義、指揮使翟御逢死之。秦王被執。長吏章世炯自縊。紳士則右都御史焦源溥、大罵賊。賊先斷其舌殺之。副使祝萬齡、從容拜孔子。僉事王徵、七日不食。宜撫焦源清、參政田時震、舉人席增光、朱謹泉、皆死。賊放兵大掠。三日。乃下令不得妄殺一人。誤者將吏償其命。改西安府爲長安。懷秦府爲宮。收嬪妾數百以充實之。命所司一依李唐制度。即秦撫故署爲吏政府。都司爲兵政府。按察司爲刑政府。西安分守道爲工政府。僞授秦王爲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慟哭曰。國破家亡。不如一死。自成遣歸其家。分兵爲三道。以追捕諸將。李過出北道。追高杰於延安。杰東走宜川。河冰遞合。遂渡河入蒲州。絕蒲津以守。賊追至。冰解不得渡。乃止。田見秀出南道。追高汝利於漢中。汝利遁入蜀。尋復降。賀珍、劉宗敏、袁宗第、黨守素出西道。追白廣恩。進攻固原。廣恩亦以城降。傅敏徇下邑。知蒲城朱一統、知中部朱新鍊自盡。餘從風而靡。自成發民夫大修長安城。挑濠甃。具樓櫓。視前制倍壯麗。命楊永裕視前制倍壯麗。命楊永裕視前制倍壯麗。命楊永裕

錢。當五錢。平物價。從之。設科目試士。寧給先充考官。用定鼎長安賦。拔扶風舉人張文熙爲第一。草僞檄。宏文學士李化麟、豪謙宋衛等頗功德。張形勢以指斥乘輿。臨洋州郡。自平陽降後。再陷河津。樓由、榮河、由西。望風送款。賊以一軍上綿州。一軍上蒲州。二月。自成率其前軍過河。牛金星、顧君恩、宋獻策、參預密謀。宋企郊、黨婧、隆之融、張璡然、以僞尚書。總上饒、李振聲、楊王休、黎志陞、以僞侍郎。皆喉舌。攻汾州破之。狗河曲靜樂。遂攻太原。執晉王。晉撫蔡懋德死節。死。自成兵至忻州。攻代。五臺令迎降。壻武關總兵周遇吉殊死戰。兵敗被殺。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吾何以得至於此。犯大同。巡撫衞景瑗、總兵朱三樂死之。自成入大同。殺代藩宗室殆盡。犯宣府。自廣恩官撫民書與總兵姜瓖約降。巡撫朱之馮譴守城。軍士無應者。拔刀自刎死。自成遂犯陽和。從柳溝以入。居庸。鎮保定大名皆不守。自成以三月十三日至昌平。十九日京師陷。愍崩。其事在國史。故不著。夫自成已破太原。踰太行。蹂鎮保。可以直犯京師。適先攻寧武。雁門者。蓋以宣大天下勁兵處。懼京師急而爲之援也。是以偏師行入趙地。其正兵則從兩關出代上谷。乘瓦解之勢。以盡收宣大之兵。然後轉攻居庸以進。先斷我勤王之師。而京師坐困。彼其視內外三關之勢。可從內以出。又可從外以入。而京師孤注。遂落其掌中。嗚呼。豈非天哉。自成之敗於山海。由固關而逃也。自成敗于山海之一五月初二日。又敗於定州。定州人殺僞州牧高一陽報其虐政也。斬其僞梟毅將軍石●可成。左光先負創走。牛金星以自成爲不足輔。顧有快快心。而李巖者。向固勸自成以不殺者也。其在京師。劉宗敏居田宏遇故第。李巖居嘉定伯府。宗敏日殺人。而巖於士大夫無所拷掠。又常以大義脫懿安后於厄。而俾之從容自死。軍中多稱之。宋獻策極與善。密說曰。十八孩兒之讖。得毋爲公乎。巖雖不敢應。然殊自喜。牛金星因之。因側目。定州之敗。鹿邑、考城、柘城、諸縣令爲丁參將所誘。執送之南都。人言河南全境皆反。自成欲返據延安。聞唐帥從黃雷川西渡。谷英李過俱潛逃。知西安不能守。令田見秀開府庫。任軍士分持去。倉廩則燒之。自成於十三日。出東門至盧氏。由商州龍駒寨走武關。以入襄陽。婦女細弱凍死於七盤坡者數萬。田見秀之焚積聚也。自成欲幷以燬宮室市里。會其已去。見秀殿曰。秦人餓。留此米活百姓。且燒東城一樓。追及自成於商州。曰。已焚矣。宋企郊等皆於道亡。口牛金星亦留。而從其子於襄陽。自成至武昌。左良玉時已率衆南下。武昌盧無人。自成偕其妻高氏、李錦、李過、高必正、哲肺腑哦。諸將田見秀、袁宗第、劉懺純、劉芳亮、張鼐、吳從義、牛萬才、等猶從之。其衆尚數十萬。分爲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爲瑞符縣。設僞令。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宜欲。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足再失之。將發而陰機稍牾。以自王。是豈復可信乎。不如除之。無貽後患。自成曰善。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爲具。與嚴帳飲。伏壯士於幕後。三酌後。并其弟牟執而戮之。宋獻策聞二李之死也。扼腕憤歎。劉宗敏按劍切齒。以罵金星曰。我見金星。卽手劍斬之。文武不和。軍士解體。自成遂不能復戰。而席卷歸秦矣。自成旣西。徙三晉鄉紳富戶以入關中。（編次太谷田鵬翮守自成居之定襄殺僞官。忻州攻居停壯丁助盜太原陳永福密殺之。周城無不福碣忻州所州尤慘。）留其將陳永福、府尹韓文銓、守太原。（編次永福殺晉藩子始末。）身率軍過河。駐韓城爲策應。在道怒速政尚書宋企郊私其親故。選補多用乾州人。鎮其顏至西安。耕之使視事如故。三晉士大夫皆迫剔以行。得蒲州人韓霖。愛其才。以爲

參謀。霖知名士。久不第。故樂爲用。以故太常卿張第元爲兵政尚書。給事中耿始然爲刑政尚書。第元之從於韓城也。自成猝問之曰。卿家在河北無恙乎。第元倉卒不識忌諱。謾應曰。人皆以其爲賊官。相屠害。自成大怒。立誅之。始然懼失自成指。於刑政所奏讞。輒當之以死。牛金星謂之曰。君爲其職。奈何無所平反。始然稍敢爭執。自成手其奏怒不視。金星密以告。始然愾然悲。夫婦皆自經。黎婧之爲禮政。自成命以更定威儀服式。雖不稱意。指杖之幾斃。甲申八月。自成新立其祖禰廟。將以已生日往祀。婧仿古法爲山龍袞衣進。自成破之。忽塞栗燃火。左右燄炭於位。禮卒不成。怒婧曰。若移兩山於肩以厭我。將加僇。金星力救免。自成性好殺。爲衆意所矯。強詐稱仁義。以晨逸愚民。既兵敗。見齊晉多殺僞官。以背之。輒復狠鷙自用。皆怍。韓城二十五日。鞫撻縣官。慘慘掠吏。召里甲面刑剮之。發壯夫爲丁。多所造作。徵役繁興。米豆芻菱。貴之民者萬端。韓人莫必其命。戶政侍郎李天篤初論成。尋經殺之。妻子財物皆賞軍。延安府尹賈我訓。以融穩死於市。直指伍中愷論爲軍牧。守以下如知鄜州袁某、三水令李三楚、朝邑令某、幷其教官某等。坐受納。用銅鐲斬。皆隸不敢下鄉。民有盜人一雞者。論死。惴惴莫敢犯法。自成呼其下相曰。牛章。倘若曰楓密。自以不知書。命其下教之作字。又令講通鑑面聽之。輒用已意論減。杳少時饑困。盜主人羝羊。糟之見血。既得志。不修布衣之怨。遍其家如故。秦人又以此輿之。初自成卽僞位。天大風霾。失色心不樂。入燕都。抽矢射承天門。意有所命不中。中其偏處。既登殿而色眩。不能自持。歸秦。怪風作於西安。魔魘象魏。俱敗。乙酉正月。大雨雪。二月。本朝大兵至潼關攻之。僞巫山伯馬世耀、以六十萬衆大敗。潼關破。恒耀死。自成欲返據延安。聞唐帥從黃雷川西渡。谷英李過俱潛逃。知西安不能守。令田見秀開府庫。任軍士分持去。倉廩則燒之。自成於十三日。出東門至盧氏。由商州龍駒寨走武關。以入襄陽。婦女細弱凍死於七盤坡者數萬。田見秀之焚積聚也。自成欲幷以燬宮室市里。會其已去。見秀殿曰。秦人餓。留此米活百姓。且燒東城一樓。追及自成於商州。曰。已焚矣。宋企郊等皆於道亡。口牛金星亦留。而從其子於襄陽。自成至武昌。左良玉時已率衆南下。武昌盧無人。自成偕其妻高氏、李錦、李過、高必正、哲肺腑哦。諸將田見秀、袁宗第、劉懺純、劉芳亮、張鼐、吳從義、牛萬才、等猶從之。其衆尚數十萬。分爲四十八部。居武昌五十日。改江夏爲瑞符縣。設僞令。運銅炭鑄永昌錢。謀奪舟南下取宜欲。曰西北雖不定。東南足再失之。將發而陰機稍牾。以自王。是豈復可信乎。不如除之。無貽後患。自成曰善。明日。金星以自成命。盛爲具。與嚴帳飲。伏壯士於幕後。三酌後。并其弟牟執而戮之。宋獻策聞二李之死也。扼腕憤歎。劉宗敏按劍切齒。以罵金星。曰。我見金星。卽手劍斬之。文武不和。軍士解體。自成遂不能復戰。而席卷歸秦矣。自成旣西。徙三晉鄉紳富戶以入關中。（編次太谷田鵬翮守自成居之定襄殺僞官。忻州攻居停壯丁助盜太原陳永福密殺之。周城無不福碣忻州所州尤慘。）留其將陳永福、府尹韓文銓、守太原。（編次永福殺晉藩子始末。）身率軍過河。駐韓城爲策應。在道怒速政尚書宋企郊私其親故。選補多用乾州人。鎮其顏至西安。耕之使視事如故。三晉士大夫皆迫剔以行。得蒲州人韓霖。愛其才。以爲思披猖自恣。山神社鬼。咸思剪其凶。適卒假手野夫以斃之云。

震怒之日久矣。數窮氣索。猶

外史氏曰、賊之所以收者有三、曰詐而難久也、驕而難制也、散而難收也、自成天性兇殘、身所屠滅者、不知幾億萬、曉乃倡言不殺、詭以收天下之心、吾民父子兄弟、皆死於賊手、不得已姑從其令、以紓一時之急、賊又不加拘循、而僞官之虐政隨其後、愚民失望、謀起而拒之、彼自成者、初勉強於一夫之說、矯情易意、以圖就大事、既知其無成、則將恣睢哮闞、大逞其兇毒、是以初用李嚴、既而殺之、盩厔河南之叛已也、使通城不死、自成寘湖湘、則吳越其患且不下於獻忠矣、安在其不殺哉、所謂詐而難久者此也、自成初盜陝邠之貿、以號召宛雒、附從始衆、邊乎京師陷、其下爭走金帛財物之府、以分之、此其爲利同也、始何以合、今何以散、若是其驟焉者、則以前之所招饑民、而後之所御騎兵也、兵貪則驕、驕則惰、惰則不戰而潰矣、赤眉之入長安也、侯景之破臺城也、皆不旋踵而敗、彼饑寒乞活之人、一旦見富室雄貲珍怪重寶、以千數、志滿意得、飲酒高會、有富貴歸故鄉之心、肚饒膽戮、摧恐在後、何暇同心膽、其功名哉、所謂驕而難制者此也、御朱棨之料其子兆也曰、彼止可統三千騎爲將耳、過此則亂矣、今以獻忠用寡而自成用衆、然距可以將百萬乎、彼於羅汝才賀一龍、殺其帥而幷其衆、皆絕軍也、諸將惟陳永福以一矢之故、反爲效死、白賡恩則性工反覆、左光先官撫民則事急來歸、皆強服也、李嚴見畢勳之非宜、宋獻策恨吾謀之不用、劉宗敏以下見自成爲帝王而已貴不益、又其等夷故人也、彼非側目思報、覩窺鞅鞅、則懷布衣兄弟之心、詎肯俛眉叉手而爲之下、祇以狃於一勝、貪財帛子女、以形勢相從、苟有所挫、卽渙然奔離耳、所謂散而難收者此也、當京師未破之前、彗孛直搶、黃河倒流、四方說言、人心蝡動、逆賊如鬼蜮之纔惑士民、如豺虎之震怖、遐邇未幾、天柱傾、地維折、而貔貅饕餮之氣、亦渙然其泯滅、嗟乎、自成一盜羊逋逃之人耳、當其盛、萬金之賞莫能購、十道之師莫能征、及其衰也、二三羸夫牧豎、晉綏鋤、擲瓦礫、而賊之血脅股慴、固已耕草棘而喫烏鳶矣、昔聞戚繼光太和於鬱嶺、見者彷彿帝容、楚諸山各有特廟、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必文皇在天之靈、痛子孫而擊其賊也、彼夫枕戈泣血之士、未能手劒以誅仇人之頭、徒使之冥搖鬼神而降之禍、千載而下、讀其事者、惆乎有餘恨焉、

附紀

崇禎十六年、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師拜獻、其佛高六七尺、下有車軸、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後因事洩、始知藏炮於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爲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賊抵彰義門、宋獻策初云、此行覘兵城下、十五年始可破賊、城樓上忽墮一天啓大錢、一當五用、獻策云、此破城兆、可急攻、發一大炮、樓角遂崩、

賊將白旺之守德安也、兵甚強、且有紀律、能得其下心、當白成之敗、其軍初棄婦女、繼棄金寶、至德安城堅、旺謀守之、不肯去、自成圍強之、始行、追急、自成拔已大疲、惟旺一軍完且整、衆各聚俱服、而德安城中自成死、旺軍中有殺傷、有王體中者、奇士、在旺軍中、自成死、旺軍江州至道士派、又登岸入興國、與柯陳二姓交戰、互有殺傷、有王體中者、奇士、在旺軍中、自成死、旺軍

亂、憊中乘便刺殺旺、挾其衆以降、與金聲桓同定江西、金兵弱、王兵強、後以不肯剃頭、金川計結其左右、王得仁誘憊中至都察院殺之、此乙酉七月二十九日事也、時王兵大譟、與金兵戰於城中、南昌西北民居盡燬、次日、得仁撫之乃定、其後與聲桓同反者、特其強以得白旺之衆也、

白成之敗也、李錦在檢林、唐通從黃甫川過河、以自成遇其家之醜也、故別爲一軍以抄其後、錦顏等戰、賊中號小李、與通鬬殊有勝負、其時惟檢林一隊能相持、既而聞自成已去長安、其下大潰、故亦走、自成入秦、凡秦人之爲賊者、無不訪宗族、修墳墓、以秀獨不然、人問之、見秀笑曰、如今天下在那裏、我要去認親、故衆有至者、密遣以金帛促之去、及敗後、劉宗敏宗族誅、墳墓發、見秀獨不知其爲何邑人、故免、

牛金星嘗在華州考諸生、其題爲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文體改八股爲議、中格者爲縣令、

自成之待其下、惟劉宗敏、田見秀、谷英、張鼐、袁宗第、劉芳亮、李錦、七侯者功最大、禮遇爲獨隆、其初對也、每侯賞珠一大斗、金銀一車、幣千端、士卒從北都歸、腰皆有黃金壞貲、佚村人酒、擲金與之、或手給珠一握、無所客、內帑錦段如布帛、皆洪武時造、然服之易敝云、白賡恩家珊瑚樹高累尺、皆禁中物也、自成去長安、居民爭入其所居、搜取金銀、中夜失火、秦府被燒幾盡、惟獨民有膽力得最多、故大富者衆、關中人遇雨後、於布政司泥土中拾得珍珠、至今不絕、

歸德宋公權撫遊化之三日、而自成陷京師、分設僞將軍道府州縣官於京東、而分捕諸舊官甚急、公方出外巡徼、母丁太夫人及百口猶在遊化、追遣欲歸、僕王楷曰、事急矣、同死孤城無益也、楷與楊俊及部下士孫之獻等數人擁護公、一日夜走白羊峪、宣府舊鎮唐臣者、爲自成執至京、加拷掠脫身亡、道遇公、遂與之俱至白羊、喘息未及定、而太平路僞將黃定以五十騎跡公、五十人皆舊卒、心不忍公與氏及裨將殷壯猶等呼問之、中一人語稍異、珏卽躍起、斬人以其首誓衆曰、急取太平路可也、僞帥黃定方掠民間女飾衣服、鼓吹講合巹禮、忽聞公至、殊不意、忘取所佩刀、入傳舍向上長揖、公命左右縛且砍之、定故秦人、腰間尚有小刺子、亟取以刺縛者、盡卸其衣裸而走、王楷持刀逐之、未至中門、見放柬陳魁者帶刀入、楷急呼曰、殺賊、魁舂浙人、力素弱、刀又不利、雙手持刀向定、定奔急、適與之值、正擊其胸、遂仆、衆因攢矛殺之、其黨簡從外射入者如雨、久之乃定、尚有喜峯松棚僞將馬應湖、畢三才三屯僞將劉爽擁衆各數千、公曰、太平已定、誰可分往殺賊者、守備米富玉者、毅甚、而公有死友曰姜承印、請同行、且曰不須兵、吾二人足矣、公壯之、飲以酒、兩人上馬、擐一大銳槍、喜峯語門者曰、宋公有密語、潰我白將軍賊、見其人少、不疑、命之進、賊方坐堂上、富玉作拜跪狀、承印西向侍、賊欣然下扶、玉玉奮力抱賊、承印以刀砍之、誤中玉左臂幾斷、玉終不釋、承印遂殺賊、環而呼曰、官兵數千且至、汝

寧不得動。動卽誅矣。衆咸罷服。遂以首投賊中歸報。顧視玉衣袖重。類有物。解之血淋淋下。而玉不知。知乃甘心絕。急以藥傳之始甦。而栓棚諸處。亦殺僞將以獻。蓋先後凡二日云。自成敗於關門。三屯賊劉哀不之知。公令偕總鎮孔希貴子國治。潛入三屯爲內應。而自以數騎抵其壁哀卽擁衆去。遵化城中僞道潘龍。僞同知張耀然。僞知縣李廷瑗。亦不敢害公家。公至城下。密約偕將楊遇明張德裕等以計誅之。共得僞印七。僞官十餘人。而三協大定。於是唐王單騎往關門乞師。公母丁太夫人泣語王曰。吾知公百口在京師。然舉大事者不顧家。公勉之。萬一不測。吾孫卽若子也。自成恨公之殺其將。遣鐵騎數千來攻。公乘城守。出兵與之戰。賊奔潰。遵化以全。唐公至關。得遁王師。數日。王師抵京師。自成大敗歸秦。公疏請歸田。不許。詔撫遵化如故。

綏寇紀略卷十

虬亭誌

張獻忠不知其所自起。延帥杜文煥。以庚午春二月。督延綏固原兵三千。便宜剿撫。既定黃甫諸水木瓜三保。而米脂賊張獻忠所據十八寨間兵至。詭乞降。延撫洪承疇亦常以辛未冬十二月。撫賊張獻忠羅汝才等千九百人於窰家坪。已而復叛。相傳獻忠膚施人。隸延安衛籍。固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範救免。刻柄椹爲洪範像事之。其爲賊也。與汝才同起。河北之諺曰。鄺蠻復鄺蠻。曹操再出來。汝才不待穀房變而後知其詐也。獻忠之畏良玉。始偷取孟德以爲重號。蹟其且降且叛。本兩人起兵時故智。不於南陽之役。十一年春間事。背僞爲官兵。駐南陽之東關。以詐取宛城。門未啓而良玉適至。先驅呵問爲何家兵。獻忠倉皇走。左同副將羅惜追及。射之。矢著其額。又射貫其左手中指於弓檠上。兩馬相及。良玉抽刀揚之。冬。殺人親見李自成以兵敗。從數十騎過穀城。獻忠與之飲。酒半。獻忠笑而拊其背曰。李兄盍亦從我乎。而僕僕奔走乎。時獻忠已有異志。自成仰而嘻曰。不可。獻忠乃資其衣馬以去。殺人皆以之尤文燦曰。若果調度得宜。彼且縛闖自効。取小利而失大賊。文燦之肉其足食乎。瑪瑙山之戰。獻忠妻敖氏高氏被獲。而高氏手提一嬰兒。諸將盛爲之飾。欲以居奇。能得獻忠要領。閣部楊嗣昌處之襄陽獄中。其潛獨慙。則又秦將鄭嘉棟大坪溪搜林所得。詭姓名黃岡劉若愚。願見督師言事。既至。雅步稱難生。有治平天下之略。不幸陷賊。今自髡。闔昌請之曰。爾之才學。爲張獻忠用。盡尚有道。餘爲朝廷用耶。且獻忠不識字。爾輩飛檄以逆天誤國。死有餘罪。始免首隨行。嘗吏尹曰。諷謂宜早殺之。不可。乃幷前所執敖氏之兄。及養子忠二者。同槃襄陽獄。襄陽太守王承胤。年少多佻易。每晚因簡呼名。悅敖氏高氏之弟。托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諸獨慙等得以脫桎梏。倒詈肉。往來不復禁。防禦頗疎。闔昌以獻忠驍忽。嘗於外。國覲主於內。吾之就撫也。可以萬全。其據殺城以請也。舉人王乘箕。諸生徐以顯。爲之具牒於理院。

以百口保獻忠歸命。無他心。文燦受其牒。賣賂黃金數百千。珠琲益斗。他璫貨累萬萬。所謂韓城人薛某者。走一騎至京師。出入相公邸中。且以遍見諸權貴人。權貴人惟大司馬楊嗣昌郁其幣。白國覲以下。多私受之。不復知獻忠之爲賊矣。獻忠初攜新野丁氏以入。既又聘穀城救生員之女弟爲妻。改其姓。里之王家河。故納降所駐兵處爲太平鎮。曰吾欲與殺人同之也。自以未能放兵。不肯入襄陽。具甕犍迎盛使者林銘球於交境之舟中。拜跪有禮節。銘球亦敬勞之而去。穀士民以爲獻忠誠降。相賀於道。熊文燦則以閩海撫賊得重賄。襲故事行之穀城。不能用恩信威略相羈縻。而區區日責其寶賂。獻忠則笑謂其下曰。此欲芝麻我也。文燦既得所欲。爲之請官。請餉請關防。應之惟恐不滿。獻忠故爲要求。以逞其忿。惟嗜闕。文燦輒依違其間。既又開朝議異同。不免二三其德。獻忠則怒謂其下曰。此欲劉香我也。日夜與潘獨鰲徐以顯謀爲變。潘獨鰲者。故應城諸生。與邑紳爭田不平。殺縣令以反。遂投賊。徐以顯素險譎。謁獻忠一見如舊。軍機進止。兩人實與其謀。王乘箕雖以長死從獻忠。借公車北行規自脫。已出城矣。而追還。後卒爲所脅。與於亂以死。惟明經數某者。以廷對請。獻忠老之。縱使出。既再追。而敖易服他道遁。後娶敖氏其族女。明經不之知也。方語宗者。太守伍貢之兄。而戶部岳朝之從弟也。獻忠初以其家不貧。拘之營中索賄。既知其無錢。而方爲人任俠使氣。善飲酒。好談論。獻忠館於其家。久之頗合。嘗共欲使之嚼。方曰。無多酌我。我好酒狂。獻忠笑曰。此何害。直當痛飲爲樂耳。方以此嘗醉拳殿獻忠背。持其衣發裂之。獻忠壯其氣。不爲忤。其反也。坐城頭。驅百姓築雉堞平之。方遙呼曰。張敬軒將軍救我。敬軒者。獻忠招安時所以自號也。獻忠揮之以手曰。爾尚未出城耶。命急開西門。放方氏大小畢出。且曰。少遲卽不及矣。因以免。獻忠至猥戾。然以居穀城久。其叛日亦不甚殺。置酒於壁。以告楚人。自己之叛。總理使然。具條上官姓氏。而列所取賦之月日多寡於其下。且曰。襄陽道王瑞旃。不受獻忠錢者。此一人耳。聞者愧焉。當戊寅之冬。穀人親見李自成以兵敗。從數十騎過穀城。獻忠與之飲。酒半。獻忠笑而拊其背曰。李兄盍亦從我乎。而僕僕奔走乎。時獻忠已有異志。自成仰而嘻曰。不可。獻忠乃資其衣馬以去。穀人皆以之尤文燦曰。若果調度得宜。彼且縛闖自効。取小利而失大賊。文燦之肉其足食乎。瑪瑙山之戰。獻忠妻敖氏高氏被獲。而高氏手提一嬰兒。諸將盛爲之飾。欲以居奇。能得獻忠要領。閣部楊嗣昌處之襄陽獄中。其潛獨慙。則又秦將鄭嘉棟大坪溪搜林所得。詭姓名黃岡劉若愚。願見督師言事。既至。雅步稱難生。有治平天下之略。不幸陷賊。今自髡。闔昌請之曰。爾之才學。爲張獻忠用。盡尚有道。餘爲朝廷用耶。且獻忠不識字。爾輩飛檄以逆天誤國。死有餘罪。始免首隨行。嘗吏尹曰。諷謂宜早殺之。不可。乃幷前所執敖氏之兄。及養子忠二者。同槃襄陽獄。襄陽太守王承胤。年少多佻易。每晚因簡呼名。悅敖氏高氏之弟。托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諸獨慙等得以脫桎梏。倒詈肉。往來不復禁。防禦頗疎。闔昌以獻忠驍忽。嘗於外。國覲主於內。吾之就撫也。可以萬全。其據殺城以請也。舉人王乘箕。諸生徐以顯。爲之具牒於理院。移文爲戒。承胤笑曰。是詎能飛至耶。獻忠之敗。官軍於開縣也。卽束走白雲陽。過浮壁。至夔州宿於乾溪。

524 綏寇紀略 卷九 第一二〇冊 1

一日夜行三四百里。攻巫山不克。出歸。從房竹走遠安當陽。郧撫袁繼咸邀之不能止。賊留汝才於郧。而自率幅騎下宜城。殺督師軍使於道。取其符驗。夜叩襄陽城門。襄道臣張克儉納之。盡其人於承天寺。夜半承天寺起火。文進臺襄王府端礼門亦火。諸獨於獄暨獄戶。倩救氏高氏出。獻忠至而殺襄王。因全隊宋。至。懼良玉之議其後也。張伯鯨鍋銀數十萬在城中。不及問。居兩日。郧去而破樊城。返而破當陽鄉縣。招。汝才之兵東下。三月二十一日。用飛梯登光州北城。明日又入南城。汝才以商、商羅、息、信殘破盡。既聞。楚撫及禁旅之在潁州也。乃爲固始西關。分其軍爲二。一上茶山。一走臨城。將以臨穎安潁陵。遮德安守。備。庭訓兵往撓。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教以衝棚穴城。穿數處。守倕。督守堞者遁之。賊射札約降。守倕。燔諸堞。四月初三日。城陷。賊盡守倕腹。以矛數十創而死。來聘六安州亦不戒於守。州有川將單世勛、乙。邦才、王應詔守。獻忠約豫寇。時中屯於板山。世勛舉殿知州朱謀赤于廷。爲州人所逐。遂通賊。城陷。獻。忠取其郊保蓮花寨之民以益其軍。五月。獻忠陷廬州。大守鄭履祥死之。獻忠屯舒城之七里河汪家灘。令土人刈麥。候騎至白蓮寺。去廬八十里。廬道臣蔡如蘅點貨而虐。衆不附。賊諜者滿城中。百弗知。舉使者徐之垣以賊士至。賊僞挾書。竊罪。婁儲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而趨之。城上舉火應之。垣如蘅及合肥令潛登貴縋城道。廈應登時守陴。賊已登。猶勒兵巷戰。殺十數人而走。太守及于兵遇害。獻忠尋陷無爲。州。六月。獻忠陷廬江。遁屯舒城之白馬金牛洞。習水師於巢湖。合老喻三十二營、小喻二十四營、會皖口。七月。復陷六安。獲男婦悉殊其臂。盧九德以黃得功劉良佐之兵救之。營於夾山。再戰敗績。江南大震。初。撫朱大典專辦五營。無功落其職。改用高斗光爲鳳督。半載而失事者五城。爲給事時徽所糾。興皖撫。鄭二陽俱逮治。而起馬士英於謫籍以代之。兵侍郎馬元騏言於上曰。巢湖環八百里。經兩淲口達大江。孫吳所從塢屯兵爭衝曹魏。今令之以營寇盜。俾收餘寇。殺天禀而都。危矣。九月二十四日。總兵黃得功劉良佐等。大破獻忠於潛山斬首六千餘級。獻忠之在巢湖也。焚樓陽。奪商舟百餘艘。募犒船卒謀南下。聞得功兵至。走而營於古城長嶺。潛山之險阨處也。得功等以夜半至。綠山背謀而升。賊大擾。趨崖澗奔。我師追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鵝頭、黃泥港六十里。橫尸無算。奪畜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順心謀士婦豎皆盡。於是散而西。便道攻桐城不下。遂走潁水。官軍以風火急謀東備。去而擊之時中於潁。十一月。我師追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鵝頭、黃泥港六十里。橫尸無算。奪畜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順心謀士婦豎皆盡。於是散而西。便道攻桐城不下。遂走潁水。官軍以風火急謀東備。去而擊之時中於潁。十一月。獻忠乘虛出自天堂山。拔營至三祖寺。以三百騎襲破太湖。十二月。遂攻桐城。不下。當是時。左良玉避李自成於襄陽。從武昌東下。盡撤楚兵以從。朝黃諸城。集士卒之不能勝甲者以守。獻忠聞之。舍潛太而攻黃梅。知縣事張聯芳道。民之逃於太白湖者。值以免。獻忠覘而猜。往時與汝才擾阻。革左亦以此不附。楚士大夫僕隸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甲於全楚。梅劉田李強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張里閭。其奉已甚。寇既作。思濟以尺伍爲捍蔽。聽其下糾率同黨。坎牲爲盟。曰里仁會。諸家競飾衣甲以誇靡之。其人。逢炮烙衣冠。推刃其故主而投賊。獻忠名曰新營。俾爲導。新黃冈點少年多歸之。故中寇滿。此十數城尤。烈。十六年癸未正月。破蘄洪。尋破蘄州。三月。新再屠且盡。新先期有衆衛萬餘。投而城溆樹杪。發火火器。

通也。九月。出商城之半市。收取道向英山。我商固之師。厚集其陣於東界嶺待之。已而監軍孔貞謂。商將

王允成。大破之於望雲寨。獻忠乘道散且盡。乃因汝才以奔自成。營襄陽之陷。獻忠自湖廣名遠出自成右。及軍敗往歸。所從不過數十騎。自成欲以部曲遇之。不肯屈。自成將殺之。汝才力止曰。置之擾漢東。以分官軍之勢。可乎。資以五百騎。壓曰。弱引而東。合革左。此地非若所當圍也。獻忠乃東奔。於道糾合一斗。殺瓦罐子諸賊。佯以推奉自成。自成兵往強。須城之潛。博宗龍殺。丁啓蓉左良玉以兵救之。獻忠得以其間走英霍。就革左約。則大喜。十五年三月。合而進圍舒城。舒城缺令。參將孔庭訓。邑紳龔惟守恆。同倣備。庭訓兵往撓。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教以衝棚穴城。穿數處。守恆。督守堞者遁之。賊射札約降。守恆。燔諸堞。四月初三日。城陷。賊盡守恆腹。以矛數十創而死。來聘六安州亦不戒於守。州有川將單世勛、乙。邦才、王應詔守。獻忠約豫寇。時中屯於板山。世勛舉殿知州朱謀赤于廷。爲州人所逐。遂通賊。城陷。獻。忠取其郊保蓮花寨之民以益其軍。五月。獻忠陷廬州。大守鄭履祥死之。獻忠屯舒城之七里河汪家灘。令土人刈麥。候騎至白蓮寺。去廬八十里。廬道臣蔡如蘅點貨而虐。衆不附。賊諜者滿城中。百弗知。舉使者徐之垣以賊士至。賊僞挾書。竊罪。婁儲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而趨之。城上舉火應之。垣如蘅及合肥令潛登貴縋城道。廈應登時守陴。賊已登。猶勒兵巷戰。殺十數人而走。太守及于兵遇害。獻忠尋陷無爲。州。六月。獻忠陷廬江。遁屯舒城之白馬金牛洞。習水師於巢湖。合老喻三十二營、小喻二十四營、會皖口。七月。復陷六安。獲男婦悉殊其臂。盧九德以黃得功劉良佐之兵救之。營於夾山。再戰敗績。江南大震。初。撫朱大典專辦五營。無功落其職。改用高斗光爲鳳督。半載而失事者五城。爲給事時徽所糾。興皖撫。鄭二陽俱逮治。而起馬士英於謫籍以代之。兵侍郎馬元騏言於上曰。巢湖環八百里。經兩淲口達大江。孫吳所從塢屯兵爭衝曹魏。今令之以營寇盜。俾收餘寇。殺天禀而都。危矣。九月二十四日。總兵黃得功劉良佐等。大破獻忠於潛山斬首六千餘級。獻忠之在巢湖也。焚樓陽。奪商舟百餘艘。募犒船卒謀南下。聞得功兵至。走而營於古城長嶺。潛山之險阨處也。得功等以夜半至。綠山背謀而升。賊大擾。趨崖澗奔。我師追之。自古山、天井湖、老鵝頭、黃泥港六十里。橫尸無算。奪畜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順心謀士婦豎皆盡。於是散而西。便道攻桐城不下。遂走潁水。官軍以風火急謀東備。去而擊之時中於潁。十一月。獻忠乘虛出自天堂山。拔營至三祖寺。以三百騎襲破太湖。十二月。遂攻桐城。不下。當是時。左良玉避李自成於襄陽。從武昌東下。盡撤楚兵以從。朝黃諸城。集士卒之不能勝甲者以守。獻忠聞之。舍潛太而攻黃梅。知縣事張聯芳道。民之逃於太白湖者。值以免。獻忠覘而猜。往時與汝才擾阻。革左亦以此不附。楚士大夫僕隸之盛甲天下。麻城尤甲於全楚。梅劉田李強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張里閭。其奉已甚。寇既作。思濟以尺伍爲捍蔽。聽其下糾率同黨。坎牲爲盟。曰里仁會。諸家競飾衣甲以誇靡之。其人。逢炮烙衣冠。推刃其故主而投賊。獻忠名曰新營。俾爲導。新黃冈點少年多歸之。故中寇滿。此十數城尤。烈。十六年癸未正月。破蘄洪。尋破蘄州。三月。新再屠且盡。新先期有衆衛萬餘。投而城溆樹杪。發火火器。

不蘇自震。鬼白壹墻上騎而揶揄人。守道許文岐初設守。石楊毛二將爭言不平。領軍兵內間應賊。文岐被執。至望華山不屈死。荊王先一年薨。桂妃及世子遁至九江。宰弗及。黃州南城門哭五日三月。破斬水。黃人聞靈逃。惟女子不及行。二十四日賊入。擇其姣麗者。聽以靡城。殺者聽指腐腕。血漫漉淋壁間。三日城平。乃殺而投之以塡壍。黃有惡子張以澤。先期集亡命迎賊。生員李時榮拜馬首降。四月。獻忠連破麻城。里仁舍之。首曰湯志。殺諸生六十人。而推其中之與已合者曰周文江。以應賊。賊改麻城爲州。以文江知州事。故金吾劉僑。獻二姜數萬金於賊以免。於是發以澤。李時榮等獻策渡江。招屬辰溯漁人具舟待。濟。賊犯漢陽甚急。武昌賀相逢聖。因長史徐學顏入見楚王計事。王命中人出高皇帝分封時金寶交椅一曰。此可佐軍。他無有。逢聖哭而出。武昌參將祖文榮者。壯烈士也。歎曰。事迫矣。潛師渡江。襲賊。斬六百級。衆不敵。乃還。漢陽陷。楚省士民宗室初謀保通城。崇陽山中者。爲土人所苦。舉孝以錯。謀拉江上兵襲城守。文榮曰。守城不如守江。倘風煤炭鴨蛋諸洲澄。不及馬頭。縱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五月五日。賊從團風渡。襲武昌縣。入之。縣去會城百里。邑中虛無人。賊出其軍駐樊口。文榮乃營於郊。扼之於洪山寺。既而斂兵入城。以副將胡某守洪山。是時賊大營尚在江北。會楚府募兵。官張其在者。畢被等。往投之。盡以軍情輸賊。而李時榮之族居省城約內應。二十三日。賊全軍從鴨蛋洲最渡。營於葛店。二十五日。先鋒至華容。踰日抵洪山。時胡副將退入城。而智逢聖祖文榮。整武勝門。賊以二十九日傳于堞。文榮盡力拒守。賊大掠金沙洲。攻甫急。道臣王揚基傳箭開門。詭言有事漢陽。同推官傅上瑞棄城遁。楚府新兵開保安門。西走。獻王脅橋以防追者。謝鳳洲自殺。僞知縣漢陽燕某、蒲圻涂良極、黃岡王爾忠等、寺。既而斂兵入城。以副將胡某守洪山。是時賊大營尚在江北。會楚府募兵。官張其在者。畢被等。往投之。盡以軍情輸賊。而李時榮之族居省城約內應。二十三日。賊全軍從鴨蛋洲最渡。營於葛店。二十五日。先鋒至華容。踰日抵洪山。時胡副將退入城。而智逢聖祖文榮。整武勝門。賊以二十九日傳于堞。文榮盡力拒守。賊大掠金沙洲。攻甫急。道臣王揚基傳箭開門。詭言有事漢陽。同推官傅上瑞棄城遁。楚府新兵開保安門。西走。獻王脅橋以防追者。謝鳳洲自殺。僞知縣漢陽燕某、蒲圻涂良極、黃岡王爾忠等、悉被擒。鳳怿馬士英屯薛州。遣六安諸生黃鼎潛行入麻城。諜之。劉僑田生蘭周從梅等。說周文江以反正。斬賊將方子雄於鱉魚套中。摘湯志數其四罪磔之。傳首薛州。我師別將狗彘國大治。監軍道王瑞屯武昌。而陽知州章驥之初從洪入漢口也江上無一舟一人敢行者。驥編從一副入賊中。知已追乃僞檄上下滸。而兵始至。人服其勇云。駐漢陽晉安黃陂皆自殺。其僞令上流三郡悉定。獻忠已率衆西行。左兵鐵騎營追賊。及之於金口。擒其嫂後僞總兵鄧雲程殺之。獻忠時已陷咸寧蒲圻。岳州大震。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監軍道許瑄。率兵二萬守陳陵磯。乾德患以計破賊。許其民將妻女出。自匿壯士健馬。詭稱父老約降。賊入盡殲其前部。刖四人耳以歸之。賊憤而致死於我。乃破林植施爲疑兵。埋大砲積薪翳之。賊誤舉煙則進。毀。銃卒爇五十騎。再沿巨艦中流。計矢石可及。卻不進。賊連營注射。度且盡。卽突擊。我師三戰三克。賊更番迭休。瞷其衆二十萬。百道仰攻。不能支。乾德環走。希貴退屯湘陰。已而亦走。獻忠既得岳。謀遡湖。卜於洞庭神者三不吉。投琰大鉤。斂千艘於湘潭。將渡風作。獲其百艘。獻忠怒。而還岳。連舉觴戮婦女。積薪灌油投以炬。延燒四十里。夜中水光如晝。遂順而遁。長沙。長沙故吉郡。封處也。惠王之去荊州走湖南。舟覆陳陵磯。宮眷溺。王僅以身免。其入長沙。兩主相見。日憂賊。願不知。修備。去長沙六十里。有馬道可棚而守。推官蔡道憲力請之。王自壞其宮垣。斲樑微遁。不能有以應也。遁按御史劉熙祚。檄長沙總兵尹先民。副將何一德。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箭磯。而道憲檄官發爲柵。斷陸道。柵不盡成。賊入之。先民一德降。楚撫王聚奎時在城中。事急。又以其下返走江夏。李乾德氣沮。索僧照祚道貴奉吉惠二王走衡州。賊傳城下。呼道憲趙之降。曰。吾軍中知瀏名。毋自苦。道憲手注弩射之。三日城陷。嚼齒大罵賊。遂遇害。鍵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

陳二姓兵降之。以湯志爲僞總督。鎮靖黃。李時榮死。用謝鳳洲代之。漢口人周五周五卽沙鄉。者。首其地富人多亡匿。出兵搜牢。獲千餘舟。士女赴水溺者無算。是時李自成兵至漢陽。開獻忠先期得。怒貽書恫喝之。而左良玉以其軍西上。道總兵方國安、副將徐懋德、馬士秀、破賊於靳州黃石港。楚諸生程天一。集鄉兵二萬。夜擊賊於大冶。擒僞知縣奚鼎鉉殺之。沈斧霖聞風遁。官兵次黃州。白雲寨長易道三、執僞知府黃元凱。遂復黃州。初獻忠聽武昌有大志。故於屬城不甚殘殺。脅題詩黃鶴樓。令其下屬和。詐收人心。發金以賑武昌漢陽難民。已聞楚師漸集。乃留張其在謝鳳洲等守城。以養子名四虎者駐金沙洲。而已率大營。爲浮橋於金口。悉衆西渡。分軍爲三。一軍自羅山。一軍自石磯。一軍蕭洲。屯舟師於湖中。息馬山谷間。將以窺岳州長沙。未發。於是左營諸將毛顯文、常國安、郎啓貴、于自成、段鳳翔、秦天祿等、連營而前。次於陽邏堡。靳黃四十八寨民兵皆應。常國安以舟師先進。賊騎百餘夾江而射。國安轉戰。自白雲閘至金沙洲。四虎先期遁。我師奪其舟百艘。賊騎反走。是夕官軍退屯漢口。翌日。進攻各門。賊開漢陽門出戰。我師逆擊於鱉魚套。敗之。遂乘以入。張其在焚黃鶴樓及宗人府第供盡。率諸賊開保安門西走。獻王脅橋以防追者。謝鳳洲自殺。僞知縣漢陽燕某、蒲圻涂良極、黃岡王爾忠等、悉被擒。鳳怿馬士英屯薛州。遣六安諸生黃鼎潛行入麻城。諜之。劉僑田生蘭周從梅等。說周文江以反正。斬賊將方子雄於鱉魚套中。摘湯志數其四罪磔之。傳首薛州。我師別將狗彘國大治。監軍道王瑞屯武昌。而陽知州章驥之初從洪入漢口也江上無一舟一人敢行者。驥編從一副入賊中。知已追乃僞檄上下滸。而兵始至。人服其勇云。駐漢陽晉安黃陂皆自殺。其僞令上流三郡悉定。獻忠已率衆西行。左兵鐵騎營追賊。及之於金口。擒其嫂後僞總兵鄧雲程殺之。獻忠時已陷咸寧蒲圻。岳州大震。沅撫李乾德。總兵孔希貴。監軍道許瑄。率兵二萬守陳陵磯。乾德患以計破賊。許其民將妻女出。自匿壯士健馬。詭稱父老約降。賊入盡殲其前部。刖四人耳以歸之。賊憤而致死於我。乃破林植施爲疑兵。埋大砲積薪翳之。賊誤舉煙則進。毀。銃卒爇五十騎。再沿巨艦中流。計矢石可及。卻不進。賊連營注射。度且盡。卽突擊。我師三戰三克。賊更番迭休。瞷其衆二十萬。百道仰攻。不能支。乾德環走。希貴退屯湘陰。已而亦走。獻忠既得岳。謀遡湖。卜於洞庭神者三不吉。投琰大鉤。斂千艘於湘潭。將渡風作。獲其百艘。獻忠怒。而還岳。連舉觴戮婦女。積薪灌油投以炬。延燒四十里。夜中水光如晝。遂順而遁。長沙。長沙故吉郡。封處也。惠王之去荊州走湖南。舟覆陳陵磯。宮眷溺。王僅以身免。其入長沙。兩主相見。日憂賊。願不知。修備。去長沙六十里。有馬道可棚而守。推官蔡道憲力請之。王自壞其宮垣。斲樑微遁。不能有以應也。遁按御史劉熙祚。檄長沙總兵尹先民。副將何一德。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箭磯。而道憲檄官發爲柵。斷陸道。柵不盡成。賊入之。先民一德降。楚撫王聚奎時在城中。事急。又以其下返走江夏。李乾德氣沮。索僧照祚道貴奉吉惠二王走衡州。賊傳城下。呼道憲趙之降。曰。吾軍中知瀏名。毋自苦。道憲手注弩射之。三日城陷。嚼齒大罵賊。遂遇害。鍵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不去。

賊初動道憲降賊後曰如吾主可降亦去矣不至今日賊云獻不降亦不得生國俊曰如我輩願生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并殺之內四卒潛曰頗奈我主假面後賊死賊義而許之四卒解衣裹道憲骨葬之南郭乃白劉獻忠封先民一德爲僞伯以蕭珏爲僞侯以張起知昌州府通守任維鈞爲長寧道皆紳吏可鏡者降賊僞授長寧當遮撫賊去爲官軍所縛李乾德加拷訊械至南都伏法可鏡固皆頑有聲者也其末節如此獻忠焚破衡州桂王走永獻忠拆桂鄖殿材至長沙造僞殿令尹先民守衡州而追三王於永劉熙祚親督水師御賊道中軍護三王南入西粵而已入永州死守奸人內間城陷被執趙詩永陽驛被殺於寧鄉孔廟中是時死難者湘陽令楊開衡陽令張鵬翼東安令陳道壽而開以國門殉云獻忠破寧慶于常德破兵尤酷當德故督師楊嗣昌所居地也初督師修築新城甚弊名爲衛榮鄖管自固比獻忠入湖南榮王蘄世子幼王弟仁和王奉王太妃姚妃走辰溪吏民多隨之獻忠修僭鄰于故相已去常德復還發其祖父冢殊翻焚骨葬有年矣乃見血焉獻忠圍長州自桃源以上大山峻嶺石雜險不可上土司兵守辰龍關乃已江西袁州于湘陰交境賊將張其在縣聽出入左兵已收而復陷害安惟能自守屬城永新安福皆破再陷建昌撫州南豐等邑廣東南雄府屬城俱逃道臣王孫蘭請救不應憤而自經溺桂賀全之間蔑有固志矣岳州亦已復再失左兵駐武昌者咸震動或有獻計東下取吳越者獻忠終忌良玉在乃決計入蜀蜀撫陳士奇者圖之能文家性儉率無他籌略縱動免候代軍不放糧無與分遞十三隘口賊至巫山梅子坡而饑以無兵放入之甲申正月變門陷士奇出兵扼重慶巡按御史劉之勃守成都二月賊在萬縣湖灘水漲不得上酉屯者三閱月民皆逃避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賊徒健鬬者十餘萬負戴者倍之蔑橫陣四十里兩岸步騎夾舟進安行以入涪州涪守將曾英亦鬮人向以偏裨著功於夔門涪守道劉麟長特器重之士奇之在重慶也命其將趙榮貴扼梁山陸道而英與麟長守涪以扼江賊至榮貴望風走英與戰而敗退至五里望州鬬賊追砍其頰傷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麟長遁之川南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賊之由涪上也江路所必經士奇宿重兵以守獻忠以六月八日入涪分舟師泝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縣掠其船順流下不三日而奪佛圖關重慶山壁立而水環之惟南錦門佛圖關通一綫賊既得關則銅鑼峽反出其下兵縱擾不能支賊發民墓囚具負之以實城而置大砲爲火攻二十日城遂陷瑞王遇害撫臣陳士奇、太守王行儉、巴縣令王錫被殺錫爲賊尤烈云王之奔自潰中也關南道陳務白與之俱陸西士大夫多挈妻子從故衣冠死者甚衆王在執天無雲而雷震賊視曰若再雷者釋之既而王竟不免成都之聞賊急也蜀王謀遷於潼劉之勃持不可內江王力與之爭王既以六月十三日成行守門卒洶洶亂轎重婦女有被掠者事遂已是日大雨雹雷震王寢殿城中人奔恐七月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尤孝宦軍三千從川北來謀設守諸王大姓逃去者半八月之五日賊騎兵從資陽永兵從渋雅新津薄城下佳尤出禦敗既接戰大敗賊四面縱火文光急遣人往灌縣決堰水注錦江以益城濠初九日大雷電雨如注守陴者不能立賊火攻一如取重慶法西北陬錦江樓遂崩不踰時而灌縣之水始至圍城已陷矣蜀王率宮眷沒於非文光佳尤投流花溪中之物被執強以官不屈賊縛於端禮門外攢矢射之至死罵不絕聲推官劉士斗兩令成都吳繼舜崔陽沈雲祥皆先後死士民爭門走附於城闉不得出裸袒逾城墮之至中闉中闉者先主練兵處也獻忠愛將自平東將軍某以下撫南曰劉文秀、安西曰李定國、定北帙其名尚有艾能奇、張能第、化龍及馬元利其十八哈登子也是役也獻忠將孟堦蜀人平東流涕諫曰王轉戰三十年所過堦滅無尺寸之地以守非將士相從意也今出萬死爭斯土庶幾爲王成霸業耳若又堦其衆某等何用生爲請王手中劒刎頸先百姓死矣獻忠乃止列其兵爲前道開民而過之壯男子少婦皆入其營中民父子夫婦失散巷市搜牢一空獻忠以十一月十六日即僞位稱西王國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爲西京用汪兆鱉爲左丞相嚴錫命爲右丞相設六部尚書於殿前賜袍服以蜀府門外屋爲朝房僞相以下朝罷議事首議開科取士以漢川樊某爲狀元賊自爲一文歷評古帝王以楚霸王爲最謂之御製萬言策頒布學宮自爲聖諭六言刻諸石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諭曰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毫自私以兵脅蜀士大夫有不至者拷以法沒入其妻子）破州尹伸被執賊重其名欲官之伸罵不屈被殺給事中吳宇英亦以不屈死他污僞命者亦終不免云平東有事於漢中而還也僞臣連名狀迂之於郊平東不敢隱獻忠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或有以毀朝士太甚爲言者獻忠笑曰文官見怕沒有人做耶創爲生剝人法若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害用兩法到則實以蓋表冠以狗於市假祭酒菜以生辰受諸生禮值十錢其誅法亦如完敬召諸生集而臨之）聘井研陳氏爲僞后封其兄爲國戚不十日陳賜死兄及兩尚書皆極刑僞官朝會拜伏呼獎數十下殿獎所殞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人莫得而測也分其兵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領之城外立大營十小營十二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以譏詗出入爲保甲法甚嚴民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出約某日歸合符驗而入或踰數歸或失期者十家耕斬禁其下勿得觸諱凡郡邑人物犯必改石碑亦鑿其字否者立死左右有詷事小兒數千夜則周行街巷聽人語犯者白墨識其門黎明而收者至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有犯者亦在收中獻忠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識也釋之禁民畜馬畜者考武生而無馬命牽已馬之備劣者數百匹驅之使騎既上發巨砲又合營大喊以應之馬驚人墮踩踏爲肉醬賊撫掌大笑蜀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格幕其關竅召諸醫考其針砭有一穴差者立死大總寺僧千人因藏一宗室圖寺盡誅初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馴服用降人爲招誘鑄金印齎之以易其章黎州馬奎者故馬悟秀得印鄰之地誓其衆不服（案州有山曰斗門三面懸絕僅通一綫馬奎年前十六歲一年竟卒雅州有高克體楊之銘者兩以金印誘之不從故案州得全馬金好酒色後家亙仇殺楊有弟之喬乘亂弒兄請兵攻高氏獻忠喜聲言過郡新附免其三年租賦雅州知州王國鳴四安人初與馬墳

通、編文閣獻忠、先與下川南道錫貢不睦、時執之、以獨成都、貢逸入土司南東禮家、高楊世仇、乘亂相攻之衆、又因殺兄降賊、復執錫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　蠻人貪賊財物、往往

弭首竊聽。會川帷遵義一郡不下。獻忠修然有帝蜀之心矣。當是時、竹英、李占春于大海、起合州、王祥起遵義、楊展起犍爲、曾勛起黎州、大學士王應熊編綵紮營師、遣州僉事馬乾行撫臣事、傳檄討賊、占春渡陽人、大海項城人、會英腹心舊將、以勇聞。獻忠之去重慶、本不留兵、故英一鼓而巴渝復爲國守王祥、亦出軍基河和犍角。展家在嘉定州、以偏校與助同守成都、被執得脫、屏以武事、士守成都、被執得脫、進踰其綿、踰入江中、順流泗水而下、至嘉定、既歸而賊已改嘉定爲府、乃潛入犍爲、殺僞令以起事、州人開門納之、與助以盤勢和應、和應、龍遠自京師、遵義、楊展起犍爲、曾勛起黎州、大學士王應熊編綵紮營師、遣州僉事馬乾行撫臣事、傳檄討賊、占春渡陽人、大海項城人、會英腹心舊將、以勇聞。獻忠之去重慶、本不留兵、故英一鼓而巴渝復爲國守王祥、亦出軍基河和犍角。展家在嘉定州、以偏校與助同守成都、被執得脫、屏以武事、士守成都、被執得脫、進踰其綿、踰入江中、順流泗水而下、至嘉定、既歸而賊已改嘉定爲府、乃潛入犍爲、殺僞令以起事、州人開門納之、與助以盤勢和應、和應、龍遠自京師、遵義、楊展起犍爲、曾勛起黎州、大學士王應熊編綵紮營師、遣州僉事馬乾行撫臣事、傳檄討賊、占春渡陽人、大海項城人、會英腹心舊將、以勇聞。獻忠之去重慶、本不留兵、故英一鼓而巴渝復爲國守王祥、亦出軍基河和犍角。展家在嘉定州、以偏校與助同守成都、被執得脫、屏以武事、士守成都、被執得脫、進踰其綿、踰入江中、順流泗水而下、至嘉定、既歸而賊已改嘉定爲府、乃潛入犍爲、殺僞令以起事、州人開門納之、與助以盤勢和應、和應、龍遠自京師、

遵義、楊展起犍爲、曾勛起黎州、大學士王應熊編綵紮營師、遣州僉事馬乾行撫臣事、傳檄討賊、占春渡陽人、大海項城人、會英腹心舊將、以勇聞。獻忠之去重慶、本不留兵、故英一鼓而巴渝復爲國守王祥、亦出軍基河和犍角。展家在嘉定州、以偏校與助同守成都、被執得脫、屏以武事、士守成都、被執得脫、進踰其綿、踰入江中、順流泗水而下、至嘉定、既歸而賊已改嘉定爲府、乃潛入犍爲、殺僞令以起事、州人開門納之、與助以盤勢和應、和應、龍遠自京師、遵義、楊展起犍爲、曾勛起黎州、大學士王應熊編綵紮營師、遣州僉事馬乾行撫臣事、傳檄討賊、占春渡陽人、大海項城人、會英腹心舊將、以勇聞。獻忠之去重慶、本不留兵、故英一鼓而巴渝復爲國守王祥、亦出軍基河和犍角。展家在嘉定州、以偏校與助同守成都、被執得脫、屏以武事、士守成都、被執得脫、進踰其綿、踰入江中、順流泗水而下、至嘉定、既歸而賊已改嘉定爲府、乃潛入犍爲、殺僞令以起事、州人開門納之、與助以盤勢和應、和應、龍遠自京師、

過曰獨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聞寇來賊入國、誰其乘自有天誅夜墜庭中、上帝命剿絕蜀人、遠者讞不細、與汪兆麟謀、遣張能奇馬元利等分剿郡邑、并長吏面誅之、搜巖洞、發窟室、登高處以望突烟、兵所過而炊火或存者、將吏必斬、其偏裨或不忍行、乃至自經于道樹、不知法嚴何以至此也、有一縣先期聞令、向賈酒家索醉聽死、酒家一日巢千金、初大喜、既而思之、則又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就剝割、無或免者、曰七月至十二月、成都周邑之人俱盡、城非徒居民、又盧用其兵、嘗以婦女財物足以累軍士心、不肯致死、移營之日、有金銀必棄、有婦女必殺、其留也久者、或已若夫婦有子女、故軍行發令輒大慟、其在成都也、毀中園一浮屠、穴其下、甚堅崩之、兵之壓而死者、近萬、又伐木造船數千、由山路曳入水、或數十里或百里、稍怠而休者立死、有闖營犯法、裝大艦溺之江中、其下畏威不能忍其酷、雖左右親信、於心終不甚附、獻忠之仇視川人也、先屠儲繼屠民、并欲屠川民之爲兵者、在諸將中、多用川民爲兵、無如都督劉進忠、將執之而坑其衆、計未成、漏言於閣者、一軍聞之俱逃、會本朝大兵至漢中、進忠因而歸命、王師以獻忠所在、進忠曰、在順慶之金山舖、爲西充鹽亭之交境、去此千四百里、疾馳五晝夜可及、獻忠以進忠守朝天關、殊不意有大兵、前驅至而未信、進忠已入營中、與善射者俱、而指示之曰、此獻忠也、發一矢中額、訝曰、果然、逃伏稽薪之下、執近侍訊之而得、乃曳出斬之、嗚呼、逆賊稔惡滔天、王師弔民伐罪、自用兵以來、未有快於此舉者、然彼居腧生盧、而身備盡於一矢、千載而下、讀蜀事者、當爲之擗腕流涕、豈浩劫所爭、即上帝亦無如之何哉、當李占春郤敵於多功城、曾英遂爲遠近所附、衆至二十餘萬、獻忠不得志於漢中、謀東下吳楚、而不果者、有曾英以爲之阻也、然獻忠死而平東以下四將之兵、潰入滇黔、致惰毒於英、而出其不意、曾竄於矢而顛、以沒於瀘河、占春大海收殘卒、不及二千以入涪、袁韜亦以不安於夔東、過涪以圖他走也、李于遲之東下、韜逡巡入山、由武彭以趨於黔之婺川、是時金川早盡入版圖、諸擁兵者率瓦解、過以占春部將董子金有萬縣湖灘之戰、韜亦返圖、入佛圖關規重慶爲已功、長至大會、自以位高據李上、而占春不平、於是二將猜難蠭搆矣、先是王應熊死於永寧之畢節衛、而呂大器李乾德初入川、乾德少得巢人天書、善占驗、好奇計、視諸將以袁武雖草竊、其勇可用、力說之、欲與就功、韜輒傾心服、佛圖關之戰、乾德實贊成之、占春之惡韜也、并怨乾德、乾德夜坐船屋、仰視星氣、竟有異、喟喟謂此夕主急兵、徒步走匿崖谷間、頃之、占春襲袁不克、搜乾德船無所得、取其孥以爲質、韜聞、恐乾德之亡也、大哭泣、既迎致、即大善、占春亦不害其孥、孥歸之、於時袁武駐重慶、而李占春營涪州之西平壩、四面阻水、結萬將營、密密多歸之、于大海營忠州之花陵河爲扈衛、王祥惡李于之盛、而又欲爲好于袁也、詐請占春議事、伏兵執之軍中、守者懈、占春踰垣出、殺追者一、日夜歸其壩上營、祥尋與韜相質、以此三將皆不睦、袁武之駐重慶也、士卒擾、李乾德潛人說楊展、與合兵因其倆、展悉籍袁武之強以自固之、納之、殺人夫下土石以填之、然後決隄放流、名曰鎖金、後至者不得發、多功城收後又收于寶珍、故船面沉之、

呂大器欲遍觀川中諸將以察其能否、入遵義、王祥具盛儀迎甚恭、呂知其無能爲、太息謂乾德及監軍

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武忌而嫉殺。祥龍庸懦不足仗。蜀事尚可爲乎。一日。于石住司夜遁走。入黔之獨山川。瘴癘疫發。背卒楊展匿納袁武。約爲兄弟。而頻與古春相通問。將以銀萬兩米萬石貿之。袁武在肘腋。所求顧不甚遂。又過乾德頗倨傲。心銜之。後袁徙屯雅爲。于徙屯背神展。以袁生辰米爲壽。即席上取展首。起而殺奪其貲與衆。宣資獎一簡投諸貴。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逋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好。而取人懷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爲救時大計。亟賢備所能知。然蜀人多非之者。古春舉其兵親搤戰。欲爲楊展報仇。卒不勝。背妣與展刎頸交。亦獸然而泣。一時袁武號最強。終無成。由殺楊故也。袁韜晉欲取遵義。攻干祥破之。已而祥招烏合六七萬。分爲三十六鎮。勢復張。識者固知其不足用。平東之每自演以出也。遵義其首難。祥一戰於烏江河而大潰。諸破殺。劉文秀遂移軍取嘉定。籍大定與之六戰六勝。有輕文秀心。一戰大敗。悉被擒。遂降。乾德以其父死於獻忠也。曰吾不可以再辱。驅其家人與弟升德赴河死。文秀所道別將扈名臣下涪州者。李占春逆戰於墓猪寺口而敗。于大海在忠州知不支。相與放舟出夔巫入楚。文秀遂據蜀。又累年而後平。蜀亂久。城中雖樹皆成拱。狗食人肉。多鎖牙若猛獸。聚爲寨。利刃不能攻。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頗。踰垣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且斃。卽棄去。又不盡食也。荒城遺民纔百家。日必報爲虎所攫。如此。敘州人逃入深山。草衣木食。久與麋鹿無異。見官軍。以爲獻忠復至也。驚走上山。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初獻忠未敗。李自成之衆先已潛出關。袁宗弟賀珍之徒。偕鄢搖旗、李本榮、蔺守紫、李永幸等。約結十三家。出入巴渠巫施間。此所謂西山寇也。非獻忠之所以起滅。故不載。

附記

獻忠得楚府碧玉簫。長尺有九寸。蓄世寶也。獻曰。此何用。卽碎之。荊州破。民家有漢昭烈借富民金充軍餉票。諸葛孔明押字。紙墨鮮乎如新。獻忠愛婦人。云天下事皆婦人所壞。得輒殺之。非在貴州也。法婦人醜者去之。專用姣艷而弓彎者。騙以拆城。指血滲透城至平地。而又殺於其下。

龍士奇諡葛孔明舍廟。名曰龍鳳祠。獻忠之擅廣元也。道經其祠。拜而求之。得中籤者三。嚴錫命解之曰。關中、秦中、漢中、三中者。必取秦之兆也。獻忠大喜。乃大修殿宇。塑芸維像增其內。蓋以自媿云。

獻忠駐重慶十二日。拔全營以去。過敖總兵鄧玘墓下。馬長揖謂曰。好漢子。使此人在吾安能至此。獻忠住專。先州一月。毀北城。抵涪縣。漢諸亭侯顯威爽見城上。見甲士乃退。

會幡門。大集諸將。以三千金送良玉行。賜之巵酒三。介箭一。曰三巵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其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矣。良玉出而以首觸轅門。曰必有以報。已而有功。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諸校。至元戎。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長身赭面。驍勇善左右射。曰不知書。惟命請詔書宣稍文。獻忠以武官只須直話。乃上書奉天承運爲詔書常格。其文則委委協長篇醜語也。

綏寇紀略卷十一

九江袁

左良玉字崑山。臨清人。少失父。爲其叔所養。其貴也。不知其母姓。年十八。從軍剽掠行旅。坐法當斬。有邱猛者與同犯。請以身獨任罪。而良玉得免死。去而事白。平督治侍郎侯恂。給侍左右。嘗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大醉。失四金巵。且日恨恐請罪。侍郎曰。此非若所當給事。向者吾誤若。非若罪也。有詔測昌平兵邊郡赴援。榆林人尤世威時爲總兵。以護陵不得行。侍郎與之謀。今欲證將誰可者。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其人方走卒。奈諸將何。侍郎曰。果爾。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諭意。且曰。吾將自作請之。良玉叩世威至。疑其捕己也。繞床走。曰。得非邱猛事發耶。盧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告以故。良玉失色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侍郎至。面與期。請且且跪且掖起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其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矣。良玉出而以首觸轅門。曰必有以報。已而有功。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諸校。至元戎。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長身赭面。驍勇善左右射。曰不知書。惟命請詔書宣稍文。獻忠以武官只須直話。乃上書奉天承運爲詔書常格。其文則委委協長篇醜語也。

陷叛逆至此。左兵不可犯。盍早降。賊不應而後兵隨之。既勝勿太掩殺。曰其中保無威脅不得已者。良玉卽出軍勝。先遣人報喻知。喻卒感迎三十里。左下馬慟甚。以其與卒。喻卻之。南面坐。見左不爲起。左長揖不敢就席。喻呼其名責數之曰。良玉。朝廷待汝厚。今折損官家士馬。又曰。麼其倘金。何以爲顏乎。左對寧南時。喻已前死。每飯酹酒于地。呼喻大兄。其待士誼道理如此。左初用兵山西。戰疾力矢報效。撫他心。在慷慨與忤撫議不合。始圖綴追登寇。收其降者以自重。所部旣多。餉不給。軍行採掠不禁。綠此屢被詰責。然終以得衆名爲雄。同時諸將。如曹文詔以忠死。鄧玘以亂死。祖寬以誅死。良玉老將持重。勝不務深入。雖敗常以中軍自全。故不受誅。軍行進止得失成敗之算。爲前後督府所莫之用。故不致亂。威名爲圖外所伏。隱然若一敵國。故不受節制。在諸公有以致之。非盡良玉過也。張獻忠之在谷城。良玉請擊。熊文燦曰。彼雖及以此益自專。不受節制。懷武。豎未成也。若雖敢鬬。衆未集也。蹙而擊之。他寇必動。脫不能勝。所失實多。不如徐之。良玉曰。不然。逆賊利野戰。不利城守。今以吾衆出不意。彼士有駭心。糧無後繼。諸部觀望。必不能前。賊怠我猋。賊寡我衆。攻之必拔。拔之必擒。若失此機。悔無及矣。文燦苦禁之而止。獻忠旣焚穀踏房。竄入鄖竹山中。文燦請追之。良玉不可。文燦曰。將軍逗撓耶。賊已絕地窮竄。急追毋失。良玉曰。向云疾擊。懼其逸也。今非不擊。避其銳也。菁薄深阻。前進後伏。我失其便。非絕地也。二叛往矣。九谷從之。固嘗氣盛。非窮寇也。負米人山。固賊山谷。十日糧盡。馬斃士饑。果行也。我師必敗。已而羅猿繼。良玉具條前後興理臣爭者。以聞于朝。大司馬楊嗣昌諱言文燦失策。而又知過不在左也。故于其督師。特衆左爲平賊將軍。俾剿孟明曹沫之恥。左雅知其意。不爲用。當嗣昌誓師襄陽。諸大帥犒犒奉指麾恐後。左獨守便宜。不甚受所下方略。稽亦寬假

以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正月十六日啓行。艤艦蔽江而下。五鼓夜九門堅豎。居人登蛇山以望師。皆呼叫
幸更生。曰左兵過矣。自漢陽以下。降將叛兵。所在蜂屯。假竊左軍號以剽掠。斬州守將王允成者。賈勇首。
良玉中軍尚未達小孤。允成收賊白貴等爲先驅。已破建德。刼施陽。去雍湖四十里。舟師泊于三山荻港。
漕艘騷動。盡奪以載兵。整言諸將寄貲南京。請以親信三千人俱入。文武操江。陳師江上爲守禦。士民一
夕數徙。商旅中斷。南大司馬熊明遇。錯愕不知計所出。都御史江右李邦華。故南樞臣也。卽家被召命。道
出湖口聞變。有勑令東行由潯江。取京口入北郭。華叱曰。是何言耶。身爲大臣。忍坐視東南決裂。袖手而
去乎。乃倚舟草檄。正告良玉曰。本部院四朝老臣。適時多難。投身爲國。仰望貴鎮。與我同仇。頃傳麾下全
軍南潰。所過殺掠。陵京震驚。何輕易舉動如此。以列璽英靈。主上神武。基醜游魂。窮箸不遠。貴鎮不
以此時枕戈礪劒。與疾討賊。乃廿白非薄。貽誤身名。本部院所不解也。從京文武。足高踰長。倘不諒心跡。
飛章上告。其將何辭以對。海內豪傑。人各有心。各鎮及麾下將領。保無從中覘變者。舉事一不當。辱身家
而污青史。爲千古笑談。智者所不出也。貴鎮宜卽日嚴城兵丁。疏通江路。捩柁回船。刻期還鎮。缺餉事情。
候本部院到皖。設法措處。勿過安慶一步。以貿流言。良玉得檄心折。又用其客李猶龍刼以鄂警。開示禍
福。主上捐帑。頒牧入見。嘗力爲保全功名。釋中山箱篋之疑。得元侯弓矢之賜。良玉大喜過望。邦華飛騎
貽書皖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六月襁軍心大定。南都始解嚴。發日。具威儀入其營。良玉紅袜首轅拜。
握刀插矢。俯立謁首。邦華僻。乃用師弟子禮見。良玉請坐樓船。大閱士馬。邦華述勞諸將。詢問部曲姓名。
宣論軍中。矢忠殺賊。良玉令手軍斬淫殺者四人以狥。釋被掠男婦四千餘人。還潯鑾船五百餘號。臨
別。揖以餘生效頂踵。邦華退謂人曰。東南有事。此一軍必能自效。良玉不負我矣。然邦華行後。良玉息肩
于皖。守將杜宏域。文煥子也。杜應金。文煥族子也。以賊帥降左。左之東下。應金爲前驅。先以書抵弘域言
情。故皖及宏域得無恙。左軍士有過人杜應下者。杜斬之。因其客以謝。奉管鑰。執鞭弭而後。左卽安之。張
獻忠初襲廬陷舒。治舟巢湖。聞左之下皖。遂去而棄疾于楚。傅國都而沉其王于江。左時已溯流九江。貽
視其君若民之糜爛焉而弗救。卽上亦不能詰責也。邦華之見上也。曰良玉潰兵之歸。請以王允成除。上
亦因以歸獄允成。而獎良玉以誅叛定變。允成出入左帳中。自如。卒不死。十六年八月。良玉娶張帥女。國
晚。白獻忠以七月二日。大焚武昌。從成寧蒲圻以上。搶州。良玉于十六日。提其兵出湖口。湖口令謝所堣
者。湘潭人。倜儻士。居久。聞左兵至。亡失魂魄。或勸令亦走。令笑曰。撫愍我。去將安之。先期戒牛酒芻糗。兵
至。舁小舟突入其閤中。長跪涕泣。左怪而問之曰。公有所請乎。對曰。無有。惟就公乞一早字耳。左笑曰。解
人也。遂去。獻忠之初去武昌也。有白賓處下者。曰郭兵。借官軍
旗復爲名。捕捕偽官。搜宰富人。割剔良善。楚人不聊生。左先驅馬進忠至而小哉。良玉以八月入武昌。城
中四十八公署及民居賈肆。故禮侍郎郭正域第獨存。乃卽之以立軍府。遣其人以旗幟招百姓。出軍船

所掠下江貨物。賤其價以通市。商賈聞之。顚來。郡邑太守以下官。亡城失印。或竊伏塢壘。或徒步遶家。聞
兵至。自出者。城復其所。巡按御史黃澍有權略。與左議。顚合。黃州守周大啓。修築獻忠所夷故城。知河陽
倉賸。率州人倡義旅。郡邑有聞而應者。楚下流稍稍復完。張獻忠已盡陷湖南諸郡。遣其僞都督張非在
趨江西。楚新撫王揚基聞獻忠之駐長沙。而徐窺入江西也。以兵復岳州。江西巡撫郭都賢提兵扼墻上。
賊已從醴陵犯萍鄉之插嶺。官軍扼黃花橋。賊從別道濟。萍鄉令走。賊入之。張其在自瀏陽萬載分道趨
袁州。袁人開門納賊。良玉先在九江。命副將吳學禮援袁。學禮至而賊將邱仰拒守。我師高山先登。斬仰。
學禮放兵大掠。袁臨吉之民郊保者。洶洶仇殺。都貿徵學禮歸。而自率士人盟戍。賊聞左兵之撤也。張其
在從長沙。突犯吉安陷之。吉水、永新、安福、蓮和、諸令同日遁。賊復入袁州。而我水軍方國安之在楚也。別
將王世泰、楊文富、遇獻忠所遣賊將自長沙返而顧岳者。既合戰。賊佯敗。我師奪幅重。舟不前。賊乘之。殺
溺無算。岳州復陷。江夏亦震恐。會良玉遣馬進忠以步騎進。嘗國安杜應金等繼發。圍袁州。賊突門走。斬
首二千。而馬士秀、郎啓貴率水師再合世泰、文富以敗賊于臨湘。追之及于岳州城下。賊大敗。遂幷收袁
岳。而江右湖南略定。時李自成跨有荊襄。承德。漢黃以上。與應隨接壤者。塢壁之人。多與賊通。而輸之糧。
良玉初以許州之陷。妻女爲自成所得。常盛軍中。厚奉養之。賊將王四者。自成配以良玉女。遣之至武昌。
道其家無恙。欲以致左。左不應。然多金帛以復使之歸。竟亦不能殺也。先是上用兵侍郎呂大器、總督江
楚應皖軍務。以代侯恂。恂解任。中道逮下獄。良玉知因已故。致嘗督再得罪。有鞅鞅心。與呂輒齟齬。呂所
使推李輔明爲科二將。馬已改調關寧。輔明不足用。建議招募。柯陳二姓與皖營私鬬。南昌閭箱被焚。呂
高坐江省。漫以恢復吉安爲解。乃賊盡陷建昌。撫州南豐。大器不能救。爲左軍所挪撼。而賊將先驅艾四
者。屯嘉魚欽甚。馬進忠與之戰于三十六灣而敗。再戰于蒲圻又敗。左軍勢亦不振。會獻忠從荊河入蜀。
良玉遣兵追之。距荊州七十里。偵荊襄之爲賊守者。闔白成西入關。亦盡解。左乃遣副將盧光祖。上臨狠
承德。而惠登相自均房、劉洪起自南陽。犄賊後。收其空虛之地。以恢復自爲功。十七年正月。上既封良玉
爲寧南伯。畀其子以年賊將軍印。俾功成後。世守武昌。仍下特詔。責其與江督大器見駐何所。作何進軍。
而鳳督主合殲。黔粵各督分救援。楚皖江沅各撫任犄角。卽科臣之前受命察核者。左懋第以便道催戰。
良玉乃條日月進兵狀。爲疏以聞。曰。臣以十六年八月復武昌。聞江西有警。遣副將吳學禮。于十月十三
日復袁州。糧絕兵回。賊乘間再據。臣乃定計水師徐發。先遣副將馬進忠。率騎兵由陸。十一月二十七日。
再復袁州。十三日復萍鄉。十二月初二日復萬載。過此卽入楚境。初五日復醴陵。二十六等日復長沙、湘
潭、湘陰諸處。檄僞守道以下尹先民等官。次道副將馬士秀等。率步兵由水趨湖南。十六年十一月二十
四日復岳州臨湘。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復監和。二十二日復石首。二月十一日復公安。臣先已密調副將
惠登相。率所部由均州東下。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登相協同副將毛顯文復惠安。二十六日。復隨州。計

期三月。復府州縣一十有四。臣與監軍臧方司主事李繼龍。先後馳報疏在御前。可按也。并言江督呂大器不發兵。及撫臣王瑽奎狼狽回省狀。時道路梗塞。騎證稀絕。疏入。未奉旨。而京師陷。賊之信至矣。良玉審知登退囚閒。三軍縞素。率諸將旦夕臨。翌日。諸將前請曰。天下事皆當關我公。今南中立君。挾天子以坐詔我輩。宜乘其未定。引兵東下。可也。良玉掀髯而號曰。不可。世守武昌。此非先帝之旨乎。先帝甫棄天下而我背之。是幸國家之變以自利也。封疆之臣。應守封疆。南中立君。我自以西藩爲效。有過此一步者。良玉誓之以死。盡出所藏金銀綵物。凡二三萬。散之諸將曰。此皆先帝賜也。受國厚恩。禍發至此。良玉何心獨有之乎。于是良玉哭。諸將嗷然皆哭。副將馬士秀獨曰。有不奉公令。復言東下者。吾斬之。以巨艦塞斷江。衆乃定。當良玉出所藏。其子夢庚有吝色。良玉曰。爾以此爲若物耶。向者吾散之。乃所以爲若也。大息曰。左氏不得世有此軍矣。大學士史可法馬士英定策。奉福藩世子。改元宏光。奏以寧南伯左良玉。靖南伯黃得功。並進爵爲侯。陰一子錦衣衛正千戶。封高杰爲興平伯。劉澤清爲東平伯。劉良佐爲廣昌伯。興得功開藩淮陽爲四鎮。而上流之任。專以委左。詔書到楚。而良玉賀表亦至。時李自成敗于關門。楚西境稍可乘。良玉得以其間復荊州德安承天。承天獻皇帝弓劍地。詔以收復陵園爲左功。責所司速補給十六年楚餉缺額四十萬。而何騰蛟爲楚撫。袁繼咸爲江衛。騰蛟共良玉收拾武昌。爲同心倚守。繼咸係李邦華所拇。許邦華死北都難。其客李猶龍來又在左幕中。繼咸用忠義相勉。故兩人交歡合。左兵雖盛八十萬。號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結隊武昌諸山。以一山幟志爲一色。左走大將旗鼓于射堂。周壓一呼。旆而立者。山谷爲滿。其閱軍法。用兩人夾馬而馳。名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霆。閱數十餘里。南中所恃者四鎮。東平廣昌靖南獨以其身敢戰。高傑士馬十倍三鎮。視左軍皆遠莫及。故當時推挽南爲強。然朱仙鎮之戰。左精銳已盡。其後歸者多烏合。賅役愚養之人。故大半稍點有力者。牟什一以自隸。搜船偶泊。即有質庫堵客百商。爲軍市法令。總不相貸。諸者知其不足用。左家室盡于許州。在武昌。諸營娼優歌舞遠且。元帥獨塊然一榻。無姬人侍側者。既老而被病。南中楊生者善醫。柳生者善謔笑。左大歡樂之。秦陽爲武昌同知。攝守事。而柳生不願官。以客將出入臥內。最親信。脅月夜飲。使佐李貂龍等。召某將官營妓十餘人行酒。杯舉縱橫。履鳥交錯。少焉左顧而笑。命以次引出。賓客肅然。左右莫敢仰視。其將百萬軍。正已率衆。爲下所服。皆此類也。懷寧阮光祿大鋮者。負縱橫才。以閣蘖故廢。歸德侯方域。侍郎恂次子也。當左兵南沿。方域僑寓陪都。大鋮頗言良玉爲賊。而目侯以同反。左具知其情狽之。比大鋮附馬士英起用。舉朝力爭。時四鎮參預國是。左無一言。阮既柄用。聽語因其客爲修好。實陰豢而猶思李邦華侯恂故東林領袖。而良玉其所鷹。翼時必有借左以雖已者。陰結黃靖南爲椿柱。左武人初不知所爲朋黨。既見板磯築城爲西防。嘆曰。西今復何所防。直防我耳。不免有沿流之計矣。會朝事日愒。錯而楚倘不至。御史黃澍請入朝覲之。澍面奏觸柄臣。既返而金

吾逮治。前數士英十罪。且言得張慥忠爲官周文江僞八千兩。左固澍不遣。隙遂開。諸將日以清君側爲請。左自念所將皆亂人降卒。幸天子在下流。假其聲號相糜繫。若縱之東下。且擇利散走。是國寧復可制乎。嘅勿燭。無何。王之明事起。中外皆譁譖。楚西陲之報日急。左亦心動。黃澍乃召三十六將大將與之盟。方登樓密罪。左沉吟未有所定。中一將拂衣遽起曰。疑事無成。若主帥必不動者。某等請自行。不能鬱鬱久居此矣。左不得已。從之。左初雅楚聽爲各鎮。自恩登相駐漢陽外。諸將咸有分地。楚人多苦之。王之綱者。在武昌縣尤殘忍。好以人爲糧。裸而騷之于柢。灌沸湯以薄鑿其腸。腑而後烹之。之綱別號楨子。百姓咀其名。皆寒魂魄。楚紳士之不能去者。出子女貨帛。所以奉鎮將者。百端冀得免。瀕行乃悉取而棚考于營中。誠夾以兩門。偉健兒行其上。以索貫貼。貼未盡入。其人已折脊拉脅。靦世英樊維城諸君。于其地皆死。循江撫劉宗祥。與之綢約爲兄弟。軍既發。掠其貨十餘萬殺之。不能得其屍云。左以乙酉三月廿六日。傳檄討馬士英。竄國行。自漢口遂薄州。火光接天者二百餘里。至九江。袁繼咸過相見于舟中。坐未定。俄見舉上火起。報云。城已破。左右曰。袁兵燒營自破其城。左罵曰。此是我兵耳。大悔恨。椎胸浩歎曰。我負臨侯。臨侯者。袁字也。嘔血數升。病遂革。召諸將謂曰。吾不能報效朝廷。諸軍又不甚用吾法制。故憤懣以至于此。自念二十來年辛苦戮力。成就此軍。吾殁之後。出死力以捍封疆上也。守一地以自效次也。若散而各走。不惟負國。且羞吾軍。良玉死不瞑目矣。諸將皆哭。請刑牲誓。後營總兵忠登相當軟放佩刀。從牖上曰。我公百年後。有不服副元帥號令者。齒此劍。諸將皆曰諾。副元帥謂夢庚也。登相固降寇。所謂過天星者。盛左再造力。有忠實心。左歿後七日。軍東下。盛率其黑旗軍殿。舟行不近岸。有紀略。而前鋒中軍大亂。自彭澤以下。皆陷。夢庚不能制。兵至池州東風急。黃得功過其鋒。諸將傚撫掠。獨遣池州不破。貽書登相曰。習此以待後軍。登相得書大訴曰。若此則不如我前日爲流賊。其如先帥末命何。撤其軍返。夢庚見黑旗船往往西上。疑之。問而得其故。索輕舸往追之。登相相見大慟。以夢庚不足事。引其兵絕江而去。初邱磊者。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捐萬金救之。得不死。侯恂之再爲督師也。奏以爲山東總兵。與劉澤清不相得。構以罪。馬阮殺之于淮南。或以爲良玉東下。蓋亦因磊死故云。外史氏曰。予觀懷陵末造。天下之勢。在于良玉。中原糜潰。朝廷之法令不可復行。唯自成能號召饑民。以爲難于我。唯良玉能招誘降寇。以致死于賊。爲國家計者。宜舉河南以委之。而無責其速戰。斂天下之兵以守河、守江、漢、守關、餽良玉以屯種之粟。俾且睥且鬬。而與之持久。彼視自成力均勢敵。又竊天子之寵靈。而繼之餉餉。以收李際遇劉洪起沈萬程之徒。其勢宜日強。自成直竊烏合。羅汝才袁時中不能相下。羣心必潰。不出二年。其衆將折而歸于左矣。功成之後。分一州爲節使。彼能北向而爭天下乎。今計不出此。而區區于救沛之一戰。以至于敗。此謀國者不知德馭之過也。若夫兵敗之後。退于襄陽。潛于湖口。歸于武昌。向之猛氣宿力。漸滅殆盡。身已落于降兵叛卒之手。而誅者謂其專制上流。憂必爲變。嗟乎。良玉兵非昔日之兵。將非昔日之將。天子

用督賞以羈縻我而我即用以羈縻其軍彼豈不知清君側制國柄起以得行其志勢不可耳所來諮鎮皆父子兄弟之兵故用以專制一方長衷指閫彼將百萬之衆出門一步渙然崩散此豈可與作賊者哉錄其生平識機變饒方略可以謂之智將顧用其私意擯摩上指翕集軍心張形勢以便身圖而逃國法主亡身病而下亦叛之九江舟中自審不濟而後愛負恩之嘆晚矣晉文詔黃得功忠而能勇若不長于謀良玉能謀矣而無忘身殉國之心坐長竊亂以視陳公真有餘愧然若以劉澤清之侵權牟利者比類同視則南國一時之傑未可槩而棄之也

附記

豫撫陳益吾與同年許從城書云豫事之壞由于吏部人擇地不爲地擇人巧者鑽營鬬勝浙直美缺以去一種闖茸無能之人不諳邊避者即坐名填缺以功令驅之到官久之列城皆然一片窘氣地方全無料理寇來避之山寨寇去依舊入城甚至有如鄧陵雖陽之開門迎賊者中原重地拱手付賊賊此之故至于督撫身臨賊場偏裨佐貳宜聽其隨才選用勞成督指年來該部擅權營私即守巡標下中軍無一不從部授何況督撫一切部內走差偵探久慣積猾乞恩進奉題授管事名曰酬勞此豈非中官廣養即市井遊食既乏智勇之能又絕躲閃之技見賊輒遁事敗彌縫恃有部主平日情面少加呵譴即布流言至于領兵大將官非功授氣以勢益驕壁既牢去來由已如往歲左良玉移催數十次始爲一行甫望賊而掉臂去之者弟所以有調兵如詢客取將如驅子之疏又如李重鎮一賊不殺而舊楚其重晌屢疏代爲鋪張左良玉謊報蹙賊略加捍彈便爲瞑目擾臂朝堂之上曰如何難爲我將官弟所以有將官不殺賊則罪巡撫巡撫參將官之不肯殺賊則又罪巡撫之疏諸如此類末易悉數朱仙鎮之敗良玉以七千之衆率先倡逃致十八萬人馬一齊消散而中原之事遂不可復問嗚呼誰爲之哉憶弟入豫即過循鎮值劉超見其不堪乘去又物色舊鎮臣許定國見其尤不堪乘去而其後樞部俱用之封疆今許逮劉叛矣甚者若司農本非將才而舉爲保督曰能獨馭左良玉驅策劉超也及檄良玉而良玉付之一哂超且顯然爲雖至于保督揚兵河北秦督駐兵潼關兩軍自爲表裏以一爲正以一爲奇過保兵未渡河一步而秦兵先據虎豹南部之路至武吕也捷撫何騫鮫以劍自隨曰此穀之安危在此若不開豁此身有付三尺劍耳會良玉腹心盧鼎者力勸其拜詔事乃定及良玉從黃過之謀東下也以騰蛟不從謀刼取其印騰蛟急解付家人令速出城毋爲所得良玉令四將守之遁與偕行騰蛟幸漢陽門乘間投江順流十里許至竹牌門遇一漁舟救之起登岸視之則關帝廟而愾印出走之僕亦在相視大驚喜亟覓漁舟不知所之說者以爲神救也

綏寇紀略卷十二

虞淵沉

傳曰天道不僭視人主之修德與否而降之禍福此自然之符也今以十七年已事觀之成湯之責六事箕子之陳五行未聞有失德或致厥罰況於三風十愆之必戒可得而知也莽莊中正以禮祀鬼神恐擾侵省以禳靈異晉蠶蕭仲舒劉向之徒執經義推陰陽撫得而譏焉然則彗孛凌犯何自而生水旱札瘥爲爲而作豈上帝之監觀或爽而政事或召其理不可信歟夫天道遠人事邇以武宗之戲澄腕騙保有大業乃先皇愛勦恭儉不免于亡者前人之餘殃處其極歟彼曲學小儒因成敗傅會其說此目睫之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於戲遭時亂亡鑒戒太史之所紀蓋闕如也姑摭拾道聽著於篇

癸亥　太白　彗

當萬曆三年癸亥人東非退舍復扈居數月

案萬曆九年二月辛酉火星順行犯井宿北第一星十年八月戊申月入井宿與火星相犯二十五年十月戊寅火星逆行入井非非者秦分兵將起于秦也秦地在嘉靖以前西陲多弊朝廷以三邊爲重調

兵食。惟政治。故秦可無憂。萬曆中。專意封貢。秦兵缺額餉。每鎮以數十萬。又以調援怨咨。提爲亡命。秦督撫店用其民。匿寇盜不以上聞。熒惑者火也。火必繇隆而後發。萬曆九年。順行犯井二十五年。逆行入井。火繇微以至著也。崇禎三年。退舍復顧居數月。火燦于原。不可謂迴矣。雲中、定襄、雁門、代郡、太原、皆入東井鉞度。故秦寇而晉受之。從神木過河。三晉名城。蹂躪殆遍。其驗也。

崇禎三年庚午二月。熒惑入鬼宿。犯積屍氣。楊鶴劉廣生主撫。四年四月。太白晝見。熒惑亦見。與是年相類。

兵法。五火止於熠燿。畫則因機發石以投人者也。自永樂中。得西洋大小火礮之法。而弓矢戈矛之技廢不講。將東狃于不復見敵。一不中。棄之以走。反委諸盜賊之手。故其初用之成天下。而後以亡國。天啻象。熒惑之數十見者。殆爲是乎。三代東殷。其法可勝而不至于大敗。秦獻公十八年。櫟陽雨金。始皇朝宇之。按萬曆五年九月晦。張居正聞父喪。十月朔彗星見。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以爭奪情。廷杖謫獄。其後黨錮冀同。糾結不可解者數十年。以至亡國。楊嗣昌奪情免官。道周廷杖謫獄。勇遣戍。竟過會熒惑入心。范景文、黃道周、成勇、劉同升、趙士春、何楷、亦以爭奪情免官。道周廷杖謫獄。勇遣戍。竟錮之軍。居正起之。嗣昌終之。皆楚人入相。皆以奪情遇星變。天道信不誣也。

十年春。太白晝見。

六月。太白經天。

十月。太白晝見。赤。

是年。李自成等分五隊以點闖中。老獪猾占鄖襄。舍曹操蹋塌天譴賊以直窺江淮。陪京大震。楊嗣昌措兵十二萬。餉二百八十萬。應熊文燦爲總理。寇禍遂至不收。太白經天。此其應也。

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彗星見。上于初四日。修省免朝講。

彗星在萬曆中十有二見。二十一年七月乙卯。見于井。至乙亥。逆行紫微垣。犯華蓋。微垣者。帝庭也。三十五年八月辛酉。彗見井度。長二尺。漸往西北。壬午。遂歷于心。心者。太子宮。子孫危亡之象。先是三十四年。李自成張獻忠生于秦。而自成以八月生。彗之犯秦分也。在其周月。春秋傳曰。美惡之復必周。昔

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己酉夜。熒惑逆行尾八度。爲月所掩。五月初五日丁卯。退至尾初度。漸至心。

十二年十月。熒惑逆行太微。犯上相。

十六年正月。熒惑逆行失其處。

十七年二月。熒惑犯角。

次年五六月。熒惑犯房心。

熒惑自犯鬼宿後。其凌犯失度者凡有八。莫甚于十一年。從尾度漸至于心。心太子之象。郗萌曰。犯太子太子憂。犯庶子庶子憂。按萬曆三十四年四月丙午。熒惑入心。其年二月。皇太子第一子生。是時鄭貴妃在上旁。太子將有動搖之議。其後光廟雖立。祚不長。熹廟國統再絕。先皇十年。太子加元服。出閤講學。其明年。熒惑入心。太子二王。後以國嫡遇害。占曰。王者絕嗣。是其應也。楊嗣昌時爲兵尚書。奏爲占主中宮。后妃。今熹廟成妃發引。所謂白衣之會也。又歷攀漢光武、明帝、唐憲宗、宋太宗、時皆月食火星不爲災。其論明帝永平。則云是年立皇后馬氏。德冠後宮。嗣昌主獻訣以寬上意。此語尤援引不倫。科臣何楷駁之曰。臣不知嗣昌何所指斥。且心爲明堂。前後星皆太子之屬。恐奸人顯邪說以危東宮。宜以爲戒。是時田貴妃擅寵。其父宏遇數犯法。交結朝臣。謀傾中宮。漸有萌芽。卒成所占妃妾有謀后者。天道信可畏。何楷精於內學。恐嗣昌險詐。將結椒親以固權免禍。故先事折之。嗣昌銜人相。舉朝爭之。按萬曆五年九月晦。張居正聞父喪。十月朔彗星見。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以爭奪情。廷杖謫獄。其後黨錮冀同。糾結不可解者數十年。以至亡國。楊嗣昌奪情免官。道周廷杖謫獄。勇遣戍。竟過會熒惑入心。范景文、黃道周、成勇、劉同升、趙士春、何楷、亦以爭奪情免官。道周廷杖謫獄。勇遣戍。竟錮之軍。居正起之。嗣昌終之。皆楚人入相。皆以奪情遇星變。天道信不誣也。

十年春。太白晝見。

六月。太白經天。

十月。太白晝見。赤。

是年。李自成等分五隊以點闖中。老獪猾占鄖襄。舍曹操蹋塌天譴賊以直窺江淮。陪京大震。楊嗣昌措兵十二萬。餉二百八十萬。應熊文燦爲總理。寇禍遂至不收。太白經天。此其應也。

十二年十月初一日。彗星見。上于初四日。修省免朝講。

彗星在萬曆中十有二見。二十一年七月乙卯。見于井。至乙亥。逆行紫微垣。犯華蓋。微垣者。帝庭也。三十五年八月辛酉。彗見井度。長二尺。漸往西北。壬午。遂歷于心。心者。太子宮。子孫危亡之象。先是三十四年。李自成張獻忠生于秦。而自成以八月生。彗之犯秦分也。在其周月。春秋傳曰。美惡之復必周。昔

梁簡文之生，其年與侯景相近，僧寶誌預知之，先皇以三十八年，誕於宮中，爲天地神人之主，豈知飛
慶惡來出于米脂，腐施佃者，已三四年哉。彗星自萬曆五年起，訖于四十六年，中間凌犯，惟此兩年最
大。五年見西南，長數丈，而四十六年，先以九月甲寅，長星見東南，形如疋布，廣尺長二丈，九日而滅，所
謂蚩尤旗也。十月乙丑，彗再出于氐，自東南斜指西北，掃太陽守星，入于亢，又漸往西北，掃北斗、天璇、
天璣、文昌、五車，逼紫微垣，次月十九日而滅。天意初以譴告人主而不悟，其未載蚩尤旗竟天，斗極、微
垣、天子之宮庭，而皆掃滅，以見禍患已成，消復亦不可爲也已。其至崇禎十二年十月復見者，楊嗣昌
以是年八月晦，受命督師，十月朔至襄陽，大誓三軍，而彗星即于其時見，又上以十月，命王紹禹爲河
南總兵，後紹禹兵叛，失陷雒陽，嗣昌開囃喪師，襄陽繼破，兩藩遇害，京師之禍，實基于此。天意若曰，彗
之掃北斗紫微，今害微至矣，於戲，可不畏哉。

紫微　帝座　軒轅　前星　太階　文昌

十七年正月，司天奏帝座下移。

是年十月，紫微無光。

十七年五月，軒轅絕續不常，大小失次，至九十月間乃復。

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至次年八月乃復。

十三年六月，泰階坼。

十七年，文昌坼。

按帝座有五，北樞、紫微、太微、天市、大角、心中央，皆王者所居之處。當八年九月，熒惑犯太微，占者以太
微天子之宮庭，流寇以八年春，犯鳳陽祖陵，燒享殿，天垂象以陵寢不守，賊將入天子之宮庭，及乎帝
座下移，則其兆已成，不可爲矣。軒轅者，后妃之舍，主內政，以鉤太微，萬曆四十四年十一月、四十七年
九月，月再犯軒轅，其時王皇后崩，當至尊偕周后同殉社稷，而軒轅絕續不常者，上天亦爲之慘動也。
太子撫軍監國，不離其位，下移者，爲主器已亡，諸王入繼之象。太階坼，大臣多殺死者，文昌主國之上
將，十三年後，武陵、韓城、宜興、三相皆不以令終，鄭南、巽平、靖南、三將先後死，國家之禍，君后及將相皆
受之，天道洵可畏哉。

歲星　填星　熒惑　參　井　亢

九年，歲星犯南斗。

十一年四月，歲星晝見。

十五年夏，歲星逆行。

十二年十月，填星肇。

十七年二月，填失光芒。

十二年五月，熒惑下移。

十三年十月，參足突出玉井。

乙酉四月，月入井垣。

是年亢宿坼。

占曰，若令逆則歲星逆行，鄧萌曰，歲星逆行，社稷亡，天下兵起，民去其鄉，又歲星主齊魯東吳之國，故
梁武天監四年，歲星晝見，其後致侯景之禍，先帝時李青山亂，山東吳大饑，海寇大作，是其應也，填星
主豫州梁宋，失次者，進則失地，退則爲喪，又占曰，歲大風，五穀不實，有火災，中原糜爛，天象應之，梁宋
實受其咎，參伐七星爲虎尾，熒惑爲首，其爲虎白，主西方，考古法二十八舍，熒宿列在參前，但熒止半度，
形小而近參，易于縮入參度，崇禎中，西人湯若望仰觀推測，適合其時，熒宿入參，故以熒居參後，非謬
也。若下移，則又其未縮之時，從參左肩以移之于右，其占爲虎猘食人，又參足突出玉井，其占亦曰虎
猘暴害，參熒既主西方，胡獻忠唯秦蜀，其爲猘驗豈虛，肉祝斯民之應乎，月犯井，兵起人主憂，又曰，大
臣誅，有破軍殺將，亢主宗廟，其星變，主王者絕嗣，將致宗廟不守，斯非其最驗者歟。

十七年二月，塡失光芒。

十二年五月，熒宿下移。

十三年十月，參足突出玉井。

乙酉四月，月入井垣。

是年亢宿坼。

占曰，若令逆則歲星逆行，鄧萌曰，歲星逆行，社稷亡，天下兵起，民去其鄉，又歲星主齊魯東吳之國，故
梁武天監四年，歲星晝見，其後致侯景之禍，先帝時李青山亂，山東吳大饑，海寇大作，是其應也，塡星
主豫州梁宋，失次者，進則失地，退則爲喪，又占曰，歲大風，五穀不實，有火災，中原糜爛，天象應之，梁宋
實受其咎，參伐七星爲虎尾，熒爲首，其爲虎白，主西方，考古法二十八舍，熒宿列在參前，但熒止半度，
形小而近參，易于縮入參度，崇禎中，西人湯若望仰觀推測，適合其時，熒宿入參，故以熒居參後，非謬
也。若下移，則又其未縮之時，從參左肩以移之于右，其占爲虎猘食人，又參足突出玉井，其占亦曰虎
猘暴害，參熒既主西方，胡獻忠唯秦蜀，其爲猘驗豈虛，肉祝斯民之應乎，月犯井，兵起人主憂，又曰，大
臣誅，有破軍殺將，亢主宗廟，其星變，主王者絕嗣，將致宗廟不守，斯非其最驗者歟。

十七年二月，塡失光芒。

十二年五月，熒宿下移。

十三年十月，參足突出玉井。

乙酉四月，月入井垣。

是年亢宿坼。

占曰，若令逆則歲星逆行，鄧萌曰，歲星逆行，社稷亡，天下兵起，民去其鄉，又歲星主齊魯東吳之國，故
梁武天監四年，歲星晝見，其後致侯景之禍，先帝時李青山亂，山東吳大饑，海寇大作，是其應也，塡星
主豫州梁宋，失次者，進則失地，退則爲喪，又占曰，歲大風，五穀不實，有火災，中原糜爛，天象應之，梁宋
實受其咎，參伐七星爲虎尾，熒爲首，其爲虎白，主西方，考古法二十八舍，熒宿列在參前，但熒止半度，
形小而近參，易于縮入參度，崇禎中，西人湯若望仰觀推測，適合其時，熒宿入參，故以熒居參後，非謬
也。若下移，則又其未縮之時，從參左肩以移之于右，其占爲虎猘食人，又參足突出玉井，其占亦曰虎
猘暴害，參熒既主西方，胡獻忠唯秦蜀，其爲猘驗豈虛，肉祝斯民之應乎，月犯井，兵起人主憂，又曰，大
臣誅，有破軍殺將，亢主宗廟，其星變，主王者絕嗣，將致宗廟不守，斯非其最驗者歟。

十三年九月，五車中隙三柱不見。

十七年二月，河鼓坼。

次年天津坼。

十七年，搖光坼，芒角黑青。

五車，天子之兵車舍也，三柱動，則車騎繁，崇禎中，朝士勸上修車戰之法，而孫傳庭鄠縣之敗，竟以火
車致潰，其三柱不見之效歟。巫咸曰，河鼓、金鼓也，主金鼓，河鼓坼，則金鼓不震，天津主河梁，石氏曰，天
津絕，洪水滔天，自汴梁沒後，河再決于山東，搖光者，北斗之第七星，其名爲應，主兵，又曰，應星色黑有
水，衝有徙民，考之皆驗。

狼　天弧　王良　penetrating　房

十七年十月，狼怒躁，至次年四月，

次年，天弧引滿，

是年策試王良前驅房勤徙，

荊州占曰，狼爲盜賊，巫咸曰，狼星易處，天下大饑，兵滿野，又曰，天弧引滿天下兵，石氏曰，王良策馬，胸
天下大亂，兵大起。

營頭。天狗。枉矢。流星。

十七年三月。營頭貴陽。盛如雷。

五月。天狗下尾。長白竟天。

乙酉正月。枉矢東流衝太陰。

九年六月丙子夜有星大如斗。色赤芒燄做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

十四年。高郵湖陽星大如扇。

十五年夏。星流如織。

十七年二月。星隕如雨。

六月後。四川日月無光。赤如血。人仰視北斗不復見。有大星出西方。芒燄閃爍。搖漾不定。是時廣忠烙猶。

賊滅後其星乃隱。

營頭所墜。有破軍殺將。流血三千里。

天狗下則四方相射。其君失地兵大起。

枉矢所觸。天下所伐。滅亡之象。

流星在萬歷中凡五見。其三十四年五月丁丑。有星自西北流東北。大如盂。赤色有光。是爲李自成生于米脂之證。自西北流東北者。蓋秦以入于燕齊之象也。上九年以前。賊中以高迎祥爲闖王。自成特其部曲將。屢象弁祖寬白沙朱龍橋之戰。賊勢已衰。會祖寬兵譁東歸。象弁召入京。功垂成。而中殷未盡迎祥死。餘衆推自成爲主。乘總理撫人。橫行無忌。約約者赤者兵起。此其驗也。

天赤。如血。

熹顧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五鼓。全陝天赤如血。巳時漸黃。日始出。

占曰。此赤眚也。主大旱有急兵。

是年。白水賊王二反。

日變。

崇禎十年丁丑春正月辛丑朔。日食。免朝賀。

是年春。白虹赤氣貫日。

十一年二月朔。日光燄溢竟日。

是年十一月五日。日中黑子。黑氣成青白氣。日入。光燄溢如初日。

十二年元旦。日白無光。

三日。日光燄溢。若鋸齒噴花。白氣及暮。

五日。日旁有黑氣若戟。東南有白虹。

是年二月十二日。寅巽日變。辰時日兩旁各一白九。俄日上有白氣。申時有黑氣掩日。忽從日內隊出。廣袤數丈。遥指方一瀋以開。

十三年九月望。兩日出沒。

十六年十二月朔。日無光。星實見。

日食不爲災。唯正月朔爲三朝之會。漢惠帝七年正月辛丑朔日食。至崇禎十年正月。爲三辛丑朔日食矣。惠帝失政。祿產亂朝。哀帝夭折。王氏篡竊。在明季則有焚並辭令衛將之禍。昔洪臣有封事曰。小民正月朔日。倚長毀器物。而況天子日月之告乎。者白虹貫日。日中黑子。兩日竝出。皆亡徵也。

天鼓鳴。

崇禎十年三月。陝西天鼓鳴。

十二年二月。四川保寧府天鼓鳴。

同時二月十七日。易州白石口南城。天鼓自北起。至南。次日。從東北起。至西南。皆晴日無雲。風亦甚緩。其聲如雷。

十四年二月山西偏頭關天鼓鳴。

萬歷中。天鼓鳴凡五十一見。在京師者一。南京者三。鳳陽罹變者二。它郡國者四十有四。後輔則景州、高邑、遵化、易州、紫荊關、遼左則松山、蓋州、寧遠。山東則登萊、登州、館陶、青城。山西則代州、宣大、陽和、左雲衛、隨汾。陝西則平涼、涼州、固原、甘肅、西寧、金州、西安、洮州、南直則揚州、泰州、鎮江。四川則夔州、豫則河南府。江西則袁州。內西寧見者三。甘肅見者二。京房占人主疑神亂多歷年所。海內無事。左氏曰。以樂悔憂。非是之謂乎。

崇禎十一年。賊入蜀。破州縣三十有八。今十二年。保寧天鼓鳴。明寇將再入蜀。蜀人居滅之微也。易州後輔要地。偏頭關燕晉阨塞。十四年後。賊由舊入于後輔。偏頭、寧武、正其所從入之處。故天鼓鳴以證告之也。

大雨雹。本冰。

崇禎四年五月。大同雨雹。襄垣縣雨雹。大如伏牛。如丈石。小如孕婦人畜甚衆。

八年四月初八日。澤陽福賢等鄉。雹雨冰雹竝作。晝晦。飛石揚沙。平地盈尺。植物與屋瓦俱壞。

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宣府乾石河山場驟雨。怪風大雹。打死馬騾四十八匹。

九月。順撫陳祖苞奏。境內冰雹爲災。

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未刻，撫寧縣自遷湧起，東至沙河長不老口，西至榆關，大雨雹，田禾盡壞。八月，白水、固官、雄商、隴西、大雨雹，秦撫丁啓睿以聞。

十四年八月，宣府冰雹為災。

是年六月，湖廣大風雹，巡按沈承詔以聞。

十六年十月十五日，汝寧光州雨綿如絮，積田野者殆遍，乾州冰雹大如斛，毀民廬二人。

元年十一月，陝西木冰，壓樹枝盡折，其後大河以北，歲有此異。

萬曆中，京師雹災，凡八見，它郡國二十。崇禎時，雨雹止此乎。殺人畜田禾甚者，皆之舉重也。劉向曰，雹者陰脅陽也，君子以小人為陰，外臣以內官為陰，四年溫體仁方用事，正類排斥殆盡，張慎言以考察遷，趙光抃以閣臣在內閣，黃道周被劾被謫，呵，熊文燦諸事，禁旅太盛，者，陰脅陽也，君子以小人為陰，外臣以內官為陰，四年溫體仁方用事，正類排斥殆盡，張慎言以考察遷，趙光抃以閣臣在內閣，黃道周被劾被謫，呵，熊文燦諸事，禁旅太盛，

綱三部，公然受朝覲諸臣之賄，十二年，楊嗣昌在內閣，黃道周被劾被謫，呵，熊文燦諸事，禁旅太盛，

劉元斌等，其下大雹，陰脅陽者，此其應也。

劉欽曰，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雹木為之冰，天啓中，朱童蒙、喬應甲、皆以貪邪擯秦，元年，秦撫為朝廷，晏惟不治罪，故陰陽上下不能通達，以兆木冰，為甲兵之象也。

風雹，霧，晝晦。

崇禎四年六月，臨潁縣雷風大雹，傾樓拔木，磚瓦磁器，隨地無遺，鍋選者哆。

六年癸酉春正月朔，大風霾，日出兩珥。

九年七月二十日，河陽州長夏門外居民劉勅市，白日黑風揭一屋去，杜壁識裳未動，四隣如故。

十年三月十四日，眞定晝晦，大風霾，發屋拔木，巡按李模以聞。

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名府濬縣等處，東北見有黑黃雲氣一道，忽分往西南二方，傾刻四塞，狂風弄晦，黃埃中有青白氣及赤光隱隱，時開時暗，巡按韓文銓以聞。

是年冬，河南府大風，新安縣都御史呂孔學墓上石碣吹入雲中，去四五里方墮。

十四年辛巳春正月壬寅，黃霧四塞，日晷無光。

十二月，禮建巡撫熹輔奏異風。

十五年七月，保撫揚文岳奏怪風。

十六年正月二日，大風晝晦，五鳳樓前門拴，風斷三截，又風吹建極殿，廡簷樓柄俱折，殿瓦皆碎。

三月二十四日，風霾晝晦，大學士周延儒請急回防疏。

十七年甲申正月朔，大雨雹，有占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風霾大作，自辰至未，止拔去關帝廟前旗杆，琉璃廠大樹。

葉萬曆中，京師風霾二十二見，故基者，四十六年三月庚午，空中有聲如波濤，黃塵蔽天，日色晦冥，將

昔，東方雷流如火，赤光照地，少頃西亦如之，又雨漿，漿如霧液，土氣襲人，人主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陛悖，故復風陰以應之，洪範傳曰，厥咎囚，厥罰短折，厥極弱，時則有下人伐上，光緒二廟皆短祚，囚，短祚也，極弱者，貴而無位，富而無民，有謀而之貧，而無一人之助，宰和如宜，興井研，皆不為國，盡力，大將如左，寧南，跋扈，不用命，是極弱也，下人伐上，則寇入京師之徵也。

雷震。

崇禎九年丙子春正月，孝陵雷火。

十二年七月，天雷擊破城鋪樓，鴟七丈有餘，木碎，擊碎密寮，邊撫趙光抃以聞。

十三年秋七月，雷震襄府門樹，樹有鹽數斗。

三月初十日夜三更，去孝陵寶城十里，長頭楓香樹，松樹各一，被雷火燒燬，南兵尚書汪慶百以聞。

十四年閏四月初八日，雷火起，薊州城西北，燒至趙家谷，墓二十餘里。

六月初二日，雷震，宣府西門城樓火藥，即發，樓遂廢碎。

十五年壬午五月，雷震孝陵，樹。

十六年仲夏，大雨沾衣如血，雷震，通夕不止，次日，見太廟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為雷火所擊，鎔而成灰，六月廿三夜，雷震，本先殿，廡脊鴟吻碎，中有劉劉，拔去，不知落在何所，廟門玲瓏雕刻處，皆損壞，有龍爪痕，太監蘇元寧，換鴟吻，比前減小，上不悅，降充事級。

萬曆中，雷擊建極殿，端門、承天門、郊壇、齋宮、祖陵、西華門、太廟槐樹、長陵、明樓、圜丘、朝日壇、正陽門、社稷壇門，凡十三見，自二十年後，郊祀宗廟，以公侯伯代行禮，故天數出變異，以告誡之，先皇親郊者再，宗廟之禮，必虔，常以孝陵地脈攸毀，使成國公朱純臣，禮尚書林欲楫，行視山陵，然則孝陵，為乎震，司禮監王體乾，內殿，設主，陳設一不敬，大受譴，間上自以少失父母，大具儀仗，集百官，迎孝純皇太后御容入奉內殿，事死如事生，孝之至也，然則奉先殿，為乎震，曰前此矣，前此，即此何以書，曰天變已成，雖甚，盛德不足以除禍，忠故震之也。

地震。

崇禎七年三月初二日，黃州晝晦，明日，地震，聲如雷，九月，應天地震。

九年五月，江西臨江府南門城牆陷，地二十餘丈。

十年閏四月初四日，雅州地震。

十四日，新鎮地震者二十六日，又震者二。

同時十六日，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又敘州府震，建武所震，瀘州震，越雋衛震，皆同日。

是月二十九日，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

536

十二月太監陳奏地震。
十一年正月薊鎮總兵王奏地震。
九月遼東地震巡撫方一藻以聞。
冬襄陽地震。
十二年六月宣府地震總督陳新甲以聞。
九月編建地震巡撫顏奏輔以聞。
甘西地震巡按御史左永圖以聞。
十三年二月初十日鉅鹿驛地震十二日又震。
六月二十四日渾源地震八月初九日復震。
十二月宣府地震總督張福臻以聞。
是年汝寧上蔡地裂。
十四年正月湖廣地震巡撫宋一鶴以聞。
二月編建地震巡撫顏奏輔以聞。
四月十八日會寧縣降旱霜自春徂夏不雨。
十三年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浙旱蝗河南北數千里白骨縱橫民父子相食。
京房易傳曰上下皆蔽益謂隔其旱天赤先皇有治天下之心相如烏程韓城縣閉阻遏俾賢才摧抑。
德澤不能下流此所謂牖也它占雨少陰之氣金也金爲兵爲刑刑不辜兵不戢金氣毀則不雨先皇
持法太深秦豫楚山城小邑被寇失守爲法受誅者其不辜爲多易曰亢龍有悔先皇憤中外之失職。
盜賊未平皆內結于心心者火也火勝則外彈中乾水不潤下故旱。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益謂貧厥災盛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益益無益于人而食萬物劉向
曰魯襄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多而益虛取于民之效也崇禎中如楊嗣昌議增練餉者六百萬是以旧
賦虛取于民也史冀薛國觀吳昌時先後以賄敗謝秉謙按秦秦寇已急而乘隙大以賄聞是皆無益
于人而食物故蝗災應之。
水災。
崇禎八年冬至上以寇鬬再郊天費十萬金威儀視初郊尤盛先一日微幸齋宮而後端冕入祀乃內璫
之燄炭于地室者太甚火延及于殿御座爲文皇帝盤龍椅皆焚從官有疑色曰天不享矣。
十年正月太監孫奏石塊生火延燒倉場等屋。
十一年四月新局火藥災石板平起空中民家瓦甎移至屋極皆不動乘隙過者人纔飛至半空纔腸腹

六月初二日安民廠災。賜廠太醫王前局官張之秀俱斃。八月又災。

十二年九月二十日京師草場失火。

秦藩縣火災凡三十五見。最大者。如慈寧宮災。無逸殿災。乾清坤寧宮災。三殿災。孝陵災。御苑龍舟災。大光明東配殿災。朝日壇房災。正陽門樓災。隆德殿災。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厥火燒其室。東漢中平二年。南宮盛德災。永樂中。南宮火災之應也。安民廠者。以天啓六年毛盡廠災而改焉者也。造磚施炮烙以鍛鍊楊左諸君子。天啓六年五月。人見都城隍廟鳴者。後宰門火神廟五日巳時。王振煽災前門城樓角。有數千螢火。忽併合如車蓋。東華門入午中前。順門大街也。紅燈出焉。前門城樓角。有數千螢火。忽併合如車蓋。東華門入午中前。順門大街也。紅燈出焉。建聖宮人頭及鎖匙耳墜。大木蘭落。密雲石獅。外委服。圓子。西市樓牌。遍數之。匾圓千具。中若先皇。則何為乎。災曰。內操之未罷也。緝事衙門如靈琨等。則猶許顯純之餘燼也。故火之也。且安民廠所以修守備。其後遷通京師。砲不設。鎗丸。賊不傷而城已陷。天意若曰。火不炎上。徒以白鑞也。故火異。

崇禎元年五月。西安有火。大如礪如斗。色青。光燄尺許。數十砲人入家。用羊豕處之。皆閱數日乃去。不分晝夜。亦不為民害。至七月中而止。占曰。秦為德水。水、火牡也。火出而妖火入秦。鶉首先災。害及鳥喙。豫楚亦將有咎。

九年。泰山神廟中青龍神口吐火。

是年。丹徒田野火光燭天。

十五年。潁州樹杪火燄。焚其木殆盡。

十六年正月初五日。大內諸殿宇及各門樓煙起。閣臣皆出。疑有火災。視之再再。若炊烟而微淡。久而乃息。

睿武帝永明十一年。先是鄱地謠言。赤火南流。變南國。是歲有沙門從北齎此火至。火赤于常火而微。以療疾多驗。都下名曰聖火。此與今之焰草相類。然廟時童謠曰。天下兵起。遍地皆煙。未幾國人有此名曰煙酒。云可以已瘧疾。此亦火異也。

刀鎗旗竿上火。

崇禎十年。太湖縣杜香店官兵營。刀鎗上火光閃爍。砲容鳴。鬼夜哭。時討寇鄭諮陸諮將。全軍覆沒。

十一年。蓉鎮屋梁西安風櫃大作。黑氣沖天。兵刃火燄出現。蹟之有聲。

十三年八月。西門旗竿上出火。大如斗。飛落城河。

十四年三月初二日。天津遊擊張國安巡河至趙家場。刀鎗上火星灼灼有光。黑夜刻載如是。巡撫李穉貞以聞。

晉成都王穎與長沙王相攻。隨逸君秦宇蒲州。屯劉武周據并州反。其兵器皆夜有火光。萬歷中。各邊臺竿有火。凡十五見。其鐙子路有火。時風雷大作。殺靜邊堡軍執棍撲之。棍亦生火。狐山堠亦如之。山東撫治令箭及刀鎗頭梢出火。魏審曰。輕民命。好攻戰。則金失其性而為變。神雖非好戰之主。而先皇用兵。亦有所不得已也。然則火何為乎作哉。

水災。

十年。河南汝水變味甚惡。飲者多病。

十三年。華陰縣渭水赤。

十五年。四川達州城涼水變為血。城中井鳴。

十年。蜀劍州大水。先未水一日。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而裡。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皆漂沒。黃腸凶具架在民屋樑者累累。

水災莫甚于汴梁。以其群在寇誌。故不書。

鼓妖。

天啓七年丁卯八月。上即皇帝位。南面正位。將就寶座。而大聲發于殿之西。若天崩地塌然。使馬皆驚。百僚震恐。上亦為之悚動。識者曰。西方其有事乎。此鼓妖也。

崇禎七年七月。鼓州毋猪灘洞銅鼓聲聞一日夜。是年。蒲縣北山鳴。明年。又鳴。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夜。西山復鳴。如常如風如雷。連日夜不止。

九年十二月。鎮江金鷄嶺土山崩。聞有神言。

十年。鐘山鳴。似虎嘯吼。

三月。會稽山石言。聲如鐘。

十二年巳卯二月初一日。潁州州署有石鼓。十一門自震。堂宇前廂。署州事李色鮮將火藥領出移出堂前空地。復于三月初一日自震。煙火沖天。堂柱亦自起火。

十三年。杭州城門夜鳴。

三月十五日。潁州城隍廟右鐘不擊自鳴。

十五年。鐵鍬自鳴。

十六年冬。迪極殿廚房中有聲。似鴉鳩曰苦苦。其聲漸大。後作犬吠聲。三日夜不已。

十七年二月。大學士魏藻德夜聞刀兵之聲入其寢。三月初舉家聞哭泣。

晉文公殭于曲沃。柩有聲如牛。訓向以為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革之禍。漢相朱博受策。有聲如鎖。楊雄以為總失之象也。李尋以為人君不聽。為衆所惑。空名得進。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先皇性

組殺多權謀。數有亟疾之怒。即位之後。宰相周延儒楊嗣昌等以密名得進。後皆不終。此蛊妖之應也。

春秋傳曰。蔡謠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言。山鳴近石言也。宋災先有叫于太廟者曰。嘻嘻出出。今殿柱龍尾跋。如鳥鳴苦苦。上位不安。宮室將空之象。京房易傳曰。令不修本下不安。金母故自動。若有音。天將大同殿鏡自鳴。占曰。庶雄爲亂。先皇發號施令。未循其本。下有怨叛之心。起而爲亂。此物自鳴之應也。

言妖。

萬歷末年。有道士歌于市曰。委鬼當頭坐。茄花遍地生。北人謂客爲楷。茄又轉音。魏客之兆也。

崇禎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祇。內裁小函一卷。題云。天啓七。崇禎十七。證有編王一。清晨內侍得之奏御。上命遍視皇城各官推究。科臣奏以此必奸人所爲。一加推究。必有造訛立異。煽惑聽者。上可其奏。立命火之。

十年。上過宮中一祕閣。老閹以此先朝所封。戒勿動。上命啓之。得古讖數幅。有一人帶進賢冠者七。曰官多法亂。有數十人隔河對泣。曰軍民號泣。妄男子得傳國形之章。奏上亦弗詰。人乃以爲信。

上好察邊言。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宜用古字作寔。蓋以山屬宗故不安。從古文則宗廟安于太山也。人以爲妖言。

十七年正月。沅州銅仁運界處。掘出一古碑。上有字二行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雨有蓝頭。張也敗。李也敗。敗出一个好世界。

成都東門外。浩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歷中。布政余一龍所修。張獻忠破蜀後。登塔見成都城池宮殿曰。此不利于城。命毀之。修築將竟。穿地取磚。至四五丈。得一古碑。上有讖語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箭不用竹。一箭貫當胸。漢炎興元年。丞相諸葛孔明記。後獻忠以一箭死。迺知箭不用竹乃箭字也。

明初有十八子之讖。成化中。有李鼎子者。結一中官。入宮中謀不軌。事發伏誅。識者以宋太祖取淳風德木。亂其次第。李繼朱者。乃李嘉子繼朱梁之讖也。流言訛僞。宋歲策李嚴以此蠱惑中原。復借爲開城門。迎闔王。迎仔闔王不納糧。令軍中傳歌之。故河北逐其長吏以迎城。

河北之謠曰。鄴臺復鄴臺。曹操再出來。賊羅汝才自號曹操。而天下大亂。

武昌未破前一月。有異人呼于市曰。一窟猪。屠伯至矣。逮宗最橫。遇亂亦最慘。

萬歷末年。民間好藥子戲。圖趙宋時山東盜蛙姓名于牌面。圖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官減活爲勝負。有曰竭。有曰獻。曰大顯。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

傳曰。言之不從。厥咎恆時。則有詩妖。訛言自陳啓新以淮安武生。驟用日吾得官。而張漢儒、陸文聲、帝

怕溫微旨告密。以起寔人之獄。易曰。以益受服。相溫有焉。書曰。惟口起羞。此寔妖之應也。

蝎如蜴。如沸如羹。公卿憂諫。無通經術持大體者。故妖書起之乎前。開讒纔之乎後。四方奸人亡命爭上書闕下。而言之僭差。夫亦甚矣。此言妖所自起也。

草妖。

崇禎四五年。河南草生戰鬬狀。有人馬形。若被甲持矛。馳騁科結。亂乃大作。

七年。河南孟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驛之東。有菊蕳草。夏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遂官者。龍鳳。爲麒麟。爲雀魚蛇鼠。爲蝉爲孔雀鸚鵡。道臣曹燕秋取得三美人。一鳳一鸚鵡。美人黃衣白裳。面施粉黛。鳳苞羽。五采鸚鵡栖干架。架上有盞。盞中有粒。點染生動。華韡不及也。其連陌王氏黨氏塋所產皆同。有一草而枝莖出二塋外者。即與凡草無異。蓋妖徵云。

十六年。有商人自山東販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耳目口鼻成具。

十七年。太倉邑紳知臨川張采家。李生黃瓜。采嘆曰。古語云。李生黃瓜。采生黃瓜。民皆無家。亂其至矣。既而采亦幾及于難。

占曰。王德將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草亦木類也。漢安帝中平元年夏。東郡陳留濟陽長垣濟陰冤句縣界。有草蓂藥。莖如手指。爲雀雀卵蛇鳥狀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是歲黃巾賊始起。夫草民象也。盜賊則墨草之宜除。今以去墨之弗盡。枝莖爲妖。其驗爲李自成之僞署置百官。猶草之面目衣裳如人狀也。僞號改年。猶草之龜鱗龍鳳自以爲祥也。天意若曰。彼雖靦然人面哉。何草不黃。將失其滋茂。以撫類蒞斧。此狂花妖木之不若者也。

有八寶倪成蝦蟇蜂蜢等物。兩開則蹴機發。跳躑滿地。上大笑。賞賚不貲。此蛊妖也。閹帥好以寶樹餉督撫按諸臣。以金爲枝幹。花葉用异寶綴成。五色備具。觀之如真。一株以數萬計。熊文燦得之。以貽京師權要。此木妖也。

服妖。

崇禎中。朝臣好以紗縠竹箨爲帶。取其便易。詩曰。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傳曰。帶其褊矣。金銀貴而重。紗縠賤而輕。改而從之。賤將乘貴。重者爲輕。帶其褊而將盡之象也。

上儉。李建泰于正陽門。建泰頓首拜謝。印綬花怒張如斗。同官證賀。此取金印如斗象也。識者以爲不祥百官多朝。鼓鼙嫛耳。陳啓新詭示其貨。以布作裙。君子曰。嫛耳中下者無甚價。且體亦可以非者。啓新近臣。賜班聯之體。以盜朝望。且近于詐。非禮也。北方小民製幅低側。其狡自掩眉目。名曰不認親。其後寇亂民散。逢遇親戚。有佯淫而不敢認。有掉臂而不欲認。一以自爲寡恩。先見之于首服焉。

貴有曰竭。有曰獻。曰大顯。初不知所自起。後皆驗。

傳曰。言之不從。厥咎僭。時則有詩妖。訛言自陳啓新以淮安武生。驟用日吾得官。而張漢儒、陸文聲、帝京師婦女宴行出遊。好貨蟒服于質庫。乘車去蒲。不避叫殿。親其衣交龍燦然。亂上下之序。禍若無別。蓋

諫以爲言，然終莫能禁。

松江士大夫好着縑巾，屬其上而廣之，前後施幅，武垂于肩，雜以紐絇而紕其旁，綠其下，此武士巾也，其有期功之喪，別綴白縑于其上，有兵喪之象，常熟婦女，家下齊殺，爲髮髻者百而緆之，與衰服無異，人皆以爲凶徵，無錫一孝廉，喪衣短衣不被膝，巾紫色而朱帶雙垂，自首以屬于要，金壇一公子，被而褶，好施粉黛，弓其足爲婦人裝，盡必綾，其見客也，常以夜，後此兩人皆以凶終。

曹風之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百年以來，世室豪家，侈汰已甚，飲酒則載號載呶，歌舞則猱雜子女，其風始于江漢宛雒，而被于吳越，上屋下韶，以寇盜災荒，士大夫狃承平餘俗，欲身率天下以儉，而終不改，於戲，有葛屨履霜之心，而不能變羔裘逍遙之智，詩人刺共公之好奢，而謂不稱其服者，其咎在上也，春秋戒子臧之身災，而謂服之不衷者，其咎在下也。

濫晉，附見。

兵未起時，中州諸王府中，樂府造絃索，漸流江南，其音繁促悽緊，聽之哀蕩，士大夫雅尚之，又江南人多唱掛枝兒，而大河以北所謂夸調者，其言尤鄙，大低男女相愁離別之音，靡細難辨，自此以後，政事日蹙，情態纖迫，兵滿天下，夫婦仳離者，不可勝計也。

物異。

上將御乾清宮，空中墜一鶴，頸穿一箭，至地猶飛鳴，俄而斃死。

上乾清宮後廡有新鵲居，遊藝齋，皆陳設寶玉重器，于御几物竟自移彼此，互易其處，或顛倒雜亂，失而復得，守者懼得罪，伺之，見御榻直茵中，有鵲而旋者，狐毛零落，其氣尚溫，適知向者狐怪也。

崇禎六年二月，建昌民家生豕，一首二身八蹄二尾。

十五年七月，聊城縣民馬中杰家生豕，一首二尾七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時則有豕禍，萬歷中，豕禍七，天啓秦楚皆豕妖，有長喙人足而一目者，是年懷用陳奇瑜爲總督，因撫失賊，聽不聰之效也。

六年冬十月，涉鴨數萬集于襄城山西河北，明年南渡河，滻池陷，十五年冬，團風蝟蛋洲有飛雀萬餘，投新州南城溪，後張獻忠破武昌，從鴨蛋洲渡，此比之鵲鴝來巢，爲羽蟲之孽，近黑皆也，黑色義主急，有飛烏之象焉。

六年十月，汝寧有鳥，鳩身猴足，善飛有聲，時流寇渡河犯汝，至十年，此鳥復見于上蔡（案本草，此鳥名曰寇雉，出主兵亂），六七兩年，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鼠身鼠足，人取供饌甚肥，但犯其骨立死。

七年，大同牛疫，號噭以數千，十三年，襄陽春山鄉獲牛幡兩頭二目，京房易傳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又曰，牛少者殺不成，萬歷中牛鬬五，皆二首，或作人狀，天啓間，沅陵牛幡二首一目三尾，竟亂徹也，上是年，李自成從車箱峽伏去，寇鬬以不解，山西河南大饑。

七年，寧夏鼠害稼，銜尾食出者十餘萬，十二年，黃州鼠食禾，渡江五六日不絕，傳曰，鼠盜竊小蟲，晝伏夜庶害稼者，貪邪小人竊祿位而寇盜以滋生也，萬歷四十四年後，雖天鼠渡江者三，皆銜尾萬餘，天啓陝西鼠怪，狀若狸，長廣尺餘，無足，兩肉翅，足在翅中，割之腹有升黍，妖在秦者，秦將有鼠盜事，夏延綏鼠皆稼者，皆秦分也，渡江而以黃州者，張獻忠破武昌之應也，又上內殿燒章房，多鼠盜食，與人相觸而不畏，十七年元旦後，鼠忽屏跡，寇入秦，章奏盡焚，昜飛侯曰，鼠棄居不穴，君死國亡，它占曰，鼠無故夜去邑有亡，近黃酵也。

秦州關山中，老鼠化爲鵪鶉者，以數千計。

九年十月朔，淮安新城東門民家，牝鷄振羽啼，躍而化爲雄。

十年，京師宣武門外斜街民家，白鷄羽毛鮮好，喙距純赤，重四十觔，慈谿孝廉應廷吉見之，愀然曰，此鷙也，所見之處，國亡，萬歷三十六年，靖邊營軍人家鷄雌化爲雄，五行傳曰，不鳴不將，無距者，事不成，今鷙則鳴將有距矣，上是年寇患已大成，故鷄禍也。

十年三四月，饒塘江木柿化爲魚，漁人網獲中有首尾未變者，木如故。

十三年，德安府天雨魚。

十四年，楚府輔大流淚，有哭泣聲。

十四年，太倉衛指揮姜周輔家鷄伏子，兩頭四翼八足，揮使亦勤吾也，衛將屬厥災見于其家

十五年二月，鼷鼠渡江，晝夜不絕。

十五年，金縣田鼠殘食夏秋禾苗，巡按李悅心奏，又隴西縣田鼠灰黃白色，咬傷麥穗，十五年八月，延綏定邊堡，妖鼠產于蝦蟆腹中，一產數十，遍二三百里，食禾稼皆盡。

門牡自開

崇禎七年，太康縣門牡自開者三，知縣事許某，集邑紳議其事，屋梁鑿，知縣死。

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漢成帝元延元年，門牡飛，谷永以爲那國傷災，鑿旌將困而有司奏請加賦，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爲之飛，今太康古夏陽也，爲楚漢相距地，鑿雖汝潁之通衝，是年寇既渡河，郡國日亟，軍興而災害並亟，牡飛邑屋自攜，明汴雄皆失其固而棟折榱崩，民將壓焉之應。

疫

崇禎十六年春，京營巡捕軍，夜宿暮盤街之西更初定，一老人喚曰，夜半子分，有婦人縞素涕泣，自西至東，勿令過，過者厄不淺，鷄鳴則免矣，吾乃土神，故以告也，夜半婦果至，軍如所戒，不聽，前五鼓偶熟睡，婦折而東旋，返識邏者醒之曰，我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剳此方，若何聽老人言，阻我災，首及汝，言畢不見。

逆者懼。奔告家人。言未終。仆地死。大疫乃作。七月二十九日。從臨馬縣水回。滿。鎮御前銀一千兩。金鑾提調者再發二萬兩。令五城按理。十六年。舉場左右。人鬼錯雜。薄暮人扉不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乃澄水投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大疫定後乃已。

江南自京口起。江陰無錫止。民睡起。誠以黑圈記其門。或釜底畫一梅。一夜殆遍。

先是河北傳一小兒。見人白面毛。逐之入廢棺中。發財白毛飛容。變滿。俄面接大作。名曰羊毛瘟。江南漸傳染。民相戒曰。無食茄。食者必病。飢面腫之。以手折茄中分之。輒有一羊毛。斷之以刀。則無有。此白雪也。

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捊也。何休曰。邪氣之氣所生。先王設疾醫。掌萬民之疾病。又索鬼神而祭禁之。以其時埋憪慆慢。無弗蓋藏。故民得考終厥命。今兩河暴骨弗收。惡氣蘊祟而爲疫。羊金也。金氣傷。故羊腦轉入于疾病。此其徵也。其時又有書讖隱語。道藏中固以解按。生民短折。人主不能救。而天救之。非其彰彰者乎。

人鬼之異

崇禎二年己巳。滁江莫翁撫子。有一女嫁于李氏。夫婦初相得。後其夫漸不內御。有隣女學媚媚于莫氏而問疑。俄有孕。請問得其情。詭之。太守案論。果有之。乃命莫氏歸而娶此女爲妻。爭斷詞曰。莫翁無子。而有子。此女撫夫而有夫。郡人無不見之。有欲上聞者。莫固衿族。恐以妖妄及禍。固請乃已。

十五年冬。山東婦人生一物。雙貓首。首有角。角之顛有目。身如人。手垂過膝。巡撫陳以聞于朝。

嘉定有一男子。無家室。忽腹大而黃。人以爲蠱。其隣夜聞呼喚聲。生一男。將執以聞之官。其人抱避去。不知所之。

十二年。靳州各街道。每夜鬼哭咆哮。聞之有聲。逐之有影。

十五年。靳州有鬼。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擲槍居人。城遂陷。

十六年。上將祭廟。廟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如有婦人自衣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是年人見太廟中鬼智嘯呼而出。

赤雪　黑雪

崇禎七年甲戌三月。海鹽雨血。

七年。黃梅縣天雨黑子。如栗。

八年八月。宣城池中出血。

十年丁丑八月。黃州天雨蟲。色黑大如菽。蠕蠕動。食苗俱盡。是年春。北地紅雨。

八月。山東雨血。

十一年。新鄭雨黑水。

十二年。黃州城南門流血五日。又太倉皆王市地湧血。

十五年。青浦東門外河內一石。又灘上一石。又諸生楊家柱礎。皆湧血。不出三月之內。

蜀劍州民家。有滴血污衣門。城中數萬戶皆同。

十一年。都市黑雪似爰錢。民大擾。

十六年。京師黑雪。見窗中。常見如豕如犬者。黑色行作鬼聲。

癸未年。松江舖野橋雨血。

梓愼有言曰。赤黑之祲。妖氛也。京房曰。臨獄不解。茲謂進非。厥咎天謂。故天雨血。傳曰。蓋從天而降。其國兵災。救起。鈐向曰。刑罰暴虐。貪饕無厭。則天雨蟲。

天雨麥　雨毛　地粉

崇禎丙子年。松江舖野橋雨毛。

十三年。雨麥于吳郡。

關中渭南縣。天雨蕎麥。

十四年。江南池河守備高策銓報。于廣武衛之北山。英武衛之小橫。土中變成紅綠白三色米粉。軍民取以充饑。取者日數千人。名曰觀音糧。

穀樂傳曰。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夫十三四年。大無麥苗。以無雨也。無雨而雨麥。則何以爲雨說哉。變而爲粉。其異也滋甚矣。

陵哭　城慈　神像有淚

陵未哭前。有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歐擊甚苦。哀聞號泣聲。乃集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銀蹌走。無何寇至。

崇禎十五年後。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

十七年。南京孝陵夜哭。

十四年。嘉興城壁震如雷。時稱城慈。

十六年癸未。□州城南門哭五日止。

六年。曲阜縣孔子廟里像兩目流淚。如汗三日夜。

十五年十一月。黃梅孔隴鎮地藏菩薩目出淚。一線銜鼻而下。拭而復出。十二月二十三日始絕。

陵異止此乎。曰城將王克生僞揚武知州張聯奎。謀發獻陵。風雷大作。被擊而死。則不當主子哭也。城異止此乎。曰十七年十一月。滎澤縣東十里平地忽現一城。雉堞井幹皆具。久之始沒。幾同影國。則不

止于弈也。神像之异止此乎。曰。流星子之證。慈聖李太后懿而告者。數千百言。自稱九蓮菩薩。則在天之張。不止像也。嗚呼异矣。

綏寇紀略補遺上

虞淵沈申

上爲光宗皇帝第五子。以神廟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乙未卯刻。生於東宮。母。貞靖劉賢妃也。郭皇后及賢妃先後同厥。代光廟兩選侍侍李氏。宮中稱東西以相別。神廟初以上失母。命西李母之。既而西李有公主。改命東李。李於母道甚備。上日起拜天輦。退而謂母。所以成就聖德。調劑之功居多。光廟登格。慈宗因移宮事。詔論羣臣有曰。選侍東李氏居勞勤宮。保護皇五弟。卽上也。生十一年矣。天啓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封爲信王。進李氏爲莊妃。時魏忠賢客氏用事。莊妃持正抵觸。宮中禮數多爲兩人所裁抑。憤遘疾。與賢妃同薨。上以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居信邸。十二月初十日。行冠禮。七年二月初三日。册封元妃周氏。（后辛亥三月二十八日子刻生）上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選侍之。又爲勤宮後園有二井。相去遠。上誑汲於井。有金魚隨綆而上。再汲一井。得魚亦如之。金色照耀。鱗鬣蠲動。左右知其祥。祕弗言。

是年八月丙辰。慈宗崩。知大行遺詔。文武百僚。英國公張惟賢等。上箋勸進。翼日丁巳。上卽皇帝位。以明年爲崇禎元年。上聖母劉賢妃爲孝純皇后。册封元妃周氏爲皇后。議遵祖聖母於慶陵。上大行皇帝謚爲慈宗哲皇帝。奉張皇后尊號曰懿安。復慈宗原封成妃位。號慈廟六妃。自東西兩宮王良妃段□妃外。尚有張裕妃。李成妃。范慧妃。任容妃。裕妃幽死。而成妃廢默懷太子。成妃則懷寧公主母也。（懷純客純貴而選封皇貴妃。薨謚成妃。薨謚加贈光廟少因夫就客氏。薨謚爲所戮。又有恭貴人等。亦以加贈被害。）加贈光廟李莊妃封號。予其弟李國棟以官。給田千頃。上念鞠育勞。且因輦母遵祔。成恤卹備至。故有是命。召還成臣張國紀於河北。給劉志選樂夢璟謀危先帝中宮之罪。封孝純皇后弟和陽衛正千戶劉效祖爲新樂伯。劉繼祖授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姪劉文炳劉文燁授錦衣衛指揮同知。以周后父南城兵馬副指揮周奎爲都督同知。

元年三月初四日。慈宗哲皇帝發引。葬於德陵。光宗皇帝實錄成。六月十一日。上追封皇三兄由栩爲王。册皇八妹爲榮安公主。於十三日出降駙馬都尉翟永固。七月十九日。舉安孝純皇后神主於奉先殿。選淑女田氏爲禮妃。袁氏爲淑妃。封后父都督同知奎爲嘉定伯。授禮妃父遊擊將軍田宏遇爲錦衣衛指揮。淑妃父袁祐爲錦衣衛正千戶。上以榮安公主奏。切責駙馬翟永固。送太學教誡之。

二年二月初四日。上第一子生。周后出。

三年。上立第一子慈熙爲皇太子。七月。神廟悲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薨。八月初五日。穆廟容妃韓氏薨。十月二十九日巳刻。皇長女生。十一月十一日。神宗皇帝實錄成。二十三日。葬皇貴妃鄭氏於銀泉山。同時命內官監同所司相視。穆廟昭順莊恪榮和靖皇貴妃墳園。葬容妃也。

六年。上第三子生。周后出。

上第四子生。田貴妃出。

八年。上迎孝純皇后御容入於宮中。

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上第五子生。田貴妃出。

十年正月初七日。皇五子百日命名。

四月。慈廟李成妃薨。

十月。皇太子行冠禮。出閤講學。以姜逢元、姚明恭、王鐸、屈可伸、充侍班官。方逢年、項煜、劉理順、吳偉業、錢謙益、林增志、充講官。胡守恆、楊士聰、充較讀官。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第六子生。庚寅日。

十二年三月。上以羣臣請。尊孝純皇后爲皇太后。舉安大香寶册於慶陵。凡過所。命所司除治道路。加賜太后父新樂侯劉應元爲溆國公。母徐氏封溆國夫人。

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册封皇三子爲定王。

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册封皇四子爲永王。

七月十六日辰時。田貴妃薨。

是年也。神廟宣懿康昭劉妃薨於慈寧宮。

十六年正月十八日。神廟和嬪薨。

三月初九日。樂安長公主薨。

初十日。定王行冠禮。出閤講學。

八月十六日。永王行冠禮。出閤講學。

上重周后賢。伉儷恩甚備。先是慈廟大漸。魏忠賢自知罪過大。左右皆其黨。有它謀。懿安被上以勿食宮中食。后從戚畹家取所作乾糒進之。周氏先世吳人。父奎以織室丁夫人生后。家貧。躬自操作。然不苟言笑。嘗歲時出拜親戚。當之者瞑眩不自持。貴後始知其巽。早歲從上更艱難。既定。首減椒房用度。修內治。裁抑外家恩澤。宮中禮數。嚴十年矣。賜黃遞敬服。丁夫人入拜畢。始行家人禮。后見母之爲己屈也。而流六月。太后母瀛國徐夫人夢見后來歸。和與言。上而哭。形容舉止如平生。明日亟表聞。時上憫不安。念寇欲太子報之。左右諫曰。此天下主。不可。遂止。后性慎。嘗以京師急徵言曰。吾在南尚有一家居。上問從何知。因不語。它政事弗參預也。田貴妃豢產也。有姑爲要人小妻。父因以佚遊爲輕俠。妃生而纖妍。母纖母也。多藝。長教道之。既入宮大幸。性寡言。能候伺上指面後發。知書善琵琶。所居常薌薰。香褻而不散。蠅蚋著。御禮服無汗。上令啜熱棗以試之。卒如常。宮中有夾道。徇行幸。御蓋行日中。妃命作蓬餘。獲其上。從行者皆得休。又易小黃門之舁己與者爲宮婢。上聞之以爲知體。於宮西建一亭。累石爲洞。蒔花藥。張幄坐其旁。邀上奏酒曰。臣妾自發家府錢爲上築甄月臺也。好變易宮中儀法。燕見首服不過次。綃衣也。皇五子六子亦田出而薨。當上之責李武清以藏鐵也。瀛國夫人嘉定伯奎、駙馬都尉昌、引大體爭弗聽。既五皇子迺疾。慈聖憫身語。頗以薄其家爲恨。上大悔。歎息以我故害此兒。其薨也。諡之曰懿孝通至順順惇靜王。識哀也。十六年五月十一日。皇七子薨。張悼隱王側。所出莫能詳。上諸女可考者。長公主名徽娖。其封曰長平。以年將出降夫。用亂故緩。其次幼未封。誠曰居昭仁宮。因以名之。初光廟七子。熹宗既隱王。三年。上命輔臣成基命封懷隱王。捧冊行禮。故宮中呼定王爲三皇子。永王壯大。年與鈞田貴人出

上之擇將相而不效也。臨朝太息曰。不如還用我家世臣。當案誅崔魏時。廷臣汚染者衆。列侯中惟有豐城李承祚。它無所聞。踰年。上以增減勳書事。幾殺長山相。其事本由忠安顯張慶錄。得勿窮治。爲程柄國。朋黨大作。撫事誠意。各以所附爲異同。上頗悉其狀。中加譴怒。而卒並收之。上豈一日忘動臣哉。按祖宗朝。公侯伯以三等。制爵。遞國革除。中興繼絕。累聖以來。曰勳曰戚。皆十世是宥。然有元功肺腑子孫。降爲一伯。歸命者一伯。其二伯進爲世侯。二伯進爲侯而世伯。三伯不世。其四伯無後。今見伯十。曰成安郭祚永。與安徐穉本。襄城李國楨。新寧譚宏業。應城孫廷勳。平江陳治安。成山王道陰。安鄉張光燦。遼安陳秉衡。忻城趙之龍。靖難後。以它功而封者十一伯。歸命者一伯。其二伯進爲世侯。二伯進爲侯而世伯。三伯不世。又三伯無後。今見伯二。廣寧劉嗣恩。武進朱自洪。列聖所封者。仁宗五人。其三伯不世。一伯進爲世侯。今見伯一。清平吳遵周。宣宗五人。其三伯不世。一伯無後。今見伯一。景信裨尚機。英宗九人。其一伯進爲世侯。五伯不世。二伯無後。今見伯一。靖遠王永恩。景皇帝七人。其二伯進爲侯。一伯累進爲公。而皆絕。一伯進爲世侯。一伯侯而世伯。其四伯不世。又四見伯二。南和方一元。南寧毛懋龍。英宗復辟後十四人。一伯進爲世侯。一伯侯而世伯。其四伯不世。又四伯無後。今見伯六。曰宣城衛時春。故以奪門封者也。餘它功封而存者。彰武楊崇猷。武平陳世恩。世恩卒。子又襲。封。豐潤曹匡治。懷柔施兆麟。東寧焦夢熊。憲宗八人。其二伯不世。三伯無後。今見伯三。曰寧晉劉光溥。伏羌毛鳳翀。武靖趙邦鎮。武宗十二人。一人進爲侯而誅。餘非其正皆奪。世宗二人。一人以方士免。今見伯一。新建王先通。王文成之曾孫。王光遠。嗣爵後無子。臨立其次子先通之子。樂安王司馬。樂治者。文成父文成長子正億有二子。先通乃其次子之後。襲封。伯二百十六年。執此見主。復其故爵。故世謚於遠。李獻爲撰。且書其死。以二十三年五月乙卯。此勅云仲春。與實錄及奸讒錄事略不合。世遠下獄論辟者。十年。到科李清清宿之。乃稱按其籠封。減壞鐵記。臧庫久遠。弗民間。倉卒所能辦也。司寇鄭三俊救其冤曰。若誅至當。初歃此誓。誓泉下所司。一公世侯。論死。無論功臣。將公主腳鐐之謂何。嗚呼過矣。二公前過不得代。九年八月。鄖國公十世孫。元璋乞恩。準下所司。四公紹而降爵。一公奪。二公隨父除。今見公一曰魏國徐宏基。宏基以宏光元年襲。證武。靖難大封者二公。追命而世者一公。積功進封者二公。其一公失律除。今見公四。曰成國朱純臣。十四年。純臣以上命相親孝陵。有所封。定國徐允禎。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巳故定國公徐希臯襲。楊氏奏。許其子允禎襲爵。黔國沐天波。天波父啟元以尚主與焉。英國張惟賢。十年六月。惟賢卒。其子世澤襲爵。又景皇帝以功封者二公。一公坐事誅。一公世侯。此所謂十九公也。魏國、黔國、即重地爲世守。英國惟賢、三朝順命。以篤老賜告。故用其子世澤掌瑣列之尹。而允禎居左軍與國議。純臣進太傅。首百僚。常鎮領天子之禁軍。上特優恩禮。爲功臣表率。矣少司馬蛙在部。以衛所各宜。事繁。簡往職之。大率皆靖難功。而開國者。百不一二。蓋以地名國。開國而侯者三十人。其三人進爲公。次以功封者二十四人。其一人進爲公而世侯。又

全國矣。當承襲錯上以文全爲皇太后弟，而承襲以文全爲皇太后弟，固承襲父爭傳爲安國公，領上護軍，純父襲元爲鎮國公，即用此例。○萬曆十一年，封后父王偉爲永年伯，偉卒，其子王棫襲封。熹宗初，與博平同拜者，又有永寧王天瑞、天瑞于天啟四年，加顯邁侯，子昌錫降等仍伯。新城王昇二伯，永寧以孝靖皇太后封，新城以孝和皇太后封，慶德二陵所生母后家也。天瑞之子長錫，昇之子國興，及上世再得紹封。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王國興襲新城伯。而太康張國紀以慈安故見重，其爲人亦賢，當事急時，出萬金以助軍興，優詔進侯。其恩獎即嘉定弗及也。十六年張國紀并其弟嘉定伯奎，家本醫也，年五十始貴，目偏盲，篤厚無它長，長子鏞出自后之前母，奎從容請異日擇於鏡若鉉者一人爲後，后弗許。田宏遇估貴妃寵，數媚恣不法，或曰妃非田氏子，西宮袁其父祐，徵也。然猶退讓稱一娘，後以田宏遇比例，再乞展，兵部以宏遇匯請。守城有勞，不得以此例，不許。上數戒飭田氏，貴人亦以此少被譴。后爲謝乃解。宏遇願先亂得病亡，視喪定爲正終，幸矣。駙馬都尉自侯拱辰後，拱辰尚順陵第二公主，爲神宗皇四女，以王昇爲煒爲長，與以救劉光復，故獨神宗恩，押順陵殉，時公主已亡，庶不嫉其何封。○博尚瑞安公主，爲神宗皇六女，

大事。機宜一失。禍不忍言。臣敢惜餘生。不以上告君父耶。上見其語切。爲色動曰。先生言是。苦一時難調。發。其先將一萬人從。乃召兵尚書張國維議。配以庶通兵七千。馬科二千。京營一千。賜督師臣尚書一千。賜督師臣尚書一千。賜督師臣尚書

諸輔臣復爲申救而倪司農元璐至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上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皆只以練餉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旨。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糜不普及。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慨之。又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臣又私心痛之。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推咎於議練餉之人。冒昧懇慧。罪當萬死。因引咎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此去。（先是十四年。山西巡按御史陳祖變疏言。練餉之弊。祖變曰。兵一抽則人失其故居。無田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明留偏裨。且贏其過而利其餉。夫弁抽財。既絕則凡可以警懼禦侮者。皆是物也。精神不用以束伍。而用以抑餉。原餉不用以養兵。而空虛則無人。而又安言練餉。餉則愈缺。而安知其弊。此練餉之弊。抽兵之道也。）先朝詞臣有經世之略者。莫過於上海徐文定公。晉江蔣公。徐公農書及西洋火器諸法。皆講求以備國用。惜年老未及施行。蔣公於餫糧士馬之數。瞭若指掌。在上前亦能敢言。然上素惡直好諛。見延儒體仁輔昌躯。語多迎合。又僞巧捷給。而蔣不免於戇。且口操閩言。以此不甚合。然其時已危急。難用之無益也。德璟去。都諫孫承澤汪惟效爭之。皆力。魏藻德亦以爲言。然已先傳藻德爲首輔矣。璟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廷連章見留。避嫌卽具疏辭朝。并研相演避同免。其得放在後。時饑輔寇騎已充斥。乃不果行。嗚呼。上之號咷求賢者十有六年。至末造庶幾於一遇。以今觀之。如蔣德璟李建泰范景文之在政本。倪元璐馮元飆之備六卿。以視從前之充位者。相去遠矣。然必用閫將斗筲之輩。藻德躐而處乎其間。則又何也。祖宗朝各邊養兵。全取給於屯鹽民運二者。其閫支京餉。始自正統。訖於萬歷之末。亦止三百餘萬。今抽餉練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撫德璟所陳。當時蠲蠲諸臣。眞萬死不足以塞責。誠以主上之明察。若使德璟效用如烏程宜興時。倖當宁早聞此言。且慮懼前席之恐後。不幸大勢已去。明知前人之欺蔽。不可勝誅。不得已貪曲沃以破家專征。訪通州以敵壘城守。皆爲目前支吾苟且之計。其經久遠謨。非不深領其言。願以無可如何拂於心而逆於耳。啞嚕。孰非時爲之哉。君子不得不致慎於始用事之人也。

京東省督二。曰薊寧。曰薊門。置撫四。曰遼。曰山永。曰順天。曰密雲。京西省保定置一督一撫。通州昌平置南督治侍郎。天津置一撫。此三督二督治六巡撫者。皆治兵以擁護京師主策援者。東撫近豫稍遠。宣大以居庸爲重。既分兩撫矣。又設一督。所以控寨挈晉。遙扼江楚。而中通河淮。非不嚴且密。後且寖弛焉。按邊兵視祖宗朝加且倍。其用之則不及什一。上常命薊門保定各練三萬戰兵。遭松杏潰亡。汝寧喪敗。卒伍蠹缺。而糧額虛糜不改。馬價歲支三十萬。馬不蕃息。將佐乞恩冒濫。類多蹔養庸兒。遇關御史衝周充據實奏聞。上慨然曰。此吾多設督撫之過也。十六年五月十七日下詔曰。方今之患。在乎官多兵弱。人地乖互。權位牽掣。兵將不習。法令不修。非亟改之。無以蘇邊政。乃命薊遼合爲一督。薊密合爲一撫。薊保合爲一撫一鎮。薊督得兼領諸帥。密鎮士馬歸之順撫。及三屯營。總兵留保撫與通鎮。而通保二督皆裁。昌平改督爲撫。所轄二鎮。柳溝降副將一以聽昌鎮節制。當是時。關督薊督得罪下吏。責保督呂大器以後至。尋得免。督治

四年。永在通州。金之俊在昌平。而梁廷棟在玉田。撫遼李希沆撫山永。趙維岳撫順。保定上以玉田希沆幹敭嚴關。弗輕動。維嶽新任。非邊吏才。其順撫卽用繼續攝之。召維岳撫永入爲戶部三萬人。省五千以分畫磁州拱極。兵侍郎。而之俊改巡撫視事。呂大器用爲江楚應皖總督。其保督所部。徐榮盡隸保撫。（郭天吉補保督。申甲祚天吉補保督。忠勇右協副將。）仍爲保撫標別募兵七千。雜智戰車火器成一軍。統計撤二督、二撫、三鎮、通鎮其重於薊門。上嘉奇東撫王永吉之才。方維失事按劾。等罷皆已謫。召見特薄其罪。擢薊遼保定總督。先後發御前銀二十五萬。盡以裁死員。挑丁壯。繕甲仗。買馬匹。練兵五六萬人。又爲之歷召諸撫鎮。易置之與更始。其詔令所未及者。津撫馮元飆一人而已。無何。上以邱祖德爲東撫。（祖德進保撫。被糾。張國維惜其才。又以督下李青山王明齊見。留薊遼。又守浙州有功。故錄用。）秦所式爲豫撫。楊鶚爲順撫。鶚武陵相季父行也。言事伉爽有家風。上緣按臣故用。而王繼謨入爲兵侍郎。練宜大總督孫督累病請。隨換繼謨代其任。宣大（時陽和不守。驛遞入山中。爲白成所執拷掠死。）其大同宜府二撫。衛景瑗朱之馮皆號稱職。於是京師方千里而近。二督九撫更制爲粗定。是時流寇蔓延荊襄江楚之間。於京師未急也。總兵則寧遠吳三桂。世將襄之子。關門號勁旅。而三桂敢戰。與其副馬科方有功。山永保寧輔重扈天編。人言其短。改用高第以扼嚴關。唐通奉新旨。兼領二鎮八路之兵。既又使之專理中協。分所統屬於孔希貴。（有旨唐通專理中協。孔希貴專理四協總兵。詔書以權授爲辭。明密雲初撤。不應遽復也。）別將如、通州杜應登以證潛天津曹友義以防海。昌平李守鑾扞衛山陵。陵後又有攘柔之白邦鎮。陽和之朱三樂。而宣府唐銓、大同姜瓌、稱重地。從代上谷以走三關。周遘吉在寧武。威名起於晉中。山東有劉澤清。河南有陳永福。皆以宿將爲中外所服。此十三鎮鎮者。居京師咽喉。膂指之處。卽有緩急。下尺一召之。可以呼吸惟命。然高第、孔希貴、杜應登、唐銓、在事之日淺。計其受任入軍。而寇固已過河矣。先是上以三邊督師孫傳庭兼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軍務。倖黔督李若星、鳳督馬士英、江督呂大器、引其兵同擊賊。諸撫如川黔絕遠。應皖往來江上爲游兵。江楚晉豫其最急者也。乃用王衆奎於楚。郭都賢於江西。李乾德於偏沅。徐起元於鄖陽。（衆奎總撫鄖時。起元初以撫鄖時。皆以所部有賊。提兵境上以待命。其秦撫漏師孔主居守。十六年三月初九日。秦撫督治驛任。用師孔代之。晉撫蔡懋德主持角。豫撫秦所式主餫餉。左提右挈。以翼秦師之必克。總兵有若白廣恩。從入援還秦。上發帑金二萬。俾從督師殺賊者也。督師親軍有高杰、牛成虎、孫守法。副將盧光祖之屬。其來出關者。王根子守西安。趙光遠守漢中。留爲大軍後距。他若左良玉擁衆南下。使者迎勞。令師還定全楚次漢陽。黃得功劉良佐初下永城。擒逆超以獻次潁亳。劉澤清捕曹南之衆。控引河北次彰德。卞從善陳永福身任南河號召。李際遇劉洪起者。以歸國次睢陳。期各以其方入。若使諸將果如明詔。併心殲力。或溯流西上。或渡河直前。卽逆寇且返顧襄陽。而督師可長驅宛雒。我豈復憂賊哉。天未悔禍。羣帥懷持兩端。覘秦師之勝負以爲進退。督師用羽檄發奔命。馬嬪、官撫民、率延甘寧三鎮之兵莫利。先出關。陳永福道遁郭家灘。借賊在河北爲解。雖以尚方劍趨之。不會也。迨夫

鄭縣一潰。上幾幸賊不能遽西。加白廣恩爲遊擊將軍。偉沿道收潰師以扼關守險。不幸潼關再敗。廣恩降。高杰走。宵撫民馬。擴陳永福之徒皆沒。當兵未決時。上能秦所式。而論永福從善。卽家拜豫楚督任。潼而用王國寶劉肇基爲豫楚大將佐之。詔未行而秦師敗。問闖至。上計以賊逼秦。荊襄漢汝之閒必且虛。左良玉得以其閒輯江北楚地。吾日者貴王楊基罪。偉撫承天德安。方國安陳可立皆白衣自效。今潼與國實肇基往。此三人者。必可使也。頃之。聞西安陷。馮師孔不知存亡。則咄嗟良久。念諸人莫可撫秦者。或曰。李化熙撫蜀而未發。上曰。秦蜀並急且索何。不得已以龍文光爲蜀撫。而化熙移之秦。又顧其下曰。秦蜀亦不可以無帥。則用葛汝芝於軍夏。（葛汝芝宣大督標中軍。）李棲鳳於甘肅。秦翼明於四川。（蜀將甘良臣。溫如璽。皆以失事被殺。故趙用賢翼明。）文光身阻隔。詔書未必達。化熙、汝芝、棲鳳、亦不能入秦。佚道開後進。卽上意亦無如之何也。久之金之俊入爲樞貳。而何騰蛟爲楚撫。皖撫則用張亮以代黃配元。江撫則用曦昭以代鄒希賢。上於時忽忽不樂。每事輒思有更置。以冀一効。其黠者規自脫。而慤者喜躁任。在事姑取數人塞責以觀之。而獨於秦督苦無所屬。（上以秦督重可行者。多以知兵事之破賊起家。例故推督撫。又云無人。更詔不得已。乃以余應桂上聞。）兵侍郎余應桂者。飭廉士。常撫楚力濟獻陵。起詔籍再召見。上以爲此政任有氣。可以當傳庭矣。御史瞿達者。秦人。憤其鄉里陷賊。願馳至河東觀聲。乃以應桂爲督。而達監其軍。趣之往。達言於朝曰。今遣兩豎儒入不測之秦。而無一將與俱。是秦之也。兵尙嘗張綱產不得已。出許定國於獄。幷所請都司孫可法付之。（可法卽孫傳庭之弟。）發帑不過萬金。馬不過百匹。應桂請對曰。臣自分必死。顧兵食不增而伸兩臂扞賊。臣雖死于國事何益。（瞿達亦請見。如有兵有餉。臣不憚一死。報國若無兵無餉。因伏地痛哭。）上默然未有以應。因趨出。應桂行而全晉亦已陷矣。晉撫蔡懋德初以賊兵薄坂。提所將三千人專備平陽。既而嵩鳳告急。不得已返顧。太原。而平陽守將陳尙知及道臣李士焜、太守張鱗然、先自成未至。齎印表過河迎賊。懋德急檄事武之。卒二千人。合以巳標兵往救。出太原三百里。屬城皆反。聞官軍至。閉門拒。糧。士卒以糧盡退歸。賊以正月之二十五日。游騎逼近郊。二月初五日。自成親至城下力攻。懋德遣神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關。孔訓重傷死。勇永魁陷陣亡。懋德草遺表。屬其監紀賈士璋間道入奏。督以必死。初七日。晝晦大風。霾日。標將張雄焚東南門城樓火藥以應賊。城遂陷。中軍應時盛擁懋德上馬。授以劍。巷戰。時盛手所斃殺數十人。扶懋德至三立祠。從容再拜。懷其符與印。與時盛偕縊。布政趙建極。被執不屈死。郡縣佐屬爲賊殺於晉府之端禮門者。四十六人。京師爲之震動。王永吉捻楊鶴之臂而嘆曰。上倚吾薊門一旅。今所調習整練者幾何。而可以禦賊。計莫若撤關外四城而守關。召吳帥三桂之兵。亟入以衛京師。都下公卿莫肯先發。吾兩人於責無所逭。其何可以不請。龔曰。善。相與共爲奏。奏入。持以示閣臣演簗德等。演簗德愕視不敢對。退竊言曰。上有急故行其計。卽事定而以棄地殺我輩。且柰何。都給事中吳麟徵爭曰。此何時。而可廢後患罔決。諸人不得已。請吳帥之父襄入爲中府提督。召見。熟計其宜。意在緩之。以覘上意之所定。

襄至。上諮以棄地守關策。襄對曰。祖宗之地。尺寸不可棄。上曰。此朕爲國家大計。非謂卿父子棄地也。賊勢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襄曰。臣擒賊據秦。皆未必來。卽來亦遣先驅耳。我耳。若遠關自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獻陛下。上笑曰。逆闖已百萬。卿何言之易。襄曰。賊聲言百萬。實不過數萬耳。中原烏合。未遇邊兵交手戰。往時諸將皆撫御之兵。見賊輒至潰降。以五千人往。則益賊五千。以一萬人往。則益賊一萬。遂使賊勢愈熾。我兵愈衰。今彼屢勝而驕。初未見大敵也。朱仙鎮之戰。左帥可謂大敵矣。而敗在我兵多降賊。鄭縣之戰。秦督可謂大敵矣。而敗在我兵皆秦人。若以臣子之兵當之。直成搗耳。上曰。卿父子之兵。不足以餐一兵。此各邊通弊。不自襄始也。上曰。此三萬人皆驍勇敢戰乎。襄曰。若三萬人皆戰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過三千人可用耳。上曰。三千人何以當賊百萬。襄曰。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國恩以來。臣所食者。粗糲三千人。皆粗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紈綺紵綺。故臣能得其死力。上曰。當餉幾何。襄曰。百萬。上愁曰。卽論三萬。何用多餉。襄曰。百萬猶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數百金莊田。今捨之入關。給何地也。種。額餉少十四月。作何法清補。關外尙有六百萬生靈。委之非算。今驅以同入。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論。百萬恐不足以濟。臣何敢妄言。上曰。卿言是。但內庫止有七萬金。搜一切金銀什物補湊。得二三十萬耳。乃下捐助之令。太康伯張國紀捐一萬。嘉定不及五千。餘鮮有應者。羣臣言人人殊。吳帥撤兵之議。遂格不行。賊之破太原也。走忻州。忻陷。遂圍代。周遇吉守代。嬰城連戰十餘日。積尸與城平。而賊攻轉急。遇吉兵少食盡。退保寧武關。賊薄關而呼曰。五日不下者且加屠。遇吉發大砲殺萬人。藥火盡。或曰。賊雖重。緩言給之可紓死。遇吉怒曰。若豎何怯耶。今能勝。一軍爲忠義。萬一不支。縛我以予賊可耳。遂開門衝擊。復殺數千人。賊罷欲退。其將曰。我衆彼寡。以百擊一者蔑不勝。我請去其帽以相別。賊從之。我兵大敗。遇吉妻劉氏率其下巷戰。已而圍室自焚。遇吉爲所執。大罵不屈。被磔死。遂進而逼宜府。文進而逼大同。兵民瓦解。唐鉞不知所爲。朱三樂自劉衛景瑗及督糧郎中徐有聲朱家仕皆被殺。又進而逼宣府。將白廣恩貽書說誤姜瓌。將士皆憤。貳頭請之。馮以其城下賊之。馮登城獨步太息。見大砲曰。汝曹試爲我一發。我雖死不恨。衆憾然莫肯動。自起爇火。卒有舉其手者。之。馮愴而奪卒刀自劉。姜瓌開門降。其陽和總督王繼謨。則先已逃去矣。上初欲大發軍制。而軍人狃習不服。關門申協昌平保定之兵皆大譟。昌撫何謙殊其魁定變。保撫標遷太守邱茂華之逃也。執而下之獄。亂兵殷茂華械。而縛標害之。於時機輔糜沸。天子危逼。手詔以王永吉總督各路援兵。趣三桂亟入衛。與所通劉澤清共濟國難。而賊已鈔柳溝。破昌平。殺守將李守鏸。縻爛拱極。以抵於京師。（王永吉督兵入衛。以三月二十三日至營。由雨京師已陷。）

祖制。京營兵三十萬。五軍府與三千營神機營爲三。故曰三大營。後改爲十團營。（成化初以四武四勇四營分隸三營。曰十二團營。）以京軍班軍各三萬充之。而班軍分其半以番。而是京營長十

二萬人也。其法用勳臣爲提督。內臣爲監督。兵部侍郎爲協理戎政。十二團營浸廢。三千改爲神樞。與五軍神機猶存三大營之舊。三營之內。又疏爲三十九小營。此京營之制也。（京營之法。至正統而弊。至景泰而復弊。世宗中興。復爲三大營。）又有勇士四衛二營。宣德六年置。名爲天子之禁旅。皆領於京營。而團子營營上直。又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名曰前府公侯之子弟亦隸焉。備天子之環列扈從。不足言軍。錦衣衛有緹帥。有巡部巡街道。有南北鎮撫司。東廠有東西司房。掌刑理刑千百戶。其下所稱番子手者。亦漢八校尉之屬。主徼巡長安。譏察非常。合之京營十餘萬。執袴之子。厭紈之卒。四方剽輕無行之徒。託名擁護。食糧官者。不可勝數。京營之罷癃者。退爲老家。萬歷五年。始置選鋒。天啓七年。再設壯丁立殊科。以增厚精銳。究其勇怯無以異。甚至權貴右之家。占虛名糜月給。有事則出錢以雇備丐。舉京師之人。盡食營糧。而京營幾於無兵矣。班軍之番上也。諸不行者。皆入營之講肄可知已。是以名爲解軍而無軍。名爲給糧而無糧。祖宗宿衛踐更之兩制。內與外其交病。京軍耗而班軍亦爲之窮焉。（永樂遷都。京師七十二衛。軍三十萬。又以內五十衛軍二十萬。又以大寧、山東、河南衛軍輪班上五軍營操練。此時軍之制也。）上初即位。戎政侍郎李邦華嗟曰。京營敝壞已極。是可不爲之制耶。請練汰其老弱。盧而揮魁健材力之士爲天子之親軍。且曰。此安危存亡之所係。其言甚切。京軍狃於習而牖且惰也。道路切切耳語。有疑者曰。京軍必爲變。當是時。國勢強。若發雖在肘腋。皆賣棄備一節將足以制之。天子與二三大臣定其計。彼惡敢動。而動成中官惡不使於已。恫喝言曰。亟罷李侍郎以謝之。不然且反。上宿以邦華忠。願心動。不得已反詞譴鐫。託以營政廢弛。而邦華竟免去。久之。有陸完學者。盡更其術。與中官深相結。而一軍安之。陸以此尚書滿三考。晉宮保。圖玉。而子弟亦錦衣矣。京營自監督以下。又有總理捕務者二人。皆以御馬監司禮文書房爲之。是營務專領於貂璫也。中外多事。官者便奏請。上爲之發帑金。供繒餽賞犒之用。酒哈馬市於西邊。芻茭步作之不時。馬輒肥死。厚募邊人補部伍。士卒往往流言。用火器而變局數栽。議車戰而軍乘不習。中官無它籌略。文臣拱手聽其所爲。相與修文具而已。自神祖九年大閱後。皆遣官或傳旨停免。上卽位久之。議以大閱恩賚不貲。而城守不可以不戒。有旨於十一年月日。上躬自閱城。先期掌前府事者。大集禁兵。紅盔將軍陛戟而屬於門。勳戚帶刀隨從者百數。黃門列鼓吹。天閹出駭馬。五軍營、神機營、勇衛營、前鋒營、袜首弓鞬伏道旁。以一營樹一羽纛。鎧胄旌旗甚設。天子輦而由正陽門、崇文門、朝陽門、東直門、安定門、德勝門、阜城門、宣武門、而下還宮。翼日再由廣寧門右安門、永定門、左安門、廣渠門、東便門、六軍望見乘輿呼萬歲。文武官改服色。然帶策馬從。上大悅。召完學進御幄面獎勞。飲以金樽酒者三。卽以其樽賜之。完學等用年至乞身。上加優予路費驛傳去。時人以爲榮。然而京營兵未嘗可用也。上初懲逆奄擅政。痛抑中官。幾欲復掖庭擯除之舊。祇以股肱失職。厭薄外廷。不得已用王坤等出監諸軍。張彝憲內攝二部。然亦撤遣不常。示絀伸

在手。不欲偏有所假借。惟東廠京營。遵祖宗舊制。故柄用弗改。東廠與執金吾刺探各衙門陰事。得用中旨收考。京營奉命討楚豫賊。中官淩督將佐出其上。頤指諸大帥而趨走之。此二者上本以腹心相任。幾爲天子之私人。適京師罷子弟隸名廠衛。挾持百寮。未嘗爲縣官。而私行姦利。京兵桀驁太優。恣睢淫掠。奸狡人執猱以爲功。輕折辱它將吏。率以此戰士解體。盜賊久而不滅。且內操本逆奄所爲。訖於今弗能。論者以中黃門握兵柄非便。終莫有顯言。（吳少司馬甡在戎政時。上召問練兵遵將。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多被前不協數勳語未舉。上目撫之曰。此非論奏事處。德化慚而退。是晚上手諭下閣臣。提督止監兵三千。命內臣督勳。上嚴正旒瑱。如此。十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上諭東廠大監王德化曰。）朝廷設東廠緝事。期於發摘大奸。若糾劾細微。文罔詰察。非所以安全之也。今後歸之所司。非謀反逆倫。權豪扞法者。勿問。先是上從輔臣請。內操罷監軍。撤劉元斌盧九德討賊不效。班師入都。至是廠衛亦以大體裁抑。惟京營獨否。元斌九德之還也。王之俊閻思印見爲勇衛營監督。上命增設四員。用二人以補其任。督理營務王裕民爲之定其班。以中明軍制。久之。上以元斌身討賊而獻陵失守。又御史王孫蕃糾其在張秋諸處縱兵淫掠。王裕民故識其奏還之。且洩其語於劉。俾先自奏辨。爲孫蕃所發。上大怒。併下於理。不旬日而兩瑞皆棄市。當是時。上於兵食大詘。有請發帑者。輒格之曰。三十六衙門搜括已盡。卿知之乎。或有以問老瑞。曰。此上時事耳。祖宗朝藏鏹累萬萬。卽魏忠賢倭盜。安得而盡空之。皆固對曰無有。分輒曰不過二三百人。勒習未終。忤貴遽散。合營十萬。僥倖抽驗之所不及。忧愒而佚閒者無算。令甲以後乃知大內之所藏沈沈者。自逆奄大去。其籍守者。見上明察。恐闕而爲罪。相戒弗開。最後京軍城守饑。喪亂迺至舉之不能蓋。皆豎頭須誤之也。案京營餉至一百七十萬。又京支七十餘萬。居戶部兵餉三分之一。京營將壬承允、王崚、唐鉦、楊斌、等奔走中官。以倖富貴。未嘗知兵。京兵注名支糧。視軍府如傳舍。一不樂輒賄司總以買替而去之。朝中暮乙。雖有尺籍伍符。莫得而識也。上屢旨訓練。賞罰非不甚嚴。立標分輒曰不過二三百人。勒習未終。忤貴遽散。合營十萬。僥倖抽驗之所不及。忧愒而佚閒者無算。令甲以後乃知大內之所藏沈沈者。自逆奄大去。其籍守者。見上明察。恐闕而爲罪。相戒弗開。最後京軍城守饑。喪亂迺至舉之不能蓋。皆豎頭須誤之也。案京營餉至一百七十萬。又京支七十餘萬。居戶部兵餉三分之一。京營將壬承允、王崚、唐鉦、楊斌、等奔走中官。以倖富貴。未嘗知兵。京兵注名支糧。視軍府如傳舍。一不樂輒賄司總以買替而去之。朝中暮乙。雖有尺籍伍符。莫得而識也。上屢旨訓練。賞罰非不甚嚴。立標分輒曰不過二三百人。勒習未終。忤貴遽散。合營十萬。僥倖抽驗之所不及。忧愒而佚閒者無算。令甲以後乃知大內之所藏沈沈者。自逆奄大去。其籍守者。見上明察。恐闕而爲罪。相戒弗開。最後京軍城守饑。喪亂迺至舉之不能蓋。皆豎頭須誤之也。案京營餉至一百七十

武二字以請。上爲親書共武堂賜之。京師外城庳薄。自左安門迤西。無復新河之阻。御史裴希儁請挑品坑限馬足。於總監協三臣之內。分一人專任外城。國賴閉之奮曰。新橋南土堤。兵單壝淺。率所領止屯。以一當衝要可也。天子以爲能。十六年八月。改繼英掌後軍都督府。用國賴代之。披王承恩監督京營。而王之儉領捕務。中外更始。專以京營爲急。國賴常被密劄進見。造膝倚重。在諸勳舊右焉。是年也。京師大疫。營兵物故者甚衆。賊信急。王承恩以守城不如守關。白遣一萬人往。賊不由居庸從柳溝抄隘後以入。一萬人失道。未嘗與賊遇。國賴請於上曰。守不如戰。發三萬人。營新橋南。用駝負載軍資者十日。據八陣圖。包十五里以爲屯。賊至沙河聞砲聲。則三萬人一潰散。甲仗火器。盡棄之資賊。賊且用以攻城矣。當賊初渡河入晉也。上復用司禮監杜勳等十人。出監宣大諸軍。及賊騎逼而京軍單薄。卽內操所罷之三千人。登陴設守。廷臣欲一覩守具。格於中官之赤棒。不能上城一步。嗟乎。自崔魏以後。內璫視權寵爲固然。見主上之且信且疑。王裕民劉元斌未能免於刑戮。雖恩禮非改。將必有以大失其心。一遇危急。卽渙然離矣。彼杜勳首惡固在先。降人有謂王裕民名下太監王則堯、開齊化門以納賊。卽云流言訛僞。距變無其端哉。且京營已矣。東廠錄衣衛虎冠之卒。不下數千。豈有賊在發旬。奸細布列城中。輯事者悟焉不察。此曹子烏足任也。自古國釁君危。必有大臣領城門兵爲之扞圉。以同其生死。今以刀鋸鼎鑊之流。如兒戲以至於敗。李邦華王家彥拊膺於京營之失策。私室自縊。內官忠如王承恩者。幸得以其身從。嗚呼。三百年來君臣關絕。其密邇萬不及北司。人主孤危已落近侍之手。雖以先帝之明察。前後左右。卽非刑人。兵刺軍機。率於黃門之變關。以不能釐舉。緣此抵於危亡。而終與宦者同絕。可以見宮府之情睽。而安危之計。謬也。其所繇來非一日之積矣。可不戒歟。

綏寇紀略補遺中

虞淵沉下

上焦勞天下十有七年。恭儉似孝宗。英果類世廟。白哲豐下。聲聞非常。音吐如鐘。處分機速。讀書日盈寸。手筆逼似歐陽率更。有文武材。善騎。嘗西苑試馬。從駕者莫能及。講射觀德殿。挽三石弓。發輒命中。暇則用黃繩穿隧石。而手自擊之。曰。吾以習勞也。行郊廟之禮。先宮中散齋致敬。而後出就齋宮。旣齋事。視容端手容莊。拜移晷刻而後起。欠仲跛倚。無自而入焉。居深宮之中。不苟嘲笑。教太子諸王。準諸禮法。左右長御。不以私慝而小過威利。無珠玉玩弄之娛。無聲色歌舞之奉。無豢池馬獵之樂。暇時鼓雅琴。命中書爲譜以進。曰。此足以娛心神。勝它樂也。舊事散金銀豆於地。令宮人爭取之以爲笑。上弗獲已。命取墨棗代之。宮中有月宴。有時宴。外戚公主家以歲時進甘果。皆傳旨停免。自初年能三吳織局。倘方御澣濯之衣。履穜則以布爲之繕。曰。朕方率天下以去奢返朴。且令諸子知艱難。可弗自身始乎。覽奏可。章奏。指授方略。鉤考條流。洞悉機宜。快摘疵病。上書者爲之流汗色恐。退而皆服手劄曰。詔告誡者數百言。無不援據詳洽。文切指明。昔夜半捧黃封下閤門。大臣披衣趨謁中使曰。上宋寢也。在卽位之初。鄭儉補。遵先王。與士大夫型仁講義。以比隆於三代。宋幾禍亂大作。巧僞滋生。不得已用權宜。行綵數以察奸濟變。諫者

不察。至以之受譴呵。然上嘗慟哭曰。此非平世法也。欲以待方重無警。將寬租薄賦。以偕黎元於休息。而異寇兵火。迭至而不已。羣臣又乘其危急。以多方誤之。於是上下猜防。中外煽亂。心志憤懣。法令紛更。天下事遂至於不可爲矣。晚年痛念由陵諸邸。重以五皇子之薨。至於感指。微言讖禍。小數幾幸禳災塞異。請旗人張應鄉設壇光明殿。禱祀鬼神。但貴人亡後。獨坐忽忽自失。嘗下詔選擇妃嬪。意乃慘淒無聊。祷亦中止。見者竊怪上英睿銳氣。何以中道頹喪。即至聲亦不知其若此也。嘗冬至祀太廟。烈風起於殿角。燎火遽滅。不成禮而罷。上大慙之。遽寄頓是太息曰。朕不自意將爲亡國之主。嗟乎。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十七年二月。賊信日偪。上手自爲詔以罪己曰。朕嗣守洪緒以來。深念上帝降陟之威。祖宗付托之重。曾旦兢惕。罔敢怠荒。蓋蓋流寇。本吾赤子。忘累世之寵養。肆非威之兇。殘敕之益驕。撫之益叛。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貽恥祖宗。負我黔黎。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擾鋒鏑。蹈水火。殫貨以輸。積成邱者。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營。加賦爲無窮之求。而征有稽貸之苦者。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里蕪萊。望煙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疾疫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震宇寰之怨者。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惰而功不舉。皆朕撫御乖方。至誠未格。中夜以思。蹋躇無地。已實不德。人則何尤。用告爾天下官吏軍民人等。朕痛加創艾。深省愆忘。匪涉虛文。雖循舊事。要在惜人材以培元氣。寧審制以息紛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各省直撫按。急飭所屬有司。揩循窠臼。安插流移。在耗羨其弗加。無淫刑之或遠。其草澤豪杰之士。有能恢城自効。積比開軀。即賂沒脅從之流。苟或率衆來歸。名高返正。若巖巢魁以獻馘。即疏世爵以侯封。朕不食言。誓諸皦日。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兇。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勳。思克厥愆。咸孚朕志。於時邊賊已盡收降將爲之用。且詐其民以誑誤之。由東河北。往往殺其令以應賊。中外惴恐。皆以唐西川靈武爲言。顧難於發端。恐上不聽。先以身受其禍。左春坊李明睿。前以召對時。專疏請上親征。以成祖出漠北。世宗幸承天。上宜先幸山東。即潞邸以駐蹕。而鳳陽固中都。可以爲行在。歷召齊豫之師。二路夾進。圍西征可以破賊。此中興良策也。都憲李邦華。具荅兩人。給百錢買麤餅。饑寒竊怨望。上日召問諸臣。皆惶恐莫對。賊帥汝承映。言御案十二字示司禮大監王之心。尋狀去。有議以百官率衆以乘城。且出私財發兵者。魏藻德曰。發兵者望賊而走。人心益搖。且奈何。上遂止。賊夜攻諸門。城上不如受何人指。西洋礮不甚鉛丸。以虛擊聲。殷雷達旦。間之不殺賊一人。賊仰射矢如雨。守陴者皆恇懼。中官自以爲有勞。益負氣。謾罵諸文臣曰。若等平時竊富貴。今事急而苦吝。靳用力。文臣有職在分守者。求登城亦格之曰。御何知。不許。開者大以爲憂。時浹旬陰慘。十八日。大風雨雷電。午刻雨止。賊攻彰義門甚急。監視官大太監杜勳者。先降賊。射書城上呼曰。我杜勳也。勳素貴。中官性服屬其同類。見勳獨身來。不發矢。相向加勞。苦勳曰。官大二十萬人皆降。汝等守何益。我入城有所講。將見上而自陳之。亟延以入。與諸璫耳語。諸璫言遷事。庶以再遷而再復。朱以一邊面南渡。諸君何所疑。諸璫言遷事。朝士見其論。錯愕未有應者。惟少府事項煜請以太子監軍往南中。與邦華之計頗合。翼日。上坐平臺有慙色。召閣臣面曰。憲臣有密奏。勸朕南遷。卿等若詳來。取手本授閣臣。閣臣曰。昨東閣會議。有二臣亦主此論。上曰。二臣何人。閣臣奏過姓名。及持說本末。上曰。祖宗幸普百戰。定鼎於此。士若賊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責鄉紳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謝先經。失事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獨去。如宗廟社稷何。如十二陵寢何。如京師百萬生靈何。逆賊雖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鑒。諸先生夾輔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閣臣又進曰。諸臣言出忠愛。非有它意。上曰。忠愛乎。日所當盡心。若隨急建此謀。便是苟且求免。閣臣曰。太子監軍。古來皆有。亦是萬世之計。上曰。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先是上命科臣左懋第往南中。察沿江舟師士馬之數。津撫馮元飈。皆請以輓漕之三百艘。待命於直沽口。得密旨允行。上意非不欲南。自慚播遷。恐遺恨於萬世。將俟舉朝固請而後許。諸大臣材不足以定遷。而賊鋒剽忽。即欲遣太子兩王。禁軍非唐朔林神策者比。萬一賊以勁騎疾追。即中道潰散。其誰禦之。故藻德皆贊河漕之便。即欲遣太子兩王。守也。時閣寧乘此地之議已決。撤黎玉田守關。以山永李希沆爲津撫。趣吳帥率全軍入援京師。其近郊布置。則倚督師建泰。保撫標以爲重。調宣大陽懷之兵。會於固關。通津昌密諸鎮。各提兵以備督師調遣。若稍能搘拄特角。緩時日以待關門之師至。則神京尚可固全。不幸宣大陷。保撫兵變。彼殺。建泰疾甚不能軍。而賊騎漸已逼矣。上問宣大之陷也。命提督京營太監王承恩戒嚴城守。劄遣總督王永吉節制各路援兵。俱便宜行事。給速兵二部空頭五百道。以便犒賞。上猶示寬暇。召考選官滋陽知縣黃國琦等三十三人於中左門。問以安人心。鞏寇、生財足用計安出。國琦應對稱旨。面授兵科給事中。餘以次對。未及半。中使傳一小封。上覽之色變。起入禁中。諸臣猶待命久之。俄傳語曰。姑退出。閣門有知其事者。即昌平報陷也。明日日中。有數騎突西直門殺入。知賊至。亟閉門。城堞十五萬四千有奇。京兵羸弱者四萬人。其數僅當三之一。并淨身男子三四千人。共守內丁擇候候便處。登軍立風雨中。糗糧又不以時給。城上不能具荅兩人給百錢買麤餅。饑寒竊怨望。上日召問諸臣。皆惶恐莫對。賊帥汝承映。言御案十二字示司禮大監王之心。尋狀去。有議以百官率衆以乘城。且出私財發兵者。魏藻德曰。發兵者望賊而走。人心益搖。且奈何。上遂止。賊夜攻諸門。城上不如受何人指。西洋礮不甚鉛丸。以虛擊聲。殷雷達旦。間之不殺賊一人。賊仰射矢如雨。守陴者皆恇懼。中官自以爲有勞。益負氣。謾罵諸文臣曰。若等平時竊富貴。今事急而苦吝。靳用力。文臣有職在分守者。求登城亦格之曰。御何知。不許。開者大以爲憂。時浹旬陰慘。十八日。大風雨雷電。午刻雨止。賊攻彰義門甚急。監視官大太監杜勳者。先降賊。射書城上呼曰。我杜勳也。勳素貴。中官性服屬其同類。見勳獨身來。不發矢。相向加勞。苦勳曰。官大二十萬人皆降。汝等守何益。我入城有所講。將見上而自陳之。亟延以入。與諸璫耳語。諸璫言遷事。庶以再遷而再復。朱以一邊面南渡。諸君何所疑。諸璫言遷乎。朝士

見耳曰非是似若持兩端者遂投兵宣呼欲下不可止賊乘之外城遽陷上聞變登萬歲山四望久之召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鞏永固有所屬既而各脫去易服帶佩刀奪正陽門欲出守者疑內變遽砲拒聲前後騙曰提督王老爺猶弗信亟告之曰大駕乃止上亦中悔欲還還至白家巷望城上黑白煖者三原約以事北都無可害者乎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緣人之喜怒以爲傳著其疑太甚且俳而不經故略之也豫以御史蘇京優卹之疏爲證而緒開佐之自一命以上延禍致祭且加恩於其家嗚呼上手勒忠之道備矣北都破而羣臣何可以不死則猶恨乎死之少也御史之所列也猶累數以微於書今在錄者四十一人盡於此乎曰闕文也其書牛軼而不存以視乎秦晉楚蜀其猶爲幸也已秦之曹少保其可風乎將軍死綏眞寧之一戰也又終之以翰林秦事武臣爲烈矣孫尚書死滑南矣或曰郟縣之潰可乎謀人之軍師國邑敗則死之成敗利鈍天也可弗謂之忠與夫晉京師之蔽也於太原則書之於寧武於宣大大也若蜀則廢爛矣何可以書何可以書者不勝書也嗟乎北都之表忠也豫之優卹也以蜀視之可勝嘅哉然天下之不勝書者又不獨乎蜀也

北都

正祀文臣

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贈太傅、范文貞公景文。字質公、吳橋人、癸丑進士、投龍泉卷古井妾亦自縊。

戶禮兩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保、倪文正公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壬戌進士、守制家居、仍發容自縊、死。○宮人曹氏投井、姓者曹又曰、我非公主、實天啟也、時事大變、方叔簪髮。○文正從未有以點死節者、悅公之節義成雙。

忠之正祀諸臣尙矣附祀武臣則盧以遏害死者附祀文臣撫一二臣遏害者乎若是者宜改曰不忍改也內臣亦可以正祀乎曰春秋之法善善長惡惡短故略而不書今在錄者乎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緣人之喜怒以爲傳著其疑太甚且俳而不經故略之也豫以御史蘇京優卹之疏爲證而緒開佐之自一命以上延禍致祭且加恩於其家嗚呼上手勒忠之道備矣北都破而羣臣何可以不死則猶恨乎死之少也御史之所列也猶累數以微於書今在錄者四十一人盡於此乎曰闕文也其書牛軼而不存以視乎秦晉楚蜀其猶爲幸也已秦之曹少保其可風乎將軍死綏眞寧之一戰也又終之以翰林秦事武臣爲烈矣孫尚書死滑南矣或曰郟縣之潰可乎謀人之軍師國邑敗則死之成敗利鈍天也可弗謂之忠與夫晉京師之蔽也於太原則書之於寧武於宣大大也若蜀則廢爛矣何可以書何可以書者不勝書也嗟乎北都之表忠也豫之優卹也以蜀視之可勝嘅哉然天下之不勝書者又不獨乎蜀也

北都

正祀文臣

東閣大學士、工部尚書、贈太傅、范文貞公景文。字質公、吳橋人、癸丑進士、投龍泉卷古井妾亦自縊。

戶禮兩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保、倪文正公元璐。字鴻寶、上虞人、壬戌進士、守制家居、仍發容自縊、死。○宮人曹氏投井、姓者曹又曰、我非公主、實天啟也、時事大變、方叔簪髮。○文正從未有以點死節者、悅公之節義成雙。

兵部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忠端公家彥。字遵五、莆田人、壬戌進士、守制門、明陷、自投城下不死、仍自經、勝

左都御史、贈太保、吏部尚書、李忠文公邦華。字孟明、吉水人、甲辰進士、編於文信國幽窗堂中、

刑部侍郎、贈尚書、孟忠貞公兆祥。字宮彤、安河人、壬戌進士、守正陽門、死於門下、妻劉氏亦死。

左副都御史、贈左都御史、施忠介公邦曜。字四明、館姚人、己未進士、依築。

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凌忠清公義渠。字茗柯、烏程人、乙丑進士、盡瘁其事、平著、進、縊死。

太常寺少卿、贈兵部右侍郎、吳忠節公麟徵。字嘉胤、海鹽人、壬戌進士、○麟徵初重第、夢一人又手向背、必不證死節者、於是并劉爲事之證亦定、何

左春坊左庶子、贈禮部左侍郎、周文節公鳳翔。字集生、無錫人、辛未進士、以司經局印授其讀、

左春坊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文忠公世奇。字素修、無錫人、辛未進士、以庶吉士、改翰林院檢討、

左春坊左中允、贈詹事府正詹事、劉文正公理順。字湛六、祁縣人、甲戌殿試第一名、居鄉有賢名、賊

翰林院檢討、贈少詹事、汪文烈公偉。字魯一、休寧人、戊辰進士、官於盤、曰、夫婦同死、節義成雙。

太僕寺丞、贈本寺少卿、申節愍公佳允。字嘉猷、永平人、辛未進士、授非死。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卿、吳忠節公甘來。字和受、新昌人、戊辰進士。
御史、贈太僕少卿、陳恭愍公良謨。字宮目、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
御史、贈太僕少卿、陳恭節公純德。字潛元、湖廣永州人、庚辰進士。
御史、贈大理卿、王忠烈公享。字芳洲、武進人、戊辰進士、守城巡城、至阜成門、城已陷、特刀殺降、公大叱之、賊刀槊其腰、遇害。
兵部郎中、贈大理卿、成忠毅公德。字若魯、如皋人、甲戌進士。
東部員外、贈太僕卿、許忠節公直。字若魯、如皋人、甲戌進士。
兵部主事、贈太僕少卿、金忠節公鉉。字伯玉、京師人、戊辰進士、初授兵部主事、改入正祕書、與王承允、宣人、拜職、會虜總兵趙率教、副將侯世祿、參將鮑承先、守居庸關、虜薄關下、諭降、不從、力戰死、一子六歲、公先以鴆酒哭、縊之、然後自盡。
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衞忠毅公景瑗。字伯玉、黃梅人、乙丑進士、
宣府巡撫、贈右都御史、朱忠莊公之馮。字勉齋、大興人、乙丑進士、
吏部主事、贈太僕少卿、金忠節公鉉。字伯玉、京師人、戊辰進士、初授兵部主事、改入正祕書、與王承允、宣人、拜職、會虜總兵趙率教、副將侯世祿、參將鮑承先、守居庸關、虜薄關下、諭降、不從、力戰死、一子六歲、公先以鴆酒哭、縊之、然後自盡。
御史、贈太僕少卿、陳恭節公純德。字潛元、湖廣永州人、庚辰進士、
御史、贈大理卿、王忠烈公享。字芳洲、武進人、戊辰進士、守城巡城、至阜成門、城已陷、特刀殺降、公大叱之、賊刀槊其腰、遇害。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卿、吳忠節公甘來。字和受、新昌人、戊辰進士、
御史、贈太僕少卿、陳恭愍公良謨。字宮目、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
御史、贈太僕少卿、陳恭節公純德。字潛元、湖廣永州人、庚辰進士、
兵部郎中、贈大理卿、成忠毅公德。字若魯、如皋人、甲戌進士、
東部員外、贈太僕卿、許忠節公直。字若魯、如皋人、甲戌進士、
兵部主事、贈太僕少卿、金忠節公鉉。字伯玉、京師人、戊辰進士、初授兵部主事、改入正祕書、與王承允、宣人、拜職、會虜總兵趙率教、副將侯世祿、參將鮑承先、守居庸關、虜薄關下、諭降、不從、力戰死、一子六歲、公先以鴆酒哭、縊之、然後自盡。
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衞忠毅公景瑗。字伯玉、黃梅人、乙丑進士、
宣府巡撫、贈右都御史、朱忠莊公之馮。字勉齋、大興人、乙丑進士、授兵部主事、改入正祕書、與王承允、宣人、拜職、會虜總兵趙率教、副將侯世祿、參將鮑承先、守居庸關、虜薄關下、諭降、不從、力戰死、一子六歲、公先以鴆酒哭、縊之、然後自盡。

馬與承允、副戚率、承尤、副門降、之馮死。

此二十二公者、褒忠之首乎。范文貞、倪文正、李忠文、以德。以位。以名。則社稷臣也。社稷之臣。從死社稷。不綦重乎。然則終之以許文穆琰、湯布衣鼎者何居。曰。證別其殉士而書之。

進士、贈河南道監察御史、孟節愍公章明。字伯昭、忠貞公卷之子、癸未進士、
節愍父子同死矣。乃列附祀文臣首可乎。給事李請議曰。
夫子不先父食是矣。附祀則豈合食之義乎。當進之。保定之張公羅彥、金公毓峒、傅公宗元、不宜正祀乎。曰祀典以君臣同殉社稷。保定則月日稍後矣。且南中所不及開也。故特書之。

正祀武臣

太傅、薪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忠壯公文炳。字湛塔、其先海州人、以靖難功、爲和陽千戶、轉任邳、後遷寓邳、
薪樂侯劉文炳母。太夫人杜氏。太夫人、新樂伯敎祖妻也、三子文炳、文煥、文燦、
孝純皇太后之嬸。而烈皇帝所以有光國也。宜爲正祀第一。以諸忠婦女附焉。
三子婦從容自縊。此孝純皇太后像。百文煥妻王夫人、并李夫人、吳
薪樂侯劉文炳母。太夫人杜氏。太夫人、新樂伯敎祖妻也、三子文炳、文煥、文燦、
孝純皇太后之嬸。而烈皇帝所以有光國也。宜爲正祀第一。以諸忠婦女附焉。
三子婦從容自縊。此孝純皇太后之嬸。而烈皇帝所以有光國也。宜爲正祀第一。以諸忠婦女附焉。

自此不得報矣。於樓上作數十繩曰。大家一處死。命孫輩各殺數人。乃投井。頗其
我。祖文炳曰。爾不可從死。遍國太夫人在。當亦之清。控且劉氏不可無後。城
快。祖文炳曰。爾不可從死。遍國太夫人在。當亦之清。控且劉氏不可無後。城
始絕。勿報。非同一穴死。杜太夫人命也。汗可瘟。是耶。遍國正。以甲申三
入十餘期。城破。若就縊。杜六編。李九編。

尚有范景文妾亡。王姓。成德妻亦張氏。孟兆祥妻何氏。章則妻王氏。失載。

野史載宮人魏氏。曹氏者。前註。見死甚烈。留以俟攷。

附祀文臣八人。除孟節愍公改入正祀外。

保定巡撫、兵部侍郎、贈尚書徐公標。
兵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顯公鉉。
工科給事中、贈太僕少卿、彭公琚。

貴州道御史、贈太僕少卿、愈公志淑、
大名副使、贈右副都御史、朱公廷煥、字申白、甲戌進士、
金忠節鉉從死弟、錄、
戶部郎中、贈太僕卿、徐公有聲、
保撫死亂兵矣、然其人有殉國之志焉、不幸遇變、先皇之所憫也、祀之可也、金忠節之有弟殉兄、其義可風焉、顧公鉉以下非遇害者乎、當時閣臣如方逢貢、如邱瑜、皆以遇害死、死之稍後、故不書、他官之遇害者亦此例、惟顧彭俞三公得祀、其有幸有不幸焉、倘有文臣應附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專武道、王公允懋、福州人、辛未進士、與總兵周遇吉同死、
四川道御史、趙公譲、昆明人、被執不屈遇害、
河間知府方公文耀、福建人、庚辰進士、
大同怀糧郎中、朱公家仕、
順天府推官、劉公有潤、
通州知州、張公經、鄞人、庚辰進士、
又有順天府訓導孫順、桐城人、高攀桂、譯海人、張體道、聞喜人、閻汝茂、南宮人、徐蘭芸、永平人、以上俱貢生、
野史有光緒署丞于騰蛟、副兵馬姚成、中書宋天顯、滕之甫、院文貴、經歷張應選、毛維順、天如事張貞達、儒士張世綽、及二子懋賞、懋官、備致、

正祀諸生二人

長洲縣生員、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許玻、字玉重、望亭人、
布衣、贈中憲大夫、湯文瓊、
又有順天諸生曹肅、與其弟時敏、閶門勤節、大同諸生李若蓁、一家九人自縊、一門完節、肥鄉諸生宋湯膏、郭珣、王拱宸、於甲申四月俱義、遇害於張汝忻所殺、雞澤諸生殷淵、於甲申五月俱義、遇害於盧之凡上、補入、

附祀武臣

成國公朱公純臣、上於危急時、傳旨徵至、命成總督內外諸軍、托以東宮、會閣臣已出、遂盜之凡上、補入、
定遠侯鄧公文明、
武定侯郭公培民、
陽武侯薛公濂、
永康侯徐公錫登、
鎮遠侯顧公肇迹、

西寧侯宋公裕德、
懷寧侯孫公維潞、
彰武伯楊公崇猷、
宣城伯衛公時春、襲、卒、
清平伯吳公遵周、
新建伯王公先通、
安鄉伯張公光燦、
右都督方公履泰、係南和伯、方一元之子、
錦衣衛千戶李國祿、

此南中附祀武臣也、尚有武臣應附祀而未及者、應補入、

遂安伯陳公永衡、
保定侯梁公世勳、
豐城伯應璽、李公開先、皆被執不屈死、
大同總兵朱公三樂、
昌平總兵李公守鋐、
都督周公鏡、係烈皇后之弟、夫婦同自縊、
錦衣衛僉事田宏祚、自縊死、田宏謨、祚昌之弟、
援剿總兵劉永昌、錄南樞史可法標下、敗急率兵勤王、至揚州、九龍橋文信國祠下、聞變、留屯瓜洲、投橋下死、

野史有錦衣衛官王國興、李若桂、高文采、附載、

正祀內臣

總督京營太監王公承恩、謚忠愍、國先帝陵、自縊、

附祀內臣

前司禮監太監李公凰翔、謚忠壯、城破自戮、
王公之心、
高公時朗、
褚公憲章、
方公正化、
張公國元、

保定死事諸臣

京師陷後、賊藏偽制將軍劉芳亮、以三月二十四日、攻陷保定、圍郡死之。

光祿寺少卿張公羅彥、（大書官諱姓名於圖事之堅也、）自經、有三夫人守之不去、嗤一跃足、嚥絕其拇、賊火燒乃甦之。

觀政進士張公羅俊、（羅彥之兄、）東城櫓、城陷、從衆中躍城、手刃殺兩手抱賊、賊斷其兩手、投井死。

諸生張君羅善、有勇力、登可撫戎士、遂投井死。

武進士張公羅輔、（初、城保伯兄潰圍出、羅俊不從、城陷、羅輔射賊益斃數人、矢盡、繼馬槍刀砍賊、賊圍之、殺賊死。○張氏兄弟五人、惟羅善出亡、幸以免。

羅彥之子晉、羅俊之子諸生紳、

羅俊伯母李氏、（年七十四、羅善妻高氏、（偕三女從、大井死、羅輔妻白氏、（偕幼子二、女井死、羅彥子婿師氏、（從繩夢命井死、羅彥妾宋氏、（發氏、（晉之子、年纔二歲、）令其乳母抱出、）與二妾同入井、趙氏猶不死、家人出之、再入復知故、有抱人死、將令強解後、乃匿空舍中、相扶潛出水門、入山免。

羅士妻高氏、張羅詰妻王氏、張震妻徐氏、張龍妻劉氏、

自光祿公以下、張氏闔門死者二十有三人。

監察御史金公鐘、（城陷、一緑衣賊道鐘入三皇廟、鐘監軍御史印、投廟前古井死、）鐘嗣姪武舉金君振孫、（振孫監軍御史印、投廟前古井死、）

妻王氏、（振孫妾、振孫在鐘側、守四城、番射、引弓命中、賊多斃者、城陷、圍直鐘解甲、呼曰、我御史金鐘嗣之直也、賊支解之、其妻聞之、遙、）

保定府同知、攝府事郡公宗元、（宗元與羅彥先定城守事、而後太守何公奎何以印擔裹、宗元守城、陷、徒步下城、揚印走、屬賊被殺、死、後手持印不解、賊斷兩指、換印去、）

保定府太守何公復、（太守初授伍城、已旋、自知必死、而入、因城守先定、故不受印、以私財佐貢、賊穿城、灌淵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大攻西北隅、守者奮殺賊無算、賊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

後衛指揮劉公忠綱、（忠綱妻毛氏、子婦王氏、忠綱妹楊子丘妻劉氏、忠綱女劉氏、（於二十三日、予以弓弦、遍諸婦女、自縊、貞仍監執、賊索印、忠綱怒、詈賊、賊刃殺兩人、力盡受刃、）主城守事、先城未破、）

左衛巡捕指揮文公運昌、（妻宋氏、（運昌與忠綱同守城、城陷、投井死、）

鄒州知州韓公東明、（子仲淹、（東明具衣冠、望闕拜辭、先投井死、子仲淹、別城陷、城死、）

平涼府通判張公維綱、（罵賊不屈、被殺、）

舉人高君潭、（死於本、）孫君從範、（被殺、）張君綱章、同妻唐氏死、貢生郭鳴世、（手殺賊、死之、）諸生賀誠、（妾申同死、）何一中、同妻趙氏死、王之璽、同妻齊氏、（暨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

內臣方公正化、（被保定郡監城將龍、奉命與兵守西城、）以頭纏城大哭、爲亂兵所殺、已見內臣附記中、

右諸人皆與城俱亡者、倘有城破後、爲劉芳亮所執、不屈被殺者四人、

貢生王騁芳、諸生王世琦、

工部都給事中尹公洗、舉人劉君會昌、（初自城陷保定、監守、遁出師、聞保陷、盛欲屠之、有勸以京師既亡、猶固守、此忠義也、何可效殺乃止、不屬方亦仍執善事者尹公等至、皆大罵不屈、被殺、）芳亮點貢陷羅彥城、喻子弟之存者、都人哀臨、得喊啕哭、）王世琦、（世琦妻王氏、）何一中、（一中妻趙氏、）王之璽、（之璽妻齊氏、）韓楓、（楓妻王氏、）皆婚、）終不自屈、俱縊死、

上之命李建泰督師也、以御史金鐘監其軍、鐘嗣保定人也、保定總兵馬岱聞之、介而見光祿少卿

張羅彥於家曰、賊今兩路來、任禎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以待敵、請先殺妻子而決死戰、其城守一在公等、羅彥曰、諾、旦日、偕果焚其妻、擊十一口、率師去、羅彥乃同兄觀政進士羅俊、弟武進士羅輔、與攝府事同知郁宗元、計事、邑紳尹洗、韓東甫、張維綱等、武臣指揮劉忠綱、文運昌等、舉人劉會昌、孫從範、張爾壘、高遷等、貢生郭鳴世、王聯芳等、諸生賀誠、張羅善、王世琦、何一中、王之璽、韓楓等、皆會、糾鄉兵得二千人、市刑牲盟、北城上、面真定反書、副將謝嘉禧、殺都御史徐標、遣人出固關迎賊、我城中裂僞牌、分汎設守、部署粗有定、會總監方正化、太守何復、先後至、正化留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以識郁公、於號令無所更、面何公之爲守也、誓必死而後入、以城守事先定、固以印讓郁公曰、吾嘗同死耳、不可臨敵易主者、搖視驍也、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奮、督師李建泰者、軍道散所齎帑銀以數萬、衛者止親軍五百、退師抵城下、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漸逼、建泰命其中軍郭中杰、李勇、因城嗣以求入、羅彥宗元不得已而後許、既入、明旦芳亮至、呼城下何不降、張羅俊願其下腐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綱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守者、劍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聲諸如雷、賊憚顧、退五里面舍、是月二十日也、明日、賊大至環攻、中人有縋至正化所者、傳曰、京師陷、羅彥宗元哭曰、誼止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嗣嵎大出銀牌懸之堞、羅彥再以私財佐貲、賊穿城、灌淵其流、伐木治攻具、二十二日、大攻西北隅、守者奮殺賊無算、賊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正化、復曰、宜爲一城生靈計、得一用印文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太守未嘗受印也、卽有印、太守必不爲、乃召宗元、宗元至、面願視其肘曰、盤者何、公讓印、而某不辭、爲城守先在我耳、今事急、且與印同死、卽何公爭、亦不與、宵以送閣下印降、嘗耶、某江南一老貢生也、下吏薄祿、不宵北面事賊、公大臣受重任、不圖報萬一、乃爲人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語塞、其從兵仰刃欲殺宗元奪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自向、左右力救之、俄而羅彥毓嗣馳至、取印強以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是日也、賊遠城大詬、張吏部睹之、飛入城者蔽天、着人多死、守者猶不懈、至廿四日巳刻、賊火箭中城西北樓、何太守焚死、正化爲亂兵所殺、火光中見白甲黑纓者殺人、云督師親軍反、城遂陷、賊入羅彥毓嗣皆痛節、尹洗等被執、不屈見殺、惟建泰降劉芳亮、居二日、舉降者去、留僞將張洪鎮守、張洪之收諸下邑也、保定總兵馬岱居蠡縣、自刎弗殊、洪傳而致之、以將懲故得脫、辱爲僧、不如所終、

保定陳信者、奇士也、所著甲申上谷紀事甚詳、余採而錄之、其如前、其餘殉城者、世職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靖、呂九章、李照、李一廣、千戶則有楊仁政、李尙忠、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政、王好善、強忠武、王國祉、若而人、賊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之子廷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并死、忠順營中軍梁儒秀、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

治、主簿沙潤川、材官王尊義、醫官吳國寶、王鐵、王之璋、殺死者而入。文學則有杜日芳、王棫、馮澤、王允嘉、吳栻、韓廷珍、楊善舉、何光岳、韓紹海、顏學竹、王敬嗣、王鼒桂、趙居晉、王昌雅、孫誠、趙世珩、楊洪綬、王建梅、阮積學、王世瑜、王致中、周之翰、若而人。義民得知姓名死狀者、則有劉宗向、不屈遇刃死。田仰名與田自重、約五殺其妻、城破、仰名殺自重妻羅氏、自重殺仰名妻曹氏。二人同縊死。楊驊子刃賊、勢屈剚死。張加善不屈縊死。鄭國寧擊賊不中、李懋倫罵賊、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寧、胡來廙、胡得銀、抵賊俱殺死。儒士劉士驊不屈、王景曙罵賊、射死。黃棟火箭燒死。列女殉節者、陳儒自爲陳氏節傳曰、儒王母張宜人、母楊氏、妻常氏、妹文學金器妻陳氏、於廿三日同辭家廟、集後園聲井待城陷、張捧誥命、楊一手挽媳、常一手挽女、并俘婢四人、抱弟仔而遍囑之、俱井死。閻門殉者九人、又爲高氏節傳、諸王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桂妻劉氏、城將破、即請公姑督死。賊入同縊。其餘縊死者、則有錦衣衛千戶賀諾妻崔氏等十一人。并死者則有進士王延福妻張氏等五十二人。其死箭死水死刃者、不可勝數。城內殉之云。

屍枕藉。溝壑填滿。僞官舉之三日不能盡。蓋閿郡殉之烈如此。

南諸瑞爲之也。此國論之偏錯也。由東河南大亂、奏報隔絕。一二流傳、半出於閒閘者之口。吳人好以恩怨爲增飾。優俳小夫又以猥談瑣語盈人。其中莫甚於甲申紀事一書。苟不亟爲駁正、則遠方存疑、後生惑信。史之大害也。若夫有完官而死者、有處士而死者、保無死焉而不必其嚴者乎。又豈無死焉而不嚴者乎。此野史之紕繆也。余之論次北都、益以寧武宣雲者、當時之所定也。宣雲之應附紀者何以皆曰君子從其伺焉。保定則去京師之亡也五日矣。越之敗也棲會稽。齊之敗也當即墨不下。彼撫代醳然而從者、固保定之風、亦可以少槐也哉。

豫

文臣自督府以下死事者、四十一人。

三邊總督傅宗龍、死於項城。十四年五月死於陣。

陝西巡撫汪喬年、死於襄城。十四年十一月死於陣。

保定總督楊文岳、死於汝寧城南三里店。十五年閏十一月死於陣。

河南巡撫王漢、被逆賊殺於永城。（按明授河內縣時河北大亂、惟漢民間立團壯經營、其殉國有證之風烈、十五年三月死於賊。）

分守河南道副使王尤長、睢陽城陷被傷、賊退數日死。分巡大梁道參議李乘雲、力守禹州登城、血戰連誅數賊、力窮被執、罵賊不絕、身受支解、口呼皇天、否折引命。（乘雲高陽人、乙科。）

唯陳兵備道僉事關永傑、守陳州、力竭猶手斬三四賊、被賊面一刀、背一鎗、擲子城下、倘堪手指賊罵不絕口、被賊殊其首而死。（永傑字人孟、隴西人、辛未進士、良鄉縣人。面有赤痣、民間立關壯經營、其殉國有證之風烈、十五年三月死於賊。）

分守汝南道僉事艾鏞、初被賊殺於南陽城門內、（字孩如、辛未進士。）

分守汝南道僉事王世琮、被賊執罵不屈、與保督同時遇害。（世琮遂州舉人。）

保定監軍道任棟、力解許圍、因左兵潰陣而死。（棟永壽人、貢生。）

秦督監軍同知孫兆融、死於襄城。

開封府同知蘇茂灼、督糧通判彭士奇、倉大使徐謹、稅大使閻生白、皆死。（士奇高要人、舉人。）

通許知縣費令謀、城破投井死。（令謀錦山人、東人、新任甫四十日、方不支、召父老曰、我死則南望可全、端冠北向拜、躍井中、次日、賊得之、面如生。）

太康知縣魏令望、舉家自焚死。（令望武鄉人、庚辰進士。）

尉氏知縣楊鵬、城破罵賊死。（鵬河津人、舉人。）

洧川知縣榮存經、被賊殺。（江由人、貢生。）

鄢陵知縣劉振之、罵賊被磔。（振之慈谿人、舉人。）

陳州知州侯君耀、賊縛其首而膝不屈、罵不絕口、引頸受戮。（君耀咸安人、辛酉舉人。）

西華知縣劉伯誠、抱印投井。

商水知縣王化行、被賊殺。

商水再陷、知縣姚文衡、以薪仵投水死。

許州知州王應翼、城破、知縣曹思正、皆被賊殺。（應翼京山舉人、思正峽州舉人。）

歸德府同知顏則孔、推官王世琇、皆死於賊磔。（則孔沂州人、貢生。世琇清苑人、丁丑進士。）

鹿邑知縣紀懋勳、城破自殺。（勝州舉人。）

河南府知府亢孟裕、罵賊死。（臨汾舉人。）

偃師知縣徐日泰、爲賊所執、被磔。（金谿人、貢生。）

宜陽知縣唐起泰、永寧知縣武大烈、皆被賊殺。

鹽寶知縣朱挺、死於賊營。

南陽知府顏日儉、未破城、先被賊殺死城上。

新城知縣邱茂、爲袁賊破城殺死。

泌陽知縣姚昌祚、被賊殺。

汝寧知府傅汝爲、投西城濠死。通判朱如晉、與楊保督王巡道同遇害。（汝爲江陰人、申戌進士、如晉成都舉人。）

途平知縣劉英死於城北劉家橋。（英貴州貢生，十三年，賊逼平會，自成犯河南巡按蘇京奏曰：臣前於補救六款，題間死難官紳，奉旨准行優卹，若臣開列來看，臣愚皆博採，約略二百四十九人，臣指俸三百兩，并各官所捐，令祥符知縣董之棨建祠致祭，謹列姓名備覽，庶疏如此，以今所傳，尚少二百八人，蓋先列文臣，自廝卒紳衿以下，鄧抄弗錄也，今就見聞以補其闕。）

文武大臣殉難者

南京兵部尚書、附太子太保、再附太傅、呂忠節公維祺。（十四年正月，公守洛陽北門，城家將下，擒殺十數人，城賊，北向拜，哭賊曰：誓天子大臣，死不足惜，天地不誅，聖賢共擯，何恨乃仰藥受刃，容色自若。）

鎮守南陽總兵、猛公如虎。（十四年十一月，公先以計殺賊精兵數千，已而使酒，賊乘其醉刀卷，賊手，又有汝寧千戶劉懋助，楊紹祖，賊百戶龔榮蓋，守南門死，張承德，守西門死，李衍澄，關忠國，守雉，尚有汝寧千總王基、道承運，於八年與城戰死，東關千總張惟敬，數勝賊，被斫下馬，取其元以去。）

撥剿保定標營都督、姜公名武。（賊盧人，號續十七日，力竭死，賊特建榮祖大夫，左都督。）

汝寧千戶袁永基。（性豪，宜人，決東甲出，短兵尤精，矢文占驗，守南城，賊登陣，納手刃數賊，偏與帶王，城陷，與妻孫氏登樓自焚死。）

汝寧游擊朱榮祖。（汝陽人，初以軍校，積勞，授守備，等，皆盡力，城陷，與張氏登樓自焚死。）

汝寧士民，凡有監生趙得庚、楊道臨、貢鼎雲、貢士林景暘、生員趙重明、殷明棟、楊應顏、楊應祥、吳秀、李璣、楊鑾、張經訓、馬獻書、李士謙、（皆死。）郭正誼、（貢來脫身，被刃。）趙得唐、胡端、馬駿、（諸生，被殺。）

保晉麾下副將馮某。（楊文岳之大將，庚大威，先汝忘未破，攻土寨中，蛟身死。自成攻汝寧，惟馮副將簡文岳在南潮力戰，自成攻汝寧，南將力戰，勢不敵，自焚死。）

西關參將王某、北關副將趙某。（自成攻汝寧，南將力戰，勢不敵，自焚死。）

以上三人，史皆失其名。

千總王基、道承運、於八年與城戰死。東關千總張惟敬，數勝賊，被斫下馬，取其元以去。

汝寧士民，凡有監生趙得庚、楊道臨、貢鼎雲、貢士林景暘、生員趙重明、殷明棟、楊應顏、楊應祥、吳秀、李璣、楊鑾、張經訓、馬獻書、李士謙、（皆死。）郭正誼、（貢來脫身，被刃。）趙得唐、胡端、馬駿、（諸生，被殺。）

邑紳及孝廉之死事者。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公所修。（字修白，商城人，辛丑進士，歷庚戌進士，歷庚戌進士，歷庚戌

陳州舉人王學曾、李初敏戰而死。汜水舉人張治戢、馬德茂、張德舉人徐作霖、吳伯奇、吳伯允、皆負才名，爲賊所殺。汝寧舉人王調鼎，辛酉年爲賊洪川所殺。

同時諸生李梅先、趙純、趙朴、李申被執罵賊，義民馮元之兄弟，率鄉勇力戰，俱死。

內鄉諸生許宜、許榮、許容、皆義入鄧州汎餘官，堅守許家寨，賊攻破之，家與生母當氏相繼入井，宜榮容皆知縣陳氏自經，妹許氏罵賊被殺，事聞，皆宜榮容皆贈八品官，知縣陳氏七烈。

附見

劉時龍，上蔡人，事親孝，父宗禮，以城陷年老不能去自殺，時龍負母逃，時大恸，刺殺其一子三女而夫婦俱自殺，其已嫁之妹亦俱死。

朱超，鄧州人，與其父元義、兄炳、恩成，皆勇敢善戰，八年，賊圍城，晝夜攻之，父子力戰，衝突，賊乃退，九年，城破，超自斷腕，被執罵賊，賊大敗，面創乃死。炳、恩成，亦勇而見害。

又副將劉國能守葉縣，李萬慶守襄城，城破，不肯從賊，死甚烈。國能萬慶皆贈將軍，國能即飛虎，萬慶即一川，皆壻也，又事將士如子，城陷，被執，賊以王號誘之。

汴之亡也，以水故不戰，雒陽薛郎在焉，賊得其貲以號名中原。此舉亡之所繫，固當以雒陽爲首，呂尚書以總兵、都督同知、贈太子少保、蔭一子指揮僉事、世襲。

副將艾公萬年，與賊戰於雲州之麻黃峪，中伏被圍，與高年同溃。

副將柳公國植，與高年同死者一人。

大臣兵敗赴陣死事者一人

兵部尚書、三邊總督、兼制應鳳江皖豫楚川黔軍務、孫公傳庭，十六年十月，賊破汝寧，南陽之敗，公適宁魯關，關陷，公遣張夫人，於四安戒曰，事已不可爲，汝與二女六妾，沉於井，速其死

檢林文武大吏死者七人。（忠義八傳。）

兵備副使都公任。（祥符人。安北卒士。城陷。引佩刀自刎。）

總兵王公世國。（寫賊不屈死之。公祖督將軍威之子也。）

總兵尤公世祿。（不屈寫賊死之。其歷官見前。）

總兵王公世臣。（不屈寫賊死之。乃世國之弟。）

總兵李公昌齡。（西凉人。賊逼晉居民地。不屈寫賊死之。公故延綏人也。）

總兵劉公某。（寫賊破磧。史失其名。本中副將。爲遮副將駝子。）

總兵惠公顯。（被執過神木。仰藥而絕。本左協副將。從諸生起家。）

又副將尤翟文。（當懷德。李登龍。張發。楊明。游擊蔡貴。尤養崑。守備白慎衡。李宗彼。皆以慶將守檢林。死之。）

守將周遊擊傳德。（潘國臣。李國奇。晏維新。勉。惠漸。賀大富。楊以偉。檢林衛指揮李文規。李文燦等。皆守城遇害。）

慶陽官紳死者四人

副使段公復興。

推官革公居聖。

寧州知州董公琬。

邑紳廕公倚。（字立軒。萬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少卿。）

耀州鄉紳

太常寺卿宋公師襄。

固原鄉紳。

江西巡撫張公鳳翮。

甘肅死難者。

巡撫甘肅林公日瑞。

同難有副將郭天吉。（翟昌監收同知。兼監紀甘州軍事。鹽茶。）

州紳羅俊傑。趙宦。

中軍哈維新。姚世儒。

附見。

崇禎七年。固原道陸夢龍。（湖州。夢龍來援。兵敗死之。）

八年。咸陽知縣趙濟昌。（八月。城破被殺。）

又扶風知縣王國訓。（城破死之。）

夫賊始於秦。終於秦。今以死事觀之。是何秦人之多也。嘗嘗少保之興。賊戰于岔中也。尤世祿曾爲大將而不效。今與兩王劉李同時不屈。此皆世將之門。語曰。不階家蔭。諸公有焉。世傳孫忭師以軍興法爲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離急難。秦人匿其德以免也。斯非施德於秦之驗乎。焦公罵賊。兄弟同死。南晉。

大臣死事者一人。

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襄公懋德。（十五年。當賊圍太谷。公馳至。定其變。六月。賊突山寨。五寨突山諸寇俱遁。事聞。贈太子太保之典。賊戰于岔中也。尤世祿曾爲大將而不效。今與兩王劉李同時不屈。此皆世將之門。語曰。不階家蔭。諸公有焉。世傳孫忭師以軍興法爲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離急難。秦人匿其德以免也。斯非施德於秦之驗乎。焦公罵賊。兄弟同死。南晉。）

崇禎七年。固原道陸夢龍。（湖州。夢龍來援。兵敗死之。）

八年。咸陽知縣趙濟昌。（八月。城破被殺。）

又扶風知縣王國訓。（城破死之。）

夫賊始於秦。終於秦。今以死事觀之。是何秦人之多也。嘗嘗少保之興。賊戰于岔中也。尤世祿曾爲大將而不效。今與兩王劉李同時不屈。此皆世將之門。語曰。不階家蔭。諸公有焉。世傳孫忭師以軍興法爲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離急難。秦人匿其德以免也。斯非施德於秦之驗乎。焦公罵賊。兄弟同死。南晉。

大臣死事者一人。

巡撫山西、提督雁門等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忠襄公懋德。（十五年。當賊圍太谷。公馳至。定其變。六月。賊突山寨。五寨突山諸寇俱遁。事聞。贈太子太保之典。賊戰于岔中也。尤世祿曾爲大將而不效。今與兩王劉李同時不屈。此皆世將之門。語曰。不階家蔭。諸公有焉。世傳孫忭師以軍興法爲秦父老所怨。又何以流離急難。秦人匿其德以免也。斯非施德於秦之驗乎。焦公罵賊。兄弟同死。南晉。）

同死者四十餘人。

布政趙公建極。（罵賊不屈死。建極字生國。河南永寧人。己未進士。其家守王范寨。寨破。舉自焚。所居。通極五子皆死。太原亡。家仇國怨。一時并集。故祀祠罵賊尤烈。趙氏一門殲矣。）

按察司副使、兼參議督糧道、閻公鋼中。（字坦生。山東陵縣人。辛未進士。以常博授南垣。十六年。陞今官。十月至太原。撫臣蔡公方駐師蒲縣。公分城東。同諸司道設守甚力。以陽和標兵三千之調防省城。省城鹽甕。盧爲賊應。強之移南州道范士笔斬叛待援。而公與蔡公三斬賊使。爲守具。賊於二關外。城中以安。十七年。河東望風款附。賊引賊兵應之也。公在城上殺賊數十。會夜陰。賊入。公縱而未絕。被執。大罵次日。遂被害。元臨復歸。起丈餘。城破。死。）

監寧道僉事畢公拱辰。（襄陽人。丙辰進士。）

副使毛公文炳。（膠州人。戊辰進士。）

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先期陷陣死。（孔訓初與葛國典戰被傷。城破死。）

中軍應時盛。先殺妻子。而後與孫公同縊。

當張雄之投賊也。拔刀向時盛。而先伏人焚城樓火藥。時盛大勢已去。乃至南城擁公上馬。自西城下遇賊。巷戰。援甲持矛。左右衝突。迴顧不見公。遂單騎潛圍出。俄而遇公於道中。公已棄馬。使劍立。時盛曰。何棄馬爲。公曰。諸將欲擁我奪門。我寧死。去將何之。（諸將以公下馬不當行。乃擁巡道楊本值爭西門出。時盛不從。提學僉事陳時昇。副使都時昇。）時盛曰。吾義不負國。以負公。乃扶公至三立祠。解其袍帶。以爲公縱於東梁之右。受其身輕。取巴戟鎧被之。乃絕。時盛向公再拜。而自縱於東梁之右。是日也。時盛手擊死數十人。賊群易無敢當者。又先期令妻子自殺。而後與公同死。誠所謂烈丈夫哉。凡忠襄之忠。應將軍成之也。賊之將渡河也。以三道進。下流則綏蒲阪趨平陽。中道則綏延綏趨汾晉。上流則綏搜

煩趙寧武。賊初破潼關。則平陽爲急。比檄林延綏繼陷。則晉嵐烽火相接。勢不得不返顧根本。豈得以公去平陽爲公咎歟。昔中止一大將有兵萬人。而撫標不過三千。防河議起。公疏以賊聚而攻。我散而守。爲非策。宜命周遇吉抽寧武之兵。率宣雲諸將以北拒之於河。會其事中格。而遇吉頗以孤地分汛。力扞北境爲解。其後所遣二千人。救平陽者。逃歸駐太原之外城南關。咸曰南關兵乃陽和王關領所遣之標兵。非寧武本也。賊至不戰。開門迎降。忻人頗尤之。然公昔有書約遇吉同死曰。賊萬一渡河。我死守太原以蔽其東。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彼欲長驅直犯。是兩鎮之誠師後援。其漸集。則京師可以萬全。此睢陽之烈也。遇吉大以爲然。既而兩人不負所諾。嗚呼。大勢已去。人心瓦解。不能戰則有守。不能守則有死。兩公無愧於心足矣。他復何疑哉。

附見。

原任都司張宏業　百戶彭龍　晉府典仗樊子英　諸生朱設。設宗室也。父恒經。賊擒其老。欲降之。大呼曰。家何不報。我父耶。就刃。

樊維藩　魏選奇　千戶司鼎　指揮劉秉鉞　馬負圖　韓似雍　原任守備申鼎欽。俱死。

晉府儀衛司鎧通。鎧牧所千戶王德新。俱死。

江明。北城鄉約。守城。賊至獨不去。被殺。

賊陷壺邱。壺邱府掌理朱愼鐘。宗子朱文衡。朱長安。死之。

被殺。

晉府宗貢朱敏泰。授龍門通判。聞太原陷。封府庫圖籍。爲父位望闕遙拜。自縊死。

任萬民。陽曲人。諸生。以薦授武城任令。三年。城陷死之。孫襖。陽曲貢。任淄州學正。投井死。

河曲諸生楊應璧　河曲人苗根千　苗純粹　趙調元。皆以擊賊被害。

孫國顯。丙子拔貢。聞京師陷。不食七日死。妾鮑氏從死。

又崇禎八年死寇難者。遼州知州李昱章。信陽人。丙午舉。遼州陷。昱章上官。賊不屈死。

又戶部郎中葛公凝秀。平定州人。甲戌進士。甲申山陷。凝秀八月賊有授偽官。不屈死。

江北。

鳳陵之難。

太守顏容貞。四服避亂中。被執而後殺之。

留守司朱國相　千戶陳宏祖　陳其忠　俱禦賊職沒於陣。

尚有指揮程永齡等九人。千戶盛可學等八人。百戶上官榮等二十人。鎮撫二人。內官崔成等十人。俱被殺。

潁州之難。

潁州知州尹夢葛。手刃賊。

通判趙士宜。巷戰。與少超哲兼倒。投水而門死。

附指揮同知李從簡　王廷俊　千戶孫升　田三俊　百戶羅元璽　田得民　王之麒。

州紳兵部尚書張公鵬翮。年八十五。賊倒懸於所返之松。長弄。卒也。賊射之。大罵不屈死。子張大同。伏屍痛哭。被殺。

副使張公鵬翀。罵賊死。鵬之弟。

又鄉紳劉道遠　田之頌　李生白　丁弘遇　舉人白精忠　郭三傑。

潁州衛生員死者二十六人。

和州之難。

知州事黎宏業　署學正舉人康正謀　訓導趙光遠　州紳監察御史馬公如蛟。

諸生馬如虹。弟開。九年正月。宏業如蛟皆贈太僕少卿。正謀贈國子監監丞。光遠贈學錄。

又有張元貞。贈鴻臚署丞。張時行、卜謨、卜志、皆贈主簿。不知先何官。備考。

舒城之難。

翰林院編修、贈某官、胡公守恆。戊辰進士。

蕭縣之陷。九年正月。

鄉紳任之遴等十六人。諸生孫思謙等五十二人。被殺。

巢縣之陷。

知縣殷登。浙江寧波人。

盧州之陷。

知盧州府太守鄒公履祥。浮梁人。丙辰進士。

原任參政盧謙。崇禎庚辰進士。加都尸小池。總水重務。

潛山之陷。

知縣李允嘉。沈邱人。按貢。被賊執。脅降不從。同典史沈所安。仁和人。皆遇害。

潛山知縣李允嘉　典史沈所安

懷遠荊岡集之戰。

游擊朱子鳳。福州海澄兵。五百。與賊數萬之。鏖鬬。衆寡不敵。子鳳死之。

宿松縣家店之戰。

副將程龍。以大學士安慶參將番可大。守備贈昭遠將軍陳于王。前陷潼口有功。自縊。自縊如生。

韓一餐陸王猷。被留分。黃宏猷。猷不屈。莫自驛。唐世龍。王定遠。周嘉。張奎斌。俞之璽。陷賊。

尚有指揮程永齡　千戶盛可學　百戶上官榮　鎮撫二人。內官崔成等十人。俱被殺。

潁州之難。

560

南京京營之敗。

神機營都司徐元亨戰歿。

潁州、知州、舒城、霍江北三忠。獨張鶴鳴奪大司馬時。搏陷熊廷弼。廷弼之死。成于丁相紹軾。紹軾于長安道上。白日見廷弼。歸而腦裂死。鶴鳴年踰八十。卒遇慘難。卽可以得正而斃。遂恕其生平哉。鄂家店之戰。陳于王以下偏裨也。其膂卹袍厚。撫臣張國維請之也。吳兵不足用。國維撫之以恩。故于王爲之死。余吳人也。得其詳。因備載焉。

楚。

武昌之難。

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贈文忠公逢聖。

同死參將崔文榮。楚府長史徐學顏。武昌通判李繼英。自經。

邑紳鴻公雲路。熊公雯。

承天之變。

守獻陵楚撫宋一鶚。總兵銳中選。留守都司沈祿榮。鍾祥知縣逯漢。俱自殺。漢爲合。貶戍其下之。（明照曰。晉盧循之亂。道士有健本。循沒法自經死。）

道臣張鳳翔。太守劉夢謙。俱死。

永州之襲。

監察御史、巡按湖南、劉公熙祚。（張獻忠道三王。）永州死。守城陷。不屈。闔門自殺。

推知死事最烈者四人。

長沙府推官蔡公道憲。（晉江人。丁丑進士。有健本。）

歷縣知縣鄒公景春。（景春字和瑞。據際明江都人。從軍中。）

次後曰。何爲。羣兒哭。一爭持演去。久之。乃止。頃曰。此亦不甚痛也。嘿嘿。是數沃饘飯與。頃曰。兒所嘗父子死不相見。既見。取不隨汝才。赤盛涅。見者皆涅。已而見獻忠不屈。獻忠指張大經曰。彼九官監軍。如何不殺。我。達與陳宜同。遇害。亦閤門自殺。大經少師。

衡陽知縣張公鵬翼。

東安知縣陳公道受。（岩遇害。）闔門死。

又馮一第。（廣甲子舉人。第二。）

獻賊破麻城。

署麻城縣篆顏聖死之。

李自成荊襄之難。

棗陽令郭裕。（潁人。）

宜城令陳美。（新安人。）

光化令萬敬宗。（南昌人。岩以破城被殺。）

不受李自成僞署而死者。

襄陽知州蔡公思純。（岩襄陽人。以不從城而死。）

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光化舉人韓應祖。（岩以宣化被殺。）

封禮部侍郎邱公民忠。（城破自縊死。開曉之舉大學士瑜之父。）

程文忠醇儒。成仁取義。得之於所學。其入水不濡。若有物宇之者。天亦知其忠。況於人乎。派天之貶。暖

黃安人。（菜爲倉場侍郎。定向之子。菜爲兵部。張獻忠執。被殺。）

耿某。耿某。（都憲。定力之子。）俱丟。

黃州鄉紳、副使、樊公維城。（爲賊不屈。）縛門。

黃岡諸生易道沛。易道遜及其子諸生易爲達。

又應山孝廉劉申錫。（甲子舉人。）自旺所殺。申錫家貧。貸於應山。孝感、雪夢。市錫恢復後。償其舊貸。貧死。士百人。與申錫皆自經。

程良畴。（孝感人。）以自盟。（孝感。）城復。孝感、帥張首二十八騎。後以襲敗。爲自旺所殺。

兵備副使張公克儉。（十四年二月。克儉已經河陷。運槥。未赴任。贈僉事。）

推官鄖公曰廣。

襄陽知縣李公大髦。

獻賊湖南之難。

湘陰知縣楊公開。（泌東潮州舉人。）

衡陽知縣張公鵬翼。

東安知縣陳公道受。（岩遇害。）闔門死。

又馮一第。（廣甲子舉人。第二。）

獻賊破麻城。

署麻城縣篆顏聖死之。

李自成荊襄之難。

棗陽令郭裕。（潁人。）

宜城令陳美。（新安人。）

光化令萬敬宗。（南昌人。岩以破城被殺。）

不受李自成僞署而死者。

襄陽知州蔡公思純。（岩襄陽人。以不從城而死。）

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光化舉人韓應祖。（岩以宣化被殺。）

封禮部侍郎邱公民忠。（城破自縊死。開曉之舉大學士瑜之父。）

程文忠醇儒。成仁取義。得之於所學。其入水不濡。若有物宇之者。天亦知其忠。況於人乎。派天之貶。暖

欲強獻險、大聲作於山谷、乃懼而止、彼宋一鶴、錢中選、一死不足塞責、然以與獻皇之靈不可以莫之殉也、而嘉以贈其孝矣、劉御史遂三王入粵、身返永州、固守被執、題詩驛壁而自縊、抑何其從容與、此吾所爲書其官、書其地、書其事、其死各有不同也、蔡道憲、徐世淳、郝晉春、阮之鈿、徐學顏、崔文榮、此六人者、殉義慷慨、雖古之烈士、何以復加、固當光於前史矣、抑吾又有疑焉、楊嗣昌未始不爲盧象昇、獨其慮能文燦以伴解免、而遂至誤國、後世集其力而思罪之、則嗣昌誠徐也、安得謂之死勤事乎、賀文忠以篤謹而得正命、楊武陵以懷詐而破壞名、不然、以彼生平、詎出朱一鶚之下、而不得列於死事、吾見言者責之太過、故於紀楚也、表而出之、欲以服其必心也、

蜀、

十年、流寇入蜀之難、

昭化知縣王時化、贈尚寶卿、劍州知州徐尚紳、贈同知、

閬縣主簿張應奇、贈按察司知事、金堂典史潘夢科、贈將仕郎、

廣元破、守將總兵侯良柱陣亡、

十三年、流寇入蜀之難、

楚將汪之鳳、與賊戰於土地嶺、死之、　蜀將張令、與賊戰於黃泥涯、死之、　參將劉士杰、與獻忠大戰於閬縣、士杰及游擊郭開、猛先鋒、皆戰死、

重慶之難、

督撫陳公士奇、湖南人、乙丑進士、

知府王公行儉、宜興人、丁丑進士、

巴縣令王公錫、新建人、庚辰進士、

成都之難、

巡撫四川龍公文光、馬平籍、癸丑進士、

陝監察御史劉公之勃、字安劉、陝西寶雞人、賊破且之物、同源、獻明之之物給以不立、世子不從、即大罵斗死、

成都推官劉公士斗、字映鴻、南海人、辛未進士、當之物與獻忠語面未決、士斗從後大呼曰、此城也、公不可少自屈、賊執之士斗與獻忠語面未決、士斗從後大呼曰、反顧之物面謂如前、其死最烈、

成都知縣吳公繼善、太倉人、庚辰進士、之物士斗、

華陽知縣沈公雲龍、太倉人、庚辰進士、之物士斗、被縛、雲龍自縊、同死、蓬溪、

仁壽知縣顧公繩訐、吳縣人、

資陽知縣賀公允謨、字聰登、丹陽人、甲子舉人、賊破資陽、謨之別僕、至乙酉冬被殺、十七日俱死、

總兵劉公佳允、

邑紳太常寺卿尹公伸、

戶科左給事中吳公宇英、

偏沅巡撫西充李公乾德、

當重慶之陷也、邑紳有意思聖者請降、賊令之招其同年刁化神、化神得書不至、思聖仍被殺、夫以賊之強暴、腹心左右、嚴錫命、且不免於死、而他人尚苟免求全徒取僇辱、此尹太常之寫賊不屈、爲得死所也、李西充初以沅撫破賊、既入蜀、而聞其父遇害、乃與壹韜起事、後率其弟升德同赴水死、則獻忠之誠也、已口箴、然乾德始終與獻賊爲仇讎、而沼羅之役、又以演兵復出、爲獻賊餘黨、則其死事安可不審耶、瑞王之被難、嗣南道陳羽白亦以從王遇禍、以秦則非其地、以蜀則非其官、故弗及也、

附紀、

死事之褒卹固矣、其不死者、責以大義可也、世俗流傳、好用私意相增飾、如甲申紀事者、出于小說家之口、尤失實不經、項水心煜者、居家無衙行、爲公論所薄、在朝累以詭激市伉直聲、賊本三月十九日破京師、水心于四月十八日已到陪都、嗣君卽位、身與拜舞之列、因向朝士述在塗毀形易服狀、爲南陳御史所糾、其月日可攷、據當時欲以汚僞署殺之、以彼棄妾與帑、爲死南還、三千餘里之遠、不一月重繭而至、不知更有何地何日可以從賊、黃石齋先生正告南中用事者曰、唐天寶之亂、從王爲上、自拔次之、若水心者何罪、余親聞其語、深服以爲篤論、周介生鍾者、才不足以副其名、爲人乃友悌篤厚、不死實大負生平、與衆同罪、更復何辭、乃元末紅巾、堯舜湯武等語、見載帙耕錄、遂以之入爰書、行大法、譏口嗷嗷、此何說乎、迹其禍本、劉澤清曾金幣聘之不應、介生有季弟鉞、當同欽阮懷寧家壞坐大罵、介生不肯謝、以此兩人切齒、衆傳成其獄、李舒章要以詩弔之曰、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秦新論何曾草、井臼家評總世仇、汝南中從兄弟、晚歲睚眦、不合、急難乃緣鋪訟傳、外人遂指左驗、舒章之詩、蓋實錄也、野史錯亂甚多、不可枚舉、後世論其事者、宜加詳攷焉、

綏寇紀略補遺下

附紀

漳泉海寇.江南附.

漳泉海寇.起自袁進.進受撫於閩將沈有容.鴻之後有李忠.亦以就撫.與進並於邊東効用.忠之後有楊祿、楊策.祿策之後有鄭芝龍.芝龍泉人也.侵漳而不侵泉.故漳人議勦.而泉人議撫.兩郡和持久不決.寇愈橫.上爲之逮治巡撫朱一馮.代撫朱欽相.總鎮俞咨皐等.已而芝龍悔禍.降於兩廣總督熊文燦.有旨以喻降.榮乃歸命.殺餘黨二千人.收其舟二十八爲功.用人皆以程峋有方略云.

廣東山寇.江西九連山寇附.

元年寇聚廣東羅岡.及程鄉平遠.至福建上杭武平.由長寧小路.出安遠會昌.僞號永興.稱王結寨.(程平有賊張惟天等.有從有賊張元沖等.官兵勦之.千戶危恩仁康總祖被殺.)又江西巡撫楊邦憲奏報流寇陷城劫庫.有旨切責.郭懋弁論南贛及閩粵撫臣會勦.其年秋.廣東東山紹興等營千把總郭効忠張承祚.追賊至新鋪頭.大有斬獲.又往竄所生擒賊首張會雲.又石鎮把總何維坤、解擒獲賊首鍾威林可美等.山寇漸息.其後又有九連山寇.九連山跨三省九縣.其中上洲中洲下洲.卽王文成所平浰頭賊也.山勢羊腸鳥道.而覓平之處.田土膏腴.賊得且耕且掠.以爲窟穴.當三四年間.山寇大起.圍出贛州之龍南定南二縣.以肆鹵掠.南雄郡城庫藏.岌岌莫保.惠州之和平.潮州之平遠.皆在萬山中.賊得以出入不禁.六年　月.始告蕩平.乃用廣東按臣梁天奇議.擇山中衝沃之處.如野鴨潭者七窠.相度屯種之地.設兵三百人.統於惠州參將.又以形勢移平遠縣於石窟.而增修南雄府城.皆出於士民之捐助.不關縣官.上許之.

水西.

天啟中.水西之亂.起自貴州威寧.貴州水西.土司安堯臣者.先娶於奢氏之女曰奢社輝.生子位.堯臣死.位幼.其族安邦彥挾之反.二年圍貴州者.十月.新撫王三善救至乃解.初崇明以元年亂蜀.首據重慶.繼陷遵義.永寧.而成都幾危.我師尋大克.殺其巢於畋州.崇明急挈其子宵投水.西寇因救其父以叛者也.安氏之謀主曰陳其愚.莫德.邦彥倚爲左右手.其巢則安位居大方.邦彥居鴨池.我漢黔蜀之兵.期各以其方入.黔兵克大方矣.四年三善中其愚詐降.以死於陣.三萬人殲焉.其越嶲生得伏誅.六年.奢寅爲其下所殺.邦彥再寇貴州.我師初敗而後勝.終窓廟之誅.乾未能有所定.上卽位.首以西南爲憂.時黔督張鶴鳴.年八十矣.朝議易以朱燮元.燮元向守成都有功.從蜀撫進黔性.以艱歸者也.按黔者卽史陸

獻忠當三萬初敗時，獻忠先按黔，既又移之於楚。楚使事急，命再檄僕少卿以往。具調水西事甚詳。按水西地方千餘里，內有四十八目，謂之水內，甚羽翼仲苗等。窺虛實以報賊，謂之水外。在滇則安效良徐蛙為聲援，在西粵則泗城等處，屢盜糧。若劉之鎮雄芒部等四十司，共相表裏。邦彥謀過河，則借兵鎮雄、芒部，此其大勢也。劉兵之守永寧者，志在保境，不圖合攻。統計黔兵不過五萬，又分之支吾紅黑兩江九股諸苗，而邦彥所部雞鬼十萬有餘，糾合奢崇明，并溪夷目把，同謀于水內，如是賊何由得滅。莫如以劉兵分扼永寧遵義，滇兵進璧溪綏烏撒，黔兵分布於思南三岔陸廣鴨池，即賊可坐困矣。獻明又盛稱劉將侯良柱、黔將許成名，劉超為可用，最鶴鳴雖老，旅力未衰，方與臣同心規畫。其時夔元倘未至也。先是夔元在平時，言王三善由陸廣至大方，百七十里，路險皆賊巢，故敗。惟畢節為烏撒交通之處，可以設奇伐之者，圖夢得其謀，亦主畢節，而以用兵宜從劉之永寧，自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坦途。赤水有城，郭可守，宜結營漸進，抵白撒屯，當用重兵制賊，斷其飛走，以成大創。未及用而夔元再至，遂行其前策。號召諸將，期以必滅此賊。六十里，賊方公馳偽檄，白稱大羅國，崇明號大梁王，邦彥號四裔大長老，歹費小阿烏繼阿鮮怯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永寧，先犯赤水，諜知之，夔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顧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而劉陳侯良柱、羅乾象于永寧力戰，大破之於桄紅壩，奢崇明授首，安邦彥莫德逃於黔之三岔畢赤，我師許成名等邀得斬之，而渠魁一朝授馘，三方並進，惟滇兵未及，六十里，當用重兵制賊，斷其飛走，以成大創。未及用而夔元再至，遂行其前策，號召諸將，期以必滅此賊。

餘燼。復得數萬人。東歸組亳。爲官軍所逐。屯桐城鹿邑界中。保甘榼文語撫之不就。總督侯恂、保撫王漢本以入。爲金吾續耶者所獲。供澤潛爲之嚮導。上旨不問。而命以撫馬士英、太監盧九德、河南總兵陳永福討之。九德以十六年四月初六日。率京營將楊大和、趙民懷、祥光允、等至永。故將杜文煥、王承勳、以家卒從。清撫史可法遣參將李世森、兵千六百人。以泗總兵牟文綬挑精騎百人。皆會。而副將周仕鳳扼健壁以防奔逸。賊于初七日。突圍以攻東北。諸將乘銳合擊。十三日。兩晝夜連戰十五合。賊死不可勝數。其氣遂衰。士英先檄劉良佐。于正陽率諸將劉澤洪等。從亳類趙永。以十三日至。而黃得功在盧州。率馬成龍等。挑精騎千。爲士英前驅。士英自率中軍楊振宗、劉復生、蔣正秀、姜兆熊、并募兵。從宿州趙永。十七日。質明而至。諸將乘銳渡澮。直抵城下。故督師丁啟睿時在城外。士英與之謀。得賊虛實。借永福及副將丁啟元、參將李時臨、等議。築長圍。先是永之紳民築城浴澮。製炮積糧。本以防流寇。至此反爲超用。永人逃出。則全家俱斃。無知之人。以當鋒鏑。官軍之被傷者。亦千餘人。上憂賊之負嵎也。特發御前銀一萬兩。各色蟒衣斗牛飛魚等紵絲三十匹。犒賞戰士。超窮急請降。士英許之。既出見。猶帶刀自衛。士英下與之禮。手去其刀曰。若歸朝何用此爲。已而潛易其戰信。遂就執。五月之十日。上聞捷音。下詔曰。反賊就擒。城中紳士保全。朕心嘉悅。六月朔。獻俘。超與其弟越、逸、遲、處死。傳首九邊。小六兒及超越妻妾子女。給功臣爲婢。家產入官。父母、祖孫兄弟。俱流二千里。超黨張君臨者。勇健有膽。人有膽之者。曰超知書。好交結東南及中州知名士。少時自負其材。以永城人不許令就文試。故使而從武。往往與同里不合。王撫軍漢字子房。其過害也。超爲文祭之曰。古之子房善謀。君何輕身失算。誤爲黃石所害。所以自明其不反之意。超向在黔中。曾保全馬督家口於圍中。始書士英深自辨證。文義頗可觀。其就執緣誘降。塘報未奏。以冒然殺近臣。戕大吏。嬰城拒戰。其反決矣。此其嘗誅。非可以浮辭它說解也。

徐碭溜之賊。

徐碭溜與河南山東接壤。崇禎八九年。有程繼孔、王道善、張方造、三賊。破道縣。焚徐州北關。歸永邵宿之間。道梗數百里。指揮蔡應瑞、守備賈之縣、哨官李繡秀等。以拒敵陣亡。自永城叛超伏誅。餘孽朱世安、燕青等。竄入其地。自稱反天天魏豹。遂南勾豫寇。東連沿浪諸賊。造舟證筏。勢益披猖。崇禎十六年六月。署淮徐道右參議何應皎議討之。徐州副將金聲桓。遊擊劉世昌。守備卓聖。又歸永參將丁啟光、丁啟允、丁承烈等。皆以兵會。而淮督路振飛命其標將文懷忠、王心粹、佐之。時張方造盤踞吳家集。我師以七月二十三日。攻破賊首千餘級。生擒張方登等。而方造跳逸。迹之未獲也。賊程繼孔懼罪僞降。脫蛟詐許其請。於九月二十六日。單騎親至其巢。言貿留暴過。令縛首惡王道善自贖。劃世昌身自忻率。舁杭伏兵要害爲相應。繼孔果於十月初三日。生執道善以獻。道善之逆黨張風梧等。倚據險不下。歸永三參將之師。擒賊。提兵至永城。嘗言招撫。綏國事、丁啟楚等。夜開北門納其軍。方坐城頭發降票。超死士猝發。遂遇害。先往。諸將繼至。合圍凡三晝夜。連陷其三寨。擒斬二千八百餘人。而歷蛟自行坞道賊之王窟。方證亦于去前八十里之鄧陽集。爲卓聖、嚴守敬、吳尚庚、等所獲。御擒道善之第二日也。徐寇遂平。付歷蛟撥爲楚

撫。念程繼孔終留後患。乃檄之入楚隨征此賊。壁拒不可。於是鳳怜馬士英定計。於十二月十八日。命其副將楊振宗。莊朝梁。同禁旅總兵馬得功。參將王進功等。北將金聲桓。統標中左右等營。遊擊劉世昌等。共提兵三千。從西北一路。由蕭縣攻之。徐城義勇亦領鄉兵助戰。二十四日。大會于南悟集攻城。集兩壘夜。繼孔大敗。奔竄入方圌寺洞中。至二十九日。始就執。甲申正月。鳳督以檻車膠致京師。會國變。得脫。歸徐州。再糾衆為亂。邕年。與平伯高杰北行過徐。檄孔伏誅。與平受士英指。宣執之以為狗。此徐稱三大寇之本末也。

河南諸寨。

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傳諭免河南五府田租者。三年。又詔諭汝洛塢壁諸人。若等迹似弄兵。原非得已。義存報國。不之同心。所宜赦罪錄功。大傅討賊。頒僞官者授職。捕賊徒者給賞。恢城縣俘者。不次用之。今就其可紀者三人。

沈萬登。汝寧真陽縣人。大俠也。七年冬。汝人盛之友者。起岳城。萬登聚鄉勇萬人為之應。白太微、吳太宇、亦並起。萬登稱王。（稱項王。）太微太宇各自為長。之友被陳永福所破。窮蹙。逐竄入流寇中。而萬登等擁衆自如。同時有舞陽楊四、泌陽郭三海、及張五平。侯鶯遷、盛顯祖等。而楊四據九曲。郭三海據牛頭堰。稱為強。三海亦為陳州軍士所獲。汝寧遊擊朱榮祖顛善戰。擊陳爾學、謝學在韓非既敗。榮祖獨與其衆。盛顯祖、破之。又以計誘賊首殷守祖入城受賞。并其黨五十人殺之。盡（萬曆汝寧府志。都人司李顯所定計。）萬登乃以明年降。授都司。即其所居真陽為屯部。是年楊四為左良玉所殺。十五年四月。劉洪起者。西平虞徒。與其弟洪超、洪道、結鄉井以自保。又有洪助、洪禮等。號為諸劉。皆乘夜道人入賊中取其馬。（賊營中識曰。高點燈。多然油。防備四面。劉氏頭。劉李東橋。皆其別號也。）寫與漸以盛。官授為西平都司。郭三海之反覆也。十年春。巡按御史楊繩武檄洪起捕其黨張五平、侯鶯遷、孫之。郭

淮南四鎮

蜺南侯黃得功。字浩山。京營名將也。常敗張獻忠於潛山之方嶺。殺萬人。獻忠幾殉而復佚。奪人頭而忠所部不過三萬。每戰身自衝突。勁捷若飛。江淮人呼曰闖仔。幾詫以爲無敵。廣昌伯劉良佐。字某。故東撫朱大典之偏將。後總督淮揚。再舉麾下從謹祖陵。襲革左。最後收永城。亦有功。東平侯劉澤清。字鶴洲。家在曹縣。時一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輒遁走。其爲人好聲色。喜權利。賂遺權貴人。結納賓客。將略本無所長。僅科臣韓如愈一言之。乘亂徵牟道殺之。

（科臣韓如愈劾澤清擁兵不救。惟以幼子不宜殺。劫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馬以變服免。如愈在垣。性最正。無所依附。其誅澤清持重。惜即之知。如愈呼使謂澤清。退其帶。故及。）

自云先帝已行封。而詔不逮。故與廣昌與平同日拜獨進侯。人莫得而辨也。與平伯高杰。字英吾。固降將。初從孫傳庭。曾於家頭破賊。又一年而郟縣潰。流闖不支。杰率其下李成棟。楊綱武等十三總兵。有衆四十萬。渡河大掠。曾中。竟行南下。郟洲之間。監曰。高兵至矣。居人喪失魂魄。閣部史可法謀於朝。分江北地爲四鎮。一淮徐。一揚滁。一鳳泗。一盧州。俾提彈以守。勿妄有所越軼。詔未行。而軍候言高兵先驅至江浦。賴守將張士儀亘瞰遮擊之。始却。賊方司主事萬元吉者。故武陵相監軍也。亟請行。扁舟徑造其壘。曰。吾欲犒軍。其將出告之以賊兵懾朝命。奈何索渡。將曰。吾規欲寄家。元吉曰。公等將進取淮北。而并孥淮南甚便。過江逼天子笮轂地。今渡卽先自潰亂。非公等所以衛爲家國意也。諸將僉應曰諾。顧獨有意揚州。揚州居天下脅腋。有新舊二城。城外列肆貿區。子女環寶。萬萬高放手剽掠。人屠膾日以數。保者恐。授兵登陴。誓死守。江都進士鄭元勳。雅負才地。爲鄉里服。且屢拒守而城未必全。銳然出身爲遊說。冀以早自異。毋特俱死。高士與之一志併力。可謂得所歸矣。徒以間老僧無爲也。高不豐飲容服。高之妻邢夫人饒權智。高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史公出至誠。所以調護之良厚。乃亦勉高傾心。公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撥之。大事集矣。命王和業監其軍。奏李成棟、賀大虎、王之綱、李本身、胡茂祺、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高曰。杰既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爲請。揚士紳復震動。守士以未除館爲辭。公遷撥於東偏。虛已厚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高酒趣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廷吉私於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負元司土。與之一志併力。可謂得所歸矣。徒以間老僧無爲也。高不豐飲容服。高之妻邢夫人饒權智。高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史公出至誠。所以調護之良厚。乃亦勉高傾心。公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撥之。大事集矣。命王和業監其軍。奏李成棟、賀大虎、王之綱、李本身、胡茂祺、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高曰。杰既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爲請。揚士紳復震動。守士以未除館爲辭。公遷撥於東偏。虛已厚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高酒趣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廷吉私於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負元司坎。始揆拖迫喜星之次。法當驟上將。吾懼沮衆不敢言。睢州許定國者。七十餘矣。許定國太康人。以敗績（城破其諱尤甚）毀家發士。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訴高爲賊。高由是怨許。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公之遣高圍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懼討。貽書公求自全計。公語其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與平於十月十四日啟行。過徐州。以馬士英指。斬其將程肯予。肯予者、豐沛大盜。肯予名耀孔、豐縣健步也。宿州有乾國（肯予之仇、譯告與之通。官府不深往。緣逋程不投乾賊。自號所居之梧桐山爲偏。）馬爲風督時。所俘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而南下聚衆以恢復爲名者也。定國聞之。益懼。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願爾衆安在。許放口。其軍以屩見。高嗤之曰。爾有此軍。何不以之開藩乎。居明日。召謝之。若豈不知

道旁者猝起。得功角巾緩袍出不意。亟援甲而飛矢兩集。所乘馬直千金。僵而上宅馬馳去。高之遣兵也。戒之曰。若擒得功。必生致之。戰既合。有十七騎者皆梟卒。追且及。注矢未下。黃大呼返圍。發纏間所餘七矢。殺七人。矢盡。揮長刀復殪其三。迨及於大軍。以免。惟從行三百騎皆沒。高所出千人。裹創眞者夜至。守將邱貳馬偕偵知設守。令軍中具食。且休於城外。暮舂炬火爲疑兵。高兵知有備。不敢進。又望見炬火。以力攻夜半。實力盡。馬偕開門出降。盡獲之。黃之遁也。閻知鑫大怒。按刀瞋目切齒。自以手同事本無纖介。一朝見殺。又旣然於揚人之危逼。而思救之也。引廣昌爲之助。誓必與英吾一決。高元吉僧故將張文昌李棲鳳。參語於兩家者百端。訓者曰。天長有傳烽馬。得功引眞州之兵將以至。高劉皆東裝臘敵。高曰。擒千人羅楊猶少。吾故騙之假手。吾之士卒鉅至於敗。黃不足擒也。元吉側身講解。文昌棲鳳各以其衆來。曰。兵交綏。吾屬盈橫陣以止。闔卻閘部亦不得已於一行。會得功有母之喪。公入弔。立而語之曰。士橋之聲。無恐。智知其不義。今將軍以國故。親故國盛怒。使歸其曲於高。而將軍收名于天下也。得功色稍和。尙以失亡三百騎爲恨。公命監紀應廷吉陸遷之入高營曰。靖南聽我矣。若何愛幾百騎而害大事乎。高如命入馬。馬羸多倒斃。公自以三千金爲黃母壽。二慮之講。恃以成睦。猶未也。當是時。與平最強。公銳意中原。念非高不足以委任。其人雖暴抗。然慷慨識機變。可說而動。有僧聰宗者。談論奇中。高亦折節稱弟子。咨與公及陸遷之四人者同坐。高謂僧曰。弟子它日得免於禍乎。僧曰。居士起撓撓。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此不足爲居士重。惟率從史居士。儲家所推聖人。我法所稱菩薩。居士與之一志併力。可謂得所歸矣。徒以間老僧無爲也。高不豐飲容服。高之妻邢夫人饒權智。高嘗語人曰。邢有將略。吾得以自助。非貪其色也。邢見史公出至誠。所以調護之良厚。乃亦勉高傾心。公喜曰。吾誠得高而馴撥之。大事集矣。命王和業監其軍。奏李成棟、賀大虎、王之綱、李本身、胡茂祺、爲大將。曰。速驅之。可以專制河南。高曰。杰既以身許公。而將吏妻子。暴露野次。非所以安內顧也。敢終用揚城爲請。揚士紳復震動。守士以未除館爲辭。公遷撥於東偏。虛已厚以爲之舍。邢夫人約其兵聽節制。士民安堵無恙。高酒趣治裝行。九月之十日。祭旗。疾風折大纛。西洋砲無故裂。應廷吉私於其友曰。明年太乙在震。負元司坎。始揆拖迫喜星之次。法當驟上將。吾懼沮衆不敢言。睢州許定國者。七十餘矣。許定國太康人。以敗績（城破其諱尤甚）毀家發士。負其功不得封。上書訴高爲賊。高由是怨許。常曰。吾見許必手刃之。公之遣高圍中原也。爭之經年。始見從。定國懼討。貽書公求自全計。公語其使曰。許總兵何地不可居。而必睢州乎。與平於十月十四日啟行。過徐州。以馬士英指。斬其將程肯予。肯予者、豐沛大盜。肯予名耀孔、豐縣健步也。宿州有乾國（肯予之仇、譯告與之通。官府不深往。緣逋程不投乾賊。自號所居之梧桐山爲偏。）馬爲風督時。所俘以獻。未及誅。京師破。而南下聚衆以恢復爲名者也。定國聞之。益懼。乙酉正月之十一日。高兵至睢州。定國先數十里跪馬首迎。高扶起之曰。若總兵。奈何行此禮。願爾衆安在。許放口。其軍以屩見。高嗤之曰。爾有此軍。何不以之開藩乎。居明日。召謝之。若豈不知

我之將殺汝而顧不去何也許頓首曰定國固知公之怒也然不知其罪高曰若累疏名我爲賊安得無罪許曰此定國之所以不去也定國日不知寄倉皇中假手請字而代者入公名定國不知疏中何等語也若以此殺定國不亦冤乎高索配室者姓名許曰彼知公之怒也先期遁迹之不獲彼先去而定國不去以明向之名公者非定國意也高相人見其謝服且憐之聞襆語以爲信無何有某千戶者遮爲投牒云定國謀汝興平故以示弗武馬前笞六十送許誅之遂刑牲約爲兄弟定國飾美姝進興平屏不御笑謂之曰軍行無所事女子弟若之俟我功成後以娛老乎定國唯唯退時興平大營去城二十里懸王命旗于城闉曰非有令不得入從興平入者左右驍健三百人十三日夜定國張宴燒燈厚具樂以飲興平令其少弟欽諸親將在別所婦女賓客皆雜坐酒半酣許弟勦靜失常度坐者咸起面耳語興平曰今日之宴觀其弟志意有非常得毋謀我乎興平推之以手曰去夫何敢親將退而意亦安之三百人皆沾醉與平所居爲唯人甲第垣墻高四週有重廊復室許於健後置人不及知將卒俱就別所消息以編昨二三治文書者與傳事小兒漏將殘開扉瓦歷然有聲驚出視杖亟索之已失猶奪他人鎗力鬬而後就執從者三百人皆同斃一人牀下伏值牀簀陷而免它日爲人說其事定國踩血兩向坐曰三日來受汝屈妹亦已盡今定何如興平大笑曰吾乃爲豎子所算呼酒來當痛飲死明日日中城不開李本身王之綱郭虎攻東門始入定國已渡河北去雖人知其事皆已行諸將致疾于雖旁之二百里悉屠之開部至徐州初弗信既而審知興平定死大痛哭知中原不可復圖亟還師以返救根本東平侯澤清迺於其間大治淮邸極宮室之盛取美人鐘鼓以充之醫構一水榭費千金諸生爭獻歌詩誦功德於天下事於弗聞也遣邱磊之怨中之以它罪頓就縶所置酒爲極歡卒文致之以至於死向特以計好興平開其死與二鎮謀曰我維揚子不足立圖當分其衆將之馬士英持不可曰彼所部惡首輕剽人亟假諸將以軍號待高元爵長而還之以兵揚人之開高死也酌酒賀婦南樓狀起曰固當以此州還我引其師次境上二月十五日公既還自徐州令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其營問故黃曰吾爲國大將功最多僻處浙江一小邑高杰有何勞績而食數城姑念其不終制之以三縣足矣餘地非高有也公曰吾豈不知將軍功又非愛高而故石之也彼士馬多而令不一今日驟奪而明日必亂且曰首難自將軍始其所以襲於興平者疑何且將軍賢者有遠略又何在乎姦士其爭之也黃擇其兵姑少却亦會高應二監持節以王命解因緩去然其中不無快快馬阮因之故靖南遂爲其所用嗟乎自古豈難之生非人力之所可及以余觀乎四鎮之事士橋則其曲已甚唯州乃不戡自焚在怪師止以大計用興平而靖南未能以誓心是師相詩曰糾糾武夫公侯腹心信哉其爲腹心之難也

義烏殺降　括州由遂附

許都義烏諸生也顯達道以進士官御史都名家子美姿貌與人言恂恂不出口然內實勁俠慷慨好施

能得人義烏風氣悍勇相傳項錫江東子弟皆出其鄉時天下大亂都以兵法部勒其所知思得一當然皆稱兄弟相衛汝非可法度使也松江孝廉徐開公學遠者識其人奇之曰國家思破格得士苟假都以一職數萬衆可集也開公與同邑陳臥子子龍爲生死交子龍官紹興推官因與游嘗薦諸上官不能用時鑿吏多貪纖失人心而東陽爲甚烏傷有奸民假中貴人招兵者都無涉也事發令文致之以索賄都家不過中人產無以應令持之方急適會都舉母於某山遠近赴者萬人有不快都者告以且爲亂道臣王雄者暗昧人也遽遣從吏收縛都所與會者有馮龍友藏法聰二人力千鈞皆萬人敵遂距梗者不受執即舉所用白布裹頭而反故人號曰白頭兵以誅貪令爲名民怨毒虐政旬日間遂至數萬江東諸城無守備所至皆靡遂破東陽義烏浦江三邑然都未嘗一有所殺掠其所下開門直入都乘白輿令從者遍謝諸長吏而已至金華初亦馳備郡紳朱大典新罹淮撫歸姜應甲者方在諫垣鋟然議城守乃閉門而朱之子故與都善鎚而下與之語姜遂唱言朱通賊然都亦以此去不甚攻也時舊撫董象恆用它事謎新撫黃家瑞未至直指左光先以撫標兵命子龍爲監軍與賊戰既有所捕而遊擊將若來者破其圍婺之兵都乃收餘卒三千人保南營地絕險兵使者王雄以直指方責其起義狀急欲撫寇自解屏衆謂子龍曰賊以必死保險兵不得仰攻上有積穀其後通台括諸山非曠日不能克而我軍聚者萬人有五日之糧耳直指日馳尺一見責奈何子龍曰某與都有故昨曾遣信投誠某以事大未許今惟有進勦耳方拔營而都使復至自反接請死子龍請自往察之遂單騎往將士請從曰無庸也令二賊控馬一人前道行四十餘里抵山麓賊以兵守之少酋都至責之曰汝向以發檄自負當爲國家出死力今何故反官兵四面至汝樓窮山且菹耳都泣而愬東陽令且曰自知罪重今當束身歸命惟公活之子龍曰汝罪已無生理今惟有自縛見王公幸得不誅營率其徒徒江左勦賊自贖耳然必以今日行迺無釜也都慨然曰苟明我以激反又能爲國家用雖死無恨請即從公往羣賊大譁以爲當決死戰往則受縛耳因欲加刃於子龍子龍曉譬百端都亦遍諭曰事已大誤幸陳公來示生路我計決矣有異同者可先散去衆始寂然都遂以三騎從出山子龍陰計向順者惟都其黨皆不可測官兵咸欲得都以爲首功萬一都出爲別營將士所奪則撫局壞而餘黨必叛因語都將士無不欲剸刃於若者若至營可但稱都部將都然之夜半至營子龍馳入見王雄告以故雄召都入諭之曰爾歸語都若果以二百人自縛營待以不死都謝唯唯子龍復挾都走山中以兵使者意諭衆衆以都不返也皆甲以待見都至則大哭顛散去者半餘編行伍自効子龍復令都多方發遣僅以三百人降王雄喜於免過又自以爲功而諸將走乃詆賊反宰可得咸愕愕忿煽浮詞至不忍聽比登山見狹隘絕險始咋舌不敢言然猶託名搜巢縱火燒民居殺人者數十里子龍於前諭不敢爭而委都士大夫如姜應甲者必欲誅都子龍力爭殺降不祥而不得繼又請誅首惡釋從者又不得都等六十餘人竟同斬於江許夫都一奮生能得衆其才必有大過人者當朝

廷揚脾良將曾不能有一言之薦。俾上知之。此浙中在事者之過。而又縱貪令及監司之庸且悖者以激變之。觀其去巢穴。散徒衆。束身於知己之一言。夫豈輕信子龍。賊以舉事本無此心。故急欲自明。庶幾一有所出以贖罪。主者無能爲國家措人材救禍亂。而徒罪制於二三指紳之口。致十數豪傑。生受烏縣之戮。死蒙叛逆之名。良可痛也。明季忌諱諸人。好以文法議論挾持上下。而按臣專生殺。如左光先者。特以兄故。由明經拔用。庸而無斷。性而無謀。子龍之記事曰。造隙之貪令不除。受降之官迹不報。官軍本調以參軍。六月十七日督師中軍尹先民、總劉雄、所部卒實正兵。鎮篁將張元豐、張元爵、翼右。贛將謝志良、朱永昌、土司覃仰廷、翼左。陳上才爲策應。貴王慥、王榮照、助輸角。二十一日。進兵牛寨。次日。遇賊於銅梁橋。力戰互有殺傷。孫參謀用諸生黃金枋計。令壯士周衛大、誘縛賊首劉新宇、蔣明宇、誅之。王桂市、竹東保等、尋就執。餘賊竄匿巖澗。更推新宇弟秀宇、號紅鼻者爲主。而以芹寨賊劉廷相多智數。名之曰劉先生。算崙之。我兵分四路勦擊。賊敗退沙橋。我師爭險得過。追奔二十餘里。直抵猴寨焚之。二劉逃芹寨。保險拒守。先民偕孫參議前後夾擊。劉紅鼻力不支。挾百餘人遁他處。尋捕得殺之。獨劉廷相跳而免。牛猴諸寨皆平。此七月十五日也。當是時。諸賊惟靈山高紫[以下原缺]

是書虞淵沈有中下二卷。原到所選見竹垞跋語。其所云抄入百六梁書之足本。蓋于外舅鶴林周公家見之。書名鹿樵紀聞。措惟存首三卷。既假之以勘都氏本矣。劉將娛若雲先生復從子山道君處。賒得梅村手稿兩帙。其虞淵沈之中下卷在焉。于是百餘年未完之書。遂成全璧。今讀其論中卷記思陵殉國。多道聞佚事。下卷記殉難諸臣。以省地爲綱。詳載姓氏爵里。具有史筆。非讀欽定勝國殉節諸臣錄。後揚忠節。發潛闡幽。爲千古未有之書。續謂梅村氏此卷。猶傳紀之有表。固當不廢參稽者。將見是書一出。必有爭先覩之爲快者矣。嘉慶甲子五月。二瓢居士黃廷鑑校訖識。

湖南高獠源、紫獠源、牛寨、猴寨、天王寺諸賊。

湖南之賊。在藍山者。高獠源紫獠源其巢也。李荊楚爲之魁。而陳朝龍、郭子奴、曾介奴、金華美、周龍宇、廖二盧、廖三盧佐之。在桂陽臨武者。牛寨、猴寨、芹寨、泗洲寨、其巢也。劉新宇爲之魁。而蔣明宇、劉庭相、王桂甫、竹東保、陳王荀佐之。其天王寺賊。在湘鄉、安化、益陽、寧鄉界中。劉高峯、李大用、江長子、洪老虎、曉和尚爲巢率。和尚一名飛天王。善飛刀噴火。此其大略也。十年十一年之間。局偏沅巡撫陳睿謨初受事。有尹先民者。豫人。睿謨分守大梁時所任將也。時賊已犯湘潭。長沙。先民爰撫兵以戰。乃自往靖州。分楚將張元璧、張元麗、往鎮筆。各募千餘人。清浪總兵羅安邦者。奉調走德安。先民自沅撫留之。會天王寺賊突犯安化縣。睿謨亟命羅兵尹兵分道進。安邦所部粗國祥者戰尤力。刺飛天王殺之。凡兩將所斬獲。共二千七百有奇。羅將尋以臨藍之急調去。先民獨戰桃花江。洪老虎潰死。餘黨奔龍山。圖之江長子。李大用皆就擒。三月十五日。天王寺賊悉定。臨藍大寇陷脅寧。聞衛州水陸並下。桂藩大震。羅將之往援也。與賊戰於白蠟橋。賊退踞黃巢營。安邦偕賴國祥先登。衆乘乘之。賊大敗。未幾。羅將奉詔趨德安。賊據寨劉新宇、湘鄉陳王荀、等勢甚張。圍桂陽州。我師不能救。乃飛檄尹先民移師往。游擊貢王儆、土司覃仰廷、以茅岡

兵爲後應。四月初六日。我師破賊於大湊山。桂陽圍解。其高紫賊李荊楚等。直逼永州。侵尋由東安水道入廣西。而全州亦被困。於是春四省會勦之旨。衡州推官孫朗孝有撥亂才。容謨委以部署。籌險隘堵塞。移文諭廣諸撫巡勦之時。粵撫林啓已解全州圍。駐師其地。制府張鏡心集兵長樂。移鎮韶州。密于境上示聲援。而諭撫主之良。郴州其所屬。遂提其軍入楚。容謨計所轄主客兵萬五千有奇。才孫朗孝而奏以參軍。六月十七日。督師中軍尹先民、總劉雄、所部卒實正兵。鎮篁將張元豐、張元爵、翼右。贛將謝志良、朱永昌、土司覃仰廷、翼左。陳上才爲策應。貴王慥、王榮照、助輸角。二十一日。進兵牛寨。次日。遇賊於銅梁橋。力戰互有殺傷。孫參謀用諸生黃金枋計。令壯士周衛大、誘縛賊首劉新宇、蔣明宇、誅之。王桂市、竹東保等、尋就執。餘賊竄匿巖澗。更推新宇弟秀宇、號紅鼻者爲主。而以芹寨賊劉廷相多智數。名之曰劉先生。算崙之。我兵分四路勦擊。賊敗退沙橋。我師爭險得過。追奔二十餘里。直抵猴寨焚之。二劉逃芹寨。保險拒守。先民偕孫參議前後夾擊。劉紅鼻力不支。挾百餘人遁他處。尋捕得殺之。獨劉廷相跳而免。牛猴諸寨皆平。此七月十五日也。當是時。諸賊惟靈山高紫[以下原缺]

是書虞淵沈有中下二卷。原到所選見竹垞跋語。其所云抄入百六梁書之足本。蓋于外舅鶴林周公家見之。書名鹿樵紀聞。措惟存首三卷。既假之以勘都氏本矣。劉將娛若雲先生復從子山道君處。賒得梅村手稿兩帙。其虞淵沈之中下卷在焉。于是百餘年未完之書。遂成全璧。今讀其論中卷記思陵殉國。多道聞佚事。下卷記殉難諸臣。以省地爲綱。詳載姓氏爵里。具有史筆。非讀欽定勝國殉節諸臣錄。後揚忠節。發潛闡幽。爲千古未有之書。續謂梅村氏此卷。猶傳紀之有表。固當不廢參稽者。將見是書一出。必有爭先覩之爲快者矣。嘉慶甲子五月。二瓢居士黃廷鑑校訖識。

湖南高獠源、紫獠源、牛寨、猴寨、天王寺諸賊。

湖南之賊。在藍山者。高獠源紫獠源其巢也。李荊楚爲之魁。而陳朝龍、郭子奴、曾介奴、金華美、周龍宇、廖二盧、廖三盧佐之。在桂陽臨武者。牛寨、猴寨、芹寨、泗洲寨、其巢也。劉新宇爲之魁。而蔣明宇、劉庭相、王桂甫、竹東保、陳王荀佐之。其天王寺賊。在湘鄉、安化、益陽、寧鄉界中。劉高峯、李大用、江長子、洪老虎、曉和尚爲巢率。和尚一名飛天王。善飛刀噴火。此其大略也。十年十一年之間。局偏沅巡撫陳睿謨初受事。有尹先民者。豫人。睿謨分守大梁時所任將也。時賊已犯湘潭。長沙。先民爰撫兵以戰。乃自往靖州。分楚將張元璧、張元麗、往鎮筆。各募千餘人。清浪總兵羅安邦者。奉調走德安。先民自沅撫留之。會天王寺賊突犯安化縣。睿謨亟命羅兵尹兵分道進。安邦所部粗國祥者戰尤力。刺飛天王殺之。凡兩將所斬獲。共二千七百有奇。羅將尋以臨藍之急調去。先民獨戰桃花江。洪老虎潰死。餘黨奔龍山。圖之江長子。李大用皆就擒。三月十五日。天王寺賊悉定。臨藍大寇陷脅寧。聞衛州水陸並下。桂藩大震。羅將之往援也。與賊戰於白蠟橋。賊退踞黃巢營。安邦偕賴國祥先登。衆乘乘之。賊大敗。未幾。羅將奉詔趨德安。賊據寨劉新宇、湘鄉陳王荀、等勢甚張。圍桂陽州。我師不能救。乃飛檄尹先民移師往。游擊貢王儆、土司覃仰廷、以茅岡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金幼孜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文靖公以文學結知　太宗文皇帝時　駕征北虜文靖扈從此北征前後錄之所以作也公孫大學衍出以視予俾龍泉令姜學夔繡梓以廣其傳榮求言序諸首嗚呼夫之有夷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理之所必有者也自周宣王逐玁狁後若漢高祖雄才大畧括囊宇宙亦受冒頓之侮漢業日隆五單于爭立宣

帝一受呼韓邪之朝當時之儻有者也至晉五胡雲擾漢制矣惟擾遂爨王之號拓跋氏興黃屋左纛純擬唐太宗之英武始能一挫其兇後瓜瓞瀰綿斯極有元勃興腥羶中土亦　開闢之盛而衮倚伏常理我　朝治隆唐虞漢海無波大漠無塵宮廬之下閒有暇息游魂雉奔兎伏踰垣草竊臨以大軍逆命竄匿尚何足計者耶予竊嘗于恒見北狄酋長稱臣納　貢俯伏　嚴陛之下氣不敢喘聽不敢運以爲曠古所無及讀此錄始知　太宗文皇帝神武天縱廓清權陷三邊盡滌北之　太

金幼孜撰

祖高皇帝峻德成功再立華夷限界亦可謂有光者矣今百有餘年烽火不驚邊陲無鉦鼓之交中土無饋運之苦　祖宗功德其可忘哉雖然斬濕揭以羣誠戮尸逐以奮鋒不有班孟堅之作則勒燕然之銘不能炳耀千古今録中所載塞外山川之形勢北虜之動靜與夫我師出奇制勝之大畧皆歷如指掌簡古筆力老健足以追配古作非公其能之耶身任其勞而遺逸于後　太宗之謂也鋪張在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公亦有焉予先祖刑部郎中子儀與公爲同年不幸蚤世弗究其用厚公賜以

基銘公之盛德大業著在國史又于之所當景行而視倣者也故于公此錄不敢以不文辭而僭端

成化二十三年龍集丁未冬十月上浣

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參政南舒秦民悅書

又

永樂八年十有二月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掌幃幄之寄佐北征前後錄江右大參徵卷舒城秦公既　自爲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伸之以言伸龍泉令嘉興姜君一傳不朽予敬觀者再欽祖而言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師漢高祖平城之役輕佻强胡謂之漫師師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師淫主則亂在英主則卹自是而後若宋太宗財力未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　疎師不支至我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掃纍芽永清沙漠謂之繼世之師武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嘗讀

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于　焚龍城擊胡虜塞之策悉已熟于胸中且以正與師鐵騎百萬川渺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靖藝膺宿將百戰無前是錄之成當代絶筆百年承平邊塵不驚于是乎驗況今伊傅居禁中頗牧在邊陲而又修文德以堅中夏之防吾有望天下後世此錄之無績也于是乎書

成化丁未重陽後十日東吳梁悦書于西昌之乾坤

前北征錄

金幼孜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師出北京　駕出德勝門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之雄車馬之盛旌旗之衆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鐃鼓之聲旬震山谷晚次清河行李載車上途間車行甚難不能相及乃令從者回取隨身行李妙精車及餘物俱不能將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融泥濘馬行甚滑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寒

發沙河午次龍虎臺皇太子等四人與食馬軍小李俱至十三日早發龍虎臺慶居庸關關下人馬輳集僅容　駕過如是者九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須臾大雪少頃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瞻即欲收復燕雲謂之　疎師不支至我　太祖東北諸山雲擁其半露出峰頂四顧皆奇觀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其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暮始還昏夜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違侯見幼孜三人無帳房今麾下送帳房來借取雪煎湯羹茶各飲一盌而

隊三數赴營取去帳房幼孜三人取氈衫覆而寐天明視之上皆積而所臥之旁積雪盈尺光大咲謂幼孜曰今亦可謂臥雪眠霜矣十四日早發未破且行且獵幼孜覩騎逐兎不覺　上咲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岩萬壑登劉賓漢獲瑞璀璨光輝奪目真奇觀也午後次據木得黃羊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不覺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釀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幸上都于此取酒午次難鳴山相傳以爲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卽難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次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難鳴山行數里道邊有斷碑尚存土有斤堠下有故宋寧寺基有殿陽玄所誤碑尚存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卽渾河流出廬溝橋有石柱數十比列于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爲遼金時所造遺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爲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以容兩馬人馬轇轕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雪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柳兒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嶮然下壓下瞰河水路陝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土亦可行但坼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　土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有午次泥河午次宣府宣府武營宣平行

敷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氷未解水曲下流人馬從氷上度間有缺處下見水流而渰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　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鶩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日大風寒益勁全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未消從木梁亦西山騎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顧謂幼孜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栗然入關西峽石壁崎嶇如削時車馬輳集亦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氷滑馬蹄時踣問度澗積雪疑凍滑甚上馬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沾雪疑凍尤難兩手拳敎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　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面面爲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關門爲車所塞從是陡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嘗時寒甚從者皆不能至惟都督馬旺先來有帳房要于三人避風呼酒酌食軀肉鹿炙旣而　上召獨光大往　上曰足寒時不要卽附火只頻行足自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若倦時少睡半晌卽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幼孜適同至僕者未來在彼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清遠侯等叩頭退初八日　駐蹕鳴鑾戍夜　上坐帳殿前

寒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　駐蹕興和獵者得黃羊至　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于帳殿前至二鼓乃退三月一日　駐蹕興和及晚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　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燕明日有精神歸帳房卽睡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武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　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三日　駐蹕興和初四日　駐蹕興和初五日駐蹕興和初六日　駐蹕興和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鴛鴦鴻鵠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

坐者行者聲欵者白者如雪黑者如石好事者或馳騎逐之至卽飛起人去旋下翩躚迴翔于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鑾戍　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北上召幼孜等今日親見之又曰適所過沙城卽元之中都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少頃　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等叩頭退初八日　駐蹕鳴鑾戍夜　上坐帳殿前舉首望北斗曰汝等觀北辰正直頭上語至二鼓乃出初九日　駐蹕鳴鑾戍　上大閱武誓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踔鉦鼓震動　上曰此陣就敢嬰鋒爾等未經大戰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　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鑾戍　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虎蜕角于地長數尺許搓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東北有山頗高如諸山　上曰此卽大伯顏山西北有

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　上曰此卽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里矣由是地平曠沙中多穴　上指示曰此鼢鼠穴也馬行其上爲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于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觀以示幼孜三人觀之　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　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尚書方寘前觀之　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決羣詳觀之北來每物見之足廣闊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緣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卽小伯顏山也

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　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鞏道　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峯北時少水晚下微雨將暮未飲都督薛祿遣余數人飲食麪及青豆粥淹鵝黃羊醬瓜菜數品無水飲馬從者至皆不得食軍士亦多不食者夜下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皆足十一日　駐蹕凌霄峯北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大晴十二日　駐蹕凌霄峰雪已消夜復下雪十三日　駐蹕凌霄峰復下雪夜漏下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瀰漸毛髮栗然久乃出十四日　駐蹕凌霄峰十六日五鼓發凌霄峰比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棗驅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間無一人但見鹿蜕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見有數本驅騾過岡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迤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暮休息忽有軍師過見子三人亦下馬同草間　問　駐驆處亦不知乃取羊肉淹鵝餅同食軍師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數十里過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岩峭削右小石戴大石層疊高屋宛如人所爲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柏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要子下馬息山間食麪忽有軍師過見子三人亦下馬同草間　問　駐驆處亦不知乃取羊肉淹鵝餅同食軍師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數十里過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岩峭削右小石戴大石層疊高屋宛如人所爲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柏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要子下馬息山間食麪忽有軍師過見子三人亦下馬同草間　問　駐驆處亦不知乃取羊肉淹鵝餅同食軍師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數十里過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岩峭削右小石戴大石層疊高屋宛如人所爲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柏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要子下馬息山間食麪忽有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十一

忽寧陽侯至要子三人同金侍郎至營午食黃羊天未明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子馬鞍壞不堪騎而前騎皆去惟勉仁相去稍近乃呼炬待勉仁視子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追寧陽侯索馬鞍則其去已遠勉仁遂回以己馬讓子自騎子散馬光大勒馬復回相與盤旋于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遂與光大相失勉仁乃要子攜數騎下馬趨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被風爾烈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溏瀦而流乃下馬休息取水飲上馬復行遥望山外有火光以爲必大營所在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渡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時夜已半微雨復下予二人相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蔥氣二十四日　駐蹕金剛阜夜甚寒　上召草勅硯水成氷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其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冽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卽鴛鴦

濼也地理志云鴈鶩濼在宣府此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甘泉

上召語扈中山川　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所爲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餘里　上召令馬上草勅幼孜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成　上巳行三里餘飛鞚至　上前視草觀畢令賜貂裘下馬坐地于膝上書之午次大甘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兎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

兎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兎犬不能獲之疑即詩所謂躍躍兎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于大甘泉北七十里屯駐二十九日發大甘泉北午次清水源有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　駐蹕清水源初二日　駐蹕清水源初一日發大甘泉北午次清水源

下晚至長清縣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下　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方退二十九日　駐蹕長清縣三十日早發長清縣至順安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晚下兩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青氣接地望之如青山白雲　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孜以爲信然　上笑曰氣也非真山若誠爲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岡遥見艫胸河又過一岡　上攬轡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艫胸河立馬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旁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頇有以來進者駐營河上地名曰平漠鎮初二日　駐蹕平漠鎮賜食　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鎮由此順艫胸河東行午至祥雲獻　上立帳殿前召語片時乃退初四日辰發祥雲獻午次蒼山峽哨馬營已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來進并得馬四匹來進初五日早發蒼山峽午次雲臺戍地多野韮沙葱人多采食又有金

雀花花似決明莖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末銳人將取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菜花大如荷蒿葉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發雲臺戍午次錦屏山初七日發錦屏山午次王華峰初八日發王華峰胡騎都指揮款合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几古兒扎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初九日　上以輕騎逐虜人各齎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侯帥領駐劄河上晨從文臣止令尚書方宥及光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飼營中初九日早雨　駕將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　上請隨　駕同往　上曰爾不能戰陣往亦無益

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有不及或爲而累爾留此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後送光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愴然是日晴馬營獲胡寇數人及羊度艫胸河人馬轅集河上見安遠伯與同行雨過水漲淪及馬腹幼孜三人各牽從馬馬爭度歸泥淖者無數三人馬幸無恙登岸私自相慶緣河行數里多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從者至昏黑不至夜久方到適幼孜三人被　召俟立帳殿外且營中馬驚子三人俱恐馬遶立不能安久方出營首問馬從者云先覺馬驚緊繫廩之得不走心方怿是夜有　旨令安遠伯往取步軍數千復來凡步行者亦得相從幼孜三人託安遠伯取阜隸及帳下二十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後次蟠龍山從者帳房皆至午大雨平地水流帳房皆水令阜隸從旁及中掘坑注水須臾坑滿以梳尸水至暮雨止地濕不可睡令阜隸采溫蘆葦鋪地用馬氈及氈席鋪之加毛裘于上畧可睡天明視之濕氣滲透裘皆潤二十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鎮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無水載水爲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午食河渡水稍深據鞍不能渡幼孜三人俱脫衣乘散馬

以渡水沒馬及腹以上及岸洗足復穿靴衣鞚裝上馬行數里少駐復行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渡都督馬榮許方尚書渡河方尚書遂予三人同往西行七八里至馬都督渡河處見其並無區畫且指使予輩從他渡乃飄然東行十六七里遇東寧衛指揮裘牙失帖木兒旋縛筏渡予二人即指使其麾下之人樂然聽命先渡予輩及行李訖彼然後渡裘指揮復令麾下炊飯食予三人再三辭謝之乃以鮮魚爲餽裘女直人善騎射　上選其百人皆從能輕財好

義觀其所爲勝率常萬倍當時達官貴人不爲少矣
每日聚會相笑語其力皆足以度予輩甚不爲難而
邊迮之間面目相視如不相識于此尚然而況臨大
患者乎此裴楫揮所以爲難得也晩次平山甸　上
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渡河之由　上意謂必由
官筏而渡不知官筏尤難渡光大備言裝牙失帖木
兒渡河之故　上嘆曰朕渡河時已命筏上渡汝何
不由彼而渡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
者故不由彼渡　上笑曰今日方爲艱難汝得無懼
乎因渡水得一木板上有虜字就以進　上命譯使

寘之乃所用之言也虜語謂之扎達華言雲詛風雨
蓋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發平山甸晩次盤流戍
六月初一日早發盤流戍晩次擬翠岡初二日早發
擬翠岡午經闊欒海子　上令幼孜數人往觀去營
可五六里有山如長提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者無
畔岸遥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
之物莫平于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
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
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龍駒凡七河注其
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寘池晩次玉帶河初三日發
玉帶河晩次雄武鎮　上召予同勉仁往光大看馬
及退獨予失去所騎馬二匹周匝營中尋數回不見
而夜深漸覺疲倦及睡漏下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
武鎮問方向書借馬騎至營中復徧歷營中尋馬至
東北營外忽見所騎黃騮馬騎至營中廐繫房馬
見予低回似欲言者問一卒言此馬昨晩爲中官從
者所獲適牽至此若來遲恐移至他所不復可見矣
予遂牽回帳中諸校莫不舉手相慶晩次清胡原初五
日發澄清河數里度河深及馬鞍光大所乘馬疲疼
甚不能前進　上已駐兵于靜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
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　主上已又下營
汗泥行五六十

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晩不止又復起營夜至清楊戍
初七日發清楊戍凡四渡河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
剌華言半箇山山甚險拔達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
狹山樹簇松林　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
益清秀可愛就謂虜地有此奇觀也晩次煮松峽隔
岸坡陀間樹林蓊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
深數尺而草稍俱爲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
知虜騎曾經過此一宿草爲馬所食是日獲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
松峽度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晩
度黑松林光大先往予與勉仁隨後見松林蒼翠可
愛遂下馬少憩復行數十里下營飼馬日沒復起行
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奔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
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辯幼孜三人從寶纛
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王冀中所領馬步後進
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時次長秀川而
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
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發回曲津光大整一
馬午次虜漠戍歸大營　上逐虜于山谷間後大敗
之久方回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
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頭畢十四日發虜漠戍行數
里渡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後

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至夜方至營而
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又復飢渴移時忽有一
阜隸至載水一瓶飯一盂予三人即共食之又甘如
午所食者乃留一瓢飲方尚書飲畢曰此直二百貫
夜三鼓方臥而風露頗寒以箭揷地覆氈衫于土傍
風冷冷襲人雖甚倦而目不交睫須臾已五鼓乃起
坐待天明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
渴甚以衣于草間旦得且洩濆露水扭出飯之行數
十里始得水遂往飲馬予與勉仁馬多陷泥中時渴
甚水皆成泥不可飲乃回解鞍中官以水一壺飲予

三人從者稍稍至取水就炊食畢即行晩次　駐蹕
峰十一日　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
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王冀中所領馬步後進
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時次長秀川而
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
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發回曲津光大整一
馬午次虜漠戍歸大營　上逐虜于山谷間後大敗
之久方回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
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頭畢十四日發虜漠戍行數
里渡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後

上按兵河曲俾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虜見
虜必僞乞降預書招降勅一紙以待至是虜果來
上陣前召取幼孜遂馳馬至前以勅進　上曰虜詐
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勅付來去者又行數十里駐
兵于山谷中時甚熱已半日不食飢渴甚忽得阜
隸一人載水一瓶宿飯一盂至予三人同食之
甚甘忽見行陣動亂衆馬前行俄聞砲聲而左哨已
與虜敵虜選鋒以當我中軍　上麾宿衛即摧敗之
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纛
前進　上已駐兵于靜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
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　主上已又下營
子駐馬先度度訖復以度光大既度以爲無水矣而
入一水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復度兩河泥

陷及馬腹馬行泥淖中幾陷者數而他馬陷沒者無數幼收三人馬幸免晚次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水溪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深回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度登高下低馬力疲倦幼收三人度一高岡下馬暫息盼望出峽口杳不可到方至營晚次峽中二十四日發淙流峽晚次錦雲峰二十五日發錦雲峰晚次永寧戍二十六日發永寧戍晚次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佛面噉嚙拂之不去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　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望久下山營。〜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時公主造此寺出家于此國初始廢二十八日發通川甸晚次金沙宛二十九日發金沙宛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林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流處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爲橋以度軍馬晚次玻璨谷三十日發玻璨谷晚次成信戍七月初一日發成信戍午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至馬通政攜酒一壺相贈晚與方尚書數人飲得羅修譔寄家書初二日發武平鎮晚次開平營于斡耳朵華言

所謂宮殿也蓋元時宮殿故址猶有荒臺斷礎零落于荒烟野草之間可爲一慨初三日　駐蹕開平四日午發開平晚次灰州有小城在州中四面多類缺　上召賜瓜果初五日發灰州晚次李陵臺今名成虜驛連度數河河水深及馬鞍兩靴俱寒登岸脫靴傾水濕氈襪扭乾裹腳復穿濕靴上馬更行晚次寧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西京四面石墻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柏兩行仍在俱蕭條寂寞不能無感也觀望良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初八日發盤谷鎮由是入山峽中山路甚險兩山相夾如行夾城中　上曰此山險陡若是雖虜騎千羣豈能至此縱有能至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發獨石晚次龍門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出水泛時此處最險　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就能度之者崖石懸處甚平光大曰此處好鐫磨崖碑　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相合也初十日發龍門次燕然關十一日發燕然關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發長安嶺安驛十三日發鎮安驛次懷來十四日發懷來次永安甸度居庸關永安甸　上召賜瓜果十五日發永安甸度居庸關

紙錄彙編卷之三十二

上令幼收三人記開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九二十三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日發龍虎臺晚次清河　上令幼收三人先入城十七日　駕入北京

序金文靖公北征錄後

皇明大一統百餘年來北虜不敢犯我　祖宗處置得宜恩威兼濟故有以聲其臣叛不常之心耳夫自古中國不能無夷狄而夷狄爲中國患何代無之三代而上帝王處置之得宜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固未有若後世處之無道御之無術至于無可奈何也或好大喜功則主于和議和議則耗我海內或偷安忍恥則主于和議和議則蠹我綱常是皆下策殊非常治久安計也洪惟我　宗祖列聖心帝王之心法帝王之法當天造草昧之初

張皇天兵奮揚武烈掃殲天之穢空沙漠之塵俾呼呶胡雛暫爾假息故土討叛之義懷遠之仁炳如也及守成致盛之日練我士卒肅我邊境塞垣等金湯之固元戎簡方虎之謀使入貢酋長得以俛首闕庭鄉俛之義化外之仁昭如也是故百餘年來內不知兵外無僭叛猗歟休哉此誠處置得宜宜乎功加于時德垂後裔六五帝而四三王也顧彼三代而下事窮黷武和議者是一時之忿計一時之安卒之海內既耗綱常掃地其術之窮一至于此可勝嘆哉弘治乙未蜀之大行李公應和來撫商洛出視金文靖公北征錄一冊將綉梓以廣其傳命鏊序其後嗚呼

朝廷處置北虜　恩威兼濟仁義並行得宜如此而其所以處置之得宜者則出自　祖宗神謨廟筭一天地之春生秋殺至公無私讀是錄從可知矣豈區區筆舌所能窺測也哉謹序首弘治已未孟冬署商州儒學正事舉人永川羅鏊頓首謹書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三

廣信府同知鄒　浒　撰
推官方　重　校
臨江府推官袁長敭　較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　對讀

後北征錄

金幼孜撰

後北征錄

金幼孜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躬帥六師往征兀剌胡寇荅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馬步官軍　五十餘萬于興安嶺大興土木以備巡幸命工部尚書吳中侍郎李慶禮部尚書呂震侍郎胡濙兵部尚書金忠侍郎方賓工部尚書郭資侍郎李友直禮部侍郎趙羾兵部侍郎李慶戶部侍郎夏原吉工部侍郎王佑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僉事譚廣都督同知薛禄都督僉事王貴都指揮使王通都指揮同知王喜都指揮僉事王聰都指揮僉事王貴都指揮僉事

初六日晴晨發三峽口午次蒼崖峽初七日晴晨發蒼崖峽午次急蘭忽失溫賊首荅里巴同馬塔木大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　上躬擐甲胄帥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銳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西鼓譟而集寇且戰且將暮　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驅繼以大銳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銳發精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者無算寇皆號而往宵遁至十剌河　上

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八日晴次殺胡鎮是夜馬無草失其青馬及海騮馬黎明令皂隸四出尋取不見抵暮方回營中初九日晴次殺胡鎮午後將移營金都督令頭目二人送所失馬俱來還問之乃出營十里餘曰北海子上哨馬者得之金知為己馬故以來還不覺為之大喜也乃取好兩槌勞其頭目是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下雨風寒十一初十日晴是日頒師午次迴流甸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晴晨發迴流甸午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吠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銳先擊據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大銳再至亦遁去晚次雙泉海午次平山鎮十三日晴晨發雙泉海十二日晴晨發雙泉海午次清水源過大甘泉晚次小甘泉十三日晴晨發平山鎮午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晨發小甘泉午次錦雲積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晴晨發平川洲午次飲馬河平川洲十五日立秋十四日陰晨發錦雲積午次龍沙甸午後下發青楊灣午次飲馬河青楊灣十六日晴晨發龍沙甸午次飲馬河三峯山十七日晴晨雨十五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殺虜城過高平阜下山午度飲馬河西北三峯山東南下營未時雷雨數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晴晨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峯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晴晨發凌霄峯午後次紅橋十九日晴晨發紅橋午次興和二十一日晴晨發興和二十日晴仍次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人馬凌雜幾陷泥

二十日晴午後度飲馬河凡三度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日晴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二日晴仍次其地二十三日晴午發飲馬河晚次青山峽陰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陰晨發青山峽途中驟雨晚次蒙山海二十五日晴午後發蒙山海卸止暮次野馬泉晚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晴晨發環秀岡晚次至喜川午次黑山峪十里下營二十八日晴辰時發至喜川暮再行是日大暑二十九日午後發黑山峪晚次翠幕甸三十日晨發翠幕甸午次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晴晨發富平鎮午次玉帶川大風微雨初二日晴次玉帶川初三日晴晨發玉帶川次懷遠塞初四日晴晨發懷遠塞午次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雨初五日陰晨發廣武鎮午前過香泉戍午後次胡山寫平胡部其晚就遣都指揮李英回北京初六日晴晨發舍胡山午次楊林戍晚下雨初七日陰晨發楊林戍午次歸化甸晚微雨復晴初八日陰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壑初九日陰晨發清風壑午次雞鼠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石坡初十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玉雪岡午次屯雲谷十一日晴晨發屯雲谷午次清水源十二日晴晨發清水源過大甘泉晚次小甘泉十三日晴晨發小甘泉午次錦雲積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陰晨發錦雲積午次龍沙甸午後下雨十五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殺虜城過高平阜下山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晴晨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峯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晴晨發凌霄峯午後次紅橋十九日晨發紅橋午次興和二十一日晨發興和二十日晴仍次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人馬凌雜幾陷泥

淖中過土城始得免午後次萬全大風雨馬無草皁隸無柴不曾晚炊二十二日晴晨發萬全午次宣府午後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陰晨發宣府同光大入城訪解文夫留片時即別午次泥河下雨二十四日陰晨發泥河午次雞鳴山途中微雨晚　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晴晨發雞鳴山午次土墓二十六日晴晨發土墓午次懷來二十七日晴晨發懷來午次永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熱暑晨發永安甸度居庸關午後次新店大雨家僮來接晚奉　上同光大勉仁先回勉仁由舊路西行余與光大

過新店度橋東行向夕入一村落人家投宿取所攜酒共食之乃就臥將夜半目尚未交睫二十九日三更起行秉燭行十餘里取昌平大路行至沙河天明入人家作炊食後行過清河大雨水平路泥淖尤甚午後至家八月初一日早晴文武百官迎駕由安定門入　上陞殿羣臣稱賀上平胡表呼譟而退

北征記

楊榮撰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　甲申　大同開平守將并奏房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爲前鋒自効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猷之矣何況下人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召公侯大

臣計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已酉羣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　上可其奏即日勑緣邊諸將整兵以俟　丙戌　勑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以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如今者誅　二月丁未朔　三月丁丑初大閱命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爲前鋒安順伯薛貴顧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　上諭諸將曰爲君奉天愛人爲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彼爲民患則亦不赦違賊阿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感德積久生慢反思爲警侵擾邊疆虐毒黎庶違天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揭其巢穴焚其積聚冤之性命危如一髮當其時從將士之志寃豈復有生理但體　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盡道矣一其能改

也而獻心終爲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于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咸能奮力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其懋哉　四月戊申以親征胡寇告　天地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已酉　車駕發北京次唐家嶺　癸丑發唐家嶺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　乙卯發龍虎臺居庸關次岔道　丙辰次土木陞懷來　丁巳次土木陞懷來衛宣府總兵官都督僉事朱謀都指揮劉廣爲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朱榮都指揮僉事陳信爲左軍都督僉事武興爲前軍都司事戊午勑各城堡嚴哨瞭謹守備　己未發土木次長安嶺享諸將　壬戌　駕詣聖節禮部尚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發長安嶺次赤城　癸亥次雲州　乙丑發雲州次雲門　丁卯發雲門次獨石　庚午發獨石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獲虜諜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兵出挾其爲以逋及冬大雪丈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北聞大軍且至復遁往荅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親爲文祭焉　丁亥發開平次洪平鎮　戊子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以止殺非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問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衆悉

開安　五月癸亥朔次威虜鎮　丁丑發威虜鎮次環州　戊寅次雙塔　乙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士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　甲申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旰夕三詠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曰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　勑遣中官伯力奇及所獲胡寇齎往虜并諭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來歸與朕所以待窮者之歸皆尔所知天地鬼神實鑒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以來寇攻我邊鄙虔劉我烝黎蠆螫不獻其孰之過朕間者雖以天人之怒再率六師往行天討當是時假如徇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彼之滅猶洪鑪片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　上帝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毀其藏聚驅出諸曠遠之地豈徒全其餘息犹冀其或改而自新也乃獸心弗悛

日增月益比吾邊圻之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爲寇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順　天道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賚仍授官職聽撰善地安生樂業朕之斯言上通　天地毋懷二心以貽後悔　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爲叢塚瘞之　上親爲文祭焉　丁亥發開平次洪平鎮　戊子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以止殺非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問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衆悉

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降者宜悉意撫
失所非持兵器以擊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
天爰人之意　己丑發武平鎮次威信戊次通州甸　壬辰次長樂鎮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于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無幾也榮等對曰
有志者事竟成　陛下聖志如此天下必助順矣
癸巳次香泉泊　甲午次環翠岡　乙未次永寧戍
丙申次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誤誤是日兩重事內皆後將日報重者六軍所
特爲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屈哀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尔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迎之　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高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酒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訓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焉惟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杯酒之獻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　聖諭戊戌次威遠川　己亥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循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飭遂命內侍歌之羣臣俯首聽畢皆叩頭言　皇帝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沽酔而罷　庚子次楊和谷
辛丑次雙泉海　壬寅次覽秀川　癸卯次錦霞磧　丙
午　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　乙巳次錦霞磧　丙午次翠玉峯勑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情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命尔尤宜用心其精擇勇知廣布偵還如有所得
星馳奏來朕佇俟焉　丁未次鳴王關　戊申次清泉泊　癸丑次雙泉海　甲寅次覽秀川　乙卯次錦霞磧　丙辰次翠玉峯　己未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等得胡寇馬
九匹來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勑懋等益加防偵不可怠忽　甲寅次秀水河　乙卯次王壘峯　丙辰次實昇山諭諸將曰今既深入虜地尤須謹備嚴哨嚮肅部伍明約束晝夜毋怠孔子所謂雖倒不忘警備常若寇至　丁卯次清流峽　戊辰次富平川　己巳次長清戍　庚午次憫柔甸　壬申次遠鎮次迴流

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　癸亥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圴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于是英國公張輔等奏曰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　甲子次翠雲屯召英國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落落廣漠之地譬如一粟于滄海可必得耶吾軍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于

是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長則舍之今已錘虜之穴破虜之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大羊栖栖偷生窮漢之境　陛下天地大德寧當進殺之耶　上悅遂命班師　乙丑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歸于是　上率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　丙寅發翠雲屯次蒼玉澗諭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既未嘗見敵必有怠心寇踪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以殿後仍戒飭軍中晝夜警備常若寇至　丁卯次清流峽　戊辰次富平川　己巳次長清戍　庚午次憫柔甸　壬申次遠鎮次迴流

紀錄彙編卷之二十四

次寧遠鎮　七月甲戌朔　乙亥發寧遠鎮次迴流灣　丙子次清虜鎮　丁丑次哨石川　戊寅次搴王峯　己卯次雙島　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　辛巳次豐潤屯　壬午次長林壑　癸未次廣平川　甲申次達安鎮　乙酉次通精戍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于此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蒔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　丙戌次盤石鎮　丁亥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
　上顧之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之付托　上喜顧大監馬榮賜榮幼孜羊酒而退　戊子次雙流濼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賚書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　己丑次煮大　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次榆

林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皇太
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　辛卯
上崩內臣馬榮孟聘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夜
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斂
畢藏以龍櫈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　壬辰靈櫈次
雙峯大學士楊榮太監海壽奉　遺命馳訃皇太
子　癸巳次連雲磧　甲午次黑河戍　乙未次宣
威鎮　丙申次廣漠川　丁酉次青楊峽　戊戌次
閻喜岡　己亥次白沙河　庚子次香泉泊　辛丑
次通川甸　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
軍皆至　八月癸丑朔龍櫈度開平次雙塔　甲辰
次威虜鎮　乙巳次西涼亭　丙午次隰寧　丁未
次雲州　戊申次赤城　己酉次鵝鴨皇太孫奉皇
太子　命至自北京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
徹天地　庚戌次懷來　辛亥入居庸關文武百官
衰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皆素服哭迎　丙子及郊皇
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于仁智殿加斂
奉納梓宮

廣信府同知鄒　潛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取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煃為其臣黎季犛所弒季犛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胡奚嬌稱陳氏絕嗣奚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從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氏孫添平始從老撾還至　京想其實季犛聞之懼遣使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末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及使者

上聞之震怒諭群臣曰朕為萬國主豈容亂臣賊子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告其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僭號大虞紀年號蒼偽稱尊號季犛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為亞儒程朱為割竊乃議興兵問其罪群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於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　制諭太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參將

勅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領驃騎將軍朱榮等統兩京湖廣浙江福建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率左參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部尚書劉儁參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給事中馬貴督餉饋於凡所過名山大川脩祀事已酉出師

上親幸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服惟謹乾事　駐蹕江滸誓於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討罪惟元兇尚體朕心毋窳武毋敎降毋毀壞宅墓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遠朕命者雖勞弗勳且底於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年九月師次龍州大將軍遣疾以師授左副將軍十月庚子大將軍薨衆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漊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

勅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為大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為偏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勛著名青史爾宣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興忠烈王受命專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擒示黎賊父子大罪二十以明天討之意數季犛兩殺其主以奪其國罪一也兒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也刑以逆視國人如雠重斂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也世本黎氏背祖更姓罪四也既篡主位乃詐

民以

朝廷伐罪弔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界關歷雞翎關至芹站山箐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吕毅哨探及徼都督同知韓觀營於坡壘脩道路繕橋梁督粮運戊申大軍次丘温縣已酉哨至隘界關賊衆二萬休山結寨毅力扼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縣騎將軍

朱榮等亦破雞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

朝命使送之乃敢拒遏罪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罪八殺土官猛慢虜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禄州地界

罪十一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占城國王巴的賴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扳達即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百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

天朝章服輒偽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毘陵港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偽紀聖元紹成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充使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之後誕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

月丁未至憑祥縣禡于入境并望祀其國中山川畢

諭於衆曰

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為黎賊害其國主雪其冤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庶民因命我等以弔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毀禾稼爾等宜奉承

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惟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論國中吏

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
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
揮朱濬等奉征烈關俞讓等挾柵華隘隨處築壘延
兵伐木造舟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
其海汹等沙左參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將督都督
提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洗水江縱火焚
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
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來酉橫海將軍魯麟駐騎
將軍劉創出扳困吾寨是日有偽三帶州會判鄧原
南策州人莫遠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

二都侍宣江泡江富良江以為險自三江府流江南
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
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竿江直至盤灘困枚
山立木為柵又增築土城於多邦隘拽柵立城連橋
接澗水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栅悉國
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
賊聚衆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
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至富良江北岸土以書

諭季犛曰子奉
命統兵來問罪爾能戰則率衆於嘉林以待不能戰
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
朝廷遣行人朱勸賫
勅至諭黎賊以禍福反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
罪行人至其國季犛不出見以說辭答曰文書比對
原發勘合不同此必非
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不則自有其備王
知此
勅是欲以疑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罪之意乃移軍三
帶州也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西平侯會議造船置
鏡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沒江口王命魯麟夜舁

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
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宁
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副將軍循富良
流十八里嘉林置舟筏為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果
分遣水軍於嘉林奪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
己亥大軍與左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立
柵勢遍地依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上平闊
足以容軍然其城峻深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
布竹籤賊所恃者此耳蠻人綿海不耐苦不足慮也
今我攻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且備攻而取之易易

也乃召將士論之曰汝等能
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
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
南左副軍攻其東南已西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
定別調軍船欲襲之處里許作欵攻勢以出賊不意
於是出　內府所製夜明光火漂散軍士俾執之
有先登者然之及吹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
官軍潛舁攻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
揮陳福等數人先啣枝登城用刀亂砍賊衆驚呼城
上火齊明策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
象來衝我軍乃出　內府所製獅子像家象馬見

獅形驚長鼻悚又為鎗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
相蹂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
日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
綠江一帶木柵烟焰漲天辛亥直搗其東都克之王
與左副將軍駐軍於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降者
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弔伐之意歡聲動地
乙卯議遣左參將豐城侯李彬右參將雲陽伯陳旭
伐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廩揭妻子遁
於海島我軍至狀其宮室掳其城池餘黨伐天建山
因救山等處水陸據守及分遣靖遠伯王友都督黃

偽御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遂下土人武如卿五人奉
偽國主黎蒼及其偽太子防千高望山凡黎氏劉鄧
侍衛盡潰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百八
十六户三百十二萬五百匹馬牛羊卅駄器械無算
遣都督柳升等獻俘　闕下露布以　聞先是
王等受　命特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是平定
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於己卯年殺
光泰王顓立其子頴而殺之遂簒其國前後殺其
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屬盡絕無可繼
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地以復古王既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阯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都指
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
十七縣增其要害設衛十一設守禦千户所三又於
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立溫衛及坡壘隆晉二
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阯以相制馭是歲
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并
勅有司為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為賊所害者各贈以官
又為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甃採各給户三十凡黎
賊苛政悉欽悉皆除之擢用賢能優禮耆老賊恤窮
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使秦漢以來之土宇隨於夷

狄者四百四十六年一旦復入中國版圖
天下文武群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賀六年春班師
入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英國公西平侯黔
公清遠自王友進侯爵都督柳升陞安遠伯餘擢官
增祿有差
賜王誥券玉帝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既大
宴
上親製平安南歌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定作
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宗室先已降附既而遁於父
安府與其黨鄧悉御駕阮師陳希萬等謀反偽稱日

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相與變革號
朝命黔國公克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久不能遏絕
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虜副將軍
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入境王躬
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賊子関斬偽都督黎善陳智
江乘勝擊之於太平海口賊黨又安偽江東伯十月
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柵之山并其黨
陳希葛等搖送　京師明年二月王還朝
上嘉其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光年
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為阮師等所廢而立季擴

定敗潛遠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向反九年春
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師次東関六
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填神頭海口三十丈許設巨
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過舟楫賊巨象數十
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山南險阻彼必設伏
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山果得其伏者斬之遂
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莫
莫得其要領時関以東群盜蜂起所定者交州一城
耳蓋新設州縣軍衛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寬縱不
堪官吏將率之擾往往思其舊俗一聞
動賊酋所至輒為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屢下

詔招撫之授以布政使彼欲受　命制於其黨服而
復叛偽稱王孫以復陳氏為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
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既蒞軍始大
明賞罰而諸將頗於奔走徃徃因循玩寇都督黃中
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
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能渡於日麗海口
立堡以守之王率舟師自奇雅海口洋過荷花海口
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陽江連進兵破之賊驚

自王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虜說者謂王此
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為難云十三年四月
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鎮交阯又有平陳
月胡之功十五年
上以王久勞于外
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已巳沒于王事至是三十有七年
矣嗣子太傅襲封英國公樹田其家閥者編往
所録王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屬于次第之
于因參考交阯郡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穆公奉
勅作平安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

王神道碑附以所聞以為此録云

右平定交南錄一卷明瓊山邱濬仲深撰按先生一代通
儒事迹具見明史本傳而吾粵至今則婦孺皆知者也著
撰等身至大學衍義補一書尤徵經世宏抱昔人謂其滿
屋散錢貫以朱索子殆相譏之歟耳是書專紀英國公張輔
平定安南事迹言多紀實與明史明史稿列傳所載同蓋
操史筆者均本於是書也本傳稱先生既官翰林見聞益
廣尤熟國家掌故以經濟自負又云議論多偏激而博辨
足以濟之然撰是書時久在宜德棄地而後歸美英國尚
無溢詞則所見或與楊士奇等同耶谷應泰明史紀事本
末乃云太祖使沐英取雲南卽當英世鎮滇中成祖使張
輔取交趾不以輔留鎮彼國二十年後並召還黃瑜編發

於中官亂成於鄭和卽太亦兩算有遺策云然沈德符野獲
編謂宣德時安南再叛議用兵唐胄力諫後亦卒用胄策
其全中國生靈多矣蓋安南自漢及六朝以後專制一方
屢服屢叛爽方之難制未有及之者我 朝師範征安南
紀畧一書言之詳矣實與是書相表裏均可參稽也阮通
志藝文畧著錄明翁萬達平交紀畧一書然實未見顧獨
遺是書明沈節甫紀錄彙編刻之爰校正而重付梓人使
鄉先哲之著撰流聞益廣而言安南事者均有所考焉乙
巳歲重陽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許進

西域自漢武通後歷代靡置不一我　太祖革元命統一寰宇　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兵至河西元守臣捧人民遁入沙漠遂略地至嘉峪關而置甘州肅州等衛是即漢人斷匈奴右臂之策也　洪武永樂中因關外諸番內附復置哈密亦斤罕東阿端曲先安定等衛授以指揮等官俱給誥印寫藥不絕使爲甘肅藩蔽後因諸番入　貢者衆皆取道哈密乃即

其地封元之遺孽脫脫者爲忠順王賜以金印使爲西域襟喉凡夷使入　貢者悉令哈密譯語以聞而諸國之向背虛實因賴其傳報由是諸番咽喉之勢成華夷內外之力合邊境寧謐餘八十年哈密之人凡三種曰回回曰畏兀兒曰哈剌及皆務耕織不尚戰鬬脫脫善撫之國殷富脫脫故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孛羅帖木兒故無嗣王母弩溫答力理國事嚴毅有威國人畏服有謀弒之者見其面則戰慄失措釰器皆墜　成化九年速檀阿力王侵哈密與戰不勝遂虜王母全印以去三種夷人皆逃來甘州　朝廷遣其有識移文諭其悔禍亦斤等處而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之至則調集諸軍既苦峪地方往張聲勢土魯番聞之堅陣以待而諸軍竟不敢前遂無功而還自是　虜番謂中國兵易與志頗驕橫　朝廷累勅守臣經略而夷情變詐卒未易定　成化十四年速檀阿力王死其子立是爲速檀阿黑牙遣使送入哈密守臣泊諸與事者皆賞賜金段有差時成化二十年也未幾阿黑麻怒曰罕慎賤族也安得爲王　弘治元年乃率衆假以欲結親罕慎執而殺之隨遣使文升在兵部議謂遣使和好雖迹北大虜未有此行又阿黑麻自有分地難復王哈密王時鈞陽馬公稱　貢且乞天使和番并求爲哈密王入　貢則有常例在所不拒請下　聖書切責阿黑麻得書怒謀欲勒兵近塞要求之其舊牙蘭曰哈密去吾土千餘里敵國輻輳遠出已難況又近塞乎今餌殺其國王則夷漢之心皆怒若合謀并進非我利也不如乘勢還城印以歸之再圖後舉阿黑麻以爲然　弘治四年乃以城池金印來歸守臣具　聞下兵部大臣欲求忠順王子孫襲封詢諸夷使得安定王姪名陝巴者係其裔　弘治五年二月封爲忠順王遣使護送之國其實未安也阿黑麻果怒假以都督阿木郎嘗刻其茶物又嘗虜其人畜爲辭遂侵哈密久安亾備土番乘間襲之爾既復虜陝巴金印以去時　弘治六年也事聞　上命兵部右侍郎張海都督僉事綵往經略之時阿黑麻所遣入　貢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適在京師遂　勅同張綵以往阿黑麻得　勅不報而但整飭士馬聲言欲東向張綵計無所出乃脩嘉峪關

經略無狀又不聞　命擅回下錦衣獄從重治既皆宥戚張謫外任綵閑任巡撫都御史馬禩取回夷使寫亦滿速兒等議棄遺兩廣安置無何阿黑麻復侵哈密僅之轉掠罕東等衛詐稱精兵一萬欲取甘州城以居時北虜復大寇昌平等處報至中外震恐大臣議遣巡撫顏難其人乃以子名上　制報可遂賜勅陞左僉都御史巡撫甘州與太監陸閭總兵官都督劉寧協恭經略子時因劾太監石巖培剋謫知兗州府再轉陝西按察司未行而有是　命顏不自安問之北來人皆曰無他故哈密事大北虜復遲急欲用公耳　弘治八年正月至甘州時阿黑麻已去留其大頭目牙蘭與撒他兒率精銳二百人守哈密才關機警有勇力能并鬬六弓夜宿十徙雖近人莫知所在哈密舊從者皆懾服不敢動其雄黠者反投之教以撓中國之術僚佐顏以爲憂問于所圖于曰已有拙見徐當議之乃訪撫夷官熟知夷情道路者得指揮楊翥令其假以他事深入探聽既而得其情狀緩急甚悉衆復以爲問于曰哈密事未易言也昔我太宗建立此國爲慮最悉外連罕東赤斤若哈等衛使爲應援若哈密有警則

夷見共救之此非爲哈密爲藩離計爾土魯番去哈密千餘里中經黑風川等處俱無水草難其人慣戰習兵使哈密有備諸番倚角我兵乘之魯易破哉王母之房也實以哈密久安亾備土番乘間襲之爾既而哈密遊散者不能自歸一切仰我經略我邊又不肯身任其事今其實行若哈等處蓄精養銳以圖恢復是以日月坐遷愈久愈廢罕慎之封也　天兵之威未加土番之情未服哈密之勢未振赤斤等衛之援未合苟簡爲之能不取敗罕慎既死賊勢亦橫謂我兵不能遠制遂求爲王以主哈密道　皇上震怒

下　勅切責則又佯歸城印以欵我謀而其實王咎
密之心無日不在也大臣急欲成功遽封陝巴而不
思土番何畏而不再來咎密何恃而能死守輕信寡
謀致有今日且今牙蘭憑其累勝之威據有堅城內
外連結大勢已定非復昔日或出或入專事剽略之
舉而咎密二遭殘破銳氣已盡近聞苦峪遺民種瓜
放債生理百出皆不願回本國此豈有恢復之志哉
其赤斤等衛則又刼于土番之餘威心懷疑二疑跡
不定然則猶欲以我兵與之千里爭鋒誅寇立王此
談兵之士所以爲之束手而無策也衆曰于公何如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子曰不襲斬牙蘭則　天威不振而土番終不
不懷來諸夷則聲援不合而我兵終不敢入今日之
計結好北虜撫諭南羌收赤斤等衛未一之心作苦
蛮遺民已餒之氣以夷攻夷佐以漢兵出其不意則
牙蘭成擒牙蘭既擒賊計阻塞然後綏和諸夷使之
結爲姻好分守要害以防報復少迁苦峪居者之半
使之共守咎密以理舊業整飭我兵聯絡聲勢以爲
諸夷應援如是則土番進不能戰退無所得力屈智
窮稱欵有日矣二月子乃以用兵方略聞
奏未幾阿黑麻貽書于罕東都督只克自稱速檀阿
黑麻可汗勅書與只克都督倉阿朶兒只剌麻朶兒
只象頭目在前我祖宗拜咎兒主人的子孫在咎密
往來你沙州瓜州大小人民皆屬管束進　貢好物
和氣住坐此地原是我祖宗住的地方如今我得了
緣何不照前例進　貢因這等氣惱所以來搶你今
後若差人投順與我進駝馬便了不然便動人馬來
問罪也只克得書驚惧失措乃自馳上蕭州子曰事
急矣無赤斤罕東是無咎密也無咎密其肅受禍矣
乃疏其事于朝曰速檀阿黑麻昌認歲元之裔僭稱
可汗之號既以占奪咎密殺其國王却又侵擾番

逼令從順授其勳爵爲志不小且罕東赤斤等衛爲
番住牧地方實爲甘肅西北藩蔽若不早爲區處倘
彼土番侵掠不支致令番從邊患有不可言除將罕
東左衛只克以禮優待量給綵段授布食糧等件善
加撫諭令知　朝廷恩威順逆死生之理照舊任牧
地方勿聽哄誘自貽後悔其阿黑麻若果復來侵擾
一面馳報我邊發兵議討一面調集各衛夷兵併力
勦殺乞更　勅咎密赤斤罕東三衛管事大頭目亟
克孛剌只克等預先講定夷兵遇有可乘之機刻期
道取仍量給各衛夷人賞賜以結其心庶幾等終無
命成功可收矣書奏乃厚賞只克令還而復遣人齎
段布食物分授赤斤罕東等衛撫諭之爲言土番無
道　朝廷已出兵剋期聲討爾等皆累朝有職臣子
宜堅守臣節整兵以待調發勿生異心自取滅亡若
各衛軍馳不足許即來告爲爾轉　奏量給協濟事
成　朝廷自有陞賞只克等大喜即復書曰先年設
立咎密赤斤罕東三衛如一家一般阿黑麻他把咎
密奪了我每誰不懷恨他昨日又差虎剌黑麻剏麻
力丁兩個人來我罕東地方上來說也要我每投順
不得日了只等　天兵征進我們隨着出氣力　天
兵又不出來延遲到今如今
了大賑濟又要出兵與我每復仇我每就死咎先去
做頭目爲如何放把　朝廷的大恩德背了言畢淚
下子悉猫以羊酒令回而遣人巡視火災之家徧加
三衛人馬同到咎密將牙蘭頭剏了也是報了我每
讎恨若不去時恰似害怕他一般時任守苦峪咎密
衛都督奄克孛剌亦遣其頭目脫脫忽爲亦虎仙等
至稱言本國失火延燒財產略盡又破西番搶虜太
多欲求振貸詞甚哀切僉爲言朝廷方有事于哈
密有能傾心向化同力進取者皆結爲盟好厚加賞
賜許其歲歲進　貢爲國藩籬其邊北虜使入貢者
亦皆以此意曉之未幾肅州衛不收楊榮等四人至
報稱在天倉墩獐望被韃賊撲捉到營見他頭目稱

撫安稱降土番久矣今爲彼圖恢復而先失其心事
何由濟且養之三十餘年而一旦弃之何爲也乃悉
爲　奏請令都督奄克孛剌鈐束部落照舊于苦峪
地方耕牧所缺種子令人于肅州關領赶時作種無
致流移其西番虜去財物仍差撫夷官員拘集西番
頭目速嘗都思到官撫追原搶行李一一給還原主
子復呼脫脫忽于廳事親慰勞之因謂之曰土番無
故滅爾國致爾播迁窘辱至此誰不憤恨　朝廷憂
念爾等特　勅耳州守臣厚加優恤思欲爲爾等報
仇興復舊業爾等爲人臣子惟知窺利及不動心竟

不貽笑四夷今　朝廷知爾等終無大志自欲爲爾
出兵襲殺牙蘭興復舊國爾等宜堅守臣節協力進
勦常差人密切肖探遇有可乘之機即便來報勿執
狐疑自取後悔脫脫忽等曰咎密不幸遭土酋番害
國破人亡皇天可憐見留下些殘民住坐苦峪若非
皇帝主人與些口糧賞賜也都饑死了不能勾有今
日我每但說起此事恨不得把阿黑麻碎割了纔報
得此仇只是人少不敢向前又遭火把行李燒了過
不得日了只等　天兵征進我們隨着出氣力　天
兵又不出來延遲到今如今

說我是野也克力人馬先前有我滿可王等去甘肅見衆大人蒙　朝廷與了大賞賜回來今有赤剌思王亦上因王滿可王奴禿卜花太師哈剌忽平章等從哈密地方上領着部下人口來到亦集乃地方住着要與　朝廷出氣力有大達子人馬合我每去搶肅州我每不肯依他差我每來到這裏住了十七個日子今日纔等着你你把這八個馬騎去甘肅見衆大人告討買賣就差通事來說話我們在這裏住着若外邊有反殺因此將榮等放回適哈密都督奄克牢剌亦遣其頭目脫脫忽以野也克等來報余曰北虜素詐不宜輕信然方有事西域且誘致之以孤上番之勢不然又生一敵也乃遣撫夷千戶陳傑同夜不收楊榮泊哈密哈剌灰夷人二名厚賞羊酒米麵出境往諭之果有誠心歸附便撫令前來未數日陳傑果以野也克力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至譯其詞云我川哥等俱係野也克力坐營大頭目亦剌思王部下頭目有亦剌思王因是有外邊大達子常要來搶過哨我每投順與他領路來犯肅州我每不肯依他將我每搶了一遭說再不肯時還要來搶因此我每亦思剌王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將帶馬一千駝二百羊一千與他陪話去了我每在亦集乃地方上住着害怕漢人把我每錯認做歹人在外邊住着又怕大達子來搶我每心裡十分艱難過不得因此要討個水草便利地方住着與　朝廷出氣力就在甘肅城邊住住守邊效力報效　朝廷夙夜不敢有歹意再令通事覆審無異悉厚犒之而為之請于　朝上曰野也克力原係北虜能加思蘭暨恩赤馬因遺落部種一向潛住牛肅逃此亦集乃等處地方自成化以來時到外寇突出山丹甘州倘臺鎮夷等處虜掠前後賊殺官軍不下二百員名在邊規利積有

歲年山川險易道路遠近及城池虛實兵馬衆寡彼盡籍知今稱在外邊住則恐大達子搶在內住又恐我邊勦捕欲求近邊住牧及進　貢賞賚其動靜雖非真誠似見勢不容已將有向化之意若不俯從其請恐失虜心致生他變方今方有事于哈密聲援甚寡若羈縻此虜使居西北一則向之兵一則足以沮塞土番烏合之討除將達人川哥兒等以禮撫待官爲措辦段布等物給付牛勞使氣力因此差我同脫忽麻來邊上報知余得之甚喜加厚勞之適阿黑麻復遣人至沐州論只克等使降彼感激效順外伏望　勅該部計議准令此虜遇有大達子搶殺暫于天倉境外處住牧及照哈密事例准令進　貢照赤斤罕東事例每季許來互市一次不該互市之日不許擅越境界行走如有外寇侵犯聽其竊利于我我邊撫致之亦不過欲孤土番之勢爾豈能得其死力若小列禿則與土番世仇志在報復觀其此來絕無告討徇利之言其情可知且其人精悍善戰若撫而用之夷夏并進牙蘭不足圖也今當遣人令其速發以挽阿黑麻東向之計勿先爲人制則是計矣皆曰善余乃奏請令哈剌灰頭目拜迭力迷失量帶本衛夷人十名厚齎段布及番字書同小列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禿差來頭目脫脫迷失等密從背道前去把思濶地方尋見小列禿并野也克力頭目脫克台等宣布朝廷恩威曲加獎勵務在同心協力共滅逆虜興復哈密以成不世之功事奏　朝廷自有重大陞賞及告以阿黑麻將欲東掠消息省令速發迎敵勿先爲人制仍行副總兵彭清分投差委撫夷通事官軍成論罕東左衛都督只克等頭目倉阿來兒只等哈密衛都督脫克孛剌等及蒙古赤斤衛都督卜剌召把麻奔等并苦哈臨邊住牧番達人等各要益堅臣節固守境土勿聽哄誘自取後悔仍須整飭各部人馬

紀錄彙編卷之三十八

黑麻在前把罕慎阿木郎哄着殺了如今又來哄我我至死也不信和他原是仇人有甚好處把來的人殺了三個留一個人領路與他斷殺有小列禿收拾人馬中間有野也克力頭目脫克台三十個人也到了向小列禿說我每往漢人地方上去蒙甘肅衆大人與了大賞賜好筵席打發回了小列禿聞的喜歡不盡說我兩下里差人往甘州去情愿與　朝廷出氣力因此差我同脫忽麻來邊上報知余得之甚喜加厚勞之適阿黑麻復遣人至沐州論只克等使降彼感激效順外伏望　勅該部計議准令此虜遇有大達子搶殺暫于天倉境外處住牧及照哈密事例准令進　貢照赤斤罕東事例每季許來互市一次不該互市之日不許擅越境界行走如有外寇侵犯聽其竊利于我我邊撫致之亦不過欲孤土番之勢爾豈能得其死力若小列禿則與土番世仇志在報復觀其此來絕無告討徇利之言其情可知且其人精悍善戰若撫而用之夷夏并進牙蘭不足圖也今當遣人令其速發以挽阿黑麻東向之計勿先爲人制則是計矣皆曰善余乃奏請令哈剌灰頭目拜迭力迷失量帶本衛夷人十名厚齎段布及番字書同小列

晝夜哨探以防寇兵務在聲勢聯絡不許自分彼此坐失事機七月拜迭力迷失等至把思滿小列禿大喜曰正欲報仇況又有助者乎乃率其部下并糾其都爾小察罕都大察罕都共四千騎而西阿黑麻拒之于乞台哈剌孛之地土番大敗死者數百人小列禿與其頭目脫羅台亦中流矢死其子十大河反襲為太師移住哈密北哈黑察之地八月報至其州余已為小列禿所敗狼狽歸國東向之謀猝難再舉此可乘之時也十六阿歹點其殺父之仇痛入骨髓若往宣諭使之提兵西向以斷土番援路而我輕兵搗道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縱阿黑麻開之必不敢捨小列禿而援牙蘭于哈密兒野也克力精兵皆駐北邊亦足以牽制阿黑麻東向之計而苦蛤遺民與夫罕東赤斤等衛精銳凡數千自懷攜以來咸感激思奮合勢而前必勝之道也又況我邊適無北虜之警得以併力西事失此機會後難再圖諸君以為何如衆皆以深入為難余曰奇功由險得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非貪功生事特以立番最爾之地敢肆侵侮如此堂堂　天朝不能發一鏃于關外何以威示四夷又赤斤苦蛤等衛夷人其所以隱忍遲回而不肯叛者所望在此一舉今又中止彼將謂我專事籠絡終難依倚夷心改圖他變生矣且哈密不欲復則因循可矣必欲復舍此何為況天下事未有不用費力而能成者一勞永逸古人有言諸君其試思之時猶有異議者都督劉公寧勵聲贊之曰許公

幸願　朝廷之福諸君之策謀之半年頗有次第且牙蘭遠守孤城而所恃者阿黑麻之援爾今阿黑麻已為小列禿所敗狼狽歸國東向之謀猝難再舉此可乘之時也十六阿歹點其殺父之仇痛入骨髓若往宣諭使之提兵西向以斷土番援路而我輕兵搗道出其不意則牙蘭成擒矣縱阿黑麻開之必不敢捨小列禿而援牙蘭于哈密兒野也克力精兵皆駐北邊亦足以牽制阿黑麻東向之計而苦蛤遺民與夫罕東赤斤等衛精銳凡數千自懷攜以來咸感激思奮合勢而前必勝之道也又況我邊適無北虜之警得以併力西事失此機會後難再圖諸君以為何如衆皆以深入為難余曰奇功由險得古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非貪功生事特以立番最爾之地敢肆侵侮如此堂堂　天朝不能發一鏃于關外何以威示四夷又赤斤苦蛤等衛夷人其所以隱忍遲回而不肯叛者所望在此一舉今又中止彼將謂我專事籠絡終難依倚夷心改圖他變生矣且哈密不欲復則因循可矣必欲復舍此何為況天下事未有不用費力而能成者一勞永逸古人有言諸君其試思之時猶有異議者都督劉公寧勵聲贊之曰許公言是保為諸君破之議遂定乃以狀聞　上降　敕曰近得爾等奏據罕東衛都督只克等報虜酋阿黑麻殘破哈密令其頭目牙蘭占據至再至三近又檄殺沙州通衢各衛歸順及僧稱可汗名號為患不已欲動調番兵擒斬牙蘭克復哈密等因事下兵部會多官議舍以蘭等之言為是　勑調罕東等三衛番兵往勦但此虜素稱強悍而三衛兵無紀律人無固志必須兼用漢兵始克濟事　勑至爾等信服的當官員齎賜罕東等衛道及量支官錢措辦表裏布絹等物就令帶去交與只克禿剌達兒奄克孛剌并部下大小頭目諭令密和阿黑麻厮殺把阿黑麻人殺了許多小列禿也折了些人小列禿如今在哈密北邊離四五日路程哈黑察地方住哩阿黑麻到敘昌任了幾日這八月裏往土番做虎兒斑節去了又聽的小列禿還領人馬養馬匹如有瘦損即將兌補糧料草束及搞勞物件俱要充牀廠餘至相應時月速為哨探如無北虜人地方上也是來不成問以牙蘭消息曰牙蘭如今在哈密坐哩他跟前上馬的好漢不上三四百其餘都是老幼男婦同牙蘭守城的頭目撒他兒前日往土魯番去了這要來哩時罕東人有自土魯番迸回者具兀兒指揮苦木亦這人來報其辭與也的骨所傳無異子審其不妥即這指揮楊翥馳赴赤斤罕東苦蛤調集各衛頭目來聽方略數日皆至搞宴既畢乃為陳說順逆安危之理及　朝廷恩德與牙蘭可圖狀令其各選精兵千住牧地方伺候調發　勑至即照數馳赴軍門并密遣人諭小列禿只于舊住地方按兵不動諸頭目踴躍而去十月千乃以趙揭副守甘州身同劉公寧陸公閻至肅州調集各處衛所官軍簡其精銳者凡四千員名議以副總兵彭清為前部子兵一千五百人先期出嘉峪關沿途候調赤

斤等衛夷兵親臨節制俱會于羽集也
以指揮楊義貴　勑親詣番族撫諭亦斤
共一千五百員名與彭清會以候大軍
隨營督運糧草
隨營督運糧草
部郎中楊奇提督倉場以佥事孟準
以兵備副使李昊贊運軍餉以分巡西寧僉事楊賁
預備接濟以百戶何祺鎮撫劉賞執旗牌統領官
軍都指揮李清等一千五百員名騎牽
帶軍火器械營料什物沿途巡點勿致遺落而子與
劉陸二公躬統大軍續發與彭清等各番兵俱會于
羽集也川以議進攻分布既定十一月初五日誓衆
于扇州演武場初六日發嘉峪關歷
王子莊等處凡八日至羽集也川營十
地是夜大風振作楊沙沙轉徙須臾平
寒不支僵臥馬圈余重裘尚不堪乃
諸軍胡地有鳥夜鳴聲極悲切僚佐有
此正臣子圖報之日死沙場亦幸矣何
止而雪軍士次安墅日小列禿遣其弟
等十六人至營曰前日脫脫迷失往
報信與了大賞賜又差哈剌灰人矮胖到我營有我

與　朝廷出力土酋番原與我爭仇家
與阿黑麻厮殺中箭死了如今我哥哥
了太師的職事終日要報此仇想起
故有总差我上六寨罕等來邊上謝禮就告與衆大
人知道我兄弟每連我叔孛羅罕同領人馬與　朝
廷出氣力如今人馬見賭著土酋番原與我爭仇家我老子因此
稿以牛酒令隨中軍時彭清兵與各衛番兵俱集惟
平衆未至衆欲待之余曰潛師遠襲貴在神速兵已
足用不須待也乃令彭清精選番漢兵共一千九百
五十員名授以方略即日進發別遣指揮楊藩領兵

三百分布北路坦力一帶指揮朱玉領兵三百分布
南路莽威一帶俱爲彭清聲援以防不測余則與劉
陸二公以大軍繼之令番兵三百往
勢苦哈去哈密凡三程無水入　頁者皆馱水往來
至是得雪余遂得以兼程西向十八
至城下以都指揮李清所領甘州官
員各分爲左哨令百戶何祺冠帶余
督之與番兵六百三十餘名四面合
力拒戰自寅至辰賊氣漸衰我兵呼
狀簇附而登賊衆崩潰退保土剌土

臺也我兵乘勝直入與賊首撒它兒復戰于土剌下
指揮何玉李珍等奔不顧身先登殺
餘大土剌一座守者幾千人我兵已
殺百數十人尚未下問其俘則言皆
會從非敢拒命恐一槩被誅爾余聞
令勿攻時有貪功者冀欲封侯乃請
既從牙蘭即是逆賊且面貌不異土
百首級其奇功也且我等总身犯險
數十百級歸何以爲辭余曰　朝廷用我輩專爲恢
復我輩圖恢復當務安定妥殺一人尚恐遠人不服
況八百乎且得其城而屠其人其誰與守吾寧無功
夫不爲此汝今尚未有尺寸之功不然吾劾汝矣乃止令官就信牌往諭之遂下咸給
牛種撫令寧家并諭以時寒　天兵不能遠留各宜
改心滌慮謹守舊土春來當爲爾等修築城壘遷發
流人以圖久安之計二十三日乃以
將士分哨結營全勝而回遂遣人以
諸事未定不計其害而圖其利恐非計也衆乃從余

誤達令哈剌灰頭目撒力巴兒等七名及十六賽罕王等十三人先入哈密以覘之先是牙蘭撒宅兒之被我衆也牙蘭有名馬日行七百里越宿至十番阿黑麻聞之大驚欲遣牙蘭還追我兵牙蘭難之復遣其酋克可失率八百騎而出過哈密見城已殘破乃不攻而東至哈剌克以掠罕東并窺我邊時余所遣十六賽罕王適至哈密乃以克克可失之事語其太師十六阿歹并致我邊欵厚之意十六哈歹即率精騎要擊之於也力帖木兒之地斬首數十百級所略人畜盡得之克克可失遁歸阿黑麻聞之惧丙辰

正月十六阿歹遣其頭目宇羅罕拜烟歹二十八人及哈剌灰撒力巴兒七人至自肅州以報子既厚為獨宴而又奏令與奄克孛剌仍申前約結親畢令還其罕東被掠之衆亦令通事張海厚賫布物撫諭心自是益固三月阿黑麻與牙蘭謀曰我經營哈密二十年中國已不復望不意兎剌餘孽相與為梗如此豈天意耶今中國諸衛之兵皆養銳不動而但令哈密日與吾搏深入則恐被夾攻進則無所得哈密行且休矣若與求和還我使臣復通　貢路何如牙蘭勸令勿求和阿黑麻乃自將其衆與其酋撒他兒復襲哈密破之報至僉佐愕然子曰哈密經我兵之後居者皆移在小城中止有老羸數百食且垂盡而小列禿兵方往來其地阿黑麻豈能持久乎行且還矣　小列禿復遣其頭目朵羅都王阿失乃等二十六人至報稱有我們人馬都在把濶地方住坐這三個月裏有宇羅罕王俺荅孩平章從漢人地方上回到我們住處與十六阿歹太師哈剌撒罕王說有蕭州衆大人每又與了實賜好筵席吃了着與奄克孛剌做的親昔　朝廷氣力有太師聽了這話就發了頭目計較先差了奄克孛羅忽領一千人馬

去到哈密那邊拜烟荅城殺了二十箇漢子二十箇女人又把九箇小城兒都搶了又活捉了兩箇人他殺了如今還要差一六賽罕王俺荅孩平章往土魯番去搶先着我們來報我們來時又有土魯番走出來人說阿黑麻如今要來哈密里太師問了這話也要領人馬往哈密搶去搶了時再來都是虛的　朝廷天福我　國家得小列禿諸夷之助一戰而走才離再戰而走克克可失三戰而回逃回夷人斬迭力迷失至自言原隨陝巴守城後被阿黑麻搶了一向不得歸舊年十一月看見漢人軍馬到來厮殺了幾日回去聽得土魯番人說只說漢兒人無用着了他一箇箇都是搶命的好漢難說先年叛加思蘭的人有好漢令漢兒人三月裏有速檀阿黑麻又領人來到哈密又沒多箇人計土甚折着男劒一箇小城兒住城里又搶了兩箇人他設法斬捕及將哈密城池潛住反夷捨赶盡絶以靖地方以除後患果若成功　朝廷斷不負爾之勞及羅都王既行余為各像佐議以為哈密煙沒中國不復望者幾二十年阿黑麻亦自分以為不拔之基皇天祐我　國家得小列禿諸夷之助一戰而走才離再戰而走克克可失三戰而回黑麻僅以身免人心兵力同時俱振哈密大勢略已平矣雖撒兒尚在然不據哈密而移住剌木城其膽落可知且其本兵不滿三百餘皆協從近閣我師與

部落令知　朝廷大恩益堅臣節務將速檀阿黑麻及撒他兒設法斬捕及將哈密城池潛住反夷捨赶盡絶以靖地方以除後患果若成功　朝廷斷不負爾之勞及羅都王既行余為各像佐議以為哈密煙沒中國不復望者幾二十年阿黑麻亦自分以為不拔之基皇天祐我　國家得小列禿諸夷之助一戰而走才離再戰而走克克可失三戰而回黑麻僅以身免人心兵力同時俱振哈密大勢略已平矣雖撒兒尚在然不據哈密而移住剌木城其膽落可知且其本兵不滿三百餘皆協從近閣我師與小列禿持角累勝心皆改圖日有逃者其散處各城遠民又皆日傳番漢人馬將至閣撒他兒在剌木夜九數驚時走城外此不終日之計也復何足患今若令哈密三種夷人每月遞遣數十精騎入哈密小列禿之地往來招論聲勢不絶使知我大勢已復兵威四集以聳動其心又時縱反間干哈密為言阿黑麻見哈密反覆盡坑其家使協從諸人疑阻生變我邊亦簡閱士馬聲言欲合小列禿赤斤等衛剋期進討以奪其氣如是則撒他兒授首有日矣撒他兒死大勢自定然後修城堑廣種植議遷發為防守一面開關謝絶西域使激怒于諸夷一面速寘羈留使臣使桃悠于部落阿黑麻進無所得退有後悔不欵塞求通耕何為乎衆曰是乃遣書于鈞陽馬公馬極以為然奏行之阿黑麻自是益窘六月二十一日余方寢起沐髮忽傳赤斤城夜不收伴送夷人四人來獻土魯番頭目首級余大驚以為阿黑麻死矣亟出視之乃撒他兒也僚佐皆來稱賀余笑曰昨與諸君言此房行當授首今何如耶乃譯來人云我名奄克孛剌係哈密已故忠順王部下人後被阿黑麻搶了逼着

蘭赶的走了隨後有撒他兒害怕把我們領在刺木城住坐這今年四月裏有人聽見撒他兒和他手下人商說有牙蘭害怕回去了只着我們在這裏怎麼坐的要好時把哈密好人馬都殺了其別的娃娃男婦我們起着回土魯番去罷他說了這話領着三千多人往哈密哨探去了我每聞之這說慌了做了箇計較對衆人揚說漢人大勢軍馬并奄克孛剌拜迭力的人馬如今又都來了聽見人說哈密人若順大明皇帝去的都餓了不順的就殺里我每說了這話有哈密人都就來一處商量了起身到那阿思他納城裏坐下先着兩箇人黑夜往哈密城裏對哈密人把這話也說了先有跟撒他兒去的十箇人也是哈密人知得這話就偷了撒他兒二十匹馬回來與我們都在一處有撒他兒聽見我們在這裏收拾了二百人馬到阿思他納城裏與我們廝殺了二日兩下里都不曾得贏我們差了亦撒失黑迭力迷失兩箇去往把思濶地方把忙秃五百人馬調來了着頭目孛倫哈失哈領着同我們一處和撒他兒廝殺有小剌秃人馬將撒他兒人馬殺了一百四五十撒他兒敗了走到城門下有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把撒他

兒哄着捉住割了頭其餘的走脫了幾箇我們殺罷和小剌秃人馬又到哈剌帖此城圍着城只有兩箇是土魯番人走了其餘都是哈密人我每就會了話和小剌秃人馬一同來到有小剌秃人馬一同來到這里只往哈密守着城去我每住外等哨着分付了這話回他把思濶地方去了我們起了男婦四百人馬就到哈密同城里住人在土剌上守着里先着我和火者哈只脫火乃苦滿可三人拏撒他兒頭來報哈密都督奄克孛剌亦遣人邀達子報撒他兒事并計大兵乘勢以攻土番余乃先令都督奄克孛剌先遣人入哈密探聽彼中事勢緩急以報請于上曰　朝廷建立哈密地方外以控制諸番內以藩屏土蕭勤王效順積有歲年先被逆虜速檀阿黑麻悖逆天道占奪城池迫降屬番阻絕　貢路我　皇上明見萬里特降　綸音令臣等潛師克復臣等謹遵成命卒兵征討仰仗　天威一鼓而拔夷其巢穴毀其積聚撫安協從全勝而回阿黑麻收集其殘衆復兩出焉逆率皆敗衂統領餘孽在彼住守勢崩力折無所底定今兀剌六十阿歹并哈密奄克孛剌等遵事聖朝堅守臣節乃能聽我指揮同謀協力將撒他兒擒斬以獻所領部落殺戮無遺又令哈密夷衆占守土剌身為衛蔽以此觀之哈密故彊似有可復之狀原其所自非臣等一箇心來時對我們說快着人來守城恐那里人火支持不住問以阿黑麻消息曰阿黑麻自從敗了這一遭十分害怕又見舊時順他的人如今都隨了我們他來這里也無處安插多管事再不敢出時余所遣拜迭力迷失等百人尚未行急遣人促之又遣番文告稱艱難求討鹽纏口糧修城器具及哈密守城有功人賞賜并謝小剌秃禮物余皆為奏請給付而

令都督奄克孛剌諭便即發復寫番文付與拜迭力迷失賫去與小剌秃太師并領兵擒斬撒他兒有功頭目諭令務要與哈密在城夷叙親和好同心協力防守家屬各為量給口糧勿致凍餒拜迭力迷失既行適苦哈原差探聽夷人奄克等復至言哈密城守已固但不敢違出耕種問以小剌秃動靜曰小剌秃常來哈密與我們做買賣昨我來時十六阿歹又與我每說你去與衆大人說如今事已定了將苦哈人都着來守城罷我到八月盡間望着你們僚佐聞其說皆以為盡遣之便余曰哈密國勢雖復他累經兵

平夷錄

趙輔著

平夷錄　鳳陽趙輔著

建州三衛世為女直東方之蕞虜也深處萬山林木障天晴晝如晦恃險負固已有年矣永樂間開原降虜楊木答兀者悖逆率領數百騎往投之其黨類遂遊日浸強悍會

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之初閩生民之艱不可加兵姑撫綏之彼狼子野心終懷覬覦過者守邊將吏弗能制樂以致偪往往莫過一歲間寇邊者九十七次殺虜人口十萬餘

皇上震怒乃興問罪之師以輔掛靖虜將軍印授以

平夷錄

成命總統戎師復以太監黃順火監張璘監督軍務左都御史李秉提督兵戎副參政事則都督毛整武忠總督糧儲則僉都御史張岐督陣紀功則監察御史孫珂崔讓巡邊往來游擊則都督王彝都指揮韓斌協同游擊則指揮裴顯左右參將

孫璟周俊推鋒破敵則都指揮楊嶼柯忠曹廣戴廣楊廣海棠楊玉孫龍文李勝焦貴白欽盛鑑等綜理營陣則都指揮曹浩劉通傅海王銘護運饋餉則都指揮僉事東忠亦咸各率敢勇敵愾之士統京營兵及東漢番官軍五萬餘衆各帶三月糧俱以成化丁亥秋九月二十有四日兵分五路深入虜地

左掖左哨出渾河柴河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掖右哨由鴨鶴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瀑布寨猪江中軍自順撫經薄刀山粘魚嶺過五棚溝穆子河至古城期以是月二十有九日大兵齊舉時則有若朝鮮國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恰等率兵萬衆以助官軍皆如約抵虜巢無一後期者登臧山岳聲振天地虜酋望風披靡辟之破竹迎刃而解擒斬俘獲虜酋損揮苦女等已千數賊屬牛馬無算棄其資糧湯然一空收其被虜者歸

敵家間有遁免奔逋深山以保殘喘一月之內虜境蕭然時積雪盈尺寒風裂膚不可久居乃整兵飢還尋有道逞

平夷錄

指揮張額的里率其妻孥軍門哀訶乞降且曰吾所處之地自唐以來人跡罕到太宗東征至鳳凰城而止亦未嘗入吾境土今

天兵卒然至此使我父母不相顧兄弟妻子盡死亡無日豈非天也耶遂具

奏納之予惟建州之地東南接鴨綠江朝鮮國正南則三江月虎城正東則毛憐衛七姓野人黑龍江奴兒干諸夷東北泊北率皆海西四百餘衛野人女直西北又泰寧等衛峪朵顏三衛之虜賊也而建州實處其中左右前後盡為

夷狄相去懸絡倚角應援五衛首鼠兩端不得逞行騎不得成列乃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險今

王師一舉直搗其中長驅庸捷近古無敵誠哉

皇上德動天地威播華夷神謀廟算之所致也其勢多所致也其勢萬萬載太平無疆之休又豈平此矣予觀成功不藤雀躍謹拜手稽首而作賦曰成化丁亥仲夏既望

上御奉天端拱南向金印白麻授鉞命將

帝曰建州之虜首世受國恩之曠蕩茲乃恃遠荐毒敢違實罪大而惡極宜天誅以殄殲惟朱旄則罔赦在脅從而悉

稽首

天子萬年臣聞建州女直東夷猾虜食肉衣皮山居林處精

亏矢以遏陵恃山林之險而其心狡黠其力強圍蛇突永奔條來忽去曰漢曰倩且戀且撫備矣廣之太宗乃奮東征之舉僅勒馬於鳳凰之山敢肆志於財狼之所毖行斷出於

寇襄廟算破乞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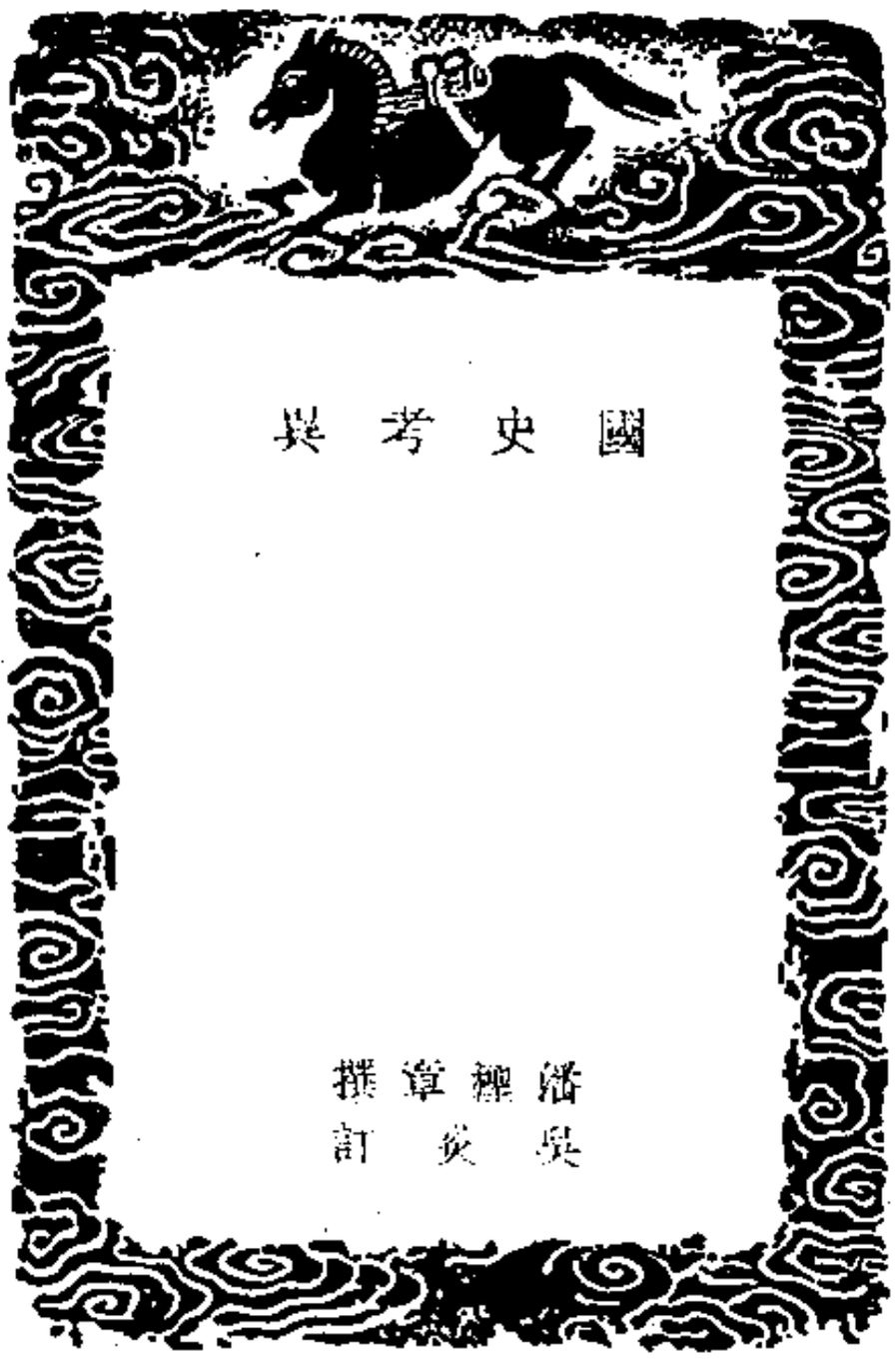
帝曰俞哉汝其征徂閫外便宜付託在卿臣舞稽首載懽載戢戮委整其旅于高麓行征事彰彰以載道屏蔽共而戮種殘過津而出山海麗義錄而抵廣寧見滄海之浩瀚瞭閫山之靖嵂遂河一水而三俗蕞城百里如砥平乃營細柳乃閱大兵帶甲十萬鐵騎如雲弓刀鱗次旌旗蔽空將士賁勇如熊如貔精忠烱烱弓箭日騰氣堂堂若虹揮金戈若止白日擊鼓敵若雷霆威若冷而士心一賞罰公而號令明列八陣布五軍紛鳥蛇而蒙龍虎配天地而合風雲左哨出柴河而掩乎東極右哨襲太行而擣乎老營左掖右掖前軍後軍中營握機總堂權衡滾豬江之巨浪滔湧摩天嶺之群峯嵯峨猶鵲關險蹴於對道鳳凰城高竝於蕞衛黑松林之森森嘗白晝而如晦石門山之蟲巖峰積雪而如銀樹木蒙密蟻蟻過而猶礙鳥道縣絕猱攫而悉捫棄彼負固并吞剿絕擊為豪湟樹巨木

平夷錄

為城扉薑則拒奔夜則衝突羽鏃蝟飛兵刃相薄移日之間轉戰百合維周之微伐漢之甸攸未有能過之也於是我兵鼓勇敵愾奮發衝冠髮衝目背盡裂乃陳三軍乃召五丁伐鄧林斫昆侖刷渤澥填東溟馳龍騏以驅路驅虎賁而咆哮揮倚天之長劍鑿泰山之明月之烏號神鈴發而火雷迅擊信砲舉而山岳震搖書戟所向之所有罔一夷而見迸割其心而碎其腦粉其骨而釜其膏種壯挑戰老稚盡俘若土崩而燼滅猶飛砰而水消空其巢而滌其宅杜其穴而火其巢又有朝鮮之一國率兵萬衆以劾勞搜天門興地角刮海底而揚清前及句日之內虜境以之蕭條外有

毛憐強虜七姓野人四百餘種之海西三衛染頑之天驕
無不心驚而氣褫落而魂銷王師全勝以大捷征夫凱
還而歌鏡個更落之伐有扈如帝舜之征有苗也山是遂
左之民迎拜道途簞食壺漿拳手謝言昔聖虎狼苯毒
千今我得生如解倒懸我得衣衣
天子之賜我得食食
天子之與九此更生不可枚舉是乃
天威遠播
廟算如神拓其疆而廣其宇誅其罪而弔其民西漢唐之盛
武昭

當代之施行神武大振於窮荒
聖德光被於四表車書由此而會同華夷以之而一統桓桓
猛士糾糾虎臣振旅回朝陛謁
紫宸
天顏怡悅海宇咸春報功行賞乎世其誦分茅胙土乎崇其
勳爵露均沾乎九天降風雲慶際乎萬方寧藉韶九成乎
百獸舞千羽兩階乎四夷賓耕田鑿井乎利其利出作入
息乎堯舜民熙熙緜緜乎俗化羲巍巍蕩蕩乎而天下莫
知所云也
平夷錄終



國史考異卷第一

吳江 潘檉章力田撰
吳 炎赤溟訂

高皇帝上

一 實錄、太祖高皇帝姓朱氏、諱元璋、字國瑞、淮之鍾離東鄉人也、其先帝顓頊之後、周武王封其苗裔於邾、春秋時、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其後有徙居句容者、世爲大族、人號其里爲朱家巷、高祖、德祖、曾祖、懿祖、祖、熙祖、累世積善、隱約四里、宋季時、熙祖始徙家渡淮、居泗州、父仁祖、諱世珍、元世又徙居鍾離之東鄉、勤儉忠厚、人稱長者、母太后陳氏、生四子、上其季也、自德祖而上、世次既葬、俱明而三祖諱字亦無所裘見、至嘉靖十年、行大祫禮、推帝者所自出、或謂宜祔德祖、或謂宜祔顓頊、上皆不從、曰、可稱皇初祖帝神、勿主名、論者咸服、及隨周詳、而惜當時禮官無能追發祥之自、以佐末議者、豈果不可考耶、抑記注者之疏略耶、劉勝野聞載太祖自敘世德碑云、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業、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七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爲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卽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干氏、是爲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卽先考、諱世珍、元初僑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先祖因于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穉八歲、先祖母家日消、繇是五一公、讀書滁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娶徐氏、徐氏曾祖諱兵、德寫之譌也、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淪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甲申歲、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出貲劉氏、某託跡繒流、至正十二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龍鳳元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嘗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士之念、卽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敍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唯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按碑中所序統系昭然、自德祖而上、尙有仲八公一世、其墓皆在朱巷、而諸昆俱未之及、特以太祖追崇之典、僅及四代、故闕而不記耳、非果無可考也、一統肇基錄載皇陵碑原文、較世德碑稍略、內言朕長兄諱□□、生于沛縣中鄉、仲兄諱□□、生于靈壁縣三兄諱□□、生于虹縣、及皇考年五十、居鍾離東鄉而生朕、前十歲、復遷鍾離之西鄉、長兄侍親、仲兄三兄皆出贅、而復遷太平之孤莊村、亦與前碑異、此卽洪武十一年御製碑所云、儒臣紛飾之文、不足爲後世子孫戒者也、解紳大明帝與謂高皇帝系出顓頊、周諸侯、國于邾、漢大司空浮之裔也、始居丹徒、後渡江家于泗、仁祖暨陳氏習夢于休、天麻元年戊辰九月丁丑旦、誕帝、夫世德碑明言仲八公之上不復可考、而帝與遠祖司空浮何據、且以句容爲丹徒、尤爲乖舛、皆臆承休端惠王統宗繩墊錄云、九二一公姓朱氏、諱伯通、漢時由東兗州府仙源縣與賢鄉人、漢宋有此府縣名、傳十五、諱至南齊時、有諱永昌者、拜宣著作郎、又傳二十五代至宋初、因兵徙居建康句容縣、榨油爲生、家凡二百九十六口、重八公、太祖之五世祖、世居句容之朱巷通德鄉、子三、長六二公、次千十公、次伯六公、是爲德祖、子二、長四五公、次四九公、是爲懿祖、子四、長初一公、是爲熙祖、次初二公、次初五公、次初十公、繇祖子三、長五一公、是爲考妣、子四、長重四公、諱興隆、是爲豫章王、卽南昌王、次重六公、諱興盛、是爲仁祖、子四、長重四公、諱興隆、是爲豫章王、卽南昌王、次重六公、諱興盛、是爲臨淮王、太祖諱興宗、後諱□□、是書纂自諮府、必非撫所徵信、而取爲據入者、其大略與世德碑相發明、獨所稱九二一公、世次荒遠、非望祖闕疑愼徵之意也、重八公卽仲八千十公卽七二、傳寫異耳、然碑稱祖考妣子二、長五一公、次卽先考、無所謂五二公者、〔天潢玉牒〕亦云熙祖二子、長壽春王、次仁祖淳皇帝、而〔繩愆錄〕獨言熙祖子三、其敍熙祖、惟仁祖及壽春王、遷泗州、其有子無子、或疑五二公幼而殤、應近之、鄰鎬猶以壽春爲仁祖之弟、誤也、永樂七年二月、遣官祭皇伯祖諱春王、見實錄、周氏劉〔天潢世系〕又以壽春、安成、蒙城、與仁祖竝列而爲四、不知所本、夫安成之號、未之前聞、蒙城則壽春子耳、豈可謂之兄弟之列耶、洪武元年正月、詔追封皇伯考爲壽春王、皇兄爲

南昌王、爲盱眙王、爲臨淮王、皇從兄爲霍邱王、爲下蔡王、爲安豐王、爲蒙城王、皇姪爲山陽王、爲招信王、皇從姪爲寧應王、爲六安王、爲都梁王、爲英山王、今太廟南廡佰享十五王是也。繩武錄載壽春王四子、長重一公、是爲霍邱王、次重二公、是爲下蔡王、次重三公、是爲安豐王、次重五公、是爲蒙城王、霍邱二子、長高沙王、霍哥、次寧應王、鐵哥、安豐四子、長六安王、懣兒、次來安王、記兒、次英山王、潤兒、蒙城無嗣、按世德碑載高沙王未稱享、追封之詔亦不及、詔也、而遺高沙者、蓋定佰享之後、通加之耳、故今言詔霍邱唯一子寧應王耳、高沙而下六王、卽碑所云兵興以來、相繼淪沒者也、而或稱或否、不得其說、又考繩武錄、南昌二子、長山陽王聖保、次大都督文正、旺兒、一子招信王旺兒、與碑稱先兄有子文正及重六重七俱絕嗣者不合、豈山陽招信亦幼而殤者耶、實錄舊法、侵略而有司裁失其傳、天下世系遂謂霍邱等王之出皆來寧應之出霍邱、六安等王之出安豐若蒙城有確據不亦疏乎、

二

實錄、壬辰春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孫德崖等、起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城守之、辛丑、亂兵焚掠皇覺寺僧皆逃散、上亦出避兵、太祖紀略云、壬辰二月二十七日陷濠城而郭守之明掠四鄰、焚燒廬舍、則濠城之拔、卽在辛丑、焚皇覺寺者亦其兵也、命本記事錄云、至正十二年正月、定遠當民郭姓者、煽香聚衆、稱濠州節制元帥、十一日起定遠、二月二十六日克濠州、三月初二日克曹縣、所紀克濠之日、較紀夢止先一日耳、當從御製集爲是、又實錄謂太祖娶亂避兵、贅於伽藍神、固守旬月、而後有故人相招追脅之事、以及子興留侍左右、辟命長九夫、皆用皇明本紀、紀夢、及天潢玉牒參致、蓋先有相招追脅之事、而後決於神、迨入濠被收爲步卒、兩月餘擢爲親兵耳、史雖稍文其詞、然不若據實直書之可傳信、

三

實錄、壬辰九月、元兵復徐州、徐帥彭早住、趙均用、率餘衆奔濠、癸巳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自稱永義王、如意王、帥谷廉人、又云、王長子郭天叙、郭天爵、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實錄此條在癸巳六月、非甲午、未詳、月彭趙道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幷、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按順帝紀、又於丁酉歲書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尙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吞幷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及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竄泗州、挾王以往、道人賂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先是芝麻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僭

稱王、早住死、均用益自專、未幾、與山東俀毛貴、此早住死於淮安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於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後、早住與均用既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又從而記之、稱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修太祖實錄者、殆未致耳、此條援據極詳、但既以僭稱屬之彭大、斷在癸巳冬、而又以其及幷吞而亡者爲彭大、則所謂以矛陷胥、無一可矣、實錄於癸巳五月、附書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又於六月終言、未幾、二人自相吞幷、早住亦亡、今謂亡者彭大非早住、而其吞幷之期、計亦不久、則是冬稱魯淮王者、彭大邪、抑早住邪、余意彭趙本以窺覬來歸、既脫鋒鏑之餘、坐擁專城之柄、志得氣張、遽萌僭擬稱王之舉、卽在壬辰、彭大歸濠之時、而不必在癸巳、元兵解圍之後、此亦草竊常態、無可疑者、惟以彭大稱王、斷在壬辰、則癸巳之歲、彭大先亡、而早住襲其遺號、陷盱泗、據淮安、至丁酉以後、始沒不見、如此、文從事順、於理爲長、考平胡錄、均用稱王在壬辰之十一月、則彭大亦以此時自王明矣、

四

鄭氏今言云、滁陽王夫人張氏三子、長戰沒、次陷沒、幼以陰謀伏罪、次走、王、如意王、帥谷廉人、又云、王長子郭天叙、郭天爵、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實錄此條在癸巳六月、非甲午、未詳、月彭趙道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幷、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按順帝紀、又於丁酉歲書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尙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吞幷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及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竄泗州、挾王以往、道人賂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先是芝麻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僭稱王、早住死、均用益自專、未幾、與山東俀毛貴、此早住死於淮安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確、而順帝紀又載於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後、早住與均用既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又從而記之、稱彭大之子早住、其意甚明、修太祖實錄者、殆未致耳、此條援據極詳、但既以僭稱屬之彭大、斷在癸巳冬、而又以其及幷吞而亡者爲彭大、則所謂以矛陷胥、無一可矣、實錄於癸巳五月、附書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又於六月終言、未幾、二人自相吞幷、早住亦亡、今謂亡者彭大非早住、而其吞幷之期、計亦不久、則是冬稱魯淮王者、彭大邪、抑早住邪、余意彭趙本以窺覬來歸、既脫鋒鏑之餘、坐擁專城之柄、志得氣張、遽萌僭擬稱王之舉、卽在壬辰、彭大歸濠之時、而不必在癸巳、元兵解圍之後、此亦草竊常態、無可疑者、惟以彭大稱王、斷在壬辰、則癸巳之歲、彭大先亡、而早住襲其遺號、陷盱泗、據淮安、至丁酉以後、始沒不見、如此、文從事順、於理爲長、考平胡錄、均用稱王在壬辰之十一月、則彭大亦以此時自王明矣、

四

鄭氏今言云、滁陽王夫人張氏三子、長戰沒、次陷沒、幼以陰謀伏罪、次走、王、如意王、帥谷廉人、又云、王長子郭天叙、郭天爵、攻陷徐州、老彭者、早住之父彭大也、芝麻李既敗、則彭大當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實錄此條在癸巳六月、非甲午、未詳、月彭趙道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幷、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按順帝紀、又於丁酉歲書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尙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吞幷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實錄於早住既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及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竄泗州、挾王以往、道人賂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云、先是芝麻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僭

當尙少而何以曰老舍使果滁陽王子是不昨茅土之封必犒金帛之賜矣寧能公然而已乎此亦臆度之論未及深究也老舍事見于脞朝實錄者甚悉如宣德元年正月己亥書賜滁陽王之親郭升等鈔嘉其來朝也正德八年七月壬辰書革滁陽王墳奉祀郭琥襲衛事者主焉琥定遠人弘治間自言爲王後孝宗賜以冠帶又授楊徐二王例乞奉祀亦許之廟戶王璽等數辨其妄今按云弘治癸亥琥襲得旨冠帶守祀壬戌本旨與做奉祀正德癸酉琥又求印信王儀齋郎蔡琥詳見玉是琥復乞署印下吏禮二部議曰王奉祀典禮定于學祖勅諭非所敢更其曰無後見于所製碑非可據附先帝假琥以胡戰繇是詭者失詳今乃求請不已宜奪其職上是之曰王祀禮悉遵皇祖所定琥仍如先帝初命以冠帶榮其身如再泰擾當重治之嘉靖十五年七月書高皇帝時滁州人郭老舍以里開布衣被眷厚故曰老舍滁陽王第四子弘治中老舍四世孫郭琥遂以冠帶奉滁陽王祀後爲宿世傑奏革世傑始祖曰興者滁陽王廟戶也其子仁卿洪武時與同戶濯僧奴等犯法仁卿被誅僧奴等充窯南大理軍郭琥恢宿氏之奏革其奉祀也因奏宿氏抵大理軍以相報復至是琥子厚與宿孟貞者各奏訐下有司覈實兵部覆議郭老舍爲滁陽王子無據宿氏異姓不應抵軍詔行雲南除孟貞軍厚以奏事不實論罪今按云正德辛巳琥復襲吏部議遵洪武法司問罪遵靖元年奉詔郭琥准與原授職衛以綠其真不許子孫襲此觀之乃知老舍爲滁陽王親非其幼子宣德時去王未遠故所記最悉郭琥詐冒歲案昭然鄭氏未見國史故姑爲存疑之詞耳乃顧勝野聞又載太祖微時爲郭氏五男所惡嘗以事幽之密室中其語尤爲無稽不足置辨

五

實錄丙申七月、上取婺城諸將奉上爲吳國公通紀諸書竝同嘗疑太祖以乙未三月始承宋檄爲副元帥位在第三及攻集慶郭天敘張天祐皆死之然後太祖專制軍事甚年之間僅得太平建康鎭江廣德三四州郡耳一時諸將皆故等夷特以事權相下安有假然建號而中外推戴無異詞哉及致仕記事錄是月亳都陞上爲樞密院同僉谷陞上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己亥十二月、克處州亳都陞上爲丞相同僉辛丑正月、亳都陞上爲吳國公所記封爵次第甚詳是吳公之建號在辛丑而非丙申明矣劉辰國初事蹟紀太祖克婺州之年五月太祖爲僉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即己亥之五月也與記事錄合但繫月不同耳趙汸撰汪同傳云丁酉七月、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此時宋當相國孟指太祖爲平章而言也錢氏辯證謂辛丑十一月葉子奇上孫炎書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興之運被靜齋文集此書在已亥十一月係奏總制處州之時非辛丑也錢氏誤引耳而王貢冬航海之使猶稱行省平章宣命則丙申之未開吳國顧可知矣漢高未王已稱帝之號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早晚爲重輕說史臣于是爲無識矣余謂愈本所稱亳都者宋也史臣于祖風間事多所避諱故凡除拜位號之制俱削不載至以吳公之封爲出諸將意舉不幾蓮乎太祖自序世德碑云祖風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

祖考爲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先考爲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章右丞相吳國公妣皆吳國夫人蓋當時宋制如此此在救安豐之後太祖尙不以篡命爲嫌而史臣遂欲虛沒其實何耶（宋濂誌王忠慤墓）云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上爲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于建業陞公左右司都事朱升作鄧愈勳德頌在丁酉秋亦稱江南行省平章朱公不聞其稱吳公也非特此也實錄許瑗本傳上取婺州瑗謁上俱稱閣下此非即爲平章時乎辛亥七月、宋思顏言事始稱上爲主公十一月、劉基勿伐漢亦稱主公則知是年已開吳國矣自甲辰以後省臣移書及平禕許存仁等進對皆稱太祖爲主上然則自公而進王即稱號之間約略可見號謚文獻不足徵哉

六

實錄丙申七月、徐達攻常州張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來援遇伏馬斃爲先鋒弓國寶王虎子所獲并獲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即士德太祖御製徐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按碑後有朱善劉三吾跋謂碑文必因二臣觀草非盡御筆也而宋文憲撰趙德勝神道碑云丁酉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誠弟士德以舸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天潢御牒亦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按永江陰在六月攻常熟在七月此承連書之耳皇明本紀則云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并獲其戰船馬匹剗橋在常熟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其曰宜興傳聞之誤也以諸書驟之則知士德之擒當於丁酉常熟之役而不於丙申常州之戰矣實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宣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宋文憲撰碑則系之丙子先一日固知德勝本從大將軍縛士德而實錄脫之耳臨海陳基有室虞山弔張楚公詩發氏辯證引之以訂實錄之誤其略曰實錄是年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澤請和願歲輸粗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劉辰國初事蹟以爲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以失弟而登懼又以母命面請和其遣辭何以了不置隙高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尙以禮待未忍加誅衛所獲詹孛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既擒士德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供及張湯二將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楊完者擊敗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僭往以諸書互攷則士德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輟耕錄士德入杭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張士誠請降謁以士誠爲太尉士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下士倜儻業如王逢楊維楨楊基者頗慕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徧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居吳不及半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潘之三月令部將王左丞及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使勸張楚公降元元道衍士德爲楚國公據淮省都事子辭不就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于士德逢以元之道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爲俘虜逢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紀丁酉冬士誠屢爲樓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

德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款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間遣書士誠俾歸元以謀我乃誅之國史既誤記士德被擒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參將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既久卽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余謂此論最盛但國史全用劉辰事蹟原文失之不致故也輟耕錄云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縛致集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殉之終無降意豈所云間道書士誠俾降元者緣此事傳會耶常州被圍至丁酉三月始下則士德斷以其年被擒卒吳錄載士德援常州被擒卽在丁酉三月蓋皆誤以常熟州爲常州也高偕鴻猷錄謂戊戌十月廖永安擊士誠於太湖戰敗士誠囚之上欲以所獲將士三人易永安士誠不從士誠毋念士德欲以永安易士德上不許此又與劉辰錄相似然士德旣爲謀主上必欲留以誘士誠來肯遽取而甘心也如皆所記則士德至戊戌冬猶在安得直書伏誅于被擒之後耶更考之

七

實錄丁酉七月丙申元帥胡大海克休甯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於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李才完者遁去九月癸酉劉元婺源州元帥汪同與守將鐵木兒不花不協以總管王起宗等詣雄峯翼降上命皆仍其官（錢氏辯證）云徽州城下之戰（甫河神道碑）記甫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按是時甫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甫河以守將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則此戰兩公共事無疑也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攷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則當以十月爲正婺報倘異史家之參錯多矣又國勝神道碑載汪同與國勝等偕降徽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間則較實錄所載蓋大相矛盾矣攷甫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是年十月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旣降遂得奉甫河調遣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在九月則絕不相蒙矣按徽州之戰諸書所載互異皇明通紀云丁酉七月命鄧愈胡大海將兵取徽州拔其城元帥汪同率所部來降九月元帥左丞楊完者自杭州率兵數萬欲復徽州時胡大海攻婺源未回城中守兵甚少大海聞之自婺源還師兼程而進與鄧愈稽兵出戰十一月剋大破苗軍於城下斬其鎮撫呂才擒其部將胡辛等完者遁去夫汪同之降實錄謂在九月皇明本紀亦同而（通紀）以爲七月蓋據趙訪所撰汪同傳耳同傳云丁酉七月鄧院判錄宣來取徽睦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備郭克而元帥帖木兒朶粘錄婺源攻北後李克魯本以進士爲帥府都事與同書相得時留鄧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心不必疑也同過黃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曰主將請元帥相見同抽刀欲自剌克魯抱止之卽驅馬偕至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傅平婺源寘坑先是守將于光與吳宏、吳叡等不協僉因乘釁誘陳友諒將張定邊蔣必勝入寇光等倉卒無備皆出走（國初事蹟）云饒州平章吳宏調守撫州太祖命于光爲江西參政特遣楊璉齎印信令光開設中省于饒州吳宏原部下吳三尉疑卽吳叡不服糾合王思義謀叛據城光遁走浮梁宏之守撫光之守饒事關

月前軍楊完者都兵十萬薄徽州公率百餘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枕籍而統軍胡大海之兵適至因擒其弟生擒其將胡辛等二百人楊完者僅以身免觀此則鄧愈之功卽國勝之功耳元史丁酉八月以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先是完者守嘉興與張士誠相拒來迫遠略士誠旣降元完者以功皆左丞乃始泰然無後顧之憂盛兵入犯禮于堅城之下其事在十月十一月之交明甚然而國史所以錯互者蓋謂汪同以婺源元帥降於九月而越國新廟碑載其攻婺源還師破敵故疑爲同來降時事不知汪同先以都元帥鎮休甯旣降而帖木兒等尙據婺源至明年正月鄧愈遣王珣、孫虎、與同等率兵拔之遂以同鎮婺源則越國之攻婺源爲帖木兒等耳于同何與饒氏能辨城下之戰在十月而不能辨汪同之降在七月皆矣考覈之難也

八

實錄庚子七月乙丑陳友諒守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與饒州辛同知有隙出兵攻之辛同知走光等遂遣人以浮梁來降命光等仍守其地旣而友諒遣其參政侯邦佐復攻陷浮梁于光等敗走辛丑八月甲申鄧愈克浮梁侯邦佐棄城走戊申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降命仍其官守饒州十一月己未命吳宏等率兵取撫州宋濂誌于光墓云歲乙未徐兵破都陽徐問君名急搜訪獲之命爲江東宣慰元帥鎮都陽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道乃爾我可北面事之耶是時皇上定鼎建業君遣使者奉僭以浮梁降上命皆仍以浮梁降上悅而受之據此則光爲徐氏鎮都陽而未嘗爲陳氏守浮梁然又言以浮梁降與（實錄）合何也鄧愈本傳則云庚子守饒州數遣舟師來攻城愈督兵拒之屢敗其衆辛丑拜江西行省參政總制各翼軍馬是時饒之境內頗強者尙懷疑阻愈示以恩信衆皆請降（神道碑云左丞吳宏等皆請降實錄不書鄧愈守饒州事而本傳特詳之攷太祖論朱夢炎有曰愈屢鎮八州有功無過謂廣德、宣徽、嚴、饒、撫、南昌、袁陽也則愈之鎮饒撫可疑者程國勝神道碑云庚子七月都陽院判于光、左丞余椿、擊走僞漢守將辛甲而據之衛公使公往說二人二人遂以饒州來附鄧愈神道碑因之蓋陳友諒自立之後以辛甲守鄱陽而移于光守浮梁故光怒而攻甲遂來附耳實錄乃以饒州之降歸之吳宏誤矣攷開國功臣錄吳宏、徐于州人仕友諒爲江西行省參政守徐于上取江州遂全城請降壬寅上至龍興宏率衆來見遂改鄧愈江西參政宏代守饒州通紀亦書徐于守將吳宏請降徐于新志又云至正庚子都陽院判于光取饒州鄧愈攻之遂通款太祖討友諒舟次康山幸吳宏營升堂拜母盡歡而罷遂以宏代愈守饒州以諸書參之乃知吳宏自以徐于降耳非饒州也實錄壬寅正月戊辰吳宏率衆來見而鄧愈神道碑載江西參政之命則正月四日宏之代守饒州當在是春而實錄并記于辛丑八月可謂錯互之極矣又實錄癸卯二月都昌盜江僧等陷饒州先是守將于光與吳宏、吳叡等不協僧因乘釁誘陳友諒將張定邊、蔣必勝、入寇光等倉卒無備皆出走（國初事蹟）云饒州平章吳宏調守撫州太祖命于光爲江西參政特遣楊璉齎印信令光開設中省于饒州吳宏原部下吳三尉疑卽吳叡不服糾合王思義謀叛據城光遁走浮梁宏之守撫光之守饒事關

昭揭。史皆不載。何以傳信。

九

實錄。辛丑三月丁丑、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命樞密院同僉朱文正爲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國初事蹟云。太祖改樞密院爲都督府。以朱文正爲左都督。文云。命觀海文正爲大都督府左都督。都制中外諸軍事。往鎮江西。按此時未置左右都督。文正鎮江西。在壬寅五月。時樞密院雖改爲大都督府。而先任官在外者。尙仍其舊。十月戊寅朔、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各一人。甲辰三月戊辰、定大都督府官制。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吳元年十一月乙酉、定大都督府官制。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都督從一品。副都督正二品。僉都督從二品。按太祖以辛丑春爲吳國公。諸子尙弱。猶兒子文正北勇。故特設大都督。以重其事權。維時官制草創。府僚未備。而樞密之官。尙襲舊名。亦間以授人。如趙德勝以壬寅四月超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見于神道碑。此非樞密院未改都督府之明驗歟。官制之定。蓋自甲辰三月始也。是歲。太祖已爲吳王矣。正月置中書省官。自立爲帝。玉珍不與相通。遂自稱隴蜀王。則至正二十年事也。壬寅三月己酉、稱帝於重慶。癸卯十二月。遣司馬萬勝等率兵攻雲南。甲辰三月、鄧勝入雲南。四月引還重慶。是雲南之破。在玉珍稱帝之後二年。錢氏辯證。以爲元史修于洪武元二隴蜀來入職方之時。而實錄則平夏之後。本其破記而存之。斷以實錄爲正。是也。黃溍平夏錄。自王稱帝年月並同實錄。惟破雲南在癸卯二月八日。引還重慶即在其年四月。滇志至正二十二年、明玉珍遣李芝麻帥兵三萬。蠻八番分陷雲南二十三年、梁王遣大理宣撫使段功敗玉珍兵于關灘。追至阿蹬關。大破之。考之實錄。乙巳十月、上聞明玉珍取雲南失利。遣僉戒之。則關灘之敗。當在甲辰。非癸卯也。滇破記又云。癸卯、明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此尤紕繆不足辨。

十一

實錄。辛丑八月丙午、頒黃廣濟降。九月壬子、以左右司員外郎陶安爲黃州府知府。乙巳正月甲戌、調黃州府知府陶安知饒州府。徐紘集傳云。癸卯、黃州平。上思得重臣以鎮之。遂命知饒州。實錄本傳無癸卯及改桐城令二語。謝理太平人物志亦然。與實錄不合。然集傳謂黃州平。以重臣鎮而頒黃之降。則在辛丑。不應至三年後始簡守臣。實錄所書。殆不妄也。錢氏辯證云。陶學士詩集。自註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歲有憶別之作。云七年同在省東廳。則辛丑歲安未嘗出守可知也。癸卯秋從征鄱陽。甲辰守黃州。有今年春二月望書命守士兩句。抵黃州又值連月雨之句。則安以甲辰守黃州。在平陳理之時。當以徐紘集傳爲正。陶學士事蹟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授黃州府知府。則龍鳳十年二月。授鄱陽府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則安之守黃移饒。皆在甲辰年。無疑也。惟徐紘、謝理、所紀改桐城令。他無可攷。而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發灊陽詩自注云。時遷往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千秋節。亦在桐城。至閏除代者及召還之命。則云年幾逾耳。思將至報除書。海內招文學。淮南起謫居。又有閏八日發桐城詩。則知安守黃未幾。謫爲桐城令。至閏月召守饒州。乃發桐城也。劄付所載授鄱陽年月。與詩悉合。乃知二傳之有據。而實錄與本傳咸有脫誤矣。

俞本紀事錄。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檢校鄧永真、陳發吾、博士夏允中等、俱令家人私通敵境。于四沙易服。提至軍前。俱剝衣顧項。置小船中。設于黃鶴樓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李君瑞兩腿扒一千下。安置桐城縣。按陶學士文集。甲辰歲守黃。未幾、誦爲桐城令。安之被誦。必以癸卯從征令家人易服之事也。俞本所記當不謬。其云俱置黃鶴樓下沉江而死。則當有誤。蓋主敬俱誦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于金華也。余按錢氏謂安守黃州。在平陳理時。亦未確然。致學士集有悼故婁渝氏詩。自注壬寅卒于官舍。其詩云。江南開大閫。幕下切備員。石城妖雄捷。衙命使淮壖。慈親念行子。加飧勞氣和。榮榮奉湯藥。深夜更衰痾。終禮必誠淺。士封亦堅庶。良人歸中心無悔悋。移家指鳳臺。華省初依違。忽我病二載。將謂難久延。何意壬寅冬。阮目在我先。是時領公務。夜宿北郭田。比篇自述履歷甚詳。壬寅冬、安已官黃州。而謂甲辰始出守。可耶。詩中奉使淮壖慈親淺士之事。皆本傳所不載。又有癸卯四三月十九日。奉旨代祠寶公詩。則離黃還省以後作也。以諸書反覆考之。乃知安凡再守黃州。一在辛丑之秋。一在甲辰之春。歸黃初附即緣省臣以坐鎮之。越二年召還。從征歸陽。未幾、復興故郡耳。然舊付必至甲辰始給者。時上始爲吳王。得承制除拜。前此猶以省郎領郡事故也。果如所言。甲辰守黃未久。即誦桐城。則本傳何以稱其寬租省德諸惠政哉。〔列朝詩集〕謂安歷左司郎中。出知黃州。降桐城令。移知饒州。仍改知黃州。蓋錢氏亦自覺其辨證之誤矣。然安再守黃州。皆在誦桐城之前。而謂知饒州後仍改黃州。又何據耶。實錄癸元年五月己亥召知饒州府陶安爲學士條雖重同。家人易

服之事。主敬賢者。決不肯爲。致其集中甲辰誓師詩。首云。雄家仲冬望。浙江至鄂渚。即癸卯從征時也。中云。可怪近日來。船兵忽暴橫。快槳躡洪濤。劫貨殺物主。登岸拆鄭亭。伏莽盜商賈。則所云令家人私通敵境者。意亦船兵所誤耶。癸卯十二月、何以復有守黃之命也。豈此事之發。在武昌既平後耶。國初事蹟。謂及爐犯法。取到湖廣。投于江。與記事錄合。按陶學士集有洪武元年癸亥夏允中總制浙東兼巡撫詩。則元年允中尚在。安得云沉江而死。以此觀之。俞本所紀。未足信也。

十二

實錄。壬寅七月丙辰、平章鄧愈、參政趙繼祖謀反。伏誅。上閱兵三山門外。愈與繼祖伏兵門內。欲爲變。會大風卒發。吹旗觸上去。異之。易服從他道還。愈等不得發。遂爲宋國興所告。按西甯侯宋晟本傳云。太祖起兵滁梁。晟父朝用與兄國興隸行伍。俱積功至元帥。則國興者。晟之兄也。然不載告變事。楊士奇撰西甯侯神道碑則云。歲壬辰、公隨父朝用、兄國興來歸。明年從克滁州。父兄並以功授萬戶。甲午、從張天祐克五河、泗州。時時、又並進總管。乙未、從上克和州。渡江下采石。太平總管鄧愈等潛有異謀。國興察知以聞。愈等伏誅。從克溧陽。進攻南亞。國興戰沒。命公襲兄職。按此、則鄧愈之異謀。發于乙未下太平之時。而不在壬寅平處州之後。時地相去遠甚。而其官止總管。非平章也。然國史所列鄧愈戰功。如於杭湖州之役。不一而足。皆在取亞城後。又豈獨發溧耶。以事勢推之。初渡江、郭元帥、張天祐、尚主軍事。太祖未正位號。愈亦何所嫌忌。而欲爲不利乎。實錄既指宋國興爲證。而碑稱國興戰沒于亞城下。距壬寅已七年。安

得復有首告之事。攷宋晟本傳。晟自以戰功累授千戶。非襲兄職。則國興之戰沒爲虛。戰沒爲虛。則其首告之事。在壬寅秋。信矣。楊公身典國史。所勒豐碑之文。必按貼實及家狀而前後乖互若此。不可曉也。國初事蹟云。鄧愈與參政趙某謀爲不軌。元帥宋某以某事首告。愈與趙某逮于王事。與此不合。太祖命壯士執鄧愈、趙某、連鎖設酒待之。愈不飲酒。止是追悔而泣。太祖亦淚下。趙某呼愈曰。若早爲之。不見今日獵狗在牀下死耶。已如此。泣何益。惟痛飲。太祖命縱殺之。籍其家。愈本亞帥。悍武夫。恃功觖望。或有之。其爲之謀主者。繼祖耳。然觀其呼愈數語。深咎爲之不早。則所云伏兵三山門者。蓋亦國興上變之詞。未必盡實。不然。太祖何以心憐之而欲錮之終身哉。

十三

實錄。癸卯三月辛丑朔、上率右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時呂珍殺劉福通而據其城。開大軍至。極力拒守。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擊破之。珍與君弼皆遁走。上乃還。國初事蹟云。癸卯三月、張士誠圍安豐。福通請救。太祖親援之。先遣常遇春至安豐。士誠逆解圍。福通奉林兒奉安豐。遁于滁州居之。士誠兵復入安豐守之。丙午三月、太祖取安豐。史乘考誤引此條作丙午三月、太祖取林兒安置。按諸本皆無安豐之語。此考誤之誤也。俞本記事錄云。安豐被張氏圍困。城中人相食。小明王在城中。號安陽奕、劉太保等。饑餓無措。遣人求救。上親率大兵援之。大敗張氏。邀請小明王及母妹并臣劉太保。悉領五奕官軍。棄城詣廬州營中。上設蠻觀拿扇。迎駐滁州。創造宮殿居之。爲其左右官寺。奉之甚厚。據實錄、則太祖救安豐時。呂珍已殺劉福通。據其城。以諸書考之。則安豐尚未破。福通尚未死。上親總大軍。解其危困。小明王以俶殘孤之餘。猶得擁虛器于滁。久而無恙者。誰之功也。史臣于龍鳳事。委曲避諱。旣不著小明王之終。故于安豐之役。直言劉福通爲呂珍所殺。而小明王之亡。隱然言外矣。然考太祖卽位告祭文。歷舉掀定之地。以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竄稱。則福通蓋非死于珍者也。福通不死。則其主可知。且太祖所以拒劉基之諫。而赴安豐之急者。爲小明王在焉故也。誠令安豐已沒于張氏。則太祖必不親行矣。高啓鴻猷錄云。上至安豐。擊呂珍破之。珍棄城走。上遂以宋主韓林兒還金陵。諸將議于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密陳天命所在。上意悟。會陳友諒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夫牧豎之說。本黃伯生所爲。劉基行狀。原無宋主還金陵一語。其云中書省設御座。將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者。意如今郊國慶時設龍亭拜賀之儀。未必宋主親至金陵也。苟既誤認。又以行狀在庚子年。于事勢不合。故移于癸卯安豐迎歸之後。影響牽合。失之愈遠矣。

十四

實錄。癸卯七月戊子、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戰死。友諒驍將張定邊、智南欲犯上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鬬。定邊不能近。常遇春從旁舟中定邊。定邊始卻。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上舟始脫。是上舟膠淺。在韓成戰死之後。而開國功臣錄云。上舟被圍。韓成進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遂賜成龍袍冠冕。對賊投水中。賊稍止。諸將亦來援。得脫。實錄韓親本傳。亦不載其父成代死事。諸書點稱之。比

予紀信之誑楚。然余嘗疑焉。兩軍相持。勝負未有所分。而其主將猝然自投于水。耳目啓亂。衆心必解。而敵且乘其後。安肯反自退沮。以待諸將之援。此與榮陽被圍時形勢絕不類。殆好事者爲之耳。及攻朱善程國勝神道碑云。張定邊猶前直犯御舟。舟適膠淺。公仗劍叱之。急與帳前左副指揮使韓成、水軍元帥陳兆先、僉樞左右猶擊。會鄂國公從旁射中定邊。虢國公珠櫂來援。舟進水湧。御舟遂脫。而公等反遶敵艦之後。援兵不接。力戰死。皆法最爲詳明。然則成等致命之時。御舟已脫。安有代死誑漢事耶。以此知功臣錄固出附會。而實錄亦未爲盡實也。功臣錄又言。上念成效死。祀諸臣于廬山。以成爲首。凡三十六人。程國勝與焉。按實錄、中書省列進廬山忠臣三十五人。首丁普郎、次張志雄、又次成。大明會典亦同。則成爲首祀廬山哉。成若代死。則必首祀。成不首祀。則不代死。此最易辨者。獨程國勝之死。實錄紀于癸卯四月洪都被圍之初。與神道碑不合。發氏辯證。以爲國勝與牛海龍夜劫陳友諒營。牛中流矢死。程泅水得脫。遜達金陵。從太祖親征。死于鄱陽湖。而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錄諸臣。南昌報程與牛俱死。得與祀。贈侯。饒州又以國勝死康山事來上。又得與祀。贈伯。當時事宂。不暇兩相參訂也。實錄載國勝與牛海龍俱戰死。蓋據南昌所上。國勝兩得與祀。而實錄則于兩廟皆佚其名。後遂有建議祀典重複者。遂能程豫章之祀。厥後有司又幷能廉山之祀。修會典者亦因之。沿襲至今。國勝遂不復預兩廟之祀矣。據此、則康山廟祀。當幷國勝爲三十六人。按實錄于甲辰兩廟之祀。俱不及國勝。而癸卯四月。則謂國勝與牛海龍俱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所謂洪都廟者、卽南昌廟也。然國勝不與海龍同死。而與韓成同死。則祀于康山爲宜。盍祀典者。削彼存此可也。（名山藏載宋國興衣上白龜代死事。紀知韓成。皆妄也。）

十五

實錄。甲辰九月。書下中興路及峽州、歸州、而不書取天臨路。于邱廣本傳則載克澧州。被元史、是月大明兵取中興及歸、峽、澧、衡等路。澧州元之天臨路也。通鑑博論。亦書甲辰歲、盧州、中興、歸、峽、澧、衡等路。悉皆歸附大明。今從之。又實錄、乙巳正月、取寶慶路。洪武元年二月乙卯、又書取寶慶路。其中必有再陷之事。而記者失之耳。攷元史、乙巳六月辛亥、湖廣行省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路。而實錄不載。但于七月庚申、紀辰州周文貴既走湖南。其黨欲復其城。率衆寇辰溪。殺縣丞高文貴。鄂卽掠居民。又于八月、紀周文貴復攻辰州。千戶何德使別將與戰西門之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之。文貴遁去。以日月先後考之。乃知文貴是時擧兵進寶。進窺辰州。而其黨卽攻辰溪以應之也。實錄。洪武元年正月、周文貴自全州引兵援永州。左丞周德興等擊之。文貴敗走。蓋文貴自辰州敗後。復屯寶慶。與元兵合。至是爲周德興所破。而楊璟遂乘勝窮追。復取其城耳。當依元史補入。

十六

續綱目書丙午十二月、韓林兒卒。平胡錄亦書龍鳳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主殂。皆不言其卒于何地。而鴻猷錄謂丙午宋主殂于金陵。謬也。庚申外史云。先是小明王駐安豐。爲張士誠攻圍。乘黑稜風暴雨而

出。居于滁州。至是朱鎭撫其舟。楫迎歸亳。康小明王與劉太保至瓜州。遇風浪掀舟沒。劉太保小明王俱亡。則是宋主朱至金陵而沒于風浪。有天意焉。通鑑博論。則于至正二十六年。書廖永忠沉韓林兒于瓜步。大明惡廖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夫永忠卒于洪武八年三月。賜遺甚厚。以其子權襲爵。國史略無貶詞。何緣定爲賜死而野記云。永忠侍宴醉後忤旨。立擊死。國初事蹟云。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王氏二史攷引永樂中紀綱獄詞。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乃知永忠固非令終者。而博論爲洪武末鄭獻王奉勅編進之書。其言又非無微也。發氏辯證謂永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虛。一旦沉林兒以逢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僧生窺瞰上意。可謂果于諛上而巧于娶君矣。聖祖對廷臣泚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卒以不義賜死。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于地下而已。豈不愚而可憐哉。然則聖祖之誅永忠也。何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爲詞。曰念其兄也。念其功也。正其辭。則弗可以嬖矣。殺其罪。以存其嗣。忠厚之道也。斯言也。誠辨矣。抑致庚午詔書云。楊憲居中書。心謀不軌。慶永忠黨比其中。人各伏誅。方孝孺撰詹鼎傳亦云。遽敗。凡爲遽用者皆受誅。則永忠之誅。蓋因黨比楊憲耳。非以沉韓林兒故也。瓜步之事。情狀曖昧。若謂太祖心懇其不義。而隱忍數年。信任不衰。卒以他事誅之。將使天下後世。反有衰帝江南之疑。豈若風浪掀舟之說。彰彰可信哉。故論小明王事者。歸以庚申外史爲正。

十七

宋濂撰章溢神道碑云。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對曰。御史大夫汪和縣海道運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卽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觀此、則文忠出師在丁未冬。鐵湯塗之後。而實錄紀于洪武元年三月。福建旣平之時。章溢本傳又與碑同。攷之野史。載文忠取建甯屯浦城以候舟師。蓋文忠以偏師先趨建甯。擺其門戶。爲大軍聲援。初未深入也。平閩之後。金子隆等殘寇未殄。更命文忠率兵討之。岐陽王神道碑與國史專紀元年之役。墨漫無考。按封冊國公誥詞。有再入閩閩、削平餘寇之語。蓋指此耳。然則六王戰功見遺于史者多矣。況其他乎。

國史考異卷第二

高皇帝中

一

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乙巳、立功臣廟於鷄籠山、六月丙寅、功臣廟成、論次諸臣之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有一人、命死者塑像祀之、仍虛生者之位、六年九月、重建鷄籠山功臣廟成、七年六月乙卯、命諸功臣廟祔祭功臣姓名于籍、每歲遇祭、則製神主、行三獻禮、都督府官、祭之堂上、各循指揮、祭之兩廡、永爲定式、十七年、改作功臣廟、是廟也、重建於六年、改作於十七年、而位次悉以二年爲定、無所損益、此可疑也、(王氏二史攷)云、國初之封六公、韓、魏、鄭、曹、宋、衛也、立廟之時、韓宋猶未受封、何以前知其不令終而豫之、點宿是時官不過指揮、何以知其必樹大勳而驟登之、此記事者之誤也、然則云何、曰、塑像虛位誠有之、其後如韓宋者、則弗克與享也、今之位次、據永樂初年見在者而書之、論次之定、當在胡、藍二黨底定之後、然不能決于何年也、攷實錄祔祭文武諸臣、亦有正祀附祀之辨、二年十二月、指揮于光被害後、命配享功臣廟、六年六月、祔祭新戰沒定遠衛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正月、增祀故淮安侯華雲龍、平章李思齊等一百八人、九年正月、以福建都指揮僉事余通海等百九十三人祔、十三年正人祔、是年又祔祭何文輝及有功者一百八人、十二年七月、以海國公吳禎等百九十三人祔、十三年正月、以濟寧侯顧時以下二百八十人祔祭、如華雲龍、吳禎、顧時、皆與于正祀者也、雲龍時則先祖而後勳、推顧以功大罪隱、故不顯其他于光之徒、不過侑享其中、書名于籍、過祭則製神主、與塑像者不同、廟後設廟廡二扁額祀都督以下、則概舉之矣、洪武圖志所稱元勳者、假指殿中正位諸臣而言、未可以爲次除祔祭之據也、然考湯和神道碑云、二十八年十一月、詔肖像于功臣廟、配享于太廟、實錄本傳亦同、則知功臣廟位次與太廟配享皆定于二十八年、圖志之成、正值其時、蓋至是六王舉、二黨尉、諸公侯先後坐法者、既不得祀、而長興武定二侯、又以生不獲與、故止于二十一人也、然太廟止祔郎國而此則并祔

斯又與二年何異、一統志云、南京功臣廟建於洪武二十年、嘉靖中、科臣祿官駁郭威襄配享之議、抨掇以爲證、且謂點宿東廡、此時尚在、以舊生者虛位之說、雖然、宋、韓、涼三公者、將先虛位而後勳之耶、長興、武定、或先虛位而後不及補耶、王景撰點宿神道碑云、王薨之明年、塑像功臣廟、勳太常祀、以太牢、令二十年位次已定、則點宿之塑像何以待其薨之明年耶、故生者虛位之說、吾斷以爲無之、然則二十一人之祀、其定於何時乎、曰、吾未有徵也、其殆當聖祖末年胡、藍二黨底定、諸公侯之以罪誅者、以嫌死者、爰及既歿而後二十一人之論次始定乎、國初文臣則平章、武臣則都督指揮皆得祔祭、(洪武圖志)云、功臣廟在鷄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于此、志剡于洪武二十八年、豈聖祖末年嘗汰除祔祭文武諸臣、而獨舉元勳之祀耶、攷之會典、正祭中山以下六人、配以郭國以下十五人、兩廡各立一牌、總書故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之靈、蓋舉次除祔祭諸臣而合祀之也、又云、以位次考之、其載在會典者、東序則馮郭國以下八人、與今廟中位次相合、吳江國在西序、吳海國在東序、皆居第五、濟海國于江國之上、斯爲越祀矣、實錄則云、次胡大海、次馮國用、皆西先于東、江國兄弟適當其次、而華高、丁德興、序于俞通國、張蔡國之上、則以配享太廟之元勳抑而居下、又未可謂之順祀也、錄此推之、二十一人位次、實錄、會典、彼此錯互、已不可考正、一統志之所載、未知何所援據、又豈可遽信哉、余按國史書法、錯綜不一、或先事以見意、或後事以綴詞、故追書二十一人于功臣廟成之下、與追書十二位于新太廟成之下、其例一也、然攷是年十月庚辰、命諡徐達、常遇春等、攷戰之踣于鷄籠山功臣廟、所謂論次諸臣之功者、豈即以是爲據耶、(南京太常寺志)載故功臣廟紀事、正室立牌、則中山等六王、左則馮國用等七人、右則胡大海等八人、與今位次適合、是其證也、志稱初建廟時、高皇帝望祭曰臨、命工繪繒、以故廊壁堅緻、繪事精妙、百數十年如新、昔西漢定元功十八人位次、東漢雲臺三十二人、唐凌煙閣二十四人、皆寫褒揚于位貌、聖祖斯舉、亦其遺意、而國史因之、附會牽合、又恐人以生死不同爲疑、故有塑像虛位之說、餘氏既力駁之、謂論次之定、當在胡、藍二黨底定之後、然不能決于何年也、攷實錄祔祭文武諸臣、亦有正祀附祀之辨、二年十二月、指揮于光被害後、命配享功臣廟、六年六月、祔祭新戰沒定遠衛指揮僉事余隆等三十八人、八年正月、增祀故淮安侯華雲龍、平章李思齊等一百八人、九年正月、以福建都指揮僉事余通海等百九十三人祔、十三年正月、以濟寧侯顧時以下二百八十人祔祭、如華雲龍、吳禎、顧時、皆與于正祀者也、雲龍時則先祖而後勳、推顧以功大罪隱、故不顯其他于光之徒、不過侑享其中、書名于籍、過祭則製神主、與塑像者不同、廟後設廟廡二扁額祀都督以下、則概舉之矣、洪武圖志所稱元勳者、假指殿中正位諸臣而言、未可以爲次除祔祭之據也、然考湯和神道碑云、二十八年十一月、詔肖像于功臣廟、配享于太廟、實錄本傳亦同、則知功臣廟位次與太廟配享皆定于二十八年、圖志之成、正值其時、蓋至是六王舉、二黨尉、諸公侯先後坐法者、既不得祀、而長興武定二侯、又以生不獲與、故止于二十一人也、然太廟止祔郎國而此則并祔

永義按逆臣錄諸招徽先伯胥預藍玉之謀永義之不終祀殆以徽先爲之累乎乃太廟之祀又何以不廢是終未有定論也非特此也死事諸臣自梁國五公而外又有濟國安國東海燕山四人而初封二十八侯僅祀其五縱封十二侯僅祀其一以褒節義則可矣以旌功伐則未也意聖祖末年倦勤大政悉令皇太孫參決釐革除之事必有缺不及補祀不及訂者而國史會典承襲疑舛無所釐正此豈獨有司之責乎

二

實錄洪武二年正月丁未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設青帘幃六間于太廟庭中內設配享功臣位三年三月壬辰太廟陪享增常遇春一位八月定功臣配享儀常遇春以下凡八位于廟西廡各設牌位東向九年十月己未新太廟成以功臣開平忠武王等一十二位侑于西廡按三年配享惟開平王與廖永安等七人共八位而此增爲十二不著俞氏其開增損之詳殺無可稽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初定儀功臣配享十二壇中山王開平王鄭陽王宋河王東甌王寧甫王虢國公蔡國公越國公梁國公泗國公永義侯意實錄所紀一十二位卽此然九年中山等五王在五月癸丑不皆在三月也惟廣東行省史失其文而四月戊辰之下云遷治書侍御史周禎爲廣東行省參政禎卽以甯作序送之者與陝西參政汪廣洋山西參政楊憲同日拜命則廣東之置亦常與陝西山西同日無疑然以甯言肇建行省五并廣東言之而實錄則闕廣東增北平蓋北平之眞定諸府向謂隸山東河南者至是始復其舊故以甯略而不舉耳紀職方者其日月先後仍以實錄爲定而廣東行省則據張序補入可也又考國初州郡并析不常如實錄所書洪武初直隸十七府合嘉興湖州與廣興三府計之耳後四年降廣興府爲廣德州十四年十一月復以直隸嘉興湖州二府益之而一統志諸書皆不之及則版籍漫思沿革之不可考者多矣爲之三歎

三

實錄洪武二年二月己巳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蠟貢象方物辛未遣吳用等賜占城國王書亦云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蠟奉虎象至而九月丙午占城國王復遣其臣蒲旦麻都等貢方物是一年再貢他若安南以六月高麗以八月入貢皆在占城之後而十二月剏賜安南詔言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于古制御祭安南國王文亦曰諸邦來王惟爾先庭然則占城二月之貢非耶考是年正月乙卯始以卽位詔日本占城西洋爪哇諸國距二月己巳不過旬日閒

耳虎都蠟之來度詔使尙未渡海夫安知中國有聖人繼天立極而遂稽首歸命乎且安南貢在六月卽封陳日燇爲安南王高麗貢在八月卽封王顓爲高麗王而阿答阿者獨以十二月封占城王則其奉表稱臣斷在九月明甚然而二月之貢何爲者曰此必尙循故事通貢于元非爲我來也諸以何眞之事明之何眞爲元右丞遣使緜海道奉表于元遇湯和兵遂改其表購降而朝廷未嘗遣其詐因而許之何則招攜懷遠之道當如是也占城僻處海嶠未知正朔故假道甌越通貢于元其事正與眞同而太祖方弘撫納因賜以書嘉其誠意誘接不疑及其貢使復奉表而來然後錫之册命俾世守外藩卽此可以識興王馭馭之微權矣觀册占城王冊書有云朕今混一四海撫馭萬方欲率土之咸寧嘗馳書以往報而爾能畏天命尊中國卽遣使臣來貢方物則實錄書法詮釋不辨自明今本紀止書九月占城來貢而不及二月以此

四

廣東行中書省實錄不載初置考張以甯文集有送廣東參政周禎序云二年三月肇建山西陝西福建廣東西中書行省五而實錄置北平廣西二行省在四月戊辰福建行省在五月癸丑不皆在三月也惟廣東行省史失其文而四月戊辰之下云遷治書侍御史周禎爲廣東行省參政禎卽以甯作序送之者與陝西參政汪廣洋山西參政楊憲同日拜命則廣東之置亦常與陝西山西同日無疑然以甯言肇建行省五并廣東言之而實錄則闕廣東增北平蓋北平之眞定諸府向謂隸山東河南者至是始復其舊故以甯略而不舉耳紀職方者其日月先後仍以實錄爲定而廣東行省則據張序補入可也又考國初州郡并析不常如實錄所書洪武初直隸十七府合嘉興湖州與廣興三府計之耳後四年降廣興府爲廣德州十四年十一月復以直隸嘉興湖州二府隸浙江黃暐蓬軒類記亦云國初浙江布政司領府九洪武十五年割直隸嘉興湖州二府益之而一統志諸書皆不之及則版籍漫思沿革之不可考者多矣爲之三歎

五

實錄洪武二年九月召山西參政楊憲爲中書省右丞三年七月以憲爲左丞尋以罪伏誅庚午詔書則云洪武四年李善長去相位而居公位命楊憲居中書以代之不踰年而威福竝作心謀不軌廖永忠爲比其中人各伏誅吳氏炎以爲四年正月李善長致仕汪廣洋始爲右丞相則代李者汪也而詔書以爲楊憲代之且憲誅在三年而詔書則在四年且踰年以後也豈所謂尋伏誅者亦疑詞耶余考汪廣洋本參政先被召入爲右丞廣洋至憲傳三年丞相李善長病上以中書無官召廣洋爲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兼其位恥己每事多專決不讓威福恣行廣洋畏之容容默依違不與較憲猶不以爲慊欲逐去之嗾待御史劉炳等奏廣洋舉毋不如總以爲不孝上初未之知因以勑切責令還高郵憲恐其復入又教炳奏遷之海南上性憸姦乃復召廣洋還憲坐是誅當是時李善長徒擁虛號老病不事事中書之權盡歸次相憲久在左右佔籍用事卽如三年六月書李文忠送所獲故元諸孫至京師省臣楊憲等請以貢的聖

八則獻俘于廟、夫獻俘、重事也、實錄首舉憲而不及善長、則善長之杜門委政、久矣、廣洋自陝西參政再入中書、實錄不載、而二年十一月庚申書楊思義爲陝西參政、廣洋必以此時被代而還、實錄本傳第云三年召爲左丞、而六月庚辰、書罷中書右丞相汪廣洋還居高郵、誤也、然廣洋旋于十一月封忠勤伯、則憲之坐誅、當在其前、而詔書列之四年以後、此因聖製一時記憶失眞、故耳、其言憲居中書、以代善長、蓋代其行事、非代其位、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又考楊憲本傳、憲暱劉炳、勸奏廣洋、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入人罪、上下炳于獄、太史令劉基discovered憲姦狀及諸陰事、令綦臣按問伏誅、是勸奏憲者基也、而傳則云四年封東勝侯、餘同功臣錄、發氏辨證、以爲合國史前後觀之、則與祖之侯、出于追贈、無可疑者、然公侯鐵券式所載封與祖制詞、首尾完備、確然可據、又不得以功臣錄爲誣也、致洪武二十三年詔書所條列、凡追贈者皆不與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證也、況又有鐵券可據耶、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張德勝另服宣云、東勝侯已前那裏不曾斷殺、洪武二年、投北來降的人被別人殺了、卻將東勝侯貶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斷殺、那裏肯取他回來、以此揆推之、則所謂封侯後人有言其過者、言其殺降之過也、封侯而不與券、謫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還、令從征自效也、顯於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還、則與祖之召還、又先于顯也、與祖封侯之後、以有過而發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復原封、以授其子、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其詰文、蓋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極矣、然則以鐵券毀之、三年封侯、當爲二十九人、併永城爲三十人、不當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則或以十二月與永城竝封而同貶、不當併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詔書券文可以攷證、不然、未有不據國史而刊別錄者矣、國史之不足徵如此、又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可以證實錄之闕、余按興祖本傳、敘其歷官甚略、自爲都督同知、從平中原、留守大同、俾練督王武傳、又不支祿、當時同列、鐵券題封拜、而興祖獨守舊官、歷年不遷、聖明在上、有此論功之法乎、鄭氏異姓諸侯傳云、三年冬封公六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今以其時考之、四年正月出師伐蜀、興祖之封侯、與宥罪從征、不在三年之十二月、則必在其年之正月、海南之謫、蓋未至而召還、令征蜀、固實封錄其前功、而實其後效、此聖王使過之徵權也、本傳云、人有告其罪者、上宥而弗問、俾征蜀以自效、則殺降之罪、固曲貸之矣、視薛顯之例、蓋少異云、

六

實錄、洪武三年十一月、封鄭遇春爲滎陽侯、六年三月、命滎陽侯鄭遇春仍守朔州、十年五月、番酋也速脫火赤等寇涼州、指揮鄭遇春擊卻之、十三年七月、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而謫降之故則闕不書、發氏辨證、以爲遇春與陸仲亨、唐勝宗、俱以多起驛馬、降充指揮、見于庚午詔書及姦黨錄諸招者也、考之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實降、九年復爵、詔書亦云、期年取回復爵、而遇春家人楊保兒招亦云、九年回京、實錄書遇春之復爵、乃在十三年、何也、九年復爵、則十年又何以書指揮也、豈實錄前後錯互、其不書于八年九年者、爲脫略、而書于十年十三年者、爲登誤耶、余按遇春與仲亨等同坐事貶于八年、自不待言、但取回復爵、各有先後、庚午詔書云、勝宗、仲亨、二人降發代縣捕鼠、期年不獲、實禁久之復爵、而不及遇春、蓋三人同發山西、九年復二人爵、而遇春僅得回京、復移守涼州、俟北徼艾日久、且有卻虜之功、然後復封耳、未可以實錄不書謫降、而遂疑十年十三年之文、盡爲誤也、鄭氏異姓諸侯傳云、坐累奪爵、踰年復侯、亦臆度之說、不足盡信、又實錄、九年十二月甲戌、命復延安侯、吉安侯、所食公田歲祿、初、勝宗、仲亨、嘗有過、上命停其田祿、至是復給焉、國初凡列侯奪爵者、必收其公田、二人之給田祿、則復爵以後事也、史臣不暇究實降始末、但見其同時復祿、以爲嘗有過停祿云爾、然二人復給、而遇春不與、亦可爲不同復爵之一證、

七

實錄、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贈汪興祖爲東勝侯、本傳亦同、開國功臣錄云、洪武三年、封東勝侯、人有言其過者、上弗與謂券、令仍以都督職從征自效、四年死于蜀、命省部議封贈、授以原封鐵券、鄭氏異姓諸侯傳則云四年封東勝侯、餘同功臣錄、發氏辨證、以爲合國史前後觀之、則與祖之侯、出于追贈、無可疑者、然公侯鐵券式所載封與祖制詞、首尾完備、確然可據、又不得以功臣錄爲誣也、致洪武二十三年詔書所條列、凡追贈者皆不與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證也、況又有鐵券可據耶、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張德勝另服宣云、東勝侯已前那裏不曾斷殺、洪武二年、投北來降的人被別人殺了、卻將東勝侯貶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斷殺、那裏肯取他回來、以此揆推之、則所謂封侯後人有言其過者、言其殺降之過也、封侯而不與券、謫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還、令從征自效也、顯於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還、則與祖之召還、又先于顯也、與祖封侯之後、以有過而發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復原封、以授其子、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其詰文、蓋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極矣、然則以鐵券毀之、三年封侯、當爲二十九人、併永城爲三十人、不當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則或以十二月與永城竝封而同貶、不當併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詔書券文可以攷證、不然、未有不據國史而刊別錄者矣、國史之不足徵如此、又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可以證實錄之闕、余按興祖本傳、敘其歷官甚略、自爲都督同知、從平中原、留守大同、俾練督王武傳、又不支祿、當時同列、鐵券題封拜、而興祖獨守舊官、歷年不遷、聖明在上、有此論功之法乎、鄭氏異姓諸侯傳云、三年冬封公六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今以其時考之、四年正月出師伐蜀、興祖之封侯、與宥罪從征、不在三年之十二月、則必在其年之正月、海南之謫、蓋未至而召還、令征蜀、固實封錄其前功、而實其後效、此聖王使過之徵權也、本傳云、人有告其罪者、上宥而弗問、俾征蜀以自效、則殺降之罪、固曲貸之矣、視薛顯之例、蓋少異云、

八

實錄、洪武五年十二月壬寅、靖海侯吳禎爲定遼衛指揮使、七年正月、詔以靖海侯吳禎爲總兵官、率舟師出捕海寇、既不著被勦之事、又不言得復之繇、然七年正月既以侯爲總兵、則其復爵當在六年、而惜乎其無徵也、劉崧撰神道碑云、五年壬子、詔大發兵東戍定遼、命公總舟師數萬、繇登州轉運以備之、調度有方、兵食充羨、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尋召還、七年甲寅、海上警聞、公復領沿海兵出捕、初不及定遼之踰、豈有所隱耶、按禎以五年督餉定遼、因完城練卒、盡收遼東未附之地及遼、賞格不行、而反有指揮

之降豈因是多納哈出遠遯焚倉粟十萬餘石沒軍士五千而追論與事者之失耶又按江陰侯神道碑云公弟顧亦以勛封靖海侯追封海國公先公三年薨實錄因之附書江陰之後而不爲立傳致（庚午詔書）顧亦名列胡黨所謂已死不知其反之孫者則顧之淵傳國史之義例也然詔書列通胡謀逆者公侯二十二人其子皆不得嗣而顧之子忠則襲封如故即功臣廟東序之配至于今不廢非以其兄弟功大罪狀未彰且連姻湘邸故終始保全耶史言六安、永城、南安、三侯皆常附胡、陳事發爲有司所論以死不之究則靖海之事可知嗚呼孰謂聖祖待功臣少恩哉

九

實錄洪武十年十一月己卯、皇第三孫允熥生皇太子次子也十一年十一月戊寅、皇第五孫允熾生皇太子第三子也庚寅、皇太子妃常氏薨按史不言惠宗所自出而諸書皆以爲呂太后子是時常妃猶存則呂氏不過攝御之流耳朱國禎史概云太子妃常氏生子雄英宮人呂氏生子未名常妃薨呂得爲次妃雄英又薨子爲次嫡賜名允炆生已六年矣呂氏以宮人爲次妃他無可考考太常司卿呂本小傳云本無子其女皇太子妃便呂氏名位素微作史者何敢儳然以皇太子妃稱之耶革朝志云懿文皇太子始娶開平王常遇春女洪武中薨是爲懿敬皇太子妃繼選呂氏册爲皇太子妃是生帝帝之生在懿敬未薨前一年而謂繼還呂氏所生亦誤也且太祖終身不立繼后而孝康安得遽册繼妃吾知其必不然矣又永樂實錄爲吳王允熥雖幼乃次嫡也何以不得繼雄英而立而大統獨歸于呂氏之子豈聖祖立長之意顧重于立嫡乎然靖難師起卒不聞一言指摘則惠宗之于倫序固無可議也嘗考太祖既册王保保妹爲秦王妃矣復册寧河王鄧愈女爲次妃初無竝立之嫌蓋本支未廣急爲蕃衛計耳況儲副之重寧拘常制乎故知呂氏之册爲次妃蓋如鄧氏之例而史諱其文耳然事河以元勳呂本以藉恩其女得敵體家嫡皆非過也史概不解次妃之意妄謂惠宗賜名在六年後與實錄異不可不辨

十

實錄洪武十二年二月丙寅、命信國公湯和、率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等、往臨清練兵（錢氏辨證）曰彬不知其所終致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坐胡黨也開國功臣錄云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數年卒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練兵臨清後坐胡黨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鄭氏不見庚午詔書全文誤以彬等之坐黨在十三年故傅會以爲上曲宥之不知彬等黨事皆發于二十三年詔書所謂朝廷于禮無欠者謂朝廷待彬未嘗失禮豈謂彬未嘗失朝廷禮哉鄭氏之誤解近于鄙書無說而大書特書標于史傳疑誤後人豈非大謬哉王世貞功臣表謂十七年薨亦未足據也余按高皇帝御製集載論信國公勅云今年春命爾率騎步駐臨清以備北塞所將列侯有七今合人持符詣軍中提三侯還京所提者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其所管領操練實錄亦載此勅但改提還爲召還則失實矣庚

午詔書于彬及河南侯陸聚皆云爲胡陳所誘朝廷于禮無欠而實錄不載二人所終鄭氏既誤解下句以爲宥彬之詞矣復妄引上句于陸聚傳云坐胡黨上念其爲嘉臣所誘宥之尋卒然則被二十二人者號非爲姦臣所誘者哉嘻裂文義穿鑿事情亦幾于不知而作者矣

十一

實錄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右丞相汪廣洋坐事貶海南死于道御史中丞涂節言前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乃貢廣洋欺罔不能效忠爲國坐視廢興遂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敕之廣洋得所賜醫益憤懼遂自縊卒按廢丞相汪廣洋勒見高皇帝御製集（實錄本傳）亦載之但稍文其辭耳敕云差人追斬其首特賜敕以刑之而實錄云死於道又云憤懼自縊則知凡實錄所書自縊賜死皆史臣粉飾之語非其質也錢氏辨證以爲此時涂節已上變告惟庸惟庸等當亦下吏其獄成伏誅則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據昭示姦黨錄諸招廣洋實與惟庸合謀爲逆而上但以坐視廢興誅之蓋此時胡黨初發其同謀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國初諱誅爲廢曰廢丞相汪廣洋者蓋諱之也余致正月癸卯詔云丞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遵夜淫昏酣歌肆樂各不舉職坐視廢興以致胡惟庸私揣舉小姦緣爲姦因是發露人各伏誅以廣洋與陳寧竝稱則太祖之罪狀廣洋者至深切矣而手敕但摘其佐朱文正、楊憲、已往之過絕不及惟庸事獄詞未具不欲遽言耶國初事蹟云汪廣洋能太祖遣近侍人就舟中賜死廣洋妾從死太祖訪得此婦係沒官陳知縣之女太祖曰凡沒官婦人女子止配功臣爲奴不會與文官因勒法司取勘出胡惟庸等并六部官擅自分給皆處以重罪是惟庸等專擅之罪又因廣洋既死而發露無遺也然上既誅廣洋而隱其事及庚午詔書所條例前後坐胡黨者又不及焉則其情弊亦有殊科者哉

十二

實錄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兵（錢氏辨證）曰存義不知其所終致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坐胡黨也開國功臣錄云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數年卒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練兵臨清後坐胡黨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鄭氏不見庚午詔書全文誤以彬等之坐黨在十三年故傅會以爲上曲宥之不知彬等黨事皆發于二十三年詔書所謂朝廷于禮無欠者謂朝廷待彬未嘗失禮豈謂彬未嘗失朝廷禮哉鄭氏之誤解近于鄙書無說而大書特書標于史傳疑誤後人豈非大謬哉王世貞功臣表謂十七年薨亦未足據也余按高皇帝御製集載論信國公勅云今年春命爾率騎步駐臨清以備北塞所將列侯有七今合人持符詣軍中提三侯還京所提者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宜春侯黃彬其所管領操練實錄亦載此勅但改提還爲召還則失實矣庚午詔書所條例前後坐胡黨者又不及焉則其情弊亦有殊科者哉

十二

實錄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兵善長猶怔曰衛言何爲者若衛九族皆滅存義偪而去往告惟庸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餘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爲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懽不許然心頗以爲然又見以淮西之地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子孫後計乃歎息起曰吾老矣孫猶等所爲存義還告惟庸惟庸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頷首而已惟庸欣然就辭出錢氏辨證云實錄所載與上手詔及善長存義等招大略相同手詔之罪善長曰李四以變事密告善長中坐默然而不答又十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告小吏之機孤疑其事以致胡、陳知其意首臣既如此所以肆謀姦宄善長自招一云尋思難答應一云這事九族皆滅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時自去做皆徘徊顧望一無堅決之語其所云這件事若舉恐累家裏人口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舉此則其本情也惟庸反謀已久欲善長爲己用兄弟子姪賓客朋儕下及僮僕所發舉皆入其殺中善長婚姻逭重家門盛深目跨口哆宛轉受其籠絡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

崔子忠之忠。明知顯之邪謀。欲自發舉。不忍。猶與以釀身後之禍。而況可貸之於善長乎。坐此族滅。豈爲不幸哉。庚午詔書條列善長罪狀。所據者。善長與存義伸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婦女一切招詞。率運錯互。謹臚列之。以示天下。而手詔皆不及焉。蓋聖祖之意。亦未必盡以爲允也。按〔昭示姦黨錄〕善長諸招。蓋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通謀告李存義。使陰說善長。未得其要領。乃使其舊人楊文裕詐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月。惟庸親往說善長。即國史所記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者是也。然此時善長未許。至十二年八月。存義再三往說。善長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語。今乃盡削去前後曲折。謂惟庸使存義說善長善長不爲動。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即歎息而起。遂自往面訂通謀。譬如賦詩。取義斷章。豈可以爲折獄定罪之法乎。惟庸過善長密語。據善長自招。則云知道了。據火者不花之招。則云善長怒罵李四。惟庸即去。正聖祖所謂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聞。遥見額首。國史敘事。蓋用太史公淮陰諸傳之法。可謂妙於擬歷矣。以言乎實錄。則猶有開也。余按昭示姦黨凡三錄。冠以手詔數千言。乃二十三年命刑部播告天下者。而實錄不載。所述善長往來情詞約略。諸招不免脫誤。即解學士謝觀疏草。亦似未究爰書者。非錢氏鉤考而參訂之。千載而下。有不以善長之死爲疑獄者哉。

十三

實錄。胡惟庸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合。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請兵爲外應。按林賢招倭。此惟庸通謀之大者。而史不詳其始末。皇明祖訓云。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爲不軌。故絕之。大誥三編云。前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合。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於日本使者歸廷用。實錄作圭庭用。九年三月來貢馬及方物。入貢方物。林賢移文赴都府。都府轉奏。朕命以禮送至京。廷用王事既畢。朕厚賞令歸。仍命林賢送出東海。歸本國。不期林賢當在京隨覲之時。已與胡惟庸交通。結成黨弊。及歸廷用歸。惟庸遣宣使陳得中密與設計。令林指揮將廷用進貢船隻。假作倭寇。失錯打了。分用朝廷賞賜。卻乃移文中書省。申稟。惟庸作奏。林指揮過朕貢林賢。就貶日本。居三年。惟庸暗差處州人充中書宣使李旺者。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國王兵。假作進貢來朝。意在作亂。其來者正使如瑤藏主。左副使左門尉。右副使右門尉。率精兵倭人帶甲者四百餘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誅。僅其日本精兵。就發留南守鄉。洪武十九年。朕將本人命法司問出造反情繇。族誅了當。嗚呼。人臣不忠者如此。林賢年將六旬。輔人爲亂。致黔黎之不寧。豈不得罪於天人者乎。遂於十九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將賢於京師大中橋及男子出幼者悉誅之。妻妾婢之。是林賢之獄。成於十九年。距歸廷用之貢已十年。距胡惟庸之死亦六年矣。大明會典載日本國頻年爲寇。令中書省移文詰責。自後屢御其貢。并妄言之實錄。洪武十三年五月。日本遣其臣處有僧等來貢馬及硫黃刀扇等物。無表。上以其不誠。卻之。八月。遣僧明悟法助等來貢方物。無表。止持其征夷將軍源義滿奉丞相書。辭意僭慢。上命卻其貢。絕遣使詔陵。以元御史臺爲中書省。後爲吳王徙居舊內。面別立中書省。按實錄丙申七月。諸將奉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西行中書省。上築總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廣隘。上乃命劉基卜地定新宮于鍾山之陽。戊申正月。自舊內遷新宮。一統志云。舊內城在京城

宗嗣亮上表貢方物。卻之。鄭氏四夷考則云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撫使入於陝西潘寺。十三年。遣使招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令禮部移書遣王數掠我海上。復卻之。諸僧哲安撫川陝潘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撫諸僧使。上曰。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遣歸。十五年。歸廷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禦。鄭氏所紀歲月多有參差。其云十四年遣僧入貢。即如瑤也。實錄無遣還僧使之說。然以會典驗之。則亦有不誣者。其他實錄所書卻貢。蓋指哲安撫川陝與守禦雲南耳。未嘗令還也。觀高帝設禮部門徵夷將軍事有云。十二年。將軍奉書肆侮。當作十三年。今年秋。僧如瑤歲主來。陳情飾非。我朝將軍奏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我至尊弗允。則如瑤之來。惟庸交通之跡。尚未著明。故從其請。遣還安撫諸使。迨十五年。歸廷用再至。而本謀始露。又二年。如瑤復至。而左證益明。所以林賢之獄。遲久而後決也。觀大誥之條列。祖訓之昭垂。不啻嚴於鈇鉞。編後閉關絕使。築城設戍。所以防之者。蓋周而實錄略引其端。未竟其事。若欲爲國體諱者然。非聖祖意也。

十四

通紀云。胡惟庸謀逆。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其謀。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踣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吾鞚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擊。倒指賊臣第。弗爲痛縮。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彼第內裹甲伏屏帷。開數重。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觀牌戶六人。（平門北中山王嘉之左。王氏舊丞相府志云。雲奇發惟庸逆謀。功甚大。而史逸之。又以府第醴泉溢爲里第石筍發。井湧起數尺。何牴牾若此。第上既登城樓。覘伏甲。掩捕之。得反狀矣。而又何假于塗飾之告變也。豈節以事發始首。故不免于死耶。然既謂之丞相府。則惟庸妻子皆居之。不應在西華門內。而堂室之爲府者三。又軒敞無可藏蔽。凡皇城直徼者一覽而當悉之。亦不待雲奇之告。上之登而後見也。卒士入西華門。門者豈不之覺察。將無丞相府私第始猶在故西華門外。後拓西華而廣之。并其第錄入故耶。錢氏辨證云。南京城西華門內有大門北轡。其高與諸宮殿等。後堂甍棟具在。曰舊丞相府。即前惟庸故第。前有碧井。即所謂醴泉出邀上臨幸者也。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據中人之言而立碑。王世貞據國史以駁之。其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當在禁中。而未有以駁其實也。致堯錄第二錄載盧仲謙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師令金火者引仲謙同儀使戶耿子忠等往見丞相。前去細柳坊胡府門首。又汝南侯火者壽童招云。胡丞相在細柳坊住。與我官人住近。皆與丞相往來。侯酒則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圖志。廣藝街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又致街市圖。廣藝街在內橋之北。與舊內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證也。世貞云。高皇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臺爲中書省。後爲吳王徙居舊內。面別立中書省。按實錄丙申七月。諸將奉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西行中書省。上築總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廣隘。上乃命劉基卜地定新宮于鍾山之陽。戊申正月。自舊內遷新宮。一統志云。舊內城在京城

607

中元爲南臺地本朝既取建康首窘于此比是城大內宮殿盡此稱爲舊內然則舊內卽元御史臺也世貞謂上爲吳王徙居舊內誤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尙書侍郎皆各有臺閤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不聞六部皆屬中書省爲省中僚屬也世貞疑五部五府卽故中書省大都省府之遺址而又云上下金陵卽有此省府及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始卜大內居都城左偏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于宮之兩傍夫上爲吳王居舊內則省府皆當近舊內及旣卽大位改築新宮則省府皆當近大內此不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宮殿圖宗人府五部在承天門外御街之東五府太常寺在承天門外御街之西志載于洪武二十八年上詔禮曹繪圖錢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則皆之省府其不與大內相遠亦明矣第未知卽此地否耶余按丞相府卽中書省後爲三公府今西華門內門北牆而堂南牆者是已左右丞相參政以下公署皆在焉特稱丞相者統于所尊也非以胡惟庸故名也王氏旣疑惟庸私第不在禁中而又謂非中書省何耶初太祖爲中書平章卽元商臺地開行省後封吳公進位吳王皆居之旣爲吳王別立中書省今其地不可考要之在舊內之榜者近是丙午丁未兩築新宮則中書省自在大內之左非五部地也誠知丞相府之爲中書省而習井體泉之妄不攻自破矣雲奇事起于中官高隆等相傳爲盛王時事而何孟春從而附和之以爲玉未嘗爲丞相故又移之胡惟庸整室說鬼有識者所不道然致之史惟平章鄧紫菅伏兵三山門內欲爲變上從他道還不得發與碑所稱相類三山門在都城西南與舊內相近上登城眺察固不難悉睹也豈雲奇本守三山門說而爲西華耶誠雲奇以衝蹕死而宋國興之告變踵至耶事有無不可知史之闕文其爲是歟

十五

實錄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羣臣奏胡惟庸等罪狀請誅之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上曰朕初起兵時善長來謁軍門曰有天有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遂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憐爲亂兵所掠持一升麥歸于草閒朕見之呼曰來遂從朕長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時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通紀諸書竝同庚午詔書則云嗚呼善長當羣雄鼎沸之時挈家草莽奔走隨命之不暇雖欲往而無方及朕所在善長挈家詣軍門俯伏于前其詞曰有天有日矣朕與語見其聰敏時善長年四十朕年二十七語言相契朕復慮其反與之誓詞本人能謹固自守相從至於成帝業吉安侯、自十七歲被亂兵所掠衣食不給資于草莽父母兄弟俱無手持朝一幅裹窖藏臭麥僅一升朕曰來從行乎曰從自從至今三十九年前二十一年無事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三年反已十八年非家奴所覺朕略無所知蓋以罪狀二人明其負恩忘舊而已皆錄」及諸書證以爲上對羣臣曲赦之詞且追書于十三年正月何也發氏辨證云竊疑善長以元勳國戚結黨謀叛罪不容于死業已更訊得實羣臣勸奏請誅其義甚正而上以勳舊曲赦之十年之內寵寄不衰有是理乎縱上厚待之善長獨不愧於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涼、皆驍勇武夫置之勿問猶可也事露之後上猶無纖芥之嫌而出鎮專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謀逆以初起時股肱見貸當時公

侯誰非舊部故人亦欲爲仲亨所爲其孰能禁之乎涂節等之上變已經更訊後十年再命廷讞始致辟焉將初辭猶未盡而後獄乃致詳乎抑前之更訊者撫左驗而後之具伏者乃定案乎綏之十年發之一日勳奏者據罪于先而舉首者接踵于後天下後世不能不致疑于斯獄也可知已矣今以昭示姦黨錄考之庚午五月之詔與善長等之招詞臚列備載乃知惟庸之謀逆發于十三年而善長與吉安平涼諸公侯之反狀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後發覺也國史所記其失實于是乎不可掩矣上手詔云三十九年已被瞞過三十八年善長招云十三年姦黨事發僥倖不甘發露十八年弟李四被毛驤誘說出胡黨免死發崇明安置不甘推問善長情節則善長之反狀二十三年以前未嘗發覺曉然無可疑者惟其如是故十年之中韓公之恩禮彌隆列侯之任使如故一朝發覺而速問相錯誅夷殆盡此事理之可信不誣者也不知永樂初史局諸臣何不細究爰書而誤于紀載若此知其大指不過欲以保全勳舊擡媿高皇帝之深仁厚德而不顧當時之事實抑沒顛倒反貽千古不決之疑豈不謬哉余惟胡黨之獄成於十年之後蔓引既衆羅織更密史臣不能不虛後人之指摘也故略舉善長及仲亨等罪狀繫于惟庸謀反之下以爲異日事敗張本而又設爲優容不問之說以甚諸臣之罪然豈聖祖意哉十八年李四安置崇明事實錄不載庚午手詔云胡陳敗後一向無知小吏之心先因其弟逋胡謀逆罪當族誅善長亦當凌遲朕於當時念其相從之久不忍合族之誅亦不忍辱其身本人賂不以爲重罪舉眷屬待罪以謝朕亦不治之以法洪武二十三年善長于京民合遷之內言辭款軟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朕謂曰前日兄弟姊壻皆同謀反朕宥爾罪不謝今既姦深理提伊親弟姪審問爾之胸懷什無知謀逆否蓋善長之禍萌于十八年其弟事覺當族上不忍誅而善長不悶門待罪何以釋明主之猶乎一旦發怒于丁斌之請衆口一辭指爲戎首死已晚矣發氏謂二十三年以前未甘發覺似亦少蹙

十六

實錄洪武十三年九月庚寅、永嘉侯朱亮祖卒亮祖鎮廣東所爲多不法番禺知縣道同上言亮祖數十事皆實上以亮祖功臣不下吏但罷職令居江浦縣之安德鄉未幾以病卒御製壙志則云十二年胡惟庸不法使鎮嶺南作爲揅專貪取尤重歸貴不服已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已貴之地侯禮葬焉則亮祖之死於杖下明矣發氏辨證云亮祖父子之死高皇帝未嘗諱也〔實錄〕云上親製壙志仍以侯禮賜葬後有讀御製文集者則可考而知之矣亦所謂諱血不沒其實者歟亮祖在鎮不法上雖怒之亦但知其爲胡惟庸所使揅專貪取而已二十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黨事提問則知亮祖之坐胡黨亦發于二十三年也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罷職居江浦又坐胡黨十三年卒影響附會似是而實非不可以不正太祖于朱文正云鞭後而故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蓋皆斃于杖下也太祖不諱而國史概從諱詞何哉按亮祖罷職在胡惟庸伏誅之後此時黨論尚寬故雖身死鞭撻而哀恤之

與不廢焉。庚午詔書云。甚祖本粗鹵之徒。爲胡所惑。令與之反耳。其繇不知。則亮祖生前逆謀未曾發覺之明證也。甚祖有二子。次子昱以二十三年提問。則所謂父子俱亡者。非逆而誰。實錄謂遞先亮祖卒。要亦非考終也。

十七

實錄。洪武十四年八月癸丑朔。上諭在廷文武諸臣曰。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築舘梗化。道便詔諭。輒爲所害。負罪隱匿。在所必討。十五年。詔諭島撒等處曰。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二月。詔雲南諸夷曰。惟爾西南諸夷。密邇聲教。恃險弗庭。納逋逃匿有罪。肆侮中華。（據檢校抄黃載此詔有重受四川之任一語。是以特與問罪之師。）繇前之論觀之。則重在容詔使。繇後二詔觀之。則重在誘逋逃。厥罪惟均。而其執言則異也。夫王禕、吳雲之死。事在數年之前。聖度無所不容。而一旦赫然震怒。風馳電掃。此必非追既往之咎。與無名之師者矣。致張紱雲南機務抄黃載十五年二月詔書有云。雲南普定。被大軍征伐者。爲隱藏向倉官謊小斷及招誘逃軍。所以受問罪之師。則雲南用兵。實因姻誘叛卒而起。不獨以其賊殺詔使也。又載是年十一月聖旨云。當初我這裏用兵。可爲普定安貴招咱每的軍。緣了有罪的人去躲安貴。安貴已擊了。取雲南的緣故。爲雲南梁王使人來俺跟前扌細。通了流官及火者。每爲這般征雲南。雲南既定。梁王自死。家小都來。俺行了。那各處土兵不曉事。叛其麼。二十一年四月聖旨又云。梁王不知天時人事。恣爲不道。窄納逋逃。數爲邊寇。虐害生民。原聖祖所以再三宣諭者。蓋以雲南普定諸夷。雖連兵拒命。而苟不納逋逃爲邊患。則猶可緩且夕之誅耳。而國史概削其事。使顯謨不傳。余甚病焉。戚曰。韓雲之死。當滇南初附時。中朝知而未審。故詔書不及云。

十八

實錄。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濟甯侯顯時子敬襲。僭不載敬所終。錢氏辨證云。按昭示姦黨錄。老濟甯侯妻吳李賽兒招云。姊夫顧大舍顧敬時常到丞相家商議。十九年五月、小濟甯侯以給親具奏。今因事發提問。則二十三年敬以胡黨連坐明矣。推國史不書卒之例。則敬之伏法可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先是坐胡上不聽。已而師果無功。又誅宦者太監。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非汝所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簡客及醫。已橫屍館下矣。保保益懼。遂疾篤。令醫視疾。不愈而卒。遂殺侍醫。族誅城內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幷殺內監將千人。又幷殺後宮妃嬪近千人。（保保文忠小字。此與王氏所見野史頗相類。然致太祖時無征高麗事。宦官即稍任用。亦何至太盛。如文忠所誅。且因其卒而殺內監。幷殺後宮妃嬪。又何爲者。其說謬悠難信。但謂族誅侍醫。則諸書不誤。同辭。淮安之貶。上蓋懲劉誠意事也。庚午詔書云。華中已死。不知其反之繇。豈華中竟以此死乎。貶所耶。景隆語有智非智。機非機。誰非泛愛。數者俱無。爲人所窺之語。蓋中之進藥。必有主使者。而非上意也。又致國史、文忠守嚴州。郎中楊憲言其不法。上召文忠至。移守揚州。高皇后誅。上悟。仍令守嚴州。卒咸克杭之功。劉辰國初事蹟則云。文忠守嚴州。取效韓留宿。太祖怒而誅之。召文忠問罪。以中宮言得解。回鎮。儒士趙伯宗、來汝章、說文忠密通使于杭州張四平章通好。既得報。與郎中侯原善、椽吏聞遊道、謀約降。會上以手札召之。文忠猝至京。上大喜。撫之甚切。賜良馬金幣。文忠歸而尤原善等曰。我疑負主上。即事泄。何以見之。乃謀發倉醪文忠飲而縛投于水。劉辰言受文忠之辟。掌簿書。則通便杭州事。乃其所自辟也。詔書之書法簡嚴。眞不減于春秋矣。誰按太祖祭顯時文。有朝野無議之褒。則寘事未發可知。庚午詔書亦云。顯時已死。不知其反之繇。發說是也。逆臣錄載普定侯陳桓招。具言胡丞相、李太師、懷遠會信任。特以高后調護之力。高后既喪。婦寺並不使文忠者。因其招納士人。遂乘間媒孽之耶。然文忠卒而嗣封不替。則其得罪。必非以嚴州之事明矣。

二十

實錄。洪武十七年四月壬午、論雲南功。進封穎川侯傅友德爲穎國公。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

王弼等先爲有功身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食祿二千五百石仍各賜鐵券錢氏辨證云洪武十二年封仇成等十二侯惟成以褆勳餘皆以征西有功也食祿皆二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至十七年四月論征雲南功進封實錄但舉永昌安隆定遠三侯而不及其他然其他多世襲如安陸侯之子傑宣德十年猶乞襲封爵蓋十二侯皆于十七年德侯之子鎮則皆以十九年四月襲封爵鳳翔侯之孫綱宣德十年猶乞襲封爵蓋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而實錄記之從省文耳安陸宣德皆先卒其功自當與十二侯竝論致襲封底滯自明余按十二年冬封十二侯自永昌等三侯而外則永平鳳翔安陸宣德懷遠靖甯景川會甯雄武也錢氏謂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是以十二侯皆從征雲南有功也綜其實乃有不盡然者致之史十四年十二月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宣德侯金朝興舉兵分道進取臨安諸路十五年六月遣使諭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黔棚安陸總兵平涼副之十六年五月命六安侯王志安陸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皆兵往雲南品甸繕城池立屯堡置鄧傅安輯其民人此則景川宣德安陸鳳翔諸侯皆功著南征爵及子孫無可疑者其他若懷遠侯往山西理軍務在十五年十二月永平侯謝成發粟賑濟朝二州饑民在十六年三月而雄武侯周武與永平侯從大將軍巡撫北邊訓練士卒召還亦在十六年十月雲南班師之前是三侯者皆宣力北方與征南之功邈不相及又何從得邀延世之賞乎鄭氏異姓諸侯傳子王弼命朝興仇成皆云以雲南功與世券加祿五百石而張龍則云十二年封鳳翔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致十二年封與皆食祿二千石世襲指揮使龍安得獨異哉通紀載十七年事流爲世者自實錄所紀三侯而外惟景川、宣德、安陸、鳳翔、沐英、藍玉、傅友德、曹興、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鐵券加祿以諸書覈之則十七年進流爲世者自實錄所紀三侯而外惟景川、

二十一

實錄洪武十八年五月前軍都督府僉事於顯女爲潭王梓妃二十三年四月潭王妃於氏家坐事王不自安上遣使慰諭且召之王不喻旨卽與妃自焚死無子國除王氏二史攷云（近峯聞略）引王文恪公言高帝克陳友諒納其妻閻氏宋疑生子友諒遣腹也封潭王國于長沙將之國閻氏語之曰他日當爲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于宮中潭王來覲入止宮不以禮自檢歸國發兵反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副之潭王堅閉城門舉火闔宮蓋焚攜其子投隍壓而死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爲辭盡戮宮人皇后股戰珥待罪僅免餘悉誅除焉按潭王之母達定妃與齊王同胞非閻氏也王生于洪武二年距陳友諒之亡將十載而云遺腹孝慈之崩在十五年距潭王自焚且七載而云后股慄珥待罪僅免王之焚以妃家坐罪不自安遣使召入朝疑懼與妃自焚而云發兵反王文恪久典國史而孟浪乃爾又何怪于皇甫陳氏之傳訛也余攷會本記事錄亦有納友諒次姬爲妃之說而無閻氏生子事王氏取之甚正然猶未悉妃家坐事之實也今讀庚午詔書乃知潭王之死亦爲胡黨所累耳詔書所列都督五人毛驤於顯陳方亮耿忠於琥琥顯男先在寧夏任指揮時聽胡陳分付將因軍封積遞送出京往草地裏通知消息後大軍克破胡營獲積究問二人反情錄是發覺於顯卽王妃之父於琥卽王妃兄弟也姦黨錄

國史考異卷第三

高皇帝下

一

實錄洪武二十三年五月監察御史劾婁太師韓國公李善長罪狀刑官請逮問詔勿問庚子監察御史復請按問善長罪狀并其從子佑仲上不得已下佑仲獄會善長家奴盧仲誠等亦發善長與惟庸往來狀而吉安侯陸亨家奴封帖木等亦告亨及延安平涼甯雄侯等皆與惟庸善長結爲黨比陰謀約日爲變事皆未發上曰太師宿果有是耶命廷臣訊之具得其實羣臣奏善長等皆具伏乙卯太師李善長自縊善長事敗上詔撤證之復召詣奉天門與語屏侍者獨留之流涕謂至右順門上謂羣臣曰吾欲宥李佑等死以媳太師太師年老且暮無以爲懷羣臣復奏善長反狀甚明敢以死奉法上曰法如是爲之奈何善長大抵曰臣誠負罪無面目見百官矣乃撫遣歸第賜佑及陸亨等死善長遂自經上命以禮葬之厚卹其家子祺爲駙馬都尉後卒于江浦孫茂今爲指揮僉事錢氏辨證曰按太祖手詔云救錦衣詔獄所提到親弟姪合九衙門共審發覺知情緣繇則連問者善長之弟存義存義之長男伸與李存賢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備錄亂臣情辭則首列善長招而次及存

義與其子伸善長倘終不下獄卽訊則法司何所援據而有一名李善長之招乎又經陽侯家人小馬招云今年閏四月內聞知李太師孥下獄蓋指二十三年之閏四月也此非善長下獄之明證乎俞本記事錄云國老太師李善長爲逆竊事伏誅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餘口悉斬之然則善長之不下獄與歸家自經蓋亦史臣有隱之辭非事實也又云上不得已下佑仲于獄佑卽惟庸之壻也李存義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發欽蒙免死安置則佑之不免死明矣刑部但列存義仲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年必無佑尙在之理此必國史之誤也實錄所載獄詞大抵援據各招約略相合第據詔書及善長等招善長雖與惟庸結姻初未知惟庸反謀十年十月惟庸使楊文裕說善長許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長方心動至十二年八月李存義來言猶再三堅拒而仲謙之招以爲善長潛往從惟庸乃在九年之秋果爾則惟庸之反狀善長已明知之且使其家人儀仗戶雜然往助惟庸又何以惟恐善長之不就已而使其故人子姪宛轉遊說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內太師言云胡丞相家商議太師云若謀反必要幾個大公侯同謀如此則衆公侯之從惟庸皆善長主謀使之也乃其身顧重自猶豫不肯決然罔事耶仲謙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師使伴當耿子忠請吉安潍安臨江營陽平涼永嘉六侯喫茶太師云我請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謀反事務善長文吏姦深何至矢口狂誣如病易喪心者所爲豈仲謙諸招與夫雜出于家奴婦女之口者亦有不足盡信者耶或謂善長巧僞舞文掩匿其通謀之狀而以狐疑觀望曲自抵諱冀上憐而貰之然以太祖之聖明豈不能洞見其隱而但據其抵諱之辭以播告天下哉

既善長之罪狀者當以庚午詔書及善長存義四招爲正如國史猶拾仲謙諸招以傳爰書則情事舛駁疑信錯互千載而下回翔繙閱必有反抉摘其罅漏爲善長論冤者矣案封績招詞甚詳絕不及善長私書則善長事發非爲有人首沙漠之故可知也通胡手跡此善長自招云今年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給付姐及將親人丁斌安奏致蒙送問供出李四緣繇蒙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長前項緣繇則善長之事繇丁斌發覺明矣詔書云於京民合遷之內朝給長姊楊阿李若給次姊王阿李明月又給親人丁斌實錄云善長受姦民贓奏請數給其親九朝野記則云京民爲逆慫其半遷其半于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遷數人案善長二姐家及丁斌皆惟庸黨合遷化外者善長奏請免之致將丁斌提問若云以合遷京民奏給其姊及丁斌恐無此理當以野記爲是因詔書出自聖製文義奧古故實錄誤解耳標章案實錄書李善長罪狀凡三疑其說前後各不相蒙其一爲封績事則言宮風閫之彈文也或失之譌其一爲盧仲謙等所告則家人上變之口供也或失之雜而坡後則有請給姦民等事蓋善長所自輸于上前者也其情狀亦同錢氏辨證云庚午詔書載于九朝野記者首尾闕落僅存其半鄭曉異姓諸侯傳多援據此詔第未見全文概有舛錯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商清逆黨此大繆也功臣次第卽定于商清逆黨之後明矣其事在封績不奏所云私書不過五月初二日以商清逆黨命刑部尙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上曰詔幾四千言梅純備忘錄

失考甚矣開國功臣錄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勳臣五十七人李善長猶居首不知此詔在二十三年之五月正善長等叅夷之日其榜列勳臣所謂刑人于市與衆棄之者也豈以是優異善長等耶昭宗盩厔第三錄載營陽侯楊璟火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內舍人楊遠讀錄榜文想伊父五次貢陳我兄弟又有大罪本年六月欽差宦來察理旨意觀此則前滑逺黨之詔其榜列在二十二年五月明矣盩厔諸錄則次第刊布未必在一時也又延安吉安平涼南雄四侯皆吉安家奴封帖木所告與胡惟庸等同謀者也實錄于五月乙卯但記賜善長從子佑及陸亭等死而不祥其事延安等三侯既不爲立傳亦不載其所終開國功臣錄于四侯皆云二十六年卒追論盩厔國除仲亨之賜死國史既大書其事無可疑者然延安三侯皆與惟庸等約日爲變厥罪惟均既賜亨死則勝宗、聚、庸、安得同罪而異刑耶實錄云亨等皆具伏又云賜亨等死曰亨等不知以書法推之蓋包括勝宗、聚、庸而爲之辭其必以同時賜死無疑也昭宗盩厔第二錄載延安侯招云今蒙提問胡黨情節從實開招于後又載平涼侯全招則勝宗、聚與亨等俱下獄即訊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黃平公幹差成往蘇州問四月內成到黃平回話回還彼時胡黨事正發恐本官家被人招出藏匿江南縣舊識人呂二家本人同高里長赴官首告逕問案實錄二十三年正月勝宗討平貴州平越苗蜑即命同鳳翔侯往黃平等處屯田練兵與汪成招相合汪成自黃平還即恐胡黨事發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則勝宗之逮問亦必以是年閏四月也實錄自二十三年五月後延安四侯皆不復見其以五月被誅可知二十三年六月載從勝宗之請給誥命至是詔給與之則是年六月勝宗不在黃平又可推矣黃金于功臣之誅皆從譚訓概云二十六年竟殊爲失實世貞曾見國史而于延安諸侯悉因黃金覆文不可曉也余謂功臣次第吾舉揩以爲定于十七年也建野記之譌也通紀以爲列于二十三年正月也題功臣錄之譌也皆不見庚午詔書全文故也詔書列前後所犯公侯都督二十七人而于南雄侯趙庸則言本人之兄先爲陷城賜死朝廷于本人亦實天朝重褒賜至尊含笑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爲拂衣入山去吁食未敢忘君恩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興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泣淚沾臆蓋建文中爲當以墓碑爲請旋即告歸所云幽州興兵則指斥靖難之辭也鷹之卒于永樂時何疑焉

四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東川侯胡海卒海歸老于家至是坐蠻背而卒子斌從征雲南戰沒贈都督同知次觀尚南康公主二十六年七月乙丑復賜故東川侯胡海田初海嘗有罪收其祿田至是其子觀尚公主詔復給之錢氏辨證云海之卒也史爲立傳記上嘉朝致祭劉三吾又爲撰墓志其獲考死無疑矣然贈謚恩恤載未有明焉實錄云海嘗有罪收其公田藍玉對胡玉云你家也是爲事的則知海蓋死胡玉下其實亦伏罪而沒也是時藍黨未發其亦以胡黨牽連者與黃金錄云當時黨論一興元功宿將懍懍焉朝不謀夕海獨擺脫衆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牖下其亦以託肺腑之故幸而免哉東川三子長斌以從征死次玉坐藍黨次觀尚主卒其子忠授孝陵指揮觀之子得不坐藍黨者或以南康之故而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書他亦無可考也余謂海之得罪史無明文致逆臣錄載東川侯次男胡玉招云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欽蒙宣玉赴京就到涼國公宅內探問本官說我在四川對你說的話近日上位果然疑我必是不肯留的意思如今多有頭目隨順了也只在這早晚要下手你回去有的人都準備下接應又都督弗鼎招亦云本年二月內鼎去涼國公家內本官說東川侯家裏也有好些人你就

書所紀年月互異實錄載二十三年十月辛巳賜誠意伯劉基孫廌及其次子仲璟、金繒文綺襲衣鞍馬紙幣仍令廌還鄉省墓乙酉賜開門使依來制秩正六品以仲璟爲之而貼黃謂廌以二十三年十月襲爵考劉仲璟遇恩錄則云洪武二十三年爲冒名提取實軍事十二月二十二日見奏聞欽奉聖旨這是劉伯溫的兒子你那裏是軍能再見欽奉聖旨你記得父親的話麼你稍得來麼回奏稍得來聖旨便取得來取誥進欽奉聖旨如今把爾襲了老子爵與他五百擔俸回奏臣出力氣事盡死向前報本欲在襲封伯爵的事將有兒子在欽奉聖旨他終是秀才人家後兒知理熟大功爵讓與哥的兒子好阿當宣劉廌進見襲爵二十三日具服謝恩欽蒙各賜金繒衣服一套全裝鞍馬一匹擡賜南門內房屋一處二十五日欽奉聖旨我考宋制除爾做閘門使夜來翰林院考了這衙門正似如今儀禮司一般不著你管儀禮司事只要跟著覲但是我在處爾使在著傳旨意發放事阿我如今著你叔姪兩個都回家去走一遭把你老子祭一祭祖公都祭一祭便來二十六日謝恩二十七日吏部官引奏授正六品欽奉聖旨與實授三十日辭回鄉祭祖二十四年二月回京據此則廌襲封後乃有違服鞍馬之賜而仲璟以讓爵之義故特設閘門使以寵之追次年二月祭祖回京方授世襲誥文實錄誤以賜誥之月爲襲封之月耳但貼黃在二十三年十月而遇恩錄以爲十二月則傳寫之訛也實錄不諳爲卒貼黃以爲卒于二十四年九月而鄭氏則在其後一年皆不足據考方孝孺集有送劉士端歸括蒼詩云青田宰木三十年高皇憐叔亦實天國初故老尚誰在襲人事業國淩煙忽見開孫三歎息秀目疎髯遺像逈擬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賜至尊含笑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爲拂衣入山去吁食未敢忘君恩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興兵惱邦國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泣淚沾臆蓋建文中爲當以墓碑爲請旋即告歸所云幽州興兵則指斥靖難之辭也鷹之卒于永樂時何疑焉

三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故誠意伯劉基孫廌襲爵增祿二百五十石其食祿五百石子孫世襲鄧氏異姓諸侯傳云廌二十四年嗣伯加祿五百石明年卒列朝詩集云廌字士端洪武二十三年十月封襲封伯爵明年以其叔閭門使事有連上赦之貶秩歸里築室于里第西雞山之下命曰盤谷洪武丁丑謫戍甘肅越三月太祖上賓赦還建文及太宗皆欲用之以奉親守墓力辭永樂某年卒于家公候伯襲封辰溪縣誌兵部貼黃廌以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襲爵次年九月卒考廌所著盤谷集及括蒼陳谷閒閒先生傳乃知謫戍官謫戍本末且永樂中尚無恙貼黃載廌以襲封次年卒諸家因之皆誤也余案廌襲爵及卒諸

去和胡二說這意思不怕他不從以監王之言觀之則知海自歸老之後諸子縱縱蓄蚤亡命海不能禁既收祿田恐權重謀逐以愛死耳未必果以胡黨牽連也海之卒祭葬如制而期盡不及者則以子王坐黨爲之累也不然使其父子名祿南黨得追門誅已爲厚幸又肯子身沒之後復其祿田哉觀倘公主在二十一年四月而實錄于二十六年七月皆復賜故東川侯田以爲子觀倘公主之故則海之有罪收祿田必在二十一年以前胡黨未發之時也海長子斌戰沒無嗣王以次嫡伏法永樂中觀之子忠欲援長公主恩爲繼嗣之地故諱言王事而實錄因之豈稗信史

五

實錄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召秦王樉還京師乙丑、命皇太子巡撫陝西上諭曰天下山川惟秦中號爲險固朕命汝弟分封其地已十數年汝可一往游以省觀風俗勞秦民于是擇文武之臣扈從皆給金及鈔十一月庚戌、皇太子還自陝西二十五年四月丙子、皇太子薨七月、秦王樉還國郊迎今言云國道里數仍命經過府縣以宿頓開九月癸巳、皇太子至西安百官及耆民郊迎皇太子慰勞之賜秦民白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之意方希古證文太子輓詩曰相宅圖方獻遷京疾遽侵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止也故宥而不問後諸老將多沒乃擢爲大將總兵征伐所向克捷甚稱上意然玉素不學情復狠愎見上待之厚又自恃功伐專恣暴橫嘗見上命坐或侍宴飲玉勸止數杯無人臣禮及總兵在外擅陞降將校踪跡反狀誅初玉以開平王常遇春妻弟屢從征伐有功胡陳之反玉嘗與其謀上以開平之功及親親之

二月十五日上位出正陽門外勸農時，是一個好機會，我計算你一箇裏有五千在土人馬，我和景川侯兩家收拾伴當家人有二三百貼身好漢，早晚又有幾個頭目來將帶些作當，都是能斷殺的人也有二三百，都通這些人馬，做勾用了，你乘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這一日下手，此藍玉逆節之最著者，而史略之何也。

八

實錄：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鄆國公柳升、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皆為藍玉部將者，玉乃密遣親信召之，是夜會私第，謀收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為變，約三百，都通這些人馬，做勾用了，你乘官人好生在意，休要走透了消息，定在這一日下手，此藍玉逆節之最著者，而史略之何也。

實錄：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鄆國公柳升、東莞伯何榮、都督黃輅、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及諸武臣皆為藍玉部將者，玉乃密遣親信召之，是夜會私第，謀收集士卒及諸家奴，伏甲為變，約東已定，為錦衣衛指揮蔣獻所告，命搴臣訊狀具實，皆伏誅，按御製逆臣錄序言藍玉同曹震、朱壽、視哲、汪信等合謀，陰誘無知，指揮莊成、孫讓等，設計伏兵，謀為不軌，錄中無曹震招，而有震男炳招，列於藍關兒等之次，則震之預逆最力，且與玉同時誅死可知也，而實錄顧以張翼為稱首，與爰書名次不合，致景川侯冏涼國公喪酒，景川侯說，我如今燒窯去，你每商量得停當，著我那裏燒窯也有些軍，也有些軍器，涼國公回言，我也說與府軍前衛指揮千百戶了，著他收拾下軍馬，你如今去燒窯，你也收拾你的軍，等到二月再來板房商量上緊下手，他如涼國火者察罕不花諸招，皆首舉景川，然則涼國之有景川，其猶韓國之有吉安歟，鄆國侯張翼招云，三月初八日，有旨宣翼到京，為見增王信兄王禮，亦為窯事敗露，提送錦衣衛收問，翼懼本官招出情繇不便，又對增王信說，你可自去出首，也免得我一家老小性命，王信依聽前來出首，不期就行拏問，觀此，則張翼情罪自當與曹震殊科，而其伏法亦在三月以後，實錄同繫于二月乙酉之下，誤也，鄭氏異姓諸侯傳云，藍玉謀反，上集羣臣廷議，玉强辨，展轉牽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卽吾黨，遂并殺徽及詩人王行，孫貴考詹徽招則云，二月初二日，男詹紱傳涼國公言，本朝文官那一個有始終，便是老太師，我親家靖寧侯也罷了，如今上位病得重了，殿下年紀小，天下軍馬，都是他掌著，教說與父親討分曉，徽回說知道了，朝退至長安西門，遇見何尚寶，是徽對說，前日涼國公謀的事，上位知覺了，早是我當住兩日，未曾拏下，你便去對哥哥說，教他上緊下手，莫帶累我，就報與涼國公知道，（何尚寶名宏卽東莞伯何榮之弟，二月二十一日，命晉前衛指揮姚旺到部，徽將對本官說，近日見上位好生疑我，必是連我也拏下，當時文臣惟徽父子為玉謀主，表裏窺伺，玉誅踰旬而徽始敗，且玉未嘗廷鞫也，鄭氏所紀，幾於臆決，又按實錄，是年七月丁巳，調府軍前衛將士之有罪者，隸甘州左護衛，既而以貧罪者不可為親王扈從，遂徙于宿及涼衛，別調兵為護衛，以逆臣錄徵之，則府軍前衛將士皆玉故部曲約束為叛者也，若夫錄中所載僭竊內豎，豪民賤隸，累累至數千人，其間豈無詿誤，維縶不能自解者，翰林所輯，要亦未足盡信也。

九

實錄：洪武二十五年九月，高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禑主國事，怙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伐犯遼東，其時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而回軍，禑自知負罪，惶懼，遜位於其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國院君王瑤權國事，及今四年，亦復怙惡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勳舊，其子昌復復疑，驗無知，縱于酒色，與禑寔玄禑寶等，潛謀復禑位，守門下侍中鄭夢周，密以前者欲攻遼東，為李成桂所阻，致令朝廷案取馬匹，以此潛于王瑤，謀害成桂及諸俊、鄭道傳、南誾等，國中臣民，多被殺僇，羣臣國人，以社稷生靈為慮，謂瑤不足以治長，今年七月十一日，以恭愍王妃安氏之命，遜瑤于私第，擇于宗親，無可以當興望者，惟門下侍中李成桂，中外人心，夙皆歸附，於是臣等與國人耆老，共推成桂主國事，伏望聖裁，俯從輿意，以安小國之民，禮部侍郎張智奏其事，上曰，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裔，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兵部禮部移文諭之，從其自為聲教，而祖訓則云，朝鮮國卽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王，姑待之，重修會典云，永樂元年，其國王具奏世系不係李仁人之後，以辨明祖訓所載弒逆事，詔許改正，正德嘉靖中，屢以為請，萬歷三年，使臣復申前請，詔付史館編輯，今錄於後，李成桂系出本國全州，遠祖翰仕新羅為司空，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祉生行里，行里生椿，椿生子春，是為成桂之父，李仁人者，京山府吏長庚裔也，始王氏恭愍王顓無子，養禑臣辛旽子禑為子，恭愍王為嬖臣洪倫等所弒，李仁人常國，誅倫等，立禑，禑嗣位十六年，遣將入犯遼東，成桂為副將，在遣中，至鴨綠江，與諸將合謀回兵，禑懼，傳位於其子昌，時恭愍妃安氏以國人黜昌，立王氏孫定昌君瑤，誅禑、昌，遂仁人已而瑤妄殺僇國人不附其推戴之心，欲乘堅馬病篤圖之，令臺諫劾道傳浚問及素所歸心者五六人，將殺之，以及太祖太宗與李濟等議於壓下，士乃謀去夢周，卞仲良復謀於夢周，夢周詣太祖邸，欲觀變，及還，太宗遣趙英珪等要於路，擊殺之，籍其家，後太宗嗣位，以夢周專心所事，不忒其操，贈益文忠，所謂太祖太宗者，其國人尊稱成桂父子之辭也，成桂奪國之謀，已非朝夕，特憚鄭夢周等骨鯁臣，不敢動耳，一旦狙擊夢周，遂肆焉內嫉，面外為恭順，以欺朝廷，反畏遼東之役，為夢周罪，會與雖采其說，而不及夢周，欲攻遼東事，亦以非公論也，列朝詩集云，王顓既弒，夢周以諫阻北使被放，再朝京師，深荷優遇，寧有主謀犯遼之事，攻遼之役，成桂實在行，於夢周何與，夢周之欲弒成桂，為其謀狙也，非為其阻攻遼也，夢周不死，成桂篡必不成，既殺夢周以窫國，又構口攻遼，委罪夢周，以自解免，史官信其欺，殺而書之，不亦冤乎，太祖以高麗僻處東裔，非中國所治，聽其自理，成桂固是以殺夢周，放李穡，徵禑，假遼於天朝，用以脅服東人，潛移社稷，祖訓云云，則成桂之弒夢周之冤，聖祖蓋已灼見本末，史官拘牽備previous，漫不舉正，亦豈望聖祖之本意乎，東國之史出朝鮮臣子之手，而夢周不附成桂事，誌而書之，不沒其實，正德中，麗人修三綱行實，忠臣以夢周為

首。國有人焉。豈非箕子之遺教歟。余謂若夢周者。不愧王氏之韓通矣。是時非夢周殺成桂。則成桂必殺夢周不兩立之勢也。然李芳遠既除之而復予諡。豈亦心服其忠耶。厥後有吏曹參判兩袁弔夢周詩云。從容就死局川子。啓我朝鮮節義與。其嘆慕如此。

十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丁丑。命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開國公常昇、定遠侯王弼、全甯侯孫恪等。馳驛還京。常昇、孫恪、後皆不見於史。錢氏辨證云。公侯伯襲封庭鐔、載常茂有弟昇。昇生繼祖。發發南臨安衛安置。而不記昇之所終。鄭曉名臣記。靖難兵至浦子口。昇與魏國公分道力戰。已而昇見上得釋。諸家記革除事。皆爲昇立傳。參列於魏、曹二國之間。今以逆臣錄致之。則昇爲藍玉之甥。初與通謀。玉既伏誅。又於三山聚兵謀逆。反狀已具。爰書臚列。而得免於聖祖之刑。僥有是理乎。然則昇以二十六年伏法。無可疑者。襲封簿不記其所終。蓋諱之也。昇既伏法。又安置其子於臨安者。茂既無嗣。不忍復殊昇之子。此議功議親之法也。若如鄭曉所記。則昇於拒戰得釋之後。或祖遂釋而貰之乎。抑亦既釋而終不免乎。若釋而貰其罪。則昇既得釋矣。不應又放其子於臨安也。若既釋而仍不免。則以怒昇之故。放其子於臨安也。不應兩年之內。旋召見而厚賜之也。故常昇之事。當以逆臣錄發封簿二書爲正。其他革除諸書所載一切刪去可也。王世貞撰開平世家云。昇抗靖難師得罪。安置臨安。以憂卒。此尤爲附會。不足置辨。余按實錄。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論指揮張剛云。開平王、永成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滅亡。以國史不書卒之例推之。則昇之伏法於洪武末明甚。致都督王誠招云。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欽差開國公前來三山等處提調窯場。誠因往薄山點坯。回相見本官說。我與與這件事謀不成。倒連累了許多好頭目。當初與是也曾與我同泉川侯兼人說這事來。後因他上四川。我往山西。不曾再得一處商議。如今他每都犯了。必然也有我的名字。多是親上頭。上位容隱著俚。你也曾去相望他商議來。久後好歹把我上諭以三年一貢。毋數遣使。二十三年再貢。命禮部止之。蓋猶未覺其欺也。後三年正月、阮宗堯來貢方物。始得弒主罪狀。故絕之。然二十八年五月、黎宗轍等至。則又納之。未聞安南之輸情服辜。而忽奪忽予。何耶。其後前王陳叔明卒來告哀。上曰。陳叔明逼逐其王陳日燇。使不得其死。因篡其位。廢盜相仍。未嘗來告。叔明悔姦挾詐。殘滅其王。自圖富貴。不義如此。庸可與乎。今叔明之死。若遣使弔慰。是撫亂臣而與賊子也。觀此。則季釐之弒逆。太祖猶未悉知。故直舉爲陳叔明罪。實錄成於永樂中。季釐就縛之後。然後大陽坊之事暴露無隱耳。黎澄南翁夢錄云。陳家舊例。有子既長。即使承正位。而父退居北宮。以王父皆稱而同聽政。其實但傳名器。以定後事。備倉卒爾。事皆取決於父。嗣王無異於世子也。益王叔明即王位。廢爲通子。即陳日燇。爲昏德公。以己子不才。難堪大事。非年。使弟崇宣嗣位。而同聽政。是爲睿王。先是占城乘國喪數來寇。睿王即位三年。乃親伐占城。敗績不返。王以睿王之子睨嗣位。久之。睨態奸忠行不道。武二十七年甲戌。葬於安生山。謚曰藝敎之史。陳叔明以洪武五年遂其王日煙自立。六年入貢謝罪。令

更是不知久後如何。他說早晚要動手謀反。教俺準備些好漢來助他。次日同法古股台到涼國公府內拜見。本官又說。已前有一起達達頭目。每受不過苦。也曾反叛來。因我每向前斷殺。以此上走不出去。你已前都是大官人的根腳。如今只得個指揮做。若從順了我時。久後還著你做大官人。潞陽侯察罕招云。正月初三日。因做生日。有一般達官乃兒不花等來遊手帖拜。乃兒不花說。如今在這裏上位好生疑俺。達達人都將四散調開去了。看起他的勢都也只是弄性命俚。未知俺日後怎麼的。如今只等領軍出征一番。兒反將出去。到得靜辦。察罕回說。這裏雖著俺做公候。不如俺那裏做個小官人。盡得快活。恁乘人既有如此心腸。休著外人知道。好歹著個長使。史臧是年四月壬午、潞陽侯察罕坐監玉燕伏誅。而不知察罕之爲玉用。緣乃兒不花導之也。逆臣錄不具。阿魯帖木兒招。致之史。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成祖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等皆降。閏四月、乃兒不花率部落二百餘人入朝。留京師。此雖暨歸命。本非慕義。樂放縱。憚漠法。故一聞盛王煽誘。遂不覺飛揚難制耳。但據諸招。則乃兒不花正月終尚在京師。而實錄謂二月乙巳命軍中察實。則又似從征北平以後事也。先是二十五年四月、命乃兒不花所部士馬從燕王征沙漠。爲鄉導。故招詞亦有四散調去之語。豈其時乃兒不花未嘗自行耶。若阿魯帖木兒則名隸燕山護衛。其在北平無疑。招詞不載。有以也。

十二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丙申。詔絕安南朝貢。時安南弒主燈立。故絕之。仍命廣西都指揮司布政司自今勿納其來使。二十七年五月甲寅。安南遣其臣阮均等奉表謝廣東貢方物。上論禮部曰。安南篡弒不許朝貢。已論廣西布政司毋納其使。今又從廣東來。有司不先請命。而擅納其使。亟遣人詰責之。仍卻其貢獻不受。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安南遣其臣大中大夫黎宗轍、朝儀大夫裴鑒、奉表貢象。賜宗轍、鑒冠帶。賜其從人鈔有差。按黎季犛弒陳煒。立陳叔明子日焜。在二十一年十二月。既而僭誅。仍假煒名來貢。而實獻不受。二十八年五月、

以前王留視事。尋以弟燁嗣位。十年燁攻占城。敗死。弟煒嗣。與實錄所記名號互異。若以悲宣爲燁。煒爲燁子也。證書留例。王父薨。政歸王無異世子。以季子自稱。太上之事推之。是誠然矣。然叔明既以其子不才。念弟燁擁戴之功。舉國而授之。自燁以及煒。朝聘征伐。無不出於其手。已非俱傅名器者比矣。乃因煒之不終。復以其子日炬爲嗣。此必非叔明意也。是時權移國相。屢立之事。李離實主之而外託叔明之名。以兄廢弟。以父立子。使天討不能加國人不能議。其計狡矣。證爲李離長子。宜其曲爲隱也。雖然。太祖之絕安南者。豈徒懲北狄逆哉。亦以其久假煒名。卑爲欺誣耳。然猶謂罪在叔明。隱忍不問。因其請貢之勤。接納如故。而於其卒也。不復遣弔。以示春秋誅亂賊之微。行李之李離遠遣臨望。不敢遑易。陳氏夫亦有以陰懾其心矣。祖訓深著高麗之算。而於安南無一語。蓋僻處荒服。從其自爲聲教。亦猶待李成桂之道也。

十三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癸亥。前軍都督僉事楊春還京師。春率長沙、衡州、寶慶、武岡、諸衛兵討宮養猛蠻。駐軍於江華縣。上以蠻方連歲用兵。民勞於供輸。故詔春還京師。諸軍各還衛屯種。致逆臣錄、則春亦坐監玉者。而國史踪之耳。其自招云。洪武二十一年、監玉征北。著人寄信與春。你在府辦事。早晚艱難。你又是胡寫。久後有人招出來。一家兒都是能了。你不如尋個緣故去奏。只說你年老管不得事。好歹教你在外領軍。就和你每會合做一件大事。又春在軍前征進時。本處軍民招安已定。該欽依取我回京。春不合設計。利同朱指揮商議。將本處蠻人勒要投降金銀馬匹。因此遍令蠻人叛逆。卻著人去奏。上位必然又著我每在這裏征守。以此不曾回京。二十六年、在永州起程回京。沿途聽探監玉謀事若成了。時領軍來接應。不期監玉敗露。春在途好生驚怕。又令永州衛任百戶星夜回去說。與朱指揮。如今監玉事發了。我到京去。好歹拿了。急忙著那蠻人叛了。星夜著人來奏。上位必然不拿我。必定又差我來征守。春回京不合奏說。如今蠻人又叛了。與同永定侯去征。若准了出外。去調些軍馬來大做一場。不期事發。覩此。則春以老將恃奸。擁兵玩寇。幸逸方有事。以自取重。其能逃聖主之明見乎。故一朝散軍歸屯。外示休息。士民而實奪其事權。春之伏誅猶後矣。實錄所書。殊爲未晰。

十四

實錄。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宣甯侯曹泰卒。曹卒、則與坐法者殊矣。然薨卒、則與坐法者殊矣。然薨卒、則與坐法者殊矣。然薨

雁語曰、據其首至、哭之友德提二子首入、太祖撫曰、何遽倒、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突自刎、陰案史除起二公之死與此小異、皆沮傳典、夫我明廉陛間、至肅也、安有與人椎蒲求金銀器鎰不得而敢向嚴主誣勝之說、眞奔東也、至友德云云、更爲無稽、夫以上公崇對、明刎於朝、朝不爲李善長自縊諱、獨爲友德自刎諱、且出匕首於袖中、將置止梁棄之帶劍、無忌之佩刀、雖死宜聲罪、而實錄何故代諱、況友德二子、忠、尚壽、奔公主、爲騎馬都尉、諏爲金吾鎮撫、夫歐陽騎馬之販茶干禁也、自作之孽、值賜死耳、忠何罪、獨嬰酷、乃傅會縱不憐忠身、亦忍傷主心耶、然則二公之暴卒、遂略無據乎、予幼時讀一書、偶忘其名、載宋紹二公死甚悉、宋公失記、惟記所載紹公云、高皇賜以新第入一門、即閉一門、紹公不得出、以俟卒、此與實錄先書賜紹國公傅友德第於鳳陽、而繼言友德卒爲近之、若紹公嬌派則以女爲竹山王妃、故隨居山西、弘治間、曾王曾爲其玄孫瑛請照六王例求襲一職、禮部駁其奏、彼浙閩滇之附會皆僞也、相章按實錄、有於卒之下立傳、而不載歸恤者、勝也、有不於卒之下而別立傳於封爵之下者、傅友德也、亦有封爵與卒之下并不立傳者、王弼也、鄭氏大政記、別起一例、於友德則曰暴卒、於勝則曰卒、而王弼之死則闕之、蓋友德之死情於勝、而弼之功又微於友德故也、實錄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甲戌以馮勝、傅友德、兼太子太師、李景隆、藍玉、兼太子太傅、藍玉男關兒招云、父對劉指揮說、我征北征西、受了多少辛苦、如今取我回來、只道封我做太師、卻著我做太傅、太師倒著別人做了、蓋指二公言也、然則藍玉之逆謀、二公必不與知明矣、然卒以不免者、豈如御製逆臣錄序所云、無義公侯、雖不爲首、謀危社稷、任他所爲、坐觀成敗者耶、二公之卒、既非同時、其得禍亦當有別、而俞本記事錄則竝書之、且云家屬悉令自縊、按史徐載勝子九人、太祖召入賜宴、九子皆暴卒、與黃金九子先卒之說相似、殊不足信、而公侯伯襲封底簿、載弘治六年九月、曾王奏稱、傅友德玄孫瑛啓稱先祖紹國公、亦係輔佐高皇帝平定天下、有大功勞之人、其子忠尚壽奔公主、女封曾定王妃、舉家依親隨往看守墳塋、乞比照鄭國公恩例、量加一級、以奉先祀、禮部參看得傅瑛雖係紹國公子孫、但詔書止及追封王爵功臣與封公侯伯者無與、難以施行、觀此、則紹公實有後於曾、與定遠子孫就養楚國同例、而俞本所記、亦非事實也、名山藏、又謂友德自刎後、徙其家於遼東、雲南、在遼東者、嘉靖中有給事中良弼、今按傅錄行狀墓誌、俱言遷回劉三吾欲去八十五條、其中養氣一章、此程子所謂擴前聖所未發、大有功於世教者、又欲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則謬妄益甚、乞下部議收復全書、庶使萬世知所誦習、疏草爲蠹魚所蝕、不能詳、然孟子書以公言復全、夫孫芝謂三吾爲逆臣、雖一時激發之詞、然使三吾此時尚在、必無默不自辨之理、且九年已被重勘、而十二年又安得靦顏復從恪謹諸臣之後哉、然則三吾之卒於

事、刻朝詩集云、劉三吾三十年主考會試、以多中南人坐罪、鄭曉大政記云、三十年六月、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纂卒、雷禮王世貞年表皆云是年典刑、所謂纂卒者、曉之史例也、考劉學士文集、皆以三十年冬十月奉勅撰、點國公吳復碑、妄得死於六月、集載勅下御製大明一統賦、皆稱我聖朝聖后儲君有象賢之器、皆屬皆屬朝之英、乃建文初奉勅撰者、學士之不死於洪武明矣、按丁丑會試、北士多被黜落、諸生上書三吾等南人私其鄉、上命官再考、或言考官劉三吾、白信稻、張信等以陋卷呈進、上大怒、親賜策問、復閱取六十人、白信稻、張信等皆礫死、三吾以老戍遼、世傳春榜夏榜、又傳南北榜進士、黃瑜雙槐歲鈔記載最核、而世貞科試考亦因之、已自訂其年表之誤矣、周潘宗正睦㮮作〔春秋指疑序〕云、永樂中、命學士劉三吾修春秋大全、睦㮮於宗老中最爲博洽、其言必有所據、俟詳考之可也、余按實修五經四書大全、開局於永樂十二年十一月、進呈於明年九月、纂書姓氏、備見實錄、三吾果預載筆之役、安得獨佚其名乎、睦㮮之序殆因三吾書傳會選之編而誤記耳、雷禮列卿紀云、三吾乞骸骨去、年已老矣、而世之傳者多謂其不能保終、書云、亦知典刑之說、非事實也、近見董應舉撰連江縣志傳云、永樂辛卯、奏復孟子全書、略言逆臣劉三吾欲去八十五條、其中養氣一章、此程子所謂擴前聖所未發、大有功於世教者、又欲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則謬妄益甚、乞下部議收復全書、庶使萬世知所誦習、疏草爲蠹魚所蝕、不能詳、然孟子書以公言復全、夫孫芝謂三吾爲逆臣、雖一時激發之詞、然使三吾此時尚在、必無默不自辨之理、且九年已被重勘、而十二年又安得靦顏復從恪謹諸臣之後哉、然則三吾之卒於

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奏、自今科舉不用八股、惟以經義、參用古制、初場試五經義各一道、每經義用四書義一道、次場試論一道、判五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每道三百字以上、考官務精選博通古今、典雅純正者充之、出題不得於四書五經外摭取、士子務要通貫經旨、不得妄引異端、其有文理荒謬、不合規式者、雖中不錄、此實錄所載也、而明史選舉志、則云三吾等奏定科目程式、初場試經義四道、次場試論一道、判五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蓋三吾等奏定科目程式、而實錄但載其大略耳、明史所載、又與會典合、會典又云、洪武十七年定科舉之制、三年一次、鄉試八月、會試二月、初場試經義四道、次場試論一道、判五道、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一道、蓋十七年所定、而二十年又改定者、會典不載耳、

十七

實錄、洪武三十年六月辛巳朔、上御奉天殿、策試下第舉人、先是禮部會試者多、而中式者少、被黜落者、咸以爲言、上命翰林儒臣考下第卷中採文理優長者、得六十一人、至是復廷試之、初不及考官得罪之

國史考異卷第四

讓皇帝

一

讓皇帝在位四年。既無記注可考。惟永樂實錄所載奉天靖難事蹟及鄭氏遜國記。差存年月梗概。故取二書參以衆說而折衷之。靖難事蹟云。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皇太子。次秦愍王樉。次上。次周定王橚。次潭王梓。次岐王。實錄同。王氏二史攷引皇明世系。謂太宗周王爲高皇后所生。而懿文、秦、晉、諸妃子。非也。革除遺事則謂懿文、秦、晉、周王、爲高皇后生。而太宗爲達妃子。亦非也。（按革除遺事刻本編此段。余考南京太常寺志所載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晉湣王。右一位賢妃。生成祖文皇帝。是并享于陵殿。享于祠宮。三百年來。未之有改者。而實錄祠闕不載。何耶。愚宗固嘗曰。此孝康皇帝同產弟也。豈不知威祖爲碩妃子而爲是言耶。史載洪武十七年十月。册李氏爲淑妃。攝宮中事。則淑妃之爲孝康母。疑有之。而碩妃則他無所考。則嘗質之中官故老。皆言孝慈皇后無嫡子。初養南昌王文正、岐陽王文忠等爲子。厥後諸妃有子。則自子之。恩同己出。故中外無聞言。若然。則秦、晉、湣、潭、遼、配文母矣。而南京太常寺志所載。非無徵也。然其中位次淆亂。亦多可疑者。自二妃而外。總設皇妃、皇貴妃、皇貴人、皇美人、四位。于李淑妃之次。皆不書某氏。惟繫所生于下。若胡充妃之生楚王。達定妃之生齊、潭二王。郭寧妃之生魯王。郭惠妃之生蜀、代、谷、三王。葛麗妃之生伊王。劉惠妃之生湘王。而稱皇貴妃。韓妃之生遼王。而稱皇貴人。皆不可曉。至於周、趙、慶、岷、四王之母。志皆不載。考大明會典云。孝陵諸妃俱陪葬。惟二妃葬陵之東西。又凡陪葬諸妃。歲時俱享於殿內。其別葬諸妃。俱遣內官行禮。蓋南京太常寺志所載。止據陪葬諸妃享于殿內者而言。而其他別葬者。則不及也。雖然。成祖果爲碩妃子。則國史玉牒何以諱言之。吾知成祖于此有大不得已者存焉。方靖難師起。既已自名嫡子。傳論中外。及入纘大統。何敢復顯私恩。以忘高皇后均養之德。與孝康一體之情。故于奉先殿則闕之。于陵殿則紀之。此亦恩義之不相掩者也。嗚呼。其與光武不考南頓君之意。何以異哉。余友吳氏裒又爲余言。周王亦非高皇后生也。考之史。洪武七年九月。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服。斬衰三年。以主喪事。周王初封吳王。勑皇太子及諸王皆服期。有司營葬。厝於朝陽門外。以李淑妃、碩妃之事觀之。則孫貴妃疑即周王母也。孝慈錄序、第言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而其餘服制、則并及慈母。注謂母卒、父命他妾養己者。與周王之爲孫貴妃服。似不合。竊謂是時高皇后尚在。故不欲明言生母。以傷其心。而等慈母之服於生母。則名實兩全矣。且慈母之服重。則嫡母之恩殺。遂重此聖祖之微權也。孫貴妃之薨。孝陵尚未營建。故別葬朝陽門外。而陵殿之享。亦不得與。推此。則趙慶、岷三王之母。其爲別葬無疑矣。（今言云太祖不知附葬諸妃。紀也。則南京太常寺志所載。特其有子而陪葬者耳。）

二

靖難事蹟云。初、懿文太子以柔弱寖制文義。不稱太祖意。又聞其宮中過失。太祖語孝慈高皇后曰。朕與爾同起艱難。成帝業。今長子不稱吾意。如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與知。惟陛下審之。太祖曰。諸子中、燕王仁孝有文武才略。能撫國安民。吾所屬意。皇后曰。幸毋泄言。恐禍之也。太子聞之。密以語涼國公藍玉。玉先征北廣納哈出。歸至北平。以名馬進上。上曰。馬未進朝廷。而我先受之。豈所以尊君父。卻之。玉慚而心不懌。至是聞太子言曰。臣觀燕王在國撫衆。安靜不擾。得軍民心。衆或謂其有君人之度。恐此語上聞。殿下之愛衰矣。臣又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時晉王亦聞太祖注意於上。自念己、兄也。上、弟也。遂生嫌隙。後晉王與上皆來朝。上有疾。晉王數以語見侵。上內懷憂畏。疾增劇。遂懇求歸國。按孝康在儲宮二十餘年。無纖芥之過聞於中外。亦不聞一日失歡兩宮。而事蹟謂高皇與孝慈有廢立之謀。何其誣也。且孝慈之崩。在洪武十五年。而藍玉討納哈出。在其後五年。今謂玉先有喪王却馬之嫌。聞太子言而進讒。先後倒置。不辯自明。作史者豈以藍玉身陷大逆。不難加之罪乎。又洪武實錄、於晉恭王薨。稱其聰明英銳。多智數。而事蹟謂其是燕王初謀功。與太子比而沮之。亦未必盡然。王氏二史攷、謂脩順錄成於文皇時。使晉王有陷文皇意。不應無貶詞。乃稱豐文皇以親故爲之諱耶。抑其時濟熙、濟煃之變未行。恭王之謀尚未彰也。余考胡廣之重修高順錄。正濟煃兄弟訐奏之時。恭王果有陰謀。安得不

辭而本傳未嘗輕詆則事蹟所術妄矣事蹟又云太子薨太祖意屬意子上一日召侍臣密語之曰太子薨長孫嗣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爲儲貳以承天下之重雄雞宗社有託翰林學士劉三吾曰太子立燕王當秦晉二王于何地且皇孫年長可繼承矣太祖默然遂立允炆爲皇太孫遜國記則云懿文卒高祖年六十有五矣御東角門對羣臣泣諭林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當於春秋正位儲極四海繫心皇上無過慶高皇曰善是年九月庚寅立皇太孫矣懿文之薨在八月而太孫之立即在九月聖謀遠矣嘗少有遲回不決之意設蓋立嫡立長家法最嚴深合春秋大居正之義初非以三吾言而定也洌朝詩集謂三吾教習經書屢忤上旨以老獲宥上之禮遇視金華諸老殆縣絕矣史家稱其備顯閥與密議抗論建儲皆附會之語嗚呼誣矣

三

靖難事蹟云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官召上已至淮安太孫與齊泰等謀詐令人矯勅符令上歸國及太祖大漸問左右燕王來未凡三問無敢對者乙酉太祖崩是夜卽斂七日而發皇太孫遂矯詔嗣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踰月始訃告諸王且止毋奔喪夫以成祖之至淮安爲出太祖密召此卽前屬意建儲之說也且皇太孫矯詔嗣位是何等語耶而遜國記云建文元年二月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戶部侍郎卓敬上書論勸皆不報三月成祖還國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留京師未幾遣還北平按史載元年十一月上遣北平上書子朝有曰自皇考賓天之後晉居喪且病足跡未嘗出外庭四年六月駐龍潭上又曰比爲姦慝所禍不度此江數年此則成祖自淮安歸國之後未嘗弁喪入朝之明證也考其時朝廷已命謝貴張昺張昭察王府動靜猶疑之形已著成祖安得東身入朝輕試不測之險而又儻然行皇道不拜自干祖訓授權臣以口實耶以成祖之智而蹈于禮決不爲此王氏二史攷引傳信錄云高帝崩威逮文卽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己叔父行也給事中金華陳叔安奏曰象緯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宮中斥叔姪之情此出玉堂清話爲宋杜審琦內侍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敍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愕此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余按革除遺事曾鳳韶傳云時潞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宴事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余按革除遺事曾鳳韶傳云時潞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敍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愕此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余按革除遺事曾鳳韶傳云時潞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

宴事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余按革除遺事曾鳳韶傳云時潞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侍班有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敍叔姪之倫之言聞者駭愕此與傳信錄所傳亦附會也余按革除遺事曾鳳韶傳云時潞王入覲有馳皇道入且不拜者鳳韶時

四

遜國記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故成祖遣之自代耳若如鄭氏所書則成祖挈家入朝不虞後患如潘屏之重何且又違太祖之遺命也其誤明矣

四

遜國記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故成祖遣之自代耳若如鄭氏所書則成祖挈家入朝不虞後患如潘屏之重何且又違太祖之遺命也其誤明矣

四

遜國記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故成祖遣之自代耳若如鄭氏所書則成祖挈家入朝不虞後患如潘屏之重何且又違太祖之遺命也其誤明矣

四

遜國記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故成祖遣之自代耳若如鄭氏所書則成祖挈家入朝不虞後患如潘屏之重何且又違太祖之遺命也其誤明矣

四

遜國記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故成祖遣之自代耳若如鄭氏所書則成祖挈家入朝不虞後患如潘屏之重何且又違太祖之遺命也其誤明矣

四

遜國記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崩遺詔諸王臨國中無得至京故成祖遣之自代耳若如鄭氏所書則成祖挈家入朝不虞後患如潘屏之重何且又違太祖之遺命也其誤明矣

卿。見于宣德實錄所爲小傳甚詳。鄭氏不察。乃與死事者同類而稱之。此亦齊、黃諸人之所蓋也。

六

鄭氏今言云。洪武三十一年六月。武官遷海。齊泰疏兵部左侍郎進尚書。主建文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附遷齊公已不負名。十二月初七日。選則茹瑺爲尚書。并公姓亦不載矣。豈北平事急。公有軍旅之役耶。近見新官供詞。往往有云。鄭村壩殺敗齊尚書軍馬者。豈公時轄都事理戎務耶。師有光撫與安伯徐祥世家亦云敗齊尚書軍于鄭村壩。益證其家狀出之耳。咸謂公偕齊、黃諸人密語景隆。令陰其敗。勿奏。景隆如指。繇是內外蒙蔽。朝廷所得軍中奏報。悉非實事。夫庸詎知景隆者爲元帥。率以誤國。豈公固未嘗居守耶。按靖難事蹟。載元年十一月。黃子澄等知李景隆敗。匿不言。遂遣人密語景隆。令陰其敗勿奏。景隆如指。繇是內外蒙蔽。朝廷所得軍中奏報。悉非實事。夫軍機奏報。兵部實主之。言子澄而不及齊泰何也。且泰首贊密謀。自李景隆出師以後。絕不聞有所建白。豈白河德州之役。泰嘗躬歷戎行。而中朝籌畫。有不得預耶。靖難事蹟。又于二年六月甲午朔。書齊泰、黃子澄、聞李景隆等屢敗。濟南危急。皆震悚喪氣。乃謀遣尚書盧原質同丞李得成等來講和。以緩我師。則是時泰已還理部事也。永樂實錄茹瑺本傳云。洪武中。歷太子少保、總兵部尚書。建文中。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協。刑部尚書暴昭。薦子澄亦黜。召瑺還。復爲兵部尚書。上卽位。以推戴封忠誠伯。仍太子少保。總兵部尚書。按泰與子澄同黜。在三年之春。以諸書考之。則齊泰初出視師。茹瑺實自吏部來代爲尚書。及泰既還。瑺以罪黜。河南未幾。泰等被逐。而瑺復本兵柄。于是推戴之謀成。國事去矣。諸禮列卿表、謂茹瑺左遷河南。在洪武三十一年。復任兵部。在革除元年。誤也。遜國臣記、又言泰嘗使北平。北平賂泰。泰受歸。請爲兵費。上益倚重泰。泰使北平事撫可考。疑在燕師未起之先。不然。成祖方以誅姦臣爲名。揚不取而甘心焉。今並削去。

七

靖難事蹟云。元年十月甲寅。成祖盡拔大寧之衆及寧王權。皆回北平。遜國記亦云。冬十月甲寅。成祖盡拔大寧諸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入松亭關。趨拔北平。按大寧之地。國初止設衛所。不立郡縣。自寧濬內徙。而諸衛軍之來附者。往往開出塞爲盜賊。其地漸成頽脫矣。永樂實錄云。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改寧王府于南昌。三月壬午。改北平行都指揮使司爲大寧都指揮使司。隸後軍都督府。設保定左右中前後五衛。俱隸大寧都司。調營州左屯衛于香河。後屯衛于三河。仍隸大寧都司。五月乙未。敕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曰。比聞大寧諸衛官軍。多逃于口外。相聚劫掠。罪本難容。朕念此輩皆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皆奮勇效勞。後出于一時畏罪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劫奪。陷爲盜賊。改過無繇。可卽遣人齎敕往諭。朕意。既往之罪。咸釋不問。宜革心悔過。各復職役。鄭氏大政記云。永樂元年三月。徙北平行都司于保定。以大寧界兀良哈。考實錄。永樂元年十一月。敕諭兀良哈三衛。俾領等統屬軍民。鎮守邊境而已。初未直言徙都司。固守濟南。不意口口于五月十六日。率衆寇城。詭詐百端。誘說軍民。開門出見。城相遂使軍民穢罵。賊寇。彼知中堅不下。長圍四守。內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急。守之愈固。若非濟南戰守而挫以大寧界兀良哈也。余竊曰。嗚呼。成祖數諭煌煌。仍太祖之舊制。以滦水北兀良哈地界三衛耳。而陳建、

鄭曉不載。豈可爲信史。又二十年三月。上親征阿魯台旋師。命諸將東擊兀良哈。而自將從西要之。寔大潰。蓋至是不惟兀良哈爲我版圖。而諸和林漠北地一空矣。故嗚鑾戍之謀。明乎滅胡當守大寧。與遼東興和鎮爲重鎮。大寧之未嘗畀三衛也。又一證也。厥後宣德三年。朵顏遼邊。使成祖果以大寧畀之。則史不宜言兀良哈萬衆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是何後先之矛盾耶。所可憾者。宣德輔臣。當英武之朝。寬河奏捷。不能贊成先志。值進蹕會州。而旋卽振旅。吁。誰之咎哉。余考職方地圖。兀良哈地在潢水北。洪武二十三年。北胡來降者衆。詔于兀良哈地置朵顏、福餘、泰寧三衛以處之。西北起愼山。東南抵金山。卽世家亦云敗齊尚書軍于鄭村壩。益證其家狀出之耳。咸謂公偕齊、黃諸人密語景隆。令陰其敗。勿奏。景隆如指。繇是內外蒙蔽。朝廷所得軍中奏報。悉非實事。夫庸詎知景隆者爲元帥。率以誤國。豈公固未嘗居守耶。按靖難事蹟。載元年十一月。黃子澄等知李景隆敗。匿不言。遂遣人密語景隆。令陰其敗勿奏。景隆如指。繇是內外蒙蔽。朝廷所得軍中奏報。悉非實事。夫軍機奏報。兵部實主之。言子澄而不及齊泰何也。且泰首贊密謀。自李景隆出師以後。絕不聞有所建白。豈白河德州之役。泰嘗躬歷戎行。而中朝籌畫。有不得預耶。靖難事蹟。又于二年六月甲午朔。書齊、黃子澄、聞李景隆等屢敗。濟南危急。皆震悚喪氣。乃謀遣尚書盧原質同丞李得成等來講和。以緩我師。則是時泰已還理部事也。永樂實錄茹瑺本傳云。洪武中。歷太子少保、總兵部尚書。建文中。改吏部尚書。與太常卿黃子澄不協。刑部尚書暴昭。薦子澄亦黜。召瑺還。復爲兵部尚書。上卽位。以推戴封忠誠伯。仍太子少保。總兵部尚書。按泰與子澄同黜。在三年之春。以諸書考之。則齊泰初出視師。茹瑺實自吏部來代爲尚書。及泰既還。瑺以罪黜。河南未幾。泰等被逐。而瑺復本兵柄。于是推戴之謀成。國事去矣。諸禮列卿表、謂茹瑺左遷河南。在洪武三十一年。復任兵部。在革除元年。誤也。遜國臣記、又言泰嘗使北平。北平賂泰。泰受歸。請爲兵費。上益倚重泰。泰使北平事撫可考。疑在燕師未起之先。不然。成祖方以誅姦臣爲名。揚不取而甘心焉。今並削去。

八

靖難事蹟。二年五月、上至濟南。李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布陣未定。上以精騎赴之。大敗景隆。斬首萬餘級。獲馬萬七千餘匹。景隆單騎遁。餘衆悉降。盡散遣之。濟南城守不下。上命諸將攻之。辛巳。陰水灌濟南城。八月戊申。解濟南圍。還師北平。濟南前後被圍三月。其間攻守勝敗之勢。史皆諱而不言。何耶。且景隆既遁。而城守不下者。果何人也。立齋閒錄載高巍贈鐵司馬序云。大軍進取失利。漫散南行。而德州并無守禦官軍。人民逃散。四野一空。鐵相與糾衆固守。路經臨邑。時序端陽。置酒同盟。起集民丁。協同都司固守濟南。不意口口于五月十六日。率衆寇城。詭詐百端。誘說軍民。開門出見。鐵相遂使軍民穢罵。賊寇。彼知中堅不下。長圍四守。內外不通。百計攻打。晝夜不息。攻之愈急。守之愈固。若非濟南戰守而挫

其鋒。□□乘勝竹之勢。日中已無江淮矣。攻圍三月。彼既智窮力盡。師老將疲。援兵方至。遁走圍解。其敝鐵鉉城守之功。可謂簡而嚴矣。右楓雜錄云。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出戰。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遁國記因之。夫城高親之序。則誤說軍民開門出見者無師也。使軍民樵爨。彼知不下。長圍四守。與詐降之說絕異。度文皇善用兵。不應誤信。輕率乃爾。事蹟所載攻城在庚辰閏水在辛巳。又與魏序合。則長圍既築之後。必無開門用板之事矣。革除遺忠錄又云。鉉于城壞處。楓縣太祖御像。兵投忌矢石不敢犯。鉉于像內暫修築完。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會京師傳言燕王已北。諸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靖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按齊眉山之戰在甲戌。南軍之退在乙亥。蓋是時兩軍相持。力戰纔旋。故何福等拔營就糧。而燕將亦有渡河之請。成祖知兵勢貴進忌退。決計追襲。晝撲夜攻。使不得息。未幾。卽有靈璧之捷。纔數日間事耳。不聞有徐輝祖來援及召還之事也。朱國禎曰。輝祖將兵。不少概見。國史遂兵爭事蹟甚詳。南朝諸將姓名。凡接戰有得失者皆著。輝祖名位甚重。帥師斬將。何以不及一字也。北將戰死。直書者甚多。李斌最稱雄勇。何以獨遺。兵至近地。亟矣。燕王兵十餘萬。歸不歸事豈等閑。乃以傳言遂召還。何福原與平安合軍。何以言孤。其論晰矣。實錄于靖難死事諸將。馮永樂八年七月甲午。書命千戶胡文通往海婁陲指揮僉事。以陣亡。文通實而斌不書。有是例耶。遜國臣記謂靖難兵起。輝祖與齊、黃、張、誤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頗有功。召還。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鬬敵。遂還京。輝祖天性忠孝。乃心王室。其與齊、黃通謀議則有之。至云督兵有功。則非事實。鄭氏又載鎮撫楊本疏云。如魏國公徐輝祖。曾令太僕。率師征燕。私存姊妹之情。鬻喪士馬。皇帝召還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疏語誕妄。亦僞作也。至開國公常昇。以洪武中坐黨。而謂與輝祖分道禦戰。不幾于說夢乎。遜國臣記、又僞趙諒立傳。謂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以諒僞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變。未踰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詔。往來諸將軍中。督察之。壬午秋、常宗人皆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考之實錄。永樂八年八月乙□。詔陞旗手衛指揮僉事翁良、趙諒爲本衛指揮同知。諒爲鄂國外孫與否。固不可知。但據實錄。則其官爲旗手衛。非留守右衛也。以永樂八年陞職。而非以壬午秋虐死也。且常宗人之得罪。他無可考。惠宗本非孝康皇后親子。成祖何緣罪及常氏耶。蓋常昇坐黨之後。其家諱之。而爲是說耳。鄭氏既誤載常昇而併及趙諒。是又夢中說夢也。敢因輝祖之事而具論之。

十一

靖難事蹟。四年四月辛巳。上命諸軍攻敵營壘。而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遂破其營。生禽敵將左副總兵都督陳暉。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右參將都督馬溥。都督徐真。考徐真本傳。當作都督僉事。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員。內官四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員。是役也。諸將陳暉、馬溥、徐真等。後皆顯用。獨見于史。而文臣若陳性善等。則不詳所終。意亦干氏所

此諡。闕之可也。

十

靖難事蹟。四年四月甲戌。駐師齊眉山。與敵大戰。自午至酉。勝負相當。遂各斂軍還營。明日敵拔柴道。郊氏大政記云。建文四年四月。魏國公徐輝祖率兵會諸將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之。名輝祖還。是明通紀云。時北兵駐齊眉山。輝祖帥軍拔何福。既至。相與大戰。自午至酉。兩軍相當。薄暮。輝祖斬其蔚州衛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于北軍中最驍勇。敢馬賊。爲南軍所擒。猶力斬數人。乃死。于是北軍退走還營。掘壍以自固。是時南軍再捷。北將皆懼。議旋師。會京師傳言燕王已北。諸帝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按齊眉山之戰在甲戌。南軍之退在乙亥。蓋是時兩軍相持。力戰纔旋。故何福等拔營就糧。而燕將亦有渡河之請。成祖知兵勢貴進忌退。決計追襲。晝撲夜攻。使不得息。未幾。卽有靈璧之捷。纔數日間事耳。不聞有徐輝祖來援及召還之事也。朱國禎曰。輝祖將兵。不少概見。國史遂兵爭事蹟甚詳。南朝諸將姓名。凡接戰有得失者皆著。輝祖名位甚重。帥師斬將。何以不及一字也。北將戰死。直書者甚多。李斌最稱雄勇。何以獨遺。兵至近地。亟矣。燕王兵十餘萬。歸不歸事豈等閑。乃以傳言遂召還。何福原與平安合軍。何以言孤。其論晰矣。實錄于靖難死事諸將。先後贈蔭。無不臚列。而李斌之名無聞焉。永樂八年七月甲午。書命千戶胡文通往海婁陲指揮僉事。以文通齊眉山陣亡故也。同一千戶。同一陣亡。文通書而斌不書。有是例耶。遜國臣記謂靖難兵起。輝祖與齊、黃、張、誤通謀議。督諸兵北進。頗有功。召還。靖難兵至江上。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鬬敵。遂還京。輝祖天性忠孝。乃心王室。其與齊、黃通謀議則有之。至云督兵有功。則非事實。鄭氏又載鎮撫楊本疏云。如魏國公徐輝祖。曾令太僕。率師征燕。私存姊妹之情。鬻喪士馬。皇帝召還京師。命大教場操練軍士。疏語誕妄。亦僞作也。至開國公常昇。以洪武中坐黨。而謂與輝祖分道禦戰。不幾于說夢乎。遜國臣記、又僞趙諒立傳。謂諒鄂國公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壯勇知兵。建文元年六月。以諒僞留守右衛。指揮僉事。信任之。諒能效職。無私變。未踰月。靖難兵起。諒時時奉密詔。往來諸將軍中。督察之。壬午秋、常宗人皆得罪。諒亦坐廢。憂懼卒。考之實錄。永樂八年八月乙□。詔陞旗手衛指揮僉事翁良、趙諒爲本衛指揮同知。諒爲鄂國外孫與否。固不可知。但據實錄。則其官爲旗手衛。非留守右衛也。以永樂八年陞職。而非以壬午秋虐死也。且常宗人之得罪。他無可考。惠宗本非孝康皇后親子。成祖何緣罪及常氏耶。蓋常昇坐黨之後。其家諱之。而爲是說耳。鄭氏既誤載常昇而併及趙諒。是又夢中說夢也。敢因輝祖之事而具論之。

十一

靖難事蹟。四年四月辛巳。上命諸軍攻敵營壘。而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遂破其營。生禽敵將左副總兵都督陳暉。右副總兵都督平安。右參將都督馬溥。都督徐真。考徐真本傳。當作都督僉事。都指揮孫成等。三十七員。內官四員。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明。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貴等一百五十員。是役也。諸將陳暉、馬溥、徐真等。後皆顯用。獨見于史。而文臣若陳性善等。則不詳所終。意亦干氏所

謂武臣迎降。文臣死節者歟。遯國臣記爲性善、與明、伯完三人各立一傳。于性善則云。文皇嗟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之。于與明則云。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棄官變姓名。于伯完則云。釋還。竟亡去。莫知所終。蓋皆被創得釋。而或死或生。其本末未可明者也。惟性善似稍烈。而革除遯事。以爲盛拳景隆軍。戰白溝河。敗績死之。則又傳聞異辭矣。其與顏伯偉罹死事之臣。相去蓋有間云。

十二

遯國記云。建文四年五月。咸祖至儀眞。詔天下勤王。遣刑部侍郎金□、禮部侍郎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此數人者。其後死生不一。觀、叔英則殉節矣。顯宗、楊溥等則謫戍矣。而金侍郎者、獨無所考。兵部貼黃册、載刑部侍郎金公與黃觀、張顯宗、王叔英等徵兵江西等處。有常州朱進隨公行。六月。被南昌左衛百戶某縛送京。按留禮列卿表云。刑部右侍郎金純、革除四年任。則縛送京者。疑卽純也。純與觀等同事而獨蒙赦。有累遷尙書。此正歎布政英所謂畏死歸附。悉復其官。見於兵部綁縛册者耳。而朝野彙編。載之有官無名之列。豈亦傳疑盡耶。遯國臣記又載松江同知者。不知其姓名。勤王詔下。同知楊景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幷逃靖難之兵。乖恩違義。文皇既卽位。械至京。磔於市。其事彷彿金公。蓋得於傳聞也。近見錢氏裒忠紀因之。整容杜撰。謂金公名有聲。河南人。爲南昌百戶劉恩縛送京師。松江同知姓周。名繼瑜。江西撫州人。錢氏生鄒瑞節之後。又百餘年。不知金公之爲有聲。同知之爲周繼瑜。以及南昌百戶之爲劉恩。果孰紀之而孰傳之耶。弘光中、禮臣失於考正。遂請賜有聲謚褒忠。贈太子太保刑部尙書。繼瑜謚莊愍。贈太僕寺少卿矣。吾不意子虛烏有。亦可以濫冒盛典至此也。噫。此又鄭氏之罪人也。

十三

靖難事蹟。四年六月乙丑、上至金川門。時諸王及文武羣臣父老人等皆來朝。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歎曰。吾何面目相見耶。遂圄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上聞曰。果然。若是。疑駭耶。吾來爲扶翼爾爲善。爾豈不亮而遽至此乎。遂駐蹕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如儀。遣官致祭。布告天下。壬申、備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遯國記云。六月乙丑、咸祖入城。諸內臣譯言。不如遯位去。須臾宮中火起。傳言帝崩。咸祖爲發喪。葬惠宗之自焚。與遯去也。諸書紛紜。迄無定論。而余以所見所聞。反覆參訂。則自焚之說可疑者有三。而遯去之說可據者亦有三。其可疑者、何也。一曰喪禮之不備也。史言咸祖望見煙起。遣中使往。出屍火中。還報而哭。遂駐蹕龍江。發哀。命有司治喪。葬是始終未嘗一臨其喪。而通紀所傳。撫屍而哭。且以小子無知斥之者。亦妄語耳。其謂喪葬如儀及備禮云者。皆史家微辭。初不言其儀注若何。服制若何也。遣官致祭。輟朝三日。此王公以下告哀之禮。而以加之四年正朔之其主。其他名數。一切備數又可知。咸祖方以周公自居。使非心知煨燼之中。莫辨眞僞。寧忍概從其薄乎。一曰國陵之無考也。實錄王崩本傳云。時建文君未葬。上詢景清禮。景對以天子禮。上然其言。蓋然之而不能從也。以事蹟所書觀之。自明而仁宗御製長陵碑、則云

備天子禮葬。此亦飾美之言。非實事也。不然、既已備禮葬矣。何以諱其地而不傳。或疑其附葬東陵之旁。而南京太常寺志、明言建文君封樹莫識。魂魄無依。則橋山之藏。豈安在耶。通紀葬西山不封不樹之說。亦因此傳訛耳。一曰馬后之不知所終也。國史止記呂太后隨數惠王居懿文陵園。而馬后之存沒不著。通紀云。宮中火起。皇后馬氏亦赴火死。及上清宮詰問宮人。內侍以建文君所在。皆指后屍應焉。非雖無據。然當圄宮自焚之時。令中使所出之屍。果爲帝而后屍豈安在也。其可據者又何也。一見於谷應人之事也。夫金川門之開。谷應人首爲內主。奏惠宗之存亡。事不必識之。乃史載蜀王子悅熞獲罪。避讎所。檄滇衆曰。建文君初實不死。今已在此。事在永樂十四年。則不死之說。必有自來。奚豈比懷王扶蘇傳自民間而已哉。一見於胡濙之使也。李賢爲陵墓碑云。丁亥、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隲。孝順事實。普威仲公以此聞。屬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在湖、廣間最久。癸卯自均、襄還朝。時車駕親征北虜。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臥不出。開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賜坐與語。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李賢與溪園朝故所記最眞。自壬午至丁亥、上御極已五年矣。何尙介介於人心向背至若年而疑慮始少釋乎。一見於溥洽之獄也。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戊戌、降僧錄司右善世溥洽爲右覺義。今雲云溥洽字南洲。山陰人。靖難兵起。爲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爲建文君削髮。長陵卽位。微聞其事。因南洲十餘年。棄國公疾革。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顯釋溥洽。長陵從之。釋出獄。楊士奇撰溥洽塔銘云。太宗卽位。召斯道衍於北京。命主教事。公以左善世遯衍。而已居右。永樂四年。有盛稱義者。忌其寵。搆飼閒之。左遷右覺義。是年公不辯。自處裕如。既而上察其心。復右善世。又云。三四十年間。鉅細老稚。有文辭者。師與衍公爲首。衍公既進位宮師。晚年於師尤叩。將化之前一日。太宗親臨視之。問所欲言。獨舉師爲對。不及其他。列朝詩集云。文貞於洽公槩獄及設醮削髮之疑。皆缺而不書。但云道融左遷。又云衍公將化。獨舉師爲對。則又隱括其事。使讀者習而問之。此所謂不沒其實。史臣記事之體也。正統三年、周文襄撰鳳翔寺記云。公當永樂間。嘗爲同列所間。太宗欲試其戒行。幽之於禁衛者十有餘載。其記洽公下獄。與塔銘互相證明。文貞、文襄身事長陵。履官史館。其所記載。非稗官野史可比。觀洽公十載下獄。考其所以被讒之故。則金川夜遁之跡。於是乎益章明較著矣。然則地道之說信乎。曰未可信也。今觀地道出將安之乎。意是時成祖頓兵金川。道人率章（見長陵碑文）實欲使惠宗自爲計。而京師遂開。東南一隅。燕師勢難徧及。倉卒潛行。誰爲物色之者。而又何必假途隧中也。況惠宗是日尙能手誅徐增壽於左順門。則非坐困宮中可知。若夫出亡之實。則其事秘。吾不得而知之矣。必欲從二百載後而一一指其罔謀何人。寄跡何地。非愚則誣。闕疑焉可也。

十四

靖難事蹟。四年六月乙丑、時有執方孝孺來獻者。上指宮中煙焰謂孝孺曰。此皆汝輩所爲。汝罪何逃。孝孺叩頭哀哀。上顧左右曰。勿令遽死。遂收之。丁丑、執姦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至闕下。上數其罪。成伏

率、遂戮於市。按長陵碑文、言姦臣若皇知罪不容、閉皇城門、脅建文君自焚。與事蹟語合、蓋直欲以弒逆之罪坐孝孺等耳。面叩頭祈哀一語、曲筆又不待言也。遜國臣記云、建文君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草詔。入見悲慟徹殿陛、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謂孝孺草詔、入見自焚死。孝孺曰、成王不幸、文皇曰、巢自焚死。孝孺曰、成王卽不在、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當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文皇大慙、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孝孺以乙丑被收、丁丑就戮。在成祖卽位後八日、則鄭氏所記召用及草詔事、當不妄。而作史者、因其殺死、從而誣之、何其橫也。今言云、彭惠安公袁江南調、敍遜建文死義之臣、至方遜志乃云、後來姦佞孝孺巧言自粉飾、叩頭乞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楊蹟修實錄、書方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朱國禎湧幢小品、載幸閣中觀書、見

修會典。始儼然以革除紀年。要其所緣起者舊矣。故謂成祖未嘗有革除之名可也。謂未嘗有追改之實不可也。

十六

靖難事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戊寅。遣安王楹祭告懿文太子。遷其主於陵園。蓋建文初曾謚懿文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升祭於太廟。至是禮官言。考之古典。於禮未安。遂命以主置陵園。仍舊謚號曰懿文皇太子。葬時致祭如常儀。大明會典載懿文太子陵在孝陵之左。四孟清明、中元、冬至、歲暮、及忌辰凡九祭。俱孝陵舉祭。歲主之。又載孝陵每歲正旦、孟冬、忌辰、萬壽聖節俱行香。清明、中元、冬至、俱祭祀。特令勳舊大臣一員行禮。長陵以下並同。是諸陵每歲大祭凡九。又益以正旦酒果之奠。其輕重疏數。何倒置甚也。有司相傳。不得其解。從而爲之辭。曰太祖之厚於子也。曰惠宗之豐於昵也。若然。則靖難之初。豈宜因而不革。使孝陵祀典。反薄於東陵乎。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杜有根建議。孝陵元旦、孟冬兩忌辰。與聖節俱用太牢。祝帛增三爲八。蓋於懿文固陵之舊。既不忍議裁。而於制禮之意。又有所疑。而未安者。故爲是曲說耳。然祭不欲數。識者非之。且天壽諸陵。故一歲三大祭。未聞有議增者。南北異制。尊親異施。可謂稱乎。即孝陵之祭以八。而東陵則獨以九。其數終不相當也。當時禮官不能通知典故。倏遽遷就。又以元旦、聖節有司不便易服行事。乃改正月八日及聖節前二日致祭。紛紛矯舉。徧失其初。余考東陵九祭。若滑明中元冬至與諸陵同者無論矣。惟四孟、歲暮、忌辰六祭。會典既不能明。而國史亦遽而未詳。議禮之家。未有知其所繇來者也。蓋孝康謚號既厝。幷罷太廟之祀。以其主置陵園。於是幷廟中五大祭於陵祭之中。凡四孟歲暮之加牲。即所謂歲時致祭如常儀者也。獨是諸陵忌辰。俱用酒果。無牲胙。而東陵何以獨厚。則因諸陵忌辰。已有奉先殿之祭。故陵祭稍殺。而孝康則無之。故有所偏重也。且諸陵祔。俱命勳舊大臣行禮。而東陵則兼掌於祠官。其輕重之附。則微有辨矣。雖然。陵祭非古也。而又幷廟中之時祭用之。此禮之變也。若因此而上遡孝陵。以元旦忌辰、聖節、歲同時祭。名實混亂。其遺已甚。且何以處夫天壽諸陵乎。竊謂孝康謚號既復。自當別立專廟。祀於南京。而陵園祀典。則以義裁之可也。

十七

遯國記云。或曰。帝發火宮中。即削髮爲僧入蜀。或曰。去蜀未幾入滇。南嘗往來廣西貴州諸寺中。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建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邦國。以貢紙爲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十官知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其姓名爲楊行祥。河南均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上命錦衣衛鋼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論戍邊東遼衛。王氏二史考。以爲薛氏實借此而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耳。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三楊皆甚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下之獄而死。成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於正統五年。非十一年也。思恩故府。來聞某年降州爲府也。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皆好事者附會語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既已深。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行祥一事誤耳。余謂惠宗而不出亡。則已惠宗而出亡也。當如龍潛鳳翼。惟恐不密。又肯於三十載後。無故挺身自蹈網羅。以覬不可知之福哉。若謂年老思歸。則墜甘西山。當非首邱之志也。諸書傳謚。皆以土官岑瑛藉口。然考之史。正統四年十月丙戌。陞廣西思恩州爲府。先是思恩州土官知州岑瑛殺賊有功。特陞田州府知府。仍掌州事。而瑛飢欲象管田州府事。與其知府岑綋交惡。各具以聞。事下總兵官及三司官計議。至是安遠侯柳溥等請陞州爲府。俾瑛紹各守地方。以杜侵奪之患。從之。則岑瑛先以功加知府。後因柳溥之請。乃陞州爲府。事在正統四年。而非以楊行祥故陞也。王氏謂思恩故府。未聞某年降州爲府。蓋未及詳究耳。至諸書所稱奉以王禮。養其天年。則當時何難出建庶人于幽閉之中。而必俟天順復辟之後哉。史載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機論死。得宥事在正統五年五六月間。則遜章錄所紀妄也。遜國臣記作太監吳亮云。朝廷以亮經侍建文君。使審視。老佛見亮云云。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舁自經死。按實錄正統六年三月丁巳。有司設監太監吳亮、梁錦衣衛奏內使范好管本監外廠。私以開地役人匠。與太監吳亮等種菜。縱容人匠偷飲食之具。以致火延廠房內竹木。白藤車輛等料一百五十餘萬。盡焚之。亮等俱當糊里。上命司禮監記亮死狀。宥之。此正楊行祥瘐死之時。而以爲亮復命自經。何邪。近世有撰從亡隨筆者。謂庚申夏、師題詩寺壁。有僧冒之。自詭爲帝。潘司以聞。詔械入京。同寓寺者皆建師預焉。九月至京。御史鞫僧年不合。僧名楊應祥。均州白沙里人。以不實論死。餘各戍邊。師不得已。遂陳其實。御史上聞。命中官偕侍者吳亮諭視。密返奏。詔迎入大內。稱老佛云。此又因楊行祥事爲人所共知。而更端以欺世耳。使建文帝果預同謀十二人之數。則當會鞫之初。何不自陳。而待其獄遠戍之時。邪。且謂有僧冒其詩。率連逮訊行數千里。閱十餘月。默默不自明。而惟吳亮能識之。又事理之必無者也。鄭氏載建文君金陵詩曰。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見楊維禎詩集中。其題維永菴第二章有笑看黃屋容吾辱。何至矢口犯孝康諱邪。又葉子奇草木子餘錄載皇太子新月詩。與遜國記所載正同。其稱皇太子者。皮中君之子也。餘多序錄引爲懿文太子作。謂不及享國之數。而鄭氏則歸之建文君。考楊維禎集。此詩亦維禎作。則諸書皆假託也。由此觀之。建文逊歸之事。斷不足信。若遜位而出。則或有之耳。

十八

遜國臣記八卷。上自公卿大臣。下至傭伍雜流。無不臚列。其見于國史及他書可考者。余得而次第論定之矣。并見五六卷中。乃有姓名不著。而行事無所表見者。如雪菴和上、東湖樵夫之類。鄭氏比之齊二客、魯兩生、不論可也。遜文編年。有樂清楊循吉稽志。有鄞張時泰偶園。有姚名達存而爵里事蹟。若有若無者。如忠賢奇秘錄所列梁良玉等九人。以爲得之轉展搜自斷簡。然特王詔一人之私記耳。且九人之中。定海梁氏居其四。何諸臣之有幸不幸若此。未敢以爲信也。又有其人與其事本不相蒙。而諸書往往援引爲重者。則醜詡是已。姑蘇志云。監詡崑山人。父瞥。洪武初爲給事中。詡戍死。詡少依母族。冒姓王氏。僦長隱跡田里。肆力經書。晝夜不輟。倘嘗周忱歷至其家。咨訪時政。兩踰爲松江太倉教授。皆不就。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遜國臣記則謂詡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金川門。詡大哭。後遁鄉。宣德中周忱巡撫兩淮。爲崑山太倉學官。僻不就。曰。詡仕無害于義。恐貧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身夫椒郡志。則謂之父死于戍。而詡少依母族。長隱田里。安得有守金川門之事乎。考黃雲丹嚴集有云。安節張大章。代父給事公袖黑衣之列。既老歸鄉。思舊君。言及輒悲泣。乃知詡實代父荷戈宿衛。第云既老歸鄉。則其身初未離伍。必經肆赦。乃得歸耳。而列朝詩集。謂其父瞥戍遼。總何獨于己之祖。則諱而沒其實乎。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跋梁田玉等九人。松陽王詔得之治平寺轉藏上。彼云轉藏。此云道書。其傳會明矣。序文蕪陋。亦非焦修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至弘光初。錄遜國諸臣。禮部疏列彬名。科臣李清復摘其四謬曰。以王良之抱印赴火。矢節甚烈。文皇不云乎。朝廷即信。良誣毀。不得無罪。而今忽云從亡。豈捐一身以殉國。又分一身以依主一也。以楊應能度牒。爲高皇藏而讓皇啓。遂祝髮以出。此稗官私記耳。而今忽云從亡。方疑其事。何遽實其人。且實其人。不過借其事。二也。以蔡運之坐姦盜論死。牛景先之走道寺死。梁田玉中節之爲僧道死。宋和、郭節之同質卜客死。俱雜載諸書。較若列眉。而今忽皆云從亡。將死者爲誰。逝者爲誰。從亡者又爲誰。三也。以雪菴和尚之疑爲葉希賢。見于本傳。而今忽云郭節。以衣碧、河西僧、與碣簿之初撫姓名。而今忽指衣爲趙天泰。碣簿爲馮潅。事愈詳而名益多。四也。尤可異者。何洲之與宋和、郭節等也。相約爲篡人客死。全身遠害。力固首陽。其爲士大夫何疑。忽云大監。果何所憑。夫爲是書者尚慝。而書中所列之姓名。其謂可知也。于是史彬遂不預祀。余考史氏所刻仲彬行狀云。府君性忠愛。然不樂仕進。開謫廣命。非其志也。有黠民當運糧貿其才力。百計求賂。府君執不許。其人慙且恥。乃譖府君不法事。逮下御史治。當代任逮府君獄。不即治。府君竟死。後御史至。辨所告事。無纖毫實。即坐告者以死。府君冤始白。行狀不載西郊集中。然就其所云開謫命者。不過爲稅長課最。縣官薦之耳。初無以明經入仕之事。而其徵下獄至死。謂所告事無纖毫實。則非以從亡被訐也。可知矣。慕表不著此事。故錢氏謂彬未甞死獄。然彬即死獄。於從亡又何與乎。余家距黃溪史氏不數里。見開最真。然邑志既不爲彬立傳。而史之後人。亦不能令慕表行狀之外。別有考證。余又何敢隨聲附和。故備錄錢李二公之論。以明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自漢子樂清之東湖。遜國臣記作臨海東湖。今則以爲從亡之牛景先。豈洪湖者一樵。從亡者又一樵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宦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整守。請誅增設。皆剴切建文時政。以彬事傳致之也。不然。何遜國諸書。一時論諫皆詳載。而獨于彬削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敘奏記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東吳史仲彬縛貢糧官庭。見上于奉天門。賜酒饌寶鈔。次日陛辭。朱給事吉。祖之秦淮。王文恪、張待詔羽、布衣解縉、賦詩贈行。而給事中黃鉞記其事。按朱吉墓記。洪武二十三年。辭爵不起。二十五年。以明經能書。選入中書。書誥勅。二十七年。授戶科給事中。是年吉正辭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稱給事、祖秦淮也。張羽爲太常司丞。謫嶺南。半道召還。自沈于龍江。此洪武初年也。王蔡與魏觀、高啓、同誅。洪武七年也。解縉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史。旋放歸。是年縉不在朝。又不當稱布衣也。黃鉞建文元年。以宜章縣典史中湖廣鄉試。次年中制廣榜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安得洪武中先官給事也。作是錄者。以鉞同郡人。又死于壬午。故假鉞以重彬。而不知其跡駁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錄云吳江縣丞到彬家。問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徵哂而去。當時匿革除姦黨。罪至殊死。何物縣丞。敢與彬開笑口相向乎。此鄉里小兒不解事之語。其必無者八也。當明古時。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吳文定而外。如沈啓南、王濟之輩。著書多詆言革除。何獨諱明古之祖。明古爲姚善、周是修、黃觀立傳。具在西郊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于己之祖。則諱而沒其實乎。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跋梁田玉等九人。松陽王詔得之治平寺轉藏上。彼云轉藏。此云道書。其傳會明矣。序文蕪陋。亦非焦修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至弘光初。錄遜國諸臣。禮部疏列彬名。科臣李清復摘其四謬曰。以王良之抱印赴火。矢節甚烈。文皇不云乎。朝廷即信。良誣毀。不得無罪。而今忽云從亡。豈捐一身以殉國。又分一身以依主一也。以楊應能度牒。爲高皇藏而讓皇啓。遂祝髮以出。此稗官私記耳。而今忽云從亡。方疑其事。何遽實其人。且實其人。不過借其事。二也。以蔡運之坐姦盜論死。牛景先之走道寺死。梁田玉中節之爲僧道死。宋和、郭節之同質卜客死。俱雜載諸書。較若列眉。而今忽皆云從亡。將死者爲誰。逝者爲誰。從亡者又爲誰。三也。以雪菴和尚之疑爲葉希賢。見于本傳。而今忽云郭節。以衣碧、河西僧、與碣簿之初撫姓名。而今忽指衣爲趙天泰。碣簿爲馮潅。事愈詳而名益多。四也。尤可異者。何洲之與宋和、郭節等也。相約爲篡人客死。全身遠害。力固首陽。其爲士大夫何疑。忽云大監。果何所憑。夫爲是書者尚慝。而書中所列之姓名。其謂可知也。于是史彬遂不預祀。余考史氏所刻仲彬行狀云。府君性忠愛。然不樂仕進。開謫廣命。非其志也。有黠民當運糧貿其才力。百計求賂。府君執不許。其人慙且恥。乃譖府君不法事。逮下御史治。當代任逮府君獄。不即治。府君竟死。後御史至。辨所告事。無纖毫實。即坐告者以死。府君冤始白。行狀不載西郊集中。然就其所云開謫命者。不過爲稅長課最。縣官薦之耳。初無以明經入仕之事。而其徵下獄至死。謂所告事無纖毫實。則非以從亡被訐也。可知矣。慕表不著此事。故錢氏謂彬未甞死獄。然彬即死獄。於從亡又何與乎。余家距黃溪史氏不數里。見開最真。然邑志既不爲彬立傳。而史之後人。亦不能令慕表行狀之外。別有考證。余又何敢隨聲附和。故備錄錢李二公之論。以明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國史考異卷第五

文皇帝上

一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上視朝謂侍臣數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嘗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此、于是天顏愀然變色、乃進吏部尚書張紞、戶部尚書王鈍、謂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見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竟向朕直言之、勿隱、焉稱屬望老成之意、按王鈍以越三日甲辰、奉命往山東等布政司巡視民瘼、而張紞不見所終、遜國臣記云、靖難後、召紞及戶部尚書王鈍、諭云、皇明通紀云、成祖討姦黨張紞與焉、以茹瑺、李昂隆言得宥、復爲吏部尚書、一日、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原作太祖、紞懼而自縊、與實錄及遜國臣記相合、余考紞之死、說者不一、或曰、靖難師追、或高皇帝恩、不食而卒、或曰、聞文皇帝即位、自室上投地痛哭、徹夜、淚盡繼以血、遣奴竟自殺、或曰、投鍾山龍潭、妻與二妾四子家僮皆從、今按解職之命、在文皇帝即位後已踰月矣、而謂紞已前死者、蓋美之辭也、紞之自經、雖不著于實錄、而其事略可互證、(實錄已稱成祖語及散官事、歟息髮色、因極道輕佻諂諛之徒、導人君改祖法之弊、娓娓百餘言、乃進紞等論之、不斥其前此紛更之失、而曰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竟向朕直言之、詞婉而意嚴、此紞所以感憤而死歟、然王鈍復用、而紞不免者、非獨人品不同、亦以官制之改、職在冢宰、紞固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皇明記略云、靖難兵渡江、吏部尚書張紞自經于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備者、據此、則紞本縊于後堂、而投水死者乃其家屬俾聞失真、遂有竝投池語之說耳、紞之一死、足以謝方、鐵諸公、而王世貞以爲宜入循吏傳、誠有見也、

二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布政司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當建、速具奏來、九月壬辰、工部尚書張紞自經、兩馬夾舁至北平、建文君遜位後、復國臣記則謂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詣布政司、震直以洪武丁丑坐事降御史、未幾復爲工部尚書、不言曾以督餉被囚北平、而雲南呑金之說、尤爲傅會、按洪武實錄二十八年八月戊辰、遣監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則奉使安南、乃洪武末年事耳、若文皇即位、詔諭安南諸國、則在是年九月丁亥、與震直遣不相及、吳江謝常輓震直詩有云、海隅使節勞遠使、天生才傑佐高皇、亦可見遠使在高皇時、非文皇也、王鈍跋高太常前工部尚書嚴公歷官記云、蒙太祖高皇之寵遇、重其秩于左右、而不暇輟于簿閫、皇上繼登寶位之初、公以老辭、不預乎事、皇上復以公任事之久、眷顧而留居京師、篷蒭望之駕班、皇上、謂讓皇也、當禮列文皇即位、復召爲工部尚書、巡視山西、以疾卒于澤州公館、其言歷歷有徵、以實錄王鈍本傳考之、則鈍使北京山東、而震直使山西、其卒于澤州而不于雲南明矣、實錄本傳、述震直委親蹔偉、初起與朱、張二王首建議奪九門、轉戰其定夾河、滄州、盡瘁先登有功、是以福之善戰雖不及張玉、而視朱能則稍過焉、以(奉天靖難事蹟)考之、元年八月壬戌、真定之戰、耿炳文敗奔入城、閉門自守、邱福等殺入子城、門閉乃退、二年四月、白溝河之戰、令都指揮邱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動、上以精銳數千突入敵軍左掖、殺傷甚衆、敵勢披靡、莫敢嬰鋒、乃壓張玉、朱能、邱福等馬步齊進、入自爲戰、勇氣百倍、四年五月辛卯、淮北之戰、上別遣邱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外二十里、以小舟濟濟、漸近敵營、舉礮、敵驚愕、福等突衝敵陣、敵衆棄戈甲而走、我師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自

二年四月以前編以都指揮僉名于張玉朱能之次及四年五月則編反在朱能上其時張玉已死而六月癸酉陸都指揮使邱福朱能等俱爲都督僉事則福已奭然居首矣可見福之戰功顯于白溝河而淮上先登亦其次也福既坐與高煦善不爲揚議所與又以躭朐河之敗身死家破故國史蓋沒其功而鄭氏亦不能詳噫惜哉

四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己丑、敕遼王植曰、賢弟以遼地荒遠、經涉海洋、傀運爲難、固請改鎮荊州、今勉從所請、建國荊州、而仍徙封丙申、修荊州前護衛爲遼王府、鄭氏大政記謂建文元年八月、徙封遼王于荊州、誤矣、〔王氏家乘〕攷云、程敏政作其宗人長史通傳謂高皇帝上賓、從遼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從之國荊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副事得幸、公每召而笞責之、會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封事上之、凡數千言、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亦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衛指揮、被顧問、因乘閒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殺之、籍錄其家、按遼王渡海至京、推戴後、以壬午九月、偕從國荊州、從之、是時文皇即位久矣、乃謂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州、公草封事上之、不亦誤乎、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如此而已、豈寧王先自擇之、而後復悔之耶、鄭曉同姓諸侯傳云、王初欲得蘇州、上曰、蘇州畿內不許、又欲得杭州、上云云、王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歸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即罷司爲府改封王、此說最爲疎野不經、當王初無欲得蘇州事、所謂畿內不以封者、蓋太祖始封于吳、而杭州亦吳地也、王以壬午十月來朝、僅數日而江西之命下、又五月而後之國、安得有飛旗治道及稱病臥城樓之說耶、但王恃帷幄功、以衛封荒服、要求內徙、則誠有之、史官不深究其本末、見永樂元年三月有大寧內徙之役、在寧王改封之後、遂謂以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故改耳、不知南昌之封、非成祖意也、勢也、

五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巳、命都督陳用、孫岳、陳賢、移山西行都司所屬諸衛官軍于北平之地、設衛屯種、永樂元年四月丙子、中軍都督僉事孫岳免、岳建文中領兵在鳳陽、營毀太祖皇帝所建寺、取材修戰艦、至是爲刑部尚書鄭賜所劾、免官安置海南、遜國臣記云、孫岳洪武中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守戰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有法、列泰淮西、水陸有備、北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尚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違至京、宥死、安置海南、鄭氏所記、大概與國史合、但云金川門不守、猶堅守中都、則似增飾之詞、蓋岳本移軍北平之命、越半年而後謫海南、非止一房、徐輩免焉、遜國臣記因之、遂以通與希范竝列死事、然博覈如敏政、而所述先世事、猶不免參差如此、書又安可盡信也、

六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壬子、寧王權來朝、丙辰、宴寧王權、谷王穗、于華蓋殿、辛酉、改江西布政司治爲寧王府、永樂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改寧王府于南昌、是日遣王之國、賜鈔一萬錠、親製詩送之、按十月辛酉、已書改寧王府、二月己未、又追述之、書法不無費複、先是寧王奏請封國、欲得杭州、上報書以爲天子畿內不以封、祖訓不可違、請荊州、重慶、東昌、皆善地、可自擇之、初不及南昌也、豈南昌之徙、實出王意、因入朝自請之、而成祖遂舉以授之耶、且成祖前書固云、往者嘗許弟自擇封國矣、如遼王之荊州、亦其自請、而非朝命、寧王援例以求、或亦勢所不能靳也、然洪熙實錄、永樂二十二年九月、甯王又言寄居江西、非所封之國、不與封鎮各王例同、仁宗答之、亦第曰江西之地、叔受之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如此而已、豈寧王先自擇之、而後復悔之耶、鄭曉同姓諸侯傳云、王初欲得蘇州、上曰、蘇州畿內不許、又欲得杭州、上云云、王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上大怒、王不自安、歸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上不得已、即罷司爲府改封王、此說最爲疎野不經、當王初無欲得蘇州事、所謂畿內不以封者、蓋太祖始封于吳、而杭州亦吳地也、王以壬午十月來朝、僅數日而江西之命下、又五月而後之國、安得有飛旗治道及稱病臥城樓之說耶、但王恃帷幄功、以衛封荒服、要求內徙、則誠有之、史官不深究其本末、見永樂元年三月有大寧內徙之役、在寧王改封之後、遂謂以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故改耳、不知南昌之封、非成祖意也、勢也、

七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丁巳、吏部奏、前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皇上舉兵靖難之際、俱棄職遠避、宜貫諸法、命入粟贖罪、發興州屯戍、按當時國法甚嚴、自誅死之外、復有謫戍興州一科、而其姓氏多佚不傳、遜國臣記云、周紹、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民相率逃散、綰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壬午十月丁巳、吏部言云云、有司遂械綰于京師、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吳文定公管爲綰傳、以故獨傳郝等、竟不可考、陳敬宗撰黃淮墓誌云、靖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效順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衛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上卽罷之、蓋此二百一十九人者、皆以南人官北土、不早歸順、而得罪其後、多得生還、則黃淮一言之力也、周紹懷印南奔、於義無失、而傳盛讚其極力拒守、與糾義旅勤王、則似後人緣飾之辭、未足盡信、又敬英雜言云、靖難師駐金川門、是夕、給舍御史郎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遲者覺察以聞、文皇悉寘不問、已而軍衛繫之、累累相繼以獻、提死者輒歸附、悉復其官、今兵部郎縛册可概見也、然烏衆雲匿、亦已多矣、〔立齋閒錄〕載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教坊司官于右順門口奏、蒙錦衣衛鎮撫司發下在逃官

牛取先的次妻合無照例斟字奉欽依遵照舊例凌遲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坊司于奉天門題奏有奸惡婦卓敬女楊奴牛景先次妻劉氏合無照依前例奉欽依是此教坊册所記景先不知何官而前云在逃後云奸惡則必名挂逃籍而脫身遠遁者故其家屬皆權酷刑耳遂國臣記則謂景先與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逋寺中夫景先與卓敬且不可致而以爲數有戰功舉死逋寺又就從而諡記之也萬歷三十三年葉文忠公向高署禮部事有牛濱者自言景先之裔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變姓名徐行死于杭州寺中次妻劉氏沒入教坊劉氏遣子名能孔傳至濱皆不肯失身葉公信之爲除其樂籍事見朱國禎史概大都彭譽遂國臣記而曲爲之辭弘光中禮部又引致身錄以景先爲口所鎮撫而紀之從亡之列噫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事遠矣以景先翟爲及五郭公可也

八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辛酉都督陳質有罪伏誅初質任江西都指揮建文中調守大同遂隆中軍都督同知擅作威福劫制代王僭取府中器物鹵掠巳附居民強奪良家子女至是事覺誅之遂國臣記云陳質建文初充參將守大同尋隆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帥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上曰質好人害代王者遂被殺余謂燕師之起西北諸藩無不歸心如寧王則舉國以從矣谷王則濕師先遁矣代簡王妃與仁孝皇后兄弟也於燕至親而王年少好武所居又天下勁兵處成祖之欲倚以爲助久矣其出房庸攻大同雖曰誘李景隆而擾之然安知非謀挾簡王合燕雲之衆左提右挈如大寧已事乎質之劫制王也先事伐謀實爲成祖所深忌特以質手握重兵故遲回數月而後假他罪誅之耳成祖大同之役薊州廣昌相繼迎附旋復失之是時德州眞定諸軍遠不相及蓋亦質等之功所云鹵掠已附居民即其事也簡王在國多過失自永樂以後屢場勅戒詔其奪爵于建文時罪皆自取無可言者然當時周齊岷湘諸王得禍甚酷而簡王止收管册見幽國中則陳質之劫制未必非所以曲全之此與吳楚反時淮南相城守不聽王而爲漢之事何以異然則如質者不特建文之忠臣抑亦簡王之功臣歟

九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陳瑛言事愆初至京師有不順命而效死于建文者如禮部侍中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布政使張楨王鈍鄭賜黃福井昌隆皆宿衛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蓋上初入京城升及是修自經死覩時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自經死良在官閤家自縊顏伯偉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楨王鈍鄭賜黃福井昌隆皆宿衛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蓋上初入京城升及是修自經死覩時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自經死良在官閤家自縊顏伯偉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追戮之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

者惟此數人首尾完備則陳瑛一疏未必無表章之力矣然觀疏中所指似不止此數人及考（東里文集）則周是修實與西楊約同死事者也王叔英實跡西楊後題其墓者也顏伯偉則產於盧陵西楊嘗爲詩哀之者也乃知數人事跡之得見於史皆西楊之志也若其餘磨滅而不傳者何可勝言又豈獨卽頭乞哀一語爲西楊曲筆乎哉二十九人姓名史不具錄以皇明通紀所載姦臣榜考之自子澄、泰、孝儒、觀、叔英及迎附五人而外則有陳迪、練子寧、胡閏、鄒瑾、郭任、盧迥、侯泰、暴昭、毛泰亨、陳繼之、董鏞、竹溫、王度、高翔、魏公完、謝升、宋徵、卓敬、巨敬、其數相符然此榜止及文職而不及武臣不知何據其後增爲五十九人則諸書所載互有出入愈莫可致詰矣蔣立齋閣錄所記景清位甚顯死甚烈而史不著姦臣榜亦遺之此皆尙論者所深惜也

十

實錄永樂元年正月甲子武定侯郭英卒本傳言英從太祖渡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任恆宿衛帳中郭氏異姓諸侯傳云郭興壬辰隸滁陽王麾下時上在元帥甥館專征伐興備宿衛從克滁和興英之兄也劉三吾撰郭興神道碑云自癸巳歲起兵首隸元帥郭某麾下卽知所適主明年得滁州又明年得和州亦既從龍濟江蓋郭興兄弟皆以癸巳歲杖劍入豫而歸心太祖者也貢金閂國功臣錄則謂郭興父山甫高皇帝微時過之山甫驚異留飲酒酣備陳天表之貴因以子女入侍此蓋小說家彷彿呂公相高祖事而爲此言不知太祖託身于皇覺寺之前郭氏子女何從入侍若以癸巳起兵之後言之上方在滁陽甥館亦不聞其有副室也黃金之妄是資嗤噱又異姓諸侯傳云興有弟德成事上爲驍騎舍人召授某府都督僉僉辭不受致楊榮撰郭英神道碑稱兄弟四人長早卒次興封梁昌侯次某爾建都指揮使意卽德成也其官非舍人亦無辭都督事然則鄭氏所記德成削髮披緇痛飲避禍又豈盡有依據耶今皆不取

十一

實錄永樂元年二月庚戌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革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及北平都司等衙門大明會典云永樂初陞北平爲北京總督行部後既遷都又分設六部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於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元年復稱行在宣德三年行部革正統六年復除行在二字遂爲定制鄭氏百官述亦云既遷都能北京行部及六曹清吏司分置行在六部是誤以行部之後分爲行在六部似是而實非也蓋北京肇建革布政按察二司而設行部所以重其事權然行部之與六部階品雖埒職掌則殊觀永樂四年正月書北京行部幷天下文武官遷職七年正月書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官來朝賜勅戒諭皆與三司同列而宣德三年三月勅云爾北京行部實總畿內之郡邑以宣政化以共國用則其異於六部斷可知矣且也遷都之後初設六部於時行部實來營革而其革也乃在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字之後會典諸書皆誤也以國史證之永樂十八年九月丁亥命行在禮部自明年正月初一日始正北京爲京師不稱行在各衙門印有行在字者悉送印稅監預遣人取

南京各衙門印給京師各衙門用。十一月壬午、革北京行部、并所屬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清吏司。洪熙元年三月、命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然則六部之去行在也、行部與俱罷。其復加行在也、行部亦再建。兩者不相沿襲。非理甚明。宣德實錄、書三年八月辛卯、革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永樂初、建北京、置五府六部、皆如南京行都督府、行部猶存。凡五府六部文移合行北京直隸府縣者、及直隸衙所府縣申達五府六部者、必經行都督府行部文移重複、事或稽誤。上命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學士議。于是英國公張輔等言、北京既有五府六部大小衙門、非行府行部宜革。上從之。此則行部之與行在六部名實相混。在當時業已病之矣。王世貞謂既建北京、改北平布政司爲行部、蓋并二司之事爲一者也。考官制者其詳之。

十二

實錄、永樂元年九月戊戌、以利科給事中黃鉞爲戶科左給事中。姑蘇志云、黃鉞字叔揚、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進士第、遷戶科左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革除遺事〕亦同。然以史攷之、則永樂元年、鉞尚在不死也。豈當時官戶科者有兩黃鉞耶。遜國臣傳、則謂鉞與姚善同謀勤王、善死、鉞亦投琴川橋下。蓋本副使楊儀所爲傳。儀自記云、從餘慶書院僧本清疏衲中得所記黃黃門事實、則其僞託之跡顯然。而鄭氏不察而書之。何也。然則鉞之死、當以何書爲據。余讀陸釴病逸漫記云、黃鉞、常熟人、與胡深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家居。永樂初元、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其言與實錄合。然後知鉞初以家居、不與壬午之難。明年服闋、徵詣京師、乃從容自投琴川、而以半途溺死聞。此全宗免禍之道也。設令曾參姚善軍事、安得不爲遷者所跡、而優游以終耶。〔姑蘇志〕以先授刑科爲戶科、〔漫記〕以遭喪家居爲養病、則傳聞小異耳。錢氏〔初學集〕云、吾邑有黃給事鉞者、棄居聞變、自投琴川橋下。里人楊儀爲立傳。載給事與方希直執手商榷云云。又稱給事少受學於北五世祖濛濛之子孫收其屍。爲詩弔之。夢羽好著書、浮誕不實。又喜誇大其詞。讀之令人興起。然則鉞之死、固已正其誣矣。而此傳已流傳人間、互相援據。後之君子、無好奇擴異而遺誤萬世之僧史、則可也。噫、誠知給事之死在臨年以後、則楊儀牽合之謬、不攻自破矣。此錢氏之所未及、故究論之。

十三

實錄、永樂元年八月丙寅、以羽林前衞致仕千戶王欽、首歷城侯盛庸不法事、得實。實銀百兩、鈔四百錠。隆本衞指揮同知。九月乙未、削歷城侯盛庸爵。蓋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其口出怨誹、心懷異圖、請寘重典。以發餘衆。言之再三。遂命削其爵。是明通紀云、永樂元年九月、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諸子皆被戮。鄭氏異姓諸侯傳云、永樂元年、都御史陳瑛劾庸、庸卒。以鄭氏最卒之例推之。則庸當非令終者。而史臣諱之。但于是年閏月壬戌、書賜汝南王有勳書及幣帛等物。蓋以庸爲有動妃父。故以此慰悅其意也。則庸之死於獄、在九月後明矣。

十四

實錄、永樂元年十月甲子、勑晉府長史龍鎧等曰、朝廷封建親藩、而選賢命材、爲之輔導、實以贊成德業。不至於有過也。古之爲人臣者、無外交。今王府擅與西番往來、又私以車遞遣王年少寡學、而不知有長史、僞者、謂不知古可乎。廷臣皆欲置汝於法、朕恐傷親親之意。姑宥不問。今後慎毋復爾。勉之戒之。按明年九月甲戌、撰刑部郎中艾少禄爲晉府左長史、勑論有云、前長史龍鎧、既不能以禮處己、又不能以道事王。故縱羣下侵奪百姓、以累王之德。今已黜之、則鎧終不免於得罪也。革朝志云、龍鎧字德剛、萬載人。晉府左長史。錦雞師起徵兵於晉。鎧引大義力主發兵。將邸即位。謂械鎧繫錦衣衞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骸。得其所自書贊云云。此必鎧之後人欲爲揜其先祖之詞。而諸書不察。收入死事中。可笑也。鎧自以晉府交通西番事被黜。而云坐發兵舊嫌。不知稱時晉府所有者、太原護衞兵耳。朝廷以庇符徵之。誰敢不發。長史何功亦何罪。豈可引以自文乎。雖然、當永樂初、晉王弟濟熿已萌奪嫡之計。日夜搆成晉王罪惡。而首以西番一事爲晉過張本。觀二年九月、晉王欲上護衞及所當小徙和成訓答書、有惟當修德行善、豈可因一二小人爲非、輒自懷疑之語。則王之危懼可見矣。鎧之繫獄、亭知非爲法受過乎。嗚呼。鎧何不幸而生罹實禍。又何幸而死盜虛名也。遜國事大率類此。

十五

實錄、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震澤記聞〕云、吳有王光菴先生賓者、高士也。與廣孝友舊。諮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巢父逃堯、而堯不以爲非。廣孝連呼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因貴數其背恩不諫諸事。累百餘言。此皆吳人不滿靖難時事。而歸過於榮國者之託詞也。列朝詩集云、賓字仲光、長洲人。同里好韓奕先生及姚榮國道衍。榮國定策後、徒步往訪。歎若平生。作賑災記。鋪陳其功德。沒而榮國爲立傳。兩公契分如此。世盛傳仲光詆娸榮國。方盟卻走。終身不見。吳兒委巷妄語流誤。史家不可以不正也。余謂榮國爲人、不無可議。而其佐命之功、自不可沒。世徒以其不能保全忠節、而貴備之太過。至於仲光往還酬贈、亦交道之常。豈必峻絕而後爲高乎。建文遺跡又謂廣孝賑濟蘇、松等府。威聲赫赫。車徒甚盛。及南行、有觸詆者。廣孝若弗知。從官欲究之。廣孝遽止之曰、豈無同謀者邪。揚衢吉蘇談。至言少師曳履獨步。爲縣丞所笞。竟不加罪。此皆顛言榮國之徒忍辱而不知賑濟之命。雖欲令爲德於鄉、亦將以豐錦榮之。豈有橫受訶詈、等於野僧者。此焉紳先生所不道也。

十六

實錄、永樂二年七月丙辰、勑李慤隆曰、自古勳戚、始終保全。必君臣兩得其道。爾、朕姑之孫。少相親愛。其享富貴。實同此心。比者不煩以政。蓋欲遂爾優游。爾不體此心。內懷怏怏。交搆不靖。濟適日彰。朕念至親。略而不究。爾乃恃恩益恣。招誘無賴。藏匿逋逃。人發其奸。證驗顯著。爾僞言強辨。不知顓擅。論情據法。豈可寬貸。重念姑氏之親。但去勳號。絕朝請。其以曹國公僻歸第。以奉曹國長公主之祀。宜杜門省愆。易慮

爲善庶稱朕保全之意八月癸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同六部都察院等劾奏景隆潛畜姦謀將爲不軌廷臣累發其罪皇上曲賜生全而景隆略不戒懼益肆僭踰比者其家人被盜巡捕官臨視其家見景隆受賄者趨謁拜俯如君臣禮其勢漸不可長乞正典刑以收國柄上曰朕自有以處之丙戌至剛等劾奏都督李增枝明知兄景隆不臣之跡竟無一言規諫具於各處多立莊田每莊各佃僕無慮千百戶此其設意非小望明正典刑上曰景隆兄弟國之親嫡朕自處之其莊田佃僕俱沒入官鄭氏大政記云永樂二年十二月曹國公李景隆有罪下獄死坐僭踰不法及擅養亡命謀爲不軌也上初省景隆死惟沒其田莊令杜門省愆乃因奸人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下獄幽閉其家人谷王穆亦因而獲罪景隆疑其姓谷王爲高皇帝第十八子也余按永樂七年六月諭諸勳臣有云李景隆桀奸稔惡包藏凶慝造爲妖讖覬覦神器天地鬼神誰其逆謀朕念其祖母至親曲存覆蓋殺不知悛省懷忿積怨久而益深若此豈自保之道乎所謂造爲妖讖覬覦神器與通紀之說相符但云景隆下獄死則不然永樂十六年四月癸巳勅周王橚曰朕宥景隆下獄死則不然永樂十六年四月癸巳勅周王橚曰朕宥之發戍遼東彼知景隆因緣北京潛謀沧州諸處陰結黨與欲行劫獄爲人所告俱已拿捕置之於法檄資盛瑜乃敢藏匿景隆家人在於國與瑜豈可容以啣之增姑宥不問觀此則景隆十六年尚繫北京而其家屬則多駢死者矣[公侯伯襲封底簿]云李景隆因周王殿下奏舉太宗皇帝聖旨住俸住俸閘門閉住正統十三年奉英宗皇帝聖旨開門閉住致正統實錄載宣德十年正月乙酉命錦衣衛鎮撫司見監罪囚俱遵詔例本司開具李景隆家屬一十四名上命仍監禁之正統十三年正月癸巳勅南京守備豐城李賢等已廢曹國公李景隆家屬增枝等男婦大小三十八名拘繫年久人情不堪茲特推恩悉加寬釋令於所居閑住聽其出入生理與男女聽與軍民結婚嫁娶薪米之類悉仍給與是時景隆後臣民其推戴文皇帝纘大統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請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實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指害之殆哉

觀聖明卒設於法而臣家遠今受恩未艾云純之自記不過如此則鄭氏果何據而大書特書乎又致之史殷實有三子中子永貞爲孝陵衛指揮使在殷未卒之先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命永貞子永寧襲職食祿不親事則受恩者不獨二子也而野記謂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至恒與同寢置於榻內如是數年比長乃已其鄙妄尤不足辨

十八

實錄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上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才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天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上論勉之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爲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香燭銀二十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按二年三月已命擇第二甲進士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等十人俱爲翰林院庶吉士俾仍進學而周忱與焉至是請以進學翰林者學於文淵且其年少不愧英敏之目故上嘉而許之耳王氏科舉致云是歲人知選二十八人不知初爲六十人是也[野記]則謂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周文襄不與乃自請於上詔從之時謂之換宿此稱遂遍於人間凡來至其地而強縶附者以此稱之鄭氏[名臣記]因之亦云周忱永樂二年進士時翰進士二

竹橋深曦令人捽殷墜橋下死而曦譖奏殷自赴水死上疑盜殺之命下捕盜甚急至是都督許成發其事上震怒命法司治深曦罪賜殷祭謚蔡定遣官治喪葬官其二子順昌中軍都督同知景福旗手衛指揮使俱食祿不視事壬申譖深趙曦伏誅錄其家丙子封左軍都督同知許成爲永新伯子孫世襲指揮使雄其發深等之姦也按國史所書殷之被殺最爲詳明而[遜國臣記]則謂殷入朝譖深趙曦令人挾殷死筧橋下曦言殷自投河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深曦對曰此上命也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初公主素衣大哭闕門謂馬安在上曰爲公主踪跡賊無自苦余意陳瑛之劾殷繼青與長興二獄之後則文皇固非無雖於殷者然以當國之故實無意殺之也而深曦以私怨逆探上指擠之死地觀成祖賜當國監言謂馬梅殷雖有過失兄以至親不問比聞溺死兄甚疑之今都督許成來首乃小人所害訊鞫果得其情則成祖之心事亦既暴於天下矣許成譖深指靖難功臣[實錄]曹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陞許成爲左軍都督僉事譖深爲前軍都督僉事而成以同僚之雅不難白發其奸此非實深等以塞口可知也且深等事發下獄問七日而伏誅何緣有觸怒立斬之說乎遜國臣記稱殷嘗受高皇帝命輔建文者及鎮淮安擁兵不降成祖追公主以血書招至既見上有勞而無功之對甘餌揚過實初疑其子孫自爲之及閱[梅純備忘錄]云先高祖謂馬都尉洪武末出鎮淮安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其推戴文皇帝纘大統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請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實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指害之殆哉

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翰林應吉士。是皆課以二年之還。六十人。與三年之還二十八人。混而爲一也。且應吉士之名。不自永樂初訪也。國初選應吉士分置府部。如觀政進士例耳。（洪武實錄）有刑科應吉士楊靖。而劉三吾有送連士子子仁爲參軍府應吉士序。不專隸翰林也。其專隸翰林。則訪于永樂以後。而又拔其尤者與榜首三人。同升文淵閣。壞給賜予有加。上時宴館中。程其學業。此蓋造士殊恩。非常制矣。然而文襄請之。不爲越等。破格以詞林之去秘閣一間耳。如野記所言。則是應常一席。可以樂附而致。不幾介說親請要者。借爲口實乎。吾不忍文襄之受誣。節而訂之。

十九

實錄。永樂四年二月辛巳。庶府長史程濟、韓府長史司興、薄魏居敬、犯夜禁。兵馬司錄送法司。特命宥之。於是吏部言在京各王府官坐食奉祿。閒暇無事。致多縱肆。宜改用之。上曰。王皆年少。方資輔導。其長史、紀善、教授、伴讀之官。不可闕。若簡理奉祠、工正等官。職事閒暇者。暫遣還鄉。待王之國。各之於是。韓、潞、安、代、魯、唐、雒七府并靖江之輔國將軍。共留長史、紀善、教授等官四十員。餘審理等官一百三十四員。遣歸。紀善、教授、伴讀之官。不可闕。若簡理奉祠、工正等官。職事閒暇者。暫遣還鄉。待王之國。各之於是。韓、潞、安、代、魯、唐、雒七府并靖江之輔國將軍。共留長史、紀善、教授等官四十員。餘審理等官一百三十四員。遣歸。見。今復不俟命。汲汲圖歸。此豈有立志。可能爲民俾歸鳳陽守先塋。用慰挫之。應幾將來不墜其家。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欽自南京來朝。遂辭歸。上謂吏部臣曰。欽往者不知奉法。孤朕委任。故令讀書。以廣聞見。今復不俟命。汲汲圖歸。此豈有立志。可能爲民俾歸鳳陽守先塋。用慰挫之。應幾將來不墜其家。二十年十月乙巳、復欽魏國公。欽至是復至。上念中山王開國元勳。復欽爵祿。俾奉宗祀。十一月、欽以疾卒。蓋欽嗣封之後。繼掌都府。坐累罷歸。又十年。以來朝遂辭。爲民鳳陽。文皇何嘗因其父而證及其子邪。鄭氏乃謂其嗣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又不及仁宗復爵事。正統實錄亦云。欽、永樂五年坐事削爵。安置鳳陽府。此皆承其家傳之誤而不察也。

二十一

實錄。永樂五年九月乙卯、交趾總兵官張輔等遣都督僉事柳升、詹瑞布政使伊亞京、黎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而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實德元年三月辛亥、行在工部營繕司主事黎澄考滿。吏部勘奏。澄歷九載。悉不赴部給由。今又歷兩考。始給由。有違定制。上曰。澄在安南罪重。皇祖特宥而用之。今所犯小罪。可宥也。二年十二月丁卯、陞行在工部營繕司郎中黎澄爲本部右侍郎。食祿不視事。三年正月乙酉、命黎澄月奉全支米。澄、前安南僞王黎蒼之兄。太宗赦而用之。正統元年九月丁酉、陞黎澄爲本部左侍郎。仍於內府供事。以九年考滿也。八年四月乙未、工部左侍郎黎澄年七十。應致仕。上疏乞留用。上憐其交趾遠人。從之。十年六月甲寅、陞黎澄爲本部尚書。仍於內府供事。以九載秩滿也。十一年七月丙子、工部尚書黎澄卒。遣官致祭。命有司營葬。又（交趾都指揮使張欽本傳）永樂四年。從黔國公沐晟征安南。背領嘗騎千人覘賊于奇羅海口。猝與賊遇。欽奮身擐甲。面前與戰。數合。賊敗走。部卒李保保追禽僞衛國大王黎澄及其二子。澄之初授主事無可考。以諸書數之。當在永樂九年十年間也。（野記）云。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爲工部尚書。澄蕃製檢。爲朝廷創造神檢。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順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爲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幷祭澄也。其仲曰膠。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幷賜江陰

下。有大功於國家。曲赦歸祖。今歸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歸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沒後錄。（洪武實錄）封司福薄八月朔。皇冑歸祖長子釋迦保見上。賜名欽。嗣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卒。皇明通紀云。壬午六月。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誠意。法司追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然以元勳國卿。欲誅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革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按遜國記。止言勒歸幽錮。與實錄本傳合。而通紀則云。先下獄。後錮第。歸祖乃心王室。與齊黃同事。而卒免於西市之誅者。議親也。議功也。則下獄之說。似不爲譌。蓋與曹國公例正同。而國史大書中山武甯王長孫欽襲封魏國公。其指有在矣。又攷之史。永樂九年三月壬午、給事中曹潤等劾奏五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勇、魏國公徐欽、定國公徐景昌等。監試殿試武官。縱家僮奪其弓矢。法司奉旨追捕。勇等竟不與。請正其罪。命錦衣衛悉捕其僕付法司。勇等姑宥其罪。又曰。徐欽未諳政務。令歸務舉長智識。以奉宗祀。庶免作過自累。十九年正月壬辰、欽自南京來朝。遂辭歸。上謂吏部臣曰。欽往者不知奉法。孤朕委任。故令讀書。以廣聞見。今復不俟命。汲汲圖歸。此豈有立志。可能爲民俾歸鳳陽守先塋。用慰挫之。應幾將來不墜其家。二十年十月乙巳、復欽魏國公。欽至是復至。上念中山王開國元勳。復欽爵祿。俾奉宗祀。十一月、欽以疾卒。蓋欽嗣封之後。繼掌都府。坐累罷歸。又十年。以來朝遂辭。爲民鳳陽。文皇何嘗因其父而證及其子邪。鄭氏乃謂其嗣魏國公遂乞守墓。上怒謫居中都。又不及仁宗復爵事。正統實錄亦云。欽、永樂五年坐事削

田畝與永錫其祿。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爲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卽自立爲王。[王氏二吏致之云。]季弟之次子曰澄。卽所謂僞相國越國大王者。季弟及昔既長。鑿澄赦出監。遣內府器仗。累官工部尚書。子叔林。亦累官工部侍郎。倉。尚書俸。不聞其賜姓與所謂鄧騰也。按國史。明言黎澄爲季弟長子。昔之兒。而王氏云次子。且以衛國爲越國。亦謬。至於野記。鄧騰及其季自立之說。尤爲無稽。江陰李翊漫筆。載鄧尚書事狀略云。公諱明。字光遠。安南產也。三歲失怙。恃其姊君阮摳衣撫之成人。長而力學。國王陳日煃知其才。以女妻之。元至正間。詔拜尚書省左參知政事。道國朝永樂元年。充其國正使。齎方物表箋入慶賀。上嘉其驅騁。賜宴於庭。陞辭。賜鈔錠綺表。遣官護送還國。三年及。逆臣黎季犛殺其主。公毅然興義兵伐之。四年。首迎王師內附。率其子建平府鎮撫使鄧師海。拜官僉軍民獻納東都路。英國張公輔受之。遂命統攝歸附人員。六年七月。敕公爲參政。撫其民。授師海九眞知州。繼以招降郭專等功。陞知福安。八年。陳季犛復嘯聚。朝廷屢詔招撫。兵部尚書黃公福遣公至軍。諭以禍福。言辭懇切。季犛倒戈效順。詔授季犛左布政使。凡招徠者攝官增祿有差。時黃福以工部尚書掌交趾布政司事。非兵部也。八年十二月。季犛上表請降。上許之。以爲交趾布政使。非左布政也。上乃命戶部郎中王進、指揮陶弘、乘傳趣公至京。錫之延宴。拜賢善大夫、行在工部尚書。賜第京師。仍給鈔錠白金衣幣器用。命扈從北征。乃與同附大鴻臚陳公季晫、工部尚書黎公澄、刑部侍郎鄭公賜、製神銃神銃。退蹙廢於九龍山下。未幾遘疾。以永樂十年五月一日卒於王事。享年六十有一。上悼念功勞。遣官諭祭。賜葬京師西山玉盌岡南安河邨之原。與陳黎二公邱隴相望。誠異數也。師海以公舊勳。竹帛無載。於官。奏聞。贈光祿寺丞。遂葬江陰由里山之東麓。未幾。廷議交趾推誠順化功臣子孫。宜頒恩命。敕下戶工二部給勘。合賜江陰縣善政橋南莊房一所。靖江東西二沙孤山等處沙田十八頃有奇。俾子孫居其地。仍世蠲其後。一爲順天府儒學額外廩膳生員。一爲鴻臚寺司賓署序班。典其國通事。余致之史。永樂四年。討黎季犛。歸附姓名。無所謂鄧明與子師海者。惟九年十一月、張輔追陳季擴於綠海。聞石室、福安等州縣草寇黎蓬、范懷等近交趾城爲患。遂往征之。黎蓬中流矢死。賊將范懷、杜簡且、鄧明、阮思賊等遠遁者。相繼懇被禽。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帖然。然後知此鄧明者。昔附季犛爲寇。以力屈就禽。而其地在福安州界。與事狀勞逸相近。其後朝廷或赦而官之。與黎澄例同。而事狀所云。先爲參政。繼管尚書。疑亦後人夸大之辭也。且鄧明卒於永樂十年。年六十有一。則當元至正間。不過十餘歲。國王安得遂以女妻之。而有參知之命乎。明以九年至京。而成祖北征。克剌。則十二年事。計明之死。亦已久矣。焉有扈從退虜之非。蓋鄧之子孫。勒拾平定南交錄及通紀諸書而爲事狀。故其官爵功次。多有失實。至若姓名存沒。則約略可據。亦足以證「野記」之誤矣。又按宣德三年八月、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交趾土官知州阮德柔及州判縣丞訓導吏典等。以公差考滿了爨。同妻子家人還交趾者。中途聞王師已還。而賊據城皆不願歸。具告有司。遞送至京。願就京住。上命各與房屋。依品級支俸。無俸者月給食米一石。故官家人月給食米五斗。七年七月。敎交趾土官知州等衙門歸順土官知州等官阮遵干等四十五員。爲山東、山西、青州等府州縣通判、判官、照磨、驛丞。蓋當時優拊歸化之臣如此。鄧師海之官主簿與賜田宅。必亦用此二例也。而事狀云以言事謫。後贈光祿。皆傳會不足信。

國史考異卷第六

文皇帝下

一

實錄。永樂七年二月己卯、册立張氏爲貴妃。權氏爲賢妃。任氏爲順妃。命王氏爲昭容。李氏爲昭儀。呂氏爲婕妤。崔氏爲美人。張氏。故追封河間忠武王玉之女。王氏。蘇州人。徐賢朝鮮人。庚辰。命賢妃父權永均爲光祿寺卿。美人父崔得霏爲少卿。順妃父任添年爲鴻臚寺卿。昭儀父李文命。婕妤父呂貴眞爲少卿。順妃父任添年爲鴻臚寺卿。九年正月乙酉、命鄭允厚爲光祿寺少卿。允厚、朝鮮人。被庭之親。因其來朝。特授是職。而不任事。二月壬辰朔、賜光祿寺少卿鄭允厚等宴。十年二月戊辰、給授鴻臚寺卿任添年、少卿崔得霏語命。癸巳。賜永均允厚等宴。十年二月戊辰、給授鴻臚寺卿任添年、少卿崔得霏語命。癸巳。賜永均允厚等白金米布。列朝詩集云。永樂氏奇事述云。權永均等雖貴至列卿。而尚居朝鮮。至宣德中、永均以計聞。賜白金米布。中有高麗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國王李芳遠所進。而權氏穢粹。善吹玉簫。最爲寵幸。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益恭獻。芳遠驛送妃父永均至。拜光祿大夫。食祿不管事。尋遣歸國。宣德中卒。賜白金米布。女官王司綵有宮詞云。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

留步壁玉簫嘹曉月明中此詩專爲權妃而作寧獻王宮詞云忽聞天外玉簫聲花下聽來獨自行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又有三十六宮秋月白美人花下教吹簫之句皆記其實也以史攷之權永均等之官列卿即在諸妃册命之後其時永均等皆未至京師也厥後因其來朝始以次授誥命而永均則在九年正月初非以妃歿後加恩且其官亦非光祿大夫也獨鄒允厚者不知於被庭何親觀其與永均同給官誥同預宴賜豈亦以權妃故邪又實錄洪熙元年三月戊子遣中官往朝鮮賜敕光祿寺卿權永均賜其家白金二百兩衣幣表裏各十爲陳永均太宗皇帝賢妃之父至是以朝鮮國王李祹言其卒故恤典及焉蓋仁宗推廣先朝餐賜之恩如此而諸書謂永均宣德中卒賜白金米布皆誤

二

實錄永樂七年三月乙卯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卒安直隸滁州人濟寧衛指揮使洪武三十一年擢右軍都督僉事上舉兵靖難安率衆拒戰被禽上惜其才特宥之以爲北京行後府都督僉事委任無間至是以疾卒九年正月庚寅北京行後軍都督僉事平安之子宏陳乞優給特命月給指揮使祿進國恩記謂永樂七年三月成祖見安忽問曰安乃尚無恙安慚懼遂自經野記謂安守北平以事入見上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安已自經矣誤以上言爲憾之也上嗟惜曰是予錯說話矣按是時車駕未至北京亦不聞安以事入見則自經之說虛也保兒一驍勇武夫雖親犯顏行非成祖所深忌鑒墜之敗既已惜其才而宥之委以居守之重數年于茲不聞有大罪聲而一言之疑遽至自裁恐保兒亦不爲也令成祖果宿憾未釋則九年正月其子必不敢以優給上陳而猶不失世職之緣果何率而得此當以國史爲信可矣

三

實錄永樂九年六月交阯布政司右參議解縉有罪徵下獄縉先爲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兼見龍任坐廷試讀卷不公出爲廣西布政司右參議會有言縉嘗被建儲時密議者遂改交阯布政司命專督化州餽餉時翰林檢討王偁有罪謫隨總兵官在交阯教縉指言廣東化州二人遂共趙廣東嫉妒山水忘返縉又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上曰爲臣受非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并偁皆下獄後斃嶽皆頗死楊士奇撰解縉墓碣云上初與武臣邱福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哲婦難時殷勤也武臣成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諸其有恩從功上不聽福等即首請不已終不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祕而未發明年册仁宗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又明年福等初議頗泄于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潘郎舊臣無罪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參議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阯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面陛車駕還高煦言縉瞰上遠出我儲君徑陛無人臣禮逢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遊出貲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聚之高氏楊公於縉有知己之感所書被譴至死最爲詳叙而國史多所避諱非之云坐讀卷不公及避事勞民等語皆文致之詞也實緣錄云坐儲未決有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邱福等泄此語

於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邊遠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爲也天順日錄云文皇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窮黷之國通正朔時貢賞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不聽仁宗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偏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文皇遂怒謂離間骨肉縉由此二諫得罪洎監察御史陳循初漢府果反交阯亦叛悉如縉言蓋縉爲人職易無城府既預密議復時時進裁抑支庶之說故上怒其離間而漏泄之謂得行耳攷實錄金忠本傳言初議建儲上以問忠所對悉合上意上喜賜白金百兩產事之除蓋旌其直云忠與縉同持正論忠見旌而縉被黜者一則殷旅之舊一則新進之臣也縉之自廣西徙交阯介哲化州餉耳蹟無妄指廣東化州之理縉非病狂妄書隨人教誘爲此意縉從南京歸必皆與偁逗遛江廣間故有娛嬉山水之謗贛江一議亦就所見言之而文皇既入高煦等譖遂假此爲罪耳至於李至剛之亂縉實爲縉牽引下獄故也然士奇撰至剛墓表又敘其言縉怨望事餘多序錄以爲李之言解必因解有誤而附勢之日而怨之不知至剛特因縉之失職左遷而媒擊其短俾遠竄荒徼耳至於下獄而死則漢庶人實主之至剛亦何能爲黃淮本傳又以爲淮與有力皆未必然按鄭氏大政記永樂十三年春正月解縉暴卒王氏家乘敘致戮野史云錦衣帥紀綱上因語上見公姓名而怒曰縉猶不死邪綱退而與縉對泣沃以燒酒埋雪中立死以正統實錄所書縉下獄死家產沒官妻子戍遼東數語觀之則此說近實然縉之大節在於安儲固不繫乎病死與否也

四

實錄永樂十年五月乙酉瓦剌順寧王馬哈木等遣其知院海答兒等隨指揮孫觀保來朝且言既滅本雅失里得其傳國璽欲遣使進獻盧爲阿魯台所要請天兵除之上曰此胡驕矣狐鼠輩不足與較命禮部宴賚其使者而遣之仍遣使齎勅諭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十一年五月庚子答失里等來奏馬哈木等弒其主脅傳國寶又擅立答里巴爲主請發兵討之願率所部爲前鋒十二月壬午開平備禦威安侯郭亮等馳奏猱瓦剌諜者言馬哈木等兵至欽馬河聲言襲阿魯台實欲寇邊於是上決意伐之鄭氏大政記云永樂十年九月瓦剌馬哈木攻破本雅失里立答里巴爲可汗二十年閏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案本雅失里爲瓦剌所弒事在十年至二十年阿魯台所弒者乃答里巴非本雅失里也此鄭氏之譌也唐氏紀事本末云瓦剌馬哈木立答里巴爲主率兵攻本雅失里滅之然則弒本雅失里者馬哈木也非阿魯台也永樂之十年非二十年也昭然可知矣而通紀諸書俱云阿魯台以二十年閏十二月弒其主本雅失里通紀無此文唐氏誤引耳是時去本雅失里之死已十年餘矣何得云阿魯台弒之邪阿魯台雖倔強漠北阻兵安忍然無端而加以弒本雅失里之罪且也羣公載筆列史同辭阿魯台百餘又何以自辨邪迄今二百餘年猶孤道臭業已散於野燒裘馬餘魂未必遊於起墜骸於邛節之中求其失誼之故也哉案馬哈木既立答里巴於是阿魯台不肯赴衙庭朝會至馬哈木死阿魯台連破瓦剌之衆而答里巴亦歸逋北至二十一年瓦馬哈木之子脫歡大破阿魯台追至宿兎山掠其人口畜牧殆盡阿魯台蓋以是時懟而戕答里巴故也先土

于既歸於我。即奏阿魯台叛主虐人。違天逆命云云。蓋阿魯台奉本雅失里爲可汗。故以馬哈木爲叛主。馬哈木奉答里巳爲可汗。故脫脫與也先十千又以阿魯台爲叛主矣。余謂元運既終。自愛猷識里達臘之後。四十餘年。凡九易主。皆同類相噬。慘于屠脰。而北虜益以孱弱。方阿魯台之奉本雅失里也。自謂守府之共主。道馬哈木之滅本雅失里也。居然問鼎之邪謀。乃陽稱獻璽。陰圖遠邊。成祖知其氣已驕。非文告所能馴服。故決計出師。瓦剌將居奇貨以要重利。不知北虜室質而貧。不識也。既而答里巳建號。阿魯台以瓦剌所立。不肯聽命。乘馬哈木之死。遂弒之而奪其璽。未幾。馬哈木之子脫歡大破阿魯台。又并太平部落。鋒是瓦剌寖強。宣德九年八月。脫歡遣使臣昂克等來朝貢馬。且告已殺阿魯台。獲傳國璽。欲獻。蓋師其父之故智也。章皇知亡國之璽。不足爲輕重。故詔勿議。抑而不納。厥後普花也先之徒。弒立相尋。而此璽不知何歸矣。嗚呼。可謂知所寶者也。

五

實錄。永樂十年十二月癸丑、擢進士周文褒爲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十五年二月甲戌、河南左布政使周文褒、右布政使王文振、俱坐罪謫戍廣西。文褒以新進。驟膺左轄之命。既而降爲編氓。不復收錄。其得罪顛末。世莫能明。嘗閱干錡寓圃雜記云。我太祖以燕城爲元都。都形勢可以制御。因以封我成祖焉。及上登極。即廣衍即爲皇城。頻年駐蹕。當時羣臣不知。容意所向。屢請南還。因出令曰。敢有復請者。論以妖言。於是河南布政使周文褒等皆遭重罰。自此莫敢再言。然則文褒等之謫。蓋以阻北遷故也。弦之史。永樂四年閏月壬戌、文武羣臣洪國公邱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復詔羣臣議營建北京。先是車駕至自北京。工部奏請擇日興工。上以營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羣臣復議之。則營建之議。實在車駕南還之後。初未嘗禁羣臣進言也。特廟謨先定。故罪文褒等。以示意耳。然遷都大事。史但載公侯都督及大小九卿公疏。餘皆闕而不紀。其爲奉春之建策。留侯之演成者。果何人邪。觀鎮遠先猷記。載其祖艾國公顧成、與成祖論遷都利害。纚纚數百言。則知當時造膝密謀者。不止一成。而惜乎其無徵也。葬墟詩話又載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蕭儀姓氏。他書不少概見。至謂言者與陳瑛忿爭闕下。則瑛之誅死已久矣。鄭氏今言。葉辨其誤。而名臣記、復誤采之。按史永樂十九年五月乙丑、陞給事中柯暹、監察御史何忠、鄭維桓、羅通等俱爲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上嘉納之。然其詞佞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上曰。敬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慶等慚而退。然上猶虛慶等誠言之故。悉陞於外任云。蓋本天殿之災。在十九年四月。而其時營建宮室。皆工部主之。故柯暹等應詔直言。多侵李慶等。而慶等欲罪之耳。然則所謂忿爭闕下者。殆李慶等事。而傳者妄指爲陳瑛也。上於柯暹等委曲保全如此。何獨簡儀一人以觸忤極刑邪。繇此言之。可以斷其必無矣。

六

實錄。永樂十一年正月辛丑、大理寺左寺丞王高、右寺丞劉端、以縱姦縱外親棄市。遣國臣記云。劉端、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寺丞。廉明執法。靖難後。與同邑王高並舉。縱方孝孺坐樹陰剝皮而縊。高與端同年進士。又同官。咸曰高刑部郎中。按是時距孝孺之死。已越一紀。安得云坐縱孝孺邪。至言端以建文二年進士。驟遷大理丞。亦非也。史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辰、擢監生劉端爲給事中。永樂元年八月己酉、陞刑科給事中王高爲本科右給事中。四年正月庚戌、陞刑科給事中劉端爲右寀坊右司直郎。七年六月乙丑、書論皇太子所云。欲陞王高爲戶部侍郎。浙江江西人不得任戶部。如高非出浙江、江西亦從陞用。高本江西人。時爲刑科給事中。皇太子愛其詳謹。端厚。欲益進用之。而未暇詢故事。上蓋知之。不欲顯言拒之。故婉詞以諭云。七月己卯、陞右寀坊右司直郎劉端爲大理寺右寺丞。從皇太子請也。八年七月癸巳、皇太子陞刑科左給事中王高爲大理寺左寺丞。二人服官先後。可考見者如此。王高資序。似在劉端之前。其起家進士與否不可知。決非與端同年也。二人之佐廷尉。皆出仁宗所拔擢。左右近侍。必有藴藏其過於上前者。故卒陷微文死耳。觀七年六月之論。則上之疑高實自此始。鄭氏未見實錄。宜其影響失眞也。

七

實錄。永樂十一年二月辛亥、設貴州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初、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凶很淫虐。生殺任情。與其副使黃齡搆怨累年。互有奏訐。朝廷雖惡宗鼎。然以田氏世守其地。曲與保全。而改黃齡爲辰州府知府。思州宣慰使田琛亦與宗鼎有怨。禴晴結琛。使襲宗鼎。宗鼎及琛數相攻殺。禴既得志。肆橫虐民。民甚苦之。琛自稱天主。妻爲地主。禴爲大將。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宗墳墓。而戮其母屍。蕩掠其人畜資財。所過殘害其民。宗鼎訴於朝。屢敕田琛、黃禴、赴闕自辨。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爲朝廷所容。遂有逆謀。潛使蠢人張勝、依託教坊司官吏勉。得出入禁廷。將伺便爲變。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而敕鎮遠侯顧成以兵五萬壓其境。因蠲叛散。琛等就禽。與黃禴相繼械送京師。皆引服。琛妻冉氏尤强悍。復遣人招誘臺羅等寨蠻人指揮亮等爲亂。竄朝廷遣琛還招撫。因得免死。上聞之。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橫恣。然夠舊自歸。得末減。使復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絕禍根。上以其罪固惡。幸今免禴。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勝其害者。遂留之京師。月給俸祿。宗鼎怨望。出詆言。因發其祖母陰事。謂始與黃齡姦。實造禍本。而竊損其衣食。欲殺之。祖母亦發宗鼎縱殺親母。濁亂人倫等事。上命刑部正其罪。論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初命田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爲土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播扇旁州。妄開兵釁。屠戮善良。抗拒朝命。已正其罪。不可宥。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綏撫。可更置府州縣。而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差稅悉仍舊。爰徵紀聞云。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宋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爲宣慰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川以獻。僞及明玉珍。洪武五年明玉珍敗。茂安乃降。立爲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於兵。宗鼎復

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秔稻.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永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琛自言願見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叛歸僞夏時.何不徵取屬汝邪.盡十分之二.則此時黃中猶在.濬化.距簡定之誅.且五年所.王氏固論功不及.遂疑中已爲輔所僇.殊爲無據.鄧氏是朝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鼎諸不法事.上曰.過惡在彼.汝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殛汝矣.琛叩首受譴而還.與宗鼎搏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榜論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咸斬之.乃論三下面交錄云.朝廷屢下詔招撫.授陳季擴布政使.彼欲受命.惻於其黨.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既溫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命.往往因循玩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懼.不敢辭難避險.未幾.遂有愛子江之捷.時十一年冬也.觀此.則黃中之僇.乃討陳季擴時事.而非討簡定時事也.厥後英公鎮交阯.不踰年而馳傳急徵.即黎利繼叛.不聞再縱虎符.意當時得小如山諸罪.必有以專殺之罪.聞公於上者.故北征之役.請偏師追廹.而文皇不許.東征之役.請率兵誅畔.而章皇不從.雖曰保全功臣.而使折衝之略.不得竟其用.亦可惜矣.英公之儻猱好文.當在中山、岐陽二王間.而卒受制奄人以死.豈非命哉.

九

實錄.永樂十二年六月丙午、車駕發雙泉海.次三峽口.前鋒都督劉江等哨見虜衆.馳報.上率師疾程而進.命皇太孫與寶鞏同行.專以鐵騎五百護衛.戊申、駐蹕忽蘭忽失溫.是日虜寇上.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數千級.追至土剌河.馬哈木等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皇太孫遣騎兵四出覘視.知虜已敗走.上始還帳中.皇太孫入見.上語以虜敗之故.皇太孫再四出覘

徵右寧坊大學士黃淮等。是日。淮先至行在。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交奏其罪。遂下獄。陳敬宗誌黃淮墓云。上欲立東宮。密預圖公。公曰。立嫡以長。萬世正法。上意遂決。癸巳。車駕再巡狩。公留守。時漢王濁蓄奪嫡之志。忌公獨深。日夜窺伺間隙。流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滯十年。處困中。惟日賦詩以自遣。鄭氏名臣記全采誌文而爲之論曰。初與公並入閣者七人。胡儼早休。胡廣先卒。解縉沒謫獄。惟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幄最密。並總修累朝實錄。而公圖士十年。家食餘二十年。蒙詔簡牘。君子弗信也。按淮以議建儲得禍。國史既沒。不著。而三朝聖諭錄。復備書淮與西楊不相容之事。其故可知矣。正統實錄黃淮本傳云。建儲之議。與嘉誌合。至謂淮直諒多才略。熟諳朝政。然同列有小過。淮每以聞。以故人或怨之。解縉之得罪。淮與有力焉。亦瑕瑜不掩者也。按縉錄乃云。詢於博識諸士大夫。有謂方正學之誅夷。尹昌隆之籍沒。許白雲之極刑。皆出于文簡。因憶昔祭酒劉益嘗見謂文簡好營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素病瘵。瘵病能染人。自是有旨。免朝。則未必然。若果有之。小人之尤者。何得老死牖下。好還之天。豈惜然邪。夫尹許之獄。淮果有力與否不可知。若方正學事。淮方新入翰苑。雖承顧問特達之知。其力豈能生殺人哉。淮于窟獄之起。雨人當戍邊者。猶力爲救解。何獨贊成正學之獄。所以然者。西楊叩頭乞哀一語。既已得罪信史。而其徒欲以誅夷之酷。委過於淮。以取後世耳。彼尹氏悪能辨之哉。立嫡以長之對。預綴錄又以爲解縉。意者二人不謀同辭。故文皇知物望有歸。難動搖耳。本傳獨言縉之得罪淮與有力。恐亦得之傳聞之誤。考縉誌狀。皆所不載。而陳敬宗正人。其言必非阿所好者。取信焉可也。

十一

實錄。永樂十二年十月丙申、江陰侯吳高以罪免。初、高領兵守大同。多不法。及上北征。班師至興和。高稱疾不朝。被召回京。縱家人給驛及私役有司車牛。又擅以守邊官軍千百戶鎮撫張玉等百二十餘人隨行。所過騷擾。爲御史成務等所劾。遂免爲民。洪熙元年十一月乙卯、釋故江陰侯吳高之子亮等爲民。先是亮等有罪。仁宗皇帝發充海南衞軍。中途赦還。行在吏部以聞。上命釋爲民。鄭氏異姓諸侯傳云。高永樂十二年被劾。編氓江陰。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上見高名。曰。高往年多行無禮。謫戍海南。高即死。徒其家。會赦得釋。宣德三年。子升乞嗣。不許。實錄不著吳高之卒。但云其子亮等有罪。仁宗令戍海南而已。而鄭氏謂仁宗惡高無禮。故謫之。則高至洪熙初尙在也。竊疑靖難之初。高以逸東兵敗攻永平。爲成祖所深憚。難用計去之。或未能釋然於衷。迨仁宗尤號寬大。於高固非讎敵也。何永樂間止爲編氓。洪熙初遂至遠戍邪。果令高有嫌於東宮。則宣宗又不宜援赦例俾免其子也。至謂子升乞嗣。不知當時亮復安在。鄭氏蓋據襲封底簿。其與實錄互異者。莫可考正。當以高卒於永樂末爲近是。江陰李氏漫筆云。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販大青嗅。平生未嘗自見其足。永樂間。至京乞恩。太宗命光祿寺給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衞士挾之。因不得發廢。後家不給食。假頒。又食婢。邡俱成籬。以充饑。所云鐵舍。未知爲亮。爲升。恐是誤以宣德中乞嗣。爲永樂時事。蓋吳高既坐罪削爵。未死之前。其子何從而襲庶邪。若其事之俚獷。尤不足辨。

十二

通紀。永樂十三年五月、上諭三法司。如今各處有妄告姦惡的。好生擾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姦惡已提到官及未提到官的。都饒了不問。今後但有指以姦惡爲繇。生事擾害良善的。罪之不饒。遷國臣記云。永樂十四年。諭法司姦惡齊黃等。違親未舉者惡宥。來告者勿理。據此。乃遷都北京後維新之美政。所宜詳述。而實錄於成祖赦一人。容一言。無不委曲臚列。以揄揚主德之寬厚。顧如此大事。獨遺之何也。然自是嚴禁少弛。告訐之風寖衰。而紀綱罪敗等。皆以發剝誅。則所全國體甚多。諸實牒盡無微邪。致胡廣本傳云。實舜母喪還朝。上問百姓所苦。對曰。百姓安。獨郡縣窮治姦惡外親。蔓延爲害。上立命罷之。則德音之降。當在廣還朝後矣。皇明詔令。載十四年四月二日皇帝勅諭三法司。嬖者姦惡齊、黃等。煽惡造凶。謀危社稷。賴天地宗廟之靈。已皆伏誅。至甄去穢。必絕其根。搶攘不盡。又將滋蔓。蓋鋤莠所以養其嘉禾。除惡所以保其良善。惡類既剪。良善獲安。自今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凡姦惡遷親已拿在官者不宥。外未拿者惡宥之。有來告者勿理。如勅舉行。此與〔遷國臣記〕合。則〔通紀〕所載勅諭謂也。今從詔令。

十三

實錄。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監察御史鄧眞言十事。其一、吏部之弊。二、戶部之弊。三、禮官之弊。四、兵部之弊。五、刑官之弊。六、七、八、皆工部之弊。九、十、軍衞之弊。上可其奏。命諸司悛改。再犯不赦。水東日記云。建安〔楊文敏公行狀〕己亥十二月己丑。進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太宗皇帝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偵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鄒眞伸入奏。衆皆股栗。免冠請罪。詔諸司卽日悛改。怙終者不赦。王文端公所爲公傳云。朝臣有便巧迎合。爲公所抑者。議欲聞之。會北京缺祭酒。衆請以公任焉。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上命以授御史。國言於庭中。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簡正。〔楊文貞公撰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縱。忌公伉直。發其私。適太學缺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疏之上不聽。公遂密言單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留中不下。所言似不同。若楊文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略之矣。王氏家乘改云。文貞爲文敏墓誌。據其辭義。公與諸大臣相爲排詆也。致行狀前事頗詳。今止云留中不下。則御史鄒眞所上何疏。邪抑將以此爲諱邪。若文定神道碑。并上疏事盡削之。大抵南楊爲碑誌之類。尤寂寥不足道。余謂東楊密疏本留中不下。而後授鄒眞入告行狀。傳誌雖互有詳略。原無不同也。東楊以衆舉爲祭酒。遂指斥諸司積弊。言雖公而意近私。賴天子明聖。曲全形跡。故不犯大易失臣失身之戒。然而授草言官。排詆大臣。皆不可爲後世法。是以實錄諱之。神道碑又削之。周學士敘所謂三暢陽欲陰施。此亦其一端也。

十四

實錄。永樂十九年十一月丙子、上以北虜擾武。命尙書夏原吉、方賓、呂震、吳中等議。將親征。原吉等其議。

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上召資。資言今糧儲不足。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倏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即命原吉往視開平糧儲。而吳中入對。與方資同。上以邊屬空虛不悅。召原吉頗繫之。以大理寺丞鄒師顏署戶部。幷繫之。於是資懼自殺。資見原吉遣繫。念事由己發。恐罪及。遂自經死。上謂之曰。朕未肯有罪資意。何遽自殂。蓋猶惜其才。居數日。沒聞其平日所爲。怒曰。生失誅矣。命戮其屍。下刑部尚書吳中獄。二十二年八月戊午。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官。初。大行皇帝凶問至之三日。皆釋原吉於頌繫。勉勞之。咨以國事。至是復其官。賜冠帶衣服。被褥帳幃咸備。復刑部尚書吳中官。及原吉本傳云。北虜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原吉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平之。無煩六師。忤旨收繫之。〔李東陽撰傳〕則云。十九年。上議親討北虜。羣臣莫敢言。公曰。吾受上恩厚。不可不死爭之。約尚書方賓同諫。入獨言曰。頻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災告間出。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攝。勿煩六師。上命公治邊儲於塞北。實懼自縊死。遂獲罪。幷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官剋日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趣甚急。公曰。姑少俟。不爾。庶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上御午門問征虜得失。公歷陳往蹇。謂當治內。不宜勤遠略。執不變。坐繫內官監。太孫奠請宥公。上察公忠。間訪國事。公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某語未了。若謂其受朕者。李氏序事。號爲典練。而所記原吉諫北征語。皆本其子太常君事狀。故多過其實。史言方賓先見上言邊儲不足。原吉繼之。遂有開平之行。及吳中對與賓同。上始慙。徵原吉歸。原吉歸之資。亦懼罪自殺。蓋主議者原吉。而發端者則賓也。且邊廩空虛。賓在戶部。令實不先以其言入告。又何懼罪之有哉。李氏謂約賓同諫。入則獨言。又以賓死。遂獲罪。皆誤。夫開平糧儲。自有主者治之。公特往視多寡。已耳。席未煖而召還。繫內官監。在賓未經死之前。特旬日間事也。觀侍郎張本等奉命造車。發民餽運宣府。在是月甲申。則原吉之還出還返可知矣。當使者之急徵。原吉雖德量過人乎。何暇從容治粟。下代司庾之事。此皆不情之甚也。致楊榮所爲墓誌。與楊士奇所爲神道碑。俱無此事。今不取。

十五

實錄。永樂二十一年五月己丑。常山中護衛總旗王瑜上變告。言指揮孟賢等糾合羽林前衛指揮彭旭等舉兵。將推趙王高燧爲主。而謀不利於上及皇太子。命下急捕。賊既悉得。遂召皇太子趙王公侯伯都督尚書學士皆至。上御右順門內。親鞫之。蓋是時。上以疾多不視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皇太子仁明卑下。往往裁抑宦寺。而宦官黃儼、江保等尤見疎斥。儼等日譖之於上。頗上聖明。父子親愛。終不能間。然亦希得進見。而儼素厚高燧。常陰爲之地。且詐傳上注意高燧。以誑誘外人。由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厚善。密言於賢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與其弟孟三、常山左護衛老軍馬恕、田子和、興州後屯衛老軍高正等。日夜潛謀。連結貴近。圖就宮中進毒藥於上。俟上晏駕。即以兵劫內庫兵仗及符寶。而分兵執公侯伯五府六部大臣。豫令高正僞撰遺詔。付中官楊慶賚子。至期。從禁中譖以御寶頒出。廢皇太子。而立趙王高燧爲皇帝。布置已定。瑜正之。物正密以告之。瑜力諫曰。此國氏滅族

之計。正不從。瑜遂入告。上賢所僞誅。遣詔震怒。立捕楊慶賚子斬之。上顧高燧曰。爾爲之邪。高燧惴慄不能言。皇太子爲之營解曰。高燧必不與謀。此下人所爲耳。上命文武大臣及三法司鞫治。賢等罵曰。上曰。王射成以天象誘人速誅之。賢等更加窮鞫。併令遣死。遂下錦衣衛研治。未幾。併非熾惡誅之。二十二年九月丁亥。陞遼海衛千戶王瑜爲錦衣衛指揮同知。旌其發孟賢等逆謀也。楊士奇撰王瑜神道碑云。永樂癸卯五月。太宗皇帝微不悆數日。未出見羣臣。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咸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潛結屬官王射成等及內侍登子。共搆邪謀。欲俟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己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蓋虛不從。即事敗。遽粉。而尸其謀者。公娛家高以正。布澄已安。高密以語公。公駭然曰。奈何。廿爲權家滅祀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上覽之。初疑其詐。反覆詰難。乘爲公危。公詞色不少挫。既捕賢等至。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僞詔。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登子。陞公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高以正即高正。但實錄以爲王瑜之與氏。而碑則云娚家。豈有所諱邪。奉天靖難事跡。載方孝孺草書貽燕世子。令錦衣衛千戶張安齎詣世子。時中官黃儼姦險。素爲世子所惡。而高燧深結之爲己地。及安持書至。儼已先遣人馳報上曰。朝廷與世子已通密謀。上不信。高煦時侍上。亦贊儼言非謬。上亦不信。語竟。世子所遣人以書及張安皆至。洪熙實錄云。時二郡王高煦、高燧、二郡王高煦、數出從太宗皇帝三郡王高燧、留佐居守。宮寺黃儼、以高燧之幼鍾愛也。爲媒孽奪嫡之計。將爲己利。使其黨往來飾譽高燧而短帝。又謂帝將爲朝廷固守北平以拒父也。觀此。則靖難時黃儼已爲媒孽故謀侯宮車晏駕。倉卒出遺詔廢立。如趙高之于胡亥。而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希指謀爲變。實秘不令趙王知。則又大類賈高之於張敖矣。神道碑謂欲俟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最爲得情。而實錄則有舉兵推高燧爲主及就宮中進毒藥於上之說。蓋亦出一時告密。張皇發動之詞。正統實錄王瑜本傳云。瑜發不軌事有枉者。死之。自東兩平。如高縣者。號呼救解而卒。則斯獄之不能無濫可知矣。余嘗論高煦雖有戰功。而凶悍無賴。非成祖所注意。顧獨憐高燧讜愿。數命留守北京。其睥睨下堂。無欲富貴者。而黃儼、江保、又爲之內主。譖言日聞。故高煦雖徙樂安。而仁宗之勢猶發發也。實德實錄趙王世家云。王寡學問。好武事。初守北京時。命有司政務悉啓王而後行。而邪說左道之人。多見進用。永樂七年。太宗皇帝初巡守至北京。聞其過失。震怒。誅長史顧晟。鑑執其所用小人。被王冠帶。不許入侍。賴仁宗皇帝力爲救解。乃復冠帶。陪入侍。以此推之。知成祖無易太子之志甚明。獨黃儼、江保、實爲禍本。久留左右。而不加罪何也。然有未可深言者。邪說是年十一月丁亥。皇太子聞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譖之於上。皆不聽。召楊士奇撰王瑜神道碑云。永樂癸卯五月。太宗皇帝微不悆。數日

服禮儀。一遵太祖皇帝遺制。辛卯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與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鳳所至。御輒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龍鳳次雙筆峰。文淵閣大學士楊榮、御馬監少監海壽、奉遺命馳訃皇太子。洪熙實錄云。初、榮同幼孜扈從北征。凡軍中一切機務。皆令與聞。時軍行累月。尚未抵賊巢。而步卒多艱。且讒言賊已遠遁。遂令班師。及中途。太宗疾作。頓劇。已而崩於榆木川。中官馬雲等皆詭皇莫知所措。乃密召榮、幼孜、入御幕中。首議喪事。榮等言宜循古制。用衣衾殮斂。衆曰諾。咸有欲於他事寫勅用寶。遣人馳報。榮等曰。誰敢爾。先帝在即稱敕。寶天而稱敕。詐也。獲罪匪輕。衆皆曰。此言良是。榮等乃命中官備以大行皇帝崩逝月日。并遺命傳位之意。啓皇太子。衆等從之。既作啓。遂以屬榮及少監海壽馳報皇太子。正統實錄楊榮本傳云。師次榆木川。太宗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已而宴駕。惟榮與親密中貴二三人在側。榮極斂如禮。戒勿發喪。整軍旅。嚴號令。外無知者。王文端所撰傳亦同。王氏二史攷云。野史謂榆木川之崩。金文靖公遠集諸內侍。秘不發喪。銷錫爲棹鍋之。即殺工滅口。作二詔。一爲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留都。偉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文靖一時鎮靜之功。不可及也。按此舉實楊文敏公謀。文靖特成之耳。仁宗特有勳陞賞文敏。論功甚詳。據史、八月甲辰、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至自行在。致大行皇帝遺命。皇太子命皇太孫馳赴開平。恭迎龍鳳。報訃各王公主。諭告中外。丁未、成服。己酉、龍鳳次鵝鴈口。皇太孫至。御營哭迎。軍中始發喪。太軍號慟。聲徹天地。辛亥、在京文武百官軍民人等。皆素服哭迎龍鳳于居庸關。然則所謂太子在南都。與喪達京師。寂無知者。一何舛邪。余謂此舉實文敏、文靖、同心共濟。諸書或竝美二公。或首推文敏。要之各不相掩。史敘洪熙元年正月丁丑、楊榮、金幼孜、各辭尚書一俸。上曰。卿等事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況皇考賓天。還在塞外。艱難等盡力維持。朕每瞻奉兒筵。未嘗忘。今與三俸豈爲過多。卿等其勿辭。楊文貞誌文敏墓云。師次榆木川。上不豫。既上賓。凡沐浴襲奠飯含棺斂一切之禮。悉出二公。未遂推公先馳歸報。蓋決疑應變。乃文敏所優。文靖固不如也。若遺命已馳京師。太孫未赴行營。所恃以鎮靜物情者。非文靖而誰歟。宣德實錄金幼孜本傳云。忌從北征。道中兵疲。上以問輦臣。皆莫敢對。幼孜獨請還師。雖忤旨不悔。又稱幼孜論事必正。則班師之早。文靖實有功焉。按遺使論扈在五月甲申。班師之計。已決於此。不然。大舉親討。安肯未見敵而還。而久淹沙漠。兵疲倦。實猝有鼎成之變。將爲矮擊所乘。中外恇擾。可爲寒心。然則文靖獨諫還師。尤緊安危大計。而文敏所爲北征記。直以振旅之速。歸之哀顯。國史因之。恐非事實。墓誌謂二十二年從北征。中道軍倦不繼。上聞之。命公與金公總計其數。遂如公言。遣使論扈。釋其不臣之罪。下令班師。此似文貞緣飾之詞。使文敏果有是言。北征記不當自沒其善。而幼孜本傳。何以云輦臣莫敢對也。識者審之。

明事斷略

撰人不詳

明事斷略目錄

洪武起兵　平定東南　三征　王午徇雞
集師濠和　定鼎金陵　開設貴州　開設交趾
宋事始末　洪武平閩　平山東盜　河酒轉運
洪武平吳　平定兩廣　治水江南　太子監國
平方國珍　故元遺兵　征遼庶人　麓川之役
北定中原　略下河東　王振用事　土木之變
洪武平夏　洪武平滇　南內復辟　石亨之變
徵定關中　復遼忠烈　誅曹吉祥　平藤峽寇
封實功臣　封國燕京　汪直　平岡原寇
正位分藩　轉戰山東　開設部陽　平河北賊
靖難師起　長驅金陵　安化之變　劉瑾之變
再出河北　入正大統　平江西寇　勦平蜀寇
　　勦清平苗　再平江西　沿海倭亂
　　平桶柱寇　討寧庶人　俺答封貢
　　江彬之變　誅滅岑猛　勘處專權
　　庚戌之變　更定祀典　勘定安南
　　議復河套　追戮仇鸞
　　世宗崇道教　再定大同
　　平湖貴苗　遼王起兵

明事斷略

洪武起兵

太祖起兵江北。先借滁陽王爲潛龍蒼飛之地。既而繼兵和陽。以所得婦女還人。此得天下之根本也。實從之彦既集。渡江之策斯決。用馮國用陶安之言。而據金陵以爲形勝。然後四望以爭天下。衆恃大江爲險。形格勢禁之道也。至如克太平而非總管靳義。克集慶而非南臺御史福壽。兵戈方始。卽憂死事之臣。得鼓舞忠義之術矣。乃若天生聖人。祐異多端。紅羅浮水。雷風成墳。以及紫衣護於道上。黃雲覆于城頭。視斑彪王命論神母徵應。殆有進焉。乘元之弊。芟除羣雄。與漢高同符矣。按起兵在元至正十二年。此十六年也。太祖此時用龍鳳紀年。已蹈元朔矣。

平定東南洪武

既據金陵。已得形勢。然後命將出師。掃除越、定湘漢。以及江介淮揚諸郡。蓋是時友諒雄殲。士誠、國珍、尙在。又元爲其主守臣尤力。羣雄割據。人思盼烏。兵革方始。創業艱難。正在此時。觀其臨軒遣帥。平定東南。首戒徐達曰。吾自起兵。來嘗妄殺。城下之日。勿焚掠殺戮。又取浙東諸郡。戒諸將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大哉王言。眞天地好生之仁矣。其規模之大者。立中書行省。以爲出政之本。以廉茂才爲禁旅使。而得重農之義。聘禮劉基等謀謨經畫。以咨詢治道。鑄太平建業諸路田租。發倉賑濟貧民。倉猝兵間。間

關遠獻。於斯見焉。宜其天命有歸。蠭起在位。爲三百年一統之主。獻。韓林兒死而始用吳年號。勦進大位。則又讓讓未遑。如是者皆帝王氣象也。自此以後。長驅中原。遂克元都。金陵王氣。實肇一統之業。非小朝廷偏霸之可比矣。此元至正二十七年也。

集師滁和洪武

上之去滁而略定遠也。實爲趙均用、彭早住所逼。乃定遠諸寨或以義招。或以計取。輒數萬人爲我用。誠天賚也。於是取滁州爲根本。立郭公爲滁王。救六合於瓦梁。破元兵于滁河。又詐兵以取和陽。得巢湖兵而渡大江。其勢如破竹。東南王業基於此矣。然則郭公之不死於趙普勝之手。機在上之去滁。趙彭見上到定遠。氣力已成。故不敢加害郭公。實爲上也。造郭至滁而奉之爲王。禀其節制。報恩良厚。二子背父而有岡上之謀。其後一受小明王命。死於元兵。一竟無聞焉。此國史之傳疑也。嗚呼。獨不可因父而庇其子乎。

定鼎金陵洪武

金陵、東南一都會。斯時元不以重兵守之。而羣雄蜂起。福通據潁亳。天完擾荊楚。士誠擅吳會。俱舍金陵不圖。則天之所以資太祖也。然太平取而也先不服。破金陵而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國有人焉。自此以後。倉江南行中書省根本強固。北伐西討。可以橫行矣。太祖首據金陵。良以元兵尙勁。大江以北。蟠結犄角而不可搖動。先守而後可以戰。計無如金陵者。緯長江爲險。形格勢禁之道也。此圖維天下之規。不止一時形勢然也。史記以爲金陵之計。首出馮國用。然自是太祖意中事矣。

宋事始末洪武

太祖之興起也。蓋有兩端。在河陽則藉郭子興爲兵主。在金陵則藉韓林兒爲紀年。二人死後。乃自爲之。韓林兒自稱宋後。倡元福通主其事。自至元辛卯以後。江北之地。山東幽薊秦晉中州。俱爲福通所騖。不暇有事江南。太祖一力江南。江北一帶則有福通爲之蔽。此天之所以生福通諸人。爲聖主驅除。民思王者之師。天眷神武之主。所以不勞餘力而卒定中原也。歟。若夫福通既死。林兒携至金陵。初。太祖欲以御座奉之。得劉基胡床一踢不果。宋幾遂殆。嗚。此事非基爲之。吾不信也。然而物不兩大。亦勢在使然也。

洪武平漢

友諒與太祖爭鋒。凡兩大戰。一則親犯建業。有龍江之敗。一則攻圍南昌。有鄱陽之敗。而身以斃國以亡。其他池州之敗、與慈湖采石之敗。不與焉。鄱陽之敗。友諒雖斃。然太祖舟泊淺沙。得韓成緩師。又難星過度。得他舟和易。濱死者屢矣。呼吸生死之間。於彼乎于此乎。危乎危乎。以右事推之。龍江之敗。與孟德之赤壁、荀堅之淝水、無異。鄱陽之敗。則楚漢垓下之師也。一戰而天下定矣。然龍江之役。詐降者康茂才。戰者劉基。堅守南昌兩月不下者。朱文正也。三人之功尤著。又皆以時事擾之。爾時張士誠據有吳會。若使與友諒協謀戮力。以偏師綴建業。而各以大兵隨其後。未審太祖何以待之。且乘友諒猥攻南昌之日。太祖往救之時。士誠以一旅搗建業。太祖能無內顧之憂乎。又使浙右方國珍、陽有陳友定。江北有韓林兒、

劉福通使諸巢俱乘兩主鷸蚌之勢合謀併力而藏之何有迭巢哉恐太祖自守不暇矣乃數人者齷齪自守無復遠志天生太祖爲中原主逐生友諒諸巢代爲驅除代爲制據在太祖一以爲誅賊一以爲舉事而江淮兩粵與夫浙閩中原之地俱得於諸巢之手若與元無與焉太祖名爲捕元而其實所得之土宇非元之版圖而諸巢之職方也是漢高祖唐太宗諸人所不及也在當時爲太祖敵者友諒耳友諒起家漁子稱帝四年年甫四十有二太祖權險而不死友諒流矢而天亡成敗之機決矣造其後武昌既下

洪武平吳

士誠起家高郵據有江浙其地南至紹興北連山左與太祖相攻伐淮南浙西之間鼎峙彼此歲無虛日友諒而下與太祖爭東南者此人也友諒既平太祖命將規取先事淮揚蕩其巢穴既三路取杭湖分其兵勢而平江既下吳越瓦解挨厥所由說者謂士誠無遠略以不能早取金陵及不能與陳氏共寇金陵爲失算夫閩金陵者早亡而自守者獨得稍緩須臾天命有歸無強弱皆斃一也所不愧者其婁劉氏據婁塍自焚義烈與齊巽爭高士誠絕粒自盡至死不降是亦漢高之田橫哉

洪武平閩

陳友定非賊也元之忠臣也初以福清布衣談兵放戰以巡檢積功爲中書省元之待之者厚矣乃陳張吳興吳越路絕繼不避險阻海道入貢所以報元者亦厚矣至如却友諒國珍之兵士地陷而復收明使者至則殺之飲血誓以不降兵克延平則飲藥拔劍終不偷生一則曰報元一則曰爲元死元之諸臣如友定者少矣究至雷雨復蘇昇至建業臨刑倨強其言曰已矣勿多談抑何從容而就義也當其時八閩之守臣雖尚有人而主張運籌則友定一人太祖取閩水陸二道先之以胡廷美何文輝從陸攜之以湯和廖永忠從水宜其擯枯也歟然而友定父子始終爲元者也非寇也元之忠臣也此太祖洪武元年也

平方國珍洪武

國珍賊中之小家也觀其受元官爵伺釁自固幕我蹤援三郡來歸蓋游移兩可藉據海隅無遠志者也迫湯和朱亮祖等提兵深入國珍不能一矢相加潛身出走計窮而降亦可叠矣此無他向來遨遊於元明之間糜爛勿絕特有士誠爲之蔽耳吳克而國珍隨之起事在壬辰癸巳之間猶在汝潁蘄黃羣兵未起之際而成就止此既不能稱號問鼎如陳張之兩雄復不能納土早歸煩天兵之猝至志小而情悲矣使當時元浙東當事能用都事劉基之言方氏首亂早爲撲滅則江淮觀望諸公或者有所懲創不至橫行耶抑天命有歸劉基之生爲明非爲元也

平定兩廣洪武

兩廣爲元守時無舉事者皆元臣也太祖吳元年念漢吳越三方既平乃命楊璟從陸路取廣西命廖永忠朱亮祖由海道取廣東已得首尾相援之勢又命鎮撫指揮陸仲亨出贛州指揮金朝興出橫浦以故三路兵進廣東之師得元左丞何眞一降遂成睡手

靖江之役兩月不下必得東師深入始克威功皆遵廟算而行者也是役也有二善焉土官世守既已納印歸誠即行寬恩以招遠人令兩江溪洞黃岑二姓勿生攻心二善也此洪武二年也是時已命徐常二公有事中原矣

北定中原洪武

太祖起東南據金陵創大業漢吳浙閩既平嶺南亦定十二年爲洪武元年乃遣大將徐達及副將常遇春北定中原蓋十三年來之所圖維無非意在中原耳且中原去元都近元人所必爭非徐常二人不可以故由淮入河由山東及河南由河洛及潼關皆二人功多又先命鄧愈駐襄陽以爲聲援上移舰汴京以示彈壓而後乃議及元都之舉於是元都遂在掌中矣論論中原之檄勸勉以不殺爲念即蒙古色目亦示開宥大哉王言同天地矣天生聖人爲中國主豈偶然哉今迹其克中原之易者何耶先是劉福通輩宋後韓林兒之名山東河南幽薊一帶爲所破滅殘毀人民鞭靈元之守臣官者降者仗義死節者棄已去其十之八九故太祖藉南方得勝之兵乘人心瓦解之勢自塔兒海過春一捷元脈已破繼之以河西務郭英一戰元主隨遣至於命湯和傅瓚以繼軍需推誠降將左君弼等得其死力皆帝略之大者宜爲天之所與歟

故元遺兵洪武

元都雖失元主在遒元臣擁兵各遊擊岑吮血與我爲難宋岱斯須相忘太祖既得天下二十年中與元兵相終始其功最著則徐達自西安拔定西取王保保李文忠由居庸入沙漠追元主徐達沈兒塔一捷保保僅以身免擒王公以下不可勝數文忠應昌一捷元主先殂獲嫡孫買的八喇並后妃諸王無算此洪武三年事也二人擯元之功于是首著繼此以後殲歲不戢沐英和林之捷擒火脫赤全部以歸鄧愈招諭吐蕃河湟以西甘朶爲思藏來降藍玉捕魚兒海大捷又得王子公主平章劉益降而遼東始爲我有太尉納哈出降而東方乃以無事連年用兵諸將之功偉焉獨是王保保終不臣服此太祖所以歎息也元有人焉自是太寧福餘朶顏及東勝大同各置衛所置都指揮等官統徐達馮勝等分布諸將屯種各鎮東至開鐵西至偏關設險守固二千餘里亭障屹然籌算邊功可謂盡善元子就擒不忍獻俘以唐太宗陪喬爲比聖人存心日月爭光矣

洪武平夏

明玉珍以隋州布衣起兵元末初爲倪文俊鎮沔陽溯夔而上因得重慶爲謀主稱王稱帝奄有西蜀年三十六卒子昇襲之報聘來貢修事大之禮無缺我兵薄關陝得與元兵孤因起太祖遣傅友德等將屯伐之兩路進發傅以陸路由秦道陳倉襲階文二州楊璟以水師進瞿塘爲鐵鎖所梗不利乃得友德永忠計取瞿塘然後二路合兵西川震動明玉以降此洪武四年也當其時傅兵已至綿州漢州懲下流不知乃削木牌千餘書兵至日期以爲消息然後友德兵鼓譟而進沿江守將解體人心遂成風鶴又有鄧愈駐襄陽運糧軍興不致乏絕安得不成功哉然則蜀可割據之區而據主

一統之外府也。公孫而下。若王氏、孟氏、與廢如一轍。不其灼然者哉。

略下河東洪武

河東、元之右臂。既下元都。自當有事河東。況此時擴廓帖木兒守太原。驍勇敢戰。患居肘腋。則河東之役。勢不容已。徐常等取道冀寧。直趨太行。上又命馮宗異、湯和等從河南一路會兵山西。由澤潞以取平陽。由絳州以取太原。則擴廓在掌中矣。澤東韓店一戰。楊璟敗績。幸有郭英保定之捷。擴廓遁去。太原遂下。爲擴廓此時計者。若使奉元主之命。直走燕京。則達等即得太原無所用之。惟是反兵而救太原。已爲達等所料定。且燕京既棄。而太原復不可救。遂致狼狽而入大同。此元運之將終。而非擴廓戰之罪也。由是達等平定關陝。而遏奉殞命柳河。命也。此時元主之勢。無如元都。次則河東。二方既下。大統已集。過泰雖死無恨矣。

徵定關中洪武

徐達破吳。北定中原。克燕京。皆勢如破竹。兵不留行。惟關中之役。未免少却。多所蹉跌。則以有擴廓帖木兒在焉故也。李思齊、張思道、借擴廓爲聲援。擴廓亦資二人爲羽翼。故較他方獨難。思齊來歸。思道跳梁。擴廓衝突於平涼甘肅之間。伺隙而動。擣鄜無虛日。蘭州之役。解圍而退。關陝以平。厥後擴廓遂遠遁沙漠以終。心亦良苦。按擴廓一名王保保。察罕帖木耳養子。察罕爲元總帥。恢復山東。厥敗宋兵。死于降將。元封潁川郡王。元運既徂。元之兵力亦弱。惟有擴廓。自燕京敗衄。復崎嶇于河東關陝之間。與王師爲難。氣屢折而弗撓。心益困而彌銳。至不得已而寧爲塞鬼。恥爲華人。國雖亡。有人焉。有是父。有是子。世篤忠貞。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洪武平滇

滇國東接烏撒。西連土蕃。隔金沙。南北萬里。西偏一都會也。太祖十四年。命傅友德、沐英、諸人討之。命以三路進師。一從永寧入烏撒。一由辰沅抵普定。然後進兵曲靖。直搗雲南。諸將從之。自石一戰。梁王自焚。雲南底定。藍沐二人秋毫不犯。綏緝其民。宜爲王者之師矣。友德再定烏撒。進川蜀之糧道。沐英大破平緬。神機衝其象兵。諸將崎嶇大理、北勝、東川、平越之間。百戰功高。雲南雖下。其所以收復雲南者。力亦殫矣。緬國、車里、八百、老撾、皆請內附。頗不偉哉。其經畫之大者。開屯田於參衛。而軍興不匱。置貴州都指揮使及雲南布政司。而統軍治民有樞。置鹽課司以足用。改蜀道驛以避瘴。所以策滇者何詳也。其他定貢額。均力役。水利學校。次第修舉。沐英功在僰墟。宜世守矣。按此時貴州尚未立布政。統於滇也。至永樂乃割四省地郡縣之。與滇分治矣。

封賞功臣洪武

外史曰。皇明龍起翊運功臣。徐常以下。雲蒸霞變。風雲龍驤。歷考前代。未有如是之盛者也。懋功之典。五等備矣。追封之隆。湮秩有差。獨是因胡惟庸一人。誅蔓數萬。連及功臣五十餘人。善長伸敕。卒不免於死。抑所謂殺運未除者歟。蹤而繼之。增雉之戈。興矣。抑帝性雄武多猜。故借此爲韓彭之舉。知國運所不足

者此耳。帝既剪之於前。成祖復伐之於後。忠義之魂。上訴於天。追季世寇盜縱橫。宗室名王、多被慘害。亦其驗也。

褒顯忠烈洪武

歷觀諸死事之臣。惟鄱陽一戰爲多。則當時太祖勁敵。惟陳友諒爲最。此漢高之項籍也。不滅雖水矣。克功臣廟於廬鄧。血食之長。與彭蠡俱永。諸臣不死矣。至如韓成臨危代主。甘飽江魚之腹。與紀信滎陽之事。異世同符。一火一水。日月爭光。高陽侯之封。首冠諸臣。祕典允宜。其他攻城斬將。死於激手。俱得廟食。紀享不朽。亦烈矣。至于崇尚風節。旌顯余闕、安豐等。猶足振起百世。廉頑立懦矣。

正位分藩洪武

英雄衆事。多有所資。乘人心之憤。爲創起之業。太祖之興。宋主韓林兒是也。元得天下於宋。宋主中國證樂文章三百年。人心思宋。未容澌滅。故元末劉福通等假其名以號召中原。所向無堅城。太祖起淮泗。先資郭子興。後資林兒。借正統之苗裔。悼華夏之人心。此亦漢高奉義帝之心也。克金陵。稱吳王。用龍鳳年號。林兒殂。乃即皇帝位。建元洪武。是其心何嘗一日忘故主哉。天生聖人。猶降多男。剪桐訓梓。二十有四。亦云奇矣。獨怪高后所出四人。太子燕王。本爲同母。靖難之兵。以叔戕姪。以臣伐君。是何相煎之急也。按之前代。晉八王、梁湘東、與南北二齊、同室操戈。骨肉相殘。未有不敗者。獨宋成祖。一雪此言。毋亦太祖救民塗炭。再造區宇。功最大。故國本搖而不動。社稷危而復安。有出於理數之外者。仍歸太祖而不在成祖也。

封國燕京洪武

太祖以太子仁柔。幾欲易儲。已逆知燕王之必帝。千古之明主也。劉三吾以秦晉爭之不果。後遂有靖難之事。甚矣經生之論人國也。漢高、唐太宗、初皆有易儲之心。不即行。皆不免於旋踵。然則國家大事。英主力行。亦在乎斷而已矣。太祖亦爲常見所拘。況下此者乎。說者又謂此際有天意焉。燕王宮殿。皆元舊制。他王不以爲例。已生覬覦之心。況有奸僧白帽之說。逗其非常之想。即無齊黃諸人。成祖亦不以燕王終矣。獨怪靖難一舉。而忠義種子盡矣。前有胡藍之變。後有靖難之師。不三十年而兩大獄繁興。誅伐互起。屠剿國良幾無遺類。天地之生才有數。斧斤之誅鉏屢已。猶幸遴取順守。勤于求治。卒能保其天祚有而勿失也。

靖難師起永樂

成祖發跡藩用兵。太祖久欲易儲。已逆知其必變。當太祖之喪。建文業已正位。乃入臨稱病不拜。其周公輔政之心。已見於此。齊黃謀削奪藩封。遷周執齊。逼湘削齡。諸國受禍。皆因疑燕而起。乃國燕之謀未成。而諸國已先受禍。謂燕王束手待斃。此非人情。爲此時計者。惟有齊泰先圖燕王一著耳。乃惑於子澄之言。先諸國而後燕。所謂機事失於蚤中。天命有歸。大物將改矣。造張信之言一洩。而張昺、謝貴隨以就擒。兵端起。不可救矣。向來謂平陳青山海之兵。徒虛設耳。然齊黃、建文之見錯也。果事不成。無害爲忠。成祖

若敗則吳王淮南復見於後世矣。建文一代之主也。建文君之稱。謂正史何。則年號之當復。不待異世辨之矣。

轉戰山東永樂

外史曰。靖難初舉。革除建文年號。已甘心於建文不兩立之勢矣。建文以李景隆爲大將。識者知其必敗。不待渡江之日矣。耿炳文真定敗後。景隆提師河間。不進其罪當誅。可以易將矣。乃舉朝悟然不悟。以致有北平之敗。奈濟南。這至成祖攻大同。而景隆來救。復至道路相左。是亦走也。猶以提師加官。白溝之戰。成祖幾危。景隆復以單騎走德州。是時鐵鉉爲景隆督餉。知事不成。誓守濟南。景隆棄德州走濟南。布陣未定。復以單騎走。嘻計自北平、白溝、德州、濟南、凡五走矣。景隆何善走也。人謂景隆原非將材。非也。蓋實欲成祖之速帝耳。成祖一陀於東昌。脫盛庸之擒。自景隆爲將。曾無一捷。謂非幸建文之敗。而樂燕王之成。誰其信之。建文圖窮。使景隆將兵。是開門而揖盜也。且屬諸將勿令脫他日有殺叔父名。愚甚矣。嗟乎。此時若以鐵鉉爲大將。燕唾手矣。任用非人。自取其斃。建文圖無論。齊黃輩固可勝食哉。

再出河北永樂

靖難之師。再出河北。而未嘗不爲成祖危也。爾時盛庸在德州。吳平等在真定。遜東守將楊文劉永劻大同守將房昭在紫荊。盛庸既有東昌之捷。身爲大帥。則率將聽其約束。若使聞成祖未出兵之時。四將合力。直搗北平。則成祖內顧不暇。何敢南騖。唯是以孤軍單敵。擒逼日久。自取敗衄。滹沱之役。德州真定繼敗。而楊文始劉永劻房昭始出紫荊關。計之晚矣。成祖乘得勝之師。復克東西二敵。回顧根本有餘裕矣。惜乎先發制人。克師在和。而南軍未之知也。此時若以鐵鉉爲大將。必能辦此。又此時內無強臣。外無逸敵。故燕王得以一意窺南耳。計靖難之師。轉戰山東。歸北平者二。一苦於濟南之鉉。一苦于東昌之庸。再出河北。歸北平者一。則防房昭之議其後也。可惜昭此舉不在滹沱以前。與庸等夾攻之。又可惜楊文與昭不同心大舉。直走北平。而徒擾附近之郡縣。以致成祖全師而歸。天也。人且如之何哉。然則燕王上書解兵。孝孺力主進兵。非乎。曰是也。成祖臨喪不拜建文。與夫起兵去建文年號。不臣之心。已見于天下。南兵即欲止之。而孰與止之。所謂騎虎之勢。必難中下。此成祖緩兵之計。而孝孺逆破其奸也。然則縱反間於燕王世子。俾高煦等自生其變。孝孺此舉。疑非人所爲。曰孝孺知兵處正在此也。維時高煦雖武頓成人。敗兵如此。不治罪如此。安得不一走於淮。再走于江乎。江淮既走。寇至門庭矣。軍令不嚴。大將奚易。欲不敗得乎。事起于齊黃。而法不行於將帥。此建文之所以亡也。然建文一人耳。不成則又天也。人臣出死力以捍國家之急。惟此兩著。孝孺深中機宜在此耳。

長驅金陵永樂

靖難之師。南征者三。歸北平者亦三。其轉戰山東。以東昌濟南之役。歸北平。再出河北。以房昭出紫荊關歸北平。此有二說。一爲根本計。一爲南方諸城未下。恐隔歸路。不免內顧耳。金陵之役。屬第三舉。直搗金陵何歟。蓋南方所恃者盛庸平安二人。在成祖之意。以爲天下之勢在金陵。與吾爲難者在建文。金陵一

日不克。則建文一日年號不去。建文一日年號不去。則我舉兵謂何。是我倒持其柄以東天下之口。且以身爲衆射之的也。盧方大耳。故此番之舉。且盛諸城不問。必以金陵爲事。以金陵爲事。必先克平安、盛庸。二人爲急。南方豈此意者。既有中官。我軍同此意者。又有朱能。渦河之戰。生擒平安。去其一敵。德州之役。破庸將葛進。乃進而渡淮。而盛馬步戰艦。列淮南岸。竟以單舸走。進而渡江。而盛駐海艘上下二百里。竟以單騎逃。又去其一敵。二敵遁矣。是時也。江淮之藏既去。則金陵入其掌中。故斷送金陵者。先李景隆、而後則盛庸也。竊以意斷之。景隆之敗有心。盛庸之敗無意。然三軍之命。懸於節下。國之存亡。在此一舉。同歸于敗。則一耳。南方所用之將如此。安得不亡乎。獨怪齊黃此時陽貶蘇州。猶欲與太守俱逃。發難端者何人乎。孝孺不奉草詔。蹈烈而死。不愧建文臣矣。谷王首開金川門納兵。是賊也。宜與景隆、盛庸等並誅可也。

入正大統永樂

革除之際。余忍言之哉。既已入正大統矣。即不革除。無害也。革除者。恨之也。既已恨之。則建文若在。安得復爲成王哉。固辭帝位而不居者。皆假也。孝孺指斥景清犯蹕。罪及其身。以爲事君者勸。不亦可乎。顧乃連及九族。累及鄰封。坐死者數千百人。慘矣。胡盛之變。太祖摧功臣于前。靖難之師。成祖復摧諸賢於後。世安得復食飾義之報乎。然諸君子以此成名。而成祖以是累德矣。跡成祖行事。大類唐太宗。其親身臨陣亦類之。然太宗之天下自爲之。非創自高祖也。故六月四日之事。不妨直書。且建成、元吉、有得罪宮闈之舉。大義滅親。異世猶或非之。在成祖靖難之師既云迫於不得已而起。聊以避禍矣。獨不可擇太祖之子兄弟之賢者而主之乎。天下太祖之天下也。與太宗不同也。周王、齊王、皆可也。何必身自爲之。由是言之。不及太宗遠矣。

燕王起兵永樂

燕之舉兵克捷。在燕王自爲將。而南兵之敗。在勿令朕有殺叔父名一語。燕王既知此語。遇戰先登。瀕死者屢。竟脫去。則以帝詔勿殺在先。而軍中人欲生僥倖也。然其舉兵克捷大端有四。起兵之始。掠薊、遵、懷來。由後州縣。已無內顧之慮。一也。牆攻大寧。挾寧王取朵顏三衛兵。分隸軍中。又有口外率師來助。百戰百勝。半出邊騎。二也。又高煦驍勇。屢出王危。督領精兵。催渡大江。三也。燒南兵之糧船。斷南兵之餉道。四也。南兵之所以敗者。亦有數端。耿炳文敗於滹沱。而不治罪。李景隆敗于白溝。而不治罪。三易盛庸。見二人敗兵如此。不治罪如此。安得不一走於淮。再走于江乎。江淮既走。寇至門庭矣。軍令不嚴。大將奚易。欲不敗得乎。事起于齊黃。而法不行於將帥。此建文之所以亡也。然建文一人耳。諸王皆太祖之裔。懿文同父產也。潛周王於雲南。削湘王爲庶人。吳湘、齊泰、黃子澄、何獨忍于諸王。而寬于燕王乎。又何必作此姑息之語。以虛名而受實禍乎。臨陣且不欲殺。況來朝乎。機事失之發中。持其柄以示人。齊黃等死不足以贖建文亦自取之孽矣。

壬午仙難永樂

外史曰。吾讀建文壬午遜事。而致嘆於明祚之過歷也。古來敵國之君。得敵國之天下。殺敵國忠義之臣。未有滅宗輟祀。血流海內。臺衍株連。動以萬計。如靖難之酷者也。計洪武元年至壬午。幾三十餘年耳。而所培養礎礪。已自如此。豈天地忠厚節烈之氣。天篤生之。以昭一代之綱常。而不關國運耶。周藍之獄。連死者四萬餘人。猶曰謀逆也。至誅國初節諫臣。引類面諛。複數萬。何以謝忠義之魂乎。扶輿之氣。孕育有明。繼繼繩繩。勿墜厥緒。享有天下至三百年之久。彼成祖何以得此哉。識者猶歸功於太祖及列宗云。

三征永樂

永樂北征凡三。八年庚寅二月。征元遺孽本雅失里。戰幹難河。乃元祖始興地。失里遁去。勒銘撫虎山。十月還北京。十二年甲午三月。征爲哈本。戰撒里怯兒地。哈本遁去。八月還北京。二十年壬寅二月。征阿魯台。次闊滦海。收其孳畜。班師。九月還北京。二十二年甲辰。復征魯台。不遇而還。師至榆木川。上崩。嗟乎。三敵者。阿魯台最黠。而征失里時。阿魯台來戰。靜寧鎮。敗走矣。其後則又納款。又遣使內附。上封爲和寧王。未幾隨寇寧夏。夫是以有甲辰之師。罪浮于失里、馬哈木二人矣。三者皆親征也。魯台之役。以議糧不繼。至誅兵部尚書方賓。籍戶部尚書夏元吉。可見魯台狡服不常。上心患之。恬兵必敗。宜有沙邱之事。若使此三事者。並集於靖難之時。恐成融不能渡江矣。乃天假閒時。以生邊釁。成永樂神武之名。且因北征日久。而遂以燕京爲都。南京止稱留都。貽子孫百世之利矣。

開設貴州永樂

貴州羅施鬼國。羅甸國王火濟之後。歷唐宋皆以宜慰治之。不設流官。其地西接滇蜀。東連荊粵。皆四省地也。洪武十四年。雲南方開。置貴州都指揮司。來郡縣也。洪武之世。定亂者三。思州及古州峒蠻亂。湯和、楊文、繼平之。馬煜以裸遠奢香激變。地方奢香叩閽。馬煜伏誅。乃開亦水烏撒。立龍場九驛。周道千里。以報朝廷。女子立功蠻荒。未有如奢香之著者也。至永樂中。思州思南沙坑相爭。亂不止。上密遣鎮遠侯顧成往撫之。乃定。於是皇帝念曰。郡縣不設。土目作祟。亂終未有已。乃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設三司等官。六府四州十五衛。居然一都會矣。此永樂十一年也。于此見二祖遠略。誠有不可及者。夫馬煜不誅。則奢香之心不服。且諸羅告變。勢必窮兵。二州相爭。若張皇致討。鑾師萬里。豈易得志。二祖處置得宜。不惜一將易千里之地。不勞一師成底定之功。誠亦奇矣。其初鄉貢仍附雲南。後乃分治。與十五國等矣。

開設交趾永樂

漢武帝平南越。分交趾爲三郡。唐宋以後稱藩。不設郡縣。太祖因陳氏來貢。仍之。永樂在御。黎季犛殺其主。稱皇帝。陳天平自老撾上。使上使行人送之見殺。然後令張輔、沐晟征之。諭以立陳氏後。輔黜廣西馮祥。晟出雲南。蒙自克其兩都。罪人授首。陳氏無後。從國人之請。裂爲郡縣。三司用建。流官用設。居然省會矣。未幾有簡定之變。稱日南王。又擁立陳季擴。指爲陳後。稱皇帝。二人以次就擒。輔沐凡定交趾者三。擒王者亦三。夫以蕞在蠻荒。不奉正朔。成祖以百戰得此一塊土。豈可輕擲。乃宜德厭亂。楊士奇、楊榮、

當國。遂力主棄去。且以珠崖爲比。若原貿爲盛德。當時夏原吉、蹇義、力爭之。奉於二楊。不果。嗟乎。珠崖之棄。始于賈捐之。維州之棄。始於牛僧孺。俱在漢唐宋中葉。非兵力強盛之時。乃宜德去成祖未久。大智三傅。割地數千里。邊圄多壓。小醜伺釁。端自二楊作之俑矣。獨計當時交趾既開。張輔、黃福、官其地。前後且二十年。俱以撤回隱疵。當時若以一人引沐英故事。世鎮其地。則交趾亦當面奉。何遂不可治哉。由是論之。非失又不獨二楊而在成祖之世矣。

平由東盜永樂

唐睿兒、一妖女子耳。作亂於益都石搴。煽惑安莒諸郡。封遂成燎原之勢。柳升專征。失機通賊。忌功釀亂。吳中伏誅。深惜其罪。唯是妖姬漏網。株連天下婦女幾萬人。其爲法也酷矣哉。究竟搴兒既擒。兵刃莫施。解紲而去。竟羽化耶。他如劉忠戰死於石搴。衛青救安邱于垂危。士貴殺賊于諸城。其功最著。三人皆指揮也。可見當時軍衛之設。亦自可用。後乃凌夷微矣。獨計是時柳升雖誅。三人不聞顯擢。賞罰激勸之典。毋亦尚有未盡與。此永樂十八年也。

河漕轉運永樂十三年

禹貢一書。九州之產。皆達於河。就天子都而言也。漢唐宋都長安汴京。漕皆因河。不勞餘力。元都燕京。距江淮數千餘里。河渠未通。創作海運。元亦奇矣。永樂都燕。因之。十三年。乃變海運爲漕。漕在江淮之間。陳瑄力多。齊魯之間。宋禮功著。凡鑿清江浦。由管家湖入黽陳口。達淮。及鑿呂梁二洪。縴白塔通大江。及高郵諸堤。皆瑄也。凡開會通河。汶泗爲源。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置十五閘。皆禮也。至同有事河工者。衛河之開。本自軍士唐順。黃河中濼分道入海。本自工部主事盧芳。由南而北。曰浙漕。曰江漕。曰出黃。曰入口。曰湖漕。凡五名。而入會通。由會通而上。曰天井閘。曰臨清。曰衛河。曰天津。曰白河。凡五名。而抵通州。江北漕運之大端也。若夫大江以南。張吳築鈐。濬之提。孫氏鑿丹徒之氣。黃池之役。始自夫差。皆上都轉運一統之資也。此亦河洛矣。

治水江南永樂

天下財賦半出東南。今蘇松常鎮四郡是也。四郡居國下流。枕江帶海。杭、湖、宣、歙、萬山之水。釀爲太湖。出爲三江。入海而止。江路甚闕。湖心更漲。尾閭不泄。歲壞無地。其魚之歎。所由來乎。考之先朝。治水最著者。永樂夏原吉。宣德況鍾。嘉靖則有李克劻。隆慶則有海瑞。治吳淞浦港。以洩太湖者。原吉也。況鍾、克劻、皆因而行之。此即禹貢所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開士渡至宋家港。徵長就食。河工以竣。海瑞之功尚馬。至如絲分縷斷。曲折洋委。或從劉家港。即古婁江。竟通大海。或從常熟白茆港。入大江。或徙大黃浦范家浜。水行不一。因勢利導。疏湖水以匯入于海一也。東南免昏墊。而財賦從此出焉。此與漕河之開。相表裏者也。

太子監國洪熙

在外曰撫軍。在內曰監國。古太子禮也。成祖南都二十年。中北華凡五出塞者三。大政遠猷。出自監國。享

國之日雖短御極之日甚長也按洪熙仁孝天授日誦萬書先有解悟黃淮諸人經言回天翊贊於青宮既有胡濙王瑜密疏上嗣保全于末路然後君臣父子藹然如初而高煦雖有忌從之功不得覬覦中官雖有王射成之陰謀劇然冰消天生聖主百靈呵護他如奉命北發諸胡民隱念鑾輿而下燭租之令見鄒縣饑荒隨發倉廩以拯是其處舜爲心矣又如論文章正宗及大學衍義而知其氏學術之正登澄州瑯琊論文字章疏而知歐陽事君之忠聖學治道幾致郅隆已著於監國之日矣

征漠庶人宜錮

靖難之師以叔戕姪子古之大痾也高煦爲成祖第二子恃靖難功久有覬儲之意成祖仁宗繼崩反意遂決時宣宗乃仁宗子高煦之姪也反形甫萌彌月而擒以姪戕叔者成祖作之俑也幸得楊士奇一言止彰德之師否則趙王且不免矣嗟哉成祖尋戈骨肉酷殲忠義嗣不旋踵愛有子禍雖謂無天道哉

鑑川之役正統

太祖收宋南改平緬宣慰爲鑑川鑑川之名始見距金沙江千有餘里思任發作亂據孟養地臨衝據潞江自稱曰法法者滇王之號中國訛爲發此則稱王犯順天誅不赦英宗在御勢師者屢沐成招之沐昂敗焉都督方政死于上江出師萬里士馬相當古記之矣當其時大學士楊士奇侍講劉珠皆主罷兵英國張輔及太監王振力主進兵於是王驥蔣貴三路進兵既縱火克其上江又乘勝馬鞍山破其象陣斬馘無算爵封五等順亦偉矣思任再遣役凡四出追奔鬼哭之山立石金沙之上天兵震疊于流服渠魁函首於京師王驥等何誠銜哉說者謂當時臭、楚川、貴用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僵尸流賈幾至頓武當以士奇之議爲正然國家有必不可止之役此是也當時迤近雲南如本邦車里八百緬甸皆親籓川爲蔽靜此之不戡亂略方長實面不守又一變訛矣故吾以爲王振之罪自在而此不害爲功楊公之相業亦自在而此未可據以爲善也此正統十三年也

王振用事正統

宣皇既崩正統卽位時方九齡王振以青宮之舊因緣用事以騎射媛帝爲張太皇后呵責女官刃之時三楊同在朝府一言去此誰如拔毛耳乃三楊既不早爲之圖又三楊次第老且死振遂有幽戮朝貴之事李時勉薛瑄薛瑄等或以逮或以殺則發戍王振之罷者三楊也然三楊豈不能去此哉亦由私欲未化而老將及之耳然跡王振已事罪固不勝誅而如麓川之捷使主驥得布其四體勤銘金沙之外微功可沒說者又追咎于土木之事吾嘗論之此亦瀆濶也果倘微幸而成功況此時身在行間雖爲奚忠捶之面鞭猶之瀆職場耳宣英宗復辟而爲之刻木招魂哉宣瑄忠賢方之遠矣

土木之變正統

也先入寇正統親征未可專罪王振也不幸英宗被陷耳宋眞宗澶淵之役近者漢廬人之變皆親征人不以之責寇準楊榮何哉以其成功耳王振特不幸而非其人耳故紛紛罪之要之親征之策不可謂盡非也況文皇自征瓦剌宣宗自將待逸豈前此皆非乎于謙舍遮宗而以鄢王監國遵上初命且遵皇太后之命已明明有棄英宗之心矣英宗幸而返國比之封瓚之臣則社稷罪人矣焉得而不錮之放帝旣崩廟立憲宗乃奪門之役起於石亨貪功諂小人非其正也功在奪門者則罪在于謙豈顧問哉景帝奪廟號而英宗復辟謂經常何又何以責爲人臣之陷身幕庭與墮落賊手者哉因英宗復辟之後繼世而有天下者皆其子孫恬焉不以爲怪此明史之缺典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也先不殺英宗曰不足殺也歸之而得厚利殺之而受惡名也先之見自在劉廣金人之上旣歸矣在景帝當明告英宗失國之故於天下以太上皇終其天年可也不必錮也楊溥等語難詰奪門諸人不足數也所恨者景帝有疾卽當詔示天下明以憲宗正儲君之位而不必議及外籍則兩得之矣

南內復辟天順

奪門之舉始於石亨而成于有貞有貞反覆喜事淫曉天文知英宗之復辟乃天意之有屬故毅然率石亨張軏等奪門而不辭也不殺于謙此舉無名徐有貞之言也實英宗之意也觀其貶景帝太后及帝后汪氏等可以見矣無他皇帝尊位人爭附之英宗歸外而景帝不讓景帝有疾而英宗臨朝其臣下皆與有賢焉但爲有貞等計者與其立英宗無寧立廢東宮沂王或以沂王名位不稱無如取上皇而立之爲人所服有貞等計之審矣于謙之死蓋冤乎曰不冤也使于景帝易儲時以死爭之曰其父亡國其子得國正也卽犯景帝所諱爭必死乎又不然於景帝疾作之日曉然揭于天下以憲宗承統而南內之太上皇翛然太上其孰曰不然舍是不圖爲有貞等所先謙之失算在此耳然而寃矣假使英宗此時出一明詔歸之其子憲宗仍爲上皇較之奪門復辟不益明正言順哉

石亨之變天順

外史曰徐有貞元功哉南內復辟策力皆出其手抑何偉也于謙以立景帝有立之勢也有貞立上皇功與謙埒若並不殺于謙則始終全人矣上皇旣徇其意而殺之後得毋悔乎曰飾之所以不旋踵而有金鼇之謫也當時石亨曹吉祥等有貞以奴隸使之耳如有貞者可以言才矣

石亨之變天順

英宗北狩敵騎逼京惟有清風店一戰也先膽寒後來英宗得以返國者安知非實惴亨鋹以爲國有人焉不可犯也奪門功成干寵怙功貴爲公侯尙復何望獨是譖殺于謙清議不赦遂以謀反二字下獄論死抑屈矣奪門之事雖出有貞向非石亨材武徵士力不至此英宗獨不可以奪門之功易一死乎總是盛滿難居造物忌盈不殺亨無以雪謙之冤無以洩天下士大夫之憤故殺之兵柄如宋祖待功臣故事豈不可乎史又著之曰欲以猾子彪鎭大同據臨青絕朔道及謂其黨有云陳橋之變數語遂以爲反證嗚呼勿論亨無此心卽有之非其黨又誰知之者且章先壞勳而不畢行又何待乎古來殺權臣無其名輒以此名歸之非一世矣獨至石亨而人不冤所以甚殺謙之罪也必至于是而後見殺謙終非英宗之本意也

誅曹吉祥天順

吉祥與石亨俱有奪門之功吉祥見亨誅心懷猛望理或有之論者以爲令其姪欽、乘馬昂、孫鎧、征陝之

日、乘機作變、乃鋼上大內而立東宮、竊以爲此必不然之事也、當時以俘門授官者千百餘人、又各據顯要、鄙利遠罪、其不與此事者心寒之、讒李賢亦每以爲言、以爲前謀若洩、不知當陛下於何地、且奪之一字、豈可聞于後世、則知裴順侯吳瑾與懷寧侯孫鏜同此心久矣、若石亨尚在、則吉祥尚可緩誅、石亨既誅、則吉祥必不可留、且有姪欽及鉞、鎬等、皆手握兵柄、一日可留于君側乎、以故吳瑾夜半告變、乘人主危疑之際、事出倉卒、執吉祥而繫之、如刲孤豚然、迨欽等圍東長安門、門閉不啓、始知之、夫果叔姪同謀、則吉祥此夜豈應無備、且欽等舉事正在出人不意、武備不及簡料之時、何反待出師赴陝之日、而乃以身嘗試之也、東華門一戰、非孫鏜力多、欽等就縛、吳瑾不免、李賢、王翱、分界毫髮間耳、此與東漢資武、陳蕃之舉、何以異哉、是故石亨、吉祥、罪有可殺、而不必以反也、高視二人者也、

平藤峽寇三征附始成化至正德

藤峽險惡、亘六百里、爲五嶺最、猺獠狯獪生其地者、非伊人類、侯大狗彼險煽亂、攻陷郡邑、已歷兩帝、線英宗北狩、景帝撫統、土木之禍未已、而東南之患方滋、不暇兼顧、養成蘿疽、遂啓憲宗設意南征、又得兵部尚書王竑薦韓雍爲帥、兵十七萬、五道分進、直搗巢穴、大狗授首、百粵底定、以數十年之遺寇、成擒於期年之間、越成化元年、以明年正月班師、雍信材、王尚書亦爲知人、乃雍遂以是開府、提督兩廣、陸子錦衣、竑獨無聞焉、將進貴受上賞、徒盧語耳、以後事觀之、韓公之破猺賊、亦易與耳、蓋彼羣螫、依山負嶺、不過如鼯蛇猛獸、乘間咀人、嶺南兵脆、間有居落、守臣文弱不支、非真鐵騎精甲、有圍王定顱之舉也、雖滅者、只是巖壑邃曲、不便徵逐耳、今以十七萬之師、斬首二萬餘級、以千鈞壓卵、搗貓薙草、易爲力故耳、同一戰也、南方風氣淫毒、人馬多死、非戰之難、而北勦旅、天下精兵、鳥也、斯戰之難、故漢家出軍、專意朔方、伏波兩征南、卒不得志、誠地勢使然乎、

外史曰、藤峽在湞州界、山谷險峻、盤六百里、勢南瞰區、國朝凡三定之、天順中、侯大狗之變、韓雍征之、全師直搗、軍分左右、道分南北、火攻賊巢、間道陟嶺、用兵大略也、又能斬四指揮以鼓軍令、用新會張陶魯以贊奇功、勒銘紀蕞、此爲第一云、正德中、遭孽復熾、都御史陳金改峽名爲永通、就商舟入峽者、權魚鹽以養盤、乃日久釀變、復肆剽奪、王守仁乃以定田州之兵還定之、先平斷峽、繼平八寨、繼韓而起、功斯偉焉、此正德七年也、又侯公丁之亂、侍郎蔡經征之、能用翁萬達計、擒公丁誅之、此正德十七年也、計自天順至正德三十年中、變者三起、不旋踵而撲滅、猛虎在山、蓁蕀不采、國有人焉故也、

汪直成化

憲宗欲知外事、特立西廠、令汪直總之、以別東廠、東廠者、永樂以誅建文諸臣、疑不自安、故設之以刺姦、由是言之、廠豈盛世事哉、自西廠既設、韋瑛進用、朝紳重足、汪直威福日熾、於是大獄數興、錦衣權重、而

尚書卿貳皆拜下風矣、當其時、抗禮得罪者、項忠、馬文升也、或削其籍、或下于理、以附會而得大官者、陳鉞、王越也、或以討海西而還、尚書或以征威寧而封伯爵、明朝以太監監軍、實自汪直始也、幸大學士方主能成孫鏜議而攻之、遂有南京御馬之行、否則欲不劉瑾不可得也、所可取者、奏設武科一如進士例一事耳、按直搗峽猺種也、以猺猺小族、當撫猺之餘、既而刑餘得近天顏、殺伐乃其本性、所以好談邊事、欲取交趾、誠亦亂略之材矣、

平固原寇成化

土達滿四、發元部落把丹之孫、高帝時、把丹來歸、授以平涼千戶、仿古處何奴內地之意、時以匿逋一事、爲撫臣陳介持之急、遂入石城爲亂、前後殺官軍數千人、一伯三指揮與焉、陳介爲所敗、固已、師項忠、馬文升、六路進兵、猶不免於敗、亦勁敵矣、華所據非地、城內無水、爲部下楊虎力所買、擒於東山下、亂遂止、若使不據石城、走北方、爲陝患方大耳、閣臣彭時、商輅、皆預測其必擒、二公亦知兵矣、不獨項馬能將也、立石紀歲月、亦偉矣、此成化丁亥中也、

開設鄧陽成化

鄧陽開府之設、三變而後定之、爲流民而設也、繼催鴈變、流冗無所、此中山谷阨塞、綿結三省、採掘草木而食、魁傑因而爲亂、劉千斤之變、尚書白圭定之、在天順二年、殺之而已、李胡子之變、都御史項忠定之、在天順七年、剿撫互用、又徙出山谷、發還鄉、及編戶各有差、皆流民也、至成化十二年、流民集復如前、乃命都御史原傑往任其事、因於楚、豫、秦三省、分設竹溪、桐柏、商南諸州縣、廬流民、置鄧陽開府、由是觀之、三公之烈懋焉、原公經略猶在百世、追至崇禎末年、亘寇居陷三省郡縣、無不碎者、獨鄧陽未下、與國始終、亦可見原公方略比金城矣、雖然、巨寇初亦流民也、顧原公不可得耳、

平河北賊正德

正德中官用事、海內騷然、盜賊蜂起、如安化之變、江西之變、皆不旋踵撲滅、其居陷城邑、流毒最大、無如劉六、劉七等之烈者也、當其時、兵分兩路、劉六兄弟寇河北、劉惠、趙鑒、寇河南、在河南者、殺長史、破州縣無算、爲彭澤所追蹙、渡河及前後溺死者七千餘人、趙鑒縛江夏、惠不知所終、南賊盡焉、在河北者、山東北直受禍獨酷、陸完經略之、劉六等由南直走黃州、溺死于團風鎮、劉七奔敗於狼山、亦溺水死、北賊盡焉、此正德七年也、彭陸二公功固偉哉、要其管轄守令、亦有力焉、如商城僉軍郭韶、湖廣參議白金、李源、桐柏知縣李燦、泌陽知縣劉機、擒斬百數十人不等、皆一時之表表者、而樂陵令許逵、尤稱將帥之材、此時中官谷大用等弟姪皆封伯、而彭陸二公獨吝五等之賞、謂勳懋何、

安化之變正德

劉瑾素亂朝政、海內憤怨、寧夏鎮加稅之舉、守臣啟貴人賄、瑾非當誅、眞鐘說鋸非分、已非一日、乘民之怒、以誅瑾爲名、其黨孫景文、周昂等遂從臾之、以圖僥倖、殺太監御史如縛孤雛、全陝震動、幸仇鉞以奪兵家居、與楊英齊約、不動聲色而擒諸逆戶之間、功勳偉矣、朝廷不幸有奸臣在側、爲舉事所結口、鮮

有成功者。睹漢唐已事。卽功成而國祚必隨之。瑾犯衆惡。安化之舉。壹快人意。讎然如正德何。故君子惡之非常之事。人臣不可居之功也。

劉瑾之變

瑾以書室閹豎。與上臥起。得與密議。其後流毒縉紳。揑作威福。爲海內所側目。致釀安化之變。以誅瑾爲名。楊一清、張永等初以安化之故。伸師定寧夏。乃二人至過厥鼠已定。二人得以同事誅瑾之功。雖一清密謀。要亦張永之功居多。然此時正德能用永言不疑。毅然行之。其剛德不可及矣。獨怪此時卽以其事誅之。何不可。而必以反名加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動人君之危而厭天下之心。此誅奸臣之通例也。至於瑾勢方張。劉健、謝遷、繼去。而東陽獨留。保全正人尤多。不知者猶或非之。嗟。人豈潔身之爲高。如朝廷何。嗚呼。此所以爲文正歟。

外史曰。劉瑾用事。恣行威福。擾亂天下。強半焦芳爲之。縉紳之禍。非李東陽婉轉申救。幾同白馬矣。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王守仁疏救戴銑。皆得罪。竟得不死。且以是成直節名。一以文章顯。一以事功顯。成二公不朽之業者。瑾有力焉。當時諸君子以言得罪。至貶除下理。極矣。未有致死者。則亦法度猶存。東陽得以行其說耳。末若後世崔魏之極者也。當時許進有言。以爲行之過激。恐有甘露之變。不幸言而驗。則亦時勢使然。非諸君子之過也。誅瑾之功。成於楊一清。而一清所借。全恃張永。如永者。豈非中官且八黨中人哉。竟能首殲巨慝。以謝天下。則亦安可謂中官之盡無人也。不獨永也。先是。王岳、范亨諸人。曾已密助韓文。將捕瑾矣。乃以焦芳洩漏。得免。後來無窮之禍。皆芳也。彼王范二人。不又中官乎。

平江西寇正德二年

江西盜起時。以寨名者四。贛州南安有蓽林寨、碣磜寨。撫州有東鄉寨。饒州有桃源洞寨。凡此四寨。互相聲援。在贛州者。執殺參政趙士賢。在蓽林者。攻破瑞州府。都御史陳金討之。用大同遊兵及廣西狼兵。卒平賊。成功。撲滅所由。制勝有二。而二兵不與焉。一則能用降將黃奇。一則用新民爲鄉導。蓽林旣破。斬首四千餘級。則碣磜東鄉、脅落矣。皆黃奇爲之擒貳。而新民爲之內應故也。桃源洞雖以殺降激變。流蔓徽衢。又得浙東夾攻。餘黨遂散。要之。皆視蓽林爲動靜者也。乃夷寨。立東鄉萬年等縣。此正德二年也。噫。正德何多寇也。以賊殺賊。寓馭於撫。陳金之功。誠偉矣。

勦平蜀寇正德

正德四年。蜀寇之起者凡三。盜廷瑞等起於保寧。曹甫、方四等起于江津、巴縣六兒等起于內江。此時辦其事者。則總制洪鐘、川撫林俊。功居多。惟內江之賊。彭澤起而收之。鐘等合秦、楚、蜀、豫之兵。破廷瑞等於松樹壁。擒斬幾盡。方四等自蜀入黔。披猖於思南石阡之間。鐘等復屢轉驅追。破之于思南境內。前後俘馘九萬有餘級。至于削平巴六兒之亂。此時林洪二公既去。澤以定中原之餘威。蕩西陲之殘寇。直折簽力耳。以上三寇。起于正德四年。而蕩定於九年。說者謂林洪二公不合。軍機多忤。以故成功稍遲。君子是以

款和裏之難也

勦清平苗正德

清平衛苗阿傍等據香爐山稱王。黑苗阿茲等據龍頭都黎等山二寇互相聲援。三省因而勤兵。主其事者。貴撫鄧文憲也。此蓽雖未屠陷城池。然山寨雄長。荼毒居民。若使爲患。兆摧勢成燎原矣。此正德十二年也。抑正德何多蓽也。

再平江西正德

橫水、桶岡、浰頭南贛三大賊也。王守仁成功。其機有二。一曰能用鄉兵爲鄉導。一曰以守令爲將帥。其破橫水左溪。皆以鄉兵間道先登。山巓然後官兵拽入。賊猶自潰。乘此兵銳。隨破桶岡。又以計擒浰頭諸寨。而湖廣廣東、江西三省之害除於兩月之間。用鄉導則賊不意。用守令則民不擾。故曰其機有二。又歷觀本朝平賊。多用中貴監軍。成功反遲。蹤及僉秩。枉費金錢。率皆由此。南贛之役。則守仁爲主帥。撫劍赴焉。宜其易也。此正德十二年也。

平郴桂寇正德

郴、桂、楚東南徼。山谷險惡。芊綿兩粵江右之間。盜全福等分據島巢。臘業延袤千里。楚撫秦金平之。皆以文臣監武軍。當其時。金駐郴州。居中策應。前後左右。各哨夾攻。以正德十二年十一月進兵。至十二月終獻捷。成功抑何速哉。毋亦仍用文監武之效也。此一役也。永順宣慰彭世麒功爲最。擒全福於走馬山下。窮其根株。皆彭力也。要其功成之易。因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守仁扼之于南贛而金乃蹙之於郴、桂。故賊無所逃。其以文監武軍。殆彷守仁而行之歟。計正德中寇之大莫如中原流寇。平川廣漢。是處可以奔突。又精兵強將。故難之。雖然一寇便無餘事。惟夫山寇。出沒深箐。遂谷。兵至則散。騎兵去賊又臨。嘯何也。地利不便故也。非戰之難。而絕之難。如是則郴桂南贛及清平川貴諸寇。非諸公蕩之。安得以殄殲忽之哉。

討寧庶人正德

中貴用事。變起洪支。且武宗無子。致生希窺。宸濠之變。所由來也。此時爲宸濠計者。若先取南京。定大位。以長江爲限。傳檄天下。與江北爭衡。勝負未可知也。舍是不圖。苦攻堅城之下。卽守仁不破南昌。亦自必敗。何也。失其勢故也。又卽使守仁破南昌。宸濠覓不內顧。南昌雖陷。無所用之。故守仁之破南昌。雖猶破功。非上策也。爲守仁計者。仍是急擊勿失爲是耳。守仁之功。半出伍文定。乃文定以太守隆臬司。而守仁止移撫江右。何也。曰正德欲親征。而廬人已平。又欲觀兵江右。而守仁固止。俾正德不得試雄心於一擊。左右貂璫。又以武功不出監軍。宜其薄也。右來立大功。得封拜。未有不藉中官力者。李郭其著焉矣。

江彬之變正德

彬、鼐豎子耳。以邊將入衛。蒙上寵幸。以致人君浪遊無度。威福由己。流毒縉紳。凡武宗之所爲。蓋半皆彬之爲也。武宗南巡回蹕。身死豹房。而彬亦殲焉。籍沒貨貝。與逆瑾埒。可知武宗之世。劍山金穴。俱歸若輩

之手。而國亂民貧。盜賊蜂起。所由來漸。誅彬者。楊廷和、梁儲也。實張太后也。此時誅彬。無事也。要其罪不可赦也。嗟乎。武宗之世。外服如河南、山東、江西、四川、內賊如劉瑾八黨。宗室之變如安化、寧濠。最後乃有江彬之事。前代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然而危矣。國改革之一機也。非帝君明于江漢。則畏姓起而收之矣。

誅滅岑猛正德

岑猛世有田州。而障交趾。反狀未明。不宜征討。盛際期疏之于先。而姚鏌疏之于後。於是沈希儀、趙佞臣、希皐成功。假手其婦翁岑璋之手。以圖灰滅。孰知天意不絕岑氏。而次子邦相復爲土目盧蘇、王受挾之以反乎。王守仁既招蘇受。卽以邦相爲田州判官。不設流官。計之上者也。及邦相爲盧蘇所殺。邦彥之子芝代立。實出陶諧。不絕岑氏之後。以安夷種。不如流官之說。以固外藩。君子謂是舉也。與守仁同。獨是盧蘇之罪未正。國法漏網耳。昔曰助陶諧。深誅之也。然邊疆之臣。如守仁、陶諧、其正也。盛、姚二公。啓邊釁。啜夷酋者。不足錄也。又史稱岑爲東漢岑彭之後。彭以名將佐中興。征西川。死刺客。其後乃著于嶺南。歷千年不絕。抑忠烈之食報遠哉。

庚戌之變嘉靖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俺答入薊州。寨黃榆溝。由通州抵城下。掠良鄉、保定、宣大、薊山陵出古北。亦危矣。由今論之。俺答此舉。無意京城也。有之。則墮其掌中久矣。斯時世宗靜攝。武備久弛。禁旅援兵。竟無敢一矢相加遺者。令之飽颺而去。蓋仇讎實嗾之。蟹以賄嚴嵩起爲大同總兵。二人此時肯可誅也。二人漏網。而止誅本兵丁汝夔等。非用法之平也。大都世宗倶蒙蔽於嵩而不知也。爾時俺答嫚書和貽。要盟城下。嵩既柄國。其調度自應有在。乃復委之曰。此禮部事。誤軍機而長寇讎。端自此言始矣。仇讎既不能臨之于大同。但賂之使由他口入。而復以追援之師。張皇其辭以給帝。帝受其愚而乃以總帥之權推之。令諸軍皆奉約束。凡帝所以寵慰而授之鉞者。皆嵩左右之也。至於部下健兒。飾爲邊軍。以作賊身。遇敵騎則狼狽。虜而幸免。凡此者。世宗安得知之。皆嵩有以庇之。世宗有寶國奠君如憾者。則世宗有寶國奠君如嵩者矣。若夫以御史而守通津。飛章報警而甘泉有備者。王忬也。臨危而能斷大事者。趙貞吉也。噫。前有已巳。後有庚戌。炭炭乎殆哉。

更定祀典嘉靖

明世宗固制作之主也。纂修典禮。折衷古今。然後圜丘方澤。宗廟社稷。煌煌成一代之觀。至於蹙正先師之號。萬古協術。知所歸宗。痤毀胡佛之像。浮屠邪說。無所熒惑。有功於治統道統。非前代英君所可及者。良以由藩入繼。意在獻陵。自言禮諸臣。由是鼎貴。而天地祖宗之儀。亦借是而次第以明。故不便止議大禮而止也。然而前乎此者。殷憂方啓。太祖至世宗百六十年矣。禮樂興於百年。豈其然乎。嗟乎此仍是議大禮之意也。十七年九月。祔獻皇帝。加睿宗配祀上帝。其議實出嚴嵩。世宗之心靈矣。言禮諸臣。其言亦止矣。向者紛紛如聚訟。世宗不便明言。動加嚴譴。蓋爲此耳。然而罹嵩禍當隨之矣。

沿海倭亂嘉靖

倭卽日本。在大海中。北自遼左山東。南抵閩浙東粵。外連琉球大洋。經絡萬餘里。元末張士誠及陳友定餘孽。通販其中。與爲声結。波而宅。歷世爲患。太祖之世。貢獻不絕。時通市舶。通庶媺亂。伏莽貢艘。成禍之世。亂乃滋甚。嘗海撾一捷。總兵劉江。產強人直。世宗王怦普陀山一捷。東面有所恃以無恐。未幾而崎玏來代。前功亦灰。張經王江涇復大破之。又爲趙文華所阻。胡宗憲招撫汪直。旋卽殺之。雖非宗憲初意。憲之居其功者。文華也。此時連營擁檄。文華附之。宗憲不附文華。又爲得成功哉。怦撫忽撤而忽置。海舶咸通而議罷。淮、揚、吳、越、閩中。蓋無歲不苦兵矣。後得戚繼光、俞大猷、大創于平海衛及仙遊王倉坪。而倭患始平。嘻。辦賊如二公者。其亦可謂良將哉。

議復河套嘉靖

河套。古朔方。東接偏關。西控寧夏。南至邊牆。北至黃河。中可三四千里。卽秦河南地。漢之定襄也。地土肥饒。中可畜牧。套騎颺脫。卽是巢穴。明興元統元。元孽竄入。連各部時出抄掠。歷代皆然。正統大順間。毛里孩入據邊臣黃鑑議修城堡。李文達當國。主其議。欲大創之。亦坐於議貴旋止。大事將成。而邊警未竟。論者不無遺憾。以致元孽滿魯都及孛羅忽、火篩、鏨吉俺答諸人相繼踞之。數爲邊患。而秦晉三輔內地時爲牧馬之場矣。王越紅鹽地之捷。嵩帳雖焚。而亭障未列。夏言、曾銑、鹿繼瀛海之功。又阻於奸嵩。而身名俱敗。河套之患。終明之世。無有議復者矣。

俺答封貢嘉靖

俺答起世宗八年犯塞。至神宗九年乃殺。爲邊患凡四十八年。子黃台吉嗣。台吉死。孫扯力克嗣。皆以順義王封貢。終其身。實三娘子忠順夫人之力也。三娘子、俺答外孫。自俺答、台吉、扯力克三夫。歷世宗、穆宗、神宗三世。邊臣稍得無事。則一荒外女子所闚。匪淺矣。漢史戒昭君及烏孫公主事。皆以一身婆三世。從彼法中國。視爲輕重。未若三娘子厥績之茂者也。俺答未娶。遠邊無虛日。周遍廿寧、宣大、薊遼。凡數千里。遣其荼毒。庚戌之事。尤爲塞心。幸一罷歸出而解之。當時將相借以成功。亦奇矣。顧不勝漢唐和親百倍哉。

世宗崇道教嘉靖

秦始、漢武。皆好神仙。至有宋諸君。則飾之曰好道教。道教者。神仙之別名也。神仙者。長生之要術也。國朝世宗亦然。好道則必仇佛。故宮中佛像。盡行痤除。廣孝配變。力行移撤。然後好道之心專一。好道則必尊道主。故郡元飾、陶仲文、位並公孤。僭列五等。空中翔白鶴。地方獻靈芝。皇嗣生而歸功于祝釐。俺答款面推本於法堲。嚴嵩以贅附元修。而冒竊國柄。且二十年。楊僉、海瑞等以直諫犯顏。立下詔獄。人君好道。能元。未有如世宗之已甚者。先則議禮。既而好道。君子退而小人進。朝無人焉可也。

嚴嵩專權嘉靖

世宗四十五年。終身所重者止有二事。其先在於言禮。其後在于好道。其中隱情。歸于諱言兵。嚴嵩伺其

間而收其奸，子世蕃攘其權而行其私，以致一人尸居，魁柄在手，誅鋤善類，以鉗制言官，蓋自稽嵩邱山，越制握于天府，然後從與論誅之，以伸國法，乾綱蹇弛而巨節以墮，然則自古奸臣誤國，必若先有以誤奸臣，非盡其臣之罪也，所云愛之者害之也，世宗由潛入纘，汲汲不遑者，在於帝獻宗，嘗見夏言、張孚敬等以言禮驟貴，則心豔之，于是倡為獻帝稱考宗配上帝之說，益上之心，於是大快，究之，嘗不過拾他之餘瀋，非能自出己見也，此嘗得志於君之所由來也，維時世宗惻然念曰，人至皇帝足矣，然縱極四海之富貴，而世無萬年之天子，意猶未愜，於是專意道教，求長生，其實好神仙，乃諱其名而曰好道，其實求不死，乃隱其意而曰長生，深宮一意元修，册封接借道號，以其人為公侯伯，左道列五等，夏言以法服見綳，嵩乃以香冠投嗜，而又諂進鶴文，夜覽青詞，借左右為彌縫，以篤醜為發理，此得志於帝者二也，有此二事，世宗信之不疑，又世宗既已靜攝，平居惡言兵事，嵩于是挾私則動以封疆為言，甘心則輒以邊發耕口，其殺夏言，曾銑也，則以言河套，其殺楊繼盛也，則以誅馬市，其殺王忬也，則以築河之役，無一事不從封疆起見，則無一事不當從斧鉞之誅，在帝則曰嵩為國家也，豈為一己之私，在嵩則曰吾豈為一己也，實以紓國家之難，于是殺諸人也，不以為罪，反以為功，不曰竊權也，而反曰忠主，嵩亦何憚而不殺，世蕃亦何憚而不佐嵩以殺也哉，當其東樓作二丞相，業擬即是聖旨，大慫在側，兒聞薄海，太阿倒持二十餘年，幸天心厭亂，發於臆斷一擊，乃神人共憤，猶謂除惡太晚，嗟乎，庚戌之事，賄出仇鸞，而受鸞賄者，嵩也，遷延不譜，大事去矣，誅百嵩奚益哉，

再定大同嘉靖

天城滑濕之舉，事在嘉靖癸巳，與甲申五鑾之舉，皆以興土功，觸逆鱗，變軍心，殺主將，相去十年耳，爾時為亂不過數人，保據大同，代府無恙，即此非大非同，反可知，總制劉源清極力攻城，難以帝命臨之，猶不止，奚曾能官哉，可謂庸材貪功誤國之尤，當顯戮者也，張瓚繼之，竟不血刃而渠魁就擒，全城之功，百倍用兵矣，旨哉帝命，以為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冀容謨哉，亦將略矣，

戡定安南嘉靖

安南國王黎利，封之者宣宗，歷正統、天順、宏治、正德，黎祀不絕，自陳暠作亂，奪目莫登庸，利主內難，遍覽滑華，先立黎後，既乃自為，僭元改號，亂黎宗面篡其位者，莫也，黎宰告變，中國發兵討，始於夏言而成于毛伯温，伯温不立黎氏，而竟以登庸為安南都統，使失與滅繼絕之義矣，未幾國中復亂，黎氏再興，雲南、廣西二路窮兵，國家秋毫無利焉，謀國者如唐臯可矣，彼夏言、伯温開釁喜事之臣，不足為也，此嘉靖十九年也，嗟乎，裂安南為郡縣者，成祖也，棄安南而不守者，宣德也，計成祖之世，則以黎季犛而殺國王陳日熞，正德之世，則以陳暠面殺黎暹，莫登庸因而取事，然則主交南者，陳黎二姓，陳尤先焉矣，國朝凡三定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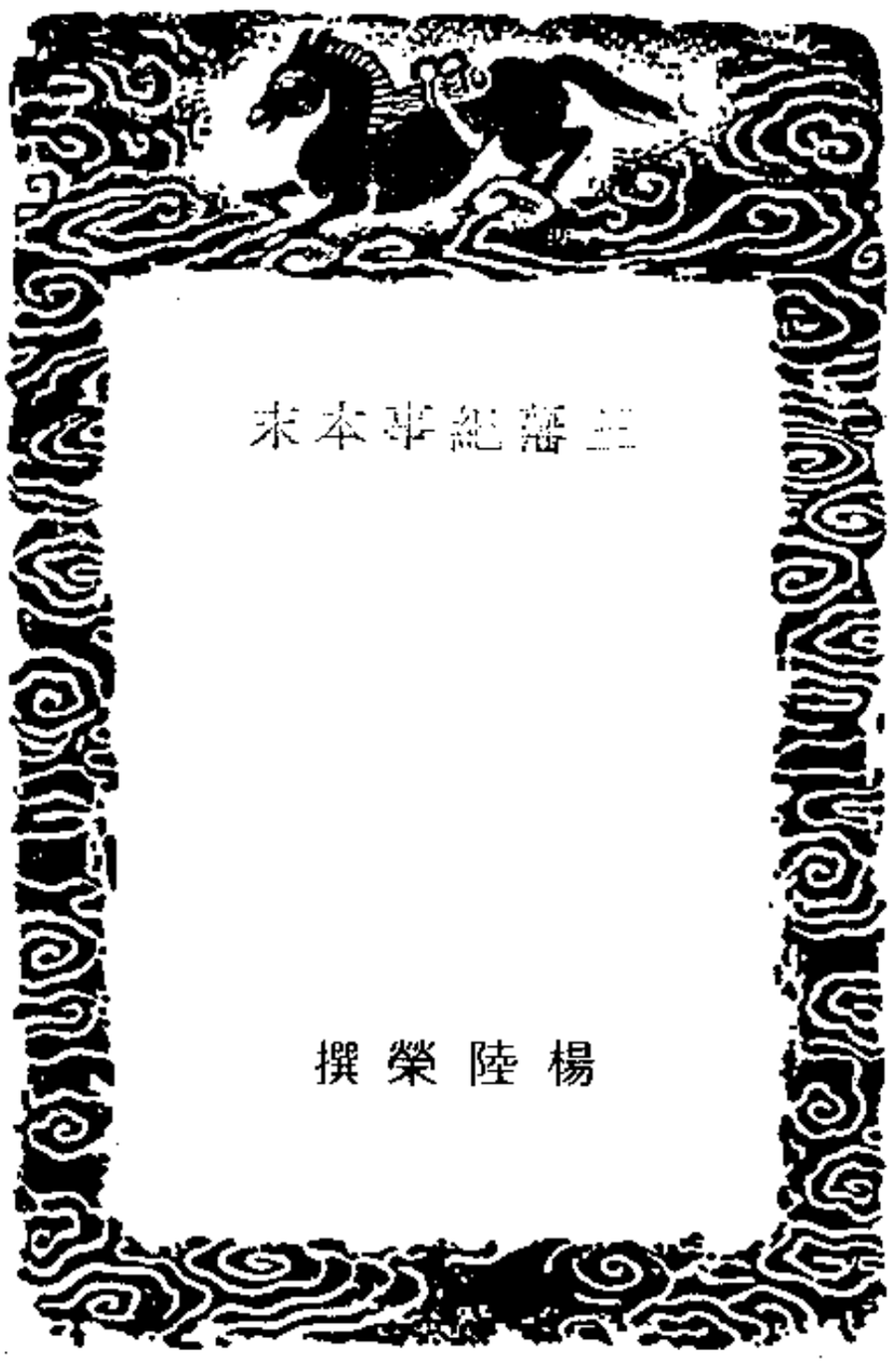
平湖貴苗嘉靖

蜡爾蠟爾、兩山界在湖、貴四川之間，諸苗逃租釀亂，實藉兩山為逃逋藪，張鏜調府辰州，初用土官田璉

朝為巡檢，陰相搆亂，久未成功，後得苗魁龍許保用之，乃就撫焉，湖苗平，事在嘉靖庚子，來歸許保及與黑苗復亂，劫思州府，絡印江縣，得張岳主之，亦開府辰州，一力主討，得夥酋之叔田勉誅之，又誅龍保等，黔蜀以安，事在嘉靖壬子，甫一週星耳，亂者再起，良由遣使未盡，借三省為窟穴，前此未大創故耳，然則二張此舉，岳優於鏜乎，曰亦有所懲耳，治苗之法，剿撫互用，可也，嗚呼，開府辰州，雖一時權宜，然三省苗徒，不時蠢動，提督軍務，必不可少，後來偏沅巡撫之設，做此舉而行之者歟，

追戡仇鸞嘉靖

嘉靖庚戌之變，敵由三衝入，自軍北出薄都城，寇三輔，莫無一戰擒敵于陣者，僅有白羊守將扼之不出，然守將亦不開關掠，仇鸞徒拜大將軍，何益哉，徒以遠臨京城，鸞以大同兵先至為首功耳，凡此皆嚴嵩父子為之地也，夫敵之不由大同而東也，嵩實使之，此即通敵一節，應磔鸞矣，迫至敵去矣，復開馬市，誅于死後，其幸也，嗟乎，庚戌之變，亦危矣，非天意有在，京城在掌中矣，仇鸞不足論，而本兵丁汝夔及楊守謙等，束手無策，且下令勿擒大同兵，近於木偶矣，死何足惜哉，乃嚴嵩父子此時尚稽誅，謂國法何哉，



三藩紀事本末

撰榮陸楊

三藩紀事本末敍

闖成肆逆。禍及君后。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聖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正。赫怒興師。逆成西竄。勝朝不共之仇。藉以復焉。眞人出而大難平。乾坤之位定矣。有明諸藩。誠思復仇之大德。痛餘氛之未除。憑藉威靈。共剪殘孽。迨乎罪人斯得。藉土來歸。庶幾上順天心。下從民願。度德盡力。計無踰此。背殷幸失德。微子抱器歸周。夫子刪書。不以微子之不正位號爲罪。而亟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也。視聖朝之取天下於闖。而且爲明之子孫臣庶復不共之仇者。彼此相衡。判若天壤。乃微子可以歸周。諸藩顧思僭號自立。仁者固如是乎。楚人失鹿。楚人攫之。與楚人爭之可也。與攫楚之人爭之不可也。何也。義不可也。且向也以全盛之天下授之羣盜。今也以破殘之疆土衡抗天朝。天既厭明德。尙思挺而走險。豈惟違乎仁。悖乎義云爾哉。抑亦不智甚矣。然猶藩之者何也。曰不沒其實。正所以不予其僭也。其實藩也。則明之祖宗采時以統授之也。明之百姓采時以統歸之也。上不以統授下。不以統歸而妄干大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王法之所不宥。然則諸藩之隨起隨滅。身膏斧鉞。夫亦其自取焉爾。若夫擁立諸臣。獨無罪乎。夫伊尹五就。管仲一匡。苟善所優。負而爲之。君子且不以爲過。不然。則首陽餓夫。不聞佐武庚以倡亂也。審此而諸臣之爲功爲罪。瞭若指掌矣。西巷多暇。檢閱遺編。深大命之莫干。悼王行之自絕。因類次其事而書之卷首。時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仲春下浣。晉浦楊陸榮采南氏書。

三藩紀事本末凡例

一。是編悉遵本朝正閏。各藩所僭位號。不以統年。

一。是編雖採拾灰浮海甲子江大事江難也是遵開編年逐志等書。然一以王大司農奉旨分編之史傳爲正。故與野史所載。微有異同。

一。論斷必具史才。鼓而不論。以俟作者。

一。編中間有一二不見正史。止據野史收入。閱者倘徹知其失寔。幸即賜教。以便改正。

一。編中搜羅未廣。倘有家藏善本。或賜借觀。或賜函教。以便增入。

采南氏識

四庫全書提要

三藩紀事本末四卷。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是編成於康熙丁酉。首紀福王、唐王、桂王、始末。及四鎮兩粵、馬阮之姦。次紀順治初年平浙、平閩、平粵、平江右事蹟。及魯王、益王之亂。饒州死難諸人。金聲桓之亂。及大兵南征。何騰蛟、瞿式耜之死。孫可望、李延齡之變。次爲桂王入緬。蜀亂、閩亂及雜亂。其凡例自云搜羅未廣。頗有疎漏。又間有傳聞異詞者。如明史文苑傳載艾南英以病死。而此載其自縊殉節。亦僅據其耳目所及。未一一詳核也。

三藩紀事本末目錄

卷一
- 三藩僭號
- 兩粵

卷二
- 王師平閩浙
- 金王收江右
- 粵藩據湖東

卷三
- 楊劉萬殉節
- 南征
- 瞿式耜殉粵
- 孫李奔北

卷四
- 四鎮
- 馬阮之奸
- 王師平閩
- 李成棟收粵東
- 益藩據湖東 附魯藩
- 金王之亂
- 何騰蛟殉楚
- 孫李搗隙

永明入緬
蜀亂
雜亂
檄緬取王
鄭成功之亂

三藩紀事本末卷一

青浦楊陸榮采甫氏編

三藩僭號

禮王名由松、神宗孫、禮王翊鈐之子、洛陽陷、王避亂南下、次淮安、值甲申三月國變、南中府部等官、會議監國、以侍郎馬士英移書史可法、及兵部侍郎呂大器、請奉禮王可法、大器、以潞王稍有賢譽、持未決、而士英密與操江國憲伯劉孔昭、總兵劉澄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擁兵迎王於江上、王至南京、以內守備府爲行宮、四日監國、十五日僭卽位、稱明年爲宏光元年、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王召史可法、高宏圖、馬士英、入閣辦事、姜曰廣、王鐸、俱爲大學士、張慎言爲吏部尚書、

以總兵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鎮淮上、史可法開府揚州、督其軍、

六月、命禮部侍國獲、以金代之、

召劉宗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宗周疏論時事、一言撮形勝、江左非偏安之業、宜以親征之師、東規淮徐、一言嚴舊官、燕京既陷、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在使命而逃者、宜分別定罪、又言賊兵入秦豫晉、直逼京師、大江以南、二三督撫、坐視君父之危亡、未嘗遣一騎入援、既而大行之凶問確矣、督撫諸臣、仍復安坐地方、止圖定策之功、未嘗前移一步、迨乎新朝既立、自應立遣北伐之師、而諸臣之計又不出此、紛紛制作、虛文體面、更難解者、先帝升遐、發喪詔、距今月餘、浙中尙未知至、近省如此、遠省可知、仰惟陛下再發哀痛之詔、立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諸臣之不職者始、未幾、宗周予告去、

遣太監王肇基、告催閩浙金花銀兩、（肇基名坤、）

上景禎帝謚曰惠宗烈皇帝、周皇后曰孝節皇后、既葬、思爲毅、

追尊建文君爲惠宗讓皇帝、景泰爲代宗景皇帝、復謚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尊皇考福恭王爲恭皇帝、尊改孝皇帝、立專廟、

削溫體仁文忠謚、尤禮部尚書顧錫疇請也、未幾、錫疇以請削溫謚罪、

釋高攀龍、宗七十五案、

予大學士文震孟謚文端、劉一璟謚文端、賀逢聖謚文忠、禮部侍郎羅喻義謚文介、尋卒姚希孟謚文毅、

兵部尚書吕維祺謚忠節、山西巡撫蔡懋德謚忠襄、隨州知州王瑤謚忠愍、懋德謚襄愍、

吏科給事中吳適亦言、

禮科給事嘉植疏陳立國本事、一、改葬梓宮、一、迎養國母、一、訪求東宮二王、一、祭告薊山陵寢、

命趨兵王之綱、迎太妃於河南郭守敬家、洛陽之變、太妃與妃各依人自活、至是迎之、隨諡工部於三日內、搜括萬金、以充賞賜、

御史郝彪佳請禁革詔獄、緹騎、廷杖、三弊政、時議復廠衛、人心皇皇、故彪佳言之、戶科給事中吳適亦言、

先帝十七年曠勤、曾無失德、止有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陛下試思先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疏入俱不省、

八月、以逆案原任光祿卿阮大鋮爲兵部右侍郎、未幾、轉左、於是太僕少卿楊維垣、徐景濬、給事中虞廷陛、郭如閬、御史周昌晉、陳以瑞、徐復陽、編修吳孔嘉、參政虞大復、翰林倪元璐、黃道周、相繼起用、

命錦衣都督馬可宗、遣役緝事、禮科給事中袁彭年言、相傳文皇帝十八年、始設東廠、然不見正史、嗣後一盛於成化、再厥汪直、踰年卽罷、再盛於正德、逆瑾煽虐、天下騷然、三盛於天啓、逆魏之禍、幾危社稷、頃先帝亦嘗任廠衛緝訪矣、乃當世遂無不營而得之官、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隨、廠衛之盛衰、關世運之治亂、不可不革、疏入、諭浙江按察使照磨、

詔選宮女及內員、廷臣交章諫、不聽、

九月、予北京殉難諸臣謚、大學士范景文文貞、戶部尚書倪元璐文正、左都御史李邦華文忠、副都御史施邦曜忠介、戎政侍郎王家彥忠愍、刑部侍郎孟兆祥忠貞、大理寺卿凌義渠忠清、太常寺卿吳麟徵忠節、應天府周鳳翔文節、謚德馬世奇文忠、中允劉理順文正、簡討汪偉文烈、太僕寺寺丞申佳允節愍、給事

中興甘來忠節御史陳良謨恭愍陳純德恭節王章忠烈吏部員外許直忠節兵部主事成德忠毅金鉉忠節觀政進士孟章明節盛立祠賜名旌忠勳戚惠安伯張慶忠武襄城伯李國楨貞武新樂侯劉文炳忠壯左都督劉文炤忠果駙馬都尉黃水胤貞愍太監王承恩王之心忠愍李鳳翔恭壯大同巡撫衛故瓊忠毅宣府巡撫朱之馮忠壯總兵吳襄忠壯周遇吉忠武補予大學士孫承宗文忠太常少卿龍膺襲忠節。

工部主事王鍾彥、經歷施溥、中書舍人朱天麟各予祭葬。

開納貢助工例。

十月朔命鎮宏光儀。

以楊維垣爲通政使。維垣亟謀起官。禮部尚書錢謙益力薦之。謙益東林領袖。至是附和馬阮。爲天下所笑。明年二月。維垣進左副都御史。

修興寧宮、慈寧殿。時廟門告災。風陽祖陵一日三震。而王荒酒漁色。工役撫度。識者知其不堪旦夕矣。

十一月。補予大學士孔貞運。諡文忠。薊遼總督吳阿衡忠毅。備討胡守恆文節。

二年乙酉。正月元旦。日有食之。

重刊要典。楊維垣既任事。追論三案。力誣王之案、楊漣等。而爲劉廷元、崔維華等。訟冤。請重定欽案。章下吏部。尚書張慎言力稱維華等忠。請表章三案諸臣。追賜卹典。贈蔭祭葬。證全者。崔維華、劉廷元、呂純如、楊所鯨。徐紹吉、徐景濂等、六人。贈蔭祭葬者。徐揚先、劉廷宣、楊驥等、三人。復官不賜卹者。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等、三人。他若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卓光岳、許鼎臣、徐紹吉、陸澄源等。雖名不麗於逆案。而爲清論所不予者。亦賜卹有差。唐世濟、楊兆升等、復起用。袁洪勳請追論焚要典諸臣。雖寢南侯左良玉、江督袁繼咸、皆言要典不必重頒。不聽。

二月。禁宗室入京師。

阮大鋮進本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閱江防。

予吏部侍郎顧起元謚文莊。都督劉源清謚武節。

四月。從逆光時亨、周鑣、武愷、伏誅。本兵張縉彥首從。減一死。仍授原官。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務。其他大僚降謫。還。

命黃道周督師出江西。道周惜鄭氏無出師意。乃請募兵江西。王給空劄百函、持一月糧以行。道周出衢州。至婺源。爲北兵所擄。死之。

蔣德璟疏請行關。遂告病去。

二月。王親征。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有疏來迎。王欲往江右。芝龍固請還師。乃駐劍津。

王子生。大赦。

六月。鄭芝龍還安平。八月。王決計赴贛。二十一日起行。二十四日抵順昌。大兵追及。獲之。與弁妃同斬於江州。

永明王名由榔。桂王常瀛少子。神宗孫。初封衡陽。張獻忠陷衡州。桂王避於楊王死。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耜。會議監國。閻學兵部尚書呂大器至。以丙戌十月十四日稱監國。十一月僭卽位。改元永曆。以肇慶府署爲行宮。以丁魁楚、呂大器、爲大學士。魁楚兼戎政。大器兼中樞。未幾。大器辭入蜀。

追謚唐藩曰悼文。

以王肇基爲司禮太監。遙擅朝政。於是戶部郎中周鼎瀛、內批予給事中。兵部侍郎王化澄、內批予尚書。

廷臣爭之。不聽。

李永茂去。以疏薦劉湘客。王肇基持之。被斥故也。

以朱治澐爲兩廣總督。守肇慶。

順治四年丁亥二月。以冊式冊、嚴起恆、爲東閣大學士。以錦衣指揮馬吉翔掌錄綸房事。同票擬。

三月、鴻式耜文潞開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林。

五年戊子四月、王子生大赦。

召蒼梧何吾騶黃士俊、爲東閣大學士。

六年己丑冬十月、封黔鎮皮熊爲定國公、播鎮王祥爲忠國公、防滇寇也。

七年庚寅春正月、王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允、守肇慶。二月、下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詔獄、彭年以反正功免議、堡與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贈配追賦。時朝士各樹黨、從李成棟至者、袁彭年、瞿式耜、耿獻忠、洪天擢、潘曾緯、毛毓祥、李綺、自誇反正從廣西趨行者、朱天麟、嚴起恆、王化澄、晏清、吳貞毓、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自恃舊臣、久之復分吳楚兩黨。主吳者、天麟、孝起、貞毓、李用楨、堵允錫、王化澄、萬翺、程源、郭之奇、皆內倚馬吉翔、外結陳邦傅、主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客、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倚李元允。元允、成棟子也、彭年等附之。時號五虎、於是互相攻擊無寧日。王知羣臣水火、令盟於太廟、然黨結益固、不可解。堡尤恃寵、化澄吾關相繼排去。貞毓等欲排之而畏元允不敢發。是春、王趨梧州、元允留肇慶、邦傅率兵援廣州、貞毓乃合御史程源等十四人共擊之。

八年辛卯春二月、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大學士嚴起恆。追殺督師兵部尚書楊鼎和於崑崙關、并殺給事中劉堯珍、吳鼒、張載遠等、並執開學楊畏知以歸殺之。

以吳貞毓爲東閣大學士。

九年壬辰二月、孫可望邀王於安隆所。改隆爲隆、升所爲府、後復改爲安龍。

十年癸巳二月、王使林青陽於李定國、約來迎也。

十一年甲午三月、孫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隆、殺大學士吳貞毓及張鎬等十八人、并誅扈后、后泣訴於王、乃止。

十三年丙申、孫可望自貴州開六部等官、以文安之爲東閣大學士、安之走川東。

李定國遣王邊雲南。

十六年己亥、王入緬。

十月、從官請置庚子曆、從之。

十八年辛丑、緬人執王歸於王師。

四鎮

崇禎甲申、封黃得功爲靖南伯、編王僭立、進侯、令駐儀眞。命總兵劉澤清爲東平伯、駐廬州、總兵高傑爲興平伯、駐瓜州、總兵劉良佐爲廣昌伯、駐臨淮、大學士史可法開府揚州、兼督其師、得功、傑、良佐、澤清、各具疏告急、不應。十二月、大兵下邳、宿、可法飛章報聞、不應。乙酉正月、傑抵歸德、約定國同事、時定國駐睢、有言其送子渡河者、傑遣人邀定國、不至。傑因邀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同赴睢、定

揚民畏傑淫毒、不納。傑遂攻城掠婦女、可法誡以瓜州子傑、乃止。九月、移鎮徐泗、而家屬寓揚、得功故守盱州、可法慮傑難制、乃移得功保泰州、相牽制。傑死後、得功乃駐盱州也。時東兵總兵黃蜚將之任、盡與得功稱兄弟、得功聞其將至、率騎三百迎之高郵、傑疑得功圖己、潛帥精卒伏道中、得功至土橋、方作食、伏起、得功出不意、舉鐵鞭走、飛矢雨集、馬踣、艤仙騎馳、有驟將舞槊直衝取得功、得功反鬬、挾其槊而撲之、復殺數十人、聲吶喊如雷、擲入痴山中、乃免。所領三百人、無一存者、而餞其兵將、亦被傑刻殺傷過半、得功大慙恨、歸訴於朝、願與傑決死戰、可法命寓元吉和解之、適得功舊將王璽、可法命傑以千金爲賻、乃止。傑以得功事解、或可法與謀恢復、商調得功、澤清、赴邳、宿、而自提兵趨歸德、且瞰宛、洛、荊、襄、以爲根本、可法非之、然揣知得功必不爲傑後繼、故不調、仍駐儀眞。傑復具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八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白頸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曰有長江天塹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爲江南門戶已耶。伏乞和盤打算、定期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隨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參將蔣應雄、許吉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守。八月、可法巡淮安、閱澤清軍、隨其疏請餉爲進取計。九月、巡儀眞、閱得功軍。十月、聞自成敗退陝西、傑卽率兵進。可法赴清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根本。時諸將各分汛地、自王家營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十月、王師致書可法、以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安葬、新君不得卽位。今聞有僭號江南者、棄恩忘仇、將謂長江天塹、北軍不能飛渡耶。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潰池、而欲以江左一隅、抗衡大國、勝負之數、不待蓍龜矣。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厚愛貴王、宜勦令削號歸藩、永綏福位、可法答書、言有賊未討、新君不得卽位、乃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皆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牽不卽位之說、卑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雖事春秋、其間如光武、昭烈、晉元、宋高、皆於國仇未報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尿爲自立、又言契丹和宋、多輸金帛、回紇助唐、不利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今賊未伏天誅、摧士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慮。伏祈合師進討、問罪秦中、至於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盈道。十一月、我兵入宿遷、可法令劉肇基、李棲鳳、鄭之未、楚大兵圍邳州、管基援之、相持半月而解。十三日、傑至徐州、遣書大軍、約同滅闖賊。大軍回言、同滅闖賊、其事不合與子言、且勦其巢暗投明、擇主而事。我爲將唐起龍父唐虞時亦致書於傑、勸之早降。有大王小侯、世世茅土之語。傑並不從。乃沿河築壩、每力備禦、又具疏請以重兵駐歸洛、聯絡河南總兵許定國、以奠中原、且以銀幣貽定國、與結好。時聞我豫王將由孟縣過河、河南撫鎮接踵告警。傑遣書澤清、言彼軍若一越渡、則長江遙北、盡爲戰場。時事至此、令人應接不暇。澤清以開、馬士英疏稱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尚強、不無後慮、豈遂投鞭間渡乎。況疆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惟在諸將刻厲之而已。時陳洪範奉使燕都還、亦言清兵萬分緊急、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大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下、一從雎陽攻海州、圍邳州、可法、傑、澤清、各具疏告急、不應。十二月、大兵下邳、宿、可法飛章報聞、不應。乙酉正月、傑抵歸德、約定國同事、時定國駐睢、有言其送子渡河者、傑遣人邀定國、不至。傑因邀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同赴睢、定

國郊迎。其傑諷傑勿入城。勿聽。十三日。傑兵已盡發開封戍守。且邀定國去雖。是夜定國享傑。傑醉。微言及送子事。定國大疑。傑既臥。傳炮大呼。衆擁傑至定國所殺之。其傑潛夫。遁明日。傑部圍雖攻城。老弱無子遺。定國來降於王師。傑爲人淫毒。揚民間其死。皆相賀。然是行也。進取之志甚銳。故時有惜之者。可法聞傑死。急如徐州。爲請卹於朝。士賢傑太子太保。許其子元俶世襲。再蔭一子錦衣百戶。而以傑部李本身、傑甥也。故使之。後亦來降於王師。得功聞傑死。引兵襲揚州。將盡殺其妻子以復焉。可法急遣同知山從間解之。乃去。可法薄關揚州。三月。大兵入饑。封破歸雖。進逼江北。直下徐額。四月。左良玉以清君側爲辭。提兵下九江。急調得功、良佐、猱之。澤清亦托名勤王。大掠而東。可法連疏告警。王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輿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宗社可虞。不若輔臣何意蹙蔽若此。又移檄士英。士英惟以左兵爲慮。不應。劉洪起亦奏稱清兵直下。恐爲南京憂。總督王永吉。亦言徐鎮勢不能存。何以保江北。俱不應。大兵渡淮。人情鼎沸。十九日。召對文臣。大理卿姚思孝、尚寶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偏淮揚。工科給事中吳希哲。亦言淮揚亟應備禦。王謂士英、良玉雖不該逼南京。然若他本上原不曾反。如今遵該守淮揚。士英屬聲曰。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不可聽。寧可對臣同死於滑。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嘿然。二十日。大兵屯斑竹園。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欲封可法出降。可法叱之。二人遂披營來歸。二十四日。大兵薄城下。時諸將惟鎮基自白祥河以兵四千至。請乘清兵未集。背城一戰。可法不可。而止。可法血疏告急。不報。劉澤清通款我朝。惡其反覆。磔殺之。二十五日。大兵攻城。砲發。城牆敵樓。頃刻崩陷。城破。可法自刎。不死。參將某擁之出小東門。遂被執。論降不從。殺之。監基率所部巷戰。一軍盡殁。副將乙郭才、馬應魁、莊子固、樓挺、江雲龍、李惊、副旗鼓參將陶國祚、內左營參將許謹、內右營參將鴻國用、前營參將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聞忠、都司姚愷龍、解學曾等。皆力戰死。兵部職方主事何剛。入城。亦一日而城破。投井死。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數創死。妻楊氏、子婦郝氏、從之。時得功破左兵於銅陵。收軍屯蕪湖。五月八日。大兵抵江濱。京口水師總兵鄭鴻逵、鄭彩、及僉事楊文驄等。督兵守江。我軍用大礮擊江南軍。每礮發。江水湧激高數丈。二鄭帥先遁。文驄亦逃。八日昧爽。烟霧破江。乃縛舟泛木筏上。順流下。以繞京口兵。而大軍潛從龍潭竹艄渡。十日。士英猶有長江天塹之對。十一日。大兵薄都城。士英奉王母妃。率先遁。城中無一卒禦敵者。王荒宴至夜半。乃奔蕪湖。都城破。勳臣自超之龍、湯國祚、文臣自王鐸、發諫益以下。文武數百員。軍士二十三萬。俱迎降。吏部尚書張捷、刑部尚書高倬、死之。應檄同死者。則有楊維垣、黃端伯、劉成治、雜流諸生殉難者。則有陳於階、吳可筆、黃金壇、陳士達。六合則有諸生馬純仁抱石投水死。如皐則有布衣許德溥剜字於胸曰。不愧本朝。又刖字於臂曰。生爲明人。死爲明鬼。遂被速殺之。邳州則有監生王台輔自縊死。王至得功軍。得功駐泣曰。王死守都城。各鎮尚可合兵以圖興復。衆何聽。好臣言先出乎。大兵追王。十五日及於蕪湖。得功戰於荻港。時良佐已降於我。即陣上招得功。得功叱之。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偏左。得功知不可爲。卻刀。拾所拔箭。刺喉以死。其妻聞之。亦自經也。

總兵翁之琪投江死。中軍田雄挾王出降。

兩案

順治二年乙酉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密奏先帝太子在浙。初甲申之變。太監梁宗周、王之俊。以太子二王獻於李賊。賊幽之劉宗敏所。至是南來。左良玉疏稱吳三桂寔有明驗。今不可考。三月初一日。命太監李繼周往浙召至。寓僧寺。令內員迎入宮。內員報不是。尋命移寓錦衣衛都督馮可宗家。傳文武官識認。大學士王鐸指原任詹事方拱乾問曰。此何人。對曰。方先生。而講官劉正宗趨上。不識也。又問先帝親鞫吳昌時。時東宮立何地。不能對。於是給事中臧英直詰其僞。授以紙筆。供稱高陽人王之明。係蚺馬都尉千昂姪孫。家破南奔。過高夢箕家。夢箕教以詐冒東宮。王鐸等回奏。遂敕法司根究。御史陳以瑞奏。恐民艱聽易惑。將前諸臣有意倾先帝血嗣。請勿加刑。時有內員上密疏於王。王令持示士英。士英言細閱密疏。其言雖似。疑處寔多。既爲東宮。孝服虎皮。不即到官設明。卻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質凝重。此人機辨百出。可疑二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可疑三也。臣愚宜付法司窮究主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越三日。鞫於午門外。夢箕稱虎皮。皆具服下刑獄。士英欲幷倾姜黃。令法司究主使附逆者。寧南侯左良玉具疏言東宮之來。吳三桂寔有明驗。朝廷諸臣。但知逢君。不顧大體。前者李賊逆亂。倘錫王封。何至一家親同仇敵。明知窮究。必無別情。必欲展轉誅求。遂使陛下忘屋烏之德。臣下絕秦婁之義。親親而仁民。願陛下省之。靖南侯黃得功言東宮之來。何人定爲奸僞。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獄。人臣之義。謂何。在廷諸臣。諂狗者多。抗顏者少。即使明白識認。誰敢出頭取禍乎。廣昌伯劉良佐言王之明、童氏、兩案。未協輿論。懇求血垒兩個強倫。毋貽天下後世口寔。湖撫何騰蛟言太子到南。何人奏聞。何人物色。取召至京。馬士英何以獨知其僞。既是王爲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高夢箕前後兩疏。何不發抄。此事關天下萬世是非。何可不慎。江督袁繼咸言太子移氣移體。必非外閒兒。當所能假襲。王爲原係巨族。高陽來聞。堪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以隻身流轉到南。望陛下勿信偏辭。使一人免向隅之泣。則宇宙享蕩平之福矣。各疏上。王惟以王之明自供甚明。將審明節略論之而已。四月。左良玉稱奉太子密旨。舉兵南下。至九江。江督袁繼咸請救太子以止之。王切責不聽。五月十一日。王師薄南都。王奔南都。士民出太子於獄。奉之監國。十四日。同趙順治二年乙酉三月十三日。編王故妃童氏。自越其傑所至。命付錦衣衛監候。氏逃至周氏縣。與王遇於旅邸。相依生一子。王之甫也。妃與太妃各散不相顧。已迎大妃於河南。陳潛夫奏妃故在王勿召。至是自其傑所至。王益不悅。劉良佐言童氏必非假冒。馬士英亦言苟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貨敵體。王終不應。命馮可宗鞫之。氏細詢入宮年月。及相離情事甚悉。求可宗亦辭勿審。改命屬尚忠嚴刑拷掠。氏號呼詬罵。寃死獄中。

馬阮之奸

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編王僭立於江南。進馬士英東閣大學士。仍督師鳳陽。士英大慊。陰令劉澤清、高傑、

疏趨史可法督師淮揚，可法出，士英遂入閣，兼掌兵部事。八月，中官傳隆武有疑爲戶部尚書，時欲起用阮大鋮，故先以清望傅隆有卻。吏部尚書張慎言罷，士英盧慎言衰老，大鋮終不能起，乃令劉孔昭、汤國祚、趙之龍等攻去之。馬士英奏處逆案，阮大鋮以知兵，賜冠帶陛見，初大鋮被斥居江寧，與士英及守備太監韓贄周深相結，編王僧宜，贄周屢薦大鋮才，王固已心識之，及士英以邊才薦，遂命陛見。高宏圖請下九卿台議，士英曰，何議，則太鋮必不得用。宏圖曰，皇非阻大鋮，舊制京堂必會議。姜曰廣亦如宏圖言。士英遂言魏忠賢之逆非閹賊可比，宏圖曰廣於己所愛者，即曰成案不可翻，兼因英甚於是。劉宗周言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郭維經言案成先帝之手，今將此案抹殺，起用大鋮，妹妹英盛，恐有餘悔。羅萬象言輔臣馮川大鋮，誠以愧世無知兵者，然大鋮寔未知兵，詹兆恒言先帝異變，百姓莫不酒血搥胸，近聞振齊之開，士紳皆白衣冠，聚兵以圖復仇，一旦忽翻前案，召用大鋮，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呂大器、熊汝霖、高元吉、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尹民興等，各疏力爭，於是士英爲大鋮，妹妹英盛，恐有餘悔。羅萬象言輔臣馮川大鋮，誠以愧世無知兵者，然大鋮寔未知兵，詹兆恒言先帝異變，百姓莫不酒血搥胸，近聞振齊之開，士紳皆白衣冠，聚兵以圖復仇，一旦忽翻前案，召用大鋮，豈不上傷在天之靈，下短忠義之氣，呂大器、熊汝霖、高元吉、陳良弼、王孫蕃、左光先、尹民興等，各疏力爭，於是士英爲大鋮奏辨，力攻曰廣、大器等，月餘，遂以中旨授兵部尚書，周文江賄，歸當斬，承天守備湖廣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面糾士英奸貪不法，且言皆受獻賊僞兵部尚書周文江賄，歸當斬，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復前助澍，士英跪乞處分，澍直前舉笏擊其背，士英伴稱疾，而陰路內閣田成、張執中等，言王非士英不得立，今逐之，是背舊恩也，且士英在閣，主上可以優閒，士英若去，誰復有念主上者，王遂論澍遣戍。

留士英，澍連上十疏，稱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立功於外者，又言自魏璫竊神器以來，寇賊今日，以除綱紐，王不聽，論澍遣戍。

十月，以逆案楊維垣爲通政使。

鎮國中尉候考史，吏部朱統鎮，疏糾姜曰廣，詞連史可法、呂大器等，禮科給事中袁彭年疏言，中尉有奏請，先皆親王，參詳可否，然後給批發奏，若候考吏部，則與外吏等，應從通政司封進，今何徑何褻，直達御前，宜加禁戢，通政使劉士楨言曰廣勁節慧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皆有公論，統鎮何人，不由職司，飛章越奏，此眞奸險之尤，豈可容於聖世，皆不聽，先是呂大器請奏士英貢官鬻爵，敗法亂紀諸罪，而曰廣事事與士英爲忤，故士英授意詰之，大器予告去，曰廣降調，而換授統鎮爲行人。

內批予封廕失事太監孫暈琇原官，章正宸疏爭不聽。

御史鄒彪佳論韶獄、廷杖、緝事、三大弊，慫撮革禁，發改高宏圖言，慫撮發改，不審內廷何人主持，便正論不容若此，王切責宏圖，等予告去。

內傳以張捷爲吏部尚書。

例轉科道陸朗爲僉事，黃耳鼎爲副使，內批留用。

加贈戚思，進士，英太子太師，蔭錦衣衛指揮僉事，九月，鈒江北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梅殿大學士，十二月，以前臨思，進少師，明年二月，鈒殿工恩，進太保，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調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許都

餘燕復振故也，并議前任巡按左光先罪，光先係光斗弟，與大鋮世仇，又首勸士英、大鋮，故借事陷之，蘇松巡撫鄒彪佳言，都之變，寔發於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事鈒出境，則變復還，調兵措餉，皆夜經營，變起不一月，元兇授首，既不錄其功，豈可反以激變罪之乎，於是士英、大鋮，并恨彪佳，遂駁御史張孫振論其奸貪，罷之。

起越其傑巡撫東藁，其傑以貪遣戍，以士英妹婿起用。

召降獻賊劉僑至京，補原官，僑以玉杯古玩進張獻忠，即用爲錦衣都督，左良玉恢斬黃，僑削髮逃去，士英納僑賄，遂復原官。

士英請免府州縣量生應試，分上中下戶，納銀若干，即赴院試，又行納貢助工等例，於是民閒有捕盡江南金，填塞馬家口之謠。

布衣何光顯上疏請誅士英，詔棄於市，籍其家。

以楚宗朱盛濃爲池州府推官，盛濃疏劾御史黃澍毀制辱宗，貪賊激變，故士英擢咸代爲申理，乃止，澍匿左良玉軍中，良玉由是有隙。

二年乙酉二月，以阮大鋮爲兵部尚書，賜蟒服，大鋮雖長兵部，專職江防軍事一切不問，引所善蔡璟、唐世濟、張孫振、袁宏勳等布列要路，擬六部權，任劉孔昭、賀文選、濁鼐銓政，搬私人林有本、王錫袞等二十餘人爲給事御史，江督袁繼咸、鷹鄧林奇爲總兵，大鋮索賄既足，始給敕印，白丁隸役，隨至立躋大帥，時有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

賜中書舍人林翹一品武銜，蟒服趨事，翹善星術，決士英必大用，士英遷授中書舍人，尋纘一品武銜，以被勘杭州府推官黃端伯爲禮部主事，端伯入京，稱姜曰廣逆謀有狀，故有是擢。

以楊維垣爲左副都御史，大鋮得志，專務報復，與維垣謀盡殺東林，復社諸人，時有狂僧大慧，出語不類，爲總督京營戎政趙之龍所獲，下詔獄，大鋮因與維垣及張孫振謀，令引諸人擁潞王，則一網可盡，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海內人望，無不備列，納之大慧袖中，大獄將興，會上游告急而止。

倉場尚書曾櫻、金都御史郭維經，告病去，大鋮密道人劫之江中。

殺禮部主事周鐘，原任武憲道當鈒薛鑑、鍾從兄，以附東林，而鈒薛與大鋮有隙，因於從逆案內奏二人宜逮坐，遂殺之。

四月初一日，命各衙門印文盡去南京二字，禮部管紹事印被竊，謀於士英，因請於王，各衙門俱改鑄另給。

初四日，寧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於慈，士英以眞爲假，必欲置之於死而後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崩腸悔過，以存先帝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裂目指髮，人人思食其肉，臣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

寢慈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冥擁權．事事與先帝爲難．欽案先帝手詔者．士英篡復之．思宗改證．明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恥之心．罪不容於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恃名器．簸弄人心．自賊臣黃立極．周延儒．殆無虛日．都門有賣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謠．如越其職以貪罪逭戍．不一年而立陞巡撫．張孫振以贓污被逮．不數月而簡發僕少．袁洪勳與張道浚．皆紹獄論罪者也．借起廢．覬復原官．如楊文驄、劉泌、王燮、黃鼎、趙審孫等．誠行同犬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於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罪不容於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六部．至於兵柄尤不得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樞．是弁髦太祖法度．且又引其腹心阮大鋮爲添註．倚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賈不容於死者三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於天．而又私賈歌女．寄養阮大鋮家．希圖進選．計竊中宮．陰謀叵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誣惑．進優童邀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遣此大難．須宜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用阮大鋮以來．睚眦殺人．如雷縉祚．周鑣等．數煉周內．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逋三案．深堙陷穽．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於死者六也．九重祕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慕死士．竊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覘陛下動靜．曰．膽立由我．罪不容於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猶存．前此定王之事．海內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授受分明．臣前疏已悉．士英乃與阮大鋮一手握定．不畏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之嗣君．爲四海謳歌盛德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鋮等．以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士英等．梟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劍以俟．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士英大懼．專理部事．不入直．左兵由九江、安慶、至建德．順流而下．士英遣朱大典、阮大鋮、黃得功、劉孔昭等．禦之．而撤劉良佐等以從．時大兵已過山東．徇徐州．下亳泗．史可法血疏告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翟可聘、成友謙等．皆言良玉非叛．請無撤江北兵．十九日．王論士英．左良玉雖不該興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原不曾反叛．如今邊該守淮揚．不可撤防江兵．士英展聲指諸臣言此皆良玉死黨爲遊說．其言不可聽．寧可君臣同死於社稷．不可死於左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嘿然．來幾良玉死．左夢庚敗於梁石．論功首太子太保．

五月．王師渡江．圍江寧．王奔蕪湖．士英以黔兵與大鋮．奉太妃走浙江．兵至廣德州．知州趙景和言彼不至王而奉太后．詐也．閉門堅守．士英攻破之．殺景和．至紹興．紹人猶未知王存亡．原任九江僉事王思任因上疏．言戰關之氣必發於忠愷之心．忠愷之心必發於廉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愷矣．所以然者．南都定位以來．從不咎其寔寔請求報害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盛奸相馬士英拔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寬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喈飲則造齷齪．上恍

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諷場惕子一村．卸與史可法．又心息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貴官惡僧．擾盡金錢．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者．得一望見．費至百金．得一登籍．費至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兌即遷．其餘編頭侄腳．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綱．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之．以至於此也．茲罪急矣．敢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尚書．可以逃乎．不職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衛．則聖祖猶不當盡耶．一昧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速趨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慢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猶可復鼓．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固蔽．從不講戰守之備．以致乘輿播遷．謀國至此．即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若明水一流．自刎以謝天下．若仍逍遙湖上．淫倒烟霞．效曹假道之故轍．千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則我越乃報仇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馬．以拒閣下．至杭州．熊汝霖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以應．杭州破．士英走錢塘．王師追躡之．斬其五百級．

魯王監國紹興．張國維首參士英誤國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面俟方國安於嚴州．時大鋮校朱大典於金華．士民檄逐之．乃亦送於國安軍．來獻．王師復敗士英兵於餘姚．國安兵於富陽．已士英率衆渡江．窺杭州．復大敗．

三年丙戌六月．王師渡錢塘江．士英、國安、計劫魯王來獻．王脫去．阮大鋮同黨三賓、宋之晉、蘇壯等．來降．唐王僭立於福州．士英擁兵求入關．王以其罪大不許．

八月．王師討湖賊吳易．并雅士英．詔俱斬之．而野史則云．士英遁至台州．來降於王師．已大兵執唐王於順昌．搜誰扛．得士英、大鋮、及方國安父子方逢年．請獻出關爲內應．疏．在已降後．大鋮方遊山．自投崖死．仍戮屍．斬士英等四人於延平城下．妻子給賜兵丁．

三藩紀事本末卷二

王師平兩浙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二十日，王師抵鎮江，知府某、推官某、丹徒令某俱死之。遍搜逆黨，金昌妻亦從死。七月初七日，屠崑山、崑來閣諸生。周茂才推原任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爲主，貢生朱集璜及周宝璵、陶琰、陳大任等共起兵據城，參將陳宏勛原任知縣楊永言助之。大兵至，詭稱神武新都至，城門啓，兵遂入，永言遁，佐才被執，殺集璜同門人孫道民、張龍投河死，宝璵與子朝鑑同死，宝璵妻王自縊死，琰自縊死，大任與妻張、子思翰皆死之。時以守禦死者，蘇逢道、莊萬程、陸世鏜、陸寧將、鍾之甲、周復培、陸逢沖代父死者，沈徵遠、朱國弒救母死者，徐洛自盡者，徐澱、王在中、吳行貞。八月初三日，屠松江府，兵部職方主事章簡、行人李待問死之。先是在籍兩廣總督沈猶龍與義兵頭目蔡喬據城守。初三日，大兵下青浦，諜至，猶龍未信。日西晡，我兵詭稱黃蟊解奸細至門，啓逢入。時城中已伏內應，兵乍入，城上悉改張大清旗幟，偏待問、俱被執不順命死。猶龍出奔，蔡喬遁入海。華亭教諭睦明永投繯死。徐念祖與妻張、妾子女七人，闔門自縊死。尤森兄之旭子完淳，後涉吳兆勝之難。之旭自縊，完淳被殺。先是黃蟊兵多以脅白布繫其首，大兵數之，潛於城中至是去布，悉辮髮者。初六日，襲破黃蟊、吳志葵、水師，蟊投水死。志葵乞降不許，殺之。參志葵軍事嘉興舉人傅凝之投水死。二十日，破金山衛，守將指揮使侯成祖及子士綠死之。松城破，總鎮李成棟以書招承祖，不應，屬志堅守，卽妻子亦不令出城避難。二十日，大兵薄城，城上矢石雨下，兵不得乘。大兵以竹梯援城上，守城兵士用防牌蔽矢，隨登隨斫，既而西北偏稍弛，乃以小舟壘城下，蟻附而登，城遂破。承祖及二子俱被執，長子士綠大罵不順命，叢射死。成棟欲降承祖，承祖不從，殺之。成棟稱承祖爲江南第一忠臣，特宥其少子，令殮父屍歸葬。破江陰，屠之。先是六月中，諸生許用倡城守，應者數萬人。以陳明遇主兵，徽人鄒康公爲將，副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不利，乃請故典史閻應元入城主兵事。王師圍攻，堅守不下。八月二十一日，從祥符寺後城入，乃下，用、明遇、舉家自焚死。應元赴水，曳出斬之。訓導馮厚敦、冠帶自縊於明倫堂。婦與妻王赴井死。中書舍人殷迹、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之。城中死者數萬人。時有貢生黃毓祺者，與徐趨起兵竹塘以應城內。城陷，兩人俱逸去。明年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趨破執論死。毓祺又逸去，獲於江寧，臨刑命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十一月十三日，破崇明。先是九月中，成棟督兵渡海攻崇明，不克，引還至是入之。初我兵之下杭州也，王師散遣官吏，招撫浙東郡縣。其先後失事死者，杭州在籍同知王道規投繯死。山陰在籍縣丞巡撫鄒彪佳赴池水死。在籍左都御史鄭宗周不食死。行人陸培自縊死。海寧衆人祝淵投繯死。會稽諸生王毓蓍、先道宗、周春云、顧先生、早自決。無爲王炎午所弔，隨自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仙石自沈死。周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濱浮尸上，冠履不失。山陰朱瑞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而二年乙酉閏六月，起兵江北，徽州者，則有左僉都御史金聲、聲卿南都陷，集義於徽之績溪，分兵抱六嶺，在籍山東巡撫李國耶祖德、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貴池副使吳應箕等，多應之。唐王授聲以僉都、兼兵侍、總督諸道軍，授旌德、寧國、諸縣，九月，御史黃澍完髮來歸，聲信之，淫爲內應，城破，聲與門人江天一同就執，行至某所，天一笑謂聲曰：一湜清絕，洵足怡人意，欲聲同盡用，用廣赴水死，諸生馬元調、唐金昌、夏雲蛟俱死之。金昌妻亦從死。七月初七日，屠崑山、崑來閣諸生。周茂才推原任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爲主，貢生朱集璜及周宝璵、陶琰、陳大任等共起兵據城，參將陳宏勛原任知縣楊永言助之。大兵至，詭稱神武新都至，城門啓，兵遂入，永言遁，佐才被執，殺集璜同門人孫道民、張龍投河死，宝璵與子朝鑑同死，宝璵妻王自縊死，琰自縊死，大任與妻張、子思翰皆死之。時以守禦死者，蘇逢道、莊萬程、陸世鏜、陸寧將、鍾之甲、周復培、陸逢沖代父死者，沈徵遠、朱國弒救母死者，徐洛自盡者，徐澱、王在中、吳行貞。八月初三日，屠松江府，兵部職方主事章簡、行人李待問死之。先是在籍兩廣總督沈猶龍與義兵頭目蔡喬據城守。初三日，大兵下青浦，諜至，猶龍未信。日西晡，我兵詭稱黃蟊解奸細至門，啓逢入。時城中已伏內應，兵乍入，城上悉改張大清旗幟，偏待問、俱被執不順命死。猶龍出奔，蔡喬遁入海。華亭教諭睦明永投繯死。御史夏允彝、諸生戴宏、赴水死。徐念祖與妻張、妾子女七人，闔門自縊死。尤森兄之旭子完淳，後涉吳兆勝之難。之旭自縊，完淳被殺。先是黃蟊兵多以脅白布繫其首，大兵數之，潛於城中至是去布，悉辮髮者。初六日，襲破黃蟊、吳志葵、水師，蟊投水死。志葵乞降不許，殺之。參志葵軍事嘉興舉人傅凝之投水死。二十日，破金山衛，守將指揮使侯成祖及子士綠死之。松城破，總鎮李成棟以書招承祖，不應，屬志堅守，卽妻子亦不令出城避難。二十日，大兵薄城，城上矢石雨下，兵不得乘。大兵以竹梯援城上，守城兵士用防牌蔽矢，隨登隨斫，既而西北偏稍弛，乃以小舟壘城下，蟻附而登，城遂破。承祖及二子俱被執，長子士綠大罵不順命，叢射死。成棟欲降承祖，承祖不從，殺之。成棟稱承祖爲江南第一忠臣，特宥其少子，令殮父屍歸葬。破江陰，屠之。先是六月中，諸生許用倡城守，應者數萬人。以陳明遇主兵，徽人鄒康公爲將，副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不利，乃請故典史閻應元入城主兵事。王師圍攻，堅守不下。八月二十一日，從祥符寺後城入，乃下，用、明遇、舉家自焚死。應元赴水，曳出斬之。訓導馮厚敦、冠帶自縊於明倫堂。婦與妻王赴井死。中書舍人殷迹、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之。城中死者數萬人。時有貢生黃毓祺者，與徐趨起兵竹塘以應城內。城陷，兩人俱逸去。明年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趨破執論死。毓祺又逸去，獲於江寧，臨刑命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十一月十三日，破崇明。先是九月中，成棟督兵渡海攻崇明，不克，引還至是入之。初我兵之下杭州也，王師散遣官吏，招撫浙東郡縣。其先後失事死者，杭州在籍同知王道規投繯死。山陰在籍縣丞巡撫鄒彪佳赴池水死。在籍左都御史鄭宗周不食死。行人陸培自縊死。海寧衆人祝淵投繯死。會稽諸生王毓蓍、先道宗、周春云、顧先生、早自決。無爲王炎午所弔，隨自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仙石自沈死。周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濱浮尸上，冠履不失。山陰朱瑞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而二年乙酉閏六月，起兵江北，徽州者，則有左僉都御史金聲、聲卿南都陷，集義於徽之績溪，分兵抱六嶺，在籍山東巡撫李國耶祖德、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貴池副使吳應箕等，多應之。唐王授聲以僉都、兼兵侍、總督諸道軍，授旌德、寧國、諸縣，九月，御史黃澍完髮來歸，聲信之，淫爲內應，城破，聲與門人江天一同就執，行至某所，天一笑謂聲曰：一湜清絕，洵足怡人意，欲聲同盡，用廣赴水死，諸生馬元調、唐金昌、夏雲蛟俱死之。金昌妻亦從死。七月初七日，屠崑山、崑來閣諸生。周茂才推原任狼山副總兵王佐才爲主，貢生朱集璜及周宝璵、陶琰、陳大任等共起兵據城，參將陳宏勛原任知縣楊永言助之。大兵至，詭稱神武新都至，城門啓，兵遂入，永言遁，佐才被執，殺集璜同門人孫道民、張龍投河死，宝璵與子朝鑑同死，宝璵妻王自縊死，琰自縊死，大任與妻張、子思翰皆死之。時以守禦死者，蘇逢道、莊萬程、陸世鏜、陸寧將、鍾之甲、周復培、陸逢沖代父死者，沈徵遠、朱國弒救母死者，徐洛自盡者，徐澱、王在中、吳行貞。八月初三日，屠松江府，兵部職方主事章簡、行人李待問死之。先是在籍兩廣總督沈猶龍與義兵頭目蔡喬據城守。初三日，大兵下青浦，諜至，猶龍未信。日西晡，我兵詭稱黃蟊解奸細至門，啓逢入。時城中已伏內應，兵乍入，城上悉改張大清旗幟，偏待問、俱被執不順命死。猶龍出奔，蔡喬遁入海。華亭教諭睦明永投繯死。御史夏允彝、諸生戴宏、赴水死。徐念祖與妻張、妾子女七人，闔門自縊死。尤森兄之旭子完淳，後涉吳兆勝之難。之旭自縊，完淳被殺。先是黃蟊兵多以脅白布繫其首，大兵數之，潛於城中至是去布，悉辮髮者。初六日，襲破黃蟊、吳志葵、水師，蟊投水死。志葵乞降不許，殺之。參志葵軍事嘉興舉人傅凝之投水死。二十日，破金山衛，守將指揮使侯成祖及子士綠死之。松城破，總鎮李成棟以書招承祖，不應，屬志堅守，卽妻子亦不令出城避難。二十日，大兵薄城，城上矢石雨下，兵不得乘。大兵以竹梯援城上，守城兵士用防牌蔽矢，隨登隨斫，既而西北偏稍弛，乃以小舟壘城下，蟻附而登，城遂破。承祖及二子俱被執，長子士綠大罵不順命，叢射死。成棟欲降承祖，承祖不從，殺之。成棟稱承祖爲江南第一忠臣，特宥其少子，令殮父屍歸葬。破江陰，屠之。先是六月中，諸生許用倡城守，應者數萬人。以陳明遇主兵，徽人鄒康公爲將，副都司周瑞龍泊江口相犄角，戰不利，乃請故典史閻應元入城主兵事。王師圍攻，堅守不下。八月二十一日，從祥符寺後城入，乃下，用、明遇、舉家自焚死。應元赴水，曳出斬之。訓導馮厚敦、冠帶自縊於明倫堂。婦與妻王赴井死。中書舍人殷迹、舉人夏維新、諸生王華、呂九韶、皆死之。城中死者數萬人。時有貢生黃毓祺者，與徐趨起兵竹塘以應城內。城陷，兩人俱逸去。明年冬，偵江陰無備，率壯士十四人襲之，不克，趨破執論死。毓祺又逸去，獲於江寧，臨刑命取襲衣自斂，趺坐而逝。十一月十三日，破崇明。先是九月中，成棟督兵渡海攻崇明，不克，引還至是入之。初我兵之下杭州也，王師散遣官吏，招撫浙東郡縣。其先後失事死者，杭州在籍同知王道規投繯死。山陰在籍縣丞巡撫鄒彪佳赴池水死。在籍左都御史鄭宗周不食死。行人陸培自縊死。海寧衆人祝淵投繯死。會稽諸生王毓蓍、先道宗、周春云、顧先生、早自決。無爲王炎午所弔，隨自投柳橋河死。儒士潘集、仙石自沈死。周卜年赴海死。明晨，海濱浮尸上，冠履不失。山陰朱瑞投江死。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城外，不食死。而二年乙酉閏六月，起兵江北，徽州者，則有左僉都御史金聲、聲卿南都陷，集義於徽之績溪，分兵抱六嶺，在籍山東巡撫李國耶祖德、職方郎中涇縣尹民興、徽州推官溫璜、貴池副使吳應箕等，多應之。唐王授聲以僉都、兼兵侍、總督諸道軍，授旌德、寧國、諸縣，九月，御史黃澍完髮來歸，聲信之，淫爲內應，城破，聲與門人江天一同就執，行至某所，天一笑謂聲曰：一湜清絕，洵足怡人意，欲聲同盡，用廣赴水死，

此也。聲曰。丈夫死則死耳。當與天下共見之。至江寧。內院洪承疇諭降。天一則誦懷宗御祭承疇文以酒之。遂被戮。聲亦隨見殺。祖德退還山中。大兵攻拔其寨。碎死。諸生麻三衡、沈壽嶲、吳太平、阮恆、阮濟長、劉鼎甲、胡天球、張百家、及祖德子某俱死之。璜猶嚴兵守郡城。城紳黃澍以城獻。璜先殺長女。語妻茅同難。茅慟其幼子。遂整衣臥。璜以刀殺其喉。少頃茅呼曰。未也。再刃乃絕。璜自刎不殊。絕粒五日。以手抉其創。乃死。祖德之死也。有徐淮者。與吳漢超收其遺軍。連破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溧、太平諸縣。三年丙戌正月。娶寧國兵敗。漢超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腹。膽長三寸。妻戚投樞下死。同時舉兵。先後被難者。有青陽知縣龍昌允、溧陽諸生謝球、鹽城諸生司石磐、都司鄭某之屬。

王師平閩

順治二年乙酉五月。我朝使內院洪承疇招撫江南。御史黃熙允、招撫福建。熙允、晉江人。與鄭芝龍同里。芝龍密遣使通款。我朝唐王每以偏缺爲辭。三年丙戌六月。王師平浙東。芝龍聞渡江信。遂撤守閩兵。王師至仙霞嶺關門。無一守兵。無一敵兵。寂如也。遲回數日。從容過嶺。然我兵入閩。或由延。或由汀。或由福寧。俱走由谷間。不必仙霞也。八月。大兵入建寧。至浦城。科臣黃大鵬、上游四郡巡撫鄭芝龍、御史徐伯昌、共城守。家玉戰敗入關。城破。翔與伯昌死之。而一鵬亦破峽江兵。武泰死之。攻袁州。同知署府事李時興力城守。守將胡纘兵潰。時興自縊於萍鄉官舍。遂收吉安。長驅至萬安。萬安知縣梁於渫死之。八月二十五日。聲桓婿殺憽忠。以忠都將王得仁代。而是時益宗永寧王慈炎復舉兵。克撫建。屯兵進賢縣。既以糧不繼。退守撫州。聲桓令得仁率兵來爭。時贛部文選司主事曾亨應者。家臨汝。初同益藩起兵。益藩敗。復捐貲聚衆歸永寧。得仁夜率百騎。潛至臨汝。圍亨應宅。執亨應殺之。亨應從叔杞。從弟之琦、之球、之琦子筠。俱死焉。初。亨應舉事時。自斷爪嚙血。裹而瘞之。子筠亦時髫人曰。我一門已登鬼籙。父子立志殉國如此。永寧守撫州。糧不繼。乃退保建昌。得仁追及。被獲。死焉。三月。糧盡。乃走保界首。砦復鑾被擒。死之。是月也。吉安復失。職方主事郭維經死。三月。糧盡。乃走保界首。砦復鑾被擒。死之。是月也。吉安復失。職方主事郭維經死。升結忠誠社於贛州。與李永茂恢復吉安。丙戌春。王師來爭。副將劉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大兵退駐峽江。至是克之。四月。破廣信。巡撫周定仍、副使胡奇偉、兵部侍郎餘兆恆、御史胡夢泰、兵部員外萬文英、同知胡甲桂、貴溪舉人舉貢士俱死之。初。黃道周提兵出江西。命詹兆恆以兵侍協守廣信。御史胡夢泰疏請出湖東。後遂擢右僉都。巡撫其地。文英奇偉。俱奉命協守。甲桂以永州同知道梗改授。而夢泰則以郡人奉使旋里者也。得仁破妄仁、貴溪。定仍督副總姜天衢戰連湖。我兵小卻。已戰小箬渡。及河口。遂大捷。城破。定仍自縊死。文英赴水死。妾胡從之。奇偉被執。殺於南昌衙前。甲桂自經於幽室。貢士先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拜祖塋。觸橋柱死。夢泰夫婦同縊死。兆恆奔懷玉山。復糾衆攻衢之開化。兵敗。歿於陣。江西悉平。惟贛州未下。

李成棟平粵東

順治三年丙戌。大兵既平閩。十二月。我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惠潮。下之。潛師襲廣州。先是十

長子雲。迎裘東歸。葬於贈公之側。士超等四人。葬於道周之側。

金王收江西

順治乙酉四月。英王追閩賊至九江。寧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率所部三十六營來降。王北旋。擒降將俱北。惟後營總兵金聲桓請於王。順收江省自效。王許之。乃命閩部降將王體忠合營屯湖口。規進取。六月。聲桓先遣牌招撫江西巡撫張皓。故選儒。率先遣。士民送款。聲桓入南昌。南康九江。不煩兵而下。而衛撫標將白之脅、鄧武泰、駐袁吉。以兵扼峽江。湖東分巡道王養正、與布政夏萬亨、建昌知府王城、推官劉九浩、南昌推官史夏隆、輔益藩。起兵建昌。軍報旁午。聲桓令前營劉一鵬。御峽江。副體忠備撫建。七月。體忠率兵下撫州。趨建昌。時有保寧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益藩倚信之。而私通於體忠。及戰。保寧從陣後以火箭傷象。兵遂敗。三日城破。益藩被執。殺。詳具益藩傳。湖東王養正等五人。俱被執。械至南昌。殺之。養正婁張氏。絕粒九日死。萬亨婁顧氏、子婦陸氏、一孫女、同赴井死。夏隆自南昌來避。與其難者也。諸生鄧思銘被執不屈。箭射死。閻縣哲降。新昌舊知縣譚夢開迎降。爲縣民所殺。知縣李翔、與監軍張家玉、御史徐伯昌、共城守。家玉戰敗入關。城破。翔與伯昌死之。而一鵬亦破峽江兵。武泰死之。攻袁州。同知署府事李時興力城守。守將胡纘兵潰。時興自縊於萍鄉官舍。遂收吉安。長驅至萬安。萬安知縣梁於渫死之。八月二十五日。聲桓婿殺憽忠。以忠都將王得仁代。而是時益宗永寧王慈炎。復舉兵。克撫建。屯兵進賢縣。既以糧不繼。退守撫州。聲桓令得仁率兵來爭。時贛部文選司主事曾亨應者。家臨汝。初同益藩起兵。益藩敗。復捐貲聚衆歸永寧。得仁夜率百騎。潛至臨汝。圍亨應宅。執亨應殺之。亨應從叔杞。從弟之琦、之球、之琦子筠。俱死焉。初。亨應舉事時。自斷爪嚙血。裹而瘞之。子筠亦時髫人曰。我一門已登鬼籙。父子立志殉國如此。永寧守撫州。糧不繼。乃退保建昌。得仁追及。被獲。死焉。三月。糧盡。乃走保界首。砦復鑾被擒。死之。是月也。吉安復失。職方主事郭維經死之。先是乙酉九月。劉同升結忠誠社於贛州。與李永茂恢復吉安。丙戌春。王師來爭。副將劉必達戰敗。赴水死。會廣東援兵至。大兵退駐峽江。至是克之。四月。破廣信。巡撫周定仍、副使胡奇偉、兵部侍郎餘兆恆、御史胡夢泰、兵部員外萬文英、同知胡甲桂、貴溪舉人舉貢士俱死之。初。黃道周提兵出江西。命詹兆恆以兵侍協守廣信。御史胡夢泰疏請出湖東。後遂擢右僉都。巡撫其地。文英奇偉。俱奉命協守。甲桂以永州同知道梗改授。而夢泰則以郡人奉使旋里者也。得仁破妄仁、貴溪。定仍督副總姜天衢戰連湖。我兵小卻。已戰小箬渡。及河口。遂大捷。城破。定仍自縊死。文英赴水死。妾胡從之。奇偉被執。殺於南昌衙前。甲桂自經於幽室。貢士先赴水。家人救之。行至五里橋。望拜祖塋。觸橋柱死。夢泰夫婦同縊死。兆恆奔懷玉山。復糾衆攻衢之開化。兵敗。歿於陣。江西悉平。惟贛州未下。

李成棟平粵東

順治三年丙戌。大兵既平閩。十二月。我巡撫佟養甲、總兵李成棟、由閩趨惠潮。下之。潛師襲廣州。先是十

一月。唐藩弟聿鍵浮海至廣。閩中僉相蘇觀生、何吾騶、與布政使顧元鏡、侍郎王道華、曾道唯、奉王監國。僭改元紹武。召海上鄭、石馬、徐、四姓酋爲總兵。時永明已自立於肇慶。使給事中彭耀、主事陳嘉謨至廣。晓譬偏岸監國先後。觀生殺耀於市。嘉謨亦死之。觀生遂率兵面西。戰方主事陳邦彥自廣至肇見永明。王王以東事委閩。邦彥曰。彼强我弱。以戰則非計。彼曲我直。以和則非名。北師已迫。觀生若擺。當求和於我。如其不然。粵東十郡。我據其七。面使其三。代我受敵。不亦可乎。既而巡撫林佳鼎與廣州將陳際泰戰於三水。際泰敗。既與林察戰於海。佳鼎敗。與察同姓相善。察因使四姓酋僞降迎佳鼎。佳鼎信之。舟至三山口。亂作。佥軍俱沒。佳鼎赴水死。肇慶大震。面廣州大援至。成棟要之。舟惠潮符印。爲文書約降。舟至虎門。觀生猶以爲海上盜也。叱而斬之。大兵入東門。觀生始倉卒召兵。不能集。城遂破。主事鍔文鼎死。太僕卿密子衡、與姜莫氏、子元圖、應荃、應蓍、子婦梁氏、徐氏、區氏、同赴井死。時有梁孺者。妾人也。觀生每才之。用爲吏科給事中。至是視生走間計。鑒曰。死爾。自縊死。鄧縣諸生趙景麟赴泮池死。浦江諸生張若正自縊死。瑞安諸生鄧欽堯、永嘉諸生鄧之琦、赴水死。我兵至金華。朱大典屠兵固守。我兵以紅衣大炮破之。大典圖門自焚死。西席武進鄭邠亦與其難。張鵬翼守衢州。副將秦應科爲我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皆卒王、皆被殺。巡按豫觀學政王烶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嚴忠、皆自縊死。江山則知縣方召死焉。餘皆望風迎附。兩浙悉平。方國安、方逢年、簒髮來降。八月。誅之延平城下。王南奔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護王航海至舟山。舟山守將王斌納不納。王浮海至厦門。鄭芝龍已降於我。乃走南澳。四年丁亥。王命鄭彩、王大振、阮進、張名振等。共討殺斌卿。時閩中舊相張肯堂以私財募兵海上。王聞肯堂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寧州與平夷侯周崔芝相犄角。連復建寧、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温台響應。六年己丑。王還舟山。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八年辛卯。王師破贛寧州。中藻敗。兵部右侍郎林汝盂、員外郎林奎、沒於陣。閩中所復州縣。相繼俱失。贛安破。大學士劉中藻、衣冠坐堂上。爲文自祭。服金附死。興化破。大學士朱繼祚、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嫏、知縣都廷諫、死之。海澄破。知縣洪有文死之。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鄧正璣、御史林逢經、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忠及履薄死。妻李氏同難。延寧破。守將王祈自焚死。台州破。督餉知縣沈履祥被獲見殺。王師遂逼舟山。王復航海。令肯堂城守。城破。肯堂南向坐。命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自經。同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吳鐘巒、吏部侍郎朱永祐、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蓋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璞、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朱萬年、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錦衣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王、航海之明年。兵部侍郎沈廷揚、督舟師北上。福山被獲。死之。向中被執。我帥呵之曰。聘不至。捕而至。何也。向中對曰。向則辭官。今就死爾。大兵至寧波。鎮帥渡海入昌國衛之文廟。抱孔子木主。稽顙左廡。自焚死。永祐被執。請爲僧。不許。殺之。名揚、名振弟。抱母范自焚。朝相開城破。護王妃陳氏、黃媳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以巨石覆之。自刎其旁。開國之

諸將無敢復言戰者。王之仁上疏言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遂欲以餌墜爲鴻漸。天下事尚何忍言。臣願帥所部。沈船一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卻死。恐不能戰也。三年丙戌三月一日。我兵開壩入江。國維之仁。統水師襲戰。是日。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乖隊。國維遂同諸軍渡江。圍杭州。不克而還。四月。我貝勒屯兵北岸。以江淵可試馬。用大砲轟南營。方國安軍麾蓋皆碎。國安曰。此天奪我食也。遂欲投閩。五月二十七日。拔營走紹。勒王南行。二十八日。江上各營。即報俱潰走。遊誠入海。國維振旅追。趕六月一日。大軍畢渡江。禮部尚書余煌、衣冠赴水死。國安決計獻監國來降。遣人守監國。俾守者病。監國得脫。登海航。命國維、遊防四邑。圖後舉。二十五日。大兵入義烏。或勸國維入山。國維曰。憤天下事者。文山盤山也。赴池水死。兵部侍郎陳函輝自經死。禮部侍郎王思任不食死。大理寺少卿陳潛夫、妻孟氏、妾孟氏、夫妻姊妹。聯袂沈河死。兵部主事高岱絕食死。子諸生朗、赴水死。通政使吳從魯不薙髮死。鄭之尹赴水死。諸暨諸生楊雲門、自縊死。鄞縣諸生趙景麟赴泮池死。浦江諸生張若正自縊死。瑞安諸生鄧欽堯、永嘉諸生鄧之琦、赴水死。我兵至金華。朱大典屠兵固守。我兵以紅衣大炮破之。大典圖門自焚死。西席武進鄭邠亦與其難。張鵬翼守衢州。副將秦應科爲我內應。城破。鵬翼及樂安王、楚王、皆卒王、皆被殺。巡按豫觀學政王烶亮知府伍經正、推官鄧嚴忠、皆自縊死。江山則知縣方召死焉。餘皆望風迎附。兩浙悉平。方國安、方逢年、簒髮來降。八月。誅之延平城下。王南奔至石浦。定西侯張名振、護王航海至舟山。舟山守將王斌納不納。王浮海至厦門。鄭芝龍已降於我。乃走南澳。四年丁亥。王命鄭彩、王大振、阮進、張名振等。共討殺斌卿。時閩中舊相張肯堂以私財募兵海上。王聞肯堂云。將北還舟山。約肯堂寧州與平夷侯周崔芝相犄角。連復建寧、邵武、興化、三府及漳浦、海澄等二十七縣。軍聲頗振。温台響應。六年己丑。王還舟山。以張肯堂爲東閣大學士。八年辛卯。王師破贛寧州。中藻敗。兵部右侍郎林汝盂、員外郎林奎、沒於陣。閩中所復州縣。相繼俱失。贛安破。大學士劉中藻、衣冠坐堂上。爲文自祭。服金附死。興化破。大學士朱繼祚、參政湯芬、給事中林嫏、知縣都廷諫、死之。海澄破。知縣洪有文死之。永福破。邑人給事中鄧正璣、御史林逢經、投水死。長樂破。邑人御史王忠及履薄死。妻李氏同難。延寧破。守將王祈自焚死。台州破。督餉知縣沈履祥被獲見殺。王師遂逼舟山。王復航海。令肯堂城守。城破。肯堂南向坐。命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乃自經。同死者。兵部尚書李向中、禮部尚書吳鐘巒、吏部侍郎朱永祐、安洋將軍劉世勳、左都督張名揚、通政使鄭遵儉、兵科給事中蓋志寧、兵部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璞、江用楫、禮部主事董元、兵部主事朱萬年、顧珍、臨山衛李開國、工部主事顧宗堯、中書舍人蘇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定西侯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錦衣指揮王朝相、太監劉朝王、航海之明年。兵部侍郎沈廷揚、督舟師北上。福山被獲。死之。向中被執。我帥呵之曰。聘不至。捕而至。何也。向中對曰。向則辭官。今就死爾。大兵至寧波。鎮帥渡海入昌國衛之文廟。抱孔子木主。稽顙左廡。自焚死。永祐被執。請爲僧。不許。殺之。名揚、名振弟。抱母范自焚。朝相開城破。護王妃陳氏、黃媳張氏、義陽王妃杜氏、入井。以巨石覆之。自刎其旁。開國之

母珠及明楫之妻、皆自盡。十一年甲午、鄭成功奉王居金門。初至禮待甚恭。既益懈。王稍不能平。成功銜之。未遂。王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沈之海中。

益藩撫湖東附傳揭

益王名由本、封建昌。兩都繼沒。郡紳勸王舉兵。郡儀賓諸生鄧思銘言。王身兼臣子。宗社傾危。豈容坐視。因首建義兵之議。以贍財者助餉。負才者參謀。有勇者出戰。王大感動。然年少柔仁。不習武事。乃悉以戰守機宜委都諭永寧王慈裘。及羅川王某主之。於是羅川王與東鄉艾命新、艾南英謀。因以書約諸紳士。同仇共義。募集劉琦、楊輝龍、僧丹竹等三十六人。就南英家插血誓盟。得義勇七八千人。王謝二紳各招貢助餉。兵勢稍振。時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也。時有保寧王者、自河南來。好談兵。王倚信之。而保寧私與我將王體忠通。約爲內應。王不知也。雲南總兵趙印選、以象兵赴援南都。不及而反。路出建昌。王留之助戰。戰初合。保寧從陣後以火箭傷象。兵遂潰。王奔旅塘佛舍。已歸唐王於福州。福州破。被執見殺。永寧走寧都。遂入粵。招諸圖兵圖興復。先一日、直隆閣變。夢紅日臨其門。翌日而永寧至。以爲吉徵。遂與同事。提兵出湖東。復建昌。乘勝拔撫州及進賢縣。先是永寧之走寧都也。羅川與艾命新拔撫州而不能守。退師許灣。招集貴東安仁兵近二萬。永寧復據建、羅川率兵來合。約分道進取江省。會粵兵與羅川兵爭金、羅川既以曾櫻薦唐王復授重熙考功員外。兼兵科給事中。從傅冠辦湖東兵事。又令原任翰林院檢討傅鼎銓、以原官兼兵科給事中、統義師。由泰寧出閩召募。遽溪告急。冠不能救。重熙勁冠去。兵事專委重熙。永寧既敗。重熙復趨福州。統諸將進克金豁。復撫州。有衆十萬。捷聞。授右僉都御史。代劉廣尤巡撫湖東。以諸將進止不協。退保邀溪。與我兵戰於銅盤隘、師姑嶺、及高田孔坊。俱捷。三年丙戌八月、福州不守。鼎銓往寧都。借兵於田海忠。不應。因集鄉勇復宜黃。借道趨贛。爲我兵掩擊大潰。急收散卒。還攻撫州。破之。而中軍洪深亦沒於陣。兵士僅存千人。乃退次王洞。開行至安東金貴諸砦。令聯絡以待。而身爲日者裝。入南昌以覘虛實。五年戊子。金聲桓以南昌叛。召迎重熙、鼎銓。而兩人殊不欲赴省。諸任閩事。我諜周山圖、南昌。重熙赴贛求援。鼎銓兼督兩軍。與張自盛合營援南昌。敗於三江口。重熙至贛。聲桓已破。益途召募。猝遇我兵。戰於程鄉大敗。監軍桂禮陣沒。重熙身中三矢。憤免。金王死。其故將張自盛、洪圖、王等、聞重熙奉新命出湖東。爭來歸。兵大集。駐寧都石城。聞面鼎銓被內召。不願往。請再舉。終江事。重熙亦疏留。乃拜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鼎銓隨命監軍陳化龍馳檄浙東。有徐孝伯者、引軍來

三藩紀事本末卷三

楊劉萬殉贛

崇禎甲申、闖賊破京師。江西在籍翰林院修撰劉同升聞變。痛哭幾絕。檄告江西十三郡紳士。舉義復仇。縞素剔邱壑而出。至南昌。遇贛方主事楊廷麟。大集紳士於滕王閣。同升少詹事兵部侍郎。總理江西。而廷麟以東閣大學士召。廷麟以國破君亡。儉安海甸爲非計。僻不拜。與贛撫李永茂及同升共舉義旗。會粵東有入衛兵三千過贛。即疏留之。立忠誠社於贛州。招致四方之士。於是王其翊、其鑅、劉同保、彭曰趣等。各率家丁。自脅糧入社立功者。幾二萬人。廷麟乃大享士於城西。率兵收萬安。抵泰和。復吉安全郡。乃奉表迎唐王赴贛。順治二年乙酉十二月。李永茂以疑陸。而萬元吉以總制七省至贛。與同升廷麟同心規畫。時永寧王已復撫建。約同下省。而同升已病。未幾。湖東告急。十二月同升卒於零都。廷麟、元吉僻以各行其志。辭相勿聽。元吉僻以不果。初、元吉佐楊嗣昌、史可法、兩開部軍。與江西總兵金聲桓素善。聲桓收江右。以書略招元吉。元吉往也。至是元吉主撫金以恢省。因移書壁桓。聲桓頗心動。而未決。三年丙戌三月。吉安守將胡良陰遣元吉節制。爲我將柯永盛所敗。吉安復失。元吉走皂口。欲赴水。永豐令林全森亟持之。乃還保贛州。我兵尾之。拔萬安。逼圍贛。聲桓聲問遙絕。給事中楊文驄者。奉命往湖南。過贛。見事急。願留共城守。元吉賴之。先

是正月廷獻招降峒寇得四萬人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茂四營之一驍勇善戰賜名龍武新軍元吉倚之而蔑視雲南廣東諸軍諸軍解體五月江西巡撫劉遠生督張琮率援戰於梅林面敗龍武新軍亦敗於梅林於是援兵皆不敢前元吉誉將不用命且出掠爲民患乃選練士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我兵移下沙然元吉御兵士嚴刑威不少假貸故兵士不樂爲之用營國久王賜郡名忠誠加元吉兵部尚書文武兼制江西軍民事以廣東兵五千至七月吏兵兩部尚書郭禮經奉命總理江西糧餉督師事維揚僧德宗德宗師奇聲桓皆招降峒寇得四萬人所謂四營者也張安茂四營之一驍勇善戰賜名龍武新軍元吉倚之而蔑視雲南廣東諸軍諸軍解體五月江西巡撫劉遠生督張琮率援戰於梅林面敗龍武新軍亦敗於梅林於是援兵皆不敢前元吉誉將不用命且出掠爲民患乃選練士著更番出戰頗有斬獲我兵移下沙然元吉御兵士嚴刑威不少假貸故兵士不樂爲之用營國久王賜郡名忠誠加元吉兵部尚書文

桓自以貧不世功旦夕望侯及收江疏還惟授副總兵而得仁銜不列得報氣沮招撫孫之獬至南昌聲桓所置將吏漸有更易江撫李嵐翔檄之益加裁制聲桓心快快聲桓常師事維揚僧德宗德宗每奇聲桓背曰勉厥二十年江右福力變紅頭蠆此其候也及是果若紅纓建牙江省益算信之德宗每爲聲桓言勸其改圖南昌胡以寧在聲桓幕中言如德宗指胡澹陳大生等各緣以迎合聲桓又覘知得仁所居故宜春王第每後堂張宴自若明衣冠令優伶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諸客聞之益心動先是福州之破仕閩者或有空頭敕劄持歸至是因緣間諜且言唐王尚在二帥聞之益自喜且負江撫李嵐翔死章於天代之遇諸將益倨索賄無厭足一日宴於潛署席地鋪氈文吏皆坐氈而聲桓得仁顧坐氈外得仁有忿色於天曙笑顧視曰王總兵欲反耶宴歸二帥恥甚四年丁亥七月得仁提兵往建昌於天又遣人索賂累億得仁憮裂眦大有惡言八月歸白建昌勸聲桓速舉事而聲桓以前遼東被俘妻子留京未歸又胡以寧新亡遣人往湖南覘知何騰蛟爲我兵所敗遲疑未發巡按董學成至有以二家陰事告者學成揚言欲奏聞而陰索得仁賄並其侍兒得仁恐以侍兒予之則居家狀泄有驗堅不肯予時幕中諸客詭言唐王在五子寨二帥即遣客往探唐王寔耗客即假唐王命封聲桓爲鎮江公得仁爲維新侯二帥大喜過望五年戊子正月章於天忽率數騎出瑞州捕掠諸富室或告得仁曰此非爲索賄賂也前即有滿騎數千不知所往或德往贛州約同豁撫會議而後發發則須搖公等得仁大懼適聲桓妻子還自撫聲桓乃召胡澹等入議遣人以誓約由東河南並發得仁提兵出建昌合攻楊諸部然後舉議既定或說得仁曰聲桓疑而多詐脫中變而公顧居外且奈何不若坐據省會使餓投袂爲必不可遏之勢脅聲桓聲桓不敢不從但貴神速耳得仁大喜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守董學成官署時正月二十六日夜漏下三十刻矣翌日癸亥七門不啓得仁躬擐甲往縛學成赴聲桓署白狀聲桓踡伏聞故得仁曰詔云然何敢後也聲桓唯唯得仁即前爲聲桓劃辮以聲桓令箭傳示諸協悉去辮出示安民稱隆武四年即日絞殺學成及副使成大業軍民藏滿朝者輒射之城中委棄纔竣積如山阜得仁遣將擒章於天於江中聲桓首迎在籍閣臣姜曰廣入省諸金弟族皆爲都督得仁姊弟黃天霈爲兵部侍郎聲桓幕客黃人龍爲總督二人各開幕門如市初聲桓誅體忠後謀脅與得仁合及是各自爲功所樹更率分東西府雄踞始開二月朔得仁提兵下九江胡澹說得仁宜乘破竹之勢疾趨建業下流猝無備必舉建業舉則竟陵譬應率兵而北中原可傳檄定也而聲桓聞逮輒有得仁還得仁以澹謀告聲桓衆皆主之獨黃人龍不可曰豁州居省上流文武皆在焉宜先定豁不然且疑我後聲桓從之立誅收豁聲桓得仁僧行而以宋奎光守南昌兵圍豁州城固不可克聲桓乃令得仁往縱章豁上下而自引兵躡豁俠雄韶時南中頗水歷年號至乃遂稱永歷四年聲桓還書廣督李成棟其舊復成棟遂狐拜表粵東迎永明王駐肇慶王因冀封聲桓爲昌國公得仁爲新喻侯師留豁且老省內虛四月大兵入湖口五月朔破九江僞守將吳高道二日下南康僞守將白之奇潛七日千騎至石頭猶不意爲我兵也見紅纓白帳始色駭明日鐃騎滿西山矣我圍山譚泰先從東入破饒州饒州僞將潘永福道王師尾之至南昌而令偏將白海

金王之亂

金聲桓字虎夫遼東衞籍王師平遼東全家被俘獨聲桓跣走入關王得仁、閻部裨將驍勇善戰軍中所稱王雜毛者也聲桓性洗獺濟持兩端以軍功累官總兵都督同知隸左良玉後軍順治二年乙酉五月左夢庚率之來降命與閻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規取江右未幾邀桓婚殺體忠以得仁代之江右既平聲

入。搜麥源青風諸道。薄西山。故未下禁。血刃已數百里。大兵圍南昌。聲桓兄成功約降於我。奎光諜知殺之。得仁部將黃鰲、聲桓部將楚國佐、以其軍振。奎光追及。復殺之。大兵攻得勝門。城壞數處。奎光聲士憂壯。亦不破。旋出神銃大箭。焚我攻具。我兵少卻。報至。聲桓、得仁、大懼。撤兵急回。贛帥掩擊。亡其大半。十九日。聲桓偽先鋒劉一鵬與我戰。獲大炮三。得仁繼至。開前提。即氣揚甚。不鞍馬而馳。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卻氣索甚。盡撤城外屯兵入壁。金部偽將郭天才舉之不得。自扎黃泥洲為犄角。天才所統蟲川卒。精銳無敵。先提偏師入闖。不克。舖。我兵已圍南昌矣。天才三戰三捷。我兵頗憚之。宋奎光單騎渡江。按行地利。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汊。以達贛路。天才請大舉逐我兵。皆不聽。專主堅壁。我兵雖勝。每虛得仁婁之。軍中常夜驚。王雞毛來也。久之。見城中移撫出兵意。乃用鎖閉法。東自王家渡屬灘。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掘壕截版。起土城。自是內外阻絕。設南昌令於白茶市。新建令於蛟溪。徵役索賦。安坐而制其斃。得仁自亡軍後。不復親督陣。方委武德司女為織室。繡旛親迎。金鼓喧雜。我瞭者望而大駭。莫疑為王雞毛婁婦也。十月。郭天才亦撤軍入城。已城中糧盡。人相食。乃大出居民。兩帥情寔。盡為我得。我因得以徐暇旁收郡縣。西南遂偽守張啓祥。西北降偽寧將鄧雲龍。東南破傅鼎銓之援師。北戕余應杜於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許王鳳等。王艱踏奔南寧。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八年辛卯。大兵取肇慶。都昌劉斯堦於梓溪。東收徐光程。西破丁家堡土寨。聲桓聞之。惟嘆嗟悼恨而已。十有二月。我師再乘城。元允炫、提、奔南寧。會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內閣嚴起恆等。元允炫甚。請出鑾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堂所執。殺。靖南王昕。不顧命。令作審招杜永和。亦不從。與弟建捷。俱斬於市。九月。陳邦傅叛。降於靖南王。報至南事。王震恐。趨奔廣南。徙軍印。遣一青之師復敗。與大兵相去不五十里。王遽由水道走土司。抵瀘濫。轉入羅江土司。次龍英。至廣南。歲已暮矣。時可望已受秦封。遣人來迎。九年壬辰二月。可望遣王於安隆。改名安隆。大兵取瑯州。杜永和來降。

何騰蛟殉楚

崇禎癸未。起何騰蛟右僉都御史。代王鰲永巡撫湖廣。初、騰蛟為南陽知縣。數擊賊鋒。已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皇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後以部郎出僉憲來。受歸。起濰徐兵備。復平土寇。至是遂有是擢。時左良玉屯武昌。橫甚。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自立於江南。詔至。良玉時在漢陽。有異言。騰蛟赴良玉軍爭之。而良玉參軍盧鼎亦言於良玉。乃開讀如禮。八月。王加騰蛟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乙酉。南京有北來太子事。良玉遂舉兵東下。邀騰蛟與俱。不可。則盛殺城中人以劫之。騰蛟急解印付家人速走。將自刎。為良玉部將擁去。舟至漢陽。騰蛟乘間躍入水中。漂十餘里。遇漁舟。救之起。則跼壯繹廟也。而所遣家人。懷印者亦在。相視大慟。遍覓漁舟已不見。蓋有神者云。騰蛟乃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屬吏。痛哭盟誓。權令堵允錫攝湖北巡撫。僻上瑞攝湖南巡撫。章曉為總督監軍。周大啓提督學政。嚴起恆衡永道。督二郡軍食。吳晉錫以長沙推官攝柳桂道。隨道嘯聚。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允等兵。先後俱至。而良玉已死。五月。唐王自立於福州。王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死。兵將三月。大兵至桂北門。垂破。聞金聲桓反於江西。乃退入楚。五月。騰蛟復全州。六月。成棟以粵東叛師於王。王封成棟惠國公。聲桓豫國公。一云昌國公。王得仁、修養甲、杜永和等、侯伯有差。成棟子元允為鎮衣指揮使。王返肇慶。騰蛟復督師出湖南。由永入衡。允錫亦以忠貞督自常德趨湘潭。十月。成棟犯瞻州。先是

江西悉反。惟贛州為我將高進庫所守。聲桓攻之不克。乞師粵東。成棟援之。戰不利。退屯南康縣。六年己丑正月。大兵破南昌。俘金王下湘潭。執騰蛟。二月。成棟敗於信豐。騎而渡河。馬蹶墮水死。事聞。以杜永和為兩廣總督。駐廣州。代成棟。羅成耀守南雄。大兵由湘潭薄衡州。允錫敗。衡永俱不守。十二月。我平南王及副靖南王取纙茂下廣東。羅成耀道南雄不守。七年庚寅正月十四日。下韶州。王聞庾關失守。奔梧州。留馬吉翔李元允守肇慶。二月。大兵圍廣州。調漳帥陳邦傅及忠貞營高必正東援。邦傅故與元允有隙。意在逢迎。又慮必正等之屢檄其城也。陰令副將姚春煜等連結土司。會李來亨等調兵土司。遂相仇殺。必正悉面歸忠貞營者。成數餘萬。允錫所招撫者也。時散處資橫閒。故邦傅惡其擾。時李赤心已死。故必正領其營。邦傅駐清遠。馬吉翔駐三水。俱不敢進。以城守久。進永和得為侯。元尤弟建捷。力戰有功。封安肅伯。廣州城三面臨水。成棟在時。復築南翼。附於城外。為衛壕。水環其下。大兵攻圍十閱月不下。永和偏將范承恩為內應。決礮臺之水。大軍藉藪竟渡。遂得礮臺。十二月二日。城破。永和由海道奔瓊州。建捷奪圍至肇慶。邦傅潰於三水。而我定南王亦已入全州。五日。破桂林。（詳見武岡卷。）邦傅即桂林破。遣兵邀劫從官於藤江。殺部郎潘駿觀、許王鳳等。王艱踏奔南寧。胡一青、趙印選、率兵駐賓州。八年辛卯。大兵取肇慶。元允炫、提、奔南寧。會孫可望遣賀九義殺內閣嚴起恆等。元允炫甚。請出鑾山。收高雷之兵。迎王入海。至欽州。為土兵王勝堂所執。殺。靖南王昕。不顧命。令作審招杜永和。亦不從。與弟建捷。俱斬於市。九月。陳邦傅叛。降於靖南王。報至南事。王震恐。趨奔廣南。徙軍印。遣一青之師復敗。與大兵相去不五十里。王遽由水道走土司。抵瀘濫。轉入羅江土司。次龍英。至廣南。歲已暮矣。時可望已受秦封。遣人來迎。九年壬辰二月。可望遣王於安隆。改名安隆。大兵取瑯州。杜永和來降。

何騰蛟殉楚

崇禎癸未。起何騰蛟右僉都御史。代王鰲永巡撫湖廣。初、騰蛟為南陽知縣。數擊賊鋒。已從巡撫陳必謙破賊安皇山。及討平土寇。益知名。後以部郎出僉憲來。受歸。起濰徐兵備。復平土寇。至是遂有是擢。時左良玉屯武昌。橫甚。順治元年甲申五月。福王自立於江南。詔至。良玉時在漢陽。有異言。騰蛟赴良玉軍爭之。而良玉參軍盧鼎亦言於良玉。乃開讀如禮。八月。王加騰蛟兵部侍郎。兼撫湖南。尋以故官總督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軍務。乙酉。南京有北來太子事。良玉遂舉兵東下。邀騰蛟與俱。不可。則盛殺城中人以劫之。騰蛟急解印付家人速走。將自刎。為良玉部將擁去。舟至漢陽。騰蛟乘間躍入水中。漂十餘里。遇漁舟。救之起。則跼壯繹廟也。而所遣家人。懷印者亦在。相視大慟。遍覓漁舟已不見。蓋有神者云。騰蛟乃從寧州轉瀏陽。抵長沙。集屬吏。痛哭盟誓。權令堵允錫攝湖北巡撫。僻上瑞攝湖南巡撫。章曉為總督監軍。周大啓提督學政。嚴起恆衡永道。督二郡軍食。吳晉錫以長沙推官攝柳桂道。隨道嘯聚。黃朝宣、張先璧、劉承允等兵。先後俱至。而良玉已死。五月。唐王自立於福州。王素知騰蛟賢。委任益至。李自成死。兵將三月。大兵至桂北門。垂破。聞金聲桓反於江西。乃退入楚。五月。騰蛟復全州。六月。成棟以粵東叛師於王。王封成棟惠國公。聲桓豫國公。一云昌國公。王得仁、修養甲、杜永和等、侯伯有差。成棟子元允為鎮衣指揮使。王返肇慶。騰蛟復督師出湖南。由永入衡。允錫亦以忠貞督自常德趨湘潭。十月。成棟犯瞻州。先是於是閻爾威、王進才、牛有勇、皆來歸。驟增兵二十餘萬。軍聲大振。既而自成部將李錦、高必正、李來亨

德。膠蛟命允錫撫之。亦來降。於是自成餘黨。悉歸騰蛟。一時詭異事。而騰蛟上疏。止言元兇已除。宜告郊廟。不言己功。唐王大喜。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規取兩江。於是騰蛟部置降將。而自己所部。皆授偏裨。參贊軍務。乃題授黃朝宜。張先璧。爲總兵官。劉承允、李赤心（即李錦改名）、鄢永忠（即鄢本揚改名）、袁宗第、王進才、及其所統、馬進忠、馬士秀、曹志建、王允成、盧鼎、並開鎮湖北。時所謂十三鎮者也。丙戌正月。騰蛟拜表出師。李赤心敗於湖北。騰蛟威望自此損。已而唐王死於汀州。騰蛟聞之大慟。永明王立。以騰蛟爲武英殿大學士。加太子太保。丁亥。大兵逼長沙。騰蛟不能守。單騎走衡州。長沙、湘陰、盡失。時守衡州者盧司。而張先璧、率兵突至。鼎不能抗。走永州。先璧遂挾騰蛟走郴陽。趨長州。騰蛟脫。趨赴永州。而至而鼎部將復大掠。鼎走道州。騰蛟與侍郎嚴起恆走白牙市。大兵遂平衡永。於是前所置十三鎮者。皆起而爲盜。未幾。部將周金湯復永州。六月。騰蛟在白牙市。諸將皆不用命。劉承允由小梭。騰蛟罵至大帥。封定彝伯。尤忌騰蛟。於是騰蛟與爲姻。寢王進安國公。勛上柱國。而承允益驕。忌騰蛟出己上。欲奪其權。騰蛟固無如承允何也。於是騰蛟無兵。王命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兵、隸之。八月。大兵破武岡。常德、寶慶、盡失。永亦再失。王由柳州將返桂。而城中惟焦璉一軍。兵皆精銳。騰蛟率印選、一青、入助。會盧鼎亦以兵至。桂林乃安。戊子正月。加騰蛟太師。爵世侯。二月。鄢永忠、趙印選兵、大掠桂林。大兵偵知。直抵桂北門。騰蛟與璉、一青、分門拒守。大兵乃還。三月。李成棟以廣東叛。歸於王。大兵暫回。於是騰蛟、復全州。保昌侯曹志建、宜章侯盧鼎、新興侯焦璉、新寧侯趙印選、復永州。職方主事李中春復寶慶。諸將復衡州。馬進忠復常德。騰蛟議進兵長沙。適李赤心自夔州至。督師堵允錫令進忠以常德讓赤心。進忠大怒。盡驅居民出城。焚廬舍。走武岡。諸將皆空城走。騰蛟即之。大駭。己丑正月。攜王幸三十八。邀赤心。赤心至湘潭。見空城也。不守去。騰蛟入湘潭。大兵見騰蛟入空城。遣徐勇入之。勇故騰蛟部將。勸騰蛟降。騰蛟不從。乃鍵之去。絕粒七日。不死。乃殺之。騰蛟所居有神魚井。非故無魚也。騰蛟生。魚忽滿井。皆五色。騰蛟既遇害。井魚亦空。

瞿式耜殉粵

順治二年乙酉八月。鄖王起原任戶科給事中瞿式耜爲應天府丞。旋擢右僉都御史。代方震孺巡撫廣西。時靖江王亨嘉據桂林。式耜與焦璉定計。令思恩參將陳邦傅以兵攻桂林。破之。王被擒。殺於福州。九月。唐王死於汀州。式耜與魁楚奉永明王由梧州監國肇慶。王拜式耜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兵部事。十月。王開幕州。破。將趨梧州。式耜爭之不能得。十一月。唐王弟聿鐭據廣州。總督林佳鼎敗沒。式耜視師峽口。四年丁亥。王師破廣州。入肇慶。途過梧州。巡撫曹煜降。遂襲平樂。王將奔全州。式耜疏言王留粵則粵在。去粵則粵危。我進一步。人亦能進一步。我去速一日。人來亦速一日。去而不守。則拱手送矣。言甚切至。王不聽。遂奔全州。而進式耜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守桂林。三月。大兵薄桂。突入文昌門。登城樓以瞰式耜署。撥將焦璉拒戰甚力。式耜亦身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苦。撥兵索餉而譯。式耜括庫不足。婁鄧捐俸助之。故人無叛志。既而主客兵不和。璉兵譟而去。城幾破矣。會陳邦彥攻廣州。大兵引而東。桂林獲全。於是焦璉復陽朔、平樂。陳邦傅復靖。合兵復梧州。王聞捷。封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餘進

秩有差。十一月。大兵自湖南逼桂林。式耜與何騰蛟拒卻之。五年戊子二月。鄖永忠駐桂林。與國練兵相惡。盜破水東十八村。既與大兵戰。盜川而敗。復大掠。殺太常卿黃太元。諸將趙印選諸營自靈川至。亦大掠。城內如洗。大兵圍桂林有變。急來援。騰蛟拒戰獲全。閏三月。李成棟據廣東來歸。請王赴廣州。式耜贏爲所制。急爭之。乃駐肇慶。成棟具疏言式耜撫戚元臣。不宜久在外。王召式耜。式耜以國事讓成棟。顧留桂。十一月。永州、衡州、寶慶、相繼恢復。式耜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以圖出楚。不聽。六年己丑正月。何騰蛟被執於湘潭。二月。成棟敗沒於信豐。王命式耜留守。督師。鑾江楚各省軍馬。我朝亦遣李招式耜。式耜不從。七年庚寅正月。南雄報不守。羅成耀遁。韶州亦失。九月。全州破。趙印選在桂林。劃一青、王永祚、在榕江。皆惶懼不敢出。大兵遂入嚴關。十月。榕江不守。十一月。諸將皆逃。城中無一兵。式耜端坐廳中。俄總督張同敞自鹽川回。入見式耜。哭同死。因俱就執。幽之民舍。兩人賦詩唱和。閱十一月。殺之風洞山下。故給事中金堡。時已爲僧。名澹歸。上書定南王。請收瘞式耜同敞。不報。吳江楊秋收而瘞之北門之閾。

孫李揭竿

崇禎甲申。張獻忠竊蜀僭號。順治三年丙戌。我肅王西征。殺獻忠於西充縣之鳳凰坡。其黨僞平東將軍孫可望、僞安西將軍李定國、僞撫南將軍劉文秀、僞定北將軍艾能奇、僞都督白文選、馮雙禮等。呼集僞兼奉偏慶府。殺平蜀侯曾英。四年丁亥春。由遵義入貴州。時雲南土司沙定洲作亂。據雲南省城。黔國公沐天波出奔永昌。定洲追之。聞兵逼道楊畏知據楚雄。起兵討賊。乃留圍楚雄。不能克。可望在貴州。聞滇亂。率偏裨趨滇。三月二十八日。屠會仙州。明日。屠曲靖。定洲急收兵還阿迷。與可望遇於盤江花口。接戰。大敗。遁去。可望遂取雲南。右僉都御史宋寶發錄以永明王命。募兵粵南。爲可望所繫。脅降不從。被殺。巡按御史羅國顯死之。可望遂引兵而西。過畏知於祿豐縣。畏知迎戰。大敗被執。不屈。許以共奠明室。畏知乃降。可望兵至大理。道人往永昌招天波。並索道府印。署府篆。通判劉廷標、署道篆。推官王運開、成曰。印往則我亦降矣。乃相繼自縊。運開弟運閎赴水死。天波降。於是可望自稱平東王。以劉文秀等守雲南。可望自滇回黔。執總兵皮熊而釋之。初。可望赴滇。熊由平越收兵復貴州。可望回。熊不能禦。走清浪衛。可望使白文選追執之。可望既至黔。設官鑄錢。造符敕。謀僭大號。而定國文秀等故等夷。各自稱王。不相下。定國尤強悍。議稱帝不合。六年己丑春。可望杖定國於演武場。以威衆。孫李之隙自此始。既而定國率兵征沙定洲。獲之於湯嘉賓砦。斬之。兵益強。可望不能制。稱帝之意始沮。時永明王自立於粵東。已四年矣。可望苦無以制其下。願奉朔來歸。因道楊畏知入粵。時武康伯制執蒼屯洲州城。知可望強。徵精爲援。畏知至。則大喜。遣矯勑封可望爲秦王。而畏知至肇慶見王。道可望歸順意。爲請封。大學士嚴起恆、都御史袁彭年、科臣金堡等。執不可。畏知言可望兵力強。可藉以爲用。何惜一封號以樹敵。楚南督師堵胤錫亦以爲請。乃議封可望爲秦國公。賜名朝宗。定國文秀皆列侯。允錫皆賜姓。敕得便宜從事。遂矯命改封可望爲平遼王。便至。可望先受秦封。不受命。遣人至梧州問故。王始知矯詔事。馬吉翔請封可望爲激江王。使者言非秦不敢復命。嚴起恆與督師何騰蛟、楊鼎和、科臣劉堯珍、抗疏力爭。議遂寢。七年庚寅十一月。大兵破廣州。

下桂林王走南寧事益急。乃遣編修劉湛封可望爲冀王。仍不受。時艾能奇已死。可望并其衆。益強。八年辛卯。可望遣賀九義、張勝、張明志赴南寧。索沮秦封者九義。遂追殺鼎相於昆崙關。殺起恆面投之水。屍流三十里。虎負之登岸。乃收葬之。并殺處珍及吳霖。張載述等。霖、載述未嘗沮秦封以脅動主秦封者。故殺之。於是軍事可望爲秦王。提知見九義因怪痛哭入朝。疏其擅殺大臣罪。請誅之。王因留提知入閣辦事。可望聞大怒。詬鄭國執提知以歸。提知望見可望。即大罵。以頭觸榔。可望遂殺提知。定國、文秀。秦與提知善。聞提知死。益切恨可望。是時大兵自通南寧不守。九年壬辰春二月。可望乘閒邀王於安隆。先是大兵已取湖南。定南與定南王孔有德提兵入黔。定國繼之。連破靖、沅、武岡。入桂林。當是時。定國兵力強甚。不復禀可望約束。可望愈甚。已戰於衡州而敗。可望使人召之赴沅議事。將因其敗而殺之。定國覺其意。辭不行。遂入粵西。初、可望遣雙禮邀定國。爲定國所敗。擒而釋之。故雙禮傾心定國。十年癸巳。可望自率兵追定國。猝遇我兵而敗。歸則盡殺明宗室之在黔者。王處定隆。勢日窮促。知可望與定國有隙。乃興大學士吳貞毓謀。先以計遣可望腹心文安侯馬吉翔往南寧。祭陵。乃遣林青陽充使。封定國爲晉王。趨使來迎。定國奉檄感激流涕。蔡以兄事可望。久未敢輕發。一日。劉議新自定國營過南寧。見吉翔。語及定國受敕事。吉翔大慙。遽問之可望。十一年甲午。可望遣鄭國、王愛秀、至安隆。察首事者。熱閒臣貢毓。極刑拷掠。貢毓曰。凡事宰相主持。我約李定國討孫可望。是寔。諸臣無與。而吉翔已報坐十八人。某某謀。某某敗。羅繡成案。於是主事張鍚、太監張順祿、全爲國、淩遲死。將乾昌、李元開、李欣、胡士瑞、徐極、楊鍾、趙廣禹、蔡鎮、鄭允元、周允吉、朱議純、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等。皆棄市。貞毓以大臣賜自盡。可望恨定國益甚。然以將兵在外。不敢輕樹敵。仍厚養其妻子於雲南。定國亦防可望襲之。益取高、鄧、廉州、以自固。十三年丙申。定國進攻新會。大敗。率殘兵。奔南寧。將由定隆入滇。可望偵知之。使文選赴安隆。勸王回黔。合宮大慟。文選雖爲可望用。然心不直其所爲。因以情告王曰。姑遲行。候西府至。西府謂定國也。定國至安隆。文選歸之。共奉王趨雲南。王封文選爲翼昌王。時守滇者爲劉文秀、王尚禮、王自奇、賀九義、文秀怨可望。遂以數騎私逆定國。迎王入滇。王封文秀爲蜀王。尚禮保國公。自奇襲國公。令文選還黔慰諭。文選至。可望衛其二於定國也。悉奪其所部兵。羈之軍中。然以妻子尚在滇。未敢遽反。十四年丁酉春。王使張虎送可望妻子於黔。可望遂反。可望諸將馬進忠、馬惟興、馬寶、最稱勇健。而秦善於文秀。且與文選交密。因從容謂可望。言今諸將中才無出文選右者。大將非文選不可。可望從之。乃留雙禮守貴州。而以文選爲大將軍。統諸軍前行。九月。定國、文秀、帥師至三盆河。與可望夾交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以李劉俱出會。城必盧。因遣張勝、馬寶、由靖前降。張勝抵城下。尚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過勝於渾水塘。撫而誅之。尚禮仰藥死。於是文秀、文選窮迫。可望於貴州。而襲雲南之師。馬寶不戰來降。張勝抵城下。尚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過勝於渾水塘。撫而誅之。尚禮仰藥死。於是文秀、文選窮迫。可望於貴州。可望挈妻子走長沙。來降於我。經略洪承疇軍前。雙禮爲可望斷後。截其子女玉帛。來降於文秀。定國先伏兵於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十八日。大兵抵永昌。二十一日。次潞江。前鋒過伏。不利。適中壺盧。桂生同舖雲南王封雙禮爲慶陽王。進忠爲漢陽王。惟興與寶及九義。俱進公爵。其僞德安侯狄三品、僞岐山侯王仁會、僞荊江伯張光翠。以黔附可望。降時有差。推文安侯馬吉翔等。逢迎。入閣辦事如故。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可望至京師。封義王。

孫李奔北

順治九年壬辰春二月。定南王孔有德以七百騎出河池向貴州。大兵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內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取敍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疏請封定國爲西寧王。文秀爲南康王。五月。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下之。有德還守桂林。定國由西延大兵疾趨而進。我師遁於全州。不利。七月四日。定國陷桂林。雙禮降。將陳邦傅及其子曾禹。送貴州。去其皮而殺之。有德自經死。家口百二十人悉被殺。惟一女十七。逸出城。單騎走京師。哭訴於朝。世祖憐而養之宮中。後歸其原夫孫延齡。十一月。我敬謹親王尼堪。統兵攻衡州。定國敗走。王率精騎追之。遇伏弘於陣。固山佟圖賴監其軍。定國回廣西。可望使人召定國。不至。可望自率兵追之。大軍至寶慶。與可望遇。雙禮將左。文選將右。我軍見可望龍旂。急攻之。可望北。惟雙禮軍不動。我軍臨衡州之失。亦不追。以武岡之開爲界。定國遂得據廣西。已與馬寶由懷集東攻肇慶。不能克。秋。攻高州破之。雷廉俱下。十二年乙未。可望犯常德。敗績。定國攻新會不能克。十三年丙申春。平南王尚善、靖南王耿繼茂。帥師至三盆河。與可望夾交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以李劉俱出會。城必盧。因遣張勝、馬寶、由靖前降。張勝抵城下。尚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過勝於渾水塘。撫而誅之。尚禮仰藥死。於是文秀、文選窮迫。可望於貴州。而襲雲南之師。馬寶不戰來降。張勝抵城下。尚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過勝於渾水塘。撫而誅之。尚禮仰藥死。於是文秀、文選窮迫。可望於貴州。可望挈妻子走長沙。來降於我。經略洪承疇軍前。雙禮爲可望斷後。截其子女玉帛。來降於文秀。定國先伏兵於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十八日。大兵抵永昌。二十一日。次潞江。前鋒過伏。不利。適中壺盧。桂生同舖雲南王封雙禮爲慶陽王。進忠爲漢陽王。惟興與寶及九義。俱進公爵。其僞德安侯狄三品、僞岐山侯王仁會、僞荊江伯張光翠。以黔附可望。降時有差。推文安侯馬吉翔等。逢迎。入閣辦事如故。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可望至京師。封義王。

孫李奔北

順治九年壬辰春二月。定南王孔有德以七百騎出河池向貴州。大兵駐柳州接應。孫可望乃謀內犯。使李定國、馮雙禮、由黎平出靖州。馬進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劉文秀、張先璧、由永寧取敍州。白文選由遵義取重慶。會於嘉定。以圖成都。可望疏請封定國爲西寧王。文秀爲南康王。五月。定國進攻靖、沅、武岡。俱下之。有德還守桂林。定國由西延大兵疾趨而進。我師遁於全州。不利。七月四日。定國陷桂林。雙禮降。將陳邦傅及其子曾禹。送貴州。去其皮而殺之。有德自經死。家口百二十人悉被殺。惟一女十七。逸出城。單騎走京師。哭訴於朝。世祖憐而養之宮中。後歸其原夫孫延齡。十一月。我敬謹親王尼堪。統兵攻衡州。定國敗走。王率精騎追之。遇伏弘於陣。固山佟圖賴監其軍。定國回廣西。可望使人召定國。不至。可望自率兵追之。大軍至寶慶。與可望遇。雙禮將左。文選將右。我軍見可望龍旂。急攻之。可望北。惟雙禮軍不動。我軍臨衡州之失。亦不追。以武岡之開爲界。定國遂得據廣西。已與馬寶由懷集東攻肇慶。不能克。秋。攻高州破之。雷廉俱下。十二年乙未。可望犯常德。敗績。定國攻新會不能克。十三年丙申春。平南王尚善、靖南王耿繼茂。帥師至三盆河。與可望夾交水而軍。文選輕騎奔定國。可望以李劉俱出會。城必盧。因遣張勝、馬寶、由靖前降。張勝抵城下。尚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過勝於渾水塘。撫而誅之。尚禮仰藥死。於是文秀、文選窮迫。可望於貴州。而襲雲南之師。馬寶不戰來降。張勝抵城下。尚禮謀內應。沐天波覺之。守之以兵。得不發。定國兵回。過勝於渾水塘。撫而誅之。尚禮仰藥死。於是文秀、文選窮迫。可望於貴州。可望挈妻子走長沙。來降於我。經略洪承疇軍前。雙禮爲可望斷後。截其子女玉帛。來降於文秀。定國先伏兵於潞江之高黎貢山中。十八日。大兵抵永昌。二十一日。次潞江。前鋒過伏。不利。適中壺盧。桂生同舖雲南王封雙禮爲慶陽王。進忠爲漢陽王。惟興與寶及九義。俱進公爵。其僞德安侯狄三品、僞岐山侯王仁會、僞荊江伯張光翠。以黔附可望。降時有差。推文安侯馬吉翔等。逢迎。入閣辦事如故。十五年戊戌春正月。可望至京師。封義王。

三藩紀事本末卷四

永明入緬

順治十六年己亥正月，王自滇南赴永昌，警報日至。二月十五日，李定國令總兵靳統武率兵四千人，自永昌啓行，十八日抵騰越。時李國泰、馬吉翔、輜重甚厚，恐遭劫奪，促王連夜卽行。兵踰過處，火光燭天，右轉左旋，天明仍在故處。二十八日至銅壁關，統武去王，仍歸定國。緬人知王抵關，令從人悉去兵器，方許入關。是日次蠻漠，緬人迎賞頗盛。禮王入緬，投黑龍潭死。二十九日駐扎定，三月一日到河岸，河中惟四舟，止足供王用，而河傍又無他舟可買，從人勿登陸，紆路赴緬，途中遭劫殺者，通政使朱蠡金、中軍姜承德、副總兵高隆、皇親馬九功、千戶謝安祚、向鼎忠、范存禮、溫如珍、李勝、劉興隆、段忠等，皆死於難。初六日開舟，二十四日至阿瓦，請大臣過河面議，卅賀視神宗時差小，疑以爲假，及出沐國公印對同，乃信。因請王及文武臣居宿城，復請王敕關上無得納漢兵。三月十七日，隆行人到緬，緬王曰：此非來避亂，乃裹應外合兵也，發兵圍之，殺傷甚多，僅存者分散各村居住，總兵潘世榮降於緬。或云在途被殺。未詳。五月四日，緬王以漉舟來迎王，八日到者梗，蓋房十間居王，以竹爲城，隨從諸臣，或短衣跣足，與緬婦相貿易爲笑樂。大爲緬人嗤。緬俗，朝見以跣足爲禮。八月十五日，各蠻來朝，王欲誇示諸國，於十三日請沐天波過河，令跣足爲諸蠻先，以臣禮見焉。九月，緬人進稻穀，給貧乏者。十七年庚子七月，緬王復請天波過河，以各營逼緬城，乞王敕漢兵無得近擾。九月，李定國有疏迎王，內云前後共有三十餘疏，俱不達。時馬吉翔與李國泰比專事權，一日，翔奏大臣有三日不舉火者，王不應。明日，翔奏大臣令奏王怒，以御寶擲下，翔卽擊而碎之，散給諸臣，其凶悖如此。十八年辛丑，任國璽因東宮開講，將宋末賢奸利害，縷晰進呈。翔見而切齒，王覽一日，翔卽袖之以出。五月，復有時事三不可解疏。大略言今日勢如壘卵，禍急燃眉，猶然泄泄，不思出險。沐勳臣、王皇親，亦可主持。豈宜令翔泰獨專大柄。王嚴斥，鄧凱、邵各疏劾翔泰。王固無如翔泰何也。而是時蒲纓大開賭市，晝夜呼廬不絕。王惟悲與楊太監爭賭殿旁，喧譁徹內。益爲緬人所輕。先是二月二十八日，白文選密遣緬民賫奏內云，不敢遽進者，恐有害。必得緬人送出爲上策。王卽回緬書甚切，越五六日，沿河塔泮樵爲舉迎計。緬人覘之，事不果。三月，錦衣衛趙印鑑等謀奉世子逸出，出時弁殺翔泰。翔泰聞，途以結盟被緬誣姿執。殺王啓隆家人何愛等。七月二十三日，緬酋殺兄自立，隨遣兵士驅王隨從文武諸臣渡河吃呪水。至則盡殺之。於是松滋王某、沐天波、馬吉翔、王惟恭、馬雄飛、鄧士廉、鄧居韶、楊在、鄒吉琦、任國璽、王祖望、裴廷謨、楊生芳、鄒璘、潘瑛、齊應龍、魏豹、王自京、安朝柱、王昇、陳謹、王啓隆、龔勛、吳承榘、張宗伯、任子信、張拱極、劉相、朱宗宰、劉廣銀、朱國柱、丁調鼎、李國泰、太監李良芳、楊宗華、李景貴、周公、盧公、齊公、沈公、二楊公，皆被其難。少頃，復以兵三千人圍王所，每三十人縛殺一人，入宮搜取財帛。於是自縊及被殺者不可勝數。其姓名可紀者，吉王某同妃自縊，二貴人楊氏、劉氏，松滋王妃、俱自縊。姚文相、黃華宇、熊相賢、馬寶、二差官趙明鑑、王大雄、王國相、吳承允、朱遮魁、吳千戶、鄧文遠、李旺、凌雲、嚴麻子、尹襄、朱鑑漆、王國璽等，皆死之。內官陳御遠等一十八人，一行自縊。王與太妃等二十五人，聚一小房，逾二時，通事引鑑守緬官至，曰：爾與我夫婦，臨促我死，反來救耶？言自縊。吳承榘妻某氏，先縊子女，乃自縊。齊瑕妻某氏，抱子赴水死。二十一日，修背原所，復請王居之。二十五日，進銀米等物。

緬取王

順治十六年己亥春二月，李定國之兵敗於潞江，退師出騰越，知王已入緬，不敢深入，聞白文選屯兵木邦，乃就文選謀曰：王入緬，救潰兵無入緬關，我兵若入，恐變生不測。潰兵萬一隨來，無險可恃，莫若就邊地擇委屯住，招集以圖興復。文選以王旣入緬，無重兵護衛，請身入謹王，與定國謀不合，定國遂自引兵從孟定府過耿馬，抵猛緬屯扎。前各營潰兵，陸續來集，兵勢稍振，越數月，移營孟連，賀九義及文選部將張國用，趙得勝等，皆來歸，乃約元江土司那嵩共筑復孟艮舊城以定國爲梗，定國移兵征孟艮，滅之，據其城，而大兵已乘間破元江，那嵩自焚死。事不得集。賀九義妻子在雲南，我平西王吳三桂令作書以招九義。九義有二心，定國殺之，國用得勝，與九義同來歸者，聞之心快快。總兵唐宗堯者，故好弁，定國令守磨乃，凡兵將投孟艮者，宗堯悉收錄麾下，商客至則盡取其財，由是

商賈不至。以故雲南及阿瓦消息。定國絕不聞。文選自與定國別。卽由木邦至錫箔。所至縱兵大掠。擊逐阿瓦。阿瓦有新舊二城。新城緬王所居。以衛城居王。文選急攻新城。城中無備。且破矣。緬王紿言俟三日。出新城讓王。文選信之。退兵十里。而城中備禦復固。既三日。文選復引兵進攻。反爲所敗。遂引兵赴孟艮。會定國。定國遂同文選赴阿瓦。其國用、得勝、所部兵。仍逗文選。時十七年庚子九月也。緬人知文選敗。定國必復來。乃益修戰守備。十八年辛丑四月。定國至阿瓦。使人入緬求王。緬人不許。定國見緬人備禦已固。乃退兵三十里下營。明日。緬人見定國退。卽於城外立木城。日移而前。遂偪定國寨。五月。以象兵與定國戰於木城下。定國前隊稍失利。文選引兵橫衝之。緬人大敗。退保新城。文選、定國、決計渡江。先遣都督丁仲柳於阿瓦上流造船。緬人知船工將逸。以正兵繼定國。而別遣奇兵捣船廠。仲柳棄船走。船悉被焚。定國與文選議復進洞郎。一面造船。一面攻新城。使兩不相應。乃俱移營定國在前。文選在後。國用、得勝、以九義之死衛定國。至是遂挾文選北走。將來奔於我朝。至耿馬。適與吳三省軍相值。三省者。定國德部。安隆之敗。三省辭獲大營妻子。來詣定國於孟艮。而定國已移營。不相遇。至磨乃。宗堯有叛志。收而殺之。然兵弱不敢入緬地。流連孟定耿馬間。文選退走過三省軍。文選見三省。不言而遁出。三省察軍情有變。自畧沼。官多於民。李自成餘孽李赤心、郝搖旗、袁宗第等。復擾夔巫間。一衞令不行。惟敍州一郡而已。五年戊子。容潘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於夔。武岡之敗。傳永明王已死。大器過占春營。具言王無意。容潘乘機僭竊。乃北依二譚。以兵攻石砫。司占春援之。容潘兵敗。走死雲陽。是時。川地咸附於永明王。乾德者。少好占驗。至蜀。諸將中推許韜及武大定。遂結二人爲腹心。韜故獻忠別部。所稱跳黃十三家賊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韜與占春素不協。時駐重慶。兵強而饑。乾德遣人設展與合兵。展與占春素厚。富而弱。繕袁武之強。以自固。納之。約爲兄弟。然展能與袁武合。而不欲與占春絕也。時通聞問。餽以銀米。袁武有所求。顧不甚應。展以生反來爲毒。乾德因說韜殺展而分其貲。展死。諸將皆解體。故乾德卒至於敗。可望聞展死。將圖蜀。乃爲展設冤。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遣文秀及白文選渡金沙河。出黎州。敗王祥於烏江河。取曹勛而襲其後。趨嘉定。時袁武方拒自奇於川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袁武兵復東。三譚俱降。乃遣別將盧名臣下浩州。占春敗走。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變入楚。與占春來降於王師。文秀遂據蜀。七年庚寅正月。文秀還雲南。令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大兵南征。文選鎮國俱敗。王師入嘉定。文光、天顏、死之。初。展之死。文光入山不視事。至是死焉。九月。一衞亦死於山中。蜀中將士俱盡。九年壬辰。文秀、文選、率兵來攻保寧。大軍奮擊。破其象陣。十六年己亥。宏詔俱納款。時宏詔已殺文安之與劉體仁李來亨等欲討之。二人懼。來降。未幾。取馬湖。敍州降。亦勝於武隆。救而用之。於是獻孚之援蜀者亦盡。自成遺孽郝搖旗、袁宗第、劉二虎等。尙據巴東。十八年辛丑。奉旨三省會勦。王師駐萬縣。賊衆數萬。英威名振。蜀中亦受一衞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有曹勛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有監軍僉事天顏。夔萬則有譚宏、譚誼。一衞乃移駐納溪。居中調度。二年丙戌春。展等盡取川南地。獻忠大忿恨。盡居境內民。沈金銀江中。焚宮室。急遣可望、文秀、狄三品、王復臣等。攻川南州郡。渾戰不利。英親等乘間趨成都。七月。賊衆成都。走順慶。時川中諸郡。惟保寧、順慶、爲賊將劉進忠所守。而進忠所部多川兵。獻忠恨川人之不附己也。旣居其民。將盡殺川人之爲兵者。進忠聞之大懼。赴王師降。且告獻忠所在。十二月。王師殺獻忠於鹽亭。賊兵悉潰而南。時英駐重慶。精銳最強。可望猝至重慶。英出不意。敗死。賊遂陷綦江。督師應熊退避涪銅。未幾死。永明王以呂大器代之。四年丁亥。賊入遵義。而是時大兵入川。所至俱下。大海退入于浩。袁韜去夔而入於黔之婺川。占春避而東下。諸據兵者率瓦解。川地盡入版圖矣。已而王師追賊至遵義。糧盡引還。於是王祥等復入保順慶二郡。一衞再駐江上。爲收蜀計。上表永明王。王以一衞爲戶兵兩部尙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僻有差。於是韜復入重慶。大海占雲陽。占春據浩州。諸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宏據天字城。天錫據永寧。應試據虞衡。祥據遵義。展據嘉定。化龍、炯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及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自畧沼。官多於民。李自成餘孽李赤心、郝搖旗、袁宗第等。復擾夔巫間。一衞令不行。惟敍州一郡而已。五年戊子。容藩自稱楚世子天下兵馬副元帥。建行臺於夔。武岡之敗。傳永明王已死。大器過占春營。具言王無意。容藩乘機僭竊。乃北依二譚。以兵攻石砫。司占春援之。容藩兵敗。走死雲陽。是時。川地咸附於永明王。乾德者。少好占驗。至蜀。諸將中推許韜及武大定。遂結二人爲腹心。韜故獻忠別部。所稱跳黃十三家賊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韜與占春素不協。時駐重慶。兵強而饑。乾德遣人設展與合兵。展與占春素厚。富而弱。繕袁武之強。以自固。納之。約爲兄弟。然展能與袁武合。而不欲與占春絕也。時通聞問。餽以銀米。袁武有所求。顧不甚應。展以生反來爲毒。乾德因說韜殺展而分其貲。展死。諸將皆解體。故乾德卒至於敗。可望聞展死。將圖蜀。乃爲展設冤。使王自奇將兵由川南進。而別遣文秀及白文選渡金沙河。出黎州。敗王祥於烏江河。取曹勛而襲其後。趨嘉定。時袁武方拒自奇於川南。撤師還救。自奇尾擊之。袁武兵復東。三譚俱降。乃遣別將盧名臣下浩州。占春敗走。大海在忠州。知不支。引兵出變入楚。與占春來降於王師。文秀遂據蜀。七年庚寅正月。文秀還雲南。令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三月。大兵南征。文選鎮國俱敗。王師入嘉定。文光、天顏、死之。初。展之死。文光入山不視事。至是死焉。九月。一衞亦死於山中。蜀中將士俱盡。九年壬辰。文秀、文選、率兵來攻保寧。大軍奮擊。破其象陣。十六年己亥。宏詔俱納款。時宏詔已殺文安之與劉體仁李來亨等欲討之。二人懼。來降。未幾。取馬湖。敍州降。亦勝於武隆。救而用之。於是獻孚之援蜀者亦盡。自成遺孽郝搖旗、袁宗第、劉二虎等。尙據巴東。十八年辛丑。奉旨三省會勦。王師駐萬縣。賊衆數萬。英威名振。蜀中亦受一衞節制。其他據城奉征調者。洪雅則有曹勛及監

鄭成功之亂

鄭成功、南安人、父芝龍、娶倭婦生初名森、芝龍見森於唐王王奇之、賜國姓、名成功、順治三年丙戌三月、王封成功爲忠孝伯、福州破、成功母死於兵、成功號慟不自勝、芝龍欲降、成功泣諫不聽、我貝勒挾芝龍北去、成功遂與□華、陳輝、張進等、乘二艦入海、收兵南澳、得數千人、四年丁亥、聞永明王由梧督立於肇慶、文移用永歷年號、成功歸自南澳、時厦門、浯州爲鄭彬、鄭聯所據、乃泊鼓浪嶼厦門者、中左所也、浯州者、金門也、隸同安、爲兩島、七月、入寇海澄、不克而還、八月、與鴻逵合攻泉州、敗我提督趙國佐於桃花山、遂圍泉州、五年戊子、我副將王進自漳來援、成功解圍去、三月、攻同安、守將王彪折光秋棄城走、途入之、幼子潞焉、十六年己亥、五月、至瓜州、諸將請先取鎮江、不聽、七月、抵焦山、成功集諸將議曰、瓜鎮爲金陵門戶、宜先破之、乃令偽右提督馬信、前鋒鎮統領余新、進奪譚家洲、偽材官張亮、督舉泗水者、當舟斬斷瀝江龍、既斷、即進據瓜州上流、焚奪滿洲木城、江龍既斷、即進據瓜州、我操江朱衣祐、城守左營龍、率兵一萬會戰、背港而軍、戰未合、張亮已斷瀝江龍、對岸夾擊、偽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幫甲浮渡、直抵城下、偽正兵鎮韓英奪門入城、遂破、雲龍陣沒、衣祐遁去、其譚家洲及滿洲木城俱潰、成功令偽援勦左鎮劉猷守瓜州、餘皆渡江趨鎮江、我提督管效忠以步兵駐守銀山、騎兵移當大路、成功以銀山迫府治、爲必爭地、夜引兵奪之、遲明、大軍分五路、三營壓陣而軍、成功令發火炮、多鼓鉤聲、江水震沸、兵士皆下馬殊死戰、效忠北、鎮江守將高謙降成功、以周全斌、黃昭守之、屬邑皆下、甘輝進曰、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兩浙之路不通、但坐鎮此、兩都可不勞定也、不聽、率師薄金陵、八月、至觀音門、以黃安總督水師、守三汊河口、成功率諸將由儀鳳門登陸、屯兵龍山、甘輝以守襲既固、恐難猝拔爲諫、不聽、大軍以千騎來薄、偽前鋒鎮余新擊敗之、遂輕敵、不設備、軍士捕魚飲博爲樂、我副將梁化鳳、偵知之、由儀鳳門突城出、軍皆衝枚疾走、薄新營、新不及甲、遂就擒、成功急令翁天祐馳援、已無及、大兵既敗余新、遂以步卒數千、直搗中堅、面以騎兵數萬、繞山後出其背、前後夾擊、成功大敗、諸偽將各潰走、不相顧、成功麾軍急退、甘輝且戰且走、至江、騎能屬者三十人、被執殺、九月、成功還師攻崇明不下、偽正兵鎮王起風偽炮死、十月、還島、槩甘輝而後入、曰、我從甘輝言、不及此、立廟祠之、十七年庚子五月、世子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率兵大搜兩島、令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檄廣東投誠將士許隆、蘇利等、會海上、成功令陳鵬守高崎、邊同安之師、鄭泰出梧州、邊廣東之師、自勒諸部扼海門、以禦漳州之來討者、成功既至海門、按軍不動、令未至、漳船風利、遂追海門、諸將倉卒受命、未敢先發、大兵乘之、偽閩安侯周瑞、與陳堯英、俱死焉、日向午、東風轉盛、成功自手旗起師、風吼濤立、北人不諳海性、旺盛不能軍而退、是日、同安軍出高崎、陳鵬欲降、偽副將陳蟒覺之、曰、事急矣、當決一死戰、麾其屬、與偽殿兵鎮陳瑄合擊之、我兵退、鵬於陣而潰、成功殺鵬、以蟒代之、許隆、蘇利、後二日始至、知兩路功不成、遂遁、達諸回福州自殺、十八年辛丑、成功議取臺灣、臺灣東倚山、西瀕海、北界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南則河、沙磯、小琉球、近瑪周、裘三千里、水陸之產咸備、初芝龍與紮營出沒其地、後爲紅夷所據、成功自江南敗還、地盤兵窮、適紅夷甲螺何斌遇至厦門、見成功、盛言臺灣富强、爲四省要害、且言可取狀、成功大喜、東甲遂行、三月、泊澎湖、次鹿耳門、鹿耳

門者。水澄沙膠。海道紆折。懂容數武。成功至。適水驟漲。丈餘。大小戰艦。銜尾而進。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遂攻王城。堅守不下。乃環七鯤身以逼之。十月。命棄芝龍於柴市。鄭氏子孫在京者。撫少長皆伏誅。十二月。成功圍王城不下。乃縱火燒其夾板船。敗者一人。終無降意。成功乃使人告之曰。此地乃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成功既得臺灣。制律法。興學校。改臺灣爲東都。安平鎮。赤嵌城爲僞承天府。府一曰天興。萬年。康熙元年壬寅五月。成功卒。成功自僭亂至今。凡十七年。卒年三十九。時成功長子經在廈門。臺人以成功弟襲理臺事。六月。赴至。爲經自稱招討大將軍。嗣立。我錦衣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遣人持書招經。經請如朝鮮事例。不報。經於是以周全斌爲僞五軍都督。與陳永華、馮錫範等。帥兵還臺。黃昭、洪磊、謀奉襲拒經。十一月。昭攻經。經潰。余斌率兵力戰。經還駐昭。昭殪。衆皆遂巡稅甲。經遂入臺。二年癸卯。永明王計至。經猶稱永歷年號。殺鄭泰。以其貳於襲也。泰子纘緒、弟鳴駿、僞忠靖伯陳輝、僞武衛楊富、僞虎衛何義等。俱來降。於是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島。十月。耿繼茂、李率泰、滿帥郎賽、合紅夷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經令全斌禦之。得功先至。戰於島口口於帥。已而王師大集。全斌潰。退守銅山。大兵入南島。南島之民爛焉。三年甲辰。貴延、周全斌、林順、俱來降。四年乙巳。水師提督施琅疏請攻臺。不克而還。上命琅及全斌俱還京。七年戊申。上命明珠蔡毓榮至漳州。遣與化知府慕天顏持書招諭。經遣柯平葉專入奏。請如朝鮮事例。不報。劉國軒入寇。十一年壬子。吳三桂據雲南、四川、貴州、以叛。十二年癸丑。耿精忠據福建。執總督范承謨以叛。八閩鎮將、皆附於精忠。五月。精忠調海澄總兵趙得勝兵。得勝不從。來奉經。經以得勝爲僞興明伯。左都督。時經偷安日久。兵甲鈍敝。精忠借漳泉二府。精忠不許。耿鄭交惡。經遣陽錫範取同安。精忠僞守將張學堯降。精忠懼。使王進守泉州。王進者。老虎也。時降於耿。至泉未幾。爲王錫範所逐。先是經僞平北將軍王進功入奏。精忠竊之。檄王進守泉州。王進功子錫範、誘殺泉州守將賴玉。遂逐進而附經。經以錫範爲僞指揮使。七月。王陣圍潮州。精忠不能救。僞總兵劉進忠納款於經。經遣僞授勳左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全軍俱沒。九月。精忠命漳浦降總兵劉炎。與王進爲犄角。取泉州。十月。劉國軒敗進於澄嶺。十一月。趙得勝、王錫範、攻漳浦。劉炎降於經。遂援潮州。與王師戰於北閘。潮州圍解。十三年甲寅正月。精忠使張文箱住經議和。以楓亭爲界。始通好也。五月。國軒入潮州。與何佑、進忠、狗屬邑之未平者。我平南王尚可喜帥兵十萬來攻。是掩佑軍。佑死戰。國軒糧之。可喜北。六月。經師諸將圍漳州。先是癸丑我海澄公黃梧以德爲僞後勁鎮。吳淑入據之。當是時。經悉有泉、潮、漳、韶、惠、汀、興、邵、八郡之地。十二月。王師敗吳淑於邵武城下。淑奔還島中。十五年丙辰正月。王師圍興化。何佑疑趙得勝武於我。戰敗不救。得勝死之。佑奔泉州。興化陷。二月。漳泉沿。經遣入島。三月。我和碩康親王。遣知府張仲舉復臺。劉炎奔歸王師。劉進忠降於吳三桂。漳歸王朝。俱檄調市。國軒棄惠州回島。八郡失。遂。十六年丁酉二月。國軒入寇玉洲、三汶河、鯤河、下濟寧堡。俱下。擊敗援兵於江東橋。取石馬。遂入鎮。取潯州、馬湖、丹洲、諸堡。是時。總督郎廷相按兵漳上。圖公黃芳世、都統尚堯、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平南將軍賴塔。副將朱志麟、姚公子、李阿哥等。先後來援。俱敗。國軒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六月。遣鄭廷相、以吳興詐降。圍撫。姚啓聖爲總督。趨諸軍援澄。諸將高疊自完。顧視不救。城破。提督段應舉、總兵黃鑑、死之。國軒進陷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梅勒雅大里城守不下。乃徇南安、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我學士李光地、道喇等、海賴平南、由安溪出同安。巡撫朱與祚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由興化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鎬、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尅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僞樓船中鎮蘆琛於定海。國軒退還漳州。以二十一鎮兵。與王師戰於龍虎山。都統胡兗先合不利。啓聖援之。亦潰。精忠故仇鄭。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棄河逃。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簡井寨。吳淑被艦死。啓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帑銀幣餅來歸者。漳泉開人。率稱啓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路提督。圖大舉。琅及諸將遵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壓向螯。國璽非鄭氏出。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鎬、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尅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僞樓船中鎮蘆琛於定海。國軒退還漳州。以二十一鎮兵。與王師戰於龍虎山。都統胡兗先合不利。啓聖援之。亦潰。精忠故仇鄭。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棄河逃。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簡井寨。吳淑被艦死。啓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帑銀幣餅來歸者。漳泉開人。率稱啓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路提督。圖大舉。琅及諸將遵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壓向螯。國璽非鄭氏出。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棄河逃。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簡井寨。吳淑被艦死。啓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帑銀幣餅來歸者。漳泉開人。率稱啓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路提督。圖大舉。琅及諸將遵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壓向螯。國璽非鄭氏出。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鎬、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尅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僞樓船中鎮蘆琛於定海。國軒退還漳州。以二十一鎮兵。與王師戰於龍虎山。都統胡兗先合不利。啓聖援之。亦潰。精忠故仇鄭。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棄河逃。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簡井寨。吳淑被艦死。啓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帑銀幣餅來歸者。漳泉開人。率稱啓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路提督。圖大舉。琅及諸將遵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壓向螯。國璽非鄭氏出。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

耀入據之。耀沈湎酒色。不在軍事。乃以趙得勝、何佑、代焉。十一月。精忠郡武僞守將楊德以州歸於經。經以德爲僞後勁鎮。吳淑入據之。當是時。經悉有泉、潮、漳、韶、惠、汀、興、邵、八郡之地。十二月。王師敗吳淑於邵武城下。淑奔還島中。十五年丙辰正月。王師圍興化。何佑疑趙得勝武於我。戰敗不救。得勝死之。佑奔泉州。興化陷。二月。漳泉沿。經遣入島。三月。我和碩康親王。遣知府張仲舉復臺。劉炎奔歸王朝。劉進忠降於吳三桂。漳歸王朝。俱檄調市。國軒棄惠州回島。八郡失。遂。十六年丁酉二月。國軒入寇玉洲、三汶河、鯤河、下濟寧堡。俱下。擊敗援兵於江東橋。取石馬。遂入鎮。取潯州、馬湖、丹洲、諸堡。是時。總督郎廷相按兵漳上。圖公黃芳世、都統尚堯、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平南將軍賴塔。副將朱志麟、姚公子、李阿哥等。先後來援。俱敗。國軒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六月。遣鄭廷相、以吳興詐降。圍撫。姚啓聖爲總督。趨諸軍援澄。諸將高疊自完。顧視不救。城破。提督段應舉、總兵黃鑑、死之。國軒進陷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梅勒雅大里城守不下。乃徇南安、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我學士李光地、道喇等、海賴平南、由安溪出同安。巡撫朱與祚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由興化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鎬、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尅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僞樓船中鎮蘆琛於定海。國軒退還漳州。以二十一鎮兵。與王師戰於龍虎山。都統胡兗先合不利。啓聖援之。亦潰。精忠故仇鄭。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棄河逃。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簡井寨。吳淑被艦死。啓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帑銀幣餅來歸者。漳泉開人。率稱啓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路提督。圖大舉。琅及諸將遵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壓向螯。國璽非鄭氏出。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棄河逃。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簡井寨。吳淑被艦死。啓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帑銀幣餅來歸者。漳泉開人。率稱啓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路提督。圖大舉。琅及諸將遵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壓向螯。國璽非鄭氏出。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

以德爲僞後勁鎮。吳淑入據之。當是時。經悉有泉、潮、漳、韶、惠、汀、興、邵、八郡之地。十二月。王師敗吳淑於邵武城下。淑奔還島中。十五年丙辰正月。王師圍興化。何佑疑趙得勝武於我。戰敗不救。得勝死之。佑奔泉州。興化陷。二月。漳泉沿。經遣入島。三月。我和碩康親王。遣知府張仲舉復臺。劉炎奔歸王朝。劉進忠降於吳三桂。漳歸王朝。俱檄調市。國軒棄惠州回島。八郡失。遂。十六年丁酉二月。國軒入寇玉洲、三汶河、鯤河、下濟寧堡。俱下。擊敗援兵於江東橋。取石馬。遂入鎮。取潯州、馬湖、丹洲、諸堡。是時。總督郎廷相按兵漳上。圖公黃芳世、都統尚堯、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黑林平南將軍賴塔。副將朱志麟、姚公子、李阿哥等。先後來援。俱敗。國軒遂取平和、漳平。圍海澄。六月。遣鄭廷相、以吳興詐降。圍撫。姚啓聖爲總督。趨諸軍援澄。諸將高疊自完。顧視不救。城破。提督段應舉、總兵黃鑑、死之。國軒進陷長泰、同安。乘勝圍泉州。梅勒雅大里城守不下。乃徇南安、永春、安溪、德化等縣。八月。官軍復漳平、長泰、平和等縣。我學士李光地、道喇等、海賴平南、由安溪出同安。巡撫朱與祚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捷由興化下惠安。總兵林賢、黃鎬、林子威、帥舟師。由閩安出定海。尅期援泉。八月。林賢等敗僞樓船中鎮蘆琛於定海。國軒退還漳州。以二十一鎮兵。與王師戰於龍虎山。都統胡兗先合不利。啓聖援之。亦潰。精忠故仇鄭。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棄河逃。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簡井寨。吳淑被艦死。啓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帑銀幣餅來歸者。漳泉開人。率稱啓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路提督。圖大舉。琅及諸將遵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壓向螯。國璽非鄭氏出。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捕虜一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棄河逃。十八年己未十月。官軍攻簡井寨。吳淑被艦死。啓聖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帑銀幣餅來歸者。漳泉開人。率稱啓聖能懷遠也。十九年庚申春正月。提督萬正色、陸路提督施琅爲水路提督。圖大舉。琅及諸將遵入臺。二十年辛酉正月。經卒於臺灣。嗣立。凡十九年。經長子克壓向螯。國璽非鄭氏出。親督戰。立斬退縮者三人。大呼而入。馬平南繼之。陣斬僞海鎮鄭英、吳正麟等。破營十六座。斬首四千級。

氏、秀姑、梅姐、荷姐從經于堂。越十日，遂葬於鳳山縣長治里。

雜亂

順治二年乙酉，金聲桓入南昌，南九郡附。德化李含初，知家起兵鵝山，連破德安、瑞昌，時民情初附，恒懲恐無收言討含初者。未幾，含初所部王揚子私款於我，守淖將余世忠因襲鵝山，含初死之，同死者生員李映陽、武生唐扈、鄧士鳳、施九鼎、宗麻子。

順治二年乙酉七月，德安郭賢操起兵，克德安，遂破建昌，所部高長子私款於我，執賢操以獻，時方議撫，釋勿殺。三年丙戌四月，賢操集衆圖再舉，我師偵得，猥其巢焚之，獨賢操跳逸去。五年戊子，金王叛，賢操復投袂起，爲我海師所執，殺之。子七、次良錫，與從子良銓、攻建昌，中流矢死。三良錫從烏兵營戰死，同起兵死者，德安諸生桂登魁、周戩、登魁妾胡氏從死。

順治二年乙酉，右副都御史新昌陳泰來招贛撫金聲桓使署驛傳道藏圖士招泰來，而以大軍隨所部李陵虹提兵復萬載，殺我所設令杜章卿，連破新昌。十二月，令子正儀、正儼、往他省，而自帥師東下。金聲桓使署驛傳道藏圖士招泰來，而以大軍隨其後。國士入見泰來，甫出大兵已壓壘陣矣。泰來不及備，兵遂敗。泰來死黃氏祠中，國士與泰來姻也，故聲桓使之結泰來，而使之不疑。同起兵死者，瑞州劉詔新、諸廷椿、胡覲民。

順治二年乙酉，我兵下瀘溪，以李光署縣事。邑貢生魏一柱縛光送鄭彩所，剛之，與張誠、逃璽策守瀘，收我師於密源。四年丁亥，王得仁下令族瀘之丁、傅、魏、三族。一柱遂棄妻子走，圖襲破將樂，聯結永西德化、興安、諸蕃，攻克建寧。王師亟圍而攻之，五閱月始破。一柱與諸蕃俱死之，推興安先事出不與。

順治二年乙酉，南昌舉人祀水知縣胡海定，與海川諸營定被執論殺，首既殊而不仆，同死者爲揭新。道王師退，復攻婺源入之，殺我所置宣吏。王師襲海川，盡殲之。盜井其衆。之仁部將張國柱來爭，復爲斌卿所收。

順治二年乙酉，起兵龍泉者，爲天啓進士劉士楨。入泰和、廬陵三年丙戌，吉安復陷，士楨遣四子肇履入閩求援，而令季子梅升從李陳玉起兵信豐，爲贛壁援，潰破，避於黃田。五年戊子，金王叛，士楨復令肇履、梅升從劉一鵬圍贛州，而令梅升趨南雄。金王收歸，歸置龍泉郡守案之急，乃絕糧死，梅升後戰死長橋鋪。

順治二年乙酉，南都陷，江北總兵黃斌卿遁歸，唐王僭立，斌卿上恢勦事宜，力陳舟山爲海外巨鎮，北可窺長江，南可收吳、越。唐王善之，封斌卿肅南伯，令屯兵舟山。斌卿於是立制度，籍民田，田賣入官，民十五以上者，籍爲兵，聚糧造船，爲窺伺計。三年丙戌六月，魯王敗失浙東，平夷將軍定西侯張名振，遣士出海投斌卿，斌卿不納，請夷侯王之仁走舟山，斌卿慫恿之，盜井其衆。之仁部將張國柱來爭，復爲斌卿所收，又劫義師將軍胡來貢船，遮殺監軍御史荊本徹，四年丁亥，有兩王子浮海來至，斌卿沈之外洋，而奪其貲。六月，忠威伯賀君堯來歸，殺其全家，奪其船五十號。是時，斌卿勢張甚，有標將王大振者，斌卿取索無厭，足，乃遁去，與鄭彩、殺名振、阮進等，共訴斌卿逆跡於魯王，王命諸鎮會討斌卿，將佐皆遁，阮進手斫斌卿，破其腦而沈之海。

吳江進士吳易初爲史可法監軍，揚州、蘇州、相繼失，易率衆走太湖，與同邑舉人孫兆奎、諸生沈自炳、自

炳、武進吳福之等，結營長白蕩，朱溼、四保滙，則有諸生周鏡、薛、周鼒等，出沒旁近州縣，以助餉爲名，富家大室，率遭掠劫，點者或預賄以免，稍我兵搜勦，則彼出此入，此出彼入，間或相遇，互有殺傷。四五年間，湖路梗塞，是亦江南一大劫也。順治二年乙酉十二月八日，諜報賊在澉西地方，發兵出勦，賊遁去，官兵至上澤鎮，縱肆淫掠，總鎮閻皋示十數人，令搜各船所掠婦，給還本夫。兵士捉法，途以所掠之婦沈之江中。三年丙戌正月，忽傳白鴉破城，城中男婦悉走避。明日，搜捉逃民，僞船以緝賊。五月五日，賊聚四保滙，泛滿醍飲。大兵掩至，殺數百人，獲其魁羅鵬鯊。五月六日，白鴉張飛遠襲破金山衛，張故諸生，兄弟俱負勇力，與吳易合營襲衛城，協鎮出戰，飛遠逢遁去，先是飛遠約城中之通張者，爲倘墨也。協鎮悉殺之。七月，獲周鏡、薛，送南京殺之。周鼒來降，未幾，獲吳易，殺之杭州。八月，白鴉悉來降，提督吳兆勝入給一免死牌，其頭目悉於原官加衙一級。於是乞兒賊隸，爭入白鴉者，悉有參游之號。

順治二年乙酉六月三日，吳淞副總督吳志葵帥舟師入申浦，直抵米市塘駐泊，旌號四會，松人稔之以爲義旅也，及至，惟以令箭提某富室索銀若干，某富室索米若干，縱兵大掠，所至一空，遂逐我朝所置守令，公署獄鋪盡毀，於是松城有民而無官，既移泊黃天蕩，窺蘇之閶門，令參將魯之璵以五百人攻之，魯沒於陣，全軍殲焉。志葵氣沮，退師泖中，已兩廣總督沈猶龍據松江，而陳子龍、徐孚遠等，亦起兵太湖中，軍號振武，然與志葵俱泊城外，不與城守。城破，亦不能救也。王師取松江，志葵將航海以遁，移師申浦，抵得勝港，我師以小舟薄之，掩其不意，須臾，火器齊發，烟焰蔽天，軍遂大潰，志葵被執乞降，不許，殺之，浦中積尸如邱焉。子龍後死吳兆勝之亂。

遵陵王鵬妻劉淑英，父鐘，揚州太守，死璫難。淑英年十八而寡，常斷股以療姑疾。甲申國變，自矢報國，遂集家僮百人，捐貲召募成一旅，順治三年丙戌，楚將張先璧駐永新，淑英領所部赴焉。張奇其才，欲娶之，淑英不可，張因分遣其部衆，淑英忿恨而卒。

順治三年丙戌，大兵取廣州，四年丁亥三月，兵科給事中陳邦彥、及新會王興、南陽賴其肖，先後舉兵，說廿竹灘積盜余龍圍廣州，而己發高明兵，從海道入珠江，與龍會，時大兵在桂林，聞亂，還救，聲言取廿竹灘，龍軍素無紀律，遂退。邦彥亦御閘四門，道門人馬應芳，會龍軍取順德，應芳敗，赴水死，龍再戰於黃連江，敗沒。初，廣州之圍，我巡撫佟養甲獲降者，知謀出邦彥，襲其家，執妾何氏，及子和尹虞尹，以招邦彥，邦彥不從。養甲壯之，仍善待四妾及子。後都紳李皇一、舉人杜璜、起兵攻雅廊，乃殺之。璜等亦敗死。八月，東閘大學士陳子壯亦起兵九江屯兵多蚩戶番鬼，善戰。九月，邦彥密約子壯復攻廣州，德指揮楊可觀爲內應，子壯先二日至城中，不敢應，又張檄者爲我所獲，事以不果。可觀被殺，時成棟攻張家玉於新安，邦彥因與子壯謀曰：成棟聞變，必急還，我伏兵禺珠洲側，得志，望書旂而來旂者，我軍也，成棟還至禺珠洲側，邦彥以火舟銜之，焚其數舟，成棟引而西，會日暮，子壯不能辨，成棟疑，曾敵舟也，陣遂動，大兵擊之，遂潰，子壯長子上庸戰沒，會故御史麥而炫破高明，迎子

壯子壯奔尚明、郭彥奔三水、宋璧清遠指揮以城迎郭彥。郭彥入清遠、與諸生朱學熙同城守。數日城破、郭彥率兵巷戰、肩受三刃、遂被執繫獄、五日殺之。學熙自縊於朱氏園。宋璧破高明、子壯所署知縣朱寔、遂戰死。子壯而炫、執至廣州、論殺。子壯母自縊。

順治四年丁亥、故廣信巡撫張家玉、與舉人韓如璜、結鄉兵攻東莞。入之。籍前尚書李覺斯家以牆土甫二日、大兵至、家玉敗走西鄉、如璜戰歿。家玉祖母陳、母黎、妹石寶、俱赴井死。婁彭被執、不辱死。西鄉大豪陳文約、奉家玉取新安、復入東莞。未數日、大兵復來攻、家玉敗走鐵岡、沿途集衆、復得數千人、遂入龍門、博羅、連平、長埠、攻惠州、克歸善、還屯博羅。大兵至、走龍門、募兵復得萬人、分龍虎犀象四營、拔增城而據之。大兵來攻、分其軍爲三、倚鉛崖以自固。大戰十日乃敗。諸將請潛圍出、家玉歎曰、矢盡炮裂、欲戰無具、將傷卒饒、欲戰無人、因得拜諸將赴野塘以死。初、家玉之走鐵岡也、覺斯盡發其先塋、毀其家廟、殲其鄉以復焉。

樂平倪大顯、與兄大恢、大登、俱以勇力聞。乙酉、饒州司理周損、幣致之。周敗、歸黃道周。黃敗、從曹大鎬、順治五年戊子、王得仁大發兵屠樂平。軍中聞顯勇、爭取之以爲奇功。有僧長八尺餘、下馬搏顯、顯所僧應手落。已大兵悉集、顯知不支、遂自刎。大恢、大登、被執論死。

吉水王龍者、初從劉同升起兵、以所部不滿去。已往來臨、吉、撫、贛間。一日、爲我兵所獲。龍即詭降、夜半起、盡殺同伴、即截其旗幟以下、過新淦、峽江、令見旗幟、以爲本兵也、出迎江濱、龍遽起擒殺、連破二縣、遂道已吉水鄒文鼎與從姪敬起兵、龍與合營、大兵至、鼎敬俱敗獲、鼎赴水死。敬解省論殺、龍急謀追勦王龍四字於旗、大呼殺賊、遂逸去。既逸、我兵始知其即龍也。明年金王叛、遣招王龍不得。蓋龍入山死矣。同時有安仁僧丹竹者、益潛起兵、所招三十六營之一也。益潛敗、從揭重熙襲撫州、猝遇我將王得仁、丹竹以步逐馬、戰及得仁面、幾獲之。聲桓兵過安仁、聞丹竹病、遣九騎縛之。丹竹聞、力疾起、呼所部十餘人先伏於隘、偵知金騎在酒肆中、丹竹單身入肆、金騎見其爲僧、而不知其即丹竹也。因問識丹竹乎。竹應聲曰、我即是。遽拔刀殺二人、七騎者上馬馳、遇伏、獲其二。前再遇伏、獲其三。惟二騎得歸耳。聲桓破廣信、多虜獲。丹竹適之先以木楯置水中、因持長楯火箭逐之。聲桓兵乘舟走、盡得其所獲。後率壯士邀貝勒容騎之入閩者。大兵忽至、馬蹶見殺。

順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吳兆勝據城以叛。先是三年丙戌六月、李成棟調往福建、兆勝移鎮松江。有周諫者、故從白蓀來降者也。稍知文墨、兆勝雖焉、因通海寇黃斌卿。令舉兵內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殷之輅、生員張寬等、皆與其謀。斌卿約於四月十六日兵至、而海舟非風不行。連日北風大作、舟不時至。海防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知其謀。潛移書洪承疇、言兆勝反狀。承疇未之信。即以其揭下兆勝。兆勝大懼。十五日夜將半、以合簿促之易、重朗至、殺之。意明日黃兵必至也。天既曙、城外寂然。副將詹天祥知事不濟、即同都司高永義率兵入執兆勝、挾詣將校十七人、二十四日、大兵至松江、執子龍於廣富林、子龍乘朗赴水死。出其屍纔之、陳子時方五歲、亦論殺。簽之格、張寬、逮至南京、斬於市。

孔徽元、徽哲、建昌人、家秦封。有蔡觀光者、其客也。順治五年戊子、金王叛、王師圍之。哲柱撥、潰沒。元心勿能忘也。六年己丑七月、訛傳瑞德七邑奉靖武遵宗、元聞大喜、遂入城逐我所設令劉時俊。已而各邑寂然。同黨執元以獻。兵卒皆散。元觀光心勿善也。七年庚寅、將揭竿起南昌、跡露走都陽、爲巡撫所獲。磔死。

順治五年戊子、金聲桓據南昌以叛。星子諸生吳江、起兵應之。王師再平江洲、江表南康、贛相繼先後底定。聲桓據南昌、倚重熙爲重。重熙以進士、授兵部主事。崇禎末、歷官至兵部尚書。聲桓之叛、重熙被執、不屈死。

順治二年乙酉、吏部尚書郭維經之子應銓、應衡、應煜、舉兵臨川、與我兵大小十餘戰。頗有斬獲。唐王授應銓、應衡、兵部郎中。應煜戶部主事。維經視師贛州。應銓駐兵龍泉、爲贛特角、而聲勢不相應。四年丁亥、我兵攻龍泉。應銓設伏敗之。部將劉文熾引我兵入城。銓衡兄弟皆被執。應銓投嚴下、不死。劉一鶚欲降之、不順命、扼吭以死。應衡至吉安、一鶚飲以酒。應衡佯飲其大骂。鬚齒斷臂以死。應煜見我巡按董學成、唾面罵之、抽腸死、死尤酷。

序

淡墨錄者。所紀皆本朝甲乙兩榜諸名臣之言行也。余舊有人物總志百卷。篇帙浩繁。故先摘其要者以問世。大抵皆翰苑之名言。科場之條例。兼徵軼事。並述奇聞。自國初起。每科供按題名碑錄。科分前後。而康隆已未。乾隆丙辰。兩舉博學鴻詞。得人尤盛。亦併逐一搜羅。詳爲考釋。編成。共得十六卷。禮曰。史載筆。士載言。余非敢然也。聖人有言。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遭逢聖世。賢良並出。多千載罕見之曠典。宋有之奇逢。不有紀錄。何由窺其原委。悉其原大。夫逸而不作。雖聖人且然。況下焉者乎。故此編欽遵綸音。謹依功令。抽中秘之書。採故老之傳。不但備詞林典故。聊以結玉堂嘉話云爾。則閱者以此爲言行錄也可。以此爲則例編也可。至淡墨書榜。不知始自何時。或云。唐李程應舉時。遇天榜吏。問登第人姓。則有李和。而無李程。若皇求之。乃用淡墨筆添王字於和字之下。果得第。後逢相因。凡榜書人名。俱用淡墨。遂成故事。又賈公談錄。唐李紳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書未畢。書吏忽得暴疾。因更呼一善書吏代。吏方醉。磨墨函葬。一榜字或濃或淡。反致其妍。二者未知孰是云。乾隆乙卯初冬上浣。綿州雨村居士李調元撰。

綿 李調元 雨村

國初館閣官制

天聰初年。設立文館。十年。改文館爲內三院。一國史院。二秘書院。三宏文院。各設大學士一員。學士一員。崇德元年。以翰林領國史院大學士。范文程領秘書院大學士。希福領宏文院大學士。胡球分領之。順治十五年九月。改內三院爲殿閣。一中和殿。二保和殿。三文華殿。四武英殿。五文淵閣。六內閣。十六年初。以覺羅巴納哈爲中和殿大學士。額色赫爲保和殿大學士。蔣赫德爲文華殿大學士。洪承疇爲武英殿大學士。文淵、內閣、未補人。裁三院學士官。另設翰林院掌院學士一員。以折庫納爲之。十八年七月。復改殿閣爲內三院。仍設學士。裁內三院。其六月以前。與十七年同。康熙九年。復改內三院爲殿閣。復設翰林院。

翰林所掌

大清會典。翰林官員。職在侍從禁庭。進直講筵。記注起居。撰擬册誥等文。纂修國史諸書。順治元年。設翰林院。爲正三品衙門。設掌院學士一員。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二員。侍讀、侍講、各二員。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俱無定員。典籍二員。孔目一員。二年。裁翰林院。以翰林官分屬內三院。十五年。復設翰林院。

院學士各一員。兼禮部侍郎。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三員。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供無定員。滿漢典籍各一員。滿侍詔四員。漢侍詔二員。滿漢孔目各一員。滿文筆帖式八員。滿漢文筆帖式八員。十八年。復設翰林院。康熙九年。仍置翰林院。員額與順治十五年同。增設滿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各三員。設滿侍詔二員。增設文筆帖式八員。漢軍筆帖式八員。十一年。增設滿文筆帖式十員。漢文筆帖式十員。

本朝開科舉人

天聰八年四月。太宗文皇帝命禮部考取通滿洲、蒙古、漢書文義者爲舉人。取中滿洲習滿書者剛林、敦多惠。滿洲習漢書者察不害、恩國泰。漢人習滿書者齊國儒、朱燦然、羅繡錦、梁正大、雷興、馬國柱、金柱、王來用。蒙古習蒙古書者俄博特、石魯、蘇魯本。其十六人俱賜爲舉人。各賜衣一襲。免四丁。妥於禮部。崇德三年八月。賜新中式舉人維領、常鼐、胡邱阿濟格畢禮克圖、王文奎、蘇宏祖、楊方興、曹京、張大任、于燮龍等十名。朝衣各一領。授半箇牛彔章京品級。各免人丁四名。六年六月。內三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奏以滿、漢、蒙古士人。考取秀才。並舉人。秋七月。賜新中式舉人滿洲鄂貌圖赫德。蒙古杜嘗。漢人崔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爲鳳各級朝衣一領。當是時。取士之額雖少。而名臣多出其中。

滿洲科目解元

崇岡、字嶙閣。滿洲科目解元。幼而貧。常燃馬通讀書。尤好爲詩。滿洲文學之開。實自公始。而滿洲文字。則創于達海公。特盛文成云。

沈文奎爲盛京開科進士

本朝太祖肇造不基。太宗用范文程議。特選於盛京。沈文奎登第一名。爲進士開科之始。盛京志文奎字清遠。本浙江會稽人。世居曹娥村。少習舉子業。小試不遇。客遊遼化。值大兵破城。挾之行。遇太宗。登第一。充秘書院纂修官。順治元年。扈從入關。上命巡撫幾南。又命總督漕務。時當初定。江淮多伏莽。文奎綏來有方。民賴之。自客遊至此。與母妻相隔十八年。非疏迎養。曾肉復完。擢宏文院學士。充會試副總裁。丁亥。再行鄉會試。於是江以南士子畢集。得人稱極盛焉。康熙元年。祭太宗陵。伏地號慟。疑不能起。五年八月初二日卒。賜葬紅螺山。御製碑文。額於慕道。謚曰文端。見八旗通志。

丙戌北京首科狀元

國朝定鼎燕京。順治三年丙戌。爲龍飛首科。狀元傅以漸。山東聊城人。授修撰。官至大學士。榜眼呂宮、字崑繩。直隸滄州人。授編修。官至侍講學士。探花李蔚。棠大興人。又會元也。授編修。官至司業。是科會試首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次見而民莫不悅。三王道之始也。元墨渾穆。蔚然開國氣象。時三藩未定。故無過五省人。而國初諸大老。皆出此科。如蔚州魏果毅公象樞、字環極。立願清愼。爲本朝理學之宗。栢鄉魏文毅公裔介、字石生。貴裏恪勤。尤能博綜經史。高陽李文勤公霨、字景霖。風度端凝。老誠持重。朝野倚以爲重。國初大典禮。皆出其手。尤精字學。嘗謂古無查字作察字。及文移。俱用查字。不與奏明請將查字盡改察字。從之。是皆應書士至大學士者也。

丙辰補選前明應書士

順治丙辰。補選前明應書士七人。王崇簡、順天宛平人。杜漺、直隸長垣人。周炎訪、山東寧陽人。張不昔、山東嘉祥人。魏天賞、河南遂平人。喬庭桂、山西解州人。畫映斗、陝西三原人。皆崇禎癸未進士。

丙戌得人最盛

順治丙戌首科。得人最盛。大拜四人。傅聊城以漸、李文勤霨、魏栢鄉裔介。丙戌會試。丁亥殿試。馮文毅鈳、艾司寇元徵、魏敏果象樞、劉端敏健、李司寇蔚、王崇簡、杜漺、周炎訪、張不昔、魏天賞、喬庭桂。皆崇禎癸未進士。

爽業。石司農閣。張司寇傳。秦陳司農協。王司空天眷。胡少宰兆龍。梁少宰清寬。梁少宰清遠。田司農六善。楊司馬時喬。于司寇慎行。朱司農燮元。李司馬標。侯楊司空運昌。王司農度。左副都御史一人。秦洛陽篤行。巡撫右副都御史一人。張國維。撫浙。通政使二人。曾鳳儀。洪澗溪。軾。劉維。山士奇。大理卿一人。王文安。是年。本名鼎。補內院學士一人。夏益九。敷九。

詞臣出爲監司之始

監潤。字飛洛。卽墨人。順治二年。丙戌進士。山東吉士。至侍讀。榜本名滋。至是特賜名潤。性廉介。不異儒素。故事。直隸江南。皆以臺員視學。上特簡詞臣。以潤爲上江學使。蓋以積弊。世祖每顧廷臣曰。居官如監潤。可法也。會直省監司多不稱。上以翰林官習治法度。以潤品行清端。遂出爲藩臬。政督糧儲。尋遷布政使。落職。嗣後詞臣出爲監司。皆相繼召用。惜潤已前卒。

探花爲僧

順治四年丁亥。鼎甲狀元呂宮。字長晉。武進人。官至宏文院大學士。榜眼程芳朝。字其相。桐城人。官至太常寺卿。探花蔣超。字虎臣。金壇人。以編修督順天學政。事竣。卽告歸。不過里門。浙巳峽至峨眉。寓伏虎寺。子癸丑正月。端坐說偈而逝。偈曰。由來猿鶴自和親。老衲無端墮孽塵。妄想鍍鍋來避熱。却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答報。生生當自祝能仁。時年四十九。超生時。其祖母夢峨嵋老僧而生。故幼不茹葷。先是有術者言。超壽止四十九。故爲詩四十九篇。至是果符合云。

會元不與館選

丁亥會元李人龍。字震陽。滄洲人。歎明末文運之弊。力變其格。錄于正宗。舉第一。授定遠令。會元不與館選。自人龍始。

異翰林

馮文毅公溥。字易齋。山東益都人。明崇禎己卯舉人。本朝丙戌開科進士。丁亥補殿試二甲十一名。改庶吉士。由編修陞侍讀學士。是時聖祖屢幸內閣。一日。指溥謂諸大學士曰。馮溥眞翰林也。官至大學士。

漢翰林習滿語

宛平王文靖公熙。字子雍。順治四年丁亥登進士。年甫二十。改庶吉士。習滿書。拔前列。世祖召見宏文院。命以滿語奏對。大加褒賞。尋陞國子監司業。復益閣臣王熙既爲司業。恐其荒于滿書。可傳諭終制始復。馬昨同署。問答皆以滿語。勿令間隙。甲午。命譯書經。僉爲滿學士講解本章。秋陞洗馬。冬召入南苑。譯勘善書。及大學衍義一日。世祖猝至直幄。閱熙所譯書。論閣臣稱善久之。遂令長直南苑。復試滿書第一。陞庶子。後官至大學士。與同榜益都馮溥同鄉。皆垂杜立德。俱稱一時賢相。

題請科場處分則例

黃文僖公機。字文辰。順治丁亥進士。改庶吉士。歷任吏、禮等部尚書。時世祖自江南丁酉後。嚴科場積弊。凡卷有小疵。俱褫大獄。機題請科場處分則例。俱從寬條。聖祖時紳矜以逮賦褫革者。不可勝計。俱擬解

部勘問。機前就近究治。不必遠解株連。識者咸欲能科目。機力持不可。乃能制藝而用策論。機與王熙。復以八股發聖賢心傳。請復舊制。上俱從之。機工書法。奉旨書御扉、金箋、書額、俱稱。

社稷臣

李文襄公之芳。由順治丁亥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剛正沉毅。總督浙江時。爭定耿逆。不動聲色。以身繫天下之重。使數千里危而復安。古稱社稷臣之芳之謂歟。是科名臣。如湯陰端恪。倘書玉伯勉。嘉州郝晉定。倘書杜維納皆是也。

殿試不用四六自劉子壯始

先是廷對策。俱用四六。順治初開科。傅以漸首魁天下。亦仍其習。至順治六年己丑科。世祖始臨軒親策制曰。從古帝王以天下爲一家。予自入中原以來。滿漢官無異視。而遠邇百姓。猶未同風。豈滿人尙質。漢人尙文。習俗或不同與。抑言語未通。意見偶殊。畛域尙或未化與。今欲聯滿漢爲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懃然無間。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務套。予將親覽焉。子壯對曰。臣聞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進言。與其文。毋寧過質。夫帝王以天下爲一家。則滿漢皆一家也。朝廷雖無異視。而百姓不能不異也。卽滿人漢人不能不相異也。百姓之所以異視者何也。遼院之外。患慮之民。見一滿人。則先懼之矣。又有挾之爲重者以相恐。其質滿人之與漢人。未嘗不愛也。處事未嘗不明。守法未嘗不堅也。居身未嘗不廉也。而小民預有畏怯之意。難其極有理之事。嘗恐不能自直於前。則其勢不能以卒合。而又時當變革之初。民重其生。是以雖有相愛之誠。而不敢相信。雖無有相凌之意。而先以自怯也。此百姓之所爲異也。滿漢之不能不相異者何也。滿人有開疆之功。其權不得不重。滿人有勤勞之績。其勢不得不隆。漢人雖處曾貴之位。力固不敢相抗。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自專者。未免輕漢人爲善狡。爲朋交。其中自疑者。未免懼滿人之多強。之多勢。是以有懷而不能相喻。有才而不能自盡也。此滿漢之相爲異也。今欲去其異而同之。臣謂滿人尙質。以文輔之。漢人尙文。以質輔之。其以文輔之者。設滿學焉。或於國子監。或於教習庶吉士。使講四書。以通其理。觀通鑑綱目。以習其事。限爲歲月以考之。亦可以知舉教之人。卽爲他日奉法之人。又可以察其才之所堪。以爲遷授之地。其樸者教之禮數。以知謙讓。通之市易。以知義利。同之好惡。以達其意。通之交遊。以習其情。日漸月積。至于化而相忘。交其以質輔之者。凡在官。以實事責之。遷授之公。於所遷之人。參舉多少知之。優寂之任。於所寧之務。出入清愼知之。司教者以風俗美惡。人才盛衰察之。與或者。於民生安擾。盜賊平定察之。監司以屬吏奉法舉效。當可爲考。有司以士風關鍵。民人歸業爲課。凡在民。以質心貢之。如往來、毋以其少文而侵其難近。如事理、毋以其好勝而懼其相侵。如貿易、毋疑其貪狠而設爲冒欺。如居處、毋厭其鄙固而多所棄遠。如是則習俗雖不同。道德同之也。音語雖未通。氣類習之也。義見雖偶殊。義理達之也。一文一質。方將變通古今。轉移造物。而有何不化之畛域哉。仰臣所祈者。願復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論道。取內外章奏。面相議訂。諫官仍得於便下封駁。則上下情通。滿漢道合。中外權均。宰相不僅以奉行爲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爲能。則中心隱微。皆可告語。

而海道萬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体也。又何遠近百姓之風不可同與。子壯對策既畢。世祖大悅。親定第一甲第一名。授國史院修撰。所言經筵、滿學、教習、屯衛諸大政。悉著令甲。次第舉行之。壬辰分校禮闈。癸巳率。年四十四。著北思堂集。

子壯異夢

劉子壯者。世居閩風鎮。少穎慧。讀書一目數行下。屬文奇肆。弱冠登崇禎庚午舉人。初登後。夢一人語之曰。爾須朱之弼作厉考。方中春榜及到京師。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携書包經其門。一童子最秀出。遂執其手與談。見其書上寫舉名朱之弼也。大驚。隨至其家。見其父乃開柴敞主人。因與款曲。將筆硯數事贈之。後遭流寇之亂。屢次不赴春官。及本朝順治六年。己亚會試之弼已爲禮垣分校。得首卷。卽子壯也。

熊劉

熊伯龍。己丑榜眼。與子壯齊名。人稱熊劉。實編修。甲午典試浙江。一榜得狀元三人。乙未鄭之吏大成。甲辰歸安之嚴我斯。庚戌德清之蔡啓僔是也。官至祭酒。採花張天植、字次先。秀水人。由編修至太常。轉通政。端午世祖召入龍舟賜宴。人以爲榮。官至兵侍。

滿次會試俱中一百六十二名

巢震林、字五一。武進人。順治壬辰會試。中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革去。乙未會試。復中一百六十二名。毫釐不爽。信有定數也。

初設八旗科舉例

大清會典。順治八年六月。禮部議准八旗科舉例。凡過應考年分。鄉試取中滿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漢軍五十名。各衙門無頂帶筆帖式。亦准應試。滿洲蒙古識漢字者。繙漢字文一篇。不識漢字者。作滿字文一篇。漢軍文章篇數。如漢人例。會試取中滿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漢軍二十五名。各衙門他赤哈哈番。筆帖式哈番。俱准應試。滿洲蒙古識漢字者。作滿字文二篇。漢字文一篇。作文章一篇。不識漢字者。作滿字文二篇。漢軍文章篇數。如漢人例。八月上旬太后尊號。恩詔內一滿洲蒙古漢軍舉人。於順治九年會試。原額取六十名。今加額二十五名。禮部言。今科順天鄉試。取滿洲舉人五十名。蒙古舉人二十名。主考應用滿洲內院禮部官各一員。漢軍舉人五十名。應增漢勞考官二員。至漢軍文字。本年鄉試。明年會試。第一場書義三篇。二場論一篇。如未通經者。作書義三篇。二場論一篇。三場策一道。順治十一年鄉試。十二年會試。第一場書義三篇。經義四篇。二場論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三道。順治十四年鄉試。十五年會試。第一場書義三篇。經義四篇。二場論一篇。表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五道。詔如所議行。又內三院會同禮部議准本年順天鄉試。滿洲蒙古生員筆帖式。同一榜。明年會試殿試。俱照此始。

滿漢進士分二榜

順治元年甲辰會試。分滿漢爲二榜。蒙古入滿洲榜。漢軍入漢人榜。滿榜中賜進士及第。授職修撰、編修。二甲出身。三甲同出身。俱與漢榜同。是科滿榜會試中式五十人。殿試賜進士及第三人。第一甲第一名麻勒吉。正黃旗人。授修撰。第二名折庫納。第三名巴清。俱鑲藍旗人。授編修。二甲楊宮等七人。三甲蔡花等三十人。各賜進士出身。同出身有差。選庶吉士。蔡花等九人。照例立題名碑于國子監。考沈椒園廷芳所輯館選錄姓名。與題名碑不同。吳衙祜題名作吳衙戶。威洛洪作魏維源。朱祖保作朱蘇保。包達禮作八達里。塔必圖作塔必兔。蓋國語凡對音字皆可通用也。是科漢榜一甲第一名爲無錫鄒忠倚。湯文正公斌。卽是科進士也。乙未科。滿榜亦取五十人。一甲第一名爲圖海。正白旗人。自此後滿榜仍停止。與蒙古俱漢榜合爲一。

壬辰會元除名

順治九年壬辰。會元程可則、字周量。廣東南海人。是科首題。爲君子有大道二句。次、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一章。三、經正則庶民興。磨勘以可則首藝。專主用人。不合朱莊除名。大總裁翰林學士胡統虞。編修成亮議處。後以薦授主事。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有詩名。爲本朝八家之一。八家者王士禎、士祿、施閏章、宋琬、陳廷敬、沈荃、可則也。一日早朝。士禎呼之曰。趨朝後永未渠央。聰鼓應官有底忙。行到前門門未啓。幅巾端坐喫槐椰。後出守廣西桂林府知府卒。

瓜子之兆

鄒忠倚、字子度。無錫人。幼遊錢塘。禱夢于忠肅祠。忠肅授以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粒。後卽居其夫人偶以瓜子戲作狀元二字。忠倚見之而悟。又思夢時見忠肅若倚其身者然。因名忠倚。順治九年會試中式。名恰五十四。壬辰果殿試一甲第一。授修撰。癸巳御試詞臣。復第一。人呼兩狀元。見查浦輯閒。

一榜三及第

順治五年戊子科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大興人。壬辰榜眼及第。第八名熊伯龍。鍾陵人。己亚榜眼及第。一榜三及第。而皆榜眼。前此未有也。見池北偶談。

經筵講官得賜謚

沈荃、字繹堂。青浦人。順治壬辰探花。官至禮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卒謚文恪。本朝最重易名之典。官至尚書大學士。乃得賜謚。其以經筵舊勞。得賜謚者。惟掌院學士喇沙里、葉方靄、及荃三人而已。蓋異數也。

注唐詩

曹倦圃、字子顧。嘉善人。順治壬辰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是時世祖方崇文治。數召試語詞官。品題甲乙。倦圃從溫毅齋侍郎。上疏願歸。久之。嘗與吳學士偉業等同注唐詩。書成稱旨。被褒嘉。中外爭傳其書。官至侍講學士。

湯文正公從祀

唯州湯斌、字孔伯。順治壬辰進士。官參議道。康熙己未舉鴻博。大臣安溪李光地之名。試一等八名。授侍講。康熙二十二年。上論乾清門侍衛林湯斌侍直。上命賦錄平日詩文進覽。斌上所著文十篇。詩十首。皇展閱首篇

親耕稼田頭。肅然改容曰。此世祖章皇帝時事。是改爲應書士所作乎。對曰。是又援漢以禁囿假貸民舉直言極諫之士。上問此語何爲而作。對曰。此漢文帝時事。世祖御試。以此命題。思接儉討賊。又閱詩十首。遂字看過。至末首有年老才將盡。憂多道轉親句。上皆思久之曰。何謂憂多道轉親。對曰。臣幼遭亂離。半生在憂患中。常隨事體認于道轉益親切。辭辭朴拙。不勝追恐。是日天顏和霽。從容顧問優恤臣下。因家盛事云。見輯菴遺稿記事。官至江蘇巡撫。卒謚文正。與陸清獻公俱從祀本朝醇儒二人而已。

理學指要

耿介、字介石。登封人。順治壬辰進士。由應當至少詹。與湯文正公斌講明理學。爲天下宗。著有理學指要。

忠貞畫牘詩

范忠貞公承謨。鎮黃旗人。大學士文程子。初充侍衛。順治辛卯。論八旗子弟均得應試。是科舉人。壬辰進士。改應書士。授宏文院編修。官至浙閩總督。康熙壬子。逆藩耿精忠叛。忠貞死之。有畫壁詩。爲世傳誦。謚忠貞。

登場演劇

余懷、字淡子。龍游人。太僕日新仲子。生而穎異。試輒冠軍。善音樂。皆與優伶處。順治辛卯榜前。揔方登場。演蔡邕別親一齣。榜發。揔中第一。觀者謂已爲之兆也。解元文出。人爭賭誦。風氣一變。壬辰進士。改應書士。授編修。

自知詩數

沿州呂祖望。順治壬辰進士。由應書士官至鴻臚少卿。康熙乙巳病。夢帝召爲東嶽之神。遂引疾歸。舟至張家灣。忽更衣端座。曰。吾將去矣。遂逝。舟中人隱隱見鼓吹導從甚盛云。錢塘項景襄自知詩數。由乙未至應書士官至兵侍。皆言吾位必八坐。詩止五十四當去矣。竟如其言。此二事亦異矣。

皆張

黃陂王澤宏、字吳廬。以父用予明崇禎翰林殉節。取吳天罔極之義。由應書士官至禮部尚書。宋第時。自黃岡赴京。過廬山。宿遠花宮。未晚而睡。夢坐大殿。見衆僧誦經。取案上張數枚。曉之。遂醒。口中尚有餘味。正訝間。忽見衆僧舉燈列席。問之。是日乃此菴主淨月上人忌辰。衆方祭祀。宗伯大異。起視張頂微缺。如少數枚者。乃悟前身即此菴長老也。故春佛終身。

講老子

順治甲午冬。世祖在南海子講老子。問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竅。涿州馮文敏銓對曰。無欲乃未發之中也。有欲即發而皆中節也。見查浦輯聞。銓字伯衡。號鹿庵。明萬歷癸丑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以性忠正壬午舉人。癸未上公車。已入試矣。聞祖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春母居山洞中。本朝順治三年丙戌進士。由應書士改刑科給事中。轉工部。時世祖初親萬幾。公上言宜慎危上曰。給事言是。因奚囊言天變爲人事所至。語多侵權貴。詔廷臣集議。遷吏科都給事中。掌大計。繩賦路。日夜宿省中。郎寓則令兵馬司護防。上疏言宜紓捨例當復。雖失實。不當反坐。言官得罪治以考功。不可啟重典。上嘉允之。在諫垣疏凡三十餘上。竟以故相澤陽得罪。株連黜屬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寺丞。乞歸養。丁母憂。家居十年。康熙初。以大學士馮溥薦。召授貴州道御史。初見上。退而喜曰。聖主在上。言官是非時矣。乃具疏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湖南布政使劉顯貴枉公

翰林降指揮

嵩文敏公汝子源濟、字胎仙。號袌園。年十九。登順治十二年乙未進士。改應書士。授編修。遷至秘書院侍讀學士。壬寅降東城兵馬指揮。遷淮安山清同知。丁憂起復。授翰林院侍讀。遷左應子。陞國子監祭酒。

老衲托生

乙未狀元史大成、字亘卷。鄞人。初生。其父夢衆好老衲名大成入室。遂名。順治十二年。會試中式。殿試本擬第三。上閱卷特拔一甲第一名。授編修。充日講官。講周易稱旨。遷實錄官。至禮部侍郎。榜眼戴王綸、沿州人。探花秦鉽、無錫人。又會元也。

乙未兩名相

黃岡李文定公天馥、字湘北。上常言。機事重任。必不可用吝事之人。天馥侍睽三十年。未嘗有過焉。又長洲宋文恪公德宜、字右之。口訥。遲次不能達其詞。至國家大事。議論侃侃。上多用其言。皆順治乙未進士。由應書士官至大學士。

詠鶴詩

秦松齡、順治十二年乙未進士。以應書士授檢討。世祖召試詠鶴詩。有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上大加賞賚。以爲有品館儀內至今傳誦。

解元館選

世祖極重科名。新城伊開、字翁菴。舉順治甲午本省鄉試第一。十二年乙未成進士。引見南海子。上顧舉上曰。此山東解元也。遂改應書士。後官至雲南巡撫。見池北偶談。

返剌

吏部最重資誥。前輩雖登九列。名剌必署舊寅二字。順治乙未散館。安丘劉祚遠籍東科給事中。尋以其族祖憲石官大學士。引例迴避。改吏部主事。孫文定公廷鉉。時已爲戶部侍郎。投謁。偶不書舊寅二字。劉返其剌。文定遜謝而已。見居易錄。

魏象樞直諫

魏象樞、字環極。號庸齋。蔚州人。其先鳳陽人。明永樂初。祖爲新城主簿。遂家焉。象樞生而穎異。忠孝出天性。崇正壬午舉人。癸未上公車。已入試矣。聞祖病。急馳歸。時流賊披猖。奉母居山洞中。本朝順治三年丙戌進士。由應書士改刑科給事中。轉工部。時世祖初親萬幾。公上言宜慎危上曰。給事言是。因奚囊言天變爲人事所至。語多侵權貴。詔廷臣集議。遷吏科都給事中。掌大計。繩賦路。日夜宿省中。郎寓則令兵馬司護防。上疏言宜紓捨例當復。雖失實。不當反坐。言官得罪治以考功。不可啟重典。上嘉允之。在諫垣疏凡三十餘上。竟以故相澤陽得罪。株連黜屬事。府主簿稍遷光祿寺寺丞。乞歸養。丁母憂。家居十年。康熙初。以大學士馮溥薦。召授貴州道御史。初見上。退而喜曰。聖主在上。言官是非時矣。乃具疏言科臣余司仁欺罔不法。湖南布政使劉顯貴枉公

帑。不當內帑。言御藥所以養廉。今則俸例本嚴。請紀過以示罰。增秩以示恩。上多褒納。遂年陞京鄉。指管御史事。未幾遷左僉都御史。歷撫順天府。府尹大理寺九卿。戶部左右侍郎。疏請裁佔值。以杜浮冒。核關課。以防侵漁。節奏司。以清賦稅。皆命確議以聞。撫左都御史。首請申明憲綱。勦最貪知州曹延命。上皆命旨嘉尚。復遷兵部右侍郎。清廉知縣陸陳玉。又舉學道公明者二人。貧墨者二人。吏治翕然。而九月遷刑部尚書。上言主上宵旰憂勤。臣不敢顧恤嫌怨。黍司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臣汲黯自喻。爲郎故事。得失遺補。乞辭新命。而領現職。上慰其無欺。從之。仍加刑部尚書銜。適地震。上言地震。臣道也。臣失職。則地反常。臣總風憲。以言顯。如此爲司寇。執法不撓。皆曰法自天子宮之。則爲施仁。刑官寬之。則爲僭法。甲子以病乞歸。令原官致仕。陛辭。賜御書松寒堂額。以榮其行。歸張額于堂。有詩數百卷。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貽子孫是矣。

歸三年卒。年七十一。謚果敏。

淡墨錄卷二

前盟

翰林最重前盟。凡隔七科。或官至掌坊庶子。其初入院庶吉士。終身稱晚生不改。雖至大拜。亦然。故事六部尚書。途遇內閣。亦落轎。唯家宰則落半轎。門生拜相。逢迎師長。則彼此皆落轎。候師長先起行。後門生乃起。故往往相避而行。

翰林論咨

翰林故事。以咨爲序。而不論官。其有從外衙門入者。亦不與同年先爲庶常者敍同咨。如明季崇禎間。劉公正宗。薛公所蘊。以推官考選入爲翰林。編檢等官。即不敍戊辰同咨。是其例也。本朝故禮部尚書王文以翰林之才。始由候銓中行改館職。以在丙戌科館章正本。凡經筵講官。順治十四年。定滿漢各八員。康熙十年。定滿講官、自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及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內由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讀講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國子監祭酒、及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等官。內由翰林官陞任者。俱得開列。漢講官、自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讀講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國子監祭酒、及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等官。內由翰林官陞任者。俱得開列。山本衙門題請。以原衙門陞轉者。一併開列。凡日講定期自二月經筵後始。至五月止。入月經筵後始。至四月止。每日侯部院官員奏事畢。講官進講。康熙二十二年。諭於奏事前進講。凡日講過祭祀齋戒日期。俱停進講。康熙二十二年。諭齋戒日期。照例停講。如不親譯繕寫正本。副本。先期以正本進呈。每日滿堂院學士同漢講官二員。間用三員。捧副本進講。歲終彙寫講章進呈。康熙十七年。諭停止歲終彙寫止。具本奏聞。凡日講官。順治十二年。定滿講官二員。漢講官五員。十四年。增漢講官八員。康熙十年。定講官俱兼起居注銜。滿漢講官。山翰林院詹事、府坊局各官。開列題請。以原銜充補。滿講官以通滿漢文者開列。

御試翰詹

自明至國朝。士大夫相沿稱閣臣不果其姓。但稱其本貫郡縣。如李文勤公霨。紀曰高陽是也。尚書已下

即不然。唯順治末。少宰胡兆龍。方爲內閣學士。被眷遇最渥。士大夫稱爲山陰。非故事也。康之中葉。稱宰相但堪其長安邸所居坊里之名。又與今異。蓋一時風尚云。

館金三倍

王士禎云。己未已後。並開諸館。如太祖太宗、兩朝實錄、三朝實訓、政治典訓、一統志、平定三逆方略、玉牒、大清會典、賦役全書、律例、及明史之屬。率以大學士、尚書、學士爲總裁。庚午三月。開館纂修三朝正史。則以齊揆爲監修總裁。諸滿漢閣臣爲總裁。而尚書、侍郎、學士皆爲副總裁。王以副都御史與焉。署中餐錢月五金。館中三倍。

特予益

大臣賜益。京朝官爲閣臣、尚書、總憲得請。侍郎、副憲、已下多無之。侍郎如葉文敏方藹、沈文恪荃。以久在侍從。宋端恕文運。以廉介受知太子少保。特予益。

始設經筵日講官

順治十二年乙未。始設經筵日講官。於景運門內建直房。令滿漢詞官直宿。備顧問。

講官得侍坐

順治乙未。命擇日講官。時王熙采列名。奉特旨擢用。冬十月。上幸景山鑾祿閣。召日講官五人進講。熙講尚書堯典稱旨。命嗣後講官不必立講。遂侍坐。講官得侍坐。自王熙始。

經筵日講官儀注

大清會典。經筵應講經書。及講官職名。由本衙門題請欽定。順講官撰擬講章。繕寫滿漢文。進呈候欽定後。繕寫正本副本。至期。呈上陞文華殿。講官同衆官行禮畢。入殿進講。講畢。候恩賜宮本衙門官。恭進講章正本。凡經筵講官。順治十四年。定滿講官、自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及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副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內由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讀講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國子監祭酒、及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等官。內由翰林官陞任者。俱得開列。漢講官、自內閣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讀講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國子監祭酒、及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等官。內由翰林官陞任者。俱得開列。山本衙門題請。以原衙門陞轉者。一併開列。凡日講定期自二月經筵後始。至五月止。入月經筵後始。至四月止。每日侯部院官員奏事畢。講官進講。康熙二十二年。諭於奏事前進講。凡日講過祭祀齋戒日期。俱停進講。康熙二十二年。諭齋戒日期。照例停講。如不親譯繕寫正本。副本。先期以正本進呈。每日滿堂院學士同漢講官二員。間用三員。捧副本進講。歲終彙寫講章進呈。康熙十七年。諭停止歲終彙寫止。具本奏聞。凡日講官。順治十二年。定滿講官二員。漢講官五員。十四年。增漢講官八員。康熙十年。定講官俱兼起居注銜。滿漢講官。山翰林院詹事、府坊局各官。開列題請。以原銜充補。滿講官以通滿漢文者開列。

順治十二年乙未九月。御試於韓四十八人於午門內。表一疏一判一表題爲上親征朝鮮大捷。國王率其臣民歸降。舉國賀表。崇德二年。祕書院修譜奏。僞分野疆于周秦。詩書風俗。本支起自箕子。不死之國。自衛滿居秦。安地虎踞。真番石渠。誘漢亡人。鵲張汨水。荷殘下虛龍之甲。楊僕浮渤海之船。在元狩之三年。當樂浪者四郡。雖稱後屬。尙賴鴨綠新室以易印面。開兵嬰容。則分疆而爭長。洎乎大業。遂擾東陲。被敵征徒。驛騷征討。莫除黔旃。數服心纖。以貢觀之。眞人佐之。吳公之宿將。攻城不拔。振旅而旋。卽實仁貴之先登。終慨魏徵之必諫。此固恃險阻資。阻強未服。偏強于山海之間。逃遁在沃沮之內者也。茲蓋云云。念我國家新造之日。正值疆場多故之秋。納幸長戈。侵牟近境。幸嘉雅鶴。闕之戰。大破鵾鵝之軍。若使乘勝窮追。因糧築壘。何難進驅牢旗。直揭王京。乃納幸彼行人。賜之手詔。修我睦隣之誼。覓其事大之誠。蓋孟津八百之朝。不期彭濮。奏邸九合之會。忍撥江黃。麾其子孫。守茲盟好。毓意矯虔。不順。狙詐多虞。跳梁百濟之區。僭越扶餘之長。矧身日黑。侵阻洪濤。魚眼波紅。輒修戰艦。徒甘言以慰我。難革面以相從。用是赫然加譴。震御。躬率中黃之士。親占太乙之符。鼓震十三山。咸聞鞠旅。聲連八百里。誰逆顏行。輸下拔大食之刀。鏤文龍雀。軍前策渥洼之產。汗血驊騮。嘆哉。合市之人。徒享開城之樂。爲慫則散。魚爛而亡。箱幌懸車。肯信位窮走免。黃嚴東馬。寧容依虛。連誅。毋邱儉。逃流之勝。力之蔑如。蘇定方。瀘水之功。遠過之矣。于焉馬韓喪膽。辰國驚魂。力盡而蓋。蘇乞降。勢窮則高元束手。大僭隆反接于城上。莫離支稽顙于轅門。坦袒牽羊。甘投鼎鑊。縶頸先馬。自誦灰釘。我皇神武不殺。寬大有容。退舍而許之平。解縛而舍其罪。方提黃鉞。遵令收軍。勿剪朱蒙。俾撫慶紀。頗利之城。入門不驚。鷄犬。帶方之邑。萬戶爭迸。壺漿。洗兵馬。普遮之津。倒今歸命。刻日月之。丸都之石。予實親征。龍笠。猿筆。咸成內府之珍。屈紉折巾。俱陪上都之宴。蓋華樓賜酺合樂。來賓館解甲休兵。豈惟紙是側理。修降表于同文。扇獻招涼。布王風于下國而已哉。

翰林須用不欺之臣

徐元燊字道力。順治乙未進士。廷試時。爲文敏捷上。顧見超草。輒奇之。及召對便殿。例舉少年習清書者中選。元燊以次前上問以年。對曰臣年五十二。上曰不欺。翰林清要地。當用不欺之臣。遂擢應詹士。

改名

李宜。字望石。大興衛人。今爲海陽縣。順治乙未進士。本旨改名贊元。選應詹士。授御史。歷官兵部侍郎。奉命按湖北。收漢陽大猾段世昌。手鑿之。宜鑿杖下。當世昌入獄時。謂家人曰。少曾識道士。能知未來。吾他日所遇。非桃。非李。非生。非行。卽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尙欲生乎。見觚賸。

被革生員中狀元

孫承恩。初名曙。字扶桑。常熟人。爲諸生。負才。以選順文體不正。被論除名。又以太學生領順天府甲午鄉試。順治丁酉。江南場弊發。有編爲萬金記者。制府以聞。詔命進覽。震怒。臬司盧乃大索江南諸倫雜治之。適山陰御史姜圖南北上過吳門。微尤侗新劇。同人宴之申氏堂中。觀者如堵。選者雜其中。疑其事類。臬司卽檄捕諸倫。拷掠譁服。既得主名。將加箠楚。且徵賄焉。會詔許因公挂誤者自陳。開服。尤侗適遭臬動。其慶得人。屢被拘問。己亥分校會試。從幸南海子。賜騎御閘名馬。適大風揚沙。中塞。拔幸。年僅四十。賜白金。馳驛歸葬。

榜眼風雅

孫一致。字惟一。淮安鹽城人。順治戊戌。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吏侍。一致未遇時。甚窘乏。有同鄉先達某。周旋甚厚。一致在翰苑。某官部曹。時給其費。來燕。一致致書謝。逾年。復寄書。稱後進。張汨水。荷殘下虛龍之甲。楊僕浮渤海之船。在元狩之三年。當樂浪者四郡。雖稱後屬。尙賴鴨綠新室以易印面。開兵嬰容。則分疆而爭長。洎乎大業。遂擾東陲。被敵征徒。驛騷征討。莫除黔旃。數服心纖。以貢觀之。眞人佐之。吳公之宿將。攻城不拔。振旅而旋。卽實仁貴之先登。終慨魏徵之必諫。此固恃險阻資。阻強未服。偏強于山海之間。逃遁在沃沮之內者也。茲蓋云云。念我國家新造之日。正值疆場多故之秋。納幸長戈。侵牟近境。幸嘉雅鶴。闕之戰。大破鵾鵝之軍。若使乘勝窮追。因糧築壘。何難進驅牢旗。直揭王京。乃納幸彼行人。賜之手詔。修我睦隣之誼。覓其事大之誠。蓋孟津八百之朝。不期彭濮。奏邸九合之會。忍撥江黃。麾其子孫。守茲盟好。毓意矯虔。不順。狙詐多虞。跳梁百濟之區。僭越扶餘之長。矧身日黑。侵阻洪濤。魚眼波紅。輒修戰艦。徒甘言以慰我。難革面以相從。用是赫然加譴。震御。躬率中黃之士。親占太乙之符。鼓震十三山。咸聞鞠旅。聲連八百里。誰逆顏行。輸下拔大食之刀。鏤文龍雀。軍前策渥洼之產。汗血驊騮。嘆哉。合市之人。徒享開城之樂。爲慫則散。魚爛而亡。箱幌懸車。肯信位窮走免。黃嚴東馬。寧容依虛。連誅。毋邱儉。逃流之勝。力之蔑如。蘇定方。瀘水之功。遠過之矣。于焉馬韓喪膽。辰國驚魂。力盡而蓋。蘇乞降。勢窮則高元束手。大僭隆反接于城上。莫離支稽顙于轅門。坦袒牽羊。甘投鼎鑊。縶頸先馬。自誦灰釘。我皇神武不殺。寬大有容。退舍而許之平。解縛而舍其罪。方提黃鉞。遵令收軍。勿剪朱蒙。俾撫慶紀。頗利之城。入門不驚。鷄犬。帶方之邑。萬戶爭迸。壺漿。洗兵馬。普遮之津。倒今歸命。刻日月之。丸都之石。予實親征。龍笠。猿筆。咸成內府之珍。屈紉折巾。俱陪上都之宴。蓋華樓賜酺合樂。來賓館解甲休兵。豈惟紙是側理。修降表于同文。扇獻招涼。布王風于下國而已哉。

翰林須用不欺之臣

徐元燊字道力。順治乙未進士。廷試時。爲文敏捷上。顧見超草。輒奇之。及召對便殿。例舉少年習清書者中選。元燊以次前上問以年。對曰臣年五十二。上曰不欺。翰林清要地。當用不欺之臣。遂擢應詹士。

改名

李宜。字望石。大興衛人。今爲海陽縣。順治乙未進士。本旨改名贊元。選應詹士。授御史。歷官兵部侍郎。奉命按湖北。收漢陽大猾段世昌。手鑿之。宜鑿杖下。當世昌入獄時。謂家人曰。少曾識道士。能知未來。吾他日所遇。非桃。非李。非生。非行。卽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尙欲生乎。見觚賸。

被革生員中狀元

孫承恩。初名曙。字扶桑。常熟人。爲諸生。負才。以選順文體不正。被論除名。又以太學生領順天府甲午鄉試。順治丁酉。江南場弊發。有編爲萬金記者。制府以聞。詔命進覽。震怒。臬司盧乃大索江南諸倫雜治之。適山陰御史姜圖南北上過吳門。微尤侗新劇。同人宴之申氏堂中。觀者如堵。選者雜其中。疑其事類。臬司卽檄捕諸倫。拷掠譁服。既得主名。將加箠楚。且徵賄焉。會詔許因公挂誤者自陳。開服。尤侗適遭臬動。其慶得人。屢被拘問。己亥分校會試。從幸南海子。賜騎御閘名馬。適大風揚沙。中塞。拔幸。年僅四十。賜

司事。遂北上事得報。而盧旋以貧墨寡極與人皆稱快。先是倜作臨去秋波一轉。御製雜組中時舉士王熙侍講筵上倜語及老僧四壁皆畫西廂。即在臨去秋波悟禪。熙隨以倜制義對。上立索鈔呈。復索刻本。上親加批點。稱才子者再。因問倜出身履歷。歎息久之。命取金帙披閱。他日又摘討蚤檄。示學士曰。此奇文也。問有副本否。對曰無。遂遣官遍覓坊間不得。適倜在京。至鄉携一册去。進呈。上大喜。召學士丞之。且指學士父崇節序以前宋見為言。亡何。有以倜離騷樂府獻者。上益歎而善之。令教坊播之管絃。為宮中雅樂。聞者豔之。有勳以前事登聞。不報。事寃。當希不次之擢。倜不肯。出京十七年。上幸南海子。徐公肅元文上忽駐馬問曰。尤倜倜師乎。對曰然。西堂雜組有倜序乎。對曰然。上曰朕知之久矣。因稱獎集中文。又問以何事降調。何為至今不出也。公遂致書倜。再來京。倜不肯。有陳老人道态者。號宏覺國師。一日踢坐。上嘆場屋中士子有學寡而成名。才高而淹抑者。如狀元徐元文。業師尤倜。極善作文。僅以鄉貢選推官。復緣事降調。豈非時命大謬之故耶。師曰。恣聞之君相龍造命。士之有才。患上不知耳。上既知矣。何難擢之。上首肯曰。朕亦有此念。因命侍臣檢文集中隨去秋波時奏共讀之。上忽掩卷曰。請老和尚下一轉語。師曰。不是山僧境界。時坐首座在側。上曰。天岸何如。坐曰。不風流處也風流。上大笑。見倜北遊錄。後倜于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官檢討。人以為美談。

鹿青士兼滿漢二書

吳國對。字玉隨。又字默巖。金壇人。初授有身。夢二龍相對。已而同乳生二男子。國對先生。故名對。其季曰龍。幼嗜學。工詩賦。善書法。順治戊戌成進士。當丁酉科時。世廟特用誅流。以懲南北鄉試之弊。其明年。體闈校士。上親定題目。夜半遣親臣齎送領院。其防密如此。既策之於廷。上曰。吾既以法懲除積弊。宜可得天下真才。故於是歲所取士。恩義夠有加焉。連數日引見宮門。拔焦青士者三十二人。與承恩等三人。請書翰林中。上嘗幸景山瀛臺南苑。輒召以從。賜坐延問。如家人。有歎歐陽泣者。嘗問對。對侃侃而陳。上重焉。嘗御初教習分國書漢書。人習一書。至是。上謂此皆真才。漢書其所嘗習。命人錄二書。每問一月。御試之殿中。親第其高下。山是翰林之選益重焉。

學士汪諫

張貞生。字幹臣。號甕山。盧陵人。祖藏明。成化時。官都督府經歷。嘗以救林見素得罪。與陳白沙交善。以理學直諫著名。貞生少顯。入塾授書。即有志聖賢之學。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第一人。殿試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國子監司業。陞侍講學士。辛亥。忽將出關謁陵。時有差補洲大臣邊方之議。貞生於乾清門面奏直諫。言過激。觸上怒。下考功議。革職為民。上愛其才。止鐫二級去。即于九月二十二日買舟南歸。同時如宋琬、高珩、王士禎、皆賦詩餞其行。十貞以詩留別諸君曰。秋風送客復乘船。江遠帆孤一悲懸。焚草燈前期報國。披肝殿上願回天。聖明豈是誅難格。臣罪還蒙禦侮。緣。歸家居二年。詔以原官起用。辭不至。再召至京。卒于位。貞生初為司業時。顧崑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晉書至危是人禽之戒。喫緊在義利之關二語于座右以自警。

石楣詩

陳廷敬。字子端。一字說巖。澤州人。少穎慧。九歲賦牡丹有要使物皆春句。人成異焉。舉丁酉鄉試。順治戊戌進士。初名敬。殿試榜有通州同姓名者。世祖特命加廷字以別之。而俱改為庶吉士。辛丑初。設內祕書院。授檢討。告歸。撥國子監司業。庚戌還宏文院侍讀。辛亥復設翰林。改侍講。轉侍讀。擢學士。廷敬雅嗜讀書。嘗謂戶部郎中王士禎詩學。戊午正月。遣侍衛傅命偕士禎皆以詩進。上覽廷敬石楣子詩曰。風雲歷歷。後令荀寶。只有丹心老不迷。誦之至再。玉音琅然。廷敬又力薦士禎詩。翌日。改掇士禎為翰林院侍讀。閏三月。命偕士禎日直南書房。廷敬每自宏德殿講訖。入南書房直廬。以為常。召舉博學鴻儒。復疏薦戶部主事汪琬。琬亦尋入翰林。癸未四月。命陞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兼經筵。故事大臣入閣。不復侍經筵。兼之者。桐城、澤州二相也。辛上遣皇子臨奠。賜紫杉圓領一具。賻銀一千兩。御製輓詩。予祭葬。賜謚文正。所著有敬間堂集八十卷。歸去集二卷。晚手定為十卷。曰午亭文編。

郎中改侍講

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新城人。布政象晉孫。與勳第三子。生有異稟。七歲讀詩。至乘乘黃。纂纂衮衣。管篇。便悟其旨。八歲能詩。兄士祿授以裴王之法。十一歲。祖薛後。看從弟象咸作草書示諸孫。屬對曰。醉愛羲之蹈士頑應聲曰。閒吟白也詩。祖奇之曰。此子當以文章名世。年十五。有詩成卷。名落箋堂初藁。士祿序而刻之。有落葉句云。已共寒江潮上下。況逢新鴈影參差。又云。年年搖落吳江思。忽向烟波問板橋。庚寅應童子試。皆第一。辛卯應鄉試。舉第六名。乙未會試。五十二名。戊戌殿試。第二甲三十六名。得揚州推官。庚子充江南同考。得盧谿升九人。辛丑謁流指于松崗。閱鄧尉梅花。盛開。輕舟登眺。見山南太湖漁洋山烟雙奇特。始自號漁洋山人。甲辰。內遷禮部主客司主事。提督兩館。遷儀制司員外郎。丙辰。補戶部四川司郎中。戊午正月。召對懋勤殿。明日奉旨。王士禎詩文兼優。著以翰林用。改侍講。未任。轉侍讀。夏、同學士陳廷敬。侍讀學士葉方藹。直南書房。先是十五年。士禎赴補至京。文者。號為最。首相高陽李霨對曰。以臣所知。戶部郎王士禎其人也。上曰。朕亦知之。一日。又問桐城張英學。對如前。上問其詩可傳否。對曰。一時之論。以為可傳。臣等亦皆就正之。乃有是命。

萬言疏

熊賜履。字敬修。一字素九。順治十五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遷侍郎。康熙七年。上萬言疏曰。臣荊楚鄙儒。讀書無似。猥蒙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皇上殊恩。累遷今職。十載禁林。兩朝知遇。聖恩高厚。踰頂莫報。中夜捫衾。汗流浹背。伏念臣雖至愚。自幼讀書辦志。竊以聖賢為師。數年以來。叨遇皇上高世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之微。忱無由上達。于御座。且以出位罪也。亦豈之分也。茲者。伏遇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下問。採及芻蕘。臣感遭撫衛。來參機勉。臨岐申贈。繾綣朝鞿。途中聞報。國祓肝殿上。顏回天。聖明豈是誅難格。臣罪還蒙禦侮。也。臣備員侍從。職司勸講。不敢撫拾浮談。毛舉細故。以涓埃聽。聞家居二年。詔以原官起用。辭不至。再召至京。卒于位。貞生初為司業時。顧崑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一深之一助也。惟皇上留神省覽。則天下幸甚。伏讀詔書。有曰今間在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

可矜念。或因官吏貪酷。殷剝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呼。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皇之心。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皇之言也。夫民生至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家日費生聚。而湖廣蠲賑。歲裁不啻數十萬。即今招集流亡。蠲免面流亡滿目。逋欠枝多。近面幾何。遠面直省。流離顛尾之狀。所在皆然。未忍備述。邇歲山東。惟是官吏之朘剝。徵賦之科征。有以致之。誠有如聖諭之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贍給其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貿絲鬻穀。十室九空。私派倍于官征。雜項浮于正額。況乎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朘剝。剜肉及膚。一有不應。面老弱疾病。俱已顛頓呼號于捶撻敲扑之下。而無復能安其室家。非盧之樂。閭閻之膏液有盡。而猾吏之貪囊無底。愚豪之皮骨僅存。而有司之欲壑無厭。衰此小民。百孔千瘡。無從療治。正使年豐歲稔。尚難保須臾不絕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不至轉徙流亡。塡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征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培其肥。而民重其殆。強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之所必有者。嗚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亦不獨守令之過也。守令固吏之親乎民者也。然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之以虛而上實。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方責之以實而上虛。滋大無疆。惟休者此也。我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事之極敝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開略加整頓。去其所爲太甚之弊。而急公喜事之盛。又從而遵爲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不獨盆庭聚訟。容耗窓寮之精神。抑且令甲游移重傷國家之大體。王言屢發。朝政滋繁。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皇上勅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爲詳悉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裘絜領。綱舉目張。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遵奉。下有法守。貽謀垂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疏甚長。摘其要如此。旋陞尚書。官至大學士。

陞官預兆

屠粹忠。字純甫。鄞縣人。順治戊戌進士。粹忠垂髫時。讀書閱里重氏。聲聞大著。成名戊戌四字。及成進士歸。題跡尚存。里中傳爲異事。禮兵部尚書。先是聖祖以粹忠老年耄耋。書修齡堂扁額賜之。既又賜臨趙孟頫行書。曰白鹿城頭百萬兵。碧油幢下一書生。如今始識爲憔悴。臥聽元戎報五更。乃知爲大司馬之預兆也。

會元爲家人後身

順治十六年己亥。再行會試。會元朱錦。上海人。由庶吉士授編修。先是上海有朱錦。初投潘尚書爲家人。尚書以其子遊泮。入謝于潘。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擬也。即檢其賣身文券還之。朱感泣曰。荷洪恩。必當矢報。潘曰。我富貴已極。何賴于汝。汝能修昔賢於報我。蓋矣。朱即獨力營緝。顏耕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無有憶及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林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初順治己亥秋八月。再行會試。趙吉士與朱若臣士綬同公車。若臣夢看榜。榜首姓朱。單名是金字偏旁。右邊不甚了了。趙笑曰。得無爲他人作夢耶。若臣具呈禮部。改名錦。榜發。會元朱

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必得其人。自然厲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而日弊弊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蠲賑。終不過虛文故套。美人聽聞。而毫無補于吏治民生之實事也。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厲民禍世之具而已。傳曰。有治人。無治法。又曰。人存政舉。皆不易之論也。此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效。九土之觀瞻。于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于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此其鼓舞化導之權。轉移感動之機。固有不問之草野。而問之廊廟者。此固一定之理也。今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收一代之興。章法制。爲之斟酌損益。煎爲百世不易之介模。以善建于不拔。遠之子孫。率由無愆忘。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紛擾叢脞之虞。三代聖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者此也。我國家章程法度。一踵先朝之舊。雖其勢之極重而難返。事之極敝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曾不開略加整頓。去其所爲太甚之弊。而急公喜事之盛。又從而遵爲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伏於冥冥之內。而皆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倏弛而倏張。不獨盆庭聚訟。容耗窓寮之精神。抑且令甲游移。重傷國家之大體。王言屢發。朝政滋繁。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皇上勅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國家制度文爲詳悉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振裘絜領。綱舉目張。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遵奉。下有法守。貽謀垂裕。作述於昭。而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疏甚長。摘其要如此。旋陞尚書。官至大學士。

陞官預兆

屠粹忠。字純甫。鄞縣人。順治戊戌進士。粹忠垂髫時。讀書閱里重氏。聲聞大著。成名戊戌四字。及成進士歸。題跡尚存。里中傳爲異事。禮兵部尚書。先是聖祖以粹忠老年耄耋。書修齡堂扁額賜之。既又賜臨趙孟頫行書。曰白鹿城頭百萬兵。碧油幢下一書生。如今始識爲憔悴。臥聽元戎報五更。乃知爲大司馬之預兆也。

會元爲家人後身

順治十六年己亥。再行會試。會元朱錦。上海人。由庶吉士授編修。先是上海有朱錦。初投潘尚書爲家人。尚書以其子遊泮。入謝于潘。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擬也。即檢其賣身文券還之。朱感泣曰。荷洪恩。必當矢報。潘曰。我富貴已極。何賴于汝。汝能修昔賢於報我。蓋矣。朱即獨力營緝。顏耕華煥。此事已過百餘年。人無有憶及者。順治己亥科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林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視其建造之姓名。即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初順治己亥秋八月。再行會試。趙吉士與朱若臣士綬同公車。若臣夢看榜。榜首姓朱。單名是金字偏旁。右邊不甚了了。趙笑曰。得無爲他人作夢耶。若臣具呈禮部。改名錦。榜發。會元朱

錦。按書士即書寫寄圖寄所寄者。

佳狀元

徐元文字公蕆。榜姓陸。崑山人。順治己亥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世祖召見乾清門。諭以特簡之意。還啓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元文率諸進士謝恩。世祖爲御殿。百官陪列。鴻臚讀表。前此未有也。除翰林院修撰。管修南苑。賜乘御馬。命學士折簡納鞍轡。元文館師也。遜謝不敢。乃改命侍衞。又嘗晚對便殿。夜分賜饌。世祖又間從者得毋繼乎。復命侍衞賜之食。嘗被命進拳蟲說一篇。世祖讀書所也。覽而稱善。爲刻行之。官至大學士。

陸子餘言

徐元文赴試金陵。船家一陸子。忽迎曰。狀元來矣。後果然。蓋一船與之俱溫飽終身。崑山徐氏兄弟三人。長乾學。康熙庚戌探花。次秉義。癸丑探花。三即元文。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是科榜眼華亦鮮。無錫人。探花葉方靄。長洲人。三鼎甲皆在江南。

中庸註避諱

葉方靄字子吉。重華子。順治十五年。世祖親覆試江南丁酉貢士以古文詩賦。方靄試淵臺賦甚工。上深嘉之。次年秋己亥。復行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三。歷官學士。嘗撰八箴以進。又奉命撰太極圖說。上善之。賜貂裘。進掌翰林院學士。充明史總裁。己未。詔天下保舉博學鴻詞。命校閱試卷。稱得人。時值四書講義。至燕裘元冠不以弔。方靄爲聖諱。商于同僚。俱不能對。翰林典簿穆維乾對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註改元字以避諱。方靄問何所本。維乾曰。中庸愼獨。乃原字。小註改讀字。方靄大悟曰。余自幼疑此。始知朱子爲避諱也。深加敬禮。人服其慮中。維乾字介公。號圭炎。山海衞人。方靄官至刑部右侍郎。卒贈尚書。謚文敏。

備書會元

陳常夏字鐵山。龍溪人。家貧力學。嘗爲人備書。順治十六年辛丑會試第一人。殿試三甲第一百三十七名。進士。授米脂縣令。

狀元騎驢

順治辛丑狀元馬世俊。字甸臣。溧陽人。授修撰。性朴素。釋褐。貧不能具軒騎。策蹇驢。老蒼謖宮袍隨之。傳爲士林佳話。

榜眼二字之半爲根

李仙根。字子靜。號南津。遂寧人。父實。字如石。崇禎癸未進士。爲長洲知縣。國變棄官。不能歸。僦居錫帆。著有蜀語吳語四卷。後以子貴。不易其操。方巾布袍。終其身。仙根侍父來吳。遂占籍長洲。順治十八年辛丑榜眼。授編修。初仙根居吳。館于鄭間柴氏子名世俊者。夢入京試。得狀頭。師得榜眼。以告仙根。喜自負。因拆榜眼二字之半。合爲根字。改名仙根。仍回原籍應試。中甲午鄉試。是科果得榜眼。而狀元則馬世俊也。

池北偶談卷三

山東 王士禛 著

敬天

康熙初。孫記室在豐。爲侍講學士時。嘗言聖祖勤學。前古所無。坐處環列皆書籍。尤好性理五經四書。於所坐室中。顏曰敬天。左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右曰以責人之心責己。皆御筆自書。書法亦勁逸頗似董。奏有德過二帝。功過三王等語。謂二帝三王。豈肯所能過。戒臣以後不許如此。陸清獻公樂聞其言。因謹述之。見陸先生年譜。

楊給事參經題再錯

康熙二年癸卯順天鄉試。以經題訛錯。吏部給事中楊鼎上疏曰。竊惟三載一試。本求賢盛典。故事。凡開中試題。例皆本經同考官所擬。今春秋經題。間同考官雜湊擬進者也。乃春秋第四題。經係邾子。而題訛邾人。夫以春秋本經。開春秋房而題有訛錯。此人同已錄矣。且此第四題。即己亥科會試之第二題也。己亥是題。亦皆以邾子訛邾人。隨經知貢舉與監試諸官。題參面考。試官亦自檢舉。請旨改正。試錄因將同考官范廷魁、孫承恩處分在案。此人人共知者。己亥至今。相隔祇一科。不宜遺忘面檄。誤者又已亥春秋房中式士也。以已中式題而擬以試士。既屬可怪。況已經訛錯之題。而重爲訛錄。在前此之誤。猶曰坊本相沿。偶失檢點。故孫、范參罰。可從輕擬。今已經更正。敕改試錄。煌煌然見勒功令。而乃以是科中式之

人。題卽是題。錯復再錯。是前爲過誤。今且怙終。前固違經。今復悖敎。此其所係。匪細故也。然且前時擧人。世室面爭。則內旨受過。凡及題紙寫鞋子者。旣使錄入。今之諸生。亦世室而爭。而內旨必不受過。凡及題紙寫鞋子者。皆貼斥不錄。違經士子。反受譴落。去取盡乖。譴抑誰順。毋怪乎叩閽之多曉曉矣。上固疏奉旨從重處分。鼎字清詞。仁和人。順治十二年進士。

策論會元

康熙三年。以八比勳襲鄉會試改用策論。甲辰會試。海寧沈珩昭子。以二場擬太祖、太宗、上尊號表最工。中會元。殿試二甲。授中書。己未仍試鴻博。復取二等第三名。授編修。著有欽嶷文選。珩一云秀水人。

崧山僧

嚴我斯。字存菴。歸安人。康熙甲辰狀元。授修撰。歷官禮部侍郎。嘗夢至一山僧舍中。見座師及房師諸同年。俱僧服。我斯訝之。諸公曰。寧忘却此地耶。因問此何名。僧云崧山。我斯忽悟。曾陋鞋子。堵視之。尚未燥。遂寤。數日辛卯占偶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鶴前。見曠園雜志。是科榜眼河南柘城李元振。字正孟。官至副都御史。壽八十三。探花無錫秦宏。

查明詩

啓僧赴公車時。投刺山陽令。蓋同年而先仕者。令批其刺。令閽者查明。遂拂衣去。至是及第。令以厚幣請罪。啓僧却之。答以詩云。一肩行李上長安。此日應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好向榜頭看。

四一字

池北偶談。先是德清有蔡爵者。築室成。夢人持一盤。內有紅箋四。每箋書一一字。共四一字。後其孫奕琛。禮王時相。官一品。子啓僔。庚戌一甲第一。啓賢子升元。壬戌一甲第一。兩狀元俱生此室。後從弟彬。辛酉浙省鄉試第一。始悟四一字之兆。

講性相近

德清孫在豐。字屺瞻。懋果孫。康熙庚戌榜眼。由編修歷陞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一日。上命講性相近也。對曰。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義理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上曰。義理氣質之中。二者一也。上曰。這說得好。官至工侍。

此文有關國體

崑山徐健菴乾學。康熙庚戌探花。爲禮侍時。朝鮮使者鄭載嵩。訴其國王受枉。語頗悖妄。乾學勸其不敬上見之。喜曰。此文有關國體。陞左都御史。巳而主上疏論罪。復勒罷江西、河南兩巡撫。陞刑部尚書。以疲誕辭歸。先是乾學領修各館總裁。上命攜書局印家。編輯明一統志。

安溪夢兆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未貴時。新夢于九龍灘廟神贈詩一聯云。當貴無心想。功名總不成。遂頗慰之。後康熙九年庚戌科中進士。官至相國。方知戌字似成。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成相字。見袁枚子不語。但誤作戊戌。

會元夢

宮夢仁。字宗袞。直隸靜海人。初名宏宗。久困場屋。一夕。夢鄉前盡林會元來訪一冊子之。來字子仁。于是更名夢仁。康熙九年庚戌。果中會元。

三十金

德清蔡石公啓僔。侍郎奕琛長子。順治甲午舉于鄉。時夫人尙未舉子。私蓄三十金。爲溫一妾。妾至。垂泣不止。啓僔怪問之。曰。吾夫以負債故。至此。啓僔乃夜往夫家。語之曰。我爲爾消釋此事。然我不可歸。則心跡不明。曰。樸被臥夫家。召營卒至。謂曰。汝輩速決。今不汝較。卽緻穽付金。卒亦感動。如言。天明。啓僔命轎舁婦還夫。卽以三十金爲贈。然後歸。夫人踰年卽舉子。見曠園雜志。是科啓僔上京應會試。時有妓欲狎之。啓僔賦維江祖詞云。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自營營。羞番擺撥心難定。欲待要。尙絮猥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鳳攀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重。怎能兩事兼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嫦娥共。竟去。康熙九年。遂中狀元。

查明詩

啓僔赴公車時。投刺山陽令。蓋同年而先仕者。令批其刺。令閽者查明。遂拂衣去。至是及第。令以厚幣請罪。啓僔却之。答以詩云。一肩行李上長安。此日應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好向榜頭看。

四一字

池北偶談。先是德清有蔡爵者。築室成。夢人持一盤。內有紅箋四。每箋書一一字。共四一字。後其孫奕琛。禮王時相。官一品。子啓僔。庚戌一甲第一。啓賢子升元。壬戌一甲第一。兩狀元俱生此室。後從弟彬。辛酉浙省鄉試第一。始悟四一字之兆。

講性相近

德清孫在豐。字屺瞻。懋果孫。康熙庚戌榜眼。由編修歷陞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一日。上命講性相近也。對曰。性本聖愚一樣。但此論義理之性。若氣質之性。便不能一樣。上曰。義理氣質之中。二者一也。上曰。這說得好。官至工侍。

此文有關國體

崑山徐健菴乾學。康熙庚戌探花。爲禮侍時。朝鮮使者鄭載嵩。訴其國王受枉。語頗悖妄。乾學勸其不敬上見之。喜曰。此文有關國體。陞左都御史。巳而主上疏論罪。復勒罷江西、河南兩巡撫。陞刑部尚書。以疲誕辭歸。先是乾學領修各館總裁。上命攜書局印家。編輯明一統志。

安溪夢兆

安溪李文貞公光地。未貴時。新夢于九龍灘廟神贈詩一聯云。當貴無心想。功名總不成。遂頗慰之。後康熙九年庚戌科中進士。官至相國。方知戌字似成。而非成字。想字去心。恰成相字。見袁枚子不語。但誤作戊戌。

682

舉問得力

李文貞以吝領特備賜問。御製朱子全書。周易折衷。及性理精義。律呂證舉等書。皆承旨纂修。文貞公晉晚年舉問始進。得力于聖訓居多。

庚戌名臣最多

康熙庚戌一科名臣最多。大學士如安溪李文貞。光地。遂寧張文端鵬翮。尚書如武進趙申喬。都御史湖廣總督即縣郭華野琇。御史李湖陸清獻隴其。皆名臣也。

陸清獻從祀

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生而顖異靜默。父初授斐節左傳。少之。乃暗誦全文。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專遵洛閩諸書。晉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而一折衷于朱子。康熙丙午舉人。庚戌進士。乙卯授嘉定縣知縣。巡撫慕天顏頗愛重。略嫌偏衛江綏。以非應變才。奏鐫級調用。未及下。又以盜案落職。盜案者。邑民張鐘純調用。未及下。又以盜案落職。盜案者。邑民張鐘純殺我。遂死。清獻以小隙無殺理。且張亦不似殺人者。遂釋張而別遣捕役緝之。得眞盜七人。獄上。部議以跡近譯盜革職。邑大駭。里民扶老攜幼。塡街爲詩美之。巢爲公歸集梓行。適召舉博學鴻詞。屢與汪有小隙。評論汪赴理。後遇盜擊傷。歸謂其弟曰。張遣殺我。我

文受上知如此官至給部尚書謚文端

幽冥館師

韓文盛爲諸生時有吏持贄儀突至欲延作師而無名刺約期以乘輿來途往見殿閣似潘邸非無主人有一僮子領公子出年十六歲皆趨就業開義輒通一日聞撾楚聲私覘之見王者坐殿上劍樹刀山皆冥中事大驚面王者已知重笞僮子謂褒曰所以不見者以幽冥異路今知之勢難再聚贈以束金曰君天下第一人但坎壈未盡耳至是果如言

放螺螄報

先是明隆慶中長洲有韓侍郎世熊者世居陸墓世貧組永椿喜放生每早持帶補兩岸螺螄盡放水中有時忽饋補蹤數里四十年不倦侍郎赴鄉試時夢金甲神告曰汝祖放生功大當令汝入翰林官至少宗伯使朝鮮賜一品服從此累代貴顯至康熙癸丑登進士會狀是科榜眼王度心改名鴻緒字季友娶縣人官至工部尚書著有明史稿國朝鴛鴦譜取爲藍本探花徐乘義字晉和崑山人乾學弟官至閣學上南巡賜御書恭謹老成四字

商鞾房供奉之始

康熙十二年癸丑春天子御講筵從容與學士言朕欲得文學之臣朝夕侍左右惟經史講誦是職給內廐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慎擇靜謹通達者以聞時舉T未科進士編修桐城張英名入對上心識之自是再四諮詢對者無異詞迄十六年丁巳冬有內廷供奉之命賜邸舍于瀛臺之西辰而入酉戌而退乾清宮之西南隅曰南書房上舊所御讀書處也命處其中飲饌給于大官執役使中涓筆墨側理器具之屬皆取于御府珍果饈饌之撤自御饌者日數至焉御乾清門聽政後則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讀史官至大學士卒謚文端有存誠堂集

三鼎甲兩尚書

康熙十二年癸丑春天子御講筵從容與學士言朕欲得文學之臣朝夕侍左右惟經史講誦是職給內廐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慎擇靜謹通達者以聞時舉T未科進士編修桐城張英名入對上心識之自是再四諮詢對者無異詞迄十六年丁巳冬有內廷供奉之命賜邸舍于瀛臺之西辰而入酉戌而退乾清宮之西南隅曰南書房上舊所御讀書處也命處其中飲饌給于大官執役使中涓筆墨側理器具之屬皆取于御府珍果饈饌之撤自御饌者日數至焉御乾清門聽政後則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讀史官至大學士卒謚文端有存誠堂集

三鼎甲兩尚書

彭定求字勤止號訪濂康熙丙辰會狀表章湯潛菴遺書敦行孝事弟寧求字文治康熙壬戌探花定求孫啓豐後八年復登會狀祖孫清美爲吳中盛事是科榜眼胡會恩字孟綸德清人明友信之裔也上開以對賜友信名文實政四字懸于家廟著有清芬堂集探花翁叔元字寶林常熟人官至刑部尚書著有識菴文稿梵園詩集三鼎甲兩尚書亦盛事也

一匡天下

陳介眉錫嘏郭人生而夙慧入小學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作論非之十五入庠康熙十四年解元其題爲子謂子產一章元破云學可匡時得一人以風天下也人以爲關節是一匡天下四字其事審然其文實佳且平生留意格物致知之學無足疑也丙辰進士選庶吉士官至編修

京堂愉齊服色

伍宏嘉字奏貽宜興人康熙丙辰進士由行人改御史上疏定服色三品以上始許衣貂裘含利猱主士

植口占嘉贈云京宦齊輸南衙門齊奉豹裘含利猱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不羨貂見帝誰能記

山部員改翰林自顧八代始

顧八代字文起鎮黃旗人以軍功授戶部筆帖式擢吏部文選司郎中康熙十四年墨祖御試旗員擢入代第一遷翰林院侍講學士自他職改補翰林官實自顧八代始後二十三年特旨入內廷侍諸皇子讀書世宗與焉尤敬禮之官至禮部尚書

講筵得正人

康熙十八年己未狀元歸允肅字孝儀常熟人授修撰兼日講官進講周易毛詩舉止端詳敷奏明暢湯斌曰講筵得正人天下有雅矣陛中允

宜城梅瑞

康熙己未榜眼孫卓字立庵探花蒲褐磐字楚巖皆宜城人先是宜城科甲不盛人謂文昌閣久廢故商新之己未孫弼連名鼎甲入翰林而施閏章阮詠復以鴻博入同時四翰林時施園有梅三月復開四花其方位恰應四人所居人以爲異孝廉梅清繪爲圖

得罪神明

趙作舟字淨山大興衛人順治甲午解元乙未公車入京居汾陽館館記有關帝像作舟偶于像側挾妓其父在里忽夢帝丈夫告曰吾潘姓乃關帝下值日功曹也爾子褻瀆神明罰科矣作舟下第歸入門父述其夢作舟慄然踴躍二十四年署東平學正康熙十八年己未始登進士入翰林改庶吉士見秋盦撫話

白帽

南宮張光炅康熙戊午赴鄉試時父病不欲往強之行至旅店夢人送一白帽子心惡之欲歸而父書至病良已遂終場歸家見父而報人已至則光炅館解元矣明晨賀客踵至一客忽云邑中自前明兵部尚書白圭館解後久無繼者若能繼之故見之夢光炅始恍然十八年己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父子與宴

桐城大學士英長子廷璽康熙己未進士殿試二甲第二名由庶吉士授編修兩歲中選至侍讀學士乙亥六月上召翰詹八人至暢春園賜宴賜扇英父子皆與焉丁丑命祭南嶽告假省墓廷璽自十歲入京三十餘年始得展覲家中伯叔多不相識也

集韻牌詩

合肥文定公子李字青字丹壑年十六登康熙己未進士入翰林授編修毛西河時在文定宅每聞牌作詩館客皆集飲手拈一牌偏值雪字有祭悼雲俱合平橋雪未乾句坐客皆閣筆一日秋節明新池成毛西河邀同直起居注適檻前乾鵲噪毛戲曰鵲鳥早值忙入館丹壑見旗人若綠應聲答云惜慇秋遣罷裁衣毛不覺折腰曰才子才子

父子兄弟翰林

崑山沈世奕己未進士子旭初丙辰進士朝初己未進士皆官編修時父子兄弟並在翰林時人榮之

長生殿

益都趙執信字秋谷康熙十八年己未進士年十六入翰林爲贊善博才倣物時長生殿院本盛行秋谷所著賓筵國恤止樂大紅小紅已演日而織練未除頗大集諸名士徵歌縱酒言事者指撫人奏谷謫貢有萇秋谷堅是倒籍年未三十家居垂五十年嘗有可憐一夜長生殿歸返功名到白頭之句

翰林不由科甲

錢塘高澹人士奇以詩受知聖祖不由科甲欽賜翰林官至詹事陪宴唱和恩從不離左右恩寵無比亦異數也有扈從鎮及管集嘗有句云隨行漫逐楓梧鳳下筆爭如食葉蠶蓋言其不由科甲也歸後別得詩云褐禁森嚴地絕塵崇班自昔儘偏臣追知鳥鳥私情切翻荷龍慧寵命新謝璞光榮明異數王恭妙選婉前人鑑一曲風枝老青綾垂腰許乞身水北花南有舊廬閒園將息日方舒搖悅香噪千頭橘入饌肥鹽二寸魚芝檢排窠邀國典松窗流曜捧天書吳鹽鴻案塵生久八座同誰問起居又有待把證逢誇野老瓦盆泥飲語非平亦佳話也

翰林放學政之始

康熙庚辰臘月特命翰林院侍讀汪灝提督山西學政初以翰林官出視學政惟直隸爲然康熙二十年以江浙人文之藪亦用翰林他省仍舊改用翰林例自此始

應吉士舉人與試之始

自己卯順天鄉闈乾清門複試舉人後直省考試官自侍郎以下簡派一員己卯順天鄉闈御史張容主考陝西御史吳雨生副之吏部文選郎中陳汝弼主考江南工科給事中黃鼎掛副之御史傅作楫主考浙江翰林滿洲阿爾賽副之湖廣巳酉大理評事山東滿保河南傅臻皆翰林滿洲人由西孫致彌戊辰應吉士傅作楫舉人翰都御史御史應吉士舉人與鄉試自是科始

會試分省

禮部會九卿題爲會試關天下之人材閱卷宜照從前之定例舊例分南北中卷衡量可謂至平又分左右未免分析太繁相應仍照舊例南北卷內不必細分左右將應天等府滄州等州舊係中卷者俱歸于南卷其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四省去中卷名色每科雲南定爲雲字號額中二名貴州定爲貴字號額中一名四川定爲川字號額中二名廣西定爲廣字號額中一名貴州定爲貴字號額中一名康熙三十九年會試奉恩詔加額明年會試應將雲南貴州四川各加中二名廣西貴州各加中一名應吉士人材不致淹抑而遠方士子皆得均沾恩矣

奉旨依議

五經不禁

壬午順天鄉試五經內生二人一莊令輿江西武進人一俞長策浙江桐鄉人初以違例做五經貼出仍

淡墨錄卷四

己未博學鴻詞五十人

康熙十七年吏部奉上諭用博學鴻詞科收內外大臣各薦舉來京先是二年間上厭薄八比諭內三院九卿於甲辰丁未兩科改換策論若以經濟時務取士而廷臣狃于故習皆言古學不可卒辦仍考八比以俟徐復因特開是科是年十一月初一日大學士索額圖明珠奉旨各大臣官員題舉才學諸人俟全到之日考試其中恐有貧寒無資者交與戶部酌量給與表食用以副朕求賢重文之意戶部議酌給俸廩併柴薪銀兩按月發領眞曠典也至次年己未正月時日上諭薦舉人員著二月初三日親試畫陽李霨奏時迫促不能預備試卷桌子等項遂論十六日啟奏時幸溫泉回益都馮溥又備入會闈作主文官未啟奏至十七日傳諭着該部同翰林院確定試日並應用事宜具奏因定三月初一日吏部過堂三月初一日平明齊集太和門以魚貫入詣太和殿前鴻臚唱名行九叩頭禮畢上御殿祭堂子回命諸薦舉人員赴東體仁閣下太宰掌院學士捧題出川黃紙十張上寫題二道放黃桌上題領題訖用矮桌列下堪先是上命內閣及各學士擬題上用李霨擬璇璣玉衡賦杜立德擬省耕詩俱坐地作文及巳牌太宰掌院學士復宣旨云汝等俱係薦舉人員有才學的原不必考試但是考試無顯你們才學所以皇上十分敬重特賜汝宴凡是會試殿試館試狀元應吉士俱沒有的汝等要曉皇上德意

宣詔命起赴館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色堆大盤高擬相傳給值四百金先賜茶二道時菓四色後川饅首卷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巡太宰滿漢二員掌院學士滿漢二員皆南北向坐謂之主席以賓席皆東西向也除官提調者皆不與焉其夕晚出者十餘人皆給燭綫事然後彌封謄試卷作四對當夜星進上先閱擬殿試卷作四對次日撿卷至翰州觀魚賦以賞卷簽十四日還宮十五日發卷出中堂三相公暨掌院學士參閱十六日閱卷十七日啟奏呈纔照前代制科分等第進士科分甲乙例科作四等曰上上曰上曰中曰下上諭前所試上上卷上卷若入史館纂修明史俾俱遵回其年老者量加恩衛未到者不再試亦不必令來遂問有不完卷的何以例在中卷衆對曰以其賦詞可取也又問上上卷內有驗於天者不必驗於人語無礙否彭孫遹文衆對曰雖意固語方放無礙也又問有或問于予曰及唯唯否否語豈以或指朕予自指耶汪琬文衆對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實指也又問有女媧補天事信否毛西河文益都對曰在列子諸書有之似乎可信及拆卷上又曰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何以都不檢點賦韻且不論即詩韻取上上卷者亦多韻出入有以冬韻出宮字者有以支韻之旂誤出微韻之旂字者此何說也衆對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絃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上是之遂定爲五十卷上上卷二十作一等上卷三十作二等中卷下卷分作三等四等者總名爲下第不填榜內至拆畢因於上卷中斥去一卷上命擇一有名者補之時中堂掌院各有所薦皆不允最後益都以徐咸清薦即徐中山也上曰有著作乎曰有資治文字何書也曰字書也勞一舉士曰字書小學耳遂留不問後上自取嚴繩孫卷補之即前云中卷中不完卷者二十四日上諭禮吏二部這取中人員該授何職着確議具奏時二部不諳舊制科例但擬已仕者照現任品級或陞或加級其去任在籍者或宜起用或宜在籍加銜一應未仕者俱授翰林院待詔具奏上命閣臣取前代制科習例來閱查得兩漢授無常職皆時授尚書郎唐制策高者特授以拾遺五等其第一等第二等皆不次之擢第三等始爲上等恩數比廷試第一人第四等爲中等比廷試第三人皆賜制科出身第五等爲下等賜進士出身上乃降旨這次舉取中人員彭孫遹等俱授爲翰林官廳給職銜若部議具奏其杜越佟山王方穀等文學素著念其年過從優加銜以示懇棻于是已仕者俱照品級授講讀宮坊編修等其杜越等俱授內閣中書正字銜回籍依議乃擇四月二十日到任各朝服頂帽于欽天監火神廟齊到衙門行禮畢次日遂赴史館共五十人開後

彭孫遹

彭孫遹字駿孫號羨門海鹽人順治甲午舉人己亥二甲進士由中書分校順天鄉試已未召試博學鴻詞一等第一名授編修官至吏部右侍郎兼充講官辛未上以讜論朋暢特命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音節宏亮極加稱賞明史久纂未成特命爲總裁賜專勅異數也年七十致仕歸卒著有松桂堂集堂名

御所賜也通工詩與新城王士禎名埒時號彭王嘗步遊寺僧方製長明燈請爲賦公諸之僧果煮茗以餉考宋熟而賦成敏捷如此見海鹽續圖經尤工詩除士禎倚聲推爲近今詞人第一見咸寧集居易錄云棠門以丁憂假歸己卯舉子姪登泰駐山賦詩云平生幾兩中郎擬更不好隔奈老何明年庚辰重九後遂下世殆詩讖也

倪燦

倪燦字闇公上元籍錢塘人康熙丁巳順天舉人己未召試一等第二名授檢討有九日平山堂詩云郊壘字危堞寒花映遠渡鄰漢儀稱其用意能深

張烈

張烈字武承大興人康熙九年庚戌進士授中書己未召試一等第三名授編修曾贊修卒年六十四烈少聰穎讀書數行俱下長尋心理學爲守朱子毅然以闢邪衛道爲己任著有四書講義讀易日鈔四庫全書總目稱集中朱陸異同論不及貴溪異同論爲持平王學質疑則未免鍛鍊云

汪霦

汪霦字朝采號東川平湖籍錢塘人康熙丙辰進士授行人己未召試一等第四名授編修曾贊修卒年六十四霦詩英爽嘗作大梁東友起句云星文三尺劍霜刃十年旗自是無知己非關不報恩杰作也

喬萊

喬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康熙六年丁未進士授中書壬子充順天分校己未召試一等第五名授編修時鴻博諸公奉命纂修明史萊慨肥窘于步趨騎蹇一頭晨入中出念崇禎朝乏實錄先撰長編以資討論衆韙之暫侍請本朝河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嗣又由於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注治河使者又開減水壩洩之淮揚七州縣蕩析離居繪事供廢天子覽臺臣奏濟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可乃出帑金命安徽按察使于公成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輔上言海口高于雲梯關五尺歲海口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築堤束水使高置二牐于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自州城築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東所洩之水入海計銀二百七十餘萬帑而徐取貲于田畝子粒綢繆又請設官二百七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適萊入覲直上御乾清宮西廡閣開垂詢非壹問萊濟海口事宜萊首陳海口非是上悅曰此衛一人意見耶萊對淮揚人所見皆與臣同奚曰今戶科給事中劉國藏等十人持議河臣之言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築令塞者通之漫者濟之俾停蓄之水悉趨于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堤堤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宜百五十丈近海者堤高一丈河宜百八十丈勢必壞隨啟村落廬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南堰用水車踏去堰內之水取土築堤不煩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得咸咸亦易墳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堤束水一丈是堤高于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海即郡伯以南皆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庶有子遺即當來潰之時潦水于屋廬之上豈有

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三至于七州縣之田向沒于水今東河使覓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于河即不能歸于海淹沒之田何日復出不可行四上是薛言河臣之意乃駁薛之建議也于公頤德之及出領河務值薛歸恒以地方利弊諮薛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干以私嘗曰予于同鉉師事者二人一堯峯一西河咸戲曰恩山迴陵不足師乎曰恩意云爾河議初出大學士梁公清標時爲戶部尚書數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有斋氏易傳十八卷石林集若干卷薛卒時年五十三

王項齡

王項齡字頤士號珀湖華亭人康熙丙辰二甲第八名進士授太常寺博士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一等第六名改編修累官至工部尚書康熙戊戌重九日命下拜大學士先是松江濱海一月兩潮歷久不易忽于是日三潮人皆詫異

李因篤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因篤從吳中顧寧人講學最有名寧人作音學五書特載與因篤一札蓋頗重之學者稱關西夫子爲高陽相國所薦相國以年長每兄事之未試前嘗與毛奇齡花相國前辨古韻不合即嗶喝欲加拳勇向人皆云關中習氣使然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一等第七名授檢討以母年上疏辭歸

秦松齡

秦松齡字留仙號對晨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賦白鶴詩應制有句云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上頗左右曰此是有品者後罷歸家有園在惠山之麓與漁洋爲同年友善常纘詩一篇題曰寄阮亭康熙己未以博學鴻詞徵召試一等第八名授檢討遷論德辛酉充日講起居注著有毛詩日箋六卷蒼峴集五卷

周清原

周清原字雅集號蓉湖武進人幼時誤食鐵針着腸胃間時作隱痛忽夢人召至一處長松夾道朱門徑丈大字榜云九天元女之府周入拜見元女戴帔珠冠面面坐以手平扶之曰撫他相屈因小女有小疾求先生題詩命侍者出一卷子漢魏名人筆墨俱在焉淮南王劉安風格周素敏捷援書五律四章元女喜命女出拜年甫及笄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以身帶暗疾我無以報願爲君除此疾作潤筆之費解絮裙帶授藥一丸命吞之疾自此霍然醒後詩不能全記尚記一聯云永平消無客辰星繫滿頭子不識周以監生赴京時祈夢于忠肅公祠夢忠肅解衰冠降階款迎揖就坐莊容相對默默無語有童子立戶側朗吟一片冰心在玉衡者三竊訝之不敢問頃辭出忠肅送及階握手言曰余事在爾爾事在余其謹識之登後不解所謂及入都謁侍講黃公訥公一見如親館于家先是董公夢忠肅授剡拜訪意若有所囑未及啓而董凌晨相人報周至放異而優禮之康熙己未開博學鴻詞科遂薦于朝賦題乃珞璣玉衡也乃悟前夢文思沛然有若夙搆遂取一等第

九名授檢討纂修明史適周分得于忠肅傳同官有以易儲事議之者周立辨其誣論始定初周赴試後有山人華鄉者精于數筮公使爲周占之當得祭酒黃云太尊曰否則助教又云太卑及命下謝恩韋服朱具則朝服假之華原張良誥官助教者始信華言有驗也秋塍流語己卯典試山東臨揭曉考卷尚不愜意隆儿假寐見一猴跳躍面前以劍擊之入籍而沒大叫驚醒同事問之遂詳以告乃自解曰猴者猿也元同聲劍爲金刀明日爲辰今日爲卯拜乃姓劉者中元乎啟箱果于落卷中檢得劉瑛卷大佳遂定爲元時山東省共額知人屢遷至工部侍郎督學福建妻吳氏內家官侍御其聯襟爲進士中書周每至侍御宅皆從左右門自爲出入獨中書至則開中門迎送今周督學過毘陵侍御乃郊迎至宅周步行往謁仍從側門入侍御固請不從乃偕中書皆隨從側門入其不以貴自驕如此（在陶潛志四十六年聖祖南巡布衣謁十餘獻歷代年表一書所載至隋而止上乃詔工部侍郎周清原重修未蔵事而清原卒年戊申凡千七百二十五年名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共一百卷

徐嘉炎

徐嘉炎字勝力號華隱秀水人監生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召試一等第十名二十名相國復修淚於萬柳堂召者十六人酒半相國問包咸註溶乎沂是被濯抑是澡洗嘗城施愚山云沂水之上則非澡洗矣時嘉炎熟春秋傳謂古無裸體入水者惟齊懿被殺時有丙歇閱職入申池浴池與沂川不同且是賤者之事非士大夫所宜行又時屬夏月非暮春也暮春入水恐無是理矣衆以爲然聞日授檢討纂修明史在館中著作多不與人同康熙辛酉王師收滇黔羣臣獻頌甚夥惟嘉炎獨倣鐃歌鼓吹曲自聖人出至文德舞止凡二十四章每章四事立名與經製靠昭何承天瑞相表裏又乙丑元夕上於南海子大放燈火使臣民縱觀詔進百戲都盧尋橦拍張竿觸舉陳於前時羣臣從觀者皆有詩歌獨嘉炎作記名紅門花火記備載詳悉屢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有抱經集二十卷

陸蓁

陸蓁字義山原名世枋雅坪其別號也平湖人幼性孝友年十四值江南初下王師之分狥者略平湖而蓁父未庵爲鎮賈旌帶子阿什兔所俘夾鉄於項間蓁哭泣抱持不聽行乃舍未庵而俘蓁以歸阿什兔主人也馬姓爲回回山見蓁異之試以文大喜命非爲子而使其諸子爲兄弟時永平舉人李茂春授生徒於遷安之龍起寺蓁與馬氏往受學值歲試蓁偶應之自遷安至永平縣府二試皆第一馬氏盧其名著急詣院試不令赴留于旗四年適兄世楷以開科選貢廷試于天安門外除平陽府通判蓁歸養未行于李舉人家會之他寺而父未庵又以丙戌中試赴公車乃親詣誠順伯里第乞放蓁歸許之以世枋名補平湖諸生以浙鄉試不利因改今名援例入國學嘉等授內宏文院辦事中書舍人遂舉順天鄉試康熙六年進士第二人爲原官康熙十七年開制科御試一等第十一名蓁以宣典籍改授翰林院編修八年以明史久未成謂史官見遷被劾號道是年庚午舉鄉試即命爲編述正主考官凡所取卷皆親閱無一

道者越一年。轉左右春坊贊善。復以癸酉舉鄉試。命爲順天鄉試副主考。新命翰詹諸官。僉在南書房。承旨書二扇。宣至乾清宮閱內賜坐。賜立賦呈上。嘆賞不置。退就南書房出御製金蓮花詩賜讀之。康熙三十三年。特開鴻博科。試翰詹諸官八十九人。先設宴於勤政殿。宴畢就圍試。題澤國賦。理學真僞論。停午賜酒菓。晚賜茶餅。及上親閱卷。取第一。且面諭云。連次詩文。並無出汝右者。面從前薦引。並述知上閱圍多年也。遂由宮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數日。複宣至乾清宮。撰闕里孔子廟碑。賜鮮荔枝。御筆所臨米芾絳字一幅。于懋勤殿。嗣此入閣。嘗于一日獨坐判紅本七十有奇。每敢事暢春苑。撤膳賜閒。以病休沐。上輒問云。陸毅何在耶。恩寵如此。

馮勗

馮勗。字方寅。一字勉甘。長洲人。父六哲。客閩中。後娀精忠亂閩。父客死。康熙己未。勗以布衣召試一等十二名。授檢討。纂修明史。即請假歸。入閩尋父櫬。時亂甫平。道梗縱橫。未得其處。勗伏地慟哭。忽有老人告曰。牆西有半寸釘者是。諭視。題識宛然。遂扶以歸。元和志。戊辰復官。嘗與朱彝尊宴集。朱有秋日集馮檢討齋分韻得南字。後朱諭官。勗有招諸同年集六根園。對菊分韻賦詩。朱有可怪南隣馮檢討。酒錢背爲諭官慳之句。戲嘲朱亭集。晚步歸。自號封東逸史。

錢中諧

錢中諧。字宮聲。順天昌平籍。吳縣人。順治戊戌三甲第三名進士及第。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一等第十三名。授編修。學問淹貫。爲諸生時。請誅蘇松浮賦。條議三吳水利。情切於實行。居家孝友。年八十。無疾而終。所著有篷窗續錄、湘舲編。

汪楫

汪楫。字舟次。江都人。以貢署贛檢詞導。會上特開博學鴻詞。蘇撫慕天顏以楫名應。上拔置一等十四名。授翰林院檢討。二十一年春。琉球國王請封。楫奉典用給事中、行人各一員往。上重其選。特命廷臣會推可使者以聞。入朝。人多俛首長縮。楫鶴立班中。大臣遂以楫對。充正使。賜一品服。臨國王之讌。楫也酒半。手自彈琴以侑楫。楫故善音樂。與譚長清短倆之辨。王大慙。以爲神。出知河南府。蠲逋按察使。轉布政。以疾告。上前慰留。強起迎于宿遷。望闕至揚州。衣朝衣。伏道左。天子聽視曰。汝老邪。朕幾不識卿矣。宣賜御膳。未幾。卒。年六十有四。所著有悔齋集。

袁佑

袁佑。字杜少。號霽軒。直隸東明人。少警敏。下筆數千言立就。以拔貢授中書。己未詔舉博學鴻詞。歷事沈文恪公。以其名上。御試一等十五名。授編修。時同館多告假。佑慨然曰。居是官。嘗勤是職。頭白可期。日晴無日非職官乎。爰搜有明諸遺書。點竄不停手。所作本紀列傳若干卷。考訂精詳。石渠陵筆意。歸里後。各西有小園。奉母其間。母疾革。謂天顏誠算益母壽。母果無恙。人謂其孝感家居七年。母九十二乃卒。佑哀號無盧日。不茹腥飲酒。體素腴厚。至是瘦削及服除。遂不復壯。與復官。官右中允。浙江鄉試正考官。浙人

殷其公。徽閣即微髮。惟閩書數篋。及所著紀行詩一卷而已。年六十卒。有詩體疑意。左史後讀老子別注。離騷、荀、楊文中子補註。莊子註論。杜詩註駁數十卷。所著詩文有五鹿詩選二卷。閩說五卷。史餘集五卷。補史集四卷。子省集五卷。暨閒僞記一卷。閩說五卷。袁氏族譜一卷。

朱彝尊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明武英殿大學士文恪國相曾孫。舉生萬曆長子。生而聰慧絕人。數歲誦書過目不忘。塾師舉王瓜使馬對。應聲曰后稷。師怒笞之。爲棄業。文千言立就。已能工詩。年十七。娶婚嘉興練浦之馮公。有客王廷掾。華亭名士也。酒間舉古人名俾作對。如鄭庄對沈峰。十祭興宗對花萼。無左。鄭櫻桃對郭弓藥之類。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己未開制科。以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嚴沆。吏科給事中李宗孔薦。召試博學鴻詞。一等十六名。授檢討。纂修明史。分撰嘉靖諸臣及文苑傳。奮上總裁七書。最爲詳悉。而第一曰。彝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慄慄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蓋門者再。未領鈐沐之暇。敢表記于左右。歷代之史。時非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后戚傳。已不同于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志。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志以爲志。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皆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面逃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芝草。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麒。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逃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繼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逸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沿襲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爲之傳。或爲之表。稱老一也。或爲之志。或爲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爲二職官氏族。或合爲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褚陵之奪門。宜何以書。繼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爲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志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版衛。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志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志地里。則安南之郡縣。朵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諸封之建置。衛所之參差。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厲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志。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城英臨淮諸國。衛堅一公。成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靦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昔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慎者也。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繆。蘇老泉不敏。飽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采筆者有典式。暫諸大匠作室。必先海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授度。崇廈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蘇珍本

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美之辭。據墓三卷。葉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藁。衛法相違。殊覺恐暗。匪敢露才揚己。纂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遠有。故敢述其所聞。竊上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奔臨。不必赴京。宜令史館竊疑是點宣元之故臣憲忠君之作。若天命暫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付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備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氏俱傳。以書衰面不可。乃懸轉輪殿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忠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遷國諸書。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爲實。以僞亂眞。其不澄心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盛暁。然開論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四無王來朝一事而破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竟起居注日講官。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與江南鄉試。得方苞、胡任輿、陸菁莪、黃夢麟人。共服其公明。壬戌春。復命入都。刑部尚書魏象樞。衣朝衣。造之再拜曰。吾非拜君也。慶朝使之得人也。甲子元日侍宴。上念講官家人。特賜希果二席。馮鑑人九拜受之。異數也。是月因輯瀛洲道古錄一書。以楷書手自隨錄。四方經進書。愚者譖訴。學士牛鈕劾之。吏議落職。奉旨降一級。三月。徙居宣武門外海波寺街古藤書屋。二十九年。補原官。壬申。復罷官。挈眷旋里。丙子。結廬書亭于荷花池南。有菱池、芋陂、同心園、動、青桂巖、槐浜、繡鴨灘、落帆步諸景。四十四年。聖祖南巡。朝見行殿。進經義考、四十八年己丑。卒年八十一。時十月十三日。方開雕。顯書亭集。謂次孫稻孫曰。吾不能久待。奈何。建文實錄。批繆附會。病少差。嘗嘖咸之。無使後人遂惑也。先是。竹垞性嗜鴨。少時夢行郊外。見大池內蓄鴨數千頭。有童子守其旁。問之曰。此公一生食料也。嗣年八十一。偶抱羔。後夢其處池內存鴨二。後戚家人無進鴨。適女歸寧。窓二鴨。戲數曰。予食祿其盡於此乎。是夕卒。葬百花莊。文潤閣大學士陳廷敬爲作誌銘。有顯書亭集八十卷。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外有明詩綜、詞綜、五代史注、隸志若干卷。予是出。先十年卒。有漁笛小稾十卷。葬時好飲酒。嘗與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所在。往求之。則已閉入酒肆中。醉臥牖下矣。又好校書。繕寫未爛之先。歲暫至三千九百餘部。而餽遺王敏求記凡六百有一種。皆紀宋板元板。及書之次第完闕。古今不同。手披目覽。類而載之。遺王黑生之菁華。萃於斯書。既成。扁之枕中。出入每自攜。最踪徵蹟。葬曾謀之甚力。終不可見。後與試江左。尊王會於白下。葬曾故令客置酒高讌。約遲王與僧私以黃金書扇裘予作書小史。放論。酌設楷書生數十于密室。半宵寫成。而仍返之。當時所錄草窗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函致遲王。漸知朱竟得。葬曾爲之設祭而謝之。何焯書敏求記跋。咸云。從錢氏族壻。因得假歸云。竹垞在京。與人夜

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倒剝。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歷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宜付史館。竊疑是點宣元之故臣憲忠君之作。若天命暫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爲付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備川中補鍋匠。雪菴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氏俱傳。以書衰面不可。乃懸轉輪殿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忠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遷國諸書。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爲實。以僞亂眞。其不澄心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盛暁。然開論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四無王來朝一事而破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竟起居注日講官。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與江南鄉試。得方苞、胡任輿、陸菁莪、黃夢麟人。共服其公明。壬戌春。復命入都。刑部尚書魏象樞。衣朝衣。造之再拜曰。吾非拜君也。慶朝使之得人也。甲子元日侍宴。上念講官家人。特賜希果二席。馮鑑人九拜受之。異數也。是月因輯瀛洲道古錄一書。以楷書手自隨錄。四方經進書。愚者譖訴。學士牛鈕劾之。吏議落職。奉旨降一級。三月。徙居宣武門外海波寺街古藤書屋。二十九年。補原官。壬申。復罷官。挈眷旋里。丙子。結廬書亭于荷花池南。有菱池、芋陂、同心園、動、青桂巖、槐浜、繡鴨灘、落帆步諸景。四十四年。聖祖南巡。朝見行殿。進經義考、四十八年己丑。卒年八十一。時十月十三日。方開雕。顯書亭集。謂次孫稻孫曰。吾不能久待。奈何。建文實錄。批繆附會。病少差。嘗嘖咸之。無使後人遂惑也。先是。竹垞性嗜鴨。少時夢行郊外。見大池內蓄鴨數千頭。有童子守其旁。問之曰。此公一生食料也。嗣年八十一。偶抱羔。後夢其處池內存鴨二。後戚家人無進鴨。適女歸寧。窓二鴨。戲數曰。予食祿其盡於此乎。是夕卒。葬百花莊。文潤閣大學士陳廷敬爲作誌銘。有顯書亭集八十卷。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外有明詩綜、詞綜、五代史注、隸志若干卷。子是出。先十年卒。有漁笛小稾十卷。葬時好飲酒。嘗與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所在。往求之。則已閉入酒肆中。醉臥牖下矣。又好校書。繕寫未爛之先。歲暫至三千九百餘部。而餽遺王敏求記凡六百有一種。皆紀宋板元板。及書之次第完闕。古今不同。手披目覽。類而載之。遺王黑生之菁華。萃於斯書。既成。扁之枕中。出入每自攜。最踪徵蹟。葬曾謀之甚力。終不可見。後與試江左。尊王會於白下。葬曾故令客置酒高讌。約遲王與僧私以黃金書扇裘予作書小史。放論。酌設楷書生數十于密室。半宵寫成。而仍返之。當時所錄草窗絕妙好詞在焉。詞既刻。函致遲王。漸知朱竟得。葬曾爲之設祭而謝之。何焯書敏求記跋。咸云。從錢氏族壻。因得假歸云。竹垞在京。與人夜

飲。各舉古人男女成對者爲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英蕤。漂母淮夫。武子文君。東野西施等字。皆裂四書一則。恰合平上去入。得康子儲藥兵刃。既接二語。又在鄙除夕集唐作聯云。且將酪酊酬佳節。未有詞垓答聖朝。又能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餘事作詩人。又爲人題隱居云。天下何曾有山水。老夫不出接遊蹤。又題人水船云。不作風波于世上。別有天地非人間。查浦楊間四庫全書總目云。彝尊初入翰林時。嘗編其行篋爲竹垞文類。王士禎爲作序。而稱其永嘉詩中南亭西射諸篇。然其時值規撫王孟。未見所長。至中歲以還。學問愈博。風骨愈老。長篇險韻。出奇無窮。越執儕謀。龍錄以彝尊。士禎爲國朝兩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及論其失。則曰朱貪多干愛好。亦公論也。

陳維崧

陳維崧字其年。一字迦陵。宜興人。年十七爲諸生。至四十餘。尚偃蹇場屋。有日者謂之曰。君過五十。必入翰林。稍躁進。或可及。維崧笑曰。吾以博學鴻詞薦。名試一十七名。授檢討。時年五十四。又四年卒。未嫉時屢以江湖山藪爲念。緣史方殷。未敢引退。疾亟。吟斷句云。野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敲勢云。維崧少清瘦。長而于思。人皆稱爲陳掀。既連不得志于有司。乃到處逢迎。自王公卿以下。凡賀贈餽頌。必得其片紙以爲榮。艇脯溢于堂。綦幅錯于戶。顧視金帛如土。贈遺千金。隨手散去。過假之則仰屋擁書眠。如是者終不悔。爲人多不擇細行。嘗遊如皐。胥如皐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胥有童名紫雲者。假龍善歌。令其執役畫堂。維崧一見神移。適對梅花開。偕紫雲徘徊于暗香疏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見之。忽作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維崧營救無策。意極徬徨。計惟得胃母片言。方解此厄。時薄暮。乃趨赴母宅前長跪。門者曰。陳先生有急。必求太夫人發一玉音。非蒙許諾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胥衣媼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絕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雲郎侍左右也。維崧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既就。亟書送巢。讀之。擊節笑遣雲郎送之。（初集志）尤侗云。古之將者有蘇將。今之將者有陳掀。皆掀之軼倫超羣也。其年詩詞古文詩富。已爲傳人。而負才落魄。頹然自放。賓客如皐。嬖妓冒辟疆歌童紫雲。和好若夫婦。畫其小影。攜之出入。同人題詠甚多。余亦有一絕。時合杜分司韻。但李家紫雲是女郎。冒家紫雲乃男子耳。其後雲郎屬去。掀作悼假詞憶之。語云。男歡不畢姻。女歡不弊席。豈不信乎。然其年以前魚之癖。坐是不得中壽。則又所謂美男破老。美女破舌也。（長洲雜識）宋犖云。王西樵常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掀。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以伊曾中有數千卷書耳。維崧有湖海樓詩集。烏絲詞。迦陵文集。陳檢討四六文集。各二十卷。又有兩晉南北集珍六卷。

湯斌

湯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自少卓立。舉動尺寸不踰。年十二。應童子試。中式。越三年。壬辰進士。改庶吉士。鍵戶一室。惟與魏象樞、曹本榮以理道相切磋。乙未授檢討。進庶子。戊午召舉博學鴻詞。大臣交薦。御試一等第十

八名。補翰林院侍講。先是斌爲庶子時。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湯鼓勇至山巔。有室懸匾。如仙境記。既覺。不知所謂。癸未臘。閱舉復試。斌遂繕撰。是年六月。特擢巡撫。蓋察經術在撫州。而察經家在吳洞庭也。事之前定如此。吳地素多淫祀。楞伽山五通神尤甚。遂巫淫尼。競相煽惑。士女恫于禍福。鼓吹牲酒。賽禱無虛日。斌取其象投湖中。並他處所建悉毀之。吳諺通行永禁。民始大駭。已而妖絕。先是毀上方山撤土偶投之水。有人于地中得古石碣。上刻岣嶁山酒海。遇湯而敗。云仙人張三丰書也。見居易錄。二十五年。詔擢工部尚書。察詹事府事。吳人聞其去。痛哭罷市。即檄乞留者日萬計。比行。老幼提攜送至江北。千里不絕。至淮乃已。初前漂余國柱在吳。聲名狼藉。既還。卜部倚書移書汇蘇布政使索庫銀四十萬兩。以酬要人。斌不許。又聞斌深得民心。以爲形己之短。恨刺骨。及斌赴召還朝。國柱已居政府。譖害百端。又嗾廷臣交章劾之。而上俱置不問。斌已病。請改工部。以疾卒官。上聞。特命舉士以捐俸貿驛護喪歸。予祭葬。吳人聞其卒。家家官像祀之。雍正十二年。奉旨崇祀賢良。配享孔廟。（盛文正年譜。神道碑。墓志銘。合纂。四庫全書總目云。斌在國初。與陸隴其號稱儒隱。其之學。爲守朱程。其攻擊陸王。不遺餘力。斌之學。源出蕺山。蕺山之學。源出溪城孫奇逢。其根柢在姚江。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大旨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二人異趣而同歸。

汪琬

汪琬字苕文。號鈍翁。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改刑部。遷郎中。會江南奏銷案起。例奪二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遷戶部主事。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取一等十九名。改翰林院編修。入史館。僅六十日。譔史傳一百七十餘篇。遽以疾請。年六十。自是及其歿又十年。終不復言出。甲子冬。扈東巡至蘇。吳門在籍諸臣。奉迎河干。上召撫臣湯斌論曰。汪琬久在翰林院。文名藉藉。近又聞其居鄉。不與閭外事。可嘉。特賜御書一軸。卒年六十有七。琬性弁急。不能容人過。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對客議論。大聲頗發赤。目光炯炯。雖詩文小得失。不肯稍狗。以是人多嫉之。十七年。召試鴻博時。踰舉諸人會于衆香園。有以嫚詩緘呈汪者。文正見其結句云。林盤狼藉醉巢山。嘉其柯維楨。以語陸稼書先生曰。文人輕薄之習。有以自取。可不畏識。見陸先生年譜。

邱象隨

邱象隨字季貞。山陽人。與兄顧治乙未進士。侍講象升齊名。號二邱。以拔貢生舉博學鴻詞。一等第二十名。授檢討。官至太子洗馬。有西山紀年集。王士禎云。故友季貞與張養重游東浙。行處州山中。各有即事詩。一云西風黃葉無人徑。破屐山神對古松。一云百年無與人間事。老死深山古木中。今人攜攜入市者。不知世有此境也。（香祖筆記。）養重字贈。亦山陽人。別號椰冠道人。養重游浙東。過廣陵時。王士禎爲司李。謁甫罷。士禎即問曰。夙愛足下前樓題雨三更遠。茅水吳江一夜增。如此好句。復有變。張退謂象隨曰。不意阮亭一見便能道出。

淡墨錄卷五

李來泰

李來泰字仲章號石臺江西臨川人順治壬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出督江南學政已而巡視漕河裁缺歸里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一名授侍講詩工應制體有詩云紅橋俯蛾渡綠樹貫魚船西河詩話云凡論林賜宴瀛臺定在暑節每趁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槐露下宮牆緣岸間冒昧徐行孤艇四面水香喝呀與江南水鄉無異暨渡版橋則荷香襲衣脩廊入小紅門豁然大湖有紅版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欄欄外維列魚罾凡朝官渡橋者俱許抽罾捉魚得即攜歸于是逶迤達瀛臺門惟賜宴時則詔從牐口北上直西淨道通梁中有舟亭兩面帳房如號舍排列上命登舟汎太液池即從過船亭登舟菱荷十里望如蕃錦北面望金色遙峯則別一境地矣一時鴻博諸人皆親歷焉未幾卒于官有遑菴四十餘卷從前翰林未有之盛舉也

潘耒

潘耒字次耕吳江人師事顧炎武故詩文皆有原本康熙十七年己未以博學鴻詞試取五十人上上卷爲一等上卷爲二等及拆卷上閣老大臣曰詩賦韻亦舉閒中要事何以都不檢點賦韻且不論即詩韻在取中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韻出宮字者此何說也乘筆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絃戶誦所以有此

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上是之仍取中二等第二名拆卷即未卷也制科雜錄授檢討纂修明史未以史事重大條上四條總裁然其說派令攜食貨志兼紀京師有萬柳堂爲益都相國創置在崇文門外平陸曼衍有以萬柳爲朝士游憩地每歲逢上巳益都必率門下士修禊其中飲酒賦詩竟日而散壬戌上巳陪位者三十二人益都唱二詩其首章第六句曰水萍風約故沿留似有所寄及閱和詩每遇是韻輒沉吟良久如徐幸坊健庵盡日行吟步屧留施侍講尚白四溪時有游雲留隆福修漢由落花香借蝶鬚留方編修渭仁烟宿寒山祭欲留徐檢討嘉隱小雨泥君履印留高檢討阮懷羽鴨汎汎去還留汪主事蛟門輕陰時爲落花留林中書玉巖檻拂垂楊料衆留之類後至潘檢討稼堂東山身爲草堂留益都拍案而起稱爲第一蓋是年七月益都將致政故先以留字探意及得是語便翛然有當也後二年甄別以淫躁降調遂歸四十二年復原官順裘武所著日知錄多經世大業未在閣中有贈詩八卷遂初堂時文集四十卷

沈珩

沈珩字昭子海寧人康熙甲辰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第一名進士授中書舍人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三名改授編修癸亥告假家居就督秀水之苕溪時嘉興同知孫曰恕以督修海邊艦艦訪珩于僧寺珩引唐世轉運船場之利病見于眉山之論者以爲說孫大稱善後攜船樯海師起平房如捕落葉艇孫所部檣櫓之助居多用珩言也見珩司馬孫公輿頌序秀水志亭所著有耿巖文選

施閏章

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又號蠖齋宣城人順治三年鄉試十八名六年己丑會試中式觀政刑部湖廣司主事員外郎丙申秋奉使覲學山東甚愜考差也名在第一大學士安邱劉公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後書以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嘗有名士入場作實藏興瑋慢記爲水一節錄畢始悟料無不黜之理作詞予文後曰實藏在由間誤認邻在水邊山頭蓋起水晶殿測長峰尖珠結樹顛造一回廊中貯跌撐船漢告芥天留點蒂兒好與友朋看愚山閱文至此和之曰實藏將山跨忽然間在水涯憐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常見得登高伯陵那什見會水游殺愚山又審聊城卞牛醫女胭脂一案審出眞犯毛大釋已革生宿介將胭脂配與生員鄒秋集有劉晴川六爲人傳通事成聊齋志異奏進後學皆此類也自山左數年來詩文刻爲觀海集予正分守湖西地辛亥夏奉部入都補官以叔父年老辭歸在都與宋荔裳、王西樵士禛、程崑崙可則、王阮亭士禛、陳說巖廷敬、詩歌倡和吳孟舉有八家詩刻戊午召試博學鴻詞年六十二歲擬一等上以省親詩旅字誤書旂字特降置次等授侍講轉侍讀正月奉旨纂修本朝文皇帝實訓遂不敢自逸三月望日力疾趨朝歸猶搆成瑪文定公傳自辰至酉坐風簷下聘塞疾遽延數月病中得句云欲報主恩心未死又有恁卜葬處口占一首蓋絕筆也所著有矩齋雜記蠖齋詩話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錄二卷

米漢雯

米漢雯字紫來安化人一云宛平人明太僕少卿萬鍾之孫工詩兼善小令書畫承其家法時呼爲小米家蓄古硯乃太僕知六合縣時所獲甚寶惜曾渡江沉水篋中泗下水不得將解纜忽有紅霞起水面其光燭天命舟人索之硯隨手出焉順治十八年辛丑進士授長葛令到任清靜無事民皆安之漢雯本善度曲時有剃頭待詔羅漢者衙廨人觀彩甚一日方剃髮家童有吹笛者羅漢忽曰誤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笛曰必和胡琴乃可明日自製胡琴吹之果異凡調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漢雯由是究極音樂常與談論康熙十二年癸丑會試題傳至長葛其孟子題爲盡其心者一節漢雯嘆其難羅漢爲剔發傳註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經語錄如翻水漢雯益奇之即其所學顏記唐人詩數百篇兼曉篆隸一日忽辭去自言有母在河北當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矣後竟不來亦奇人也

謝建台令敬嘗如前縣署有水夫文三郎顏文雅不類俗人嘗令隨侍漢雯後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之漢雯一日見家人掘兩索扁一畫梅一畫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也年才二十二見池北偶談因拭目待之是時漢雯已行取主事十七年薦舉博學鴻詞十八年召試二等第五名授編修癸亥科漢雯備戶部主事高瑣主雲南鄉試陞中允未幾卒著有始存詞

黃與堅

黃與堅字庭表號忍庵太倉人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酷好唐人詩律錄小本攜出入十四歲即有志于古欲逼韻周秦以下書百家諸子至六朝以上文選今世風順治十六年己亥登二甲三十九名進士以知縣用康熙十八年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六名授編修陞贊善告病歸家仕園溪同館朱彝尊寄詩贈云園溪水遠舍北流園溪花發鬱東頭先生歸去著書便日坐園溪溪上樓後卒著有忍庵集

李綖

李綖字公凱號愷菴山陽人順治十八年辛丑第三甲一百四十九名進士授盛京蓋平縣令康熙十八年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七名授編修陞中允進論德錢菅有自查山至松山入蓋平諸詩鄧孝威選入詩觀最多謂非公凱不能言之洞曉而愜切蓋爲吏難爲陪京之吏更難也

徐飢

徐飢字電發號虹亭吳江人幼頴敏年十三賦詩有驚人之句又善畫山水己未召試二等第八名授檢討與朱彝尊同寓庇坊橋會有翰林外鴨事飢以忤權貴遠亦在遣中遂拂衣歸晚號楓江漁父年七十三卒所刻菊莊詞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金僦購去貽詩曰中朝搜得菊莊詞讀罷燈烟霞照海沂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其爲遠人所慕如此所著有南州草堂集三十卷詞苑叢談十二卷本事詩十二卷

沈筠

沈筠字閩平仁和人康熙戊午以博學鴻詞薦是年登順天榜明年成進士庶吉士召試二等第九名授

編修閱三年癸亥卒篤行醇學博不究其用論者惜之

周慶曾

周慶曾字無咎常熟人順治十五年戊戌中式十八年辛丑進士候補主事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十名授編修纂修明史甲子充浙江鄉試正主考病篤不入闈遂卒

尤侗

尤侗字同人一字展成長洲人號悔菴十五應童子試太守吏應選奇其文曰此子必以文名世戊子拔貢應試不利謁選除永平府推官坐逮旗丁那可仕鐫級歸卒不出己未康熙十七年始以征熙陳詩永鄴博學鴻詞召試二等十一名授檢討纂修明史上閱卷時相國馮溥奏侗臨去秋波藥府事上大笑久之十九年庚申御午侗上平頭頌上指侗名謂藥、康二學士曰此老名士也問者榮之上御瀛臺召諸臣從前賜宴命賦詩侗賦稱旨賜宴仍賜貂裘歸時七月二十一也居三年長子珍登進士選庶吉士二十二年賜慶咸宴侗父子與宴二十三年年六十六以老告歸家居亦園水哉軒指青亭有亦園十於詩卒年八十七所著西堂雜俎長齋雜記及文集餘集共百餘卷珍字慧珠一字謹庸康熙壬戌進士入翰林遷右贊善念親老乞養歸遂不復出年八十七卒侗年八十二猶康強善飯相地于宜山築生壙自爲之志結西舍曰草草山房朱絲弦爲八分書

范必英

范必英字秀實號伏菴初名雲威字秋濤長洲人參議允臨子順治甲午拔貢丁酉順天舉人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十二名授檢討纂修明史分纂事畢即謝病歸不出自號野翁又稱杜圻山人居鄉康靜坐玉公府所居芝蘭室三楹家有萬卷樓藏書二十四櫃皆手自訂正日誦讀其間凡禮、樂、刑、政、兵、農、水利之書以及文章家源流高下歷歷能指數所爲詩古文詞綺麗雅馴晚喜汲引後進從遊者二百餘人講解不倦年六十二卒有諸將詩云無諸臺上英風起千載重來顯勝雄父子河山雙兩越弟兄花燭鎣中宮鳳旗鐵陣參雲黑龍馬珠江浴日紅回首伏波銅柱遠軍威更在揖樓東爲耿精忠來謀通以前作也沈德潛謂耿氏謀棻主此而遣鄭吳通以爲聲援其不旋踵而撲滅也宜哉觀必英詩可嗤矣

崔如嵩

崔如嵩字偕齋以字行號清峙直隸獲鹿人康熙乙卯舉人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十三名授檢討在維揚時所著有坐嘯軒草吾鄭孝威云晉峙詩古風則若堅英拔近體于麗則之中健有逸宕之致絕句居然龍標嘉州矣

張鴻烈

張鴻烈字毅文江南山陽人慶鎧生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第十四名授檢討二十三年十月黃河漲發淮水倒灌淮南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御史李時謙奏請疏淩淮揚下河

七邑之民。適值聖祖南巡。相度形勢。發帑救民。遣官督理。張鴻烈上疏。淮揚水患。關係運道民生。淮安以南。則山陽、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邑受害。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寧、沭陽、安東、海州八邑受害。皇上軫臺臣李時謙條奏。疏浚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值聖駕省方。親過淮揚。洞察情形。特遣大臣踏勘後。復經會議。遂發帑金。速往經理。大哉帝德。如天好生。七邑之黎。何幸至此。但臺臣只知淮安以南七邑之害。而不知淮安以北八邑之害。其苦一也。只知七邑之民田。肯受決口之水。今受滾壩之水。而不知八邑之民田。在黃河岸以內者。其苦尤甚也。是世籍淮人。何忍不爲八邑生靈再請命乎。

聖主之前乎等語。命總河確勘。查明具題。到日再議。奉旨依議。鴻烈短章秀卓。其絕句多從樂府得來。其

金陵道上詩云。無數杏花烟裏開。遠山帶雨送青來。當壚少婦喚沽酒。笑客能顧幾百杯。又有詩云。蓮葉

灣西渡畫橈。當年曾共鷓吹簫。美人已去歌樓換。腸斷西冷第一橋。皆此類也。

方象瑛

方象瑛。字渭仁。遂安人。康熙二年癸卯舉人。六年丁未會試。改策論試士。中式二甲三十六名進士。候選中行評博。十八年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十五名。授編修。纂修明史。癸亥科。充湖南鄉試副考官。分得士字號。闈中文字。多出其手。榜發。士論翕然。以得人稱。是年冬。奉命典試貴州。辛丑春。還京。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年辛丑。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一年壬寅。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二十三年甲辰。充日講官。二十四年乙巳。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五年丙午。充經筵講官。二十六年丁未。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七年戊申。充經筵講官。二十八年己酉。充會試同考官。三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三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三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三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三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三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三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三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三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三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四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四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四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四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四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四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四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四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四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四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五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五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五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五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五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五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五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五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五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六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六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六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六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六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六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六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六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六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六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七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七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七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七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七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七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七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七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七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七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八十年辛丑。充經筵講官。八十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八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八十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八十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八十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八十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八十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八十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八十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九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九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九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九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九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九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九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九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九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九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年辛酉。充經筵講官。一百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一百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一百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一百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一百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一百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一百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一百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一百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一百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二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一百二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二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一百二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二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一百二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二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一百二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二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一百二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三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一百三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三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一百三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三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一百三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三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一百三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三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一百三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四十年辛丑。充經筵講官。一百四十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四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一百四十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四十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一百四十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四十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一百四十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四十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一百四十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五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一百五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五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一百五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五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一百五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五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一百五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五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一百五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六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一百六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六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一百六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六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一百六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六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一百六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六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一百六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七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一百七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七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一百七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七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一百七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七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一百七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七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一百七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八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一百八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八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一百八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八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一百八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八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一百八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一百八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一百八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九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一百九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九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一百九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九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一百九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九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一百九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一百九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一百九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年辛丑。充經筵講官。二百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二百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二百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二百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二百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二百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二百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二百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二百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二百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二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二百二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二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二百二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二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二百二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二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二百二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二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二百二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三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二百三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三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二百三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三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二百三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三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二百三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三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二百三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四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二百四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四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二百四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四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二百四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四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二百四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四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二百四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五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二百五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五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二百五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五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二百五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五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二百五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五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二百五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六十年辛丑。充經筵講官。二百六十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六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二百六十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六十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二百六十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六十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二百六十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六十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二百六十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七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二百七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七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二百七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七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二百七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七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二百七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七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二百七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八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二百八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八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二百八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八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二百八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八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二百八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二百八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二百八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九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二百九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九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二百九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九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二百九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九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二百九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二百九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二百九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年辛巳。充經筵講官。三百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三百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三百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三百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三百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三百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三百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三百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三百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三百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二十年辛丑。充經筵講官。三百二十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二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三百二十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二十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三百二十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二十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三百二十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二十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三百二十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三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三百三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三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三百三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三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三百三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三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三百三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三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三百三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四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三百四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四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三百四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四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三百四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四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三百四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四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三百四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五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三百五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五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三百五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五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三百五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五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三百五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五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三百五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六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三百六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六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三百六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六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三百六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六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三百六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六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三百六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七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三百七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七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三百七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七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三百七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七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三百七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七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三百七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八十年辛丑。充經筵講官。三百八十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八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三百八十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八十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三百八十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八十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三百八十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三百八十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三百八十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九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三百九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九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三百九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九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三百九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九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三百九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三百九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三百九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年辛酉。充經筵講官。四百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四百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四百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四百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四百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四百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四百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四百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四百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四百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二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四百二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二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四百二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二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四百二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二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四百二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二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四百二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三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四百三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三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四百三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三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四百三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三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四百三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三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四百三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四十年辛丑。充經筵講官。四百四十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四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四百四十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四十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四百四十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四十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四百四十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四十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四百四十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五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四百五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五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四百五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五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四百五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五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四百五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五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四百五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六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四百六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六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四百六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六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四百六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六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四百六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六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四百六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七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四百七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七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四百七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七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四百七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七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四百七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七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四百七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八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四百八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八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四百八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八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四百八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八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四百八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四百八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四百八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九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四百九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九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四百九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九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四百九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九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四百九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四百九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四百九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年辛丑。充經筵講官。五百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五百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五百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五百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五百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五百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五百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五百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五百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五百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二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五百二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二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五百二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二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五百二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二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五百二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二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五百二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三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五百三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三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五百三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三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五百三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三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五百三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三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五百三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四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五百四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四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五百四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四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五百四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四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五百四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四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五百四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五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五百五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五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五百五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五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五百五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五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五百五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五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五百五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六十年辛丑。充經筵講官。五百六十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六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五百六十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六十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五百六十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六十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五百六十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六十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五百六十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七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五百七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七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五百七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七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五百七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七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五百七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七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五百七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八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五百八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八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五百八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八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五百八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八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五百八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五百八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五百八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九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五百九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九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五百九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九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五百九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九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五百九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五百九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五百九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年辛巳。充經筵講官。六百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六百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六百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六百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六百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六百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六百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六百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六百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六百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二十年辛丑。充經筵講官。六百二十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二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六百二十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二十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六百二十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二十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六百二十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二十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六百二十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三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六百三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三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六百三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三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六百三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三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六百三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三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六百三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四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六百四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四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六百四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四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六百四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四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六百四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四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六百四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五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六百五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五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六百五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五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六百五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五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六百五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五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六百五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六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六百六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六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六百六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六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六百六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六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六百六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六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六百六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七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六百七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七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六百七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七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六百七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七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六百七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七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六百七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八十年辛丑。充經筵講官。六百八十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八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六百八十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八十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六百八十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八十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六百八十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六百八十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六百八十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九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六百九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九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六百九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九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六百九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九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六百九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六百九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六百九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年辛酉。充經筵講官。七百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七百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七百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七百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七百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七百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七百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七百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七百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七百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二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七百二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二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七百二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二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七百二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二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七百二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二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七百二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三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七百三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三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七百三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三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七百三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三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七百三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三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七百三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四十年辛丑。充經筵講官。七百四十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四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七百四十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四十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七百四十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四十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七百四十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四十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七百四十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五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七百五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五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七百五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五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七百五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五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七百五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五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七百五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六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七百六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六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七百六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六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七百六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六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七百六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六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七百六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七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七百七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七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七百七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七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七百七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七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七百七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七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七百七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八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七百八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八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七百八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八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七百八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八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七百八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七百八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七百八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九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七百九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九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七百九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九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七百九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九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七百九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七百九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七百九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年辛丑。充經筵講官。八百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八百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八百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八百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八百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八百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八百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八百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八百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八百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二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八百二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二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八百二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二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八百二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二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八百二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二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八百二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三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八百三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三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八百三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三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八百三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三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八百三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三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八百三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四十年辛巳。充經筵講官。八百四十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四十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八百四十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四十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八百四十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四十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八百四十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四十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八百四十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五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八百五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五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八百五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五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八百五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五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八百五十七年戊戌。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五十八年己亥。充經筵講官。八百五十九年庚子。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六十年辛丑。充經筵講官。八百六十一年壬寅。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六十二年癸卯。充經筵講官。八百六十三年甲辰。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六十四年乙巳。充經筵講官。八百六十五年丙午。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六十六年丁未。充經筵講官。八百六十七年戊申。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六十八年己酉。充經筵講官。八百六十九年庚戌。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七十年辛亥。充經筵講官。八百七十一年壬子。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七十二年癸丑。充經筵講官。八百七十三年甲寅。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七十四年乙卯。充經筵講官。八百七十五年丙辰。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七十六年丁巳。充經筵講官。八百七十七年戊午。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七十八年己未。充經筵講官。八百七十九年庚申。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八十年辛酉。充經筵講官。八百八十一年壬戌。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八十二年癸亥。充經筵講官。八百八十三年甲子。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八十四年乙丑。充經筵講官。八百八十五年丙寅。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八十六年丁卯。充經筵講官。八百八十七年戊辰。充會試同考官。八百八十八年己巳。充經筵講官。八百八十九年庚午。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九十年辛未。充經筵講官。八百九十一年壬申。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九十二年癸酉。充經筵講官。八百九十三年甲戌。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九十四年乙亥。充經筵講官。八百九十五年丙子。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九十六年丁丑。充經筵講官。八百九十七年戊寅。充會試同考官。八百九十八年己卯。充經筵講官。八百九十九年庚辰。充會試同考官。九百年辛巳。充經筵講官。九百一年壬午。充會試同考官。九百二年癸未。充經筵講官。九百三年甲申。充會試同考官。九百四年乙酉。充經筵講官。九百五年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九百六年丁亥。充經筵講官。九百七年戊子。充會試同考官。九百八年己丑。充經筵講官。九百九年庚寅。充會試同考官。九百十年辛卯。充經筵講官。九百十一年壬辰。充會試同考官。九百十二年癸巳。充經筵講官。九百十三年甲午。充會試同考官。九百十四年乙未。充經筵講官。九百十五年丙申。充會試同考官。九百十六年丁酉。充經筵講官。九百十七年

學士，金市在史館日，徹裘贖馬，未嘗謁權貴停門，惟與鄭黛數故人爲文酒之會，坐有語及宦貲遷擢者，輒怒，後竟其人不速至，竟自避之，獨與朱彝尊憺洽無間，訂爲姻姻，其師卒於官，金市以俸錢治喪，俄隣人失火，延及師舍，即舉力負櫬出，火熄其囊橐不顧，又有被遣者，當出關，金市亟稱貸，拮据兩晝夜，追及其車，慟哭而返，或暴卒于都亭，金市犯暑疾馳抵京溝視其斂，或陷于獄，當辟，金市賄率私錢力援之，事得解，其篤於師友如此，嘗有贈魏惟度句云，種樹書成閒課僕，賣文錢到便留賓，人爭誦之，著有保素堂集若干卷，朱彝尊爲序。

吳任臣

吳任臣字志伊，仁和人，諸生，以經史教授鄉里，束修所入，就市閱書，善價購而藏之，故著述最富，康熙十一年戊午，舉博學鴻詞，召試諸公論長安市宴會謂召無虛日，時關中李天馥會宴志伊在坐，會天寒，天生衣短貉裘而來，毛色粗惡，李曰，是常內其毛而衣之，天生怫然曰，是反衣也，獨不聞反裘而負薪者乎，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內毛者反裏也，李曰，然則羊裘如何，曰，羊裘賤服，恐負薪所衣，即此，但毛色所尚，古無明文，然定無有從內向者，時毛奇齡寓李處，李以問之，奇齡曰，毛色不內向極是，但羊裘用純黑，論語，羔裘元冠，緇衣羔裘，以冠衣黑色表毛色也，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惟黑毛向外，當用白絲五條，檃之，使黑白分明，以爲飾，此非外向乎，至狐羊貴賤不可考，然祭器諸侯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據解者謂，以黑羊雜狐白相間而成文者，謂之黼裘，純黑羊皮，謂之大裘，是天子用純黑羊裘，諸侯用之，即謂之非古，是非狩黑羊而賤狐白乎，李以問志伊，志伊曰，觀黼裘誓省狐裘祭蠟，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用皮裘，自不如羊裘以朝，則羊裘狐白，雖皆可用爲朝服，然狐多羊少，則詩人識之，此亦貴賤之一驗也，天生乃笑曰，田文以狐白脫秦患，而五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若此，果何貴何賤也，志伊曰，羊之價，焉得如狐，但歷觀舉書，似乎羊裘價賤而用貴，狐裘價貴而用賤也，坐客皆是其言，時益都相國開宴萬柳堂，志伊先在舍，與上虞徐咸清仲山以辨字與志伊所撰字彙補中水裘負鱗爲言者，仲山曰，呂覽水雲魚鱗，朱聞角鱗也，諸公大懲，且曰，魚角鱗鱗字形之誤，此必坊本所刻有誤而志伊據之，此固不關舉問者，仲山復辨曰，淮南子亦有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何不更考淮南子乎，衆大慙，毛西河曰，志伊實有學，學亦何減仲山，此偶誤耳，不得以鄉康成註經十誤二三，遂謂康成非通儒也，十二年己未，試徵仁閣，榜發，志伊取二等第二十一名，授檢討，纂修明史，而仲山又與高陽相國論查字義不合，故徙都力薦，而高陽終無一言及，遂被放，志伊嘗作山海經廣註十八卷，以郭註列于前，而以任昉案考訂于後，較楊升菴補註，校據廣博多所訂證，又著十國春秋一百一十四卷，書成，以示寧都魏禧冰叔，禧爲之作序，稱之曰史才。

陳鴻績

陳鴻績字子遹，鄞縣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舉人，候補知縣，己未，試博學鴻詞，二等第二十二名，授檢討，纂

修明史，有早朝詩云，卿雲遶闕鶯岩轉，閶闔朝門近碧霄，擊惕鳴鑾應問夜，班聯振鷺共趨朝，瑤階瑞集舒葉蓂，禁柳風輕漾柳條，咫尺天顏同咫拜，堂簾深處奏簫韶，當士奇選入鳳池集。

曹宜溥

曹宜溥字子仁，號鳳岡，湖廣黃岡籍，江西東鄉人，廩生，己未，試博學鴻詞，二等二十三名，授檢討，戊辰告歸，朱彝尊有同諸君聖安寺餞曹檢討詩，有一帆挂楚澤，百尺臥江樓之句，聖安今普濟寺也。

毛芳升

毛芳升字允大，號乳雪，遂安人，拔貢生，試博學鴻詞，二等二十四名，授檢討，乞假歸，閱六年，始補官，故朱竹垞飲芳升寓中詩有城隅燒尾宴會同，六載重來就菊叢之句。

曹禾

曹禾字嘉頴，號峨眉，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官中書，己未，試博學鴻詞，二等二十五名，改編修，京城東萬柳堂，遇相國休沐地也，擇日開宴，邀請諸應召者來會，賦詩，同館毛奇齡即于席間作萬柳堂賦，呈相國，稱第一，喬萊工賦者也，然喜事，與禾同舍，均好臧否人物，禾是日未至，萊作寫奇齡賦作己賦，以示禾，如何，禾曰，此非君作也，然則誰作，禾曰，必江東毛生也，萊大笑，時傳爲佳話，見西河集中，王士禎常選其詩爲十子詩略，十子者，商邱宋犖、邵陽王又旦、安邱曹貞吉、黃岡葉封、江都汪懋麟、曲阜顏光敏、皆江丁煒、德州田雯、謝重輝、及禾也。

黎騫

黎騫江西清江人，貢生，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二十六名，授檢討，纂修明史，未幾卒。

高詠

高詠字阮懷，號遠山，宣城人，幼有神童之目，工書畫詩，世稱三絕，與同里施閏章愚山、梅杓司耦長友善，過從無虛日，清談唱和，非是即剝啄頻聞不應也，弱冠爲諸生，屢試第一，上公車，前後十五不中，年近六旬，始以貢入大學，時崑山相國徐元文奇其才，延致家塾，一日酒間，相國舉觴屬曰，先生早歲即著甚聲名，欲一見顏色不可得，幾作天外人想，今不意屈致，且幸且慙，敬以此觴爲先生壽，詠唯唯，取酒立盡，絕句，始以貢入大學時崑山相國徐元文奇其才延致家塾一日酒間相國舉觴屬曰先生早歲即著甚聲名欲一見顏色不可得幾作天外人想今不意屈致且幸且慙敬以此觴爲先生壽詠唯唯取酒立盡絕句。纂修明史，未幾假歸，詠少不作遜謝話，滿座懨歎，其簡傲若此，己未，舉博學鴻詞，二等二十七名，授檢討，纂修明史，未幾假歸，詠少時嘗夢于市上行，見大幅字，狼藉溢街，不敢踐，蹲側路行，不覺輕舉入雲中，忽至一所，樓閣壯麗，跨橋入門，有黑而髯者，似塑神像，兩目焰焰，擁皁囊自內出，避之，神曉而顧問，囊卒有所言，詠再乃去，遂行，門未啟，見門左宛而執笏者甚衆，心知爲天庭也，有導者引至右旁殿，額曰三官堂，有公坐三，黃幡蓋皁比，私念何可據三官座，遂出，復引至文昌宮，以第三座命之曰，可坐此，懨而寫詠爲作飛龍引紀之，子子貢赴廷試，至五鳳樓金水河，彷彿夢中，以爲兆應矣，至是授史官，復夢前境，心頗器之，以疾歸里，起居如常，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辭世，究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八日也，潘耒挽詩云，論者謂己未薦舉諸貧佳句滿人間，實錄也，（聞雜志有遠山堂、若嚴堂等集，鄭方坤國朝詩家小傳云，論者謂己未薦舉諸

君文章之傳雅不必言而難進易退立身光明高風亮節亦豈長安冠蓋中所易覯擬之天半朱霞可望而不可即如阮懷者庶可當此言無愧矣

祁巒

祁巒字雷岸安徽望江人監生己未試博學鴻詞二等二十八名授翰林院檢討改刑部郎中三十四年乙亥假在暢春苑部務稍暇五月中王士禎與同人諸及門倡爲結夏文字之會賦得五月賈松風人間本無價俱用古人五月成句爲題巒詩云岸幘披襟意爽然澂誰索價且高懸東坡只欲時人買剛道清風值萬錢揣袖清風且喚歌紛紛觸熱客何多涼風爭似涼州好此價惟須問孟佗巒工詞曲有瓊花夢、芙蓉城諸傳奇

鄒遠平

鄒遠平仁和人順治十四年丁酉舉人榜名吳遠字戒三康熙三年甲辰進士榜名吳鄒遠字遠平本姓鄒改歸本姓遂以字行改庶吉士累官至光祿寺少卿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二等二十九名授翰林院侍讀官至詹事少詹事四庫全書總目云遠平有京邸集自序謂己未入京五載內所作多典禮紀頌之章累遷刑部右侍郎杜訥久侍內廷小心愼密居憲職正色侃侃撫所瞻狥九卿會議一言首倡議隨定出入禁苑二十餘載前後疏奏多所建白年七十六卒賜謚文恪雍正九年特旨追贈禮部尚書十一年入祀賢良祠

召試不取特賜編修一人

勵杜訥字近公浙江人祖宏選于靜海遂家焉杜訥年十九爲諸生學問淵通尤善書法以謄寫世祖實錄議敘除福寧州佐特旨留侍內廷食六品俸會召試博學鴻詞于體仁閣報罷特授翰林院編修

給中書舍人銜六人

杜越字君異號紫峯直隸定興人前明諸生受業于本邑鹿繼善平生惟以講明道學爲事鄉里推爲耆宿詩非其所長己未舉博學鴻詞以年授中書舍人銜回籍有紫峯集十四卷　傅山字青主山西陽曲人少聰慧博通經史諸子工詩文篆隸書及金石篆刻善畫山水皴擦不多邱壑猛疴以骨勝墨竹亦有氣骨順治間山西督學袁臨侯爲巡撫張孫振以譖劾被逮山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爲作義士傳亂後爲道士裝以醫爲業年八十己未舉博學鴻詞以老授中書舍人銜回籍後變姓名爲公之佗子眉字青壘亦工畫善作古賦當貢藥四方父子共輓一車逆旅簷燈課讀詰旦咸頳乃行詩卷客落沈德潛別裁登其送友之秦一首有戰地旗鴻鴈秋閨怨駱駝句亦雄壯　王方穀字金粟直隸新城人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老授中書舍人銜回籍　朱鍾仁本姓邱字近夫昆山人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年賜中書舍人銜回籍著有菲秋逭經集說二十四卷　申維翰江都人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老授中書舍人銜回籍　王嗣槐字仲昭仁和人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老授中書舍人銜回籍副槐與同里吳農祥、吳任臣、海鹽徐林鴻、嘉山毛奇齡、宜興陳維崧、咸爲大學士馮公延致邸第稱佳山堂六子

給司經局正字銜三人

孫枝蔚字豹人陝西三原人少爲諸生卓犖負奇氣遭流寇興其鄉少年習戈逐賊落深塹得不死乃走江都賃廡賈人致千金散之乃徙居蓋相祠自題其室曰溉堂扃戶讀書王士禎訪之先以詩云焦穀奇人孫豹文新詩雅健出風塵王宏不見陶靖節端木寧知原憲貧遂爲莫逆後士禎內遷諸人送別禪智

史眞羞死勝國君臣也鐵眉李謂高陽相國爵也杜謂資坻相國立德也葉謂掌院學士方高也馮謂益都相國溥也時上命內閣諸學士各擬題上川李擬璇璣玉衡賦及杜擬省耕詩有言先試一日傍晚相傳有覘知題者故云省耕失粘蓆謂施閏章潘耒李來泰也而耒卷殿經孫又未完卷故遣言生事如此又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笑談更屬輕薄見在園雜志

欽命題

璿璣玉衡賦省耕詩十六韻王阮亭稱氣味古茂推李來泰賦登柚堂稱精切不浮推潘稼堂賦

館卷官

高陽大學士李霨資坻大學士杜立德益都大學士馮溥開學項景襄李天馥掌院葉方靄

寺枝副有欲問忘憂老何名共命禽一日遊焦山中流遇風賦詩云風起中流浪打船蓉錦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尚欲西歸太華眠己未應舉博學鴻詞以年老授司經局正字回籍初得正字賦詩云一官如寄鶴萬里本浮鷗獻賦曾非宴賞年況異劉山人今上路少鍊免登樓臨水羞蚓蚓惟孫錯字愁著有就堂集十三卷　王昊字惟夏太倉人王世貞之裔孫墓東十子之一尤錚錚有聲己未應舉博學鴻詞以年老授司經局正字著有硯園集吳鄧漢儀稱其詩簡遒似韋柳　鄧漢儀字孝威授正字歸海陵詩有一出還歸隱白雲兩洛東之句漢儀工詩學爲騷雅領袖太倉吳梅村合肥龔芝麓皆與爲唱和古文尚書疏證八卷毛朱詩說一卷潛邱劄記六卷　魏學渠字子城號晉城嘉善人少負儁才柳州八子之一順治戊子舉人應舉博學鴻詞報能放歸時獨中初定區畫嘉、眉邛、雅四州賦額改定例過嚴者十餘條內陞刑部主事丙午順天同考官以得人稱歷湖廣提學僉事補江右湖西道　馮行賢字補之常熟人父班字定遠復京仲子與兄舒齊名工詩嘗謂王、李死擬盛唐詩道于是大壞矣又謂韓吏部之文、古文也歐陽公之文、只是今文不如唐人四六尚有古意古音嘗法四體皆佳尤工小楷有晉、唐人風致其爲人落拓自喜奴視法度意所不可掉臂去惟有所得曼聲長吟經行市中屢陷于淖衣裂其幅望眾然去之劣若無人常其被酒忼慨輒就座中慟哭人亦不知其何以故班行二時稱爲二聖行賢弱冠能詩工畫法尤精篆刻嘗爲舉博學鴻詞報罷弟行貞字服之善摹劍掇槧嘗從康親王南征工並松石族弟武字資伯亦善詩善畫著書法正傳二卷舒子修字念修從陳瑚游工詩著東村仙源集　陳元輔字翼王嘉定人應舉博學鴻詞時王文貞崇簡招朱彝尊、嚴繩孫、毛會建、錢澄之、陳玉明、計東集豐臺藥圃元輔與焉竹垞有一老風流獨定令能官後光輔來見稼書稱爲博學樸實君子往還甚密光輔家多藏書從其借抄者無虛日光輔爲嘉言孫北海承澤所著書皆有益于學者博學之士多萃其門相助校對朱錫鬯顧寧人其二也至是稼書亦應舉來京光輔會在浙江學使署中閱文同事有于以皮冠文抹黜人司原者欲直言其失則不悅因婉商之曰依稀記得左傳上有此句署中無左傳令取韻書查得之其人仍批曰雖出左傳殊屬不雅稼書聞之曰翼王處此可謂直而婉處世之良法也　陸先生年譜　壽召試被放歸　陳黃秀水人生員己未應舉博學鴻詞被放歸嘗有范少伯祠詩云水榭藏仙梵鴻稊輒惘然幽夾誰汎宅蝦舍還歸船網艷蛛絲密盈荒雉堞懸會稽山在望高處沒蒼烟　宋維藩字白山賦深人有方術節者字石卿長不滿五尺背僂僕多笑工卜易以維藩爲東道主連歲或不歸方春始和白山必令繇卦以占歲祥一日卦畢忽吁奇奇語白山曰今歲當有人自天子所來召君者君謹識之白山曝然曰所以煩君卦者姑以問妄否何如耳窮閭陋巷與外間就爲翰音登于天者而有命自天乎尚節曰君言之固然謂余不信則卦辭不可用也是爲康熙戊午是歲也天子開制科有司公子者爲舉士也皆與白山金交方壯遊時厭白山金錢無算已乃別去閱焉不聞問者歷年會制科開公子念白山厚意久不報自從其所屬相知有氣力者以白山名上逕登辟書白山初不知也辟至乃嘆尚節神被放歸　許儁龍字水南成都人著有臧南詩草　范鄗鼎字彪西洪洞人所著有理學備考廣備考王士禎爲序　王嗣槐字仲昭華陰人應博學鴻

詞科農祥以大司空陳數永遇試太和殿農祥試耳窮閭陋巷與外間就爲翰音登于天者而有命自天乎尚節曰皆與白山爲至交方壯遊時厭白山金錢無算已乃別去閱焉不聞問者歷年會制科開公子念白山厚意久不報自從其所屬相知有氣力者以白山名上逕登辟書白山初不知也辟至乃嘆尚節神被放歸　許儁龍字水南成都人著有臧南詩草　范鄗鼎字彪西洪洞人所著有理學備考廣備考王士禎爲序　王嗣槐字仲昭華陰人應博學鴻詞科農祥以大司空陳數永遇試太和殿農祥試

副。被放。王宏字無異。滅山史。仁和人。己未。己未召試博學鴻詞。被放。著有羅村詩集。

馮舉丁憂未與試三人

李湖陸清獻公稼書以工部都水主事陸源起漕卷馮公理學入朱程之室。文章爰韓柳之堂。公聞之曰。此非余所居。然豈不可自勉。三月就道。四月到京。魏公環極素重公。面未識面。因詢于同邑陸御史祖啓。陸對以避嫌不敢。公曰。然則吾當先往。因舉其子學誠學孟。謂曰。汝嘉本爲典型。八月。魏以公令嘉定時。汪標一案。部議拔諱盜例。疏爭曰。陸隴其廉介之官也。清操欲冰。愛民如子。賢聲播于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乃未幾。該撫慕天顏疏稱隴其守絕一塵。才非卑鄙。德有餘而才不足。又被盜案。部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不敢問。但有此清介之官。正當爲聖世保作榜樣。爲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守與德爲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即留以長養百姓云云。有旨報聞。一時傳誦。十一月。以封公卒于九月二十一日。訃即徒跣出都二十九日抵家。未與試。己未十八年十月。魏公疏薦操守清正十人。公其一也。遂有復職之命。見年譜。餘事蹟見前。黃虞稷字虞部。一字楮園。晉江人。舉鴻博。以丁母喪。不與試。彭桂字炎琴。漵陽人。舉鴻博。以丁憂未與試。俱見縣誌。李亭詩註。

馮舉以病未與試一人

魏禧字冰叔。寧都人。甲申後。棄去諸生。從父兆鳳結廬翠微峰。與同志九人爲易堂學。九人者。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寧都則李騰蛟、丘維屏、彭任、曾燦、及禧。禧之兄祥。弟祁。時燦兄靚。盛才名。號二曾。以領鄉薦不得預。祥亦時出佐大帥戎幕。跡介隱顯之間。堂中人以竹林山王待之。八人皆嚴處躬耕。有名于江右。自歐陽衡、魏祖陽明講性學。陳艾依復社工帖括。聲力氣節學者宗從。易堂起而以古文實學爲倡。風氣爲之一振。山藉爲之領袖也。己未。舉博學鴻詞。祁在舉中。以疾辭。郡縣督趨就道。舁疾至南昌。辭藥累月。稱篤。詔歸。未試。卒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

馮舉辭不赴二人

顧景星字赤方。一字黃公。蘄州人。八歲賦鷓鴣山燈。里中稱爲神童。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辭不赴。著有白茅堂集。王鉞字仲威。號任菴。諸城人。順治十五年戊戌進士。知西寧縣。八年。吳三桂叛。鉞度倘之信必叛。移疾歸。杜門課授。益博綜典籍。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辭不赴。著有水西紀略。舉遊日記。易餘籥記。讀書堂殘笈。著窗隨說。朱子語類纂。世德堂詩文集。

淡墨錄卷六

梅梁

康熙二十一年元夕前一日。上饗宰臣于乾清宮。作并嘉宴。敬梅梁體詩。御製首倡云。麗日和風被萬方。和者自內閣大學士已下。凡若干人。滿大學士勒德、明珠、皆拜辭不能。上運代二句。曰。卿雲爛熳頌紫閣。一堂吾氣歌明良。且戲曰。二卿當各酬一篇。以酬聯勞。二臣果捧觴叩首謝。王士禎以祭酒領成均。句云。三德六行爲士坊。翊日。詩成恭進。上手製詩序。御書之。詩則詔故詹事禮部侍郎沈文恪基書之。刻石養心殿。幕相裝潢。九月九日。宣賜與宴臣。人一本。眞升平盛事云。

門弟帖

金德嘉字會公。湖廣廣濟人。順治十七年庚子舉人。就安陸府教授。不肯會試。一日。夢劉子壯以門弟帖拜之。因北上。是年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會試。總裁爲掌院學士朱之弼。子壯已丑會試本房也。果中第一。夢兆之異如此。奉命修詠物詩類。

徵元

德清蔡升元初生時。其父啟賢夢金甲神持紅箋大書報單。云第一甲第一名蔡升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徵元。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果大魁。是科枋眼石門吳涵、探花長洲彭孫遹、求。丙辰會狀定求弟也。

賢祭酒

吳苑，字楞香，歙人。康熙壬戌進士，由編修陞祭酒，值有旨，歙人得之者，有許部之費，俱禁之。諸生遂無一錢之費，又以題名碑自丙戌以後十八科未立，次第補立，當代稱為賢祭酒。

會試十本進呈之始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狀元為長洲陸肯堂，先是進士無十本進呈之例，是科總裁刑部尚書張士甄始以前十本裴呈欽定，上拔肯堂第一，由修撰歷陞侍讀，榜眼為海寧陳元龍，探花為溧陽貢夢麟。

賦彙

海寧陳文簡公元龍，歷官至大學士，為詹事時，乞假養親，先是上開賦彙館，以文簡總裁，至是乃命搨歷朝賦彙，還家校刊，工書法，人得之者，皆為裝潢，藏著有愛日堂詩集，查為仁云，家有陳章侯運甓圖，文簡公題云，墨花吹得綠差差，小景分來大滾池，白髮不飛還不謝，猛烟立雨已多時，人服其工。

天下第一清官

張清恪公伯行，康熙乙丑進士，歷至江蘇巡撫，素以清節理學著名，四十八年大計，盡除吏之貪婪不職者，萬民鼓舞，面總督噶禮貪黷姑勢，素與翬鄂幸卯科場事發，上命刑部尚書張鵬翮往鞫，亦畏其勢，伯行抗疏上言噶禮蠹私壞法，有曰，仰祈皇上大奮乾剛，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振萬古之綱常，增一時之士氣，疏出，人皆傳誦，噶禮亦諶伯行不肯出洋數事，上命並解任，命工部尚書張廷樞來鞫，並擬革職，上責諸臣顛倒是非，革噶禮職，留伯行巡撫任，且諭諸大臣曰，伯行乃天下第一清官，噶禮辦事歷練，若操守胶未能信，若非張伯行在江南，地方受其侵削一半矣，當是時，中外無不頌聖祖知人之明，獨斷之哲。

杜詩詳註

仇兆鰲，字滄洲，鄞人，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甲戌五月十五日，上諭翰詹翰直南書房，試詩，賦得衣露清琴張，限福五微，五言律，是日兆鰲稱旨，所注有杜詩詳注二十五卷，附編二卷，康熙三十二年，兆鰲奏進，凡詩注二十三卷，雜文注二卷，後以逸杜、added杜、補注、論杜，為附編，上下二卷，其總目自二十八卷以下，尚有做杜、集杜諸卷，皆有錄無書，疑欲續為而未成也，每詩各分段落，先詮釋文義於前，而徵引典故列于詩末，其中摭拾類書，小有舛誤者，如注忘機對芳草句，引高士傳葉幹忘機，今高士傳無此文，及太平御覽所載稽康高士傳，幾盈二卷，亦無此文，又注肯盱豗廣軫句，不知二字本徐陵文，乃引左傳注盱食，引儀禮注宵衣，考之鄭注，宵乃同綃，非宵旦之宵也，至吟杜卷中，載徐增一詩，本出其說，唐詩中所謂佛讓王維作，才憐李白狂者，蓋以維詩雜禪趣，白詩多逸氣，以五形而之謹嚴，兆鰲乃改上句為賦似相如，如此之類，往往有之，皆不可據為典要，然援證繁富，而無千家諸注偽撰，故實之陋習，

主考命題悖謬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福建主考王運棨，策問臺灣事宜一道，上諭題名錄，論大學士王熙第曰，各省鄉試主考，胶柱深知，於開列中酌量分道，今覽題目，多有未當，策問臺灣于地方情形，茫未通曉，乃芒昧命題，殊為悖謬，其餘各省，亦未盡當，爾等詳加校閱，察出參奏，于是察得福建、雲南、河南三省主考，分別各降級調用，從之，見聖祖實訓。

救父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狀元為秀水沈廷文，字原衡，年二十，以父仲霖于王師入粵時，未即歸順，監禁，廷文哭訴軍府，得釋，年已七十，廷文官修撰，為介溪同里陶越引言有孝子身經百險，倖覩止于鯨波翻沫之餘，孤臣跡越千鄉，正徬徨于電閃沙鷺之候之句，益下盛傳。

五色雲中第二人

海寧查嗣韓，字荊州，以五經鄉薦不第，留京住西華門劉廷璣宅之無倦軒攻書，身素弱，劉勸逸之曰，吾非不知，曾夢神賜詩有五色雲中第二人句，是以戀戀，冀其一驗耳，至康熙戊辰，果以榜眼及第，俗云，京中棚匾衙衙，最不利于榜眼，未幾果卒，事見賜園雜志，是科探花青浦張豫章，會元鄞人范光陽，即天一閣藏書范家也。

老查小查

查昇，字聲山，榜姓邸，海寧人，戊辰進士，由編修至詹事，工書法，供奉內廷，昇與叔同生于庚寅，昇長慎行一月，後慎行始登進士，入翰林，相距八年，上前奏帖，班次皆在慎行前，東宮召對，每呼慎行曰老查，昇曰小查，以別之。

誕如卜日

田從典，字克五，山西陽城人，初母白夫人誕公時，父卜于神，得丙戌吉日佳，果以是日誕，五歲能誦四書，十歲為文，與故浙撫張泰交齊名，時稱田張，戊辰成進士，是科多名下，如長洲何焯，號知文，推公第一云，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戊申予告，卒于良鄉驛館，壽七十八，謚文端。

文光果詩

仁和湯右曾，西崖，康熙戊辰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少工詩，見賞于王士禎，聖祖以問學士揆敘曰，右曾工詩，令以集進，遂以作文光果詩，上覽，並賜和焉，今刻懷清堂集中，論者謂浙中詩派，前朱竹垞，後湯西崖，竹垞學博，西崖才大，後有作者，莫越兩家外。

歸舟口號

蓮坡詩話，嘉定孫致彌松坪，康熙戊辰進士，官編修，暮齡即以詩供奉禁中，四十年，有歸舟口號云，有淚何曾灑路窮，小船敬側逆流中，科頭白眼傾竹酒，倒看人家使順風，足見孤落曾懷，

南海梁佩蘭字蘭亭年未三十領解元至康熙二十七年始登進士入翰林選庶吉士年已六十矣有詩名與屈翁山大均陳元孝裘君虎諸南三家散館改知縣同改三十人俱赴吏部選佩蘭獨不肯面乞下無論識與不識皆爭求詩宗室成親王延致邸中逾旬日或臧延留別業不令見他客以矜猶得士林或謂不知名即面有慙色其名重如此有六莖堂集

對策用漢兩書

殿試策例有規式遠式輒不得與上第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仁和凌紹雯少習漢書殿試對策遂用漢書漢書兩體寫之讀卷官奏請上裁置二甲之末選庶吉士

接見羣臣

居易錄康熙二十九年上在乾清宮頗養者久之忽八月十八日上諭內閣朕欲一見內閣部院大臣先是奎在禁外偶逢和還宮未御門接見羣臣已十日矣內閣九卿等每日詣後左門起居聞旨皆踴躍十九日午鼓集後左門辰刻上御乾清門有旨召羣臣入大學士尚書等奏請聖躬萬安上微笑頷之仰瞻天顏神色充悅羣臣退以手加額相賀

順天鄉試歷考用知縣

庚午順天鄉試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王掞編修魏希徵同考試官知縣何納等十五人舊例順天鄉試考試官例用編修檢討皆史官也武試則用侍讀侍講特用講學防搶奪也同考試官例用京官員外郎主事中書舍人行人等官用外官自是科始

東宮講書

二月十四日王士禎與工書兼詹事桐城張英少詹兼侍講學士馬邑田雯鹽政敖赫東宮春季會講題目及講官職名講官欽點張英及論德李鎧四書擬進二題博學而篤志節誠者非自誠己而已也節欽定君子不重則不威章仰默豫教之切一命題亦不忘訓誡如此問上在宮中親爲東宮講授四書五經每日御門之前必令將前一日所授書背誦複講一過務精熟貫通乃已士大夫家不及也

會試分省

掌河南道監察御史王承祚疏請以安慶、盧州、鳳陽三府、滁、和、徐三州仍歸南卷舊例會試以廣西、四川、雲南、貴州四省及江北三府三州爲中卷自丙辰科以滇黔亂去中卷之名以三府三州歸南卷雲南舉復舊是科榜發廣西、雲南三省遂無一人入彀者故言官有是御史江蘩亦言之上俱交九卿部議以直隸、山東爲北左河南、山西、陝西爲北右江南、浙江、湖廣、福建、廣東爲南右四川、雲南爲中右得旨允行著爲令

對策做陸宣公

二十三日御太和門傳臚賜中式舉人戴有祺及第第一初讀卷官內閣九卿擬吳昌第一有祺第二楊中訥第三候進御覽改有祺第一昌第二黃叔琳第三中訥居二甲之首昌、金榘人故禮科給事中國維

卿翰林院侍講顧藻兵部督捕右理事官仍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國子監司業吳涵編修王九齡俱通政使司左參議右庶子高裔司經局洗馬周清原俱改小京堂官

大祀必躬親

十一日祭祈穀壇上偶患瘧未殮令內閣禮部太常寺集議查照典例請遣官恭代上疑之初七日復下九卿集議議如前閣臣啓奏得諭旨仍令照例進剏人于宮中齋戒蓋上登極三十年以來凡郊廟大祀無不躬親雖大雨雪必出敬天尊祖久而勿忘如此

元旦賜酒

康熙三十年辛未元旦上御太和門受朝賀午賜宴召滿漢內閣大學士、學士、六部尚書、侍郎、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上殿賜酒是日風日晶霽仰瞻天顏悅豫羣臣皆喜

不解講官

命禮部尚書熊賜履兵部督捕侍郎王士禎俱以原銜充經筵講官先是大學士徐公元文以兼領翰林院掌院事不解講官去年冢月龍禮部尚書張公玉書爲文華殿大學士例解講官翰林院以部院出翰林出身諸臣名上留中數月至是以仲春經筵屆期特有是命

辛未十本主考自定

辛未二月初六日晨內閣九卿啓奏乾清門辰刻奉旨以戶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張玉書經筵講官工部尚書陳廷敬兵部右侍郎李光地經筵講官兵部督捕右侍郎王士禎爲會試主考官禮部左侍郎王殿昌爲知貢舉官同考十八人翰林院編修許承家等七人兵科掌印給事中卞三畏等四人吏部郎中鍾議傑等七人妥于禮部賜金花綵緞表裏各有差宴畢入貢院二十七日恭是十卷進御覽次日奉旨着考試官自定次第先是二十四年乙丑科會試主考官刑部尚書張公士甄等始進擬十卷恭請上裁欽定名次以陸肯堂爲第一戊辰已來遵爲定例然戊辰亦未欽定是科放榜中式舉人百五十六名會元張瑗江南祁門人滿洲巴海等四人爲金超哈、胡麟徵等二人

699

子野策做陸宣公奏議上以書法拔有祺狀元而以次之又以鼎甲久無北人拔叔琳次詩叔琳大興人中訥海寧人兵部左侍郎雍建子迺合之有定數如此

狀元非本科

戴有祺戊辰進士休寧人籍華亭本朝狀元非本科中式者壬辰之鄒修撰忠倚己丑中式甲辰之嚴侍郎我斯榜眼李都御史元振皆辛丑中式及此而三

鼎甲風水

人家科第在積學種德堪輿之說非所論也然亦有灼然可信者榜眼全椒吳詒連其曾祖體泉翁爲父卜吉壙延岡人簡蒼坡者子家壙餘甚厚簡曰爲擇兆域三年不可得歸歸翁固留之一日同往梅花山中遇大雪詢欲歸家市酒稅簡倚檻遠眺久之謂酒起曰異哉吾遠近求之三年不得乃在此乎即同往三里許審視良久曰是矣雪晴更往觀之喜曰天賜也得此地足報君矣然葬後君子未即發至孫乃大發發必兄弟同之對面文峯秀絕發必鼎甲然稍偏未必鼎元或第二第三人亦不能一世而止翁如言卜葬其後孫國鼎字玉鉉中崇禎癸未進士國綰字玉林順治己丑進士國對玉隨國龍玉驥孳生玉隨順治戊戌進士及第一甲第三人官翰林侍讀玉驥亦癸未進士官禮科都給事中玉鉉兄弟又前後舉科第而國登辛未科及第一甲第二人簡之術亦神矣

吏治與文章

楊名時字吉士江陰人康熙辛未進士雍正時由編修歷官雲南巡撫謝上賜御書藏有云龍文璀燦鳳藻騰揮窓煥雲漢之章振腕挾風雷之勢語上論曰觀爾于講論文字便覺精神煥發殊不知吏治乃一篇眞文章也若徒紙上空言而吏治毫無實際豈聖門之所謂學哉

辛未名臣

辛未名臣如陳恪勤公鵬年北溟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詩更瀟洒有絕句云隔籬幽韻上蕉桐一曲湘靈奏未終略記年時春雨後海南初試小蘇籠

與諸臣論樂律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正月初四日有旨召內閣滿漢大學士滿漢尚書左都御史吏部漢侍郎彭孫遹兵部滿漢侍郎朱都納李光地翰林院掌院學士張英等入上御乾清門命禮書熊賜履兵侍李光地學士張英近御座上指示諸臣論古今樂律得失大旨以隔八相生爲合圍三徑一爲未合復命侍衞鼓瑟教坊司吹管以驗之再試江南桐城黃生方正珠開方立方算法移暑而退方明崇禎庚辰進士翰林簡討以智之孫也隔八相生謂宮一徵二商三角四羽五變宮六變徵七八復爲宮李少司馬云自昔論樂律諸家無人研究及此

不食時殺應制詩

上南巡山東巡撫王國昌進海物侍衞傳旨膜從不用海物每日止用二鼈味俱淡薄又不食時殺國昌進活鼈發還翌日又進全鹿一具上命侍衞查驗鎗痕恐係特殺不收高士奇扈從池渠載山東蔣陳錫文生德水恭紀詩云鹿脯何曾誤扈蹕須知特殺不沾脣諸花作膳逾珍儷且免天廚近玉宸

不吃烟應制詩

上南巡駐蹕德州命侍衞傳旨膜平生不好酒未能飲一勉總是不用最可惡的是用烟諸臣在閑場中若我竟日皆用烟否每見諸臣私行在巡撫帳房偷吃眞可厭惡且是耗氣的東西不但我不吃烟太祖太宗世祖以來都不吃烟所以我最惡吃烟的人扈從集蔣陳錫德水恭紀詩云碧椀水漿激澀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能罷雲屏徹不許人間烟火來皆紀實也

淡墨錄卷七

一目人

康熙三十三年丹徒裴之仙僧數友入都會試有善乩者延之問中否仙判一貴字衆不解再叩之則曰皆判明矣榜發之仙中會元餘皆落第之仙眇一目始悟向所判乃中一目人也

雙丸

上元胡任輿康熙辛酉江南解元少時夢登高山手摘香橼二顆作詩記之有手弄雙丸天下小句至康熙甲戌大魁其言果驗是科榜眼爲江都顧圖河探花爲海寧顧悅履

癸酉三鼎甲

康熙癸酉順天鄉試十八名爲顧圖河十九名爲裘宸英二十名爲查慎行三人聯名皆入翰林異事也而甲戌顧圖河榜眼丁丑裘宸英探花庚辰汪繹狀元皆癸酉同榜又一異也

文端筆記

高安朱文端少讀書不與會飲師命鬻夫遣酒肉置座間若不見聞者每見吉大備名臣循吏之行佩筆記之康熙癸酉領鄉試第一甲戌進士改庶吉士學國書散館以知縣用選潛江行取刑部主事歷官吏部尚書雍正癸卯二月奉旨命偕張文和主順天鄉試九月會試仍偕文和總裁並論不拘朕定進士一

700

百八十名。名數不拘省分。不限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其信任如此。官文華殿大學士。年七十二。

乞假謝書

甲戌進士錢白旗高其倬字策之。改庶吉士。即乞假歸。閉戶讀書數年。然後就職。卒爲名臣。官至戶部尚書。其功業于經濟貴尤著。卒謚文良。有味和堂集。

補館選

陳夢球。同安人。籍隸正白旗。康熙甲戌進士。初未列入館選。上特召試聖人之本論一篇。稱旨。補選庶吉士。按王士禎居易錄云。是科館選四十人。前此未有也。而沈廷芳館選錄止三十九名。列夢球于二十二名。其附後者法海也。蓋云自汪俟至法海止三十九人。然錄末尚有殷元福。河南新鄉人。然則殷其一矣。

太極太虛論

皆江陰繆鶴。字介石。康熙甲戌進士。選庶吉士。時安溪李文貞爲教習。見所作太極太虛論。歎曰。經生中有是人耶。引與辨論。每至夜分。人皆異之。

豹仙

李蟠。字仙李。徐州人。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有趙翁者。與李村相望。晨夕過從。趙富于貲。小築數十楹。中分兩院。而空其半。花木幽秀。忽有美婦老人從空窟曳杖出。自號豹仙。揖翁入其室。則扉幃几案之精。皆非素有。自云從天台來。見君有閒館。暫頓婢婦於此。當圖報也。徐有美姬出見。皆光艷照座。趙翁遂日與歡洽。即以繭視。無不奇中。鄉曲皆以眞仙事之。婦獨不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仙所。大呼妖獸。數其蠱我之罪。豹則早已避去。其室圮如。而蟠仍毒詈不止也。趙翁聞。急令人扶歸。明日豹仙復見。趙謝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幸恕醉人。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盟法。嘗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隘事。于天劃功名難顯。不免淹困。老夫既被謫。騙無庸留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依然空院也。蟠孝廉時。嘗夢神人衣冠甚偉。手一盒子付之。其中有黃金絲料結成狀元二字。後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以科場獎遺戍。

枋眼不利楚

嚴虞惇。枋姓。眼字寶成。華亭人。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枋眼。授編修。充湖廣主考。卒于楚。人言翰林學差與試赴副榜者。多不利于枋眼。幸未吳昌甲戌順圍河。丁丑嚴虞惇。皆枋眼也。皆卒于楚。

老名士

婁震英。字西洛。慈谿人。工古文。上禁中知其與朱彝尊、嚴繩孫稱三布衣。而屢赴鄉試。輒不見錄。用遮入史館。支正七品俸。纂修明史。分撰一統志。月給餐錢。依儒生衣。雜坐公卿之次。丁卯順天首場。已擬第二。以點檢疑典舉典語。爲監場御史所貼。己巳冬。徐乾學告歸。留許以書局自隨。乾學上言。儲以震英相助。許之。始于三十六年丁丑會試中式。時年已七十矣。殿試初擬汪士鋐一甲第二。

二甲第四。及讀卷上閱試策進呈十卷中。有浙江婁震英乎。時內閣學士韓菼對曰。震英在史館。久識其字體。第八卷當是也。上曰。老名士也。積學能文。至老猶篤。可拔置第一甲第三名。爲天下讀書人勸。于是移庶悼第二。移士鋐二甲第一。震英一甲第三。授編修。己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正主考李蟠。丁丑同年。同館生也。場中舞弊。震英遂爲所累。牽引入獄。審實蟠遣戍。震英竟卒于獄。

兄弟三翰林

汪士鋐。原名儁。號退谷。長洲人。書法晉行楷。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進士。初殿試讀卷。擬士鋐一甲第二。庶悼第三。婁震英名在二甲第四。上知震英久拔貢。一甲第三。遂移士鋐傅廬。改庶吉士。授編修。官右春坊右中允。著有秋泉居士集。初順治間。有徽州汪日衡。元旦夢行天枋。會元汪士鋐。日衡改名顯之。其終身不第。直至是科。汪退谷中會元。枋名士鋐。相隔四十餘年。日衡死久矣。其孫記乃祖之言以告人。相與嘆造物弄人。亦甚無謂。見子不語。兄弟、字武曹。康熙癸未進士。官至編修。兄弟三翰林。人傳爲盛事。

吳三桂

徐容。字顒中。號个臣。海鹽人。父穗。字荀三。能詩善書。容庠生。癸酉秋。偕叔同年赴省試。後留于坊。祈夢。是夕。容夢忠肅公問汝祈何事。容曰。敢問秋闈中否。公顯叟持文册來。閱畢。問容曰。汝中矣。示以册上批清晰二字。且曰。歸語汝叔。吳三桂一事。當報汝甲第也。醒語其叔。亦不解所謂。既而枋發。容果入彀。謁其本房。閱中批語。並無清晰字。及主司判試律進呈。還奏秋颺義一篇。其批適與夢合。因共駭然。而終不悟所謂。吳三桂者。復詢其祖。時年已及髦。亦茫然不記。久之。嘆曰。是矣。此事汝父亦不知之。吾嘗有僕姓吳。有婢名三桂。因通姦。汝曾祖治之。幾瞷于死。吾力爲解勸。即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矣。不謂爲神明所鑒。貽禍于汝。冥冥之中。因果殆不爽也。見信徵錄。

自稱爲儒

李鳳翥。延昌人。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四年。差調安徽學正。歷官至工部侍郎。雍正七年五月。奏賀瑞芝本內。自稱蓬篳陋儒。賀慶云。又稱鄉地才疎。敢含寀而賦五色。上以李鳳翥既以儒者自居。則陳奏本章。自應加意慎重。不當作游戲之詞。若未曾作賦。而云作賦。便當進呈朕覽。若自知不能。而作浮詞。褒戒自謙之語。陳于君父之前。豈作賦之道乎。李鳳翥受朕深恩。由翰林擢至工部侍郎。不能卓然自立。砥礪其節操。尚得以儒者自命乎。更可異者。貼黃內大貲字。訛寫貲字。其非有意譏朕不應貲而貲乎。似此輕慢疎忽。儒者固當如是乎。此二本。著李鳳翥明白回奏。

詩讖

休寧汪繹玉輪。康熙丁丑會試第三。庚辰殿試第一。癸未會試。以修撰充同考。賈楨行出其門。乞養親歸。乙酉命校全唐詩于揚州。事竣而卒。先是。賦唱日。馬上口占詩有歸計誼謀千頃竹。浮生只辦十年官句。

竟符其讖。著有秋影樓詩。是科榜眼實應李愈。探花栢城王鼐。王阮亭云。竹見愈書法。知其必爲鼎甲。果然。王鼐與甲辰李元振。兩榜眼皆出栢城。亦盛矣。

庚辰二名相

康熙庚辰科二名相。一桐城張文和廷玉。雍正四年。進所著性理一書。上諭此書發明聖賢之義蘊。爲後學之津梁。有益于身心。有關于品直。凡爲士大夫皆當身體力行。服膺勿失。可傳諸翰林矣。之文奉勅纂修明史三百三十二卷。積十有五年而成。義例爲唐宋以來諸史所不及。一溧陽史文靖貽直。官至侍郎。雍正七年。命赴圓明園軍機處學行一案。上命貽直往教道督臣高其倬。撫臣劉世明。遵旨教道。至園奏遵。其語有大凡人臣事君。不但當以身事。更當以心事。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人。此心惟知有君。而並不知有己。甚合上意。硃批云。高其倬、劉世明能從與否。尚當觀其後效。朕先慶得一堪爲股肱之史貽直矣。餘俱按律具題。奉旨。趙晉、王曰俞、方名、著即處斬。吳泌、余穆訥、員炳、李敬、程光奎、俟擬應絞。監候秋後處決。左必蕃雖行題參。但身爲正主考。不能迴別文字。又不能隄防夔寅。而于吳泌文章發到。關節內其實有三字。刪去二字。毫無知覺。着革職。見例案全集。晉字書山。王士禎門人。卜其必登鼎甲云。

癸未鼎甲不利

康熙癸未鼎甲多不利。會狀王式丹。官修撰。以同年生科場事發。牽連對簿。久而得白。未幾卒。榜眼閻超晉。以編修充江南副主考。適閱節。伏誅。探花武進儀名世。官侍講。以詩諂年羹堯。上賜名教罪人。扁于家。並命在廷諸臣。作詩以刺。頒行天下學宮。命地方官嚴行約束。不許生事。

烟波釣徒

海寧查慎行。初名嗣璉。以字行。康熙癸未進士。還庶吉士。時胞弟嗣璟。官編修。族姪昇。官諭德。時稱三查。是年六月上賜鮮魚。慎行紀恩詩有筮餐秖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句。稱旨。一日忽奉內傳烟波查翰林。蓋時有查升侍行。故以別之。十八日。扈幸釣臺。召慎行赴皇太子行幄釣魚。東宮舉前烟波釣徒句。以示近侍。慎行和詩。復有烟簑雨笠尋常事。慚愧猶蒙記憶中一時傳爲佳話。

義門書本

長洲何焯。字屺瞻。少而奇顧。爲曹秋岳、王言遠器重。以崇明學生拔入太學。壬午。聖祖冬狩至涿州。時李文貞公侍直。上從容問曰。野寧有遺賢乎。公以焯對。召試。賜舉人。直南書房。禮部會試。不第。復欽賜中式。殿試二甲第三名。選庶吉士。命侍讀。只勒。府。散館。再留。丁艱。甲午。以文貞公再薦。始授編修。明年。有以蜚語中傷者。上自熱河詣問焯安在。即收之。命案所著黏籤以聞。書夾中有劾吳縣侵金一札。蓋並呈上閱。怒稍霽。摘數條。詰內侍。褻獄何問。反報。乃薄其罪。僅坐免官。年六十二卒。上聞。不怡久之。曰。何煩勞深可惜。傷還其官。賜侍讀學士。並賜子舉。焯于經史。閻觀博考。而貫之以一善。校讐必得善本。對乃已。書法精妙。人得之以爲拱璧。學者稱義門先生。

文肅不登戲

蔣文肅公廷錫。號南沙。常熟人。父康熙癸丑進士。官河南副使。生二子。長陳錫。乙丑進士。官鹽貴總督。謚

第一破題內。烟照樣寫一小封。于初七送與九思。九思知簾官運縣陳天立。是副主考親戚。將關節交付天立。入簾即面見。皆言泌是其相好。求中。許銀五百。厉考我自料理。面泌卷落在何容縣王曰俞房內。于二十一日酉時。天立見曰俞。假言是趙主考託我。曰俞尋山泌卷。見文字通順。是薦卷。得中。先是四十一年。揚州陳光奎于賑粥廠內。識得山陽縣方名。途相往來。後至光奎家。見所作孔子登東山一節題文有幾句好。光奎遂託方名。將所擬文埋場內。適名入簾。光奎卷適在名房。遂呈卷得中。名向光奎言及。曾借商銀八百。屬其代還。光奎許諾。當是時。兩號兩子弟齊中。衆口沸騰。必落據場後風聞。即行上聞。先是上料鄭試。貽賂主考。同考各官事發。時李振鄴四相。嚴重辟。家產籍沒。並刊通緝。如再有不顧性命。仍敢賄買關節。照此例治罪。至是上震怒。命戶部尚書穆和倫同三法司嚴加夾訊。除九思病沒。天立提罪自縊。餘俱按律具題。奉旨。趙晉、王曰俞、方名、著即處斬。吳泌、余穆訥、員炳、李敬、程光奎、俟擬應絞。監候秋後處決。左必蕃雖行題參。但身爲正主考。不能迴別文字。又不能隄防夔寅。而于吳泌文章發到。關節內其實有三字。刪去二字。毫無知覺。着革職。見例案全集。晉字書山。王士禎門人。卜其必登鼎甲云。

癸未鼎甲不利

康熙癸未鼎甲多不利。會狀王式丹。官修撰。以同年生科場事發。牽連對簿。久而得白。未幾卒。榜眼閻超晉。以編修充江南副主考。適閱節。伏誅。探花武進儀名世。官侍講。以詩諂年羹堯。上賜名教罪人。扁于家。並命在廷諸臣。作詩以刺。頒行天下學宮。命地方官嚴行約束。不許生事。

烟波釣徒

海寧查慎行。初名嗣璉。以字行。康熙癸未進士。還庶吉士。時胞弟嗣璟。官編修。族姪昇。官諭德。時稱三查。是年六月。上賜鮮魚。慎行紀恩詩有筮餐秖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句。稱旨。一日忽奉內傳烟波查翰林。蓋時有查升侍行。故以別之。十八日。扈幸釣臺。召慎行赴皇太子行幄釣魚。東宮舉前烟波釣徒句。以示近侍。慎行和詩。復有烟簑雨笠尋常事。慚愧猶蒙記憶中一時傳爲佳話。

義門書本

長洲何焯。字屺瞻。少而奇顧。爲曹秋岳、王言遠器重。以崇明學生拔入太學。壬午。聖祖冬狩至涿州。時李文貞公侍直。上從容問曰。野寧有遺賢乎。公以焯對。召試。賜舉人。直南書房。禮部會試。不第。復欽賜中式。殿試二甲第三名。選庶吉士。命侍讀。只勒。府。散館。再留。丁艱。甲午。以文貞公再薦。始授編修。明年。有以蜚語中傷者。上自熱河詣問焯安在。即收之。命案所著黏籤以聞。書夾中有劾吳縣侵金一札。蓋並呈上閱。怒稍霽。摘數條。詰內侍。褻獄何問。反報。乃薄其罪。僅坐免官。年六十二卒。上聞。不怡久之。曰。何煩勞深可惜。傷還其官。賜侍讀學士。並賜子舉。焯于經史。閻觀博考。而貫之以一善。校讐必得善本。對乃已。書法精妙。人得之以爲拱璧。學者稱義門先生。

文肅不登戲

蔣文肅公廷錫。號南沙。常熟人。父康熙癸丑進士。官河南副使。生二子。長陳錫。乙丑進士。官鹽貴總督。謚

文恭二即文肅也癸未欽賜二甲第四名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工繪花卉與惲南田敝貴後宮中極重之大抵以逸筆寫生而風神生動非謝超朋大筆有仙福者莫能爲之其他有設色極工者皆其客潘岸夢有兒年面短甚者面入一揖遂上坐曰某隄須槃某所才保無虞若在此不能成功稍額之已而思其人狀貌乃一武夫言復椎魯何以公然抗禮意頗不懌叱叱而醒次日上工次過張桓侯廟小住啜茶上塑神像宛然夢中人乃命停工卒益文敏

一榜二名盡

俞兆晟字叔顯海鹽人康熙傅臚傳臚者二甲第一名也由侍講學士督學江南諸生皆謁如先生禮論文外兼及詩畫以二者皆案所長也官至閣學兆晟畫兼水墨花草摹自陽脊山樵之勝得者無不珍之同榜馬豫字觀我陝西綏德人山侍讀學士督學浙江善墨竹脫去時習枯竿新笋各有風趣破石水涸亦佳閒作白衣大士像清寂而莊督學時屬員士子摹畫妙者無不脫其意去俱見畫徵錄一榜二名盡

館選分省

向例館選不分省以至邊省多缺李鍾義字雪原四川通江人康熙甲戌進士由庶吉士官太常寺少卿雍正四年疏言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不分省分大小俱有庶吉士元年癸卯漢軍及河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二年甲辰科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進士俱無館選之人請廣儲才之路上交部議准行今館選各省皆有自鍾義奏准始也

內翰林

高郵賈國維工書法侍書內廷食內俸上常以內翰林呼之登順天鄉榜以籍貫被劾發恩賜復會試落第又蒙特恩遴中探花

桐城方靈皐苞康熙乙酉解元丙戌會試中式未殿試欽賜中允累陞閣學辛卯以序戴田有南山集被逮詔獄減死論戍上憐其才釋不遣令赴館修書苞朱竹垞典試江南所取元也上命選制義頒行

夢桓侯

張文敏公照字得天華亭人善書康熙己丑庶吉士歷官至刑部尚書從來善書者皆讓文敏如元趙孟頫明董其昌本朝自梁詩正以治河蠡文敏外照一人而已文敏性地高明好佛其詩左磁右觸皆禪語也

學使之冠

長洲惠士奇康熙戊子解元己丑進士授編修補任粵東提學專以經學取士爲數十年粵東學使之冠

官至侍讀著有半農易禮春秋諸說歸耕人海等集

請託不行

宿遷徐用錫字壇長未遇時赴都試如廁見大肉塊遍身有眼知爲太歲用錫記書載鞭太歲者轉禍爲福因與家丁次第笞擊每擊一眼則遍身眼愈加腫潰甚藏痂遍提己丑進士以李文貞薦改庶吉士官至侍講乙未充會試房考關節不行有徐覺民者御史董之燧門生也以用錫不受請託聲之燧泰用錫把持科場密祖察其情將本發還

文襄治河書

靳文襄公輔字紫垣遼陽人康熙己丑特賜翰林編修改兵部郎中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右侍郎巡撫安徽十六年河決江淮上知其才命總督河道兵部尚書治河十年決排疏瀹因勢利導使三濟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卒謚文襄著有治河書十二卷河上至今設祠祀之柚堂筆談靳文襄過邯鄲呂祖祠見有題詩于壁云富貴榮華五十秋纔然一夢也風流而今落拓邯鄲道敢與先生借枕頭蟹跡未乾追踪其人乃秀水陳天裔也一見遂爲知己天裔名潢明測量之法復精奇門與文襄爲一人之交凡河防事宜得失疑遲並有先見一時河道以下諸員皆受業爲弟子二十三年五月上南巡于行在問靳輔曰爾有何等通今博古之人輔以陳潢對召見特賜參議道銜令配婁文襄祠

書畫得文肇法

王世琛字寶傳長洲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狀元明大學士鏊六世孫父銓字東發丁卯副榜官至戶部給事中善繪事書法世琛風度恬雅工詩文書畫得文肇法由修撰遷少詹事視學山左未竣卒于官是科榜眼歸安沈樹本字厚餘少時學於南邁獻西湖十景迴文稱旨探花長洲徐葆光字亮直亦以南邁獻詩賦稱旨授收入京是科不第欽賜一體殿試五十七年奉旨册封琉球賜一品服撰中山傳信錄著有二友齋集

好收名士

李紱號穆堂臨川人康熙壬辰庶吉士由編修歷官都察院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巡撫廣西總督直隸以疏河撫恤文錄落職紱爲人矜張愛才若命累章文衡好收羅名士以至下第者皆不服如辛丑充會試副總裁頗稱得人入館選者至六十五人之多前此未有也榜後下第者擁紱寓以石碎其門欲剪其鬚北城御史衙庫奏聞以紱不奏聞革職發河工効力復起官上常以紱爲人問康五瑞奏言紱詞采色人

淡墨錄卷八

雲結名字

武進趙熊詔號裳萼張翼公中喬長子也生前一夕祖夢神授一軸雲彩幡結熊詔二字遂以爲名果中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狀元官至侍讀是科榜眼桐城戴田有會元也以所著南山集鐫燬□□採花泰州繆沅字湘芷官至禮部侍郎

文勤理學

漳浦蔡文勤公世遠字聞之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之門選庶吉士是時文貞以程朱之學教後進公故習宋儒書既歸巡撫海康陳清端公請主鰲峯書院既已文貞卓然以聖賢爲必可學既歸巡撫海康陳清端公請主鰲峯書院雍正改元特召還朝授編修入內廷侍皇子講讀卯入酉出者十年歷陞至禮部右侍郎皇子親王非加其人乃秀水陳天裔也一見遂爲知己天裔名潢明測量之法復精奇門與文襄爲一人之交凡河防事宜得失疑遲並有先見一時河道以下諸員皆受業爲弟子二十三年五月上南巡于行在問靳輔曰爾有何等通今博古之人輔以陳潢對召見特賜參議道銜令配婁文襄祠

書畫得文肇法

王世琛字寶傳長洲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狀元明大學士鏊六世孫父銓字東發丁卯副榜官至戶部給事中善繪事書法世琛風度恬雅工詩文書畫得文肇法由修撰遷少詹事視學山左未竣卒于官是科榜眼歸安沈樹本字厚餘少時學於南邁獻西湖十景迴文稱旨探花長洲徐葆光字亮直亦以南邁獻詩賦稱旨授收入京是科不第欽賜一體殿試五十七年奉旨册封琉球賜一品服撰中山傳信錄著有二友齋集

好收名士

李紱號穆堂臨川人康熙壬辰庶吉士由編修歷官都察院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巡撫廣西總督直隸以疏河撫恤文錄落職紱爲人矜張愛才若命累章文衡好收羅名士以至下第者皆不服如辛丑充會試副總裁頗稱得人入館選者至六十五人之多前此未有也榜後下第者擁紱寓以石碎其門欲剪其鬚北城御史衙庫奏聞以紱不奏聞革職發河工効力復起官上常以紱爲人問康五瑞奏言紱詞采色人

畏其篇。雖好收名士。卻未得財賄。上始釋然。命纂修八旗通志。所著稗官初稿五十卷。門人四川安居關
撫王懇所訂也。

竹雲

王澍。字虛舟。號篤林。金壇人。康熙五十一年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改吏部主事。歷員外。澍以工書名海內。
有竹雲題跋。竹雲者。雍正丙午夏。南還經淮陰泛珠湖。仰見天際白雲如竹。十百枝枝皆具下有雲片若
怪石。儼然圖畫。同行沈凡民曰。此先生渠老之徵。爲作刻章。初秀水錢香樹見澍于京邸。左圖右史。見其
積帖至梁楷圖。昕夕丹鉛。辨析窮苦。嘆不少置。戲曰。子欲爲張伸楊柯丹邱其人耶。澍曰。人皆有癖。樂此
不疲也。所著有法帖考正。尤爲精覈。

壬辰三鼎吉

壬辰三鼎吉。一顯。一闢。立字候君。長洲人。以散館例外用。不就補。歸不出。著秀野草堂元詩選初二三集。注
昌黎。藏柳二家詩注。一杜詔。字紫綸。無錫人。以養親歸不出。與道士綦連。僧天鈞。結九龍三逸社。選唐詩
即鼎集。一程夢星。字伍喬。取南唐書伍喬居廬山見星而名。不就舉。歸。註李義山詩。皆同榜進士。

原祁高弟

王敬銘。字丹思。嘉定人。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狀元。授修撰。工畫。爲太倉侍郎王原祁高弟。是科會元爲歸
安孫見龍。

贊見十二兩

溧陽任闇枝。字香谷。工制藝。未遇時。走田壟上。過一人。口喃喃。一刀。手持兩刀。披髮赤面。見闇枝偃身面過。
行半里。入奧者之家。知爲煞神。入卜非必貴。後登康熙癸巳榜眼。雍正元年。山編修督川學。時無學田養
廉。奏明諸生贄見以十二兩爲止。貧者減半。人情悅服。六年。陞閣學。奉命偕副都御史杭宜祿使安南。國
王備龍亭以迎。復命稱旨。陞工侍。晉禮部尚書。

舉人入直內廷

魏廷珍。字君璧。直隸景州人。以李文貞公薦。山舉人入直內廷。同王蘭生、梅瑴成在館充校對官。編纂歷
淵源諸書。當被命與大學生李文貞恭酌學習樂律韻學。癸巳探花。官至工部尚書。

千叟宴詩

吳文節公襄。字七雲。晉陽人。癸巳庶吉士。初襄父興一僧寄。僧來輒留手談。僧患足疾。坐山中。一日。其父
見僧自外至。問之不答。徘徊後宅。跡之。內根夫人生子矣。山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康熙壬寅。襄年六十。春
二月。恭逢千叟宴。襄與焉。謝恩詩有六句。今列千官宴兩榜原登萬壽科之句。見片刻餘閒錄。

孫文定奏疏

孫嘉淦。字錫公。號懿齋。山西興縣人。康熙五十二年聯捷。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以直言敢諫。受知
世宗。雍正四年。奉上諭。孫嘉淦居官聲名頗好。着提督順天學政。五年。前舉臣吳襄任滿。保舉生員張鎮、

王澤新、劉鵬振、朱函夏四名。不稱旨。命嘉淦重舉。陞刑部左侍郎。辦理吏部侍郎事。仍彙管順天府尹。國
子監祭酒事。八年庚戌會試。充副總裁。先是。蔚州宗伯李滸滸爲祭酒時。彙題名諸碑而鏤之板。自開宮
德五年林震榜始。迄今十有餘年未刻。是科嘉淦爲考官。又總司成。始續刻以補之。歷陞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乾隆十年十一月。秩滿册內。有編趕將邦豁致死族匪一案。嘉淦力爭以爲不可。因上疏曰。查舊例
同族之中。果有兇悍不法。偷竊奸究之人。倘事起一時。合族公憤。不及鳴官。以家法致死。報官審明死者
所犯應死。與不應死者。將爲首者分別擬杖。予誡等免抵。副于乾隆二年五月內。據蠡吾鄒奏稱。舊例雖
屬體順人情。但恐朋比串害地方官。豈能洞燭無遺。倘良民間時有誣抑。奏請酌酬。經刑部律例館議。稱族大人衆。賢愚莫辨。誠以富面招怨。剛直而致仇。一人煽誘。衆相
附和。甚挾微嫌。報圖報復。因而混指串害。雖免寃抑之處。況生殺乃朝廷之大權。如有不法。自應明正刑
章。不宜假手族人。以開其隙。奏請嗣除在案。臣等伏思舊例。乃一時創懲兇悍權宜之法。行之久遠。必滋
流弊。夫族衆之中。愛憎多端。或以侮慢招衅。或以強而生嫌。或假義忿以樹己威。或借公義以恨私怨。一
家強悍論于先。衆懾威附和于後。倉猝致死。情罪難明。如一家之中。莫尊于祖父母父母。其子孫若違犯
教令。毆之殺之。宜無不可。然毆殺則律應滿杖。故殺則律應杖六十。徒一年。是祖父母父母之于子孫。尚
且不得擅殺。何況其他。再提奏例內。卑幼不得犯尊長。犯則依故殺伯叔母姑兄姊律科罪。尊長殺卑幼。
亦按服律擬。誠以倫紀攸關。防微杜漸也。夫以朝廷之尊。明制勅法。于凡應死之罪人。猶令法司詳加核
議。至于法無可逭。必令三次駁奏。望天子之用刑。如此慎重。奈何任匹夫之好惡。操生殺之大權。橫行于
一族乎。是豈有之例。必不可存。族匪之條。不須另設。于比擬定罪。則當臨時參酌。虛衷援引。務使輕重得
宜。方爲允協。至所稱族人致死族匪。則死者必有罪之人也。其人罪應死者。則有本犯應死而擅殺之條
矣。不應死而拒捕者。則有拒捕格殺之條矣。毆殺之者。則有不拒捕而擅殺之條矣。束縛之勒埋之者。則
有已就拘執而擅殺之條矣。等語。奉旨交都議。部覆擬。令將邦豁以卑幼臨時拒捕。似應比照拒捕律減
等。查拒捕之條內。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殺之。及因逃走。捕者逐而殺之。若四窘迫而自殺者。皆勿
論。若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殺之。各以鬬殺傷論。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又律註。以捕亡一時忿激
言。若有私謀另議等語。律意誠屬詳明。律註更加慎重。蓋應捕之人。
有私謀。仍分別另議。此指捕亡之條而言。與謀故致死族匪不全。至
依律究治。若預蓄殺機。糾相毆謀。肆行慘殺。則謀故擅然。豈得藉義忿公議之名。遂與捕亡一律科斷而
竟無區別乎。不惟卑幼不可以此加于尊長。即尊長亦不可以此施
在辦理此等案件。其中情節。果有一綫可原者。誠經刑部聲明。或奉
改擬監候者。不一而足。又何皆專任重律以爲治乎。應無庸議。奉旨依議。乾隆四年。授由東副總河。是年
陞兵部尚書。直隸總督。乾隆四年。協辦大學士。卒。予祭葬。謚文定。嘉淦立朝剛直。多面折廷爭。不避權貴。
天下想望丰采。故乾隆初年。有匪人託嘉淦名作假疏。後得其人。置于法。

時文

上海蔡嵩.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初年.由編修督學雲南.奏請時文以黃淳耀爲宗.刊示士子.上諭云.朕殊不以爲然.復又奏請以唐順之易之.而以本朝熊伯龍、韓菼、韓菼添入上又諭云.此二臣文名固不待言.但古人已往.後人尚有偏私之論.何況本朝人物耶.汝自爲猶可.不便批定也.

嚴禁那督捐官

向日貞.字一存.成都人.康熙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授廣東道御史.因捐納例開.各官多私那國帑.捐陞納職.因而虧空.雍正元年.上諭嚴禁那督捐官.疏曰.國用資于錢穀.錢穀寄于有司.州縣責成.首在嚴查.乃有不法之員.視捐款爲俸進之階.借國帑爲營私之具.開捐例.百計求成.權移公帑.物遂私謀.先用卽用爲自己而捐陞.盈百盈千.爲子弟而納職.而又巧于奉迎.工于趨奉.上司素受其重賄.臨時顧惜其私情.曲爲徇庇.轉接後人.陞者居于局外.旣謝責而不擠.受者陷其彀中.雖後悔而莫及.卽新任豁有剛常.堅詞不接.乃上司唧其風怨.必至中傷.乃如之人.上虧國帑.下累後官.貽害甚于盜臣.侵蝕工于鼠竊.請著定例.嚴加處分.上司有隱護之員.無論離任現任.令其賠補.子弟有捐納之職.不拘先用後用.革其職.養贍.俱無所出.上聞之.問其兄戶部尚書廷玉.遂以實對.上命河撫田文鏡酌給盤費.文鏡議.夫馬自不便取給地方.以至派累.議每歲夫馬銀一千六百兩.籍修銀一千兩.養贍家口銀一千兩.供給雜用銀二千兩.每歲六千六百兩.三年總當銀二萬兩.故河南學臣養廉較他省獨優.自文鏡爲廷玉弟廷璐始也.

學政告病

仁和沈錫轂.康熙戊戌探花.提督山西一年餘.以患病解任.

幾筵之失

錢塘徐本.康熙戊戌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安徽巡撫.雍正七年.奏報各屬麥收分數.有幾分幾筵之語.上諭云.不知所謂幾筵者如何見之.甚覺可笑.傳旨申飭.本復具摺請罪.上諭幾筵之失.尙爲小過.無非欲汝務實爾.官至工部尚書.大學士.

布衣奉使

孫致彌.字愷似.號松坪.嘉定人.明登萊巡撫火東公之子.康熙初.靖南王三世子哆囉額駙耿精忠逆.舊禕也.能詩.嘗與致彌唱酬.因言于上.上方命御前大臣採訪朝鮮文獻.致彌以布衣賜二品服.隨軺槖遣從往.士論榮之.奉使詩有"廿又漫教從博望.馬周只恐負常何."謂鳴鳳兩侍御.及正公太保也.戊戌始登進士.改庶常.入直內廷.假歸.又以民爭復溝事罷.旋得釋.補散館.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卒于京.有秋芳堂集六卷.

聊城二狀元

康熙六十年辛丑.狀元鄧鍾岳.字東長.號悔齋.聊城人.聊城自內戊闈科.傳以漸後.鍾岳繼之.一縣二狀元.亦盛事也.工詩法.友愛諸弟.或暮歸過時.必俟于門.諸弟不敢夜出.大魁後.同年百七十餘人.無一不狹洽款曲.朝議推重之.乙卯江南副主考.隨督學江南.著有寒香閣集.是科榜眼爲編修長樂吳文煥.探

花吳應棻.榜名應植.以避諱改名.字小眉.康熙乙未進士.工詩.好寫墨竹.嘗于扇上寫竹石小景.錢銀蛩主敬見之.題云.澹烟濃墨掃雲牕.胎脫東坡鳳尾窗.又見蟹爬沙滿紙.千秋一炷周菱溯.菱溯臨摹所

墨竹

歸安吳應棻.榜名應植.以避諱改名.字小眉.康熙乙未進士.工詩.好寫墨竹.嘗于扇上寫竹石小景.錢銀蛩主敬見之.題云.澹烟濃墨掃雲牕.胎脫東坡鳳尾窗.又見蟹爬沙滿紙.千秋一炷周菱溯.菱溯臨摹所

興利除弊

成文.康熙五十四年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滿洲人.雍正元年正月.引見妄奏.上以爲不知所陳何語.暨令諸翰林各據所知條奏.成文摺內有興利除弊等語.上以皇考治人有何弊.朕何以除之.又奏請八旗十五歲以上俱令讀書.如此則挑取護軍.復用何人.又復懇辭教習二十阿哥之職.可謂狂妄胆大.若革職.跟隨二十阿哥行走.若改過則已.不必鎖拿監禁.

戊戌會狀

康熙五十七戊戌.狀元當熟汪應銓.字杜林.官至贊善.會元則嘉善楊爾德也.應吉士.改給事中.視學廣東.

河南學政養廉

康熙戊戌榜眼桐城張廷璐.字寶臣.大學士英第三子.督學河南.除夫馬取給地方外.其幕友束修.家口養贍.俱無所出.上聞之.問其兄戶部尚書廷玉.遂以實對.上命河撫田文鏡酌給盤費.文鏡議.夫馬自不便取給地方.以至派累.議每歲夫馬銀一千六百兩.籍修銀一千兩.養贍家口銀一千兩.供給雜用銀二千兩.每歲六千六百兩.三年總當銀二萬兩.故河南學臣養廉較他省獨優.自文鏡爲廷玉弟廷璐始也.

學政告病

仁和沈錫轂.康熙戊戌探花.提督山西一年餘.以患病解任.

幾筵之失

錢塘徐本.康熙戊戌庶吉士.授編修.歷官至安徽巡撫.雍正七年.奏報各屬麥收分數.有幾分幾筵之語.上諭云.不知所謂幾筵者如何見之.甚覺可笑.傳旨申飭.本復具摺請罪.上諭幾筵之失.尙爲小過.無非欲汝務實爾.官至工部尚書.大學士.

布衣奉使

孫致彌.字愷似.號松坪.嘉定人.明登萊巡撫火東公之子.康熙初.靖南王三世子哆囉額駙耿精忠逆.舊禕也.能詩.嘗與致彌唱酬.因言于上.上方命御前大臣採訪朝鮮文獻.致彌以布衣賜二品服.隨軺槖遣從往.士論榮之.奉使詩有"廿又漫教從博望.馬周只恐負常何."謂鳴鳳兩侍御.及正公太保也.戊戌始登進士.改庶常.入直內廷.假歸.又以民爭復溝事罷.旋得釋.補散館.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卒于京.有秋芳堂集六卷.

聊城二狀元

康熙六十年辛丑.狀元鄧鍾岳.字東長.號悔齋.聊城人.聊城自內戊闈科.傳以漸後.鍾岳繼之.一縣二狀元.亦盛事也.工詩法.友愛諸弟.或暮歸過時.必俟于門.諸弟不敢夜出.大魁後.同年百七十餘人.無一不狹洽款曲.朝議推重之.乙卯江南副主考.隨督學江南.著有寒香閣集.是科榜眼爲編修長樂吳文煥.探

花爲河南上蔡程元章字庭文官至倘書雍正九年總督浙江上命效法李衛而元章事事與衛齟齬人服其剛直

再開浙江鄉會試

王蘭生直隸交河人以李文貞公鵬與魏廷珍、梅穀成入直內廷編纂律曆淵源康熙六十年辛丑不第欽賜舉人一體殿試二甲一名改庶吉士授編修四年海寧查嗣庭案起奉旨停浙江鄉會試特命蘭生督學浙江閱三年閱生卷士風不變上諭准其照舊鄉會試官至閣學

八仙台

黃之雋字石牧號唐堂華亭人鹿樵博學鴻詞康熙辛丑二甲二名庶吉士在館日聚同卷八人爲八仙會以杜甫飲中姓氏爲上八仙人取其一以自署又以世俗所傳鍾離權呂巖分署之爲下八仙彼以上八仙呼此以下八仙應故爲參錯不得呼雅字呼牟兄呼者謂由編修至中允提學福建鴻級歸不出優游林下十餘年卒著有香屑集十八卷昔集唐人句爲香奩詩凡古今體九百三十餘首對偶工整頗若天成而一一如自己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元宵聯句

錢香樹先生謂陳章、嘉興人康熙辛丑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刑部侍郎在籍食倘書俸先生早歲以詩名亞于長洲沈德潛天下稱詩者必歸二公自館選後受知今上凡聖駕南巡御製詩俱寄沈與先生賜和異典也先生舊宅在金陀坊先大夫石亭公令秀水時予以諸生隨任命受業門下時值戊寅聖駕南巡召試諸生題爲泰嶽作頌先生命予擬作余有不校還自織非彈却成九句先生閱之驚嘗云昔年曾侍上于乾清宮元宵聯句上思如湧泉言言珠玉僕得一聯云風圍謝家絮銜點洞庭橙一時王公大臣皆推僕爲五字長城圍不敢當今見足下九字韻一聯與前事足相印證也他年成進士入翰林聲名雀起余日望之後于癸未入翰林先生視萬壽來京年已七十矣見之甚喜曰昔言固不謬也孟文端樹齋集十卷大司農汪山敦謹堂序

辛丑多名臣名儒

康熙辛丑科名臣名儒多出其中官尚書者一秀水錢陳羣官侍郎者二鄞縣鄧基、勵宗萬官總督者二上蔡程元章冠文事越五十餘載三遇撫者四新喻安斯盛一齋遂陽喬世臣丹棨安居王恕中安正白旗漢軍孫國璽名儒則會稽魯曾煜歙人秋塍孝感夏力恕宜興儲大文六雅閻謝道承又紹金谿鄧鍾巖歸安陸奎勳陸堂皆是科庶吉士也

硃批謝摺

湖北巡撫王士俊、貴州平越人雍正十年八月上賞士俊花翎蟒袍靴帽長命玉液上覽之批云汝只被身何及頂踵核算足脊雖入肺腑人皆以爲笑論者謂慕寶所爲而士俊亦失檢云

淡墨錄卷九

甄別翰林

雍正元年二月上諭大學士張鵬翮、尚書田從典、徐元夢、朱軾、侍郎張伯行、李紱會同滿漢掌院學士將翰林詹事府官員有結黨營私援引請託每遇科場通同作弊者甄別勒休

迴避卷

雍正元年特恩加科有因迴避考官不令應試者派大臣擬題奏請候上點出於內閣考試是科鄂試畢上特派大學士王頊齡尚書勵廷儀吏部侍郎史貽直戶部侍郎張伯行、李周望兵部侍郎阿克敦副都御史李紱同南書房翰林檢閱落卷

南書房

雍正癸卯歲元金壇于振榜眼上元戴瀚探花湖廣鍾祥楊炳上以登極恩科應格外施恩俱著在南書房行走特恩也

論題用孝經

聖祖時鄉會試二場以孝經爲論題後改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雍正元年上以宋儒雖足羽翼經傳不若聖言之廣大悉備本年會試二場論題宜仍用孝經

男三號

周學健、江西名七、癸卯鄉試題爲學而優則仕一節、文思幽奧、房考張不能句讀、怒而批抹之、歸寓、忽聽語聲自批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忝然作房考乎、家人以爲中風、急呼各房考檢視之、見所抹卷乃語聲自批其頰曰、如此佳文、而汝不知、尚忝然作房考乎、家人以爲中風、急呼各房考檢視之、見所抹卷乃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多士也、副主考德公、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多士也、副主考德公、曰、試薦之何如、時正主考爲禮部侍郎任蘭枝、閱捲爲曰、試薦之何如、時正主考爲禮部侍郎任蘭枝、閱捲爲曰、此奇文、通場所無、可以冠多士也、副主考德公、方擬第九上、倘其醒省之、德問何字號、曰男字第三、曰不必閱文、竟定解元可也、任問故、曰、我輩方酣、忽方擬第九上、倘其醒省之、德問何字號、曰男字第三、曰不必閱文、竟定解元可也、任問故、曰、我輩方酣、忽見金甲神向我賀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果男三號、非其驗乎、榜定後、探問張房考嘵語、涅然不知見金甲神向我賀曰、汝第三兒子中解元矣、今果男三號、非其驗乎、榜定後、探問張房考嘵語、涅然不知也、

指頭畫

奉新帥念祖、字德宗、工制藝、與周學健齊名、工畫、以指頭墨作花草、間寫山水、俱有逸趣、

號舍考房官

向來各省鄉試房考、凡州縣官由科甲出身者、只許入闈一次、雍正元年五月、奉上諭、考官鑒拔爲主、何論曾否入闈、嗣後凡過鄉科、各省督撫臨場調齊科甲出身之員、不論已未分房、監臨試以時藝一篇、其文理優長者、爲內簾房考、荒疎者、供外場執事、

湖北湖南分開鄉試

雍正元年七月、奉上諭、湖南士子赴湖北鄉試、必由洞庭湖、六七月間、風浪尤險、間有覆溺之患、著分湖北、湖南兩闈考試、即於明年、預備場屋、

奴才

八月十六日、吳郡尚書、侍郎、隆科多奏旨、大臣亦稱奴才、奴才亦稱奴才、此兩樣不好、嗣後凡啟奏、俱令稱臣、

進士不限額數

癸卯九月、會試、禮部請定取中進士名數、上定一百八十名、仍論總裁朱軾、張廷玉、此外不拘省分、不限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

編檢揀選府道

康熙時、編檢多至二百人、進士五六十人、今尚有百數十人、上恐人才混之間、散思多方、錄用、雍正元年十月、奉上諭、著內閣大學士、會同掌院學士、乘公擇其學優王書清、譯者、留館辦事、修書外、其或才具練達、可當科道吏部之選、或長於吏治、編檢可爲府道、應令詹事、侍讀、侍講、庶吉士、可爲州縣者、一一分別具奏、

殿試賜火爐

向例殿試進士在丹墀、癸卯年十月二十七日殿試時、天寒祇冰上特令移太和殿內兩傍、並令太監多置火爐、令殿內和暖、使諸貢士得盡心作文寫卷、世宗之優待讀書士子如此、

傳臚榜下授職

癸卯殿試、上以元年特開恩科、所拔狀元于振等、應格外施恩、並二甲第一名張廷珩、即授檢討、俱著在南書房行走、並命派隆科多、張廷玉、張伯行、岳德、檢選、務得文行兼優之士、據爲應書士、除四人外、又遴沈淑等五十七人、從前來有也、是科名臣如尹文端公繼善、陳文定公宏謀、皆在選中、

晚香園

尹文端公繼善、字望山、鎮黃旗人、由翰林歷官至兩江總督、大學士、士民愛戴、暇則同幕客袁枚、張詩酒唱酬、至今猶想其丰度、入閣後、上賜鄂第內築晚香園、日夕讀書其中、乾隆二十九年、余爲應書士、適公爲大教習、有晚香園詩、用杜甫何將軍山林十首韻、命諸書士和、予詩有園同司馬樂、人比潞公清句、蓋園名用惟有黃花晚節香而名、故以潞公獅樂與潞公比之、紀其實也、

亂判

陳文定公榕門、廣西臨桂人、由翰林歷官江蘇巡撫、兩廣總督、吏部尚書、大學士、生平言行不苟、嘗讀宋子名臣言行錄、慕司馬光爲人、嘗到家傳集行世、先是幼時狀亂判云、人原多道氣、吏本是仙才、果如其言、著有訓俗遺規等書、

朝考之始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諭、新科進士于引見前、朕欲先行考試、再引見、一應仍照殿試預備、朕將詩文四六各體出題、視其所能、或一篇、或二三篇、或各體俱作、悉聽其便、此即今朝考之始也、

奏摺草行

郁陽張大有、康熙甲戌應吉士、雍正二年爲漕運總督、奏言寫字手顫、請奏摺代書、上諭云、忙時令人代書亦可、若密事仍須親寫、即字盡粗大、潦草行草、亦屬無妨、辭達而已、敬不在此、

不安靜

上諭編修高承若、從前科場作弊招搖、今准鄉試前、又不安靜、著革職、其弟應吉士承芬、亦歸進士班、遇考差之始

雍正三年、上諭各省學政、與正副主考、朕皆就其爲人譚論者、此皆由中式後、荒疎年久故耳、若將應差翰林、並進士出身各部院官查奏、俟朕試以文藝、再行差委、

事類曹鎔

直隸安州陳嘉華、雍正二年甲辰狀元、未過時、每至之處、必書明曹鎔不可一條、人不解其意、咸問公少年時讀書靜室、竹有東隣之窺、公正色拒之、事類曹鎔、果登大魁、見柚堂筆談、官至禮部尚書、是科榜眼高鄒王安國、探花錢塘汪德容、

白海棠

靜海尚書胡文忠公杜詢、立朝端凝、嘗爲人端、雍正壬子奉檄東還里、第中有公植海棠、當秋吐花、色甚豔素、人咸異之、門人梁溪鄒鍾修畫爲圖、皆有題詞、

劉張姚二姓藏

請城劉文正公統勳、字延清、雍正甲辰應書上檢討、入直內廷、累官都察院左都御史、立朝剛直、大多憚之、時桐城張姚二姓、布滿中外、大學士張廷玉、與伊敏前姚文然本係一族、科第衆多、仕宦實盛、至今名卿上數十人、臣聞聖祖仁皇帝時、曾勑廷臣中有陞遷太速之旨、特諭停止陞轉、原任大學士王熙之孫王泉曾、亦在其內、臣以爲宜倣此意、將張姚兩姓、部册有名者、視歷近支、累世密戚、現在之員、開列奏聞、三年以內、除特旨陞用外、其餘一槩停陞、過有參罰、照例參革、奏聞上交部議、吏部覆奏、臣部官册所載張姚兩姓、出仕各員、與左都御史所奏詳加核對、張姓在京官員、侍郎張廷璐、編修張若靄、主事張曾、張若宜、中書張鈞、外任官員、浙江布政使張若震、編建寧縣知縣張若靄、山西曲沃縣知縣張若茎、山東泰安縣知縣張廷珸、其姚姓仕者、江南淮徐道姚廷棟、廣東惠潮道姚孔鋐、山東曹州府知府姚興寶、浙江杭州府知府姚淮、署布隸大名府通判姚孔歐、河南中牟縣縣丞姚孔鉞、貴州貢舉、州同姚孔鋆、廣西思州府經歷姚興謀、其原奏未經啟入部册有名、有河南辭答縣縣丞姚孔鐸、江南元和縣丞張曰謨、以上張姓出仕者十三員、姚姓出仕者十員、惟姚孔鋐係大學士張廷玉之甥、孔鉞係張廷玉之堂侄、臣等核其陞轉、在京侍郎、在外司道知府、多由特旨簡用、亦有督撫保題陞用之員、或因大學士張廷玉爲皇上簡用大臣、本人稍存於卑之念、該管上司或有瞻顧之情、亦未可知、臣等酌議、將張姚現任之員、開列名單、行文在京各部院、在外各該督撫、令其察看、嗣後除臣部論俸仍應照例陞轉外、如有才具優長、應行保題者、應於摺內將該員係大學士張廷玉親戚之處聲明、與臣等確查、該員歷俸深淺、是否合例、處核辦具奏、如不能稱職、亦令據實糾參、務一秉至公、不得稍有瞻顧、庶舉措咸得其平、而本人亦愈加謹愼矣、奉旨依議、一時朝議翕然、服其不避嫌怨、

公祭文正

諡城相國乾隆二十八年署陝甘總督、時伊犂用兵、上諭督理糧儲、大將軍兆惠方銳意進取、而軍糧以路遠運遲、奉旨劉統勳看車職、發往軍前披甲、若以爲士可殺而不可辱、欲乘京師就典刑、亦惟其所願、旋伊犂平定、復還原職、歷東閣大學士、總理吏部、四十三年夏、早朝、五鼓乘轎至東華門、從者詣降、則已端坐轎中、而通鼻垂玉箸長尺餘、斤部倘書額爾德納隆安奏聞、上震悼輟朝、即日冕服親至東直門臨市賜奠、撫屍大慟、時子姻官江西糧道、陛按察使、未歸、撫其孫慰之、諡大臣勳上迴蹕、上登輦哭、至乾清門又哭、詔軍機大臣曰、朕失一股肱矣、

汪文端書法

汪由敦、字師老、休寧人、幼穎異、讀書日數行俱下、初名良金、十歲就試、未售、改今名、徽人商杭者、令甲別立商籍、由敦年十九、遊浙中、循例入試、補錢塘縣學附生、故又爲錢塘籍、時徐元夢撫浙江、聞其名、延致

幕中、纔元夢入爲工部尚書、由敦以國子監生、僧入都、雍正元年、疏薦引見、充明史館纂修官、故事、吏局編纂、例用詞臣、由敦以諸生被命、時論榮之、二年三月、舉順天鄉試、八月、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皇上初即位、授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仍兼譯官、館卿向無編纂記注者、由敦以文學夙著、上所知、故有是命、乾隆元年、入直南書房、授內閣學士、六年、授兵部左侍郎、八年、充纂修謄錄官、轉戶部、授工部尚書、轉刑部、十一年、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入直軍機處、丁卯、金川方用兵、皇上咨諏廣運、指授方略、且數千百言、由敦視草、援筆立就、無不當上意、十四年、金川平、加軍功三級、旋加太子少師、協辦大學士、俄以代原任大學士張廷玉陳奏事、兼職、留尚書任、視河、十五年、四川學政朱荃以罷歛、由敦實舉荃典試、復革職、仍理兵部侍郎事、自媿、十六年、補戶部右侍郎、復奉命勘永定河、時積水爲患、有言宜別開新河、導海者、由敦偏歷沿河州郡、度地形勢、議以纂水爲患、由河身淤淺、節清之、實自息、別開新河、未見其利、且久復淤無益、又當壞民田廬無算、宜仍舊便、奏上、報可、十七年、授工部尚書、十九年、加太子太傅、纂理刑部事、敘平準噶爾功、得軍功加三級、自準噶爾出師以來、由敦偕同事諸臣、晨夕進見、日數四、時或屏從、召對帳殿、亦如之、二十一年、轉工部、二十二年、轉吏部尚書、二十三年正月、卒于官、年六十七、益文端、由敦學問淹貫、於書無所不窺、爲文章典重有體、官翰林、朝廷大制作必屬之、一時奉爲矜式、其他經版序紀、及古今體詩、俱爲時所傳誦、著有松泉集二十六卷、尤嫻歷代掌故、前後考定樂章、祭器、鹵簿、及朝會、升祔諸大禮、皆斟酌古今、煩然爲一代制、爲人沉靜寡言笑、喜愠不少見於色、遇事有識斷、定于中、不以議論捷給相尚、當奏言紛沓、徐出一語、聞者脈心、以爲不可及也、氣度端凝整暇、極倦慵中、亦從容不失條理、卒、皇上親臨其喪、哭之慟、賜陀羅尼經、以殮、賞內庫銀二千兩、經理喪事、由敦尤工書、卒之後、皇上命裒輯勒石、凡十卷、筆法深穩遒勁、如其爲人、見餞維城所撰本傳、

淡墨錄卷十

重開浙闈

雍正六年李敏達公衛爲浙撫。同學政王蘭生及王國棟先後奏稱。兩浙士子。感恩悔過。痛自改除。奉旨七月屆鄉試之期。浙省士子仍准照舊鄉會考試。

硃批旁註

雍正初上覽章疏。及內外臣工奏摺。皆隨問隨批。若遇軍機要事。或與廷臣商酌。詳細批明。多有于摺內旁註者。堆積甚多。莫不硃批滿紙。竟有欲辦事。面無事可辦之時。不少暇豫如此。

戒急用忍

雍正丙午。上與朱綱言。聖祖賜朕眼鏡。朕眼日原不假。今精明。是聖祖升遐之時。因痛哭出淚。較少時反覺倍好。假此人言哭多傷目之論。未確。彼時朕在養心殿辦理政事。坐臥不離此處者三年。而三年內有遇某天。未有如此殿之涼者。朕曾據聖祖遺訓戒急用忍。故殿中扁額。即用此四字。仍敬書上諭二字於上。東陵闕扁額。取惟仁二字。對聯云。諸惡不忍作。衆善必樂爲。西扁額。取惟君難三字。對聯云。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上皆云。宰殺耕牛。是必用錶。有謂宰牛不能耕地。止可屠宰者。殊不足信。如救

爲神所弄

雍正丙午。江南鄉試。某時聘近省中科。司分校事。有張墨者。科分久。自居前茅。每晚焚香。拜視神佑。如有陰德。求暗中指授。各房交其疑。相與弄之。折一細竿。伺其燈下閱卷。有所拿則于窗外以竿挑其冠。纔巢鬚以爲神。拜如前。求示衆房復以竿挑之。顯遂不復閱。直捧卷上堂。時未考爲沈近思。已寢矣。聞即門求見。告以神明指示之故。近思閱其卷。笑曰。此文甚佳。取中有餘。君何必神道設教乎。衆房嗤不敢言。及榜發。此卷已在中中。各譁然告蠡曰。我輩弄君耳。蠡正色曰。此非我爲君等所弄。乃君等爲鬼神所弄耳。人亦折服。

一點紅

彭啟豐字翰文。長洲人。雍正五年丁未會狀。官至刑部侍郎。轉禮侍。告假歸。值鄉民有侵田掃墓者。出券約爲證。原中係公名。蓋公爲諸生時事也。縣令不察。遽出票拘之。公于票尾書一絕。令役持去。有自從御筆親除後。又被琴堂一點紅句。令大慙。親祭門謝焉。是科榜眼爲福建德化鄧啟元。探花爲江南通州馬宏琦。

小山花卉

鄒一桂號小山。無錫人。丁未進士。改庶吉。復改御史。歷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工花卉。分枝布葉。條幹自如。設色明淨。清奇冶豔。惲南田後。不能見也。

詩盡敏捷

張鵬翀字天扉。號南華。嘉定人。性頴異。讀書如宿習。雍正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鵬翀天才敏捷。在館時賦雁字詩。日未晡。成七律三十章。兼工畫。捷同于詩。乾隆二年丁巳。御試乾清宮。是日乘副臣見日未亭午。有授卷者曰。必南華也。果然。先是。上天縱多能。文不加點。詞臣中擘可屈和者。至是心賞之。取高等。官至正卿。畫微錄云。南華山水師元四家。尤長倪黃法。雲峯高厚。沙水幽深。筆清墨潤。兼有鏡臺石谷之風。洵畫家之後勁也。

丈量蜀地

雍正六年二月。奉旨查丈四川地畝。欽差給事中兪維新、馬維翰、御史吳鳴虞、吳濤及庶吉士、中書、各員。到川會同巡撫憲德。分駐地方。協同四川四道丈量。鳴虞駐丈成都松茂道。維翰駐丈永寧道。維新、維翰、先丈完。調回鳴虞駐丈重慶道。維新駐丈及家人分得。又受刁民劉宗漢賄八十兩。囑將新都縣前明大學士楊廷和墳墓祭田越界侵佔。物議沸騰。撫奏革職。命維新重丈。維新即親往清編。明白開示。漸次清丈。人心悅服。而濤丈川東重慶、保、順四府地本邊圖。濤性稍鈍。夔州萬縣百姓聚訟丈量不公。赴轅申訴。又命維新復丈。密奏爲百餘治。閱七月四路告竣。未幾。吳濤亦被參。奉旨以高維新補授四川布政使。馬維翰署按察使。憲德保薦也。未幾。以條奏不稱旨。皆被黜去。

陝西鄉試。署歷隰道修盤。戲用陝西土語。作頌聖表文。借以譏誚陝西士子。經巡撫頒色。以科場重地。玩視大典。妄肆論笑。參奏部議照捏造訛言。刊刻傳播。杖一百。流二千里例。奉旨依議。雍正十三年事也。

乙字

乙卯四川鄉試。二場內簾交出主考官表題。內寫凡有條奏。悉乙夜披覽。俱提頭寫。時提調官爲監驛道顯登。傳諭士子不用擡寫。以至通場懸字下一槩將乙字塗改。顯涉疑貳。撫臣題參。罰俸一年。其奏疏云。如果錯悞。例應照例傳進內簾改正。況非錯悞。何得擅改。輕率之咎。誠不能爲顯登覓也。

生員條陳時事

雍正六年。山東濟寧州廩膳生員陳楹條奏。查科場主考房官。專司閱卷。至臨提調監試等官。各有外簾執事。原無先閱試卷之例。誠恐于交卷時。隨手翻閱。或有指示改正字句等弊。亦未可定。上交部議。如所請行。以生員得條奏時事。亦異數也。

不念祖父

雍正六年四月。直隸布政使張適。按察使魏定國。夾死貧相可。都御史奏請正法。上以適係原任大學士張玉書之子。不念祖父。本應照擬。但念張玉書一生小心謹愼。効力多年。從寬免死。發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

歲不禁

雍正六年。李振裕奏。鄉邑之中。共爲神會。斂錢演戲。奏請禁止。六年三月。魏廷珍奏。將逢禁演戲之保長。各杖八十。發落。舉上諭。村儸之間。憂强地棍。借演戲爲名。斂錢肥己。開設賭場。鬬毆生事。此則有司所當嚴禁。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願。歌咏太平。在民間必有不容已之情。在國法無一槩禁止之理。今但稱違例演戲。而未分晰其緣由。則是凡屬演戲者。皆爲犯法。國家無此科條也。如賭博一事。應行嚴禁者。而省會之地。公然市賣。賭具俱不能盤察。豈有將民間不能禁止者。一槩入于禁止之例。此欲徒存其名乎。抑果將錢其實乎。恐開之督撫大吏。亦無以自解也。將此通行曉諭知之。

應試舉子不盤查

雍正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諭內務府總管當明。于嵐溝橋蓋造官房。令赴京應試舉子。無盤查行李之擾。並令崇文門查稅官員。嚴飭巡役。毋得借端稽留。額外需索。

子保舉父

是年。命諸臣各保舉一人。有內舉不避親之義。雍正六年九月。衡永郴道汪漋。保舉其父原任刑部司官汪灝。學問政事。久切留心。忠愛之性。出于至誠。上即命補授四川敘州府知府。

皇城篇詩

顧成天。字小匡。江南崇縣人。以應試舉人。寓京官宗人府府丞蔡嵩宅中。雍正七年閏七月二十日。當因帶宿醒未解。奏對于御前。稱王爲王爺。因罪嘘拿問。恐有忤逆字跡。隨命搜查。尚無不法。詩詞內檢出顧

成天詠皇城五詩。隨呈御覽。上見其寓意。假有感憤譏刺之心。因命人詢問蔡嵩。成天平日有無詩文著作。于是查出刻詩一册。中有聖祖輓詞六章。詞意悲切。上覽之凄然墮淚。謂大臣曰。彼未登仕籍之人。而懷感恩戴德之誠如此。則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其皇城草一詩。乃別有所寄託。爲不如己意之人而作也。著行文江西督撫將顧成天送京引見。朕有錄用之處。隨于八年送至京師。是年庚戌科會試。中過上欽賜爲舉人。于是科應試舉子之列。人皆以爲罕見之奇遇云。官傳講。今上爲太子時。作講書

成天詠皇城五詩。隨呈御覽。上見其寓意。假有感憤譏刺之心。因命人詢問蔡嵩。成天平日有無詩文著作。于是查出刻詩一册。中有聖祖輓詞六章。詞意悲切。上覽之凄然墮淚。謂大臣曰。彼未登仕籍之人。而懷感恩戴德之誠如此。則其秉性善良。居心忠厚可知。其皇城草一詩。乃別有所寄託。爲不如己意之人而作也。著行文江西督撫將顧成天送京引見。朕有錄用之處。隨于八年送至京師。是年庚戌科會試。中過上欽賜爲舉人。于是科應試舉子之列。人皆以爲罕見之奇遇云。官傳講。今上爲太子時。作講書

三鼎甲皆浙江

雍正八年庚戌。三鼎甲皆浙江。狀元周澍。錢塘人。榜眼會元沈昌宇。秀水人。探花梁詩正。字薌林。亦錢塘人。而官至大學士。

土地伺候

蔣文恪公溥。號恒軒。常熟人。文肅公之子。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大學士。少時讀書學臺。每喚人。輒有應聲。而無人至。一夜欲溲。宵外月不甚明。呼所隨僕。僕應而不入。啟戶見一人方枕墻門。以頭向內而應。初疑僕醉罵之。如故。怒欲杖之。見所臥人長三尺。方巾皂服白須。如世所塑土地公鳴之。乃冉冉而沒。人以爲土地伺候。以是知公必大貴。至是果大拜。賜第李廣橋。文恪工花卉。得其家法。隨意布置。自多生趣。供奉內廷。盡幅。蓋時繕進云。

張文和辭子鼎甲

雍正十一年癸丑殿試。四月初一日。大學士尹泰等將策十卷進呈。上閱至第五本。字畫端楷。策內公忠體國一條云。倣朱之際。善則相勉。過則相規。無詐無虞。必誠必信。則同官一體也。內外亦一體也。文武亦一體也。廣而至於百司庶司。何莫非臂指手足之相關也。此則純臣之居心。可以不負于蔵一時之遭逢。而贊襄太和之上理。數語極爲懇摯。頗得古大臣之風。因拔置一甲三名。諸臣稱爲允當。及拆號。乃大學士張文和之子張若靄。上心深爲嘉悅。諭諸大臣曰。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之心。異日必能爲國家抒誠竭力。大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終始不渝。張廷玉朝夕在朕左右。勤勞翊贊。時時以棄舜期朕。朕亦以皇夔期之。張若靄稟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能若此。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因遣人往諭張廷玉。張廷玉再三懇辭云。普天下人材衆多。三年大比。莫不想望鼎甲。臣蒙恩現居政府。而子張若靄又一甲三名。古塞士之先。於心實有不安。倘蒙皇恩。名列二甲。已爲榮幸之極。上云。汝家忠蓋積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遲遲。張廷玉跪奏云。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以臣子一日之長。蒙恩拔取。但臣家何等恩榮。未備。只算臣情願讓與天下寒士。來皇上憐臣愚衷。若君恩祖德。佑庇臣子。留其福分。以爲將來上進之階。更爲美事。陳奏時情詞懇至。上乃勉從其請。將張若靄改爲二甲一名。即以二甲一名之沈文鎬改爲一甲三名。狀元陳倓。榜眼田志勤。大興人。文鎬景朗人。

晴嵐花草

秀水張庚云。晴嵐蒼翠。筆工花草。皆見北折枝荷花。敷色穠郁清豔。而寫葉純以墨染。亦畫法也。惜早世。未得大用。餘坤一云。晴嵐畫滅俊。第每幅若有未完者。此所以不永年歟。晴嵐、張若靄字。

東山山水

董邦達。字孚存。號東山。富陽人。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山編修。歷官至吏部右侍郎。取法元人。善用枯筆勾勒。皴擦多逸致。近又參之董巨。天姿既高。而好古復篤。自然超軼。深爲上所賞識。

王淸本

福陽陳文端公大受。字可亭。雍正癸丑庶吉士。由編修歷官至大學士。子柳祖。官湖北巡撫。葬文端于祖塋卜有日矣。其弟中書繩祖。夢有持帖來拜者。曰。河神王淸本十二人也。旣而寤。次日到墳伐其樹之礙路者。樹文有王淸本三字。數之十二枝也。遂命停斧。異日。門內閣侍讀嚴長明云。五色線裁河神朗王淸本。卽祖後調浙撫。以前撫王亶望案得罪。繩祖官至廣東糧道。

勵宗萬

勵宗萬。靜海人。大學士之孫。雍正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時年甫十七。上深愛之。雍正六年。提學山西。卽密奏監生梁開宇家貲億萬。與族兄爭控產業。訖候補道侯璜。與按察蔣炯。從中說合分肥。頗令給原告銀三萬兩。奏聞。上嘉之。治炯、璜等罪。遂擢國子監祭酒。留任。並諭曰。汝少年輕率。甚不謹密。凡所密奏。人皆知之。如梁開宇之事。通省皆知係汝密奏。豈特深負朕恩。亦乃速禍之道。臣不密則失身。君不密則失臣。朕斯論當書諸紳。以爲終身誦。

看驗不跪

馬觀察維翰。字墨麟。嘉興人。康熙辛丑進士。貌不逾中人。而抱負甚大。榜下。內大臣看驗時。諸人皆跪。維翰不可。九門提督隆科多呵之。維翰不動。隆轉笑曰。不料渺小丈夫。乃風骨如許。維翰曰。區區一跪。尙未見維翰風骨也。隆大奇之。改部郎。擢工科給事中。雍正六年。奉命偕給事中晉寧高維新。壬辰庶吉士御史吳宗炎、吳焜。至蜀分四道丈量田畝。繩建昌道。忤總督某。直揭部科。被逮入都。上登極。授江南常鎭道。詩與盧雅雨齊名。人稱南馬北盧。

孔孟指使

謝濟世。字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壬辰庶吉士。改御史。三日卽奏勦河東總忤田文鏡。世宗疑有指使。交刑部嚴訊。濟世稱指使有人。問爲誰。曰。孔子孟子。問何爲指使。曰。讀孔孟書。使應盡忠直諫。上憐其直。論不敬律治罪。遂謫爲令。

庶常擾饌

雍正十一年五月。奉旨。今科選拔庶常。仍令在翰林院衙門讀書。俾教習諸臣。得以朝夕訓課。兼厚給廩饌。資其膏火。今庶吉士另立有庶常館。並每月給費。皆世宗養育士子盛恩也。

優禮大臣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上命安徽巡撫徐本前往致祭大學士張廷玉。請假回里。上命給與驛馬。

恫。在虎邱飲酒盤桓十數日。由揚州僱車回京。上嘉之。論聖祖時。松以浮躁革職。修書議敘刑部主事。又革任家居。今未向本旗告假。擅自回京。遍遊江浙。干謁地方。舊屬可惡。革職拿問。自此旗員如擅出者。俱照例議。松、康熙己丑庶吉士。一鳳、漳州人。紹祖、江都人。皆松己丑庶吉士同年也。恫亦甲辰庶吉士。

學政乘公

提督四川學政周人驥。子雍正八年十九日。題參江油縣教諭陳幹。爲伊子陳鵬萬請托入學。奉旨陳幹着革職。並諭與從前川北道王棨之參奏魏繹。皆能秉公執法。不顧情面。交部議敘。繹乃順治初年任刑部尙書象樞之孫也。上以公正大臣之後。是以特旨由部改御史。陞通政參議。並所舉胞弟綬。在刑部行走。俱着發回籍。令該督撫察其子孫。擇其端方謹愼者保舉。

捏造

雍正七年。上念張文端公小心謹愼。効力有年。所有應追賠銀十萬兩。經部奏請將其子給事中張懋誠解任追賠。上命豁免八萬。止追二萬。不必解任。八年五月。浙督李衛奏。非間有原任河上通判張鵬飛來杭謁見。詭稱同鄉御史嚴瑞龍。奉旨着同旗員安姓。往江浙等訪吏治。今已由浙江回六安州。托伊代爲捏心奏聞。上諭以敢於督撫前捏造全無影響之言。卽張鵬翮在尙當治其罪。況非弟乎。令按擬具奏。

繙譯翰林大考

翰林學習國書。蓋以備繙譯編纂之任。故須專心熟習。辨析精微。積學功深。與年俱進。始爲不負所選。康熙年間。館選之例。庶吉士年四十五歲以下者。悉皆分讀清書。世宗御極以來。祇擇年少資敏。每科不過十餘人。蓋取其年富力强。可收記誦繙譯之功也。而翰林亦經散館。遂謂無從考驗。束置高閣。以致教習三年。轉爲虛設。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諭嗣後庶吉士等。雖經授職。或數年以後。或十年。朕當再加考驗。能否。若仍然精熟。必從優錄用。以示鼓勵。其或遺忘錯誤。亦必加以處分。可傳諭翰林知之。于是繙譯翰林亦有大考。

禁諱胡虜等字

先是。本朝人寫刊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易他字。如以夷爲彝。以虜爲鹵等字。雍正十一年。上諭舜西夷。文王東夷。原可不諱。況本朝並非胡虜。嗣後如有臨文作字。刻書照前空白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遂著爲令。

雍正十一年十月初三日。上命安徽巡撫徐本前往致祭大學士張廷玉。請假回里。上命給與驛馬。

鳳隨往浙江理事同知車楫銜門。留住數月。又往拜湖州府知府唐超祖。備盤費送蘇州。與原任愉林陳

其所過地方派撥弁兵並文武官員迎接恐照上年大學士鄂爾泰進京之例至明年回京亦照此例世宗優禮大臣恩重如此

不言祥瑞

雍正十二年正月是年元旦立春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瑞雪繽紛覓日盈尺考之古書最爲佳祥豐年可慶諸王大臣上表稱賀上却之

蜈蚣八字墻

上於壇廟等最爲敬謹十三年諭凡奏摺遇有此等字樣中幾中幾中俱可擡行不可夾雜雙單之間先是仁和吳隆元康熙甲戌進士由應青宦至太常少卿其奏天壇摺內有蜈蚣八字墻等字上交部嚴奏革職留任其敬謹如此

再舉博學鴻詞

先是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上降旨並照康熙己未之例再舉博學鴻詞乃降旨已久而外省之奏薦者寥寥無幾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復降旨催促如李衛吳應棻合舉二人而吳應棻又獨舉二人則皆宜化府進士上以宜化北邊一郡尚有可舉之人何況內地各省之大可見李衛吳應棻乃實心爲國家留意人材若再通行宣諭無論已奏未奏之省俱著再行遴選煌煌聖諭可謂求賢若渴矣

淡墨錄卷十一

再舉博學鴻辭

乾隆丙辰元年召試雍正十一年至十三年各部院各省薦舉博學鴻辭諸人欽命題五六天地之中合賦賦得山雞舞鏡七言十二韻取一等五名劉綸、譚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二等十名楊度江、陳兆侖、劉玉麟、沈廷芳、夏之蓉、汪士鋐、陳士璠、齊召南、周長發、程恂其十五名劉綸、字繩莊武進人廩生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辭其山雞舞鏡詩有句云似擬投林齊戢戢可能對語便關關上盛獎之親拔第二名授檢討癸酉充山東鄉試正考官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乙亥丁母憂服闋補原官丁丑充會試同考官己卯充湖南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充日講起居注官壬午充會試同考官癸未充順天鄉試正考官甲申充會試同考官乙酉充日講起居注官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丁亥充會試同考官戊子充會試同考官己丑充會試同考官庚寅充會試同考官辛卯充會試同考官壬辰充會試同考官癸巳充會試同考官甲午充會試同考官乙未充會試同考官丙申充會試同考官丁酉充會試同考官戊戌充會試同考官己亥充會試同考官庚子充會試同考官辛丑充會試同考官壬寅充會試同考官癸卯充會試同考官甲辰充會試同考官乙巳充會試同考官丙午充會試同考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戊申充會試同考官己酉充會試同考官庚戌充會試同考官辛亥充會試同考官壬子充會試同考官癸丑充會試同考官甲寅充會試同考官乙卯充會試同考官丙辰充會試同考官丁巳充會試同考官戊午充會試同考官己未充會試同考官庚申充會試同考官辛酉充會試同考官壬戌充會試同考官癸亥充會試同考官甲子充會試同考官乙丑充會試同考官丙寅充會試同考官丁卯充會試同考官戊辰充會試同考官己巳充會試同考官庚午充會試同考官辛未充會試同考官壬申充會試同考官癸酉充會試同考官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乙亥充會試同考官丙子充會試同考官丁丑充會試同考官戊寅充會試同考官己卯充會試同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充會試同考官壬午充會試同考官癸未充會試同考官甲申充會試同考官乙酉充會試同考

討。辛酉典試四川副主考。正途士海寧朱浩子良裘。先北路公登是科鄉試第三十六名。齊召南。字次風。天台人。副貢生。丙辰召試二等第八名。改庶吉士。授編修。著有水道提綱二十八卷。官翰林。所作因修大清一統志外藩蒙古諸部。是所分校。故於北地諸水源最為詳悉。可以補水經之所未聞。官至禮部侍郎。

周長發。字閬坡。號石帆。山陰人。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授江西饒昌縣。丙辰召試二等第九名。授檢討。歷陞侍講學士。著有賜書堂集。性嗜學。浙江有永嘉學派。和蘇詩有百數十首。最倣建稱。晁補之。程恂。休寧人。雍正二年甲辰進士。改庶吉士。又改授員外郎。丙辰召試二等第十名。授檢討。

丙辰薦舉召試被放可考三十一人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己未進士。薦舉博學鴻詞。雖報罷。而名聲益起。公卿間虞山王次山峻。尤譽不絕口。于是天下無人不知有袁子才。自言乾隆丙辰召試鴻博。海內薦者二百餘人。至九月試保和殿者一百八十人。二百人中年最高者為郯縣萬經。最少者為秀水錢穉石載。及余二人。錢八十又中風。假是天幸。能無自憐乎。　郯縣金組望。字謝山。丙辰進士。改庶吉士。召試鴻博。至作公車徵士錄。以同縣萬經為首。以袁枚署其已亥。子才還杭州。謝山少子名福。持其父小像索詩。子才題一律。有當年丹詔召菁英。號尾注孝亥。有司聘修浙江通志。雍正甲寅。以縣令薦舉博學鴻詞。所遇而回。遂顏其東園之書屋曰兩無。蓋春母以癸未進士。　厲鶚。字大鴻。別號樊榭。康熙庚子舉人。雍正乙卯。舉博學鴻辭。乾隆丙辰。召試放歸。戊辰調選至京。無所遇。而回。一日。有仙人降盤書曰。我鶴靜先生也。平生好吟。故來結吟社之情。諸君小事。問我。我有知必告。大事不必問我。雖知亦不敢告。嗣後凡杭城新晴、積雨、止雪、斷橋等事。問之必書日期。開藥方皆驗。其他休咎。則筆臥不動。每日新請。但書鶴靜先生四字。倘客焚之。仙輒下降。有唱和詩尤清麗。和雁字至六十首。如是一年。樊榭、穉門請與相見。拒而不許。諸人再四退求。曰。期日下午。在孤山放鶴亭相候。諸公臨期放舟伺之。至日晨無所見。疑其相誑。各欲起行。忽空中長嘯一聲。陰風四起。見偉丈夫。鬚長數尺。紗帽紅袍。以長鬚自挂于石牌樓上。一閃而逝。疑是前朝忠臣鬼物。

擬一題。試以詩。　梁同書。字元穎。號山舟。錢塘人。乾隆己卯舉人。官翰林。改庶吉士。授編修。著有古人不見我之恨。詩博覽。常有古人不見我之恨。詩博覽。

家貧無書。恒借書披閱。有得。即見諸筆墨。經史最所窮究。更熟勝國諸老軼事。舉丙辰鴻博。報罷。詩不規規講求音韻采色。而善於持論。著有味史樂府。　張風。字天如。江南人。應舉鴻博。以山陰吳省蘭。字稚圃。號芸皋。嘉興人。康熙庚戌進士。薦舉鴻博。以山陰人。歲貢生。著有古調自彈集。性孤峭。於人寡所合。常有古人不見我之恨。詩博覽。

中壬戌進士。官編修。　徐堂。山廷槐。會稽人。康熙庚戌進士。薦舉鴻博。以山陰人。歲貢生。著有古調自彈集。性孤峭。於人寡所合。常有古人不見我之恨。詩博覽。

詩云。翰院重修古集賢。榮華親沐故瓊筵。雙巵酒為臺衡錫。百福詩教館閣聯。天上雲璈翻玉琯。殿頭寶炬燭金蓮。蓬壺咫尺身難到。作賦曾經泚筆仙。　黃之雋。字石牧。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由編修官中允。提學福建。以事鐫級。薦舉鴻博。以老病報罷。有試博學宏儒科不破自紀詩云。纔逃蓬閬明聖。初充漢侍科。大廷勤汲引。廣宇極蒐羅。鼇戴來岡鳳。菁菁集芷蘅。都人千帆齊。國士九苞摩。鉅典光編武。新儀燦保和。五題通學海。兩試匯文河。奧隨胸吞錦。織宅指旋螺。拳英成買馬。佳句必陰何。高論金融冶。雕鎪玉切磋。日華紅鬱鬱。天影碧琅琅。車校森而迪。王公謁不苛。茶傳中使餽。饌出大官鍋。地迴精神眩。秋深暮刻短。雄姿方躁厥。朽質已婆娑。昔夢醒何在。頹齡出則那。初懷良用繆。縷悉不勝囉。少壯書成癖。浮沉命作魔。偶同無市駿。適或辟雍龍。擢第衰還及。流光瞬息俄。雨朝棲玉署。七載玷鸞坡。碑影曾追李。亭陰尚憶柯。凌雲邀特眷。染翰每織訛。日講絳綸接。坊僚組綬拖。衡文圖崎去。階祭景陵過。史局開三館。朝班廁五鼈。

漏冰慚醍醐。澡雪戒婦嘐。拙宦頑如梗。飛章巧中窾。舍沙多瘏指。碎璧罕庸鑒。倒鴈盟雨瀟。糜鹿伴煙蘿。廢將荒調馬。衰嫠罷搥蛾。鴻哀奚窮弋。雉耿未權囮。帶只級闌韁。衣唯製菱荷。峯窠貧士堵。谷繞碩人邁。以日如增線。而年似擲梭。御無徐市藥。揮乏魯陽戈。剩有丹心炯。徒添白髮皤。重華新月月。肥遯嘗歲阿。草莽開皆趙。塗泥分久蹉。忽膺東海薦。猶恐北山訶。文豈成翻水。書難作壁窠。掀乾偏嗜好。灰冷欲噓呵。良友紛攀柳。清時勘發軻。撥因如火急。冠遂與纓峨。還舉身同鳥。長征力使羸。據鞍猶馬駿。道矢未康頗。顧接匪嗜迹。來庭紀繡歌。龍飛真浩蕩。蚊負忘么麼。蹤例趨丹陛。連名謁玉珂。尚乘朝氣銳。何減壯顏酡。粉潛霞雙揩。油澆墨一渦。羽陵書穴蟲。孔壁字盤蝌。賦成斯足矣。詩就不追他。薄暮當窗靨。輕寒到輪轅。風高常扇蝨。月暗未升娥。便恐眸生翳。還疑體抱痾。江花才欲盡。胡雪意無多。詎望金通檄。徒勞鐵硯磨。戴星辭陛極。裹足走陂陀。息影塞山子。驚心春夢婆。且淹箱後柏。待長路旁莎。裘趁蒙戎敝。裝仍歙段駝。好歸江上櫂。重理牧時蓑。隔斷塵囂境。水面看飛墻。鏡對衰容笑。書遙老眼搓。餘年隨磨蝎。幻景任龍蛇。太平堯舜日。耕鑿候恩波。　裘日修。字叔度。新建人。壬庚申在京與袁子才同年同車過雨裘誦其師梁仙來太史一聯云。飛雨不到地。輕烟吹若無。蕎麥其工。　梁機。雍正辛亥進士。翰林。外出為合高安相公鴻鴻博入都與袁子才相遇于琉璃廠書肆中。咏桃花云。渾疑人面依下馬。快遇門。贈妓云。欲作歌聲先花落。選詞先唱鎮南枝。臧榮云。老去益嗟耳力退。自吹羌管不聞聲。沙邱云。荊卿匕首漸離筑。可惜不得

逢祖龍。申翁山市江都人舉人。錢穉石載秀水人。
榮字青然。金椒人。周京字少穆錢塘人。王祖庚華亭人與乃祖文恭公同日生故號生同。丁來進士。
終身以不入詞館爲恨。薦舉博學鴻詞。被放兩子紹曾、顯曾、皆入翰林。而不樂也。官保定太守。與彭芝庭
倘書同出門下。有納涼圖云。碧窗如水淨無雲。斗轉參橫夜欲分。長笛不知何處起。好風偏
送此江聞。江梅片片傷春暮。屋柳絲絲結夕陰。曲罷無端倍惆悵。階前涼露濕紛紛。尚庭楓號茶洋。陝
西人。爲人跅弛不羈。忽面結腮連騎。忽面布衣藍縷。賦詩有奇氣。如落花半地二尺厚。芳草如天萬里青。
月華照樹有烏鵲。雲氣生天如白羊。皆警句也。薦舉博學鴻詞。被放。官至戶部主事。以上見隨園詩話。
胡天游。推威山陰人。與袁子才善。博極羣書。下筆千言不起草。薦舉博學鴻詞。以嘔血污卷。報罷。有落花
句云。是也。即教庶外見。倘乎竹向窗中安。爲人特通。　金德瑛。字檜門。仁和人。丙辰狀元。　金門詔。江都
人。丙辰鼎吉士。　周玉章。仁和人。丁巳鼎吉士。　王會汾。無錫人。丁巳鼎吉士。　宮獻瑤。安溪人。己未鼎
吉士。　沈德潛。字歸愚。長洲人。己未鼎吉士。　金文淳。錢塘人。己未鼎吉士。　秉西。桐城人。己未鼎吉士。
　楊述曾。字二師。壬戌榜眼。　張甄陶。福清人。乙丑鼎吉士。　陳長鎮。湖南武陵人。戊辰鼎吉士。以上皆
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召試被放。見館選錄。

丁巳補試博學鴻辭

先是丙辰。召試薦舉博學鴻辭。人尚未到齊。至是陸續到京。再請補試。得一等一人二等三人。　萬松齡。
宜興人。由舉人授中書。丁巳補召試一等第一名。授檢討。　朱荃。桐鄉人。附生。丁巳補召試二等第一名。
改鼎吉士。授檢討。提舉四川。乾隆十五年。四川總督策楞奏報舉政失足落水。上意其必有營私舞弊之
處。交湖廣總督永興查奏。朱荃家人始供收受李爲棟銀兩貂套等物。爲伊子營求將其二子並取入學。
又王瑞森亦以賄入。其子並冒充貢生。童九名。及貢書漁利。勒索告病給頂生員銀兩。臧私上大
駭異。特將朱荃之弟及家人。並賄貢生。經手說合。俱交督撫嚴問。罪至爲棟、王瑞森即子正法。策楞不
先覺察。又擬駁決。交部嚴察。此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事也。荃有湯陰謁岳忠武祠詩句云。黃龍飲已盛
日。韓六魂忽附懷中。身言曰。諸大人業已寬我。而汝來斬我。我死不甘。故來索命。聞者駭然。以爲糊塗鬼。
面懷中竟卒。見新齊諧。人謂文恭過嚴。畏其氣燄。故移禍於懷中也。文恭爲編修時。充壬戌同考官。先有
第二名。改鼎吉士。　張漢。雲南石屏人。進士。授檢討。改知府。丁巳補試二等第三名。授檢討。

淡墅錄卷十二

左玉右金

乾隆元年。張文和公夜夢其父文端公英。文和問今科狀元。父以左手指玉。右手持金。以加于頂。曰。汝知
之乎。如此則得矣。醒不解所謂。榜發。乃知金德瑛姓名。得者。德也。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是科榜眼曲阜
黃孫懋。官至內閣學士。探花金匱秦蕙田。官至刑部尚書。

欽賜生員

總憲金公德瑛。乾隆元年丙辰狀元。以閣學視學江西。考吉安府童生。五鼓點名畢。燈下見紅衣婦人。從
考棚趨出。再再臨窗而去。問之僕隸。皆見。公心惡之。即以中庸必有妖孽四字命題。日正午。諸生方握筆。
忽考棚傾倒。壓死三十六人。金公據實奏聞。上憐之。俱欽賜生員。

父子先後同門

乾隆丙辰探花秦文恭公爲大司寇。乾隆三十九年。京師有無賴子韓六。殿父致傷。刑部收禁。司官擬斬。
左右侍郎以傷非致命。意欲減等。文恭以名分攸關。理宜正法。奉旨依議。是時司獄司李懷中監斬。後三
日。韓六魂忽附懷中身言曰。諸大人業已寬我。而汝來斬我。我死不甘。故來索命。聞者駭然。以爲糊塗鬼。
面懷中竟卒。見新齊諧。人謂文恭過嚴。畏其氣燄。故移禍於懷中也。文恭爲編修時。充壬戌同考官。先有

亭公出其門下。後公爲刑部尚書。先癸未會試總裁。余又以會試第二人出公門。父子先後同門。亦異事也。向例父之房師。面子又出其門者。應用門生帖。稱太老師。有欲認門生者。則以門生與門下晚生兩刺並投。而近例禁寫門生。祇用光名帖。即門生也。于是以光名刺投文恭曰。太老師。實而不親。仍稱老師可也。時先北路公爲涿州牧。領余見文恭。教以易誤蚌六爻。皆吉。至今佩惕不忘也。

督校書力

蔡新葛山先生曰。吾校四庫書。型訛字鮮俾者數矣。惟一事深得校書力。吾一幼孫。偶吞鐵釘。時以朴備等藥攻之不下。日漸尪羸。後校蘇沈良方。見有小兒誤吞鐵物方。云剉新炭皮爲末。調粥三碗與小兒食。一路功名到白頭。豈不美乎。子敬受命。後分巡通永。仍以所屬永平府知府兼督正獨庇屬員。五相綢繆。被慨至今思之。負此言也。無子。止側室張氏生一女。與曲阜衍聖公爲姻亞。上以公故。封爲三品淑人。與典也。公直機務。兼南書房。筆不停披。然性淡泊。疏香閣種菜數畦。作一聯云。今日正宜知此味。當年曾自咬其根。猶是書生氣味。是科榜眼。福清林枝春。探花溧陽任端書。

狐仙還席

錢琦字方伯。仁和人。乾隆二年丁巳進士。官至布政使。方未通時。與蔡應彪至友。吳某招飲。其家素奉狐仙。二人與奉客至其家。候至日晚。頗已楊矣。不見酒至。心以爲疑。少頃主出。有愧色。曰。今日欲請公。肴已全備。忽狐仙攝去。奈何。衆客疑吳惜費。以狐爲推。蔡應彪曰。主人若果治具。必有水漿痕迹。盍往廚房視之。往驗。則餘火未熄。盤碗盞匙之物。尚在。始知吳非誑言。衆客欲散。獨蔡大呼曰。果狐仙在此。我有一言奉問。今年乙卯秋闈。我輩皆下場人。如有一個中者。狐仙還我酒肴。如無一人中者。狐仙竟全啖之。我等亦沒與在此飲酒。言畢。出未久。主人大笑來曰。恭喜諸公。酒肴今都還在案矣。今年必有中者。于是在客懽飲而罷。是年錢登第。蔡遲一科。

天妃加封

周煌字景垣。號緝楚。一號海山。浩州人。其祖樵也。孤身居峨眉山。年九十九。與山下醫豆腐吳氏夫婦交易甚懽。見忽于溪中得金銀。連堆床下。求吳助遷居城中。念無與守。屬吳爲媒。且曰。非處子不可。吳笑之。見願以萬金爲聘。三十金謝媒。吳念誰與九十九人婚者。因不應。其女年十九歲。忽跪吳夫婦前。曰。女願婚周。見夫婦愕然。女曰。人各有命。女如薄相。嫁年少。未必不嫿。如命好。此更尚有徐年。幸獲子。亦足支持。且父母無子。止一女。今以萬金三十金謝。是生女愈于生男也。想此更獲此橫財。恐天意未必遽終于此也。吳夫婦以告。見遮路地呼岳父母者再。遂婚。生一子。即煌祖也。年未冠。入庠補廩。祖至一百四十歲。吳女先卒。年已五十九矣。又四年。祖卒。乃生煌。乾隆二年丁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陞侍講。十九年。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穆。遣陪臣毛元顯、蔡宏謀等上表請封。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上遣周煌、齊召南往封。六月二十二日。渡海。時煌等舟漏。始來山候風。忽颶風作。遊三畫夜。接封大夫鄭秉和請易小舟。登岸暫避。煌以韶敕在舟。不從。二十四日。風愈暴。是夜四股桅索十餘。一齊皆斷。桅走。龍骨觸礁而折。底穿入水。時既昏黑。衆大雷雨。帆葉廚棚。吹落殆盡。後見神火飛向桅木。焚招風旗而墜。又海面一燈浮

知人。

選庶吉士之多

乾隆元年丙辰庶吉士六十七人。是科爲今上登極首科。故館選獨多。其名臣如大學士余辛已中書座師也。予以壻出曹秀先。副都御史金德瑛。仲永檀總督鴻年。鎮首撫名臣皆出其中。可謂盛矣。

蔬香閣

于敏中號耐圃。金壇人。乾隆二年丁巳狀元。授修撰。歷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余辛已中書座師也。予以畫稿失官。已而奉特旨以原官起用。旋奉特恩提學廣東。臨辭時。公誡之曰。汝氣性不好。何不稍自和平。使一路功名到白頭。豈不美乎。子敬受命。後分巡通永。仍以所屬永平府知府兼督正獨庇屬員。五相綢繆。被慨至今思之。負此言也。無子。止側室張氏生一女。與曲阜衍聖公爲姻亞。上以公故。封爲三品淑人。與典也。公直機務。兼南書房。筆不停披。然性淡泊。疏香閣種菜數畦。作一聯云。今日正宜知此味。當年曾自咬其根。猶是書生氣味。是科榜眼。福清林枝春。探花溧陽任端書。

知人

費雲軒先生元龍。乾隆丙辰進士。由知縣陞縉州知州。時余應維江童子試。考第一。命肄業涪江書院。言他日必爲翰林。吾江浙翰林亦當讓御也。時維江令爲乾隆戊辰進士葉鑒。以余祖荃認圈出斷與賈姓。而並糞余祖欲辱之。上控至州。公廉得其冤。遂奏革而還余荃。其他假此者。皆復其故。一時稱爲神明。後歷官至貴州按察。時黎貴邪術最盛。有奴控馬而失腿。縣而買於門。隨有老人至。解荷包出一小腿。若蝦蟆氣咒之。兩腿如初。又杖殺一惡棍。閱三日後活。後陳其母母來控于官。手一鐲曰。此逆子嚴魂鐲也。先將魂煉殺于鐲。官用刑。乃血肉之體。以久煉魂。魂遂子可真死。如言斃之。此二事載新齊諧。亦可爲先生神明之證。至癸未余選庶吉士。人以爲先生知人。

來若烟雲簇擁狀。于是衆悉呼曰。天妃遣救至矣。須臾。船身直趨向岸。一礁石透入船底。不動亦不沉。周公解杉板小舟下水。捧詔節陸續登岸。同舟二百餘人。舉盞更生。皆云皇上洪福。舟到姑米港。詢廟行香。煌獻願大能成福神。爲德其盛平。呼吸通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也。忠誠若水。證平生。聯以答神貺。天妃默佑之所致。方顒播時。煌等奏聞天妃。若默佑平安。當爲神乞加封號。並于册封之年。明頒謚祭。奎是其奏詔加封謚祭。上命部議。部查天后事稱海神。康熙十九年。敕封海神天妃。爲孚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二十年。閩提臣萬正色以天后香靈奏聞。詔封昭靈顯仁慈天后。五十九年。檢討海寶册封奉請奉秩致祭。乾隆二年。閩督臣奏守備陳元美在洋遇風。檣天后護安。奉旨加封福佑慈生四字。今應如所奏。奉旨加誠感威護四字。並書明封號。卽于怡山院天后宮舉行祭事。煌回京數月。復撰琉球國志略。上有駁問。我當獨奏。奎議始悉。裒之得與館選。受册公知。從此始。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校獻詩云。奉十六卷。于是年十二月十八裒進。煌旋由中允陞侍講。上書房行走。竹傳讀學士。陞內閣學士。竹兵部侍郎。而次奎遂審理四川軍需部控二案。俱審虛反坐發遣。以本籍人審本籍案。義數也。著有海東詩集。陞兵部尚書。卒。長子興般。乙未進士。庶吉士。授檢討。次子興倍。辛卯進士。庶吉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提督廣東學政。

釣罾

白瀛。山西興縣人。乾隆二年丁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川東道。時瀛以千金買一妾。挂帆回任。船愛異常。舟過鎮江。月夜泊舟。妾推窗取水。爲巨罾所吞。主人悲恨。誓必得殂而後已。傳諭各漁船協力搜。有能得上罾者賞百金。船戶爭以猪肚羊肝釜五藏鉤。爲餌。上繫空鐙。浮于水面。翌夜不寐。兩日後。果釣得大罾。數十人拽之不能起。乃以船艦繫其石磨盤。用四水牛拖之。躍然上岸。頭如車輪。牽以利斧斫之。裂地成坑。噴噴有聲。良久乃死。破其腹。妾隱間金鐲尚在。于是碎其身。焚以火。臭聞數里。一殼大數丈。堅過于鐵。舌無所用。乃搆一亭。以罾殼作頂。亮如明瓦。宮至今在鎮江朝陽門外大路旁。

召遊撫聯句

韋有。泰字容可。號滋園。乾隆己未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國朝廣東狀元自有泰始。歷官至江蘇巡撫。調浙江。乾隆二十七年。聖駕三次南巡。過嘉興。侍上遊覽煙湖。登烟雨樓。搜中舊有餞陳皋書趙孟頫耕織圖詩扇。並書上鐫鐘特聲二銘于壁。上指陳皋所書。以問有泰。奏言臣日近視實不能見。上爲之大笑。隨召有泰聯句。用石鼎體。御製漏湖換輪舟。敕咨搗大吏。延攬鏡中央。有泰聲輕圓次第。元孫省綺揚仲圭是標致。名窘花鳥。御製利頗黎荷芰。詩當烟雨標。乃值春光好。遊目益悅心。有泰對時難得地。青精識逆迎。月島起呵遲。宋梁驗萌芽。御製綉壤嫌蔬吹。耕織入政圖。鐘磬元音肅。老饕筆力健。有泰蒙莊未蒙騶。簡庶豹尾隨。今預鑾頭伺。隄柳衙疑翠。近遠景畢呈。吟咏與誠遂。何殊侍西清。有泰藉幸逭南竺。遲宋板書船。急控催詩轡。過垒三接承。御製晉矢載履維。頻陰所恒慣。便晴實罕覯。垒御蹕慢東作。有泰誠然得。西利。三農是冬宇。萬國來輯瑞。睦天惔衆情。御製觀風庫。予意陽舒固勝陰。笑曰。且住且住。汝倘有瑰林一杯酒。瀉壺一硯爨。嗽了再來來遲。屈其指曰。此別又十七矣。言畢去。陳驚醒一汗面。疼已未中進士入翰林。陞侍讀學士。三十八歲秋。痲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對家人笑曰。大師來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衆朝衣冠者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

大吏者。眞君臣一德。盛事也。御製題有泰詩云。己未親爲第士文。精禪藥榜得超奇。起行不負坐言舉。舉屬偏能克己勤。鶏市罷聲猶容容。龍山新政更懇懇。海塘正是投艱處。盤石維安勉奏勳。其福咨如此。未幾。東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乾隆辛巳。余在中書時。猶及仰瞻丰裁。老成持重。可爲後進楷模。未幾。卽子告去。是科榜眼南昌彭芝。字石溪。由編修官至通政使。探花金匱秦勇均編修。

袁子才詩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薦舉博學鴻詞。乾隆四年己未二甲三名進士。選庶吉士。初朝考題爲風想王珂欲刻劉想字句云。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語設不莊。駁。孫山尹文端繼善時爲大司寇。力爭曰。此人胸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倘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之所以必需教習也。倘進呈時上有駁問。我當獨奏。奎議始悉。裒之得與館選。受册公知。從此始。未幾。上命公教習庶吉士。校獻詩云。琴鶴已成焦尾。風高重轉落花紅。散館改江南沐陽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有婆婦者。甫五月生一子。鄰窺笑之。其人不能堪。以先孕後嫁恥其父翁。越日集訊于庭。觀者如堵。枚磬服而出。向其人舉手賀。其人色愧。俯伏座下。枚曰。汝鄰媪。可謂得痴而不知者矣。機閒其婦翁。汝讀書識字。婆婦者。甫五月生一子。鄰窺笑之。其人不能堪。以先孕後嫁恥其父翁。越日集訊于庭。觀者如堵。枚磬服而出。向其人舉手賀。其人色愧。俯伏座下。枚曰。汝鄰媪。可謂得痴而不知者矣。機閒其婦翁。汝讀書識字。否。對曰。未也。枚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窬。神仙誕妄。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胎。早降。有遲有速。載于史册。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貴。早降者。感氣之薄。生而主貴者。若堯舆舜。讀爾亦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卽如本縣。亦五月而生。雖不才。亦入選詞垣。出司民牧。謂子不信。令汝婦入問太夫人可也。卽令人命婦抱兒入署。頃。兒繈鈴懸鎖。花紅繡葆而出。婦伏拜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數蛤作孫兒矣。枚正色謂其人曰。若兒卽我兒。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便出我下也。衆齊聲附和。于是兩家之婆盧釋。後兒讀書食餼于庠。奉枚長生祿位。供養於家不衰。未幾。調上元。罷官。人皆惜之。後遂買山金陵。築一蒐裘。名曰隨園。栽花種樹。擁書萬卷。日與東南名士觴咏其中。不作出山想。人望之飄飄若神仙中人。枚少負才名。落筆千言。于經史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融貫。應舉制義。脫稿。人口。登第後。年才弱冠。遂肆力于詩。當在尹總制幕中。以門生待之。婆厚。己卯八月。枚江北獲稻歸。飲于公所。酒罷。與諸公子夜歸。公從堂後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嫗必多相憶。盡早歸乎。裹題札後云。夜深手札。出深閨。勸我新歸應早回。自笑公門嫩桂。五更結子要風催。除夕公賜食物。枚以詩謝云。知公得酒便佯醉。倘馬才高不識先。今日教公檢一看。新詩和到是明年。公見之大笑。(下缺)

元圭大師

陳大倫。字紫由。溧陽人。戊午舉人。乾隆四年己未二甲四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卒。大倫初入學時。年才十九。偶病劇。夢紫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佳且佳。且佳汝倘有瑰林一杯酒。瀉壺一硯爨。嗽了再來來遲。屈其指曰。此別又十七矣。言畢去。陳驚醒一汗面。疼已未中進士。入翰林。陞侍讀學士。三十八歲秋。痲不休。因憶前夢十七年之期。自知不起。常對家人笑曰。大師來來。或又改期亦未可知。忽一日早起。焚香沐浴。衆朝衣冠者之曰。吾師已來。吾去矣。

同年金質夾編修素好佛者，在勞喝曰：既幸他來，又拖他去，一去一來，是何線故？來言畢，跳跌而逝。

燕子磯神

裘曰修，字叔度，新建人。乾隆元年丙辰，應博學鴻詞，四年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丁卯主湖北試，壬申、己卯兩主江南試。庚午、癸酉兩主浙江試，丙辰充會試總裁，皆前此未有也。旋奉命視巴理坤軍事，賜御用冠服，以寵其行。歸朝，奏對稱旨，命軍機處行走。曰修諳悉河務，屢奉命往河南、山東、江南經理河堤，是時河南水溢數郡，所被災州縣甚多。曰修疏水之達于淮者四枝，流六十有三，民得永遠安居。所著有歸愚詩鈔十二卷，歸愚文鈔十二卷。

僧晝麟

僧晝麟，字靜存，陽湖人。乾隆四年己未，二甲七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生時，其祖夢異僧擔十三經挪其門，俄而長孫生，故小字僧壽，及長，名晝昌，以避國諱，又自夢僧晝麟一幅與之，遂名麟昌，十七歲舉孝廉，十九歲入詞林，二十五歲卒。性傲，尤不羈，過目成誦，詩好李昌谷，有鬼沙不定亂蛩飛，羊燈無燄三更碧之句。當曰：文章之事，吾畏妻子才，而愛妻叔度，他名宿如沈歸愚、易與耳。卒後三日，其遺孤三歲，披帳號叫曰：阿爺僧衣僧冠坐帳中，家人爭來，遮不見。妻子才曰：靜存始終以僧為鴻爪之雪，其為戒律輪迴假矣，然吾與之誄，輒猶謔侮法而深惡和尚何也。

文恭特正

程文恭公謙，字撝三，號萃田，武進人。乾隆四年己未二甲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有詩名，于應制更工，賦耕籍詩有十里青旗沽酒旆一后紅滴貢花人句，為儒林腑炙。歷官至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三十九年甲午，考差充讀卷官，欽命詩題善人為寶，余時為文選主事，與試，有句云：南國人堪憶，東平語不忘，先生擬第一，而金壇于相國以孟子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余文內引繹公繹字寫作穎字，蓋繹穎古通用也，而于以為白，遂以殿撰黃軒擬第一，而以余改第六。先生猶以為疵，然不知為余也。侍對屬司，輒背誦前二句，言已賓翰林中無此卷，不知究為何人，一日畫稿畢，又向郎中吳垣舉前句，垣已早見余稿，對曰：司官弱人，李調元句也，自是歎服。每以國士待之。丙申，余以議湖撫陳輔祖咨部鋪劉培章儈利典吏事，同司皆議駁，而子獨議准，以玉竹滿鄉中永保于五鼓上朝，睃滿倘書舒、阿兩相國具摺參奏，適侍郎邁拉遜不肯曰：司官有所見，原准不盡押，此向例也，奏恐遺誤，為之力言于兩相，乃曰：且調簡驗封留為今冬京察再說。蓋欲填八法也，邁以告先生，先生曰：至其時，吾當力爭之。十二月，吏部堂官司官集于圓明園朝房，京察過堂畢，舒、阿俱不語，面先生見手摺將余名尖出，問曰：此尖何等，舒曰：浮躁。先生曰：李司官在部有年，舉閒人品，俱可保，薦縱不拔一等，何至入八法也？舒、阿以畫稿事對，先生曰：雖不應，已調下司矣。舒、阿遲懼然曰：我等旗人，自不如漢人同鄉同年門生相知之深也。先生曰：子江南，李四川，不但不同鄉，亦不同年，且余自翰林至大學士，推充房考，亦未特命主考學政，何門生之有？舒、阿益怒，遽起曰：余二人議已定，不願者各奏。先生駭然，不復爭，出朝謂余曰：不必言矣，歸可教書，何必做官也？向例填浮躁者並降級，須候引見。戊戌五月二十九日，考功帶引見，是日同帶十人，九人皆老

總裁，以副兵部尚書蔣溥、兵部左侍郎鄂容安殿撰為會稽梁國治，後官至大學士，己巳陞禮部尚書，年近八十，請老告歸，上憐其意，許之。並命福晉御極以來詩稿，復命加尚書銜，在籍食俸，以示眷禮。陛辭日，上面論壬申萬壽五旬，卿是時望九，當來一晤。德齡陛辭紀恩詩曰：登臺數載忝承官，邁得承華道孔顏。身老羅浮難再晤，主恩餞許返山。此行就日瞻丹扆，取擬隨風放白鷴。五夜夢魂猶眷戀，早朝猶入紫宸班。是時浙江嘉興刑部侍郎錢陳羣亦在籍食俸，上稱兩詩翁，兒有御製詩驛寄命和不絕，李蘊文慈著有歸愚詩鈔十二卷，歸愚文鈔十二卷。

蔣麟昌

蔣麟昌，字靜存，陽湖人。乾隆四年己未，二甲七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生時，其祖夢異僧擔十三經挪其門，俄而長孫生，故小字僧壽，及長，名晝昌，以避國諱，又自夢僧畫麟一幅與之，遂名麟昌，十七歲舉孝廉，十九歲入詞林，二十五歲卒。性傲，尤不羈，過目成誦，詩好李昌谷，有鬼沙不定亂蛩飛，羊燈無燄三更碧之句。當曰：文章之事，吾畏妻子才，而愛妻叔度，他名宿如沈歸愚、易與耳。卒後三日，其遺孤三歲，披帳號叫曰：阿爺僧衣僧冠坐帳中，家人爭來，遮不見。妻子才曰：靜存始終以僧為鴻爪之雪，其為戒律輪迴假矣，然吾與之誄，輒猶謔侮法而深惡和尚何也。

文恭特正

程文恭公謙，字撝三，號萃田，武進人。乾隆四年己未二甲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有詩名，于應制更工，賦耕籍詩有十里青旗沽酒旆一后紅滴貢花人句，為儒林腑炙。歷官至吏部尚書，內閣大學士，三十九年甲午，考差充讀卷官，欽命詩題善人為寶，余時為文選主事，與試，有句云：南國人堪憶，東平語不忘，先生擬第一，而金壇于相國以孟子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余文內引繹公繹字寫作穎字，蓋繹穎古通用也，而于以為白，遂以殿撰黃軒擬第一，而以余改第六。先生猶以為疵，然不知為余也。侍對屬司，輒背誦前二句，言已賓翰林中無此卷，不知究為何人，一日畫稿畢，又向郎中吳垣舉前句，垣已早見余稿，對曰：司官弱人，李調元句也，自是歎服。每以國士待之。丙申，余以議湖撫陳輔祖咨部鋪劉培章儈利典吏事，同司皆議駁，而子獨議准，以玉竹滿鄉中永保，于五鼓上朝，睃滿倘書舒、阿兩相國具摺參奏，適侍郎邁拉遜不肯曰：司官有所見，原准不盡押，此向例也，奏恐遺誤，為之力言于兩相，乃曰：且調簡驗封留為今冬京察再說。蓋欲填八法也，邁以告先生，先生曰：至其時，吾當力爭之。十二月，吏部堂官司官集于圓明園朝房，京察過堂畢，舒、阿俱不語，面先生見手摺將余名尖出，問曰：此尖何等，舒曰：浮躁。先生曰：李司官在部有年，舉閒人品，俱可保，薦縱不拔一等，何至入八法也？舒、阿以畫稿事對，先生曰：雖不應，已調下司矣。舒、阿遲懼然曰：我等旗人，自不如漢人同鄉同年門生相知之深也。先生曰：子江南，李四川，不但不同鄉，亦不同年，且余自翰林至大學士，推充房考，亦未特命主考學政，何門生之有？舒、阿益怒，遽起曰：余二人議已定，不願者各奏。先生駭然，不復爭，出朝謂余曰：不必言矣，歸可教書，何必做官也？向例填浮躁者並降級，須候引見。戊戌五月二十九日，考功帶引見，是日同帶十人，九人皆老

疾。獨余年力俱壯。上問署吏部尚書福公隆安曰。此人何以填浮躁。對曰。此舒。阿所辦。開不畫押。勒之畫。復銷去。上曰。司官有不合于心者。原許兩議。遂降旨李調元因何事填入浮躁之處。着軍機大臣傳吏部。曰。居官如傳舍。粉澤徒苦民也。爲通永道時。用東坡詩語。而其聽事扁曰。勿告堂。題一聯于柱曰。人苦不自知。願諸君勿攻吾短。弊去其太甚。與國家率由舊章。爲粵撫時。每歲貢不過土儀茶葉。勿用等物之地。如自鳴鐘。時辰表。皆最俸所入。雇匠于署監製。從不索之洋船上。亦最收之。嘗問大學士和珅曰。當今督撫誰清。對曰。莫如李湖。觀其貢可知也。先巡撫貴州。有入境口號云。雙旌遙指貴陽城。聚盡紅旗夾道迎。自愧書生當重任。不知何以報升平。裴毅殿前面待士獨覓。在廣監臨。不許兵役搜檢。以故閩內多夾帶。亦太寬所致云。

金運禁過

古來君臣唱和。帝舜皋陶之賡歌。成王召穆之遂歌尚已。三代後。如漢武帝、唐太宗、元宗、宋仁宗、皆有庶鯛。然皆君唱臣和。從未有臣作詩而君和者。乾隆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庶子張南華鵬翀奏進經史。召對。賞賜御書。鵬翀以所貴春林淡雪圖進呈。並題六詩于上。末用頭字韻云。珍秘琅函特許求。他年擬結賜書樓。天公定許雲霞護。長有龍光在上頭。上用韻賜和六首。有題其畫云。吟詩不用錦囊求。好句還多超衙樓。此日金運爲誰搶。他年佳話紀池頭。以君面俯和臣詩。從古帝王未有此。沖然若谷也。面直以東坡金運事比之。尤爲奇遇。是日賜松花石硯。上有御銘。以靜爲用。是以永年八字。再和重進。末云。宜賜頻仍不待求。勝將仙樂下珠樓。詩成天上攜龍尾。畫絕人間說虎頭。南華詩既敏捷。上亦天縱多能。每日宣召至再至三。一時詞館諸臣。俱榮其寵。皆有和詩。南華彙爲金運榮過集。君臣賡歌一堂。誠千載嘉話也。南華翌日又以所畫日長山靜便面進呈。上題其畫云。彷彿前生是爲三。畫禪滋潤擅江南。大癡更擅坡仙筆。勁敵江山兩不慙。南華恭和云。疎野平生似魏三。敢同竹簡擅東南。倘然撥鑒承天獎。林澗還慙抱甕慙。亦以東坡許之。其寵異如此。

恭毅除盜

李湖。字又川。號鑑堂。南豐人。乾隆己未進士。由縣令大名府知府陞通永道。歷陞至雲南巡撫。爲人方眉鵰。然皆君唱臣和。從未有臣作詩而君和者。乾隆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庶子張南華鵬翀奏進經史。召對。賞賜御書。鵬翀以所貴春林淡雪圖進呈。並題六詩于上。末用頭字韻云。珍秘琅函特許求。他年擬結賜書樓。天公定許雲霞護。長有龍光在上頭。上用韻賜和六首。有題其畫云。吟詩不用錦囊求。好句還多超衙樓。此日金運爲誰搶。他年佳話紀池頭。以君面俯和臣詩。從古帝王未有此。沖然若谷也。面直以東坡金運事比之。尤爲奇遇。是日賜松花石硯。上有御銘。以靜爲用。是以永年八字。再和重進。末云。宜賜頻仍不待求。勝將仙樂下珠樓。詩成天上攜龍尾。畫絕人間說虎頭。南華詩既敏捷。上亦天縱多能。每日宣召至再至三。一時詞館諸臣。俱榮其寵。皆有和詩。南華彙爲金運榮過集。君臣賡歌一堂。誠千載嘉話也。南華翌日又以所畫日長山靜便面進呈。上題其畫云。彷彿前生是爲三。畫禪滋潤擅江南。大癡更擅坡仙筆。勁敵江山兩不慙。南華恭和云。疎野平生似魏三。敢同竹簡擅東南。倘然撥鑒承天獎。林澗還慙抱甕慙。亦以東坡許之。其寵異如此。

默不以理訴者。變色撲之。羣兒卒輸情受杖而去。識者知之曰。此他日循良吏也。乾隆七年舉進士。十七年令徐姚。姚邑故濱海。賦重民玩。多去而爲盜。公以次捕獲。揚屋三十餘間。扁之名曰枉生所。資城中技能之師。假官貸爲貲本。授以所業。業成。其師具狀領保而出。終其身不復犯。值蠲餘。公差其輕重。預記烟戶大小。以待賑。賑務爲全浙冠。調秀水。復攝平湖。前令翟某在湖七年。積案至三千有奇。公計日定程。欽食皆在室上。早午晚決證若干件。任民親趨。民爲之語曰。雲霧七年。三月見天。而令甲州縣吏本任不以繁調繁。去之日。湖人傾城走送。哭聲震野。浙撫今直隸總督楊公。以治狀聞。會丁文林公發服除。特旨以同知發直隸補用。假牧冀州。州盜數。各省按提者如蝟。君錯戶口狀說小字。無不貫。以是隨提隨得。曹家莊多回種。日殺牛聚會。夜則四散爲奸。公忽于夜半挾弓矢。率健卒數十人。搤其魁。餘論治如法。盜爲之空。假滄州。補天津府同知。以內艱去。服除。仍赴直隸候補。假牧霸州、薊州、補宣化府同知。調順天府北路同知。督密雲、懷安、平谷城工。懷儔儕。以油傘自蔽。巡歷烈日中。一穗一石。毋有鋤穢。又兼攝密雲縣事。是時京師奸人剪辮髮者。竝連數省。無佐證。北路有張二者。爲梟人誅害。公知其窟而行。在虛因甚急。公以獄詞未定。拒不發。已挂吏議。旋經大臣察其實。奏請寬免。事始解。上行圍木蘭。公匍伏道旁。上笑謂扈從諸臣曰。是李化楠耶。可謂強項矣。人謂上有獨川意。卽大府益倚重公。矣。有鯖乾公者。力持之。而公案肥頓。令浙時。歲常上逃。至是又患征仲。記憶日以車過都門。購奏御自隨。公讎然曰。吾安得血被手耶。倘未深。然越二日。入會城。命從者瀹茶。忽解所佩刃自傷。茶至。從者驚相呼。公讎亦竟不治。閻者皆詫嘆。有泣下者。後任某卒以贓敗。重典而力持者亦得罪。成遠衛以去。人以是服公神明云。公讀律成誦。凡案牘皆手自評斷。嘗言居官有六字訣。眼到身到心到。又曰一簸一漂。要緊。當之者一家哭矣。糧九章法。穀儲有不能算者。一布指卽知其數。其所治若楓衙。時適秋獵。供頓立辦。無浮費。無虛派也。通籍後。祿養甚至。其卿卿也。會葬者千人。於雲龍山立家祠。祭田贍族。少時耕且養。讀隨上棲霞山。

張照御製松陳摭地振日迭光晶皓耳駭聾評畢猶徧摸難盡長虹忽可威三章遠繁帶重恩銷藏鯨賦
漢木瀧博雪詩正御製詩吟玉局英華鋪歷朝中宵過初冬晴窗曙讀竹間看雪遊誰逢蜻內光含煜煜陰
火涼熒熒絕域隨風遠雅照御製方諸應月星扶重不失信天一乃居貞北樂韶觀止如山望景行容傳
香象置醪桃舉盞評有以讓能受象詩正御製虛將白髮生徒勉乾恢度量吐日煥晶瑩永契雲區安仙鄉
庶周程乾隆十有九年秋上命書林至盛京張謁三陵禮成旋蹕以孟冬二日入關再登澄海樓距癸亥
前遊周一紀矣星霜亦易風景猶新爰命舉成例命汪由敦劉綸用禁聯聲前韻既暢登臨兼識川云
御製坤載既盛磅坎德靜彪鉅脈屬天地氣量應朝夕盈朱損豐闕廣剪野奄幽營再莽臨碣石汪由敦
御製重登俯雕甍梁適侍子含暖春返仙京壁詩猶好在屋鬱凡幾更螺丸大塊點煩負谷樓驚霞標榜
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言其質則亦未嘗不適于質用而未可概皆毀也何
徐精徵之奧旨未有不深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厭煩抄襲以
王鏊震澤鄉應旂等以及國初諸名人皆寢食慈寮于經書之中其搜幽討
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液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稱
爲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不出乎其中至於奸邪之人
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抄襲庶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之
涼不已過乎即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質亦豈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精習相沿慢忽既久士子
不肯專心研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爲之而有餘者今若著爲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爲益非
淺表判策論皆加覈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以爲裁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爲判必有論古之識斷
古之才而後可以爲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後可以爲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以
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實用何一不見之於施爲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養
遊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併乃徒爲
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與考則必有潤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與廢則必有憑
衣非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爲僞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被官之後盡反所爲
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
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卷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爲帖括
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墻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雜學、算學、書、文、宏文生等或暇雜放
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眞才矣則莫若懲衙名之失求實質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
爲得也我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諭旨纖悉坐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
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眞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
至於人才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此無俟更張定
制爲也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八月十四日奏奉旨所議是科目不廢者文端公之力也

恩敕夾帶

乾隆十三年三月初八日會試頭場搜檢各省舉子皆無夾帶惟有浙江溫處甘一人有細字一張係三

場策問數條。應照例治罪。上以今年舉子皆知感培養之恩。一洗從前醜惡之習。只此一人罹罪。意可嘉焉。著將溫語釋放。仍留舉人。准其下科會試。

重修翰林院

乾隆九年甲子重修翰林院落成。十月二十七日聖駕臨幸。送兩掌院大學士入署。御書賜額二。曰稽古論思。曰集賢清秘。賜宴賦詩。以唐張說、施正書院、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頒詩開國政。講易見天心。五律二十字爲韻。御製東字韻字。敕諸臣各分一字。梁詩正得開字云。湘膳增故事。盛典越前聞。汪由敦得林字云。瀛海文章富。蓬山道德林。張若靄得褒字云。詩分燕國字。禮重傅巖褒。是也。餘不備載。是日與宴者百六十餘人。燕次中和清樂奏玉署延英之曲。令伶人演唐沈佺期、宋之問、昆明賦詩故事。更做柏梁體聯句。召至御前賜酒。者大學士掌院諸大臣曰。致治當崇實政。爲學當務躬行。勿專尚文詞。我君臣所宜共勉。讌畢。復拜御集文綺綵箋之賜。並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貯院中。是日上御清秘堂小憩。復得七律一章。亦宣示諸臣。翰林院宴畢。恩幸賞院。周覽號舍。軫勞舉子辛勤。御製七律四章。勒石至公堂。登觀象臺。省視儀器。自古帝王未有之盛舉也。

稼軒山水

錢維城。初名辛來。其父夢辛稼軒而生。故名。後改今名。乃字稼軒。以應夢兆。乾隆十年乙丑科前四月。夢行天榜。狀元爲金鶚。李建中竟在二甲。以知縣用。後榜發。公爲狀元。而李建中竟在二甲。以知縣用。亦不可解。予不識。授修撰。入直內廷。歷遷至工部侍郎。調刑部侍郎。工山水。邱壑幽深。氣韻沉厚。迥不猶人。其座主錢香樹云。稼軒自幼出筆老幹。秀骨天成。通籍後。又得力于東山者也。蓋倣蘇東山。蕭公邦達也。

菲夢未醒

閻學武進菲方耕存與。乾隆十年乙丑榜眼。累官文衡。酷好短篇。所取闈墨。不過三百字。即間有至四百字者。而元文必短。十子見其來。率以假成窓規模應之。所謂貢假者蓋也。其中亦有故以千鎚之才。入思尺之短面中者。然要之以皮毛弋獲者居多。而裒甚于二十三年浙江鄉闈所取。解元高毓龍者。爲程晉芳生也。本不讀書。隨其父某在任所辦事。是科方耕偕編修曲東鞠愷典試。高方從任所歸。人言今科主考好短篇。只消隨筆寫數行。便可望中。高自發蒙成篇後。即出外奔馳。空疎久矣。聞之心喜。亦隨衆觀場。首藝題爲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高不知文法。直作兩比。寥寥數語。首尾俱無起結。菲搜落卷。已爲詩五房。房考朱清所抹。落字約有寥夏舉人。鄉爲程晉也。菲得之大喜。以爲元。朱力爭此文雅氣未除。浙江文獻之區。以發解恐人譏笑。菲素剛愎。堅不肯從。既定元。以爲必名宿也。鞠豈其勢。不敢開口。榜發。見係盛生。文素無名望。乃心悔之。時先北路亭公宰秀水。亦在內簾。分纔記房考。視見其事。好短篇。只消隨筆寫數行。便可望中。高自發蒙成篇後。即出外奔馳。空疎久矣。聞之心喜。亦隨衆觀場。首藝題爲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高不知文法。直作兩比。寥寥數語。首尾俱無起結。菲搜落卷。已爲詩五房。房考朱清所抹。落字約有寥夏舉人。鄉爲程晉也。菲得之大喜。以爲元。朱力爭此文雅氣未除。浙江文獻之區。以發解恐人譏笑。菲素剛愎。堅不肯從。既定元。以爲必名宿也。鞠豈其勢。不敢開口。榜發。見係盛生。文素無名望。乃心悔之。時先北路亭公宰秀水。亦在內簾。分纔記房考。視見其事。

三弟子

王際華。字秋瑞。號自齋。錢塘人。乾隆十年乙丑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編修。丁卯順天同考官。歷陞至奎俸。讀學士。十五年庚午。典湖北鄉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管戶部尚書。兼署刑部。二十八年癸未。會試大總裁。余座師也。九禮器總裁。今固輔三品以上用紅。四品以上用紅緣。未入流以上用青。緣紅緣。庶民用純青。公所定也。初公入學時。年才十七。偶游湖。鴨寺。夢影堂。老僧以綠香五十四枚與之。曰。我有三弟子。一夢麟。一錢維城。一汝也。汝將來司刑名。時當超度某案。再來。飯依原位。公秘而不言。後果至大司農。兼司寇。壽五十四而終。

揣元得元

將元益。字希元。一字漢卿。號時庵。蘇州長洲人。十三歲。作文呈義門先生。即爲所賞。十四歲。從沈宮郵先生學書法。己酉二十二歲。中式九十五名。座主爲大廷尉長汀黎公。宮允安溪李公。後官少宗伯。房師爲江西丁酉孝廉安仁姜公。隣省進士舉人入殿。創始此科。後行三科而罷。是年八月。元益入頭場。祖母顧太夫人夢天門開。一星冠羽衣人自日中出。手持黃紙一卷。書曰。再書而下。自言我斗府眞人也。太夫人篤信二氏教。面拜之。因問我孫鄉試有名否。眞人不答。展手中黃紙示之。有金書二大字。即將名也。醒以語榮。藏公。因以名之。丁巳三十歲。考取中書。三十八歲。自推祿命。利東南本火之鄉。是歲爲丙運乙年。應發有會。而江右日者萬長春以星盤限度俱佳。必當掄元。遂極意揣摩。時制義多濃郁。貌意此種文字者不少。假雖與爭鋒。不若守其故我。清矯拔俗。誠亦制勝之道。元益題紙下。念題極閒冷。濃則不稱。清乃肖題。遂率意一揮。日未下舂。三藝已就。四月十一榜發。眞然爲舉首。座主相國史文靖公。以爲瓢瓢有仙氣。列進呈第七卷。蓋兩錢師會試皆第七。仿古人傳衣鉢故事也。御覽十卷畢。以第一卷文太緜。不如七卷清眞。御筆親改第一名。及廷試對策。有墨點污卷。不知所自來。意欲刮補。執事諸公僉云。刮補難以進呈。實爲可惜。不如換卷重寫。二鼓始完。憶重寫一策。字擬第四卷。究以重字。臨進呈易去。及謄卷時。每折一卷。上必問會元在那裏。奈未對。問至三。阿文端公對以不在內。自六卷以下。遂不復拆名。朝考取第五名。揀選一等。引見時。上細閱臣曰。這是會元。遂得館選。教習癸酉。提督山西學政。壬午。提督山東學政。己卯。在山有將得替時。夢至一大署。顏曰見山堂。及是登四照樓。有扁曰悠然見南山。可見事皆前定也。陞鴻臚寺少卿。光祿寺少卿。太僕寺少卿。陞通政司副使。掄順天府府尹。上亦稱許。謂氣度甚類汪由敦。大有可造。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己亞陞兵部右侍郎。甲午。典試浙江鄉試。九月南出閘。即拜視學江右之命。丁酉。卸事回京。于方觀學廣東。相遇于廬山東林寺。榮談久之。戊戌致仕。戊申年八十一卒。

解元得名宿

李因培。字鶴峯。雲南晉寧人。乾隆十年乙丑二甲九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陞撿討。學十七年典試浙江。得解元嘉興李祖惠。人服其工房考。即先北路公也。二十七年督學江蘇。考至淮安。方培名。正黯斟酌。此

大震。轅外旗竿。被龍攫入雲中。不知所往。河水暴漲。與高家堰相齊。河督高公及各廳官。面如土色。皆云西風一大。則淮揚休矣。方恐怖間。忽轉東風。天低若蓋。將壓人頭。見黑龍在雲中。拖尾取水。數丈後。頃刻之間。洪澤湖水低三丈。人心大安。龍之鱗甲。金光四射。惟頭角則不可見。此石壞縣教官沈公雨漂所目擊者。宜至湖北巡撫。

可當秀才二字

吏貼讀字。僅堂。溧陽人。乾隆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曾司經局洗馬。寮愉林院修撰。丙子順天鄉試。房考官。戊寅提督四川學政。乙卯。余補科考。拔置一等第一。謂諸生曰。余考蜀三年。未見一秀才。此方可當秀才二字。賞花紅四。以余卷命成。賞緞諸生共閱。文字策詩。以爲法。即日命給雙花紅。從中門出。遊入錦江書院肄業。是科余中五名。癸未會試第二名。先生常爲人言。以憂歸不出。平生知己之感。莫甚於此。

解元四六

乾隆十二年丁卯。順天解元紀昀。獻縣人。時房考吏部員外郎陳鋟。見前場三藝已呈。遊元矣。閱至二場表。乃知右作。尤爲冠場。喚呈兩主司驚以爲子雲復生。遂錄進呈。今錄出。以見先生少年筆墨。尤爲宰秀。學山潤滑筆海云。擬乾隆十一年上特召宗室廷臣。分日賜宴福臺。賦詩聯句。賞花釣魚。賜賚有差。筵宴臣謝表。伏以皇基務治。雅叶夫酒醴。筵賓。望渥天葬。道契夫旨歌。颺拜。秋深桂苑。蓂莢頻浩。露之華。日麗綺窗。蓂英葩候太陽之照。集公姓公族以式燕。玉牒生光。合大臣小恒以分桑。氷衙動色。靈樓八月。共同海客之遊。廣樂九成。似返鈞天之夢。扉啟有聲。簪組盛。徹。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世道升平。著太和於有象。朝廷滑暇。敬恆樂以無疆。鼓吹休明。必有詠歌之作。潤色鴻業。發中振樂之文。故象協鳳梧。詩卷阿之雅會。興傳魚藻。留鎬邑之遺風。鹿鳴以下。共六詩。君歌臣答。白華而後。爲一什。誼美恩明。天王燕則諸侯毛。司儀夙傳其職。宰正歌備而太師告。禮經亦著于典章。在先王皆具有明徵。及後世乃別名曲。宴桐梁。盞上。藩封以造於郎宮。衛衛宮中。宰執象隨以舉。士五王共宴。花勢樓頭。三等分評。曲江亭畔。盛

便者。多方調護不倦。二十年如一日。擢刑部主事卒。國治時年十一。扶櫬歸里。道出淮陽。時司馬李公與其父是弟交也。助其安葬之資。並遣人署與子同學。李夫人亦待如猶子。每使侍婢致果餅。國治輒嚴之。一日使小婢致之。遂食焉。盡以所藏。令謝夫人。曰男女授受不親。前以侍婢所致。故不食也。夫人大慙。謂他日必成令器。見補金華訓導。是科大魁。授修撰。官至戶部尚書大學士。是科榜眼陳納仁。和人。官至編修。探花汪廷璵。字持齋。授編修。官至閣學。會元則江南靖江人鄭忻也。

預定兩魁

查慎昌。字鳳昭。號梧岡。海鹽人。編修祥之長子。丁卯本省十六名舉人。甲戌會試。二甲進士。授戶部主事。丙子丁艱。先北路公山秀水署平湖令。延請至湖。教余昆仲。丁亞。先生回海寧。余隨館于其家。戊寅。先北路公丁祖父憂。余始自海寧回秀水。嘗是時。余宦遊所從師。如鄞之愈酵六先生。杭之陳舉川先生。嘉興之沈虹舟先生。皆負笈未久。所學止制義。催梧岡先生。則詩古文詞。獨得心傳。窮究五經廿一史。旁獵百家。蓋學自是始有根柢云。己卯。侍先北路公回獨。是科余中本省鄉試第五。庚辰北上。禮闈下第。留京辛巳。以會試榜授中書。而是年先生亦補官來京。住馬神廟。召余館于宅之前軒。仍得朝夕請益。問難奏未會試。余與嘉善金任湖南巡撫補霖皆先生門下。錄闈文是質。先生曰。觀二生才氣縱橫。恐不獲雋。獲則必魁。已而榜發。余中第二名。補中十四名。果皆魁。余選庶吉士。補授戶部主事。丙戌散館。余亦改授吏部主事。官直隸通永道。先生旋陞員外。至郎中。選安徽池州府知府。不赴。攜谷回浙。自是不復觀函丈矣。回憶朝夕調迪苦心。不禁淚潸潸云。

淡墨錄卷十四

辛未保舉經學

乾隆十四年己巳十一月初二日。奉上諭。聖賢之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根柢也。詞章枝葉也。翰林以文學侍從。近年來因朕每試詩賦。頗致力于詞章。而求沉酣六籍。含英咀華。究經術之閫奧者。不稍概見。豈篤志正學者鮮歟。抑有其人而未之聞歟。夫窮經不如敦行。然知務本。則于躬行爲近。景倡經術。良有關于世道人心。有若漁洋郎蔡聞之。宗人府府丞任啓運。研窮經術。敦樸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潛學有本源。雖未可遽目爲通儒。收明經致用之效。而視摛繁爲工。剪彩爲花者。迥不侔矣。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其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寡經術士也。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開廢人員。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以應。毋濫勿遺。稱朕意焉。欽此。誠歟典。前此所未有也。禮內外所保舉四十九人。十六年辛未。諭大學士九卿。再行虛公覆實。確舉以聞。如果衆所共信。即不必考試。於是公同會核。得顧祖範、吳鼎、梁錫璵、顧棟高等四人。上諭既衆論允同。其中日研窮經義。必見之著述。朕將親覽之。以觀實學。在京遵內閣進呈。在外行督撫取。不必另行繕錄。致當時日咨勚襲飾鼎之弊。于是吳鼎進象數集說一部。集說附錄一部。易圖一部。春秋四傳選義一部。易堂問目一部。考律緒言一部。梁錫璵進易經

授一一部。恭呈御覽。六月初十日。吏部帶領引見。十一日。奉旨吳鼎、梁錫輿、俱以國子監司業用。吳鼎旋補棗西講中允所遺司業缺。梁錫輿一體食俸。不論定員。二人共摺謝恩。賞紗各四疋。是日召對勤政殿。上曰。你們以經學保舉。朕所以用你們去教人。但窮經不在口耳。須要躬行實踐。方能教人躬行實踐。二臣即頓首出。謝將所著各書。派翰林二十員。中書二十員。在武英殿各繕一部。原書給還本人。著梁詩正、劉統勳、董其事。吳鼎、江南金匱人。舉人。梁錫輿、由西介休人。舉人。嗣後將當塗會試中式舉人陳祖範、無錫進士顧棟高、俱授司業職銜。其保薦五十人。徐四十五人者。滿洲則內務府監生永奎。漢軍則正黃旗七品頂帶李鍇。順天則進士任助教鍾巒。直隸則拔貢邊連寶。拔貢任助教王之鋭。舉人戈濤。廩生李穉。江南進士則原任編修吳華孫。舉人徐文靖、顧鎮、盛衡、趙繼舉、蔡寅斗、張欽、劉始興、副榜劉大櫆、張鳳孫。拔貢周鐵甫、周振采。廩監儲師軾。廩生程廷祚、劉鵬鶚。生員惠棟。監生盛照。布衣吳鋭。江西舉人原任廣西西林縣知縣劉斯組。舉人張嘉傳。廩生鮑元玠。浙江則進士原任檢討吳大受。原任鳥吉士舉爭煜。御史范咸。舉人知縣陳調元三禮館纂修議敘吳廷華。舉人現任學正王延年。舉人張煊、沈樹德、張仁洪。中順天副榜方天游。餼廩。拔貢周天度。廩監周大樸。湖廣則編修及力恕。河南則進士原任宗人府主事王文清。陝西則檢討孫景烈。拔貢原任四川成都縣知縣劉紹敖。貴州則進士原任大名道陳法也。未幾。徐文靖授檢討。衛王延年授司業銜。

紀事編年

王延年。字介眉。錢塘人。嘉博學鴻詞。少嘗夢至一室。漢晉古器。叢然橫陳。榻坐一見。短身白鬚。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頎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點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爲口實。指榻上人曰。賴此翁達威先生。以漢竹寫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開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須勉旃成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寤。寤後僅記二句曰。慚無管漢兼秋維。敢道前身是達威。後介眉年八十餘。人嘉舉經學。進呈所撰編年紀事。得賜翰林侍讀。終國子監司業。

經義

陳祖範。字見復。常熟人。雍正癸卯恩科。鄭會聯捷進士。以博學鴻詞薦。不就。後奉命舉經學。館閣諸公奏其名。復以所著經義進呈。欽賜國子監司業。拜命于家。終未出。

學使候補

吳鴻。字顓雲。仁和人。工制義。乾隆丁卯解元。十六年辛未狀元。授修撰。鴻性學湖南。壬午科。湖南主試者爲嘉定錢公辛楣。陝西王公偉人。諸生出闈後。各以闈卷呈吳。吳所最賞者爲丁甡、丁正心、張德安、石鴻漸、陳聖清五人。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枋發日。吳招客共飲。使人走探。俄而抄枋來。自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魁其經。如聯珠然。吳大喜過望。一時省下傳爲佳話。先是陳太常兆崙在都中。以書貽吳云。今科楚南得人。必盛。蓋預知吳鋭王三公之能知文。能拔士也。吳首唱一詩云。天鼓喧傳昨夜聲。大宮小徵盡合鳴。當頭玉笋排班出。入眼珠光照乘明。喜極轉

深知己淚。望深還憾樹人情。文昌此日欣連捷。誰向西風訴不平。一時和者三十餘人。後又君學廣東。嘉應州多六遂舫。舫戶皆蜑婦。凡地驛站。必雇其舫。既雇舫。則伺候者皆蜑婦。供應侍奉。較家人尤當意。以中艙即蜑婦房。而除此有遮前後無之也。舉官船亦用之。鴻入船。恐其犯己。戒勿東西嚴。凡船有蜑婦。盡逐入他舟。更商介蜑婦穿其艙夜大雨。滂湃。呼左右。皆笑不應。而漏愈甚。至寢榻皆濕。不得已。遂呼蜑婦點燈使視其漏明日乞詩。吳書一絕云。滄瀛親捧剪輕波。小立當窗盛錦靴。休訝老坡難忍俊。多因無奈海棠花。此蜑聲借頓增人呼狀元嫂。

會元異事

周澄。字芑東。嘉興人。乾隆庚午解元。主司裘叔度。忽得周元度易之評語。有瑜亮並生之歎。辛未會試第一名。授編修。雲谷云。澄假歸。澄短視。舟過揚子江中。摘眼鏡揭窗探頭觀金山寺。適風顛。後船匝身而過。遂剉其首。卒。未知確否。澄會試房師出景寧御史蔡修業之門。修業名時田。號雪南。壬戌進士。辛未入房。得澄。一時推爲名元。

柴公屋

湯世昌。號對松。錢塘人。乾隆辛未二甲五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未過時。趨試貢院。僦屋而居。苦其狹小。見旁有大宅。封鎖甚固。咨無人居。訪之隣人。云此杭州太守柴公屋也。有惡鬼作祟。以故無人承買。湯有胆。曰。借居可乎。隣人笑其狂。亦無阻者。湯遂開鎖啓門。見樓上有二榻四椅。樓西有竹箱。雖久無人居。而塵埃不積。湯心喜。即挈行李登樓。一壺一棍。乘燭讀書。至三鼓。陰風起於窗外。燈燄縮小。有披髮女子。赤身噴血而進。湯揮以棍。女惻然曰。貴人在此。妾誤矣。仍從窗出。湯喜鬼已去。將解衣安寢。忽樓西箱內窸窣有聲。視之。則此女從西箱出。手執裙襖艷色衣。幷梳篦鈐等物。若將沐者。湯愈無恐。且欲其有頭。女子梳服畢。着艷衣。冉冉至前。跪訴曰。妾貧奇冤。非公不能爲我白者。妾姓朱。名筆花。杭州柴太守妾也。正妻妬而狡。知太守愛妾。不敢加害。偏妾產子時。賄收生婆。斃于落胎後。將生桐油塗我產宮。潰爛而亡。妾兒名某。正妻取以爲子。至今雖長成。並不知爲妾之子。十年後。君爲湖北主考。子當出公門下。公當以妾冤告之。妾尸猶埋此牆之東井邊。有八角磚爲記。可命其來此改葬。生母。幷指竹箱曰。此皆妾藏首飾奩具處也。妾亡時。太守哀痛之至。臨去。吩咐家人勿持箱還家。恐觸目心傷故也。後有來竊取者。妾以陰風喝退之。今此中尚存三百金。可奉贈。湯爲慘然。唯唯而已。後一如其言。樓上怪從此絕。而屋亦轉售他人。

兆枋

廣東梁兆枋。其族某。素奉佛。妻有娠。夢觀音大士謂曰。汝生子可名兆枋。將來是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覺醒果生一男。夫婦甚喜。以兆枋名之。即爲捐監。以待入場。及年長。頑鑑異常。不能識字。留監照無用。乃以輿族姓。使下場即覲察也。果于庚午辛未連捷。會試出待鄙雙公慶門。將殿試。雙公欲爲送表聯于鑒。客官覲察辭曰。門生先有夢兆。已定爲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殿試前列。似難以人謀也。雙公笑而不

725

信。殿試榜發。竟得二甲六十八名。雙公愈笑其謔。觀察亦疑夢之不足憑矣。是科進呈十卷。第一名爲諸城相國劉文正公之子墉。上改二甲第二名。拔杭州吳鴻爲狀元。及第二甲八十名太多。命分二十卷。授三甲。於是梁公仍爲三甲第二十八名進士。雙公嘆曰。易稱聖人先天而天弗違。斯言信矣。

狀元有無心之賦

秦大士字涧泉。江寧人。乾隆十七年壬申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次年散館前。求簽于正陽門關帝廟。有問來常把此心捐之句。意以神諭其陰騭。因鬱鬱不樂。及散館。題松柏有心賦。以題爲諷。忘押心字。上以調閱卷大臣。皆頓首請罪。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試官皆無眼之人。宜至侍讀學士。假歸是科榜眼范城士字祖年。華亭人。探花盧文弨字紹弓。徐姚人。會元太倉邵嗣宗。俱官編修。

狀元不永年

莊培因字本淳。陽湖人。授內閣中書。乾隆十九年甲戌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日講起居注官。丁丑會試同考官。未幾卒。狀元不永年。人皆惜之。是科榜眼王鳴盛字禮堂。嘉定人。授編修。由光祿官至閣學。探花倪承寬。徐驅仁和人。會元胡紹鼎。湖北孝感人。皆授編修。

拆字

紀昀字曉嵐。獻縣人。乾隆十二年丁卯解元。十九年甲戌二甲第四名進士。改庶吉士。先是未傳臚前。在董文恪公邦達家。遇浙士能測字。昀書一墨字。浙士曰。龍頭不屬君矣。墨字拆之爲二甲下。作四點。其二甲第四乎。然必入翰林。四點爲字脚。士吉字頭。是庶吉士矣。榜後果然。丁丑散館。授編修。歷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庚辰。主試山西。戊子秋。以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發督事發。奉旨籍沒家貲。中書徐燕遠在軍機行走。聞信。密書以告。籍沒無有。搜出諸信。有昀往來書札。牽連革職入獄。獄實坐徐。遠戍。昀發黑烏魯木齊。不四年。以辛卯六月釋放還京。先是獲罪時。獄頗急。以一邸官伴守一室。姓軍官云。能拆字。昀即書董字使拆。曰。公遠戍矣。是千里萬里也。昀又書名字。並曰下爲口字。上爲外字。

見一僮丈夫兒牟戎服。又手不揖。披其頭曰。吾頭豈自斫者。蔣驚醒。知有冤抑。查新志並無其人。務志有段將軍。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死于揚州者。急爲補入忠義傳中。士銓工詩。主神韻。與袁枚齊名。尤工填詞。所著有鶴中人、冬青樹各種。

屯田策

乾隆二十五年殿試。有條對策問。以古之屯田。爲勞民。今之屯田。勞民正所以惠民者。上諭大臣曰。此卷新進撫拾陳言。不悉實政。固不足怪。然現在新疆墾種。實無一勞民之事。以瞽升論。秀者尚不免形諸廷對。何況盲盲無識之徒。以訛傳訛。伊於胡底。故不得不明白宣示。西陲戡定。閣部悉平。朕之初念。豈務爲回坐話。余時棟懼甚。未幾。去公以手招余。和顏問曰。今日所奏何事。余具以對。並問姓名。好言慰之。蓋恐微員之震怖。而安慰之也。自是呼余爲李長漢。以余頎而長也。後各部保送堪勝直隸州知州十名。公爲第一名。引見未記名。公到部。謂同堂官曰。奇哉。李長漢不記名。然至今感恩知己。未嘗一日忘也。及後金川用兵。諸知州記名者九人。如吳鑑南、趙璞函輩。分發四川。俱死木果木之難。乃知亦有幸有不幸也。

南巡四次聯句

乾隆十六年辛未。聖祖南巡。駐蹕泳州。上元行幄賜宴觀燈。即事聯句。御製、青郊行慶共民娛。上蒞觀燈景略殊。玉蠁圖圖臨廣幕臣梁詩正、銀花瑤蕊散平蕪。遙山橫雪光添炯。上日占年瑞表符。大地陽和廻北極臣汪由敦、中宵景慶映南弧。琉璃河畔冰猶合。泳鹿城邊草未蘇。最道人歡鸞翠鬱。御製、初筵資序列髦俊。御餐酬節鎮山殽。春酒稱觴鳳舉扶。繼照曦光咸不夜。臣錢陳羣、先春林采競交柳。玻瑠挂定欲遠整。肆佩纕來綰復紆。鬱入長天廻旌陣。臣梁詩正、烟留遊穗滴蓮壺。千枝艷欲歌張令。幾曲詞應失石湖。宵界光明皆佛國。御製、慧宮離垢自仙都。爲添佳話傳無趙。便閱亭衙達越吳。眞是携來三學士。臣汪由敦、豁看捧出百驪珠。七襄錦爛烟天孫織。萬道金流列鍊驅。飛卷紫淵騰墨海。臣錢陳羣、點成銀漢出丹爐。盤旋羣鶴自來去。曼衍鰲魚乍有無。狀噴璣璇題韵突。御製、助歡熊虎召都盧。懸池火樹遥翔燕。疊鼓冰荷欲隱鳧。倘憶貢家一盞對。臣梁詩正、合教天上六么輸。雲和風琯吹陽律。法部鼙音叶野歈。冰雪市喧驅馬臣汪由敦、輕城風靜立竿烏。行聯萬歲宜春字。巧繪羣眞獻浮圖。陂目紛披憑闕捉。御製、摩肩擠踵任招呼。旌門不禁來芹叟。盛事相迎祀紫姑。詎必廣陵誇獨盛。臣錢陳羣、須知于鵊賞孤。空中論斗傾紅豆。瓢裏騈枝綴綠芙。色映寒芒迴五緯。臣梁詩正、旌翻新樣雜三銖。金繩斜曳催弦矢。綵勝高懸轉轆轤。烟香案氣氤氳。垂朶朶。御製、絳衣舞蹈唱嗚嗚。風雲龍變眞神也。頃刻花開有是乎。到處長安太平節。臣錢陳羣、勝遊蓬島列仙儔。閭閻喜氣罩三輔。巷陌歡聲接九衢。道協慶飆時正泰。臣梁詩正、交占宴衍義爲需。要祈南畝豐穰殺。不數東都賜大酺。扈衛琅函凝粧牧。御製、香浮瓊液得醍醐。華燈坐待衣冠會。嘉使歌傳昭聖途。漫擬鴻文揚豫大。相期魚匪進訏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聖祖二次南巡。上元趙北口行宮觀燈。同屆蹕儐臣聯句。御製、上元行慶奉慈帷。節物承歡是處宜。東海乍看擁寶鼎。臣蔣溥、西崑恰值敞瑤池。野含瑞氣融晴雪。樹挹芳烟散晚炊。鵷路鶯鶯皆吐耀。臣汪由敦、和門草木總涵滋。靜疑夜色

後殿試進呈十卷。不必預拆彌封。候朕閱後。再行按名傳臚。冊頒引見。三十四年。進呈前十卷內。有第八卷潘奕雋第十卷李學錦二名。引見不到。經讀卷大臣叠奏。奉旨改附三甲末。

主事保直隸州

忠勇公魁梧豁達。公正廉明。有太平宰相之度。嘗記公爲大學士兼吏部時。適余爲鳳吉士。改文選司主事。一日值班五鼓。赴軍機進奏摺。凡例司官進摺。必見中堂。回明方遞。是以須早鵠立久之。公始至。恰尹望山相國亦至。與語長久。余見東方漸白矣。不待辭畢。竟以摺進。公不應。以兩手輕扶至門外。仍立。公仍回坐話。余時棟懼甚。未幾。去公以手招余。和顏問曰。今日所奏何事。余具以對。並問姓名。好言慰之。蓋恐微員之震怖。而安慰之也。自是呼余爲李長漢。以余頎而長也。後各部保送堪勝直隸州知州十名。公爲第一名。引見未記名。公到部。謂同堂官曰。奇哉。李長漢不記名。然至今感恩知己。未嘗一日忘也。及後金川用兵。諸知州記名者九人。如吳鑑南、趙璞函輩。分發四川。俱死木果木之難。乃知亦有幸有不幸也。

南巡四次聯句

乾隆十六年辛未。聖祖南巡。駐蹕泳州。上元行幄賜宴觀燈。即事聯句。御製、青郊行慶共民娛。上蒞觀燈景略殊。玉蠁圖圖臨廣幕臣梁詩正、銀花瑤蕊散平蕪。遙山橫雪光添炯。上日占年瑞表符。大地陽和廻北極臣汪由敦、中宵景慶映南弧。琉璃河畔冰猶合。泳鹿城邊草未蘇。最道人歡鸞翠鬱。御製、初筵資序列髦俊。御餐酬節鎮山殽。春酒稱觴鳳舉扶。繼照曦光咸不夜。臣錢陳羣、先春林采競交柳。玻瑠挂定欲遠整。肆佩纕來綰復紆。鬱入長天廻旌陣。臣梁詩正、烟留遊穗滴蓮壺。千枝艷欲歌張令。幾曲詞應失石湖。宵界光明皆佛國。御製、慧宮離垢自仙都。爲添佳話傳無趙。便閱亭衙達越吳。眞是携來三學士。臣汪由敦、豁看捧出百驪珠。七襄錦爛烟天孫織。萬道金流列鍊驅。飛卷紫淵騰墨海。臣錢陳羣、點成銀漢出丹爐。盤旋羣鶴自來去。曼衍鰲魚乍有無。狀噴璣璇題韵突。御製、助歡熊虎召都盧。懸池火樹遥翔燕。疊鼓冰荷欲隱鳧。倘憶貢家一盞對。臣梁詩正、合教天上六么輸。雲和風琯吹陽律。法部鼙音叶野歈。冰雪市喧驅馬臣汪由敦、輕城風靜立竿烏。行聯萬歲宜春字。巧繪羣眞獻浮圖。陂目紛披憑闕捉。御製、摩肩擠踵任招呼。旌門不禁來芹叟。盛事相迎祀紫姑。詎必廣陵誇獨盛。臣錢陳羣、須知于鵊賞孤。空中論斗傾紅豆。瓢裏騈枝綴綠芙。色映寒芒迴五緯。臣梁詩正、旌翻新樣雜三銖。金繩斜曳催弦矢。綵勝高懸轉轆轤。烟香案氣氤氳。垂朶朶。御製、絳衣舞蹈唱嗚嗚。風雲龍變眞神也。頃刻花開有是乎。到處長安太平節。臣錢陳羣、勝遊蓬島列仙儔。閭閻喜氣罩三輔。巷陌歡聲接九衢。道協慶飆時正泰。臣梁詩正、交占宴衍義爲需。要祈南畝豐穰殺。不數東都賜大酺。扈衛琅函凝粧牧。御製、香浮瓊液得醍醐。華燈坐待衣冠會。嘉使歌傳昭聖途。漫擬鴻文揚豫大。相期魚匪進訏謨。乾隆二十二年丁丑。聖祖二次南巡。上元趙北口行宮觀燈。同屆蹕儐臣聯句。御製、上元行慶奉慈帷。節物承歡是處宜。東海乍看擁寶鼎。臣蔣溥、西崑恰值敞瑤池。野含瑞氣融晴雪。樹挹芳烟散晚炊。鵷路鶯鶯皆吐耀。臣汪由敦、和門草木總涵滋。靜疑夜色

浮三島。香泛春風達九逵。曲渚雁回開遠譽。御製、新漪魚躍動流漣。萬民同樂卿云可。大更鋪觀太倉待。于蕪寒忘歌御景。臣李蘇回、和梁且喜謳成詩。卿雲霞覆郁當樓。誰憶尾箴挑銀燈。雙棲百樣湖畔擷。臣劉綸、三橋虹影坐間垂。光收月窟應無敵。地泰天山信有斯。煜煜金牀兩合利。御製、晶晶玉宇界琉璃。候臨解凍陳冰獻。輪到元宵儛漢逛。一綫紫烟和萬象。臣介福、年容碧彩謳金規。書視白象環仙闕。西漆面油燦御垠。妙湍積紛踏香馬。臣夢麟、迴波宛轉蹴蛟螭。風前蛾闘爭星幻。澗底蛩眠獨探奇。直廬廣陵推法善。御製、頓令暫室起鴉夷。燕南趙北來貂漫。越角吳根景遞披。刻鏤施鞭龍起蟄。臣錢維城、倫倫叶管風來儀。高槩商宮旋搖日。密如艫艦曲遮陂。海藏逝開珠百琲。臣錢汝誠、瀚瀾紛綴錦千絲。蝸衍鳴谷裘宣線。陣列昆陽赤羽麾。激電疑投玉女簡。御製、羅星似布井公基。旋由庭閣光無定。瓊樹珠林影倒移。糕飣玉梁殊列膳。臣蔣溥、果分丹荔佐行厄。仙非例放金吾禁。良夕還紉銅漏期。宴是傳柑猶隔晝。臣江由致花非剪綵貴先時。湯來多寶定光搭。採獻長生威喜芝。瀛地益流饕燼耀。御製、擊雲虬走甲之而。漁村盤舍皆星照。下里陽阿許共嬉。茅屋寧無向隅者。臣秦蕙田、衢穷不啻與斟之。觀醵成快昌辰洽。給復頻邀沛澤施。化洽華胥扶壽考。臣劉綸、秩膺瀛選舞童兒。早聽菱鏡盤佳語。幸擘桃箋繼春詞。三五韶華酬勝賞。御製、十千豐稔慰嘉師。紙發粉來霏微雪。江稅宜免共謨辭。其兒文昌歸八座。臣介福、同欽華蓋煥重雕。織緜解聽遊清沼。極馬無喧立綵旗。鼓悲吹笙鳴樂愷。臣夢麟、依浦在藻荷恩私。唐昌勞憑寬方此。宜德神仙謹較玆。遍插柳條沿楚岸。御製、待催梅信過江沚。律回黍谷方蒲月。雞踏金蓮倏萬枝。帝里輪軒輕蹇擾。臣錢維城、皇衢燈火想蓂蔫。松盆戶戶燒閭會。竹檻人人勸酒持。閱上青黎明綠案。臣錢汝誠、陌頭白粥賽田祠。無邊好景迎年腳。有脚陽春傍竹隨。庶陸揮絃仰庙作。御製、周庭燃燎問何非。篆破聲狻火鴻藹祝。簪集華簪燕喜追。好樂無荒昭古訓。惟殷保泰日孜孜。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聖慈三次南巡。上元于趙北口行宮。同屆蹕儒臣。詠冰嬉聯句。御製、上元燈火歲常新。諸館冰嬉倍可人。恒奉慈娛千萬載。臣劉統勳、試擬法從兩三臣。雙盤紀勝纔聯韻。太液摛詞早鏤珉。御製、冰嬉賦曾經藝苑摛華。首頓廣陽偕燕衍。臣劉綸、隔宵冰凍鹿皆訢。閭裳泉迎旭羅朝饌。芳甸凝香潤宿駒。沼鑽剪冰臨爽塏。臣于敏中、沙堤環哲倚崇圖。鏤金待駿將拖柳。泛玉流澌未點蘇。廿五淀摛廻雁泊。御製、十三橋次宛虹駈。西春返照明銀燭。東壁騰輝燦玉津。較量前番正嘉夜。臣錢汝誠、探尋此地足臨春。鄭瀛景物分明賞。吳越謳謠次第陳。行時信可同民樂。祈歲端因屢穡功。拖映水村益佳致。臣于敏中、近岡澤國堅綏豐。七貢隨轡近水香花賠翠盞。臣介福、展風猶復貢丹綸。紫姑競發田蠶盛。泰益蕃詞音粥頻。宴啓傳柑隨豹尾。臣劉綸、南淀星橋直鄧雄。盤鯉獻常擎野叟。臣錢汝誠、徐驂鄒更迓衙童。桑歌曼聲歌同依藻。魚鱗連簡彩躍仙。艘直翔鳳苞扶。臣王際華、光回衙鼓徹張鐙。源酸浦遠歸晶晶。鱗簡林開炬爇熊。幾點微泥精曲雁鴻。譬迹蹋歌諧鼓柣。臣王際華、光回衙鼓徹張鐙。源酸浦遠歸晶晶。鱗簡林開炬爇熊。幾點微泥精曲南消息候蕤遞。趙北烟花鄭重陳。況有于思隨蹕路。臣劉統勳、便教倒剌譯文茵。聽吹節鼓聲雷捷。看上岸御製、平篇約略照疎證。西江火樹爭輝輝。東壁銀輪慢慢窓。來可忘言答韶節。臣張若靄、珠幽雲擁碧毫弯。萃元芸輝香餘篆。太極松鰓蓋自龍。慶序京華傳覽揆。御製、熙韶瀛海緬虞丁。莊生見說魚知樂。老子皆論道川盍。故事記升催燦斗。臣劉綸、鵲翻雲塔穩盤身。招搖稱手長竿拓。彳亍承趺寸蹴級。闘罷老源蕉解跪。臣于敏中、拋爰巨卵彈能勻。傳蜂賜錫懽泥首。對隊登杯駿泛舲。稻粢似鹽堆纔膩。御製、新陰如幄掩當晨。冰含雪色炬千樹。雪映冰光魄一輪。鋪得瑠瑠為世界。臣錢汝誠、集來鴻鴈儼朋賓。蓋規陵潔即鑑鉉。盛制品鹽方峪珍。百歲歡花撥蟲衙。臣介福、九華結字激翕渝。菱舟剌凍疑移嶼。蓮座烘窗忽插

晏。漁岸詩情行得得。臣雙慶、鵝川畫本想纔纔。從知黍谷回春是。比似榑桑不夜真。題憶六街看最好。御製、每懷一盞對猶賒。長筵列坐宣回長。曲岸駢觀樂士民。平步星橋連貝闕。臣劉統勳、縱眸雲隴覆猜農。魚鹽客益稽還陟。鴻識隨陽漸復遠。衛嫗奚奚通溪窗。臣劉綸、然星燔燼洞磴瀉。纂槓甲煎逾安息。燈燦流蘇奪大秦。繞湃蚖脂紛陸陸。臣于敏中、分柳蘭篠點嶙峋。復標瞥起陽凌冶。月地花融沉穀皺。燕國新詞慚授簡。御製、魯山雅曲顧書紳。遠村漁火依微拚。近搭蓮槳左右巡。頃刻金蓮開萬朵。臣錢汝誠、奏罷資給緩雙銀。襄城赤幟擎中夕。封氏花簪驗半旬。野老堵牆咸色喜。臣介福、內官立仗不心瞋。祥過卜簡整簪佩。采勝捐釵暗宿辰。編戶歲芹行慶洽。臣雙慶、守臣負弩祝鴛申。紅蚨分報清於當頭延燕賀。御製、陽和有脚戴鴻鈞。底詩纖豈且經月。要欲同歡並示仁。惠遠行時難概括。鑿予本意在邊淳。乾隆三十年乙酉。聖駕四次海巡。燕九日。趙北口行宮觀燈。同屆蹕諸臣聯句。御製、棲燈無九狻嘉夜。恰值巡方駐濟宮。捐管聯吟堪數典。臣傅恆、展矜有詔重宣風。黃圖譜若泰園照。輔仰佳哉氣鬱蔥。凌沼漾晴漘的的。臣阿里袞、麥畦含翠苗尤尤。三登留熟歡聲洽。六出含精圖澤霰。紀粥侑治齊泛白。臣于敏中、貢燈遠續蠟燒紅。望延吳越瞻天日。踵繼燕齊祝華嵩。鳳展九苞扶翠輦。御製、雲垂五色護朱橋。高年虛假登樓步。邊都宴賞例結綠。樓華皇太后樓上觀之。蓋恐于高年登陟。為費命故諭毋屢平屋堪娛玩景曛。養志承歡敢弗勉。臣錢維城、棗陽頒慶此云同。燃來蓮蕊攢成錦。種得芝田媛欲烘。水鏡朗懸府漢上。臣王際華、玉餅齊繞萬花叢。酒鮫室底千絲碗。飛鳥行邊百尺虹。著地還勝蓂匝地。曳曳

餘吾衷自古聖賢罔拜君臣一德未有如斯之盛者也誠曰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此之謂歟

淡墨錄卷十五

狀元夫人

畢沅字秋帆鎮洋人由內閣中書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修撰擢鞏秦階道歷布政巡撫調河南陞兩湖總督爲秦藩時余適以服滿上京補官過訪時秋帆初喪夫人纔宴周月性字瀹香長洲人能嗜文墨贈賢下士偶成云家如夜月圓時少人似秋雲散處多夫人還吳門先生七夕寄詩云沖水吳山同悵望今朝兩地拜雙星瀹香有青門柳枝詞云留得六宮眉黛好高樓付與曉粧人秋帆和云莫向羅亭折取濃陰留返往來人袁子才云作詩者各有身分夫人詩是閨閣語秋帆詩是大臣語秋帆尚書撫陝時有上元燈詞十首莊重高華是文華殿上語一時幕中學士文人俱不能和如云碧樹紅闌萬點明戟門運漏轉三更交泰便抱新年意不聽歌聲聽雨聲京師有李桂官與畢秋帆尚書親好畢未第時李服事最殷病則秤藥益水出則受轡隨車畢中庚辰進士李鶴溪刑部尚書觀甫庚辰進士也重赴櫻桃之宴聞桂郎在坐笑曰我揩老眼要一見狀元夫人其名重如此戊子年畢公官陝西李將往勘路過金陵年三十風韻猶存余作長歌贈之有云若教內助論勛伐合使夫人讓誥封畢公晉勛臺輔晚販玉器至廣東時趙雲松爲廣州太守作李郎行贈之有昔爲玉人今玉客之句人競傳之

不挾嫌

諸重光字桐嶼餘姚人庚辰榜眼授編修官至辰州府知府卒重光父名先庚爲督撫幕客倚勢嫉富鎖覓上控告入證時曾以其姻原任金壇令陳奇抗禮鎖其家丁追之其祖先庚在制府幕奇倚勢嫉富鎖覓上控告入證將俟子瘟得釋而子以後入翰林例稱晚生重光見之曰曾大人官我餘姚至今百姓思之今無此官矣不以前事挾嫌眞前輩風度也出守辰州卒

夢樓先生過海

王文治號夢樓丹徒人以貢生留京師隨閣學金魁過海至琉球國封王充記室回籌有曾經滄海四字印章袁子才云乾隆戊寅臨雅南轉運揚州一時名士趨之如雲其時劉映檜侍講宰教書院生徒則王夢樓、金棕亭、鮑雅堂、王少林、嚴東有諸人俱極東南之選乾隆二十五年庚辰會試第四名殿試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大考一等一名侍講癸未會試同考官余房師也己卯大同年會與祝芷塘同序謚館既而出其門余修弟子禮甚恭面先生仍以講序稱五弟其謙抑如此官至臨安府知府降調遂不出先生工詩古文以新造爲主嘗云詩稱家數猶之官稱衙門也衙門自以總督爲大典吏爲小然寧爲典史而不爲擔水夫何也典史雖小尚屬朝廷命官擔水夫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學杜韓不成於然自以爲大家不過總督衙門之擔水夫耳又云詞章之學見之易搜之無窮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註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啟神髓故易于決捨如果深造有得必慈且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功旁求考據乎先生尤長于書人得隻字無不寶之精于音律座上常滿歸後邀遊公卿間皆倒屣出迎晚年皈佛嘗築小菴于家日齋居誦經于中其侍者丫頭素所鍾也亦性好靜提同菴其事如師徒然晚年買小姬教唱爲女樂以自娛有輕雲、寶雲最爲出色而先生善與人交胸無城府在館時諸太史因取傳奇翡翠園有假頭是好人語稱爲王假頭先生每聞人稱必恕曰該打該打

大學士不由協辦

韓城相國王傑人父爲浙藩庫大使隨任讀書浙圍文獻邦既饒墳典又有師承而公天委穎敏過目不忘文工小楷得逸少筆法嘗爲督撫寫摺奏江南制軍尹相國望山繼善深器之乾隆十五年庚午舉本省鄉試六名十六年辛巳諸城相國劉文正爲總裁閱其文大加賞贊拔置進呈第十名殿試適尹公入朝充讀卷官潛遮第一大魁天下不由協辦由翰書直登宰輔皆異事也本朝陝西中狀元者惟公一人而已

祭江瀆

胡高望字照堂仁和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榜眼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乙巳奉命至蜀祭江瀆歸余適歸綰相遇于左綰以與夫前導殿余簪轡余下與叱止之忽見余乃歡然道故並索筆由集讀至中夜方返其廢倦如此

雲松詩有別才

趙甌字雲松，陽湖人。由內閣中書，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第一甲第三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官至遼西道。年十六時，戚人張某患神弱病，有女鬼相轢，形神俱立，奄奄欲斃。其母稱禱神，卒無效驗。唯趙舉其楊鬼不敢爭，趙去，鬼笑曰：汝能使趙探花當舉此乎？其母苦求趙，公趙不得已往，乘燭相伴至第三夜，不勝其倦，略閉目，病者精已遁矣。越數日，卒後果中第一甲第三名，官至廣西江右道，以分校作雜詠十餘章，足以解頤。封門云：宮對恰似懸符禁，人望居然入海深。聘牌云：金鎔應識披沙苦，總重寧同納采隆。供給單云：多士未遑談虎觀，考官恰似劇鴻溝。遮條云：品題未便無雙士，遇合先成得半功。佛海漸登超渡筏，神山猶怕引回風。落卷云：落花退筆全無艷，貪棄春蠶尚有聲。沉命法嚴難自訴，返魂香到或重生。撥房云：未妨嫘祖擬生子，笑比莛琶別過船。俱新頴。出守廣州府，陞右江道，以母老歸，著有甌北集。人爭賦之，詩有別才，其謂是歟。

袁子才弟子

稽承謙，字受之，無錫人。大學士璜之子。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第二名進士，庶吉士，授編修，官侍讀。袁枚授業弟子也。辛丑冬，過隨園，袁止而觴之，席間論史事，袁極言通鑑載楊妃洗兒事之誣，稽云：門生在史局，派修唐鑑，立論頗合先生之意。將依唐書所載武后淫穢事大半刪除，同局以爲不然，亡何，夜臥書舍有司寇曰：此卷大起大落，才氣縱橫，魁才非元才也，應置第二。吾爲江南人，例應取浙江卷元之，此卷既係四川人，居第二，吾江南大省，當讓邊省人出一頭矣。宗伯力爭而大寇堅執不回，然至將揭榜時，總裁及各房考，究不知元卷爲誰也。至填榜時，司寇突于靴裏摸一卷曰：此卷如題兩扁，此會元格也，遂以余置第二，而以效曾拔第一，人稱靴裏會元。榜發，乃知大寇即先大夫壬戌會試本房師也。父子同出門下，時先大夫適知涂州，攜余展謁，道閩中事，深以爲悔云。

吻資退婚

秦大成，字澄叔，號鮮園，嘉定人。乾隆己卯鄉試，二十八年癸未會試第三名，殿試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初大成爲孝廉時，續絃婚夕，新婦悲啼不止，問之，曰：妾幼許鄰村李氏子，父母嫌其貧，逼休改嫁，竊念身更二姓，有乖婦道，是以痛耳。秦聞之，竦然，曰：何不早言，幾成吾過。乃趨避外舍，命僕召李至，語之故，且曰：今夕良辰，可于弊廬合巹，所有資裝，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是科竟大魁天下。秋榜揭曉，將謁帝與其中表某赴會試，後歸文昌，以某對，忽見一婦人跪帝前云：某爲我夫弟，夫死後，某淩虐備至，憂鬱致死。文昌曰：此人短行，奚可大魁，特上帝選才甚難，殿試已近，誰可易者，即後科何人易之。申秦未遲，有一吏捧冊跪進，文昌曰：今歲且以秦大成爲狀元，借功名預得，未免減算耳，是科秦果第一，某竟落第，未幾死。魯園主講華江書院，每舉以爲諸生戒。嘉慶間，諸卷官初擬會元，孫效曾第一，上閱策，冒下有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語頗不忘規，遂拔大成第一，而以孫荃二甲第二。大成事趙母至孝，授職後，即乞假歸，榜眼沈初字景初，號雲椒，平湖人，乾隆丙子南巡，召試中書，授編修，官至禮部侍郎，探花韋謙

恭，字約之，號蓉裳，嘉興人。乾隆己卯鄉試，二十四年己未會試第一名進士及第，授編修，官至禮部侍郎。

史可法自題對聯

謝啓昆，南康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爲揚州太守，扶乱反正，氣歌數句，太守疑爲文山先生，整冠而拜，問神姓名，曰：亡國屈臣史可法。時太守正修葺史公祠墓，環植梅松，因問爲公修祠墓，公知之乎？曰：知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亦非俗吏所能爲。問自己官階，批曰：不忠無位，忠所以立。謝撫子問將來有子否，批曰：與其有子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太守勉旃，問先生近況，咸神乎。曰：咸神問何神，曰：天曹稽察大使書。署長紙一副，問何用，曰：吾欲自題對聯，與之紙，題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筆力蒼勁，謝公爲雙勾之，懸于廳中。

靴裏會元

孫效曾，字恂士，一字心畴，仁和人。庚午鄉試，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會試第一，是科正總裁爲秦蕙田味經先生，副總裁爲禮部侍郎德保定圃先生，戶部侍郎王際華白齋先生。先定圃宗伯問余卷即以爲元，大司寇曰：此卷大起大落，才氣縱橫，魁才非元才也，應置第二。吾爲江南人，例應取浙江卷元之，此卷既係四川人，居第二，吾江南大省，當讓邊省人出一頭矣。宗伯力爭而大寇堅執不回，然至將揭榜時，總裁及各房考，究不知元卷爲誰也。至填榜時，司寇突于靴裏摸一卷曰：此卷如題兩扁，此會元格也，遂以余置第二，而以效曾拔第一，人稱靴裏會元。榜發，乃知大寇即先大夫壬戌會試本房師也，父子同出門下，時

恒字慎齋。號約軒。蕉湖人。乾隆辛未南巡。召試中書。授編修。陞鷹子。提督山東學政。歷官至貴州布政使。護理巡撫。能詩。著有傳經樓集。

琵琶墳

董潮。字東亭。海鹽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潮青年科第。以書畫文辭冠絕時輩。性豁蕩而有風之好。常與諸名士集陶然亭。散步吟詩。獨至城堙下。忽聞琵琶聲。躡跡之。聲出數椽版屋。乃十七八美女子。著淡紅衣。據窗理絃索。見董。略無羞避。揮絃如故。董徘徊不能去。同人怪董久不至。相率尋之。見董方倚牖凝立。呼之不應。羣呼之。董猶痴而女子形聲俱寂。始道其故。衆入室搜索。破瓦頹垣。絕無人跡。有蓬顆一區。俗所稱琵琶墳也。乃掖董歸。未幾。以疾歸。修常州志。卒于家。

搖鈴

蔣熊昌。編修麟昌之弟。府尹炳子。陽湖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進士。官至潁州府知府。在直隸安州。遇一老翁。兩手時時頭動。作搖鈴狀。扣其故。曰。余家某村。村居恆數十戶。山中出一僵尸。能飛行空中。食人小兒。每日未落。舉相戒閉戶匿兒。猶往往被攫。村人探其穴。深不可測。無敢犯者。聞城中某道士有法術。因可福公見其高坐不起。即步至吳案前。翻其卷帖。內有細字數行。問之。始跼蹐而起。公曰。此非夾帶乎。吳面赤。猶強對。遂喝校尉牽下。隨具揭。以吳預擬詔條。潛行夾帶。應照鄉會試夾帶例斥革。交與巡城御史枷號一月。奏聞報可。是日。詩題爲禹惜寸陰。余本擬作四首。而見吳被罪。又在案右。其勢洶洶。心頭沖沖。遂止作二首。而同年南匯吳省欽。以作四首。取第一名。余以少作。取第五名。自本朝有朝考以來。犯夾帶者。惟吳露一人而已。三十六年。以御史張露條奏詩只作一首矣。

特授鴈常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乾隆壬午舉人。欽賜鴈吉士。奉勅編校四庫全書。震學問淵博。工于考訂。五經尤精三禮。著天人之學。作瑣language玉衡解。最爲詳悉。

停止皇后登科錄

乾隆二十八年。奉旨。今日開禮部所進會試錄。登科錄內。俱有恭進皇太后及皇后各一本等語。此係沿襲具文。非事關典禮者可比。如題賀表箋及進時憲書等類。自應遵行。若會試登科錄。部原本即稱交內閣照例收貯。此不過循例進呈。在朕尚不必親加批閱。況我朝宮闈肅穆。不惟一切政務。從不與聞。即等常細事。亦無絲毫干預。似此相沿奉登。徒費抄寫。自應停止。

解元製藝文

邁堡明山。奏據廣自縣知縣李振文稟稱。乾隆三十年乙酉。本省鄉試中第一名吳光槐。頭場首藝。係勦襲江南夏霖衡水風考作等語。隨令明山將吳光槐親提嚴訊。實係記憶抄襲。無夾帶情弊。請將吳光槐革去舉人。主考官議處。上以閱中較閱卷止憑文去取。雖有抄襲。豈能遍查來歷。所有取中吳光槐之主考房官。俱概寬免不究。大哉王言也。夏霖衡。字谷香。華亭人。工詩文。著有清綺軒詞選。

知縣中狀元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狀元張書勛吳縣人以舉人就知縣行補用矣下場竟得大魁榜眼姚鼐桐城人由編修督學湖南探花劉耀雲武進人文定公之子由編修歷官侍郎會元胡珽歙縣人以古文散行得會元亦前所無也

己丑朝考關節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殿試後欽派閱卷大臣以擬取名卷進呈上親拆彌封閱擬第一之殿本卷論曰云人心本渾然也而要必嚴辨于動靜之殊兩句內姓名擬然併見上詫異之又閱第二之王世維卷則云維皇降衷而擬第三之鉉之鉉則用包含上下句包爲鉉之半擬第五卷之程沅則云沅之者性也沅與程同音上指示閱卷大臣曰此非關節而何實堪詫異雖各卷文義原可取而字跡可疑且不止一卷豈得謂偶然適合似此隱藏字樣爲關節時閱卷大臣俱憬伏不出一言刻文定公綸亦在閱卷中對曰朝考只論去取不關前後上曰不然此小省人少者則然若江浙中式進士較多設倒考入選而名次在後恐已難望館選是前列實爲勢所必爭即不能保無播弄雖墨希圖巧作弊緣之計文定公即頭請罷上徐曰朕從不肯逆詐億不信亦斷不能漠然無先覺爲此等伎倆所蒙諸臣皆朕所信任派出不值因此遽興大獄姑從寬免究但如此擬取不足以服人心令軍機大臣同原看官將各卷通行覆閱據姜請將原擬前四卷抑置取卷之末並將各卷酌改前後次序進呈至原擬第三十一名之卷詔既不切詩復不工斥去不取原派閱卷大臣交部議處于是諸大臣謝愚而退俱服上神明王世維者先君石亭丙子浙闈分房所取士也

哈密瓜聯句

恩賜四庫全書館臣哈密瓜聯句張紀五言排律一百五十四韻謹序乾隆四十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命以哈密瓜頒賜四庫全書館諸臣異數也竊惟譯通檢槩猶承扞采之遺語案通書所稱哈密源流多本明晰今欽定西域圖志訂正爲扞采之轉音是也哈密瓜頒賜四庫全書館諸臣異數也竊惟譯通檢槩猶承扞采之遺語案通書所稱哈密源流多所記古傳嘉種於燉煌土貢惟虔今獻珍函於哈密鴈青滿篋偕三果以齊來蛾綠登筵貯雙盤而交映酒案圍城三果及雙玉盤並有御製詩篇天下僅誦惟茲上品是爲玉食之材何意殊榮猶及木天之僚密脾初割金瓤與黃卷相輝汗簡勞陳縹帙共翠斑一色分來瓣瓣爭擘削字之刀付去人人遞引個個珠玉之手伙一杯之甘露舊渴全消揖七里之芳芸濃香又別珍逾素葉喜溢青藜伏念臣等叨列冰衙謬編縹簽三萬七千餘卷尚未諳陋志之名一百五十四人乃識拜嘉階之賜中居伏讀仰窺消夏之詩事雖一瓣試分嘗之句此日分嘗眞作逢春之草恩逾賚格本非歌頌所名感倍恆惟惟以文章爲報三星映座立戚難比於曹劉五字聯吟間作竊規夫韓孟共相勉勵皇完貯墾之編幕府愧空疎知謝策遒之博洽輕塵天聽實切冰兢其詞曰頒錫來中秘少詹事臣陸費墀恩頒出左掖雕盤分玉昧侍讀學士臣陸耀珍血遝翠偏芙勝東陵種侍講學士臣紀昀名微西域圖餐香嚼蔗偏侍講學士臣彭紹觀聯韻檢書厨蔥嶺分諸部洗馬臣李中簡瓜州僧一區莊明爲哈密檢討臣王鏊跋曳尼證藏猱顛師古注漢書以爲瓜州大瓜種入其中食之首尾不典今證以哈密所產實

王仲遵於漢本伊吾前代兵常搆編修臣朱錡益邦勢最孤寧知大角角爭觸編修臣劉種之魚門固魯邦流離棲宇碩鹿吉士臣德昌倉卒棄金符明成化間哈密王金印皆爲吐魯番所奪牧圉頻遭掠編修臣黃瀚元樵蘇屋見俘防攻闉壁拂三階正經科給事中臣章寶傳退荒一氣孚爭來附隘脫內關傳諭臣孫永清久免役貢始西域諸部惟哈密以康熙二十五年內附歸誠最早太祖嘗溫獎乾隆乙亥平定伊犂兵部員外郎臣盧夢坡王師討廿都六丁下雷霆應子臣鄒奕孝七萃編鵷鶵突騎飛傳檄傳講臣張漪名王稽執殳槃纓擒頡利贊普臣黃軫棟鼓鼙溫禺妖馬頰籃射修撰臣陳初哲長鯨巢就居高牙臨碎葉編修臣王嘉曾石臂誅何奴柳谷風塵靖編修臣吳鼒昌花門氣象蘇戈鏌從此息編修臣劉湘耕鑿倍無窺沃野平開畛編修臣秦東崇垣對建鄂哈密王城與曾理藉倘大臣駐防之城相亞三四皇三城連古戍修撰臣黃軒兩道控衝衢往山南者由哈密抵闐展往山北者由哈密過烏魯圖打坂抵巴里坤新疆兩道由此而分扃閫茲爲近編修臣陳昌齊恩波被星漢積年成富庶編修臣閻思誠比戶樂妻孥戊校開屯戍編修臣吳典丁男耘黍稌婆娑新入籍婆娑堅本名以充額編修臣李遇孫芨芨草供芻藁藁草生塞外以洗書考之即蠶蘆之訛也採縷詒經老哈密所編爭裘縫以綵縷溫暖堅緻爲新疆所重編修臣周興岱高輪駐林駒塞外車皆高輪以利涉凡出嘉峪關者至哈密必停一日以息馬力餐苻行蹕嬰編修臣朱筠田廬主客供之穡苗編修臣翁方綱阿渾壁雕甘餚臣哈密回城三果及雙玉盤並有御製詩篇天下僅誦惟茲上品是爲玉食之材何意殊榮猶及木天之僚編修臣錢東垣家駒樊繞榜雞效顰黃賁同化檢討臣王汝嘉蠅興酬必詠遞編修臣蘇資棠徐遶轉轆轤場開俵鹿鱷檢討臣張鵬翀芳意盈旦暘編修臣余集生機暢甲蟄滋秧秀翠帶編修臣孫辰東翰墨恒徐君燮引蛛蠆柚俄馬耳編修臣程昌期芟蘇長洲曉珠糾結紋青線編修臣吉夢熊壺鳳楸仙縗絰編修臣吉士臣德上國羯鼓御筵列喻以馬非馬應吉士臣伯昌爨解諸觚不觚甲士雖瓜多有棱哈密所產則無和鈞連子母贊善臣劉躍雲別種認魚鳥直訝安期棗檢討臣李肇錦椁作惠子剖雙冠若合綬形稍尖面長者俗名回回帽中脈之異狀酷似編修臣馬啓泰一日笑深臚名國國眼斑駁纓頭點編修臣項家達影享家腹腴曲蜷宜作林注象管窺甘遜瓜大如枕檢討臣王鏊跋曳尼證藏猱顛師古注漢書以爲瓜州大瓜種入其中食之首尾不典今證以哈密所產實

無此事。並命代宰相傳讀。禋脫疑金液。編修臣楊嗣周觀玉牘。白輕羅皇雲。編修臣周厚堉黃裳卿含嚥。豎熟成相報。編修臣裘毓銑肇收亦競趨。中田方藉稻。編修臣方燾。爭節乍驚黃。風冷吹邊柳。編修臣莫瞻葵霜高落蓼檢。光華延白髭。編修臣周九成。嫌休納履綢。微行涇渭隱。儉討臣王理修。候旅踏平蕪。嗥嗥詩歷亭。編修臣金德瑛。儉拾文人猶。望處黃圖綰。庶吉士臣袁枚。擬時緣巘鎗。儲藏儲麟慶。庶吉士臣袁鶴。擔負雜謳歈。華直論閑買。庶吉士臣鄒炳泰。將營新計穎。結送遠騶五牧。庶吉士臣胡敬。輾轆鄠雙輪。捆載來嫗落。庶吉士臣戴心亨。駢闐溢市闉。監掘傾滿鎰。庶吉士臣崔旭。街詮數餘馱。庞掌農家謝。庶吉士臣張愷。和驟綢佑客須。分曹堆碟砌。庶吉士臣嚴福。轉販越崎嶇。別有乾爲腊。庶吉士臣徐如澍。因之緝假貙。經繅盤細結。國民睡瓜持乾。破三條擬之。盤屈如餅餤。市以奇遠。庶吉士臣于鼎。綾餤就圓模。木食糗堪代。圃民不能勤而能儉。每以瓜果代糒。庶吉士臣陳崇本。早得鬱冬需。念此安居樂。庶吉士臣陳文述。皆因慢澤被。獻芹聊擬宋。庶吉士臣許烺。包柚欲同吳。別圃分畦灌。庶吉士臣李延敬。誦番陳種輸。遊秩勤部長。庶吉士臣章宗瀛。摛藻課園夫。護惜防風落。庶吉士臣羅修源。珍藏比瑾瑜。點收三百顆。庶吉士臣徐立綱。山程候不逾。馱將紅叱撥。庶吉士臣總管。藉用錦韉鉦。玉渠風煙迥。庶吉士臣盧蓮。金城道路紆。久經通驛堠。庶吉士臣周塤。不待驗關編。譯裘陳槐陛。庶吉士臣曹錫齡。登廚佐筵觴。升香先鬱爇。庶吉士臣陳壎。用爨備殷瓚。存昔山陵慮。庶吉士臣范來宗。深懷藏川祖。旋章感霜露。乾隆癸亥。甲戌兩年。聖駕東謁三陵。值哈密貢屋至。俱命視王賚往泰禹。有御制詩紀事　庶吉士臣谷際岐。史氏記盤盂。嘉貺原珍貴。庶吉士臣五泰。飯生敢覬覦。何期恩浩蕩。庶吉士臣何思鈞。徧使衆歡愉。特用傳柑例。庶吉士臣張能鼐。旁語珥筆徒。今冬是測晷。中書臣王家賓。其候月臨辜。鈐馱還方至。中書臣葉觀鈞。範賞使扶上。方纔進御。中書臣王鼎。爰中禁忽傳呼。徂以文章報。中書臣董永夏。均惠不偏枯。承乏司抽簡。中書臣方大川。膾炙類賜醑。遙看喉早渴。中書臣李松文。競捧祝先祖。運趾交評泊。中書臣潘奕雋。堪排頭任選。擔後先爭樹我。中書臣張成孫。書名戒濫竽。揩衣多蹁躚。中書臣徐秉敬。操刃首踟躕。拂拭登高俎。中書臣宋鎔。鐫詳破大輒。潛防丸脫手。中書臣汪學金。劍比米開釋。四剖紋文斫。中書臣宋枋遠。三離函屈胸。爭多量尺寸。中書臣吳裕德。惜少較錙銖。則制邊齊線。中書臣李奎。斜尖角逗弧。嫩黃疑檄蠟。中書臣王慶長。徵赭訝搓酥。到口津先滴。中書臣李斯畹。經寒味不淪。九番盤沆瀣。中書臣孫爾準。一瓢飲醍醐。美覺中邊徹。中書臣吳鼒。佳難手口嘉。清泉淫始稱。莫遒補戈防叟白。原任編修臣勵守謙。捕葉愼研朱。禮洽呼苹鹿。原任編修臣郎葆辰。金獸。蕴裊詒南學。中書臣郭尚先。梅休園北扈。芳鮮生使獨。中書臣趙秉淵。色味世皆無。悅口渠如許。中書臣張甘熙。名州有以夫。計條已貪交。中書臣朱鈐。徵事果能乎。掛府開奎壁。中書臣查揆。詞源湖泗注。謹述文淵文津文源三閣以儲四庫全書。仙洲登玉署。特仿古制置領閣事提舉直閣事校理檢閱職。

申書臣黃秉元。學海得金梭。妍醜鮨明鏡。中書臣程瑛。陶鈞入化鎔。丹青表忠孝。中書臣吳相讓。答鈭辰姦訣。纂輯諸書。一一皆經訣定。如前明劉宗周。黃道周等。並特予表章。其錄錄益。風大均等。則皆胡亦詳記。以正人心。彰獎大公。光昭垂於萬世。賤質輕封。非。助教臣吳省蘭。胡予衰馬足愧。題忽。編校研先哲。助教臣羅萬選。文章仕大夫。輕塵添岱華。助教臣金學詩。微溜益江湖。七略譬非易。助教臣卜惟吉。三餘學未迂。鈍思抽乙乙。助教臣張燮。年。習訓謨蛛蛛。圖籍惟窺。編。陽正臣周鎔。詩書但守株。題柑頻遞少。學正臣蔡必昌。諧謔謝君謨。姑妹輕疑戮。學錄臣陳本。甘英誤寫菟。技真羞鞅知。學錄臣沈培。恩每貸材駑。諸臣校理之疎。管窺思格外。覓宿。假鑑仍容食。侍讀臣胡士震。如蠅免見騙。佳辰分帥墨。進士臣楊懋珩。公膳飯希腊。陪宴同方則。總纂臣陸錫熊。臣紀昀。總校臣陸費墀。每歲得參加內廷聯句之列。進士臣總纂。選官過聖俞。館臣多逾格。遷轉。臣錫熊。臣昀。臣費墀。尤荷殊恩遞。補葉愼研朱。禮洽呼苹鹿。原任編修臣郎葆辰。情均在藻鑒。相期翊文治。原任太常寺主簿臣郭蔭堦。裘蔡咏閩梧。少詹事臣陸費墀。

淡墨錄卷十六

革去進士舉人

梁泉者廣東解元中乾隆三十四年會試第二十名是科題爲子在陳曰歸與歸與一節其小講起云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蓋用禮記坊表語而中又有逋慢之失防風之骨皆有出處而與題貿風馬牛是時磨勘正嚴而兵部尚書陸宗楷同御史王顯曾磨出疵謬之處至四十餘簽進呈遂革去進士留舉人本房張曾敞議處正副主考劉文定公綸少宰德定圃先生皆察議顯曾亦旋以他事罷去

程晉芳

程晉芳號魚門山中書中辛卯進士出朱竹君先生門下年已六十選庶吉士改吏部驗封司主事袁子才云魚門舉無所不窺而一生尤工于詩余寄懷云平生絕學都參徧第一詩功海樣深寄來一月而魚門自京師信來亦云所舉惟詩自信不謀而合可謂知己自知矣屢托余買屋金陵爲結鄰計不料在廣州孫補山中丞署告以魚門歿于陝西巡撫署中彼此流下衙杯撫慟因思畢公一代宗工必能刻其遺稿然魚門所輯甃園集僅十分之三耳乞假云官書百卷從揀去病牘三石有印鈐嗚呼此乾隆三十五年假歸見示近作也不意竟成永訣感傳程魚門棄中移居詩云豪家城馬評珍玩冷客攤錢問故書余笑曰此必琉璃廠也詢之果然程魚門多藏納妾井公子璞齋戲贈云鶯啼一聲紅袖近長鬚三尺老奴來文端公笑曰阿三該打程魚門北上旅店主人招妓侑酒魚門與同飲而却其眠作詩曰花明野店柔無主月黑秋林幸有燈潛筠軒笑曰次句有小說柔嫵達旦之意

灰心得狀元

黃軒字□□仁和人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狀元作秀才時屢試高等乙酉年上江學使梁瑤峯愛其才以拔貢許之臨試之日頭暈目眩握筆一字不能下梁不得已以休寧縣生吳鶴齡代之及榜出後病乃霍然從此灰心于功名自謀得一縣佐州判官心足矣後三年竟連捷以至廷試第一面吳鶴齡猶館濮水以傷寒病終終于貢生吳門沈桐威曰中翰童君引年遊吳山過雨投宿村農家老者出一扇索書心輕之率意塗抹筆床茶甌誤字誤書龜字孔雀倒字顛倒錯寫度鄉愚不諳文義未即改正讒托桐年黃殿揆軒名儲之老者執扇視笑曰老者向以酒盞二字求有確對今扇頭茶龜二字豈非天造地設又寄視之曰村愚幼欠讀書未知雀孔是何物想即庋食勞伯之類耶繼又面然致敬曰中翰才名足冠宇宙何必寫名殿撰必欲書梁姓氏稱峙倚頗諳酌黃軒者實愚老之門下士也童聞言顏汗如雨即其名氏里居始知老者爲浙中名進士僑寓于吳十年矣

狀元是何物

陳初哲字永齋吳縣人乾隆三十七年壬辰進士殿試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給假南歸行至甜水鋪旁有小村槐樹濃陰野棠夾道顧而樂之信步獨行忘路遠近村舍處見竹扉半開一女倚扉斜立捉柳花搓弄嗤嗤嗷笑陳見之魂飛色奪因兜搭與語女不怒亦不答俱呼阿母來亡何一媼背媪出問何爲女曰不知何處來一莽漢在此頗絮陳窘甚以乞漿告媪曰小慧取一盞涼水來女去陳曰令愛年幾何媪曰俱記其生年屬虎不知幾何歲也問塔家爲誰曰未許陳曰女生有家久在膝下非長久計也適女取水至即其言謂媪曰此人不愧好意勿多言媪曰聽與否在我何妨陳乃自夸我狀元也意在欷歔媪曰狀元是何物陳曰進士第一名登金榜掌詞垣是爲狀元媪曰幾年一出陳曰三年一出女從旁笑曰我意狀元千古一人原來只三年一個母吒之女一笑竟去陳惘然久之匿而謂媪曰如不嫌敬留薄聘遂解襲中雙南金子之媪手摩再四曰唳之不香握之輒永是爲何物陳曰此名黃金汝豈得之寒可作衣饑可作食媪曰吾家有桑百餘株有田數十畝頗不憂凍餒還與狀元言畢遂置之地圍屋而進陳凝立半晌嗟嘆而回歸陳久之復上京補官授荊宜施道五十一年荊州大水冲城遂能職勒令修城

一開四庫全書

今上稽古右文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命開四庫館校定永樂大典訪購天下奇書著各省督撫採訪彙集上于朝仍命翰林注明月日俟呈覽辦竣後乃給還本家頒回書進時派總裁總纂總校官等辦理書成欽定爲四庫全書此三代漢唐以來未有之盛舉也于時各省紳士及在朝者紛紛奏進惟江浙爲多而江浙各書家所奏尤多者惟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馬裕四家爲數至五六七百種上嘉之各賞內

府右令圖書集成一部，其進呈一百種以上者，如江蘇周厚堉、蔣曾瑩、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以及朝紳之黃叔琳、励守謙、紀昀、並賞給內府初印佩文韻府各一部。紀昀字曉嵐，河間獻縣人，丁卯解元，甲戌進士，由編修陞侍讀，現派總纂官，舉凡淵博考證精詳，朝廷大著作，皆出其手，尤工四六，凡賀表，皆所擅也。

主考命題割裂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科，四川正主考為編修漢書張謙，副主考為戶部郎中晴川成鶯生，武進相國程文恭公景伊參奏試題漸趨佻巧，割裂其最甚者，如今年四川首題又曰新康語曰六字，牽上連下，全無義理，既不足以見人之學問，猶可僥倖獲售，請勅部議嚴行禁止，得旨將正副主考官交部議處，寧俸，漢晉安徽人，余癸未同年進士也，以其面烏而耳喬，人呼為張驢兒。

撥房

乾隆四十年乙未科會試，武進相國為磨勘大臣，奏十九名錢兆鵬詩內，才豈讓向雄，豈字仄聲，誤用八十四名許士熙首題，既入成湯語氣，即不應用周公孔子爻彖，武王泰誓篇中語，四十一名許日章，學問者，詞章之末語，屬倒置上，以許士熙撥引錯謬，考官等不應取中，交部嚴議，許士熙罰停殿試三科，錢兆鵬停殿試一科，時御史孟邵奏，許士熙原係詩三房，李殿圖呈薦，經主考取中，撥入詩四房，白麟名下，今白麟既照例議處，而原薦房考，轉得置身局外，似覺偏枯，上韙之，名兒軍機大臣，詢以此事，大學士于敏中奏曰，向例撥房之卷，原儘受撥之房考，覆閱，若其文果當意，方取交內監試，改用薦條，如閱有疵類，不應受撥，主考官亦不能相強，上曰，改撥之卷，既由受撥房考閱定，方換薦條，即與本房呈薦無異，且聽其自擇，並非主考所能抑勒，至受撥以後，即認該房考為房師，與原薦之房無涉，則功過皆當任之，過有處分，乃所應得，更不得謂之偏枯，是此事惟在房考慎之于始，勿以貪得門生，率意濫受，自致輕罹處分，臂之各部院辦事司員，如實有見，不妄畫稿，或與他人兩議，原所當有，若其言果是，堂官亦當從之，房考之于改撥試卷，事正相類，即有處分，亦由人之自取，科場中委曲脗貫，不知而辦理庶務，一裘千理之至是，孟邵所奏，不必行也，遂得免議，邵字芸洲，四川中江人，與余己卯同年，時相傳與李殿圖有隙，故奏入之，賴聖明洞察，得不置議，李殿圖字石渠，直隸高陽人，授編修。

今夫且夫皆思之

乾隆四十二年，奉上諭，昨檢閱內廷舊存摺奏內有康熙五十六年詹事王奕清密奏，請于考官入闈後，即論膳錄官，凡七藝中破承開講等語，上諭王奕清所奏，自屬防弊之一法，但將破承起講等虛字概不謄寫，以防關節等語，上諭王奕清所奏，自屬防弊之一法，且篇幅不完，體制尤多未協，脗思與其詳防弊竇，不若明示章程，況近今鄉會頭場，改為書藝三篇，尤易防範，嗣後令順天及各省主考官，於刊發題目時，即酌定三篇內承題起講應用虛字，明白開列，另行刊印一紙，分給舉子，如此科首篇承題用夫字，次篇用蓋字，三篇用甚矣起講首篇用今夫，次篇用且夫，三篇用皆思之類，下科即將此等承講虛字，錯綜更換，一體刻條款，張呈聖鑒，一鄉會試二場，向用經文四篇，論一篇，但各省定例，俱係分經中式，或一經佳卷，總聽主考臨期酌定，像泰共開知，通場一體遵用，違者貼出，如此於不齊之中，寓以齊，則雖欲暗襲，閫節，應無所施其伎倆，而定以主考官酌定，不出房官之手，則士子無從幕揣，不致別生弊竇，於防範更為周密，至會試，亦著照此例行，並刊入科場條例。

候補員外放學政

學政缺出，禮部開列現任人員具題，從來有候補點放者，丁酉八月，適各省學政補放，時余以議稿事被詘，五月引見，面繹特恩，仍以原官補用，尚未得缺，本旨歲東學政，著李調元去，其異數也，次日謝恩，蒙召見，言及今事，乃知翻以議稿受上知，面從前參余大臣名見，問李能衡文乎，皆言余出翰林，出身能衡文，上正色謂諸大臣曰，諸大臣中有敢為張居正，嚴嵩者乎，俱仰首奏言不敢，是時袁浦恪公亦在軍機，謂余曰，上今日諭旨，皆謂汝事也。

子曰毋文

今上精于鑒別制義，為千古帝王所未有，乾隆四十四年，順天鄉試，首題為子曰毋放榜後，金壇相國于敏中孫德裕，中式舉人，時上在熱河，德裕以大臣例得赴行在謝恩，上令將閫中詩文，默出呈覽，論大臣曰，雖大教尚屬清順，但其首篇內，朝廷百有養賢之典，何臣子偏為過激之詞，小臣意在去取，而大君取舍無權，又今日之粟，出之于國，非出之于家，國家無以報功，而臣下皆為多事等句，俱與傳註不合，朱註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爭，是思乃孔子家臣，九百之粟，即夫子所與，非受祿于魯國，更非頒祿于周室也，朝廷之語，魯國尚不足以當之，而況夫子之家乎，又云，夫子行芳志潔語，非六經所有，而以擬夫子，更屬不倫，此實認題不真，乃遣詞不當之故，但恐通場頭此者不免，而今年鄉試揭曉，適當本閫秋綱週譔，熱河之時，閫中十魁卷，例不先行進呈，朕無由得見，因命軍機大臣取閫中所刻元魁卷前十名，勘閱精簽進呈，大學士于敏中等，隨取前十名簽呈，上曰，首名破題，即有尊國制所以重君恩之語，其他如以功詔祿，以取富，朝廷詔耕之典，國家之懷制垂焉，上宜政體，下廣國恩，計功詔祿，國典攸關，御處之頒，天家之陶等句，十名中不可枚舉，即其中偶有疵及為宰者，亦未切實發揮，均未能體會正解，設場中所取之文，似理精義足，而于德裕獨以府詞作獘，何難獨治其罪，若其他字句，或有可疑，並無難嚴究其有無情弊，茲閫中所取之文，大率如此，自不能專治于德裕一人，若因其德裕，而兼及乘人，朕又不肯為已甚之舉，嗣後作文者，各宜體認，倘先傳說閫發題意，試官閱卷，亦當嚴為甄別，若再不能仰體朕意，必令將此等庸陋詞句，悉行勘刪，毋謂朕不戒視成也，時諸臣無不服容，監之公平。

每經各出一題

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初二日，上召見彭元瑞，據奏，近日科場有傳卷聯號，及彼此換卷，照錄對讀，私改文字等弊，上命大學士九卿將彭元瑞所奏各弊，及此尚有何項弊竇，應如何杜漸防微，設法嚴剔之處，悉心妥議具奏，部議得，誠就近日科場情形，參訪輿論，於現行事例中，刪防範，及舊例所無，酌加嚴密，遂一一臚列條款，張呈聖鑒，一鄉會試二場，向用經文四篇，論一篇，但各省定例，俱係分經中式，或一經佳卷，

735

較多。或一經佳卷獨少。考官按例取中。未免爲經額所限。致有偏枯。且各經分數卷面。其中或有暗藏關節之卷。亦易於檢閱。伏思士子束髮授書。原應五經全讀。現在鄉會兩試。祇就各生所習之本經取中。應試各生。祇須將本經攻摩誦習。即可停中。而於本經之外。或竟致束書不觀。殊非崇尚經術之道。自應於鄉會試二場。酌改每經各出一題。每人作經文五篇。俾應試舉子。咸讀五經。以敦實學。即不安義命之徒。一旦其言違母欺君。竊權樞紐。並及閫中機事。有小人所不爲者。乃改形諸奏牘。妄意譁蔑。且編于書。又料後人不信。載文公謝罪一表以質之。乃拍案大怒。急謀諸婦。脫臂上金條脫質錢五十千。編授坊肆。一疏其言違母欺君。竊權樞紐。並及閫中機事。有小人所不爲者。乃改形諸奏牘。妄意譁蔑。且編于書。又料後人不信。載文公謝罪一表以質之。乃拍案大怒。急謀諸婦。脫臂上金條脫質錢五十千。編授坊肆。得三百七十餘部。將投之火。大同沈起鳳止之曰。此事天下萬世。自有公論。譬執途人而指雲爲黑。指漆爲白。雖愚者亦知其謬。何待曉曉置辯乎。石曰。此言誠然。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卒燒之。是科兩閣。石竟發解。未幾大魁。人以爲扶持名教之報云。

考翰林限鏡題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上御正大光明殿。大考翰林。詩以眼鏡爲題。限他字五言八韻。欽定一等二人。阮元、吳省蘭。二等十人。胡長齡、劉鳳誥、陳嗣龍、江廷珍、劉鐫之、蔡共武、程昌期、崔景儀、吳樹本、邵竹湖。三等七十四人。潘紹經、陳崇本、余集、余廷揄、謝振定、劉種之、陳萬青、朱理、游光繹、曹振鏞、裘譲、周厚轅、陳萬全、祁韻士、梁上國、王天祿、施朽、李鈞簡、秦承業、邱庭謨、王錫奎、寇賢言、祝孝承、汪如洋、吳廷選、繼修源、錢開仕、顧德慶、達椿、張鵬展、徐鏞、汪彙博、倪思淳、盧陵浦、徐準、史致光、王觀文、章秦泉、李傳熊、錢樾、蔡善述、吳鼎雯、戴聯奎、陸伯焜、錢杖、維俊、馮集梧、德生、周栻、甘立猷、錢棨、法式善、謝墉、德昌、周維垣、朱敍、關槐、尹英圖、李光雲、繆晉、程嘉謨、李鱗元、楊頤、施那遠、盛恭、秦泰、王坦修、吳玉綸、胡圖、禮汪滋畹、翟槐、翁樹培、邵玉清、汪鏞四等八人。周瑛、劉錫五、邵葆、吳灼、達林、朱伊、吳、李鼎元、永安。不入等。集關一人。共九十六人。侍講吳省蘭、陸授詹事。編修阮元、陸授少詹事。侍講曹城。編修劉鳳誥、吳樹本、俱陸授侍讀學士。修撰胡長齡。侍讀陳嗣龍。俱陸授侍讀。編修曹振鏞。雖考列三等。以尚城遊歌。且係曹文植之子。加恩陸授侍講。編修邵晉涵。檢討蔡共武。俱陸授中允。編修程昌期。崇景儀。俱陸授贊善。其考列三等之少詹事秦。降補侍讀。少詹事維修源。降補右庶子。侍讀學士達椿。降補侍講。侍讀學士陳崇本。降補侍讀。侍講學士王坦修。降補洗馬。侍讀德昌。侍讀陳萬年。侍講文寧。中允朱敍。贊善劉種之。裘譲。俱各降留編修。檢討法式善。陸伯焜。祁韻士。俞廷揄。汪彙博。盧陵浦。王觀。秦泉。倪思淳。俱以部屬用。徐鏞。步英圖。俱以知縣用。至三等六十名以下。經硃筆點之程嘉謨。李鱗元。楊頤。純。吳玉綸。胡圖。禮。俱罰俸一年。七十名以下之汪滋畹。翟槐。翁樹培。邵玉清。汪鏞。俱罰俸二年。考列四等之員。詩賦俱屬庸謬。觀其才俱。尚可錄用之周瑛。劉錫五。邵葆。吳灼。李鼎元。俱加恩以內閣中書用。達林。朱依。吳永安。俱休致。不入等之侍講學士集關。着革職。此回題目。一出容裁。皆視眼鏡詩。以爲去取。而眼鏡自來從未有出詩題者。其時風氣尚未開。有壯然不知眼鏡出處者多矣。鱗元、鼎元、皆余嫡堂弟。鱗元以列三等奮勉。鼎元雖列四等。而猶得中書。亦萬幸也。阮元字芸臺。儀徵人。己酉進士。其詩獨爲容賞。故列第一云。

命題。

石韞玉

石韞玉字執如。長洲人。乾隆庚戌殿試。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及第。授修撰。初韞玉負文章盛名。而尤扶翼道學。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過得罪名教之書。即燒面投于庫中。一日閱四朝聞見錄。見有劾朱文公一疏。其言違母欺君。竊權樞紐。並及閫中機事。有小人所不爲者。乃改形諸奏牘。妄意譁蔑。且編于書。又料後人不信。載文公謝罪一表以質之。乃拍案大怒。急謀諸婦。脫臂上金條脫質錢五十千。編授坊肆。得三百七十餘部。將投之火。大同沈起鳳止之曰。此事天下萬世。自有公論。譬執途人而指雲爲黑。指漆爲白。雖愚者亦知其謬。何待曉曉置辯乎。石曰。此言誠然。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卒燒之。是科兩閣。石竟發解。未幾大魁。人以爲扶持名教之報云。

考翰林限鏡題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上御正大光明殿。大考翰林。詩以眼鏡爲題。限他字五言八韻。欽定一等二人。阮元、吳省蘭。二等十人。胡長齡、劉鳳誥、陳嗣龍、江廷珍、劉鐫之、蔡共武、程昌期、崔景儀、吳樹本、邵竹湖。三等七十四人。潘紹經、陳崇本、余集、余廷揄、謝振定、劉種之、陳萬青、朱理、游光繹、曹振鏞、裘譲、周厚轅、陳萬全、祁韻士、梁上國、王天祿、施朽、李鈞簡、秦承業、邱庭謨、王錫奎、寇賢言、祝孝承、汪如洋、吳廷選、繼修源、錢開仕、顧德慶、達椿、張鵬展、徐鏞、汪彙博、倪思淳、盧陵浦、徐準、史致光、王觀文、章秦泉、李傳熊、錢樾、蔡善述、吳鼎雯、戴聯奎、陸伯焜、錢杖、維俊、馮集梧、德生、周栻、甘立猷、錢棨、法式善、謝墉、德昌、周維垣、朱敍、關槐、尹英圖、李光雲、繆晉、程嘉謨、李鱗元、楊頤、施那遠、盛恭、秦泰、王坦修、吳玉綸、胡圖、禮汪滋畹、翟槐、翁樹培、邵玉清、汪鏞四等八人。周瑛、劉錫五、邵葆、吳灼、達林、朱伊、吳、李鼎元、永安。不入等。集關一人。共九十六人。侍講吳省蘭、陸授詹事。編修阮元、陸授少詹事。侍講曹城。編修劉鳳誥、吳樹本、俱陸授侍讀學士。修撰胡長齡。侍讀陳嗣龍。俱陸授侍讀。編修曹振鏞。雖考列三等。以尚城遊歌。且係曹文植之子。加恩陸授侍講。編修邵晉涵。檢討蔡共武。俱陸授中允。編修程昌期。崇景儀。俱陸授贊善。其考列三等之少詹事秦。降補侍讀。少詹事維修源。降補右庶子。侍讀學士達椿。降補侍講。侍讀學士陳崇本。降補侍讀。侍講學士王坦修。降補洗馬。侍讀德昌。侍讀陳萬年。侍講文寧。中允朱敍。贊善劉種之。裘譲。俱各降留編修。檢討法式善。陸伯焜。祁韻士。俞廷揄。汪彙博。盧陵浦。王觀。秦泉。倪思淳。俱以部屬用。徐鏞。步英圖。俱以知縣用。至三等六十名以下。經硃筆點之程嘉謨。李鱗元。楊頤。純。吳玉綸。胡圖。禮。俱罰俸一年。七十名以下之汪滋畹。翟槐。翁樹培。邵玉清。汪鏞。俱罰俸二年。考列四等之員。詩賦俱屬庸謬。觀其才俱。尚可錄用之周瑛。劉錫五。邵葆。吳灼。李鼎元。俱加恩以內閣中書用。達林。朱依。吳永安。俱休致。不入等之侍講學士集關。着革職。此回題目。一出容裁。皆視眼鏡詩。以爲去取。而眼鏡自來從未有出詩題者。其時風氣尚未開。有壯然不知眼鏡出處者多矣。鱗元、鼎元、皆余嫡堂弟。鱗元以列三等奮勉。鼎元雖列四等。而猶得中書。亦萬幸也。阮元字芸臺。儀徵人。己酉進士。其詩獨爲容賞。故列第一云。

題卷有序

向來各省題卷有圈點批語亦有不批者然從無序文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四川主考正刑部郎中范攝山鰲吳縣人前左中允余秋室集仁和人出闈過綿見示題卷始有序云蜀地風稱才藪以制舉之文相獨士未足以盡獨士也制舉之文有師承有習尚不同矣以一日之作相獨士制舉之文亦不足以盡獨士也制舉之文也願功令所在房之以題限之以日額之以數而進退之作者如是而止閱者亦如是而止作者守陰而矮屋也閱者亦陣馬而風帆也懷兩相負矣今姑就閱者之意以道作者之志取如數又剔其尤雅者如干首以誌獨之人士夫今之所進即前日之所退今之所退又異日之所進也將謂使者之所取爲當乎則以賢覆瓿之用亦無不可也乾隆甲寅八月下浣成都衙文室記是科解元黃多益先夢人示以題爲益者三友章改名應之榜發果中第一

乙卯弟兄會狀

乙卯會試總裁爲禮部侍郎諸城劉侍郎躍雲祭酒正白旗瑚圖禮榜發會元爲歸安王以銜二名即其弟以衡上閱進呈卷見一二三場弟兄心異之及觀會元參也魯何文有一日萬變思彙四事以曾未爲帝王不應用人君語抑置榜末申飭主司閱文老悖且天下人才衆矣何以弟兄聯名居首降旨查以四品休致劉瑚各降四級及殿試進呈閱定拆卷則狀元乃王以銜也上始釋然

粵行紀事卷第一

常熟張昌文壽明甫著

順治二年乙酉。時江南僭稱弘光元年。四月初一日。王父赴粵西巡撫之任。昌文方十七歲。隨父母同弟昌武。送別錢塘江。文以應試先歸。月杪至家。即聞大清兵下江南。督師史閣部揚州盡難之信。人情洶洶。是驰迎父母歸。五月初十日南都不守。數日間大清兵克鎮江、常州、蘇州、寧破嘉、湖、杭諸郡。邑中賊方郎殿若械兵科

得完卵者。幸內展同榜南安洪公承疇。以大學士招撫江南。陞爲保護。邑令晉公四維。與商蘇州府知府吏公應選。爲子女親。其人亦多識見。有膽氣。力爲撐持。攝折當道。文父子不啻依重。今無勞。且時念王父母暌隔天外。寢食俱廢。稚子不能代憂。又弗忍坐視。唯盛暮西粵一行。初王父黃冠還故鄉。願足矣。戊子春三月。陰興趙子秋屋名夏。策阻而行。而又憂文華名又來語。具道粵行故。請偕行。劉慨然曰。子之行。天實佑之也。相厥年邁七十。弗能以身許友。無已。送子過浙東。聞帆航海。子南征。相北返。尊祖奉母。各遂厥志矣。文額手曰。天惠我友。五年契闊。千里枉顧。候季一言。慷慨悲壯。爲人所難爲之事。成人所難成之志。君之功。小子拳也。勗爰石下一拜。文華涕大笑出門去。行之先一日。別秋屋。宋興詳語。歸館沐浴。祈夢兆。得吉。請且臨月朔。黎明起拜天地。辭家廟。隨一童子步出東郭塔院。文華已操小舟候河下。使童子他之。解纜過行。腰裹無絲粟。止手攜十金。爲先二日姑丈陳子固所遣者。以其半贈文華。寄奉老母。以半爲舟行假具。貿貿然皆不作路費之處也。是晚泊對門。次日過平望。候楊侯父先生乃翁。宿王圖濱。次日。離家已二日矣。計家中蹤跡所之。必遣疾足襲于路。非初五早渡錢塘。即機阻矣。促篙師曉夜行。初四午至塘棲。聞風阻舟。身爲負縴。至北新關。日已銜山。疾走湖上。過南屏。皆黑已久。叩老僧無生門。僧見舟詰問故。語之。僧曰。納子宵來夢白頭少年。朱衣乘馬入山門。子今暮夜過從。作萬里尋親計。吾夢不虛矣。朽衲誰引領望之。抵足談竟夕。翌早。僧出斤金爲贈。復具絮被。袍履兼備。微服辭行。過錢塘。抵商山。陰風漸烈。趁潮塘夜行船。更餘至白鶴。舉目不辨路。而盜艘從狹港來。同行舟五二舟前行被劫。被劫者叫呼聲震。村店居人。翠起逐盜艘。盜艘散。是以獲免。次早過錢清關。越紹興府。初七晚至諸壩。湖流抵嵊縣。經嵊岡山。山石俱蒼綠。開吐丹砂。若蘚鼎色。喬松脩竹。茂密右翠。異鳥鳴翔其間。耳目爲之一新。登陸至新昌縣。新昌距天台一百五十里。山路陡絕。由關山會士諸嶺。爲白頭出沒之所。以布裹頭白頭王。殺掠無虛日。初十登。自新昌行五十里。前有山曰班竹。途遇被劫行商數十人。赤身狂奔。號哭動地。同行者無不退縮。離班竹里許。就荒村暫宿。屋舍無人。鍋箸蕩然。是晚大風忽起。三更時。窖下盆足。文密語劉文華曰。山賊佈掠歸巢。當此大雪。明日必不復出。我當急須過此。無庸再計。文華曰。誠。遂冒雪夜行。兩足凍裂。路無煙火。八十里至大市。經過司邱酒墟。借火煮衣。寒稍御。薄暮至天台。明日曉。覓赤城勝概。非復人世境。又明日一百二十里至台州府。隨渡海。八十里至黃巖縣。仍登陸。經盤山。姚嶺。金竹諸嶺。峻峻插天。俯臨絕壑。或乘敗海發。纜折五日至樂清縣。水道五十里至管頭驛。二十日乘潮抵江心寺。入溫州城。覓寓。得客店蔣姓家。負行槖入門。見一人對日獨坐。識之則趙秋屋也。駭愕不知所云。細訊之。方知北受吾父母託。赴武林尋道。暗無生

得曉行狀。遂取道金華、處州。先兩日至麗城者也。秋屋袖出吾父母手諭。絕無責悪語。但恐屏軀弱齡。長途嶮巇。不能遂代父尊親之志。反爲倚門堕耳。且囑秋屋云可留則與俱歸。春和再理征帆。否則水火患難。君子之處。早遠桂林。豎門之福也。文心益懇。次日謁兵憲孝威盛君正矩。語良久。戒勉倍至。居五日。秋屋文華日至。兩關外牙儈家。訪海艘。皆耗。二十七日。遇微商周明宇者。其人老成練達。期新春初十後發。有少頃。舟人復鼓棹。言相告曰。蜃浮海面者。泉清山也。山近高州。水色紅黃。乃淫雨之後。山土崩裂使然。公等勿憂。薄暮入限門界。（海中有沙埂若門限。凡三處。）十六日天氣晴朗。收泊茘枝鎮。宿文昌閣。祭天妃。（安海祈天妃籤兆。布爲君六月換法風句。）十九日陸行至吳川縣。謁海防同知林悅仁。晚宿梅菉墟。買舟行一百二十里至化州。州爲叛將李明忠所據。故粵部卒分守十室九空。魂館飛鋼。從化州雇車輛至陸川縣。淫雨泥濘。輾折五日。泊沒垢面。唱嘯林兵使者顏可及。方知王父三年來出死入生。幾危復安。歸然南天一柱。履虎尾而不咥也。陸川一百里至北流縣。北陸俱隸梧州。及容、藤、岑、博四邑。�threads國公陳邦傅久自制其疆域。分鎮。設官徵糧。驕縱不法。文寔不欲入城謁其鎮將。而鎮將陳安國。乃王父撫軍時衙部。隨理舟楫相送。從北流至容縣。是五月初三日。又二宿歷藤縣。抵蒼梧。梧郡守東玉宇崑綿。伊兄時泰與吾父壬午同鄉貢。其人丰采英毅。意氣如雲。唱甚歡話間。微窺文憾惜狀。叩之。東曰。定興侯何公（名亦陽。字聖從。黎平人。）殉難洲潭。諸勳帥投戈轉戰。楚疆幅裂。滇將趙印選收入桂林。全州復陷。西省呼吸如剜。鎔子代父尋親。寄命風濤。重斫豺虎。得達近郊。復丁陽九。恐不能聚合天倫。承歡膝下。今且貿貿西上。豈不可深慮乎。文疑信不一。怔忡胸臆間。亟辭別西行。東挽留竟日。趙秋屋密進曰。子冒烽刃險阻。酬足萬里。得至梧江。子之責重。子之身正不輕也。巡行前驅。設有不測。不幾使嶺瘴蠻嬉。孫不得有其祖。歸雲臥雪。父弁不得有其子乎。延年請先往偵風鶴。文頷之。適文發寨嘔不能起。因暫息郡署中。秋屋遂行。翌日巡方御史朱由林來相顧。袖出玉父四月廿八日手札。桂林保障無恙。但滇餐退踞城中。民心士心。咸洶洶。讀札竟。心稍安。指數秋屋行期。距七百里。府江灘江。迤灑而上。須半月。至潯潯而下。亦四、五日方達桂林。再由桂林返蒼梧。爲期甚遠。悔一時胸臆。不與秋屋偕行。及十五日。有王父差暨奏官李金麟。自行在回桂林。（時王在肇慶府。）赴郡給郵傳。文即欲星夜乘其小舟而上。忽淋雨三晝夜。江水暴長三十餘尺。城不沒者堞。城中唯制府、察院、郡堂三公署依山麓。多高燥。民皆蟻聚焉。越二十三日。水勢漸落。風指省使相速之舟。旦夕可至。次日午後。郡役整裝傳報。賊犯境。頃又報。少頃又報。報者接踵至。東君遂露甲乘馬。率家丁飛馳去。文倘恍坐郡齋。溥暮。東君歸。叩其故。言忠貞營李赤心、高必正各勳鎮。從臨武藍山江華永明戰敗。閣入賀縣。瞰懷集封川。將屯踞梧州。岌岌勢莫支。赤心者。闖賊李自成養子。自成敗于潼關。帥餘部三十萬衆。自秦出楚。薄洞庭而軍。白成死。赤心統署如故。勢仍負嵎。何公騰蛟。時爲楚撫。單騎招降。十三營將悉詣予通侯。將王許之。然赤心雖受羈縻。性梟獍。所過居民。殘焚劫無子遺。狼子野心。終未易本來面目也。二十五日黎明。八槳船數百。蜂擁江干。百姓倉卒無從逃避。死于城者半。沒于水者亦半。文及顧乾初隨東君出城登舟。總兵葉承恩、兵道劉嗣寬與東君飛劄逆戰。箭砲交加。文值以一笻蓬藏身。幸而獲免。舟乘順流漲急。俄頃過封川。泊江口。鎮道飛檄德慶總兵楊大甫率所部來援。文謂諸當事曰。忠貞固赤眉

轉念生死唯天命。何庸爰遂酣睡。遠旦。詰明雨霽。而颿颺如昨。屋浪雷奔。舟子欲蓬檣。止隨風播蕩于黑浪中。以小旗標船尾。測風汛。如是者五日夜。十四戌刻。轉北風。揭帆而行。次昏。舟人瞪目驚訝。不知所之。訊其故。酣船落窅洋迷道。屆交趾地。再叩舟人曰。然則交趾奚若。舟人曰。近交趾海水亦黃也。他處無有。少頃。舟人復鼓棹。言相告曰。蜃浮海面者。泉清山也。山近高州。水色紅黃。乃淫雨之後。山土崩裂使然。公等勿憂。薄暮入限門界。（海中有沙埂若門限。凡三處。）十六日天氣晴朗。收泊茘枝鎮。宿文昌閣。祭天妃。（安海祈天妃籤兆。布爲君六月換法風句。）十九日陸行至吳川縣。謁海防同知林悅仁。晚宿梅菉墟。買舟行一百二十里至化州。州爲叛將李明忠所據。故粵部卒分守十室九空。魂館飛鋼。從化州雇車輛至陸川縣。淫雨泥濘。輾折五日。泊沒垢面。唱嘯林兵使者顏可及。方知王父三年來出死入生。幾危復安。歸然南天一柱。履虎尾而不咥也。陸川一百里至北流縣。北陸俱隸梧州。及容、藤、岑、博四邑。鞏國公陳邦傅久自制其疆域。分鎮。設官徵糧。驕縱不法。文寔不欲入城謁其鎮將。而鎮將陳安國。乃王父撫軍時衙部。隨理舟楫相送。從北流至容縣。是五月初三日。又二宿歷藤縣。抵蒼梧。梧郡守東玉宇崑綿。伊兄時泰與吾父壬午同鄉貢。其人丰采英毅。意氣如雲。唱甚歡話間。微窺文憾惜狀。叩之。東曰。定興侯何公（名亦陽。字聖從。黎平人。）殉難洲潭。諸勳帥投戈轉戰。楚疆幅裂。滇將趙印選收入桂林。全州復陷。西省呼吸如剜。鎔子代父尋親。寄命風濤。重斫豺虎。得達近郊。復丁陽九。恐不能聚合天倫。承歡膝下。今且貿貿西上。豈不可深慮乎。文疑信不一。怔忡胸臆間。亟辭別西行。東挽留竟日。趙秋屋密進曰。子冒烽刃險阻。酬足萬里。得至梧江。子之責重。子之身正不輕也。巡行前驅。設有不測。不幾使嶺瘴蠻嬉。孫不得有其祖。歸雲臥雪。父弁不得有其子乎。延年請先往偵風鶴。文頷之。適文發寨嘔不能起。因暫息郡署中。秋屋遂行。翌日巡方御史朱由林來相顧。袖出玉父四月廿八日手札。桂林保障無恙。但滇餐退踞城中。民心士心。咸洶洶。讀札竟。心稍安。指數秋屋行期。距七百里。府江灘江。迤灑而上。須半月。至潯潯而下。亦四、五日方達桂林。再由桂林返蒼梧。爲期甚遠。悔一時胸臆。不與秋屋偕行。及十五日。有王父差暨奏官李金麟。自行在回桂林。（時王在肇慶府。）赴郡給郵傳。文即欲星夜乘其小舟而上。忽淋雨三晝夜。江水暴長三十餘尺。城不沒者堞。城中唯制府、察院、郡堂三公署依山麓。多高燥。民皆蟻聚焉。越二十三日。水勢漸落。風指省使相速之舟。旦夕可至。次日午後。郡役整裝傳報。賊犯境。頃又報。少頃又報。報者接踵至。東君遂露甲乘馬。率家丁飛馳去。文倘恍坐郡齋。溥暮。東君歸。叩其故。言忠貞營李赤心、高必正各勳鎮。從臨武藍山江華永明戰敗。閣入賀縣。瞰懷集封川。將屯踞梧州。岌岌勢莫支。赤心者。闖賊李自成養子。自成敗于潼關。帥餘部三十萬衆。自秦出楚。薄洞庭而軍。白成死。赤心統署如故。勢仍負嵎。何公騰蛟。時爲楚撫。單騎招降。十三營將悉詣予通侯。將王許之。然赤心雖受羈縻。性梟獍。所過居民。殘焚劫無子遺。狼子野心。終未易本來面目也。二十五日黎明。八槳船數百。蜂擁江干。百姓倉卒無從逃避。死于城者半。沒于水者亦半。文及顧乾初隨東君出城登舟。總兵葉承恩、兵道劉嗣寬與東君飛劄逆戰。箭砲交加。文值以一笻蓬藏身。幸而獲免。舟乘順流漲急。俄頃過封川。泊江口。鎮道飛檄德慶總兵楊大甫率所部來援。文謂諸當事曰。忠貞固赤眉

銅馬之流。既受漢家列爵。均王臣也。今喪師失地。闔入郡縣。君祖宜早為偵探。裹足素計。規以大義。是馳糧糗。勞其軍。遣一介使止之。合羣詣闕下待命。夫安插之宜。在本兵。編納之權。在司農。乃既不能報之于先。又不能安之于後。脫激成變亂。咎將誰諉。東等唯唯。宿封川三日。文仍命顧乾初披棘穿道。尋訪山間逕路。可通賀縣者。於六月初一日。從封川入山。跋足徒步于赤日豐草中。蒂痕遍股。行數里。幞幷靠仆地。次日達文德巡司。過職方高淳魏光庭。相與同赴開建縣。城中枯槁塞道。煙炎掩鼻。宿城外文昌祠。縣令吳之儀出。袖不掩面。肘搗面。鳩形。勞瘁不堪。文解囊得東。君所贈之少存者。分贈之十金。隨別光庭先行。刺促枳棘山谷中。臨溷者五日。壞屋腐屍。溷流俱半。馬骨血。渴則溯水源。挹其稍清者啜之。十二始達賀縣。足力倍弊。明日覓輿夫。乘小兜而行。晚次鍾山鎮。是夜夢王母夫人來。有悲戚容。雙目失明。對面無一言。登而覺。方寸如搗。越十六日至平樂府。晤郡守朱君議流。聽聞王母夫人竟于五月二十八日。病終于大墟舟次。（大墟在桂林城東南三十里。是時王父以滇焦兩營主客搆鬩之變。坐鎮城中。調途之。不及親含殮。嗚呼痛哉。）設文拊膺慟幾絕。次日黎明。從陸路赴省。過家丁家策數里于道。細訊王母夫人病革狀。僮僕俱于五月二十一日奉王父差。迎文于梧州次昭平。聞梧之亂而還。平樂者。一切不能悉。晚次陽朔于縣令龍補塏廨。遇同邑王子孫關字方谷。為粗悉同邑王君奕昌第三子。時重麻經衰。毀失容。吊之。其父以督餉入省。轉棹龍門。值滇焦亂兵相迫。教慷慨仗義解論之。遂遭潰兵之害。王父既正悍帥法。引咎陳疏。為請卹典。是日方谷舉其母夫人狀柩偕陽朔。（陽朔為王君僑治地。）適至。語次。悉述趙秋屋于五月二十日至桂林。隨下大墟。謁見王母夫人子舟中。詳道文自家奔粵艱苦狀。王母夫人泣曰。東望注目神移者累日。廿六夜癘發。旬疾作。至廿八日酉刻遽長逝。文五內裂矣。是時新興侯焦公琥駐東望。注目神移者累日。廿六夜癘發。旬疾作。至廿八日酉刻遽長逝。文五內裂矣。是時新興侯焦公琥駐朔城。不及晤。平旦多覓輿夫。倍道彙行。五十里至翠屏鋪。焦侯健卒馳騎前云。侯立請見否。則月罪某。文即乘其馬。疾回陽朔。輿焦侯會晤。語良久。悉知全陽失陷情形。主客搆鬩。故焦侯選良騎相送。文仍疾馳抵翠屏。次蓬行九十里。入桂林。拜見王父。痛哭不知所云。古人言相逢是夢中。洵斯謂矣。即出城。哭王母夫人靈柩于伏波山舟次。永歷三年之六月十九日也。（柩頓次纔一日。占課。斷十九日午刻至。王父以下先示。共計舟行。附記。）

己丑年七夕記于伏波山舟次。孫男昌文道王父命紀次。

右紀自戊子十二月初一日。由家鄉出門起。至己丑六月十九日抵桂林止。紀乙酉至己丑五年中。家鄉閒事甚略。因抵粵後音耗隔絕故也。

粵行紀事卷第二

順治六年己丑六月。昌文既抵桂林。桂林山水靈異甲天下。文昌門之南有劉仙巖。北門外有明月洞。灕江之東有七星巖。龍隱巖。皆奇峯插天。玲瓏盤折。而伏波山踞立城東。與靖江藩邸中獨秀山對峙。尤為峻異。至日宿舟次。明蚤登伏波山。謁關壯繆廟。見王父題額曰。學本尊王。又題一聯曰。浩氣塞兩間。萬古綱常永賴。威靈貫八表。千秋帶礪全盟。凜凜然鞠躬盡瘁之志。上通神明矣。入城謁期發王母治喪。王父痛夫人之變。不得長子視含殮。猶幸一泛海至粵之長孫。與千哭泣之位。而軍機旁午。日督滇焦兩營刻期發兵。王父居中調度。轉餉飛檄。手不停批。目不交睫。未暇發喪。夫人治喪具。至七月初十日。王澄司禮太監賁臻致祭王母夫人。是日靖江王通山通城兩郡王而下。各路勳臣鎮將地方督撫按司道府各僚屬。無不臻香帛奠而小子文。萬里省親。直似奔祖母之喪而至。嗚呼。豈不痛哉。十五日。督治江東草堂。張公同啟顏之曰。小東皇。朕王母夫人盛柩于堂。文積勞復中暑。病甚。承王父命。發遣乙酉七月以後破家情形。并紀文自家泛海入粵。艱難險阻狀。為粵行小紀。一時張司馬同敞、方中堂以智、吳廷尉德操、翟瞻事成峽謬相稱許。文謝之曰。此行也。分內事。蹈水火而終得達桂林。劉趙兩君先後左右之力也。王父太息曰。蔣夫兩君哉。有志者事竟成。衛之謂乎。嗟嗟。茲裘。我躬任其難。孫來豫江。自今以往。牧竹有人矣。即其臣心久已忘家。臣孫蹉然入粵一疏奏王。二十五日。陽邸報。見前巡撫魯可藻題疏。言文少年萬里省親。

詣照中湘子例。（督師何公應瑗、撫臣嚴公起恒、湘潭伯王公化澄、先慶侯蕭公捷元、封中湘文節王子文端先慶侯蕭公捷元、）特予翰林。以示獎異。王父嗣可謹紀綱。輕名器。拒請加宣而歸。老臣也。即日具疏駁參之。初一日發。順乾初從舅東歸家。報王母訃音。是日張公同敞等公疏薦文。并下部議覆。八月初八日。王父六十誕辰。門下士額手前祝。次日初九文生之辰。先數日已患瘧。強起承顏。繼遂大劇。偃臥二十日。幾死。噫。半年來。颶風烈日。疑雨黑霧。及饑寒勞苦。慈悼。受之既深。發之自厲。幸而不殂。天也。九月初一日。即報卒。部議輔臣某予元年三月奉王諭。仍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封臨桂伯。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輔臣力辭再三。今臣部奉開部大臣俱廕一子中書舍人。輔臣孫昌文。應襲應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奉命依擬用。文即叩頭謝恩。畢。以病未即供職。初十日。焦新興自全州抱病回陽朔。文往候之。語次。憤憤謂演蜜之反。客爺主也。文曰。廬陵之事。公豈不知耶。新興伯曰。謹受教。十六日。返棹。纔穿山浪石。攝山諸勝。十九日。還省。適家人吳科至。乃七月二十五日自家鄉來。縣茶陵攸縣出永州。開道入粵者。接父母手諭。而母氏別有詩篇錄寄。遙和王父已丑元旦之作一首。遙祝王父壽一首。王父覽諸詩。歎賞良久。遂作長歌。凡一千字。授文曰。汝開關來不及一拜王母顏。子心悲焉。厥篇志之詳矣。汝其珍重勿忘。會楚事告急。十二月廿一日。胡一青于永州白牙橋。與大清兵遇。敗績。是夜。演將曾明全軍覆沒。報至。總督兵部張公同敞星馳赴全州。催督各鎮。併力捍禦。時王父病屙。躬行犒師。指授機宜。廿四日。偵卒至。知定南王已入衡州。發馬入寨。大舉矣。四年元旦。行宮大朝。文隨列班行禮。是日。讌撫按勳將。夜闌。人靜。燈息。齊中几案間。忽發煙燄。燒燬簪簿大半。文竊怪不祥。初七夜二更。王父書案間。燈盞錫質者。無故自擲地。分裂三片。又屋瓦無故飛立地上。心益怪之。初十日。定南王差官持書文。皆啓十餘函。達督師。次演。焦。盧。楊各勳。大抵陳說天命。指晉人事。王父曰。我豈不知天命耶。顧臣節所在。死而後已。遣其使而還其書。是月。寶豐伯羅成耀棄梅嶺。走韶州。大清兵下南雄。過清遠。值遘五羊。王移蹕梧州。王父即遣文同中軍總兵官徐高至梧迎謁。返桂林。是月戶部尚書吳貞毓、禮部尚書朝之奇、兵部侍郎高倬、吏科給事中張孝起、朱士鯤等。合疏參左都御史袁彭年。詹事府詹事劉湘客、吏科都給事中丁時魁、工科左給事中金堡、兵科右給事中蒙正發。下詔獄雜問。王父連拜七疏救解之。五君卒得覓釋。時王遣官敦趨方公以智入直。方公堅請予告。文進言曰。今國步日蹙。驕悍鎮。以趙括淳歯之材。倡李定郭汜之亂。往往釀禍。幾致淪亡。武攸之出幸。龍城之難。可鑒復疏。跪父開關省親。奉王傳召對。叔父以守制。屬文代疏辭。廿九日。為叔父誕辰。文治杯酒為壽。是日即發棹西行。十一月初一日。得廣城被圍急警。相顧失色。次日。謁中堂朱公天麟。案間見秦王孫朝宗入貢章奏。皆甲子不書正朔。稱啓不稱臣。初十日。朱中堂走便呼語云。塘報至。初四日。廣州府陷。江寧伯杜永和等走入海。留督督肇慶南陽伯李元引。疏請援兵甚亟。舉朝洶洶。文擬具疏。請偕幸桂林。稿就。走商之中堂。時已更餘矣。至朝門。見內侍驚惶奔走無緒。隨趨入內閣。遇墟天壽。天壽執文手。指甲入腕。哭失聲。乃知初五日。桂林亦陷。司禮監楊守明飛棹至梧。洋陳。是日申刻。大清兵破城。各勳鎮敗走。陽朔。永福。城中止存督師瞿某。兵部侍郎張某二人。標丁與巷戰不利。守明隨潰兵星夜下平樂。兼程來至。文後。旋退紮衡州。人情稍安。而演祭兵疲將悍。日甚一日。趙印選、胡一青互爭總統大閱。四月朔。王父勞師

全州。行次榕江。接塘報。馬進忠得勝于西延大埠。全州軍聲頗振。次日。文馳至灕川。晤副將吉大亮。且訊楚事。知粵西萬不可支。秋高馬肥。大清兵勢必直下。城亡與亡。王父決志已久。萬一有變。文一身不足惜。其如父母何。因託趙秋屋覓路于義寧。當嗣。而秋屋病不果。事勢亦稍定。廿一日。王父遇一品三戟考滿加太保。又接中堂札。言擬薦將陵公孫宜速供職。以興大典。廿五日。發舟次陽朔。值吳廷桂自家鄉至。聞殿大人手諭。知頤乾初已于正月初十日抵家。家中于接訃音之第三日。成服設位。嗚呼。王母夫人之靈。從此其安投享室。不復飄泊于龍江粵嶠矣。五月朔。吕文于梧州蒙召對。溫慰有加。面諭內閣王化澄、嚴起恆。傳諭吏部加恩。吏部題覆。改授翰林院簡討。王父聞耶報。即拜資格有副。例可循一疏不准辭。復具聖恩無已、臣罪難容一疏。辭之益力。旋奉祖孫濟美、世掌絲綸之旨。值赴供職。時詔獄案定。爰書頒布中外。袁彭年功多免議。冠帶閒住。劉湘客、蒙正發擬徒。丁時魁戍靖州衛。金堡戍湖廣衛。俟贓完日發遣。正人遭陷。士氣侵削。王父七疏之後。憤懣不食。文亦不避時忌。朝夕與四君遊。以名節氣誼相砥礪。八月朔。王念楚疆方棘。特面諭守戰非宜。即日辭陛返桂林。十五日。提塘官劉希武棄報。據廣州府塘報。叔父元銘自家鄉泛海入粵。已抵惠州府長樂縣。王父喜動顏色。即遣旗鼓王陳策迎之。文是時庭闈之志。頓爽。然念國事瀕危。軍務倥傯。德王父臥不貼席。食不甘味。鬢髮盡白。面目以時刻異。又不忍遽離膝下。廿日同邑陳職方璧乎、崑良者。亦泛海來至桂林。王父留滄幕中。諮議累日。極言紀綱大壞。政地乏主持國事者。天留碩果。相公一人。惟蚤赴行在。以撫聖眷。文曰。有留守。毋有桂林。有桂林得復蹕梧。今王父棄桂林入行在。是舍危而就安也。獨不思桂林危。梧雖獨能安乎。且不舍危于丁亥春武岡隨蹕之時。乃偷安于此日。全永告急之時乎。王父頷之。十月初十日。文齎裘遄行。王父送之舟次。執手繾綣。倍于平時。文心怦怦然。淚數行下。目弗忍視。同行者陳君昆良、趙君秋屋。及家僮張奇、錢廷瑨、吳科三人。十四日次平樂。晤焦新興。訊悲城、灌陽信。焦竟不答。佯若充耳。惟興曹永國爭富貴悲灌糧餉。悻悻形面。文為之解諭。十八日至梧州。十九日朝賀禮畢。接見叔父于鶴龍洲。拜起悉叩其從家鄉至粵狀。沙堤海道。先後一轍。而艱難險阻。較文更甚。隨行一顧姓。一盧姓。舟次酌酒盡歡。廿二日。謁大司農吳貞毓。請撥餉接濟桂林。是日北流縣解協餉銀三萬兩至。戶部即撥發演焦兵餉。文留梧面叔父西行。託趙秋屋送之。廿四日。前巡撫魯可藩復疏薦叔父。開關省親。奉王傳召對。叔父以守制。屬文代疏辭。廿九日。為叔父誕辰。文治杯酒為壽。是日即發棹西行。十一月初一日。得廣城被圍急警。相顧失色。次日。謁中堂朱公天麟。案間見秦王孫朝宗入貢章奏。皆甲子不書正朔。稱啓不稱臣。初十日。朱中堂走便呼語云。塘報至。初四日。廣州府陷。江寧伯杜永和等走入海。留督督肇慶。南陽伯李元引。疏請援兵甚亟。舉朝洶洶。文擬具疏。請偕幸桂林。稿就。走商之中堂。時已更餘矣。至朝門。見內侍驚惶奔走無緒。隨趨入內閣。遇墟天壽。天壽執文手。指甲入腕。哭失聲。乃知初五日。桂林亦陷。司禮監楊守明飛棹至梧。洋陳。是日申刻。大清兵破城。各勳鎮敗走。陽朔。永福。城中止存督師瞿某。兵部侍郎張某二人。標丁與巷戰不利。守明隨潰兵星夜下平樂。兼程來至。文後。旋退紮衡州。人情稍安。而演祭兵疲將悍。日甚一日。趙印選、胡一青互爭總統大閱。四月朔。王父勞師

世篤忠貞。爾當隨幸柳象。從右江徐探間道省親。時王親詣登舟。文武各官。俱撤舟收拾。囑重文復隨天藩王御用岸左跪奏曰。臣浮海入粵。道經萬里。以臣祖年逾桑榆。膝下乏承歡者。故代父薄省。一見爲幸。初未敢作青紫想。蒙王拔擢侍從。已愧處非其地。此時封疆告陷。臣祖必爲王死。忠伏乞全臣之志。省臣之罪。斥臣之身。以報臣之事王。勿哭泣兒良久。曰西省陷。祖先生其不生矣。倘其速歸。文謝恩歸。拔隨舟西行。解維放泊龍母廟。見隔江火光燭天。叫呼聒江水。漏下四更。回望南岸墟無數舟人競取然。鐙已離梧西上矣。

庚寅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記于蒼梧司委嶼。

右紀自己丑七月起。至庚寅十一月止。

粵行紀事卷第三

順治七年庚寅十一月。得桂林失守之信。因憶王父有詩云。綱常生死際。性命友朋間。斯二語爲臨患難言之也。憶乙酉歲王父撫粵軍。駐節梧州。靖江王亨嘉謀竊神器。自稱監國。署置僚。桂林、平樂、柳慶、思南太平、鎮風從逆。未受僞命者。止梧、潯二郡耳。王父守節拒抗。密請東師。檄止猺兵。勿應靖謀。未幾逆王襲梧。逼王父朝服以朝。不從。遂收印不從。加以刀斧。不爲動。遂繫入一小舟。挽上桂林幽于郡。家口登舟。梧州無許一人隨行。省會潛泉府縣僚屬。俱先拜僞制。咸目笑撫軍爲几上肉。幽囚市井。莫敢攖潛怒而一盼者。死事酋檄委議同邑王君奕昌。時爲都司斷事。當逆藩難作之先。詗知陰謀。趨梧陳曲折于王父。及王父被執西上。亦操一小舟相後先。至桂不避觸。每日必問候數回。饋食解衣。和對歎歔。惜哉以死勤事。比文至粵。伊人已寂寥矣。納得與其子孫閱字方谷者訂交。而若梧患難。又與方谷同之。先是十一月初十夜。辭王次益放舟西上。至平浪。過刑部主事莊應璣子昔標參將一舉。飛舸順流而下。速桂林初五城陷。各營鳥獸散。宣國公焦璉兵潰陽朔。守平樂總兵朱如府江道朱識溍自剿。水浩梗塞。數語未竟去。回泊甘鄉。將舍舟從陸。聞道入省。徬徨江干者竟日。訊村農。知入山三十里下鄧墟。可暫棲止。遂棄舟構。揹輜重。與家僮鄉行至下鄧。又五里入牧鄉。投宿曾孝廉汝虞家。汝虞字士楷。方正篤誠。不輕然諾。文即以家口及資遞託之。十三日覓路西上。六十里次沙鄉。過亂兵不能前。復回牧鄉。同邑陳君雙興文同

行止。力勸文暫緩西行。詳探音耗。爲適遇。遣不然之時。寇雨山徑滑甚。覓轎導不得。連至二十六日。天少霽。焦宣國舟泊平浪。命便入山探訪。因同陳君疾行江干。而焦舟已放入藤江矣。淒淒返村。適方谷從五羊來。爲潛兵洗劫于羅定江口。主僕二人。赤身泥塗迂道。至是亦爲西上計。突遇于下鄧。悲喜交集。借入救鄉。促膝談猺盜。方谷在粵久。道里風俗頗熟。擇陸路之可達桂林者。唯五屯所入永安州。經修荔至陽朔便。乃于閏十一月六日。詎妾周氏及奴輩于救鄉。獨與方谷主僕襆奇四人。從廿鄉渡梧江。跋涉峻險。踰蹋五日。達五屯。初屬國公陳邦傅擅委官屬。騎縱不法。兵無紀律。人民逃竄。村落煙銷。山間行旅。必裹乾餱以充飢腹。幾百里。白月清燐。寒心警目。十一日至六洞。距永安州一百里。州已降。大清總鎮馬蛟麟發兵防守。而屬國標將廖鳳倚守隘口。號離恢勦。實則剽掠。要劫行道。無虛日。是晚風所置隘兵紮文。同行四人。幾加害。與力辨其僞。挾以見鳳。鳳見敝容而危疑之。際未便告以入省真情。鳳言慶國紮蒙江口。數語別去。順流下藤宣國紮藤縣。盡往一晤決行止。文然之。棹一小舟至龍宮。十四日。晤邦傅于蒙江口。數語別去。順流下藤縣。城內外民屋皆焦。營屯駱駝。屬宣國。相對號慟。留宿營中。日夜風雨。與方谷密商。謂當仍返蒼梧。取道往省。適行伍魘忽無常。脫烽火驚過。勢必拔營。舁柳慶。赴難桂林。其期愈杳。其途更遙矣。計定。先遣張奇訪山村徑路。以達蒼梧。廿四日雨止。別宣國。渡藤江。宿郵店。次蚤行一百三十里。至麒麟郵。再宿。厥明買獨木小艇。僅容四人。跌坐一人。架槳。溯流而上。涉灘膠淺。四人更相入水。昇曳。日晡過郭傳標兵數百。自岑溪容縣潰歸。大肆劫掠。復舍舟徒步。夜宿蒼山。廿八晚渡梧江。借徐相公沖霄驗。（兩山夾水曰沖。中容長者。）廿九日晌午至富來。室無居人。白骨滿地。禾稻牛舍。燬燼狼籍。再行里許。遇行人嚼指。言猺賊焚劫。（僞帥入排。）自下鄧西北五十餘里。居戮始盡。問救鄉安否。則云兩日前尚無煙火。心益急。未及午炊。疾馳三十里。薄暮入村。叩曾孝廉門。寂然不應。良久。孝廉從旁出。執手慰語曰。勞苦勞苦。君行不半月。此地寇發八排。煙燄橫罹。傷殘慘烈。差幸君家無恙。而魂銷飛鏑。衣囊蕩然。老拙亦久避隔江。思步山中。並開孤身來至。叩扉時。方入門一餉頃耳。因訊家口所在。曰去此三十里。村名貝峒。山深窮僻。伏匿可勿慮。翌日至貝峒。居無何。轉徙栗峒。越三日。兌運司委峒。以國西上。途蒼梧之西北。萬山攢峙。猺猺錯處。深箐絕嶂。虎狼時出沒林谷間。即司委一境。西達昭平。爲程五百餘里。皆毒瘴惡豬。梧人且未遍歷。言之每搖手相戒。文亟欲前行。訪之曾孝廉。孝廉曰。側聞馬鎮發兵下梧。龍江以上。昭潯以下。瘴比備。飛鳥莫度。相公大忠。餘林大孝。皆以身成之。萬一不達。委身榛莽。何以逢厥志。宜徐徐。文吁嗟無奈。孝廉草堂。卿設一庖。一羹。遙奠王母夫人。遂辭別孝廉。與方谷雍容西上。張奇足倩。留沿栗峒牢家口。隨行者錢廷璋、吳科而已。是日至司委峒。時馬鎮前鋒已入梧城。方谷慨然曰。吾五人貿貿行。言語未通。旂伞未諳。非可不精慎符。遂挈北僕入城。見馬鎮左營守備馬某。約言行商被劫。請將軍虎符片紙。照驗還桂林。既得。急冒雨還村。夜行達旦。往來百八十里。身泪沒腹。更楊也。初三日。從司委峒。循鄉導一百二十里至龍江。水迂迴山湖。灘折上下。凡渡水八十餘次。裸身赤足。且灘福湍急。滅沒不可測。過渡則五人連臂。戴衣笠于首。次日至桐木沖。峻箐危崖。行必倩足。細雨霏霧。匍匐終日。僅行五十里。鄉導者百餘里。戚

六七十里概更。必索酬一二金。如是五日始出山。次黃竹。屬昭平縣。平川曠野。諸峯矗立。天氣亦漸爽。初八日至昆眉莊南坎店。人民剽疑歸順。四十餘日矣。初九至青岬墟。屬平樂縣。初十經杏花鄉。屬恭城縣。宿落甲灘。足腫不能舉步。訊村人。知去興平不滿二百里。興平隸陽朔縣。方谷之母夫人向居興平。猺峒竊刀源。（猺人散處山岡。凡數百處。皆名某源。）計至彼可得桂林資耗。十一日勉扶竹杜行。面八角嶺以西。山更險絕。皆猺洞穴。人跡罕至。並行抵暮。曲折叢雜。掛黑莫辨。聲于樟木坪猺居借宿。言語侏離。服用怪異。方谷識其俗性。得免露處。次日越數十峯。數十錯。抵朝刀源。日已過午矣。方谷母子兄弟聚首慰問。文猶形影相弔。莫然喪家狗。不禁拊膺大號。登堂拜方谷母。知王父已于十二月十七日卯刻。盡節于桂林城北之僊鶴巖矣。張司馬同敞亦與焉。道拜慟哭。恨相從之後期。自問罪彌天矣。計十一月初五日城陷。越閱十一月至十二月十七。七十餘日。運之甚久。得非定南王勿降數四。不即加斧鑕耶。問故知大清時遣歷官閩在辛卯春二月。其十二月十七也。文至劉刀源。亦已二月十二日矣。倾後家人朱英衛匆來見。叩被難情形。云王父與總督兵部侍郎張公同敵和對。從容就戮。收屍殮葬者。楊君碩父一人。先後從難受戮者。中軍總兵徐高旗鼓總兵陳希賢家人陳順也。以追救印被擄掠者。家人陳順周色變。是日進見馬公。許行。五月初二日辭馬公。面值路符。馬公贈行資百金。再拜受之。放舟大維寺。別行遠面行。連朝南風大作。行不利。十一日始至佛山。去廣州四十里。因候伴未更舟。十二日午刻。忽王陳策踉蹌而來。仲叔元錦蹤跡則云但聞曾至永安。旋被難。來有確據。嗚呼。一至此哉。文五內迸裂。叫天欲絕。是日垂暮入深山數里。至木皮樓。晤劉司馬遠生。劉宮詹湘客。徐廉使定國。共對嗚咽。詰歎。謂文宜祕蹤跡。慎行止。勿爲人所物色。劉刀源難荒僻。方谷家固周密。而來往恆雜。恐非複壁也。是夜宿莫職方吾鼎舍。莫爲方谷姻翁。亦避當猺居山岡者。兩劉君爲王父忘年交。初同馬以戎政尚書奉敕犒師桂林。桂林陷。與其弟宮詹全節入山。宮詹即詔獄四君子中之一人也。明日遣吳科間道會僊墟。潛通碩父。兩日碩父至。文拜謝收骨大恩。文慟而絕。碩父撫而哀。有頃。語及王令索補嚴急。令雖薙髮。必不可遽出。文曰。蒼梧聞報。言死辭朝。甘心棄屍。徒步紓回者兩月餘。窺桂林如天上。期于必遂。赴王父難。盡爲孫之職而已。今既不及難。而王父母骸骨未歸。頭當出而見王。哀求首丘之葬。豈忍冀之荒煙蔓徼。爲偷生捉鼻計乎。碩父曰。復同周密。而來往恆雜。恐非複壁也。是夜宿莫職方吾鼎舍。莫爲方谷姻翁。亦避當猺居山岡者。兩劉君爲王父忘年交。初同馬以戎政尚書奉敕犒師桂林。桂林陷。與其弟宮詹全節入山。宮詹即詔獄四君子中之一人也。明日遣吳科間道會僊墟。潛通碩父。兩日碩父至。文拜謝收骨大恩。文慟而絕。碩父撫而哀。有頃。語及王令索補嚴急。令雖薙髮。必不可遽出。文曰。蒼梧聞報。言死辭朝。甘心棄屍。徒步紓回者兩月餘。窺桂林如天上。期于必遂。赴王父難。盡爲孫之職而已。今既不及難。而王父母骸骨未歸。頭當出而見王。哀求首丘之葬。豈忍冀之荒煙蔓徼。爲偷生捉鼻計乎。碩父曰。復同城。事可原。歸視父母。固扶櫬返葬。情可憫。文謝不殺。但請遵諸君之言也。文慟而絕。絕而甦者再。碩父去。戚諸君之言。又信哉楊君之言也。文慟而絕。絕而甦者再。碩父去。戚諸君之言。又同城。事可原。歸視父母。固扶櫬返葬。情可憫。文謝不殺。但請遵諸君之言也。文慟而絕。絕而甦者再。碩父去。戚諸君之言。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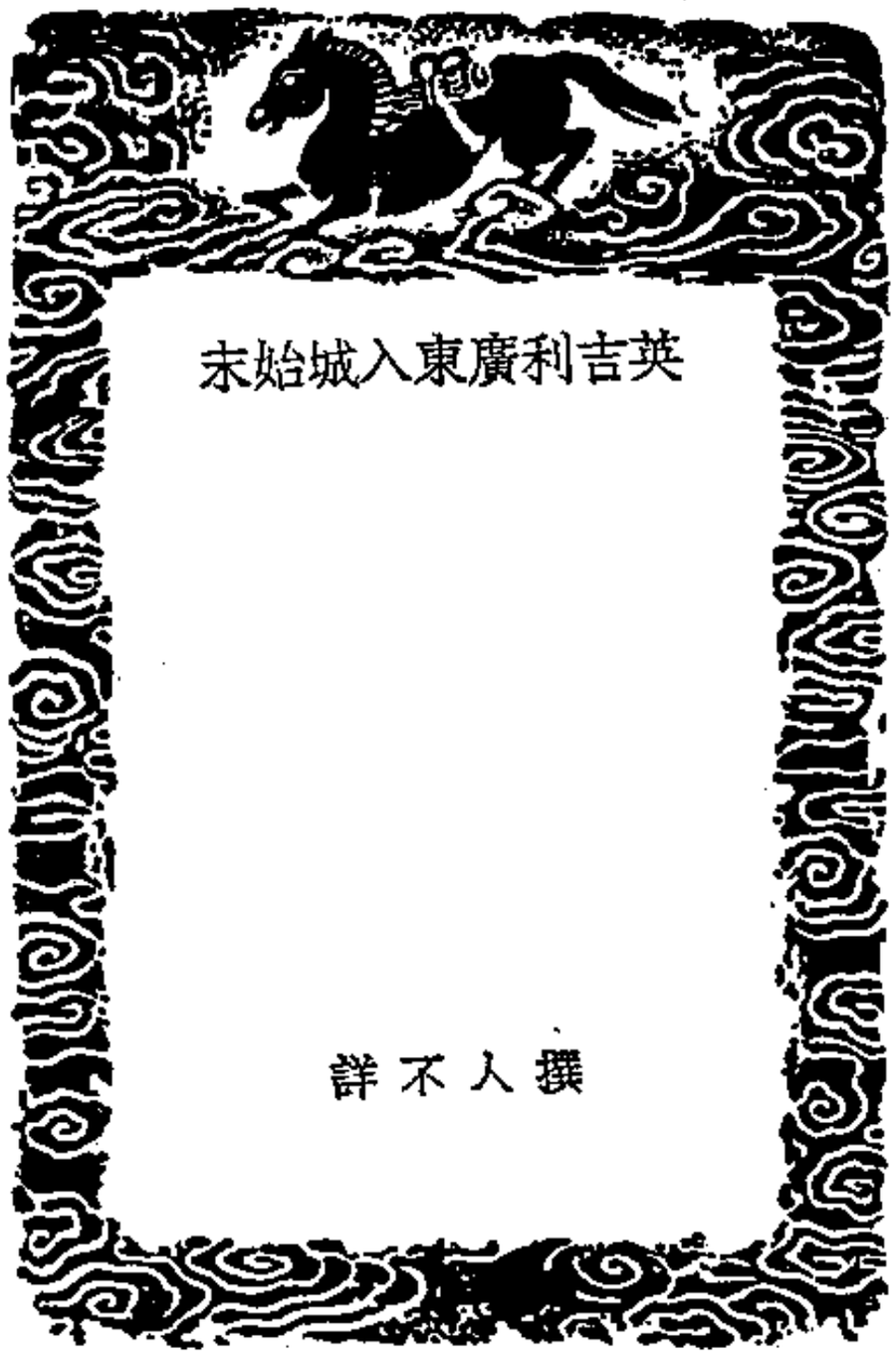
入昭平仙迴峒。與方公遇。未遑叙。急欲赴省。方公及秋屋力止之。不從。竟孤身出山。取道永安。幸得亂兵所害。陳策則私至平樂投馬鎮矣。既而方公招妻子。披緇出家。名行遠。號無可。同秋屋出見馬鎮于梧。秋屋旋識方夫人。與其幼子還桐城。而行遠留梧。馬鎮大重之。主是見文。語曰。馬公疫而貪。得無邀功于定藩乎。僧爲子探之。明日行遠甥曰。當道有發歸之諭。可疾往見。無令其轉念。十五日入見馬公。接待有禮。語間微露商事。論寄室房天蹟引歸。明並即給符。帶家口從廣西回江南。文拜謝。出宿天蹟家。天蹟江寧人。俠士也。一見如平生歡。並趨即爲文書照身牌。請押馬公沈吟良久。午間筆。微探其近侍云。昨三更王陳策妻李氏連密稟云。某爲閣部公孫。省中方在搜捕。氏夫多方誘致。今一旦遣之。他日干係不在氏夫矣。時陳策奉差下廣州。馬公意挾其面決。故不即發行。當之一月。陳策始從廣州還。與語東歸事。贈頗遲疑。房天蹟危言動之曰。爾受督師深恩。圖報正在今日。公孫以爾密札相通。遷投至此。爾既不能效展柳車。即當縛獻潘面以博榮寵。抑乃卻顧廢時日。倘公孫不測。爾不惟得罪俗主。且不能見功新朝矣。陳策色變。是日進見馬公。許行。五月初二日辭馬公。面值路符。馬公贈行資百金。再拜受之。放舟大維寺。別行遠面行。連朝南風大作。行不利。十一日始至佛山。去廣州四十里。因候伴未更舟。十二日午刻。忽王陳策踉蹌而來。仲叔元錦蹤跡則云但聞曾至永安。旋被難。來有確據。嗚呼。一至此哉。文五內迸裂。叫天欲絕。是日垂暮入深山數里。至木皮樓。晤劉司馬遠生。劉宮詹湘客。徐廉使定國。共對嗚咽。詰歎。謂文宜祕蹤跡。慎行止。勿爲人所物色。劉刀源難荒僻。方谷家固周密。而來往恆雜。恐非複壁也。是夜宿莫職方吾鼎舍。莫爲方谷姻翁。亦避當猺居山岡者。兩劉君爲王父忘年交。初同馬以戎政尚書奉敕犒師桂林。桂林陷。與其弟宮詹全節入山。宮詹即詔獄四君子中之一人也。明日遣吳科間道會僊墟。潛通碩父。兩日碩父至。文拜謝收骨大恩。文慟而絕。碩父撫而哀。有頃。語及王令索補嚴急。令雖薙髮。必不可遽出。文曰。蒼梧聞報。言死辭朝。甘心棄屍。徒步紓回者兩月餘。窺桂林如天上。期于必遂。赴王父難。盡爲孫之職而已。今既不及難。而王父母骸骨未歸。頭當出而見王。哀求首丘之葬。豈忍冀之荒煙蔓徼。爲偷生捉鼻計乎。碩父曰。復

同城。事可原。歸視父母。固扶櫬返葬。情可憫。文謝不殺。但請遵諸君之言也。文慟而絕。絕而甦者再。碩父去。戚諸君之言。又信哉楊君之言也。文慟而絕。絕而甦者再。碩父去。戚諸君之言。又

告養性乞啓王給假歸省。李白王。王猶未決。子忠先發廟。周二人還報兩大人。十一月朔。定南統兵下左江諸郡。臘盡而軍太平。思恩思明投誠報歸王。陳邦傅陰使人刺殺宣國公。焦璉手武靖州（土州屬州府）。函首獻降。宣國以行伍之士。具忠勇之姿。始爲參鎮旗鼓。建績湖湘。繼而受指王父。手縛逆藩。國士之知。于王父最深。丁亥之春。及夏。血戰孤城。危而復安。功實多焉。乃主客失和。權分令雖。卒暨厥志。殞身滅祀。惜哉。死之日。即顯神于其地人民。立廟致享焉。壬辰三月朔。定南王班師入省。撫院王一品予告還北。堅請領父同行。治疾領父于是挈其眷屬歸鄉里。文執手泫然。悲萍蹤之梗斷矣。五月二十日見。壯大擢牙喇五十餘。盟誓效命。王爺允否。如何。金壯大曰。王爺說我從年借支衡永錢糧。沈公出疏參我。今日地方有事。向我告援。我三鎮分駐各府。如何借發。設誓還我。境自有區處。沈公差去。李憮然不語。五月廿七。王發兵出防全州。六月廿四。滇督差官二員。持書致王。來使盛陳兵威。王斬之。甘棠鋪（城北二十里鋪）。廿六日爲家大人誕辰。文往明月洞。禮懺出北郭。忽家人孫成乘兜輿來。問高堂起居安。喜甚。酬家報及親戚朋友慰問諸舊。乾。成袖出家中所到王父臨難詩文。寄歸時兼紀數語于篇後。亦悲剞劂焉。復感而泣下。念家徒四壁立。僅存東皐百畝。易銀數百。買貨入粵。爲迎櫬資。故孫成之行。迎至四月初二就道。同行者又周誼也。前後入粵三次矣。回舟泊何處。成云。廿三日成于全州見李侍衛道迎櫬。故先從陸路來。舟行過徙。計今日可到興安。（興安湘漓二水之間。離城十六里。北通河曰靈。此曰維。馬伏波運糧處所開。）文亦未遑他問。廿八日遣周麟持大人書幣往全致養性。逸鑒川。即開廿七日雙橋。養性戰沒。明日。定南王親率藏騎出興安。次嚴關。西刻回省。下令緊閉城門。王邸四門亦閉。三十日未刻。城外砲聲不絕。塵煙蔽天。因擄家口。止養性家。七月初一。定南王紮營帳于城西北緒葛山。山水衝斥。弓矢軟濕不可用。王仰天嘆息。初四午。武勝門破。王單騎入邸。自焚死。文擄家口疾奔還寓。初定南之渡洞庭也。星沙折定興之難。衡永無堅城矣。鎮峽拔永國之幟。瓜李覦鄂國之鎗。興全無戰甲矣。桂林城下。滇兵裹矢鏃弭。僅存一留守一侍郎而已。既收學索。三鎮非布外郡。左彊孤于邕。右翼留于柳。前鋒開潯梧。仍守潯梧。湘南門戶。特有續順連營星峙。桂林屹然一中堅。至是續順棄城走湖北。滇兵以虛聲挾衡永。馳精騎。繇武崗新寧。度八十里山。抄出西延大埠。竟搗興靈而定南孤力嬰守。羽書飛調外援。曰本藩堅壁三鎮。會師平樂。文官退聚梧州。望救之急。以刻爲歲。此七月初二日也。檄出一背再背而城下矣。定南援甲胄。挾弓矢。身不離鞍。口不咽食。蓋六晝夜。力竭扃鄂。聚其寶玩。舉其國帑。囷室自焚。與王妃白氏相對死。不忍武乃心。不肯資人刀。亦偉然烈丈夫哉。王子生數歲。爲侍衛白靈負出。不果匿。旋爲滇將獲獻。王女混跡民間得脫。一時諸下員牛彔從王死。巷戰死。不可勝數。如維世德、李大受孫守功。暨院彡思行杜鍾秀。皆遵人也。手刃妻孥二十餘口。或十餘口。自焚死。李養性沒于全。其父母其妻爭自溺死。噫。何死節之多也。先是張獻忠有養子四人。孫可望。李定國。爲安西府。劉文秀。冂又有施姓者。先獻忠死。可望不受。景國公之命。進封滇王。復不受。陳邦傅妻父武康伯胡執悲媚詔。封可望爲秦王。而賜名朝宗。初八日。定國索文甚急。一見于蔚江府鄖。首問王父安厝所在。而

言語面顏。頗有驕色。欲留文。文堅辭。十五日。又傳言留文。文曰。文以孱弱書生。萬里航海。一見祖父。蓋抱必其以身報國。城亡與亡。至此爲收骸骨之人。豈敢希冀榮寵。祖父死節。身膺梧陽。閏十一月十七之變。雷雨爲之怒號。鬼神爲之震色。賴義友楊秉收殮。襲非。今不面扶櫬還鄉。以安先魄。忍再褻諸。罪可贖乎。定國乃許之。翌日。禮懺于明月洞。卽于是日啓王父母靈柩。從水路至興。平安頓家口于翦刀源。託王方谷母夫人照管。而與劉司馬遠生罹計。成謂山川險阻。輕裝微服。庶可無虞。乃不得已。爲火葬。痛心泣血。天乎天乎。其何以自逭乎。八月二十日。發自劉刀源。孫成周誼。錢廷瓚、王存孝隨行。繇桂城、永明、寧遠、道州、新田、常寧、衡陽、安仁、茶陵出江右。途次患瘧。力疾遄行。九月十五次吉城。巡司塘陬。譏察甚嚴。二十五日。憩樹鎮登舟。阻風粵城者五日。吳城者三日。泛彭蠡。下大江。十月十三。至江寧。資罄矣。告貸于岐黃劉親公。得三金。從舟陽以歸。至家之時。爲十月二十之夕也。拜見父母。告不孝罪負山積。父母撫慰有加。復不勝悲感。先是三日。有兩白鵠棲止于先文懿會元坊高甍。數聲。果爲王父于千年華表之兆。卽設轎幃于白雲居。奉主祀于頂山曾王父享堂之左。遠近咸賜弔奠焉。母猶人復以叔元鋭尚滯天末。爲念。而顧乾初復慨然請行。適秋屋歸自曹溪。又許同往。計兩人入粵。凡三次矣。戊子之冬。趙先而顧繼之。卒成小子孝祖之志。桂林既下之後。顧則奉兩大人命。徙跣于兵烽倉卒中。入粵相見。趙則送桐城相公夫人歸里。卽受中丞公託。再至曹溪。逆行還歸。至是復同乾初入粵。刀途血路。瘴雨蠻煙。不啻堂奧寢食。距意覓以疾卒于賀縣。與劉司馬劉客眉先後棄世也哉。幸得王方谷視含殮。屬顧乾初負骨歸。嗚呼。是非死生友耶。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吾媿亘卿之奔喪執紼矣。每于殘篇中。簡其手錄王父諸詩。不知淚從何落。辛卯夏。劉文華自家入粵。亦沒于南寧。聞其訪文不遇。痛瑟孤蹤。志悲寒鳳。抑鬱捐軀。嗚呼。吞聲死別。卽在沙堤拂袖時也。至今歲時伏臘。文爲之祭奠兩君不替云。

癸巳年十月朔。紀于西園之白雲居。



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

七絃河上釣叟記

自道光二十三年。興英吉利議和。許兵費銀二千一百萬圓。定和約。五年而一易。于是二十七年。英吉利遂照會兩廣總督耆英易約。既列款要求。且請援福建上海成事。入城來往。此議興。粵民大譁。振臂一呼。洶洶聚數萬人。時已革巡撫黃恩彤。運司趙長齡。昔之成和議者。猶在粵。夷意主會取。而遂入城之議。船已薄虎門。進泊十三行。盡逐沿海礮臺守兵。毀礮以去。總督者英偕同官集會館。爲和議諸人。出城會議。懼激民變。不敢許。憮然邊釁。不敢不許。議終日不決。次日。耆英復出城。則凡所要求事悉許之。而緩入城之約。曰俟兩年後。茲議也。耆英主之。黃恩彤。趙長齡成之。徐廣縉時爲巡撫。葉名琛爲布政使。備員而已。不得可否也。（耆英時已授大學士。職者副他款不盡許。則不能緩入城之故。明邊釁。恐夷人不我許。惟約以兩年。此兩年中公得內召。可脫身非外交。二十八年。耆英內召入閣。事成。毀礮初伏誅。趙長齡遂以此復官。累遷至山西巡撫。回治初始引疾歸。二十九年。英吉利以照會來。責兩年後入城之約。巡撫徐廣縉方任兩廣總督。夷酋延總督至虎門。面議入城事。主。夷酋本無約兵遠來。故作退狀。以脫當事之並退。而其業督也。）總督單騎往。從行者。督糧道柏貴。中軍副將崑壽。總督至虎門。登夷舟。夷酋邀入艙。督糧道。副將坐艙下。總督見夷酋。爲指陳利害。夷酋敦迫再三。總督執不可。整色愈厲。二人起而起視。夷奴阻之。詎意盛氣相向。遂卻走登艙。則總督方歷數夷罪。夷酋無如何。議亦不決。總督入城。與巡撫葉名琛。飛章入告。粵民已忿。激發大衆。紳士許

群光等。約城內外居民。家出一丁。或二三丁。附城村坊同之。號召不下十餘萬人。復令紳耆百數十人至夷房。反覆陳說。夷酋既以官不受。眾且衆怒難犯。因罷入城之議。則張告示。言不必再議入城。兩國永遠和好云云。時方奉旨察看民情。果可相安。亦許入城矣。旨未下。而事先定。遂詳悉具奏。以聞。得旨嘉獎。給總督徐廣縉一等子爵。巡撫葉名琛一等男爵。皆予世襲。團練紳民。賞賚有差。（總督徐廣縉將赴虎門。先以密諭夷船。暫與俱盡。持團防授巡撫。巡匪不可。巡撫不受。遂先到。發在署。由郵亭命巡撫受。巡撫乃許之。）

咸豐二年八月。有旨以徐廣縉調湖廣總督。授葉名琛爲兩廣總督。勤恪事。願狃于前功。以粵民銳悍爲可常恃。熹寧大恥。舉國憤駭。外夷務嚴御。照會至。輒略弗數字答之。或竟不答。諸會咸怨。然僅事威重。未敢肆也。四年。夷船徑入天津。照會直隸總督。以五年易和約爲說。直隸總督答以五口通商。廣督專任。欲來論理。宜赴廣東。復具照會申是說。值東莞會匪倡亂。省城戒嚴。名琛答以軍事倥傯。不遑議此。俟事定再行。各國大失望。復稽憤于中。及則匪事定。功日益固。內既自雄。外遂輕侮。而禍機伏于是矣。（三路會匪皆何六等。以咸豐四年五月。起事東莞石龍地方。踞擊二百人。挑船二百餘艘。陷城牧官。外則黃岡石貢十一。由客屬陸川。擾信宜石城化州。內則楊文照蓮塘家狗。陳汶田劉八李亦成陳泰。相繼爲亂。分三路入佛山鎮。時爲搶據道。以縣城自任。激勵各鄉民團堅守。）

六年三月。佛山鎮天雨血。七月。颶風作。三日夜不息。六榕寺塔圮。塔建自唐代。下有石。鑿番夷四。以支塔腳。相傳鎮士制以壓勝者。

九月。有水師千總梁國定者。因搜划艇。雅片煙土。獲逸匪十三人。拔艇上旗幟。以獲匪報。（划艇指呼鬼划艇。本內地貨船。率領香港夷票。招一二夷人以籌護符。漏稅拒捕。自命外國船。外國亦陰比之久矣。）英吉利夷酋知之。大恚。照會總督。引和約。拿匪須知會。彼國今不與知會。而毀旗幟。報獲匪。爲不合。貢舖所獲十三人。獲犯方就訊。且供者已七人。未具供者五人。名琛令先還五人。告以七人實匪黨。已具伏。不當還。夷酋持不可。名琛謂小事何足較。復令縣丞某攜照會。并十三人還之。夷酋不受。言必以梁國定往。彼代爲定讞。縣丞以告。名琛曰。姑聽之。及二十三日。夷酋忽遣通事來告。限明日日中不如約。即攻城。亦置不問。是月將試武闈。巡撫柏貴方入覲。總督兼署巡撫事。二十五日赴校場試馬箭。開礮聲。從東來。忽報夷船入。奪獵德中流沙礮臺。府縣將弁相顧駭愕。急以告名琛。笑曰。烏有是。且從彼自走耳。令省河軍船假旗幟勿與戰。及暮。礮果止。夷船泊十三行。詰旦。礮復作。夷兵趨鳳凰山礮臺。守兵以有勿與戰之令也。皆走。不知所往。名琛尚欲舉試事。府縣力言不可。乃止。二十七日。海珠礮臺亦爲夷有。時城內外團練可集者。尚二萬餘人。西關團勇數千。整隊過十三行。夷兵據樓發火箭。轟三不許。（其實奪取礮上令箭走。呼嘯令資兵名琛疾視及施道。奪令箭以歸。由是大衆解體。）二十九日。夷船梳上及海珠礮臺。發礮攻城。總督巡撫葉名琛。手一卷書。危坐堂上。鐵九銅几案不爲動。見是人至。笑而道之。日暮礮息。三十日。布政司江國霖道張百揆。亦以避居請。復不許。且言昨侍家君疑。家君無漫意。國霖等不敢復言。是日午後。礮始發。彙總督署西偏。踰垣及月臺。屋圮石裂。又放火燒靖海門外居民房屋。火及城樓。夜中

照耀如白晝。司道再至總督署。請避居。固請始許之。人定後。舁行李出。用夫數百人。眷屬先行。礮止。地方官始球餘火。速曙方熄。

十月朔。總督葉名琛。與進老城。赴至聖廟行香。遂入居巡撫署。紳商伍崇曜來見。述夷官蔑請委員同往議事。乃委南州知府將立結。僧伍崇曜至夷樓見領事官巴夏里。議仍不決。（巴夏里幼入中土。通漢文。儒書。總督葉名琛和約時。年十餘歲。香港之設。實其發議。）日正中。礮大震。城崩二丈餘。夷酋麾兵入中軍副將凌操禦之。中鏑死。官軍潰。大埔圍勇奮救。互有殺傷。圍勇無火器。勢不敵。復退走。然亦殺夷兵數十人。夷酋入總督署。覩一周而去。復焚靖海、五仙二門。居民有救火者。夷兵擊斃之。是夜新城老幼男婦啼呼中瀝徙。（時夷兵實不足二千。入城者百餘人而已。）初二日至初六日。礮轟城如故。初七日。礮分五路入城。炸彈至地。重者至八十餘斤。然入夜則礮止。（自初一日。礮。巴夏里乃請與相見。總署以告布政司黃樂之。辦理撫夷。及在籍布政司江國霖。國泰。以為此事可行。遂遣之總督。仍犯勿納。國書。今皆銷何可言。若許以相見。則無害于政體。名琛言夷情譎詐。半今日約而明日背。半今日背而明日約。此謀不行。于是有五路礮擊之舉。）

十一月。礮晝夜發。所至輒焚。府縣但令居民去。逢廠引火者多。舊水以備。十八夜中。忽西關大火。焚亞美利堅、法蘭西居屋。次日午後。始及英吉利夷樓。風猛火烈。夷亦不能自救。昔之所稱十三行者。竟為焦土。舉夷失居。退伏船上。火初發。夷酋疑附近居民所為。令兵登岸擄火具。焚西濠沿河民居鋪屋。亦數千家。然是日夷兵屯海珠礮益不復攻城矣。二十六日。夷兵忽退至大黃滘。車盜礮轟兵船在內河者。退大黃滘。（滘音叫。粵之俗字。云水通車輪者。）

七年五月初十日。瓊州鎮黃開廣以師船、紅丹船百餘號。與夷船戰于三山。我軍潰。夷船追至佛山鎮而止。未登岸。未幾。大黃滘夷船又漸退。夷兵留礮益者日少。九月中忽傳夷船至。將有大舉。名琛聞之。笑曰。若輩舉夷失居。退伏船上。火初發。夷酋疑附近居民所為。令兵登岸擄火具。焚西濠沿河民居鋪屋。亦數千家。然是日夷兵屯海珠礮益不復攻城矣。二十六日。夷兵忽退至大黃滘。車盜礮轟兵船在內河者。退大黃滘。（滘音叫。粵之俗字。云水通車輪者。）

七年五月初十日。瓊州鎮黃開廣以師船、紅丹船百餘號。與夷船戰于三山。我軍潰。夷船追至佛山鎮而止。未登岸。未幾。大黃滘夷船又漸退。夷兵留礮益者日少。九月中忽傳夷船至。將有大舉。名琛聞之。笑曰。若輩舉夷失居。退伏船上。火初發。夷酋疑附近居民所為。令兵登岸擄火具。焚西濠沿河民居鋪屋。亦數千家。然是日夷兵屯海珠礮益不復攻城矣。二十六日。夷兵忽退至大黃滘。車盜礮轟兵船在內河者。退大黃滘。（滘音叫。粵之俗字。云水通車輪者。）

七年五月初十日。瓊州鎮黃開廣以師船、紅丹船百餘號。與夷船戰于三山。我軍潰。夷船追至佛山鎮而止。未登岸。未幾。大黃滘夷船又漸退。夷兵留礮益者日少。九月中忽傳夷船至。將有大舉。名琛聞之。笑曰。若輩舉夷失居。退伏船上。火初發。夷酋疑附近居民所為。令兵登岸擄火具。焚西濠沿河民居鋪屋。亦數千家。然是日夷兵屯海珠礮益不復攻城矣。二十六日。夷兵忽退至大黃滘。車盜礮轟兵船在內河者。退大黃滘。（滘音叫。粵之俗字。云水通車輪者。）

將城打為灰燼云云。城外貼僞示。（過十二時辰即開礮。百姓避。（是時兩國與各國約。過四十八時礮破城。若不能入。礮即止。中國。各國之。兩國與決賭四十萬金。各國實報令百萬。且云城不能守。與中國無益。彼且百金。名琛不理。）十三日卯。礮聲轟發。如百萬雷霆。併擊總督署。煙塵四塞。總督葉名琛走避學華書院。署屋火發。夷兵已登岸撲城。焚雙門棋北樓。（樓有元時銅鐘。及宮。千總鄧安邦以東勇千人冒死血戰。殺傷相當。孤軍無援。途不支。日暮。東固礮臺亦為所奪。夷兵移礮白東壁西關城鼎沸。獨北門礮臺為都統崇存駐軍守。夷酋麾衆連陣而上。來存發八千斤巨礮急擊。斃數百人。其曰卑大人者。竟中礮死。夷兵驟退。礮聲頓止。方謀乘勝逐之。忽報夷兵越小北門城牆入矣。遙望觀音山頂。已植三紅旗。（夷兵由越城。山頂已插紅旗。名琛方坐學華書院至是知城陷。始派一戈什哈持令箭出新城。調潮勇攻靚音山。懸賞一萬。潮勇入城。夷兵已下山。趨連塘。潮勇迎戰。夷兵退上山。就土礮臺。移礮內向。復以礮阻山徑。仰攻多死。竟不能上。大勢瓦解。名琛聞之。亦無措也。當城陷時。番禺知縣李福泰方至城下。催集兵勇。有入縣署告變者。訛言福泰陣亡。繞至朱氏節命子女及一妾出走。己當後至。遂入室。盛服自縊死。（是時各紳商雖者。僞圍朱夫人。福泰復官至廣東巡撫。夷兵初據觀音山。兵力厚集倘可拔矣。十四日。守禦備具。辭不可拔矣。）十四日。廣東巡撫柏貴。藩臬紳商伍崇曜、梁綸樞議和。十五日。廣州將軍穆克登阿傳令西北城上插白旗。開西門。任居民遷徙。佐領巴泰圖布。夷酋巴夏里與聯宗。（是時密。城陷後。為下街擒無疑。士人憂之。）遂被圍四布。將軍與巡撫會銜出告示。極言議和所以安民心。不列總督銜。以夷酋偽示專仇總督故也。伍崇曜將議和。先告之總督。名琛仍以斷不許進城五字語之。崇曜等上觀音山。夷兵盲公使在船上。（是時公使為額爾金。）急下山。趨船上見公使。公使不見。見威妥瑪巴亞里、及張同鑾、李小泉。往返數四。和議不成。夷酋索總督急。十八日。府縣入見。請移居。乃以夜中移左都統署。（夷兵已挾都統出。案丁公適匿僻處。遂被執于中營西廂下。然猶從容。）或曰。不可。宜遷以逃匿。名琛力言過二十五日必無事。則仍亂語也。二十一日。夷兵入布政使庫。舁銀二十萬以去。至南海縣監獄。出囚犯。令分隊引路。請總督所居。初入將軍署。劫將軍穆克登阿同見。巡撫。巡撫柏貴出見。并劫之同上觀音山。遇巡捕張樹蕃。亦令從往。樹蕃不可強以行。乃至左都統署。左都統巍齡年七十餘。老且病矣。夷亦刦令去。既出門。忽復入。請總督。即得之。遂擁以走。（樂名琛居左都統署。）（夷以黃上觀音山。）午後。特送都統處船歸署。（或曰。夷以彼年老也。）及暮。挾總督葉名琛肩輿。度飛橋。越城牆。出東門。拘之船上。

奉往返數四。和議不成。夷酋索總督急。十八日。府縣入見。請移居。乃以夜中移左都統署。或曰不可。宜遷僻處。名琛力言過二十五日必無事。則仍亂語也。二十一日。夷兵入布政使庫。舁銀二十萬以去。至南海縣監獄。出囚犯。令分隊引路。請總督所居。初入將軍署。劫將軍穆克登阿同見。巡撫。巡撫柏貴出見。并劫之同上觀音山。遇巡捕張樹蕃。亦令從往。樹蕃不可強以行。乃至左都統署。左都統巍齡年七十餘。老且病矣。夷亦刦令去。既出門。忽復入。請總督。即得之。遂擁以走。（樂名琛居左都統署。）（夷以黃上觀音山。）午後。特送都統處船歸署。（或曰。夷以彼年老也。）及暮。挾總督葉名琛肩輿。度飛橋。越城牆。出東門。拘之船上。

奉往返數四。和議不成。夷酋索總督急。十八日。府縣入見。請移居。乃以夜中移左都統署。或曰不可。宜遷僻處。名琛力言過二十五日必無事。則仍亂語也。二十一日。夷兵入布政使庫。舁銀二十萬以去。至南海縣監獄。出囚犯。令分隊引路。請總督所居。初入將軍署。劫將軍穆克登阿同見。巡撫。巡撫柏貴出見。并劫之同上觀音山。遇巡捕張樹蕃。亦令從往。樹蕃不可強以行。乃至左都統署。左都統巍齡年七十餘。老且病矣。夷亦刦令去。既出門。忽復入。請總督。即得之。遂擁以走。（樂名琛居左都統署。）（夷以黃上觀音山。）午後。特送都統處船歸署。（或曰。夷以彼年老也。）及暮。挾總督葉名琛肩輿。度飛橋。越城牆。出東門。拘之船上。

奉往返數四。和議不成。夷酋索總督急。十八日。府縣入見。請移居。乃以夜中移左都統署。或曰不可。宜遷僻處。名琛力言過二十五日必無事。則仍亂語也。二十一日。夷兵入布政使庫。舁銀二十萬以去。至南海縣監獄。出囚犯。令分隊引路。請總督所居。初入將軍署。劫將軍穆克登阿同見。巡撫。巡撫柏貴出見。并劫之同上觀音山。遇巡捕張樹蕃。亦令從往。樹蕃不可強以行。乃至左都統署。左都統巍齡年七十餘。老且病矣。夷亦刦令去。既出門。忽復入。請總督。即得之。遂擁以走。（樂名琛居左都統署。）（夷以黃上觀音山。）午後。特送都統處船歸署。（或曰。夷以彼年老也。）及暮。挾總督葉名琛肩輿。度飛橋。越城牆。出東門。拘之船上。

奉往返數四。和議不成。夷酋索總督急。十八日。府縣入見。請移居。乃以夜中移左都統署。或曰不可。宜遷僻處。名琛力言過二十五日必無事。則仍亂語也。二十一日。夷兵入布政使庫。舁銀二十萬以去。至南海縣監獄。出囚犯。令分隊引路。請總督所居。初入將軍署。劫將軍穆克登阿同見。巡撫。巡撫柏貴出見。并劫之同上觀音山。遇巡捕張樹蕃。亦令從往。樹蕃不可強以行。乃至左都統署。左都統巍齡年七十餘。老且病矣。夷亦刦令去。既出門。忽復入。請總督。即得之。遂擁以走。（樂名琛居左都統署。）（夷以黃上觀音山。）午後。特送都統處船歸署。（或曰。夷以彼年老也。）及暮。挾總督葉名琛肩輿。度飛橋。越城牆。出東門。拘之船上。

奉往返數四。和議不成。夷酋索總督急。十八日。府縣入見。請移居。乃以夜中移左都統署。或曰不可。宜遷僻處。名琛力言過二十五日必無事。則仍亂語也。二十一日。夷兵入布政使庫。舁銀二十萬以去。至南海縣監獄。出囚犯。令分隊引路。請總督所居。初入將軍署。劫將軍穆克登阿同見。巡撫。巡撫柏貴出見。并劫之同上觀音山。遇巡捕張樹蕃。亦令從往。樹蕃不可強以行。乃至左都統署。左都統巍齡年七十餘。老且病矣。夷亦刦令去。既出門。忽復入。請總督。即得之。遂擁以走。（樂名琛居左都統署。）（夷以黃上觀音山。）午後。特送都統處船歸署。（或曰。夷以彼年老也。）及暮。挾總督葉名琛肩輿。度飛橋。越城牆。出東門。拘之船上。

奉往返數四。和議不成。夷酋索總督急。十八日。府縣入見。請移居。乃以夜中移左都統署。或曰不可。宜遷僻處。名琛力言過二十五日必無事。則仍亂語也。二十一日。夷兵入布政使庫。舁銀二十萬以去。至南海縣監獄。出囚犯。令分隊引路。請總督所居。初入將軍署。劫將軍穆克登阿同見。巡撫。巡撫柏貴出見。并劫之同上觀音山。遇巡捕張樹蕃。亦令從往。樹蕃不可強以行。乃至左都統署。左都統巍齡年七十餘。老且病矣。夷亦刦令去。既出門。忽復入。請總督。即得之。遂擁以走。（樂名琛居左都統署。）（夷以黃上觀音山。）午後。特送都統處船歸署。（或曰。夷以彼年老也。）及暮。挾總督葉名琛肩輿。度飛橋。越城牆。出東門。拘之船上。

而免。是時城坊告示林立。鄉令承教。皆夷酋爲之主。列銜式書大清國某官。大英國某官。大法國某官。或木劄告示。則由巡撫飭發。衙則府縣巡撫。論令蓋印張挂而已。（示中大旨。不外中外一家。樂睦和好。百姓不得鄉。官民皆當以禮款待等語。）司道分居城外。將以計被巡撫拘出城。國俠仗義。一日忽有巡撫軍衙告示。禁居民載路毆打夷人。其末云有擅敢稍詞圍繞者。照叛逆治罪。（巡撫拘貴伏處城內。無隨官主。曾訓夷酋。祇云親和。可謂列銜款。即寫御典。夷酋皆以俯款納至。未見誠。）

八年正月初四日。武巡捕把總藍瑛。持總督葉名琛手書。自白鵝潭來。實將行海外。令備衣服食物。并求呂宋經一册。摹一廚役。一蘇工。買米二十石。備洋銀千兩。（伍崇曜出之。）以往。初九日發香港。十五日至新加坡。十七日至孟喀喇。二月初一日登岸。住河邊殿巖。三月二十五日移大里恩寺地方花園。居樓上。蓋比拿破侖流荒島故事。名琛日惟蚤起誦呂宋經而已。七月十六日地震。夷衆請下樓避之。震止復上樓。有頃。順人金子達。嘉應人劉裕簪。久居外國。剛之時來存問。九年正月二十二日。武巡捕把總藍瑛。遂非唐人義塚地。臨穴。天忽大雷雨。二月二十日。名琛亦病。西醫以西法治之不效。三月初七日午。問見督光乎。家丁對曰無之。遂不復語。至酉。閃電射戶。乃絕。夷官來視殮。用藥入口。繼以水銀。洋鐵爲棺。銳兩頭。裹鉛錫。傍置二環。欲葬之。金子達不可。強之。子達言必葬是則請給義塚山值三千金。乃止。初八日。以船載至距十餘里之它藍它拉墟上石頭店。製松木箱爲之槨。四月十四日。夷官歸柩。船至金花廟河岸。照會巡撫。繳箱盒衣服。及餘金三千。（伍崇曜以書致此。留雅與行。未及用也。）且曰不信。可啓視也。四月二十五日。鄂吏華廷傑爲啓棺改殮。尸覆於棺。扶出皮肉未脫。面目猶可辨。夷棺封鉛鐍。皆有機法。以互資延夷匠至。乃啓之。

記者曰。當世論夷事者。咸太息痛恨於漢陽尹之爲大辱國。自咸豐庚申後。余往來南北十餘年。遇粵人及甘爲粵客者。輒詢當日情狀。頃刻必記。詢見永嘉張茂才志熙。詳述入城始末。凡數萬言。茂才父官粵時。漢陽沮抑。甚有怨言也。最後乃見崇仁華觀察廷傑日記。觀察於漢陽。能不負生死者也。於是盡取所記。句櫛而字比之。諸說同者可信也。此或誣之。彼有恕詞也。亦可信也。其他猥鄙誹謗怨憤之語。盡刪之。而爲是記。漢陽高語鎮靜。矜氣矯志。坐誤事機。身爲俘虜。是則然矣。然夷所欲得而甘心者也。使其昏憒流媚。無足爲我梗。夷直蔽之而已。必不遽漢陽也。惡其爲梗。疑其有仇夷之心。故也。心仇夷而術無以制夷。乃蔑視夷。以爲夷無如我何。此漢陽之所以敗也。辱身以辱國。且至薦搖邊疆。而無能善其後。漢陽之罪大矣。夷覓不可仇乎。必不敢仇夷而畏夷。惟夷言是從。由由然以爲必不辱國之道在是也。不敢知亦不忍言也。夫漢陽固自以爲天下莫己若者。潰敗決裂。乃至於此。何也。爲山崇高。而絕沙礫之附。植根廣大。而失枝葉之觀。身比獨夫。鄉成孤注。所謂拒人於千里之外。與讒諂面諛之人居也。倚張同舍爲腹心。事新聞紙爲耆蔡。命懸於亂語。謀決於籤詩。其敝至於斯也。知其左右無一人也。禍變將作。力排衆議。固執己意。誠僨事矣。強敵壓境。醉夢同之。城陷民散。俯首帖耳以延食息者。何爲其然也。故平心氣。綜前後察之。漢陽之罪不可逭。心猶可原也。是將仇夷。不足制夷。爲夷所惡。以至於此。能毋畏。惟夷言是從。或相安至今。未可知也。此當世所以集矢於漢陽也。伏讀顧皇帝諭曰。藥名琛剛愎自用。至戕聖旨。當其罪矣。使去其所爲自用者。雖仇夷可也。

附記五則

夷酋入城後。駐將軍署者三人。曰阿露揮。曰巴亞里。曰馬殿邦。駐觀音山者四人。曰潤士打便士。曰廣文。曰克架。曰克得。

時居民氣沮。舉隅怨白妄。獨石井圍棟未散。百數十鄉。聲勢聯絡。既不能攻夷。亦不容夷入境。在籍侍郎羅惇衍。太常卿龍元僖。給事中蘇廷魁。方來旨團練。設局花縣。恃爲保障。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東莞男忽投書挑戰。巴亞里大怒。急率兵出。圍勇設伏以待。夷兵既深入。驟起截殺。斃數百人。餘陷水田中。狼不得起。巴亞里陸馬。幾被獲。有潛路好民掖之奔回。及和議定。首下令撤防。夷酋乃移大瞰往石井。焚屋。殺老弱男婦三十餘人。事在十一月。

初議圍練。郎嚴封港之令。凡羿（粵音同馬。）咭沙門爲彼服役執藥人等。限十日歸家。逾者治罪。幷及親族。三代不準考試。亦有自投來歸者。城內外居民悉移居西關。白鵝不見人。私往卒利者。一雞卵得錢三十。夷酋自香港載牛爲糧。不久禁弛。遐承恐後矣。

巴亞里有賊曰咕吧船匠也。六年多在黃埔船次。中夜聞人呼起。遂不復歸。或云盜取之以勒贖。或曰總督使人殺之。誤以爲巴亞里也。事寢久矣。夷兵入城。乃求咕吧所在。出獄囚推勘不可得。先是公監禁六夷人。復訊公監夷役。告以六人死埋北門山上。則啓棺驗之。終不得。遂執典史劉省三、張翻基去。翻管多日。乃釋之。

同治元年。和議既定。夷酋始出城。各官送之東門外雞翼城。英吉利留領事官一。居將軍署。法蘭西留領事官一。居布政司署。沙面地方爲英吉利所據。設立馬頭法蘭西據新城。以總督署改建天主堂。

皇朝武功紀盛序

欽惟我國家武功之盛。度越千古。然勒勳紀績。載在册府。天下無由盡知。如隴關講山之戰。太祖高皇帝以數千人。破明兵二十萬於五日之間。此事爲旦古未有。至今百八十餘年。學士大夫已罕有能頌述者。我皇上御筆書事。刻入御製文集中。宣示天下。而後共知神功聖烈之巍巍。卽漢光武之戰昆陽。金太祖之戰饒步塔岡。舉不足道也。迨定鼎中原後。聖祖仁皇帝平三逆所以安內。平朔漠所以攘外。億萬年久安長治之業。實定於此。亦以歷年久遠。莫能得其詳。至我皇上平準夷回部。拓地幾二萬里。幅北漠而中原之。尤非漢戊己校尉唐四鎭北庭所可同日語。兩金川地雖小。而山險路阻。攻討倍苦。功績亦倍奇。以及臺灣之役。度兵於重溟之外。不逾時而奏凱。此固皆近事在人耳目間。然僅從邸報中略識始事終事之大概。而於戡亂討逆之聖心。決機制勝之睿略。均未能縷悉也。幸皇上頒發四庫全書於江浙之文匯文宗文淵三閣。內有前數件方略。共四百六十四卷。備載用兵始末。俾留心掌故之士。皆得仰閱而伏讀之。仰見聖主衷揚先烈。訓勵詰戎。垂示無極至意。第卷帙繁多。詔閣來者。一時難於遍閱。臣幸與文匯裝訂之役。敬謹請釋於聖廟之平三逆。平朔漠。既得推究原委。而我皇上平準夷回部時。臣正直軍機。繕寫論旨。鈔錄奏摺。一切皆得與知。其後從征緬甸。又身在行間。已而將軍臣溫[阿桂]自滇赴蜀。討兩金川。道經臣貴西官舍。論兵事。夜分乃別。黔蜀接攘。軍中警息。旦夕得聞。臺灣之役。臣又爲督臣李侍堯延入幕府。首尾一年餘。始終其事。故於此數次用兵。見聞較切。征緬時。曾卽軍中紀有記述。餘未及隨事載筆也。歸田後。擬一一追敍。而閱時已久。年月件繫。記憶不無稍誤。今得方略以證前事。益覺歷歷如繪。用不揣冒昧。節繁撮要。各爲述略一篇。總名曰皇朝武功紀盛。使觀者易於披覽。卽不能詣閣翻四庫群書者。亦皎然於我朝功烈之隆焉。夫鋪張鴻烈。揚厲偉績。臣子職也。且舊史官也。推皇上宣示天下之意而演述之。庶不蹈僭妄之罪。所愧文筆拙。無以發揚萬一。實不勝愧汗云。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二月原任貴州貴西道前翰林院編修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臣趙翼謹識。

皇朝武功紀盛卷一

平定三逆述略

清　陽湖趙　翼雲崧撰

國朝定鼎中原。將三十年。因三逆之叛。又用兵十年。而後天下大定。三逆者。吳三桂、耿精忠、尙之信也。太宗文皇帝時。明登州參將耿仲明。隨副將孔有德。航海來歸。已而廣鹿島副將尙可喜亦降。二人與有德皆遼人。仲明則輔忠莊。可喜則之信父也。時仲明封懷順王。與恭順王有德同封。可喜亦封智順王。三桂山海衞人。明末爲總兵官。鎭山海關。聞京師陷。乞兵於我朝。適睿親王多爾袞兵至翁後。遂降於軍前。封平西王。三人與有德皆隨大兵入關。三桂西追流賊入蜀。順治六年。進封可喜平南王。仲明靖南王。使定廣東。各率其部兵以行。仲明道卒。子繼茂襲。與可喜同定廣東。遂鎭其地。後移駐福建。繼茂卒。精忠襲爵。時定南王有德先戰死於粵西。故平西平南端南。世稱三藩。三藩中三桂功最多。隨大兵定蜀。定滇。取永明王於緬甸。平水西安氏。皆與有勞。故恩禮獨隆。進封親王。令統所部留鎭滇黔。所屬文武官。聽自選用。又撥其都將王輔臣爲陝西提督。李本深爲貴州提督。吳之茂爲四川總兵。馬寶爲雲南總兵。三桂鎭滇久。僭擬跸制。漸蓄異志。日驕蹇。精忠亦猛鷙不法。大爲閻人害。惟可喜素悲順。能恪守藩服。聖祖仁皇帝以三桂可喜宣力有年。年皆老。且三藩分布半天下。將成唐室方鎭之勢。非久安計。欲令釋兵還朝。以全

終始。銷亂萌。適可喜疏請乞假省。準所部餘還東。乃特允其請。此康熙十二年三月也。三桂精忠不得已。亦以是年七月。疏請撤兵。面實無行意。三桂陰勒士馬。禁過郵傳。并約結部將之在他省者。精忠亦與相應和。皆陽遵行期。期誤分道哲勒肯。陳一炳、梁清標、赴諸藩。與部撤兵後事宜。且趣之行。於是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桂遂發兵反。殺巡撫朱國治。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爲周元年。僞號昭武。李本深首應之。貴總督甘文焜在貴陽。聞變。疾馳至鎮遠。爲賊兵所圍。自刎死。有郎中蕭務觀等在黔。督辦三桂入京夫觸。疾馳至京上變。湖廣總督蔡毓榮亦奏至。詔削三桂官爵。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貝勒察尼副之。率師往荆州進討。又以滇蜀接壤。令西安將軍瓦爾喀赴蜀。荆部倘書莫洛經略陝西軍事。夢西地近貴州。則以有德塔孫延齡爲將軍鎮之。又命前鋒統領倍克先進。據常德。以遏賊鋒。兵未至而賊已逼清浪。以小除夕陷沅州。總兵崔世祿被執。巡撫盧震棄長沙。奔衡州。十三年正月。賊至常德。原任提督楊遇明寓居城中。爲內應。常德亦陷。提督桑格援兵至。不得入。退還澧州。澧州已應賊。長沙副將黃正卿。參將陳武衡。又以長沙降賊。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鄧鮫麟。總兵譚洪、吳之茂、亦叛。全蜀皆失。二月。孫延齡又反於廣西。殺都統王永年。執巡撫馬雄鎮。據有桂林平樂。三月。賊兵至衡州。參將李總督黃乃忠等合兵敗萬。自萍鄉窺袁州。西路亦告急。先是上以江西賊衆。命岳哈達復處州。傅拉塔復黃嚴。而溫州爲甘文焜駐守。遂不下。江西之地。精忠既陷其東數郡。三桂又遣僞都督曾養性。僞將軍祖宏勳等。連屯二十五營於長石嶺諸處。水路則有僞都督朱飛熊張萬非許英等率水賊萬餘。舟三百。分泊於小梁山諸處。湖東危甚。傑智大兵至。亦觀望不敢進

又詔將軍穆古爲征南將軍，自陝率滿洲兵及輔臣降兵至荊州，幷選荊州兵之精銳者，率以助攻長沙。賊方授酸陵泙鄉，欲斷岳樂後路，喇布自江西分兵襲之，賊之陷吉安者，將軍玲爾暗齊等圍之。此十五年事也。十六年春，吉安賊遁，莽依圖乃遣兵面安原任提督嚴自明以城降，賊黨郭義亦遁，我師遂踏嶺，克南雄，直至韶州。有僞監軍道傅宏烈先以書來，而大兵速進廣東，則廣西一省，宏烈可以一面當之，至是來迎於韶，洞之信陽大兵入粵，先遣其弟之瑛迎降，金光祖亦自督邊至，時可喜已致命之信仍襲其父爵，之信以書招原任高州總兵馮澤清，澤清亦以高雷廉三郡降，原任瓊州總兵修國輔亦以瓊州降，莽依圖進敗賊於新村，世琮負傷走，而寧圍解，并復太平府，命莽依圖進敗賊於新村，世琮負傷走，而寧圍解，并復太平府，命莽依圖即由南寧進鑒南，宏烈亦請由邊遠進雲南，上悉其志，以喇布代守桂林，趣宏烈進師，十九年，承檔又給殺宏烈以叛，奴地再擾，於是命駐守潮州之將軍賴塔帥師守廣東，初尚之信雖降，仍懷兩端，趣其發宜章，撥韶州，發梧州，皆托故不行，三桂死，始鵠調，從征廣西，至是之信護衛張永祥張士選赴京，首其謀叛事，上命侍郎宜昌阿以巡海爲名，赴粵密按其狀，部將王國棟證之，事皆實，宜昌阿密檄金光祖執之信於武宣，之信弟之節等在省城聞變，殺國棟，欲爲亂，賴塔以兵圍其第，皆就擒，之信尋伏誅，粵東得不擾，會莽依圖病疫於軍，乃命賴塔爲大將軍，代莽依圖進取雲南，此由粵入滇之師也，諸將之在秦省者，自平王輔臣後，以秦民勞敝，暫停進蜀，及三桂死，韶圖海進京，面授機宜，始議進兵，諸將張勇孫思克猶請俟時，惟提督趙良棟、王進寶、請身任其事，十八年十月，進寶復鳳縣，克武關，擒僞總兵羅朝興，直抵漢中，王屏藩遁，我兵分三路，趙保寧、十九年正月，賊二萬餘來拒，進寶大敗之，追至錦屏山，賊營於城外，我兵棄橋面進，遂克保寧，王屏藩及僞將軍陳岩極自經死，生擒吳之茂等，乘勝至順慶，順慶亦復，趙良棟之分路追蜀也，先遣兵復敘州，由略陽進克陽平關，十九年正月，從白水場渡江，襲安府，僞總兵姜順龍降，遂復龍安，至明月江，賊斷僞拒守，良棟趣兵泝渡，令總兵王進才等分兩路取成都，自率大兵繼進，僞將軍汪文元降於綿竹，至成都，僞巡撫張文德率文武出降，遂復成都，圖海亦以是時復興安府，楊來嘉迎，夔州亦復，調洪率所部降，將軍烏丹克重慶，彭時亨亦降，趙良棟敗胡國柱於建昌，遂率兵進雲南，此由蜀入滇之師也，時察尼在湖南，已克辰龍關，進取長州，總督蔡毓榮又復銅仁府及鎮陽縣，於是命彭泰速進雲貴，其滿兵無馬者撤之，令察尼率以還京，勒爾錦傑書亦先後撤兵還，圖海率王輔臣逼至陝西，自縊死，八月，彭泰蔡毓榮自沅州進，十月，克鎮遠府，偏橋，平越，龍里，以次收復，抵貴陽，吳應麒先遁，遂復貴陽，進提督桑額擊斃公背鐵索橋諸險，招李本深降之，其餘安順、石阡等府相繼下，貴州悉定，會賴塔自廣西進兵亦至，二十年正月，剛抵安龍所，敗僞將軍何繼祖於石門坎，遂復安龍，繼祖遁去，合僞將軍詹養等，率數萬衆，陣於黃草壩，列鹿角挨牌，驅象助戰，二月二日，我兵自卯戰至晡，大敗其衆，斬二十二營，生擒詹養王有功等，獲象馬無算，二十一日，彭泰賴塔兩路兵遂會於曲靖，整隊合進，屯雲南省城十里外之歸化寺，逆酋吳世璠、僞將軍胡國柄劉起龍黃明等，率賊數萬來拒，我兵大敗之，陣斬國柄起龍，追殺至城下，擒長滾困之，而趙良棟之師亦自蜀至，圍益寬，先是賊國官兵進勦，欲分我兵力，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分陷建昌鉄州永寧馬湖諸處，又賊謂洪彭時亨再叛，擾夔巫間，

至是世璠以省城危急，調諸賊回救，上伯敕諸將各路追擊，弗令得至省城，於是諸將奮擊，遂無一得至省者。僞將軍韓天福與土司那天鳳縛僞總兵王來吉以武定降，穆占敗僞將軍楊應選於平遠，遣人招之，亦降。僞定遠大將軍張國柱僞總兵徐良明李三彬雄文獻郭壯興范應泰各率所部降，僞將軍李發吳舉首世璠所與遠籍喇嘛哥以麗江鶴慶二府降，調兵已死，其子天祿亦降，馬寧逋於楚雄，衆遂潰，與僞將軍巴養元僧降，上命械寧至京磔之。雲南省城有潛出降者，謂世璠勢已蹙，惟堅守待外援，十月八日，彰泰等遂合楚粵蜀諸路兵，幷力環攻，連日夕不息。二十八日，僞將軍線緞吳國柱吳世吉原任都統何進忠林天璽等謀執世璠，及郭壯圖以獻。世璠聞變自殺，壯圖及子宗汾亦自殺。二十九日，線緞等開門降，遂擒僞大學士方光琛等磔之。誅世璠尸，傳首京師。夏國相竄於威南，尋亦來降。彰泰以其為三桂堵，送京師伏誅。胡國柱逋於盤龍州，度不能脫，自縊死。其餘僞文武官皆降，雲南底定。上乃盡撤滇黔閩粵兵出征時，貸子錢治裝者，發帑代之償。大赦天下，與民休息，從此內地不復用兵，數萬年丕丕基定於此矣。

敬惟我國家武功之盛，懿牒千古，而所以靖反側，開治平，尤莫如平定三逆之舉。蓋國初權鄴西南隆，未皆不藉諸藩之力，及留鎮既久，據嚴擁強兵，皆樂於威福自擅，一旦欲撤之使歸，必非其所願，而不撤，則又將成方鎮分據之勢，日久愈不可制。正昔人所謂召則反速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也。然反速禍小，亦有非可概論者。是時我國家定鼎纔三十年，西南隆之入版圖，幷未及二十年，人心猶未專一，而三藩分駐滇黔閩粵，幾半天下，又非如唐時河朔三鎮之僭據燕趙千里之地也。吳三桂在諸藩中尤雄狡，陰蓄異志，播流言，結死黨，以蠱惑天聽，以遠聲煽天下，天下皆震其威，一舉事未有不響應者，是非廟堂有必勝之策，輕舉下詔，將一發難收，無以善後，故當時諸王大臣皆不敢專主撤藩，各發兩議以上。我聖祖仁皇帝，幸方二十餘，獨內斷於心，毅然撤之，不疑。詔一下，而三桂果反，反而諸藩果相繼起，加以孫延齡王輔臣之助逆，經略湖廣之傲慢，幾於東西南北，在在鼎沸，而廟謨鎮定，不動聲色，卒能以次削平，開一統無外之治。後之論者，但仰神功睿烈之巍巍，謂有天授，非人力可及，令得平定三逆方略讀之，而後知當日不得已用兵之苦心，與夫應變靖亂之長策遠猷，蓋夙夜焦勞者凡七八年，始克奮定，而非輕付一擲以僥成也。當撤藩之始，固默計幾朝兵力，足以制叛而有餘，而初未嘗慮以威也。詔諭諄諭，開誠宣示，無非欲延恩於弗替，銷亂於未萌，使諸藩知順逆，釋兵歸朝，析圭胙爵，傳及後裔，豈非旂常帶礪之盛事，乃狂悖失計，輒敢逆命，叛跡始遒，將出師以仲國法，然猶嘗如天之度，許以自新，凡賊黨之自拔來歸者，悉仍其官位，坦懷待之，蓋力既足以制其死命，而恩又足以開其生路，故輔臣及精忠之信等，雖已罪參勝謀，猶特道死之詔，洎面自投，不待窮極兵勢而後收之，此忌事寧人之出於至誠，使叛賊亦知誠悔，早可省兵力十之二三也。諸將之討逆也，視劇賊所在，率逶遲不敢進，徒耀手於一城一邑，以報褒，擐主約見其情，趣諸將舍賊黨而專力梟魁，兵少增兵，餉少增餉，故王

臧二逆，終至力屈歸命，又以三桂為諸叛之首，三桂滅則諸叛易討，特宿重兵於荊岳長沙，以扼其要害，賊鋒雖銳，終不能出湖南一步，後卒由此進兵收功，此勝算獨操，所由制勝於萬里之外者也。自用兵以來，僅獲一不救主帥之偏裨，以徇於軍，而未嘗殺一大將，圖誅統兵者之斤斤，並旭自守，經年累月，旰憂不遑，非以老師糜餉之罪，萬無可辭，猶僅下詔嚴飭，冬王大臣議奏，終責以後效，而不遽加斥革，蓋其時漢人既不可信，漢軍亦多有與諸藩同氣類者，所特倚重王公及滿洲大臣，故訓之勵之，終不得已而用之，此更用人之苦衷過錄功，而卒收孟明之效者也。統計康熙十二年至十七八年，軍事勞午，宏濟艱難，鞀鈴索之警聲，鼙鼓之投變，古聖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殆無以過之，自三逆殄而內地不復用兵，迄於今承平百餘年矣，當日戰爭之地，久長桑麻，無復斷鐵折戟之遺跡，閭之故老，亦莫有能記討逆衛事者，閒非宴如，白首不見兵革，人但謂生長太平，得享此熙皞之福也，而豈知皆我聖祖宵衣旰食，阿寧求莫之所留貽也哉。

平定蒙漠流略

厄魯特準噶爾者，本元阿魯台部，其後壅塞為厄魯特，國初時，其酋顏實汗嘗遣使通貢，後有噶爾丹者，出自北厄魯特，漸強盛，自立為汗，侵掠北鄙喀爾喀部，喀爾喀故有二汗，左翼號土謝圖汗，右翼號車臣汗，其地在我四十九旗蒙古之北，與準噶爾接壤，至是為所侵擾，勢不支，康熙二十七年，二汗率全部來降，聖祖仁皇帝受而賑撫之，遣使諭噶爾丹息兵，以靖兩陲，噶爾丹佯應命，而徂兵如故，喀爾喀不敢游牧於故地，避入我邊境，二十九年，上命倘書阿爾尼備邊，會厄魯特騙掠喀爾喀人畜過，阿爾尼以蒙古兵擊之，而令喀爾喀奪還所掠，喀爾喀務爭取，陣途亂，厄魯特因而乘之，我兵反為所敗，乃以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出師至烏闌布通大敗其衆，噶爾丹始以書來乞和，然弗悛也。其兄子策妄阿拉布坦亦為所凌虐，嘗遣間使來附，上遣使報之，至哈密，為厄魯特所害，盡索其妻孥使臣者，噶爾丹不應，三十三年，約其來會盟，亦不報，而慢喀爾喀益甚，上念喀爾喀為我外部，不庇之使安游牧，勢將以近邊蒙古地處之，則蒙古生計亦受害，自非大創噶爾丹不可，乃決計用兵，又恐我兵至而敵先遁也，三十四年，上謝闕親王沙津來戍於木蘭，具言噶爾丹約其為內應，將入犯，上命沙津偽與相結，誘其兵來，是秋噶爾丹果掠喀爾喀之納木札爾陀音所部，駐兵於土喇及克魯倫河之間，自秋徂冬不去，我朝三遣使往，皆為所拘，令使者步行歸，三十五年春，乃兩路出師，上親統六師，向克魯倫河進發，命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率將軍孫思克、總兵康調元等，向土喇進發，預刻時日，約東西夾攻，遂次有傅喀爾丹率兵三萬，又借俄羅斯兵六萬來者，內大臣索額圖大學士伊桑阿奏請進駐上力斥之，四月下旬至西巴爾台，探知噶爾丹尚在克魯倫河，而費揚古兵至何處，尚未奏到，隨行王大臣有謂宜俟費揚古兵至夾擊者，有謂宜先遣使噶爾丹，告以御駕親來者，有謂不必俟費揚古兵，亦不必遣使噶爾丹，即當出其不意，直前突擊者，五月四日至拖陵，乃遣使噶爾丹，明告以六師親莅，幷以所獲之厄魯特俄齊爾僧往，噶爾丹初不信，謂中華皇帝不在京城享安樂，而御此沙漠乎，及問之俄齊爾，具述黃幄駐城

等物，乃大懼，親上孟納爾山縋覲，我兵隊伍嚴整，士馬精強，不復敢戰，聞我西路兵已過土喇，謂其下曰，北路兵不可敵，且聲西路，遂乘夜遁，聞五日上至克得倫河，方遮其抱河相拒，而河岸已無一帳矣，大兵追三日不及，乃簡輕騎，命內大臣馬思喀速追，十三日上迴鑾，是日費揚古兵已至昭莫多，探知噶爾丹在特勒克濟相值，二十里，遣額偕以少兵誘之，孫思克陣於東，古萬皋以臨之，康訥充陣於西，兵當下馬步列以待，噶爾丹果以萬衆來，我軍鳥槍弓矢齊發，藤牌兵繼之，每進輒以扣馬木攔於後，示必死無退，自未至酉，戰數十合，敵將敗，我軍鳴角，齊上馬蹂之，敵遂大潰，追殺三十餘里，斬數千級，生擒數百人，牛二萬餘，羊四萬餘，軍資器械無算，噶爾丹之妻阿奴，噶通亦死於亂兵，其他台吉宰桑陣歿者不可數計，投戈揚古軍者二千餘人，上回蹕至塔爾奇，捷奏至，凡喀爾喀王公台吉，以及老幼男婦，無不泥首膜拜，謂皇主安輯我喀爾喀，不惜士馬餉糧，且親履沙磧，以慰此凶醜，我喀爾喀從此得仰父爺子矣，六月，駕回京，噶爾丹既敗後，牲畜盡失，無可資生，與諸台吉會於塔米爾，噶爾丹欲往翁金，丹濟喇欲往阿爾台，阿賴卜灘及丹津俄木布欲往俄羅斯邊境，皆無定議，已而丹津俄木布之人，有盜噶爾丹部內羊馬者，噶爾丹責令還原主，遂有隙，丹津俄木布旋叛去，惟丹濟喇及阿賴卜灘尚隨之，又有諸顏格隆及吳爾占扎卜等，亦率其屬以從，然所屬各不過千人，少僅數百人，上欲乘勢遂滅之，秋九月，駕再發京師，往歸化城，經理其事，檄諭青海諸台吉協擒噶爾丹，諭策妄阿拉布坦亦如之，又多遣間使，招其黨與，時噶爾丹欲掠喀爾喀之出邊游牧者，聞有備，遂不敢，翁金有我軍所餘糧，噶爾丹欲資以度冬，使丹濟喇來劫，適我副都統祖良璧護糧歸，途次，賊突出，我護糧兵不及甲，即與戰，良璧以殿後兵繼之，前行兵又回鬬，遂大敗去，其遺往達賴喇嘛之使人喇克巴過青海，又為我副都統阿南達所擒，有台吉阿玉奇太師額克巴圖，皆承敬與策妄阿拉布坦會於阿爾台，約其擒噶爾丹自効，噶爾丹聞之，遂向白格爾西去，十二月，駕回京，三十六年春，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爾珠爾捕獸於巴爾思扈兒，我哈密回目都拉達爾罕，遣子郭帕擊擒之，俘送京師，二月上又啓鑾往寧夏，時噶爾丹竄於薩克薩呼里克，資野獸以給，然迄無降意，我員外郎博什希筆帖式常授奉命往論之，噶爾丹遣人取道去，閱數日，見使臣於野，傳語數言而去，其倔強如故也，薩克薩呼里克獸已盡，勢益蹙，一日與諸台吉飲於諸顏格隆家，吳爾占扎卜出怨言，謂此地獸已盡矣，如願降中國則往投，否則宜另為計，今為爾一人，致四部厄魯特七旗喀爾喀皆破壞，尚何所圖也，諸顏格隆以酒和解之，而其下多擯武，阿賴卜灘亦與丹津俄木布往投策妄阿拉布坦，囑我使臣代奏，并遣間使入覲，丹濟喇亦先輸情於我使臣，噶爾丹召之，丹濟喇曰，既有程布滅布矣，召我何為，遂不赴，又有台吉阿喇兒拜及拉思倫博羅齊等，與噶爾丹相距，咸牢日程，或一二日程，皆假道不用命，上至寧夏，趣白塔，方臨黃河，發大兵起行，適費揚古奏至，噶爾丹已於三月十三日死矣，傳聞謀食無資，部衆盡潰，故仰藥自盡也，丹濟喇擄其屍及其女鈿濟海來降，途次為額爾格殺厄魯特二百餘，擒率桑貝青等百餘，然皆未深入也，八月，延信兵與小策零敦多卜戰於察訥烏蘇，額倫特敗敵於齊諾郭勒，色楞敗敵於喀喇烏蘇，碁合兵進勦，八月朔日，敵大至，額倫特中槍殞，我師敗績，乃命皇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率重兵駐西寧，五十八年，分道平逆將軍延信由青海，定西將軍噶爾弼由打箭爐，兩路進兵，收復藏地，傅爾丹富寧安郎里德等，亦由西北兩路聲援，以分敵勢，富寧安至闢展，降回衆三百餘，至土魯番，降番衆千餘，傅爾丹至格爾額爾格，

風歸款。朱爾之胡土克圖歲地降。第巴遣克明及喇嘛鍾科爾亦降。即令聚皮船渡河。乘勢直抵西藏。藏中大小頭目。及各寺喇嘛。俱歡迎恐後。盡擒獻策。噶爾喇嘛百餘人。其策零敦多卜所授爲總管者。俱斬於軍前。西藏遂復。雍正元年。青海王羅卜藏丹津叛。以陝甘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入平之。羅卜藏丹津走投策妄阿拉布坦。世宗盡誅策之不赦。詔旨定邊界。約不入犯。乃撤兩路兵。止留兵哈密。謹其耕作。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襲。因狡好亂。邊於其父。又集兵窺邊。乃復以傅爾丹爲靖遠大將軍。駐阿爾台。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駐巴里坤。噶爾丹策零遣小策零敦多卜以二萬衆犯科舍圖。掠駝馬。總兵樊廷副將冶大雄拒退之。九年六月。傅爾丹出師。敗績於和通泊。兒二萬。得歸者僅二千餘。帥鍾琪。益狙獄。大策零敦多卜駐牆額爾齊斯。小策零敦多卜駐喀喇額爾齊斯。日侵盤擾邊。時方築城於科卜多。以地遠難守。命移營於察罕廋。以順承親王錫保爲靖邊大將軍。鎮之。降傅爾丹仍爲振武將軍。又以馬爾賽爲綏遠將軍。駐歸化城。爲特角。兩策零敦多卜。一由郭多里。一由杭愛。來掠。喀爾喀公通牌克。兩佐領人畜爲所擄。通牌克率所部內移。小策零敦多卜之子曼濟又掠鄂爾海。大策零敦多卜自率大衆屯阿陸爾撒納。幅請留其壯丁於烏里雅蘇。軍營。而部落悉徙蘇尼特使不得聚而生變。上謂若是適使其播殘孳。而舉朝不知其故也。承平日久。方樂於宴安。無事不願有勞師動衆之舉。尚書舒赫德奉命往撫。阿陸爾撒納。輒請留其壯丁於烏里雅蘇軍營。而部落悉徙蘇尼特。使不得聚而生變。上謂若是適使其疑畏也。斥罷之。更以尚書班第往。輯其衆。俾游牧於扎卜堪。阿陸爾撒納等入覲於熱河。上封爲親王。訥默庫班珠爾皆封郡王。所以寵賢之者甚至。二十年春。遂兩路出師。北路以班第爲定北將軍。阿陸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西路以陝甘永常爲定西將軍。薩賴爾爲定邊右副將軍。副之。所至準夷各部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擐酮酪。獻羊馬。跪迎恐後。南路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五月五日。齊抵伊黎。達瓦齊已遁於格登山。徂淖爲營。衆尚萬餘。我兵追及之。侍衛阿玉錫夜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萬衆驚潰。達瓦齊貿於呼爾璊。回酋霍集斯伯克承檄縛獻軍門。并獲衛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及前藏已降復叛之巴朗。先後檻送入京。行獻俘禮。上御午門樓受之。策勳行賞。賜阿陸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親王雙俸。班第薩賴爾爵上公。餘進秩有差。是役也。出師僅百餘日。不傷一兵。不折一矢。犂庭掃穴。生縛名王。沙漠萬里。悉入版宇。信自古未有之駿烈也。厄魯特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大部也。部各有長。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擐酮酪。獻羊馬。跪迎恐後。南路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五月五日。齊抵伊黎。達瓦齊已遁於格登山。徂淖爲營。衆尚萬餘。我兵追及之。侍衛阿玉錫夜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萬衆驚潰。達瓦齊貿於呼爾璊。回酋霍集斯伯克承檄縛獻軍門。并獲衛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及前藏已降復叛之巴朗。先後檻送入京。行獻俘禮。上御午門樓受之。策勳行賞。賜阿陸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親王雙俸。班第薩賴爾爵上公。餘進秩有差。是役也。出師僅百餘日。不傷一兵。不折一矢。犂庭掃穴。生縛名王。沙漠萬里。悉入版宇。信自古未有之駿烈也。厄魯特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大部也。部各有

之。立其應兄喇嘛達爾扎本。噶爾丹策零外婦所生子也。有大策零敦多卜之孫達瓦齊。於喇嘛達爾扎。爲近屬。喇嘛達爾扎忌之。達瓦齊擁衆不應召。聯特台吉阿陸爾撒納者。最狡黠。欲攜達瓦齊竄亂。而己從後圖之。乃與達瓦齊合兵突入伊黎。弒喇嘛達爾扎。達瓦齊遂自立爲汗。阿陸爾撒納欲製之。而力不敵。十九年。遂與都爾伯特台吉訥默庫和碩特台吉班珠爾率所部二萬餘人來降。且乞師往靖亂。其意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而己得據其處也。先是喇嘛達爾扎之立。以台吉達什達瓦寨爲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所任用。執而廢之。欲以其部衆分賞各台吉。其部下有爭桑薩賴爾不肯他屬。舉千戶來降。上授爲散秩大臣。詢以準噶爾事。備悉其內亂狀。然尚未欲用兵也。追達瓦齊之篡有杜爾伯特台吉策凌及策凌吳巴什舉三千餘戶來降。上益悉其情形。亡可企足待。亟圖世宗數十年厲兵秣馬。欲珍滅之而不能者。今事會適有可乘。是天以準噶爾界我大清。時不可失。於是用兵之策遂決。方調兵餉。以圖大舉。而阿陸爾撒納來降。上自薩賴爾降後。即知有阿陸爾撒納。爲衆部所畏服。莅破腦內附。正可資以前驅。迅欲藉我兵力滅達瓦齊而已。得據其處也。先是喇嘛達爾扎之立。以台吉達什達瓦寨爲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所任用。執而廢之。欲以其部衆分賞各台吉。其部下有爭桑薩賴爾不肯他屬。舉千戶來降。上授爲散秩大臣。詢以準噶爾事。備悉其內亂狀。然尚未欲用兵也。追達瓦齊之篡有杜爾伯特台吉策凌及策凌吳巴什舉三千餘戶來降。上益悉其情形。亡可企足待。亟圖世宗數十年厲兵秣馬。欲珍滅之而不能者。今事會適有可乘。是天以準噶爾界我大清。時不可失。於是用兵之策遂決。方調兵餉。以圖大舉。而阿陸爾撒納來降。上自薩賴爾降後。即知有阿陸爾撒納。爲衆部所畏服。莅破腦內附。正可資以前驅。迅播殘孳。而舉朝不知其故也。承平日久。方樂於宴安。無事不願有勞師動衆之舉。尚書舒赫德奉命往撫阿陸爾撒納。輒請留其壯丁於烏里雅蘇軍營。而部落悉徙蘇尼特。使不得聚而生變。上謂若是適使其疑畏也。斥罷之。更以尚書班第往。輯其衆。俾游牧於扎卜堪。阿陸爾撒納等入覲於熱河。上封爲親王。訥默庫班珠爾皆封郡王。所以寵賢之者甚至。二十年春。遂兩路出師。北路以班第爲定北將軍。阿陸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西路以陝甘永常爲定西將軍。薩賴爾爲定邊右副將軍。副之。所至準夷各部落。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擐酮酪。獻羊馬。跪迎恐後。南路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五月五日。齊抵伊黎。達瓦齊已遁於格登山。徂淖爲營。衆尚萬餘。我兵追及之。侍衛阿玉錫夜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萬衆驚潰。達瓦齊貿於呼爾璊。回酋霍集斯伯克承檄縛獻軍門。并獲衛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及前藏已降復叛之巴朗。先後檻送入京。行獻俘禮。上御午門樓受之。策勳行賞。賜阿陸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親王雙俸。班第薩賴爾爵上公。餘進秩有差。是役也。出師僅百餘日。不傷一兵。不折一矢。犂庭掃穴。生縛名王。沙漠萬里。悉入版宇。信自古未有之駿烈也。厄魯特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大部也。部各有

長。大者數千戶。小者數百戶。無不擐酮酪。獻羊馬。跪迎恐後。南路兵行數千里。無一人抗顏行者。五月五日。齊抵伊黎。達瓦齊已遁於格登山。徂淖爲營。衆尚萬餘。我兵追及之。侍衛阿玉錫夜以二十二騎直薄其營。呼噪突入。賊萬衆驚潰。達瓦齊貿於呼爾璊。回酋霍集斯伯克承檄縛獻軍門。并獲衛海叛賊羅卜藏丹津。及前藏已降復叛之巴朗。先後檻送入京。行獻俘禮。上御午門樓受之。策勳行賞。賜阿陸爾撒納爲定邊左副將軍。親王雙俸。班第薩賴爾爵上公。餘進秩有差。是役也。出師僅百餘日。不傷一兵。不折一矢。犂庭掃穴。生縛名王。沙漠萬里。悉入版宇。信自古未有之駿烈也。厄魯特之先。故有四衛拉特。華言四大部也。部各有

平定準噶爾正編逃路

乾隆十年。噶爾丹策零死。其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嗣位。皆暴不恤國事。十五年。其姊妻哲伯勒克弒其餘皆厄魯特也。班第等遂不敢舉事。上先有旨。令阿陸爾撒納以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班第等乃趣

其入覲。欲使入我班則易擒也。先是六月中。額駙舉旨先回。阿睦爾撒納私以總統四部之道。乞其代奏。并約略時日。如得請則恩旨當以七月下旬至。相與要約而別。及額駙歸。竟不取奏。而阿睦爾撒納待命久不至。以入覲期迫。班第又令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伴行。阿睦爾撒納不得已。自伊犂起行。途次朋邏延。猶有所望也。迨八月中旬。尚無信。疑額已中變。恐入覲且得禍。十九日行至烏隆古。距其前游牧僅一日程。詭稱歸辦裝。以副將軍印付額林沁多爾濟。使先行。約一二日即追及。遂率所屬逃去。額林沁多爾濟久之始悟其給已。急追之。已不及。阿逆（以下皆阿逆）寄聲伊犂。衆厄得特噶斯反。又使其黨阿巴噶斯哈丹等掠西路軍臺。先已潛遣人來迎其妻子及部衆於扎卜堪。賴上先期歸。諭烏里雅蘇軍營備之。其妻子等遂不得去。而伊犂宰桑克什木收多卜曼集等。果蠭起爲亂。二十三日。班第鄂容安薩賴爾率五百兵。舍路歸。城兩參贊大臣之至。容格斯薩賴爾先遣五百兵皆散班第鄂容安自刎死。定西將軍永常方駐木壘。聞軍變。被掠六七處。恐賊大至。乃退回巴里坤。時新降諸台吉方覲於熱河。上封喝爾薩多爾濟爲綽羅斯汗。沙克都爾曼集爲和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其先降之策凌。已封親王。至是亦封爲杜爾伯特汗。其餘宰桑尼瑪丹津巴桑尼瑪錐普哈薩克錫喇等。各授官。賞銀幣。皆願歸。出兵協勦阿逆。上以額駙匿情不奏。致誤軍事也。革其爵。發軍前効力。額林沁多爾濟久之始悟其冤。般也。立賜之死。又以永常恇怯退兵。不足任。速問。來京。改命公策楞爲定西將軍。富德玉保達爾黨阿俱爲參贊大臣。由巴里坤速進兵。十一月師行。玉保爲前隊。諸降夷入覲後回游牧者。亦各以兵從。二十一年正月。薩賴爾自伊犂脫歸。迎大軍於土魯番。玉保至特克勒。探知阿逆僅距一日程。急進可追及。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逆來獻者。玉保遂駐兵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楞亦不暇審虛實。即以紅旗轉報入京。而不知報擒阿逆者。即阿逆所遣。盧我兵追及。故以此緩師而已。得逸去也。二月策楞兵至伊犂。阿逆已逃入哈薩克。乃遣策楞玉保駐。用達爾黨阿爲定西將軍。富德副之。以擒阿逆事專任此二人。令直入哈薩克索取。繼命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爲定邊右副將軍。往軍營應援。諸降夷在軍前者皆撤歸。使得休息。夏六月。忽有喀爾喀郡王青滾雜卜擒軍臺之事。北路郵驛本喀爾喀各部應役。自用兵以來。軍報絡繹。額駙人馬頗多。青滾雜卜苦之。遂撤其所設臺。文報中斷。又以額林沁多爾濟之賜死。謂我喀爾喀本青絳。額駙人馬頗多。青滾雜卜苦之。遂撤其所設臺。文報中斷。又以額林沁多爾濟之賜死。謂我喀爾喀本青吉斯汗子孫。例不治罪。以此散流言。衆喀爾喀惑之。自十六臺至二十九臺。一時盡撤。乃以超勇親王策凌之子成袞扎布爲定邊左副將軍。往勦捕。又命尚書納延泰。侍郎阿桂等往。各臺旋皆設。遣兩黨阿等之追賊也。至哈薩克界。阿逆方借哈薩克兵來拒。我兵擊敗之。陣擒哈薩克人楚得克等。願往說其酋長阿布賚。擒阿逆來獻。阿布賚旋遣人送馬。并爲阿逆乞命。遣爾黨阿不許。使命往返。逾數月。未得賊。上以時將多爾。命達爾黨阿等撤兵由北路歸。與成袞扎布協擒青滾雜卜。是年冬。阿桂追獲之。始伏誅。而西路諸降夷巴雅爾尼瑪噶爾藏多爾濟哈薩克錫喇等。聞青滾雜卜之變。亦舉起叛亂。我副都統和起殲焉。策楞玉保遣入京。在途亦爲所害。兆惠方駐兵濟爾哈朗。聞息圍隔。或傳其率兵出。途次爲賊所截者。巴里坤大臣募人往探。大風霾。莫敢應。有守備高天喜獨請行。上亦命侍衛圖倫楚由巴里坤率兵往迎。

兆惠已率千五百兵轉戰而南。自十一月起行。戰於鄂壘。戰於庫圖齊。戰於闊勒奇。前後殺賊數千。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諸賊皆會。自十二日至十七日。數十百戰。我兵無不一當百。然軍中無馬。皆步行。聲淚中。履襪亦多不完。所食惟炒麵。疲馬且將盡。二十三日至特訥格爾。不復能銜枚。乃結營固守。三十日圖倫楚兵至。諸賊始解圍去。兆惠得圖倫楚兵。又往勦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是歲再出師。擒阿逆。并勦洗脅叛者。上以諸賊甫受封賞而叛。知厄魯特人概不可以恩信結。故命成袞扎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皆於三月中起行。會諸賊自相吞噬。扎那噶爾布戮殺噶爾藏多爾濟呢瑪又欲襲扎那噶爾布。不果。阿逆自哈薩克歸。會諸賊於博羅塔拉。欲自立爲汗。聞我兵將至。又遁去。諸賊皆匿於扎卜堪。賴上。先期歸。諭烏里雅蘇軍營備之。其妻子等遂不得去。而伊犂宰桑克什木收多卜曼集等。果蠭起爲亂。二十三日。班第鄂容安薩賴爾率五百兵。舍路歸。城兩參贊大臣之至。容格斯薩賴爾先遣五百兵皆散。班第鄂容安自刎死。定西將軍永常方駐木壘。聞軍變。被掠六七處。恐賊大至。乃退回巴里坤。時新降諸台吉方覲於熱河。上封喝爾薩多爾濟爲綽羅斯汗。沙克都爾曼集等爲和碩特汗。巴雅爾爲輝特汗。其先降之策凌。已封親王。至是亦封爲杜爾伯特汗。其餘宰桑尼瑪丹津巴桑尼瑪錐普哈薩克錫喇等。各授官。賞銀幣。皆願歸。出兵協勦阿逆。上以額駙匿情不奏。致誤軍事也。革其爵。發軍前効力。額林沁多爾濟久之始悟其冤。般也。立賜之死。又以永常恇怯退兵。不足任。速問。來京。改命公策楞爲定西將軍。富德玉保達爾黨阿俱爲參贊大臣。由巴里坤速進兵。十一月師行。玉保爲前隊。諸降夷入覲後回游牧者。亦各以兵從。二十一年正月。薩賴爾自伊犂脫歸。迎大軍於土魯番。玉保至特克勒。探知阿逆僅距一日程。急進可追及。忽有報台吉諾爾布已擒阿逆來獻者。玉保遂駐兵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楞亦不暇審虛實。即以紅旗轉報入京。而不知報擒阿逆者。即阿逆所遣。盧我兵追及。故以此緩師而已。得逸去也。二月策楞兵至伊犂。阿逆已逃入哈薩克。乃遣策楞玉保駐。用達爾黨阿爲定西將軍。富德副之。以擒阿逆事專任此二人。令直入哈薩克索取。繼命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爲定邊右副將軍。往軍營應援。諸降夷在軍前者皆撤歸。使得休息。夏六月。忽有喀爾喀郡王青滾雜卜擒軍臺之事。北路郵驛本喀爾喀各部應役。自用兵以來。軍報絡繹。額駙人馬頗多。青滾雜卜苦之。遂撤其所設臺。文報中斷。又以額林沁多爾濟之賜死。謂我喀爾喀本青吉斯汗子孫。例不治罪。以此散流言。衆喀爾喀惑之。自十六臺至二十九臺。一時盡撤。乃以超勇親王策凌之子成袞扎布爲定邊左副將軍。往勦捕。又命尚書納延泰。侍郎阿桂等往。各臺旋皆設。遣兩黨阿等之追賊也。至哈薩克界。阿逆方借哈薩克兵來拒。我兵擊敗之。陣擒哈薩克人楚得克等。願往說其酋長阿布賚。擒阿逆來獻。阿布賚旋遣人送馬。并爲阿逆乞命。遣爾黨阿不許。使命往返。逾數月。未得賊。上以時將多爾。命達爾黨阿等撤兵由北路歸。與成袞扎布協擒青滾雜卜。是年冬。阿桂追獲之。始伏誅。而西路諸降夷巴雅爾尼瑪噶爾藏多爾濟哈薩克錫喇等。聞青滾雜卜之變。亦舉起叛亂。我副都統和起殲焉。策楞玉保遣入京。在途亦爲所害。兆惠方駐兵濟爾哈朗。聞息圍隔。或傳其率兵出。途次爲賊所截者。巴里坤大臣募人往探。大風霾。莫敢應。有守備高天喜獨請行。上亦命侍衛圖倫楚由巴里坤率兵往迎。

曰。我家三世爲準夷所拘。蒙天朝釋歸。得統所部。此恩何可忘也。雀集占曰。吾方久困於準夷。今屬中國則又爲人奴。不如自長一方。乃說詞誑阿敏道入庫車城。拘繫之。弗使歸。時方討阿逆。緩有青海雜卜之變。未暇問及也。已而聞阿敏道爲雀集占所害。是其負恩肆逆。不可不討。二十三年春。以兆惠富德倘勦洗厄魯特餘孽。乃用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五月兵至庫車。賊曰阿卜都克勒木據城守。於是趨兵進攻。六月十六日。雀集占來救。爲我兵所敗。雀集占卽以是時潛入城。雅爾哈善欲誘其出擒之。乃拔西門之圍。令順德訥駐近地以伺之。二十四日夜半。雀集占果率其黨遁。順德訥不知。及明追之。已不及。而城中猶拒守。提督馬得勝令兵掘地道以入。將及城。爲賊所覺。橫截一溝。實薪焚之。我掘地兵多有死者。上以雅爾哈善坐守軍營。聽賊去來自如。略不設備。乃革其職。命倘書納木扎爾代之。侍郎三泰參贊軍事。皆驛驛往。又以兆惠勦厄魯特將盡。命卽以其兵自伊犂徑赴回地。幷諭所以處雅爾哈善及順德訥者。上復念兆惠兵久勞於外。皆已疲。乃預調索倫察哈爾兵往濟師。兆惠至回地。而庫車已降於雅爾哈善。阿克蘇城回人。亦遣人迎雅爾哈善軍。八月二十四日。兆惠遇雅爾哈善於阿克蘇城外。明日偕入城。傳旨斬順德訥。遂雅爾哈善送京。擇城中伯克鄂對隨軍而留哈密回目玉素富及總兵閻相帥率兵駐守。時舒赫德方爲兵勁力軍前。亦令留阿克蘇。贊盡諸務。兆惠卽起行。有烏什城伯克雀集斯。卽前歲縛獻逆瓦齊者。遣其子呼岱巴爾氏來迎。九月朔。兆惠至烏什。以雀集斯熟回事。與同進葉爾羌。分遣侍衞齊凌扎卜偕鄂對往撫和闐六城。十月。兆惠軍至葉爾羌。其城周十餘里。雀集占已堅壁清野。凡村莊人戶悉移入。初六日。我軍分七隊進。賊兩門各出四五百騎來迎。我兵擊敗之。賊又從北門出數百騎策應。我兵又敗之。賊入城不復出。兆惠以兵少不能圍城。欲伺便取勝。乃擇有水草處結營。卽所謂黑水營也。卽納木扎爾三泰將至。道愛隆阿以兵八百迎之。又偵知賊牲畜在城南棋盤山。欲先取之以充軍實。十三日由城南察橋過河。甫過四百餘兵。橋忽斷。賊出四五千騎來殺。步賊萬餘在後。我兵陣而前。騎賊退。步賊往投。素爾坦沙執之。而遣人爲南酋乞命。謂我回部經教。凡派罕帕爾子孫。不得執送人也。富德等將以兵威。謂不獻則大兵卽入。素爾坦沙乃殺兩酋。以雀集占首來獻。其波羅泥都首爲其從人竊去。素爾坦沙旋來降。遣使入覲。回部平。武功大定。頒詔天下。封兆惠一等公。富德一等侯。餘邊秩有差。自此伾甲息戈。覈以周索。而屯田之議起。巴里坤外。由木壘而烏魯木齊。而伊犂。以次墾闢。屯田兵不下萬人。移安西提督於烏魯木齊統轄之。伊犂築大城。設將軍。總理準噶爾地及回部事。又選滿洲兵三千。挈家往駐。室處而雜游牧之長。地沃衍。種輕惰。牧自官兵屯田外。餘地聽人自占。內地之民爭趨之。村落連屬。煙火相望。巷陌閒羊馬成羣。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賈輻輳。甚至紹興之酒。崑腔之戲。莫不畢至。地大物博。設道府州縣官理訟獄。均賦役。一如內地。較漢之戊巳校尉、屯之四鎮北庭。不啻倍蓰過之。蓋自有天地以來。漠南北之地。未有如今日規模也。其回部。卽漢西域三十六國、及唐回紇之地。前代羈縻貢使。今亦設官定賦。疎節闊目。順其俗而撫治之。設城於葉爾羌。錫乾隆錢以便民用。和闐之玉。歲貢天府。其地向無豚豕。今商販流通。市有肥羜。他可類推也。統計自伊犂至回部。幅員幾及二萬里。累朝所不能臣服者。待我皇上靡清蕩定。始成中外一統之治。非夫智勇天錫。明足以燭幾。謀足以制勝。威令足以翕服。豈能拓

寖攻。凡轉戰四日夜。磧地無水。嚼冰以止渴。初九日之夜。拒守於沁達勒。勢阻不得進。又幾殆。適阿里袞借鄂博什率兵及馬駝至。愛隆阿亦以兵從。望見燈火如繁星。知我兵與賊相持處也。阿里袞大呼突進。千餘兵譟而應之。駝一千。馬二千。踐踏聲又壯。賊敗奪氣。阿里袞愛隆阿從左入。鄂博什從右入。援兵遽合。富德兵乘勢掩殺。賊始大奔。然猶未知兆惠等存歿也。先數日。兆惠見賊之固守者日漸少。繼又聞數十里外槍礮聲。知援兵已至。遂銜壘而出。先使人探報。得達富德軍。詰朝兩軍相見。將軍以下皆無恙。計自去年十月至今。孤軍在萬里外。陷重圍者三月。卒得全。莫不喜極涕出。額手頌聖主如天之福。且因先事調兵。得繼期赴援。益服睿算之不可及也。整隊回阿克蘇。賊見我兩路兵合。勢益盛。不復敢邀截。惟遠在數十里外。戰望而已。遂次伽和闐六城。其二城已陷於賊。兆惠道瑚爾起往援之。富德繼進。二城尋復。閏六月。西地所調兵衞俱集阿克蘇。遂兩路進師。兆惠往喀什噶爾。富德卽由和闐往葉爾羌。兩和卓木已率其眷屬黨與先遁。南城復回目。遣人至軍前送款。十四日。兆惠至喀什噶爾。十八日。富德至葉爾羌。各回人皆具鼓吹。進羊酒、迎以入。蓋兩酋雖爲其部長。然在準噶爾久。惟伊犂種地之回人。同羈旅相倚賴。而彼部本不聯屬。及歸。又虐用其民。以伊犂同歸之人。及厄魯特避難來投者爲親兵。故其眾也。皆相率隨之。彼都人莫有從者。兆惠旣撫定喀什噶爾。將駐葉爾羌。辦善後事。富德阿里袞明瑞阿桂等追賊。七月七日及之於阿爾楚爾。大敗之。二十五日及之於哈喇庫勒。又大敗之。八月十日至伊西洱庫爾淖兒。乃拔遣克山部接界處也。賊先據山險以待。富德等麾兵進擊。自巳至未。賊猶以死拒。乃選烏槍精利者四十人。自山北面上。俯擊之。賊幅重有攀援過山者。有阻於淖兒岸者。方驚懼失措。雀集斯鄂對大呼降。者不殺。於是回衆數千。各率其眷屬乞降。聲如奔雷。雀集占禁之不能止。遂遁。是役也。降者萬二千。牲畜萬計。器械無算。兩酋向拔遣克山逸去。富德等追入。檄論其汗素爾坦沙。縛以獻。二十八日。兩酋果往投。素爾坦沙執之。而遣人爲南酋乞命。謂我回部經教。凡派罕帕爾子孫。不得執送人也。富德等將以兵威。謂不獻則大兵卽入。素爾坦沙乃殺兩酋。以雀集占首來獻。其波羅泥都首爲其從人竊去。素爾坦沙旋來降。遣使入覲。回部平。武功大定。頒詔天下。封兆惠一等公。富德一等侯。餘邊秩有差。自此伾甲息戈。覈以周索。而屯田之議起。巴里坤外。由木壘而烏魯木齊。而伊犂。以次墾闢。屯田兵不下萬人。移安西提督於烏魯木齊統轄之。伊犂築大城。設將軍。總理準噶爾地及回部事。又選滿洲兵三千。挈家往駐。室處而雜游牧之長。地沃衍。種輕惰。牧自官兵屯田外。餘地聽人自占。內地之民爭趨之。村落連屬。煙火相望。巷陌閒羊馬成羣。皮角氈褐之所出。商賈輻輳。甚至紹興之酒。崑腔之戲。莫不畢至。地大物博。設道府州縣官理訟獄。均賦役。一如內地。較漢之戊巳校尉、屯之四鎮北庭。不啻倍蓰過之。蓋自有天地以來。漠南北之地。未有如今日規模也。其回部。卽漢西域三十六國、及唐回紇之地。前代羈縻貢使。今亦設官定賦。疎節闊目。順其俗而撫治之。設城於葉爾羌。錫乾隆錢以便民用。和闐之玉。歲貢天府。其地向無豚豕。今商販流通。市有肥羜。他可類推也。統計自伊犂至回部。幅員幾及二萬里。累朝所不能臣服者。待我皇上靡清蕩定。始成中外一統之治。非夫智勇天錫。明足以燭幾。謀足以制勝。威令足以翕服。豈能拓

此無外之鴻模也哉。

臣既摘敘平三逆平朔漠方略。我聖祖安內攘外之功。度越千古。人皆得而見矣。然自策妄阿拉布坦漸強。縱以噶爾丹簒寧。世濟其惡。我南北兩路。又常駐重兵。備堵勦。迨額爾德尼招之捷。敵始乞和。我皇上御極。興之定邊界。幷許其通市易。乃寢兵不用。然聘使往來。猶用約禮。未得臣服之也。乾隆二十年以後。用兵戡定。乃不惟臣服之。且盡掃除之。由今日事後觀之。固共曉然於天意。欲盪滅準夷。就其地別開一中華世界。而當用兵之始。固莫測天意果何如也。惟皇上見事機可乘。遂舉全力以應之。事機可乘。卽天也。可乘而卽乘之。卽易所謂先天弗違。後天而奉。是以成功若此之易也。然是時我皇上敬事慎謀。正未嘗稍有易視之意。每軍報至。應機指示。必揭要領。或數百言。數十言。軍機大臣承旨出。授司員謄草。率至脫稿。或軍報到以夜分。則預飭內監。雞鳴必奏。迨軍機大臣得信入直廬。上已披衣覽畢。召聆旨矣。撰擬繕寫。動至一二十刻。上猶炳燭待閱。不稍假寐。或一二日無軍報。則延望不釋。蓋五年中如一日也。軍郵萬餘里。文報往返。動需月餘。故凡數月後應辦之事。皆預籌及之。卽阿逆有異志。卽馳諭軍營。遞發其妻子。使不得逆。迨阿逆道人至。已逾半日矣。兆惠之赴回部也。積上預諷兵在途。故黑水營之圍。得及時赴援。不然。則事未可知也。此特舉一二端。其他可類推矣。領兵者奏事大率藏短露長。上卽其所奏。勇怯勤惰。洞見肺腑。分別功過。信賞必罰。有罪則親貴如色布騰巴爾珠爾默特。革不少貸。有功則疏賤如高天喜。由守備不半載擢至總兵。是以人人効命。有進無退。成此大功。嗚呼。觀士庶之家。其主者庇家事。早作夜思。不自暇逸。未有不大其門戶。寖昌以熾。況聖天子以聰明天縱之資。順天心。使國力。本健行。無息之精神。運旁燭無遺之籌略。軍半功倍。固早在燭照數計中。而非恃天幸以集事也。然則功不虛立。事不幸成。有如是之神智。乃有如是之功勳。歷觀史册。漢唐以來。何代可以比隆也哉。臣昔直軍機處。正當平定準夷回部之時。略記最簡親切。茲擬敘方略。益得印證。故所記較詳贍。庶不徒鋪述粗迹云。

皇朝武功紀盛卷三

平定緬甸述略

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始通中國。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貢其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嘉靖萬歷間。有莽瑞體者。漸強盛。傳及其子莽應裏。世爲邊患。參將鄧子龍。遊擊劉綎。各率兵五千入平之。而其雄長於南徼如故。明初所設邊外三宣六慰諸土司。大抵皆服屬於緬矣。幾明僞永明王由榔竄其國。緬酋莽應時、陽款而陰拘之。李定國率兵入。欲證王以出。莽應時弗與。定國肆焚劫。莽應時密遣使乞援於我朝。約大兵至。卽俘永明以獻。時吳三桂以親王鎮滇南。偕將軍愛星阿率兵萬餘入。莽應時遂永明於軍。時順治十八年也。是時三桂未及爲善後計。邊外木邦猛密大山諸土司。聽其仍爲緬屬。不復能如明初之衆建而分其勢。由是緬甸竟國於西南。乾隆十九年。緬酋莽達喇、與得楞錫箔諸夷。構兵。爲所殺。緬國無主。有緬屬木疏土司甕籍牙起兵。聲言爲故主復讎。擊敗得楞諸夷。遂自竊據緬酋位。初在其木疏築城。船乃徙於故緬酋所居之阿瓦城。凡緬國蒲所屬土司皆降服之。有不服者。輒治兵攻擊無虛日。貴家者、陋永明入緬之官族也。其子孫渝於緬。自相謂曰。貴家。據波毫廠採銀。向有歲幣輸緬。甕籍牙僭位後。貴家不復輸。甕籍牙擊潰之。貴酋宮裏雁猶糾合餘衆以拒。此乾隆二十三年事也。而木邦土司罕莽底。亦不甘爲甕籍牙屬。遂與宮裏雁合兵。甕籍牙又遣其土目落覺攻破之。罕莽底遁於孟坑。二十五年。甕籍牙

死。其子莽紀覺翻。掛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雁亦避於孟坑。而我孟連土司刀派春者。素嗜利。聞宮裏雁之寨於近邊也。遣人招之。宮裏雁疑未決。而其妻舊占先率衆來附。刀派春勒索其貲財婦女殆盡。竊占怒。擄殺刀派春而去。宮裏雁不知也。而永昌守楊重殷誘致之至。則坐以擾邊罪。肆諸市。於是緬酋猛無所忌。波蒲而及我耿馬土司矣。耿馬雖我土司。而於緬亦猶有歲幣。至是莽紀覺遣其目普拉布率兵二千來索。先闖入我孟定。執土司罕大興。使爲鄉導。入耿馬土司罕國棉邀之於滾弄江。盤斬普拉布。餘賊逐去。二十八年冬。緬賊復至。我遣放邊外。揚言來索木邦官舍罕莽底猜死。賊乃退。三十年。莽紀覺死。其弟恆嘎嗣。即今緬酋也。三十一年。賊復索幣於我孟連土司。相傳孟連之先。本緬支子。有緬酋所賜象及金刀爲重器。每替襲必封上酋所賜而更請新者。至是刀派先嗣。緬酋遣人來索儲物。揚言有衆六千。已至臘戍。又千餘人各帶船釘十枚。將造舟渡滾弄江。說言流出邊民一日數徙。此永昌邊外之擾也。蓋我諸土司之近緬者。往時皆於緬私有年例。自木疏楞位號。諸土司以其故等夷。不復予。而木疏方與貴家蕩夷相攻。未暇遠問。及貴家木邦稽糧袋所。并乃漸及我土司。此起衅之由。皆撫大吏倘以此情入奏。上自有裁度。其時普爾邊外。雖有匪徒假擾。而永昌邊外。或不必用兵也。普洱之役。自乾隆三十年始。車里土司忽有賊百餘突入。爲土目刀銑等敗去。其多又有賊數千。掠九龍江小猛崙諸處。初不知爲何賊也。督臣劉藻親往勘。亦莫得要領。俾開孟艮土司之族人。召散者糾緬賊爲助。纂據孟艮。導賊擾邊。於是遣鎮兵劉得成。參將劉明智等。分路堵截。而參將何瓊韶失律敗歸。三十一年來。劉藻自刎死。大學士楊應琚以普洱失守之又平孟艮。以土目召岡守之。部署粗定。而

中槍死。巴圖魯侍衛皆散。觀音保發數矢。連殪賊。尚餘一矢。欲復射。忽□面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鐵刺□□□矢盡。無以自戕而被執也。明瑞身負數傷。亦遄落□□馬。手□□□疑授家人使歸報。而繼於樹下。家人以木葉掩其屍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計自章子壩與賊相接。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無援。轉戰五六十日。未嘗一敗。□壩每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下插於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過樹則橫貫之。以爲柱。柵之外。掘深溝三。溝外又橫臥木之多枝者。說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簽。守禦甚備。我軍阻句。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柵木堅不折。有折者。賊輒補之。哈國與衛營中。若旗長數百丈者。繫鐵鈎於端。募敢死士。夜往鈎其柵。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爲賊覺。砍藤斷而罷。經略又命火攻。先製擲牌。狀若楯。一牌可護十數人。以兩人舉而前。十數人各挾薪一束隨之。有餘牌同時竝舉。如牆而進。拔簽越濠。至柵下。方燃火。忽西南風起。火反熾。我軍遂卻回。最後遣兵穴地。至其柵底。實火藥爆之。柵果突然起。高丈餘。賊驚擾。號震天。我軍皆挺槍抽刀。待柵破而搏殺。撫何柵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蓋立柵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故坡土厚。不能進裂也。然賊自是憚其柵之插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運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則賊終無坐困之日也。撤戰攔截。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蹙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然明瑞之死。緬人不知也。而餘威猶震。四月中緬酋遣我兵之被俘者許爾功等八人。齎貝葉書求和。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衰奏其事。上嫌賊非出於至誠。不可輕許。賊多答多阿里袞駐兵於邊。上命雖勦以恢之。於是遣侍衛達里善等捐南坎。殺二百餘人。會副將軍阿桂亦至營。兩將軍合將八百餘人。襲戛鳩。殺六七百人。三十四年春。上命大學士公傅恆來滇。經略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越八日至騰越州。南阿將軍及將軍伊□圖偕至。南徼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經略遲之。謂若是須坐守四五月。既糜餉。且軍初到。舊及其銳用之。久則先懈。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箔路進。則阿瓦仍隔江外。惟騰越州西有□□江。卽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爲猛拱、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驗征麓川。追思機發至此。到石江邊。所謂石爛江枯。僅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養可抵緬酋之木疏老巢。由木疏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定議。大兵渡戛鳩而西。其偏師先詰在普洱遮爲聲勢。後改議從猛密路夾江而下。造舟於蠻暮。以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略大兵起行。阿里袞從。留阿桂於蠻暮督造戰艦。繞路至戛鳩。集舟結筏。凡十日乃畢渡。師次猛拱。土官御覺先遁。繫其小妻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貝葉書一。（英語謂之標格丁。譯編年紀候之書。）牛百頭。糧數百石。至猛養。亦有牛米之獻。於是所歷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聞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輸盡失。軍士或枵腹露宿。於上淋下溼中。以是多疾病。猛拱猛養雖緬屬。非緬順地。故緬酋不遣兵來。而緬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則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調閩粵習流之士亦至。將由蠻暮江出大金江。賊已列舟扼江口。阿桂擊敗之。略。遂於哈坎。經略以十月朔渡江回蠻暮。編賊簿。賊目賓雅得諾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圖往迎經略。遇於哈坎。經略以大衆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水兵。陸路之賊先潰。連環疊進。弓矢繼之。騎兵又從旁蹂之。賊不支。遂大潰。我兵追殺撫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賊猶列艦以拒。有閩兵誤入賊船。一賊泅水遁。閩兵卽入水斷之。賊駭奪氣。我軍遂而登。因風水之勢擊之。賊舟自

相撞擊。多覆。凡殺溺死者數千。江水爲之赤。江之西亦有賊。結柵自固。阿里袞提兵往攻。連破二柵。餘賊皆逃。是時諸路軍皆大捷。會經略已病。諸將欲遂以此蔵事。阿里袞曰。老官屯有賊柵。前蔵額爾登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報命。策馬先行。經略以下皆隨之。賊柵據大坡。週二里許。自坡連連下插於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過樹則橫貫之。以爲柱。柵之外。掘深溝三。溝外又橫臥木之多枝者。說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簽。守禦甚備。我軍阻句。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柵木堅不折。有折者。賊輒補之。哈國與衛營中。若旗長數百丈者。繫鐵鈎於端。募敢死士。夜往鈎其柵。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爲賊覺。砍藤斷而罷。經略又命火攻。先製擲牌。狀若楯。一牌可護十數人。以兩人舉而前。十數人各挾薪一束隨之。有餘牌同時竝舉。如牆而進。拔簽越濠。至柵下。方燃火。忽西南風起。火反熾。我軍遂卻回。最後遣兵穴地。至其柵底。實火藥爆之。柵果突然起。高丈餘。賊驚擾。號震天。我軍皆挺槍抽刀。待柵破而搏殺。撫何柵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蓋立柵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故坡土厚。不能進裂也。然賊自是憚其柵之插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運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則賊終無坐困之日也。撤戰攔截。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蹙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然明瑞之死。緬人不知也。而餘威猶震。四月中緬酋遣我兵之被俘者許爾功等八人。齎貝葉書求和。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袞奏其事。上嫌賊非出於至誠。不可輕許。賊多答多阿里袞駐兵於邊。上命雖勦以恢之。於是遣侍衛達里善等捐南坎。殺二百餘人。會副將軍阿桂亦至營。兩將軍合將八百餘人。襲戛鳩。殺六七百人。三十四年春。上命大學士公傅恆來滇。經略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越八日至騰越州。南阿將軍及將軍伊□圖偕至。南徼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經略遲之。謂若是須坐守四五月。既糜餉。且軍初到。舊及其銳用之。久則先懈。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箔路進。則阿瓦仍隔江外。惟騰越州西有□□江。卽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爲猛拱、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驗征麓川。追思機發至此。到石江邊。所謂石爛江枯。僅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養可抵緬酋之木疏老巢。由木疏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定議。大兵渡戛鳩而西。其偏師先詰在普洱遮爲聲勢。後改議從猛密路夾江而下。造舟於蠻暮。以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略大兵起行。阿里袞從。留阿桂於蠻暮督造戰艦。繞路至戛鳩。集舟結筏。凡十日乃畢渡。師次猛拱。土官御覺先遁。繫其小妻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貝葉書一。（英語謂之標格丁。譯編年紀候之書。）牛百頭。糧數百石。至猛養。亦有牛米之獻。於是所歷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聞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輸盡失。軍士或枵腹露宿。於上淋下溼中。以是多疾病。猛拱猛養雖緬屬。非緬順地。故緬酋不遣兵來。而緬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則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調閩粵習流之士亦至。將由蠻暮江出大金江。賊已列舟扼江口。阿桂擊敗之。略。遂於哈坎。經略以十月朔渡江回蠻暮。編賊簿。賊目賓雅得諾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圖往迎經略。遇於哈坎。經略以大衆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水兵。陸路之賊先潰。連環疊進。弓矢繼之。騎兵又從旁蹂之。賊不支。遂大潰。我兵追殺撫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賊猶列艦以拒。有閩兵誤入賊船。一賊泅水遁。閩兵卽入水斷之。賊駭奪氣。我軍遂而登。因風水之勢擊之。賊舟自

皇朝武功紀盛卷四

平定南金川逃略

金川爲漢冉駹外徼。隋置金川縣。唐屬維州。至明隸雜谷安撫司。其地高峰插天。層巒迴複。中有大河。用皮船笮橋通往來。山深氣寒。多雨雪。所種惟青稞。荍豆。其番民皆築石碉以居。與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壤相錯。（九土司曰綽斯甲布。曰革布什咱。曰巴旺。曰布拉克。曰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塔爾巴內附。給演化禪師印。俾領其衆。後嘉勒塔爾巴之孫索諾木。曰丹壩。曰鄂克什。曰工噶克。曰錢酋。曰卓克采。）

安撫司。涉羅舜既得官號。自稱大金川。以舊土司澤旺爲小金川。於是有大小兩金川之稱。涉羅舜與以土舍率兵。從將軍岳鍾琪征羊峒有功。雍正元年。授爲女阿扣褰澤旺。澤旺老且病。事皆歸僧格桑。已而郎卡死。其子索諾木益凶狡。與僧格桑相勾結。三十五年。僧格桑侵鄂克什。據其地。阿爾泰又往責。始還之。三十六年。索諾木計殺革布什咱土官。并據其妻。僧格桑再攻鄂克什。侵及明正土司。阿爾泰遣兵護鄂克什。僧格桑遂與官兵戰。事聞。上以前此出師。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反肆逆。罪不可赦。乃命大學士溫福赴蜀。伺察桂林代阿爾泰爲總督。共討賊。溫福由汶川出爲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爲南路。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卡丫。復革布什咱故地。溫福克資哩及阿喀木雅。五月。桂林遣將薛琮等襲五日糧入噩壁溝。賊截其後路。不得出。將至三千餘皆殺。泗水股歸者僅二百餘人。桂林匿不奏。爲阿爾泰所劾。乃罷桂林。先是故將軍阿桂以緬事罷官。在溫福軍從征。薛授提督。至是上卽軍中擢爲參贊大臣。赴南路代桂林進勦。十一月。克翁古爾壁及僧格宗。乘勢直入。十二月。遂克美諾官寨。溫福亦克路頂宗明郭宗。至美諾相會。僧格桑先送其妻妾於金川。自赴澤旺所居之底木達。澤旺閉門不納。僧格桑殺賜人而去。由美臥溝窺入金川。溫福軍至底木達。佯澤旺送京。上初意賊以僧格桑叛逆故申討。索諾木雖不靖。未與官兵抗。尙無意於幷滅之也。然已預燭二酋必相爲助。兵不可中止。已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豐昇額爲副將軍。以備進兵至是。僧格桑既竄入金川。將軍等檄索諾木縛以獻。不應。而軍前擒獲賊酋。皆言小金川抗拒時。金川皆遣兵來助。是其黨惡肆逆。更不可不討。乃命乘勢卽進兵。溫福由功噶爾拉入。阿桂由當噶爾拉入。豐昇額由綽斯甲入。三十八年春。溫福以賊挽險不得進。別取道攻昔嶺。駐營於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達以偵賊。六月。索諾木陰遣小金番頭人七岡安堵爾出美臥溝。煽故番之降我者。先攻董天弼戍之。自山後來襲木果木。劫礮局。斷水道。運糧失爭避入大營。聲如沸。紛且亂。營中兵遂潰。溫福以親兵百人搏戰。力不敵。被害。提督馬全。牛天昇亦戰死。其餘文武官殉難者數十人。陣亡兵三千餘人。小金川之地。復悉於賊。阿桂聞變。知必有降番內應。凡僧格宗約明卡丫諸寨番。懸壁殺之。故一軍獨鎮定。然賊勢方橫。我孤軍亦難獨駐。乃整隊出駐翁

右爾壘上授爲定西將軍，豐昇額明亮爲副將軍，調滿洲索倫及各省兵赴勦。阿桂改赴西路，由鄂克什入，明亮赴南路，由瑪爾里入，皆以十月中起行。豐昇額仍在綽斯甲進取宜喜，阿桂軍克資里，克阿喀木雅，克木圍壩，克路頂宗，克明郭宗，凡五晝夜，遂直抵美諾復之。明亮軍亦克得里，克日寨，克赤爾丹思，克得布田，南路兵所向皆捷，遂盪復小金川地。上以番夷之性，但知畏威，不知感恩，前此覓大受降，故無所懲，輒肆猖獗。今不可不大創之也。特諭諸將提雒，誠竄索諾木緛酋來獻，即撤兵，則無以伸國憲，靖邊徼。預飭諸將，必以搗穴擒渠爲藏事。阿桂力以身任之，三十九年春，阿桂進噶谷噶，其前有羅博瓦山最險峻，必先取之，始得建瓴勢，乃遣諸將海蘭察先繞出其後，額森特繼之，海蘭察等亦盪克第二三四寨碉寨，攻之，因進營噶之前山，福康安由石成德特成額由左，哲乘夜潛進，比明，賊乘高來衝，我兵仰攻不進，俟賊近射之，撫不應弦倒，最近則刀矛短接，賊始敗，我兵直上，據其山，海蘭察等亦盪克第二三四寨碉寨，攻之，因進營噶穆噶穆，會豐昇額攻宜喜未下，留舒常軍縱賊，移兵攻凱立葉，又阻險不得進，阿桂令其來併力，乃留五岱軍於凱立葉，留五福軍於丹壩，自率兵至阿桂軍，時方攻格魯瓦地，益險，沙羅奔等皆聚於此，我軍盡力攻陷，仍爲所阻，六月，偵知色淜普有間道可出其後，乃令普爾普成德先攻喇穆喇穆各碉以誘賊，海既失要隘，益抽兵扼於噶郎噶，盡力死守，阿桂計河西軍或有可乘之隙，乃約明亮過河，訂期兩路並進，使賊不得抽調禦我，會連雨數十日，四月中旬始霽，阿桂攻木思工噶克，明亮攻宜喜，同日進師，阿桂先奪木思工噶克，盡焚其寨落，又攻克得式梯上下各碉，遂移營於桑噶博爾之第三寨，而明亮軍攻宜喜不克，阿桂道海蘭察福康安等以兵助之，偵知甲索僅有賊老弱防守，令數成直入，連破十碉，遂分兵六路，盡洗二十里內各番，海蘭察復攻得薩克薩，乃回河東軍，而河西茹寨一路，守隘，明亮先攻瀕河六寨，賊皆竄，遂克茹寨，於是沙壩山及得楞皆下，五月阿桂軍克噶郎噶，距勒烏圍僅數里，遂克爾宗，八月克該布達什諾木城，九月賊食力不支，會僧等越崖礮而上，盡得上下各碉，豐昇額知賊必遁，先發兵以俟其走，悉掩殺之，遂克爾宗，爲賊巢勒烏圍，賊又守昆色爾喇嘛寺，其地在拉枯喇嘛寺之上，山益險，六月阿桂軍由舍岡枉卡軒道入，賊伏於巖洞，突出犯，成德等以短兵接，泰斐英阿額爾特等自上攻下，成德等自下攻上，額爾特又直上昆色爾山巔，海蘭察復奪果多克山，悉據勝勢，而拉枯寺賊尚多

蓼黎明又克轉經樓賊之逸出者遂關日噪橋已斷多落水死沙羅奔兄弟及各賊目已先期遁乃議進擣噶拉依宜先攻西里趙科布曲山至瑪爾古當噶則噶拉依即在其下可俯而縣也九月克莫發古進抵西里有木城一石碉二與西里寨互援我軍於格磯如雨之中步步立櫃以進是夜擲火彈入木城城外積枯木甚多值大風起延燒木城頃刻盡賊之竄出者悉爲我兵擊殺不出者斃於火十月下至卡布角克之十一月又克舍勒固租碑及雅馬棚賊復於科布曲山結寨死守十二月分四路進擊克之而料布曲之上有索隆古山碉卡更密官兵攻其前索倫兵士兵繞而攻其後又克之十三日至郎阿古其頭人色木里率中等寨五百餘人降遂由瑪爾古當噶進據舍資寨中兩寺十七日大軍逼噶拉依番衆大小男婦紛紛投出不絕其大頭人布領普納木達什阿扣魯等皆降二十日索諾木之母阿倉姑阿青及其姊妹亦來降知索諾木莎羅奔并造謀之頭人丹巴沃雜爾皆在圍中蓋諸賊稔惡已極故天使之叛衆一開使我得一網盡之無遺漏也而明亮軍自克茹寨後至額爾替又阻明亮以向來軍中運噶有邪許擊賊智聞之不啟備六月適新餘大噶成乘挽運擊噶遣奎林和隆武等分三隊急進賊不覺遂突入其柵克之因并破石其山各寨七月進取扎烏古先遣土兵渡至東岸超扎烏古之後仍渡而西突出擊狙爲故常不十年又生事使非有以痛懲之將益無所儆懼各土司鬧者被劫強者亦效尤邊徼且無寧歲屢擾而屢討之其勞費更不可數計也我皇上決策勦滅乘國家全盛之力兵少增兵餉少增餉卒草雖衛猶不留遺孽自此西南陲可千百年無事此正一勞永逸之長計而豈小見惴惴所能仰窺萬一哉至於運籌擬機制勝萬里軍書沓至批答不遑晷刻諸將稟承勦致克捷即有時閫外所論有論旨未到已適相合者亦或有論旨到已移步換形者而神謀睿算絡繹至軍諸事寧皆發勦辦勵不敢稍存苟且之意軍士亦無一懈心用是謀者殫慮戰者舉力陷堅摧險迄奏大勦錫觀史册千古以來未有不事隳於因循而功起於振作者然則掃穴擒渠固諸將士之力而策畫力以集事則惟我皇上獨握成算堅定不移以成此駿烈也猗歟豈不盛哉

平定臺灣述略

臺灣自古不隸中國文獻通考云泉州之東有島曰澎湖澎湖旁有毗舍耶國毗舍耶即是也明嘉靖中海賊林道乾爲會大猷所逐道入臺臺皆土番道乾不樂居其地殺番取其血固舟出四十年正月閩逸克懇道人往諭仍稱病匿竪碉中我軍攻益急二月四日索諾木計窮乃率莎羅奔思齊引日本倭據之鄭芝龍附焉遂爲巢穴崇禎元年芝龍就撫以其地歟荷蘭紅毛夷我朝順治初大兵下閩芝龍降其子成功不從據金門厦門諸島屢爲患十六年自江南敗歸十八年夏遂襲取臺灣時荷蘭固守不肯下成功告之曰此地本先人故物我欲得之耳金帛悉以歸汝荷蘭乃擄貨去成功名臺灣曰東都設天興萬年二縣康熙元年成功死子錦嬰改東都爲東寧縣爲州增安撫司三南北路及澎湖各一其地肥饒數歲三熟閩粵人爭趨之日富庶錦據以慢治海地無寧歲二十年錦卒子克塽襲僞將劉國軒鎮澎湖二十二年我靖海將軍施琅克澎湖克塽國軒降乃設臺灣府及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其地東倚山西傍海北至雞籠城南至下淡水長千餘里東西闊四五十里或十餘里山之東則耕稼墾纔皆生番所居打鹿爲食不隸版籍也六十年奸民朱一貴倡亂總兵歐陽凱戰死府城及諸羅鳳山俱

失。一貴稱義于僭號永和。閩督滿保。遣提督施世驃。總兵藍廷珍。以萬七千兵入平之。俘一貴獻闕下。雍正元年。以諸羅北境遼闊。增設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六十餘年以來。地大物豐。俗日益侈。修廨宇。究園葬。葬北閒。官斯土者。又日事腰削。會淡泉二府人之僑居者。各分氣類。械鬬至數萬人。官吏不能彈治。水師提督海澄公黃仕簡率兵至。以虛聲脅和。始解散。自是民狃于爲亂。豎旗結盟。公行無忌。淡水同知潘凱。者方在署。忽報城外有無名屍。當柱驗。指出城。即爲人所殺。并脅役殲焉。當事者不能得主名。則謊以生番報。謂番性嗜殺。途遇而戕之也。使人以酒肉誘番出。醉而掩殺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殺人者實脫然事外。於是民益輕視官吏。而番亦衝刺甘。乾隆五十一年。彰化縣有林爽文者。恃其所居大里杙。地險族繁。恣爲盜賊。聲援閩廣。閒故有所謂天地會者。爲奸徒結黨名目。爽文借以糾約。羣不逞之徒。嘯聚將起事。太守孫景燧至彰化。趣縣令俞峻。及副將赫生額。遊擊馬世文。率兵役往捕。不敢入。駐營於五里外之大墩。論村民擒獻。否則村且燬。先襲數小村。械之。被焚者舊無家也。爽文遂因民之怨。集衆夜攻營。全軍盡沒。赫耿俞皆死焉。時十一月二十七日也。明日賊乘勢陷彰化。孫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長庚。前同知劉亨基。典史馮啓宗。悉爲所殺。十二月六日。又陷諸羅。縣令董啓埏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爲羣賊所害。諸山縣有莊大田者。亦盜魁。乘亂起。十三日陷縣城。縣令湯大奎自刎死。惟府城有總兵柴大紀。及監司永福。同知楊廷理。率兵民固守。賊屢攻不能破。而彰化之鹿港賊。已遣爲官來監稅。有泉民林泰等起義。擒大奎。任簡率兵而渡門渡海入府城。陸路提督任承恩。亦率兵由蚶江渡海入鹿港。副將徐鼎士。由閩安渡海入北淡水。俱以五十二年正月初旬至。賊勢稍斂。黃仕簡命大紀北取諸羅。總兵郝壯猷南取鳳山。大紀連戰復諸羅。遂守之。壯猷南出二十里。爲賊所阻。任承恩之至鹿港也。距大里杙賊巢僅四十里。亦以兵少不敢進。壯猷頓兵幾五十日。以二月二十一日始進復鳳山。鳳山空無人。招民復業。賊即潛入其中。與外賊相應。三月十日城復陷。遊擊鄧露死焉。壯猷等遁歸府城。先是二月中上見兩提督彼此觀望。恐不能速殄賊也。有旨令閩督常青爲將軍。往督師。至是適至府城。人心稍固。閩督李侍堯。亦任。即預約廣督孫士毅。調兵四千備緩急。而鳳山再陷之信至。立即趣兵往。遂以三月末悉抵臺。賊方攻城急。糧以不繼。李侍堯又奏調浙兵三千。上益以駐防滿兵一千。分將軍恆瑞爲參贊。赴府城。提督藍元枚亦爲參贊。分浙兵三千赴鹿港。有旨以失律誅鄰壯猷。於是人心得無恙。是時賊方鑾起。漳人仗賊之勢。瞥凌泉人。及黃任兩提督率兵至。賊勢凌漳人。追官兵久頓不進。賊勢日熾。省各村民從之。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地皆從賊。莊大田編以壞府城。林爽文編以慢諸羅。勢益熾。追官兵從鄉省調至。閩又守鳳過海。凡兩三月。則我兵僅增兵至。一鼓即敗之。乃知前此諸將之過於謹慎。未免重視賊也。今臺灣既平。有當酌改舊制者。彰化縣城宜移於鹿港。而以臺灣道及副將駐之。康熙中初取臺地時。僅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地。鳳在南。諸在北。臺灣居其中。又有鹿耳門。海口通舟楫。故就其地設府治。其後北境日擴。閩人爭往耕。於是諸羅之北增彰化縣。彰化之北又增北淡水同知。則府城已偏於南。且衝時海口僅一鹿耳門。由泉州之廈門

拒守。凡百餘戰。幸皆不大敗。給已疲。不能支。常青催恆瑞自府城赴援。時藍元枚已發。則催總兵普吉保自鹿港赴援。各有兵五六千。俱以賊勢猛。不得進。孤城將旦夕陷矣。上念諸羅被圍久。特改名嘉義。以旌士民。而先已預燭事幾。廬諸將不足恃。六月中。即調陝甘總督福康安爲將軍。及內大臣海蘭察來統兵。并發明誥。聲言調兵十餘萬來滅賊。冬十月所調蜀番及粵西兵。其五千先至。有旨官兵不必至府城。當即往鹿港。進會颶風不得渡。守風於臺武澳。二十八日。忽得順風。一晝夜數百艘。盡抵鹿港海口。檣竿如栉。列數里。賊聞之。不測多寡。謂眞有十萬兵至。始懼。十一月八日。額將軍等起行。賊方列拒於崙仔頂。海蘭察率巴圖魯侍衛。發矢殪十餘賊。賊即披靡。海蘭察笑曰。此一羣犬耳。何畏。遂鼓兵入。沿路復擊殺賊之偽隙者。至牛稠山。再敗之。即以是日抵嘉義城中。官民出迎。饑羸無人色。見將軍至。無不欷歔。泣訴其來而悲其晚也。有山名小半天者。四面陡絕。賊道而聚於此。十八日。百道仰攻。又克之。賊自倡亂以來。猖於官兵之持重。不與此次之難抗也。遂遁歸大里杙。大里杙已築土城。頗堅整。二十四日。官兵至。賊猶數萬出拒。退而復集者數次。既夕。我兵伏溝坎間。賊萬炬來索戰。我兵在暗中。賊不能見。而我兵視賊則歷歷可數。發槍輒無不中。賊自知失計。遽滅火。復聚鼓來攻。我兵又從鼓聲處擊之。殺死無算。黎明。遂克其城。林爽文已潛挈走據守集集埔。其地前臨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壘石爲陡巇。長數里。其所預營扼險處也。十二月五日。官兵臨面上。殺千餘人。於是賊黨皆潰。林爽文先匿其孥於番社。惟與死黨數十人竄窮谷靈嶺中。十三日先獲其孥。五十三年正月四日。林爽文潛出覓食。遂擒之。而莊大田之在南也。雖與林爽文同逆。又各自號召。不相下。乘官兵未南下。益焚掠聚糧。爲旅拒計。已又思出降。計未定。而將軍已於十六日至牛莊。大田倉猝出拒。敗而走。官軍連蹴之於大武壠大目崙南潭中洲大小岡山水底寮。累戰皆捷。極南有地名郎嶠者。負山臨海。最遼阻。莊大田力不支。與其黨潛匿焉。將軍先遣水師由海道繞而截之於水。自以大兵環山圍之。賊衝突不得出。陣殺者數千。溺海者數千。擒而戮者亦千餘。莊大田亦就獲。臺灣平。

臺灣之變。總督欽差李公赴閩。道過常州。邀余偕行。佐其幕事。凡一年有餘。此編即幕中所記也。事皆與方略合。故不復贅。改林爽文本漳人。其將反也。當漳泉二府人械鬬之後。恐泉人不同亂。乃邀泉人劉志賢共起事。欲使爲泉人倡。劉志賢自署理福同知。至鹿港收貨稅。有泉民林泰等起義擒之。鹿港得無恙。是時賊方鑾起。漳人仗賊之勢。瞥凌泉人。及黃任兩提督率兵至。賊稍斂。則泉人又仗官兵之勢。凌漳人。追官兵久頓不進。賊勢日熾。省各村民從之。不從者輒殺。於是遍地皆從賊。莊大田編以壞府城。林爽文編以慢諸羅。勢益熾。追官兵從鄉省調至閩。又守鳳過海。凡兩三月。則我兵僅增兵至。一鼓即敗之。乃知前此諸將之過於謹慎。未免重視賊也。今臺灣既平。有當酌改舊制者。彰化縣城宜移於鹿港。而以臺灣道及副將駐之。康熙中初取臺地時。僅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地。鳳在南。諸在北。臺灣居其中。又有鹿耳門。海口通舟楫。故就其地設府治。其後北境日擴。閩人爭往耕。於是諸羅之北增彰化縣。彰化之北又增北淡水同知。則府城已偏於南。且衝時海口僅一鹿耳門。由泉州之廈門

往。海道八九百里。今彰化之鹿港既通。花來北地。轉居南北之中。由泉州之蚶江往。海道僅四百里。風順半日可達。此鹿港所以爲臺地最要門戶。較鹿耳門更緩急可恃也。幸林爽文等皆山賊。但知攻城。不知扼海口。故我師得揚帆直然。海舟大不能傍岸。須鹿港出小船二十里來渡兵。倘賊稍有智計。先攻鹿港。鹿港無城可守。其勢必拔。拔則據海口。禁小船。我海舟雖至。亦不得薄面登。所恃以入臺者。祇鹿耳一門耳。兵卽由鹿耳入府城。又須自南面而北。轉多紆折。必不能如此次之路捷而功速也。彰化城距鹿港二十里。不傍山。不通水。本非設縣之地。若移於鹿港。鎮以文武大員。無事則指麾南北。聲息皆便。有事則守海口以通內地應援。與鹿耳門互爲關鍵。便益地當有兩路可入。則永無阻遏之患。時上方有旨修築臺郡各城。余竊李公以築城事別有司之者。遂不果。然此議終不可廢。後之留意海疆者。或奏而行之。實千百年長計也。

國朝藍鼎元撰 卷紀康熙辛丑平定臺灣逆寇朱一貴始末起是年四月迄雍正元年四月鼎元時在其兄總兵官廷珍軍中故見聞最悉

平臺紀略

藍鼎元著

序

史以紀事垂法戒夫人而知之矣顧史才難得龍門扶風而後寥寥數家餘應下宋元之間一望茅葦況于稗官野史惡有可觀者哉稗野之文鮮裒乎道循訛走俚嫚異違奇求悅市井庸俗人之耳目有道君子弗為也若有識有筆據事直書即在一郡一邑方隅治亂之徵皆必以春秋之直道行之雖稗野猶正史矣平臺紀畧亦野史之流也康熙六十年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

王師平之鹿洲山人身在行間目覩風濤戎馬豕突鴻裒指揮識定經歲餘而後返其于全臺形勝事蹟及軍中參贊公檄謀議具載東征一集讀者自能知之緫因當時市井道聽耳食妄言臺事懼訛傳而失其眞將惑亂他年史氏之聞見此平臺紀畧之書所由作也其書以垂戒為主使守土之官兢兢業業顧畏民若奸禍之釁萌面革心共興仁讓是以起亂必書羣賊得志猖厥終無忌憚必書以明封疆任重稍存玩忽之心必至決裂潰敗不可收拾如此豈不足為前車之鑒乎自古作亂造賊靡不身首梟分史冊昭然愚氓或有未識識者即以目前朱一貴竊據海邦有地千數百里有衆至數十萬妄擬王公拜官封爵充盜賊之志願至此極矣曾不旋踵而或縛或梟妻子親屬並受誅夷作賊果爲孤乎回思守分善良安生樂業何等愉快所以反叛亂之心而作其敗亡之氣又不啻示之標準為嘉不屈蒿守澎湖臣節也敘論度敘戰功敘擒撫子出力也置身局外不以己名雖其內

示公也總論其是非得失疆境關隘經綸而措之治安又善後之良策也使人人皆讀此則在上無玩忽之官在下無悖逆之民千秋百載久安長治山人平素以世道人心為己任所著女學學準公案諸書皆神風化不苟作少時有志欲纘明綱目旁求徵信及至京師見明史館纂述未竣恐不無是非互異之嫌又明人子孫有向山人嘵嘵聚訟者是以中輟帳然欲修宋史不敢自信先參唐代名臣為修史試筆一書以質海內今宋史雖未成編而讀斯平臺紀畧亦可知其史才之大槩矣紀畧成于雍正元年風行海內者十載舊板漫漶余為加評點而新之因併敘其事于簡端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秋八月同學弟天長王者輔拜手題

序

藍子自東寧歸見有市靖臺實錄者喜之甚讀不終篇而啾然起喟然歎也曰嗟乎此有志者遺憾未經身歷目覩徒得之道路之傳聞者其地其人其時其事多謬悞且至于此然則史氏之足非其述于稗官野史之紀載者不乏矣臺灣雄踞海外直閩內地東南半壁沿海六七省門戶相道其亂其平非于國家渺無輕重者致亂之由定亂之畧殉難喪節運籌折衝皆將權衡其袞鉞以爲千秋之龜鑑言焉而不求

其實習焉而不知其訛歸人所爲懼也諏劣不才學荒識陋東征逾載躬歷行間風濤戍馬磔鼠哀鴻軌誡獻俘招降殄孽至于采搜鯨出殺鶚番黎無不目擊手拇又或中夜閒暇磨盾草檄千里驅馳聊瞻要害廢寢食間風露蓋亦幾經勞瘁矣無一命之膺當贊畫之寄事定歸來滿船明月惟有全臺形勝治亂事蹟了了胸中所見所聞視他人較爲切實則平臺紀畧之作豈可已也撮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掩諱自謂可見天日質鬼神而或者以刻意稱名爲濫是猶未知載筆之道者載筆所以傳信非一人一時之文天下後世共之而姓名尚不敢筆之書則過矣在所必諱縱功績可紀亦等之諸語設詞夫豈其可傳耶歸人煽珠又不足傳平臺大役事在必傳而道聽心無爲市井訛談所昏惑亦焉乎其可矣若夫鑒前車綱未雨施經綸措康又有治安之責者諒馬留心不待閱茲編而後得之也

雍正元年癸卯夏五月端午日閩漳藍鼎元玉霖氏自題于鹿草廬

平臺紀畧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朱一貴之亂

大清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臺灣奸民朱一貴作亂。一貴漳之長泰人。小名祖游。手無寸好。結納奸宄。爲鄉里所嫉。于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充臺廈道轅役。尋被革。居母頂草地。倡鴨爲生。其鴨旦暮編隊出入。愚戇異焉。奸匪過者。輒欵延烹鴨具餌。務盡歡。時

承平日久。守土恬熙。統不以東治民生爲意。防範疎濶。一貴心易之。辛丑春。鳳山縣令缺。臺郡太守王珍攝縣篆。委政次子。頗踰閑。微收糧稅苛刻。以風聞捕洽盟獻者數十人。逆禁入內山伐竹木者百餘人。奸匪遂藉爲口實。日誣訐官府短長。搖惑人心。有黃殿者。居羅漢門。與朱一貴善。時謀不逞。往來密洽。三月

鄉村歸者必衆。皆曰可。夏四月十有九日。己酉。李勇吳外鄭定瑞王玉金陳印等五十二人。即黃殿庄中奉一貴焚表結盟。各招黨羽。得數百人。立賊幟。書大元帥朱。夜出岡山襲劫塘汛。辛亥警報至郡。總兵官歐陽凱集將弁議出兵。中營游擊周應龍者。龍然魁偉。素識論風生。令以兵石營游擊周應龍者。龍然魁偉。素識論風生。令以兵四百人殺賊。又白道府。遣臺灣縣丞馮迪調新港目加留灣肅壠麻豆四社土番隨之前往岡山距府治三十里。賊勢未盛。疾趨可滅。是日細雨霑泥。應龍率

兵番行五里。駐半路店。翌日再進十五里。屯角帶圍。賊夜出。橫柳林汛防把總張文學迎戰。敗績。棄鳥鎗餘牌甲械。爲賊所得。應龍隔一溪。不能救。賊復掠大湖。殺汛兵。徇所欲而去。南路賊首杜君英于是日遣楊來顏子京率其衆百人之一貴所。和君英在淡水橫柳林招集粵東種地傭工客民與陳福壽劉國基議共掠臺灣府庫。又有郭國正翁義起草潭。戕穆江國論起下埤頭林謂林騫林琨起新園。王忠起小琉球。皆願從君英攻府。約朱一貴共事。癸丑。朱一貴後

屯岡山之麓。周應龍兵至小岡山。遇賊與戰。予總陳元把總吳益等奮力掩擊。賊大敗。退走入山。奪衰文庆屯住。應龍收兵。劉二濫。楊來顏子京亦回下淡水。甲寅。周應龍在二濫傳令兵番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五兩。土番性貪。注殺良民四人。擬者股栗。乙卯。遠近賊黨偕兵火焚民居。復殺八人。聞者股栗。乙卯。遠近賊黨偕兵番殺掠爲辭。鼓煽游途。庄庶迫脅居民。分授以械。由是各鄉紛紛。舉應。賊旗幟。應龍進劉楠仔坑。得南路營參將苗景龍。警報。稱林賊諸賊。夜攻新園。奪軍

器下淡水營汎已酉辰周應龍復行十五里宿南
路營丁巳官軍遇賊於赤山杜君英朱一貴合兵
攻戰方亟周應龍以後隊遽退千總陳元戰死把總
周應遂被擒吳溢重創佯死陳元屍側李碩負傷走
周應龍逃歸府治一貴率群賊大隊追之君英偕陳
福壽劉國基戴穆翁飛虎江國禎郭國正楊來顏子
京林茜林籌林連鄭文苑王忠等攻鳳山縣南路營
把總林富戰死守備馬定國戰敗自刎死參將茜景
龍逃匿萬丹港漁寮三日爲穆周林泗所擒獻郭國
正國正令林泗翁義殺之以其頭獻朱一貴仰中閏
赤山之敗譁然大震文武各還家屬行遁先後竄丹
並出鹿耳門士民相率逃竄戊午總兵官陽凱遊
擊劉得紫率兵千餘入臺協水師將許雲竜兵五
百入出劍春牛埔列營以待官中夜驚潰
未黎明稍集入無戰心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
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域諸羅知縣宋永清
千五百兩躬慰諸營勞軍庚申賊千餘
齊發許雲躍馬當先陷陣水師弁兵
沈佾勇

繼進賊大敗退屯拳津林把總陳宋見
牛車力追殺賊救周應遂回營而鎮標把總許陸王
陞見賊勢浩大終當復來徑引去是時水師左營遊
擊游崇功巡視築港聞報以兵還入鹿耳門遇文武
眷舟唉曰官兵民之望官眷逃則人心散大事去
矣登岸赴敵其將叩馬請回處眷屬當
日追知有家戚麾衆馳春牛埔五月朔旦在西賊衆
數萬俱集劉得紫率守備張成以兵拒
半路店迎敵歐陽凱許雲游崇功率弁兵在春牛埔

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衝殺鎮兵忽內亂百總楊
泰綽號達家勇者先通賊爲內應刺歐陽凱墜馬羣
賊交刃截其首而去守備胡忠義千總將子龍馬總
林彥皆死之汀州鎮標把總石琳帶兵之臺換班亦
戰死海墘把總李信創重已死有王宋者憐而欲埋
之復蘇乃與皆匿他所劉得紫聞敗率兵還救所乘
馬爲賊砍倒與守備張成俱被擒副將許雲衝突血
戰殺賊數百人與遊擊游崇功千總林文煌趙奇奉
把總李茂吉俱臂大呼所向披靡自黎明戰至日中

矢窮砲盡雲重創遍體墜馬走行猶手刃數十賊勞
孤無援左手被賊砍斷乃罵曰生不能殺盡逆奴死
必來殲滅汝等賊怒剖雲屍游崇功單騎奮力剛縛直前欲奪刀殺
人馬踐被殺林文煌趙奇奉俱戰死李茂吉爲賊所
快至南崁場見戴穆挺立岸然稜怪其不跪叱之曰
君兵卽茂吉曰官穆曰把總微官耳若壯士降當以
汝爲將重茂吉嗾十餘聲罵曰我 朝廷命官豈從
汝作賊梟足踢賊案案翻奮力剛縛直前欲奪刀殺
賊賊衆舁刀共斷之頭腦破裂尚指賊痛罵如初氣
絕乃已官兵既敗臺協水師中營遊擊張彥賢右營
遊擊周應龍中營把總王丑附商船逃歸內地直
擊王鼎守備萬泰平凌進楊進千把總朱明劉清
鄭耀等率兵十餘人戰船四十餘號聯檣揚航逃出
澎湖鎮標左營遊擊孫文元奔至鹿耳門赴海死右
營遊擊周應龍中營把總王丑附商船逃歸內地直
走泉州把總李碩陳福尹成道標守備王國祥千總
許自重皆逃澎湖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
禮臺灣知縣吳觀域縣丞馮迪典史王定國諸羅知
縣朱夔典史張青遠皆一時相率登舟慮港內商漁

艇艦爲賊所有盡驅出鹿耳門齊赴澎湖先是粵民
高永壽在笨港負販爲生有病者于破廟餓且死永
壽活之一日至南路遇前所活人欲歐感泣引之深
山中設酒殺相待賊也與兒朱一貴刀鎗森列言倡
亂謀甚悉邀永壽入夥佯許之乘間逃回赴南路營
告變防信至府復告之鎮道以爲狂疾會審嚴
刑坐妖言惑衆將論死從寬逐過海逃回原籍賊千
後劉府移檄粵東購高永壽至臺尋向日所見賊營
故處不可得令往羅漢門看之亦不是再至南路卽
搖遍尋上下山谷月餘乃還據高永壽昔日如此如
酌想是命當受刑今遍覓諸山卒無其處亦異事也

羅黎將首獻朱一貴請功一貴見全臺俱陷揚揚得意以為莫己詠也遂做作優發高臺鳴鐘伐鼓唱拜跪大封羣賊以王玉金為偽國師王君彩洪陣為偽太師杜君英陳福壽李勇吳外紹飛虎陳印賊穆鄭定瑞郭國正顏子京楊來黃殿劉國基黃日昇江國論王忠林曹薛菊林鄉林璉陳正達張看賴池賴元改鄭性吳鄭文炮陳成等為偽國公張岳不受公爵為偽將軍陳燦蘇天威等為偽侯張阿山卓敬陳國進等為偽都督蕭斌詹遜為偽尚書內閣

辦事麻恩林玉為偽輔駕大將軍其餘偽文職部科以下偽武職總官副將以下不計其數以鄭定瑞蘇天威同領賊兵三千鎮守鹿耳門是時偽職冠綢緞俊伶服飾搜括雁還或戴帷帽衣小袖紗帽金冠被甲騎牛或以色綾裹其首乃巾朝服炫煌于道民間為之謠曰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裨永和六月還康熙番童孺婦女皆知其日當滅而擒也先是遊擊劉得紫被擒引頸受刃賊素重其名弗忍殺得紫曰吾為

天子命官不可不死但求埋吾帥屍首死瞑目耳賊黃昇落其義聽之收埋畢復禁之學宮朱子祠求死不可得賊與言弗應進食弗食七日仍不死士民兵僧進粥苦勸皆弗食至是諸生林鼎劉化鯉為言諸賊可滅狀當報仇得紫始受民餵食啜粥延命以待大師作恢復計矣臺中逃鼠各官及避難民人于壬戌癸亥兩日咸到澎湖澎協將弁倉皇不知所措見臺情洶洶而臺中文武俱至也亦各出家屬登舟將渡廈門百姓婦女爭舟雜沓聲震海岸右營守備林亮

聞知請協鎮主將擊回登舟各家屬守澎湖諸將猶豫不決亮厲聲曰 朝廷以海外封疆付我等正為緩急倚賴非徒昇平食祿慶營身家已也今鋒刃未血而相率委去他日駢首市曹且能免乎大夫不死則已死則死忠義耳請整兵配船守禦要害俟賊至決一死戰不捷而亮死公等歸亦未遲皆曰諸願死守亮馳出江干徑申主將號令援所佩刀驅官民家屬各登岸衆心始固是時水師提督施世標見避難民船到廈方 知臺變然未意全郡遽陷也賊入府時文武倉皇潰亂至澎湖喘息稍定乃具文申報內寅報至廈門世標集諸將議曰臺寇日猶全郡俱陷此殆非小故也今數百艘逃入內地脫有奸徒混跡乘虛鼓煽廈島一搖罪可言哉其各謹巡防嚴守禦無敢懈怠浙閩總督覺羅滿保聞臺陷念廈門為控制臺灣咽喉閩南沿海根本重地不可不親行彈壓以定人心為進取恢復之計會商巡撫呂猶龍綏輯省城糧餉軍需諸務屬焉客疏告變且言星馳赴廈狀請

皇上稍寬督責剋限一月務必掃除兇醜復我土疆復念廈門地褊人衆軍興旁午米價騰貴先移檄浙江廣東兩省運米之廈令布政使抄本哈督買延建上游之米運載赴廈平糶飛咨促提督施世標刻期出師檄召南澳總兵官藍廷珍星赴廈門面商征臺機務以糧驛道韓奕總理廈門軍前糧餉謝駿軍需催募船隻諸事偕督標左營游擊邊士偉先兼程赴廈宣諭百姓使無恐擾調閩省水陸各標營將備弁兵悉出水道赴廈聽侯調遣庚午總督覺羅滿保發三山壬申抵泉之塗嶺連樓南澳鎮葉亦大喜曰藍總兵所見事事與吾胸合吾調此君平臺得人矣蓋廷珍閩臺舊條陳出兵事宜首請總督駐廈就近督師而滿保已兼程疾趨三日澳渠適至又嘉其指畫謨謀皆洞中窾會知為帥必能成功故云爾也時陰雨連旬乘竹舆子從數騎行泥淖中所過人莫知為制府者乙亥至廈門則提督施世標已登舟出港兩日矣初廈島居民聞臺變倉猝疑賊且長驅澎廈而澹泉山僻無兵備語四處有

揭竿嘯聚之謀居郡邑者攜眷屬遁深山居鄉村者入郡邑岌岌乎動矣又聞各路徵兵恐所至騷擾米價騰貴市里驚惶及總督至廈從容鎮靜民乃晏然召募丁壯游手皆隸軍中伏莽萌芽潛消淨盡所徵各鎮協標營兵多從海船赴廈陸行至者亦處之舟中人給銀米蔬菜有加檄令泊船岸買辦所需悉依民價故雖大衆雲集而街衢寂然不見兵革未幾所檄移諸路運載米石數倍似至米價頓平民益歡慶忘偽居指臺都可復也臺中羣賊互爭雄長當內地總督過澎嶺之日正朱一貴杜君英入府時欲立其子杜會英海外吞併之時先是君英與朱一貴不為王聚不服立朱一貴若英故慫恿每事驕蹇掠婦女七人閉營中而一貴出禁淫掠戮穆強奪民間婦女一貴殺之以洪陳私為偽劉併殺洪陳君英所掠女有係吳外戚屬者外請釋之不聽怒欲相攻一貴遣楊來林連往問君英收縛來連一貴怒益謀李勇郭國正等整兵圍攻杜君英收之君英與林沙堂率舟城敗萬人北走虎尾溪至猫兒干屯劉剽掠

村社半線上下多被蹂躪所未至者惟南崁以北猛
淡水營守備陳策聞臺郡陷沒恐賊人將至督弁兵
堅守招集鄉壯分佈要害有奸民苑景文潛踪入境
欲煽惑番民為叛策擒而斬之遣隊目鄭明蔡武赴
廈請救則總督滿保已先于塗次移谷巡撫呂猶龍
就省撥兵貨船從閩安直向淡水及至廈復以十艘
配兵五百名令金門守備李燕北路營守備劉錫帶
領救淡鄭明蔡武所坐船遭風飄入澎湖施世驃復
遣澎協右營遊擊張駿領兵前往及鄭明等至廈則
呂猶龍自省調發援淡之兵船亦至廈滿保遣千總
李都賫令箭帶領并會諮路官兵星赴淡水應援統
計前後發往救淡之兵共一千七百餘名二十有七
日丁亥南澳總兵官藍廷珍單騎到廈所部舟師繼
至總督滿保大喜與定平臺方畧委令總統征臺水
陸大軍帶領將弁八十餘員目兵丁壯八千餘名營
哨商艘杉板頭艍仔等船四百餘號舵工水手四千
餘名會提督施世驃于澎湖刻期進勦祭江誓師滿
保躬造海濱送之廷珍意氣慷慨從容謂滿保曰草

寇不足煩廟謨某一登彼岸大人可即奏報蕩平也
六月朔日辛卯樓船出廈門港翌日至青水滿颶風
驟起浪高于桅未幾覆溺者數次三軍相顧動色藍
廷珍觀操舟御風飄疾定發銅山庚子到澎湖會提督施世驃分定調遣計先後赴澎從征
將弁督標右營參將林亮萬化陸路提標中營參將林
政後營遊擊魏天錫撫標左營遊擊王良駿前營
左營遊擊許華金門鎮標右營遊擊薄有

成銅山營遊擊鄭耀祖海壇鎮標左營遊擊謝希賢
閩安鎮標左營遊擊朱文福寧鎮標右營遊擊郭祺
汀州鎮標左營遊擊王紹緒漳州鎮標左營遊擊齊
元輔雲霄營遊擊金作礪興化協標右營遊擊胡璟
原任海壇鎮左營遊擊李祖原任黃巖鎮中營遊擊
陳允陞澎湖協右營守備魏大猷南澳鎮右營守備呂瑞麟閩安協右營守備洪
平陸路提標右營守備康陵水師提標左營守備高
得志泉州城守營守備鄭文祥興化協左營守備劉

永貴同安營守備葉應龍烽火營守備蔡勇澄浦營
守備蘇明良安平協千總黃元溝水師提標左營守備魏
等把總蘇榮等俸滿千總林君鄉等共率遊都守千
把一百二十餘員目兵丁壯一萬二千餘名大小船
六百餘號舵工水手六千餘名軍火器械米鹽蔬菜
一切軍需皆總督滿保自廈整備辦有欠缺所用商
船俱發價僱募都義不受直者量給外委守備千把
總銜劄以鼓勵之復慮大兵進勦澎島單薄檄召金
門鎮總兵官黃英統領海壇鎮標右營遊擊李殿臣

耀源營遊擊王良翰福州城守營都司李緯世將軍
標左營守備黃元溝水師提標左營守備魏
山營守備閩威長福營守備邱延祚等四百餘員名
左營遊擊陳國星守備邱延祚等四百餘員名
英餘繼至者皆令施世驃藍廷珍穆廷棫護送總督軍前
施龍逃回泉州為陸路提督
而施世驃至澎湖亦將臺灣
餘員押解之廈總督滿保將
于敵目矢石立功賜單許之令千總游全與管押征

臺至是亦到澎聽調遣則同應龍張彥賢王鼎王國
祥萬泰平浚進楊進朱明劉清鄭耀陳福尹成李碩
陳奇追等合之牛能許自重為社變逃回十六員是
也而澎協右營把總吳良在臺灣修理戰艦臺陷從
賊為賊謀取澎湖領偽劄百張白金五百兩偕其黨
十二人至澎施世驃故納之令使人醉其同行者酒
逆謀破露搜得偽劄鎖治之遂盡叶賊中情形知賊
黨相攻百姓不附藍廷珍喜謂世驃曰吾儕皆穿窬
鳥合畏死苟從乖離渙散一攻即靡但其衆至三十

萬不可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以某愚見止殲巨艘
數人餘反側概令自新勿有所問則人人有生之樂
無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世驃曰善戒將升登岸之
日無得妄殺城來降者悉縱還家門戶旗幟書大清
良民者即為良民惟拒敵者乃斬之癸卯發澎湖以
林亮董方為前鋒令外委洪就洪選等諳水者十二
人駕小舟同前鋒先行于鹿耳門深港插標記明舟
行路徑丙午黎明舟師咸抵鹿耳門砲臺發大砲又以小舟拖險迎敵

前鋒林亮董方以六船冒死直進亦施大砲攻擊遙
望砲臺火藥堆積纍纍亮令砲專攻火藥桶中火藥
起燔死賊無算賊潰遂入鹿耳門維時海靈助順潮
水漲高八尺藍廷珍率王萬化林政等四百餘艘迎
檣並進林亮董方乘勝掩殺燬賊船把總蘇榮爭先
亦同登岸奪取鹿耳門砲臺烽火營遊擊林秀溝
有成守備魏大猷葵應龍追殺逆賊蘇天威逃入安
平鎮城與賊目鄭定瑞列兵迎敵林亮董方奮勇先
登復陷賊陣藍廷珍率參將王萬化林政遊擊魏天

王師至止。老幼趨跪爭給軍食。少壯者自充鄉兵願導官
喜

軍殺賊是夕施世驃船到鹿耳門。丁未乘潮入安平。
朱一貴遣楊來顏子京張阿山翁飛虎率賊衆八千
餘人犯安平。林政王萬化邊士偉林秀王紹緒鄭耀
祖李祖等各率兵迎敵于總爺全與以張彥賢等十
四員同在四鯤身與賊藍廷珍指揮攻擊。我兵鉛砲
連環如雨。復遣朱文貔天錫謝希賢劉璋林亮魏大
獻呂福麟吳應龍劉永貴等。駕小船沿岸夾擊。賊大
敗。追至七鯤身瀨口戊申。魏天錫謝希賢劉璋林亮
把總牛龍外委守備陳章等以輕舟載鎗砲硝磺烈
焰於塗墜墟水仔尾等處。燒賊巨艦凡四已酉朱一
貴復遣李勇吳外張阿山翁飛虎陳印楊來郭國正
等率賊衆數萬人駕牛車。列首爲陣。復犯安平。乃以
薛元輔金作礪呂瑞麟蘇明良范崇助率兵千人副
拒王萬化林政邊士偉李祖康陵率弁兵爲右拒鄭
耀祖王紹緒爲後應。賊目翁飛虎率所部烏龍旂爲
前鋒。驅車擁盾。冒炮火衝突。羣賊大隊並至。左右兩
軍邊士偉呂瑞麟等大戰于二鯤身。藍廷珍親督大
砲運環齊發。倒賊烏龍旂。破牛車陣。林秀王王良殺
朱文謝希賢胡璋林亮魏大獻蔡勇劉永貴各乘小
舟駕大砲。附岸夾攻。賊衆大敗。入水死者千餘人。斬
獲殺傷不計。自是賊人退保府治。不敢再至鯤身。惟
沿岸列砲。晝夜固守。我軍分駕小舟。追岸攻擊。與賊
相持。有西港仔士民。具羊酒到安平鎮門迎
王師載家屬爲質。願引大兵從西港仔登岸殺賊。提督施
世驃然之。庚戌夜容澄林亮魏大獻洪平等。一軍先
一千二百名。往西港仔。次日藍廷珍知其事。急言示
世驃曰。謀算必出萬全。不可怙勝輕敵。聞賊衆在蘭
進賊目林菁江國論黃殿林嶽林璉等率衆迎前鋒
軍奮力衝殺。左右兩翼奇兵繞賊陣後。首尾夾擊。遊
兵突出竹林橫衝賊陣中。軍號砲聲震天。賊
大敗潰亂。奔竄逃。斬俘獲。屍橫遍地。溝壑至黎頭廷
珍私料。賊必夜劫營。漏初下。傳令撤帳房。捲旗幟。露
刀伏於黑闇。賊果至。不見大營。大驚。須臾我軍突出
衝殺。賊大敗奔散。自是膽落。不復有戰心矣。癸丑。廷
珍督大兵南下。復收賊于木柵仔。進至鳳松溪。直搗
臺郡。朱一貴率羣賊數萬遁去。廷珍收復府治。出示
安民。駐劄
萬壽亭。水師提督施世驃于先一日傳

令水陸官兵并進。遊擊林秀王良駿薄有成。參元輔
郭祺王紹緒鄭耀祖守備鄭文祥千總游全與與張
彥賢等十四員。從七鯤身陸路至瀨口。攻府治之南
盬埕塗墜埕大井頭攻府治西角。賊盡驅精銳拒戰。
我軍賈勇爭先。遂奪塗墜埕煅。賊營至晚屯南較場。
癸丑與總鎮藍廷珍俱會府治。萬姓歡呼復見天日。
戶戶設香案拜迎

王師廷珍一一慰撫之。道外委守備陳章飛船至廈赴總
督覺羅滿軍前報捷。乙卯。提督施世驃登岸。率大兵
屯北較場。藍廷珍仍駐 萬壽宮。據弁兵先後報獲
殺害歐陽緫兵之達家勇。殺害副將之黃龍。殺害羅
參將之陳碧。各付其子歐陽敏許方度。羅世正等自
行處死。以報父仇。凌遲剖肝。碎屍揚骨。聽從其便。臺
人快之。閏六月朔日。庚申。陳章飛報捷至廈門。總督
滿保檄藍廷珍署理臺灣鎮總兵官。事會巡撫呂猶
龍籌疏以捷聞。則施世驃在臺灣軍中已先自題奏。

上達矣初臺灣警報于六月至京師
皇上惻然不忍加誅乃為
諭曰諭臺兵衆據督臣滿保等所奏并伊等進摺家人所
言臺灣百姓似有愛戴滿保于五月初十日
領兵起程緣朕思汝等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之比
或因饑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員刻剝所致諭督保令
其暫停進兵汝等若即就撫自諒罪若執迷不悟
則大兵圍勦俱成灰燼矣臺灣止一海島本地所產
不敷所用祇賴閩省有錢糧養生前海賊佔踞六十
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又何能為謝
旨到時將因迫情由訴明改惡為正仍皆朕之赤子
朕知此事非汝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謂坐以
待斃不如為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其致此之罪俱
皆不肖官員汝等俱係朕歷年參簡良民朕不忍
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
圍勦汝等其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自諒罪若
不悟妄自取死特諭又

敕浙江將軍塔師拜以甲二千赴閩協防巡撫呂猶龍遣

安察使潘永芠迎勞于浦城辦理夫船永芠素有才
名方嚴不阿一路問民疾苦捐俸錢恤災傷多方撫
慰故兵行而民不擾浙兵至閩欲宿借民居民拒呂猶龍
不可召兩司計議永芠曰靖亂以安民為本若宿民
居民不堪也命署福州府馮鎧分發諸佛寺房之于
是浙兵駐閩者數萬得相安一無所苦

上諭至閩則六月二十有五日也總督滿保檄委與泉道
陶範親賫

諭令往臺灣安撫百姓併署理臺廈道事調汀州知府喜

驛知臺灣府分委往臺灣府同知
併臺灣知縣事海澄知縣劉光泗往署諸羅縣俱隨大兵安輯流亡慰撫各庄
社民番伊時臺郡既平提督施世驃總兵官藍廷珍
分進大兵擴清北二路以王萬化持政邊土偉
天錫帶領官兵勦撫南路逃賊收復南路營鳳山橋
至金敲火砲齊鳴諸賊竄息驚起不知所措楊雄楊
旭楊石王仁和等遂擒朱一貴王玉全翁飛虎張阿
山等四人散其餘衆吳外除卻各率衆逕出旭縛一
貴等置牛車赴入營溪交遊擊林秀王仁和馳報藍
廷珍廷珍令解赴施世驃軍前而自往會訊一貴尚

自尊大欲與提軍抗禮昂然而立廷珍至叱之跪一
貴猶妄稱孤家詞甚不遜廷珍怒搖其足于是一貴
及其黨皆跪伏罪請死乃檻送廈門聽總督覺羅滿
保解京正法又有大排竹人民斬楊來首級獻楊秀
秀亟至府竿示衆衙復據李秀等官兵李必第楊雄
等鄉壯報稱吳外除卻李明等九犯解至軍前分遣
朱文謝希賢呂瑞麟洪平及白澎召至之守備閻威
以兵收復北路營諸羅縣榜斬賊目萬和尚等北路
營平總陳緻把總鄭高率鄉兵來迎先是陳緻等于

六月丙辰起民兵攻復諸羅縣斬賊目賴元改頭祭
羅漢將將因

王師來縣治復為翁飛虎江國論所殺仍入山至是乃盡
招撫賊目曾賢李德隨朱文等安輯各庄社番民分
遣為李祖賚書與楊旭亦令計擒一貴于是楊旭與
王仁和楊石楊雄陳尚珍楊秀等密糾溝尾庄民楊石友善知其厥楊旭楊
庄小槺榔新牌佳走後溝等庄鄉壯以待閏六月五
日甲子一貴率千人至溝尾庄紮假食楊旭等椎牛

方盡皆平。復矣。元兇既梟。餘黨解散。尚有前日偽課渠魁偽稱國公。如謝公英陳福壽劉國基江國論薛菊王忠陳成鄭文苑及君英三子杜會三等未獲。總督滿保檄監廷珍撫之。重懸賞格。追并日外委分途緝捕。方一貴作亂時。有下淡水客庄民人侯光憲。李直三等。建大清義民旗。奉皇帝萬歲牌。聯絡鄉壯拒賊。一貴遣福壽劉國基薛菊王忠劉育等領賊衆數萬攻其庄。六月十有九日。已酉侯觀德迎戰于淡水溪。敗之。陣斬劉育。殺賊兵及迫入死者萬計。屍骸

月十有三日。許未。怪風暴雨。屋瓦盡飛。颶雨中流火。係竟夜燄海水騰漲。所泊臺港大小船。擊碎殆盡。或飄而上之平陸。拔大樹。傾壞垣墻。姓哀號。無容身地。以恩禮一如福壽。飲食居處。遊遊兩人不相離也。君英尚留其子杜會三未出。越三日。知乃父無恙。千總施世驃。監廷珍。各終夜露立風雨中。軍士蜂擁相擁。特不敢動。稍舉足。則風颶頓仆。或裂膚破面。流血翼日。寧靜。郡無完宅。壓溺死者數千人。浮屍蔽江。充路。暑氣蒸腐。道阻。範府縣高鐸孫恩等。驚悸疾作。以九月望日癸卯。循流溯發倉。賑貸。疫死未傷。以風災飛報上聞。朝廷發帑金賜恤。殘黎始得更生。諸羅一縣。未被風災。而條導楊君李明等。聚黨劫掠。監水港。監廷珍檄君英杜會三俱羅而致焉。提督施世驃。自風災紱捕。悉檻之。又林君等。煽誘奸民。監放于六加何。俱爲知縣汪紳文所獲。并解至府。會同陶範高鐸孫魯等。嚴訊。僉議擬斬。內地。廷珍曰。此曹皆元兇大慝。至此。倘逸去。奈何。廷珍曰。極知此賊失一身家隨之。但王忠陳成鄭文苑。餘孽未盡。不得不然。二人視福壽君英等所居。處與廷珍臥榻正隔窓櫺。復謂曰。行重賞。太大矣。棲誠至。處極卑。廷珍曰。無傷也。速決。卽送之。厦。陶範高鐸皆曰。難矣。公以撫爲名。待之。心。而固。疆圉。有罪。某自當之。範高舍而他之。罪。權行作何措置。則之。則局不可了。

君事也。皆曰。諾。九月壬辰。梟楊君林君等爲首四人。笨視其次。餘黨分別杖斃枷械。貢遂遁水。復有黃輝甲戌呼杜君英等至幕中。詰之曰。唄按制府來書。欲卓敬在舊社紅毛寮聚謀爲亂。聲言羅漢門阿猴林授若輩備弁。今星速赴厦。考驗天霽風和。卽日登舟。有王忠等數千人接應。尅日攻府。監廷珍發兵搜捕。爲劉與陶範高鐸孫魯等會議。輝與敬直承不可乎。江國論不可。廷珍大喜。賜諱并斬之。陳福壽許諾。廷珍大喜賜福壽。以來。廷珍大喜。留福壽軍中。以家人禮待之。服食皆從厚。遠近賊徒聞風思歸誠者益衆。杜君英久處山中。晝伏夜走。聞福壽就撫。頗心動。監廷珍檄外委守備施恩陳祥。以謀者林生八羅漢門說之。君英恐見責。欲得福壽。面訴情實。卽與俱來。廷珍遣福壽施恩等往。福壽尚病。載牛車以行。君英遂出。廷珍待以恩禮。一如福壽。飲食居處。遊遊兩人不相離也。君英尚留其子杜會三未出。越三日。知乃父無恙。千總何勉往說之。會三就撫。旋九月中旬。十數日間。陳福壽杜君英杜會三俱羅而致焉。提督施世驃。自風災紱捕。悉檻之。又林君等。煽誘奸民。監放于六加何。俱爲知縣汪紳文所獲。并解至府。會同陶範高鐸孫魯等。嚴訊。僉議擬斬。內地。廷珍曰。此曹皆元兇大慝。至此。倘逸去。奈何。廷珍曰。極知此賊失一身家隨之。但王忠陳成鄭文苑。餘孽未盡。不得不然。二人視福壽君英等所居。處與廷珍臥榻正隔窓櫺。復謂曰。行重賞。太大矣。棲誠至。處極卑。廷珍曰。無傷也。速決。卽送之。厦。陶範高鐸皆曰。難矣。公以撫爲名。待之。心。而固。疆圉。有罪。某自當之。範高舍而他之。罪。權行作何措置。則之。則局不可了。有逃脫生變之憂。斬之。則將束縛驅迫。駭人耳目。又恐山中遊魂。謂公從前皆僞。廷珍曰。有以處之。十月甲戌。呼杜君英等至幕中。詰之曰。唄按制府來書。欲授若輩備弁。今星速赴厦。考驗天霽風和。卽日登舟。可乎。江國論不可。廷珍罵曰。汝。貌輕。福。薄。固。知非有。官。者。之。相。此。退。之。杜君英陳福壽許諾。廷珍大喜。賜金爲贐。遣左右送之行。舟婦人。亂至幕中。使乘向海岸登舟。呼江國論鄭元長來國論等度不可違。强諾。請行。亦賜贐舟。興送之去。繼呼杜會三至。亦如之。蓋

旨解陳福壽杜君英會三赴京師奏朱一貴對質朱一貴李勇吳外陳印王玉全翁飛虎張阿三俱淩遲處死親屬同坐陳福壽杜君英會三以就撫從寬斬于市其餘在軍前投撫諸賊先後解到厦門如黃殿黃日升郭國正劉國基林曹江國論林憨林璉陳正達朱盧張看鄭惟晃鄭元長等總督滿保俱發臬司收禁福州府獄候審擬就地正法十有一日乙丑臺灣鎮總兵官陳策署提督藍廷珍移咨總督滿保收金門鎮總兵官黃英之臺署事庚寅南路餘孽復叛為首莉瓜成即陳成蘇清高楊美林阿美等集衆監放于石壁寮隨南路兵追勦癸巳黎明千把總何勉杜雄等率兵搗賊穴擒蘇清高三二名成等奔潰楊美王教逃匿下淡水知縣劉光泗擒獲之藍廷珍以羅漢門諸山素為匪類逋逃藪不大舉搜捕清廒谷無以淨盡根株分遣遊擊王良駿薄有成守備呂瑞麟率兵往角宿岡仙蘭坡嶺一路搜入羅漢門守備李燕蔡勇威由仁武庄土地公崎阿猴林一路守備孫元勳由卓猴木庄岡社一路已亥午刻成會羅漢門之中埔庄別遣把總林立陳雲奇鄭榮才游擊往大武坑分路堵截無使賊黨走入搜捕羅漢內門諸將備弁目搜礁巴咋郎包来大寮佛大湖等處窮山密箐無不徧歷焚燬賊巢數十所凡二十七日乃收軍回營撫搜山將備及差員外委蘇思維陳祥李為勝林福石瑪藍敦等先後報獲莉瓜成即陳成林阿美丁莊謀林讀林齊鄭教陳璞等而石壁寮再叛道塹盡行廓清矣又據報獲鄭文苑林沙掌兇死纂即陳國正鄭昆即林昆滙仔吳即李吳洪迎胡君用等及覆廈道陶範復解讀彬麻恩金麻猴即林一貴案內附和倡亂諸賊悉俘因惟王忠邱寶宣未獲遁逃倪儡內山臺灣山后藍廷珍分遣外委弁目諸路訪緝復令外委鄭國佐林天成召致山番通事意旺同入倪儡內山遍查各社諭番衆峒後不許窩留復令鄭國佐往郎嬌繞行山后至卑南覓傳檄奨諭大土官文給以官帶補服賞勞之令起崇文七十餘社壯番從山後大加搜捕將所有漢人逸賊擒縛以來于是王等不敢復入番界僅身竄伏東前此臺變遁回道府廳縣各文員朝官令督臣提臣會審發往臺灣正法併已故知府王珍棺剖梟示衆武職周應龍等亦令督臣會同提臣嚴審定擬署提臣尚未班師十有二月總督滿保在廈親審諸文員將原任臺道梁文煊同知王禮知縣吳觀成朱夔知府王珍屍柩委海澄營遊擊安奎賞令領押送之臺十有八日甲戌決于市而臺灣縣丞馮迺興史張青選俱應臺灣縣獄候 部文秋國諸羅縣典史張青選俱應臺灣縣獄候後處決廣東提督姚堂奉

旨調任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遣遊擊王良駿賫印赴廈赴期班師總督滿保以地方初定檄廷珍以南澳鎮兵官移設澎湖臺灣府治設陸地副將裁去水師兩中營將備弁兵檄歸內地另額民間寢食不安宵小之徒訛言惑衆總督滿保提督藍廷珍念訛言搖惑會商酌留高鐸復回臺灣鎮總兵官任事仍駐劄臺灣府城以副將一員守鹿耳門以參將一員守安平鎮以遊擊一員守鹿仔港以都司一員守淡水以守備一員守彰化以千總一員守諸羅縣以守備一員守澎湖以副將一員守北路以守備一員守南路以千總一員守大港口以把總一員守小港口以千總一員守蕭壠以千總一員守嘉義以千總一員守斗六門以千總一員守半線以千總一員守竹塹以千總一員守南崁以千總一員守淡水以千總一員守雞籠以千總一員守噶瑪蘭以千總一員守三貂以把總一員守大甲以千總一員守吞霄以千總一員守後壠以千總一員守中港

欽差巡臺御史吳達禮黃叔璥至自京師六月
道陳大受臺灣府同知楊毓健員外郎
周鍾瑄及副將徐左柱等俱先後抵臺視事有奸民
鄭仕者糾號結燒疎復訛言惑衆招集亡命謀于六
月乙卯夜豎旛不果藍廷珍捕治之得其黨簡興祖
李柯等數人即戍井榆會訊搜獲鄭樹家榻册開列
僞偽人數一時旁觀多有駭愕狀知縣周鍾瑄密白
旅道當堂燒燬將鄭仕等處死人心大定藍廷珍以

羅縣知縣
截搜捕踪跡寂然差員四路密訪仍飭營縣廣差偵
探知縣汪紳文緝獲葉枕廖猛賴勤等供指同謀聚
衆糾賊因遣兵搜捕北埔諸山千總李郡生擒渠
魁李慶等賊旅械及所劫貯物焚燬窩廬又據委將
朱文知縣汪紳文守備劉錫千總何勉陳章把總陳
五月署臺灣府同知兼福臺灣知縣事孫魯調補諸

聖祖仁皇帝升遐未知
新天子即位乘閒思逞欲剏招邀匪類謀犯
高鐸遣外委千總陳栩等擒獲之鄆治其黨解散二
月
登極恩詔到臺海姓舞蹈懽呼共慶太平士農商
心樂業無爲匪接濟之人一二餘孽棲身
臺澎海外險峻內地更不可綏而此日之臺灣較十
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
里鳳山諸羅皆蕃惡獰地今其地者尚不敢至今則

林捉獲王忠剏當生陳郡等盜廷珍遊
督滿保題正法朱一貴等誅絕於
盜臬元曰臺灣治亂之局迥出人情意計之外其地
方數千餘其民數百萬其守土之官則文有道有府
右縣令大小佐貳雜職若干員武有總兵參將副將
遊擊守備大小弁目若干員其額設兵
器甲冑車船備又當

國家全盛金甌靡缺而朱一貴以餓鴨小夫欻焉倡亂
不旬日間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料敵太平日入

副將就至欽遵
旨赴澎湖駐劄百姓聲攜龍市環
欽差御史黃府廳縣各衙門繳呈請留時
新旨已下允提臣姚堂所奏副將仍設澎湖總兵官仍駐
臺灣水陸兩中營悉還舊制道標守備弁兵裁歸臺
灣鎮管轄設南北二路適中要害之處百姓欣欣以
手加額歡聲載道新調鳳山知縣靳樹畹抵任署縣
劉光泗仍歸海防澄湖知縣汪紳文安撫緝捕事竣
仍歸漳浦靳樹畹抵任署縣染疫病未幾卒以同知

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神威遠震將卒用命海若効靈是以
撫馭臺灣不勞而遐荒底定
國家圖之數十年費錢糧幾百千萬而後能收之今不
動聲色七日恢復巨魁就擒擒孽從授首即使孫吳復
生亦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其由
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率率
以爲利藪沉湎梁酒運賄相連睹不貫先擾賊未至而
衆人已離離欲無敗不可得已然鹿耳鯤身風稱天
險鄭氏一踞其間遂歷三世

諭行遵須自是兵農無不感激流涕蓋至仁厚澤淪浹人
心者深也諸臣或運籌帷幄出身疆場克敵致果功
在社稷欲以陂勵將來收千
得以具爲日無幾少之矣亂不久禍不深創平者之
績不大此非君子之言也賞罰明則民易使今日之
酬勳他年之鋤鑑知此說者其知未雨綢繆之道乎
臺澎海外險峻內地更不可綏而此日之臺灣較十
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同年而語矣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
里鳳山諸羅皆蕃惡獰地今其地者尚不敢至今則

南盪郎嬌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
鶩焉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爲野番隔絕今則
墾入深山雜耕番地雖殺不甚畏至倪儞內山臺灣
山後塔仔雞崙父卑南猛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
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雞籠淡水郡地有水陸兵五千
地大民稠則綢繆不可不密今郡地有水陸兵五千
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營以四五百里山海奧
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郡嬌盜賊出沒之地而委
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方千餘

里淡水營守備解處天末自八里盆以下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及遠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憂思而不能寐者也臺民好爲盜賊不因饑寒方慶前平又圖復起去歲平臺大定之後尚有布散流言嘯聚巖谷復謀作亂者數次屢經撲滅歲餘始珍而王忠一賊伏匿深山至我

皇上卽位乃克就縛可見地方廣大搜捕弗周雖平臺僅在七日而拔蘆根抵東擒西勦亦有兩載艱難欲爲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可也以慰管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于半線以上另設一縣官曾瞎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倘歲徵銀八九千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設巡檢一員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爲賊藪于內門設千把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圍設守備一營兵百名郎

嬌極南僻遠爲逆盜竄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員爲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出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之均賦役平獄訟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壽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具興而生番化爲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頗或謂臺灣海水不宜關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閩知並不忌遣能員將兵往撫以玫赤山之熊羆陷穽之虎醜態萬狀亦見雖郡咫尺鎮道不易周應龍玩寇殃民養成賊亂日行

五里十五里稍勝收兵方戰遽退等情形不但寫出豚能見虎醜態萬狀亦見雖郡咫尺鎮道未有不如理亂絲或附耳而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壽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具興而生番化爲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頗或謂臺灣海水不宜關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閩知並不忌遣能員將兵往撫以玫赤山之熊羆陷穽之虎醜態萬狀亦見雖郡咫尺鎮道未有不如理亂絲或附耳而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壽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具興而生番化爲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頗或謂臺灣海水不宜關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閩知並不忌遣能員將兵往撫以玫赤山之熊羆陷穽之虎醜態萬狀亦見雖郡咫尺鎮道未有不如理亂絲或附耳而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壽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具興而生番化爲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頗或謂臺灣海水不宜關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閩知並不忌遣能員將兵往撫以玫赤山之熊羆陷穽之虎醜態萬狀亦見雖郡咫尺鎮道未有不如理亂絲或附耳而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壽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具興而生番化爲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頗

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里則爲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爲盜賊淵藪之所在人所必趨不以封疆爲意是以賊起浹旬縣土肥最利梟關之所在人所必趨不以封疆爲意是以賊起浹旬縣番歸之賊卽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蓋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爲綢繆者也閒嘗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噬臍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爲寒心哉矧難諸臣雖功過不一然大節炳然足以增光宇宙袞其後而嘉其先崇獎義烈用慰忠魂亦因以爲鑒可也

臺自奸民起釁以及平定安集中間事蹟繁多千頭萬緒欲以一篇文字網羅而條貫之非有浩然剛大之氣排山倒海之力剸犀斷蛟之筆未有不如理亂絲或附耳而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壽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具興而生番化爲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頗或謂臺灣海水不宜關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閩知並不忌遣能員將兵往撫以玫赤山之熊羆陷穽之虎醜態萬狀亦見雖郡咫尺鎮道未有不如理亂絲或附耳而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壽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具興而生番化爲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頗

或謂臺灣海水不宜關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閩知並不忌遣能員將兵往撫以玫赤山之熊羆陷穽之虎醜態萬狀亦見雖郡咫尺鎮道未有不如理亂絲或附耳而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壽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具興而生番化爲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頗或謂臺灣海水不宜關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蹙閩知並不忌遣能員將兵往撫以玫赤山之熊羆陷穽之虎醜態萬狀亦見雖郡咫尺鎮道未有不如理亂絲或附耳而以盡地力建城池以資守禦此亦壽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具興而生番化爲熟番化爲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頗

簿溝尾庄下淡水義民功不可沒而一二附和倡亂同黨渠魁亦必陸續擒撫方得根株淨盡中間捕出癘疾風災憊苦異常見得臺民喜亂戾氣薰蒸即使國法可寬天道亦不肯宥可爲大戒乃尚有前平思亂既赦復叛之奸民則雖欲不殺豈可得乎鹽水港六加匏舊社紅毛埕寮下淡水三林竹仔腳再叛諸孽一一正法臺民亦可以恍然悔悟不敢復萌非分之想矣通篇大意在儆

厲地方文武當刻刻以吏治民生爲念使盜賊無自而興若稍一玩惕便功名自家性命靡不可不慎也思人作賊不過惡想妄行朱一貴聚黨數十萬不爲不多陷府殺官劫庫偕號不俘不爲不橫隨之且費後人許多區畫此辰官者之不可不慎也思人作賊不過惡想妄行朱一貴聚黨數十萬不爲不多陷府殺官劫庫偕號不俘不爲不橫然屈指幾日梟首碎屍誅及親屬數十萬竊俱歸何處即後此再叛如楊君林君等八九案無一不竽視棄街作賊果何益乎所以儆凡爲民者皆當起忠孝仁讓之心即消其犯上作亂之意官民交勉則海甸昀昀常保寧謐子孫世世俱享昇平此作平臺紀略者之意也大書特書正敘倒敘補敘插敘分敘合敘錯綜變化矯如游龍至其陡然而起絀然而止遙接遙應飛渡暗渡筆筆有神一篇萬五六千言讀之惟恐其盡不復有冗長漫衍之嗅知其浸淫于史漢者深矣總論鑒前毖籌未雨措置設施絕大經濟則又當于長沙中壘間求之有此關世道之文非庸生所可與議也

此

聖皇在上仁育義正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甘容小醜不共逃于光天化日之外

天戈所指罪人覩喪何蠕動之敢不伏辜也事定旋歸迴憶執兵微逖竟成卒伍粗鄙面目何堪使君子觀之始愧勵發憤欲讀書 家君命偕諸弟從師受業數年以來蹉跎作輟至今碌碌無所成少時不勉悔何及矣平臺紀略乃 家君還鄉時所著者 家君參贊謀畫公檄文詞具載東征一集茲編特記小醜起滅蕩滌安平事蹟而已 家君身在行閒指揮跋涉 襄毅公欲上其功 家君不可恭當時尚應制舉不欲以書生厠名勳緒今紀畧亦置身事外弗以姓名勞績夾敘其間雖自審位置不爭此區區一日之長亦以示至公無私垂爲信史也是書風行海內已十餘年雍正十年 家君客廣州馬執友 天長王先生同事筆硯 先生以板文漫漶爲加評點再付梓人雲錦趨庭在粵助家君校讎且識數語于後因薰沐百拜而書之

雍正十年秋八月乙卯朔長男夔錦謹識

平臺紀略一卷附東征集六卷

國朝藍鼎元撰鼎元字玉霖號鹿洲漳浦人由貢生官至廣州府知府是編紀康熙辛丑平定臺灣逆寇朱一貴始末始於是年四月迄於雍正元年四月凡二年之事前有自序稱有市靖臺實錄者惜其未經身歷目睹得之傳聞其地其人其時其事多謬誤舛錯乃詳述其實爲此編蓋鼎元之兄廷珍時爲南澳總兵官與閩建水師提督施世驃合兵進討七日而恢復臺灣旋撿一貴俄世驃卒於軍其後餘孽數起廷珍悉勦撫平之事後經畫亦多出廷珍之議鼎元在廷珍軍中一一親見故記載最悉其敘述功罪亦無所避忌頗稱直筆所論半線一路地險兵寡難於鎮壓後分立彰化一縣竟從其說至今資控制之力亦可謂有用之書非紙上談兵者矣東征集六卷皆進討時公牘書檄雖廷珍署名而其文則皆鼎元作舊本別行今附載是書之後俾事之原委相證益明其第六卷中紀地形七篇於山川險要尤言之井井可資考證

雍正壬子鼎元旅寓廣州始綵版天長王者輔序之又有廷珍舊序一篇作於康熙壬寅稱擇可存者百篇而此刻之文止六十篇蓋鼎元又加刪削存其精要也

右紀事本末類二十二部一千二百四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紀事本末類存目

平定羅刹方略

撰人不詳

平定羅刹方略卷一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庚寅　遣副都統鄂坦等偵探羅刹情形　羅刹者鄂羅斯國人也鄂羅斯僻處西北絕域自古不通中國其人皆獷悍貪鄙冥頑無知所屬有居界上者與黑龍江諸處密邇我達呼爾索倫之人因呼之爲羅刹每橫肆殺掠納我逋逃爲邊境患順治九年駐防盛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擊之戰于烏拉村稍失利十二年尚書都統明安達禮白京師往討進抵呼瑪爾諸處攻其城頗有斬獲旋以俯匪班師十四年鎮守寧古塔昂邦章

京沙爾呼達敗之尚堅爲黑十五年復敗之松花庫爾滸雨江之間十六年沙爾呼達卒其子巴海代尋授將軍十七年巳海大敗之古法墳村然皆中道而返未獲剪除以故羅刹仍出沒不時道康熙十五年鄂羅斯察漢汗遣使尼果來等貢方物

上欲因此示柔遠之德優賚來使仍頒我逋逃嚴禁羅刹毋越邊境許貿易通好其後竟未奏效

溫諭令其歸

爾薩城爲巢穴于其四近耕種漁獵數擾索倫赫眞斐雅喀奇勒爾居民掠奪人口俾不得寧處

上乃深爲籌度謂若輩非創以兵威則罔知懲畏將至夏上遣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率官兵往達延遂決意征剿先遣副都統郎坦公明春等將行呼爾索倫聲言捕鹿因以覘視羅刹情形郎坦等奏

上面諭之曰鄂羅斯國所屬羅刹犯我黑龍江一帶侵擾虜人戕害居民前發兵進討未獲剪除歷年已久近聞夏延益甚過鈕滿恆滾諸處至赫眞斐雅喀虜人住所殺掠不已爾等此行除自京遣往參領侍衛護軍外令畢力克

圖等五台吉率科爾沁兵百人寧古塔兵八十八至達呼爾索倫一面遣人赴泥布楚諭以捕鹿之故一面詳視陸路近遠詔黑龍江行國征薄雅克薩城下勘其居址形勢度羅刹斷不敢出戰若以食物來餽其受而量答之萬一出戰止勿交鋒但舉衆引還朕別有區畫爾等還時須詳視自黑龍江至額蘇哩舟行水路及已至額蘇哩其路直通寧古塔者更擇隨行之參領侍衛同薩布素往視之仍遣加實資流運至等色屯隨用蒙古之力陸路運至伊屯門自伊屯

諭畢　賜郎坦朋春御衣弓矢隨行者亦量賜有差

十二月戊子　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寧古塔督修戰

艦　時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巴海等以寧古塔戰艦稍有損敗請發物料用資修整工部議如所請

上諭修整戰艦所關甚重其令戶部尚書伊桑阿往董其事

庚子　命將軍巴海等帥師往駐愛琿呼瑪爾　郎坦等以羅刹情形具奏

上諭議政王等曰據郎坦等奏攻取羅刹甚易發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爲然第兵非善事宜暫停攻取而羅刹自恃遼遠反侵入精奇哩烏拉諸處古塔兵一千五并置造船艦發紅衣炮鳥槍及教之演習

者于愛琿呼瑪爾二處建立木城與之對壘相機舉行所需軍糧取諸科爾沁十旗錫伯烏拉之官屯約得一萬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即行耕種不致匱乏愛琿城距索倫村落不遠五個可到其間設一驛俟我兵將至精奇哩烏拉令索倫皆接濟牛羊甚有裨益加此則羅刹不得納我逋逃而彼之逋逃者且絡繹來歸自不能久存矣爾等其詳議以聞議政王等奏言羅刹據我邊界納我逋逃擾亂已久宜即行殄滅

皇上好生之心聽其自業　諭言允當應一一遵行又

如郎坦等所請造船五十六艘所調兵預爲派定俟船成糧足即令起行目前烏拉官屯乏糧戶部理藩院各遣官一員往錫伯瓜爾察地方採買統兵大臣恭候　欽簡

上命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統兵前往餘悉如議

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庚戌　命造船運糧松花江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曰饋運烏拉軍糧自遼河溯流運至等色屯隨用蒙古之力陸路運至伊屯門自伊屯

門船載順流運至松花江甚善內府佐領下屯莊糧米充足需用幾何即以屯丁之力運至遼河津要船載趣運并備畚具樁木若逢淤淺東水以行糧米或于等色屯伊屯門伊屯口或于衛河口築倉收貯船在邊內我兵衛送邊外蒙古兵衛送宜少載糧米多備挽夫俾船行輕利兩河中阻陸路酌派車載其船準河式置造辦糧需用若干爾等以羅刹情形具奏

上諭議政王等曰據郎坦等奏攻取羅刹甚易發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爲然第兵非善事宜暫停攻取而羅刹自恃遼遠反侵入精奇哩烏拉諸處古塔兵一千五并置造船艦發紅衣炮鳥槍及教之演習

上復命大理寺卿明愛等詢令撤還猶遲延不去而特雅拉副都統其并定議以聞朝德洪等議于巨流河渡口造

船六十艘以長三丈寬一丈爲度每船載米百石用水手六名水手卽派民夫操演自起運日每人月給銀一兩運到米于巨流河渡口等色屯築倉收貯悉交與盛京將軍大臣等監理船在邊內酌派盛京官兵衞送自等色屯至伊屯門派蒙古車輛陸續運往所派蒙古官兵車輛理藩院另行詢　旨伊屯門諸地築倉貯米及造伊屯河運船運至松花江悉交與留鎭烏拉副都統議覆

上以所議尙未周詳遂分遣內府營造司郎中佛保及戶部侍郎宜昌阿等以漕白通州船載米試之復令盛京刑部侍郎噶爾圖等自巨流河至等色屯驗試遼河深淺盛京將軍古塔副都統瓦里虎等自伊屯口至伊屯門伊爾門河口驗視水勢等噶爾圖奏遼河可行三丈之船請以此式于巨流河渡口造船六十艘瓦里虎奏伊屯河可行三丈五尺之船吉林地方伐木造船百艘由伊屯河運米松花江交匯處令其遞取今應于烏拉造大船五十艘或以薩布素等所留蒙古錫伯米或以盛京所發米計口運往烏拉盛古塔兵皆貧乏現在出兵者半任輸覩復用餘兵恐至困苦烏拉所屬八家獵戶停獵一年令其輸軼庶兵力稍紓黑龍松花兩江交匯處自吉林順流而往薩布素等自彼駐兵之所順流而來水路遠近相等俟明春冰解卽運兩江接界令薩布素等量發官兵船艘前來迎取

戊辰　命給烏拉官兵行糧之軍　將軍巴海等請給出征烏拉官兵及執事人行糧戶部議官兵各交額糧一

月至每月行糧毋庸給發疏入

上命給行糧之半

四月丙子　遣理藩院尙書阿穆瑚琅等往烏朱穆秦諸處

上諭議政王等奏今我兵移駐黑龍江當秉此發烏朱穆秦兵壘言捕鹿以疑羅刹復遣大臣一員至索倫預備軍需亦壘言捕鹿人將至其令理藩院尙書阿穆瑚琅往烏朱穆秦阿達哈哈番馬喇往索倫

己卯　命將軍巴海留鎭烏拉副都統薩布素等領兵往駐愛琿呼瑪爾尙未啟行尋尙書伊桑阿以造船赴盛古塔

上命傳諭巴海等兵抵黑龍江應駐何地其詳議以聞至是巴海等奏言愛琿呼馬爾距雅克薩城遼遠若駐兵及此則勢分道阻難于防禦且過雅克薩有尼布楚等城羅刹倘水路運糧增兵救援更難爲計宜乘其積儲未備速行征剿況羅刹殺我斐雅喀居民留嬰書而去俟造船畢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薩卽親統大兵直薄城下宣諭招撫否則駐劄墨克項諸地卽遣官兵齎

駐額蘇哩　先是令烏拉盛古塔兵往駐愛琿呼瑪爾尙未啟行尋尙書伊桑阿以造船赴盛古塔

上命傳諭巴海等兵抵黑龍江應駐何地其詳議以聞至是巴海等奏言愛琿呼馬爾距雅克薩城遼遠若駐兵及此則勢分道阻難于防禦且過雅克薩有尼布楚等城羅刹倘水路運糧增兵救援更難爲計宜乘其積儲未備速行征剿況羅刹殺我斐雅喀居民留嬰書而去俟造船畢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薩卽親統大兵直薄城下宣諭招撫否則駐劄墨克項諸地卽遣官兵齎

甲士宜番馳至雅克薩宣諭兼觀其形勢若何再議進止機宜令宜番一并奏聞烏拉官兵乘往馬匹恐長途疲厭不任馳驅索倫邊墨克項宜令選肥馬五百匹送呼瑪爾河口酌量給用議政王等議如巴海等所請

上諭所議進征羅刹軍務殊爲疎略烏拉盛古塔兵未經征戰不諳行陣紀律將軍巴海及副都統官兵又彼此不合巴海其留守烏拉薩布素瓦禮祜俱以副都統領兵前往不必授爲將軍至所議七月兵到卽行攻戰亦屬未可俟抵彼相度形勢奏請可進之時京城每旗精簡五十人

參以軍前獲罪人員委授夸蘭大參領別遣將由陸路直趨五旬可達我兵至冬時攻戰乃能有濟若今冬不便克取來夏令烏拉盛古塔兵仍往彼地或令進選事期約行又郎坦言取馬蒙古不能卽得可選長鬃上駟院肥馬二千匹于本年七月內預送索倫地方牧廠養旅到後留其羸馬更以所備肥馬乘往其傷集郎坦卿春再議于是議政王等奏

上諭深中事宜固應祇遵但前奉暫停攻取相機舉行之旨元爲切當烏拉盛古塔兵不須往墨克項勒得愛

琿呼瑪爾之間額蘇哩地方可以藏船且有田隴舊跡卽令大兵建立木城于此駐劄宜春間自羅刹再議派京師兵或撤烏拉盛古塔兵至巴海覆等烏拉陸布素瓦禮祜統兵以行及預備馬匹于索倫悉應遵

上報可

六月甲戌　命馬喇等市易牛羊諸物以備軍需　馬喇等奏以茶布市易

上諭茶布不必揣往可于戶部支銀四千兩買諸物馳驛抵彼換取牛羊糧米以備軍需勿得奢侈民間各任其便

七月甲申　命軫恤所獲羅刹

上諭兵部奏事章京南岱攜至羅刹二人所司加意培養時其飲食毋得缺乏以示軫恤之意

戊戌　命理藩院作書宣諭羅刹　先是馬喇等奏索倫總管博克等所獲羅刹及軍前招降者共選五人遣送京餘二十六人皆迫于大兵始行投誠索倫距羅刹近不宜久留應一律解至議政王等　詔送交戶部

安插博克等所獲宜番米海羅莫海對二人賞以衣帽迎至薩布素處放還請　敕理藩院作書即令宜番等持去其書略云前遣孟格德等至尼布楚曾與爾約各毋收納逋逃并以先年逸玉根特木爾歸我乃背前約入我地抗害達呼爾索倫焚劫艾雅喀苛勒爾今故命將出師來駐額蘇哩爾若離我邊境還爾本土以逋逃來歸則已否則我亦納爾逋逃即往來之人亦必擒戮疏入

上從之

九月丁丑　命烏拉等處官兵永戍愛琿　先是副都統薩布素等奏冬時進征礮具軍糈輸運維艱倘遇大雪亦未便用兵今冬可暫駐額蘇哩俟來年四月冰解即往攻雅克薩城事下議政王等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前奉暫停攻取相機舉行之　旨允宜薩布素請于來年四月進征毋庸更議

上諭我兵既命永戍額蘇哩應派烏拉寧古塔兵五六百人達呼爾兵四五百人于來秋同家口發往設將軍副都統協領佐領等官鎮守探為有濟至來年運錫伯諸地糧米于額蘇哩止用獵戶必致稽遲薩布素等業以來年六月前兵食去外今又停止應益發薩布素等軍前水手由陸路直往錫伯俟來年冰解與獵戶協運可否如此施行令郎坦馳驛速往薩布素等處確議尋薩布素等奏額蘇哩今年七月既經霜雪烏拉寧古塔兵家口若令來秋遷移恐地寒霜早諸穀不獲難以餬口應于來春就遷移達呼爾兵五百人先赴額蘇哩耕種董其秋收再還家口以烏拉寧古塔三千餘兵分為三班將軍副都統等更番統領駐防議政王等議如所奏

上復諭曰如果薩布素等所奏兵丁頻事更番必致困苦久長之策其在愛琿建城永戍豫備礮具船艦令設斥堠于呼瑪爾自愛琿至烏拉置十驛驛夫各五十人遇有警急乘蒙古馬疾馳尋常事宜則循十驛以行由水路陸續運糧積貯愛琿此兵既往且立之業仍設將軍副都統領之如羅刹船由黑龍江下我興師屬勢遼闊照內地置十驛又易安置家口如此一一區畫則羅刹自窮厥歸誠矣其遣理藩院郎中衙爾塞至薩布素處所發水手一百五十人再湊烏拉八旗獵戶一百九十兩古塔兵三百六十選才能協領等官督運愛琿

上從之復　諭所發獵戶甚多其令總管特庫精之前往兵丁獵戶水手各給餉一月

戊寅　命防禦羅刹

上諭理藩院曰羅刹增發人眾亦未可料其移文馬喇等加意防禦不時偵探應奏事速行奏聞

癸未　命授投誠羅刹吉禮過里等官　將軍薩布素等奏牛滿河之奇勒爾奚嘎喝奴等殺十餘羅刹擄其妻子來歸俄樂春之朱爾鑑格等于精奇哩烏拉殺五羅刹并獲其鳥鎗馳報又聞斐雅喀之人擊殺羅刹甚衆應乘此時酌給新投誠羅刹吉禮過里鄂佛那西馬克西木等官職舊投誠羅刹宜番鄂爾嘎喝番席圖頒三人効力勤勞亦宜給以官職

上諭宜番近已授驍騎校鄂爾嘎喝番席吗頒及新投誠之吉禮過里鄂佛那西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誠羅刹內鄂佛那西費禮普令馳驛至薩布素處酌遣招撫時值沍寒并以裘帽賜之

十一月癸酉　命增遣船艦運糧于愛琿　尚書伊桑阿等奏奉　命議運糧愛琿事宜　臣等議烏拉造船五十艘除將軍薩布素所發水手一百五十人再派烏拉兵二百纛戶四百俟明年冰解時即以伊屯口錫伯米每船載五十石并副都統穆泰兵三月坐糧運至愛琿二十四年應運者于前項水手內派發烏拉兵六百運送

十二月丙辰　命運米科爾沁漠爾渾屯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大兵現駐黑龍江所需軍食雖已運送而科爾沁之漠爾渾屯亦宜多備造倉儲積其令戶部理藩院同吏部尚書伊桑阿詳議以聞議于漠爾渾屯運米一萬石存貯其米自包衣屯非撥給運費于盛

京戶部動支工部道官至漠爾渾屯監造倉米至交彼處
都統加意守護
上報可

羅刹一

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乙酉　命將軍薩布素等遣官兵剿撫牛滿羅刹　薩布素等奏牛滿羅刹抵恆滾同來自北海之羅刹與費雅喀戰退居河洲若不速計勦撫則赫貢費雅喀奇勒爾人民必被殘害且恐羅刹復增發前來宜乘四月冰解時即遣夸爾大二員率官兵三百人并發紅衣礮四具令附近恆滾口費雅喀嗚克當阿等嚮導抵羅刹所據地先行招撫不即歸降則進勦滅如羅刹閉風先遁所發之兵即乘機安輯赫貢等處人民未經來附者亦招撫之

羅刹二

上報可

二月辛酉　命送投誠羅刹至京安插　將軍薩布素等奏夸爾大鄂洛誠等今年正月十一日抵羅刹地方遣宜番等造其居開諭之先取其烏槍二十具并俄樂春諸姓人質之子三人遂招撫羅刹米海羅等二十一人

上命遞送米海羅等至京交戶部安插其烏槍及先投誠羅刹之烏槍一并送至押解官兵過多恐致驛遞勞苦令酌量派遣

四月己亥　命增給愛琿官兵行糧　將軍薩布素等請發今年四月後官兵一年行糧戶部議照前給以半年俟愛琿駐防兵家口到日停其給發

上諭官兵勞苦半年行糧全行給發

五月甲申　命將軍薩布素等取羅刹田禾　馬喇等奏　臣等偕同副都統班達爾沙等索倫達呼爾等率領官兵至索倫屋密詢羅刹情形皆云現在雅克薩尼布潮二城各止五六百人其得以盤踞多年者惟賴額爾古納口至雅克薩十餘處雅克薩至布爾瑪夫河口十餘處築室散處耕種自給因以捕貂尼布潮田畝不登但取資納米雅兒諸姓貢賦喀爾喀巴爾呼人時販牲畜等物至尼布潮尼布潮人亦捕貂與之交易得以生存至得冷白地方耕種田畝無幾且不通水路糧食等物雖零星貢載亦不足恃及問從尼布潮逃回之布赫德云舊納米雅兒新納米雅兒托空臥兒徹爾克吉兒巴林喀吉兒夸諾兒破塔嗚兒巴牙嗚兒等八姓之人并我根特木爾窩內逃入亦同彼遊牧艮河額爾古納河等處　臣謂　敕喀爾喀徹臣汗收其所部附近尼布潮者兼禁止交易再請敕黑龍江將軍水陸並進作攻取雅克薩狀因取其田禾則羅刹不久自困而伊屬索倫俄樂春諸姓人亦難以捕據再處量遣輕騎勦滅似易

羅刹二

上諭據馬喇等奏取羅刹田禾當不久自困又侍衛關保來奏將軍薩布素等亦以取羅刹田禾為我所取誠難久存其雅克薩尼布潮惟賴耕種若田禾為然則羅刹盤踞令薩布素等酌議或由陸路進或水陸並進盡刈其田禾不令收穫由陸路進以所刈之禾投江下流水陸並進以所刈之禾船載以歸於禾進兵時先遣人傳示羅刹云爾等據我雅克薩尼布潮多歷年所屢令撤還遷延不去且收我逃人侵我邊民今大兵水陸進勦爾其速退以保餘生并如馬喇等奏移文徹臣汗知之

羅刹二

七月辛巳　命將軍薩布素等偵探羅刹情形　馬喇等奏　臣等遣打虎兒副頭目倍勒兒等偵探雅克薩城情形路遇羅刹殺其二人生獲一人據生獲之供要多羅云大兵未來之先雅克薩城已加修造昨歲聞大兵進發城外復增木欄所在農人盡調入城內打獵收貂亦皆罷止田禾未熟即行刈穫因今春不見兵至遂於旁口一帶仍舊進入耕種昂古盟阿山頂設五人更番瞭望今夏自尼

布潮復增發四百人計見在雅克薩者約九百人在尼布潮者不知其數雅克薩設丁壯八十人耕種以收穫之糧支給兵食每月人各一斗餘悉造房收貯一遇歉歲不能如數支給在前豐歲僅僅足用今已增人諒必不敷雅克薩舊有船八艘吉禮過里等運糧前行被大兵擒獲故雅克薩無船大兵未來於野諾西納城內復造船二百艘各城派兵運糧不知兵數多寡并運往何處吉禮過里墓內人逃回雅克薩云大兵勢盛戰艦絡繹不絕眾驚失措今自尼布潮增發人眾大兵進時不知時勢若何又據釋歸

之人云投誠者 聖主悉免死且加恩賞此外別無人至等語其生獲羅刹一并解送京入

上諭雅克薩增發羅刹或欲侵害我廣人其移文薩布素等時加偵探相機以行倍勒兒等理藩院照例獎賞送到羅刹交戶部安插

十月甲辰 命運烏喇等處糧米於愛琿 將軍薩布素等請定官兵人數以便給糧戶部酌定人數并奏二年需糧共計四千八百七十石有奇以見存四千五百七十石發給其不敷者藉愛琿人力將達呼爾所存米動支運往

上諭愛琿所須糧俾其自達呼爾運往將烏喇米九百七十石見自等色屯轉輸伊屯門米一千五百石於明年冰解時再發船一次運往

十二月乙巳 命選擇藤牌官兵

上諭兵部征勦羅刹所需藤牌官兵應分遣司員至山東河南山西三省於安插墾荒福建投誠官兵內選擇善用藤牌願行効力五百人令地方大臣給銀贍其妻子兼為整裝遣行又傳令八旗漢軍察明福建等處投誠官兵內善用藤牌及滾口長刀者勿論主僕開列職名并器具送部其在天津鄭克塽馮錫范諸處亦遣人察取前項人員器具齊又

諭閩福建有雙層堅好藤牌移文提督施琅選取四百并長刀速送至京毋誤軍機

命都統公朋春等師師勦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癸未

撫羅刹 先是將軍薩布素等奏大兵駐臨邊地宜水陸並進取羅刹田禾但臣軍糧自六月初三日以次運到給糧治裝約至初十始將啟行閒羅刹降人俱言雅克薩早熟諸禾彼時暫行收穫今沂流而上值霪雨之期江水泛溢無常陸路亦復泥濘縱令疾行非一月不到是則取禾無及徒勞士馬況城池廬舍修築未成迫至冏時正值天寒難於興作請暫停今歲興師俟來年四月內增兵進取雅克薩城

上諭前馬喇等請取羅刹田禾朕令或由陸路或由水路並進相機舉行救諭甚明及遵關保前往薩布素亦云可行如果遵奉則我師不勞而獲羅刹自固令薩布素等坐失機宜託故具陳殊屬不合且閒羅刹田地肥沃收穫豐裕若異時兵抵雅克薩城下與之相持又將以羅刹糧多雖於卽克爲辭久稽時日其不取田禾朕令或由陸路或由水路布素明白奏覆薩布素等上疏引罪議政王等議於事平歲議今仍遵前

上命都統公瓦山侍郎果丕往黑龍江與薩布素等詳議應否攻取雅克薩城并作何舉行擇其有裨於事者以聞至是瓦山等與薩布素會奏我兵來年四月杪水陸並進抵雅克薩招撫不行納款則攻其城倘萬難克取卽遵前旨毀其田禾以歸議政王等議如所奏復請

上諭兵部征勦羅刹所需藤牌官兵應分遣司員至山東河南山西三省於安插墾荒福建投誠官兵內選擇善用藤牌及滾口長刀者勿論主僕開列職名并器具送部其在天津鄭克塽馮錫范諸處亦遣人察取前項人員器具齊又

諭閩福建有雙層堅好藤牌移文提督施琅選取四百并長刀速送至京毋誤軍機

命都統公朋春等師師勦

康熙二十四年正月癸未

撫羅刹 先是將軍薩布素等奏大兵駐臨邊地宜水陸並進取羅刹田禾但臣軍糧自六月初三日以次運到給糧治裝約至初十始將啟行閒羅刹降人俱言雅克薩早熟諸禾彼時暫行收穫今沂流而上值霪雨之期江水泛溢無常陸路亦復泥濘縱令疾行非一月不到是則取禾無及徒勞士馬況城池廬舍修築未成迫至冏時正值天寒難於興作請暫停今歲興師俟來年四月內增兵進取雅克薩城

上諭前馬喇等請取羅刹田禾朕令或由陸路或由水路並進相機舉行救諭甚明及遵關保前往薩布素亦云可行如果遵奉則我師不勞而獲羅刹自固令薩布素等坐失機宜託故具陳殊屬不合且閒羅刹田地肥沃收穫豐裕若異時兵抵雅克薩城下與之相持又將以羅刹糧多雖於卽克爲辭久稽時日其不取田禾朕令或由陸路或由水路布素明白奏覆薩布素等上疏引罪議政王等議於事平歲議今仍遵前

上命都統公瓦山侍郎果丕往黑龍江與薩布素等詳議應否攻取雅克薩城并作何舉行擇其有裨於事者以聞至是瓦山等與薩布素會奏我兵來年四月杪水陸並進抵雅克薩招撫不行納款則攻其城倘萬難克取卽遵前旨毀其田禾以歸議政王等議如所奏復請

詳籌暨期於必克倘謀事草率復似明安達禮等退兵羅刹將益肆披猖當時京城選賢能大臣一員統兵以行俟寒難於興作請暫停今歲興師俟來年四月內增兵進取雅克薩城

上諭前馬喇等請取羅刹田禾朕令遣盛京種地事宜進戶部大臣守城種地出征兵運亦令遣盛京種地事宜進戶部大臣一員督理羅刹所云早熟之穀卽內地春麥今我兵亦多種春麥及大麥油麥稍降前六月皆得收穫則不因師出曠一年田功藤牌兵給馬二千匹帶往盛京盛京各佐領亦派馬二千照舊制嚴督飼秣俟京城馬到更代北行至馬喇等所養馬皆豫備於齊查爾哈爾屯此間催趲月抄可到閒此路間有缺水處不免貽悞今自盛京抵烏喇自烏喇經新設驛站路直且近當從此徑抵黑龍江沿途馬匹或有倒斃馬喇以所備者足數補送如此則我兵馬匹無虞藤牌兵各給礮彈或十個或二十個以行其餉銀兵月給二兩官月給三兩隨又

諭議政王等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羅刹無故犯邊收我逋逃後漸越界而來擾害索倫赫真費雅喀奇勒爾諸地不遠處剿劫人口搶奪村莊擄奪貂皮肆惡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諭復移文來使羅刹竟不報命反探入赫真費雅喀一帶擾害

益甚爰發兵愛琿扼其來往之路羅刹又竊據如故不送還逋逃應卽勦滅今仰副　天心大兵過臨雅克薩城姑再傳旨羅刹云前屢經遣人移文命爾等撤回人眾以逋逃歸我數年不報反深入內地縱掠民間子女搆亂不休乃發兵截爾等路招撫恆滾諸地羅刹赦而不誅因爾等仍不去雅克薩特遣勁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難滅爾但率土之民朕無不惻然垂憫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殲除反覆告誡爾等欲相安無事可速回雅庫於彼爲界捕貂收賦毋復入內地搆亂歸我逋逃我亦歸爾逃來之羅刹果爾則界上得以貿易彼此安居兵戈不興倘執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薩城殲除爾眾矣如此宣諭後羅刹果回雅庫爲界卽駐師於愛琿設斥堠於雅克薩令疆圉帖然否則大兵酌量進止不如此宣諭今縱克取雅克薩城我進則彼退我退則彼進用兵無已邊民不安可否舉行爾等其詳議之於是議政王等奏言

上諭周詳遵此舉行甚裨於事統兵督耕大臣恭候

欽簡疏入

上命都統公朋春統兵護軍統領佟寶副都統班達爾沙參贊戶部侍郎薩海督耕朋春等抵黑龍江發在雅克薩城文書用黑龍江將軍印

丁亥給馬喇副都統銜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馬喇遣用以來殊爲効力且頗知雅克薩諸地形勢其授副都統銜參贊軍務　詔責將軍薩布素等　戶部奏黑龍江佐領鄂色等言耕牛倒斃已盡農器亦有損壞今時已東作遭理藩院官一員同馬喇如數購買耕牛送往農器令薩布上諭薩素布等故毀農器盡斃耕牛其意在多方遲誤冀撤離黑龍江耳凡受事者各宜殫心籌畫以期有濟詎可委之於上賴朕一切留意悉加區畫不致廢弛倘謂責有攸歸竟倚任之定誤軍機宜卽嚴治今見同大兵進剿姑暫停處分俟回自雅克薩日再議

戊子以科爾沁貢物犒黑龍江師

上諭議政王等科爾沁十旗今年進貢牛羊諸物不必來京其全送黑龍江軍前仍記數奏聞照進貢例賞賚理藩院卽傳令科爾沁知之　命鑾儀衛使侯林興珠等率藤牌兵會勦羅刹　兵部奏察取善用藤牌者鑲黃旗吞

送鑾儀衛使侯林興珠應否發遣恭候

上敕又選上三旗兵一百七十人山東等三省官一百五人兵三百九十五人何祐倘未至應於官兵內委用首領幾員各束約本省人前往上三旗各遴漢軍官一員暫爲管轄

上諭黑龍江軍糧關係緊要務籌永遠充足發往黑龍江管轄藤牌兵之官過多官量行派遣兵用四百名足矣且近冬時藤牌兵在彼無事每百人一次自蒙古地方馳驛發往不久卽到庶軍糧不致耗費議政王等其詳議以聞議政王等議選派官二十員兵三百八十名共足四百名之額兵部給官印劄以便約束令林興珠及何祐統兵以行

上三旗各派漢軍賢能官一員管轄赴盛京付公朋春等率之進勦何祐至驛馳速去

上諭藤牌稍薄雙層者加舊綿一層單層者加舊綿一層庶堅固可用官兵卽於詰朝就道侯林興珠與營造司郎中佛保監修進式後速發尋藤牌修畢兵部奏并福建送至長刀四百遞解至烏喇公朋春等同侯林興珠酌量齎行

上諭遞解藤牌關係緊要兩部派賢能官送烏喇盛京之部派賢能官一員送至盛京

丙午　命賞賚何祐　兵部奏何祐至

上命內務府給何祐白金及堅厚緜甲于十八日啟行

四月乙未　命自墨勒根至雅克薩設立驛站

上諭議政王等愛琿前於是月啟行五月中旬可至雅克薩城凡奏報軍機自雅克薩至額蘇里經愛琿前來恐迂道遲延令理藩院侍郎明愛於杜爾伯特札賴特派兵五百人并索倫兵餉自墨爾根至雅克薩設驛奏軍機庶免貽悞明愛往來覺察驛夫糧食置乏以索倫所貯米支給愛琿以內每驛原設三十人應核減一半并入蒙古若鑾古兵五百人過多再爲核減索倫効力勤勞傳諭異日加恩以示鼓勵

戊戌　命獎賞鄂呼爾副頭目倍勒兒等　馬喇等奏等今年正月二十八日遣打虎兒副頭目倍勒兒等率三十餘人往雅克薩城北務擒其生口并詳勘情形以報三月初五日倍勒兒等生擒羅刹七人回云雅克薩城垣廬舍如故又據生擒羅刹噶瓦力喇等去歲雅克薩城內設立重木中實以土開大兵至額蘇里卽遣人各處求援兵千人今年二月前隊已至後隊未來去歲新到頭目額禮克謝傳諭人眾大兵來此皆爾等殺擄所致自後再聞有侵抗弟姓打虎兒者定行誅戮我等往來不敢

持軍器前者釋回二人已送往國主處迄今未得生命雅克薩兵眾不滿千人後增發者未知其數等語生擒羅刹逸去一人見在六人遞解至京

上諭倍勒兒等直抵雅克薩探其情形生擒羅刹可嘉所司如例獎賞其送至六人各給時服一襲送將軍薩布素處俟大兵進勦時示以寬大之意悉行釋放

六月癸巳侍郎明愛等奏官兵克雅克薩城 都統公朋春等帥師進發五月二十二日抵雅克薩城下宣諭皇仁浩蕩不忍加誅令還本境羅刹仍特巢穴堅固遷延

不去二十三日分水陸兵為兩路列營夾攻復移置火器營二十五日黎明急攻之城中大懼羅刹頭目里克舍謝等勢迫詣軍前稽首乞降於是朋春等復宣諭

皇上好生之德釋回羅刹人眾其副頭目巴十里等四十人不願歸去因留之我屬蒙古察倫逃人及被擄者咸加收集雅克薩城以復明愛等遣人馳投會

察在道理藩院尚書阿爾尼奏 聞

上諭阿爾尼曰征勦羅刹眾皆以路遠為難朕獨斷興師致討今荷 天眷遂爾克之朕心嘉悅爾以捷音傳知

諸王大臣既至 行宮駐蹕恭親王常寧等率文武官員

慶賀

上遣阿爾尼同兵部侍郎佛倫傳 諭曰治國之道期於久安長治不可圖便一時當承平無事朕每殫心籌度即今征勦羅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關甚鉅羅刹抗我黑龍江松花江一帶三十餘年其所竊據距我朝發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邊徼之民不獲寧息朕自十三歲親政即留意於此細訪其土地形勢道路遠近及人物性情以故酌定天時地利運籌進兵機宜不徇眾見決意命將

出師操入捷伐然兵貴相機而動變化無窮惟恐諸將不遵朕指授致失機宜今收復雅克薩初心主於撫綏外國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近遣親隨侍衛關保等往軍前諄諭之曰兵兇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用之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殺爾其敷諭將士毋違朕旨以我兵馬精強器械堅利羅刹夥不能敵必獻地歸誠爾時勿殺一人俾遵敕士宣朕柔遠至意我二一奉行朕甚嘉焉諸王大臣奏征勦羅刹眾皆難之我

皇上為根本計獨斷興師羅刹歸誠雅克薩收復悉如

睿算不爽毫髮誠非臣等揣近之人所能仰窺萬一也且前度羅刹不加誅戮迫天兵壓境又遣關保等嚴諭將

上誠以勿殺

皇上好生之德覆被天下匪獨羅刹感

恩悔外諸邦莫不傾向 聖化臣等合行慶賀阿爾尼等進奏畢復出傳 諭曰朕思凡事必周詳審度方收實效不可苟且從事向者尚書明安達禮輕進王檀創不繼將軍沙爾呼達巴海等失計半途而歸遂致羅刹驕恣而我索倫奇特爾俄業眷等亦懷疑貳朕詢其失機原委一一等畫乃

睿算不爽毫髮誠非臣等揣近之人所能仰窺萬一也且前度羅刹不加誅戮迫天兵壓境又遣關保等嚴諭將

上誠以勿殺

皇上好生之德覆被天下匪獨羅刹感

恩悔外諸邦莫不傾向 聖化臣等合行慶賀阿爾尼等進奏畢復出傳 諭曰朕思凡事必周詳審度方收實效不可苟且從事向者尚書明安達禮輕進王檀創不繼將軍沙爾呼達巴海等失計半途而歸遂致羅刹驕恣而我索倫奇特爾俄業眷等亦懷疑貳朕詢其失機原委一一等畫乃

復奏功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詎可忽視且兵貴神速前逆賊吳三桂叛朕思岳州係湖廣門戶遣人指示速戰始克岳州遂一面進取四川以分賊勢一面密諭大將軍賴塔從廣西趨雲南於是諸省底定兵革休息然亦在將軍等奮勉効力倘意忽不奉行雖有良策亦何益焉所以平定雲南賴塔之功最有縱有他過為人控告朕究不加罪諸王大臣奏三逆叛時在外將士皆與賊持進取無期我

皇上神謀內運決勝萬里愚戚並用勦撫兼施所以貫固

巨孽刻日誅勦又俯念親培有功曲 賜保全凡効力行間者皆歡忻鼓舞無而臣等亦莫不感戴 殊恩矣

上復諭曰前關保奏云我兵擬於四月二十八日水陸進發先期雷雨大作至二十六日江水泛溢又風逆舟不得前又二十七日天晴水落二十八日平旦忽轉順風我兵揚帆溯流直上三日之程一朝而至陸路之兵雖疾行不及也又駐扎愛琿兵逆當肉食匪之忽有鹿數萬自山趨下騎者馳射步者捉擊及駕船筏於江中截獲者計五千有餘朕觀此一事預知可以奏功因舉未就姑秘不發今

既蕩平故傳諭爾等知之諸王大臣等奏

皇上仁政上合 天心故顯垂鑒佑 國祚綿永萬年無疆之休於此奇卜

上允行禮於是王等率文武官員行三跪九叩首禮訖朋春等復奏言

上諭兵部奏官兵星馳直逼雅克薩城下亦以威德招撫羅刹免死放歸克復其城深為可嘉在事人員從優議敘投誠羅刹巴西里等安插盛京其被擄之索倫達呼爾人眾仍各發回原地有喀爾喀厄魯特入口俱察送到部給

發本主

七月壬申 命自烏喇吉林至愛琿設立驛站 先是郎中包奇等奏自烏喇吉林至愛琿計丈量共一千一百九十五里應設十四驛

上諭驛遞關係緊要凡丈量實以五尺為度今程途太遠令包奇等再馳驛前往詳加丈量至是包奇等奏自烏喇吉林城至愛琿城以五尺細丈共一千三百四十里應設十九驛

上報可復令每驛設五丁並撥什庫三十名馬二十匹牛

三十頭壯丁自盛京帶古塔所轄各驛柳條邊派出馬牛
令盛京戶部照數采買送往
己卯　命釋放被擒羅刹宜番等
無底兒河羅刹鄂衣多里遣宜番等四人來誘俄羣春立
克項格等被擒送到
上諭羅刹宜番等應即正法但大兵攻克雅克薩勢迫來
歸之羅刹既悉加寬宥不行誅戮今宜番等亦免死曉以
前此釋歸羅刹之故并用羅刹字作書令彼送還我吉爾
泰阿等舟得再犯邊境其書即給與宜番等持去立克項
格等所司照例獎賞
八月乙巳　命賞賚征勦羅刹滕牌兵　兵部奏侯林
興珠及何祜等至日旗下兵丁各歸本旗其自山東山西
河南調至者令本省官約束以行何祜仍發回原安插處
上諭滕牌官兵勤勞懋著官員俟後議敘兵丁令戶部以
白金賞賚之
九月乙丑　命甯古塔協領納泰爲愛琿副都統　時
愛琿副都統雅齊納緣事革職故以納泰代之
甲申　命駐兵於黑龍江墨勒根地方　先是

上諭大學士覺羅勒德洪等羅刹侵我邊垂於俄羣索
倫赫厚費雅喀擾害居民甚至搶擄人口頻行肆惡朕不
忍輒動兵戈數遣使宣諭羅刹仍持遠抗拒侵邊擾民殆
無寧息乃發大軍直抵雅克薩城下勢迫始行乞降統兵
將帥復遵朕旨宥罪釋歸四十年盤據之眾數日而行擊
破收復雅克薩城今已告成功薩布素等前次援兵不進
等罪概行赦免進征官兵勞苦暫回烏喇吉林量撥盛京
達呼爾等處官兵暫爲鎮守至雅克薩城雖經克取防禦
斷不可已應於何處永駐官兵伊桑阿及郎坦往薩布素

處詳加議定以聞築城等事與烏喇相度議畢令烏喇倩
來至是伊桑阿等奏　臣　等遵　旨自納木爾河口至漫
察爾屯詳勘山野空曠多可耕之地其間空郭爾進屯與
黑龍江近應築城至駐防黑龍江之烏喇甯古塔兵五百
人及水手人役又駐防訥木爾兵及家口俱於明春一統
啟行築城照黑龍江例盛京副都統一員兵六百人匠作
酌量派出同築城器具帶往於明春抵納木爾并力修造
再勘墨勒根附近處有撒江岸之墨勒根屯可以築城俟
訥木爾駐防兵收穫田禾一次墨勒根設兵築城事宜所

司請　旨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言築城設兵等
事均如所請黑龍江地方緊要且有船艦火砲等物應發
甯古塔兵五百人駐防者不足精選烏喇兵增發其駐防
墨勒根兵應停止先派定發往訥木爾兵一千人令增發
駐防於空郭爾進
上諭所議尚未周詳止以甯古塔兵發黑龍江不合應以
先流徙甯古塔烏拉罪人并發再行明白確議於是議政
王等復奏察墨勒根較空郭爾進緊要空郭爾進築城其
停止於墨勒根築城設兵令將軍薩布素及副都統一員
駐扎於此黑龍江設副都統一員其駐防五百兵以烏喇
甯古塔兵參用先流徙甯古塔烏喇罪人俱入兵數發往
令於墨勒根設兵自須增置令戶兵兩部理藩院各遣官
一員自烏喇吉林至墨勒根目墨勒根至黑龍江宜增幾
驛定議具奏駐防黑龍江副都統鑄印信給之副都統溫
岱納泰執令駐防黑龍江執令築城侯
上允行令溫岱納泰駐防黑龍江副都統博爾璫築城築城
兵丁外再量增夫役兼令種地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甲午　命發藤牌兵及礮具至黑龍江軍前

上諭兵工二部黑龍江軍前需用火藥礮子所關最要俟青草時派上駟院太僕寺駱駝二百疋量發火藥礮子及新鑄之礮再選藤牌兵百人付班達爾沙郎坦率往令內府佐領護軍校滿令奇宜番等偕行

戊戌　命將軍薩布素等帥師進攻雅克薩城　先是薩布素奏驍騎校碩克色等往探羅刹情形據回言職至

旁文地方因人少馬疲未抵雅克薩而還途遇奇勒爾慶定吉爾云羅刹復來雅克薩築城盤踞　臣請子米消時督修船艦親率官兵相機進勦

上以薩布素所奏乃傳聞之言恐非遣人親抵雅克薩取確音不便遽爾用兵因令薩布素及理藩院郎中滿丕等確探情形以聞至是滿丕奏　臣遣索倫副頭目烏木布爾代等抵雅克薩城生擒羅刹鄂克索木果訊之云去歲尼布明頭目宣番令大兵釋歸之額禮克謝率五百餘人復至雅克薩依舊址築城其城夾木爲之中實以土寬一丈五尺高一丈木外壍之以泥及訊以糧米可食幾月又云所獲足支二年疏入

上諭令羅刹復回雅克薩築城盤踞若不速行撲勦勢必積糧堅守圖之不易其將軍薩布素等姑停還移家口如前所請速修船艦統領烏拉甯古塔官兵馳驛赴黑龍江城至日酌留盛京兵鎮守止率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薩城并量選候補官員及見在八旗漢軍內福建藤牌兵四百人令侯林興珠率往

四月庚寅　命鄂坦等參贊大軍務　時

上以鄂坦班達爾沙馬喇諳悉地形令赴黑龍江軍前復諭兵部曰鄂坦等既因諳悉地形遣往俱令參贊軍務

七月乙巳　命免索倫達呼爾一年貢賦

上諭兵部理藩院曰我兵圍困雅克薩城羅刹勢迫死守今時序漸寒自墨勒根至雅克薩所設蒙古驛馬冬月飼秣維艱其免索倫達呼爾今歲貢賦俾之飼秣并修整器械以備調用至蒙古每驛應設夫馬若干令明愛馬喇等定議移文索倫總管洪吉郎中滿丕等如數取用索倫達呼爾夫役與備養之馬又博鼎率往築城種地官兵內選二百人俱暫留墨勒根亦候調用餘悉遣還

己酉　命宣諭鄂羅斯察罕汗

上諭議政王等向者羅刹侵犯雅克薩尼布潮諸地戕我居民邊境騷然曾諭鄂羅斯察罕汗來使尼果來等撤回其眾自後意不復奏反在在侵犯肆行擾害意尼果來未達前旨于察罕汗復令被擄羅刹持書從喀爾喀地宣諭之亦不奏因遣發官兵往雅克薩招撫羅刹不戮一人令其頭目額禮克謝等持書歸去羅刹聞我師言旋復回

雅克薩築城以居朕思本朝頃行宣諭曾未一答而雅克薩羅刹又死守不去或尼布潮諸地阻隔前書未達或雅克薩羅刹皆彼有罪之徒不使歸國俱未可知今問荷蘭國貢使稱伊國與鄂羅斯接壤語言素通其以厭諭情節備悉作書用兵部印付荷蘭國使臣轉發鄂羅斯察罕汗處收回雅克薩尼布潮羅刹于處分立疆界各毋得踰越則兩界民人均得寧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察罕汗覆奏再依此書發西洋國轉達之

八月丁丑　諭將軍薩布素等戰守機宜

上諭薩布素等曰今天時漸寒河流將結宜每事籌畫預爲之備觀羅刹死守雅克薩城必待援兵之至且冀我兵于流澌時撤回耳目前我兵雖掘濠防禦至隆冬冰合後船艦若何收藏馬疋若何飼秣敵兵來援若何撲勦勿令入城爾等其詳加籌畫密以奏聞尋薩布素等奏　臣等謹

遵　諭旨已于城三面掘濠築壘濠外置木樁鹿角分汛防禦城西村江另設一軍若截江之東西以泊船水險難停恐未流澌時江路有羅刹逸出尼布潮來援復派勦

陋無文筆覓宥之至頒場
皇帝舛謬失體亦因地處荒遠典禮素昧所致幸勿見罪
皇上在昔所賜之書下國無通解者未悉其故及尼果來
歸問之但述　天朝大臣以不遵通逃根特木爾等騷擾
邊境爲詞近聞
皇帝興師辱臨境土有失通好之意如果下國邊民搆釁
作亂　天朝遣使明示自當嚴治其罪何煩輒動干戈
今奉　詔旨始悉端委遂令下國所發將士到時切勿
交兵恭請明察我國作亂之人發回正法即嗣遣使臣議
定邊界外先令米起佛兒魏牛高宜番法俄羅瓦等呈
賞賚以行乞撤雅克薩之圍仍詳悉作書曉諭下國則諸
事皆寢永遠輯睦矣疏入
上諭鄂羅斯國察漢汗以禮通好馳使請解雅克薩圍
本無意屠城欲從寬釋其令薩布素等撤回雅克薩之兵
收集一所近戰艦立營并曉諭城內羅刹聽其出入毋得
妄行擾攘俟鄂羅斯後使至日定議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戊子　遣醫視軍士疾
上諭將軍薩布素等自雅克薩城解圍以來聞軍士間有

疾病者此皆鬭滿州精兵朕甚憫焉今特遣醫二人賫藥
調治之至羅刹雖無與我對壘但我兵攻雅克薩城
誅戮其人如城中有患疾之羅刹亦聽其就醫使還彼國
傳布德意
七月戊子撒雅克薩官兵還愛琿墨勒根　先是喀爾喀
圖謝土汗奏
上諭偵探鄂羅斯國分界使臣消息至是圖謝土汗奉
羅斯國使臣已抵　境
上諭命薩布素等統率官兵乘時未寒還至愛琿墨勒根

修整器械休養馬匹以度隆冬仍于要地嚴設斥堠并以
察漢汗遣使請和撤還大兵之故曉諭雅克薩城內羅刹
知之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癸酉　遣內大臣索額圖等與鄂
羅斯來使集議分界事宜　時鄂羅斯察罕汗使臣費
要多羅等至色哈格地方遣人來期我使至彼集議
上命內大臣索額圖都統公國舅佟國綱及尚書阿爾尼
左都御史馬齊護軍統領馬喇往主其議并派八旗前鋒
兵二百護軍四百火器營兵二百每翼前鋒參領一員署
前鋒參領一員署前鋒侍郎二員每旗護軍參領二員署
護軍參領六員每翼火器營協領一員參領一員每旗章

京一員令都統郎坦班達爾沙副都統納秦札喇克圖卒
之偕往因　諭索額圖等曰羅刹侵我邊境交戰于黑
龍松花呼瑪兒諸江據我屬所居尼布楚雅克薩地方收
納逃人根特木爾等與天兵築城愛琿兩次進勦雅克薩
攻圍其城一切情事馬喇可與諸臣詳言之俾洞曉其故
始知朕從事羅刹原委至爾等奉使前往有應酌議者即
詳議以聞索額圖等奏言察鄂羅斯所據尼布楚本係我
茂明安部遊牧之所雅克薩係我達呼爾總管倍勒兒故
墟原非羅刹所有亦非兩界隙地也況黑龍江最爲扼要
未可輕忽視之由黑龍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
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庫爾渝江及烏拉爾古塔錫伯科
爾沁索倫達呼爾諸處若向黑龍江口可達于海又恆滾
牛蒲等江及呼溪黑江口俱合流于黑龍江環江左右均
係我屬俄羅春奇勒爾畢喇兒等民人及赫貫費雅喀所
居之地不盡取之逃民終不獲安　臣以爲尼布楚雅克薩
黑龍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屬我地不可棄之
于鄂羅斯又我之逃人根特木爾等三佐領及積逃二二
人悉應索還如一一遵行即歸彼逃人及大兵俘獲招撫

者與之畫疆分界貿易往來否則臣當即還不與彼議和矣

上允之是日索額圖等啟行未抵色哈格地方適喀爾喀厄魯特爭戰報至

上即遣侍衛奔塞關保往追索額圖等令其退駐喀倫地方以道阻緣由遣人曉諭鄂羅斯使臣于是索額圖等以前情作書令前鋒參領索羅希等送往伊等遂暫回喀倫尋鄂羅斯使臣答書稱已遣人由尼布楚赴京索羅希等以書奏

覽

上隨召索額圖等還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壬辰 復遣內大臣索額圖等與鄂羅斯使臣會議 時鄂羅斯使臣所遣人至言其大使者費要多羅等前來尼布楚地方

上乃遣索額圖等赴尼布楚就議官兵同往者量增于前

又 命調黑龍江兵千五百人各帶杖械由水路赴尼布楚雅克薩既係我屬所居地臣等請仍如前議以尼布楚爲界此內諸地均歸于我

上諭令以尼布楚爲界必不與鄂羅斯則彼遣使貿易無棲託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楚爲界是日索額使者若懇求尼布楚可卽以額爾古納爲界

等啟行

十二月丙子 遣官立界牌于格爾濟河諸地 內大臣索額圖等抵尼布楚城與鄂羅斯國來使費要多羅額穆克謝會議彼初猶以尼布楚雅克薩爲所據之地固執爭辨索額圖等以鄂嫩瓦布楚係我國所屬茂明安諸部落舊址雅克薩係我國人阿爾巴西等故居後爲所竊據細述其原委開示之因直斥其侵犯之罪復宣諭

皇上好生德意于是費要多羅等及鄂羅斯國人衆皆歡呼誠服遂出其地圖議明分界事宜共相盟誓永歸和好

索額圖等以 聞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言羅刹潛據雅克薩諸地擾我戶人三十餘年矣

皇上念其冥頑無知不忍興師勦滅發官兵駐黑龍江待其悔罪因執迷不悟乃 命攻取雅克薩城所俘概行釋放未幾羅刹重至雅克薩築城盤踞復令官兵圍困勢

極窮蹙會其主遣使乞和

皇上卽許撤圍兼令大臣以義理曉譬之鄂羅斯使臣會議 時鄂羅斯使臣所遣人至言其大使者費要多羅等前來尼布楚地方

上乃遣索額圖等赴尼布楚就議官兵同往者量增于前

又 命調黑龍江兵千五百人各帶杖械由水路赴尼布楚雅克薩既係我屬所居地臣等請仍如前議以尼布楚爲界是日索額圖等啟行

羅刹四

上諭令以尼布楚爲界必不與鄂羅斯則彼遣使貿易無棲託之所勢難相通爾等初議時仍當以尼布楚爲界是日索額使者若懇求尼布楚可卽以額爾古納爲界

等啟行

十二月丙子 遣官立界牌于格爾濟河諸地 內大臣索額圖等抵尼布楚城與鄂羅斯國來使費要多羅額穆克謝會議彼初猶以尼布楚雅克薩爲所據之地固執爭辨索額圖等以鄂嫩瓦布楚係我國所屬茂明安諸部落舊址雅克薩係我國人阿爾巴西等故居後爲所竊

據細述其原委開示之因直斥其侵犯之罪復宣諭

皇上好生德意于是費要多羅等及鄂羅斯國人衆皆歡呼誠服遂出其地圖議明分界事宜共相盟誓永歸和好

索額圖等以 聞

上命議政王貝勒大臣集議議政王等奏言羅刹潛據雅克薩諸地擾我戶人三十餘年矣

皇上念其冥頑無知不忍興師勦滅發官兵駐黑龍江待其悔罪因執迷不悟乃 命攻取雅克薩城所俘概行釋放未幾羅刹重至雅克薩築城盤踞復令官兵圍困勢

極窮蹙會其主遣使乞和

皇上卽許撤圍兼令大臣以義理曉譬之鄂羅斯國人始感戴 覆載洪恩傾心歸化悉遵往議大臣指示定其邊界使東北數千里從未入中國之地咸歸版圖此皆我

皇上睿慮周詳德威遐播之所致也應于議定格爾濟河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滿漢字及鄂羅斯字于上今雖與鄂羅斯和好邊界已定但各省有官兵駐防例仍照前議于墨爾根黑龍江設官兵駐防

上從之尋遣官立碑于界其碑曰 大清國遣大臣與鄂羅斯國議定邊界之碑

一將由北流入黑龍江之綽爾訥卽烏倫穆河相近格爾濟河之南岸屬于中國河之北岸屬于鄂羅斯其南岸之眉勒爾喀河口所有之溪河盡屬鄂羅斯

一將流入黑龍江之額爾古訥河爲界河之南岸屬于中國河之北岸屬于鄂羅斯房舍量移北岸

一將雅克薩地方鄂羅斯所修之城盡行毀棄雅克薩所居鄂羅斯人民及諸物用盡行撤往察漢汗之地

一凡獵戶人等斷不許越界如有一二小人擅自越界捕獵偷盜者卽行擒拿送各地方該管官該管官照所犯輕重懲處或十人或十五人相聚持械捕獵殺人搶掠者必奏聞卽行正法不以小故沮壞大事仍與中國和好毋起爭端

一從前一切舊事不議外中國所有鄂羅斯之人及鄂羅斯所有中國之人仍留不必遣還

一今既永相和好以後一切行旅有准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不禁

一和好會盟之後有逃亡者不許收留卽行送還

皇上仁德覆敕恬胥六合凡窮荒絕域含靈受性之倫靡不涵泳 聖化飲德而食和恬然各得其所惟鄂羅斯國羅刹一種頑梗無知自作弗靖越我邊界竊據尼布楚雅克薩諸地擾害附近居民以致黑龍江松花江一帶衆倫違呼爾諸厞人皆不得安息先順治年間累發官兵進討未獲殲滅迫我

皇上親政卽念羅刹所據去我朝發祥之地甚近不可不速爲平定而平定之計與其創以兵威不若服以德化故于康熙十五年間因鄂羅斯遣使來貢方物施優賞使臣仍賜之 溫綸合其嚴禁羅刹毋擾邊陲許以貿易通好乃竟未奏獲而羅刹反侵入淨淡里烏拉等處

皇上特遣大理寺卿明愛等諭令敕還顧還延不去肆行殺掠鴨張愈甚

皇上尙未忍以兵加之但 愛卿以防其滋蔓更屬行閱示以撫其曉悟夫何羅刹執 調烏拉爾等處官兵駐鎮

皇上以其性同禽獸非威德兼施勦撫並用終未即靡然帖服愛授　成算于都統公明春等董率將士進取雅克薩隨擣　好生之仁遣侍衛關保傳　諭諸將帥城下之日毋戮一人已而我官兵水陸並進薄城一戰羅刹果震慴窘迫稽顙乞降朋春等欽遵　諭旨不誅其衆悉爲放還衛羅刹稍有人心感被　鴻恩自宜戢志屏迹無復越境不意反側靡常乘我兵凱旋之後又潛入故地竊處其中

皇上復命將軍薩布素等以兵圍之勢已窮蹙而　聖心慈愛本無意屠戮欲從寬釋會鄂羅斯察漢汗上疏謝過遣使請和遂　命解雅克薩之圍特　遣內大臣索額圖等赴尼布楚與鄂使會議既索額圖等抵彼以大義詰責其罪并宣布　朝廷寬仁至意鄂羅斯始感戴　高厚中心悅服分疆設警總命惟謹子是邊鄙之民皆獲安堵永無侵暴之患焉夫鄂羅斯從昔不通中國其人最獷悍難馴今一旦俯首順從傾心向化自極北不毛之地與安嶺以內數千里境悉歸版圖由是觀之　聖德神功巍巍蕩蕩誠迥越千古矣至于出師之時衆皆以道遠爲難願

皇上熟計於數年之前臨事不撓毅然獨斷又復遣探地形以便進止設戍屯種以資戰守修造運艘以足兵食置立驛站以速軍情屢　授籌策于將帥而機宜無失時　頒犒賞于士卒而奮勵有加事舉勿疑　神謨至爲英果功成早計　睿慮詞極叡深此亦從來史冊未有也總之

皇上至仁如天　大智如神故　聲靈普被而鴻濛未闢之王畿入提封　德澤周流而三五未服之方咸

咸　教化中庸曰毋軍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蓋此之謂也

平定羅刹方略卷四終

從征緬甸日記

朱　裕　撰

從征緬甸日記

乾隆三十二年

上以緬甸昏迷不恭特命雲貴總督公明瑞爲將軍討其罪發京城健銳營兵并調雲貴四川漢土官兵共三萬餘人分兩路進勦將軍統兵萬餘人出宛頂由木邦錫箔宋賽一路直取阿瓦城參贊大臣額爾景額率兵萬人由老官屯一路進猛密會將軍之師又令參贊大臣珠魯納率兵守孟將軍之師又令參贊大臣珠魯納率兵守孟養以防內地之變副將軍鄂寧領兵駐守騰越爲聲援將軍以下各設有安撫司爲之贊理軍務起程日大雨滂沱山陡路滑將軍先行次於蒲縰裕爲官兵擁擠日暮甫至冷水箐山頂天色昏暗人馬阻塞風雨總至衣服淋漓尺寸不能進下鞍亦無駐足地遂於馬上度夜黎明始至將軍大營數日度路江地係土境炎癘已盛設有安撫司爲西北騰越龍陵兩路咽喉行數程至龍陵又係內地保山縣境地當山岡氣候涼爽由龍陵而下爲老市遮放廣產糧最多往時

錢　塘　周　裕

從征日記

軍擇期九月二十四日自永昌出師裕將軍出征承辦檔房事務起程日大雨滂沱山路滑將軍先行次於蒲縰裕爲官兵擁擠日暮甫至冷水箐山頂天色昏暗人馬阻塞風雨總至衣服淋漓尺寸不能進下鞍亦無駐足地遂於馬上度夜黎明始至將軍大營數日度路江地係土境炎癘已盛設有安撫司爲西北騰越龍陵兩路咽喉行數程至龍陵又係內地保山縣境地當山岡氣候涼爽由龍陵而下爲老市遮放界連緬甸爲賊匪蹂躪荒殘更甚其土司所稱名飛揚月夜遠眺似海水連天因以名焉出遮放即木邦土司境所見惟長林豐草行至碗橋路有磚砌遺址相傳爲前明驛路前哨至此麻寨賊謀見我兵而逃追獲數人殺之以祭纛望日過衆經塔塔內惟有佛像而已將近木邦地名南畢竜形勢高峻天氣較涼十月朔我師至木邦地甚廣闊自舊土司蠻圖投誠緬甸易設土司頻年用兵殘破尤甚我師自宛頂至木邦計程六七百里沿途村寨爲墟人烟斷絕其土司所駐以木柵爲城我兵至僅存空柵蘆遮糧數百石因令嘸圈招集夷民管束舊地參贊大臣珠魯納率兵守焉將軍既定木邦率兵至曰小地爲入緬要路山徑險窄賊於隘口樹柵固守將軍遣前哨攻之殺數十賊賊遂潰我師旋至錫箔江江闊數十丈中流湍急船盡溺兵不能渡因令官兵伐竹編巨筏渡江江石其中爲橋址擇漢土兵識水性者入水架橋三日成遂濟南岸即錫箔土司所駐已爽居民先遁僅遺生口數人十一月三十日師進駐結賊迎戰四面列木寨十六座相持不決十二月初二日分兵三路攻其寨將軍親冒矢石士氣百倍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生擒百餘人獲軍械牛馬糧石無算餘賊夜遁軍聲大振我師遂由天生橋進發地爲緬中最險要處懸崖絕壑架木爲梁賊聞我兵至盡撤其木乃由小道前進繞過天生橋山徑崎嶇溪澗阻隔所過山谷賊復暗堰火藥軍人遵火輒燒傷時希乘馬渡山溪水深流急比至中流馬蹶墮河賴同棄僕赴救得不死嗣出山口見險要已大半列柵幸我兵迅速不爲所

阻是晚師至大黃草壩已越過天生橋數十里次日至小黃草壩林皆蘇木無雜樹軍人伐以爲薪師進宋賽其土司夷民亦已先遁十二月十六日至邦海十七日至農伯南相孔距阿瓦城止二三站因糧盡馬缺又探無路徑而參贊額駙景額由猛密一路來會之師久無音問大軍勢難深入聞猛弄積糧甚多且去猛密不遠莫若因糧於敵俟額駙景額師至再圖進取遂旋師由邦海取道猛弄行至翁仁雖屢賊由間道出我軍後接戰時忽營盤失火風烈草茂不可撲滅軍裝食物存貯大半俱爲所攜帳房等物亦延燒殆盡冀身於火光中馳出始尼於水復尼於火其不死者僅耳嗣師至不借兩山壁立溪流一綫官兵緣溪旁行數十里盤旋而出路更險阻自不借至珠河山崎甚窄將軍爲兵擁擠在後行至山腰鎗砲擊至賊於山旁蜂擁而上時前後輜重壅塞進退不可因下馬立樹側鎗砲過身方欲舉步忽有人走至樹下回顧已中鎗死矣幸我兵漸集擊賊退十二月二十七日至猛弄夷民亦先遁惟所積穀甚多人馬皆得飽喫兼充囊橐軍中正乏食得此人心以安堅

日移營山崗賊於山下劄營除夕元旦連日接戰鎗砲聲不絕新正二日乃拔營自猛弄而前遠望一山高出雲表通事謂希曰此緬地碧霞璽產於此師至蠻裁谷劄營山頂山最險要處懸崖絕壑架木爲梁賊聞我兵至盡撤其木房盡劄寨火焰發飛揚蔽天一軍震慴將進變化村賊先於山口堵截將軍遣前隊乘夜先發突出掩擊賊不及禦遂通因至變化村劄營山上賊復於山坡列柵我師自邦海轉赴猛弄賊每日尾後大小數十賊計非大勦不止將軍於正月十三日晚下令軍中明晨仍循次

弥如往日拔營前進狀出其不意同師以擊之並令官兵俱出陣悉力攻圍支官願隨者聽 裕因隨陣是時我軍鼓勇而前賊猝不及防木柵應手攻破遂逼官兵乘勢追之殺賊千餘人生擒數十人墮屋落澗死者不可勝數中途棄軍械牛馬糧石甚夥軍聲復大振此次賊入列營山坡我兵駐劄山頂自上擊下勢若建瓴既得地利兼善用謀故破之甚易師至大山其王曾於前歲投誠將軍兵過時遣人獻土物極為恭順至是遣弟以牛米迎犒表民咸相率來觀以米糧醃魚鹽烟等物至

營貨賣居民安堵大山一名波竜山其地層巒疊嶂高峻異常道旁樹木叢雜頗蔥鬱可觀間有喬松特立光外域所僅見也其王所居近處懸金字硃牌其文不可測識所過村寨皆在山谷前為波竜厰有銀鑛往時內地貧民至彼採鑛者以萬計商賈雲集比屋列肆儼一大鎮自遮地不寧商民盡散山麓下敗址頹垣彌望皆是可慨也二月初六日至猛城劄營山上賊兵大集四面列木寨圍繞甚密時師行五月轉戰數千里兵力已疲且糧盡馬飲雖與決戰計惟潰圍而出始不為所困

將軍密遣人至山下探有小路離賊營稍遠令官兵乘夜潛行二月初十日夜半前隊先發將軍令文員相繼以出人馬喧闘賊已知覺然黑夜不敢出惟合營大譟鎗砲雨集被傷頗衆方過賊營前涉深溪官兵爭渡踐踏溺斃者甚多 裕下馬涉水幾至滅頂僕役盡失獨騎馬踉行而前十一日午後至一山山徑甚險攀援而上賊已至山下鼓譟放鎗時有副將本進忠整兵以待賊不敢上 裕馬極疲乏適有僕騎騾而來取乘之薄暮過部郎馮光熊同行聞將軍獨自殿後衆賊圍繞且行

且戰中途陣亡領隊大臣觀音保扎拉豐阿亦死之鴈呼 裕隨將軍過半載見其處事明決自奉極儉俸祿外絲毫無所染其清操已大過人且驍勇絕倫兵衛尚衆寧不能生入永昌特因保護全軍以一當百見危授命劾死疆場可勝痛哉先是參贊大臣額爾登額駐兵木邦額代之嗣額爾登額移兵至宛頂距猛城止數程巡撫鄂寧屢促起援不聽設斯時額爾登額整一旅之師星馳赴援不特兵固立舒緊可併力剿賊迅

蓼虎功乃翹望不前以致僨事此固罪有攸歸矣十二日午後天雨行至山中遠聞鎗聲有隨征廣南沙練走而告曰賊至矣衆咸奔避 裕與部郎馮光熊按轡自如卒亦無賊十三日早至一山俯覩土境猛卯江不遠上無路徑草茂極滑既難駐足又無可攀援因匍匐竟不能舉忽遇一通事乘馬至欲買而無金兩足蹣跚竟不能舉忽遇一通事乘馬至欲買而無金貸於同僚之僕得乘之而至額爾登額駐兵之宛頂就棚員假宿數月間衣不解帶至是始得安寢 裕體質素弱不耐艱苦自猛域至宛頂計行三晝夜不特無帳房

且乍雨乍晴衣履濕漉所攜飯罨一枚已食盡飢渴殊不可忍見軍人炊飯索湯飲之不啻玉液因嘆平生日食粱肉習為固然際此困阨始知幸生昇平之世叨聖主之福庇者已久矣自入宛頂即患痢臥病數日力疾赴永昌弟山甫見之幾不相識纏綿才短蒙將軍不棄相隨行陣屢蹈危亡非仰邀祖父之默佑其能復還金齒耶緬賊交戰無甲胄弓矢所用惟鎗砲緑衣亦可飲夷地山谷中產有青菓味如閩中橄欖軍人多摘食以解渴又有黄果樹其幹甚大枝葉極茂每株可

蓋草棚棲止無帳房婦豎亦隨營服役以糯米為飯裁竹貯米炙而食之其長技惟善樹柵每於扼要處用大木排列為寨掘深壕以藏身柵內窺我兵如鎗鎗標亦易中我兵雖施放鎗砲恒不能傷故攻克甚難外域早晚多涼日出後隆冬亦如盛夏黎明大霧迷漫旭日升高天始開朗惟過錫箔江清晨少霧而炎蒸不減他處瘴氣春深始發沿冬盡消冬月絕無雨澤交春雨水漸至夏秋則無日不雨我兵初冬出宛頂從未遇雨次年正月至蠻哉谷始大雷雨後至猛域及回赴宛頂則連

日陰雨所過皆崇山峻嶺深林密箐由宛頂至木邦錫箔宋賽一路間有坦道邦海至猛弄大山一路陡步皆山極其險阻緬俗男子漆身雕青蓄髮跣足不衣褌袴身披方布一幅以帶繫之名曰抄子崇尚佛教每至大村寨或土司所居必有緬寺浮屠上懸白紙幡竿過錫箔江至一鹽場前有緬寺外建橋道雕石為人馬獅象等物兩旁森列寺屋宏敞頗似內地梵宇緬人多於幼時出家入寺習學緬文長仍還俗緬字或用貝葉刻畫於上或用黑紙寫粉字通事熟諳緬文者甚少軍中每

將緬文繙譯夷字繙漢文重譯而得之夷人所居多草房竹屋不覆瓦其地皆種糯米或粳糯雜種內地人食之易於遘疾惟大山往時內地商民聚集開鑛但種粳米食之無害夷民素貯穀地窖官兵往往掘得之我師自永昌起行止裹二月糧兼以牛隻代一月糧未幾牛多倒斃糧亦漸缺師行五月半食緬地穀米邦廣產棉花往時販入騰越永昌貨賣大山產茶味亦可飲夷地山谷中產有青菓味如閩中橄欖軍人多摘食以解渴又有黄果樹其幹甚大枝葉極茂每株可

蔭數厥夷人重之其餘食物有冬瓜南瓜芋芳青菜鍊
椒酸笋生薑黃豆醃魚鹽炮之類此緬地大略也裕觀
緬甸不過西南一部落耳人非勇健器非銛利不及中
國兵遠甚惟恃地險瘴重聊以自固然將單力薄餘之
衆定木邦渡錫箔過天生橋所向披靡結一戰賊已
破膽不難直搗阿瓦藏厥渠魁特因糧馬不繼不得已
而還師意者天之亡賊時尚有待歟昔西域準噶爾特
强梗化久稽天誅厥後算弒相仍人心離散我
皇上乘其釁而討之遂以滅亡今緬賊雖苟延殘喘使
將來義有可乘裕謂此日之緬甸亦猶昔日之準噶爾
而已

從征緬甸日記 裕於乾隆三十四年追憶往事而作

末有此日之緬甸亦猶昔日之準噶爾云云固早知
小醜之終爲臣僕也緬酋果於五十五年傾心向化

上表輸誠仰見我
皇上德威不播無遠勿屆自此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矣

裕壯歲從征會與是役迨告養歸里越二十餘年自
見緬酋歸順不勝踴躍欣忭之至謹復贅言於末

十

從征日記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穀旦廣西永寧州知州前雲南
南縣知縣錢塘周裕記

嘉慶戊辰仲三月
昭文張海鵬校梓

從征緬甸日記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120
作者=
页数=791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